中華大典

地學氣象分典

中華大典

地學典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國家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

新聞出版總署列為「十一五」、「十二五」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之首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委　　任：柳斌傑

副　主　任：金人慶

主　　任：李　彥　李東生　于永湛　鄔書林　張少春

委　　員：張小影　伍　傑　陳金泉　李静海

王家新　徐維凡　劉小琴　毛群安　遲　計

曹清堯　彭常新　王志勇　潘教峰　姜文明

王　正　石立英　安平秋　陳祖武　詹福瑞

戴龍基　宋煥起　孫　顯　陳　昕　魏同賢

王建輝　朱建綱　高紀言　莫世行　段志洪

湯漢清　何學惠　甄樹聲　馮俊科　譚　躍

羅小衛　王兆成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總編：任繼愈

副總主編：席澤宗　程千帆　傅熹年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卞孝萱　任繼愈　李明富　余瀛鰲　林仲湘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陳美東　黃永年　章培恒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董治安　程千帆　傅世垣　曾棗莊　龐　朴　趙振鐸　劉家和　潘吉星　錢伯城　戴　逸　張海鵬　李根蟠　吳文俊　金正耀　戴念祖　柯　俊　金維諾　白化文　汪子春　周少川　孫培青　朱祖延　傅熹年　李　申　郭書春　熊月之　柴劍虹　吳子勇　寧　可　江曉原　王渝生　吳征鎰　尹偉倫　魏明孔

《中華大典》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內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四個典，近百個分典，內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並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起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別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

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工作、編纂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匯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考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七億多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録分類方法，並根據各類學科内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體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民俗典、數學典、物理化學典、天文典、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運輸典、文獻目録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① 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 論説：有關理論部分的資料。

③ 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 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 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 著録：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韵文。

⑧雜録：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録。

⑨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内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匯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内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並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祇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祇對缺筆字補足筆畫。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地學典》編纂委員會

主　編：鄭國光（按姓氏筆畫排序）

副主編：丁一匯（氣象）　曲金良（海洋）　黃定華（地質）
寧津生（測繪）　藍　勇（自然地理）
（按姓氏筆畫排序）

委　員：王人鏡（地質）　王存忠（氣象）　王思源（地質）
王紹武（氣象）　朱德友（測繪）　李建成（測繪）
余　勇（氣象）　馬　强（自然地理）　孫光圻（海洋）
許小峰（氣象）　楊光華（自然地理）　楊秀英（海洋）
熊才發（地質）　矯梅燕（氣象）

編輯部

主　任：王存忠（氣象）

副主任：馬　劍（自然地理）　洪蘭江（氣象）

成　員：俞衛平（氣象）　紀麗真（海洋）
韓通武（氣象）　趙同進（氣象）　黃　鶯（地質）
陶治忠（測繪）　李盛强（自然地理）
康聰斌（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集團）

《中華大典·地學典》編纂説明（代序）

鄭國光

《中華大典》是一部漢文古籍特大型類書，它把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分為二十四類，各類以現代學科名稱命名設分典。華大典·地學典》（以下簡稱『《地學典》』）即為其一典。其中，有的典又以分支學科名稱命名設分典。

『地學』係『地球科學』之簡稱，作為學科名稱，應當是晚清時期創設。根據清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一八九四年）：『所謂地學者，以地輿為綱，而一切測量、經緯、種植、車舟、兵陣諸藝，皆由地學以推至其極者也。』當代的地學概念，在不同的科學著作和教科書中，描述不盡相同，《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採用的定義是：研究地球系統（大氣圈、水圈、巖石圈、生物圈和日地空間）的形成、發展和變化及其相互作用的科學。主要包括地理學、地質學、地球物理學、地球化學、大氣科學、海洋學、水文學和空間物理學等。

《地學典》所包涵的內容豐富而重要，其編纂不僅是學科文化建設和科學普及的重要內容。因《地學典》實際編纂工作啟動較晚，為避免與天文、農業、林業、歷史地理各典的交叉重複，並考慮到古籍資料普查情況和學科編纂力量等條件，《地學典》共設五個分典：《氣象分典》、《地質分典》、《測繪分典》、《海洋分典》和《自然地理分典》。按照《中華大典》編纂通則，分典之下以總部、部為經目，再以題解、論説、綜述、傳記、紀事、著錄、藝文、雜錄、圖表為緯目。根據歷史文獻內容，經目用當代科學術語起題，緯目『有則設之，無則不設』，經緯交織，以成分典。

我們的祖先在認知自然環境的過程中，為趨利避害，『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對地球環境的觀察和思辨，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留存了大量的歷史文獻。依據《中華大典》編纂通則，《地學典》所選取的歷史資料，包括秦漢以來至辛亥革命時期的經、史、子、集和方志等古籍的記載；資料盡可能選自原本，標點盡可能使用句、逗兩種符號；對於允許使用的已由現代學者加工整理的文獻，標點使用則有所放寬。

《地學典》的任務，在於為研究者提供最為豐富、可靠的地學歷史文獻。因出版篇幅所限，各分典編纂過程中對歷史文

獻進行過精選，研究者可根據分典的文獻著錄，查閱更多的相關文獻。

《地學典》編纂工作得以順利開展，離不開《中華大典》辦公室的正確領導和統籌協調。在編纂過程中，得到中國氣象局、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武漢大學、中國海洋大學、西南大學等編纂單位和重慶出版集團的鼎力相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中華大典・地學典

氣象分典

《中華大典·地學典·氣象分典》編纂委員會

主　編：鄭國光

顧　問：温克剛　丑紀範　王鵬飛　許小峰　矯梅燕　于新文　王存忠（專職）

副主編：（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奉安　王春乙　王雪臣　王紹武　毛耀順　江彦文　沈國權　李維京　洪世年　陳少峰　孫　健　張家誠　張家寶　張德二　端義宏　鮑寶堂

委　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存忠　王雪臣　洪蘭江　毛耀順　江彦文　陶國慶　張安芹　黄錫成

編輯部

主　任：王存忠

副主任：王雪臣　洪蘭江

成　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毛耀順　江彦文　陳少峰

《中華大典・地學典・氣象分典》編纂説明

鄭國光

《氣象分典》是《中華大典・地學典》的五個分典之一，由中國氣象局承擔編纂工作。自二〇〇七年七月七日中國氣象局發文成立《氣象分典》編纂委員會算起，到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收到《中華大典》辦公室關於《地學典・氣象分典》送審報告的復函，歷時六年二月有餘。在《氣象分典》編纂期間，得到氣象行業數十個單位的大力支持。即將付梓，有大功告成的喜悦，也有將面向讀者的忐忑。

氣象是人類最早關注和記錄的自然現象之一。我國歷史文獻中有關氣象内容的記載非常豐富，根據《中華大典》編纂通則有關篇幅和體例的要求，我們精選四百萬字氣象歷史文獻編入《氣象分典》。根據歷史資料的多寡並對應現代學科概念，依次分列以下七個總部及引用書目：

天氣現象總部：下設綜合部、風部、雲部、雨部、露部、霜部、雪部、雹部、雷電部、霧部、光象部和晴陰霾部十二個部。主要纂錄古籍中涉及古人對大氣和天氣現象的認識和理解等方面的記載，反映古人對天氣現象成因的探索過程和認識水準。不同時期人們對不同天氣現象的重視和認知程度不同，所記内容繁簡差異很大，儘管纂錄時考慮了不同時代資料的代表性和均衡性，以圖反映古人對天氣現象的理解和認識的全貌，但仍然無法彌補在一定時期内對某些天氣現象記載的稀缺性。關於天氣現象或氣象災害的實況記錄，分別在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和氣象災害總部中纂錄。

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下設觀測理論與方法部、觀測場所與儀器部和觀測記錄部三個部。纂錄古籍中涉及氣象觀測理論、觀測方法、氣象儀器和重要的連續性或非連續性氣象記錄。連續性氣象記錄包括官方（或非官方）的正規觀測（或遊記、日記）記載；非連續性記錄包括官方或民間記載的天氣現象或災異，這些記錄至少在當時很重要。而歷史上發生的重大氣象災害，收錄在本分典的氣象災害總部。

氣象預報總部：下設綜合部、天氣預報部、天氣諺語部和氣候預測部四個部。纂錄古籍中涉及天氣和氣候的預報預測經驗和記錄，也包括古人對天氣變化的認識以及預報方法。由於受當時社會發展和科學水準的影響，對天氣和氣候兩個概念没有嚴格加以區分，導致天氣預報總部和氣候總部之間的内容有少量交叉。

氣候總部：下設綜合部、季節與節氣部、物候部和區域氣候部四個部。纂錄古籍中涉及氣候、季節、特徵等觀察和認識的記載，反映古人對氣候成因、季節變化的認知水準，也反映古人對氣候條件與動植物之間關係的認識水準和利用這種關係的能力。資料的取捨，遵循了時代分佈的均衡性、作品在當時的思想代表性，以期達到全面反映古人對氣候的認識過程和認識過程中產生的不同觀點。

應用氣象總部：下設綜合部、農事部、軍事部和其他應用部四個部。主要纂錄古籍中涉及的氣象在農業、軍事、醫療、環境以及社會生活活動中的應用。反映古人不同思想觀念以及用陰陽、四時、五行、八卦詮釋天氣氣候變化，也反映在天人合一、皇權天授思想下，古人為順應天氣氣候變化而進行的社會實踐活動和軍事謀劃活動狀況。應用氣象涉及氣象各學科分支與諸多學科領域，為保持反映古人思想的系統性和記述的完整性，有少量內容與本書其他總部有所交叉或重複。

氣象災害總部：下設綜合部、乾旱部、洪澇部、冰雹部、雷電部、霜凍部、冰雪部、連陰雨部、大風部、颱風部和其他氣象災害部十一個部。纂錄古籍中涉及氣象災害的記載，反映我國古代重要氣象災害的時空分佈情況，也反映古人對天氣、氣候災害的認識以及趨利避害的思想和實踐情況。有些重大氣象災害，不同的古籍分別予以了記載，考慮到這也有相互印證的作用，故酌情予以纂錄，以致該總部有少量內容重複。

人文總部：下設綜述部、機構建制部、制度部、人物部、事件部和著作部六個部。主要纂錄古籍中涉及在不同哲學觀下有關氣象思想觀念、社會活動等的記載，也包括氣象機構、制度的形成和演變，與氣象關係密切的有影響的社會人物和事件等，反映氣象在人文方面的影響、發展和演變。

引用書目：編纂《氣象分典》所使用的古籍資料，包括古籍名稱、作者、產生年代以及版本信息等，供讀者擴展閱讀與研究使用。

按照《中華大典》編纂體例要求，經緯交織。《氣象分典》經目設總部、部，部中根據資料文體設緯目，緯目中資料的纂錄順序大致根據古籍產生年代由遠及近排序。

《氣象分典》是一部由多人共同完成的類書，編委會在框架、體例、經緯目設置、有關資料普查細則和纂錄細則以及書稿的編纂和審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還有近百位專家參與過此項工作。其中，天氣現象總部由王存忠主纂；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由江彥文主纂，黃紅麗協助整理資料；氣候總部由陳少峰、陽世勇主纂；應用氣

象總部由韓通武主纂，張安芹協助整理了部分資料；氣象災害總部由毛耀順主纂，朱振全協助整理了部分資料；人文總部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組成編纂組承擔該部的資料普查和編纂工作：程建軍主纂，李忠明副主纂，杜正乾、鮑金華、潘婷婷、張徽、張豔豔、史華娜、朱秋娟、趙超超參加編纂。

毛耀順在《氣象分典》的立項、編纂框架、體例、編寫細則的制定以及資料普查的協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正史和相關古籍的資料普查和分類，按照資料年代由遠及近，主要由陳少峰、陽世勇、江彥文、毛耀順、趙同進、韓通武、張安芹等人完成。還有以下單位和個人幫助收集了地方志資料：

北京市氣象局：曹冀魯、李寬；

天津市氣象局：劉瑞蘭、秦鳳芝、劉愛霞、佟勇為；

河北省氣象局：孫青寧、孫桂順、賈經武；

河南省氣象局：李秀榮、王仁寶；

山西省氣象局：郭慶文、段炯生、盧春玉；

遼寧省氣象局：韓璽山、吳桂英、楊奎；

吉林省氣象局：馮良桂；

黑龍江省氣象局：李曉峰；

上海市氣象局：鮑寶堂、丁若洋、宋衛東、馮進賢；

江蘇省氣象局：朱衛星、張芳；

浙江省氣象局：鄧兆林、胡懿娜、俞駱波、趙小蘭；

安徽省氣象局：褚萬江、朱獻全、孫毅博、吳全利；

福建省氣象局：劉增基、林蘇華、童以長、方耕；

江西省氣象局：鄧曉明、羅初元、羅倩儀、馮娟、劉玲；

山東省氣象局：薛德强、楊洪昌；

湖北省氣象局：胡才望、楊柏松、劉立成；

湖南省氣象局：曾慶華、張健鑫、向德龍、劉國寧；

廣東省氣象局：詹興伴、陳連寶、郝曉權、陶全珍；

廣西壯族自治區氣象局：楊黎明、涂方旭；

海南省氣象局：陳海、趙懋忠；

重慶市氣象局：唐學術；

四川省氣象局：陳文秀、張順謙；

貴州省氣象局：朱啟才、陳清樂；

雲南省氣象局：成剛、趙永彤、李濤；

西藏自治區氣象局：楊德昌、譚素蘭；

陝西省氣象局：程林仙；

甘肅省氣象局：龐振匯、王仲波、蒲秀棠；

青海省氣象局：党積明；

寧夏回族自治區氣象局：張冰。

在書稿的編輯和審校過程中，重慶出版集團和《中華大典》辦公室邀請的編審專家提出了許多有益於提高《氣象分典》品質的意見。

在此，向所有與編纂《氣象分典》工作有關的單位和個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氣象分典

目録

天氣現象總部……一
綜合部……三
題解……三
論説……四
綜述……二〇
紀事……二四
藝文……二六
雜録……三〇
風部……三五
題解……三五
論説……三六
綜述……四二
紀事……五一
藝文……五二
雲部……五六
題解……五六
論説……五八
綜述……六〇
紀事……六三
藝文……六三
雨部……六三
題解……六三
論説……六六
綜述……七〇
紀事……七三
藝文……七六
露部……七六
題解……七六
論説……七八
綜述……七八
紀事……七九
藝文……八一
霜部……八一
題解……八一
論説……八一
綜述……八三
紀事……八四
藝文……八五

雪部……八七
題解……八七
論說……八七
綜述……八八
藝文……九一
雹部……九三
題解……九三
論說……九三
綜述……九五
紀事……九六
藝文……九六
雷電部……九八
題解……九八
論說……九九
綜述……一〇六
紀事……一一一
藝文……一一三
雜録……一一六
霧部……一一六
題解……一一六
論說……一一六
綜述……一一七
紀事……一一七
藝文……一一八
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一一九
觀測理論與方法部……一一九
論說……一二〇
圖表……一二二
觀測場所與儀器部……一二二
論說……一二三
綜述……一二三
紀事……一二六
藝文……一三二
晴陰霾部……一三五
題解……一三七
論說……一三七
綜述……一三七
紀事……一三八
藝文……一三八
雜録……一三九
光象部……一四一
題解……一四三
論說……一四三
綜述……一五五
紀事……一五六
藝文……一五七

綜述……一六二
圖表……一六三
觀測記録部……一七二
綜述……一七二
紀事……一七二
藝文……一七二
雜録……一七四
圖表……一七四
氣象預報總部……一八九
綜合部……二九一
綜述……二九一
傳記……三〇八
藝文……三一二
天氣預報部……三一四
紀事……三一四
著録……四二九
圖表……四五五
天氣諺語部……四六二
紀事……四六二
著録……五〇六
氣候預測部……五二一
論説……五二一
紀事……五二四
雜録……五六八
氣候總部……五六九
綜合部……五七一
季節與節氣部……五七六
題解……五七六
論説……五七六
綜述……五七八
傳記……六九〇
紀事……七五四
著録……七五五
藝文……七六六
雜録……七八五
圖表……八二二
物候部……八三九
題解……八六五
論説……八六六
綜述……八七〇

雜録……八七一
區域氣候部……八七九
論説……八七九
綜述……九〇三
傳記……九四三
紀事……九四四
藝文……九五四
雜録……九六六
圖表……九八〇
應用氣象總部……九九七
綜合部……九九九
綜述……一〇二五
農事部……一〇二五
論説……一〇二七
綜述……一〇三九
紀事……一〇四六
著録……一〇七一
藝文……一〇七二
雜録……一〇七四
軍事部……一〇七四
論説……一〇七四
綜述……一〇七八
紀事……一〇九一
著録……一一二二
雜録……一一六六
其他應用部……一一六七
論説……一一六七
綜述……一一六九
紀事……一一七八
著録……一一九一
藝文……一二四八
雜録……一二五四
圖表……一二六五
氣象災害總部……一二七三
綜合部……一二七五
題解……一二七五
論説……一二七五
乾旱部……一二七五
題解……一三二四
論説……一三二四
綜述……一三二八
紀事……一三四〇

藝文……一四二七
雜録……一四五八
洪澇部……一四六七
題解……一四六七
論説……一四六八
綜述……一四七二
紀事……一四八五
著録……一四八六
藝文……一四七四
雜録……一五八一
冰雹部……一五八五
題解……一五八五
論説……一五八五
綜述……一五八六
紀事……一五八八
雜録……一六〇七
雷電部……一六〇九
題解……一六〇九
論説……一六〇九
綜述……一六一〇
紀事……一六一一
藝文……一六二四
雜録……一六二七
霜凍部……一六二九
題解……一六二九
綜述……一六二九
紀事……一六三〇
冰雪部……一六三八
題解……一六三八
論説……一六三八
綜述……一六三九
紀事……一六四一
藝文……一六五五
雜録……一六六〇
連陰雨部……一六六二
題解……一六六二
綜述……一六六二
紀事……一六六三
藝文……一六八一
雜録……一六八二
大風部……一六八二
題解……一六八二
綜述……一六八二

紀事……一六八三
藝文……一七一一
雜録……一七一四
颱風部……一七一六
題解……一七一六
紀事……一七一六
雜録……一七一九
其他氣象災害部……一七二〇
綜述……一七二〇
紀事……一七二五
藝文……一七四二
雜録……一七四五
人文總部……一七四七
綜述部……一七四九
機構建置部……一七八二
制度部……一八〇三
人物部……一八三二
事件部……一八四六
著作部……一八七四
引用書目……一八八一

天氣現象總部

綜合部

題解

漢・劉熙《釋名》卷一《釋天》 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垣也，垣然高而遠也。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故《月令》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易》謂之乾。乾，健也。健行不息也。又謂之玄。玄，懸也，如懸物在上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也，滿則缺也。光，晃也，晃晃然也；亦言廣也，所照廣遠也。景，境也，明所照處有境限也。晷，規也，如規畫也。曜，耀也，光明照耀也。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氣，餼也，餼然有聲而無形也。風，兗、豫、司、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陰，陰也，氣在內，奧蔭也。陽，揚也，氣在外，發揚也。寒，捍也，捍格也。暑，煮也，熱如煮物也。熱，爇也，如火所燒爇也。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也。春，蠢也，動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年，進也，進而前也。歲，越也，越故限也。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金，禁也，其氣剛嚴，能禁制也。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準也，準平物也。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子，孳也。陽氣始萌，孳生於下也。於《易》爲坎。坎，險也。丑，紐也，寒氣自屈紐也。於《易》爲艮。艮，限也。時未可聽物生，限止之也。寅，演也，演生物也。卯，冒也，載冒土而出也。於《易》爲震，二月之時雷始震也。辰，伸也，物皆伸舒而出也。巳，已也，陽氣畢布已也。於《易》爲巽。巽，散也，物皆生布散也。午，仵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仵逆也。於《易》爲離。離，麗也，物皆附麗陽氣以茂也。未，昧也，日中則昃，向幽昧也。申，身也。物皆成其身體，各申束之，使備成也。酉，秀也。秀者，物皆成也。於《易》爲兌。兌，悅也，物得備足，皆喜悅也。戌，恤也。物當收斂，矜恤之也。亦言脫也，落也。亥，核也。收藏百物，核取其好惡直僞也。亦言物成皆堅核也。甲，孚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乙，軋也，自抽軋而出也。丙，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見也。丁，壯也，物體皆丁壯也。戊，茂也，物皆茂盛也。己，紀也，皆有定形，可紀識也。庚，猶更也，庚堅強貌也。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壬，妊也。陰陽交，物懷妊也，至子而萌也。癸，揆也，揆度而生，乃出之也。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也。霰，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霹靂，小雨也。言裁霹靂霑漬，如人沐頭，惟及其上枝，而根不濡也。雲，猶云云，衆盛意也。又言運也。運，行也。雷，碓也，如轉物有所碓，雷之聲也。電，殄也。乍見則殄滅也。震，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又曰辟歷。辟，折也，所歷皆破折也。雹，砲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盛砲也。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又曰蝃蝀，其見每於日在西而見於東，掇飲東方之水氣也。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又曰美人，陰陽不和，婚姻錯亂，淫風流行，男美於女，女美於男，恆相奔隨之時，則此氣盛，故以其盛時名之也。霓，齧也。其體斷絕，見於非時。此災氣也，傷害於物，如有所食齧也。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陰而風曰曀。曀，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風而雨土曰霾。霾，晦也，言如物塵晦之色也。珥，氣在日兩旁之名也。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遥相望也。昏，損也，陽精損滅也。晨，伸也，旦而日光復伸見也。祲，侵也，赤黑之氣相侵也。氛，粉也。潤氣著草木，因寒凍凝，色白若粉之形也。霧，冒也，氣蒙亂覆冒物也。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彗星，光梢似彗也。孛蒲沒反。星，星旁氣孛孛然也。筆星，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也。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枉矢，齊魯謂光景爲枉矢，言其光行若射矢之所至也。亦言其氣枉暴有所災害也。厲，疾氣也，中人如磨厲傷物也。疫，役也，言有鬼行疫也。劄，截也，氣傷人如有斷截也。災，栽也，火所燒滅之餘曰栽，言其於物如是也。害，割也，如割削物也。異者，異於常也。眚，猶也，如病者猶瘦也。

愚，態也，有姦態也。妖，殀也。殀，害物也。孽，孽也，遇之如物見髡孽也。

宋・陸佃《埤雅》卷一九《釋天》 天，《傳》曰：「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周道至於《洞酌》，於是爲至，故稱「皇天」。皇天，言乎其道也。《書》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言堯道格于皇天，故「皇天眷命」也。又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伊尹以道佐人主者，故曰「格于皇天」，巫咸曰「乂王家」而已。上帝，亦曰「五帝」。五帝，五精之君也，《周官・大宰》正言「祀五帝」者，蓋其德以享先王則爲有餘，以祀大神示則爲不足，故於祀大神示，享先王曰「亦如之」也。蓋能乂王家，則可以享先王矣；不能格于皇天，則不足以正祀昊天。昊天者，大神也。五帝，則繼昊天者也。夏曰「昊天」，則帝與萬物相見之時，故《禮》於天祀皆主言「昊天」而已。《大司寇》曰：「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泣誓百官。」《大宰》稱祀不言「禋」者，精意以享曰「禋」，大宰所以佐王事上帝大矣，主以道揆，無所事意故也。然則《士師》乃言「祀五帝」則沃尸，又不言「禋」，則精意以享，非士師所及故也。《大宰》不言「禋」，過禋之言也；《士師》不言「禋」，非過禋之言也，不及禋之言也。夫言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於春言其色，於夏言其氣，於秋言其情，於冬言其位，相備也。傳曰：「蒼天以體言之。」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春爲蒼天，則於夏爲皓，於冬爲玄矣。《莊子》曰：「玄天弗成。」又曰：「有而爲其易耶？易之者，皓天不宜。」玄天者，言乎其道也；皓天者，言乎其德也。又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遠而無所至極耶？」故《詩》於高達難訴，每稱「蒼天」，《黍離》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巷伯》曰：「蒼天蒼天，殲我良人。」是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也。《桑柔》之詩初曰：「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猶望之，以其明也。次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言方是時，厲王無道甚矣，天下大亂，小人知念士字而君子反無旅力以念穹蒼也。昊天者，大以明，與玄天反。《詩》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蓋冬曰上天，上天則宜玄其德矣；夏曰昊天，昊天則宜駿其德矣。今曰「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則失其所以爲天矣。《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正言昊天，則主氣言之故也。《莊子》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伏戲得之，以襲氣母，故於昊爲大。《月令》曰：「其帝，大皞是也。」《禮》曰：「秋之爲言，愁也。」方是時，萬物凋落而愁矣，天是以閔焉。《詩序》曰：「旻，閔也。」幽王之詩始曰「昊天疾威」，後曰「旻天疾威」，「昊天疾威」尚非所宜，「旻天疾威」，則尤非所宜矣。《書》曰：「號泣于旻天。」正言旻天，則望之以其閔也。《禮》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蓋悠悠，蒼天貌；明明，昊天貌；高高，上天貌。蒼天悠悠，而《巧言》曰「悠悠昊天」；昊天明明，而《小明》曰「明明上天」，則皆失其所宜，非所以爲天矣。蓋周之興也，燕及皇天；及其亂也，非特萬物失其性，雖天，猶失其所宜矣。故昊天之德不駿，而上天之道不玄也。昊天者，大而明也，大所以臨下，明所以照下，至冬，則其於命也，復矣，故天玄而上，地黃而下，則照臨有所不至矣，故是詩名篇曰《小明》，而言其照臨以上天也。

論說

《管子》卷二〇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强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不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又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

又 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遏竭。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必速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遏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遏已，上二事爲下有比例。（唐房玄齡注）

《文子》卷上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强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泏泏，沖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卷

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增，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

又　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爲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音宜。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蚑音岐。蟜音饒。而不求。

又　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强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强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强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强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

《子夏易傳》卷七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子夏易傳》卷九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又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墨子》卷三　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若天降寒熱不節，霜雪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薦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

《關尹子・二柱》　曰：寒暑温凉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温，吹之即凉。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説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内想大火，久之覺熱；内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説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漢・陸賈《新語》卷上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養育羣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

漢・劉安《淮南子・原道訓》　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

漢・劉安《淮南子・天文訓》　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内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感動也。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散，霧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

漢・戴德《大戴禮記》卷五　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謂氣勝負。俱則雷，交則電。自仲春至仲秋，陰陽交泰，故雷電也。亂則霧，和則雨，偏則風，而和則雨，此謂一時之氣也。至若春多雨，則時所宜也。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陽氣在，雨温煖如湯，陰氣薄之不相入轉而爲雹。陰氣在，雨凝滯爲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爲霰。故《春秋穀梁説》曰：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符也。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七《天官書》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夫]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

漢・班固《白虎通義》卷上 霜之爲言亡也。陽以散云。雹之爲言合也。陰氣專精，積合爲雹。

三國魏・張揖《廣雅》卷九《釋天》 正月不温，七月不涼，二月不風，八月雷不藏，三月風不衰，九月無降霜，四月雷不見，十月蟄蟲行，五月陽暑不蒸，十一月不合凍，六月浮雲不布，十二月草不喪，七月白露不降，正月有微霜，八月浮雲不歸，二月雷不行，九月物不凋，彫。三月草木傷，十月流火不定，四月蚰蟲不育，十一月寒不降，五月雨雹，十二月萌類不見，六月五穀不實。

《孔子家語》卷八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卷五《風雨疏》 南風謂之凱風，注：《詩》曰，凱風自南。東風謂之谷風，注：《詩》云，習習谷風。北風謂之涼風，注：《詩》云，北風其涼。西風謂之泰風。注：《詩》曰，泰風有隧。焚輪謂之颓，注：暴風從上下。扶搖謂之猋。注：暴風從下上。風與火爲庇，注：庇庇，熾盛之貌。迴風爲飄。注：旋風也。日出而風爲暴，注：《詩》云，終風且暴。風而雨土爲霾。注：《詩》云，終風且曀。陰而風爲噎。注：《詩》曰，終風且噎。天氣下地不應曰雾，注：言蒙昧。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注：言晦冥。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注：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雩。蜺爲挈貳，注：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弇日爲蔽雲，注：即暈氣五彩覆日也。疾雷爲庭霓，注：雷之急擊者謂霹靂。雨霓爲霄雪。注：《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霓，冰雪雜下者謂之霄。雪暴雨謂之涷，注：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小雨謂之霢霂，注：《詩》曰，益之以霢霂。久雨謂之淫。注：《左傳》曰，天作淫雨。淫謂之霖，注：雨自三日已上爲霖。濟謂之霽。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略】疏：此釋風雨之名也。《易》曰：風以動之，雨以潤之。又曰：潤之以風雨。《洪範》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相將之物，故此類聚而釋之也。云南風謂之凱風者，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郭氏無説，義或當然。《詩・邶風》云「凱風自南」是也。云東風謂之谷風者，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詩・邶風》云「習習谷風」是也。云北風謂之涼風者，北風一名涼風，言北風寒涼之風也。《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詩・邶風》云「北風其涼」是也。云西風謂之泰風者，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詩・大雅・桑柔》云「泰風有隧」是也。云焚輪謂之颓者，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颓。颓，下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颓。郭云：暴風從上下。與李同也。《詩・小雅》云「習習谷風，維風及颓」是也。云扶搖謂之猋者，李巡曰：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下上曰猋。郭云：暴風從下上，亦同李説。《莊子》説鵬云：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月令》「孟春行秋令，則猋風暴雨總至」是也。云風與火爲庇者，郭云：庇庇，熾盛之貌，言風自火出，火因風熾，而有大風者爲庇。云迴風爲飄者，郭云：旋風也。李巡曰：一曰飄風，別二名也。《詩・蓼莪》云「飄風發發」是也。云日出而風爲暴者，孫炎云：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爲風之暴疾，故《詩・邶風》云：終風且暴。毛傳云：暴，疾也。云風而雨土爲霾者，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詩・邶風》云：終風且霾。是也。云陰而風爲噎者，孫炎曰：雲風噎日光。《詩・邶風》云「終風且噎」是也。云天氣下地不應曰雾者，郭云：言蒙昧。《洪範》云：曰雾。鄭注云：雾聲近蒙。《詩》：雾雨其濛。則雾是天氣下降，地氣不應蒙闇也。云地氣發而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者，郭云：言晦冥。《月令》：仲冬行夏令，氛霧冥冥。鄭云：霜露之氣散相亂也。然則地氣發而上天不應之，則爲氛霧，霧又名晦。《春秋・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穀梁》皆云「晦，冥也」是矣。云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者。郭云：俗名美人虹，江東呼雩。然則蝃蝀一名雩，一名虹。《詩・鄘風》云：蝃蝀在東。《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見。《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蝃與蝀音義同。云蜺爲挈貳者蜺，雌虹也。一名挈貳。《説文》云：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郭云：見《離騷》者，即《天問》云「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及《遠遊》章云「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是也。挈貳，其別名也。文見《尸子》。云弇日爲蔽雲者，郭云：即暈氣五彩覆日也。然則暈氣弇日名蔽雲。《周禮・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鄭司農云「煇謂日光烝」是也。云疾雷爲霆霓者，郭云：雷之急擊者謂霹靂。案《説文》云：霆，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也。又云：震，劈歷振物者。然則疾雷一名霆霓，又名震。《春秋》「震，夷伯之廟謂劈歷破之」是也。霹靂，俗字也。云雨霓爲霄雪者，霓，冰雪雜下者謂霰。雨霓爲霄雪。霄即消也。《詩・小雅・頍弁》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搏，謂之霰。霰也，因名霄雪，霄即消也。《詩・小雅・頍弁》案《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温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搏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冰而爲霓。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鄭言遇温氣而搏也。霓與霰音義同。云暴雨謂之涷者，暴雨謂驟雨也，一名涷。郭云：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者，此《離騷・九歌・大司命》文。案彼云「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云小雨謂之霢霂者，小雨一名霢霂。《小雅・信南山》云「益之以霢霂」是也。李巡云：冰雪俱下。案此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中間無雪事，而云冰雪俱下，妄矣。云久雨謂之淫者，淫，過也。久雨過多，害於五稼，故謂之淫。《月令》：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謂久雨也。注云：《左傳》曰「天作淫雨」者，莊十二年傳文也。云淫謂之霖者，淫雨又名霖也。郭云：雨自三日已上爲霖者，隱九年《左傳》文也。云濟謂之霽者，濟，止也，雨止名霽。郭云：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書》云：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二五《魯恭傳》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略】《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三〇下《郎顗傳》　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

北周・庾季才原撰、宋・王安禮等重修《靈台秘苑》卷四　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然在桑榆之上，高五六尺者是風也，千五百里，平視則千里，舉目而望則五百里，仰望在中天則百里間也。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燭地者三千里。凡占災異，先推九宮分野，六壬日不應，陰霧而陰霧，異常驚人，耳目經時則占。凡氣在王相色吉，休囚死色凶。凡氣初出似甑上氣，勃勃然上昇，氣積爲霧，霧積而陰，陰氣結爲虹蜺暈珥之屬。凡氣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爲災，必須和雜森森然起，方可論占候。氣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氣處一見之，如占期內有風雨久陰則不成。故氣以散之，陰以諫之，雨以厭之。雲者山川之氣，古今占候故以雲氣爲一類焉。

唐・劉肅《唐新語》卷一〇　五行，寒暑迭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爲霜雪，張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

又　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又天文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踴，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燋枯也。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二　廟勝篇第十三經曰：天貴持盈不失，陰陽四時之紀綱。地貴定傾不失，生長均平之土宜。人貴節事，調和陰陽，布告時令，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盡其忠信，從其政令。故曰：天道無災，不可先來。地道無殃，不可先昌。人事無失，不可先伐。四時相乘，水旱愆和，冬雷夏霜，飛蟲食苗，天災也。山崩川涸，土不稼穡，水不潤下，五葉不樹，八穀不成，地殃也。重賦苛政，高臺深池，興役過差，縱酒荒色，遠忠聽佞，窮兵黷武，人失也。

宋・蘇洵《嘉祐集》卷六　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砉砉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蟄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蟄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宋・蘇洵《嘉祐集》卷一五　仲兄字文甫說

【略】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泓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矢，奔者如馳，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宋・張載《張子全書》卷二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又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理氣上》 太極天地上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淳。

問：「昨謂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强名否？」曰：「是。」

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却只在這裏。」胡泳。

徐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淳天地。

又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淳。

清剛者爲天，重濁者爲地。道夫。

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搉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道夫。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搉在中間，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道夫。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振。

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闕，逼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潤。

季通云：「地上便是天。」端蒙。

天只是一箇大底物，須是大著心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之，一日固是轉一匝；然又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此偏滯求也。僩。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僩。

山河大地初生時，須尚軟在。氣質。方子。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僩。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二《理氣下》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廣。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廣。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以手畫圖畢，自內繞出至外，其數九。裏面重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僩。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濺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大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僩。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木之。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賾。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方子。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敬仲。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蝦蟆本只是薄雨爲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義剛。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揚。

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有是晰蜴做底，某少見十九伯說親見如此。記在別錄。十九伯誠確人，語必不妄。又，此間王三哥之祖參議者云，嘗登五臺山，山極高寒，盛夏携綿被去。寺僧曰：「官人帶被來少。」王甚怪之。寺僧又爲借得三兩條與之。中夜之間寒甚，擁數牀綿被，猶不煖。蓋山頂皆蜥蜴含水，吐之爲雹。少間，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山，則見人言，昨夜雹大作。問，皆如寺中所見者。又，《夷堅志》中載劉法師者，後居隆興府西山修道。山多蜥蜴，皆如手臂大。與之餅餌，皆食。一日，忽領無限蜥蜴入菴，井中之水皆爲飲盡。飲乾，即吐爲雹。已而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山，則人言所下之雹皆如蜥蜴所吐者。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今雹之雨頭皆尖，有稜道。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雹也。

宋・朱熹《朱子全書》卷五〇《理氣二・地理》 問：龍行雨，如何？曰：不是龍口中吐出。只是龍行時，便有雨隨之。劉禹錫亦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

問：康節云：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此說是否？曰：想且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去。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曰：露自是有清肅底氣象。古語云：露結爲霜。今觀之誠然。伊川云不然，不知何故。蓋露與霜之氣不同。露能滋物，霜能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則殺物，雪不能殺物也。雨與露亦不同：雨氣昏，露氣清。氣蒸而爲雨，如飯甑蓋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氣蒸而爲霧，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收。霧與露亦有異，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橫渠云：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水穢濁，或青黑色。

宋・汪莘《方壺存稿》卷一 天地交泰辨 《月令・孟春》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文，後世說《易》之泰者，率取是以爲證。以余思之，如但以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爲天地交泰，不知自孟春之外，如何爲天地交泰耶？是有十一箇月天地不交也。夫四時行而百物生，時無一時而不行，物無一時而不生。一月天地之氣不交，則一月之物失其生，生之理矣。一日天地之氣不交，則一日之物失其生，生之理矣。故曰，以《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爲天地交泰者，不知天地交泰者也，是皆未嘗深察。夫天地之所以爲高下，日月之所以爲往來，則不能知。夫陰陽之所以爲升降，宜乎不能知天地之所以爲交泰也。今請先言天地之所以爲高下，日月之所以爲往來，則知陰陽之所以爲升降，而後天地之所以爲交泰可見矣。張湛曰：自地以上皆天也。若是，則曰天亦太虛而已矣。橫渠曰：地，物也。天，神也。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是皆以太虛爲天。莊周蓋嘗言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是自莊周以六合爲有內外也。程明道父子兄弟，嘗與邵康節先生飲於天津橋上，問天地所依之處。康節遂劇談天地之狀，以及六合之外，是自康節以六合爲有內外也。近時呂東萊以爲六合安得有內外，欲朱晦菴於濂溪書後削去此條。予以爲不然，

非好異說也。請折衷於《易》，《易》之說非異也。在《易》之乾曰：天行健。如以太虛之象，爲天是無動無靜也，安得謂之行健乎？揚子雲曰：馴乎玄，渾行無窮止象天，是皆所見者渾天也。由是觀之，四方上下爲六合之宇，安得而無內外乎？是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渾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漢上。朱子發以水爲氣，亦非是。康節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此爲得其實。云地輪依水輪，即載水而行是也。水輪依風輪，即乘氣而浮是也。其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大氣即風輪是矣。康節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此皆言天地之下有澤有風。澤非地上之澤，風非地上之風也。金剛乘天者，金剛之氣舉之也。列子謂渤海之東有歸墟焉。其下爲無底之壑，此皆所謂風澤洞虛者是也。康節謂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即所謂六合之外是也。如是而天地之所以爲高下見矣。乾下坤上而爲泰。吾以是知天之入於地下也。坤下乾上而爲否。吾以是知天之出於地上也，水載地而浮天者也。故坎上乾下而爲需，吾以是知天之入於水中也。坎下離上而爲既濟，吾以是知日之出於水上也。明夷之上九，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初登於天，蓋日自地下無底之壑而登於天也。後入於地，蓋日自天而降，遂入乎大地之下，而過乎無底之墟也。如是而日月之所以爲升降見矣。故凡以太虛空洞爲天者，皆不知天者也。是故天旋於外而包地者也，地凝於內而承天者也，水載地而浮天者也。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蓋言夫蒼蒼非天之正色，徒以遠而視成蒼蒼之色耳。《易》曰：乾爲大赤。橫渠曰：赤者，天之正色。何以言其然也？《易》曰：乾，陽物也。天也者，太虛之中有物之最大者，乃純陽之氣爲此大物。其初爲純陽，故其色爲大赤。其大不可量，則其氣何可當？況夫天者，純陽之體，而日者又太陽之精，是故一晝夜之間，而天行有升有降。一天行之間，而日月有往有來。天之降而入乎地之下，而過乎無底之壑也。而純陽之體，一日而一蒸之，日之降而入乎？地之下而過乎？無底之壑也。而純陽之精，一日而一蒸之，於是大地之下無底之壑靄沸騰湧，或擊而爲雷霆，或鬱而爲雲霧，上蒸磅礴，而磅礴厚，於是翕陰陽交泰之氣。而蘊蓄之既有以培養。夫萬物之根，又竅於山川，又騰爲雨露，而復有以滋潤。夫萬物之枝條，而暢茂其華實。日既負太陽之氣以下交於九地之下，而月又負太陰之氣以上交於九天之中，於是陰陽之氣，無一時而不交泰，而萬物生生之理亦無一時而不相浹洽於交泰之中。而陰陽之所以爲升降，天地之所以爲交泰見矣。天下之人，但見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萬物位乎其中，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蔽於耳目之所及而不能通乎耳目之表，如使其知有六合之外者，乃知天地之中有太虛，天地之外有太虛，天地之中太虛，有量天地之外太虛無窮。予因論天地交泰得以極言之。

夫所謂交者，要知聖人只是舉君子道長而謂之交，即此自可以知彼，非於孟春之外無上下交之時也。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一一　歲月日風雷雄雌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觜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顗傳》引《易雌雄祕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日星占相書也。

明・王逵《蠡海集》　地爲天之平，地半以上，氣陽主之；地半以下，水陰主之。地之上，陽也，客陰來脇和而爲雨。地之下，陰也，客陽來脇散而爲風。故雨從天降，風從地生。

萬物之生也，本乎天，故其生質也，皆圓。父之道也，惟石之生也，或方。方者，爲地之骨也。

陽無形陰有形，故陽散而爲風，陰蓄而爲水。

陽氣出乎地之上爲風，風燥物。陰氣潛乎地之下爲水，水濕物。風則無形，水則有形也。

又　春之氣自下而升，故春色先於曠野。秋之氣自上而降，故秋色先於高林。

植者，陰物也。故天以清氣滋之，雨露是也。動者陽物也，故地以濁味養之，食飲是也。

又　天以五氣育萬物，故雨露霜雪之自天降者，皆無味。地以五味養萬物，故自地生者皆具五味焉。

又　天賦氣，氣之質無性情，雨露霜雪無性情者也。地賦形，形之質有性而無情，草木土石無情者也。天地交則氣形具，氣形具則性情備焉。鳥獸蟲魚，性情備者也。鳥獸蟲魚之涎涕汗淚，得天之氣。鳥獸蟲魚之羽毛鱗甲，得地之形。豈非其氣形具而備性情乎！

明・陶宗儀《說郛》卷三五元・虞裕《談撰》　萬物之理，雖有所謂易知，事變之起，亦有所謂難測。易知者，常也。難測者，變也。君子道其常而已，變則在所不論。世人所爲常者，皆能言之，或不明其所以，此疑誕所自而生焉。因摭所聞，以析厥理。有生斯有化，有形斯有變。釋氏爲濕生、化生之類，皆可以理而推。然無情者能變而爲有情，若腐草化爲螢，陳麥變爲蝶之類是也。有情者或爲無情，若婦人化爲石，山蚯化爲白鴿之類是也。蛇化爲雉，形(固)[故]不相若也。雀化爲蛤，迹故不相類也。不知者或以爲異，殆非造理者耳。

陰陽之氣，行乎天地之間。其相薄也，則感而爲雷，激而爲霆。其偏勝也，則怒而爲風，和而爲雨。故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蜺，北方之氣雲、雨、雪、雹、霰，中央之氣露。是以陰凝，故雨墜爲雪。雨者，水氣也。陽氣蒸於九泉之下，洩而爲雲。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波，各從其類耳。北方之氣寒，東方之氣温，風自北自東者，(寒温)[風寒]之氣也，故[能]爲雲爲雨。風高者道遠，風下者道近。不鳴條搖之者四十里，折木枝者四百里，折大木者五千里。三日三夕者天下盡風，二日二夕者天下半風，(半雨)一日一夜者其風行萬里。水旱之變，雨天地震，日月薄食，皆出於常數。數亦不能無舛。有所爲遭之者，不能也。凡天地囿於有形之中，不能逃其數，即數以觀象，斯可以前知今。夫積躔度之數，則知日月食。辨五雲之物，則知水旱變。昔張衡作地動儀，事無不驗，抑又可信矣。平治之世，有之而不爲災者，常數然矣，堯、湯水旱是矣。邪世或數見，積數至此，而又德不足以勝之，此所以不能無災也。《春秋》所書是矣。此皆以天時言之也，其所謂桑谷爲祥，熒惑退舍，又在夫修人事以應之而已。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一　風雨雲霧雷，天之用也。吹噓嘘呵呼，人之用也。天人一理也，但有小大之差耳。

風露能生物，亦能殺物，順陰陽之氣也。

風，陽也，故其氣清通而無形。雲，陰也，故其氣昏濁而可見。

邵子推雨風露雷而分水火土石。曰：水雨霖，火雨滴，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温，火風熱，土風和，石風冽，水霧黑，火霧赤，土霧黄，石霧白，水雷震，火雷號，土雷連，石雷靂。

五星在天，高則景小，低則景大，素問安然。

雪寒在上，故高山多雪。霜寒在下，故平地多霜。

日在地時多，故地熱而井水寒也。日在地上時少，故地寒而井水温也。

地居天之中，地平不當天之半。地上天多，地下天少，是以日出落時見日大，近人也。日中天時見日小，遠人也。日初出時見日大，宜當熱而尚寒凉者，陰凝而陽未勝也。日中天時見日小，宜寒凉而反漸暖漸熱者，陽積盛而陰已消也。申未熱愈於午者，陽尤積盛故也。

廣海冬熱，由冬日南行，正當戴日之下，故熱。朔北夏寒，夏日雖北行，朔北直當陰山之背處，日光斜及，故寒。由此觀之，南北寒熱亦由於日也。

日爲衆陽之宗，故其暖熱之氣，皆出乎日也，凉寒則日氣之不及處爾。日漸長故暖，日極長則熱矣。日漸短故凉，日極短則寒矣。暖則陽氣之盛也，而極則斯熱，凉則陰氣之盛也，而極則斯寒。

陰脅陽而爲雹，渗氣也。陰凝而未盡勝陽，則爲霰，正氣也。是以《春秋》書雹而不書霰。以人事驗之，沸湯以器密盛之，沈於寒泉則氷，此雹之理。雪積而日炙之先，必爲後，此霰之理也。

康節云：世有温泉而無凉火，蓋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此説固然，乃常理也。然北方蕭山，亦有凉火也。

山川之氣，積爲列星，光芒輝煥，精之盛也。精耗神竭，於是乎有隕星。星自天橫飛而過則爲流，自下復上則爲奔，自上而下則爲隕。星隕，精氣竭也。川竭，水脈絶也。山崩，地脈絶也。當其所主之地則爲災。

海水不潮，亦水脈絶也。

海潮，天地之喘息也。天有晝夜，故潮有朝汐，隨月進退，從其類也。晝長則多熱，晝短則多寒。寒熱進退，皆由於日也。月滿則潮盛，月虧則潮衰。潮汐進退，皆由於月也。

《嶺外録》：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之潮，則朔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

之盛衰，豈不異哉！

世間特一陽氣之周流爾。陽氣不及之處，則爲陰觀之姤復之理可見。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二　天有風雨雲霧雷，人有吹噴噓呵呼。天地是大萬物，萬物是小天地。

又　雲雷雨雪皆至半空，風則薄乎天，愈高愈勁。風雲雷雨天也，蠢動草木地也，莫不有聚，莫不有散，以成變化死生之道。聚皆屬之陽，散皆屬之陰。陰陽，天地之大經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一　水氣天地

天，氣也；地，質也。地之上陽也，故氣焉；地之下陰也，故水焉。此陽無形而陰有迹也。然氣復爲水，此陰陽原始反終之義也。何以見之？氣自卑而升上，水出於山，氣之化也；水自高而趨下，入於大海，水歸本也。蓋水、氣一也，氣爲水之本，水爲氣之化，氣鍾而水息矣，水流而氣消矣。盈天地間萬物，由氣以形成，由水以需養，一化一歸、一息一消，天地之道耳。

風雷雨電四像

風、雷、雨、電四者，陰陽之氣而已，然而變化不測，則固有神寓於其間，亦何肖形怪異，如今之塑者耶？予嘗思得之，勉强以爲之解。風、雷在天，天乃乾焉，乾則配屬戌、亥也，是以風伯之首像犬，雷公之首像豕。雨爲水，水者坎也，坎爲中男，故雨師之像似士子。雷取象於震，震則巽之對也，故有雷公、電母之稱，巽爲長女，其像婦人而已。四神取義如此，不知道家又別有説乎？

明・李日華《時物典彙》卷上　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霓。北方之氣雲雨雹霰。中央之氣露。

宋・陸佃撰、明・牛衷增輯《增修埤雅廣要》卷三　造化　形之生成謂之造，因形而易謂之變，離形遷滅謂之化。夫天地萬物，陰陽造化而已。性之分別謂之識，事之感發謂之情。物之含情具識者，相續流轉於造化之中，歷無窮時，爲無窮事，因理之有常也。然而陰陽運行而不息，寒暑往來而不窮，春冬開落，霜露改更，日就月將，時至氣化，自少者必壯，壯則必老，老則不能不變。自爲者必成，成則必壞，壞則不能不化。

清・南懷仁《坤輿圖説》卷上　夫氣厚分有上中下三域，上域近火，近火常熱。下域近水土，水土常爲太陽所射，足以發煖，故氣亦煖。中域上遠于天，下遠于地，則寒。各域之界由何而分？以絶高山爲界，上爲上域，風雨所不至，氣甚清，人物難居。下爲中域，雨雪所結。自此以下，爲下域矣。第其寒煖之分處，又有厚薄不等，若南北二極之下，因遠太陽，則上下煖處薄，中寒處厚。若赤道之下，因近太陽，則上下煖處厚，中寒處薄。以是知氣域之不齊也。

又　四元行之序並其形

四元行不雜不亂，蓋有次第存乎其間。故得其所則安，不得其所則强，及其强力已盡，自復歸于本所焉。本所者何？土下而水次之，火上而氣次之，此定序也。其故有三：一曰重輕。重愛卑，輕愛高，以分上下重輕。又有甚次之别，因上之中有下，下之中有上，以分元行之四。水輕于土，氣重于火，水在土之上，氣在火之下。然水以重言，氣以輕言者，較從其衆故也。蓋水對一土。曰輕，對二火氣。曰重；氣對一火。曰重，對二水土。則曰輕也。以是知水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矣。二曰和情。蓋情相和則近，相背則遠。假如乾冷成土，濕冷成水。土、水以冷情相和，故相近。濕熱成氣，濕冷成水，水、氣以濕情相和，故亦相近。乾熱成火，濕熱成氣，氣火以熱情相和，故亦相近。若背情之行，相反則遠。假如水冷而濕，火熱而乾，二情正背，故以相遠。問土、火以乾情相和，而極遠者，以土火雖有相和之情，重輕大異。故權衡于二者之故，可以定四行之序矣。三曰見試。蓋四行之序，目前易試也。火發爲焱，常有從下至上，尖殺之形。四曰火形，蓋不能安下，而奮力以上，必向極高是也。氣偶入土、水之中，不得其安而欲上行，在土爲地震，爲山崩，在水爲溫、爲泡。試强一毬至水底，忽然突出是也。水若騰在氣域，必被强而不得安迫，强力已盡，自復歸于本所。如成雨者，以太陽薰蒸地濕爲雲，雲稀屬氣，故輕而浮，雲密屬水，故重而墜。墜者復其本所也。土入水必下，至水底而後安。夫四元行必圓，其理有二。一則宇宙之全，正爲一球，球以天與火、氣、水、土五大體而成。天體既圓，則四元行之皆爲形圓也，斷然矣。一則四行皆在月天之下相切，若有他形，則火形之上或方或尖而不圓，必于月天之下未能相切，以致有空闕，爲物性所不容矣。四行之上既圓，則其下亦然，苟下有他形，則周乎地者亦不圓矣。地既無不圓，則其相連之水與氣亦無不圓可知矣。蓋凡物必圓而後能存，如方則易散而毀矣。以故非特天地與四元行皆圓，至于人物、肢體，及草木、果實，無不皆圓也。即如滴水而必成珠，此固物合以存，不欲散而毀也。

清・南懷仁《坤輿圖説》卷下　海狀

地心重濁，水附于地，到處就其濁心，故地形圓，水勢亦圓。隔數百里，水面便如橋梁，登桅望之，則見其前或夷或險，但海中夷險，各處不同，惟太平海極淺，亘古至今，無大風浪。大西洋極深，深十餘里，從大西洋至大清海，四十五度以南，其風常有定候。至四十五度以北，風色錯亂不常。尤異者，在大清海東南一隅，有異風變亂凌雜，倏忽更二十四向，海舶任風而飄。風、水又各異道，如前南風，水必北行；倏轉爲北風，水勢尚未趨南，舟莫適從，因至摧破。小西洋海潮極高、極迅急，頃刻湧數百里，海中大舶及蛟龍魚鼈乘潮勢，湧入山中不可出。歐邏巴新增蠟利未亞大浪山，亦時起風浪險急，至滿喇加海，無風倏起浪。又不全海皆然，惟里許一處，以次第興，後浪將起，前浪已息。利未亞海近爲匿亞之地，當赤道下者，常苦無風。天氣酷熱，舶至此，食物俱壞，人易生疾。海深不得下碇，舶大不能用櫓，海水暗流及潮湧至淺處壞者，多在于此。至北海，則半年無日，氣候極寒而氷，故曰氷海。舶爲氷堅所阻，直守至氷解，方得去。又苦海中氷塊爲風擊，堆疊成山，舶觸之，定爲齏粉。

清・方中履《古今釋疑》卷一二　雲雨霜雪雷電之理

雲雨之屬，皆因於日，而生於地者也。泰西熊三拔之論，可謂詳於王栢諸儒矣。其言曰：天地之間，分三際焉，水土之塊，太陽蒸之，是成煖際。真炎同天，是名熱際。中間至冷，名爲冷際。蓋日照地温，水土蒸爲濕氣。氣情本煖，煖者欲升，復得日温，鬱隆騰起，是有火行。火飈如烟，復挾土體，相輔上行，漸近冷際。因于水土本情之冷濕，結而成雲，是雲體中具有四行也。凡物體具四行，及將變化，勝者爲主。雲至冷際而濕情勝，即化爲水，水既成質，必復于地。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雲之屬也，上及于蓋，蓋是冷際，就化爲水。雲之行雨，即此類矣。今器中貯水，曾無漏漥，盛以氷雪，外成濕潤。蓋水土而上，氣行克塞。凡器之外，悉皆氣也。氷雪甚寒，氣煖在外。煖因寒逼，漸變成水。雲至冷際而變爲雨，此其徵也。若水土濕氣，既清且微，日中上升，即爲風日所乾。迨至夜時，升至冷際，乃凝爲露。夜半寒深，氣升稍重，故晨露尤繁。夜有烈風，亦受風損，故大旱之天，夜并無露。至于密雲不雨旱雲益旱者，皆由氣升不等。所具四行，各有偏勝，故或爲霾霧，或爲雷霆彗孛，豈必氣升皆雨乎！風之爲物，亦是熱乾，與雷霆彗孛，一本所生，但不得直升，則橫驚爲風耳。雲升爲雨，其常也。旱時氣多燥乾，雲起直上，無濕相助，或遇風散或泯其濕，但存燥乾，上爲奔星而已。所以晴日雲高而反不雨，旱雲山屹，行復散失。若氣升之濕性多，雲起于地，遇其冷不能直上，濕遽化爲水，故雲近地反得雨焉。每有高山之上，俯瞰雲雨，下視震雷，如水發漚也。雪者與雨同理。將雪必先微温，不温氣不上升也。冬月冷際甚冷，氣升變雪，猶露之爲霜也。雪花六出者，凡物聚方，以八圍一；聚圓，以六圍一。此定理中之定數也。水居空中，在氣體内，氣不容水，急切圍抱，不令四散，水則聚而自抱，故成圓體，此定理中之定勢也。雲遇冷而爲雨，初圓甚微，重則點滴。冬時氣升，成爲同雲，遇冷凝沍，悉是散圓，及至下零，欲求歸併，不可得合，聊相依附，以六圍一，即成花矣。不摶聚而成片者，以空中氣體，隨天旋也。平輳即合，直輳即離，正如濕米磨粉，易令作片，成摶則難也。大抵日蒸地氣，挾有火情，火情熱乾炎上，其勢壯猛。土之精者亦隨而上，故雲中具有四行，時有偏勝，水勝爲多耳。間或火土合氣，水情絶少，力勢既盛，土之次分，亦隨而上，遇冷際而力稍微，土之次分，復歸于地，則成霾霧。若火土自升，水雲復盛，上阻陰雲，逼迫不容，火土之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爲雷霆，是其破裂之聲。電是火光，火迸上騰，土經火煉，凝聚成質，質降于地，是霹靂之楔矣。就陰雲之中，亦有火土二體，上遇冷際，爲水所勝，氣變成水，火情挾土，能在氣中，與之俱上，是則土之上妙者也。熱燥輕微，與火爲體，火性炎上，初隨氣升，氣既變水，水將就下，火土二體，不復從之，如蒸水成氣，氣至甑蓋，化而爲水，仍歸釜中。若其熱性，自透甑而出矣。既與雨分，火土相挾，決起而上。亦有火土自升，不遇陰雲，不成雷電，凌空直突者。此二等物，至于火際，火自歸火，挾上之土，輕微熱乾，畧似臭煤，乘勢直衝，遇火便燒，狀如藥引，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勢太盛者，有聲有迹，下及于地，或成落星之石，與霹靂同理焉。若更精厚，結聚不散，附于火際，即成彗孛，勢盡力衰乃滅耳。若雪天之雲，與雨雲等，但冬月冷際甚冷，火至其處，勢亦稍殺，土雖輕微，不能挈與俱上，一時雲氣驟凝爲雪，土亦與焉。火雖獨歸其所，雪中之土，仍與同性，故雪水化之，中有沉滓，猶作燥乾之味也。夏月電者，三際中爲冷際，冷際之中，乃爲極冷，自下而上，漸冷漸極。二時之雨，三冬之雪，蓋至冷之初際即零，不必至于極冷之際也，所以然者。冬月氣升，其力甚緩，非大地同雲，不能相扶以成其勢，故雲足甚廣，雲生甚遲，必同雲累日，徐徐而起，漸至冷際，漸亦凝沍，因而結體，甚微細也。自餘二時，凡雲足廣濶，雲生遲緩，即雨勢舒徐，雨滴微細，皆變于冷之初際也。獨是夏月鬱積濃厚，決起上騰，力專勢鋭，故雲足促狹，隔堶分壠，而晴雨頓異，雲起坌涌，膚寸暫合，而溝澮旋盈，以其專鋭，入冷際深也。氣升愈

厚，即騰上愈速，入冷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遽升入極冷之際，驟凝爲雹，雹體小大，又因入極冷之深淺，雹中沙土，更多于雪。雹體中虛以其激結之驟，包氣于中也。履按三際之說，尚爲未確，其云煖際者，謂近地熱于天半，以中虛而地承日也。然初際爲煖，山上猶煖際也，何以寒於山下乎？若以山上，已入冷際，則山半常雨，而山上不知，豈氣不及冷際而成雨乎？蓋冷際無定者也。天地之間，有寒氣，有煖氣。煖氣升而遇寒氣，寒氣升而遇煖氣，皆變雨耳。因知雪必先温，亦必先寒，温氣先升，爲雲結雨，而寒氣後升，雨在上而寒在中，雨穿寒過遂成珠雪，此初雪也。故或雨或雨雪雜零，及寒氣升高，而至于雲，雲未及結雨，而寒氣至，遂並自凝焉，故雪成片也。至於雷電之理，熊氏亦未盡言，蓋有雷而不電者，有電而不雷者，有大電大雷者，由於陰氣盛，而陽氣在内不得出，則擊搏成雷。雷者電之聲也，電者雷之光也。或陰氣上薄下厚，雷遂從薄處上出，故聞雷而不見電。如陰氣薄，則陽氣易出，故見電而不聞雷，即聞雷聲，亦不震，惟雲厚而陰氣迫之，陽氣復盛，相迸而出，故爲迅雷大電，且有見光而不見雷者。電在雲中，或近地又有雲掩之也，其如金線，則電出雲外也，故迅雷之電，往往見線焉。性理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胡致堂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世人所得雷斧者，此猶星隕而爲石也。蔡季通曰：雷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狀如細黄石，非先有此斧，以擊物也。虹者何也，水氣耳，受日光而生，日東則虹西，日高則虹低。虹如環，人見其半，半爲地所隱也。水本青氣，日屬赤色，赤與青交，而紅緣生焉。以人目視之，則有其形，非本色也。試彈松香灰水而成泡，必具五色，此其證也。虹無貫日之理，白虹者，白氣也，以虹名之耳。霞者何也，雲正受日光則透白，虚斜相映則起色，故霞惟晨昏有之，蓋晨昏之間，日近于地，光射于空，雲低不能正受其照，遂相映而成霞，此皆熊氏所未及也。又按三拔書，或問南風温，北風寒，何也？曰：風屬于火，日爲火君，地發燥熱，横披直驚，從日而噓，則爲南風。君火之氣，與風俱舒，故温。從日而吸，則爲北風，君火既縮，而又吸動地面飈揚之氣，故寒。試觀人口噓氣則唇温，吸氣則唇冷，理可類推。中國所處，日恆在南，是以有噓吸之異。又問東風温潤，西風高燥，何也，曰：海氣在東，故温潤，山氣在西，故高燥。又曰以東方爲來氣，以西方爲去氣，斯其所以異也。又問曰：北方地亢，春夏少雨，僅伏秋雨數日，南方雨恆多，何也？曰：日在于南，近日之處，火土之氣，時爲太陽暴照，如人身熱則汗液也。北方遠日，又春夏多風，致火土之氣疏越，故雨恆少。閩中春月恆雨，夏月日出則酷暑，旋復有雨，乃所聞滿剌伽國，處赤道之下，四時皆裸，賴日日有雨，以解其蘊隆。可見賜爲雨之根也。至於將雨，莫不有徵，竈突發煙，平遠望之，亭亭直上，晴之候也。蜿蜒而起，如欲上不得者，雨徵也。蓋雲將成雨，空中氣行，皆成濕性，煙爲濕礙，不得上升，故至宛曲。將雨礎潤，將雨燈爆，理可同觀。朝日出，光黯淡，色蒼白者，雨徵也。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徵也。密雲四布，牛羊齕草如常者，不雨。若啖食匆遽，似求速飽，雨徵也。蠅蚋蚤虱，匆遽咂食，雨徵也。蝦蝎之屬，倉皇飛驚，雨徵也。穴處之蟲，群出于外，雨徵也。朔日至于上弦，視月兩角，近日一角，稍稍豐滿，雨徵也。月暈白主晴，赤主風，色如鉛者，雨徵也。總由濕氣上升致然耳。

清・鄭光祖《醒世一斑録》卷一　雲雨雷電風雹霜雪霧露虹蜺

雲乃水氣，雖騰起如煙，實皆星星屑屑之水粒。神龍攝取，地氣上蒸皆此。若起自海洋，鹹味不隨而上。

余在滇黔，日見山川出雲，無足異。一日見薄雲上翳，殷殷雷聲，連掛赤火，下擊山麓，則黑雲迅起。須臾，天地爲晦，即起狂風，雲皆隨風而去，此實雲陣之興也。可知龍與雷皆能興起雲陣。冬月龍雷竝蟄，故無雲陣。余嘗歌轎雪地，見煙雲從雪地蒸蒸然起，轎幔衣帽均爲之潤。又偶過山腰，陟山頂，適遇煙雲排山倒海，或下大澤，或過高峯，衣轎亦潤。又偶歇山店，雨至簷溜滔滔，及上山一二里即晴日當天，回首山下，依然雲翳雨未已也。

空中溼氣勝，則薄靄過頂，即致傾盆。燥氣勝，雖雲陣濃密，亦無甚雨。蓋雨雖藉端於雲，實非雲獨致之也。

雲向空盡形散而氣猶存，與江海上蒸之氣，皆溼氣也。日落光收，溼氣降而爲露，寒即凝而成霜。晦庵朱子謂高山之上無霜露，未知確否。

雹皆龍挾而來，勢倍猛於尋常之雲陣。春夏天氣下降，地面則熱，三霄則冷，龍挾風雲雷雨疾驅於至高之處，水氣自結冰塊。俗傳龍攝於冰山冰坑，則齊東語也。若冬日之雪，成於低處。

雷以聲言電，以光言實，一物也。天地真陽之氣沛乎空中，與雲氣相磅礴。雷神乘發揚之氣，泄其機不皆有所著也。若著草木則焦折，著屋宇則摧崩，著人畜則傷死。嘗聞某處某人昧良死於雷，跪捧砒霜云云，及探其實，盡屬子虚。有真爲雷斃者，厥罪亦不白。然人至顯受天誅，鬼神諒無佚罰。聖人亦神道設教，可以記惡垂戒，莫輕謂天道遠人道邇也。

雷聲所聞，遠不出十里。《易》曰：震驚百里，不僅謂一聲雷也。若鍾砲之聲，值風順而微，夜靜而晴，實可聞於百里。

雷有斧，有楔，有墨，人不易得，然實有之。

霧似雲非雲，陰氛也，火鎗可以打散。

五色彩雲，盡是日光烘染，雲乃水氣，非有色也。

虹乃日光照雲雨之氣，對面成彩色，一彎或重彎，或交彎，以雲雨之氣偏左偏右，又重疊也。兩脚到地，襯白牆紅綠可觀，若行近跡之，則又漸移，而遠實無物也。故人背日向牆隙噴水，則水花中亦有彩虹一道。月光所照對面，或偶有白虹。若日爲白氣所貫，非虹也，或兩脚到地，或在天團轉如環，此偶然變異也。

風乃氣之流行，東南風則暖，西北風則寒，陰陽有順逆也。大海之中颱颶驟發，長江之上神暴忽至，舟艦遇之檣傾檝摧，此天地之厲氣。鬼神若有意助水，使險爲江海之災。

地上氣悶則起旋風，即羊角風也，主旱。

滇省冬春多大風，民舍準用筲瓦。凡烈風，過屋上多不入户，室中燈燭安然也。又大理府洱海之風，朝從東至暮轉西來，四時不爽，舟帆便之。

龍乃神物，風雲從之。虎不過猛獸，人猶能制，而風亦從之。可知物具非常之質，負猛鷙之氣，即足以變氣化動鬼神。故古來有命在天者，鬼神即顯爲之助。昆陽之戰，靖難之兵，非皆因風致勝乎！

凡山洞深無底者，其始爲地水外通之竅，後則爲地氣外通之竅，類有地風吹出。如貴州大風洞，其風之出，冬暖夏涼，勢亦不小。西域闢展東北有風穴，每風之出，必掀山飛石，爲行旅患。越日又吸氣入内，非大地呼吸之竅乎！

寒暑隨日　日光所照，萬里無私，而寒暑不同，處處各別。是寒暑亦因乎地。然其冬夏之寒暑不同，則隨乎日也。

赤道之下，一歲日兩過天頂，四季皆如夏，晝夜皆平分。舟過其下，不患颱颶患無風。在舶貨物久停，因暑易憊乃可慮也。自赤道以北，以南同。遂漸有夏暑冬寒之異。在閩廣，猶不大異，至江南則冬有嚴寒，夏有溽暑。北地則冬寒較甚，夏暑僅午未申三時，早暮必涼。長城以北冬寒更甚，夏秋亦有驕陽。而早暮涼甚，夜半如冬。再北則暑漸減，寒愈增。北極下冰結不解，半年晝夜，人莫能到。

南夷之地極暑。三夏烈日所曬，山石流汁，名猛火油，其油然火得水愈熾。三邊極寒，冬月曉開城門，鐵鎖迓寒，著人肌膚立損，不知者悞以手探，則皮皆被揭，如受炮烙。一則暑之極，一則寒之極。

在雲貴，天時略同閩廣，夏無大暑，冬無大寒，四季晴明則暖，陰雨必寒。蘇東坡在廣有詩曰：四時俱是夏，一雨便成秋，是也。然高山之上必冬寒夏涼，下濕溪邊必夏暑冬煖，有數十里之隔而天時大異者。新疆地勢亦北地，氣多寒。而黄河源火燄山相近，亦溽暑非常。

清・徐壽基《續廣博物志》卷一　《春秋繁露》：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雹霰之流也，陽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爲裔。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侵滲之妖也。

《大戴禮》：陰陽之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雹，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

《論衡》：風猶人之有吹煦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煦、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

清・王夫之《張子正蒙注》卷一下　參兩篇

此篇備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數，理本於一而通極於萬變，以因象數而見理之一原。但所言日月疾遲與曆家之言異，太祖高皇帝嘗譏其非。天象高遠，不能定其孰是，而以二曜南北發斂遲疾例之，則陽疾陰遲之説未可執。據愚謂，在天者即爲理，不可執理以限天。《正蒙》一書，唯此爲可疑，善讀者存之以待論可也。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天一地二，陽之爻函三爲一而奇，陰之爻得三之二而偶，偶則分，奇則合。在天者渾淪一氣，凝結爲地，則陰陽分矣。植物有剛柔之殊，動物有男女之別。效者，效著以成形也。法者，物形之定則。凡山川、金石、草木、禽蟲，以至於人，成乎形者皆地之效，而物之法則立焉，兩者之分不可强而合矣。若其在天而未成乎形者，但有其象，絪縕渾合，太極之本體，中函陰陽自然必有之

實，則于太極之中，不昧陰陽之象而陰陽未判，固即太極之象，合而言之則一，擬而議之則三，象之固然也。性以理言，有其象必有其理，惟其具太和之誠，故太極有兩儀，兩儀合而爲太極，而分陰分陽，生萬物之形，皆秉此以爲性。象者未聚而清，形者已聚而濁。清者爲性爲神，濁者爲形爲法。此章引伸《周易》參天兩地之説，而推其所以然之理。而君子因有形之耳目官骸，即物而盡其當然之則，進退舒卷各有定經，體無形有象之性，以達天而存其清虚一大之神，故存心養性，保合太和，則參兩相倚以起化，而道在其中矣。

○一物兩體，氣也。

絪縕太和，合於一氣，而陰陽之體具於中矣。

一故神。張子自注：兩在故不測。神者，不可測也，不滯則虚，善變則靈。太和之氣，於陰而在，於陽而在。其於人也，含於虚而行於耳目口體膚髮之中，皆觸之而靈，不能測其所在。

兩故化。張子自註：推行於一。

自太和一氣而推之，陰陽之化自此而分，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原本於太極之一，非陰陽判離，各自孳生其類。故獨陰不成，孤陽不生，既生既成，而陰陽又各殊體。其在於人，剛柔相濟，義利相裁，道器相需，以成酬酢萬變之理，而皆協於一。

○此天之所以參也。

自其神而言之則一，自其化而言之則兩。神中有化，化不離乎神，則天一而已，而可謂之參。故陽爻奇，一合三於一。陰偶，一分一得二。陽爻具陰，陰爻不能盡有陽也，分則與太極不離而離矣。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

此言天者，天體之也。聚而成形者謂之陰，動而有象者謂之陽。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渾天之説如此。

○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

恆星，三垣二十八宿之經星。此言不動，謂其左旋者天體也。然以北斗廻指言之，抑未可通。

○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

并包乎地，言居地之外，與地爲體而同轉。以經星屬天，以七政屬地，乃張子之拗説。

○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閒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

所繫辰象，謂日月五星也。七政隨天左旋，以遲而見爲右轉。張子盡破曆家之説，未問孰是，而謂地亦動而順天以旋，則地之不旋，明白易見，竊所未安。

○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

右行最速，左行最緩也。

○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

以外景内暗，《離》卦之象推之，故曰其質本陰，不純繫乎天者，謂并包乎地也。

○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

未詳。

○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

謂根本五行者，木火水金皆依土而生者也。行最緩，以不及天而行，如左旋之説，則其行於七政爲最速。不純繫乎地，二十八歲而其行始不及天一周。幾與天同其健行矣。

○火者亦陰質，爲陽萃焉，然而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

陽萃者，陽聚於外而含陰也。其遲差日一倍，二歲而一周天。

○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辰，十有二次也。日月交者，一月則易一次而交之。説與曆家異。曆家以象起數，此以理論數，此其所以異乎？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没、恆星昏曉之變。

此直謂天體不動，地自内圜轉而見其差，於理未安。

○愚謂在天而運者，唯七曜而已。

即所謂繫乎地而不繫乎天也。繫乎地，故與地俱動，遲緩但因其性爾。

○恆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

左當作右，謂地氣圜轉，與曆家四游之説異。

○太虚無體，則無以驗其還動於外也。

太虛，至清之郛郭，固無體而不動。而坱然太虛之中，虛空即氣，氣則動者也。此義未安。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處其中者，謂日月五星。其說謂七曜亦隨天左旋，以行遲而不及天，人見其退，遂謂右轉。與曆家之說異，未詳孰是。而與前地旋而見天之左，抑不相通。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天無體，太和絪縕之氣，爲萬物所資始，屈伸變化，無迹而不可測，萬物之神所資也。聚而爲物，地其最大者爾。踰，謂越此而別有也。地不能越天之神而自爲物，成地者天，而天且淪浹於地之中，本不可以相配。但人之生也資地以生，有形乃以載神。則就人言之，地之德可以配天爾。知此，則抗方澤之祀於圜丘，伸母斬衰之服以齊於父，徇形重養而不恤義，後世所以淪乎幽而成乎亂也。張子之論韙矣。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一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月令》言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謂氣也。此則言形隨氣而升降，未審然否。

○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

謂冬至以後，地日漸下，去日漸遠而晝長。夏至以後，地日漸高，去日漸近而晝短。與日行南北二陸之說異。虛，謂天地之間空曠。盈，謂天地相近而氣充滿。

○此一歲寒暑之候也。

謂地高近日則暑，地下遠日則寒，不用南北二陸遠近之說。

○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

以潮驗地之升降，謂地升則潮落，地降則潮生，地有一歲之大升降，又有一晝夜之小升降也。其謂寒暑因地之升降，皆自此測之。乃水亦地中之一物，故謂土爲四行根本，而水必比地以安，則未可以水之盈虛驗地之升降矣。

○然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此說又與上異。水之盈虛與月相感，使誠因乎此，則非地之升降矣。不及專家之學，以渾天質測及潮汐南北異候驗之之爲實也。敬按：質測之說出近日曆家，謂據法象以質實測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

日，火之精也，火內暗而外明，《離》中陰也。月，水之精也，水內明而外暗，《坎》中陽也。日月不可知，以水火《坎》《離》測之。

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蝕矣。

謂日精月魄交射，而易其外見之陰陽，故光爲之奪。與曆家之說異，曆說爲允。

○虧盈法，

謂月晦、朔、弦、望虧盈之理。

○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初、終，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此說未詳。虧盈之故，曉然易知，沈存中之說備矣。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位，謂定位而成質也。不受日之精，精相食則光亦不受，《坎》外之陰不爲陽易也。此以理推度，非其實也。天者理所自出，在天者即爲理，執理以測之，必有所窒矣。日、月食自以曆家之說爲允，但闇虛之說，疑不可從爾。

○日、月雖以形相物，

因其形而各謂之一物。

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

日施光而月受之，施者健，受者順也。所以謂日陽而月陰道，取諸此。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

精者，陰陽有兆而相合，始聚而爲清微和粹，含神以爲氣母者也。苟非此，則天地之間，一皆游氣而無實矣。互藏其宅者，陽入陰中，陰麗陽中，坎、離其象也。太和之氣，陰陽渾合，互相容保其精，得太和之純粹，故陽非孤陽，陰非寡陰，相函而成質，乃不失其和而久安。

○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

互藏之精相得而不舍，則其相生也不窮，固與太虛之太和通理。天不變，故日月亦不變。

○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

此則就分陰分陽各成其氣以主羣動者言也。循環迭至，時有衰王，更相爲主也。聚散相盪，聚則成而盪其散者之弱，散則游而盪其聚者之滯也。升降相求，陰必求陽，陽必求陰，以成生化也。絪縕相揉，數本虛清，可以互入，而主輔多寡之不齊，揉雜無定也。二氣所生，風雷、雨雪、飛潛、動植、靈蠢、善惡皆其所必有，故萬象萬物雖不得太和之妙，而必兼有陰陽以相宰制，形狀詭異，性情區分，不能一也。不能一則不能久。

○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屈伸無方者，生死之所以不恆，而聚散不能仍復其故也。運行不息，則雖不復其故，而伸者屈，屈者必伸也。鼓動於太虛之中，因氣之純雜，而理之昏明、彊柔，性各別矣。故自風雷水火以至犬牛蛇虎，各成其性而自爲理，變化數遷，無一成之法則也。以此論之，太和未分之前，初得其精者，日月也。陰陽成質以後，而能全其精者，人也。人之所以繼天立極，與日月之貞明同其誠而不息，能無喪焉，斯聖矣。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此上二節，皆因《易》「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之」義而推言之。自然者，有自而然也。陰陽合而各有良能，神氣凝而爲精，此日月之所自而能久照者，與太虛保合太和於無聲無臭之中者同其理，故曰「得天」。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

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天氣一周，一歲之朔十二，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不盡者，氣盈朔虛也。置閏者，所以合月於日。

○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合朔之法，以日月爲朔望之準，用推閏餘，乃使分秒之積不差，如穀梁子晦食既朔之說，及《四分》《三統》諸曆有經朔無定朔，皆不知而作也。此法今曆爲密。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德，謂性情功效。性情者其所自據之德，功效者見德於物也。遂，發生成物閉，收藏自成。凡發生暢遂，皆陽之爲而用夫陰。收斂成形，皆陰之爲而保其陽。天地、水火、四時、百物、仁義、禮樂無不然者。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

天地之化，人物之生，皆具陰陽二氣。其中陽之性散，陰之性聚，陰抱陽而聚，陽不能安於聚必散，其散也，陰亦與之均散而返於太虛。

○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

雨雲皆陰也，陰氣迫聚於空虛而陽不得下交，陽爲陰累矣。然陽不久困，持于上而使陰不升，陰勢終抑而雨降，陽乃通矣。陰氣緩聚而欲升，與陽不相亢，而相入以相得也，則陽因其緩而受之。以其從容漸散輕清不聚者爲陽，雖含陰氣，亦陽也。其聚於地中與地爲體者爲陰，雖含陽氣，亦陰也。凡陰陽之名義不一，陰亦有陰陽，陽亦有陰陽，非判然二物，終不相雜之謂。

○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

陰氣上升，初尚輕微，無形無象，陽氣欲散之，而驅之太驟，則陰弗能即與相得，而相保以聚，有爲雨之勢，故曰斂聚。然多不雨，彌久而後交於陽，故曰未散。前言飄揚而升者，倏起旋滅之雲。此言班布太虛者，彌亘不散之雲也。

○凡陰氣凝聚，

凝聚於地上也。地天之際，人物之區，陰陽往來之衝，氣爲尤厚。天氣渾淪，入有入無，一也，而入有者以有礙而難散，則氣聚於其間，輪屯紛遝，天氣舒緩以入，地氣得之相挾以聚，因互相凝結，即陽氣亦以聚而成陰矣。陰陽有定性而無定質也，故獨言陰而不言陽。

○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

內，地中也。陰氣在外錮之，迫而怒發。《震》，二陰錮一陽於內，雷從地出之象。

○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

外，地上空界也。空而無礙，可恣其游衍周旋。不舍，八風相報也。《巽》，二陽在一陰之上，風行地上之象。

○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

聚，陰聚也。陰之所聚，陽所不得而出入也。遠則風大而緩，近則風小而暴，虛則雷易出而小，實則雷難出而暴。

○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

雨雪則陰降入地中而任陽之出入，和而散其聚矣。霜露又其微而緩者。

○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

陽急欲散而陰之凝結益固，然其勢必不能久聚，激爲戾氣曀霾而後散焉。

戾氣，雹類。

○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陰之必聚，其性然也。聚之緩而不惜，散則風雨應候，而不怙結以成戾，

風雨時，則寒暑有節而正矣。此章言雷風雲雨之化，精極理勢，於篇中尤

醅矣。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輕清上浮者陽也，而有象有形，聚者爲陰。出地而有實者陰也，而形無固

形，究歸於散爲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非判

然兩分而不相合也。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

陽氣積習於地中，盈而後奮。

○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德盛於中，故神化疾速，於雷霆可驗。如伊尹樂堯舜之道，一介無非道

義，故一出而伐夏救民，莫之能禦，其所從來者盛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

大小、昏明各如其量而止。

○施者所應無窮，

容光必照遠而不禦。

○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形則限於其材，故耳目雖靈，而目不能聽，耳不能視。且見聞之知，止於

已見已聞，而窮於所以然之理。神則內周貫於五官，外泛應於萬物，不可見聞

之理無不燭焉，天以神施，地以形應，道如是也。地順乎天，則行無疆。耳目

從心，則大而能化。施者爲主，受者爲役。明乎此，則窮神合天之學得其要

矣。此上二章，因天化以推心德之主宰，尤學者所宜盡心也。

○「木曰曲直」，能即曲而反伸也。

既曲可伸，伸抑可曲。

○「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

從者，不易其質；革者，其形可變。能從能革，具斯二德，此云不能自

反，於義未安。

○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

水火，有質而勝用在氣。氣，故可旁達，與金木之用止於形中異矣。與陰

陽升降者，以陰陽升降爲體也。土不得制者，不受命於土也。炎以散寒，潤以

解燥，與上升下燥各爲二德，此獨就上下釋之。

○木金者，土之華實也。

木者，土之敷榮。金，土之結而堅者爾。

○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

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當作土。之濡，故水

火相待而不相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

漬而生，然而不離，惟其中有水火之性也。水火之交，謂水火之氣與陰陽

升降，融徹土中，故土感其氣，合同而化，以發生浮華，以此知土中具有燥濡之

性，爲水火所資生，雖不能制，自包函之。燥者，土函火。濡者，土函水。木受

水火之氣，故浮。金乃水火之精所結，故實。相待，謂金有津潤，還可生水，燧

鏡還可生火，交相待以生，不相害，謂水火不能毀金，火雖爍金而金反流。流

者，生動之機。火既去仍無所耗，若水則終不損金也。際者，兩相接而成之

謂。水濡之，火燥之，土堅實而成金。

○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始生於土，終歸於土，神有往來，土受之而成形。

○地之質也，

地一土而已，木金皆其所生，水火依之而成。

○化之終也。

二氣變化，至形成而止矣。

○水火之所以升降，

火依地而升，水依地而降，下徹黃壚，炎潤之性在焉。故無依空之水，火

離土依空則息。

○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水、火、木、金皆與土爲體，則萬彙之生，有形有質，土皆兼體而不遺矣。

《洪範》之言五行，以人事言，利用厚生之資，故於土但曰稼穡。若自天化而

言，即地也，四行所不得抗也。周子太極第一圖，太極之本體。第二圖，陰陽二氣，天之蘊也。第三圖，五行順布，地之撰也。第二圖陰陽分左右，而中有太極，陰陽分體太極，而太極自不雜，在天之極也。第三圖位土於中，周行水、火、木、金而別無太極，明土爲在地之極也。土不待水火而生，而水火依土。木金，土之華實，非土外之有木金。張子此論，究極物理，與周子脗合。而術家之言謂火生土、木克土者，其陋明矣。蓋嘗論之，天以神御氣，地以氣成形，形成而後五行各著其體用。故在天唯有五星之象，在地乃有五行之形。五氣布者，就地而言。若七曜以上之天，極於無窮之高，入於無窮之深，不特五行之所不至，且無有所謂四時者。然則四時之行，亦地天之際氣應所感，非天體之固然矣。人生於天地之際，資地以成形而得天以爲性，性麗於形而仁、義、禮、智著焉，斯盡人道之所必察也。若聖人存神以合天，則渾然一誠，仁、義、禮、智初無分用，又豈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因感而隨應者？然下學上達，必循其有迹以盡所得爲，而豁然貫通之後，以至誠合天德，固未可躐等求也。

○氷者，陰凝而陽未勝也。

氷當作水，水本以陽爲質，而依於土之至陰，比而不離，一陽在陷而不能勝陰，終與地爲體而成乎陰。

○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

火本以陰爲質，而麗於陽木以發，其光燄然，其中含陰暗，終不盡失其性，則固繫乎地而不屬乎天。

○火之光，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蒸，謂身之煖氣。陽散陰聚，陽施陰受，精含于內，氣發于外，故人知日火之炎明而不知其中之暗，知煖氣之蒸爲見熱而不知其中之寒。《素問》曰「陽虛故外熱」，得此旨矣。君子之自居德，務保其精，而知人之明不取其外浮之氣，悉此理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坎》《離》其象也，皆以陽爲主，君子詞也。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八 夫聖人觀天文，以察時變。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此其有恒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皆天象而非其恒也。

綜述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四《樂書》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小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體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又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

漢・司馬遷《史記》卷三八《宋微子世家》 「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治，時暘若；曰知，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曰豫，常奧若；曰急，常寒若；曰蒙，常風若。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三 天名主

《易》曰：天地貞觀，日月貞明。《洪範傳》曰：清輕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爾雅》曰：乾爲天，乾健也。《河圖叶光紀》曰：元氣闓陽爲天。《易乾鑿度》曰：清輕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禮統》曰：天、地，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天之爲言顛也，神水珍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太玄經》曰：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順天，四爲更天，五爲晉天，六爲廓天，七爲咸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考靈曜》曰：觀玉儀之游，昏明主時，乃命中星。中央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變天，其星箕、斗、牽

牛。北方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昊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方朱天，其星觜、參、東井。南方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陽天，其星張、翼、軫。《淮南子》曰：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清陽者薄靡而爲天。

晉・郭璞注、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卷五　南風謂之凱風，注：《詩》曰，凱風自南。東風謂之谷風，注：《詩》云：習習谷風。北風謂之涼風，注：《詩》云，北風其涼。西風謂之泰風。注：《詩》曰，泰風有隧。焚輪謂之颓，注：暴風從上下。扶搖謂之猋。注：暴風從下上。風與火爲庇，注：庇庇：熾盛之貌。迴風爲飄。注：旋風也。日出而風爲暴，注：《詩》云，終風且暴。風而雨土爲霾，注：言晦冥。《詩》曰，終風且曀。陰而風爲噎。注：《詩》曰，終風且曀。天氣下地不應曰霧，注：言蒙昧。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注：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雩。蜺爲挈貳。注：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弇日爲蔽雲。注：即暈氣五彩覆日也。疾雷爲霆霓。注：雷之急擊者謂霹靂。雨霓爲霄雪。注：《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霓，冰雪雜下者，謂之霄雪。暴雨謂之凍。注：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凍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小雨謂之霢霂，注：《詩》曰，益之以霢霂。久雨謂之淫。注：《左傳》曰，天作淫雨。淫，久雨之通稱。霽謂之霽。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疏：此釋風雨之名也。《易》曰：風以動之，雨以潤之。又曰潤之以風雨。《洪範》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相將之物，故此類聚而釋之也。云南風謂之凱風者，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郭氏無說，義或當然。《詩・邶風》云「凱風自南」是也。云東風謂之谷風者，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詩・邶風》云「習習谷風」是也。云北風謂之涼風者，北風一名涼風，言北風寒涼之風也。《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詩・邶風》云「北風其涼」是也。云西風謂之泰風者，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詩・大雅桑柔》云「泰風有隧」是也。云焚輪謂之颓者，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颓。颓，下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颓。郭云：暴風從上下，與李同也。《詩・小雅》云「習習谷風，維風及颓」是也。云扶搖謂之猋者，李巡曰：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下上曰猋。郭云：暴風從下上，亦同李說。《莊子・說鵬》云：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月令》孟春行秋令，則猋風暴雨總至。是也。云風與火爲庇者，郭云：庇庇，熾盛之貌。言風自火出，火因風熾，而有大風者爲庇。云迴風爲飄者，郭云：旋風也。李巡曰：一曰飄風，別二名也。《詩・蓼莪》云「飄風發發」是也。云日出而風爲暴者，孫炎云：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爲風之暴疾，故《詩・邶風》云：終風且暴。毛傳云：暴，疾也。云風而雨土爲霾者，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詩・邶風》云「終風且霾」是也。云陰而風爲噎者，孫炎曰：雲風曀日光。《詩》：零雨其蒙。則雰是天氣下降，云：言蒙昧。《洪範》云：曰雰。鄭注云：雰聲近蒙。《詩》云：言晦冥。《月令》：仲冬行夏令，氛霧冥冥。鄭云：霜露之氣散相亂也。然則地氣發而上天不應之，則爲氛霧，霧又名晦。《春秋・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穀梁》皆云：晦，冥也。是矣。云蟃蜮謂之雩，蟃蜮，虹也者，郭云：俗名美人虹，江東呼雩。然則蟃蜮一名雩，一名虹。《詩・鄘風》云：蝃蝀在東。《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見。《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蟃與蝃音義同。云蜺爲挈貳者，蜺，雌虹也，一名挈貳，《說文》云：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郭云：見《離騷》者，即《天問》云：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及《遠遊》章云：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是也。挈貳，其別名也。文見《尸子》。云弇日爲蔽雲者，郭云：即暈氣五彩覆日也。然則暈氣弇日名蔽雲。《周禮・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所以挺出萬物也。又云：震，雹歷振物者。然則疾雷一名霆霓，又名震。《春秋》：震夷伯之廟謂雹歷破之。是也。霹靂，俗字也。雲雨霓爲霄雪者，霓，冰雪雜下者，霄即消也，《詩・小雅・頍弁》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鄭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案《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搏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冰而爲霓。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鄭言遇溫氣而搏也。霓與霰音義同。雲暴雨謂之涷者，暴雨謂驟雨也，一名涷。郭云：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者。此《離騷・九歌・大司命》文。案彼云：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雲小雨謂之霢霂者，小雨一名霢霂。《小雅・信南山》云：益之以霢霂是也。李巡云：冰雪俱下。案此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中間無雪事，而云冰雪俱下，妄矣。云久雨謂之淫者，淫，過也。久雨過多，害於五稼，故謂之淫。《月令》：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謂久雨也。注云：《左傳》曰：天作淫雨者，莊十二年傳文也。云淫謂之霖者，淫雨又名霖也。郭云：雨自三日已上爲霖者，隱九年左傳文也。云濟謂之霽者，濟，止也，雨止名霽。郭云：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書》云：曰霽。

宋・任廣《書敘指南》卷一三　天地日月下

天地四方曰六合，《纂要》。六合曰六幕，《前禮樂》。九天之外曰九閡，前禮樂○閡，一作垓，封禪文。九天之際曰九垠，《廣雅》。八方曰八埏，《封禪文》。五行曰五部，《史・曆書》。日月星海曰四望，《前郊祀》。窮巷揚塵之風曰雌風，選宋玉賦。帝

所清冷之風曰雄風，上。風曰南箕之風，七命。又曰箕風，舞雩。又曰大塊噫風，《莊子》。夏涼風功曰愈病析酲，宋玉。風師曰箕伯。《風俗通》：箕，一名亢，動則大風。四圖挺佐輔》。住古來今曰宙。上。風師曰屏翳，《洛神賦》。四方上下曰字，《河氣和爲通，正曰景風，《爾雅》。南風曰凱風，上。東風曰谷風，上。北風曰涼風，上。西風曰泰風，上。清而不及地二三尺曰君子風，《風俗通》。將雨初來微風曰扈將軍。二君之與風雨爲仇，不若魯陽揮戈以止日，宋景發善言而熒惑退舍也。秦始皇登君山，遇大風雨，遂赭其山。隋煬帝泛舟遇風，怒曰：此風可謂跋《禮統》曰：雨者輔時，生長均遍。又曰：雨者，輔也。今閩人方音尚以雨爲輔。

雲根，石也，然張協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曹毘請雨文曰：雲根山積而中拔，雨足垂零而復散。則專指雲言也。

《四時纂要》曰：梅熟而雨曰梅雨。《瑣碎録》云：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爲出梅。按梅雨詩，人多用之，而閩人所謂入梅、出梅者，乃徽濕之徽，非梅也。

明・王逵《蠡海集》 風雷在天，有聲而無形，故假乾位，戌亥肖屬以配之，是以風伯首像犬，雷公首像豕。雨爲坎，坎中男也，雨師像士子。電，雷光也，對乾配震者巽。巽，長女也，電母像婦人。古之卤簿四神旗皆繪畫也。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一 天象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至治之世，日月星辰，行有常道，次有常度，無足紀也。然而異日怪風，中天已見；或謂氣運使然，未必全關人事。《春秋》不書徵應，殆爲是耶？後世談占驗者，莫精於劉向。董子、京房，祖述而推廣，言之鑿鑿，卒無補於喪亂。是果修救之無術歟，抑數定不可挽歟？要之，天道遠，人道邇。不能盡人而不信天，是無天也；不能盡人而任天，是無人也。無天將太白入井而誣其渴，亂亡固莫救矣；無人如長星示變而勸之酒，災異其可弭乎？予生也晚，不獲睹景星、慶雲之盛，又不敢習天官言。偶有見聞，惟取法於《春秋》紀災不紀驗之意，憶而紀之，忘者闕焉。至於徵應，以俟明於理數者。

清・宮夢仁《讀書紀數略》卷二《天部》 天五號《周禮疏》。

尊而君之曰皇天，元氣廣大稱昊天，仁覆憫下稱旻天，自上監下稱上天，據遠視之稱蒼天。

淮南子九天

皞天，東方。陽天，東南。赤天，南方。朱天，西南。成天，西方。幽天，西

起而行天者也，故兼陰陽之氣也。

日出而葵藿傾，月虛而魚腦減，下之應上也。虎交而月暈，麟鬬而日蝕，上之應下也。潮之逐月，桐之合閏，上下交爲應也。

北。玄天，北方。變天，東北。鈞天。中央。
太玄九天揚雄以玄首爲天名，八十一首周九天。
中天、羡天、從天、更天、晬天、廓天、減天、沈天、成天。
九垓《司馬相如傳》：上暢九垓，郊祀歌九。閎，亦垓也。
九重之天，《淮南子》：九陔之上謂九天。
九關《離騷》虎豹九關注。
酉魯，戌趙，亥燕。《天官書》：甲乙四海之外，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
庶徵《洪範》：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失則咎徵各以類應。《史記》五是。

雨，木肅春。暘，金乂秋。燠，火哲夏。寒，水謀冬。風。土聖中。吳傑曰：雨水、暘火、燠木、寒金。蘇子由曰：雨土、暘金、燠木、寒水、風火。
天地五德《周世宗觀泗州大水記》：賓儐謂天地有五德。
潤、暵、生、成、動。
五氣苟爽曰：五韙咸備。韙，是也。
温，木氣陽中陰。涼，金氣陰中陽。寒，水氣陰、中陰。燥，火氣陽、中陽。溼。
土氣居二氣中。
六氣《左傳》：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金辛、白商、木酸、青角、水鹹、黑羽、火苦、赤徵、土甘、黄宫。
陰，金。陽，不變。風，土。雨，木。晦，水。明，火。《素問》以寒暑、燥溼、風火爲陰陽之六氣。《莊子》：御六氣之辯。注：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併天玄地黄也。
天二氣《黄帝風經》。
調暢祥和，天之喜氣；折揚奔厲，天之怒氣。
風二氣《物理論》：風者，陰陽亂氣激而起者也。
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
四風《爾雅》。
南爲凱風，東爲谷風，北爲涼風，西爲泰風。《風俗通》：猛風曰颶，涼風曰飈，微風曰颸，小風曰颲。
四正風《物理論》。

春氣温，其風和；夏氣盛，其風燠；秋氣勁，其風清；冬氣實，其風慘。
風慘。
四時風郎仁寶云。
春之風，自下而上，紙爲因之以起。夏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故吼地而生寒。
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故吼地而生寒。
四信風江淮船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曰信風。
七八月土信，三月鳥信，五月麥信。
浙海三哨每年六七八月、十一二月，風漸險惡。正月二月風色不常，舟皆不可行，惟此四汛宜防。
初哨以三月，二哨以四月，三哨以五月，小陽汛亦慎防之。
八音八風《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
艮風，即條風，立春，匏，音大吕、大簇。震風，即明庶風，春分，竹，音圜鐘。巽風，即清明風，立夏，木，音姑洗、中吕。離風，即景風，夏至，絲，音蕤賓。坤風，即涼風，立秋，土，音函鐘、夷則。兑風，即閶闔風，秋分，金，音南吕。乾風，即不周風，立冬，石，音無射、應鐘。坎風。即廣莫風，冬至，革，音黄鐘。
《淮南子》注：條爲笙，明庶爲管，清明爲柷，景爲弦，涼爲塤，閶闔爲鐘，不周爲磬，廣莫爲鼓。
十二風《周禮》保章氏以察天地之和。王氏謂風之生於十二辰者。
震離坤兑四方，乾坤艮巽四維，四維之風各主兩月。艮，條風，而立春亦條。巽，清明風，而立夏亦清明。坤，涼風，而立秋亦涼。乾，不周風，而立冬亦不周。
《吕氏春秋》八風
東北融，東滔，東南景，南蕭，西南巨，西顥，西北厲，北寒。
元日八風漢魏以元日占候決之。
南方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豆成。北方中歲，東北上歲。東方大水，東南病疫。
五風釋氏書：日月宫城乃五風所持，環照四天下。
持，養，受，轉，調。
三雨《尸子》神農治天下，欲雨則至，萬物咸利，故謂神雨。
五日爲行雨，旬爲谷雨，旬五日爲時雨。
二漏天《寰宇記》：戎州宜賓縣有大黎小黎二山，朝暮雲霧，四時霑霖。古詩地道漏天終歲

雨是也。

大漏天，小漏天。

五雲《周禮》保章氏注：二至二分觀雲色，降其祲祥，使人預知而爲備也。

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黄，爲豐年。黄帝以五雲紀官，

春官青雲，夏官縉雲，秋白、冬黑、中黄。

雲五色三色《春秋繁露》：太平之世。

五色爲慶，三色爲喬。

八節占雲《通卦驗》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之狀。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赤如硃。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磉石。十二地雲《吕氏春秋》：雲出地氣，地氣異矣，故雲之成象亦異。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一作美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倉。覆車五雲《東方朔傳》：凡占長吏下車。

黄雲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兵。白雲致盜。黑雲多水。赤雲有火。

三素雲《修真秘言》：立春清明日，北望有此，爲三元君三素雲。

紫，緑，白。

雲七德《法華經》。

含水，電光，雷聲，歡喜，掩蔽，普覆，清涼。

雷公諸神所在《甘氏星經》：雷公、電姥、雲將、雨師、霹靂、斧吏，皆北方水精。蝦蟆爲天門，其神棲焉。

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斧吏在壁西南。

四方電光《起世經》。

東方有電名無厚，南方有電名順流，西方有電名墮光明，北方有電名百生樹。無厚與墮光明相觸相對，順流與百生樹相觸相對，故虚空雲聚之中出生大明，名曰電光。

五色霧

朱、丹、玄、青、黄。

紫、赤、青、白、黄。

諸家雪劉貢父有諸家雪詩。

侯家、山家、酒家、妓家、獵家、樵家、漁家。

五烟

青、冬至甲子，木用事，故烟青。黄、戊子土用事，故烟黄。白、庚子金用事，故烟白。赤、丙子火用事，故烟赤。黑。壬子水用事，故烟黑。

二氣《文子》：陰陽相干二氣也，邪氣干則生病。或曰，虹者，攻也，純陽攻陰氣也。

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洩藏，人二氣則生病。

清・王韜《天文秘旨》卷一　天體

吾觀上天其體，周圍渾淪，其性健行不息，其誠運轉有常，其理真一不二，其氣游衍磅礴，其徑有三十五萬七千里，每方得八萬，九千二百五十里。自下距上，十八萬千里，此古今星書之言，良弗誣也。俗云天無定體，二十八宿以爲之體，何足以語蒼蒼，蓋軫之形哉！

又　天象

輕清上浮，蒼茫成色。河漢界分於其中，星宿昭懸於其上，是天之本象也。

若夫雨露下墜，霜雪肅寒，是則下陽上氣而用陰也。雲氣飛騰，風烟蒸鬱，是則氣陰而用陽也。天不滿於西北，則陰盛陽微，其氣寒，亦且天低而地厚。日氣易及，乃生和氣，以成萬物也。地不滿於東南，則陽盛陰微，其氣暖，亦且江海而潮潤，滋灌得中，以成萬物也。

東南之氣，春首三陽先動。夏不雨，近湖則水氣以成烟霧，近鹵則塵埃以成雲鶊，近山則嵐氣以成昏暝，並皆遮天蔽日。春夏氣如烟火，秋冬氣如陰霾，此皆天道之常，不足以占休咎也。

紀事

《列子》卷一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

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無處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無處無塊。若踏步跳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一　《帝王五運歷年記》曰：盤古之君，龍首蛇身，噓爲風雨。

雷電　又曰：盤古吹爲雷電。

宋・陸佃撰、明・牛衷增輯《增修埤雅廣要》卷三七　天化類

天雨粟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字學云：書契作，詐僞生，去本就末。天知人將餓，故雨粟。鬼恐爲文所劾，故哭。

天雨穀　漢宣帝時，江淮飢饉，天雨穀三日。《述異記》。

天雨寶　梁大同中，大雨殿前，下雜色寶珠。

天雨珠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喜雨亭記》。兜率天雨摩尼寶珠護世珠。《美膳瑣言》。

天雨碧　碧，石之青美者也。從玉，石白聲。《紀年》惠成王七年，天雨碧于鄭。

天雨錢　黃尋，大雨天飛錢至其家無數，因致富。《幽冥錄》。

天雨金　翁仲孺，渭川人，家貧。一日，天雨金十斛於其家，富等王侯。《孝子傳》。

天雨酒　隋盧思道《賀表》云：神漿可挹，流珠九户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塔之下。東方朔《神異經》：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里，腹圍一千八里，俱曰飲天酒五斗。張華注云：天酒，甘露也。

天雨花　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着身。結習盡者，花不着身。《維摩詰經》。

天雨虹　漢上官桀謀廢昭帝，迎立燕王，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宫中飲井，井水竭。

天雨沙　《拾遺記》：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風吹起則如霧，亦曰金霧。亦有雨如塵沙之沙者，災祥之不同也。

天雨毛　毛者，血之餘也。天雨之如馬鬣，亦兵象也。人有得鳧毛長三丈。張華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博物志》。

天降龍　孔甲既即位，好鬼神之事，不務修德，諸侯多叛。時天降乘龍，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

天投霓　《後五行志》：靈帝時，有黑氣墮北宫温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騰起奮迅千餘丈。蔡邕曰：所謂天投霓也。

天隕石　《左氏》：隕石于宋五，星也。秦，隕石于東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又廬山東有星墜水，化爲石，當彭蠡灣，號落星灣。

天雨血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

雹雨釜　《歷代紀》：石遵襲位，忽震雷，雨雹如斗，金石皆銷。漢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飛鳥皆死。《帝王世紀》：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礮。前漢文帝時，雨雹如梅李。景帝末初三年，河西大雨雹，如梧棬，大者或如斗，殺畜類，折樹木。成帝時，雹亦如釜，又如金。武帝元封中，雨雹如馬首。晉穆帝永和中，雨雹如盂升。有元雨雹，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形。

雷收麥　介休縣人宿祠中，夜聞扣門，云介休王借霹靂車收麥。其年果損麥。

日暈虹　《侯鯖録》：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側視之，則暈爲虹暎。詳《天日類》。

虹貫日　荆軻刺秦王，白虹貫日；聶政刺韓隗，白虹貫日。兵象也。《史》。

月暈角　後魏晁崇爲太史令。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云：角蟲將死。是歲，天下牛羊麋鹿死者十七八。

雷如兢　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兢，人多取而食之。《國史補》。

虹吸酒　韋皐鎮蜀，虹垂首於筵，吸酒旬日，拜中書。

雨工　唐柳毅過洞庭，女子牧羊。毅曰：牧羊何所用？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乃雷霆之類也。視之甚異。《異聞實録》。

雨氷龜　紹興八年，汴京雨氷龜，大小俱首足卦文。

辛酸霧　後主禎明三年元日，大霧四塞，入人口鼻，氣皆辛酸。《陳書》。

虹化金　《搜神記》：孔子修《春秋》，制《孝經》，無成。孔子齊戒向北斗而拜，告備于天。有赤虹見，自上而下化爲黄金，有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

雪化銀　耿先生明道術，保太中，召入宫，自稱北大先生。以雪削如銀定，投熾火中，即爲銀。《異人録》。

清・王有光《吴下諺聯》卷四　風雨雪落

風、雨、雪，婚喪家恒謂天緣不吉。然亦有斡旋造化故事。明初，馬皇后之喪葬期，大風雨雪，殯重艱於啓行。國師姚廣孝屬以法語，云：「雨落天流淚，風號地舉哀。山川都帶孝，奉送女如來。」柩遂輕舉，詣陵一無阻滯。

清・釋昌言《華銀山志・卷首序》　夫山之性，出云降雨，澤潤生民。即其盛夏飛霜，先秋作雪，亦皆從一二孔竅中氤氲蒸騰而出。如人身之有肺，肺之有管，偶感寒熱，六骸百體，八萬四千毛孔，大汗淋漓，汪洋恣肆而不可遏抑。奚以知其然也？華銀一山，遠近於是卜晴雨，有時烟霧溟蒙，見云不見山，僉曰將雨矣；有時面目呈露，遥望寶鼎諸峰，歷歷在目，白岩玉壁，明净如粉，僉曰將晴矣。始以爲山澤通氣之常也。既而館渭溪，鄉人將禱雨於山麓之康家洞，咸言洞之靈异。友人唐絢亭，好奇士也。携燭隨衆俯伏以入，約行二三十里，有生成石榻，四旁隱起卍字文，微水環之。面二石笋若塔，上俯雙獅，深爪出，目之而交賦以辯之。其辭曰：客有爲宣夜之學，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横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或昃。星辰浮於太空，所以有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作觀象之準繩，可以作譚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曠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静，天迴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水東流。比於圓首，前臨冒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北可以言幽。此天與而不取，惡遑遑而更求？太史公有睟其容，乃盱衡而告曰：

藝文

三國魏・曹植《曹子建集》卷九　誥咎文

五行致灾，先史咸以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于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誥咎祈福。辭曰：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以潤時。陰陽協和，氣物以滋。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過，在湯斯遭。桑林既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公去楚。況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嶽，祇肅百神。享兹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炎旱赫羲，猋風扇發，嘉卉以萎，良木以拔，何谷宜填，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謁？於是五靈振悚，皇祇赫怒，招摇驚怯，擁搶奮斧。河伯典澤，屏翳司風，回呵飛厲，顧叱豐隆。息猋遏暴，元勅華嵩。慶雲是興，效厥年豐。遂乃沈陰块圠，甘澤微微。雨我公田，爰暨于私。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餒飢。

唐・楊炯《盈川集》卷一　渾天賦并序

顯慶五年，炯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儀。尋返初服，卧疾丘園，二十年而一徙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爲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辯之。其辭曰：客有爲宣夜之學，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横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或昃。星辰浮於太空，所以有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作觀象之準繩，可以作譚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曠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静，天迴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水東流。比於圓首，前臨冒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北可以言幽。此天與而不取，惡遑遑而更求？太史公有睟其容，乃盱衡而告曰：

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闊狹有常。言蓋天者，刻漏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辰極。東井南箕，曲直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辭。候應於天，桓君山由其發難。假蘇秦之不死，既莫能知其說。儻隸首之重生，亦不能成其筭也。二客嘗亦知渾天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搉而陳之。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俾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棊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短而多暑，影長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傅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月諸，天行地止。載之以氣，浮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之以樞機。三十五宮，有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對畿。中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塗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於是乎發揮。分至啓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携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天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嚴嚴，倏臨於帝座。離宮奕奕，旁絶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啓閶闔之重闉。文昌拜於大將，大理囚於貴人。泰階平而君臣穆，招摇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敖客，房爲駟馬。天皇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宮者。左角、右角，兩曜之所巡行。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承於冢社。宗人宗正，内外敦叙於家邦。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螣蛇伏藏。匏瓜宛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而徜徉。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硠硠。南斗主爵禄，東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爲封豕，參爲白虎，胃爲天倉，婁爲衆聚。旄頭之北，宰制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積尸之肅殺，參旗九游之部伍。樵蘇之地，出入於園苑。萬億之資，填積於倉庾。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帝之座，三光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鑕，禍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曹，大臣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顧，軍市曉而

雞鳴。三川之交，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闕於是乎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渭水之橫橋，像昆明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潮汐。織女之室，漢家之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覩。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尊，天鷄曉唱，靈烏晝踆。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崙。太平太象，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温。龍山銜燭，不能議其光景。夸父棄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羣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泱，重暈匝而邊風駛。裁盈蚌蛤，則虜騎先侵。適闕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火爲熒惑，鎮居戊已，斯爲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比參右肩之黃，如奎火星之黑。五材所以致用，七政於焉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星同色，天下偃兵。趨前舍爲盈，退後舍爲縮。盈則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歲鎮居之而有福。觀衆星之部署，歷七曜之驅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賾，所以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或擊雷而鞭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遍。白日爲之晝昏，恒星爲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雲旦扶。握天鏡，授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恠雲祆氛，冬雷夏雪，日暈長虹，星芒伏鼈。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災，此昏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詩》云謂天蓋高，語曰惟天爲大。至高而無上，至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羣神莫尊於上帝，法象莫大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詮。曰何爲兮右轉？天何爲兮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聖兮造山川？螟何細兮？師曠清耳而不聞，離朱拭目而無見，鵬何壯兮？搏扶摇而翔九萬，運海水而擊三千。鼈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小大之年。鍾河鳴兮應霜氣，劍何仗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風而有待？師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麾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登於上玄。女何冤兮化精衛？帝何耻兮爲杜鵑？爭疆理者有零陵之石，聞絃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恠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回之賢也，貧居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於執鞭。馮唐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

識。揚雄在於天禄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諜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爲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宋・吴淑《事類賦》卷一《天部一》　天

太初之始，玄黄混并。《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陳思王植《魏德論》曰：在昔太初，玄黄混并。及一氣之肇判，生有形於無形。潘岳《西征賦》曰：化一氣而甄三才。《列子》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於是地居下而陰濁，徐整《三五曆》曰：陽清爲天，陰濁爲地。天在上而輕清。《易乾鑿度》曰：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斯蓋羣陽之精，《春秋説題辭》曰：天，羣陽之精，合爲太一，分爲殊名。積氣而成。《列子》曰：天，積氣爾。日月星辰，亦氣之光耀者也。涒洞蒼莽，不可爲象，《淮南子》曰：未有天地之時，鴻濛涒洞，莫知其門，蒼莽見下，齊公仰視。注：張衡《靈憲賦》曰：太素之前，寂寞溟默，不可爲象。溟涬濛鴻，莫知其終。《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濛鴻。注：溟，音莫鼎反。涬，音胡鼎反。其氣皓旰，《爾雅》曰：夏爲昊天。注云：言其氣皓旰。其體穹隆。《爾雅》曰：穹蒼，蒼天也。注云：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以名云。觀文以察時變，《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垂象而見吉凶。《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出《易》。定辰極於保斗，桓譚《新論》曰：通人揚子雲因衆儒之説，以天爲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圖畫形體行度，參以四時、曆數、昏明、晝夜，欲爲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余難之曰：「春秋晝夜欲等平。旦日出於卯，正東方；暮日入於酉，正西方。今以天下人占視之，此乃人之卯酉，非天卯酉。天卯酉，當北斗極。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亦轉周匝，斗極常在，知爲天之中也。仰視之，又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南，如蓋轉，則北道遠，南道近。彼晝夜數，何從等平？」子雲無以解也。後與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廬廡下。以寒故，背日爆背。有頃，日光去背，不復曝焉。因以示子雲曰：「天即蓋轉而日西行，其光影當照此廬下而稍東耳。無乃是反應渾天家法焉！」子雲立壞其所作。則儒家以爲天左轉，非也。驗日星於磨蟻。《論衡》曰：天門在西北。又，日月星辰隨天而西移，行遲天耳，譬若磨石之上行蟻，蟻行遲，磨轉疾，內雖異行，外猶俱轉。其運也，轉如車轂；《渾天儀》曰：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日月星辰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其速也，流如弩矢。《論衡》曰：天行三百六十五度，凡積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儻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半覆地上，半居地下。王蕃《渾天説》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東西南北，展轉同規，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舍半隱。以儀准之，其見常百八十二度有奇，是以知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也。或似卵以含黄，姚信《昕天論》曰：若使天裹地，如卵含黄，地何所倚立而自安？《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地中黄，居於天内，天大地小，表裏有水。或若盌而抑水。虞喜《穹天論》曰：天形穹隆，如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氣之上，譬覆盌以抑水而不没者，氣充其中也。日繞辰極，没西而還東，不入地中也。方既見於王充，賈道養《渾天記》曰：近世有四術：一曰方天，異於王充；二曰軒天，起於姚信；三曰穹天，聞於虞喜。皆臆斷浮説，不足觀也。唯渾天之事，徵驗不疑。安亦聞於虞喜！《天文録》曰：古人言天地之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夜。宣夜之説，未嘗見也。後有虞昺作《穹天論》，虞喜作《安天論》，姚信作《昕天論》。洛下准之於地中，《益都耆舊傳》曰：漢武帝時，洛下閎明曉天文，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耿詢測之於室裏。《隋書》曰：耿詢見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閨室中，外候天時，合如符契。悠哉博厚，《禮》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倬彼昭回，《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榆稱歷歷，《古樂府詩》曰：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網説恢恢。《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雪霜降而風雨施，無非教也。《禮》曰：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四時行而萬物茂，復何言哉！《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懿彼秉陽，《禮》曰：天秉陽，垂日星。本乎觀上。《易》曰：本乎天者親上。著不息而行健，《禮》曰：著不息者，天也。《易》曰：天行健。列三光而成象。《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抑高見張弓之道，《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臨下識覆盆之狀。《論衡》曰：天平與地無異，若覆盆之狀。若夫玄景映璧，繁星貫珠，《鈞命決》曰：星衆衆若貫珠，輝映如連璧。究宣夜之説，《抱樸子》曰：宣夜之書亡，而郗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説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譬遠望黄山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黝黑，夫青冥色黑非體也。日月星象浮生空中，行止皆積氣焉。故七耀或住或游，逆順伏見無常，由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北斗不與衆星西没焉。七曜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性，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習周髀之書。楊泉《物理論》曰：儒家立渾，以追天形，從車輪焉。周體立蓋天，言天氣循邊而行，從磨石焉。申須言之而盡妙，《左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常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裨竈論之而有余。《左傳》曰：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二十五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水，火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二十五年。」亦聞九野爲稱，《吕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皓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十端是紀，《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爲一端，地爲一端，陰爲一端，陽爲一端，水爲一端，土爲一端，

人爲一端，金爲一端，木爲一端，火爲一端，凡十端。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故生，秋怒氣故殺，夏樂氣故養，冬哀氣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爲萬物之祖，《禮統》曰：天地，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用四時作吏。《淮南子》曰：四時，天之吏；日月，天之使；星辰，天之期；虹蜺、彗星，天之怒。驚鄭國之再旦，《汲冢紀年》曰：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悟齊公之仰視。《說苑》曰：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對曰：「貴天。」桓公仰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居人上者，以百姓爲天。」萇弘違之而支壞，《左傳》曰：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穆子夢之於壓己。《左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見人，黑面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至若黃帝蓋象，顓頊渾儀，劉氏《曆正問曰說》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皆以天象蓋也。可以表測，《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歲美人和。不則歲惡人惑。誰能管窺？《漢書》東方朔《答難》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豈能考其文理，通其條貫哉！道悠久而聞《禮》，《禮》：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步艱難而見《詩》。《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既居高而治下，《白虎通》曰：天之爲言顯也，居高理下，爲人經也。亦常正而無私。《申子》曰：天道無私，是以常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嘗論冒笠之象，事具「以盒抑水」注。寧知倚杵之期？《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洶洶隆隆，曾莫知其始終。仁已喻於放勛，《大戴禮》曰：放勛，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高仍同於仲尼。《論語》曰：仲尼，天也，天不可階而升也。授之人時，《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正以璿璣。《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唐堯羲和之命，《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高辛重黎之司。《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文。故王者被袞以象矣，《禮》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燔柴而祭之。《禮》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南郊就陽之位，《禮》曰：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圓丘父事之儀，《春秋感精符》曰：人主，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注云：父天於圓丘，母地於方澤，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以災異而垂譴，《白虎通》曰：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過，欲令悔慎思慮也。豈玄遠而難知？《晉書》曰：張華爲司空時，中台星坼，少子趨勤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候天命。」故其德表清明，《禮》曰：清明象天。道稱柔克，《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瞻浩浩之元氣，《禮·中庸》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仰蒼蒼之正色。《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望之，無所至極邪。虧以東南，《楚辭·天問》曰：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注云：言天有八山爲柱，皆何值？東南不足，誰能缺也？奧以西北，《太玄經》曰：天以不見爲玄，地以不形爲玄，人以心腹爲玄。天奧西北，鬱化精也；地奧黃泉，隱昏魄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街指畢昴，《漢書》曰：高帝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街南中國。」後果有平城之圍。宮稱營室。《漢書》曰：營室爲宗廟，亦曰離宮。難諶而靡常，《書》曰：天難諶，命靡常。無親而輔德，《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常虧盈而益謙，《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每無爲而成物。《禮》曰：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鄒衍曾談，《五經通義》曰：鄒衍大言天事，謂之談天衍。保章是職。《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觀天下之遷。雨粟既見於神農，《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降種亦聞於后稷。《詩》曰：天降嘉種，惟秬惟秠。《孔叢子》曰：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爲之降嘉穀，周遂以興。」共工觸山而折柱，《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帝，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女媧補闕而鍊石，《列子》曰：天地亦物，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選五色石以補闕。秦密嘗陳於辯對，《蜀志》曰：吳使張溫來聘。秦密年十二，在諸葛亮坐。溫曰：「何人？」亮曰：「學者。」溫問曰：「天有頭乎？」密曰：「有。《詩》云『乃眷西顧』，天若無頭，何以顧之？」又曰：「有耳乎？」曰：「有。《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聞之？」「天有足乎？」曰：「有。《詩》云『天步艱難』，若無足，何以步？」「天有姓乎？」曰：「有。」「何姓？」曰：「姓劉。」「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劉，故以知之。」溫大敬之。裴楷亦昭於敏識。《晉書》曰：世祖登祚，卜世數多少，探策得一，羣臣失色。吏部郎裴楷進曰：「天得一以清，侯王得一爲天下貞。」上大悅。若夫域中爲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得一而清，將恐裂。立圓儀之八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驗之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圜儀，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識太玄之九名。《太玄經》曰：九天：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順天；四爲更天；五爲晬天；六爲廓天；七爲咸天；八爲沉天；九爲成天。製既聞於陶景，《梁書》曰：陶弘景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運之，悉與天會。妙或說於張衡。張衡《渾天儀》曰：赤道橫帶，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九分度之五，黃道邪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强，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强也。然則黃道邪截赤道者，則秋分、春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度，秋分去九十一度少者，就夏曆晷景去極之法，以爲率也。《義熙起居注》曰：十四年，相國表曰：間者平

長安，獲張衡所作渾儀、土圭，歷代寶器，謹遣奉送，歸之天府。旋轉識彈丸之狀，王蕃《渾天説》曰：舊説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黄，周圍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渾渾如也。覆燾見敬蓋之形。《天文録》曰：天如敬車蓋，南高北下。爾其運以六氣，《左傳》曰：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承之八柱，《楚辭・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筦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注曰：筦，轉也。維，網也。八柱何當，言天有八山爲柱，皆何所值。既警晉而啓魏，《左傳》曰：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亦與唐而授楚。《史記》曰：叔虞母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有文在手曰「虞」，因命之。《傳》曰：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宋人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天方授楚，未可與争，雖晉之强，能違天乎？」故當欽若，《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豈宜戲豫？《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傅虞昻之妙識，見「冒笠之象」。伏姚信之精慮。姚信《昕天論》曰：冬至極低，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烝熱也。極之高時，日所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極之低時，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故晝短。然則天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也。至若巫咸叫閽，揚子云《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注：令巫祝叫天門也。陶公擊門，《異苑》曰：陶侃夢飛翔冲天，天門九重，已入其八，餘一門不得進。以翼搏天，一翅致折，驚而墜下，左腋腫痛。其後威果振主，欲有闚覦之志，每思折翅之祥，抑心而止。《詩》稱雲漢，《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柱識崑崙。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謂之天柱也。聞湯王之仰舐，傳鄧后之曾捫。《後漢書》曰：和熹鄧皇后，嘗夢捫天，天體蕩蕩正青，滑如鼈鼊，有若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占夢，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舐之，此皆聖主之前占，吉不可言也。」推耿落於揚子，揚子《法言》曰：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未幾哉！」注曰：幾，近也。一渾蓋於靈恩。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崔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既識左旋，《白虎通》曰：天左旋，地右周，猶君臣陰陽相向也。亦云周復。《吕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所以立天下。天圓，謂精氣圓通，周復無雜，故曰圓。地方，謂萬物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方。主執圓而臣處方，方圓不易國乃昌。嘗聞不足而裂，京房《易傳》曰：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每爲蓋高而跼。《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思真之論精微，《晉陽秋》曰：吴有葛道，字思真，改作渾天，使地居中，以機轉之，天轉而地止。道養之言委曲。賀道養《渾天記》曰：昔言天體者有三：渾儀，莫知其始，《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渾體也。二

雜録

北周・庾季才原撰、宋・王安禮等重修《靈臺秘苑》卷四《氣》 帝王氣　帝王氣，氣内赤外黄，或赤雲如龍，若有遊幸處，其地先見此雲霧。或如城門隱，或如千石倉，皆常帶殺氣，森森然如華蓋。或加五色，多在晨昏見，則如山鎮，或如高樓。又如青衣人垂手在日西。又如鸞鳳大人，有五色。又營上氣如龍馬。或雜色鬱鬱冲天，其氣多上達於天，以旺相日見。

猛將氣　猛將氣，凡用兵皆占其氣。兩軍相當，氣發其上，如龍如虎，在殺氣中。將欲行動亦先發此氣，若無行動，亦有暴兵動。或白如粉沸，或如火煙，或如火光狀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氣如城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如旌旗。又如張弩，或如塵埃，頭鋭而卑，後大而高。又如困倉，正白見愈明。或青白如膏，將勇大戰。前白後青而膏，將弱士勇。前大後小，將怯不明。又黑氣中赤氣在前者，將悍勇不可當。若青疎散者，將怯弱。或氣發漸變如作山形者，其謀深。又如蛟蛇向人，其將勇不可當。若上我軍上，戰必大勝。凡氣上與天連，軍中有名將。

軍勝氣　軍勝氣，凡兩軍相當，營之上雲如三疋布帛，前廣後大，軍行氣也。或如索牛，或如鬬鷄，赤白相隨在軍中。或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月暈狀。若雲或氣又在中天及軍上，常有此氣不變。或如華蓋，如飛鳥去，如旌旗，如搶向人。如馬，頭低尾仰。如狗，如山引索。如陣前鈴，或一或三四，黑色有陰謀，青色兵有反，赤饑黄急。赤氣如堤如坂，前後摩地，或如山堤，如林木，如大蓋，如布疋，如旌旗，如粉沸樓臺。赤氣或氣如覆舟，或發黄氣，或赤黄上達於天，或五

色上與天連。其氣上小下大，如杵臼，如堤，如覆舟。前赤後白，氣鈐色黃白團而澤，或黃白重厚潤澤如埃塵。前下後高，或如乳虎豹，伏如飛鳥徘徊其上，或來而高者，應有黑氣出上，有赤氣臨我軍上，敵强我弱，弱能破强，小能擊大，大戰勝，小戰不勝。望四方有氣，如赤鳥在烏，人在赤氣中，如杵在烏雲中，如人牛伍，如旌旗在烏雲中有赤氣在前者。凡雲氣似虎在敵上，若有此氣，將卒精悍，不可攻戰；若在我軍，急擊大勝。或如人持釜，或如蛇舉首皆向敵，或如塵埃粉沸，其色黃白，如旌旗無風颶而揮向敵，我軍大勝。

軍敗氣　軍敗氣，凡氣上黃下白名喜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若氣在地，求退在北，其衆死散。向東則不可信，則爲害，向南將死。敵上氣囚廢枯散，或如馬肝，或如死灰，或類偃魚，乍見乍沒，乍聚乍散，如霧起上大下小，士卒自滅。或十日無氣發其上，或赤白氣乍出即滅，外聲欲戰，其實欲退。黑氣如壞山墮軍上，名營頭。或如牛馬從霧氣中漸入軍，名天狗，下倉人血或如樓臺中有黑雲，如牛如猪如羣猪在氣中，欲發氣連夜照人，軍士散亂，出而乍絶欲敗漸進者走，一絶一敗，三絶三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氣如雙蛇，或守日氣如粉如塵，勃如烟，或五色雜亂，或東西南北不定。或蒼氣須臾散，如羣烏亂飛，或如乘衣，如人相逐紛，如轉蓬，如揚灰，如捲蓆，如疋死城降。城上有雲如人頭，赤色下多流血。或赤氣如飛鳥，如敗軍及無雲氣，或赤黑氣，若狸雜斑及正赤，或氣上赤而下白，或氣聚如樓，出見如灰氣而北，城可克，其氣出復入，城中人散逃亡。其氣東城可攻，其氣西城可降，其氣出而高無所止上日月久長，有從城入兵欲盜攻。又攻城黑雲臨城者，積兵固險之象，有白氣如蛇來指敵，可急攻小勝。白氣從其來指，或營宜急固守。攻城日色無光爲日死，若雨濛小遲緩則失之。從其城來入我營者，宜急固守。攻城日色無光爲日死，若雨濛霧風至，兵勝。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濛氣圍城而入城者，外兵勝。圍城而有蛟形，頭向內，降城可攻。有屈虹從外入城中，三日內城可屠。重暈而白虹貫日，圍城客勝。

伏兵氣　伏兵氣，凡軍上有氣渾圓長而黑，也有赤氣在其中，或烏氣後有白氣，或如山岳在外，并爲伏兵。白氣粉沸起如樓臺，其兵有伏萬人者。氣紛綿相絞，或如蒿草蓬轉，乃車騎爲伏。又如布席及似蒿草，乃步兵爲伏。如幢節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黑氣帶赤在營南，賊逃我後有伏兵，謹候視之，覆之無餘。兩軍相當，赤氣所在處，其下有伏兵。

暴兵氣　暴兵氣如瓜蔓連結，步隊相逐，須臾罷而復起，如是八九者，常有千里兵來。黑雲從敵衣，千萬連結，步隊相逐，須臾罷而復起，如是八九者，常有千里兵來。黑雲從敵上來之，我軍上者欲襲我也，敵人告發，宜散不宜戰，天色蒼茫而有此氣依日支千數內無風雨，則所發之方必有暴兵。日尅時則凶，時尅日自消散。此氣所發之方當有使人有如亂攘。兩軍相去十里以內三里以外，望軍上氣前白後青，散雲如覆船，車蓋如人頭，或蓋頭蒙蔽，晝暝暮昏，飯不及熟兵須急出，如雞兎，如人卧，如敗軍，如擊牛，如死蛇飛鳥決，如堤垣，如壞屋，如人相指，如人無頭，如驚鹿相逐，如兩鷄相向，皆爲敗氣也。氣炎炎降於天，赤氣隨天流下，入軍亂將死。凡降人之氣十五乂手低頭，又如人乂手相向，又如羣鳥趨入，屯營連結百餘里不絶，而徘徊須臾不見，如黑衣以黃爲緣，氣青而高漸黑者，將欲死。敗軍之氣如燔生草烟，前雖銳後必退。黑氣臨營，或聚或散如鳥將宿，敵人畏我心不定，終必逃遁，逼之大勝。若在我軍，宜善撫士卒。軍上凡白虹或蜺見，或入營或見日傍犯，如道之直或屈，皆爲敗氣。

城勝氣　城勝氣，青氣臨城有雨喜，塵黃則尤甚。凡青雲白氣從城中南北起，或黃氣東出，白氣從中出，青氣比入反還回我。甲乙日平旦有白雲，丙丁日有烏雲，餘皆然。或白氣如旌旗，若赤界或有雲，分爲雙彗狀，或氣不見於外，或青氣如牛觸人，或城上氣出無極，如烟火或如雙蛇，或後高前卑不及，皆可攻。凡攻城有諸氣城中出入，吉軍上者有敵家氣也。濛氣繞城不入者，外兵不得入。若過句雷雨，速去之，勿攻。日暈，白虹貫日，及氣前高後卑，其城可攻拔。城上氣出外如大烟者，人將散出戰。日暈，有青赤氣從中起四出者，圍城中勝。赤氣出如杵向外或中，有雲青色如星暈精，皆爲內兵突出。

屠城氣　屠城氣，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繞之，城中大將來告急，氣一條則一使，氣散滿一方則有衆來依，日支干數內有風雨則止。四方清淨，獨有赤雲赫然，及壬子日候四方無雲，獨見赤雲如旌旗，其下有兵。若遍四方，有大兵起。若四望無雲，獨有黑雲極天，兵大起。半天者兵半起，名曰天溝。三日內有雨則解。若敵欲來時，其氣上有雲，下有霧，零中天而下，敵人必至。如旌旗如行人，如虎文，或如人持刀盾，如人赤色，所臨之處有卒兵至。驚佈雲疾如赤雲，似人持節，兵來未息。白虹出長晝，雲如方虹，或如赤虹，或如人形，皆爲暴兵。赤雲如火，所向兵至。白雲如疋布絓丑未，天下兵及，赤氣尤甚。白氣廣六尺，東西一亘，大兵火起，青者有喪。白雲氣如帶，如道路，有暴兵。雲氣如蠻人列陣，天

下兵起。雲氣如虎豹，三五相聚，國兵起。

戰陣氣　戰陣氣，青白如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卧，如舟蛇赤氣隨之，如毗隴四望無雲，獨有赤雲，如狗入營，或如立蛇，或如覆舟，其下大戰。初出軍日，天氣昏漠，雲氣陰沉寒，克者必戰。天氣清朗温和，風塵不動者，不見敵無戰。有青氣，見軍之王相上者，當城交戰，不見者不戰。赤氣如傘蓋覆軍上當有戰。千里内吉，外則憂。赤氣屈旋停住，或白氣如車入北斗轉移者，下有血流將死。日暈有白氣若虹交，見者從上擊下，勝。無暈而見兩軍相當，必戰。白虹五四六十一者，占亦如之。日傍有缺，萬人死於其下。

圖謀氣　圖謀氣，白氣羣行，或如羣羊徘徊結陣來者，敵使來有謀，隨其所往擊之，勝可得。日月濛濛無光，士卒内亂及内兵發，將軍循法度察有功，止嚴刑而同奸人謀議。天氣陰沉不雨，晝不見日，夜不見星，二日以上，將軍慎左右察敵，使陰沉五日至七日以上，奪其權又謀殺事。陰沉十日不見日月，亂風四起，欲雨不雨名曰濛，臣有謀。陰沉日月俱無光，不見日月星，如雲障之不雨，君臣相謀。晝暝夜昏，臣有謀。夜暝晝昏，君有謀。星氣如幢出，如營中上黑下黄，敵欲求戰而有深謀，九日之内必覺，宜備之。黑氣如車轉行，敵有謀，亂臣與外人私通也。黑氣游行中舍，五色臨我軍上，敵與諸侯合謀，必然自敗。

軍中雲氣雜占　凡兩軍相當，軍上雲氣高勝低，厚勝薄，澤勝枯，實勝虚，徐勝疾，長勝短。軍上氣安則軍亦安，氣不安則軍亦不安。氣二則軍亦二，氣三則軍亦三，他同氣散則軍破。凡欲知我軍氣，以甲乙及庚子辰戌丑未庚日，八月十八日去軍十里，高高望之可見，依此占之。百人之上皆有氣對敵，有雲來甚，卑不甚勝，陰覆人上，掩溝蓋道而來，是大敵將至。食不待起，炊不及熟，宜急起備之，不可少緩。敵在東，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北，夜半候之；在西，日夕候之。赤氣狀如疋帛，廣長數十丈，其下色黄白，軍必叛。昏見在臣佐，夜見在兵。青氣入營兵弱驚，赤乃兵暴驚，黄則兵和解，白則兵强，黑則疾病及所見，且降許之，不許必戰，功雖成，士卒多死。黑氣如積土，在我軍上，敵來襲我，我軍堅守經月，敵心離，離而後戰必大勝。黑氣中行，中含黄氣，在吾軍者急舉兵，不則士卒懼，有逃心，罷軍則吉。白雲如鷄兔臨軍，中軍亡死。黄氣臨營西向，若戰並凶，北向吉。凡遇四方盛氣所向之戰，甲乙青氣在東方之類。凡旺氣所臨，將盛兵强，宜防察。相氣所臨者勝，死氣所臨疾病饑饉防敗，囚氣所臨被圍降敗，休氣所臨兵敗，無功士卒亡散。赤氣如火赭，其軍赤氣加西客勝，北方客敗，東則和解，南則兵迴天下安，無兵他亦如之。若對敵在東方，白氣東去，而又有雲東來，相逆須臾過者，若雲已去，有風隨之，所望龍虎之狀，若在我軍皆大勝，雖從而風逆者不可戰。有雲氣横來截者，兩軍不合鬬，急先伏止，不則有遁將。凡未見五色雲氣往東西南北，至於子午卯酉百步千步一丈十丈一尺數百尺，如車道長百十丈日辰相剋者，大鬬，不相克者其軍憂除。雜出軍師者，白雲從後者，伺道而轉之勝。若有赤雲來逆軍者，敵軍行有白氣如虹，軍大驚。若赤氣隨日出，行軍有憂。隨日後外有告急者，或檄天下召兵不行凶。凡破圍平旦視圍上有氣，鬱鬱如火光芒，勢翕翕然者，其方有救至無救。有雲有鵲尾，被圍三日亡。赤雲圍上，東西陣國且負。兵欲戰占賊得本，赤氣游行，黑氣隨之，赤氣滅賊可得，若無黑雲賊不可得。

吉凶雲氣　凡雲赤紫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皆喜氣也，太平之應，見則國有慶。又曰：含五色，潤澤和緩，見於我城上者爲景雲。非氣非烟，五色氤氲爲慶雲，一曰卿雲。又五色爲慶雲，三色爲裔雲。内赤外青亦爲裔雲。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者，其下有賢人隱。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當舉賢良。黑氣大道條至四五疋明，不見頭尾，東西亘天，不過三朔，大赦天下。赤氣浸浸，血光流血之象。赤氣如火影見者，臣叛不過三朔。赤氣如龍蛇在山頭住，又如夜光者，臣離其君，國不安，民流亡也。赤氣復日如血色，大旱，民饑千里。氣如牛頭龍虎蛇變化，多疾疫，民流亡，不宜乳婦，夷兵欲侵中國，先遣使候，讒言爲害。若黑雲爲陣，南北列者，國將有憂，或大小爲害。白雲氣極天南北陣者，軍憂。黑雲氣東西陣者主有憂。天氣蒼茫，東西極天，移日不動爲災。深此氣以戊巳爲災，日入有青氣，東西極天，干支數内無風雨，不出三年必有大喪。雲如一疋布而行，西南當羣邑者，其下君長憂。雲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將暴至。四始日有黑雲，如陣厚重大者，多雨。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趨。日出没時有雲横截之，白爲喪，烏者驚，三日雨者解。有雲如日月暈色赤，其下凶。青白色有大水。

唐・李淳風《觀象玩占》卷三九　雲氣　《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謂陰陽五行之氣，浸淫相侵也。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氣成形，象如赤鳥，夾日之類是也。三曰鐫，日旁氣，

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鐫也。四曰監，謂雲氣監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食，或曰光脱也。六曰費，謂不光明也。七曰稱，謂虹蜺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雲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璚，重疊次序，在日旁也。九曰濟，謂雲氣或曰虹也。《詩》所謂朝濟于西是也。十曰相，謂五色氣有形，可想而知也。

瑞氣　瑞氣，一曰慶雲，亦曰輕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一曰昌光，亦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妖氣　妖氣，曰虹蜺，日旁氣也，主惑心，主内溢，主臣謀：君，太子詘，后妃專，妻不一。一曰祥雲，如狗，赤色，長尾，見則爲亂君，爲兵喪。一曰杗雲、赤雲，其狀如狗，或二三，或四五相隨而行，所見之國有大兵。

日月旁氣　一曰冠。青赤氣曲覆日月之上爲冠。冠者，冠帶之象也。天子當立侯王，封建親戚，以爲藩屏。白爲喪，純赤爲兵。

《天文志》曰：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見則國有喜事。

二曰戴。青赤氣横在日月之上，隆隆微起爲戴。戴者，德也，其國有喜。一曰，氣立在日月之上爲戴，其分當有益土進爵推戴之事。五色鮮明潤澤則吉，純青爲憂，純赤爲兵。白爲喪，黑爲疫。

《天文志》曰：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

《瑞應圖》曰：人君德至于天，則日有戴氣。

三曰珥。青赤氣短小，在日月之旁爲珥。其色黄白，女主有喜。又曰，青赤氣圓而小，在日月之旁爲珥。

石氏曰：日兩旁有氣，短小，中赤外青，其名曰珥。珥者，言似珥在兩旁也。

四曰抱。青赤氣、彎曲向日爲抱。抱者，扶抱向就之象。日月有抱，他國有來降附者，亦爲有子孫喜。

王朔曰：氣向日月，如暈狀而短爲抱。抱多，來親附者衆多也。

《天文志》曰：日旁氣如半環向内爲抱，臣下忠誠輔主之象。兩軍相當，得抱者勝。

五曰背。青赤氣曲而背日月者，背叛乖離之象。

《天文志》曰：日青赤，色如月初生狀。背日者，謂之背君，見則有叛者，兩軍相當，背所在之方敗。

六曰璚。青赤氣曲向外，中有横枝欲似山字曰璚，缺傷之象也。一曰，形如帶，璚在日月四方。又曰，如弓形而有。其占爲君臣不和，上下傷缺。兩軍相當，所臨者敗。

王朔曰：璚者，決也。璚者，臣下急也。形如背，微小而鉤爲璚，見則有反者。

七曰直。青赤氣長及丈餘，直日月之旁曰直。其分有自立爲王者。又曰，短爲珥，長爲直。

八曰交。青赤氣，狀如兩直相交，在日月上下左右曰交。交者，淫佚之氣也，主有溢行，則交氣見，恒以八月上丙日候之，日旁有交赤雲，其下有兵。八月，日旁有兩氣相交，或相貫穿，或相向背，皆爲天下大兵起，亦爲内亂，軍不和。

九曰提。日月四旁有赤雲，屈曲如鈎向内，有牙出之，名曰提。提缺珥而曲長，不出其年，兵起，王者死，亦爲亡地，有自主者。一曰，氣形三角，在日月四旁，爲提，日暈而提向外，外臣叛；向内，内臣叛。

《荆州占》曰：日旁有白雲，四曲而向日四方曰提，見則有自立者。

十曰纓。青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纓。

十一曰經。青赤氣兩邊，交曲而雙垂爲紐。纓紐同占。

十二曰承。青赤氣如半暈，在日下爲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月下有黄氣二三重，如抱狀，名曰承。人主有喜，得地。

十三曰履。青白或青赤如履，在日下爲履。一曰，青赤氣立在日月下爲履，皆喜氣也。一曰，日月有赤黑氣，謂之履，天子有喜，外國有來歸者。

十四曰格。青赤氣横在日月上下爲格。格者，格鬬之象，其占有兵戰。

十五曰戟。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月之旁爲戟。戟者，戈戟相傷之象，其占爲兵起。

十六曰暈。圓氣周匝，圍繞日月，内赤外青，其名曰暈。在外，則爲軍營之象。對敵有暈，厚而鮮明久留者，在東，東軍勝；在西，西軍勝，南北亦如之。若周匝而無厚薄，則我軍以敵等也。無軍在外而暈者，天下失御，人民將叛也。日月在暈，共戰不合，兵罷。凡日月暈，七日無風無雨，則兵起。

京房曰：日暈，有兵在外者，客勝。

夏氏曰：暈而明，有兵，兵起不戰。凡兵偃而日月暈有厚薄，則得厚者勝；漸滅，則留者勝。

十七日負。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爲負。負者，抱之類也，如抱而短小，見則人主有喜，得地。

日暈氣占　日暈五色再重，天下有喜。日暈得五色，其國有喜；不得五色，有憂。日有黃暈，風雨以時，物賤人安。黃暈再重，公卿不職，土工頻興，不出一年，穀傷兵起。日有青暈，不出其旬，有大風大寒，米粟大貴，民疾疫。一歲再見，貴再倍。五見，五倍以上，大飢。青暈再重，不出六十日，兵起。一曰，外戚親。

唐・李淳風《觀象玩占》卷四二　霧露霾　《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氣亂而爲霧。霧者，百邪之氣，本於地而應於天，是謂陰來冒陽，其占爲臣蔽主明，小人擅權，不利於上。蒙者靃靃，日不明也。

京房曰：臣私禄及親，茲謂岡辟厥異蒙。又曰，在天爲蒙，在地爲霧。日月不見爲霧，前後人不見爲靃。靃霧交錯，陰邪干正，人君不悟，必有亡國。

《河圖》曰：山冬大霧連十日以上不散者，山崩之候。

虹蜺　虹蜺者，陰陽之交氣也。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雷霆，滛則爲虹蜺。虹，攻也，陽攻陰也。蜺者，齧也。灾氣傷害於物，如有所齧也。一曰，填星之精散爲虹蜺。又曰，虹蜺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其度，則生之雄曰虹，雌曰蜺。在日月之衝，雙出色鮮明者爲虹，暗者爲蜺。

蔡邕曰：見於日衝，曲而青紅者曰虹。見於日旁，白直者曰蜺。虹蜺主內淫，主惑心。

唐・李淳風《觀象玩占》卷四三　雷　雷於天地爲長子，主蕃生。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君之柄也。人君蕃號施令，上合天道，則雷以特而出，以特而入。若有不當蕃而蕃，或當蕃而不蕃，則皆號令失常所致也。

霹靂　《春秋繁露》：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説文》：霹靂，振物也。《釋名》：霹靂，折也，所歷皆破，折振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

霆　京房曰：霆者，金之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

電　電者，陽精之蕤也。先電而雷隨之者正。雷先鳴而後電者，陰勝陽也，其占爲人君失德，賊臣將起。

雹　雹者，盛陽而温熱，陰氣脅之而成雹也。《五行傳》以爲聽不聰之咎，其占爲臣制君，亦爲陰慘無恩之象。故凡雨雹所起，必有愁怒不平之事。在國都，則咎在君相。在外，則其方之長吏當之。

《感精符》曰：臣禮法，則天雨雹。

霜　天氣下降而爲霧，清風薄之而成霜。霜所以肅萬物，消祲珍，當降而不降，與當殺而不殺物也，政弛而慢。不當降而降，與當殺物而不殺物者，政急而殘。故隕霜不殺草與隕霜殺菽，《春秋》皆書以記異。在國，則戒在君相；在外，則戒在守土之官。

雪　雪，本雨也，寒甚而空中風結之以成雪。或過多，或非時，則爲灾。

雨　雨者，陰陽和而天地氣交之所爲也。太清之世，十日一雨，雨不破塊。

露　露不降者，天氣不下施也。君不恤民之應，其占爲旱，亦爲其地有火灾。

風部

題解

漢・許慎《説文》卷一三《風部》 風，八風也。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風動蟲生，故蟲八日而化。

宋・陸佃《埤雅》卷二〇《釋天》 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凱風言其情，谷風言其自，涼風言其德，泰風言其交。《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言大谷者，大風之自也，故曰：「谷風言其自。」《易》曰：「巽爲風。」巽，東南也，今風更生於西，則與兑之氣交矣，故曰：「泰風言其交。」谷風，風之厚者；涼風，薄也。故《谷風》以刺俗薄朋友，夫婦離絶。《詩》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言谷風之於天，不能皆雨也，亦或以陰；其於地也，又不能皆生也，亦有萎死者。然則人事豈可以責其全哉！又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凱，樂也，憂釋而爲樂，怒釋而爲凱，南風謂之凱風，則天地之怒氣於是釋焉故也。《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北風有喈，雨雪其霖。」「風」以譬威，「雪」以譬虐；「雱」蓋言聚，「霏」蓋言散。「涼」者，其刻也；「喈」者，其和也。自今觀之，雪勢布散，無所不加，其意或未艾也，則風候更和，故是詩風以其「喈」、雪以其「霏」爲後。喈喈，聲和也，氣和則聲和矣。《詩》曰：「終風且暴。」「終風且霾。」卒曰：「曀曀其陰。」「虺虺其靁。」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霾，下也；曀，上也。此言州吁之暴逮於上下，如風暴矣。又增以霾，如風霾矣；又增以曀，如風曀矣。又增以雷，明有加也。傳曰：「積風成雷。」其此之謂乎？《爾雅》曰：「焚輪謂之穨，扶搖謂之猋。」郭璞以爲：「穨，暴風從上下也；猋，暴風從下上也。」按：《詩》傳云：「穨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也。」則與璞之意異矣。蓋風之説而上者爲「猋」，風之旋而上者爲「穨」。《莊子》曰：「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猋」是也。今羊角轉旋而上，如焰焚輪之象也。《谷風》一章曰：「維風及雨。」二章曰：「維風及頹。」雨者，朋友相與致其道，以上達之況也。《蓼莪》初曰：「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卒曰：「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回風謂之飄風，《荀子》所謂「輕利僄遫，卒如飄風」者也。發發，暴也；弗弗，亂也；烈烈，以言幽王不惠；律律，以言幽王不平。《詩》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説曰：「『匪風發兮』，是非有道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有道之車也，偈偈者。」風生於火，故物或以風化，亦或以火。西方之鹽，以風化也；東方之鹽，以火化也。《易》曰：「風自火。」出家人取其化自内出之象。《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水生雨，雨更以成水；火生風，風更以成火。《爾雅》曰：「風與火爲庖。」以此故也。《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温，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列子》曰：「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吕，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温風徐回，草木發榮。命宫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爾雅》曰：「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景風者，天地中和之氣也。《淮南子》曰：「東風至而酒湛溢。」《造化權輿》以爲：「東方之氣，風也，故涑非東風不能解，湛非東風不能溢。」《風俗通》曰：「猛風曰颸，涼風曰瀏，微風曰颸，小風曰颸。」

《康熙字典》戌集下《風部》 風以動萬物也。《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河圖》：風者，天地之使。《元命包》：陰陽怒而爲風。《爾雅・釋天》：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禮・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疏》：八方之風也。《史記・律書》：東北方條風，立春至。東方明庶風，春分至。東南方清明風，立夏至。南方景風，夏至至。西南方涼風，立秋至。西方閶闔風，秋分至。西北方不周風，立冬至。北方廣莫風，冬至至。《周禮・春官・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註》：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略】又《晉書・輿服志》：相風中道。《正字通》：晉制，車駕出，相風居前。刻烏於竿上，名相風。又《述征記》：長安南有臺，高十仞，立相風銅烏，遇風輒動。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鄭曰：八風從

律，應節至也。《左氏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服注：八卦之風也。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闓闔。《易通卦驗》曰：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白虎通》調風作條風。條者，生也。明庶者，迎衆也。清明者，芒也。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涼，寒也。陰氣行也。閶闔者，咸收藏也。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矣。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按：調風，條風，融風，一也。八卦，八節，八方，一也。通卦驗始於調風，許終於融風者，許依易八卦之次終於艮也。艮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

論說

《呂氏春秋》卷一三　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炎風，艮氣所生，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震氣所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熏風，熏風或作景風，巽氣所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西南曰凄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西方曰飂風，兑氣所生，一曰閶闔風。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一曰不周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一曰廣莫風。

漢・高誘《淮南鴻烈解》卷三　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艮卦之風，一名融爲笙。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之風也，爲柷。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也，爲埙。凉風至四十五日，凉風至。坤卦之風也，爲絃。景風至四十五日，凉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兑卦之風也，爲鐘。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乾卦之風也，爲磬。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也，爲鼓。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立春，故出輕繫。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故正封疆治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故幣帛聘問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凉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國君憯憯，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罰刑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

漢・戴德《大戴禮記》卷二　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于南風，解冰必于南風，生必于南風，收必于南風，故大之也。

漢・王充《論衡》卷二二　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

漢・鄭玄注《易緯稽覽圖》卷上　降陽爲風，上九用事，卦效後一百二十日，降爲卒風。其不效也，後九十一日，降爲災風。天惡氣不得上天中，九十一日爲災風。其陰不時，卦四方生形也。故曰降陽必爲其風。按注文其陰不時句，疑有脱誤，生形疑當作主刑。降陰爲雨，上九用事，卦效後一百二十日降陰爲雨。按注上九用事，九疑作六。昇氣上，降氣微，君弱臣强，不得以時昇降。昇氣喻君，降氣喻臣也。是故陽還，其風必暴。君弱臣强，君令不得行，降氣積，後一百三十日内，陰得同類并下，故薄，故必暴也。陰還，其雨亦暴。臣强君弱，君澤不得行，降氣道積，後一百三十日内，得同類并下，故薄也。一曰昇降氣爲陰陽，卦昇於九三、六三寒温過，暴疾起時，降氣而上也。降氣盛，至十日七日，近三日四日，其降也有鳴風之。發屋折木之風，是一百三十日，故曰還也。按正文還字之上，原本脱陰字，今據後文補入。降陽之風，動不鳴條。動摇萬物和適，不迅疾鳴條也。降陰之雨，潤不破塊。潤澤和適，不疾沛破塊。按孫毅《古微書》引此文與降陰爲雨句相屬。疑以上四語，本俱在降陽爲風、降陰爲雨二語之下，或有倒簡耳。還風者，善令還也。還，暴也。君出善令，蓋者若百姓，君弱臣强，還而不行，陽氣道積，不以時降，後得同類并下，故暴也，故曰令還也。

《道德經・虚無第二十三》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孰爲此者？天地。

晉・張華《博物志》卷九　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還風也？假令東風，雲反從西來，詵詵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而下，或薄于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勝上，上風來則反矣。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睿，其過在昏亂失紀。風於陽則爲君，於陰則爲大臣之象，專恣而氣盛，故罰常風。心爲五事主，猶土爲五行主也。一曰：陰陽相薄，偏氣陽多爲風，其甚也常風。陰氣多者，陰而不雨，其甚也常陰。一曰：風宵起而晝晦，以應常陰同象也。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南海人言：海風四面而至名曰颶風。颶風將至則多虹蜺，名曰颶母，然三五十年始一見。

唐・劉肅《唐新語》卷一〇　南中夏秋多惡風，彼人謂之颶，壞屋折樹不足喻也，甚則吹屋瓦如飛蝶，或二三年不一風，或二年兩三風，亦繫連帥政德之否臧者。然發則自午及酉，夜半必止。此乃飄風不終朝之義也。出《太平御覽》。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上　南海秋夏間，或雲物慘然，則其量如虹，長六七丈，此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爲颶母。忽見有震雷，則颶風不能作矣。舟人常以爲候，預爲備之。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九九　《物理論》曰：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猶人之內氣，因喜怒哀樂激越而發也。故春氣温，其風温以和，喜風也。夏氣盛，其風燻以怒，怒風也。秋氣勁，其風清以凄，清風也。冬氣石，其風慘以烈，固風也。此四正之風也。又有四維之風：東北明庶，庶物出幽入明也。東南融風，其道以長也。西南清涼，百物備成也。西北不周，方潛藏也。此八風，方土異氣，徐疾不同，和平則愼，違逆則凶。非有使之者也，氣積自然。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天地之性，自然之體也。

宋・許洞《虎鈐經》卷一八　占風統論

凡灾風之來，多有殺氣克日，濁塵飛埃，蓬勃四起也。凡祥風之來，多與佳氣併，而日色清朗，天氣涼索，令鳴條去地少高，不動塵而過也。

五音占風

宮風聲如雷吼空中，一作風。商風聲如驅羣羊，徵風聲如奔馬，羽風聲如擊濕鼓，角風聲如千人。子午爲宮，丑未寅申爲徵，卯酉爲羽，辰戌爲商，巳亥爲角。宮風發屋折木，米貴，來年兵起。徵風發屋折木，四方有急。羽風發屋折木，米貴。一作情。商風發屋折木，主兵。角風發屋折木，急鬬戰。

宋・程顥、程頤《程氏經説》卷三　北風

《序》云並爲威虐，謂君臣上下皆然。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於物，故以興虐政。《詩序》謂百姓不親，相携持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風既涼冷，必將至於雨雪；既尚威虐，必將殘暴於人也。以恩惠相好，則携持而去耳。虚，寬貌。邪，緩也，雍容之狀。亟，急也。只且，辭也。言尚可寬容虚徐乎？既急也哉。涼氣皆聲雰霏皆雨散之狀。行，去也。歸，擇所安而往也。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已有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爲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君子全身遠害，惟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虚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宋・朱熹《朱子全書》卷五〇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

元・高德基《平江記事》　梅雨之際，必有大風連晝夜，踰旬而止，謂舶棹風。以此自海外來舶船上禱而得之者，歲以爲常。鄉氓不知，訛此爲白草風，又曰拔草風云。

明・王逵《蠡海集》　春之風，自下而升上。夏之風，横行於空中，即紙鳶以觀之，春則能起，交夏則不能起矣。秋之風，自上而降下，木葉因之而隕落。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也。

明・陶宗儀《説郛》卷一三宋程大昌《演繁露》　花信風

三月花開時風，名花信風。初而泛觀則似謂此風來報花之消息耳。按《吕氏春秋》曰：春之得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　燕齊之地，無日不風，塵埃漲天，不辨咫尺。江南人初至者，甚以爲苦，土人殊不屑意也。楚蜀之地，則十日九雨。江干嶺側，行甚艱難。其風日晴朗者，一歲中不能三十日也。豈天地之氣，固有所偏耶？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　四時風　四方之風，《爾雅》釋其名而《埤雅》解其義矣，四時之風未見有言之者。予以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之風横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着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也。

明・李日華《時物典彙》卷上　風　陰陽散爲風，風氣無根。風陰也，而其發爲陽。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春分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立秋

凉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不及地，和緩而來，謂之祥風。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風伯飛廉，雨師屏翳。凡大風非常，三日三夜者，天下盡風也。一日一夜者，天下半風也。一日二夜者，天下四五十里耳。中履曰：驗風送帆，已費風之力矣。朱子曰：勁風旋轉不停，以天行之疾言之。風亦有至疾者，何如天行之速耶？彼不疾而速者，又何物耶？氣凝爲水而下流，與氣聚而騭之爲風，自在差別中判。

南北風寒温之異。問千里不同風，吹噫一也。何以南風温、北風寒？天學曰：風屬于火，日爲君火，地發燥熱，横被直騭。從日而噓，別爲南風。君火之氣與風俱舒，故温。從日而吸則爲北風，君火既縮而又吸動地而飄揚之氣，故寒。試觀人口噓氣則唇温，吸氣則唇冷，理可類推。中國所處，日常在南，是以有噓吸之異。又問：東風温潤、西風高燥，何也？曰：海氣在東，故温潤。山氣在西，故高燥。又曰以東方爲來氣，以西爲去氣，斯其所以異也。愚者曰：東生西殺，南温北寒，北常理耳。暄曰：火死則吸，如閉火于瓶，加于人膚而不墜也。曰君火有死時，乎同一氣耳。鼓之則涼，噓之則煖，吹之則寒。同一噓耳，近之則煖，遠之則寒。日在南，故南方爲近日，北方爲遠日。日在南故風從南來者恒煖，風從北來者恒寒，非有噓吸之異也。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　風徵

陸機《要覽》列子云：立春歸八荒，立秋遊乎風穴。風至則草木搖落，謂之離合風。古呼風之術有之，然列子御風亦是寓言。《括地志》云：龍兑音脱。有四風穴，洞之深而通氣者，類能生風，不足奇也。凡虚谷回峽而曲者，吹裂笛直聲則風起，長嘯之理，即與此近。余遊雁宕大龍湫壁下，老僧云，羣拍掌呼風則風起。果然。按風術，《墨子》云：以丁卯日，或乙卯日，燒三雉羽，揚其灰，風立至。若立止，則又燒黑狗皮揚灰，風即起。萬畢曰：焚雉羽可以致風。狼糞爲烽燧，大風不折。江狍入火藥，逆風不回。駝知風與獷母事別見。陸游曰：嶺表有瘴母，起時圜黑，久而漸廣，所謂孟婆颶母也。智按《説文》颶，當作颶。唐有颶海道可證。太西曰：太平海無颶風，滿加剌則無風。凡風之暴烈，乃峰島土竅激氣而發者也。王柏云：抱地旋轉而爲風。此論其緊耳。暄曰：凡動即生風，張扇之鼓爐也。人行長巷，衣何以動乎？陰陽相軋，即有動氣，連房密室中，坐二門間，則冷氣襲人，此與拍掌吹笛可以類推。

風行遠近

大塊噫氣爲風。然孰爲之噫？王柏曰：陽迫陰而出耳。春風上升，秋風下降，夏風横行，冬風著土而吼穴，此以四時論行法也。夫春期何嘗不靡草，秋月何嘗不飛箏乎？風之高者其來遠，風之下者其來近，此以高下論遠近也。夫豈無一時而高下并至者乎？鳴蓼者十里，鳴條者百里，搖大枝者五百里，僕大木者千里，折大木者五千里，此又以大小論遠近也。夫搖枝折木，亦視陽夾陰之甚不甚，發之暴不暴耳。狂颶乍起曰風頭，豈無近者急、而遠者緩乎？惟以時之久暫計遠近者爲僅得之。暄曰：風一日者五千里，一日夕萬里，二日夕天下半之，三日三夕，天下盡風。然風之行亦有遲疾，微風飄忽，豈無日夕止百十里者乎？暄嘗于盱邸午炊，得小北風，逮夜及新豐，則一晚之間，僅四五十里耳。中履曰：驗風送帆，已費風之力矣。朱子曰：勁風旋轉不停，以天行之疾言之。風亦有至疾者，何如天行之速耶？彼不疾而速者，又何物耶？氣凝爲水而下流，與氣聚而騭之爲風，自在差別中判。

南北風寒温之異。問千里不同風，吹噫一也。何以南風温、北風寒？天學曰：風屬于火，日爲君火，地發燥熱，横被直騭。從日而噓，別爲南風。君火之氣與風俱舒，故温。從日而吸則爲北風，君火既縮而又吸動地而飄揚之氣，故寒。試觀人口噓氣則唇温，吸氣則唇冷，理可類推。中國所處，日常在南，是以有噓吸之異。又問：東風温潤、西風高燥，何也？曰：海氣在東，故温潤。山氣在西，故高燥。又曰以東方爲來氣，以西爲去氣，斯其所以異也。愚者曰：東生西殺，南温北寒，北常理耳。暄曰：火死則吸，如閉火于瓶，加于人膚而不墜也。曰君火有死時，乎同一氣耳。鼓之則涼，噓之則煖，吹之則寒。同一噓耳，近之則煖，遠之則寒。日在南，故南方爲近日，北方爲遠日。日在南故風從南來者恒煖，風從北來者恒寒，非有噓吸之異也。

清・張宗法《三農紀》卷一　風

風者汜也，持而動物，乃天地之氣，噫而成風，爲天地之始，萬物之首也，故撓萬物莫過於風。風之爲言萌也，破萌而開甲，養物以成功。風常動不静，以行天道。邵子云：天依形，地附氣，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氣外有軀殼甚厚，所以固得此氣也。而風豈可須臾有間乎？故戒寒而火見，應類而酒溢。習習扇和，依依解凍，便人寧體，順物布氣，爲天地之使也。

清・南懷仁《坤輿圖説》卷上　風

夫風之本質，乃地所發乾熱之氣，有多端可證。一，試春秋時多風，何也？是時空際多聚乾熱之氣。二，曉晨時多風，何也？日出而升必攝多氣。三，雪化時多風，何也？雪内多有乾氣。是氣將分别于冷濕，故生風。四，空際忽見火色，知後必有風，何也？火者，乾熱之氣所致也。五，風愈大而物愈燥，何也？風之元質乾熱，故也。由是可知空際之氣雖動，時或生風，亦能如風之清涼人物，然其實與風不同，則風之元質多屬乾氣，而乾氣中或亦有濕氣參之，故春時之風與海上之風多致物朽，可以爲驗。大海中黄道之下，恒有東風，故船往西行者，必宜順風，則行而疾。如東行，則逆風而遲。蓋太陽從冬至迄夏至，輪轉恒行黄道下，而其爆煖，不絶照于空際，正對之氣，令之沖上，然其故恒隨太陽

從東而西，則東邊之風氣必後隨之，而恒補前氣之缺矣。大海之水亦然，恒隨太陽從東而西。蓋太陽西行，無一息之停，以其爆熱恒照，而吸西海之水氣，令之上沖，而成雲霧，因而在西之水面，比在東之水面恒卑。蓋東高西卑，則海水從東而西流，以補其缺，此自然之理也。夫乾熱氣騰上，至于中域，爲冷寒氣所扼，既不得上，而性輕，又不得下，則必致橫飛也。又其飛之速遲强弱，由于氣之衆寡清濁，及其上沖之力與勢也。蓋氣之沖上者疾急，一值阻扼，其退飛亦必速迅，由是可知風飛時，其前後左右之氣，無不動而隨之者。是以氣動爲風者，亦必有故也。或問旋風何？曰：若上所論，乾熱之氣入數雲內，復各爆出，適相撞結，因各隨所向之地，互相推逐，以成旋輪。譬之川水，其急流時，忽值山石阻遏，無由可出，即回而爲旋窩也。又譬之諸風，凡從廣濶之地歸入隘巷，而無路可出，必回旋矣。是風在平地，值物多起；；在海中，值舟多沉。夫風有多利，姑舉四端。其一，拂動近氣，令就平和，以利呼吸。人與諸生，緣此以免閉塞之傷。蓋近氣無風，則積聚不散，有傷生命故也。其二，帶雲成雨，以滋內地。蓋內地氣微，旋生旋滅，力不足成雲雨之功，惟大海廣受日照，猛起濕熱之氣，蓬蓬勃勃，升至中域，太陽返照，光力不及之際，遂乃變熱而涼，先結成雲，漸散成雨。然使無風帶入內地，則濕氣所成雲雨，復歸初升原處，何由利內地之人乎？其三，燥地所餘潮氣，悅生動物，速熟諸果。其四，助舟楫之力，以通貨財，以利天下是也。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天語》　風

南粵之風，當寒時天明無雨，從西北暴至，爲頹爲猋，其名曰颶，亦曰颶。當暑時天昏有雨，從東北暴至，其氣純青，是曰青東。青東之起，氣甚寒，亦曰青凍。天昏無雨，從西北暴至，如雨雹聲，又如亂石搏擊，是曰石尤。其氣赤，亦曰赤游。赤，火氣也，游謂火之游氣也。天色淡然，微有日光，無雨而作，如龍氣往來不常，是曰狂龍。餘則夏秋之交多颶，冬則多攪霜，以紅霞暮起爲兆，或臘月而大南驟作曰送年南，大北驟作曰暴北，又曰鹹頭，曰泥浪，此皆風之變者也。平常則多南風，然南風煖，利於物而不利人。蓋嶺南陰少陽多，故四時之氣，闢多於闔，一歲間溫暑過半。以日在南，故風自南來者恆煖。噓噏太陽之氣，與火俱舒，又多起於赤天之暑門，故恆煖。煖風所至，百螣蠕蠕，鐵力木出水，地蒸液，墻壁溼潤生鹹，衣裳白醭，書冊霉黫。而粵人疎理，元府常開，毛腠不掩，每因汗溢，即致外邪。蓋汗爲病之媒，風爲汗之本，二者一中，寒瘧相乘，其疾往往

爲風淫。大抵嶺南春夏多南風，秋冬多北，反是則雨，故凡疾病多起於風。故《觀》卦，風行地上，而君子必以觀我生，觀其生爲務。蓋風主蟲，人爲倮蟲之長，以風生，亦以風死。風之不正，莫甚於廣南，故多瘋疾。瘋字從風，可以知其患之所自矣。《内經》云：卑下之地，春氣長存。故東南之民，感風症多。《陸胤傳》云：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絶息。孝陵敕使臣云：炎方多熱少寒，其氣柔弱，最易冒風，非仁人君子不得而壽，并不得而壽斯民。聖言哉！諺曰：南風尾，北風頭。蓋地勢北高而南下，南風從下而起，故爲尾。又南風愈吹愈大，其大在尾。北風初起即大，其大在頭故也。粵處南方，當歲寒時，每三二日南風則有霧。北方不然，三二日南風則有雪。凡霧從地起，南風之尾爲之，是曰南風霧。其散必以北風，以煖而起，以寒而止也。雪自天來，北風之頭爲之，是曰北風雪。其晴必以南風，以寒而起，以暖而止也。

海南三四月時，晝有南風，夜則無之。至五月乃有過夜南。諺曰：半北半南三二月，南風過夜必端陽。然瓊周歲皆東風，夏秋必颶。瓊苦颶風，崖則南風亦苦。盛夏時士庶出入，率以青布裹頭。蓋南風爲厲，一侵陽明，則病不可起云。

風之起，潮輒乘之。諺曰：潮長風起，潮平風止。風與潮生，潮與風死。凡朔望越二三日，潮初起，風必大。上下弦越二三日，潮漸退，風必小。蓋風者水之母，水生於風者謂之陰水，潮是也。雷者水之父，水生於雷者謂之陽水，雨是也。雨起於山，潮起於海，海爲陰，故潮亦陰。潮以陰故鹹，風乘鹹潮而起，謂之鹹頭。

凡海中，以子時末陰與陽合而潮生，爲陽水。午時末陽與陰合而汐生，爲陰水。水乘氣而生，風亦因之。氣爲水之本，風爲水之末，氣自北來而水長，風自南來而水消。長者自北而南，爲南海之潮；；消者自南而北，爲北海之汐。

舊風　南海歲有舊風，亦曰風舊，蓋颶風也。其起也，自東北者必自北而西，自西北者必自北而東，而俱至南乃息，謂之落西，亦曰蕩西，又曰迴南。凡二晝夜乃息，亦曰風癡。若不落西，不迴南，則踰月復作，作必對時，日作次日止，夜作次夜止。諺曰：朝北暮南子夜東。又曰：朝三暮七，晝不過一。蓋其暴者不久，或數時，或一日夜。其柔者久，或二三夜。有一歲再三作者，有三四歲不作者。凡歲有一鬼打節，則有一颶。有二鬼打節，則有二颶。鬼，鬼宿也。打節

者，或立春、立夏等節，值鬼宿也。又凡六月有北風必作颶。諺曰：六月無閒北。北風爲正風舊，東風爲左風舊。風舊以鐵颶爲大，無堅不摧，故曰鐵，廻南時勢尤猛烈。

粵在南方，故其風起於南者爲順，起於北者爲逆。順者爲正風，天地之仁氣也。逆者爲颶風，始於北而終於南，從不仁以歸於仁也。仁，陽也。不仁，陰也。颶起多以仲夏以午，仲夏與午，陰長陽消之始也。颶得陰氣之先，初起時有雷則不成颶，未純乎陰也。颶作數日有雷則止者，陰氣爲陽所奪也。起於朝者三日，於暮者七日。暮而陰氣益盛，故颶發之久也，然七日而無雷，則颶亦止。七者數之盡，陰與陽皆以七日而復也。又颶之暴者不久而柔者久，柔，陰之極也。奮雷者陽奮之極，故不終日。颶者陰奮之極，故多日。不終日之雷，其雷多吉，終日之風，其風多凶。颶，終日之甚者也，凶之氣也。天地之道，雷欲其有初而無終，雷而有終，斯爲振恆之凶。風欲其無初而有終，風而無終，斯爲終風之暴。

《說文》有颶而無颶，或以爲颶即颶也。予謂颶起於日南，日之風也。日者火之本，颶者風之本。颶與日交，風隨火發，故爲最烈之氣，則謂颶，曰颶亦可也。昌黎詩：雷霆逼颶颶。颶颶二字相連，則颶颶一也。颶從日者。《律書》：南方景風夏至至。景，大也，日至夏始大，陽氣長養也。颶風大者皆以夏月發，日氣過盛，故掀山簸海而訇哮不止也。又以是日權水，水重則雨多，輕則雨少。日直其月，至十二日而止，以測十二月之水旱。寒故水重，水重者多雨，而年豐之兆也。唐官制有颶海道，不曰颶海者，以瓊海爲日南之地，颶多從瓊海而起，故海曰颶海也。

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凡颶以東北方而始，必以北以西而中。以西北方而始，必以北以東而中，而皆以南而終。蓋南方之風，以南爲正。始於不正終於正，故颶必廻南乃止，歸於其本方也。南人以颶爲懼，颶又懼也。懼於始，復懼於終，懼其再作，終而又始也，故曰颶者懼也。當懼之時，人不望颶風之止，惟望迅雷之作，雷作而颶止矣。然雷亦必以颶廻南而後作，颶不終，則雷不作也。二者必相代而不相奪，以爲天地之用者也。颶莫甚於瓊，雷、廉次之，廣又次之，至韶南而力末矣。故瓊人最懼颶風，其發也，先期數日，有聲微作，作而旋止，急而旋緩，謂之練風。於是炎雲鬱結，雷聲殷殷，有虹欲斷欲連，下飲海水，海翻聲吼怒，波浪沸騰，磯石搏觸。有濁氣凝結成破布，或若爛苔，遍流而北，水鳥驚飛，木葉南側，於是颶風作矣。益之以暴雨以驚潮，則其勢彌暴，屋飛於山，舟徙于陸，顛僕馬牛，摧拔樹木，海水湧高數丈，洋田浸沒，鹵鹹所留，稼穡不育，是之謂鐵颶。

風候　廣州風候，大抵三冬多煖，至春初乃有數日極寒，冬間寒不過二三日復煖。煖者嶺南之常，寒乃其變，所以者陽氣常舒，南風常盛。火不結於地下而無氷，水不凝於空中而無雪，無氷無雪，故煖。

凡水之氣欲其升，故《傳》曰：水無沉氣。火之氣欲其降，故《傳》曰：火無災燀。廣中火之房，氣嘗不降，故多燠。又《傳》曰：天無伏陰，地無散陽。廣中之陽多散，故四時常燠。大抵陽貴聚而不貴散，陰貴散而不貴聚，故《易》之《離》言：畜牝牛吉。畜者何？言貴乎陽之聚也。

凡地之陽氣，自南而北，陰氣自北而南。比年嶺表甚寒，雖無雪霜，而凜烈慘悽之氣，在冬末春初殊甚。北人至止，多有衣重裘坐卧火炕者，蓋地氣隨人而轉，北人今多在南，故嶺表因之生寒也。予詩：邊人帶得冷南來，今歲梅花春始開。頭白老人不識雪，驚看白滿越王臺。又云：一自邊人至，南中得雪看。炎天無舊煖，漲海有新寒。

立春宜微寒。諺曰：春寒春暖，春暖春寒。蓋南中以春寒爲祥，其望春寒，所以望春暖也。春，立春也。一春之寒暖，以立春卜之。立春又宜晴。諺曰：春晴一春晴，春陰一春陰。而元日則宜微雨，宜北風，宜西北東北風，不宜南風。東風有微雨，而北風則寒，寒亦爲春暖之兆。又以是日權水，水重則雨多，輕則雨少。日直其月，至十二日而止，以測十二月之水旱。寒故水重，水重者多雨，而年豐之兆也。

嶺南之地，其屬韶陽者，秋冬宜寒而反熱，春夏宜熱而反寒。青灶、黃茅二瘴，即土著亦有染者。大抵冬不甚寒而春寒，夏不甚熱而秋熱，似與嶺北氣候較遲。而風爲之戲，嶺北以八九月，嶺南以二三月，則地氣升降，不惟稍遲，亦似相反，則亦楚之風候也。舊以隸屬桂陽，蓋亦有說。

嶺南瀕海之郡，土薄地卑，陽燠之氣常泄，陰溼之氣常蒸。陽泄，故人氣往往上壅，腠理苦疎，汗常泱背，當夏時多飲凉冽，至秋冬必發痎瘧。蓋緜寒氣入脾，脾屬土，主信，故發恆不爽期也。陰蒸，故晨夕霧昏，春夏雨淫，人民多中塵溼，間發流毒，則頭面四肢，倏然瘡癢，醫以流氣藥攻之，每每不效。是曰走馬胎。以燈火迴環爆之，或男左女右，於手尺澤穴以艾灸之。其或霍亂疙瘩，腹痛不堪，是曰急沙，以炒鹽沃清水飲之，或於足下股上，尋其紫色筋脉，以鍼刺血出之，謂之刮沙，皆可愈。諺曰：緩沙急沙，刺出血花，走馬之胎，火爆如雷。

甚者爲颱。颶候發候止，颱常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爲颱，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爲九降。過洋以四、七、十月爲穩，以四月少颶，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颱，九月多九降，最忌。颱、颶俱多挾雨，九降多無雨而風。凡颱將至，則天邊有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衆尾者曰屈衆。土番識風草，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颱，一節則颱一次，多節則多次。颶之名以時而異，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初九日曰玉皇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念九日曰烏狗颶，二月二日曰白鬚颶，三月三日曰上帝颶，十五日曰真人颶，念三日曰馬祖颶，真人多風馬祖多雨。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此其大者。四月八日曰佛子颶，五月五日曰屈原颶，十三日曰關帝颶，六月十二日曰彭祖颶，十八日曰彭婆颶，念四日曰洗炊籠颶，七月十五日曰鬼颶，八月一日曰竈君颶，十五日曰魁星颶，九月十六日張良颶，十九日曰觀音颶，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颶，念六日曰翁爹颶，十一月念七日曰普菴颶，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颶，念九日曰火盆颶，念四日已後皆曰送年風。按：升菴先生云颶當作颶，音貝。

清・愛新覺羅・玄燁《幾暇格物編》卷上之上　風隨地殊

諺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雨。」昔人謂：雨有咫尺之殊，何必百里？不知風亦不可以「千里」論也。嘗記驗風候，如畿內是日爲西北風，山東去京爲近，而其日風乃東南。蓋風隨地起，隨地而殊。《抱樸子》謂：「鳴條之風百里，折枝之風五百里。」是言風之有無，初不論方向也。朱子曰：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此處無風，或旋在他處，或旋在上面，都未可知。茲論最善。又上下之間亦有不同，如起火初迸裂時，其烟南向，及升云際，烟又北向，此其驗也。

又　風無正方

《呂氏春秋》以八風配方隅，而系以四時。《春秋運斗樞》以四方配四時，而分主客，其說亦有未盡然者。朕留心觀察，凡風自西南起者，爲主風，余俱屬客風。《易》之先天巽卦在西南，可見聖人取義之精，爲萬古不可易也。又《淮南子》云：「風者，天之偏氣。」「偏」字義旨微妙。蓋風之所起不自東西南北正向，皆從四隅而發，及其旋轉，則有時而偶值正方。曾以此論海西人，彼初未深信，令至觀星臺驗相風烏，乃嘆服焉。此皆切近之事，却未有人道出。

又　水底有風

風者，氣也。氣無處不流，風亦無處不到。故水上行風，水下亦行風。東風解凍先從下坼，知水底風力更猛迅也。元人《雜說》載有人浴於河者，卒中寒風拘攣，謂風來水底，其利如箭，理實有之。

清・張育春《廣州府志》卷二　颶風

《投荒雜録》云：南方諸郡有颶風。廉地薄海，夏秋間，颶風或一歲累發，或間歲一發。初起由東轉北而西而南，或起於西轉北而東而南，皆對時而後息。將起之時，海鳥羣飛，木葉向南作翻轉狀，或海吼聲大震，雲脚有暈如虹，俗呼爲風蓬，即《嶺表録》謂之颶母。踰時大作，挾暴雨俱來，撼聲如雷，拔木飛瓦，人不能行立。颶風之起也，自東北者，必自北而西。自西北者，必自北而東。俱至南方乃息，謂之落西，亦曰風癡。若不落西、不迴南，則踰月復作，作必對時，日作次夜止。諺曰：朝北暮南子夜東。又曰：朝三暮七，晝不過一。蓋其暴者不久，或數時或一日夜乃息，其柔者久，或二三夜方息。有一歲再三作者，有三四歲不作者。凡歲有一鬼打節則有一颶，有二鬼打節則有二颶。鬼，鬼宿也。打節者或立春立夏等節值鬼宿也。又凡六月有北風必作颶。乾隆壬申先年正月二十日立春爲鬼宿，是年竟無颶。或鬼打節之說有驗有不驗歟。台灣有風草，一節則颶一次，多節則多次，無節則一年無颶。廉州亦有風草，節如指掐痕，土人占之屢驗。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凡颶以東北方而始，必以北以西而中，而皆以南而終。蓋南方之風，以南爲正。始於不正終於正，故颶必迴南乃止，歸於其本方也。南人以颶爲懼，當懼之時，不望颶風之止，惟望迅雷之作，雷作而颶止矣。然雷亦必以颶迴南而後止，颶不終則雷不作也，二者必相代而不相奪，以爲天地之用者也。颶莫甚於瓊，雷廉次之，先期數日有聲微作，作而旋止，急而旋緩，謂之練風。於是炎雲鬱結，雷聲殷殷，有虹欲斷欲連，下飲海水，海翻聲吼怒，波浪沸騰，磯石轉觸。有濁氣凝結成破布，或若爛苔遍流而北，水鳥驚飛，木葉南側，於是颶風作矣。益之以暴雨以驚潮，則其勢彌烈。粵在南方，故其風起於南者爲順，起於北者爲逆。順者爲正風，天地之仁氣也。逆者爲颶風，始於北而終於南，從不仁以歸於仁也。仁，陽也。不仁，陰也。颶起多以仲夏以午，仲夏與午，陰長陽消之始也。颶得陰氣之先，初起時有雷則不成颶，未純乎陰也。颶作數日，有雷則止者，陰氣爲陽所奪也。起於朝者三日，起於暮者七日。暮而陰氣益盛，故颶發之久也，然七日而無雷，則颶亦止。七者數之盡，陰與陽皆以七日而復也。又颶之暴者不久柔者久，柔，陰之極也。已上俱舊志參訂。

綜述

凡颶必夾雨。俗曰：有雷不成颶。蓋巽陰也，震陽也。陽長則陰消，固有此理。然亦有雷而颶者，其颶大且長，謂之鐵颶。又颶必乘潮，每朔望之二三日爲潮長之期，颶之作多應之。以無方之風夾狂暴之雨，助以澎湃之潮，濱海田廬欲不受其害難矣。《雷州志》增輯。

靈山博羲練有那暮山得名。山高數百丈，周遭亘數十里，常興雲霧。廉欽往來必經。每作颶，其山先旬日殷殷鳴，夜靜聲愈遠，鳴大則颶大，鳴小則颶小。鳴或多日少日，颶之久暫應之。山鳴則海必吼。《易》曰：山澤通氣。信然。附山居民言之歷歷。增輯。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五《律書》 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如)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

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蔟。泰蔟者，言萬物蔟生也，故曰泰蔟。其於十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户也，至于門則出矣。

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氏。氏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之蜄也。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至於)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呂。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

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旲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

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

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

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漢・班固《白虎通義》卷下　八風

風者何謂也？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爲風，陰合陽以生風。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昌盍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産，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昌盍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報地德，化四鄉。昌盍風至則申象刑、飾囹舍。不周風至則築宫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九一　風名狀

《爾雅》曰：風而雨土曰霾，陰而風曰噎，日出而風爲暴，迴風爲飄，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

李淳風曰：按占風之家，多云發石、折木、揚沙、走石等語，若每占中俱着此語，其文至繁，今輒以一家例之。

古云發屋、折木、揚沙、走石，今謂之怒風，多爲不吉之象。一日之内三轉移方，古云四轉五復，今謂之亂風。亂風者，狂亂不定之象。無雲晴爽，忽起大風，不經刻而止絶，絶復忽起，古云暴風卒起，乍有乍無，今謂之暴風。暴風，王有卒暴事。鳴條擺樹，蕭蕭有聲，今謂之飄風，善惡依經占。迅風觸塵蓬勃，古云觸塵蓬勃，今謂之勃風。迴旋羊角，古云扶搖羊角，今謂之回風。回風者，旋風也。回風卒起而圜轉扶搖，有如羊角，向上轉輪，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或平條長，或磨地而起，總謂之回風，亦專有占。古云清涼温和，塵埃不起，今謂之和風。古云暗冥昏濁寒尅者，今謂之霾曀。

凡風，和暢清悦，温涼適時，埃塵不起，人情恬淡，是謂祥風。天色晦暝，雲氣昏濁，風聲寒慘，埃壒蓬勃，是謂災風。風勢紛雜交亂，乍起乍止，深藏莫測，其聲聒耳，是謂小人魅惑風。風勢暴起，南北不定，離合氛埃，是謂上下不寧風。風勢冥冥，白日陰慘，黄霧四合，是謂政化未明風。風勢慼慼，南北雜亂，高下蓬勃，是謂大兵將至風。風聲歘歘，如火奔馳，乍起乍息，爲旱火風。連風冥晦，四令人悲惜，爲大喪風。風聲啾啾慘切，是謂刑罰慘刻風。

凡吉祥之風，日色清明，風勢和緩，從歲月日時德上來，或乘王相而來，去地稍高，不揚塵沙，人心喜悦，是謂祥風。人君德令下施之應。

凡凶災之風，日色白濁，天氣昏寒，風聲叫怒，飛沙捲塵，乘刑殺而至，當詳五音定八方，觀其起止占之。今略諸家寒尅白濁爲例，諸稱寒尅白濁今謂之災氣。諸稱清明温和謂之和風。諸稱大風寒冥冥日無光沉没霧氣今云昏氣。

諸例：

《黄帝占》曰：凡風之動，皆不安之象也。若在山川、海濱、空穴之間，風所出處，皆不可占之，以爲常式。若在宫宅、城營之内，戰陣之所，風勢異常，揚沙走石，日光昏濁，則必占之。

凡人君理順四時，則春無凄風，夏無苦雨。先王之治，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風起異常，用意察之。若紛錯、交横、離合，氛埃相注，此風之應，必在人主。

李淳風曰：巽爲風，風占災異最驗。凡候風，須築高二十四尺，於上設竿，令其四達無隱，則遠近皆知，期尅不爽矣。

明・章潢《圖書編》卷二一一　風者，大塊之噫氣也。天地之信，化工之著也。

生物斂物，終於艮，始於艮，止則生之義也。東北調風言條，治萬物而出，東爲明庶，《爾雅》謂谷風。東南爲清明，南爲景風，月令爲温風。西南涼風，西爲閶闔，《月令》謂盲風。西北不周也。北爲廣莫也，順時而行爲和。夫時而行爲姤道之變也。春得西風，麥不實。夏秋得東風，稻不實。應盲風谷口之變。

又《洪範》：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星指經星，云者庶民之象，言如星之衆。而星之所尚有不同，有好風者箕星是也，有好雨者畢星是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星占》言：東井好風雨。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夫日行黄道，而月有九行，每月周天則又以日爲紀。日有常度，其從星者惟月。按占書，凡太陰所行各有變異，此但舉風雨二者爲例耳。時有春夏秋冬，風有東西南北，是亦風氣一周而成一歲也。然恒風不應，而有休廢之氣，是則時政之失而廢天常也，於是而有風角之占耳。

又《爾雅》曰：風迺雨土，霾陰之氣曰噎。日出而風曰暴，迴風爲飄，焚輪

謂之颿，扶搖謂之飆。李淳風曰：按占風家多云發屋折木、揚沙走石等語。若每占中俱著此語，其文至繁，今取以一家列之。古云發屋折木、飛沙走石，今謂之亂風。亂風之怒風，多爲不吉之象。一日之内三移轉方，占云四轉五復，今謂之亂風。亂風者，狂亂不定之象。無雲晴爽，忽起大風，不經刻而止絶，絶忽復起，古云暴風。暴風至有卒暴事。鳴條擺樹，蕭蕭有聲，今謂之飄風。善惡依經旨，迅風逐塵蓬勃。古云獨巨蓬勃，今謂之勃風。迴旋羊角，古云扶摇羊角，今謂之迴風。迴風者，旋風也。迴風卒起而圜轉，扶摇如羊角向上，輪有自下而上者，或平條長直，或磨地而起，總謂之迴風，亦專有占。古云温凉清和，塵埃不起，今謂和風。古云暗寞昏濁寒尅者，今總謂之霾噎。凡風和暢清緩温凉，適時塵埃不起，人情恬澹，是謂祥風。天氣晦暝，雲氣昏濁，聲寒陰慘，埃壒蓬勃，是謂災風。風勢紛錯交亂，乍起乍止，深藏難測，其聲聒耳，是謂小人魅魅風。風勢暴起，南北不定，離合氣埃，是謂上下不寧風。風勢寞寞，白日陰慘，黄霧四合，是謂政化未明風。風勢戚戚，南北雜亂，高下蓬勃，是謂大兵將至風。風勢凛烈，人懷戰慄，是謂刑罰慘刻風。風勢聲啾唧慘切，令人悲愴，謂之喪風。風聲欸欸如火奔馳，乍起乍息，爲大旱風。連風寞晦四日五日，人皆悲傷，爲水火殺人風。凡吉祥之風，日色清明，風勢和緩，從歲月時日，德上來或乘旺相而來，去地稍高，不揚塵沙，人心喜悦，是爲祥風，人君得令下施之應。凡凶災之風，日色白濁，天氣昏寒，風聲叫怒，飛沙捲塵，乘刑殺而至，當詳五音定八風，觀其起止占之。今畧諸家寒尅白濁爲例，諸稱寒尅白濁，今謂之災風。諸稱清明温和，今謂之和風。李淳風曰巽爲風，風占災異最驗。凡候風，築臺高二十四尺，於上設竿，令其四達無隱，則遠近皆知，期刻不爽矣。凡鳴條以上怒風，起止皆詳。其五音與歲月日時刻、德衝墓殺、五行生刻旺相囚死以言吉凶，仍以六情推之。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三　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雹霰之流也，陽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爲喬，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春秋繁露》。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其音宫也，故應之以雷。上。

陰陽之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雹，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大戴禮》。

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虫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淫雨多。《淮南子》。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管子》。

風猶人之有吹煦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煦、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論衡》。

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黄帝《風經》。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諸比，涼風之所生也。諸比，天神也。皐稽，閶闔風之所生也。皐稽，天神也。隅强，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强，天神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淮南子》。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明庶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不周風至則修宫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上。

風，兖、豫、雍、冀横口合脣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釋名》。

風，氣者。禮樂之使萬物之首也。物非風不能熟也。風順則歲美，風暴則歲惡。《樂動聲儀》。

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禮稽命徵》。

人君政訟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禮斗威儀》。

鎮星黃時則祥風至。《禮斗威儀》。

猛風曰颶，涼風曰颼，微風曰颸，小風曰颲。《風俗通》。

風或清明來，久長不搖樹木枝葉，離地二三丈者，此有龍德在於下。風或清明不及二三尺者，此君子之風也。上。

太微天帝君曰：九天真人呼風爲浮，金房在明霞之上，九户在瓊闕之内。《雲笈七籤》。

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論衡》。

風高者道遠，下者道近。凡大風非常，三日三夜者，天下盡風也；一日一夜者，天下半風也；一日一夜者，千里風也。《抱樸子》。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　風之微也，一紙之隔，則不能過。及其怒也，拔木折屋，掀海摇山，天地爲之震動，日月爲之蔽虧。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者耶？且百物之生，非風不能長養，而及其肅殺收成之者，亦風也。人居大塊之中，乘氣以行，鼻息呼吸，不能頃刻去風，而及其侵肌骨，中榮衛，卒然而發，雖盧、扁無如之何！至釋氏又謂業風一吹，金石皆成烏有，豈非陶鑄萬物，與天地相終始者哉？蓋天地之中，空洞無物，須得一氣鼓舞動盪其間，方不至毀壞，即如人之有氣息一般。《莊子》所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息字亦有二義，有生息之息，有休息之息。當其生息，便是薰風；及其休息，便是業風。小則爲春夏秋冬，大則爲元會運世，如斯而已。

又　李賀詩「門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鯉魚風，乃九月風也。又六月中有東南風，謂之黄雀風。

海風謂之颮風，以其具四方之風，即石尤風，四面斷行旅者也。相傳石氏女嫁爲尤郎婦，尤出不歸，妻憶之，至死曰：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商旅也。故名石尤云，亦作石郵，見李義山詩。今閩人方音謂之颶風，音如貝焉。颶者，簸也。颶、颶字相近，畫容有訛，音不應差，或者誤作颶，而强爲之解耳。

北地之風，不減於海颶，而吹揚黄沙，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見，歲恒一二云。然每月風之起，多以七八之日，無者得雨則解，閩地亦然也。

閩中亦有颶風，但一歲不一二發，發輒拔樹掀瓦而止耳。惟嶺南瓊、崖之間，颶風三五年始一發，發則村落、屋瓦、林木數百里如洗，舟楫漂蕩，盡成齏粉。其將至數日前，土人皆知而預避之，巨室皆以鐵楞木爲柱，銅鐵爲瓦，防其患也。此亦可謂之小業風矣。

《周禮》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蓋每歲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其和與否，此後世《風角》之始也。《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人多死。古人音律之微，足以察天地，辨吉凶如此，其法今不復傳矣。但占卜之家，量晴較雨，一二應驗，其它灾祥，即史官所占，不盡然也。

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此《續博物志》之言，不知信否。大抵東風必雨，此理之常。《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谷風，東風也。東風主發生，故陰陽和而雨澤降。西風剛燥，自能致旱。若吾閩中，西風連日，必有大灾，亦以燥能召火也。

古語云：巢居知風，穴居知雨。然鳩鳴鳶團，皆爲雨候，則巢者亦知雨也。虎嘯猨見，皆爲風徵，則穴者亦如風也。至於飛蛾、蜻蜓、蠅蟻之屬，皆能預知風雨，蓋得氣之先，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颱颱也，舶趠也，石尤也，羊角也，少女也，扶摇也，孟婆也，皆風之别名也。濯枝也，隔轍也，潑火也，霢霂也，皆雨之别名也。按《爾雅》：風從上而下曰飄，亦曰扶摇。《莊子》：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萬里。言大鵬搏此二風而上也。近見諸書引用多云摇羊角而上，而以搏扶作連縣字，誤矣。即杜少陵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想此老亦誤讀也。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二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水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過此則立夏矣。然亦舉其大意耳，其先後之序，固亦不能盡定也。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一九　花信風

古詩：早禾映雨初晴後，苦楝花風吹日長。又：楝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黄時雨意濃。按：花信風，凡二十四番，陰陽寒暖各隨其時，但先期一日有風雨微寒者是。《吕氏春秋》稱：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花不成是也。梁元帝《纂要・花信》曰：鶯兒、木蘭、李花、楊花、楝花、梧花、桐花、金櫻、黄芀、楝花、荷花、檳榔、蔓羅、

菱花、木槿、桂花、蘆花、蘭花、蓼花、桃花、枇杷、梅花、水仙、山茶、瑞香。然難以配四時，蓋通一歲言也。《荊楚歲時記》：小寒三信，梅花、山茶、水仙；大寒三信，瑞香、蘭花、山礬；立春三信，迎春、櫻桃、望春；雨水三信，菜花、杏花、李花；驚蟄三信，桃花、棠棣、薔薇；春分三信，海棠、梨花、木蘭；清明三信，桐花、麥花、柳花；穀雨三信，牡丹、荼蘼、楝花。此後立夏矣。徐師川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崔德符詩：清明烟火尚闌珊，花信風來第幾番。晏元獻詩：春寒欲盡復未盡，二十四番花信風。此用花信風也。尹邁詩：曉雨催花信，春衣汗酒痕。張澤詩：春容將變臘，暖信已驚花。則但言花信而不言風。蔣竹山詞：春晴也好，春陰也好，着些兒春雨越好。春雨如絲，綉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梅花風小，杏花風小，海棠風驀的寒峭。歲歲春光，被二十四風吹老。楝花風爾且慢到。又元人：榆莢雨酣新水滑，楝花風軟薄寒收。正用《荊楚歲時記》耳。又：三月有鳥信風，五月有麥信風，見《國史補》。河朔春時，疾風數日，一作三日乃止，曰吹花擘柳風，見《遯齋閑覽》。南中六月則有東南長風，號黃雀風，見《風土記》。梅雨初過，清風至，彌旬，名船趠風，見《嶺南録》。東坡詩：三時已斷黃梅雨，萬里初來船趠風。九月鯉魚風，見《提要録》。李賀詩：門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羅鄂詞：九日江南秋色黃，雀雨鯉魚風。李商隱燕臺詞：後溪暗起鯉魚風，船旗閃斷芙蓉幹。古詞：瑞霞成綺，映船趠，鯉魚風起。八月葡萄風。見《金樓子》。又《起世經》：難陀苑中有三種風輪，曰開、曰淨、曰吹。開者有風輪來開諸門。淨者有風輪來掃除其地，令皆清淨。吹者有風輪來，吹花樹，令花布散。《番禺雜記》：颶風將發，有微風細雨，先緩後急，謂之鍊風。前蜀王衍咸寧元年十月幸秦州，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兵書云風從震來，名嬰兒風。諺云春寒多雨水，元宵前後必有料峭之風，謂之元宵風。上行曰扶搖風，曲上曰羊角風。見《莊子》。凡風和暢清悅温涼適時，塵埃不起，人情恬澹，是謂祥風。天色皆寞，雲氣昏濁，風聲寒慘，淩遂溢蓬勃，是謂怒風。風勢錯雜交亂，乍起乍止，深藏難測，其聲聒耳，是謂小人魅惑之風。風勢寞寞，白日陰慘，黃霧四合，是謂正化未明之風。風勢悽悽，下不寧之風。風勢暴起，南北不定，離合氛埃，是謂上南北離合，上下蓬勃，是謂大兵將至之風。風勢凜冽，人懷戰慄，是謂刑罰慘刻之風。風聲啾唧慘切，令人悲憤，爲大喪之風。風聲歘歘如火奔馳，乍起乍息，爲旱火之風。連風晦暝至四五日，人皆悲傷，爲大水殺人之風。又宮風聲如牛鳴窖中，隆隆如雷聲之響。徵風聲如奔馬，如炎火，如縛彘駭走。羽風聲如擊濕鼓，如麋鹿鳴子，如激水揚波。商風聲如離羣羊，如扣鐘磬，如蚩羽之集，如鳴咽流水，鳴聲惑人。角風聲如千人語，琅琅然令人悲哀，啾啾如人叫笑，如呼，如雉登木，俱見占書。

十二風　立春，艮、兑、巽。春分，震、坤、乾。風去地尺餘，擺樹枝小有聲，不動塵，黃白雲滿天，天氣晴明，是謂景風。應木之氣，則節令調和，忠臣在位，萬物多成熟，歲美國安。若夾小雨，則百果實。立夏，巽、兑、艮。夏至，離、兑、乾。風去地尺餘，擺樹枝小有聲，不動塵，天氣和暖，紫赤雲在日上下，或遍天，是謂祥風。應火之氣，則節令調和，君明臣賢，萬物阜成，民安國昌。若風先慢後急，揚沙吹塵，黑氣漲天，則萬物不成，人多病。立秋，坤、兑、震。秋分，兑、巽、艮。風去地尺餘，擺樹鳴條，不動一塵，蒼白雲滿天，是謂和風。應金之氣，則時令調和，民物阜成，人主壽康，兵戎不興。若走石吹沙，先慢後急，晃濺沉沒，天氣昏寞，來年人不安。立冬，乾、坤、震。冬至，坎、坤、巽。風去地尺餘，颯颯不動塵，遍天白黑薄雲氣，天下和平，是謂德風。應水之氣，則陰陽調和，萬物阜成，民安國昌，四夷効順。若走石揚沙，先慢後急，日色昏寞，明年麥損蟲生，五穀不實。又十有二風，風之生于十二辰者也。考之《傳》曰：陽生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則變矣。八風，各四十五日，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涼風，兑爲閶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卦不過八，則風亦八而已。言十二風者，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十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而四維風皆主兩月。艮爲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爲清明，而立夏亦曰清明。坤曰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爲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所以爲十二風也，《易緯》立春條風，春分明庶風，立夏清明風，夏至景風，立秋涼風，秋分閶闔風，立冬不周風，冬至廣莫風。《淮南子》：東北炎風。東條風。東南景風。南薰風。西南巨風。西飂風。西北厲風。北寒風。占書乾爲折風，一曰衝風。坎爲大剛風。艮爲凶風，震爲嬰兒風。巽爲弱風。離爲大弱風。坤爲陰謀風，一曰諫風。兑爲小弱風。凡八風折木發屋，飛石走沙三日不雨則占。

明・張岱《夜航船》卷一《天文部》　八風　八節之風，立春條風，故小過，出稽留。春分明庶風，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報土功，祀四郊。秋分閶闔風，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修宮室，完邊城。冬至廣漢風。誅有罪，斷大刑。

四時風　郎仁寶曰：春之風，自下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之風横，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

少女風　管輅過清河，倪太守以天旱爲憂，輅曰：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已有陽烏和鳴，其雨至矣。果如其言。

颶風　《嶺表録》：颶風之作，多在初秋，作則海潮溢，俗謂之颶母風。

石尤風　石氏女爲尤郎婦，尤爲商遠出，妻阻之，不從。郎出不歸，石病且死，曰：吾恨不能阻郎行。後有商賈遠行者，吾當作大風以阻之。自後行旅遇逆風，曰：此石尤風也。

羊角風　《莊子》：大鵬起於北溟，而徙南溟也。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宋熙寧間，武城有旋風如羊角，拔木，官舍捲入雲中，人民墜地死。

《爾雅》：南風謂之凱風，東方謂之谷風，北方謂之涼風，西方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頹，扶摇謂之焱。風與火爲庶，迴風爲飄，日出而風謂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日風爲曀，猛風曰飄，涼風曰飈，微風曰颸，小風曰飓。

花信風　唐徐師川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歲時記》曰：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略】

清・吴鵠《卜歲恒言》卷一　風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莊子。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凉，得木之氣則温，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春風自下而上，夏風横行空中，秋風自上而下，冬風著土而行。《羣芳譜》。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矣。董仲舒。春風多，夏雨必多。諺云：行得春風有夏雨。一云春風多，秋雨必多。諺云：一場春風，對一場秋雨。春天東風必雨。諺云：春發東風連夜雨。《農占》。夏天北風主雨，冬天南風主雪。諺云：南北〔風〕尾，北風頭。言南風漸漸大，北風一起便大。一云，西風頭南風脚。蓋西風初起飄發，以漸而緩。南風初來甚緩後則漸急，而雨隨之。西南風早起至晚必静。顔云：西南早，到晏弗動草，風起東北必有雨。俗云：東北風，雨太公。又云：東風急，備蓑笠。大抵東風必雨，此理之常。《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谷風，東風也。東風主發主，故陰暘和而雨澤降。西風剛燥，自能致旱。凡風單日起者，亦于單日止。雙日起者，亦于雙日止。日裏起者善，夜間起者毒。日内息者和，冬月夜半息者必大涷。曉起大風，不久必息。古云：飄風不終日。風之大者，于日出時必稍静，謂之風讓口。諺云：日上三竿，不急便寬。諺云：西南轉西北，搓繩來絆屋。半夜五更西，天明折樹枝。又云：日晚風和，明朝再多。又云：東風連夜走，西風不過酉。北風雨頭喧，南風旺于午。春己卯風，樹頭空。夏己卯風，禾頭空。秋己卯風，水裏空。冬己卯風，欄裏空彙。《群芳譜》《五雜俎》《農圃春秋》。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天語》　變風

風之始發，恆以月七八之日及蚤暮二時，過此即甚暴烈，多不終朝。諺曰：七風八到，九日無來風過造。又曰：朝三晚七，半夜下風無過日。然近海多風，亦不盡如所云。三伏時有颶母起，數日間即有巨風起東北，必回南轉西而後解。或未轉西而解，則數日必復暴發。凡先西北而後東南曰左颶，輒起輒止曰石尤。石尤多以夏秋間潮上時發，發必三日連發，望西北雲起如蟾螃脚，瞬息即至，船行宜早避之。

瓊州有知風草，每能變化，乃蟲所變。葉面背歲或一拆，或二三拆，或無之。每歲葉葉相同，無間彼此，土人以候歲之颶風有無多少。王佐詩：颶母崩騰山嶽移，方當海未練風時。瓊南瓊北無消息，獨有知風小草知。瓊州最多颶風，颶風有祠，歲五月五日，郡守而下視祭，他郡則否。

風火

火生於雷，亦生於風。丁巳八月二十夜，順德縣有大風起，暴雨隨之，拔木發屋，破壞民居無數，凡三日夜乃止。風觸物輒有火光，木摧朽處皆焦爛，此乃天之陰火也。陰火生於風，陽火生於雷，陰火多生於海，陽火多生於山。

清・徐壽基《續廣博物志》卷一

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淮南子》：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舊若，清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皞稽，閶闔風之所生也。隅强，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

《風俗通》：猛風曰颶，涼風曰飈，微風曰颸，小風曰飓。

治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

《禮稽命徵》：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

《禮斗威儀》：人君政訟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

《禮斗威儀》：鎮星黃時則祥風至。

《論衡》：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

《抱朴子》：風高者道遠，下者道近。凡大風非常，三旦三夜者，天下盡風也；二日二夜者，天下半風也；一日一夜者，千里風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三　風

《五經通義》：陰陽散爲風。風，氣無根也。《物理論》：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則搖枝動草、順物布氣，天地之性自然之體也。劉熙《逸雅》：風，兗、豫、司、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抱樸子》：風高者道遠，下者道近。凡大風非常三日三夜者，天下盡風也；二日二夜者，天下半風也；一日一夜者，千里風也。《乙巳占》：凡風，動葉十里，鳴條百里，搖枝二百里，墮葉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飛沙石千里，拔大樹根五千里。凡鳴條以上皆百里風也。《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汙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謼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遁甲開山圖》：大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色。《天中記》：吳俗以十月初五日爲五風生日，此日有風，則每五日風雨如期而至，終歲皆然，謂之五風信。《田家五行》：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凡大風，日出之時必略靜，謂之風讓日。諺云春風踏脚報，言易轉方，如人傳報不停脚也。一云吹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猶報答也。《七脩類藁》：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之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也。應邵《風俗通》：飛廉，風伯也。風師，箕星也。《北齊書》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也。《博異記》封家十八姨乃風神也。《道經》：風伯方道彰。《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有神曰折丹，處東極以出入風。又南山東四百里至於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多怪鳥，凱風自是出。又令丘之山無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武陵記》：風門山有石門，去地百餘丈，將欲風起，此門隱隱有黑氣上，須臾有黑風竟天。劉欣期《交州記》：風山在九真郡，風門在山頂，上常有風。酈元《水經注》：屈縣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不止，當其衝所略無生草，蓋衆風之門也。邢子《勵趙記》：龍山有四麓，各有一穴，大如車輪，春風出東，秋風出西，夏風出南，冬風出北。盛弘之《荆州記》：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風出入之時，吹拂左右常淨，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仙傳拾遺》：五臺山有風穴，遊人稍或諠呼及投物擊觸即大風震發，揭屋拔木，必爲物害。《三水小牘》：汝南林汝縣南廣城陂西有小山崆峒，其巔穴如蓋，將大風則白犬自穴出，人以爲候。《山海經》：法岳之山有獸曰山狸，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交州記》：風母出九德縣，似猨，見人若慙打殺，得風還活。《大寶積經》：復有風輪，名爲乾竭劫。水漂時能令彼水悉皆枯涸，復有風輪，名爲徧霆劫，火燒時普於世界降霆大雨。《起世經》：難陀苑中自然有三種風輪，曰開、曰淨、曰吹。開者有風來，開死諸門。淨者有風來，掃除其地，令皆清淨。吹者有風來，吹諸華樹，令花布散。

名號

《淮南子》：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呂氏春秋》：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薰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凄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爾雅》：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風與火爲庶，庶庶，熾盛之貌。迴風爲飄。《風俗通》：猛風曰颶，涼風曰颷，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曀。《風俗通》：不及地和緩而來謂之祥風。《符瑞圖》：祥風者瑞風也，一名景風。《尸子》：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和爲通，正謂之永風。《孝經援神契》：德至八方則祥風至。《初學記》：春晴日出而風曰光風，秋冬餘曰緒風。俱見《楚辭》。風吹萬物有聲曰籟。見《莊子》。《乙巳占》：發屋折木者曰怒風，揚沙轉石者曰狂風，四轉五復者曰亂風，風卒起乍有乍無者曰暴風，獨鹿蓬勃者曰勃風，扶搖羊角者曰飄風。風來清涼温和、塵埃不起者曰和風。《爾雅》：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焱。郭註：暴風從上而下曰焚輪，從下而上曰扶搖。《名義考》：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暴風相扶而動，搖奔疾若犬走，然即《爾雅》所謂

焱也。羊角，旋風望之插天如羊角，即《爾雅》所謂飄也。又轉旋如焰焚輪之狀，亦曰焚輪。《養生經》：修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楊慎外集》：二十四番花信風。梁元帝《纂要》：鷹兒、木蘭、李花、楊花、楝花、桐花、金櫻、黃芀、楝花、荷花、槟榔、蔓羅、菱花、木槿、桂花、蘆花、蘭花、蓼花、桃花、枇杷、梅花、水仙、山茶、瑞香，其名具存，蓋通一歲言也。《荆楚歲時記》：小寒三信：梅花、山茶、水仙。大寒三信：瑞香、蘭花、山礬。立春三信：迎春、櫻桃、望春。雨水三信：菜花、杏花、李花。驚蟄三信：桃花、棣棠、薔薇。春分三信：海棠、梨花、木蘭。清明三信：桐花、麥花、柳花。穀雨三信：牡丹、荼蘼、楝花。此後立夏矣，此小寒至立夏之候也。《大戴禮》：正月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田家五行》：元宵前後必有料峭之風，謂之元宵風。《韻府》：河朔春時疾風數日，一作三日乃止，曰吹花擘柳風。《月令廣義》：黃梅時西南風急，名曰哭雨風，主雨，立至易過。《風俗通》：五月有落梅風，謂之信風。周處《風土記》：南中六月則有東南長風，俗號黃雀風，時海魚變爲黃雀，因名也。《庚溪詩話》：吳人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名之曰船趠風。云海外船船禱於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江浙間也。《嶺南録》：嶺嶠秋夏雄風曰颶。風發自午至夜半乃止，僕屋僵樹，甚者颶屋瓦若飛蝶，累年一發，或歲再三。《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面之風也。一曰懼風，常以六七月發，未至時三日雞犬爲之不寧。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國以爲黑風。《嶺表録異》：南海秋夏聞或雲物慘然，有暈如虹，長六七尺，此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爲颶母，見忽有震雷則颶風不作矣。舟人常以爲候，預爲備之。《番禺雜記》：颶風將發，有微風細雨，先緩後急，謂之鍊風。《楊慎外集》：凡颶風之作，先一二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爲颶潮風，東廣泛海者曰犁頭雲。蘇過《颶風賦》云：斷蜺飲江而北指，赤雲夾日以南翔。此颶之漸也。《田家五行》：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古人名之曰颶風，航海之人又名之爲破帆風。李肇《國史補》：江淮船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烏信，五月有麥信。郭憲《洞冥記》：裂葉風，八月風也。蔡邕《月令章句》：仲秋白露節盲風至。秦人謂蓼風爲盲風。《提要録》：鯉魚風乃九月風也。巢氏《病源論》：冬至日有疾風從南來，名曰虛風，能害人，故曰賊風。宋玉《風賦》：大王之雄風，庶人之雌風。《風俗通》：清而不及地二三尺曰君子風。《北史》：芒山之役有風，從西來入營，李興業曰小人風，來當大勝。《魏志・管輅傳》：輅過清河倪太守時大旱，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羣鳥飛翔，雨應至矣。果如其言。王氏《談録》：管輅云天欲雨樹上已有少女微風，今俗多云急風翻葉，見白者是。《兵書》：風從震來，名嬰兒風也。陸機《要覽》：列子御風，嘗以立春遊八荒，立秋歸乎風穴。是風至，草木發生，去則搖落，謂之離合風。《漢・鄭弘傳》：弘樵射的山得一遺箭，頃有人來覓還之，其人問所欲。弘曰：常患若耶溪採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人呼爲鄭公風，又曰樵風。《江湖紀聞》：石氏女嫁爲尤郎婦，情好甚篤。尤爲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臨亡長嘆曰：吾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孔六帖》：前蜀王衍咸康元年十月幸秦州，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王嘉《拾遺記》：崑崙山有四面風，言東南西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風，若衣服塵污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濯。《如來三昧經》：譬如隨藍風一起時，諸樹名大樹而不能自制。《拾遺記》：瀛洲時有香風，泠然而起，張袖受之則歷紀不歇，著肌膚必軟滑。《唐書》：西域大流沙多熱風，觸人及六畜皆迷僕。《圖經》：海道之險，曰癡風，曰黑風。癡風之作，連日怒號不已，四方莫辨。黑風則天色晦冥，不分晝夜。

宋・吳曾《能改齋漫録》卷五　颶風

《離騷》曰：溢颶風兮上征。左太冲《吳都賦》曰：翼颶風之颺颺。班固曰：颶，疾也。然則颶風者，疾風也。謝元暉《郡齋呈沈尚書》詩云：珍簟清夏室，輕扇動凉颶。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詩云：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曾颶。注曰：曾颶，高風也，二謝以颶爲風，何耶？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五　凡風

凡曰風則又以爲和，又以爲暴。自和而言之，有凱風、清風、谷風。自暴而言之，有飄風、終風、匪風。凱以言其樂之情，清以言其微之意，谷以言其和而容之道。孝子慰母心者，情也。故樂長養之仁以盡其禮，「吉甫作頌」者言也，故歌仁言之微以動其意。「谷風習習」，和意也。陰陽和則雨也。然天之道不能常和，而欲責人之常和，盡人之歡，竭人之忠，此夫婦之所以道絶也。故谷風有以言夫婦，有以言朋友。終風暴而不止者也，故暴而且霾，霾而且曀。北風威雨，雪虐也，所謂並爲威虐也，於以動之者風也。揭

兮飄兮匪風也，泉流而有迹，故下泉言思治也。風動而無形，故匪風言思道也。飄風發發，政令急也。卷阿亦曰飄風者，君如卷阿之究，則賢如飄風之疾至矣。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卷一 羣書要語，巽爲風。《易・繫》。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埤雅》。四氣和爲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爾雅》。猛風曰颸，涼風曰飈，微風曰飄，小風曰颼。《風俗通》。暴風從上下曰頹，從下上曰飈，亦曰扶搖。迴風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爾雅》。春晴日出而風曰光風，秋冬餘風曰緒風。萬物有聲曰籟，終日風謂之終風。《爾雅》。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作則萬竅怒號。《莊・齊物》。吹萬不同《莊子》，風一西一東，孰噓吸是？孰披拂是？《天運》。予蓬蓬然起於南海而入於北海，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秋水》。飛廉風伯也，風師箕星也。《風俗通》。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應劭注《呂氏春秋》。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晉灼注。鵬之徙于南溟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逍遥篇》。太平瑞應，五日一風，風不鳴條。《論衡》。船趠風。吳中梅雨既過，颯然清風彌旬，歲歲如此，潮人謂之船趠風。《坡集》。

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卷二 白：巽爲風。風以散之。風從虎。《易》。聖時風若。休徵。景風。《爾雅》：四氣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星有好風。箕星好風。月離于箕，風必揚沙。《春秋緯》。習習。谷風。且霾且暴。其涼其嗜。終風。且噎。棘心。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有隧。大風。霽發栗烈。必變。迅雷風烈必變。扶搖。《莊子》：鵬搏扶搖而上九萬里。噫氣。《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泠然。列子御風，泠然而善。乘風。列子亥商氏，友伯高子，二人之道，乘風而歸。飛廉。《呂氏春秋》云：風伯名。箕星。《楚辭》云：光風轉蕙泛崇蘭。地籟。《莊子》：汝聞天籟，未聞地籟，注風吹萬物。太平之代。風不鳴條。春風。羊角風。立春之日，東風解凍，東風扇微和。立春條風至。春分明庶風至。和風、光風。夏風。凱風。小暑日温風至，五月黄雀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炎風。秋風。立秋日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楚辭》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起兮木葉下。冬風。廣莫風，北風，其涼朔風。颯然而至。快哉此風。八風。八節之風。穆若清風。奮之以風。雨。春無。淒風。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異色。大庭氏之王天下，五風並異色。琴歌。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慍兮。虎嘯。《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生。鳳鳴。《禮記》曰：前有塵埃則戴鳴鳶。鳶鳴則風生。易水。燕丹送荆軻易水之上，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辭。漢武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大王。宋玉《風賦》序曰：楚王游蘭臺之宮，風颯然而下，乃披襟而當之，曰：此獨大王之雄風。少女。《管輅傳》曰：時大旱，輅曰：今夕當雨，樹上已有少女風矣，而須臾雨至。鵾退。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鵬搏。見上。扇。袁宏爲東郡謝安授以扇，宏曰：即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鵲巢。《淮南子》云：鳥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馬。古詩：胡馬嘶北風。飄。許由以飄掛樹，風吹飄有聲，由以爲煩，取而捐之。穴。《莊子》空穴來風。青蘋。風起於青蘋之末，舞於松柏之下。庶人。之風，摧堕揚塵，塕然而起，動沙堕，吹死灰於窮巷之間。入琴。琴曲有《風入松》。摧木。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驚飈。拂野，林無靜柯。雄雌。大王之雄風，庶人之雌風。風其吹汝。漂汝。發兮。匪風發兮。凄其。以風。大風。漢高祖過沛而歌。磔。《爾雅・祭風》曰：磔。潤之以風雨。《易》。相風烏。郭緣生《述征記》云：長安宮南有相風銅烏，遇風乃動。翠脯。《帝王世紀》曰：堯時厨中有白肉，脯薄如翠形，鼓則風生，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翠脯。解慍阜財。《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占。《神仙傳》曰：老子將去關而出，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以待老子。老子知喜命應道，乃停車關下，具以長生之術授喜。繕宮室，完邊城。不周風至。誅有罪，斷大刑。廣莫風至。《五經通義》云。北風。其涼，其嗜。災，飄風不終朝。老。蒙恒風若，風不越而殺，暴風來格，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折木，發屋，揚沙。項王圍漢王三匝。於是風從西北來，折木發屋，揚沙。楚軍大亂，漢王乃領得與數十騎遁去。禾偃，木拔。書開《金縢》曰：天彰周公之德。海鳥避。爰居止於魯東門。展禽曰：其海有災乎？廣川之高，鳥獸恒知，避其災是，歲海果大風，故避之。溯滂。《風賦》。溯，匹氷反。熛怒。並風擊物貌。歷石。歷動。伐木，風災數起。《月令》。國多暴風。《月令》。疾風。《博物志》云：太公爲灌壇令，文王夢婦人哭當道，問之，曰：吾是太山之神女，嫁爲西海君婦，吾行必有疾風暴雨，灌壇當吾道，不敢以疾風暴雨過。夢覺白太公，三日果有疾風暴雨而過。孔風拔樹，壞人居廬舍。吳競爲太子左庶子，十四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競上疏曰：乃六月戊午，大風拔，壞人居廬舍。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權，懷謀上之心。拔木。郭子儀、史思明自魏來，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而王師南潰。巨木飛舞。馮宏鐸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大將馮暉勸宏鐸南嚮兮，解吾民之慍兮。虎嘯。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慍兮。虎嘯而谷風生。鳳鳴。《禮記》曰：前有塵埃則戴鳴鳶。鳶鳴則風生。《劉鄴傳》：豆盧琢者，爲翰林，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庭，大風雷雨

拔樹。未幾，及禍。道大陂。《朱宣傳》：賀瓌以奇兵擊全忠幅重，不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擒，師無孑餘。軍道大陂，風大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耶？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怒爲風。孫思邈。風磔晝寃。裴行儉册送波斯王，且爲安撫使。徑莫賀延磧，風磔晝寃，導者迷路。揚沙蔽天。五代賀瓌率兵急追之，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耶？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繫瓌。貪狼風。前蜀王衍咸康元年十月，幸秦州，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至綿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萬籟真笙竽。杜詩。占風鐸。《唐開元遺事》：岐王宮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占風鐸。百家灣風。徐温營自迎鑾還至百家灣，暴風起，舟人相顧失色。温乃袒揭以帛繫瓊首顧，謂妾御曰：吾善游，倘溺不暇相救，幸保此子。言訖，風浪漸息。《九國志》。暴風自西北。元和十二年春，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天地晦寃，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蹂躪聲。出《五行志》。河噴石鳴。咸通六年十一月己卯，晦。潼關夜中暴風，山如吼雷，河噴石鳴，羣烏亂飛，重關傾側。出《五行志》。裂風駕地震。杜牧集，李白詩。掩苒衆草，紛紅駭綠。柳宗元《袁家渴記》：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蔵蔽，與時推移。相風旌。《開元遺事》：五王宮中，各於庭立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旌之四垂綴以金鈴，有聲，即使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風候。林風天籟。劉禹錫《武陵北亭記》。風嫋嫋而先路。《文粹》楊炯《少室少姨廟碑》：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經清觸濁。柳文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竅召穴。與夫草木之儻偶紛羅，離葩剗芒，臭朽馨香，采色之青碧白黃，皆寓也。巽二起風。見雪門。麥信。《國史補》：江淮舡泝流而上，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烏信，五月有麥信。避風臺。樂史《楊妃外傳》：明皇覽《漢成帝傳》，以趙飛燕身輕，置七寶避風臺，謂妃子曰：爾則任吹多少？妃子對曰：霓裳一曲足以高掩前世。韓愈《訟風伯》。雲屏屏兮吹使醜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震風薄怒。《唐史・裴劉贊》：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勝風。《酉陽雜俎》：山人包超，明皇令隨哥舒翰西征，每陣常得勝風。楚王風。杜甫詩：斷續楚王風。羊角輕風旋細塵。元稹詩。冬風裂肌，夏風如焚。侯君集傳唐詩。相李林甫，大風拔木。《唐史・元宗本紀》：開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相李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日，大風拔木。白犬自穴出。《三水小牘》：汝南臨汝縣南十八里，廣城陂之西垠，有小山崆峒，其顛洞穴如盎，將有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爲候。亦名曰玉燭峯。北風號勁。《唐史》：史思明賊別帥尹子奇圍河間，顏真卿遣將兵萬餘往救之。於是北風號勁，鼓之，士不能進。飛沙揚塵。《唐史・五行志》：武德二年十二月壬子，大風拔木。易巽爲風，重巽以申命。其及物也，象人君誥命，其鼓動於天地，間有時飛沙揚塵，怒也。發屋拔木者，怒甚也。其占：大臣專恣而氣盛，衆逆同志，君行蒙暗，施於事皆傷害，故常風。鯉魚風。李賀《江樓曲》：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

紀事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三九四　南海　南海秋夏間或雲物慘然，則見其暈如虹，長六七尺，此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爲颶母。見忽有震雷，則颶風不作矣。舟人常以爲候，預爲備之。出《嶺表録異》。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一　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所經縣城官舍民居暑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爲丘墟，遂移今縣。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　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過中條，西不過席張鋪，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不氷，蓋大滷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風，雖不及鹽南之厲，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緣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葱。其來素矣。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一　瀕海多颶風。《南越志》云：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鷄犬爲之不鳴。《嶺表録異》云：秋夏間有暈如虹者謂之颶母，必有颶風。蘇過《颶風賦》云：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發則排户破牖，殞瓦擗屋，碪擊巨石，拔喬木，勢翻涔澥，響振坤軸。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濟之以雨尤爲可畏，禾已花實而值之，則闔境絶穗，俗之所當備也。

明・王瓚《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九　颱海神廟記（趙岐）

温人自夏徂秋，常觀雲以候風。苟或日間，其雲或黑或赤，低重凝澄，密而不散，則居民海賈咸以爲憂。方未風時，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涌，若有物驅之，此邦謂之「海動」。既而暴風大起，其色如烟，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以懼覆壓；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者無慮百數，此邦謂之「風痴」。其始發於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

風痴已可懼，然比歲常有；而風報或無，果有則勢尤惡。熙寧九年，大雲寺廬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萬，其高廣閎偉甲于城中間。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起，此閣輒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風定而視之，則柱離于礎尺餘矣。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擬哉！至於官宇民廬往往摧圮，迄今修復尚未如故。稽諸郡人，乃云：「數十年來未見此風之比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爲虞。凡風雨作則無雷，唯得雷而后測霽止之期。迨秋冬之交，莫不相慶，謂可無虞矣。其風之來，狂暴而喧厭不止，故謂之「痴」，二廣則謂之「颶」，大率海濱多有之，韓退之《問瀧吏》詩云：「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者此也。幸而有海神廟者，在郡城東北隅海壇山之上。風之興，長吏或躬往，或遣僚屬禱之，或驗或不驗，豈非情至與不至耶？不唯風爾，至于水火之灾，旱蝗之虐，禱之多應，誠有德于斯民者，列之祀典，宜哉！前日風，余從太守石公禱于廟下，翌日風遂定，今晨來致謝，民皆歡喜。余以謂誠之至者，猶可以動無情之金玉，況有德於民之神乎！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則至誠之心貴行之於平居無事之時，非特措之於倉卒之變而已也。

温州頻年火，而火常苦風，雖莫不有數，意其爲吏者，莫知茲神之靈而不知來禱。借有禱之，或措誠於倉卒，而責應於必然，皆未可也。因筆以告來者。

元豐三年八月十七日記

清・張岱《夜航船》卷一《天文部》　颶風

《嶺表録》：颶風之作，多在初秋。作則海潮溢，俗謂之颶母風。明正德七年，流賊劉大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死。

清・楊炳南《海録》卷三　龍吸水俗之鼠尾。　大海之中，風雨晝晦，有黑雲一片，如針下垂，漸低漸墜至海者，則水爲之瀠洞澌湃。遠者無妨，近則燒鷄羽、放花炮。而水櫃水桶皆當謹慎，用棉被或用衣服覆蓋，不然盡被吸去矣。海水味鹹，騰而爲雨則淡，是天地好生之德不可測議者也。

海和尚　大海之中不常有也。起則有風颶之灾，形如人口，闊至耳，見人嘻笑，名曰海和尚。見之者知爲不祥，必遭狂風巨浪立至，而舟有傾覆之患也。

清・吴應廉《光緒定安縣志》　海中之颶四時皆發，而秋夏爲多。有風無雨，名爲颶母。夏至后必有北風，必有台信。風起而雨隨之，越三四日，台即倏來。台甚於颶，而颶急於台。颶無常期，台經旬日。季麟光《風台説》。

藝文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宋玉《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者，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説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曲也。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因也然，則氣與風殊焉。王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浸淫溪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揚慷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焕燦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邸觸也。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艸，離蓁蘅，槩新夷，被稊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于羅幃，經于洞房，乃得爲大王之風。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淋漓，清涼增歔。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堰，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憒憒鬱悒，殴温致濕，中心惨怛，生病造熱，中唇爲胗，得目爲瞶，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南朝梁・何遜《何水部集・詠春風》 可聞不可見，能重復能輕。鏡前飄落粉，琴上響餘聲。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天部上・風》 晉李充《風賦》曰：尋之莫見其終，迎之莫知其來。四方爲之易位，八維爲之輪廻。遊聚則天地爲一，消散則六合洞開。

晉陸冲《風賦》曰：爰太玄之遐始，惟浮沉之剖分，詳乾坤之至德，莫風氣之獨尊。配無形於大象，化萬品於絪緼。釋凝潤於黃壤，降霈澤於蒼元。生無常域，潛無定棲。擢昧聚發，尋虛散歸。肆六合以騁邁，括毫毛而徘徊。引沈性於未萌，挫發形於已就。宣剛柔之流化，導四體之靈候。若乃祝融司節，炎精赫奕；斂朱唇而長嘯，承音響而來薄。猋熛熠以盈扉，洌纚縣以結幕。九域蕩搖，區宇揮霍。

又 梁庾肩吾《詠風》詩曰：宋地鵙飛初，湘川燕起餘。掃壇聊動竹，吹薤欲成書。蒼梧洞猶在，合浦樹應疎。陽烏一轉翅，千里定非虛。

梁賀文標《詠春風》詩曰：排簾動輕幔，汎水拂垂楊。本持飄落蘂，翻送舞衣香。

陳祖孫登《詠風詩》曰：飄颺楚王宮，徘徊繞竹叢。帶葉俱吟樹，將花共舞空。飄香雙袖裏，亂曲五絃中。試上高臺聽，悲響定無窮。

清・張英等《淵鑑類函》卷六《天部・風》 晉湛方生《風賦》曰：有氣曰風，出自幽冥。蕭然而起，寂爾而停。雖宇宙之宏遠，倏俄傾之屢經。同神功於不疾，等至道於無情。胡馬感而增思，風母隕而復生。啓慘冬之潛蟄，達青春之句萌因。嚴霜以厲威，順和澤以開榮。故君德喻其靡草，風人假以爲名。及其猛勢將奮，屯雲結陰。洪氣鬱拂，殷雷發音。勃然鼓作，拂高凌深。天無澄景，嶺無停林。六鵾爲之退飛，萬竅爲之哀吟。亦有飄泠之氣，不疾不徐。飄飄微扇，亹亹清舒。王喬以之控鶴，列子以之乘虛。若乃春惠始和，重褐初釋。遨步蘭皐，遊眄平陌。響詠空嶺，朗吟竹柏。穆開林以流惠，竦神襟以清滌，軒濛梁之逸興，暢方外之冥適。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卷七唐・陳章《風不鳴條賦》 風之起兮，不觸而行。條之應兮，有動無聲。察微祥於生植，表靜理於承平。輕搖而曉露初滴，暗裊而春鳩轉鳴。入楊園而若舞，拂花逕而如迎。寂兮寞兮，自南自北。其去莫止，其來可測。方縈仙樹，萬年之影稍垂；爰報聖時，五日之期不忒。長養資於皇化，沉潛契乎玄德。似有心於松柏之內，上下依依；類無言於桃李之間，往來默默。嫩葉隨轉，柔黃共舒。颺絲光於空際，惹絮影於春餘。聽莫得聞，訝繁柯之蔑爾；視之不見，驚疊萼之攢如。條自遷而通遐，俄起彼而集此。順八方之候，若有若無；調四序之宜，時止則止。由是輕纓偃草，細不揚波。異秋吟之摧木，同春扇於微和。均習習之容，寧比夫空穴而至？絶蕭蕭之響，誰謂其高臺則多？散漫千林，翱翔九野，修通匪亂於疾徐，溥暢必齊其高下。含其光也，亦類於人焉；靜以化之，乃符於王者。片塵靡驚於厚地，羣籟皆息於晴天。對翩翩之鷾鳥，任嘖嘖之鳴蟬。感之深殊桂鳴於秦樹，害乎物鄙禾偃於周田。我國家化將時茂，德與風傳。佇見傾梧之後，棲儀鳳於君前。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卷七唐・韋充《東風解凍賦》 三陽布，萬物新。攝提建月，勾芒御辰。惟東風之解凍，明下土而知春。於是嗣木德，游水濱。坼涸沍，開窮淪。始自震而發跡，終習坎而成仁。原夫其始也，出大塊，乘新律。度以分，訝瑶池之漸失。飄然既至，颯爾攸興。潛融積溜，暗斷輕氷。自太蔟之氣晴川，經暖日。積習習之淑氣，散戔戔之素質。順流而委，想銀河之漸傾。逐吹生，功因入律；悦中流而瓦解，聲若裂繒。不疾不徐，如考如擊。動輕漪於皎潔，上游鱗於磧礫。未分蘋末，疑馮夷之剖蚌胎。稍辨波心，若荆山之流玉液。意同攻陷，勢若剖剔。何虎嘯之威方微，信狐疑之心已釋。羊角既止，蟬翼潛銷。表一歲發生之候，當三春啓蟄之朝。鼓怒斯至，徘徊遽飄。圓折之時，初疑破鏡。亂流之處，盡若迴潮。斯以見寒暑不愆，推遷屢急。何一氣之自噫，信百川而皆及。導仁爲煦，決滯之義則深。以德而和，陷堅之功斯立。當其晴流漸泮，麗景初馳。飄忽既及，凝滯無遺。狀曉河雲卷之初，忽其明矣。若太素氣分之際，難可辨之。是知天地既春，欣榮者衆。將以遂於羣性，不獨釋於積凍。然後驅飛廉，命羲仲。俾風日之可遊，冀臨川而必中。

清・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五〇五唐・崔涯《詠春風》 動地經天物不傷，高情逸韻住何方。扶持燕雀連天去，斷送楊花盡日狂。遶桂月明過萬户，弄帆晴晚渡三湘。孤雲雖是無心物，借便吹教到帝鄉。

清・陳廷敬、蔡升元《佩文齋詠物詩選》卷六唐・李嶠《風》 解落三秋葉，能開二月花。過江千尺浪，入竹萬竿斜。

清・陳廷敬、蔡升元《佩文齋詠物詩選》卷六宋・蘇軾《舶趠風》 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幾處葉迴度山曲，一時清駛滿江東。驚飄蔽蔽先秋

葉，喚醒昏昏嗜睡翁。欲作蘭臺快哉賦，却嫌分別問雌雄。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宋・蘇軾《颶風賦》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氛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户肅然，槁葉蔽蔽。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斂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驅爾。少焉，排户破牖，隕瓦擗屋。礧擊巨石，揉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會千車而爭逐。虎豹謇駭，鯨鯢奔蹙。類巨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説。理草木之既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牆垣之隤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營。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摶扶摇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惴，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髣髴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虚耶？惜吾知之晚也。

宋・蔣捷《竹山詞・解珮令・春》 春晴也好，春陰也好。著些兒、春雨越好。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皁。

梅花風悄，杏花風小。海棠風、驀地寒峭。歲歲春光，被二十四風吹老。楝花風、爾且慢到。

宋・陸游《劒南詩稾》卷七《龍挂》 成都六月天大風，發屋動地聲勢雄。黑雲崔嵬行風中，凛如鬼神寒虚空。霹靂迸火射地紅，上帝有命起伏龍。龍尾不卷曳天東，壯哉雨點車軸同。山摧江溢路不通，連根拔出千尺松。未言爲人作年豐，偉觀一洗芥蔕胸。

宋・吴淑《事類賦》卷二《天部》 風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噫，衣介切。既破萌而開甲，《西京雜記》曰：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風不搖條，開甲破萌而已。」亦養物以成功。《禮説》曰：風，萌也。養物成功，所以八風象八卦也。識樹頭之少女，《魏志・管輅傳》曰：輅過清河倪太守，時大旱，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烏和鳴，雨應至矣。」果如其言。喜溪邊之鄭公。《地理志》云：射的山，鄭弘於此遇仙人，採樵常得便風，世號樵風。朝去暮來，今猶如此。若乃詠其涼，《詩》曰：北風其涼。稱有隧。《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入衿袖而留香，王子年《拾遺記》曰：瀛州時有香風冷然而起，張袖受之，則歷紀不歇。着肌膚，必欬滑。回桂椒而振氣。宋玉《風賦》曰：邸萼葉以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應廣莫以脩刑，《易通卦驗》曰：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山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弊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辯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宫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則明庶而施惠。《春秋考異郵》曰：明庶風至，明庶迎惠。注云：春分之候，庶衆斂也。注云：秋分之候，閶盛也，時盛收物，蓋藏之。閶或爲當。候不周而謹邊備。上也，陽以施惠，迎衆物而生之。待閶闔而藏庶物，《春秋考異郵》曰：閶闔風至當寒，天收去周出闔，以升崑崙。關令尹喜占，風逆，知當有神人來過，乃掃道，見老子。老子知喜命應得道，乃停關下，以長生之事授之。被葛玄之指。《神仙傳》曰：葛玄行過神廟，乘車不下。須臾，有大風逐玄，埃塵漲天。玄大怒曰：「小邪敢爾！」即舉手指風，風便止。乘之既聞見。空穴潛應，土囊暴起。並見宋玉《風賦》。復有應尹喜之占，《神仙傳》曰：老子將於宗慤，《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少時，從父徵士炳問慤所志，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御之亦傳於列子。《莊子》曰：列子御風，泠然善，旬有五日而後返。賦宋玉之闌臺，宋玉《風賦》曰：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宫，宋玉、景差侍。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歌荆軻之易水。《史記》曰：荆軻入秦，燕太子丹送別易水上，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施晉武之瑠璃，《世説》曰：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瑠璃屏，實密似統，奮有寒色。帝笑奮，答曰：「臣如吴牛，見月而喘。」置宋明之令史。《宋書》曰：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着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南海何由而雀化？《風土記》曰：南中六月則有東南長風，俗號黄雀風。時海魚變爲黄雀，因爲名也。恨山何神而薤靡？《荆山圖》曰：恨山縣，山下有石床，傍生野薤，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其分齊，隨偃而翦，不得過越。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出宋玉《風賦》。才驚虎嘯，《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注：虎，陽獸也，與風同類。復訝鳶鳴。《禮記・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注：鳶鳴則風生。驗烏鵲之移巢，《淮南子》曰：烏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注：扶，旁也。識鷄犬之無聲。《南越志》曰：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

方之風也。一曰懼風，言怖懼也。常以六七月興，未至時三日，鷄犬爲之不鳴。颶，音具。若乃瞻臺上之銅烏，《述征記》曰：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銅烏。或云：此烏過千里風乃動。搖廚中之婁脯。《帝王世記》曰：堯時，厨中自生肉脯，薄如婁，搖則風生，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婁脯」。既爲天地之使，《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亦是陰陽之怒。《春秋元命苞》曰：陰陽怒爲風。來時而或能動捷，宋玉《風賦》曰：衝孔動捷。求處而每因焚羽。《淮南萬畢術》曰：欲致疾風，焚雞羽。啓金縢而明旦，《尚書·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請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唯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識爰居之集魯。《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國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鳥有災乎？夫廣用鳥獸常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或徵自蚩尤，《史記》曰：蚩尤氏能徵風召雨，與帝爭强，帝滅之中冀。或感由庶女。《史記》曰：庶女者，齊之寡婦，養姑。姑女利母財而殺母，以告寡婦。婦不能自解，以冤告天，而大風襲於齊殿。飛車初駭於奇肱，《帝王世紀》曰：奇肱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東風至，湯復作車遣賜之，去玉門四萬里。曲蓋始因於周武。崔豹《古今注》曰：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製曲蓋。至若稱離合，陸機《要覽》曰：列子御風，常以立春遊乎八荒，立秋歸乎風穴。是風至草木發生，去則搖落，謂之離合風。號焚輪。《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風與火爲庶，迴風爲飄，日出而風爲暴風，雨上爲霾，陰而風爲曀。注：頹，暴風從上下也。猋，暴風從下上也。庶，炖炖，熾盛也。飄，旋風也。穴在宜都，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風出入之時，吹拂左右常净，暑月經之，凜然有衣裘想。門傳九真。《交州記》曰：風山在九真郡，風門在山頂上，常有風。駭法獄之逢獸，《山海經》曰：法獄之山有獸，其名曰「山猋」，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猋，音暉。驚鞠陵之見人。《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焉。山有人名曰「折丹」，處東極以出入風。注：折丹，神人也。悠然偃草，《論語》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颯爾祛塵。王子年《拾遺記》曰：崑山有四面風，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汙，風至，吹衣則净。常聞順物而布氣，楊泉《物理論》曰：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天地之性，自然之理也。亦復瞲目而脥脣。宋玉《風賦》曰：中脣爲脥，得目爲瞲。爾其悠揚轉蕙，《楚辭》曰：光風轉蕙泛崇蘭。飄摇吹棘。《詩》：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號怒萬竅，見上「大塊噫氣」注。退飛六鷁。《左傳》曰：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扇授袁宏，《晉陽秋》曰：袁宏爲東郡守，謝安執宏手授扇，宏曰：「謹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衣飄賈謐。《晉書》曰：賈謐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上數百尺，大蛇出袂中，後果及禍。戒寒每當於火見，《國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應類或聞於酒溢。《淮南子》曰：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沈溢。注：酒沈，清酌酒也。米物下沈，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酢而沈者沸。調調刁刁。《莊子》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飄風則大和，泠風則小和，獨不聞之調調乎？刁刁乎？羊角扶摇，見下「雖負大翼」注。才能獵葉，《周生烈子》曰：夫獵葉之風，不應八節。殊不鳴條。《鹽鐵論》曰：太平之時，風不鳴條。雖負大翼，《莊子》曰：鵬之背若太山，鵬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摇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注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扶摇羊角，風也。今旋風上如羖羊角。詎能終朝？《老子》曰：飄風不終朝。至於習習扇和，《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文選》詩曰：春風扇微和。依依解凍。《禮·月令》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當大麓之弗迷，《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豈庶人之所共？宋玉《風賦》曰：此獨大王之風，庶人安得而共之？有虞興解愠之歌，《帝王世紀》曰：舜彈五絃琴，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黄帝得吹塵之夢。《潛夫論》曰：黄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土，得風后以爲相。亦復便人寧體，宋玉《風賦》曰：發明耳目，寧體便人。動草摇技。見上「順物布氣」注。或歌豐沛以爲樂，《漢書》：「高祖過沛，擊築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或濟汾河而有詞。漢武帝《秋風詞》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雁南歸。泛樓船兮濟汾河，横中流兮揚素波。」占已聞於師曠，《左傳》曰：楚侵鄭，甚雨。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塵或惡於元規。《晉書》曰：庾亮出鎮江州，以帝舅故，内執朝權。王導不能平，嘗遇西風起，輒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污人。」奔厲而那堪拔木，《黄帝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漢書》曰：燕王都薊，大風拔宫中樹十六枚，後王誅。祥和而祇可披衣。「祥和」已見上注。宋玉《風賦》曰：王乃披襟而當之。蓋君聖而時若，自均調而得宜。《尚書·洪範》曰：聖時風若。

清・朱彝尊《明詩綜》卷二三明・王佐《瓊州》 斷虹飲海日光移，西北雲屯少定姿。颶母呼風千里至，三間茅屋可能支？

雲部

題解

漢・許慎《說文》卷一一《雲部》 雲，山川氣也。

宋・陸佃《埤雅》卷二〇《釋天》 古文雲字作「云」，象雲回轉之形，其上从二。二者，天中之陰也。天中之陰應之於上，故地中之陽升而爲雲。蓋陰陽之氣自下而上，阻於一，則爲亏；應於二而盤薄，則爲雲。云，旋也，亏者象其氣之舒。亏，《莊子》曰：「於亏以蓋衆。」義蓋取此。古文雲字又有雲氣盤薄之形，與「乃」字相類者。「乃」字，《說文》以爲象氣出之難，氣自下而上，至上而不得達，所以爲氣出之難也。《春秋傳》以爲「乃者，難辭」，其以此乎？今云又爲「云爲」之「云」，云有應而言也。《易》曰：「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變化云爲」，聖人之事也，故能常與吉會而「占事知來，象事知器」。云如雲，爲象母猴，制字之意，皆以天事言之。故《易》，君子謂之「言行」，聖人謂之「云爲」。《詩》曰：「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言幽王之時，小人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周旋其昏姻。」云象周旋盤薄之形，故云旋也，此以形訓。《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言小人在上，膏澤不下於民，則柔良於是失職。薈，會也；蔚，鬱也。陰陽鬱而成雲，蒸而成雨；會而成雲，散而成雨。《傳》曰：「陰凝上結，則合而成雲；陽散下流，則降而爲雨。」地氣上爲雲，陰中之陽也；天氣下爲雨，陽中之陰也。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爲雨。雨者，陰陽之和也。然而朝雲喜暘，暮雲喜雨，故《詩》言「薈蔚」；不雨之雲，又言「朝隮」也。賦曰：「朝爲行雲，暮爲行雨。」《傳》曰：「日將旦，清風發，晏陰伏。」則朝者，陰散之時，非所以爲雨矣。《淮南子》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詩》曰：「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則山雲草莽，於此見矣。《論衡》曰：「大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南山，曹之南山，則雨一國之山也，故《詩》主以言之。《晉・天文志》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雲者，氣也，地氣異矣，故雲之成象亦以不同，則山雲草莽，水雲魚鱗，理或然也。《左傳》以爲分至啓閉，必書雲物，蓋吉凶之兆有在於雲者，故先王占焉。《傳》曰：「青爲蟲，白爲兵，赤爲旱，黑爲水，黃爲豐年。此五雲，吉凶入侵也。」《莊子》曰：「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合之外。」神人者乘虛不墜，觸實不礙，故能狎虎兕，貫金石，乘雲霧而浮遊如此。《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冬曰上天，夏則天降而下，冬則天升而上，燠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也。董子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矣；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矣；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矣；雪不封樹，淩殄毒害而已矣。」雲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裔。或曰：「二色曰裔，外赤內青，謂之裔雲。」《太玄》曰：「紫蜺裔雲朋圍日，其疾不割。」「紫蜺裔雲朋圍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君子、小人並進，此其疾者所以不割也。測曰：「紫蜺、裔雲，不知刊也。」言紫蜺裔雲並進，則以紫蜺不刊故也。紫蜺以象小人，裔雲以象君子。

《康熙字典》戌集中《雨部》 雲，《說文》：山川氣也。从雨云，象雲回轉形。《廣韻》：河圖曰：雲者，天地之本。《元命包》：陰陽聚爲雲。《易・乾卦》：雲行雨施。

論說

《尚書大傳》卷二 雲者起於山，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恒陰。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 天者轉於下而運於上，雲者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動則其象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中臣，下盛強而蔽君明，則雲陰亦衆多而蔽天光也。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九 《洪範・五行傳》曰：雲者起於山，彌於天。陰氣也。王者失中，臣下敢蔽君不明，則雲陰象多蔽天光。有雲如衆謂風師法，有大兵。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主，衆邪之所積，其雲狀有若火、若馬、若白鵠、若衆軍。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衝。有狀若懸旌而赤，其名曰雲旌。有狀若衆馬以鬬，其名曰「滑馬」。

《春秋潛潭記》曰：雲色沐沐不濁，賢人去位，小人得禄。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一 鄭司農云：《保章氏》：五雲之物，二至二分觀雲色，青蟲、白喪、赤兵荒、黑水、黄豐。《東方朔別傳》云：凡占，東畔當視，天有黄雲來，如覆車，五穀大熟；青致兵，白致盜，烏黑多水，赤火。

明・王逵《蠡海集》 雲爲陽用，故龍騰則雲起。風爲陰用，故虎嘯則風生。或以雲爲陰風爲陽者，謂其體也。蓋雲乃陰之體升而爲陽之用，風乃陽之體散而爲陰之用，是以雲起也，石必滋風行也，土必燥。

雲爲陽，陽生施雨爲陰，陰生化陽施而陰化，故雲密則雨降陽施。而陰不能化，則有雲而無雨，未有陽不施而陰能化者，故有雨則未嘗無雲也，是以《易》曰：雲行雨施。蓋陽可攝陰，陰不能强陽也。

明・陶宗義《説郛》卷六上唐・丘光庭《兼明書》卷二 雲從龍

《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説者以爲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明曰：非也。夫風雲者，天地陰陽之氣交感而生，安有蟲獸聲息而能興動之哉？蓋雲將起而龍吟，風欲生而虎嘯。故《傳》曰：龍從雲，蛇從霧，巢居知雨是也。或曰《文言》，仲尼所作，何故不知？答曰：但取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先天不違者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五 草莽曰山雲，魚鱗曰水雲，烟氣曰旱雲，水波曰雨雲。

明・楊慎《升庵集》卷四 雲局記

點蒼山之麓，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下，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于堂曰：請問學。予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矣。夫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産植物，花者爲實乎？實者爲花乎？無花則無以爲實也。夫學何以異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以爲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禮，曰：六經，吾注脚也。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爲實，奚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徑約，况于人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子避席曰：夫子命貫矣，請終身誦之。

明・楊慎《升庵集》卷四一 雲龍風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説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致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清・南懷仁《坤輿圖説》卷上 雲雨

雲乃濕氣之密且結者也。地水之氣，被日爆煖，沖至空際中域，一遇本域之寒，即棄所帶之熱，而反元冷之情，因漸湊密，終結成雲。則或薄而稀，或厚而密者，又由于氣之乾濕清濁相勝之異勢也，薄稀者輕浮，易爲風所撥散，難以成雨，是爲枯瘠無益之雲。若厚密者，多含潤澤，故易化雨而益物。則雨無他，乃施雨之雲耳。凡初雨之時，必濛濛而細，漸而近地，則其雨點愈大矣。蓋雨落時多細微，雨點彼此相沾，若下之路遠，則相沾之更多，而加重大。故山頂比山根之雨點微小，因冬月比夏月雨點微小，因冬月天冷時，雲離地不遠，夏天大暑日雲高，離地更遠。然雲遠則雨點從上而下，一路彼此相沾之多而加重大；雲近則路短，而相沾之雨點小。雨雹時亦然。若當時有大風，雹子而横斜下，其體更加重大。蓋横斜之路比正直之路更遠，路遠則雹子相沾之多。間有如彈丸大者，若剖而細視之，則灼見多小雹子沾于一處，由此故也。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天語》 雲

粤地每多赤雲。蓋粤本炎方，火之用事。火在地中則麗而爲丹山，在水則澄而爲碧海，在天則光怪而爲赤雲，是皆離明之所發也。而廣州北山多白雲，或以爲珠海之氣所化。海，大澤也。大澤者，吐噙兑之精華，其氣多白。氣成形爲雲，雲之諸色，則昏旦之日與水氣相暎而成者也。山臨珠海，每當晴霽，如積雪浮空，半天皆素，或作龍文，或魚鱗，微帶金彩。語有云：越雲如龍，殆謂是也。

客有登新安杯渡山者，見一縷煙從海出，漸次繚繞上天，化作稠雲，頃之海中復有千萬烟樓上出，天乃大雨。蓋雨者雲之所爲，而雲從山中出者多晴，從海中出者多雨。《易》曰：雲上於天，需。雲者，雨之所需也。氣始爲煙，中爲雲，終爲雨也。

山之溼氣，蒸而爲雲。澤之燥氣，動而爲風。風生於燥，雲生於溼，故山氣清則月明，澤氣清則日麗。廣州治背山面海，地勢開陽，風雲之所蒸變，日月之所摩盪，往往有雄霸之氣。城北五里馬鞍岡，秦時常有紫雲黃氣之異，占者以爲天子氣，始皇遣人衣繡衣，鑿破是岡，其後卒有尉佗稱制之事。故粵謡云：一片紫雲南海起，秦皇頻鑿馬鞍山。而新會當宋皇祐間，龍山下有黃雲鬱起，水色變爲紫者旬日，人以爲文明之瑞。明興，白沙遂符其兆，故今學宮書云：聖人門青天白日，新會學紫水黃雲。

或云，南海多蛟蜃，故雲色駁。蓋蛟蜃乃雉所化，雉有文采，形雖化而其氣未化，氣雜於海雲之中，故雲色駁也。大抵海之雲生於水氣者十之七，生於蛟蜃氣者十之三。《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真雲也。

綜述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卷二　雲

《羣書要語》：雲，山氣也。《説文》。雲之爲言，運也。觸石而起謂之雲。《説題辭》。雲師謂之豐隆《廣雅》。《離騷》云：吾令豐隆殽雲兮，求宓妃之在。下注：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五臣曰：雲師，屏翳。按：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按：《楚詞》則以豐隆爲雲師，飛廉爲風伯，屏翳爲雨師。同上。慶雲曰景雲或曰卿雲，雲外赤青謂之絪雲。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西京雜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雲從龍，《乾卦》。坎爲雲。《易》。山雲蒸，柱礎潤。《淮南子》。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淮南子》。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卿雲之見，喜氣也。《史・天官書》。觸石而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注：側手爲膚，按指爲寸。《公羊傳》。金柯分，玉葉散。陸機《浮雲賦》。舒則彌綸覆四海，卷則消液入無形。成公綏賦。暴風之後，有砲車雲。《國史補》。

詩句：玄雲起高岳，終朝彌八方。魏劉禎。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成蒼狗。杜少陵。晴雲如擘絮。韓詩。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欲作。坡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魏文帝。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選》。

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卷二　雲

白雲從龍，山川出雲。天降時雨。密雲不雨，黃帝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不待族。廣成謂黃帝自爾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必書雲物。分至啓閉。雲中君。《漢志》巫言：祠雲中君。罪罪承宇。《楚辭》。薈蔚朝隮。《詩》：薈兮蔚兮，南山朝隮。薈蔚，雲興貌。屏翳。雲師名。油然。作雲沛然下雨。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淒淒祁祁。《詩》：有捄淒淒，興雨祁祁。垂天。大鵬翼若垂天之雲。觸石。《公羊》曰：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唯泰山爾。潤礎。《淮南子》曰：山雲蒸，柱礎潤。出蒼梧。《歸藏》曰：有白雲出自蒼梧，歸于大梁。至帝鄉。《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陽臺。朝雲。奇峰。夏雲多奇峰。赤鳥。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太史曰：其當王身乎？飛揚。高祖歌：大風起兮雲飛揚。五雲。《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象。注云：五，雲色有五，以別水旱豐凶也。同雲。上天同雲，雨雪紛紛。干雲。《文選》：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迢迢。無心。而出岫。不興。《文選》：朝雲不興而黃潦獨臻。陰陽聚。《春秋元命苞》。山川氣。《説文》云：雲，山川氣也，從雨。《保章氏》。《周官》。見上，鄭司農註云。二分二至觀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望。堯望之如雲。瑞雲紀事。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卿雲。《瑞圖》：卿雲，慶雲也。其狀外赤內黃。金枝玉葉。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之作華蓋。覆鼎。汾陰寶鼎，天子祀之，黃雲覆焉。慶雲。卿雲、瑞雲、景雲。干吕。青雲干吕，連月不散。若煙非煙。鬱鬱紛紛。《史記》：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五色呈祥。氤氳泱漭，德動天心。瑞開雲物。起封中。漢武封泰山，白雲起封中。青色。《魏書》曰：文帝生，有雲氣青色如車蓋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貴之證，非人臣之氣。孔五色雲起。中宗庶人韋氏，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笥，帝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雲狀如樹。擊之勝，帝奇其對。《馮智戴傳》。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狄仁傑。天瑞。鄭洎子仁規、仁表皆豪爽有文，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活活。韓愈《別知賦》：雲活活其常浮。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然龍弗得雲則無以神其靈矣。韓文。賊瑞。朱泚武俊等三讓乃就位，是日三

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遂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耶？景雲見。《樂志》：高宗即位，景雲見。張文收采古議爲《景雲歌》。白衣蒼狗。杜甫詩：天上浮雲似白衣，須臾改變如蒼狗。雲氣甚佳。五代楚《馬殷傳》曰：師周謂其神將綦母章曰：吾與楚人爲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敗也。抱日浮空。韓愈《賀慶雲表》：抱日增麗，浮空不收。雲氣多壽。《酉陽雜俎》。五色雜錯。《唐新語拾遺》崔希喬轉馮翊令，有雲如蓋，當其廳事前，須臾五色雜錯，徧於州郭。嵯峨。韋應物《夏景園廬》詩：夏雲已嵯峨。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雲非煙，容狀詎能詳述？韓愈《賀慶雲表》。晴雲如擘絮。韓詩。雲大如箕。大順二年六月，我師與宣州，兵敗孫儒於宣城。初，行密軍師張顥，善占筭，前一日謂行密曰：明日當水，亭午可獲孫儒。時畏日曦赫，儒兵方盛，人皆哂其言。及詰旦，比有雲大如箕，漸次彌漫，俄而澍雨，大水暴作，儒令其衆曰：城中以其大水，必將擊我，諸營皆當自固。未幾水深丈餘，城中知其號令，乃逕出兵以擊儒營，他營皆不救，因獲儒而至，皆如軍師之言。《吳越備史》。勃怒衝湧，擊石薄木。柳宗元《復吳子松說》：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勃怒衝湧，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爲人，拳然爲禽，敷舒爲林木，竭嶵爲宮室，誰其搏而斷之者？潤益萬物。元結《補樂歌》：雲之出潤益萬物。拋雲車。《國史補》：暴風之候，有拋雲車。濃雲鬱興。《唐史》：張說論文，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蔼蔼春空雲。韓愈《醉贈張籍》。落落出岫雲。杜詩。含姿。韓愈詩：宿雲尚含姿。洩雲無定姿。杜詩。黃雲抱日。《酉陽雜俎》：代宗即位，慶雲見，黃雲抱日。羣遊。杜甫詩：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芒碭雲一去。《遺懷》：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疊嶺宿霾雲。同上。《出左掖》。絶壁過雲開錦繡。同上。雲在高山空卷舒。李白詩。浮雲本無意，吹落章華臺。《贈別》。雲徹風恬。裴行儉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碟晝寢。行儉止督致祭，俄而雲徹風恬。五朵雲。韋陟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號郇公五雲體。

明・章潢《圖書編》卷二一　風雨氣

風雨氣，色如魚龍行，其色蒼潤，或黃氣蔽日，皆慘，或如土，或如累盆，黃色潤厚，朝東夕西，壓日或掩之，皆風雨之氣也。朝視日上有黑雲氣，如霧壓白日，光旁射，其色慘淡黃白者，其日有風雨。晚日欲入，有之，則夜有風雨。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其從來避之雲甚而潤大，雨必暴至。四餘之日有雲氣，如陣厚而潤者多雨。日始出有暈氣如車蓋在日上者，其日雨。日上下有黑雲，氣如蛟龍者，必有風雨。雲氣如黑蛇銜日，其下有大雨。月初生，色黃者多晴，色青多雨，色潤白者大雨。蒼白色入北斗，多大風。黃雲氣蔽北斗，明日雨。白氣掩北斗，不過三日，雨。青雲掩北斗，五日內必雨。天無雲，北斗上下獨有雲，五日內必大雨。日入後，有白光如氣，自地至天，直入北斗，所歷星皆失色，其夜必大風。太白出氣長數丈，多風雨，所指處兵大起。辰星出氣長一丈，大雨水。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三　雲之爲言運也，運行也。《釋名》

以精運也。《春秋說題辭》

雲猶云云，衆盛意也。又言運也，運行也。《釋名》

雲者，天地之本也。《河圖帝通記》

冬至，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小寒合凍蒼陽，雲出氐。大寒降雪黑陽，雲出心。立春青陽，雲出房，如積水。雨水黃陽，雲出亢。驚蟄赤陽，雲出翼。春分正陽，雲出張，如積白鵠。清明白陽，雲出奎。穀雨大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當陽，雲出觜，赤如硃。小滿上陽，雲出七星。芒種長陽，雲出斗維。夏至少陰，雲如水波萃萃。小暑，雲五色出。大暑陰，雲出南赤北蒼。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繒。處暑赤雲出。白露黃陰雲出。秋分白陰雲出。寒露正陰，雲出如冠纓。霜降大陰，雲出上如羊，下如礧石。立冬陰，雲出而黑。大雪降陰，雲出而分。冬至日謹候，見雲送迎，從其鄉來，歲美民和。《易通卦驗》

春有白鶴雲。《易說》

人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景雲見也。《禮斗威儀》

山雲艸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淮南子》

雲外赤內青謂之裔雲。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上

雲狀若有象馬以鬬，名曰滑馬。《呂氏春秋》。

凡占，長吏耕，當視天有黃雲來覆車，五穀大熟。青雲致兵，白雲致盜，烏雲多水，赤雲有火。《東方朔外傳》

又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菌車。《晉書》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四　雲

《說文》：雲者，山川之氣。《春秋說題辭》：雲之爲言運也。觸石而起，謂之雲。含陽而起，以精運也。《逸雅》：雲，猶云。云，衆盛意也。又言運也，運行也。荀卿《雲賦》：託地而游寓，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微，請歸之雲。丘光庭《兼明書》：雲也者，譬之於炊，或有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後氣生。由此而論，雲必陰陽相將而出，非一氣

能生者也。《周禮》：保章氏以五色雲物，辨吉凶之祲象。視日旁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黄爲豐。《山堂肆考》：雲，山川氣也，陰重則色深黑而風，陰稍輕則色淺黑而雨，惟晴明則白雲遊颺，乃雲之本相也。日射之則紅而成霞，月射之則炫而爲彩，皆借日月之光華也。

名號。《西京雜記》：瑞雲曰慶雲，曰景雲。慶雲或曰卿雲。雲外赤内青，謂之商雲。《史記》：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嘉氣也。《春秋運斗樞》：天樞得則景雲出，天子孝則景雲出游。《西京雜記》：董仲舒曰：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爲祺。孫氏《瑞應圖》：梢雲，瑞雲也。人君德至則出，若樹木梢梢然也。《易通卦驗》：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小寒合凍蒼陽，雲出氐。大寒降雪黑陽，雲出心。立春青陽，雲出房，如積水。雨水黄陽，雲出亢。驚蟄赤陽，雲出翼。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積白鵠。清明白陽，雲出奎。穀雨太陽，雲出觜，如赤硃。小滿上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常陽，雲出觜，如赤硃。小暑，雲五色出。大暑陰，雲出南赤北蒼。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繒。處暑赤雲出。白露黄陰雲出。秋分白陰雲出。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大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磉石。立冬陰，雲出斗維。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莘莘。小見雲送迎，從其鄉來，歲美民和。《史記》：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美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倉。《吕氏春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氣。《淮南子》作岑，雲水波。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河圖・始開》：黄泉之埃上爲黄雲，青泉之埃上爲青雲，赤泉之埃上爲赤雲，白泉之埃上爲白雲，玄泉之埃上爲玄雲。《修真秘訣》：以立春日北望，有紫緑白雲者爲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上詣天帝。《黄庭經注》：紫、青、紅謂之三素雲。《春秋孔演圖》：舜將興，黄雲升於堂。湯將興，白雲入於房。《洛書》：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黄雲扶日，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京房易傳》：赤雲如兔，蜀國當富。《前漢・天文志》：祥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而行。

《宋史》：祥符元年封泰山，天文院言紫雲如蓋，黄雲如龍鳳，青雲如竹木，名梢雲。《吕氏春秋》：雲狀若有象馬以闢，名曰滑馬。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旍。《楊慎外集》：雲如班駁形，舟人謂之風花。見《濟北集》。《爾雅》：奔日爲蔽雲。注：即暈氣五彩覆日也。《初學記》：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黄子發《相雨書》：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遲者，雨少，難至江漢。雲疾者即日雨。《楚國先賢傳》：天旱，有含水雲從西方起，則焚香祝之。《京房易傳》：青、白、赤、黑雲在東西南北，名曰四塞雲，見即有雨。《玉歷璇璣》：月始生，有黑雲貫月，名繳雲，不出三日暴雨。《京房易傳》：漢川有黑雲，大如席，不出五日必雨，名曰海雲。張野《廬山記》：廬山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田家雜占》：天河中有黑雲生，謂之河作堰，又謂之黑豬渡河。黑雲對起，一路相接亘天，謂之女作橋。雲鬬，又謂之合羅陣。皆主大雨立至。《國史補》：暴風之候，有砲車雲。

紀事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　《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然不獨廬山爲然，大凡山極高而有洞穴者，皆能吐雲作雨。孔子曰：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安定郡有峴陽峰，將雨則雲起其上，若張蓋然。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沛。閩中鼓山大頂峰，高臨海表，城中家家望見之，雲罩其頂，來日必雨，故亦有「鼓山戴帽」之謡。然它山不皆爾，以鼓山有洞穴故也。《海録碎事》云：大雨由天，小雨由山。想不誣耳。

藝文

漢・高誘《淮南鴻烈解》卷六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莽。水

氣出，雲似魚鱗。旱雲煙火，滂雲波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旱雲亢陽，氣似煙火。滂，滀水也。雲出於滂，似波水。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七《天官書》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鬱鬱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補遺卷一晉・成公綏《雲賦》 於是元氣仰散，歸雲四旋。冰消瓦離，奕奕翩翩。去則滅軌以無跡，來則幽閒以杳冥。舒則彌綸覆四海，卷則消液入無形。或狎獵鱗次，參差交錯。上捷業以倚梁，下壘峗而相薄。狀崴嵬其不安，吁可畏而欲落。或燦爛綺藻，若畫若規。繁縟成文，一續一離。或繡文錦章，依微要妙。綿邈凌虛，輕翔浮漂。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卷六唐・李嘗《山川出雲賦》 天地爲大，不能獨生。山川通氣，然後化成。故雲者氣也，感時而先出。雨者施也，憑雲而後行。亦由將有邦家，神必生其賢智。獲其輔佐，化乃洽於文明。且觸石爰分，陵空可觀。雜峰巒而勢逸奇狀，掩山川而氣騰雄怒。變而可大，隨風散以飛揚。用而有成，從龍作爲霖雨。因知雲之將出，合君臣之道。賢之將來，爲帝王之輔。所以神致命於開周，岳降神而生甫者矣。天不我欺，雲出以時。濟旱災而有望，播膏澤而無私。則臣既在茲，君當以維。黃彩有豐年之驗，青光表舉賢之期。豈獨鬱鬱紛紛，合嘉氣以成慶。朝朝暮暮，向陽臺而有思。其爲體也且多，其爲狀也難及。舒則杳冥而無際，卷則涓液而竝入。況至帝鄉，而散城邑。隨蓋狀以徐轉，對陣影而遥集。君無謂輕，虛而不真；君無謂悠，揚而不親。有以通天地而爲化，有以合陰陽之至神。與道興滅，隨時屈伸。爲君重陰，覆萬人於炎暑。爲君載雨，滌四海之埃塵。蔽虧窮巷，遶山扉以升降。迴旋翠幄，拂仙家而縣逾。應賢爲瑞，願浮色於落川。改容非煙，冀騰光於崑岳。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晉・陸機《浮雲賦》 有輕虛之艷象，無實體之真形。原厥本初，浮沈混并。六律簉應，八風時邁。玄陰觸石，甘澤霧霈。勢不崇朝，覆彼無外。若層崖高觀，重樓叠閣。或如鍾首之嶡律，乍似寒門之寥廓。金柯分，玉葉散。緑翹明，蕤英煥。鸞翔鳳翥，鴻驚鶴奮。鯨鯢泝波，鮫鰐衝遁。朱絲亂紀，羅袿失領。飛仙凌虛，隨風遊騁。有若芙蓉羣披，舜華揔會。車渠繞理，馬腦縟文。

宋・李昉《文苑英華》卷一二二唐・韋執中《白雲無心賦》 英英白雲，合莫爲質。義則難究，覽之不一。觀其發，雖有類於知機；稽其理，乃無心而自出。蓋玄造之潛運，而神功之陰隲。時止時行，或徐或疾。結自元氣，生乎群山。將離兮孰制而合，既往兮孰召而還。非欲恢弘自覆乎大荒之際，焉知酌損不踰於庸寸之間？徒見其紆餘上漢，繚繞飛天。形不常而屢易，居靡定而頻遷。謂變通之不倦，將有志於必然。斯乃生有於無，假虛爲實。勢乍分於逐火，色暫渝於帶日。油油裔裔，雖在空而可觀。杳杳冥冥，考攸往而無必。觸石蒼野，揚埃白泉。不恒厥所，有開必先。摇颺縈空，滅煙光於遠嶠。輪囷委地，雜波景於遥川。氤氲氳氳，或聚或分。其散也氣，其興也雲。忽羨溢以洪舒，若練之曳。乍縈紆而交錯，如絲之棼。所謂化於無象，著於無爲。匪知咎於進退，惟契道而推移。夕隨重陰，則黯以霏霮。晝混陽景，則煥然赫曦欻。上騰而蓊蔚，俄叠影以參差。既有遇而必變，則無心兮可知。然則陰陽不測，天實爲之。不然者，雷何憑而隱隱，雨何施而祁祁？雖思慮而不假，何卷舒以應時？儻帝鄉之可陟，何自致兮在茲？

宋・吴淑《事類賦》卷二《天部》 雲

夫雲者，蓋川澤之氣而陰陽之聚也。《説文》曰：陰陽聚爲雲。若乃凄然而興，滃然而雨。《説文》曰：滃，雨雲貌也。《詩》曰：有滃凄凄，興雨祁祁。杳藹從龍，《易》曰：雲從龍。悠揚干吕。東方朔《十洲記》曰：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吕，連月不散，意中國將有好道君，故搜奇異而貢神香也。」瞻黄帝之花葩，《史記》曰：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也。識漢皇之龍虎。《史記》曰：范增説項羽曰：「吾令人望沛公，其上有雲，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爾乃取象於坎，《易》曰：坎爲雲。觀繇於需。《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或申歌於虞舜，《尚書大傳》曰：舜時卿雲見，於時百工和歌。舜歌曰：「卿雲爛兮，糾縵縵。」或爲祥於慶都。《春秋合成圖》曰：堯母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黄雲覆上。白起蓟生之迹，《搜神記》曰：蓟子訓至洛，見公卿數十處，去後皆白雲起。香隨王母之車。《漢武帝内傳》曰：帝於尋真之臺，七月七日夜，見西王母乘紫雲輦來。至，雲氣勃鬱，盡爲香氣。出符陽以聚散，《山海經》曰：符陽之上，怪雲所出。去蒼梧而卷舒。古詩曰：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至若考西郊不雨之象，《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閱南山朝隮之義。《詩》曰：薨薨甘雨，興貌。蓋汾陰之寶鼎，《漢書》曰：武帝迎汾陰鼎至甘泉宮，黄雲蓋其上。覆西方之隱士。京房《易飛候》曰：視西方有大雲五色，其下賢人隱也。鬱鬱紛紛，《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鬱鬱

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非霧非塵，魏武《兵書節要》曰：孫子稱司雲氣，非雲非煙，非塵非霧，形似禽獸，客吉，主人之忌。山中草莽，水上魚鱗。《呂氏春秋》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氣，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亦云帝鄉仙馭，《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高唐麗質。宋玉《高唐賦叙》曰：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高唐之觀。上有雲氣，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曰：「此何氣也？」玉曰：「朝雲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晝寢，夢見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鳳翥鸞翔，陸機《浮雲賦》曰：若層臺高觀，重樓疊閣，或如鍾首之鬱律，乍似塞門之寥廓。龍逸蛟起，熊羆虎戰，鸞翔鳳翥，鴻鶴驚奮。龍申蠖屈。成公綏《雲賦》曰：龍申蠖屈，蜿蟬遶迴。連翩鳳飛，虎轉相隨。周則爲瑞於觀河，《禮斗威儀》曰：周成王治平觀於河。青雲浮於河。堯則呈祥於沈璧。《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河，白雲起，迴風搖落。至於濯魚待雨，黄子發《相雨書》曰：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遲者，雨少難至。江漢雲疾者，即日雨。燃石聞香。王子年《拾遺記》曰：爛石色紅似肺，燒之有香，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香雲遍潤，則成香雨。金枝玉葉，見「黄帝花葩」注。繡文錦章。成公綏《雲賦》曰：或繡文錦章，依微要眇，綿邈凌虛，輕翔漂渺。或見飛鳥，或瞻羣羊。京房《易飛候》曰：凡候雨，有黑雲如群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保章驗吉凶之祲，《周禮》曰：保章氏以五色雲物辨吉凶之祲象；占視日旁雲氣，青爲蟲，白爲兵，赤爲旱，黑爲水，黄爲豐。觀臺書啓閉之祥。《左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遂登觀臺，以望而書。注：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啓，立春夏。閉，立秋冬。別有縹緲赤繒，翩翻白鵠。《易通卦驗》曰：冬至，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立春，青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張，如積白鵠。穀雨，大陽雲出參，如車蓋。立夏，常陽雲出嘴，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如水波莘莘。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繒。寒露，正陰雲出，如冠纓。霜降，大陰雲出，上如羊，下如礧石。露彼菅茅，《詩》曰：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見茲珠玉。《地圖》曰：望石氣如浮雲者，珠玉之精也。蒸既潤礎，《淮南子》曰：山雲蒸，柱礎潤。雨當待族。《莊子》曰：廣成子謂黄帝曰：「汝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奚足語至道？」漢皇興豐沛之歌，《史記》曰：高祖過沛，擊築自爲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王母奏瑶池之曲。《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瑶池之上，王母爲謡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道理悠遠，山川間之。」宋觀松上，《宋書》曰：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芳香四滿。又，五彩雲在松上，如車蓋。漢紀封中。《漢書・郊祀志》曰：武帝封泰山，夜有光，晝有白雲，起於封中。驚林木之爲狀，見冠纓之儼容；事見上「赤繒」、「白鵠」注。覩青天之樂廣，《晉書》曰：樂廣有風姿，衛瓘曰：「此人若披雲霧而覩青天。」見白日之姜公。徐幹《中論》曰：文王遇姜公於渭陽，灼然如披雲見白日。映雉兔於晴碧，吴範《占候風氣秘訣》曰：有青雲，如雉兔，臨城營，軍敗走。駐車蓋於遥空。魏文帝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似車蓋。復有膚寸而合，觸石而起。《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其泰山之雲乎？紀黄帝之官，《史記》曰：黄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以有景雲之瑞也。美仲容之器。顔延年《五君詠・阮咸篇》曰：仲容青雲器。白作湯祥，《春秋演孔圖》曰：湯將興，白雲入房。黄爲舜瑞。《春秋演孔圖》曰：舜將興，黄雲升於堂。雖無出岫之心，陶潛《歸去來辭》曰：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亦有思山之意。張孟陽詩曰：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觀其崔巍龍嵷，狎獵參差，《淮南子》曰：周雲龍嵷。成公綏《雲賦》曰：舒則彌綸覆四海，卷則消液入無形。狎獵鱗次，參差交錯，狀崔巍其不安，吁可畏而欲落。亂走丹蛇，《兵書》曰：有雲如丹蛇隨星後，大戰殺將。輕飄絳衣。《史記》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美人，魏雲如鳳，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頭，蜀雲如困倉。或見夾日之赤烏，《左傳》曰：魯哀公五年，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若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心腹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終不禁。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不失國宜哉！」或觀圍軫之蒼霓。《春秋文耀鉤》曰：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旬，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蹲。於是楚唐史畫遺灰而雲滅，故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宋均注曰：軫，楚分也。雲，水氣。灰，火氣。畫遺灰，故雲滅也。斯所以垂災異之譴，警政令之虧，豈徒誦漢武「秋風」之句，翫湯休「日暮」之詩？漢武帝《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黄落兮雁南歸。湯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雨部

題解

漢・許慎《説文》卷一一《雨部》 雨，水从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閒也。

宋・陸佃《埤雅》卷一九《釋天》 雨，《説文》曰：「水從雲下也。」天地之氣，怒而爲風，和而爲雨，故凡《易》稱雨者，皆和之象。《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渰，陰雲也，亦或作「晻」。渰，水氣之雲也。《傳》曰：「雨、雲，水氣。萋萋，盛貌；祁祁，徐貌。」蓋雲欲盛，盛則雨足；雨欲徐，徐則入土。且亦雲氣不待族而雨者，非陰陽之和也。故《詩》「雲」以「萋萋」，「雨」以「祁祁」爲善。《詩》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説于桑田。」《瑞應圖》曰：「靈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言夜而雨，夙而星見，於是督勸農桑，此傳所謂務材訓農者也。」《鹽鐵論》曰：「周公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雨則必以夜。」夜者，正雨之時。《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善沾濡，又喜陰結，不解羈旅之愁，於是爲甚，故《詩》以言其情也。《雨無正》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政者，正也，夫文一止爲正，衆多如雨，則無正矣。《詩》曰：「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又曰：「益之以霢霂。」滂沱，大雨也，小雨謂之「霢霂」。《釋名》曰：「言纔霑濕漬，如人之沐，唯及其上支而已，根不濡也。蓋霢霂膏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霢也。」《説文》曰：「秋穫厚薶，故謂之麥。」然則霖言其上，霢言其下矣。《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方黍之苗也，暑雨暴息，無陰雲以覆之，日隨蒸焉，則苗槁矣，將以潤之，乃所以害之也。故《詩》正以陰雨爲善。今俗五月謂之「分龍雨」，曰隔轍，言夏雨多暴至，龍各有分域，雨暘往往隔一轍而異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小畜》，畜也，升氣，又自乎西，故能爲密雲而已。《傳》曰：「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又曰愁霖。雨晴曰霽，雨而晝晴曰啓，雨水曰潦，時雨曰澍。」

《康熙字典》戌集中《雨部》 雨，《説文》：水從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需其閒也。《玉篇》：雲，雨也。《元命包》：天地之氣和則雨。《釋名》：輔也，言輔時生養。《易・乾卦》：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書・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又《爾雅・釋天》：暴雨謂之涷，小雨謂之霢霂，久雨謂之淫。陸佃云：疾雨曰驟，徐雨曰零，久雨曰苦，時雨曰澍。又穀雨，二十四氣之一。見《後漢・律曆志》。又《正字通》：雨虎，蟲名。《遁甲開天圖》曰：霍山有雨虎，狀如蠶，長七八寸，在石內，雲雨則出，可炙食。或曰石蠶之類。詳見《本草綱目》。【略】《集韻》：自上而下曰雨。《韻會》：風雨之雨上聲，雨下之雨去聲。《詩・邶風》：雨雪其雰。又《小雅》：雨我公田。《釋文》：雨，於付反。《禮・月令》：仲春始雨水。注：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又叶羽軌切，音以。《易林》：陰積不已，雲作淫雨。

論説

《子夏易傳》卷一 雨者，陰陽和，陰行其道，則盛而爲雨。

《子夏易傳》卷六 柔居尊，小居大也。不應於上，小事而已。密雲而不能雨者，陰陽得行其道，故盛而爲雨也。

漢・王充《論衡》卷一一《説日篇》 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爲雨。猶湛而泥露濡污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雨行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温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

天降也。

漢・鄭玄注《易緯稽覽圖》卷上　陽無得，則旱害物。陰僭陽，亦旱害物。

按《後漢書・郎顗傳》引此文「得」作「德」。蓋德、得古字通。又「陰」字原本訛作「陽」，今據傳文改正。觀其政以別之。陽之以木爲災也，於春夏水而殺萬物，陰作之以水爲害也。於秋冬降陰不行，君施不行。而迎陰獨起爲雨，雨少必殺。旱異者，旱之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施，故陽雖不施，而陰通行之，德以成物也。水異者，而不害物也，按：「水異者」下，據文疑脱「水」字。斯陽欲誅而不能，故降陽不時，雨并合也。降陽見南，迎陰見北，北不能雨，白直黑而後雨，或先迎而後降，陰不下時，迎陰不起，承陽迎陰氣，久陰不雨，亂氣雲之起也，觀本所起卦，人爲之。按：此氣本從何卦起，所從起卦，人所爲也。降雲之陰，君謀臣之陰。迎雲之陰，臣謀君之陰也。太陽霓出地上，少陽時並而後聲微。太陽正月泰卦。霓出地上者，陽散始出，霓與地平。少陽得時，並而當雷。少陽謂泰卦也，用事於正月，泰氣得用，並臣強作威者，使臨作反，皆盜賊誅殺暴罪，威行於下，君得不降，氣道積，以時降，後得同類并下，故暴。

宋・李如箎《東園叢説》卷下　天雨

天將雨，必先蒸濕，雲氣騰結而後降雨。又龍見而雨必旋至。以雨主於龍乎，則何待於蒸鬱而後作雨也？又有薄雲而後作雨者，且龍所取江河之水，曾幾何而爲泛溢懷襄之患者何哉？二者之説蓋無定論也。俗諺有云：人能變火，龍能變水。此雖俗説，細詳之亦甚有理。夫天下之理，不能以無爲有，有其本矣，亦必有所待而後發見。夫木之爲性，火實存焉。然火無以自見，人以一灼之火而變之，則木俱火也，以至焚邱陵、燎原野，無所不可者，假人之力而致之也。雲之爲氣，水實存焉。然水亦無以自見，可以爲霢霂，而不可致霈霈。龍以一酌之水而變之，則雲俱水也，以至於漲江河、盈澗谷，亦無所不可者，假龍之力以致之也，火木、雲龍，二者相待而成者也。俗諺雖有此説，然不能推其理之所在，因爲之説。

宋・陳景沂《全芳備祖集》卷五　夏至前雨名黄梅，沾衣皆敗黦。又《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黄落，則水潤土溽，柱礎皆汗出成雨，謂之梅雨。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風土記》。江淮有梅雨，號爲梅霪，又有落梅風，謂之信風。

元・高德基《平江記事》　吴俗以芒種節氣後遇壬爲入梅，凡十五日。夏至中氣後，遇庚爲出梅。入時三時，亦十五日，前五日爲上時，中五日爲中時，後五日爲末時。入梅有雨爲梅雨，暑氣鬱蒸，而雨沾衣多腐爛。故三月雨爲迎梅，五月爲送梅。夏至前半月爲梅雨，後半月爲時雨。遇雷電謂之斷梅。入梅須防蒸濕，入時宜合醬造醋之事。

明・王逵《蠡海集》　雨、露，霜雪之化也。金爲氣始，天降氣，是因其色而可知。前言氣爲金，金乃水之母，氣盈而其色見，亦此義也。

又　或問曰：夏月龍行雨，餘月否者何？答曰：雨陰，從地生，夏日陽極在上，陰豈能生而升乎？不升則不降。龍潛湫潭幽陰之處，一動而出陰氣，得附之以升，既升必降，散而爲雨，故夏日之雨則龍行也。

明・陶宗義《説郛》卷六上唐・丘光庭《兼明書》卷二　窖雲不雨

王弼云：凡雲雨者，陰氣布于上而陽薄之不得通，則蒸而爲雨。明曰：此説未窮其理。何者？夫陰陽二氣，生于黄泉，氤氳交結，出地爲雲，二氣力均則能爲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爲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巽下☰乾上，小畜。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震下☶艮上，小過。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故《禮記》孔子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也者，非一氣能生者也。譬之于炊，或有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後氣生，氣生本于釜中，非結成于甑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于地中，陰陽相將而出，若陰先而陽後，尚不能爲雲，豈能爲雨乎？

明・楊慎《升庵集》卷四一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北，好曬麥。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電亦然。或問東爲陽方，西爲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　紅雨黑雨

正德三年，吾杭已故都御史錢鉞家，一夕天雨，明日起視，鄰皆清水而本家則紅者也。數日後錢氏爲朝廷所籍。嘉靖八年夏，杭城内外遠近皆下黑雨，人有衣服被其污染者而後知。予意紅雨即歷代所謂雨血，災變兆於錢氏可知；其黑雨者，《禹貢》導黑水於西海，龍取此而下耶？

夏雨

夏月雨暘鬲輒而三時不同者，蓋雨乃陰氣，從地而生，夏則陽氣盛極於外，或有陰生即爲消爍。惟龍，陽物也，隨時以計，雲從龍者，陰氣附陽而升也，升必降而爲雨，《埤雅》所謂蛟龍雨也。龍各有域，故鬲輒也。至於咫尺而分者，此陽氣消陰之不盡，俗謂過雲雨也。餘時龍已潛，陰陽常和，雨之正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六　三十六雨

《春秋説題》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京房《易候》則曰「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以爲時若之應。據《説題》計之，一年止得二十八雨，一月四雨則又爲四十八雨矣。或有差訛不同其數也，姑俟知者請究。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八　梅雨

《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又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人莫適從，予意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觀杜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在四月矣。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覺晚春。」此子厚嶺外之作，則又知南粤之梅雨三月矣。東坡吴中詩曰：「三旬過久黄梅雨，萬里初來船趠風。」又《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黲敗人衣服。」予嘗亦戲爲詩曰：「千里殊風百里俗，也知天地不相同。江南五月黄梅黲，人在魚鹽水滴中。」是知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此。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　雨徵

熊公曰：龍突發煙，平遠望之，亭亭直上，晴之候也。蜿蜒而起，如欲上而不得者，雨徵也。蓋雲將成雨，空中氣行，皆成濕性。煙爲濕礙，不得上升，故至宛曲，將雨礎潤，將雨燈爆，理可同觀。朝日出，光黯淡、色倉白者，雨徵也。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徵也。密雲四布，牛羊齕草如常者，不雨。若啖食匆遽，似求速飽，雨徵也。蠅蚋蚤蚉，匆遽咂食，雨徵也。蠉蜎之屬，倉皇飛驚，雨徵也。穴處之蟲羣出于外，雨徵也。朔日至上弦，視月兩角，近日一角稍豐滿，雨徵也。日暈白主晴，赤主風，色如鉛者，雨徵也。潛老夫曰：古人舉之矣。京房《易飛候》曰：晦朔弦望，雲漢四塞當雨。雲如水牛黑羣羊飛鳥，五日雨。北斗獨雲，必雨。如兩人提鼓持桴，爲暴雨。諺云：月暈風，日暈雨，東虹下火雨，乃爲水雨而霧霏也。子瞻詩：夏畦流膏白雨翻。升菴云：俗以暑雨乍落乍晴，日光穿漏，謂之天笑。即白雨也。白雨宜早稻。諺曰：早禾壯，須白日日幢烏洞，返塢主晴光，日生兩耳。斷風截雨，日落胭脂紅，無雨亦有風。日落雲裏走，雨在夜半後。月弓多風，偃瓦自下，河作堰，女作橋，合羅陣，風雨飄。魚鱗不雨亦風。顛冬斑卻是護霜天，皆是實徵，非數占之例。暄曰：月生齒，星芒角，滿天星搖動，天晦。若低小星白如欲墜，蜻蛉封，商鷄舞，魚浮水面，池塘緑渹，琴聲不清，鼓音不亮，日酷無風，背心獨熱，皆雨徵。蓋雨者，濕氣之行，故屬濕之像皆應之。而日酷背熱，則又水生于火，變濕之兆也。有曰：雲如車蓋十餘，乃陽火之氣必暍。而落氣如煙，或青或黑或黄，亦陽火之氣也。雲如魚鱗，名曰老鯉斑者，必暍午，晴候。五更忽雨，日必晴，雨候。清晨日出，必復雨，惟先雲而日漸出者，晴乃連也。中德曰：《月令廣義》，正月首十二日，每旦以瓦瓶秤水，重則雨多，輕則雨少。蓋水有潮候，月有變遷，此亦難決也。中通曰：當以冬至後數九秤而決之。中履曰：雲掩北斗口，有雨。此以北陰占之。凡所云南耳晴，北耳雨，南閃千年，北閃眼前。雲往東，雨無蹤。雲往西，馬蹄泥。雲往南，水漲潭。雲往北，好曬麥。皆以西南東北爲斷。然又冬夏不同，南北之地亦不同。如自楚入豫，春東北風亦不雨，江南北先雷風則不雨，桂林每雨必先起風，黔多雨，滇多西南風。其類未可執一，各自有説。

明・孫穀《古微書》卷一一　盛陽之氣

雹。盛陰之氣凝滯爲雪，陽氣薄而脅之則散而爲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大節二十四，小節十二，功德分也。故一歲三十六雨。

按梁元帝《纂要》：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久雨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啓，雨水曰潦雨。

明・談遷《棗林雜俎・義集》　二雨辨

無錫邵文莊寶。《二雨辨》云：雲興於海，倏然瀰漫，既翕而盛以雨者，海雲也，謂之（潮）〔海〕雲也，謂之山雨。雲興於山，勃然滿盈，既蘊而隆以雨者，山雲之雨，挾雷以動，風吹則散。此其大凡也。海雨夏少而秋多，山雨夏多而秋少。亦各宜之，易是爲變而無雷矣。天台王子春云：雨師屏翳，風師蓽廉，雷師豐隆。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天語》　雨

凡天晴，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點大而疎，是曰白撞雨，亦曰過雲，亦曰白雨。諺曰：下白雨，娶龍女。白雨者，炎熱之氣所蒸，夏間爲多，其勢苦暴，邵子所謂火雨也。嶺海炎方，夏日火尤盛，故多白雨。六月火在天上，故先下火雨，乃爲水雨而霧霏也。子瞻詩：夏畦流膏白雨翻。升菴云：俗以暑雨乍落乍晴，日光穿漏，謂之天笑。即白雨也。白雨宜早稻。諺曰：早禾壯，須白

撞。或日色微黃，且日且雨，是曰黃日雨，亦曰黃雨。其氣潟而蒸，是生螟蟲，禾最患之，故曰白雨宜禾，黃雨不宜禾。子詩：炎天白雨早禾宜，更爲園林熟荔支。今歲無多黃雨下，農夫相慶酒杯持。又早禾宜朝雨，晚宜夜雨。廣州夏雨恒多，宜早禾。高、雷秋雨恒多，宜晚禾。其或東望濃雲，有雷電而雨，西則否。或南望濃雲，有雷電而雨，北則否。是曰分龍雨，亦禾之宜。其不宜者二蟲，蟲者，蟲也。其生於雨者曰雨蟲。瓊於廣州，風氣絶殊。瓊冬至宜雨。諺曰：冬乾年溼，禾米莫粒。而廣冬至不宜雨。諺曰：乾冬溼年，禾黍滿田。瓊元日宜晴。諺曰：年溼冬乾，農夫加餐。瓊三月三日雨，天鑑損秧。四月八日無雨，蟲盛禾苗壞。而廣四月八日雨，十四日無雨，則穀多。瓊端午日暮而雨宜田，早而雨則下田傷，不雨則高田傷。而廣五月朔宜雨，雨則井泉浮，年豐。初二日不宜雨，雨則井泉乾，年歉。五日亦不宜雨。瓊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無雨。處暑無雨，則白露有雨。白露雨謂之苦雨，禾沾之白颺，果生蟲，蔬菜味苦。凡雨有甘苦，故《詩》曰：以祈甘雨。《左傳》曰：秋無苦雨。蓋春雨爲甘，秋雨爲苦，甘則生物，苦則殺物。

清・張宗法《三農紀》卷一　雨

雨者，陰陽之氣上薄爲雨，水蒸爲雲，降而爲雨，蓋陰陽之和而宜天地之施也。陰氣上爲雲，陽氣下爲雨。陽緩則和風順雨，陽急則雷電暴劇。陰綏則色薄而雨，陰重則色深而風。雲出天氣，非陽應之不能有形。雨出地氣，非陰不能有象。是天地生成之機，其形圖，其跡暈，乃造化鎔結之象。雨者，輔也，輔時以生養萬物，空中散絲，草間委露。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一　雲雨

大禹治水，至瞿塘，帝女瑶姬助之，以告成功。瑶姬即雲華夫人，封於巫山。其神或爲輕雲，或爲霖雨，或爲游龍，或爲翔鶴，既爲石，復爲人。是雲雨者，變化無方之謂。宋玉作賦，「朝爲行雲，暮爲行雨」。後人襲謬，竟作男女交媾解，譔入淫詞穢史，真百劫不超昇者也。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二　天要落雨娘要嫁人

天，純陽無陰，要落雨則陽之求陰也。娘，孤陰無陽，要嫁人則陰之求陽也。如矢赴的，如漿點腐，其理如是，其勢如是。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三　南天落雨北天晴

同是一天，而南北晴雨分焉。其在久晴之時，北之不幸而南幸也。南人曰：「何福而得此甘雨！」北人曰：「何辜而罹此亢旱也！」其在久雨之時，又南之不幸也。北人曰：「何福而得此朗霽！」南人曰：「何辜而遭此霪霖也！」是以古來爲人君父，因材而篤；爲人臣子，疢疾宜存，斯晴雨皆屬仁恩，南北皆生愛戴矣。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四　烏雲接日頭

人皆以天晴爲天好，蓋日乃純陽，明照天下。至落日時陰氣漸臻，此而有烏雲橫亘，與日接連，乃雨徵也。若一接之後，日光復亮，俗謂之打穿，又名赤脚下泥，來日必晴，陰陽盛衰，倚伏關頭，在此時也。故晝夜交代，人咸翹首屬望焉。

綜述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卷五　《羣書要語》：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釋名》。暴雨謂之涑，小雨謂之霢霂，時雨曰澍雨，三日以往爲霖，久雨曰霪，雨與雪雜下曰霰。《爾雅》。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久雨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水曰潦，雨雲曰滃。《釋要》。肅時雨若。《洪範》。有滃淒淒，興雨祁祁。《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詩》。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鹽鐵論》。太平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王充《論衡》。雨師屏翳，風伯飛廉。《漢・郊祀志》注。赤松子，神農時雨師。《列仙傳》。玄冥雨師。《風俗通》。唐俚語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朝野僉載》。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楚辭》。鵝鳴于垤。將陰則穴處者先知之。《東山詩》。蟻封穴户，大雨將至。《易林》。驟雨不終日。《莊子》。道至天者，祥風起，甘雨降。雨霽而陰曀者謂之甘雨。《論衡》。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風土記》。夏至前雨爲黃梅雨，沾衣服皆敗黦。又《埤雅》云：今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柱礎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故自江以南，二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同上。

詩句：密雨散如絲。晉張勵。炊爨不復舉，竈中生蛙蝦。傅玄。蒼生憂其

魚，南畝多被水。荆公。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銀竹。李白。黑雲玄甲駐，鐵騎冷宫馳。后山。

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卷二　雨

白：雨以潤之。遇雨若濡。雷雨作解。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滂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注：霢霂，小雨貌。三日。凡雨三日以往爲霖。九旬，十夜。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不節。《禮》云：風雨不節則飢。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膏雨。百穀仰之。時雨。不降。膏澤。多豐年。淫雨。旱降。霈然。下雨。密雨。如散絲。霖雨。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祁祁。甘雨。膏之。芃芃黍苗，陰雨膏之。驟雨。不終日。零雨。其濛。如晦。陰雨如晦。五政。《管子》曰：五政順時，春雨方來。一旬。太平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休應而時若。休徵曰：肅時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將降。時雨將降。秋無。苦雨。霑服。諸侯朝天子，雨霑服失容則止。商羊鼓舞。《家語》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墊巾。郭林宗雨中行，墊其角巾，時人效之，遂爲折角巾。鸛鳴于垤。言將雨也。救成都火。樂巴噀酒爲雨，救成都火災。少女風。管輅曰：天將雨，則樹上有少女風。降不破塊。《鹽鐵論》：周公之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則必至夜。陽臺。巫山神女，暮爲行雨。注必隨車。漢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境旱，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輒降。假蓋。孔子將行，雨，無蓋，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伐殷。《搜神記》：武王伐殷，至河上，雨甚雷疾。討邢。《傳》曰：衛大旱，討邢，師興而雨。洗兵。武王伐紂，大雨洗兵。流麥。高鳳讀書，不覺大雨至，盡流其麥。蟻封穴。《易占》曰：蟻封穴户，大雨將至。鸛巢。《苦雨詩》曰：水鸛巢曾覺，山雲潤柱礎。鷺飛。《湘川記》：零陵有石鷺，遇雨則飛如生鷺。蜧躍。《淮南子》曰：黑蜧、神虬，潛泉中而居，天將雨則躍。逃雨。《文子》曰：若與俗遽走，猶逃雨之無面不濡濕也。沮澤之龍。《蜀都賦》：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近壬子日。管輅過清河，見太守曰：天旱。輅曰：今夕當雨。《傳》曰：近壬子日直，滿星中已有生氣，丁卯食頃必至。又窘。陰雨。雨汁。雨雪雜下。雨行。我將飲酒而已雨行。雲不待族而雨。廣成子謂黃帝。濯枝。《風雨記》曰：六月大雨名。倒井。晉傅元詩。愁霖。《文選》：愁霖貫秋序。玄宴。《風俗通》謂雨師。屏翳。爲雨師，亦曰呼號。赤松子。神農時雨師，《列仙傳》云。土龍。《淮南子》云：土龍致雨。許慎注云：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焚身請。謝承《後漢書》：戴封升平爲西華令。大旱，請雨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至遠近嘆伏，乃遷中山相。漂粟。鄒子曰：朱買臣苦修學業不休，其家暴粟，令臣守之，不覺雨流粟。孔知雨暘。宗室守禮，岐王常奏守禮知雨，暘帝問故，答曰：臣無他，當天后時，太子被罪，臣幽宫中，歲被救杖凡三四，累創痕膚。前雨沈懣，霽則佳，以此知之。旱禱解必雨。段文昌帥荆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澍澤。劉仁軌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秋敛未訖，仁軌諫曰：今兹澍澤霑足，百穀熾茂。霖雨爲害，咎在主司。舊志：神龍元年，洛水漲，唐休璟以霖雨爲害，咎在主司。顏真卿還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告麻大雨。崔沆同平章事，昕旦告麻，百僚就班脩慶，大風雨雹，時謂不祥。因積雨，願寬逐臣過惡。王起、帝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願寬逐臣過惡。塗潦。郭子儀子曙，德宗幸奉天，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孫思邈。淫雨積時。蘇源明、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都，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其不可一也。敗稼。楊國忠時，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揆善禾以進，曰：雨不爲災。不避。陸羽與人期，雨雪不避。浪浪。韓愈《別知賦》：雨浪浪其不止。微灑霑衣。如雨虛空，微灑霑衣。張鷟《仙都山銘》。連日澍雨。《五行志》：永淳元年五月丙午，東都連日澍雨。少陰曰雨。《五行志》：武德六年秋，關中久雨，少陽曰暘，少陰曰雨，《秋述》：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新雨不來。霖雨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與山相應。上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堦庭彌滿。《唐宣武盛事》：判官洪子昇，延嵩山煉師在宅。值大雨，堦庭彌滿，欲上堂户。子昇有憂色。煉師取懷中重梨盞酌水，不滿而庭砌隨以乾矣。占雨石。唐《開元遺事》：學士蘇頲，有一錦紋花石，鏤爲筆架，置於硯席陽德衰則陰氣勝，故常雨。渠竇生魚。上元二年秋，霖雨連月，渠竇生魚。舊雨。杜甫詩：舊雨常稀客，今朝有底忙。雨木。貞元四年二月，雨木於陳留，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中空，所下者立如植。木生於下，而自上隕者，上下易位之象。碎而中空者，小人之象。如植者，自立之象。《唐史・五行志》。乾雨。《唐年小録》：泗水監王忠政，開成中，死十二日復蘇，云：天召行，雨隸左落隊。其左右落隊，各有五萬兵馬，簇雲端。俯視，重樓深堂，囊櫃之内，纖悉皆具。異者，米粒長數尺。一隊於小項瓶瓶中，貯人間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末謂之乾雨。皆在前，風車爲殿。夜遇雨。高行周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城。霑霔周布，霏微四施。柳宗元表。油雲四合，膏雨溥周。同上。衆靈受職，薈蔚且隮于南山。百穀仰榮，滂沛遂霑於東作。同上。滂沱積潤，布

濩垂陰。同上。農壤遂一於肥磽。滲漉盡霑於遐邇。同上。初泛洒於上宮，遂霶霈於下土。同上。雨甲子。唐《朝野僉載》：俚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鵲巢下地，其年大水。灑道。《文粹・楊炯少室山少姨廟碑》：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藹芳原。韋應物《東郊詩》：微雨藹芳原。微飄高灑。微飄來枕前，高灑自天外。韓愈《秋雨》：秦懷到空山，層聽遷驚瀨。甘津潤祥禾，伏潤肥荒艾。同上。白練直。簷垂白練直，渠漲清湘大。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杜甫詩：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佳聲達中宵。同上。皇天降澤德，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寒之雲，雨徵。蒼黑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羣羊，奔如飛烏，五日必雨。雲如浮舡，皆雨。北斗獨有雲，不五日大雨。黑雲如羣羊，奔如飛烏，五日必雨。雲如浮舡，皆雨。北斗獨有雲，不五日大雨。覆於日下，當雨。有黑雲氣，如牛皷，當雨暴。有異雲如水牛，不三日大雨。黑雲如羣羊，奔如飛烏，五日必雨。雲如浮舡，皆雨。北斗獨有雲，不五日大雨。凡候雨，以晦朔弦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東風曰雷雨，暴有黑雲，氣如船欲雨，日上有冠雲，大者即多雨，雲小者少雨。《師曠占》

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春秋説題辭》

大將軍行，雨濡衣冠，是謂灑兵，其師有慶。《魏武帝兵書摘要》

凡軍出，逢天無雲而雨，此天泣也，軍没不還。《太公兵法》

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

坎化爲巽，先雨後風。《周易集林雜占》

朱鼈浮於波上必大雨。《淮南子》

焦明至爲雨備。焦明，水鳥也。《樂動聲儀》

文襄遊東山，雲起，恐雨，笠，遇剥。李業興曰：坤下艮上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吴遵世曰：坤爲地，土尅水，故知無雨。文襄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不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杖十。業興曰：遵世會我意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北齊書》

攝木生江上，有寄枝，高三四丈，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塗之即雨。《爾雅注》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　江南每歲三四月，苦霪雨不止，百物黴腐，俗謂之梅雨，蓋當梅子青黄時也。自徐、淮而北，則春夏常旱，至六七月之交，愁霖不止，物始黴焉，俗亦謂之梅雨，蓋「黴」與「梅」同音也。又江南多霹靂，北方差少。

又　俗有立夏分龍之説，蓋龍於是時始分界而行雨，各有區域，不能相逾，故有咫尺之間而晴雨頓殊者，龍爲之也。又云：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則燄，得水則燔。惟以火投之，則反熄。此亦不知其信否也。

又　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每盛夏狂雨。雲自西而興者，其雨甘，苗皆潤澤。自東來者，雨黑而苦，亦不能滋草木，蓋龍自海中出也。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三　雨者，天之施也。《河圖帝通記》

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釋名》

候月知雨多少。八月一日、二日、三日，凡月色黄者，其月多雨。常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羣羊者，即有雨至矣。冬戊己、春辰巳日雨，蝗蟲食禾稼。立春雨傷五禾。立秋日雨害五穀。常以戊己日，日入時、出時欲雨，日上有冠雲，大者即多雨，雲小者少雨。《師曠占》

又　俗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雨。然雨非獨百里，有咫尺之地，晴雨迥別者。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二

中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然不獨廬山爲然，大凡山極高而有洞穴者，皆能吐雲作雨。孔子曰：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安定郡有峴陽峰，將雨則雲起其上，若張蓋然。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沛。閩中鼓山大頂峰，高臨海表，城中家家望見之，雲罩其頂，來日必雨，故亦有鼓山戴帽之謠。然它山不皆爾，以鼓山有洞穴故也。《海録碎事》云：大雨由天，小雨由山。想不誣耳。

明・談遷《棗林雜俎・義集》　黃梅雨

周處《風土記》：夏至前雨名黃梅雨。杜工部《梅雨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疎易溼，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迴。按：玄宗幸蜀，置成都府尹，號爲南京，讀其詩，梅與江浙不異也。今俗作「黴」字。

清・吳鵠《卜歲恒言》卷一

雨者，輔也。水從雲下，輔時以生養萬物也。《羣芳譜》。天下太平，夜雨日晴。言不妨農事也。太平之世，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矣。董仲舒。五更忽雨，日中必晴。諺云：雨打五更，日曬水坑，卒然有雨，不久必晴。《道德經》云：暴雨不終日。雨着水面上有浮泡，調之水戴帽，主卒未晴。諺云：一點雨，一個釘，下到來朝也不晴。久雨雲黑，忽然明亮，主大雨。諺云：亮一亮，下一丈。又云：病人怕肚脹，雨落怕天亮。晏雨難晴，謂之黃昏雨。諺云：開門風，閉門雨。久雨，若午時乍晴有日色，午後雨必多。諺云：雨住午，下無數。雨同雪下，卒難得晴。諺云：夾雨夾雪，無休無歇。甲子日晴主雨月多晴，雨則久雨。《羣芳譜》。一云甲子值隻日多驗，雙日謂之雌甲子，雖雨無妨。《歲時雜占法》。三季甲子皆宜晴，獨冬甲子宜雨《璅碎録》。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赤、尺古字通用，言爲雨阻，跬步若千里之難。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雪飛千里。四季壬子宜晴，此日名水生日。春雨人無食，夏雨牛無食。秋雨魚無食，冬雨鳥無食。又云：雨打六壬頭，低田只索休。一説壬子是哥哥，爭奈甲寅何，更須看甲寅日。此日若晴拗得過則不妨。諺云：甲寅日雨，四十九日天不晴。一説壬子雨，丁丑晴，則陰晴相半。二日俱晴，則六十日內少雨。二日俱雨，則六十日內不晴。凡久雨久晴，皆看換甲。又云：甲日雨下乙日晴，乙日雨下十日陰。甲午旬中無燥土，逢庚必變，逢戊必晴。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農圃春秋》。久雨不晴，但看丙丁。久晴不雨，且看戊己。又云：丙不藏日，是日雖陰雨，日必畧現也。《五雜俎》。壬子癸丑甲寅晴，木套釘靴掛斷繩。雨打丁巳頭，四十五日無日頭。《國史》。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四　雨

《釋名》：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也。

《春秋潛潭巴》：陽制於陰故爲雨。《兼明書》：王弼云：雨者，陰在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蒸而爲雨。此説非也。夫陰陽二氣，生於黃泉，氤氳交結，出地爲雲，二氣力均，則能爲雨。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爲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董仲舒傳》：雨，乘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春秋説題辭》：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京房《易飛候》：太平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西京雜記》：董仲舒云：太平之世，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海録碎事》：張士伯禱雨於嶧山，聞空中語曰：大雨由天，小雨由山。《廣雅》：雨師謂之屏翳。《山海經》：屏翳在海東，人謂之雨師。顏師古《漢書》注：屏翳一曰萍號。天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道經》：雨師陳華夫。

名號

《淮南子》：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日爲穀雨，一旬五日爲時雨，萬物咸利，故曰神雨。神農之治天下，甘雨時降，五穀繁植。《瑞應圖》：靈雨者，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靈雨。《爾雅》：小雨謂之霢霂，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註：雨自三日已上謂霖。《逸雅》：霢霂，小雨也。言裁，霢歷霑漬如人沐頭，惟及其上枝而根不濡也。《説文》：霢，小雨也。霂，微雨也。霈，雨聲也。溟，小雨也。澍，時雨也。湣，雨下也。《明堂月令》：零雨，小雨也。《纂要》：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霽，雨而晝晴曰啓，雨水曰潦。《左傳》：秋無苦雨。杜預注：苦雨爲人所患苦也。揚子《法言》：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之帡幪。注：陵雨，暴雨也。《侯鯖録》：同州謂沾足爲爛雨。《法華經》：諸饑渴衆生，以法雨充滿。《酉陽雜俎》：徐州一士人暴卒復生，言初吏召云，天使行雨，雨有兩種，一餅貯水作人間雨，一如銷石末名乾雨。《分別功德論》：天及龍皆能降雨，何以取別天雨細霧下者是龍雨？麤雷

下者是。又阿脩羅共天鬬時亦能降雨。雨有二種，有喜雨，有瞋雨。若雨和調者是歡喜雨，若興雷電霹靂者是瞋恚雨。《金樓子》：月旦日雨爲月額雨。《月令廣義》：上旬過月雨謂之翔日雨。《田家五行》：二月八日俗謂張大帝生日，前後必有風雨，號爲請客風、送客雨。正日謂之洗街雨，初十謂之洗廚雨。《提要録》：社公、社母不食舊水，故社日有雨謂之社翁雨。《氾勝之書》：三月榆莢雨，高地疆土可種秫。《提要録》：杏花開時正值清明，後必有雨也，謂之杏花雨。《退齋雅聞》：河朔人謂清明雨爲潑火雨，立夏雨爲隔轍雨。《風土記》：夏至前雨爲黄梅雨，沾衣服皆敗黦。《埤雅》：江湘兩浙四五月間梅欲黄落，則水潤土潟，礎壁皆汗，鬱蒸成雨，謂之梅雨。今人衣服四五月間爲濕氣所敗，謂之上梅。《名義考》、《説文》：物中久雨青黑曰黴。《楚辭》顔黴黎以沮敗，則梅雨。上梅皆當作「黴」，因雨當梅熟，遂譌爲梅雨，至有迎梅送梅之説。又因梅雨譌爲上梅，益謬矣。陸機《要覽》：昔羽山有神人焉，逍遥於中岳，與左元放共遊薊子訓所。坐欲起，子訓應欲留之，一日之中三雨。今呼五月三雨亦爲留客雨。《月令廣義》：五月二十六日雨爲分龍雨，閩俗以夏至後爲分龍雨。《爾雅》：暴雨謂之涑。註：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涑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涑雨兮灑塵。是也。陸機《要覽》：夏雨名綿雨。《風土記》：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歲時記》：六月必有三時雨，農家以爲甘澤，邑里相賀曰喜雨。七月六日雨曰洗車雨，七日雨曰灑淚雨。《月令廣義》：八月初三至二十三爲詹天雨。《荆楚歲時記》：八月雨謂之豆花雨。《提要録》：九月雨爲黄雀雨。《歲時記》：小春月内三雨，則百蟲蟄藏，曰藥雨。李時珍《本草》：立冬後十月爲入液，至小雪爲出液，得雨謂之液雨。

紀事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一五 《長沙耆舊傳》云：祝良字召卿，案：召，近刻訛作「石」。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案：近刻作「午」。紫雲水起，案：近刻作「沓起」。廿雨登降。人爲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六 求雨求晴漢文 嘉靖壬午，浙藩承大中丞蒼梧吴公廷舉之命，督予註釋董仲舒求雨、求晴二文，務欲解其事理所以然之故，一時脱稿，只以爲董子真可謂惑於災異也，後往往聞之宦客，以二文嘗驗之南海、驗之湖湘、驗之南直隸矣，因思亦嘗勞心於此。檢稿遂録于天地類，請正博雅。文難通處，因於原文，未暇改正，不贅。

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以水能勝火。令民禱社，社在壬方，屬水，故獨禱社，出《白虎通》。家祀户。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祀户者取萬物始出之義，出蔡邕《獨斷》。無伐名木，無斬山林。《月令》禁止伐木，以春盛德在木。暴巫，《左傳》曰：「令人面向上，冀天哀之而雨，巫能接神，故暴之」，註曰：「男曰巫，女曰覡。」而《檀弓》又曰：「天久不雨而望愚婦人」，則訓巫爲婦人矣。《考索》又曰：「使女巫舞旱，從陰也。」似當作女人。聚蛇八。蛇乃龍屬，又盤向壬，壬，北方屬水，出《埤雅》。或謂蜥蜴，蓋蜥蜴亦蛇類，求雨者也。八乃木之成數，春故也，出《月令》註。曰於邑之東門之外爲四通之壇，方八尺，於東門外者，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月令》迎春於東郊，出《五行志》。爲四通之壇者，取便觀雲氣也。方八尺者，亦木之數也。植蒼繒八。蒼，深青色，東方青色。繒者，帛也。漢祀用帛，故仲舒云然。八亦春數。其神共工，共工以水行，霸於羲、農之間，故祀之，非堯之時共工也，出《淮南子》。祭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膊脯，魚畜能興雲雨，出陶朱公《養魚經》。八亦木數也。玄酒，顔達龍五齊三酒之辨曰：「玄乃玄味之本，宜水也。清酒，好酒也。」《周禮》曰：膊，脇也。又豚肩也。脯，乾肉也。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巫潔，冀神之降依其體也，故擇清潔之者。利言辭者，善於祝也。齋三日，服蒼衣，亦取東方之色。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出《五經通義》。又《詩》曰：「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猶望之以明也，出《詩經》。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説文》曰：時雨曰澍。又澍者，註也。奉牲，牛羊豕曰牲，出禮書。以甲乙日十干屬木。爲蒼龍，長八丈，龍，致雨者也。青色，春尚木德也。居中央；爲小龍七，合大龍爲八數。各長四丈，四七二十八也。於東方，皆東向，亦取春東之義。其間相去八尺。取小童八人，凡八者，皆取木數也。小童，正長養者。春義萬物初生，故取之順時也。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青，東方色。舞者，《周禮》有舞師掌教旱舞，旱暵則舞之，故曰舞雩。舞則達陽中之陰也。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

齋夫，田夫也。八蜡之神有先嗇，司嗇爲農事也，故禱雨而用之，亦取無雨則農無從而力田，故立候於此。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閭者，聚也，水聚族處，出《韻會》。今借爲門閭之閭，乃里門也。通之於溝，取水得行，獨止閭者，亦取水義耳。取五蝦蟆錯置社中池，蝦蟆，水族，得水氣之多者，故淫雨而生焉，又能變化之，故《淮南子》曰：「老蝦蟆能化鶉」，《古今註》曰：「雷震脫尾」。《本草》：一名苦龍，故洪駒父詩云「龍變或托體」，所以用之。其數五者，五行也，從二陰陽在天地交午也，出《說文》。今旱而欲雨，正交午之義爾。方八尺，亦木數也。深一尺，《說文》：義地數也，禱雨從陰之義。置水蝦蟆焉。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三歲豭豬，皆燔之於四通神宇，雞於地支屬酉，酉則金也，金能生水，故《埤雅》曰：「雞正方之物」，又《說文》曰：「知時畜也」。豭豬性喜雨，故《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易》曰：「坎爲豕」，皆水義也。三歲者久，能爲鬼神所使，出《埤雅》。物久則靈矣，故用之。令民闔邑南門，置水其外，閉陽也。復置水焉，殺火也。開北門，縱陰也，即《禮》云達陰之義。具老豭豬一，置於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豭豬，聞鼓聲皆燒豬尾，取死人骨埋之，《說文》：「豭牲，豕也。」豕性屬水，市中與北門皆用之，取其以類相感。一燒而聲應，出於北門，則亦達陰之義也。鼓而後燒，齊約也。取人骨埋之，《月令》：春月掩骨埋胔，《呂氏春秋》註曰：「順木德而仁恩。」祈雨而然，蓋冀天之所感也。開山淵，積薪而燔之。淵，龍所居。開之而燔積薪，欲龍之行雨也。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道，道路；橋，橋梁。壅塞不行者，快之欲通，利其水道使之行也。決濟之。幸而得雨，以豬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漢書》「財」字讀與「纔」同。財足者，取其僅足而已。茅，茅草也。以此禮天，即《易》曰「藉以白茅」，致潔也。毋斷，存餘質也，亦無斬伐之義也。此言得雨謝禮如此。

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同前。家人祀竈。祀竈於夏，取火德生旺之義，出《山堂考索》。無舉土功，《月令》：「無起土。」土能剋水，故禁之。更大浚井。導水泉也。暴釜於壇，臼杵於術。釜以炊，臼杵以舂，皆有事於穀者也。術，邑中之道也。暴之者，見其久旱苗槁，示不復用，冀天哀之也。七日夏屬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乃火之成數也。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亦火數也。赤繒七。赤亦火也。其神蚩尤，蚩尤能召風伯雨師，故祭之，出《山海經》。祭之以赤雄雞、赤，火色；七，火數。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已上同前。服赤衣，尚火也。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十干屬火。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六，并大龍爲七數。各長三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夏則萬物長盛，故人用其壯也。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齋夫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仲秋治兵，司馬掌兵者也，故順時用之，出《山堂考索》。地利者也，旱以爲民，故用之也。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蟆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已上凡七，俱火數也。深一尺。取天一生水之義也。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豭豬，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已上凡如春辭者，俱同春義解。

季夏，禱山陵以助之，山陵能興雲雨。令縣邑一徙市《風俗通》曰：「市，恃也。養贍老小，恃以不匱也。」日徙之者，示民無生理，冀天哀之，故歷代祈雨有徙市、禁屠，俱一義也。於南門之外，夏令，故南門也。五日五，土數也，季夏屬焉。男子無得入市。損陽而益陰也，出董仲舒奏。家人祀中霤。中霤猶中屋也，出《尚書正義》。《月令》中央屬土，故祀中霤。中霤，土神也，出陳澔《集說》。無興土功。解見前。聚巫市傍，爲之結蓋。爲四通之壇於中央，屬土故也，乃土位也。植黃繒五。黃，土色；五，土數。其神后稷，社神。祭之以毋餌，毋音模。禮，八珍淳毋，煎醯和黍，於上沃之以膏者，出《周禮》。《韻會》：「餌音移。」禮有餌食乃餡，米食也，出《周禮》、《玉篇》。玄酒，具清酒、膊脯，各令爲祝。齋三日，衣黃，從土色也。皆如春詞。以戊己日十干屬土。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四各二丈五尺，并大龍共五數也，殺於大龍之半，亦土數。於南方，皆南向，南是夏令，故南向也。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丈夫亦壯者也，故《神農求雨書》爲壯者。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取蝦蟆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已上凡解俱同於前。《神農求雨第十九》曰：「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壯者舞之，季立之。」二字疑爲「夏」字。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壯者、壯者舞之也。西方沾、沾當作「鰽」，鰽舞之耳。北方下疑少缺一字。人舞之。」或是「老者」二字。

已上既與原書不同，或謄寫之誤，不敢强解。

秋暴巫意原本欠一「尪」字。尪，有疾人也，事出《檀弓》。至九日，無舉火事，九，金成數也。秋屬金，火尅金，故禁之，蓋欲順時之義。煎金器，取金能生水之義。家人祀門。秋爲閉藏，故祭門，出《文公語録》。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行，秋位西方故也。方九尺，亦金數也。植白繒九。九亦金數。白，西方之色，於時爲秋，故尚之。其神大昊，白精之君，金天氏也，故祀於秋，出《月令》註。祭之桐木魚、大昊司秋，故祭之以桐木魚。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十干屬金。爲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間相去九尺。解如前義。鰽者九人，老而無妻曰鰽，秋則萬物零落，用之九，亦金數也。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仲秋治兵，司馬，掌兵者也，故順時用之，出《山堂考索》。蝦蟆池方九尺、深一尺，已上解俱如前。他皆如

各各作「冬」字。儺儺、舞同。龍六日，冬屬水，六乃水之成數也，故用之。禱於名山以助之，名山，靈者也，又山川出雲故也。家人祀井。冬爲水旺之候，故祭井，出《文公語録》。無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時既爲冬，方則位北。方六尺，植黑繒六。六，水數；黑，水也。其神玄冥，玄冥，水官之臣，少皞之子，乃水神，出《月令》註。祭之以黑狗子六，《古今註》曰：「狗爲羣獻」，是用於祭者也，禮亦云然。取其黑，因水之色也。《爾雅》曰狗爲龍狗，有致雨之義存焉。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十干屬水。爲大黑龍一，長六丈，水之數也。居中央；爲小龍五，各長三丈，如前義也。於北方，皆北向，順時之義。其間相去六尺。亦水數也。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一歲之氣將終，老者一生以將終，亦順時之義。尉亦齋三日，衣黑衣而立之。禱雨爲民，親民莫如縣，冬已歲週而尉則縣佐之末，至冬而用，取其義也。蝦蟆池如春。已上同春。

四時皆以水，必闕一「日」字也。爲龍必取潔土，求雨必爲龍，蓋龍見輒有雲雨之興，緣其象類而爲之，出桓譚《新論》，所謂土龍是也。爲之結蓋，蓋覆於其上也。龍成而發之。發之，去之也。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天干庚屬金，地支子屬水，金能生水故也。令吏民夫婦皆偶處。陰陽和而□雨，取其和樂也。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閉陽縱陰之義。《神書》《神農求雨書》也。又曰：「開袖山袖當作「神」。神原本無此「神」字方通。淵，積薪，夜擊鼓譟而燔之，爲其旱也。」《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因其義，惟大祭拜請之而已，敢有加耶？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卑勝尊也。賤凌貴者爲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春秋》不畏强禦也。

止雨文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曰剋水故也。塞水瀆，瀆，邑中溝也，《荀子》曰：「入其史瀆」是也。塞之者，使水不能行。絶道，道，道路也。絶之使不得通暢也。蓋井，井以出水爲功，蓋之，禁止也。禁婦人不得出入市。絶陰也。令縣鄉里皆掃社下。致潔也。縣邑若亟亟當作「丞」。令吏齋夫三人以上，祝一人；鄉齋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祝禱其一人也。皆齋三日，各衣時衣。春青色，秋白色，夏赤色，冬黑色。具豚一、《曲禮》曰：「豚曰腯肥」，以牛羊曰肥，豕曰腯，則豚乃兼二物也。黍、小米、鹽、美酒即清酒也。財足，祭社。擊鼓三日，干寶曰：「擊鼓于社，責群陰也。」而祝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諾。古者應時有節交曰諾，出《爾雅》。天生五穀以養人，今淫雨久雨也。太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牛羊曰肥，犬豕曰牲。清酒以請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易》其中，遂大雨。暄曰：潭中有龍處，投鐵，雨立降。中通曰：或取即且燕蛙膏血茜草而投

史載雨粟，《博物志》：南陽小都，雨穀如麥粟，味苦，大者如米豆，黄赤，味如麥。食之除心氣患，此他處吹來者。其載雨肉如肋，或載雨血，則似之而實非也。褚記室曰：至治元年，雨鐵，則雷楔隕石之類耳。天啓癸亥，智隨家君都門，書晦雨血，以著衣而色赭也。

祈雨古法

董子言土龍祈雨之事，王彦威驗李玘以白蛇醫二甕青衣小兒擊甕致雨之事，舊説有泥楓人而環呼蜥蜴者此也。成式曰：蜴與蛇私爲親家。智按：《異物志》曰：魚躍，蜥蜴從草中下，共浮水上而交，蓋與龍通氣也。蛇背傷，蜥蜴輒銜草傅之，或以口所含雹療之，故號蛇醫。一説純黄色。潛山下九井，旱。殺犬投

潭中，必大風，雨溢潭而後已。一曰龍淵投虎骨，龍即起。

明・張岱《夜航船》卷一《天文部》 雨　雨神名涉湩本郎，雨師名萍翳。

商羊舞　齊有一足鳥，舞於殿前。齊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兒童有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是爲大雨之兆。後果然。

石燕飛　《湘洲記》：零陵山有石燕，遇風雨則起飛舞，雨止還爲石。

洗兵雨　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非妖與？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雨工　唐柳毅，遇過洞庭，見女子牧羊道畔，怪而問之。女曰：非羊也，此雨工雷霆之類也。遂爲女致書龍宮，妻毅以女。今爲洞庭君。

清・吳應廉《光緒定安縣誌》 淋漓雨

多發於隆冬。勢如游絲，隨風舒卷，輕細無聲，最宜潤物。如經旬未晴，則寒氣入地深透，螟種俱死，明年禾不生蟲矣。農人利之。

藝文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 《爾雅》曰：暴雨謂之涑，小雨謂之霢霂，久雨謂之霪，霪謂之霖。

宋謝莊《喜雨》詩曰：鶱起知風舞，礎潤識雲流。洌泉承夜湛，零雨望晨浮。合穎行盛茂，分穗方盈疇。

宋鮑照《喜雨》詩曰：營社達羣陰，屯宮掩積陽。族雲飛泉室，震風沉羽鄉。升雰浹地維，傾潤瀉天潢。彌木抽翠條，炎卉耀朱芳。闉市欣九賦，京廩開萬箱。

又《苦雨》詩曰：連陰積澆灌，滂池下霖亂。沈雲日夕昏，驟雨淫朝旦。蹊溝走獸希，枝寒鳥飛冥。密霧冥下溪，聚雲屯高岸。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卷四三 梅雨梅熟而雨，曰梅雨。江東呼爲黃梅雨。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二〇 九江北岸遇風雨

黃梅縣邊黃梅雨，白頭浪裏白頭翁。九江潤處不見岸，五月盡時多惡風。人間穩路應無限，何事拋身在此中。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卷八唐・王起《雨不破塊賦》 國有休徵，天作零雨。不爲霖以破塊，自呈祥而潤土。既霑既足，克成五稼之豐。不疾不徐，詎作三農之苦？惟雨也映於遥天，惟塊也列於大田。彼以泛灑爲利，此以生植爲先。玄雲不開，色霏微而方密。黑壤相映，形磊落以皆全。詎爲暴於終日？自成功於有年。觀其散漫初來，空濛如振。不遺一撮之小，不爽一旬之信。滋螻蠐之穴，何患沾濡？帶蚯蚓之形，亦懷膏潤。其色如晦，其飄甚微。纔連異質，優渥同歸。如原野之霧合，似隴畝之塵飛。色潤方圓，形沾大小。東作之耕斯著，西成之功必表。青黎不散，佇秀麥之芃芃。白壤常存，宜散絲之皎皎。是知妖魁見也，則枯旱爲憂。商羊舞也，則泥塗見修。孰若震霖微漬，滂沱不流？所以見太平之美，所以彰至聖之休。故宜美土疆，資播種。宣老圃之志，作曾孫之頌。祁祁美瑞，九土之澤克施。每每有形，三日之霖勿用。是知雨無破塊，年必屢豐。積而不載，感之則通。何沃土之不泱，何膏壤之不同？夫如是，則受塊之人共欣其天賜，擊壤之老將明其帝功。

宋・張耒《柯山集》卷一 雨望賦

談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霧沛。飄風擊而雲奔，曠萬里而一蔽，卒然如百萬之卒赴敵聚戰兮，車旗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就隊，徐驅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濶。夫雲霞風月之容，雷雨電雹之變，非巧力之能爲，蓋人間之絶觀。必也登雄樓傑閣之崢嶸，憑高山巨海之空曠，徹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窮極變化之奇狀。嗟我居之卑湫兮，束觀聽于尋丈。顧所欲之莫得兮，徒臨風而惆悵。

宋・吳淑《事類賦》卷三《天部三》 雨

夫雨者，蓋陰陽之和，而宣天地之施者也。《春秋元命苞》曰：陰陽和而爲雨。《河圖帝通紀》曰：雨者，天地之施也。若乃滃然淒淒，霈焉祁祁，《詩》曰：有滃淒淒，興雨祁祁。納于大麓而弗迷，《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自我公田而及私。《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五政無差，《管子》曰：一曰論孤幼，赦有罪；二曰賦爵列，授禄位；三曰修溝洫，復亡人；四曰治封疆，正阡陌；五曰無殺麛卵，無絶華

萼。五政得時，春雨乃來。十日爲期。《論衡》曰：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未能破塊，《西京雜記》曰：董仲舒云：「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才堪濯枝。周處《風土記》曰：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微若草間委露，《拾遺記》曰：甘雨濛濛，似露委草，則滴瀝雨也。密似空中散絲。古詩云：騰雲似瀰烟，密雨如散絲。飲酒方觀於御叔，《左傳》曰：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假蓋寧聞於仲尼？《家語》曰：孔子遇雨，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若夫月方離畢，《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雲初觸石。《尚書大傳》曰：五嶽皆觸石而出，雲不崇朝而雨。紆灌壇之神馭，《博物志》曰：太公爲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今爲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大風疾雨，是毀君之德也。」武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儼高唐之麗質。《襄陽傳》曰：高唐神女，朝爲行雲，暮爲行雨。雖潤不崇朝，《公羊傳》曰：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大山之雲爾。而暴難終日。《老子》曰：暴雨不終日。爾其驂屏翳，《廣雅》曰：雨師屏翳。駕玄冥。《風俗通》曰：雨師玄冥。歎室中之思婦，《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于室。集水上之焦明。《樂動聲儀》曰：焦明至，爲雨備。焦明，水鳥也。蜀道淋鈴，《明皇雜録》曰：上初入斜谷，層霖雨涉句，於棧道聞鈴聲與山相應。上悼念貴妃，因采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周郊洗兵。《六韜》曰：文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蓍，不交而折。將行之日，雨輜車至軫；行之日，轍折爲三。散宜生曰：「此卜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是洗濯甲兵也。」罷陛楯於秦殿，《史記》曰：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乃雨立。我雖短，幸休居。」於是使得半相代。奏簫鼓於劉城。《述異記》曰：廬山有康王谷，北嶺上有一城，號爲劉城。天每欲雨，輒聞山上有鼓角簫之聲，村人以爲候。或以占中國之聖，《尚書大傳》曰：成王時，有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也。其意中國有聖人乎？」或以伐無道之邢。《左傳》曰：衛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及夫舟運庭中，成公綏《陰霖賦》曰：沉龜生毫，中庭運舟。衣生堂上。張孟陽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酒四溟。堵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喜甘泉之已飛，劉楨詩曰：和風從東來，玄雲起西山。夜中發此氣，明旦飛甘泉。伊百穀而是仰。《左傳》曰：魯季武子如晉，范宣子賦《黍苗》，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亦有洞中鞭石，盛弘之《荆州記》曰：佷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絶。西北有石穴，以燭行百步許，二大石，其間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陽石，一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破塊，《西京雜記》曰：董仲舒云：「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才堪濯枝。周處《風土記》曰：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微若草間委露，《拾遺記》曰：甘雨濛濛，似露委草，則滴瀝雨也。密似空中散絲。古詩云：騰雲似瀰烟，密雨如散絲。飲酒方觀於御叔，《左傳》曰：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假蓋寧聞於仲尼？《家語》曰：孔子遇雨，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若夫月方離畢，《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雲初觸石。《尚書大傳》曰：五嶽皆觸石而出，雲不崇朝而雨。紆灌壇之神馭，《博物志》曰：太公爲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今爲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大風疾雨，是毀君之德也。」武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儼高唐之麗質。《襄陽傳》曰：高唐神女，朝爲行雲，暮爲行雨。雖潤不崇朝，《公羊傳》曰：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大山之雲爾。而暴難終日。《老子》曰：暴雨不終日。爾其驂屏翳，《廣雅》曰：雨師屏翳。駕玄冥。《風俗通》曰：雨師玄冥。歎室中之思婦，《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于室。集水上之焦明。《樂動聲儀》曰：焦明至，爲雨備。焦明，水鳥也。蜀道淋鈴，《明皇雜録》曰：上初入斜谷，層霖雨涉句，於棧道聞鈴聲與山相應。上悼念貴妃，因采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周郊洗兵。《六韜》曰：文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蓍，不交而折。將行之日，雨輜車至軫；行之日，轍折爲三。散宜生曰：「此卜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是洗濯甲兵也。」罷陛楯於秦殿，《史記》曰：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乃雨立。我雖短，幸休居。」於是使得半相代。奏簫鼓於劉城。《述異記》曰：廬山有康王谷，北嶺上有一城，號爲劉城。天每欲雨，輒聞山上有鼓角簫之聲，村人以爲候。或以占中國之聖，《尚書大傳》曰：成王時，有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也。其意中國有聖人乎？」或以伐無道之邢。《左傳》曰：衛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及夫舟運庭中，成公綏《陰霖賦》曰：沉龜生毫，中庭運舟。衣生堂上。張孟陽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酒四溟。堵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喜甘泉之已飛，劉楨詩曰：和風從東來，玄雲起西山。夜中發此氣，明旦飛甘泉。伊百穀而是仰。《左傳》曰：魯季武子如晉，范宣子賦《黍苗》，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亦有洞

《師曠占》曰：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羣羊者，雨至矣。利物爲神，《尸子》曰：神農治天下，欲雨則至。五日爲行雨，旬爲谷雨，旬五日爲時雨。萬物咸利，故謂之神雨。零雲有香。見《雲賦》「燃石聞香」注。霈則喻宣尼之相魯，《鹽鐵論》曰：孔子，大聖也。嘗居小位，相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霖則爲傅說之輔商。《尚書·說命》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又云欒巴噀酒，《神仙傳》曰：欒巴，蜀人。徵尚書郎。大朝得酒，不飲，西南噀之。詔問巴，巴曰：「臣本縣成都大火，臣以酒爲雨救之。」帝驛問，咸云：「雨從北來，有酒氣。」樊英嗽水。《晉書》曰：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嗽之，乃命記其時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滅。」浮朱鼈於波上，《淮南子》曰：朱鼈浮於波上，必大雨。躍黑蜧於水底。《淮南子》曰：黑蜧神虯，潛泉而居，將雨則躍。陰陽吻合而風多，《西京雜記》：董仲舒曰：陰陽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日月蔽虧而雲細。京房《易飛候》曰：有蒼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或因掩骼而降，謝承《後漢書》曰：周暢，性仁慈，爲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萬餘，應時澍雨。或爲省冤而致。《東觀漢記》曰：永初二年三月，京師旱。至五月，和熹鄧太后幸雒陽，省獄舉冤。未還宮，澍雨大降。考於蠱易，悵西郊之未零；《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翫彼麟經，踣北陵而可避。《左傳》曰：穀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三五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扑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益滋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宋·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卷一二　雨三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雨灑石壁來。凄凄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珮爲誰哀？侍臣書王夢，賊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停。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象凄已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連檣荆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役。羣盜下壁山，總戎備强敵。水深雲光廊，鳴櫓木有適。漁艇息悠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露部

題解

漢・許慎《説文》卷一一《雨部》 露，潤澤也。从雨，路聲。

《康熙字典》戌集中《雨部》 露，《説文》：潤澤也，从雨路聲。《玉篇》：天之津液，下所潤萬物也。《釋名》：露，慮也。覆慮物也。《大戴禮》：陽氣勝，則散爲雨露。《五經通義》：和氣津凝爲露。蔡邕《月令》：露者，陰之液也。《白虎通》：孟秋，白露降。《詩・召南》：厭浥行露。箋：厭浥然濕，道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娶時也。又《小雅》：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屈原《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前漢・鼂錯傳》：覆露萬民。註：如淳曰：覆，蔭也。露，膏澤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露，潤澤也。澤與露疊韵。《五經通義》曰：和氣津凝爲露。蔡邕《月令》曰：露者，陰之液也。按：露之言臚也，故凡陳列表見於外曰露。

論説

漢・王充《論衡》卷一七《是應篇》 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祥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暗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著於樹木，不著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著樹木，察所著之樹，不能茂於所不著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漢・班固《白虎通義》卷下 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者也。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二一 露

《造化權輿》曰：中央之氣露。露形如珠，故古者冕旒如之。董子曰：冕旒下垂，如綴繁露，或謂之繁露也。《東皙集》曰：零露垂林非綴冕之飾，義取諸此冠天象也。故弁飾望之如星，而冕旒如綴繁露。《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蓋露雖雨類，而露無遠近之偏。故《詩》以譬德澤。《詩》曰：蓼彼蕭斯，零露濃濃。而叙者以爲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是也。《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溥兮。言天之下露高矣。而今延及蔓草，則以下流故也。又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豐草者露之所豐，又非特延及而已，豐草同姓卑之況也。《式微》之詩一章曰：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二章曰：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露言有沾濡之辱，泥言有陷溺之難也。一曰泥中中露皆邑。以今考之，衛在大山之間，雨露所鍾，以此名邑，理或然也。而劉向《列女傳》又以爲此詩人所作。一作於中露，一在泥中，理或然也。然則後世柏梁之體倣於此乎？《鶡冠子》曰：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可遷者，四時泰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岑巒煙溪擾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可亡者，日月星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零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由是觀之，夫何適而無有道邪？故禹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宋・陸佃撰、明・牛衷增輯《增修埤雅廣要》卷二一 露

露，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氣勝則散爲雨露。夫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通則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黄帝時，丹丘國獻瑪瑙甕，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頒賜羣臣。至舜時，露漸減。蓋時淳則露滿，時澆則露竭。漢武作承露盤，仙人掌以取雲表之露，屑玉服之。東方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見吉雲五色着於草樹，露味皆甘。帝曰：露可得否？朔乃走東，至夕而還，得玄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升。帝遍賜羣臣，得之者老者少而疾者除也，其異如此。

清・張宗法《三農紀》卷一　露

露者，署也。署生氣以生萬物，署肅氣以殺萬物。蓋陰陽之氣，神靈之精也。陰氣盛則凝爲霜雪，陽盛則散爲雨露，乃大地和氣精液所凝，陰陽蒸蒸氣化之也。政治則軒轅之氣散爲甘露，合天乳之純英也。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卷四　露，陽氣勝則散爲雨露。《大戴禮》。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一名天酒。《晉中興書》。朝飲木蘭之墜露兮，《楚詞》。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沆陰。沆陰者，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之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也。陵陽子《明經》。色黃曰爵錫。《天官書》。蟬飲露，見《蟬門》。鶴警露。見《鶴門》。

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卷二　露

白立秋後五日，白露降。散而爲露。《大戴禮》：陽氣勝陰則散爲雨露。厭浥。行露，濕也。溥兮。零露溥兮。爲霜。白露爲霜。零露。泥泥、濃濃、濃濃。湛湛露斯。匪陽不晞。綴冠。束晳曰：零露如珠，非綴冠之飾。泛灩之彩。鶴警。千年鶴警露而鳴。蟬飲。取其潔。既濡。《禮》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珠盤。仙掌、金莖以承露。盤中。見上。薤上。《薤露歌》曰：薤上露，朝日晞。潤玉。垂珠。晨降。《楚辭》曰：露露蒙其晨降。宵零。《典引》曰：甘露宵零於豐草。菅茅。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多露。謂行多露。詩人夙行。興厭浥之詠。君子春履。有怵惕之心。下地騰文。《別賦》。助海成深。露衣朝諫。劉向《說苑》曰：吳伐荊，王令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懷彈於後園，露霑其衣，如是者三朝。王曰：子求何苦？露霑衣如是！對曰：園中有樹，其端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風、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曲附欲取其蟬，而螳螂又不知黃爵居其後，延頸欲啄之，然黃爵又不知臣操彈丸在其下。臣但捕其黃爵，不覺露霑衣。如此爲窺其利，而不思後。患王聞之，遂不伐荊。桐葉。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托於桐葉。瑞露，王者施德，則甘露降。《瑞圖》。一名天酒。甘露，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甘如飴。松柏。竹葦。《晉書・中興書》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老子》。漢年。甘露之瑞，以爲年紀。三危。伊尹說湯曰：水中之美，三危之露，五色瑞露也。宵露。天不愛其道，故天降宵露。德動皇天。瑞呈甘露。表至德之馨。且因宵降。含孔甘之味。不待秋凝。若脂之潔。如醴之甘。孔甘露降。李訓。十一月，帝御紫宸殿，京兆尹韓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觀以承天貺。許之。即肇入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訓奏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耶？顧中尉仇士良、于志宏等驗之，訓因欲閉之諸官人，使無免者。露芃芃兮蔓草。《文粹》張說文曰：露芃芃兮蔓草。霏霏靈液重，雲表無聲落。宵潤玉堂簾曙。寒金井索。同上。積耀呈姿。柳宗元曰：霏霏靈液，雲表無聲落。宵潤玉堂簾曙。《賀甘露表》：綴葉而珠璣積耀，盤器而冰玉呈姿。芳襲椒蘭，味兼飴醴。甘露徧庭樹。李懸爲貝州刺史，甘露徧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薔薇露。柳宗元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然後發讀。白庶潭露。常奉真《湘潭記》：白庶潭露能染紅。朝光初燭，方湛湛而不晞；畏景轉炎，更瀼瀼而未已。柳宗元《賀甘露》。露垂於草，其狀如珠。吕向注《文選》。玉露凋晚林。《舊史・李密》。花露。《開元遺事》：太真妃宿酒初消，苦肺熱。晨遊後苑，口吸花露以潤肺。秋露如白玉。團團下庭綠。李白《古風》：秋露如白玉，團團下庭綠。火雲洗月露。杜甫。玉堦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太白《玉階》。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敘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宦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折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泣下。歌曰：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槐宮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襄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草露滴秋根。杜詩。承露盤中珠正圓。韋應物：通天臺上月初出，承露盤中珠正圓。珠可飲，壽可永。武皇南面曙欲分，從空下來玉杯冷。世間綵翠亦作囊，八月一日仙人方。仙方稱上藥，靜者服之常綽約。碧天何言空墜露。並上同。《漢武帝雜歌》。凝珠滿露枝李後主。零露凝清華。柳文。零其庭而著異。紀於年以標奇。柳宗元《甘露表》。秋荷一滴露。清夜墜玄天。清高金莖露。杜詩。承露金莖宵漢間。同上。玉露凋傷楓樹林。《秋興詩》。露裛思藤架。《遣悶》。春風拂檻露華濃。李詩。白露垂珠滴秋月。同上。凝毫採掇花露容。同上。華露。華露湛新秋。濯濯晨露香。明珠何聯。韓愈。泣露。林攢母亡，自延覺作塚，廬有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吏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集。

綜述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一一〇　露

《元命包》曰：陰陽散爲露。曾子曰：陽勝則散爲露。蔡氏《月令》曰：露者，陰液也，曄爲露。《論衡》曰：露，秋氣所生也。《易通卦驗》曰：立秋，白露下。《元命包》曰：露以潤草。《運斗樞》曰：天樞得則甘露濁。《五經通義》曰：和氣津凝爲露，從地出。《禮運》曰：聖王所以爲而弗悖也，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命歷序》曰：桀紂無道，露冬下。《呂氏春秋》：伊尹説湯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和之美者，雩揭之露，其色紫。《地鏡》曰：圖視山川，多露無霜者，其下有美玉。《瑞應圖》云：耆老得敬，則栢受甘露。尊賢愛老，不失細微，則竹葦受甘露。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四　露

《五經通義》：和氣津液凝爲露，露從地出。《月令章句》：露者，陰液也。釋爲露，結爲霜。《詩・小雅》：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毛傳》：雲亦有露。孔穎達《正義》：有雲則無露，無雲則有露。毛言雲亦有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非無雲也。若濃露霧合，則清旦爲昏，是亦露之雲也。《大戴禮》：陽氣陰勝則散爲雨露，所以千載鶴警露而鳴。《禮斗威儀》：君治政則軒轅之精散爲甘露。《晉中興書》：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宋符瑞志》：元嘉中甘露頻降，狀如細雪。《瑞應圖》：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或名神漿。《鶡冠子》：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下。《春秋繁露》：露結珠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春秋緯》：武露布，文露沈。注：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沈重者人尚文。《拾遺記》：崑崙山有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承之如飴。《洞冥記》畢勒國人常飲丹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洞冥記》：東方朔曰：王公貽以丹霞漿，食之太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又東方朔遊吉雲之地，云：其國俗以雲氣占吉凶，若樂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珠甚甘。帝曰：吉雲露可得乎？朔乃東走，至夕而返，得玄露青露，盛青琉璃，各受五合，跪以獻帝。遍賜羣臣，羣臣得嘗者，老者皆少，疾者皆愈。《呂氏春秋》：伊尹説湯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和之美者，有揭雩之露，其色紫。注：三危，西極國名。《湘潭記》：庶潭露能染紅。《北山録》：徐陵浴佛以蓮葉露。《拾遺記》：帝嚳時有丹丘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頒賜羣臣。《漢郊祀志》：作承露仙人掌。註：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師古曰：建章宫承露盤，高二十丈，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述征記》：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眼明也。

紀事

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二　甘露

紹興辛亥冬，撫州祥符觀，松降甘露若飴。有郎官，徐其姓者，獻《甘露古松》詩於太守。其詩略曰：仙臺之陽石壇東，下有亭亭太古松。又曰：至誠感格合天意，露零青松真上瑞，云云。太守以爲祥，因奏于朝，坐言章罷郡。先人時謂予曰：熙寧六年冬，建昌軍距城五里，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大松上，濃厚如酒，其味香甜。上交折獻於太守張郎中子方，子方率僚屬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皆叫呼曰：此山松上亦多甘露，何獨彼耶？各持松葉餂弄，以示不誤。時有野夫賣藥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者爲甘露？露從天降，必徧於數畝，豈止松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告縣者。令因出按之，有道人笑焉。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夫壽促，必涌併於未死之前。此松殆將槁耳，官人若不信，請寬我，以俟明春，此松必不榮也。令如其説，至期果驗焉。軍民得其説，因省。景

藝文

祐丙子，城西天慶觀松，昔嘗一枝有甘露，因往驗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枝，果已先朽，張守因不復奏知。先人因言：鄉里松有甘露亦甚多，其實非也，乃松液耳。

明・李日華《時物典彙》卷上　露　和氣津液，凝爲露。露從地出。甘露者，美露也，神露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天乳一星。在底北，主甘露。高辛時，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頒賜羣臣。至舜時露已漸減，舜遷寶甕于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岳有寶露壇。武帝作金莖，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眼明。崑崙山有甘露，濛濛似霧，着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着草木赭然如朱雪。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卷九唐・張彥勝《露賦》　夫露者，陰陽之精氣也。天地之靈液，秋冬濁而春夏清，晞於朝而生於夕，隨時應變，不凝不積。遇物受彩，因象而光，滴滴瀝瀝，熒熒煌煌。爾其爲大也，澄九天而浄六合。爾其爲廣也，清四極而灑八荒。故能消歇氛埃，生成草木。霏靡千品，霑濡萬族。其澤厚矣，其潤深矣。願聞其始，試言厥初。兆自元氣，生於太虛。巨人飲之而不死，上古吮之而穴居。天無雲兮珠的皪，野有草兮玉扶疎。寫蟲鳥兮爲篆，懷蛟龍兮著書。河洛建都兮氣均風雨，甘泉築館兮名亞儲胥。或泛灩池臺，或葳蕤竹柏。鶴鳴鳴兮色紫，鴻鴈來兮光白。露之爲德也，天一所以爲王侯。露之爲文也，詩人所以歌召伯。既因甘而作頌，稱未晞而留客。是時鷙鳥初擊，鳴蟬向晚。悲九節之相催，恨三危之路遠。或乃幽閨織婦，初下鳴機。徘徊空院，悵望秋暉。洞房月入，羅帳螢飛。看鴻鴈之將度，怨良人兮不歸。灑交頤之玉箸，苦寒露之沾衣。至如關山氣寒，瀚海風急。胡侵隴塞，兵屯馬邑。征人此時，思歸下泣。不覺漣如，沾我衣濕。別有洛陽才子，人間秀士。遠自巖曲，來遊學市。有恨驚心，無人知已。開墜葉而歎息，對浮雲而愁起。悽悽兮，悅若有亡覩。兼葭之蒼蒼，惜白露而爲霜。宋大夫聞而歎曰：歲乎不我與，一寒一暑。昔時春晚，拂楊柳於南津。今日秋深，落芙蓉於北渚。古人未達，平生羈旅。君何爲而絶絃，敢知音而相許。重曰：白日黯黯兮秋風多，綠川蕭蕭兮空水波。聞鄂中之有曲，試調露而爲歌。歌曰：天降氣兮地凝精，皇德茂兮芝蓋平。金盤漬兮玉杯清，葉有露兮落有聲。遼東之鶴中夜驚，日南之雞凌晨鳴。華山柏兮多珠露，松子服之得長生。

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一五張勝之《湛露晞朝陽賦》　陽暉早曙，露泫清宵。宵既寂而露彩結，曙將動而陽氣消。是以在蘭者照之則煥乎葉，在棘者燭之則晞乎條。故乃喻天子布澤於宴，猶諸侯命朔於朝。觀夫潤草瀼瀼，晞陽曅曅。氣色濃兮猶茂，枝幹燥兮如滌。初將比玉以滅其琳璃，稍欲如珠復消夫玓瓅。故可比臣竭忠以祗敬，君降恩而蕃錫。及夫大明有赫，五色初收。陵晨光動，平野氣浮。遂使將飲之蟬，驚陽烏而復退。罷警之鶴，懼白駒而不留。出扶桑兮始上，被豐草兮徒周。何異夫錫宴則臨乎我後，來朝則嘉彼爾侯？原夫曠朗之光未舒，沾濡之色猶遍。忽其陽氣匝，晴風扇。則滴而有響者其響罷聽，布曅而成文者其文難見。夫如是，有類藩臣感化而來覲，中朝布德而成宴。彼以朝爲數，此以夜爲初。夜則因我而陰勝，朝則因我而陽舒。其凝也無不備矣，其晞也曷可藏諸？況有麗天之暉，潤月之意。崇其燕禮，著乎前志。朝日出海，若一人之當陽。夕露低柯，若羣臣之既醉。天晴夜朗，林霽烟開。稽其順陽之心，既且周而復始。懿乎漸晞之理，又觀徃而知來。所以爲成歲之本，履霜之具。華葉既濡，清光若煦。吾知湛露晞朝陽也，爲君臣宴饗之喻。

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一五師貞《秋露如珠賦》　風入秋而方勁，露如珠而正圓。映蟾輝而迴列，疑蚌剖而俱攢。綴別葉之中，時翻的的。轉衰荷之上，微振珊珊。虛靜内瑩，圓明外寒，且驗目前之美，何殊掌上而觀！懿夫寓物成規，効微應節。含緑葵而結緑方麗，耀黄菊而中黄轉澈。落蒹葭之浦，誠媚川而可移。泫庭宇之間，雜照廡而何別？所以未逢朝溘，還著夜光。當助海而爲深，功雖至薄。蒙沉泉之是棄，德且非涼。比蟬飲之爲狀，與蛫銜而允臧。發澤之道素昭，結霜之儀漸露。咸欣遐被之德，寧起暗投之怒？遥瑩空際，思縹緲之金莖。散照林中，謂璀璨之瓊樹。宛轉無窮，精明有融。乍見紅蘭之内，如尋赤水之中。稍迷逕蔓，偏入園蓂。每祕彩於畫景，何流形於夜風？時也草始化

螢，星逾流火。叶物候而增美，信晶熒而必果。想遊女於水上，訝鮫人之淚墮。降自天而任彼無私，照於乘而孰云不可？湛湛方積，纍纍正凝。彌增皓鶴之警，不憚驪龍之興。遠睇平蕪，俛首而鮮苗益潤。俯觀朝霍，傾心而靈液是承。嗟乎，彼以少而爲貴，此以多而豈賤？遇沾衣而未化，如被褐而初見。其克好以員來，孰若順陰而適變？

宋・吴淑《事類賦》卷三《天部三》 露

夫露者，蓋陰陽之氣，《大戴禮》曰：露，陰陽之氣也。陰氣盛則凝爲霜雪，陽氣盛則散爲雨露。神靈之精。《瑞應圖》曰：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淪軒轅之積粹，《禮斗威儀》曰：君治政，則軒轅之精散爲甘露。含天乳之純英。《列星圖》曰：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占，明潤則甘露降。承以漢宫之仙掌，《漢武故事》曰：帝作銅承露盤，上有仙人掌擎玉盤，以承雲表之露。於其旁生芝草九莖，莖如金葉朱實，夜中有光。上嘉之。擢以魏室之金莖。《魏志》曰：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銅龍繞其根，立於芳林園，甘露乃降。或感至孝於趙郡，《隋書》曰：李德饒，趙郡柏鄉人。性至孝。丁父憂，單嬴徒跣。甘露降其樹，白鳩巢其廬。或表善政於零陵。謝承《後漢書》曰：沈豐爲零陵太守，至官一年，甘露降，膏潤草木。若夫色媲渥丹，《拾遺記》曰：崑崙山有甘露，望之，色如丹，着木石則皎然如霜雪。味侔勺蜜。《論衡》曰：甘露味如蜜，王者太平之應。既號天酒，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張華云：「天酒，甘露也。」亦名陰液。蔡邕《月令章句》曰：露者，陰液也。釋爲露，結爲霜。取自方諸，《淮南子》曰：方諸取露於月。飲聞姑射。《莊子》曰：姑射之山有神人焉，不食五穀，吸風飲露。承木蘭之曉墜，《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挹吉雲之五色。《洞冥記》曰：東方朔游吉雲之地，漢武問之。曰：「其國俗常以雲氣占吉凶、苦樂之事。吉則滿室雲起，五色照，著於草木皆成五色露。露味甘。」帝曰：「可得否？」朔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黄青露，盛之琉璃器以授帝。帝遍賜羣臣。得露嘗者，老者皆少，疾病皆愈。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出《詩》。詎能綴冕？《東哲集》曰：薄氷凝池，非宗廟之寶；零露垂林，非綴冕之飾。猶堪飲龜。《洞冥記》曰：元封二年，郎過國獻能言龜。東方朔曰：「唯承桂露以飲之。」履怵惕而見禮，《禮》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行厭浥而聞詩。《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注：道露多，故不行，喻禮不足，故婦人不肯行。亦有其凝如脂，其甘如飴。《晉中興書》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於松柏；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享遐壽於摇山，《山海經》曰：諸沃之野，摇山之民，甘露是飲，不壽者八百歲。零甘液於三危。《吕氏春秋》曰：伊尹説湯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注：三危者，西極國也。至若盛在囊中，《述征記》曰：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眼明也。取於雲表。《漢武故事》曰：帝作金莖，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既溥博以增海，張衡《奏事》曰：飛塵增山，露露增海。亦霑濡而潤草。《春秋元命苞》曰：霜以殺木，露以潤草。若乃被蒹葭之蒼蒼，《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零蔓草兮瀼瀼。《詩》曰：野有蔓草，零露瀼瀼。爲瑞既聞於如雪，《宋書》曰：文帝元嘉中，甘露頻降，狀如細雪。因寒常見於爲霜。《詩含神霧》曰：陽氣終，白露爲霜。若夫貯之寶器，《拾遺記》曰：崑崙甘露，其味如飴。人君聖德則下。承之瓊爵。曹植《魏德論》曰：玄德洞幽，飛化上蒸。甘露以降，蜜淳氷凝。睹陽弗晞，瓊爵是承。獻之帝朝，以明聖徵。遠遊始訝於騰蛇，《説苑》曰：騰蛇遊於霧露，千里不止。宵警仍聞於白鶴。周處《風土記》曰：白鶴性驚，至八月露降，流於草葉上，滴滴有聲則鳴。子胥豫見其霑衣，《吴越春秋》曰：子胥諫吴王，王怒。胥暮歸，舉衣出宫中，曰：「宫中生草棘，霧露沾吾衣。」少孺假言於補雀。劉向《説苑》曰：吴欲伐荆，王令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懷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朝。王曰：「子求何苦？露沾衣如是。」對曰：「園中有樹，其端有蟬，蟬高居悲鳴，吸風飲露，不知螳螂在其下。臣但捕其黄雀，不覺露濕衣。如此者，爲貪其利，而不思後患。」王聞之，遂不伐荆。亦有著水凝素，已見上「色皎如霜」注。下地騰文。江淹《別賦》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傳美味於仙丘，《山海經》曰：仙丘降甘露，仙人常飲之。識運氣於崑崙。徐整《長曆》曰：北斗當崑崙上氣運。注：天下春夏爲露，秋冬爲霜。爾其畢勒含丹，《洞冥記》曰：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語國」。飲丹露爲漿。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揭雪布紫，《吕氏春秋》曰：和之美者，揭雪之露。揭雪之露，其色紫。終陽氣而斯凝，《詩含神霧》曰：陽氣終，白露凝爲霜。應立秋而下委。《易通卦驗》曰：立秋，白露下。唱薤歌以申哀，《古今注》曰：《薤露》，喪歌也。其一章曰：「薤上露，何易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何時歸？」宴諸侯而有禮。《詩》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嘉零露之溥兮，含滋廣被。《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溥兮。

霜部

題解

漢・許愼《說文》卷一一《雨部》 霜，喪也。成物者。

《康熙字典》戌集中《雨部》 霜，《玉篇》：露凝也。《釋名》：其氣慘毒，物皆喪也。《大戴禮》：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易・坤卦》：履霜堅冰至。《詩・秦風》：白露爲霜。又《集韻・類篇》：隕霜，殺物也。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霜，喪也，成物者。《豳風》：九月肅霜。傳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秦風》：白露爲霜。傳曰：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按雷、雨、露皆所以生物，雪亦所以生物，而非殺物者，故其用在霜殺物之後。《詩》言「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生我百穀」，其證也。惟霜爲雜斂萬物之用，許列字首蠱，爲動萬物者莫疾乎此也。次之以雪，乃次之以霰霙，謂冬雪而後春雨也。次之以露。露春夏秋皆有之，秋深乃凝霜也。次之以霜，而歲功成矣。歲功以雪始，以霜終。

論說

漢・班固《漢書》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於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漢・鄭玄《易緯稽覽圖》卷上 賊陰逆貫者霜，賊陰者，言人忍壞賊治人也。逆者，非其時。貫者，從上也。霜者，霜以非時殺物。無霜而殺物，亦賊之陰。故陽虐之，應旱貫霜，以殺萬物，萬物終歲不復生。君行暴虐，誅殺無罪，天應其行，旱霜殺萬物，則終歲不復生也。按：「虐」原本訛作「唐」，注中又訛作「虎」，今並據文改。陰假威之，應亦旱貫霜而殺物。假威者，言君使臣按問，則臣反假君威而殺之心也。天應其行，亦旱霜殺萬物，不言終歲不復生何，庶幾君能覺悟，誅之也。君所殺，下無復望，故言終歲不復生也。按：心也，「心」字疑衍文。至貫霜時，根生槀不死。至九月剝用事時，當貫霜殺萬物，今不貫霜，萬物皆復槀不死也。斯陽假與陰威之烈，責陰假威誅。按：「責」字疑「賊」字之訛。而陰不能誅，好行大虐，則旱貫霜。好行小虐，則水害物，離各如之。按：「離」字疑當作「雜」卦字。當霜貫者法廢。九月剝用事，當貫霜殺物，化成。今不貫者也。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二 霜

雨露以生，而霜以肅殺相之，故霜之文從相。《釋名》曰：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霜遺之義出於此。今霜隕而易脆，膠漆不堅，草木脫落糞本。然則古者霜降而婦功成，百工於是休息。豈特人事而已哉，亦自然之理也。《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陽正也，陰慝也。以人正言之，則一月謂之正月。以天言之，則四月謂之正月。盛德在火，繁露而言繁霜無是也，則民之訛言亦大矣，故君子爲之憂傷也。或曰古者一夫嗟咨，匹婦抗憤。而六月爲之飛霜，則正陽之月，霜以乖致，蓋有之矣。劉向所謂霜降不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此之謂也。蓋幽王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始於霜降失節，山之卑者湧而爲岡，陷而爲陵，及其甚也，日月薄蝕，雷電變常，水泉沸騰，山谷易處。故《詩》曰：朔日辛卯，日又蝕之，亦孔之醜。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董子所謂「國家將有失道之咎，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傷敗迺至」，則若此之類是也。今露之繁在夏，而至秋則成霜。霜之繁在冬，而至春則成露。故傳以爲露陰液也，釋而爲露結而爲霜。

宋・朱熹《朱子全書》卷五〇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

亦無雨雪。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

明・王逵《蠡海集》 或曰：霜能殺物，雪能養物，何也？蓋雪生於雲，霜則無雲。霜殺物，露滋物，何也？蓋歷陰位，露歷陽位，是以春霜亦不殺，秋露亦不生。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 百草不畏雪而畏霜，蓋雪生於雲，陽位也。霜生於露，陰位也。不畏北風而畏西風，蓋西轉而北，陰未艾也。北轉而東，陽已生也。

夏霜，冬雷，風霾，星孛，謂之天變可也。

宋・陸佃撰、明・牛衷增輯《增修埤雅廣要》卷二 霜

《大戴禮》：霜，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原其始則露也，露寒則爲霜。霜之爲言喪也，其氣慘毒，物拂之則凋喪。然有神司之，其名青女，故駟見而賈霜，豺祭而休工。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華狀。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上俱成華，每瓦一枝，如畫家所爲。大華有似牡丹、芍藥者，小華有似海棠、萱草者，皆有枝葉，氣象始生，以紙印之，無異石刻。又豐山之鍾，霜降而自鳴。《淮南子》曰：鄒行盡忠，燕惠王聽讒而繫之，仰天而號，夏五月天爲之下霜。

明・李日華《時物典彙》卷上 霜

陰陽之氣，各得其所則靜。陽氣勝，散爲雨露。陰氣勝，凝爲霜雪。霜以殺木，露以潤草。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下。秋三月青女出，以降霜雪。青女者，主霜雪之神。廣延國，霜色紺碧。仙藥中有玄霜絳雪。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 霜雪

霜前冷者，陰氣在先。露遇陰逼而爲霜，故先冷也。雪後寒者，陽氣在先，水逼陽死而成雪，故後寒也。雪花六出者，圜一圍六，同體相依，直輳即離，平輳即合，此亦空中旋氣使然也。露爲夜候之常，故空冷而成霜，先煖而起同雲，變北風而成雪。春五出，以煖而稍化耳。

又 凍成花鳥草木之形

嘗見紀載，河凍有魚龍花草形，或在屋瓦上有之，類以爲祥異。《格致草》曰：崇禎壬申臘月，余樓簷瓦凍爲花草獅鳳之形，嘆曰：屋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是凍亦偶然合之，如雨豆雨麥，偶象豆麥耳。松蟲之毛象松，柑蟲之色象柑，濕熱所蒸。頃刻漫山布嶺，耳目口鼻腸胃畢具，可以通觀。又如落星爲石，象狗首，便曰天狗，不知是火吸土氣。或至火際，一經鎔煉，如陶土成甎，故初落熱不可摩。又見星石久藏變小，亦緣火初煉土，急切成質，苞含有氣，久則氣消而質自斂。雹竅亦然，雪霜霧露之後，微風飄漾，往往成紋耳。愚曰：光氣與形象互成，既有形象，必有所肖，何足怪乎！暄曰：廣昌劉季夫，丁丑春雪凌數日，殿門貼梅花，瓦覆蓮花。野老曰豐兆也。蓋雪凍則土堅蟄絶，而芒種時有雨耳。

清・黃鼎《管窺輯要》卷五〇 霜

天氣下降而爲露，清風薄之成霜。霜所以肅萬物，消浸淫。當降而不降，與當殺物而不殺者，政弛而慢。不當降而降，與不當殺物而殺物者，政急而殘。故隕霜。隕霜不殺草，《春秋》以記異。在國都，則戒在君相；在外，則戒在守土之官。京房曰：人君誅殺無辜，則非時隕霜。霜所以成萬物，刑罰所以誅不仁，人君刑罰妄行，誅殺不當，則天應之，以隕霜於春夏。臣依公結私，誅殺無罪，則霜下附土。依公結私，以緩有罪，則霜附木。殺罰不由其上，則霜見風雨而飛。此皆刑罰不法之所致也。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天語》 氷

粵無氷，其民罕知有南風合氷、東風解凍之説。歲有微霜，則百物蕃盛。諺曰：勤下糞不如早犂田。言打霜也。氷生於霜，粵無氷，以無霜也。故語曰：嶺南無地著秋霜。又曰：天蠻不落雪。即或有微氷輒以爲雪，或有微雪以爲氷，人至白首有氷雪不能辨者。大抵陽火之氣下積，陰氷之氣上凝，則爲氷。嶺之南，陽生多而陰殺少，火畜于地而水不斂于天。天之水嘗融，地之火嘗結，故隆冬之候，澤腹不堅，間有薄氷，亦不崇朝而釋，故其人輒不識氷也。氷者霜之終，霜者氷之始。凡九月而陽未盡，則霜不嚴。十二月而陰未純，則氷不厚。嶺南地煖，陰道不凝，故或以露始，而不以氷終。坤道之馴，至於寒極而戰，未盡與大《易》準也。或極寒亦有微霰，然未至地已復爲雨矣。少陵云南雪不到地，是矣。

霜露

廣州有霜而無雪，然霜亦微薄不可見，秋深以木葉微紅，知其爲霜耳。霜

者，白露凝戾而成。廣州地煖，白露出於土者難晞，故霜在有無之間。所以然者，露者，純金之氣也。嶺南火盛而金衰，秋深猶熱，金氣不能成液，故少露。露少，故不結爲霜而殺艸也。然亞歲後霜亦微降，貧者無絮以禦冬，手足微有皸瘃，亦非疾痛害事，蓋以霜不嚴故也。

清・張宗法《三農紀》卷一　霜

霜者，凝露也。從地之升，陰盛則降，乃造化之刑。齊萬物，葆元氣，深根固命，以待生成。萬物得火氣而盛，火數二。道遠而惡，非刑以齊之，則必越經而失常，故天地施霜以收之。

綜述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一一〇　霜占

《元命包》曰：陰陽凝爲霜。《易・坤卦》曰：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霜始降，百工休。孟冬行秋令，則雪霜不時。《考異郵》曰：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相代，以霜收殺。霜之爲言，亡也，物以終也。曾子曰：陰氣勝，凝爲霜。《地鏡》曰：視屋上瓦，獨無霜者，其下有寶藏。《援神契》曰：霜挫物。京房曰：凡候霜下早晚，若正月一日雷，知七月一日霜下。若二月一日雷，即知八月一日霜下。又曰：霜者，刑罰行也。霜者，所以誅惡人者也。刑一以懲十，殺一以全萬。非聖君居位，則刑罰妄行，誅殺不當，故天應以殞霜於春於夏。臣依公結私，誅殺無罪，霜下在土。却忠臣，依公結私，以緩有罪，霜附木。殺罰不由上，霜見風而飛，此皆刑罰不法之應。又曰：霜下，或未見日而霜。《詩》。霜以殺木，露以潤草。《春秋元命苞》。九月肅霜，我欲晞者，此人君以喜怒行刑罰也。霜或見日而不晞，此人君執法堅不可犯也。心憂傷幽王《詩》。王者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春秋感精符》。霜或天陰不見星而有霜者，此臣下擅行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冬先雨乃殞霜。豐山有九鍾，霜降而自鳴。《山海經》。北方白鴈秋深乃來，來則霜降，謂之霜信。《考異郵》曰：穆公即位，仲夏霜殺草，日不消。僖公即位，殞霜不殺草，梅李實。《古今詩話》。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卷二　霜

白履霜堅冰。《易・坤卦》。季秋霜始降。霜降之日，百工休禮。露爲。蒹葭蒼蒼，白露爲霜。青女。《淮南子》曰：霜神名青女。凝而爲霜。《大戴禮》：陰氣勝陽氣則凝而爲霜雪。刑罰之表。《春秋符》曰：霜者，刑罰之表也。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成肅殺之威。紺碧。《拾遺志》曰：廣延國霜色紺碧，又有甘霜。九月肅霜。既

降。《禮記》：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鐘鳴。《山海經》云：豐山之鐘，霜降而自鳴。始凝。《易》曰：履霜，陰始凝也。葛屨。斜斜葛屨，可以履霜。紈扇。班婕妤《團扇詩》：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駟見。《國語》云：駟見而賈霜。駟，房星也。殺木。《元命苞》曰：霜以殺木。鷹隼擊。豺祭。霜降之日，豺乃祭獸。《禮》。婦功。《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蠶蔟。《拾遺記》：員嶠之山有氷蠶，以霜雪覆之，然後爲繭。琴。琴有《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尹吉甫信後妻之讒，逐伯奇，伯奇自傷無罪，清朝履霜，乃作《履霜操》。正月云繁。詩人興傷之刺。憂季秋既降。君子有怵惕之心。玄霜。內傳。具雪門。神鑪《抱朴子》云：凝霜雪於神鑪，採靈芝於嵩岳。災異。五月降霜。《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其忠貞，左右譖之，王棄衍。衍仰天而哭，感霜降。夏降不殺草。《春秋符》曰：王者政令苛則夏降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附木。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則其霜附木不下。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下。雪霜大摯。摯傷也。《月令》。殺菽。周十月，今八月也，書失時。孔清明降霜。獨孤及疏曰：昨清明降霜。爭嚴。卓行贊曰：德秀當與秋霜爭嚴，真丈夫哉。霜厚數寸。《五行志》：證聖元年六月陸州隕霜殺草，吳越地燠而盛夏隕霜，昔所未有。殺桑。《宣宗紀》：大中三年春，隕霜殺桑。染紫。常奉真《湘潭記》：鷲管山霜可染紫，爲天下冠，恨無人知者。

一夜春霜三日雨，三夜春霜九日晴。《便民纂》。

《大戴禮》：霜，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爲霜。《五經通義》：寒氣凝以爲霜，從地升也。《廣韻》：霜，凝露也。天氣下降爲露，風薄之成霜。《伊川語録》：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恁氣爲霜，恁氣爲露，如言露結爲霜，非也。《逸雅》：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春秋考異郵》：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淮南子》：至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誘註：青女，天神。青腰玉女，主霜雪也。《清異録・博學記》謂：霜爲威屑。《朝野僉載》：春雷始鳴，記其日數，滿一百八十日，霜必降。鴈從北來，記其日，後十八日霜必降。《古今詩話》：北雁秋深乃來，來則霜降，謂之霜信。京房《易傳》：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多有芒角。《田家雜占》：每年初下，只一朝謂之孤霜，主來年歉。連得兩朝以上，主熟。上有鎗芒者吉，平者凶，春多主旱。莊昉《雞肋編》：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年社日繁霜覆瓦，次日果大雨。《田家五行》：冬天近晚，忽有老鯉斑雲起，漸合成濃陰者，必無雨，名曰護霜天。宋次道《春明退朝録》：天聖中青州盛冬時濃霜著瓦，屋皆成百花之狀。《拾遺記》：嶲州霜甘。《拾遺記》：廣延國有霜，色紺碧。《漢武内傳》：西王母云，仙藥中有玄霜。常奉真《湘潭記》：鷲管山霜可染紫，爲天下冠，恨無人知者。

一夜春霜三日雨，三夜春霜九日晴。《便民纂》。

清・吳鵠《卜歲恒言》卷二一 霜

天氣下降而爲露，清風薄之而成霜。《乾象占》。陰盛則露凝爲霜。霜能殺物，而露能滋物，性隨時異也。《本草綱目》。王者誅不原情則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下。京房《易傳》。唐寧王憲疾時寒甚，凝霜封樹，名曰樹介。憲歎曰：此俗所謂樹嫁者也。諺云：凌樹嫁，達官怕。吾其死乎？已而果薨。《唐書》。霜初下只一朝，謂之孤霜，主來歲歉。連得兩朝以上，主歲豐。霜降日見霜，則清明日霜止，或前或後日數皆同。田家出秧必待霜止，甚驗。《羣芳譜》。霜降上有鋒芒者吉，平者凶，主來年旱。春霜主雨。《萬寶全書》。諺云：一夜春霜三日雨，三夜春霜九日晴。《便民纂》。

紀事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一 宋次道《春明退朝録》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此事五代時已嘗有之，予亦自兩見如此。慶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氷紋，皆成花果、林木。元豐末，予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輩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無異石刻。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卷九唐・崔損《霜降賦》 天地之氣，嚴凝爲霜。候高秋於玉琯，體正色於金方。表肅殺而順時戒節，協變化而開陰闔陽。激清風而增厲，淨皓月而浮光。驚鴻雁之嗷嗷，落蒹葭之蒼蒼。所以從地而升，應律而降。詠團扇而見託，班姬豈恨於長門？履堅冰以是階，袁安欲驚於陋巷。達重陰而首出，啓沍寒以先期，陰與律而相感，寒與氣而相資。百工由是休矣，萬物於焉成之。原夫日次於氐，月窮於戌，當青女以紀候，從白露以受質。洞庭之葉驚波，豐山之鐘應律。詩人可比，庶欲徹於玉壺。大國是資，亦將慙於凌室。凝於地也，似和光以同塵。彫於木也，類去華而取實。其進也，則有俟於清宵。其退也，則見晞於旭日。若乃林有擊隼，野有祭豺，翻繽紛之槁葉，宿蒼莽之枯荄。烈女覩之而壯志，醫人對此而感懷。皚皚其姿，皎皎其彩。既無惡於管蘭，亦何情於蘭茝？佐昊天之有成，參神功而不宰。笳聲乍拂，怨楊柳之衰。劒鍔可封，發芙蓉之厲。乃國家順乾坤之德，法天地之制。布澤如春，肅物成歲。申其令以敦乎風俗，宣其威以殄厥災沴。服用有度，修典禮而罔差。稻熟可羞，先寢廟而攸祭。名籍籍於憲府，法稜稜於司寇，却炎蒸而克叙四節，淒金石而率舞百獸。客有惜歲星之屢遷，傷志業而未就。獨沈吟於軒屏，望沆寥於宇宙。聽萬户之輕砧，聽九重之永漏。近瞻庭樹，空聞槭槭而有聲。緬想澗松，誰惜青青而獨秀？夫如是，則可知霜降之候。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卷九唐・佚名《秋霜賦》 目長空以流思，偉繁霜之獨異。雖變露而成形，不憑雲以自致。向朝陽而既滅，逢夜晴而又墜。候暖則止，乘寒則飛。當鷹隼之始擊，值鴻鴈之初歸。稜稜作氣，凜凜生威，比齊紈之顏色，奪楚劒之光輝。及其降池塘，被原陸。衰衆草，落羣木。菱南澗之白蘋，碎東籬之紫菊。梧桐爲之失影，蕖荷爲之消馥。豈直若斯而已？徒美其威不妄作。動隨物情，因其死者而死，保其生者而生。彫芝蘭而無怨色，拂松竹而不傷榮。譬大聖行刑，必順於時序。通賢用法，不害於堅貞。至若蒲海之居，桑河之汭。侵戰士之馬蹄，封將軍之狐裘。沾翠幕而生冷，凍朱旗而自脆。助陰氛之肅殺，壯堅氷之體勢。三冬閨閣兮貯相思，萬里關山兮苦留滯。不私於己，觸物而止。疑薄霧之初止，似輕塵之未起。陵厲自然，嚴凝莫擬。故能發揮司寇，光揚御史。明忠臣之無事，承君子之所履。

清・曹寅、彭定求《全唐詩》卷三一九一顏粲《白露爲霜》 悲秋將歲晚，繁露已成霜。徧渚蕭先白，霑籬菊自黃。應鐘鳴遠寺，擁雁度三湘。氣逼襦衣薄，寒侵宵夢長。滿庭添月色，拂水斂荷香。獨念蓬門下，窮年在一方。

清・曹寅、彭定求《全唐詩》卷三一九一徐敞《白露爲霜》 早寒青女至，零露結爲霜。入夜飛清景，陵晨積素光。馳星初晢晢，葭莢復蒼蒼。色冒沙灘白，威加木葉黃。鮮輝襲紈扇，殺氣掩干將。葛屨那堪履，徒令君子傷。

宋・姚鉉《唐文粹》卷一五下王昌齡《秋山寄陳諷言》 巖間寒事早，衆山木已黃。北風何蕭蕭，茲夕露爲霜。感激不能寐，中宵時慨慷。黃蟲初悲鳴，玄鳥去我梁。獨卧時易晚，離羣情更傷。思君若不及，鴻雁今南翔。

宋・邵雍《擊壤集》卷一四《霜露吟》 天地有潤澤，其降也瀼瀼。暖則爲湛露，寒則爲繁霜。爲露萬物悦，爲霜萬物傷。二物本一氣，恩威何昭彰！

宋・吴淑《事類賦》卷三《天部》 霜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出《詩》。物當收縮，《詩》曰：九月肅霜。注：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義取喪亡。《釋名》曰：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考異郵》曰：霜之爲言，亡也，物以終也。庭樹槭以落，潘岳《秋興賦》曰：庭樹槭以瀏落。桑葉鬱其黃。《古豔歌》曰：秋霜白露下，桑葉鬱爲黃。非宜介樹，《唐書》曰：寧王憲疾時，寒甚，凝霜封樹，或以爲春秋雨水冰即此。亦名樹介，言象介胄也。憲歎曰：「此俗謂樹嫁者也。諺曰『樹嫁達官怕』，吾其死乎？」憲果薨。無爲檻羊。《後漢書》曰：光武崩，廣陵王荆作飛書與東海王彊構逆曰：「當爲秋霜，無爲檻羊。」注：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動感時之悽愴，《禮》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注：感親念時也。增正月之憂傷。《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注：正月，夏四月，正陽之月。爾其皎潔凝條，何瑾《悲秋夜賦》曰：霜凝條而曜曜，露霑葉兮泠泠。紛披殺木。《春秋元命苞》曰：霜以殺木，露以潤草。皚然皓白，《説文》曰：皚，霜雪之白貌。凜乎慘毒。慘毒，已見「義取喪亡」注。伯奇被逐以援琴，《琴操》曰：尹吉甫聽後妻之言，疑其孝子伯奇，遂逐之。伯奇清朝履霜，自傷無罪，乃援琴而鼓之，作《履霜操》。鄒衍遭讒而慟哭。《淮南

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爲之下霜。既聞地升，《五經通義》曰：寒氣凝以爲霜，從地升也。還知露凝。蔡邕《月令章句》曰：露凝爲霜。房星見而衣裘具，《國語》曰：駟見而賈霜，賈霜而冬裘具。注：駟，房星也。百工休而膠漆停。《禮》曰：霜始降則百工休。注：膠漆之作停。至於嶲州味甘，見《雪賦》「西母貢嶲州之味」注。廣延色碧。《拾遺記》曰：廣延國有霜，色紺碧。鴻雁萬翼而南飛，《五經鉤沈》曰：天霜，樹落葉，而鴻雁南飛。鷹隼順時而始擊。《感精符》曰：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於是行冬令，《考異郵》曰：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斂。成婦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覆員嶠之寒蠶，《拾遺記》曰：員嶠，山名。環丘有氷蠶，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堯之代，海人獻以爲黼黻。振豐山之洪鍾。《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鍾，霜降則鳴。亦聞鷓鴣蔽葉，《古今注》曰：鷓鴣常向日而飛，畏霜露，夜棲以樹，葉覆其背。崑崙運氣。見《露賦》「識運氣於崑崙」注。知馬蹄之所踐，《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思葛屨之曾履。《詩》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當陰氣之始凝，《大戴禮》曰：陰氣勝，則凝而爲霜。至堅氷而馴致。《易》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或應候而挫物，《援神契》曰：霜以肅物。或當春而大擊。《禮》曰：孟春行冬令，則霜雪大擊。注：擊，傷也。若其神爲青女，《淮南子》曰：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以雪霜。注曰：青女，天神。青天玉女，主雪霜也。威立侯文，《漢書》曰：孫寶爲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故不殺，知其失政；《考異記》曰：魯僖即位，隕霜不殺草，臣威彊也。夏隕，表其暴君。《命曆序》曰：桀無道，夏隕霜。然則，道義得，則時令順，夫復何云！

明・楊慎《升菴集》卷二八 詠霧淞有序

甲寅歲秋冬，久雨連月。十一月廿六日甲子曉，籠霧微淞，蓋晴兆也。俗諺云：霜淞行霧淞，貧兒備飯瓮。往歲在北方寒夜，氷華著樹若絮，日出飄滿庭階，尤爲可愛。曾南豐詩云：園林日出浄無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鬆。又曰：香銷一榻氈毬暖，月映千門霧淞寒。韵書謂之凍洛。洛，音索，氷著樹如索也。

怪得天鷄誤曉光，青腰玉女試銀粧。瓊敷綴葉齊如剪，瑞樹開花冷不香。月白詎迷三里霧？雲黄先兆萬家箱。貧兒飯瓮歌聲好，六出何須賀謝莊。

雪部

題解

宋・陸佃《埤雅》卷一九《釋天》　雪，《說文》曰：「凝雨說物者，从彗。」蓋雪，雨之可埽者也，亦能淨坋穢若彗，所謂以黍雪桃者，以淨爲義。《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雨雪浮浮，見晛曰流。」言君子體道在上，而小人之類易消如此。晛，日氣也。《纂要》曰：「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晛，日初出曰明，日昕曰晞，日晚曰旰，日將暮曰薄暮。」《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雰雰，盛也。三農之事，雪則欲盛則遍也，雨則欲微而潤也。蓋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也。雪則欲其盛矣，然又欲其澤浸之甚周也，故繼之曰「既優既渥」；雨則欲其微矣，然又欲其膏潤之僅足也，故繼之曰「既霑既足」。蓋驟雨不如久雪之入土深，且無泛溢，又可以覆陽於根著。《氾勝之書》曰：「雪者，五穀之精，取汁以漬原蠶之沙，和穀種之，奈旱。」今雪寒甚則爲粒，淺則成華，華謂之「霙」。《韓詩外傳》云「雪華曰霙。凡草木，華多五出，雪華獨六出」，是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言雪之所加物有死者，霰其先至者也；霰至，則危亡之兆見矣。霜、霰，陰剛之微也，霜集而後堅冰至，霰集而後雪至，故《詩》、《易》以爲始亂之象。《爾雅》曰：「雨雪爲霄雪。」霓从晛省，霄从消省，《詩》曰：「見晛曰消。」蓋雪以微温薄之，故散而成霓，郭璞所謂「氷雪雜下，謂之消雪」是也。《說文》曰：「霰，稷雪也。」閩俗謂之「米雪」，言其霰粒如米，所謂「稷雪」，義蓋如此。今名「滴雪」，亦曰「濕雪」，然臘雪握之輒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摶，略如霄雪，亦以微温薄之故也。里語以爲春雪不能蠲壓瘴癘，其以此乎？《夏小正》曰：「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康熙字典》戌集中《雨部》　雪，《說文》本作霂，凝雨。《元命包》：陰凝爲雪。《釋名》：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下也。《埤雅》：雪六出而成華，言凡草木華五出，雪華獨六出，陰之成數也。《詩・邶風》：雨雪其雰。又《廣韻》：除也。《韻會》：洗也。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霂，冰雨說物者也。冰各本作凝，今正。凝者，冰之俗也。《釋名》曰：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下也，故許謂之冰雨。說，今之悅字。物無不喜雪者。說與雪疊韵。

論說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　雨也，然有甚焉。雨陰大雨雪者，陰之畜積甚也，一曰與大水同象，曰攻爲雪耳。

宋・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二　六出四出花

《呂氏春秋》云：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喻其理。獨朱文公謂地六爲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或言花中惟巖桂四出之異。余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此桂之在《離騷》以喻君也，先師魏鶴山巖桂詩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自注云，顧虎頭善畫金粟佛，公孫衍佩五國相印。真善借喻而體物矣。余亦嘗賦巖桂，云：四出花中異，三開格外芳。名高平月品，韻勝霸秋香。或者頗許之，以爲弗可移賦他花木也。

明・王逵《蠡海集》　雪爲陰之極，全得水之成數。雪花每每皆六出。霜雪者，雨露之凝結。水從金，生氣盈而見母，是以霜雪色皆白也。

雪者，雨之凝也。因高而寒極，故雨凝而爲雪也。其雨雪相雜者，雲有高低之異也。低者則爲雨，高者則爲雪。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一　雪花六出

雪花六出，先儒以雪爲水結，地六爲水，故六出也。雲間唐龍江以爲春雪五出，豈非水所結耶？勿得其義。不知水乃陰物，陰盛極寒則成雪也，地六爲水之

說非謬。至春則陽和矣，一時雖寒而成雪，非至盛之時，故散碎而不見其形質耳，亦不特五出也。

明・章潢《圖書編》卷二一

雪本雨也，寒甚而空中風結以成之。雪或過多，或非時，則爲災。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

峨眉雖六月盛寒，未必有雪。惟至絶頂望正西，一片白茫茫然，不知其幾千里。土人云：此西域雪山也。有一年酷暑西望不見白者，而巴江之水漲逾百倍，云是雪山水消耳。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二

至後雪花五出，此相沿之言。然余每冬春之交，取雪花視之，皆六出。其五出者，十不能一二也，乃知古語亦不盡然。

宋・陸佃撰、明・牛衷增輯《增修埤雅廣要》卷二　霰

《説文》：從雨，散聲，雨雪雜下也。雪初作，未成華，圓如稷粒，撒而下，亦曰米雪、粒雪。《釋名》云：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今名濫雪、濕雪。曾子曰：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温暖爲雨。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爲霰。蓋天將大雪，必先微温，雪自上而下，遇温氣，搏而爲霰，久而寒勝，則大雪至矣，亦作霙。

綜述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一一〇　雪

《元命包》曰：陰陽凝爲雪。《氾勝書》曰：雪者，五穀之精。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雪。《穆天子傳》曰：雪盈數尺，年豐。《八節占》曰：冬有積雪，歲美人和。又曰：冬祁寒，降雪盈尺，年豐歲稔之候。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雪不封條，凌彌毒害而已。《考異郵》曰：庚辰，大雪深七尺，并者丈四尺。京房曰：雪附木者，此人君聽言殺忠臣也。雪未至地而復上，久而復下，此人君欲寬死罪。雪而温者，此人君脱有罪。凡雪者，陰氣盛也，小人係公結私，以脅其主而專其權。二月、九月而不已，此執法權正引邪以成賊理。故雪厚，爲旱。薄，則爲水。皆一百九十二日。《天鏡》曰：春雨雪不消，妻黨專政，擅持君威，天下飢，民死亡。《易通卦驗》曰：乾得坎之寒，則夏雨雪。《天鏡》曰：夏雨雪，必有大喪，天下兵起。《詩推度災》曰：違天地，絶人倫，則夏雨雪。《晉朝雜事》曰：大康七年，河陰雨赤雪二頃。京房《易候》曰：夏雨雪，國殃，必有喪，司馬爲亂。又曰：君死國亡。《天鏡》曰：秋雨雪，百姓多死，草木零落，天下大喪。雪下厚三尺以上，大兵方起。

又　霰

《説文》曰：霰，稷雪也。從雨，散聲。《釋名》曰：霰，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霰。曾子曰：陰之專氣爲霰。《爾雅》曰：霰爲消雪。郭璞注云：霰，水雪雜下，故爲消雪也。《毛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注云：霰，暴雪也。或云：雪上遇温氣而搏之，霰也。

宋・朱熹《朱子全書》卷五〇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趯開成棱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卷四　雪

《羣書要語》：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温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霧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論衡》。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韓詩外傳》。霜雪大摯。傷也。《月令》。正月三白，田公笑嚇嚇。西北人諺曰：要宜麥，見三白。《朝野僉載》。太平之代，雪不封條，淩弭毒害而已。《西京雜記》。增冰峨峨，飛千里。《招魂》。平地尺爲大雪。《左傳》。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詩》。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詩》。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重雪終日，玉花攪空。舒元輿序。

詩句：天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吴陸錫。若逐微風起，惟言飛玉塵。何遜。不知園裏樹，若箇是真梅。東坡。隨車翻綺帶，逐馬散銀杯。韓愈。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大似落鵝毛，密如飄玉屑。白樂天。河南二三月，雪花一尺圍。韓。到江還作水，著樹漸成花。韓。斜侵潘岳鬢，横上季良眉。羅可。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天聖間。張元。

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卷二一　雪

白：其雰。雨雪其雰。載塗。雨雪載塗。紛紛。上天同雲，雨雪紛紛。霏霏。瀌瀌。皚皚。見晛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平地尺爲大雪。《傳》。三月雨雪，書失時

也。密雪。微霰零，密雪下。牛目。《孟子》：滕文公葬，雪甚，至牛目。龍沙。千里渡龍沙。入隙。《雪賦》。照書。孫康映雪讀書。囓雪。蘇武沒蕃，卧窖中，囓雪與氈毛。絳雪。古詩：胡風吹朔雪，千里渡龍沙。大擘。霜雪大擘。擘，傷也。飛雪千里。《楚辭》。甲子。武王伐紂，甲子日大雪。六出。《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玉樹。五穀之精。委積。淋漓。素華。瑶華。時雪。不降。《月令》。不時。雨雪不時。海神來朝。《太公金匱》：武王伐紂，大雪十餘日，甲子朝有五車兩騎，止于王門。師尚父曰：南海、北海、東海、西海、河伯之神來受命。履穿而行。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甚履有上無下，行雪中，而足跡踐地。門閉而卧。洛陽大雪，丈餘。洛陽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跡，謂已死，入見安偃卧，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乏食，不宜干人。令賢之遂，舉爲孝廉。幽蘭。《楚辭》以幽蘭儷曲，宋玉賦曰：援琴而鼓之，爲《幽蘭白雪》之曲。宫。雪宫建於東國，齊宣王有雪宫。山。雪山峙于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盈尺。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詩》傳曰：豐年之冬多積雪。袁丈。袁丈則表淪於陰，德氣相傷謂之淪。珪璧。既因方而成珪，亦遇圓而成璧。巖。瞻山則千巖俱白。肌膚。《莊子》曰：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田。種玉之田原隰，則萬頃同縞。雪救火。《高士傳》：焦先爲野火燒廬，遭大雪，焦先卧不移，人謂已死，視之如故。乘舟訪戴。王子猷雪夜乘舟訪戴安道，既至造門，不前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也。詩。謝氏内集謂書，俄而雪聚，太傅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蘊曰：未若柳絮因風起。玉馬。《晉書》：常山真定縣大雪，深數尺，融而不積。新蔡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餘，因表而獻之。衣。《詩》曰：麻衣如雪。曹風以麻衣比色。扇。班婕妤詠扇曰：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神仙。王恭衣鶴氅，雪中行。積陰。《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温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雪霏霏。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丈餘。《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雪十日，深丈餘。七尺。《春秋考異》曰：庚辰大雪，深七尺。夏雪。《山海經》：由首山、少威山、空桑山，並冬夏有雪。梁山歌。《琴操》：曾子耕泰山，雨雪，思父母，作《梁山歌》。黄竹之歌。穆天子休於回中，大寒雨雪，乃作歌三章曰黄竹。歌。客有歌郢中者，爲陽春白雪曲。舞。趙飛燕宛轉如流風之迴雪。孔至靴。韋斌。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靴，亦不失恭。抱戈。李憩出文城棚，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會大雨雪，天晦，凉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冒雪入州。定州亂，拜陳楚爲節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鷺鷥池。夜半至懸弧城，雪甚，城旁皆鷺鷥，翹令擊之，以亂軍聲。頒衣絮。錢微大雨雪，士寒凍，先冬頒衣絮。蘇定方追虜。《突厥賀魯傳》：蘇定方命嗣業、婆閏趍邪羅斯川追虜，任雅相提降兵踵後，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方曰：今雰晦風裂，虜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緩則遠矣。盛夏取進。明崇儼。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白云往陰山取之。烏海之陰。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帝召見，對曰：烏海之陰，盛夏積雪。禡神致雪。《薛延陀傳》：帝詔李勣督朔州經畧之部，將薛萬徹率勁騎先收執馬者，故延陀不能去，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亡去，萬徹追弗及，殘卒奔漠北，會雪甚，衆皺踣死者十八。始，延陀能以術禡神致雪，冀困勣師，至是反自弊。浙西大雪。《五行志》：天復三年三月，浙西大雪，平地三尺餘，其氣如煙，其味苦。赤雪。《五行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甲戌，雨赤雪于京師。詔無得掃。五代明宗歲嘗旱，已而雪暴出，坐庭中，詔武德司，宫中無得掃雪。曰：天所以賜我也。辭。魏國惠穆公主下嫁王士平。主恣横，帝幽之，門下客蔡南史、獨孤中叔爲主作《園雪散雪辭》，狀離曠意。雪雰霰晦。回紇朔方先鋒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會雪雰霰晦，吐蕃閉營撤備，乃縱擊之。寢室無雪。唐《杜陽編》：懿宗時，嘗大雪盈室，而帝寢室上織無分寸，見者異之。玉花攪空。舒元輿序重雪終日，玉花攪空，舞下散地。雪深風起。蜀有道士陽狂，俗呼爲灰袋，嘗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其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掃雪迎賓。《唐開元遺事》：王元寶每大雪之際，令僕夫自門巷掃雪爲徑路，以迎賓客。具宴樂之，會爲煖寒。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飛落軒轅臺。李白《北風行》。瀛州玉塵。《幽怪録》：巴邛人有橘園，雨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老叟，皆相對象戲，一叟曰：我輸瀛洲玉塵九斛。朔雪亂邊花。李白《千里思》。從以萬玉妃。白帝盛羽衛，鼕鼕振裳衣。白霓先啓塗，從以萬玉妃。韓愈《辛卯年雪》。滕六降雪。蕭至忠景雲元年爲晉州刺史，將以臘日出獵，前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時山月甚明，見禽獸百許，祈於元冥使者，使者曰：若令滕六降雪，異二起風，即不復獵矣。新者迴，未明，風雪暴至。剪水作花。陸暢雪詩：仙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本事集》。瑶域粉野。李華《含元殿賦》：元冥戒寒，海神飛雪；瑶域粉野，琪樹森列。玉宇璇階，雲門露闕。雪花一尺圍。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崩騰相排拶，龍鳳交横飛。韓文。瓊珪疊璐。舒元輿序曰：宫中有崇闕洪觀，如瓊珪疊璐，出空横虚。書在星子。書生季勝嘗游洪州，西山與處士盧齊肇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固不可出門。勝曰：欲有何詣，吾當往之。曰：吾有書在星子，可爲取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携書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里。《江淮異人録》。高堂暮冬雪壯哉。舊癘無復似塵埃。崖沉谷没白皚皚，江石決裂青風摧。杜甫。朔風落昊天。從風渡溟渤。

海樹成陽春，江沙皓明月。興從剡溪起，思繞梁山發。李白《淮海對雪》。以雪爲銀。耿先生，大中召之官，嘗大雪，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曰：可。乃取雪，自投於燒炭中，灰埃芒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取出，赫然若銅，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爲鋌銀，及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出《江表志》。江雪薄爲霧。杜詩。犬吠。越犬吠雪。金羊。有積雪久不消，擱地得金羊玉馬，高三尺許。《廣異記》。妍光屬瑶階，亂緒陵新節。韋應物《對雪》。風落吴江雪，紛紛入酒杯。李白《對酒醉題》。急雪舞迴風。《對雪》。閉門長安三日雪。推書蝶筆歌慷慨。韓愈《送盤谷子詩》。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杜甫《留花門》。雪殘鳩鵲亦多時。《晚出左掖》。白雪飛花亂人目。李白。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杜甫《苦寒》。東作可期，南畝有望。韓愈《賀雪》。實豐穰之嘉瑞。消疫癘於新年。同上。雪水溉田。西域碎葉三月訖九月，未嘗雨，以雪水溉田。瑶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李白歌。季春雨雪。乃災也。

又　霰

白先集。《詩》：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雨雪雜下。《爾雅》云：雨雪雜下曰霰。淚如霰。文。冬。蘭樹停冬霰。文。陰陽相脅。而爲雹霰，盛陰雨雪，凝滯而爲冰寒。氣薄之不相入，則爲霰。霰者，陽脅陰也。《五行傳》。孔凌霰飄英。《唐文粹》李華《含元殿賦》：凌霰飄英，陰謨武圖，增華穆清。冬夜霰雪。有丁生寓朗州，槀宫冬夜霰雪，方甚。二三羽衣圍爐，有肥羜美酒之歎，丁曰：致之何難？關户禽袂去，至夜分，蒙雪迴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厨中物，留之而去。出《瑣言》。綴繁英兮霰集。駢朱實以星燦。《文粹》蕭頴士《伐櫻桃賦》。陰霰。縱騰揉。韓愈《南山詩》。雖當霰雪嚴。未覺松柏凋。杜甫。風竹飄餘霰。白居易《冬日》。霜霰浩漠漠。杜甫詩。微霰下庭寒雀喧。韋應物《澧上詩》。露霰濛曉昏。李賀《吴谷詩》。高閣凝餘霰。韋應物。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三　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也。《釋名》

霰，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上

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盛陽，雨水温煖而湯熱，陰氣脇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霰者，陰脇陽也。雹者，陽脇陰也。《洪範五行傳》

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黄竹詩以哀民。《穆天子傳》

明・張岱《夜航船》卷一　雪，《大戴經》云：天地積陰，寒則爲雪。《氾勝之書》：雪爲五谷之精。又云：冬雪兆豐年。故冬雪爲瑞雪。詩有「宜瑞不宜多」之句。

清・吴鵠《卜歲恒言》卷二　雪

天地積陰，温則爲雨，寒則爲雪。《大戴禮》。太平之世，雪不封樹，凌慘毒害而已矣。《拾遺記》。諺云：若要麥，見三白。冬無雪，麥不結。此言雪多，主來歲年豐之兆也。又云：冬雪年豐，春雪無用。《萬實全書》。雪晴而不消，謂之等伴，主再雪。久經日照而不化，是來年多水之兆也。春雪應大水，應在一百二十日。《農圃春秋》。雪者洗也，洗除瘴癘蟲蝗也。凡花五出，雪花六出，陰之成數也。冬至後三戊爲臘，臘前三雪，大宜菜麥，又殺蟲蝗。臘雪密封陰處，數十年亦不壞，用水浸五穀種則耐旱，不生蟲。洒几席間，則蠅自去。淹藏一切果食，不蛀蠹，豈非除蟲蝗之驗乎？《本草綱目》。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四　雪

《逸雅》：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也。《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朱子語録》：地六，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爲花，故六出。《拾遺記》：穆王東至大騎之谷，西王母來進嶰州甜雪。嶰州去玉門三千里，地寒多雪，著草木皆融，而甘可以爲果。《拾遺記》：廣延國去燕七萬里，其地常雨青雪。《晉朝雜事》：太康七年十二月己亥，河陰雨，赤雪二頃。

又　霰

《詩・小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鄭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摶謂之霰。《大戴禮》：陽之專氣爲霰。劉向《洪範・五行傳》：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霰者，陽脅陰也。《説文》：霰，稷雪也。《詩・補傳》：霰，米雪，又曰粒雪。《爾雅》：雨雪爲霄雪。註：《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霓。霓，冰雪雜下者謂之霄雪。《丹鉛總録》：霄字从肖，音屑。《説文》：雨霓爲霄。徐鉉注：訂《説文》誤以肖爲肖，遂爲臆説，云霄雪著物則消，此説可笑。雪豈有著物不消者乎？霰雪與片雪，同一性也，霓即霰也。陸佃云：今名濕，雪與霄音相近也。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而下。杜子美詩所云：霰雨夾雪也。《宋書・符瑞志》：霰爲花雪。大明五年正月元旦，花雪降殿庭，公卿并作花雪詩。《埤雅》：霰，閩俗謂之米雪，今名濕雪，亦曰濕雪。然臘雪握之輒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摶略，如霄雪亦以微温之故也。

藝文

北周・庾信《庾子山集》卷四　郊行值雪

風雲俱慘慘，原野共茫茫。雪花開六出，冰珠映九光。還如驅玉馬，暫似獵銀獐。陣雲全不動，寒山無物香。薛君一狐白，唐侯兩驌驦。寒關日欲暮，披雪上河梁。

唐・方干《玄英集》卷五　雪中寄殷道士

大片紛紛小片輕，雨和風(緊)〔激〕亂縱橫。園林入夜寒光動，窗户凌晨濕氣生。蔽野吞村飄不歇，摧巢壓竹密無聲。山陰(道)〔高〕士多吟興，六出花邊五字成。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　周劉璠《雪賦》曰：天地否閉，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晨，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烈。散亂徘徊，雰霏皎潔。違朝陽之曜煦，就凌陰之慘冽。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而皆空。既奪朱而成素，實矯異而爲同。始飄飄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曉攝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曨。似北荒之明月，比西崑之閶風。

梁沈約《雪賦》曰：火競乃上炎，陰矯亦下潤，獨有凝雨姿，貞晚而無殉。排雲寧自高，晞光本非悗，委谷不辭深，因巖豈知峻，潔貌雖同賞，英心共誰振。

陳徐陵《詠雪》詩曰：瓊林玄圃葉，桂樹日南華。豈若天庭瑞，輕雪帶風斜。三農喜盈尺，六出儛崇花。明朝闕門外，應見海神車。

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一九三　晉庾肅之《雪賦》曰：百籟哀吟，廣莫長揮。霰雨馭灑，皓雪其霏。輕質飄飄，與風迴散。望之凝映，浩若天漢。即之皎潔，色踰玉粲。

晉羊孚《雪贊》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暉。

梁裴子野《詠雪》：飄飄千里雪，倏忽度龍沙。從雲合且散，因風捲復斜。拂草如連蝶，落樹似飛花。若贈離居者，折以代瑶華。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一　霰

雪花遣霰作前鋒，勢頗張皇欲暗空。節瓦巧尋疎處漏，跳階誤到暖邊融。寒聲帶雨山難白，冷氣侵人火失紅。方訝一冬暄較甚，今宵敢歎臥如弓。

宋・吴淑《事類賦》卷三《天部》　雪

雪之時義遠矣哉！蓋陰氣之凝，《元命苞》曰：陰氣凝而爲雪。五穀之精。《氾勝之書》曰：取雪汁漬原蠶屎五六日，待釋，手挼之，和穀種之，能禦旱，故謂「雪爲五穀精」也。始布同雲之影，《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俄飄六出之英。《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音英。謝女之風中絮起，《晉書》曰：太傅謝安，因雪驟降，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散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蘊曰：「未若柳絮因風起。」侍臣之衣上花明。《宋書》曰：大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爲嘉瑞，群臣皆作雪花詩。若夫雪苑創於梁王，謝惠連《雪賦》曰：梁王不悦，遊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命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祕思，騁子好詞，佟色揣稱，爲寡人賦之。」雪宫建於齊國。《孟子》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宫，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曰：「爲人上而不與民同樂者，非也。」應時而不必封條，《西京雜記》曰：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雪不封條，可以弭毒害而已。」爲瑞而每聞盈尺。謝惠連《雪賦》曰：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丈則表沴於陰德。

角哀道窮而併衣，見《琴賦》「憐窮士之投楚」注。東郭履穿而留迹。《史記》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履有上無下，行雪中，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武王之五車兩騎，《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有五丈夫乘五車，從兩騎，止門外。王使尚父謝五丈夫，曰：「資幸臨之，失不先問，方脩法服。」太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進之曰：「先王之大夫在内，方對王。子寒，故進熱粥。」尚父告武王曰：「客可見矣。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楚子之翠被豹鳥。《左傳》曰：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注：秦復陶，秦遺羽衣也。焦先露寢以自若，《高士傳》曰：焦先，世莫知所出，野火燒其廬，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袁安高卧而不出。《録異傳》曰：大雪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見民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見安僵卧。問何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于人」。至於王恭鶴氅，《晉書》曰：王恭衣鶴氅，夜繞雪行，時人謂之「神仙中人」。曹國麻衣。《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注：麻衣，深衣也。麗見相如之賦，見「雪苑創於梁王」注。皓如姑射之肌。《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楚客之歌陽春，見《歌賦》「楚國陽春」注。周文之詠來思。《詩》曰：文王歌《采薇》以遣帥也。「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曾子梁山之操，《琴操》曰：

曾子耕太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穆滿黃竹之辭。《穆天子傳》曰：獵于釿山，北風雨雪，有凍死人，天子作《黃竹》詩三章以哀民。訪戴逵而乘興，《語林》曰：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開室命酌，四望皎然，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乘興棹舟，經宿方至，既造門而返。或問之，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葬滕文而弛期。《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群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謂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見群臣百姓矣。」乃出義也。」太子曰：「善。」訝雲南於五月，《廣志》曰：雲南郡，四五月猶積雪皓然。代郡陰山，五月猶宿雪，八月末復雪。怪空桑於四時。《山海經》曰：由首之山、卜成之山、空桑之山，並冬夏有雪。爾其玄陰晦，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時既西夕，玄陰晦冥。涼風凓然，素雪飄零。朔風厲，王韶之《詠雪離合詩》曰：霰先集兮雪乃零，散輝素兮被簷庭，曲室寒兮朔風厲，川陸涸兮百籟鳴。當空而初認散鹽，見《謝女風中絮起》注。入夜而猶能映字。《宋齊記》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青雨廣延之國，《拾遺記》曰：廣延國在扶桑，常雨青雪，氷霜之色皆如紺碧。赤布河陰之地。《晉朝雜事》曰：太康七年，河陰雨赤雪二頃。周王駭昆明之唱，《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明之臺，召諸方士，有二人乘飛遊之輦，上席酣醉。時赤旱地裂，其一人能以歌召霜雪，於是引氣一吸，則雲起雪飛。西母貢嶰州之味。《拾遺記》曰：穆王東至大搤之谷，西王母來，進嶰州甜雪。嶰州，去玉門三千里，地寒多雪，露著木石之上，皆融而甘，可以爲菓。注：搤，音奇。嶰，音丘儀反。亦嘗見蘇武之持節，《漢書》曰：蘇武持節使于匈奴，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絶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毡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因以爲神。明漢女之無罪，《漢書》曰：漢女者，居東海養姑。姑女譖之於姑，姑徑詣太守訴而殺之。五月下雪。悟晏子而流恩，《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以與飢寒者。感負薪而施惠。《孫子》曰：昔衛君重裘累裀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何故也。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顏色，曰：「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豈消亡」注。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卷九唐・林滋《小雪賦》 偉茲雪之霏霏，應玄冥而不失其期。賦象於虹藏之日，成形於冰凍之時。委地則微，庶表三冬之候。翻空雖小，那無六出之姿。當其寒氣初升，陰風始變。既淅瀝於遥野，却飄颺於廣甸。邊城一望，龍山之淨色猶晞。上苑再瞻，鳳闕之清光未遍。眇若毫端，輕飛可觀。細細而千巖送冷，飄飄而萬户迎寒。霏微墀廡之間，瑶臺月曉。髣髴草茅之上，玉樹花攢。迴拂陰軒，高翻曉律。縈枝分盈尺之象，帶□誤如圭之質。微交月影，天邊之孤鴈應迷。稍助山明，松際之浮煙已失。細糝長空，纖緣綺櫳。淨若蘸花之覆水，輕同柳絮之因風。是則謝氏林亭，盡在迴眸之内。梁王池館，無非踈步之中。於以明潔白之姿，於以表陰凝之漸。雖見晛而無滯，詎因污而成染？初疑畫閣，妝奩之香粉微微。又若瓊筵，玉箸之凝酥點點。既而繽紛，呈祥是因。掩日而難分薄霧，開簾而不辨輕塵。影入空帷，預想映書之子。光侵遠水，潛思訪戴之人。可謂不遠而來，自無而有。始縈盈於階砌，終散漫於林藪。安得不燎蘭爐，命芳酒？作小雪之賦，繼大夫之後。

明・王志慶《古儷府》卷一 陳徐陵《詠雪》詩：瓊林玄圃葉，桂樹日南花。豈若天庭瑞，輕雪帶風斜？三農喜盈尺，六出舞崇華。明朝闕門外，應見海神車。

雹部

題解

漢・許愼《說文》卷一一《雨部》　雹，雨冰也。

宋・陸佃《埤雅》卷一九《釋天》　雹

陽散陰爲霰，陰包陽爲雹，《曾子》曰「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是也。申豐以爲古者藏冰，固陰沍寒而無雹。蓋陽無所洩，雹之所以生也。雹形今似半珠，其粒皆三出，蓋雪六出而成華，雹三出而成實，此陰陽之辨也。雪，霜之類；雹，冰之類。《造化權輿》曰：「雹者，雨之冰也。」又曰：「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雲、雨、雹、霰、雪。」《傳》曰：「木再華，夏有雹。」豈以陽始無所洩，及其晚出也，故木至再華而夏有雹歟？

《康熙字典》戌集中《雨部》　雹，《說文》：雨冰也。《大戴禮》：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霰雹者，一氣之化也。註：陽氣在雨，温暖如陽。陰氣薄之，不相入，搏而爲雹。故《春秋穀梁説》曰：雹者，陰脅陽之象也。《埤雅》：陰包陽爲雹。申豐以爲古者藏冰，固陰沍寒而無雹，蓋陽無所洩，雹之所以生也。雹形似今半珠，其粒皆三出。雪六出成華，雹三出成實，雹冰之餘，造化權輿。曰：雹者，雨之冰也。又曰：北方之氣，雲雨雹霰。《禮・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註：子之氣乘之也。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左傳・昭四年》：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韻會補》：洮岷間，雨雹曰白雨。又曰硬頭雨。宋紹興十七年，臨安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宮諱言雹，遂稱硬雨。又《集韻》：蒲沃切，音「僕」。義同。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雹，雨冰也。冰舊作「氷」，今正。雨冰，謂自上而下之冰也。曾子曰：陰之專氣爲雹。劉向曰：盛陽雨水。温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甘泉則爲冰，此其驗也。雖有，不爲災。

天氣現象總部・雹部・題解、論説

論説

漢・班固《漢書》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温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

明・梅鼎祚《西漢文紀》卷八**漢・董仲舒《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脇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于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于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愚，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敲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氷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裔。露則結味而成甘，結

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欵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凉熄，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凉，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凉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敞還延負牆俛揖而退。

漢・鄭玄《箴膏肓》　申豐論雨雹。何休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今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藏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人相與之意。箴曰：雨雹失政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歟？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蓄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　《傳》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爲雹，陰之氣專爲霰。陽專而陰脅之，陰盛而陽薄之。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霰者，陽脅陰之符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蝕也。

宋・陸佃撰、明・牛衷增輯《增修埤雅廣要》卷二　氷

《淮南子》曰：水向冬則凝而爲氷。氷之爲言凍也，本作仌，象凝之形也。《月令》：孟冬之月，水始氷；仲冬之月，氷益壯；季冬之月，氷方盛，水澤腹堅。《風俗通》：積氷曰凌，氷壯曰凍，氷流曰浙，氷解曰泮。日在北陸則藏氷，日在南陸則頒氷，調陰陽也。光武至河上，王郎兵在後。王霸詭曰：氷堅可渡。武至，河氷果合未畢，數騎而氷解。唐長慶六年，海州海水氷南北二百里。《文中子》曰：巧治不能銷木，良工不能琢氷。元至正間，汴河氷成五彩華草，如繪如畫，三日方解。吁！天之造物也，固匪物物而雕刻之，然未有如是之異觀於此，抑亦異氣之使然歟？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　雹

史載雹毀瓦，如拳、如雞卵，三出成獸。徐鉉《稽神録》言：雹與樓等。嘉靖戊戌，吴城雹開眼，西山雹如斗。天啓甲子，雹如人眼。凡雹治狂熱，正醬味，然無病吞之則疫。【略】愚者曰：漢初董子早精此理，故載之。今以三際質測，急切成就，抱氣在中，故雹常具竅。

明・李日華《時物典彙》卷上　霰

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一氣之化也。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温煖爲雨。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

清・黄鼎《管窺輯要》卷五〇　雹者，盛陽雨水，濕熱，陰氣脅之而成雹也。《五行傳》以爲聽不聰，其占爲臣制君，亦爲陰慘無息之象。故凡雨雹所起，必有愁怨不平之事。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天語》　雹

吾粤無雹。蓋雹者氷之所爲，氷以盛陰而堅，盛陰脅乎盛陽，則雨氷而爲雹。吾粤盛陽之地，陰氣不凝，當寒時不結而爲氷，則當暑時不散而爲雹。左氏云：雹者，冬之愆陽、夏之伏陰所致。吾粤冬而愆陽多有之，夏而伏陰則少。白首老人不識氷之爲氷與雹之爲雹也，故或見霰而以爲雪，見霜而以爲氷，見白雨而以爲雹，以爲珍珠雹也，不知其爲白雨也。粤在天南多白雨，白雨在北則爲雹。雹在南則爲白雨。白雨者，雹之所散。雹者，白雨之所凝也。白雨盛夏益多，諺曰：六月六，白雨足。

清・張宗法《三農紀》卷一　雹

雹者，包也。陽散爲霰，陰包爲雹。陰陽相搏，天地之慘氣，陽曖陰脅不得

入則轉爲雹。東方之氣雷，南方之氣電，西方之氣虹，北方之氣雲雨雹霰雪也。形如彈丸，象若冰塊，天地邪氣所成，山川妖殄所化。歘然而作，瞬息以升，陰陽暴戾之氣，當名曰暴。

綜述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一一〇　雹

《考異郵》曰：陰陽專精，凝合生雹。雹之言合也。董仲舒曰：雹者，陰氣脅陽也。京房曰：凡雹過大，人君惡聞其過也，抑賢不與共位，小人取利，布幣私施，所愛人專，施不普，當雨不雨，天反下雹，人有彝則嚴威集，人欲惑其君，故雹傷生。雹或殺飛鳥者，此人君信讒佞之言，行謫罰於庶人。《月令》曰：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感精符》曰：大臣擅法，則雨雹。京房曰：雹下，或毀瓦，碎破車，殺馬牛者，此人君任小人，伐其人。雹下盡剥樹木之枝，又害五穀者，此人君賦斂酷，民有殺者。雹下，或多狀如積雪者，此臣欲弒君也。雹下，或盡敗人禾稼者，此人君因春夏庶人有罪，執殺之。雹下，或霜俱降者，此人君私邪人，從後過而誅之。雹下，極地而曃者，此人君私施邪人而下成之。雹下，或狀如積氷者，此臣欲殺人君。雹下，或多芒，狀如雪者，此人君欲害人而甚者。雹下，或如梨實者，此人君大亂庶人而惡甚者。雹下，或與風俱降者，此人君施大亂其寒過度罰深。雹下，或狀如珠者，此人君欲害人而甚也。《漢書・五行志》曰：大雨雹，常寒之罰。武帝元封三年十二月，雨雹，大如馬頭。宣帝地節四年，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餘人，皆霍氏誅徵也。《續漢書・五行志》曰：孝安永初三年，兩雹，大如鴈子，傷稼。是時，鄧太后專陽政。《晉中興書》曰：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是時海西昏亂，相龍朱實等淫逆。大元二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王道子輔政，姦佞競進，烈宗不能禁絶，王室大亂。《天鏡》曰：夏雨雹，民飢。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卷四　雹霰　雨與雪雜下曰霰。《爾雅》。陰陽相脅而雹。霰，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盛陽，雨水温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霰者，陰脅陽也。雹者，陽脅陰也。《洪範・五行傳》。雹，雨雪也。從雨，包聲。《説文》。相彼雨雪，先集惟霰。《詩》。曾子曰：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大戴禮》。

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卷二　雹

《左傳》。雹陰陽脅。《洪範・五行傳》。馬白：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左傳》。宣帝地節四年夏五月，山陽雨雹，大如雞頭。漢武元封三年冬，雨雹，大如馬首。雞子。《史》：景帝二年秋，雹大者五寸。折禾。《孔叢子》曰：永初年，河西縣雹如柸棬，折禾稼。傷稼。《東觀漢記》：韓陵，字伯師，爲下邽令，視事未周，吏人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陵界獨無。如斧。漢河平年，楚雨雹如斧，飛鳥皆死。如礮。《紀年》：夷王七年，雹如礮。陰脅陽。徵動羽。董仲舒云。可禦。季武子問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雹之爲災，誰能禦之？雨冰。《説文》：雹，雨冰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聖人在上，不爲災。孔告麻。崔沆同平章事，告麻，大風雨雹，時謂不祥。如彈。《五行志》：長慶四年六月庚寅，京師雨雹，如彈丸。又會昌四年夏，雨雹如彈丸。雹大如杯。廣明元年四月，東都雨雹大如杯，鳥獸殪於川澤。木再花夏有雹。出《酉陽雜俎》。雹如鳧卵。乾符六年五月丁酉，宣授宰臣崔沆、豆盧琢制，雨雹如鳧卵。出《五行志》。冰雹。非時結冰雹。《納凉聯句》。雹者。陰脅陽也。《志》。風雹害稼。許孟容爲京兆尹，上言風雹害稼，帝遣人覆視，不實，奪尹以下俸。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雹與雨俱。《五行志》。殺鳥獸。同上。毀瓦、破車、殺牛馬。人君信讒殺無罪，則毀瓦、破車、殺牛馬。同上。風雨時而霜雹不降。柳宗元表。國多風雹。吐蕃國多風雹。京師大雨雹，人畜有凍死者。長安三年八月。雨雹如雞卵。景龍二年正月己卯，滄州雨雹如雞卵。雨雹如拳。開成五年六月，濮州雨雹如拳，殺人甚衆。已上並《五行志》。佛寺雨雹。《稽神録》：楊行自言，天祐初，在鼓城，避暑於佛寺。雨雹方甚，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見一雹，其高廣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經月，雹乃消。

明・章潢《圖書編》卷二一　雹者，勝陽雨水濕熱，陰氣脅之而成雹也。

《五行傳》其占爲臣制君，亦爲陰慘無思之象。故凡雨雹所起，必有愁怨不平之事。在國都則咎在君相，在外則各方之長吏當之。《精符》曰：臣擅法則天雨雹。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　《詩》：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雪之未成

花者，今俗謂之米粒雪，雨水初凍結成者也。《爾雅》注引《詩》作「霓」，又謂之霄雪。疏：「霄」即「消」。蓋誤以「霄」爲「霄」也，失之愈遠矣。「霄」亦音「屑」，從雨從肖，非從肖也，楊用脩辨之甚明。

雹似是霰之大者，但雨霰寒而雨雹不寒。霰難晴而雹易晴，如驟雨然，北方常遇之。相傳龍過則雹下，四時皆有。余在齊、魯，四五月間屢見之，不必冬也。然雹下之地，禾黍經年不生，蓋冷氣凝結，入地未化耳。史書所載，雹有大如桃李者，如雞子者，如斧者，如斗者，惟武帝元封中，雹大如馬頭，極矣。《稽神録》又載楊行自言：天祐初，在鼓城，避暑于佛寺，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見一雹，其高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經月乃消。其言似誕，然宇宙之中，恐亦何所不有？

《春秋》書雨水氷。蓋陰霧凝封樹上，連日不開，凍而成氷，人拆取之，枝葉皆具，謂之樹介，亦謂木稼。俗言：木雨稼，達官怕。唐永徽、宋元豐中皆有此異，卒有牝雞、新法之禍。萬曆丁丑，余在楚，亦一見之。時江陵不祥喪，斥逐言官，天下多故，是其應也。

清・吴鵠《卜歲恒言》卷一　雹

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慘氣也。程子。陰包陽爲雹，陽包陰爲霰。雪六出而成花，雹三出而成寔，陰陽之辨也。《陸農師語録》。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主歲穀不豐。京房。雹乃陰陽不順之氣結成，亦有懶龍鱗甲之内寒凍生氷，爲雷所發，飛走墮落，大者如斗升，小者如彈丸。又蜥蜴含水亦能做雹。人食雹，患疫疾大風顛邪之症。《五雷經》。春雹主豐年，夏雹小殺，秋雹禾遲熟，冬雹大臣死。《農桑要覽》。正月雹，大臣有暴死者，人多瘡瘍。《月令通考》。元旦雹主盜賊、瘡疥。五月雹殺雞犬，婦人任事，民不安。京房《易占》。九月雹不利牛馬。《月令通考》。醬味不正者取雹一二升入甕内，即還本味。《本草》。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四　雹

《説文》：雹，雨冰也。從雨，包聲。《月令章句》：雨凝曰雹。《逸雅》：雹，砲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盛砲也。《清異録》：雹曰冰子。《大戴禮》：陰之專氣爲雹。《春秋考異郵》：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洪範・五行傳》：盛陽雨水温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搏而爲雹。雹者，陰脅陽也。《埤雅》：雹，形似半珠，其粒三出，蓋雪六出而成華，雹三出而成實，此陰陽之辨也。

紀事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一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鷄卵，小者如蓮茨，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豫告耶？

藝文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卷九唐・闕名《禦雹賦》　聖人常夕惕而不寐，懼時令之有失。欲禦雹於明年，必藏氷於是日。深山窮谷於是收，棘矢桃弧而後出。蓋所以息天時之暴慘，成國家之元吉。不然者，當純陽之用事，有伏陰之相蒸。炎雲際天而凍雨驟落，芳草竟野而淒風暴興。夫傷穀者莫大於雹，禦雹者其在乎冰。俾四時之事不悖，信《七月》之詩有徵。日臨下土，時在北陸。乃命淩人，出斯冰谷。威刺刺而正切，聲沖沖而轉速。雖暫勢而可倦，終永寧以多福。今國家酌於故實，考於先王。雖雹可以禦，亦冰其是藏。等至仁於天地，曾何咎於陰陽？斯道可久，百王不改，苟或失之，四方何罪！周官之禮是具，魯史之言斯在。抑爲人者仰於食，動於天者惟其德。苟能用於天道，自可忘其帝力。夫如是，用天與地，自南自北。寧有天折之苦，曾無凍餒之色。若待反時以爲災，其何禦之能得？

宋・蒲積中《歲時雜詠》卷四六蘇軾《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風高月暗雲水黄，淮陰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收霧卷已亭午，有

風北來寒欲僵。忽驚飛雹穿户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賈亂，疾雷一擊如頹墻。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恍疑所見皆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共言鮫龍厭舊穴，魚鱉隨徙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説黑白推何祥？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宋・鄧肅《栟櫚集》卷七　雹

黑雲壓山山欲頹，阿香推車振不開。廣寒宮中珠徑寸，狂風傾下九天來。高堂砰轟倒四壁，萬瓦飛空如轉石。燈火青熒不敢明，世間誰有膽三尺？年來蠢動敢争豪，鰍鱔起舞狐狸嗥。一振天威百怪息，夜半雲收北極高。

宋・陳起《湖後集》卷九戴埴《雹》　玄默執徐歲，月律中無射。京師連雨雹，小者如彈，大者如拳。林柯葉亂下，烏鳶折飛翮。屋瓦砉劃遭擊撲，居人顛沛，行道錯愕。初疑巨颶掀捲馮夷宫，淵珍散墮光閃爍。復疑清霄萬里驅長蛟，泣淚盈盈驟飄薄。稜層水精碎，噴噦珠琲滑。有識覷天巧，一何景象惡！嘗聞聖人在上冬夏無愆伏，亭毒二氣不相剥。破塊封條已無異，祉羽無勞驗風角。今天子握極衡，運斗樞，景化豫順，羣愿蕭灼。精祲胡未孚，氷雨墮霄幕。其欲霈廣澤，胡不爲甘霖，沾丐枯焦重甲坼？其欲膏土脉，胡不爲晞薙，厭浥瀼瀼普漸洽？其欲表誅伐，胡不爲皚霰，驅見而霣，草木黄落。其欲弭蟄蟲、滋生植，胡不爲嘉平之三白，驅蝗入地千百尺？或云水氣專一不解散，胡不爲長河玉岸之寒氷，可納凌室助頒刷？或云陰氣脅陽不相入，胡不爲氤氲五色之卿靄，叶應豐穰昭帝德？此雹舒不如雨露，慘不如霜雪，結不如氷澌之嚴洫，散不如雲霧之葱鬱。天非欲示懲，詎用作戲劇？漢儒説證應，紛紛太不一。或賢邪易位，或賦斂苛刻，或妻妾失倫，或大臣擅法。玄道幽且渺，牽附多穿鑿。仲尼百世師，麟經戒侵逼。此變凡在書，公室浸衰削。自下陵上曰僭，以柔變剛曰剥。沸湯湛冷泉，凝寒勝燠熱。温雨受陰氣，凌沍自然結。時當秋氣杪，是理尤彰灼。風起庚，庚作令。日行西，西主殺。數至九變，金乃從革。大則爲兵小刑罰，内外靡不以時決。天地方會藏，淪候生京洛。得非少皞執矩未潔齊？得非蓐收爲正有顛錯？青女護姦不除滅？穹旻赫然奮嚴威，重陰膠固紛零落。我願聖王覩此攬乾綱，用夬決，登俊良，屏邪慝。陰塵静掃單于庭，陽和徧歙鄒子律。大明威威照九州，寒燠時序百穀熟。天若雨珠真可噱，請以綴裒冕之十二旒，龍旂和鸞之纓絡。

明・王志慶《古儷府》卷二晉・顧愷之《氷賦》　激厲風而貞質，仰和景而融輝。清流離之光徹，邈雲英之巍巍。爾乃連綿絡幕，乍結乍無。翕然靈化，得漸已麤。緬白隨川，方圓隨渠。義剛有折，照壺則虚。託形超象，比朗玄珠。一綜理而常全，經百合而彌切。轉若驚電，照若澄月。積如累空，泮若墮節。臨堅投輕，應變縷裂。瓊碎星流，精練清越。若乃上結薄映，下鏡長泉。靈葩隨流，含馨揚鮮。

雷電部

題解

漢・許慎《說文》卷一一《雨部》 靁，陰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

又 電，陰陽激燿也。

宋・陸佃《埤雅》卷二〇《釋天》 雷

《說文》曰：「陰陽薄動，靁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轉之形。」今俗曰「回取法於雷。雷者，陰中之陽也。《傳》曰：「勞歷」，震，言所以振物也。其緩者，霆。《說文》曰：「雷之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也。」先儒或以「霆」爲「疾雷」，蓋《爾雅》「疾雷謂之霆霓」，先儒豈讀此故誤歟？亦或謂之「電」者，「霆」亦非「電」也，蓋音「庭」則爲雷，音「蜓」則爲電。《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又曰：「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皆宜音「電」。古文「雷」字下从四田二回，自子至卯，積四陽而復，雷乃發聲，此其所以从四田也；陰陽回薄，此其所以从二回也。《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迅雷風烈必變，所以畏天威也。小民不畏天威，懈慢褻黷，或至夫婦交構，故君子制法，先雷使之戒慎。《玄女房中經》曰：「雷電之子，必病癲狂。」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也。」《詩》曰：「蘊隆蟲蟲。」言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也。說者以爲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易》曰：「雷雨之動，滿盈。」殷殷，滿盈之聲也。《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側。」「在南山之下。」側」言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下」又言或在其下。雷風，號令之況也。語曰：「雷高弗雨。」雷在南山之下，則雨矣，故《詩》以況君明而令善。《法言》：「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不一者，號也；不再者，令也。《傳》曰：「雷不蓋醬，令人腹中雷鳴。」今月上下如弦之時，觸醬輒壞，里俗忌之。物之相感，有如此者，蓋不可得而推也。《傳》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禮》曰：「毋雷同。」雷震百里，謂之「一同」。先王建國，取法於雷。雷者，陰中之陽也。《傳》曰：「蠻大一石，刻爲雲雷之形。」蓋無雲而雷，異也，故蠻併畫雲雷象，施不窮。由此觀之，畫繢之事，土以黃，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略可知矣。《韓詩》以爲：「蠻飾，天子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此主大夫言之也。《易》曰：「風雷，益。」又曰：「雷風，恒。」蓋曰「風雷，益」，則言風積而成雷，故曰「益」也。《物理論》曰：「積風成雷，若夫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則恒而已矣。」《鶡冠子》曰：「一葉蔽明，不見大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夫雷霆之震，亦大矣，今徒兩豆，足以窒之，又況障之有大於此者乎？

電

陰陽激燿，與雷同氣，發而爲光者也。雷从回，電从中，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爲電故也。或曰：雷出天氣，電出地氣，故電從坤省，《管子》所謂「天冬，雷；地冬，霆」是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言萬物以風霆流形，而風霆出於地之神氣也。《說卦》曰：「離爲電。」電，火屬也，蓋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爲電，其聲爲雷。今鐵石相擊則生火，燒石投井則起雷，又況天地大爐之所薄動，真火之所激射乎？《易》曰：「雷電噬嗑。」又曰：「雷電皆至，豐。」「雷電噬嗑」，言雷電合而章也。按：《月令》：「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今旱暵亦或電而不雷，則雷電不必皆合而章也，故《易》雷電合而章，然後爲《噬嗑》。然雷電合而章，又不必雷電皆至，若今震雷與電俱赴者，所謂「雷電皆至」者也。故君子以折獄致刑，以象天之至威，非特明罰勅法而已。《詩》曰：「爍爍震電，不寧不令。」言雷電變亂於上，不安故常，且非所以號令萬物也。董子曰：「太平之時，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矣。」

《康熙字典》戊集中《雨部》 雷：《說文》从雨畾聲。象回轉形。《易・說卦》：震爲雷。《禮・月令》：仲春，雷乃發聲。又《禮・曲禮》：毋雷同。註：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已，不當然也。

又 電：《說文》：陰陽激燿。从雨从申。《埤雅》：電與雷同氣。雷从回，電从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爲電。或曰雷出天氣，電出地氣，故電从坤省。《說卦》：離爲電。電，火屬也。蓋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

爲電，其聲爲雷。今鐵石相擊則生火，燒石投井則起雷。又況天地大爐之所薄動，真火之所激射乎？董子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炫目，宣示光耀而已。《釋名》：電，殄也。乍見則殄滅也。《易・噬嗑》：雷電合而章。註：雷電並合，不亂乃章。又《豐卦》：雷電皆至。疏：雷者，天之威動。電者，天之光耀。雷電俱至，則威明備足以爲豐也。《詩・小雅》：燁燁震電。《禮・月令》：仲春，雷乃發聲，始電。疏：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春秋・隱九年》：大雨震電。疏：《河圖》云：陰激陽爲電，電是雷光。《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淮南子・原道訓》：電以爲鞭策。

又　霹：《玉篇》：霹靂。《爾雅・釋天》：疾雷爲霆霓。註：雷之急擊者爲霹靂。疏：《説文》：云震，劈歷振物者。疾雷一名霆霓，一名震。《春秋》震夷伯之廟，謂劈歷破之是也。霹靂，俗字也。《埤雅》：震又曰辟歷。辟，折也。所歷皆破折也。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靁，霝易薄動生物者也。各本作「陰陽」。今正。動下各本有「靁雨」二字。不辭。今依《韵會本》正。「薄」音「博」，迫也。陰陽迫動，即謂靁也。迫動下文所謂回轉也，所以回生萬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轉形。許書有畾無畾。凡積三則爲衆。衆則盛。盛則必回轉。二月陽盛，靁發聲，故以畾象其回轉之形，非三田也。韵書有畾字，訓田間，誤矣。凡許書字有畾聲者，皆當云靁省聲也。魯回切。十五部。凡古器多以回爲靁。

又　電，霝易激燿也。孔沖遠引《河圖》云：陰陽相薄爲靁，陰激陽爲電。電是靁光。按：《易》震爲靁，離爲電。《月令》：靁乃發聲，始電。《詩・十月之交》《春秋・隱九年》言「震電」。《詩・采芑》《常武》《雲漢》言「靁霆」，震靁一也，電霆一也。《穀梁傳》曰：電，霆也。古義霆電不別，許意則統言之謂之靁。自其振物言之謂之霆，自其光燿言之謂之電。分析較古爲愈心。靁電者，一而二者也。从雨。从申。靁自其回屈言，電自其引申言。申亦聲也。小徐本作雨申聲，當練切，古音在十二部，讀如「陳」。

又　霆，靁餘聲鈴鈴，所以令衆聽也。从雨廷聲。徒徑切，十一部。所以生物，而其用在餘聲鈴鈴然者。《禮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

又　震，劈歷振物者。劈歷，疾雷之名。《釋天》曰：疾靁爲霆。《倉頡篇》曰：霆，霹靂也。然則古謂之霆，許謂之震。《詩・十月之交》、《春秋・隱九年》、《僖十五年》、《穀梁傳》皆言震。振與震疊韵。《春秋正義》引作震物爲長，以能震物而謂之震也。引申之，凡動謂之震。【略】《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左氏僖十五年經，傳皆有之。必引此者，以爲劈歷震物之證也。《史記》：殷武乙暴靁震死，神道設教之至暴者也。

論説

晉・郭象注《莊子・外物第二十六》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所謂錯行。水中有火，謂電也。焚，謂霹靂時燒大樹也。補槐當夏時，其上忽起火，自焚，乃信有也。註，非如註則不必舉槐。《淮南子》曰：老槐生火。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五事》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氣也，其音宫也，故應之以雷。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虚妄言也。

漢・王充《論衡》卷六《龍虚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虚妄言也。

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爲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爲也。

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

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虵。《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

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東海之上有蠬丘訢，蠬或作「魯」。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訢怒，拔劒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劒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

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

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

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蛇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蛇，復升天乎？

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

人爲倮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也。

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

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

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

《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蛇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

慎子曰：蜚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雨霽，與螾蟻同矣。

韓子曰：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殺人矣。

比之爲螾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蛇、馬之類明矣。

《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盛，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

春秋之時，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

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不得，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

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

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

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

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擊〕樹木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

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爲感也。

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幹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水〕火激薄則鳴而爲

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雲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

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義，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

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蕃丘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不)爲取之？

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蛍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

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

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

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

物性亦有自然，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

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

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漢・王充《論衡》卷六《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有〕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世無愚智，莫不謂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

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呴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

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著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著於地。其衰也，聲著於天。夫如是，聲著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

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雲)(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著於天，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即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喜)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

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呴吁，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

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爲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爲喜怒之候，一有候守。人君喜即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媼，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爲怒，不擊折者爲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

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

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雨者以爲天施氣。天施氣，氣渥爲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

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爲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犬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洿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吕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厠中，以爲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卧不起。吕后故爲，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爲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洿也。如食已，知之，名曰腸。洿戚夫人入厠，身體辱之，與洿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爲腸不爲體，傷洿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悲戚夫人則怨吕后，案吕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斬專，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洿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

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宫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宫、軒轅、文昌之座。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宫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

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清。天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清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

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

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叩而音鳴者，非鼓即鐘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鐘邪？如審是也，鐘鼓而不空懸，須有筍簴，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鐘鼓無所懸著，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如必有所懸著，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

以其形見，故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

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著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著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呴吁也。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者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

《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佼較」。鬱律嵷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之音也。魄然若斃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

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争，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聲，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争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剥。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剥之痛也。

夫雷，火也。(火)氣剡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虚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殪〕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剡之跡，非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虚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燋，中身則皮膚灼爛，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燋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虚妄之言。

難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己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則君子何爲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乎？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己亦宜變，順天時，示己不違也。人聞大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況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轟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清之事，内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爲己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爲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爲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善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毋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羣臣畏矣。

宋王行其言，羣臣畏懼，宋國大恐。

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漢・鄭玄注《易緯稽覽圖》卷上　太陽一二。以上自雷，雷聲。太陽謂一月大壯。一二者陽爻在上，雷聲盛聞於人，得自雷。其卦中是消息，臣强君弱，雷從解起。按：此文自雷雷聲，義不可通。而《郎顗傳》引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强，從解起。與此注相合，疑正文亦有脱誤。當雷不雷，太陽弱。春分之後，當雷不雷，君弱於道德也。按：此文亦《郎顗傳》所引。不當雷而雷，太陽弱。秋分之後，不當雷而雷，此君弱干度，誅罰不行，邪臣跋扈於下，陽氣放洩。則雷冬行亂，冬傷陽也。不少陽爲雷，上侵之比也。雜卦九三用事而雷，臣欲侵其君之否也。按：正文不字疑衍文。先白乃當雷。至秋分，日色先白。則知秋分後必當雷。不雷者剌其君。春分之後雷，秋分之後不當雷，若反雷必逆也。降陰下迎，陰起合和而陽氣用，上薄之則爲雷。陽氣，風也。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按：此句舊本混入注文，今訂正。迎陰獨起，陽上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電淳淳也。此君臣不和之象也。陰陽和合，其電燿燿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此君臣道和，謂三氣合也。三氣者，降氣下迎，陰氣起，風氣上薄之，和合電爲之雷空虚，有賢人之當其實者也。故曰殷殷也。按：孫毅《古微書》引此文作爲電煇煇也，未詳所據。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　《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故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

又　《傳》又曰：雷電所擊，蓋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也。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或曰雷州春夏多雷，無日無之。雷公秋冬則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狀類彪。又云：與黄魚同食者，人皆震死。亦有收得雷斧、雷墨者，以爲禁藥。一作以爲藥石。

五代・丘光庭《兼明書》卷三　迅雷風烈必變

孔安國注曰：敬天之怒。明曰怒，非也，敬天道變也。何以知之？按雷者陽盛之聲也，位在東方，發于二月。風者，發生之氣也，在卦屬巽，于星屬箕。《易》曰：雷風恒，風雷益。又曰：動萬物莫疾乎雷，撓萬物莫疾乎風。由此觀

之，風雷非天之怒，亦已明矣。難云：《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何也？答曰：怒非風雷之謂也，其謂天福善禍淫，故無敢戲豫，慮其加禍爾。蓋以禍淫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此非天怒，豈謂風雷邪？又難曰：《左傳》云：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此非天之怒耶？答曰：此左氏之不通也，且震曜殺戮在夏，刑罰威獄在秋，若聖人法雷而立刑，則當盛夏而決罪也。又難曰：雷風不爲天之怒，《春秋》：震夷伯之廟，也。故君子折獄致刑，以象天之至威，非特明罰勅法而已。《詩》：燁燁震電，不《左傳》曰：展氏有隱慝焉，何也？答曰：《春秋》記異耳，《左傳》言也。若以展寧不令。言變亂於上不安故常且非。所以號令萬物也。董子曰：太平之時，雷氏有罪凶，爲天所震，則楚子商臣、單于冒頓何不震之？蓋夷伯之廟偶因震而圮不驚人，號令啓蟄而已矣。電不眩目，宣示光輝而已矣。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七　王充曰：雷公有神，雷聲有器，安得謂之神？正月陽動，故始雷；五月陽盛，故雷迅；秋冬陽衰故雷潛。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激射爲毒，中人則死，中木則折，人以震死。試以斗水沃冶鑄之火，火氣激烈則爲雷聲。或曰雷火之及金石焦鎔而漆器不壞，何也？道家以雷燒石投井中，石焦水寒激聲大鳴。

宋・朱熹《朱子全書》卷五〇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蝦蟆本只是薄雨爲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卷四　程正叔《震擊不善》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而死，然否？伊川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陽生，亦自然之理。《語録》。

胡明仲《論造化之迹》

或謂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一　電

陰陽激耀，與雷同氣，發而爲光者也。雷從回，電從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成電故也。或曰雷出天氣，電出地氣，故電從坤者。管子所謂「天冬雷地冬霆」是也。《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言萬物以風霆流形，而風霆出於地中神氣也。《説卦》曰：離爲雷。電，火屬也。蓋陰陽暴格分争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爲電，其聲爲雷。今鐵石相擊，則星火燒石。損井則雷，又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九　禮書言畫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爲飾。如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爲雷，象回旋之聲。如銅罍之飾，皆一一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畾字作靁，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自失傳耳。

又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嘗親見。元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其一楔，信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銅鐵爲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世傳雷州多雷，祠在焉，其間多雷斧、雷楔。按《圖經》：雷州境内有雷、擊二水，雷水貫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則雷自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然高州有電白縣，乃是隣境，又何謂也？

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學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恠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見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謂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欝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電之閃鑠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爾，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此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則必入于幻怪誕僞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明・李日華《時物典彙》卷上 雷

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閉藏。雷者，太陽之激氣。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激射而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春雷初起，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 雷說

陽在內而欲出，故聲。朱隱老注邵子書，言八種雷。《本草》載霹靂楔治驚失心，殺蟲止洩，置箱辟蛀。陳蘇紹得雷鎚，重九斤。宋沈括于震木下得雷楔，似斧而無孔。鬼神幽微，不可究極。愚者曰：此亦通理，因而曰皆心也，皆鬼神也，亦冒通耳。質測家曰：火挾土氣而上，急迫之際，火焚而上附天，土成澤而下。星隕爲石，亦非星也。時珍言龍口有火光，皆非火也。燥欝而氣旋，則爲閃光。高峰視其下，雷雨如漚發，非明徵耶？燒樹及物，陽從直起，觸之則焚焚，則有焦，焦則如墨耳。雷書劉恂以黧石當之，李肇言雷州多雷，秋則伏蟄，人掘地食之，妄矣。此自雷州近陽，土中生物如封之類。暄曰：雷乃太陽之氣，升于雲中，爲陰氣所束。陽氣屬火，雲氣屬水，以水淬火，興相激爭，故發爲震撼而觸之者碎。以其陽氣，故春生秋滅。北方寒，有無雷之國。南方熱，有無日不雷之境也。或云雷有如烏如豕如猴諸異相，能殺人。此乃陽氣所生之物，乘陽而出，故渾身屬火，猶水中生鯨鰐能殺人，人亦得以制之耳。有時夾于樹中，鋸而後拔；有時入于人室，不能遽出；有時伏地如彘，掘之可食。楊道和鉏折其肱，趙陀將與之相格，雷州民揮刀踣之，血流于地。服正遇之魚佩，羚次之羽，半石之草，皆得以禦之。遺楔如斧，固煙與火土結成者也。觸人作字，則煙暈汗流，黑晰相間者也。曾見三丈之內，發無彈之藥，銃中人，人爲火氣衝仆，其面黑汗成文，不可推耶。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天語》 雷風

東粵之地，陰陽二氣恆不得其和，而雷、瓊二州尤甚。雷州在海北，多陰，雷生於陰之極，故雷州多雷。瓊州在海南，多陽，風生於陽之極，故瓊州多風。凡風生於火者陽風，生於水者陰風。雷出於山者陽雷，出於澤者陰雷。瓊州在水中，其風多陰。雷州在山中，其雷多陽。而二州雷風，往往相應。雷州雷則瓊州風，瓊州風則雷州雷，瓊州風甚，則雷州雷亦甚，雷州雷甚，則瓊州風亦甚，其氣常相摩盪也。雷人事雷，瓊人事風，皆甚謹。風以颶爲大，凡南海之颶皆起於瓊，瓊之颶又起於崖，崖爲海之極南，其地最虛。去州東百有餘里，有一巨穴，颶風恆出其中，呼於山則爲迅雷，吸於澤則爲淫雨，常與之終始，蓋地氣不得其平所致。黎人虔禱是山，颶風輒息，名曰息風之山。瓊有息風，雷有擊雷，二山洞竅皆相潛通者也。擊雷爲雷州鎮山，或謂雷州以擊雷之山得名，非也。州多雷，而是山高大能擊是州，雷多從之而出，故名擊雷。所以然者，州之南地瀕於海，其陂塘隄岸不能自固。鯤鵬之所變化，瘴母之所憑陵，民日夜以懷襄爲懼，疆域雖延袤千里，求一夕之安，未易數數然也。所恃擊雷之山，以爲砥柱，所關不小，風水之災，皇皇焉拜跪不寧。噫嘻，雷州則誠危地也哉！嗟夫，地至雷州極矣！北極出地僅二十度有奇，瓊又少一度。自雷至瓊，浮海百餘里耳，度數已別。則地勢之卑，視北海不啻倍蓰。昔人謂地形欹，信矣。地以卑，故陽力微薄，不能厚畜其震驚之性，而雷動往往非時，州名曰雷，言多雷之變也。

冬雷

嶺南以冬雷爲常。蓋瀕海地薄，不能固畜其火，故陽氣早泄而冬雷。又其地最下，而雷州地形如舌，吐出海濱三百里，爲卑下之極，故多雷。語云：北方寒，有無雷之國；南方熱，有無日不雷之境。地最下故熱，以其與日近也。與日近故與雷近，無日不熱，故無日不雷。陽氣太盛，常奮擊而爲聲耳。然冬雷終屬災異。

舊雷

雷州之俗，以雷在春前者爲舊雷，交春爲新雷。歲除時，舊雷與新雷相接，

其占爲明年大稔。有詠者云：臘底雷鳴是舊雷，新雷聲向歲朝開。舊雷之稱奇甚。雷州有舊雷，瓊州有舊風，可以並舉。

陰雷

雷州之雷，其無聲者曰陰雷。陽雷以生，陰雷以殺，天之所以爲道也。其陰雷何也？有受害者訴于神，其仇讐忽震以死，人皆弗聞也者。頂有一孔，氣出若硫磺，背篆書數行莫可辯，雷州人以爲陰雷也。蓋陽雷在天，陰雷在人，陰雷之出無時，人實爲之，故君子畏陰雷也。

雷耕

相傳雷州陰晦之夕，謂之雷耕。曉視田中有開墾跡，非雷耕也。雷州地暖，春初時雷始發聲，農則舉趾而耕，故曰雷耕。雷出田中，故疑有開墾之跡也。又雷州無日不雷，故農人無日不耕。其稻有六十日而熟者，有九十日而熟者，有二月種而十月熟者，有十一月種至明年四月而熟者。或歷兩時，或三時，或四時，其稻無日不種，亦無日不穫也。雷人之耕，蓋有異乎他郡之耕也，故曰雷耕。

雷

清・張宗法《三農紀》卷一　雷者，作也。天地發揚之氣，陰陽動作之聲，能興能止，可大可小，以無形而著有形，以有聲而施無聲。《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草木皆折甲焉。于天地爲長子，其首掌萬物爲出入也。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出地一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仲秋之月，日夜分，雷乃收聲，入地一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入則孕育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則長養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故先王先雷三日，奮大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所以敬天也。

又　電

電乃陰陽暴格，分爭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爲電，猶金石相擊以生火也。電爲陽動之光，陽微則光不見。仲春陽氣漸盛，以擊於陰，乃見光，是以二月始電。陰陽激耀，與雷同氣。雷，天氣也，從回。電，地氣也，從申。陰陽以回搏成雷，申洩爲電。電是雷光，但雷有聲，電有形；電光遠，雷聲近，是以形與聲名之也。

清・愛新覺羅・玄燁《幾暇格物編》卷上之上　雷聲不過百里

雷電之類，朱子論之極詳，無復多言。朕以算法較之，雷聲不能出百里。其算法依黃鐘准尺寸，定一秒之垂綫，或長或短，或重或輕，皆有一定之加減。先試之銃炮之屬，烟起即響，其聲益遠益遲。得准比例，而後算雷炮之遠近，即得矣。朕每測量，過百里雖有電而聲不至，方知雷聲之遠近也。朕爲河工，至天津駐蹕，蘆溝橋八旗放炮，時值西北風，炮聲似覺不遠，大約將二百里。以此度之，大炮之響比雷尚遠，無疑也。

清・顧炎武《日知録》卷一　山上有雷小過

山之高峻，雲雨時在其中間，而不能至其巔也。故《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側。或高或下，在山之側，而不必至其巔，所以爲小過也。然則《大壯》言雷在天上，何也？曰：自地以上皆天也。

綜述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一一〇　雷

《易・説卦》曰：震爲雷，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河圖・始開圖》曰：陰陽相薄爲雷。《河圖・帝通紀》曰：雷，天地之皷也。《洪範・五行傳》曰：雷者，諸侯之象也。《河圖》曰：黃帝以雷精起。《尚書・中候》曰：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爲白雀，銜丹書，集公車。《史記》曰：高祖母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霆冥晦，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産高祖。《元命包》曰：陰陽爲雷。京房曰：凡雷者，陰陽合和，震動萬物，使各戴其元而起，故雷以動，聞百里，或聞七十里，或聞五十里，或聞二十里，各應其德而起，以應人君行之動靜。或雨且雷，和氣令雷，聲或殷殷軟軟，風雨微，皆陰陽和，利稼之雨，象君臣百姓和合也。《論衡》曰：圖畫之士，圖雷之狀，纍纍如連皷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京房曰：雷者，月當有効於消息，以爲主聲聞於人，雷之爲政，大壯始，君臣强，從解起。《風俗通》曰：雷已發聲，作醬，令人腸中雷鳴，故雷不作醬也。京房曰：雷起乾宮，人民多疾病。雷起坎宮，國邑多雨。雷起艮宮，禾好枲長，五穀賤。雷起震宮，五穀暴貴，多傷。雷起巽宮，雨霜傷五穀。雷起離宮，夏少水，旱，蝗蟲。雷起坤宮，蝗蟲害五穀。雷起兑宮，兵起，銅鐵貴。雷起

水門，流潦滂沱。雷起天門，人不安。雷起石門，蝗蟲食，大凶。雷起木門，棺木貴，歲大熟。雷起風門，霜禾傷。雷起金門，銅鐵貴。雷起火門，夏旱，蝗蟲食。雷起土門，五穀賤，魚不長。雷起鬼門，人民蕃殖，以夜雷，歲半熟。雷始南方，歲小旱，夜雷，大旱，羅倍，種不成。雷始西方，穀小熟，有蟲，夜雷，六畜病。雷始北方，海水出，百川皆流溢，五穀不成，夜雷，大病，夜雷，赤地千里，羅貴。雷始西方，五穀不熟，有曝骨其野，馬牛百川皆溢。春不雷而霜，樹木以風落，皆爲人疾病。春三月，甲子、己丑、戊寅、辛卯、戊午，有雷霹靂石，其下有兵。春夏甲子、丙寅、戊子，有雷殺人，有將軍在外大戰，期不出三十日。夏三月甲子、己丑、戊寅、辛卯，疾風雷，其在城壞軍，在外大戰。戊子雷，雲露變，土易民，以其雷入月深淺，日當一月，或當一歲，不出其月，必有亡國、死王。庚子雷，必有惡令，期不出三十日，或日有令。庚午日雷，不出其月，兵起。甲子雷，亦兵矣。春己丑、丁丑，夏甲午、壬戌、己亥、丁未，冬甲寅。又曰：春戊寅，夏戊申，冬戊子，不雨而雷，雷之所建有所將流血。戊子雷雨，三日止，其下大戰。不雨而雷，外兵必歸。不雨而雷，兵起必阻。王者動事不時，正月大雷。動事不明，但雷而不電。當雷不雷，太陽弱，此君弱臣強，臣奪君政。故春分之後，雷不發聲，君當揚威武，退強臣，正治道，當發聲矣。人神德隆，雷鳴盛春。秋分雷，春分不雷。秋分不雷，春分雷。春過一日，秋亦過一日。春雷不發，秋雷不藏，君死國亡。冬雷上朔，皆爲所當之鄉，骸骨盈野，夜雷亦然。冬雷者，陽氣之盛應之，各以雷之日，知何方鳴。東方各以其辰爲方。冬三月，有大雷聞千里者，人君絶令。霹靂者，以兵去。溫者，以弱去矣。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飢。冬雷不蟄，茲謂自藏，萬物化不成。《天官書》云：無雲而雷，是謂天狗，所當之國，必有甲兵，王國偏虛。冬雷而星下，胡蠻之王死中野。不雷而星下，其國兵起。又曰：冬雷而星不下，當日之國王死其所。冬雷屈折，不及三年，有兵喪，有更政。天無雲而雷者，此君無恩澤於百姓，國將易君，萬人不靜，小人失命。雷聲掩掩，狀如欲息，雨疎無風，此人君深念憂百姓。又曰：雷或一聲而止，此人君出令重也。雷而不雨，此人君欲動，其事無補於百姓。有風，令行。無風，令不行。雷風雨霹靂丘陵者，逆先人之令。雷或霹靂，大風甚雨，發屋折木，此皆小人處位，賢士隱。雷雨大風霹靂，此皆人君用讒言，刑殺正人。上下不和，歲少雷。雷不雨者，有聲無實也，士走。霹靂，破害也。賢人興道，雷止其處，不然夜半雷，一聞其聲，若電無雷，皆爲人君絶令，一名枉矢。雷或霆，此人君動令，下不蔽欺明君。雷，蛟龍出，國有賢士，止言不詘者，陰中陰也。雷之發聲，於坎多水，於艮山崩，於震多風，於巽必大風起，於離大旱，於坤土功，於兌兵起，於乾天象。雷聲或格格，雨下籍籍，此人君施，百姓侮之。雷聲深轟轟，狀如欲伏，雨疎無風者，此人君深憂念百姓。入震卦，雷一聞聲後不復聞，若有電無雷，皆爲人君絶令，亦名枉矣。雷如聚火而徙，此人君且絶之象。雷電皆生火，有所擊，極陰生陽也。雷或霹靂無風雨者，此皆剛柔不均，激氣並作，此君臣相忿爭，惡令暴出。雷或霹靂甚大，風雨俱至者，此皆亂令大作，以動百姓。雷聲或在南，或在北，或在西，或在東，此人君爲政，不知所去就也。先雷後雨，不濕土。先雨後雷，屋舍崩隤。《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栢栢格格霹靂者，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音不大霹靂者，謂雌雷，水氣也。春不雨，有雷音在地中，其所有兵起其下。《禮記·月令》曰：春日夜分，雷乃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脩，必有凶災。《天鏡》曰：冬震，兵飢。《晉中興書》曰：昇平二年十一月，雷，是時皇太后臨朝，政舒緩。《洪範·五行傳》曰：秦二世元年，無雲而雷。雷，陽也。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也。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人民也。《河圖》曰：臣僭大者，不犯主，則雷電擊朝。京氏《五星占》曰：人君承用節度，即雷風以節。暴行威福，則雷霆擊人。其救也，議獄緩死，則災消矣。京氏《對災異》曰：雷鳴，連而不絶者，此謂人君政事，民不恐懼。又曰：雷電俱出，或先鳴而後電者，此謂執法貪苛。

霹靂占

《春秋繁露》曰：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故應以霹靂。《說文》曰：震，霹靂振物也。《釋名》曰：霹靂，折也。所歷皆破折。震，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范子計然》曰：天者變化，行精氣者也。令者，謂暴風雨霹靂也。《晉朝雜事》曰：元康七年，霹靂破城南高媒石。高媒，中宮求子像也。賈后妬忌，將殺愍愍，天怒，霹靂之，賈后將誅應也。《搜神記》曰：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值天雷雨，止桑樹下，霹靂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左股，遂落地不得去，赤如丹，目如鏡，手如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續搜神記》曰：吳興人章狗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以飯籠置菰裏，晚飢求食而飯已盡，如此非一。後日於菰中伺之，見一大蛇偷食其飯，狗即以鐵刈之，蛇便走去，狗乘船逐之，至一坂，有穴，蛇便入穴，但聞啼哭人云：斫某甲。或云：當何如？或言：符雷公，命霹靂殺奴。

須臾雲雨四合，震電傷狗，狗於是跳梁大罵云：天公，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我飯，罪應在蛇，反更來霹靂，許是無知，雷公若來，今當以鍍斫汝腹破。須臾，雲雨輒開，乃更還霹靂向穴，諸蛇死者數十。《天鏡》曰：雷霆擊於殿，女宮急。《潛潭巴》曰：霹靂擊宮室，君情泄，下有謀起。《天鏡》曰：雷霆擊宗廟，是謂天戒人君暴云，不出八年，削地奪國。《春秋繁露》曰：王言，下不從革，而秋多霹靂。《天鏡》曰：雷電擊貴人、從官、車騎，此乃人君惑於佞人，失衆和。《漢獻帝紀》曰：初平二年，無雲而霹靂殺人。《天鏡》曰：雷霆擊貴人正殿，此謂重陽之戒，此佞人持政，不出六年，地削君亡。《晉中興書》曰：元興三年秋，永安王皇后自巴陵將設威儀入宮，天大雷震，人馬一時俱慄。《續晉陽秋》曰：大元年，震含章殿四柱，殺內侍二人。

電

《河圖》曰：激陽爲電。《易稽覽圖》曰：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元命包》曰：陰陽激爲電。《河圖》曰：大電繞樞星，炤郊野，感符寶而生黃帝。《天官書》曰：電者，陰陽之動也。《莊子》曰：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交爭，故爲電。《釋名》曰：電，殄也，乍見則殄威也。京房曰：電生火，有所擊，極陰生陽之象。董仲舒曰：太平世，電不眴目，賁示光耀而已。

霆

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人君即位，乃先敬讓，而內尚賊心，陰行衆物，舉事發微，自以爲明，虛言妄揆，深依以考，凡事亦自以爲能矣。故無雲而霆，霆或爲火者，此人君以暴罰也。霆或聚火者，光起而從，此人君將衆之象也。霆或中天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霆或正赤，下至地而復上者，此人君聽讒言也。霆而一正者，此人君行明行直。霆或正赤，下至地而復上者，此人君聽讒言也。霆或東西南北，皆有霆者，此人君行役，不避四時也。霆或正直而長，光明者，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霆或正黃澤者，此人君行明，雖得事實，取其中也。或霧而霆者，此人君默行，不得事實，而亂不息，下將不制。霆瞬瞬暉暉者，此人君質，不知自明也。霆或奕奕明之而復息者，此人君譏問內直言之事。霆或無雲而以昏數見者，此人君誠以微言而以害人也。一云默言。霆或將如蝶蛇，明久而微正者，此人君行不明，莫有非也。天陰不雨，但爲霆者，此人君陰行，欲以來事實也。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卷四　雷

《羣書要語》：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淮南子》。疾雷不及掩耳。同上。疾雷爲霆霓。《爾雅》。雷天之鼓。《抱朴子》。豐隆雷師。見《雲門》。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仲秋之月，雷乃收聲。《月令》。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雷在地中復。震來虩虩，震驚百里。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動萬物者，莫疾於雷。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雷風相薄。並《易》。隱其雷，在南山之陽。《詩》。虺虺其雷。《終風》。霆聲發榮。《前禮樂志》。雷填填兮雨冥冥。《楚辭》。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君之象也。王充《論衡》。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而殘之艸木，豈有非常之罪哉？彼豈有懲於物也？柳文。無雷同。雷霆百里謂之一同。《禮記》。世言乖龍苦於行雨，而多竄匿，爲雷神捕之。或古木及磬楹之內。《北夢瑣言》。

詩句：雷霆空霹靂杜。雲雷驅號令杜。

電。電謂之雷光。《五經通義》。仲春始電。《月令》。燁燁震電。《詩》。雷電噬嗑。《易》。電以爲鞭策。雷激氣也。《淮南子》。陰氣伏於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爲電。《莊子》。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華而西征。靈時電貌。《楚辭》。列缺曄其照夜。應劭曰：列缺天隙電照也。《文選》。凌驚雷之砉若「郎」。磕若「蓋」。兮，弄狂電之淫裔。《思玄賦》。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淮南子》。擊電無停光。《公孫子》。吳武陵曰：雷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唐・藝文志》。驚蟄蟲於始作兮。李顒《雷賦》。有聲曰雷，無聲曰電。《公羊》。月支獻猛獸，兩目如天磍先念反。礮徒念反。之炎光。《太平廣記》。

詩句：電尾燒空黑，雲脚飛銀線。韓偓詩。電光時掣紫金蛇。東坡。驚電夜舒光。陸士逕。

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卷二　雷

白：震爲雷，雷以動之，雷雨作解。《易》。雷出不震。藏冰以時則不震。鼓之以雷霆，發聲。春分。收聲。秋分。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之下。《毛詩》。虺虺。其雷詩。闐闐。《楚辭》：雷闐闐兮。畏之雷霆。必。變。迅雷風烈必變。震曜。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疾雷謂之霆。《雅》。二月出地，八月入地。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天地之鼓。《抱朴子》云：雷者，天地之鼓。豐隆。雷師。出地奮。《易・豫卦》：雷出地奮，豫。震百里。《論衡》曰：雷震百里，制以萬國，故雷聲爲諸侯之政教。驚

蟄，達勾萌，天威，畏雷。後漢蔡順母畏雷，既死，遇雷即環冢，曰：順在此。太守鄧崇召爲南閤祭酒。失匕箸。曹操謂蜀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時正雷震。脩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觀出地之象。聽殷天之聲。君象。《洪範五行傳》曰：夫雷，君象也。出能興利，入能除害。鍾鼓。《文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鍾鼓象。軒輊。雷聲。動威。章德。周公事。敬怒。孔子必變。納麓。虞舜不迷。伏墳。王韶孝子傳竺珍，字道倫。父生時畏雷，每至天陰，輒伏墳而泣。環冢。見上。倚柱。昔人倚柱作書，雷震其柱，作書自若。夏侯玄也。感心。傅元《維言詩》：雷殷殷，感妾心，傾耳清聽非車音。畫。王充《論衡》曰：畫雷之狀，如連鼓，右手推之。開發萌芽。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災害。萬物須雷而解。積風。楊泉《物理論》曰：積風成雷。雷公。雷神名。推雷車。《續搜神記》云：義興人姓周，永和中，出都，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出門，望見周，曰：日已暮。周求寄宿，向一更中，聞外有一小兒喚：阿香，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去。明朝視宿處，乃一新冢耳。雷雨晦冥。《漢書》：劉媼息大澤中，夢與神遇，是時雷雨晦冥，太公往視之，則見蛟龍在上，已而有娠，而產高祖。霹靂，雷不發而震。震，霹靂也，藏氷不時，則雷不發而震。雷激爲霆。《穀梁傳》曰：陰陽相感，薄而爲雷，激而爲霆。擊齊臺。《淮南子》：庶女叫天，雷霆下擊景公臺。《淮南子》：庶女叫天，雷霆下擊景公臺。是時梁太后兄冀用事。隱慝。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電離爲電，仲春始電。《月令》。曄曄震電，不寧不令。《詩》。列缺。電名。倏閃。光。繞斗樞。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附寶感而孕，生軒轅黃帝。奔電。走電、飛電、狂電、赤電。陰陽分爭。《莊子》：陰氣伏重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爲電。鞭策。《淮南子》曰：雷激氣也，以爲鞭策。電倏閃於牆藩。《甘泉賦》。孔霆碎電，射天怒也。《月令》。曄曄震電，不寧不令。《詩》。列缺。電名。倏閃。光。繞斗樞。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附寶感而孕，生軒轅黃帝。奔電。走電、飛電、狂電、赤電。陰陽分爭。《莊子》：陰氣伏重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爲電。鞭策。《淮南子》曰：雷激氣也，以爲鞭策。電倏閃於牆藩。《甘泉賦》。孔霆碎電，射天怒也。不及掩耳。李靖。六丁雷電取書。《龍城錄》：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于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摠》十五卷，世秘其本。一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踏，直入卧內，雷殷殷然，赤電繞室。隕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製作也。遠知燒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令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徬徨據地起，傍見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秘藏玄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緗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懼對曰：青邱老人以臣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頤領頃曰：上帝勅下，汝仙品已及，于授度期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颶起，坼帷裂幕。時已二鼓，月明在東，星斗粲然，俱是影響。所取將書乃《易摠》耳。

明・談遷《棗林雜俎・義集》 雷候

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仲秋之月，雷始收聲，蟄

蟲壞户。《傳》曰：雷八月入地百八十日。

又　雷神名雷，陰陽薄動，生物者也。又黔雷，天上造化神名。電，雷光也，陰陽激燿也。霹靂，雷之急激者。閃電曰雷鞭。唐詩：雷車電作鞭。又電神，名列缺。《思玄賦》：列缺曄其照夜。

清・吴鵠《卜歲恒言》卷一　雷

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淮南子》。霹靂者天地之怒氣也。程正叔。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出地。雷出則萬物出。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入地，雷入則萬物入。雷之迅疾者爲霆，一名霹靂。《羣芳譜》。發雷喜甲子日，主歲熟。秋雷忌甲子日，主人多暑病，歲凶。《農桑要覽》。雷初發聲在北方者，其年有水。雷從西方起，上田旱，下田熟。《師曠占》。雷自夜起，必至連陰。諺云：一夜起雷三日雨。雷初發聲微和者，歲内平安，猛烈者凶。雷聲猛烈者，雨雖大而易過，殷殷然者反不易晴。卯前雷主有雨，當頭雷主無雨。諺云：未雨先雷，船去步回。言不雨也。雪中有雷，主陰雨百日。無雲而雷，主飢疫。雷初起，其聲格格霹靂者，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不大霹靂者，雌雷，水氣也。

又　電

電，雷光也。陰陽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爲電。又電爲陽光，陽微則光不見。仲春陽氣漸盛，以擊于陰，其光乃見，以故仲春始電。《羣芳譜》。在南主晴，在北主雨。諺云：南閃千年，北閃眼前。又云：北閃三夜，無雨大怪異。言必有風雨也。《田家雜占》。夏秋之夜，晴而見電，謂之熱閃。《農占》。

清・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卷三七　孫之騄曰：無雲而雷鳴，謂之天鼓。後周考王十三年，晉無雲而雷。《劉向傳》：秦始皇之末及二世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托雲，猶君之托臣也。二世不恤天下，人有畔心象，獨號令而無臣也。統箋按：《開元占經》曰：天書云，無雲而雷，是謂天狗。所當之國，必有甲兵。《洪範・五行傳》：秦二世元年，無雲而雷。雷，陽雲，陰也。有雲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也。無雲而雷，示君獨處無人民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四　雷

《易・繫辭》：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河圖・帝通紀》：雷，天之鼓。《前漢・五行志》：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萬物興之出入也。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人君之象也。京房《易傳》：雷者，天拒難折衝之臣也，君承用節度，則雷以節；暴人威福，則雷殺人。《論衡》：雷者，太陽之激氣也。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雷者火也。《淮南子》：陰陽相薄爲雷。《逸雅》：雷，硠也，如轉物有所硠，雷之聲也。震，戰也，所擊輒破，若攻戰也，又曰辟歷。辟，折也，所歷皆破折也。何休《公羊注》：雷，疾甚者爲震。《爾雅》：疾雷爲霆。注：雷音急激者爲霹靂。《説文》：霆，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者。震，劈歷萬物者。徐鉉云：劈歷別作「霹靂」，非。《春秋繁露》：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師曠占》：春雷初起，其音恪恪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法苑珠林》：依經，雷亦多種，或有雷車、雷鼓、鬼神桴打手擊，故俗稱爲天鼓。於中亦有罪惡多者霹靂而死，見受報也。《雞跖集》：《河圖》謂雷聲曰玉虎鳴。《酉陽雜俎》：雷聲，兜率天作歌誦音，閻浮提作海潮音。《起世經》：有三因緣更相觸，故雷聚空中有音聲出。一雲中風界與地界相觸著，故便有聲出。二於雲中風界與彼水界相觸著，故即便聲出。三於雲中風界與彼火界相觸著，故即便聲出。所以者何？譬如樹枝相揩即有火出，此亦如是。《禮・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仲秋之月，雷乃收聲。《大戴禮》：雷震雉鳴，雊鼓其翼也。正月必雷，人不必聞，唯雉聞之。《論衡》：千里不同雷。《師曠占》：初雷從金門起，上田旱，下田熟。《田家五行》：東州人云，一夜起雷三日雨。言雷自夜起必連陰。《珍珠船》：雷州陰晦之夕謂之雷耕，曉睹田中必有開墾之迹。《國史補》：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取食之。李朝威《柳毅傳》：毅遊涇陽，遇婦人，牧羊道畔，自言是洞庭龍小女。毅問牧羊何所用？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謂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齕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嶺表録異》：雷州之西雷公廟，百姓每歲配連鼓雷車。有以魚餽肉同食者，立爲霆震，皆敬而憚之。每大雷雨後，多於野中得鬣石，謂之雷公墨。叩之鏘然，光瑩如漆。又如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皆辟驚邪，孕婦磨服爲催生藥，必驗。《投荒雜録》：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墨雜常墨書之爲利。田藝衡《留青日札》：雷擊下入土二三尺必有物，如豆青色石，上圓而大，下細而尖，如針，曰雷斧，可入藥，兼能辟邪。沈括《筆談》：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多於震雷下得之。雷斧多以銅鐵爲之，楔乃

石，似斧而無孔。《玄中記》：玉門之山有一國，國中有山，上有祠廟。國人歲歲出石磿數千枚，輪廟中，名爲霹靂磿，給霹靂用。從春雷出，磿日減，至秋而盡。《筆談》：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爲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牆壁窗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燋灼。有一寶刀，極堅剛，就刀室中鎔爲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乾，非人情所測。《神仙感遇傳》：雷兄弟五人，雷二、雷五性剛燥。張七澤曰：白玉蟾謂陰陽之氣，結而成雷。有神主之，曰神霄。真王雷有五，曰天雷、水雷、地雷、神雷、社雷，或曰風雷、火雷、雲雷、蠻雷，或又曰天雷、地雷、水雷、神雷、妖雷。天雷，箕星掌之。地雷，房星掌之。水雷，奎星掌之。神雷，鬼星掌之。妖雷，婁星掌之。《論衡》：圖畫之工圖雷之狀，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左手引連鼓，右手椎之。陸深《願豐堂漫書》：凡圖畫雷形，作人間小鼓，環而連之，或畫其神，狀如飛鳥而銳喙，肉翅赤色而人足。按：宋大觀間，大滌山人胡真隱居山間，一日忽聞有聲若巨鼓數百，黑雲靄鬱，鏖間火毬相逐。已而迅雷烈風，移時乃止。夫陰陽相搏擊則爲雷，非若七政可以形象求也。雷若有象，則火毬近，是霹靂斧。先儒所謂星隕而石之，類火能生土故也。《搜神記》：晉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雷雨至桑樹下，霹靂下擊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肱，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酉陽雜俎》：貞元四年，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豬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嚙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

又 電

《五經通義》：電謂之雷光。陸佃《埤雅》：陰陽激耀，與雷同氣，發而爲光者也。雷从回，電从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爲電，故也。《淮南子》：電，激氣也，以爲鞭策。《逸雅》：電，殄也，乍見則殄滅也。《禮·月令》：二月始電。疏：電，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西京雜記》：太平之世，電不眴目，宣示光輝而已。《元命苞》注：礛礪灼，電之耀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注：服虔曰列缺，天閃也。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張衡曰：列缺，電也。《田家五行》：夏秋之間，夜晴而見遠電，俗謂之熱閃。南閃主久晴，北閃主即雨。北閃俗謂之北辰閃。《神仙傳》：天公與王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天爲之笑，開口流光所以爲電。《道經》：電母秀文英。《起世經》：東方有電，名曰順流；西方有電，名曰墮光明；北方有電，名曰百生樹。無厚與墮光明相觸相對，順流與百生樹相觸相對，故虛空雲聚之中出，生大明，名曰電光。《南唐書》：睦昭符爲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昭符撫案叱之，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命舉索納庫中。

紀事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三九四 雷公廟

雷州之西雷公廟，百姓每歲配連鼓雷車，有以魚鼈肉同食者立爲霆震，皆敬而憚之。每大雷雨後，多於野中得黧石，謂之雷公墨，叩之鏘然，光瑩如漆。又如霹靂處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謂之霹靂楔。小兒佩帶，皆辟驚邪。孕婦磨服爲催生藥，必驗。出《嶺表錄異》。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〇 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爲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牆壁窗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爲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哉！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一 世傳沅湘間因震雷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於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書之。此說甚著。近歲秀州華亭縣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書，云：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體，至今尚在，頗與「謝仙火」事同。所謂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爲一火耳。予在漢東時，清明日，雷震死二人於州守園中，脇上各有兩字，如墨筆畫，扶疎類栢葉，不知何字。

宋・洪邁《夷堅志》卷九　雷斧

黃水永泳，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晝，雲雨晦冥，雷震轟轟，繞柱穿屋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爭出尋之。元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鉄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者。諸人傳翫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似訪其物，不可取。俄頃開霽。宣和間，黃以童子入京蒙召對，賜五經及第，仕止郢州通判，斧至今存。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二　雷書

神而不可名，變化而不可測者，莫如雷霆。《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電。故先儒爲之説曰：陰氣凝聚，陽在内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或問世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或問人有不善爲雷震死者何也，曰：人作惡有惡氣，霹靂乃天地之怒氣，是怒氣亦惡氣相感故爾。或問雷之破山、壞屋、折樹、殺畜何也，曰：此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康節嘗問伊川曰：子以爲雷起於何處。伊川曰：起於起處。然則先儒之所言者，非不精詳，而余猶謂有不可曉者焉。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爲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慶曆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云：謝仙者，雷部中鬼也，掌行火於世間。後有於《道藏經》中得謝仙事，驗以爲神。又吴中慧聚寺大殿二柱，嘗因雷震，有天書「勘溪火」三字，餘若符篆不可曉。及近歲德清縣新市鎮覺海寺佛殿柱，亦爲雷震，有字徑五寸餘，若漢隸者，云「收利火謝均思通」，又云「酉異李汐火」，此乃得之目擊者。又宜興善權廣教寺柱，亦有雷書「駱審火」及「謝均火」者。華亭縣天王寺亦有雷書「高洞揚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皆倒書。内「令章」二字特奇勁，類唐人書法。然則雷之神，真有謝姓者耶？近丁亥六月五日，雷震衆安橋南酒肆，卓間有雷書「迨克永」三字。此類甚多，殊不可測，此所以神而不可知者乎？孔子不語怪力亂神，非不語也，蓋有未易語者耳。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五　風雷異

彭文憲公《筆記》：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牆以西，地上有聲如雨雹然，視之皆黄泥丸子，堅净如櫻桃大，拾取而破之，中有硫黄氣，自以爲非親見不信也。《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地名十字廟，有農家誦經颺旛，行者暑倦，置牛皮於旛下，忽陰雲四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竹針萬計，皆長三寸許。二書記之，以爲異也。夫天地間，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爲，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於氣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當其陽氣奮激，爲陰所團，則逼迫迸發，出則成聲，爲疾風、爲迅雷，遇一物焉，翕而成，擊而碎，莫得而知之，此雷震人物、風移樹木，與此爲土丸、爲竹針，一也。或曰土丸、竹針，故二氣變化之妙之所成，然則皆如櫻桃、皆長三寸，是孰爲而孰較量之？予曰：正陰陽之氣所爲，猶雨之成形大小相同，一氣布之也，但其忽而形、没而聲，此所以妙萬物而爲神。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　唐代州西有大槐樹，震雷擊之，中裂數丈，雷公爲樹所夾，狂吼彌日，衆披靡不敢近。狄仁傑爲都督，逼而問之，乃云：樹有乖龍，所由令我逐之，落勢不堪，爲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乃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夫雷公被樹夾已異矣，能與人言，尤可怪也。又葉遷招曾避雨，亦救雷公於夾樹間。翌日，雷公授以墨篆，與仁傑事政同。

雷之擊人，多由龍起，或因雷自地中起，偶然值之，則不幸矣。一云：乖龍憚於行雨，往往逃於人家屋壁，及人耳、鼻，或牛角之中。所由令雷公捉之去，多致霹靂。然亦似有知不妄擊者。野史載：柴再思當大雷時，危坐不動，忽有四人舁其牀，出庭中，俄而大震，龍出，僧道宣右手小指上有小點如麻，因雷鳴不已，出手户外，一震而失半指。又有藏老僧耳中者，出而僧熟睡不覺。余從大父廷柱，幼時，婢抱入園中，雷下擊婢，婢走，雷逐之入室，安兒牀上，而婢震死，兒無恙也。東郡馬生爾馴言其母，一日，雷遶户外，念東室漏，趨視之，大震一聲，有龍自其枕下出，穿屋而升，枕掀地上。此非人之幸，亦雷及龍之有知也。

《風俗通》云：雷不蓋醬。雷聲者，陽氣之發也，收斂之物，觸之輒變動。今人新死未斂者，聞雷聲，屍輒漲起，是也。

《論衡》曰：畫工圖雷公狀，如連鼓形，一人椎之。可見漢時相傳若此。然雷之形，人常有見之者。大約似雌雞肉翅，其響乃兩翅奮撲作聲也。宋儒以陰陽之理，解釋雷電，此誠可笑。夫既有形有聲，春而起，秋而蟄，其爲物類審矣，且與雲雨相挾而行。又南方多而北方少，理之不可曉者。萬曆戊戌六月，余在真州，避暑於天寧寺大樹下，旁有浮屠，卓午方祖跣，與客對奕，忽雷震一聲，起於坐隅，若天崩地裂。客驚仆地，余仰視，見火燄一派，從塔頂直入雲中。塔角一磚，擊碎墮地。是日，揚州相距六十里，亦震死一婦人。

雷之擊人也，謂其有心耶？則枯樹畜産亦有震者，彼寧何罪？謂其無心

耶？則古今傳記，所震所擊者，皆兇惡淫盜之輩，未聞有正人君子死於霹靂者。惟王始興幾罹其禍，卒亦獲免，非妄擊也。蓋其起伏不恒，或有卒遇之者。至於擊人，則非大故，不足以動天之怒耳。然而世之兇惡淫盜者，其不盡擊，何也？曰：此所以爲天也。使雷公終日轟然，搜人而擊之，則天之威褻矣。聖人迅雷風烈必變，不可以自反無缺，而遂不敬天怒也。

余舊居九仙山下，庖室外有柏樹，每歲初春，雷必從樹傍起，根枝半被燋灼，色如炭云。居此四年，雷凡四起，則雷之蟄伏，似亦有定所也。

今嶺南有物，雞形肉翅，秋冬藏山土中，掘者遇之，轟然一聲而走，土人逐得，殺而食之，謂之雷公。余謂此獸也，以其似雷，故名之耳。彼天上雷公，人得而食之耶？

明・張岱《夜航船》卷一《天文部》 梁太清二年六月，天裂於西北，長十尺，闊二丈，光出如電，聲若雷。

唐中和三年，浙西天鳴，聲如轉磨，無雲而雨，無形有聲，謂之妖鼓，無雲而雨謂之天泣。

清・劉獻庭《廣陽雜記》卷一 浙江學使者張衡，丁艱北歸。將至高郵，燒其次子坐船，火光不上燎，船中器具皆無恙，盡囊橐鏡子銅盤等皆鎔。王金樵《讀律佩觿》有云：雷發徽州典肆，內外扃藏金鐵物皆以類化，而封識如故。兩事頗相似。丁大年云：雷有陰陽，陽者有聲，陰則無聲而能化物。張衡之事，非火也，亦雷之陰者也。

又 南岳有飛來石船，在祝融峯下，長數十丈，篷桅篙櫓，無不逼肖，嵌空架兩石上，昂首聳尾。儼然百萬斛之艘，凌空御風以行，而暫維于此者。國初，有僧號破門，結茅于其下。師能詩善書，書法爲湖南第一。庚寅順治七年，南陽彭禹峯先生來游南岳，與師把臂入林，相得甚歡。贈之以文，中有云：石船有時飛去，如和上頭顱何？次年辛卯三月十二日夜，大雷電，石船震碎，禹峯之文遂爲讖云。聞之山僧曰：是日午後，見有野狐曝其上，忽紫雲垂下，雷聲大作而狐斃。半夜，大雨如注，山水泛漲，推船去。疑以擊狐之故，驚起蟄龍也。翌日，有南天門道人于其所拾得雷楔一，長四寸，闊一寸六分，其上腦崩去少許。亦異矣。

藝文

宋・王十朋《梅溪集》卷一四 雷聲

雷已先聲聞隱隱，雨宜灑道即紛紛。爲言風伯不須怒，天下蒼生正望雲。

宋・吳淑《事類賦》卷三《天部》 雷

夫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者也。《易》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若夫虩虩方來，《易》曰：震來虩虩。虩虩未已。《詩》曰：曖曖其陰，虺虺其雷。挺出萬物，《說文》曰：雷霆餘聲，所以挺出萬物。震驚百里。《易》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既明罰而勑法，《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亦驚遠而懼邇也。若夫名之天鼓，《河圖帝通紀》曰：雷，天之鼓也。主以軒星。《合成圖》曰：軒轅星，主雷雨之神。驗雌雉之先覺，《洪範五行論》曰：正月，雷微動而雉雉。知玉虎之晨鳴。《河圖》曰：玉虎晨鳴，雷聲也。君子所以作樂崇德，《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折獄致刑，《易》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敬天之怒，雖夜必興者也。《禮》曰：君子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注：敬天之怒也。爾其天地大駭，《莊子》曰：陰陽錯行，天地大駭，於是有雷有電。陰陽相薄。《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也。或入夜推車，《搜神記》曰：義興人周永和出行田，日暮，道傍有女子留宿。一更後，有呼阿香者云：「官喚汝推雷車。」女遂辭周，云：「有官事須去。」俄而大雷。既明，周自異其處，返尋，惟見一新塚，塚口有馬跡。或先時奮鐸。見《春賦》「先雷振鐸」注。至夫地中爲復，《易》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澤中則隨。《易》曰：澤中有雷，隨。君子嚮晦入宴息。納大麓兮弗迷，《書・舜典》曰：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在南山而殷其。《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徒聞蓋醬之爲忌，《風俗通》曰：雷不蓋醬，俗說令人腹中雷鳴。豈容掩耳而先知。《文子》曰：疾雷不及掩耳。隱爾發聲，《洪範五行志》曰：春後十日，雷乃發聲。轟然急激。《爾雅》曰：疾雷爲霆霓。注云：雷之急激者爲霹靂。或以歌梁子之引，《琴操》曰：楚高梁子出游九皐之澤，覽漸水之臺，張罝置罟於荊山，臨曲

池而漁，疾風、震雹、雷電晦冥，玄鶴翔其前，白虎吟其後，乃援琴作《霹靂引》。或以破高祿之石。《晉朝雜事》曰：元康七年，霹靂破城南高祿石。買后將誅應也。高祿，中官求子祠也。買后妬忌，將殺愍懷，故天怒。則有蔡順環塚，《汝南先賢傳》曰：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環塚泣，曰：「順在此。」樊重置室。《荆州記》曰：湖陽縣樊重，母畏雷，爲母立石室以避之。悉以文石爲階砌，至今猶存。會稽曾擊於羊羣，《論衡》曰：建武四年夏六月，雷擊會稽鄞縣羊五頭，羊有何陰過而雷之乎？俗以爲天取龍也。殺人割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非實道也。臨賀嘗觀於斧迹。孟奥《北征記》曰：臨賀有石，方二丈。石有磨刀斧迹甚新，名「雷公磨石」。既爲長子，《洪範論》曰：雷於天地爲長子。還喻人君。《洪範論》曰：夫雷，人君象也。入能除害，出能興利。觀縣嘗聞於噬嗑，見上「明罰勅法」注。考象亦著於經綸。《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撞八荒千里之鼓，《神異經》曰：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徑千里，撞之，其音即雷也。天以此爲喜怒之威。爲折衝拒難之臣。京房《易傳》曰：《五星占》云：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衝之臣也。君承用節度，即雷以節暴人，威福則雷電殺人。亦有食飛魚而不懼，《山海經》曰：飛魚如豚，而云避。孟奥《北征記》曰：陵雲臺南角一百步，有白石室，名「避雷室」。至其成於積風，《物理論》曰：積風成雷。起自金門。《師曠占》曰：雷從金，金門起上旬者，田熟。傷王袞之繞墓，《晉書》曰：晉人王袞母畏雷。母終，每天雷，袞輒繞墓曰：「袞在此。」嘉榮」，服之，不畏霹靂。去不祥而弗陰，《淮南子》曰：蔭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指石室赤文無羽。食之，辟兵，不畏雷。服嘉榮而靡畏。《山海經》曰：半石山有草，名曰「嘉

顧凱之《雷電賦》　太極紛綸，元氣澄練。陰陽相薄，爲雷爲電。擊武乙於河，而誅戮之罰明。震展氏之廟，而隱慝之誅見。是以宣尼，敬威忽變。夫其聲無定響，光不恒照。砰訇輪轉，倏閃羅曜。若乃太陰下淪，少陽初升。蟄蟲將啓，動靈先應。殷殷徐振，不激不憑。豈隱隱之虛應，乃違和而傷生。昭王度之失節，見二儀之幽情。至乃辰開日明，太清無靄。靈眼揚精以瞿煥，壯鼓崩天而砰磕。陵堆訇隱以待傾，方地巖嶕其若敗。蒼生非悟而喪魂，龍鬼失據以顛沛。光驚於泉底，聲動於天外。及其洒北斗以誕聖，震昆陽以伐違。降投鹿以命桀，島夷潰而橫尸。倒驚檜於霄際，摧騰龍於雲湄。烈天地以繞映，惟六合以動威。在虛德而卷舒，謝神艷之難追。

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四四晉・夏侯湛《雷賦》　伊朱明之季節兮，暑燻赫以盛興。扶桑煒以揚燎兮，雷火曄以南升。大明黯其潛曜兮，天地鬱以同蒸。掣丹霆之皓琰兮，奮迅雷之崇崇。馳壯音於天上兮，激駭響於地中。徒觀其霰雹之所種鑿，火石之所燒鑠，雲雨之所澆沃，流潦之所淹濯。當衝則擢百果、草木皆甲坼。還聞奮豫。見上。稟精已聞於黃帝，《河圖》曰：黃帝以雷精起。感氣仍傳於子路。《論衡》曰：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親涉衛難，結纓而死。孔子每聞雷鳴，則中心惻怛。仰乎一震之威，無忘恐懼。《華陽國志》曰：曹公嘗與劉先生共坐，從容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爾。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會雷大震，先主曰：「聖人言：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致此。」公亦悔失言。

明・王志慶編《古儷府》卷一　李顒《雷賦》　伊青陽之肇化兮，陶萬殊於天壤。結鬱蒸以成雷兮，鼓訇稜之逸響。應萬風以相薄，包羣動而爲長。乘雲氣之鬱蓊兮，舒電光之炯晃。驚蟄於始作兮，懼遠邇之異象。爾其發也，則騰躍噴薄，砰磕隱天。起偉霆於霄際，催勁木於巖巔。驅宏威之迅烈，若崩岳之賓賓。斯寔陽臺之變化，固大壯之宗源也。若乃駭氣奔，激震響，交搏潰淪隱轔，崩騰磊落。來無轍跡，去無阡陌。君子恐懼而修省，聖人因象以制作。審其體勢，觀其曲折。輕如伐鼓，轟若走轍。業猶地傾，繾似天裂。比五音而無當，校衆響而稱傑。於是上穆下明，順天承法。戒刑獄以致亨，孰非善而可攝。正震體於東方，立不易之恒業。豫行師而景奮，解宥過而人協。若夫洪細靡常，興廢難克。殷其山陽，勸義崇德。起五龍於河始，戕武乙於渭北。啓周成之沖昧，罰展氏之凶慝。雖通塞於萬形，猶違虛而守盈。肆大夏而有烈，奮嚴冬而弗經。保恬靜以處順，乃上善以屏營。夫有往而爲閎，若太音之希聲。

破，遇披則纖溷。山林爲之崩盪，羣生爲之震辟。是以大聖變於烈風，小雅肅於天高。嗟乾坤之神祇兮，信靈化之誕昭。故先王之制刑，擬雷霆於征伐。恢文德以經化兮，耀武義以崇烈。苟不合於大象兮，焉濟道以成哲。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卷四四唐·張仲甫《雷賦》 粵若稽古，太始之初。陰陽和而爲炭，天地張而爲爐。鎔鑄品類，陶汰清虛。名之四海，謂之八區。陰陽相盪，感成雷乎。號曰天地之鼓，事載河圖之書。藏氷以時，則響出而不震。仲秋之月，必聲隱而無餘。或震怒百里，雨潤同沾。法威形於牧宰，察醜惡於毫纖。或殷轔而鼓作，或滅没而韜潛。吼若天開，闢如地裂。動静必以其時，喜怒於焉有節。是以樊重入室，王裒遶墓。終不苟於瑕疵，冀中平於朗寤。蠻裔於是膽慴，賢豪於是心懼。惡不戒而潛至，善乃全而焉措。無貴無賤，敬天之怒。五星不逆，六氣合度。發陽和，啓蟄户。農事興作，秋成斯覩。以日繫時，有倫有序。歟焉而來，倏焉而去。鼓踴莫測其蹤，安息莫知其所。搜獲山川，洗滌寰宇。爾其爲狀也，則乃聯鼓疊鼛，力士雄雄。雲飛電耀，起自震宫。其爲聲也，磊磊落落，砰砰訇訇，龍潛魚躍，海湧山傾。星宿爲之霾翳，日月爲之昏暝。夫其赫赫震耀，紛紜煽作。臨峻崖，投深壑。終不騁於雄豪，將勸善而懲惡。布雲雨於潛龍，銜丹書於白雀。若乃王綱如繩，籠羅有情。是謂小人無禮，君子無刑。守容貌而無恒，豈耳目之不明？終冀貞廉於衆口，法令未若於雷霆。

霧部

題解

漢・許慎《説文》卷一一《雨部》 霧，地氣發，天不應。从雨矛聲。

《康熙字典》戌集中《雨部》 霧：《爾雅・釋天》：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註：言晦冥。《釋名》：霧，冒也，氣蒙亂覆冒物也。《廣韻》：《元命包》曰：陰陽亂爲霧。

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 《釋天》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略】《釋名》曰：霧，冒也。氣蒙冒覆地之物也。《開元占經》引《元命包》：陰陽亂爲霧。从雨。亦雨之類也，故从雨。地氣發而天應之則雨矣。

論説

北周・庾季才原撰、宋・王安禮等重修《靈台秘苑》卷四 霧

霧者，衆邪之氣，陰來冒陽，奸人有謀，擅權立威，在天爲濛，在地爲霧。日月不見爲濛，前後不見爲霧，衆志氣也。晝霧夜明，臣志得伸。夜霧晝明，臣志不伸。從夜半至日中不解，君不慎，臣行奸。過日中，以内臣強無所避。蒙日者，邪臣欺君。當明政令，察邪佞，審取舍，則可救。終日終時，君憂。色黄，小雨。白爲兵喪。青，疾病。黑爲水灾，赤有兵喪、旱。黄，土工興，或大風。凡霧不順四時，逆風交錯，微風小雨，爲陰陽氣亂之象。從寅至辰以上，周而復始，爲逆者不成。積日不解，晝夜皆暗，天下欲分離。凡霧四合，有虹各見，其方隨時色爲吉，非時之色爲凶。凡霧氣，若晝夜其色青黄更相掩覆，乍合乍散，臣有逆不成。凡霧氣四方俱暗，百步不見人，名曰晝昏，國不昌，成大凶。凡天地昏，濛下塵土十日五日以上，或一日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不大旱，外人來。山中冬霧，十日不解，欲崩之象。凡游氣蔽天，日月失色，皆風雨之候。若天氣清淨無游氣，日月不明，方爲失色。天氣下降，地氣未升厚，其日赤，若於夜則月白，皆將雨也。或天氣未降，地氣已升厚，則日黄薄，則日白，若於夜則赤，月將暈，且風亦爲日月暈之候，雨少而多陰。或天氣已降，地氣又升，上下未交則色碧，於夜則月色緑，將寒候也。或天地雜氣，交而未密，則日黑，在夜則月青。將雨不雨，變爲雲霧，皆爲虹蜺之象。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二 霧

《爾雅》曰：天氣下地不應曰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莊子以爲，騰水上溢爲霧。蓋火氣之在地成烟，水氣之在天成霧。霧，雲之類也，雲事也。霧，務也，蓋天不應矣。而地出以有所務，故霧謂之晦。此聖人所以不從事於務也。今霧四起，善。是故月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霧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日中而雲，霧四塞則時多隱士，其以此歟！《志林》曰：黄帝與蚩尤，作大霧，一軍昏惑，黄帝乃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别四方。蓋雲霧有可以術致者，古之方士或作五里霧，或作三里霧。而列子以爲，冬起雷，夏造冰，殆謂是也。

明・李日華《時物典彙》卷上 霧

騰水上溢爲霧。百邪之氣，爲陰冒陽。本于地而行于天。女真張微子，服霧得仙。高麗呼霧爲空步障。曲江縣有銀山，山多素霧。蓬萊山東有鬻夷國，時有金霧。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天語》 霧

嶺南之地，火氣多而常鬱積。火極則水生，生之時未成水而先成霧。霧者瘴之本，以霧始必以瘴終。每當日出，山野間有白氣縷縷，自下而上，須臾淼瀰四布，蒙如輕塵，咫尺不辨人物。此乃濁陰乘太陽而升，爲瘴之所從出，而與風相因者。蓋瘴者風之屬，氣通則爲風，塞則爲瘴。《易》曰：山下有風，蠱。風止於山，故成蠱。瘴者，蠱之所蘊釀者也。故凡濁陰勝，則爲冷風冷瘴。濁陽勝，則爲熱風熱瘴。其源因於霧，亦因於風。蓋霧之爲瘴十而七，風之爲瘴十而三。嶺南多霧瘴，滇、黔多風瘴，是皆氣候之最惡者也。嶺南之霧，近山州郡爲多，自仲春至于秋季，無時無之。暖極而霧，是謂南霧，言南風之霧也。寒極而霧，是

綜述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一一〇　霧

《元命包》曰：陰陽亂爲霧。《莊子》曰：騰水上溢，故爲霧。《爾雅》曰：天氣現象總部・霧部・綜述

謂北霧，言北風之霧也。南霧三日，必有大雨或大風。北霧必晴，晴而自旦至午，霧猶不分。暑雨衝激，其氣毒淫，瘴之所結，蓊勃如雲，而香花瘴尤甚。當木櫱開時，山嵐氣隨之而發，行者聞有異香出林，味如桂菊，氤氳不散，則香花瘴之所爲也。瘴以香誘人，愛其香而以鼻呼吸，則其毒灌入心脾，不可藥矣。近海州郡地，氣稍舒，風潮之所蕩滌，清淑之所扶輿。雖一日之間，晝多燠而夜多寒，晴甚燠而陰甚寒，寒或多積霧，燠或多淫霖，而偏渗之氣，方生即散，故爲諸瘴絶少。天以陽施，地以淫感，寒暑相搏，但爲瘧疾而已，無甚疫癘之害也。故凡瘴之中人也，疾多黄腫，足重而偏枯，癖症下痢，療治之法，有宜散其寒邪，有宜下其熱毒，必診視所中何如，然後鍼藥從之。

凡十月朔有霧，則明歲正月雨。初二有霧，則明歲二月雨。一日應一月。是日無霧，則明歲是月無雨。霧者，雨之徵也。十月爲水生之始，水將生，先之以霧，霧爲雨始，雨爲霧終。

清・張宗法《三農紀》卷一　霧

霧者，誤也。地氣上升，天氣不應爲霧。又云，冒也。騰升上溢，蒙冒萬物。蓋陰陽之氣怒爲暴風，即爲雨霧。陰才冒陽，陽不應則變蒙、霾，以作邪氣。在天爲濛，在地爲霧也。

清・王有光《吴下諺聯》卷三　霧露不收就是雨

霧，水氣，細若秋毫，輕如粉麪，日光一照，便收攝無迹。或謂此霧露耳，微乎微矣。孰意濛濛不歇，霖霖不休，漸而如絲如線，未幾如澍，忽地傾盆，下而破塊，甚且決堤裂岸，汩没田疇。此非雨也哉？溯其始，不過由霧露起也。涓涓不已，流爲江湖，可忽於其微乎！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卷三　霧

《羣書要語》：騰水上溢故爲霧。《莊子》。霧，冒也。氣蒙覆物也。《釋名》。凡重霧三日，必大雨。雨未降，其霧不可冒行也。《帝王世紀》。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爾雅》。陰陽之氣亂則霧。曾子云。十月癸巳，霧赤爲兵，青爲殃。《望氣經》。三精霧塞。《漢書》。詩句：霧是山巾子，船爲水靸鞋。《北夢瑣言・包賀》。

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卷三　霧

白：氛霧冥冥。《月令》：仲冬行夏令，則氛霧冥冥。積水上溢，故爲霧。《莊子》。霧不塞望。《西京雜記》曰：太平之世，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三日。《世紀》：黄帝時，天大霧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見大魚，乃得圖書。五里。張楷，字公超，能爲五里霧，所居學者成市，故有公超市。三里。裴優能爲三里霧，後因霧而作賊。豹隱。陶答子妻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毛羽，成其文章。蛇遊。《韓子》：飛龍乘雲，騰蛇遊霧。戰涿鹿。黄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乃作大霧。圍平城。高祖於平城之圍，大霧三日。迷雲夢。曹公至赤壁，過雲夢澤中大霧，遂迷失道。丹山銀山。並出霧也，銀山常出素霧。四塞。漢王氏五侯同日封，其日黄霧四塞。開而覩天。衛瓘見樂廣曰：此人若水鏡，每見瑩然，若開雲霧而覩青天。行不迷道。《魏畧》：劉翊鳴每出行雲霧中，識道不迷，時人因謂之能爲雲霧。如晦，高褰。褰開也。蒙昏，隱翳，助海成深。見「露門」。浪泊西。馬援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時，下瀼上霧，毒氣蒸蒸，仰觀烏鳶跕跕墮水中。夕霧。朝煙。冒重霧。《博物志》云：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人云：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終隱南山霧。謝朓詩曰：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覩青天。徐幹《中論》曰：文王遇姜公於渭陽，執竿而釣。文王得之，若披雲見日月，開霧覩青天。孔如墮。崔彦曾爲徐州觀察使，龐勛陷宿州。彦曾料丁男乘城，俄而助傅城，城中大霧如墮。塞庭。崔沆乾符五年同平章事，昕旦告麻，大霧塞庭中。晝冥。寶建德，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星井。會大霧晝冥，跬不可視，隋軍驚潰。紛霧如雪。《五行志》：大曆二年十一月，紛霧如雪。宿霧洞開。髣髴有像，神仙下來。顯氣氤氳。《仙都山銘》。白霧生而匝地。《文粹》：楊炯《少室廟銘》曰：白霧生而匝地。霧雨如泣。五代郭允明謀殺楊邠等，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百邪之氣。《五行志》：霧者，百邪之氣，爲陰冒陽，本于地而應于天。乘霧行。蘇烈貞觀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能爲數里霧。韓似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聲言某日將攻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酉陽雜俎》。霏微誤噓吸，膚腠生寒慄。韋蘇州《凌霧行》：纔看含霽白，稍視霑衣密。道騎全不分，郊樹都如失。霏微誤噓吸，膚腠生寒慄。每殺不辜，天必大霧。希聲矯殷令殺高郁。是日，大霧四塞，殷恠之，曰：吾嘗從孫儒，每殺不辜，天必大霧，豈馬步獄有冤死乎？明日，吏以狀白，殷撫膺大哭。《五代史・楚世家》。晝昏。天寶間，霧昏暗，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占曰：有破國。霧連日不解，其國昏亂。景龍三年十一月甲寅，日入後，昏霧四塞，經二日乃止，占曰：霧連日不解，其國昏亂。同上。寒日出霧遲。杜甫《早發射洪詩》。碧總宿霧濛濛濕。同上。天景晴麗，必有素霧。《三水小牘》：汝南臨汝縣南十八里，廣城陂之西垠，有小山曰崆峒。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晴麗，必有素霧自山崗起。澒與粉堞青甍，彌亘數里，樓殿繆轕，花木煥爛。數息中，霧勢映漫，不復見矣。庸輩不知神仙窟宅，謂廣成子化城，乃俚談也。天大昏霧。五代康懷英莊宗謂周德威曰：梁謂我新立，宜出其不意擊之。疾馳六日至北黄碾，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宿霧浥高旻。韓愈詩。霽霧搴高牖。杜甫《大雲寺》。晝霧夜晴，臣志得申。《唐・五行志》。黄霧昏濁不雨。景龍二年八月甲戌，黄霧昏濁不雨。同上。白霧四塞。至德二載四月，賊將武令珣圍南陽，白霧四塞。黄霧四塞，日無光。貞元十年三月乙亥，黄霧四塞，日無光。同上。大霧昏塞。咸通九年十一月，龐勛圍徐，甲辰，大霧昏塞，至于丙午。

明・章潢《圖書編》卷二一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氣亂爲霧。霧者，百邪之氣，本于地而應于天，是謂冒陽，其占爲臣蔽主明，小人擅權，不利於上。蒙者，濛，濛日不明也。京房曰：臣私禄及親，茲謂罔碎，厥異蒙。又曰：在天爲蒙，在地爲霧。日月不見爲蒙，前後人不見爲霧。蒙霧交錯，陰邪干正，人君不悟，必有亡國。《河圖》曰：山冬大霧，連十日以上不散者，山崩之候也。霧者水脉也。

清・田雯《黔書》下　瘴癘

瘴氣自鎮寧以上，凡地之近粤者即有。每於春夏之交，微雨初歇，斜日欲晛，丹碧瀰漫，非虹非霞，氣如蒸沫，則瘴起也。遭之，急伏地，或嚼檳榔，或含土，庶幾可免。否則立病如痎瘧，久則黄疸脹腹，或逾年，或二三年，莫之救矣。必得黄花根治之。黄花生水澤間，長尺餘，葉如蓼花，開兩瓣，根可取魚，亦可倒蠱，土人多識之。大抵瘴生於嵐，山澤不正之氣也。氣必乘虚而入，中於口鼻；而遂匿乎膏肓，夫固有以致之也。東坡云：吾惟鍊氣寡欲，可以無病。又《答參寥書》云：北方何嘗不病，何必瘴氣？三復斯言，可謂遠矣。鎮寧所轄之火紅落架，素苦瘴，近用火器驚之，即解散，遂習以爲常，亦漸不能困人，地氣固有時而變歟？

清・吴鵠《卜歲恒言》卷二　霧

陰陽之氣亂則爲霧。曾子。霧者，百邪之氣爲陰冒陽，本于地而行于天。《五行志》。太平之世，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矣。《漢書》。霧氣不順，爲陰陽錯

亂，陰積不解，雨未降。有霧不可冒行，冒之者有毒。故田禾花果之類莫不畏霧。一云旱霧有毒，雨後者無毒。《農家五行》。陰霧凝封樹上，數日不開，凍而成氷，名爲樹介，兵象也。《宋史》。王肅張衡馬均三人，俱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究其故，無恙者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博物志》。江淮間以立春連三日，看湖中霧氣高尺寸，則水亦至其處，如無霧必旱。又以一九日占一九日定五月，三九日定六月，四九日定七月，五九日定八月。每以首日看霧高幾寸、濃薄，以占其月有無水及大小，極驗。又諺云：春霧晴夏霧落，秋霧不收定是雨。黑霧硫黃氣主火災。《月令廣義》。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天語》 瘴

嶺南之地，愆陽所積，暑溼所居，蟲蟲之氣，每苦蘊隆而不行。其近山者多燥，近海者多溼。海氣升而爲陽，山氣降而爲陰。陰嘗溢而陽嘗宣，以故一歲之中，風雨燠寒，罕應其候。其蒸變而爲瘴也，非煙非霧，蓬蓬勃勃。又多起於水間，與山嵐相合。艸萊渗氣所鬱結，恆如宿火不散，潭熏中人，其候多與暑症類而絶貌傷寒，所謂陽淫熱疾也。故入粤者，飲食起居之際，不可以不慎。當唐、宋時，以新、春、儋、崖諸州爲瘴鄉，謫居者往往至死。仁人君子，至不欲開此道路。在今日嶺南大爲仕國，險隘盡平，山川疎豁，中州清淑之氣，數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風暢而蟲少。蟲少，煙煙瘴稀微，而陰陽之升降漸不亂。蓋風主蟲，蟲爲瘴之本。風不阻隔千山林，雷不屈抑于川澤，則百蟲無所孳其族，而蟲毒日以消矣。在《易》之《蠱》，剛上而柔下，則不交，故巽而止，止而蠱。父之蠱，父之氣止也。母之蠱，母之脉止也。天氣止，則爲父之蠱。地脉止，則爲母之蠱。幹之者，靜則爲陰，以通水之脉。動則爲陽，以通火之氣。吾之中和致，則天地之中和亦至，故曰幹。今之嶺南，地之瘴亦已微薄矣，獨人心之蠱未除耳。犀、象、珠璣、金玉，心之蠱也。沉、速、多羅絨、雨緞，心之蠱也。客游於斯者，其亦以清廉之藥治之，毋徒自蠱以蠱其子孫，可乎？

瘴之名不一。當八九月時，黃茅際天，暑氣鬱勃，有若釜鬻，人行其間，苦爲炎毒所烻，昏眩煩渴，輕則寒熱往來，是謂冷瘴。重則蘊火沉沉，晝夜若在爐炭，是謂熱瘴。稍遲一二日，則血凝而不可救矣。最重者，一病失音，莫知所以，是謂啞瘴。冷瘴者，與痎瘧相似，秋來多患之，天凉及嚴寒少有。若回頭瘴，則因不能其水土，冷熱相忤，遂成是疾。攝養者知此，亟宜自慎，毋多早行，毋多露宿，毋多日中而馳。蓋日中酷暑，驟雨初消，陰陽之氣交剥，艸木蒸變，行人最忌，宜少駐駕以避之。而又毋輕解衣，衣解即服，凉勿踰時，斯爲勿藥之喜。又嘗有温中固下升降陰陽之法以相濟，使其天和不傷，真氣不耗，則亦何瘴之足云！嗟夫！天地一氣之始甚微，蠱而爲風，濁而爲煙霧，爲瘴，而天地之真氣隱矣。惟人亦然，神明蕩則其真氣亦隱，於是而陰陽俱濁，爲煙，爲霧，爲瘴，以自昏蒙，有不能保其天年者矣。故惟心存而後氣存，氣存於一念之中，而心周於天地之外，斯能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無瘴癘之患。

瘴之起，皆因草木之氣。青艸、黃梅爲瘴於春夏，新禾、黃茅爲瘴於秋冬。是名四瘴，而青艸、黃茅尤毒。青則爲艸，黃則爲茅，一盛一衰，而瘴氣因之。蓋青艸時，惡蛇因久蟄土中，乘春而出，其毒與陽氣俱吐。吐時有氣一道上衝，少焉散漫而下如黃霧，或初在空中如彈丸，漸天則如車輪四擲，中之者或爲痞悶，爲瘋症，爲汗死。若伏地從其自擲，閉塞口鼻，不使吹噓，俟其氣過方起，則無恙。蓋炎方土脉疎，地氣易泄，百蟲之氣易舒。而人膚理亦疎，二疎相感，汗液相誘，而艸木之冷氣通焉。其名中艸子，吐與下之皆不可，宜於中脘、氣海、三里灸之，或於大指、五指灸之，或以鍼刺額及上脣，以楮葉擦舌出血，徐以藥解之，內熱除則愈。此鄺露之言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四 霧

《莊子》：積水上溢則爲霧。曾子：陰陽之氣亂則爲霧。《五行志》：霧者，百邪之氣，爲陰冒陽，本於地而行於天。《逸雅》：霧，冒也。氣蒙亂覆冒物也。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雰，地氣發天不應謂之霧。霧謂之晦。《月令廣義》：江淮間以立春連三日看湖中霧氣高尺寸，則水亦至其處，如無霧必旱。

紀事

清・段中律《青陽縣志》卷二《風土志》 九華山氣清白，似雲非雲，似烟非

烟，似霧非霧，猝焉而起，如平水焉。出諸嶺之半，青峰在其上，蒼翠如初。若波濤之洶湧者良久乃散，謂之雲海。

四時多雨，不苦旱，旱亦不踰四十日。

多雲多霧，霧則瀰漫山澤，非里道之所可紀也，曰霧海。

藝文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一二《花非花》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時春夢幾多時，去似朝雲無覓處。

宋・吴淑《事類賦・天部》 霧

夫霧者，地氣發而天不應者也。《爾雅》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爾其蒙冒霑濡，《釋名》曰：霧，冒也。氣蒙冒覆物也。昏暗之時，則爲妖災，明王聖主，則爲祥瑞。霑濡，見下「置以文犀」注。冥冥曉敷。《禮》曰：仲冬行夏令，則氛霧冥冥。玄豹潛藏而炳蔚，劉向《列女傳》曰：陶答子化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諫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今君與此背，得無後患乎？」騰蛇游泳而紆餘。《韓子》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散，與螾蟻同矣。馬援既居於浪泊，《後漢書》曰：馬援南征交址，斬徵側，乃釀酒勞軍。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才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話，何可得也！」欒巴方還於蜀都。葛洪《神仙傳》曰：欒巴爲尚書郎，正旦，天大霧，對坐不相見，失巴所在。後問其故，乃是巴還成都與親故別也。劉猗之負國璽，《燕書・烈祖後記》曰：元璽六年，蔣幹遣侍中繆嵩、太子詹事劉猗，資傳國璽，詣晉求救。猗負之，行數里，黄霧四塞，迷荒不得進，乃還。易取行璽，始得去。軒轅之得大魚。《帝王世紀》曰：黄帝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焉。今之《河圖》，即其書也。世傳「大霧三日，必有甚雨」，自此始也。若夫祖和半天，《李先生傳》曰：先生名曠，字祖和，南陽人。劉備遣軍取先生，先生起霧半天，備騎自相殺，先生乃入吴。公超五里。謝承《後漢書》曰：河南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占彼羣猾，《潛潭記》曰：大霧三十日，群猾起。上下相蒙，上少下多，故群猾起。推其隱士。京房《妖占》曰：雲霧四起，則時多隱士。觀雍丘之神井，《陳留風俗記》曰：雍丘縣有祠，名夏后祠。有神井，能致霧雹。識茂陵之芳氣。《漢武帝故事》曰：武帝葬茂陵，芳香之氣異常，積於墳埏之間，如大霧。且憂陰盛，《漢書》曰：成帝建始中，黄霧四塞。上問，楊興等對曰：「陰盛侵陽之氣也。」俄聞雨至。《帝王世紀》曰：大霧三日，必有甚雨。雨未降，不可冒行也。淮南被遷而不還，《史記》曰：漢文帝時，淮南王長以罪遷蜀，袁盎諫曰：「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上弗聽。長至雒，病死。雄鳴弗迷而遠逝。《魏畧》曰：劉雄鳴每出行，霧中識道不迷，時人因謂「能爲雲霧」。則有結同行而飲酒，《博物志》曰：王爾、張衡、馬均者，昔俱冒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無恙者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逢仙客之乘龜。王烈之《安成記》曰：縣人謝廉行路中，忽遇雲霧，霧中有一人，乘龜而行。廉知神人，拜請求隨去。人曰：「汝無仙骨。」嗟五侯之見封，《漢書》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日黄霧四塞。憂漢高之被圍。《漢書》曰：高祖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天大霧，漢使人還往，胡不覺，後得免平城之難。譬諸善人，《抱朴子》曰：與善人遊，如行霧中，雖不濡濕，潛自有潤。置以文犀。《抱朴子》曰：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線，自本徹末者以此角，大霧重露之夜，置中庭，終不沾濡。宜都則飛煙縹緲，《宜都山川記》曰：丹山天晴時，忽有霧起，迴轉如煙，不過再朝，雨必降。曲江則積素霏微。《湘州記》曰：曲江縣銀山，常多素霧生。或以困蚩尤之術，《志林》曰：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黄帝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蚩尤焉。或以傳玄女之機。《黄帝玄女戰法》曰：黄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黄帝歸於太山，三日三夜霧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問？」黄帝曰：「小子欲萬戰萬勝。」遂得戰法焉。識夏桀將亡之兆，《書・中候》曰：桀無道，地吐黄霧。想伊尹既卒之時。《帝王世紀》曰：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天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祀以大牢，親臨喪三年，以報大德。文王得姜公而共載，《中論》曰：文王遇姜公於渭陽，執竿而釣。文王得之，灼若披雲而見白日，霍若開霧而覩青天。衛瓘見樂廣而稱奇。《晉書》曰：衛瓘稱樂廣曰：「每見廣，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亦有竟寧白樹，《帝王世紀》曰：漢元帝竟寧元年，大霧，伏候《古今注》曰：樹皆白。德陽翳日。《宋書》曰：後漢正月朝，天子臨德陽殿受賀。含利從南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雲翳日。淮南仙客，《神仙傳》曰：淮南王聞有道術之

士，必申辭厚幣以致之。於是八公乃往。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東海奇術。《西京雜記》曰：東海人黃公，立興雲霧，坐成山河。猛獸吐嗽以徃來，東方朔《十洲記》曰：漢武天漢中，西胡國獻猛獸。使者曰：「猛獸生崑崙，或生玄圃，立起風雲，吐嗽霧露，百邪進走，因名『猛獸』」。鄧公呼吸而除疾。《蘇子》曰：蜀郡鄧公，呼吸成霧。斯輕霧之侵淫，蓋騰水之上溢。《莊子》曰：騰水上溢故爲霧。

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一七唐・謝良輔《秋霧賦》 有物混成，陰陽之精。騰而爲質，晦而爲名。遊塵未足方其細，纖穀不能揣其輕。度水陵亂，從風走，因名『猛獸』」。鄧公呼吸而除疾。《蘇子》曰：蜀郡鄧公，呼吸成霧。斯輕霧之侵淫，蓋騰水之上溢。《莊子》曰：騰水上溢故爲霧。

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一七唐・謝良輔《秋霧賦》 有物混成，陰陽之精。騰而爲質，晦而爲名。遊塵未足方其細，纖穀不能揣其輕。度水陵亂，從風泮散。表銀山之美，素色增鮮。沐玄豹之姿，奇文獨煥。若乃暑退朱方，時惟白藏，空濛大澤，鬱郁崇岡。始經夫少昊之野，終遍於無何之鄉。含草木而功大，混山川而氣長。浮我極浦，靄我層穹。如雨如霰，自西自東。倏而來比，君子之道廣。忽而逝侔，至人之性空。奚水土之同致，俾陰陽之異觀。秋何霧而不起，霧何秋而不寒。至德發祥，雜非煙於北極。皇居瑞聖，伴佳氣於南端。及夫丙火方馳，螣蛇欲飛。三辰被汨，疑。五星霏微。道不虛行，來集黃公之呪。神其有感，去射疑作「解」。白登之圍。則知因時舒卷，與物動靜。資於块圠，變態俄頃。興非塞望，雄鳴之路不迷；冒且有聞，彦輔之天自逈。露遊兮月之下，霞斂兮風之假。俟一揚於飛塵，同秋空於迥野。

宋・佚名《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一唐・蘇味道《詠霧》 氤氳起洞壑，搖曳匝平疇。乍似含龍劒，還疑映蜃樓。捲林隨雨密，度野帶烟浮。方謝公超步，終從彦輔遊。

清・陳廷敬、蔡升元《佩文齋詠物詩選》卷一一唐・李嶠《霧》 曹公迷楚澤，漢帝出平城。涿野妖氛靜，丹山霽色明。類煙飛稍重，方雨散還輕。儻入非熊兆，寧思玄豹情。

清・陳廷敬、蔡升元《佩文齋詠物詩選》卷一一唐・董思恭《詠霧》 蒼山寂已暮，翠觀閣將沈。終南晨豹隱，巫峽夜猿吟。天寒氣不歇，景晦色方深。待訪公超市，將予赴華陰。

清・陳廷敬、蔡升元《佩文齋詠物詩選》宋・曾鞏《霧淞》 園林日出靜無風，霧淞花開樹樹同。記得集賢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瓏璁。

清・陳廷敬、蔡升元《佩文齋詠物詩選》宋・趙抃《早霧》 山光全暝水光浮，數里霏霏曉霧收。露彩乍凝藏漢殿，日華不透掩秦樓。豈饒文豹遲留影，應有靈蛇取次遊。聖世妖氛消已盡，結成佳氣滿南州。

光象部

題解

漢・許慎《說文》卷七《日部》 暈，日月氣也。

漢・許慎《說文》卷一一《雨部》 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

又 霞，赤雲氣也。

漢・許慎《說文》卷一三《虫部》 虹，蝀螮也，狀似蟲。

宋・陸佃《埤雅》卷二〇《釋天》 虹

雄曰「虹」，雌曰「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紅也。《說文》解「霓」，以爲「屈虹，青赤，亦或白色，陰氣也」。今俗謂「虹」爲「虹音絳」。虹，絳也。一名蝃螮。《爾雅》曰：「蝃螮謂之雩。」蝃螮，虹也。蜺爲挈貳，貳蓋言二，《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是也。虹，淫氣也，故又借爲「實虹小子」之虹。虹，潰也。《詩》曰：「蝃螮在東，莫之敢指。」說者以爲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諱之，莫之敢指。《文子》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則夫婦過禮，虹氣爲盛，理或然也。蓋地氣還矣，天氣不復，於是成虹。虹，天之淫氣也。夫水氣之在天，成虹，又天之淫氣爾，尚且惡之如此，而況於人乎！所以痛止夫奔也，故曰「蝃螮止奔」也。傳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有是哉！升雲言朝，則以況淫奔之始；蝃螮言晚，則以況其終，終則言不復雨矣。雨者，和之象也。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則暈爲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月令・季春》曰：「虹始見。」蔡邕以爲虹常依陰雲而出，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常以日西見東方，故《詩》云「蝃螮在東」。蝃之文从東，以此故也。蜺則常依蒙濁，見於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凡見日旁者，四時常有之，唯雄虹起是月，至孟冬乃藏。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有見夕虹下澗中飲者，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光所爍。

《康熙字典》辰集上《日部》 暈：《廣韻》《集韻》《韻會》王問切。《正韻》禹愠切，並音運。日旁氣也。《釋名》：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

《康熙字典》申集中《虫部》 虹：《說文》：蝃螮也。《禮・月令》：季春，虹始見。孟冬，虹藏不見。《淮南子・說山訓》：天二氣則成虹。《後漢・郎顗傳》：凡日旁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

《康熙字典》戌集中《雨部》 霓：《說文》：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从雨兒聲。《玉篇》：雲色似龍也。《埤雅》：雄曰虹，雌曰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雌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爾雅・釋天》曰：霓爲挈貳。貳蓋言二。《淮南子・說山訓》曰：天二氣則成虹是也。《孟子》：若大旱之望雲霓也。《集韻》：通作蜺。又《爾雅・釋天》：疾雷爲霆霓。註：雷之急擊者謂霹靂。又《廣韻》五計切，《集韻》研計切，並音詣。義同。《張衡・東京賦》：龍輅充廷，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晢晢。又《廣韻》五結切，《集韻》倪結切，並音齧。義同。《釋名》：霓，齧也。其體斷絕，見於非時，此灾氣也。傷害於物，如有所食齧也。

又 霞：《說文》：赤雲氣也。从雨叚聲。《玉篇》：東方赤。《廣韻》：赤氣騰爲雲。《集韻》：雲日氣相薄。《增韻》：日旁彤雲。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虹，蝀螮也。《釋天》曰：蝃螮謂之雩。蝀螮，虹也。毛傳同。

又 暈，炎也。按：「光也」二字當作日光氣也四字。篆體暉當作暈。《周禮》暈作「煇」，古文叚借字。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鐿，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氛也。按：日光氣謂日光捲結之氣。《釋名》曰：暈，捲也。氣在外捲結之也。日月皆然。孟康曰：暈，日旁氣也。

又 霓，屈虹青赤或白色。「或」字陸德明作「也一曰」三字，非也。《韵會》「白」下無「色」字，是也。屈當作「詘」。許書云，詰詘者，謂詘曲。屈非其義。許意詘曲之虹多青赤，或有白色者，皆謂之霓。《釋天》曰：蝃螮，虹也。霓爲挈貳。郭云：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霓。據此，似青赤爲虹。白色爲霓。然析言有分，渾言不別。故趙注《孟子》曰：霓，虹也。虹見則雨。《楚

辭》有白霓。霧氣也，从雨。霓爲陰氣，將雨之兆。故从雨。

論說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注：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氛也。疏：釋曰：【略】一曰以下十等，多是日旁之氣。言煇亦是日旁煇光，故總以煇言之。【略】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者，就十等之中，五曰闇闇，謂日食，則無光氣。而云十煇皆謂日光氣者，據多而言。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鐫，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注：故書彌作「迷」，隮作「資」。鄭司農云：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鐫，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暈狀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隮者，升氣也。想者，煇光也。玄謂鐫，讀如童子佩鐫之鐫，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鐫，氣貫日也。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疏：釋曰：此經十事，先鄭皆解之，後鄭從其六，不從其四。先鄭云祲，陰陽氣相侵也者，赤雲爲陽，黑雲爲陰，如《春秋傳》云赤黑之祲在日旁。云象者，如赤烏也者，楚有雲如衆赤烏在日旁者也。云鐫，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暈狀也者，後鄭不從。云監，雲氣臨日也者，後鄭亦不從。云闇，日月食也者，以其日月如光消，故闇朦也。云瞢，日月瞢瞢無光也者，以其瞢瞢，無光之貌，故知無光。云彌者，白虹彌天也者，此從故書爲迷，後鄭不從。云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者，以其此十煇皆在日旁，敘爲次敘之字，故知敘者，雲氣次敘如山在日上。云隮者，升氣也者，以其隮訓爲升，故隮者是升氣也。此後鄭不破，增成其義。云想者，煇光，此後鄭亦不從。玄謂鐫讀如童子佩鐫之鐫，謂日旁氣刺日也者，此讀從《芄蘭》詩：童子佩鐫，能不我知。鐫是錐類，故爲雲氣刺日。云監，冠珥也者，謂有赤雲氣在日旁如冠耳。珥即耳也，今人猶謂之曰珥。云彌，氣貫日也者，以其言彌，故知雲氣貫日而過。云隮，虹也者，即《爾雅》蝃蝀謂之虹。日在東，則西邊見。日在西，則東邊見。故引《詩》云「朝隮于西」爲證也。云想，雜氣有似可形想者，以其雲氣雜有所象似，故可形想。

北周・庾季才原撰、宋・王安禮等重修《靈台秘苑》卷四 虹蜺占

天氣現象總部・光象部・論說

凡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風雷，散則爲虹蜺。雄曰虹，雌曰蜺，雙出也。鮮盛者爲虹，暗者爲蜺。又曰：虹者，攻也，陰攻陰也。蜺者，噛也，犬氣傷害於物，如有所噛也。一曰：填星之氣，散爲虹蜺。又曰：斗之亂精，斗失度則爲之。一曰：極星散而爲之，蓋陰陽不和，交錯之氣也參也。三日內風雨則無咎。凡虹蜺直指者，隨所指擊之勝。若似日月暈，有破軍先退者。若下宮殿、園池、井屋，不出一年，其下軍喪、政亂。若數見后，當勝。凡虹直冲天，或橫截於天，左右不見日月者，爲風雨氣。虹直而不冲日月，或對日月，並爲風雨之候，不爲咎。凡虹穿過日月，依四時之色吉，不依時色爲災。虹首尾至地流血，曲虹夜穿星，多雨水，谷不成。虹如暈，大水雨。虹夾日月，黑白爲兵喪，青黃爲瑞。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之冀。若出其下流血，或藏中有兵，若暮出大凶。晝霧白虹君有憂，夜霧白虹臣有憂。夜穿星有陰謀。四五六並見者有大戰。貫日月，秋爲雨水，餘爲兵喪。赤虹如杵，其下君長凶，萬人死。若攻城有虹，自城外入，飲城中水者，從外順虹攻之勝。又曰：攻城而白虹繞之，不合，從其缺處攻之勝。若從井中或飲井水，兵起國憂。若出地中，其地大飢。若出紫微宮太微文昌，其分有謀，兵起國憂。日赤黑而虹貫之，君憂。若入人家，姓婦多憂。若出四方，有雲覆之，以其色占，春秋青黑，大水，多寒；赤則大旱；白則大風，多疾。其應在夏，黃則小旱，五谷半收。冬夏赤則多寒，民病。黑則多水。應在秋，黃則豐。四時見南方，不過三年民流。見北方，陰陽不調，風雨不時，當旱反雨。立秋後見，西方禾不收，秋糴貴。十月出東方，或出東北方，其色淡。出西方物貴，出南方歲飢。秋冬東西方色白，天下小口傷。若城上有黃虹城中喜，黑凶，赤白城陷，大戰流血。五虹俱出，兵起連年。青赤白黑及屈虹爲五虹，入城，其城可屠。屈虹在日傍，有流血。二虹屈，冬出大戰，亡城，破軍，死將。虹彎曲名絳者，軒轅之精，見多避於日，忽夜見，皆爲風雨氣。又曰：陽日見旱，陰日見雨，冬見爲陰，失常來年多澇。虹有四項，白虹貫之，后妃有謀。在日上者，近臣爲亂。圍日者，后妃失德，或九重者，天下亂。虹蜺見，五日內有大風雨，失散。

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 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締構之狀，甚壯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之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皆《天官書》所說氣也。

宋・蔡卞《毛詩名物解》卷二一 虹

雄曰虹，雌曰霓。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少暗者雌者也。一曰：赤白

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字從紅省。而《説文》解霓以爲屈虹，青赤色，或白色，陰氣也。今俗謂虹。虹，蜂也，一名蝃蝀。《爾雅》曰：蝃蝀謂之雩。蝀蝀，雩也。蜺爲挈貳。貳，蓋言二。《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是也。虹，淫氣也，故又借爲實虹。小子之虹，虹，潰也。《詩》言：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説者有，象類萬殊。或小或大，或暫或久，或變現終日，或際海皆滿。其爲靈怪赫奕，以謂婦道過禮，則虹氣盛，應之莫之敢指。文子曰：至治之世，虹蜺不見則夫豈蜃樓可擬哉！蓋滄溟與元氣呼吸，神龍變化，浩不可測。如佛經所謂龍王能婦過禮。虹氣爲盛理，或然也，蓋氣還矣。天氣不復，於是盛虹。盛虹，天之濕興種種雷電雲雨，居於本宫，不動不搖。山海幽深，容有此理。欽以中秋後至海氣也。夫水氣之在天爲虹，而久天之淫氣耳。尚且惡之如此，而況於人乎！所濱，天已微寒。知州事李述人，詩人也，亦相與禱于廣德王之祠。越二日，忽報以痛此奔也，故曰蝃蝀止奔。傳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云：今晨風色雲氣，海市當現。同登賓日樓候之。日初出，大竹島上，橫一巨車。有是哉。其上章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言朝氣之外自西則非雨雲矣。艘，長餘百尋。述之指以示余。余曰：此海舟耳。述之曰：諦觀之，何故不雖幸而雨，亦莫能久也。崇朝其雨，言其雨崇朝而已。《爾雅》曰：暴雨謂之涑。動？須臾，前後曳數旗，劒戟紛紜。忽不見，惟有空舟漸變如長廊而滅。述之蓋言西雲而東，雨則莫之能久也。《造化權輿》曰：其風自西而東者，爲雨。蓋曰：風稍急而寒，不然現未已也。嗚呼，神哉！然則史漢所稱三神山，蓬萊、方風至自東則雲從之矣。説曰：東雲西雨。又云：東雲謂之上雲，西雲謂之下丈、瀛洲，望之如雲未能至者，殆此類耳。且秦漢入海方士僅能往來於磯島之雲。上雲蓋雨之雲也。故《易》曰：密雲不雨，已上也。又曰：密雲不雨，尚往也。間，偶見此異，慕之爲仙，亦不爲過，非若今人航海遠泛黑水洋外，或飄蕩歲月而也。以今考之，虹在東常隔雨而朝之外，於自西則鮮或雨矣，雖雨亦莫能久也。後返，果有蓬萊仙山，何不聞也？斯言足破千古之惑矣。故《詩》以此戒人之奔。外雲言朝則以況淫奔之始。蝃蝀，言晚則以況其終，終則言不復雨矣，虹霓之象也。先儒以爲，雲漏日，日照雨滴則虹蜺生。今以水歙日，自側視之，則暈爲虹蜺。雖則虹生於地之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月令》：季春日虹始見。蔡邕以爲，虹常依陰雨而書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常以日西見東方。故曰：蝃蝀在東。蝀之文從東，以此故也。蜺則常依蒙濁，見於日旁，白而直者曰虹。凡見日旁者，四時常有之，惟雄虹起于是日，至孟冬乃藏。

宋・朱熹《朱子全書》卷五〇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卷四　暈日而成

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則暈爲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侯鯖録》。

元・于欽《齊乘》卷一　沙門島，海市附。登州北，海中九十里，上置巡檢司。海艘南來轉帆入渤海者，皆望此島以爲表誌。其相聯屬則有礹磯島、牽牛島、大竹島、小竹島，歷歷海中，蒼秀如畫。海市現滅，常在五島之上。海市之名，始見《江鄰幾雜志》《東坡詩序》，或謂類南海蜃樓，蛟蜃噓氣所成。殆不然。欽嘗至登州海上訪之，蓋海市常以春夏晴和之時，果日初升，東風微作，雲脚齊敷于海島之上，海市必現。現則山林城闕、樓觀旌幢、毬車駝馬、衣冠人物，凡世間所有，象類萬殊。或小或大，或暫或久，或變現終日，或際海皆滿。其爲靈怪赫奕，豈蜃樓可擬哉！蓋滄溟與元氣呼吸，神龍變化，浩不可測。如佛經所謂龍王能興種種雷電雲雨，居於本宫，不動不搖。山海幽深，容有此理。欽以中秋後至海濱，天已微寒。知州事李述人，詩人也，亦相與禱于廣德王之祠。越二日，忽報云：今晨風色雲氣，海市當現。同登賓日樓候之。日初出，大竹島上，橫一巨艘，長餘百尋。述之指以示余。余曰：此海舟耳。述之曰：諦觀之，何故不動？須臾，前後曳數旗，劒戟紛紜。忽不見，惟有空舟漸變如長廊而滅。述之曰：風稍急而寒，不然現未已也。嗚呼，神哉！然則史漢所稱三神山，蓬萊、方丈、瀛洲，望之如雲未能至者，殆此類耳。且秦漢入海方士僅能往來於磯島之間，偶見此異，慕之爲仙，亦不爲過，非若今人航海遠泛黑水洋外，或飄蕩歲月而後返，果有蓬萊仙山，何不聞也？斯言足破千古之惑矣。

元・脱脱等《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　雲氣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故魯僖公日南至登觀臺以望，漢明帝升靈臺以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蓋古者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迨乎後世，其法寖備。瑞氣則有慶雲、昌光之屬，妖氣則有虹蜺、牉雲之類，以候天子之符應，驗歲事之豐凶，明賢者之出處，占戰陣之勝負焉。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五　虹蜺

《淮南子》曰：「虹，淫氣也。」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陰陽不當交而交，天地之淫氣也。」又曰：「淫慝之氣，非有微雨日光則不成此形也，故曰日照雨滴而虹生。今以水噀日中，側而視之，隨有虹蜺之暈可見矣。」愚意朱子之説，恐因《淮南》遂爾云然。夫虹雖陰陽之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若謂之淫，恐亦過也。所以致後人解「蝃蝀在東」，莫之敢指爲夫婦過禮則虹氣盛，而諱之莫敢指耳。又朱子，問：「虹蜺只是氣，還有質否？」曰：「既能吸水、吸酒，是有形質，只纔散便無了，如雷部之神。」斯言可謂至妙也。蓋二氣之盛，自然有神，若楊升庵見虹之詩，自以爲明若刻畫，近如咫尺，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横分蒼嶺霞。」似有泥矣。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四一　海市

登州海市，世以爲怪，不知有可格之理，第人礙於聞見之不廣，故于理有難窮。觀其所見之地有常，而所見之物亦有常，又獨見於春夏之時，是可知也。古云桑田變海，安知海市之地原非城郭山林之所？春、夏之時，地氣發生，則於水下積久之物而不散者，薰蒸以呈其象也，故秋、冬寂然，無煙無霧之時又不然矣。觀今所圖海市之形，不過城郭、山林而已，豈有怪異也耶？蘇人徐大參翊常云，陝西郊野忽日起煙霧，漸有人物、車騎之形；又聞淞江春霧時亦忽有樹木、屋舍之形；廣西象州山中雨後遍有象狀，豈三方所見亦鬼怪也耶？蓋陝乃古今戰場，人馬所喪，不知其幾；象州山中乃出象之地，死象亦不知其幾，或久積骸於地，或新結氣空中，遇天地絪縕則隨氣以見；又安知淞江非古山林屋舍之所耶？若戰場中夜時有燐、有聲，亦積氣之所至耳，何足爲怪！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　虹霓

老父爲南壑卿時，夜無月而見斜暈如虹。范質公大司馬問其故，老父曰：天地體圖，日光又圜，故凡暈光無不圜者。特斜見于地上，則橋起半規耳，陸農師嘆日徵之是也。夜見者空中別迸火光，如春秋恒星不見之類。其光穿地，則爲五色暈矣。范公問其占，曰：以端幾類應而言爲陰勝陽，或曰淫徵，何也？曰：因古有虹爲淫氣之說也。方士于東海見虹處，掘地得紅蟲爲媚藥，亦取其類應耳。

又　海市山市

泰山之市，因霧而成，或月一見。嘗于霧中見城闕旌旗絃吹之聲，最爲奇。海市或以爲蜃氣，非也。張瑤星曰：登州鎮城署後太平樓，其下即海也。樓前對數島，海市之起，必由于此。每春秋之際，天氣微陰則見，頃刻變幻，鹿徵親見之。島下先湧白氣，狀如奔潮。河亭水榭，應目而具，可百餘間。文牕雕闌，無相類者。又一次則中島化爲蓮座，左島立杆縣幡，右島化爲平臺，稍焉三島連爲城堞。而幡爲赤幟，唯陽袁可立爲撫軍，時飲樓上，忽艨艟數十揚帆來，各立介士，甲光曜目，朱旆蔽天。相顧錯愕，急罷酒，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遯齋閒覽》曰：湘潭方廣寺，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民舍，影著壁上。張邦基言：在四明舶局時，王璨粹昭往昌國普陀山禱雨，言洞甚深，但聞水聲，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菩薩現像于此中，余密禱之，見碧玉闌楯，又現紋如珊瑚，于深處見菩薩像下身。僧言番賈來施而禱，或見淨瓶，或見瓔珞，或見橋梁，或無所覩。粹昭平生倔強，至是頗信，

宓山笑曰：又弱一箇焉。林景熙《蜃說》曰：漢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信也。避寇海濱，僮報海中忽湧數山，予登聚遠樓，見奇峰疊巘，城郭臺榭，中有浮圖老子宮，詭異千狀，近晡而滅。筆談所紀，往往類此。噫！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突兀凌雲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爲焦土浮埃，是亦蜃也。暄曰：氣映而物見，霧氣白湧，即水氣上升也。水能照物，故其氣清明上升者，亦能照物。氣變幻則所照之形亦變幻。暄邑近南間內有一小池，一日近晡，見有一騎倒影西岸，水中北馳而過，此所謂空中一大鏡。水漚窻隙，則轉映之小鏡也。地上人物，空中無時不有，特氣聚則顯耳。故不論山海都地，悉得見之。中通曰：空氣之攝影，自下而上。池水之攝影，自上而下，故影皆倒。山海之氣，橫攝市影，故影皆順。暄曰：倒影者轉攝則順。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五　蜃氣樓臺之說，出《天官書》，其來遠矣。或以蜃爲大蛤，《月令》所謂「雉入大海爲蜃」是也。或以爲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濱海之地，未嘗見有樓臺之狀，惟登州海市，世傳道之，疑以爲蜃氣所致。蘇長公《海市詩序》，謂其嘗出於春夏，歲晚不復見。公禱于海神之廟，明日見焉。是又以爲可禱而得，則非蜃氣矣。《遼東志》云：遼東東南皆山也，其峯巒疊翠，蔥蒨可觀。當夏秋之交，時雨既霽，旭日始興，其山嵐凝結，而城郭樓臺，草木隱映，人馬馳驟於烟霧之中，宛若人世所有，雖丹青妙筆，莫盡其狀。古名登萊海市，謂之神物幻化，豈亦山川靈淑之氣致然邪？觀此，則所謂樓臺，所謂海市，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東坡之禱，蓋偶然耳。且詩中有云：「朝陽太守南還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其自負亦不淺矣。況此老素善謔，又安知非自神其事以鳴其不平邪？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一《天語》　半虹

雷之州，每見天邊有暈若半虹，長數十丈，初圜而黑，漸乃廣闊如破帆，其名風篷，亦曰颶母，又曰瘴母。瘴母起則颶風隨之，颶生於瘴，瘴爲氣，颶爲風，氣者風之母，故曰颶母。颶母先成形而爲半虹，胎風其中，經四五日而後颶發，積之久者發之暴，其候不爽。故蘇過云：斷霓飲海而北指。斷霓一作斷虹，即半虹也。廣州四時虹見，半虹則以將颶而後見。半虹飲水，水氣腥，又吐爲犂頭狀，夾日以翔于南，其色純赤，雲，是曰颶雲。先爲虹而後爲雲，虹斷而雲作犂頭狀，夾日以翔于南，其色純赤，此火之氣也。火以生風，故爲颶之母。又颶將作，先期一二日，有雲片漫空疾飛，海人稱爲颶潮。風本雲也，而以爲風，見雲而知其爲風也。雲得氣之先者也，此陰雲也。陽之雲爲雷之始，陰之雲爲風之始也。

清・張宗法《三農紀》卷一　霞

霞者，假也。假氣而成形，乃日之精、水之氣也。其形不一，有五彩者，有三色者，有如疋練者，有鋪鋪者，有如連接不斷者，有寸斷寸絶者。陽氣之靈嶽降之神也。

又　虹

虹者，攻也。純陰攻陽，陽氣之動色，見赤白爲虹，青白爲霓。色成盛者爲虹雌，闇者爲霓雄。虹霓分錯，陰陽之滲也。虹霓者，日之霞光也。日東則見於西，日酉則見於東，未見日午而見者。陰盛陽則色青，陽盛陰則色赤。演國云：斗之亂精，斗失度則虹霓見。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陰陽物也。陽氣下而陰氣應則爲雲雨，陰氣起而陽氣不應則爲虹霓。日與雨交，倏然成質。虹爲天使，降於邪則爲沴，降于正則爲祥。

清・愛新覺羅・玄燁《幾暇格物編》卷上之上　蒙氣

蒙氣離地甚近，四十度以上即不用蒙氣表矣。故地方高朗清處，皆無蒙氣。近有測量地里圖人早行，晨鷄未發，忽見天際如日方升，林木村舍依稀辨色，須臾昏黑如故。移時東方始明。蓋日在地平之下，光映蒙氣而浮上也。正如置錢碗底，遠視若無，及盛滿水時，則錢隨水光而顯見矣。

清・王有光《吳下諺聯》卷三　朝霞夜霞，無水煎茶

霞，彩雲，日光與雲氣映合而成者也。凡雨即雲所化，雲厚則雨，輕則晴。朝霞既朝霞，復夜霞，則雨不勝日，皆自燥雲，久晴之兆，故無水煎茶。素史氏曰：雨後霞，非霞也。名曰泛和，乃雨徵。

綜述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九八　虹蜺占

《元命包》曰：陰陽交爲虹蜺。《漢書・天文志》曰：虹蜺，陰陽之精。如淳曰：雄曰虹，雌曰蜺。又曰：色著爲虹，色微爲蜺。《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見。《爾雅》曰：蝃蝀謂之虹也。京房曰：虹，日旁氣也。蔡氏《月令章句》曰：虹，蝃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常依陰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虹，常依象陽，見於日旁，白而直者曰蜺。凡日旁者，四時常有之，惟虹起季春，見至孟冬，乃藏。《爾雅》曰：蜺爲挈貳。郭注云：蜺雌、虹雄也。挈貳，蜺別名也。《説文》曰：蜺，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合誠圖》曰：虹蜺主惑心。《潛潭巴》曰：虹蜺主内淫。《春秋緯》曰：虹蜺者，斗亂之精也，主失度，主惑譽。又云：虹蜺見，雨即晴，旱即雨。註云：謂久雨，虹見即晴。久旱，蜺見即雨也。京氏曰：凡蜺者，陰撓陽，后妃無德，以色親也。《雒罪級》曰：蜺出不言，内妬亂。京氏曰：蜺三出三已，三辰除之。除，即日雨。韋昭注曰：三辰從寅至辰也。《詩》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毛氏曰：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元命包》曰：世惑臣謀，虹舒照。《高宗八節虹氣占》曰：虹以立春四十六日内出正東，貫震中，春多雨，夏多火災，冬多海賊，秋多水，民流亡。虹以春分四十六日内出東南，貫巽中，春大旱，災北起。虹以立夏四十六日内出正南，貫離中，大旱，火爲災，麻獨甚。虹以夏至四十六日内出西南，貫坤中，小水蟲爲災食穀，魚不滋。虹以立秋四十六日内出正西，貫兑中，秋多水冬旱。虹以秋分四十六日内出西北，貫乾中，秋多水，虎爲災食人，逆賊生。虹以立冬四十六日内出東北，貫艮中，春多旱，夏火，粟貴。京氏曰：虹，春出西方，黑雲覆之，夏大水。白雲覆之，夏多寒，民病瘧，若温病者。赤雲覆之，夏多旱。黄雲覆之，夏大旱，穀不熟。虹，夏出西方，黑雲覆之，秋多雨。白雲覆之，冬多風。青雲覆之，冬多寒，民病瘧，若病瘟。赤雲覆之，秋大旱。黄雲覆之，冬多雨。白雲覆之，冬多雨。凡雨即雲所化，雲厚則雨，輕則晴。夜霞，則自陽而陰，色多燥，恒晴。夜霞，則雨不勝日，皆自燥雲，久晴之兆，故無水煎茶。素史氏曰：雨後霞，非霞也。名曰泛和，乃雨徵。京房氏《傳》曰：虹，冬出西方，黑雲覆之，春多雨。白雲覆之，春多狂風。青雲覆之，春多寒，民病瘧，若病瘟。赤雲覆之，春大旱。黄雲覆之，春雨和調。虹出南方，無春夏秋冬，所見之處，不出三年，民流亡，不歸收葬，風雨不時，民飢。虹出北方，雨，陰陽不調，當雨反旱，當旱反雨，冬夏不調，萬人大愁，所照之國，必有寶幼孫者。其歲多病疾，夏小雨，冬荒，不出三年，所照之國，民守其倉，暴骨惶惶，哭泣相望，童子行行，大旱二百八十日乃雨，所照之國尤甚。《易飛候占》曰：虹，凡相有五法：蒼無胡，虹也。赤無胡者，蚩尤旗也。白無胡者，蜺

也。衝不屈者，天杵也。直上不詘者，天棓也。此五虹，以甲乙出東方，歲若穀大賤，犬食人食。丙丁出南方，天下大旱。庚辛出東南，甑釜不充，釜食多空，户五步六死人。虹以四月、五月出西，六月出西，菜貴。九月出西，大小豆貴。十月出西，盡貴。一出一倍，再出再倍，三出三倍，四出四倍，五出五倍，飢民千里。十月虹出東北者，其國亡。虹出橫，至上反入，又不曲，正直者，不出九十日，民多病死；不出三年，大旱，民流亡。所照之國尤甚。虹出直，上行，名曰章，所出之處，民多病而死，民多瘟者，不然大旱千里，民多妖言。所照之國尤甚。又曰：温而不雨，虹出無處者，下精不功之事也。温而虹出，五色也。《韓詩》曰：蝃蝀，刺奔女也。蝃蝀在東，莫之敢指。蝃蝀，東方名也。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泆之徵。臣爲君父隱諱，故言莫之敢指。刺衛奔女，私奔淫泆，決成家室之計，皆指女也。《抱朴子》曰：屈虹見城上，其下必大戰流血。屈虹從城外入城中者，三日内，城可屠。《黄帝占》曰：攻城從外南方，入飲城中者，從虹攻，勝。郗萌曰：城上有交頭虹，城可攻。《潛潭巴》曰：虹五色迭至，照於宫，有兵革之事。張璠《漢記》曰：靈帝時，虹晝見殿前，色青赤，蔡氏曰：小人女子之祥也。《續漢書》：靈帝光和元年，有黑氣隨北宫温殿東庭中，如車蓋隆起，奮迅五色，有頭長十餘丈，形皃似龍。上問蔡氏，蔡氏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中平元年，黄巾賊張角起兵。六年，宫車宴駕。《漢五行志》曰：后妃有專，蜺，再重赤而專，至旱。注云：專者，負也。《潛潭巴》曰：五蜺俱出，天子詘。《感精符》曰：九虹俱出，五色從橫，或頭銜尾，或尾繞頭，失節九女，並謁妃族，族悉黜天外，若兵起，威内奪。京氏曰：蜺有九，皆主身也。專君者以色專愛及君事也。《通卦驗》曰：虹不時見，女謁亂宫。虹者，陰陽交接之氣，陽唱陰和之象，今失節不見者，似人君心在房内，不修外事，廢禮失義，夫人淫恣，而不敢制，故女謁亂宫。《地鏡》曰：虹從池井出若飲，國空虚。《易妖占》曰：天雨虹，下屬燕王只井中，飲井，井水竭，只後誅。《周書・時訓》曰：清明後十日，虹始見。不見，婦人色亂。小雪之日，虹藏不見，收虹不藏，婦不專一。《演孔圖》曰：地歐蜺，承天而敗，皆臣子逆四方。注云：地歐蜺，土中躍出也。《抱朴子》曰：赤虹見城上，其下必大戰流血。《易候》曰：赤虹如杵，萬人死其下。白虹亦然。《運斗樞》曰：帝老，不聽政，赤虹填門。注云：不能聽政，故虹貫塞主門，以絶之也。《文曜鈎》曰：齊舉管夷吾，虹貫牛山，趣齊去婦，毋近妃宫。齊侯大懼，更立賢輔。宋均曰：出君住而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館之象，故夷吾勸去之也。

虹蜺貫日二

京氏《對災異》曰：虹蜺近日，則姦臣謀。貫日，客伐主。其救也，釋女樂，戒非常，正股肱，入賢良。《雒罪級》曰：五虹刺，不言，内妾恣。京氏曰：臣傷，君不救，國君亡。《易候》曰：赤虹與日俱出，其所之有急。甘氏曰：赤虹出日左，大凶。

白虹三

《易候》曰：白虹，其下有流血。《晉・天文志》曰：白虹者，百殃之事，衆亂所基。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主威。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反至地，流血之象。《黄帝占》曰：白虹繞城，不匝，從虹所在擊之，勝。其決賊及從其地破走。《抱朴子》曰：白虹見城上，其下必大戰流血。京房曰：秋有白虹一雙，出西方，急陳兵待之，其赤氣依傍者，必有獲城。

白虹貫日四

《感精符》曰：宰相之謀欲有國，則白虹貫日，四夷爲禍，主恐，見伐。《感精符》曰：白虹貫日，近臣爲亂，諸侯有欲反者，赤黑虹尤甚，期不出三年。《雒罪級》曰：白虹貫日，近臣亂，勝，主人亡。《易妖占》曰：白虹，在日爲喪，又爲兵。京房《對災異》曰：虹蜺貫日，客殺主，專君位，大臣乘樞，不救之則兵至宫殿，戰。《史記》曰：鄒陽上書曰：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邵曰：燕太子丹，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刺秦王，積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列士傳》曰：太子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漢書》曰：唐樟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時白虹貫日，樟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之。《詩推度灾》曰：撓弱不立，邪臣蔽主，則白虹刺日，爲政無常，天下逆。京房《易傳》曰：白虹雙出日中，妻以貴嬌夫。白虹

在日側，黑蜺裹之，氣正直，妻不從正。蜺與日會，婦人擅國，蜺日奪明而火，温温而雨，尊卑不別，列宿虹蜺出。郗萌曰：虹與日俱出房心間，諸侯王死，期不三年。甘氏曰：虹出牽牛之度，必有壞城，期二年。陳卓曰：虹出須女，后族專權，謀殺爲害。《洛書》曰：天無雲，有赤蜺邊昴、畢東北角，西行，臣主相謀伐。《洛書摘亡辟》曰：蒼雲白虹圍軫，亡之戒也。《運斗樞》曰：后族專權，虹貫太微。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卷四　虹蜺

《羣書要語》：虹，陽氣之動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釋名》。蠙螮，虹也。蜺，雌虹也。一名挈貳，貳蓋言二。《爾雅》。雄曰虹，雌曰蜺。舊説：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雌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蜺。《埤雅》。今俗謂虹爲虹。音「絳」。一名蝃蝀。《説文》。虹蜺者，陰陽之精。又曰：陰陽交爲虹蜺。《元命苞》。天二氣則成虹。淫氣也。《淮南子》。日旁氣白者爲虹。《考靈曜》鄭玄注。陽炙陰爲虹。《莊子》。季春之月虹始見，孟冬之月虹藏不見。《月令》。虹，蠙螮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於東方。蔡邕《月令章句》。蠙螮在東，莫之敢指。《詩》。雌霓連蜷。沈約《郊居賦》。若大旱之望雲霓。

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傳續撰《白孔六帖》卷二　霞

白：九光。《十洲記》：朱霞九光。赤水之氣上蒸爲霞，陰而赤之。成綺。餘霞散成綺。霞錦散文。於沙汭之際。《海賦》。啓暉。趙景真曰：霞啓暉，則身疲於遠征。孤暉。使我高霞孤暉。鍾山隱士云。難挹。恨朝霞之難挹酒也。孔煙霞痼疾。田游巖帝親至其門，謂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捧日。韓愈詩：萎蕤捧日霞。碑序。飛霞。同上《廟碑序》。或瓊室以飛霞。蒼霞。一旦不辭訣，攝身凌蒼霞。韓愈《讀方朔書》。采霞亭。鄭注：帝聞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作采霞亭焉。錦綺開。《唐文粹》元傑《東嶺洞谷銘》曰：朝霞照海兮錦綺開。煙霞性之所適。《文粹》杜之松《荅王績書》。明霞爛複閣。杜詩。落霞沈緑綺。杜詩。初霞。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杜甫《憶昔行》。日映文章霞細麗。元稹詩。出没。《長安道》歌晨霞出，没弄丹闕。凝霞臺。大中年，日本王子東朝，云：國東三萬里有集真島，島上有凝霞臺。《杜陽編》。殘霞霏丹映江草。李白歌。照高閣。韋應物《善福寺閣》：殘霞照高閣。金霞暈於海壖。劉禹錫《楚望賦》。霞舉。李白，元宗召見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雜俎》。明遠川。韋應物《灃上詩》：隔林分落景，餘霞明遠川。赤霞動金光，日足森海嶠。李白《贈崔宣城》。青軒秘晚霞。同上。

又　虹蜺

白雄曰虹，雌曰蜺。季春月，虹始見。《月令》。小雪之日，虹藏不見。《月令》。攻陰。《釋名》曰：虹，攻也，純陽攻陰氣。竟天。文虹竟天。蠙螮。「止奔」之詩。在東。莫之敢指。婚姻失序。《月令章句》：人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則生此象。五色比象。昭其文也。鎮星爲虹蜺。《河圖》。飲澗。麗天。垂象。成文。如橋之狀。流渚之慶。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而生白帝。冬藏。夏見。貫月之祥。瑶光如虹貫月，感女樞而生顓頊。貫日之誠。《史》：鄒陽上書，荆軻慕燕丹之義，欲刺秦王，其精誠上感於天，乃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屬宫之異。《漢》：燕王旦謀反，大虹下於宫中，飲井水竭。吐金。《異苑》曰：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翕響便竭，乃吐金滿釜。化玉。《搜神記》：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孔子齋戒向北斗星辰而拜，告脩于天，乃有赤虹見，自上而下，化爲黄玉，有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劍彩。《典論》曰：魏太子造劍，名流虹，色似彩玉。玉氣。《禮》曰：玉氣如白虹。美人。《爾雅》：虹，蠙螮也，俗名爲美人。女子。蔡邕諂金門，邕對曰：虹蜺是小女子之祥。大蚓如虹。《瑞圖》。二氣。《文子》曰：天有二氣則成虹，地有二氣則洩，人有二氣則生病。夢。常璩《華陽國志》曰：李特長子蕩，字仲平；少子雄，字仲儁。初雄母羅妥雄，時夢兩虹自地而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亡者，後必有貴者。後雄遂王蜀。陰陽之精。《春秋元命苞》。孔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張爲虹蜺。孫思邈。貫營。《沙陀傳》：李國昭、周德威下慈、隰，進屯河中。汴將朱友寧以兵十萬壁其南，全忠自屯晉州。晉人聞全忠皆失色。時有虹貫德威營，氏叔琮薄壘疾鬬，晉兵大敗。曲虹。天復三年三月庚申，有曲虹在日東北。垂頭軍門。延和元年六月，幽州都督孫佺帥兵襲奚，將入賊境，有白虹垂頭于軍門。占曰：其下流血。蜺者，斗之精。《五行志》：唐隆元年六月戊子，虹蜺亘天。蜺者，斗之精，占曰：后妃陰脅王者。架天。安得五彩虹，駕天作長橋。李白《焦香山》詩。虹見宫中。闔王繼鵬晉天福三年夏，虹見其宫中。蠙螮入紫微。天明夷廟暉。李白。憑天霓。以結峯。李白《荅孟少府書》。煙霞性之所適。《文粹》杜之松《荅王績書》。明霞爛複閣。杜詩。初霞。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杜甫《憶昔行》。落霞沈緑綺。杜詩。掩天光。虹蜺掩天光，哲后起康濟。《荅高山人》。天陂。斷霓天陂垂，杜牧《弄水亭》。入井飲。永正二年三月，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初入槃甕水盡，入井飲之。後子良擒李錡，拜金吾，尋歷方鎮。《南部新書》。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李白《上裴長史書》。氣如横霓。房魯《上節使書》。目視飛鴻，氣如横霓。紛錯。宋務光虹霓紛錯，陰勝之渗也。虹霓滅而日月張。李白《明堂賦》。纖纖雲

表霓。杜甫。五彩奪目。有首如驢，長數十丈，環廳事而行，三匝而滅。占者曰：廳中將有哭聲，然而非州府之咎。頃之，順貞穆后崩，發哀於此室。徐鉉《稽神録》。

宋・高似勝《緯略》卷一一　虹

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蝃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虹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于東方。故詩云：蝃蝀在東。蜺常見于旁，四時常有之。江淹《赤虹賦》曰：赤蜺電出，蚴虯神驤。曖昧以變，依稀不常。此正所謂蜺也。唯雄虹見藏有月。《釋名》曰：虹，陽氣之動。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故《莊子》曰：陽炙陰爲虹。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八一　雲氣

瑞氣，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二曰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三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妖氣，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太子誅，后妃顓，妻不一。二曰祥，雲如狗，赤色長尾，爲亂君，爲兵喪。

十煇

《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氣（成）〔或〕形象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類是也。三曰鐫，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鐫。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曰光脱也。六曰瞢，謂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璚重疊次序在於日旁也。九曰隮，謂暈氣也，或曰虹也。《詩》所謂「朝隮於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也。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黄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爲人獸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也。

凡遊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候也。沉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有雲障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濛濛無光，士卒内亂。又曰：數日俱出，若鬬，天下兵起，大戰。日鬬，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爲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日上爲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國有喜事。青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纓。青赤氣小而圓，一二在日下者爲紐。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爲負，負者得地爲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日旁爲戟。青赤氣圓而小，在日左右爲珥，黄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爲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爲拜將。又曰：旁如半環，向日爲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爲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爲叛象，分爲反城。璚者如帶，璚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旁，爲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角，在日四方爲提。青赤氣横在日上下爲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爲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黄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爲履。日旁抱五重，戰順抱者勝。曰一抱一背，爲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抱兩珥且璚，二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内有璚，順抱擊勝，得二將。有三虹，得三内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將。日抱黄白潤澤，内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黄，將喜。赤，將兵争。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抱且背，順抱擊者勝，得地，若有罷師。日重抱，抱内外有璚，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氣，圓而周匝，内赤外青，名爲暈。日暈者，軍營之象。周環匝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五色，有喜，不得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虚，久勝亟，密勝疎，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爲天下不和。分離相去，背於内者離於内，背於外者離於外也。

五色者，有憂。

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應與不應、疾遲大小、厚薄長短、抱背爲多少、有無實虚久亟、密疎澤、枯，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赤外青，外人勝。内青外赤，内人勝。内黄外青黑，外人勝。外白内青，外人勝。内白外青，内人勝。内黄外青，内人勝。日暈周匝，東北偏厚，厚爲軍福，在東北戰勝，西南戰敗。日暈，黄白，不鬬，兵未解。青黑，和解，分地。色黄，土功動，人不安。日色黑，有水，陰國盛。日暈七日無風雨，兵大作，不可起，衆大敗。不及日蝕，日暈而明，天下有兵，兵

罷。無兵，兵起不戰。日暈始起，前滅而後成者，後成面戰。日暈，有兵在外者，主人不勝。日暈，內赤外青，羣臣親外。外赤內青，羣臣親內其身，身外其心。日有朝夕暈，是謂失地，主人必敗。日暈而珥，主有謀，軍在外，外軍有悔。日暈抱珥上，將軍易。日暈而珥如井幹者，國亡，有大兵交。日暈上西，將軍易，兩敵相當。日暈兩珥，平等俱起而色同，軍勢等，色厚潤澤者賀喜。日暈有直珥爲破軍，貫至日爲殺將。日暈圓且戴，國有喜，戰從戴所擊者勝，得地。日暈而珥背左右，如大車輞者，兵起，其國亡城，兵滿野而城復歸。日暈，暈內有珥一抱，所謂圍城者在內，內人則勝。日暈有重抱，後有背，戰順抱者勝，得地有軍。日暈有一抱，抱爲順，貫暈內，在日西，西軍勝，有軍。日暈有一背，背爲逆，在日西，東軍勝。餘方放此。日暈有背，背爲逆，有降叛者，有反城。在日東，東有叛。餘方放此。日暈背氣在暈內，此爲不和，分離相去。其色青外赤內，節臣受王命有所之。日暈上下有兩背，無兵兵起，有兵兵入。日暈四背在暈內，名曰不和，有內亂。日暈而四背，如大車輞者四提，設其國衆在外，有反臣。日暈四提，必有大將出亡者。日暈有四背，璚其背端盡出暈者，反從內起。日暈而兩珥在外，有聚雲在內與外，不出三日，城圍出戰。日暈有背珥直，而有虹貫之者，順虹擊之，大勝，得地。日暈有白虹貫暈至日，從虹所指戰勝，破軍殺將。日暈，有虹貫暈，不至日，戰從貫所擊之勝，得小將。日暈，有一虹貫暈內，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暈，二白虹貫暈，有戰，客勝。日重暈，有四五白虹氣，從內出外，以此圍城，主人勝，城不拔。又曰重暈，攻城圍邑不拔。日暈二重，其外清內濁不散，軍會聚。日暈三重，有拔城。日交暈無厚薄，交爭，力勢均厚者勝。日交暈，人主左右有爭者，兵在外戰。日在暈上，軍罷。交暈貫日，天下有破軍死將。日交暈而爭者先衰，不勝即兩敵相向。交暈至日月，順以戰勝，殺將。一法日在上者勝。日有交者，赤青如暈狀，或如合背，或正直交者，偏交也，兩氣相交也，或相貫穿，或相向，或相背也。交主內亂，軍內不和。日交暈如連環，爲兩軍兵起，君爭地。日有三暈，軍分爲三。日方暈而上下聚二背，將敗人亡。日暈若井垣，若車輪，二國皆兵亡。又曰，有軍。日暈不匝，半暈在東，東軍勝。南北亦如之。日暈如車輪半，軍在外者罷。日半暈東向者，西夷羌胡來入國。半暈西向者，東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北向者，南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南向者，北夷人欲反入國。又曰，軍在外，月暈師上，其將戰必勝。月暈黃色，將軍益秩祿，得位。月暈有兩珥，白虹貫之，天下大戰。月暈而珥，兵從珥攻擊者利。月暈有蜺雲，乘之以戰，從蜺所往者大勝。月暈，虹蜺直指暈至月者，破軍殺將。

又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霧者，衆邪之氣，陰來冒陽。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得申。凡夜霧，白虹見，君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爲陰陽氣亂之象。積日解，晝夜昏闇，天下欲分離。

凡天地四方，昏懵若下塵，十日五日以上，或一月，或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羣畜穹廬，南夷之氣如類舟船幡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皆白。東海氣如員蓋。附漢、渤、碣、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之間，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狗，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兔青尾，恆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闕臺，或類舟船。陣雲如立垣。雲類軸搏，兩端兌。杓雲如繩，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蟄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及有兵必起，合鬬其直。雲氣知三疋帛，廣前兌後，大軍行氣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返。校騎之氣，正蒼黑，長數百丈。遊兵之氣如彗掃，一云長數百丈，無根本。喜氣上黃下赤，怒氣上下赤，憂氣上下黑，土功氣黃白，徒氣白。

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則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敵在東，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氣見以知大。占期內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

清・黃鼎《管窺輯要》卷五六　瑞氣

一曰慶雲，一曰輕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

雲，一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一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而受命，則見。

妖氣

一曰虹霓，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黜后妃。二曰牉雲，如狗，赤色長尾，見則爲亂爲兵喪。一曰赤雲，其狀如狗，或二三或四五，相隨而行，所見之國有大兵。

日月旁氣

一曰冠，青赤氣曲覆日月之上爲冠。冠者，冠帶之象也。天子當立侯王，封建親戚以爲藩屏。白爲喪，純赤爲兵。《天文志》曰：赤青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見則國有喜事。

二曰戴，青赤氣橫在日月之上，隆隆微起爲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曰氣立在日上爲戴。其分當有益土進爵推戴之事。五色鮮明潤澤則吉，純青爲憂，純赤爲兵，白爲喪，黑爲疫。《天文志》曰：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瑞應圖》曰：人君德至於天，則日有戴氣。

三曰珥，青赤氣圓而小，在日月之旁爲珥。黃白者有喜。在日上爲戴。石氏曰：兩旁有氣短小，中赤外青，其名曰珥。珥者，似耳在兩旁也，有軍。日有一珥爲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兩珥爲拜將。

四曰抱氣，青赤彎曲向日爲抱。抱者，扶抱向就之象。日月有抱，他國有來降附者，亦爲有子孫之喜。氣向日月如暈狀而短爲抱。抱多，來親附者衆多也。日旁氣如半環向日爲抱。臣下忠誠輔主之象。兩軍相當，得抱者勝。

五曰背青，赤氣而曲外向者背叛乖離之象。青赤氣如日初生背日者，謂之背，見則有反者。兩軍相當，背之方敗。

六曰璃，青赤氣曲向外，中有橫枝欲似「山」字，曰璃，缺傷之象也。一曰形如帶璃，在日四方又曰如弓形，而有牙，其占爲君臣不和，上下傷缺。兩軍相當，所臨者敗。璃者，決也，臣下急也。形如背後小而鉤爲璃，見則有反者。

七曰直，青赤氣長丈餘，正立日旁曰直。其分有自立爲王者。又曰短爲珥，長爲直。青赤氣長而立日旁爲直。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所擊者勝。日旁有一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

八曰交，青赤氣狀如兩立相交，在日月上下左右曰交。交者，搖渤之氣也。主有搖行者交氣見。恒以八月上丙日候之，日旁有兩氣相交，或相貫穿，或相問背，皆爲天下大兵起。赤爲內亂，軍不和。

九曰提，日月四旁有赤雲，屈曲如鉤，向內有牙出之，名曰四提。如玦珥而曲長，不出其年，兵起，主者死，亦爲亡地，有自立者。一曰氣形三角，在日月四旁，爲提。日暈而提向外，外臣叛；向內，內臣叛。《荊州占》曰：日旁有四向雲，曲而向日四方曰提，見則有自立者。

十曰纓，青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纓。

十一曰紐，青赤氣兩邊交曲而雙垂爲紐。一曰青赤氣小而圓，或一或二，在日月上下左右者爲紐。見則人君納寵妾。纓紐同占。

十二曰承，青赤氣如半暈在日下爲承。承者，臣承君也。日月下有黃氣二三重，若抱伏曰承，福生有吉，喜則得地。

十三曰履，青白或青赤如履，在日下者爲履。一曰青赤氣立在日月下爲履，皆喜氣也。一曰日下有赤黑氣如履謂之履，天子有喜，外國有來歸者。

十四曰格，青赤氣橫在日上下爲格。格者閉之，占爲兵戰。

十五曰戟，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月旁爲戟。戟者戈戟相傷之象，其占爲兵起。

十六曰暈，圍氣周匝圍繞日月，內赤外青，其名曰暈，有軍在外則爲軍營之象。對敵有暈厚而鮮明人者勝。在東東暈（軍）勝，在西西軍勝，南北亦如之。若周環匝日而無厚薄，則敵與我軍勢齊等也。無軍在外而暈者，天子失御，人民多叛。日月皆暈，戰不合兵。凡日月暈，七日無風雨則兵起。日暈，有兵在外者，客勝。日暈而明，有兵兵止，無兵兵起，不戰。凡兵發而日月暈，有厚薄，得其厚及漸滅而留者勝。

十七曰負，青赤氣如小半暈在日上爲負。負者抱之類也，如抱而短小，見則人主得地，爲喜。

清・吳鵬《卜歲恒言》卷一　霞

日與雲相射，則紅而成霞。霞如長練，主人民安康。《農桑要覽》。諺云：朝霞暮霞，無水煎茶。此言久晴之霞也。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此言雨後乍晴之霞也。《農圃春秋》。暮霞有火焰形而乾紅者主旱，朝霞雨後乍有定雨無疑。若晴天隔夜原無，今朝忽有，則當看顏色斷之。乾紅主晴，有褐色主雨。滿天謂之霞得過，主晴，畧有謂之霞不過，主雨。若西方有浮雲稍厚，雨當立至。霞如墨洒，來日午時大雨。霞如牛卧，來日辰時大雨。霞如蛇狀，主人民饑饉。《臺芳譜》。

又 虹

日與雨交，倏然成質，天地之淫氣也。《朱子》。雄曰虹，雌曰霓。虹常雙見。鮮盛者雄，闇者雌。赤白色爲虹，青白色爲霓。清明後十日虹霓始見，小雪日虹藏不見。《春秋斗運樞》。虹俗名鱟。東鱟晴，西鱟雨。括云：東西日頭西出雨，南見刀兵北太平。虹食雨主晴，雨食虹主雨。《農桑要覽》。雲合則雨，虹見則止。《朱子》。明而長者主晴，短而暗者主雨。《切用格言》。諺云：對日鱟不到晝，主雨。言西鱟也。若鱟下便雨，返主晴。《田家雜占》。虹掛東一場空，虹掛西雨彌七。《太玄經》。

清・愛新覺羅・玄燁《幾暇格物編》卷上之上 山氣

海市見之于書，人皆知之，不知山巒之氣亦然。塞外瀚海早行，春秋之際，空闊之處望之，亦有如城郭樓臺者，有如人物旌旗者，有如樹木叢生鳥獸飛舞者，遠觀景象無不刻肖，逼視之則不見。是皆山氣之所融結，可與海市并傳也。

清・顧炎武《日知録》卷三 朝隮于西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朱子引《周禮》十煇注，以隮爲虹是也。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原注：其雨者雨也。蓋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襄王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四 虹蜺

《春秋運斗樞》：樞星散爲虹蜺。《尸子》：虹霓爲析翳。《文子》：天二氣即成虹。《漢・天文志》：虹蜺者，陰陽之精也。《史記》：虹者，陽氣之動。《莊子》：陽炙陰爲虹。《朱子詩註》：虹者，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屬，蓋天地之淫氣也。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立止，俗謂虹能截雨。《爾雅》邢昺疏：音義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霓。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説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春秋孔演圖》：霓者，斗之亂精。《尚書考靈曜》：日傍氣白者爲虹，日傍青赤者爲霓。《爾雅》：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註：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雩。《爾雅》：蜺爲挈貳。註：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月令章句》：虹，蝃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蜺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於東方，故《詩》云「蝃蝀在東」。蜺，常在於旁，四時常有之，唯雄見藏有月。《周禮》：十煇九曰隮。注：虹也。《逸雅》：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又曰蠙螮。其見每於日在西而見於東，掇飲東方之水氣也。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又曰美人。陰陽不和，婚姻錯亂，淫風流行，男美於女，女美於男，恒相奔隨之時，則此氣盛，故以其盛時名之也。霓，鱟也。其體繼絶見於非時。此災氣也，傷害於物，如有所食齧也。《楊慎外集》：水虹，屈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水虹滇人呼爲水椿。虹霓之短者，沈約所云雌蜺，《漢書》所謂屈虹也，不主晴而反雨。《侯鯖録》：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則虹特明曜異常，或能吸水，或能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朱子云：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詩》謂之蝃蝀。其字从蟲，俗謂之鱟。其字从魚，俗又謂之旱龍，依其形質而名之也。《農桑要覽》：虹，俗名鱟。東鱟晴，西鱟雨。《白虎通》：天弓虹也。又謂之帝弓，明者爲虹，暗者爲霓。《清異録》：虹曰氣母。《異苑》：古者有夫妻二人，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俗呼美人虹。《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見，孟冬之月虹藏不見。《黄帝出軍訣》：攻城有虹，從南方入飲城中者，從虹攻之勝。白虹遶城不匝，從虹所在擊之勝。謹守其缺，賊乃從其地破走。

紀事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一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至其極北黑水境水安山下卓帳。是時新雨霽，見虹下帳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蓋夕虹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所鑠，都無所覩。久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復見之。孫彦先云：虹，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即

有之。

又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頑珠。

又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此不具紀。聞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畧相類也。

宋·王讜《唐語林》卷五 大曆末，北方有白虹夜見，東西屬地。封演曰：凡虹見，皆當日之衝。朝見則在西，常與日相近，不差分毫。今此虹見之時，日在癸，則虹見當在丙。常時虹影穹崇，舉目而望，今虹在北，又可平視，知日在北方，去茲遠矣。畧計此當在斗極之北。斗極，天中也，故北方可得而見，而日更在虹之北，又甚遼闊，故北方不得而見之。

宋·林景熙《霽山文集》卷三 厤説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厤氣象樓臺，初未之信。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以爲甚異。予駭而出。會潁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攜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聯如疊巘，列如碎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倏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嵯峩，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輸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飾，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筆談》紀登州海市事，往往類此，予因是始信。噫嘻，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突兀凌雲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爲焦土，化爲浮埃，是亦一厤也。何暇厤之異哉！

天氣現象總部·光象部·紀事

建隆元年迄開寶末，凡冠氣七，珥百，抱氣七，承氣六，赤黄氣三，黄白氣三，青氣二，纓一，暈一百五十六，半暈四十五，重暈五十九，重半暈七，交暈一十八，背氣二百三十一，紐氣戟氣三。

太平興國迄至道末，凡冠氣一十八，戴氣三，抱氣一十三，珥七十七，承氣三，赤黄氣璚氣一，青氣三，暈五十九，半暈二十三，重暈一十二，交暈三，背氣四十四，紐氣三，戟氣一，直氣一十五。

咸平元年迄乾興末，凡重輪二十四，彗一，五色氣一，冠氣二百六十六，珥四十一，戴氣一百九十七，抱氣五十七，承氣一百八十四，直氣七十七，光氣一，黄氣九，赤黄氣四，紫氣五，赤黄交氣二，赤黄緑碧氣二，青赤氣二十一，黄白氣一，黑氣二，白氣五，纓三，戟氣一，紐氣二，背氣二百九十九，暈一千二百三十一，半暈六百五十三，重暈二十七，交暈一十三。

天聖元年迄嘉祐末，凡日黄曜有光一，煇氣一十九，龍鳳雲一，慶雲二，五色雲八，紫黄雲五，赤黄雲一，紫雲二，青黄紫暈八百五十五，周暈二十六，重暈一十六，交暈五，連環暈一，珥八百四十七，冠氣一百四十，戴氣二百五十六，承氣一百，重承氣一，抱氣一十八，負氣一，背氣一百七，格氣二，直氣五，白虹貫日四，白氣如繩貫日并暈一。

治平元年迄四年，凡五色雲八，煇氣一，暈一百二十八，周暈三，重暈十二，交暈二，珥八十九，冠氣一十一，戴氣三十九，承氣五，背氣三十三，白虹貫日一，白虹貫珥一。

治平以後迄元豐末，凡日暈一千三百五十六，周暈二百七十七，重暈七十四，交暈四十九，連環暈一，珥八百八十二，冠氣四十二，戴氣二百七十一，承氣五十，抱氣二，背氣二百四十六，直氣二，戟氣一，纓氣五，璚氣一，白虹貫日九，貫珥三，五色雲二十六。

自元豐八年三月五日迄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暈五百二十八，周暈二百十七，重暈六十八，交暈六十七，五色氣暈二，珥五百五十六，冠氣六十一，戴氣一百五十，承氣三十三，背氣一百七十四，直氣三，戟氣四，纓氣一，格氣五，白虹貫日一十六，貫珥一，五色雲十二。

自元符三年正月迄靖康二年四月，凡日暈九，暈戴三，半暈一，暈珥背一，半暈重背一，暈纓一，珥背三，珥十三，暈珥七，冠氣七，暈背四，戴氣六，承氣二，抱

氣四，背氣一十七，五色氣暈一，直氣四，環氣戴氣二，戟氣一，履氣二，半暈重履一，半暈再重一。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　上官桀時，虹下宮中飲井，井爲竭。越王無諸，宮中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爲男子。韋泉在蜀宴將佐，有虹垂首於筵，吸其飲食。晉陵薛願，虹飲其釜，願輦酒灌之，遂吐金以報。劉義慶在廣陵，方食粥，虹飲其粥。張子良在潤州，虹飲其甕漿。後魏首陽山中，虹飲於溪。史傳所書，不一而足。夫虹乃陰陽之氣，倏忽生滅，雖有形而無質，乃能飲食，亦可怪矣。今山谷中，虹飲溪澗，人常遇之，亦有飲於池者。昔秦符生謂太白入井，自爲渴爾。以此觀之，其言亦未足深笑也。

明・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一九　海市

《閒覽》載：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一見之。《名勝志》：浙江象山縣大韭山，在東南大海中，遍地皆雲嵐，天霽則屬氣煥發，樓臺、殿閣、龍鳳之形，變態萬狀。廣東新安縣西北合蘭洲，春晴蜃氣結爲樓臺、城堞、人物、車馬往來之狀。陳連詩云：彌漫合蘭海，南與滄溟通。蜃氣起蛟室，珠光出龍宮。樓臺紛隱現，墟市現空濛。謾將化城比，還與幻境同。天風忽吹蕩，人物歸虛空。《漳州府志》載：萬曆壬子四月，浴佛日，海中東鎮嶼前吐蜃氣，成重樓疊閣狀，甚巍峩。忽變爲層臺城垛，有人物遊宴于其上。倏忽復變爲艅艎，又變爲獅象，終而變爲黃蓋，若神人羽客出沒。自寅至未始散。而登萊之市爲著。《瀛園》載：副將謝廷芝建牙東省親，見登萊海市，初堂屋三間，甚軒廠，罘罳掩映，中懸大珠簾，見一曲几上安鵲尾香爐，篆烟裊裊，有丱角童子擁篲而至，次第掃地畢，乃取香添入爐中，歷歷分明，移時乃滅。謝在杭，曰：海市，海氣所結，非蜃氣。家居海濱，每秋月極明，水天一色，海中蚌蛤車螯之屬，大者如斗，吐珠與月光相射，忽吐成市城樓閣，截流而渡至，杳不可見方沒。人亦習以爲常，不知異也。

吳興《慎蒙觀海市記》云：丁亥孟夏二十二日，余至逢萊。越二日，登蓬萊閣，召守閣者問之，曰：海市春夏見，秋冬少見。大霧之後天晴見，天陰不見。微風見無風不見，大風不見，風微急其見也速而巧，風微緩其見也遲而拙。余謂市既有時難以必見，將行矣。俄從者報曰：山抬頭張口，海市矣。翹首視之，牽牛島見樓臺，前低後昂，大一竹山見一大城，其色則青白相間，雄偉壯麗，殆若王都。顧盼之間，驚愕交并，又自以爲眩而妄也。凭欄視之，倏然俱滅。俄有報者曰：珠璣山更見一城，其色則青黃相間，其形則或高或下，其城上之諸樓則隱顯無常，其樓閣之大則離合不定。回視夫牽牛島二峰，或開而離，或合而聯，或大者自然而小，或尖者忽然而平。俄又有報者曰：半洋離咫尺，忽復合爲一大樓，中留一門，復塞其東，則起三圓亭，皆重簷三疊，透徹玲瓏。其西則起假山者三，皆孤峰特聳，突兀嵯峨。其大樓之東則復起一小樓，與大樓相等，其大者默移于前，小者默移于後，既而升者沉，起者伏，遂隱而不見。俄而一樓獨大，巍然突起，三閣微小列于左，三屋則又小乃雜聚于左右，而前後左右各起數樓，或淡而似遠，或濃而似近，頃之，忽大樓聳起于中，極其莊嚴。三方樓端拱于左，層樓疊起，樓之簾間窗牖閃爍，種種具在，三團松植立于右，其葆蓋亭亭，形容特異。雖古今之名畫，秦漢離宮，不足擬其天成之妙也。未幾，三松之頂、三樓之表微有雲氣，初如一線與大殿相連，俄而小者漸大，狹者漸闊，恍然一巨橋。下視三松三樓，皆變爲大橋，中涵數洞，如蒼龍跨海，忽變爲一大臺，又分而爲二，破而爲三，其中則變爲一大宮，如宗廟正室，左右分二小宮，如明堂之旁个。已而繚以垣牆，龍以草樹，環以房屋，又合爲一。若富家大室，極爲壯觀。已而垣牆則或高或下，林樹則或聚或分，房屋則或疎或密。或方起一樓，未成而復隱，復起一閣，既顯而又微。日欲入暮，觀者已疲，乃命輿而歸。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一三《談藝》　山市

文登崑嵛山有山市，恆在清晨。遥望之，山化爲海，惟露一島。島外悉波濤瀰漫，舟船往來，山下人但覺在霧氣中。淄川西煥山亦有山市，每現城郭樓櫓林木人馬之狀，一如蓬萊海市。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其協經山南麓，始見之，煙嵐鬱麗，移時乃滅。自後往往見之。東郡恩縣白馬營，在平馬令莊，皆平原，時於雨後見此異，土人謂之地市。《老學菴筆記》云：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天官書》所謂氣也。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三《考索》　海市蜃樓

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終無有驗。而漢武亦蹈前轍，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聰明絶世之人，胡乃爲此捕風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後遊山東萊州，見海市，始恍然曰：秦皇、漢武俱爲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確。

高郵州西門外嘗有湖市，見者甚多。按：高郵湖本宋承州城陷而爲湖者，即如泗州舊城，亦爲洪澤湖矣，近湖人亦見有城郭樓臺人馬往來之狀。因悟蓬萊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樓臺城郭乎？則所現者，蓋其精氣云。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四《考索》 彩雲

嘉慶庚辰七月初九日申初，東月將升，忽見西南方彩雲滿天，緜亘西北，五色陸離，不可名狀。十三、十四五更時，俱有白雲如龍，從天河而下，若煙非煙，凌空夭矯，日出始散。

又 珠光

康熙五年，寶山縣民見海中一蚌，長約四五丈許，中銜一珠，如小兒拳，時時吐納，白光亘天。俄有五龍盤旋其上，霎時間風雨晦冥，一白龍奮爪攫珠，爲蚌所啣嚙，良久始脫，忽沉入海。餘四龍悉散。須臾天霽，蚌仍浮海面，珠光照耀如雪。聞此蚌至今尚在上海、崇明之間。海上珠光一現，數日內必有風雨。其光紫赤，上燭霄漢，忽開忽闔，難以言狀。或謂珠光現，兩三年內，其地必有漲沙，屢試屢驗。友人陳雲伯嘗爲崇明令，親見之，作《神珠引》以紀其事。

清・郝玉麟《福建通志》卷六五 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同安晡時海中氣蒸如霧，有斷虹飲海，日下赤雲夾擁南飛。一書生曰：天殆將颶乎？衆問何以知之，曰：吾讀蘇軾《颶風賦》，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以南翔，與此符耳。俄而，大風起，屋瓦盡落，巨木悉拔。

清・楊炳南《海錄》卷三 員虹青電

海上之虹，遠者只見其半，如常也。近者竟如環無端矣。余初聞之吧人，云文章。載清載濁，挂天涯而臨地角。生於氣，立於空。宛宛轉轉，曈曈曨曨。上下明媚，表裏冲融。洗奇光於暴雨，留豔彩於飄風。隱顯之情奚爾，造化之理何窮。若乃碧嶂無雲，清江息浪。曲折異體，低昂殊狀。半出高岜，疑蟾魄之孤生。全入澄瀾，若蛾眉之相向。又乃綺牕遠闢，錦帳斜褰。髣髴天上，依稀目前。暐兮曄兮，既類丹山碧樹之重疊。斷兮連兮，又似美人綵女之嬋娟。察之無涯，究之無實。光天地之大造，保雲霄之元吉。爰有下才，或趨微秩，其志謇謇，其心慄慄。體物無功，著書有疾。既蘊慙於明鏡，載有閣於鴻筆。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一五 海市并敘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没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率然有請

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三九　陳潤

《賦得浦外虹》云：日影化爲虹，彎彎出浦東。一條微雨後，五色片雲中。輪勢隨天度，橋形跨海通。還將飲水處，持送使車雄。

宋・李昉《文苑英華》卷一五六唐・董思恭《虹蜺》　春暮萍生早，日落雨飛餘。橫彩分長漢，倒色媚清渠。梁前朝影出，橋上晚光舒。願逐旌旗轉，飄飄侍直廬。

宋・王令《廣陵集》卷一五　晚虹

晚虹隨雨過山巔，誰插青雲倒掛懸。可惜兩垂空到海，不令一直徑冲天。不堪暮靄難相蔽，嘗到斜陽亦可憐。好使渴來能劇飲，且教溪壑減清淵。

清・陳元龍《歷代賦彙》卷六明・鄭明選《虹賦》　慕光客卿問於守玄先生曰：太空之中有異色焉，五彩錯出，爛於雲間。每春見而秋藏，必夕東而朝西，跨泰清以下垂，狀若暈而半圓。橫萬里之飛梁，度天帝與列仙。其始出也，依微未鮮，忽焉絢麗。丹碧亘天，既上架乎碧落，亦下吸於長川。光陸離以的皪，勢夭矯而蜿蜒。已乃若明若滅，若斷若連，頃刻不見，莫知其端。此何物也？孰使之然？守玄先生曰：以子所言，是名屈虹，字以挈貳，謚以蝃蝀。晦者爲雌，昭者爲雄。或言陽以陰脅，或言陰受陽攻，或言樞鎮所散，或言兩日所衝。其爲物也，憑玄雲以成質，藉太陽而生輝。蓋淫衰之互交，匪陰陽之正妃。故演孔徽毀譽之惑，《月令》儆昏姻之廢。風人以莫指示戒，易傳以色親比義。晝見則飲井於漢庭，夜出則蔽月於晉季。投玉堂而宮省亂，貫白日而壯士斃。金商識女子之祥，廬陵表丈夫之異。雖感應之殊科，咸上天之診氣。若夫飲劉釜而吐金，感孔經而化玉。斯齊東之野語，非經史之實録爾。乃月維七八，枯禾閔雨。鞭陽石於南郊，縱陰門於北渚。土龍讓首而欲飛，石燕鼓翼而思舞，雷殷殷以出地，雲祁祁而布野。遭彼妒之中，截鬱屯膏而不下，耕夫愴於南疇，饁婦號於中户。遏皇天之至仁，民傍徨而失所。雖文章之可悦，傷陰陽之太和。幸光彩之易滅，豈久千夫二儀。世不察而競觀，曾煜燿之幾何。吾既鑒天地之消息，子毋羨其光華。

晴陰霾部

題解

《康熙字典》辰集上《日部》 晴：《玉篇》：雨止也，晴明也，無雲也。《史記·天官書》：天晴而見景星。又《韻補》：叶慈良切。張籍《祭韓愈詩》：公因同歸還，居處各一方。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又《說文》：姓，雨而夜除星見也。註：今俗作晴，非。

又 晦：《說文》：月盡也。《釋名》：晦，灰也。火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左傳·成十六年》：陳不違晦。註：晦，月終。又《易·隨卦》：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註：晦，晏也。又《詩·陳風》：風雨如晦。傳：晦，昏也。又《詩·周頌》：遵養時晦。傳：晦，昧也。又《左傳·成十四年》：《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註：晦亦微，謂約言以紀事，事敘而名微。又《左傳·昭元年》：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註：晦，夜也。又《公羊傳·僖十五年》：晦者何？冥也。又《爾雅·釋天》：霧謂之晦。又班固《幽通賦》：鮮生民之晦在。註：晦，亡幾也。

《康熙字典》戌集中《雨部》 霽：《說文》：雨止也，从雨齊聲。《爾雅·釋天》：濟謂之霽。註：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疏：濟，止也。《書·洪範》：曰雨曰霽。傳：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前漢·魏相傳》：爲霽威嚴。註：霽，止也。又《集韻》：才詣切，音嚌。晴也。《埤雅》：雨晴曰霽。

又 霾：《說文》：風雨土也。从雨貍聲。《釋名》：霾，晦也。言如物塵晦之色也。《埤雅》：霾下也。《爾雅·釋天》：風而雨土爲霾。疏：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詩·邶風》：終風且霾。傳：霾，雨土也。

論說

唐·魏徵等《隋書》卷二一《天文志下》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以上，或一日，或一時，雨不霑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大旱。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一二《天文志中》 凡遊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候也。沈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有雲障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濛濛無光，士卒內亂。

又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臣有謀。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一一〇 霽

《說文》曰：霽者，雨止也，雲罷貌。《晉中興徵祥說》曰：咸和四年，陰霖五十餘日，蘇峻滅後，乃霽。《魏略·五行志》曰：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餘日，魏有天下乃霽，將受大祚之應也。

濛

《釋名》曰：濛，日不明，濛，蒙然也。京房曰：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厥異濛行。善不請於上，茲謂祚福，濛一日五起五解。辟不謀臣，臣辟異道，上濛下霧。立嗣子疑，茲謂動欲，濛赤，日不明。利邪以食，茲謂閉上，濛大起，日不見，若雨不雨，十二日解。祿生於下，茲謂誣君，濛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茲謂盜明，濛黃濁。下陳功於上，茲謂不知，濛微而赤，風鳴條，夜復濛，不解。《春秋潛潭巴》曰：大濛三十日，羣猾起。《抱朴子》曰：若濛氣圍城，或入於城，則外兵得入。若濛氣從內出，主人出戰。《尚書中侯》曰：桀無道，地吐厥異濛行。善不請於上，茲謂祚福，濛一日五起五解。辟不謀臣，臣辟異道，上濛下霧。立嗣子疑，茲謂動欲，濛赤，日不明。利邪以食，茲謂閉上，濛大起，日不見，若雨不雨，十二日解。祿生於下，茲謂誣君，濛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茲謂盜明，濛黃濁。下陳功於上，茲謂不知，濛微而赤，風鳴條，夜復濛，不解。《春秋潛潭巴》曰：大濛三十日，羣猾起。《抱朴子》曰：若濛氣圍城，或入於城，則外兵得入。《尚書中侯》曰：桀無道，地吐黃，黃是濛也。《禮記·月令》曰：仲冬行夏令，氣濛冥冥。《演孔圖》曰：猾待期，則赤濛沾冠。《黃帝占》曰：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濛，臣謀君。故曰：濛霧者，邪氣也，陰未衝陽，姦臣謀君，在天爲濛，在人爲霧。日月不見，爲濛。前後人不相

見，爲霧。《荆州占》曰：夜濛晝明，臣謀政。晝霧夜明，臣得伸志。

又　霾曀曀，於計切，陰而風也。

《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郭萌曰：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五日以上，或一月，或一時，雨不霑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若不大旱，外人來。《爾雅》曰：陰而風爲曀。《説文》曰：曀，天地陰沉也。《紀年》曰：帝辛受時，周大曀。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惠成王元年，晝晦。十六年，邯鄲四曀，室多壞，民多死。

紀事

清・方中履《古今釋疑》卷五　大雩

雩有二，有孟夏大雩，有因旱而雩。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祭，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通典》曰：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禁。雩，祭旱也。祭，祭水也。於南郊之傍，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楊信齋曰：按：《左傳》：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龍見而雩，與《周禮》所掌、《春秋》所書不同。《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爲旱而雩也。《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之心切，遂爲百穀祈膏雨，與啓蟄而郊之意同，是以樂則必用盛樂，與它祭異。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郊非不用樂也，以禮爲主。雩非不用禮也，以樂爲主。各隨其宜也。但鄭註言雩五精之帝，疏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則不可偏祭一帝，其言似矣。然天一而已，因時迭王，則有五帝之名。《易》曰「帝出乎震」是也。祭于四郊，則有五帝之位，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是也。鄭氏謂夏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于南郊乎？抑兼祭于四郊乎？其義何居？陳氏《禮書》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建巳之月，而建巳乃陽盛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作焉。過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故《穀梁》曰：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祭法有雩禁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爲雩門。先儒皆以魯之舞雩在城南。鄭氏曰：雩爲壇于南郊之傍。其説蓋有所受也。履按自鄭氏之説行，諸儒莫之能決。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者，如唐貞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者，如唐顯慶禮是也。及開元中，王仲丘奏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請二禮並行，以成大享帝之義，既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是猶明堂並祀上帝五帝之誤也。且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不可以祈水，而爲坎以瘞，就陽不可以求陰，而移壇于東。梁禮雩必自郊徂宮，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北齊禮。皆非梁禮也。北齊及唐皆然。雩樂以舞爲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而已，北齊禮。皆非古也。明嘉靖中，始建崇雩壇于圜丘之旁，以祀天禱雨。歲旱，則于季春之末，禮部奏請行禮。蓋二雩合而爲一。所謂大雩者，猶大旅大饗，而昊幼清、孫明復、胡康侯皆云《春秋》書大雩，乃惡其僭天子之禮，故特謂之大，誤矣。

藝文

宋・朱熹《朱子全書》卷六六　喜晴

衝颸動高柳，渌水澹微波。日照秋空静，雨餘寒草多。放懷遺簿領，發興託煙蘿。忽念故園日，東阡時一過。

過樟木鎮晚晴二首

朝晴遣我看蕃林，頃刻浮雲萬里陰。拂袖淩風三十里，依然寒日照長吟。

飛雲極目疑梅嶺，落日回頭夢橘洲。從此不愁東路永，秖應西望轉悠悠。

宋・林景熙《霽山文集》卷三　雨土至元辛卯春，甌中雨土。

豐凶不可問，疑入瘴鄉春。高漢枯無潤，剛風吹作塵。園林霜後色，樵牧霧中身。四望荒荒白，誰爲洗日人？

雜録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一一〇　氷

《地鏡》曰：氷以春氷，有兵，其歲不成。氷夏氷，胡兵將起，人民無病而死，大飢，民流。秋氷，下臣憂，大兵起。《左傳》：成公十六年春正月，雨木氷，寒過節，氷著樹也。《穀梁傳》曰：陰陽失度時，寒過節，雨而木氷，志異也，根枝折。《墨子》曰：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氷。京房曰：夏水氷凍者，國君有疾病，民流亡，五穀不成，人民饑。《説苑》曰：秦始皇即位，夏凍。《地鏡》曰：水三月至八月忽有氷者，大兵喪。《漢書・五行志》曰：劉歆云：陽强不下通，陰弛不上達，故雨而木爲氷。木，曲直也。劉向以爲，氷，陰之隆。木，少陽，貴臣象。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公見執辱之異也。或曰：長老名木，氷爲木介。介，甲兵象也。《晉中興書》曰：大興三年二月，雨木氷，其後有王敦之難。京房《易候》曰：夏而凍，其鄉有流亡。《地鏡》曰：水冬不氷，易王，或飢兵。

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

觀測理論與方法部

論說

《呂氏春秋》卷六《季夏紀・明理》 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寒暑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淫燥不固，禽獸胎消不殖，草木痺小不滋，五穀萎敗不成。【略】

其雲狀：有若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旍，有其狀若衆馬以鬬，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其日有鬬蝕，有倍僪，有暈珥，鬬蝕，兩日共鬬而相食。倍僪，暈珥，皆日旁之危氣也。在兩傍反出爲倍，在上反出爲僪，在上內向爲冠，兩傍內向爲珥。暈讀爲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有不光，有不及一作反。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有霄見。其日有薄蝕，薄，迫也。日月激會相掩，名爲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槍，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闕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

《呂氏春秋》卷一三《有始覽・有始》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以寒以暑日月晝夜知之，以殊形殊能異宜說之。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形。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略】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炎風，艮氣所生，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震氣所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熏風，熏風，巽氣所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一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西南曰凄風，坤氣所生，一曰涼風。西方曰飂風，兌氣所生，一曰閶闔風。西北曰厲風，乾氣所生，一曰不周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一曰廣莫風。

漢・劉安《淮南子》卷四《墜形訓》 墜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昭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

又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户，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氷所積，因以爲名積氷也，委羽山名也，在北極之陰不見日。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北木將用事，青之始也，故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也，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陽門，據天下諸城，東南角門皆陽門，是其類也。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方八月建酉，萬物成濟，將可及收斂。閶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闇也。都，聚也。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略】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艮爲條風。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明庶風，震卦之所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清明風，巽氣所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也。巨風，景風之所生也。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離爲景風。諸比，涼風之所生也。諸比，天神也。坤爲涼風。皐稽，閶闔風之所生也。皐稽，天神也。兌爲閶闔風。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強，天神也。乾爲不周風。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乘雨龍，其形如虎。坎爲廣莫風。【略】

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涽，涽，汞。黃涽五百歲生黃金，黃金惟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涽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

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黄海。黄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濆，青濆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其色赤，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碧，白碧九百歲生白濆，白濆九百歲生白金，白金，白碧，碧石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也。玄砥六百歲生玄濆，玄濆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通流之水皆入于海。

漢・劉安《淮南子》卷六《覽冥訓》　夫物類之相應，玄秒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呬絲而商弦絶，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圓。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圖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大魚，長數里，死於海邊，魚之身賤也。彗星爲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誦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誦，内向爲珥，在上外出爲冠。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莽。水氣出，雲似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旱雲亢陽，氣似煙火。涔，濸水也。雲出於涔，似波水。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曆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

漢・劉安《淮南子》卷一《説山訓》　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燥，故炭輕也。濕，故炭重也。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

漢・戴德《大戴禮記》卷五《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謂氣勝負。俱則雷，交則電，自仲春至仲秋，陰陽交泰，故雷電也。亂則霧，和則雨，偏則風，而和則雨，此謂一時之氣也。至若春多雨，則時所宜也。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陽氣在雨，温煖如湯，陰氣薄之不相入，轉而爲雹。陰氣在雨，凝滯爲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爲霰。故《春秋穀梁説》曰：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符也。

漢・王充《論衡》卷六《龍虚篇》　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雲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略】

又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擊樹木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爲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冰〕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雲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説，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一一《律曆志上》　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炭〕，（放）〔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黄鍾通，土（灰）〔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炭〕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户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動〕。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曆。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二〇《天文志上》　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

於地，謂水土州分。

北齊・魏收《魏書》卷九一《術藝傳・張淵》《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星中定於昏期，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標，影長一丈三尺五寸也，夏至之日影長一尺六寸也。影長爲水，影短爲旱也。陰精乘箕，則大颺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沱。陰精，月也。東北失道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南，失道入畢，則多雨。雨三日爲淫雨。《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矣。」《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此之謂也。譬猶晉鍾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言雲從龍，風從虎，同氣相求，同類相應。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三《物理論》曰：正月望夜占陰陽，陽長即旱，陰長即水。立表以測其長短，審其水旱，表長二尺，月影長二尺以下，大旱；二尺五寸至三尺，小旱；三尺五寸至四尺，調適，高下皆熟；四尺五寸至五尺，小水；五尺五寸至六尺，大水。月影所極，則正面也；立表中正，乃得其定。又曰：正月朔旦，四面有黃氣，其歲大豐。此黃帝用事，土氣黃均四方並熟。有青氣雜黃，有螟蟲。赤氣，大旱。黑氣，大水。正朔占歲星，上有青氣，宜桑；赤氣，宜豆；黃氣，宜稻。

《史記・天官書》曰：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戎菽，胡豆也。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成也。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歲惡。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從西方，若日黃雲，惡。

北周・庾季才《靈臺秘苑》卷三　土圭影

九州之大，必有所中。前古法制無聞，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淺，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萬物阜安建王國焉。匠人建國，水地以平，四直繫繩，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考日中之景，夜考中星以正朝夕。梁祖景燦錯綜經法，先驗昏旦定刻漏，乃立儀表於准平之地，名曰南表，中更立一表於南表景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樞，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皆以繩準定。若表直者乃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每看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東則立表之處在地中之東，其西亦如之。取三表相直者爲地中之正。又於二分之日，候日始東方半體見時，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待日入西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皆令中表與日參直，東西二表朝夕皆要與日相直，若三表影直，即是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南，則直表處在卯酉之南，差北則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東西，則地居卯酉之中正也，測景一寸即地之一千里也。影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潁川之陽城爲地之中，所謂土圭之表尺有五寸，立八尺之表，夏至影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漢儒日入表盡測影，冬至長一丈且三尺一寸四分，夏至一尺五寸八分，春秋二分著七尺三寸六分，始著於書，而餘氣並未有論。

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七《帝王部・制作》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聖人作易幽贊神明，庖犧作易弘開大道，伏羲作易綿絡天地。

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一二《樂部・律》分氣《爾雅》云：律謂之分。注曰律管可以分氣。

知南風不競杜康《哀樂論》云：子野博物多識，吹律知南風不競。

唐・李淳風《乙巳占》卷一　候氣法截十二竹及銅爲律管，口徑三分，各如其長短，埋於室中，室地依十二辰次之，上與地平，以葭莩灰寔律中，以羅穀覆上，律氣至，吹灰動穀，小動爲和，大動爲君弱臣强，不動爲君嚴暴之應也。

其律聲有清濁，吹之以聽其音，則知世之和與不和。是故西戎猶解聽律音以辨中國，有聖人則東風應乎律矣。又《詩・序》稱：聲成文，謂之音。世有治亂，音有哀樂，人君宰相深須察之。律應早晚和與不和，邊史官之要事也，皆係之於日行，故録附於此以示一隅。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一二《天文志中》　土圭影

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即五百里；仰瞻中天，即百里内。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敵在東，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虚，長勝短，澤勝枯。氣見以知大，占期内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一六《律曆志上》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户閉，塗釁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内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楊泉記云：「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管，河内葭莩爲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隨十二辰埋之，上與地平，以竹莩灰實律中，以羅穀覆律吕，氣至吹灰動穀。小動爲和；大動，君

弱臣强；不動，君嚴暴之應也。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九一　風占

候風法

凡候風必於高平暢達之地，立五丈竿，以雞羽八兩爲葆，屬竿上，候風吹羽葆，平直則占。亦可竿首作槃，作三足烏於槃上，兩足連上，而外立一足，係下而內轉，風來則烏轉，迴首向之，烏口銜花，花旋則占之。羽必用雞，取其屬巽而能知時，羽重八兩，以相八風。竿長五丈，以法五音。烏者日中之精，巢居知風，烏爲其首也。今按古書云，立三丈五尺竿，以雞羽五兩係其端，羽平則占。然則長短輕重惟其適宜，不在過泥，但須出衆中不被隱蔽，有風即動，直而不激，便可占候。羽毛必須五兩以上八兩以下，蓋羽重則難舉，輕則易平。時常占候必須用烏，行軍權設取便用羽作葆之法，取雞羽中破之，取其毛，多處以細繩緊縛，內中夾之，長三四尺許，屬竿上，其觸鹿扶搖，四轉五復之風，各以形狀占之。

唐・李筌《太白陰經》卷八　夫占風角，取鷄羽八兩，懸於五丈竿上，置營中，以候八風之雲。凡風起，初遲後疾，則遠來；風初疾後遲，則近來。風動葉十里，搖枝百里，鳴枝二百里，墜葉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飛石千里，拔木五千里。三日三夜，遍天下；二日二夜，半天下；一日一夜，及千里；半日半夜，五百里。

唐・邵謁《望氣經》　凡望氣占候，皆在子午卯酉之時。太乙初移，宮皆有氣見，可以測之。夕則日入時，朝則日出時，夜則夜半時，中則午時。

天無言以七曜垂文，地無言以五雲騰氣，四時無言以寒變節，六甲無言以孤虛定位。

晉氣之雲白潤精明，楚雲如日。渤海碣岱之間雲氣正黑色，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荆雲如犬，秦雲如行人，周雲如車輪。華山河南氣色下黑上赤，韓雲似布。幽薊之氣如長蛇形，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蜀雲如困囷，乍高乍下。濟水之雲如黑猪，東齊之雲如青靛，淮水之間氣如瀑布。渭水之象如白狼尾。東海之氣如懸燈烟，附漢亦如圖畫。江漢之氣如搖杆，東齊吳鄭之間氣如絳衣，趙冀氣如黑牛尾。燕趙之間上青下黑，北夷氣如穹廬狀也。北狄之氣如牛羊之羣，來而不斷也。南蠻之氣如舩、如閣，亦如旌旗搖動。東夷氣如樹。西戎氣如屋宅之狀。海傍蜃氣如樓閣。廣野之氣如宮闕。千歲靈龜上有白雲。常聚雲氣多黑潤者，其下有潛龍。

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黃雲如覆車，五穀元作槩大熟。青雲致蟲。白雲致盜。烏黑雲多水。赤雲有火。鬱鬱葱葱，隱隱隆隆，佳氣也。綿綿絞絞，條條片片，兵氣也。澤澤燄燄，女子氣也。如藤蔓掛樹者寶氣也。紫氛如樓者玉氣也。赩氣有銅。紅氣有瓊，爲璘褐色，爲鐵赭色，雲氣下垂，不可以掘。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涔雲波水，陣雲如立垣，杼雲類軸，杓雲如繩，蜺《史記》作螮者。雲類闕旗。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如枯。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曰《史記》無此六字。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國《史記》作域。被甲而趨。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

墨子、呂不韋、陳平、范增皆有其書，今不可見其書。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三　相風旌

五王宮中，各於庭中豎長杆，掛五色旌於杆頭。旌之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風候也。

宋・王溥《五代會要》卷一〇　漏刻

晉天福三年二月，司天臺奏臣等准漏刻。經云：漏刻之制起自軒轅，所以上揆天時，下著人事，是故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長短，以黃道去極之度而求漏刻，自移之變夫中星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假令符天以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爲正前，十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爲中，必爲時正。上古已來，皆依此法。

臣等據諸家歷數及太霄論漏刻等經，皆以晝夜時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凡一時以打一刻起于時初，八刻終于時正。近取到水秤較驗，方知見行漏刻差誤。假令以午時爲例，從午時五刻上行作，午時一刻浸至，未時四刻始滿，八刻方終午時。此則午未兩時中各取半合爲一時也。自日出後至日入以來時刻皆如此例相侵，伏乞改正。從時初打一刻至四刻，後進正牌，八刻終爲一時。後時却從初起，時辰自正，晷漏無差從之。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一　渾儀

《説文》曰：渾者，制器儀也。

《劉氏曆正問》曰：説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皆以天象蓋也。

《渾天儀》曰：天如鷄子，地爲中黃，居於天內。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

乘氣而立，載水而浮，日月星辰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

王蕃《渾天説》曰：渾天遭周秦之亂，師徒斷絶而喪其文。唯渾儀常在候臺，是以不廢。故其揚搉可得而言，至於纖微委曲，闕而不傳。蔡邕以爲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四　晷

《釋名》曰：日晷，規也，如規畫也。

《説文》曰：晷，日影也。

《周禮・地官》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景朝謂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鄭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焉。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如是則寒暑陰陽風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

《易通卦驗》曰：冬至晷長丈三尺。鄭玄注曰：晷者，所立入地表陰也。丈三尺，長之極。春分晷長七尺二寸四分。夏至晷長尺有四寸八分。秋分晷長二寸四分。

又冬至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則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爲僞言，政令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九

《抱朴子》曰：用兵之要，惟風爲急。扶摇獨鹿之風大起軍中，軍中必有反者。風高者道遠，風下者道近。風不鳴葉者十里，鳴條摇枝百里，大枝五百里，仆大木千里，折大木五千里。三日三夕，天下盡風；二日二夕，天下半風；一日一夕，萬里風。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七　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有感召，皆非也。蓋彪説得其畧耳，唯《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黄鍾一琯達之，故黄鍾爲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達，黄鍾大吕先已虚，故唯太蔟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爲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

宋・王十朋《梅溪集・前集》卷一九　夜虹見

紹興庚午七月十六夜，山月初吐，有長虹見於西，厥光白，踰時而滅。人以爲白虹，異之。予謂是虹之異在時不在色，虹見於晝，蓋影日而成。色宜青紅，或白則爲異。其見於夜也，影月而成，白乃其宜耳。然虹多現於朝暮間，在乎欲雨欲暘之際，未有影月而現於夜者。兹其所以爲異與？姑志之，以俟能言災異者辨。

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卷二下　天池測雨

問：今州郡多有天池盆，以測雨水。但知以盆中之水爲得雨之數，不知器形不同，則受雨多少亦異，未可以所測便爲平地得雨之數。假令盆口徑二尺八寸，底徑一尺二寸，深一尺八寸，接雨水深九寸，欲求平地雨降幾何？

答曰：平地雨降三寸。

術曰：盆深乘底徑爲底率，二徑差乘水深，併底率爲面率。以盆深爲法除面率得面徑，以二率相乘又各自乘三位，併之乘水深爲實盆深，乘口徑以自之又三，因爲法除之得平地水深。

草曰：以盆深及徑皆通爲寸，盆深得一十八寸，底徑得一十二寸，相乘得二百一十六寸爲底率。置口徑二十八寸減底徑一十二寸，得三百六十寸爲面率。以乘水深九寸，得一百四十四寸，併底率二百一十六寸乘面率得面徑，以二率相乘又各自乘三位，併之乘水深爲實盆深，乘口徑以自之又三，因爲法除之得平地水深。

草曰：以盆深及徑皆通爲寸，盆深得一十八寸，底徑得一十二寸，相乘得二百一十六寸爲底率。置口徑二十八寸減底徑一十二寸，得三百六十寸爲面率。以乘水深九寸，得一百四十四寸，併底率二百一十六寸乘面率得面徑，以底率二百一十六寸乘面率三百六十寸，得七萬七千七百六十寸於上。以底率二百一十六寸自乘，得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寸，加上又以面率三百六十寸自乘得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併上共得二十五萬四千一十六，以乘水深九寸，得二百二十八萬六千一百四十四寸爲實。以盆深一十八寸乘口徑二十八寸，得五百四寸，自乘得二十五萬四千一十六寸又三，因得七十六萬二千四十八寸，爲法除實，得三寸，爲平地雨深。

合問

竹器驗雪

問：以圓竹籮驗雪，籮口徑一尺六寸，深一尺七寸，底徑一尺二寸，雪降其

中高一尺，籮體通風，受雪多則平地少，欲知平地雪高幾何？

按：籮體通風一語與算術不相涉，或籮口所降之雪歸於籮底，與前天池測雨題相同，然依上步算，平地雪深只七寸餘，今其數又不合，殆故爲是語以誤人也。

答曰：平地雪厚九寸三千四百二十九分之七百六十四。

術曰：口徑減底徑餘乘雪深半之，自乘爲隅，以籮深冪乘雪深冪併隅，又乘雪深冪爲實隅，實可約，約之，開連枝三乘方，得平地雪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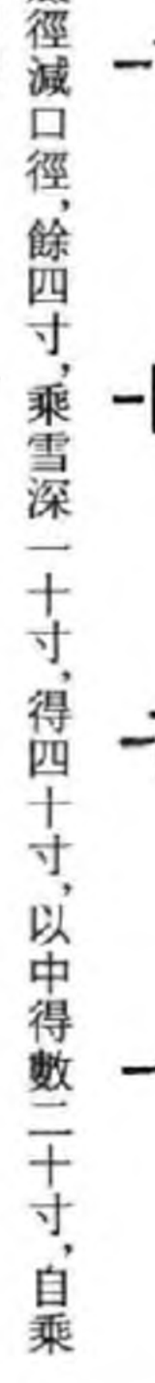
草曰：列問數各通爲寸，置口徑一十六寸減底徑一十二寸餘四寸，乘雪深一十寸，得四十寸，以半之，得二十寸，自乘得四百寸爲隅。以籮深一十七寸自乘，得二百八十九寸，置口徑一十六寸減底徑一十二寸餘四寸，乘雪深一十寸，得四十寸，以半之，得二十寸，自乘得四百寸爲隅。以籮深一十七寸自乘，得二百八十九寸，爲籮深冪次。置雪深一十寸自乘，得一百寸，爲雪深冪。以乘籮深冪數，加隅又乘深冪，得二百九十三萬寸，爲實隅。實求等得四百，俱約之，得七千三百二十五，爲實得一爲隅。開三乘方，步法不可超，乃約實置商九寸，與隅一相生，得九，爲下廉。又與商相生，得八十一寸，爲上廉。又與商相生，得七百二十九，爲從方。乃命上商，除實不盡，七百六十四，已而復以商生隅入二，廉至方陸續又生罪，以方廉隅共併之，得三千四百三十九分寸之七百六十四，爲平地雪厚九寸三千四百三十九分寸之七百六十四。

合問

按：此法之意不可見，然以數考之，非通法也。設原題雪深爲一寸，以口徑底徑較四寸，乘雪深一寸，仍得四寸，半之得二寸，自之得四寸爲隅。以籮深一十七寸自之，得二百八十九寸，爲籮深冪。雪深一寸，自之仍得一寸，爲雪深冪。二深冪相乘，仍得二百八十九寸，併隅得二百九十三寸，再以雪深冪乘之，仍得二百八十九寸，爲實隅。實相約得七十四寸二十五百分，爲實一爲隅，開三乘方，得二寸又六千四百分寸之五千七百二十五，是平地雪反深於籮內矣。

列問數各通爲十，口徑得一十六寸，深一十七寸，底徑一十二寸，籮中雪高一十寸。

乃以底徑減口徑，餘四寸，乘雪深一十寸，得四十寸，以中得數二十寸，自乘得四百寸，爲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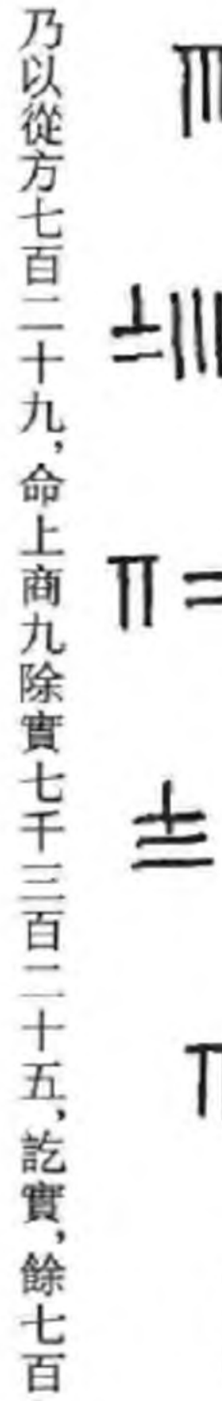
以籮深一十七寸，自乘得二百八十九寸，爲籮深冪。

次置雪深一十寸，自乘得一百寸，爲雪深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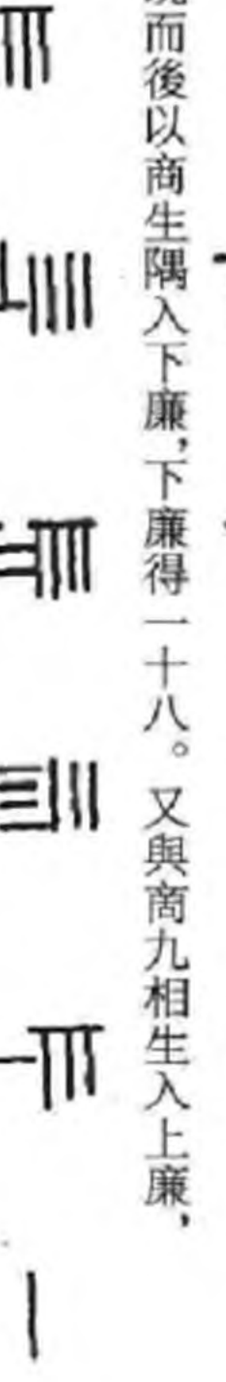
以雪深冪一百寸，乘籮深冪二百八十九寸，得二萬八千九百寸，併隅四百寸，得二萬九千三百寸，爲上置頭位數二萬九千三百寸，又乘雪深冪一百寸，得二百九十三萬寸，爲實開三乘方。

以隅實求等得四百，俱爲約之，得七千三百二十五，爲實一，爲隅。開之，

步法不可超，乃約實置商九寸，與隅相生得九，爲下廉。



下廉九又與商九相生，得八十一，爲上廉。



上廉又與商相生，得七百二十九，爲從方。

乃以從方七百二十九，命上商九除實七千三百二十五，訖實，餘七百六十四。

又以商九生隅一入下廉，一十八內得二十七。



又以商九生下廉二十七入上廉二百四十三，內得四百八十六，又以商生隅入下廉二十七，內得三十六。爲求圓，乃以末圓方廉隅四者併之，得三千四百三十九，爲母；以實餘七百六十四爲子。

命爲平地雪厚九寸三千四百三十九分寸之七百六十四。

合問

圓罌測雨

問：以圓罌接雨，口徑一尺五寸，腹徑二尺四寸，底徑八寸，深一尺六寸，並裹明。接得雨水深一尺二寸，圓法用密率，問平地雨水深幾何？

按：此題問平地雨深，無闕圓法密率，句贅。若求罌中雨積數，則當加此語。

答曰：平地雨深一尺八寸七萬四千八十八分寸之六萬四千四百八十三。

按：答數誤，改正見後。

術曰：底徑與腹徑相乘，又各自乘併之，乘半罌深，以一十一乘之，爲下率。以四十二爲下法，除得下積。以半罌深併雨深，減元罌深，餘爲上深。以口徑減腹徑，餘乘上深，爲次。以半罌深乘口徑加次爲面率，以半深除面率得水面徑，以半深乘腹徑爲腹率。置面率與腹率相乘，又各自乘併之，以一十一乘之，爲上率。以半深自乘爲冪，以乘下法，爲上法。上法除上率得上積，半深冪乘下率，併上率爲總實，口徑冪乘上法爲總法，除實得平地雨高。

草曰：置底徑八寸與腹徑二十四寸相乘，得一百九十二寸於上。又底徑

八寸自乘，得六十四寸，加上又腹徑二十四寸自乘，得五百七十六寸，併上共得八百三十二寸。以乘半罌深八寸，得六千六百五十六寸。又以一十一乘之，得七萬三千二百一十六寸，爲下率。按：此下法不合，皆爲題中圖法句所誤。置密率法一十四，以所併三因之，得四十二，爲下法。以半深八寸併雨深一十二寸，得二十寸。以減元深一十六寸，餘四寸，爲上深。以口徑一十寸五分減腹徑二十四寸，餘一十三寸五分，以乘上深四寸，得五十四寸，爲次。以半罌深八寸乘口徑一十寸五分，得八十四寸，加次共得一百三十八寸，爲面率。以半深八寸乘腹徑二十四寸，得一百九十二寸，爲腹率。置面率一百三十八寸與腹率一百九十二寸相乘，得二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寸於上。又以面率一百三十八寸自乘，得一萬九十四十四加上，又以腹率一百九十二寸自乘，得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併上共得八萬二千四百四寸。按：此條內落以上高四寸乘之一層。以一十一乘之，得九十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寸，爲上率。以半深八寸自乘，得六十四寸，爲半深冪。以乘下法四十二，得二千六百八十八，爲上法。以半深冪六十四寸乘下率七萬三千二百一十六寸，得四百六十八萬五千八百二十四寸，併上率九十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共得五百五十九萬二千二百六十八寸，爲總實。以口徑一十寸五分自乘，得一百一十寸二分五厘。以乘上法二千六百八十八寸，得二十九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寸，爲總法。除實得一尺八寸不盡，二十五萬七千九百三十二與法求等，得四，俱約之，爲一尺八寸七萬四千八十八分寸之六萬四千四百八十三，爲平地雨深。

合問

按：此法有二誤法，實皆當用圓冪或皆用方冪。今以圓冪率乘實方冪率，乘法法實不同類，一誤也。罌內雨自腹徑截之爲雨，圓臺體下高八寸，上高四寸。於下體併三冪以高乘之於上體，只併三冪，未以高乘之，二誤也。有此二誤，故得平地雨深少三十五分之十七。今依本法改正於後。

法以腹徑底徑相乘，又各自乘，併三積。以半罌深八寸乘之，得六千六百五十六寸，爲三倍。方罌內腹下雨積又以口徑腹徑相減，餘一十三寸五分。以雨深減罌深餘四寸，相乘以半罌深除之，得六寸七分五厘，與口徑相，加得一十七寸二分五厘，爲雨面徑。與腹徑相乘，又各自乘，併三積。以雨上深四寸乘之，得五千一百五十二五，爲方罌內三倍。腹上雨積併二雨積，得一萬一千八百零六寸二五，爲方罌內三倍，共雨積爲實。口徑自乘三因，得三百三十寸七五。爲法除實，得三尺五寸又一千三百二十三分寸之九百二十，爲平地雨深。若不先用除，則以口徑腹徑較與罌深雨深較相乘之五十四寸，爲雨面徑口徑較。加一半罌乘之數，應以半罌除之，得雨徑較。今不除，即如雨徑較以半罌乘之。即爲雨面徑口徑較。此數既加一半罌乘，則諸數皆以半罌乘之，得口徑八十四寸，腹徑一百九十二寸。以口徑與雨面徑口徑較相加，得雨面徑一百三十八寸。與腹徑相乘，又各自乘併三冪，以腹上雨深四寸乘之，得三十二萬九千六百一十六寸，爲三倍下雨積。以半罌深冪乘前三倍下雨積，得四十二萬五千九百八十四寸，爲三倍共雨積爲實。以半罌深冪乘三因口徑冪，得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八寸。爲法除之得數亦同。

峻積驗雪

問：驗雪占年，墻高一丈二尺，倚木去址五尺，梢與墻齊，木身積雪厚四寸，峻積薄，平積厚，欲知平地雪厚幾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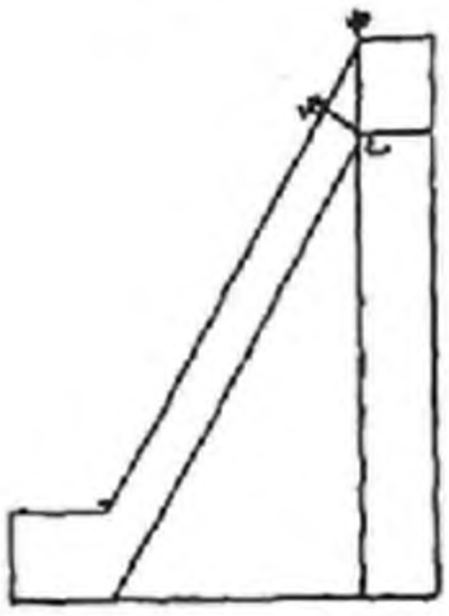
答曰：平地雪厚一尺四分。

術曰：以少廣求之，連枝入之，以去址自乘爲隅，以墻高自乘併隅於上，以雪厚自之乘上爲實，可約者約而開之。開連枝平方，得地雪厚。

草曰：以問數皆通爲寸，置去址五十寸，自乘得二千五百爲隅，以墻高一百二十寸自乘，得一萬四千四百寸，併隅得一萬六千九百寸於上。以雪厚四寸自之得一十六，乘上得二十七萬四百寸爲實。開連枝平方，今隅實可求等得一百，俱約之，得二千七百四爲實，得二十五爲隅，開平方得一十寸四分，展爲一尺四分，爲平地雪厚。

合問

按：此術理法皆確，然實用勾股不曰勾股，而曰少廣、曰連枝者，猶有所閉匿而不肯盡發也。試以圖明之，甲乙爲牆上雪厚，甲乙丙勾股形與木倚牆所成勾股形同式。牆高爲大股，木爲大弦，木去址爲大勾，甲乙爲小弦，甲丙爲小股，乙丙爲小勾，以牆高大股自乘木去址大勾，自乘併之爲大弦冪，爲實，以木上雪厚乙丙小勾冪乘之，以木去址大勾冪除之，得甲乙小弦冪，開平方，即爲平地雪厚也。



宋・陳暘《樂書》卷一三四 後周世宗朝長孫紹遠，初爲太常，廣造樂器，無不克諧。惟黃鍾不調，居嘗患之。後因聞浮圖氏三層上鳴鐸聲雅洽，宮調取而配奏之，果諧韻矣。觀隋代太常宗廟雅樂，唯作大呂，廢黃鐘。何妥奏而用之，可謂深於古制者矣。開皇中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鐘調，非不善也，而萬寶常反，以爲亡國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器聲，下鄭譯二律。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不亦宜乎？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 相風

經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乖，別妖祥。注云：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乖。疏云：風惟有八，以當八卦八節。云十二風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十二月，巽之風八月。故清明節次云清明風，立夏復云清明風，是清明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周禮》

子故終身隸於人，譬若綄之從風也。注云：綄音緩，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淮南子》

名漢魏，鮮候正月旦，決大風，風從東南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豐成，北方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疾疫。《天文志》張衡造候風地動儀，長沙王鉷孫儼獻相風烏。《梁書》

傳記帝與娥皇汎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芳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今之相風，此遺像也。《拾遺記》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烏，或云此烏，遇千里風乃動。《述征記》候風之羽，楚人曰五兩，《北堂書抄》宮中置長竿，挂五色旌，綴以金鈴，占風候，謂之相風旌。宮中懸碎玉片於簷間，風搖爲環佩聲，謂之占風鐸。《開元天寶遺事》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 占風鐸

唐岐王宮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每夜聞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占風鐸。《開元遺事》

竿旌風候

五王宮中各立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候之。四垂綴以金鈴。有聲，即往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風候。《開元遺事》

宋・王應麟《玉海》卷五《天文》 圭景

周土圭　八尺表　識景規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景短多暑，北景長多寒，東景夕多風，西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制其域。注鄭司農云：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爲然。正義：周公度日景，置五表。今陽城是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通卦驗云：冬日至，立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是以知用八尺表以晝漏半度景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氏注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正義：三光考靈曜云云。又曰：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景。馮相氏冬夏致日注：冬至景丈三尺，夏至景尺五寸。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注：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

周十煇

《禮・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象，鑴，監，闇，瞢，彌，敘，隮，想。故書彌作迷，隮作資。注鄭司農云：煇，謂日光炁也。祲，陰陽氣相侵。象者，如赤烏。鑴，日旁氣，四面反鄉，如煇狀。監，雲氣臨日。闇，日月食。瞢，日月瞢瞢無光。彌，白虹彌天。敘，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隮，升氣。想，煇光。玄謂鑴讀如佩觿之觿，謂日旁氣刺日。監，冠珥彌氣貫日。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疏：一曰祲，據以爲官首，十等多是日旁之氣，言煇亦是日旁煇光，故總以煇言之。魯史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祲。晉《天文志》有十煇。漢有日旁氣占。周文爲項燕軍視日。漢功臣表引成帝時光祿大夫滑湛日旁占驗。崇文目雲氣圖一卷，氣象圖一卷，占風雲氣候、日月星辰。上下圖一卷，雲氣則候賦。占候雲雨賦各一卷。博古圖有周雙螭表座、漢表座。

漢太初晷儀　靈臺銅表　日晷書　圭景

漢造太初曆立晷儀。黃圖長安靈臺有銅表，高八尺，長一丈三尺，廣一尺二寸。題云太初四年造。志曆譜有日晷書三十四卷。晉《樂志》：炎漢中興，明帝表圭景，而陳清廟。前《天文志》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

爲常燠。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冬至短極，垂土炭，土炭動塵，鹿觧角，蘭根出，泉水踴，晷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晉灼曰：蔡邕《律曆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黄鍾通，土炭輕而俛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俛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後《禮儀志》日冬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風所生也。使八能之士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

宋土圭　梁銅表

《宋書》元嘉二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景，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畢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常與景長之日差校三日。《月令正義》孟春日在營室。按三統曆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元嘉曆立春日在危三度，正月中日在室一度。

唐中晷法　覆矩圖

《天文志》中晷之法，初李淳風造曆，定二十四氣。中晷與祖冲之短長頗異，然未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爲定數。

宋・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卷下　天道

《周禮》圭景

鄭司農曰：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景夕謂日跌景乃中立表處大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康成曰：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爲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非宫中小神明矣。

飄師雨師

疏云：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鄭義：大陽不變，陰爲金，雨爲木，風爲土，明爲火，晦爲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洪氏楚辭注》曰：按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筮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雷師。《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鬬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屏翳也。《天問》曰：萍號起雨。則屏翳雨師也。《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則風師也。《淮南子》云：雨師灑道，風伯掃塵。説者以爲箕畢二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爲雨師。其説不同。據楚辭則以豐隆爲雲師，飛廉爲風伯，屏翳爲雨師。

十煇

易氏曰：煇者，日之光氣也。日以光爲主，是謂太陽。陰邪侵之則爲祲，此眡祲占象所以有十煇之法。祲謂陰氣薄於日而浸淫相侵也，象謂陰柔，附日而凝結成象也。闇謂陰氣蔽日，方晝而闇者也。曀謂陰氣刺日，如童子所佩之鑐也。監謂陰氣抱日，如冠珥而背璃也。闇謂陰氣蔽日，方晝而闇者也。曀謂陰氣貫日，彌天不竟也。敘謂陰氣不常，以敘而至也。隮謂陰氣自下而升於上也。想謂陰氣無迹，形似可想也。以《洪範》五行推之，陽爲君子爲中國，陰爲小人爲夷狄。妖祥可以類求。王氏曰：氣祥謂之祲，以日傍之氣相侵也。形本謂之象，謂氣在日傍未成形也。鑐如童子佩鑐之，鑐謂傍氣刺日也。監如王啓監，厥亂之監，謂雲氣在上而臨日也。闇謂晝晦，或日蝕也。曀謂日無光也。彌如彌縫之彌，謂氣貫日也。敘如時敘之敘，謂雲有次敘在日上也。隮如朝隮于西之隮，謂虹氣見日傍也。想謂雜氣有似可形想也。

明・張爾岐《風角書》卷一　風候

大風之候，若衆鳥噪空翻飛，羣魚出水跳躍，星摇動，日月昏，暈雲片片相逐，慘白慘黄，聚散不常。雲繞日，雲腳黄，雲行急，日光摇，太白晨見，參宿動燈，火燄作聲皆是。又有風起之日，更當詳之。

清・高士奇《續編珠》卷一《歲時部》　進退晷送迎雲

《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謂長於度也。《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注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没也。

清・張英等《淵鑑類函》卷三六九　相風一

《增周禮》曰：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注云：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乖疏云：風惟有八，以當八卦八節。云十二風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十二月。巽之風，八月。故清明節次云，清明風立夏。復云，清明風是清明，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漢·天文志》曰：漢魏鮮候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豆成，北方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風疾疫。原《淮南子》曰：故終身隸於人，譬若綄之走風也。注云：綄音，緩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增北堂書鈔》曰：候風之羽，楚人曰五兩。《漢·輿服志》曰：車輿有九斿雲、罕皮、軒闌、戟鸞旗、建華、相風烏、金根之名。原《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引。《增唐儀偉志》曰：大駕鹵簿，輿有相風、行漏、腰輿、小輿、五牛旗輿。《宋儀偉志》曰：大駕鹵簿，凡繡文相風烏，輿以烏。又曰：宋乾德儀仗有相風烏鉦鼓畫鼓鐘鼓樓行漏十二神輿。原《宋書輿服志》曰：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罣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愚謂戰國竝爭師旅，數出懸烏之設務，察氛祲疑，是秦制矣。

相風二

原王子年《拾遺記》曰：帝與娥皇汎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芳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此遺像也。崔豹《古今注》曰：司風烏，夏禹所作。《晉書》曰：廢帝初即位，有野雉集於相風，後爲桓溫所廢。《梁書》曰：長沙王懿孫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諸頌，其文甚美，帝深賞之。《增開元遺事》曰：唐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於簷間，風搖爲環珮聲，謂之占風鐸。又曰：五王宮中各立長竿，挂五色旌於竿頭，四垂綴以金鈴，有聲即往視之，旌所向，可知四方風候，謂之相風旌。

相風三

增玉片，金鈴。俱詳相風二。垂鷸，集雉。《文獻通考》曰：相風烏，輿上載長竿，竿杪刻木爲烏，垂鵝毛笘紅綬帶，下承以小盤，周以緋裙繡烏形，下詳相風二。占風鐸，相風旌。俱詳相風二。原祥烏司颸，凌烏正候。庾闡《揚都賦》曰：雲虎之門雙竿內，啟祥烏司颸，丹墀竟陛。郭璞《兩都賦》曰：矯凌烏以正候，整豹尾於後屬。

相風四

原驗吉凶，《先賢傳》曰：太僕寺丞高岱，立一竹竿於前庭，其上有樞機，標以雞尾，相風色以驗吉凶。凡占事能知未來。察氛祲，詳相風一。栖靈烏，潘岳《相風賦》曰：採修竹於層城，歷寒暑而靡凋。踞神獸於下趾，栖靈烏於上標。增駕驅馬，古《樂府》曰：驅馬駕相風。遇千里風，《述征記》曰：長安臺上有相風烏，或云此烏遇千里風乃動。知四時候。詳相風二。

相風五

增詩唐《劉禹錫詩》曰：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又曰：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煙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

原賦晉傅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陰陽之運表，以靈烏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以金虎元成其氣。風雲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徵，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搆相風，因象設形，宛盤獸以爲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撓，度徑挺而不傾。棲神烏於竿，首候祥風之來片。張華《相風賦》曰：太史候部有相風，在西城上，而作者弗爲。豈以其託處幽閒遠衆，特立無羽毛之飾，而丹漆不爲之容乎？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璇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旁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准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耽脩幹之迢迢，凌高墉而莖植。玄烏偏其增翥，睇雲霄而矯翼。嘉創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茲禽。既在高而想危，又戒險而自簉。雖迴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爲鄰。潘岳《相風賦》曰：混元恍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栖靈烏於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鸞翔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遡離。閶闔揚而西指，明庶起而東移。傅咸《相風賦》曰：相風之賦蓋以富矣，然辭義大同，唯中書張令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賓樹一竹於前庭，其上頗有樞機，插以雞毛，於以占事知來，與彼無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非其至者也。籧籧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既脩且貞，插羽其首，丹漆弗營。經之營之，不日而成。陶侃《相風賦》曰：乃有相風之爲形也，終日九征，桀然特立，不斜不傾。擬雲閣以秀出，睎峻嶺於層城。南直端以基趾，雙崇魏之嶢崢。象建木於都廣，邈不羣而獨榮。材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耽翩翩以高翔，象離鵾於雲

際。擢孤莖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乃華盖警乘，奉引先驅，豹飾在後，葳蕤清路，百僚允則，彰我皇度。孫楚《相風賦》曰：伊聖主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已以勞謙，迄日昃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誡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鳥據其巔。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清・黄鼎《管窺輯要》卷六一　風角候風法

凡候風必於高平暢達之地立五丈竿，以雞羽八兩爲葆屬竿上，候風吹羽葆，平直則占。羽必用雞，取其屬巽而能知時。羽重八兩，以象八風。竿長五丈，以象五音。鳥者中精巢居，知風鳥爲其首也。占書云：三丈五尺竿，以雞羽五兩繫其端，羽平則占。然則長短輕重惟取適宜，不在過泥，但須出衆中，不被隱蔽。有風則動，直而不激，便可占候。羽毛必須五兩以上八兩以下，蓋羽重則難舉，輕則易平，時常占候必須用鳥，軍行權設取便。用羽作葆之法：取雞羽中破之，取其名處，以細繩緊縛，内中夾中長三四尺許，屬竿上，其獨鹿扶搖四轉，五復之風，各以形狀占之。

風名狀

《爾雅》曰：風而雨土曰霾，陰而風爲曀，日出而風爲暴，迴風爲飄。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飈。

李淳風曰：按：占風之家多云發屋折木、揚沙走石等語，若每占中，俱着此語則又至繁。今輒以一家例之。古云：發屋折木、揚沙走石，今謂之怒風，多爲不吉之象。一日之内三傳移風，古云四轉五復，今謂之亂風。亂風者，狂風不定之象。天無雲，晴爽忽起大風，不經刻而止，止復忽起，古云暴風。卒起乍有乍無，今謂之暴風。暴主有卒，暴事鳴條，擺樹蕭蕭有聲，今謂之飄風。善惡依經旨，迅風觸塵蓬勃，今謂之勃風。旋風也。迴風卒起，而圜轉扶搖，有如羊角向上輪轉，有自上而下者，或磨地而起者，總謂之迴風。亦專有占云暗，實濁寒刻者，今總謂之霾曀。凡風和暢清悦，温良適時，塵埃不起，人情恬淡，是謂祥風。天色晦實，風氣昏濁，聲寒慘，塵埃蓬勃，是謂災風。風勢紛錯交亂，乍起乍止，深藏難測，其聲聒耳，是謂小人魅感風。風勢暴起，南北不定，離合氛埃，是謂上下不寧之風。風勢凜冽，人懷戰慄，是謂刑罰慘刻風。風聲啾唧慘切，令人悲惜，爲大喪風。風聲歘歘，如火奔馳，乍起乍息，爲旱火風。凡吉祥之風，日以清明，風勢和緩。從歲月日時德上來，或乘旺相而來。去地稍高，不揚塵沙，人心嘉悦，是謂祥風。人君德令下施之應凶災之風，日色白濁，天氣昏寒，風聲叫怒，飛沙捲塵，乘刑殺而至。當詳五音，定八方，觀起止占之。今各諳家寒尅曰濁，爲例諸稱寒尅白濁，今謂之災風。諸稱大風起尅，實實日無光，沉没電氣，今云昏氣。

占驗訣法

凡候風須明知八卦，審定干支。或上或下，或高或卑，俱無乖起，然後可驗。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可不慎。今先定六十四卦，十二支辰，總二十四分，遞相沖破，即知風之所發止，然後占之。

黄帝占白，凡風之動皆不安之象也，若在山川漏濱空穴之間，風所出處皆不必占，以爲常式。若在宫宅城營之内戰陣之所，風勢常異，揚沙走石，日光昏濁，則必占之。

凡候風須築臺二十四尺，於上設竿，令其四達無隱，則遠皆知，期刻不爽。

凡風起三刑而隣於德，不可分辨刑與德者，以風言之德，鳴條索索，雖擺枝落葉，乍起乍止，而去地尺外，不動塵埃，不揚沙走石，日光不變，是謂古風。宜吉占。刑風着地，吹塵漲天，轉石揚沙，蓬蓬勃勃，乍緊乍慢，日光昏暗，是謂凶風。宜從凶占。

五音風角占法

李淳風曰：凡占風，不知風之情，聽風之聲。五音者，五行之聲，皆出於黄鍾之管。黄鍾管長九寸，聲最濁而爲宫，其數九九八十一分，增減以生上下。故三分減宫一分，餘五十四，三分益一爲七十二；三分減一餘四十八，三分益一爲六十四，以成五音之數。聽聲之法，必須耳察大小、清濁，必以度數正之。度數正，則聲亦正，不可以文載口喻，姑言其槩云。

宫風聲如牛羊鳴，窑中隆隆如雷鼓響。徵風聲如奔鳥，如炎火，如縛翅駭走。羽風聲如擊濕鼓，如麋鹿鳴子，如水揚波，激氣相磋。商風聲如離群羊，如扣鐘磬，如蜚羽之集，如鳴咽流水，鳴聲感人。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一　天象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至治之世，日月星辰，行有常道，次有常度，無足紀也。然而異日怪風，中天已見；或謂氣運使然，未必全關人事。《春秋》不書徵應，殆爲是耶？後世談占驗者，莫精於劉向。董子、京房，祖述而

推廣，言之鑿鑿，卒無補于喪亂。是果修救之無術歟？抑數定不可挽歟？要之：天道遠，人道邇。不能盡人而不信天，是無天也；不能盡人而任天，是無人也。無天將太白入井而誣其渴，亂亡固莫救矣；無人如長星示變而勸之酒，災異其可弭乎？予生也晚，不獲覩景星、慶雲之盛，又不敢習天官言。偶有見聞，惟取法於《春秋》紀災不紀驗之意，憶而紀之，忘者闕焉。至於徵應，以俟明於理數者。

清・張永祚《天象源委》卷一　論觀天者，不可以不觀地與雲氣，并不可不知音律與分野。善言天者，不可以不知人益人，道格天也，尤不可以不知地，蓋地道承天也。地有南北之殊，東西之異，天象合雨而應乎，某方則多雨之處雨增，少雨之處雖有雨而雨少。又如雲氣有致雨者，江南見之驗，江北不驗，豈不以地有不同之故也？乃至閩廣邊海之地，大抵海風一起，便天涼而雨。非海風起，即有應雨之風不雨也。不惟風雲亦然，如野猪渡河爲雨象，而江海川峽之處雲氣常勝，又非可以概論也。中土觀天象，大抵止觀其一端而不論其全體，止觀其大略而不察其細微。【略】望氣之術與風角之占其爲一端也無疑，即一端而忘其全體，按大畧而忽其細微，如之何則可苟能權衡乎？其間揆度于此，際得其本而不遺其末，取其精而不棄其粗，一端與全體同條，細微與大畧共貫，如是有不驗乎。此望氣風角于推步之後，又不可不繼講也。推步之占，如風鑑家之相骨格，望氣風角之占，則如風鑑家之辨聲音氣色。氣色者，一時之占也，象之小者也。骨格佳而氣色又明，斯爲福澤即至矣。疇云風雲之竟可不察乎？若止惟風雲是占，而天星不問，是猶止辨氣色之小，而遺乎骨格之大矣。故西占于慧字之起仍必推步爲安一命宮，與占歲占人無異。益有自也，既能推步以占其大，還宜審察以占其小。況地氣有不同，風雨之小者無關于星象之故，又不可不知也。西人望氣自有成書，而中土于此術得其訣，固不讓于西占。在兩軍相當之時，勝敗在于呼吸，則望氣爲特重，《隋・天文志》已言之詳，而朱子所撰之《天元玉歷》及青囊，與占歲占人無異。若夫聲音之道，孔子吹律而知已爲殷之苗裔，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而決楚之必敗。其道亦甚微矣哉，後之人何勿察也？豈非失傳之故乎？因于卷末更附以望氣審音及分野之概。

清・嵇璜、劉墉等《續通志》卷一七一《災祥畧》　臣等謹按：五行述於《洪範》，而《春秋》紀天變，諸史相沿，各爲《五行志》。自漢儒京房劉向諸人援引緯書，好言占候術家，因而衍之。一象之異，一氣之乖，必推及於吉凶之應，以驗往迹語，多傅會。矧人道至大，臧否顯然，而求之杳冥，不可知之。徵應離理失實，本末倒置，誣妄甚矣。鄭志災祥畧，盡斥形象休咎之占驗，一歸於實迹。綜春秋訖隋代，千餘年象緯之變，志天而次日月星，志地而次水旱火風，較其所録，得史志十之三。而雲雷雪電之災弗紀，月與五緯不載，煇食凌犯之異，志撮其大者，與史殊也。至於草木之怪，羽物之孽，童謡之讖，屏棄弗登。所以壹聽聞絶妖妄，其亦擇而後言者矣。今纂《續通志》災祥畧，臣等竊謂有宜增訂者，如日食以二曜同道同度，月掩之而爲食。其行有常度，則食有定時，乃氣差分積之驗。當食不食，日官之失也。陰雲不見，天時之適也。夫天與人一理也，聖人敬天，常慎於夙夜之先。是故不待見災而懼，不因見祥而喜，善乎？宋臣歐陽修之言曰：三辰五星，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占之有中不中，有司之事也，五行猶是矣。又曰：聖人不絶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絶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志災祥者以厚生利用爲本，而不惑於機祥神異之説，斯爲得九疇敷錫之要者歟。

清《申報》一八七五年七月二日　測量雨水近又有一西人，將本埠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爲止，統計每年西曆六月分雨水核算攤匀而論，大約下雨者不過百餘點鐘工夫。惟今年六月分統計下雨時刻有二百零五點鐘，積水共有十八寸，較之往年則幾多一倍也。

圖表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圖説》　《隋天文志》候氣之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管，皆使上齊，入地有淺深，各從其方位排列。以葭莩灰實管中，候之氣至，則一律飛灰。假如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黄鍾一管達之，故黄鍾爲之應正月，距地面八寸止。自太簇以上皆達黄鍾大吕，皆已虚，故惟太簇一律飛灰，餘月倣此。



律管淺深候氣圖



律呂損益相生圖

《荊璞集》曰：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律呂者，氣候之管也，以銅爲之。某月氣至則某律爲之應焉。應爲吹葭灰也。然必隔八相生，而又始於黃鍾之九寸。而黃鍾復始於十一月者，蓋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三參五而八數成矣。人以八尺而爲尋物，以八竅而卵生，故十有二，律之音皆隔八而生焉。

觀測場所與儀器部

論說

漢・班固《白虎通義》卷上 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漢・鄭玄《駁五經異義》 《公羊》説：天子有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一云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但有時囿臺。

晉・崔豹《古今注》卷一 伺風鳥，夏禹所作也。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二《顯宗孝明帝紀》 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屨以行事。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勑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

晉・杜公瞻《編珠》卷二《居處部》 三臺九室

《五經異義》曰：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漢宮殿名》曰：神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天臺。武帝求神仙，置九天道士百餘人。

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一二《樂部・律》 布緹縵葭莩灰《續漢書》云：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户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曆。補見上。

石律趙書云：劉曜築武德殿于土城西南，郭內得圜石、玉碓，其名曰律。碓石重四鈞，上有文曰：同律度量衡，有莘氏所造。銅律《漢書・律曆志》云：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于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案：師古注云：名自名者，取銅之名，以合于同也。李奇注曰：引長十丈，高一分半，廣六分。惟竹簟柔而堅爲宜耳。補。

竹律。續漢書見上。

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三〇《儀飾部一・相風》 祥鳥司隸庾闡《楊都賦》。凌鳥正候郭璞《兩都》賦云：矯凌鳥以正候，整豹尾於後屬。能立成器傅玄《相風賦》云：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搆相風，因象設形。蜿蟺獸以爲趾，建修竹之亭亭，體正直之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棲神烏于竿首，俟祥風之來征補。頗有樞機，先賢傳云：太僕寺丞高岱，立一竹竿於前，庭其上有樞機，標以雞毛，相風色以驗吉凶，凡占事能知未來。知自然傅玄《相風賦》見上。察氛祲沈約《宋書》云：戰國並爭，師旅數出，爲占之設，務察氛祲。採修竹于層城，潘岳《相風賦》云：採修竹于層城，歷寒暑而靡凋，踞神獸於下趾，栖靈鳥于上標。立竹竿於前庭先賢傳見上。搖羽其首，丹漆弗形傅玄《相風賦》云：籠籠竹竿在武之庭。托處幽間，違衆特立張華《相風賦》云：太史相風，庭竹乃植，標以羽毛，丹漆不飾。厥用自然，既修且直，托處幽間，違衆獨立。補遇風乃動《述征記》曰：長安臺上有相風烏，或云此遇千里風乃動。俟風來征傅玄《相風賦》見上。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一一《天文志上》 明堂西三星曰靈臺，觀臺也。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

唐・李延壽《北史》卷七二《牛弘傳》 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

唐・魏徵等《隋書》卷一九《天文志上》 後漢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爲帝皇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之北斗，動係於占，

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吴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録。并注占贊，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

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參校周、齊、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彼疎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爲蓋圖。旁摘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黄二道，内外兩規。懸象著明，纏離攸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爲正範。以墳爲太史令。墳博考經書，勤於教習，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煬帝又遣宫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别詔袁充，教以星氣，業成者進内，以參占驗云。

史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鐵爲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内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大唐因而用焉。

馬遷《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彗珥，雲氣虹霓，存其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無紀録。《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誣也？今略舉其形名占驗，次之經星之末云。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六二　陸賈《新語》曰：楚靈王作乾谿之臺，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六八　相風

《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前引。

晉傅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觀妙之微，神明可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蜿盤獸以爲趾，建脩竿之亭亭，體正直之無撓，度經高而不傾，栖神烏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

唐・徐堅《初學記》卷一　銅烏石鷰郭緣生《述征記》：長安南有靈臺，高十仞，上有銅渾天儀，又有相風銅烏。或云遇千里風乃動。庾仲雍《湘州記》曰：零陵山有石燕，遇雨則飛，雨止還化爲石也。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三　司天臺

仰觀俯察天人際，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成間，上陵下替謫見天。北辰微闇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三台，上台半滅中台坼。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雲壽星見。天文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爲？

唐《三輔黄圖》卷二　《漢書》曰：建章宫南有玉堂，璧門三層，臺高三十丈，玉堂内殿十二門，階陛皆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黄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曰璧門。

唐《三輔黄圖》卷五　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漢始曰清臺，本爲候者觀陰陽天文之變，更名曰靈臺。郭延生《述征記》曰：長安宫南有靈臺，高十五仞，上有渾儀，張衡所制。又有相風銅烏，遇風乃動。一曰：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烏，千里風至，此烏乃動。又有銅表，高八尺，長一丈三尺，廣尺二寸，題云太初四年造。

通天臺，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漢舊儀云：通天者，言此臺高通于天也。《漢武故事》：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望見長安城。武帝時祭泰乙，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乙，云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宫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間自毁，椽桷皆化爲龍鳳，從風雨飛去。

五代・馬縞《中華古今注》卷上　伺風烏

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爲恒式。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九　相風

崔豹《古今注》曰：司風烏，夏禹所作。

王子年《拾遺記》曰：帝與娥皇汎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芳茅爲旆，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此遺像也。

《晉書》曰：廢帝初即位，有野雉集於相風，後爲桓温所廢。沈約《宋書・輿服志》曰：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罳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愚謂戰國並争，師旅數出，縣烏之設，務察風祲，疑是秦制矣。

《梁書》曰：長沙王懿孫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

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賞之。

《晉令》曰：車駕出入，相風已前侍御史、令史。

《淮南子》曰：故終身隸於人，譬若綄之走風也。綄音緩，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

《述征記》曰：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銅烏，或云此烏遇千里風乃動。

鄭玄《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陽精之運，表以靈烏，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以金虎，玄成其氣。風雲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徵，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志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宛盤虎以爲趾，建脩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撓，度勁挺而不傾，棲神烏於竿首，候祥風之來征。

張華《相風賦》曰：太史候部有相風，在西城上，而作者弗爲。豈以其託處幽閒，違衆特立，無羽毛之飾，而丹漆不爲之容乎。

傅咸《相風賦》曰：相風之賦，蓋已多矣，然辭義大同。唯中書張令，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賓樹一竹於前庭，其上頗有樞機，插以雞毛，于以占事知來，與彼無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非其至者也。籠籠竹竿，在武之庭。下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庾闡《揚都賦》曰：雲虎之門，雙竿內啓，祥烏司颶，丹犀竟陛。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〇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

渾儀渾象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七 渾儀

堯世已有渾儀，璿璣玉衡是也。晉世陸績始造渾象，其晷度與渾儀同，而形模與渾儀反。沈存中嘗譏世人混兩爲一，而未嘗明著其說，故見者未能豁然也。二器之寫天度皆以渾天家（象）爲主，而古人形容渾天最能明的者，惟葛洪雞子之論也。洪之說曰：天形如雞子，地形如雞子中黃，是爲天包地外，而地在天中也。渾儀也者，設爲四游儀，寫日月星宿於天盤之上，而包括乎厚地，正如雞子之殼也，是爲寫肖本形而順以求之者也。至於渾象也者，設爲圓毬，而撫擬天度，以日星傅實毬上。毬固可轉，而人遂俯觀，則天盤反在人下，是爲殊形詭制而合於理也。若即其狀而詳言之，則如權衡之上詳刻銖兩鈞斤，而人遂可俯首以觀者也。是如翻倒天度傅之於外，而人立天外以行省視者也。儀與象異者，制蓋如此也。至陶弘景又出新意，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悉與天會。此則兼采儀象而兩用之矣。然天中雖立厚地，而元無所資，於窺測又不如四游儀專撫天度而日星半隱地下者，其制自具也。則其制稍贅，而不如渾象之切用，無欠無餘也。

宋・王應麟《玉海》卷五 唐測景臺 土圭

《地理志》：河南府陽城縣南有測景臺。開元十一年，詔太史監南宮說刻石表焉。會要儀鳳四年五月，太史令姚元辨奏於陽城，測景臺立八尺表，夏至日中測景，尺有五寸。調露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於陽城周公測景，所得土圭長丈二尺七寸。大衍曆議考：麟德已前實録書時，曆不書候。景渾天二分爲東西之中，而晷景不等二至爲南北之極，而進退不齊。開元曆所推日度及氣皆直子半之，始與祖冲之所筭二百年間輒差一日之數。

宋・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卷上 蕆氏曰：古人測候天數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儀，規天矩地機隱於內，上布經躔，以攷日星行度，寒暑進退。如張衡渾天開元水運銅渾是也。二曰銅候儀，今新舊渾儀翰林天文院與太史局所有是也。又案吳王蕃曰：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其爲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度宿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二者以攷於天蓋密矣。詳此則渾天儀、銅候儀之外又有渾天象，凡三器也。渾天象歷代罕傳，其制梁武祕府有之。云是宋元嘉中所造者。古人候天具此三器乃能盡妙。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一 渾儀

《春秋文耀鉤》曰：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劉氏歷曰：高陽造渾儀，黃帝爲蓋天，則渾儀始于高陽氏也。至舜則旋璣玉衡以齊七政。

刻漏

梁《刻漏經》曰：肇于軒轅之日，宣乎夏商之代，至周挈壺氏掌之。

宋・高似勝《緯略》卷一一 靈臺

《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箋曰：天子有靈臺，所以望氛祲，察妖祥。《詩紀歷樞》曰：靈臺，候天意也。《孝經援神契》曰：靈臺所以宣德，察微緯學二說，皆極其至。鄭箋不能闕四字。意宣德察微矣。劉向《新序》曰：文王既出羑里，召周公旦築爲靈臺，此蓋思所以闕三字。文王作靈臺，池沼掘得人骨，文王曰：「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西伯賢矣，澤及枯骨，而況於人乎？《三輔黃圖》曰：周靈臺在長安西五十五里，《公羊・莊公三十一年》注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然雜候上林，漢制曰清

臺。日至書雲，魯則曰觀臺耳。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開元遺法，運轉以水，至冬中凝凍遲澀，遂爲疎略，寒暑無準。今以水銀代之，則無差失。冬至之日，日在黄道表，去北極最遠，爲小寒，晝短夜長。夏至之日，日在赤道裏，去北極最近，爲小暑，晝長夜短。春秋二分，日在兩交，春和秋涼，晝夜平分。寒暑進退，皆由於此。并著日月象，皆取仰視。按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制成於自然，尤爲精妙。以思訓爲司天渾儀丞。

明・陶宗儀《説郛》卷五二上 相風旌

五王宫中各於庭中竪長竿，掛五色旌於竿頭，旌之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即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風候也。

占雨石

學士蘇頲有一錦紋花石，鏤爲筆架，常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即此石架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以此常爲雨候，固無差矣。

占風鐸

岐王宫中於竹林内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爲占風鐸。

明・牛衷增輯、宋・陸佃撰《增修埤雅廣要》卷三二 候影竿

上元豎一丈竿候月，午影至七尺大稔。六尺六七小稔。九尺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

候風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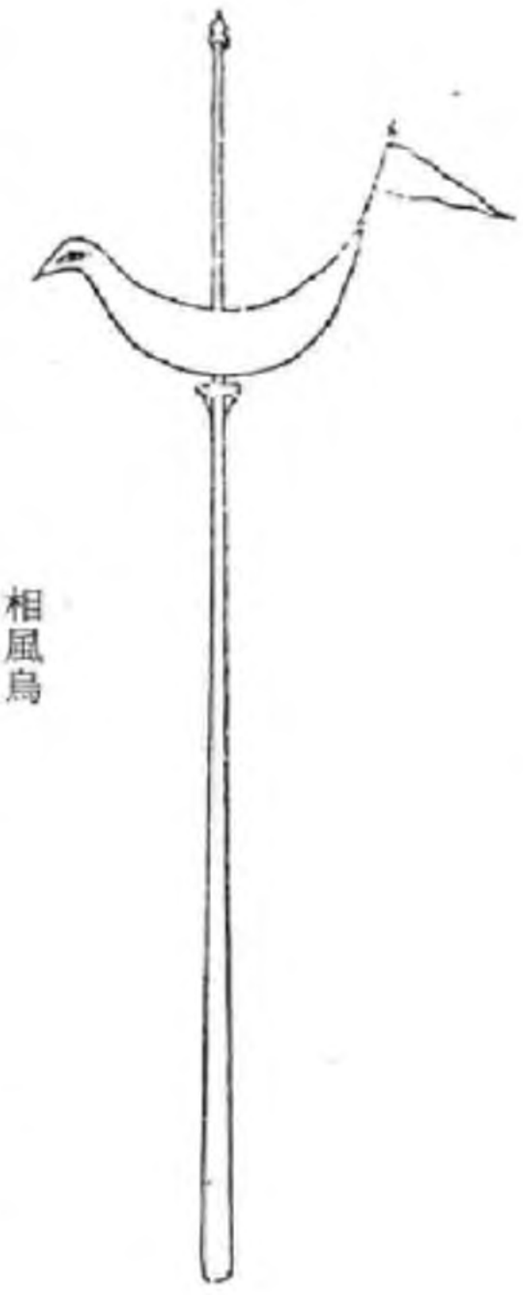
郭景純《江賦》云：覘五兩之動静，候風也。凡候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之顛，立軍營中。坡云：拖轉三山没風回，五兩偏是已。

明・謝肇淛《五雜俎》 京師城東偏有觀象臺，高五丈許。其上有渾天儀一具，如世所圖。璇璣者皆鑄銅爲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製作精巧。又有簡儀一具，狀相似，而省十之七，只周遭敷道而已。玉衡一亦銅爲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毬一，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御製銘，正統七年作也。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二尺。云中爲紫微殿，殿傍有銅壺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虚具耳。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一 輪扇候氣《隋書》：後齊參軍信都芳，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

四通月氣《隋書・音樂志》：梁武帝素善鐘律，立爲四器，名之爲通。每通皆施三絃，一曰元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又制爲十二笛，以寫通聲。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二〇 占風鐸《開天遺事》：岐王宫中於竹林内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爲占風鐸。



相風烏

力鼓之，便能飛騰至極高之處，自有天風習習。欲往何處則揚帆，用量天尺量之，至其處乃收帆，聽其墜下。相傳曾有被日火燒毀并曝死者，所以不敢頻用也。

風銃

狀與銃署相似，有索可挽，用時引索實子放之。聲不甚響，亦能傷人，和蘭法度森嚴，民間違禁有之則究，莫敢置者。

清・郭連城《西游筆略》卷中 同治三年初三天晴，午前遊羅馬學館。見本卷正月二十七日。館内有欽天監臣名瑟格者，引余自下盤旋而上，登歸窺天樓。樓圓而高，可以小輪旋轉之。樓中以銅架支大千里鏡，一名照遠鏡。亦以機樞旋轉如意。瑟格覽星經，言此時當有婺星過天頂，請余以照遠鏡窺之，果有亮星，體大如瓜，西旋如飛。瑟格曰，倘於夜間窺之，更爲顯明。後登別樓，有會士以照遠鏡透日光於紙上，將日體有玷處，用鉛筆一一繪出，以資博考。別有新奇格物架，上置法條機樞，自成風雨寒暑之新聞報，如某日某刻有某風某雨，及某寒暑等，某時有海潮地震等，俱賴此架鉛筆之動靜疾速，自畫於紙上。非徒可以全知天時，亦可以永垂不朽也。然非用力之久，亦難知其所以然也。

清・郭連城《西游筆略》卷下 外有定南鍼以定方向，寒暑表以定氣候，風雨針、風雨表以測風雨。



寒暑表

中間黑線乃水銀，在玻璃筒内。水銀上至八十度前後爲平和，上至二百一十度則水沸，下至三十二度則水凍。



風雨鍼

地氣壓水銀則水銀上，地氣輕則水銀降。

清・朱彝尊、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四六 原至元十六年，建司天臺于大都。儀像圭表皆銅爲之。（《元史・天文志》）

原觀象臺在城東南隅。臺上有渾天儀，鑄銅爲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又有簡儀，狀相似，而省十之七，止周圍數道而已。玉衡亦以銅爲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闕以候中星。又有銅毬，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正統御製銘，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中爲紫微殿，殿傍有銅壺滴漏。其簡儀乃耶律楚材製。（《春明夢餘録》）

原嘉靖二年九月，修觀象臺占風竿及渾天儀簡儀。（《明世宗實録》）

按：占風竿今仍其制，亦名順風旗。竿上有鐵箍二十八道，以象二十八宿之數也。

增 嘉靖七年始立四丈木表，以測圭影定氣朔。由是欽天監之立運儀。正方案懸晷，偏晷、盤晷諸式具備于觀象臺一，以元法爲斷。（《明史・天文志》）

原觀象臺，一名瞻象臺，高百尺許，與城堞女墻並峙，距棘闈咫尺，耳上有璇璣玉衡、渾天立運諸儀。傳爲耶律楚材所製，乃正統十一年倣元人所製也。（《燕都游覽志》）

清・李鴻章等《順天府志》卷七 觀象臺在城東南隅，臺上有渾天儀、簡儀、銅毬、量天尺諸器。康熙十二年，以舊儀年久，多不可用。

御製新儀凡六，一天體儀、一黄道儀、一地平經義、一地平緯儀、一紀限儀，陳於臺上，至今遵用。其舊儀移藏臺下。又五十四年製地平經緯儀。（《一統志》皇朝禮器圖式地平經緯儀，乃令地平象限二儀而爲一。）乾隆九年製璣衡撫辰儀。臺中爲紫微殿，殿東小室曰壺房。即浮漏堂。又東廂爲測量所，别有室，爲晷影堂。舊聞考《明世宗實録》嘉靖二年九月修觀象臺、占風竿及渾天儀、簡儀。按：占風竿，今仍其制，亦名順風旗竿。上有鐵箍二十八道，以象二十八宿之數也。

清《直報》（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三，第一一七八號，第四頁） 氣球新法

德武備專家薄而過次愛，考行軍氣球緩急情形，謂造球諸物務取其最輕者。球體既輕，上昇愈速，即遇風雲天氣亦以速力勝之，其球式酌爲更改，務使穩正。至繫球之繩不用紵麻，以鋼絲代之，俾球中人與管球人可以得律風通語。氣球一物莫要於裝盛炭輕氣一事，其氣豐備，人乘之，雖騰至天半猶如在養氣中。蓋

綜述

球中輕炭氣隨缺隨放，不至令人悶損。今設法多備炭經氣。兵官於每杪鐘，可查知周徑三四十啓羅邁當內地方敵人之舉動。

清《申報》（一八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風信略述

徐家匯天文臺能神甫，商諸法工部局，於洋涇橋之側設一小屋，懸一毬於上，每至十二點鐘其毬即墜下，俾居人得以對準鐘表。又豎一旗以占風。色旗之式樣不同，以風力之大小爲準。前日該處建旗，知有大風從臺灣之東面起。昨日又易一旗，示大風當從上海之東掠過，大約此次風潮海而船隻被壞者當必不少。而木棉正在結鈴之際，恐亦不免減收矣。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三五《天文志上》 武德年中，薛頤、庾儉等相次爲太史令，雖各善於占候，而無所發明。

貞觀初，將仕郎直太史李淳風始上言靈臺候儀是後魏遺範，法制疏略，難爲占步。太宗因令淳風改造渾儀，鑄銅爲之，至七年造成。淳風因撰《法象志》七卷，以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語在《淳風傳》。其所造渾儀，太宗令置於凝暉閣，以用測候。既在宮中，尋而失其所在。

日晷：《周禮》：大司徒，常「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合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〇三《文藝傳下・崔元翰》 崔元翰譔《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〇四《方技傳・李淳風》 李淳風，制渾天儀，詆撝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傳於世。

薛頤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爲道士，善天步律曆。即祠建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四四 元帝建昭二年京師醴泉湧出，《爾雅》：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帝自謙無德于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宋・王應麟《玉海》卷五 皇祐岳臺晷景新書 圭表

岳臺，今京師岳臺坊地曰浚儀，近古候景之所，《洛誥》稱自土是也。表長八尺，見於《周髀》。曆志載皇祐元年、己丑二年、庚寅三年辛卯，自小雪至立冬氣之盈縮，新表測影，王朴筭影。新法筭影，測影長加時早晚，岳臺晷影周歲筭數。皇祐初爲圭法，置於司天監。

熙寧景表議

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進表影。沈括上景表議，曰步景之法定南北爲難，臣在本局候景，入濁出濁之節，日日不同。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二一五 己酉又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皆至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庚戌始定爲欽天監。太祖以元回回司天監司之爲言非古欽崇天道之意，遂改今名，以掌察天文，定曆數。凡日月星辰、風雨氣色之變，率其屬而占候焉，密疏以聞。四年辛亥，改監令爲正令大夫，少監爲分朔大夫。五官正司玄大夫、監丞靈臺郎、五官保章正平秩郎、五官靈臺郎司正郎、五官挈壺正挈壺郎諸散官五官，止專理曆法造曆司曆監候，佐之靈臺郎，辯日月星辰之纏次分野，以占候天文之變。凡瑞星妖星瑞氣妖氣考諸雜占，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辯其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刻，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暗明之候；漏刻博士凡定時以漏、更時以牌、報更以鼓、警晨以鐘，皆鐘鼓司佐之。玄象圖書，非其職者不得預。凡習業者分爲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曆目。五官正下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肄焉。觀象登臺，臺四面，面八人，七年七月製觀盤。十月，《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凡二十四卷。詔賜秦、晉、燕、周、楚、齊六府。劉基序曰：欽天監十二分野，分配州郡與《唐天文志》稍異，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州縣配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

明・張岱《夜航船》卷一《天文部・曆律》 定氣運

黃帝受河圖始設靈臺。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吕，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總六術，以定氣運。

黃帝命成容作蓋天，舜察璣衡。以璿爲璣，用以轉動爲璣，以玉爲管，橫置其中爲衡。顓頊始爲渾儀，堯復之。渾儀遭秦滅。洛下閎始復經營運儀，鮮於妄人又度之。耿壽昌始鑄爲象。張衡儀始爲內規外規。李淳風儀表裏三重。洛下閎爲員儀，梁令瓚爲遊儀，郭守敬爲簡儀、仰儀。後漢有銅儀，後魏有鐵儀，李淳風有木渾儀，唐明皇有水渾天，張衡始造候風地動儀。形似樽，外有八龍啣丸，震則機發吐丸，下蟾蜍承之。伏羲始作土圭測影。伊尹作水準，得日晷，辨方向。黃帝始爲刻漏，夏商宣其製爲漏箭，宋燕肅作水秤。周公始分更點。宋太祖開搏。陳搏怕五頭之言，始去前後二點。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四一 雷者，天之號令。今方春而雷，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凡朝廷事，無鉅細，無內外，取其先急者，悉關聖慮而振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證，天意恐陛下未悟也，更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事爲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

帝留意農事，每以水旱爲憂。寶元元年六月甲申，詔天下諸州每旬上雨雪狀，著爲令。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四二 康定元年十一月，丙辰，以御撰《風角集占》賜陝西諸路部署司。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五五 知制誥劉敞又言：『臣前論吳充、馮京謫官，面蒙宣諭本末，臣即言：若如此，則是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陰陽，有地震、日食、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內耳；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黃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

至和元年十二月丙午，詔：『司天監天文算術官毋得出入臣僚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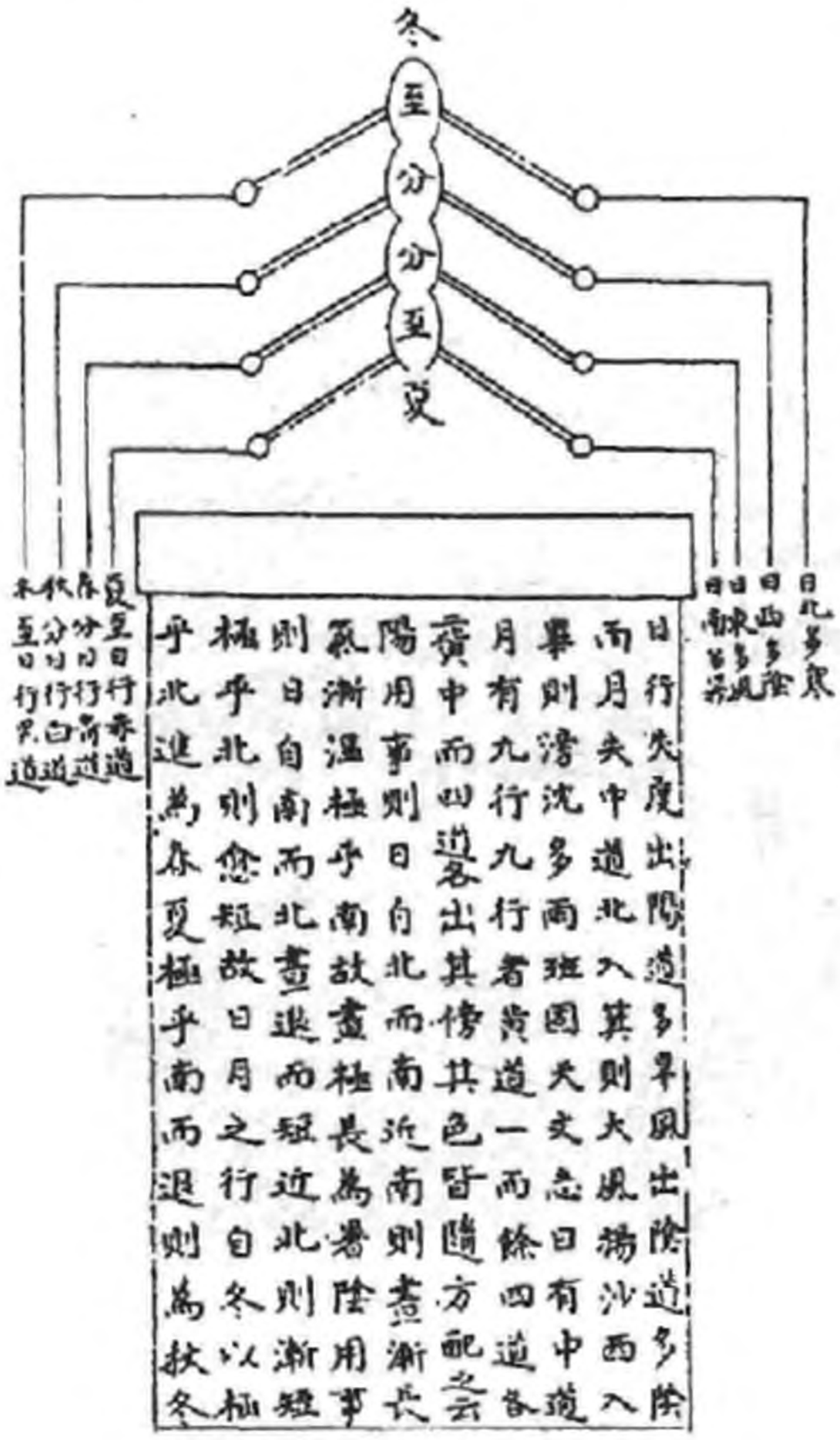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九 熙寧六年六月辛巳，提舉司天監陳繹等言《崇天曆》氣後天，《明天曆》朔後天，浮漏、渾儀亦各有舛戾。詔衛朴別造曆，與舊曆比校疏密。其浮漏、渾儀，令依新樣製造，司天別測驗以聞。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四九 淳熙八年七月辛卯，賞監司、守臣修舉荒政者十六人。始定上雨水，限諸縣五日一申州，州十日一申帥臣、監司，頻聚聞奏。

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觀測場所與儀器部・圖表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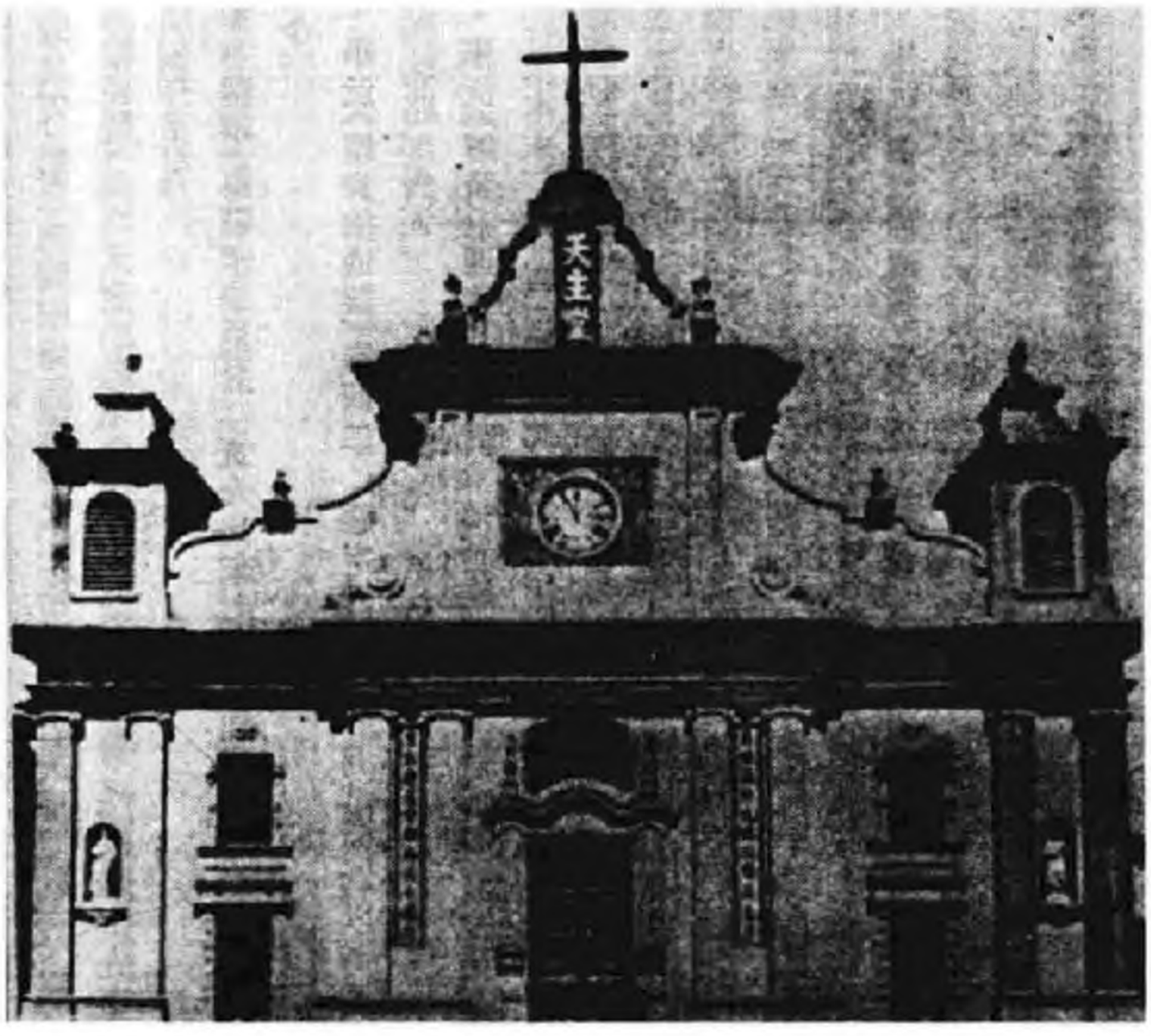
明・章潢《圖書編》卷二一



冬夏風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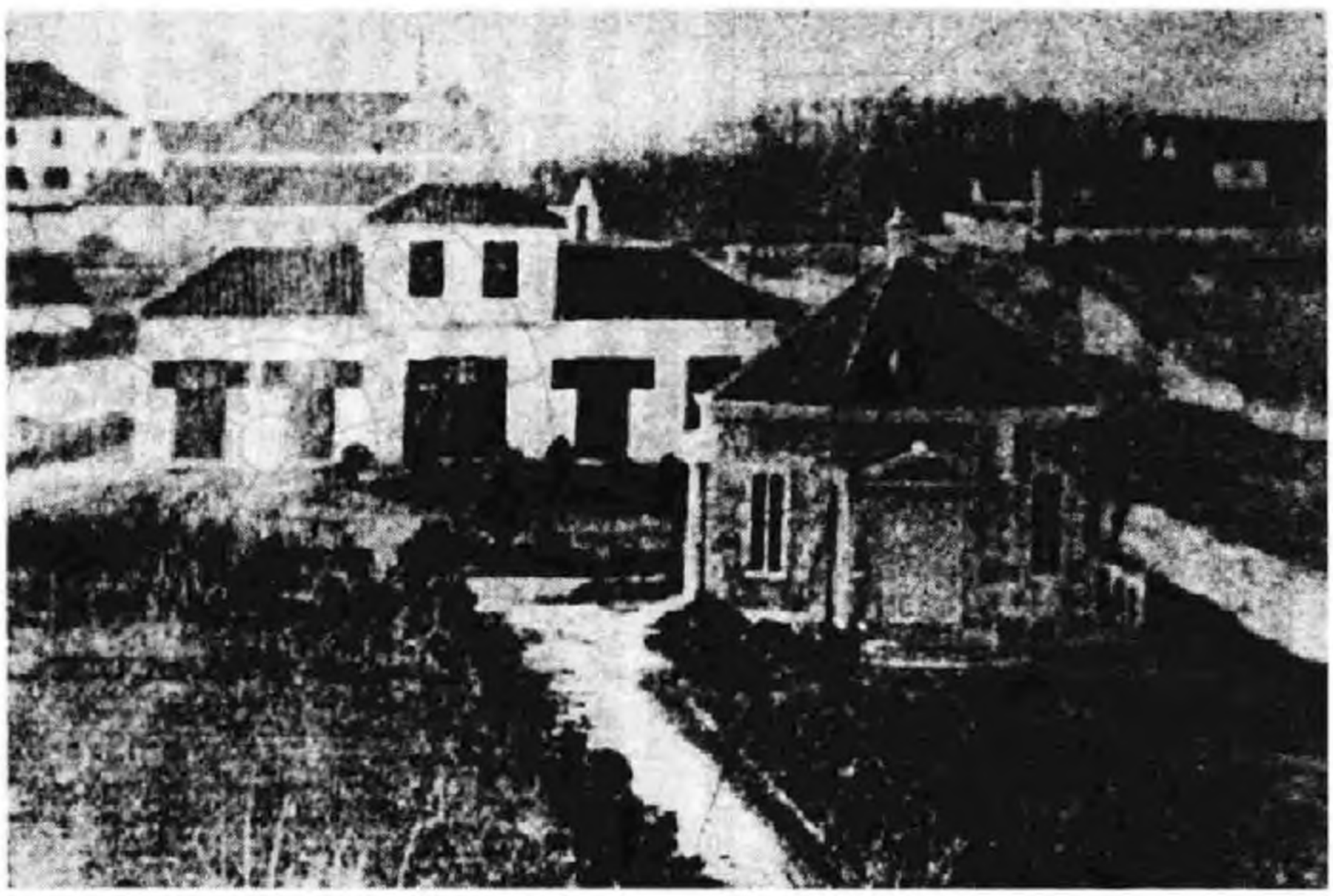
八風圖



上海董家渡聖沙勿略天主堂，建於一八四七年，劉德耀神父用他從法國帶來的儀器於一八六五年在此進行氣象觀測。



劉德耀神父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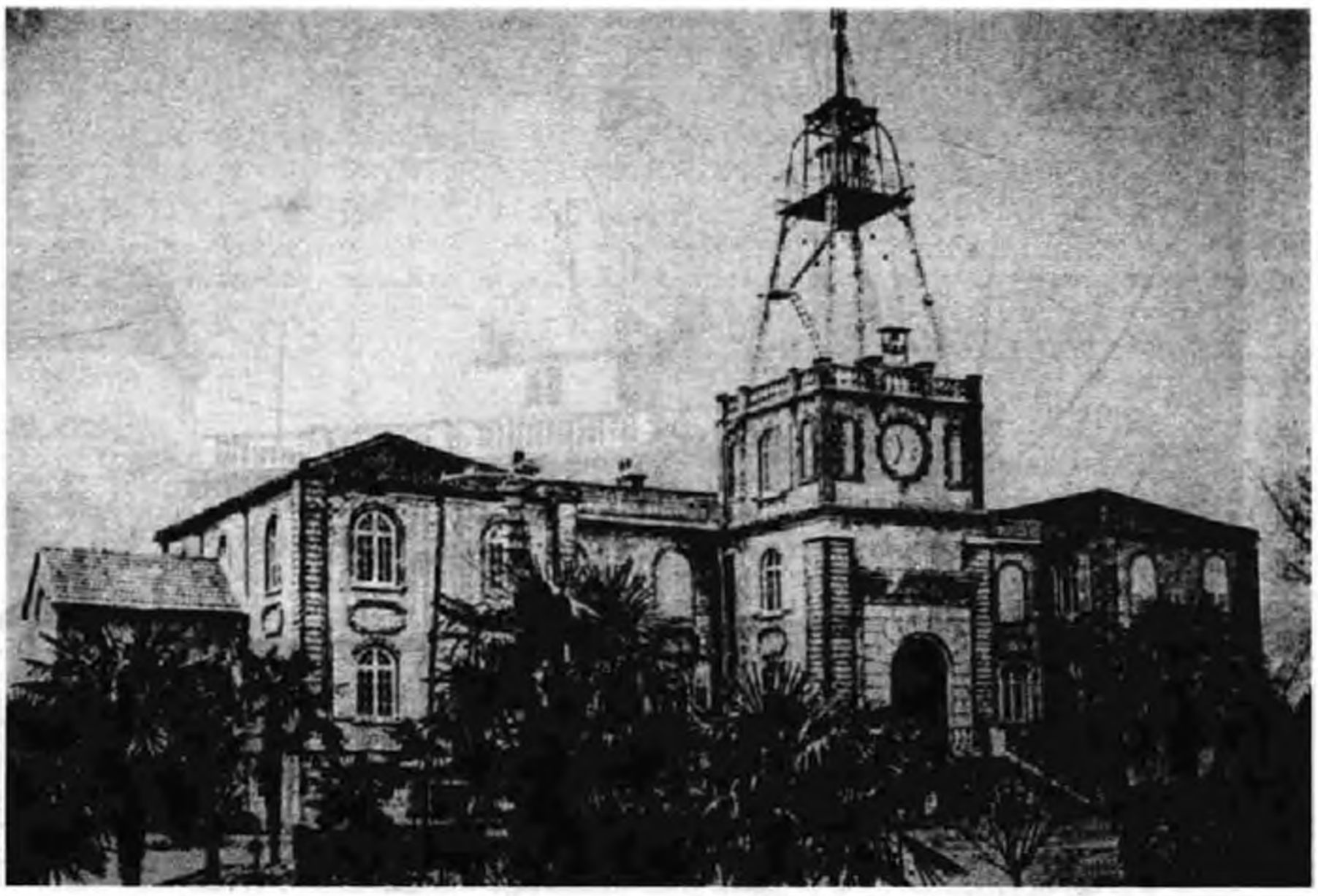
徐家匯觀象臺於一八七三年三月動工，同年八月建成平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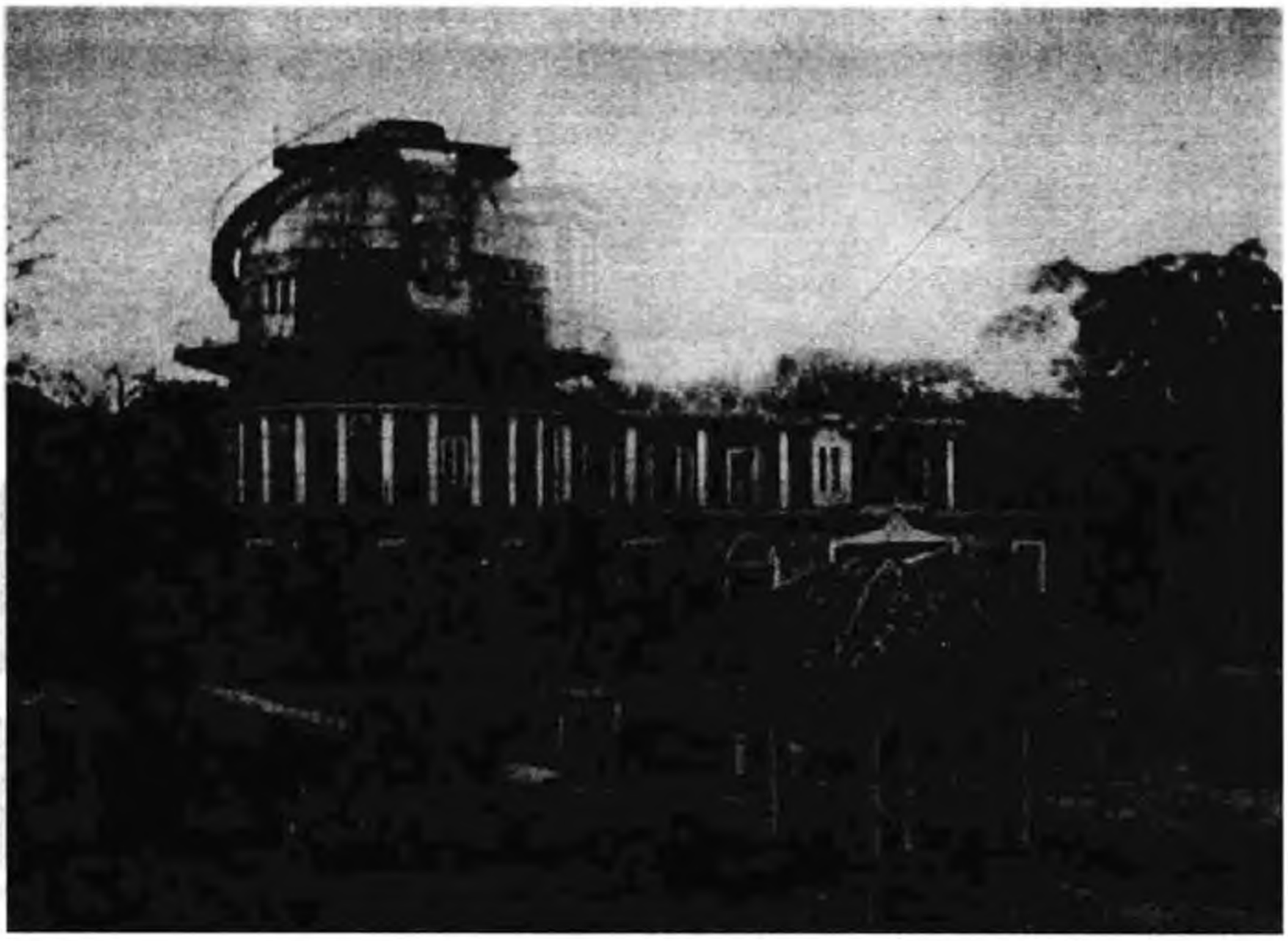
一八八〇年在原址擴建兩層樓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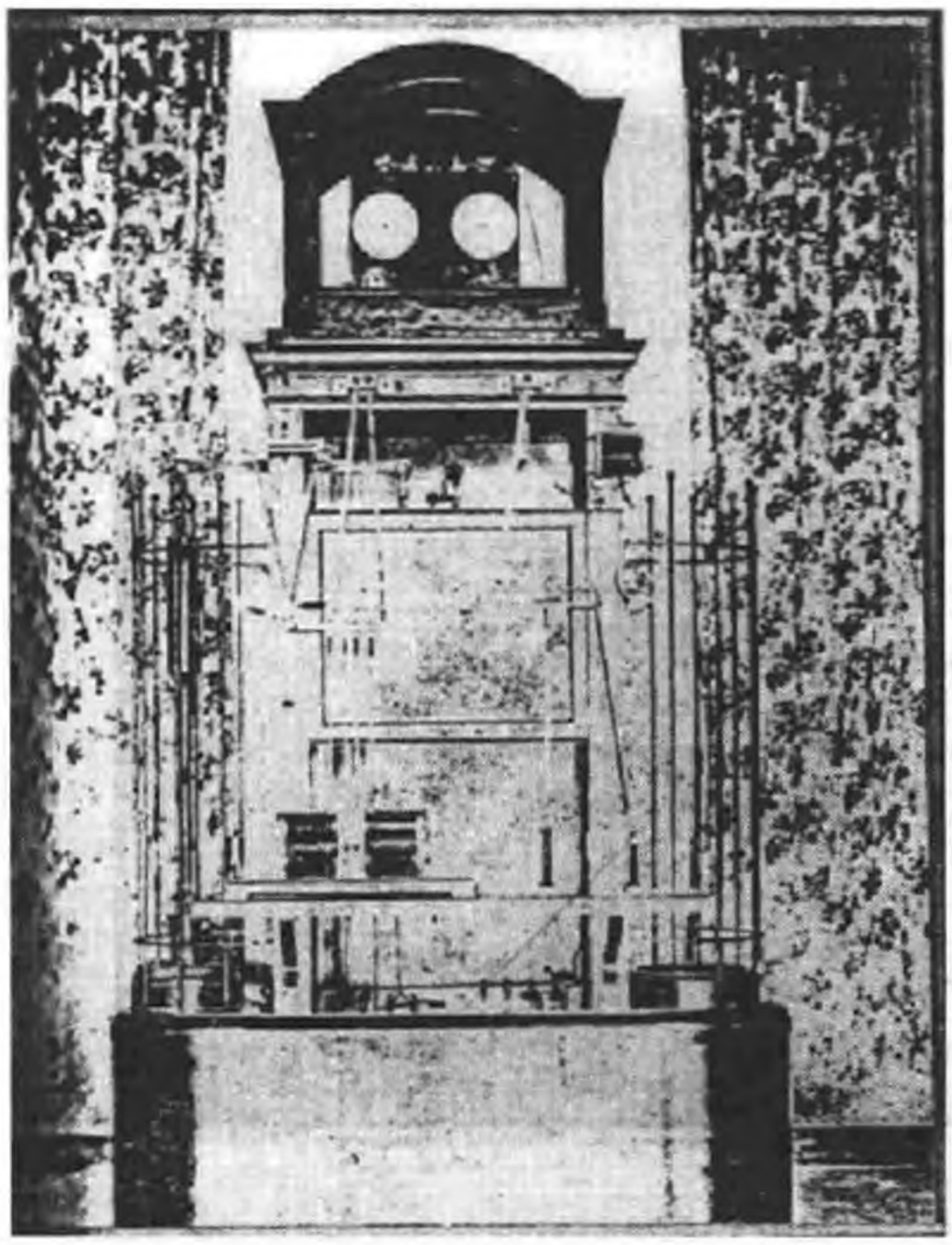
新樓於一九〇〇年落成，碼塔高四十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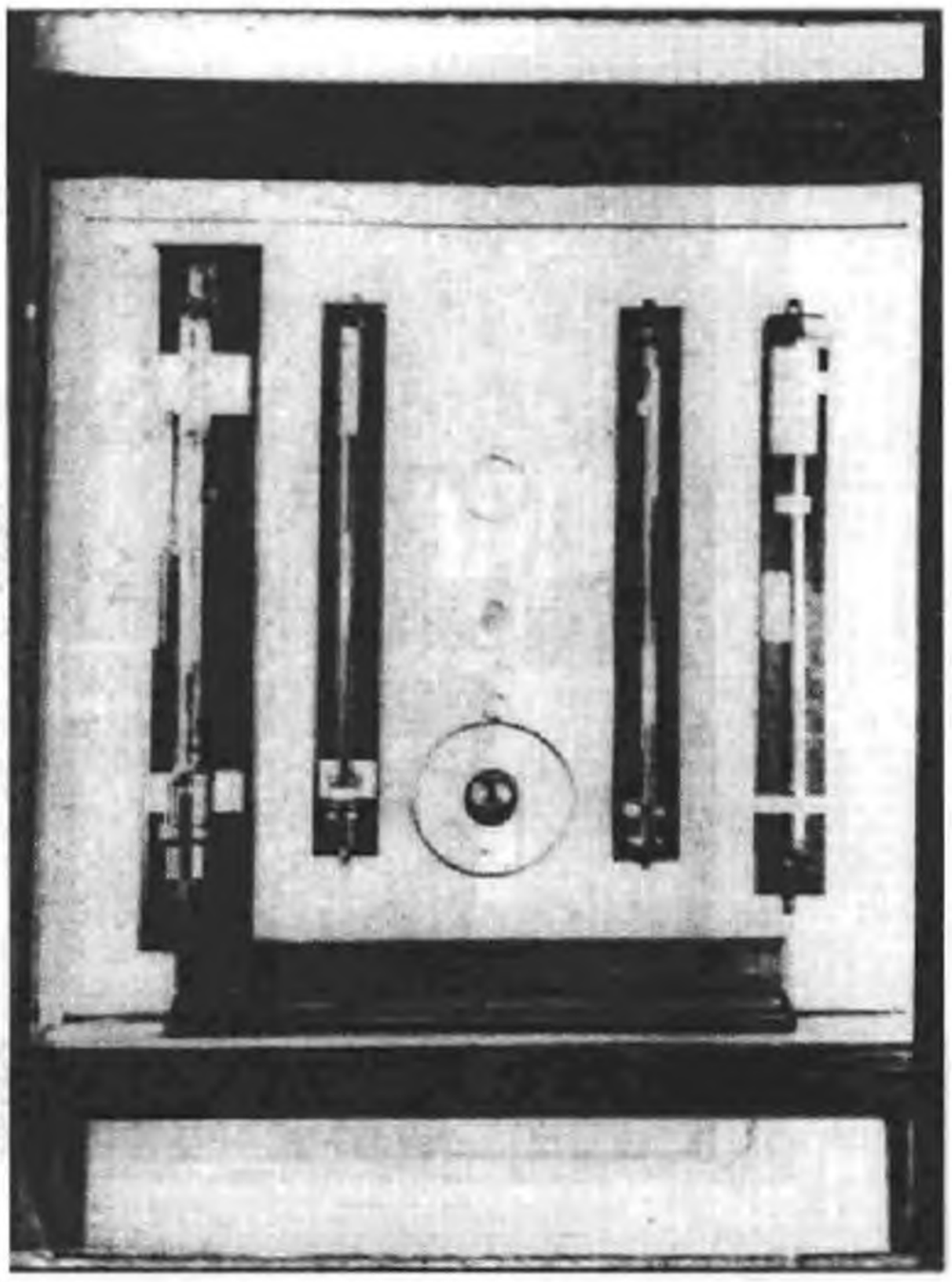
磚塔於一九〇九年被拆除，一九一〇年改建成鐵塔，高三十五米，塔頂安裝貝克萊風儀。



氣象觀測場（一九〇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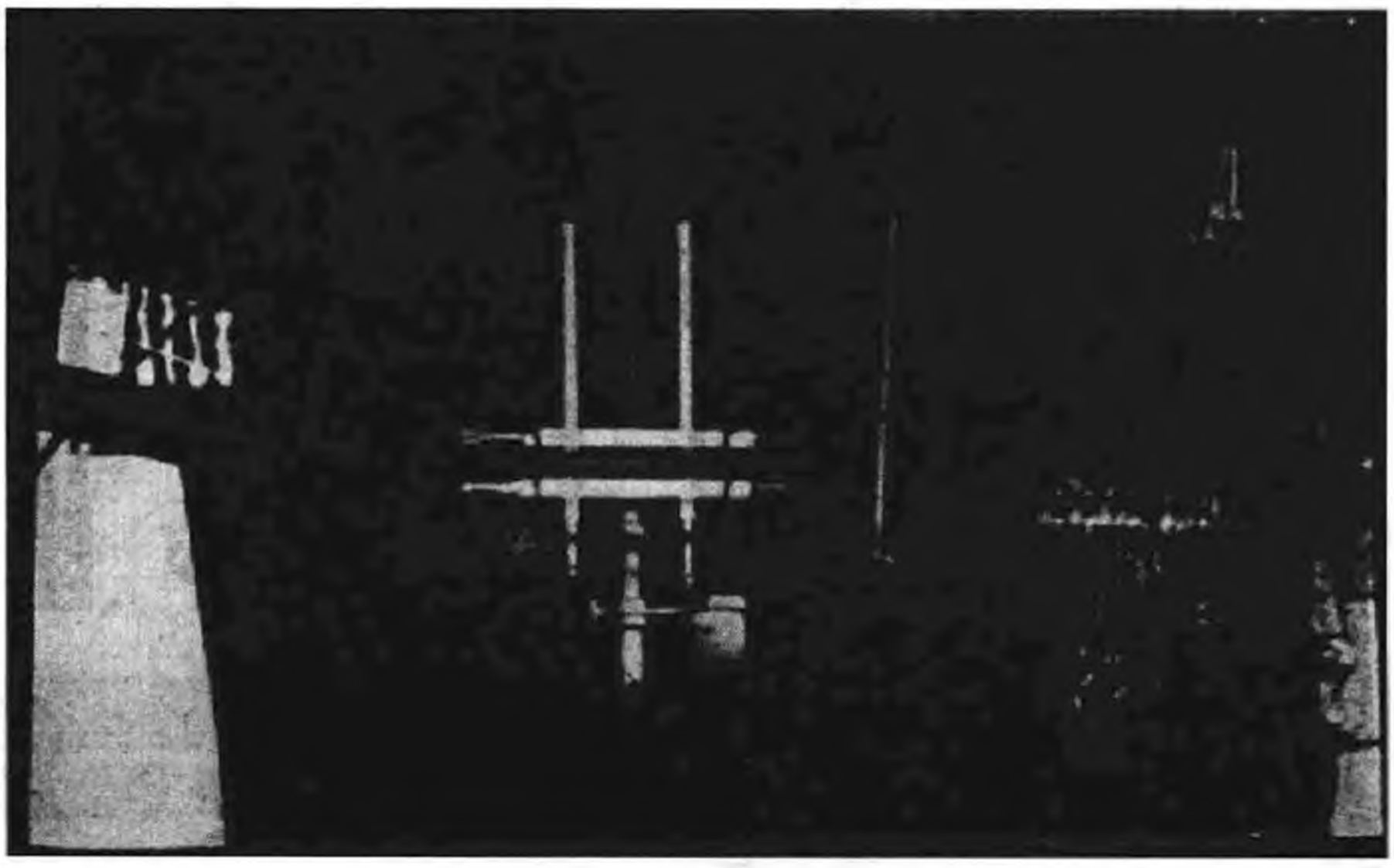
塞希氣象自記儀（一八七六年）



氣壓表（一八七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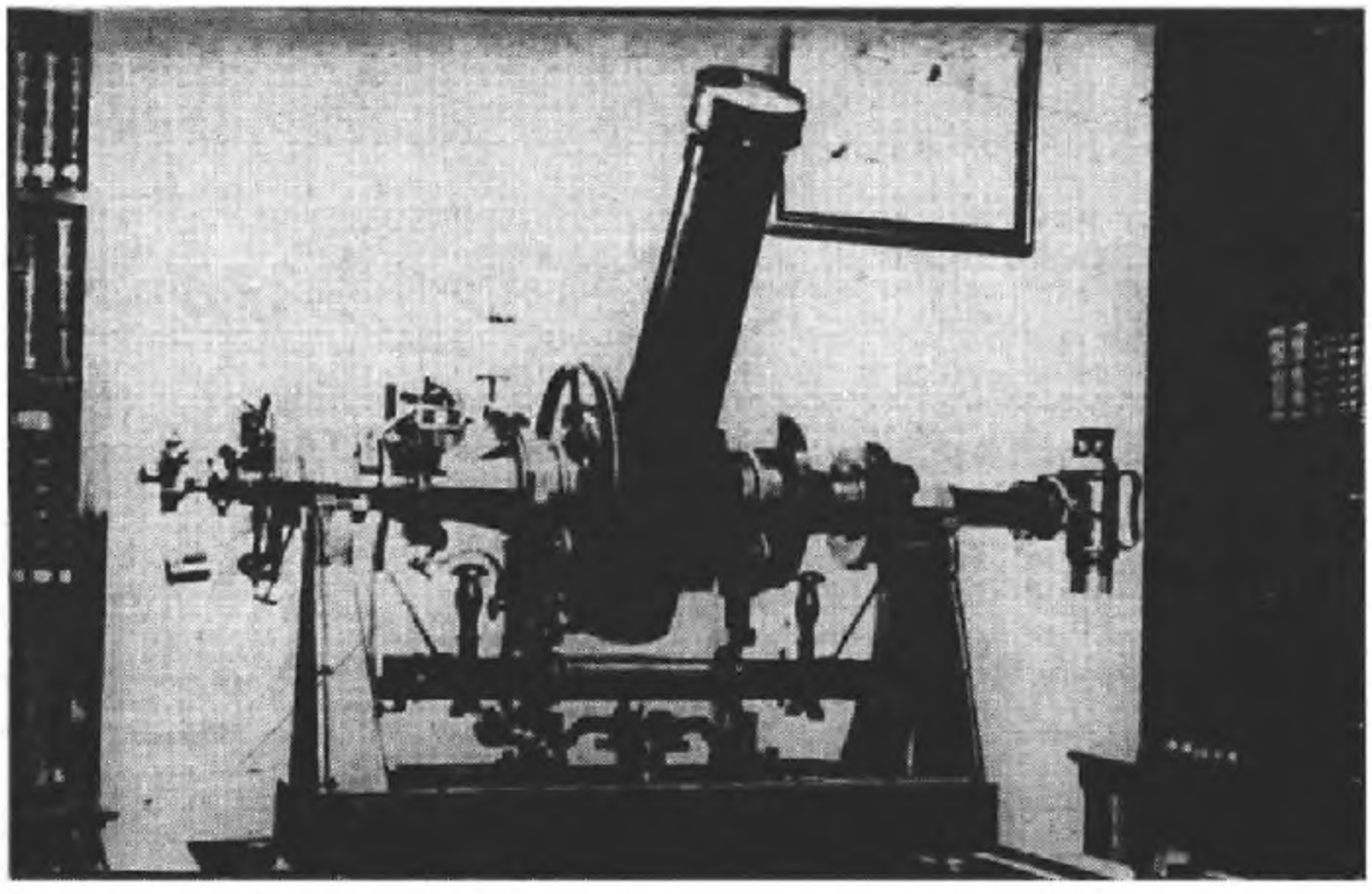
測雲架、測量水蒸汽器亭、量雨器（一九〇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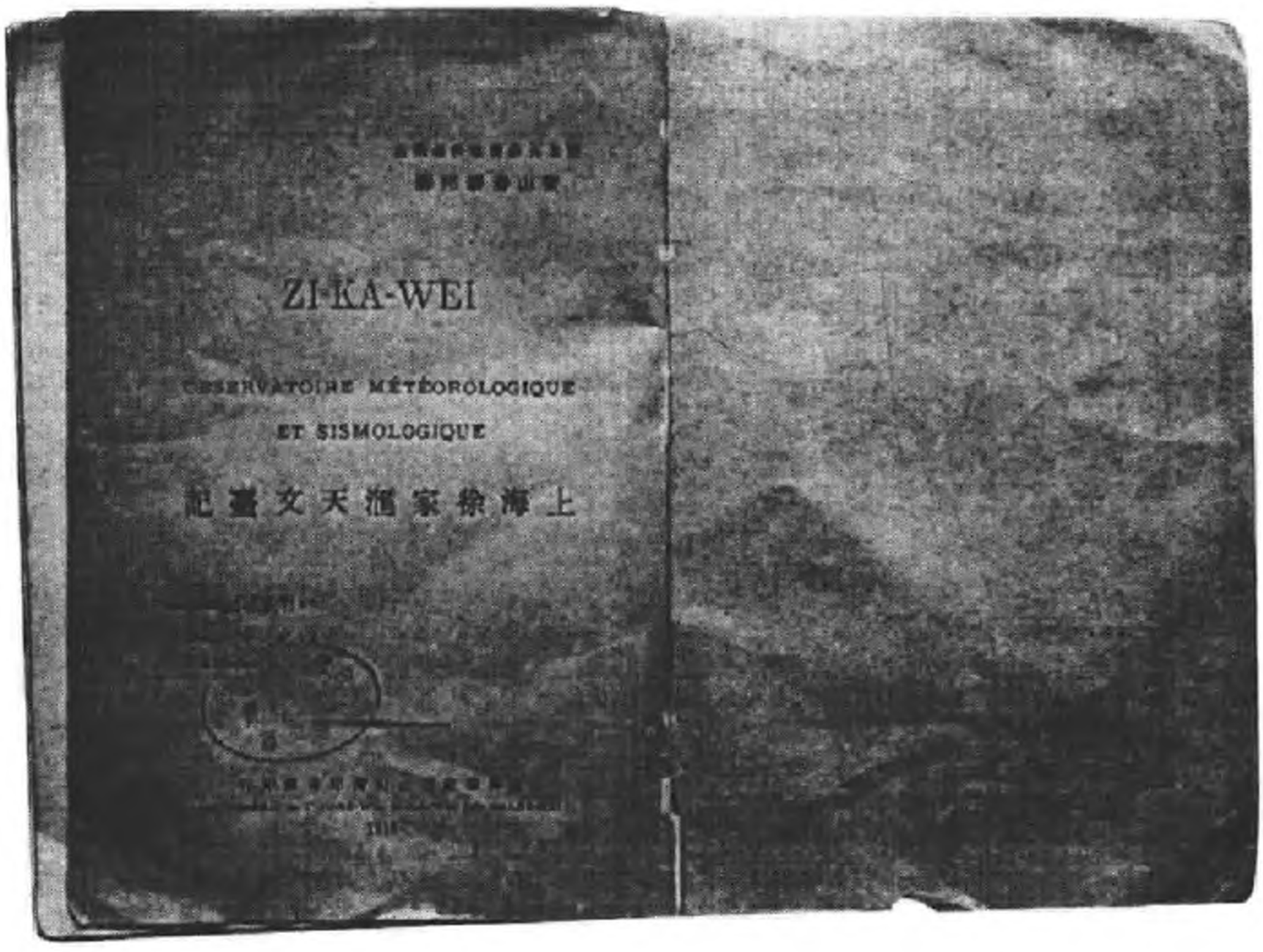
乾、濕球和最高、最低温度表（一九〇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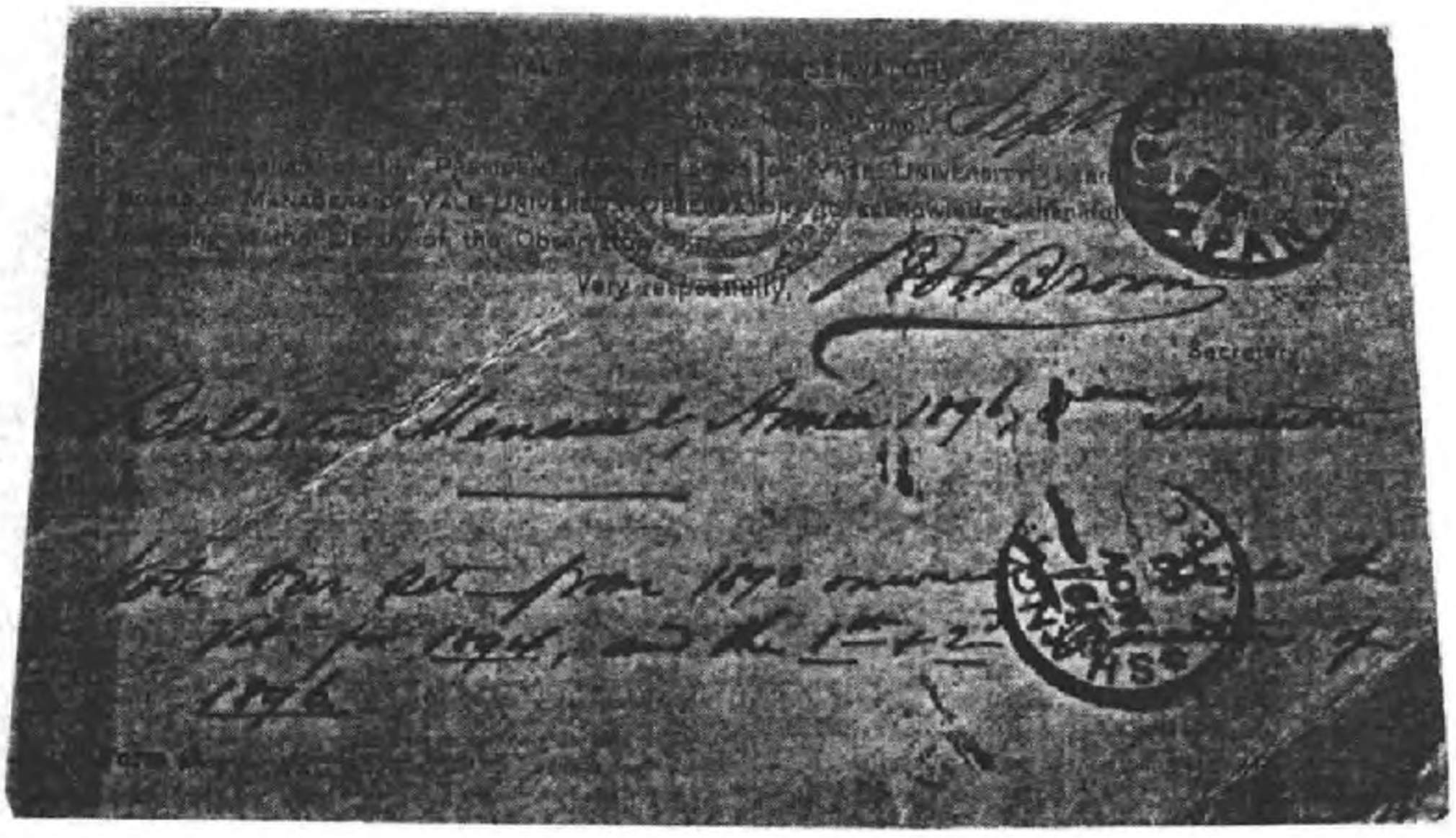
寒暑亭（一九〇一年）、地温表（一九〇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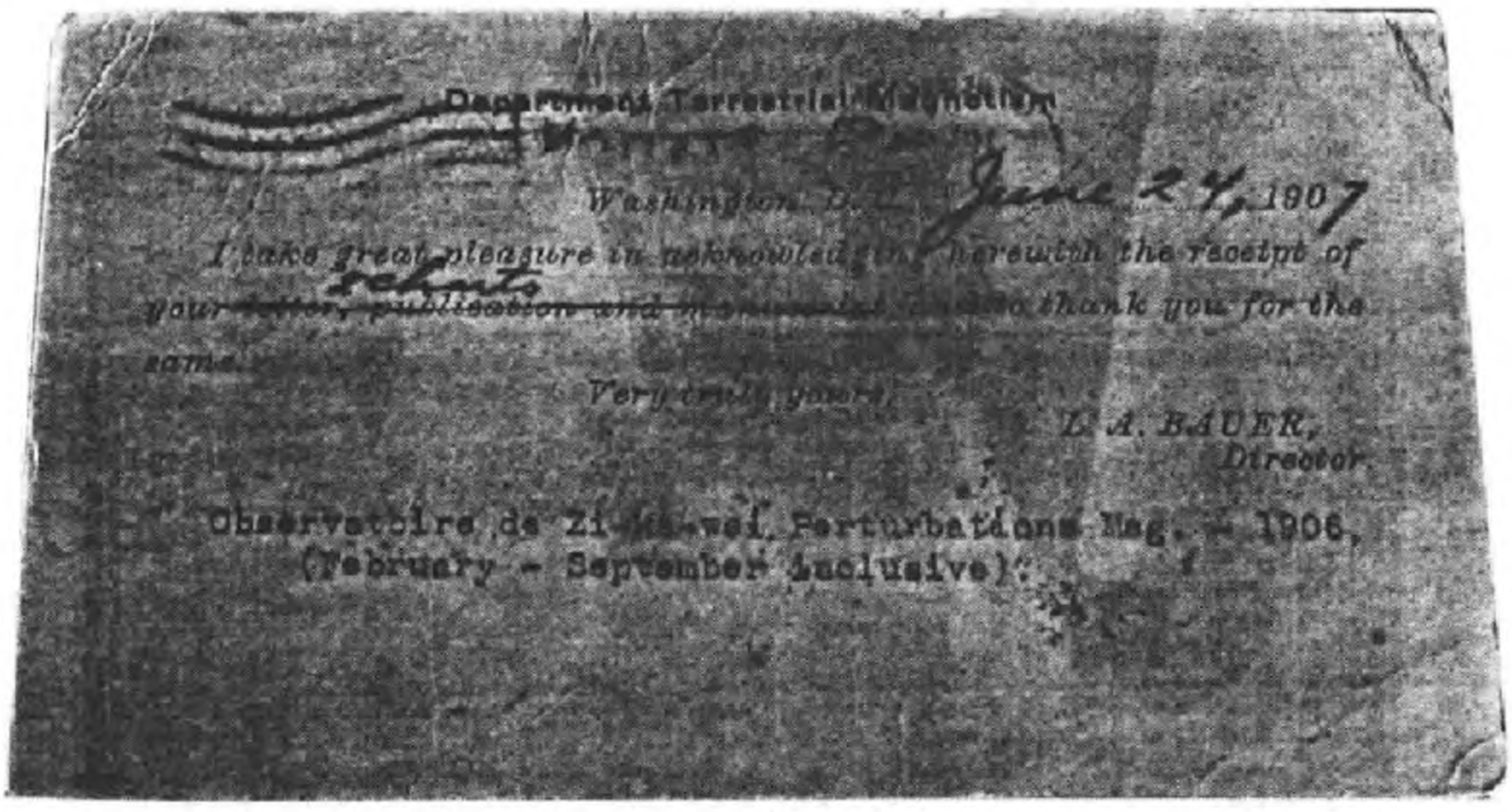
經度儀（一九一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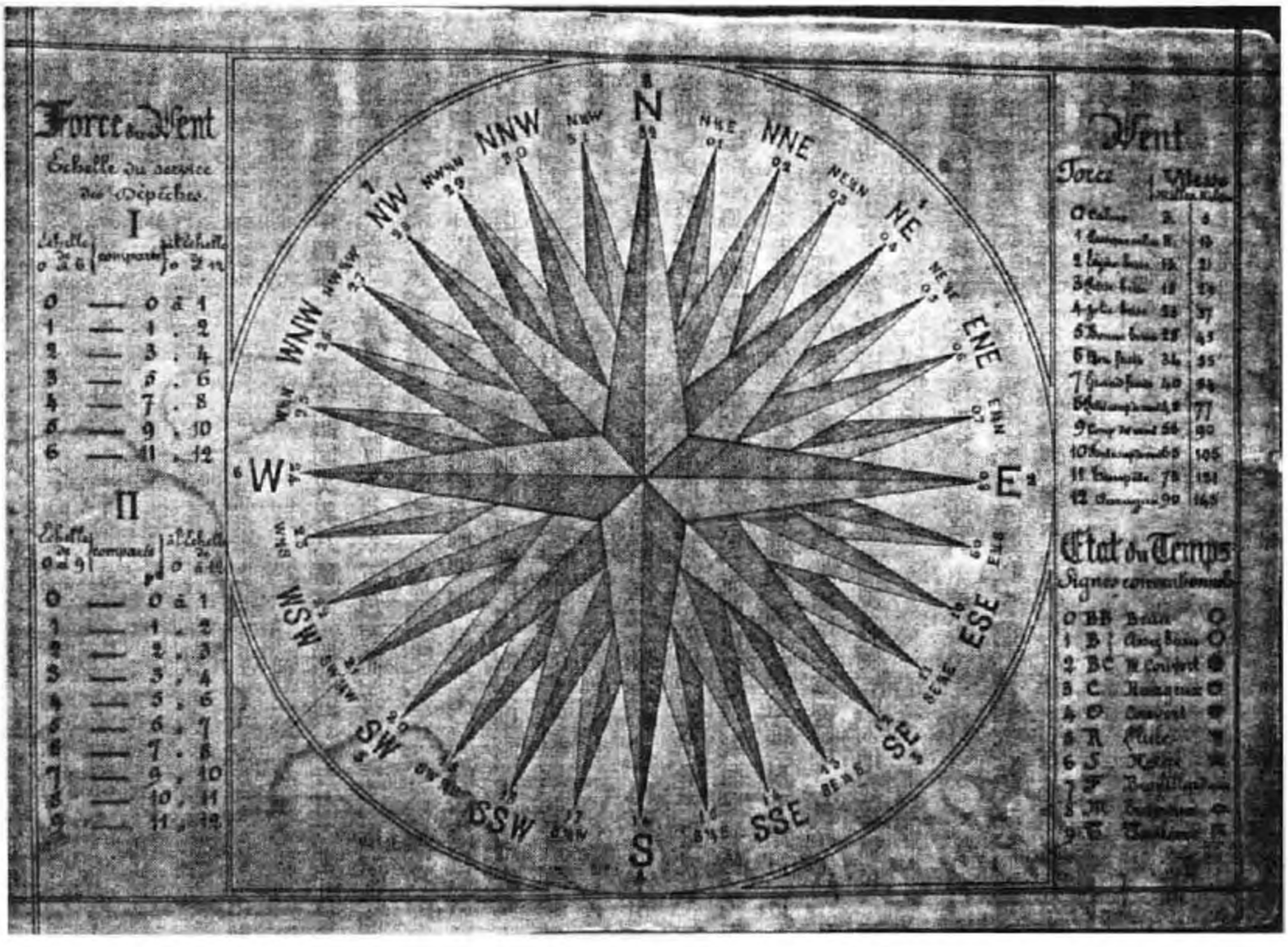
《上海徐家滙天文臺記》書影



世界各地氣象臺收到上海徐家匯觀象臺的資料後寄來的回執——明信片



十六方位風向圖


Force du Vent
Echelle du service des Dépêches.
I
II
N
NNE
NE
ENE
E
ESE
SE
SSE
S
SSW
SW
WSW
W
WNW
NW
NNW
Vent
Force
Etat du Temps

觀測記録部

綜述

漢・蔡邕《蔡中郎集》卷二《答詔問災異八事》 詔問曰：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温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

詔問曰：即祚以來，災眚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水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食，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水不潤下則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畿甸於供御，則其救也。

晉・干寶《搜神記》卷六 天有四時，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而爲虹霓，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

隋・杜公瞻《編珠》卷一《天地部》 金波月玉葉雲

《漢書》郊祀歌曰：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崔豹《古今注》曰：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因而作華蓋。又陸機《雲賦》曰：玉葉金柯。

車蓋雲弓弦月

魏文帝詩曰：西北有浮雲，團團如車蓋。《釋名》曰：弦：月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上弦也。

重輪月連蓋雲

《古今注》曰：漢明帝時，太子舍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耀，四曰海重潤。《易通卦驗》曰：冬至初陽雲如樹木，立春如積水，春分如白鵠，穀雨如連蓋，立夏如赤珠，夏至如水波，寒露如冠纓，霜降上如羊，下如磐石。

絳衣雲素扇月

《兵書》曰：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班婕妤詩曰：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狀明月。

西北雲東南日

《漢武故事》曰：宣帝祠甘泉，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

《古樂府詞》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

濯枝雨觸石雲

周處《風土記》曰：六月常有大雨，名濯枝雨。《春秋公羊傳》曰：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

南箕月北斗雲

《春秋説文》曰：星有好風，月離於箕。又《詩・小雅》云：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易飛候》曰：北斗旁有雲黑蒼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

北堂月西牖風

陸機《樂府詩》曰：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光彩，覽之不盈手。《孫綽詩》曰：迢迢雲端月，灼爍霞間星。清商激西牖，澄景燭南楹。

五日風一旬雨

《論衡》曰：太平之時，五日一風，風不鳴條。《鹽鐵論》曰：周公之代，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丘陵皆熟。

覆船雲倒井雨

《京房易飛候》曰：天晴而有黑雲，如覆船，於日下，當雨。傅玄詩曰：霖雨如倒井，黄潦起洪波。湍流激垣牆，門庭若決河。

枯竹雪拔樹風

《漢書・王莽傳》曰：天鳳二年大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枝皆枯。《晉中興徵祥記》曰：永昌元年，大風拔樹百根。

應蛟雨叩鐘霜

史筌《武昌記》曰：鳳凰山有石皷，石皷鳴，天必大雨。左思《蜀都賦》曰：應鳴皷而興雨。《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鐘，霜降則鳴。

動花風潤葉雨

楊泉《物理論》曰：風怒則飛砂揚礫，喜則搖枝動花。《西京雜記》曰：董仲舒答鮑敞云：太平之世，雨不破塊，潤葉也。

凝檐霜潤草露

曹毗《咏冬》詩曰：寒冰盈渠結，素霜竟檐凝。《春秋元命苞》曰：陰陽散而露下，露下以潤其草木也。【略】

黃雲赤雪

傅玄《菊花賦》曰：紛漫衍以彌，望若黃雲之依中原。

《晉朝雜事》曰：太康七年十一月，河陰下赤雪。

絳雪赤雲

《漢武內傳》曰：仙之上藥有玄霜絳雪。

《東方朔別傳》曰：有赤雲如冠珥。上以問朔，朔曰：不大雨即日暈。後數日，果大雨。

丹霞素霧

左思《蜀都賦》曰：舒丹氣而爲霞。《湘州記》曰：曲江縣有銀山，山多素霧。

榮光佳氣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于河，榮光出河，休氣四塞。《後漢書》曰：春陵佳氣，鬱鬱葱葱。

雌霓雄雷

《月令》曰：季春之月，虹始見。注曰：雄曰虹，雌曰霓。《師曠占》曰：相春雷始起，其音拍格。拍格者，雄雷，主旱。其鳴依依隱隱，不大霹靂者，雌雷，主水。

君子大王

《風角》曰：風不及地二三尺者，此仁人君子之風。宋玉《風賦》曰：夫風起青蘋之末，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栢之下，徘徊椒桂之間，翱翔激水之上，獵蕙草，離秦衡，北上玉堂，躋乎羅帷，經乎洞房，所謂大王之雄風也。動沙塵，吹死灰，此庶人之雌風也。

馬頭鴨子

《漢書》曰：武帝元年十一月雨雹，大如馬頭。《晉中興書》曰：泰興三年，海鹽縣雨雹，大如鴨子。

戊申雲壬子雨

黃子發《相雨書》曰：戊申日候日，欲入時上有冠雲，不問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管輅曰：今夕當雨。傳曰：近壬子日，位滿星中，已有水氣，食頃至也。

五色露九光霞

《洞冥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武帝問曰，何名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吉凶。若吉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著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甘。《十洲記》曰：朱霞九光。

樊英雨薊子雲

楚國《先賢傳》曰：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時日。後有從蜀郡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搜神記》曰：薊子訓到洛，見公卿數十處，後數十處皆有雲起。

從星月干日雲

《尚書・洪範》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注：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京房《風雨要訣・占候》曰：朝雨法有黑雲，如一匹皂干日中，即一日大雨；二匹，二日雨；三匹，十日雨。

紺碧霜玄黃露

王子年《拾遺記》曰：廣延國常雨，青雪氷霜之色，皆如紺碧。《洞冥記》曰：武帝問東方朔曰：若云五色露，可得否？朔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黃青露，盛之玩器以授帝。帝徧賜羣臣，老者嘗之，皆少疾，病皆愈。

玉虹金霧

《搜神記》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泱鬱起白霧，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拾遺記》曰：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風沙起，如霧，亦曰金霧。

繒雲絲雨

《易通卦驗》曰：立秋濁陰，雲出如赤繒。張協詩曰：金風扇景節，丹霞敞

陰期。騰雲似漏網，密雨如散絲。

甜雪甘霜

《拾遺記》曰：西王母進周穆王以嶰州甜雪。又曰：嶰州霜甘也。

風母雨人

劉欣期《交州記》曰：風母出九德縣，似猿，見人若慙，屈頸，打死，得風還活。盛弘之《荊州記》曰：臨賀界有卧石，似人，而色青黄隱起。此鄉若旱，祭之必雨。

陰陽石風雨池

《荆州圖副》曰：銀山縣西有二大石，並立穴中，俗云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居人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旱則鞭其陰石，雨則鞭其陽石。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北有風雨池，山高水激，霏散遠灑，如風雨，瀰泛于數百里中。

風門火井

劉欣期《交州記》曰：風山在九真，風門在山頂，常吐長風。《益州記》曰：火井在臨邛縣卓王孫家，又名王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彌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一瞰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之即滅，其年蜀并於魏。

風井雲泉

《荆州記》曰：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襄中記》曰：齊國有山，山有雲泉，春夏出雲，以桑柴塞之即止。

紀事

連續記録

宋・陸游《入蜀記》卷一　乾道六年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閘，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閘，船舫櫛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糴場前。二日，禺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閔雨，村落家家車水，比連三年頗稔。今春父老言占歲可憂，不知終何如也。過赤岸班荆館，小休前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略】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合路，居人繁夥，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馬。運河水泛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車出積水，婦人兒童竭作，亦或用牛。婦人足踏水車，手猶績麻不置。過平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濕，少頃，霽。止宿八尺，聞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鸞蠹可畏。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方行。自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遠山。【略】二十日，還入嘉州王知義船。微雨極涼。【略】二十七日，留金山，極涼冷。印老言蜀中梁山軍鷺鷥爲天下第一。二十八日，夙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真偉觀也。【略】午間過瓜洲，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爲巨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止在江面，去舟纔丈餘，急檣繫纜，俄而開霽，遂至瓜洲。自到京口泊瓜洲，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露寺。【略】七月一日，黎明離瓜洲，便風掛帆，晚至真州。【略】四日，風便，解纜掛帆，發真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衆。煙帆映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愈疾。【略】五日，大風。將曉，覆裓衾，晨起淒然如暮秋。過龍灣，浪湧如山。【略】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便風，張帆而行。然港淺而狹，行亦甚緩。【略】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泊太平州江口。【略】是日便風，擊鼓掛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溆，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類此者，記之以寓一笑。

宋・陸游《入蜀記》卷二　七月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溪相接，水清濁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蓋自此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連日阻風。兩小山夾江，即東梁西梁，一名天門山，李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十九日，便風，過大小褐山磯。奇石巉絶，漁人依石挽罾，宛如畫圖間所見。【略】二十二日，過大江，入丁家洲夾，復行大江。自離當塗，風日清美，波平如席，白雲青嶂，遠相映帶。終日如行圖畫，殊忘道途之勞也。【略】二十七日，五鼓，大風自東北來，舟人不告，乘便風解船，過雁翅夾，有税場，居民二百許家，岸下泊船甚衆。遂經皖口至趙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里，而風益大，乃泊夾中。皖口即王師破江南大將朱令贇水軍

處。趙屯有戍兵，亦小市聚也。是日大風，至暮不止。登岸，行至夾口，觀江中驚濤駭浪，雖錢塘八月之潮不過也。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羣山，蒼翠萬疊，如列屏障，凡數十里不絶。自金陵以西所未有也。是日，便風張帆，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搖兀掀舞，纔如一葉。過獅子磯，一名佛指磯，蘚壁百尺，青林緑篠，倒生壁上，圖畫有所不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有數磯，亦奇峭，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脚直插大江，廟依峭崖架空爲閣，登降者皆自閣西崖腹小石徑，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甍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舟至石壁下，忽晝晦，風勢横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帆，趨小港，竭力牽挽，僅能入港。繫纜同泊者四五舟皆來助牽。早間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魚正緑，腹下赤如丹，躍起柂旁，高三尺許，人皆異之。是晚果折檣破帆，幾不能全，亦可怪也。入夜，風愈厲，增十餘纜。迨曉方少定。二十九日，阻風馬當港中。風雨淒冷，初御綈衣。有小舟冒風濤來賣薪菜豨肉，亦有賣野鵝肉者，云獵蘆場中所得。飯已，登南岸，望馬當廟，北風吹人勁甚，至不能語。既暮，風少定，然怒濤未息，擊船終夜有聲。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抛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與它石迥異。【略】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微雨，復以小艇游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烟雨空濛。【略】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開霽，遂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略】十四日，曉雨。【略】是日，逆風挽船，自平旦至日昳，纔行十五六里。泊劉官磯旁。【略】十五日，微陰。西風益勁，挽船尤艱。【略】晡後，得便風，次蔚口鎮，居民繁錯，蜀舟泊岸下甚衆。【略】

宋・陸游《入蜀記》卷三　八月二十日，曉，離黄州，江平無風，挽船正。自赤壁磯下過，多奇石，五色錯雜，粲然可愛，東坡先生怪石供是也。挽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狹，隔江岡阜延袤，竹樹葱蒨，漁家相映，幽邃可愛。復出大江，過三江口，極望無際，泊戚磯港。【略】二十二日，平旦微雨。過青山磯，多碎石及淺灘，晚泊白楊夾口。【略】二十三日，便風掛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風。食時至鄂州，泊税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御尾不絶者數里。【略】三十日，黎明離鄂州，便風掛帆，沿鸚鵡洲南行。【略】

九月十日，阻風雨。遣小舟横絶江面，至對岸買肉食，得大魚之半，又得一烏牡鷄，不忍殺，畜於舟中。俄有村翁持茭萌一束來餉，不肯受直，遣人先之夔。晚晴，開船窗觀月。【略】二十一日，劉師丁内艱，分迓兵之半，負肩輿自山路先歸夔州。是日，重霧四塞。

宋・陸游《入蜀記》卷四　九月二十九日，阻風。【略】

十月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政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碚，《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絶類，而背脊皰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洞穴，石色緑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有積雪，而洞口温然如春。十日，早，泊城下。歸州，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黄牛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嵯峨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黄，前有一人，如著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略】十一日，過達洞灘，【略】夜小雨。

宋・呂祖謙《東萊集》卷一五　入越録

淳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自金華與潘叔度爲會稽之游。時夏秋之交輒涸。今歲雨澤以時，田不印水，秋深猶瀰漫也。是日凝陰不開，風襲人已有力，始御袷。四山雲氣滃然，岡巒出没。申後微雨，夜遂大。二十九日，早，冒雨行二里，小鳳林寺涉溪屈曲，稻塍間泥淖没屨。

入閩録

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早發婺州，二十五里馬海廣教寺，三十里湯塘，入衢州龍游縣界，十五里宿小龍游。是日陰。二十二日，十里湖頭，三十里龍游縣，三十五里宿安仁。是日陰，時見日，晚雨。二十三日，三十五里衢州。是日早雨，辰後止，晚蒸溽。二十四日，留超化，是日雨時作時止。二十五日，早發衢州，是日早雨，辰止，時見日。二十六日，五里江山縣，五里煙蘿洞。是日陰，夜大雨。二十七日，五里鐵爐岡，五里紅橋渡，五里長流，四里三坑，五里楓嶺，十里仙霞嶺。是日陰，夜大雨。二十八日，五里相亭，五里小千嶺，下嶺半入建寧府浦城縣界。是日晴，晚雨。

四月初一日，三里轉山頭，入五夫路。三里陂頭水，蠶道多斷絶，二里洪源栅，五里竹源，山徑縈紆，澗水交流，聲如怒雷。是日晴。初二日，見劉監廟。是日晴。初三日，游劉氏園。是日晴。初四日，游密菴，是日晴。初五日，自密菴歸。是日早晴晚雨。

庚子辛丑日記

淳熙七年庚子

正月戊寅一日甲寅，晴。立春。見日。五日，晴。六日，晴，暖如中春。八日，晴，暖甚。九日，晴，暖。十日，未後雷、小雨，晚陰風。十一日甲子，陰，時見日，午小雨。十二日，陰，薄寒。十三日，小雨，午後晴，暖。十四日，自四更大雨，欲曉漸微。終日陰風。夜晴。十五日，晴。十六日，晴，寒。雨水。十七日，晴，暖。十八日，晴，暖。十九日，晴，暖。二十日，晴，風。二十一日甲戌，早小雨，陰。二十二日，陰，午後雨，遂入夜，時作時止。二十三日，陰，時見日，極暖。酉後雨，簷溜終夜有聲。二十四日，欲曉雨止，林塘膏潤，畦壠滲漉。晴。二十五日，晴。晚風，夜寒。二十六日，晴。二十七日，晴。二十八日，陰晴不定。二十九日，陰。

二月己卯，大。一日，晴，暖。二日甲申，早晴晚陰。驚蟄。三日，晴和，桃杏盛開。四日，晴。五日，自四更雨，終日時作時止。六日，晴。七日，早晴，申後微雨。八日，微雨。九日，晴和。十日，晴。夜雨。十一日，欲曉雨止。紫荊盛開鮮明。陰，晚風，遂入夜。十二日甲午，雨，寒。十三日，陰，寒，時見日。遠山有雪。十四日，晴。十五日，早晴，已後陰，寒。社十六日，晴，稍和。十七日，晴和。十八日，晴，午後陰。十九日，晴。二十日，雨，暖，申後晴。初夜山風翛然，隨以驟雨。二十一日，雨後新緑可觀。晴，暖。二更後雷雨。二十二日甲辰，欲曉雨止，辰後復作，風寒微霰，北山有雪。二十三日，晴寒。二十四日，陰，寒。二十五日，晴。二十六日，陰，時見日。二十七日，陰，暖。二十八日，晴，暖。二十九日，晴，暖，夜雨。三十日，五鼓雨，欲曉止。時陰時晴，蒸溽。

三月庚辰，大。一日，陰，蒸溽。二日甲寅，陰，寒暖不齊。三日，陰，酉後大雨，半夜止。清明。四日，早陰風，辰後止。五日，陰，早陰，終日雨。八日，晴，極暖。緑陰初成。九日，已後雨，午止，蒸溽。夜雨連明。十日，辰後雨，昏時止。十一日，陰晴不定，寒。十二日甲子，陰。十三日，陰，辰後晴。十四日，晴。筍生。十五日，晴和。十六日，晴，暖，二更後雨。十七日，晴，暖，二更後雨。十八日，五更雨驟，欲曉止。陰晴不定。穀雨。十九日，晴，和。二十日，晴。二十一日，雨。二十二日甲戌，晴。二十三日，晴。二十四日，晴。二十五日，晴。二十六日，晴，初熱。二十七日，晴。二十八日，晴，熱。二十九日，晴，熱，晚大風雨，昏後止。三十日，陰風濕熱。

四月辛巳，小。一日，陰，雨時作時止。二日甲申，晴。三日，陰。立夏。四日，陰，時有雨，酉後雷雨，終夜不息。八日，早雨，辰後晴。九日，早濕熱，午雷雨，申後晴，晚復雨，中夜止。十日，晴，清和。十一日，晴，和。十二日甲午，晴。十三日，晴，和。十四日，晴，熱。十五日，陰，時見日。濕熱，晚微雨。十六日，晴。十七日，晴，暖。十八日，晴，暖。十九日，晴，通夕煩暑。二十日，雨，濕熱，晚冷。二十一日，雨，冷。二十二日甲辰，晴。二十三日，晴。二十四日，晴。二十五日，晴。二十六日，晴。二十七日，晴，熱。

五月壬午，大。一日，溽暑，雨時作時止。二日，雨或作或止。三日甲寅，陰，時見日。四日，陰，二更後雨。五日，欲曉雨止。陰，時見日。芒種。六日，陰，燈後雨，遂終夕。七日，細雨，時見日，午後晴。八日，晴熱。九日，陰晴不定，濕熱。十日，晴，夜微雨。十一日，雨，時大時小，時作時止。十二日，雨，午後止，夜，小雨頃之。十三日甲子，晴，熱。十四日，陰，溽暑終夜有聲。十五日，雨，已後止，晚晴。十六日，晴，和。申後熱。十七日，陰，時有雨，申後雷雨，遂終夜。十八日，雨不止，溪漲，晚雨止。十九日，早復雨，晚益大。二十日，雨，晨夜不息。夏至。二十一日，雨，時作時止，申後晴。二十二日，晴，溽暑，晚小雨。二十三日甲戌，晴，熱。二十四日，晴，熱，清風時至，晚雷雨，昏後止。二十五日，晴，晚，小雨，即止。二十六日，陰晴不定，時有微雨，溽暑。二十七日，晴，熱。二十八日，早陰涼，午後晴，熱。二十九日，晴，熱。三十日，早陰涼，已後晴熱。

六月癸未，小。一日，晴，時有雲。二日，晴，熱，午後陰涼。三日甲申，晴，時有雲。四日，陰，昏後雨，夜分止。五日，雨，午後晴。小暑。六日，晴，熱。七日，晴，熱。八日，晴，熱，晚驟雨，即止。九日，晴，午時有雨。十日，早晴，已後陰。十一日，晴，時有雲。十二日，陰，涼。十三日甲午，陰，午小雨，時見日。十四日，薄陰，申驟雨。十五日，陰，時時雨，夜雨。十六日，陰雨，涼燠不常。十七日，晴，熱。十八日，晴，熱，申後陰涼。初伏。十九日，晴，熱。二十日，晴，熱甚。大暑。二十一日，晴，熱。二十二日，晴，熱。二十三日甲辰，晴，熱極。二十四日，晴，熱，午有雷。二十五日，晴，熱，申後雷震。陰晦，小雨即霽。二十六日，晴，熱。二十七日，晴，熱，晚小雨。中伏。二十八日，晴，熱。二十九日，晴，熱。

七月甲申，大。一日，晴，極熱。二日，晴，熱。三日，晴，熱，晚大雷雨，有電，燈後止。四日甲寅，晴，熱，夜風雨久之。五日，晴，熱，晚大風雨。六日，晴，熱。立秋。七日，晴，熱，晚大風雨。六日，晴，熱。八日，晴，熱。九日，晴，極熱。末伏。十日，晴，熱。一日，晴，熱。十二日，晴，熱。十三日，晴，熱。十四日甲子，晴，時有雲，微涼。十五日，晴，熱，夜稍涼。十六日，晴，熱，早晚涼，酉後驟雨。十七日，晴，熱。八日，晴，熱。十九日，晴，極熱。二十日，晴，熱。二十一日，晴，熱。二十二日，晴，熱。二十三日，晴，熱。二十四日甲戌，晴，熱。二十五日，晴，熱。二十六日，晴，熱。二十七日，晴，熱。二十八日，晴，熱。二十九日，陰申後雨，簷溜有聲，食頃止。夜時有雨。三十日，沉陰，晚時小雨。

八月乙酉，小。一日，陰。二日，晴，新涼。三日，晴。四日甲申，陰，微雨，四更後稍大。五日，雨或大或小。六日，晴，時有雲。七日，晴。白露。八日，晴，熱。九日，晴，風。十日，晴。十一日，陰。十二日，晴，時有雲。十三日，晴。十四日甲戌，霜，晴，晨光葱曨，風氣清澈。二十七日，霜，晴。二十九日，霜，晴。三十日，晴，寒。

十二月己丑，小。一日，晴，寒。二日，晴，寒。三日，晴。四日甲申，晴，頗暖。七日，晴。八日，晴，時有雲。十日，晴。十一日，晴，寒。九日，晴。十五日，晴，寒。十四日，陰，寒。十五日，晴，寒。十六日甲午，晴，寒。十七日，晴，寒。十九日，晴，寒。二十日，晴，寒。二十一日，晴，寒。二十二日，晴，寒。二十三日，晴，寒。二十四日，晴。二十五日，晴。二十六日甲辰，晴。大寒。二十七日，晴。二十八日，晴。二十九日，晴，寒。

淳熙八年辛丑

正月庚寅，大。一日戊申，晴，寒。二日，晴，寒。三日，陰，微飄雪。四日，自昨夜大雪，林麓欄檻高下一色。辰後止。五日，陰，晦，時有雨。夜雪。六日，早雪止，藏雪。申後雪復作，晚止。七日甲寅，陰晴不定。八日，陰，晦，晚大雪，遂入夜。九日，早雪止，琳琅觸目。陰。十日，晴，瓦溝餘白。臘梅盛開。十一日，霜，晴，已後陰。十二日，陰，寒。立春。十三日，陰，時見日。十四日，晴，有雲。十五日，晴，風。十六日，晴，風。十七日甲子，晴。十八日，晴。十九日，晴。二十日，日烘臘梅香甚。二十一日，晴。夜大風。二十二日，陰，風。二十三日，晴。二十四日，晴。夜小雨。二十五日，晴，和，夜風。二十六日，陰，寒。雨水。二十七日甲戌，陰。二十八日，陰，寒，時時小雨後雪，終夜不止。三十日，早晴，申後雪遂終夕。

二月辛卯小。一日，大雪，晚小止，復作。二日，雪，日夜不息。三日，大雪，日夜不息。四日，早雪止，未後晴。五日，陰晴不定。六日，輕陰。餘雪可

觀。七日甲申，晴。八日，晴。九日，晴。園梅盛開。十一日，陰晴不定。夜小雨。十二日，細雨，時作時止。十三日，陰，晚晴。十四日，晴，和。十五日，晴，和，晚大風。十六日，晴，和。紅梅開。十七日甲午，晴，暖。十八日，陰，暖甚，晚小雨。十九日，欲曉大風雨，終日滂沱。晚晴。二十日，晴。社。二十一日，陰，時有雨。二十二日，晴。二十三日，霜，寒，晴。櫻桃花開。二十四日，晴。杏花開，聞春禽。二十五日，晴，和。二十六日，晴，和。桃花開。二十七日甲辰，晴，風，時有雲。二十八日，陰，午後晴。雜花多開，晚雷雨，遂入夜。春分。二十九日，陰，雨。

三月壬辰，大。一日，晴。紫荊花開。晚雨。二日，晴。三日，晴。四日，晴。五日，或晴或陰，夜小雨。六日，陰。七日，陰，雨。八日甲寅，陰，雨，夜晴。九日，晴，寒。李花開。十日，陰，晚雨。十一日，陰，雨。十二日，陰，雨。十三日，陰，時見日。十四日，晴，暖。海棠梨花盛開。夜雨。清明。十五日，陰，晚小雨。十六日，晴，時有雲。十七日，晴。聞蛙。十八日甲子，早晴，辰後陰雨，遂終夜。十九日，陰，雨。二十日，或陰或晴。二十一日，晴，夜小雨。二十二日，晴，漸熱。綠陰初成。夜雨。二十三日，陰，時有雨，午後雨益大，遂終夜。二十四日，晴。二十五日，晴。真珠花開。二十六日，晴。百葉桃開。二十七日，晴。二十八日甲戌，陰，雨。二十九日，陰，雨，時見日。穀雨。三十日，晴。竹間薤開。

閏三月，小。一日，晴。荼蘼薔薇開。二日，陰，晚晴。紫竹筍生。聞子規。三日，陰。午後雨，遂終夜。四日，細雨。五日，陰。作茶蘼架。六日，陰。種蓼、花時見日筋竹笋生。晚雨遂終夜。七日，雨。八日甲申，晴，濕熱。九日，陰。種芭蕉。十日，雨，晚晴。夜復雨。十一日，或陰或晴。十二日，晴，夜雨。聞鶯。十三日，晴。十四日，乍雨乍晴。立夏。十五日，晴，時有雨。十六日，輕雷，小雨。十七日，陰，小雨。十八日甲午，陰，時見日。十九日，陰。新荷生。二十日，晴，時有雲。二十一日，陰，時見日。二十二日，陰晴不定，小雨。二十三日，陰。午後雨，遂終夜。四日，細雨。五日，陰。作茶蘼架。六日，陰。種蓼、花時見日筋竹笋生。晚雨遂終夜。七日，雨。八日甲申，晴，濕熱。九日，陰。種芭蕉。十日，雨，晚晴。夜復雨。十一日，或陰或晴。十二日，晴，夜雨。聞鶯。十三日，晴。十四日，乍雨乍晴。立夏。十五日，晴，時有雨。十六日，輕雷，小雨。十七日，陰，小雨。十八日甲午，陰，時見日。十九日，陰。新荷生。二十日，晴，時有雲。二十一日，陰，時見日。二十二日，陰晴不定，小雨。二十三日，晴，熱。二十四日，晴，熱。中伏。五日，晴，熱，申風雷，微雨灑洒。秋蟲鳴。六日，晴，熱。晚薄雲，小雨。七日，晴，熱。八日，晴，熱。晚雨，簷溜有聲。食頃止。九日甲寅，晴，大熱。池蓮始開。夜驟雨頃之。十日，晴，熱。十一日，晴，熱。十二日，晴，熱。蓼花開。十三日，晴，熱，夜尤熱。十四日，早驟雨，終日陰。夜月明。十五日，晴，時有風。十六日，晴，熱。十七日，朝霞，晴，熱。立秋。十八日，晴，熱。十九日甲子，晴，熱。二十日，早陰，巳後晴。二十一日，欲曉驟雨頃之，終日陰，昏後小雨。二十二日，晴，熱。二十三日，晴，熱。二十四日，晴，熱。晚驟雨，虹見。二十五日，晴。除圃爐。二十六日，晴，熱。二十七日，晴，熱。二十八日，晴，熱。二十九日甲戌，晴，熱，午後小雨。

七月丙申，大。一日，晴，熱。二日，晴，熱。三日，晴，熱。四日，晴，熱。五日，晴，熱。六日，晴，熱。七日，晴，熱，虹見，小雨。八日，晴，熱，午後陰，小雨。九日，自五更大風，陰，午後時時小雨。十日甲申，晴，午小雨。十一日，晴，時有雲。十二日，晴，熱。十三日，晴，熱。十四日，晴，熱。十五日，晴，熱。十六日，晴，熱。十七日，晴，熱。十八日，晴，熱。豆花開。十九日，晴，熱。二十日甲

午，早涼，晴，初夜小雨。二十一日，陰，午後雨久之。二十二日，陰，涼。二十三日，陰，時時雨，秋意翛然，木芙蓉開。二十四日，晴，早晚涼，午熱。二十五日，晴。二十六日，晴，晚陰。二十七日，陰。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一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歲正月一日平旦，西南風，晴朗，晚益和。三日晚，微風。四日，大風。八日，晚雪。九日，雪意未已。十日，晴。十二日，玉臺山有萬年冰者，乃深岩積凍之處，大暑不消者也。十八日，連晴，天氣乍暖。十九日，暮得小雨，甚快。二十日，復霽，晚仍晦。二十一日，晴。二十二日，晚陰。五更風雨甚壯。二十三日，晴。二十五日，李如垣、陸三孺兄弟小集，如垣從閩回，具言泛海遇風脫險事，甚可震駭。又言是月十八日黃昏時，海鹽半路平野中忽起軍馬之聲，振空。人皆出視，天作黃色，空中見有人馬旗幟無數，但不見其足，一片南去。二十六日未申，聞大風。夜與沈子廣、屠元卿小坐，雨滴階。二十七日，陰寒，晚作雪霰。二十八日，寒晦，雪霰，午後風甚厲。二十九日，晴猶寒。

二月一日，雪霰甚美。二日，陰寒。三日，晴。七日，小雨。八日，小霽。十日，雨。十一日，雨。十二日，晴。十七日，陰晦。十八日，晴。二十一日，雨。二十二日，雨欲霽，風甚壯。二十三日，晴。二十五日，入暮雨。二十六日，雨。二十七日，霽。二十八日，雨。二十九日，晴。

三月二日，余暫回，東風甚厲。四日，五更雨。五日，晴。六日，晴，暖。八日，晴。九日，閱邸報，二月十日壬戌，夜四更，候得白氣經天，闊二尺如白布穿過，氐宿太微垣北，河星井宿異位至乾位，良久乃滅。占云：白雲氣經，天下有拔城大戰。入氐宿，天下疫。入太微垣，主兵起。入北河星，邊兵動。入井宿，大雨水。十三日，暮小雨。十四日，霽。十五日，大雨。十六日，霽。十九日，穀雨，風雨竟日，夜感寒疾。二十一日，晴。二十四日，雨。二十六日，大雨。

四月六日，大雷雨，昭慶寺僧雲如送茶至。七日，霽。九日，大風。十日，大雨。十四日，雨竟日。十五日，大雨傷麥。十六日，雨。十七日，雨。十八日，雨。十九日，大雨。二十日，雨霽。二十一日，晴。二十二日，陰。十三日，雨。十四日，雨弄晴。十五日，晴。十九日，雨。二十日，雨不止。二十一日，晴。二十二日，夜大雨。二十三日，蚤霧。二十六日，雨。二十七日，大風。二十八日，澀雨如霧。晦日，大風。

五月一日，霽。三日，雨，晚霽。二十一日，雨。二十二日，雨。二十三日，雨小霽。二十四日，晴。二十六日，晴。

六月七日，大雨。八日，雨稍霽，酉刻有虹經天，彩色鮮明異常。十一日，晴，初聞蟬。十四日，熱甚。十八日，熱甚。二十日，熱甚。二十一日，夜二鼓大雨。二十二日，稍涼。二十五日，涼甚。三十日，連日俱大東南風。

七月一日，徐潤卿來談蜀道山川云：峨嵋六月始開凍，七月下旬即又飛雪，西望雪嶺連亘，如粉堆日光照曜，蓋萬古不消之雪也。暑中聞此，不覺起慄。四日，夜大雨，震電，五鼓方止。五日，午後仍大雨。六日，回家，暮亦小雨。七日，霽，乍涼，夜臥冷簟小不快。十四日，熱。十八日，小雨，俄霽，樓居甚涼。二十三日，復熱，流汗不已。二十四日，熱甚。二十八日，稍涼，時下淅瀝小雨。二十九日，大風雨。

八月一日，霽，仍熱。二日，熱甚。三日，晨有霧，霧醒熱甚，如三伏。四日，熱甚。五日，得小雨，熱略解脫，雷雨益肚。六日，霽，稍涼。七日，雨時作時止，天氣頗涼。申刻雷震破昭慶寺鐘樓左柱。八日，雨如注，不歇。九日，雨如注，不歇。十日，亨兒從小寓回，知舉舍中水深三尺，士子踴踏，水及臀，監卒日夜立水中不得動，腓皆白腐，父老咸謂目所未覩也。十七日，治裝歸家，以餘杭南湖水溢松毛場一帶。二十日，晴朗。二十一日，閱邸報五月二十四日，夜漏二更，福建省城洪水入城門，湧至屋簷，候代撫臣徐學聚登屋，僅以身免。至明水勢方平，流尸遍地。二十六日，陰晦，小雨，天氣蒸浥如五月時。二十七日，雨時作時止。二十八日，小雨。二十九日，晴。三十日，雷雨。

九月一日，晴明。四日，小雨俄霽。八日，會秀水史明府云：今年初場日青田、麗水二縣大水，縣堂亦三四尺。福建省城亦大水，不能入試。改十二日初場，十五日二場，十七日三場。九日，陰晦，暮有疏雨。十一日，雨。十二日，雨，出拜熊郡丞。十三日，晴。十四日，晴，稍熱。十五日，雨。二十九日，暮抵家，夜雨。三十日，晴，大風。

十月朔日，大風。八日，霧，俄晴徹。十二日，陰。十三日，雨。十四日，澀雨弄晴。十五日，晴。十九日，雨。二十日，雨不止。二十一日，晴。二十二日，夜大雨。二十三日，蚤霧。二十六日，雨。二十七日，大風。二十八日，澀雨如霧。晦日，大風。

十一月朔日，風而陰，晚有日色。二日，晴。七日，微雨潺道。八日，霽，稍覺寒。十日，辰大霧。十四日，西風甚厲。二十四日，寒甚，有堅冰。二十六日，冬至晴朗，廓徹無片雲。三十日，晴暖如春。

十二月五日，天陰晦。六日，晴。十六日，凍雨蕭蕭。十七日，晴。十九日，風。二十日，風，寒，河冰皆合。二十一日，寒甚。二十四日，小雨。二十五日，天陰，有微雪。除日蚤有積雪，俄消盡，晚晴。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二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正月元旦，晴稍寒。二日，大雪。三日，晴。五日，陰，寒，午後雨霰。六日，雪。七日，霜，曉岸凍。八日，晴。十六日，風，寒。十七日，寒。十八日，寒。十九日，奇寒。二十二日，連日晴暖，日色晻黃，俗謂之落沙天。農人以爲有麥之徵。二十三日，暮有小雨，即止。二十五日，細雨。二十六日，雲陰過郁。

二月二日，連日晴暖。五日，倶大風。六日，暮雨。七日，雨竟日。八日，小霽。九日，雨。十日，雨。十一日，雨。十二日，雷雨如注。十三日，晴復雨。十四日，雨。十五日，雨如注。十六日，霽。二十一日，雨。二十二日，雨。二十三日，雨。二十四日，雨。二十五日，陰，寒。二十八日，雨。二十九日，雲陰過郁。

晦日。

三月朔日，晴。三日，晴，霽。四日，天氣乍暖。十日，蚤有微雨，氣候極佳。十一日，小雨。十二日，霧，俄大霽，同家君挈兒子省墓。十三日，晴，五更雷雨。十四日，雨。十五日，雨如注。十六日，霽。二十一日，雨。二十二日，雨。二十三日，細雨。二十四日，午後雨。二十五日，雨。二十六日，晴。二十八日，夜大雷雨，有冰雹。二十九日，晴，驟熱，夜仍雨。

閏三月朔日，夜三鼓大雷雨。二日，霽。六日，風。十日午刻，雷雨。二十二日，夜細雨。二十三日，雨。二十四日，霽。二十七日，雨。二十八日，雨。二十九日，晚霽，大風。三十日，雨。

四月一日，晴。六日，大風。七日，雨。八日，忽雨忽晴，氣候極佳，鳥聲如沸。九日，樹陰濃緑中時作淅瀝小雨，日光在雲裏忽一閃露，無事坐美蔭軒聽鳥聲，極清適。十二日，蚤過松陵，弔盛奇雲，午至姑蘇泊閶門雨。十七日，雨。二十二日，雨。二十三日，雨晴不定。二十六日，雨。二十七日，晴，稍熱。

五月二日會講於仁文書院，熱甚。五日，雨如注。六日，雨如注。七日，晚霽。作日，晴。十二日，午刻大雨。十八日，連日大熱。十九日，過沈翠水，坐葡萄棚下，竟日有風，晚大雨。二十二日，雨。二十三日，雨。自大暑至立秋，每日大東南風，天氣常如八九月，亦數十年未有事也。

七月十三日，甚熱。十四日，小雨。十五日，大雨竟夜。十六日，涼。二十四日，雨竟日，庭際玉簪、秋海棠盛開。二十八日，大熱，汗流，夜不能寐。

八月二日，雨即霽。五日，熱甚。七日，雨。九日，雨。十二日，雨。十三日，大風。十九日，大雨。二十四日，小雨。二十五日，小雨倏霽。二十七日，雨。

九月十一日，至藻溪時雨初霽，雲氣亂如奔馬。十二日雨，是日雨不止，衣袍沾濕，僕夫頗疲頓，余於輿上領略雲山瀠濛之狀，沈緑深黛中時露薄赭，倏斂倏開，此行在萬山中適值澍雨，亦何由證入哉？憶余初從餘杭渡口，晴色可掬止，西望有晦昧之意，今乃知余來時正山靈醞雨之候也，余實步步入雨境耳。十三日，大晴。二十一日，至富陽。連日大東北風，水勢既闊，行灣曲中，霧氣茫茫，浩如泛海。二十二日，辰起霧未解，風勢未定。十五日，雨如霧，入夜始有滴瀝。十六日，晴。三十日，連旬晴霽，麥未有苗。

十一月朔日，陰晦。一日，小雨如噴霧，俄而西風甚厲。九日，寒雨。十二日，大風。二十六日，陰寒。三十日，寒甚。

十二月朔日，寒甚。三日，寒甚，河流俱凍，舟檝停滯。四日，稍和。十九日，微陰，仍開霽。二十三日，夜微雨。二十六日，陰寒。二十七日，雨。二十八日，風雨拏舟，往嘉善謁徐令君。二十九日，寒，雲閣雨小，盆梅吐白。除夜晴霽。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三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歲正旦，晴，爲郁伯承作《先嬾庵記》。二日，夜雨。三日，雨。五日，雨不止。六日，晴。十六日，連夜月色如晝。十八日，疏雨。二十一日，雷雨。二十三日，陰雨。二十四日，雪，屋瓦皆白，一冬所無也。二十五日，霽。

二月二日，倶陰雨。三日，霽。八日，小雨，有寒色。九日，晴，嘉樹堂玉蘭盛開。二十三日，晴暖。二十五日，雨。二十六日，霽。

三月三日，暮雨風撼舵牙徹夜。四日，雨。十一日，倶晴朗。十九日，雨。二十二日，晴。二十七日，小雨。

四月四日，連晴，因督奴子曝晝。七日，暮雨。十四日，夜雨。十六日，夜泊北關，熱甚。二十三日，午刻抵家，雨。二十九日，陰雨。入夏未有快雨，河流枯涸，至不勝舟。三十日，小雨。

五月朔日，夜雨。四日，郡中苦旱，祈禱甚力。五日，暮有瀝雨，未能破塊。六日，瀝雨。七日，雨勢盡散。十日，雨。十一日，復雨。十三日，晴，農望未洽。十八日，雨。十九日，雨。二十五日，俱大熱。二十六日，午刻雨，有白龍下飲於鴛湖。二十八日，大雨。

六月三日，大雨。十四日，連日焦灼。十五日，赴三塔放生，會午後雨。十六日，風雨如深秋。十七日，大雨竟日。十八日，雨不止，溪河驟漲三四尺，雨勢所不及，老農云遠山谷中必有蛟蜃發洪之變。二十日，晴。二十五日，雨連日，氣如深秋，夜御單衾。二十七日，大風雨。二十八日，雲陰。晦日立秋，淫霖徹夜，連日皆大風。

七月二日，大風雨，城中垣屋倒壞者百餘處。四日，連雨，海鹽海塘毀四十餘丈。五日，稍霽。十二日，會飲於徐德夫第，客言是月二日之雨，松江杜完三給諫以册封回南，經過鎮驛，舟中見七龍下飲於河，青白黃碧諸色燦然，鱗甲鬐鬣皆可數，惟不見其首耳。《易》云：見龍無首。非虛語也。十九日，俱大熱。二十七日，甚熱。晦日大雨。

八月六日，朝暮雨。十三日，夜月色如晝。十五日，夜月色靉靆。十六日，細雨。十七日，條雨條晴，秋氣極佳。十九日，是日雨。二十日，小霽。二十二日，晴暖。二十六日，晴暖。二十七日，朝霧熱甚，家君往楞嚴禮懺。二十八日，小雨。

九月朔日雨。二日，大雨。三日，霽。五日，陰晦。六日，雨。七日，雨。八日，小霽。十一日，雨。十二日，大雨如注。十三日，霽。十四日，晴朗。十五日，夜雨。十六日，霽稍寒。二十四日，連日晴朗，有佳思。二十八日，小雨。二十九日，陰雲霽色，閃倏未定。

十月朔日雨。二日，雨如噴霧。三日，陰晦。五日，霽。七日，夜大雨。八日，雨。十日，雨霽稍寒。十一日，寒雨竟日。十二日，西風甚厲，天宇如拭。十三日，晴朗。十五日，晴暖，夜月如晝。十七日，暮雨。十八日，晴。二十日，寒甚。

十二月三日，陰晦。四日，細雨。七日，寒。八日，甚寒。九日，雪。十日，霽。十一日，寒雨蕭然，昨夜霜月滿庭，無纖翳陰晴，難料若此。十二日，雨竟日不止，氣候不甚寒，似正月下旬。十三日，雨雪雜澍。十四日，晴，雪融滴瀝。十五日，復雨竟日。十六日，雨歇，至夜復雨。十七日，雨竟日。十八日，陰晦。十九日，晴。二十日，雨。二十一日，風而寒。二十三日，霽，村莊紅白梅開盛。二十四日，雪點洒漸。二十五日，雨，亭午雨歇，鳥聲甚繁，枯草復萌，泥融地溼，宛然仲春之初，不知其爲窮冬也。二十六日，東風甚。二十七日，陰晦。二十八日，霽，眉眼豁如。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四　萬曆四十年壬子歲春正月。三日，雨夾雪。四日，晴朗。五日，霧雨。六日，雷雨。七日，雨甚。八日，小霽。九日，大風。十日，大風。十三日，俱晴朗，夜有月色。十四日，夜小雨，半夜月出。十五日，晴。十九日，小雨。二十一日，雨。二十二日，陰寒。二十三日，蚤微雪。二十四日，晴。二十七日，澀蒸益甚。晦日風雨蕭然。

二月朔，寒雨竟日。三日，俱大風雨。四日，晴。七日，熱甚，五鼓大雷雨。八日，雨。十日，雨。十二日，雨。十三日，午晴。十四日，晴。十六日，夜大雨。十七日，細雨。十九日，風雨。二十日，微雨。二十一日，雨不解。二十四日，蚤大霧，俄開朗。二十六日，大風雨，夜宿大茅。二十九日，晴。

三月二日，晴。二十日，大雨。二十一日，雨。二十六日，細雨。二十九日，雷雨。晦日夜雨如注。

四月朔日，雨。二日，雨。三日，晴。四日，晴。八日，小雨。十七日，細雨。

五月三日，連日淒風冷雨，氣候如深秋。六日，雨。九日，大風。十一日，夏將半，氣候如凜秋。此百年所無也。二十二日，雨。二十三日，雷雨。二十四日，雨未止。二十五日，蚤大霧，俄雨晴閃忽。二十七日，雨。三十日，入暮雨不歇。

六月四日，午後大雷雨。五日，暮雨。六日，午後大雷雨。八日，晡時雷雨。九日，晡時亦雷雨，夜始見月。十三日，晡時雷雨傾注，夜甚涼。十七日，稍熱。十八日，熱，暮有火雲如山。十九日，上晡時雨。二十三日，午大雨。二十四日申刻，大雨。

七月一日，熱，暮小雨。二日，大雨。十日，俱熱，夜月色甚佳。十三日申刻，得少雨，連日氣涼，晨暮可御單衣。二十八日，大雨。二十九日，夜雨。

八月一日，條雨條霽，天氣極佳。四日，辰大雨，俄霽，熱甚。五日，熱甚。六日，熱甚。七日，稍涼。九日，細雨。十日，辰刻細雨，俄霽。十二日，熱甚，夜不能卧。十三日，熱甚。十五日，大雨，更餘月出。十六日，雨。十七日，雨。十八日，陰晦。十

八日，是日雲氣相逐如奔馬，至夜復雨。十九日，小雨。二十日，小雨。二十一日，晴，暮復大雨。二十二日，雨竟日，夜益大澍，達旦。二十三日，雨竟日不止。二十四日，晴。二十五日，雨。二十六日，雨。二十七日，雨。二十八日，霧雨，俄霽。

九月朔日，晴暖。九日，大雨。十五日，連夜俱佳月。十九日，夜小雨。二十九日，雨。

十月朔日，小雨。二日，雨。三日，雨霽，大風。四日，晴。八日，夜闢，霜月皎然。十四日，雨。十五日，雨。十六日，晴。二十日，雨。二十一日，凍雨如毛，俄有日色。二十二日，晴。二十三日，陰而有風。二十四日，陰寒。二十五日，晴。二十六日，陰寒。二十七日，蚤有日色，俄陰寒。三十日，陰寒，連旬無日，農人穫而不能礱米。

十一月六日，大晴。八日，霧雨，俄大風。九日，大晴。十三日，風雨。十四日，陰晦。十七日，陰寒。十八日，晴。二十日，雨。二十二日，晴。二十四日，雨甚。二十九日，雨。

閏十一月朔日，凍雨灑淅。二日，大雨。三日，澀雨不止。七日，凍雨。十五日，夜月明如晝，無纖雲氣，亦不寒。二十一日，微雪低霽。二十四日，蚤霧，抵家日高春矣。二十五日，寒。二十九日，長至細雨。

十二月朔日寒甚，始見堅冰。前是煦煖，梅幾吐白，得寒又復葆。五日，晴暖如春，紅梅破萼。八日，陰寒。九日，雨。十日，細雨，溼蒸如春。十一日，大雨電。十三日，雨。十五日，雨。二十六日，連日晴暖。二十七日，晴暖如莫春至，汗流不能御袂，庭前梅蕊無大小一時俱放，紛然如雪。野人來言桃杏亦花，蓋近數十年所無也。二十八日，晴暖，午後有青黑雲如蓋起，丙戌之間余知有陰雨之候，至夜果小雨。二十九日，雨仍御棉裘。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五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春正月一日，小雨灑淅，俄大風。二日，蚤起瓦縫有積雪。三日，暮又雪，與沈子廣同至白苧看梅，紛然如雪。四日，雪霽，寒。七日，俱寒雨，不能出。

六月四日，熱甚。七日，自六月六日雨至是纔有小雨，秋海棠大半成枯荄。八日，大風，雨，暑頓掃。九日，雨竟日。十日，霽，秋宇澄曠。二十二日，雨。二十七日，熱甚。二十八日，熱。

八月一日，暮得雨。十五日，連夕月如晝。

九月三日，俱晴暖。八日，小雨。十六日，東南風甚。十八日，小雨。二十一日，陰晦，小雨時作時止。二十三日，雨。二十四日，雨竟日。

十月二十五日，雨如髮。二十六日，霧雨。二十八日，晴。二十九日，大雨。三十日，雨稍歇。

十一月朔日，夜仍細雨。三日，雨甚。四日，雨。五日，雨。六日，細雨。七日，霽，西風甚厲。八日，寒甚。九日，寒甚。十日，長至陰寒，雨冰珠，灑竹樹淅淅有聲。十九日，暮抵松毛場，既泊，聽篷背淅瀝聲，甚愁其雨。二十日，曉起霜濃如雪，山日曈曈，出薄雲中，俄而大霽。

十二月二十日，雪雨。二十一日，大雨竟日。二十四日，陰雨。二十五日，稍霽，夜大雷雨。二十六日，雨。二十七日，陰寒。三十日，霽。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六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歲春正月一日，晴霽。十三日，微雪。二十二日，雨。二十四日，雨雪。二十五日，細雨竟日。二十七日，雨甚。二十九日，雨。

二月一日，霽。十五日，細雨。二十日，細雨。二十一日，夜大雷雨。二十四日，寒雨竟日。二十五日，霽寒甚。二十九日，大雨，上先塋，晦日雨，種牡丹一本。

三月朔日，雨。二日，霽。十五日，微雨。十九日，小雨。二十一日，雨。二十六日，東北風甚利舟駛。二十八日，細雨。

四月六日，雨。七日，雨。八日，霽。二十三日，雨。二十四日，雨。二十七日，東風甚勁。二十八日，東風仍勁，泊楊家磯，夜大雨。二十九日，行四十里至嚴州，大雨，舟行瀧中，兩岸峯巒吞吐雲氣，倏有倏無，水聲潨潨，遠近相接，神思清曠，令人欲仙。夜泊釣臺，雨不絕。

五月一日雨。行四十里至桐廬，昏黑至富陽，泊西澗。二日，辰雨大注，冒濕行七十里，至浙江驛。日方午，易夫馬，由萬松嶺至昭慶雲山房禪味樓，雨不止。四日，余初意欲暫止湖上尋舊遊，見雨勢殊未止，西僅能通艇子，稍遲即不能行矣。十日，大雨。十七日，雨。十九日，雨寒。二十日，青笠冒雨來。二十三日，雷雨。

六月三日，連日俱小雨。四日，始霽。十二日，熱甚，夜不能寐。十六日，連日熱甚，夜不能寐。十七日，稍得雨。二十一日，午刻大雨。二十五日，午刻大雨。

七月五日，熱甚。十日，連日皆大熱。二十九日，連日俱酷熱，農人憊於桔槔，諸鄉紳以與嘉善爭糧事，相約往杭謁外臺藩臬。

八月朔日，大雨僅盈寸而止。六日，夜大雨。十日，皆大熱。十六日，夜大雨。十七日，驟涼。

九月二日，雨，午至松茅場，雨甚，不能登陸。四日，霽。十七日，微雨復霽。二十五日，雲陰。二十六日，辰刻小雨，俄霽。

十月四日，陰晦，細雨。五日，雨。六日，雨。七日，霽。十二日，晴暖如春。十七日，大風。二十日，寒甚。二十六日，入冬至時晴暖無雨雪，河流枯涸，井泉淤墊。二十七日，細雨，氣候如春。二十九日，寒雨。三十日，寒甚，欲雪。

十二月朔日，小雨。十一日，細雨。十二日，澀雨不止。十三日，澀雨不止。十四日，霽，西風甚厲。十五日，寒甚，始見堅冰。十七日，雪。二十九日陰，夜晴暖。余得一絶云：江南臘月全無凍，海上春風自有期。爆竹一聲催曙色，梅花無數上新枝。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七　萬曆四十五年乙卯正月一日，是日寅卯間東北風停，午轉東南風，晴朗。二日，細雨。三日，雨。四日，雨。五日，霽。七日，晨起屋有積雪，日出消盡。十六日，風寒甚。二十四日自正月二日，微雨。至是悉晴暖，河流皆涸，入夜始聽簷滴，甚喜。二十六日，霽。二十八日，暮細雨。三十日，雨。

二月一日，雨。三日，晚霽。五日，霽，薄寒。七日，是夜三鼓聞雷。八日，澀雨駁雲，寒煖不定。十一日，陰寒，夜細雨。十二日，陰寒，午後雨雪雜下。十五日，連雨。十八日，大雨竟日。十九日，霽。二十日，晴。二十三日，五鼓風雨。二十五日，雨。二十六日，五鼓大雷雨。

三月三日，夜大雨。六日，寒雨竟日。七日，雨不止。三十日，雨。

四月一日，大雷雨。二日，雨。三日，雨。四日，雨。十五日，暮細雨。十七日，成滴，灑淅遂止，河流枯涸，農人方以播種爲憂，至是連雨新水才生一尺有奇。十四日，晚霽。十八日，暮雨。十九日，雨。二十一日，霽。二十六日，雨不止。二十七日，雨。

五月五日，大雨竟日。十一日，冒雨。十二日，霽，夾竹桃始花。二十四日，霽。

明・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八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歲，正月二日，暮有微雪。三日，雪甚。四日，仍雪，積四五寸，乃六七年來所罕者。六日，霽，寒甚，雪未消。七日，稍和，雪消未盡。八日，又大雪。十五日，微雪，夜月色茫茫。十九日，雨雪雜下，夜久亦有月。二十日，仍雨而寒。二十一日，雨，出謁郡丞劉長梧。二十二日，雨。二十三日，寒雨竟日。二十四日，雪。二十五日，霰雨雜下竟日。二十六日，陰寒，澀雨，時雜冰珠。二十七日，陰寒。二十八日，寒甚。

二月六日，自臘月廿七日雨雪訖正月盡，平地雪高六尺，路皆凍斷，今稍能通步耳。八日，細雨蒸溽，緜器皆如汗流，鳥聲不止。十一日，大雷雨。十二日，霽。十六日，驟熱。二十二日，夜大風。二十四日，風雨而寒。二十五日，寒甚。二十六日，寒甚。二十七日，雨，寒。二十八日，雨。

三月一日，雨。二日，雷雨。三日，雨歇。四日，霽。二十一日，冒雨出山。

四月二十一日，冒雨出山。

五月十日，雨。十二日，雨不歇。

八月八日，大雨雷電。二十六日，有秋雨。

十月十五日，久晴得小雨。

十一月二日，久晴得微雨。三日，雨。十七日，西風甚厲。二十八日，雨。二十九日，夜雨達旦。

十二月一日，雪。三日，微雪。

嘉慶戊寅正月廿二日，寒雨。

戊寅二月六日，小雨，重陰。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三　弘光元年乙酉元旦，予在四河口杭先生家，聞記：元旦，微雨。夜風。初二，下午雨。初三，雪。初四，雨。初六，終日雪。初九，夜大雪。甫立春而大雪，肅殺之氣兆矣。然吾鄉元旦陰雨，而南京則日有蝕之。初六終日雪，而南京則有雷聲。初九大雪，而他處則大雷電雹。陰陽災異，所在不同，殆天地搏戰之氣鬱結不通，故如此耳。

清・姚廷遴《續曆年記》　康熙二十七年，自元旦至初七日，日晴暖。初八日陰，初十夜落雪二寸。十二日細雨起，至十六日方晴。

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立春，二十一日下午大風、雨、雷電，或雲臈震，或雲春雷。十日陰，及至新年正月，竟多雨雪。

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丑，正月甚冷，元旦三日竟好，嗣後非大風即小雨，十二日立春，亦雨、雪竟日。

清・王汝潤《馥芬居日記》　康熙三十六年歲次丁丑，是年余七十歲。正月甚冷，元旦三日竟好，嗣後非大風即小雨，十二日立春，亦雨雪竟日。元宵有月色，邑中陳知縣掛燈，聞說極甚。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四　靖康甲子冬十一月庚戌，戌時雷鳴烟電，夜分大霹靂，屋瓦皆震，至辛亥寅時方止。連陰雨十餘日，忽大風大暖，人皆裸體，如春夏時。十二月初一日己巳，申酉時晴天雷鳴。是夜大風適地。初二日飛雪。初三初四日甚寒，雖晴明，雪凍不消。初五日復大雪。初七日有風，甚寒。初八日丙子狂風終日，黄沙四塞。

清・徐世昌、嘉善《東三省政略》　紀農業試驗

奉省之有農業試驗場，始于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將軍趙爾巽奏請關辦，以大東門外，内務府官地一百餘畝及户部官地二百餘畝爲基礎。試辦之初約分六科，延聘日本技師，雇用本地農工，就地試種，是年十月改隸于農工商務局，修改章程，添設學堂，分設教務、齋務、農事、文書、會計、庶務六課，以爲治事之職掌。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始設勸業道，仍以此場隸之。是年秋，奉省留學美國卡刺寬尼大學農科畢業生陳振先由美回國，即委充該場主任。擴充地址至一千三百餘畝，布置稍寬，試驗加密，就現有之地基，因使用之目的，更別之爲八：一試驗區、二普通耕作區、三蔬菜園、四果樹場、五苗圃、六桑園、七牧草地、八樹林地。因奉省農事之習慣，取普通種類爲之。栽種如小麥、大麥、燕麥、高粱、玉蜀黍、粟黍、大豆、小豆、馬鈴薯等。凡屬于普通種類之試驗，其目的有三：一曰種子試驗，以外省及外國輸入之種子與本地習用之種子兩兩比較，而驗其生育狀況與收穫之結果是也；二曰肥料試驗，以奉省用慣之肥料加用磷酸質肥料，比較其收穫量是也；三曰播種試驗，以奉省習慣之耕作法與外洋新式耕作法，比較其收穫量是也。屬于特用種類之試驗，目的亦有三：種類之試驗也，在明土性與生育及品質之關係；肥料之試驗也，在因肥料之用量比較其生育而觀所及之影響；播種之試驗也，以奉天習慣法與外洋所行法，比較其産額及品質。其試驗成績精審至再確，然可以報告于民間，而資爲仿效者蓋不少矣。然報告之書不能家喻而户曉也。耕鋤之事，耳聞又不如目見之真切也。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復歸勸業道推廣，分場于新民、錦州、昌圖三府，以爲農民就近取法之地。宣統元年，復廣于海龍、綏中、遼陽、遼源、復州、蓋平、海城、廣寧、安東前後共十二處。農業助長之機關，至是粗備，而異日之設立農官，組織農會，即以是爲基礎焉，亦事勢之至順也。森林爲農業一大部分，而各國試驗制度在西曆一千八百四十年後，恒別立專場。林政之組織愈精，林利之收入愈厚。奉省地多窩集，而林學絶無講求，農業試驗場内雖有樹林地，栽植尚少，成效未著。光緒三十三年九月，飭勸業道籌辦種樹公所，先勘得城東正白旗界内開荒一段，尚有隴界地兩段，共計一千二百四十二畝，編作第一官林；又續勘得城南正紅鑲紅兩旗界内有官荒地二段，共一百零一畝，編作第二官林；又城南正紅旗界一段，共計地二千六百七十三畝，編作第三官林。延聘德國技師一人。前後由青島及外洋選購樹秧二百餘萬株，分别栽種，以爲民間模範森林之用。將來，即將樹秧移植各屬官，荒或從廉售與民間，廣爲試種，以期振興與全省之林業，與農業相輔而行，此固農業中要圖也。至若搜羅佳種，從事種植，專以標識名目，縱人游觀，以爲益智之助，不專屬農業生産之範圍，則各國之植物園辦法是也。光緒三十四年春，飭勸業道于西門外鐵道之東，闢地一區，開辦植物研究所，試種棉花、麻果、花木

等類，考其長養培護之方，任民游覽，藉資考證，以據見聞矣。勸導之法愈備，則收效愈宏。文明之機日闢，則民力日富。後之論者，或將以余爲知言乎？

千九百零七年一月至十二月。

附：農業試驗場氣象測候表中曆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至三十三年十一月，西曆一千九百零七年一月至十二月。

月次 / 目次	中曆	陽曆	最高溫度 攝氏	最高溫度 華氏	最低溫度 攝氏	最低溫度 華氏	最高平均 攝氏	最高平均 華氏	最低平均 攝氏	最低平均 華氏	總平均 攝氏	總平均 華氏
一	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八日	一月	六、五	四三、七	負二六、〇	負一四、八	二四、六	七六、一	負四、一	二四、六	負一〇、五	一三、一
二	十二月十九日至正月六日	二月	五、八	三二、九	負二七、〇	負一六、六	一九、八	六七、六	負六、八	一〇、六	負一三、七	七、四
三	正月十八日至二月八日	三月	五、五	四一、九	負一五、〇	五、〇	四一、四	一〇五、八	五、八	四二、四	負一、一	三〇、一
四	二月十九日至三月八日	四月	二五、〇	七七、〇	負六、〇	二一、六	六四、九	一四四、四	一八、三	六五、五	一〇〇	四九、九
五	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二十日	五月	三一、五	八八、七	二、五	二七、五	七一、四	一六〇、三	二一、九	七一、四	一五、九	六〇、六
六	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二十日	六月	三六、五	九七、七	九、〇	四八、二	八一、七	一七八、九	二七、六	八一、七	五八、三	七〇、〇
七	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日	七月	三五、〇	九五、〇	一三、五	五六、三	八七、八	一九〇、四	三一、〇	八七、八	六五、八	七六、八
八	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三日	八月	三四、五	九四、一	一一、五	五二、七	八三、八	一八二、九	二八、八	八三、八	六六、〇	七四、九
九	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二十三日	九月	三一、五	八八、七	二、〇	三五、六	七五、一一	一六五、九	一四、〇	七五、一一	五一、二	六三、三
十	八月二十四至九月二十五日	十月	二三、五	七四、三	一、五	二九、三	六三、九	一四五、八	一七、七	六三、九	三九、四	五一、七
十一	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二十五日	十一月	一七、七	一三、九	負一九、七	負三、五	三七、三	九九、一	二、九	三七、三	一四、五	二五、九
十二	十月二十六日至一月二十六日	十二月	五、五	四一、九	負三四、〇	負二九、二	一四、一	五七、八	負四、四	一四、一	負〇、二	一二、〇

月次 / 目次	中曆	陽曆	午前十時平均		午後二時平均		總平均		平均濕度	降雨日數	降雪日數	降水量			備考
			攝氏	華氏	攝氏	華氏	攝氏	華氏				中寸	密釐	英寸	
一	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十八日	一月	負一〇、〇	一四、〇	負四、八	二三、四	負七、四	一八、七	七	〇	一〇	三〇、〇五六	二、〇	〇、〇七八	攝氏表以冰點爲零度。華氏表冰點在三十二度。每攝氏表五度等於華氏表九度。
二	十二月十九日至正月十六日	二月	負一三、七	七、三	負七、四	一八、七	負一〇、五	一三、〇	六六	〇	一二	〇、一三八	四、九	〇、一九二	
三	正月十七日至二月十八日	三月	負〇、四	三一、三	四、二	三九、九	一、九	三五、五	五八	一	六	〇、一六〇	五、七	〇、一二四	
四	二月十九日至三月十八日	四月	一一、〇	五一、八	一六、二	六一、二	一三、六	五六、五	四一	五	一	〇、六九〇	一四、五	〇、九一四	
五	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二十日	五月	一五、四	五九、七	一九、四	六六、九	一七、四	六三、三	三七	一一	一	二、五一二	八九、二	二、五一一	
六	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二十日	六月	二二、〇	七一、六	二五、九	七八、六	二四、〇	七五、一	五六	一一	〇	一、五四〇	五四、七	二、一五三	
七	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日	七月	二五、五	七七、九	二九、九	八五、八	二七、七	八一、九	六三	一一	〇	一、八三九	一五、二	二、五七〇	
八	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十三日	八月	二四、二	七五、六	二七、六	八一、七	二五、九	七八、七	八四	一八	〇	六、四九八	二三〇、七	九、〇八二	
九	七月二十四日至八月二十三日	九月	一七、六	六三、七	二二、六	七二、七	二〇、一	六八、二	七六	八	〇	二、四二八	八六、二	三、三九三	
十	八月二十四至九月二十五日	十月	九、九	四九、八	一五、五	五九、九	一二、七	五四、九	六三	一〇	〇	一、一七一	四一、六	一、六三七	
十一	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二十五日	十一月	負二、二	二八、〇	〇、五	三二、九	負一、一	三〇、五	五七	二	五	〇、六四七	二三、〇	〇、九〇五	
十二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	十二月	負一、〇	一四、〇	負六、二	二一、六	負八、一	一七、五	六三	二	八	〇、五九一	二一、〇	〇、八二六	

六七月之間，風在東北，有半大之風。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六月，下雨凡二十一，漲入城市。風雨表升則二十九寸零九，降則二十九寸四六。寒暑針，升則八十八度，降則六十四度。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七月，風雨表升則二十九寸七四，降則二十九寸四六。寒暑表升則九十八度，降則七十五度。水道之中有時其流在五訥半。十三日江落。

曩者，八月之天氣濕而無定。而一千八百七十五年，甚熱，一月皆晴乾，僅有一日雨，且無風。風雨表升則二十九寸三，降則二十九寸五五。寒暑針升則一百零度，降則七十八度。是時有中風、熱政三，有一爲不治江落。

九月，風向皆東北至正北，並有無風或微風，由東南至正西。若東北風則挾雨矣，寒暑針自八十七度至七十度。十一月之風向亦盛於東北及正北，北居三日分之二。雨點稀少，月杪有北向大風，猝發三日。風雨表有預洮，繼而所吹益烈，輪船皆下雙錨。他船有因急流而失於泥沙者。寒暑表由六十七至四十八度。

十二月，正北微風與東北風盛，小雨無多，有西北大風挾細雨從鄰郡至。霧輕微。寒暑表由六十一降至三十一度。

漢口氣候既爲夏暑冬寒，而漲落亦因之而異。江在漢口，夏日之漲過於冬日之水平由三十九年十尺。今由一千八百六十四至七十年所測扯算之數如下，而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二月之最低，特舉以爲準。

高水之平四十五尺二寸，低水之平二寸，漲則在四十四尺八寸，其最高與最低之水平數禮拜之間漲落之差僅數寸，而流勢之更則甚速，兩岸任漲僅宜三十八尺。若至四十尺，則低岸已没矣。若至四十五尺，則所有低地皆漫矣。遂有數節之地，漫如大湖。是時，航行特難，當具大智慧以別之。

茲因冬日至低之水平相計漲落如下：

年份	低水日期西曆	尺寸	高水日期西曆	尺寸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	二月四日	爲平度	十月十九日	四十四尺四寸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	正月二十八日	十尺六寸	七月二十三日	四十九尺
一千八百二十年	三月九日	二寸半	八月四日	五十尺六寸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一月五日	一尺一寸	九月六日	四十三尺四寸

不連續記録

風

漢・班固《漢書》卷九七下《外戚傳下》 建元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摇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内。於戊己，虧君體，著絶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妻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

漢・班固《漢書》卷九九上《王莽傳上》 （元始四年），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

（居攝三年）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巳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

晉・干寶《搜神記》卷四 風伯、雨師，星也。風伯者，箕星也。雨師者，畢星也。鄭玄謂司中司命文星第四、第五星也。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一曰玄冥。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 建元元年十一月庚戌，風夜暴起，雲雷合冥，從戌亥上來。

四年十一月甲寅，酉時風起小駃，至二更雪落，風轉浪津。

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巳時風迅急。

十一月己丑，戌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來。

五年五月乙酉，子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來。

七年正月丁卯，陽徵陰賊之日，時加子，風起迅急，從北方子丑上來，暴疾浪津，寅時止。

八年六月乙酉，〔時〕加子（時），風起迅急，暴疾浪津，發屋折木，塵沙，從西南未上來，因雷雨，須臾，風微雨止。

九年七月甲寅，陽羽廉貞之日，時加亥，風起迅急，從東方來，暴疾彭勃浪津，至乙卯陰賊時漸微，名羽動羽。

九月乙丑，時加未，雷，驟雨，風起迅急，暴疾浪津，從西北戌上來。

十月壬辰，陽羽姦邪之日，時加丑，風起從北方子丑上來，暴疾浪津，迅急，塵埃，五日寅時漸微，名羽動宮。

十年正月辛巳，陽商寬大之日，時加寅，風從西北上來，暴疾浪津，迅急，揚沙折木，酉時止。

二月甲辰，陽徵姦邪之日，時加辰，風起迅急，從西北亥上來，暴疾彭勃浪津，至酉時止。

三月丁酉，陽徵廉貞之日，時加未，風從北方子丑上來，迅急，暴疾浪津，戌時止。

七月庚申，陰角貪狼之日，時加午，風從東北丑上來，迅急浪津，至辛酉巳時漸微。

十一年二月庚寅，陽角廉貞之日，時加亥，風從西北亥上來，迅疾浪津，丑時漸微，爲角動角。

七月甲寅，陽羽廉貞之日，時加巳，風從東北寅上來，迅疾浪津，發屋折木，戊夜漸微，爲羽動徵。己巳，陽角寬大之日，時加未，風從戌上來，暴疾，良久止，爲角動商及宮。

凡時無專恣，疑是陰陽相薄。

建(昌)〔武〕元年三月乙酉，未時風起，浪津暴急，從北方上來，應本傳昏亂。

建武二年、三年、四年，每秋七月、八月，輒大風，三吳尤甚，發屋折木，殺人。京房占「獄吏暴，風害人」。時帝嚴刻。

永元元年七月十二日，大風，京師十圍樹及官府居民屋皆拔倒，應本傳。

唐・姚思廉《陳書》卷三《世祖紀》　（天嘉六年）秋七月癸未，大風至自西南，廣百餘步，激壞靈臺候樓。

唐・姚思廉《陳書》卷五《宣帝紀》　（太建十二年）六月壬戌，大風壞皐門中闕。

宋・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卷二一〇　黄武元年三月，鄱陽言黄龍見。赤烏五年三月，海鹽縣黄龍見。十一年四月，雲陽言黄龍見，黄龍二又見。武陵吴壽光色炫燿。景帝永安四年九月，布山言白龍見。五年七月，始新言黄龍見。六年四月，泉陵言黄龍見，是歲青龍見於長沙。宋高祖永初元年七月，青龍見義興陽羨。八月，是月青龍二見南郡江陵。

元嘉十三年九月己酉，會稽郡西南向晚忽天光明，有青龍騰躍，凌雲久而後滅，吴興諸處并以其日同見光景，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

元嘉十一年十月己丑，永嘉、永寧見黄龍自雲而下，太守臧藝以聞。二十五年五月丁丑，黑龍見玄武湖，北苑丞王世宗以聞。八月辛亥，黄龍見會稽，太守孟顗以聞。又廣陵有龍自湖西升天，百姓皆見。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一》　廣德元年十二月辛卯夜，鄂州大風，火發江中，焚舟三千艘，延及岸上民居二千餘家，死者數千人。

大曆十年二月，莊嚴寺浮圖災。初有疾風震電，俄而火從浮圖中出。

會昌六年八月，葬武宗。辛未，靈駕次三原縣，夜大風，行宫幔城火。

天復二年，帝在鳳翔，十一月丁巳，日南至，夜曉風，有烏數千，迄明飛噪，數日不止。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一一〇　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襄時，真一夢耳。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　羊角旋風

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城悉丘墟，遂移今縣。《筆談》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　龍畏神火

乙未歲五月，宜興近湖之地忽有二龍交鬬，俱墜於湖，其長無際。頃刻，大風駕水，高丈餘而至。即有火塊大如十間屋者十餘自天而墜，二龍隨即上升。蓋天恐其爲禍，驅神火逐之，使少緩須臾，則百里之内皆爲巨壑矣。余向者舟經德清之桃園，其稻田皆焦黑凡數十畝，遂艤舟問其里人，云昨午有大龍自天而墜下，隨即爲地火所燒而飛去。蓋龍之所畏者，火耳。

明・陳洪謨《治世餘聞・上篇》卷二　弘治癸丑五月，京師大風，東廠地忽陷深三二丈，廣亦如之。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九　郊壇大風

成化丙申年正月十三日，上方南郊，忽陰晦大風。郊壇燈燭俱滅，執幡麾并樂官俱凍死。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　天啓四年甲子九月初四日辰時，彰德府臨漳

縣鄉民邢一泰，經本縣務本莊，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耕地，忽風大起，旋轉半晌，隨見河崖灘塌，聲震如雷，祥光圍繞，直騰而上。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八　崇禎五年壬申正月朔己亥，大風霾。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初一庚寅，大風霾，震屋揚沙，咫尺不見。三月初八丙申，是日大風霾，晝晦。

自三月初一日起，日色兩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

三月十五日癸卯，風霾，日色益晦。

三月二十一日，《大事記》云：蕆葬西山長陵之斜，惟襄城一人往送。是時，天地昏慘，大風颶沙如震號，日色黯淡無光。都城內外，黑風蒙隱不散，皇極殿作白色。

清・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一二　風霾　霧　晝晦

崇禎四年六月，臨潁縣雷風大霾，傾樓拔木，磚瓦磁器墜地無恙，銅鐵者碎。

六年癸酉春正月朔，大風霾。日出兩珥。

九年七月二十日，沔陽州長夏門外居民劉勅甫，白日黑風揭一屋去，柱壁囊橐未動，四隣如故。

十年三月十四日，真定晝晦，大風霾，發屋拔木。

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名府濬縣等處，東北見有黑黃雲氣一道，忽分往西南二分，傾刻四塞，狂風晝晦，黃埃中有青白氣及赤光，隱隱時開時暗。

是年冬河南府大風，新安縣都御史吕孔學墓上石碣吹入雲中，去四五里方墮。

十四年辛巳春正月壬寅，黃霧四塞，日晝無光。

十二月，福建巡撫蕭奕輔奏異風。

十五年七月，保撫揚文岳奏怪風。十六年正月二日，大風晝晦，五鳳樓前門拴風斷三截，又風吹建極殿，廡簷榱桷俱折，殿瓦皆碎。三月二十四日，風霾晝晦，大學士周延儒請急圖防彌。十七年甲申正月朔大雨霧。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風霾大作，自辰至未，止拔去關帝廟前旗杆、琉璃廠大樹。

清・查繼佐《罪惟録》卷一四　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皇長子即講席噤。講官郭明龍大言索圍爐，中官始持至。以前無命，不敢設也。上亦弗罪。

清・查繼佐《罪惟録》卷一六　天啓元年閏二月，連日風霾，諭嚴邊。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二　白龍吐珠

順治壬辰五月二十六日亭午，有五龍見浦南葉謝。其一龍飛至張澤鎮，風雨晦冥，摧屋拔木，橋梁皆掀舞空中。龍長數十丈，白色，鱗爪俱見，口吐一大珠，晶瑩澄澈，盤旋烟霧中，火光燭天，河水騰上。一人迫視之，爲風所卷，行半里始墜。移時，龍向西南而去。按：崇禎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寶坻縣午後有五龍斗於空中，上下數十丈，先小後大，揭去民房二十餘間、驢二頭，莊民華秋被卷去，過河擲下身死。未幾，兵起。龍斗之下，殺戮最慘。見先少宰公所著《擇言小草》中。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五　蚌與龍斗　康熙丙午八月十四日，大風拔木。

寶山居人見海中一蚌，大二丈許，中銜一珠，如小兒拳，時時吐弄，白光亘天。俄，有五龍盤旋其上，風雨晦黑。一白龍奮爪攫珠，爲蚌所嚙。良久，力掙得脱，沉入海底，若負重傷者。餘四龍各散去，天氣亦頓霽。蚌浮波面，竟夕不没，珠光照耀如晝。夫以龍之變化，而屈於冥頑不靈之物，亦可爲貪得者之一戒也。

黃風黑蟲　康熙丁未四月初七日，陝西邠州等處黃風竟日，地生黑蟲。十七日，隕黑霜。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五《談異四》

風異　康熙丙辰五月初一日，京師大風，晝晦，有人騎驢過正陽門，御風行空中，至崇文門始墜地，人驢俱無恙。又有人在西山皇姑寺前，比風息，身已在京城内。丁巳三月，上諭諭禮部：「帝王克勤天戒，凡有垂象，皆關治理，故設立專官，職司占候，所係甚重。一切祥異，理應不時具奏。今欽天監衙門，止於尋常節氣尚有觀驗；至今歲三月初霜霧，及以前星辰凌犯，應占奏者，并未奏聞。皆由該監官蒙昧疎忽，有負職掌，爾部即行察議具奏。」以後欽天監占候本章，内閣照例票擬批發。大哉王言！謹備録之。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五　建元甲辰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二〇　新莽地皇元年秋七月，大風毀莽王路堂。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二三　元初六年夏四月，大風雨雹。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四八　大業十年十一月，祀南郊，大風。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九九　至正十七年六月，有龍鬬于樂清江。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五〇　成化元年五月，大風雨雹。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六〇　成化十七年夏四月，旱，風霾。

清・嵇璜、劉墉等《續通志》卷一七三《火》　代宗廣德元年十二月，鄂州大風，火發江中，焚舟延民居。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　建隆二年二月，南唐主定計遷都南昌，立吳王從嘉爲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右僕射嚴續知樞密院事，湯悦佐之。舟行過當塗，大宴。至宋家洑，暴風飄御艦，幾至北岸。翌日，從官皆乘輕舟奔問。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三一　大中祥符七年二月，戊辰，大風揚沙礫，百官習儀於恭謝壇，有墜幘者。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三四　天禧四年四月，丁亥，大風晝晦。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四二　康定元年三月丙子，大風晝冥，經刻乃復。是夜，有(異)〔黑〕氣長數丈見東南。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五　治平四年正月庚戌朔，是日，大風霾。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六　靖康元年正月壬午，大風走石，竟日乃止。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七　靖康二年正月己亥，陰曀，風迅發。夜，西北陰雲中有光如火。三月丁酉，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〇　建炎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碇海中。乙巳午，西風忽起，金人乘之攻明州。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八　至正元年四月戊寅，彰德有赤風自西北起，忽變爲黑，晝晦如夜。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九　至正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大寒而風，朝官仆者數人。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三　至正十七年六月癸酉，温州路樂清江中龍起，颶風作，有火光如毬。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四　至正十八年正月乙丑，大風起自西北，益都土門萬歲碑仆而碎。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一〇　黄雀風《風土記》：南中六月則有東南長風，俗號黄雀風。時海魚化爲黄雀，因爲名也。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道光二十年庚子正月，過大嶺，遇狂風，口吟云：行到最高山路窄，狂風勢欲挾人飛。後每遇雨，住旅店，不行路，常吟詩。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一　宣德丁未春二月，南京地屢震，諸暨大風潮。天皆亦。既而大雪連朝，厥冰在地，即撒風怒號而久陰，沙重撮起爲難。須臾之間，紅日無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二　景泰庚午閏五月，京師裂風晝晦。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三　弘治甲寅五月，遼東大風，晝晦如夜。天雨蟲。丁巳春三月，冠縣大風，墮魚于市。是月二十八日，觀音寺萬佛閣雷火焚。夏五月，京師風霾。乙丑九月，上海有風如火，從東南來，再至益厲。

正德丙子二月，寧都通天村有合抱枯樹偃仆已久，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頓起如故。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四　嘉靖癸未二月，諸城大風晝晦，人迷歸路，樹間搏擊有火光。甲申八月，歸善大水，萬州大風，雨下如注。冬十月七日，有黑白龍鬬于太湖之濱，湖地皆赤，白龍敗。

乙丑春正月，朔風霾晦如夕。己亥秋七月三日，淮安東北大風起，晝晦一二日。辛丑九月，雷州雨色緑。十四日瓊州大風。南京一夕大風雷，聚寶各門外死鼠如山。壬寅九月，雷州瓊州颶風大作，壞田廬。冬十月四日，樂會大雨逾旬。大霧彌漫，晝夜不散，連四五日。西黎南鼓嶺有大石，自嶺巔旋轉，徐徐移下，有雲從之，聲隱隱，雷鳴象山縣，天雨黄霧，行人口耳皆塞。丁未十二月，京師大風霾。乙丑秋，襄陽大風，天雨蕎麥、黑豆。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五　隆慶戊辰春正月朔元旦，大風飛沙走石，白晝晦冥，自京師達于江浙。辛未春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壬申閏二月癸酉，赤風揚塵蔽天。萬曆癸酉春正月，會審王大臣，是日方晴，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雨雹不止。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六　萬曆甲寅正月，淮安大風。乙卯立春日，惡風發自離坤。當塗縣重陽大雪。丁巳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戊午三月庚午，大風霾，日色晦冥將昏。東方電流如火，赤光照地，少頃西亦如之。京師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漬血。庚申春正月，先是本州三冬少雪，麥苗未發，一旦遭風霾之變，些須萌蘖盡被壓壞。且雨土終日，狂風拔木，黄霾從西北起，沙土蔽日，怪風異常。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七　天啓辛酉閏二月初三日，京師風霾。初六日又大風霾。俱從東南巽位上來，黄塵蔽天，踰時不解。十二月日，暈風異。十四日早天色黯淡，不類常時。及向午，日輪上值中天，光不射目，仰視者見日上恍有一物，其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壓日上，東西磨盪，非烟非霧，如蓋如吞。怪風揚沙，一坐溟涬，通

光，乾坤失色，此亦非常之變。寶應府雷震移署鴟，于學門赤鯉飛集泮池。鹽山大風晝晦。天啓癸亥正月朔，淮安風起。三月十六至十八日，淮安大風從巽來，天昏慘，拔木揚沙。甲子一月，風霾，日白無光。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八 崇禎癸酉春正月朔，大風霾。日出兩珥。庚辰二月風霾、亢旱。壬午春正月辛未朔，潞安風霾，晝晦如夜，道絶往來。癸未三月二十四日，京師風霾晝晦。甲申六月朔，淮城雨黄沙，大風蔽日。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七五 風占考

春秋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鷁退蜚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

漢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毁民室殺人。五年吴暴風雨壞城官府民室。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風，從東南來，毁市門殺人。

武帝元光五年秋七月，大風拔木。征和二年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昭帝元鳳元年，燕王都薊，大風雨拔宫中樹七圍以上十六枚，壞城樓。

元帝建始元年十二月，大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圍以上。

王莽天鳳元年七月，大風拔木，飛北闕直城屋瓦。地皇元年七月，大風毁王路堂。更始元年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兵於昆陽，大雷風，屋瓦皆飛。

後漢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二年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風拔木。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枚。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一圍已上百餘枚。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天。

吴孫權太平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南陵樹二千株，石碑磋動，吴城兩門飛落。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甲申，大風震電。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

晉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二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閣四十四區。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拔樹。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樹。五年四月庚寅，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九年六月，颱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十二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己卯，又大風雷電。四月，張華第舍颱風起，折木飛緒，折軸六七十。一月戊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横無常。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寅，晉陵、吴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疾風。五年正月戊午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送轉從子上來，飛沙揚礫。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發屋折木。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符堅宫中樹。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十二年正月壬午夜，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木。十三年十二月己未，大風晝晦。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三年正月，桓元出遊，大航南風飄其艑艫，蓋經三月而元敗歸江陵。五月，江陵又大風折木。十一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者。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并吹琅邪、揚州二射堂倒壞。甲戌，又風發屋折木。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刹柱折壞。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拔木。七月淮北大風壞屋舍。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壬午，大風拔木。

齊武帝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大風，吳興偏甚，樹葉皆赤。八年六月乙酉，都下大風發屋。

梁武帝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承聖三年十一月癸未，帝閱武於南城，北風大急，普天昏闇。

陳文帝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風起西南，吹倒靈臺候樓。太建十二年六月壬戌，大風吹壞皐門中闈。十二年九月夜，又風發屋拔樹。

後主至德中，大風吹倒朱雀門。禎明三年六月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淮。

後齊武成帝河清二年，大風三旬乃止。

後主天統三年五月，大風，晝晦，發屋拔木。七年三月，大風起西北，發屋拔木，五日乃止。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師大風發屋拔木，秦隴壓死者千餘。仁壽二年，西河有人乘騶在道，忽爲迴風所飄，并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焉。

唐高祖武德二年十二月壬子，大風。易巽爲風，重巽以申，命其及物也，象大君誥命，其鼓動於天地間，有時飛沙揚塵，怒也。發屋拔木者，怒甚也。又飄風入宮闕，一日再三，若風聲如雷，觸地而起，爲兵將興。

太宗貞觀十四年六月乙酉，大風拔木。

高宗咸亨四年八月巳酉，大風落太廟鴟尾。永隆二年七月，雍州大風害稼。弘道元年十二月壬午晦，宋州大風拔木。

中宗嗣聖元年四月丁巳，寧州大風拔木。五年十月辛亥，大風拔木。七年五月丁亥大風拔木。神龍元年三月乙酉，睦州大風拔木。二年六月乙亥，滑州大風拔木。景龍元年七月，郴州大風發屋拔折木。八月，宋州大風拔木，壞屋舍。二年十月辛亥，滑州暴風發屋。三年三月辛未，曹州大風拔木。

明皇開元二年六月，京師大風發屋，大木拔者十七八。四年六月辛未，京師陝華大風拔木。九年七月丙辰，揚州潤州暴風雨，發屋拔木。十四年六月戊午，大風拔木發屋，端門鴟尾盡落。十九年六月乙酉，大風拔木。二十二年五月戊子，大風拔木。天寶十一年五月甲子，東京大風拔木。十三年三月辛酉，大風拔木。

代宗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大曆七年五月乙酉，大風拔木。十年五月甲寅，大風拔木。

德宗貞元元年七月庚子，大風拔木。六年四月甲申，大風雨。八年五月巳未，暴風發太廟，屋瓦毀，門闕官署廬舍不可勝紀。十年六月辛未，大風拔木。十四年八月癸未，廣州大風壞屋，覆舟。

憲宗元和元年六月丙申，大發(風)拔木。三年四月壬申，大風毀含元殿欄檻二十七間。四年十月壬午，天有氣如煙，臭如燔皮，日昳，大風而止。五年三月丙子，大風毀崇陵上宮衙殿鴟尾及神門戟竿六，壞行垣四十間。八年六月庚寅，京師大風雨毀屋飄瓦，人多壓死者。丙申富平大風，拔棗木千餘株。十二年春，青州一夕暴風，自西北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蹂躪聲有日者。

穆宗長慶二年正月己酉，大風霾。十月，夏州大風飛沙爲堆，高及城堞。三年正月丁己朔，大風昏霾終日。四年六月庚寅，大風毀延喜門及景風門。

文宗太和八年六月癸未，暴風壞長安縣署及經行寺塔。九年四月辛丑，大風拔木萬株，隋(墮)含元殿四鴟尾，拔殿廷樹三，壞金吾伏舍，發城門樓觀內外三十餘所，光化門西城十數雉壞。開成三年正月戊辰，大風拔木。五年四月甲子，大風拔木。五月壬寅，亦如之。七年戊寅亦如之。

武宗會昌元年三月，黔南大風飄瓦。

懿宗咸通六年正月，絳州大風拔木，有十圍者。十一月己卯，晦，潼關夜中大風，山如吼雷，河噴石鳴，羣鳥亂飛，重關傾側。十二月，大風拔木。

僖宗乾符五年五月丁酉，大風拔木。廣明元年四月甲申，京師及東都汝州雨雹，大風拔木。四年六月乙巳，太原大風雨，拔木千株，害稼百里。

昭宗光化三年七月乙丑，洛州大風發屋拔木。天復二年，昇州大風發屋飛大木。

後漢乾祐三年閏五月癸己，京師西北風暴雨，至戴婁門外壞營舍瓦木，吹鄭門，門扉起十餘步落，拔大樹數十，震死者六七人，平地水深尺餘。

宋太祖乾德二年五月，揚州暴風壞軍營舍百區。三年六月，揚州暴風，壞軍營及城上敵棚。開寶二年三月，車駕駐太原城下，大風一夕而止。八年十月，廣州颶風起一晝夜，雨水二丈餘，海爲之漲飄失舟。九年四月，宋州大風壞甲仗庫、城樓軍營民舍凡四千五百九十六區。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曹州大風壞濟縣廨及軍營。四年八月，泗州大風，浮梁竹笮鐵索斷，華表石柱拆。六年九月，高州大風，壞廨宇民舍五百區。七年八月，瓊州颶風，壞城門，州署民舍殆盡。八年九月，太平軍颶風拔木，壞廨宇民

舍千八十七區。十月，雷州颶風壞，廩庫民舍七百區。九年八月，白州颶風壞州廨民舍。端拱二年，京師暴風起東北，塵沙曀日，卜不相辨。淳化二年五月，通利軍大風害稼。三年六月丁丑，黑風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頃乃止。先是都下大熱，疫死者衆，及此風至，疾疫遂止。至道二年八月，潮州颶風壞州廨營寨，漂刀魚舟。

真宗咸平元年八月，涪州大風壞城舍。四年八月丙子，京師暴風。景德二年六月甲午，大風吹沙折木。八月，福州海上有颶風，壞屋舍。三年七月丙寅，京師大風。四年三月甲寅夕，京師大風，黃塵蔽日，自大名府歷京畿，害桑稼。唐州尤甚。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乙未，大風起京師西北，連日不止。九月，無爲軍城北暴風雨，晝晦不可辨，拔木壞城門營壘民舍，壓死千餘人。五年八月，京師大風。七年二月戊辰，京師大風揚沙礫。六年六月辛亥，京師大風起己位，吹沙揚塵。天禧二年正月，永州大風，發屋拔木，數日止。三年五月，徐州利國監，大風起西南，壞舍二百餘區，壓死十二人。四年四月，大風起西北，飛沙折木，晝晦數刻止。五月乙卯，大風起西北，有聲折木吹黃塵蔽天。

仁宗天聖六年二月庚辰，大風晝晦。九年十二月辛酉大風三日。景祐元年九月甲寅夜漏上，風自丑起有聲，擺木鳴條。二年六月戊寅，平明風自未來。康定元年大風晝暝，經刻乃復。皇祐四年七月丁巳大風拔木。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辛己，京都自濮州至河北旁邊，大風異常，百姓驚恐。四月癸亥，京師大風霾。六年四月，北京館陶縣里風。九年十一月，潮州海陽潮陽二縣颶風，海潮害民田稼。十年六月，恩州武城縣大風壞縣廨。七月温州大風雨，漂城樓官舍。元豐四年六月，邕州颶風壞城樓官舍。七月甲午夜，泰州海風作，繼以大雨浸州城，壞公私廬舍數千間。又通州静海縣大風雨，毀官私廬舍二千七百六十三楹。潤州丹陽縣大風雨，溺居民，毀廬舍。丹徒縣大風潮，飄蕩沿江廬舍，損田家。五年八月，朱崖軍颶風毀廬舍。

哲宗元祐八年二月末，京師風霾、大寒。是歲福建、兩浙海風駕潮，害民田。紹聖元年秋，蕪湖秀等州海風害民田。

欽宗靖康元年正月望夜，大風起西北有聲，吹沙走石，盡明日乃止。二月戊申，大風起東北揚塵翳空。三月己巳夜五更，大風乍慢乍急，聲如叫怒。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折木。閏十一月甲寅，大風起北方，雪繼作積數尺，連夜不停。二年正月己亥，天氣昏曀，狂風迅發竟日。夜西北陰雲中，如有火光二又餘、闊數尺，時時見。庚戌，大風雨。二月乙酉，大風折木，晚尤甚。三月丁酉，風霾。己亥，大風。四月庚申朔，大風吹石折木。辛酉，北風益甚苦寒。

高宗建炎元年二月乙酉，大風拔木。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壬戌，平江府大風雨駕潮，漂溺數百里壞田廬。三十二年七月戊申，大風拔木。温州大風壞屋覆舟。

孝宗隆興元年，浙東西郡國風水傷稼。二年八月，大風雨飄蕩田廬。乾道二年八月丁亥，温州大風雨，駕海潮殺人，覆舟壞廬舍。五年十月，台州大風，水壞田廬。八年六月丙辰，惠州颶風壞艦三十餘。時樞密院調廣東經畧司水軍四艦，覆其三，死者百三十餘人。淳熙三年六月，大風連日。四年九月，明州大風駕潮，壞定海靳縣海岸七千六百餘丈及田廬軍壘。六月乙巳夜，福州福清縣興化軍大風雨，壞官舍、民居、倉庫及海口鎮，人多死者。六年十一月，鄂州大風覆舟，溺人甚衆。七年二月，江陵府大風焚溺岸舟，死者尤衆。十年八月辛酉，雷州颶風大作，駕海潮飄溢殺人，林木田禾皆折。

光宗紹熙二年二月癸酉，温州瑞安縣大風，仆屋拔木殺人。四年七月，興化軍海風害稼。五年七月乙亥，行都大風拔木壞舟甚衆。紹興府秀州大風駕海潮害稼。秋明州颶風駕海潮害稼。十月甲戌行都大風拔木。

寧宗慶元二年六月壬申，台州暴風雨駕海潮壞屋田。六年夏，常風當夏而寒。嘉定二年七月壬辰，台州大風雨駕海潮壞屋殺人。三年八月癸酉，大風連日，大木皆拔，折禾穗墮果實。上露禱至於丙子乃息。後御史朝陵於紹興府歸，奏風壞陵殿宮牆六十餘所，折陵木三千餘株。六年十二月餘姚縣風潮壞海堤亘八鄉。七年正月庚辰，江州燈夕黑雲暴風暮作，郡治游人相踐，死於門者二十餘人。十一月二日甲寅，大風。十六年秋，大風拔木害稼。十七年秋，福州颶風大作，壞田損稼。冬鄂州暴風壞戰艦二百餘。壽昌軍壞戰艦六十餘。江州興國軍亦如之。

清·朱彝尊、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一六〇 楊爵用直言繫獄，暴風連作，都城皆恐，呼爲楊御史風。

清·李鴻章等《順天府志》卷六九 崇慶元年七月辛未，未時有風從東來，吹帛一段，高數十丈，宛轉如龍墜於拱辰門內。《金五行志》

建文元年七月癸酉，燕王起兵，風雲四起，咫尺不辨人。少焉，東方露青天，尺許有光燭，地洞徹上下。

正統十四年二月六日，大風黃塵蔽天，騎驢過大通橋者，風吹人驢皆墮水中溺死。五月，京師烈風晝晦。《二申野録》

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爲清明節，節後三日辰時，都下大風從西北起，下雨如血，天色如絳紗，日色如暮夜。空中非燈燭不能辨，直至午未間始聞朗。《野獲》

弘治十年五月，大城風霾。

正德十四年三月戊午，風霾晝晦。二十七年正月，京師大風霾。

嘉靖七年五月，東安大風晝晦。

隆慶五年正月己丑，京師大風，揚塵四塞。

萬曆十四年七月，京師大風，土霾四塞。《二申野録》二十五年二月戊寅，京師風霾。二十七年永清風霾大作，晝晦如夜。四十五年七月初六日，京師怪風。四十七年春二月十九日巳時，武清風霾大作，晝晦如夜，至申乃微熹。《武清蔡志》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有頃，赤光射人如血。《明季北略》秋七月，昌平大風霾，晝晦，赤光射人如血。《昌平宋志》四十八年春三月，昌平暴風揚沙。《昌平宋志》密云大城大風霾，晝晦。《采訪册》

天啓三年八月癸亥，乾清宮東丹墀旋風驟作，内官監鐵月大如屋頂者盤旋空中，隕於西墀，鏗訇若雷。

崇禎元年十月，密雲大風。《密雲丁志》三年正月辛巳朔，京師大風霾晝晦。《明季北略》十七年春正月乙酉朔，昌平密雲大風霾，晝晦。三月大風霾，晝晦。《密雲丁志》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大風霾，白晝如夜。《文安楊志》五月二十八日，密雲大風。《密雲丁志》六十年三月，黃霧四塞，霾沙蔽日。《東華録》

清《直報》（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第八八號，第二頁） 風狂似虎

都下自三月十一日清晨，天氣清和，風光駘蕩，居然清明節候千紅萬紫，春色滿皇州也。詎於十二三四等日，每自一點鐘時，忽由東北起烈風一陣，始猶作羊角之扶摇，繼竟逞虎威之呼嘯，瞬息間飛沙揚塵，漫天黯日，蠻腰楊柳，非秋而萬葉先零，人面桃花未謝，而千枝競褪。肆來封氏虐，驚商角之齊鳴；憶到漢皇歌，問雌雄而狂。突經一時許方息。恨余無蒲留仙妙筆，不能草一檄，聲其罪而討之。至此風之爲妖爲怪，抑或爲颶爲颱，則非余之所敢妄擬者，姑列報章，以誌一時之變云爾。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十第三百四十二號） 大風何頻

連日屢起大風，令人難耐。昨日下午五六七點鐘時，風勢更大，黃土漫天，行人對面不相見。何愈求雨而愈起風也？

清《大公報》（五月十六日，第三百四十八號三） 大風又起

十三日，雖燥熱而無大風。十四日，風又起，昨午風勢更大，黃土漫天，日光晦暗，大街幾無行人。二鐘時忽落小雨幾點，此後風勢稍定，天氣旋復晴明，至三點餘鐘風又大起，塵沙迷目。噫！何降雨之難，而起風之易也？

清《大公報》（十一月初二第五百四十號四） 忽起大風

前日晚七點餘鐘忽起大風，異常狂猛，至十點餘鐘時尤甚，十二點鐘時稍定，至昨午又復感起，天氣甚爲寒冷云。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年新正月初六第五百九十二號四） 屢起大風

年前十二月廿七日晚，忽起大風，黃土蔽空，行人對面不相見，坐人力車在河邊行走，有被風吹入河中者。乃昨日忽又狂風大起，黃土漫天，其情形仍復如前。

清《大公報》（四月十二日第六百八十七號四） 風雨交加

昨日午後天漸陰，風徐起，至三點三刻時，雷電交作，風止而雨降矣。至四點餘鐘，驟雨狂風相兼而至，天氣忽感涼爽云。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初四，第一千九百一十六號五） 大風餘談

初一日，狂風大作，已紀前報。聞是晚七點餘鐘，有某甲年三十餘歲，行至金湯橋東岸，適該處奧署所搭之鉛頂廠棚頂蓋被風掀落，致被砸傷，竟於初二日斃命。又，是晚電綫多有被風吹斷者，則已修理完整云。

清《大公報》（宣統三年七月八日，第三千二百六十四號） 風雨驚秋

自初六日傍晚起，雨若盆傾，風如虎吼，簷溜樹枝狂歌亂舞，直至初七正午，雨師始返旆言旋，而封家十八姨依然餘勇可賈，肆排山倒岳之威。本埠各處及火車站並河沿一帶，若電桿若樹木若商標大招牌吹折偃臥者觸目皆是。聞得楊村等處電桿樹木被吹倒者亦復不少。恐近畿農產難免稍受損傷也。又聞新開河車站附近，種植園内新建磚房十餘間，亦於前晚坍塌，并有砸斃工人數名之説。

清・楊鑣、施鴻《遼陽州志》卷五 金天德六年，黃龍見東京。世宗在遼陽方寢，有紅光照其室及黃龍見於屋上，夜有大流星入其鴨，八月復有雲氣自西

來，黃龍見其中。是時臨潢府聞空中車馬聲，仰視見風雲相鬬，神鬼兵甲蔽天，自北而南。未幾詔南下。

清《申報》（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寧郡大風

寧郡於本月二十日午間，天忽風馳雨驟，少頃益狂，遂室高樓皆格格作聲，瓦縫塵埃飄墜，滿室家皆閉戶，途亦無人，計頹垣敗壁之吹倒者無算。直到二十一日辰刻，始雨止風息云。

清・于成龍等修、杜果等纂《江西通志》卷四 乾道元年，永寧寺池前大樹化龍飛去。五年秋七月乙亥，龍鬬于武寧縣西北。大雨迅雷，二龍奔逝，墮珠于復塘村，爲牧童所得。自是連年水。

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江西通志》卷一七〇 乾道五年秋七月，龍鬬於武寧縣西北，大雨迅雷，二龍奔逝。嘉定七年春正月庚辰，江州燈夕黑雲暴風暮作，郡治遊人相踐，死於門者二十餘人。正德十五年夏五月，暴風，豐城有三龍見於楓樹橋。萬曆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龍見豐城田中，身長四十餘丈，頭似麟。七日後飛翔挾風雨而去。崇禎十七年冬十月初九日，龍見，隨有五彩雲擁護，陷橫塘一畝，闊深十餘丈。

清・劉坤一、趙之謙《江西通志》卷九八 嘉慶十二年春三月，袁州黃沙蔽天，三日空中有聲。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四 延光三年秋九月，濟南上言，黃龍見歷城；冬十二月，琅邪上言，黃龍見諸縣。景初元年春正月，山茌縣言黃龍見。太康壬寅三年夏閏四月，白龍二見於濟南。戊申九年冬十二月，清龍黃龍見於魯國。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六 景龍三年春三月，曹州大風拔木。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八 丁丑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二年，夏六月，曹州大風。

熙寧辛亥四年春二月，濮州至河北大風。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九 順帝至正二十七年春三月，萊州大風。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一〇 成化九年春三月，濟南諸府狂風晝晦。

正德九年夏五月，曲阜暴風。

萬曆十八年春三月，山東大風霾。癸丑四十一年秋八月，青州大風。丁巳四十五年秋八月，安丘清河村青白二龍鬥。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一一 順治八年夏五月，武定州風雷暴作，木盡拔。

雍正元年四月庚戌，大風晝晦。

嘉慶十五年春正月，風霾晝晦。

道光十四年夏四月，大風折木。

光緒三十四年夏五月，濟北大雨雹，大風拔木。

雨

《左傳・隱公九年》 經：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注：三月，今正月。疏：《正義》曰：《說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陰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爲雷，陰激陽爲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爲震，故何休云震雷也。《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因即以雨言之，雨雪亦稱爲雨，故下雪稱雨雪也。平原出水爲大水，直書大水，平地尺爲大雪，不直書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則從天入地，出地乃爲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水；雪則自天而下，下即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言其下雪之多，故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立文有異。其大雨雹亦與雪同。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注：書癸酉，始雨日。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注：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爲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漢・班固《漢書》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 定公十五年，庶徵之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也，劉向以爲大水。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曆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

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

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周赧王）十五年，王封其子綰爲蜀侯。十七年，聞惲無罪冤死，使使迎喪入葬之郭內。初則炎旱三月，後又霖雨七月，車溺不得行，喪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爲蜀侯惲立祠，其神有靈，能興雲致雨，水旱禱之。

南朝宋・劉敬《異苑》卷四　晉賈謐，字長淵，充子也。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震謐齋，屋柱陷入地，壓毀床帳。飄風吹其朝服，上天數百丈，久之乃墜於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謐甚恐。明年伏誅。

南朝宋・劉敬《異苑》卷一〇　晉滕放，太元初夏，枕文石枕臥，忽暴雨雷震其枕，枕四解，傍人莫不怖懼，而放獨自若，云：微覺有聲，不足爲驚。

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卷五《前趙録五・劉曜上》　光初三年夏四月，長安雨雹，大如雞子。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

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卷六《前趙録六・劉曜中》　光初六年秋七月，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曜父寢堂於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乃使子鎮軍將軍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栢衆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死。

北齊・魏收《魏書》卷三《太宗明元帝紀》　（武成三年）八月，雁門、河內大雨水，復其租稅。

南朝梁・蕭繹《金樓子》卷六　余初至荆州，卜雨，時孟秋之月，陽亢日久，月旦雖雨，俄而便晴。有人云，諺曰：雨月額，千里赤。蓋旱之徵也。姚文烈善龜卜，謂余曰：此二十一日將雨，其在虞淵之時。余乃筮之，遇謙之小過，既而言曰：坤艮二象俱在土宫，非直無雨，乃應開霽。俄而星如玉李，月上金口，霧生猶穀，河垂似帶。余乃欣然。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　永明八年四月，已巳起陰雨，晝或暫晴，夜時見星月，連雨積霖，至十七日乃止。

十一年四月辛巳朔，去三月戊寅起，而其閒暫時晴，從四月一日又陰雨，晝或見日，夜乍見月，回復陰雨，至七月乃止。

永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雨，至永元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乃晴。京房占曰：「冬雨，天下饑。春雨，有小兵。」

《傳》曰：「大雨雪，猶庶徵之常雨也，然有甚焉。雨，陰。大雨雪者，陰之畜積甚也。一曰與大水同象，曰攻爲雪耳。」

建元二年閏月己丑，雨雪。

三年十一月，雨雪，或陰或晦，八十餘日，至四年二月乃止。

唐・姚思廉《陳書》卷二《高祖紀下》　（永定三年夏閏四月丁酉），是時久不雨，景午，輿駕幸鍾山祠蔣帝廟，是日降雨，迄于月晦。

唐・姚思廉《陳書》卷五《宣帝紀》　（太建二年六月）辛卯，大雨雹。

（太建十年）六月丁卯，大雨。（太建十二年夏四月）己卯，大雩。壬午，雨。冬十月癸丑，大雨雹震。

唐・高彦休《唐闕史》卷下　滄州釣飛詔

太和末，司空隴西公之鎮横海也。九年十一月，朝廷行大戮，宣刑于四方，急詔北渡。于時寒氣方隆，河氷層合，以詔北渡。公急擊氷，令截舟中流，水勝舟覆，舟人盡溺。【略】

御樓前一日雨

咸通丙戌歲，上以年和時豐，思減徭免罪，乃下詔以其冬御丹鳳樓，申眚災肆赦之，命有司擇用十月十日。近歲以知星食禄者，止能膠柱選日不尅風雨之候。前一日，百司蔵事向畢，已時，風雨暴作。上仁惻及物，不罪日官，乃手香以祝，及未而霽，人心甚悦。

唐・魏徵等《隋書》卷二二《五行志上》　梁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陳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霪霖。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三《太宗紀下》　（貞觀二十三年三月丙辰），自去冬不雨，至于此月己未乃雨。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　（延和）二十七年春正月乙巳，大雨雪。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七九《晉書五・高祖紀》　天福五年，秋七月戊子，適屬暑雨稍頻，江波甚漲，指揮未到，事實已違。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一四《周書五・世宗紀一》　顯德元年三月癸未，是日大雨。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四一《五行志》　晉開運元年七月一日，少帝

御明德門，宣赦改元。是日，遇大雷雨，門內有井亭，亭有石盆，有走水槽，槽有龍首，其夕悉飄行數十步，而龍首斷焉。

宋・王溥《五代會要》卷一一　其年七月一日改元開運，是夜大雷雨，明德門內井有石槽，槽有龍首，其夕漂川十數步，而龍首斷焉。

顯德六年其年六月辛卯辰巳間，京師天地晦冥，澍雨驟降，雨中有腥氣。

宋・范鎮《東齋記事》卷一　慶曆八年，南岳瑞應峯前，一夕大雷雨，平地湧木若龜然，手足皆具，高二尺，圍一丈。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一》　元和十五年九月己酉，大雨，樹無風而摧者十五六。近木自拔也。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　元和十二年正月乙酉，星見而雨。占曰：「無雲而雨，是謂天泣。」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〇　武帝元狩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九　永光三年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四八　和帝永元十三年，荆州雨水。

和帝永元十五年秋九月，四州雨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四九　殤帝延平元年六月丁未，郡國三十七雨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五〇　安帝延光二年九月，郡國五雨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五一　順帝永建四年夏，五州雨水。

宋・鄭樵《通志》卷一四　無雲而雨。隋文帝開皇末二。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二　崇禎九年丙子謫金光宸

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參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禎，首敘內臣功爲借援，又請罷內臣皆兵，上勿善也。是日，怒詰之曰：「仇維禎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沽名！」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謫。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八日丙午，早時黃沙障天，忽而凄風苦雨。良久，冰雹雷電交至，人情益惶懼。緣城廨舍傾圮，流矢雨集，墜城中如蝟。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一上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八日雨，道無行人。是夜，大風驟雨，雷電交作。十九日丁未，天色陰慘。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一下　崇禎十七年甲申獻大恚，命曳公出，支解以死。忽震雷四發，烈風暴雨，飄瓦吹砂，大木盡拔，操刀者自相砍，逆獻驚仆。時遇害凡九人。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一〇　元旦日食

康熙壬申元旦，午後雨，黃氣四塞。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一　崇禎十三年庚辰閏正月，則正月六日猶十二月節也。大雨震雷，有如夏月。九月望，有兩日出沒。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九月二十二日癸卯，立冬，夜，雷電大雨。

清・王士禎《香祖筆記》卷九　康熙四十四年春夏，雨澤愆期，至五月望乃雨。二十一日，雨自酉迄辰，遠近霑足，穀秫皆甦，豈乃播種。六月初八、十一日，皆大雨。廿四、廿五日，復大雨。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三　武壬三年戊子秋，大雷風，迎周公于東。

周公居東二年，王知罪在管蔡，是年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公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四　孝景皇帝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六　元封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二〇　天鳳五年九月，大雨六十餘日。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二二　永平八年秋，雨水。郡國凡十四。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二三　永元十年冬，十月，雨水。凡五州。

十五年秋九月，雨水。凡四州。元初四年秋七月，雨水。郡國凡十。

建光元年秋八月，雨水。郡國凡二十七。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二四　延光元年九月雨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

延光二年九月，雨水。郡國凡五。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二六　中平六年九月，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四五　周武成元年六月，霖雨。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〇三　正統十一年冬十二月，大雨、雷電。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〇六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南京大雷雨。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〇七　弘治十八年秋八月，京師霪雨。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一二　萬曆三十二年秋七月，大雨水。三

十三年夏五月，鳳陽大風雨毀陵廟。

清・嵇璜、劉墉等《續通志》卷一七一 無雲而雨。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正月乙酉，星見而雨。僖宗中和三年三月，無雲而雨。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 建祖三年六月，壬寅，京師雨。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四八 慶曆七年三月壬寅，帝之幸西太一宮也，日方炎赫，卻蓋不御，及還而雨霑足。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五四 至和四年四月甲午朔，是日雷雨至申時。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二〇 建炎二年七月癸未，是日風雨晦冥，異于常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四二 乾道六年十一月乙酉，臣僚劄言：「伏見郊祀，陰雨連日，自致齋酌獻景靈宮，天霽，回鑾太廟又雨。至夜漏四刻，星斗燦然，行朝饗之禮焉。明日，駕如青城亦晴。道旁觀瞻甚盛，霏微凍雨還作。將祭之夜，駕幸大次更衣，數星現雲表。及登壇樂作，四郊雲陰尚盛，獨歲星中天，靈光下燭，禮成不雨。行禮之次，差官巡仗至城門，雨大霆，獨泰壇無有。此皆聖上寅畏格于上天，天意昭答，宜宣付史館。」許之。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四九 淳熙十年七月甲申，雨。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五一 淳熙十四年七月，戊辰，雨。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五五 慶元六年五月壬申，雨。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五六 嘉泰元年五月丙子，雨。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五七 開禧元年八月癸巳，雨。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五 天曆二年秋，七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自六月壬子雨，至是日乃已。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七 元統元年秋七月，霖雨。

又 至元元年六月，是月，大霖雨。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三 至正十七年六月庚申，吳國公遣長春府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禄、鎮撫吳良略江陰州，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敵，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士誠兵奔潰，繼祖據其山。是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二〇 至正十八年六月甲寅，雷雨中有火自天墜，焚大聖壽萬安寺。

清・王汝潤《覆芬居日記》 咸豐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余匪徐姓率上洋匪至真如鎮，大雷雨阻止不能進。

清・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 咸豐十年九月，金華府陳守尚得地方民心，聞東陽百姓鬧事，已先赴東陽。余赴東陽，是日小雨，冒雨而行，傍晚始抵東陽。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一 宣德丙午冬十月，廣州大霖雨。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二 成化丁酉冬十一月，杭州大雷雨，虹見。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三 正德戊辰五月，餘杭大雨水。己巳冬十二月，杭州大雨、震電。辛未春正月朔元旦，清河乾圩黑氣突起，俄而密雲四布，雷雨大作，忽明忽晦，至己亥，氣如炎暑。杭州大雨電。夏四月，鳳陽霪雨。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四 嘉靖癸未夏五月丁丑，雷雨交作，擊觀星臺候風杆，連石座碎之。甲子四月，餘杭、臨安大雨水。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五 萬曆庚辰五月，杭州大雨水。癸未秋，登州雨鹹水，殺禾稼。己丑八月二十二日晡時，山東臨邑縣蜻蜓蔽空，勢如颶輪，東西亘數里。少時，大雨至，俱盡。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六 萬曆己酉正月十九日，淮安雷雨、大雪。壬子十二月二十日，淮安雷雨。戊午二月，淮安恒雨。

萬曆庚申七月二十一日壬寅，鳳陽烈風暴雨，牆屋俱傾，淮水大上，陸地行舟。二十二日辰時，雨中大霹靂，連發四聲，火光竟天。自指揮蔡寬屋出，焚燬淮安舊城南門城樓七間，風雨愈盛火愈烈。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七 天啓甲子三月初四日申時，淮安雷雨暴至，霹靂七聲。乙丑五月十八日，北郊大雨如注。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八 崇禎庚辰春正月，杭州大雨，震電。去立春八日，尚在臘底而震電，是陽失節也。癸未冬十月月之至五更，上海迅雷震電大雨。甲申春正月乙酉朔，京師大雨霧。

清・海外散人《榕城紀聞》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初十日迎春，忽大雷雨，春牛打散。

康熙元年（壬寅）二月初一日雨，晚，復雨，次日又雨。自舊年大水復旱，至今春未雨，至是始雨。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七八 雨占考

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

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于曆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恒雨之罰也。于始震雷八日之間而大雨雪，恒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陽隱伏，寧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

漢昭帝始元元年，自七月大雨水至十月。

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年九月大雨十餘日。

王莽地皇元年九月，大雨六十餘日。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九月，大雨連月，禾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年洛陽暴雨，壞民廬舍，禾稼壓殺人。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霪雨傷稼。

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國十霪雨傷稼。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霪傷稼。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霪雨傷稼。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霪雨傷稼。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荆、豫、兗、冀部霪雨傷稼。六年冀州淫雨傷稼。

桓帝延喜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日。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四年八月，大霖雨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

晉武帝泰始元年六月，大霖雨。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三百餘頃。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永昌元年春，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淫漂屋室，殺人損秋稼。

梁武帝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淫霖。

東魏静帝武定五年秋，大雨七十餘日。

後齊武成河清三年，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山東大水，人多餓死。

後主天統三年十月，積陰大雨。武平七年七月，大霖雨水潦，人户流亡。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七月，霖雨三旬。

唐高祖武德六年，關中久雨。少陽曰暘，少陰曰雨，陽德衰則陰氣盛，故常雨。

太宗貞觀十五年春霖雨。

高宗永徽六年八月，京城大雨。顯慶元年八月，霖雨更九旬乃止。

明皇開元二年五月壬子久雨，禁京城門。天寶五年秋大雨。十二年八月久雨。十三年秋大霖雨害稼，六旬不止。九月閉坊市，北門蓋井，禁婦人入街市，祭元冥太社，禁明德門壞，京城垣屋殆盡，人亦乏食。

肅宗至德二年三月癸亥，大雨至甲戌乃止。上元元年四月雨，訖閏月乃止。二年秋霖雨連月，渠竇生魚。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丙午，大雨，至于丙寅。大曆四年四月，雨，至于九月，閉坊市北門，置土臺，臺上置壇，立黄旛以祈晴。六年八月，連雨害秋稼。

德宗貞元二年五月乙巳，雨，至於丙申，時大饑。至是，麥將登，復大雨霖，衆心恐懼。十年春，雨閏四月，間止不過一二日。十一年秋，大雨。十九年八月己未，大霖雨。

憲宗元和四年四月，册皇太子寧，以雨霑服罷。十月再擇日册，又以雨霑服罷。近常雨也。六年七月，霖雨害稼。十二年五月，連雨。八月壬申，雨，至于九月戊子。十五年二月癸未，大雨。八月，久雨，閉坊市北門，宋滄景等州大雨，自六月癸酉至于丁亥，廬舍漂没殆盡。

敬宗寶曆元年六月，雨至於八月。

文宗大和四年夏，軍、濮、曹等州雨壞城郭，廬舍殆盡。開成五年七月，霖雨。宣宗大中十年四月，雨，至於九月。

懿宗咸通九年六月，久雨禁明德門。

僖宗乾符五年秋，大霖雨，汾澮及河溢流害稼。廣明元年秋八月大霖雨。

昭宗天復元年八月，久雨。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六月至於九月，大雨，江河決，壞民田。

末帝清泰元年九月，連雨害稼。

周太祖廣順二年七月，暴風雨，京師水深二尺，諸州皆奏大雨。

宋太祖乾德六年六月，州府二十三大雨水，江河泛溢，壞民廬舍。開寶二年二月，車馬駐潞州，積雨累日未止。九月京師大雨霖。五年五月，京師大雨連旬不止，諸州皆言大雨霖。八年五月，京師大雨水。九年三月，京師大雨水，秋又霖雨。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五月，京師連旬雨不止。雍熙三年八月，京師大霖雨。淳化三年九月，京師霖雨。四年七月，京師大雨十晝夜不止　五年秋，開封府宋亳、陳潁、泗壽、鄧州雨水害稼。至道元年四月甲辰，京師大雨雷電，道上水數尺。二年廣南諸州並大雨水。

真宗咸平四年六月，京師大雨，漂壞廬舍，積潦浸路。天禧四年七月，京師連雨彌月，甲子夜大雨，流潦泛溢民舍軍營，自是頻雨及冬方止。乾興元年二月，蘄、湖、秀三州雨壞民田。

仁宗天聖四年六月庚寅，京師大雨震雷，平地水數尺。九月壬申，京都、江淮、閩浙諸州雨水。七年，自春涉夏雨不止。嘉祐元年五月丁未，晝夜大雨。乙亥雨壞太社、太稷壇，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壞官私廬舍，城中繫栈渡人。四年八月，霖雨害稼。六年七月，河北、京西、淮南、江浙四路淫雨爲災。閏八月京師大雨徹晝夜至于己酉，爲災。九年閏正月，淫雨。

英宗治平元年，京師自夏曆秋久雨不止。二年八月庚寅，大雨，地上涌水，壞官私廬舍，漂殺人畜不可勝數。

神宗熙寧七年六月，熙州大雨，洮河溢。陝州大雨，漂溺陝平陸二縣。九年七月，太原府汾河夏秋霖雨，水大漲。

哲宗元祐二年七月丁卯，以雨罷集英殿宴。四年夏秋霖雨，河流泛漲。八月自四月常雨至八月，晝夜淫霖，畿内及諸路大水，詔開京師宮觀五日，所在令長史祈禱，宰臣吕大防等待罪。

紹聖元年七月，京畿久雨，諸路水害稼。二年六月，久雨。九月，以久雨罷秋宴。三年七月，久雨。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久雨。崇寧元年七月，久雨，壞京城廬舍，民多壓死。三年六月，久雨。四年五月，京師久雨。大雨，江河決，壞民田。六年秋，京畿常雨，河北、兩浙十月始霽。宣和元年五月，大雨，水驟高十餘丈。六年秋，京畿常雨，河北、兩浙水災，民多流移。

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京師大雨，天氣清寒。又自五月甲申至六月，暴雨傷麥，夏行秋令。

高宗建炎二年春，霪雨。三年二月，上至杭州，久陰霖雨。五月，霖雨夏寒。紹興元年，行都雨壞城三百八十丈。是歲，婺州雨，亦敗城郭。三年，雨自正月元日至于二月七日。四年六月，霖雨害稼，蘇湖二州爲甚。九月，久雨，時逆豫連金入寇，十月戊戌，上親征而霽。五年三月，霖雨傷暨麥，行都雨甚。九月，雨至于明年正月。七年十月，上如建鄴，久雨。八年三月，雨積至于四月，傷蠶麥害稼。二十一年夏，襄陽府大雨十餘日。二十三年六月，大雨壞軍壘民田。三十年五月辛卯，大風雨。三十一年四月，久雨，傷蠶麥害稼。三十二年六月，浙西大雨霖。

孝宗隆興元年三月，霖雨，行都壞城郭三百三十餘丈。二年六月，霪雨沉陰。七月，浙西江東大雨霖傷稼。八月，風雨霖霪踰月。乾道二年正月，淫雨至于四月，夏寒，江浙郡國損稼，蠶麥不登。三年八月，霖雨，妨穫。江浙淮閩禾麻菽粟多腐。四年四月，陰雨彌月。六年五月，連雨六十餘日。十一月，連雨。辛巳，郊，開雲，于圜邱百步外有霪雨。八年四月，四川陰雨七十餘日。六月壬寅，大雨徹晝夜至于己酉，爲災。九年閏正月，淫雨。

淳熙三年五月，淮浙積雨損禾麥。八月，浙東西、江東連雨。癸未甲申，行都大風雨。九月，久雨妨穡。六年九月，連雨，已巳將郊而霽。八年四月，雨腐禾麥。五月，久雨敗苗種。十一年四月，淫雨。十二年五月、六月，皆霖雨。十五年五月，荆淮郡國連雨。十六年五月，浙西、湖北、福建、淮東、利西諸道大雨霖。

光宗紹熙元年春，久陰連雨，至于三月。二年四月，福建路霖雨至五月。七月，利路久雨，傷種麥。八月，行都久雨。三年五月，江東、湖北路連雨。七月，淮西、鎮江、襄陽雨害禾麥。四年四月，霖雨至于五月，浙東、西北、湖北、淮西郡縣壞圩田，害蠶麥蔬穄。五年八月，霖雨，浙東、西北皆害稼。九月，雨，至于十月，江東、福建皆苦雨。

寧宗慶元元年正月，霖雨。二月，又雨至三月，害麥。五月，霖雨。七月，雨

至八月。二年八月，行都霖雨五十餘日。三年七月，雨連月。五年五月，行都雨壞城，夜壓附城民廬，多死者。六月，浙東霖雨至于八月。嘉泰二年六月，福建路連雨至于七月。三年八月久雨。開禧元年七月，利路霖雨敗稼。十月，行都淫雨至明年春三月。嘉定三年三月，陰雨六十餘日。五月，潦雨至於六月，首種多敗，蠶麥不登。四年八月，霖雨至於九月。五年春，淫雨至于三月，傷蠶麥。六年五月。零雨陰沉，浙東西六月雨，至于七月。七年九月，陰雨至于十月，害禾麥。九年四月，霖雨。六月，大雨霖二十餘日，浙東西郡縣爲災。十年三月，連雨至于四月。十月，霖雨敗穡。十一年六月，浙西大霖雨。十二年六月，霖雨彌月。十五年七月，浙東西霖雨爲災。十六年五月，霖雨，浙西、湖北、江東、淮東尤甚。八月，大風雨敗稼。十七年八月霖雨。

清・朱彝尊、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三四　崇禎丙子八月十六日，上御平臺召諸臣入對入班。天氣晴明，全無雨狀。俄而黃沙蔽天，風霆交發，怒吼不絕，滂沱大雨，雜以迷霧。《召對記》

清・李鴻章等《順天府志》卷六九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晉五行志》按：《宋五行志》作三州在雪。

清《直報》（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初五，第五十五號，第二頁）　麥秋有望

都門訪事云：節逾春分，天氣融和，饒有春意。二月二十九日清晨，陰雲密布，至下午三點鐘細雨如絲，沾衣欲濕。至三月初一日午後四點鐘，雲收雨止。農人從事西疇者，莫不色然以喜，咸謂三月之暘雨應時，即麥秋之豐亨有象。蓋春雨如膏，二麥賴以發榮滋長，歲歌大有，人慶年豐，均於此雨卜之矣。

清《直報》（光緒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第二百三十七號，第二頁）　以雨卜秋

北方地氣早寒，現在節逾霜降，農田所麥苗正盼雨澤。月之初三日，天色陰翳。四日，大雨滂沱，通宵達旦。初五日下午，陰雨竟夕不止，初十日彷彿黃梅時節。至下午雨師返駕，始放晴霽，農民皆謂此雨入地尺餘，可稱□透，□年麥秋，可望豐收，無不額手□□云。

清《直報》（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一，第一千零二十八號，第四頁）　津門得雨

節近穀雨，連日春風淡蕩，雨師迄未稅駕，三農皆望眼將穿。念八日早，濃陰四合，如潑墨，如魚鱗，至晚六點鐘，果細點濕衣，時斷時續。入夜後簷瓦淅瀝有聲，徧灑大千世界，直至鼜更三鼓餘始止。據老農云，雖未澤下一尺，然小雨如酥，二麥已均形滋潤矣。

清《直報》（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二，第一千零二十九號，第三頁）　得雨深透

京師三月二十八日午後得雨經列前報。越一日，旭日東升，田家方擬作綠野之耕，不期濃雲復合，醞釀至未末申初，雨師又至，始僅細如散絲，繼而急如撒菽，直至夜間一點鐘雨始止而雲亦歸壑。三農喜相告曰：連日渥沛甘霖，可卜十分年景，彼向以薪桂米珠爲患者，至是可以稍釋隱憂矣。

清《直報》（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九日，第一千一百零五號，第二頁）　得雨寸餘

畿南津屬盼澤已久，前雖得雨，均未渥沛甘霖。昨晚九點鐘，北望金蛇屢掣，忽東忽西，漫空而來，隱隱似有雷聲。霎即風雨驟至，滿擬傾盆直瀉，不料急陣數催，風伯遽捲雲以去，及開門看雨，月滿前汀矣。今晨詢自田間來者云：瞥門迤南掘地，濕痕僅得寸餘，差勝無也。

清《直報》（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一千一百一十號，第二頁）　京師得雨

五月二十二日天曙時，陰雲四合，細雨廉纖，霎時狂風怒號，雨勢頗驟，噴薄滂沱，濠盈溝滿。至午後一點鐘，旭日騰光，即見晴霽，而天氣又覺悶熱。爲三農者皆謂此次大雨可稱深透云。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第十一號）　津人喜雨

津郡久旱，川河枯涸。昨早得降微雨，御河已水漲一尺餘，大約上游必有透雨矣。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九號）　津人喜雨

津郡久旱，水淺河涸，魚蝦因之缺少。初九日下午，陰雨竟夕不止，初十日上午，又降微雨，海河御河之水陡見增漲，能翻細浪，各種魚蟹奔浮河岸，游人及榜人等各持器具，捉捕得魚頗多。沿岸之貧婦、小孩亦各爭相釣取，狀甚懽樂云。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三十七號）　津人喜雨

津人望雨如飢如渴。十七日夜，始降甘霖。十八日，雨猶未息，午後稍止。見運海各河陡漲二尺有餘。好雨知時，民心大定，惟津沽久爲洋員治理，此次降

雨決非設壇禁屠之力，可知彼迷信妖言，死守舊法之官民，皆可憬然悟矣。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第三百五十八號） 燥熱而雨

近日天氣十分燥熱，竊急不久必雨。果於昨日上午十一點鐘時，細雨淋灘，至十二點三刻時，居然甘霖滂沛，人心甚爲暢快，直至二點鐘時雨勢稍小，四點鐘乃止住不復下。愚民無知，必謂鐵牌有靈，吾無以辯之，即謂之爲適逢其會而已。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七日，第三百八十八號） 得降甘霖

有友人由容城縣來云：路經白溝河地方，該處于日前得雨尺餘，農民皆欣欣有喜色云。旋雨旋晴本埠昨夜又復降雨，至昨早八點餘鐘，雨勢益急，乃至午後天即開晴云。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第三百九十號） 又復得雨

昨日上燈時，陰霾沈黑，雷電交作，旋即繼之以雨，而雷聲電光仍接連不斷云。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三，第三百九十三號） 沛然下雨

昨日午後，西北方陰雲翻墨，至三點三刻，忽降大雨，至五點餘鐘始止云。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第四百零五號） 沛然下雨

近二三日酷熱已極，忽於昨午後沛然下雨，淋灘酣暢，勢如傾盆，熱氣頓消，人心甚爲爽快云。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第四百一十九號） 沛然下雨

二十六、二十七兩日，天氣酷熱異常，至昨早陰雲密布，落雨數點，午後二點餘鐘，大雨沛然而下，勢如傾盆，而且雷聲電光相迫俱來，雨勢愈下愈大，人心極爲舒暢云。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九年十月初六，第五百一十四號） 雨雪霏霏

自前日下午天覺微陰，至晚陰會愈甚，疑將下雨。夜間忽六出紛披，雨雪霏霏矣。昨日連降一日，憑窗遠眺，處處樓房滿鋪玉屑，自入冬以來，此爲初次之雪，因誌之。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年新正月二十日，第六百零六號） 天又寒冷

近日，天氣漸形和暖。前日早，忽降細雨，內雜雪花，午後雨止風起，愈颳愈大。至昨日天又寒冷，一如深冬矣。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年二月二十五，第六百四十一號） 好雨知時

近年每逢二三月間，雨澤極少，望切雲霓。今忽於二十一日夜間沛降甘霖，直至二十三日晚，始雨止雲收，洵可稱爲好雨。二十二日雨，時夜間狂風大作，北運河及上下西河、趙家園楊柳青後河等處，停泊船隻被風浪播翻者頗多。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年四月十六日，第六百九十一號） 暴雨即止

昨午天氣甚爲燥熱，至二點餘鐘時，忽濃雲四合，少時雷電交作，狂風大起，暴雨亦隨至，直至四點餘鐘，雲消雨止，天復開晴云。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七百零四號） 沛然下雨

近二三日，天氣燥熱異常，昨午尤熱，至午後三四點鐘時，陰雲佈空，天忽涼爽，至六點餘鐘，雷電交作，沛然下雨，約一點餘鐘之久即止，過三刻餘鐘又下云。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年五月三十日，第七百零九號） 大雨即止

本年雨水頗勤，自春季以至於今，業已降雨數次。昨早四點鐘時又降雨一陣，少時即止。至六點餘鐘時，又復雷電交作，大雨滂沱。約至七點鐘時，雨止雲消，天已開晴矣。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年六月十一日，第九百四十五號） 昨日又雨

昨日午後二點餘鐘天又降雨，自日本租界迤上至北門一帶雨勢甚大，平地水流成渠。聞河東雨亦不小，惟紫竹林一帶僅降細雨一兩陣，至四點餘鐘陰雲收盡，天又放晴矣。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年六月十四日，第七百四十八號） 連日降雨

自本月初七日午後降雨後，幾於無日不雨，或晴或陰，倏忽無定。前日午又沛然下雨，午後晴。昨午後一點三刻，又大雨滂沱，勢如傾江倒海。約二刻之久始止，三點餘鐘雨又下，淋灘酣暢，不急不徐，□之風吹熱散，天氣甚爲涼爽云。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年六月十八日，第七百五十二號） 昨日又雨

連日降雨，已誌本報。自十三日大雨後十四日天已放晴，連晴三日。昨午一點餘鐘，忽又大雨滂沱，傾盆而下，雖移時即止，然陰雲凝結，仍有雨意。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七百五十五號） 雨水連綿

近日雨水連綿。十九日午後之雨尤大，西北城隅城隍廟內及武學前後、右營前後、葛家大院等處積水約有四五尺之深。該處一帶居民移居者頗多，其餘他□凹下之地，亦無不積水盈盈，不便行路。各處屋頂滲漏者尤不少云。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日，第七百八十三號） 昨日又雨

自十六日大雨，次日天即開晴。昨日又雨，天氣涼似深秋，愛身者尚其慎諸。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年八月初二，第七百九十五號） 沛然下雨

昨日早忽陰雲四合，十點餘鐘沛然下雨，勢如傾貧，頃刻即止。移時又下，午後又復酣暢淋灕，愈下愈緊，至四五點鐘而止，然陰雲尚復凝結云。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初六，第一千八十五號） 沛然下雨

昨早天氣燥熱異常，午後一鐘忽大雨傾盆，沛然而下，移時雨止。約三鐘濃雲又復密布，其黑似墨，飛行甚疾，隣即繼之以風，少時風定而雨來，淋灕酣暢，約五鐘而止，至晚尚未開晴云。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第一千三百七十九號） 快雨誌喜

日昨上午十點鐘，陰雲密布，微雨淋灕，至十二點鐘天即放晴。慰情聊勝無，於此雨亦云。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三年六月十四，第一千八百零七號） 大雨時行

□埠自十一日密雨淋灕，纏緜不休，直至十二日晚始住，十三日放晴。霑足可賡，大野含潤，河水亦見漲發，並聞北京一帶以及榆關內外均得透雨，田禾稍蘇，糧價當必因之平定矣。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八，第二千十九號） 雨雪交加

二十六日由早間小雨淋灕，如膏如酥，終日未止。入夜則鵝毛大片，六出紛飛，至二十七日午間雨雪雖住，尚未放晴，人莫不謂好雨知時，定卜豐年之兆云。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初一，第二千一百九號） 津門喜雨

昨於鐘(點)午後十二點餘鐘驟然暴雨，不及十分鐘即住。至四鐘餘俄而西北風起，大雨傾盆，雷電交作，日有冰雹，至六鐘開霽，晚間猶復濃陰，大有雨意。

清《大公報》（宣統二年四月初四，第二千七百九十八號） 津門得雨

本埠自入春以來雨澤稀少，亢旱異常，熱度之高幾與盛暑無異。迨至昨早始陰雲四起，天色微變，傍晚忽細雨溟濛，沾衣欲濕，比及夜間星溜作響，勢更滂沱，一時農民無不額手稱慶。

清《大公報》（宣統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二千八百二十一號） 津門喜雨

津門自入春來雨澤稀少，旱象已成，雖已得雨數次，不過稍壓塵土而已。迨日昨午前油雲密布，濛氣侵人，霎時大雨滂沱，足有十餘分鐘之久。入夜又復濃陰淋灕不止，一時農民無不舉手加額慶得甘霖。

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觀測記録部・紀事

清・李輔《全遼志》卷五 嘉靖六年四月辛酉雨，天鼓鳴。丙寅雨，五龍見於北。辛未夜天鼓鳴，星如晝。

清《申報》（一八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 雨多潮大

滬上陰雨連綿兼旬不止。近日又適當潮漲之期，每晚十二點鐘後老北門城闉中潮高及胯，浸淫至城內十餘家門面始已，行者苦之。閘寶善街桂馨里一帶亦水深尺許不等，天氣更涼爽異常，毫無暑意。微特田禾受損，即人口亦有疾病之虞。睠彼浮雲，曷不使義輪杲杲也。

清《申報》（一八八六年八月四日） 蘇垣氣候

蘇地久晴，自五月下旬暢雨後，惟六月二十一晚間城內得雨，大者不及一寸，四鄉均未得沾膏澤。二十七日滸墅關一帶得雨或一寸至三寸不等，其餘皆待澤。惟殷稻苗幾於枯槁，且天氣酷熱，疫氣又作，閩西南鄉染此疾者均醫治不及，兩三時之閒即奄奄待斃。幸日內已得甘霖，不特疫癘潛消，農民亦皆欣慰。

清・于成龍等修、杜果等纂《江西通志》卷四 萬曆十四年二月，瑞州大雷雨。

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江西通志》卷一七〇 萬曆十四年春二月，瑞州大雷雨。四十四年夏五月，南安贛州淫雨，蛟厲並出，水湧丈餘。

清・劉坤一、趙之謙《江西通志》卷九八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鄱陽大雨雷電。

咸豐八年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南安暴雨雷震。《府志》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三 桓王三月癸酉，魯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四 癸巳秦二年秋七月，大霖雨。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五 魏正始二年梁天監四年。春三月，魏青徐州大雨霖，海水溢。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八 雍熙元年秋八月，淄州霖雨，孝婦河漲。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九 元貞二年八月，寧海州大雨。

大德八年五月，齊河霖雨。

延佑七年夏六月，棣州、德州大雨水。

甲子泰定皇帝泰定元年夏六月，益都、濟南、般陽、東昌、東平、濟寧等郡，曹濮、高唐、德等州諸屬縣大霖雨。

至順三年六月，益都濟寧大雨。

順帝至正九年秋七月，高唐州大霖雨。

二十四年秋七月，安丘大雨。

清・楊士曠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一〇　癸卯三十一年夏五月，歷城大雨，龍門於水。

雪

北齊・魏收《魏書》卷四上《世祖太武帝紀》　始光三年冬十月丁巳，車駕西伐，幸雲中，臨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冰結。

唐・姚思廉《梁書》卷三《武帝紀下》　大同三年秋七月癸卯，是月，青州雪，害苗稼。大同十年冬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

唐・姚思廉《陳書》卷二《高祖紀下》　永定三年春正月丁酉，是夜大雪，及旦，太極殿前有龍跡見。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七《宣帝紀》　大象二年正月戊申，雨雪。雪止，又雨細黃土，移時乃息。

宋・薛居正《舊五代史》卷四四《唐書二〇》　長興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賀，仗衛如式。是日雪盈尺。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八《武宗紀》　會昌三年，是春大雨雪。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天復二年三月庚戌，晝晦。乙卯，浙西大雨雪。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六　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〇　武帝元鼎二年三月辛亥，大雨雪。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三〇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雨雪。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五三　僖宗乾符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温方受賀。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上　天花異

戊子五月初二日以來，日光中有若柳絮如雪片片者，飛舞亂下，人皆哄傳以爲天花者。至初四日，大雷雨飛，雹大者如當三錢，始知連日所謂天花者，即雪也。及飛下，人則以雹耳。蓋小片半空已化於烈日中，大者乃乘風而墜耳。繼聞沈氏失冰一窖，次日王子才自越來，則知越中端午日大雹，西廊門雪亦失其半。按寧宗嘉定甲戌九月朔，日食之既日傍有星見，及有飛片如雪毋之狀自天飄下，今之天花殊類此也。

雷雪

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是年二月三日春分，余送女子嫁吳氏，至博陸早雪作。至未時電光，繼以大雷，雪下如傾而雷不止，天地爲之陡黑。余生平所未見，爲驚懼者終日。客云：記得春秋魯隱公九年三月、三國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變，未及考也。

明・林庭棉、周廣等修《江西通志》　春雪景泰三年冬至四年春凝雪六十餘日。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八　崇禎五年壬申元旦異雪

元旦雪，積旬，厚至四五尺，飛簷邃閣有巨人面形，鬚眉畢具，及人馬交馳跡。識者占兵戈之象焉。

清・查繼佐《罪惟録》卷一二　嘉靖十四年乙未春正月，雪，上曰：「天賜時玉，思見卿等。」

清・查繼佐《罪惟録》卷一七　崇禎七年冬十月，大雪屢降，堆積至三四尺。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七　大雪

康熙丙辰十二月二十八日，黑虹見。是冬嚴寒，上御經筵，遇雪不輟。人往五里橋，爲雪所壓，村登高四望，如玉樹銀田。或云，此豐歲之兆也。時一人見雪中有物動摇，亟趨視，則已僵矣。

夏雪

戊午七月初四日，滬瀆地方，忽下微雪，行人以箑承之，頗有積者。

炎雪

乙卯六月十三日，海寧縣下微雪，色赤。朱司禮嘉徵作《炎雪篇》以記之。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一　順治七年庚寅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寅冬至，微雪降。

康熙十八年己未八月二十三日乙酉，山西鄉寧縣大雪，凍死種植。十月初一壬戌，風雪閉天，雷聲大作，予在泖上見之。

清・王士禎《香祖筆記》卷一　康熙壬午十月初九日夜，再雪竟夜，積素滿庭，晚菊尚敷腴可玩。晨起忍寒坐信古堂，對雪看菊。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八　考王丙午六年夏，六月雪，日有食之。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八　建始四年夏四月，雨雪。陽朔四年夏四月，雨雪。

清・傅恒等《通鑒輯覽》卷一〇五　天順四年夏四月，大雨雪。

清・傅恒等《通鑒輯覽》卷一〇七　弘治十七年六月，雨雪。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三　乾德二年春，正月，辛巳，大雨雪，震電。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八　淳化五年十一月，丁卯，大雨雪，近臣稱賀。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四七　慶曆四年十一月庚辰，朝饗景靈宮。時雨雪連日，至是大霽。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四八　慶曆七年三月，壬癸，是日，遼大雪。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五六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大雪。帝在禁庭，跣足禱天，及旦而霽。百官就列，帝暴感風眩，冠冕敬側，左右或以指抉帝口出涎，乃小愈，趣行禮而罷。壬午，大雨雪，木冰。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九　熙寧五年十一月丙辰，遼地大雪，許民樵采禁地。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一　政和四年十二月乙卯，雪降。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七　靖康元年十一月閏月甲辰，大雨雪。自乙卯雪大作不止，天地冥晦。或雪未下時，於陰雲中有雪絲長數寸墮地。是夜，雪霽，彗星見，有白氣出太微垣。十二月癸未，大雪，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爲薪。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二〇　建炎二年十一月，天大雪，寒甚。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二五　紹興十二年三月辛丑，金主還自天開殿。大雪。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五六　嘉泰元年三月丙寅，雨雪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六三　寶慶元年二月壬辰朔，雪。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六五　紹定二年十二月丙申，雪。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四　寶祐元年二月壬子，雪。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三九　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夏、天慶十二年春正月，天大雪。

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觀測記録部・紀事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四　雪中人蹟

乾隆辛亥正月大雪，一晝夜堆積盈尺。不知其理也。上尤多。蘇松嘉湖一帶皆然。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九　長興三年壬辰三月己酉，夜大雪，至庚戌。三月二十八日。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一　洪武辛酉夏六月八日己卯，杭州晴日飛雪。宣德戊申冬十月戊戌，大雪。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三　正德壬申二月，廬州雨紅雪。十二月，燕趙河間之地無雪而燠。江淮風雪連旬，南至洞庭緩流，冰厚尺餘。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四　嘉靖乙未正月，瑞雪降。癸丑正月戊寅朔，日食，陰雨不見，頃之大雪。甲子四月，大雪。六月初三日，寧波落雪似黄色。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五　隆慶壬申春正月，杭州大雨雪。萬曆戊寅，杭州大雨雪，自二月至三月恒雨。壬寅春正月，淮安雪至二月。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六　萬曆丙午春正月，淮安恒雨雪。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雪厚五寸五分。丙辰正月京師大雪。無錫有紅黄黑三色雪。戊午六月，蘭溪赤日中雨雪。十二月六日，廣東大雪，後連歲皆稔。庚申四月二十一日，山陰大雪。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七　天啓辛酉正月，淮安大風雪，自艮方二口卯薄房災。元旦前後當塗大雪，四十餘日，深六七尺，野鳥餓死。丁卯正月，當塗大雪。十日，雪，時忽大雷電。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八　崇禎癸未，鹽山清明後大雪連日。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〇《災異志一》　康熙三十六年九月，龍門大雪。乾隆十二年六月丙子，蘇州雨雪，己卯、庚辰又微雪。

清・海外散人《榕城紀聞》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十五日大雪，山上積至一丈，平地五尺。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六七　德宗貞元二年正月，大雨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黄黑色，狀如浮埃。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七九　雪占考

春秋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

周考王六年六月，秦雨雪。

威烈王四年四月，晉大雨雪。

漢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

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

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三年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

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雨雪。建昭二年十二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四年二月雨雪，燕多死。

成帝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

王莽天鳳三年二月，大雨雪，淵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皆枯。

晉武帝太康五年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惠帝光熙元年閏八月，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霰。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爲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

明帝太寧三年三月丁丑，雨雪，雨雪。

成帝咸和九年八月，成都大雪。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

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向曰：凡雨，陰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十年五月，涼州雪。

安帝義熙五年三月己亥，雪數尺。

梁武帝普通三年三月，大雪，平地三尺。大同三年七月，青州雪害苗稼。十年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

東魏靜帝興和二年五月，大雪。武定四年二月，大雪，人畜凍死，相望於道。

後齊武成帝河清二年二月，大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繁霜盡下。

後主天統二年正月，又大雪，平地二尺。武平三年正月，又大雪。

唐高宗顯慶四年二月壬子，大雨雪，方春少陽用事，而寒氣脅之。咸亨元年十月癸酉，大雪，平地三尺，人多凍死。

武后久視元年三月，大雪。

明皇開元二十九年九月丁卯，大雨雪，大木偃折。

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丙午，大風雪，寒，民饑多凍死者。十二年十二月大雪，甚寒，竹柏柿樹多死。十九年三月，大雪。二十年二月庚戌，始雷，大雨雹，震電，大雨雪。既雷則不當雪，陰脅陽也。

憲宗元和十二年九月己丑，雨雪，人有凍死者。十五年八月己卯，同州雨雪害稼。

文宗大和六年正月，雨雪踰月，寒甚。

武宗會昌三年春，寒，大雪，江左尤甚，民有凍死者。

懿宗咸通五年冬，隰石汾等州大雨雪，平地深五尺。

昭宗景福二年二月辛巳，曹州大雪，平地二尺。天復三年三月，浙西大雪，平地三尺餘。其氣如烟，其味苦。十二月，又大雪，江海冰。天祐元年九月壬戌朔，大風寒如仲冬。浙東浙西大雪。吳越地氣常燠，而積雪近常寒也。

宋太祖建隆三年春，延寧二州雪盈尺，溝洫復冰，草木不華。丹州雪二尺許。

太宗雍熙七年冬，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勝重載。端拱元年閏五月，鄆州風雪傷麥。淳化三年九月，京兆府大雪，殺苗稼。四年商州大雪，民多凍死。

真宗咸平四年三月丁丑，京師及近畿諸州風雪損桑。天禧元年十二月，京師大雪，苦寒人多凍死，路有僵尸，遣中使瑾之四郊。二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晝夜方止，江溪魚皆凍死。

仁宗至和元年正月，京師大雪，貧弱之民凍死者甚衆。嘉祐四年正月，自冬雨雪，泥塗盡冰，都民饑寒，死於道路者甚衆。

哲宗元祐二年冬，京師大雪，連月至春不止，久陰常寒。罷上元節游幸，降德音諸道。八年十一月，京師大雪，多流民。元符二年正月甲辰朔，御大慶殿受朝賀，以雪罷。

徽宗政和三年十一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平地八尺餘，冰滑，人馬不能行。詔許百官乘轎入朝，飛鳥多死。七年十二月，大雪。詔收養內外乞丐老幼。

欽宗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雪，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未下時陰雲中有雪絲數寸墮地。二年正月丁酉，大雪，大寒甚，地冰如鏡，行者不能定立。是月乙卯，車駕在青城，大雪數尺，人多死。

高宗紹興元年二月寒食日，雪。十三年三月，雪。二十八年三月，雨雪。三十一年正月戊子，大雨雪，至己亥，逾旬不止。禁旅壘舍有壓者。時久雪，寒甚。冬無雪。

淳熙十二年十二月，大雪，至明年正月。或雪，或霰，或雨冰，或冰沍尺餘，連日不解。台州雪深丈餘，民凍死。十六年四月戊子，成州天水縣大雨雪，麥皆凍死。

光宗紹熙二年正月，行都大雪積沍，河冰厚尺餘，寒甚。是春雷雪相繼，凍雨彌月。

清・李鴻章等《順天府志》卷六九 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萬曆四十四年正月，京師大雪。

順治十二年九月，香河河水爲害，季冬大雪相繼，積而不消。

清《直報》（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第二十四號，第三頁） 津門大雪

都門自元宵前一日即彤雲密布，時雨時雪，霑衣欲濕，樸去紅塵十丈。至二十一日，第十八號，第一頁）京師得雪

十日早七點鐘，復又雪花如掌，飛舞半空，至午晡止，得雪寸餘。市上人來，頗患泥濘難行矣。

客歲一冬，雪澤稀少。雖小雪前後見□微雪，迄於臘尾未得普被，祥霙三農殊爲焦盼。日來風伯揚威，沙塵蓋地，以爲決無雨雪。詎昨夕三鼓後，陰雲密布，潤氣撲人眉宇，至今早十點餘鐘，天公居然玉戲，一霎時如飛絮如撒鹽，大地山河一白無際。午後雲氣仍厚，恐玉龍交鬥餘興未闌也。

清《直報》（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六第三十一號，第二頁） 都門又雪

京師二月初三日午後四點鐘，黑雲滿天，儼同潑墨，微風不動，細雨如絲。至黃昏時鵝毛片片，積至四寸有餘。至初四日午後，滕六君尚未返駕，客歲冬令雪澤雖稀，交春祥霙疊沛，二麥足卜有秋，三農之望當可滿慰已。

清《直報》（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初八第四十一號，第二頁） 都門瑞雪

京師自入春以來寒暖不時。二月十三日陰雲四合，大有雨意，至下午三點鐘不雨而雪，星星點點，滿地梅花，至十四日滕六君興致勃發，半空飛舞，如玉龍萬道，鱗甲爭輝。圍爐煮酒，檢韻吟詩，頗助騷人雅事。春麥豐收尤可預卜，何幸如之！

冒雪遄行

本埠自交春後陰多晴少，望前已得雪澤。昨日巳刻，天公又復玉戲，霎時間大地山河粉妝玉琢，一白無垠。爵相登舟時，雪花飛舞與紅旗相掩映。一夜北風，街巷積有尺許，八點鐘聲砲啓椗雪仍未止。據津上老農言，五六十年無此瑞雪，洵屬鄉民慶幸。惟爵相以七旬以外之年冒雪遄行，踏平波浪，雖壯心未已，而王事靡寧，凡隸帡幪能不心焉系之。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五百七十七號） 望雲思雪

自十月初五日得雪一次，以後天氣乾旱，屢起狂風，以致時疫因而傳染，死者不少。昨夜陰雲漸合，至午間居然六出紛披矣。雖所降不大，然至昨晚尚陰雲凝沍，頗有雪意云。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一千二百七十九號） 豐年有兆

本埠得雪以後近又連日陰雲，復有釀雪之意。現聞榆關一帶於二十三日得雪尺餘。又北京於是日晚七點鐘至翌日早九點鐘亦得雪五六寸，書以誌喜。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初五，第一千五百七十三號） 快雪時晴

日昨夜半，雪花飛舞，打窗作屑玉聲。凌晨猶飛絮彌天，一白無際，倚欄遠眺，悉成玉宇瓊樓矣。至午後天已放晴，初冬即雪，亦可喜事也，故誌之。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千六百三十九號） 瑞雪兆豐

津埠時當冬季，晴暖異常，十月間僅降雪一次，故起居不慎，染患時疫者居多。近日天氣連陰，由十一日五點餘鐘六出齊飛，一白無際。至日前下午仍復微霰不絕，尚未開霽。誠氣候温和有以致之，惟得雪寸許未副農望。想滕六君乘興出遊，定必大快人心，以符豐年之兆也。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一千九百八十六號） 雪兆豐年

津門得雪已紀前報，計由十二日晚十二鐘滕六君出遊，撒鹽舞絮，直至十五日霏霏未休。又值東風大作，致深處尺餘，淺者亦五六寸，至晚間略息。然天意醞釀尚無晴意，庭列瑶階，林挺瓊樹，人咸謂豐年之兆定可預卜云。

清《大公報》（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第二千十四號） 津門得雪

二十一日夜間得雪二寸許，至早八點餘鐘始霽，天氣異常清明。午後一點餘滕六君忽而復臨，白絮紛飛，蛾毛滿地，雪花如手不是過焉，惟未及十分鐘而止。

清《大公報》（宣統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二千九百九十九號） 雪兆豐年

本埠入冬以來天氣尚未大寒。自昨二十五日夜間北風大作，翌早即彤雲密布，冷氣侵人，晚來雪花六出，通宵未息，預卜明年定占豐稔也。

清・賈弘文《鐵嶺縣志》卷二《祥異》 順治十一年十一月大雪，深盈丈雉兔皆避入人家。

清・李輔《全遼志》卷五 嘉靖二十七年，是冬金州大雪深丈餘。

清《申報》(一八七四年一月二日) 上海降雪。上海今冬天氣和煖，忽于十二日下午西北風大作，天氣陡然酷寒，並有六出霏英，四野霑足之象。特録之，以卜來年豐稔之驗耳。

清《申報》(一八七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春雪

正月以來春寒料峭，連日特甚。昨春風似剪，春雨如絲，午後簷滴如繩，中夾飛霙數點，入夜重衾不暖。春眠早起，推窓遠眺，雪積不消，一望無垠，盡作琉璃世界。去冬嚴寒爲海上十年之所未見。今仲春猶復雨雪，其餘寒固未盡，耶春雨煩多，春寒寔甚。延頸以望旭日烘晴和風送暖也。

清《申報》(一八七八年一月七日) 蘇寧大雪

上月二十八日，蘇城同雲密布，朔風捲地，始下雪珠錚然有聲。繼則雪花飄舞，大幾如掌，次日竟紛飛不止。闔閭城畔真成銀鋪世界，玉砌樓臺矣。并聞寧波於二十九日午刻亦六出花開，迄未休息。初一早起計雪約深三寸許。雀凍無聲，行人不出街市，踪跡爲之一清。婦儒輩多有堆雪羅漢以相娛者，然不若本埠新巡捕房前之玲瓏高大者。緑盆湯弄新巡捕房頭於日前下雪時，特雇犯數名，將雪堆成一判官狀，高與簷齊。又出資雇一裝佛像者，爲之開面，而塗以色澤，更恐見晛消化，上蓋蘆席棚。日來觀者甚衆。又萬祥馬頭亦有西國雪美人，並皆佳妙，是亦一時之雅致也。

雨雪載途

前月二十九日，滬上獲瑞雪，計深八九寸，此預兆豐年也，人皆額手稱慶。至本月初一日雪止而寒，挾纊無温，居民盡有瑟縮之態。出至街市間，但見一白無際，如遊銀海，如上冰山。道旁小樹大半摧折，滕六之威亦甚矣哉。初二日旭日曈曨，雖可抒獻曝之誠，而朔風凄緊，簷瀝冰箸長尺寸不等，午後簷溜潺潺然，□雪稍融矣，入夜復凝而成冰。初三日晨仍霽，雪復融而寒更甚。硯水俱冰，潦積街衢，行人之傾跌者實繁，有徒幾嘆行路難已。黄昏時細雨廉纖，沾衣欲濕，點點滴滴直至天明。昨日瓠巔樹杪依然朗朗，如玉山上行，而雨勢連綿不已，傍晚雪又瀟瀟不止，重陰洹寒。

清《申報》(一八七八年一月十七日) 大雪問雷

本年立冬後聞雷者凡五處。節經列報，其休咎則非所知也。今接南昌來信云：日前大雪紛飛，有人聞雷聲殷殷，從西北方起。驟聽之，不勝駭異。按：本月朔日江省城内積雪約有一尺，遠近各鄉則厚至二三尺不等。前報數寸許，特始基之耳。初二日，天晴日麗，融化無多。初三以後風雪又甚，偏地成冰。市上往來行人多有失足翻跌者，而高橋一帶尤不能行云。

清・于成龍等修、杜果等纂《江西通志》卷四 至正二十年春，大雨雪。連綿六十日。

景泰四年春，饒州廣信大雨雪。積四十日，白封山谷，民絶樵採。

嘉靖四十年春三月，大雨雪。

萬曆十六年秋七月，武寧縣雨雪。

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江西通志》卷一七〇 雍熙二年冬十二月，南康軍大雨雪，厚三尺，江水冰合，可勝重載。《綱目》

至正二十年春大雨雪，連綿六十日。

景泰三年冬至四年春，瑞州凝雪，六十餘日。五年春二月，廣信大雨雪，四十餘日。《豫章書》

正德十五年六月丁丑，廣昌雨雪。

嘉靖四十年春三月，大雨雪。

萬曆十六年秋七月，武寧縣雨雪。

崇禎十四年春正月，大雨雪，凝冰，樹木凍折，四山震響。

康熙冬十一月，彌月大雨雪。

清・劉坤一、趙之謙《江西通志》卷九八 景泰三年，是年冬至四年春，瑞州凝雪，六十餘日。五年春二月，廣信大雨雪，四十餘日。《豫章書》安福大雷雨。

弘治三年冬十二月，南昌撫州大雨雪。

同治三年甲子正月，大雪，十餘日。雨木冰。《弋陽縣志》

清・陳蘭森等修、謝啓昆等纂《南昌府志》卷六五 乾隆十六年春正月，豐城大風雨，黑雪。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三 辛未襄王二年冬，魯大雨雪。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四　甲申建昭二年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九　甲寅延祐元年春三月，東平、般陽等郡，泰安、曹濮等州大雨雪。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一一　康熙三年三月辛巳，登州府大雨雪。九年冬，兗州、青州、登州、萊州四府屬大雨雪，奇寒。乾隆十年冬，濟南大雪塞途。

清・昇允等修、安維峻等纂《甘肅新通志》卷二　神宗十八年六月，靖虜衛雨雪。

清・張庭武修、楊景升纂《丹噶爾廳志》卷八《夏雪》　是年五月十二日晚，大雨徹宵，繼之以雪，至十三日早辰山川城郭一片皆白，午刻開霽，雖日照多時，而陽山之雪猶明潔如故，寒可知矣。

淞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〇〇《漢書二・高祖紀下》　天福十二年十一月壬子，雨木冰。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四一《五行志》　開運三年九月，大水，太原蔑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十二月己丑，雨木冰。是月戊戌，霜霧大降，草木皆如冰。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五九《司天考二》　天福十二年十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癸酉，雨木冰。

廣順三年十二月戊申，雨木冰。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録》中　天聖中，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涉爲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高宗紀》　永徽二年十一月甲申，雨木冰。龍朔三年十一月甲戌，雨木冰。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四《則天武皇后紀》　延載元年十月癸酉，雨木冰。景龍四年三月，庚申，雨木冰，井溢。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甲申建昭二年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貞元元年，是秋雨木冰。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一》　永徽二年十一月甲申，陰霧凝凍封樹木，數日不解。

麟德元年十二月癸酉，氛霧終日不解。甲戌，雨木冰。

儀鳳三年十一月乙未，昏霧四塞，連夜不解。丙申，雨木冰。

延載元年十月癸酉，白霧，木冰。

景龍四年三月庚申，雨木冰。

開元四年十一月己巳，寒甚，雨木冰，數日不解。

永泰元年三月庚子，夜霜，木有冰。

大曆二年十一月，紛霧如雪，草木冰。

貞元元年十二月，雨木冰。二十年冬，雨木冰。

長慶三年十一月丁丑，雨木冰。

寶曆元年十一月丙申，雨木冰。

大和七年十二月丙戌，夜霧，木冰。

開成四年九月辛丑，雨雪，木冰。十月己巳，亦如之。

會昌元年十二月丁丑，雨木冰。四年正月己酉，雨木冰。庚戌，亦如之。

宋・洪邁《夷堅志・丙》卷三　瓦上冰花

《筆談》及《夷堅丙志》，皆有冰花事，今亦間見之。濟南吕援彦龍居秀州西門之内，淳熙初，除知和州來見，其廳側元置，瓦數百，爲雪所壓。迫雪消冰澌，皆經結成樓臺欄檻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臺牡丹，長春萱草，萬歲藤之類。奇妙華巧，經日不融。彦龍令其子述卿施墨塌印十餘本，以爲傳翫。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五　嘉靖壬寅十月，大霧，樹木生冰。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四〇　景泰六年二月，雨木冰，彌旬不解。

清・嵇璜、劉墉等《續通志》卷一七一　雨木冰

一月甲申，陰霧凝凍，封樹木數日不解。麟德元年十二月甲戌，雨木冰。儀鳳三年十一月丙申，雨木冰。武后延載元年十月癸酉，白霧木冰。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庚申，雨木冰。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己巳，雨木冰，數日不解。代宗永泰元年三月庚子夜，霜，木有冰。大曆二年十一月，紛霧如雪木冰。德宗貞元元年十二月，雨木冰。二十年冬，雨木冰。穆宗長慶三年十一月丁丑，雨木冰。敬宗寶曆元年十一月丙申，雨木冰。文宗太和七年十二月丙戌，夜

霧木冰。開成四年九月辛丑，雨雪木冰。十月己巳，亦如之。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丁丑，雨木冰。四年正月己酉，雨木冰。庚戌，亦如之。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十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癸酉，亦如之。周太祖廣順三年十二月戊申，雨木冰。宋真宗咸平六年十一月庚戌，雨木冰。大中祥符五年正月戊寅，雨木冰。仁宗慶曆三年十二月丁巳，雨木冰。嘉祐元年正月，雨木冰。英宗治平二年十月乙巳，雨木冰。神宗熙寧三年十月，雨木冰。八年正月如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雨木冰。徽宗宣和五年十月乙酉，雨木冰。欽宗靖康元年十月乙卯，雨木冰。二年正月丁酉，雨木冰。高宗紹興五年十一月辛亥，雨木冰。金海陵貞元三年十二月己丑，雨木冰。正隆四年十一月庚寅，霜附木。章宗明昌四年十一月壬午，雨木冰。承安五年十月癸卯，霜附木。泰和四年正月壬申，陰霧木冰。十一月丁卯，木冰凡三日。宣宗貞祐元年十二月乙卯，雨木冰。二年十二月己酉，雨木冰。興定三年十二月壬申，雨木冰。五年十二月丁丑，霜附木。元成宗大德七年十一月辛酉，木冰。文宗至順二年十一月丁巳，雨木冰。順帝至元五年十一月癸酉，瑞州路雨木冰，至明年二月壬寅始解。至正四年正月，汴梁路雨木冰。十一月，東平雨木冰。十二年九月壬午，冀寧保德州雨木冰。二十五年二月辛亥，汴梁雨木冰，五日始解。明太祖洪武四年正月戊申，木冰。六年十二月乙丑，雨木冰。十一年正月丁亥，雨木冰。二十二年正月甲戌，雨木冰。英宗正統三年十月丁丑，木介。天順七年十月甲辰，雨木冰。八年正月乙丑，雨木冰。憲宗成化十六年正月辛卯，雨木冰。二十三年十二月戊辰，木介。穆宗隆慶三年十一月癸巳，木冰。神宗萬曆十四年冬，蘇松木冰。莊烈帝崇禎元年十一月，陝西木冰，附枝盡折。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三〇 大中祥符五年正月戊寅，雨木冰。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八 熙寧三年十月甲子，雨木冰。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一 熙寧八年正月卯，雨木冰。九年正月乙丑，雨木冰。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五 宣和五年冬十月乙酉，雨木冰。宣和七年二月己酉，雨木冰。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七 靖康元年十月乙卯，雨木冰。十一月，閏月丙午，雨木冰。二年正月丁酉，雨木冰。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六〇 至順二年十二月癸亥，雨木冰。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二 成化丙戌冬十一月朔，京都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並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如花，雕鏤莫狀。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四 嘉靖戊申正月，京師大風霾。初八日至十三日，淮安下地凌，深尺許，樹木皆冰。如結緋烟霧，數日不散。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八 崇禎丁丑冬十月，江寧大霧晦暝，霧斂著樹冰，有若旗槍，稜脊森然。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八〇 冰占考

春秋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十六年正月雨木冰。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説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

漢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

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

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

東魏孝静武定四年冬，大雨、木冰。

後齊後主天保元年，雨木冰三日。武平元年冬，雨木冰。六年七月，雨木冰。

唐高宗麟德元年十二月甲戌，雨木冰。儀鳳三年十一月，雨木冰。

武后延載元年十月癸酉，白霧木冰。

中宗景龍四年三月，雨木冰。

明皇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雨木冰，寒甚，數日不解。天寶元年冬無冰。

代宗永泰元年三月，雨木冰。大曆二年十一月，紛霧如雪，草木冰。

德宗貞元元年十二月，雨木冰。二十年冬，雨木冰。

周太祖廣順三年十一月，雨木冰。

宋太宗淳化二年冬，京師無冰。

真宗咸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雨木冰。景德元年二月，保順軍城壕冰，隱起文，爲桃李華，雜人物之狀。大中祥符二年，京師冬温無冰。五年正月戊寅，京師雨木冰。九年正月，霸州渠冰，有文，如花葩狀。

仁宗慶曆三年十二月，大雨雪、木冰。嘉祐六年冬，京師無冰。

英宗治平二年十月乙巳，雨木冰。

神宗熙寧三年十月八年正月，京師雨木冰。

穆宗長慶三年十一月，雨木冰。

敬宗寶曆元年十一月，雨木冰。

文宗太和七年十二月夜，霧木冰。開成四年九月，雨雪木冰。

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雨木冰。四年正月，木冰。

昭宗景福中，滄州城塹中冰，有文如畫，大樹華葉芬敷者。

後晉開運二年正月，東京封邱門外壕内冰上有文，若大樹華芬敷之狀，相連數十株，宛如圖畫。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十一月日日，天大昏霧，木有冰，至十一日，霜露著，草木皆爲冰。

哲宗元祐八年二月，京師大寒，霰雪雨木冰。

欽宗靖康元年十月乙卯，雨木冰。二年正月丁酉，雨木冰。

孝宗乾道三年冬温，少雪無冰。

清・李鴻章等《順天府志》卷六九　弘治十年三月丁卯，通州雨冰，深一尺。

雍正十一年冬十二月乙卯，京師夜氛如霧，重之以霜，凝於木上。

清・李輔《全遼志》卷五　嘉靖三十五年秋九月，遼陽雨水冰。

清・于成龍等修、杜果等纂《江西通志》卷四　成化七年春，武寧縣雨木冰。

弘治元年春正月，奉新雨木冰。

嘉靖三十九年春二月，雨木冰。

崇禎十年春，雨冰。十三年春正月，大雨雪凝冰，樹木凍折，四山震響。

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江西通志》卷一七〇　至元五年冬十一月，新昌州雨木冰。

至正四年春正月，靖安縣雨木冰。六年進賢縣甘露降。十四年冬，龍興雨木冰。《元史・五行志》

成化七年春，武寧縣雨木冰。

弘治元年春正月，奉新縣雨木冰。

正德十年，寧州雨木冰。

嘉靖十六年春二月，雨木冰。三十九年春二月，雨木冰。

天啓元年辛酉春，雨木冰。

崇禎十年，春雨木冰。

清・劉坤一、趙之謙《江西通志》卷九八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冬十一月，雨木冰。

清・陳蘭森等修、謝啓昆等纂《南昌府志》卷二八　至正四年正月，龍興靖安縣雨木冰。《元史・五行志》

至正十四年，龍興大饑，人相食。冬，龍興雨木冰。《元史・五行志》

成化七年春，武寧縣雨木冰。《省志》

孝宗弘治元年春正月，奉新雨冰。

弘治六年冬十二月，南昌府大雪，樹木結冰。

弘治七年春，武寧縣雨木冰。

正德十年，布政司治火，寧州雨木冰。

嘉靖十六年春正月，豐城雨木冰。

嘉靖十八年夏四月，南昌府雨木冰。

嘉靖三十九年春三月，雨木冰。

嘉靖四十年春正月，豐城縣雨木冰。

清・陳蘭森等修、謝啓昆等纂《南昌府志》卷六五　後至正四年正月，龍興靖安縣雨木冰。

成化七年春，武寧縣雨木冰。

孝宗宏治元年春正月，奉新雨冰。

正德八年，豐城縣冬雨木冰。十年寧州雨木冰。

嘉靖四十年春正月，豐城縣雨木冰。

康熙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寧州雨冰。

乾隆十一年春正月，豐城雨木冰，樹折，古樟多枯死。

嘉慶十三年閏五月，大雨冰。

道光二十年冬十一月，雨木冰，樹多折。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三　簡王丙戌十有一年春，魯東平雨木冰。十二年秋九月，德州雨木冰。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九　順帝至正四年冬十一月，雨木冰。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一〇　洪武辛亥四年春正月，

雨木冰。六年十二月，雨木冰。己巳二十二年春正月，雨木冰。

雲　氣

漢・許慎《說文・气部》　气，雲气也。从兩，云象雲回轉形。

漢・許慎《說文・雲部》　雲，山川气也。

漢《東觀漢記》卷二一　詔問有黑氣墮温明殿東庭中，如車蓋，騰起奮迅，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似龍，似虹蜺。〔蔡〕邕對：虹著於天，而降施于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案司馬彪《五行志》此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事。虹晝見御座殿庭前，色青赤。上引邕問之，對曰：虹蜺，小女子之祥。案，《范書》靈帝紀此光和元年七月事，蓋兩月間虹災再見。

晉・王嘉《拾遺記》卷九　晉太康元年，白雲起於灞水，三日而滅。有司奏云天下應太平。帝問其故，曰：昔舜時黃雲興於郊野，夏代白雲蔽於都邑，殷代玄雲覆於林藪，斯皆應世之休徵。

晉・王嘉《拾遺記》卷一〇　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西南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汚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着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着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

唐・魏徵等《隋書》卷五一《長孫熾傳》　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三九《天文志》　梁開平二年三月丁丑夜，月有蒼白暈，又有白氣如人形十餘，皆東向，出於暈內。九月乙酉平旦，西方有氣如人形甚衆，皆若俯伏之狀，經刻乃散。

唐同光二年，日有背氣，凡十二。三年九月丁未夜，遍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四面雞雉皆雊，俗謂之「天狗落」。是歲，日有背氣，凡十三。是月，司天監奏：「自七月三日陰雲大雨，至九月十八日後方晴，三辰行度災祥，數日不見。」閏十二月庚午，日有黑氣，似日交相錯磨，測在室十度。

天成二年十二月壬辰，西南有赤氣，如火燄燄，約二千里。占者云：「不出二年，其下當有大兵。」

長興三年六月，司天監奏：「自月初至月終，每夜陰雲蔽天，不辨星月。」應順元年四月九日，白虹貫日，是時閔帝遇害。

晉天福初，高祖將建義於太原，日傍多有五色雲，如蓮芰之狀。二年正月丙辰，一鼓初，北方有赤氣，向西至戌亥地，東北至丑地，已來向北，闊三丈餘，狀如火光。赤氣內見紫微宮共北斗諸星，其氣乍明乍暗。至三點後，後有白氣數條，相次西行，直至三鼓後散。

漢乾祐二年十二月，日暈三重，上有背氣。

周顯德三年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氣暈勾環。

宋・王溥《五代會要》卷一一　後唐同光三年九月丁未夜，徧天陰雲，北方有聲如雷，雉皆雊，俗呼曰「天狗墜」。

天成二年二月乙酉，日中有黑氣，狀如雞卵。其年十二月壬辰酉時，西南方有赤氣如火焰，約二千里。

晉天福二年正月二日夜初，北方有赤氣，西至戌亥地，東北至丑地，南北闊三丈餘，狀如火光，赤氣內見紫微宮及北斗諸星。至三點後，內有白氣數條，次行至西，夜半子時方散。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二〇一《閏位部・祥瑞第二》　宋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午，黃紫雲從景陽樓出，隨風回，久乃消華林園，六月己卯，日入後有黃紫氣從景陽樓上層出，狀如烟，回薄良久。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二〇二《閏位部・祥瑞》　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白赤白氣東西竟天，光明潤澤，久乃消。四年十一月辛未，崇寧陵尚書言，自大明八年至今四年二月，宣太后陵明堂前後有光及五色雲，又芳香四滿，又五彩雲在松下，狀如車蓋。十年四月戊申夜，京邑崇虛館堂前有黃氣，狀如寶蓋，高十許丈，漸有五色。道士陸脩靜以聞。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正月，拜皇太子，日有慶雲在日邊。

順帝昇平三年十月，涪陵郡蜑民田健所住嵓間，常留雲氣，有聲，響徹若龍吟，求之積歲，莫有見者。去〔年〕四月二十七日，嵓數里夜忽有雙光至明，往獲古鐘二枚，又有一器名錞于蜑，人以爲神物奉祠之。

三年，華林園醴泉堂東忽有瑞雲，周圍十許丈高，下與景雲樓平，五色藻密，光彩映山，徘徊良久，轉南行過長船入華池，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彩，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德之感也。和帝

中興二年，是年，山上雲障四塞，頃有玄黃五色如龍，形長十餘丈，從西北昇天。

陳高祖永定二年四月，重雲殿東鴟尾有紫煙屬天。

宣帝大建四年八月丁丑，景雲見。五年五月癸丑，景雲見。八年正月庚辰，西南有紫雲見。

梁太祖開平元年正月壬寅，帝至自長蘆。是日，有五色雲覆于府署之上。又丙辰，慶雲見。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一》 景龍二年七月癸巳，赤氣際天，光燭地，三日乃止。赤氣，血祥也。

寶應元年八月庚午夜，有赤光亘天，貫紫微，漸移東北，彌漫半天。

貞元二年十一月壬午日沒，有赤氣五，出于黑雲中，亘天。十二年九月癸卯，夜有赤氣如火，見北方，上至北斗。

寶曆元年十二月乙酉夜，西北有霧起，須臾遍天，霧止，有赤氣，或淺或深，久而乃散。

大和元年四月庚戌，北方有赤氣，中有數白氣間之。六月乙卯夜，西北有赤氣。八月癸卯，京師見赤氣滿天。二年閏三月乙卯，北方有赤氣如血。

中和二年七月丙午，夜，西北方赤氣如絳，際天。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五《五行志二》 大曆二年七月甲戌日入時，有白氣亘天。九月戊午夜，白霧起西北，亘天。五年五月甲申，西北有白氣亘天。

貞元二十年九月庚辰甲夜，有白氣八，東西際天。

大和三年八月，西方有白氣如柱。七年十月己酉，西方又有白氣如柱者三。

光啓二年四月，有白氣，頭黑如髮，自東南入于揚州滅。

光化二年三月乙巳，日中有白氣亘天，自西南貫于東北。

天復元年八月己亥，西方有白雲如履底，中出白氣如匹練，長五丈，上衝天，分爲三彗，頭下垂。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 大曆二年十二月戊戌，黑氣如塵，彌漫于北方。黑氣，陰慘也。

貞元十四年，潤州有黑氣如隄，自海門山橫亘江中，與北固山相峙，又有白氣如虹自金山出，與黑氣交，將旦而沒。

大和四年正月壬寅，黑氣如帶，東西際天。

咸通十四年七月，僖宗即位，是日，黑氣如盤，自天屬含元殿庭。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 天啓七年丁卯四月廿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亘天，光彩初白色，後變紅紫，經時而滅。五月初三日，又見于東北方，形如繩，其色紅赤。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

清・查繼佐《罪惟録》卷一二 嘉靖十八年二月時日午，五色雲見。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九九 至正二十三年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清・嵇璜、劉墉等《續通志》卷二七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天書見於左承天門。帝及羣臣拜迎於朝元殿。丁卯，紫雲見。六月乙未，天書再見於泰山醴泉北。壬寅迎泰山天書於含芳園。五色雲見。

冬十月己酉，五色雲起嶽頂。壬子禪社首如封祀儀，紫氣下覆黃光，如星繞天書匣，縱四方所獻珍禽奇獸，還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作會真宮。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七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辛亥，帝登臺閱視訖，還御幄。司天監奏慶雲繞壇，月有黃煇氛。宰臣率從官稱賀，山下傳呼萬歲，振動山谷。壬子，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之儀。前夕陰而風，及行事，風頓止。法駕還奉高宮，左右言日重輪，五色雲見。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三〇 大中祥符五年六月壬子，丁謂言：「天書閣望柱直起氣千餘條，青紫黃白相間，又吐白光若銀絲，上有輕白雲覆之，俄變五色。」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三一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乙卯次，應天府羣臣言天書升輦，有雲五色如花，又黃雲如人，連袂翊輅而下。六月庚午夜，京師新作五岳觀，東北黑雲中見星如晝，有旌纛甲兵之狀，覩者喧怖，而丁謂以祥瑞聞，詔建道場。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九 熙寧六年夏四月甲戌朔，日當食，雲陰不見。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七 元豐五年夏四月壬子朔，雲陰，日食不見。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三 宣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日下有五色雲。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〇七 建炎四年四月壬子夜，有赤雲亘天，其中白氣貫之，犯北斗及紫微，由東南而散。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三六 紹興三十二年，是春淮水暴漲，中有如

白霧，其闊可里許，其長亘淮南、北。又有赤氣浮于水面，高僅尺，長百步，自高郵軍至興化縣，若血凝而成者。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五七　開禧八年九月戊子，金中都西北方黑雲間，有赤氣如火色，次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赤，有白氣貫其中。至中夜，赤氣滿天，四更乃盡。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六　景定二年正月辛未夜，東北赤氣照人，大如席。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四　至正十八年三月辛丑，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徧地俱見火，空中有兵戈之聲。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六　至正二十二年七月丙辰，熒惑見西方，須臾成白氣如長蛇，光炯有文，橫亘中天，移時乃滅。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三　進慶雲圖《金史・天文志》：興定五年正月，山東行省蒙古綱奏慶雲見，命圖以進。墨雲人馬《輟耕録》：至正乙未正月二十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聞東方軍聲漸近，驚視之，但見黑雲一簇，中彷佛皆類人馬，前後火光若燈燭，由西方而没，正淮蘄徐黃巾起之時也。三素雲《雲笈七籤》：春分後夜半子時，東北望有元青黃雲，是太微天帝君三素雲也。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八　黃雲輪囷《玉海》：皇祐二年四月朔，幸金明池司天言雲色黃，其形輪囷，此聖孝踐天之應。

清・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三九　嘉泰四年十一月，白氣亘天，貫東井輿鬼之次。開禧元年秋九月，黑雲起西北方，間赤色如火，次及西南有白氣貫其中，每至夜四更乃散。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一四　彩雲

嘉慶庚辰七月初九日申初，東月將升，忽見西南方彩雲滿天，緜亘西北，五色陸離，不可名狀。十三、十四五更時，俱有白雲如龍，從天河而下，若煙非煙，凌空夭矯，日出始散。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一　洪武戊申秋七月，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内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辛亥十二月，自辛酉至癸亥凡三日，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曰婆羅子，或曰天花墜地所積十日。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宫中生白氣，如粉絮。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二　洪武甲寅冬十月，廣州黑氣亘天。洪武乙丑四月，五色雲再見。洪武戊辰五月乙酉，五色雲見。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三　正德丁卯秋八月，黃河清，慶雲見。辛巳三月癸丑朔日，瓊州慶雲見，有黑雲蓋其上，白氣射之亘天。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四　嘉靖丙申秋七月，瓊州五色雲見，郡城西光彩絢地。己亥春二月辛丑，是日午時，日下五彩雲見。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五　隆慶壬申八月，有五色雲，如彩霞聚紫薇垣。又有黑赤如旗。萬曆丁酉三月，同安有黑雲一片如簸箕，自縣口出城南，所過屋瓦皆掀動。有狐自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聲。民間見龜蛇大鬬死。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六　萬曆丁巳九月，廣州有白氣如刀，見于東方。戊午七月，泉州東方有赤雲一片，長丈餘，形如刀，數月不散。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八　崇禎甲戌春正月，遍天五色氣如環，大小不一，踰時方滅。杭州大雪降。庚辰二月二十一日，大名府濬縣等處，東北見有黑黃雲氣一道，忽分往西南二方，傾刻四塞狂風，晝晦，黃埃中有青白氣及赤光，隱隱時開時暗。甲申秋七月，將樂大旗山頂出旗五色，踰時而没。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六七　雲氣占考

漢昭帝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焱風亂鬢，轉出西北，東西行轉而西，有頃亡。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十丈餘，皆不至地滅。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蒼天白氣，廣如一疋布，長十餘丈，讙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

王莽地皇四年，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遣王尋。王邑將諸郡兵，號百萬，圍昆陽城數重，軍勢甚盛。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

和帝永元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蒼白氣，長三丈，起天園東北，指軍市，見積十日。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宫中生白氣，如粉絮。

順帝永建二年九月戊寅，有白氣，廣三尺，長十丈餘，從北落師門南至斗。

靈帝熹平二年八月，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

晉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赤氣亘天，砰隱有聲。二年十月丁丑，赤氣見北方，東西竟天。

懷帝永嘉三年十二月乙亥，有白氣如帶，出南北方各二，起地至天貫參伐中。

愍帝建興元年十月己巳夜，有赤氣曜於西北。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正月乙亥朔，會羣臣於太極前殿，有青黑氣從東南來，覆映宮上。

陳宣帝太建四年，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宮。

北齊後主天統三年五月戊寅夜，西北有赤氣竟天，夜中始滅。十月丙午，天西北頻有赤氣。

周武帝天和二年十月辛卯，有黑氣一，大如杯，在日中。甲午又加一，經六日乃滅。六年二月己丑夜，有蒼雲，廣三丈，經天，自戌加辰。

靜帝大象二年六月甲戌，有赤氣起西方，漸東行，偏天。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七月一日，黃氣竟天，大雨，穀水溢。

中宗景龍元年九月十八日，有赤氣竟天，其光燭地，三日乃止。

肅宗寶應元年七月，西北方有赤光亘天，貫紫微，漸流於東，彌漫北方，照曜數十里。

敬宗寶曆元年十二月乙酉夜，有霧起，須臾遍天，霧上有赤氣，或深或淺，久而乃散。

懿宗咸通元年十一月丁酉戌時，妖星初出，如匹練亘空，化爲雲而没在楚分。

僖宗中和二年七月丙午夜，西北有赤氣，如絳竟天。

昭宗光化二年春，有白氣經天如練，自西南徹東北而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二月壬辰酉時，西南方有赤氣，如火燄燄，約二千里。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二日夜初，北方有赤氣，西至戌亥地，東北至丑地，南北闊三丈，狀如火光。赤氣內見紫微宮及北斗諸星，至三點後，內有白氣數條次西行，至夜半子時方散。

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己卯夜，西方起蒼白氣，長五十尺，貫天船五車亘井宿。六年十月己未，亘西北起蒼白氣三道，長二十尺，趨東散。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四月己未夜，西北有白氣壓北斗。雍熙三年正月己未夜，赤氣如城。四年正月癸酉夜，白氣起角亢，經太微垣歷軒轅大星至月旁散。端拱元年十月壬申遲明，巽上有雲氣過中天，連地濃潤，前赤黃後蒼黑色，先廣後大，行勢如截。十一月戊午夜，西北方有赤氣，如日脚，高二丈。至道二年二月丙子夜，西北方有蒼白氣，長短八道，如彗掃，稍經天漢，參錯如交虵。

真宗咸平三年十月辛亥，黑氣貫北斗。十二月庚午，黑氣長三丈餘，貫心宿，入天市垣抵帝座，久方散。四年三月丙申，白氣二亘天。十月辛亥，黑氣貫北斗。五年正月，白氣如虹貫日，久而散。七月戊戌，白氣如陣貫東井。六年四月己巳，白氣東西亘天。丁丑，白氣貫日。五月辛亥，白氣出昴，至東壁没。六月辛未，赤氣出婁，貫天庾。丙子，白氣出河鼓左右旗，分爲數道没。七月癸卯，白氣如彗，起西南方。

景德元年三月，白氣貫軒轅，蒼白氣十餘如布亘天。七月辛亥，黃氣出壁，長五尺餘。十一月癸丑，黑氣十餘道衝日。二年正月丙寅，黃白氣貫月，黑氣環之。二月丁亥，白氣五道貫北斗。十月丙子，白氣出閣道西，孛孛有光。三年三月丙辰，北方赤氣亘天，白氣貫月。十月甲午，黑氣貫北斗魁。四年三月己未，白氣東西亘天。庚申，白氣出南方，長二丈許，久而不散。四月庚午，白氣貫北斗，長十丈。庚寅，白氣如布，襲月，三丈許。甲午，南方有黑氣，貫心宿，長五丈許。十一月己巳，中天有赤氣，如掃，長七尺，在輿鬼南。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癸亥朔，黃氣出於艮。丁丑，白氣二東西亘天。七月，西北方白雲氣如彗，掃三十餘條。二年九月戊午，黃氣如柱，起東南方，長五丈許。三年四月丁巳，中天有黑氣，東西亘天，占爲水。十二月癸亥，青赤氣貫太微。五年二月壬寅，白氣長五丈，出東井，貫北斗魁及軒轅。七年九月，有氣出紫微，爲宮闕狀，光燭地。

天禧三年四月，黃氣如柱貫月。

仁宗天聖七年二月己卯夜，蒼黑雲長三十尺，貫弧矢翼軫。

明道元年十月庚子夜，黃白氣五貫紫微垣。十二月壬戌，西北有蒼白氣亘天。

景祐元年八月壬戌夜，有黃白氣如彗，長七尺餘。出張翼之上，凡三十三日不見。四年七月戊申夜，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

寶元二年正月壬子夜，蒼黑雲起西北，長三十尺，漸東南行，歷婁胃昴畢及火木相次，中天而散。三月甲寅夜，細黑雲起西北方，長三十尺，貫王良及營室。

康定元年三月丙子夜，東南方近濁，黑氣橫亘數丈，闊尺許，良久散。六月壬子，黑氣起心宿西，長五十尺，首尾侵濁，久之散。二年八月庚辰夜，東方有白氣長十尺許，在星宿度中。至十日，長丈餘，衝天相，居星宿大星南，九十餘日沒。壬午夜，黑氣起西南，長七丈，貫危宿羽林入濁，至天津，良久散。癸卯夜，蒼白雲起西北，闊二尺，首尾至濁，良久散。

慶曆二年八月甲申，白雲貫北斗。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柄。三年正月戊戌，中天有白氣，長二十尺，向西南行貫日。四月癸卯，白氣二，生西北隅上中天，首尾至濁，東南行，良久散。七月戊辰夜，西南生黑氣，長三丈許，經天而散。八月壬子夜，白氣貫北斗魁。四年五月甲子夜，黑氣起東北方，近濁，長五丈許，良久散。九月辛巳夜，中天有白氣，長二丈許，貫卷舌、南河，東北行，少頃散。十一月甲子夜，蒼白雲起南，近濁，久方散。七日有大風，雨則散。八年正月丁酉夜，黑氣生，首尾至濁，漸東行，久之不散。二月辛卯夜，西方近濁，生黑氣，長三丈許，良久散。皇祐四年十一月壬寅夜，黑氣生東方，南北至濁，貫參宿軒轅。辛酉夜，白氣起北方，近濁，長五丈許，貫畢。二年二月乙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戊午夜，蒼白雲起東北方，長一丈許，貫畢。二年二月乙未夜，蒼黑雲起西北方，長五丈許，貫東井反北斗，良久散。四月癸巳夜，蒼黑雲起西北方，長三十尺，西至軒轅太民，北抵鉤陳。丙午夜，西北方有白氣，漸東南行，首尾至濁，貫角宿移西北，久方散。九月庚申夜，西北蒼黑雲，長三丈許，貫營室壁陣及天河。三年六月丁未夜，東方有蒼白雲，長一丈許，貫畢。四年二月癸巳夜，蒼白雲起南方，長三丈、闊尺，貫南門星。閏三月辛巳，蒼黑雲起南方，兩首至濁，闊尺，貫尾箕斗牛庫樓騎官。五月戊寅夜，蒼黑雲起北方，長三丈、闊尺，貫紫微垣王良。壬寅夜，蒼黑雲起北方，長三丈、闊尺，貫紫微垣。六月癸亥夜，白雲起東北方長五丈，上闊下狹，貫天船閣道傳舍紫微垣天棓。八月乙亥夜，黑雲起西北方，長丈闊尺，貫北斗。十月庚申夜，黃氣一上下貫月中。十二月庚戌夜，蒼黑雲起南方，長三丈闊二尺，貫五車東井五諸侯。

神宗熙寧元年正月乙酉夜，蒼白雲起西南方，長四丈闊尺，貫月及河南鬼軒轅。六月己酉夜，蒼黑雲起北方，長二丈闊尺，貫北斗魁，東貫文昌。十月庚申夜，蒼黑雲起北方，東西兩首至濁，貫織女天棓紫微垣北斗魁。二年四月甲辰夜，蒼白雲起東南方，長二丈闊尺，貫天市垣。七月甲申，日下有五色雲。十一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三年二月庚辰夜，蒼黑雲起西北方，長三丈、闊二尺，貫王良扶筐天厨。四年六月己未夜，蒼黑雲起西北方，長丈闊尺，貫五車。又起西北方，長丈餘，貫北斗魁文昌。五年七月丁亥夜，白雲起南方，長丈，貫氐房心。六年五月庚申夜，蒼黑雲起東北方，長五丈、闊二尺，貫雲雨閣道。七年三月壬子，蒼白雲起西南，長二丈、闊尺，貫日經中天過，白氣如帶。四月壬申夜，蒼白雲起北方，長五丈、闊二尺，貫北斗魁鉤陳王良閣道，東至奎。六月辛未夜，蒼黑雲起天河中，長五丈，南北兩首至濁，貫尾箕。又蒼黑雲起東方，長五丈，貫羽林軍外屏。丙戌夜，蒼白雲起南方，長二丈，貫危室壁及八魁。壬辰夜，蒼白雲起西北方，長二丈，貫天棓紫微垣。七月庚戌夜，蒼白雲起東方，長丈餘，貫參旗及參宜察臣下。八年二月己巳夜，蒼黑雲起東方，長三丈，貫心天市垣列肆宗星。五月癸亥夜，蒼黑雲起西方，長三丈，貫軒轅太微垣五帝座。十月庚子夜，黑雲起西北方，長三丈，貫畢大陵鉤星。九年四月庚寅夜，白氣長丈，起東北方天市垣。辛亥夜，蒼黑雲起東方，長二丈，貫庫樓騎官積卒心尾。六月乙未，蒼白雲起東北方，長四丈，貫室壁閣道。七月己卯夜，蒼黑雲起南方，長四丈，貫軍市天園。十月乙酉夜，蒼黑雲起西北方，長四丈，貫北斗鉤車府。十年六月癸未夜，蒼黑雲起南方，長三丈、闊尺，貫龜體天淵。七月丙子夜，蒼黑雲起北方，長丈，貫北斗魁。八月庚辰，蒼黑雲起東北方，長二丈，貫參井北河五諸侯。九月庚申夜，蒼黑氣起北方，由北斗魁杓貫紫微垣至天棓。

元豐二年四月戊申夜，白雲起南方，長三丈，貫庫樓積卒龍尾。五年四月壬申夜，蒼白雲起北方，長三丈，出太微垣貫五帝座陳常。八年七月庚申夜，蒼黑雲生北方，長三丈、闊尺，貫北斗文昌天槍。

哲宗元祐三年七月戊辰夜，東北方近濁，天明照地，如月將出，漸偏西北，有白氣經天。紹聖二年十一月，桂陽監慶雲見。

元符二年九月戊辰夜，赤氣起北方紫微垣北斗星東南。次有白氣十道，各長五尺。

徽宗崇寧元年十一月己酉，赤氣隨日沒。二年五月戊子夜，蒼白氣起東南方，長三丈，貫尾箕斗。

政和元年十一月甲戌夜，蒼白氣起紫微垣，貫四輔。五年四月庚子，有白雲自北直徹中天，漸成五色，如華蓋。七年五月乙卯夜，赤雲白氣起東北方。

宣和元年六月辛巳夜，赤氣起北方，半天如火。二年二月戊戌夜，赤雲起東北，漸向西北入紫微垣。三年九月壬午夜，蒼白氣長三丈，貫月。四年九月丁丑，西方日下有赤氣。七年四月壬子夜，有赤雲入紫微垣。

欽宗靖康元年正月丁丑夜，赤白氣起西方。九月戊寅，有赤氣隨日出。十一月己丑，日下有赤氣。閏十一月丁酉，赤氣亘天。二年正月己亥夜，西北陰雲中有火，長二丈餘、闊數尺，時時見。二月壬午夜，白雲如虹，自南亘北，漸移西南至東北。三月戊子夜，白氣貫斗。

高宗建炎元年八月壬申，東北方有赤氣。四年五月壬子，赤雲亘天，中有白氣十餘道，貫之如練，起於紫微垣，犯北斗及文昌，由東南而散。

紹興元年二月己巳，白氣亘天。七年十一月癸卯，有赤雲如火隨日入。八年九月甲申，正北方有赤氣如火影。二十七年二月乙酉，赤氣出紫微垣。三十年二月壬申，西北方正北方東北方一帶約五處赤氣如火影。十一月甲午，西南方白氣，自尾宿歷璧宿、婁宿、昴宿止。十二月戊申夜，白氣出尾宿，歷心、房、氐、亢、角宿，入天市，貫太微至郎位止，有類天漢白氣。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丑，白氣自斗歷牛女虛。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壬午，白氣自危宿歷室、壁、婁、胃、昴宿。二年正月甲寅，白氣自壁宿歷奎、婁、昴、畢、觜、參。

乾道元年正月庚午夜，白氣出奎漸上，經婁、胃、昴、畢入參。三月戊辰夜，白氣自參宿至角宿，與天漢相接，其白氣約廣七丈。四月丁酉夜，蒼白氣自西北漸上東北，入天市垣，辛丑入北斗魁中，乙巳入紫微垣內，至天樞中。十一月丙寅，白氣出女，歷虛、危、室、壁，上奎、婁、胃、昴、宿。十二月庚午，白氣亘天。六年十月庚午，赤氣隨日出。十一月丁丑，赤氣隨日入。七年六月壬寅、十月戊午，赤氣隨日出。八年十一月乙巳，赤氣隨日入。丙午，赤氣隨日出。九年十月壬申，日出前東方，并日入後西方有雲氣，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青赤黃三色光潤。

淳熙三年八月丁酉，赤氣隨日出。十年正月戊子，西南有白氣，如天漢而明，南北廣六丈，東西亘天。十四年十一月甲寅，赤氣隨日入。光宗紹熙四年十一月甲戌夜，赤雲白雲見。二年六月壬寅，白氣如帶道亘天，己酉亦然。

寧宗慶元四年八月庚辰，赤氣如帶亘天。五年二月癸酉夜，白氣如帶道亘天。嘉泰四年二月庚申，赤氣亘天。十一月壬申，白氣如帶道亘天。

嘉定六年十月乙卯，有赤氣隨日出。十一月辛卯，有赤氣隨日入。

理宗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孟珙攻蔡州，見黑氣壓城上。嘉熙四年二月丙辰，白氣亘天。

淳祐二年四月甲寅亦如之。

景定元年三月，白氣如匹練亘天。三年七月甲申夜，白氣亘天如匹布。

度宗咸淳三年，襄陽城中白氣自西而出。十年正月乙卯朔，永清有氣如虹，橫貫一邑。

帝昺祥興二年二月癸未，有黑氣出厓山西。

遠太祖神册二年六月乙巳，幽州城中有氣如烟火狀。

景宗保寧五年四月丙申，白氣晝見。

道宗壽隆七年正月壬戌朔夜，白氣如練，自天而降。黑雲起於西北，疾飛有聲，北有青赤黑白氣相雜而落。

金海天德二年十二月乙卯，慶雲見，狀如鸞鳳五彩。正隆六年十月丙午慶雲見。

世宗大定七年潤七月己卯午刻，慶雲環日。八月辛亥午刻復如之。二十三年十月己未，慶雲見於日側。

昌宗明昌三年十二月丙辰，北方微有赤氣。

章宗泰和五年九月戊子戌時，西方、北方間黑雲間，有赤氣如火，次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赤。中有白氣貫徹，乍隱乍見，既而爲雨，隨作風至二更初。黑雲間赤氣復起於西北方及正西、正東、東北，往來遊曳，內有白氣數道，時復出沒，其赤氣又滿中天，約四更皆散。六年正月，北京申龍山縣西，見有雲結成車牛行帳之狀，或如前後摧損之勢，晡日乃散。九月乙酉夜將曙，北方有赤白氣數道，歷王良下徐州，至北斗開陽搖光之東而散。

衛紹王大安元年四月壬申，北方有黑氣如大道，東西竟天，至五更散。三年三月辛酉辰刻，北方有黑氣如堤，內有白氣三似龍虎之狀。

至寧元年紫雲覆彰德城上數日。

宣宗貞祐元年十月丙午夜，有白氣三衝紫微而不貫。十二月丙申，白氣東西竟天，移時散。三年六月戊申夜，有黑氣廣如大道，自東南至於西北，其長竟天。

興定三年七月庚申，五色雲見。十月乙丑平，涼府慶雲見。五年正月，山東行省蒙古網奏慶雲見，命圖以進。六月戊寅日將出，有氣如大道，經丑未歷虛危，東西不見首尾，移時没。十二月己丑，北方有白氣，廣三尺餘，東西亘天。

元光元年十月丁未，東北有赤雲如火。

哀宗正大二年二月甲寅，有黄黑祲。三年三月庚午，省前有氣微黄，自東北亘西南，其狀如虹，中有白物十餘，往來飛翔，又有光條見，如二星移時方滅。四年六月丙辰，有白氣經天。

元世祖中統二年正月辛未夜，東北赤氣照人，大如席。

順帝至正十三年冬，袁州路每日暮有黑氣環繞郡城。十四年十二月辛卯，絳州北方有紅氣如火蔽天。十八年三月辛丑，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少頃，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空中有兵戈之聲。二十一年七月己巳，忻州西北有赤氣蔽天如血。八月癸未，彰德西北夜有紅氣亘天，至明方息。乙酉，大同路北方，夜有赤氣蔽天，移時方散。十月癸巳，絳州有赤氣見北方，如火。二十二年，京師有白氣如小索，起危宿，長五百丈，掃太微。二十三年三月壬戌，大同路夜有赤氣亘天，中侵北斗。六月丁巳，絳州日暮有紅光見於北方，如火中有黑氣相雜。庚申，平陽路有白氣三道，一貫北極，一貫北斗，一貫天漢，至夜分方滅。八月丙辰，沂州有赤氣亘天，中有白色如蛇形，徐徐西行至夜分乃滅。十月丙申朔，青齊一方赤氣千里。二十六年三月丁亥，有氣横貫東南，良久始滅。二十七年五月丙子朔，大名路有白氣二道亘天。二十八年七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亘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内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息。

明太祖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五色雲見。戊申己酉及十一月壬戌并如之。五年正月庚午丙子，六月辛巳，七月己酉、壬子，八月己亥并如之。六年五月乙巳，慶雲見。六月丁丑，五色雲見。七月癸卯亦如之。七年四月丙午，五月丙戌、癸巳、甲午、六月乙未、乙卯，七月己卯，八月辛酉，十月丙午并如之。七年冬十月，廣州黑氣亘天。八年正月壬申，五色雲見。四月丁未，五月庚午、癸未，六月壬辰、己亥，十月庚戌及九年八月癸巳並如之。十四年正月，黑氣亘天。九月甲申，五色雲見。十一月甲申，黑氣亘天。十五年正月甲申，五色雲見。五月庚申，九月乙卯、丙寅，十一月辛酉，十八年四月癸巳、乙未，五月辛未、甲申，六月癸丑，十九年九月壬午，二十年十一月丁亥並如之。二十一年二月己卯，黑氣亘天。三月壬午，白雲貫暈及太陰。五月乙酉，五色雲見。七月丙戌，黑氣亘天。二十七年六月己卯，五色雲見。

惠帝建文二年十月丙辰夜，有白氣二道自東北指西南。

成祖永樂元年六月甲寅，日下五色雲見。八月壬申，日珥隨五色雲見。十一年六月戊申朔，武當山頂五色雲見。十七年九月丙辰，慶雲見。十二月癸未亦如之。二十一年八月甲子，泰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逾時不散。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月下五色雲見。

仁宗洪熙元年二月癸酉、庚辰，三月乙未，俱五色雲見。六月，中天有白氣，東西竟天。

宣宗宣德元年二月戊子，北方黑氣東西亘天。六月癸未夜，有蒼白氣，東西竟天。七月乙未夜，中天生蒼白雲，廣二尺餘，東西竟天。八月癸酉昏刻，中天有青氣三道，長如匹練，東南行。甲戌，東南有白氣一道，如決堤。戊寅昏刻，中天有青雲，狀如杵；南有黑雲，狀如覆船。庚辰，東南有白氣，狀如羣羊驚走。既滅，有黑氣狀如死蛇，頃之分爲二。辛巳，駐蹕樂安城，中有黑氣如死灰，東南有青氣，狀如人义手揖拜。九月丁未，日上五色雲見。十一月丙辰，北方有蒼白雲，東西竟天。丁巳，中天有黑雲一道貫北斗，南北竟天。二年三月辛卯昏刻，南方有蒼白雲一道，起天困，東掃翼軫。十月戊寅，日未出有紅雲一道起正東，濁，西南行。十一月乙未，日下五色雲見。三年十月癸巳，曉月生五色雲。四年六月戊子，夜亦如之。五年閏十二月戊午夜，北方生蒼白雲，長三丈餘。六年三月壬子昏，西方有蒼白雲，南北竟天。七年六月壬辰，日入後有青霞二道，東西竟天。十年三月丁亥，月生五色雲。

英宗正統元年八月丁卯夜，有黑氣二道，東西竟天。九月辛亥未刻，黑氣一道，兩旁色蒼白，闊二丈餘，自西南屬東北亘天。十月己丑，日生五色雲。十二

月癸亥如之。二年六月癸酉，日入後東南有蒼白雲一道，東西約長十丈餘。七月庚子，月生五色雲。八月甲申，北方黑氣東西亘天。三年七月己亥夜，中天有蒼白雲，南北竟天，貫南北斗。十月癸丑夜，北方有黑雲氣一道，東西約長十餘丈，闊三尺餘。四年八月丙戌夜，東北方有黑雲一道，約長二丈，闊五尺。辛丑夜，東方有黑雲，闊二丈，南北亘天。十月戊戌夜，有白雲一道，東西約長十餘丈。六年七月戊戌，五色雲見於西方。七年四月戊戌，月生五色雲。八年十月辛卯昏刻，天中有黑氣，南北亘天。十一月戊辰夜，東南方有蒼白雲，東西亘天。九年十月丙午夜五鼓，北方有黑氣，長十餘丈，闊五尺餘，離地逾三尺餘，徐徐北行。十一月甲午，月生五色雲。十一年八月癸亥，日生五色雲。九月丁酉亦如之。十一年二月辛酉，有異氣現華蓋殿金頂及奉天殿鴟吻之上。十四年七月癸卯夜，有黑雲一道，闊二尺餘，離地一丈餘，南北亘天，徐徐北行。八月庚戌，有黑雲如傘蓋。十月庚申，晝生蒼白雲，復化爲三，東西南北竟天。壬戌夜，西南有黑氣如火烟，須臾化蒼白氣六道，徐徐北行。壬申日初出，東方有黑雲五道，中高，兩頭銳而卑，日上黑雲如烟，尋發紅光，散焰如火。

景帝景泰元年閏正月癸酉酉刻，西方有氣，上黃下黑，非雲非霧，蔽天掩日，更盡方散。甲戌，南方生蒼白雲一道，闊二尺餘，離地十丈許，徐徐西南行，須臾漫如烟霧蔽天。二月戊寅平旦，日上有雲氣，如烟火散漫。己卯，西方生黑氣如之。壬午，日上黑氣四道，約長三丈，離地丈許，兩頭銳而貫日，其狀如魚。壬寅夜，黑氣南北亘天。三月戊辰，正西有赤黃雲數十段，須臾散漫如火，有光照耀。四月甲戌，西北黑雲如堤，南北亘天。五月丁未，東方赤雲如火。西北黑雲長十丈餘，闊一丈，徐徐南行。六月乙酉，日出赤雲四道，兩頭銳如耕壠狀，徐徐東北行而散。八月甲戌，黑雲如山，化作龍虎狀，夜有雲氣，形如麋鹿驚奔，俱南行。九月辛酉夜，黑雲數丈，橫貫北斗魁，蒼白雲三道，東西亘天。丙寅，有蒼白雲氣，南北亘天。十月辛未，西南黑氣如烟火，南北亘天。二年四月庚辰，有黑氣如烟，摩地而上。甲午，西方有黑氣如烟霧，摩地而生，徐徐南行。六月戊寅，日上五色雲。九月辛酉夜，蒼白雲三道，東西竟天。三年正月癸亥，東南有黑雲。如人戴笠，北向而揖。四年十一月丁卯，月生五色雲。

英宗天順元年六月甲辰，北方有黑氣，闊而且厚，如山林烟火狀。二年十月己巳，南京日入後西南有赤氣如火影。壬申，月生五色雲。十二月甲子夜，正北火影中見赤氣一道，闊二尺餘，直衝天中，長五十餘丈，其形上銳，狀如立鎗。三年十二月甲戌夜，南方火影中見赤氣，闊二尺餘，長十丈餘，其形上銳如立。四年八月乙丑，西北有黑氣摩地而生，徐徐南行。十月戊午月生五色雲。五年七月己亥朔夕，東方有黑氣，須臾蔽天。十月乙亥昏刻，正西有赤雲，長三丈餘，闊倍之，去地三丈，兩頭銳，徐向西南行。七年三月己亥，晝夜游氣不開，天色慘白昏蒙。十月戊申，蒼白雲一道，長二十餘丈，東西橫貫天棓、天厨星。

憲宗成化二年三月辛未，白雲起南方，東西竟天。五年三月癸卯，月生五色雲暈。八年三月庚子，黑氣起西北，臨清、德州晝晦。四月甲午，西方有黑氣，至邳漸散。十一年正月丙寅，月生五色雲。十二年十二月己卯夜，西北方有赤氣衝天，長五丈許，狀如矛鋒。二十一年閏四月壬辰，開濮二州、清豐金鄉，未申時黑雲起西北，化爲五色，須臾晦如夜。

孝宗弘治元年六月癸巳朔，襄陽市有黑氣如霧，恍如人形觸人，小兒中之立死。二年正月辛己，日生五色雲。八月甲辰，西方有赤氣，南北橫天。五年二月己巳，北方黑氣，東西亘天。十二月辛亥夜，東方有白氣，南北亘天，長十餘丈，去地五丈。六年八月壬申，南京有黑氣，東西百餘丈。十年二月丙申，修武黑氣入地，化爲石狀，如羊角。十四年三月己酉朔，日生五色雲。十六年二月庚子，宜良黑氣迷空，咫尺莫辨人形。十八年五月庚寅，雲龍三殿雲端若有人騎龍上升者，人多見之。十月庚午，五色雲見。

武宗正德元年正月乙酉夜，崇明空中有紅光，曳尾如虹，起東北，至西南沒，聲如雷。辛丑，鳳陽紅光發，與日同色，聲如雷。三月戊申夜，太原有火光大如斗，墜寧化王府，空中見紅光，如彎弓，長六七尺，旋變黃又變白，漸長至二十餘丈，光芒亘天。十二月庚戌，青州有氣如龍，色紅黃，久之變青白而散。二年八月己亥，赤光見寧夏，長五丈。六年正月壬子朔，清河乾圩黑氣突起，俄而雷雨大作，忽明忽晦，至巳刻氣如炎暑。九年十一月癸酉，山西襄陵西南，白氣如二帚，移時散。十二年閏十二月丁丑夜，瑞州東方有紅氣變白，形如曲尺，中外二氣，黑相鬬者久之。

世宗嘉靖元年十二月，武城縣西城樓角南有孔，出白氣如烟，七日乃止。七年四月，河間有氣如火光龍形，自空至地直立於西南，數刻方散。十月萬州白氣如虹，自西直入天河，凡十九夜方滅。十二月甲子夜，正北望，白氣亘天津。十七年九月戊

子，日生五色雲。十八年二月庚子朔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長徑二丈餘，形如龍鳳。

穆宗隆慶二年四月甲申，萬全都司空中有赤黑二雲鬬。六年正月庚申夜，北方有赤氣如火光，良久漸散。

神宗萬曆五年六月庚辰，祥雲繞月。九年十月丙申，慶雲見於宜陽，凝結如蓋，歷巳盡午方散。十年二月癸卯，甘肅赤白雲氣見。十九年二月丁丑，甘肅涼州有白氣貫月。五月己丑，天降白氣一道。二十四年七月丁丑，白氣貫月。三十五年正月庚午，黑氣蔽天。三十七年二月壬戌夜，白雲氣一道，闊二丈餘，如匹練，從巽至乾，穿氐宿入太微垣及北河井宿，良久乃散。八月甲戌，黔白氣亘天。

光宗泰昌元年九月戊戌，有赤氣映天如赭。

熹宗天啟四年六月癸巳午刻，南方五色雲見。六年六月朔，山陰東方五色雲見。閏六月己未夜，北方有蒼白雲氣出紫微垣內，經勾陳，入螣蛇天津河鼓，從坎至巽，良久乃散。

思宗崇禎元年三月，太湖縣雲成五色，有樓閣狀。七年正月，遍天五色氣如環，大小不一，踰時方滅。十一年六月，黑氣冲天。十二年二月壬申，濬縣有黑黃雲起，旋分爲二，頃之四塞，狂風大作，黃埃漲天，間以青白氣，五步之外不辨人踪，至昏始定。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大內諸殿脊及各門樓冉冉若炊烟而微淡，久乃息。十月，將祭宗廟，鹵簿已設，忽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人衣白者，疾飛入宮。十七年四月四日，都城內外，黑氣蒙隱不散，皇極殿作白色。

清・朱彝尊、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二　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所，有葩華之象，因有華蓋。

清・李鴻章等《順天府志》卷六九　武德九年七月，幽州慶雲見。《册府元龜》貞觀十五年十一月，幽州言五色雲見。《册府元龜》

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幽州慶雲見。《册府元龜》

泰和五年九月戊子，金中都西北方，黑雲間有赤氣如火色，次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赤，有白氣貫其中。至中夜赤氣滿天，四更乃盡。

大安三年三月，大悲閣有黑氣起北方，廣長若大隄，內有三白氣貫之，如龍虎狀。

至元二十八年七月癸酉，京師赤氣滿天，如火照人，自寅至辰氣燄方息。

至正二十二年，京師有白氣如小索起危宿，長五百丈，掃太微。二十八年七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不見人。《續通鑑》

隆慶元年五月日初，暾東安馬頭村民見村西四五里外白氣如流水狀，逾時而滅。

清・楊鎮、施鴻《遼陽州志》卷五　正隆六年十月丙午，慶雲見東京。

清・李輔《全遼志》卷五　弘治十七年夏，開原五色雲見。

清・呂耀曾、魏樞、雷以誠《盛京通志》卷一一　弘治十七年，開原五色雲見。

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江西通志》卷一七〇　大中祥符間，虔州刺史賈琮入覲，駐旌遂興江口，見州有五色祥雲起，因名萬安爲五雲。《林志》

至正十三年冬，袁州路有黑氣環城。《豫章書》

弘治十八年春分，宜□嶺白氣如虹，上騰三日。《豫章書》

正德十二年六月，寧州東北方白氣如虹，飛隋有聲。

十四年十四年春，九江地震，黑氣彌月始散。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南昌進賢五色雲見。

二十二年春正月朔，南昌五色雲見。

萬曆四十六年秋九月，東南白氣見。至初更即出，兩旬始滅。《安志》九月之杪，東南方蒼白氣一道，闊尺餘，約長丈二尺，每五更出現，浹旬始滅。

康熙元年壬寅，祥雲見。

清・劉坤一、趙之謙《江西通志》卷九八　乾隆元年春正月朔，彩雲覆武寧太平山，彌日乃散。

清・陳蘭森等修、謝啓昆等纂《南昌府志》卷二八　順治元年，南昌五色雲見。《册府元龜》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八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一一　雍正十年秋七月丁酉，慶雲見於孔林。

清・昇允等修、安維峻等纂《甘肅新通志》卷二一　神宗十八年夏四月，日中

黑氣，光不明者良久。

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三八　五色雲氣

北涼沮渠蒙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傉檀，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户而還。

雷電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一〇五《五行志三》（永初）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冬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故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

建元元年十月壬午，夜電光，因雷鳴。

十一月庚戌，電光，有頃雷鳴，久而止。

永明五年正月戊申，夜西北雷聲。

六年十月甲申，夜陰細雨，始聞雷鳴於西北上。

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觀測記録部・紀事

七年正月甲子，夜陰，雷鳴西南坤宮，隆隆一聲而止。

八年正月庚戌，夜雷起坎宮水門，其音隆隆，一聲而止。

九年二月丙子，西北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仍續十聲而止。

十年二月庚戌，夜南方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相續，丁亥止。

十月庚子，電雷起西北。

十一月丁丑，西南有光，因聞雷聲隱隱，再聲而止。西南坤宮。

十二月甲申，陰雨，有電光，因聞西南及西北上雷鳴，頻續三聲。

丙申，夜聞西北上雷頻續二聲。

辛亥，雷雨。【略】

又《傳》又曰：「雷電所擊，蓋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也。」

建元二年閏六月丙戌，戊夜震電。

四年五月五日，雲雹闇都，雷震于樂遊安昌殿，電火焚蕩盡。

永明八年四月六日，雷震，會稽山陰恒山保林寺剎上四破，電火燒塔，下佛面窗户不異也。

永明中，（雷）震東宮南門，無所傷毀，殺食官一人。

唐・姚思廉《陳書》卷五《宣帝紀》　太建二年十二月癸巳夜，西北有雷聲。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五九《司天考二》　長興元年九月丁未，雷。九月乙未，雷。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貞元十四年五月己酉，始雷。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天祐三年閏十二月乙亥，震雷，雨雪。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三　昭帝元鳳五年冬十一月，大雷。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三二　元延元年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劉向曰：雷當託於雲，猶君之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人君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故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燿燿如雨，自晡及昏而止。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三七　王莽始建國元年冬，雷，桐華。二年，十二月，雷。

宋・鄭樵《通志》卷七四　無雲而雷　漢成帝元延元年夏四月丁酉，無雲有雷聲，光耀耀四面下，至地昏止。後漢獻帝初平三年夏五月丙申，無雲而雷。四年夏五月癸酉，無雲而雷。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春二月丁丑，無雲而雷。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一　雷變免相

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風雷之變，宰相葉顒、魏杞皆策免。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五　弘治六年癸丑十二月三日之夕，南京雷電交作，次日大雪。自是雪雨連陰，浹月始晴。考之周密《野語》，記元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未時，電光繼以大雷，雪下如傾。是年二月三日春分。又記客云，春秋魯隱公九年二月，即今之正月，三國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二月，晉安帝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異。義熙以前，云皆未攷。至元庚寅，密所親見也。然皆在正二月，今癸丑十二月六日大寒，二十一日才立春，尤異也。

清・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一二　雷震

崇禎九年丙子春正月，孝陵雷火。十二年七月，天雷擊破城鋪樓牆，七丈有餘，木砲（被）擊碎。十三年秋七月，雷震襄府門樹，樹有鹽數斗。三月初十日夜三更，去孝陵寶城十里，長頭楓香樹、松樹各一被雷火霹燒。十四年閏四月初八日，雷火起薊州城西北，燒至趙家谷，延二十餘里。六月初二日，雷震宣府西門城樓，火藥沖發，樓遂糜碎。十五年壬午五月，雷震孝陵樹。十六年仲夏，大雨沾衣如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爲雷火所擊，融而成灰。六月廿三夜，雷震奉先殿，廟脊鴟吻碎，中有劒削，拔去不知落在何所。廟門玲瓏雕刻處皆損壞，有龍爪痕，太監蘇允寧換鴟吻，比前減小。上不悅，降允寧級。萬曆中，雷擊建極殿、端門、承天門、郊壇、齋宮、祖陵、西華門、太廟槐樹、長陵、明樓、圜丘朝日壇、正陽門、社稷壇門，凡十三見。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七　元旦雷

康熙丁巳元旦，四鼓震雷，達旦方止。既而雨雪大作，路絶行人。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八　臘月雷電

康熙壬申十一月初十日，夕微雪，明晨奇寒，滴水成堅冰，舟楫不通，凍死者頗衆。至廿三日，凍始開。十二月朔，寒復如前。至初九日，臘才半，天氣忽蒸熱，類四五月，昏後雷電大作，暴雨如注。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一　順治六年己丑十二月十九日夜，大寒節，雷電大作。

康熙十二年癸丑正月五日丙子，震雷。十一月六日辛未，酉刻，雷電大作，時予在郡城旅館，見之。

十六年丁巳正月戊寅朔，旦，雷電。俄而大雪。

十八年己未正月十五日辛亥，酉初刻，雷電大作。

二十二年癸亥正月十六日戊午，月食，自早至暮，時聞雷聲。立春後八日也。

二十八年己巳十一月初十日癸卯，冬至前二日辛丑夜，電光閃爍，雷聲殷然。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二〇　初始元年冬靁，桐華，大雨雹。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七九　紹聖三年冬十月，雷，大雨雹。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九一　紹定元年冬十一月，雷。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九二　淳祐二年冬十一月，日南至，雷電交作。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九九　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大都無雲而雷，聲震天地。少頃，有火墜于東南。

十八年年三月，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初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〇〇　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詔免天下今年田租。六月，雷震奉天門。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〇三　宣德元年冬十月，大雷電，雨。正統八年夏五月，雷震奉天殿。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〇五　成化三年夏四月，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脩省。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〇八　嘉靖十年六月，雷震午門。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〇九　嘉靖十八年六月，雷震奉先殿。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一二　萬曆三十二年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三十三年夏五月，雷震郊壇。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一五　崇禎十六年六月，雷震奉先殿。

清・嵇璜、劉墉等《續通志》卷一七一　無雲而雷唐武后天授元年九月，無雲而

雷震。僖宗中和二年十月，西北方無雲而雷。宋高宗紹興七年五月，汴京無雲而雷。三十年十月壬戌晝漏半，無雲而雷。癸未日過中，無雲而雷。元順帝至正七年五月庚戌，台州路黃巖州無雲而雷。十二年三月丙午，寧國路無雲而雷。十三年十二月庚戌，京師無雲而雷。是日，懷慶之修武、潞州之襄垣皆無雲而雷。明憲宗成化十三年正月甲子，化州無雲而雷。孝宗弘治六年六月丁卯，石州吳城驛無雲而雷。

清・秘璜、劉墉等《續通志》卷一七三　皇統九年四月雷電，有火入寢殿，燒帷幔。

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大都大聖壽萬安寺災，雷雨中有火自空而下殿脊，東鬱魚口火出，佛身上亦火起。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四一　寶元元年正月甲辰，雷。麟府州及陝西大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四　紹聖三年十月辛未，西南方有雷聲，次大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三三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癸未夜，風雷雨雪交作。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五二　紹熙二年正月戊寅，雷電，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六〇　嘉定六年九月，閏月癸巳，雷。乙未，大雷。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六三　寶慶二年九月庚申，雷。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六四　紹定元年正月丁亥，雷。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六五　紹定三年春正月壬申，雷。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六八　端平二年十二月辛亥，雷。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六九　嘉熙元年正月丁巳，雷。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一　淳祐四年九月乙丑，雷。十一月戊申，雷。五年正月己酉，雷。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二　淳祐八年九月辛酉，是夕，雷。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四　寶祐二年十二月癸未，雷。三年春正月己未，迅雷。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五　寶祐五年正月乙巳，雷。十月癸巳，雷。六年九月庚戌，雷。

開慶元年九月乙酉，雷。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八　咸淳三年十月甲戌，大雷電。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一　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庚戌，京師天無雲而雷鳴，少頃，火見于東南。懷慶路及河南府西北有聲如擊鼓者數四，已而雷聲震地。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一　洪武庚申夏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帝親見炎火自空下，雷火遶身追帝。乙丑春二月，久雨，陰晦不解，聞雷雹雨雪。宣德甲寅夏六月，雷震大祀壇門。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二　成化丁亥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乙未秋七月，享禮竣，大雨，雷擊神武衛廳柱，門窻有迹，殊未折損。辛丑冬十一月冬至，上海大雷電，雨雪。明年飢。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三　弘治壬戌秋七月，餘姚大雷電，以風海溢。正德丙寅夏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丁卯十二月二十八日，蘭溪迅雷，疾風驟雨。戊辰十一月初六日，蘭溪大雷電，微雨。十二月，蘭溪大雷電。壬申三月，江西仙居寨夜大風雷電。丙子冬十二月十四日夜，無雲而雷，有電光自東北鳴至于南。己卯十一月丁卯，瓊州雷。辛巳二月，長安大雷電，以風雨白毛。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四　嘉靖乙酉冬十月晦，杭州大雷電、雨。十一月，新寧雷鳴三日。辛卯閏六月，雷震午門西樓。己未六月，雷擊徐氏圃中。丁酉夏五月，雷震謹身殿鴟吻。己亥六月，雷震奉天殿左吻。壬寅八月丁酉，熒惑掩南斗杓，白日無雲而雷，火光燭地，山雉悉鳴，移刻乃息。丙午七月，廣州雷入鄉宦馮繼科宅，壕墻上左書其姓，右書其名。三字分明，字外一無所損。全州有石乘風雨雷電飛入應泉井中，狀如龍馬。己未二月，雷擊奉先殿。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五　隆慶丁卯，冬十月如盛夏，雷震，次日大寒。夜將半雷震達旦。戊辰冬十月夜，上海雷震，桃李花開，麥秀梅杏實。萬曆乙亥六月，雷震端門鴟吻。辛巳四月，順德黎大章讀書山中，一日宴集，忽值暴雷，火光滿室，遥見玉池東有火毬大如盎，飛騰而上，高二十餘丈，每雷一震，輒一毬起。丁酉春正月，雷火焚長陵明樓，蟲食諸陵松柏，大雨水，逆行神路石橋及諸邊墻台榻損者過半。皇極三殿災。己亥夏四月，雷擊太廟，秦晉齊地皆震。南都雷火，西寧鐘不擊自鳴。庚子，陝西巡撫賈待問奏，慶陽府雕嶺巡檢司地方，

于正月十八日卯時，天陰黑如夜，迅雷恆鳴二次。西北方天落火塊，形如碌軸，三尺餘，光照四方，又兩時分墜地。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六 萬曆丙午七月十八日乙酉，雷震朝日壇。狂風拔樹。大雨雹。壬子十二月二十八日丑時，雷聲頻震。己未十月初二日，雷震廣寧。初四日，淮安雷震。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七 天啓辛酉十一月十五日亥刻，淮安大雷一聲，電光大照，去向乾方。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八 崇禎庚午朔，嘉善縣大雷雹，抵暮鬼哭徹旦，聽之如在空中，亦如在門庭，家家悉聞。丙子春正月，孝陵雷火。丁丑，廣州元旦，雷聲。庚辰秋七月，雷震襄府門樹，樹有鹽數斗，月晦無光。壬午冬十月丙午冬至夜半，上海疾雷迅風暴雨。

清・海外散人《榕城紀聞》 順治六年(己丑)正月初九日，大雷電、風霾。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七八 雷電占考

成王時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秦始皇五年冬十月，雷。

漢惠帝五年冬十月，雷霖雨。

景帝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

昭帝元鳳五年十一月，大雷。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遼東冬雷，草木實。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雷，有石隕地四。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國六冬雷。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元初元年十月癸己，郡國三冬雷。三年十月辛亥，汝南樂浪冬雷。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建光元年十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梁武帝天監四年十一月，天清朗，西南有電光有雷聲。十九年九月，西北隱隱有聲如雷，赤氣下至地。

陳宣帝大建元帝年七月，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又震慧日寺剎。瓦官寺重閣門下一女子震死。十年三月，震武庫。六月又震太皇寺剎、莊嚴寺露槃、重陽閣東樓、鴻臚府門。

後齊後主武平元年夏，震丞相段考先南門柱。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雷雨。

晉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電。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摽西南五百步，摽破爲七十片。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説，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

元帝大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十二月，會稽吳郡雷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郡大雨震電。三年六月辛卯，臨海大雷，破郡府内小屋柱十枚，殺人。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電。四年十一月，吳郡會稽又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内侍二人。十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巳陵，將設儀導入宮，天雷震人馬各一，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六月庚寅，雷震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六年正月庚寅，雷又雪。十二月壬辰，大雷。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四月甲子，震乾元殿前槐樹。

武后證聖元年正月丁酉，雷。長安四年五月丁亥，震雷，大風拔木，人有震死者。

睿宗延和元年六月，淮南偃師縣李村有震電入民家，地震裂闊丈餘，長十五里，深不可測。所裂處井厠相通，或衝冢墓，柩出平地無損。

代宗永泰元年二月甲子夜，震霆，自是無雷，至六月甲申乃雷。大曆十四年四月甲申，雷電、暴風拔木飛瓦，人有震死者，京畿害稼者七縣。

德宗建中元年九月己卯，雷。四年四月丙子，東都畿汝節度使哥舒曜攻李希烈，進軍至潁橋，大雨震電，人不能言者十三四，馬驢多死。

貞元十四年五月己酉，夏至始雷。

憲宗元和十一年冬雷。

穆宗長慶二年六月乙丑，大風、雷電落太廟鴟尾，破御史臺樹。

文宗太和八年七月辛酉，定陵臺大雨，震廡下地裂二十有六步。

武宗會昌三年五月甲午，始雷。

懿宗咸通四年十二月，震雷。

僖宗乾符三年十二月，震雷、雨雹。

昭宗乾寧四年，李茂貞遣將符道昭攻成都，至廣漢震雷，有石隕於帳前。

宋太祖建隆四年四月癸巳，宿州日無雨，雷霆暴作，軍校傅韜震死。是夜半，風雷起於京師，開封縣署役夫劉延嗣、萬進震死，頃之進復蘇，言有烟焰自牖入室，因駭廢，徧體焦灼。

乾德二年正月辛巳，雷聲起京師，西南東行有電。五月戊戌，大名府大雨雷震，焚棗聚。四年七月，海州雷震長吏廳，土木多却傷刺史梁晉起。

開寶七年六月，易州雷震，死耀光軍士八人。八年八月，邛州延貴鎮震死民費貴及其子四人。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七月，瀛州景城縣霆震死牛商馮乂。

端拱二年八月，興化軍民劉政震死，有文在胷中曰：大不孝。九月丙子夜半，雷聲起京師西北。

淳化三年七月，泗州大風雨，震僧伽塔柱。

至道元年三月甲戌，京師雷未發聲，召司天承趙昭益問之，云按占雷不發聲，寬政之應也。七月，泗州大風雨、雷震僧伽塔及壞鐘樓。

真宗咸平元年正月戊寅，京師西北有雷電。十一月，瀛州順安軍並東北有雷。二年十月，黃州西北雷聲如盛夏時。十一月真定府東南雷。四年十月乙巳，京師西南雷電。閏十二月大名府電。五年九月辛亥京師雷。六年十一月甲午，京師暴雷震。景德三年九月丙寅夕，京師大震電。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癸未，京師西北雷。五年十二月己巳，京師西北雷電。九年五月，殿侍張信奉南海祝版乘驛至唐州，震死。

徽宗大觀三年十月戊子，大雷電而雨。

高宗紹興五年十月丁巳，雷。六年十月丙午，雷。九年十月丁卯，雷。十一月年十一月己酉，雷。十五年十月辛卯，雷。十六年，温州大雷電，龍翔寺震死者六人。十九年十月甲寅，雷。二十一年二月辛未，南安軍大雷電。大庾縣治震死者四人。十一月辛未夜，震雷。十二月癸酉，雷。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寅、己卯，雷。二十六年十二月甲子，雷。

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戊辰，日南至，大震雷。七年正月丙戌，雷，自是迄夏無雷。淳熙十二年十一月戊午，雷。十二月丁丑，雷。十三年正月，雷，後三十五日有雪。十四年十一月冬，雷。十六年七月，大雷震太廟齋殿。

光宗紹熙二年正月，雷雪。三年正月庚戌朔雷。四年十一月己卯，日南至，辛巳，雷。五年十月，大雷電。

開禧三年十月辛未，雷。嘉定二年十月，雷。三年十月，雷。五年七月，雷雨震太廟之鴟吻。十月冬，雷。六年閏九月，雷電。十年正月朔，雷。十一年九月辛巳，明堂禮成肆赦，雷電。十四年、十六年，俱冬雷。

清・朱彝尊、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三三　崇禎十六年夏，一夕大雨，霹靂起，奉天殿中詰朝視之，殿門俱開，門前白石爲雷火所燔，有蟠龍痕，門土金鋪龍爪印，其上爪所著處金皆鎔化，中官馬從龍云。

清・朱彝尊、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三四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丙申，雷雨大作，戌刻火光驟起，由奉天殿延燒華蓋、謹身二殿。文武樓奉天左順、右順及午門外左右廊盡燬。《明世宗實録》。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奉天等殿門災。是日雷雨大作，火光驟起，由正殿延燒至午門，樓廊俱燼。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一六〇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電交作。

清・李鴻章等《順天府志》卷六九　太和七年十一月辛巳，幽州雷電，城内

盡赤。《魏嚴徵志》

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庚戌，京師無雲而雷。

清《申報》（一八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雷殛誌異

弘治八年十二月，京師大震電，天鼓鳴。

前數日本埠天氣酷熱異常，居人御單夾衣尚覺汗涔涔下。昨晨陰雲四合，

隆慶元年冬十月，京師如盛夏，雷震。次日大寒，夜將半雷震達旦。

萬曆二十五年秋七月庚寅朔。雷燬黃花鎮臺垣及火器。

清《直報》（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第八十八號，第二頁） 雷電以風

四月初八日下午三點鐘時分，天色蔚藍，日光澹蕩，忽聞雷聲隱隱自東南

來，似在數十里外，即有片雲靉靆，隨雷聲散布，始猶片席，繼即風與之偕，隨聚

隨散，或當不雨。詎倏忽間風聲漸大，雷聲漸近，雲龍變化飛揚，温天蔽日，白晝

暗若黃昏。風伯飛砂而折樹，狂突甚於虎威。雷公震谷而驚天，豐隆壯如羯鼓，

虺虺號號，毫無間斷。雨師乃跳珠戛玉，灑落點綴於其間。電母更掣影飛光，馳

驟激射於其內，如覩金滕之變，如聞漢祖之歌，一時敬天之怒者，固悚然震惕，即

婦人孺子亦莫不驚慌失色，相顧愕眙，而不知所措。至四點鐘時，雨師返駕，晴

霽如初。似此風雲雷雨，殊不解彼蒼之何所作用也。

清《直報》（光緒二十二年五月初一，第四百二十六號，第三頁） 雷電以風

某甲駛船爲生，往來北運河一帶。前日裝貨赴通，二十五日行至武清縣屬

沿河之某村，陡起怪風，雷電交集，大雨傾盆，急將船繫纜村岸，並搭好跳板，忽

見一物走上船頭，似犬非犬，方措愕間，霹靂一聲如天崩地拆，該物不知所之，而

雨住天晴矣。有船夥某乙看守後艙，周身如火燎傷，且有硫磺氣味，或謂係狐精

遭劫，未知是否。據該處來人所述，如此爰録之，以符新聞體例。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六，第四百五十五號） 雷電交加

昨午後忽然陰雲密布，移時小雨滴滴，電光閃閃，至五點餘鐘時，忽發大雷

一二聲，轟轟烈烈，樓房皆爲之震撼云。

清《大公報》（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十，第四百五十九號） 雷電風雨

昨日午後忽而黑雲濃聚，由北方擁起雷聲，電光相偕而至。少時狂風大作，

及風過而雨又來矣。近二日微覺燥熱，故有此天氣也。

清《申報》（一八八六年八月四日） 雷擊異物

前晚雷雨大作，英租界觀音閣碼頭有開洋瓶店之某甲，因恐風雨吹入，急登

樓將窗關閉，忽見黑氣一團由窗隙入，鼻端聞硫磺氣，方驚詫，聞巨霆驟作，甲暈

絶於地。俄又聞雷聲，則灶上烟囪已經擊破，甲亦蘇甦，細視灶下雷擊處，有一

孔直達地下，豈有異物藏其中耶？甲之頭額尚覺浮腫云。

清《申報》（一八九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雷殛誌異

前數日本埠天氣酷熱異常，居人御單夾衣尚覺汗涔涔下。昨晨陰雲四合，

大雨頃盆，繼聞霹靂一聲，振撼山岳，午後探悉浦東楊涇鎮陳永亭柴行內之柴

船，停泊港中，雷電時，將該船頭桅擊成粉碎。一時遠近觀者甚衆，咸謂桅中必

有毒物，豈其然乎？

清《申報》（一八九二年八月十日） 雷電以風

本埠亢旱已久，近雖得雨數次，尚未既霑既足。前日午後二點鐘時，忽覺雲

低如幕，大有催詩之意。俄而阿香稅駕空中，隆隆送響，風伯雨師相隨而至，驀

聞霹靂一聲，不啻天驚石破。在後哄傳滬城登雲橋南梭子弄中某姓家庭柱被雷

擊毀，一時哄動多人前往看視。又聞滬北某花園中亭子頂亦被雷擊。是何祥

焉？吉凶焉？在此次得雨較透，凹鄉農人可以大慰雲霓之望矣。

清《申報》（一八九三年七月五日） 雷殛巨蛇

前日午後一下鐘時雷雨交作，震霆繼之。事後喧傳□家橋地方擊斃巨蛇一

條，長約一丈許，粗如酒盃，作金黃色，橫亘於元大亨錢店門首。據該處人言，此

蛇素伏在錢店階石下，當大雨時有火球一團圍繞錢店門首，移時，將蛇提出，一

擊而斃，而階石毫無損壞耳。食者遂嘖嘖焉，以爲神力。而自西人言之，則曰電

氣偶觸耳，何足異哉？

清《申報》（一八九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雷擊巨蛇

南匯縣署上房後面有枯楊一株，大可合抱，黑色參天，繁陰匝地，數百年物

也。本月初十日下午五點鐘時，疾風急雨，幾似昆陽之戰，屋瓦皆鳴。俄聞霹靂

聲，將枯楊劈作兩片，中藏巨蛇一頭，修尾密鱗，長約二丈，粗如碗口，已爲阿香

擊斃。有頃，雲收雨止。稟知汪蘅□大令親覽一周，即命瘞諸曠野。此事有人

言之鑿鑿，録之以廣異聞。

清・于成龍等修、杜果等纂《江西通志》卷四七〇 弘治十七年夏六月，廬山雷震劉宋孝建二年，迅雷震死千二十九人。

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江西通志》卷一七〇 弘治十七年夏六月，廬山鳴經三日，雷電大雨，平地水湧丈餘，蛟四出，石崩數十處。

正德五年六月，臨江旱。是月四日，夜有火星交流，復有火球大如車輪，尾長數丈，光焰灼天。墮府城東北角，夜分又有星大如斗，紅光燭城，從西流至東

南，其聲隱隱如雷鳴。

萬曆三十三年夏五月，雷火焚德勝門城樓。

崇禎十年冬十二月十九日，大雪雷。

清・劉坤一、趙之謙《江西通志》卷九八 乾隆元年冬十一月，贛縣大雷電以雨。

清・陳蘭森等修、謝啓昆等纂《南昌府志》卷二八 弘治八年十二月丁丑，南昌大雷電，雨雪雹，大木折。弘治十二年，雷震寧州譙樓。

清・陳蘭森等修、謝啓昆等纂《南昌府志》卷六五 乾隆四年，武寧除夕，酷熱如盛夏，人不能任衣，夜半雷鳴。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一〇 丙寅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春正月，雷震青州，衣甲庫有火起庫中。

清・昇允等修、安維峻等纂《甘肅新通志》卷二 光緒二十年六月，靈州東南無雲而雷。

冰雹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一九《五行志》 《傳》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爲雹，陰之氣專爲霰。陽專而陰脅之，陰盛而陽薄之。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霰者，陽脅陰之符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蝕也。」

建元四年五月戊午朔，雹。

永明元年九月乙丑，雹落大如蒜子，須臾乃止。

十一年四月辛亥，雹落大如蒜子，須臾滅。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五九《司天考二》 清泰元年五月壬寅，雨雹于京師。

宋・江少虞《事實類苑》卷四九 雹作人面形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芡，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預告耶。見沈存中《筆談》。

清・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一二 大雨雹 木冰

崇禎四年五月，大同雨雹。襄垣縣雨雹，大如伏牛，如丈石，小如拳，殺人畜甚衆。八年四月初八日，漂陽福賢等鄉，雷雨冰雹並作，晝晦，飛口揚沙，平地盈尺，植物與屋瓦俱盡。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宣府乾石河山場驟雨，怪風大雹，打死馬騾四十八疋。九月，順撫陳祖苞奏，境內冰雹爲災。十二年五月初九日未刻，撫寧縣自靈溝起，東至沙河長不老口，西至榆關，大雨雹。田禾盡死。八月，白水、同官、雒南、隴西大雨雹。十四年八月，宣府冰雹爲災。是年六月，湖廣大風雹。十六年十月十五日，汝寧光州雨綿如絮，飛田野者殆遍。乾州冰雹大如斛，毀民屋傷人。元年十一月，陝西木冰，壓樹枝盡折。其後大河以北歲有此異。

萬曆中，京師雹災凡八見，它郡國二十。崇禎時，雨雹止此乎？殺人畜田禾甚者書之，舉重也。劉向曰：雹者，陰脅陽也。君子以小人爲陰，外臣以內官爲陰。四年，温體仁方用事，正類排斥殆盡。張彝憲以奄宦總三部，晏然受朝覲之庭謁。十二年，楊嗣昌在內閣，黄道周成勇被譴呵。熊文燦諂事禁旅太監劉元斌等，其下大縱掠。陰脅陽者，此其應也。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一二 永曆三年己丑，雷雨風雹。正月朔庚申，帝在肇慶府，大雷雨風雹，羣臣免朝賀。

清・查繼佐《罪惟録》卷一 洪武十八年二月，雨雹，求直言。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八 康熙辛酉六月十八日申刻，杭州省城雨冰雹，大者如桃，小者如豆。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一 康熙十一年壬子二月二十五日辛丑，大雨雹。予方讀書于張氏不窺軒中，午未之間，忽然雨雹，大者如胡桃，小者如龍眼，頃刻，庭間積與堦齊。十七年戊午四月二十三日壬辰，未刻，雨雹。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三 孝王十三年，大雨雹，江漢冰。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四 孝景黄帝二年，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八 河平二年夏，楚國雨雹，大如釜。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二三 元初四年六月，雨雹。凡三郡。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二四 延光元年夏四月，雨雹。京師及郡國凡二十一。河西雹大者如斗。

延光三年，大水、雨雹。郡國凡三十六。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二五 延熹七年夏五月，雨雹。

光和四年夏六月，雨雹。

中平二年夏四月，大雨雹。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九八　至元四年夏四月，大雨雹。時帝如上都次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等物之形。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〇八　嘉靖四年夏五月，京師大雨雹。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一二　萬曆三十年秋七月，京師大雨雹。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一三　天啓二年夏四月，大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三　慶曆六年五月，甲申，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八　熙寧三年七月，戊戌，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〇　熙寧七年四月乙酉，是日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一　熙寧九年二月乙卯，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五　紹聖四年二月，閏月，癸卯，大雨雹，自辰至申。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七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丙申，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八　崇寧三年二月辛未，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〇　大觀元年十月己巳，大雨雹。三年五月戊辰，大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三　宣和元年十二月辛卯，大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四　宣和四年二月癸卯，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五　宣和七年三月，癸酉朔，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七　靖康元年十二月庚辰，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三八　隆興二年七月丁未，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五四　慶元元年二月丁丑，金京師大雨雹，晝晦，震應天門右鴟尾。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六六　紹定五年九月乙巳，雨雹，雷。六年三月丙辰，大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六九　嘉熙三年三月癸巳，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四　寶祐四年二月戊辰，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六　景定三年五月丙寅，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九五　大德十一年五月，是月，建州大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九九　延祐五年九月，大同路金城縣大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〇　延祐六年六月庚戌，大同縣雨雹，大如雞卵。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七　至元四年四月癸巳，帝薄暮至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形。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八　至正二年五月丁亥，東平雨雹，如馬首。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九　至正六年二月辛未，興國雨雹，大者如馬首。五月辛卯，絳州雨雹，大者二尺餘。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五　至正二十年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雨雹。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九　至正二十六年六月壬子朔，平遥縣大雨雹。紹興路山陰縣臥龍山裂。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二　成化己丑二月癸未夜，廣東瓊山縣雨雹，大如斗。成化壬辰秋七月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有如牛者。州之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三　弘治壬戌三月，順德雨雹。弘治癸亥夏四月，上海大雨雹。正德丙寅三月十三日，常州大風、雷電、冰雹，平地二尺餘。丁丑春正月，潮州雨雹。九月，帝幸大同獵陽，和雨雹。戊寅夏四月，衡州善化雨雹，或如雞子，或如碑石。城野屋瓦盡壞，山嶺崩裂百處。正德己卯春正月朔，杭州冰有花，香山雨雹。瓊州大雨霾，黑不見人。正德庚辰八月癸未，杭州大雨雹。辛巳秋七月，高明大雨雹。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四　嘉靖乙酉二月，樂會大雨雹。嘉靖丙戌五月，陽江、恩平大風拔木。南雄大雨雹。秋七月朔，江西南豐縣雨雹，大如碗，形如人頭。嘉靖戊子夏四月，餘杭縣大風雷雹，大者如雞子，小者如彈丸，密如雨，牛馬驚逸。長樂塔岡，夜見火光，數十丈，盡一更而止。河間有氣如火光龍形，自空至地，直立於西南，數刻方散。嘉靖丙申春正月立春日，新寧雨雹。庚子十一月，臨高大雨雹，大者如車輪。丙辰春正月，韶州雨雹。己未四月，江寧雨雹。甲子閏二月，京師雨雹。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五　隆慶戊辰五月，京師、河南、河東、延綏、宣府、馬韋堡諸所皆大冰雹，夜見火光。辛未夏四月戊午，京師大冰雹。萬曆甲戌

二月丙辰，杭州驟熱，雨雹。建昌下藍雨。乙亥六月，靜樂大雨雹，圓如車輪，片如門扇，水集漂没人物無算。丙子三月，江寧雨雹。丁丑三月，廣州雨雹。乙未五月十三日，山東臨邑縣雨雹，盡作男女鳥獸形。庚子四月二十三日，緇川縣大風雨雹，發屋拔木。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六　萬曆壬子八月，瑞州大雨雹，形似麒麟，重有斤許。癸丑四月初二日，淮安冰雹，大如雞卵者數百里。戊午三月，瓊州雨雹，大如雞卵。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八　崇禎己卯八月，維南、隴西大雨雹。癸未冬十月十五日，乳州冰雹大如斛，毀民屋傷人。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七八　雹占考

春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昭公三年大雨雹。

漢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餘人，蜚鳥皆死。

王莽天鳳元年七月，雨雹，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

後漢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殺牛羊。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雞子。三年，雨雹，大如鴈子，傷稼。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杅杯及雞子，殺六畜。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傷稼。三年雨雹，大如雞子。

恒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雞子。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四年五月，河東雨雹。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晉武帝咸寧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雁門雨雹，傷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庚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堞屋百三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景申魏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内、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内縣二及東平范縣雨雹。癸酉，畿内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二年五月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邱、魏郡、河内、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六月，郡國十七雨雹。七月，上黨雨雹。建昌下藍雨。乙亥六月，靜樂大雨雹，圓如車輪，片如門扇，水集漂没人物無算。丙子三月，江寧雨雹。丁丑三月，廣州雨雹。乙未五月十三日，山東臨邑縣雨雹，盡作男女鳥獸形。庚子四月二十三日，緇川縣大風雨雹，發屋拔木。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湯陰雨雹。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尺。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尺。十二月，丹陽、建鄴雨雹。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九年五月，雨雹。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又雨雹，折木傷稼。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三年三月，海鹽雨雹。

明帝太寧二年四月，京都大雨雹，燕雀死。三年四月，大雨雹。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雨雹。咸康三年正月，皇后見於太廟，其夕雨雹。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臨漳暴風、震電、雨雹大如升。帝奕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雨雹。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二十五年五月，上虞雨雹。二十一年四月，雨雹。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雹。三年四月，江陵雨雹。義熙元年四月，雨雹。五年五月，溧陽雨雹。九月，廣陵雨雹。六年五月，雨雹。八年四月、六月，皆雨雹。十年四月，雨雹。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三月，雨雹。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四月，大雨雹。

陳宣帝太建二年六月，大雨雹。十年四月，又大雨雹。十三年九月，大雨雹。

唐太宗貞觀四年秋，丹延北永等州雹。

高宗顯慶二年五月，滄州大雨雹，中人有死者。咸亨元年四月庚午，雍州大雨雹。二年四月戊子，大雨雹、震電、大風折木，落則天門鴟尾三。

永淳元年五月壬寅，定州大雨雹，害麥禾及桑。

武后天授二年六月庚戌，許州大雨雹。證聖元年二月癸卯，滑州大雨雹，殺燕雀。

神功元年，嫣綏二州雹。

聖曆元年六月甲午，曹州大雨雹。久視元年六月丁亥，曹州大雨雹。

長安三年八月，京師大雨雹，人畜有凍死者。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壬子，雍州同官縣大雨雹，殺鳥獸。

景龍元年四月己巳，曹州大雨雹。二年正月己卯，滄州雨雹如雞子。

明皇開元八年十二月丁未，滑州大雨雹。二十二年五月戊辰，京畿、渭南等六縣大風雹，傷麥。

代宗大曆七年五月乙酉，雨雹。

德宗貞元二年六月丙子，大雨雹。十七年二月丁酉，雨雹。戊申夜，震霆雨雹。庚戌，大雨雹，雪而雹。五月戊寅，好時縣風雹害麥。十八年七月癸酉，大雨雹。

憲帝元和元年，鄜坊等州霜。十年秋，鄜坊等州風雹害稼。十二年夏，河南雨雹，中人有死者。十五年三月，京畿興平醴泉等縣雹傷麥。

穆宗長慶四年六月庚寅，京師雨雹如彈丸。

文宗太和四年，鄜坊等州雹。五年夏，京畿、奉先、渭南等縣雨雹。

開成二年秋，河南雹害稼。四年七月，鄭滑等州風雹。五年六月，濮州雨雹如拳，殺人三十六，牛馬甚衆。

武宗會昌元年秋，登州雨雹，文登尤甚，破瓦害稼。四年夏，雨雹如彈丸。

僖宗乾符六年五月丁酉，宣授宰臣豆盧瑑、崔沆制，殿庭氛霧四塞，及百官班賀于政事堂，雨雹如鳧卵，大風雷雨拔木。

廣明元年四月甲申朔，汝州大風雨，拔街衢樹十二三。東都有雲起西北，大風隨之，長夏門內表道古槐樹自拔者十五六，宮殿鴟凡皆落，雨雹大如杯，鳥獸殪于川澤。

宋太祖建隆元年十月，大名府臨清縣雨雹傷稼。二年七月，丹州義州、雲巖二縣大雨雹。三年七月，潞州武鄉等四縣雨雹。四年七月，海州風雹。

乾德二年四月，開封府陽武縣雨雹。宋州寧陵縣風雨雹傷民田。六月，潞州風雹。七月，同州郃陽縣雨雹並害稼。八月，延州膚施縣風雹隕霜。三年四月，開封府尉氏、扶溝二縣風雹害民田，桑棗十損七八。六月，曹州濟陰、冤句二縣風雹損田。六年八月，河南府河清縣雨雹。

開寶三年夏，同州、滑州大風雨雹害稼。四年八月鄆州須城等三縣風雹。八年五月邢磁州風雹害桑麥。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六月，瀛州景城縣雨雹。七月，相州永定縣大風雹害稼。五年四月，大名府冠氏縣、壽州安豐縣風雹。七年五月，太平州蕪湖縣雨雹傷稼。八年五月，相州風雹傷民田。

端拱元年五月，霸州大雨雹殺麥苗。閏五月鄆州雨雹傷麥。

淳化元年六月，許州大風雹，壞軍營民舍千一百五十六區。單州魚臺縣風雹害稼。

至道二年十一月，代州風雹傷田稼。

真宗咸平元年九月，定州北平等縣風雹傷稼。三年四月丁巳，京師雨雹，飛禽有損者。六年四月甲申，京師暴風雨，雹如彈丸。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丙辰，京師雨雹。五年八月丙辰，京師雨雹。

天禧元年九月，鎮戎軍彭城寨風雹，害民田八百餘户。

仁宗天聖八年五月丙辰，大雨雹。

慶曆元年七月壬午，大雨雹。六年四月甲辰大雨雹。

嘉祐四年四月，大震電雨雹。

神宗熙寧元年秋，鄜州雨雹。三年七月七年四月五月，京師雨雹。八年夏，鄜州涇州雨雹。九年二月，京師雨雹。十年，夏鄜州雨雹。秦州大雨雹。

哲宗紹聖三年十月辛未，西南方有雷聲，次大雨雹。四年閏二月癸卯，京師雨雹，自辰至申。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丙申，京師雨雹。五月辛酉京師大雨雹。

崇寧三年十月辛丑、大觀元年十月己巳、三年五月戊申，京師大雨雹。

政和七年六月，京師大雨雹，皆如拳，或如一井器。

高宗建炎三年八月甲戌，大雨雹。

紹興元年二月壬辰，越州雨雹雷。二年二月丙子，臨安大雨雹。三年正月辛未，雨雹震雷。四年三月己未，雨雹傷稼。五年閏二月乙巳朔，雨雹雪。十月丁未，秀州華亭風雷雨電，激射疾于箭彈，壞舟覆屋。十二月戊辰又雹。七年二月癸卯，先一夕雷，後一日雪。癸丑又雹。八年六月丙辰，大雨雹。九年二月甲戌，雹傷麥。十二月辛未，又雹。十年二月甲子，雨雹傷麥。十一年正月辛酉，雨雹。十三年二月己丑，雨雹害民田，桑棗十損七八。六月，曹州濟陰、冤句二月辛亥，大雨雹。十二月，庚辰又雹。

申，雹害稼。十一月己未，又雹。十七年正月庚辰，雨雹。五月乙丑，又雹。二十一年三月己卯，雹傷禾麥。二十八年四月辛亥，雨雹。二十九年二月戊戌，雹損麥。

孝宗隆興元年三月丙申夜，雨雹。二年二月丁丑，雹與霰俱。

乾隆元年二月庚寅夜雹。二年十月辛卯，雨雹。四月庚午，雹。七月丁未，雨雹。十二月己亥，雨雪雹。三年二月癸未，雹。四年正月癸未夜，雹有霰。二月丁酉，又雹。乙卯，又雹而雪。五年二月丙午，雹損麥。六年二月壬午，雹損麥。八年七月壬辰，雨雹。

淳熙三年四月丁亥，雨雹。癸巳，天台、臨海二縣大風雹傷麥。四年正月丙寅，雨雹。六年正月丁丑，雹傷麥。三月壬申夜，大雨雹，如彈丸。八年十二月甲寅，雨雹。十二年二月辛酉夜，有雹。十三年閏七月丙午，雨雹。十五年二月丁亥，雨雪而雹。六月丁卯，又雹。十六年二月己卯，雹與雨俱。

光宗紹熙元年二月丁酉雹。二年正月戊寅，大雹，震雷電以雨。二月庚寅朔，建寧府大風雨雹，仆屋殺人。三月癸酉，又大風雨雹，大如桃李實，平地盈尺，壞城郭民舍七百餘家，禾苗不殖，桑麻種麥蔬果皆損。温州瑞安縣亦如之，壞屋殺人尤衆。秋，西和州祐川縣大風雹，壞粟麥種稼。

寧宗慶元三年二月己巳雹。四年乙丑，雨雹，大如杯，破瓦，殺燕雀。嘉泰元年三月丙寅、丁卯、戊辰連雨雹。五月丁丑，又雹。七月癸亥，大雨而雹。二年四月庚寅，雨雹傷稼。六月庚子，大風雹而寒。四年正月壬辰，雪與雹俱。

開祐二年正月己酉，雨雹而雷。

嘉定元年閏四月壬申，雨雹害稼。二年三月乙未，雨雹。六年夏，浙江郡國雨雹害稼。十五年九月癸丑，大震雨雹。十六年秋，又雹。

清・李鴻章等《順天府志》卷六九 嘉靖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未時，雨雹如栗大。

清・賈弘文《鐵嶺縣志》卷二《祥異》 至元二十九年，雨雹。

嘉靖十五年秋七月，大風、雨雹。

清・李輔《全遼志》卷五 嘉靖四十三年夏五月，金復州雨雹，大如盤，延及百里。

清《申報》(一八九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龍華雨雹

本邑西南鄉有龍華寺焉，古剎精藍，僧徒以數十計。每歲暮春時節，山門大啓，善男信女絡繹如梭，無不稽首蓮臺，默乞慈雲庇護。前日午後鐘鳴三點，男紅女緑如水如雲，清淨法堂到處花團錦簇。忽雷聲殷殷，大雨傾盆，既而李左車命駕而來，冰雹雜下，小者如豆，大者如拳，閱半點鐘時始徐徐告止，然已道途滑

達，泥污鳳頭矣。

滬江雨雹

今年氣候炎熱較往年爲早，自本月中旬以來，烈日薰蒸，涼紈無力，最熱之時寒暑表升至九十七八度。紙窓竹屋，□足科頭，猶覺汗涔涔下，不知鋤禾當午者其憚暑正復何如。昨日午後忽見陰雲四合，曠野天低。阿香驅車而至，急雨橫飛，不異匡廬瀑布。雜以冰雹，大者如李，小者如豆，魚鱗萬瓦琤瑽有聲。俄而雲開雨止。微露晴光，不待沉李浮瓜，而一味嫩涼已覺爽人心目，銀牀冰簟，好夢都□。喜雨之詩正當於此時賦之。

清・于成龍等修、杜果等纂《江西通志》卷四 至正九年，龍興路大雨雹。

成化八年，瑞州大雨雹，其大如拳，屋瓦皆碎。

嘉靖三十九年春二月，瑞州雨雹傷稼，四鄉稻秧俱盡。

隆慶六年，德化彭澤雨雹，大水。

萬曆五年十月，南安贛州大暑，桃李草，冬水、雷雨雹。崇禎八年春三月，上饒雨冰雹，大如雞子。

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江西通志》卷一〇七 紹興二十年春二月辛未，南安軍大雷雹。

至正八年夏四月，奉新大雨雹，傷禾折木。

洪武三十一年春，大雨雹。

成化八年，瑞州大雨雹，其大如拳，屋瓦皆碎。二十年春三月，南瑞大雨雹。

弘治四年夏六月，九江雨雹。六年春三月，貴溪大雨雹，形如馬首，重十餘觔，屋樹鳥獸俱傷。冬十二月，南昌、撫州大雨雪。

正德三年，龍南雨雹如拳，黑風捲屋，牛馬多擊死。四年夏五月，南昌大雨雹。六月，雷火焚廣昌縣儀門，雨雹交作。五年，上饒雨雹殺稼。八年十一月，浮梁雨雹，小者如卵，大者如瓜，壞民居田稼，牛馬多死傷。

嘉靖三十九年春二月，撫州雨雹如石。

隆慶六年，德化彭澤雨雹，大水。

萬曆五年冬十月，南安贛州大雷雨雹。四十年瑞州大雨雹，形似麒麟，重一觔許。

崇禎八年春三月，上饒雨雹大如雞卵。十四年春二月，興安大雨雹。

順治八年辛卯三月廿五日，大雷雹。十年癸巳夏四月四日，大雷雹，如栲栳者甚多，如杯、如拳、如粟者不啻霰集。

康熙七年戊申春三月，雨雹。

清・劉坤一、趙之謙《江西通志》卷九八　洪武三十一年春，大雨雹。

咸豐八年三月，進賢雨雹，大者重六七觔。

嘉靖四十二年春二月，進賢縣大雨雹。

清・陳蘭森等修、謝啓昆等纂《南昌府志》卷六五　至正八年四月，龍興奉新縣大雨雹，傷禾折木。九年二月，龍興大雨雹。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雨雹，如栗杏大。

嘉靖四十二年春二月，進賢縣大雨雹。

萬曆十年春，寧州大雨雹。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三　襄王二十有一年（庚寅）秋，魯大雨雹。

景王六年（壬戌）冬，魯大雨雹。七年（癸亥）春正月，魯大雨雹。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四　地節四年（乙卯）夏五月，山陽濟陰雹。

河平二年（甲午）夏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

元初四年（丁巳）夏六月，樂安雹。六年（己未）夏四月，沛國渤海大風雨雹。

太康五年（甲辰）秋七月，任城雨雹傷稼。

元康五年（乙卯）夏六月，東海雨雹。七年（丁巳）夏五月，魯國雨雹。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五　魏承明元年、宋元徽四年（丙辰）夏四月，青、齊、徐、兗大風雹。

魏景明元年、齊永元二年（庚辰）六月，青州大雨雹。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七　會昌元年秋，登州雨雹。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九　咸淳元年，是歲，濟南淄萊次、濟陽大風雹。甲午三十一年夏四月，即墨縣雹；秋七月，棣州信陽縣大風雹；八月，德州安德縣大風雹。

至大元年夏五月，濟南、船陽雨雹。二年三月，濟陰、定陶等縣雨雹。庚戌三年夏四月，平陰雨雹。

泰定四年夏五月，寧海州大雨雹。

順帝至元二年冬十一月，濟南雨雹。

順帝至正二年夏五月，東平路東阿縣雨雹。三年夏六月，東平陽穀縣雨雹。八年八月，山東雨雹。己亥十九年夏，莒州蒙陰縣雨雹。乙巳二十五年夏五月，聊城雨雹

二十七年夏五月，益都大雷雨雹。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一〇　弘治乙庚八年夏四月，沂州雨雹下。

嘉靖丁巳三十六年春三月，沂州大雨雹。

萬曆庚子二十八年夏六月，山東大風雹。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一一　康熙十一年，堂邑等三縣雹。十九年庚申六月，益都、臨淄大雨雹。二十七年夏五月，雨雹。

乾隆九年夏四月，新泰雹。

道光四年，日照縣雹。五年夏五月，濟寧等州縣雹。七年夏五月，濟寧魚臺等州縣雹。八年夏六月，夏津縣雹。二十二年秋七月，德州等州縣衛雹。

咸豐元年秋七月，曹縣、嘉祥二縣雹。

光緒三十三年冬十月朔，省城大雨雹，震電。

清・徐國相、宮夢仁、姚淳燾《湖廣通志》卷三　景帝二年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入地深者二尺。中元年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清・昇允等修、安維峻等纂《甘肅新通志》卷二　道光二十九年秋七月，西寧縣大雨雹。北川上鮑堡山崩。

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一五　元武宗至大元年六月，雨雹。

霧（露、霜）

《竹書紀年》卷三五　秋九月桃杏實。統箋案：《開元占經》曰：僖公即

位，殞霜不殺草，梅李實，梅李大樹，比草爲貴，是君不能伐也。此云九月桃杏實，亦是類也。

漢・班固《漢書》卷九八《元后傳》 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乃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卷四《前趙録・劉聰下》 麟嘉二年春正月朔日，黑霧四塞，終日竟夜，著人如墨，五日乃止。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三四《五行志》 晉惠帝永康元年十月乙未，日闕，黃霧四塞。

晉明帝太寧元年正月己丑朔，日暈無光；癸巳，黃霧四塞。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一八《祥瑞志》 永明九年八月，甘露降上定林寺佛堂庭，中天如雨，遍地如雪，其氣芳，其味甘，耀日舞風，至晡乃止。

又 建元四年十月丙午，日入後土霧勃勃如火煙。

永明二年十一月己亥，四面土霧入人眼鼻，至辛丑止。

二年十一月丙子，日出後及日入後，四面土霧勃勃如火煙。

六年十一月庚戌，丙夜土霧竟天，昏塞濃厚，至六日未時小開，到甲夜(仍)後(仍)濃密，勃勃如火煙，辛慘入人眼鼻。

八年十月壬申，夜土霧竟天，濃厚勃勃如火煙，氣入人眼鼻，至九日辰時開除。

唐・姚思廉《梁書》卷三《武帝紀下》 大同三年六月，青州朐山境隕霜。

唐・姚思廉《陳書》卷五《宣帝紀》 太建十年八月戊寅，隕霜，殺稻菽。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紀》 咸通十四年三月庚午，詔兩街僧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是日天雨黃土徧地。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〇三《漢書五・隱帝紀下》 乾祐三年十一月，是日晴霽無雲，而昏霧濛濛，有如微雨，人情惴恐。

宋・王溥《五代會要》卷一一 開運元年正月乙未。大霧中有紅白相偶。

宋・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卷二〇一 漢建安二十五年，是歲五月，建業言甘露降。

黃武二年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嘉禾五年三月，武昌言甘露降于禮賓殿。赤烏元年三月，零陵言甘露降。二年三月，零陵言甘露降。九年四月，武昌言甘露降。後主甘露元年四月，蔣陵言甘露降。

永初元年九月庚申，甘露降丹徒峴山。十月庚午，甘露降興寧、永寧二陵，彌冠百餘里。

元嘉三年閏正月己丑，甘露降。四年五月辛巳，甘露降。十一月辛未，朔甘露降初寧陵。己丑，甘露降。

元嘉八年五月，甘露降南海番禺。九年十一月壬子，甘露降初寧陵。十年八月甲辰，甘露降。十三年二月丁卯，甘露降上明巴山。是月，甘露降吳縣武康董道益家園樹。三月甲午，甘露降初寧陵。十六年三月己卯，甘露降廣州城北門楊樹。刺史陸徽以聞。十七年四月丁丑，甘露降廣陵永福里梁昌季家樹南。十一月乙酉，甘露降樂遊苑。是年，甘露降高平金鄉富民村。十八年五月甲申，甘露降丹陽。六月，甘露降廣陵孟玉季家樹南。十九年五月丁卯，甘露降建康司徒參軍督護顧俊之宅竹柳。乙亥，甘露降馬頭濟陽宋慶之園樹。二十年四月，甘露頻降樂遊苑，甘露降義陽，甘露降彭城綏輿里。是年，甘露降益州府内梨李樹。二十二年十一月辛巳，甘露降南郡江陵方城里。十二月丁酉，甘露降長寧陵。二十三年二月丁未，甘露降樂遊苑。九月丙子，甘露降長寧陵。十二月庚子，甘露頻降樂遊苑。二十四年二月己亥庚子，甘露頻降景陽山。又，是月己亥、三月丙辰，甘露降尋陽松滋。四月癸未，甘露又降尋陽松滋。丙申，又降江州城内桐樹。丁酉，又降近城數里之中。七月乙卯，甘露降京師。是月，甘露降襄城治下無量寺。十月甲午，甘露降魏興郡内。二十五年十一月庚辰，甘露降南郡。乙未，甘露降丹陽秣陵嶌山。二十六年三月壬午，甘露降景陽山華林園。庚寅、癸巳，甘露頻降武昌。四月甲辰、丙午、戊申，甘露頻降豫章。二十七年四月乙卯、丙辰、丁巳，甘露頻降豫章、南

昌。戊午時，天氣清明，有綵雲映覆，郡邑甘露降，又白雲降。五月甲戌，甘露降南東海，丹徒南。二十八年二月戊辰，甘露降鍾山延賢寺。壬午，甘露降徽音殿前果樹。是月，甘露降含歡殿後。

孝武帝孝建元年三月丙辰，甘露降華林園。二年三月己酉，甘露降丹陽秣陵中里路興之墓樹。辛亥，甘露降長寧陵松樹。戊午，甘露降丹陽秣陵尚書謝莊園。是月，甘露降襄陽民家梨樹。

大明元年四月癸卯，甘露降華林園桐樹。三年三月己卯，甘露降樂遊苑梅樹。戊子，甘露降宣城郡舍。四年正月壬辰，甘露降初寧陵松樹。二月丙申，甘露降丹陽秣陵龍山。五年四月辛亥，甘露降吳興，乙卯，甘露降吳興。六年二月戊午，甘露降建康靈耀寺及諸苑園及秣陵龍山至于婁湖。七年三月丙申，甘露降尋陽松滋。四月，露降荆州城内。十二月辛丑朔，甘露降吳興。

宋・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卷二〇二 泰始二年四月乙未，甘露降上林苑。庚申，甘露降華林園。五月乙亥，甘露降丹陽秣陵縣舍齋前竹。三年十一月庚申，甘露降晉陵。癸亥，甘露降南東海、丹徒建岡南。十二月壬午，甘露降崇寧陵。

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甘露降吳興，烏程太守蕭惠明以聞。

順帝昇平二年十一月，甘露降南東海。又甘露降長城。十二月，甘露降建康禁中里。三年九月，甘露降淮南郡桃石榴二株。有司又奏甘露降汲縣王安世園樹。

武帝永明二年四月，又甘露降南郡桐樹。四年二月，甘露降臨湘縣李樹。三月，甘露降南郡桐樹。九年八月，甘露降上定林寺佛堂庭中，天如雨，遍地如雪，其氣芳，其味甘，耀日舞風，至晡乃止。爾後頻降鍾山松樹，四十餘日乃止。十月，甘露降大安陵樹。

和帝中興二年三月，甘露降茅山，彌漫數里。四年四月，自甲寅至壬戌，甘露連降華林園。七年十一月辛巳，鄞縣言甘露降。

敬帝紹泰元年冬至二年三月，甘露頻降于鍾山、梅崗南澗及京口、江寧縣境，或至三數升，大如奕棋子。

陳高祖永定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松林彌漫岩谷。

宣帝大建四年十二月壬寅，甘露降樂遊苑。七年閏九月壬辰，甘露頻降樂遊苑。

武定五年十月，甘露降齊文襄王第門柳樹。六年三月，甘露降于京師。四月，太山郡上言甘露降。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五九《司天考二》 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黄霧四塞。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五《本紀第五》 開元五年正月戊辰，大霧。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六《本紀第六》 大曆四年十月丁巳，大霧。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 咸通九年十一月，龐勛圍徐州，甲辰，大霧昏塞，至于丙午。

光化四年冬，昭宗在東内，武德門内煙霧四塞，門外日色皎然。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七 宣帝神爵四年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宋・鄭樵《通志》卷七四 日晝昏而黄黑霧晉惠帝永康元年冬十月乙未，日闇，黄霧四塞。孝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明帝太寧元年春正月己卯朔，日暈無光。癸巳，黄霧四塞。二月乙丑，黄霧四塞。宋文帝元嘉四年冬十月辛卯，日晝昏，凡十日乃明。日死漢成帝河平元年春正月二日，日出赤如血，無光，食後乃復。孝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冬十一月，日始出四五丈，色赤如血，未没四五丈亦如之。至八年春，凡三度謂之曰死。齊建元元年冬十二月未時，日暈色，黄無光，至申乃散。二年閏月乙酉，日黄無光。四年冬十月丙午，日黄色無光。永明五年冬十一月丁亥，日出五竿失色，赤黄暈，抱珥直背。

宋・葉隆禮《重訂契丹國志》卷五 甲子應歷十四年夏四月，黄龍府甘露降。

宋・葉隆禮《重訂契丹國志》卷九 癸酉大安九年夏四月，興中府甘露降。

清・查繼佐《罪惟録》卷九 成化六年庚寅春正月，郊，甘露降於天壇松柏。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一八 建始元年夏四月，黄霧四塞。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八二 靖康二年正月，大風霾，雲霧四塞。

清・傅恒等《歷代通鑒輯覽》卷九九 至正十七年秋七月，大都晝霧。

清・秘瑏、劉墉等《續通志》卷一七一 晝昏而黄黑霧唐高宗麟德元年十二月癸酉，氛霧終日不解。儀鳳三年十一月乙未，昏霧四塞。武后長壽元年九月戊戌，黄霧四塞。中宗神龍二年三月乙巳，黄霧四塞。玄宗開元五年正月戊辰，昏霧四塞。肅宗至德二載四月，南陽白霧四塞。德宗貞元十年三月乙亥，黄霧四塞，日無光。文宗太和二年二月癸亥，白

霧，晝昏，日色無光。懿宗咸通九年十一月甲辰，大霧昏塞，至于丙午。晉高祖天福八年正月丙戌，黃霧四塞。宋仁宗天聖四年十月甲午，昏霧四塞。欽宗靖康元年正月丁未，霧氣四塞，對面不見。高宗紹興五年正月甲申，霧氣昏塞。八年三月甲寅，晝晦，日無光，陰霧四塞。四月氛霧四塞，晝日無光。孝宗乾道五年正月甲申，日色黃白，昏霧四塞。金海陵貞元三年四月丁丑朔，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日乃霽。世宗大定五年十一月癸酉，大霧晝晦。宣宗貞祐元年八月戊子，大霧蒼黑，跬步無所見。四年正月己未，黑霧四塞。元順帝元統二年正月庚寅，黑霧四塞。至正二十六年四月乙丑，奉天路黃霧四塞。二十八年七月乙亥，京師黑霧，昏暝，旬有五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六 靖康元年正月，癸亥，大霧四塞。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三〇 紹興二十五年夏四月丁丑朔，金境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五六 嘉泰三年正月壬申，金中都陰霧、木冰。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九 咸淳六年四月壬午，蒙古檀州隕黑霜二夕。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五〇 天曆二年八月丙午，自庚子至是日，晝霧夜晴。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一 洪武己酉十月壬戌朔，甘露降乾清宮後苑。是歲，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二寸。甲寅夏五月，大雩，甘露降于鍾山。乙卯十一月，甘露降南郊。近有一種名曰爵錫，其色白濁，其味甚甜，其臭松脂，嚼之膠舌顛重，飢食之則病，多食之則死。今人不辨真僞，槩以爲甘露，謬矣。永樂丙戌冬十一月己巳，甘露降孝陵松柏。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二 景泰甲戌五月，黃霧四塞。七月，甘露降于建昌學宮松樹。八月，甘露又降于建昌。

成化庚寅春正月，太常寺李希安奏，甘露降。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三 正德丙寅冬十月，霾霧四塞。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四 嘉靖戊子三月，南贛巡撫汪鋐奏元日，甘露降長泰等縣。庚寅十二月己卯，甘露降于顯陵。辛丑二月二十日，襄垣學宮甘露降三日。庚戌正月朔、三月，黃霧四塞。壬戌十二月冬至，甘露降于顯陵松樹。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五 隆慶丁卯三月癸亥，黃霧四塞。四月，京師黃霧四塞。壬申四月，浙江黑青見。時杭城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目光掣電，冰雹隨之。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六 萬曆壬子五月十二日辰時，有黑霧障天，行人冒之即疫，茹腥者必死。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七 天啓丙寅四月癸巳子時，白霧降。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八 崇禎己卯夏四月十八日，會寧縣降旱霜，自春徂夏不雨。辛巳春正月壬寅朔，黃霧四塞，日青無光。

清・海外散人《榕城紀聞》 順治十三年（丙申）三月近午時候，大日有露下，遍地皆濕，樹間有垂滴者，人以爲甘露，或考天文書，名「日灼□。」十八年（辛丑）五月二十七日，屋瓦有霜。十二月十二日，黃昏有霧，飛起東南，入西北，蔽天障月。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八〇 霧占考

陳後主禎明元年正月朔旦，雲霧晦暝，入鼻酸辛。東魏武定四年冬，大霧六日，晝夜不解。唐武后長壽元年九月戊戌，黃霧四塞。中宗神龍二年三月乙巳，黃霧四塞。景龍二年八月甲戌，黃霧昏濁不雨。三年正月丁卯，黃霧四塞。一月甲寅，日入後昏霧四塞，經二日乃止。明皇開元五年正月戊辰，昏霧四塞。天寶十四年冬三月，常務昏暗，十步外不見人，是謂晝昏。肅宗至德二年四月，南陽白霧四塞。上元元年閏四月，大霧。德宗貞元十年三月乙亥，黃霧四塞，日無光。懿宗咸通九年十一月甲辰，大霧昏塞，至於丙午。僖宗乾符六年秋，多雲霧，晦冥，日旦及禺中乃解。光啟元年秋，河東大雲霧。昭宗景福二年夏，連陰四十餘日，霧。昭宗光化四年冬，在東內武德門煙霧四塞，門外日色皎然。宋欽宗靖康二年正月丁未，霧氣四塞，人對面不相視。

高宗建延炎元年十一月甲子，北京大霧四塞。三年三月，上發温州航海，乙丑御舟次松門海中，白霧晝晦。紹興八年三月甲寅，晝晦，日無光，陰霧四塞。

寧宗慶元三年二月丁卯，晝晦，昏霧四塞。

蒙占考

宋高宗紹興八年三月乙卯，晝蒙。京房《易傳》曰：霧上下合也，蒙如塵。四月，積雨方止。孝宗乾道五年正月甲申，晝蒙。淳熙六年十一月乙丑，晝蒙。十三年正月丁亥，亦如之。寧宗慶元六年十二月辛卯，晝蒙。嘉定三年正月丙午，晝蒙。十年正月乙未，晝蒙。二月癸巳，日蒙無光。十三年三月壬辰，晝蒙。

霾占考

宋仁宗嘉祐八年十一月丙午，大風霾。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庚辰朔，大風霾。神宗熙寧四年四月，京師大風霾。高宗建炎元年三月丁酉，汴京風霾，日無光。孝宗乾道五年正月甲申，晝霾四塞。淳熙五年四月丁丑，塵霾晝晦，日無光。寧宗嘉定十年正月乙未，晝霾。

露占考

漢宣帝甘露元年，甘露降。光武建武十三年夏，甘露降。中元元年，郡國頻上言甘露降。明帝永平十七年正月，甘露降於甘陵。章帝建初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安帝延光三年四月壬戌，沛國言甘露降豐縣。七月，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桓帝延熹元年，上郡言甘露降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正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陳留王咸熙二年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孫權黃武二年，曲阿言甘露降。嘉禾五年，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赤烏二年，零陵言甘露降。九年，武昌言甘露降。孫皓甘露元年四月，蔣陵言甘露降，遂改元。陳宣帝太建七年，甘露頻降，樂游苑立甘露亭。後魏太武大延元年，甘露降於殿內。唐高祖武德九年四月，甘露降於中華殿之桐樹，泣如冰雪，以示羣臣。德宗貞元十年正月，西川奏當管甘露降松栢樹竹藥等二千四百四十二處。

宋太祖乾德四年二月長春節，甘露降江陵府報恩院，連十日，靡微如烟霧，清栢葉皆甘。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正月，甘露降壽州，廡色如琥珀，徧覆庭檜。端拱二年二月，甘露降壽州，廡園栢及資聖寺檜，狀若華蘊，色如凝脂。真宗咸平元年，富順監有甘露降梅柳，靡洒如珠。景德元年九月，甘露降桂州永寧縣桐樹，如稻米，色白。神宗熙寧元年，距元豐八年，天下言甘露降凡二十餘處。哲宗元祐元年、距元符三年，甘露降凡二十餘處。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距宣和七年，中外言甘露降，多不可紀，其尤著者，大觀初降於九成宮帝鼎室。三年冬，降於尚書省及曹，御製七言四韻詩，賜報政以下。其後內自禁中及宣和殿延福宮神霄宮下三學，開封府大理寺宰臣私第皆有之，歲歲拜表稱賀。

霜占考

春秋定公元年十月，隕霜，不殺草。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雨雪、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天下大饑。王莽天鳳元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地皇二年秋，隕霜殺菽。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晉武帝泰始九年四月，隕霜。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風冰寒，郡國亦隕霜傷穀。六月，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二年三月，河東隕霜害桑。六年三月，齊、郡、臨、淄等四縣，樂安等八縣，琅邪等八縣，河間等六縣，高陽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九年四月，隴西隕霜。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九年四月，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明帝太寧三年三月癸巳，隕霜。穆帝永和十一年日月霜。梁武帝天監三年三月、六年三月並隕霜殺草。大同三年六月，朐山隕霜。陳宣帝太建十年八月，隕霜殺稻菽。唐太宗貞觀元年秋，霜殺稼。三年，北邊霜稼。高宗永徽二年，綏延等州霜殺稼。調露元年八月，邠、慶、寧、涇、原五州霜。武后證聖元年六月，睦州隕霜殺草。吳越地燠而盛夏隕霜，昔所未有。四年四月，延州霜殺草。明皇開元十二年八月，潞綏等州霜殺稼。十五年，天下州十七霜殺稼。憲宗元和二年七月，邠寧等州霜殺稼。九年三月丁卯，隕霜殺桑。十四年四月，淄青隕霜，殺惡草及荆棘而不害嘉穀。敬宗寶曆元年八月，邠州霜殺稼。

文宗太和三年秋，京畿奉先等八縣早霜殺稼。宣宗大中三年春，隕霜殺桑。僖宗中和元年春，霜。秋，河東早霜殺稼。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三月，宣州霜雪害桑稼。淳化三年三月，商州霜，花木皆死。真宗景德四年七月，渭州瓦亭寨早霜傷稼。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大名府澶州、相州並霜害稼。仁宗至和二年，河東自春隕霜殺桑。高宗紹興七年二月，霜殺桑稼。孝宗淳熙十六年七月，階成鳳西和四州霜殺稼。光宗紹熙三年九月丁未，和州隕霜連三日，殺稼。是月，淮西郡國稼皆肅於霜，民大饑。

清・李鴻章等《順天府志》卷六九 祥祲 神廡元年二月，甘露降于范陽郡。貞元十三年九月甲子，幽州奏甘露降。大定五年十一月癸酉，大霧，晝晦。天曆三年二月，京師大霜，晝霧。至正六年十月，國子學大成殿松柏樹有甘露降其上。成化二年冬十一月朔，京都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並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如花，雕鏤莫狀。《二申野錄》隆慶元年四月，京師黃霧四塞。萬曆四十三年二月，密雲黑霧晝晦。崇禎十七年春正月乙酉朔，京師大雨霧。

清・楊鐘、施鴻《遼陽州志》卷五 遼統和九年八月，東京甘露降。

清・呂耀曾、魏樞、雷以誠《盛京通志》卷一一 天顯十四年四月，黃龍府甘

露降。統和九年八月，東京甘露降。

清《申報》（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五日） 春霜

前昨十三、四等日，春寒可御狐裘。晨起霜濃成寸。雖俗諺云：春霜弗見白，見白就赤脚，乃多雨也。然節屆春分，有若此成寸之濃霜以致大冷，事亦多年來所罕見，未始非天時之不正也。

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江西通志》卷一〇七 元嘉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午，臨川王爍以聞三月甲寅甘露降。浔陽丙申又降。城北數里，廬陵王紹以聞二十七年夏四月乙卯至戊午甘露頻降。南昌戊午未時，天氣清明，有彩雲映覆，郡邑甘露自雲中降。大明去年春三月丙申，甘露降。大中祥符元年冬十二月，甘露降上饒縣。慶曆四年，吉州甘露降。皇祐四年，甘露降吉州。元豐二年夏四月，南康軍甘露降，六月又降。紹興三年，撫州祥符觀甘露降。十九年夏四月，甘露降。紹興間，甘露降浮梁李椿年母墓樹。淳祐元年，甘露三降餘干孝子劉泌家梅樹。弘治十四年，甘露降分宜縣廨桐樹。正德十二年三月，甘露降南昌府學宮。嘉靖七年正月元日，甘露降贛州長泰巡撫。二十年，甘露降於豐城之蜜嶺。萬曆十四年春二月，進賢鶴仙峯甘露降。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春，瑞金松寶路徑一里許，甘露降四十餘日，其味如蜜。

清・劉坤一、趙之謙《江西通志》卷九八 紹興三十年，甘露降浮梁李椿年母墓樹。乾隆十三年夏五月，甘露三降吉水縣儒學崇聖祠。

清・陳蘭森等修、謝啓昆等纂《南昌府志》卷二八 至正六年八月，龍興進賢縣甘露降。弘治七年冬十月五日，甘露降豐城縣梅仙壇。正德十二年春，甘露降南昌府學宮。嘉靖二十九年夏四月，豐城黃霧三日。崇禎十五年四月，奉新黃霧四塞。順治十四年，甘露降於豐城縣署。康熙三年九月，甘露降於治東景福觀。

清・陳蘭森等修、謝啓昆等纂《南昌府志》卷六五 淳熙九年，甘露降於豐城縣曲江之海慧寺。至正六年八月，龍興進賢縣甘露降。嘉靖二十九年夏四月，豐城黃霧三日。萬曆十四年春，進賢鶴仙峯甘露降。三十一年三月，進賢甘露降於縣北邱溪里，色如凍，蜜味。順治十四年，甘露降於豐城縣署。乾隆七年夏五月，甘露降於豐城學宮。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四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泰山霜害三豆。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五 丁卯宋元嘉四年、魏始光四年夏五月，甘露降齊郡西安臨朐城。庚戌宋元嘉十七年、太平真君元年夏四月，甘露降於平原。乙丑魏太和九年、齊永明三年夏四月，青州霣霜。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八 建隆壬戌三年春三月，厭次縣隕霜。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九 戊辰元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七年夏四月，寧海、益都等郡霜。大德七年五月，般陽路隕霜。甲辰八年春三月，濟陽縣隕霜殺桑。延祐元年閏三月，濟寧東昌等路、青城齊東等縣隕霜。

清・昇允等修、安維峻等纂《甘肅新通志》卷二 唐太宗貞觀元年秋八月，隴右邊州霜。

光象（聲象）

《竹書紀年》卷三五 幽王十一年春正月，日暈。孫之騄曰：《洛書摘亡辟》曰，日暈如破車輪。向日爲內提，內臣叛。背日爲外提，外臣叛。

統箋案：是年爲庚午，石氏曰：日旁有氣，員而周匝，名爲暈。《洪範五行傳》曰：周幽之敗也，日暈再重，中暈赤，外暈青，一墨盡上下，通在日中。是歲，有幽王之敗。衡案：天變於上者屢矣，曰冬大震電，曰六月隕霜，曰冬十月辛卯日有食之，曰正月日暈，何？王聽之不聰，而並瞽于目也。虎入門，羊化狼，宣幽之世，宜疊記其怪歟。

北齊・魏收《魏書》卷一〇五之一《天象志一》 皇興三年七月丙寅，日有背珥。

五年正月丁酉，白虹貫日，直珥一。

承明元年三月辛卯，日暈五重，有二珥。

太和元年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

二年正月辛亥，日暈，東西有珥。

太和五年正月庚辰，日暈，東西有珥；南北並白氣，長一丈，廣二尺許；北有連環暈。又貫珥內，復有直氣，長三丈許，內黃，中青，外白。暈乍成，散，乃滅。

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觀測記録部・紀事

太和十二年三月戊戌，白虹貫日。

明元二年四月癸酉，日自午及未再暈，內黃外白。

正始三年二月甲辰，日左右有珥，內赤外黃。辛亥，日暈，外白內黃。

永平元年三月己酉，日南北有珥，外青內黃，暈不匝；西北有直氣，長尺餘；北有白虹貫日。

永平三年十二月乙未，日交暈，中赤外黃，東西有珥，南北白暈貫日，皆匝。

延昌三年三月庚申，日交暈，其色內赤黃，外青白；南北有佩，可長二丈許，內赤黃，外青白；西有白暈貫日。又日東有一抱，長二丈許，內赤黃，外青。

神龜元年三月丁丑，白虹貫日。四月甲辰卯時，日暈市；西有一背，內赤外黃；南北有珥，內赤外黃；漸滅。十二月己酉，日暈，北有一抱，內赤外白，兩傍有珥，北有白虹貫日。

正光三年正月甲寅，日交暈，內赤外青，有白虹貫暈；外有直氣，長二丈許，內赤外青。

正光三年十月己巳，太史奏自八月已來，黃埃掩日，日出三丈，色赤如赭，無光曜。五年閏月乙酉，日暈，內赤外青；南北有珥，上有兩抱一背。

正光五年十二月丙申，日暈，南北有珥，上有一抱兩背，內赤外青。

孝昌元年十二月丙戌，白虹刺日不過，虹中有一背。

莊帝永安二年三月甲戌未時，日暈三重，內黃赤，外青白，暈東西兩處不合，其狀如抱。

五月辛酉，日暈，東西兩處不合。辛未申時，日南有珥；去一尺餘有一背，長三丈許，廣五尺餘，內赤外青。

中興二年十一月，日暈再重；上有背，長三丈餘，內青外赤。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日暈再重；上有兩背，一尺許。癸丑午時，日南有珥；去日一尺餘有一背，長三丈許，廣五尺，內赤外青。

元象二年二月己丑時，日暈市，白虹貫日不徹。

武定三年冬十一月壬申，日暈兩重，東南角不合；西南、東北有珥；西北有兩重背；東北、西北有白氣，并有兩珥；中間有一白氣，東西撗至珥。

十二月乙酉，竟天微有白雲，日暈，東南角不合；西南、東北有珥；西北有一背，去日一尺。

武定五年三月辛丑，日暈市，西北交暈貫日，并有一珥一抱。

北齊・魏收《魏書》卷一〇五之二《天象志二》 十二月癸未，月暈太微，既而有白氣長一匹，廣二尺許，南至七星。俄而月復暈北斗大角。丁亥，月暈角、亢、房。

二年正月甲辰，月暈井、鉞、參兩肩、昴、五車。占曰「貴人死，大赦」。

正始二年十一月丙子，月暈；東西兩珥，內赤外青；東有白虹，長二丈許；西有白虹，長一匹；北有虹，長一丈餘，外赤內青黃，虹北有背，外赤內青黃。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一二《天文志上》 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高三竿，朱色赤黃，日暈，虹抱珥直背。

隆昌元年正月壬戌，日於蘭雲中暈，南北帶暈各生一直，同長一丈，須臾消。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一三《天文志下》 建元四年二月辛卯，白虹貫日。

永明十年七月癸酉，西方有白虹，須臾滅。

十一年九月甲午，西方有白虹，南頭指申，北頭指戌上，久久消滅。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二四《天文志二》 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赤氣亘天，砰隱有聲。二年十月丁丑，赤氣見在北方，東西竟天。占曰：「並爲大兵。砰隱有聲，怒之象也。」是後四海雲擾，九服交兵。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三四《五行志五》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白虹貫日，時地又頻震。權發詔深戒懼天眚。

晉武帝泰始五年七月甲寅，日暈再重，白虹貫之。

永嘉二年二月癸卯，白虹貫日，青黃暈五重。

晉愍帝建武元年正月庚子，白虹彌天，三日並照，日有重暈，左右兩珥。晉成帝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貫日。

晉海西公太和四年四月戊辰，日暈厚密，白虹貫日中。

太和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貫日，日暈五重。

晉安帝元興元年二月甲子，日暈，白虹貫日。

晉安帝義熙元年五月庚午，日有采珥。

晉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日暈，東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氣貫之交匝。

元徽五年三月庚寅，日暈五重，又重生二直，一抱一背。

文帝元嘉中，有兩白虹見宣陽門外。

後廢帝元徽二年八月壬子夜，白虹見。

元徽四年正月己酉，白虹貫日。

從帝昇明元年九月乙未夜，白虹見東方。

唐・魏徵等《隋書》卷五一《長孫晟傳》 開皇十九年，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隕，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

唐・李百藥《北齊書》卷二《神武紀下》 天平元年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三六《天文志下》 景龍元年九月十八日，有赤氣竟天，其光燭地，經三日乃止。九月四日，黃霧昏濁。

唐隆元年六月八日，虹蜺竟天。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八二《晉書八・少帝紀二》 開運元年二月癸丑，是日，日有黃白暈，二白虹夾日而行。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一二《周書三・太祖紀三》 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夜，東南白虹亘天。

宋・王溥《五代會要》卷一一 應順元年四月九日，白虹貫日。

宋・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卷二一〇 武帝永明二年正月，冠軍將軍周普孫於石頭北廂將堂，見地有異光照城堞，往獲玉璽一鈕，方七分。文曰：明玄君。大通五年正月辛卯，輿駕親祀南郊，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空中有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白黃雜色，食頃方滅。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五九《司天考二》 應順元年四月戊寅，白虹貫日。

天福元年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

開運元年二月辛亥，日有白虹二。

顯德元年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

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二《天文志二》 日變

貞觀初，突厥有五日並照。二十三年三月，日赤無光。

咸亨元年二月壬子，日赤無光。癸丑，四方濛濛，日有濁氣，色赤如赭。

上元二年三月丁未，日赤如赭。

永淳元年三月，日赤如赭。

文明元年二月辛巳，日赤如赭。

長安四年正月壬子，日赤如赭。

景龍三年二月庚申，日色紫赤無光。

開元十四年十二月己未，日赤如赭。

晝昏也。

天寶三載正月庚戌，日暈五重。

肅宗上元二年二月乙酉，白虹貫日。

大曆二年七月丙寅，日旁有青赤氣，長四丈餘。壬申，日上有赤氣，長二丈。九月乙亥至于辛丑，日旁有青赤氣。三年正月丁巳，日有黃冠、青赤珥。辛丑，亦如之。凡氣長而立者爲直，橫者爲格，立于日上者爲冠。直爲有自立者，格爲戰鬬。

貞元二年閏五月壬戌，日有黑暈。六年正月甲子，日赤如血。十年三月乙亥，黃霧四塞，日無光。

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傍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四年閏三月，日傍有物如日。五年四月辛未，白虹貫日。十年正月辛卯，日外有物如烏。十一年正月己卯，日紫赤無光。

長慶元年六月己丑，白虹貫日。三年二月庚戌，白虹貫日。

寶曆元年六月甲戌，赤虹貫日。九月甲申，日赤無光。二年三月甲午，日中有黑氣如柸。辛亥，日中有黑子。四月甲寅，白虹貫日。

大和二年二月癸亥，日無光，白霧晝昏。十二月癸亥，有黑祲，與日如鬬。五年二月辛丑，白虹貫日。六年三月，有黑祲，與日如鬬。庚戌，日中有黑子。四月乙丑，黑氣磨日。七年正月庚戌，白虹貫日，日有交暈。十月壬寅，白虹貫日，東西際天，上有背玦。九年二月辛卯，日月赤如血。壬辰，亦如之。

開成元年正月辛丑朔，白虹貫日。二年十一月辛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日赤如赭，晝昏至于癸未。五年正月己丑，日暈，白虹在東，如玉環貫珥。二月丙辰，日有重暈，有赤氣夾日。十二月癸卯朔，日旁有黑氣來觸。

會昌元年十一月庚戌，日中有黑子。四年正月戊申，日無光。二月己巳，白

虹貫日如玉環。

大中十三年四月甲午，日暗無光。

咸通六年正月，白虹貫日，中有黑氣如雞卵。七年十二月癸酉，白氣貫日，日有重暈。甲戌，亦如之。白氣，兵象也。十四年二月癸卯，白虹貫日。

乾符元年，日中有黑子。二年，日中有若飛燕者。六年十一月丙辰朔，有兩日並出而鬬，三日乃不見。

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無光。

中和三年三月丙午，日有青黃暈。四月丙辰，亦如之。丁巳、戊午又如之。

光啓三年十一月己亥，下晡，日上有黑氣。四年二月己丑，日赤如血。是日，風，日赤無光。

景福元年五月，日色散如黃金。

光化三年冬，日有虹蜺，背璚彌旬，日有赤氣，自東北至于東南。

天復元年十月，日色散如黃金。十一月，又如之。三年二月丁丑，日有赤氣，自東北至于東南。

天祐元年二月丙寅，日中見北斗，其占重。十一月癸酉，日中，日有黃暈，旁有青赤氣二。二年正月甲申，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乙酉亦如之，暈中生白虹，漸東，長百餘丈。二月乙巳，日有黃白暈，如半環，有蒼黑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如馬，乃消。三年正月辛未，日有黃白暈，上有青赤背。二月癸巳，日有黃白暈，如半環，有青赤背。庚戌，日有黃白暈，青赤背。

月變

貞觀初，突厥有三月並見。

武太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

天寶三載正月庚戌，月有紅氣，如垂帶。

肅宗元年建子月癸巳乙夜，月掩昴而暈，色白，有白氣自北貫之。

大曆十年九月戊申，月暈熒惑、畢、昴、參、東及五車，暈中有黑氣，乍合乍散。十二月丙子，月出東方，上有白氣十餘道，如匹練，貫五車及畢、觜觿、參、東井、輿鬼、柳、軒轅，中夜散去。

元和十一年己未旦，日已出，有虹貫月于營室。

開成四年閏正月甲申朔，乙酉，月在營室，正偃魄質成，早也。五年正月戊寅朔甲申，月昏而中，未弦而中，早也。

景福二年十一月，有白氣如環，貫月，穿北斗，連太微。

天復二年十二月甲申夜，月有三暈，裏白，中赤黃，外綠。

天祐二年二月丙申，月暈熒惑。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六《五行志三》 武德初，隋將堯君素守蒲州，有白虹下城中。

唐隆元年六月戊子，虹蜺亘天。蜺者，斗之精。

延和元年六月，幽州都督孫佺帥兵襲奚，將入賊境，有白虹垂頭于軍門。

至德二載正月丙子，南陽夜有白虹四，上亘百餘丈。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有白虹闕五尺，東西亘天。

會昌四年正月己酉，西方有白虹。

咸通元年七月己酉朔，白虹橫亘西方。九年七月戊戌，白虹橫亘西方。

光啓二年九月，白虹見西方。十月壬辰夜，又如之。

天復三年三月庚申，有曲虹在日東北。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九 元帝建昭二年，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原父曰：蒙氣起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京房《易傳》曰：蒙如塵雲。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厥異蒙。大臣厭小臣，茲謂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晉書・天文志》曰：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

宋・文瑩《續湘山野録》 興國七年，嘉州通判王衮奏：「往峨眉山提點白水寺，忽見光相，寺西南瓦屋山上皆變金色，有丈六金身。次日，有羅漢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雲中。」

宋・江少虞《事實類苑》卷四九《駕幸汾陰》 祥符四年，車駕幸汾，陰起偃師，駐蹕永安。天文院測驗渾儀杜貽範奏：卯時一刻，日有赤黃輝氣。變爲黃珥，又變闕氣。巳時後，輝氣復生。

宋・鄭樵《通志》卷七四 天鳴晉元帝太興二年秋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三年冬十月壬辰天鳴，至甲午止。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二年秋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義熙元年秋八月，天鳴在東南。元興元年秋八月，天鳴。二年秋九月，又鳴。梁武帝中大通六年閏十二月丙午，天西南有聲如雷。大同十一年夏六月辛巳，竟天有聲

如風水相薄。陳宣帝太建十二年秋九月癸未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擊。十四年秋八月癸未，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乙酉夜亦如之。九月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後主至德元年秋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北齊文宣帝天保四年夏四月戊午，天西南有大聲如雷。後周武帝建德六年春正月，天西方有聲如雷。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夏四月壬戌，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

日暈及背珥冠孝章建初七年夏四月丙寅，日加卯，西面有抱，須臾成暈。殤帝延平元年夏六月丁未，日暈上有半暈，暈中外有璚背兩珥。冬十二月丙寅，日暈再重，中有背璚。孝順帝永和六年春正月己卯，暈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晉孝愍帝建興五年春正月，日有重暈，左右兩珥。明帝太寧元年春正月己卯朔，日暈無光。安帝隆安元年冬十二月壬辰，日暈有背璚。義熙六年夏五月丙子，日暈有璚。恭帝元熙二年春正月壬辰，白氣貫日，東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氣貫之交匝。陳文帝天嘉八年夏四月甲子，日有交暈白貫之。後魏道武帝皇始二年冬十月壬辰，日暈有背珥。孝文帝太和二年春正月辛亥，日暈東西兩珥。四年春正月癸丑，日暈東西有背。八年春正月戊寅，有白氣貫日。宣武帝延昌二年夏四月甲辰卯時，暈匝，西有一背黃，南北有珥，內赤外黃白，兩傍有珥下。孝明帝正光五年閏月乙酉，日暈，內赤外青，南有珥，下有抱，兩背內赤外青。冬十二月丙申，日暈，南北有珥，上有抱一背。孝昌三年夏五月戊戌辰時，暈匝，內赤外白兩珥。冬十一月戊寅辰時，暈東面不合，內赤外黃。孝武帝永熙三年夏六月己丑，日暈，有重珥，上有背，長二丈餘。冬十一月己巳辰時，日暈不合，東西有珥背。

日暈再重周幽王末年，日暈再重，內赤外青，有一黑畫上下通在日中。晉武帝泰始五年秋七月甲寅，日暈再重，白虹貫之。惠帝元康元年冬十一月甲申，日暈再重，青赤有光。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日暈三重。太安二年春三月甲戌，日暈，東西兩處不合，其狀如抱。孝愍帝建興五年春正月，日有重暈，左右兩珥。後魏孝明帝正光五年春三月丁卯，日暈三重，外青內赤。孝昌元年夏五月，日暈再重。節閔帝普泰元年冬十一月，日暈再重。東魏孝靜帝武定三年冬十一月壬申，日暈兩重，東南東北有珥，在西兩重背。

日暈五重晉孝愍帝永嘉二年春二月癸卯，青黃暈，暈五重。海西公太和六年，日暈五重。

虹貫日後漢光武建武七年夏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孝靈帝光和六年春二月乙未，白虹貫日。孝獻帝初平元年春二月壬辰，白虹貫日。吳大帝赤烏十一年春二月，白虹貫日。晉孝愍帝永嘉二年春正月戊申，白虹貫日。二月癸卯，白虹貫日。明帝太寧元年冬十一月丙子，白虹貫日。成帝咸和九年秋七月，白虹貫日。咸康元年秋七月，白虹貫日。二年秋七月，白虹貫日。海西公太和四年夏四月戊辰，白虹貫日。六年春三月辛未，白虹貫日。安帝元興元年春二月甲子，白虹貫日中。三月庚子，白虹貫日。義熙十年，日在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干日。梁武帝太清元年春二月，白虹貫日。三年春正月，白虹貫日。後魏孝文帝延興五年春正月丁酉，白虹貫日。太和十三年春三月戊戌，白虹貫日。宣武帝延昌元年冬十一月己酉，白虹貫日。孝明帝神龜元年春三月丁丑，白虹貫日。正光三年夏五月，白虹貫日。孝昌三年冬十二月丙戌，白虹貫日。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冬十二月，白虹貫日。後周孝武帝保定五年，白虹貫日。建德二年春二月辛亥，白虹貫日。靜帝大定元年冬十一月己未，白虹貫日。隋文帝開皇元年春正月己巳，白虹夾日。

宋・宇文懋昭《重訂大金國志》卷二 天輔五年，是春，日有眚，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鈃金而湧，日旁有青黑色，正如水波周回而旋轉，將暮而止。

宋・宇文懋昭《重訂大金國志》卷一 收國元年夏五月，北方有光燭天，按：《金史・五行志》，收國元年，上在寧江州，有光正圓，自空而墜。大星出，殷殷如雷聲。按：此事《金史・天文志》不書。

宋・葉隆禮《重訂契丹國志》卷一一 辛丑保大元年春，日有眚，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鈃金而湧，日旁有青黑色，正如水波周回而旋轉，將暮而止。按：此條見《契丹國志》，《金史・天文志》不書。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二 辛酉七年紀異

天啓元年辛酉二月初三日，遼東日暈，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白，光焰閃爍，倏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影如連環狀。其西南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色慘淡，如月之在籠。其日暈之上，大圈之中，約有光彩數丈許，青紅如虹狀。忽如人形，又似刀形、弓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四年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天黃，日淡無光，次日亦然。見日旁有黑日盪磨。是晚，聞空中叫嗥，如千軍萬馬突臨之狀，又若萬砲競放，聲震天地，舉邑驚惶。時，從蘇州至嘉興、海鹽，其聲更甚，過海南去。人云天愁。

清・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一二 崇禎十年春，白虹赤氣貫日。十二年元月五日，日旁青黑氣若戟，東南有白虹。是年二月十二日，寧遠日變。辰時日兩旁各一白丸，俄日上有白氣，申時有黑氣掩日，忽侵日中，忽從日內墜出，摩盪數次。

清・查繼佐《罪惟録》卷一八 弘光元年自二月以來，日月色過赤，踰常時。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二 蚩尤旗

順治癸巳六月晦，漏二下，東西各有白氣，光芒相射，長丈許，數刻而滅。曰此蚩尤旗也。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六　月下白氣

康熙壬子閏七月十五日二更後，月色如晝，月下白氣紛紛，仰望如密霰。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九　康熙甲子五月初十日，日生珥。丙寅四月初四日，日生五色暈，自辰至午始滅。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一〇　日暈

康熙癸酉六月初五日午刻，日暈，內作青色，外有赤黃暈二重，至申始滅。據《觀象玩占》曰：「日有赤暈兩重，主旱。」又曰：「赤暈再重，其地蝗旱多盜。黃暈再重，歲災兵起。青暈再重，穀貴。」時久旱，東南風不息，民情皇皇，天變屢見。嘗閱釋典，曰閻浮提中，除大海水，中間大小國不可勝數。一國人同感惡緣，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乃至暈適佩、慧孛星流、負耳虹霓種種惡相，但見此國。彼國衆生，不聞不見。豈上天懸象，果有見，有不見耶？抑我鄉獨感惡緣，故再三垂示耶？世尊之說，或不誣也。

清・姚廷遴《續曆年記》　康熙七年戊申，八月初三夜，天上有白虹，自西灣北，食頃而沒。其年二月十七夜起，白虹現，西方日落，直射東南，如此幾夜而息。

清・姚廷遴《續曆年記》　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初六未時候，天上有黑路如虹。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一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時聞空中聲響如沸，人皆謂之天愁。又晴皎無纖雲而細雨沾濕。

三年丙午八月以後，天鳴相繼。

六年己丑十二月初五，夜有黑虹貫于月下。

十三年丙申九月初十乙卯，黑虹見。

十六年己亥六月初三壬辰，黑虹見于昏之中天。十六日乙巳酉末，白虹見于中天，自南亘北。

康熙五年丙午五月十二日壬辰，戌將末，白虹貫月，自東亘天，直至西極。

十三年甲寅十一月二日辛酉，未刻，黑虹貫日，東西亘天，少頃而散。

十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戊寅夜，天鳴四野，聲沸如雷。

十九年庚申六月二十九日甲申，夜分，白虹亘天，自西及東，雲不能揜。

二十三年甲子五月初十日乙亥，太陽生耳。十四日己卯，月邊有白氣。二十二日丁亥起，太白晝見，京師有黑風雷電之異，俱見邸抄。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七月十四夜，黑虹貫月。八月初二日，薄暮，白虹貫日。初三日，黑虹貫日。

二十八年己巳十一月十八日辛亥夜，酉時，時雪初霽，聞淅瀝聲，疑爲雨霰。啟户視之，星斗一天，爛然無纖雲，而雨灑不止，食時始定。先是月初，東南有白氣一股，自上下冲，約長數丈，吾鄉見者甚衆，皆言下有三星，星上生芒，至上而漸闊；但據邸報欽天監所奏，止言白氣，不言三星也。

三十一年壬申正月丁亥朔，日食。巳午之間，余所見不過三分。下午，日色無光。據荀里諸生云：日食後，有白氣縱横出入于日中，而黑光如日者，數十相間，上下于氣内，尤異徵也。

清・秘璜、劉墉等《續通志》卷一七一　日

衆日並出唐太宗貞觀初，突厥有五日並照。周世宗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有一日相掩，黑光摩盪者久之。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日有二影，如三日狀。元順帝至正十六年三月庚申，晦日忽暗，有青黑紫日影如盤，數十相摩，久之成千百，飛蕩滿天，向西北而散。神宗萬曆二十五年三月癸丑，黑日二三十迴繞日旁，移時不見。熹宗天啟四年二月癸丑，黑日摩盪日旁。莊烈帝崇禎十一年十一月癸亥，日入時，日光摩盪如兩日。十三年九月己巳，兩日並出，辰刻乃合爲一，入時又分爲二。

日中黑氣唐敬宗寶曆二年三月甲午，日中有黑氣如杯。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二月乙酉，日中有黑氣，狀如雞卵。宋高宗建炎三年二月甲寅，日出初，兩黑氣如人形夾日，至巳時乃散。紹興十五年六月丙午，日中有黑氣往來。明景帝景泰元年二月壬午，有黑氣四道，長三丈貫日，狀如魚。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八月戊辰，日中有黑光。四十六年閏六月丙戌至戊子，日旁有黑氣出入，日中摩盪。熹宗天啟四年四月癸酉，日中黑氣摩盪。莊烈帝崇禎十二年二月庚子，有白芒黑氣交掩，日光摩盪。

日青無光宋徽宗宣和三年春，日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有黑氣如水波旋繞，將暮而止。孝宗乾道六年六月，日青無光。明世宗嘉靖元年正月丁卯，日慘白變青無光，莊烈帝崇禎十四年正月壬寅，日青無光。

日白無光宋真宗景德四年四月甲申，日白無光。金哀宗正大八年三月庚戌，日忽白而失色，左右有氣，似日無光，與日相凌，日光四出，搖盪至没。明憲宗成化十三年三月壬申，日白無光。十月辛卯如之。十四年三月庚午，日白無光。十六年三月丙戌，日白無光。莊烈帝崇禎十二年正月己未朔，日白無光。

日黃無光明熹宗天啟四年二月壬子，日淡黃無光。

日赤無光。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三月，日赤無光。高宗咸亨元年二月壬子，日赤無光。中宗景龍三年二月庚申，日色紫赤無光。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三月丙午，日赤無光。德宗貞元六年正月甲子，日赤如血無光。憲宗元和十一年正月己卯，日紫赤無光。敬宗寶曆元年九月甲申，日赤無光。文宗太和九年二月辛卯，日赤如血。壬辰亦如之。開成二年十一月，日赤如赭，晝昏至于癸未。武宗會昌四年正月戊申，日無光。宣宗大中十三年四月甲午，日暗無光。僖宗光啟四年二月己丑，日赤如血。庚寅日赤無光。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己丑至庚子，日赤無光。宋真宗景德四年四月甲申，日赤無光。仁宗慶曆八年正月乙未，日赤無光。徽宗崇寧二年五月癸卯，日淡赤無光。宣和二年正月己未，日無光。四年二月癸巳，日無光。欽宗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庚申，日赤如火無光。高宗建炎元年二月，日無光。紹興十五年六月丁未，日無光。孝宗淳熙五年四月丁丑，日無光。寧宗嘉定十年二月癸巳，日無光。金章宗泰和四年三月丁卯，日昏無光。宣宗貞祐三年二月，日赤如血。哀宗天興三年正月己酉，日大赤無光。元順帝至正十八年己亥朔，日色如血。明英宗天順二年閏二月己巳，日無光，旋赤如赭。六年十月丙子，日赤如血。七年四月癸未如之。八年二月己亥，日無光。憲宗成化十八年四月壬寅，日赤無光。孝宗弘治十八年八月癸酉至九月甲午，日無光。神宗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丙午，日赤無光，燭地如血。四十二年三月庚辰，日赤黃，如赭如血者累日。熹宗天啟四年五月癸未，日赤無光。莊烈帝崇禎四年正月戊戌，日色如血，照人物皆赤。二月乙巳朔，日赤如血無光。十七年三月壬寅，日色無光者兩旬。

日光四散唐昭宗景泰元年五月，日色散如黃金。天復元年十月，日色散如黃金。十一月又如之。

日中飛鷺唐僖宗乾符二年，日中有若飛鷺者。

日旁有物唐憲宗元和四年閏三月，日旁有物如日。十年正月辛卯，日外有物如烏。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正月甲午朔，有物漸侵入日中，不能既日，體如金環，然有珥抱。明莊烈帝崇禎十二年二月庚子，日旁有紅白丸。

日中見斗唐昭宗天祐元年二月丙寅，日中見北斗。

日五色晉天福初，日傍有五色雲，如蓮芰之狀。宋真宗中日有五色氣。仁宗中日有五色雲八。英宗中日五(色)雲八。神宗中日五色雲二十六。哲宗中日五色氣暈二，五色雲十二。明成祖永樂元年六月甲寅，日下五色雲見。八月日珥隨五色雲見。八年二月庚戌，日下五色雲見。宣宗宣德二年十一月乙未，日下五色雲見。英宗正統二年十月己丑，日生五色雲。十二月癸亥如之。十年九月丁酉，日生五色雲。景帝景泰二年六月戊寅，日上五色雲。孝宗弘治二年正月辛巳，日生五色雲。世宗嘉靖十八年二月庚子朔，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

日氣唐高宗咸亨元年二月癸丑，四方濛濛，日有濁氣，色赤如赭。代宗大曆二年七月丙寅，日旁有青赤氣，長四丈餘。壬申日上有赤氣，長二丈。九月乙亥至辛丑，日旁有青赤氣。憲宗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文宗太和六年四月乙丑，黑氣蔽日。開成五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旁有黑氣來觸。懿宗咸通七年十二月癸酉，白氣貫日，日有重暈。甲戌亦如之。僖宗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無光。光啟三年十一月己亥，下晡日上有黑氣。昭宗光化二年三月乙巳，日中有白氣亘天，自西南貫于東北。三年冬日有赤氣，自東北至于東南。天復三年二月丁丑，日有赤氣，自東北至于東南。宋太祖建隆訖開寶末，赤黃氣三，黃白氣三，青氣二。太宗太平興國訖至道末，赤黃氣一，青氣三。真宗咸平訖乾興末，光氣一，黃氣九，赤黃氣四，紫氣五，赤黃交氣二，赤黃綠碧氣二，青赤氣二十一，黃白氣一，黑氣二，白氣五。仁宗天聖訖嘉祐末，日黃耀有光一，煇氣一十九，白氣如繩貫日并暈一。英宗治平中，煇氣二。欽宗靖康元年九月戊寅，有赤氣隨日出。高宗紹興七年二月辛丑，氛氣翳日。二十七年七月壬申，赤氣隨日入。孝宗乾道六年十月庚午，赤氣隨日出。七年七月壬寅，十月乙巳、丙午如之。淳熙三年八月丁酉、戊戌皆有赤氣隨日出入。十四年十一月癸丑、甲寅亦如之。理宗寶慶三年十二月己酉，日旁有氣如珥。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十月壬申，日上黑氣如烟，尋發紅光，散焰如火。熹宗天啟四年十二月辛巳，非烟非霧，覆壓日上，摩盪如蓋如吞，通天皆赤。莊烈帝崇禎十二年正月辛酉，日光摩盪竟日，有氣從日中出，如鏡黛噴花。

日暈唐德宗貞元二年閏五月壬戌，日有黑暈。僖宗中和三年三月丙午，日有青黃暈。四月丙辰亦如之。丁巳、戊午又如之。昭宗天祐元年十一月癸酉，日有黃暈，旁有青赤氣二。二年二月己巳，日有黃白暈如半環，有蒼黑雲夾日，既而雲變如人馬狀，乃消。宋太祖建隆訖開寶末，日暈一百五十六，半暈四十五，交暈一十八。太宗太平興國訖至道末，日暈五十九，日暈一千二百三十一，半暈六百五十三，交暈一十三。仁宗天聖訖嘉祐末，日暈五十六，交暈五，連環暈一。英宗治平中，日暈一百二十八，周暈三，交暈一。神宗熙寧訖元豐末，日暈一千三百五十六，周暈二百七十七，交暈四十九，連環暈一。哲宗元祐訖元符末，日暈五百二十八，周暈二百五十七，交暈六十七。徽宗建中靖國訖欽宗靖康末，日暈九，半暈一。高宗建炎訖紹興末，日暈六，赤黃暈三。孝宗隆興訖淳熙末，日暈九，赤黃暈七。光宗紹熙中，日暈二，赤黃暈青赤黃暈各一。寧宗慶元訖嘉定末，日暈一，赤黃暈二。理宗寶慶訖景定末，日暈八，赤暈一，赤黃暈四。度宗咸淳七年三月辛巳，日赤黃暈。金宣宗興定五年四月丙子，日黃暈。元仁宗延祐元年三月己亥，白暈亘天，連環貫日。七年三月乙未，日暈若連環。英宗至治元年三月己丑，交暈如連環貫日。順帝至正十七年七月己丑，日有交暈，連環貫之。明太祖洪武六年三月戊戌，日交暈。十二年四月庚申如之。宣宗宣德三年十二月己卯亦如之。五年正月癸亥亦如之。景帝景泰二年二月丙戌亦如之。憲宗成化十二年正月甲子，日交暈。孝宗弘治二年正月甲戌，日暈白虹滔天。神宗萬曆三十五年正月庚午，日黑氣蔽天。

日暈再重唐文宗開成五年二月丙辰，日有重暈，赤氣夾日。宋太祖建隆訖開寶末，重暈五十九，重半暈七。太宗太平興國訖至道末，重暈一十二。真宗咸平訖乾興末，重暈二十

七。仁宗天聖乾嘉祐末，重暈一十六。英宗治平中，重暈十二。神宗熙寧乾元豐末，重暈七十四。哲宗元祐乾元符末，重暈六十八。欽宗靖康中，日半暈再重一。孝宗隆興乾淳熙末，日半暈再重四。光宗紹熙元年五月庚辰，日半暈再重。金章宗太和八年四月癸卯，日暈二重，內黃外赤。元世祖中統三年十一月辛丑，日重暈三珥。

日暈五重唐玄宗天寶三年正月庚戌，日暈五重。

日暈及冠珥背諸氣唐代宗大曆三年正月丁巳，日有黃冠青赤珥。辛丑亦如之。文宗開成五年正月己丑，日暈白紅在東，如玉環貫珥。昭宗光化三年冬，日有虹蜺背珮彌旬。昭宣帝天祐二年正月甲申，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乙酉亦如之，暈中生白虹，漸東，長百餘丈。三年正月辛未，日有黃白暈，上有青赤背。二月癸巳，日有黃白暈如半環，有青赤背。庚戌日有黃白暈青赤背。宋太祖建隆乾開寶末，凡冠氣七，珥百抱氣七，承氣六，纓一，背氣十七，承氣三，珮氣一，直氣一十五。真宗咸平乾乾興末，重輪二百三十一，組氣戟氣三。太宗太平興國乾至道末，冠氣一十八，戴氣三，抱氣一十三，珥七十七，承氣三，珮氣一，背氣四十四，紐氣三，戟氣一，直氣一十五。真宗咸平乾乾興末，重輪二百三十一，組氣戟氣三。太宗太平興國乾至道末，冠氣一十八，戴氣三，抱氣一十三，珥七十七，承氣三，珮氣一，背氣四十四，紐氣三，戟氣一，直氣一十五。真宗咸平乾乾興末，重輪二十四，冠氣二百六十六，珥四十一，戴氣一百九十七，抱氣五十七，承氣一百八十四，直氣七十七，纓三，戟氣一，紐氣二，背氣二百九十九。仁宗天聖乾嘉祐末，珥八百四十七，冠氣一百四十，戴氣二百五十六，承氣一百，重承氣一，抱氣一十八，負氣一，背氣一百七，格氣二，直氣五百。英宗治平，中珥八十九，冠氣一十一，戴氣三十九，承氣五，背氣三十三，白虹貫珥一。神宗熙寧乾元豐末，珥八百八十二，冠氣四十二，戴氣二百七十一，承氣五十，抱氣二，背氣二百四十六，直氣二，戟氣一，纓五，珮氣一，白虹貫珥三。哲宗元祐乾元符末，珥五百五十六，冠氣六十一，戴氣一百五十，承氣三十三，背氣一百七十四，直氣三，戟氣四，纓氣一，格氣五，四十，戴氣二百五十六，承氣一百，重承氣一，抱氣一十八，負氣一，背氣一百七，格氣二，直氣五百。英宗治平，中珥八十九，冠氣一十一，戴氣三十九，承氣五，背氣三十三，白虹貫珥一。神宗熙寧乾元豐末，珥八百八十二，冠氣四十二，戴氣二百七十一，承氣五十，抱氣二，背氣二百四十六，直氣二，戟氣一，纓五，珮氣一，白虹貫珥三。哲宗元祐乾元符末，珥五百五十六，冠氣六十一，戴氣一百五十，承氣三十三，背氣一百七十四，直氣三，戟氣四，纓氣一，格氣五，白虹貫珥一。徽宗建中靖國乾欽宗靖康末，暈戴三，暈珥十三，暈珥七，冠氣七，暈背四，戴氣六，承氣二，抱氣五，背氣一十七，直氣四，環氣戴氣二，戟氣一，履氣二，半暈重履一。高宗建炎乾紹興末，日暈生抱氣一，暈生背氣一，赤黃暈背氣一，連暈生青赤黃戴氣及珥一，背氣六，戴氣五，左右珥背氣一。孝宗隆興乾淳熙末，珥一，背氣二，戟氣一，承氣戴氣一，珥戴二，暈戴二，暈珥二，暈承氣四，暈背氣二，重暈背氣二，暈格氣一，連暈戴承一，光暈背直氣一，重暈背珥一。光宗紹熙中，暈生背氣二，暈生青背氣一，戴氣一，背氣一，青赤黃戴氣一。寧宗慶元乾嘉定末，暈生承氣一，暈生青赤黃背氣一，赤黃暈生青赤黃背氣承氣各一，赤黃格氣一，青黃背氣一，戴氣一，背氣一，理宗寶慶乾景定末，暈珥一，赤黃暈格氣背氣各一，背氣三，承氣二，格氣二，戴氣一，抱氣承氣一。度宗咸淳元年六月壬午，日生承氣。金海陵天德二年正月甲辰，日暈白虹貫珥。正隆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暈有珥戴背。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正月乙卯，暈生珥，上有青赤背，皆白虹貫之，東有戟氣。丁巳日生珥，青赤背二月。辛酉朔，重暈兩珥抱背。乙丑暈珥，有背氣承氣，白虹亘天，左右有戟氣。章宗明昌四年九月癸未，日有珥抱戴。宣宗貞祐三年正月，日生珥，上有冠。元光二年五月辛未，日暈有背氣。哀宗正大四年十一月乙未，日上有背，白虹貫之。天興元年正月壬午朔，日有兩珥。元世祖中統三年十一月辛丑，日有背氣。順帝至元三年正月丁巳，日有交暈，左右珥上有白虹貫之。八月癸未如之。五年正月丙寅亦如之。至正二十六年二月丁卯，日暈上有背氣。明太祖洪武十四年正月壬子，白虹貫珥。二十三年正月壬辰，日暈白虹貫珥。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日半暈，生青赤直氣背氣，白虹貫珥。成祖永樂十八年閏正月癸未，重半暈，有青赤背珥，白虹貫之，隨生黃白璃氣。仁宗洪熙元年正月乙未，交暈，白虹貫兩珥。七月己丑，日生左右四珥。宣宗宣德元年正月庚戌，赤黃交暈，有青赤璃氣。二月己卯，重半暈，有珥背。三年三月庚寅，黃赤交暈，有珥背戟各一。丁酉交暈，有戟氣二。五年二月甲午，暈生戟氣。四月庚辰，白虹貫珥。六年二月甲寅，重半暈，有璃氣。八年九月戊戌，暈有珥背。十年十二月辛亥，日暈，白虹貫珥，有璃背。英宗正統三年四月庚辰，白虹貫珥隨暈。十一年正月乙未，日生背氣。十四年八月戊申，日暈，旁有戟氣，兩珥戴氣，東北虹霓如杵。景帝景泰元年十二月甲午，暈生背戟。二年正月癸卯，白虹貫珥，生背氣。三年正月丙辰，日有珥及背白虹。七年六月丁丑，重半暈生珥。英宗天順元年二月庚戌，暈有珥生抱戟。辛亥如之。二年二月乙卯，暈有背。憲宗成化二年四月壬寅，重暈有珥及背。二十年二月己未，日生白虹，東北亘天。二十一年十月癸巳，暈生珥，又生抱背。二十三年十二月癸巳，暈生珥背。孝宗弘治二年正月丙戌，交暈有珥，白虹彌天。二月壬寅，交暈，生珥背抱格。四年二月庚戌，暈有珥戟氣，白虹彌天。武宗正德元年正月乙酉，暈有背珥，白虹彌天。世宗嘉靖七年正月乙亥，暈生珥戟，白虹彌天。十三年二月壬辰如之。十八年十二月壬午，立春日暈有珥白虹。四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暈有珥，上抱下戟，白虹彌天。穆宗隆慶五年三月辛巳，暈有珥白虹。神宗萬曆四十八年二月癸丑，連環暈，生背戟白虹。熹宗天啟元年二月甲午，暈有珥白虹。三年十月辛巳，重半暈有珥。

白虹貫日日肅宗上元二年二月乙酉，白虹貫日。憲宗元和五年四月辛未，白虹貫日。穆宗長慶元年六月己丑，白虹貫日。三年二月庚戌，白虹貫日。敬宗寶曆二年四月甲寅，白虹貫日。文宗太和五年二月辛丑，白虹貫日。七年正月庚戌，白虹貫日。八年七月甲戌，白虹貫日，有交暈。十月壬寅，白虹貫日，東西際天上有背玦。開成元年正月辛丑朔，白虹貫日。二月己丑亦如之。武宗會昌四年二月己巳，白虹貫日如玉環。懿宗咸通六年正月，白虹貫日，中有黑氣如雞卵。十四年二月癸卯，白虹貫日。後唐閔帝應順元年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三年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出帝開運元年二月辛亥，日有白虹二。周世宗顯德三年十二月庚午，白虹貫日。宋仁宗天聖乾嘉祐末，白虹貫日四。英宗治平中，白虹貫日一。神宗熙寧乾元豐末，白虹貫日九。哲宗元祐乾元符末，白虹貫日一十六。高宗建炎四年二月辛丑，白虹貫日。紹興八年二月辛巳，白虹貫日。二月壬寅，白虹貫日。寧宗慶元元年正月丙辰，白虹貫日。嘉泰三年七月壬午，白虹貫日。嘉定十一年二月丙辰，白虹貫日。理宗嘉熙四年二月辛丑，白虹貫日。金海陵天德二年十一月丙戌，白虹貫日。三年正月丁酉，白虹貫日。元光二年五月辛未，日暈連環，白

虹貫之。武宗至大二年正月丁亥，白虹貫日。八月甲寅，白虹貫日。仁宗延祐元年二月己亥，白虹貫日。泰定帝泰定四年二月辛卯，白虹貫日。文宗至順元年九月癸巳，白虹貫日。二年正月己酉，白虹貫日。順帝至元四年八月丁酉，白虹貫日。至正二十五年三月壬戌，日青赤暈，白虹如連環貫之。二十六年閏六月壬戌，白虹貫日。二十八年閏六月丁亥，白虹貫日。二十八年閏六月壬戌，日赤如赭。己亥、壬寅復如之。乙丑文水縣有白虹貫日，雲影中似日非日，似鏡者三色青白。明太祖洪武十年正月己巳，白虹貫日。十四年九月甲辰，白虹貫日。十五年正月丁未，白虹貫日。十九年二月己巳，白虹貫日。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午，白虹貫日。三十年二月辛亥，白虹貫日。英宗天順元年二月庚戌，白虹貫日。二年二月乙卯，白虹貫日。憲宗成化二十年二月己未，日生白虹，東北亘天。

莊烈帝崇禎八年二月丙午，白虹貫日。

赤虹貫日唐敬宗寶曆元年六月甲戌，赤虹貫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四九 慶曆八年正月乙未，日赤無光。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二 熙寧十年正月己巳，白虹貫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五 元豐三年正月己丑，白虹貫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七 元豐五年正月己亥，白虹貫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八 元豐八年三月己亥，白虹貫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一 元祐三年七月戊辰夜，東北方明如晝，俄(存)〔成〕赤氣，中有白氣經天。十二月，壬寅，白虹貫日。四年二月庚戌，白虹貫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三 紹聖元年四月癸丑，白虹貫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四 紹聖二年十二月壬申，白虹貫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五 元符元年二月丙戌，白虹貫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八 崇寧二年七月壬午，白虹貫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四 宣和三年春正月丁酉朔，日中有眚，旁有青黑氣，如水波旋轉。四年四月癸卯，白虹貫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五 宣和七年十二月，日有五色暈，挾赤黃珥，又有重日相盪摩，久之乃隱。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九七 靖康元年九月甲申，日有兩珥背氣。十月庚子，日有赤青黃戴氣。庚申，日有兩珥及背氣。十一月閏月，丁酉，赤氣亘天。庚申，日赤如火無光。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三四 紹興三十一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九七 至大三年正月丁亥，白虹貫日。八月甲寅，白虹貫日。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七 至元三年冬十月癸酉，日赤如赭。至元四年八月閏月，戊戌，日赤如赭。己亥、壬寅復如之。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五 至正十九年九月丙午夜，白虹貫天。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二〇 至正二十八年七月壬戌，白虹貫日。乙丑，白虹貫日。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二〇 海市《夢溪筆談》：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士人亦謂之海市。

清・王汝潤《馥芬居日記》 咸豐三年五月中，兩日並門，落日時，大黑日外罩，白日搖蕩不已。久之，黑日散而不見。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一 洪武戊申閏七月，徐達克通州。八月甲戌夜，京師天鳴，如河傾海注。丁巳二月，白虹貫日。己未夏四月庚申，日交暈。癸亥春正月，戊申白虹貫日。洪武丁丑春二月，白虹亘天貫日。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二 正統丙辰秋九月，白虹貫日。天順巳卯春正月朔，是年彗出星變，日暈數重，累月不息。成化乙未六月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三 正德丙寅秋七月，白虹貫日。十二月晦，常州龍見，有虹貫日。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四 嘉靖戊子春正月，日重暈生珥，右有戟氣。又白虹彌天。冬十月，萬州白氣如虹，自西直入天河，凡十夜方滅。十二月望白氣亘天，建起乾指坤。己丑冬十月，饒平白虹見於西南三夜，象如刀。庚寅庚寅春二月二十八日，星暈抱珥如連環，東南白氣一道，直貫其中，海決，水逼海寧城。乙巳冬十二月，日輪外屢有黑氣如盤。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忽暗，有青黑紫色如日狀者數十，與日相盪。俄而，數百千萬彌天者半，逾時漸向西北散去。甲子六月初四日，黑虹見北方。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五 隆慶辛未二月辛巳，日暈有珥，白虹亘天，左

右戟氣俱蒼白色。萬曆甲午春正月，綦江見日下復有一日，相盪數日方止，各如碗大，俱血色，至三更復并爲一，血紅如初，至四更復分爲五，至五更總歸爲一，大如米籮，俱血紅色，至雞鳴又復碗大。丙申春正月，日暈黑白二重。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六　萬曆乙巳三月十六、十七日，月在女，半夜生五彩光華，暈氣週匝，六月亦然。冬十月，鍾山有白氣如疋練，濶丈許，從申至亥，先白色，日入即黑。戊午七月，又海州遥見白虹貫日，如日並出者，三白氣直罩城上。己未六月十三日，東陽見兩日牽連分合，如吞吐狀。十一月初五日，日有背氣四重，珥氣一重。十一日巳刻，星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芒色甚異。二十一日，日背氣三重，暈箍三道。

萬曆庚申七月初八日，日旁見兩日。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七　天啓辛酉正月癸酉朔日，生暈。二月初二日正辰刻，日兩傍有耳，如月狀，内紅光白焰，甚爲閃爍，倏然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如連環狀。其西面與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色道慘淡，如月在籠，日暈上并圈中約有數丈許精彩青紅如虹狀，其幻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癸亥正月二十五日巳時至酉，日暈，奎婁外有白氣，内有黑氣。天啓癸酉三月，又蚩尤見氐房，天鼓鳴，白虹貫日。乙丑正月，常州天鼓鳴，六七月，又鳴起。

清・孫之騄《二申野録》卷八　崇禎乙亥十一月，江寧巳午二時，白虹貫日，如連環者三，東西二虹如背日，在連環交處無光，作白色，又有大白氣一道貫日與虹中。己卯春正月元旦，日出無光。三日，日光摩盪，若鏡袋噴花，自旦至暮。五日，日旁青黑氣若戟，東南有白虹。戊寅十一月五日，日中黑子、黑氣或青白氣，日入時光摩盪如兩日。蕭山北山鳴，京師黑雹見，似飛蝗，民大擾。癸未三月二十四日午時，金華郡中見日忽無光，有青紅赤白氣圍日，四重内黑氣蒙之。

清・海外散人《榕城紀聞》　順治四年（丁亥）三月，日下有兩環，如連環貫日，紅碧色，數間屋大。十七年（庚子）六月，兩日並出。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六一　天占考

漢孝惠帝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

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南大裂。天裂，陽不足。

泰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者。

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搏。

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己卯，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野雉皆鳴。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鳴。義熙元年八月天鳴在東南。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二月庚辰朔，震於西南，天如裂。中大同元年六月辛巳，竟天有聲，如風水相搏。太清二年六月天裂於西北，長十丈，濶二丈，光出如電，其聲若雷。十二月戊申天西北裂，有光如火。陳宣帝太建十三年九月，天未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激，三夜乃止。十四年八月癸未，天有聲如風水相激。九月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

後主至德元年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十二月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内有青黄雜色，隆隆若雷聲。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四月乙亥，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

唐明皇天寶十四載五月，天鳴，聲若雷。

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天鳴在西北。

憲宗元和十二年正月乙酉，星見而雨。

僖宗中和三年三月，浙西天鳴若轉磨，無雲而雨。

宋神宗熙寧元年七月戊子丑之五刻，西南雲間有聲鳴，如風水相激，寖周四方。六年七月丙寅丑之四刻，西北方雲間有聲如磨物。七年七月庚子丑之三刻，西北天鳴。

寧宗開禧元年六月壬寅，天鳴有聲。

端宗景炎二年八月己巳夜，天色赤。

金章宗泰和三年十月甲辰申酉間天大赤，夜將旦亦如之。

衛紹王大安三年十月，每夜初更，正東西北，天明如月初出，經月乃滅。

宣宗興定四年正月戊辰，二更天鳴有聲。

元文宗至順三年八月己巳，天鼓鳴於東北。

順帝至正七年冬，衛輝路天鼓鳴。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懷慶路河内縣及河南府，天鼓鳴於西北。十四年，衛輝路有天光見於西方。二十四年九月癸酉夜，天西北有紅光至東而散。二十七年正月乙未，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鬭者。

明太祖洪武元年八月甲戌夜，京師天鳴，如河傾海注。三年八月庚辰，四年八月乙酉，俱天鳴。十五年二月甲戌，天鼓鳴。二十一年八月丁巳，天鳴。壬戌

至甲子，天鼓鳴，晝夜不止。二十五年九月乙酉夜、二十七年三月甲寅、八月戊子夜俱天鳴。二十八年三月戊午昏刻，天鳴如風水相搏，至一鼓止。六月癸亥朔夜，天鳴。九月戊戌初鼓，天鳴如瀉水，自東北而南，至二鼓止。二十九年四月戊子朔，東北方天鳴。

宣宗宣德元年七月癸丑昏刻，東南天鳴如風水相搏。乙卯夜東南天鳴如瀉水。八月癸亥昏刻，復鳴如之。甲子天鳴如風水相搏。乙丑昏刻復如之。丁卯昏刻東南天鳴。戊辰昏刻復鳴，如雨陣送至，自東南而西南，良久乃息。辛未東南復鳴，聲如萬鼓。癸酉復鳴，如風水相搏。己卯復鳴如之。九月丁酉宵刻，正東天鳴亦如之。

英宗正統六年正月丁未夜，天鼓鳴。七年十月丙辰夜，四鼓天鳴有聲，如風水相搏，自東南至西南漸息。十一月丁巳朔五鼓，西南天鳴亦如之。戊午夜，西北天鳴如烏羣飛。十二年九月甲午，東南天鳴有聲。十四年八月丁卯，東南天鳴有聲如瀉水。壬申夜，西南天鳴。癸酉夜，東方天鳴並如之。九月壬午夜，天鳴聲如瀉水，息而復鳴。

景帝景泰元年七月庚申夜，天鳴如瀉水。二年正月庚申六月癸酉，天鳴如之。

英宗天順四年八月庚午夜，西方天鳴如瀉水。七年五月丙申，天鳴亦如之。

憲宗成化六年二月丙戌，河南魯山縣天鼓鳴。四月壬戌，如之。十二年十二月辛卯，山西臨汾縣天鼓鳴，聲如砲。十三年四月戊戌，甘肅天鼓鳴。十四年六月辛亥，臨晉天鳴，隕石降東南三十里，入地三尺，大如升，色黑。十九年二月甲申昏刻，河南永寧縣有火光化爲白氣，已而天鳴如雷聲，震林谷，禽獸飛走，人民驚懼。二十三年四月乙酉，山西代州天鳴三次，聲如雷。五月乙卯天再鳴，聲如砲。

孝宗洪治四年十一月甲戌，真定西南天鳴如鼓，又若奔車。七年十二月丁巳，肅州天鼓鳴。八年二月，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上。辛酉，肅州天鼓鳴。乙亥復鳴。四月甲戌山西太平縣，十二月乙丑靖虜衛，十一年七月癸卯肅州，俱天鼓鳴。是月癸丑，南京天鳴。八月壬申，台州天鼓鳴。十三年四月乙巳朔登州，俱天鼓鳴。十八年十一月庚子，遼東天鼓鳴，起西南止西北。

武宗正德元年二月壬子夜，東北天鳴，如風水相搏者，五、七次。十月癸丑，掖縣天鼓鳴，萊州府天鼓鳴，聲如雷。戊午，確山縣天鼓鳴。二年二月乙酉，萊州府天鼓鳴。三年正月丁未，陝西涇陽縣天鼓鳴如雷。四年四月癸酉，肅州衛雨山口營天鼓鳴。五年五月己卯，遼東廣寧天鼓鳴。次日復鳴。六年正月乙亥，臨洮府天鼓鳴。七月戊辰遼東、錦義二城、七年正月己酉山東掖縣、招遠縣、十月甲子遼東、廣寧等衛、十一月癸酉夜湖廣、常德府、八年四月丙辰甘肅山丹衛俱天鼓鳴。九年二月丁巳，甘肅莊浪衛天鼓鳴。五月己卯，濟南濱州天鼓鳴，隕石。六月甲辰，鳳陽府天鼓鳴。十年三月辛酉遼東廣寧衛、四月甲寅山東魚臺縣、十一年十一月己卯萬全都司、十二年二月癸亥陝西浪衛、閏十二月壬申朔山東曹州、十三年正月丙午湖廣竹谿縣、己未四川鄰水縣、二月癸酉蒲河中左所、十一月戊申遼東及海州蓋州二衛、十五年四月丙戌肇昌、十一月庚午崇明，俱天鼓鳴。十六年五月癸酉，遼東天鼓鳴者三。六月戊子，貴州思州府天鼓鳴，良久方息。

世宗嘉靖二年八月乙巳，遼東廣寧衛天鼓鳴。三年正月丙子，洛陽鄜師、新安等縣天鼓鳴。五年十月乙丑夜，澄邁天鼓鳴，自北至於西南。十一年五月壬子，郯城天鼓鳴，如雷，火光落地。十二年五月，山西祁縣亦如之。九月，甘肅鎮夷千户所天鼓鳴聲如雷。十三年五月辛巳大同府朔、應二州、十四年七月丁亥交城，俱天鼓鳴。九月戊子，開封白晝天鼓鳴。十九年五月辛丑，棗强午時天鼓鳴。二十年六月癸未，大同天鼓鳴。二十一年正月壬午朔，紹興天裂，有光如電。五月辛巳朔甘肅、十一月甲寅交城、二十二年十月己卯甘肅、二十五年八月庚寅甘肅，俱天鼓鳴。二十七年六月，惠州天鼓鳴。七月又鳴。二十八年六月己亥朔，惠州天方暝有聲，自東方如鼓，火光燭地，須臾而滅。七月甲戌，復有聲於東北。三十五年四月辛丑，甘肅天鼓鳴。八月辛亥肅州衛、三十八年八月丁巳陝西山丹衛、四十年六月壬申蘭州莊浪、四十一年正月庚子真定，俱天鼓鳴。

穆宗隆慶元年十二月，甘肅天鼓鳴，從西南起往東北止。二年三月，新城天鼓鳴者三。懷慶府亦如之。甲寅西寧衛天鼓鳴。八月甲辰，絳州西北天裂，自丑至寅乃合。十一月丁未，太原府天鼓鳴。三年十二月庚子天鼓鳴。四年十一月丁卯，遼東天鼓鳴。五年十月丁未，鞏昌天鼓鳴者三。十一月庚午，京師天鼓鳴。十二月杭州天鼓鳴。

神宗萬曆三年五月癸亥，景州白晝天鼓鳴者三。五年十月乙巳，天鼓大鳴，陰雲慘黯者移時。十三年四月壬子，萬全都司天鼓鳴如雷。七月辛巳，沈邱天鼓鳴。十五年三月戊午平涼、九月甲午涼州，俱天鼓鳴。十六年九月乙丑，哥嵐天鼓鳴。三日甘肅石灰溝天鳴，雲中如犬狀，亂吠有聲。十七年正月癸亥，萬全都司天鼓鳴。六月辛巳，石峽水泉堡天鼓鳴，聲如雷。九月戊午，萬載縣天鼓鳴，有黑烟騰起，隕石。十八年四月壬申朔，陝西固原州天鼓鳴。丙申宣府天鼓鳴。五月甲辰復鳴。十九年四月辛酉，遵化縣天鼓鳴如砲。五月己丑，甘肅鎮城天鼓鳴。六月壬寅陽和城、甲寅左雲衛、十月己未易州俱天鼓鳴。十一月癸酉，猗氏縣天鼓鳴，白氣凝聚。丁丑，甘肅山丹洪水等處天鼓鳴。二十一年四月己丑館陶縣、十月戊戌陝西、二十二年四月壬子館陶縣、戊午鎮夷所，俱天鼓鳴。六月丙辰，臨汾襄陵翼城同時天鼓鳴。乙丑，西寧天鼓鳴。九月辛巳又鳴三日。二十五年正月二十日夜，萬全都司天鼓鳴。八月甲申松山，二十七年二月壬子河南、四月丙辰廣寧，俱天鼓鳴。三十二年十月戊辰，四川華陽縣天鼓大鳴，似雷非雷。三十三年十一月，泰州天鳴累日，聲如怒濤。鎮江至宜興天鳴如泰州。三十四年八月癸丑，泰州天鼓連鳴六日。三十五年十月庚申朔，西安天鼓三鳴。戊辰，咸寧、長安二縣天鳴。癸亥，揚州等處天鳴。三十六年三月庚寅，寧夏天鼓鳴。八月戊寅昏刻，南京西南天鳴，聲如瀉水。己卯，南京東南天鳴，隆隆有聲。庚辰，南京西南天再鳴，聲如瀉水。三十七年五月辛丑，金州天鼓鳴。九月庚辰，留都天西南有聲累日。三十九年三月壬子，天鼓鳴。七月丙寅遼東天鳴。四十年六月丁丑，蒲州天有聲如雷。四十一年七月癸酉寧夏鎮、十一月己卯定襄縣、四十四年正月丁丑易州及紫荆關、戊戌陝西洮州，俱天鼓鳴。四十五年八月，宣府天鳴。四十六年，江北天鳴，又祖陵天鳴地震。四十七年二月二十日，京畿天盡赤，有光射人如血。

熹宗天啓二年七月丙辰，山西清源縣天鼓鳴。三年三月乙巳，薊鎮天鼓鳴。五年正月，常州天鼓鳴。六七月及六年正月，七年正月並如之。

愍帝崇禎元年三月辛巳昧爽，天赤如血，射窻牖皆紅，巳時漸黃，日始出。九年四月辛卯，當塗天鼓鳴，自西南向東北去。十年三月，陝西天鼓鳴。九月每晨夕，天色赤黃。十二年二月朔，保寧天鼓鳴。十七日，易州白石口南城有聲自北至南，次日從東北起至西南如雷，又似桴鼓聲。十四年二月，俑頭關天鼓鳴。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二月壬寅，白虹見西方。

周武帝建德四年十月癸亥，帝率衆攻晉州，是日虹見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宮，長十丈餘，庚午克之。丁卯夜白虹見，長十餘丈，頭在南，尾入紫宮中。

唐高祖武德初，隋將堯君素守蒲州，有白虹下城中。

高宗永隆元年六月戊子，虹蜺亘天。

肅宗至德二年正月丙子，南陽夜有白虹四，上亘百餘丈。

憲宗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有白虹濶五尺，東西亘天。

武宗會昌四年正月己酉，西方有白虹。

懿宗咸通元年七月己酉朔，白虹橫亘西方。九年七月戊戌，白虹橫亘西方。

昭宗光啟二年九月，白虹見西方。十月壬辰夜如之。天復三年三月庚申，有曲虹在日西北。

晉高祖天福九年正月乙未，大霧中二白虹相偶。四月庚戌大霧中有蒼白二虹。

末帝開運元年正月乙未，大霧中有白虹相偶。

周太祖廣順元年十一月甲子，白虹竟天。

宋高宗建炎四年三月辛亥，白虹貫日。紹興八年二月辛巳，日中有白虹亘天。二十七年二月壬寅，白虹貫日。三十年十二月辛酉，曲虹見日之西。

孝宗乾道三年十月丙申，虹出非時。淳熙元年十月戊寅，曲虹見日之東。二年十月庚辰，虹生非時。五年十月丁巳，曲虹見日之東。

寧宗慶元元年正月丙辰，白虹貫日。嘉泰三年七月壬午亦如之。四年十一月，虹生非時。嘉定十一年二月丙辰，白虹貫日。

理宗嘉熙三年十月乙丑虹見。四年二月辛丑，白虹貫日。淳祐十年十二月丁巳虹見。寶祐五年十月甲午亦如之。

遼聖宗統和二十年正月癸丑，東方五色虹見。

金海陵天德二年正月甲辰，白虹貫日。十一月丙戌及三年正月丁酉亦如之。

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亘天。二月乙丑，白虹亘天。

宣宗興定三年十一月癸丑，白虹二夾月，尋復貫之。

哀宗正大四年十一月乙未，日上有虹，背而向外者二，約長丈餘，兩旁俱有白虹貫之。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七月癸丑，白虹貫日。武宗至大三年正月丁亥，八月甲寅並如之。

泰定帝泰定元年夏，温州虹見九頭，色如血。四年二月辛卯，白虹貫日。

文宗至順元年九月癸巳，白虹貫日。二年正月己酉亦如之。三年五月丁酉，白虹並日出，長竟天。

順帝至元三年正月丁巳，白虹貫日。八月癸未亦如之。四年八月丁丑，京師白虹貫天。五年正月丙寅，白虹貫日。至正十九年九月丙午夜，白虹貫天。二十三年六月丁巳，絳州有白虹二道，衝斗牛間。二十五年三月壬戌，白虹貫日。二十六年三月丁亥，白虹五道亘天，其第三道貫日，又氣橫貫東南，良久乃滅。二十八年閏七月壬戌，白虹貫日。乙丑冀寧汶水縣有白虹貫日，自東北直繞西南，雲影中似日非日如鏡者，三色青白，踰時方没。

明太祖洪武九年六月丁酉，白虹見。十年二月己巳，白虹貫日。十二月甲子，白虹貫日。十四年正月壬子，白虹貫日。八月癸亥夜，白虹見。九月甲辰，白虹貫月。十五年正月丁未、十六年正月戊申並如之。十九年三月己巳夜，白虹貫日。二十二年十二月戊午，白虹貫日。二十三年正月壬辰，白虹貫日珥。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白虹貫日珥，已而彌天貫日。三十年二月辛亥，白虹亘天貫日。

成祖永樂十八年閏正月癸未，白虹貫日珥。

仁宗洪熙元年正月乙未，白虹貫日珥。四月丁未並如之。

宣宗宣德元年二月己卯，白虹貫月珥。四月癸未夜，西方有虹一道，蒼白鮮明。二年十二月甲戌，白虹貫日珥。五年四月庚辰，白虹貫日珥。十年十二月辛亥，白虹貫月珥。

英宗正統元年二月己酉，白虹貫月。九月丁未，十二月丙戌並如之。二年七月壬寅夜，北方生白虹一道，兩頭至地。三年四月庚辰，白虹貫日珥。十二月癸酉，白虹貫月珥。七年十二月辛丑，白虹貫月暈。十一年正月乙未，白虹彌天。十四年正月辛卯，白虹貫月。八月戊申，東北生虹蜺，形如杵。

景帝景泰二年正月癸卯，白虹貫日珥。三年正月丙辰，日生白虹。五年十一月壬戌，白虹貫月右珥。七年九月丁丑夜，北方白虹見，首尾指地。

英宗天順元年二月庚戌，白虹貫日。辛亥白虹貫日，彌天者竟日。二年二月乙卯，白虹貫日。七月戊申，白虹見東方，直起上銳，長十餘丈。

憲宗成化三年七月癸酉，東北生白虹，兩頭自地出，良久散。二十年二月己未，日生白虹，東北亘天。

孝宗弘治二年正月甲戌，白虹彌天。丙戌如之。四年二月庚戌復如之。八年七月甲午夜，京師北方白虹見，色蒼白。九年三月乙酉，白虹貫日彌天。十一年十二月庚申亦如之。十三年二月己亥，白虹彌天。十七年二月癸丑、十八年二月己巳夜及正德元年正月乙酉、十二月辛酉甲子並如之。

世宗嘉靖元年二月丙戌，白虹彌天。七年正月乙亥亦如之。八年十月，饒平白虹見於西南三夜，象如刀。十三年二月壬辰，白虹亘天。十八年十二月壬午立春亦如之。四十年五月晦日將晡，赤虹二，自西北經東南亘天。四十一年十一月辛丑，白虹彌天。四十三年六月，黑虹見北方。

穆宗隆慶五年三月辛巳，白虹亘天。

神宗萬曆四十六年七月，海州見白虹貫日。四十八年二月癸丑，白虹彌天。

熹宗天啟元年二月甲午，白虹彌天。三年三月，白虹貫日。

愍帝崇禎八年二月丙午，白虹貫日。十一月及十年二月並如之。十二年正月五日，東南有白虹。十七年八月義烏中天虹見，兩頭開了。

清・李鴻章等《順天府志》卷六九　延和元年六月，幽州都督孫佺帥兵襲奚，出軍之日有白虹垂頭。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東安東南方天鼓鳴。《二申野錄》

隆慶六年冬十一月庚午，京師天鼓鳴。

萬曆四十五年八月，東安天鼓鳴於東方。

四十八年春三月，京師天鼓鳴。《綏寇紀略》

清《直報》（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一千一百一十一號，第二至三頁）　姑妄言之

據都門訪事函稱，五月二十三日晚約九點鐘，有白虹一縷自西而上，隨時增長，内有赤黄彩，忽隱忽見，轉瞬間直貫北斗，斜插銀河，固已自西徂東矣。至十點鐘向北而没，未幾復出一縷，與前一轍。一時觀者莫不謂奇，有識者云，此主風旱瘟疫也。噫！彼蒼示警，凡我億兆愚氓，當由此省心向義，守分敬天，庶幾可挽回於萬一云。

清・吕耀曾、魏樞、雷以誠《盛京通志》卷一一　統和二十年，東方五色虹見。

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江西通志》卷一〇七 正德五年，南昌見日有紅白暈，中浮黑氣，有頃始散。

嘉靖元年夏四月，萬載學宮雙虹見，自南竟北五日，次年再見。

隆慶五年冬十月，夜半天鼓鳴。

崇禎四年九月十六日，天鼓鳴。

順治四年丁亥夏四月，日暮，天門開於西南。見五色方丈如畫。

五年子戊夏六月，天門開於西北，有文如前，開閉有聲。

九年壬辰春三月，南康有虹墮於淳湖東小池。長可尋丈，五色爛然，經日始散。

清・陳蘭森等修、謝啓昆等纂《南昌府志》卷二八 正德十二年六月，寧州東北方白氣如虹，飛墮有聲。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八 慶曆五年三月，東方有黃氣，如虹貫月。

清・昇允等修、安維峻等纂《甘肅新通志》卷二 光緒二十年秋八月初四日卯時，西寧屬日色如血，次二三日不甚光明。

清・楊治平《丹噶爾廳志》卷八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辰刻，天光晴明，毫無塵翳，忽有大聲如雷如礮，轟轟從北而來，滿城皆聞，疑即所謂天鼓者歟。

特異天氣現象

《竹書紀年》卷四一 晉定公十四年，漢不見於天。孫之騄曰：《詩推度災》曰：逆天地，絶人倫，當夏雨雪，則天漢滅。

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卷三《前趙録三・劉聰上》 建元元年春正月，聰以太廟新成，大赦境内，改年建元。三月雨血於左司隸寺覆地。其月又雨血於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

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卷四《前趙録四・劉聰下》 麟嘉二年春，石人言於宣光陵。二月，雨血於東宮，其日又雨血於光極殿。

唐・魏徵等《隋書》卷二三《五行志下》 梁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其色黃。

大寶元年正月，天雨黃沙。

後周大象二年正月，天雨黃土，移時乃息。

開皇二年，京師雨土。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周書四・太祖紀》 廣順三年三月癸巳，大風雨土。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太宗紀》 貞觀七年二月丁卯，雨土。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四《中宗紀》 景龍元年十二月丁丑，雨土。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五《玄宗紀》 天寶十三載二月丁丑，是日，雨土。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六《代宗紀》 大曆七年十二月丙寅，雨土，有長星出于參。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七《德宗紀》 貞元二年四月甲戌，雨土。

貞元八年二月庚子，雨土。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八《穆宗紀》 長慶二年是冬無冰，草木萌。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九《懿宗紀》 咸通十四年三月癸巳，雨土。

廣明元年，是歲，雨血于靖陵。

中和元年五月辛酉，大風，雨土。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〇《昭宗紀》 天復三年二月，雨土。

天佑元年閏四月甲辰，大風，雨土。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一》 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

貞元四年正月，雨木于陳留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中空，所下者立如植。

常燠

天寶元年冬，無冰。先儒以爲陰失節也。蓋當寒反燠，象宜刑而賞之也。

貞元十四年夏，大燠。

元和九年六月，大燠。

長慶二年冬，少雪，水不冰凍，草木萌黃如正月。

廣明元年十一月，暖如仲春。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甲戌，雨赤雪于京師。

元和十四年二月，鄆州從事院門前地有血，方尺餘，色甚鮮赤，不知所從來，人以爲自空而墮也。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五《五行志二》 大和九年十一月戊辰，晝晦。

咸通七年九月辛卯朔，天闇。

乾符二年二月，宣武境内黑風，雨土。

天祐元年閏四月乙未朔，大風，雨土。

貞觀七年三月丁卯，雨土。黄爲土功。

永徽三年三月辛巳，雨土。

調露元年十一月壬午，秦州神亭治北霧開如日初耀。神龍二年四月己亥，雨毛于越州之鄞縣。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三 昭帝始元元年冬，無冰。

宋・鄭樵《通志》卷七四《天》 天裂漢孝惠帝二年，天開東北，長二十餘丈，廣十餘丈。晉惠帝元康二年春二月，天西北大裂。太安二年秋八月庚午，天中裂爲二，無雲有聲，如雷者三。成帝咸和四年，天裂西北。穆帝升平五年秋八月己卯夜，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野雉皆鳴。梁武帝天監十三年春二月庚辰朔，震于西南，天如裂。太清二年夏六月，天裂于西北，長十丈，濶二丈，光出如電。冬十二月戊申，天西北裂，有光如火。陳後主至德元年冬十二月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内有青黄維色，隆隆若雷。

天變色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天黄色洞照。齊武帝永明八年夏六月丙申，大雷雨，有黄光竟天照地，狀如金。

天雨螽春秋魯文公三年，雨螽于宋。襄公二年，雨螽于江。

天雨魚漢孝武帝鴻嘉四年秋，雨魚，長五寸以下。

天雨土漢孝昭帝始元中，雨土，晝昏。梁武帝大同元年冬十月，天雨黄塵。二年冬十一月丙寅，天雨黄塵。後魏宣武帝景明四年，涼州雨土如霧。後周宣帝大象二年春正月戊申，雨細黄土。隋文帝開皇二年春二月庚子，京師雨土。

天雨毛漢武帝天漢元年春三月，天雨白毛。三年秋八月，天雨白氂。西晉武帝泰始八年，蜀地雨白毛。隋文帝開皇六年秋七月乙丑，京師雨毛，如馬尾，長者二尺，餘短者有六七寸。

天雨沙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丁巳，天雨黄沙。

天雨灰商紂末年，天雨灰。梁武帝大同三年春正月壬寅，天雨灰，黄色。

天雨草漢元帝永光三年秋八月，天雨草而葉相繆結，大如彈丸。平帝元始三年春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宋明帝太始四年，雨草于宫中。

天雨水銀隋文帝仁壽二年，宫中再雨水銀花。至四年陝州又雨。

天雨冰夏桀時，雨冰。後漢時，京師雨冰。張駿太元元年秋九月，雨冰。

天雨穀後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形如稗實。

天雨血漢孝惠帝四年，雨血於宜陽一頃所。孝哀帝建平四年夏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晉惠帝元康六年春三月，彭城吕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永康元年春三月，尉氏雨血。陳後主至德三年，有赤物隕于太極殿前。初下時，鐘皆鳴，又嘗進白飲，忽變爲血，沾殿階瀝瀝然，至御榻。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冬十二月，雨血於太原。後主武平中，有血點地，自斛律明月宅至太廟。

天雨木冰春秋魯成公十六年春正月，雨木冰。魏文帝黄初六年春正月，雨木冰。晉元帝大興三年春二月辛未，雨木冰。穆帝永和八年春正月乙巳，雨木冰。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冬十二月乙巳，雨木冰。

天雨肉漢孝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縣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魏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摇。晉愍帝建興元年冬十二月，河東雨肉。

天雨石商紂末年，天雨石，如大麥。秦始皇時，隕石。漢孝惠帝三年，隕石縣諸一。孝武帝征和四年春二月，隕石于雍二，聲聞四百里。孝元帝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隕石梁國六。成帝建始四年春正月，隕石橐四肥累一。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鴻嘉二年夏五月，隕石杜衍三。元延三年春三月，隕石都關二。孝哀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北地十。其九月甲辰，隕石鉅鹿二。平帝元始二年夏六月，隕石陳留四。孝桓帝延熹七年春三月，隕石右扶風聲成哀尤屢。後漢殤帝延平元年九月，隕石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魏明帝青龍三年春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晉武帝太康五年夏五月丁巳，隕石于温及河陽各二。六年春正月，隕石于温三。成帝咸和八年夏五月，隕于涼州二。隋文帝開皇十七年，石隕于武安滏陽間十餘。

天雨金秦獻公時，櫟陽雨金。晉惠帝二年，雨金。隋文帝仁壽四年，諸軍州舍利塔成，陝州雨金。

宋・宇文懋昭《重訂大金國志》卷一 天輔三年(己亥)春，北方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團，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而滅。按此條見《契丹國志》，《金史・天文志》不書。

宋・葉隆禮《重訂契丹國志》卷一〇 乾統元年(辛巳)春正月，有流星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赤氣起在旁。

宋・葉隆禮《重訂契丹國志》卷一一 天慶九年(己亥)春，有赤氣大三四圍，

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團，下行十餘丈，不至地而滅。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上 天雨塵土

辛卯三月初六日甲辰，黃霧四塞，天雨塵土，入人鼻皆辛酸，几案瓦瓏間如篩灰，相去丈餘不可相覩。日輪如未磨鏡，翳翳無光采，凡兩日夜。是夜二鼓，望仙橋東牛羊司前居民馮家失火，其勢可畏，凡數路分火淞燒至初七日，勢益盛。而塵霧愈甚，昏翳慘淡，雖火光烟氣，皆無所覩，直至午刻方息。南至太廟牆，北至太平坊南街，東至新門，西至舊祕書省前，東南至小堰門吳家府西，南至宗正司吳山上嶽廟皮場星宿閣伍相公廟，東北至通和坊，西北至舊十三灣開元宮門樓，所燒踰萬家，至今恰一甲子矣。客云：漢成帝建始元年、後周宣帝陳後主禎明中皆有黃霧之變，未及考也。

宋・周密《癸巳雜識續集》卷下 天雨豆米

至元丙申三月十八日，永嘉天雨黑米粒，小而多飯可食。陳本齋云泉州雨紅豆亦可爲飯，其色如丹砂，前未見也。徐容齋云乙未歲，江西歉甚，時天亦雨米，貧者得濟，富家所雨，則雪也，此又異甚。胡存齋云

明・張岱《夜航船》卷一《天文部・雨》 雨血

元順帝二年正月朔，雨血於汴梁，著衣皆赤。

清・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一二 崇禎十七年六月後。四川日月無光，赤如血，人仰視北斗不復見，有大星出西方，芒燄閃爍，搖漾不定。

天赤如血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五鼓，全陝天赤如血，已時漸黃，日始出。

崇禎十一年，孫傳庭奏西安風霾大作，黑氣沖天，兵刃火燄出現，聽之有聲。

赤眚　黑眚

崇禎七年甲戌二月，海豐雨血。

七年，黃梅縣天雨黑子如栗。

八年八月，宣城池中出血。

十年丁丑八月，黃州天雨蟲，色黑大如菽，蠕蠕動，食苗俱盡。是年春，北地風水相激，激周四方。六年七月丙寅夜，西北雲間有聲，如磨物。七年七月庚子夜，西北天鳴。高宗紹興二十一年八月乙亥，天有聲，如雷水響于東南，四日乃止。寧宗開禧元年六月壬寅，天鳴有聲。金宣宗興定四年正月戊辰二更，天鳴有聲。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三月戊午，天鳴如風水相搏。九月戊戌，天鳴如瀉水，自東北而南。宣宗宣德元年八月戊辰，天鳴如雨陣送至，自東南而西南。辛未，東南天鳴，聲如萬鼓。英宗正統十年三月庚寅，西北天鳴如

紅雨。八月，山東雨血。

十一年，新鄉雨黑水。

十二年，黃州城南門流血五日，又太倉岳王市地湧血。

十五年，青浦東門外河內一石，又灘上一石，又諸生楊家柱礎皆湧血。不出

鳥羣飛。天順六年九月乙巳夜，天無雲，西北方有聲如雷。憲宗成化十四年六月辛亥，臨晉天鳴。武宗正德元年二月壬子夜，東北天鳴，如風水相搏。神宗萬曆十六年九月乙丑，甘肅石灰溝天鳴，雲中如犬吠有聲。

天變色宋光宗紹熙五年十月乙未，天有黃赤色。金章宗泰和三年十月甲辰，天色赤，夜將旦復然。元順帝至正十四年，衛輝路有天光見于西方。明莊烈帝崇禎元年三月辛巳昧爽，天赤如血，射窗牖皆紅。十年九月每晨夕，天色赤黃。

雨土唐太宗貞觀七年三月丁卯，雨土。高宗永徽三年三月辛巳，雨土。中宗景龍元年六月庚午，陝州雨土。十二月丁丑，雨土。玄宗天寶十三載二月丁丑，雨黃土。代宗大曆七年十二月丙寅，雨土。德宗貞元二年四月甲戌，雨土。八年二月庚子，雨土。文宗太和八年十月甲子，土霧，晝昏，至于十一月癸丑。開成元年七月乙亥，雨土。懿宗咸通十四年三月癸巳，雨黃土。僖宗乾符二年二月，宣武雨土。中和二年五月辛酉，雨土。昭宗天復三年二月，雨土。宋太宗淳化三年正月乙卯，京師雨土。英宗治平元年三月壬戌，雨土。十二月己亥，雨黃土。神宗熙寧五年十二月丁亥，雨黃土。七年三月戊午，亦如之。八年五月丁丑，雨黃土兼細毛。元豐二年十一月丁亥，雨土。五年三月乙巳如之。六年四月辛未亦如之。哲宗元祐七年正月戊午，雨土著衣。孝宗乾道四年三月己丑，雨土。淳熙四年二月戊戌，雨土。五年二月壬午，雨土。甲申如之。四月丁丑亦如之。六年十一月乙丑，雨土。十一年正月辛卯，雨土。甲寅如之。十三年正月壬寅，雨土。光宗紹熙四年十月甲寅，雨土。五年四月癸卯，雨土。十一月辛亥如之。寧宗慶元元年二月己卯，雨土。十一月己丑如之。三年正月丙子，雨土。四月丙午、十二月甲申亦如之。六年正月己巳，雨土。閏月丁未、九月辛丑、十月己丑、十一月辛卯，亦如之。嘉泰元年六月己卯，雨土。九月己未、十二月辛丑，亦如之。嘉定三年正月丙午，雨土。八年二月己未，雨土。五月辛未亦如之。九年十二月癸巳，雨土。十年二月癸巳，雨土。十二年二月癸巳，雨土。十六年二月戊子，雨土。理宗紹定三年三月丁酉，雨土。嘉熙二年四月甲申，雨土。三年三月辛卯，雨土。淳祐五年二月丙寅朔，雨土。十一年五月乙亥，雨塵。寶祐三年三月己未，雨土。六年二月壬辰，雨土。開慶元年三月辛酉，雨土。景定五年二月辛未，雨土。金世宗大定十二年三月庚寅，雨土。二十三年三月乙酉，雨土。四月庚子如之。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十二月癸酉雨土七晝夜。英宗至治三年二月丙戌，雨土。文宗天曆二年三月丁亥，雨土霾。至順二年三月丙戌，雨土霾。順帝至元五年三月庚寅，信州雨土。至正十八年五月，雨白土。明憲宗成化九年四月乙亥，雨土。孝宗弘治十年三月己酉，雨土。十一年四月辛巳，雨土。世宗嘉靖十三年二月己未，雨微土。穆宗隆慶元年三月甲寅，南鄭雨土。神宗萬曆四十六年三月庚午，雨土。四十八年山東省城及泰安肥城皆雨土。

雨沙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三月庚申，涇州雨黃沙。恭宗德祐元年三月辛巳，黃沙蔽天。

元成宗大德十年二月，大同路雨沙。順帝至元四年四月辛未，京師雨紅沙。明憲宗成化七年四月丙辰，雨黑沙如漆。孝宗弘治十七年二月甲辰，雨沙。世宗嘉靖元年正月丁卯，雨黃沙。神宗萬曆二十五年二月癸亥，湖州雨黃沙。四十七年二月甲戌，塵沙漲天，其色赤黃。莊烈帝崇禎十二年二月壬申，濬縣黃埃漲天。十四年正月壬寅，黃埃漲天。

雨冰唐高宗龍朔三年十一月癸酉，雨冰。

雨紅霧元順帝至正五年四月，丹陽縣雨紅霧。

雨赤雪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甲戌，雨赤雪于京師。宋仁宗慶曆三年十二月，德博州降紅雪。

雨黑霜元世祖至元七年四月壬午，檀州雨黑霜二夕。仁宗延祐七年，益津縣雨黑霜。

雨黑水宋孝宗淳熙十一年二月，臨安府新城縣深浦雨黑水終夕。元順帝至正十七年正月己丑，杭州降黑雨，河水皆黑。明太祖洪武十年正月丁酉，金華處州雨水如墨汁。世宗嘉靖八年十月癸巳，杭州雨黑水。神宗萬曆二十五年二月癸亥，湖州黑雨。莊烈帝崇禎十年，山東雨黑水。新鄉亦如之。

雨蟲明孝宗弘治六年八月己巳，臨晉雨蟲如雪。

雨魚唐憲宗元和十四年二月，魚墜于鄆州市，長尺餘。僖宗光啟二年，揚州雨魚。宋徽宗政和七年夏，有二魚落殿中省廳屋上。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六月戊申，京師雨魚，長尺許。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二月乙亥，德州九龍廟雨魚，大者數寸。

雨毛唐中宗神龍二年四月己亥，雨毛于越州之鄞縣。宋神宗熙寧元年，荊襄間天雨白氈。三月丁酉，潭州雨毛。八年五月丁丑，雨黃毛。元仁宗皇慶元年六月丁卯，雨毛。順帝元統二年六月，彰德雨白毛。至元三年三月，彰德雨毛如綿而綠。六年七月，延安路鄜州雨白毛。至正十三年四月，餘次縣雨白毛。十八年五月，益都雨白氈。十九年三月，遵化路連日雨氈。二十五年五月甲子，京師雨氈，長尺許。二十七年五月，益都雨白氈。明孝宗弘治元年五月丙寅，長寧縣雨毛。

雨米穀宋孝宗乾道四年春，舒州雨黑米，堅如鐵，破之米心通黑。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十月，衢州東北雨米黍。明成祖永樂十六年正月乙丑，同州雨穀及蕎麥。

雨黍粟米哲宗元祐三年六月，臨江縣雨白黍，七月又雨黑黍。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十一月，浦城縣雨黑子如稗實。邵武雨黑黍如蘆穄。信州雨黑黍。明憲宗成化六年二月戊寅，湖廣應山雨粟。

雨菽豆宋神宗元豐二年六月，忠州雨豆。七月南賓縣雨豆。徽宗大觀元年三月，廬州雨大豆。高宗紹興十六年正月辛未，瀘州雨豆。金世宗大定十六年三月戊申，雨豆于臨潢之境，其形上銳而赤。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十一月，鄱陽縣雨菽豆。明孝宗弘治八年六月甲子，夥縣雨豆。穆宗隆慶二年四月，天雨黑豆。神宗萬曆四十三年四月戊寅，石首雨豆。

雨湯唐懿宗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鳥雀。

雨血唐高祖武德初，突厥國中雨血三日。憲宗元和十四年二月，鄆州從事院門前地有血尺餘，人以爲自空而墮。宋仁宗慶曆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天雄軍德博州雨血。理宗端平三年七月甲申，天雨血。寶祐二年，蜀雨血。金哀宗天興三年正月己酉，京索之間雨血十餘里。元順帝元統二年正月庚寅朔，河南雨血。至正十五年春，蘄州雨血。明莊烈帝崇禎七年二月戊午，海豐雨血。

雨水銀宋高宗紹興三十六年七月辛酉夜，天雨水銀。

雨藥宋仁宗慶曆元年二月丙午，京師雨藥。

雨木唐德宗貞元四年正月乙亥，陳留雨木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中空所下者立如植。

宋光宗紹熙五年，行都雨木。

雨桂子唐武后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宋神宗元豐三年六月己未，饒州長山雨木子數斛，狀類山芋子，味香而辛，土人以爲桂子，明道中常有之。

雨金唐武后垂拱三年七月，廣州雨金。

雨錢宋高宗建炎二年天雨紙錢，厚盈寸。紹興二年七月，天雨錢。明憲宗成化十三年六月甲子，雨錢于京師。世宗嘉靖六年五月甲午，京師雨錢。

雨線元順帝至元三年正月己丑，雨線。

雨絲元順帝至正十三年七月丁卯，泉州路雨白絲。

臣等謹按：《鄭志》天變多採自歷代史志，而前後紀載詳畧互異。如天雨蠶，蠶，蝗屬。言雨者記變，此本《春秋》文也。蠶蝗代有，後無言天雨者，原志或載或否，體例未純。今茲所録概從節焉。雨草、雨灰後史所無，不遇此異也。前史紀雨穀，宋以後有雨黍菽豆之事，大抵物反常則爲異，後先所值不必盡同。悉依前志而採輯之，謹存史家據實直書之法焉。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六　熙寧元年三月丁酉，潭州雨毛。六月壬子，遼西北路雨穀三十里。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六九　熙寧五年十二月癸未，雨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一　熙寧八年五月丁丑，雨土及黄毛。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四　元豐二年十一月丁亥，雨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七　元豐六年三月辛未，雨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八一　元祐三年七月癸酉，忠州言臨江塗井鎮雨黑黍。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三一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辛酉夜，天雨水銀。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四五　淳熙三年三月戊申，金臨潢雨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四九　淳熙十一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六〇　嘉定九年正月癸巳，雨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四　寶祐三年三月己未，雨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五　寶祐六年二月壬辰，雨土。開慶元年辛酉，雨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七七　景定五年二月辛未，雨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八〇　咸淳十年正月乙巳，雨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一　至治三年二月丙戌，雨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六　至順二年三月丙戌，雨土霾。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七　元統二年正月庚寅，是日，雨血於汴梁，著衣皆赤。至元四年夏四月辛未，京師天雨紅沙，晝晦。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八　至元五年二月庚寅，信州雨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九　至正六年七月，是月鄜州雨白毛，如馬鬃。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一　至正十一年十月，是月，天雨黑子于饒州，大如黍菽。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二　至正十三年秋七月丁卯，泉州天雨白絲，海潮日三至。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三　至正十五年，是春，蘇州雨血。池水皆黑。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四　至正十七年正月己丑，杭州降黑雨，河月，是月山東地震，天雨白毛。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八　至正十八年三月己亥朔，日色如血。五長尺許。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一九　至正二十五年五月甲子，京師天雨氈，天。是月山東地震，雨白氈。

清・王汝潤《馥芬居日記》　咸豐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午後，大風中雨白毛，

如柳絮，余目見之。撥開細看，內紋如羊毛。其時童謠云：「天雨毛，人吃刀。」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一　洪武癸丑夏六月，廣州天雨米，如早白穀。丁巳春正月丁酉夜，應天雨如墨汁，池水盡黑，浙江金華處州諸境，皆有之。戊辰秋七月，荆州雨米，如小麥，形色淡黄，炊爲飯香甜。永樂庚子三月，義烏智者鄉天雨蕎麥。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二　正統戊辰八月，遼東廣寧衛大風，晝暝，天雨黑蟲，墮地入土，數日復飛出薨。成化乙酉五月，京師大風，皇墻以西有聲如雨電。視之皆黄泥丸子，堅浄，如櫻桃大，破之，中有硫黄氣。成化丙戌六月，順德天雨米，黧黑色，形小而粒堅。成化丁亥夏四月，六科十三道官上修省疏，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黄霾蔽天。成化己丑二月己未，雨霾，天氣昏蒙，黄塵四塞。己卯日變白，土霾四塞。成化庚寅三月，京師雨霾，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黄霧四塞。夏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成化丙申春正月丙午朔辛亥，南京陰霾蔽日。成化丁酉六月，京師雨錢。成化乙巳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行，久之如雷震地。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三　弘治甲寅春二月，蘇州衛切忽熱如火，不可近，四日乃止。弘治己未十二月，餘姚大寒，姚江冰合。弘治辛酉秋七月朔，蜀忠州晝晦如夜，天雨黑子，形色如椒，平地可掬，味如稻，久而生苗如粱，後植霜侵枯藁。二十一日午後，陰雲密布，迷漫欲雨，俄聞空中闐然有聲，約二刻乃止，識者以爲天愁。弘治壬戌冬十一月戊子，雲南晝夜黑九日。弘治乙丑六月，蘇州雨粉。正德丁卯九月，咸寧天雨黑子，積至十餘日。正德戊辰六月，岢嵐州南川口天雨小魚數千尾，食之殺人，雨紅水於錢塘故都御史錢鉞家。正德癸酉春三月，增城蝗害稼。新寧大水。當塗雨黄紅沙，霧傷麥。夏五月，德慶州日中雨石，其色赤黑，大如拳，小似卵，人取食之。正德乙亥夏閏四月，辰州天雨黄土。丙子春正月，義烏雨血。丁丑秋七月，吉安府雨血，著衣皆赤。

嘉靖癸未七月、八月，新寧、石門雨血。九月，新會城西烈日中雨血，血不成點，其形如縷。九月，常州雨赤豆，地生白毛。甲寅冬十月二十五日，常熟縣天雨如赤豆。十二月，吴季明家磨粉成血色。丙辰夏四月，仁化天雨赤水，色如赤珠。秋九月，惠州黑眚見，韶州大水。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五　萬曆庚辰三月，武隆雨沙，黄雲四塞，牛馬嘶鳴，沙積如堵。庚寅八月，香山縣雨血，狀如彈丸，通野皆然，腥穢不可聞。乙未五月十三日，南海順德雨豆，無皮而色黄。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六　萬曆甲辰二月，熒惑犯角。厚載門外皇城一帶牆下，忽影出城郭、山川、樹木、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城上皆豎旗幟，與畫圖無異，移時乃滅。丁未春正月，土星逆行，斗宿退留。初九日，日暈在女，有黑氣蔽天。江寧府學泮池冰結爲花，水紋成匡，匡内大花一朵，枝梗四出。乙酉二月初十日，鍾祥縣天雨粟。己未二月二十日，京畿天色忽變，黄塵蔽天，倏忽之間滿天盡赤。頃之，有光射人如血，已昏暗如夜。

清・孫之騄《二申野錄》卷八　崇禎戊辰三月二十五日五鼓，全陝天赤如血，已時漸黄，日始出。甲戌二月，海豐雨血，黄梅縣天雨黑子如粟。丙子春正月初八日乙酉，建寧寧遠政和兩門及城牆皆哭，如女子啼聲，松江繡野橋雨毛，曲阜縣先師廟聖像兩目流淚如汗。丁丑二月，北地紅雨，白虹赤氣貫日。戊寅八月，常州蝗，天雨粟，形如青黄麥。十一月，新鄉天雨黑水。庚辰三月十五日，德安府天雨魚。吴郡天雨麥，關中渭南縣天雨蕎麥，高唐州（天雨）麥禾，餘姚文廟栢樹見雀鷃。天雨爵鷃爲飢荒，不出三年改易王者。爵鷃如甘露着樹，白者甘露，黄者爵鷃。壬午十一月，太湖泉州雨水如血，紅白不一，紹興連歲桃李冬花。癸未五月朔，京師大雨沾衣如血，雷霆通多不止，河間大風，白晝晦。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横或倒，諸銅器爲雷火所擊，融而成灰。冬十月十五日，汝寧光州雨綿如絮，飛遍田野。

清・海外散人《榕城紀聞》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十六日，地凍冰，河水凝結，可載行人。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六一　天雨異物考

春秋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公羊傳》：雨螽者何？墜而克也。《穀梁傳》：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顯王三年，雨金於櫟陽。

赧王三十一年，齊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

漢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
元帝永光二年，天雨草。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於信都，長五寸以下。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
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天雨草。
後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
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
惠帝永康元年，尉氏雨血。
愍帝建興元年，河東地震雨肉。
劉聰僞建元元年，雨血於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又雨血平陽，廣袤十里，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於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
梁武帝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其色黄。
簡文帝大寶元年，天雨黄沙。
後齊武成河清二年，太原雨血。
後周宣帝大象二年正月，天雨血。
隋文帝開皇二年，京師雨土。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尾，長者三尺餘，短者六七寸。十二年，空中有物鬬，而墜如羝羊。
唐高祖武德初，突厥雨血三日。
太宗貞觀七年三月，雨土。
高宗永徽三年三月，雨土。
武后垂拱三年，廣州雨金。四年，雨桂子於台州，旬餘乃止。
中宗神龍二年，越州雨毛。景龍元年六月十二月，雨土。
明皇天寶十三年二月，雨土。
代宗大曆七年十二月，雨土。
德宗貞元二年四月，雨土。四年，雨木於陳留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中空，所下立如植。是歲大雨，有物墜地如猪。八年二月，雨土。二十一年正月甲戌，雨赤雪於京師。
文宗開成元年七月，雨土。
懿宗咸通十四年三月，雨土。
僖宗乾符二年，洛陽因暴雨有物（隋）〔墮〕地如羝羊。中和二年五月，雨土。光啓二年，揚州雨魚。
昭宗天復三年二月、天祐元年閏四月，俱雨土。
宗太宗淳化三年正月，京師雨土。
神宗熙寧元年三月丁酉，潭州雨毛。八年五月丁丑，雨黄土兼細毛。元豐三年六月乙未，饒州長山雨木子數畝，類山芋子，味香而辛，土人以爲桂子，又曰菩提子，明道中嘗有之，是歲大稔。五年三月己巳、六年四月辛未，俱雨土。
哲宗元祐七年正月，天雨塵土。
徽宗宣和元年三月，雨土。
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七月，雨水銀。

清・朱彝尊、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一六〇　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皇墻以西有聲如雨雹，視之皆黄泥丸子，堅浄如櫻桃大，破之，中有硫黄氣。《可齋筆記》

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王文恪鏊有詩紀事云：蒼天似憫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錢。錢若了時民又困，何如只賜與豐年？《稗史彙編》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職官屋上爲多。《稗史彙編》
萬曆中，京師風霾，二十二見最甚者。四十六年三月庚午，空中有聲如波濤，黄塵蔽天，日色晦冥。將昏，東方電流如火，赤光照地。少頃，西亦如之。又雨濛濛如霧霰，土氣襲人。《綏寇紀略》

清・李鴻章等《順天府志》卷六九　泰和四年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
至元十五年春，薊州雨血。
元統四年夏四月，昌平大雨紅沙，晝晦。
至正十五年，薊州雨血。
二十五年五月甲子，京師雨氈，長尺許，如馬鬃。而落，長尺許，人取而食之。
成化十三年六月壬子，雨錢於京師。
正德十年七月，文安水忽僵立，是日大寒結爲冰柱，高圍俱五丈，中空旁穴

數日。

嘉靖六年五月甲午，京師雨錢。

雍正二十四年春二月初七日，天雨土。

清・沈國冕等修、蔣齡益纂《鳳城縣志・變徵》 尤旗出

咸豐十年正月，尤見乾方，光寬而長，色紅如血，噴數丈。望之令人神悚，越數夕乃滅。

雨蟲

光緒三年春正月，降雪深二尺，中有無數小蟲，蠕蠕跳動，酷似虼蚤，是歲豐收。

彗星晝見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彗星晝見。日初出，赤如血。未幾，日軍入境。

清・劉坤一、趙之謙《江西通志》卷九八 弘治十四年冬十月，廣信雨麥。

嘉慶二十年乙亥二月，長寧天雨粟。

咸豐八年戊午二月，興國雨豆，色赤。九年己未龍泉雨豆，色赤。十年庚申浮梁雨豆又雨血，入地皆赤。

同治三年甲子正月，永豐雨豆，五色斑斕。七年戊辰，南豐雨黑米。

清・于成龍等修、杜果等纂《江西通志》卷四 熙寧三年六月，饒州雨木子。

形類山羊，其味辛香。

萬曆五年，奉新雨黑穀。六年，寧州雨黑穀。十六年，南昌府雨豆。或黑或班，味如銀杏。

崇禎五年六月二日，袁州雨黑穀。人爭拾之以食。十六年春，德興雨黑黍。形如苜蓿。十七年七月，臨江雨黑沙。望之如霧，撲人面目，着物告丹。

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江西通志》卷一七〇 熙寧三年夏六月巳未，饒州長山雨木子數斛，狀類山芋子，味香而辛，土人以爲桂子，又曰菩提子。是年大稔。

至元五年春二月，信州雨土。十一年冬十月，信州雨黍，饒州雨黑子，大如黍菽，民多取而食之。

弘治十四年冬十月，廣信雨麥。

正德二年秋七月，吉安雨血，著衣皆赤。

三年廣信自四月，不雨至于十月，金谿雨黑子，如豆。秋七月，東鄉餘干雨黑黍。

四年，廣信雨黑子，如梧實。六月，高安縣雨黑穀。

六年夏，廣信雨黑麥。五年，吉安府雨血。

正德八年十一月，廣信溪沼冰花宛如樹形，九江湖口冰可通人行。是年饒州苦寒，草木皆死。

十一年秋七月，贛州府城地震，黑風四塞，下黑子如竹實。萬曆五年，奉新雨黑穀。六年，寧州雨黑穀。

崇禎元年秋九月，自重陽後酷熱，下旬尤甚。廿九之午暍不可言，是夜無風自寒。明日魚浮蔽江，盡凍僵者。

清・陳蘭森等修、謝啓昆等纂《南昌府志》卷二八 崇禎六年夏，豐城雨黑豆，或黑或斑，味如銀杏。

乾隆十四年，南昌雨蟲，有農戴笠雨行，少頃，蟲滿笠。有穀飛如雨，過石粟，人種之，生兩葉，如劍狀。

清・陳蘭森等修、謝啓昆等纂《南昌府志》卷六五 萬曆十六年，南昌府雨頭岡。

乾隆三十二年，武寧文仲源雨紅粒，如珠，居民呈獻稱瑞。

道光十六年，雨黑黍於武寧。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四 光和六年冬，東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大有年。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八 慶曆三年十二月，天雄軍德博州天降紅雪，盡血雨。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一〇 萬曆四十八年，是歲，山東省城及泰安肥城皆雨土。

清・楊士驤等修、孫葆田等纂《山東通志》卷一一 順治十五年春，曹縣大水，水盡赤。

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三八 青海凝冰

每歲長至前數日，水無纖冰。一夕聞轟轟大砲聲作自海中，震天動地。詰朝視之，滿海凝冰，如萬頃琉璃。迨至立夏前數日，轟響如前，一宵凍解，水光澄碧，曾無點澌，其節氣之驗若此。

星宿海奇觀

形如葫蘆，腹東口西，東南滙水汪洋，西北亂泉星列，合爲一體，狀如石榴迸

子。每月既望之夕，天開雲淨，月上東山，光浮水面。就岸視之，大海洋洋，湧出一輪冰鏡，億萬千百明泉晻映，又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也。少焉，風起波回，銀絲散渙，素練分裂，眩目駭心，真塞外奇觀也。

清・昇允等修、安維峻等纂《甘肅新通志》卷二　同治九年六月，西寧景羊川硤門雨冰，大如裂釜。

清《申報》（一八七五年七月二二日）　測量雨水

近又有一西人，將本埠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爲正，統計每年西曆六月分雨水，核算攤勻而論，大約下雨者不過百餘點鐘工夫，惟今年六月分統計下雨時刻有二百零五點鐘，積水共有十八寸，較之往年則幾多一倍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七〇　熙寧七年六月乙亥，詔監安上門鄭俠，勒停編管汀州。

始，朝廷以俠爲狂，置而不問。及吕惠卿執政，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翳席踰寸。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八六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天祥至柴市，觀者萬人，臨刑，殊從容，問市人曰：「孰南面？」或有指之者，即向南再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作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死之日，大風揚沙，帝歎曰：「好男子，不爲吾用，殺之誠可惜也！」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一九一　至元三十年是月，前中書右丞相安圖舊作安童。薨，年四十九。雨木冰三日。帝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喪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喪事。

清・畢沅《續資治通鑒》卷二〇〇　延祐六年十二月癸酉，夜，風雪甚寒。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幣帛，可不徧及耶！」

延祐七年二月，特們德爾怨集賢學士楊多爾濟前爲中丞時發其奸贓、專制等罪，而平章政事蕭拜珠舊作拜住。在中書牽制其所爲，於是矯皇太后旨，召多爾濟、蕭拜珠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實勒們、舊作失烈門。御史大夫圖勒哈舊作禿魯花。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特們德爾請殺之，皇太子曰：「人命至重，刑殺非輕，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使詳讞之，誅之未晚也。」特們德

藝文

雨

三國魏・曹植《曹子建集》卷三　愁霖賦

迎朔風而爰邁兮，雨微微而遽行。悼朝陽之隱曜兮，怨北辰之潛精。車結轍以盤桓兮，馬躑躅以悲鳴。攀扶桑而仰觀兮，假九日於天皇。瞻沈雲之泱漭兮，哀吾願之不將。又曰：夫季秋之淫雨兮，既彌日而成霖。贍玄雲之晻晻兮，聽長空之淋淋。中宵卧而歎息，起飾帶而撫琴。

喜霽賦

禹身逝於暘汗，卒錫圭而告成。湯感旱於殷時，造桑林而敷誠。動玉朝而雲披，鳴鑾鈴而日陽。指北極以爲期，吾將倍道而兼行。

晉・陶潛《陶淵明集》卷四 擬古九首(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

晉・陸雲《陸士龍集》卷一 愁霖賦并序

永寧三年夏六月，鄴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穡沈湮，生民愁瘁。時文雅之士，煥然並作，同僚見命，乃作賦曰：在朱明之季月兮，反極陽於重陰。興介丘之膚寸兮，墜崩雲而洪沈。谷風扇而攸遂兮，苦雨播而成淫。天泱漭以懷慘兮，民嘽蹙而愁霖。於是天地發揮，陰陽交烈。萬物混而同波兮，玄黃浩其無質。雷憑虛以振庭兮，電凌牖而輝室。霤鼎沸以駿奔兮，潦風驅而競疾。豈南山之暴濟兮，將冥海之暫溢。隱隱填填，若降自天。高岸渙其無崖兮，平原蕩而爲淵。遵渚回於凌河兮，黍稷仆於中田。匱多稼於億廩兮，虛夙敬於祈年。外薄郊甸，內荒都城。陰無晞景，霤無輟聲。纖波靡於前途兮，微津隔於峻庭。紛雲援而霧塞兮，漫天頹而地盈。於是愁音比屋，歎發屢省。陽堂乏暉，朗室無景。望曾雲之萬仞兮，想白日之寸脛。感虛無而思深兮，對寂漠而言靖。毒甚雨之未晞兮，悲夏日之方永。瞻大辰以頹息兮，仰天衢而引領。愁情沈疾，明發哀吟。永言有懷，感物傷心。結南枝之舊思兮，詠莊舄之遺音。羨弁彼之歸飛兮，寄予思乎江陰。渺天末以流目兮，涕潺湲而沾襟。何人生之倏忽，痛存亡之無期。方千歲於天壤兮，吾固已陋夫靈龜。矧百年之促節兮，又莫登乎期頤。哀戚容之易感兮，悲懽顏之難怡。考傷懷於衆苦兮，愁豈霖之足悲。雲曇曇而疊結兮，雨淫淫而未散。晞朱陽於崇朝兮，悲此日之屢晏。劾豐隆於岳陽兮，執赤松於神館。命雲師以藏用兮，紲乘龍於河漢。照濛汜之清暉兮，炳扶桑之始旦。考幽明於人神兮，妙萬物以達觀。

喜霽賦并序

余既作愁霖賦，雨亦霽。昔魏之文士又作喜霽賦，聊厠作者之末而作是賦焉：

毒霖雨之掩時兮，情懷憤而無懌。肅有禱於人謀兮，反極陰於天律。靖屏翳之洪隧兮，戢太山之觸石。凌風絕而謐寧兮，歸雲反而揮霍。改望舒之離畢兮，曜六龍於紫閣。揚天步之剡剡兮，播靈輝之赫奕。於是朱明自皓，凱風來南。復火正之舊司兮，黜后土於重陰。夷中原之多潦兮，反高岸於嵩岑。萎禾莠而振穎兮，偃木豎而成林。嘉大田之未墜兮，幸神祇之有歆。爾乃俯順習坎，仰熾重離，兼明暢而天地悅兮，羣生悅而萬物齊。魚凌淵以增躍兮，鳥望林而朝隮。戢流波於桂水兮，起芳塵於沈泥。朱光播於甕牖兮，素景衍乎中閨。天監作照，幽明畢覩。普厥有懽，覃及四國。翕萬情而咸喜兮，雖無獲而自得。災未及害，和斯有祥。翼翼黍稷，油油稻粱。望有年於自古兮，晞隆周之萬箱。原思悅於蓬户兮，孤竹欣於首陽。陰陽交泰，萬物方遒。炎神送暑，素靈迎秋。四時逝而代謝兮，大火忽其西流。年冉冉其易頹兮，時靡靡而難留。嗟沈哀之愁思兮，瞻日月而增憂。感年華之行暮兮，思乘煙而遠遊。命海若以量津兮，吾欲往乎瀛洲。臨儀天之大川兮，凌懷山之洪波。瞻增城之峻極兮，仰蓬萊之嵬峩。望王母於弱水兮，詠白雲之清歌。雖嘉命之未錫兮，將輕舉於流沙。振仙車之鳴鸞兮，吐玉衡之八和。託芝蓋之後乘兮，殉瓊林之朝華。修無窮以容與兮，豈萬載之足多。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五 霪雨中偶書所見

丙申二月七，是夕月離畢。春雲忽霮霿，春雨復濛密。綿綿殆三旬，不見天上日。謫宦在淮甸，幽抱常鬱鬱。豈無琅琊山，泥濘不可出。空庭唯蚯蚓，得勢互蟠屈。乘彼積陰氣，小穴恣出沒。山禽忽飛下，長嘴啄深窟。倒曳方力爭，強吞遽全食。穴土與巢林，上下非儔匹。胡然罹此酷，不能保微質。嗟嗟彼羣小，傾奪事匪一。儀鳳去九霄，神龍入泉室。如何役吾眼，瞻視此小物。歸來因浩歎，自悔成詩筆。

宋・石介《徂徠集》卷三 五月十日雨明道二年。

鞭土不見血，頑石雲不蒸。鞭龍不至痛，六合雷不升。吾君與吾相，威德震八紘。萬物各修職，雨師獨敢寧。

宋・石介《徂徠集》卷四 喜雨

學作昇平喜雨吟，東皐微破滿犁深。已聞萬乘焦勞慮，應解三公燮理心。天捉乖龍鞭見血，雷驅和氣泄爲霖。農夫隴上閒論價，一寸甘膏一寸金。

宋・姚鉉《唐文粹》卷一七下 洛陽清明日雨霽(李正封)

曉日清明天，夜來嵩少雨。千門尚烟火，九陌無塵土。酒酸河橋春，漏閑宮殿午。遊人戀芳草，半犯嚴城鼓。

宋・吳芾《湖山集》卷七 和趙觀使喜雨

膏澤愆時愧已深，敢期誠意達天垠。片雲忽送千峯雨，一氣潛回萬壑春。頓覺老農生喜色，坐令凶歲變佳辰。憂民雖切功何有，块圠無私荷大鈞。

喜雨偶成

麥熟蠶登處處同，萬家舉首謝天公。尚憂六月旱爲虐，却喜連宵雨已通。萬事自知成老懶，一心祇是願年豐。從今準擬添新釀，要使樽中酒不空。

和澤民喜雨

陰長陽消帝怒深，盡驅赫日掃羣陰。却疑枉致一秋旱，聊復霈爲三日霖。隴畝共知成樂歲，里閭誰不起歡心？朝來幽鳥知予意，亦向簷前作好音。

和葉性之喜雨

去歲饑荒特異常，那知今日便豐穰。田疇雨足經時潤，院宇風生着處涼。老去我方辭五斗，秋來誰解積千倉？從今閭里無艱食，會見家家酒熟香。

癸巳夏秋旱七月十日得雨喜雨有作

旱魃爲災害有秋，焦枯滿目使人憂。片雲忽向天邊合，一雨俄驚地上流。盡道槁苗須半活，如云晚稻可全收。老農兩手齊加額，且免流離過外州。

喜入冬初七八得雨

夏旱連秋又及冬，大田高下總成空。千倉已失三農望，一雨欣聞百里同。青入平疇看麥秀，緑回枯沼喜泉通。從今得免填溝壑，皆謝天公惠困窮。

和魯漕喜雨

冬暖曾無欲雪天，正憂饑饉在新年。忽聞夜滴簷前雨，便覺春歸郭外田。千里已知俱樂只，一尊亦擬其陶然。其如使者拘臺制，不肯花間聽管絃。

秋來日日困驕陽，正欲齋心問彼蒼。倏爾四郊雲氣合，霈然一夜雨聲長。三農已有倉箱慶，萬室還欣枕簟涼。幸值故人來過我，尊前莫惜醉淋浪。

和魯漕春雨有感三首

自憐齒豁與頭童，心事都非少壯同。那更閉門聽夜雨，不容步屧趁東風。

勝遊尚喜朋簪盍，痛飲寧辭酒盞空。只恐酒醒歸興動，愈令倦客憶山中。

自嘆蒼顔不復童，幸然三老此時同。登高能賦多佳詠，把酒論文有古風。

可恨雨師頻作惡，直疑春事遂成空。愁來不用殷勤勸，已判花前爲一中。

我心雖老尚如童，春到惟思笑語同。正欲對花歌且舞，那知通夕雨兼風。

千疇固喜俱霑足，百卉還愁一掃空。安得晴天開萬里，緩行花下豁胷中。

雨後

朝來一雨灑炎光，陡覺園林處處涼。煙柳數行縈翠帶，風荷十里擁紅粧。莫憂鏡裏朱顔改，且喜壺中白晝長。只恐吾衰無此福，不容終老水雲鄉。

宋・吴芾《湖山集》卷八 大雨後湖上有感

擬爲紅藻棹緑波，那知一夜作霧霏。風狂俄失雲中樹，雨漲全無水面荷。尋壑勝遊先自減，泛湖樂事又多磨。老懷自度無閒處，且向尊前強笑歌。

宋・吴芾《湖山集》卷一〇 和任路分喜雨

一雨驟聲已沸傳，更觀佳句倍欣然。一時果遂爲霖望，會見重書大有年。

喜雨三首

鑠石流金苦異常，行人誰不困秋陽？狂風忽送排簷雨，滌盡炎威作晚涼。

昨朝偶得碧琳腴，不敢濡唇畏署涂。雨過涼生襟袂爽，不妨傾倒且踟躕。

畏暑停驂憩驛亭，不知郭外雨如傾。晚行但覺通衢濕，涼入郊墟分外清。

喜雨

正憂麥槁井泉乾，一雨中宵忽沛然。莫恨梅花憔悴去，且欣新緑盡歸田。

雨後

破雨衝風萬騎趨，人人輕捷過飛鳧。要須直擣天山去，趁取河冰塞槁枯。

宋・文同《丹淵集》卷七 六月十日中伏玉峯園避暑值雨

南園避中伏，意適晚忘歸。墻外谷雲起，簷前山雨飛。興餘思秉燭，坐久欲添衣。爲愛東嵓下，泉聲通翠微。

宋・文同《丹淵集》卷八 雨過側調

陰車飛空載急雨，雨過林塘若新換。櫻花浮波魚誤食，松子落屋烏驚彈。白雲挂樹久不起，青煙泊草殊未散。東園傲吏愛高竹，把卷倚風頭髮亂。

雨後看山因憶黄世南先生詩以相招

新霜夜落羣梢鳴，羣風刮天爲早晴。南山向曉盡張列，顏嶺斷壑當空横。開軒一見喜無量，走上高閣臨飛甍。層欄倚遍不能下，狀貌秀活圍雙睛。奔騰遠近若波浪，愛極擬去中間行。

宋・文同《丹淵集》卷一一 山雨

山雨灑春城，潨潨聲頗急。牕下讀書人，横編揭陰濕。高鳶餓獨叫，遠燕寒雙入。南園有桃杏，盡抱羣梢泣。

辛亥孟秋戊子，有虹下天，繞飛泉山入東谷，飲古井良久，去作大雨，咄之以詩：長虹落天帔，萬丈截羣嶺。蟠身下深谷，頫首飲古井。居人莫之指，況復敢

引領。幡然繞空去，雲霧變俄頃。乾坤爲之黑，噴雨極暴猛。崩流匯溝澗，巨漲没四境。民田一漂蕩，多稼不可省。此物蓋蟲類，聞亦具頭頸。遥渺之所生，詩傳載爲眚。朝西暮東出，輒與日對影。夫何此凶孽，得使乘時逞。高風掃寥廓，一帚昏穢淨。煌煌太陽起，隙穴被光景。羣陰逐海内，此物應遠屏。

宋・文同《丹淵集》卷一七 和提刑子功喜雨

時雨已可喜，況當春發生。入地如流膏，浸灌萬物萌。真宰每自惜，纔灑復却晴。常時稍霑濕，庶彙亦已榮。昨宵忽盛下，欄宇翻瓶罌。高原與庳陸，日可一尺盈。尋觀太陽起，紅光吐崢嶸。萬里洗氛濁，四顧蒼煙平。羣農悉就野，上下羅晨耕。父老荷鋤鎛，林間笑相迎。盡言此美澤，天意恤下旷。麻麥固已足，預見禾黍成。且幸賦輸辦，敢望求他贏。次第還與官，口腹甘別營。願常獲豐稔，自覺所取輕。言罷乃散去，溝壠紛縱横。使者有職事，其喜誰與并。高齋聽淙淙，不寐達五更。豈不省文移，賴此一夕傾。天明作浩歌，滿紙編和聲。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二四 舒州七月十一日雨

行看野氣來方勇，卧聽秋聲落竟慳。浙瀝未生羅豆水，蒼忙空失皖公山。火耕又見無遺種，肉食何妨有厚顏。巫祝萬端曾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閑。

宋・沈遼《雲巢編》卷二 和李正甫喜雨

朝來靈雨下巖阿，秋氣歡聲到處多。頓起西疇千頃稻，斬新南浦萬重波。乍欣勝意開尋賞，晚得高吟更作魔。憔瘁病夫毛骨爽，匡牀坐聽四明歌。

宋・沈遼《雲巢編》卷五 暑雨二首

暑濕卧南窻，將夕暴雨作。緑樹暗濛濛，流泉鳴鑿鑿。黔突苟幸足，心静本無樂。夜半長風號，江流應更惡。

其二

委蛇白水來，恍若煙中素。始驚孤渚失，已轉前山去。清光照白壁，悍勢衝雲樹。吾欲棹輕舟，正畏急湍怒。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四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朝曦迎客艷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會，一盃當屬水仙王。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五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箸人。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一一〇 記游

余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浄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漲水，無復船，或勸乘蜑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歎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宋・毛滂《東堂集》卷四 縣境不雨，數遣比丘禱佛於廟，祀龍於社，皆不雨。聞龍居譽潭水中，往潭湄刑鵝而祀之。初崖月微明，有風，颯然動衣袂，祀竟，雲物出，雨態生，已而遂雨。然歲豐時和，蓋造物者之力而龍之惠也。至前此不雨，乃令之無狀所召爾，縣之諸儒反爲歌詩，以雨歸令，甚無謂。聊作一詩奉報：自酌椒漿酹紫淵，步虛聲徹羽衣翩。壇心月冷刑鵝俎，雨脚風摇浴猋天。百里飽看紅穲稏，一杯輕愧黑蜿蜒。韋編漫記經綸事，老對雲雷却惘然。

縣境不雨，禱譽潭得之。明日一龜出潭水上，取以歸縣齋，諸進士有詩，因作一首：崖雲送雨一村涼，千頃扶踈緑穎香。白馬誰將河伯命，緇車先趣大夫裝。老來未覺巢蓮近，遠去惟知曳尾忙。趁我還山先辟穀，林間日月伴君長。

宋・沈遼《雲巢編》卷二四 和李正甫喜雨

伯駿同官以僕禱雨龍湫屢效，百里薦歲熙和，官曹無事，作詩見寵，輒次韻奉酬一首：薦歲熙和屬卧龍，得分閒暇與君同。春筐縷雪衾裯足，午甑吹珠頰輔豐。蜥蜴興雲誰汝信，商羊舞雨自言功。州人欲識餘霙雪，寄與飛廉百里風。

原註：武康去州城百里。前日大風折木，隨即見雪，乃禱龍之明日也。

宋・王庭珪《盧溪文集》卷二四 八月十四夜彦和置酒待月遇雨

君方置酒待月明，便有微雲薄太清。雨罷陰雲當解駁，且教霖雨慰蒼生。玉宇初涼江練静，夜深風雨更凄清。從教洗出峯頭路，雲破星翻月自生。坐待涼蟾雨欲傾，一罇相對晚風清。甲兵正要天河洗，秉燭無妨對麴生。

宋・李綱《梁谿集》卷八 平津閣晚雨

暮雨帶風急，春雲亂眼低。凄涼倚虚閣，湍激瞰回溪。煙遠桃花浪，山寒錦障泥。江鄉何處是，天闊望中迷。

春晝書懷

春院沈沈晝掩關，坐看雲起面前山。静中圖史尤多味，身外功名已厚顔。匣硯細磨鴝鵒眼，茶甌深泛鷓鴣斑。簿書粗了無餘事，更有何人似我閒？

溪漲

中宵驟雨駕驚雷，逗曉盤渦轂浪來。端恐谿神似河伯，望洋向若始咍。

雨過渾流漲曉溪，茫茫煙水拍春堤。凄涼柱史憑虛閣，猶憶都城水自西。

宋・王銍《雪溪集》卷四　雨後登雙溪閣

夢寐登臨處，漂流來此行。長年爲客意，落日倚欄情。雨過水光發，風生雲態輕。山川沈郎舊，巉絶有餘青。

宋・王銍《雪溪集》卷五

雨中

水泛殘香不可尋，更堪煙雨鎖花心。祇知賜浴恩波重，未識和戎怨淚深。

弄雨

一段風煙筆下開，小枝帶雨思縈迴。障風一袖如相向，説與嫦娥淚落來。

雨夜

去國襟懷離別情，夜眠雨驛嘆孤征。轉頭三十年前眼，猶聽當時枕上聲。

雪溪亭觀雨

晚雨廉纖正滿空，萬峯多在暝雲中。風回變態何深淺，坐看天池水墨工。

宋・王洋《東牟集》卷一　七月八日小雨

萬彙就槁死，一涼送生意。問誰犯炎威，用事得屏翳。始自長夏來，龍骨嘔四裔。平原暴槁乾，生火自焚燧。藉令翻長河，不給野老淚。祝融固有逞，軒軒抱餘恚。商颺欲小展，不費一矢遺。人謀略殫窮，乃作鬼事計。此邦嚴百神，奉事罔失墜。惡衣不掩脛，致美盡一祭。有嚴者貴神，父老誦明記。適當牛女期，懸弧值嘉瑞。不知誰相傳，轟然動天地。走書集房祀，刻日共高會。俄然駕雲駢，各以偉像至。原野照旌旗，閭閻便鼓吹。鞠躬偵顔色，大房薦籩蕺。恍惚動百靈，相傳亦汪濊。今朝響雲車，風馬繼飄駛。意挾大江神，傾輸作霧霈。日影弄廉纖，簷馬鳴細碎。涓涓乍伶俜，赫赫復昌熾。神乎享已豐，何乃靳小施。婦怒罵少年，汝定事游戲。汝牲汝自甘，汝酒汝既醉。我疑神吐之，禍汝不少貰。得免已可憐，尚敢望嘉惠？嗟我偶投身，枵腹俟豐歲。感此意悽然，中旦不成寐。紀見成小詩，豈謂非吾事？

宋・王洋《東牟集》卷四　喜雨

去年秋日百神求，歲度春風尚未優。補貼稀踈三日澤，栽培飽滿一年秋。已乾桑柘蠶多飽，待濟舟航水接流。雲雨筭來多少力，夕陽處處聽漁謳。

宋・胡寅《斐然集》卷三　和信仲喜雨二首

雲嘆吁嗟墮杳冥，德音雷動走羣靈。天心自契犧牲禱，田畯先聞黍稷馨。

簾捲西山增爽氣，水通南澗漫平汀。一篇可嗣東坡記，北榭今成喜雨亭。

天公知我亦頑冥，不許山川借寵靈。何事民謡爲育澤，祇因君德薦明馨。

楩楠未厭雲迷谷，鷗鷺初便水漏汀。試攬秋光澄北榭，千峯爭翠岌岩亭。

宋・王十朋《梅溪集後集》卷四　連月不雨，農事失時。府帥決獄廩飢，德政動天，霈然而雨。某吟成律詩一章以賀：旱魃爲災罕似今，霈然一雨慰羣心。非關菩薩解爲澤，自是使君能作霖。躬慮滯囚冤盡釋，廣開義廩惠尤深。佇公歸國調元氣，散盡愁陽與伏陰。

次韵濮十太尉喜雨

去歲秋大水，民食方苦艱。丁壯尚流離，而況白與班。今春又不雨，事與安危關。使符下列郡，呼雩舞童鬟。投文責老龍，貪睡何癡頑。我聞救災術，迺在人事間。興師古有衛，決獄唐稱顔。年因弔伐有，雨送軺車還。嗟此旱魃虐，和氣知誰干。半歲幸一雨，人心寧不歡？麥秀禾可植，田里庶少安。上紓當寧憂，吏責亦稍寬。我家蕭峯下，山長路漫漫。東皋有先業，頗亦知艱難。歸耕願及早，免起將蕪歎。

宋・王十朋《梅溪集後集》卷七　自秋七月不雨，至于春二月十九日僅得雨。昌齡作賀詩，予未及和而雨止矣。遂次韵以閔之：水旱年年費請求，仰勤湯禱與堯疇。何時三十六雨足，當寧免懷雲漢憂。一杯未吸甕頭春，初欲率飲賀雨，以晴遂止。三疊聊歌雨裹塵。不用遽興風伯訟，弘羊真是可烹人。

社日喜雨復用前韵

社日簷間不斷流，淵明欣欲事西疇。願言一飽均黎庶，瓶粟無儲不用憂。

欲放乾坤萬里春，要須先洗庾公塵。朝紳賀雨詩多少，誰是詩中諷諫人？

宋・王十朋《梅溪集後集》卷八　次韵何憲子應喜雨

亢陽誰謂不爲災，飢饉連年甑有埃。旱魃忽隨冤獄散，雨師遥逐使車來。

平反盡欲歸中典，調燮端宜位上台。更喜詩如杜陵老，江流坐穩興悠哉。某至郡而雨。何憲詩云：人間正作雲霓望，天半忽驚霖雨來。

登綺霞亭用喜雨韵

六月西征遇旱災，脩途千里踏塵埃。雷公俄喚阿香去，霖雨便隨流火來。

天入滄浪遊楚越，雲翻穲稏憶温台。綺霞亭上一回首，滿目湖山壯矣哉。

宋・王十朋《梅溪集後集》卷九　二月十五日祈晴十七日雷雨再作

清香一瓣乞晴回，準擬陽光萬里開。風伯未吹雲陣破，雷公又唤雨聲來。補天石爛疇能鍊，陷濘車深不易推。誰坐黄堂稱太守，深慚無術捄天災。

宋・王十朋《梅溪集後集》卷一三　中元日得雨

秋陽亢流火，時雨洗中元。既賀苗蘇槁，還欣暑滌煩。德知天地大，功任鬼神言。願作老農圃，一犁耕故園。

宋・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三　賀雨拜表

羣雲雨事畢，振旅不復陣。掃天無一塵，千里還緑潤。晨朝大明賀，沙路萬蹄印。朝元泛翠瓦，佳氣去人近。頗聞避斧扆，侑膳徹龍筍。願君愛物心，從此至堯舜。

雨後出城馬上作

既雨天氣佳，微雲淡如掃。欲尋煙際鐘，騎馬河邊草。紫椹飽黄鸝，人家夏蠶老。田婦踏繅車，隔籬語音好。嗟我一何愚，讀書浪枯槁。不及此中人，終年客長道。

宋・范純仁《范忠宣集》卷二　和安之喜雨

驕陽逢密雨，歲事可遥占。灑砌涼堪喜，通宵滴未嫌。渠淙鳴玉佩，簷迖水精簾。草木神俱王，倉箱望已添。炎蒸俄盡滌，秋意忽相兼。稍霽循幽圃，重尋晚筍尖。

宋・朱熹《晦庵集》卷一　夜雨二首

擁衾獨宿聽寒雨，聲在荒庭竹樹間。萬里故園今夜永，遥知風雪滿前山。

故山風雪深寒夜，只有梅花獨自香。此日無人問消息，不應憔悴損年芳。

冬至陰雨

愆陽值歲晏，忽復層陰結。一雨散霏微，千林共騷屑。端居遺簿領，遠意懷幽潔。曠慮守微痾，殊方感新節。豈伊田廬念，邱壠心摧折，還登東嶺岡，瞻竚何由歇。

宋・李洪《芸庵類稿》卷二　喜雨呈二兄

北風吹急雨，洗盡旱埃氛。河伯驚秋水，山君借雨雲。苗心應免揠，禾把尚能分。及此民無殍，憂勤實聖君。

凍雨排銀竹，垂簷一萬條。新涼生枕簟，餘潤到枯焦。静聽欣傾注，塵心快洗澆。長河從此足，不用借鹹潮。

宋・薛季宣《浪語集》卷四　寒食雨

風雨逢寒食，天公涕亦潸。柳眉顰緑髮，花淚濕朱顔。貼嶠雲横水，藏舟霧障灣。燒痕青已徧，若箇子推山。

客裏換春衣，寒風帶雨霏。羨班榆火禁，初感塞鴻歸。柳絮鶯啼亂，梨花蝶趁飛。丘原壇祭耳，悲念切更微。

袁口舟行值雨

樊楚勞形甚，將迎一遡流。棹移驚立鳥，帆遠亂浮漚。落漠江皐樹，依稀荻岸舟。烏雲鳴雨急，還我舊神遊。

餘醼雨後

晚晚春闌雨，餘醼花意秋。雪飛香霰集，龍鬬玉雲浮。外户楊青眼，中唐浪白頭。夢回人不見，心醉兀悠悠。【略】

春霖未霽澍雨大作

甚雨過清明，浸淫不肯晴。天占符後甲，人意失先庚。陌路河魚上，堦塘野草生。早來雲陡黑，流澌霤間成。

宋・袁説友《東塘集》卷四　早行遇雨

約得東風二月春，稍陪孤櫂曉溪行。酒能寬我三更夢，雨不饒人半日程。愁對梅殘初話別，懶看桃艷欲欣榮。紅塵未踏心先退，不是宵長故獨醒。

四月雨應禱

夜半溶溶四面遮，雲峯推起阿香車。只今隴上誇多麥，誰爲丘中賦有麻。喜見緑針初刺水，笑渠青笠趁燒畬。偶然精禱誠非昧，應有歡娱田舍家。

趙再可邦君六月雨應禱

長夏何堪日日晴，德音優渥遍羣氓。黄堂少試爲霖手，赤地今傳喜雨聲。誠意自知關善政，天心正不遠人情。四郊已報田家語，一飽應無百計營。

鄂渚得雨

江頭一夜水鳴艖，江外歡聲百萬家。已報主人詩滿袖，更誇使者雨隨車。支離田父烟蓑濕，辟易炎官火傘斜。一望阿瞞狼狽地，村村刺水透針芽。

連雨

一月長晴窘漕渠，更留殘暑要驅除。飄風也解終朝久，驟雨新添二尺餘。但覺天公真有意，不知民力已潛紓。田家最是處均膏澤，兩岸歡吟使者車。

大風雷雨

雷風一息到山西，欹側村花不自持。際晚甘霖如倒峽，今年香雪可翻匙。
緑秧蘸脚元非擾，白水齊腰不恨遲。浪説隨車詩故事，但知憂國願無饑。

錢金使出北關風雨大作

出郭初行十里賒，狂風急雨鬧田家。香杭飽熟雲翻浪，蕎麥新開雪作花。
淺水半村環野趣，好山一帶接京華。晚來踏盡臨平路，風脚全收雨脚斜。

上元次日至黄州遇雨

誰説黄州斗樣微，滿城燈火亦相輝。癡兒方有揶揄意，却得連江雨解圍。

宋・姜特立《梅山續稿》卷一四　秋後得雨

亢夏草木死，旱火熾如焚。秋深得雨涼，萬物生精神。庭蕉抽緑書，野草秀芳茵。
風露洗芙蓉，豔質照商旻。我亦病體蘇，楚楚整冠巾。乘時一尊酒，豈曰非良辰。

宋・姜特立《梅山續稿》卷一六　喜雨寄曾少卿

畎畝欲龜坼，好雨忽滂沱。豪民不蓄穀，一旱將如何？早晚炊香杭，呼奴蒸
瓠壺。爲我謳一曲，便是擊壤歌。皆由使君恩，盛德致時和。豈有六七月，溪流
揚素波。爾民亦何知，飽食輸王租。誦我喜雨詩，百世永不磨。

宋・姜特立《梅山續稿》卷一七　喜雨

昨宵楷楷車聲喧，人情嗷嗷不得眠。今朝一雨忽大足，人聲車聲俱寂然。
吁嗟血汗滴焦土，寸寸灌田亦良苦。天工作用瞬息間，百頃平疇如翠羽。須知
造物心至公，遠近高下皆一同。豈唯吾里俱有歲，一涼到骨恩無窮。昊天莫道
高難測，試聽神龍驅霹靂。爾農一飽不自知，爲爾哦詩歌帝力。

大雷雨

驅逐風雷撼海潮，迢迢已覺度山椒。金蛇照夜三千尺，銀竹傾雲百萬條。
起舞不辭巾角墊，捲廊從聽藥囊漂。吾家雖乏千倉積，一飯何妨共祝堯。

宋・杜範《清獻集》卷一　喜雨

凄其望雲漢，旱餓何頻年。去歲秋後雨，溝壑僅少年。春耕問菑畬，饁婦多
嘉言。夏耘喜優渥，驛驛生翠煙。不雨寧幾日，已復憂虧愆。傷弓慨心事，過計
乃不然。風雷變俄頃，膚寸速九天。夜坐聽傾倒，朝起望渺綿。時哉此甘霆，不
後亦不先。我無負郭資，墨突非所憐。但願時豐登，有粟均里廛。歲晚稱壽觴，
一笑生春妍。彼蒼其或者，副此心拳拳。拜賜盈百室，敬誦良耜篇。

己卯夏憂雨偶作

昨者憂不足，今者厭有餘。垂垂匝曉夕，灑灑平澮渠。苗事方用壯，過潦非
所虞。但慮盈與虧，理或相乘除。它日儻望霓，神貺俱墮虛。造物願有終，屯膏
時其輸。自此大有年，大書不一書。飽飯樂田社，一官徒區區。

宋・岳珂《玉楮集》卷八　六月二日乙丑溢溪大雷雨

人言夏月雨甲子，赤地千里真旱祥。今年六月天久亢，平疇龜坼田禾秧。
農夫慟哭眼滴血，郡邑奔走焚巫厖。油雲勃興杳無際，涸轍渴想惟西江。誰能
逆計休與咎，且願炎熱澆清涼。凌晨望霓到日暮，屯膏雖施了未光。萬夫喁訴
百滄竭，風伯一埽還穹蒼。那知天意極仁愛，爲民之慮尤周詳。搖光一夕動北
斗，濃霾五夜迷東望。赫曦再見耀亭午，童謡忽憶歌商羊。快哉雄風起蘋末，玉
女嗤笑叫阿香。盡傾天瓢灑甘露，五丁仗劒分銀潢。桑麻油油粟旆旆，稻苗鬱
鬱溪湯湯。葭蘆起舞岸柳揖，農家欣喜幾欲狂。向來羣心已誤見，俱謂時數無
金穰。詎知瞬息變呼吸，頓使空廩還千箱。彼管窺天蠡測海，妄以時日肆度量。
亦復委曲致避就，聊徇世俗拘陰陽。天於萬物乃如此，大造生意何可忘？嗟乎
得隴仍望蜀，更乞一剪田中蝗。

宋・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卷五　喜雨六月二十日

閩南爲雨久嗟吁，守令焦勞已月餘。兒在藍溪祈更苦，翁緣憂旱又憂渠。
黄蘗山前五百仙，諸村迎禱過溪邊。陰雲竟日涼如水，不待仙回已沛然。

十九日

曉雲如墨幕諸山，飛瀑傾河頃刻間。一喜令人無著處，長歌欹枕聽潺潺。
望望藍溪未得書，癡兒見説爲齋癯。逢人多問南來者，紫帽山前雨有無。

連日雨驟頗以關心廿九日

旱餘雖喜見滂沱，可奈連朝不已何。萬事人間如此雨，無時太嗇有傷多。
今日多愁後日慳，晚田要見是秋殘。過猶不及天誰管，世事終求恰好難。

宋・方岳《秋崖集》卷五　道中連雨

老屋村舂急，歸鴉半暝煙。斷厓留宿雨，野水没春田。昨夢山須記，幽情鳥
不傳。也知晴更好，草木已爭妍。

其二

蚤晏逢人問，荒村店亦稀。竹輿穿雨過，沙鳥帶雲飛。野渡疑無樹，春山儘
有薇。不緣詩是伴，誰與倚荆扉。

其三

塵蝕貂裘敝，吾生奈爾可。雷聲舂蟄怒，山意暮寒多。窮不彈長鋏，歸應負

短簑。自知機事淺，或可共鷗波。

宋・方岳《秋崖集》卷六　次韻雨阻遊人

村塢花飛片片紅，橫遭澁雨又慳風。無何春事三分過，不肯遊人一笑同。烟雲一屐亦堪醉，莫問聖賢時一中。窮勝園林惟我輩，儻來軒冕付諸公。

宋・方岳《秋崖集》卷八　元日雨

那得工夫作往還，一犂取日破荒灣。春今又綠山中草，酒不能朱鏡裏顏。村村雨色冥濛外，已覺天公露一斑。六十只餘三歲在，百年亦是霎時間。

其二

雲泥隔斷拜年人，天自憐予老病身。薺菜共挑元日雨，梅花未放去年春。小試園林栽接手，山中亦是一洪鈞。風煙不盡惟吾老，造化無他只此仁。

聞雨

夜聞一霎兩霎雨，春着村南村北花。紫綿撲撲海棠蕊，翠毯茸茸沙蔣芽。東風莫漫盡桃李，留與繞屋深桑麻。遊芳要非老者事，幽意自屬山人家。

大雨　正月二十二夜迅雷，大雨牛庵，一巨松有物拏攫，而上自本至末爪痕宛然。

蟄龍怒欲起春霆，併挾霄虬上杳冥。老色千雲鱗甲動，蒼皮粘雹爪痕腥。物方神變誰能測，山不高深亦有靈。似翻瀟湘。千門各已閉，仰視天茫茫。但聞屋側聲，人力無支當。嗟哉此圜土，何以消憂惟酒可，無能爲役以詩鳴。身其隱矣名安用，寄語諸賢月旦評。

春雨庚戌

茅齋堅坐日日雨，竹杖長閒處處苔。半面不曾梅別去，四愁無奈草生來。誰與護持詩墨在，略無風雨損吾亭。

好山能費幾兩屐，勝日須傾三百杯。說與海棠毋造次，不論蚤晚待晴開。

雨中有感

山蟄驚塵已發聲，移花移木正忙生。相成老子一春事，只費天公幾日晴。占勝非高岡。赭衣無容足，南房并北房。北房水二尺，聚立唯東廂。桎梏猶自可，凜然覆窮壚。嘈嘈復雜雜，烝汗流成漿。張目以待旦，沈沈漏何長！南冠者爲誰？獨居沮洳場。此夕水彌滿，浮動八尺牀。壁老如欲壓，守者殊皇皇。我方鼾鼻睡，逍遥遊帝鄉。百年一大夢，所歷皆黃粱。死生已勘破，身世如遺忘。雄雞叫東白，漸聞語聲揚。論言苦飄蕩，形勢猶倉黃。起來立泥塗，一笑褰衣裳。遺書宛在架，吾道終未亡。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一一　秋旱既久已而大雨

霜旱憂千里，靈湫臥蟄龍。叢祠亦何力，女覡遂論功。凍雨雲霓過，秋田寇盜空。飢腸蒙一飽，歡甚雪髯翁。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一二　雨後微涼再示莊簿

蓐收始用事，健行肅乾剛。微颸生淅瀝，一雨洗亢陽。我昔在田間，秋霖傷歲熟。常憂床床雨，夜下東屯屋。飯牛起晨耕，短蓑聊禦沐。遑濕因五遷，勞形真僕僕。坐歌南山粲，那惜清夜促。平生小馮君，秀齒粲冰玉。生餘華屋姿，豈識霑濡辱。誰知折角巾，肯念滹沱軸。會將秋雨謠，寫入朱弦曲。知君有過秦，妙畫行見録。衮衣坐法宮，當寧調玉燭。吾廬雖獨破，

宋・文天祥《文山集》卷二〇　五月十七夜大雨歌

去年五月望，流水滿一房。今年後三夕，大雨復没牀。我辭江海來，中原路茫茫。舟楫不復見，車馬馳康莊。矧居圜土中，得水猶得漿。忽如避巨浸，倉卒殊徬徨。明星尚未啓，大風方發狂。叫呼人不應，宛轉水中央。壁下有水穴，羣鼠走踉蹡。或如魚潑剌，墊溺無所藏。周身莫如物，患至不得防。業爲世間人，何處逃禍殃。朝來開溝道，宛如決陂塘。盡室泥濘塗，化爲糜爛場。炎蒸迫其上，臭腐薰其傍。惡氣所侵薄，疫癘何可當？楚囚欲何之，寢食此一方。羈棲無復望，坐待仆且僵。乾坤莽空闊，何爲此涼涼？達人識義命，此事關綱常。萬物命渾小事，我死庸何傷？

七月二日大雨歌

燕山五六月，氣候苦不常。積陰綿五旬，畏景淡無光。天漏比西極，地濕等南方。今何苦常雨，昔何苦常暘？七月二日夜，天工爲誰忙？浮雲黑如墨，飄風怒如狂。滂沱至夜半，天地爲低昂。勢如蛟龍出，平陸俄懷襄。初疑倒巫峽，又似翻瀟湘。千門各已閉，仰視天茫茫。但聞屋側聲，人力無支當。嗟哉此圜土，

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觀測記録部・藝文

受凍死亦足。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一四　雨過涼甚

龍脚蜿蜒苦未收，亂雲攜雨過西州。倚欄斜日到烟樹，回首數星橫夕樓。

元・方回《桐江續集》卷一　梅雨連日五首

樂歲豈關羈客事，好風聊爲老人留。今宵枕簟涼如水，又向華胥作爛遊。

蓑笠千村外，乾坤五月中。若無梅子雨，焉得稻花風？深貯陂塘滿，交流畎澮通。還知周慮積，敢嘆阮途窮。似宜穿野屨，直與眺江亭。薪濕厨煙重，泥渾井汲腥。虛堂坐昏黑，時見一流螢。

草樹加蒙密，波濤計渺冥。雨應猶不止，終夕汗如湍。胡蝶魂才返，蒲牢韻已殘。身今栖歙谷，家尚寄嚴灘。江漲忽如許，乘流未覺難。

驟駭寒成暑，難求簟換毯。通身都是癢，徹曉竟無眠。鼠侮猫猶幼，蚊邀蚤共偎。順流日千里，便合上江船。

豈不苦於雨？江昏水迫城。市民扃暗户，軍婦哭空營。螢外無燈影，蚌邊有柝聲。百憂餘一喜，曉望稻畦平。

雨後

荒園緑草長，無客到書堂。百尺轆轤冷，一林蒼蔔香。杭書歸蠹屐，睦艇致藤牀。閒步復閒卧，身涼心更涼。

七月初一日晚大惡風而雨

焦原沸澤火雲紅，忽變煤炲漆暮空。定謫毒龍移舊穴，併驅奇鬼助狂風。落泥朱實爭殘果，劈瓦青株惜半桐。審雨堂中知是夢，未須豪横詫衰翁。

六月雨

六月今年雨，千山每日雲。稻登全可望，樹密最宜聞。預免憂飢色，先收破暑勳。稍容驕蛤鼁，且爲屏蠅蚊。

又雨

霞紅疑太早，果不是晴天。市漲危侵户，村流喜入田。昏昏鄰寺鼓，瀲瀲晚厨煙。明日應猶雨，宵甜一枕眠。

急雨

極熱方亭午，濃陰忽半空。衆蟬瘖急雨，獨鷗攬高風。過濕蔬爭緑，矜晴果驟紅。樹涼宜就飲，殘滴入樽中。

六月半屢雨

甘雨作豐年，尤宜近伏天。水無過大海，旱不救良田。六月茅簷滴，千村飯竈煙。山城秋意早，新粒市香秈。

六月二十日雨

天憐野老饑，初不待人祈。雷與奔騰驟，煙兼映帶微。已拚泥弊屣，更喜滴單衣。暗想田塍上，禾秋蚱蜢飛。

次韻張耕道喜雨見懷兼呈趙賓暘追和

疲氓多菜色，去守乏棠陰。屬慮千畛旱，俄聞六月霖。麪灘船欲遡，茗務井還深。香潤廻瓜圃，聲酣起蓼林。炎官初恣肆，道暍稍侵尋。畏日方焦野，油雲忽冒岑。此涼甦萬病，厥價倍千金。解郡雖踰歲，留家尚至今。田登欣米賤，屋老懼書淋。遥念兒衣釀，兼虞婦竈沈。凄清傳古調，憂悶豁煩襟。拭汗紕練帨，搔頭斷玉簪。却思穿石罅，共坐聽泉音。韭脆鮮鱗縷，梅芳煮醞斟。一江同照影，兩地隔論心。疑雪佳公子，輸君日對吟。

清・俞陛雲《蜀輶詩記》卷上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出縣東門，壽水方涸。【略】越嶺二十五里至什貼鎮，茶尖時方得雨，農人鼓吹迎神，神像爲龍王龍母。【略】

秀麥環青嶂，連坡聚赤沙。隴頭連夜雨，開遍米囊花。斷壁猶存字，災黎半徙家。誠求資宰牧，本計在桑麻。

十六日行田畔，禾稼萎槁，晋地久失水利，旱輒成災。【略】宿徐溝縣，水味鹹濁殊甚。是夕大雨。【略】

十七日冒雨發西關。【略】午後放晴，望麓臺山色，雲氣開闔，青黄異采。【略】天際修蛾一笑開，詩情雲影共低徊。晚涼静倚昭餘閣，過雨層巒畫麓臺。

十八日，乘早涼行，芒疇過雨，翠潤欲流。西眺麓臺，諸峯朵朵，作荷葉皺。【略】李陵墓，緣田港行。方苦蹟蹶，遠處黑雲驟起，濛濛下垂至地，想前途村堡已在雨中。俄頃，風撼羣木，頮江潮澎湃，時已戌初，距介休尚遠，就近村治雨具未畢，雨已傾注而下。回望麓臺山色，天空修眉，方與夕陽相嫵媚。十里鄔城店，秉炬行，十里湛泉鎮。雨止月出，樹影浸地，參差苔荇藻。【略】

張蘭鎮遇雨　奔雲如健馬，横躍太行東。樵牧争歸路，陰晴劃半空。雨聲翻樹黑，電火燭山紅。稅駕臨前邑，荒雞夜已中。

二十五日【略】午後行田中，十里岔口，五里安邑界，五里王范村，村人羣聚，驅

牛數十頭，知農事之修也。行里許，遠眺西南一角，雨脚垂地行行，漸入雨中，滂沱沾袂。俄頃，雲將雨去，夕陽如畫。十里將軍廟，詢諸村人，僅疏雨數點耳。【略】

濕雲翻墨擁樓臺，行近鳴條霽色開。不是林宗巾半墊，斜陽誰信雨中來。

二十六日【略】宿樊橋驛，有司空圖故里碑。地近鹽，池水鹹不可飲，鹽池東西各一，周圍百四十里，遇南風而鹽成，故有薰風阜財之歌。餐罷登驛後高亭，涼風東至，繁星麗霄，中條山如帶，隱隱亘天。表山以南爲汴洛山，以西爲秦關。南天盡處時有電光飛掣，想象中州郡邑在烟雨間也。

剥棗光陰漸欲交，虞陵道中棗林夾路，結實垂垂。翠林如幄覆芳皋。朝烟十里虞陵路，處處山田響桔槔。

清・朱彝尊、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卷一五 乾隆三十五年御製夏至齋居詩：兩朝連雨夜，時霽復時陰。總未霑尺澤，越教愁寸心。景還因憶昔，北方常年逢夏至齋，仍望雨者多。候實迫於今。魁望勞雙目，豐隆曷惠霖。

乾隆四十三年御製齋居即事詩：去歲遭大故，三月三逢雨。稍釋憫民愁，實切思親苦。今年正二月，雪澤頗優覩。暮春之四日，三寸猶霑土。其後清明風，果應四十五。今歲清明日有風，而農諺云：「清明風刮土，連綿四十五。」故望雨日益殷切。即今望雨切，日甚一日數。信我憂勞人，意合恒悽楚。

乾隆三十六年御製養心殿對雨作：五月初七日　曉晴卓午忽生雲，隱隱雷聲自遠聞。纔覺微涼幾點落，遂催急陣亂絲棼。甎鋪平□潦易積，瓦滑琉璃瀑早聞。宫中庭院皆銷甎，上承石砌，即小雨亦難滲易積，而屋瓦琉璃質性滑，澤雨輒垂溜。是日霑甫二寸，已覺簷牙注流，地面浮水。非若御園之土階，素瓦必待急霈，優霑方成雨象也。曾未逾時勢消散，祇爲嗟惜那爲欣。

乾隆三十八年御製養心殿對雨詩：明始御齋宫，兹仍居内殿。凡人齋前二日宿宫内齋宫，前一日詣壇内齋宫駐宿。勅政亦云畢，憩躬值清晏。未末申之初，西北升雲片。轟砉乍鼓雷，煜霅欻飛電。倏忽黯天中，急霆落銀箭。鴛瓦易爲溜，簷齒喧鳴徧。須臾過雨陣，朗霄夕陽絢。於澤豈辭多，農況適親見。虔虔祝時和，粥粥承天眷。

乾隆三十九年御製養心殿對雨詩：傍申西北又雲生，倏晦遥聞雷鼓聲。未甚鳴微鳴以雨，其來速去速而晴。琉璃滑霤垂泉響，平礎堅墀積水明。宫中琉璃瓦最滑，故簷溜易垂。而甎墀堅厚，尤易積水，不足爲優霈之徵也。分寸弗成定何益，不能爲慰祇爲怦。

清・趙万興校注《鳳城縣志》 霽雨

霽雨喜初晴，長虹倚天半。水氣映日光，五色成絢爛。碧落如可接，吾欲避汗漫。

喜雨

己未夏秋之交，彌月不雨，官商祈禱，雖幸有雨，苦未沾足。夏曆七月念六日，一雨徹夜。秋成尚可望有半，賦此志喜。

我欲叱起鳳山雲，我欲掀翻鴨江水。蒸爲甘霖灑大千，萬物皆得渝脊髓。胡爲乎岳瀆竟無靈，旱魃偏能鬼？焚香走禱哀蒼穹，商民呼號長官跪。政教失和官之咎，吾民何辜奈遭此？田禾已枯刈作□，斗米千錢不上市。官有俸薪兵有餉，小民無歲將焉恃？上帝鑒其誠，呼龍且爲蒼生起。雨師何乃吝且慳？環鳳得雨無百里。惟帝日旰其少安，淋灘徹霄聲未已。商歌于市農□野，我亦拜舞大歡喜。吁嗟今人無衛公，誰代龍君承帝旨？乃致雨澤多愆期，災黎到處呼庚癸。龍兮龍兮，胡甘蟄居海之涘？噓氣騰霄會有時，震雷且聾萬人耳。

清・長順、訥欽、李桂林、顧雲《吉林通志》卷六 聖祖仁皇帝御製詩

春風寂寂吹楊柳，摇拽寒光度遠空。柳條邊望月

雨過高天霽晚虹，關山迢遞月明中。春風寂寂吹楊柳，摇拽寒光度遠空。江中雨望

煙雨連江勢最奇，漫天霧黑影迷離，掀翻波浪三千尺，疑是蛟龍出没時。駐蹕吉林將軍署復得詩三首（其一）

霏微夜雨曉來輕，啟蹕油雲倏忽生。幾點秋霜剛過陣，滿空皜日大開晴。地靈信是庥祥兆，人意都增悦豫情。

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四〇 雨赴崔參戎閱邊（王本固兵備副使）

雨餘山色映清流，落日殘紅半未收。野麥經秋方吐穗，邊人終歲獨宜裘。風連古戍蒼茫遠，雲擁高旌上下浮。堪羨將軍能蕩寇，威名遥過月氏頭。

毡廬聽雨

空山連日喜晴明，頃刻烟雲石隙生。最是毡廬堪聽雨，一宵荷葉打珠聲。

雪

宋・姚鉉《唐文粹》卷一七下 山雪（釋皎然）

夕陽在西峯，疊翠縈殘雪。狂風卷絮迴，驚猿攀玉折。何意山中人，誤報山花發。

宋・吴芾《湖山集》卷七　是日大雪，際晚復晴，月色輝映，尤爲可喜。偶成數句

滿城着地折紅蓮，天使今宵樂事全。已是雪中千里白，更兼月色十分圓。胡爲佳客猶辭醉，正恐明年未必然。我欲乞身歸去也，懸如此酒是離筵。

和王夷仲雪中見貽

歲晚端居寂寞濱，雪花零亂更愁人。捲簾已覺青山老，入座仍添白髮新。寫景自憐佳句少，論交還喜宿心親。來詩況復清如雪，想見吟成泣鬼神。

待雪不至呈子儀

冬暖方憂雪意慳，俄然飄灑到人間。夜聞便謂迷三徑，曉看依然在半山。明日既容殘臘去，今朝已是迫春還。如何滕六渾無意，不上雲霄叩九關。

宋・吴芾《湖山集》卷一〇　雪後觀梅

雨聲繞歇雪漫漫，深恐梅花不耐寒，破曉踏泥來問訊，細看枝上喜平安。春色三分已一分，江梅猶自占青春。有花堪折須拚醉，莫待東風吹作塵。

宋・文同《丹淵集》卷六　初雪

一色陰雲蔽曉空，粉英瓊屑亂芊芊。不知遊騎將何處，已失南城玉柱峯。

宋・孔平仲《清江三孔集》卷二〇　元豐四年十二月大雪，郡侯送酒

平明大雪風怒嗥，屋上卷來亭下高。更深更密皆能到，所在紛紛如雨毛。堆床壓案埽復聚，取筆欲書冰折毫。鬢眉沾白催我老，自頸以下類擁袍。此時只好閉門坐，右手把酒左持螯。奈何嶮屼據聽事，千兵踏藉泥如糟。强登曹亭要望遠，紙傘掣手不可操。黑陰遮眼鋪水墨，寒氣刮耳投兵刀。飢腸及午尚未飯，更搜詩句無乃勞。幸有使君憐寂寞，唿使兵厨分凍醪。余雖不飲爲一釂，兩頰生春紅勝桃。醉眼瞢騰視天地，蝶嬴蜾蠃蛉輕二豪。勿令小暖氣便壯，自笑世間皆我曹。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

前時大雪風擾之，有無厚薄皆不齊。今朝大雪無風色，下隰高原揔盈尺。由來此物本陰氣，偏近黄昏落尤劇。斜縈碎委百千態，不是天上誰做得？錚錚鳴霰已三日，厭坐北窗聞滴歷。自非猛下意不醒，半夜一天星斗白。漫漫玉琢人世界，蹂踐成泥真可惜！呼童梯屋器貯之，猶得煎茶待嘉客。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八　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塗雪復作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葱曨曉光開，旋轉餘花弄。下馬成野酌，佳哉誰與共？須臾晚雲合，亂灑無缺空。鵝毛垂馬鬃，自怪騎白鳳。三年東方旱，逃户連欹棟。老農釋耒歎，淚入饑腸痛。春雪雖云晚，春夢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

超然臺上雪，城郭山川兩奇絶。海風吹碎碧琉璃，時見三山白銀闕。蓋公堂前雪，緑窗朱户相明滅。堂中美人雪争妍，粲然一笑玉齒頰。就中山堂雪更奇，青松怪石亂瓊絲。惟有使君遊不歸，五更上馬愁斂眉。君不見淮西李侍中，夜入蔡州縛取吴元濟。又不見襄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何當閉門飲美酒，無人毁譽河東守。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一一　記夢回文二首并叙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爲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故事也，乃續之爲二絶句云。

酡顔玉盌捧纖纖，亂點餘花唾碧衫。歌咽水雲凝静院，夢驚松雪落空巖。

空花落盡酒傾缸，日出山融雪漲江。紅焙淺甌新活火，龍團小碾鬬晴窗。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一九　聚星堂雪并叙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以爲汝南故事云。

窗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暝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絶。聚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尚喜更鼓永，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飈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説？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宋・李綱《梁谿集》卷八　雪霽

夢殘鐘鼓報新晴，虚幌遥看曉日昇。雲外崔嵬猶負雪，石間清淺欲銷冰。

春歸花草蜂尋侶，巢寄簷楹燕語朋。貂敝不禁寒料峭，客愁惟藉酒憑陵。

宋・王之道《相山集》卷三　癸酉閏十二月朔旦，入夜雪復作。靜言歲歉，斯人艱食。展轉不能寐，强沃一杯徑醉，因成此詩。

宿雁驚江渚，餓彪嘯林丘。不知雪如許，但怪風颼颼。起看堂前柳，枯梢憂鳴球。安得萬家春，解我飢寒憂？旋支折脚鐺，移燈視床頭。發蒙餘半餅，聊温三四甌。鳴腸時一沃，曲身漸和柔。遥應原野間，錦衾覆釐麰。農夫庤錢鎛，指日望有秋。願言開同雲，東郊從春游。

宋・王銍《雪溪集》卷二　元日雪

布和舊重王正月，佳祥元日初逢雪。飄入椒觴氣更蘇，積滿玉蒲水已怯。歲歷今纔第一行，三百六十完未缺。故使重窺混沌時，太素山川始融結。但聞南陌流懽聲，懶將西佛論初劫。九門想得千官期，高聳岩嶢白銀闕。事隱東林夜宿年，靜灑僧窗更幽絶。草堂人去空舊賞，夢入江山半明滅。祇今縱横天上來，勢壓丘陵動溟渤。暎山更倚百尺樓，始見天工盛施設。僕嘗謂雪宜映太山高樓，自上觀之。明日東風掃玉塵，輸與寒梅亂花發。壯觀新年意氣張，天巧空奇吾語拙。

宋・王銍《雪溪集》卷三　溪上觀雪

沙洲蒼莽水雲昏，雪落寒溪鏡有痕。山際疎鐘煙際寺，林邊微逕水邊村。天涯歲月行將盡，人世窮愁孰與論？憶與鄒枚同賦詠，人非事迁但心存。

宋・王銍《雪溪集》卷四　雪聲

飛滿前村夜不知，憑風聲與静相宜。銀釭志士詩成後，玉枕佳人夢覺時。乍聽打窗投米急，相同糝徑落梅遲。孤舟曾向江湖宿，清入寒廬韻更奇。

再和雪聲

天上威儀地豈知，六花寒路夜偏宜。半空環佩朝元罷，滿地珠璣按舞時。簌簌初隨風更急，蕭蕭却雜霰俱遲。房公松竹分清俗，除却天聲總未奇。

宋・王銍《雪溪集》卷五　雪後

枝留晴雪色難分，似向殘粧試粉痕。恨滿前村花落處，萬重煙靄遠連雲。

雪作望剡溪

玉樓瓊樹曉煙披，擁衲開門四望迷。清曠世人誰似我，雪中更到子猷溪。

雪晴閒渡西溪

雪後孤村一段煙，晴光遠射玉山川。酒旗隔岸招閒客，獨上西溪渡口船。

宋・王洋《東牟集》卷四　雪晴

牆角寒梅未試鹽，煞波何事被凝嚴。解教爐火添餘燼，似妬陽烏到短簷。幽谷但期回暖律，交光何用映踈簾。朝來一掃窮陰處，先照羣峯最上尖。

宋・胡寅《斐然集》卷二　人日驚蟄前數日大雪寄孫奇父韓叔夏

臘雪不慨旱，天公念嘉生。稚春乃祁寒，號令如冬行。栗烈鼓噫氣，碎匌動霆聲。初疑雨飄盆，旋覺散灑甍。暫止俄并集，中宵遽開明。衾裯起稜角，屏幌同户楹。淅淅紙窗戰，鐺鐺銅漏驚。雞寒罷曉唱，鴉凍猶晨鳴。驚戒臧獲起，吹噓燎爐烽。開闥醉魂醒，倚杖詩思清。便欲披鶴氅，豈思飲銀鐺。空濛勢轉盛，飛舞祥争呈。月池方漫汗，潮山正崢嶸。詎應柳皆絮，却訝梅始英。荆璞羞自獻，藍田遺誰耕？塵埃争受洗，糞壤叨蒙榮。幸已陴巇嶸，若爲投澗坑。分功雨露澤，絢綵冰霜精。良足潤麥麰，未能浹粱秔。經旬苦料峭，三日觀熒晶。恍憶遊汴洛，都忘在湘衡。瑶林鄙王衍，冠玉懷陳平。亦念袁邵公，長安門自撑。更奇李侍中，淮蔡功先成。漸喜雲解駮，頻瞻日舒晴。昂然秀松出，倏爾危檣傾。牆角僅委積，瓦溝那持盈。朝暾破凝沍，淑氣蘇鰥煢。斷決岡隴色，斬餘白蛇横。泮流溪谷響，擊碎珊瑚琤。瓶去蚌珠餐，庭空獅子獰。粉圖記姿態，不屑供使令。陡覺時序正，不令寒温争。冰泥就涸澁，卉木紛勾萌。蒨蒨弄池柳，煌煌然山櫻。了無半面粧，强學六出霙。二老久不覩，千篇諒難評。羔豷忍獨酌，鳳茗宜同烹。或且放筆快，敢言當敵勍。木桃得瓊玖，耳屬長謡賡。

宋・王十朋《梅溪集後集》卷一四　春雪禁體物

立春三日餘，霏霏下人間。胡不瑞嘉平，天於此偏慳。忽從何處來，頃刻堆塵寰。投隙妙能入，遇圓巧成環。侵凌到肌骨，點綴生容顔。凝積遽如許，掃除良亦艱。牧羊念大窖，擁馬愁藍關。我時巴峽觀，眩晃迷江山。認峯生白鹽，問俗非烏蠻。豈無興可乘，扁舟正宜還。

宋・尤袤《梁谿遺稿》卷一　雪

睡覺不知雪，但驚窗户明。飛花厚一尺，和月照三更。草木淺深白，丘塍高下平。饑民莫咨怨，第一念邊兵。

甲午春前得雪三首

寒聲昨夜響蕭蕭，逗曉階前亦已消。殘臘距春無幾日，一年飛雪只今朝。

微陽欲動梅驚萼，餘潤纔沾麥放苗。天意未能違物意，漫留殘白占山腰。

飛霙回旋逐風飄，爽氣令人意欲消。荏苒流年春送臘，殷勤密雪暮連朝。冬回庾嶺花無數，烟煖藍田玉有苗。一飽自今真有望，更看南畝麥齊腰。

凍雲排陣擁山椒，待伴還應不肯消。皎月冰壺千頃夜，冷烟茅屋幾家朝。
梅枝堆亞難尋萼，萱草侵凌不辨苗。殘甲敗鱗隨處是，被誰敲折玉龍腰？

正月二十八日夜大雪

一冬無雪潤田疇，渴井泉源凍不流。昨夜忽飛三尺雪，今年須兆十分秋。
占時父老應先喜，忍凍飢民莫漫愁。晴色已回春氣候，晚風搖緑看來牟。

宋・范純仁《范忠宣集》卷二　喜雪

久暘逢臘雪，酌酒動歡誠。密勢迷城郭，餘霏冒棟楹。河光平曳練，嶽色遠堆瓊。已報豐年瑞，三登賀太平。

宋・朱熹《晦庵集》卷二　次韻劉彦采觀雪之句

朔風吹空林，眇眇無因依。但有西北雲，冉冉東南飛。須臾層陰合，慘淡周八維。凍雨不流澗，飛花舞妍姿。翳空乍滅没，散影還參差。萬點隨飄零，百嘉潛潤滋。徘徊瞻詠久，默識造化機。上寒下必温，欲積無根基。漸看谷樹變，稍覺叢篁低。皓然遂同色，宇宙乃爾奇。繁華改新觀，凛冽忘前悲。擷草愧佳友，佇立迎寒吹。感此節物好，嘆息今何時。當念長江北，鐵馬紛交馳。

春雪用韓昌黎韻同彭應之作

既有陽春曲，那無白雪謡。連天飛不斷，著地煖還銷。未掩高人户，難齊衲子腰。稍開銀世界，漸長玉枝條。興盡愁烟艇，行迷認野橋。酒腸渾欲凍，吟筆爲誰摇？殘臘成三白，餘寒又一朝。香隨梅蘂落，輕伴柳花飄。神女羞捐佩，鮫人敢獻綃。東皇應好事，避舍亦相饒。

宋・李洪《芸庵類藁》卷二　臘雪

寂寞江村客，彌漫大雪天。愁雲紛密冪，虚籟極饕顛。坐聽天窗落，時將書幌褰。胎禽羞潔白，閒客失明鮮。勢急鵝毛墮，寒欺鴈翅翩。鼠形方誚璞，蠅貌遽摧鞭。鮫室綃盈軸，陽公玉種田。蝶衣勻膩粉，蠶繭剥吴綿。近柳横飛絮，穿榆併墜錢。後庭迷玉樹，清禁覆花磚。帝子剪湘水，銅仙泣淚鉛。銀床漫辱井，粉水媚房川。繁麗真難比，縈盈似乞憐。玉京樓十二，金界地三千。秦國占烏白，遼東獻豕研。尺圍飄洛浦，席大記幽燕。憶昨逢殘臘，呈祥慶有年。冷侵東郭履，寒逼廣文氈。喜極塤篪和，吟餘鹽絮聯。長城歸大阮，巨軸屬羣賢。思跨藍關馬，將乘剡曲船。恨拘崇讓里，思逸灞橋邊。斟酒觴慵舉，烹茶鼎旋煎。尋盟淡生活，凍筆尚如椽。

子永弟寄都下大雪律詩

快雪頻占瑞，饕風併助豪。白銀天上闕，組練浙江濤。拓地龍沙遠，瞻山羣玉高。齊宫延孟叟，楚些誦離騷。絶塞綿應折，深閨蟹獨縈。半穿東郭履，盡落漢臣旄。【略】

宋・喻良能《香山集》卷六　二月二日大雪

磐湖二月雪，寒氣故裴回。麵市連天合，銀花照眼開。送窮窮不去，俗以正月二十九日送窮，二月二日爲迎富。招隱隱難來。幸有麴生在，何妨畧耻罍。

次韻茂恭元日大雪

逗曉褰幃著綵衣，忽驚庭户有光輝。緩將栢葉隨觴舉，細看梅花伴雪飛。阿堵無心來潤屋，詩仙有句到柴扉。酣笑共兒曹説，去歲如今歸未歸？

宋・方岳《秋崖集》卷六　梅邊約客

昨日今日雪欲落，一梢兩梢梅正開。攜壺野亭醉復醉，折簡故人來不來。山翁意重百金值，俗士面有三寸埃。臨風歎息重歎息，玉飛片片相徘徊。

與客觀雪

鶴帳奇寒被欲冰，開門千嶂雪崢嶸。頻年無此豐年玉，一夜移將不夜城。富貴園林行樹密，糢糊水墨畫圖横。與詩小住爲佳耳，莫管梅花太瘦生。

再和

未怕風威酒亦冰，憑虚吞以氣崢嶸。何人出此六奇計，我輩賢於五字城。松壓釣簑銀獨速，麥分基局玉縱横。自然石鼎煎魚眼，解致鄒枚漢兩生。

三和

肺渴初供醒酒冰，又思攜客上崢嶸。十分宇宙無塵事，一色瓊瑶是化城。病起未堪論斗醉，詩狂且莫到參横。剡溪可是忙回棹，凍合琉璃作麽生。

宋・方岳《秋崖集》卷七　十二月十日

酒醒開門雪滿山，徑穿疎竹上危欄。溪山與我俱成畫，草樹惟梅大耐寒。留伴夜深銀鑿落，莫緣春近玉闌珊。老枝擎重供詩嚼，一洗相如渴肺肝。

雪後

雪後山齋鶴睡殘，登臨等得蘚泥乾。毋多酌酒亦成醉，儘足看梅不道寒。雜落十分春意思，人家一色玉欄干。小詩未足冰生硯，洗盡人間渴肺肝。

復雪

老夫茅屋住冰壺，山市人家亦畫圖。世界空花春勢力，神仙乾汞水工夫。詩情浩浩迷高厚，元氣茫茫混有無。一夜東風天萬里，併歸石銚小碑爐。

立春前一日雪

入冬妍暖幾兼旬，明日銀幡歲又新。絶意六花無復臘，等閒一尺不勝春。老天咳唾何難事，瘦地耕鉏亦幸民。徑就梅梢嚼清冷，相如渴肺久生塵。

其二

歷眼看看剩浹旬，山河大地一齊新。不成過臘都無雪，只隔明朝便是春。夜半有誰過剡曲？年豐無處不堯民。草亭只在梅花外，知與人間隔幾塵。

元夕雪用韻

山蹊一色輕明玉，遮盡青青印屐苔。元夕不知今日是，春愁政用此時來。年華鼎鼎雙蓬鬢，身世悠悠一酒杯。好事斷無人問字，竹門隔塢不須開。

上元大雪重賦

愁霖半月辨此雪，元夕山城特地寒。頓有園林春富貴，略無燈火夜闌珊。年饑那得花成市，天巧聊將玉作欄。百紫千紅生意動，不知后土幾時乾。

明日登後山用韻

雪林離落行清曉，畢竟山人太耐寒。酒聖坐來春泛泛，梅仙飛去玉珊珊。走筆呈趙公，借官奴與幕友一醉。

淝水風聲欲破苻，文城雪意迹禽吾。詩筒擬醉玉跳脱，捷羽已飛金僕姑。剡曲但能乘興逸，灞橋僅不負詩癯。那知莫府文書外，更解飛瓊打陣圖。

除日雪甚，約客不至，乃擁貂驟馬于郊外，獨飲摘星樓，舉鞭謝客曰：未可使城下諸公知之，但當誇與灞橋驢子上鄭五耳。

揚州二十四橋月，莫作灞橋同調看。詩果位登銀色界，酒風流倚玉闌干。

六花比侶瓊花巧，一歲翻成兩歲寒。明日屠蘇催短鬢，過從更覺欠袁安。

催雪

作箋擬上朝元殿，爲説梅須雪轉香。杯斝已生詩意思，硯寒更作夜商量。

輕明玉費天工巧，頃刻花催帝子忙。醉夢蓬萊宫闕冷，共題新曲按霓裳。

次韻梁權郡喜雪

雪易商量不等詩，徑傳寒令舞冰夷。夢分曉殿香仍悄，心到春蓑帝未知。

擬寄新花誇北客，共憐英氣小南枝。凍雲滿有豐年意，併與農謡入燕彝。

雪作泊七里灘

春聲賓鴈鴈賓年，倚盡沙頭欲暮天。蒼石生成嚴子瀨，雪篷畫出剡溪船。相望江樹隔千里，不與梅花留一錢。此去更尋林處士，南山之後北山前。

次韻汪少卿雪晴

夜寒吹角落孤城，吹得詩成天未明。雪沍賓鴻催歲事，霜晴烏鳥作春聲。一床書老客中夢，二頃田微郭外耕。但得年豐歌袴飲，茅齋猶有舊羲觥。

次韻陳祭酒喜雪

曉聽爐亭瀉竹聲，老仙呵墨已詩成。春連宇宙開皇極，天與君王作太平。草木有生皆潤澤，山河無處不清明。寒蓑莫袖垂綸手，萬里長江一艇横。

其二

飛到裘茸不肯飛，危樵孤倚暮江時。袁安家在鴻濛外，剡曲人誰汗漫期。氛祲不傳青海箭，豐年又入紫皇詩。春風吹落人間世，只有梅花聖得知。

宋・方岳《秋崖集》卷一五　雪中觀梅

一冬妍晴春意早，微茫已到閒花草。山翁平生見事遲，未緝牛衣編稻藁。明日是春那得寒，玄冥不作尋常看。交割與春排當處，萬里瑶林列銀樹。茅菴有詩人，肺渴方生塵。不知誰何驅六虬兮上天作樂府，落筆殿前如有神。帝咨汝岳錫圭土，佚以寬閒之野寂寞濱。玉田界天旁無隣，有梅百本爲賓親。昨夜枝上猶是月，今日枝上渾是雪。春工未必辨此奇，縱使巧遲寧速拙。雪詩不當梅花詩，詩成合報孤山知。老逋醉眠呼不醒，霜竹付與何人吹。古聲久不入俚耳，有詩寧似無詩時。自撼枝頭供一嚼，了了此心清浄覺。謂爲梅又冷冰冰，道是雪來香莫莫。

宋・戴昺《東野農歌集》卷三　立春前五日得雪

雪作春前瑞，銀城擁萬家。太婆頭欲白，丸子頂先華。壓麥嘉培本，封梅惜損花。家童解人意，燒鼎問烹茶。

宋・朱大文《樂圃餘藁》卷二一　喜雪上太守

築壇精禱意通神，零雨先期澤此民。驟作六花猶及臘，更遲一日即回春。斜飄燕寢初驚密，平壓高樓漸喜匀。千里山河忘險穢，十門坊墅絶埃塵。謝庭賀燕凌晨集，郢曲歌聲遇景新。細入吟窗粘凍筆，輕隨舞袖落花茵。膠舟漸進危檣遠，汲井彌甘短綆伸。遍擁枯根蘇杞柳，巧粧寒葉活松筠。終朝訟息延佳客，幾度年豐達紫宸。力可回天消旱暵，爲霖豈獨傅巖人？

宋・朱大文《樂圃餘藁》卷三　佳雪應時呈司封使君三首

蘇臺風雨久如期，太守精神不待祈。萬慮更爲來歲計，六花故就臘晨飛。
靜裝松桂仙枝老，深壓芝蘭土脈肥。衡泌棲遲牆仞遠，爲公何日賦緇衣？

炫晃天花著物新，壺中萬景淨無塵。光輝只欲饒寒士，清潔尤宜比古人。
韋白吟詩飄入硯，鄒枚燕處舞迴茵。明年雪漢橫飛去，應踏繁霙拜玉宸。

千里江山入郡樓，憑欄乍喜密雲浮。冷光交映天峯色，餘潤遥隨笠澤流。
民叠袴襦看不厭，客叢簪履賞應留。野人乘興狂吟外，引鶴披蓑上釣舟。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一一 正月十日雪

維時孟春月，歲事司勾芒。微陽力猶弱，未足扶百昌。風伯偶偃旆，電師亦潛光。堅冰頓欲解，蟄户不肯藏。群陰勢未屈，寒颸忽飛翔。積陰既得泄，雪意亦異常。痴雲迷浦洞，烟水俱蒼茫。行人有墮指，裹足畏前岡。疎梅強解事，一笑矜芳香。誰憐百草死，萬木寒仍僵。東君始用事，抗此凛冽剛。那知假微暾，乃復爲此祥。幽人解春衣，酒券僅可償。倚此數日暖，蒼黄索衣裳。萬事多反覆，天心難重量。賴我有殘榼，聊足資清狂。此意誰復論，醉眼空望羊。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一三 東窗對雪六言四首

月觀雲臺何處？瑶林玉樹誰家？幻成銀色世界，雨此天女寶花。

天浄銀潢渺渺，林寒玉珮珊珊。有月時翻瑶草，無人來踏瓊田。

擁鼻駝裘不暖，澆腸蟻榼還空。助我茶甌玉雪，煎成石鼎松風。

睡起山驚堆玉，詩成研欲敲冰。飄瓦莫嫌碎點，打窗留伴寒燈。

聞雪二首

黄昏雪意未全成，寒入重衾曉更清。風裏未看穿幕片，夢中先聽打窗聲。

朔風初喚夢魂回，曉枕時聞急雪來。未有春衣堪換酒，明朝誰辦送寒梧。

次韻莊簿對雪

月姊雲冠玉作膚，白鸞飛鞚下天衢。欲酬平地雪三尺，正要澆愁酒一壺。

林下閉門須好句，廟堂調燭費嘉謨。它時瓊佩朝銀闕，共醉寒江記老夫

法，合掌先皈依。未必古人是，正覺去日非。所以知幾者，三絶《周易》章。

其他

三國魏・曹植《曹子建集》卷三　大暑賦

炎帝掌節，祝融司方。羲和按轡，南雀舞衡。蛇折鱗於靈窟，龍解角於皓蒼。遂乃温風赫戲，草木垂榦，山折海沸，沙融礫爛。飛魚躍渚，潛黿浮岸。鳥張翼而近栖，獸交遊而雲散。于時黎庶徙倚，棊布葉分，機女絶綜，農夫釋耘。背暑者不羣而齊跡，向陰者不會而成羣。於是大人遷居宅幽，綏神育靈。雲屋重構，閒房肅清。寒泉涌流，玄木奮榮。積素氷於幽館，氣飛結而爲霜；奏白雪於琴瑟，朔風感而增凉。

三國魏・王粲《大暑賦》　惟林鍾之季月，重陽積而上昇。喜潤土之溽暑，扇温風而至興。獸狼望以倚喘，鳥垂翼而弗翔。遠昆吾之中景，天地翕其同光。征夫瘼於原野，處者困於門堂。患袵席之焚灼，譬洪燎之在牀。起屏營而東西，欲避之而無方。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而如湯。於是帝后順時，幸九峻之陰岡，託甘泉之清野，御華殿於林光，潜廣室之邃宇，激寒流於下堂。重屋百層，垂陰千廡。九閨洞開，周帷高舉。堅氷常奠，寒饌代叙。

南朝梁・何遜《何水部集》　苦熱

昔聞草木焦，今窺沙石爛。曖曖風逾静，曈曈日漸旰。習静閟衣巾，讀書煩几案。臥思清露浥，坐待高星燦。蝙蝠户中飛，蟻蠓窓間亂。實無河朔飲，空有臨淄汗。遺金不自拾，惡木寧無幹。願以三伏晨，催促九秋換。

《全唐詩》卷二四李白《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日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風號怒天上來。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略】

宋・姚鉉《唐文粹》卷一七下　詠露（李正封）

霏霏靈液重，雲表無聲落。露樹急玄蟬，灑池淒皓鶴。流塵清遠陌，飛月澄高閣。宵潤玉堂簾，曙寒金井索。佳人比珠淚，坐感紅綃薄。

秋風引（劉禹錫）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鴈羣。今朝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宋・吴芾《湖山集》卷七　喜晴

積陰初散雨初收，一解霖霪十日憂。已見郡條平似水，不妨官舍冷如秋。

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觀測記録部・藝文

年來觸緒無佳思，老去同僚得勝流。更喜豐年消息好，從今還遂稻粱謀。

久雨無聊喜乍晴，尚餘春色到簷楹。楊花飛去今無力，燕子歸來似有情。

静看遊魚波面躍，閒隨野鶴竹間行。世緣到此消磨盡，只欲徜徉度此生。

三月十一日風雹

向晚欣逢霽色開，方思花下共銜杯。一時雨雹排簷急，萬里風雲捲地來。

掃蕩千花真可恨，摧殘二麥亦堪哀。賞心樂事俱休矣，惆悵青春去不回。

宋・吴芾《湖山集》卷一〇　喜晴

始喜晴天照眼明，忽驚風雨報秋聲。天公也念悲秋客，還掃羣陰作晚晴。

晚晴三首

洗盡妖氛喜乍晴，風生萬馬四蹄輕。天時人事俱相契，敢有纖兒更弄兵。

時巡中外已歡呼，那值天晴喜浴鳧。路上捷音良可慶，王師所至若摧枯。

三分春色二分過，那更連宵風雨多。試向園中問消息，不知還尚有花麽。

宋・石介《徂徠集》卷二　麥熟有感

去年經春頻肆赦，拜赦人忙走如馬。五月不雨麥苗死，赦頻不能活窮寡。

今年經春無赦書，十日一雨及時下。五月麥熟人民飽，一麥勝如四度赦。吾願吾君與吾相，調和陰陽活元化。陰陽無愆元氣活，風雨調順苗多稼。使麥長熟人不飢，敢告吾君不須赦。

宋・文同《丹淵集》卷七　咸陽道上晚晴有作

積靄晚盡散，南山明夕陽。秋容徧豐鎬，古恨入隋唐。草木咸摇落，風烟自渺茫。客亭須下馬，把酒慰殊鄉。

宋・文同《丹淵集》卷一八　新霜

新霜着庭樹，葉下如猛蚓。蕭然物容改，有若懼凌挫。砌下丹橘落，墻邊紫榴破。精光竹勁健，沮喪柳怯懦。覽景惜向暮，感時驚忽過。勝事實可樂，閒愁本堪唾。何當共佳客，對此酌香糯。

宋・沈遼《雲巢編》卷一　七月十日天陰

江海積陰地，浮雲朝暮生。秋來不爲雨，庭户含孤清。南方八九月，殘暑尚未平。大火正西流，迺得逃炎蒸。衰柳弄金颸，幽蟬咽復鳴。漸欣泉石趣，已厭葛衣輕。夙昔抱幽志，何心守硜硜。已能閉諸外，無憂人事縈。

春霖

春霖漫不已，楊柳一何衰。江國多晏寒，微暘來亦遲。豈不念向榮？惜逐

秋風悲。植物固如此，勞生何可爲？誰將區中境，遥與青松期？匆匆從古然，滯念良可遺。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三三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一夕大風偶成呈諸兄簡士修思遠

風高月暗水雲黄，淮陰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狂颸一夜撼天闕，徹曉陽烏勢未還。早恨餘寒誇老健，重憐新物損朱顔。雲收霧卷已亭午，有風北來寒欲僵。忽驚飛雹穿户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買亂，疾雷一聲如頹牆。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怳疑所見皆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穴，魚鼈隨徙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説黑白推何祥。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宋・洪炎《西渡集》卷上　嶺雲

吾居半山上，繞屋猶峻嶺。舉頭即見之，坐卧作牆屏。忽復不可求，湧洞雲萬頃。初疑岸谷變，身不踐人境。俄頃如故常，突兀在屋頂。隱見須臾間，變態莫記省。烟霞成痼疾，終日常炯炯。早閲金丹訣，未辨卜龍井。世亂一丘壑，斯志或可逞。鳴猿落空巖，翥鶴颺晴影。石泉漱芳潤，草木皆秀整。洞天有歸路，未往心已領。

十月十五日，山中下視，雲氣自山間出，已而彌漫，咫尺不辨巖谷。戲成五言一首。

一歲下元日，千山小雪天。雲層生遠壑，雨滓割平川。放牧虚横吹，樵蘇樂静眠。遥知載酒客，無路到齊前。

十月十六日

雲氣依然合，山蹊舊不通。鹽鹽猶可問，牢酪頓能空。細筧泉聲外，疎籬犬吠中。無人披宿霧，採藥過龐公。

宋・王銍《雪溪集》卷五　風前

清香自滿不因風，花氣迷人處處同。祇與吹開又吹落，春愁已在笛聲中。

宋・王洋《東牟集》卷一　十一月二十九夜大風明起書室皆敗葉

木老性倔彊，朔風怒明威。初更即合戰，已乃聲鼓鼙。大塊信難測，三鼓氣不衰。我屋山僧居，破陋久不治。會當晴明日，仰見河漢移。微風鼓橐籥，虚空同奔馳。夜無芙蓉人，慌惚疑蓑帷。平明滿書齋，敗葉方紛披。孰爲呼吸者，作此怒張爲。天寒不成雪，恐坐彊風師。撲塵整書架，糞掃不可遲。人非陳仲舉，用舍亦有宜。

宋・王洋《東牟集》卷四　苦寒

平侵爐火易成灰，穩閉齋扉不用開。浩蕩晚風隨伴起，遲回前雪待朋來。他無雜念專思酒，縱有交情敢憶梅？静坐不聞簫鼓急，土牛莫是送春回。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三三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一夕大風偶成呈諸兄簡士修思遠

狂颸一夜撼天闕，徹曉陽烏勢未還。早恨餘寒誇老健，重憐新物損朱顔。雲收霧卷已亭午，有風北來寒欲僵。忽驚飛雹穿户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買亂，疾雷一聲如頹牆。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廊。怳疑所見皆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穴，魚鼈隨徙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説黑白推何祥。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三三　颶風賦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户蕭然，稿葉蔽窗之叱吸。予乃入屋而坐，斂衽變容。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駈爾。」少焉，排户破牖，殞瓦擗屋。礧擊巨石，拔喬木。勢翻渤澥，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清瀾，翻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千車而争逐。虎豹奮駭，鯨鯢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童僕，懼定而説。理草木之既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屋之罅漏，塞墻垣之隤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

忽悟且嘆，莫知所營。嗚呼，大小出於相形，憂喜因於相遇。昔之飄然者，若爲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吹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曾不能以振物，而施之二蟲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摶扶摇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莞。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髣髴於過耳，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虚耶？惜吾知之晚也。

宋・胡寅《斐然集》卷四　夜大風雪次日快晴

造物非難料，寒温本一家。衝風來雨雪，暖日放鶯花。行矣春方嫩，悠哉興未涯。蘆蒿媚烟渚，荻筍破江沙。

宋・王十朋《梅溪集前集》卷四　十月十九日雷二十一日雪

前日始驚雷失令，今朝忽見雪漫天。寒窗夜擁黄紬坐，閒讀春秋隱九年。

宋・王十朋《梅溪集前集》卷八　孟夏十有一日，時雨初霽，晨登高閣，極目四望，烟銷日出，氣象一新。復用前韻。

蝶夢驚回聽殘雨，鳥聲喚起欣初晴。梵宮烟火帶餘濕，黌舍几席生微清。披衣登閣忽四顧，頓覺遠目增雙明。樵漁歌乃霧中出，舟楫蕩漾田間行。清和節物滿眼界，柳垂暗緑花含情。窗明几淨日漸永，天開地廓陰不爭。俯視滄浪堪濯足，遥看扶桑觀日浴。

再用前韻勉諸友

蠶婦欲晴農欲雨，書生事業無雨晴。況茲長日足可惜，薰風入户精神清。虚窗文字遮眼暗，短檠燈火通宵明。紙爲良田力耕穫，一塵稼穡嗤許行。太山北斗仰韓子，千態萬狀窮周情。羣居涵養務渾厚，藩籬剖破銷紛争。拭目天衢驟驥足，下視汙池雀兒浴。

宋・王十朋《梅溪集後集》卷七 太白晝見太白晝見久矣，予是日始親見之。八月二十六日。

煌煌太白生東方，追逐殘月生光芒。太陽中天不肯藏，過午一點猶微茫。太史占之此何祥，咸憂兵起人流亡。金行用事多災傷，六月十五日大風水，七月朔日又作。八月二十一夜地震，是秋七月不雨。浙西飛蝗蔽天。大風地震水旱蝗。有一于此宜預防，雖然並見何以當？臣言天意未可量，滔天赤地興堯湯。偃禾拔木悟成王，宋景一言國乃昌。災異不作憂楚莊，吾皇修德應彼蒼。去讒遠佞任忠良，推誠納諫正紀綱。内修政事仍外攘，誓雪國恥還封疆。强敵當弱吾當强，《天文志》：太白與日争明，强國弱，弱國强。天戒爲福非爲殃，願勿徒以虚文禳。

宋・王十朋《梅溪集後集》卷九 喜晴再用前韻

天閔斯民意已回，羣陰不掃自應開。扶桑曉日曈曈出，玉宇清風習習來。水緑漁翁聲欸乃，月明詩客手敲推。秧針刺水麥摇浪，定有豐年無後災。

數日天氣朝陰莫晴復用前韻

忍飢面目類顏回，僅得青天半日開。且願催詩無雨至，只宜送月有風來。出遊偶似文昌霽，待滿當爲桀溺推。曰雨曰暘皆帝力，麥苗無害免書災。

宋・王十朋《梅溪集後集》卷一九 人日喜晴

元日至人日，幸無陰晦時。因思董勛問，却異少陵詩。遥想水披凍，坐看梅滿枝。明朝如得雨，正與穀相宜。

宋・朱熹《晦庵集》卷一 喜晴

衝颸動高柳，渌水澹微波。日照秋空浄，雨餘寒草多。放懷遺簿領，發興託煙蘿。忽念故園日，東阡時一過。

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觀測記録部・藝文

宋・袁説友《東塘集》卷二 詠晴

農夫一飽嘗憂遲，十年五旱無已時。今年隴上消息好，天不斬我食與衣。黄梅雨了時雨至，三尺稻梗一尺泥。不憂夏潦憂甲子，阿香忽放雷車歸。白波翠浪雨霑足，已覺抄雲先簸粞。新春入甑供晨炊，吾農自此今無饑。邇來更説蜀輸好，州邑撫我如嬰兒。如今不怨田家苦，但憶詩人歌子婦。

喜晴即用前韻

春田欲雨常憂遲，夏田得雨嗟踰時。春耕夏耨兩無及，眼乾淚竭空沾衣。翻翻聯聯脚力盡，萬車不救一尺泥。朝看東南暮西北，晚霞倏忽山頭歸。白日一照黄潦定，秋來準擬篩紅粞。早田拾得晚田熟，今年更救明年饑。念夫隴上一月宿，趁晴歸欲呼妻兒。與夫歲歲同甘苦，未容恤緯憨婆婦。

宋・姜特立《梅山續稿》卷一一 歌豐年

稔歲非常歲，時時霧雨并。陂塘留夜月，澗谷瀉秋聲。臥裓驚宵冷，披紗怯曉清。水泉俱自足，阡陌更無争。荷鍤疏餘浸，腰鎌候小晴。秫材寒眼富，酒興老涎生。便覺糟床注，還欣庾粟盈。新君鍾瑞慶，舊俗迓昇平。賽社雞豚具，迎神笳鼓鳴。支離徒受粟，一飽愧斯氓。

宋・姜夔《白石道人詩集》卷上 昔遊詩

夔蚤歲孤貧，奔走川陸。數年以來，始獲寧處。秋日無謂，追述舊遊可喜可愕者，吟爲五字古句。時欲展閱，自省生平不足以爲詩也。

洞庭八百里，玉盤盛水銀。長虹忽照影，大哉五色輪。我舟度其中，晃晃驚我神。朝發黄陵祠，暮至赤沙曲。借問此何處，滄灣三十六。青蘆望不盡，明月耿如燭。灣灣無人家，只就蘆邊宿。【略】

九山如馬首，一一奔洞庭。小舟過其下，幸哉波浪平。大風忽怒起，我舟如葉輕，或升千丈坡，或落千丈坑。回望九馬山，政與大浪争。如飛鶩車轂，亂打睢陽城。又如白獅子，山下跳擊鬣。須臾入别浦，萬死得一生。始知茵席濕，盡覆杯中羹。【略】

天寒白馬渡，落日山陽村。是時無霜雪，萬里風奔奔。外旃吹已透，内纊冰不温。吹馬馬欲倒，吹笠任飛翻。不見行路人，但見草木蕃。忽看野燒起，大燄燒乾坤。聲如震雷震，勢若江湖吞。虎豹走散亂，麋鹿不足言。夜投野店宿，無壁亦無門。此行值三厄，幸得軀命存。明發見老姊，斗酒爲招魂。

揚舲下大江，日日風雨雪。留滯蠡背洲，十日不得發。岸冰一尺厚，刀劍觸

舟楫。岸雪一丈深，屹如玉城堞。同舟二三士，頗壯不恐懾。蒙氊閉篷卧，波裏任傾側。晨興視鬚上，積雪何皎潔。欲上不得梯，欲留岸頻裂。扳援始得上，幸有人見接。荒村兩三家，寒苦衣食缺。買豬祭波神，入市路已絶。如今得安坐，閒對妻兒説。【略】

雪霽下揚子，閒望江上山。山山如白玉，日照金孱顔。是時江水浄，影落清鏡寒。潮催庚信老，雲送佛貍還。萬古感心事，惆悵垂楊灣。

宋・洪邁《容齋隨筆・五筆》卷五 玉津園喜晴詩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歸。邁進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可須羯鼓更催花。

宋・方岳《秋崖集》卷五 新晴

久雨村仍暝，新晴物自欣。蝶翎穿户過，禽哢隔溪聞。野徑忙穿屐，山泥儘濺羣。柳垂春寂寂，花落雪紛紛。半月風雷亟，四郊烟水雲。畫圖寒不捲，林壑遠難分。好在魚蝦侶，甘同鳥獸羣。塢深藏曲折，竈冷鬱氛氳。野碓多舂藥，山庖少膳葷。瓶儲徵士粟，澗煮野人芹。美可冰甕茹，香惟瓦甑醺。鷹芽長一寸，貓笋重兼斤。淡泊諳貧味，熹微策睡勳。意行隨遠近，高卧送朝曛。原隰桑麻沃，衡門卉木薰。隱居捐世累，處士應星文。詩憶春池草，書忘秘閣芸。桐孫涵古色，柏子吐奇芬。載籍悲千古，枰棋慙兩軍。烏藤同寢飯，黄犢了耕耘。目爲蠅頭眩，肱緣鸛觜皸。一科曾不補，四體正須勤。陋巷瓢供飲，文窮硯待焚。剛腸猶木强，皺面自靴紋。夜帳猿孤憤，山籬犬怒狺。怪哉空復咄，老矣尚何云。我亦輕餘子，人誰愛此君？避喧方匿影，走俗枉勞筋。日月雙飛鳥，江湖一聚蚊。相攜聊醉去，酒不到劉墳。

霜鋪銀野近春游，妙境閑看勝早秋。月照柳條横雪面，天寒鳥語絶枝頭。深林竹繞音偏逸，曲處河冰水不流。獨醉後園身未倦，爲憐冬景再登樓。

清・李鴻章等《順天府志》卷六九 至正十五年京師童謡云：一陣黄風一陣沙，千里萬里無人家。回頭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馬。

清・趙石興校注《鳳城縣志》 冬至（孫守書）

日短消寒九九初，梅將破臘柳將舒。灰添一綫渾難覺，道是天心轉也無。

一綫陽生已轉移，資發萬物定初基。欲知天地推元化，却在梅花數點時。

秋風歌

天地不能有生而無殺，世道不能有平而無陂。人間名利如網羅，兩鬢那堪萬事磨。君不見邊城秋早西風多，蕭蕭木葉辭枝柯。草木無情猶如此，少年白頭轉瞬耳。胡弗行樂且及時，掃却愁不知。

浮雲（王克盛）

盡日凌空自在行，乾坤到處任縱横。漫天似有甘霖意，出世全無利澤情。只是隨風爲聚散，那能作雨管陰晴？斯須變幻成蒼狗，枉受人間寶貴名。

落葉

蕭蕭敗葉走青黄，散盡秋聲上畫廊。巧托花梢偏嫵媚，偶乘風力便飛揚。當蹊錯雜憑誰掃，過眼烟雲笑爾忙。争似階前老鬆樹，凌雲骨幹自蒼蒼。

清・楊應琚編纂《西寧府新志》卷三九 從軍（唐・虞世南）

塗山烽候驚，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劍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凛凛嚴霜節，冰壯黄河絶。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結髮早驅馳，辛勤事旌麾。馬凍重關冷，輪摧九折危。獨有西山將，年年屬數奇。

塞垣（崔融）

疾風卷溟海，萬里揚沙礫。仰望不見天，昏昏竟朝夕。是時軍兩進，東拒復西敵。蔽山張旆鼓，間道潛鋒鏑。精騎突曉圍，奇兵襲暗壁。十月邊塞寒，四山沍陰積。雨雪鴈南飛，風塵景西迫。昔我事討論，未嘗怠經籍。一朝棄筆硯，十年操矛戟。豈要黄河誓，須勒燕山石。可嗟牧羊臣，海外久爲客。

清・楊應琚編纂《西寧府新志》卷三九 西征軍行遇風

北風卷塵沙，左右不相識。颯颯吹萬里，昏昏同一色。馬煩不敢進，人急未遑食。草木春更悲，天景晝相匿。夙齡慕忠勇，雅尚存孤直。覽史懷浸驕，讀詩嘆孔棘。及兹戎旅地，忝從書記職。兵氣騰北荒，軍聲振西極。坐覺威靈遠，行看氛祲息。愚臣何以報，倚馬申微力。

塞外三首（鄭愔）

陽烏南飛夜，陰山北地寒。漢家征戍客，年歲在樓蘭。玉塞朔風起，金河秋月團。邊聲入鼓吹，霜氣下旌竿。海外歸書斷，天涯旅鬢殘。子卿猶奉使，恒向節旄看。塞外蕭條望，征人此路賒。邊聲亂朔馬，秋色引胡笳。遥嶂侵歸日，長城帶晚霞。斷蓬飛古戍，連雁聚寒沙。每暗雲無葉，山春雪作花。丈夫期報主，

萬里獨辭家。荒壘三秋夕，窮郊萬里平。海陰凝獨樹，日氣下連營。戎旆霜旋重，邊裘夜更輕。將軍猶轉戰，都尉不成名。折柳悲春曲，吹笳斷夜聲。明年漢使返，須築受降城。

隴右(長孫佐輔)

陰雲凝朔氣，隴上正飛雪。四月草不生，北風勁如割。朝來羽書急，夜宿長城窟。道隘行不前，相呼抱鞍歇。人寒指欲墮，馬凍蹄皆裂。射鴈旋充饑，斧冰還止渴。寧辭解圍鬪，但恐乘疲沒。早晚邊候空，歸來養辛骨。

送張判官赴河西(王維)

單車會出塞，報國敢邀勳。見逐張征夷，今思霍冠軍。沙平連白雪，蓬卷入黃雲。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

送白利從金吾董將軍西征(李白)

西羌延國討，白起佐軍威。劍決浮雲氣，弓彎明月輝。馬行邊草綠，旗卷曙霜飛。抗手凜相顧，寒風生鐵衣。

塞下曲二首

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願將腰下劍，直爲斬樓蘭。

清・楊應琚編纂《西寧府新志》卷四〇 西寧道中(詹理御史)

湟中四境接窮荒，攬轡西遊肅命將。赤日不磨山積雪，清秋先到草驚霜。行從問俗方停蓋，坐未移時又束裝。自愧菲椸空倚劍，昇平何以答明王？

湟中仲春大風(楊文乾東昌太守)

小齋獨坐意凉凉，何事春風怒欲狂？傍捲青鬱雲亂舞，上凌碧落日無光。想應虎嘯山林震，可但龍吟海勢忙。讀罷漢高雄句後，壯懷直欲比中郎。

雜録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華第五》 大雩者何？旱祭也。雩者曰：氣象觀測與儀器總部・觀測記録部・雜録

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

漢・班固《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上》 以陰陽言之，大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大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秋，緧也，物緧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内，四方之中，經緯通達，乃能端直，於時爲四季。

漢・班固《漢書》卷二七上《五行志中之上》 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兑》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絶，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奥，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旤，鼻痾。説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兑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旤，與常雨同應。此説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旤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漢・班固《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説其意，草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晉・葛洪輯《西京雜記》卷五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

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愆，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蕭蒿敵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實，若無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裔。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爲陽，陰用事此則氣爲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陰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齊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齊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温泉，火至陽而有凉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凉，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凉而上蒸成雨矣。敞曰：然則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凉失度。敞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二九《符瑞志下》 雲有五色，太平之應也，曰慶雲。若雲非雲，若煙非煙，五色紛縕，謂之慶雲。

唐・魏徵等《隋書》卷二〇《天文志中》 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

唐・魏徵等《隋書》卷二一《天文志下》 日，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又曰，或黑或青或黄，師破。又曰，遊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候也。若天氣清静，無諸遊氣，日月不明，乃爲失色。或天氣下降，地氣未升，厚則日紫，薄則日赤，若於夜則月白，皆將雨也。或天氣未降，地氣上升，厚則日黄，薄則日白，若於夜則月赤，將旱且風。亦爲日月暈之候，雨少而多陰。或天氣已降，地氣又升，上下未交則日青，若於夜則月緑色，將寒候也。或天地氣雖交而未密，則日黑，若於夜則月青，將雨不雨，變爲霧霧，暈背虹蜺。又曰，沉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皆有雲鄣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

又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臣謀君。故曰，久陰不雨臣謀主。霧氣若晝若夜，其色青黄，更相掩冒，乍合乍散，臣謀君，逆者喪。山中冬霧十日不解者，欲崩之候。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者，其下有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重大者，多雨。

又　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爲陰陽氣亂之象。從寅至辰巳上，周而復始，爲逆者不成。積日不解，晝夜昏暗，天下欲分離。

凡霧四合，有虹各見其方，隨四時色吉，非時色凶。氣色青黄，更相掩覆，乍合乍散，臣欲謀君，爲逆者不成，自亡。

凡霧氣四方俱起，百步不見人，名曰晝昏，不有破國，必有滅門。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以上，或一日，或一時，雨不霑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大旱。

又　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則百里内。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

又　凡氣初出，似甑上氣，勃勃上升。氣積爲霧，霧爲陰，陰氣結爲虹蜺暈珥之屬。

又　候氣，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没時處氣，以見知大。占期内有大風雨久

陰，則災不成。故風以散之，陰以諫之，雲以幡之，雨以厭之。

唐・康駢《劇談錄》卷上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江海。鼓怒之間，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暗忽開，亦有青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怒浪驚瀾翕然，遂低數丈。是夕，飄溺尤甚，京邑遂至蕭條，十餘年間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閤者白，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堤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爲妖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火燼遺落，騎從纔過，煙焰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潦將興，穀洛先漲，魏王與月波二堤俱壞，乃明閤者之言。

華山龍移湫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崖壠高亞，無貯水之所。此夕迴從數丈小山，從東西直亘南北，峯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疏鑿。京洛符旅，無不枉道而觀。有好事者自輦轂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逮於累月。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子湫，與崖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汎其上。或覩片葉纖莖，必有飛鳥銜而去之。祈禱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綺羅之類啓祝投之，欻然而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話靈應之事。其間有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俄有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忽有風雨冥晦，車馬幾爲暴水所漂邇。後人愈敬之，莫有敢犯者。

唐・康駢《劇談錄》卷下　命相日雨雹崔沆、豆盧琢。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廣陵將及襄漢，朝廷以王鐸令公爲南面都統，崔相國、豆盧相國同日策拜。宣麻之際，殿庭霧氣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賀，有雹大如雞卵。時五月二十三日。識者以爲鈞軸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師，二相俱及于難。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唐・張讀《宣室志》卷二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益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村甿陳翁者，嘗獨行田間，忽逢一人，儀狀甚異，攜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珮，光飾華煥，鞭馬疾驅。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謂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于此亦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今上帝以汝里中俱病熱，豈獨驕陽之所致乎？且有癘鬼在君邑中爲祟，故人多此疾。上帝命我逐之。俄而不見。陳翁即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雲朔之間病熱者皆愈。

唐・張讀《宣室志》卷七　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本郡人，道行彰聞於里中，年七十餘。一夕，既闔關，忽大風雷，若起於禪堂，殷然不絕，燭滅而塵坌，晦黑且甚，簷宇搖震。矍然自念曰：吾棄家爲僧，迨茲四紀，暴雷如此，豈神龍有怒我者？不然有罪當雷震死耳。既而聲益甚，復坐而祝曰：某少學浮屠氏，爲沙門，迨五十餘年，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不然且有黷神龍耶？設如是，安敢逃其死。儻不然，則願昭使開霽，俾舉寺僧得自解也。言訖，大震一聲，若發左右，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于廡。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廬舍搖動，諸子益懼。經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咸有赤文，縱橫十數，狀類杖痕，疑雷鬼之所爲也。

唐・張讀《宣室志》卷一〇　臨淮郡有館亭，濆泗水上。亭傍大木周數十拱。突然勁枝陰合百步，往往有疾風迅雷暮發其中。人望見亭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雷，既息光亦隨闕。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於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將伺之。於是挈衣橐止于亭中以伺焉。後一夕，忽有大風雷振于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坐，果覺有物蟠繞其身，冷如冰凍，束不可解，回視見二老人在身後，子春即奮躍揮臂，砉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雷爽霽，聞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告來觀，謂子春且死矣，及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患。

唐・高彥休《唐闕史》卷下　盧尚書莊墮雨工

洛城建春門外有信安盧尚書莊，竹樹亭臺，芰荷洲島，實爲勝境。乾符乙未歲，有鄉薦之士，相與避暑，坦率于西亭。釣罷弈棊之際，陰雲暴興，雷霆擊空，食頃大雨，未可整歸騎第，臨軒觀霖霪之勢。忽有一物墮于簷下，甚牂其狀，而

崇角奢足，隨隕偃于奕榻之前，如傷困者。衆咸驚異，相與環觀。危軒跨池，少頃則泅轉于水中矣。柔毛雨漬，印于碧砌，積久不滅。相與逼視，餘腥薄人。命僕搜池，竟不復得。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四《梁書四・太祖紀四》　開平三年辛卯，是日，降雪盈尺，帝昇壇而雪霽。禮畢，御五鳳樓，宣制大赦天下。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二五《唐書一・武皇紀上》　武皇即獻祖之第三子也。母秦氏，以大中十年丙子歲九月二十二日生於神武川之新城。在娠十三月。載誕之際，母艱危者竟夕。族人憂駭，市藥於鴈門，遇神叟告曰：「非巫醫所及，可馳歸，盡率部人，被甲持旄，擊鉦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族人如其教，果無恙而生。是時，虹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三九《唐書一五・明宗紀五》　天成三年二月丁丑朔，有司上言，太陽合虧，既而有雲不見，羣官表賀。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一三《周書四・太祖紀四》　顯德元年，是年七月一日，改元開運。是夜大雷雨，明德門內井有石槽，槽有龍首，其夕漂流十數步而龍首斷焉。

開運元年正月乙未，大霧中有白虹相偶。其歲，自正月朔日後，景色昏晦，日月多暈，及嗣君即位之日，天氣晴朗，中外肅然。

宋・王溥《五代會要》卷一　開運元年正月，大霧中有白虹相偶。其歲，自正月朔日後，景色昏晦，日月多暈，及嗣君即位之日，天氣晴朗，中外肅然。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五《五行志二》　天寶十一載六月，虢州閿鄉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踴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二〇《張東之傳》　初，易之等誅後，中宗猶豫國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湜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公終夕坐於中堂，黎明出視之，雪深二尺。胡公問予曰：「是何祥也？」予曰：「雷烈多發於盛夏。其發也，必有龍火之異。今秋已去，雪深如此，震發暴而非常。古諺云：天怒不移晷，天喜行千里。言怒不久，其發三四而止。雷、風，天之號令。終夜不息，必將大有誅殺。」公曰：「事將何如？」予曰：「比收復青唐不費一鏃，恐姦酋深謀，爲內外連結攖城之變。吾雖係其主，而餘黨桀黠，如星摩沁戡、結斡綽克等皆在青唐城內，其部族衆强。又邈川馬用誠不足倚辦。可遣人密諭王贍，令嚴設備。自宗噶爾抽回王愍，令守邈川，互相應援，以防不測。」乃以蠟封書，僞髡蕃官嘉木燦伊費赫置蠟封於衲衣中，遣間道令四日至青唐，責報而還。閏九月十一日，西羌果叛，攻圍青唐、邈川，及陷納木宗堡、丹巴太原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謹乎，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

宋・李復《潏水集》卷六　華陰遇雨記

元豐二年夏五月，予自汴歸雍。時旱久極暑，度崤陵，過稠桑，重坂隘谷，烈日鑠石，塵沙蔽天。晝息夕行，凡二十日方次潼關。過關道泉店敷水，見清溪橫路，羣木連陰，心已奮喜。望華嶽日光在頂，層雲蕩胷，仙掌亭亭，似招歸隱。俄急雨飛灑，遥映空山，森如銀竹。頃，濃雲如墨，奔走四合，雷驚霆擊，怒風鼓蕩，暴雨大作，若傾江湖。天地晦，實牛馬不可辨，遂少待于郵置。逾時雨霽雲散，山川草木洗滌清潤，若乾坤初闢，萬物一新。蓮嶽傑然出臨大路，雄偉嚴竦，意勢無前，猶義師智將出征伐，威行萬里，莫不震疊。而又秀氣麗色，輝亂晴照，美瑞器車輻孕于中，發不可揜。若禮樂君子，文物典章，煥然咸在羣峯。左右駿奔拱峙。信乎，神靈尊于羣山，巍鎮西極，真天下之偉觀也！矯首竚望，連旬炎暍之困灑然遽失。清氣習習，使人憑虛欲仙。予久欲訪少室之別都，尋蓂收之外館，迫于問疾速歸之心，未暇從容，將俟異日來遊。姑識一時之事于驛壁。趙郡李某履中記。

震雷記

元符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方已。凡一百三十餘震，墻壁搖動，簷瓦散墜，人危，立不敢寢，惴惴然，甚有覆壓之虞。予與元帥胡公終夕坐於中堂，黎明出視之，雪深二尺。胡公問予曰：「是何祥也？」予曰：「雷烈多發於盛夏。其發也，必有龍火之異。今秋已去，雪深如此，震發暴而非常。古諺云：天怒不移晷，天喜行千里。言怒不久，其發三四而止。雷、風，天之號令。終夜不息，必將大有誅殺。」公曰：「事將何如？」予曰：「比收復青唐不費一鏃，恐姦酋深謀，爲內外連結攖城之變。吾雖係其主，而餘黨桀黠，如星摩沁戡、結斡綽克等皆在青唐城內，其部族衆强。又邈川馬用誠不足倚辦。可遣人密諭王贍，令嚴設備。自宗噶爾抽回王愍，令守邈川，互相應援，以防不測。」乃以蠟封書，僞髡蕃官嘉木燦伊費赫置蠟封於衲衣中，遣間道令四日至青唐，責報而還。閏九月十一日，西羌果叛，攻圍青唐、邈川，及陷納木宗堡、丹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二　武帝征和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八　元帝永光元年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一〇四　則天后永昌元年，八月，乙未，秋官尚書

等城。賴贍得諭，已有備。及愍已帶兵馬至邈川，內外無結連，隨遣苗履應援，破賊錫喇卜宗堡。十二月，王贍、高永年再破奇塔特城布敦谷賊。聚苗履，又破南丁壘，青唐、邈川皆完。明年三月，羌酋綽爾結又挾羌雜小隆贊斷省章硤路，圍隆赤特城，攻犯青唐，再遣將破之。朝廷命王贍過河州，前後斬獲一萬六千餘級。於青唐之東築爲京觀。予初言此，胡公亦未以爲然。已而幡然見從，若少遷延，必敗大事，官軍八萬餘人無骨可歸。嗚呼，天之去人高且遠矣，詔告如此。近世有謂天變出於偶爾，無足懼者，甚非君子畏天之意。朝散郎管勾熙河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機宜文字李復記。

宋・文瑩《續湘山野錄》 太宗善望氣。一歲春晚，幸金明，回蹕至州北合懽拱聖營，雨大下。時有司供擬無雨仗，因駐蹕轅門以避之，謂左右曰：「此營他日當出節度使二人。」蓋二夏昆仲守恩、守贇在營方卯，後侍真廟於藩邸。當龍飛，二公俱崇高。後守恩爲節度使，守贇知樞密院事，終於宣徽南、北院使。

向大資敏中祥符四年十月爲東嶽奉册使，奏：「奉册前十日，雨雪日甚。至十一月五日，詣本廟奉册，忽至景氣晴和，宛若春意。」又得兗州狀稱：「據黃現鋪人員夏興狀，今月四日將兵巡至馬嶺，見五人各服黃紫衣，執旛蓋輿等。恐是册使，向前迎接。忽然霧氣漸起，即不見。」又得天貺觀道士孫守一狀：「册使詣本廟燒香畢，有皂鶴盤旋飛翥甚久，即不見。」詞臣各進頌。

宋・江少虞《事實類苑》卷六〇《廣知博識》 見龍

張洎使高麗，方泛舟海中，因問舟人龍可識乎，對曰：「常因雲起，多見垂尾於波瀾間，動搖伸縮良久，雨大作。未嘗見其全體及頭足也。」洎因冠帶焚香，祝以見真龍。時天晴霽，忽有龍見於水際，少頃漸多，以至彌望蠢然無數。洎甚震駭，良久而沒。楊文公談苑

宋・范成大《吳船錄》卷上 雷洞者，路左深崖萬仞，磴道缺處，則下瞰沉黑若洞然。相傳有淵水，龍神所居。凡七十二洞，歲旱則禱於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彘及婦人敝履之類，以棖觸之，往往雷風暴發。峯頂光明巖上所謂兜羅綿雲亦多出於此洞。過新店八十四盤娑羅平。娑羅者，其木華如海桐，又似梅楊，花紅白色，春夏間開，惟此山有之。如登山半即見之，至此滿山皆是。大抵大峩之上，凡草木禽蟲悉非世間所有。昔固傳聞，今親驗之。余來以季夏，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有雪漬斕斑之跡，草木之異，有如八仙。而深紫有如牽牛而大數倍，有如蓼而淺青。聞春時異花尤多，但是時山寒人鮮，能識之草葉之異者亦不可勝數。山高多風，木不能長，枝悉下垂，古苔如亂髮，鬖鬖掛木上，垂至地長數丈。又有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亦不能高，重重偃蹇如浮圖，至山頂尤多。又斷無鳥雀，蓋山高飛不能上。自娑羅平過思佛亭、軟草平、洗脚溪，遂極峯頂後。初辰暑，路漸高漸寒，到八十四盤則驟寒，比及山頂，亟挾纊兩重，又加氈衲駝茸之裘，盡衣笥中所藏，繫重巾攝氈，猶凜慄不自持。則熾炭擁爐，危坐山頂。

宋・江少虞《事實類苑》卷四《祖宗聖訓・仁宗》 慶曆二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於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陛。」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上曰：「比欲下詔罪已，避寢徹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白，一心密禱爲佳爾。」

宋・江少虞《事實類苑》卷四九《休祥夢兆》 東嶽受册之異

祥符四年十月爲東嶽奉册使奏奉册。事前十日雨雪日甚，至十一月五日謁本廟奉册，忽然景風晴和，宛若春煦。又得兗州狀稱：據黃現鋪人員夏興狀，今月四日，將兵巡至馬嶺，見五人各服黃紫衣，執幡蓋輿等，恐是册使，向前迎接。忽然霧氣漸起，即不見。又得天貺觀道士孫守一狀册，使詣本殿燒香畢，有皂鶴兩隻，至殿盤旋飛翥甚久，詞臣各進頌。

宋・江少虞《事實類苑》卷六〇《廣知博識》 見龍

張洎使高麗，方泛舟海中，因問舟人龍可識乎，對曰：「常因雲起，多見垂尾於波瀾間，動搖伸縮良久，雨大作。未嘗見其全體及頭足也。」洎因冠帶焚香，祝以見真龍。時天晴霽，忽有龍見於水際，少頃漸多，以至彌望蠢然無數。洎甚震駭，良久而沒。楊文公談苑

宋・范成大《吳船錄》卷上 雷洞者，路左深崖萬仞，磴道缺處，則下瞰沉黑若洞然。相傳有淵水，龍神所居。凡七十二洞，歲旱則禱於第三洞，初投香幣不應，則投死彘及婦人敝履之類，以棖觸之，往往雷風暴發。峯頂光明巖上所謂兜羅綿雲亦多出於此洞。過新店八十四盤娑羅平。娑羅者，其木華如海桐，又似梅楊，花紅白色，春夏間開，惟此山有之。如登山半即見之，至此滿山皆是。大抵大峩之上，凡草木禽蟲悉非世間所有。昔固傳聞，今親驗之。余來以季夏，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有雪漬斕斑之跡，草木之異，有如八仙。而深紫有如牽牛而大數倍，有如蓼而淺青。聞春時異花尤多，但是時山寒人鮮，能識之草葉之異者亦不可勝數。山高多風，木不能長，枝悉下垂，古苔如亂髮，鬖鬖掛木上，垂至地長數丈。又有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亦不能高，重重偃蹇如浮圖，至山頂尤多。又斷無鳥雀，蓋山高飛不能上。自娑羅平過思佛亭、軟草平、洗脚溪，遂極峯頂後。初辰暑，路漸高漸寒，到八十四盤則驟寒，比及山頂，亟挾纊兩重，又加氈衲駝茸之裘，盡衣笥中所藏，繫重巾攝氈，猶凜慄不自持。則熾炭擁爐，危坐山頂。

有泉煑米不成飯，但碎如砂粒。萬古冰雪之汁，不能熟物。余前定知之，自山下携水一缶來，財自足也。移頃，冒寒登天仙橋，至光明巖炷香，小殿上木板皮蓋之。王瞻叔參政嘗易以瓦，爲雪霜所薄，一年輒碎。後復以木皮，易翻，可二三年。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己申後，不若歸舍，明日復來。遂巡，忽雲出巖下旁，谷中即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仗，既當巖，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盞茶頃光没，而其旁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没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横射巖腹，人亦謂之小現。日暮雲物皆散，四山寂然。乙夜，燈出巖下，徧滿，彌望以千百計。夜寒甚，不可久立。丙申復登巖眺望，巖後峨山萬重，少北則瓦屋山，在雅州。少南則大瓦屋，近南諸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佛現。此諸山之後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自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綿延入天竺諸蕃，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間。瑰奇勝觀，真冠平生矣。復詣巖殿致禱。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飛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巖腹，有大圓光偃卧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青黄紅緑之色，光至正中虚明凝，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虚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旁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没，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横亘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峯巒，草木皆鮮妍絢蒨，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綿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極難得。食頃，光漸移過山，而左顧雷洞山上，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轉徙得得，與巖正相直，色狀具變，遂爲金橋，大略如吴江垂虹而圮，有紫雲捧之。凡自午至未，雲物淨盡，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没。同登峯頂者，幕客簡世傑伯雋、楊光商卿、周傑德俊、虞植子建及家弟成績。今日復有同年楊悉伯勉、幕客李嘉謀良仲自夾江來，甫至而光現。丁酉下山。始登山時雖躋攀艱難，有繩曳其前，猶險而不危。下山時雖復以繩縱與後，梯斗下，與夫難著脚，既險且危。下山漸覺暑氣，以次減去綿衲。午至白水寺，則絺如故。聞昨暮寺中大雷雨，峯頂夕陽快晴，元不知也。

又　石湖居士以淳熙丁酉歲五月二十九日戊辰離成都。是日泊舟小東都合江亭下。合江者，岷江别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於此，以下新津。緑野平林，烟水清遠，極似江南。亭之上曰「芳華樓」，前後植梅甚多，故事臘月賞梅於此。管界巡檢在亭旁，每花開及三分，巡檢司具申：一兩日開燕，鹽司預焉。蜀人入吴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吴之。王瞻叔參政嘗易以瓦，爲雪霜所薄，一年輒碎。後復以木皮，易翻，可二三年。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己申後，不若歸舍，明日復來。遂巡，忽雲出巖下旁，谷中即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仗，既當巖，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盞茶頃光没，而其旁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没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横射巖腹，人亦謂之小現。日暮雲物皆散，四山寂然。乙夜，燈出巖下，徧滿，彌望以千百計。夜寒甚，不可久立。丙申復登巖眺望，巖後峨山萬重，少北則瓦屋山，在雅州。少南則大瓦屋，近南諸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佛現。此諸山之後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自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綿延入天竺諸蕃，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間。瑰奇勝觀，真冠平生矣。復詣巖殿致禱。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飛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巖腹，有大圓光偃卧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青黄紅緑之色，光至正中虚明凝，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虚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旁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没，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横亘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峯巒，草木皆鮮妍絢蒨，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綿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極難得。食頃，光漸移過山，而左顧雷洞山上，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轉徙得得，與巖正相直，色狀具變，遂爲金橋，大略如吴江垂虹而圮，有紫雲捧之。凡自午至未，雲物淨盡，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没。同登峯頂者，幕客簡世傑伯雋、楊光商卿、周傑德俊、虞植子建及家弟成績。今日復有同年楊悉伯勉、幕客李嘉謀良仲自夾江來，甫至而光現。丁酉下山。始登山時雖躋攀艱難，有繩曳其前，猶險而不危。下山時雖復以繩縱與後，梯斗下，與夫難著脚，既險且危。下山漸覺暑氣，以次減去綿衲。午至白水寺，則絺如故。聞昨暮寺中大雷雨，峯頂夕陽快晴，元不知也。

又　石湖居士以淳熙丁酉歲五月二十九日戊辰離成都。是日泊舟小東都合江亭下。合江者，岷江别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於此，以下新津。緑野平林，烟水清遠，極似江南。亭之上曰「芳華樓」，前後植梅甚多，故事臘月賞梅於此。管界巡檢在亭旁，每花開及三分，巡檢司具申：一兩日開燕，鹽司預焉。蜀人入吴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吴之。王瞻叔參政嘗易以瓦，爲雪霜所薄，一年輒碎。後復以木皮，易翻，可二三年。人云佛現悉以午，今己申後，不若歸舍，明日復來。遂巡，忽雲出巖下旁，谷中即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仗，既當巖，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倚立，相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盞茶頃光没，而其旁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没雲中，復有金光兩道横射巖腹，人亦謂之小現。日暮雲物皆散，四山寂然。乙夜，燈出巖下，徧滿，彌望以千百計。夜寒甚，不可久立。丙申復登巖眺望，巖後峨山萬重，少北則瓦屋山，在雅州。少南則大瓦屋，近南諸形狀，宛然瓦屋一間也。小瓦屋亦有光相，謂之辟支佛現。此諸山之後即西域雪山。崔嵬刻削，凡數十百峯。初日照之，雪色洞明，如爛銀晃耀曙光中。此雪自古至今未嘗消也。山綿延入天竺諸蕃，相去不知幾千里，望之但如在几案間。瑰奇勝觀，真冠平生矣。復詣巖殿致禱。俄氛霧四起，混然一白，僧云銀色世界也。有頃，大雨傾注，氛霧辟易，僧云洗巖雨也。佛將大現，飛羅綿雲復布巖下，紛郁而上，將至巖數丈輒止。雲平如玉，地時雨點猶餘飛。俯視巖腹，有大圓光偃卧平雲之上，外暈三重，每重有青黄紅緑之色，光至正中虚明凝，觀者各自見其形現於虚明之處，毫釐無隱。一如對鏡舉手動足，影皆隨形而不見旁人。僧云攝身光也。此光既没，前山風起雲馳，風雲之間復出大圓相光，横亘數山，盡諸異色，合集成采峯巒，草木皆鮮妍絢蒨，不可正視。雲霧既散，而此光獨明，人謂之清現。凡佛光欲現，必先布雲，所謂兜羅綿世界。光相依雲而出，其不依雲，則謂之清現，極難得。食頃，光漸移過山，而左顧雷洞山上，復出一光，如前而差小，須臾亦飛行過山外，至平野間轉徙得得，與巖正相直，色狀具變，遂爲金橋，大略如吴江垂虹而圮，有紫雲捧之。凡自午至未，雲物淨盡，謂之收巖，獨金橋現。至酉後始没。同登峯頂者，幕客簡世傑伯雋、楊光商卿、周傑德俊、虞植子建及家弟成績。今日復有同年楊悉伯勉、幕客李嘉謀良仲自夾江來，甫至而光現。丁酉下山。始登山時雖躋攀艱難，有繩曳其前，猶險而不危。下山時雖復以繩縱與後，梯斗下，與夫難著脚，既險且危。下山漸覺暑氣，以次減去綿衲。午至白水寺，則絺如故。聞昨暮寺中大雷雨，峯頂夕陽快晴，元不知也。

宋・范成大《吴船録》卷下　淳熙四年八月戊辰，舟將至平善壩，青天烈日中忽大風，急雨傾盆。食頃，至壩下，風定雨止，晴色如故，若江瀆之神相送者。丁亥，風作不可行。戊子，早解維欲出，江風不已，至暮逾甚，又留一夕。土人有絶勝亭，一望平野，可盡西川。杜子美所謂「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是日從歡，然竟日忘其居之陋也。己卯大雨，不可登修覺者。新津縣對江一小山上雲來。蜀無梅雨，子美梅熟時經行，偶值雨耳。恐後人便指爲梅雨，故辯之。

淳熙丁酉五月二十九日，新津縣廨上雨旁風，無一席寬潔處。送客貪於相茂。前兩旬大旱，種幾不入土，臨行連日得雨，道見田翁欣然曰：「今年又熟矣」。五十里至郫縣，觀者塞塗，皆嚴粧盛飾，帘幕相望。蓋自來無制帥行此路者，自是而西州縣皆然。郫邑屋極盛，家家有流水脩竹，而楊氏之居爲最。縣圃本犀浦縣，今廢屬郫，猶爲壯鎮。杜子美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蜀無梅雨，子美梅熟時經行，偶值雨耳。恐後人便指爲梅雨，故辯之。

淳熙丁酉五月二十九日，新津縣廨上雨旁風，無一席寬潔處。送客貪於相從歡，然竟日忘其居之陋也。己卯大雨，不可登修覺者。新津縣對江一小山上有絶勝亭，一望平野，可盡西川。杜子美所謂「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是日丁亥，風作不可行。戊子，早解維欲出，江風不已，至暮逾甚，又留一夕。土人云：「上江社前後轍大風數日，謂之社風。上下水船悉不行。」果然。己丑社風稍息，解維小泊漢口。漢水自北岸出，清碧可鑑，合大江濁流始不相入。行里許則爲江水所勝，渾而一色。凡水自兩岸出於江者皆然。其行緩，故得澄瑩。大江如激箭萬里奔流，不得不濁也。午後風息，通行百八十里。九月丁酉朔泊江州，風作，終日不行。戊戌風小止。巳時發江州，回望廬山，漸東而高，不復迤邐之狀。過湖口望大孤，如道士冠立碧波萬頃中，亦奇觀也。九十里至交石夾宿。己亥發交石夾，東望小孤如艾炷，午後過之。澎浪磯在其南，風起波作又行。食頃，通行八十里，泊鼈背洲。欲泊馬當，風甚，不可。前江中有風，則白浪頭作，便不可行。庚子，風未止，强移船數里，馬當對岸小港中泊。辛丑，風少緩，移舟五六里，風復作波斯夾，泊夾中，浪猶洶湧。壬寅，泊波斯夾，日暮風息，月明欲行船。甲辰，發長風

沙百里，午至池州池口泊。望淮亭去城南十餘里。夜大風，舟檝搖蕩，通夕不寐。乙巳泊池州，入城登九華樓，作重九。風雨陡作，懶至齊山，望之數里間一土山，極庳小，上有翠微亭，特以杜牧之詩傳耳。九華稍秀出，然不逮所聞。夜移舟出江，却入南湖口，泊□水亭。丙午離池州，十數里風作，泊清溪口。

宋・吳泳《鶴林集》卷一五 乾道初郊雷變

乾道三年十一月丙寅，合饗天地於圜丘。以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值雨望祭于齋宮。還青城質明，還內羣臣赴文德殿聽制。戊辰雷發，非時。己巳賜三省樞密院詔及戒諭中外百僚詔，癸酉詔罷左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事葉顒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魏杞，並以郊祀雷震故也。

丁丑詔曰：比者，盛冬之月雷聲震發，上天譴告不虛，其應惕然警戒。深懼朕有失德，朝有闕政，民有疾苦，上奸陰陽之和，可令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咎徵，毋有所隱。

宋・洪邁《夷堅志・乙》卷二一 龍旋窩

樂平縣西三十五里，地名龍漩窩。相傳以爲昔有龍從地出，陷爲污池，不知其何歲年也。紹熙歲甲寅七月十八日，天大雷雨，白晝晦暝，人對坐不相覩，皆謂昏暮。已而廓然開霽，日脚銜山。視官道傍桑園中，一穴氣蓬勃如烟霧。少頃，有從二里外至者云：正見此處一大龍，夭矯幾百餘丈，拏空而升。觀者蓄縮驚懼，累日始定。以小繩數十丈矼石墜入穴內，不得所止。是歲十一月，余仲庸過焉，聞父老言，即詣其所。穴口徑可二尺許，涵水極清澈，愈下愈廣，猶有白氣出于外，距舊渦纔百步。此地去江湖遠，而神龍居之，不可曉也。

宋・高似勝《緯略》卷七 卧雪圖

卧雪圖巨然所作。漢時雪丈餘，洛陽令至袁安門，無行路，令人探雪，見安僵卧，令舉爲孝廉。又有焦先出於漢末，冬雪大至，袒卧不移。又有胡定光，穎川人，雪覆其室，令遣排雪，遺乾糗，事亦大略相類。人用雪中事但言袁安。丁晉公鎮金陵，重建賞心亭，取家藏袁安卧雪圖以張於亭之屏，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守，雖極愛，不敢取。後一帥竊去，易以蘆雁。王琪君玉留詩曰：「□□□□□□壺，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遼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再再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

清・高似勝《緯略》卷一〇 北風圖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皆熱。又畫北風圖，見者復寒。隋朝官本有衛協畫北風圖，一卷不復，有漢人之筆矣。然古人多好，以詩爲圖，陸探微有新臺圖，衛協又有黍離圖，司馬昭又有豳風七月圖，戴安道作南都賦圖。人尚以爲有益，而況以詩爲圖乎？

明・張岱《夜航船》卷一《天文部》 風風神名封十八姨，又名馮異。雲雲神名雲將。

八風　八節之風，立春條風，赦小過，出稽留。春分明庶風，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報土功，祀四郊。秋分閶闔風，解懸垂，瑟琴不張。立冬不周風，修宮室，完邊城。冬至廣漢風。誅有罪，斷大刑。

四時風　郎仁寶曰：春之風，自下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之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

少女風　管輅過清河，倪太守以天旱爲憂。輅曰：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已有陽鳥和鳴，其雨至矣。果如其言。

石尤風　石氏女爲尤郎婦。尤爲商遠出，妻阻之，不從。郎出不歸，石病且死，曰：吾恨不能阻郎行，後有商賈遠行者，吾當作大風以阻之。自後行旅遇逆風，曰：此石尤風也。

羊角風　《莊子》：大鵬起於北溟，而徙南溟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宋熙寧間，武城有旋風如羊角，拔木、官舍捲入雲中，人民墜地死。《爾雅》：南風謂之凱風，東方謂之谷風，北方謂之涼風，西方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焱。風與火爲庶。迴風爲飄，日出而風謂爲暴，風而雨爲霾，陰日風爲曀，猛風曰颶，涼風曰飈，微風曰颸，小風曰颼。

花信風　唐徐師川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歲時記》曰：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

泰山雲　《公羊傳》：泰山之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

卿雲　若雲非雲，若烟非烟，郁郁紛紛，蕭索輪菌，謂之慶雲。王者德至於山陵，則卿雲出。《春秋繁露》：人君修德，則卿雲見。雲五色爲卿，三色爲卿。

沆瀣　夜半清氣從北方起者，謂之沆瀣。

神瀵　《列子》言：神瀵即《易》所謂山澤氣相蒸，雲興而爲雨也。陳希夷詩：倏爾火輪煎地脉，愕然神瀵湧山椒。

白雲孤飛　狄仁傑嘗赴并州法掾，登天行山，見白雲孤飛，泣曰：吾親舍

其下。

五色雲　宋韓琦弱冠及第，方傳臚，時太史奏：五色雲現。出入將相，爲一代名臣。

風　天地之使也，大塊之噫氣，陰陽之怒而爲風也。《洛神賦》：屏翳收風。屏翳，風師也，又名飛廉。飛廉，神禽，即箕主也。又曰：箕主簸揚，能致風雨。

風霾　明天啓間，魏閹肆毒，風霾旱魃，赤地千里，京師地震，火災焚燒，震壓死傷甚慘。崇禎十七年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破城。三月丙申，大風霾，晝晦。【略】

歌南風之詩　大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略】

祭風破操　操連船艦於赤壁，周瑜用黃蓋火攻之策。時隆冬無東南風，諸葛孔明築壇而祭，應期風至，大破曹兵。

雲霞　雲，山川之氣也。日旁彩雲名霞，東西二方赤色，亦曰霞。《易經》：雲從龍，風從虎。孔子曰：於我如浮雲。

雲出無心　陶詞：雲無心而出岫。

占雲　二至、二分，望雲色以卜歲之豐凶水旱。

行雲　楚襄王游於高唐，夢一女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上，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比旦視之，如其言。

颶風　《嶺表録》：颶風之作，多在初秋，作則海潮溢，俗謂之颶母風。明正德七年，流賊劉大等舟至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死。

雨　《大戴經》云：天地積陰，温則爲雨。雹，雨氷也。盛陽雨水温暖，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

畢星好雨　月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俗云：雨三日以往爲霖，小雨曰霡霂，大雨曰霖。霧霡，久雨爲霪雨，亦曰天漏。

又　雷候　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仲秋之月，雷始收聲，蟄蟲坏户。《傳》曰：雷八月入地百八十日。

又　虹霓　虹，螮蝀也。陰氣起而陽氣不應則爲虹。又音絳，亦蝃蝀也。《詩經》：螮蝀在東。霓，屈虹也。《説文》：陰氣也。通作蜺。《天文志》：抱珥虹蜺。一云雄曰虹，雌曰霓。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西京賦》：直蝃蝀以高居。又朝西暮東，東晴西雨。

又　雪　《大戴經》云：天地積陰，寒則爲雪。《氾勝之書》：雪爲五穀之精。又云：冬雪兆豐年。故冬雪爲瑞雪。詩有宜瑞不宜多之句。【略】

霜　露之所結也。《大戴禮》云：霜露陰陽之氣，陰氣盛則凝而爲霜。《易》曰：履霜堅氷至。《詩》：岐節貫秋霜。【略】

露　夜氣著物爲露。《玉篇》曰：天之津液，下所潤萬物也。

霧　地氣上，天不應也。《元命包》曰：陰陽亂爲霧，氣蒙冒覆地之物。

冰　冬水所結。天寒地凍；則水凝結而堅也。

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二　天啓二年壬戌秋，京師久旱，聖上祈禱，忽而雨，繼以雹。人以聖德格天，稱賀。公（周宗建）獨謂「雨後大雹，殊屬災異」。

清・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四　弘光元年乙酉閏六月，一夕，風雨怒號，滿城燈火不燃。忽有神光四起，敵中時見三緋衣在城指揮，其實無之。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七　石碑

康熙乙卯六月十五日，衢州雞鳴，山忽暴風驟雨，雷電交作。山騞然劈作一穴，現石碑一座，上有五字，曰「□□□□□」，人莫能辨。

清・鈕琇《觚賸》卷六　空中黃纊

余内兄畢西臨自滇南歸，偶來粟署，爲余言：康熙二十七年春夏之交，去南省城四十里，西南有山。每遇天晴之午，輒有黃色寶蓋從山頂漸起漸高，聳入天半，爛曜飛揚，徐徐而下，仍復軒舉。薄暮黃色始淡，至暝乃没。如是者兩月餘。山麓舊有龍王廟，方伯遣府佐致祭，究不知其何異也。

水鴉兒

閩内呼黃鶯爲「水鴉兒」，旱乾累月，氣如焚柴，忽樹頭睨睆數聲，則滂沱立至，故獲此名。夫一鶯也，春囀上林，則巧同歌鳳；雨占下里，則拙并啼鳩。可知物無定名，亦在所遇之時，與所值之地耳。

清・張潮《虞初新志》卷一一顧瑾美（輝六）《聞見巵言》　晋時義興善權寺，雷震其柱，題字凡三：一曰「詩米漢」，一曰「射鈞記」，一曰「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篆非隸，深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削之，字隨削而入。鄉人摹搨，云佩之可以愈癆。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雷書一柱，曰「謝大仙人」。問乩仙，曰：「雷神之名也。」本朝順治間，福州饑，晝錦坊有賣米者，雷震死其三人，有字大書尸上，其文曰「兴口月六戊口」。無人識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蜘蛛垂絲於字之中，直貫而下，視之，乃「米中用水，康中用木查」九

字也。詢知其人平日果然，天誅不爽矣。

清・張潮《虞初新志》卷一六周亮工（減齋）《因樹屋書影》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祁村陂中冰，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峯巒秀拔，溪壑回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近裹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爲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冰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隨入，礙碑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奈何格格悸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前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霆。」逐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斗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幸家無恙，唯釜翻，露硃書數字於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得非其類耶？

清・張潮《虞初新志》卷一七鈕琇（玉樵）《事觚》 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拔髮杖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誚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靂厲再震，賓臣顛僕塔外，右臂一孔如針，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習褻天之術，宜其干神怒、遭冥誅也。

清・張潮《虞初新志》卷一八鈕琇（玉樵）《海天行記》 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雪浪粘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霾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遥見六七官人，高冠大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丑怪，皆魚鱗銀甲，擁巨螯之劍，荷長須之戟，乘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即問船主爲誰。述祖不解其意，匆遽聲諾。

清・張潮《虞初新志》卷一九汪□□《訒庵偶筆》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恩縣祁村陂中冰，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峯巒秀拔，溪壑回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近裹糧，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爲冰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冰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隨入，礙碑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遽擊何所逃？奈何格格悸人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前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霆。」逐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出，雷遽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遠去。格斗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言雷方入屋，震人幾死，幸家無恙，唯釜翻，露硃書數字於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命誅飛天夜叉。此女得非其類耶？

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六《談異七》 行雹

邑北蘇王莊民某，粥薑於平原。見主人次子晝卧不醒，問之曰：「病乎？」主人曰：「非也。子昨往田間，忽雲陰風起，不覺身入雲中，見神人數十輩，形狀詭異，各駕一車。駕車者似羊而獰。車中皆冰雹，教之以手撒雹。雹寒甚，令納手羊毳間，頓煖如火。方撒之頃，或以蒲葵扇子隨之，須臾不知行幾百里。雹盡，悦忽已在原處矣。歸家困甚，寢未覺耳。」始知李衛公行雨非妄。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二〇 雲雨氣圖 《歷代名畫記》：古之秘畫有章賢十二時雲雨氣圖。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一 地志亦曰：唐述山，唐初人，猶未有此失。

《新唐書・吐谷渾傳》：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士糜冰馬秣雪。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七 維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裴岑將部卒五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河之畔，蠲四郡之害，邊境又安，誠威武無二，建辭以志，萬世凡字五十八。又南山有唐平高昌紀功碑，封之以甎。相傳揚者必有風雪之異。或云浦類海有冷龍，城中不鳴夜鼓，違之則震動冷龍，天必奇寒。

《西陲記略》：蒲類海，每於春秋晴爽之時，杲日初昇，海中雲起，忽依山而成市，變幻莫可名狀。蓋蒼冥與元氣呼吸，神化不測。佛經所云，龍王能興種種雷電雲雨，於本宮不動不搖，山海幽深，容有此理。和琳謂關外平沙無垠，凌晨時有蒼黃二氣，漫空撲地而來，土人謂之沙市。見所著詩集注內。

天山最高，冬夏常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在蒲類海東百里。《唐書・地里志》：天山在伊吾北，又兩日至漢家塞，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亦曰小雪山也。

又有風戈壁者，大風起則行者人馬相失。今之三閒房，布幹台十三閒房大風起輒不可行。蒙古語謂之舒爾漢椿園氏。回疆風土記風戈壁關展最多，凡風起，皆自西北來，先有聲如地震，瞬息風起，屋頂多被掀去，石子如斗如卵者，滿空飛舞。千斤重載必須十輛八輛聯絡一處方免無事。若經吹倒，則車上之物登被衝散，并空車騾馬亦吹去無踪，獨行之人畜往往有吹至數百里外者。其風春夏最多，秋冬絶少。山皆緣石，多圓長之形。擊之作磬聲，山上沙石爲風簸揚，散漫成堆，突兀怪惡，不成山形。每晨起視，南北兩山開朗，是日必無風；如青霧漫漫，山色模糊，則有大風，必不可行，相傳山有風穴故也。宋王延德使高昌記瀚海中沙，深二三丈，不長五穀。沙中有草，名登相，其子若稗子，土人收之以食。其鬼谷口一帶有避風驛，蓋地有風暴，往往人馬爲所吹去云。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九　《唐書》稱：商彌地大二千里，東北踰山七百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里，南北百里，春夏雨雪。與宋雲稱「波斯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絶，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冬夏暴雨積雪，行人艱難」之言相脗合。

清・俞浩《西域考古録》卷一〇　又東百八十里有山曰哈什，迴環數百里，其上多銀多野牲，爲將軍圍場有城焉。曰哈什，回子之城。惠遠城東北四百里有川，曰博羅他拉。駐防察哈爾兵，游牧其地。其北爲他哈布堪海之山，温泉出焉。浴之，已寒濕之疾。其南有巨澤，曰賽里木，其神狀類青羊，大角而蹙文，無鬚而長尾，見則大雨雹。

清・李鴻章等《順天府志》卷六九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傳聞兩月前，臨邊山中不見人形，而斧鑿之聲不絶，聞者疑之。後果霪雨大水，水上有人形，如塑龍王像。又見大鐙籠二盞，如人手執，往來水面。或謂建龍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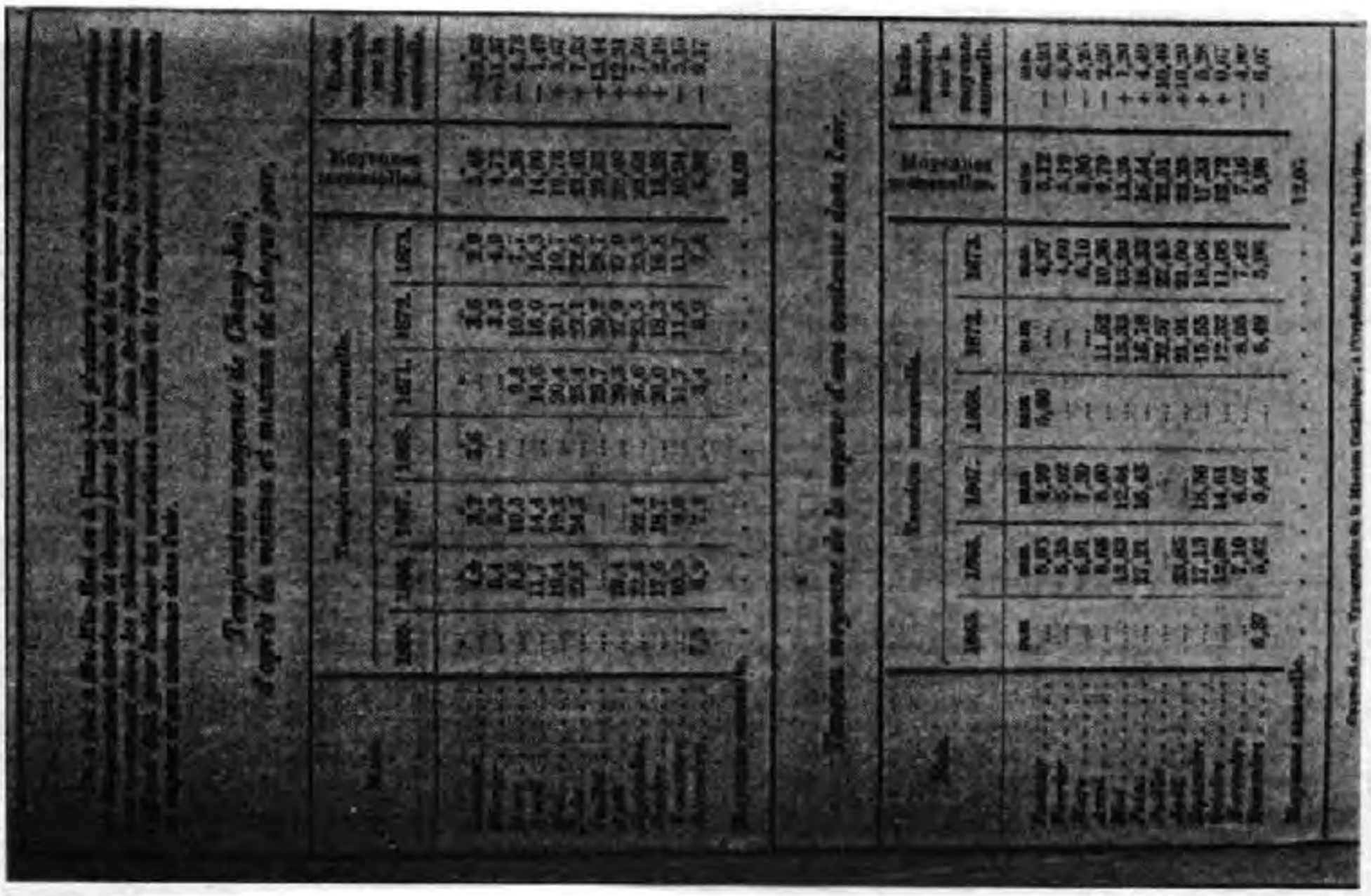
清・孫傳栻《趙州志》卷一　龍平山在州北三十里宋子城之西。相傳山本高聳，一日風雨驟至，龍過而平其半，故名。又名龍光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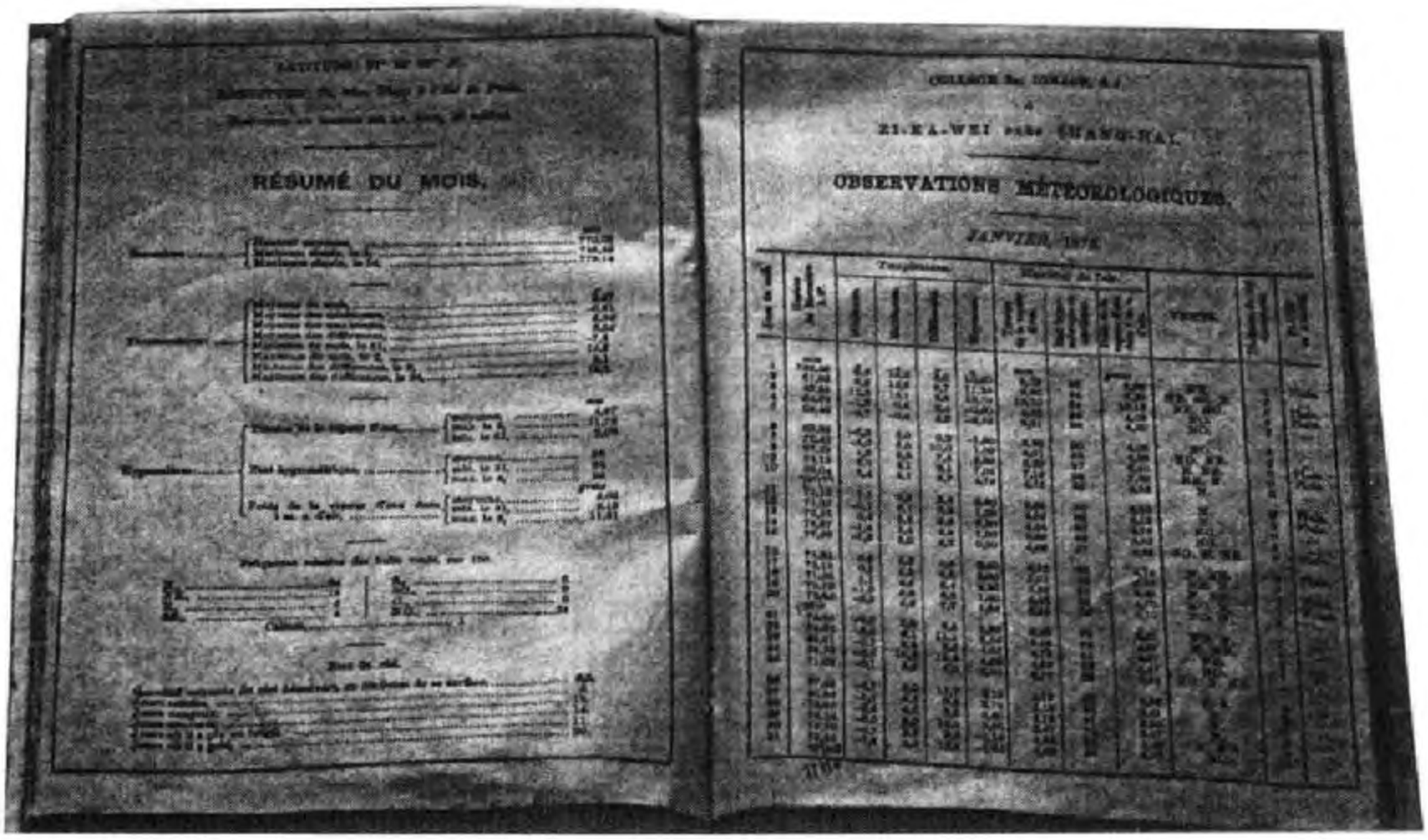
圖表



一八四八年傳教士在上海的雨量觀測記録

一八六五年傳教士在上海董家渡的氣温、濕度觀測記録






COLLÈGE DE ZÔ-SÈ, S.J.

ZI-KA-WEI près SHANG-HAI

OBSERVATIONS MÉTÉOROLOGIQUES.

JUIN, 1879.

RÉSUMÉ DU MOIS.

氣象預報總部

綜合部

綜述

《呂氏春秋》卷二《仲春紀第二》 情欲

三曰：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

《呂氏春秋》卷一三《有始覽第一》 名類

二曰：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略】山雲草莽，水雲角觿，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

《呂氏春秋》卷一五《慎大覽第三》 慎大

一曰：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

察今

八曰：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四《王道第六》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並見。日爲之食，星實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實石于宋五，六鷁退飛。實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于東方，孛于大辰。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六《二端第十五》 春秋至意有二端。【略】是故春秋之道，以無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有蟲、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鸜鵒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

漢・東方朔《靈棋經》卷上 第七，年豐卦。一上二中三下，宜田之象。象曰：正月上午，歲在大梁。東風解凍，宜爾田桑。歲終豐稔，歡樂洋洋。

顏曰：所求宜以子午卯酉年月日時，則吉，然應之稍遲耳。非此年月日時，則不成。占田蠶，大利。又曰：陰去陽進之象，歲在酉，曰大梁。諺曰：太歲在酉，乞漿得酒。言其豐也。此卦田蠶吉。占仕宦未遂，居官無憂，病者無苦。

陳曰：上中二位，陰陽相應，而三陽在地，地道充實之象。故曰云云。

劉曰：天人協和，陰從陽也。土地豐衍，宜田桑也。午酉之際，利不可當也。

此課少陽在上，而少陰居中以從，天人之位得矣。而盛陽居於地位，上和睦而下豐富，故宜田桑。正月謂初爻也，大梁，酉也。課體下三爲離。離，午也。中二爲兌，兌，酉也。顏曰：太歲在酉，乞漿得酒。言豐富也。占事皆得如意，而應在午酉之年月日時，或酉方也。

詩曰：鬱氣都消盡，春來萬物榮。田蠶宜爾室，耕鑿樂蒼生。

第二十二，安泰卦　二上二中二下，貴園之象。

詩曰：一片中原土，春深雨露多。用天因地利，安業樂熙和。

第二十四，亨通卦　二上二中四下，豐財之象。

詩曰：曉雨初晴映碧溪，重重春色上柴扉。黃金不盡家殷富，何必區區羨錦衣。

第二十七，辟惡卦。二上三中三下，威德之象。

詩曰：一龍吐水正當春，草木沾濡盡發新。喜得老人親語我，窮途從此始通津。

第三十，避災卦。二上四中二下，守靜之象。

象曰：夏往秋來，寒霜爲災。鳥獸毛毨，草木落荄。

顏曰：凡事春始從心，居家吉，行人未還。又曰：夏出秋藏，陽散陰極，故

鳥獸毛落，草木色衰。君子宜靜處之時，不以時務進。此卦小凶。

何曰：仕宦遭橫賊，凶徒相害者，危困，行軍不利，官事難解。行人未至，治生失所，有口舌、盜賊爭鬪之事。

陳曰：陰盛之時，人道衰弱，不宜動作，禍變相興，故曰云云。

劉曰：夏往秋來，陰氣盛也。草木落荄，靜以守正也。

此課羣陰用事，老陰居中，君子道塞之時，占者宜退藏守靜，不宜求進，占事皆不獲所求也。病者大困。

詩曰：妄行遭地網，輕舉入天羅。謹慎方爲上，抽身始保和。

又曰：天地正荒凉，從茲萬物傷。豺狼當道路，賢士且潛藏。

第四十五，得祿卦。三上四中一下，興運之象。

詩曰：如舟濟臣川，如旱望霖雨。四海同一家，明君得良輔。

第五十三，神助卦。四上二中一下，否極之象。

詩曰：天雨布如霖，汪洋德澤新。枯根蕪困滯，一日便通津。

又曰：精神感天地，陰氣自消融。獨藉扶持力，皆因造化功。

第六十二，陰長卦。四上四中二下。凶衰之象。

象曰：重陰在上，鬼氣浮游，中庭水深，堂下行舟。

顔曰：重陰之卦，內外不相應。官鬼之灾，並屬於陰。凡事如此，凶衰之象，雖內外不相應，官勢助之，反吉。

何曰：行人逢賊，凡事不利。陰謀口舌，切須慎之。一本云：啓蒙之卦，凡事小吉。堂前流水，堂下行舟，惟宜求雨。昔張南軒占雨遇此語。

陳曰：三位皆陰，又復增長，陽氣必絶，中道而止，不可有爲，故曰云云。

劉曰：重陰在上，陽道塞也。中庭水深，憂没溺也。

此課純陰無應，灾禍之象。占者得之，陰人盜賊爲害，病者大凶。有陰謀呪咀，官鬼口舌，百事皆凶，惟祈雨吉。

詩曰：陰小須防謹，門庭亦未寧。家中多嘵聒，口舌暗中生。

又曰：積陰爲厲雨淫淫，洪水連山陸地沉。大禹不施疏鑿計，蒼生何以洽歡心。

漢・東方朔《靈棋經》卷下 第七十四，晚就卦。三上二中，有兆之象。

象曰：擔耒躬耕，四月舉趾。黽勉趨時，禾黍靡靡。

顔曰：三陽居上，列陰正中，位得其理也。以時播種，而有多利。四月正陽，禾黍始茂，田蠶吉利。

象無尅，四月以後，宜用事。

陳曰：人道陰弱，未能速成。然三陽在上，受天之福，故曰云云。

劉曰：以陰從陽，位正當也。躬耕及時，遂所望也。

此課三陽得位，而陰從之，順而不違之象，但無地位，必勤力及時，乃能有獲。

詩曰：前程有路休嫌遲，沙裏淘金待別時，淘盡沙泥金始出，兩重名利兩相宜。

又曰：農者躬耕，在勤有成。播植以時，百谷豐登。既飽既醉，樂不可勝。

【略】

第九十四，蕩覆卦。四中二下，除災之象。

象曰：天龍暴怒，雷公擊鼓，興雲致雨，流潦下土。

顔曰：以純陰而居無應之地，不能消灾却患，故曰雷霆橫擊，小潦爲灾。此卦百事悔吝，行人、婚姻、市賈並不吉也。

何曰：雨流蕩滌，凡事悔吝，不宜之卦也。

陳曰：下有二陰，升高爲中，四陰蔽極，飄蕩反覆之象，故曰云云。

劉曰：天龍暴怒，陰下興也。流潦下土，物莫能勝也。

此課幼明曰：以純陰居無應之地，故不能消灾却患，而致灾咎。占得皆凶，惟求雨吉。

詩曰：酌斟樽中酒，徘徊檻外花。一場懽宴地，不覺夕陽斜。

又曰：日暝暝兮，水橫流兮。稼穡害兮，魚遨游兮。陽曷濟兮，德不修兮。

【略】

第九十九，不耕卦。一上三下，中虛之象。

象曰：土急石堅，仰頭訴天，耒耜不舉，禾稼缺然。

顔曰：內外皆陽，中無人氣。潤澤不通，耕耨俱廢。故仰首訴天，以望雨也。

何曰：凡事要當求之，則遂；若不求，則無成。不耕則饑，不雨則旱。凡事如常，田蠶亦爾。官事屈，求救未應。病沉重可醫，行人在外未至。【略】

象曰：霜雪霏霏，沾我裳衣。北風吹我，不得旋歸。

顔曰：陰氣彌盛，内外無主。風霜漂泊，歸路渺然。此卦多咎，行人彌凶，求官、買賣多不稱遂。【略】

劉曰：來革惡人名，即惡來革也。霜雪霏霏，陰氣進也。不得旋歸，無家室也。【略】

第一百零六，雨灾卦。三上二下，難處之象。

象曰：連降滛雨，洪水滔天。人民巢居，無有火煙。

顔曰：内外雖正，中位則空，陰陽相薄，故致雨也。此卦多咎，居宅彌凶，田蠶少收。

陳曰：陽極陰生，中無人位，陰氣漸盛，故曰云云。

劉曰：雨水滔天，長於下也。巢居無烟，亢於上也。

此課三陽亢於上，而少陰長於下，中無主者，故隨其所欲，而降爲雨水。陽栖於上，無以爲家，巢居無火之象也。占者大凶。

詩曰：處處生荆棘，鸞凰不可栖。意窮心力拙，那飽稻粱肥。

第一百零七，旱灾卦。三上三下，空竭之象。

象曰：炎暑爲患，天地燋然。上天請龍，入地求泉。惶惶恐懼，人皆不安。

顔曰：天地俱陽，亢極之象。請龍求泉，竟無所感。此卦大凶，田蠶無利，或遠千里吉。

何曰：旱炎爲灾，由上無惠澤。下結民怨，百事不成。婚姻、起造、求財，並不利。

陳曰：上下皆亢陽，而無陰以應之，中位又空，旱之象也，故曰云云。

劉曰：天地俱陽，旱火熾也。惶恐不安，失其位也。

此課上下俱陽，而無人位。獨陽不生，故爲灾旱。占事百無所成。

詩曰：欲進前程退後難，幾回懽喜幾盤桓。漫如東海撈明月，費盡精神只等閒。【略】

第一百二十，保身卦。四中，小安之象。

詩曰：花逢春雨難留艷，水逐東流怎復波。若把利名前路去，却妨閒事暗憂多。

又曰：花開春又去，蝶至又花殘。惟有青青柏，終能耐歲寒。

漢・荀悦《前漢紀》卷二三《孝元三》 建昭二年，【略】魏郡太守京房棄市。

氣象預報總部・綜合部・綜述

房，字君明，東郡人也。爲郎中，以言災異屢中，上親幸。【略】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並出，人民飢饉，盜賊不禁，視今爲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房旨謂石顯。【略】房既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清明，臣獨欣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猶不得如意。臣出之後，恐爲執事者所蔽，身死而功不成。及辛巳，蒙氣復，乘太陽侵色，此上大夫侵陽之氣，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隔絶臣，令不得乘傳奏事。房至新豐，復上奏曰：臣以六月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今涌水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獨謂曰：陛下與臣尤厚，雖死臣猶言也。平又謂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之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而成，故秦之亂也，正先趣之也。今臣守郡，竊恐未效而死，惟陛下無使臣塞涌水之災異，當正先之必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者丙戌小雨，丁亥蒙衰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盛，至壬辰五十分，霧氣復起。此消息欲正雜卦之黨，并力而爭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有還風盡，辛卯而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用事，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奪，願陛下察焉。

唐・李淳風《乙巳占》卷一 日月旁氣占

淳風按：夫氣者，萬物之象，日月光照之使見。是故天地之性，人最爲貴，其所應感亦大哉。人有憂樂喜怒誠詐之心，則氣隨心見。至日月照之以形其象，或運數當有，斯氣感召，人事與之相應，理若循環矣。風雨氣見于日月之旁，三日内有大風，至七日内大雨，久霪者爲灾，無風雨之應，乃可論災祥耳。

唐・徐堅《初學記》卷二《天部・雨第一 叙事》

《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尚書》曰：休徵曰肅，時雨若；休，美也。肅，敬也。若，順也。孔安國注云：君行敬，則時雨順。咎徵曰狂，恒雨若。咎，惡也。孔安國注云：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京房《易候》云：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爾雅》云：小雨曰霢霂，《説文》又曰：小雨曰霡霂。又云：小雨曰微，微雨曰濛濛。曹音酸，霡音斯。雨三日已上曰霖，久雨爲霪，《説文》又云：久雨曰霖。力兼反。暴雨曰凍雨，時雨曰澍雨，雨與雪雜下曰霰。《纂要》云：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亦曰愁霖。晉潘尼、宋伍緝之，並作《苦雨賦》。後漢應場、魏文帝，晉傅玄、陸雲、胡濟、袁豹，並作《愁霖賦》。雨晴曰霽，雨

而晝晴曰啓；雨水曰潦，雨雲曰滃，《詩》曰：有滃萋萋，興雨祁祁。滃音掩，雲陰貌。亦曰油雲，《孟子》曰：油然作雲，霈然下雨。梅熟而雨曰梅雨，江東呼爲黃梅雨。雨師曰屏翳。亦曰屏號。《列子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爲雨師。事殷暴露，其當雨。公出野暴露，天果大雨。十夜　九旬。《說苑》曰：楚莊王伐陳，吳救之。對：離畢　化坎。《毛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畢，月屬也，月離陰星則雨。鄭玄注曰：將有大雨，徵先見於天。《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巽化爲坎，先風後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鸛鳴魚噞。《毛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歎於室。鄭玄注曰：將陰則穴處者先知之。鸛好雨，將雨長鳴而喜也。《淮南子》曰：天且雨也，魚已噞。噞音驗。土龍　石鷰。《淮南子》曰：土能致雨。許慎注曰：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湘州記》曰：零陵山有石燕，遇風雨即飛，止還爲石。濯枝　潤葉。周處《風土記》曰：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西京雜記》曰：董仲舒曰，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荊臺　灌壇。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上獨有雲氣。王問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也。昔者先王嘗游於高唐，怠而晝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詞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杜預注《左傳》曰：荊亦楚也。《博物志》云：太公爲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哭當道，問其故，曰：吾太山神女，嫁爲西海婦。吾行必以暴風雨，灌壇令當吾道，不敢以疾風暴雨過也。夢覺，召太公語焉。三日，果疾風暴雨過。含水　嗽酒。楚國《先賢傳》曰：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雨從西南起。英謂學者，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嗽之，乃令記其時日。後有從蜀都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葛洪《神仙傳》曰：樊巴者，蜀郡人也。徵入爲尚書，正朝大會，樊巴得酒不飲，面西南嗽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謝曰：臣本縣都市失火，臣故嗽酒爲雨滅火，非敢不敬。蟻封　龍穴。《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爲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户，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蟻興。張勃蹇《吳録》曰：湘東郡新平縣有龍穴，天旱，人共遏水漬此穴，輒雨也。積薪　環艾。謝承《後漢書》曰：戴封，字平仲，遷西華令。其年大旱，禱請不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遠邇歎服。遷中山令。范曄《後漢書》曰：諒輔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祈請。輔曰：若至日中不雨，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聚艾茅以自環，攜火將自焚。未及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伐殷　討邢。《搜神記》曰：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晝暝，揚波於河，衆甚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干志者。風波立平。《左傳》曰：衛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禱林　暴野。《淮南子》曰：湯時，九年旱，以禱於桑林，而四海之雲輳，千里之雨至。《晏子春秋》：齊景公時旱，欲祀靈山。晏子曰：山故以石爲身，草木爲髮。天苟不雨，髮焦身熱，久旱獨不欲雨乎？君避殿暴露，其當雨。公出野暴露，天果大雨。十夜　九旬。《說苑》曰：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師必夜至，甲裂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見楚軍，成敗而還。傳咸《懷雨賦》曰：夫何遠寓之多懷兮，惠霖雨之有經。自流火以迄今兮，歷九旬而無寧。庶太清之垂曜兮，覩日月之光明。石牛　桐魚。顧微《廣州記》曰：鬱林郡山東南有池，池有石牛。歲旱，百姓殺牛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詞畢天雨。洪注洗牛背，泥盡，即晴。《淮南子》曰：董仲舒請雨，秋用桐木魚。商羊舞　黑蜧躍。《家語》曰：齊有一足鳥，飛公朝下，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問孔子，曰：鳥名商羊。昔童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將爲水災。《淮南子》曰：黑蜧神蛇，潛泉而居，將雨則躍。蜧音麗。洗兵潤兵　流粟流麥。《説苑》曰：武王伐紂，過隧則斬岸，遇水則折舟，示人無反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又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抱朴子》曰：出軍甚雨之象，軍行雨霑衣，是潤兵也。其軍有喜。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流粟。范曄《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家貧好學不休。其家暴麥，令鳳守雞，以竿授其手中。鳳執竿讀書，雨大至，讀書不覺，執竿如故。其妻還，麥流，甚以怒，鳳亦不愧。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九一《風占》　諸例

黃帝占曰：凡風之動，皆不安之象也。若在山川、海濱、空穴之間，風所出處，皆不可占之，以爲常式。若在宮宅、城營之内，戰陣之所，風勢異常，揚沙走石，日光昏濁，則必占之。

凡人君理順四時，則春無凄風，夏無苦雨。先王之治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風起異常，用意察之。若紛錯交横離合，氛埃相注，此風之應，必在人主。

李淳風曰：巽爲風，風占災異最驗。凡候風，須築高二十四尺，於上設竿，令其四達無隱，則遠近皆知，期尅不爽矣。

凡鳴條以上，怒風起止皆詳，其五音與歲月日時，刑德合衝墓殺，五刑生克，王相囚死，以言吉凶，仍以六情推之，萬不失一。

凡年月日時四殺五墓，風從上來，白濁昏寒，皆爲凶風。其日三刑最急，坐不及起，有賊來暴至，若行，即防伏兵。平時無兵，防人謀害。

凡年月日時刑殺五墓風起，日色白濁，日氣昏寒、興兵動衆，逢之急整武備。

宋・曾慥《類説》卷二五唐・王睿《炙轂子》　鵲巢獺穴

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日知晏，陽諧知雨。

猩猩乾鵲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猩猩知人姓字，此知往也。醉以擒身，此不知來者。乾鵲，鵲也，人有來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三《時序部八》 夏至

《占氣》曰：夏至之日，離卦用事。日中時，南方有赤雲如馬者，離氣至也，宜黍；離氣不至，日月無光，五穀不成，人民目疼，冬中無冰，應在十一月內。夏至之日，風從離來，爲順，其年大熟。夏至前六日，夏至後十日、十六日，爲窮日。《月令占候圖》曰：夏至。朔日夏至，并二日、三日至六日夏至，五穀熟；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夏至，不熟；二十五日、三十日夏至，時價平；和晦日夏至，五穀貴。

《天文録》曰：大寒在冬至後，二氣積寒而未温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積暑而未歇也。寒暑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寒暑未即平也。譬如，火始入室未甚温，弗事加新，久而愈熾，既遷之猶有餘熱也。冬至之日，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强，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晝短夜長也。夏至之日，日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强，故晝長夜短。春秋之日，日出卯入酉，晝行地上，夜行地下，皆一百八十二度半强，晝夜長短同也。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二一 火星中而寒暑退賦心火中則寒暑斯退。

惟大火之照臨，亦舒陽而慘陰，寒暑相交於時令，經躔必在於天心。冬夕子焉，栗烈之風自止；夏宵中矣，鬱蒸之氣爰沉。不知誰爲種榆，其名曰火，隨衆星以拱極，正二氣而在我。小人怨咨之語，望之則銷；大鈞吹煦之期，違之莫可。所以指命顓頊，廻旋祝融，自然無出其右，寧勞舉正於中乍疑日，馭逐魯陽之戈再懸，碧落定星，示楚宮之役迴耀長空，遂使祁寒知難而少抑，暑雨交綏而自息，垂繒之壞知止，衣葛之人動色。不知我者，謂我執造化以弄權；知我者，謂我正陰陽而作。則類聖人之南面，令之而必從；任天道以右旋，喻之而莫得。至若北陸凶殘，人斯鮮懽，層冰飛雪以俱至，挾纊重裘而罔安，我之中矣，可以却彼司寒。又若南訛赫怒，人失其所，焦砂爛石以何盛，輕箑纖絺而曷禦，我之中矣，可以祛其酷暑。是何表正二儀，亭亭在兹。營室橫巢兮，取之於彼。收藏長養兮，何莫由斯。標不宰之功，所以均乎六氣；示無言之信，所以成乎四時。大矣哉，行度無差，寒暄自退，天垂象以是仰世，作則而斯，在年年兮。東作西成，明明而可大。

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後集卷一七《占候二》 星變

虹蜺　武密占曰：虹蜺，陰陽之氣，和則爲露雨，怒則爲風雷，散則爲虹蜺。虹者攻也，陰氣攻陽氣也。蜺者噬也，灾氣傷害於物，如有所噬。一曰：樞星之氣，散爲虹蜺者，斗之亂精也。斗失度則爲之。一曰：陰陽不和，交錯之氣。雄曰虹，雌曰蜺。雙出色鮮者爲虹，暗者爲蜺。

風角

凡候風之法，選高迥之地，立五丈竿，首作木槃，畫八卦，分四維十二辰，上安三足木鳥，機關轉運，使鳥口銜花，視花動搖，即占之。又法，以雞羽八兩爲葆，繫於竿首，候羽葆平直，即占之。

灾祥

吉祥之風　日色清明，風氣和緩，從歲月日時德并德合，或乘王氣而來，人心悦順，是爲吉祥，主德令下施之應。

德者，陽德自處，謂甲丙戊庚壬爲陽，假如甲日甲德在甲也。陰德在陽，謂乙德在庚，丁德在壬，己德在甲，辛德在丙，癸德在戊，是爲德合。其有王氣者，隨四時王方也。

凶灾之風　日色白濁，天氣昏寒，其聲叫怒而揚沙，秉刑殺而暴至，發屋折木，詳五音而定凶灾起止。刑衝定八方而知善惡，後皆明備矣。

若鳴條以上怒風起止，皆詳其五音，與日辰刑殺，五墓五行相尅，而言吉凶。

八節六情

八節之日　風乘王卦而來，爲吉。

立春日風從艮來，春分日風從震來，立夏日風從巽來，夏至日風從離來，立秋日風從坤來，秋分日風從兑來，立冬日風從乾來，冬至日風從坎來，皆乘王卦。

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後集卷一八《占候三》 太乙

太一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乙之南，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金革凶饉。陰陽二局，存諸秘式，星文之次舍，分野之災祥，貴於先知，逆爲之備。用軍行師，主客勝負，蓋天人之際，相參焉。

凡對敵，常須觀風雲之勢，察飛鳥之情。若太乙所在風雲、飛鳥從衝上來，

急須準備。假令太乙在九宮巽屬木，風雲、鳥從一宮來屬金，制太乙，大凶。若宮，大陰寒。合在四宮，日暈。大尊與飛鳥合，天温有水雨。大尊帝符合，天有風雲、飛鳥從主人、太乙德上來，急擊其衝，主人勝。若從客主自大將宮來，則主人急宜備敵。

凡雲氣隨日幹五行在我軍往敵，我利。假令壬癸日黑氣在我軍上，自北之南隨雲氣攻南，必勝。

太乙神名凡一十六，其年月日時計命起，武德惟有陰陽，冬至氣應後用陽局，夏至氣應後用陰局。其陰局皆以陽局所命之，對衝則陰局，太乙所在也。

十精、太乙伺候雲雨災變，軍行不可不知。一曰天皇，以小國周法二十除之，不盡者，命武德順行十六神，至陰德、和德、大炅、大武重留一算，即天皇所在。二曰帝符，小周二十除之，不盡者，命起陰生，順行十六神，至地主、高叢、大威、大族重留一算外，即帝符所在。三曰天時，小周十二除之，不盡者，命起吕申，順行十二辰算外，即天時所在。四曰太尊，小周四除之，不盡者，命起八宮、次六宮、次二宮、次四宮，逆行四正宮算外，即太尊所在。五曰飛鳥，以飛鳥小周九除之，不盡者，命起一宮、次三五九七二四六八算外，即五風所在。九曰三風，小周九除之，不盡者，命起五宮、次七二六一五九四八算外，即三風所在。十曰太乙，數以太乙局法，七十二除之，不盡者，命起一數算外，即太乙數所在。

十精與太乙諸神相合主風雨，以休王消息用之。《經》曰：天皇太乙者，在紫微垣勾陳曰中。《星贊》曰：天皇大帝，秉萬神圖。天皇若與太乙合，則日暈大風。合於王相之地，風偏天下。合在東方，日暈大風。合在南方，大昏。合在北方，陰昏。天皇若與太尊合，有大陰雨，日月爲變。天皇若與飛鳴合之，小陰雨。天皇若與五風合，有疾風起。天皇若與太乙計數合，有大風雨。《經》曰：帝符太乙者，天節之所使也。《星贊》曰：天節奉使，專對無疑。帝符若與太乙合，則日暈大風。若合在太乙王相之地，小雨小陰雲，狂風卒起。帝符若與天目合，當小陰，疾風，或曰日月有變。

《經》曰：天時太乙者，鶏星之使也。《星贊》曰：鶏鳴伺曉，審夜察時。天時與太乙合於王相之地，有風雲卒起，或則陰雨。《經》曰：太尊，黄生之長。若與太乙合王相之地，有大陰雨寒。若合在八宮，日暈。合在六宮，陰昏。合在二宮，大陰寒。合在四宮，日暈。大尊與飛鳥合，天温有水雨。大尊帝符合，天有陰雨、大昏。大尊與天目合，天有陰雨。《經》曰：飛鳥太乙者，七星之使，朱雀之體也，則主天星有變。飛鳥若與太乙合，有大風。飛鳥若與天時合，有陰風。《經》曰：五行太乙者，五星之使也，其變猶影響之與形聲也。五行與太乙合在王相之地，暴風、大寒，雲氣、昏暗，或則有雨。五行與五風合，有小陰，日月爲變。五行與帝符合，有小陰雨。五行與天符合，有大陰，疾風，日月爲變。五行與天目合，有大風雨，日月有變。八風與帝符合，日月有變。八風與天星合，有大陰，疾風，日月爲變。八風與太乙合陰宮，有雨；合陰雨。八風與天星合，有大陰，疾風，日月爲變。《經》曰：五風太乙者，箕星之使也。箕星有五，故曰五風。五風與太乙合在王相之地，日月有變，連陰不見天，暴風疾雨並作。五風與天尊合，大小陰雨，日月有變。五風與飛鳥合，疾風起。五風與天符合，有大風雨。五風與天時合，天大風。五風與天目合，大陰，小風，日月爲變。《經》曰：三風者，心星之使也。心有三星，故曰三風。三風與太乙合在王相之地，日月無光，寒雲四起。三風與天時合，有小陰風。三風與飛鳥合，有疾風、雲陰，日月變色。三風與大尊合，小陰風。三風與帝符合，小陰。三風與五風合，日月有變色，有小陰。三風與天星合，天温，小風陰，日月有變。三風與天目合，有大陰雨。《經》曰：太乙數者，五子元七十二局之數也。數與太乙合，日暈，大風起。數與太乙衝者，日暈，風起。數得三十，日暈，大風。數得四十，陰雨，黄霧。數得五十，天目王相合，日暈。數與太乙合，挾天目，陰雨，日暈，大風。數與飛鳥合六九八宮，日暈。數與天地相當，大風。數與太乙、飛鳥合，疾風。

推候日精太乙雲氣　《經》曰：帝以太乙初移宮，日出、日午、日晡，餘二日不候也。及時計初移宮時，餘二時亦不占。當候之日，上下左右若雲氣色青，而日時計三四，則變發在寅卯時。若雲氣色赤，而日時計得九二，則變發在巳午時。若雲氣色白，而日時計得七六，則變發在申酉時。若雲色黑，而日時計得一八，則變發在刻子時。《經》曰：帝符、太尊、天時、五行、八風、五風、三風與太乙

合在陽宮，則爲旱；合在陰宮，則爲陰、爲雨。合陽者陽位，合陰者陰位也。天皇與太乙合在陽宮，則日暈、晝暝；合在陰宮，則月暈、夜昏。飛鳥與太乙合，則風從其上來，天氣純厚，則雨；天氣青白，則寒；天氣凝潤，則霧雨；雲氣如掃，則晴；雲色文彩輪菌蘸索，則天大晴。若天旱，則以常陽占之。若天雨，則以常陰占之。若得王相氣，則其變疾而速也。

宋・蘇洵《嘉祐集》卷七　洪範論上

《洪範》之原出於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有孔安國爲之《注》，劉向父子爲之《傳》，孔穎達爲之《疏》，是一聖五賢之心，未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含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儻終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則含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必從，從作乂；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矣。諸儒不求所爲統與端者，顧爲之傳，則嚻之五十又

洪範論中并圖

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振聖人之言以就固謬。況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

譬若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以爲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强明矣。噫！《傳》之法，二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之讀者久，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爲一論，莫有考正，吾得無言哉？

一圖形今之意：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皇極	言從乂	金從革	時暘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	
之建	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常雨	
皇極	言不從僭	金不從革	常暘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常燠	
不建	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常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常風	
		五福		
		六極		

洪範論後序

夏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之說，則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歷而求之，人事而揆之。【略】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爲而可以爲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爲二，而必曰陰爲陰，雨爲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爲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爲土德耶？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宋・蘇洵《嘉祐集》卷九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　天下真理日見於前，未嘗不昭然與人相接。但人役於外，與之俱馳，自不見耳，惟靜者乃能得之。余少常與方士論養生，因及子午氣升降，累數百言，猶有秘而不肯與衆共者，有道人守榮在旁笑曰：此何難，吾常坐禪至靜定之極，每子午，覺氣之升降往來於腹中，如飢飽有常節，吾

豈知許事乎？惟心内外無一物耳。非止氣也，凡寒暑燥溼有犯於外而欲爲疾者，亦未嘗悠然不逆知其萌。余長而驗之，知其不誣也。在山居久，見老農候雨暘，十中七八，問之無他，曰：所更多耳。問市人，則不知也。余無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户門，往往僮僕皆未興，其中既洞然無事，仰觀雲物景象與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爲陰、爲晴、爲風、爲霜、爲寒、爲温，亦未嘗不十中七八。老農以所更，吾以所見，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静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況理之至者乎？

宋・邢凱《坦齋通編》 《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又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月經於箕，則多風；月離於畢，則多雨。此占法也。而孫子火攻之法，乃曰：起火有日。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四宿者，風起之日也。自箕之外，又有壁、翼、軫三星，好風焉。意者風角等占，自有一家之説耳。

宋・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卷六 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歷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灾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灾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戹。云經歲者，常歲也。

宋・洪邁《容齋隨筆・三筆》卷一一 鎮星爲福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爲惡，故有晝忌火星，夜忌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一宫，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爲灾最久。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苻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爲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

宋・丁易東《易象義》卷一 初六，履霜堅冰至。

老陰稱六，少陰稱八。四揲之策，得二十四，爲老陰六也；得三十二，爲少陰八也。八不變而六變，六爲動爻，易變易也。故陰爻取六，言之六，乃陰數之極。霜，陰氣始凝也。冰，陰氣大凝也。履者，初爻在下象；霜者，陰象。堅冰至，戒辭也。一陰始生，雖爲盛夏，而聖人已取履霜堅冰之象，甚憂陰柔之漸進也。以變象言之，初六動則變震，爲足履也。與四相應，六四觀也。建酉之月，白露爲霜之象，初六變，則卦體成。復建子之月，冰益壯之候也。震者，乾之初爻，亦爲寒冰，故有堅冰至之象。此爻防陰于初生，恐其由微至著。

宋・丁易東《易象義》卷二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一陰之卦也，自姤來，初四相易，則爲小畜。又爲五陽之卦，自夬來，四上相易，亦爲小畜。二卦皆以一爻相易，而姤爲近。蓋姤，乾上巽下，而小畜者，乾下巽上也。畜者，止而聚之之名。乾健欲前，而順以畜之，小陰也。以一陰而畜五陽，以小畜大，故爲小畜。以陰求陽，雖有吉道，而施則未行也。以其陰先倡也，密雲畜聚之象。西郊，陰方也。陽倡陰和，則雨，陰先倡而陽不和，則不雨。以陰畜陽，畜之道至難，故雖密雲而不能致雨，自我語辭也。一曰：自我者文王，指西周而言。以象變言之，巽風行于乾天之上，互兌之澤又且上行，宜其雨矣。然，上爻爲九，成巽而不成坎，互體之離雖有伏坎，亦隱而未見，乃見離日，故爲密雲不雨之象。四互兌爲西，乾天際，四在内外之交，郊也。故曰：自我西郊。又，自夬來者，本體本兌；自兌而來，有自我西郊之象。或曰：自子至巳，乾之陽也。自子至寅，三畫之。乾入于艮方，爲艮所畜也。自卯至巳，重畫三。乾入于巽方，爲巽所畜也。此大畜小畜之象。此卦大率雖以柔得位而成卦，然亦以陰先倡不足與有爲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畜道既成，故既雨，既雨而止。處者，止也。上九，畜極而成，陽爲陰制矣。其施已行，可以止矣。然崇尚陰德，故婦貞厲。上有崇尚之象。巽婦象貞厲，謂陰方盛。雖正亦厲，況位陰爻，陽而不正乎！月陰象，月幾望，陰將敵陽矣。陰既敵陽，則疑于陽，往則凶也。以象變言之，上九變，則成坎，故雨也。與三應，三動互艮，艮爲止處也。坎爲輪，故尚德載巽婦也。坎成巽壞，婦貞厲象。坎爲月，下有乾，而互兌，乾納甲，兌納丁，兌象見丁，而未能盈甲，幾望也。此爻言陰之不可長。既雨，則陰陽和，而可止矣。若崇尚乎陰，使之敵己，則不可也。

宋・丁易東《易象義》卷九 彖上傳

文王彖辭本以乾之爲卦大亨而利於貞，正夫子傳，彖又因文王之辭發其言外之意焉，後皆倣此。若以夫子之意推之，乾元太極也。乾得太極之動，以健爲元，贊曰：大哉。大無以加，即太極也。元大也，始也，長也，無可得而名之，故以元名之，尊之也。太極之健，萬物之所資以始也。乃統天，凡物以一該。衆品物流形，亨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貞也。若以象言之，萬物資始，謂乾之初畫，萬物出乎震也。雲行雨施，謂乾之中畫，雲雨，坎也。品物流

形，萬物之成也。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剛柔始交，謂乾一索于坤而得震也。難生，謂坎也。此夫子發彖外之意，蓋剛柔始交，則成震。震下震上，則爲震卦。今上體成坎，故難生也。動乎險中，動爲震，險爲坎也。大亨貞。釋元亨利貞也。不言利者，利止于建侯也。雷雨，震坎之象。滿盈，屯塞而未解也。天造草昧，造者，天運之始也。天造之初，草而未齊，昧而未明，此以屯之時言也。宜建侯而不敢自寧，此以亨屯之事言也。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柔得位，謂以六居四得正位，非君位也。上下應之，上二陽，下三陽，俱應之也。若論正應，則初九是已。以柔畜剛，故稱小健而巽，下乾而上巽也。剛中而志行，剛中五也。五與四合，陰陽相求，則其志可行矣。然而密雲不雨，尚往也。以三陽上升，陰柔未能畜止，尚欲往也。施未行，未能降而爲雨也。或曰尚往也謂雖密雲不雨，必至于上，則畜極而散，所謂既雨既處也。但自西郊，則施未行耳。

宋・丁易東《易象義》卷一一 象上傳

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初六，言陰始凝者。初，故取始凝之義。坤順，故取馴致之義。《魏書》作初六履霜，陰凝，如禽獸之馴狎。字從馬，馬行之順曰馴。爻變震，以馬取象。按夫子《小象傳》，本以義言，非必取象。今此書以象爲主，凡可以象推者，亦不敢違。非用其鑿，蓋先儒已然矣。後皆倣此云。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卦之主，故以地道光，言地、言坤而光。即所謂含弘光大也。以動言者，雖以爻動取義，但《月令》言地氣上騰，則地道亦有動義，地氣雖騰而不失，其直方之體者也。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屯者，結而未解者也。解絲棼者，經之綸、之罩。絲爲經，合絲爲綸，謂震坎各一陽，合而爲二陽之卦也。坎爲雲，震爲雷，雷雖動矣，雲畜雨而未降，故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所以解屯難也。雲雷方興，雨欲下而未下，若天之有所經綸也。或曰，自觀來者，上體本巽爲繩。繩者，兩經之合，故取此象。按夫子大象，其大義，固以上下本體取其間命辭，則或因互體、伏體、變體取焉。如此卦，震坎而以卦變巽，繩言經綸之類，是也。或但以夫子止論兩體不當，旁及互體、伏體、變體者，雖得其大意，而于命辭有所未盡，故併及之，非用其鑿。後諸卦倣此。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世所謂剛風，所以持天體也，以小畜大也。文德，德之小者，中庸所謂小德也，小德之中畜大德焉，故君子以懿文德也。乾爲德，懿者，美也，指陰而言。或曰互體有離，文明。亦自夬來，夬爲書契，故曰懿文德。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電，當作電雷。雷所以動物，電所以照物，罰之明象電之照，法之勑象雷之動也。或曰，九四互坎，爲律法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渾天，天包地下。天之陽氣，自地而上，以至于山。山能畜聚，非天在山中乎？乾爲言，爲行，爲德，艮能畜之也。或曰，泰之上，六變而爲九；地下之，天爲山中之天，又互兌，爲講習前言也。互震爲往，爲行，往行也。

宋・丁易東《易象義》卷一二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薄，此常理也。然迅雷、風烈必變。人每至于失其常，君子則以之立，而不易方，不以變而易其常也。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火炎上而煖氣出焉，即風之象。又，世言熱則生風，亦風自火出也。君子觀之，知風化所自出，必謹言行，故言貴有物而行。貴有恒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也。或曰，二之五，則互兌、互震，兌爲言，震爲行也。自初至五，有噬嗑象，頤中有物，言有物也。卦自遯來，無妄之三往四下，震互巽，震巽恒也。恐失之泥。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震雷坎雨作，解；君子以之，赦過宥罪。赦者，不問宥者，寬之過。誤者，赦有罪者，薄懲之也。此人君解難之道歟。或曰，坎爲獄，震爲動、爲出、爲反，生動而出獄，而反生。赦過，宥罪之象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以散之，雷以動之，所以益物，故爲益也。君子觀象，乃以之。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也？體其益物之象，而益已也。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決。或曰，卦自否，來乾善也，坤初不正過也。遷六于四見善，則遷也。初改六爲九，有過則改也。上巽爲眼，故取見象。變坤爲震，不遠而復之象，故以改過言也。

密雷不雨，已上也。

六五以上，謂兌澤之雨。已上不能下，及二也。

宋・丁易東《易象義》卷一四 繫辭傳上

【略】剛柔相摩謂乾，以剛摩柔而生震、坎、艮、坤，以柔摩剛而生巽、離、兌，此言八卦之所從生也。八卦相盪，謂八卦交錯相盪，而八卦之上各生八卦，此六十四卦之所從生也。鼓之以雷霆，言震、艮也；潤之以風雨，言巽、兌也；日月運行，言坎、離也；一寒一暑，言乾、坤也，何也？震爲雷而橫渠，言雷出于石，故曰言震、艮也，巽風也。兌澤之氣爲雨，故曰言巽兌也。風亦言潤者，風蓋佐雨者也。日離月坎，故曰言坎離也。六陽成乾而爲夏，寒往而暑來也。六陰成坤而爲冬，暑往而寒來也。故曰言乾坤也。然日月運行，寒暑之所以成，則坎離者，又所以爲乾坤之用也。

宋・丁易東《易象義》卷一六 說卦傳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此邵子所謂先天八卦者也。天地定位，乾正南而坤正北也。山澤通氣，兌東南而艮西北也。雷風相薄，震東北而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離東而坎西也。天地以上下直對，水火以東西橫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此先天圖之卦位也。即造化之形象，觀之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起于西北，澤鍾于東南；雷盛于陽方，風盛于陰方，理之自然者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亦以先天八卦對待，而言其動也。但上章則言先天八卦之位，此則言畫卦之序也。雷以動之，初畫之奇也；風以散之，初畫之耦也；雨以潤之，中畫之奇也；日以晅之，中畫之耦也；艮以止之，上畫之奇也；兌以說之，上畫之耦也。乾以君之，三畫之奇也；坤以藏之，三畫之耦也。震、巽、坎、離以其象言，艮、兌、乾、坤以其卦言，動、止說以其性言，散、潤晅以其功言，君以其道言，藏以其德言也。然則兩相對待，亦有上伏卦義也。下放此。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天地類》 月諺

俗云：月而仰，水漸長；月而昃，水無滴。蓋月有九行，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於黃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爲陽道；不中而過北，則爲陰道。行陽道則旱，行陰道則潦。月借日爲光，月生時如仰瓦，是行陰道矣；如弓絃昃樣，是行陽道矣。故知旱潦者，以此。

明・朗瑛《七修續稿》卷一《天地類》 諺言晴雨

諺言火日多雨，蓋納音之數。以一火主五屬水，木三，金四，自然聲，是則納音。雖火日，其實得一數，則天一已生水。土日，其實得二數，則地二已生火。至水日，其實得五數，則天五已生土矣。故火日多雨，土日多晴，水日多陰也。是以水日必變，由其水日實得土數。又久晴久雨，遇戊己天干則變，亦此義也。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之一 《周禮》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蓋每歲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其和與否，此後世風角之始也。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人多死。古人音律之微，足以察天地，辨吉凶如此，其法今不復傳矣。但占卜之家，量晴較雨，一一應驗。其它災祥，即史官所占，不盡然也。

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此《續博物志》之言，不知信否。大抵東風必雨，此理之常。《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谷風，東風也。東風主發生，故陰陽和而雨澤降；西風剛燥，自能致旱。若吾閩中西風連日，必有大災，亦以燥能召火也。

古語云：巢居知風，穴居知雨。然鳩鳴鳶團，皆爲雨候，則巢者亦知雨也。虎嘯獾見，皆爲風徵，則穴者亦知風也。至於飛蛾、蜻蜓、蠅蟻之屬，皆能預知風雨，蓋得氣之先，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然不獨廬山爲然，大凡山極高而有洞穴者，皆能吐雲作雨。孔子曰：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安定郡有峴陽峰，將雨則雲起其上，若張蓋然。里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沛。閩中鼓山大頂峰，高臨海表，城中家家望見之。雲罩其頂，來日必雨，故亦有鼓山戴帽之謠。然它山不皆爾，以鼓山有洞穴故也。《海録碎事》云：大雨由天，小雨由山。想不誣耳。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之五 卜筮原無他術，惟在人靈悟，推測隱微，固非

可以口傳而語授也。如占雨得剥，李業興以坤上艮下，艮爲山，山出雲，占爲有雨；吴遵世以坤爲地，土制水，占爲無雨，而卒無雨。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　占候類

以數表幾而像亦類之《緯書》以斗占物，以天綱類應也。熒惑主童謡，非識而何。王逵曰：風雷在天無形，以乾位戌亥肖屬配之，故風像犬，雷像豕，雨坎像男，電巽像女。古之鹵簿神旗皆繪《畫》云。元虞裕《談撰》曰：東方氣雷，南氣電，西氣虹，北氣雲雨雪雹，中央氣露，皆配位也。

雨占　黄子發《相雨書》曰：以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有冠雲，不論大小，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北斗中有雲，後五日雨。河中有雲，三枚相連，三日大雨。六甲日，四方雲皆合者，即雨。躍魚雲遊疾者，雨。諺云：雷多于戊己丙丁日下。趙雲州云：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變雨。或亢壁宿直日，可免。吴諺：正月建三亥，湖田變成海。陸泳《吴下田家志》曰：初三月下有横，初四暗盤有月交，二十五日有雨，則主久雨。二月三日聽蝦蟇叫，驗湖水之高下。今俗皆倡神以視所止爲驗，謂之打水。又諺曰：春雨甲子，乘船入市；夏雨甲子，赤地千里；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又云：戊午元同甲子期，始終七日最稀奇。七日多晴兩月燥，七日多雨兩月泥。甲申雨，主米暴貴，春主五谷不收，夏主傷田禾，秋主六畜死，冬主人多病。方言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人。又，壬子雨，則久陰。又云：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蟲庚子亂。若逢壬子水滔滔，俱在正月上旬看。不怕正月二十陰，只怕二十一日晴。三月三日晴，桑葉挂銀瓶。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四月十六烏漉漉，不論高低一齊熟。四月廿八小分龍，是日常雨惡乾風。六月西風吹遍草，八月無風秕子稻。重陽無雨一冬晴，立冬之日猶分明。雷内露在十月裏，來年五月内有水。久晴視戊己，久雨視丙子。夏壬子雨，牛食多腐。雨下六壬頭，低田可便休。愚者曰：此數者，與壬子水日占雨者同，豈有一日九州皆同下雨之理。青田以此日望氣占之，氣在天，然去地近，移數十百里即變。其法，分五色五行之形，以黎明從高處望之，與日辰相生或相解。論理，隔日陰晴于日出入前察之，最驗。大率春夏定驗，秋冬應稍遲。《田家五行》以多積而驗之風雨，故自有候。其以甲子言者，理不出于盈虚，而觸其端幾耳。所謂驗者，但十得五耳。邵子曰：聖人知九餘三，凡人知三闕九。暄曰：以各方之土地、雲物驗雨暘者，十應七八。以各方之時令、晦朔驗雨暘者，十應二三。以干支合者，不應也。中通曰：風角詳《後漢》李尋、郎顗傳，後實本黄帝八風也。介葛、盧公、冶長、管輅皆能鳥占，此與干支諸例同一觸幾，惟相人、堪輿、望氣，猶屬質測也。黑室辨絲，望气乃驗，觸幾以誠，而平時窮理，斷非苟然。

清・遊藝《天經或問前集》卷四　占候

問：古今天學家首言占驗方爲有補之學，今所言者，惟理而已，或是休咎不言乎？不然測步如此繁劇，豈不徒費苦心乎？

曰：天者，羣物之祖，理性之所由。出其文，即猶理性之耳目也。今舍吾耳目之性、之理、之靈，而漫言耳目，其不爲皮相者，鮮矣。故西士亦曰：天文格物，窮理之首務。旨哉言也。故云測算非關占候吉凶，蓋吉所係在吾人心中所造，而禍福則自召耳。後世不知吉凶、禍福係于理，而以禍福之未來者當之，則以福爲吉，以禍爲凶。夫吉凶則致禍福，而不可禍福即吉凶也。如其順理心安，則福固吉，禍亦吉也。理不順，心不安，則爲禍固凶，福亦凶也。蓋禍福不能自免，而理則至定，此心所以順之也。先知而順之，上焉者聖神，次焉者君子。孟子所謂順受其正，不立巖墻之下者，此占候之道也。故吾師窓之曰：星宿極高，無變異之理，灾異之占。《天官書》云：暈適風雲，天之客氣，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氣幾心幾，二而一也。陰陽之氣，人事之變，各自爲幾，而適與之合。歲有寒暑風雨，而螻螋與蝸蠋當之，自灾可取譬也。儒者求端于天，天人相與甚可畏也。静深明理之士，觸其幾而知之，然不欲盡洩。至于聖人，則不爲陰陽所轉矣。時愆氣沴，孱夫則病，壯夫則否。周王龜焦著折，劉裕竿壞幡亡，又何祓乎？焦、京、管、郭、崔浩、戴洋，一端之中耳。關子明之如響舉人事，天道消息之，此中論也。邵子觀其深矣，用三餘一，豈思慮所能測度乎？

清・吴鵠《卜歲恒言・序》　吴子斗文，余嘉先生之令嗣也。性純孝，其交友也必誠，必信；見富貴驕人者，則疏而遠之；見困苦無告者，必竭力以拯救之。少隨余嘉先生讀書于愛日堂，徹夜不眠，經書制藝而外，凡一切子史以及農圃醫卜之書，罔不究心焉，未幾補揚郡博士弟子員。後因思慮過甚而成心疾，往師于無我道人，而得精導引之術。嘗于山莊習静，值彌月不雨，農人咸怨之曰：早知如是其旱乾也，則當取穀之宜于旱者而藝之。今苗將稿矣，可若何？未期年而值霖雨不止，農人又怨之曰：早知如是其陰雨也，則當取穀之宜于雨者而藝之，今禾將腐矣，可若何？吴子曰：曷不豫卜之乎？農人曰：何以卜之？吴子曰：天文有志，卜筮有書，但其理深，其文奥，恐非爾農人所能粹解也。而欲

其言之最明而最驗者，其惟方言諺語乎？因取方言諺語之載于簡編者，彙爲一册，名曰《卜歲恒言》。農人爭而録之，且即取所言而卜其陰晴，驗焉。又取所言而卜其寒燠，寒燠又驗焉。更取所言而卜歲之豐歉，歲之豐歉又靡不驗焉。客聞之，趨而進曰：先生澤及一鄉，何不梓之以公之天下乎。吴子猶然笑曰：此俗語也，烏足以行世。客曰：先生此書原爲農人設也，何傷乎？固請之，爰不得已而付之梓。時予與吴子砥礪文字，相與最善，欲予一言以冠篇首。予不敢辭，爰即其本末而爲之序。年家同學弟汪曾孝升氏譔。

清・吴鵠《卜歲恒言・凡例》 晴雨各以本境所致爲占候。按《田家五行》曰：至正壬辰春末夏初水至，既非桃花，亦非黄梅，去而復來，進退不已。余家所種低田數多，正苦于插種過時，田中積水車凌，又下未有乾期。此日尚且勉强督工。雖值天晴，然八風周旋，正不知吉凶若何。至申時，忽東南陣起，見掛帆風，隨有雷三四聲。方且驚愕，忽見一老農拱手仰天，且連稱謝不已。因問其故，答曰：今日無雨而有雷，謂之鎖龍門。自今以後天無雨矣。或問之曰：此常，則百工叙；失其常，則百事畢矣。然，風雨之來，其大者爲天象之徵，其小者爲地氣之召。惟考天象而不考地氣，但知陽而不知陰之學也。如江南芒種後逢壬，入梅爲梅雨，江北並無梅雨。而惟長伏水，蓋水至伏而每漲，猶水得火而勢浩大也。《史記・天官書》云：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地氣有南北東西之不同，則其爲風雨也。其不閔乎天象而小者，但觀雲氣可以得之；其有閔乎天象而大者，應之多寡，要亦有南北東西之懸殊。審幾者，其静體之可耳輯占時。

清・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卷下 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

補曰：秋分直，故未秋分不直。言秋分則春分可知。《隋志》曰：《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則渾天之正説，立儀象之大本。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二三《補遺》 月令考

《月令》氣候，詳于《夏小正》，《通卦驗》與《吕覽》、《淮南戴記》及諸史不同。其可攷者，如《月令》孟春之東風解凍，即《夏小正》之時有俊風，戴傳謂俊者，大也，大南風也。合氷必于南風，解氷必于南風。今考正月無南

又有相濟之情，如水火之相濟，人所共知者，而金木之相濟，人所未察。如木爲生氣，主生長百物。而無金氣以爲收，則生而不能成，有如果實然。陽舒爲華，陰斂爲實；陽以發生，陰以凝結。晝氣屬陽，夜氣屬陰。又有相薄之情，或火與金薄，金與火薄。火走，則奮而爲雷；金走，則結而爲雹。或水與火薄，火與水薄。火走，則流而爲電；水走，則散而爲霖。又有相迫之情，以水迫火，而火反見于上；以陰迫陽，而陽反著于外。或迫之甚，如日食以陰掩陽，而反成旱乾。或迫之未甚，陽雖暫露，而陰終密布。火雖上見，而雨即下施。又有相抑之情，以土抑火，而火之發必毒。以陰抑陽，而陽之性不和。大抵木不挾水，則風不長；水不挾火，則雨不大；金火不挾土，則雷不壞物；木火不挾土，則風不傷人。情狀既繁，難以枚舉。效驗自別，理可類推。又星之冲會，仍復辨其宫度。雖不論干支，而干支已寓於其中，仍復占以四時；雖不論月建，而月建已存乎其内。只此風、雨、雷、雹、霧、露、霜、雪得其常，則百工叙；失其常，則百事畢矣。然，風雨之來，其大者爲天象之徵，其小者爲地氣之召。惟考天象而不考地氣，但知陽而不知陰之學也。如江南芒種後逢壬，入梅爲梅雨，江北並無梅雨。而惟長伏水，蓋水至伏而每漲，猶水得火而勢浩大也。《史記・天官書》云：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地氣有南北東西之不同，則其爲風雨也。其不閔乎天象而小者，但觀雲氣可以得之；其有閔乎天象而大者，應之多寡，要亦有南北東西之懸殊。審幾者，其静體之可耳輯占時。

清・吴鵠《卜歲恒言》卷四 地土

亢旱太甚，作雨日久，不爲星變，即爲地震。或大風作而爲地震。蓋地寒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兑以説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在《書》之《洪範》曰：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莊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絞。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故陰陽之精爲日月，五行之布爲五星。而五行之情，不止於相生相尅兩端。

風應候之理。《史記・律書》謂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此俊字，當爲條字之訛。又案刊本作寒日滌凍塗。據《玉海》所引，無寒日二字。《通卦驗》之條風至冰解，案《通卦驗》：于立春日條風至，冰解。《月令疏》引之謂條風即東風也。冰解，即解凍也，于雨水。復曰：凍冰釋，猛風至。《月令疏》引之謂猛風即東風之甚也。據此，足證《夏小正》俊風之當爲條風。《月令》孟春之蟄蟲始振，即《夏小正》之正月啓蟄也。啓蟄，本二十四氣之一。金氏履祥疑古者陽氣特盛，啓蟄獨早。考《月令》仲春尚有蟄蟲咸動，啓户乃出之文。《正義》謂正月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夏小正》此條，蓋合孟春之始振，仲春之啓户記之。《月令》孟春之魚上冰，《夏小正》作魚陟負冰，《通卦驗》作魚負冰。爲仲冬候。《月令》孟春之獺祭魚，《通卦驗》同《夏小正》作獺祭獻魚。《月令》孟春之鴻雁來，《通卦驗》作候雁北。爲仲春候。《月令》仲春之桃始華，即《夏小正》之梅杏杝桃則華，在正月。《通卦驗》作桃李華。爲仲春中氣。《月令》仲春之倉庚鳴，《夏小正》作有鳴倉庚，《通卦驗》作鶬鶊鳴。爲孟春中氣。《月令》仲春之鷹化爲鳩，《夏小正》作鷹則爲鳩。在正月。《月令》仲春之元鳥至，即《夏小正》之來降燕乃睇，《通卦驗》作元鳥來。爲季春候。《月令》仲春之雷乃發聲，《通卦驗》作雷，句有缺文，爲仲春候。一作雷雨行，爲仲春中氣。一作雷鳴。爲季春候。《月令》仲春之始電，《通卦驗》作電見。爲孟夏候。《月令》季春之桐始華，即《夏小正》之拂桐芭。《月令》季春之田鼠化爲鴽，《夏小正》作鴽則鳴，《通卦驗》作伯勞鳴。爲季夏候。《月令》仲夏之鹿角解，《通卦驗》同。《月令》仲夏之蟬始鳴，《夏小正》作蝭蛄鳴。爲孟夏中氣。《月令》孟夏之蝼蝈鳴，即《夏小正》之穀則鳴，在三月。《通卦驗》作蝼蛄鳴。爲孟夏中氣。《月令》孟夏之蚯蚓出，《通卦驗》同。爲仲夏候。《月令》孟夏之王瓜生，即《夏小正》之王萯秀。《月令》仲夏之螳螂生，《通卦驗》同。爲仲夏中氣。《月令》仲夏之鵙始鳴，《夏小正》作鵙則鳴，《通卦驗》作伯勞鳴。爲季夏候。《月令》仲夏之反舌無聲，《通卦驗》作蝦蟇無聲。爲季夏候。《月令》仲夏之鹿角解，《通卦驗》同。《月令》仲夏之蟬始鳴，《夏小正》作蝭蛄鳴。爲孟夏中氣。《月令》仲夏之蟋蟀居壁，《通卦驗》作蟬鳴。《月令》仲夏之半夏生，《通卦驗》同。爲季夏中氣。《月令》季夏之腐草爲螢，《夏小正》作鷹始摯。《月令》季夏之腐草爲螢，《通卦驗》作腐草爲蠅。爲孟秋候。《月令》孟秋之鷹乃祭鳥，《通卦驗》作鷹祭鳥，爲仲秋候。《通卦驗》之條風至冰解，案《通卦驗》：于立春日條風至，冰解。《月令疏》引之謂條風即東風也。冰解，即解凍也，于雨水。復曰：凍冰釋，猛風至。《月令疏》引之謂猛風即東風之甚也。據此，足證《夏小正》俊風之當爲條風。《月令》孟春之蟄蟲始振，即《夏小正》之正月啓蟄。案《月令疏》引此謂始振即

壞户，《吕氏》作俯户。季秋之鴻雁來賓，《吕氏》作豺則祭獸。季秋之蟄蟲咸俯，《吕氏》作在穴。高誘注：俯伏藏於穴，墐塞其户也。是在穴當連上句讀。孟冬之閉塞而成冬，《吕氏》作閉而成冬。高誘注：謂天地閉冰霜，凓烈成冬也。知本文旦有閉字。季冬之雉雊雞乳，《吕氏》作乳雉雊。案《月令》雉雊雞乳，本兩候。《吕氏》以乳字連雉，言止爲一候。季冬之水澤腹堅，《吕氏》作復堅，高誘注：復亦盛也，或作複。其餘字句皆與《月令》同。《淮南子》爲西漢時書，其第五篇《時則訓》所載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月令》無蘇字。魚上負冰，《月令》無負字。獺祭魚，候雁北。《月令》作鴻雁來。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始華，《月令》無李字，倉庚鳴，鷹化爲鳩，雷始發聲，《月令》作雷乃發聲。蟄蟲咸動蘇。《月令》無蘇字。季春之月，桐始華，田鼠化爲駕，虹始見，萍始生，鳴鳩奮其羽，《月令》作拂其羽。戴鵀降於桑。《月令》作戴勝。孟夏之月，螻蟈鳴，蚯蚓出，《月令》作蚯蚓。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仲夏之月，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季夏之月，涼風始至，《月令》作温風。蟋蟀居奥，《月令》作居壁。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蚓，《月令》作雷乃發聲。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天地始肅，農始升穀。《月令》作農乃登穀。仲秋之月，候雁來，《月令》作鴻雁來。元鳥歸，羣鳥翔，《月令》作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見。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月令》作蟬始鳴。案《吕氏春秋》及《通卦驗》、《時則訓》，皆作蟬，不作蜩。《夏小正》則五月良蜩鳴，唐蜩鳴兩見。惟《逸周書》作蜩始鳴。唐以後史志皆用之。又五日半夏生。小暑之日，温風至，《月令》作始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月令》無化字。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月令》作農乃登穀。案《吕氏春秋》及《時則訓》亦作升穀。惟《逸周書》作禾乃登。唐以後史志皆用之。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元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咸俯。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大雪之日，鶡鳥不鳴，《月令》作鶡旦不鳴，《唐書》及宋金史志皆作鶡鳥，元史志始仍作鶡旦。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出。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月令》作雉雊。大寒之日，雞始乳，《月令》作雞乳。又五日鷇疾，《月令》作征鳥厲疾。《唐書》及宋金史志皆作鷙鳥，元史志始仍作征鳥。又五日水澤腹堅。《周書》序謂周公攝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後儒如王應麟等，皆疑爲東漢人僞託，非周公之舊。北魏始，以七十二候頒爲時令。考《魏書志》隋唐志同。所載，冬至三候虎始交，芸始生，荔挺出。小寒三候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大寒三候雁北向，鵲始巢，雉始雊。立春三候雞始乳，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雨水三候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驚蟄三候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春分三候鷹化爲鳩，元鳥至，雷始發聲。清明三候電始見，蟄蟲咸動，蟄蟲啓户。穀雨三候桐始華，田鼠爲鴽，虹始見。立夏三候萍始生，戴勝降于桑，螻蟈鳴。小滿三候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芒種三候靡草死，小暑至，螳螂生。夏至三候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小暑三候蟬始鳴，半夏生，木堇

榮。大暑三候温風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立秋三候腐草化爲螢，土潤溽暑，涼風至。處暑三候白露降，寒蟬鳴，鷹祭鳥。白露三候天地始肅，暴風至，即《月令》盲風至。鳴雁來。秋分三候元鳥歸，羣鳥養羞，雷始收聲。寒露三候蟄蟲附户，即《月令》蟄蟲壞户。殺氣浸盛，陽氣日衰。霜降三候水始涸，鴻雁來賓，雀入大水化爲蜃，虹藏不見。立冬三候菊有黄華，豺祭獸，水始冰。小雪三候地始凍，雉入大水化爲蜃，虹藏不見。大雪三候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自北魏後，所行時令皆因之。唐初所用傅仁均之戊寅術，李淳風之麟德術，並以雞始乳爲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爲次候，與《時訓》、《月令》皆不符。故唐大衍術，議其不合經義，且其中如始雨水、蟄蟲咸動、蟄蟲啓户、木堇榮、暴風至、殺氣浸盛、陽氣日衰、冰益壯、地始坼、芸始生十候，皆唐宋以後所不用者。今所用之草木萌動、鳴鳩拂其羽、大雨時行、禾乃登、草木黄落、蟄蟲咸俯、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征鳥厲疾、水澤腹堅十候，又皆北魏志、《隋志》所不用者。夫北魏書所載各候，既取之《月令》，即宜每月取用六候。乃于正月取五候，二月取九候，三月取五候，四月取五候，五月取八候，六月取五候，七月取五候，八月取九候，九月取四候，十月取四候，十一月取九候，十（一）〔二〕月取四候。既已參差，且其分配節氣，亦不能適均。如以電始見、蟄蟲咸動、蟄蟲啓户，爲清明之三候，而《月令》則在仲春之月。以萍始生、鼃鼓勝降于桑爲立夏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季春之月。以靡草死爲芒種初候，而《月令》則在孟夏之月。以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爲小暑之三候，而《月令》則在仲夏之月。以腐草爲螢、土潤溽暑爲立秋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季夏之月。以天地始肅爲白露初候，而《月令》則在孟秋之月。以蟄蟲附户、殺氣浸盛、陽氣日衰爲寒露之三候，以水始涸爲霜降初候，而《月令》則皆在仲秋之月。以菊有黄華、豺祭獸爲立冬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季秋之月。以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爲小寒之三候，而《月令》則在仲冬之月。匪特此也，蟄蟲咸動，啓户始出，詞本相連，而分爲兩候，既于義無當，且既收蟄蟲墐户？既收戴勝降于桑矣，何以獨遺鳴鳩拂其羽？至于季秋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亦如季春之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祇屬泛論之辭，何以獨列爲兩候？此皆義有未協者也。若夫唐書志所載之七十二候，宋史志同。則係開元時一行所定之大衍術。自冬至初候蚯蚓結起，至大雪末候荔挺出止，不用魏隋相承之節候，而取之《周書》、《時訓》。故大衍術以爲改從古義，然其中亦有未能盡免後人之議者。如孟冬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與孟春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本相對言之，季春之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季秋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皆同此例。又孟秋之天地始肅，亦相類。今乃獨收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至閉塞而成冬句，乃申足上騰下降之義，詞本相連，又別爲一候，義將安在？他若既收孟春之蟄蟲始振，仲春之蟄蟲壞户，季秋之蟄蟲咸俯，而獨遺仲春之蟄蟲咸動。既收季夏之温風至，孟秋之涼風至，而獨遺仲秋之盲風至。既收孟秋之禾乃登，而獨遺孟夏之登麥，仲夏之登黍。既收孟冬之水始冰，地始凍，而獨遺仲冬之冰益壯，地始坼。既收仲夏之半夏生，而獨遺木堇榮。既收仲冬之荔挺出，而獨遺芸始生，皆有所未安。惟其次第，一以《周書》、《時訓》爲準，故後世皆相承不改。金史志與唐史署同，惟改小滿末候，小暑至爲麥秋至。《月令》麥秋至在四月，小暑至在五月。小滿爲四月之中氣，故易之。元史志復改立春末候魚上冰爲魚陟負冰，小暑末候鷹乃學習爲鷹始摯，皆參取《夏小正》句。又改雨水次候鴻雁來爲候雁北，則參取《吕氏春秋》及《通卦驗》《淮南時則訓》句，而互用之者也。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二四《附編》 月令

周公所作。《資暇集》上。

孟春之月

天之道，陰陽各有少太，是生四時。少陽爲春，太陽爲夏，少陰爲秋，太陰爲冬也。《北堂書鈔》百五十三。

則水潦爲敗

太陰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舊唐書》八十九。

始雨水

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注補後漢書》三。

雷乃發聲

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通典》七十六。

虹始見

虹，蝃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常依陰雲而盡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於東方，故詩云蝃蝀在於東，蜺

常在於旁。四時長有之，唯雄虹見藏有月。《藝文類聚》一一。

季春

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趙之分野。《注補後漢書》三。

則天多沈陰

陰者，密雲也。沉者，雲之重也。《宋本文選注》三十九。

以立夏

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魯之分野。《注補後漢書》三。

則雹凍傷穀

雨凝曰雹。《北堂書鈔》百五十二。

大雨時行

大雨時行，行降也。從土潤以下，皆爲下句。《宋本禮記疏》十六。

白露降

露者，陰液也。釋爲露，結爲霜。《北堂書鈔》百五十二。

寒蟬鳴

鳴則天凉。《埤雅》十一。

以立秋

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楚之分野。《注補後漢書》三。

盲風至

秦人謂蓼風爲盲風。《初學記》三。

秦人謂之蓼花風。陳元靚《歲時廣記》三。

霜始降

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宋之分野。《注補後漢書》三。

孟冬之月

冬，終也，萬物於是終也。同上三。

以立冬

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野。《注補後漢書》三。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三 請雨

請雨祈晴之説，自古有之。如《檀弓》、《吕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載者。如董江都之閉陽門則雨，欲止則反，是之謂也。余謂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雖帝王之尊，人心之靈，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術，如畫符遣將、呼風喚雨，諸法亦不過盡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請雨祈晴，則全仗觀音力，尤爲可笑。究竟觀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阮雲臺宫保巡撫浙江，適逢大旱，未往天竺進香，而人心遂大不服，嘖有繁言。世俗之惑，一至於此。

天不可測

嘉慶十九年正月十三、十四、十五三夜有月華，人人共見。五月初一、二日，余往高郵途中，聞蟋蟀聲。六月初一，日蝕七分。中伏日，寒冷異常，俱著皮衣，地生白毛，江南、安徽、浙江三省皆然。十七日夜，雨雪，河南尤甚。十八日夜，天雨血。七月初一日夜，太白經天。十四日，熒惑入斗牛度。十六日，狂風拔木。十七日夜，天雨血。凡有白羅衫、白手巾在露天者，皆爲之紅。自五月至八月，水望西流，種種奇異。然是年僅旱災，米價每石至五千六七百文，秋收不登而已。二十一年冬，月華更甚，皆以爲明年必又旱。詎于正月起至十一月零雨間作，天無十日晴，稻穀俱腐，柴薪大貴。真天之不可測也。

清・孫詒讓《契文舉例》上 卜事弟三

《書・洪範》説卜五：曰雨、曰霽、曰蒙、曰驛、鄭康成本作濟圛雰。曰克。孔穎達疏引鄭注謂五者，皆卜兆之名。今通校甲刻咸無見文，蓋兆象不勞絜識，凡所託者，皆卜事也。攷《周禮・春官・大卜》云：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注：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人也。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有所象似。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玄，謂征，亦云行巡守也。象，謂有所造立也。與，謂所與共事也。果，謂以勇決爲之。案大卜八命通賅卜事，大略已具，但殷、周禮異，且龜文簡略，紀事不能詳，以八命校之，亦不能盡合也。【略】

八命七曰雨。龜文云雨者亦多，其字皆作  ，最爲奇古。詳劉鶚。今略舉數事以見其概。如云：卜亘貞雨、六之四。□□其雨庚止、十六之四。今已子月不雨、廿三之二。庚戌戈貞雨帝不我□、卅五之三。□□穀貞今十二月不其雨、卅九之二。貞丈盒雨、夾盒讀爲夜□□□禮篇六十六之一。今月其雨、四十九之一。

今丁卯其雨、五十二之三。今日雨、五十三之二。七月其雨、六十六之三。□□□雨克止□、七十四之三。貝今月不雨、百十九之三。□卯卜出貝今日不雨、六十九之二。乙卯不其雨、百九之四。貝今月帝不令雨、百廿三之一。今二月帝不令雨、百廿三之一。今日不攴昷雨、百九十三之四。貝今日不其雨、二百二之三。甲申卜已丑雨乙、二百五之一。丙辰卜丁巳雨、二百廿八之三。丙戌卜戠貝今三月雨。二百四十九之二。或與獵同卜，云：貝鼠辛亥不雨、百六十四之四。壬申卜亘乙未卜殼鼠丙申不雨、二百四十八之二。貝鼠辛亥不雨、百五十之四一。貝鼠丁未雨、百九十五之四。貝鼠庚辰其雨貝鼠庚辰不雨。二百四十二之一。或與征同卜。云：貝今月不征雨，卅一之一。貝不其征雨。又云：貝今月征雨，九十八之二。丁子卜由貝今□征雨。二百四十六之一。此類文殊夥，不可悉數。其與征獵同卜，蓋雨則不宜征行及田獵也。

此外，卜獵者最多，其文作，十六之三。最繁者作，十五之三。作，五十二之四。作，六十之二。作，廿三之四。作，五十九之三。任情變易，幾無一同者，不能悉舉也。劉釋爲角之象形字，云石鼓文君子云獵，獵字下或云作角，與此正同。凡問角，皆爲雨暘事。《春秋傳》：龍見而雩，雨祭也。龍，東方蒼龍。七宿角，實爲之首也。

清・鄭祖琛、劉丙《寧都直隸州志》卷之一《星野志》 氣候

又按省、郡、縣志，於氣候之外，附載占驗。《物理小識》云：以各方之土地、雲物驗雨暘者，十應七八。以各方之時令、晦朔驗雨暘者，十應二三。以干支合者，不應也。今考州人，值四野晝晦見蓮花三峯無雲，則知雨不得降。赤日如炬，見雲氣斷於芙蓉之頂，則知滂沛立至。此土地、雲物是驗雨暘之證也。夫地氣本於天氣，天氣亦因乎地氣，調變之宜亦親乎？司民、牧者之政刑、德禮而已。彼以干支、甲子占天地、山河之雨暘，十九不驗。

清・雅爾哈善、習寯《蘇州府志》卷二《風俗》 盧熊《蘇州府志》：吳俗以正月八日爲上八，以參星卜一歲之水旱。逮夜，則老稚聚觀。參星過月西，則多旱；否則，多水。蓋八日爲穀，以此卜上元日之晴雨。故諺云：上八不見參星，月半不見華燈。《負暄野録》載：吳農率以正月十五夜，月明時，立一尺五寸之表於地，至其夜子正一刻候之，以驗歲中水旱。大抵據表之長而中分之，爲七寸半者二。若影適及七寸半爲中正，則是歲雨暘以時，五穀豐稔。又以兩七寸半各十分，分影在七寸半以下，爲不及。不及，則是歲主旱。每短七寸半，則旱至一分。又短，則旱之分數亦如之。影在七寸半以上，爲太過。過則主水。每長七寸半，則水漲一分。又長，則水之分數亦如之。極有准的。韓鄂《四時纂要》亦云：楚俗立春日，立八尺表占候日影：景短，則爲旱；長，則爲水。與吳占畧同。江湖閒人常於歲除汲江水秤，與元日又秤，重則大水。見王得臣《麈史・王志》元旦侵晨占風雲：風自東南來，則歲大稔。東風，次之。東北，又次之。西，則歉。西北，有紅黃雲，則稔。白黑則歉。以瓶汲水，日準其重輕，爲水旱。自元日至十二日，而當一歲之月，重則其月多水，輕則旱。二月八日祭祠山之神，候西南風而知有秋。四月十六日望晴雨以候歲，是日晴則水，大雨則旱，惟陰雲爲佳。又俗以芒種日爲入梅，梅後十五日爲入時。施真卿《叢話》謂淮浙以芒種節氣後，爲梅雨。夏至中氣後，爲時雨。故周處《風土記》云：夏至前，名黃梅雨。或分上時、中時、下時，其初雨，爲迎時；末雨，爲送時。《埤雅》云：湘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蒸鬱而雨，謂之梅雨，沾衣多腐爛。故三月雨，爲迎梅。五月，爲送梅。或二日遇壬日，則梅高一丈二尺。度物之高下，過此，則不蒸濕也。梅雨之際，必有大風連晝夜，踰旬而止。吳人云是舶趠風。以此風自海外來，舶上禱於海神以芒種後遇壬入梅，夏至後遇庚出梅。前半月爲梅雨，後半月爲時雨。遇雷電，謂之斷梅。一説：梅作塵，塵塵也。如芒種後五日遇壬，則梅高五尺。如十二日遇壬日，則梅高一丈二尺。度物之高下，過此，則不蒸濕也。梅雨之際，必有大風連晝夜，踰旬而止。吳人云是舶趠風。以此風自海外來，舶上禱於海神而得之，率以爲常。五月尤忌甲申乙酉日雨，則有大水。諺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我。《道山紀聞》云：春夏甲申日雨，占爲米貴。秋甲申雨，則稻禾吐芽，亦主穀貴。皆因雨之大小。又，五月旦爲早禾本命，尤忌雨作。《避暑録》云吳俗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日，不知何據。前此，夏雨時行所及，必偏自分龍以後，或及或不及，若有命而分之者，故五六月閒。每雷起雲簇而不移時，謂之過雲雨，雖三二里亦有不同。或濃雲中若尾墜地而宛延屈伸者，雨亦止一方，謂之龍挂。立秋日忌雷聲，諺云：秋孛鹿，損萬斛。立秋後虹見，爲天收。雖大稔，亦減分數。及白露日雨，皆爲荒歉之應。八月露下而雨，爲淋露雨。九月霜降而雲，爲護霜雲。若十月旦晴和，則少寒。賈人以此視之，謂綿艱於售。《王志》：八月二十四日爲稻稿，是日雨，則雖得穀糞，亦腐。重九晴，則糞乾。小雪日雪，則穀賤。凡此皆吳占也。

傳記

晉・陳壽《三國志》卷二九《魏志・方技傳・管輅》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輅列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能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常云：家鷄、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隣比兒共戲，土壞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輅【略】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没，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脩主人禮，共爲歡樂。

晉・干寶《搜神記》卷八 湯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翦其爪、髮，自以爲犧牲，祈福於上帝。於是大雨即至，洽於四海。

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揚波於河，衆甚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干余者？風波立濟。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一 後漢，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吏，漿水不交，爲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時夏枯旱，太守自曝中庭，而雨不降；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自誓曰：輔爲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調和陰陽，至令天地否隔，萬物枯焦，百姓喁喁，無所控訴，咎盡在輔。今郡太守内省責己，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誓：若至日中無雨，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日中時，山氣轉黑，起雷，雨大作，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手，而暢即歸。元初二年，爲河南尹，時夏大旱，久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爲立義冢，應時澍雨。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八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爲老狸。

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録》卷六一《類説》 滕六降雪，巽二起風

晉州刺史蕭志忠，將以臘日爲畋游。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駢匝。長人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命，臘日蕭使君畋獵，汝等若干合麕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四善謀，羣獸從行新者，隨覘之。茅堂中有黄冠一人，老麋哀請。黄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君不復獵矣。薪者回，未明風雪竟日。蕭果不出。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三〇上《楊厚傳》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緯泰中《説文》曰：緯，厚繒也。緯音提。有先祖所傳秘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部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爲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服，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即降澍。《袁山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内讖》二卷解説，位至光禄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母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禄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爲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鄧太后專政也。時統爲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力反。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日期，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后問厚曰：大將軍鄧隲應輔臣以不？對曰：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復習業犍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戹，《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

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効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宜蠲法改憲之道，蠲，明也。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大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私也。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遘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山陽君宋娥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黄老，教授門生，上名録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爲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八二上《方術列傳・任文公》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父文孫，明曉天官風角秘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後爲治中從事。【略】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瀕水涌起十餘丈，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七二《郭璞傳》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永昌元年，璞上疏曰：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蠭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

唐・皇甫枚《三水小牘》卷上 趙知微雨夕登天柱峯翫月

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原本作則，據《廣記》八十五校改。皇甫玄真之師。少有凌雲之志，入茲原本作慈山，據《廣記》校改。山，結廬於鳳凰嶺前。諷頌道書，鍊志幽寂。蕙蘭以爲服，松柏以爲糧。曙隱跡數十年，遂臻玄牝，由是好奇之士多從之。玄真既申弟子禮，服勤執敬，亦十五年。至咸通辛卯歲，知微以山中煉丹須西土藥者，乃使玄真來京師，寓於玉芝觀之上清院。皇甫枚時居蘭陵里第，日與相從，因詢趙君事業。玄真曰：自吾師得道，原本作自居師門，道字屬下，據《廣記》校改。人不見其惰容。嘗云：分杯結霧之術，化竹釣鼇原本作鼓，據《廣記》校改。之方，吾久得之，固恥爲耳。去歲中秋，自朔霖霪，至於望夕。玄真謂同門生曰：甚《廣記》作堪。惜良宵而值苦雨。語頃，趙君忽命侍童曰：可備酒果。遂遍召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峯翫月不？諸生雖强應，而竊以爲濃陰駮雨如斯，若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既闢荆扉，而長天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峯之巔，趙君處玄豹之茵，諸生藉芳草列侍。俄舉卮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隱於遠岑，方歸山舍。既各就榻，而淒風苦雨暗晦如前。《廣記》作淒風苦雨宛然。衆方服其奇致。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八六《高宗中宗諸子列傳・李守禮》 守禮，本名光仁，垂拱初改名守禮，授太子洗馬，封嗣雍王。【略】守禮以外枝爲王，才識猥下，尤不逮岐、薛。多寵嬖，不修風教，男女六十餘人，男無中才，女負貞稱，守禮居之自若，高歌擊鼓。常帶數千貫錢債，或有諫之者曰：「王年漸高，家累甚衆，須有愛惜。」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没人葬？」諸王因内讌言之，以爲歡笑。雖積陰累日，守禮自於諸王曰：「欲晴。」果晴。愆陽涉旬，守禮曰：「即雨。」果連霑。岐王等奏之，云：「邠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遷謫，臣幽閉宫中十餘年，每歲被敕杖數頓，見瘢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沉悶，欲晴即輕健，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三九三《雷一》 包超

唐安豐尉裴翾，士淹孫也。云：玄宗嘗冬月，詔山人包超，令致雷聲。對曰：來日午當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行法，及明至巳，曾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瀰漫，疾雷數聲。上令隨哥舒翰西征，每陣嘗得勝風。出《酉陽雜俎》。

宋・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卷八七六《總録部》 方術

范昱有言曰：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至於河雒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八區，又有風角、遁甲、孤虚之術，亦有以效於事也。漢武之世，頗好方術，天下懷藝之士，比

比出焉。東觀之記，斯爲博矣。鼎國之後，何嘗乏哉。至或按劾鬼神、推步災異、吉凶先覺、禍福可移，變化云爲，驚乎視聽。蓋夫怪神之理，聖人之罕言。所謂民可使繇之，非泯絶而不取也。若乃極慮知變而不詭於俗，窮理造微而不違於道，斯深於術數者歟。

後漢尹敏，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光武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

景鸞，廣漢梓橦人，學《河洛圖》緯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

郎宗，字仲紹，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吉凶。嘗負笈荷擔賣卜給食，微服間行，人莫得知。

楊繇，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繇，繇對曰：此占郡内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如期而剋。時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

後魏王早，渤海南皮人，明陰陽。【略】太武圍凉州，未拔，遣騎召之。及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内必剋。太武從之，張子信，河内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嘗隱白鹿山，時出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所重。武成大寧中，徵爲尚藥典御。後主武平初，又以大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雒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翩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可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雒，且云勅喚。永雒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

都尉。

樊英，南陽人也，善風角。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安帝初，徵爲博士。

欒巴，字叔元，順帝時爲豫章太守。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産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房祀謂爲房堂而祀。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神仙傳》曰：廬山廟有神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宫亭湖中分風行船，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中嘗患黄義鬼爲百姓害，巴到，皆不知所在，郡内無復疾疫。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方嘆之。有司奏巴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臣不敢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

高獲，汝南新息人。獲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郡境大旱，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

吴劉惇，字子仁，平原人。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〇三《文藝傳下・邵説》 邵説，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秘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禄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一，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脩享獻、款郊廟、褒有德、録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〇四《方技列傳》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

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摭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擢承務郎，還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修書，還爲令。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柰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絶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戊寅曆》，候者推最密。自秘閣郎中復爲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傳於世。子該，孫仙宗並擢太史令。唐初言曆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史令，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以獻甫爲令，不隸秘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集術家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爲卿厭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憂。」至秋卒，后嗟異，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云。

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二九　孝元皇帝下建昭二年，東郡京房學《易》于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各主一日，六十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兑、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事。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更，工衡翻。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爲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説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略】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略】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湧水爲災。法者，房占候之法，著之於書者也。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又有水湧出也。至其七月，湧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通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湧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

宋・邵伯温《聞見録》卷九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濱，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歷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聽事之三日，謁江濱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爲材。廟成，雄壯甲天下。又長老曰：公爲成都日，多宴會。歲旱，公尚出遊，有村民持焦穀苗來訴。公罷會，齋居三日，禱於廟中，即日雨，歲大稔。異哉！文潞公幼時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温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没。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甕，兒得出。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宋・邵伯温《聞見録》卷一二　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遊京師時，王荆公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勸先生見荆公，荆公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作《辯姦》一篇，爲荆公發也。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勢之相因，其踈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濤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宋・李廌《師友談記》　蕝仲豫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吴人，諳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

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等，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歷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去，占風旗廢矣。

宋・蕭常《續後漢書》卷二三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父舒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羣少傳其父業，專心候氣，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僮，常令更直樓上望氣以告，即自視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察之爲審，是以所言多中。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以治曆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遭亂不行。會孫權起東南，範委質焉，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言多驗。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遭亂避地廬陵，以明天官事孫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盜賊，皆先期以告，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敬事之，號曰神明。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至某日，當得問時，邊鴻作亂，卒如其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一，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美之。惇亦寶秘其術，故世無傳之者。時有葛衡者，字思真，吳人。明天官，性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上應晷度，皆驗不差。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三　管輅與倪清河刻雨期，倪未信。輅曰：十六日壬子，直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昨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羣岳吐陰，衆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燁燁朱電，吐咀杳冥，殷殷雷聲，噓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咳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爲難也。向暮，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一鼓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管輅列傳》。

馬均大巧，能削竹作人語。時天下大旱，人皆將酒與此竹人語天下。須臾，雨也。《郭子》。

文虔，字仲孺，爲郡功曹。時霖雨廢民業，太守憂悒，召虔補户曹掾。虔奉教齋戒，在社三日，夜夢見白頭翁謂曰：爾來何遲？虔具白所夢。太守曰：昔禹夢青繡衣男子，稱滄水使者，禹知水脉當通。若掾此夢，將其兆也。明日果霽。《長沙耆舊傳》。

太康中，都界大旱，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爲作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零）我黍以育，我稷以成，何以酬之，報東長生。《晉書》。

晉周暢，性仁惠和篤。穆帝時爲河南尹。永和二年夏旱，久禱無雨。因收蓼枯骨萬餘，乃大雨。後位至光禄勳。《晉書》。

宋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求那跋陁羅三藏法師祈雨。跋陁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咒。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團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法苑珠林》。

清・黃汝成《日知録集釋》卷四　天道遠

春秋時，鄭裨竈、魯梓慎最明於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從，亦不復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將水。督孫昭子曰：旱也。秋八月大雩。是雖二子之精，亦有時而失之也。（原注）：昭公七年，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子服惠伯曰：行三月，公如楚。故張衡《思園賦》曰：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藝文

明・陶宗儀《南村詩集》卷四　赤脚雪

雪停五日未全消，雲淨天清氣沆寥。故老相傳名赤脚，來年山岳要枯焦。

十二月初一、初六兩日聞雷

今年臘月兩聞雷，皷皷聲從何處來？陽不閉藏先出地，下民修省可禳菑。

丙子五日甲子雨

正月上旬逢甲子，試稽農曆定豐年。奈何終日風兼雨，又恐乘船入市廛。

八月六日白露

今朝白露亥時交，小雨霏微向日梢。野老爲言無過慮，歲豐天意已先教。

廿三日

打窗風霰五更頭，寒迤重陰晝不收。積水淼漫天一色，望窮只益老農憂。

穀日宜晴翻作雨，明朝西北大風狂。聖人在御民安樂，未必天心降不祥。

明・唐順之《荊川集》卷三 題龍池蕃

相傳，伏虎禪僧開山處，山頂有龍井，蜥蜴見則雨。

遠遊爲訪白雲巖，轉盡孤峰路更南。龍見小身時出井，虎馴大士舊開菴。

禪心客思俱潭水，古佛寒松共石龕。坐對老僧無一事，夜深相與説楞嚴。

清・張英等《淵鑒類函》卷二二《歲時部》 旱

增宋朱松久旱新歲乃雨，詩曰：高田土可麗，下田不受犁。遺蝗憂揷啄，

況乃麥未齊。赤子天自憐，溝壑忍見擠。雨逐新歲來，停雲忽淒淒。莫辭三日

霖，爲作一尺泥。汪汪既没膝，灑灑仍拍隄。漸看蓑笠出，笑語喧畛畦。我欲與

寓目，父老同攀躋。此身羣萬生，擾擾舞甕雞。曾亦無幾求，脱粟配羹藜。永言

故隴耕，老眼路淒迷。好收斂版手，鋤耰歸自攜。

清・定祥、劉繹《吉安府志》卷二《地理志》 芙蓉嶺，在十七都。嶺下有芙

蓉寺，鄭禪師巖。黄圖昌詩云：嶺頭插出一芙蓉，信是漁梁第一峯。曉霧瀰天晴亦雪，暮

嵐歸樹柳疑松。門迎翠巘筆花簇，城繞錦江雨露濃。應有人文賡喜起，山川不改舊時容。

玉鷹嶺，在縣東十四里。山形似鷹，秀潤如玉。山頂雲霧涳濛，縣中遠近視

其合散，以卜晴雨。陳欲達詩云：翀舉横空紫霧騰，四圍如畫碧層層。斜拖冷雪呈銀翅，

淡抹朝煙隱石稜。萬岫縱横天作檻，一崗青翠月爲明。右軍或使今還在，手寫黄庭快不勝。

費廣詩云：玉鷹山勢玉稜層，上接雲霄有路登。點點青螺盤髻出，濛濛翠黛潑空凝。曾看

蓬島來孤鶴，祇訝滄溟奮大鵬。聞説仙巖丹竈在，欲尋仙子學升騰。曹志周詩云：青天下

尺五，峯頂白雲多。日暮蒼烟裏，春風舞玉鷹。

清・周作楫《貴陽府志》餘篇卷一八《文徵十八》 羅繞典詩

道光丙午閏月初，省中望雨。或云：置虎頭於城北龍潭，可致雨。黔中嘉

慶年間，曾有成驗。同人如法行之，果效。與蘇詠起伏龍事無異。因步其韻，以

識雲異。

穿雲恨少流星弩，畏日蒼涼耀金虎。潛虬睡稔石潭深，起蟄憑誰鞭着祖。

官民足繭手揮汗，徧禱靈山宜冢土。平生漫笑虎頭癡，骨相昂藏難狎侮。修緪

一落幾千丈，官符直下黄龍府。乍聽細瀨響淙淙，忽訝螢烟飛縷縷。天風海水

失成連，雷電昆陽驚鄧禹。寒聲徹夜走澎湃，遺蜕隨流尚吞吐。乃知神物本天

授，帝爲蒼生作霖雨。回頭目笑井底蛙，閣閣跳波爲誰怒。

再疊前韻

雷鼓雲旂争負弩，夜夢蒼精戰饒虎。虎頭矯若將能飛，用命猶堪賞於祖。

黔垣灾後火威熾，烈日如焚燠焦土。長干利矛苦無用，旱魃猙獰敢予侮。手援

虎氣撼鮫宫，潛鱗沫噴潭潭府。雨金雨粟連日夜，繼雷横飛長命縷。太息求賢

若渴時，競起王陽招貢禹。不好真龍計已疎，珠抱神淵溜誰吐。買骨千金願築

臺，虎旅龍驤會風雨。長歌赤手挽銀河，一洗甲兵威不怒。

三疊前韻

聲射那得三千弩，老蛟餓尾潭邊虎。霜牙騰擲風怒號，恨不斬蛇逢高祖。

髑髏一具掩絨縢，似豹留皮委塵土。側聞劉郎録嘉話，捍患禦灾同禦侮。陰疑

於陽象爲戰，雲雷號召神仙府。山君氣盛九淵讋，命繫千鈞懸一縷。豢龍氏後

龍失職，金簡功誰續神禹。何似攀鱗陟蒼昊，倒吸天河向空吐。吾儕努力翦苛

政，泰山雲徧崇朝雨。虎符龍節果誰司，玩視民艱畏天怒。

四疊前韻

獵獵蒲風勁於弩，五月炎歊蒸艾虎。蒼龍衙衙欲上天，未駕雲車難出祖。

齋心默禱軫民困，汗雨滴枯禾下土。試將虎首縋靈湫。龍儻不靈應納侮。白額

浮沉撼巖壑，蒼髯天矯開城府。一雨再雨雲四合，幻作龍涎飛縷縷。我聞春秋

重救灾，罪己惟應法湯禹。若非精誠貫山澤，祀事雖虔神亦吐。鄉村父老走相

告，緑野亭剛題喜雨。滔滔潭水抱城流，嘯谷風催浪花怒。

清・常恩、鄒漢勳《安順府志》卷五四《藝文》 曬甲山(楊茂先)

曬甲争傳舊日名，居人猶自説南征。而今安享耕田樂，早晚山頭課雨晴。

山頭露結即雨，占之驗。

天氣預報部

紀事

《禽經》 風翔則風
風禽，鳶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
雨舞則雨
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羊，一名雨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辯之於齊庭也。
霜蚩則霜
鶡鶡，鳥名，其羽可爲裘，以辟寒。鶡鶡飛則隕霜。
露翥則露
露翥，鶴也。《古今注》：鶴千載變蒼，又千載變黑，所謂玄鶴也。子野鼓琴，玄鶴來舞。露下，則鶴鳴也。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

《國語・魯語上》 「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灾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

漢・劉安《淮南子・繆稱訓》 鵲巢知風之所起，獺冗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

漢・劉向《說苑》卷一八 辨物
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略】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者，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真矣。

漢《東觀漢記》卷七《沛獻王輔》 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爲卦，以《周易卦林》卜之。其繇曰：蟻封穴户，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耶？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户，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故以蟻爲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

漢《孔子家語》卷九《七十二弟子解》 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于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晉・盛弘之《荊州記》 狼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絶，西北有石穴，以獨行百步許，二大石其門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陽石，一爲陰石。水旱爲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

湘東有雨母山，山有祠壇，每祈禱無不降澤，以是名之。

來陽縣有雨瀨，此縣時旱，百姓共壅塞之，甘雨普降。若一鄉獨壅，雨亦偏降。應隨方所，其信若符刻。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三 樊東之口有樊山，若天旱，以火燒山，即至大雨。今往往有驗。

湘穴中有黑土，歲大旱，人則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則大雨立至。

北周・庾季才《靈臺秘苑》卷六《天占》 夫天地之道，運動不息而覆育萬物者也。不失厥中，則四序應，而寒暑時，品物用生。故聖人法天道而順至理，政有得失則視吉凶之變，以告之，使其開悟。若天忽變色，是爲異常，四夷來侵，當有兵起。天裂是謂陽不足，臣民亂而君道失，土將分裂。天鳴有聲，人主憂驚，而百姓勞恐，失厥上。天火自焚，是謂火不炎上，以其信道不篤而尚虛僞。修宮室無度則厥灾見，焚燒宗廟。若乃雨血，乃天見其殃，不肖者不得久處其位，其灾兵起。若雨肉，則爲臣不得享，當有大變。雨土，乃爲黃眚，乃爲土失其性而民勞，或不肖者禄。雨雹，則爲陰脅陽，盛則爲雨，陰迫陽則轉而爲雹。若陰盛而成雪，陽薄之乃散而作霰，陽脅陰也，皆爲政有所脅。若雨石，爲信不施，詐佞興，下居上，凶。石墜地近尺餘，類鷄卵，兩頭銳，名天鼓，其分大戰。而君惏禄信佞所致，是謂火失其性。雨赤草，其地民流。雨毛，則金失其性，邪佞進而賢人去，貴人奔。雨羽，則君道不通，逆施天下。雨魚、雨蟲，則骨肉疎而政暴虐。雨魚、

鷙、烏，爲兵喪，是謂水失其性。雨金、鐵，是謂刑獄，爲兵灾。雨錢，則其下亂。雨骨，是謂陽雨，政令不行，兵起交爭。雷發非時，主大臣專政，女后擅權。無雲而雷，名曰天鼓，當有暴兵。雨木冰，大臣凶。陰氣脅木而雨未降，木先寒，故木冰。雷發不時，臣爲亂。雨物是水銀，此謂水失其性。雨灰者，暴政所致。雨五穀，軍乏糧，民飢，賦斂重之所致。雨績者，麻紵之類也。其分大飢、民流亡、兵起、妄誅殺之所致。茲謂不法厥灾。霜，夏殺穀；秋殺五谷；冬殺麥。誅不仁茲謂不仁。夏先大風雷，冬先雨降，乃隕霜而生芒角。賢者遭害，則霜附木不至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則霜在草根，降霜土隙間。不教而誅謂之虐，其霜在草木。降霜非時，迫近之象。一曰：夏雪，臣作亂。雨粟，乃不肖者禄。雨冰，水失其性，其下大疫。降雨羅其下，君長凶。雨杵臼、雨筋，並爲飢。雨絲綿，並爲兵喪。雨蘗，君有陰。雨土，多陰謀。雨釜，人相食。物如小錢許大，從地中生，如麻黍粟，名雨凝，歲穰。雨膏如出，輔臣貪，將帥敗。雨露者，物色黃白，名曰爵錫。不出三年，大凶。又曰，下當有變。雨物人莫能識者，皆爲兵起。天忽晝夜陰晦，有陰謀。

北周・庾季才《靈臺秘苑》卷七《太陽》 十輝氣

《周禮》十輝氣：曰祲，曰象，曰監，曰鏞，曰闇，曰瞢，曰序，曰隮，曰想。《傳》云：祲者，陰陽之氣，浸淫相侵，抱珥背璚之屬，如虹而短，皆爲祲。象者，雲氣成象，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類。鏞者，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觿。監者，雲氣臨於日上。闇者，日月食，或曰光脫。瞢者，瞢瞢不光明。彌者，白虹彌天而貫日。序者，氣如山在日上，及雲氣作冠珥背璚，重疊在日旁，如次序。隮者，暈氣也，或曰虹象。想者，謂氣五色刑想。青飢、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如人狩之形，可想思而知吉凶。推而廣之，則曰旁氣象雲物。其類既多，各隨形色，以知吉凶。

日旁氣

氣黃，曲向日爲抱。當日子孫喜，臣下忠，鄰國來降。黃者，土火之子。氣橫在日上，形直微起，爲戴。戴者，德也。推戴福祐之象，主國有喜，人臣德至於天則有之。一珥在日傍者，爲喜。兩軍相當，軍須和解，所臨者喜。所在之方無軍，則爲拜將。兩珥者，氣縮小在日左右，主民壽考。珥常扶日如民，不失天常。三珥黃白，女主有喜。黃喜，白喪，赤兵，青疾，黑水。四珥，天子有子之慶。又，氣抱在日上，爲冠氣，主冠帶之象。當立侯王，建封親戚，國當有喜。氣小而日下向上曲者，爲纓，爲得地之喜。氣小，半暈在日上，日負。爲得地，爲喜。在日上爲承氣，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其喜，且得地。日未出而上有黃氣，如半暈狀白日，人君有德令。氣如履在日下，爲履。又曰，氣直立在日下，亦爲履氣。主內外寧，吉喜氣也。氣如赤，曲在日傍，類珥而長，爲提。見則有兵。青氣赤橫在日上，下爲格，格鬬之象。長而斜倚日爲戟。戈戟，相傷之象。形如背中有一枝，如山字，則爲殃。君臣不和，上下缺傷。形曲向外爲背，背叛乘逆之象。其下有叛者。長而直立日旁，爲直。其下有自立者。狀類兩直相交，爲交。淫悖之象。凡氣之異，黑如龍在日上下，乃風雨候。或來冲日，或如人卧背日旁者，下有反臣。青而守日者，臣有謀，亦戒飲膳。扶日亦如之。如虎守日者，君好禽色。若在四時王日者，其色充時令者，君有憂。赤如牛，守日下，有兵。色赤扶日亦如之。又爲失地。如馬守日，戰則兵傷。如人頭、旌旗在日旁者，爲兵。如人乘依在日下者，爲天子氣。如人所持，如人事日，在日下者，其下臣叛。如蛇貫日，青則疫及穀傷，其下亦有叛者；黃爲兵，黑咎；兩赤如死蛇在日下者，大飢疫。如交蛇在日旁，其下有賊。兩軍相當，如布席來掩日，其下大戰。若偏在日旁，其尤甚，萬人死。氣如食日，臣不忠。相交貫日旁者，將不和。有背者，其日長凶。氣漠漠如車馬行走在日下者，下有破軍。青色其上下者，吉，可以出軍。直立或貫日者，宮中有鬬。如箭外向日下者，不行三月有君出。赤如冬株在日旁者，兵起，客勝。赤如血光覆日，大旱，民飢千里。如釜鉞在日旁者，君憂。赤白青黃色刺日者，其分有喪。在日旁去疾者，無功；若停半日者，小勝；終日者，大勝。比雲之異：日中有雲如人，其下有反者；如杵，長尺餘來冲日，其分君長惡之。如赤青烏在日下，賊人有謀。如兩青烏相向日下者，人主有憂。如三赤烏啄日，兵起。如虎蹲在日下，大將反。日出有雲橫截之，白色，喪；黑曰驚。三日有雨，解之。日始出及日入而貫之，不出三日有暴雨。日始出而隔之，下有兵。有雨則解。白雲廣二尺在日左右，其分國憂。赤雲截之大如杵，軍在外，萬人死。兩軍相營，不利先舉。赤雲之占：日未出而見於日上，君側有佞臣。如掃來日，或兩頭銳，在日旁上下左右，不宜先起兵。撞日者，大戰、亡地。扶日或曲如輪在日旁，名曰提。皆爲兵，失地。曲向日者，不出三年，有自立者。如躍鷄在日上，不出三月，有兵喪。如烏夾日飛狀，君憂。如虹與日俱出，所臨國分有兵喪。青雲夾扶日，臣有謀。

日暈氣

夫暈氣之數，猶多天地之氣，將交不密，未成風雨，當爲暈氣。暈，輝榮之象也。其別有抱、珥、背、提、虹貫，有重，有日，有方，有色，有戴，有道。尤爲軍事，以先有爲發，先去者爲敗。軍抱所臨，或暈相交，其下軍勝則客傷。帝德廣運，則隨其時旺色。其政頒平，則中黃，亦隨其所乘之色。信及豚魚，邊境歸附，內平外成，厚德所被，則其暈色黃，及抱珥，直承履色，黃，並爲吉慶。暈內珥抱，所爲謂圍城者，內人勝。暈有重抱，後有背，若戰，順抱者勝，得地，有軍罷師。暈有抱，北爲順。貫暈內，在日西，西軍勝，南北東仝。有軍，而日一抱一背，爲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抱且雨，珥至日而一虹貫之，重抱有璚。或抱兩珥，抱而白虹貫之，五者皆順抱，擊者勝。兩珥虹貫，得二將；三虹，得三將。重抱有璚，兩珥，爲軍中不和。黃白潤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親來降者，不戰而敵降，軍罷。青色，將喜；赤，兵爭；白，將有喪；黑，將死。暈而珥，宮中多事忿爭，宜察之。在春，則天子更令，一曰主有謀。軍在外，三軍有悔。暈抱珥上，將軍易。暈而珥如井幹，國凶，有大兵。交於日上，兩將軍易。相敵相當，而珥平等俱起，色同，軍勢相等。色厚潤澤，所在之方喜。有珥直，爲破軍。貫至日，爲殺將。暈有一背，有叛城。在東，東軍叛。三方同。又曰，暈而背，兵起，其分失城。背在暈內，爲分離。青外赤內，臣受王命有所之。暈上下有兩背，無兵則兵入。四背在暈，名曰不知，有內亂。暈而四背、璚，其背端進；盡出暈外，反從內起。暈、珥背左右如輞者，兵起，其分亡地，兵滿野而城復歸。有氣如人居暈中，不出三日寇入城。暈而有銳氣，如鋒四出者，其下亡地。暈而四方均等，爲力停。有缺薄微細所臨者，敗。四缺在外，則軍盡散。氣如死蛇屬暈者，大將死，不利先舉。暈而有赤氣如戰臨之，其下兵起。暈而有青赤氣從中四出者，圍中勝。暈不合，而有雲如人在外相逆聚者，兵戰不勝。暈而有聚雲在外不去者，兵起。又曰，不出三日圍城。暈而有衆雲如羽，臨日不去，其下有憂。暈而有青貫之，有圍城。暈而二珥有雲貫之，其分多疫。暈而珥在外，聚雲在其外，不出三日，城圍出戰。暈而四背如輞，又曰提，其國有衆在外，有叛臣。暈而四提，有大將出世者。白虹貫之，或暈而虹貫至日，順虹所指，從貫所擊之，勝；貫日，敗，攻城可拔。暈而二白虹貫，從內出外圍城，主人勝，城不拔。重暈則攻城，圍邑不拔。重暈而白虹貫日，會聚；三重，有拔城。半暈，有一背一璚，或兩旁不合背，臣謀不成。暈珥而中有兩背璚，戰不勝。交者偏交，兩氣相交，色青赤如暈，或如合背成正直，或相貫穿，或相背向，背爲主亂，軍內不和，人主左右有爭者。日交暈無厚薄，交爭勢力均，厚者勝；爭者先衰，不勝。若入連環，爲兩軍兵起，爭地。至日月，則兩軍相向者，順以戰，勝，殺將。日在上者，亦勝。若貫日，則其下有破軍、死將。日有三暈，軍分爲三。暈而中有兩背璚，叛從中起，不成。暈再重，人君有德，又曰立侯王。色青，其下有兵，穀貴；赤，其下蝗蟲，旱、盜作；黃，則災在公職不治，好起高堂，或穀傷、兵起；白，乃其分多風雨，民不安，而兵興、穀貴；黑，則其災左右用事之臣貪財，亦爲大水、民流，冬雷、夏霜。三重，兵起、穀貴、有傷。赤雲貫之，其下失地。四重，軍敗於野，其下有叛臣。五重，女后妃有憂。六重，其下失政，兵喪。七重，則中國弱而外藩盛。八重，民亂憂。九重，歲荒，外番侵。十重，天下亂，各以宿分日辰占之。暈而半不暈，所在之方軍勝。暈如車輪，半暈在外者，軍罷。半暈而向四方，則對所向之方，外番人來入中國。凡半暈再重，則國民蕃息，歲太和。以日宿占，國分占。日初出日上如昇蓋，有欲和親者。半暈頭銳，則先戰，及所指擊之，勝。方暈若井幹，天下和平；若上下聚二背，將敗人亡。暈如井垣、車輪，二國背兵；赤白，有軍；暈黃而不闢，兵來解；青黑和解，分地；色黃，土功動，人不安，又曰風雨時，物賤，國安；色黑，有水，陰國盛，又曰災在用事之臣。暈以內爲身，外爲心。內赤外青，羣臣親外；外赤內青，羣臣親內。暈且戴，國有喜，勝戰。從大擊之，勝，得地。暈外有一直，臣欲自立。青外赤內，不成。三直，亦如之。兩直，有叛者。凡兩軍相當，謹候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相當應等者，其勢均；近、疾、多、有、實、久、常、大、澤、厚、密、抱者，勝；遠、遲、少、無、虛、薄、短、少、疎、背者，大破。重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爲不合，和分闢。去爲分離相去，背於內者，離於內；背於外者，離於外。凡占：分離相去，赤內青外，以和相去；青內赤外，以惡相去。暈而明久，若內青外赤，或內黃外青黑，或內青外黃，或內白外青，內人勝；內青外赤，或外黃內青，內黃外青，外人勝。若暈而七日內無風雨，兵大作，不可起衆，大敗。暈而明，有兵則兵罷，無兵則兵起，不勝。暈而周，而東北遍厚，爲兵福，在方戰勝。暈欲前滅後成者，後成(面)〔而〕勝。暈於日上，將軍易。日有朝夕暈，是謂失地，主人必敗。凡暈，又以十干占之，甲乙爲火災，丙丁爲臣不賢，戊己后族盛，

庚辛將帥利，壬癸臣專政。又以二十八宿占之，角，大人主憂，內有謀，以赦除舊；亢，則大臣憂，雨傷稼，民疫；氐，則王者惡之，其分兵憂，又女后恣；房，爲兵起失位；心，則王者憂；尾，女后憂，將相災；箕，則宮后相搆，國有妖言；斗，爲宰相憂，宗廟不安；牛，則陰國，暴兵起；女、虛，兵始，后妃惡之；虛，又爲丞相坐罪，民飢；危，則下有喪；室，則女后或其地有災；壁，則賢者廢，邪佞進；奎，則下有兵，大人憂凶；婁，則財物空，或大臣有咎；胃，則倉庫之官凶，或五穀不登；昴，則胡趙之君憂，陰國、失地；畢，則邊兵動，敵有患，或多風雨；觜，則臣有憂；參，則爲飢；井，多風雨，秦分憂；鬼，則臣受其分，有兵；柳，則廚官災，又歲飢；星，獸疫死，周分憂；張，則寶化大起，出其下，君長凶；翼，則樂官逐，民多疾病；軫，則王者惡之，或兵起。蓋日暈之占，皆率。以暈言之，若二十八宿之暈，與五色占相似，爲日宮，當詳而用之。

日瑞應

凡日之應，主於君而司陽。人君德政皆得，則日色精明而揚光。揚光者，光異於常也。五政不失，政令必行。陰陽和順，則光黃而明。君有盛德，朝有善政，則行中道，躔次不差。君德應上，天下和平，人君王字，日中王字也。聖人在位，羣臣奉職，則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無色無虧，五行之色備，其光耀不止於一也。若人君有德，天下大豐，則有四彗。彗者，其光芒出入彗也，天下大慶。一歲再赦，則有二彗。有封禪之慶，則重重有光，而其外一重，亦謂重光。人福昌有壽，則有黃。天下太平，則其芒如舉火。外國入貢，則有二黃人守之。君聖臣賢，天下順心，則氣龍鳳龜鶴等形圍抱之。人主宮中有喜。

日食

又十二國占在十二時：日出至辰，爲宋、鄭；辰至巳，爲楚；巳至未，爲秦；未至申，爲魏；申至酉，爲燕；酉至戌，爲代。皆期三年，其下畏。又以十二月占正月、四月，大臣凶，民病；二月，大夫死，或旱、喪；三月，其分叛，亦大水；五月，諸侯死，亦爲旱；六月，人主有謀，其下分土，大臣死；七月，大水、歲惡；八月，天下有大變，兵起，期三年；九月，有自立者，不成，米大貴；十月，奸臣在朝；十一月，其下亡地，羅貴、牛死；十二月，天下有兵，牛死、水災、麥不成熟。在二十八宿占：在角，則王惡之，司農之官有憂；亢，則爲下有謀；氐，則卿相讒訣，君后惡之；房，則王者憂疾，大臣專政；心，則法令有失，將相相疑；尾，則后宮不安，戒遊幸，或大風折木，而飢疫皆作，燕地兵、喪；箕，則怒風發屋，后有災而疫癘行；斗，乃君后不安，將相及其分有憂；牛，其下有叛兵；女，則后宮戒巫祝，后妃憂疫；虛，則其分有喪；危，乃有哭泣；室，則人主遊幸不節，外戚擅權；壁，則爲王者教禮不行，陰陽不和，男女多傷；奎，乃魯分凶，宜邊戎；婁，亦在邊臣，或郊祀不謹；胃，有轉輸之事，其分飢疫，邊兵作，大臣坐罪；畢，則邊將士亡，遠國謀亂，獄官有憂；觜，則臣有謀議，宜察主邊之臣；參，則大臣相譖，陰國多事；參，爲井之分，臣有謀不成，而旱、民流；鬼，爲喪，或貴臣憂，天下憂疫；柳，則宮室不安，厨官憂；星，當禁兵，大臣黜，賢者憂，或其下兵亂；張，乃山澤之官災，或掌御膳及財庫之官憂；翼，則王者失禮，宗廟不親，法官代太常，施德令則無咎；軫，則在主車駕之臣，或將相坐法，一曰后有喪。又占五色：青則弱於任善，下生怨患；赤則君不隆禮，不問學之所致；黃則掩善之政；白則弱於誅罰，不坐仇讎；黑則宗廟鬼神失享。其所起則從上，失其道，君當之，亦爲失君；從旁者，失於令，相當之，曰失臣；從中者，內有伏謀。又以色占：青則謀者止，赤則事成，黃則謀者誅，白則事覺，黑則其謀作。從下者爲失民，又曰失於事，將當之。又占：色青則民而寒者，公侯專恣。大寒，則夷兵動。或有暈珥者，后妃有謀。四邊有黑雲者，臣有盡忠。其妖氣如虹在日上者，近臣犯上。如暈鳥夾日者，名曰天雞守日，后妃有謀。如白兔守日，民叛，謀舉兵。或有二珥、四珥而食，或有白雲中出，以日占：甲乙，天下有兵。丙丁，天下疫。戊己，有兵、喪。庚辛，下迫上。壬癸，有土功事。日食之占，自十干至妖氣，《星經》各具占驗，驗術者宜參考詳察焉。

北周·庾季才《靈臺秘苑》卷八《太陰》 月變異

若君道昌，后妃喜，則月有黃芒，或戴氣。國有喜，則正月有偃月者，此數古者以爲瑞。若變也，青爲飢，爲憂；赤爲亂，爲旱；黃爲德，爲善；白爲兵、喪；黑爲病，爲水，皆以其宿分占之。凡有異氣，若始出時有雲居其中，似禽獸狀，名白纍。所見之日，德王之方受其害。若其下有氣如人相隨，是謂惡城，其分諸侯王當之。

若其中有如人行，兩爭，客勝。若其傍多雲如人頭，其色赤爲大戰，白爲兵，黑爲水。若有雲刺之，亦占其色：青，賊害君長，多殃，五穀不熟，亦爲破軍相攻；黃，則女主憂；白，則君長亡；黑，則陰雨踰時。若有赤黑交臨者，其

分喪軍。若其傍有白雲，大如杆抵月，期六十日，外有戰，破軍死將，亡。乃若有雲，一白、二黑、三蒼，其大如厚布抵貫月，圍城拔邑。赤雲大如杵戴之，其占如日。

月暈氣

月暈者，臣下專權之象。國不安，七日內欲有風雨。又曰，終歲無暈，天下有兵，鄰國不和。重暈，大風起。若有背在外，則私成於內。三重，天下受兵。若有赤色雲貫之，其下亡地。四重、六重，亦如之。五重，女主憂。六重，其下失政。七重，其下主凶。九重，其下兵起，流血、亡地。十重，有大變。以正月占暈，甲乙，民多病；丙丁，旱而金帛貴；戊己，歲豐；庚辛，有赦；壬癸，多水旱。無精光，是謂大盪，有喪其下。暈有光者，主起兵降。軍在外，暈師上，戰必勝。暈有黃色，將軍益祿。有交章赤光其下，不出三年遇兵。暈而珥，從珥擊之，勝。又曰，期六十日兵起。又曰，五穀豐登。歲序，則月有暈珥。若不暈珥，人主有喜，兵大勝於外。月有珥，占其色：青，憂；赤，兵；黃，喜；白，喪；黑，國凶。期月有兩珥，十日有三珥，兩珥國喜，四珥女后憂，不則憂必主侯王。又曰，國安君喜，皆能如是。兩珥有半，喜。夜半兩珥，邊有恐。抱珥在暈外，赤者，外人勝；白珥，其下爲降。珥且戴，不出兩月主有喜。兩珥而白貫之，天下大戰。不暈有四璚，臣其有謀，不成。背璚者，臣下弛縱，欲自相殘，宜備左右，吉。暈不道不昌，百穀不登，庶士不寧，天下兵起。君明則星明，暗則星暗。春行夏令，則外合，有四背璚，外其有謀，不成。暈有背氣所臨者，敗。有四提，天子無；其下憂。暈而多白氣從外入，有拔城。暈而有蜺雲來，乘之以戰，從蜺所擊，大勝。暈而虹蜺直指，至月破軍、殺將。白暈貫之，其下有亂。暈如連環，有虹指，不及月，女貴人有陰謀。白虹貫月，大兵起，將軍戰於野。暈而有雲貫之，左右吏死。若虹橫貫之，起兵者勝。若暈而有雲如布疋，若三、若四貫，抵月，戰者勿當，當者破。

月暈五星

若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四季土，其下兵亂。五星相近，相聚一舍，暈盡及之其下，君長惡之。五星色不明，主人勝；反之，客勝。又曰，暈土星，所在之分兵起，不勝，必死；不則亡地。又曰，暈金星，其野受兵，戰不勝。又曰，若入暈中，星色不明，客敗；若有角，客勝。暈水星，其下有水。又曰，春夏，民有寒熱疾，兵起；冬，其下主憂。一曰，在春大旱，在下主死，在秋大水，在冬大喪。凡月暈，流星出暈中，其舍貴人出。又曰，國有憂。其色赤，拔地；黃，益地；白，來年熟；黑，軍敗。入暈，有使入。

月食

古人以謂：在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當望與交會，而闇虛之氣掩之。今曆家月望行黃道，直闇虛，有表裏深淺，故食而南北多少。又曰，烏兔抗衡，光盛威重，數盈理危之災，一時頓盡，遂使太陽奪其光華，闇虛虧其禮，體質小僭則小虧，大驕則大滅。或臣行刑直法中，怨氣盛溢，害及良善。或人君行，適過專受所制，則月食不救，則水旱壞。凡月食，七日內則有風雨。

又曰，月已食，青色，爲憂；赤，兵；黃，財；白，喪；黑，水。其在四時并其方：春，歲惡；夏，旱；秋，兵；冬，女喪。

又曰，食東方，其日中惡風四方，主人爲客。

北周・庾季才《靈臺秘苑》卷九《五星占法》 歲星占

歲星者，蒼龍之精，主福德也。色青，東方，木，甲乙皆配之。五常曰仁，五事曰貌，於官曰大司農，分主齊，主五穀。營室曰清廟，於卦爲震，其類風雷，而風雷爲號令。風動雷震動，人君之道也，故象主德焉。又司人君諸侯之過，若人君之行德政，貌恭肅，星則光盈、滿大、潤澤，而降福祥，人主壽昌，五穀豐登，天下安而四夷服，其分豐樂。從諫則如度，酷亂恣情、讒臣競進則失度。芒角，君道不昌，百穀不登，庶士不寧，天下兵起。君明則星明，暗則星暗。春行夏令，則熒惑之氣干之，星乃變。赤、芒角，則雨水不時，草木旱落，國時多恐，大旱，煖氣早來，蟲蝗爲害，人多疫痢。或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若行秋令，則太白之氣干之，色白無光，人多疾疫，飄風大雨驟至，藜莠與蓬蒿並生，國有大水灌侵我境，征伐大興。若行冬令，辰星之氣干之，色黑，水潦爲敗，霜雪大盛，百種不如，陽氣不勝，麥乃不熟，熱氣時發，草木皆肅。見其舍在黃道，陰則多雨水。去氣長在三丈，有喪，或大水。凡歲星與他星合鬬，大合，旱，爲飢、戰，北軍困。合而鬬，殺大將，爲飢，爲旱。若合，而國有亂內大將，野有破軍，又爲水。與水合，爲內亂，有兵兵不利，寇起，亦爲變謀而更事，國災水，民流亡。若觸熒惑，其國亂，憂病。填星則太子王公侯有疾。太白則旱，四夷來侵。

熒惑占

熒惑者，朱雀之精，色赤，南方，火，丙丁皆配之。五常曰禮，五事曰視，於官爲執法、鴻臚、司空、司馬，分爲吳越楚，於卦曰離。若夏行秋令，則太白之氣干之，其星色白而昧。若雨數來，五穀不熟，草木早落，菜實不成，人傷于疫。行春

令，則歲星之氣干之，色青而變，則蝗蟲爲災，暴蟲來格，莠草不實，五穀晚熟，麥稼時起。行冬令，則辰星之氣干之，色黑而怒，則草木早降，水敗城郭，凍雹傷殺，暴兵來至。其合：歲星合，內亂，臣有謀。填星合，爲憂，孽卿會，大惡之。太白，爲喪，不可舉事，則兵。辰星合，赤地千里，又爲飢，將行事不利，行則覆軍殺將。在秋爲兵，冬爲喪，會爲淬，用兵受殃，或大旱百日。

鎮星占

鎮星者，勾陳之精，色黃，中央，夏季，土，戊己皆配之。五常曰信，五事曰思，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南斗爲大室宗廟也，於卦有坤、艮。其上二三宿曰贏，有土命，不成，不久有大水。失次而下曰縮，后凶，其歲不寧。有若天裂，若地動，緩則不入，急則過舍，逆則占凶，則其所在之分民信、物順、國安、得地、軍順而兵安，女子在軍，其地不可攻。去地，失地，或有女憂。若光明潤澤，則歲豐；微細，女后失勢；居宿久，則福厚；易，則人君好畋獵。出入不時，賜與不當，則鎮星失明，人多疾病，歲多大風，禾稼不成。又爲天子之星，若天子性道不施，則鎮星大動。又曰動則(大)〔失〕德，義、刑、罰盡失。若女后怒，或有憂，亦爲江河決溢。

若季夏行春令，則歲星之氣干之，其色青，無芒角，其歲不實，多風欬，人多遷徙。行秋令，則太白之氣干之，星乃變白，則兵起、水澇，禾稼不熟，乃多災。行冬令，則辰星之氣干之，星變黑小，風雨不時，鷹隼悍鷙，四鄙入堡。星之行始，與日同度，合伏日下，【略】若芒角，則爭地，或旱。囚而有王色，國有赦令，四時不和，多風雨，穀不成，野多囚人；相色，臣下謀，爲謀及司空；休色，女后與妾誣死；囚色，國多怪，土工作。所留之舍及進退，其國庶子憂，其退爲喪。死有王色，下大盛，枯木復生，臣下專政；相色，地洩其藏；休色，五穀暴貴，人死多散亡。囚色，有霜雹。留守之舍，尤凶。進舍也，若有地動搖。其退也，多移徙也。熒惑合，爲兵亂，旱、喪。與辰星合，【略】曰爲謀更事，爲旱、飢。

太白占

太白者，白虎之精，主刑戮、殺伐、威勢、斷割，色白，秋，西方，金，庚辛皆配之。五常曰義，五事曰言，於卦曰乾、兌，於官爲大將軍、大司馬至大臣，其號上公。秋行冬令，辰星之氣干之，其星黑色而大，有芒角，陰氣大勝，介蟲，夷戎兵乃來，其災數近。冬雷見，先行國，多盜賊，邊境不寧。行春令，則歲星之氣干之，其星色青而昧，陽氣復還，五穀不實，秋雨不降，草木不榮，熒風未至，人氣懈惰。行夏令，則熒惑之氣干之，色赤而怒，國多水災，寒熱不節，人多瘡疾，蟄蟲不藏，五穀弗生，冬殃敗，人多嗽噓。

當囚而有王色，其下將有殺者。相色，下犯上。休色，野有暴兵，盜賊起。死色，有妖言。所留之舍不可舉事、用兵。其進舍也，歲多霜雹。其退舍也，秋無霜雪。

辰星占

辰星者，玄武之精，宰輔、廷尉、褊將之象。其色黑，冬，北方，水，壬癸皆配之。五常曰智，五事曰聽，分爲燕、趙、代，七星爲員官，則其廟也，於卦爲坎。以其行速於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爲盜、爲陰，主殺伐戰鬬、刑法得失，亦爲蠻夷之星。欲其小而明，則吉；小而憒，地大動，動而光明，則刑獄繁。若光明與日相近，其分大水；色虛白，有大喪，人君當之。冬時宜順冬令蓋藏，謹循行積聚，無有不斂，相城郭，戒閭閻，修關閉，備邊境，謹關梁，塞蹊徑。若人君失德非道，辰星失度。智虧聽失，違冬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若冬行春令，則歲星之氣干之，色青，凍不密，地氣上泄，人多流亡，蟲蝗爲敗，水泉成竭，人多疫癘，曠夫多傷，人多固疾。行夏令，則熒惑之氣干之，色赤小而昧，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螫蟲復出，其分乃旱，雷發先聲，水潦爲敗，時雨不降，凍冰消釋。行秋令，則太白之氣干之，其色大不明，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冰雪雜下，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堡。法律若行失簡，宗廟廢，祭祀則不以時，當寒反温，當温反寒。在黃道，多水潦。又曰，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旱。又六十日月食。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色，夏則不長。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若出東方，太白出西方；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或出而太白不相從野，雖兵，不戰。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也。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出，將死。正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不出，客亡也。視其所指，以命破軍。其環繞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繞過太白間，可亟斂兵，小戰；繞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右，去之三尺，軍急約戰。星芒角，民多疾。隨用所之，有喪，則不昌。若黑，三芒，天下有喪。又曰，有兵兵起，無兵兵罷。若出入依期，光明潤澤，歲豐、民樂。不爾，則水旱並作，獄訟不平。出太南，則大潦；太北，則大旱。當留而去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黑，水。若出東方，東方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中赤，中國勝；其外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出，兵起。與太白俱出而赤，出而用兵。

若出東方，中國勝；出西方，外國利。辰星在冬曰王色，比奎大星精明有光，冬至之時有芒角。在秋曰相色，精明無芒角不搖光。在春曰休，其色蒼黃微小，無精光。在夏曰囚，其色小黑如不明。在四季，其色青赤，小而不明。當王而有相色，大臣專政，令不行。休色，冬不冰。囚色，冬無霜雪。死色，夏無雨露。白，不明，雷電行。其留守也，其分不祥。其進舍也，五星合其地，天下有謀。其退舍也，五星及之，不可舉事、用兵。當相而有王色，君弱臣強。休色，政令不行。囚色，秋不霜。死色，穀不成，雷電不藏。其留守也，其分亡地。其進舍也，與五星合，其下有殃。其退舍也，五星及之，不可舉事、用兵。休而有王色，是謂不祥，主令失，大臣縱橫。相色，君臣不和。囚色，夏不雨，大旱。死色，六月病，傷貴人，有土工。其留守也，其分小兒有多死者。其進舍也，與五星合，天下有水災。其退舍也，五星及之，不可舉事、用兵。囚而有王色，則憂，夏雨霜雪，蟄蟲咸伏，雷電不行。相色，秋有暴兵。休色，同之。又曰流水滂。死色，暴有獄，大臣受其咎。其進舍也，五星合，有德令。其退舍也，五星及之，不可舉事、用兵。死而有王色，貴人病。休色，庶人疾。囚色，大旱。其進舍也，與五星合，其年不登。其退舍也，五星及之，國有兵，不成行。其與四星相犯，其犯歲星，后有謀；熒惑，則上妨太子、孽子，下妨太尉、司馬；填星，則憂雨雪。

五星總占

五星者，五德之主。昔人以謂其行也，象人臣以序，不敢亂常，猶月之弦望、晦朔，或入黃道裏，出黃道表。

秦曆始有金火之逆，甘石並時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魏末張子信學術精通，三十餘年專以圓儀測候，以算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疾、盈縮，五星見伏。見伏向背，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通而率之，經東行。不東不西曰留，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復，與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順、掩合、凌犯、變色、芒角，凡其所主，皆依時政五常、五官、五事之得失，而見其變，遲疾皆有常數。

南方，春，太陽之位，天地之經也。月星之行，當天地之經，則遠日失留，逆行而不居焉。故三星經天，二星不經天。陰星是臣道也，日去而隱，臣不得專也。晝而見上者爲經天，其占爲下臣爲變；更經天，爲肅霜至，爲旱。

五星雜占

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順時應節。色變：青，比參右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左肩；白，比狼；黑，比奎大星。不失常色而應其央者，吉；色害行，凶。所去所宜之辰，其分得位。歲星以德，熒惑以禮，填星有禍，太白兵強，辰星陰陽合。所行所宜之辰，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變者，敗。居實有德也，色勝位。行勝色，行盡勝之。木、火、土、金、水五星守其子，則陽氣不足，歲多水災，民飢。守其母有陰謀者，必敗。或曰陰氣不足，水災。守所勝，賦役擊，強凌弱，衆暴寡，多盜，兵起。若圓而色變白，喪、旱；赤，則中不平，爲兵；青，爲夏水；黑，爲疾、黃。若用角亦占其色：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哭泣之聲；青，兵憂；黑角，水困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豐登。其主時候以其月色，變則所行失矣。

占期

五星休時，四序不同，各于其時而爲主焉。及其見罰降祥，則大小異其體，并殊其色。或光潤澤明爭，或暗微芒角，凌犯有異，即可消息之。水、火、土有吉祥，則常明，期季月。若主色見祥，則應在合月。福德之祥，以王時在乎合月、王日、王辰。若爲不及之祥，則應在冲月。若王月見，祥應在刑月。期發者，于所勝之日，金水二星即以殺月、殺日時以期遠近，刑亦如之。凡災大，事大而期遠；災小，事小而期近。近即一日、十日，遠或一紀、十年。

流星犯五星

凡流星犯熒惑，則其下有福。抵，則大旱、歲飢。犯填星，則外奸人，或夷狄來。色赤，有兵；黑，有水，或有喪。犯辰星，德令施于四方，水、官憂，又爲大水。奪辰星光者，有外邦使者論得失事。入，則天下水。

六甲距南星去極一十五度，入奎四度。明則陰陽和順。暗則寒暑失節。亡則水旱。客星干犯，農事廢，寒暑相反，或大旱。守之，赤，旱；白，歿；黑，水。流星干犯抵，術士興。蒼白雲，大史官受賜。

天乙

天乙去極二十度半，入亢一度。流星抵之，兵起，民流，水旱，飢疫。

太乙

太乙去極二十一度，入亢半度。星明爲大吉，微暗爲凶。若離徙，有水旱之疾。客星守之，兵起、民流、水旱、飢疫，大臣死，或出。彗孛干犯，占亦然。氣之入，黃白，百姓受賜；赤，旱、兵；蒼白，疫。

北斗輔星附

北斗并輔八星，【略】其星明變光，則各有所因。天樞，以簡慢宗廟、社稷；天璇，以廣營宮室、鑿山陵；天璣，以不愛百姓、暴行征役；天權，以號令不順時、逆天道；玉衡，以廢正聲、務淫聲；閼陽，以峻法濫刑、退賢傷政；搖光，以廣衆而不尚德。

五彩雲氣直入之，立太子。氣之入，蒼白，多大風。赤，兵星宮，或火災、兵起。氣少，兵亦多。黑而歷之，民災。入而化羣鳥、龍、蛇、豕刑，人病，亦兵起。大如布席如鳥獸，三日必雨，不則敵犯塞。白冲之，爲大戰。白雲氣壓之，三日內雨；若色青，五日內雨。天晴霽，北斗獨有雲，亦然。黃而蔽之，明日雨。或明日大熱，殺人。

貫索

貫索距西南大星去極六十度半，入氐三度半。【略】水星犯，水災，米貴。

北周・庾季才《靈臺秘苑》卷一一《東方七宿（中外官附）》 角宿

角宿距極去九十七度半，係南星。木星守之，萬物不成，刑急，水災。久守，爲大水。芒守之，色青，憂；赤，旱；白，喪；黑，水。客星守犯，大旱，有赦，富民貧，獄多。

天田

天田距西星去極八十三度半，入角二度。木星守，歲豐。犯，則人相食。火，則大旱。金守，穀傷，兵出。水守，有水災。客星出入，蝗蟲、旱。

庫樓

庫樓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三度，入軫十五度半。火入，其下旱。

亢宿

亢宿距南第二星去極九十六度。【略】火星守之，天子惡之，多旱，穀不成，土兵大起。【略】水星犯及守，水災，其分疫。客星出，有使出。守則穀傷，色赤，憂、旱。彗孛出，兵、喪、飢、疫、水災、穀不成。流星出之，寬恩清獄；入，則幸臣有殺，外使來，雨水調，五穀豐。犯之，軍府憂。氣之入，蒼，民疫；白，瘡；赤，則廊廟、有兵；黃，土功；黑，水災。

氐宿

氐宿距西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木星犯之，蝗蟲，萬物不成。金入，則霜不時，春罹貴，人役。水星入之，貴人暴，法官入獄，歲旱不收。守，則兵起，多惡風，水旱，萬物不成。若乘左星，天子將兵；右，則大水、兵起。氣之入，蒼白，有大疫；赤，內兵作；黃白，土工；白而不散，后宮憂；黑，爲水災。

梗河

梗河距大星去極九十五度，入氐三度。客星出守，陰陽不和，大風。

天乳

天乳去極九十一度，入氐十四度半。明，則甘露降。客彗孛干犯守，天雨、爵賜。

亢池

亢池距北星去極七十度，入亢三度。五星守犯，百川溢。客星守之，宗廟有道，水、蟲死。

房宿鉤鈐附

房距南第二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七政之占，行中道，主壽長，天下豐年。由角極、陽道，爲兵、水。土星守之，爲地動，兵、旱。水星干犯皆殃。犯而留守，爲水。流星犯衡，爲水災。

西咸

西咸距西南星去極一百四度半，入氐十五度。流星犯冲，大水，川溢；出入，則闇出。

心宿

三心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土星干犯，旱，飢，民疫，大赦。【略】水星犯守，大水，帛貴，內外亂。明當，則大人憂。當之在陽，爲燕；在陰，爲邊；不明，地動、大雨。又，犯則兵、旱、民流；守乃盜賊，賦役興。

尾星

尾星距西第二星去極一百二十七度。星就聚，有水災，不安。木星犯之，燕地飢。守之，水旱。又曰，犯守，皆爲糴貴。金火干守，其分水災。水星犯之，天下水，江河決。守之，亦爲水。客星出，大風，水災。流星出入，風雨時，稼穡成。

天江

天江距南第二星去極一百一十四度半，入尾十度。星明天動，水溢，兵起不具，津梁不通，參差不齊，馬貴，多死。月五星犯守及流星出入，皆大水，客彗孛尤甚。一云，火星犯守，大旱。氣之入，青，多水澇；黃，兵；白，罷。

魚

魚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入尾十五度半。明大，則江河溢。若大而不明，則陰

陽風雨時。動搖則暴水，移徙出河，則大魚死。赤，爲旱。五星犯守，皆凶。又曰火上在陽，則旱；陰，爲水。氣之占，與天江同。

龜

龜星距大星去極一百四十度半，入尾八度半。不居漢中，則川溢。火犯，大旱。守之，火起。又曰守之，爲水。去之，赤地千里。流星出之，赤，兵；黃，旱；青、黑，爲水。各占其分。

箕宿

箕宿距西北星去極二十一度半。星明大，則歲豐，國無讒佞。不明，則歲儉。細微就聚，天下憂。動，則蠻夷來，口舌動，不出三日，有大風雨。移徙，則民流。宿中星衆，則天下安。少，則反是而糴貴。月犯之，旱，風，占如上，軍相死。在其宿，有變，暴風雨作。失行離之，則爲風。凡月犯箕、壁、翼、軫，皆風起。木星犯守，旱、飢，多惡風。入之，中宮口舌。火星入，旱災，人主惡之。金犯之，后喜。守，則兵、疫、旱、風。水星犯之，河溢。守而動，色青，臣自戮。犯守之，又爲火、旱，物不成。客星出之，大飢，大臣有見棄者，宮人出。入之，多風雨，宮女不安，外使來，民流，土工興，北方飢，棺木貴。守之，土工興，秋冬多水。彗孛出犯守，爲夷狄作亂，大旱，兵起。流星出之，宮人有出者，交對。抵之，宮人不安。入，乃有風雨。

北周・庾季才《靈臺秘苑》卷一二《北方七宿（中外官附）》 斗宿

斗宿距西第三星去極一百十九度。月犯，風雨不時。火星干守之，爲賊亂，及兵、旱、火、糴貴。若久之，災其內，之外有謀，吳分兵起。土星犯守，先水後旱。水星守，則斧鉞用，水災，穀傷。氣之入，蒼白，多風；赤，則旱，或兵起，宮廟憂火；白，爲雨。

建星

建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二度，入斗四度。木水火守之，諸侯有謀，歲水，民饑。

農丈人

農丈人去極一百二十四度半，入箕六度半。明，則歲豐。暗則失產業。移徙及亡，皆爲饑。客彗孛守之，與暗、移徙同占。

鱉星

鱉星距東大星去極一百八十度，入斗五度。不居漢中，有水災。亡，則有喪。大，爲旱。水守，爲水。又曰，五星守之，白衣會。客星守之，有水令。流星犯之，水，野殍死，魚大貴。青黑，爲水；赤黃，旱。視其所没之處，以占地。雲氣出之，占同。若赤黑氣入之，占如五星守。

天淵

天淵距中北星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斗七度。若星動搖，不居常，則潰。五星守、客彗孛犯，皆爲天川決，河溢。又曰火入守，大旱。

牛宿

牛宿距中大星去極一百八度半。木星入，則貴人及小兒多死，歲多寒，臣有謀，民饑，虎害人。守，則陰陽不和，萬物不成。土星守，則又爲大赦，多雨雪。水星犯守，破軍殺將，有謀，人多死；又爲穀不收，關梁不通；又爲牛疫，多水，其分憂。客星犯之有犧牲事。守之，越地起兵，又爲來獻，牛馬貴，江淮多盜，歲多水。

左旗

左旗距西大星去極八十三度，入斗二十二度。氣之入，黑及蒼，憂、水；赤，旱；黃，有德令。

織女

織女距東大星去極五十二度，入斗五度。流星出之，布絹貴；入之，水灾。

羅堰

羅堰距北星去極一百九度，入斗四度。暗，則吉。明，則百川溢，馬被水淹。客彗孛干犯，大水暴起。

天田

天田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一十六度，入斗二十三度。明，則耕農及時。微暗及兵、旱、火、糴貴。若久之，災其內，之外有謀，吳分兵起。土星犯守，先水後旱。水星守，則斧鉞用，水災，穀傷。氣之入，蒼白，多風；赤，則旱，或兵起，宮廟憂火；白，爲雨。

建星

建星距西星去極一百一十二度，入斗四度。木水火守之，諸侯有謀，歲水，民饑。

農丈人

農丈人去極一百二十四度半，入箕六度半。明，則歲豐。暗則失產業。移徙及亡，皆爲饑。客彗孛守之，與暗、移徙同占。

鱉星

鱉星距東大星去極一百八十度，入斗五度。不居漢中，有水灾。亡，則有喪。大，爲旱。水守，爲水。又曰，五星守之，白衣會。客星守之，有水令。流星

水賊稱王。客星守之、入之，皆爲大水。

虛宿

虛宿距南星去極一百度半。靜而明，天下安。不明，則旱。火星守，則將叛，旱災，萬物不成。土星犯守，有赦，德令行；又守，則風雨不時，旱風，米糴貴。水星干犯，春旱秋水，五穀不成，其分政急，多水災。守，亦爲水，物不成。氣之入，黑，則水，爲憂。

危宿墳墓附

危宿距南星去極九十六度。火星守，春旱、秋澇。土星又守，爲水旱。金星守，則旱、火。客星出犯之，多雨，穀不登。彗孛干犯，羅貴，大水。赤氣出，黑，下有水。

室宿離宮附

室宿距南星去極八十度半。火星干犯，兵戰，歲不收。守之，水旱。水星犯守，掩閉，其分水災。客星守之，不利出軍，多陰雨。彗孛出之，大亂，易政，大水。

雷電

雷電距西南星去極八十七度，入危十二度。明動，則雷電作。流星出入，爲風雨，不出七日。又曰，赤色，旱；清白，雨。

騰蛇

騰蛇距中大星去極四十四度少，入危九度半。移徙，南旱北水。客彗孛犯守，爲水災。流星入之，水旱。

東壁

東壁距南星去極八十度半。月宿之，不晦冥而有風雨。木星干犯，水傷穀。金星守之，水旱，風雨。客星守，則死，歲多風雨。彗孛出犯，一云大水。氣之入，占如流星，爲水戾。黑，又爲水。

雲雨

雲雨距西北星去極九十五度，入室五度。星明，則多雨水。動，則多陰陽晦。火守，天下旱。水守，大水。流星與霹靂同占。

霹靂

霹靂距西星去極九十二度，入危十五度。星明而動搖，及五星犯入，皆有霹靂之事。流星明，同占雲雨。

北周・庾季才《靈臺秘苑》卷一三《西方七宿（中外官附）》 奎宿

氣象預報總部・天氣預報部・紀事

奎宿距西南大星去極七十二度半。其中星明，則大水。月犯之，其分亂，邊兵，水災。火星犯之，環繞三十日以上，將相凶，其分水災，民流。水星入，乃水泛，守占亦如之。又大臣下獄，水旱，兵，火災，五穀不成。

土司空

土司空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少，入奎初度。客彗孛，則水旱，民流，兵起，土工興。

婁宿

婁宿距中星去極七十五度半。水星犯守，法令急，大臣憂獄，水災。彗孛出犯，水旱，穀傷，畜死，兵饑。氣之入，黑，水災。

天倉

天倉距北第三星去極一百四度半，入奎十度。氣之入，蒼白若黑，不熟；赤，旱，倉廩火；黃白，歲豐。

胃宿

胃宿距西南星去極六十七度半。火星守之，旱，饑，疾疫。土星犯之，水災，臣叛。水星犯守，穀不實，其分不寧；又守之，兵、旱，國立侯王者，有忠令。

天船

天船距大星去極四十四度半，入胃十三度。星不在漢中，及五星、客彗孛、流星犯守，若入，爲大水。

積水

積水去極四十三度，入昴初度。明，則水溢。動而止行，則舟船崩。火星干犯，有水災。

天廩

天廩距南星去極八十五度半，入胃十二度。流星入，赤，旱、火；黃白，熟。氣之入，占如流星，爲水戾。

昴宿

昴宿距西南星去極七十度。大星明與火星等，大水。木星守，又爲刑急，有水災，禍不成。火星犯守，旱、火、饑、疫。金星犯，則旱、火。水星犯，亦如之。又爲大水決溢。氣之出入，青，有大水。

畢宿附耳附

畢宿右股第一星去極七十五度。月犯之，春多雨，夏多風。失行離之，則雨。入則亦如之。木星干犯、入之，多暴風雨。土星入之，地震，水溢。水星犯

之，水灾。彗孛若出之、入之，占其色，蒼則五穀不成；黑，爲水。雲氣之入，蒼白，歲不收；赤，旱灾。

天高

天高距東北星去極七十四度半，入畢六度。五星，水旱不時。客彗孛干犯、守之，大旱。蒼白氣入，旱，霜損稼。

五車

五車距大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畢八度。其西北柱四十九度，入畢五度。東南柱五十三度半，入畢十六度半。五車有變，各以所主占之，五穀豐儉，亦占其星。又以五寅日候其車，若大風寒，折木發屋，則物類大貴。候法：如庚寅日候金車，布帛、銅鐵、麻日，風寒，其物貴也。柱若見出而不居二星之間，天下大水，米貴，轉穀千里。五車三柱若動搖、微暗，則所主之物貴，大風。五星犯守，旱。客星犯之，所守物貴三倍，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流星犯冲，則水旱不調。

天潢

天潢距西北星去極五十八度，入畢十一度。客星守之，有水害。

咸池

咸池距南星去極五十一度半，入畢十一度半。若星不具，津梁不通。非其故，國旱。五星入之，若旱，則水道不通，或爲饑。客星入之，天下水。氣之入，赤，旱。黑氣出之，皆爲水。

九州殊口

九州殊口距西北星去極一百度，入昴十度半。客星入之，民憂，水事。流星出入，色赤，旱潦，民饑。

觜宿

觜觿距西南星去極八十二度半。火星犯守，其下大旱，糴貴。水星犯守，趙地水災。

參宿伐附

參宿距中心第一星去極九十二度半。木星犯之，水旱，饑疫。火星守之，多霜雹，旱災。水星犯乘之，有水。守則水災，五穀不成。氣之入，黑，水戾。

玉井

玉井距西北星去極九十八度少，入畢十一度半。若參出之，饑，水溢。客星入之，水災。彗孛若出之、入之，占其色，蒼則五穀不成；黑，爲水。雲氣之入，蒼白，歲不收；赤，旱灾。

天高

天高距東北星去極七十四度半，入畢六度。五星，水旱不時。客彗孛干犯、守之，大旱。蒼白氣入，旱，霜損稼。

五車

五車距大星去極四十七度半，入畢八度。其西北柱四十九度，入畢五度。東南柱五十三度半，入畢十六度半。五車有變，各以所主占之，五穀豐儉，亦占其星。又以五寅日候其車，若大風寒，折木發屋，則物類大貴。候法：如庚寅日候金車，布帛、銅鐵、麻日，風寒，其物貴也。柱若見出而不居二星之間，天下大水，米貴，轉穀千里。五車三柱若動搖、微暗，則所主之物貴，大風。五星犯守，旱。客星犯之，所守物貴三倍，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流星犯冲，則水旱不調。

天潢

天潢距西北星去極五十八度，入畢十一度。客星守之，有水害。

咸池

咸池距南星去極五十一度半，入畢十一度半。若星不具，津梁不通。非其故，國旱。五星入之，若旱，則水道不通，或爲饑。客星入之，天下水。氣之入，赤，旱。黑氣出之，皆爲水。

九州殊口

九州殊口距西北星去極一百度，入昴十度半。客星入之，民憂，水事。流星出入，色赤，旱潦，民饑。

觜宿

觜觿距西南星去極八十二度半。火星犯守，其下大旱，糴貴。水星犯守，趙地水災。

參宿伐附

參宿距中心第一星去極九十二度半。木星犯之，水旱，饑疫。火星守之，多霜雹，旱災。水星犯乘之，有水。守則水災，五穀不成。氣之入，黑，水戾。

玉井

玉井距西北星去極九十八度少，入畢十一度半。若參出之，饑，水溢。客星入之，水災。彗孛若出之、入之，占其色，蒼則五穀不成；黑，爲水。雲氣之入，蒼白，歲不收；赤，旱灾。

天高

天屏距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入畢十三度。月、五星犯之，皆爲水災。客彗孛干犯，水旱不時。

北周・庾季才《靈臺秘苑》卷一四《南方七宿（中外官附）》 井宿鉞星附

東井距西肩北第一星去極六十九度。暗而不正，國君憂，又云不則有風雨。月犯之，爲水。宿之，不雨則風。木星若守之，有水。火星干犯，水旱。入之，又爲旱，天下不安。土星干犯六十日，大旱。守之，旱灾，民疾，五穀不熟。金星入之，大水。水星守，則以爲水戾。久守之，則其歲春旱，晚水。客星出，水潦。犯之，大水傷稼。流星出入，其分大水。黃潤出入，國安，歲美。黑赤，秦分水灾，民流。氣之入，黑，水。皆占其下。黃白潤澤，有言池澤、水泉事。白氣出，有水潦之命。常以正月朔日暮候：井上有雲，歲多水。

北河

北河距東大星去極六十一度半，入井二十度。星明大，則水道不通。客星守之，大水。彗孛犯之，爲水灾。

積水

積水去極五十四度半，入井十八度。居常則吉，不見爲灾。五星犯守，其地大水，物不成，魚鹽貴，貴人饑。客出或守，又爲火、水，土工興，堤塘成。流星入抵，大水，民饑。蒼白氣亦如之。

積薪

積薪去極六十五度半，入井二十七度。星不明，五穀不登。五星犯守，大旱，穀不登。流星出入，皆爲旱灾。氣之入，赤，爲水。

南河

南河距東大星去極八十三度半，入井二十一度。月掩，旱、疫。火守，大旱，民流，穀不成。

四瀆

四瀆距西南星去極八十六度半，入井二度。星明大，則百川溢。

水位

水位距西星去極七十三度半，入井十八度。星近上北河，有滔天之水。五星犯守，天下以水爲害，客彗孛出入、犯守尤甚。流星入之，占如五星。出之，色

青，大水；赤黃，大旱。皆以所之命其色。氣之入，大旱，歲饑。

鬼宿積尸附

輿鬼距西南星去極六十九度半。明大，五穀熟。動而光芒，連年大水，秦分尤甚。舍鬼中央，多霜露，風雨不時。若入，皆爲旱災。土星干犯，旱疫。守則旱災。水星犯之，穀不登。守之，蝗，水，秦地災。氣之入，赤，旱。

柳宿

柳宿距西星去極八十二度半。水星守，則水船相望。彗孛出犯守之，大旱，穀不登。流星出之，多雨水。其分憂之，主大災。氣之出入，赤，大旱。其出赤，旱。

星宿

星宿距大星去極九十六度。金星犯之，水災，穀不成。水星守，則水傷萬物。火、土、金、水入之，占同水。客入之，亦然。出則反，色黑，水。氣之出入，白，占如上。久而不散，有大風。

軒轅

軒轅距大星去極七十五度，入張二度。古占書又云：軒轅爲大典之內，政弱太微，陰陽交合，感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風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霓，離爲背璚，爲抱珥。此一十四變，軒轅乘主之。

張宿

張宿距西第二星去極一百二度半。宿張而霧，天子惡之。火星犯之，水災穀。守，則歲豐。土星犯之，大水泛，魚鼈死。金星犯之，春旱，其地憂。守則水災，穀不成。水星守，爲大火，又五穀不成，水災。彗孛出入，大旱，穀貴；不則徘徊、聚散，其分水災。

翼宿

翼宿距中西第三星去極一百四度。木星犯之，五穀風傷。火星守，則風旱，魚、鹽、羅貴。金星干犯，五穀風傷。

軫宿

軫宿距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度半。月入，則多風雨。火星入之，水旱，民擾。水星守，則水災，民疾。

天漢

天漢之占，漢之中，星多則水，少則旱。流星入有黑氣獨居，如皮，度不過五日，有雨。如船、如一疋帛，羅河津開，不出十日，大雨。

北周・庾季才《靈臺秘苑》卷一五　妖星

妖星者，五行五星之變，天地惡氣之所生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蓋人事失於下，則星變見於上。吉凶大小，隨類而至，大則除舊布新，兵饑，疾疫，水旱。交興甚，則彗孛長星。《京房》所載三十五座，皆見於月傍方氣之中。五星，五行氣之所生。將出不出，日數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則有水旱。《天文經論》曰：妖星所出，形狀不同，爲災一也。近期一年，遠三年，其下必有屠城、喪地、亂兵，天下戰，人死於野，餘殃爲水旱之戾。

彗星

彗孛，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橫天。其體無光，假日爲光。所指隨日，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近日而狀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所及爲災。古人以爲天教蓋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天爲民亂而見。又爲天地之旗，亦所以除穢布新。行者事小，止者事大，長大爲災深，短小爲災淺。占其分野，則爲大水。見東方，河逆決。又以五色占之，黑爲江河決。

天棓

天棓又名覺星，又名天格，本類星。末銳長四丈，或出東北方。主奢事，主滅兵。出則其地凶，必有饑旱。

蒼彗

蒼彗，主不義。皆太陽之精，司徒之類，青龍七宿之域。《京房》言：歲星所出，天槍在箕，天棓在尾，天荊在心，赤若在旁，天猿在氐，天樓在亢，天垣在角，皆以甲日見，有雨，青方氣在其旁。

蓬星

蓬星，大如三斗器，色白。又云，色黃白，方不過三尺。又曰，如夜光之光，多即四五，少即一二。又曰，西南高數丈，左右銳。出而易處，其地受殃。若出正東、正南及東北，不旱則水，五穀不成。

地維藏光

地維藏光，一曰藏作咸。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或去地四丈，而赤黃、搖動，類填星，是謂中央之野。星出於四隅，東南，旱；東北，大水。

積陵

積陵，三大星出西南。其方有星長三丈。見則隕霜，兵饑，水戾。

瑞星

瑞星，出四隅，土、金、木、水、火之風，合之變也。

長星

長星，有黃赤環之。見則天下改易，爲水，爲殃。

蓬絮

蓬絮，如粉，沸沸然。熒惑之氣干之，風雨不時，蟲蝗，旱焦枯而物不生。

國皇

國皇，色白而有大芒角。見則饑疫，水災。

温星

温星，色白而大，如風雷搖。出四隅，西南則有地，大水，人饑。

流星總序

流星者，天之使，五行之散精，飛行列宿，告示休咎。自上而降，或光跡相連，皆曰流。自下而昇，曰飛。至地曰墜。星大或絶跡而去，皆曰奔。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星出者，使出；入則使入。聲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遲者，期緩。流星出而無風雲；良久乃入，爲大風折木發屋。占其色，黑，爲水，爲疾。

星隕晝見

星晝隕曰營頭，或有聲如雷，野雉皆鳴，羣鳥盡驚。所墜之地，大戰覆軍，流血千里。若六、七、八、九晝見墜地，爲喪及旱，流血，民饑。

星墜及異狀

凡星所墜，其墜皆從其類。若國兵、凶，則爲烏獸；天下將亂，則爲飛蟲；天下大兵，則爲金鉄；天下有水，則爲土；國凶，兵起，則爲草木，或砂石；將有喪，則爲龍。又以四時占之：春，武臣破害，年穀不登；夏，爲變易；秋，民凶；冬，其下有喪。又曰化爲砂石、水土、金鉄、木、粟穀，變人爲獸形骸，皆爲兵亂、水旱、兵喪、流血。列宿爲山川之精，或星墜爲土石，歸其本也。

常星晝見

陰勝陽衰，則星日并見并出而爭明，武弱文强，武女子出，爲兵喪、大水、奸臣。

唐・李淳風《乙巳占》卷二　月暈占

四孟月七日，四仲月八日，四季月九日，皆夜當月暈。若不以其日，不出三日，有暴風苦雨。

月暈，東向敗五木，西向且雨而風，害五谷，北向爲水，南向旱風。

月暈，七日無雨，大風，兵大作，若土功起。

月暈，多直爲兵，曲爲逆，則爲雨。

月暈黃色，將軍益秩。候月暈，常以十二月八日。暈再重，大風，兵起，灾在內，女親用事。

月暈而冠，天子大喜，或大風。

月有兩暈不合，其月有水。

五月中有九重暈以上，道路人大有熱死者。

月以正月三日暈，所宿國小熟，一日、二日必有土功。五日暈，大熟。上旬一暈，樹木蟲；二暈，禾谷蟲；三暈，震雷。

正月中有九暈以上，道多飢死人。

月暈五星及中外列宿占

凡月暈五星，星色不明主人勝，星色明客勝。

暈歲星，人主病，不然大水。

暈熒惑，兵在野大戰，無兵大旱，兵起。

春夏暈辰星，民病寒熱；在秋冬，憂兵起，不則大水，主死若大憂。

月再暈，大雪雨水，民移千里，有德令解之。

月暈心，天旱。與五星合暈，王者大憂及大災。兵起，國易相。

月暈尾箕分，有疾凶，或蓋地百里，民多病，寒熱，風大至，大水。

月暈房及箕，大風動地。

月暈室壁，風起，大水至

月暈婁，五日之内不雨。

唐・李淳風《乙巳占》卷六　太白占

以秋時行春令，則歲星之氣干之。太白色青而味小，國旱，君有大憂，陽氣遲，五谷無實，時雨不降，歲旱不榮矣。

以秋時行夏令，則熒惑之氣干之。太白色赤而怒兵起，國多火災，寒熱不時，民多害疾，蟄蟲不減。

唐・李淳風《乙巳占》卷七　太白占

春夏犯女，大雨滂；秋冬犯，繒絮貴，天下蠶不收。

流星犯胃，主倉廩出。春夏犯，五谷大貴；秋冬犯，倉廩空，五谷、菽麥大貴，人民相食。

唐・李淳風《乙巳占》卷八 氣候占

蒼白氣入南斗，多大風。

赤氣入北斗，天下兵起及宗廟火灾，大旱。

黄氣蔽北斗，明日雨。

赤雲掩北斗，明日大熱殺人。

白雲掩北斗，不過三日雨。

青氣掩北斗，五日雨。

天晴，北斗上下獨有雲，後五日内必有大雨。

五星氣占

熒惑出芒角，長一丈，百日旱，主兵、飢、疾疫，赤地千里。

太白芒氣，長三丈，風雨起于指處。

辰星出芒角，長一丈，大水。

雲占附氣

赤雲覆日如血光，大旱，人民飢疫，赤地千里。

黑雲如大道一條，長明不見頭尾東西者，不過三朔，大赦天下，一曰大水。

四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天，兵大起。雲半天兵，半者名天溝。不出三日大雨。

唐・李淳風《玉曆通政經》 陰陽太甚，作雨。日久不爲星變，則爲地震，或大風作而爲地震。地寒盛，則裂風盛，則震也。

春當退貪殘，進柔良，恤幼孤，賑不足，求隱士，則萬物應節而生，隨氣而長，所謂春令也。

正月建寅，律中太簇，雞雉孳尾，招搖生聚，少陽解凍，其氣温柔，逆之則寒。

冬至之日見雲送迎，從下鄉來，歲美民人和，不疾疫。無雲送迎，德薄歲惡。故其雲赤者旱，黑者水，白者爲兵，黄者有土功。

三月三日天無雨，無日不見雨，蠶大善。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一二《天文志中》 雜氣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臣有謀。

霧氣若晝若夜，其色青黄，更相奄冒，乍合乍散，亦然。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者，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大重者，多雨。氣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趨。日出没時有霧雲横截之，白者喪，烏者驚，三日内雨者各解。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蔭國上，三日亡。有雲赤黄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九一《風占》 候風法

凡候風，必於高平暢達之地，立五丈竿，以雞羽八兩爲葆，屬竿上，候風吹羽葆平直則占。亦可竿首作槃，作三足烏於槃上，兩足連上，而外立一足，係下而内轉，風來則烏轉迴，首向之烏口銜花，花旋則占之。羽必用雞，取其屬巽而能知時。羽重八兩，以相八風。竿長五丈，以法五音。烏者，日中之精，巢居知風，烏爲其首也。今按古書云：立三(大)〔丈〕五尺竿，以雞羽五兩係其端，羽平則占。然則，長短輕重惟其適宜，不在過泥，但須出衆，中不被隱蔽，有風即動，直而不激，便可占候。羽毛必須五兩以上，八兩以下。蓋羽重則難舉，輕則易平。時常占候，必須用烏，行軍權設取便。用羽作葆之法，取雞羽，中破之，取其毛多處以細繩緊縛，内中夾之，長三四尺許，屬竿上，其觸鹿扶摇，四轉五復之風，各以形狀占之。

風名狀

《爾雅》曰：風而雨土曰霾，陰而風曰噎，日出而風爲暴，迴風爲飄，焚輪謂之頹，扶摇謂之猋。

李淳風曰：按占風之家，多云發石、折木、揚沙、走石等語。若每占中俱着此語，其文至繁，今輒以一家例之。

古云發屋、折木、揚沙、走石，今謂之怒風，多爲不吉之象。一日之内三轉移方，古云四轉五復，今謂之亂風。亂風者，狂亂不定之象。無雲晴爽，忽起大風，不經刻而止絶，絶復忽起，古云暴風卒起，乍有乍無，今謂之暴風。暴風，王有卒暴事。鳴條、擺樹、蕭蕭有聲，今謂之飄風。善惡依經旨。迅風觸塵蓬勃，古云觸塵蓬勃，今謂之勃風。迴旋羊角，古云扶摇羊角，今謂之迴風。迴風者，旋風也。迴風卒起而圜轉扶摇，有如羊角向上。轉輪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或平條長，或磨地而起，總謂之迴風，亦專有占。古云清涼温和、塵埃不起，今謂之和風。古云暗冥昏濁寒尅者，今謂之霾曀。

凡風和暢清悦，温涼適時，埃塵不起，人情恬淡，是謂祥風。天色晦暝，雲氣昏濁，風聲寒慘，埃壒蓬勃，是謂災風。風勢紛雜交亂，乍起乍止，深藏莫測，其

聲聒耳，是謂小人魅惑風　風勢暴起，南北不定，離合氛埃，是謂上下不寧風。風勢冥冥，白日陰慘，黃霧四合，是謂政化未明風。風勢慨慨，南北雜亂，高下蓬勃，是謂大兵將至風。風勢凜烈，人懷戰慄，是謂刑罰慘刻風。風聲啾唧慘切，令人悲愴，爲大喪風。風聲歘歘，如火奔馳，乍起乍息，爲旱火風。連風冥晦，四日五日，人皆悲傷，爲大水殺人風。

凡吉祥之風，日色清明，風勢和緩，從歲月日時德上來，或乘王相而來，去地稍高，不揚塵沙，人心喜悅，是謂祥風。人君德令下施之應。

凡凶災之風，日色白濁，天氣昏寒，風聲叫怒，飛沙捲塵，乘刑殺而至，當詳五音定八方，觀其起止占之。今略諸家寒尅白濁爲例，諸稱寒尅白濁，今謂之災氣。諸稱清明温和，謂之和風。諸稱大風寒，冥冥日無光，沉没霧氣，今云昏氣。

諸例

凡惡風、黑風、三刑衝破墓殺風，當日有大雨，及三日内有大雨，其災皆散。一曰宫日風當日雨，徵風三日雨，羽風五日雨，商風七日雨，角風九日雨。但依日數得雨，皆解。

地十二辰五音法

子主陽宫土，主帝王。丑爲陽徵火，主旱、主火災、主宫寺、主口舌。寅爲陽徵火，主旱、主火、主烽燧。卯爲陽羽水，主雨霖、主水、主霧。申爲陰徵火，主郵驛尉侯、主旱火。酉爲陰羽水，霜雪，主雷電、主沉陰、主雹。

五音相動風占

宫日風從子午宫來，爲宫動宫，主人君出行，急風暴起，急出有急令；慢風慢出，有喜令。以干占知遠近。宫日風從陽宫來，山陵崩壞，人君出行，地動、旱、有土工。風從陰宫來，地震裂，若后出行，又爲旱。又曰陽宫之日風從子午宫來，君出行。陰宫之日風從子午宫來，后出行。宫日風從子午宫來，時加子午爲重宫，君欲行，大臣走，又爲風雨不調。

宫日風從卯酉來，爲宫動羽，且有大雨，不則大臣出走，若復爲旱。宫君羽臣，君怒臣走。宫土羽水，土盛水衰，水衰則火起，故復爲旱也。

時加羽爲重羽，即有雨，五穀成。

宫日大風從乾來，有暴雨湧水。若風不揚塵，氣色和暢，日光明盛，不寒慘者，國有善令。艮來，山陵崩壞，人君出行，水湧地裂。巽來，蝗蟲生，害五穀。坤來，有土功，走獸爲害。己上時，加宫則占。

徵日風從陽宫來，土功起，大旱，火灾頓起宫寺。風從陰宫來，太子有疾。

徵日風從王相來，歲太旱，又多火災。

徵日風從陽羽來，四鄰有事，寶物出，陰盛於陽，且有雷電霜雹。從陰羽來，寶物出，多震雷，四夷有事。

羽日風從陽宫來，人持財物聚，君有吏令，邊兵起，土功興，將受命，有集會，有寒雪雹。風從陰宫來，暴寒傷物，有水，有土功，兵集。

羽日風從羽來，有白衣聚，有大喪、大寒、雪雹，期五日。若五十日且有大雨，雨從南方來，國有憂，人多病；雨從北方來，賊聚水中，且有雪雹。陽羽日應，陰羽夜應。

羽日風從商來，有兵圍城不戰，邊有急，關梁不通，大雨客兵不利，金水子母和，故不戰。羽爲角，除害象，臣爲君討賊，故動必大雨，不出戰故也。

商日風從徵來，國邑受令兵行。將在外，兵還不戰。臣受兵令而行，徵爲號令，商爲兵商，受徵尅，故兵退，一曰小旱。時加徵爲重徵，有火，有大旱。

商日風從羽來，大雨水，歲大荒，國憂亂，有兵起東方。羽水從金生，故有大兵、大水之事。

商日風從陽商來，有白衣聚衆，且有大水，關梁不通，大將出忌，外兵邑有小寇，人主憂，國門四閉，兵在西方。

從陰商來，國有大殃，粟貴，國有兵，風怒，期七日。七十日有急令兵大起。商爲金，二金並行，故有大喪，一曰商日。風從商來大臣死。

角日風從羽上來，有大雨，土功興，邊有兵，卿大夫多口舌疾病，亦爲夷人相奪。

唐・黃子發《相雨書》　常以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有冠雲，不問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

候日始出，日正中有雲覆日，而四方有雲，黑者大雨；青者小雨。

四方有雲，如羊猪，雨立至。

四方北斗中有雲，後五日大雨。

四方斗中無雲，唯河中有雲，三枚相連，狀如浴猪，三日大雨。

以丙丁辰之日，四方無雲，唯漢中有者，六十日風雨和常。

以六甲之日，平旦清明，東向望日，始出時如日上有青雲，大小貫日中，青者以甲乙日雨，赤者以丙丁日雨，白者以庚辛日雨，黑者以壬癸日雨，黃者以戊己

日雨。

六甲日，四方雲皆合者，即雨。

以天方雨時視雲，有五色，黑赤並見者，即雹；黃白雜者，風多雨少；青黑雜者，雨隨之，必滂沛流潦。

四方有躍魚雲，遊疾者，即日雨，遊遲者，雨少難至。

唐・劉恂《嶺表録異》卷上 南海秋夏間或雲物慘然，則其暈如虹，長六七丈，比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爲颶母。見忽有震雷，則颶風不能作矣。舟人常以爲候，預爲備之。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三《占雨石》 學士蘇頲有一錦紋花石，鏤爲筆架，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即此石架津出如汗，逡巡而雨。以此常爲雨候，固無差矣。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四一《明宗紀七》 長興元年春正月丙子，帝謂宰臣曰：「陛下恭行儉德，憂及烝民，上合天心，必有春澤。」是夜降雪。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三九四《雷二》 南海

南海秋夏間，或雲物慘然，則見其暈如虹，長六七尺，此候則颶風必發，故呼爲颶母。見忽有震雷，則颶風不作矣。舟人常以爲候，預爲備之。出嶺表録異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四七七《昆蟲五》 天牛蟲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籬壁間，必雨。段成式七度驗之，皆應。出《酉陽雜俎》。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八《天部八》 雲

《京房易飛候》曰：凡候雨，有黑雲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

又凡候雨，以晦朔弦望，有蒼黑雲起，細雲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于河，白雲起，迴風搖漾。

《尚書大傳》曰：舜爲賓客，禹爲主人。百工相和而歌卿雲。于時，八風循道，卿雲藂藂。又，五岳皆觸石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淮南子》曰：周室之雲，龍從竦擾彭薄而爲雨。周室，密也。竦擾彭薄，蘊積之貌。

又山雲蒸，柱潤礎。

又，八極之雲，是雨天下。

氣象預報總部・天氣預報部・紀事

《呂氏春秋》曰：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氣，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

韋顗《秦書》曰：苻堅時，有黃雲五色，時以爲瑞。賜民酺五日。

黃子發《相雨書》曰：四方有躍魚雲，疾者立雨，遲者少雨。雖至江漢，雲疾者，即日雨。

《天文要集》曰：河有黑雲狀似船，若一疋布維河，不出十日大雨。

又，北斗者，不欲雲覆之。有黑雲覆之，天大雨。

《京房風角要訣》曰：候雨法，有黑雲如一疋帛，向日中，即日大雨；二疋，爲二日大雨；三疋，爲三日大雨。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九《天部九》 風

《詩》曰終風且曀。終日而風爲終風。

又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又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又，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南風謂之凱風。

又，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禮記月令》曰：秋行春令，則煖風來至。

又，立春之日，東風解凍。

又，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

又，孟夏行秋令，則蟲蝗爲災，暴風來格。

《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注：鳶鳴則風生。

《禮運》注疏曰：饗帝於郊而百神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而無咎徵。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

《左傳》曰：襄公十年，楚侵鄭，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注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者微，故曰不競。師曠驟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也。

又，僖公十年春，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又，昭公四年，申豐曰：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則風不越而殺。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國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

今茲海島有灾乎，夫廣川鳥獸恒知避其灾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〇《天部十》雨上

《詩》曰：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渰，雲興貌。淒淒，雲盛貌。祁祁，猶徐徐也。

又，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陰星，則雨。

又，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歎於室。鄭玄注曰：將陰，則穴處者先知之。鸛好水，將雨長鳴而喜也。

又，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始雨水。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行秋令，則暴雨總至；行冬令，則水潦爲敗。

又，季春行夏令，則時雨不降；行秋令，則淫雨早降。

又，時雨將降，下水上騰。

又，立夏，命有司祀雨師。

又，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

又，六月中氣後五日，大雨時行。

又，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

又，仲冬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

《京房易飛候》曰：凡候雨以晦朔弦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東風曰雷雨暴。有黑雲氣如船覆于日下，當雨；有黑雲氣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雲如浮船，皆雨；北斗獨有雲，不五日大雨；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寒之雲，雨徵；蒼黑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皆爲暴雨。

又，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

《尚書説》曰：淮雨。淮，暴雨之名也。

《尚書大傳》曰：五岳雲，皆觸石而出，不崇朝而雨。

又，成王時，有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東西南北之無澍雨也。意中國有聖人乎？

暴雨也。

《禮統》曰：雨者輔時，生養均遍，故謂之雨。

《大戴禮》曰：天地之氣，和即雨。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則嘉雨時至。

《春秋説題辭》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

又，陽制陰，故水爲雨。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和，而爲雨。

《春秋繁露》曰：木有變，則春多雨。此徭役聚賦斂重故也。【略】

《史記》曰：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曰：幸甚。優旃曰：我即行呼，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徒雨立。我雖短，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夫子嘗行，命弟子持雨具，既而果雨。曰：昨暮月不宿畢乎。

《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靈臺，自爲卦，以《周易林》卜之。其繇曰：蟻封穴户，大雨時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爲山，坎上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以雨爲興居。

《湘州記》曰：零陵山有石燕，遇風雨則飛；止，還爲石。

王采《安城記》曰：萍鄉西城津有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涌五色雲於石間。俗謂玉女披衣。

《述異記》曰：廬山有康王谷，北嶺上有一城號劉城。天每有雨，輒聞山上有鼓角笳簫之聲。村人常以爲候。

《武昌記》曰：武昌東南有金牛岡，西有石鼓山，上有三石鼓。石鼓鳴，天必雨。

周處《風土記》曰：榆莢雨，春雨。黄雀風，濯枝雨。六月之風雨也。

又，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

《荆楚歲時記》曰：六月必有三時雨，田家以爲甘澤，邑里相賀，曰賀嘉雨。

王子年《拾遺記》曰：甘雨濛濛，似露委草木，則滴瀝雨也。又，香雲成香雨。

《帝王世紀》曰：黄帝遊洛水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是也。【略】

《孔子家語》曰：將行遇雨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又齊有一足之鳥，集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異之，使聘魯訪於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昔童兒有屈一脚振兩臂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

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雨水爲灾。果有霖雨，水溢汎諸國，傷害人民。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老子》曰：暴雨不終日。

《莊子》曰：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云：以人祀，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所求雨者爲人，今殺人，不可。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

又，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

《文子》曰：若與俗處猶走逃雨也，無之而不濡。

《列子》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

《廣成子》曰：黃帝時，雲不待族而雨。

《尸子》曰：神農理天下，欲雨，則五日爲行雨旬，爲谷雨旬。五日爲始雨，萬物咸利，故謂之神雨。

《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抱朴子》曰：軍始發，大風甚雨起于後，大勝之徵也。軍始出，雨沾衣者，是謂潤兵，軍有功。雨不足，沾衣裳，是謂泣軍，必敗。

又曰：無雲而雨，是謂雨血，將軍當揚兵講武以應之。雨軍中尤甚者，將軍戰，必無功也。

《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

又曰：春秋察五政，一曰論幼孤赦有罪，二曰賦爵列授祿位，三曰脩溝洫復亡人，四曰治封疆正阡陌，五曰無殺麑卵，無絶華萼，五政狗時，春雨乃來。

《淮南子》曰：失火遇雨，禍中有福。

又曰：朱鷺浮於水上，必大雨。

又曰：天且雨也，魚已噞噞。

又曰：黑蜧神虵潛泉而居，將雨而躍。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

《師曠占》曰：候月知雨多少。入月一日、二日、三日，月色赤黃者，其月少雨；月色青者，其月多雨。常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羣羊者，即有雨至矣。冬戊己、春辰巳日雨，蝗蟲食禾稼。立春雨傷五禾，立秋日雨害五穀。常以戊己日，日入時、出時欲雨。日上有冠雲大者，即多雨；雲小者，少雨。

《天文要集》曰：北斗之傍有氣，往往而黑，狀如禽獸，大如皮席，不出三日必雨。

又，河有雲黑狀似船，若一疋布維河，不出十日大雨。

又，辰口守心有水灾，一曰大雨不可當。

又，北斗者，不欲雲覆之。黑雲覆之，大雨。

《范子計然》曰：風爲天氣，雨爲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

黃子發《相雨書》曰：常以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有冠雲，不問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候日始出，日正中有雲覆日，而四方有雲，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四方有雲如羊猪，雨立至。四方北斗中有雲，後五日大雨。四方北斗中無雲，唯河中有雲，三枚相連狀，如浴豨者，三日大雨。以丙丁辰之日，四方無雲，唯漢中有者，六十日風雨和。常以六甲之日平旦清明，東向望日始出時，日上青雲，大小貫日中，青者，以甲乙日雨；赤者，以丙丁日雨；白者，以庚辛日雨；黑者，以壬癸日雨；黃者，以戊己日雨。六甲日四方雲皆合者，即雨。以天方雨時，視雲有五色，黑赤並見者，即雹；黃白雜者，風多雨少；青黑雜者，雨隨之，必滂沛流潦。

又，四方有濯魚雲，遊疾者，即日雨；遊遲者，雨少難至。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一《天部十一》 雨下

王充《論衡》曰：道至天者，翔風起，甘雨降；霽而陰噎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味甘也。

又，太平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又，周公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丘陵高下皆熟。

《樂動聲儀》曰：焦明至，爲雨備。焦明，水鳥。

劉楨詩曰：和風從東來，玄雲起西山。夜中發此氣，明旦飛甘泉。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五《天部十五》 氣

《禮》曰：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

又，三月之節，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洩，勾者畢出，萌者盡達。

又，三月之節，是月也，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

又，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

又，九月之節，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人力不堪，其皆入室。

又，季秋行春令，則暖風來至，人氣懈惰。

又，小雪之日，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又，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

《帝王世紀》曰：凡重霧三日，必大雨。雨未降，霧不可冒行。

又，黄帝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三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也。世傳大霧三日，必有甚雨，自此始也。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三《時序部八》 夏至

《占氣》曰：夏至之日，離卦用事。日中時，南方有赤雲如馬者，離氣至也，宜黍。離氣不至，日月無光，五穀不成，人民目疼，冬中無冰，應在十一月内。夏至之日，風從離來爲順，其年大熟。夏至前六日，夏至後十日、十六日爲窮日。

《天文録》曰：大寒在冬至後，二氣積寒而未温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積暑而未歇也。寒暑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寒暑未即平也。譬如火始入室，未甚温，弗事加薪，久而愈熾，既遷之，猶有餘熱也。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四《時序部九》 秋上

《吕氏春秋》曰：秋早寒，冬必暖；春多雨，夏必旱。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五《時序部十》 秋下

《乙巳占》曰：太白主秋。人君當秋之時，太白以施政，則吉；逆，則凶。秋時行冬令，則辰星之氣干於太白，黑色而有芒角，陰氣太勝，戎兵乃來，風灾數起，國多盜賊，邊境不寧，而地震坼，國有大喪重獄。秋時行春令，歲星之氣干於太白，青色昧小則國旱，君有大憂，陽氣陵遲，五穀不實，秋雨不降，草木非時生榮矣。秋時行夏令，則熒惑之氣干於太白，赤色而怒，國多火，寒熱不節，人多癘疾，蟄蟲不藏矣。

立秋

《月令占候圖》曰：立秋坤卦用事，其神攝提，二宫荆州分也。晡時申，西南涼風至，黄雲如羣羊，宜粟穀。若晴朗，風雲不至，萬物不成。望西南坤上有黄雲氣，是正氣，立秋應節，萬物皆榮，豆穀熟。赤氣出其右，萬物半死，豆穀半收，地動，人民不安。坤氣衰，萬物不成，地頻動，牛馬病，應在十二月。坤氣見于江湖，江湖水必竭。坤氣退則地裂、泉湧。申時西南有赤黄氣，或白潤厚白澤者，粟大熟。又：立秋日午時，竪竿，影得四尺五寸二分半，五穀熟。立秋後四十五日内，土氣在坤，不得修造、動土及遠行，出軍事凶。

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後集卷一六《占候一》 叙曰：仰觀天文，著在圖籍，昭昭可驗者也。七曜所行，經星常宿，次舍陵犯，飛流闕蝕，暈璚背穴，抱珥虹霓，迅雷妖風，怪雲變氣，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猶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使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小數，捨人事，任鬼神。凡誓軍旅履行陣，制勝決于人事，叅以天變，則虧衂者鮮。

天占

天裂　劉向曰：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武密曰：天裂者，主地欲分裂。《五行傳》曰：天鳴有聲，萬姓勞形，不知驚懼，終降惡災，此皆亂國之所生。晉元帝大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京房曰：天有聲，主憂。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鳴，甲午止，其後王師敗績。

雨血　《傳》曰：天雨血，是爲天見其妖。不出三年起兵。

雨石　甘德曰：天雨石隕墜地，大可一尺，如雞子，兩頭鋭，名曰天皷。所下之邦，必有大戰伏尸。

雨草　《五行傳》曰：君愗爵禄，厥妖天雨草。京房曰：火失其性，則有草妖。其歲民、兵死。

雨魚　《五行傳》曰：天雨魚，國有兵。魚，介蟲，本於水。雨魚，水失其性。漢成帝時，天雨魚。

無雲而雨　《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夫雨者，從龍而作，無雲而雨，故書灾。隋開皇帝末，無雲而雨，尋漢王諒反，□誅殺其黨數千家。

無雲而雷　《五行傳》曰：雷者，天鼓也。無雲而雷，當有暴兵。隋高祖開皇二十年二月丁丑，天無雲而雷。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軍總管張衡平之。四月壬戌，突厥犯塞。

雨毛　《五行傳》曰：金失性，則天雨毛。隋開皇六年京師天雨毛如馬鬛，尾長者二尺餘，短者六七寸。其月，梁士彦、宇文忻、劉昉謀反，伏誅。明年，發十萬築長城，衆役繁興，兵革不息。

雨骨　《五行傳》曰：天雨骨，是謂陽息，王者德衰，政令不行，主有内兵。梁惠成王八年，天雨骨于赤髀，其後國廢，兵、役並起。

雨金　《五行傳》曰：天雨金鐵，是謂刑餘。國君殘酷，好殺無辜。不出一年，主兵災。秦獻公八年，雨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級。隋文帝仁壽四年，諸州造舍利塔，時陝州天雨金銀花，人以爲佛像祥瑞，卒有漢王諒之亂。

雨灰　《五行傳》曰：上暴虐無道，則雨灰。梁武帝大同三年，天雨灰，色黃。終有侯景之亂。

雨水銀　《五行傳》曰：天雨水銀，兵將興，失道之君當之，水失其性也。

大霧　《五行傳》曰：霧者，百邪之氣，陰來冒陽。姦臣謀上，擅竊主威。在天爲濛，在人爲霧。李淳風曰：霧氣不順，爲陰陽錯亂，積陰不解，天下分離。陳後主三年正月朔，會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隋伐陳。

蒼雲經天　《傳》曰：蒼雲經天，下有拔城。後周武帝天祐六年正月丁卯夜，有蒼雲廣三尺許，經天，自戌加辰。三月己丑，齊國公憲自龍門濟河，斛律明月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

雨釜　《傳》曰：天雨釜，人相食。春秋晉惠公二年，天雨釜，至六年春，穆公伐晉。是歲，天下饑荒，人民相食。

非時雪　《傳》曰：凡雨陰也，出非其時，迫近之象。《京房易傳》曰：夏雪，賊臣，爲賊亂。晉成帝咸和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非時雷　《傳》曰：非時而雷，賊臣起。

雨木氷　《傳》曰：上陽弛，不下通；下陰弛，不上達。故雨而木爲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爲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未雨而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一說，木冰爲木介。介者，兵之象。

太陽占

日旁雲氣　雲氣近日黃潤，皆爲吉祥。日黃光大，傍有雲氣抱者，《孝經援神契》曰：黃氣抱日，氣曲向日爲抱。當隣國臣佐來降。日有一珥者，李淳風曰：爲喜。兩軍相當，軍欲和解，所臨者喜。日有二黃人守日，《孝經雌雄圖》曰：外國人來降。日有戴氣者，《瑞應圖》曰：人居德至于天，則日有戴氣，戴有德也，國有喜。日有纓氣者，謂氣小而在日，下曲向上者爲纓。《晉書·天文志》曰：得地爲喜。日有負氣者，謂氣小如半暈狀，在日上爲負。《晉書·天文志》曰：得地爲喜。日有承氣者，謂氣如半暈，在日下名曰承氣。《晉書·天文

志》曰：承者，臣承君之象也。日下有黃氣三種若抱，名曰福，人主有喜，得地。《天文總論》曰：赤氣若布席掩日，爲大戰。白氣如席，萬人戰。黑氣如龍來日旁及如人臥背日旁者，下有叛臣。白虹貫日，其下有謀亂者。赤氣尤甚。氣如青龍貫日，主疾疫。氣如白蛇貫日，起兵。氣如赤蛇貫日，主叛臣。氣如黃蛇貫日，下有交兵。氣如黑蛇貫日，有雨水。氣如人頭、旌旐，皆爲有兵流血。日出、入有黑雲貫之，不出三日有暴雨。日中有雲如人狀，其下有叛臣。日旁有赤雲曲如車輪，此名曰日提，其下有兵、亡地。有氣如青龍守日，主有謀。赤氣如牛守日，其下有兵。日下有氣如人垂衣，天子之氣。氣如馬守日，若戰有兵傷。日旁有氣如蛇，其下有賊，可防之。日旁有氣相交穿貫於日，將不和，有反主者。雲如赤鳥啄日，兵起。日旁有赤雲如相交其於下，不宜先起兵。日下漠漠氣如車馬馳走之狀，其下有破軍。日下有雲如虎躅者，大將叛。日有青氣在上下者，吉，可出軍。日下有氣如箭外向，三日軍出。日旁有赤氣如冬木者，有兵起，客勝。日下有氣如人所持者，主其下臣叛。青雲扶日者，其分野臣下有謀。白雲廣二尺，在日左右，其分野有兵起，國憂。日上下有黑氣如蛟龍者，主風雨。日出有黑雲如隔，主其下有兵，有雨即解之。日始出有雲如車蓋，必雨。日出沒時有黑氣橫截之，主驚恐，三日內有雨即解。日旁有赤氣，兩端銳，其下不宜先舉兵。赤雲如雄鷄在日上，不出三月，其下分野有兵起、失地。赤雲扶日，其下有兵起、失地。赤雲掩日，其下戰、亡地。赤白青黃氣刺日，其分野有兵。日下有雲如赤青馬者，主敵人相謀，宜警備之。有赤雲如鳥夾日而飛，其分野憂。有氣在日旁去疾者，軍無功。停半日者，小勝；終日，大勝。赤雲如虹與日俱出，所臨國分野有兵。

日暈　甘德曰：日暈七日無風雨，主兵。日暈而不冠，天下有立侯王。日暈無珥，主有謀，軍在外。日有交暈貫日者，其下破軍死將。日有交暈抱日者，有爭，暈先衰後盛者敗。日暈有氣如人居暈中，不出三日寇入城。日暈不合，有雲如人在暈外，似相就者，不勝。京房曰：日暈，有兵在外者，客勝。日暈而明，有兵兵罷，無兵兵起。日有黃暈，主風雨時若，國安。日有黑暈，災在用事臣。日雨旁暈不合，主謀不成。日上有半暈如鼎蓋，有欲請和親者。日有半暈兩角銳者，有戰必勝。日半暈再重，主國民蕃息，歲大和，以日宿占分野。日暈再重，有德之君得天下。日有青暈再重，其下有兵，穀貴。日有赤暈再重，其災在下，所見之國蝗旱、多盜。日有黃暈再重，其災歲中，兵起。日有白暈再重，所見之

國多風雨，百日不安，有兵，穀貴。日有黑暈再重，不出三年，其下大水，流民散。日暈有亦雲如車輪曲向日爲內提，內臣叛其主；曲背日爲外提，外臣叛其主。背氣在暈，中青外赤，臣背主命。日暈上下有兩背璚，無兵兵起，有兵兵罷。日有暈，衆雲如毛羽臨日不去，其下國有憂。《孝經雌雄圖》曰：日暈庚辛，將帥不利。《夏氏占》曰：有半暈一背璚，臣有邪謀不成。日暈中見馬，軍散，期三年。日暈珥，兩背璚在暈外，臣叛。日暈有直珥者，爲破軍；貫中，爲殺將。日暈重暈中有兩璚，有叛從中起，不成。日暈有四背璚在暈中，臣不和；四背璚在暈外，臣叛。日暈外有一直暈，外臣欲自立。其色青外、赤中不成。日暈有三直氣，有謀者不成。日暈有虹貫，從虹所貫，戰勝。日暈有聚雲在外不去者，兵起。又云：聚雲在外，不出三日圍城。日暈有青雲貫者，圍城。日暈有赤氣如戰臨之，其下兵起。《高宗占》曰：日有方暈二背，將敗民散。日暈有兩直氣，有叛臣。日暈有四銳氣如鋒四出者，其下亡地。日暈氣如蛇，大軍憂。《天文總論》曰：日有重暈，有立王者。日暈三重，主兵起。有赤暈貫之，其下失地。日暈有四重，敗於野，其下有叛臣。一曰：攻城圍邑不拔，軍敗。日暈五重，不出一年主兵。日暈六重，其下國失政，憂兵。日暈七重，主戎强盛。日暈八重，民亂君憂。日暈九重，主歲荒，夷人交侵。日暈十重，天下喪亂，不期年。各以宿辰以日辰占之。

日中黑子黑氣　《京房易傳》曰：天不順，茲謂逆。厥異黑者，陰也。臣不掩君惡，令不見。百姓惡君，則有此變。《河圖占》曰：日中黑氣，日薄也。其説曰：凡日蝕，皆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其光也。其占類日蝕。

日無光　《京房易傳》曰：日出東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病；日未入西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死。占云：日病日死，其地分王侯灾。又云：奸臣盛，則日晝昧。甘德曰：日無光晝昏，到暮不解，有大水。日失色，所臨之國不昌，又主臣逆君。

太陰占

《荆州占》曰：月有戴氣，不出百日，人主有憂。月終歲不暈，主天下偃兵，鄰國來和。月下有氣如人相隨者，是謂惡成，其下分野侯王主之。月下有如人形者，有兩主争，客勝。有赤雲黑雲相交臨月，當其國有亡軍。月旁有白雲大如杆抵月者，期六十日外有戰，敗軍死將。若月旁多赤雲如人頭，大戰，多白爲兵，多黑爲雨。月旁有白雲一，黑雲二，蒼雲三，其大如厚布抵月貫月，圍城拔邑。月始生而復没者，亂。月角各一星，有軍在外者敗。月生瓜，其下軍憂。《河圖帝覽嬉》曰：月有四珥，主喜。月大而無光，其城不降。月小而無光，其城降。月有兩珥，國喜，兵在外勝。月如出時有雲居其中，似禽獸狀，甲乙日見，東方受其害；丙丁見，南方受其害；戊己日見，中央受其害；庚辛日見，西方受其害；壬癸日見，北方受其害。《天文總論》曰：月暈無光，是謂大盈，其下有兵，王者以德令除之，無咎。星入月中，其下兵起，破軍殺將。《武密》曰：白虹貫月，大兵將起，主野戰。《春秋運斗樞》曰：月垂芒刺，國昏亂，其地弱。《春秋占》曰：月赤足，臣有過。《考異郵》曰：諸侯謀叛，則月生足。《高宗占》曰：月晝明陰，國兵强。

月暈　李淳風曰：經歲不暈，天下平。《河圖帝覽嬉》曰：暈再重，大風起；暈三重，主兵；暈四重，其下亡國；五重，貴女憂；六重，其國失政；七重，其下易主，國亡；八重，其下國亡；九重，其下起兵，流血亡地。月暈有蜺，雲垂之，有戰。從蜺所擊者，大勝。月暈有雲如厚布，若三、若四貫月者，以戰勿當，當者破軍。《荆州占》曰：孟月十一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皆當月有暈，若不暈，主有暴風雨。一月五暈至九暈者，失地。月暈如連環，有白虹於外不及月者，主女人陰謀。月暈有雲橫貫之，起兵者勝。月暈三重，赤雲貫之，其下亡國。月暈有光，主兵降。《高宗占》曰：月交暈赤光，其國不過二年遇兵。月暈多白氣，從外入城，攻城拔，得大將。月暈再重，背在外者，私成於外；背在内者，私成於内。月暈不合，外有四背璚，外有謀不成。《武密》曰：軍在外，月暈者，主戰勝。一曰先起兵者，戰勝。月春暈歲星，夏暈熒惑，秋暈太白，冬暈辰星，四季暈填星，皆主其下有兵。月暈五星，各以分野言之。五星色不明，客勝。

月蝕　《河圖帝覽嬉》曰：所宿國，其國受殃。兵未起而月蝕者，所當之國兵戰不勝。月滿而蝕者，兩國相當。若無兵，主將死于野。月蝕從上始，謂之失法，將軍當之矣。月蝕從下始，謂之失道，國君當之。月蝕從旁始，謂之失令，相當之。月蝕從下始，謂之失法，將軍當之矣。月春蝕東方，夏蝕南方，秋蝕西方，冬蝕北方，其下軍憂。月犯熒惑而蝕者，其下破軍亡地，大將憂。近一年，遠三年。《夏氏占》曰：月蝕出軍折傷，後有失地。月蝕東方，其月惡風。月蝕西方，主人利。《荆州占》曰：月蝕，有大戰，破軍死將，拔邑亡地。月蝕不盡，軍破將憂。月蝕青色，五穀貴。月蝕赤色，宜爲客，不出一年。月蝕黄色，有立諸侯

國王者。月蝕白色，其國失地或有喪。月蝕盡者，羅貴。各以其下宿國占之。月已蝕而青者，爲憂。月已蝕而赤者，爲兵。月已蝕而黃者，爲財。月已蝕而白者，爲喪。月已蝕而黑者，爲水。月暈歲星而蝕者，天下大將有二心。《巫咸》曰：月犯填星而戰。月暈太白而蝕者，其國兵强，若戰，大將有二心。《武密占》曰：軍在外，月蝕自下而上者，將軍當之。月蝕而鬪，有蝕，主土功。《武密占》曰：軍在外，月蝕自下而上者，將軍當之。月蝕而鬪，有軍必戰，無軍兵起。隨所蝕戰利。兩月並蝕，天下亂。月蝕有氣，從外來入月中者，主憂；氣從中出者，客憂；氣從南行，南軍憂；東西北亦然。氣所向者敗。氣所向者敗。月蝕後三日有雨，事解。月蝕有彗星入月者，其下有兵。

陵犯雜占

月犯辰星　《巫咸》曰：辰宿與月同光，其月蝕。《海中占》曰：月與辰星相遇所合宿，主雨水。《河圖帝覽嬉》曰：辰星入月中，臣欲叛。月與辰星合宿，軍行有白氣如虹者，軍大驚，宜備之。若黑雲南北如陣，國將有憂。不然，有大水爲害。白雲、白氣極天南北如陣，有憂；黑氣東西如陣，有憂；若天氣蒼茫而東西極天移日不動者，爲憂深。此氣以戊己日出，爲災。赤雲臨圍上東西如陣者，敗。

凡霧，春以甲乙寅卯日氣色青，出東方向季者，客勝。凡霧，夏以丙丁巳午日氣色赤，出西行，爲利客，主人凶。凡霧，四季以戊辰戌丑未日氣色黃，行向北，利客，主人內亂。凡霧，秋以庚辛申酉日氣色白，東行，利爲客先舉兵，勝；後舉兵，敗。凡霧，冬以壬癸亥子日氣色黑，利南行。

興軍動衆，雲氣亂壞，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

四始之日，有黑氣如陣，後重大而多雨。

氣若霧非霧，著衣冠而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趨。

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者，喪；黑者，驚。三日內有雨，則災解。

雲氣如兔臨軍營中，軍士死亡。

天有青氣入營者，兵弱驚恐。

天有赤氣入營者，兵暴驚。

天有黃氣入營者，有兵和解。

天有白氣入營者，兵彊。

天有黑氣入營者，大主疾病。一云：兵相殘，急移營。

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見失魄。

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國凶；青白色，有大水。

宋・曾公亮等《武經總要》後集卷一八《占候三》　氣象雜占

星有兩彗，上似有蓋，下連星，名曰歸斜。見，有歸國者。日暈有黃色抱珥，直光戴覆黃色，皆喜慶之事。

《京房占》曰：赤氣如繖蓋覆軍上，千里內，戰有慶；千里外，有憂。黃色臨營西向，東戰並凶；北向，吉。

赤氣隨日出，軍必有憂；隨日沒，外告急。

赤氣漫血色者，流血之象。

赤氣如火影，見者，臣叛其君，不過三朔。

赤氣如龍蛇在山頭住，又如夜光者，臣離其君，爲客所傷，人民流移，遠其鄉里。

黑氣如死人頭在營上，敵人有所獻，且求降許之。不許，必有戰功，雖成，士卒多死。

黑氣如牛頭龍馬蛇變化，當審而察之，夷兵欲欺中國，宜遣伺候讒言爲惡。

凡出軍向東伐，而有白雲從西來，因隨而擊之，勝。若有赤雲從東來，逆軍者，敵勝，我軍當敗，急宜屯守。他皆倣此。

有雲狀如龍行，國大水、流亡。

凡遇四方盛氣，勿向之戰。甲乙日青氣在東方，丙丁日赤氣在南方，庚辛日白氣在西方，壬癸日黑氣在北方，戊己日黃氣在中央。四季日戰，當此日吉；逆之必敗。甲乙日平旦，所向有白雲，不可攻；丙丁日日中所向有黑雲，皆爲堅敵，不可攻。他倣此。

赤氣如火者，叛其君；赤氣加西者，客勝；加北方者，客敗；加東方者，和解不鬬；加南方者，軍還，天下安。他倣此。

凡天見五色雲氣，望東西南北至子午卯酉，若百步、千步，一尺、一丈、十丈、百丈，如車道行，百十丈日辰相尅者，大鬬；不相尅者，不戰。生氣所臨有天命，爲兵彊；相氣所臨，爲戰勝；死氣所臨，爲喪敗；囚氣所臨，爲拔圍降敵；休氣所臨，爲罷無功。各以王相休囚言之。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三《天文志三》 月五星淩犯及星變

貞觀十二年六月辛卯，熒惑入東井，占曰：旱。二十年七月丁未，歲星守東壁，占曰：旱。二十年七月，太白晝見。乙巳，鎮星守東井，占曰：旱。

永徽元年二月己丑，熒惑犯東井，占曰：旱。

咸亨元年七月壬申，熒惑入東井，占曰：旱。

萬歲通天元年十一月乙丑，歲星犯司怪，占曰：水旱不時。

神龍元年三月癸巳，熒惑犯天田，占曰：旱。二年十一月戊午，熒惑入氐；十二月丁酉，犯天江，占曰：旱。

大曆二年七月乙丑，鎮星犯水位，占曰：有水災。

貞元十九年三月，熒惑入南斗，色如血。色如血者，旱祥也。

天復元年十月甲戌，太白夕見在斗，去地一丈而墜，占曰：山摧石裂，大水竭。庚子，辰星見氐中，小而不明，占曰：負海之國大水。

五星聚合

大曆十年正月甲寅，歲星、熒惑合於南斗，占曰：饑、旱，吳、越分也。

長慶二年二月甲戌，歲星、熒惑合於南斗，占曰：饑、旱。

會昌二年六月乙丑，熒惑犯歲星於翼，占曰：旱。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一》 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墮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土也。占曰：當旱。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五六《孝桓皇帝下》 建甯二年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御坐上。癸巳，大風，雨雹，霹靂，（霹靂，震霆也。《考異》曰：帝紀建寧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楊賜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續漢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癸巳，大風。按《張奐傳》，論陳、竇、鄧王、李，與《袁紀》相應。今從之。）拔大木百餘。【略】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略】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辭。）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一四《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中之中》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庚戌，司空邠王守禮薨。守禮庸鄙無才識，每天將雨及霽，守禮必先言之，已而皆驗。岐、薛諸王言於上曰：邠兄有術。上問其故，對曰：臣無術。則天時以章懷之故，幽閉宮中十餘年，歲賜敕杖者數四，背瘢甚厚，將雨則沉悶，將霽則輕爽，臣以此知之耳。

宋・趙德麟《侯鯖録》卷四 鄰幾云：劉師顏視月占旱，問之云：古語有之，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〇《神奇》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時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劒剚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五《雜誌二》 江湖間唯畏大風。冬月風作有漸，船行可以爲備。唯盛夏風起于頗盼間，往往罹難。曾聞江國賈人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須作于午後，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至於巳時即止。如此，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

宋・莊綽《雞肋編》卷下 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覆瓦，次日果大雨。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一 鄭司農云：保章氏五雲之物，二至二分觀雲色：青，蟲；白，喪；赤，兵荒；黑，水；黃，豐。《東方朔別傳》云：凡占東畔當視天。有黃雲來如覆車，五穀大熟；青，致兵；白，致盜；烏黑，多水；赤，火。

京房《風雨占候》曰：黑雲如一疋皁，二日中一日大雨；二疋，三日雨；三疋，十日雨。

太平之時，十日一雨，一歲三十六雨。

《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

一曰天酒。虹依雲，陰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

郭璞曰：蓬飛磍，則天風，春則天雨。蓬，蠓也。《傳》曰：雷不蓋醬，令人腹中。雷鳴月上下弦之時，觸醬輒壞，里俗忌之。

關東西風則雨，東風則晴。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

《京房易傳》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狒將風則踴，躍欲雨則鳴。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二

曰：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

暮鳩鳴即小雨，朝鳶鳴即大風。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九 《禽經》曰：鴈飛則域沈，鵙鳴則蚰結。又有大寒。

宋・羅願《爾雅翼》卷一三《釋鳥》 雉

雉有十四種。《春秋運斗樞》曰：璣星散爲雉。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因地之墳衍以爲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其雌者，不特一雌雉，耿介之禽，應義氣。十一月雷在地中，雉先知而鳴。《說文》：雊，雄雌鳴之，雷始動。

鵲

宋・羅願《爾雅翼》卷一五《釋鳥三》 鵲

鵲，似燕，紺色，生鄠林，蓋今之翠鳥也。【略】說者曰：鵲，水鳥，天將雨則鳴。故知天道者，冠焉。其冠前圓，一謂之圓冠。《禮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莊子》亦云：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鸛

鸛，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別名黑尻、皁裙、負釜、背竈，皆以尾翅黑爲名也。【略】性好旅飛，古者有鶴鸛之陣。今江淮謂羣鸛旋飛爲鸛井，惟鶴亦然，其旋飛必以風雨。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天之將雨，則蟻封土爲垤，而鸛又鳴其上，則零雨其濛者至矣，此思婦之所爲歎也。然見人探其子，則徑捨去。能致數十里旱，以其羣飛激雲，雲散雨歇故也。《禽經》曰：鸛生三子，一爲鶴，一爲鸛，一爲鵠。言萬物之相變也。《易》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上九翰音登于天。說者以爲，鸛者，別於鶴也。震爲鶴，陽鳥也；巽爲鸛，陰鳥也。鶴感於陽，故知夜半；鸛感於陰，故知風雨。鸛生鶴者，巽極成震，極陰生陽之謂也。

鴽鳩，一名鵠鵴，又名布穀，江東呼穫穀，又呼撥穀，又呼郭公。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

反舌

反舌，春始鳴，至五月止。能變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名反舌，又名百舌。《淮南子》曰：人有多言者，猶不脂之戶。謂多言而不得其要，徒爲譊譊耳。不脂之戶，則以難於啓閉故也。反舌所以五月無聲者，陽氣極於上，陰氣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其有聲，則爲異。《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蜋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反舌有聲，佞人在側。《春秋保乾》曰：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此其驗也。以月言之，則如此；以歲言之，則少陰少陽。

鵙

鵙，似鵲鶻而大，一名伯趙，又名伯勞。《易通卦驗》云：博勞性好單棲，其飛翐，其聲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故帝少皞以爲司至之官。而《夏小正》五月鴽則鳴，《月令》仲夏有鵙始鳴，《豳詩》則云七月鳴鵙。蓋豳地寒晚，物從其氣，其鳴爲將寒之候，故八月載績常候此也。《時訓》云：鵙不始鳴，號令壅偪。高誘以爲，夏至後應陰而殺蛇，乃磔之棘上，而始鳴。今俗云鵙在林間鳴，蛇於其下蟠結不動，飛去則伸其所踏枝。

宋・羅願《爾雅翼》卷一五《釋鳥三》 鶺鴒

鶺鴒，似燕，紺色，生鄠林，蓋今之翠鳥也。【略】說者曰：鶺，水鳥，天將雨則鳴。故知天道者，冠焉。其冠前圓，一謂之圓冠。《禮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莊子》亦云：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鸛

鸛，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別名黑尻、皁裙、負釜、背竈，皆以尾翅黑爲名也。【略】性好旅飛，古者有鶴鸛之陣。今江淮謂羣鸛旋飛爲鸛井，惟鶴亦然，其旋飛必以風雨。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則長鳴而喜。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天之將雨，則蟻封土爲垤，而鸛又鳴其上，則零雨其濛者至矣，此思婦之所爲歎也。然見人探其子，則徑捨去。能致數十里旱，以其羣飛激雲，雲散雨歇故也。《禽經》曰：鸛生三子，一爲鶴，一爲鸛，一爲鵠。言萬物之相變也。《易》之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上九翰音登于天。說者以爲，鸛者，別於鶴也。震爲鶴，陽鳥也；巽爲鸛，陰鳥也。鶴感於陽，故知夜半；鸛感於陰，故知風雨。鸛生鶴者，巽極成震，極陰生陽之謂也。

鶂

鶂，水鳥也，《説文》曰鷁。字或作鷁、作鷁、作鷁，善高飛，能風，能水。古者，天子舟首象鷁，所以厭水神。《淮南》云龍舟鷁首，如是古矣。《上林賦》：櫂鷁牛首，漢人舡首，猶畫青雀，《穆天子》傳乘鳧舟、龍舟。注：猶今吳之青雀舫。蓋其遺制。其交，則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故《莊子》以鶂爲風化。風化者，自上風以靡物，有類於君師之化。然鶂既能風矣，而《春秋》書風有六鶂退飛，何哉？蓋廣川之鳥獸，常預避其災，是鳥將進，遇風而退，未必爲風所排也。

宋・羅願《爾雅翼》卷一六《釋鳥四》 隼

隼，鷙鳥也。【略】《荆楚歲時記》稱四月有鳥如鳥鴟，先鷄而鳴，聲云加格加格。民候此鳥鳴，則入田，以爲催人駕犁格也。亦引《爾雅》鳥鴟即鵅鳩，并摯虞《槐賦》春宿教農之鳩，然鳩與鳳異，又以爲春鳳。曰鶂鳳主五土，宜種木者也，則誤矣。《淮南》亦云：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鵠鳩長鳴，爲帝候歲，蓋亦謂此。

鳩

鳩，毒鳥也。似鷹，大如鶹，毛紫黑色，長頸赤喙，雄名連日，雌名陰諧。天晏静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雨，則陰諧鳴之。故《淮南子》云：暈日知晏，陰諧知雨也。

宋・羅願《爾雅翼》卷一七《釋鳥五》 鷺

鷺，鷗也，一名水鶁。《海物異名記》曰：鷗之别類，羣鳴喈喈，隨潮往來，謂之信鳧。《南越志》曰：在潮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渡海者，以此爲候。鳧鷺之詩稱：神祇祖考，安樂之引。鳧與鷺蓋水鳥，滅没浩蕩，似不可羈，而又善别風雲，不安飛集。然誠得其道，有可馴之理。

雁

鴻雁乃一物爾。初無其别，前章已盡之。至《詩注》乃云：大曰鴻，小曰雁。雁曷爲有小者？按《淮南鴻烈》云：雁乃兩來，仲秋鴻雁來，季秋候雁來。候雁比於鴻雁而小，故説詩者推鴻雁爲鴻，而别以此爲雁也。今北方有白雁，似鴻而小，色白，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蓋白露降五日而鴻雁來，寒露五日而候雁來。候雁之來，在霜降前十日，所以謂之霜信也。唐杜甫詩曰故國霜前白雁來，蓋謂此爾。古者執贄，雖用鴻雁，然當亦通用此小者。故春秋曹伯陽好田弋，曹郤人公孫彊獲白雁獻之。漢武帝太子昏得白雁於上林，以爲贄，即此物也。今《月令》及《周書》乃不復有鴻雁、候雁之别。《月令》則云：八月鴻雁來，九月鴻雁來賓。《周書》則曰：白露之日鴻雁來，寒露之日又來。既是一種，何得前後不齊？如此似不應爾。許叔重注二雁，則以爲仲秋時候之，雁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季秋時候之，雁從北漠中來，南之彭蠡。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後耳。而賓字讀聯下句，謂之賓雀，不取來賓之義。今《淮南》乃並作候雁，此當有所據。

鶼鶼

鶼鶼，水鳥，蓋雁屬也。《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雁鶼鶼。《西京賦》亦曰：鳥則鶼鶼、鵁鶄、鴛鴦、鴻鵠。上春候來，季秋就温。南翔衡陽，北棲雁門。則鶼鶼之爲，雁類審矣。高誘注《淮南》云：長脛緑色，其形似雁。鶼又作霜。《禽經》曰：摯好風，鶼好雨，爽好霜，鷺好露。然是鳥也，以季秋就温，似是避霜，今乃稱好霜者，蓋當霜之候，飛鳴而來，有似好之。如白雁以霜前至，謂之霜信。摯鳥好風，名爲晨風也。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四《釋蟲一》 蚓

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槁壤，下飲黄泉。《勸學》者取之，以爲其用心之一。孟子又以比陳仲子，以爲徒有飲水、食土之操而已。是雖微物，其啓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螻蟈鳴，後五日而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皆以紀候。結，猶屈也。其始穴，則首下向，至是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屈也。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七《釋蟲四》 蠳

蠳，大者俗呼馬蚍蜉。《夏小正》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蠳也。《書》蟻裳色玄。蟻知將雨，《易林》震之蹇：蟻封穴户，大雨將集。齊桓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下有水。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八 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牕雨。謂筆架爲窗雨所沾耳。《開元遺事》載：蘇頲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占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占。

宋・方勺《泊宅編》卷第六 術者云：久晴欲得雨，須遇木克土。謂如乙未日之類。又云：久雨而暮忽雲綻日出，但西望黑雲在日上，當晴，若在日下則未霽。驗之信然。世有法，以每月節朔日辰所遇風、雷、雨、霧、月食、虹見之類，占五穀貴賤，中者十七八。

宋・方勺《泊宅編》卷第七 山閒小青蛙，一名青鳧，飛走竹樹上，如履平地，

與葉色無別，每鳴則雨作。又一種，褐色而澤居，名旱渴，晴則鳴，鄉人以此卜之。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三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垤鳴東山鸛，堂穴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晏曬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一　占蝗旱

《四時纂要》：四月辰雨，皆爲蝗蟲，大雨大蟲，小雨小蟲。二日雨，百艸旱，五穀不成。三日雨，小旱，風從西來，麻吉。四日雨，五穀貴。五日、六日雨，有旱處。四日至七日風者，大豆吉。八日微雨，熟。俗云：八日雨斑闌，高低盡可憐。此月自一日至十四日惡風者，皆不可種豆。

宋・高似孫《緯略》卷二　雲貫斗

韓休《喜雨賦》曰：天垂貫斗之雲，神召離星之月。此二語壞新之甚。按《天文集要》曰：北斗不欲雲覆之，有黑雲覆，天大雨。休正用此事。

宋・江休復《嘉祐雜誌》　劉師顏視月占旱。問之，云：諺有之，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

宋・王孚《安城記》　羅宵山有石井，天旱祠之，以木投井中，即雨。至井溢木出，乃雨止。

安城南三十里雹都泉，其雹或出否，亦不爲靈異。萍鄉西津名玉女岡，天當雨，輒先涌五色氣于石間，俗謂玉女被衣。

萍鄉羅宵山澤水所出，傍出石乳。天旱，吏人禱之。因以大木長三四丈投井中，即雨。水懸輳井溢，輒令木涌出而雨止。蓋潛龍之穴也。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七九《象緯考二・二十八宿》　東方蒼龍七宿

角二星，十二度，爲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謂之天闕。【略】五星犯之，爲旱。【略】火守之，主旱；水守之，主潦。

尾，十九度，后妃之府，後宮之場也。【略】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大明，則陰陽和，風雨時；暗，則魚多亡；動搖，則大水暴出；漢中，則大魚多死；火守，在南則旱，在北則水起。

北方元武七宿

牛七度天之關梁，日月五星之中道，主犧牲。【略】羅堰三星在牽牛東，主堤塘，壅蓄水潦，灌溉田苗。大而明，大水泛濫。

宋中興《天文志》曰：甘氏曰：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雨在霹靂南，土功吏在壁西南，蓋雷公、電姥、雲將、雨師與夫霹靂斧吏，皆北方水府之精，而嫩訾爲天門，故其神棲焉，室不得司之也。【略】

壁九度，下九尺爲天之中道，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亦主土功。【略】西南五星曰霹靂，主興雷奮擊。明而動，用事；不明，凶。霹靂南四星曰雲雨，明則多雨水。火守之，大旱。

西方白虎七宿

胃十五度，天之厨藏五穀之倉也。又名大梁。【略】天船九星，在大陵之北，居河中，一曰舟星，主渡，亦主水旱。不在河中，津河不通，水泛溢。【略】客彗出入，爲大水，有兵。【略】天船中一星曰積水，主候水災。

南方朱鳥七宿

井三十四度。甘氏云：井八星在河中，主泉水。日月五星貫之，爲中道。【略】月宿井，有風雨之應。【略】中有六星，不欲大明，明即水災。南北兩河各三星分夾東井。【略】一曰，衡星主水。【略】

七星，七度。【略】張衡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濟，分爲抱珥。此乃十四變，皆軒轅主之。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八六《象緯考九》　懿宗咸通十年八月，有彗星於大陵，東北指。占爲：外夷兵及水災。

英宗治平三年三月己未，彗出營室，晨見東方，長七尺許，西南指危，泊墳墓，漸東遠行，近日而伏；至辛巳，夕見西北，有星無芒，彗益東行，別有白氣一，闊三尺許，貫紫微極星，并房宿，首尾入濁；益東行，歷文昌、北斗，貫尾；至壬午，星復有芒，彗長丈餘，闊三尺餘，東北指，歷五車，白氣爲岐，橫天，貫北河五諸侯、軒轅、太微、五帝座、內五諸侯，及角、亢、氐、房宿；癸未，彗長丈五尺，有星孛氣，如一升器，歷營室至張，凡一十四舍，積六十七日，星氣孛皆滅。占曰：

白氣，長星也。孛氣，孛也。光如箒者，彗也。爲兵喪、水旱、饑疫之災。

徽宗大觀四年五月丁未，彗出奎、婁，光芒長六尺，北行入紫微垣，至西北入濁不見。主水旱、穀傷、兵饑，人主惡之。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八九《象緯考十二》 月五星凌犯

太宗貞觀二十三年七月，太白晝見。乙巳，鎮星守東井。占曰旱。

高宗永徽元年二月己丑，熒惑犯東井，占曰旱。咸亨元年七月壬申，熒惑入東井，占曰旱。

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十一月乙丑，歲星犯司怪。占曰水旱不時。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癸巳，熒惑犯天田。占曰旱。二年十二月丁酉，犯天江。占曰旱。

代宗大曆二年七月癸亥，熒惑入氐，其色赤黃。乙丑，鎮星犯水位。占曰有水災。

太宗端拱元年十二月，熒惑犯亢第二星。占云，大臣憂。又曰，鄭旱，明年京輔少雨。淳化元年七月，月犯畢。占云，陰國憂，又主霖雨。五年十一月乙卯，月犯畢大星。占云，五日內有雨雪之應。

真宗天禧四年二月，月犯箕。占曰，有大風。其年四月，西北大風起，飛沙折木，晝晦數刻。

仁宗乾興元年三月，木犯房，占云，秋多雨水。天聖四年十月，月犯東井。占曰，冬多雨雪，春多雨水。五年九月，金犯靈臺。占曰，日官失職，水旱失時。皇祐四年正月，月犯東井。占爲風雨之候及水，官有黜者。五年閏七月，火犯天江。占曰旱、饑。嘉祐三年九月，月掩箕。占曰箕爲後宮，亦曰天雞，主大風。今月犯之，宜明號令及後宮政教，亦主大風。五年三月，月犯南斗距。占曰風雨不時。八年二月，月犯東井。占曰爲水事。

英宗治平元年閏五月，水入東井。占曰，暴雨害黍稷及有川瀆之事。二年正月，月犯左角。占曰，鄭分兵、旱。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九〇《象緯考十三》 月五星凌犯

神宗治平四年正月庚申，月入東井，主風雨。熙寧二年正月戊寅，月入東井，主風雨。三年五月癸巳，熒惑退犯天江，主旱。五年正月乙丑，熒惑犯天江東第一星，主大旱，或大水。九年十一月乙亥，月犯箕東北星，主暴風雨。元豐二年七月癸未，月犯雲雨東北星，主多雨。四年十月壬戌，月犯雲雨西北星，主多雨水。五年十月丁巳，月入犯雲雨西南星，主雨澤，成萬物。六年八月癸未，熒惑犯天江南第二星，主旱。七年三月壬寅，月犯畢距星，主多雨。八年二月乙酉，熒惑犯東咸，主人民有疾疫、旱災。

哲宗元祐元年八月，月犯畢大星，主多雨。六年三月庚辰，填星犯東井，主水旱不時。七年十二月壬戌，太白犯雲雨，主有雨澤，萬物成。紹聖元年二月，月犯斗，主風雨不時。四年七月丁巳，熒惑掩犯積薪，主大旱。元符元年六月乙未，月犯雲雨，主多雨澤。二年四月丁丑，月犯井東扇北第三星，主水官有黜，刑政不平，又主風雨。

徽宗崇寧二年五月己亥，月犯雲雨東北，主雨不時。三年七月戊戌，太白犯積薪，主大旱、民流。大觀三年七月癸酉，熒惑犯司怪，主水旱不時。政和三年九月庚寅，熒惑犯天江，主旱。七年七月乙未，熒惑犯天江，主旱。八年六月己巳，月犯雲雨，主雨澤。宣和五年九月己未，熒惑犯司怪，主水旱不時。

月犯五緯

高宗紹興二年七月甲戌，熒惑犯天江，占曰大旱。次年旱。五年十二月己卯，熒惑犯天江，占旱。次年旱。七年四月甲午，熒惑入井，占兵、旱。是秋旱。二十九年七月辛亥，火星入鬼宿，犯積尸氣。占兵喪、旱災。

孝宗隆興三年四月癸丑，月掩南斗。占大臣、太子辱，風雨不時。是歲，兩浙水旱，其冬葉顒。淳熙六年十一月己未，月犯木。占齊分歲荒，民流亡。明年江、浙、淮西、湖北旱，除民賦，賑恤之。

光宗紹熙元年五月己未，太陰行在斗宿距星西北，占風雨不時。

寧宗嘉定五年正月丁巳，月入東井。於是久雨。八年正月辛未，月入東井。占水旱不時。是夏大旱、蝗。九年正月丙寅，月入東井。於是兩浙、江東有水災。十二年六月庚辰，金星順行入井。占大水。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九一《象緯考十四》 流星星隕

孝和永元元年，是歲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應也。十四年十一月丁丑有流星大如拳，起北斗魁中北至閣道，稍有光色赤黃，須臾西北有雷聲。元興元年七月閏月辛亥，水、金俱在氐。《巫咸》曰：辰星守氐，多水災。《海中占》曰：天下大旱，所在不收。

元帝咸康三年六月辛未，流星大如二斗魁，色青赤，光燿地，出奎中，沒婁北。按：占爲饑，五穀不藏。是月大旱、饑。

昭宗乾寧三年六月，天暴雨、雷電，有星大如椀，起西南，墜於東北，色如鶴

練，聲如羣鴨飛。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酉)夜雨晦暝，有星辰二十丈，出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枉矢也。一曰長星。

太宗淳化元年十一月壬午，流星出天關，如半月，南行，歷東井、郎位、攝提，至大角東北，墜於地，光芒四照，聲如隤墻。占曰：秦、燕分兵疫、水旱。

真宗天禧四年正月丁巳，有星出王良，大如杯，明照地，至騰蛇沒。占曰：有大水。其年秋京師大雨，河渠壅溢，壞廬舍。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九二《象緯考十五》 流星星隕

仁宗嘉祐六年八月丁未，星出狼，大如杯，至天社沒，明燭地，尾迹凝大，良久散。占曰：國多盜賊，風雨不時。七年十月庚寅，星出南河，至天社沒，明燭地。占曰：邊兵不安，風雨失序。

神宗熙寧九年十月丁未，星出柳東，速行入濁，狀如前。亦主多雨。

哲宗元祐六年十月丁卯，星出王良南，東南急流，至濁沒，狀如前。主多風雨，亦主遣將。紹聖二年五月甲寅，星出閣道北，東北急行，至濁沒，狀如前。主風雨。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星出西南，如盂，東北急流，入尾距星沒，青黑，無尾迹，明燭地。亦曰風雨時，稼穡成。崇寧元年十月壬子，星出天船，如盂，急流至五車沒，青黑，有尾迹，聲隆隆然。主大水，或曰水旱不時。二年十二月丁未，星出大陵，如金星，至螣蛇沒，狀如前。主其下有積尸，一曰水旱、兵喪。五年九月癸卯，星出天船，慢流至諸王沒，狀如前。主水旱不時。宣和元年三月丁卯，星出柳，如盂，東北急流入太微垣，赤黃，有尾迹，照地明。主多雨水。十月戊子，星出雲雨，如盂，西南慢流，入羽林軍內沒，青白，照地明。主后憂疾，大風雨。

孝宗隆興元年七月丙申，流星出天市垣內，向西北慢流，至右攝提西沒，臨沒時炸散小星二十餘顆。色赤，爲兵、旱、火。

寧宗嘉泰二年四月辛巳，流星晝隕。占：赤色，爲兵、旱。是歲大旱。四年十一月庚午，流星出天津，急流天市垣。占：水災、民疾。開禧元年十二月庚子，流星赤色及金色，星大，出中天，向濁沒。占：爲兵、旱、火。二年六月癸丑，流星出招搖，入庫樓，色占同上。六年九月癸卯，流星夕隕。占：其下兵疫，色赤爲兵、旱。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宿西南，入天廁，色赤爲旱、火，黃則大熟。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九三上《象緯考十六上》 星晝見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七月癸卯，太白晝見。十一月癸未，有星晝出日西南，大如盤，尾迹二丈餘，闊三寸許，青白色，西流而沒。占曰：爲旱、火。明年榮王宮火。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九三下《象緯考十六下》 五星聚舍

和帝永元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占：丙寅，水又在奎。《巫咸》曰：辰守奎，多水、火災，亦爲旱。五年四月癸巳，太白、熒惑、辰星俱在東井。《黃帝經》曰：五星及客星守井，皆爲水。石氏曰：爲旱。三星合，內外有兵，又爲法令及水。其六年七月水大漂沒人民，傷五穀。七年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巫咸占》曰：熒惑守參，多火災。《海中占》曰：爲旱。

周武帝天和二年五月己丑，歲星與熒惑合在井宿，相去五尺。井爲秦分。占曰：其國有兵，爲饑、旱。

代宗大曆十年正月甲寅，歲星、熒惑合於南斗。占曰：饑、旱。

穆宗長慶二年二月甲戌，歲星、熒惑合於南斗。占曰：饑、旱。

武宗會昌二年六月乙丑，熒惑犯歲星於翼。占曰：旱。

高宗建炎四年六月戊子，熒惑與鎮合於亢。占主兵喪、旱。紹興五年閏二月丙午，熒惑、歲星合於昴。占爲內亂，臣有謀，爲旱，爲饑，北軍困。是歲亢旱。

二十八年十月乙未，水星順行，犯土星。占：夏寒、雨雪。

孝宗隆興元年七月壬寅，熒惑、辰星合於柳。占周分赤地千里。又爲饑，有覆軍殺將，在秋，爲兵，或大旱。九年三月辛丑，火木合於柳。四月乙丑，火木合於星。占皆云：當其野旱，以饑亡。是歲，浙東、江東、西，湖北諸州旱。

寧宗慶元四年八月甲戌，火與土合於虛。占爲兵亂、旱、喪。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九四《象緯考十七》 客星

孝安永初元年八月戊申，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占爲大水。是歲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雨水，四瀆溢，傷稼，壞城郭，殺人民。

元・脫脫等《宋史》卷四九《天文志二》 紫微垣

紫微垣東蕃八星，西蕃七星，在北斗北，左右環列，翊衛之象也。流星犯之，爲兵、喪，水旱不調。

六甲六星，在華蓋杠旁，主分陰陽，配節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授農時也。明，則陰陽和；不明，則寒暑易節；星亡，水旱不時。客星犯之，色赤，爲旱；黑，爲水；白，則人多疫。流星犯，爲水旱，術士誅。

陰德二星，巫咸圖有之，在尚書西，甘氏云：陰德外坐在尚書右，陽德外坐在陰德右，太陰太陽入垣翊衛也。《天官書》則以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耑銳，若見若不見，曰陰德。謂施德不欲人知也。客星犯之，爲旱、饑。

太一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一度，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所在之國也。離位，有水旱。客星犯，兵起，民流，火災，水旱，饑饉。雲氣犯，赤爲旱、兵；蒼白，民多疫。

太微垣

太微垣十星，《漢志》曰：南宮朱鳥，權、衡。《晉志》曰：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十二諸侯之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爲衡，衡主平也；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御史大夫之象。歲星入，入南門，出東門，旱。辰星入天庭，後宮憂，大水；入西門，後宮災，大水；入西門，出東門，爲兵、喪、水災。客星出入左掖門，是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穀豐世泰；不平，則反是。

靈臺三星，在明堂西，神之精明曰靈，四方而高曰臺，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武密曰：與司怪占同。

元・脱脱等《宋史》卷五〇《天文志三》 二十八舍上

東方

角宿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辰星守之，大水。客星守左角，色赤，爲旱；守右角，大水。

庫樓十星，六大星庫也，南四星樓也，在角宿南。熒惑犯之，爲兵、旱。天田二星，在角北，主畿內封域。武密曰：天子籍田也。歲星守之，穀稔。熒惑守之，爲旱。太白守，穀傷。辰星守，爲水災。客星守，旱，蝗。

亢宿四星，爲天子內朝，總攝天下奏事。日暈，其分大臣凶，多雨，民饑，疫。熒惑守之久，民憂，多雨水，又爲兵。太白守之，有水旱災，或爲喪。辰星犯之，爲水，又爲大兵；守之，米貴，民疾，歲旱，盜起，民相惡。客星犯，國不安；色赤爲兵、旱，黃爲土功；彗出，則有水、兵、疫、臣叛；孛星犯，國危，爲水，爲兵；雲氣犯之，黑，水。

氐宿四星，爲天子舍室，后妃之府，休解之房。月暈，在冬，爲水，主危，以赦解之。月犯右星，主水。太白乘右星，水災。辰星守之，爲水，爲旱，爲兵。流星犯，在冬夏，爲水、旱。

天乳一星，在氐東北，當赤道中。明，則甘露降。彗、客入，天雨。

房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旱、喪；由陰道，則水、兵。太陰犯陽道，爲旱；陰道，爲雨；中道，歲稔，填星守之，土功興；一曰旱、兵，一曰有赦。太白出入，霜雨不時。辰星守之，水災。客星犯，歷陽道，爲旱；陰道，爲水，國空，民饑。

心宿三星，天王正位也。月暈，爲旱，穀貴，蟲生，將凶。太陰出心大星北，國之，在陽爲燕，在陰爲塞北，不則地動、大雨；守之，爲水，爲盜。客星犯之，爲旱。旱。歲星色不明，有喪，旱。熒惑守星南，爲水；北，爲旱。辰星犯明堂，則大臣當死。孛出，爲大水，民饑。流星出入，風雨時，穀熟。

天江四星，在尾宿北，主太陰。明動，爲水，兵起。熒惑犯，大旱。太白犯，暴水。流星犯，爲水，爲饑。赤雲氣犯，青，爲多水。

尾宿九星，爲天子後宮，亦主后妃之位。日食在燕，風沙，兵、喪，後宮有憂，人君戒出。歲星守之，旱，火災。客星出，則爲風，爲水，後宮惡之，兵罷，民饑多死。孛出，爲大水，民饑。流星出入，風雨時，穀熟。

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明大，則河海水出；不明，則陰陽和；動搖，則大水暴出。月暈或犯之，則旱。熒惑犯其陽，爲旱；陰，爲水。填星守之，爲旱。

鱉五星，在尾南，主卜，以占吉凶。熒惑犯，爲旱。客星入，爲水憂。流星出，色青黑，爲水，各以其國言之。

箕宿四星，爲後宮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鷄，主八風，又主口舌，主蠻夷。星明大，穀熟。凡日月宿在箕、壁、翼、軫者，皆爲風起；舌動，三日有大風。日犯或食其宿，將疾，大風沙。月食，爲風，爲水、旱，爲饑，后惡之。月暈，爲風，穀貴，大將易，又王者納后。月犯，多風，糴貴，爲旱，女主憂，君將死，后宮干政。歲星入，宮內口舌，歲熟；在箕南，爲旱；在北，有年；守之，多惡風，穀貴，民饑死。熒惑犯，地動；入，爲旱；出，則有赦；久守，爲水。填星守，有水；守九十日，人流，兵起，蝗。太白守之，爲旱，爲風，民疾；出入留箕，五穀不登，多蝗。辰星守，則爲旱；動搖，色青，又占爲水溢、旱、火災、穀不成。客星守其北，小熟；東，大熟；南，小饑；西，大饑；一云守之，秋冬水災。彗星出，則爲旱，爲兵，北方亂。孛犯，爲外夷亂，糴貴；出，爲穀貴，民死，流亡；入，則多風雨。雲氣出箕口，斂，爲雨；開，爲多風少雨。

北方

南斗六星，天之賞祿府，主天子壽算，爲宰相爵祿之位，傳曰天廟也。月犯，

風雨不時。歲星久守，水災，穀貴。填星守之，又占：逆行，先水後旱。辰星犯，水，穀不成，有兵。客星入，大旱，宮廟火，穀貴。彗星出，又爲水災。流星犯之，在夏爲水。雲氣入，蒼白，多風；赤，旱。

罰十四星，在南斗南，主水族，不居漢中，川有易者。熒惑守之，爲旱。客星守，爲水。流星出，色青黑，爲水；黃，爲旱。雲氣占同。一曰有星守之，白衣會，主有水。

天淵十星，一曰天池，一曰天泉，一曰天海，在罰星東南九坎間，又名太陰，主灌溉溝渠。五星守之，大水，河決。熒惑入，爲旱。彗星守之，川溢傷人。

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以不居常處爲災。熒惑犯之，爲旱。

建六星在南斗魁東北，臨黃道，一曰天旗，天之都關。月與五星犯之，大水。歲星守，爲旱，羅貴，死者衆，諸侯有謀。

天雞二星，在牛西，一在狗國北，主異鳥，一曰主候時。熒惑舍之，爲旱，鷄多夜鳴。客星犯，水旱失時；入，爲大水。

牛宿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暈，爲水災。月犯之，有水。歲星留守，在牛西，主風雪。填星守之，雨雪，民人、牛馬病。

織女三星，在天市垣東北，一曰在天紀東，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客星入，色青，爲饑；赤，爲兵；黃，爲旱；白，爲喪；黑，爲水。流星入，有水。

九坎九星，在牽牛南，主溝渠、導引泉源、疏瀉盈溢，又主水旱。星明，爲水災；月暈，爲水；五星犯之，水溢。雲氣入，青，爲旱；黑，爲水溢。

須女四星，天之少府，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布帛裁製、嫁娶。月食，爲兵、旱。

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女子之星也。又曰主天子旒珠，后、夫人環珮。去陽，旱；去陰，潦。

天津九星，在虛宿北，橫河中，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赤雲氣入，爲旱；黃白，天子有德令；黑，爲大水；色蒼，爲水。

虛宿二星，爲虛堂，冢宰之官也，主死喪哭泣，又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不明，爲旱。歲星與填星同守，水旱不時。熒惑守之，爲旱，民饑。填星守之，風雨不時，爲旱，米貴。辰星犯，春秋有水；守之，亦爲水災，在東爲春水，南爲夏水，西爲秋水，北冬有雷雨、水。雲氣黑入，水。

危宿三星，在天津東南，爲天子宗廟祭祀，又爲天子土功，又主天府、天市、架屋、受藏之事。熒惑守三十日，東兵起，歲旱。填星守之，又占：逆行，先水後旱。太白守之，將憂，又爲旱，爲火。客星犯，一曰多雨水，穀不收；出，則多雨水，五穀不登。彗星出，大水，民饑。流星犯之，春夏爲水災。《乙巳占》：流星出入，色黑，爲水，在夏爲水。雲氣入，蒼白，多風；赤，旱。

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軍糧之府，主土功事。月暈，爲水，爲火，爲風。熒惑守之，有小災，爲旱，爲火，羅貴。辰星犯之，爲水。彗星出入犯之，一曰出室爲大水。流星犯，在秋冬，水溢。

雷電六星，在室南，明動，則雷電作。

騰蛇二十二星，在室宿北，主水蟲，居河濱。移向南，則旱；向北，大水。

壁宿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月暈，爲風、水。熒惑守之，國旱，民饑。太白守之，一曰水災，多風雨。客星入，爲土功，有水；守之，歲多風雨。

霹靂五星，在雲雨北，一曰在雷電南，一曰在土功西，主陽氣大盛，擊碎萬物。與五星合，有霹靂之應。

雲雨四星，在雷電東，一云在霹靂南，主雨澤，成萬物。星明，則多雨水。辰星守之，有大水。

元・脫脫等《宋史》卷五一《天文志四》 二十八舍下

西方

奎宿十六星，天之武庫，一曰天豕，一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曰天豕目，亦曰大將。明動，則兵、水大出。日食，魯國凶，邊兵起及水旱。熒惑犯之，環繞三十日以上，將相凶，大水，民流。太白犯之，大水，有兵，霜殺物。辰星犯之，江河決，有兵，爲旱，爲火。守之，王者憂，兵、旱。

土司空一星，在奎南，一曰天倉，主土事。彗、客犯之，水旱，民流，兵大起，土功興。

附路一星，附一作傅。在閣道南旁，別道也。

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星，動則車騎滿野。一曰爲天橋，主禦風雨、水道。

婁三星，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亦爲興兵聚衆。月暈，在春百八十日有赦，又爲羅貴，三日內雨解之。熒惑犯守，爲旱，爲火，穀貴。辰星犯之，刑罰急，多水旱，大臣憂，王者以赦除之。彗星犯之，民飢死；出，則先旱後水，穀

大貴，六畜疾，倉庫空。青赤雲氣入，爲兵、喪；黑，爲大水。

天倉六星，在婁宿南，倉穀所藏也，待邦之用。熒惑近之，天下旱。蒼白雲氣入，藏饑；赤，爲兵、旱，倉廩災；黃白，歲大熟。

胃宿三星，天之廚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月暈，又曰天多雨。熒惑守之，旱饑，民疫。辰星守之，巫咸曰：爲旱，穀不成，有急兵；又逆行守之，倉空，水災。

大陵八星，在胃北，亦曰積京，主大喪也。月犯之，爲兵，爲水、旱。五星入，爲水、旱。

天廩四星，在昴宿南，一曰天廥，主蓄黍稷，以供享祀。流星入，色赤，爲旱，爲火。青雲氣入，蝗，饑，民流；赤，爲旱；黑，爲水；黃，則歲稔。

昴宿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及獄事。熒惑犯守，爲兵，爲旱、饑。填星犯，或出入守之，北地爲亂，有土功，五穀不成，水火爲災，民疫，入，則地動水溢，宗廟壞。辰星守之，穀不成，民饑；久守，爲水，爲兵。

畢宿八星，主邊兵弋獵。日暈，又占有風雨。暈三重，七日內風雨解之。入畢口，多雨；穿畢，歲饑，盜起；失行，離于畢，則雨。歲星犯之，冬多風雨，又曰旱，民流，有不臣者；暈，則多風雨。月暈，爲旱；陰陽不和則暈，暈及三重，在三月爲大水。《乙巳占》：流星色赤黑，秦分民流，水災。蒼黑雲氣入犯之，黃白爲水；出陽，爲旱；陰，爲水。蒼白雲氣入，歲不收；赤，爲兵、旱，爲火。

天街二星，在昴、畢間，一曰在畢宿北，爲陰陽之所分。歲星居之，色赤，爲殃，或大旱。

天高四星，在坐旗西，《乾象新書》：在畢口東北。臺榭之高，主望八方雲霧氛氣，令仰觀臺也。月、五星犯之，則水旱不時。客、彗守之，大旱。蒼白雲氣犯，亦然。

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宿北，五帝坐也，又五帝之車舍也。天旂星不見，則大風折木。月暈，四、七、十月暈之，爲水；暈十一、十二月，穀貴。五星犯，爲旱。填星舍中央，爲大旱，燕、代之地當之。辰星入舍，爲水。客星丙寅日候近之，爲火車，主旱；壬寅日候近之，爲水車，主水溢。

天潢五星，在五車中。主河梁津渡。熒惑、填星入之，爲大旱，爲火。客星留守，則有水害。

咸池三星，在天潢南，主陂澤池沼魚鼈鳧鴈。五星入，爲兵，爲旱。客星入，天下大水。雲氣入，色赤，爲旱；黑，爲大水。

觜觿三星，爲三軍之藏府，葆旅收，斂萬物。月食，爲旱。熒惑犯之，其分有叛者，爲旱，爲火，爲兵起，爲羅貴。辰星犯之，一曰趙地水。客星出入其宿，黑爲水。

參宿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天市，一曰大辰，一曰鈇鉞，主斬刈萬物，以助陰氣；又爲天獄，主殺，秉威行罰也；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爲九譯，故不欲其動。歲星犯之，水旱不時，大疫，爲饑。熒惑守之，爲旱。辰星與參出西方，爲旱。青雲氣入犯之，黑，爲水災。

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泉，以給庖廚。客星入，爲水。流星入，爲大水。屏二星，一作天屏，在玉井南，一云在參右足。月、五星犯之，爲水。彗星犯之，水旱不時。

天屎一星，在天廁南。色黃，則年豐。凡變色，爲蝗，爲水旱，爲霜殺物。常以秋分候之。

南方

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七曜常行其中，爲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武密占曰：不欲明，明則大水。月宿，其分有風雨。日食，秦地旱，民流，有不臣者；暈，則多風雨。暈及三重，在三月爲大水。《乙巳占》：流星色赤黑，秦分民流，水災。蒼黑雲氣入犯之，黃白潤澤，有客來言水澤事。黑氣入，爲大水。常以正月朔日入時候之。井宿上有雲，歲多水潦。

積水一星，在北河西北，所以供酒食之正也。不見，爲災。歲星犯之，水物不成，魚鹽貴，民飢。熒惑犯之，爲兵，爲水。辰星犯之，爲水、旱。客星犯之，兵起，大水。蒼白雲氣入犯之，天下有水。

積薪一星，在積水東北，供庖廚之正也。星不明，五穀不登。熒惑犯之，爲旱。

南河三星，與北河夾東井，一曰天之關門也，主關梁。月犯之，一曰爲旱，爲疫；行西南，爲兵、旱。填星乘南河，爲旱。客星守之，爲旱，爲疫。彗、孛守，爲旱。

水位四星，在積薪東，一曰在東井東北，主水衡。歲星犯之，爲大水；一曰出南，爲旱。彗、孛出，爲大水，爲兵，穀不成。流星入之，天下有水，穀敗民飢。赤雲氣入，爲旱、饑。

弧矢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主行陰謀以備盜，常屬矢以向狼。客星若入，爲水。客星入，天下大水。流星入，色青，主所之邑大水；赤，爲旱。

水府四星，在東井西南，水官也，主隄塘、道路、梁溝，以設隄防之備。辰星

輿鬼五星，主觀察姦謀，天目也。暈，爲旱。填星守之，爲旱。太白久守之，爲旱。白雲氣入，赤，爲旱。

柳宿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月暈，又爲饑，爲旱、疫。辰星犯之，歲旱。

七星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又主急兵。暈，其地旱。

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后妃之主，士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色黃小而明。武密曰：后妃後宮之象，陰陽交合，感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背璚，分爲抱珥，此二十四變皆權主之。

張宿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廚飲食、賞賚之事。暈，爲水災。辰星犯守，五穀不成，兵起，大水。彗星出，爲旱。

翼宿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主俳倡戲樂，又主外夷遠客、負海之賓。日食爲旱災。歲星犯，五穀爲風所傷。太白出、入、留、舍，大風水災，舍左，爲旱。辰星守之，旱，饑，民流，龍蛇見。

軫宿四星，主冢宰、輔臣，主車騎，主載任。又主風。月暈，歲旱，多大風。填星出、入、舍、留，大旱。流星犯之，秋冬，爲水旱不調。

元・脫脫等《宋史》卷五二《天文志五》 七曜

《周禮》視祲掌十煇之法：一曰祲，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二曰象，雲氣成形象；三曰鐫，日旁氣刺日；四曰監，雲氣臨日上；五曰闇，謂蝕及日光脫；六曰瞢，不光明；七曰彌，白虹貫日；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及冠珥背璚重疊次序在于日旁；九曰隮，謂暈及虹也；十曰想，五色有形想。

凡黃氣環在日左右爲抱氣；居日上爲戴氣，爲冠氣；居日下爲承氣，爲履氣；居日下左右爲紐氣，爲纓氣。

日旁雲氣如蛇貫之，黑，爲水。日始出，黑雲氣貫之，三日有暴雨。

日暈，七日內無風雨，亦爲兵。

日夜出，下陵上，大水。

月爲太陰之精，女主之象，一月一周天。月變色，赤，兵、旱；黑，水。

歲星爲東方，爲春，爲木。行陰道爲水，行陽道爲旱。熒惑爲南方，爲夏，爲火。與辰星相會，爲旱。

填星爲中央，爲季夏，爲土。辰星犯，爲兵，爲旱。

木與土合爲內亂，饑；與火合爲饑，爲旱；與金合鬬，爲水。土與水合，必爲旱。

妖星

妖星，五行乖戾之氣也。五星之精，散而爲妖星，形狀不同，爲殃則一。各以其所見日期、分野、形色，占爲兵、饑、水、旱、亂、亡。星長三尺至五尺，期百日，等而上之，至一丈期一年，三丈期三年，五丈期五年，十丈期七年，十丈已上，不出九年。蓋妖星長大則期遠而殃深，短小則期近而殃淺。

天鋒彗象，形似矛鋒，見則兵起，有亂臣。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出東南方，東北主旱，或大水。地維臧光星如月，始出，大而赤，去地二丈，東南，旱；出東北，大水。

而月旁妖星，亦各有所生。天美、天兔、天社、天林、天庶、天高、端下，辰星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兩黑方在其旁，見則爲水、旱、兵、喪、饑、亂。

雲氣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故魯僖公日南至登觀臺以望，漢明帝升靈臺以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蓋古者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迨乎後世，其法寖備。瑞氣則有慶雲、昌光之屬，妖氣則有虹蜺、牉雲之類，以候天子之符應，驗歲事之豐凶，明賢者之出處，占戰陣之勝負焉。

明・鞏珍《兩種海道真經・順風相送》 逐月惡風法

春夏二季必有大風，若天色溫熱，其午後或雲起，或雷聲，必有暴風，風急，宜避之。秋冬雖無暴風，每日行船，先觀四方天色明淨，五更初解覽，至辰時以來，天色不變。若有微風，不問順不順，行船不妨。雲從東起必有東風，從西起必有西風，南北亦然。雲片片相逐圍繞日光，主有風。雲行急主大風，日月暈主大風。雲脚日色已赤，太白晝見，三星搖動，主大風。每遇日入，夜觀於四方之上，若有星搖動，主有大風。人頭煩熱，燈火焰明，禽鳥翻飛，鳶飛衝天，俱主大風。正月初十、廿一日，乃大將軍降日逢大殺，午時後有風，無風則大雨。二月初九、十二、廿四日酉時有大風雨。三月初三、十七、廿七日午時後有大風雨。四月初八、十九、廿三日午時分有大風雨。五月初五、十一、十九日申酉時有大風雨。六月十九、二十日卯申時主有大風。七月初七、初九日神殺交會，十五、十七日午時大風。八月初三、初八日童神大會，十七、廿七日午時大風。九月十一、十五、十七、十九日，主有大風雨。十月十五、十八、十九，廿七日，得府君朝上界，卯時有大風雨。十一月初一、初三日主大風雨。十二月初二、初五、初六、

初八、廿八日，主大狂風，雲則無差矣。

明・章潢《圖書編》卷一九 辰星失行變色，繫乎乾，其國大水，入都市。辰星繫坤，其國后族干時政。辰星繫坎，其國洪水橫流，泛溢于天下。辰星繫離，其野大(大)旱之荒。辰星繫震，其國多雨水。辰星繫巽，其野多大風，拔巨木，飄屋瓦。辰星繫兌，其國有水患，興土役，勞下民。

明・戴熤、歐陽璨《瓊州志》卷三《山川》 澄邁縣

萬歲崗，縣西十里，上有怪石如列屏。將雨，則雲霧籠罩。

石龜崙，去縣三十里，有奇石如龜形。石潤則旱，石乾則雨。

東巽泉，縣南四十里王家都。流瀉三丈餘，四時有聲。朝響則雨，暮響則旱。俗呼聖井，可祈雨。

萬州

高山嶺，一名橫栅，州西北二十里，頂有大石。忽泉淚，天即雨，旱禱應之。

明・戴熤、歐陽璨《瓊州志》卷一二《雜誌》 瓊山縣

銅銚石，在那社都博落溪中，有大石橫過其下，有六巖水注其中，有聲如雷。旱，聞之則雨。雨，聞之則晴。鄉人祀其神，曰銅銚大王。遇旱禱之，輒應。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二 天道二星

魚星主理陰陽事，知雲雨之期也。故讚曰：漢中魚星知雲雨也。占曰：魚星明大，河海水皆出。謝承《後漢書》。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三 天道三風雲雨雪霜霧露虹蜺雷電

候月知雨多少。八月一日、二日、三日凡月色黃者，其月少雨；月色青者，其月多雨。常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羣羊者，即有雨至矣。冬戊己、春辰巳日雨，蝗蟲食禾稼。立春雨傷五禾，立秋日雨害五穀。常以戊己日，日入時、出時欲雨。日上有冠雲大者，即多雨；雲小者，少雨。《師曠占》。凡候雨，以晦朔、弦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東風曰雷雨，暴有黑雲氣如船，覆於日下，當雨；有黑雲氣如牛饒，當雨；暴有異雲如水牛，不三日大雨；黑雲如羣羊奔、如飛烏，五日必雨；雲如浮舡，皆雨；北斗獨有雲，不五日大雨。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寒之雲，雨徵。蒼黑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皆爲暴雨。《京房易飛候》

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春秋説題辭》。



大將軍行，雨濡衣冠，是謂灑兵，其師有慶。《魏武帝兵書摘要》。

凡軍出逢天無雲而雨，此天泣也，軍没不還。《太公兵法》。

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周易集林・雜占》。

朱鸞浮於波上，必大雨。《淮南子》。

焦明至，爲雨備。焦明，水鳥也。《樂動聲儀》。

文襄遊東山，雲起恐雨，笠遇剥。李業興曰：坤下艮上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吴遵世曰：坤爲地，土尅水，故知無雨。文襄曰：遵世若著，賞絹十；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會我意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北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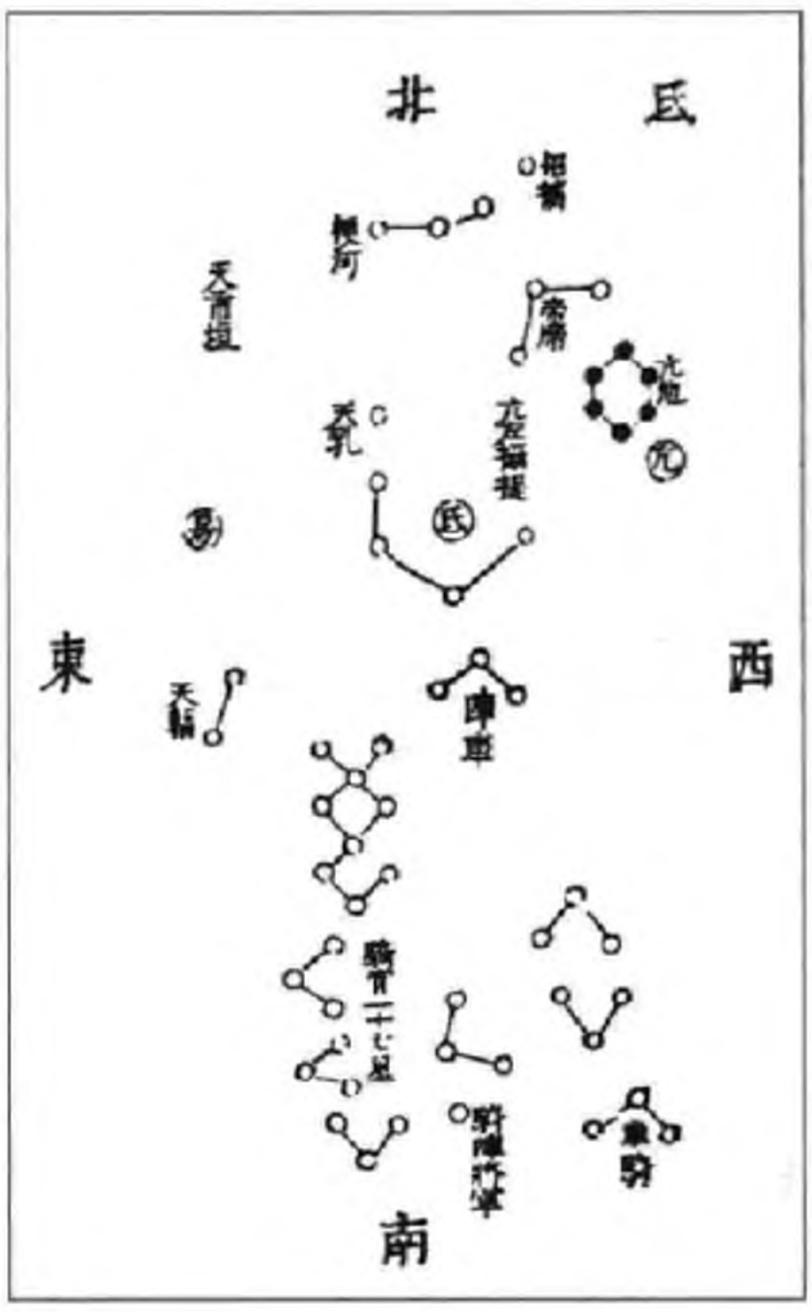
攝木生江上，有寄枝高三四丈，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塗之，即雨。《爾雅注》。

西海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朱冠，從十二童子，馳馬如飛，名曰河伯使者。其所至之國，雨水滂沱。《神異經》。

耒陽縣有雨瀨，此縣時旱，百姓同壅之，則甘露普降。若一鄉獨壅，雨亦偏隨方所其，信(若)符刻。《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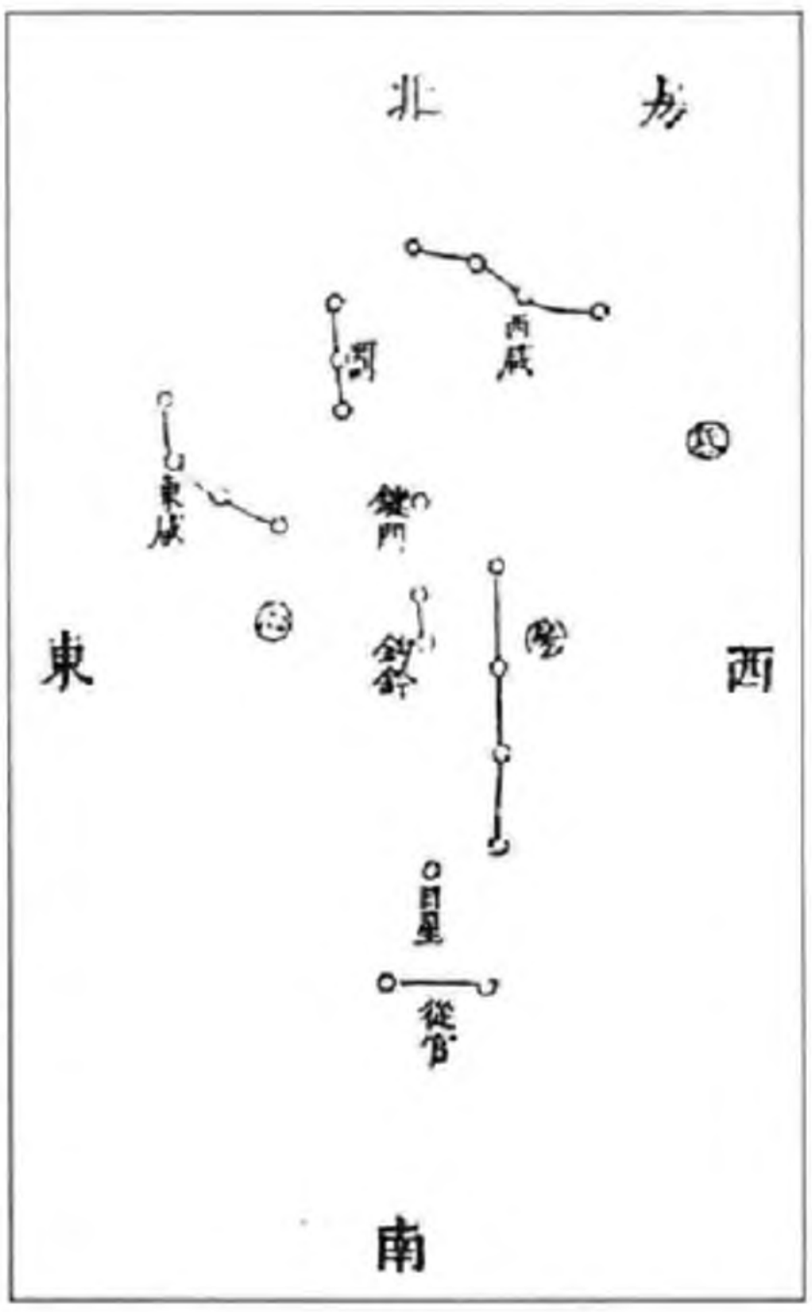
明・王圻《三才圖會》卷一《天文》

角二星，十二度。爲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謂之天閥。其門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火守之，主旱；水守之，主潦。



氐十六度。下二尺爲五星，日月中道，爲天子之路。氐先動，星明大，則民無勞。天乳在氐北，主甘露，明則潤澤，甘露降；不見，則水旱不節也。

明・王圻《三才圖會》卷二《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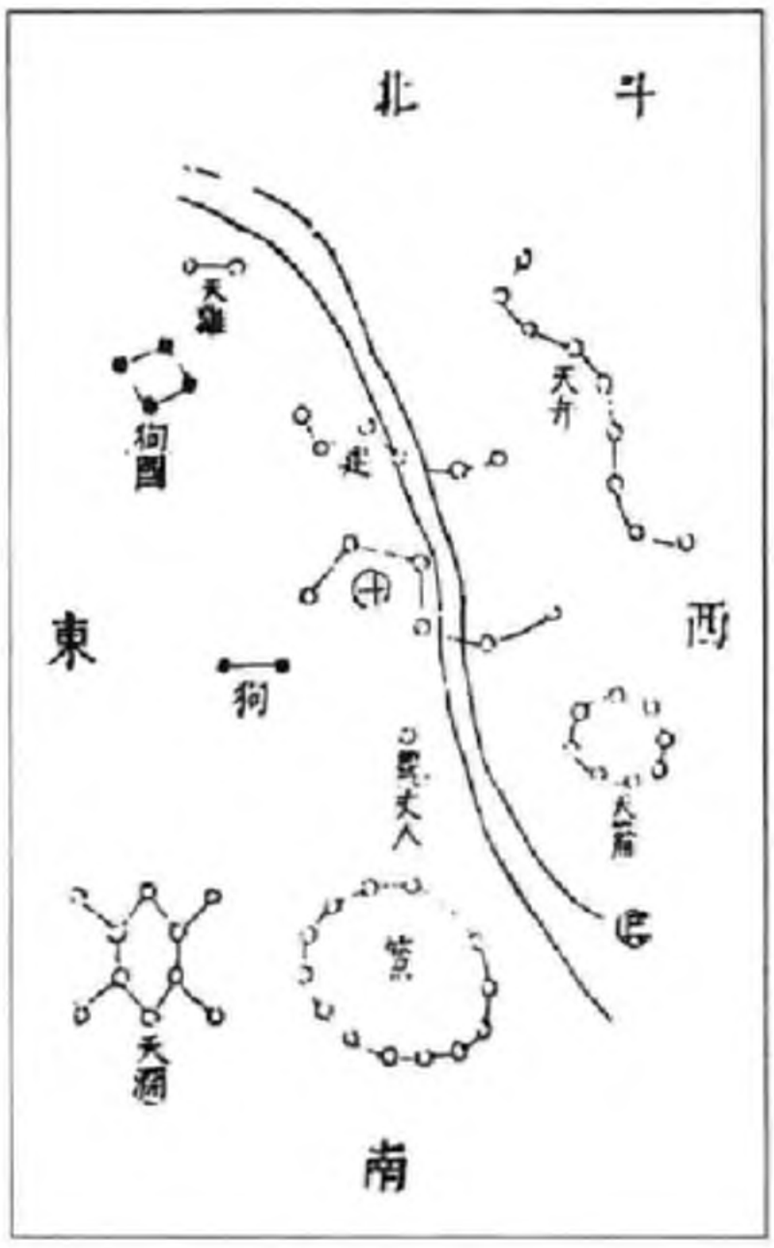
房六度，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下第四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亦四輔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爲四表中間，爲天衢之大道，亦謂之天閥，黃道所經也。南間曰陽環，亦曰陽道，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間，亦曰陰道，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主旱、喪。由陰道，則主水、兵。下二星爲陰，五星犯之，爲水。上二星爲陽，五星犯之，爲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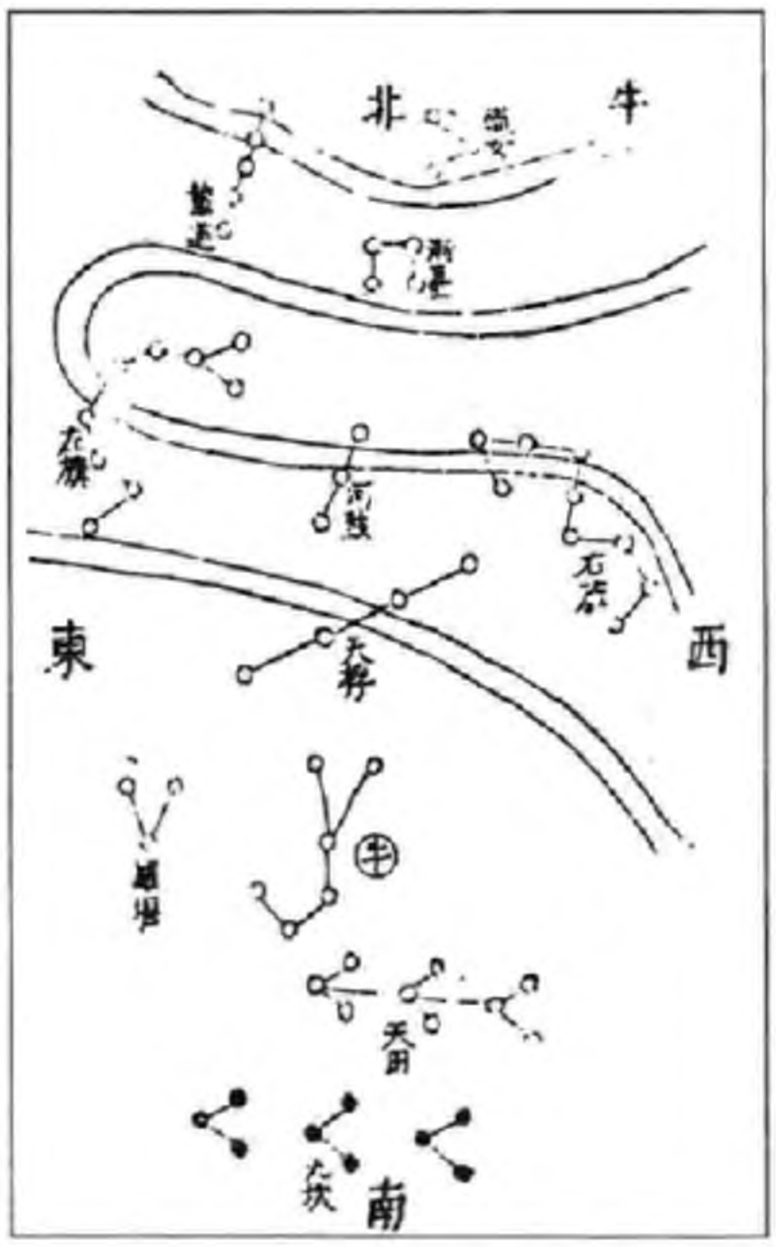
尾，十九度。后妃之府，後宮之場也。北之一丈，爲天之中道。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大明，則陰陽和，風雨時；暗，則魚多；搖動，則大水暴出。出漢中，則大魚多死。火守在南，則旱，在北，則水起。



箕，四星十一度。亦謂天津，後宮、后妃之位。上六尺爲天之中道。箕一曰天箕，主八風，凡日月星在東壁翼軫者，風起。



斗，二十五度。天廟也。亦曰天機。六星貫于日月正道，爲水相、太宰之位，酌量政事之宜，褒進賢良，稟受爵祿。鱉十四星在南斗，南爲水、蟲，歸大陰。有星守之，云主有白衣會。有水火守之，旱。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鍵鎖也。上二星，旗跗也。五星犯守，主關梁不通，有大水。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入河，中宮之長也。主列肆闌闠若市藉之事，以知市珍也。彗犯之，主候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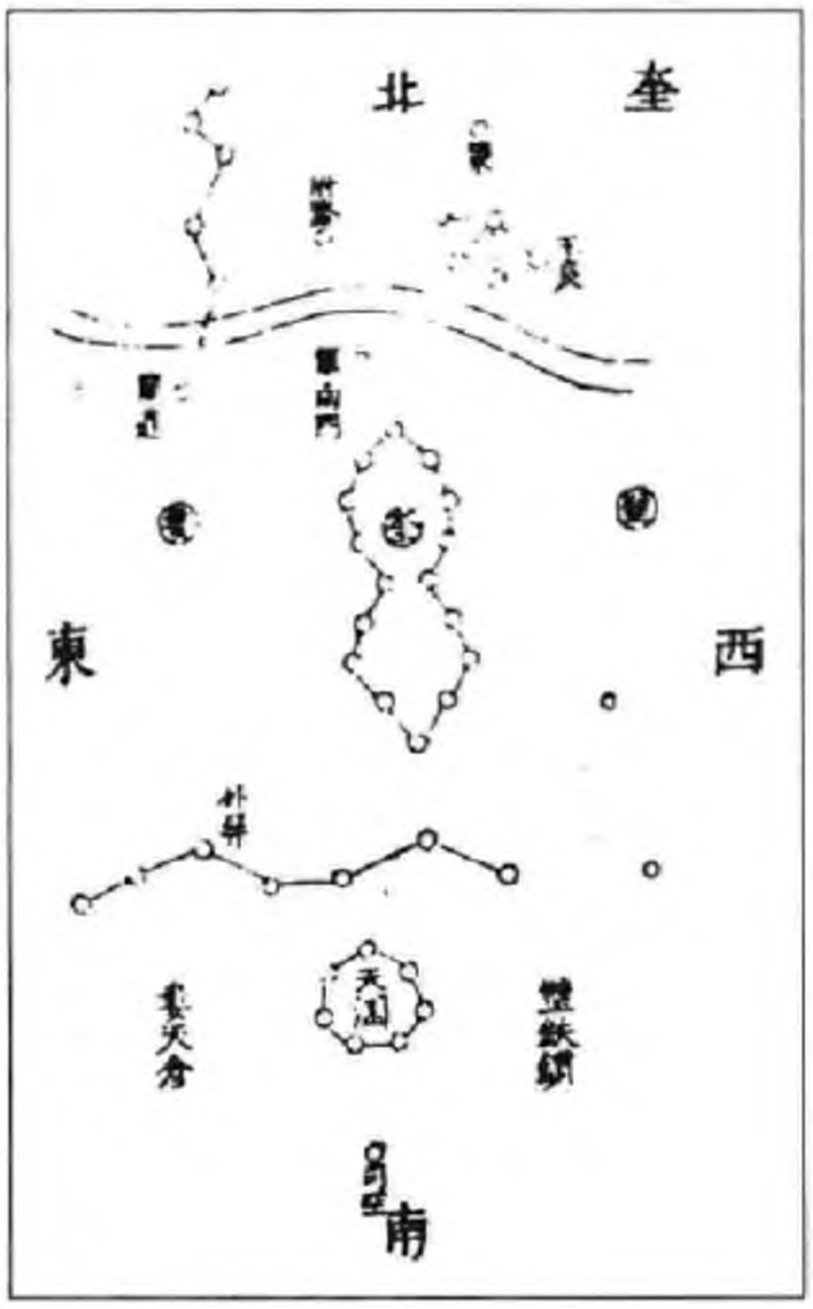


牛，七度。天之關梁，日月、五星之中道，主犧牲。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金火犯之，兵、災、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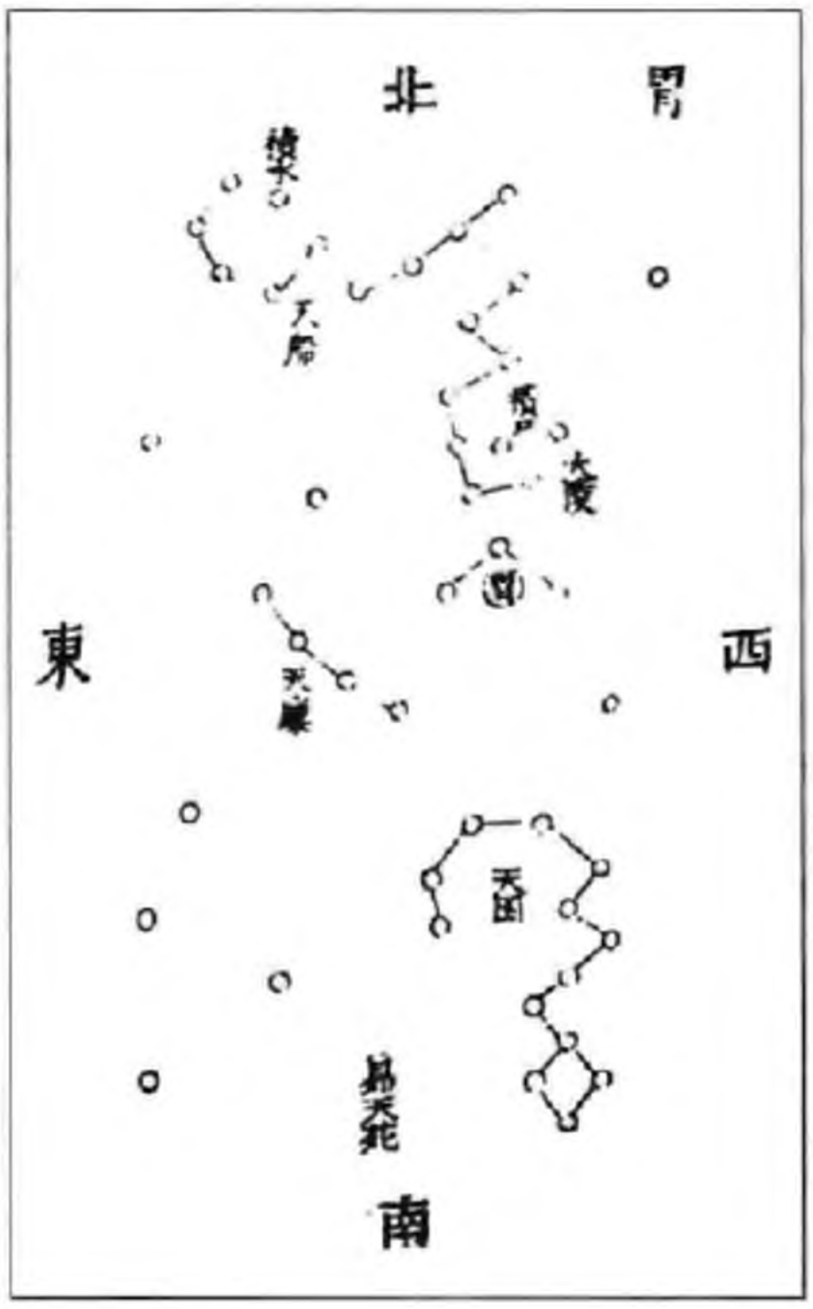
室，十七度。亦謂之營室。室南六星曰雷電，主興雷動蟄。明動則震雷作，角動則雷電非時，擊物、疊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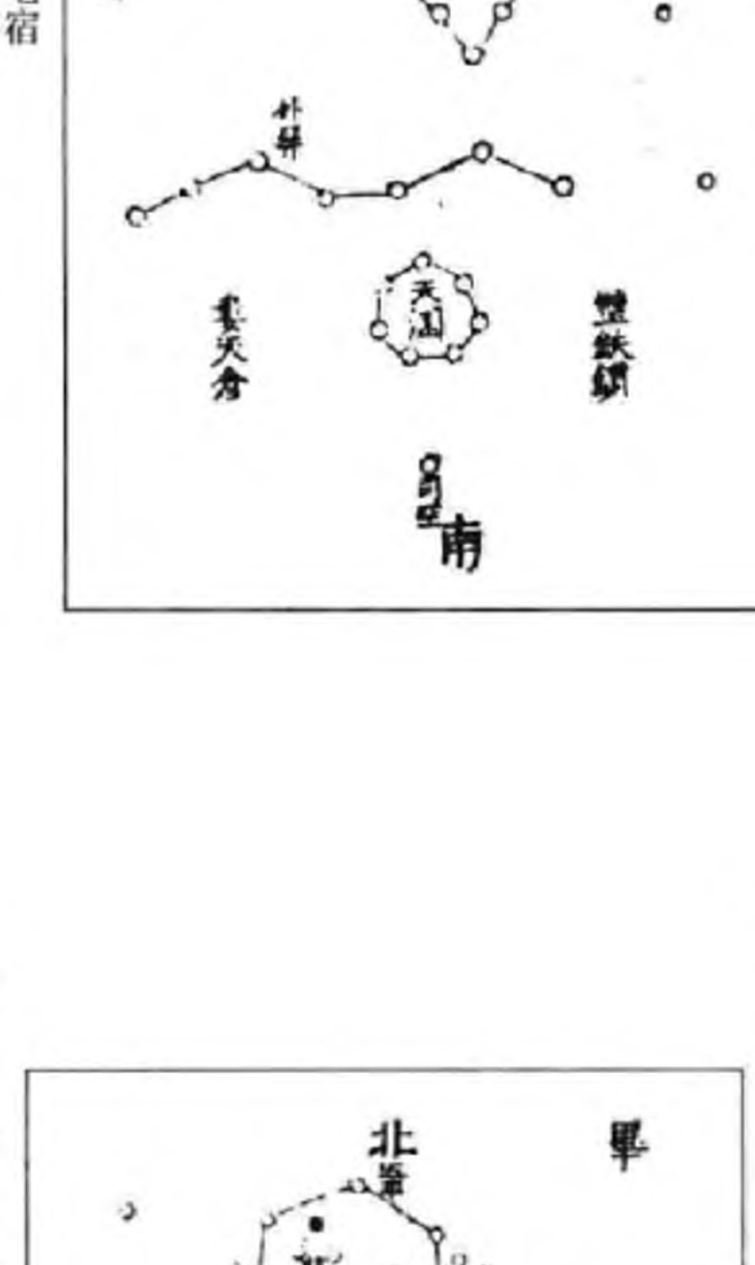


西方七宿

奎，十六度，天之武庫也。西南大星，謂天豕目，亦曰大將。金火守，有水災。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故曰王良策馬，亦曰王梁。梁爲天橋，主禦風雨、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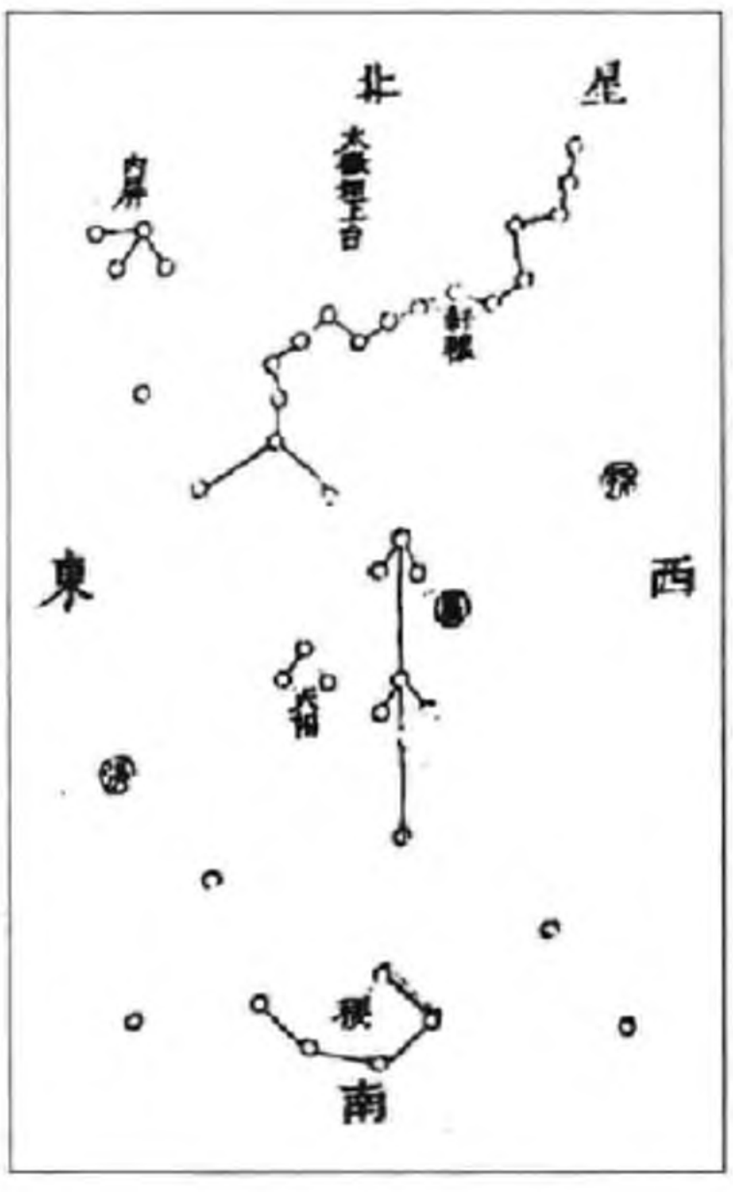


胃，十五度，天之廚，藏五穀之倉也，又名大梁。大起天船九星，在大陵北，四星曰雲雨，明則多水；火守之，大旱。



畢，八星十七度。主邊兵，主弋獵，又主刑罰。月宿，則多雨。火入守，天下旱；金入守，兵起、水入；月暈，主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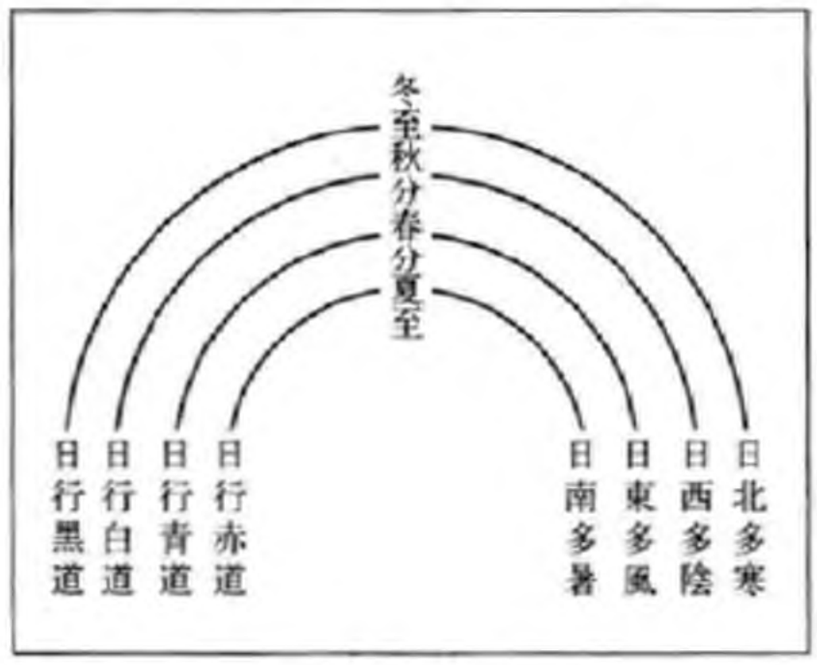
明・王圻《三才圖會》卷三《天文》



星，七度。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張衡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交合，盛爲雷，微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

露，文爲雲，立爲虹霓，離爲背裔，分爲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

明・王圻《三才圖會》卷四《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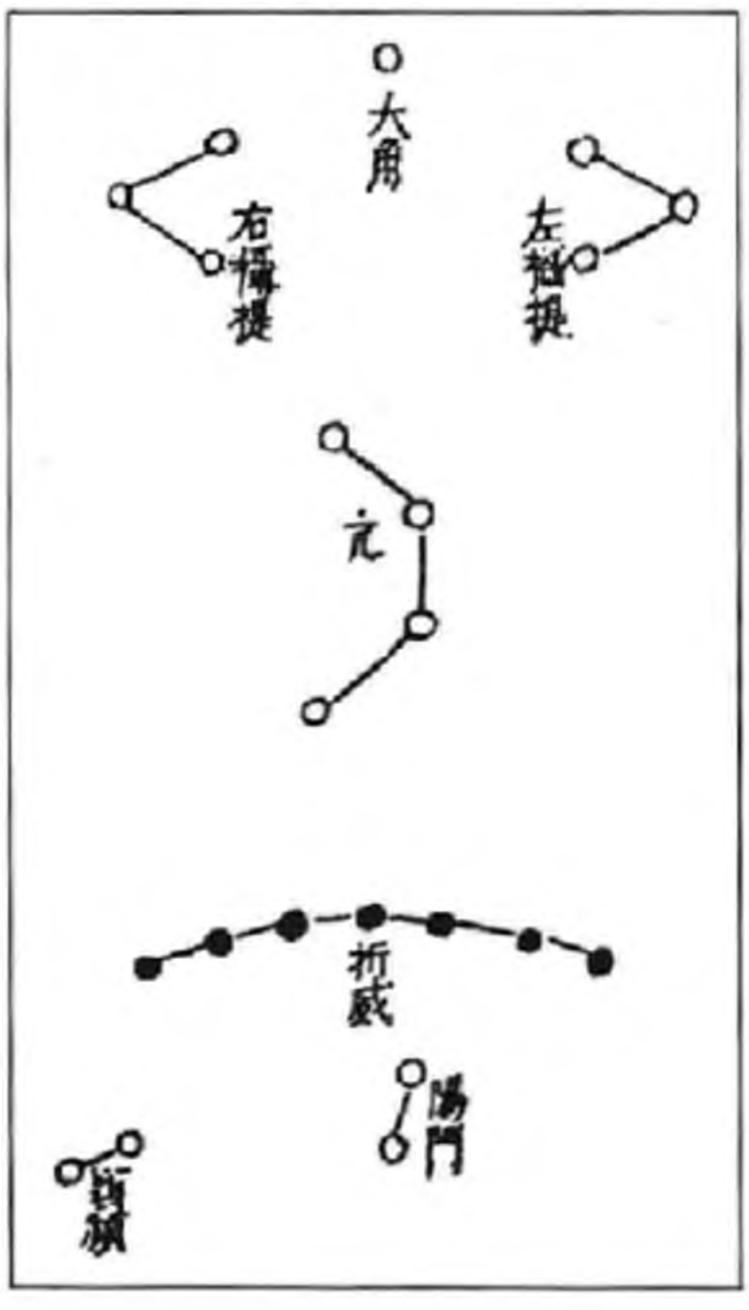


冬夏風雨圖

角宿歌十二度辰十，鄭兗州，壽星之次。芒種昏中，冬至旦中。

兩星南北正直看，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黑星兩相連，別有一烏名進賢。平道右畔獨淵然，最上三星周鼎形，角下天門左平星，雙雙橫于庫樓上。庫樓十星屈曲明，樓中五柱十五星，三三相連如鼎形。其中四星別名衡，南門外有兩星橫。

角宿二星，其南爲太陽道，五星犯之，爲旱；其北爲太陰道，五星犯之，爲水。



亢宿圖

天田二星，火守之土，旱；水守之，主潦，傷五穀；木守之，五穀豐登。

亢宿歌九度辰上，鄭分兗州，壽星之次。夏至昏中，小寒旦中。

四星恰似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折威七子亢下橫，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折威下左頡頏星，兩個斜安黃色精，頡西二星號陽門，色若頡頏直下存。

亢宿四星，其星位直，則天下鼎沸而旱潦作矣，木犯，水災。

大角一星，月犯，水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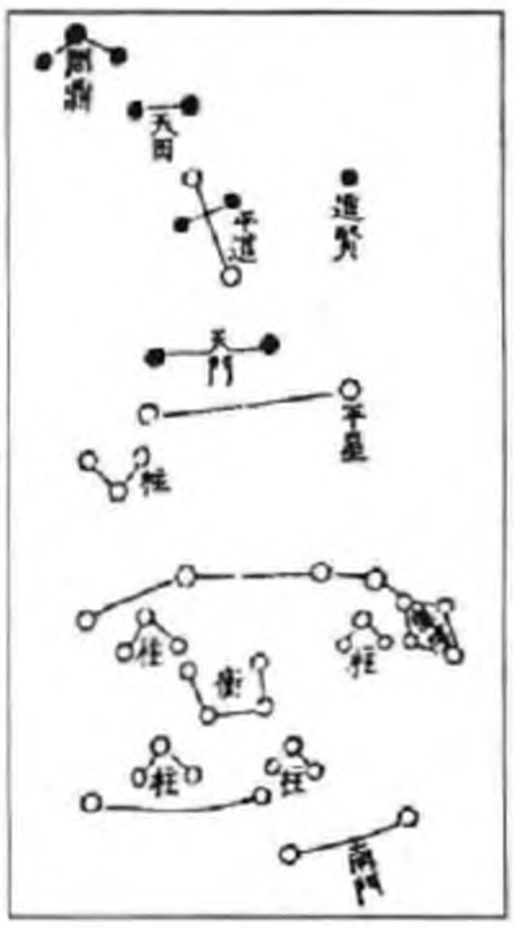
日行失度，出陽道，多旱風；出陰道，多陰雨。月失中道，北入箕，則大風揚沙；西入畢，則滂沱多雨。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一五四《占度載・占星一》 紫微垣歌

天乙一星，大明，則水旱不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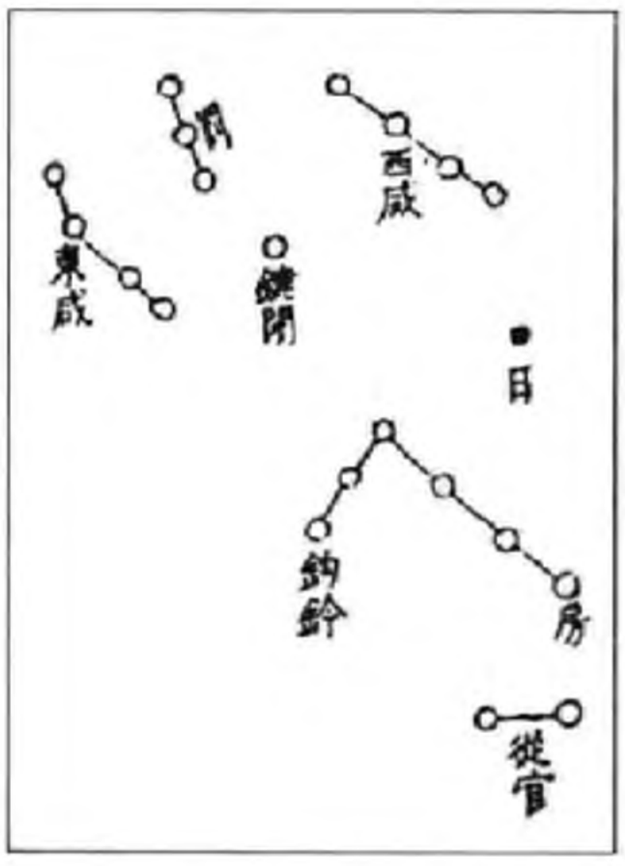
太乙一星，赤，知風雨，水旱；赤氣出入，天下大旱；黑氣，大雨；彗孛干犯，兵喪，水旱俱起。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一五五《占度載・占星二》



角宿圖

房宿歌六度卯，宋分像川，天蝎宮大火之次。



房宿圖

四星直下主明堂，鍵閉一黃斜向上，鈎鈐兩箇近其傍，罰有三星直鍵上，兩咸夾罰似房狀，房西一星號爲日，從星兩個房下出。

南二星間爲陽環，其南曰太陽道；北二星間爲陰道，其北曰太陰道。七曜由乎天街，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主旱、喪，由陰道，則主兵、水。

尾宿歌十九度寅上，燕分幽州，人馬宮析木之次。雨水旦中，大暑立秋昏中。

九星如鈎蒼龍形，下頭五個號龜星，尾上天江西橫是，尾東一個名傳說，傳說東邊一魚子，尾西一室是神宮，所以列在后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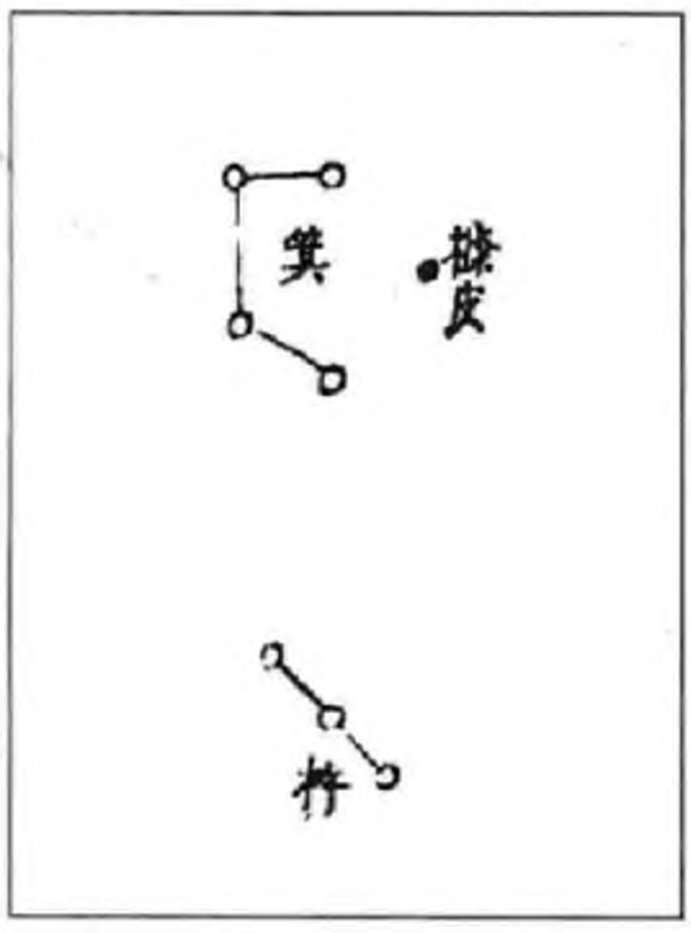


尾宿圖

尾九星就聚，則大水。

大江四星，赤大，則天下水災；微小如常，則陰陽和；明而動，則水暴出。芒角動搖，則大水沒城郭。

魚子一星，白，知雲雨之期。其狀如雲如星，忽忽不明，明則陰陽和，風雨時；暗則魚多亡，搖動，大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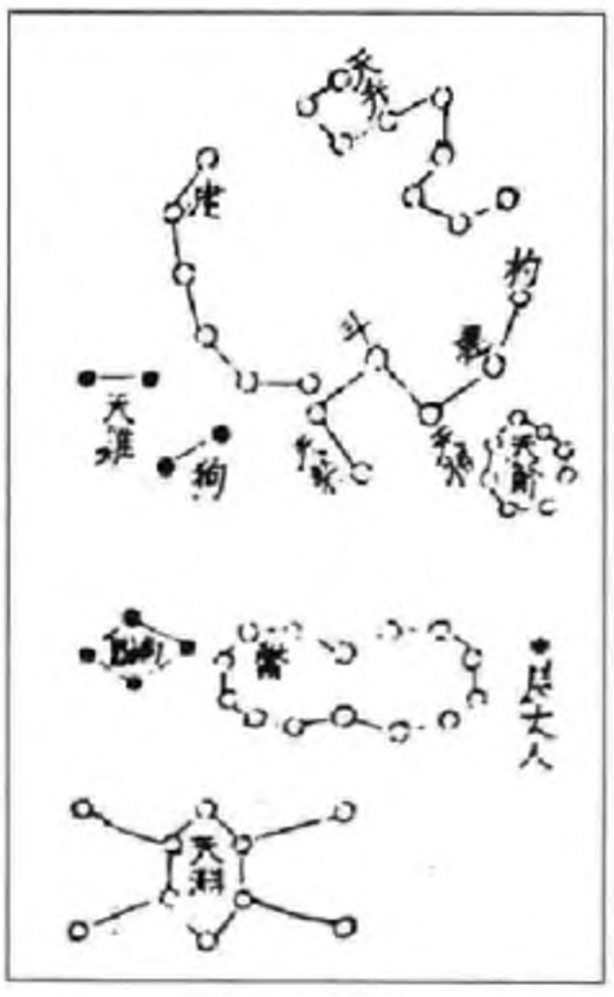


箕宿圖

箕宿歌十一度寅，燕分幽州，人馬宮析木之次。驚蟄旦中，處暑昏中

四星形狀如簸箕，箕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皮。

箕四星，月五星之道，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五星宿在箕、壁、翼、軫，風起。前二星爲舌，動則大風，不出三日。月暈，大風。月宿箕，野風起。



斗宿圖

南斗宿歌二十四度又二十六度入丑，吳分，磨碣石星紀之次。春分穀雨旦中，白露秋分昏中。六星形狀如北指，魁上建星三相對，天弁建上三復三，九下圓安十四星。雖然名鱉貫索形，天雞建背雙黑星。天籥柄前八黃精，狗國四方雞下生。天淵十星鱉東邊，更有兩狗斗魁前。農家丈人斗下眠，天淵十黃狗色玄。

斗六星，第六星主九江。六星欲其均明，明盛則天下安寧，風雨順時。

建六星，月蝕及五星犯守，有大水。

天狗二星，火舍狗，旱災。

天雞二星，黑，主候時也。星動移失常，則多大水。金火守之，天下旱。

天淵十星，黃，一曰天海，主灌溉。火守之，大旱；水守之，大水，一曰主海中魚鱉。五星守天淵，海水溢，江河決，大魚出。

鱉十四星，主水族、魚蟲。其星微而不明，則雨水時；不居漢中，則陰陽不和，天下水旱。五星守之，有白衣會。火入鱉，天下大水，去之則旱。



牛宿圖

牛宿歌七度丑，磨碣石星紀，吳越之次。立夏旦中，寒露昏中。

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個角，腹下從來欠一脚。牛下九黑是天田，田下三三九坎連。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左邊明，更有四黃名天桴，羅堰三烏牛東居。漸臺四星似口形，螢道東側連五丁。螢道漸臺在河澨，欲得見時近織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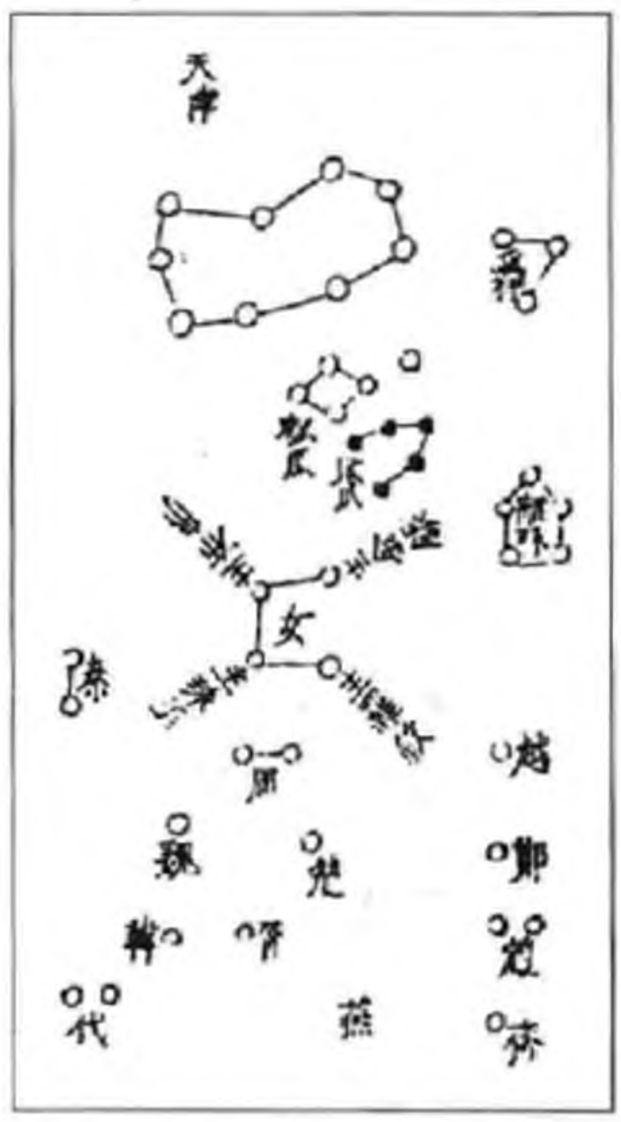
九坎九星，赤，主溝渠。星小而明，則陰陽和，川澤通流。明盛，則有水災。

羅堰三星，黑，主堤塘。星明大，則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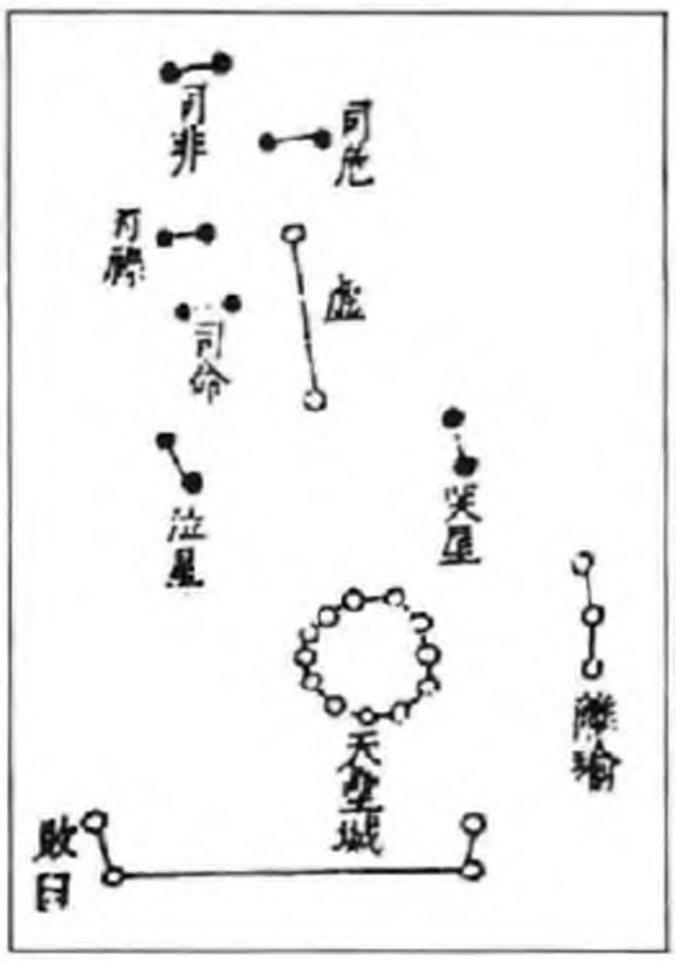
女宿歌十度，二度入子，齊分青州，寶瓶宮玄枵之次。小滿旦中，霜降昏中。

四星如箕主嫁娶，十二諸國在下陳，先從越國向東論，東西兩周次三秦，雍州南下雙鴈門，代地又向西晉伸，韓魏各一皆北輪，楚之一國魏西屯，楚之南畔獨燕軍，燕西一郡是齊隣，齊北兩邑平原君，欲知鄭在越下存。十六黃星細區分，五箇璃珠女上星，敗瓜珠上瓠瓜生；兩個各五敗瓠瓜，天津九個彈弓形，兩星入牛河中橫，四個奚仲天津上，七個仲側扶相星。

天津九星，一星不備，關梁不通，三星不備，天下覆陷。移徙，江河決，百川溢。石氏曰：天津覆，洪水滔天；星亡，水災，河溢，水賊稱王。火守，天旱。黑氣入，大水。



女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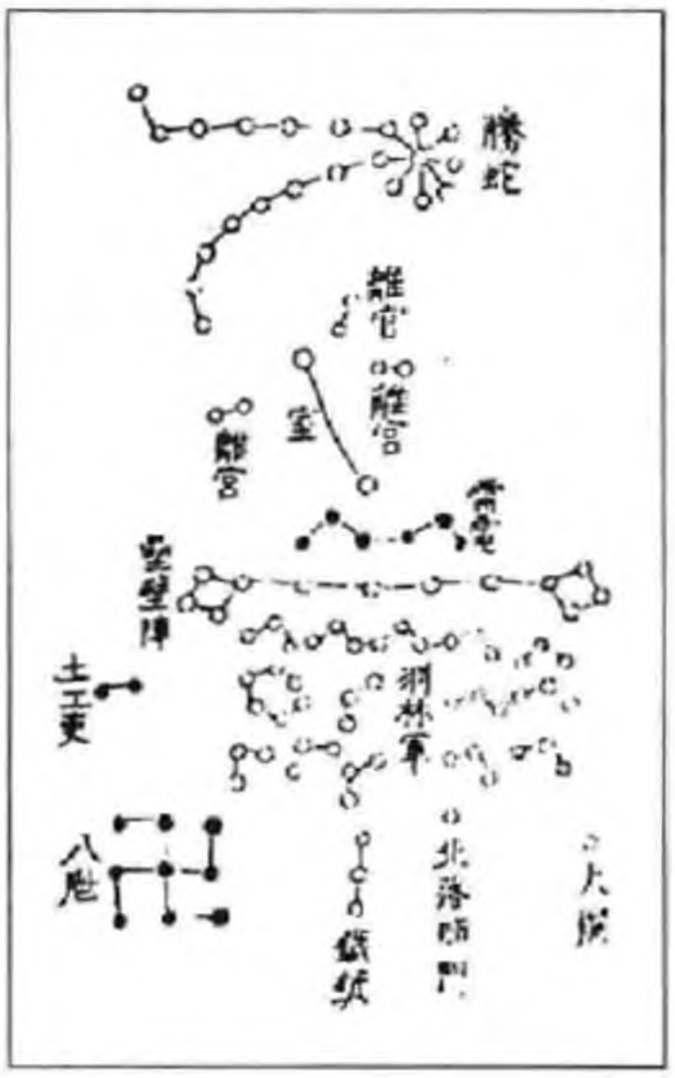
虛宿圖

虛宿歌九度子，齊分青州，寶瓶宮玄枵之次。立夏昏中。

上下各一如連珠，命祿危非虛上星，虛危之下哭泣星，哭泣雙雙下罍城，天

罍圍圍十三星，敗白四星城下橫，白西兩下璃瑜明。

虛宿二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之事，又主風雲。不明，則天下旱。



室宿圖

室宿歌十七度，亥上，在衛并州，營隊之次。夏至日中，大雪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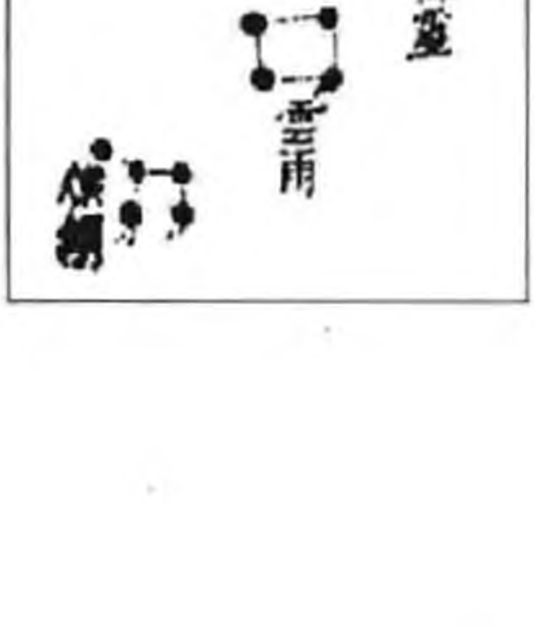
兩星上有離宮出，遶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個雷電刑，罍壁陣次十二星。十

二兩頭大如井，陣下分布羽林軍，四十五卒三爲羣，軍西四星多難論。子細歷歷

看區分，三粒黃金名鈇鉞，一顆珍珠落北門，門東八魁九個子，門西一宿天綱是，

電旁兩黑上公吏，螣蛇室上二十二。

騰蛇二十二星，徙而北，則大水。



壁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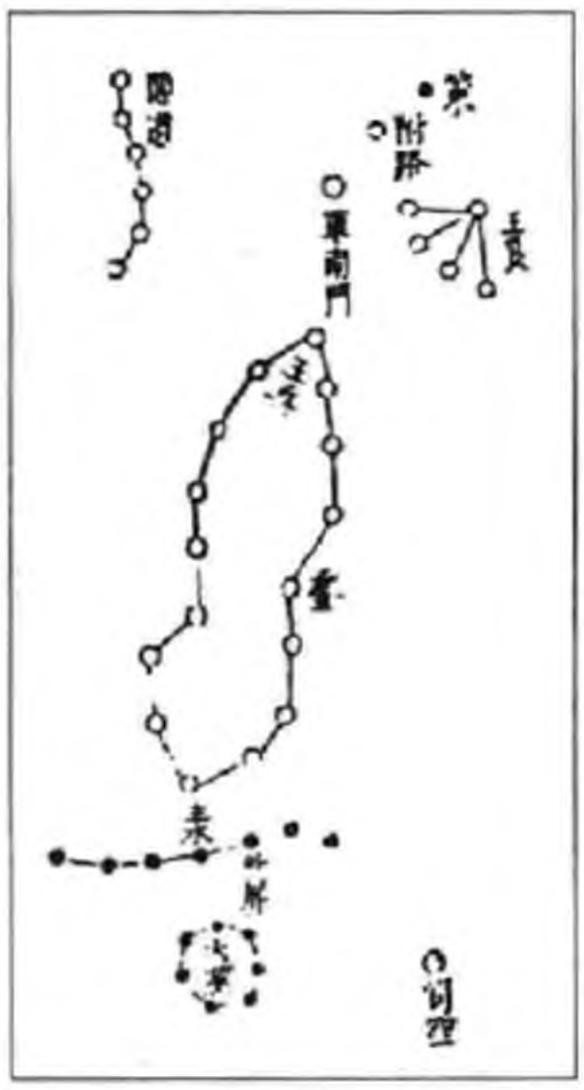
壁宿歌九度亥上，衛分并州，雙魚宮娵訾之次。立夏昏中。

兩星下頭是霹靂，霹靂五星橫看行，雲雨四星黑，主雨澤；明，則雨。水火守之，旱潦。

鎖五星羽林傍，土公兩星壁下藏。

雲雨四星，黑，主雨澤；明，則雨。水火守之，旱潦。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一五六《占度載・占星三》



奎宿圖

奎宿歌十六度半，二度入戌，徐魯分，白羊宮降婁之次。大暑日中，小暑昏中。

腰細頭尖似破鞋，一十六星遶鞋生，外屏七星奎下橫，屏外七宿天溷明，司

空左畔土之精，奎上一星軍南門，河中一個閣道形，附路一星道傍明，五個吐花

王良星，良星近上一策停。

奎十六星，奎中小星，明則天下大水。

土司空一星，微小，有旱災。

王良五星，赤，天子奉車御官也。四星謂之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爲天馬，又

主津梁，一曰天轎，主御風雨水道。

胃宿圖

胃宿歌十四度入酉，趙分冀州，金斗宮人梁之次。

三星鼎足河之次，天廩胃東斜四星，天囷十三如乙形，河中八星名太陵，陵北九個天船名，陵中積尸一個星，積水船中一黑星。

大船九星，赤，主舟楫濟渡，亦主水旱。均明，天下安。不居漢中，津河不通，水泛溢。積水在天船中，主候水災。



畢宿歌十七度，七度入申，晉分益州，陰陽宮實沈之次。白露旦中，雨水昏中。

恰似爪又八星出，附耳畢股一星光。天街兩星畢背旁，天節耳下八烏幢，畢上橫列六諸王。王下四個天高星，節下團圓九州城，畢口斜對五車口，車有三柱任縱橫，車中五個天潢精，潢畔咸池三黑星。天關一星車脚邊，參旗九個參車前，旗下直建九游連，游下十二烏天園。

畢八星，甘氏曰：畢主街巷陰雨，天之雨師也。故明而移動，則霖潦及街擁塞。五車五星，火入守，天下旱。



參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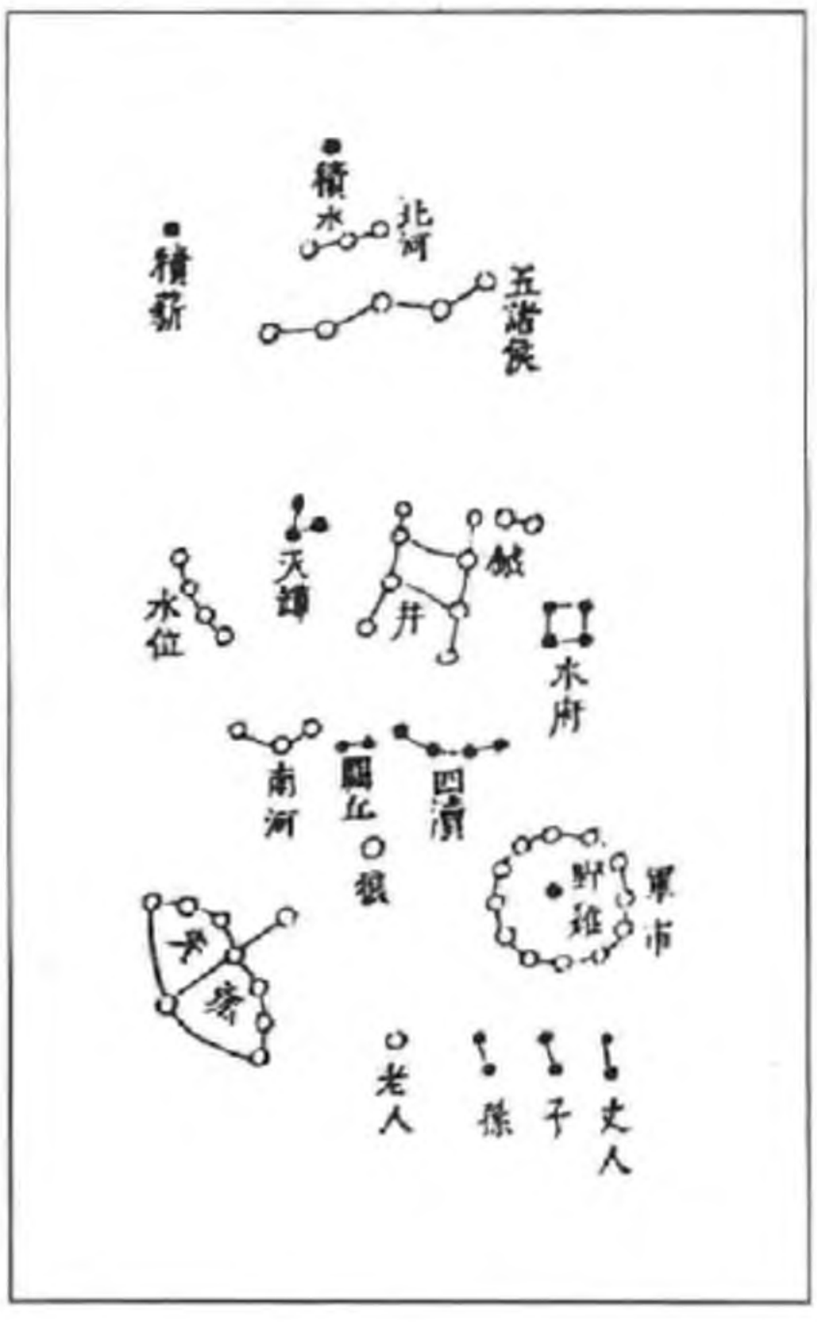
參宿歌十度，申，爲晉分，陰陽宮實沈之次。

總有七星觜相侵，兩肩雙足三爲心，伐有三星足裏深，王井四星右足陰，屏星兩扇井南襟，軍井四星屏上吟，左足下四天厠臨，厠下一物天屎沉。

參七星，伐星參左足，入玉井中，秦地大水。

玉井四星，赤，主水泉，以給厨用；微小如常，陰陽和，五穀成；明大動搖，則大水。

軍井四星，星動搖，則有大水；五星入，大水。



井宿圖

井宿歌三十四度，九度入木，秦分雍州，日呂鶉首之次。驚蟄春分昏中，秋分寒露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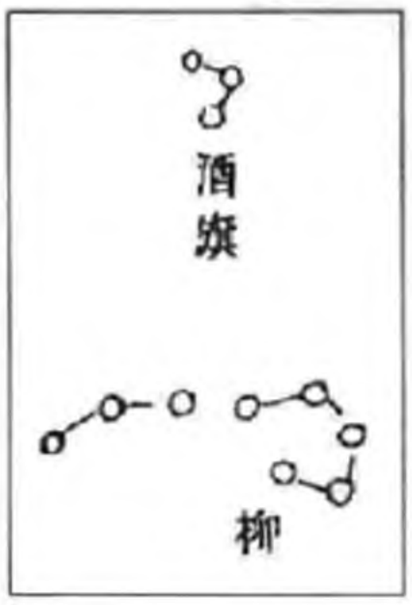
八星行列河中淨，一星名鉞井邊安，兩河各三南北正。天鉤三星井上頭，鉤上橫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積水，欲覓積薪東畔是。鉞下四星名水府，水位東邊四星序，四瀆橫列南河裏。南河下頭是軍市，軍市團圓十三星，中有一個野雞精。孫子丈人市下列，各立兩星從東說。闕丘兩個南河東，丘下一狼光蒙茸，左畔五個彎弧弓，一天擬射頑狼胸。有個老人南極中，春秋出來壽無窮。

井八星，赤，在河中，主泉水。移徙，則洪水爲災。月宿井，有風雨。

南河北河各三星。北河曰北戍，一曰北宮，曰陰門，一曰胡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河星不見，有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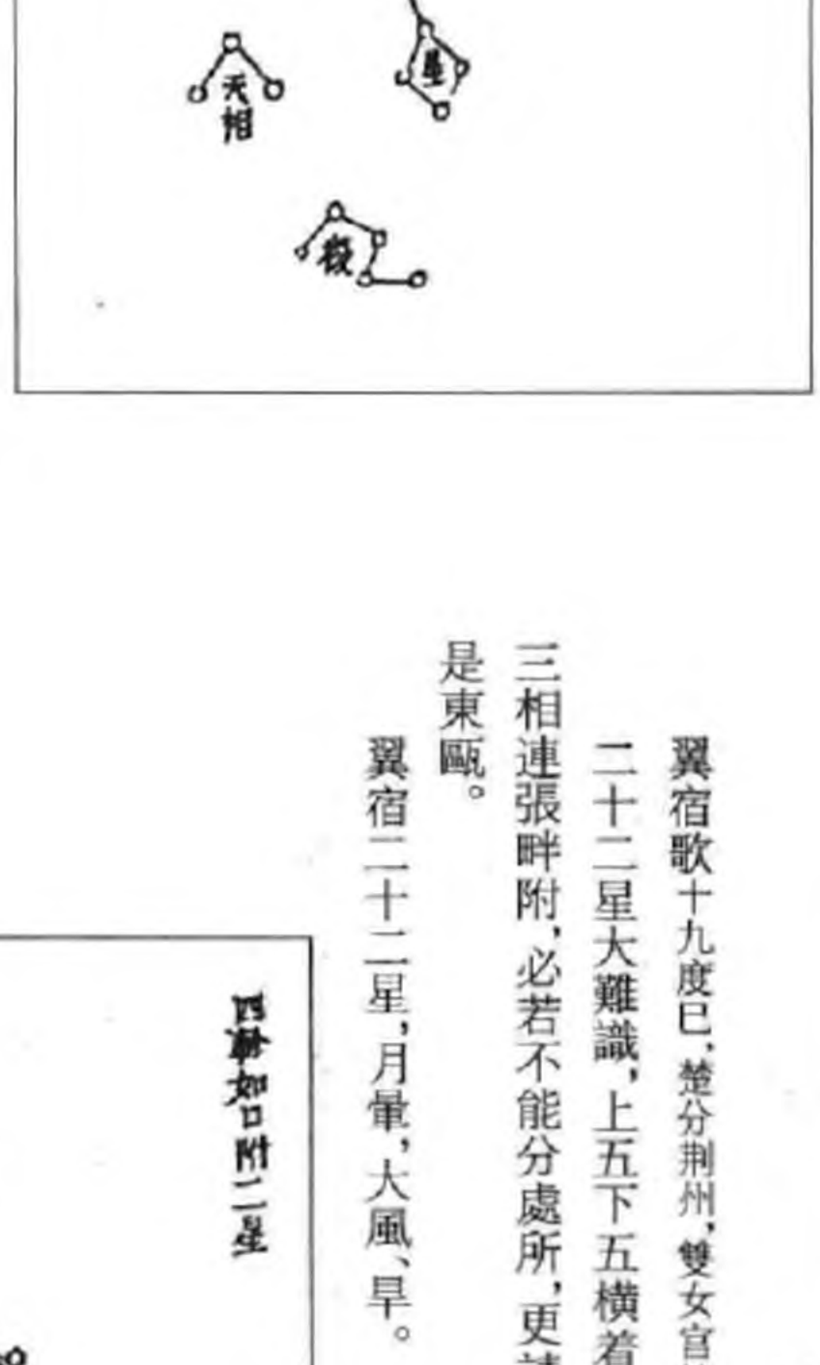
積水一星，又曰主候水災。明大動搖，則江河溢，津梁不通。

水位四星，赤，主水衡，又主溢流也。石氏曰：衡平象水，水平而後流。其星微小如常，則天下安，不然則大水橫流，五穀傷。水位上近北河，則國没爲河。四瀆四星，黑，江河淮濟之精也。其星明大動搖，則水泛溢。



柳宿圖

柳宿歌十四度，四度入午，周分雍州，獅子宮鶉火之次。清明昏中，霜降旦中。八星曲頭垂似柳，近上三星號爲酒，享宴大酺五星守。柳八星，又主雷雨。月宿柳而霧，多陰雨；上舍柳，不旱即水；水火犯，旱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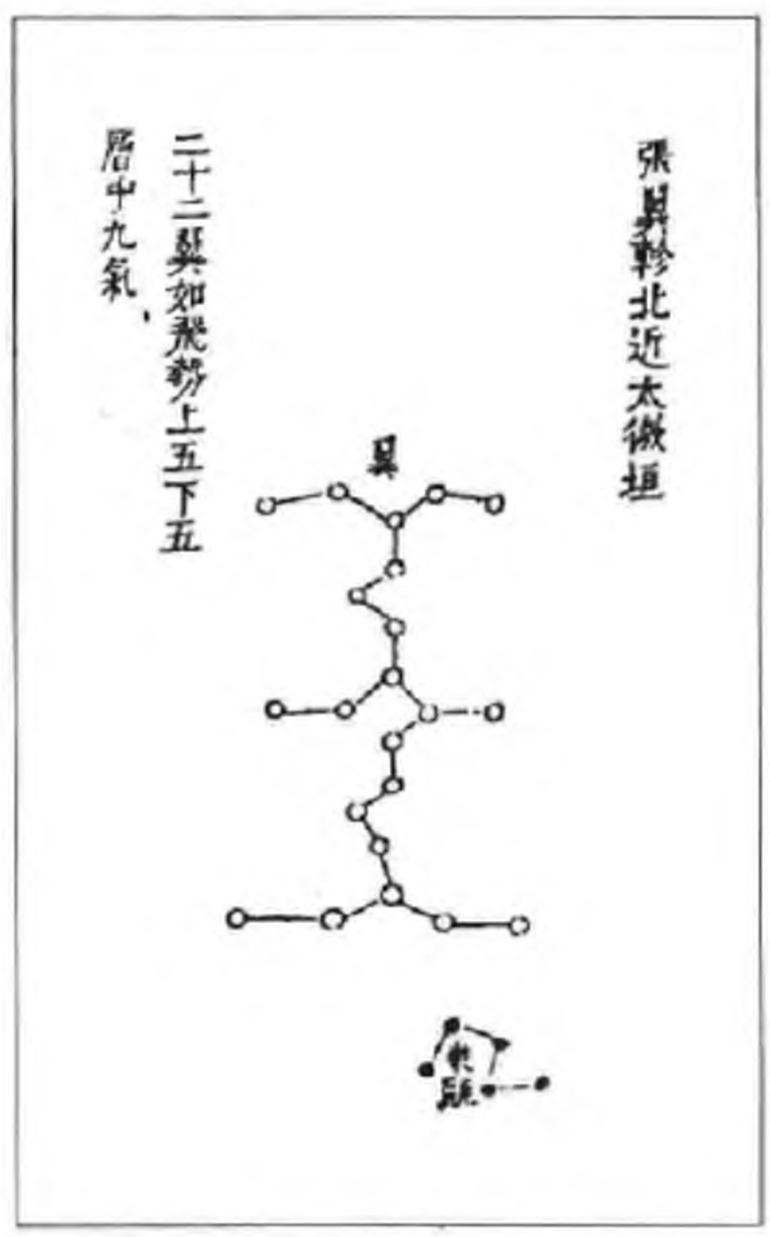


星宿圖

星宿歌上，周分邕，子宮鶉火次。七星似鈎柳下生，星上十七軒轅形，東頭四名內屏星，星左三個天相名，相下稷星橫五靈。

星宿七星，木犯，旱。

軒轅十七星，赤，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陰陽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變爲雲，立爲霓，離爲背珠，分爲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



翼宿圖

翼宿歌十九度巳，楚分荆州，雙女宮鶉尾之次。立夏昏中，小雪旦中。二十二星大難識，上五下五橫着行，中心六個恰如張，更有六星在何處，三三相連張畔附，必若不能分處所，更請向前看野取，五個黑星翼下頭，欲知名字是東甌。

翼宿二十二星，月暈，大風、旱。

軫宿圖

軫宿歌十八度，十度入九，鄭分兗州，天稱□□□□□□□昏中，大雪日中。

四星似張翼相近，中央一個長沙子，左轄右轄附兩星，軍門兩黃近翼是。門下四個土司空，門東七烏青丘子。青丘之下名器府，器府之星三十二。以上便是太微宮，黃道向上看取是。

軫宿四星，赤，亦主風雨。月宿軫，風起。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一五七《占度載・占星四》 凡五星至二星相合聚間，火失光，爲旱；水失光，爲大水。以日占之。

凡五星歲與熒惑合，則爲饑，爲旱；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

木、火、土合在一舍，爲旱、饑。

木與火合，爲饑，爲旱。

木火合，色黃，旱。

木土合，井泉高，而平原出雲，歲不登，有大水。

木金合，爲水，爲饑。

木水合，爲變謀更事，其國多水，民饑。

木水合，光芒相接，天下水，泉湧出。

火土合，一曰大旱。

火金合，火入金光芒中，火在南，大旱；火在北，爲水。

火與水合，一曰火水合大旱，赤地千里。

金土合，土色黃，爲旱。

土水合，爲變謀更事，又爲旱。

木與土鬬，又曰星色赤，爲旱；黑，爲水。

金火春鬬，其歲旱。

火與水鬬，鬬於西方，其野有大水。

金與水鬬，曰金水鬬，其分國大旱。

歲星犯熒惑，爲旱，爲饑。

熒惑犯歲星，一曰蝗蟲冬出，雷旱行，禾不成。

熒惑犯填星，一曰火犯土，爲旱。

熒惑守辰星，守後入三度，退之，水災。

填星犯熒惑，有二星皆色赤，或俱無光，或土在光芒內，火在土芒內，皆爲旱潦災，物不成。

填星犯太白，一曰大水，草木死。

填星犯辰星，爲旱，爲變謀更事。一曰土犯水，冬雷、虹出，來年夏寒、隕霜、雨雹。

太白犯歲星，一曰爲旱。

辰星守歲星，天非時降霜。

辰星觸熒惑，若離而復合，大水漂山。

辰星犯填星，夏寒，妨女主，一曰春多雨水。

辰星守填星，夏霜雹，春多雨。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一五八《占度載・占星五》 歲星變色而赤，芒角，其國大旱，歲饑。

熒惑當王時而有相休囚死色，其退舍也，其國有旱。當相時而有王休囚死色，其進舍也，有蝗；其退舍也，赤地千里。當死時而有王色，其進舍也，多風。

熒惑變色而黑，有大水。

熒惑色青，有旱。

熒惑晝見，主所在分大旱，水竭。

熒惑從南失行而北，天下旱。

熒惑春夏失道，南行疾，爲旱。

填星出角，爲旱。

填星逆行一舍，爲水。

太白進退，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其出入也，必以風雨大。

太白色黑而大，青芒角，風口數起。

太白芒角動搖，早竝作。

太白入東方，未出西方，其六十五日爲陽，六十五日爲陰。

太白入西方，未出東方，其十五日爲陽，十五日爲陰。

太白出而墜地，其下山摧石裂，大水枯竭。

太白出，攘氣三丈，大水。

太白出，攘氣明，大風，道上無灰塵。不出，三月糴貴五倍。

太白出，氣長三丈，若五六丈，大風雨。

辰星一曰安調，又曰細極，曰能星，曰鈎星，曰司農，曰免星，曰小武，曰同農，曰鼎星，曰小爽。北方黑帝，叶光紀之使，玄武之神，水之精也。辰星之出，

常在四仲，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附日而行。其出入也，不違其時，故曰辰星。辰星所在，有權智，用兵爲主。失其時，則寒暑失節，國當大饑。辰星出入，必以陰雨，不則陰風。辰星又爲夷狄之事，及刑法之得失，皆於辰星觀之。又曰：辰星出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温，當温反寒。

辰星黑角，憂、水。

辰星色黑，三芒，天下有水災。

辰星色白，爲旱；黑，爲水。

辰星之色，春青黄，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黄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食。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一五九《占度載・占星六》 妖星者，五行之氣，五星之變。各以其方以爲殃災，各以其日五色占，知何地吉凶。其出無道之國，失禮之邦，爲兵、爲饑、水旱，死亡之徵也。又曰：凡妖星所出，形狀不同，爲妖如一。其出不過一年，若三年，必爲水旱、兵饑、疾疫之殃。又曰：凡妖星出見，長大，災深期遠；短小，災淺期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審以察之，其災必應。

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成，蝗蟲多。

流星出紫宫，天子使也。色黑，言水。

流星有芒，或有聲，爲怒氣。色赤，爲旱；黑，爲水災。

奔星所墜，其下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

流星犯填星，而色黑，有水。

彗，五彗也。黑，則水，江河決，賊處處起。

彗星，世所謂掃星。見則大水。

彗星犯乾不移，國災，亢旱，人民有難，一年内應；犯離不移，旱災，一年内應；犯室壁不移，水災漂流，人民散亂；犯觜參井近不移，晉地亢旱、饑饉，一年内應。

彗犯角亢，至近不移，主大風，一年内應；犯氐房心不移，宋國水災，三百日内應；犯斗牽牛不移，吴越水災，三百日内應；犯虚危不移，齊地水災，三百日内應；犯營室不移，衛地水災，三百日内應；犯東壁不移，楚地水災，三百日内應；犯奎婁不移，魯地水災，三百日内應；犯胃昴畢不移，趙地水災，三百日内應；犯觜參井近不移，晉地亢旱、饑饉，一年内應。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一六〇《占度載・占星七》 雜妖星，六曰地維藏光。地維藏光者，五行之氣，出於四季，土之氣也。地維藏光出東北隅，天下大水；出東南隅，天下大旱。九曰積陵，乃五星氣合之變。西南有星長三丈，見則天下隕霜。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一六一《占度載・占雲氣一》 氣之地

氣之地

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岳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青；常山以北，其氣上青下黑，見白則亂；勃碣海岱之間，氣皆正黑，見之君亡；江淮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圓燈，見之大水；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狍，見則亂；渭水氣如狼白尾，見之天下荒；淮南氣如帛，一曰如白羊，見此氣則亂；少室氣如白兔青尾，見則君亡；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見之則勝；西夷氣如室屋，見則賊亂；南夷氣如閣臺，或類舟船旗旛，見之則兵起；北夷之氣如羣畜、穹廬。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齊雲如緯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

氣之候

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則百里内；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敵在東，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

凡候氣，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没時處氣，以見知之。占期内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故風以散之，陰以緩之，雲以幡之，雨以厭之。

凡望雲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氣相遇，卑勝高，鋭勝方。占鬬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里、二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其直正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虚，下有積泉。金寶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埜氣成宫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户之潤澤，

次至車服畜産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

氣之災瑞

瑞氣三：一曰慶雲，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氣，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二曰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與妖星歸邪占異。三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妖氣二：一曰祥雲，如狗，赤色，長尾，爲亂君，爲兵喪；二曰天狗，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謹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

凡占災異，先推九宮分野，六壬日月，不應陰霧風雨而陰霧者，乃可占。對敵而坐，氣來甚卑下，其陰覆人上，掩溝蓋道者，是大賊，必至。

凡氣初出，似甑上氣勃勃上升，氣積爲霧，霧爲陰，陰氣結爲虹蜺、暈珥之屬。

凡氣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爲災。必須和雜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

正月一日，占四方雲氣：有雲東去，當年豐稔；有雲南去，當年晴旱；有雲西去，秋冬兵起，五穀貴；有雲北去，當年秋間水潦、凶。十五日夜子時至平明時，若東方有青雲，人民饑困、獄内多死；白雲，主喪、人主大凶。若南方有赤雲，主大旱三千里，人民不安，主太原地人災，天旱；白雲，主兵戈。若西方有赤雲，主有假拜天子事；黑雲，主民亂不安；白雲、黑雲，主秋冬兵起，中國大亂，君殺大將軍，天下大亂。若北方有黑雲，七月内水災，平地三尺。若中央有赤雲，當年主婦人多病死。

二月一日：有雲東南來，主今春旱；有雲南去，主田禾大收；有雲西去，主九十日無雨；有雲北去，主立秋有風傷禾。

三月一日：有雲東去，主年内人疾；有雲南去，主火光之災；有雲西去，主民有虛驚事；有雲北去，主今春夏富足吉。

四月一日：有雲東去，九十日瘴疫；有雲南去，主田禾焦損；有雲西去，主三十日風災；有雲北去，主四十日外人民災疾。

五月一日：有雲東去，主瓜果不收，牛羊災；有雲南去，秋冬賊起；有雲西去，五十日内人生異物，爲不祥。

六月一日：有雲東去，晚田收成；有雲南去，秋間人疫死；有雲北去，冬月多雪。

七月一日：有雲東去，秋疫；有雲南去，冬月、來春人多疫災；有雲西去，風雨多；有雲北去，五穀貴。

八月一日：有雲東去，來春有成；有雲南去，來年粟貴；有雲西去，冬月人民不安；有雲北去，當月分野禽獸災。

九月一日：有雲東去，冬月牛病；有雲南去，六畜賤，人民亂；有雲西去，人民喜悅；有雲北去，國有好事。

十月一日：雲東去，來春收成微；有雲南去，主野禽獸災；有雲西去，主七十日内□□；有雲北去，人民喜悅。

十一月一日：有雲東去，來春人災；有雲南去，春旱；有雲西去，主野禽獸災。

十二月一日：有雲東去，來春多雨雪，損花果；有雲南去，春不雨；有雲西去，春旱，人民患上焦病；有雲北去，春雨水調勻。若隨月一日四方無雲氣，則無吉凶事矣。

當年日夜，觀印北斗以占吉凶：若黑雲映北斗，主年中大旱，損五穀；若青雲映北斗，年内夏損也；白雲映北斗，主年内粳米貴；赤雲映北斗，主年内大旱；黄雲映北斗，主大熟，雨水調均。

立春之日，觀其雲而知吉凶：日平旦，東方見青雲，宜夏麥；南方見赤雲，主豆全收；西方見白雲，宜粳糯；北方見黑雲，宜大豆；中央見黄雲，宜雜田。至日夜暗陰全不食，即苗不實。但食與不食，即知五穀損益。正月一日，東方見黑雲，主春雨；南方見黑雲，主夏雨；西方見黑雲，主秋雨；北方見黑雲，主冬雪。仔細占之，無不應兆。

雲如龍形，其國大小，人流亡。

赤雲如牛無角，三日有大雨。

氣之風雨

雲如巨魚疾行中天，其色蒼黑，有大風，大水災。

雲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大雨必暴至。

雲如牛車相連，有大水。

青雲掩北斗，五日内有雨。天無雲，而北斗上下獨有黑雲，五日内大雨。日入後有白光如氣，自地至天，直入北斗，所歷星皆失色，其夜必有大風。

雲氣蒼白色入北斗，多大風。

白雲氣掩北斗，不過三日雨。

黃雲氣蔽北斗，明日雨。

四始之日，有黑氣如陣，重厚大者，多雨。

凡朔晦弦望雲氣四塞者，皆雨。

黑氣如牛馳，有暴雨。

黑氣如牛馬，不出三日，大風雨。

黑氣如羣羊奔，如鳥迅飛，必雨。

雲如兩人提鼓持桴者，有暴雨。

凡六甲日雲氣四合，當日雨。無雲，一旬少雨。

每日平明看五方有雲，主下雨。若東方有青雲，主甲乙日下雨；南方有赤雲，主丙丁日下雨；西方有白雲，主庚辛日下雨；北方有黑雲，主壬癸日下雨；中央有黃雲，主戊己日下雨。

每日平明看五雲接日占雷雨：凡白雲接，主下雨；黑雲接，立便雨；五色惡雲接日，主雷雹。夏間赤雲接日，爲朝霞，雨便至；冬間赤雲接日，爲火氣，主雨雪。

白雲氣如舞，往來其處，凄風送迎，大雪將下。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一六三《占度載・占風雨》 茅子曰：占之書凡數百種，皆割裂而見其類，于占風雨，獨録《測天賦》。《玉帝親機》二全書者，以其文不可割裂也。他書有同此者，删之。若二者之占，則各自有類，此則測其候耳。

測天賦

高明上覆，日月星辰。沉潛下載，風雨龍神。

高明，天也。天本一氣，輕清而運旋於上。沉潛，地也。地本一氣，重濁而定位乎下。日月星辰者，太陽之精，積而成象，光明外發，體魄内含。月者，太陰之精，積而成象，光以映照，盈極而缺。星者，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也。經者，陽氣之餘，三垣二十八宿也。辰者，十二辰次也，孅紫、降婁、大梁、實沈、鶉尾、鶉火、鶉首、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是也。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七宿，爲蒼龍之體；斗、牛、女、虚、危、室、壁，北方七星，爲靈龜之體；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七宿，爲白虎之體；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七星，爲朱雀之體。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夫天者，羣物之祖，懸象著明，運而爲二曜，分而爲五星，列而爲二十八宿，會而爲斗極。天有四時，陰陽寒暑，係爲陽氣在内不得出，則激搏而爲雷；陽氣在外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天地相感，陰陽相搏，氣積而成雲；陰陽和泰，天地氣交而爲雨。若大太清之世，十日一雨，雨不破塊，一歲三十六雨，是謂休徵時若之應。龍，即蛟龍；神，即雷神。龍屬乾，雷屬震，二者感陰陽之氣，動而飛翔，所以降雨也。風雨特二氣之所致，則龍神附而主宰之也。

凡雨三日以上爲霖，久雨謂之霪。《天鏡》曰：天雨三日以上不絶，陰謀興。無雲而雨，謂之天泣，其占爲國失政。

凡泰和之世，雷雨必作於巳午陰生之後，至夜雨止者，吉；作於子丑寅卯，至午爲晴者，爲亂，爲兵。

凡雨作於四時旺相之日，草木得之，莫不榮盛；其休囚之日，雖有雨，不能生物也。

占斗光之明暗，辨月色之初新。

斗光，北斗七星之光也。明，光潤澤也；暗，昏翳也。初新，謂初生明，上弦之月色也。凡黃昏時候，視北斗中外左右有無雲氣，又視新月上下左右有無雲氣，然後知陰晴風雨也。

魁畔黑雲，見霑滋於當夜。

魁畔，北斗前四星也。畔，邊傍也。若此星之傍有黑雲遮蔽，并掩斗口者，主當夜有雨。

罡前黃氣，知潤澤於來晨。

罡，天罡也，北斗第七星之名也，北斗後三星爲杓；黃氣，謂雲氣黃色；潤猶濕也；澤，雨澤也。若罡星前忽有黃色雲氣潤，移時不散釋者，主來日有雨。

遍掩映而三日。

遍，普遍也；掩映，謂雲遮而薄，有如紗窗之透明也。凡北斗遍被黑雲遮掩，主三日内有雨；若無雨，主大將有憂。

獨溟濛而半旬。

獨，孤獨也；溟濛，天色昏濛而不明也；半旬，五日也。凡北斗間，或一二星，或五六星，有黑雲氣溟濛遮蔽，主五日有雨。一曰，凡黑雲低下廣而厚者，主當日雨。

戊己六龍，若魚行而大灑。

戊辰己巳，名曰六龍。平旦時占，看日下；入夜時占，看北斗。若有雲氣蒼潤，如魚龍鱗狀，或停止，或飛行，遮掩斗口者，主當日雨。不然，亦當主夜雨。遮日亦然。

斗間五色，如龜動以長津。

北斗間有五色雲氣移動，蒼色，如龜如龍之形狀，動且不一，大雨驟至。

類南天而炎火，同中嶽以飄塵。

類，比類也；南天，赤氣也。大凡斗中有南天赤雲氣色者，主旱。一曰：若赤雲蔽日，或蔽斗，主明日天熱。中岳，黃雲氣也。若黃雲氣昏暗蔽斗，或在日月上下，略不廣密者，又主多風，披拂塵埃之象。

杓白氣而大遭風雨。

白氣，即白雲氣也；遭，逢也。若有此氣掩北斗并日月，廣而密者，主有大風、惡雨。

一占：每月初一夜視北斗中，若有白雲氣而潤澤者，主月內風雨多。

節丹震而甚益農人。

節，時節也；丹，紅色也；震，東方也；甚，過也；益，利也。言每月節氣相交之日，若早辰有丹霞之氣見於東方者，主節內風雨順行，過乎利益莊農之人。

六甲晴空，一旬竭澱。

六甲，謂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晴空，言此六甲日長空晴明；一旬，十日也；竭，盡也，澱，霖澱也。凡一甲管十日（一旬）之陰晴。若六甲日天色晴明，無雲掩日，其夜又無雲掩斗，主十日晴；若六甲日有雲氣漫天，而復下雨，主十日有雨也。

雲氣如出，五行逐面。

逐面，逐方面也。雲出時，看在何方上見。如東方有雲，應甲乙日有雨。餘倣此。一曰：青雲在甲乙日雨，紅雲在丙丁日雨，白雲主申酉日雨，黃雲主戊己日雨，黑雲主壬癸日雨。故看五色雲氣，逐方面而致雨也。

卯日同甲，四方之氣象爲因。

謂五卯日與六甲日占也。

旦有從蒼，諸干之期程定變。

蒼，青色也；諸干，謂十干也；期程，十干變動之候也；定變，謂此日天色而定變動也。平旦時看黑雲出在何方，如東方有雲，應在甲乙日之類。斷與上同。

紫烏白兔，降未升而雨沾。

烏，日、兔，月也；沾，猶被也。凡天氣下降，陰求陽也。地氣未升，坤爲地、爲陰，主乎靜，陽索之，無有不應，故晝之日色紫，夜之月色白，若此者，主有雨也。

素日丹蟾，升未降而災旱。

素日，色白也；丹蟾，月色紅也。言天氣未降，陽背陰也。地氣先升，以坤陰爲靜，是殆未必有動。先陰者，是陰陽反配而不合，故晝之日色白，夜之月色赤，皆主災旱晴明。

陽碧陰緑未交，而景色將寒。

碧，青色也；未交，不曾合也；將寒，言天地不交，欲閉塞成冬故也；景色，時景也。此天氣下降，地氣未升，晝則日色青，夜則月色緑，是二氣不曾相交，將寒之象。此秋冬之景，殆欲隆寒凜冽而興於時也。

奇黑耦青未密，而虹霓欲見。

奇者，陽日也；耦者，陰月也；未密，猶相交未定而泄氣也。言天氣既降，地氣已升，二氣而不足，故日黑月青，似雨不雨，必主虹霓之見也。

若乃重占卯日，再聚中夾，寒風冽土折樹，四方雨瀉，無之則別生災異。

重占，再占也；中夾，中央也；冽土，言風寒能冽地膚而并折樹也；雨瀉，言雨急如注也；災異，不祥也。凡占六甲、五卯日，若有雲氣來聚者，將寒之象，主大風折木，四方昏翳，如雲氣隨變，必有大雨。此天地之變動也。若或無雨，主別生災異。

兵甲攢興，有之則大起凶殃。

兵，賊跳梁奸宄也；攢興，互相攢掇興聚也；大起，特然起也；凶殃，凶惡禍殃也。言甲卯日如前天色，若無雨，則大主災殃，然必有賊兵起。事變主在五日內應。

斷五音之宮羽。

斷，猶決也；宮羽，五音之屬。子午時爲宮，卯酉時爲羽，辰戌時爲商，巳亥時爲角，丑未、寅申時爲徵。一曰：宮屬土，商屬金，角屬木，徵屬火，羽屬水。如宮日宮風，時加巳亥，有大喪。商日商風，時加辰戌，有兵起。角日角風，時加巳亥，有兵起，多死亡。徵日徵風，時加巳亥，有災疾。羽日羽風，時加卯酉，有大雨。

裁六義之柔剛。

六義，即六情也。如寅午日爲廉貞，風從南來，主慶賞歡樂事；巳酉日爲寬大，風從西方來，主迺食筵會事；丑戌日爲公正，風從西南方來，主執譬俱善，相通和悅事；申子日爲貪狼，風從北方來，主侵奪財貨，盜賊興起事；癸卯日爲陰賊，風（雨）（從）東方來，主七日內有陰謀，賊人入界偷營刼寨事；辰未日爲奸邪，風從北方來，主有賊囚虛驚，或姦非事。如風性不寒，事善，如昏濁勢大，能破屋折木者，則主大凶也。

壬子至干，各轄三朝，高燥則雲藏數日。

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共六日，每一日管三日晴冷。

假如壬子日日出時，見有雲氣低濃，或黑雲黑氣在北斗上下左右，則所管戊午、己未、庚申三日內有雨也；若無雲氣，高燥晴明，則此三日內皆晴。癸丑管辛酉、壬戌、癸亥三日，斷如前。甲寅管甲子、乙丑、丙寅三日，斷如前。乙卯管丁卯、戊辰、己巳三日，斷如前。丙辰管庚午、辛未、壬申三日，斷如前。丁巳管癸酉、甲戌、乙亥三日，斷如前。繼總二十四日，推詳所管逐日占之，有如山鳴谷應之不違。

丙子終辛，每管五日，低濃則雨遍諸鄉。

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共六日，每一日管五日，假如其日有黑雲蔽日，或掩北斗，則所管五日內如前晴雨。丙子管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戌五日，丁丑管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五日，戊寅管壬辰、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五日，己卯管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五日，庚辰管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五日，辛巳管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五日，併前共六十日，則逐日占斗光、日色定之，萬驗無移也。

連窺天漢，蛇經而霧集雲屯；累顧銀河，猪越而風調雨順。

連窺，謂連夜窺看也；天漢、銀河，皆天河也；蛇經，謂天河中有雲如蛇經過，則主雲霧

昏蔽有雨；豬越，謂雲氣如豬形過河也。凡天河中有雲氣黑潤，形如豬蛇往來，主當夜有雨。

無雲掩映，當旬之草木不沾；有氣侵凌，逐限之田園益潤。

掩映，謂遮蔽未厚，餘光尚照映也。言天河中遇五卯六甲日觀之，既無雲氣遮掩，又無雲氣往來，則所管日內主必晴明。若有雲氣在天河中來往者，則所管日內決有風雨。

黑牛夜半如龍在震以辰期。

黑，癸水象也；牛，丑屬也；夜半，子時也；震，東方也；辰期，如與日辰相期不失也。遇癸丑日夜半見黑雲氣狀如龍形，在東方震上者，主辰日必有雨。

青龍辰前似馬當離而午信。

青龍，甲木也；龍，謂辰也，以辰屬龍之謂；辰前，早辰之前；當，猶在也。言甲辰日早辰有雲氣，形狀如馬在離上者，主午日或午時必有雨至。

月初兩曜，青黑潤明；旬當數雨，黃赤乾晴。

月初，乃初一初二三也；兩曜，日月也；青黑，以日色或青或黑；潤明，雲氣潤濕而明也。凡月初占，若日月青黑明潤者，主月內多雨；如黃赤氣若此者，則枯乾之象，主月內多旱。每月初一日晴明，主上旬十日；初二日，管中旬十日；初三日，管下旬十日。斗光日月同占。

旦候孤光，雲帶中央而不動；日高三丈，雨施四面以頻行。

孤光，日也；旦候，日出時也；雲帶，言雲氣如縷帶之長也；中央，日輪中也，頻行連日。凡日出時有雲氣如縷帶，橫於日中，久而不移不散，又或蔽日而不見者，主日高三丈雨至。若日高一丈二丈時見，則主中時降雨。

朝起視東方，積土之雲形便瀉。

朝，早朝也，俗謂早晨；視，猶看也。凡早晨起居，必當先看東方有黑雲起，如堆上之形狀，久而不散者，必主有雨。

暮歸窺酉上，累盂之氣象尋傾。

暮，晚夕也，俗謂日落時；窺，猶視也；累盂，言雲氣如累盂，器皿重疊堆積也；傾，猶急瀉也。凡日落時，見西方有雲氣，如累盂形狀，層層而起者，主有雨。

晨候北方，雲多黃黑；晚望南行，雷雨立見。

晨候，占早辰時，見北方有黃黑雲氣濕潤，長二里許，毋分大小片朵，皆向南飛者，主壬癸日時必有雨。餘則以例推之。

躍躍豬氣，山奔如，七子之期。

躍，飛跳也；豬氣，言雲有如豬之形氣也；山，艮屬也，言雲氣飛奔，艮寅東北方上，有若豬走上山之狀也；七子，謂七日也；期，候也。凡早辰開見西北方有雲氣，狀如豬走上山飛行，望東北者，必主丙子有雨。七子，言應七日也。

鬱鬱離風乾飛去，八辰之索。

鬱，抑鬱不伸也；離風，南風也；乾，西北也；八辰，謂八日索應也。凡早辰間見北方有黑雲氣，抑屈蒼青飛行之緩，南風忽轉北風，吹送如飛者，主乙卯日雨，或應八日內有雨。東北風亦然。

雲帶橫列，寅卯爲甲乙之名。

有雲縷如帶，橫列寅卯方上，久而不散者，至甲乙日有雨。一說：寅卯日見，主甲乙日雨。一曰：陰陽雲氣若帶潤色者，亦當日有雨。陰雲而昏濁，陽雲而輕雰，亦皆主雨。

日輪之次，(當)辰巳作丙丁之說。

日輪，日轂也。凡日行至辰巳上，有雲帶橫列，則主丙丁日下雨。

午未之間見陰，戊己日以無差。

言午未方上，見陰雲如縷帶，蔽日不見者，主戊己日有雨。

坤申之上雲行，庚辛日而不易。

坤申，西南方也。西南方上有雲氣飛鰳掩日，主庚辛日有雨。

若當炎旱，熒惑少退於河津。

炎旱，日酷而久晴也；熒惑，南方火星也；河津，天河也。凡天時欲旱，則日色酷烈而火星守天河，必主旱。

或遇霖淫，辰象曜繁於漢汨。

霖淫，雨久多而不止也；辰，水星也；象，星象也；漢汨，亦天河也。言天漢本天河，特金之餘氣，秋夜最明，又曰明河。凡天時作大水，則水星守天河，更天河中多星辰而密厚。若此者，必主大雨。

五色交錯，赤黑相兼，天威雹凍，神怒雲簽。

五色，赤紅青白黑色；交錯，縱橫擾雜也；相兼，色混而不齊也；天威，言皇天之威，有不忻悅，故肅殺一時而降雷雹也；神怒，言雷神震怒，揚威鞭而交飛也。凡平旦時，見天上有五色雲氣交錯，兼赤黑多而往來擾亂者，必主大雷雹風雨也。一云，黃色簽少必雨少。

漫灑輕吹，遠邇而人君惠重。

漫灑，陣雨忽降也；輕吹，煖風披拂也。若此者，人君何德以致之，則遐邇蒼生，感惠政而來王之民也。凡時月風和雨細，不損禾稼，此人情順化，上下同心然也。

迅飄頓瀉，高低而逢主猜嫌。

迅，猶速也；飄，去而急也；頓瀉，陡然傾注也。言急風惡雨，震地崩山，水勢飄薄。若此者，大不祥也。乃人君失政致之，故災害及民物，必有奸宄事。

君正臣忠，先風後雨以祥審；上驕下諂，始雨後風而禍占。

君正臣忠，風調雨順。上驕下諂，旱魃霖淫。凡先風後雨，陰氣順也。先雨後風，陰氣逆

也。一曰：初雨便晴，德化順行。主君臣和睦之象。若雨後雲尚滿天而陰者，主君臣不和。又曰：夜雨日晴，君責臣罪；日陰夜晴，臣謀主上。如晝夜俱陰，主大凶變。

鎮逆入河，法令急而淋潦。

鎮，乃星名。鎮星，中央土星也。若此星逆行入天河，主法令急酷，淋潦爲民物之災戾也。

熒惑反求，致理乖而旱炎。

熒惑，南方火星也。若與辰星相犯，或入天河，必主大旱。乃政理錯亂以致之。

驗陰陽開闔之節。

闔，猶閉也。言天地閉塞成冬，則否體驗之亦達。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泰體驗之亦達。又須審看何日時也。一曰：陽開陰闔，各有節序。

達璿璣運行之數。

璿璣，天象器物也。《舜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其圓而運轉者，爲璣；其持正者，爲衡。圓者，徑八尺，以璿珠爲之，懸而運之，以象天之形；直者，長八尺，以美玉爲之，孔徑一寸。從下望璣，以視星辰之行度，以觀天象也。日月五星，皆以此度知其盈縮進退焉。馬融曰：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所謂衡者，其橫簫也。璿爲璣，玉爲衡者，重天象也。夫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烏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烏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烏轉而北。仲冬，則虛轉而西，昂轉而南，烏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烏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是也。

四仲加變，朝中夕半以興雲。

四仲，子午卯酉也；朝中，午時也；夕半，子時也。凡四仲年月日時，若太乙初移宮，有雲掩日而青黑潤明者，必主有雨。言早辰及日落，加之雲變故耳。

六壬發轉，龍水支干而致雨。

六壬占常以月將加月建及月朔占，神后爲大雨，大冲爲小雨。若依鬼谷神課，則以月將加時，順數至雲起方上傳，成四課而論之也。若依大六壬占，以月將加正時，視支干三傳而得水騰於上、火伏於下、青龍升坐、玄武入穴，必主有風雨。萬驗無差，但節前三日不占。

支干雨位，非其所以無多。

支，乃十二支也，即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干，乃十干也，即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干支之任，天地以之分野，各有所屬也。若欲推極其妙，必當以分野定之。凡斗光、日氣該雨不雨，各有方位、分野而降雨也。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蠻，戊韓魏，己中州，庚秦，辛西戎，壬燕，癸北狄。如十二辰，則子爲齊，丑吳越，寅燕，卯宋，辰鄭邯鄲，巳楚，午周，未秦，申晉，酉趙，戌魯，亥衛。

月宿十精，當其方而遍溥。

春三月，丁丙日；夏三月，戊己日；秋三月，壬癸日；冬三月，甲乙日。已土四季八日，皆土旺用事。今以日值庚辛，名月宿十精日，其日不問有無雲氣，但逢此日，必主大風雨。若陰雲不定，陰雨不應，是土旺用事時，庚辛方則應。春、夏、秋、冬，如前，八日則應。

金水出入，起風霧以連天。

金星、水星，情性不定，或主雨，或主風。凡金水二星初出入之日，必主風雨。

畢月相逢，布雲雷於下土。

月犯畢宿，必主有雨。一曰：日月離箕宿，則多風；離畢宿，則多雨。所謂星有好風者，有好雨者，是也。

銅雀屏氣，池枯而徵烏翅張。

銅雀，烏名也；屏氣，韜音不鳴也；池枯，言池塘乾涸也；徵烏，雲氣也。如此之時，必徵烏展翅而現身也。凡出處，主大旱。銅雀之烏，長安西域有之，鳴則五穀豐熟。今言銅雀屏氣，是韜音不鳴也。又蚑蚑蛇有四翼，一名徵烏，凡見處，主三年大旱。

石燕翱翔，川溢而商羊鼓舞。

石燕，藥名也，中岳少室山有之。謂石燕若飛，則主有雨。故唐詩云：石燕拂雲晴亦雨，故耳。商羊，亦烏名，鼓舞，跳舞也。齊國時有一足鳥，每舒翅跳舞，齊侯怪之，問於孔子，孔子曰：此商羊鳥也。若此烏舒翅跳舞，則主大雨爲患。出處驗之于時，齊國果然久雨，爲民物重災。

戴君之德，五徵不亂以維新。

戴，猶感也。任於首曰戴，言民感戴君王之德，則五徵有序而不亂。五徵者，雨暘寒暑風，皆及時而應之。徵，猶驗也。小事有徵，大事亦然。凡此五事不亂，至天下太平。

任相之賢，十義無虧而治舊。

言人君得賢宰相任用之，則天下大治，以其十義無虧，故耳。十義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隨、長德、幼順、君仁、臣忠也。無虧，言十義略無一缺，必是賢輔，則天下蒼生子服，風調雨順而時序不失，治化復如唐虞也。凡先風後雨爲順，先雨後風爲逆。若君臣相得，國家必大治。陰陽順逆，各有其序，而不失也。

尊天貴地，徵秘法以推誠；敬鬼重神，握玄機而定譜。

言人君欲求事之有徵，必竭誠意而可也。覆我者天也，載我者地也。言天地不可不尊重也。言欲求事之有徵，必竭誠意而可也。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鬼神之爲德，又不可不敬重之。達此則玄機歸于掌握，豈特譜叙而贅之也。

明・茅元儀《武備志》卷一六四《占度載・占風雨二》　玉帝親機雲氣占候

茅子曰：凡占之象，俱不録圖。此圖獨録者，以其詞奥，不録不悉也。有雷而不言者，以其録在風雨也。專言雷者，已別具。

觀太陽



燄火出師

太陽初升，有黑雲如雞頭，如旗旂，如山，如陣鳥，如龍頭，如蛇，如魚，如靈芝，如張蓋，如牡丹狀，並應本日未申時有雨。如魚鱗，主有風。

燄火會金虎出遊

巳午時出，未應；未申時出，酉應狂風驟雨。乾上出，有誅伐；坤巽艮入，無。震坎出，霹靂雷電；離兌出入，大善。



燄火帶煞

燄火會金虎，帶雷煞□□，來日未申時，霹靂大雷雨狂風，誅人伐廟等事。昏天暗地，飛雲來掩日不開，有雷雨不小。



燄火衝駕

燄火衝駕，巳午時有此雲氣，應未申時雷雨。若未申時現，應酉戌時雨也。



燄火會雨

燄火會雷霆大煞，又名赤雞赤鵝，主本日未申時雷霆大作，折樹誅人，驟雨傾盆也。



雨師化水

金火大煞至宮，又名雨師化水。春月主當時風雨，夏秋月應未申時雨。



燄火展旗

燄火下水府展旗，發號施令，申酉時發現，應當時雷雨霧霓，陸地沉波；若半夜子時發現，應次日震雷大雨。

燄火帶虎

燄火帶白虎出遊，主來日未申時雷雨大作。



雨師倒海

雨師倒海，主頃刻雷電大作，霖雨傾盆。



燄火出令

燄火出神霄號令，主當日申酉時烈風震雷，大雨傾盆，飛砂走石。



徵鳥現跡

此徵鳥現跡，又名赤鼠。五、六月南方有此之象，中夜天河內又無雲，此乃久旱天數，不可禱也。



金虎出戰

金虎大煞會戰，主未時雷雨大作，霹靂震動，誅邪折樹，飛砂走石；三月下大雪。如無雪，則有雷雹。



熒火轄雨

熒火號令，雷部諸煞聽命，主未申時狂風飛砂走石，霹靂雷電，驟雨傾盆，拔樹誅妖，天地昏暗。



熒火遣煞

熒火遣金虎傳令，主三日內雷雨大作。



都水出遊

此是斗中使者，名都水使者出遊。主當日未申時風雨大作，遍濟通流。又看北斗左或天河中有濃雲，二更時前後應。



火鈐號令

北斗陽芒，火鈐將軍擲火號令。又曰，赤蛇。五六七月壬子至丁巳日內有雲氣如此，乃旱數，不可祈禱，天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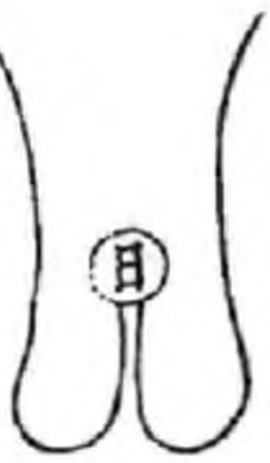
獨雷太乙

熒火與太乙相會，若在今日現，主來日狂風大雨，伐樹、誅人。一占：主本日未申時雷雨大作，誅妖、伐屋、折樹。



熒火纏舍

熒火傳舍，或成段如布幔，去千丈，主大旱、狂風。若如此蔽日，主未申時雷雨大作，誅人畜。如掩日，雲帶望異方，主殺伐。



熒火展翅

太陽東方，升殿時有此黑雲氣，主當日申酉時雷雨大作。



熒火伏氣

太陽升時，東方如此黑氣闌遮，此爲太陽晶伏氣，主當日未申時雷雨、閃電。自震巽方起，又起東南風。

觀太陰

辛天君出遊

辛天君帶金火出遊，四處無雲，黑雲如此，或如龍蛇形蔽月，主未申時雷雨大作。

乾精大煞

乾精大煞，黑雲如魚龍雙行度者，三日內風雨大作，轟雷掣電，伐廟。

熒火轉陰

熒火早辰有如此雲氣，主當日午未時雷雨大作。如本日不應，定來日午未申時雷雨大作。只有震雷、疾風、驟雨。



辛君步月

此二象皆名辛君步月。子丑夜現掩月，冬天主有雪凍，夏秋主風雨、雷電，并有蟲蝗食物，人間遭劫。春三月形如龍蛇多者，六七月風雨多也。



辛君與使者出遊

來日未申時雷雨大作，沉天沒地，誅人伐畜，雷霆霹靂。



雨師現水像

雷公使者度天河，領水入黃道坎宮。應亥子丑時有雷雨大作。



辛君遊月宮

黑雲如蛇，自兌方而入月宮者，主三日內必有大雨。



辛君遊月宮

黑雲如蛇，自兌方而入月宮者，主三日內必有大雨。



辛君會雷霆

辛天君會雷霆大煞遊月宮，有黑雲如龍蛇形，自巽方入月者，主明日猛風驟雨。



陰陽相戰

陰陽相戰，此兆否極泰來，三日內有風雨。



使者化陰氣

使者化陰氣出坎，天君得旨，化陽轉陰，先施水氣，應在五日後有小雨連發之兆也。



雨師灌天河

社令雷神叩天河，取水尅離宮。應三日後陰沉天氣，四五日後有雨無雲之兆。



使者探月

寅午戌夜一更前後有此兆出，擬於申酉亥子日天陰樞機動，三日後雷雨大作。



有白氣射斗口貪星，應來日未申時微雨；有白氣射巨祿文星旁，亦如之，白氣通。



觀北斗鼠形戰陰

此象應三日後有雷。先乾坎方雷雨大作。



使者會七煞出遊，即陰陽大煞，主來日申未時雷雨大作，迅雷驟雨而行殺伐。斗口若無雲射入，則主大旱也。



使者會北斗都水使者，主來日未申時或戌亥時，必有雷雨殺伐。



使者朝斗，有此黑雲氣，來日未申時先雨後風。若斗口有白氣先入，後黑氣蓋過，來日未申時狂風刮地，大雷雨，飛砂走石；黑雲通，蓋過斗七星，不現斗口，有閃閃龍光，至中，雷轉至次艮方，來日申酉時風雨、雷電交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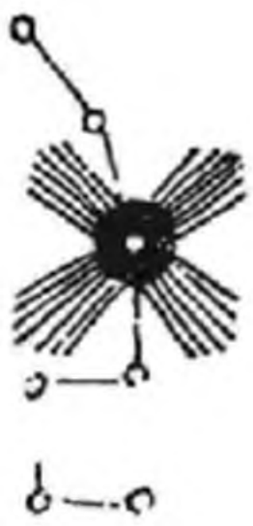
使者令天罡趕殺，一二日內主雷雨大作。

使者領火雷五鬼出遊，即使者與五氣雷公也。主來日未申時雷雨大作；無雲則大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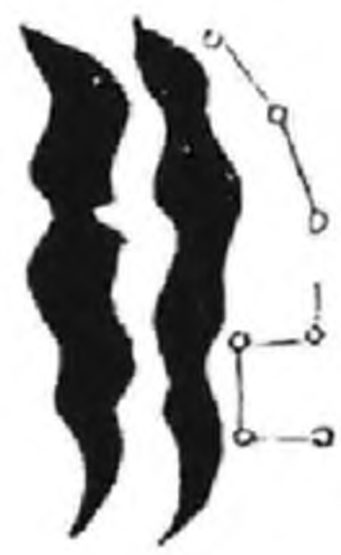




太乙交宮，黑氣如雲遮來朝斗，并有墨黑雲蔽斗者，至當夜有雨，來日大雨。若開了，主明日未申時雨。



使者會雨師，先黑雲如龍蛇，或如飛鳥、破絮，先從東北而來，先挂廉貞星兩畔，主三日內雷雨大作；後遮廉貞星黑一時久者，主來日未申時雷雨。



雷神出遊，申酉戌亥子丑時方現象，主朔風大雪。



雷神來斗中，主明日亂風刮地，飛砂走石。



赤雲如此侵遍北斗者，主久旱，不可祈禱。否則，蝗蟲火光，盜賊熾也。若光芒長，是天災劫數也。



天罡會太乙，二日內主陸地成流，霹靂大震，伐廟誅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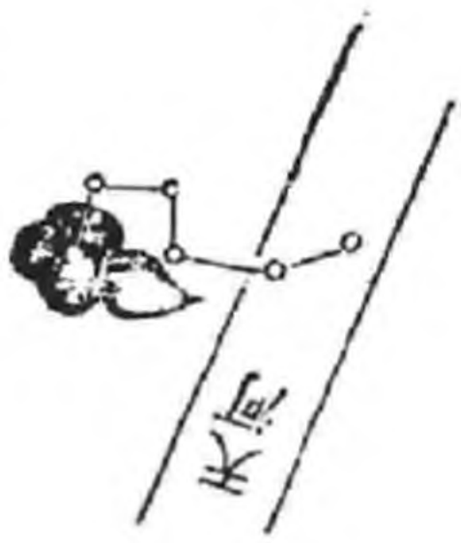


使者入都水司，應在四水宿日天陰，二日後有風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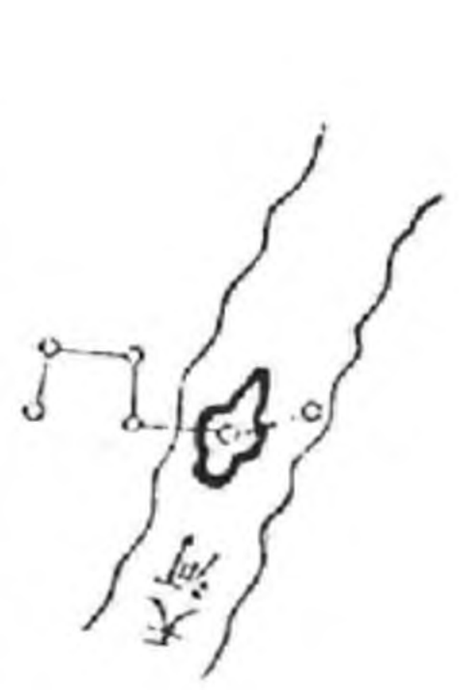


觀南斗

使者過河，如黑猪形，如陣馬過河，明日未申時大雷雨，□□河中有聲如風聲，名□者捲水，來日大雨，平地波濤。



金星察訪人間，主三日內定有雨。



□□□

雲多黃黑。曉望南行，雨雷立見，躍躍猪氣，山奔而七子之期。七子，應在七日也。鬱鬱離風乾去，以八辰之索。入辰，亦應入日。雲帶橫列，寅卯爲甲乙之名。日位次當，辰巳作丙丁之色。午未之間，見戊巳日，以無差。坤申之上行雲，庚辛日而不易，若當炎旱，熒惑少退于河津。火星守天河，及河中星象稀少，主旱。或遇霖霪，辰象曜繁于漢泊。天河星多，皆(生)〔主〕雨小。兼以天威，雹凍神怒雲霰漫洒。輕吹遠邇，而仁君惠重，君正臣忠，先風後雨以詳審。上驕下諂，始雨終風而禍占，填逆入河，法令急而淋潦。填星，土星逆行河也。熒惑犯木，政理乖而旱炎。熒惑，火星也。若凌犯辰星，主旱。明陰陽開闔之節，達璇璣運行之數。四仲加變，朝中夕半以興雲。四仲，子午卯酉也。凡四仲年月日時，若太乙移宮，有雲掩日，青黑明潤，必雨。朝中，日午時也。夕半，夜子時也。六壬發傳，龍水干支而致雨。支干兩位，非其所以無多。月宿十精，當是方而遍溥。春三月丙丁，夏三月戊巳，秋三月壬癸，冬三月甲乙日，土王用事。時庚辛日，各月宿十情日，不問有無雲氣，但逢此日必大風雨或陰雨。不應，是土王用事，時庚辛方應。如春三月，丙丁應也。金水出入，起風霧以連天。金水二星，初出初入之日有風雨。畢月相逢，布雲雷于下上。月犯畢星，主雨。銅雀屏氣，池枯而徵鳥翅張。銅雀鳥各鳴，則五谷熟。屏氣，不鳴也，主旱。又蛛蛛蛇有四翼，名徵鳥也。見處主三歲大旱。石燕翱翔川溢，而商羊鼓舞。石燕，藥名飛，則主雨。商羊，一足鳥，舒翅跳舞，主水災。戴君之德，五徵不足以維新。任相之賢，十義無虧而效古。尊天貴地，徵秘法以推誠。敬鬼重神，握玄機而定譜。

一查四七風雨歌，雷門掛榜，二十四歛火。大率不出前賦，但以此賦熟讀細玩而定五行生尅之理，則無有不應者。故餘書畧而不録。

明・談遷《棗林雜俎・義集・緯候》 五行

東粵李潔曰：久晴遇丙丁，必雨；久雨遇丙丁，必晴，而庚甲次之。若遇丙丁而不變，是請日月不換。丙乃天地之病，故病從丙也。北方淫雨，百姓即請官吏祈晴，仁政之先務也。南方往往太遲。八月有二，《易緯》以節，《呂氏春秋》以方。烈風多起於戊日，而箕宿次之。

侯氣室

順天府治有侯氣室。每立春，先期五日奏遣欽天監習占候者二人，往設琯電紅日隨。北電南風吹。南電雨如雷。

定三方

東風巳酉丑。西風亥卯未。南風申子辰。北風寅午戌。東北乙坤辰。東南甲乾丁。西北癸巽庚。西南午艮辛。

逐月惡風法

正月初十、念二天神降逢大殺，午時後有風，無風即雨或雨平。二月初三、十一、十四、念七天神下降交會，酉時有大風。三月初三、十七、念七諸神上界逢星辰，午後有大風。四月初八、十五、念三日諸神逢太白，午後有大風。五月初五、十二、十九諸天王上界之日，申時有風。六月十一、十九、二十乃地合，申時主大風。七月初七、初九、十五、十七、十九主大風。八月初五、初八、十二、念七日主風。九月十一、十五、十七、十九日主風。十月十五、十八、念九府君朝上屆，卯時大風。十一月初一、初十、十九有大風。十二月初五、初六、二十、念八有大風。

定針風雲法

春夏二季必有暴風。若天色濕熱，午時後或風雷聲所作之處，必有暴風，宜急避之。秋冬二季雖無暴風，每日行船，先觀西方天色清明，由五更至辰時天色光光無變，雖有微風，無論順逆，行船無虞。

定逐月風汛

正月初十、念一日乃將軍降日，逢大殺，午時後無風則雨。

二月初九、十三、念四日，酉時主風。

三月初三、十七日，午時後主風。

四月初八、十九、念三日，午時後主風。

五月初五、十一、十九日，申時主風。

六月十九、念七日，卯時主風。

七月初七、初九、十五、念七日，午時主風。

八月初五、初八、十二、念七日，主風。

九月十一、十五、十七、十九日，主風。

十月十五、十八、十九、念七日府君朝上，卯時主風。

十一月初一、初三、十九日，主風。

十二月初一、初五、初六、念二、念八日，主風。

觀電法

春天電推雷。夏天左右隨。秋天電下發。冬電實其推。東電長江水。西電紅日隨。北電南風吹。南電雨如雷。

定三方

東風己酉丑。西風辛卯未。南風申子辰。北風寅午戌。東北乙坤辰。東南甲乾丁。西北癸巽庚。西南午艮辛。

逐月惡風

正月初十、念二天神降逢大殺，午時後有風，無風即雨或雨平。二月初三、十一、十四、念七天神下降交會，酉時有大風。三月初三、十七、念七諸神上界逢星辰，午後有大風。四月初八、十五、念三諸神逢太白，午後有大風。五月初五、十二、十九諸天王上界之日，申時有風。六月十一、十九、二十乃地合，申時主大風。七月初七、初九、十五、十七、十九主大風。八月初五、初八、十二、念七日主風。九月十一、十五、十七、十九日主風。十月十五、十八、念九府君朝上界，卯時大風。十一月初一、初十、十九有大風。十二月初五、初六、二十、念八有大風。

定針風雲法

春夏二季必有暴風。若天色濕熱，午時後或風雷聲所作之處，必有暴風，宜急避之。秋冬二季雖無暴風，每日行船，先觀西方天色清明，由五更至辰時天色光光無變，雖有微風，無論順逆，行船無虞。

定逐月風汛

正月初十、念一日乃將軍降日，逢大殺，午時後無風則雨。

二月初九、十三、念四日，酉時主風。

三月初三、十七日，午時後主風。

四月初八、十九、念三日，午時後主風。

五月初五、十一、十九日，申時主風。

六月十九、念七日，卯時主風。

七月初七、初九、十五、念七日，午時主風。

八月初五、初八、十二、念七日，主風。

九月十一、十五、十七、十九日，主風。

十月十五、十八、十九、念七日府君朝上，卯時主風。

十一月初一、初三、十九日，主風。

十二月初一、初五、初六、念二、念八日，主風。

清・黃鼎《管窺輯要》卷三五　室宿雜座

螣蛇

螣蛇二十二星，在室北河濱，若盤蛇之狀。一曰天蛇明大動搖，水蟲爲孽，天蛟，水蟲之長也，主水族，水中之蟲皆屬焉。星明，則水族茂，魚鹽賤；不明，反是。天蛇徙而南，則兵起；徙而北，則大水。一曰天蛇明大動搖，水蟲爲孽，天下有大水災；徙而南，大旱。〇金星犯天蛇，水災，萬物不成。〇客星守螣蛇，雨水爲災，水物不成，水蟲爲敗。〇流星出天蛇，水旱俱作，地震，有兵喪；若入之，雨水爲害，水物不成，魚鱉貴。〇彗孛出天蛇，水道不通，天下大恐。〇黑氣出入天蛇，天下大水。

雷電

雷電六星，在室宿南，主興雷動蟄。其星明大動搖，則歲多雷電；不明，則否。〇流星出入雷電，風雨不出七日。一曰赤色，旱；青白色，雨。

清・黃鼎《管窺輯要》卷三六　雲雨

雲雨四星，在霹靂南，主雨澤，成萬物。其星明，多雨，有水災；星亡，則大旱。火星守雲雨，大旱；水星守(守)雲雨，大水。

霹靂

霹靂五星，在土公南，主興雷奮擊。其星明動，則多震；不明，則否。五星守犯霹靂，其歲多霹靂、震擊。

清・黃鼎《管窺輯要》卷五四　風雨氣

風雨氣如魚龍行，其色蒼潤，或黃氣蔽日昏慘，或如積土，或累盆，黃色潤厚，朝東夕西，壓日或掩之，皆風雨之氣也。朝視日上有黑雲氣，霧壓日，日光旁射，其色慘淡黃白者，其日有風雨。晚日若入有之，則夜有風雨。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占之。雲甚厚而潤大，暴雨至。〇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重而潤，多雨。〇日始出有暈氣如車蓋，在日上者，其日雨。〇日上下有黑雲氣如蛟龍者，必有風雨。〇雲氣如黑蛇沖日，其下有大雨水；倉北氣入北斗，多大風。月初生，色黃，多晴；色青，多雨；色潤白者，大雨。〇黃雲氣蔽北斗，明日雨；白雲掩北斗，三日雨；青雲氣掩北斗，五日內雨。〇天無雲，而斗上下獨有雲，五日內大雨。〇日入後有白光，如氣自地至天，直入北斗，所歷星皆失色，

其夜必有大風。○辰星出，氣長一丈，大雨水。○太白出，氣長數丈，多風雨，所處兵起。

雜雲氣占

赤氣覆日而光大，旱。○黑氣如牛頭、龍、虎、蛇變化，黑雲氣南北陣，有大水。○白雲氣如舞，來往空中，淒風送之，大雪將下。○雲氣如日月暈，青白色，其國大水。○雲狀如龍行，其國大水；雲如巨魚疾行中天，其色蒼黑，有大風、大水災；雲氣如牛車相隨，有大水；赤雲如牛無角，三日內有大雨。

候氣法

凡氣見，近三日、遠七日內有風；雨，則災不成。故曰：風以散之，雨以鮮之。

清・黃鼎《管窺輯要》卷五七 日雜雲氣占

日下黑雲氣，如蛟龍，其日有雨。○日上下四旁有雲氣，如車相隨，有大水。○黑雲氣入日，有大雨。○日出有黑氣貫之，或一或二三，不出三日必有暴雨。不雨，則有害主。

月旁氣占

凡孟月七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之夜，皆當月暈。

暈不以其日，不出三日內當有暴風、大雨。

月暈再重，有大風。

月有兩暈，不合其月，有水。

月暈而冠，多大風。○月暈而珥，一曰有大水。

月，以正月十一日夜暈，大旱。○月，正月丙丁日暈，旱；戊巳日暈，大水；壬癸日暈，江河決溢。

月暈圍室壁，風起，大水。○月暈圍奎婁，其地水蟲多死。○月暈圍參井，多氷霜。○月暈圍井鬼，一曰旱。

月暈北斗柄三星，有大風雨。

○赤氣貫月，在夏，大旱。白氣貫月，在夏，大水；在秋，爲風。黑氣貫月，在夏，有水澇；春、秋、冬，皆爲多雨、陰晦。

月始生有黑雲貫月，名曰繳雲，或一或二，不出五日，有暴雨。

月旁有多赤雲，如人頭，兵起、流血；白，爲兵起；黑，爲大水。

月四時有昏暈，皆爲大水。

清・黃鼎《管窺輯要》卷五八 虹蜺

虹蜺者，陰陽之交氣也。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雷霆，淫則爲虹蜺。虹者，陰也；蜺者，切齒也。灾氣傷害于物，如有所齒也。一曰：鎮星之精，散爲虹蜺。又曰：虹蜺者，斗之亂精，斗失其度，則生。雄曰虹，雌曰蜺，多在日月之冲雙出。色鮮明者，爲虹；暗者，爲蜺。蔡邕曰：見于日冲，曲而青者，曰虹；見于日旁，白而直者，曰蜺。主內淫，主惑心。虹以立春四十六日內出正東，貫震中，春多雨；夏多火灾；秋多水，民流亡；冬多海賊。春分四十六日出東南，貫巽中，春大旱、灾。立夏四十六日內出正南，貫離中，大旱，麻不收。夏至四十六日出西南，貫坤中，有小水，蝗蟲爲害，魚不孳。立秋四十六日內出正西，貫兌中，秋有水，有旱。秋分四十六日出西北，貫乾中，秋多水，虎食人。立冬四十六日出北，貫坎中，冬少雨，春多水灾。冬至四十六日出東北，貫艮中，春多旱，夏火灾、粟貴。

凡虹三月出西方，有青雲覆之，夏多寒，人病瘧病疫；赤雲覆之，夏旱；黃雲覆之，夏小旱，五穀半收；白雲覆之，夏多大風，人疫；黑雲覆之，夏多大水。夏三月虹出西方，有青雲覆之，秋多寒灾，民病瘧；赤雲覆之，秋旱；黃雲覆之，秋大收；白雲覆之，夏多大風；黑雲覆之，秋多雨。秋三月虹出西方，有青雲覆之，冬多寒，民病瘧疾；赤雲覆之，冬大旱；黃雲覆之，冬多風；黑雲覆之，冬多雨。冬三月虹出西方，有青雲覆之，春多寒，人病瘧疫；赤雲覆之，春多旱；黃雲覆之，春雨調和；白雲覆之，春多狂風；黑雲覆之，春多雨水。

凡虹出南方，無春夏秋冬，所見之處，陰陽不和，風雨不時，不出三年大饑，百姓流亡不歸；虹出北方，無春夏秋冬，所見之處，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冬温夏寒，小民怨咨，五穀不成，大旱、大饑三年，哭泣相隨。一曰大旱二百八十日，民疾疫。《京房易候》曰：虹九相五。蒼無胡者，蟲也；赤無胡者，蜺也；衝不屈者，天杵也；直上下不屈者，天棓也。此五虹以丙丁日出南方，大旱。

白蜺奪日光，尊卑不別。石氏曰：虹頭在江淮、河漢之內，軒轅之變也，見即陰雨。見西方，即旱。色蒼白，則多爲喪、爲水；赤，多爲旱。

霜雪露占

霜者，季秋始降，陽氣育物，陰氣殺伐。霜者，天地之刑殺也。

年中桃再花，夏有霜；李再花，春有大霜。〇霜傷政，則蟲蝗爲災，有大水。

雷電雹占

雷者，震也。震爲雷，雷出地。《易》云：二月出地，八月入地。《雅》云：三月辰日雨，百蟲生；未日雨，百蟲死。〇三月三日有小雨，蟲喜；大雨，蟲惡。三月十六日雨，桑柘賤。春甲寅、乙卯日有雨，入地五寸，穀小貴。若不貴，至夏大貴。春甲申至己丑日有雨，庚寅至癸巳日有雨，皆爲穀大貴。春乙日俱不雨，民不耕。五穀熟。春甲寅、乙卯日有雨，米貴麥惡，赤地千里。〇四月二日、三日有雨，其年五穀熟。〇四月四日至七日當雨不雨，蟄蟲冬出，民怨咨不安。其處十一日至十四日當雨不雨，歲惡。十八日當雨不雨，大旱。二十一日當雨不雨，兵起東方千里。三十日當雨不雨，大風傷物。〇四月四日有雨，五穀貴。五日、六日有雨，宜早麥。四日至七日風，大豆熟。〇四月晦日有雨，至五月朔日大饑，其年大水，麥惡蝗生。

五月一日有風雨，米大貴，人食草木，一曰牛貴。〇五月四日至七日當雨不雨，大旱，蟲生。十一日至十七日當雨不雨，西方千里外人疾病。二十日當雨不雨，草木枯死。二十三日當雨不雨，乳母多病。二十六日當雨不雨，大旱，風至秋，九月多雨。二十九日、三十日當雨不雨，大暑熱。〇五月上辰日有雨，蝗蟲發，一曰蟲隨雨下，食禾。巳日雨同。〇五月晦日有風雨，米貴，不利在其中。

六月一日有風雨，米貴。三日、四日、六日當雨不雨，角蟲多死。七日至二十日當雨不雨，牛貴。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當雨不雨，下田水多，人死，少食。二十二至二十四日當雨不雨，十月河凍。二十七日當雨不雨，下田水，人饑。〇六月晦日有風雨，來年穀貴。

夏甲乙丙丁日俱無雨，人不畊；甲申至己丑日有雨，麥貴。夏甲申日有雨，米大貴；丙寅丁卯日有雨，穀貴一倍。〇夏甲子庚辰辛巳日有雨，蟲死；有霜，亦然。〇夏三月丙辰日有雨，百蟲生；未日有雨，蟲死。

七月一日有大風雨，米貴，人多病疽者，一曰，來年穀貴。〇七月七日有風雨，糴貴；小雨，糴大賤。〇七月二十二日當雨不雨，有大水。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當雨不雨，大風害物。二十五日當雨不雨，兵起外國。〇七月晦日有風雨，穀貴。

八月一日有風雨，穀貴。其日陰雨，宜麥，布貴，麻子大貴，至三日而止。其日晴無雲，麥不實。〇八月一日當雨不雨，有大雷。二日至五日當雨不雨，秋大霜，民病。八日至十五日當雨不雨，多大風寒。十九日當雨不雨，民多妖言。二十日至十五日當雨不雨，兵在外者，罷；十八日至二十日當雨不雨，民多妖言。二

十一日當雨不雨，牛貴二倍。二十六日當雨不雨，冬大雷。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有雨，牛貴。〇八月晦日有風雨，來年有水，有旱。《京房》曰：八月晦日昏，繒布貴。人定時雨，貴人賤，賤人貴。夜半雨，米貴，嬰兒多損。雞鳴時雨，兵起。一曰：夜半雨，雨所下，寇賊起。雞鳴雨，兵事急，民徙其鄉。

九月一日有雨，麻子貴十倍。二日有雨，貴五倍。一曰：九月一日有風雨，來年春旱、夏水。九月一日當雨不雨，天下有怨。〇九月晦日有風雨，有水，歲惡。不雨，民多死。二十日當雨不雨，霜早降，殺物，人棄妻子。十二日當雨

十月一日有風雨，年旱，來年夏多水，麻子貴，其歲惡。〇十月一日大雨，米大貴；小雨，米小貴。二日雨，麻子貴五倍。三日當雨不雨，兵起西北方。七日、十日當雨不雨，江河決，水逆流。十三日至十五日當雨不雨，多大風寒。十九日當雨不雨，小兒病。二十五日當雨不雨，冬温無水，連年民病。〇十月晦日有風雨，穀貴五倍，人多死。

十一月一日有風雨，人多死。四日當雨不雨，大旱。八日至十一日當雨不雨，乳母多死。十六日當雨不雨，民不安居。二十二日當雨不雨，江海決，魚行人道。二十九日當雨不雨，民多死亡，貧者富，富者貧。〇十一月晦日有風雨，春旱，穀貴五倍。〇十一月晦日雨水横流，天下饑。又曰：冬大雨水，君死國亡。

十二月一日有風雨，來年穀貴，春旱夏多雨。四日至六日當雨不雨，大旱。九日至十二日當雨不雨，多大霧。二十日當雨不雨，有角蟲爲賊。二十七日當雨，三月旱。〇四月十八日不雨，天旱、冬温。三十日當雨不雨，有大風雷。〇十二月晦日有風雨，春旱，冬壬寅、癸卯有雨，春穀大貴。甲申日至乙丑日雨，米大貴。庚寅日至癸巳日有風雨，米賤，收穀者折閱。

春雨甲子，六十日旱。夏雨甲申，五穀熟。夏雨甲申，五禾美。秋雨甲申，六畜多死。冬雨甲申，人多病。春雨乙卯，夏糴貴。夏雨丁卯，秋糴貴。秋雨辛卯，冬糴貴。冬雨癸卯，春糴貴、大旱。

凡先風後雨，爲順；先雨後風，爲逆；雨止而風不止、霧不散者，國亂人災。〇凡先雷後雨，其雨必小；先雨後雷者，雨必大也。〇凡候雨，以朔晦弦望雲氣四塞，皆雨；東風，則當日雨。

黑雲氣如牛馳者，（者）有暴雨。〇黑雲如馬者，三日内大風。〇黑雲氣如浮船者，雨蒼。〇黑雲細如擲綿蔽日月，五日内雨。〇雲如兩人提皷桴持，有暴雨。〇黑氣如羣羊奔走，五日内雨。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塞之雲，雨徵也。〇五岳之雲觸石而出，皆不崇朝而雨。

《京房》曰：六甲日有雲四合，皆當日雨。多雲多雨，少雨少雲，萬無一失。〇六甲日無雲，一旬少雨。月離畢之陰，則雨；離畢之陽，無雨。日旁有赤雲如冠珥，不有大風，必有大雨。

雨占

凡風雨不節，則民饑。人君與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序，則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蟻封穴，大雨將至。〇鸛鵲呼鳴上騰，雨將至。

凡占雨之法，每日平旦看候，東方青雲，甲乙日雨。〇有赤雲，丙丁日雨。〇黄雲，戊己日雨。〇白雲，庚辛日雨。〇黑雲，壬癸日雨。

占雨之法，又以甲申日視其諸方，若東方有雲，甲乙日雨。〇南方有雲，丙丁日雨。〇中方有雲，戊己日雨。〇西方有雲，丙丁日雨。〇北方有雲，壬癸日雨。

凡春甲子日雨，六十日旱。〇夏甲子雨，損穀。〇秋甲子雨，六十日水，米貴。〇冬甲子日雨，夏田不收。凡正月甲乙先雨，春有大水。〇丙丁先雨，夏有大水。〇庚辛先雨，秋有大水。〇壬癸先雨，冬有大水。〇戊己先雨，季夏有水。

月占雨法：正月一日至八日當雨不雨，春風。〇二月十九、二十八日不雨，三月旱。〇四月十八日不雨，天旱、冬温。三十日當雨不雨，有大風。〇五月七日不雨，大旱。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不雨，旱。〇七月十二日不雨，有大水，禾不收。二十八日不雨，仲冬有大雪。〇八月一日不雨，有大雷。五日、十二日不雨，霜爲害。二十五日不雨，冬有雷。〇九月三十日不雨，有水。〇十月十日、三十日不雨，河水逆流。二十八日不雨，冬温不凍。〇十二月六日、十日不雨，有大雪。二十七日、三十日不雨，有大風雪。一年之中，合當雨雪，先後一日皆同占。若不雨有風，陰應之，亦吉。

天雨布帛及血兼鼈火等，皆爲大喪、大水。〇天雨如黑，大水。〇天雨水，一云，旱、水。〇天雨絲綿，天下有水。〇天雨忽下如水銀，是謂刑祖，不出三年有大水。

霧部占

霧者，衆邪之氣、陰來冒陽。〇氣霧冥冥，冬行夏令而至。〇凡三月一日不

雨，七月、九月有大霧；六月十二日不雨，有大霧；八月二十一日不雨，有大霧；九月一日不雨，有大霧。○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已上，或一月、一時，或雨不沾衣，(有)有土色，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若不大旱，外主水。○天雨土，有風曰霾。○天雨土，色赤青，主水。○朝霧急起，必有大雨。○慕霧夜起，來日大風。○久陰有朝霧，午後有雨。○霧終日，色黃，小雨；色黑，暴水、旱；色黃，一云上功，或有大風。

清・黃鼎《管窺輯要》卷六一　地支十二辰五音法

子爲陽宮土，主帝王。○丑爲陽徵火，主旱，主火災，主宮寺，主口舌。○寅爲陽徵火，主旱，主火烽燧。○卯爲陽羽水，主雨霖，主水，主霧。○辰爲陽商金，與大將軍，主吏士。○巳爲陽角木，主疾病，主憂患。○午爲陰角土，主后妃。○未爲陰徵火，主庶人，主土工，主蜚蟲，主誥，主書檄，主旱。○申爲陰徵火，主郵驛尉候，主旱、火。○酉爲陰羽水，主霜雪，主雷電，主陰沉，主電。○戌爲陰商金，主小將，主兵刃。○亥爲陰角木，主死喪、災泣。

李先生曰：自子至巳，皆爲陰律所生，故爲陽；自午至亥，皆爲陽律所生，故爲陰。

五音相動風占

宮日，風從子午宮來，爲宮動，主人君出行，急風暴起，急出有急令，慢風慢出，有喜令。此□□干之遠近。

宮日，風從陽宮來，山陵崩壞，人君出行，地動、旱、有土工；風從陰宮來，地震裂；若后出行，又爲旱。一曰：陰宮之日，風從子午宮來，君出行；陰宮之日，風從子午宮來，后出行。

宮日，風從子午宮來，時加子午，爲重宮，君欲行，大臣走，又爲風雨不調。

官日，風從卯酉羽來，爲官動羽，主大雨；不則大臣出走，復旱。宮君羽臣，君怒臣走；宮土羽水，土盛水衰，則火起，故復爲旱。時加羽，爲重羽，即有雨，五穀成。

宮日，大風從乾來，有暴雨湧水。若風不揚塵，氣和暢，日光明盛，不寒滲者，國有喜令。從艮來，山陵崩壞，人君出行，水湧地裂。從巽來，蝗蟲生，害五穀。從坤來，有土工，鳥獸爲害。

徵日，風從陽宮來，土工起，大旱。

徵日，風從王相來，歲大旱，又爲火災。

徵日，風從陽羽來，四隣有事，寶物至，陰盛陽，且有雷電霜雹，諸侯大臣多〔失〕，火災，四夷有兵；從陰羽來，寶物出，多震電，四夷有事。

羽日，風從陽宮來，有(才)〔財〕物聚，君有吏令，邊兵起，土工興，將受命，有集會，有寒雪雹；從陰宮來，雹寒傷物，有水，有土工。

羽日，風從羽來，有白衣聚，有大喪，(夫)〔大〕寒，雪雹，期五日，遠五十日，且有大雨；從南方來，國有憂，人多病，雨；從北方來，賊聚水中，且有雪雹。陽羽日興，陰羽夜應。

羽日，風從商來，有兵圍城，不戰，邊有急，關梁不通，大雨，各軍不利。金水相和，故不戰。羽爲商，除害象，臣爲君討戰，故動必大雨，不出戰，故也。

商日，風從徵來，國受令，兵行，將在外，兵還不戰，臣受兵令。而徵爲號令，商爲兵，受徵克，故兵退且有旱。時加徵，爲重徵，有大旱。

商日，風從陽商來，有白衣聚衆，且大雨，關梁不通。

角日，風從羽上來，有大雨，土工興。

羽日，風鳴條已上，發止於羽，及卒起宮宅之中，皆爲聚衆。若寶物出，入船渡水，物變之事。若風從羽來，時加羽又止於羽者，有大雨水，亦爲有酒食者。

宮日，風從徵羽上來，皆爲民不安；羽上來，爲水澇；商上來，爲火，須蓬勃叫怒，吹沙走石，日光昏慘，乃占。後同。

徵日，時加徵，怒風勃；風從商上來，天色黃黑疾作，火燒倉庫，止於商徵者，疾。

徵日，時加羽，勃風從徵商角上來，天昏暝，爲燒市。

羽日，時加羽，風起羽，有疾疫，以風止處爲災，止之月如止寅，則正月止也。

五嶽之音風角占

五嶽之音，以納音爲論。若風發〔屋〕折木，揚沙走石，或至三日以上，乃占。不如是及不盈時而止者，雖凶，亦無大害。

清・黃鼎《管窺輯要》卷六二　風之遠近總占司天監李淳風占

從十里而來，則動葉；自百里而格，則鳴條；搖林木葉核，爲二三百里之限；折大小枝幹，乃四五百里之約；飛砂石，有十里之遠；拔大木，及千五之遥。半日半夜，爲五百里之風；一日一夜，是千里之化；三日三夜，則風起三千；七日七夜，則風遍天下。若近川澤、水濱，風氣異常，可話。○巽爲風，風從

虎，虎嘯風生。

凡風起，多有雨應之，如子日東風卯日雨等是也。常以平(但)〔旦〕候風：從東方來，正而不轉移，一日或半日者，至其冲日，皆有雨。若多疾者，雨多風微；遲者，雨少。從平旦至鷄鳴爲一日，其暴雨不在東風之應。

清・黄鼎《管窺輯要》卷六四

主將黄公政

亢金龍直日，有飛沙并走石。夏冬逢此日，輝庭；春天大風，半陰半晴；秋露遮天，路客驚。

王常

氐土貉直日，春天陰雨，風大惡；夏天泥濘，天色昏昧，晴，更看卯寅霞霧起；秋冬，半雨半晴。

李真

房日兔直日，春天陰，雨大；夏天有雨，天色昏昧，晴，更看卯寅有霞霧起；秋冬，半雨半晴。

丘武

心月狐直日，必天陰雨，有風。春夏泥濘，天色昏昧，晴，更看寅卯霞霧起；秋冬，半陰半晴。

封軍

尾火虎直日東南，春夏天陰泥濘、昏昧，要晴，看寅卯霞霧起；秋冬，半陰半晴。

趙隆

箕水豹直日，春夏濛濛細雨輕，天有風色，巳前晴明，更聽群鴉聲噪；秋冬，柴薪貴似銀。

周雲

斗木豸直日，春夏陰雨、晴明，看巳前，更聽群鳥聲噪；冬，炭柴薪貴似銀。

文相

牛金牛直日，春天有風，半陰半晴；夏秋風起，勢如顛。春冬若值須便雨，辰酉時中必定晴。

郭海

女土蝠直日，須知平半雨，夏秋風勢如顛。春冬若直須便雨，辰酉時中還要晴。

胡英

虛日鼠直日，有大風起，春日、秋天雨不成。若直夏冬，天氣轉直順，三日始天晴。

危車

危日燕直日，還早大風起，春日秋天雨不成。若直夏冬，天氣轉直順，三日始天晴。

氏立危

室火猪直日，多風雨，春夏逢之，早晚晴；坤艮秋冬霞霧上飄飄雨，下便難晴。

荷元

壁水貐直日，多風雨。春夏逢之，早晚晴；坤艮秋冬霞霧上飄飄雨，下便難晴。

龍王

奎木狼直日，霞霧起，若逢春夏還晴。東西更若生輕霧，必主天陰雨又晴。

謝月

主將王珣忠

婁金狗直日，有風雨生，凍冷正冬聚雪，作風生雨，收霞氣大如掌，車馬行人莫住停。

唐文

胃土雉直日，春天大風雨，正冬聚雪，作風生凍冷雨，收雲散大如掌，車馬、行人莫住停。

伍交

昴日雞直日，天氣轉日間平静，夜逢星，風從旦暮，夏秋雨，春雪，冬天又作陰。

鄭昌

畢月烏直日，日間平静，夜間星，風從旦暮，夏秋雨，春雪，冬天又作陰。

陳旺

觜火猴直日，大風雨，風起朝東，並見晴，春夏濛濛細雨傾，秋冬還見，有陰刑。

霹太

參水猿直日，大風起，風起朝東，並見晴，春夏濛濛細不濕，秋冬要見，有陰刑。

井木犴直日，遇有風雨，風起朝東，要晴，春夏微微有細雨，秋冬還見，雨陰陰。

鬼金羊直日，濛濛霧起，巳前辰後雨陰陰，春正夏午休離傘，冬雨秋晴切忌心。

柳土獐直日，濛濛霧氣起，巳前辰後雨陰刑，春正夏午休離傘，冬雨秋晴切忌心。

星日馬直日，天氣轉卯前霞上，未時晴，秋冬若遇半日雨，春夏逢之月朗明。

張月鹿直日，風雨并大熱，午前雲迷太陽，程更觀未向，生黑氣雨雪，秋冬春夏陰。

翼火蛇直日，有風雨大熱，午前雲迷太陽，心更觀未向，生黑霧雨雪，秋冬春夏陰。

軫水蚓直日，陰氣上，必須己酉還生，春天有霧冬有雪，秋夏炎暄霞火形。

占陰晴訣

雲加牛狀，主雨。如碎魚，白色遍天，亦雨。平明時，有紅雲不散，霧氣亦結，有黑雲離之，亦雨。雲若黑沉而接日，亦雨。早霞雨。未雨有雷，必無雨，有雨亦不大。雪如碎團，主晴。紛匕者，是。晚霞晴。有毫氣如火，來日晴。天河中如有雲似紅火一團渡天者，亦主大晴，不吉，又主旱。年初一日觀南斗中有紅氣遮着，大旱。如□雲遍天，日墜而變者，亦雨。若四方雲如火，明光不散，大晴。若月有白暈向臨月邊者，來日雨。月紅暈，晴。

清・黃鼎《管窺輯要》卷六七 水部占

凡日出值乙卯日，有大風；卯上來，暴有大水。○正月甲乙日春雨，有水；丙丁先雨，夏有水；庚辛壬癸倣此。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 雙石峯有雙石寺，神禹跡在焉。予主康甲夫時，往游之。三五里外望見雙石峯，有瀑流如匹練垂天半，【略】瀑流挂壁上，橫飛斜挂，萬態千狀。俗傳此水爲羅漢運糧處。鄙俚可笑。聖元曰：時有魚自下逆水而上，乘水勢沿石壁而登其巔，不知其爲水往也，此爲雨兆。若自上順流而下，雖久雨必晴矣。余曰：必鮎魚也。曰然。非鮎魚即墨魚耳。

清・揭暄《璿璣遺述》卷六 風雨實徵

凡風雨將至，必有所徵。有以日徵：日出時，雲多破漏，而日光散射；朝日出，光黯淡而色蒼白；日初出，雲即擁起而掩日；昏暈，俱雨。有以月徵：晦朔弦望，雲漢四塞。朔日至上弦，視月兩兗，近日一角稍稍豐滿者，雨；月生齒，月能射日，月昏月暈者，雨。又云：南耳晴，北耳雨。有以星徵：滿天星動搖，星芒角，星淡白而大，星突而若懸，近而欲墜，天河星多，俱雨。北斗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爲暴雨。有以氣徵：天低氣昏，游氣浮蔽，雲勢四合者，雨；濕氣滿空，竈烟宛蜒，晨氣大暈，俱雨；白氣冲上，結爲黑雲，有尾迤下不散，則雨；忽然氣蒸霧密，即大雨。有以雲徵：黑雲忽擁起，曉霧開而復擁，俱雨。黑雲流動，不雨。《京房飛占候》曰：雲如水牛、群羊、飛鳥而黑，五日雨。日出雲蔽不散不移，日中時雨。雲從西北來者，雨；從東南來者，不成雨。有以濛徵：天濛帶黃，春則必雨，冬則必雪。有以雷電徵：雷先鳴，不雨；電光無雷，不雨。諺云：南電千年，北閃眼前。其理俱同。有以風徵：久風息，必雨。日烈盛熱氣蒸蒸無風，半日必雨。有以時徵：春大寒，夏熱蒸，秋忽涼，冬忽濕，俱雨。夏無風而蒸炎逼，大雨。夏雨必連發三日。夏日雨脚狹湊而大，冬日雨脚潤，久雨徵。有以方徵：晨東南黑雲堆積，昏西北烟霧累層，又朝視東方雲如積土，北方雲多黃黑，暮視西方氣如累蓋，雲望南行，即雨。有以地徵：如荆楚春冬北風，亦不雨。江南先雷、風，亦不雨。桂林每雨，必先起風。黔多雨。滇多西南風。中土西北一帶少雨。夏僅微零，不能濕土。有以人徵：背心較通身更熱，目能視日，雨。頭癢、髮潮、中濕、面赤、耳熱、體燥、肢痛，則先風後雨。有以物徵：密雲四布，牛羊啖食忽遽，似求速飽者，雨。蠅蚋蚤蚤，吮咂忙急；螻蛸之屬，倉惶飛鳶；穴處者，群出於外，蟻蛭封，蟻移穴；鸛鳴垤、鳩喚，雨。鴈鷺群，俱雨。鳥鵲飛噪環舞，魚浮水面跳躍，蚓過路，蛇暴日，先風後雨。至如諸物，則琴音不清，鼓聲不亮，池水沏緑，水腥濁，燈無風而焰閃倒，俱雨。礎石

潤，真試金石潮，樹汗流，燈搖閃燄爆有聲，現花，先風後雨。又有徵風、徵晴、徵雨、徵雹、徵雪之法。雲霧飛散者，風氣如蒼灰者，風雲片片相逐，雲色慘白聚散不常，繞圍日下，日月昏暈，日月暈忽缺一邊，日赤日闇，日過房箕壁軫，夜星爍躍，參星搖動，大白晨見，此皆風徵，或繼之以雨。清晨見雨，晨無霧露，晨有霧遲開，日出無雲掩映，烟氣直上，晚霞彩煥，午後多赤雲，主晴。雲如火光，或如老鯉斑，或如車蓋十餘，或晚多赤紅霞，或落氣如烟，有青黑黃異色，或生彗生孛，皆主旱。夏炎逼人，空中有雲氣如線不動，井水忽渾者，雹。冬冷而群鳥飛，冬大寒數日忽温，必雪。又雜徵：于晴候，五更忽雨，必復晴。于雨候，侵晨日出，簷水猶滴，必復雨。日月帶青黑，此月多雨；黃色，旱晴。月暈白，主晴；赤，主風；色如鉛，主雨。諺云：月暈風，日暈雨。東爨晴，西爨雨。下垂地曰白日幢，烏洞反塢，主晴光。日生兩耳，斷風截雨。日落胭脂紅，無雨亦有風。日落雲裡走，雨在夜半後。月弓多風，偃瓦向下。河作堰，女作橋。合羅陣，風雨飄。魚鱗不雨亦風顛，冬斑卻是護霜天。凡此皆風雨實徵，本四行之理，確有可驗，非術數占斷者比。然亦就中土言之，其贊處處不同，未可以一例律也。

游子六曰揭子此論，乃係天地人物實徵確有所見，固可碎干支之妄。而月則降于竹葦。《晉中興徵祥書》。甘露，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瑞應圖》。而所益人事匪淺。

清・吳鵠《卜歲恒言》卷一　風暴

正月初三、初八、十一、二十五日晦日，龍神朝上帝，主大風。初九、十二、十四、十七日酉時後三刻，主惡風，無風即雨，並宜謹慎。《神樞》。三月初三、初七、二十七日龍神朝星辰，主大風。初三、十七、二十七日諸靈祇朝上界，主午後大風雨，並宜慎。《神樞》。

四月初八、十二、十七、十九日，龍會太白，主大風。初八、十九、二十三日，諸神會逢太白，辰時三刻，主惡風雨，並宜慎。《神樞》。

五月初五日、十一日、二十九日，天帝朝玉皇，主有大風。又云：初五日、十一日、十九日，天帝釋朝玉皇，逢九曜，申酉時有惡風，並宜慎。《神樞》。

六月初九日、二十七日，地神龍王朝玉皇，主大風。十六、十九日、二十七日是地合日，卯辰時七刻有惡風，並宜慎。《神樞》。

七月初七、初九、十五、二十七，神煞交會，主大風；又西海龍王下，魚鬼登天訴事，午時後有惡風，無風即雨，並宜慎。《神樞》。

八月初三、初八、十五、二十七日，龍神大會，主大風。初二、初八、十七、十九、二十日，歲星、惡星、月建交會，有惡風雨，並宜慎。《神樞》。

九月十一、十五、十九日，龍神朝玉帝，主大風，宜慎。《神樞》。

十月初八、十五、二十二日，東岳府君朝玉帝，主有大風，宜慎。《神樞》。

十一月初一、初三、十九、二十二、二十八日，六合，主惡風雨，宜慎。《神樞》。

十二月初三、初五、初六、初八、二十、二十六日，晦日，天地神王上天界，辰時，主有惡風或雨，宜慎。《神樞》。

附燈火占

焰明作聲，皆主大風；光焰尖者，晴；焰禿不明，主雨。

清・吳鵠《卜歲恒言》卷二　露附甘露

露者，陰液也。釋爲露，結爲霜。《月令章句》。和氣津液凝而爲露，匕從地出。《五經通義》。露氣濃甘者，爲甘露。王者敬養耆老，則降于松栢；尊賢容衆，則降于竹葦。《晉中興徵祥書》。甘露，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瑞應圖》。

雪

天地積陰，温則爲雨，寒則爲雪。《大戴禮記》。太平之世，雪不封樹，凌慘毒害而已矣。《拾遺記》。諺云：若要麥見三白，冬無雪，麥不結。此言雪多，主來歲年豐之兆也。又云：冬雪年豐，春雪無用。《萬實全書》。雪晴而不消，謂之等伴，主再雪。久經日照而不化，是來年多水之兆也。春雪應大水，應在一百二十日。《農圃春秋》。雪者，洗也，洗除瘴癘虫蝗也。凡花五出，雪花六出，陰之成數也。冬至後三戊爲臘，臘前三雪，大宜菜麥，又殺虫蝗。

霜

天氣下降而爲露，清風薄之而成霜。《乾象占》。陰盛則露凝爲霜。霜能殺物，而露能滋物，性隨時異也。《本草綱目》。

王者誅不原情，則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下。《京房易傳》。

唐寧王憲疾時，寒甚，凝霜封樹，名曰樹介。憲歎曰：此俗所謂樹嫁者也。諺云：凌樹嫁，達官怕。吾其死乎？已而果薨。《唐書》。霜初下只一朝，謂之孤霜，主來歲歉；連得兩朝以上，主歲豐。霜降日見霜，則清明日霜止。或前或後，日數皆同。田家出秧，必待霜止，甚驗。《羣芳譜》。霜降上有鋒芒者，吉；平

者，凶，主來年旱。春霜主雨，《萬寶全書》。諺云：一夜春霜三日雨，三夜春霜九日晴。《便民纂》。

霧

陰陽之氣，亂則爲霧。曾子。霧者，百邪之氣，爲陰冒陽，本于地而行于天。《五行志》。太平之世，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矣。《漢書》。霧氣不順，爲陰陽錯亂。陰積不解，雨未降。有霧不可冒行，冒之者有毒。故田禾花果之類，莫不畏霧。一云：旱霧有毒，雨後者無毒。《農家五行》。陰霧凝封樹上，數日不開凍而成氷，名爲樹介，兵象也。《宋史》。王肅、張衡、馬均三人俱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究其故，無恙者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博物志》。江淮間，以立春連三日看湖中霧氣高尺寸，則水亦至其處。如無霧必旱。○又以一九日占霧，定四月之水高下，二九日定五月，三九日定六月，四九日定七月，五九日定八月。每以首日看霧高幾寸、濃薄，以占其月有無水及大小，極驗。又諺云：春霧晴，夏霧落，秋霧不收雨颯颯。○霧不收，定是雨。黑霧，硫黃氣，主火災。《月令廣義》。

正月

立春，正月節，晴明少雲，歲熟；陰，則虫傷禾豆。風從西北來，主暴霜殺物，穀貴；正北來，主大寒；東北來，風雨調，五穀熟；正東來，多暴雷；東南來，多風，有虫災；正南來，旱傷萬物；西南來，冲方爲逆氣，主春寒，六月有大水；兌來，正西。旱霜、疾疫。又西風爲虛邪風，中之必病。如夜半至，無害。《羣芳譜》。立春天陰無風，民安，蠶麥倍收。東風，吉，人民安，果穀盛。《羅仙占》。東方青雲，人病、多雨；赤雲，春旱；白雲，八月旱；黑雲，春多雨。南方赤雲，主夏旱、米貴。《羣芳譜》。虹見正東，春多雨，夏有火災，秋多水。下雨，主水；雪，先春一日，年豐。《花鏡》。立春後五戊爲社。《農圃春秋》。

元旦，百年難遇歲朝春。遇者，其年豐熟。《農圃春秋》。元旦晴和，人安、國泰、歲豐，又主雞蕃息興旺。連三日內無風雨。而陰和不見日色，其年必大豐。《農書》。雨，主春旱。《農書》。雨雪，年豐，主秋水。《花鏡》。唐長壽七年，元旦大雪，上謂羣臣曰：元旦雪，百穀豐，此語有何故實？姚壽曰：《氾勝之書》云：雪是五穀之精，《舊唐書》。歲朝西北風，大水害農功；歲朝東北，五穀大熟。《圃史》。元旦東南及南風，皆主旱。《農圃六書》。四方有黃雲，主熟；青，主蝗；赤，主旱。東井有雲，歲潦。《便民書》。日未出時東方有黑雲，春多雨；南方有黑雲，歲熟；陰，則虫傷禾豆。風從西北來，主暴霜殺物，穀貴；正北來，主大寒；東北來，風雨調，五穀熟；正東來，多暴雷；東南來，多風，有虫災；正南來，旱傷萬物；西南來，冲方爲逆氣，主春寒，六月有大水；兌來，正西。旱霜、疾疫。又西風爲虛邪風，中之必病。如夜半至，無害。《羣芳譜》。立春天陰無風，民安，蠶麥倍收。東風，吉，人民安，果穀盛。《羅仙占》。東方青雲，人病、多雨；赤雲，春旱；白雲，八月旱；黑雲，春多雨。南方赤雲，主夏旱、米貴。《羣芳譜》。虹見正東，春多雨，夏有火災，秋多水。下雨，主水；雪，先春一日，年豐。《花鏡》。立春後五戊爲社。《農圃春秋》。

元旦，百年難遇歲朝春。遇者，其年豐熟。《農圃春秋》。元旦晴和，人安、國泰、歲豐，又主雞蕃息興旺。連三日內無風雨。而陰和不見日色，其年必大豐。《農書》。雨，主春旱。《農書》。雨雪，年豐，主秋水。《花鏡》。唐長壽七年，元旦大雪，上謂羣臣曰：元旦雪，百穀豐，此語有何故實？姚壽曰：《氾勝之書》云：雪是五穀之精，《舊唐書》。歲朝西北風，大水害農功；歲朝東北，五穀大熟。《圃史》。元旦東南及南風，皆主旱。《農圃六書》。四方有黃雲，主熟；青，主蝗；赤，主旱。東井有雲，歲潦。《便民書》。日未出時東方有黑雲，春多雨；南方有黑雲，歲熟；青，主蝗；赤，主旱。西方，主秋；北方，主冬，皆如之。《圃史》。霞，主虫蝗，蠶少、果菜盛、婦女災。紅色，絲貴。《羣芳譜》。虹見，多旱。《花鏡》。雷鳴，一方不安。七月有霜霧，主人疫、桑賤，又主大水。《羣芳譜》。霜，主七月旱。《花鏡》。四方有黃氣，大熟；白氣，凶；青氣，蝗虫；赤氣，旱；黑氣，水。元日值甲，穀賤、人疫；乙，穀貴、民病；丙，四月旱；丁，絲棉貴；戊，米麥魚塩貴；己，米貴、蠶傷、多風雨；庚，田熟、民病、金鉄貴；辛，米平、麥麻貴；壬，絹布、豆貴，米麥平；癸，主禾傷、多雨、人民死。一說：元日值戊，主春旱四十五日；值卯，大熟；值辰，雨多；值酉，大熟。《羣芳譜》。二日晴，大熟，主大安，泰蕃息。得甲，爲上歲；得辛，小收；得卯，低田半收；得辰，風多，先旱；得酉，大熟。彙《羣芳譜》《東方朔占書》。

三日晴，主上下安，又主猪安，泰蕃息。月暈，所宿地小熟。東北風，水旱調。東南風，晴，主旱。西北風，主水。得辛，主水；得卯，大水；得辰，晴雨勻；得酉，民安。彙《羣芳譜》。

四日晴，主春煖、羊安、泰蕃息。值甲，爲中歲；得辛，主水；得卯，大水；得辰，七分收；得酉，民安。彙《羣芳譜》、《東方朔占書》。

五日晴明，民安；又主馬安，泰蕃息；雨，田大收，蠶不收；霧，傷穀。得甲，爲下歲；得辛，小旱；得卯，半收；得辰，歲稔；得酉，中歲。彙《羣芳譜》、《花鏡》、《東方朔占書》。

六日晴明，大熟，又主牛安，泰蕃息。得辛，小旱；得卯，半收；得辰，大稔；得酉，中歲。彙《羣芳譜》、《花鏡》、《東方朔占書》。

七日晴，民安，君臣和會；風雨，多災。得辛，半收；得卯，春潦；得辰，水；得酉，中歲。彙《農占》、《東方朔占書》。

八日晴煖，宜穀，高田大熟。此夕雨，低田收。八日雨，元夜亦雨。雲掩月，主春雨多。是日不見參星，月半看見紅燈。得辛，歲稔，一云春旱不收；得卯，春潦，主全收；得辰，先旱後水；得酉，中歲。彙《農占》、《東方朔占書》。

九日得辰，主仲夏水災；得酉，中歲。《農占》。

十日得辰，主旱；得酉，中歲。月暈，主大旱。《農占》。

十一日得辰，五穀不收，冬大雪；得酉，歲大熟。《農占》。

十二日得辰，五穀收，冬大雪；得酉，歲大熟。月暈，主飛虫多死，大冷。《農占》。

上元日晴，主三春少雨，百果熟。又云：雨打上元燈，雲罩中秋月。又云：雨打上元燈，早稻一束草。彙《羣芳譜》《花鏡》。風吹上元燈，雨打寒食墳。《農圃春秋》。有霧，主水。《花鏡》。

雨水，正月中。陰，多主水少，高下並吉。《花鏡》。月食，粟賤，多盜。《羣芳譜》。

十六日夜晴，主旱，惟水鄉宜之；雨，歲俱收；最喜西南風，爲入門風，低田大熟。《羣芳譜》。

十七日爲秋收日，晴，主秋成，百果蕃茂。《花鏡》。

二十三日月暈，五穀不成。《農占》。

二十四日月暈，五穀不成。《農占》。

二十五日月暈，臬貴。《農占》。

晦日風雨，歲惡。《農占》。

凡月內日蝕，人病、穀貴、齊大飢，《黃帝占》。又主秦大旱。日赤如血，主旱。日上有黑雲，大旱。月蝕，人災、多盜、齊大惡、米貴，一曰秦地大旱。南風，多主旱。北風，多主澇。虹見，七月穀貴。雷鳴，爲失時，主疾疫、不收，應所發之方。又云：春雷須見冰，弗冰弗肯晴。電，主人民多殃。雹，主大臣有暴死者，人多瘡痍。霜下着物見日不消，五穀萬物不實。雪至地三日內即化，歲熟、人安；七日不消，秋穀不成。甲乙日雨，春雨多；丙丁戊己，夏雨多；庚辛，秋雨多；壬癸，冬雨多。彙《羣芳譜》、《圖史》。霧，主水。諺云：正月霧，雨水遍滿路。《時令新書》。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亂，惟有壬子水滔滔，都在正月上旬看。《通書》。日暈丙丁日，主旱；戊己，水；庚辛，兵；壬癸，江河決溢。四月同。《占書》。上旬月一暈，主樹木生虫；二暈，禾穀虫；三暈，主雷震物；暈多至六七，路多死人。《羣芳譜》。正月得三亥，湖田變成海。在正月節氣內方準。《周益公日記》。

二月

驚蟄，二月節，值朔日，主蝗災。驚蟄日雷，在上旬，主春寒，黃梅水大；中旬，主禾傷；末旬，主虫侵禾。一云：驚蟄聞雷米似泥。又云：未蟄先雷須見冰。彙《羣芳譜》、《農圃六書》。

朔日值驚蟄，主蝗虫；春分，主歲歉。風雨，主人災、歲歉。《農圃六書》。

二日，田家謂之上工日，宜晴。見冰，主旱。《彙羣芳譜》。

八日爲張大帝生日，前後必有風雨，俗謂請客風，送客雨。東南風，主水；西北風，主旱。夜雨，桑柘貴。《農圃六書》。

十二日爲花朝，晴則百果寔。最怕夜雨，若得是夜晴，一年晴雨調勻。《花鏡》。十二日夜宜晴。如晴徹，後雖夜雨多，亦不怕。《時令新書》。

十三日謂之收花日，晴明，主百穀、果實倍收。《羣芳譜》。

十五日爲勸農日，晴，主年豐、百果寔。《羣芳譜》。

春社，立春後五戊爲社。社在春分前，主歲豐；在春分後，主歲惡。晴明，草木蕃茂，六畜大旺；晷有微雨，不妨。《花鏡》。社公不喫乾糧，社婆不食舊水。是日雖晴，亦必有微雨。《圖史》。

春分，二月中。晴明燠熱，萬物不成。《羣芳譜》。春分無雨，病人稀。《農圃六書》。月無光，有災。《花鏡》。風從西北來，多寒；正北來，人多疾；東北來，主水暴出；正東來，人安年豐；東南來，草木生虫，主四月暴寒；正南來，五月先水後旱；西南來，多水；正西來，爲逆氣，主春寒。有青雲，歲豐。《羣芳譜》。

二十日晴，主糴平。《羣芳譜》。

凡月內月食，主粟賤、人飢。月無光，有災。虹見東，秋米貴；見西，絲貴、民災。雷不鳴，五穀不成，小兒多災。《羣芳譜》。有霜，主旱。是月宜連霜。諺云：一夜春霜三日雨，三夜春霜九日晴。《便民纂》。是月夜雨，爲酵頭雨，黃梅中雨之多寡應之。以十夜爲率，主雨水調勻；若過，則水；不及，則旱。《圖史》。霧，主歲凶。諺云：二月霧，父子不相顧。《時令新書》。

三月

清明，三月節，喜晴惡雨。諺云：簷前插柳青，農人休望晴。簷前插柳焦，農人好作驕。又，午前晴，早蚕收。午後晴，晚蚕收。《月令通攷》。清明日雨，主梅裏有水；晴，則旱。又，清明日雨百果損，《圖史》。清明無雨少黃梅。《農圃春秋》。東北風，末市桑貴。東南風，中市桑貴，末市賤。西南風，晴損桑，末市貴。西北風，中市貴。雷鳴，主小麥貴。清明前二日爲寒食，人家墓祭謂之掃松，多值風雨。是日雨，主歲豐。諺云：雨打墓頭錢，今歲好豐年。彙《羣芳譜》。

朔日值清明，草木茂；值穀雨，主年豐。雨，民疾疫，百虫生。又云：井泉空，主旱。雷鳴，旱。《羣芳譜》。

二日雨，澤無餘。《圖史》。

三日晴，主桑貴；雨，宜蚕，主水旱不時。三月初三雨，桑葉無人取。三月

初三晴，桑上掛銀瓶。是日東風，葉稍賤；雷鳴，小麥貴。《花鏡》。上巳有霜，三月冷。《五雜俎》。

四日雨，主澇，主桑貴。《圖史》。

六日雨，壞墻屋。《圖史》。

七日雨，決堤防；無雨，下秧晴。南風，歲歉。彙《羣芳譜》、《圖史》。

八日雨，乘船行。《羣芳譜》。

九日雨，難可期。《羣芳譜》。

十一日麥生日，喜天晴。《圖史》。

穀雨，三月中。前一日有霜，主旱。《羣芳譜》。是日雨，主魚多。《農圃六書》。

十六日西南風，主大旱。風愈急，則愈旱。是日爲黃姑漫種日，故南方上鄉人有撩起已浸稻種之説。又，懸錢百文于簷下，風力能動，則皆失聲相弔。《羣芳譜》。

十七日無雨，蒔秧晴。《圖史》。

廿七日無雨，收稻晴。《圖史》。

晦日有雨，麥不收。《圖史》。

凡月内值日食，大人憂，絲綿布米貴，楚地大凶；《黃帝占》。月食，絲綿米貴；無光，主水災。風不衰，九月霜不降。《羣芳譜》。雲甚潤厚大，暴雨將至。《隋書占》。虹見，九月米貴、魚塩貴。雷電，多歲稔。暴雨至，名桃花水，主梅雨多。《農圃六書》。雪經三日不消，秋禾不成，米貴，又主九月霜不降。有三卯，宜豆。《羣芳譜》。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初一雨飄飄，人民當食草。三月溝内白，溝底一畝麥。言三月晴，則麥有收。是月若連雨四日，主穀貴。《圖史》。霧，主人災。諺云：三月霧，病人無限數。《時令新書》。

四月

立夏，四月節。晴，主旱；大晴，其年必旱。日暈，主水，宜雨。諺云：立夏不下，田家莫耙。夜雨多，損麥及蚕。有風，主熱。風從西北來，麥不利；從正北來，多雨、人病疫；從東北來，人疫、損穀；正東來，雷不時，擊物，一云：羅貴；東南來，歲稔、民安；正南來，夏旱；西南來，正東來，雷不時，擊物，一云：羅貴；東南來，歲稔、民安；正南來，夏旱；西南來，人不安，草木傷；正西來，有蝗，六畜災。南方有雲，歲豐。《羣芳譜》。巳時東南有青氣，歲豐。否則，歲多災，應在十月。《萬寶全書》。虹見正南貫離位，主旱，有火災。《羣芳譜》。

朔日值立夏，地動，人不安；小滿，主災。晴，歲豐；晴而燠，主旱。日暈，主水，主風，主熱，有重種兩禾之患。風，主大風。雨，主小水，歲惡米貴。諺云：四月初一見青天，高山平地任開田。四月初一滿地塗，丟了高田去種湖。農夫謂此日最要緊。《羣芳譜》。

初四日稻生日，喜晴；雨，主穀貴。《圖史》。

初五日至初八日微雨，宜早麥。《羣芳譜》。

初八日晝雨，主旱；夜雨，果實少，麥不收。諺云：小麥不怕神共鬼，吳音叶舉。只怕四月初八夜内雨。大的北方麥，晝花忌晝雨。南方麥，夜花忌夜雨。又云：四月八日雨，魚兒岸上死；四月八日晴，魚兒上蒿林。彙《羣芳譜》、《圖史》、《農圃六書》。

十三日有雨，麥不收。《圖史》。

十四日晴，主歲稔。諺云：有利無利，只看四月十四。《五雜俎》。黃昏時日月對照，主秋旱。《月令通攷》。是日晴明，得東南風，尤吉。《羣芳譜》。

小滿，四月中。有雨，主歲大熟。《花鏡》。

十六日宜雨，如日月對照，主秋旱。《月令通攷》。有穀無穀，只看四月十六。四月十六烏漉禿，高低田稻一齊熟。《圖史》。月上早，低田好種稻。十六月上早，色紅，主旱；遲而白，主水。《花鏡》。

十八日，四月十八雨飄飄，高田好種雜牢嘈，主旱。《圖史》。

二十日爲小分龍，晴則分嫩龍，主旱；雨，則分健龍，主水。東南風分黑龍，主旱；正南風分赤龍，主大旱；西北風分白龍，主大水；東北風分青龍，主小水；西南風分黃龍，上下大熟。《四時占候》。一云：二十八日方是分龍日。《圖史》。

清・吳鎬《卜歲恒言》卷三　五月

芒種，五月節。晴明，主豐。《東方朔占書》。一云：芒種宜雨，但須遲。諺云：雨芒種頭，河魚淚流。雨芒種脚，魚捉不著。諺云：芒種端午前，處處有荒田。主無秧。《羣芳譜》。吳楚以芒種後逢丙日進黴，小暑逢未日出黴。《神樞經》。閩人以芒種後壬日進黴，遇辰則絶。《花鏡》。諺云：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井底開折。又云：田家忌迎梅雨。迎梅一寸，送梅一尺。然南方應，而北方則不應也。《五雜俎》。按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每先南方，故閩粵萬物早熟半月，始及吳楚。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黴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擬，當易地而論。《風土記》。夏

至前芒種後雨，謂之梅雨。半月內驗。西南風以定雨候：西南風急，名曰哭雨雨。〇末時雷，主久晴。諺云：迎梅雨，送了去，再不回。夏至後四十風，主雨立至。若風微最毒，應在時裏。諺云：梅裏一日西南，時裏三月潭潭。六日內虹出西南，貫坤位，主水及蝗災，魚少。夏至午時正南方有赤氣，百穀梅裏不宜雷，諺云：梅裏一聲雷，時中三日雨。彙《羣芳譜》。月內寒，主旱。諺豐；出右，萬物平；出左，赤地千里。《羣芳譜》。夏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云：黃梅寒，井底乾。《圖史》。日暖夜寒，東海也乾。《五雜俎》。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氷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朔日值芒種，六畜災；值夏至，冬米貴；晴，主年豐。彙《羣芳譜》。此日至十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頭尋被單。八日不雨，大風大旱；《四時氣候》。雨，主歉。初一雨落水泉浮，墻崩壁倒難收捉。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皆前鳴蟋蟀。夏至後三庚入伏。伏者，何《圖史》。也？凡四時之相禪，皆相生。獨夏禪于秋，以火克金，金所畏也。故謂之伏。《五雜俎》。

初二雨落井泉枯。《圖史》。

二十日爲大分龍，占同小分龍。〇兩浙諺云：廿一有雨，歲豐；無雨，則旱。《羣芳譜》。二十分龍廿一雨，水車閣在街堂裏。《農圃六書》。

初三雨落連太湖。《圖史》。

二十三日雨，謂之回龍雨，一百二十日曬龍衣，主旱。《農圃六書》。

端午值夏至，穀不收；大晴，主水，諺云：端陽曬得蓬頭乾，十片高田九片浮；雨，主絲貴；《農圃六書》，只喜薄陰；大風雨，主田內無邊蒂，言風水多也。一云，雨，主來年大熟；《四時雜占》。霧，主大水。《羣芳譜》。

二十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氷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皆前鳴蟋蟀。夏至後三庚入伏。伏者，何也？凡四時之相禪，皆相生。獨夏禪于秋，以火克金，金所畏也。故謂之伏。《五雜俎》。

十日得辰，旱禾半收。《羣芳譜》。

十一得辰，五穀不收。《羣芳譜》。

十三爲白龍生日，當有風雨。《農圃六書》。五月十三是竹生日，栽竹多茂盛。《五雜俎》。

夏

夏至，五月中。在端午前，主雨水調。諺云：夏至端午前，坐了種田年。《田家五行》。夏至連端午，家家賣兒女。夏至在五六，不賣牛車便賣屋。《圖史》。上旬，米貴；中旬，大豐，米大賤；末旬，大歉，米大貴。《歲時記》。諺云：夏至廿九三十爲分龍節。水，則多水。閩俗以夏至後爲分龍，《四時占候》。此日陰沉在月頭，邊吃邊愁。夏至在月中，耽閣糶米翁。無雨，主旱。諺云：夏至無雨，沉，穀子壓田埂。《羣芳譜》。

碓裏無米。一說：至日晴，主三伏晴，晴則必熱。夏至屬水，主妖；屬金，主大暑毒。值甲寅丁卯，粟貴。《羣芳譜》。日月無光，五穀不成，人病。《歲時雜占》。有雨，謂之淋時雨，主久雨。《便民圖纂》。日暈，主大水。《便民圖攷》。夏至日雨，其年必農。《農圃春秋》。夏至日個雨，一點值千金。圖史。夏至後半月爲三時，半月內雨，謂之時雨。頭時三日，中時五日，三時七日。《農圃六書》。時雨最怕在中時，中時雨，主大水。若到末時，縱有雨亦善。諺云：夏至未過，水袋未破。《四時占候》。風從西北來，寒暑不時，山水暴發；東北來，泉湧山崩；正東來，八月人災；東南來，九月風落草木，傷百果；正南來，五穀熟；西南來，六月雨水橫流；正西來，秋雨多。又，青雲爲虫，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年。《羣芳譜》。夏至有雲三伏熱，夏至有雲六月旱。重陽戊遇一冬晴。《圖史》。夏至有雷三伏冷，重陽無雨一冬晴。《五雜俎》。有雷，主久雨。〇末時雷，主久晴。諺云：迎梅雨，送了去，再不回。夏至後四十六日內虹出西南，貫坤位，主水及蝗災，魚少。夏至午時正南方有赤氣，百穀豐；出右，萬物平；出左，赤地千里。《羣芳譜》。夏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氷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皆前鳴蟋蟀。夏至後三庚入伏。伏者，何也？凡四時之相禪，皆相生。獨夏禪于秋，以火克金，金所畏也。故謂之伏。《五雜俎》。

二十日爲大分龍，占同小分龍。〇兩浙諺云：廿一有雨，歲豐；無雨，則旱。《羣芳譜》。二十分龍廿一雨，水車閣在街堂裏。《農圃六書》。

二十三日雨，謂之回龍雨，一百二十日曬龍衣，主旱。《農圃六書》。

二十五六日，諺云：熟不熟，但看五月二十五六。大晴，則大旱。楚俗以廿九三十爲分龍節。水，則多水。閩俗以夏至後爲分龍，《四時占候》。此日陰沉沉，穀子壓田埂。《羣芳譜》。

三十日不雨，主人多病。《羣芳譜》。

六月

凡月內日食，大旱、大飢、人死、六畜貴，梁大凶。《乙巳占》。月食，主旱，梁地惡，六畜貴，齊地虫。月無光，大災、旱。砲車雲起，主暴風拔木。東坡詩云：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暴作。虹見，主小水；雷不鳴，五穀減。□上辰上已日雨，主蝗災；彙《羣芳譜》。霧，主旱。諺云：五月□□底全無惜。《時令新書》。

小暑，六月節。有雨，主久雨。是日東南風兼有白雲成塊，主有半月舶舸風，必大旱。彙《羣芳譜》、《花鏡》。

朔日值夏至，大荒；值小暑，山崩河溢；值大暑，民病。遇甲，飢；風雨，穀貴；西南風，主虫傷禾。《羣芳譜》。

初三日晴，山篠盡枯零。初三一陣雨，夜夜風潮到處暑。《五雜俎》。霧，大熱。《羣芳譜》。

初六日晴，主收乾稻；雨，主有秋水。《月令通攷》。

大暑，六月中。夏至日屬金，主大暑毒。《羣芳譜》。

晦日值立秋，旱，稻遲；南風，主虫災；不雨，人多疾。《農占》。

凡月内日食，六畜、五穀貴，主旱，沛大凶。《月令通攷》。月食，主旱，六畜貴，沛國惡，魯有水災。月無光，六畜大貴。三伏内有西北風，主稻秕、冬冰堅。諺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六月三伏内西北風，臘月船不通。月内宜熱，諺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六月有白雲横斗下，或東方生雲，皆主雨。虹見，米麻貴。雷若不鳴，蝗生，冬民不安。電夜見，南方主晴，北方主雨。夜晴而見遠電，謂之熱閃，七月亦然。黑霧相連，主雨。一云主旱。諺云：六月裏霧，要雨直到白露。彙《圖史》、《羣芳譜》。

七月

立秋，七月節。七月秋，時到秋。六月秋，便罷休。《圖史》。朝立秋，涼颼颼；暮立秋，熱到頭。《五雜俎》。立秋日晴，萬物多不成熟；小雨，吉；大雨，傷(和)〔禾〕。風涼，吉；熱，主來年災旱。風從西北來，暴寒多雨；正北來，冬多雨雪，陰寒；東北來，爲逆氣，穀不熟，糴貴；正東來，秋多暴雨，人不和，草木再榮；東南來，凶；正南來，旱；西南來，田禾倍收；正西來，秋多雨，霜重。早禾怕北風，晚禾怕南風。是日西方有雲及微雨，吉。哺時西南黄雲如羣羊，是坤氣至也，主五穀果蔬有成。黑氣相雜，宜桑麻。如無此氣，主歲多霜。赤雲，主來年旱。西南有赤雲，宜粟。秋後四十六日内虹出正西貫兑位，主旱。立秋後虹見，爲天收，雖大稔，亦減分數。雷多損晚禾。已酉日立秋，多晴。《羣芳譜》。

朔日值立秋，或處暑，人多病；日食，人流亡，大水壞城郭，繒帛貴，歲惡，秦國惡之；虹見，主年内米貴；有雷，損晚禾。《占書》。

初三有霧，主年豐，草木榮盛。《花鏡》。

七夕有雨，名洗車雨，麥麻豆賤。諺云：七月無洗車，八月無蘆花。是日遇西南風，謂之金風，無秕穀。《農占》。

八日得滿斗，主秋成。《花鏡》。

十五日月食，人災，來年牛馬貴，楚地大旱。是日謂稻笋生日，要晴。有雨，主撈水稻；有雷，謂之打折笋頭，撈不成。一云，十四十五十六有雨，俱主撈水稻。俗又謂稻杆生日。《農圃六書》。

處暑，七月中。處暑内喜雨。秋前無雨水，白露枉來淋。故諺云：處暑若還天不雨，總然結寔也無收。《羣芳譜》。

十六月上早，熟；月上遲，秋雨至；有雨，主來歲荒。是日名爲洗鉢雨，十方寺觀每年四月十五日結夏上堂，七月十五日解夏散堂。十六洗鉢有雨，便知來年必荒。停堂甚驗。《田家五行》。

晦日風雨，主人多病，宜麥，布貴，油麻貴。《羣芳譜》。

凡月内日食，人災，大水，歲惡，秦國惡之。《家塾事親》。月食，人災，來年牛馬貴，楚地大旱。雷大吼，有急令。雨雪，大飢，民多死，人物相食。霧，主水。諺云：七月霧，魚行人大路。《時令新書》。有三卯，田禾熟；無，則早種麥。雨小，吉；雨大，傷穀。彙《花鏡》、《羣芳譜》。

八月

白露，八月節。日晴，主收稻。納音屬火，主虫多，難種菜。《羣芳譜》。有雨，損穀。《圖史》。諺云：白露前是雨，白露後是鬼。稻花見日方吐，其時雨來，不及收，花所以多粃。《農圃六書》。若雙日白露，有雨不損苗；單日，有雨則損苗。如連陰雨，不爲害。《羣芳譜》。

朔日值白露，主果穀不登；秋分，主物貴。《花鏡》。晴，主連冬旱，宜蓋，略潯。雨，宜麥。一云，月月初一要晴，惟此月初一要雨。諺云：八月初一難潯雨，九月初一難潯晴。《農圃六書》。大風雨，人不安。南風，禾熟。《花鏡》。

十一日半晴，吉。是日看水深淺可卜來年水旱。《花鏡》。

中秋晴，主來年大水；無月，蚌無胎，蕎麥無實；月有光，主兔多魚少；雨，主來年低田熟。上元無燈，諺云：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花鏡》。

秋分，八月中。晴，主不收；《月令通攷》。微雨或陰天，最吉。秋分宜在社前，諺云：分後社，穀米遍天下；社後分，穀米如錦堆。潯雨，則米粒圓滿，多收。諺云：田怕秋旱，人怕老窮。旱必熱，熱則損稻。《農圃六書》。分社同一日，低田盡叫屈。《月令通攷》。風從西北來，主下年陰雨；正北來，多寒；東北來，風急，主十二月陰寒；正東來，爲逆氣，百花虛發；東南來，主十月多暴氣；正南來，歲惡；西南來，土工興，民憂；正西來，大熟。酉時西方有白雲，主大稔；黑雲相雜，宜麻豆；赤雲，主來年旱。秋分後四十六日虹見西北，貫乾位，多水，主虎傷人；有霜，人多病。《花鏡》。

秋社，立秋後五戊爲社。雨，來年豐。《月令廣義》。

十六夜萬里無雲，來年大熟。諺云：十六雲遮月，來年防水没。《農圃六書》。

十八日爲潮生日，前後必有大雨，名横港水。《花鏡》。

廿四日爲稻蘂生日，雨，則蘂腐。《圖史》。

凡月內日食，人多瘡疥；月食，主飢，鄭大凶，魚塩貴，人災。《花鏡》。有三卯三庚，低田麥稻吉。諺云：三庚二卯，麥宜高田。諺云：三卯三庚，麥出低坑。三庚三卯，麥出拗巧。高鄉也。八月浮雲不歸，二月雷不行。是月不宜聞雷。有雹雪，多病人。《農占》。霧，主歲凶。諺云：八月霧，切莫開倉庫。《時令新書》。月大，有水災，少菜。《羣芳譜》。

九月

寒露，九月節。前後有雷電，主次年有水。《農圃六書》。

朔日值寒露，主冬冷；值霜降，多雨，來歲稔；晴明，萬物不成；風雨，來年春旱，夏多水；微雨，吉；大雨，傷禾；虹見，主麻貴，人災。《花鏡》。一日至九日，凡北風，則來年米賤。以日占月，如一日北風正月賤，二日北風二月賤也。《圖史》。

重陽晴，則冬至、元旦、上元、清明四日皆晴；雨，則皆雨，主飢荒。諺云：九日雨，禾成脯。又云：重陽濕漉漉，穰草千錢束。《田家五行》。重陽無雨一冬乾。或謂無字當作霧。《羣芳譜》。重陽戊遇一冬晴。《圖史》。重陽東北風，名石崇口內風，萬物盡結莖；西北風，爲范丹口內風，有寔不教吃。《農事須知》。

十三日晴，則一冬多晴。《農占》。九月十三晴，釘靴掛斷繩。《五雜俎》。

霜降，九月中。前後水必退。古云：霜降水痕收。《農事須知》。

凡月內日食，主飢疫，布帛貴，塩貴，女工貴，韓大凶已巳占。月食，韓國惡，越分牛羊災。月常無光，主虫災，布帛貴。草木不凋，主來年三月草木傷。虹出西方，大小豆貴。有雹，牛馬不利。無霜，來年三月多陰寒，草木皆傷。雷鳴，主穀大貴。《花鏡》。霧，主凶。諺云：九月霧，貧人便欺富。《農占》。

十月

立冬，十月節。晴，主冬暖、多魚。《月令通攷》。風從西北來，歲豐；正北來，多霜；東北來，人病；正東來，深雪酷寒；東南來，冬温，來年夏旱；正南來，五月大疫；西南來，水泛溢，魚塩貴；正西來，米貴。《羣芳譜》。雷震，萬物不成。立冬四十日內虹出正北，貫坎位，冬少雨，春多水。冬前霜，來年早禾好。冬後霜，來年晚禾好。《花鏡》。

朔日立冬，有災異；值小雪，有東風，春米賤；西風，春米貴。其日用斗量米，若有米綴斗外，主來春米陡貴。《羣芳譜》。晴，則一冬多晴。《月令通攷》。十月初一晴，柴炭灰樣平。十月初一陰，柴炭貴如金。《圖史》。賣絮婆子看冬朝，至前米價長，貧兒有處養。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農事須知》。冬至

大雪，十一月節。朔日值大雪，主有災。《農圃六書》。

朔日值冬至節，主年荒；有風雨，宜麥；值大雪節，主年荒、歲凶、民災。《羣芳譜》。朔日得壬，主旱。二日得壬，小旱。三日得壬，赤旱。四日得壬，大熟。五日得壬，小水。六日得壬，大水。七日得壬，河決。八日得壬，海翻。九日得壬，大熟。十日得壬，小收。十一十二日得壬，五穀不收。《田家五行》。

冬至，十一月中。晴，萬物不成，又主年內多雨。《便民圖纂》。風寒，吉。風從西北來，明年夏旱；正北來，明歲稔；東北來，正月多陰雨；正東來，雷不止，大雨連行；東南來，百虫害草木；正南來，名賊風，冬温，乳母多死，水旱不時，穀貴，人疫，避之吉，夜至則無害；西南來，多水；正西來，明秋多雨，一云禾熟。東南風，名歲露，若飢而中，其氣開，年瘟，謹避之。《羣芳譜》。西南風，主久陰。諺云：冬至西南百日陰，半晴半雨到清明。《農圃六書》。青雲北起，歲熟，民安；赤，旱；黑，水；白，災；黃，熟；無雲，凶。《羣芳譜》。四十六日內虹出東北方，貫艮位，春多旱，夏多火災。《京房易占》。雨，則年必晴；晴，則年必雨。冬至前後有雪，主來年水多。《羣芳譜》。至前米價長，貧兒有處養。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農事須知》。冬至

日數至元旦五十日者，民食足。最驗。《四時纂要》。冬至後三戊，爲入臘。《圖史》。冬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圍爐飲酒。五九六九，訪親探友。七九八九，沿河看柳。《五雜俎》。冬至後一百零五日，爲寒食。《容齋隨筆》。

十七日東北風天有雲，主來年有雨，大熟。《圖史》。

晦日有風雨，主來春少水。《農圃六書》。

凡月內日食，人畜俱疫，魚塩貴，糴貴，趙燕惡。月無光，魚塩貴。雷雨，春米貴。有霧，主來年旱。雪少，主來年旱。《芑芳譜》。仲冬行夏令，主大旱。《月令》。

十二月

小寒，十二月節。有風雨，損畜。《芑芳譜》。

朔日值小寒，主有祥瑞。有風雨，來春主旱；東風，主六畜災。《圖史》。

上酉日有雨，主冬春連陰兩月；雪，主來年旱澇不均。《芑芳譜》。

大寒，十二月中。有風雨，主損鳥獸。《花鏡》。

除夜東北風，吉。諺云：今夜東北，來年大熟。東南風，主來年水大。除夜犬不吠，新年無疫癘。《五雜俎》。

凡月內有日食，主來年水災，夏麥不收，穀貴，牛多死，趙大凶。《黃帝占》。

月食，主來年大水，穀貴，秦國惡。九月至十二月常無光，主來年穀大貴。《芑芳譜》。霧，主來年旱。酉日尤驗。諺云：臘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湘潭記》。

臘月雷，地白雨來催。《圃史》。雷鳴，主來年旱澇不均。又云：雷鳴雪裏，陰雨百日。虹見，黍穀貴。《芑芳譜》。氷後水長，主來年大水。氷後水退，主來年旱。

兩春夾一冬，十個牛欄九個空。《家塾事親》。有暴雨，來年六七月內有水。《芑芳譜》。十二月爲大禁月，宜寒，忽有一日稍煖，即是大寒之信。諺云：一朝赤膊，三日頭縮。大寒不過丑寅，大熱不過未申。過此必稍和。《農事須知》。立春在殘年，主冬煖。諺云：兩春夾一冬，無被煖烘烘。又云：立春日煖，凍殺百鳥卵。冬至後第三戊爲臘，臘前潯兩三番雪，謂之臘前三白。諺云：若要麥，見三白。又云：凍殺蝗虫子。又云：臘雪是被，春雪是鬼。《農圃六書》。十二月上旬、中旬有雪，來年梅水盛。凡雪日間不積，謂之羞明，霽而不消，謂之等伴，主再雪，又主來年多水。《芑芳譜》。

清・吳鵠《卜歲恒言》卷四　地土

地無故自成泉，主兵亂、大水。《宋志》。地面濕潤，主雨。地出水珠如汗，主暴雨。石磉水流，四野氣蒸，主暴雨立至。若得西北風解散，則無雨。《月令廣義》。

山川

天將時雨，山川出雲。孔子。遠山之色清朗，主晴；昏暗，主雨。《士商要覽》。小山不出雲者，忽然雲起，主大雨；有霧，亦主大雨。諺云：山頭戴帽，平地滌簷。《農占》。山色昏濛，主天變。忽生雲接天，立時雨。《月令廣義》。《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巖，或亘中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有大雨。然，不獨廬山爲然，大凡山極高而有洞穴者，皆能吐雲作雨。《海錄碎事》云：大雨由天，小雨由山。想不誣耳。《五雜俎》。夏月水底生苔，主有暴雨。若浮水面，立時大雨。水作靛青色，亦然。諺云：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切用格言》。水有香氣或腥氣，皆主雨水驟至。《士商要覽》。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日，一日主一月，每日以瓦瓶秤水，視其輕重，重則雨多，輕則雨少。《月令通纂》。除夕取長流水秤輕重，元日又取水秤之，以較兩年之高下。《歲占》。三月氷，歲不成。四月氷，天下荒。五月氷，其國亡。六月氷，天下亂。夏氷，歲飢、民流。冬不氷，兵荒、民疫。《聞見集》。氷堅，主水。氷後水長，主來年水大。氷後水退，主來年旱。若氷堅可渡，亦主水。《家塾事親》。

清・張英等《淵鑒類函》卷二《天部二》

《易通卦驗》曰：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度者，則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爲僞言，政令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

清・張英等《淵鑒類函》卷三《天部三》　月一災蝕

《書》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又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清・張英等《淵鑒類函》卷四《天部四》　星一災異附

《禮斗威儀》曰：鎮星黃時，則祥風至。雲雨之期。占曰：魚星明大，河海水皆出。

星二

《鐵圍山叢談》曰：宣和中，熒惑入天江，謝中美謂給事中許翰曰：後三年

都邑必大水至。己亥夏，大水。莫知所由來。幸新隄築成，僅免水患。

星三

箕后動，大風生。《荊州星占》：箕后一星動，則大風生。

清・張英等《淵鑒類函》卷二二《歲時部十二》 旱一

增《禮記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原《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旱。《黃帝占書》曰：日中三足烏，見者大旱，赤地。

清・張永祚《天象源委》卷五 星宮性情

七曜在舍占天時

《會通》云：土星在舍，冬至天寒，夏至天温。木星在舍，天晴氣爽，小風。木生風。火星在舍，或熱或乾。太陽在舍，大熱，有小雨。熱能致雨，若不與他星，有干則熱極，亦能生風。金星在舍，有小雨，天不冷此木星爲冷。不熱。水星在舍，天氣善變，水性動。無三日不變。月在舍，有雨有雲，常變。月陰象，雲是陰之氣，月行疾，故善變。

亥卯未子午宮并月金水所主

象宗云：凡雙魚、巨蟹、天蝎三宮係水局，獅子、寶瓶并太陰皆主大雨水。金星亦主雨，并霧露。水星主風雲、微雨。土亦主雲霧。若當年安命主星、并四季安命主星、并朔望安命主星，是太陰或金星，又在亥卯未子午宮分内，一宮月金水三星内，一星爲命主星，而二星與之相照，主依舊雨多。命宮主星，或月在亥卯未子午宮，而金水與之相照，主雨。或金爲命宮主星，在亥卯未子午宮，而水月與之相照，亦然。水做此。在水局應雨不必言。在午亦雨者，熱能蒸爲雨也。在子能雨者，性相同也。

太陰近朔望

象宗云：太陰近朔望，主雨水。氣盛之時。

太陰行疾檢自行輪，與倍離困。

太陰升高

象宗云：太陰行疾，度數漸增，主雨水。從上弦至望日，是升高之時。未可以此爲定，宜檢自行。

水星交宮并行遲

凡水星每交一宮，則天色更改，并陰霧。遲則力重。

水行遲月金在亥卯未水當行遲之時，與金星、太陰同在亥卯未相照。

象宗云：水星行遲，或太陰或金星在亥卯未宮，主雨、連陰。

金冬至順行

金星冬至順行在東，冬至雨少。冬至將盡，雨大。

金星退行，月在丑子亥金性潤，退行更甚。在東方大，而月又在丑子亥，喜雨之宮。若日在戌宮，日旺雨少；若日在未宮，日不旺雨多災。

金星退行，又在東月，在磨羯、寶瓶、雙魚，春分雨少，夏至雨多。

黃道十二象每象三分主天時分南北未驗。遇與黃道宮，每宮分爲三，分不同。

《會通》云：白羊，第一分，作風作雨；二分不熱不冷，亦有熱乾；三分熱。北方有火星之性，屬熱；南方有土星之性，屬冷。

金牛，第一分，有昴星，不吉，查昴星今在第三分，而此指爲一分，必因歲差之致。有風雨亂天氣；其二分，温濕多；三分屬熱，大雷電，北方濕，南方多不同性之星，其性不冷。

陰陽，第一分，濕；其二分，温；其三分，乾，性不定。北方主風，南方生燥。

巨蟹，第一分，大乾大燥；二分、三分，大熱大乾。北方乾熱，南方壞人物。

獅子，第一分，熱乾；二分、三分，温。北方熱乾，南方濕。

雙女，第一分，熱壞物；二分，温，有雨；三分，温。北方生風，南方氣冲和。

天秤，第一分，乾；二分，温；三分，温，有雨。北方生風，南方壞人命。

天蝎，第一分，雪；二分，温；三分，天氣亂，有風雨。北方熱，南方濕。如象性，温；五星之性，亦温。相遇又有權，即雨。餘皆同此訣也。

人馬，第一分，冷濕；二分，冷；三分，熱乾。北方生風，南方不定，亦濕。

磨羯，第一分，少熱、壞物；二分，温；三分，有雨。北方温、壞物，南方濕、壞人。

寶瓶，第一分，濕；二分，温；三分，生風。北方熱，南方温、飛雪。

雙魚，第一分，冷；二分，温；三分，熱。北方生風，南方生水。

立象安命法

二分二至及相近朔望占天時

《會通》云：論天氣，看春分及春分相近朔望；秋分、冬夏至皆然。見春分，即知春分三月；見春分朔望，即定春分三月。四季皆同。亦有定宮、轉宮、二體

宮，一年、半年、四季占之法。

第一要看命宮，分至朔望之安命宮。次即日月宮，日月宮論其強者。次送朔望之宮。日月二曜中取強者論。如日在午巳，爲送宮，其宮要取五星有權者爲主星，論其燥濕及順行、逆行。望時日月有兩宮，主星亦照此取強者論。

朔望占天時法

《會通》云：看朔望主星是日月並看天。及主星所在宮寒熱燥溫，命宮主星及命宮主星所在宮寒熱燥濕，及五星此云五星即至所命主星。所在黃道宮之性。次七宮、次四宮。及上來者、十一八二六。下去者之性，以掠其往來消息。十二九六三。又看朔望及上下弦後月離五星，六十、九十、一百二十、一百八十度，即照冲以占將來。再看主星同相近之經星相助何等之力。假令主星是濕，各星性亦濕，即雨多；俱乾，即旱多。各性如不同，爲天氣多變。

各地方旱澇不同，看各處天頂經星同五星之性。其地方不遠旱澇相反者，以此。凡在本地方觀晴雨，日日觀東方出地平。所觀星之東出地平。及天頂上星，不過一年，陰晴可以盡知。占歲倣此。

凡月內筴朔望，亦要筴上下弦。間有來去消息。

月內占晴雨四法

《會通》云：朔時月與日月相會宮之主星，或會、或冲、或弦照，其日天氣必變。要看主星及主星之宮之性，乾則晴，濕則雨。月與朔望宮主星會冲弦，此單看，月日可並看。

二法：月到朔日，命宮如安命在白羊一度，月到白羊一度，天氣必變。如上占。

三法：月命宮幾時到主星，以命宮赤道度減主星所在赤道度。如主星赤道度少，加一周減之，餘數十三度一十一分作一日。見流日法。如餘三十九度，即是月之初三日，天氣有變。以上三法極真。即朔命宮也。

第四法：五星入其最高冲之宮，有表。亦主天氣有變。如土星至白羊之類。

黃道宮

太陽交巨蟹視火星即最高。

象宗云：太陽交巨蟹宮初度，夏至。此時火星先太陽出，主天色極熱。

太陽交磨羯視金星即最早。

太陽交磨羯宮初度，冬至。此時金星先太陽出，主天氣極寒。

太陽交巨蟹月與火冲復離火即最高。

太陽交巨蟹宮初度，若太陰與火星相後此冲月往往冷者，先逼出陰氣及人也。離了火星，又在寅午戌宮分內，火分。主夏季極熱。

太陽交磨羯月與土合復離土即最卑。

太陽交磨羯宮初度，若太陰與土合後復離土星，在巳酉丑宮分內，土分。主冬季天色極寒，有雪。

日在申月在寅觀風小滿後也。

象宗云：太陽在陰陽宮，太陰在人馬宮，看此時有和風，則一年之風皆善；風惡，則一年之風皆惡。陰陽係申宮爲風局之首，故云然。

日在白羊金牛退行

《會通》云：日在白羊或金牛，其時金星退行，其年春分、三月雨多。金星必同在白羊金牛。

日在火界

《會通》云：日在火星界上，夏至熱多，冬至、春分乾多。

太陰金水交亥卯未宮

象宗云：太陰、金星、水星初交亥卯未三宮，主及時雨。若不當雨時，則天昏暗，風起揚塵。太陰必同金水交亥卯未三宮也。

土在申子辰亥卯未及火木金水在。

土星在申子辰或亥卯未宮分，主天寒、雨雪、霧暗。若火星在內，主天熱并熱風，又主天旱并泉水少。若木星在內，則有和風。若金星在內，則和風不急。若水星在內，則清風頻轉方位。須論四時申子辰氣分，亥卯未水分。水亦主風次于氣。土在內不爲暴雨爲雨霧，火木金水在內畢竟單指氣分言爲驗。

月金水在亥宮或亥三合

象宗云：太陰、金星、水星皆在亥宮，或亥宮之三合，則雨多，有水災甚廣。以熱能生水。恐太熱則乾。火亥三合亥卯未也

火在本宮及土星宮

二至二分，火星在本宮內，三月之中雨甚多。

星在土星本宮，三月之中雨少。在他星本宮，亦雨少。總須活看。火在土宮，一熱一冷，雨情相競。火勝則晴，土勝則雨，天氣燥悶有之，何爲無雨？在他星宮亦不得爲雨少。

地平宮

命主星爲月金水凡稱命主星該當年四季朔望。

象宗云：命主星是太陰，主大雨水多且廣；是金星，則有風雨、陰晴、雨水；是水星，則風雲多，雨少。若已上星在主星位分，不係雨時，則陰晴、風起、微雨。

命主星月金水在亥卯未子午宮

象宗云：當年安命主星并朔望安命主星是太陰，或金星，或水星，又在亥卯未子午宮分內，一宮主雨；或三星內一星爲命主星，二星與相照，主依舊多雨。此節與前文畧同。若已上星在主星位分，不係雨時，則陰晴、風起、微雨。

命宮主星或金或水木或月與月金水交相照

象宗云：命宮主星或金，或木，或月，遇太陰，金水在亥卯未宮，與金木月交相照，月土與金木交相照。或在命宮或十宮，又是亥卯未宮，亦主雨水頻頻，比土稍減，不爲災。命宮主星金遇月水在亥卯未水分與之照，而亥卯未又作命宮或十宮有權，潤象重重，爲得不雨。木月倣此。

命宮主星土與月金水照（又）又降下

象宗云：安年命宮主星是土星，遇太陰，金水在亥卯未宮，與土相照，或在命宮或十宮，又是亥卯未宮，土星又當降下之時，亦主大水。命宮主星土遇月金水，在亥卯未水分與之照，雨；亥卯未又作命宮或十宮，恒土，又降下，以冷兼潤，安得不雨。冷，陰象，所以熱能致雨。當熱時而冷，陰勝陽，故春夏冷則多雨；當冷時而熱，陽勝陰，故秋冬熱則多雨。

命宮主星火與月金水照及金水又逆行

象宗云：當年安命宮主是火星遇太陰，金星、水星在亥卯未宮分，與火星相照，火又在十宮或在命宮或十宮，又是亥卯未宮，主無限大水；若金水又係逆行，復遇惡星相照，則水災尤甚。命宮主星火遇月金水，在亥卯未與之照，而亥卯未又作命宮或十宮，主水者，以熱能發水也。水非熱，勢不大。

太陰在安命宮離土遇日

象宗云：太陰在四安命宮年季朔弦。遇土星後離土星却遇太陽，主夏季極熱，冬季極寒。冬季極寒，太陰離太陽後又遇土。

太陰在安命宮離火遇金或離金遇火

象宗云：太陰在安年命宮，或四季命宮，或二弦時遇火星後離了火星，又遇金星，或先遇金後遇火，主雨雲多。月金火以熱兼潤，故雨多。

太陰在安命宮與土木火各星照

象宗云：太陰在四安命宮，與土星相照，主冬季極寒，多雪；與木火二星相照，則多風。火炎上，亦能生風。

太陰在四正柱上

若安年命宮，或四季命宮，或朔望命宮，太陰在四正柱上，主火水。安年命宮見之，應在其年。四季朔望例此。

太陰在六陰宮

象宗云：太陰在當年安命宮星盤內，第十宮、八宮、四宮、三宮、二宮，六陰宮分，主多大水；若在此宮相對宮分，五、六、七、十一、十二、一。係陽宮，主雨水少。

年命星盤分四行視火土之在大抵占天時用分處居多。

象宗云：若年命星盤是火宮，寅午戌。土星在內，則減熱；火星在內，則發熱。若年命星盤是土宮巳酉丑，土星在內，則添寒；火星在內，則減寒。若年命星盤是風宮，申子辰。土星在內，則減熱；火星在內，則添熱。若太陽、木星、水星，或二星在風宮，則多風。若年命星盤是水宮，亥卯未。土星在內，則添寒；火星在內，則減寒。

命宮前有土火二星在寅午戌亥卯未

象宗云：若近安年命宮之前，或近四季安命宮之前，或近朔望安命宮之前，有土星在寅午戌宮分內，則減熱；在亥卯未宮分內，則添寒。

命宮前有星在申子辰或與申子辰相照觀風

象宗云：若近安年命宮之前，或近四季安命宮之前，或近朔望安命宮之前，七曜內一星在申子辰宮，或與申子辰相照，則多風。看星何性，其風隨其性也。觀風自何方來，看本星二三度屬何方。若火星在其宮，申子辰。則有惡風，天紅雲色；若土星在內，則不風，不急而寒；若木星在內，則有和風，比土星之風微急；若金星在內，則和風帶潤；若水星在內，則有清風。

朔望命主星與七宮主星照

朔望安命宮主星，與第七宮主星相照，或移光相沾，或聚光似此，亦主當時有雨；不當雨時，則天暗；風熱時，則極熱；冷時，則極冷。七宮者，相對命宮之宮。觀配偶視此宮，觀仇敵亦視此宮。故觀雨亦視此宮。此宮主星如與命宮主星相接相和有雨，相戰亦有雨。故云云。

開門之理

太陽舍巨蟹土舍磨羯

《會通》云：如太陽舍在巨蟹，土星在磨羯，不論何時相會冲方，或太陽在未而土亦在未，或相弦照。即爲開門，門開即有入門者，其冷熱晴雨皆倏忽有變。未係太陰本宮。

開門有三

《會通》云：一、土星太陽是開水門，若在冷乾宮、温熱宮，定有大冷、大雲、大昏沉；若在濕冷宮，定大雪、大雨，夏至則冷雨；若土星權大于太陽，其冷更甚。土性冷乾，力大會日則冷。融化而爲水，不乾矣。故加以宮性之冷乾爲昏沉，加以宮性之濕熱必大雨，加以宮性之濕冷冬則雨雪、夏成冷雨云。

二、木星水星是開風門，壞樹木、房室。

三、火星金星是開水門，有雹雷霆壞樹木。金性潤，火性熱，潤遇熱而更潤，故爲開水門。火性燥，金性冷，以冷抑燥而燥愈甚，雷之發所自來矣。

會冲方無他星及有月有金水并有退行之星在内

開門一爲相會、相冲方中無他星，無他星論前行星之性，在後者不論。如太陽追土星，相會冲方，則論土之性；土退追日會冲方，論太陽之性。前者爲首。

一爲會冲方之中有月在内，離一星近一星。視月之離與近。

一爲會冲方之中有金星水星在内，中間相近一星論其性，如近太陽，定善，定熱；近土星，定惡，定冷。若中間有退行之星，定開大雨之門。亦當視其星之性。

五星在日光下并退行

春分時，四正宮内五星在日光下，必雲多，有雨；夏至，熱雷；秋分，冷雨；冬至，雲多，南風。若五星俱在日光下，則論星之強弱與主客；再論星之遠近。遠日者，稍爲有權。

金水在日光下，春秋時，作冷、作温；春分，風多；作冷作濕金水與時相成，而在春更爲多風。夏至，熱有雷；熱亦與時相成，而雷由金氣加日所致。冬至，雲，有南風。雲係金所生，風係水并發，而雨因日之温。土星、火星、木星亦畧同。

秋分時，五星或一或二或三在日光下退行，主一年大旱。亦宜論星之性。

夏至，五星順行，天氣冲和；五星有一二退行并權大者，夏至熱；亦宜論星之性。五星退行熱，順行寒。順行應平和。

七曜會冲

日月

《會通》云：太陽、太陰會冲方，濕宮，雨；熱宮，乾晴。

土日

土星、太陽會冲方，爲大門開，大雨、雪雹。春分，冷、雨；夏至，雹、雷、減熱；秋分，冷、雨；冬至，氷、雪、雲。

土月

土星、太陰會冲方，濕宮，冷、雲、小雨月與土同性冷，故雨小。月滿，天蝎、人馬加冷；應加雨。月空，乾、黑雲、小雨。乾則雨不能大。春分，天氣變；夏至，濕，減熱；秋分，雲；冬至，雪、冷。

土木

土星、木星相會及冲方，各減冷，木可減土之冷。熱多變；夏至，雷，有雹；雷者，木之升。雹者，土之結，皆乘熱而成者。秋分，大風，大水。風因木，水因土。全看上下，如土星在上，天氣風雨、大雷、飢疫；土權大之故。木星在上，相反。

土火

土星、火星相會及冲方，前後數日大雨雹，大雨火之力，雹則土之凝。天氣壞。壞則昏暗，不分上下。春分，大雨雹；夏至，大雨雹；秋分，大水；冬至，減冷。火減土之冷。乾隆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火土正冲，火在寅，土在申逆行冲，前後雨雪冷，本日之夜大雷雨。

土金

土星、金星會冲方，濕宮雨水。春秋分冷雨，夏至倏忽雨。冬至雪冷。

土水火

土星、水星、火星會冲方，乾宮，旱；在乾宮則火不能融土之冷。温宮，大水；

在濕宮則火能發土之性而成爲大水災。熱宮，風；水與火俱成風。冷宮，冷乾。水火俱成乾性。春分風雨，夏至同，因春夏熱而成。秋分風雲，冬風雪。因秋涼冬冷而成。

木日

木星、太陽會冲方，天氣和，天暗，小風細雨，細雨和氣所生。凡物皆冲和。春分、秋分風，夏至小雷，冬至小冷。

木月

木星、太陰會冲方，有風，天晴，冲和。濕熱、冷乾，隨所在宮之性，俱不大不小。木主風，月性疾，故相合爲風。濕熱冷乾指宮氣而言。

木火

木星、火星會冲方，熱宮、乾宮，大熱；有風。濕宮，大雨、熱極所致。雷電。雷爲木所行，電爲火所終。春分，風，春氣大也。天氣不安；夏至，熱，大雷；秋分，風，秋係蕭散之時，故爲風。天氣不安；冬至，天氣冲和。

木金

木星、金星會冲方，天晴和，生物皆養人。濕宮，雨；濕助金以成雨。別宮，天晴、風。熱宮則熱性，助木而生風。

木水

木星、水星會冲方，有風。熱宮內大旱、熱風，亦爲門開。

火日

火星、太陽會冲方，熱宮，大乾大熱；濕宮，有雹，宮性濕，或爲火日逼出成雹外擊。大雷電；冷宮，風極大。宮性冷，則熱性外奔而生風。春分、秋分風乾；夏至，大熱，雷電；冬至，減冷。

火月

火星、太陰會冲方，濕宮，有雨；濕勝故。熱宮、乾宮有大熱、紅雲。熱勝故。夏至雷，火必發。大抵天氣有變。

火金

火星、金星會冲方，亦爲大門開。春分、秋分，水極大；夏至，雨；冬至，減冷，定有兵起。見開門有三條註。

火水

火星、水星會冲方，春分，風；冬至，雪；夏至，雷電；秋分，大風。熱宮、乾宮，大熱、大乾。春多風之時，火與水兩性合爲風，火行水亦行故也。秋當氣爽之時，故爲風且大。夏當熱之時，火與水雨情變而爲雷電。火性猛烈以水抑之，至必衝撞，所以成雷光必四射，所以成電。冬當凝結之時，非火則水氣不上行，何以爲雪之本，故水火會冲，水乘火氣上行，凝而成雪。

金日

金星、太陽會濕氣宮，有雨，四季皆有雨，夏至雷。同火金。

金月

金星、太陰會冲方，小雨。春分，濕氣、雲；夏至，小熱；秋分，雲；冬至，雪，天氣亂。金潤月濕，故雨日小者，較之土日之開水門爲小。在春且多濕氣并久雲陰，在夏則可以減夏之暑熱，秋分濕少而雲多，冬至并凝雨爲雪，皆因時以成之理也。

金水

金星、水星會濕宮，風雲。以潤而合濕，宜乎雨矣。惟主風雲者，水性使之然也。

水日

水星、太陽會濕宮，濕氣有雨；以風熱乘濕之故。乾宮，熱乾，有熱風傷人，以風熱乘熱之故。大抵有風。風乘熱所致。

水月

水星、太陰會冲方，乾温、冷熱隨十二宮之性。水行疾，月行亦疾，故善于隨物之性以爲性。

雜會冲

月在子與日弦冲

《會通》云：月離日一百八十度或九十度，月在寶瓶，雨。寶瓶，多雨之宮，以月乘之，性相近而且又與日弦冲，當弦望之時，焉得不雨。

日月合時土相冲照

二至二分前，朔望日月相會冲處，土星若在一百八十及九十及一百二十及六十度，必有雷電。冬至前，土必合冲火方，雷電。否則日月與火合，而土又冲之，始雷。若止與土冲，主雪冷。

月離日或金冲在辰戌卯亥

月離日，或金星冲是月初離日，金冲月并冲日故。在白羊、天秤、天蝎、雙魚內，有雷電雨。金在白羊、天蝎，雷電；天秤、雙魚，雨。

月與土冲照水金離木

春分前朔望，月離土星六十、九十、一百二十、一百八十度，土月皆在温宮，

黑雲，常有小雨；或水星、金星離木星六十、九十、一百二十、一百八十度，雨大且久。再加水金離木，則雨大且久者，以潤乘熱之故。

月與火冲視日

月與火冲，火在天蝎，日在寶瓶或雙魚，雨。月與火冲，火在水分濕宮，而日又在子亥，多雨之宮，故應雨。

月與火會金水冲照火及日土木冲照火

月與火會濕宮內，其時金星、水星離火星六十、九十、一百二十、一百八十度，大雷電、氷雹，不能有雨；若火星離日與土星、木星六十、九十、一百二十、一百八十度，即日雨。以日土木力大于金水也。

月與金水合

月與金水相合，有雨；二星皆合，必雨。濕性相合之故。

水金同月在濕宮

二至二分，水星、金星同月在濕宮，大雨。

月入子亥與水冲照

月入寶瓶、雙魚，天多變；離水六十及九十及一百二十及一百八十度，雨。月入寶瓶、雙魚，而與水三六合，弦冲。

日月金水相會

日月金水相合，必雨。

金月冲照及水金冲照

冬夏二至，金星離月六十、九十、一百二十、一百八十度，金星在濕宮，雨甚多。

冬夏二至，水星在天蝎，離金星六十、九十、一百二十、一百八十度，大雨。天蝎水分。

月在陰宮與退行星冲照

月在陰宮，離退行之星六十、九十、一百二十、一百八十度，必雨。亦宜論星之性。

金火冲照

金星離火星六十、九十、一百二十、一百八十度，在天蝎，雨。天蝎水分。

雜照

太陰與五星照

象宗云：太陰與金星、火星相照，主雨；與木星、水星相照，則風；與土星相照，則極寒、風雪。

太陰在水宮與金照

太陰在水星宮分內，與金星相照，主雨多、陰重。

太陰在水宮分水又與金照

太陰在水星宮分內，水星又與金星相照，則陰雨多，且大。

太陰離一星又與一星冲照

太陰先與一星相照，及相離後，又另與一星相冲照，後相照之星，却是太陰所在宮主星，主潤澤并風。月與宮主星冲照，主風雨。然亦宜論星之性。

附

五星在最高衝七政行最高卑，推步所重。而占驗書惟載于此卷，因此亦可以類推見。

五星在最高衝，天氣必有變。

金後太陽西入

金星後太陽西入在亥卯未三宮內，一宮主當時有雨。亥卯未水分。若又有太陰、水星相照，主有雨尤多。但止一件不全，則雨稍減。

附冬至用時日占一年及用秋分占明年法

《會通》云：冬至子時看天氣，子至卯主七日半，卯至午七日半，午至酉七日半，酉至子七日半，共一月。

冬至後第一日，主十二月；二日，主正月。用十二日知一年大概，不爽。大抵明年雨多、雨少占秋分，以秋分本性濕故。

清《天文秘旨》卷一　天占

青氣如虹，吉祥之兆。時雨降，賢人出。

白氣如虹，憂氣太甚，水灾歲凶，刑濫兵起。

黑氣如虹，陰氣冲盛，水灾歲凶。

黃氣遶貫二斗，吉祥爲兆，歲豐人安，國生賢嗣。

赤氣遶貫二斗，陽氣妄現，火旱灾興，歲凶兵起。

天雨草，火失其性，天生旱灾，民飢兵起。

游氣黃黑，三日雨，防兵、火灾。

日占

日慘生翳，陽氣泄也。天將有雨，文武相依。

日色昏黑，上刑慘暴，國有憂災，野有水災。
日珥，青黃炫爍日旁，平時主風雨，不雨國有亂。
日璚，五采炫耀日旁，國有喜慶，野有風雨。
日病，日出三丈，太赤無光，日没赤亦然，主有風雨，不雨邊亂、國厄。
日暈
日暈赤色，火旱興災，兵起血戰。

清《天文秘旨》卷五　風占

風者，天之號令。非時傷物者凶，順時生物者吉。山體陽，通於天氣，出雲藹以成雨。海體陰，通於地氣，出赤黑而成風。近山風大而塵昏，近海風大而昏黑。軍聚埃興，馬行塵起。旋風作於一時，暴風揚於百里。細風及於一方，大風遍於天下。自然之也，不主災咎。

天色氣慘黃，主風或火災大作。

羣鳥噪空翻飛，群魚出水跳躍，星動搖月有暈昏暗，雲片相逐，雲色慘白，聚散不常，圍繞日光，日色昏暈，雲脚黃，日光赤，日光搖，雲行急，月暈圍，雁鳴如驚聲，蟻出穴，石脉潤，耳頰熱，頭癢慘，濕熱，太白晨見，參宿動搖，燈花焰搖，或鳴有聲，樹汁流出，楊柳根紅，蚯蚓過路，蛇遊高阜，龜鱉曬暘，皆主風兆。

春甲子風，國主頒赦。夏丙子風，旱災兵荒。秋庚子風，刑濫兵起。冬壬子風，水災國憂。四季戊子風，歲收，君吉，頒赦。

春風反熱，禾傷民疫。夏風反寒，水災人疫。秋風反冷，兵起人病。冬風反暖，兵亂人災。

冬至日起風

乾方，來歲大收。坎方，歲收民安。艮方，大小民疫。震方，歲豐。巽方，歲收國安。離方，寒主水，熱主旱。坤方，蟲食谷不登。兌方，兵民病國災。

風起日下，有雲烏潤，吉；蒼白，水災；赤黃，旱，收男女。

風起月下，有雲烏潤，凶；赤白，旱，水爲災；兵喪繼作，女方。

暴風起于東北、東南，遶木聲鳴，如轉東聲，旱災。

冬至無風，有赤雲在日上下左右，歲災，大旱，生蟲。

冬至無風，有烏雲在日上下左右，歲收民安。

天氣白色，主風雨。

雲占

地氣升而成雲，雲本黑體，緣受日光以成五采，千態萬狀，變化莫測。

三月三日日下赤雲，夏秋必旱，民多疫死。

黑雲冲月或冲北斗，主雨。無雨，天子淫奢，居喪不哀。

夏烏雲掩日，主蓐暑，多奸謀。

冬白雲近日，主大風，大寒，刑政濫。

雷占

風雷者，天之號令也。風順其時，枯者榮，榮者實。雷應其時，屈者伸，蟄者舒。此天之令喜也。風雷不順時，震人傷物，此天之令怒也。雷發之二月，收之八月，爲應時；發聲於出聲之先，收聲於已收之後，爲非時也。

春三月一日、四日雷，歲時大熱。

夏甲子、庚寅、辛巳日雷，生蝗蟲。

秋甲子雷，歲將大凶。

冬庚戌、辛亥日雷，正月米貴。

九月雷，谷貴。

雨占

天低氣昏，游氣蔽天，日月失色，雲氣四合，星宿光昏，番白頭髮，潤石礎濕，蟻出穴，鵲洗浴，月暈，月入箕、入畢、入軫，燈焰禿，日應，烏雲如山，烏猪渡河，散入河内，白雲横于日月、北斗下，雲飛揚不斷，大風吹雲東方而起，黑霧相接，皆雨之兆。

薄雲籠日，久雨不止，君惑奸嬖，號令不密。

薄雲籠日，細雨不止，君德淫昏，人民怨怒，所致兵災大起。

雲勢濃光，雷多電火，大風狂鼓，主雨不久。

雲復歸於所起之分，或起西風，雨止之象。

四方黑烟如雲，赤雲如火，雲高慘白，雲變白色，雲勢斷續，皆主雨歌。不止，則旱，有雨不多。

日色如火，旱生火。

露氣滋物，五谷不傷。

霞占

天之容氣所結，長尺餘、丈餘、十丈餘，動而有力，若鈎鎗之貫日、貫月、貫三垣、貫二斗、貫二十八宿，以所臨分野，別其休咎。若霞見五采，是爲和平之氣，所散不爲灾。

黑霞貫日，主風雨。不雨，君灾，凶。

黑霞貫月，民臣灾，主雨。

黑氣慘黄，主雨。

五采霞成于春、夏、秋分初三、五日，大喜，歲收，歲大收。

霧占

霧，天氣下降而地不應，臣下逆令之象。地氣上升而天不應，君上倨傲之象。近山山氣成嵐，近海水氣結濕，春風揚沙成霾，皆不主於休咎。

晝之日白，夜之月赤，皆霧兆。

晝霧如山，兵水爲灾。

虹占

未雨之始，大雨之終，虹乃天地陰陽不正之氣結而成之。其虹不宜時常有之，出現但隱之爲吉兆。

無雲雨虹出，主風雨。不雨，國有陰人禍。

虹見於夏，秋谷多傷。

虹見於冬，春麥大損。

旦見於西，主風雨。

暮見於東，無雨。

虹光交見，色赤，火旱；色黑，水憂。

虹見五七重，傷物太重，爲灾極大。

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八 嘉慶己卯秋，河南省黄河決蘭陽口，鄭州延津水皆圍城，河流向由儀封而下。未決時，人見儀封有黑氣一道横亘於河，如是者一日餘。黑氣中見有大手，河水遂不下流，乃由旁決。此黑氣與大手不知是何異矣。先是春夏間，鄭州城壕徧地皆蛙，大小層累連銜，幾無隙地，斃於履、斃於車者，不可勝計。何由而來，何自而去，皆莫能曉。及秋遂有河決之患。蛙陰類也，常止於窪。大水，則不能容。先見是爲大水異常之兆。次年密縣城壕亦如此，殆有勝焉，人皆驚恐，而卒不驗。此理不可知也。又己卯夏汜水決，先是春間有一足鳥大如雞，鳴集縣之文廟桐樹上，人以爲商羊見，主大水。汜水縣果有水患。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一一《月占》 月令

《史記·天官書》：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

《索隱》案：中道，房室星之中間也。房有四星，若人之房三間有四表然，故曰房。南爲陽間，北爲陰間，則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故房是日月、五星之常行道。然黄道亦經房星，若月行得中道，故陰陽和平。若行陰間，多陰事；陽間，則人主驕恣。若歷陰星、陽星之南，迫太陰太陽之道，則有大水，若兵及大旱，若喪也。太陽亦在陽間之南各三尺也，太陰、太陽皆道也。月行近之，故有水旱、兵、喪也。

月有奇月，皆行房宿中間，南至陽間，是十九年之内，月離房宿南北各有時，未必即是有水旱、兵喪之事。蓋自北齊張子信以前，未知交道有行庭，又以房宿爲農事之候，故月行或南或北，皆以爲占然。其曰水曰旱，則亦取乎陰陽之義也。今東北郡人相傳，十一月下旬候月離房宿南北，占來歲水旱。又於十二月下旬月離房宿時，候風占霜早晚。視雲氣占五穀所宜，或者即天官遺意也。

按《漢書·天文志》云：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今以月緯考之，正交入陰歷行黄道北，中交入陽歷行黄道南。距交近，則南北行疾。距交遠，則南北行緩。驗之交食凌犯，皆無違失。則是月之南北有常行，不得有失度者。蓋自唐李淳風始言月行白道，道有交行，前此以八節分九道，其法踈，故未能與月行密合。其失原不在月，然其曰旱風曰陰雨，則亦猶是《史記》陰陽之義也。

《宋史·天文志》：月變色爲殃。

《觀象玩占》：月變色，其國有殃。青爲憂、爲飢，赤爲争、爲兵，白爲喪、爲旱，黑爲水、爲疫疾、爲死喪，黄潤而明，則有喜，黄燥爲風、爲旱。月始生而色青，其分有疾，五穀貴；色黄，其分君憂；色赤，其分有立王；色白，其分亡地；

色黑，其分有水；月滿而色赤，爲兵、爲旱。正月月無光，兵起，人多死。二月月無光，國有災變事。三月月無光，水災。四月月無光，大旱。五月月無光，有火災。六月月無光，六畜貴。七月月無光，蟲灾、歲凶。八月月無光，兵起。九月月無光，布帛貴。十月月無光，魚、鹽大貴。十一月月無光，六畜貴。十二月月無光，五穀大貴。

月無雲而滅影昏暗，若雜以殺氣寒慘者，必有大咎。三日内雨，則不占。月中有神龍、玉兔，忽神龍倚玉兔者，洪水滔天，人民流散，千里荒涼，國亂連年不止。

月旁雲氣占

月暈角，或曰主水。月暈氐，在冬爲水。月暈心，爲旱、穀貴、蟲生。月暈尾，其分有水災。月暈箕，爲風，穀貴。月暈室，爲水，爲風。月暈壁，爲風雨。月暈胃，又曰天多雨。月暈井，爲旱；暈及三重，重在三月，爲大水。月暈鬼，爲旱。月暈柳，爲旱。月暈星，其地旱。月暈張，爲水災。月暈軫，歲旱，多大風。月冠而珥，有大風。月始生，有黑雲貫月，名曰激雲。或一或二，不出三日，有暴雨。月暈東向，風敗五穀；西向，且雨風害五穀；北向，爲水；南向者，旱風。月暈而陰亂，風四起。月正月丙丁日暈，旱；戊己日暈，大水，土功起；壬癸日有暈，皆爲大水。月暈回木星，大水傷五穀。月暈水星而食，爲大水、大饑。月暈角、宮宿，《海中占》曰：民飢，多風雨。月以秋三月暈亢，郗萌曰：有赦。再暈亢，大水、雨，民流千里。郗萌曰：冬雷，而水十月。月暈于箕，五穀以風傷。《荆州占》曰：大風發屋，有坐口占死者。月暈于昴，又曰大水，穀不收。月暈畢，有風雨。月暈井及鬼，其年旱，禾不收。月暈于鬼，石氏曰：黍貴。一曰歲惡，多霧雹霜雪，多死人。月以夏三月暈鬼，多雨水，有蟲災。一暈爲寒，再暈小水，三暈大水，五穀不成。月暈柳三重，有水灾。月暈于張，郗萌曰：其地旱。月暈於翼，郗萌曰：大旱，有大風；《天文論》曰：多風霧。

《天文會通》月暈亢開口，期五日有暴雨。月暈亢再重，大雨、雪、水。月暈一重在氐，不周者，期五日有急雨。月暈箕，歲旱，風雨不時。月暈斗，與金星合者，其野大水，國飢。月暈牛，與水星合者，其分有水患。月暈女，兩軍相當，有風則不戰，無風則不利。月暈室開口，不周者，三日暴風雨。月暈室，與水星合者，其野有大雨水，五穀不成，國飢。月暈奎，與水星合者，其下有大水患，江河暴溢。月暈畢一重，期三日有風雨。月暈觜三重，一曰，其野有水。與水星合者，其野有水患。月暈參，水旱爲灾，民飢，米貴。正月月無光，兵起，人多死。二月月無光，國有災變事。三月月無光，大旱。五月月無光，有火災。六月月無光，蟲灾、歲凶。八月月無光，兵起。九月月無光，布帛貴。十月月無光，魚、鹽大貴。十一月月無光，六畜貴。十二月月無光，五穀大貴。

月無雲而滅影昏暗，若雜以殺氣寒慘者，必有大咎。三日内雨，則不占。月中有神龍、玉兔，忽神龍倚玉兔者，洪水滔天，人民流散，千里荒涼，國亂連年不止。

月旁雲氣占

月暈角，或曰主水。月暈氐，在冬爲水。月暈心，爲旱、穀貴、蟲生。月暈尾，其分有水災。月暈箕，爲風，穀貴。月暈室，爲水，爲風。月暈壁，爲風雨。月暈胃，又曰天多雨。月暈井，爲旱；暈及三重，重在三月，爲大水。月暈鬼，爲旱。月暈柳，爲旱。月暈星，其地旱。月暈張，爲水災。月暈軫，歲旱，多大風。月冠而珥，有大風。月始生，有黑雲貫月，名曰激雲。或一或二，不出三日，有暴雨。月暈東向，風敗五穀；西向，且雨風害五穀；北向，爲水；南向者，旱風。月暈而陰亂，風四起。月正月丙丁日暈，旱；戊己日暈，大水，土功起；壬癸日有暈，皆爲大水。月暈回木星，大水傷五穀。月暈水星而食，爲大水、大饑。月暈角、宮宿，《海中占》曰：民飢，多風雨。月以秋三月暈亢，郗萌曰：有赦。再暈亢，大水、雨，民流千里。郗萌曰：冬雷，而水十月。月暈于箕，五穀以風傷。《荆州占》曰：大風發屋，有坐口占死者。月暈于昴，又曰大水，穀不收。月暈畢，有風雨。月暈井及鬼，其年旱，禾不收。月暈于鬼，石氏曰：黍貴。一曰歲惡，多霧雹霜雪，多死人。月以夏三月暈鬼，多雨水，有蟲災。一暈爲寒，再暈小水，三暈大水，五穀不成。月暈柳三重，有水灾。月暈于張，郗萌曰：其地旱。月暈於翼，郗萌曰：大旱，有大風；《天文論》曰：多風霧。

《天文會通》月暈亢開口，期五日有暴雨。月暈亢再重，大雨、雪、水。月暈一重在氐，不周者，期五日有急雨。月暈箕，歲旱，風雨不時。月暈斗，與金星合者，其野大水，國飢。月暈牛，與水星合者，其分有水患。月暈女，兩軍相當，有風則不戰，無風則不利。月暈室開口，不周者，三日暴風雨。月暈室，與水星合者，其野有大雨水，五穀不成，國飢。月暈奎，與水星合者，其下有大水患，江河暴溢。月暈畢一重，期三日有風雨。月暈觜三重，一曰，其野有水。與水星合者，其野有水患。月暈參，水旱爲灾，民飢，米貴。正月月無光，兵起，人多死。二月月無光，國有災變事。三月月無光，大旱。五月月無光，有火災。六月月無光，六畜貴。七

熒惑守火星，填守土星，太白守金星，辰星守水星，是謂五重守，并氣之象也。法曰：并氣是謂重施，過節則民多疾疫，五穀不成，災害並生，一曰天下旱，萬物不成。五星，歲守火星，熒惑守土星，填星守金星，太白守水星，辰星守木星，是謂母守其子，陽不施之象。法曰：陽氣不足，故多水災，五穀不成。五星，歲守水星，熒惑守木星，填星守火星，太白守土星，辰星守金星，是謂子守其母，陰氣不成之象。法曰：陰氣不足，故旱，多火災，萬物不成。

五星合鬬占

《宋史·天文志》：歲星熒惑合鬬，爲饑、旱。《荆州占》曰：木星逢太白曰鬬，有土功，歲旱，天下大饑。《文耀鈎》曰：填星與火合，大旱。《海中占》曰：辰星與填星合，在虚，中秋水出。甘氏曰：辰星與太白合鬬，亢旱。《武密占》曰：木金合於西方，木在金位，其名曰伐，年饑。木水合，爲其國多水、民饑。火土合，大旱。石氏曰：火金合，火入金光芒中，火在南，有大旱；火在金北，爲水。火水合，大旱。土水合，又爲旱。太白先出，辰星出太白南，潦；出太白北，旱。太白辰星同出，辰星移而南，水；移而北，旱。木與金鬬，又曰：其國旱饑。木與土鬬，一曰星色赤，爲旱；黑，爲水。火水鬬，其野有大水。甘氏曰：金水鬬，其分國旱。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一四《歲星占》 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於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研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主，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集解》徐廣曰：一曰天皇。《索隱》《天文志》亦作天皇。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元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黓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

《宋史·天文志》：甘德曰：歲星退行入陰，爲内事；入陽，爲外事。行陰道，爲水。行陽道，爲旱。

歲星行色變異占

《開元占》：歲星色青白，是其常色。赤，則主有憂；色黄，有喜；色白，爲旱、喪；色黑，多疾病、有水災。

《觀象玩占》：甘氏曰：歲星，當休時而有王色，其國有憂、兵；有相色，大水。焦延贛曰：歲星變色而赤芒角，其國大旱，暖氣早來，蟲蝗爲害，人多疾疫，歲饑，有兵；變色而青芒角，有土功；白芒角，涇雨爲災，人大疾疫；黑芒角，水潦爲災，霜雪殺物，種不入土。歲星出氣爲青穰，明日大寒，有小雨，不出三旬，貲、魚、鹽貴。不過二十日止，所在之國，苗傷、物少産，民徙其鄉。不出二年，布帛貴。歲星出穰，長尺，不出三日雨，不則大霧。

歲星熒惑相犯

《觀象玩占》：歲星熒惑相犯，爲旱。

歲星辰星相犯

《開元占》《荆州占》曰：辰星與歲合而犯之，爲殞霜。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一五《熒惑占》 熒惑行色變異占

《開元占》：熒惑逆行二舍半，有火災，一曰爲大水。《荆州占》曰：熒惑色青圓，爲水。

《觀象玩占》：甘氏曰：熒惑，主荆楚以南。荆州、衡陽南盡南海，其色比心中央大星及畢右股大星爲正，若變色而白，雨水數至，五穀不滋，四鄙入堡，民多疾，有喪；變色而青，蝗蟲爲災，有暴風，五穀晚熟，國饑民流；變色而黑，有大水，有死喪，凍雹傷穀。

熒惑出氣爲赤穰，明日大熱，至夕大雨。一曰：有五十日旱，魚塩貴二倍

乃止。熒惑出氣長丈四尺，有旱；長一丈，百日旱，傷物，其國飢荒。熒惑晝見，所在分大旱水竭。常以夏丙丁日候熒惑變色，則爲灾。

熒惑雜干犯占

《觀象玩占》：流星穿熒惑而過，熒惑無光，其分國飢。流星抵熒惑，其國旱飢。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一六《填星占》 填星行色變異占

《宋史・天文志》：星經曰：行中道，則陰陽和調。退行一舍，爲水；二舍，海溢河決。《荆州占》曰：填星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填星在四方宿，當如其方色，吉。失色而角青，爲憂；赤，爲旱。《觀象玩占》：甘氏曰：填星在四季之時，曰王，其色正黄，比北極中央大星，而精明有芒角。在夏曰相，其色黄大而精明無芒角。在秋曰休，其色黄白無精明。在冬曰囚，其色黄黑不明，在春曰死，其色青白細小而不明，其常也。如其常，則天下和平。當囚時而有王色，國有赦令，四時不和，多風雨，五穀不成。當死時而有囚色，霜雹爲灾。填星色黑，一曰天下有水災。《荆州占》曰：填星動摇，其國江河決。

填星熒惑相犯

《觀象玩占》：填星、熒惑二星皆色赤，或俱無光，或土在火芒内，火在土芒内，皆爲旱潦不節，民災，物不成。

填星太白相犯

《觀象玩占》：填星太白相犯，一曰大水，草木死。

填星辰星相犯

《宋史・天文志》：填星辰星相犯，爲旱。

《觀象玩占》：填星辰星相犯，爲旱。一曰：土犯水，冬雷，虹出，來年夏寒，隕霜、雨雹。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一七《太白占》 太白行色變異占

《開元占》：石氏曰：太白出東方，黄而明，旱。色黑而角，大水。《觀象玩占》：甘氏曰：太白在秋曰王，其色比狼精明而有光，仲秋之時有芒角。在四季曰相，其色精光而無芒角。在冬曰休，其色精明而無光。在春曰囚，其色青黄而不明。在夏曰死，其色赤黑細小而不明，其常也。如其常，則天下和平。當囚時而有王色，其進舍也，歲多霜雹；其退舍也，冬暖不藏。當死時而有王色，流水湯湯；有相色，野火煌煌。太白色蒼黑，期六十日有水。若喪黑多，爲水。蒼黑等，有水。色白，歲熟；色黑，有水。太白色黑而大，青芒角，陰國風灾數起。太白色青而暗小，國旱。太白色赤而怒，國多火灾，寒熱失節。巫咸曰：太白白而角，其國旱。《武密占》曰：太白出氣長數文，多風雨。太白出穰氣三丈，大水。太白出氣白穰，明日大風。一曰：歲多大霧，傷五穀。

月犯太白

《開元占》《荆州占》曰：太白與月并光，相去二寸，春夏有大水，秋冬有大雪。

太白歲星相犯

《觀象玩占》：太白歲星相犯，一曰爲旱。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一八《辰星占》 辰星占

《史記・天官書》：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黄爲五穀熟，黑爲水。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温，當温反寒。辰星之色，春青黄；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黄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登；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觀象玩占》：辰星出入，必以陰雨；不則陰風。

辰星行色變異占

《開元占》《荆州占》曰：辰星出穰氣一丈，大水。

《觀象玩占》：甘氏曰：辰星在冬曰王，色比奎大星，青白精明而有光，仲冬之月有芒角；在秋曰相，其色精明無芒角，不摇；在春曰休，其色青黄微小，無精光；在夏曰囚，其色黄黑，小而不明；在四季曰死，其色青赤，小而不明，其常也。不失其常，則天下和平。當王時而有休色，冬旱不冰；有囚色，冬無霜；有死色，冬雨霧，日不明，雷電行。當相時而有囚色，秋不霜；有死色，穀不成，雷不藏。當休時而有囚色，夏旱。當囚時而有王色，夏雨雪霜，雷電不行；有囚色，流水湯湯。當死時而有囚色，大旱。辰星正色：春當青黑，夏當赤黑，四季黄黑，秋白，冬黑，則吉。其變色也，赤而昧，其國旱，又多暴風，冬不雪而有雷；色白；霜雪不時；色黑，大水。甘氏曰：辰星色黑三芒，天下有水。辰星怒芒角，有暴獄，不則水損城郭，傷禾苗。辰星出彗，天下大水。郗萌曰：辰星出氣爲黑穰，其夕不大雨，則明日大霧，不出六十日，其所

在之野大水，牛、馬、羊皆貴。

月犯辰星

《晉書・天文志》：辰星光明，與月相遠，其國大水。

《觀象玩占》：天下大水。月蝕辰星，其國有水、飢。

月與辰星會合，其宿國雨水敗物。辰星入月中，《荊州占》曰：有水，有刑事起。

又曰：冬大雪。

辰星歲星相犯

《開元占》：辰星與歲星合，其分有水、兵、飢並起。

《觀象玩占》：辰星守歲星，天非時降霜。

辰星熒惑相犯

《荊州占》曰：浼星與熒惑合，其國大旱，赤地千里。

辰星填星相犯

《觀象玩占》：辰星犯填星，甘氏曰：夏寒。《荊州占》曰：春雨。守填星，夏霜雹，秋多雨。

辰星雜干犯占

《觀象玩占》：客星入辰星，巫咸曰：天下大水。流星犯辰星，一曰大水至，水官憂。流星入辰星，天下大水。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一九《紫微垣占》 雲氣出入北極

《天文會通》：黑氣掩北極，五穀不登，水傷禾稼。

北斗

《觀象玩占》：石氏曰：北斗第一星，曰正星；二曰法星；三曰令星；四曰伐星；五曰殺星；六曰危星；七曰部星，亦曰應星。北斗正星色白，爲水。法星色黑，有大水；色黑而白角環之，有暴風、水。應星色黑，有水。輔星生角，江河潰決。

雲氣出入北斗

《觀象玩占》：青雲氣奄斗，明日雨；青雲氣加北斗、法星，有大水；青雲氣長竟天，其末有星加伐星，天下有大水；青雲壓北斗，大雨即至；赤氣入北斗，大旱；黃雲霧蔽北斗，明日雨；白雲氣壓北斗，不過三日有雨；白氣濛濛然有光，自地起接連北斗，大風即至；黑雲氣集北斗旁大如席，狀如禽獸，不出三日必雨；蒼白氣入北斗，多大風；天無雲而北斗上下獨有雲，五日內大雨。

彗孛客星見六甲

《宋史・天文志》：客星犯之，色赤爲旱；黑爲水。

《天文會通》：客星干犯六甲，農事廢，寒暑相反。

流星出入六甲

《觀象玩占》：巫咸曰：流星貫六甲，太史廢，一曰水潦不節，農失其時，寒暑易候，一曰大旱。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二〇《太微垣占》 月五星犯太微垣

《後漢書・天文志》：辰星入太微，爲大水。

《宋史・天文志》：歲星入南門出東門，旱。辰星入天庭，大水；入西門，大水；入西門出東門，爲水災。

《觀象玩占》：齊伯占曰：木從太微南門入而逆行，西門出，國有大水。土入太微、太陰西門，出太陰東門，天下有大水。辰星入太微，陳卓曰：一曰大水傷人物。

《天文會通》：月入中華西門，出左掖門，有大水。

彗孛客星見太微垣

《觀象玩占》：客星入太微端門，而出西門，天下大水，大饑；入端門而出東門，天下大旱，五穀不成。客星入太陰西門，出太陰東門，大水。

三台

《史記・天官書》：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穀豐世泰；不平，則反是。

《宋史・天文志》：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

彗孛客星見三台

《觀象玩占》：客星守三台，一曰水災。

靈臺

《觀象玩占》：靈臺三星不見，則司天之官失其守，陰陽不和。

月五星犯靈臺

《觀象玩占》：五星犯靈臺，水旱不時，一曰曆官有憂。

《天文會通》：水星犯靈臺，其國大水荒。

雲氣出入靈臺

《觀象玩占》：青黑氣入靈臺，有大風雨；黃雲入，太史喜；赤白氣，太史

有憂。

月五星犯明堂

《天文會通》：月暈明堂，三日内有急雨。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二一《天市垣占》 彗孛客星見斗星

《觀象玩占》：星孛於天市觸斗星，有水旱之災。

雲氣出入斗星

《天文會通》：黑氣入斗星，大水入市。赤氣入斗星，有火災，亦主旱。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二二《角宿占》 月五星犯角宿

《宋史・天文志》：辰星犯角，爲旱；右角，爲水。辰星守左右角，黑爲小兵；守之，大水。

《開元占》：郗萌曰：月乘左角，爲旱；右角，爲水。辰星守左右角，黑爲水；赤爲旱。

《觀象玩占》《荆州占》曰：月犯左角，國有大水；犯右角，一曰天下多雨。

《荆州占》又曰：木守右角北，大水，五穀半收。《海中占》曰：木守左角，其色黄白小旱，逆行即旱，還則雨。郗萌曰：木乘右角，爲水；乘左角，爲旱。火行角中道，天下和平；出陽道旱；出陰道水。《荆州占》曰：火以夏三月中守角，若出角入角中外不通，火經兩角，多雨。乘左角旱，乘右角水。郗萌曰：土乘左角，爲旱；乘右角，爲水。《黄帝占》曰：土星行角中道，天下和平；出陽道，旱；出陰道，多雨。土守角，巫咸曰：水災。郗萌曰：土守角，色潤澤，歲熟；色黄白，小旱。土逆行角，大旱；其還，即雨。太白乘兩角，郗萌曰：乘左角，旱；乘右角，水。《黄帝占》曰：太白守右角，歲大水，五穀不成。《海中占》：太白守左角，色黄白小旱，逆行大旱，其復也即雨。辰星行角中道，天下和平；出陽道，旱；出陰道，水，一曰多雨。辰星乘左角，旱；乘右角，水，一曰有水。辰星守角，大水滂滂，人民徃來舟船相望，五穀不成。

彗孛客星見角宿

《宋史・天文志》：客星犯角，五穀傷；守左角，色赤爲旱；守右角，大水。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二三《亢宿占》 《天文會通》：亢四星，天子之朝也。星明赤怒角，天下旱。星明色青白出怒角，天下水災。

月五星犯亢宿

《觀象玩占》：郗萌曰：木火同守亢，五穀不成，米貴，人災。木水同守亢，水災，人死。營惑犯亢，有白衣會，天下疫，有芒角則災大。火乘亢右星，爲水，粟貴，一曰有奇令。火入亢，有水災。火守亢，巫咸曰：天下旱。東官侯曰：火舍亢，其歲小水。火留亢，郗萌曰：天下憂，焦旱，物不生，蟲蝗起。土逆行亢，徙倚亢前後，《荆州占》曰：春夏爲火，秋冬水災。金守亢，郗萌曰：爲焦旱，多蝗蟲，一曰五穀水傷。金行亢南，下道大旱。辰星犯亢，名曰陰閉三光，大水洋洋。辰星守亢，久守之，水災。水舍亢，歲有水，且旱。

《天文會通》：火守亢，又曰多雨水。土犯守亢左星，三十日不去，春夏爲旱，火災；秋冬爲水，大饑。犯守亢右星，夏爲水災，爲大荒；秋冬爲火災，爲旱。水星逆犯亢左星，爲水災；逆犯右星，爲歲歉。守亢之陽，春夏主旱；守亢之陰，秋冬大水。

《觀象玩占》：客星犯亢，《海中占》曰：其國大旱，穀傷。客星入亢，郗萌又曰：有旱，期三十日。一曰：有小水，傷八穀。《荆州占》曰：客星守亢，色赤爲旱，青饑。

《天文會通》：星孛於亢陰，其國大水災。星孛於亢陽，其國大旱。

流星出入亢宿

《觀象玩占》：流星犯亢在秋冬，水災。

《天文會通》：流星入亢，色黄，天下雨水調，五穀豐。

雲氣出入亢宿

《宋史・天文志》：雲氣犯亢，色黑，水。

《觀象玩占》：黑雲氣入亢，有水災。

彗孛客星見大角

《觀象玩占》：客星出大角，大水入（臣）（城）郭。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二四《氐宿占》 月五星犯氐宿

《唐書・天文志》：辰星見氐中，小而不明，占曰：負海之國，大水。

《宋史・天文志》：太白乘右星，水災。辰星守之，爲水，爲旱。

《觀象玩占》：木乘氐右星，大水。木居氐，《海中占》曰：五穀以旱傷。太白入氐，石氏曰：霜雨不時。辰星守氐，大水。巫咸曰：多惡風。《海中占》曰：大旱，五穀不收。

彗孛客星見氐宿

《觀象玩占》《黄帝占》曰：黑星守氐，大水。客星入氐，《黄帝占》曰：色黑，大水。

流星出入氐宿

《宋史・天文志》：流星犯氐宿，在冬夏爲水、旱。

雲氣出入氐宿

《宋史・天文志》：雲氣入氐，黄，爲土功；黑，主水。

天乳

《宋史・天文志》：天乳一星，在氐東北，當赤道中，明，則甘露降。

《觀象玩占》：天乳一星，主雨露。

彗孛客星見天乳

《宋史・天文志》：客星入天乳，天雨。

流星出入天乳

《天文會通》：流星抵觸天乳，色黑白，水荒。

雲氣出入天乳

《天文會通》：黑氣入天乳，大水；赤氣入，大旱。

彗孛客星見招摇

《觀象玩占》：客星出招摇，歲旱，多風。

彗孛客星見亢池

《天文會通》：彗星抵亢池，畿甸暴水。彗孛守亢池，百川溢。客星犯守亢池，大水傷禾稼，國饑。

雲氣出入亢池

《天文會通》：黑雲氣入亢池，大水。

彗孛客星見梗河

《觀象玩占》：客星舍梗河，《海中占》曰：大風拔木。

《天文會通》：彗孛客星凌犯梗河，陰陽不和，大風損物。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二五《房宿占》 房宿占

《宋史・天文志》：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爲四表。中爲天衢，爲天関，黄道之所經也。南間爲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間爲陰環，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旱；由陰道，則水。

月五星犯房宿

《宋史・天文志》：太陰犯房，陽道爲旱，陰道爲雨，中道歲稔。填星守之，土功興，一曰旱。太白犯房，四邊從守之，爲土功；出入，霜雨不時。

《觀象玩占》《荆州占》曰：凡候水旱，專司月行至房。若由中道，則時和、歲豐；若行陽環，小旱；行陰環，小水；行太陽，大旱；行太陰，大水。木經房南而犯守之，大旱；由房北犯守之，大水。木舍房南，五穀旱傷；舍房北，多雨，五穀水傷。火行房南，旱；行北道，水。火守房，巫咸曰：多水災。《黄帝占》曰：太白守房南，旱；守房北，水。水守房，甘氏曰：一曰大水。

《天文會通》：水星守房，夏大潦。

彗孛客星見房宿

《宋史・天文志》：客星犯房，歷陽道，爲旱；陰道，爲水，困空民飢。

《觀象玩占》：彗孛出房，甘氏曰：天下水旱，人民飢死。《黄帝占》曰：客星出房，若守之，在陽，爲旱，爲飢；在陰，爲飢，爲水。

《天文會通》：客星在表之南，多旱，去高田，耕下田；在表之北，多水，去下田，耕高田。

《觀象玩占》：白氣如大道入房，有水。

月五星犯鍵閉

《天文會通》：水星入之，大水。

月五星犯東西咸

《天文會通》：水星犯東西咸，大雨，水傷禾稼，糴貴，民飢。

雲氣出入東西咸

《天文會通》：黑雲氣干犯東西咸，有兵，不然有水。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二六《心宿占》 《宋史・天文志》：太陰出心大星北，國旱。熒惑守心南，爲水；北，爲旱。太白犯心，糴貴，有水災。辰星犯明堂，大雨；守之，爲水。

《觀象玩占》：火守心，其國大旱。火逆行而守心，郗萌曰：旱。太白中犯陵乘心，爲旱。辰星犯心或乘之，大雨水，地動。甘氏曰：水旱俱作。水守心，巫咸曰：一曰色赤，爲旱；色黑水。

《天文會通》：月犯心之陽，其國大旱；犯心之陰，其國大水。

彗孛客星見心宿

《宋史・天文志》：客星犯心，爲旱。

《觀象玩占》：客星犯乘心，大旱。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二七《尾宿占》《觀象玩占》：尾，九星蒼龍尾也。一曰天雞，一曰析木，一曰天狗，一曰風后，一曰天廟，一曰天司空，一曰龍魏，一曰九子，水星也。其北十尺，爲日月五星中道，主八風。箕尾之間，謂之九江口，故尾星又曰九江，主水。蓋天曰：蒼龍之尾，陰陽之所交，雷風之所興也。明則五穀成熟，不明則五穀大傷。

彗孛客星見尾宿

《宋史・天文志》：彗星出入，爲大水，民飢。客星出，則爲風，爲水。

《觀象玩占》：彗孛出尾，歲多惡風、暴雨、大水、大飢。客星入尾，《聖洽符》曰：大水。石氏曰：雨。

天江

《史記・天官書》：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正義》、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也，不欲明。明而動，水暴出。其星明大，水不禁也。

《宋史・天文志》：天江四星，明動爲水。

《觀象玩占》：天江四星，明大，則天下水災；微小如常，則陰陽和，水旱調；明而動，則水暴出，江河溢，五穀不熟，民以水飢。

月五星犯天江

《宋史・天文志》：月犯天江，河津不通。熒惑犯，大旱。太白犯，暴水。

《觀象玩占》：月犯天江，大水入城郭，民飢去其鄉。熒惑守天江，巫咸曰：天下有水。《乙巳占》：赤地千里，民流亡。

《天文會通》：月犯天江，天下川溢。月暈天江，五日内有雨，則災解；無雨，則大旱。木星守天江，五穀登，糴賤。土星犯之，大旱。水星犯之，爲水，歲不登。

彗孛客星見天江

《觀象玩占》：彗孛出天江，大水，五穀不成。

流星出入天江

《宋史・天文志》：流星犯天江，爲水，爲飢。

《天文會通》：流星抵觸天江，有水。

雲氣出入天江

《宋史・天文志》：赤雲氣犯天江，青爲多水。

《天文會通》：黑雲氣入犯天江，大水，人飢。

魚

《宋史・天文志》：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明大，則河海水出；不明，則陰陽和；動搖，則大水暴出。

《觀象玩占》：魚星一曰據星，一曰蒙星，主雲旗，統陰事，其狀如星如雲，忽忽不明。《黄帝占》曰：魚星居河東，旁近箕，爲常所。若中河而居，《海中占》曰大水；若出河外，大旱，五穀不成。

彗孛客星見魚

《觀象玩占》：彗孛出魚星，大水。海魚出；守之，魚行人道。客星出魚星，魚、鹽貴。一曰：有大水。

《天文會通》：彗孛犯魚星，有兵喪；不爾，旱荒。客星犯守魚星陰，三日内有雨；守五十日以上，天下大滂；守魚星陽，無雨；守五十日以上，天下大旱。

雲氣出入魚

《天文會通》：黑雲氣入魚星，大水傷禾稼；黄氣入之，百穀順成；蒼白氣入之，不水即兵。

龜

《天文會通》：龜星五星，主河中陰事。星明大出怒角，水旱爲災。

彗孛客星見龜

《宋史・天文志》：客星入龜星，爲水憂。

《天文會通》：孛星出龜星，兵起；不爾，大水。

流星出入龜

《宋史・天文志》：流星出龜星，色青黑，爲水。各以其國言之。

《觀象玩占》：流星出龜星，郗萌曰：色青黑，所之國水；色黄赤，所之國旱。

《天文會通》：流星犯龜星，河防決。

雲氣出入龜

《天文會通》：黑雲氣干犯龜星，大水。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二八《箕宿占》《宋史・天文志》：箕宿四星，爲後宫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雞。主八風，又主口舌，主蠻夷。星明大，穀熟。不正，爲兵。離徙，天下不安。中星衆亦然，羅貴。凡日月宿在箕壁翼軫者，皆爲風起，舌動，三日有大風。

《觀象玩占》：箕四星，曰天津，主津梁。一曰風口。一曰風星，主八風。一曰狐星，主狐狢。一曰天雞。主時，亦曰天陣，金星也。又爲女相，主口舌。又曰天后，後宮之別府也。其北六尺，爲日月五星中道。又主蠻夷，戎貊四夷將動，必占於箕。箕星明大，則五穀蕃熟，讒訣不用，四夷來庭；暗小不明，則君違國亂，四夷不服，内外有睽。動，則蠻夷有使來。拆，則大風爲灾，且有口舌相殺事。就聚細微，則歲凶，粟貴。其中小星少，亦如之。箕前二星，謂之天舌。芒動，則有大風，不出三日。

《管窺輯要》：箕星好風，蓋東方主風。此星簸揚，故主八風。凡日月水躔箕，則風起。《正義》云：土氣爲風，水氣爲雨。木克土爲妃，故箕星好風，是尚妃之所好也。蓋風爲土之沖氣，而木克之，則飛騰之象應之，是以好風。

月五星犯箕宿

《史記正義》：月宿其野，爲風起。

《宋史·天文志》：月犯箕，多風，羅貴，爲旱；久守，爲水。太白守之，爲旱，爲風，民疾；出入留箕，五穀不登，多蝗。《乙巳占》：火入箕，大旱，穀貴。甘氏曰：火久守及環繞成勾己，有水且旱。《孝經緩神契》：火守箕，多土功，霜雨不時。金守箕，郡萌曰：歲多水。

《天文會通》：月至箕，則風揚；月在箕有變，則有暴風雨；月倚箕前，則歲旱；倚箕後，則歲水。

彗孛客星見箕宿

《宋史·天文志》：彗星犯守箕，東夷自滅；出，則爲旱。孛星犯箕，春夏犯之，金玉貴；秋冬，土功興；入，則多風雨。

《觀象玩占》：彗孛出箕，大水出，人大飢，且有大旱。客星出箕，民飢。一曰出箕南，旱；出箕北，水。客星入箕，天下飢，一曰北夷飢。《荆州占》：多暴風雨。

《天文會通》：彗星犯守箕，大旱。孛星守箕，東夷水災。星孛於箕中，亦主大旱。星孛於箕，燕趙旱；色黑，大水，羅貴。

流星出入箕宿

《觀象玩占》：流星入箕，多暴風雨。

月五星犯糠

《天文會通》：月犯糠星，年穀不登，民有菜色。火星入糠星，大旱，五穀不登。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二九《斗宿占》　月五星犯斗宿

《隋書·天文志》：熒惑守南斗，占曰羅貴，五穀不成，大旱。

《宋史·天文志》：月犯斗，風雨不時。歲星久守，水災，穀貴。填星逆行，其歲早水、晚旱。熒惑守之久，《海中占》曰：旱。土守南斗，《荆州占》曰：一曰，有暴水至。辰星守南斗，水災。石氏曰：辰星守斗在北，民凍死。甘氏曰：辰星守斗，角動而青黑色，天下大水。

彗孛客星見斗宿

《漢書·天文志》：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占曰：爲水，飢。

《宋史·天文志》：彗星犯斗，國主憂；出，則又爲水災。客星犯南斗，入，則大旱。

《觀象玩占》：彗星出南斗，甘氏曰：兵、水並起。彗孛犯斗，一曰：吴越有大水。客星守南斗，大水。郗萌曰：一曰大旱。《文曜鈎》曰：客星守斗，色青白，大水。

流星出入斗宿

《宋史·天文志》：流星入斗，在夏，爲水。

雲氣出入斗宿

《宋史·天文志》：雲氣入斗，蒼白，多風；赤，旱。入，有雨。

《觀象玩占》：赤雲氣入南斗，大旱。

《天文會通》：白雲氣入南斗，有雨。

虧

《觀象玩占》：虧十四星在南斗南，水蟲也，常居漢中。星微而不明，則雨澤時，天下和。不居漢中，則陰陽不和，天下旱，且有水災。

《天文會通》：虧十四星，司水、火、雨、暘，屬太陰星，不欲明。明，則有水患，河防決。

彗孛客星見虧

《宋史·天文志》：客星守虧，爲水。

《觀象玩占》：客星守軫，有白衣之會，犯之，有水。一曰，有水令。

流星出入軫

《觀象玩占》：流星入軫，國有大水；出之，色青黑，大水；赤黃，大旱。

雲氣出入軫

《天文會通》：蒼白氣犯軫星，有水患；青氣奄之，水怪出；赤氣奄之，大水暴至。

天淵

《天文會通》：天淵十星，明大出怒角，則洪水泛溢。

彗孛客星見天淵

《宋史・天文志》：客星入天淵，海魚出。彗星守之，川溢傷人。

《觀象玩占》：彗孛犯守天淵，百川流溢，人多徙死。客星守天淵，地動、水出。

《天文會通》：彗星出天淵，洪水入都市。

流星出入天淵

《觀象玩占》：流星犯天淵，大水；出天淵，色青黑，所之地大水；色赤黃，所之地大旱。

《天文會通》：流星抵天淵，有水。

雲氣出入天淵

《天文會通》：黑雲氣入犯天淵，大水；赤雲氣出入天淵，大旱，人飢。

月五星犯狗

《宋史・天文志》：熒惑犯天狗，爲旱。

《觀象玩占》：熒惑舍狗星，旱災。

月五星犯建星

《宋史・天文志》：月與五星犯之，亦爲關梁不通，大水。歲星守，爲旱。

辰星守，爲水災，米貴。

《觀象玩占》：火星守建星，一曰旱。石氏曰：色赤，大旱，民流；色青黑，有水。

《觀象玩占》：客星入建星，年穀熟，又曰水大出，橋梁不通。

《天文會通》：孛星犯建星，一曰：水旱俱興。

雲氣出入天弁

《天文會通》：黑雲氣如人持天弁，其國列肆有大水。赤雲如火燒天弁，其國大旱。

天雞

《宋史・天文志》：天雞二星，在牛西，一在狗國上，主異鳥，一曰主候時。

《觀象玩占》：天雞二星，動移失常，則多大水。

月五星犯天雞

《宋史・天文志》：熒惑舍天雞，爲旱。

彗孛客星見天雞

《宋史・天文志》：客星犯天雞，水旱失時；入，爲大水。

《觀象玩占》：彗孛出天雞，雨暘失節，水旱不時。客星守之，大水山摧。

雲氣出入天雞

《天文會通》：黑雲氣犯天雞，冬多水災；青雲氣入之，春令羅貴；赤雲氣入之，夏多旱；黃雲出入天雞，四時之氣不傷，歲穰民悅豫。

雲氣出入農丈人

《天文會通》：黑雲氣干犯農丈人，天下潦，米貴；黃氣入之，天下大熟；赤氣入之，大旱。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三〇《牛宿占》 月五星犯牛宿

《宋史・天文志》：月犯牽牛，有水。歲星在牛西，主風雪。填星犯牛，有土功；守之，雨雪。

《觀象玩占》：月乘牛，天下有水。陳卓曰：木守牛南，五穀以旱傷；守牛東，萬物不成；守牛北，人多凍死；守牛西，地氣發洩，歲多水。木入牛，《荊州占》曰：歲多水，又多寒，一曰民飢。木逆行犯守牛，環繞勾已之，水災，道路不通。熒惑守牽牛，大水，津梁不通。《海中占》曰：旱。火出入留舍牛，《海中占》曰：春旱、秋水。填星守牽牛，《海中占》：夏寒、人疾，又曰山崩、地震、冬雷。土乘牛，天下大水。水守牛，湧水爲敗。守之久，一曰人飢，有凍死者。《海中占》曰：大水，民棲邱陵，齊燕尤甚。郗萌曰：人流亡。《荊州占》：關梁不通。水乘牛，大水、大飢。

《天文會通》：月倚牽牛前，則歲大旱；月倚牽牛後，則歲大水。水星逆行犯牽牛，其國大水毀城邑，溺人民，禾稼爲魚餌。

天田

《天文會通》：天田九星，主農器。星明，則農耕以時；微暗，則農事失節。

月五星犯天田

《觀象玩占》：火守天田，旱，五穀不成。太白出入天田，郗萌曰：大水，一曰五穀霜死。

《天文會通》：金星犯天田，水旱相仍。

《觀象玩占》：九坎九星，在天田南，水官也，主水旱之事。星小而明，則陰陽和，川澤通流；不明，則百泉不通，天下旱，人飢。

彗孛客星見九坎

《觀象玩占》：彗出九坎南，大旱；北，大水。客星出九坎，在陽爲旱，在陰爲水。

《天文會通》：彗孛犯九坎，其野有大水。客星犯九坎，暴水入城邑。

流星出入九坎

《觀象玩占》：流星入九坎，從南入，旱；北入，水。

《天文會通》：流星出九坎，水傷五穀。

雲氣出入九坎

《宋史・天文志》：雲氣入，青爲旱，黑爲水溢。

《觀象玩占》：赤雲氣入九坎，天下大旱；黑氣入，大水。

羅堰

《宋史・天文志》：羅堰三星，在牽牛東，拒馬也，主隄塘壅蓄水源以灌溉也。星明大，則水泛溢。

《觀象玩占》：羅堰三星，主渠堰。其星明大，則大水爲災。

《天文會通》：羅堰三星，貴小明，不喜明大。明大動搖，其野有暴水，入市井。

彗孛客星見羅堰

《天文會通》：彗星犯羅堰，其國有水虞。客星犯羅堰，其野有暴水至，灌没民田。若色白如粉絮，守五十日不去者，其國江河暴決。

流星出入羅堰

《天文會通》：流星抵觸羅堰，有暴水至。

雲氣出入羅堰

氣象預報總部・天氣預報部・紀事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三一《女宿占》 彗孛客星見女宿

《宋史・天文志》：彗星犯須女，有水災，米鹽貴。

《觀象玩占》：彗孛出女，有水災，鹽米大貴。

流星出入女宿

《觀象玩占》：流星犯女，春夏犯之，大雨潦。

月五星犯十二國

《天文會通》：水星逆犯，其野有大水，民飢。

離珠

《宋史・天文志》：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女子之星也。又曰：去陽旱，去陰潦。又曰：離珠居危之陽，大旱；居危之陰，大水。

彗孛容星見離珠

《觀象玩占》：彗孛出離珠，居陽，大旱；居陰，大水，五穀不登，人飢。

天津

《宋史・天文志》：天津九星，在虛宿北，橫河中。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大則水災，移則水溢。

《天文會通》：天津九星，主濟渡之事。星明潤，天下和平；暗，則關津不通；明大及動搖，大水；明大出怒角，百川溢，糴貴。

流星出入天津

《觀象玩占》：流星出天津，大水；犯天津，有水災；入天津，水道不通，關梁塞，津渡有憂。

《天文會通》：流星出入天津，皆爲大水。

雲氣出入天津

《宋史・天文志》：赤雲氣入，爲旱；黑，爲大水；色蒼，爲水，爲憂；出，則禍除。

《觀象玩占》：蒼白氣入天津，有水憂；赤氣入，大旱；黑氣入，大水。天津漢中有黑氣獨居大如席，名曰雲漢，不出五日必雨。黑氣狀如船，若一疋布，圍河津間，不出十日大雨。

《天文會通》：黑雲氣犯天津，其野大水；黃雲氣入之，關津通；赤氣入之，大旱；蒼氣入之，有水憂。

匏瓜

《觀象玩占》：匏瓜五星，一曰天瓠。主司中以和五味，又主陰謀，一曰主掌瓜果。星不明，歲有水。

雲氣出入敗瓜

《天文會通》：蒼白雲氣奄敗瓜，雨水傷果實，不收；黑氣環繞敗瓜，水災，魚鹽貴。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三二《虛宿占》《宋史・天文志》：虛宿二星爲虛堂，冢宰之官也。明則天下安，不明爲旱。

彗孛客星見虛宿

《觀象玩占》：彗孛犯虛，一曰多大雨。

雲氣出入虛宿

《宋史・天文志》：雲氣入虛宿，黑，水。

《觀象玩占》：黑氣入之，有水災。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三三《危宿占》彗孛客星見危宿

《宋史・天文志》：彗星犯危宿，出，則大水，民饑。客星犯危宿，一曰：多雨水，穀不收。出，則多雨水，五穀不登；守之，國敗、民饑。

《觀象玩占》：彗星出危，大水。客星出危，甘氏曰：多水災。客星守危，穀大貴，甘氏又曰：大風有所危敗。

流星出入危宿

《宋史・天文志》：流星犯危宿，春夏爲水災。《乙巳占》：流星出入，色黑爲水。

雲氣出入危宿

《宋史・天文志》：雲氣入危，黑爲水。

《觀象玩占》：黑氣出危，北鄉大水，人流亡。黑氣入危，自北來，大水。一曰：青黑氣出入危，皆有水災。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三四《室宿占》彗孛客星見室宿

《宋史・天文志》：彗星出營室，一曰：出室，爲大水。孛星犯營室，或出入，出，有水災。

《觀象玩占》：彗孛出室，有大水。客星入室，巫咸曰：人流亡，一曰多陰雨。

流星出入室宿

《宋史・天文志》：流星犯營室，在秋冬，水溢。

雷電

《宋史・天文志》：雷電六星，在室南，明動，則雷電作。

《觀象玩占》：雷電六星，主興兵、雷動、蟄。其星明大動搖，則歲多雷電；不明，則否。

《天文會通》：雷電六星，主天之雷電，君之號令。星明大有芒角，則冬多雷電；星動搖，則其國有急令。

螣蛇

《宋史・天文志》：螣蛇二十二星，在室宿北，主水蟲居河濱。明而微，國安。移向南，則旱；向北，大水。

《觀象玩占》：石氏曰：天蛇徙而北，則大水。

蟲爲孽，天下有水。

《天文會通》：螣蛇二十二星，主水蟲之事，亦主水旱。星喜微明，不喜大。微明爲常，明大爲變。星年半隱半顯，主雨暘不時。

彗孛客星見螣蛇

《宋史・天文志》：彗孛犯之，水道不通。客星犯，水物不成。

《觀象玩占》：客星守螣蛇，雨水爲災。石氏曰：水蟲爲敗。

《天文會通》：彗星如疋練，光芒若火炬，長可數丈，犯螣蛇，其國大水，毀城邑。一曰：百姓失業，人君徙都。

星孛於螣蛇，主大水入國都，民流徙，天子徙都。

彗孛干犯螣蛇，旱蝗水火相仍，人民損害。客星入螣蛇，其國水溺，都市井邑行舟。

流星出入螣蛇

《觀象玩占》：流星出天蛇，水旱俱作；入之，雨水爲害，水物不成，魚鹽貴。

《天文會通》：流星抵觸螣蛇中，主水溺禾稼，亦曰有水寇。流星入螣蛇，主水；出螣蛇，主旱。流星入抵螣蛇，有聲如雷，主連陰。

雲氣出入螣蛇

《觀象玩占》：黑氣出入螣蛇，天下大水。

《天文會通》：黑雲氣入螣蛇，其國大水傷禾；白雲氣入之，其野有水寇；

青赤氣入之，水旱不常。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三五《壁宿占》 彗孛客星見壁宿

《宋史・天文志》：彗星犯東壁，一曰，大水，民流。孛星犯東壁，有水、火災。客星犯東壁，有水；守之，歲多風雨。

《觀象玩占》：彗孛犯壁，武密曰：大水、民流。客星守壁，水災。《黃帝占》曰：客星入壁，色黃白，水潦爲災。客星出東壁，《玄冥占》曰：有大水，五穀不成。

雲氣出入壁宿

《觀象玩占》：黑雲氣入壁，有大水。

雲氣出入天厩

《天文會通》：赤氣入之，爲有水災。

霹靂

《宋史・天文志》：霹靂五星，在雲雨北，一曰在雷電南，一曰在土功西。主陽氣太盛，擊碎萬物。與五星合，有霹靂之應。

《觀象玩占》：霹靂五星，主興雷奮擊。其星明動，則多震；不明，則否。

《天文會通》：霹靂五星，主興電擊。星明，則多雷震聲。

雲雨

《宋史・天文志》：雲雨四星，在雷電東，一云在霹靂南，主雨澤，成萬物。星明，則多雨水。

流星出入霹靂

《觀象玩占》：流星犯霹靂，風雨大作，色赤，則旱；青白，則水。

《天文會通》：流星干犯霹靂，風雨大作，色赤，則旱；青白，則水。

雲雨

《宋史・天文志》：雲雨四星，明則多雨，有水災；星亡，則大旱。

《觀象玩占》：雲雨四星，主雨澤，一曰主水旱。星明，則多雨水；微小，則歲豐，民樂；星有芒角者，乍東乍西者，其國歲凶，水旱不時。

月五星犯雲雨

《宋史・天文志》：辰星守之，有大水。

《觀象玩占》：火守雲雨，大旱。

彗孛客星見雲雨

《天文會通》：彗孛雲雨，其國有水潦。星孛雲雨，其野水災。因水饑，百姓爲寇。客星犯雲雨，其國多雨水，大潦。

流星出入雲雨

《天文會通》：流星犯雲雨陽，其國旱；犯雲氣出入雲雨

雲氣出入雲雨

《天文會通》：黑雲氣出入雲雨，其野大滂，傷禾稼；白雲氣出入雲雨，其國有水寇；黃雲氣覆之，其歲大穰；餘色俱凶。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三六《奎宿占》 《宋史・天文志》：西方奎宿十六星，天之武庫，主以兵禁暴。西南大星，曰天豕目，亦曰大將。明動，則兵、水大出。

《觀象玩占》：奎大星，欲其明，明則天下安。天豕目，主水瀆，動則有水。以日占國。

彗孛客星見奎宿

《宋史・天文志》：彗犯奎，爲饑，爲兵、喪。出，則有水災。

《觀象玩占》：彗孛出奎，石氏曰：有大水。客星出奎，大水災，中國亂。客星守奎，郗萌曰：有殺霜不時。

《天文會通》：孛星出奎，又曰大水。孛星犯奎，溝瀆大水。

土司空

《觀象玩占》：土司空一星，地官也，主水土之事，知歲禍福。其星微暗，則有旱灾。

彗孛客星見土司空

《宋史・天文志》：彗客犯土司空，水旱、民流。

《觀象玩占》：客星入守土司空，石氏曰：旱。

雲氣出入土司空

《天文會通》：黑雲氣入土司空，大水傷禾稼；白氣入之，禦水患；赤氣入之，旱；黃氣入之，民安；青氣入之，歲饑。

附路

《觀象玩占》：附路一星，所以備閣道之敗缺，一曰伯樂，主禦風雨。

王良

《宋史・天文志》：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星動，則主禦風雨水道。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三七《婁宿占》 太白犯婁宿

《宋史・天文志》：太白犯婁，有匿謀，夏多水災。太白守婁，《黃帝占》曰：天下旱，萬物不成。

彗孛客星見婁宿

《宋史・天文志》：彗星犯婁，民饑死；出，則先旱後水，穀大貴，六畜疾，倉庫空。

《觀象玩占》：旱千里，倉庫竭。

《天文會通》：孛薄婁東星，其野大旱。孛星犯守婁，水旱並興。客星守婁，夏秋水災。

雲氣出入婁宿

《宋史・天文志》：青赤雲氣入婁，黑，爲大水。

《觀象玩占》：黑氣入婁，紛紛如轉蓬，大水且至。

雲氣出入天倉

《宋史・天文志》：蒼白雲氣入天倉，歲饑；赤，爲旱，倉廩災；黃白，歲大熟。

《觀象玩占》：赤氣如波揚入之，大旱；蒼黑氣入，其歲不熟。

雲氣出入左右更

《天文會通》：黑雲氣入左更，其國有水災；入右更，其野糴貴。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三八《胃宿占》《天文會通》：胃三星，主倉廩之衍耗，五穀之有無，歲之豐凶，時之水旱。必候此以爲據。

彗孛客星見胃宿

《宋史・天文志》：彗星犯胃，兵動臣叛，有水災，穀不登。

《觀象玩占》：彗孛行犯胃，其國有水災。

月五星犯天困

《觀象玩占》：太白入天困，大旱，且大水、大饑。

《天文會通》：月犯天困，水傷禾稼。火犯之，歲旱。金星犯之，饑民爲寇。金火守之，災起。水星逆犯之，大水。

彗孛客星見天困

《宋史・天文志》：客彗入天困，倉庫憂，水火焚溺。

彗孛客星見大陵

《唐書・天文志》：有彗星於大陵東北指，占爲水災。

雲氣出入積尸

《天文會通》：黑氣入積尸，有水災。

天船

《觀象玩占》：天船九星，一曰舟星，一曰天更，主濟渡，又主水旱。

彗孛客星見天船

《後漢書・天文志》：天船爲水，彗出之，爲大水。

《宋史・天文志》：彗星犯天船，爲大水。客星犯，爲水。

《觀象玩占》：彗孛出天船，一曰天下大旱。

彗孛客星見天廩

《觀象玩占》：客星入天廩中，色赤，大旱。

流星出入天廩

《宋史・天文志》：流星入天廩，色青爲憂；赤，爲旱；黃白，天下熟。

雲氣出入天廩

《宋史・天文志》：青雲入天廩，蝗饑民流。赤，爲旱；黑，爲水；黃，則歲稔。

積水

《宋史・天文志》：積水一星，在天船中，候水災也。明動上行，舟船用。

《觀象玩占》：積水一星，明大動搖，則大水。

彗孛客星見積水

《天文會通》：彗孛犯入積水，水溢。客星守積水，河失隄防。

流星出入積水

《天文會通》：流星出積水，有水患。

雲氣出入積水

《天文會通》：黑雲氣入積水，江河溢，糴貴；白氣入之，有水寇。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三九《昴宿占》月五星犯昴宿

《晉書・天文志》：太白犯昴，占曰：歲中旱。

《宋史・天文志》：月乘之，峻大水，穀不登。熒惑犯守昴，爲旱飢。辰星久守昴，爲水。

《觀象玩占》：熒惑守昴，《河圖聖洽符》曰：水旱不時。西官候曰：春三月旱。《黃帝占》：火以春三月守昴，其夏旱；夏守，秋旱；秋守，冬旱；冬守，

來年春旱。太白入其中，旱，一曰大熱。太白守昴，石氏曰：若守其北，西北夷有毒霜早降，歲有疾癘。

《天文會通》：月入昴在陽，爲旱；在陰，爲水。火入昴，爲大水。金守昴，道路不通，大水。水星犯昴，爲水戰，爲大水。水犯守昴有芒角，色黑爲水，色赤爲旱。水守昴南，中國旱；守昴北，匈奴水災。水星乘守昴，有毒霜早降，歲多疾疫。

彗孛客星見昴宿

《天文會通》：星孛於昴，其國大水爲患。客星入昴，五穀傷，其國有災。客星犯守昴，色赤者，旱，糴貴。客守昴兩頭星，大水。

雲氣出入昴宿

《宋史·天文志》：蒼赤雲氣犯昴，民疫；黑，則北主憂；青，爲水。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四〇《畢宿占》《觀象玩占》：畢八星附耳一星，一曰天耳，一曰天口，一曰虎口，一曰濁，一曰天都尉，主制候四方。一曰天空，水星也，又爲天獄，又主陰雨，天之雨師也。畢左股大星曰天高，其星明而動，則多雨。

月五星犯畢宿

《史記·正義》：月宿畢，則多雨。

《宋史·天文志》：月入畢口，多雨；穿畢，歲飢、盜起、失行；離于畢，則雨。歲星犯畢，多風雨，又曰爲水。出陽，爲旱；陰，爲水。太白入畢口，爲水，五穀不成。

《開元占·黃帝占》曰：太白出畢陽，則旱。

《觀象玩占》：月犯畢，《天文論》曰：春多雨，夏多風。月入畢中，大風起。歲星守畢，石氏曰：耀貴。巫咸曰：大旱。火出畢，石氏曰：出畢陽，爲旱；出陰，爲水。

《天文會通》：月宿畢中，不雨多風。故《星傳》云：月宿畢裏，飄風暴起者，是也。火守畢，色黑，大雨水，或大風飛石。火乘畢口右股星，爲大水。土星乘畢左股，爲水。水星犯畢宿，不明，爲水，又曰水旱並興，兵革起，布帛貴。

彗孛客星見畢宿

《宋史·天文志》：彗星孛畢，色黑，爲水。

《觀象玩占》：客星守畢，甘氏曰：風雨不時，穀貴。

月五星犯天街

《宋史·天文志》：歲星居之，色赤爲殃，或大旱。

《天文會通》：月暈天街，期三日有大雨。不雨，其國有兵。木星犯守天街，歲旱。

月五星犯天高

《宋史·天文志》：月五星犯天高，則水旱不時。

《觀象玩占》：五星犯守天高，水旱不時。熒惑入天高，旱。

《天文會通》：月暈天高，五星以上，期三日有急雨。無雨，則其國有兵殃。

彗孛客星見天高

《宋史·天文志》：客彗守天高，大旱。

雲氣出入天高

《宋史·天文志》：蒼白雲氣犯天高，大旱。

《觀象玩占》：白氣出天高，早霜傷稼。

月五星犯諸王

《天文會通》：月暈諸王，諸侯有陰謀。三日有風雨，即解。

五車三柱

《觀象玩占》：五車五星三柱共九星，在畢東北，五神之外座也。石氏曰：占歲之豐凶，必侯之。五車星俱明，五穀豐。一星不明，一穀不成。五車失色，赤地千里。五車柱外出不居兩星之間，天下大水。

月五星犯五車

《史記·天官書》：火入五車，旱；金，兵；水，水。

《宋史·天文志》：月暈五車，四、七、十月暈之，爲水；暈十一月、十二月，穀貴。五星犯，爲旱。

《觀象玩占》：熒惑入五車，《黃帝占》曰：旱。

《天文會通》：月暈五車，期五日有暴雨，則有兵。

彗孛客星見五車

《漢書·天文志》：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

《宋史·天文志》：客星丙寅日候，近之爲火車，主旱；壬寅日候，近之爲水車，主水溢。

《觀象玩占》：客星入五車，《荊州占》曰：人相食，大水；出入五車中，近

天獄，水泛溢；近卿，大旱。客星守三柱，地動水溢。

太白犯天潢

《觀象玩占》：金犯守五潢，大水，五穀不成。

彗孛客星見天潢

《宋史・天文志》：客星入天潢，爲兵；留守，則有水害。

《觀象玩占》：客星入犯五潢，兵起，車道不通，貴人死；守之，大水。以入日占國。

流星出入天潢

《觀象玩占》：流星入天潢，大水。

咸池

《觀象玩占》：咸池三星，一曰潢龍，一曰潢池，一曰天淵，一曰天井，水魚之囿也。其星移動失常，則旱。

彗孛客星見咸池

《宋史・天文志》：客星入咸池，天下大水。

流星出入咸池

《觀象玩占》：流星入咸池，大水。

雲氣出入咸池

《宋史・天文志》：雲氣入咸池，色赤，爲旱；黑，爲大水。

《天文會通》：黑雲氣出咸池，陰陽不和，大雨傷禾稼；黃氣入之，大豐，天下和平。

月五星犯天闕

《宋史・天文志》：歲星熒惑守，爲水，爲飢。

《觀象玩占》：太白守天闕，《海中占》曰：歲大水。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四一《觜宿占》 《觀象玩占》：觜三星，曰觜觿，白虎之首，金星也。星動，則天下旱。

彗孛客星見觜宿

《宋史・天文志》：客星出入觜，黑爲水。

《觀象玩占》：客星守觜，又曰：有水災。

《天文會通》：彗出觜，有水災。孛星犯觜，又曰：大水，民飢，府庫匱乏。

流星出入觜宿

《觀象玩占》：流星犯觜，春夏多雨，秋冬有大風雨，人民多病。

月五星犯司怪

《唐書・天文志》：歲星犯司怪，占曰：水旱不時。

《天文會通》：又曰：月、五星干犯司怪，水旱爲災。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四二《參宿占》 《宋史・天文志》：參宿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天市，一曰大辰，一曰鈇鉞。其中三星橫列者，三將也。東北曰左肩，西北曰右肩，東南曰左足，西南曰右足。左足入玉井中，秦有大水。

彗孛客星見參宿

《天文會通》：客星守參，秋冬大水。

流星出入參宿

《天文會通》：流星抵參，爲旱。

雲氣出入參宿

《宋史・天文志》：黑雲氣入犯參，爲水災。

玉井

《觀象玩占》：玉井四星在參右足下，水官也。其星微小如常，則陰陽和，五穀成；明大動搖，則大水，天下飢。

彗孛客星見玉井

《宋史・天文志》：客星入玉井，爲水。

《觀象玩占》：彗星守玉井，天下大水，河海溢，民多死于水。客星出玉井，齊伯曰：有水收。入守之三日以上，其歲大水。

流星出入玉井

《宋史・天文志》：流星入玉井，爲大水。

《觀象玩占》：流星入玉井，鄒萌曰：有大流星入玉井，不出其年大水。以星大小、遲速言之。

雲氣出入玉井

《天文會通》：黃氣入玉井，其國大稔，羅賤；赤雲氣入之，大旱；黑氣入之，大水。

彗孛客星見屏星

《宋史・天文志》：彗星犯屏，水旱不時。

雲氣出入屏星

《天文會通》：黑雲氣出天屏，其國有水災。

軍井

《觀象玩占》：軍井四星，在玉井南，又主水旱。一曰：天井動搖，有大水。

彗孛客星見軍井

《宋史·天文志》：客星入軍井，水害。

彗孛客星見天厠

《觀象玩占》：客星入天厠，天下大饑，人相食，民去其鄉。郗萌曰：水大出。

流星出入天厠

《觀象玩占》：流星入天厠，天下大饑，一曰水。

雲氣出入天厠

《天文會通》：赤氣入天厠，天下大旱。

天屎

《宋史·天文志》：天屎一星，在天厠南。色黃，則年豐。凡變色，爲蝗，爲水旱，爲霜殺物。

雲氣出入天屎

《天文會通》：黑雲氣出入天屎，國有大水，歲飢、民困。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四三《井宿占》《宋史·天文志》：東井八星，不欲明，明則大水。

《觀象玩占》：東井八星，曰天府，一曰東陵，一曰天井，一曰天闕，一曰天門，一曰天渠，一曰天亭，一曰天侯，一曰天齊，一曰天池，水星也，主水泉。井星明太盛，則多風雨，有大水；移徙，則洪水爲災。鉞一星附井口第一星邊二寸，星亡，則天下大水。

《正義》：月宿井，有風雨之變。

《晉書·天文志》：填星入井，行近距，爲行陰，其占曰：大水，五穀不成。

《隋書·天文志》：月犯東井，占曰：有水災。熒惑犯東井北端第二星，占曰：其國亂，又曰大旱。

《觀象玩占》：月行至井，變色而赤，有旱；黑，大水；黃，有大風。月宿井而霧，有水患。月白，有風雨，大水爲災，一曰歲荒，人飢。歲星守井七日，天下和平；七日以上至二十日之上，有水災，五穀傷；守其北，多暴雨。郗萌曰：又爲旱。木出入留舍井三十日，天下有水。熒惑守井六十日，有大水。郗萌曰：火守井，萬物不成。石氏曰：羅貴，又曰天下名水有絶者，大旱。填星守井，大旱，五穀不成。《黃帝占》曰：有水；久守其陽，旱；守其陰，水。辰星入井，水災。水守井，《黃帝占》曰：大水，百川溢。石氏曰：歲早旱，晚水。郗萌曰：萬物不成，一曰五穀霜死，其分尤甚。辰星犯守井，水災，穀不成。

《天文會通》：土星退行守井成勾已者，土尅水，旱災，民病，五穀不熟。水星干犯井宿，其國大水傷禾（嫁）〔稼〕，羅貴，民飢。

彗孛客星井宿

《觀象玩占》：客星入井，水旱爲災。黑星守井，若入之，大水。

流星出入井宿

《宋史·天文志》：《乙巳占》：流星色赤黑，秦分民流，水災。

《觀象玩占》：流星入井，水與城平。流星出井，其所至國大水。

雲氣出入井宿

《宋史·天文志》：黑氣入犯東井，爲大水。常以正月朔日入時候之，井宿上有雲，歲多水潦。

《觀象玩占》：青雲氣出井，大如井口，上拂參而行入河中，大水没城郭，期二十日，遠三十日。蒼白氣出井，有水令。赤雲氣入井，大水，亦爲旱。白氣入井，大雨水。

雲氣出入五諸侯

《宋史·天文志》：雲氣犯之，色蒼白，諸侯有喪，不則天下有大水。

彗孛客星見積水

《宋史·天文志》：客星犯之，大水。

《天文會通》：彗孛客星犯守積水，大水泛漲。

流星出入積水

《觀象玩占》：流星抵積水，若入之，有大水，舟楫用，人飢。

雲氣出入積水

《宋史·天文志》：蒼白雲氣入犯之，天下有水。

月五星犯積薪

《宋史·天文志》：熒惑犯之，爲旱。

《觀象玩占》：火守犯積薪，甘氏曰：五穀旱傷。

《天文會通》：月暈積薪，期三日有暴風。

雲氣出入積薪

《天文會通》：黑雲氣入積薪，水傷禾(嫁)〔稼〕。黃雲氣出入積薪，時和、歲豐。

彗孛客星見南河北河

《宋史・天文志》：客星守南河，爲旱。彗孛守，爲旱。客星守之，爲大水之災。

《觀象玩占》：彗孛守南河，大旱；守北河，大水。客星入南河，旱飢；入北河，有水災，大饑。

流星出入南河北河

《觀象玩占》：流星入北河，巫咸曰：爲水，爲飢。

四瀆

《觀象玩占》：四瀆四星，明大動搖，則大水泛溢。

《天文會通》：四瀆四星，明大而有芒角，大水爲災。

彗孛客星見四瀆

《天文會通》：四瀆當彗尾，洪水行千里。星孛四瀆，憂河防決。客星犯之，洪水入都市。

流星出入四瀆

《天文會通》：流星入犯四瀆，色青黑，爲水患；色黃赤，有旱災。

水位

《宋史・天文志》：水位四星，在積薪東，一曰在東井東北，主水衡。

《觀象玩占》：水位四星，在東井北西南列，主水衡，以洩淫溢，水官也。石氏曰：衡平尚水，水平而後流。其星微小如常，則雨澤時，天下安；明大，則大水橫流，五穀傷，民以水飢；變色失常，則兵水俱興。焦延壽曰：水位上近北郭，傷人民。一曰：五星守水位，出其北，大水；出其南，大旱。

彗孛客星見水位

《宋史・天文志》：客星犯之，水道不通，伏兵在水中。一曰：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彗孛出，爲大水，穀不成。

《觀象玩占》：彗孛出水位，人飢；犯之，水道不通，有水賊。客星犯水位，大水河決。

《天文會通》：彗孛客星犯守水位，暴水泛溢，糴貴，民飢。一曰：水官以失職坐法。

流星出入水位

《宋史・天文志》：流星入之，天下有水，穀敗、民飢。

《觀象玩占》：流星入水位，河溢。

雲氣出入水位

《宋史・天文志》：赤雲氣入，爲旱、飢。

《觀象玩占》：黑氣入水位，大水。

《天文會通》：黃雲氣出入水位，白氣入，水患，民飢，百姓爲盜。

月五星犯天鼂

《天文會通》：月五星干犯天鼂，水旱爲災。

雲氣出入天鼂

《天文會通》：黑雲氣入天鼂，水傷禾(嫁)〔稼〕；青氣入之，菜果不熟；白氣入之，非時隕霜；黃氣出入，年穀豐。

彗孛客星見弧矢

《宋史・天文志》：客星入，南夷來降；若舍，其分秋雨雪，穀不成。

流星出入老人星

《觀象玩占》《乙巳占》：流星犯衝南極老人，天下大安，風雨順時。

水府

《觀象玩占》：水府四星明大異常，則有大水災。他星犯之，占同水位。

《天文會通》：水府四星，占與水位同，主水之官。星明潤，水官進職；疎拆，則百川漲溢；就聚，則河失隄防；暗及移徙，則天下大水。

彗孛客星見水府

《宋史・天文志》：客星入，天下大水。

《天文會通》：彗孛掃水府，掩星不見，河海有暴水溢，糴貴，民飢。星孛水府，水官以失職坐法。客星入水府，河決。

流星出入水府

《宋史・天文志》：流星入，色青，所主之邑大水；赤，爲旱。

《天文會通》：流星出水府，色青白，所之邑大水；色黄赤，所之邑大旱。

雲氣出入水府

《天文會通》：黑雲氣入水府，大水；白雲氣入之，民以水荒爲盜；黄雲氣出水府，則水官以職受賞。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四四《鬼宿占》 月五星犯鬼宿

《後漢書・天文志》：熒惑犯輿鬼，爲旱。填星入輿鬼，占曰：爲旱。

《宋史・天文志》：填星犯鬼宿，主憂；守之，爲旱。

《觀象玩占》《海中占》：木守鬼，出其北，旱；出其南，多雨水，五穀熟。熒惑犯鬼，石氏曰：旱，多火災。火舍鬼，郗萌曰：風雨不時，多霜雪；舍東北，有大水。出入留舍鬼，五十日不下，國水傷。火守鬼，巫咸曰：多水災，萬物不成。一曰：出其南，旱；出其北，水。土守鬼，巫咸曰：天下旱，物不成。土出入留舍鬼，大旱，大疫。

《海中占》曰：太白出其南，爲水；出其北，旱。水入鬼，有水災。

《海中占》：水守鬼出其南，水；出其北，旱。辰星守鬼，大水，蝗蟲起。

《天文會通》：月行鬼宿太南，其國旱；太北，其國水。金守鬼，有水、旱。水星犯鬼，一曰其邦有大水。

雲氣出入鬼宿

《宋史・天文志》：白雲氣入鬼宿，有疾疫；赤，爲旱。

《天文會通》：黑氣入鬼，有水災。

彗孛客星見天狗

《觀象玩占》：客星入天狗，有暴風、急雨。

月五星犯積尸氣

《天文會通》：火出入守天尸，災甚；若留五十日不去，主大旱、疫。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四五《柳宿占》 《宋史・天文志》：柳宿八星，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

《觀象玩占》：柳八星，爲朱鳥喙，一曰天相，一曰天庫，一曰天大將軍，一曰八臣，一曰天厨。主御饎、酒食、倉庫和鼎實，以饗宗廟，又主雷雨。

《天文會通》：柳宿八星，明，則風雨時；暗，則雷雨失時。一星不見，則秋霜殺草木，五穀不熟。星有芒角，則雨霪不止，水毀人居。

彗孛客星見柳宿

《觀象玩占》：彗孛出柳，大旱。彗孛犯柳，《乙巳占》曰：其國大旱，民多饑死。客星出柳，大水，天下饑。

流星出入柳宿

《觀象玩占》：流星出柳，《武密占》曰：多雨水。

雲氣出入柳宿

《觀象玩占》：赤雲氣出柳，大旱。

《天文會通》：蒼白氣入柳中，則多風雨；黑氣入柳，則雨失時，爲淫傷禾稼；赤氣入柳中，其野大水；青氣繞柳如疋物，則有旱霜及非時之雹，傷禾稼。

月五星犯酒旗

《天文會通》：月暈三重周匝酒旗，則三日有大風雨。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四六《星宿占》 彗孛客星見星宿

《宋史・天文志》：客星犯七星，《荆州占》云：河水決，民流。

《觀象玩占》：彗孛出星，甘氏曰：有大水。

軒轅

《宋史・天文志》：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后妃之主，士職也。按：《通志》作士女賦。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右一星太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黄小而明。武密曰：后妃後宮之象，陰陽交合，感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氣，立爲虹蜺，離爲背璃，分爲抱珥，此二十四變，按：《通志》作十四變。皆權主之。

《觀象玩占》：歲星勾已守犯軒轅，天下大旱、饑。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四七《張宿占》 彗孛客星見張宿

《宋史・天文志》：彗星犯張宿，國用兵；出，爲旱。

《觀象玩占》：彗孛出張，甘氏曰：有水災。

《天文會通》：孛星出犯張宿，歲旱，五穀貴。

雲氣出入張宿

《宋史・天文志》：蒼白雲氣入張宿，庭中觴；黑，爲其分水災。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四八《翼宿占》 彗孛客星見翼宿

《觀象玩占》：彗孛出翼，《乙巳占》曰：其國以水、饑，人流亡。客星出翼，巫咸曰：大水傷五穀，人流亡。蒼星出翼，多風雨，河決，水且至，道不通。客星守翼，一曰雨傷五穀，有大風，名山崩。《乙巳占》曰：大星守翼，大水，江海決溢，道路阻塞，魚鼈槁死於陸。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四九《軫宿占》 《史記・天官書》：軫爲車，主風。《索隱》：宋均云：軫四星居中，又有二星爲左右轄，車之象也。軫與巽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也。

《宋史・天文志》：軫宿四星，主冢宰輔臣，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風。

流星出入軫宿

《宋史・天文志》：流星犯軫，春夏犯之，爲皮革用；秋冬，爲水旱不調。

雲氣出入軫宿

《觀象玩占》：黑氣四散入軫，若回繞之，大水，車不用。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五〇《星雜變占》 星晝見

《隋書・天文志》：星晝見，若星與日並出，又曰大水浩洋。

星隕

《左傳》：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觀象玩占》：星墜爲土，有大水，一曰大飢。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五二《妖星占》 《隋書・天文志》：妖星者，五行之氣，五星之變，各見其方，以爲殃災；各以其日五色占，知何國吉凶，決矣。行見無道之國，失禮之邦，爲兵，爲饑，水旱。又曰：凡妖星所出，形狀不同，爲殃如一，其出不過一年，若三年，必有破國屠城【略】餘殃不盡，爲水旱，兵、饑，疾疫之殃。又曰：凡妖星出見長大，災深期遠；短小，災淺期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審以察之，其災必應。

彗星

《晉書・天文志》：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

《開元占》：甘氏曰：彗掃，水之精，出而不過一年，天下水及有饑。星所在宿，其邦尤甚。又曰：彗星春夏出，爲饑、水。

《觀象玩占》：彗星北行而南指，大水，地陷。

《乾坤變異占》曰：彗北行指南，國有大殃，禍起西戎，亦爲大水；南行指北，天下不安，不有大旱，即有大水。又曰：彗出坎指南，大水且大旱；出乾，天下起兵；指東南，所出、所指國大旱。

天杵

《觀象玩占》：天杵星狀如太白，出五芒，見則大旱。

蓬星

《晉書・天文志》：蓬星在西南，長數丈，左右兑出而易處。星見，不出三年，有亂臣戮死。又曰：所出，大水，大旱，五穀不收，人相食。

《宋史・天文志》：蓬星出東南方，東北方主旱，或大水。

地維咸光

《隋書・天文志》：地維(滅)〔咸〕光者，五行之氣，出於四季土之氣也。填星是謂中央之野星，出東南隅，天下大旱。

積陵

《隋書・天文志》：積陵者，五星氣合之變。出西北，金水氣合也。又曰：西南有星長三丈，名曰積陵。見，則天下隕霜，五穀不成，人饑。

《開元占》：積陵見，則其下隕霜，兵、水並起。

菟昌

《隋書・天文志》：西北菟昌之星，有赤青環之，有殃；有青，爲水。

端下星

《觀象玩占》：端下星在斗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壬寅。辰星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二十日，其未出二日，必有災。雲黑黃青色三物厭日之光，黑色之星，有雨。

商若星

《觀象玩占》：商若星，一名天蒿，在牛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壬寅。辰星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二十五日，其未出二日，必有災。雲黑黃青色三物厭日之光，黑色之星，有雨。黑方在其旁出而生商若之星，長三四尺，所指之國，大水。

天杵星

《觀象玩占》：天杵星，一曰天林，在女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壬寅。辰星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三十六日，其未出三日必有災。雲黑黃青色三物厭日之

光，黑色之星，有雨。

天麻星

《觀象玩占》：天麻星，在虛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壬寅。辰星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三十五日，其未出三日必有災。雲黑黃青色三物厭日之光，黑色之星，有雨。

天社星

《觀象玩占》：天社，一曰天杖，在危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壬寅。辰星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四十五日，其未出四日必有災。雲黑黃青色三物厭日之光，黑色之星，有雨。

天櫂星

《觀象玩占》：天櫂星，在室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壬寅。辰星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四十五日，其未出四日必有災。雲黑黃青色三物厭日之光，黑色之星，有雨。

天英星

《觀象玩占》：天英星，在壁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壬寅。辰星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五十日，其未出五日必有災。雲黑黃青三物厭日之光，黑色之星，有雨。

白罐星

《觀象玩占》：白罐星，在奎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庚寅。太白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十日，其未出一日必有災。雲白赤黑色三物厭日之光，白色之星，有雨。

轅星

《觀象玩占》：轅星，在婁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庚寅。太白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二十日，其未出二日必有災。雲白赤黑色三物厭日之光，白色之星，有雨。白方在其旁出，而生轅星，所指之國有大喪，水災。

廱星

《觀象玩占》：廱星，一曰糞星，在胃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庚寅。太白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三十日，其未出三日必有災。雲白赤黑色三物厭日之光，白色之星，有雨。

林若星

《觀象玩占》：林若星，一曰竹彗，在鬼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庚寅。太白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四十日，其未出四日必有災。雲白赤黑色三物厭日之光，白色之星，有雨。

若彗星

《觀象玩占》：若彗星，在畢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庚寅。太白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五十日，其未出五日必有災。雲白赤黑色三物厭日之光，白色之星，有雨。

筲星

《觀象玩占》：筲星，在觜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庚寅。太白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六十日，其未出六日必有災。雲白赤黑色三物厭日之光，白色之星，有雨。

若星

《觀象玩占》：若星，在參宿中。出月左方，日在庚寅。太白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七十日，其未出七日必有災。雲白赤黑色三物厭日之光，白色之星，有雨。

蚩尤星

《觀象玩占》：蚩尤星，在井宿中。出月左方，日在丙寅。熒惑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三十日，其未出三日必有災。雲赤青黃色三物厭日之光，赤色之星，有雨。

赤若星

《觀象玩占》：赤若星，在鬼宿中。出月左方，日在丙寅。熒惑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四十日，其未出四日必有災。雲赤青黃色三物厭日之光，赤色之星，有雨。

天雀

《觀象玩占》：天雀，一曰赤雀，在柳宿中。出月左方，日在丙寅。熒惑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五十日，其未出五日必有災。雲赤青黃色三物厭日之光，赤色之星，有雨。

天惑星

《觀象玩占》：天惑星，在星宿中。出月左方，日在丙寅。熒惑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六十日，其未出六日必有災。雲赤青黃色三物厭日之光，赤色之星，有雨。赤方在其旁出，而生天惑之星三角，若四角，長三尺，其下旱。

官張星

《觀象玩占》：官張星，在張宿中。出月左方，日在丙寅。熒惑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百日，其未出十日必有災。雲黃赤青黃色三物厭日之光，赤色之雨。右七星，皆填星所生。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氣所生，皆出於月左右方氣之中，以其所生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見則有水旱。

晉若星

《觀象玩占》：晉若星，在翼宿中。出月左方，日在丙寅。熒惑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八十日，其未出八日必有災。雲赤青黃色三物厭日之光，赤色之雨。

星，有雨。

天陰星

《觀象玩占》：天陰星，在軫宿中。出月左方，日在丙寅。熒惑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九十日，其未出九日必有災。雲赤青黃色三物厭日之光，赤色之星，有雨。

折若

《觀象玩占》：折若，出月左方，日在戊寅。鎮星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四十日，其未出四日必有災。雲黃赤青色三物厭日之光，黃色之星，有雨。

天拂

《觀象玩占》：天拂，出月左方，日在戊寅。填星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五十日，其未出五日必有災。雲黃赤青色三物厭日之光，黃色之星，有雨。

天翟

《觀象玩占》：天翟，出月左方，日在戊寅。填星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六十日，其未出六日必有災。雲黃赤青色三物厭日之光，黃色之星，有雨。

天樞星

《觀象玩占》：天樞星，出月左方，日在戊寅。填星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七十日，其未出七日必有災。雲黃赤青三物厭日之光，黃色之星，有雨。

天從星

《觀象玩占》：天從星，出月左方，日在戊寅。填星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八十日，其未出八日必有災。雲黃赤青色三物厭日之光，黃色之星，有雨。

天伐星

《觀象玩占》：天伐星，出月左方，日在戊寅。填星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九十日，其未出九日必有災。雲黃赤青三物厭日之光，黃色之星，有雨。

天社星

《觀象玩占》：天社星，一名天上。出月左方，日在丙寅。熒惑將出而不出，其與日合百日，其未出十日必有災。雲黃赤青三物厭日之光，赤色之雨。右七星，皆填星所生。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氣所生，皆出於月左右方氣之中，以其所生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見則有水旱。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五三《客星占》　《觀象玩占》：客星者，非常之星，天皇大帝之使以告咎罰者也。其出也，無恒時。其居也，無定所。忽見忽没，或行或止，不可推算。寓於星辰之間，如客，故謂之客星。爲善，爲惡，所主不同。觀其所出之日，所寓之舍，以占何國。視其五色，以占何祥。大抵星大者，事大；星小者，事小。守日多者，事久而禍深；守日少者，事亟而禍淺。行速者，應速；行遲者，應遲。其色赤，則爲旱；黑，則爲水。

王蓬絮

《晉書・天文志》：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至之國，風雨不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登，多(煌)(蝗)蟲。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五四《流星占》　《隋書・天文志》：流星，天使也。奔星所墜其下，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

流星雜占

《觀象玩占》：流星，以色占其(言)(吉)凶，大抵：色赤，爲旱；色黑，爲水災。流星六七枚，一時晝見下墜，其分赤旱千里，百泉枯涸。流星色赤，所之分有旱。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五五《風占》　風占

《易經・説卦傳》：風以散之，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書經・洪範》休徵曰聖，時風若。咎徵曰蒙，恒風若。星有好風。註：好風者，箕星。

《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孟春行秋令，飄風、暴雨總至。孟夏行春令，暴風來格。季夏之月，温風始至。季夏行冬令，則風寒不時。孟秋之月，涼風至。仲秋之月，盲風至。仲秋行冬令，則風災數起。季秋行春令，則煖風來至。孟冬行夏令，則國多暴風。

《觀象玩占》：凡候風，必於高平暢達之地，立五丈竿，以雞羽八兩爲葆，屬

竿上候風。吹羽葆平直，則占。亦可於竿首作槃，作三足木烏於槃上，兩足連上而外立，一足係下而內轉。風來則烏轉，迴首向之。烏口銜花，花旋則占之。羽必用雞，取其屬巽，而能知時。羽重八兩，以象八風。竿長五丈，以法五音。烏者，日中之精，巢居知風，烏爲其首也。今按古書云：立三丈五尺竿，以雞羽五兩係其端，羽平則占。然則，長短、輕重，惟取適宜，不在過泥，但須出衆。中不被隱蔽，有風即動，直而不激，便可占候。羽毛必須五兩以上，八兩以下。蓋羽重則難舉，輕則易平。時常占候，必須用烏。軍行權設，取便用羽。作葆之法，取雞羽中破之。取其多毛處，以細繩緊縛，內中夾之〔木〕，長三四尺許，屬竿上，其獨鹿扶搖，四轉五復之風，各以形狀占之。李淳風曰：巽爲風，風占災異，最驗。凡候風，須築臺高二十四尺，於上設竿，令其四達無隱，則遠近皆知，期剋不爽矣。凡候風，須明知八卦，審定干支，或上或下，或高或卑，俱無乖越，然後可驗。今先定八干、四卦、十二支辰位，總二十四分，遞相衝破，即知風所發所止，然後占之。

風名狀

《爾雅·釋天》：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風與火爲庶，迴風爲飄。日出而風爲暴，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噎。

《觀象玩占》：李淳風曰：按占風之家多云發屋折木、揚沙走石等語，若每占中俱著此語，其文至繁，今輒以一家例之。古云發屋折木、揚沙走石，今謂之怒風，多爲不吉之象。一日之內三轉移方，古云四轉五復，今謂之亂風。亂風者，狂亂(風)不定之象。無雲晴爽，忽起大風，不經刻而止絕，絕忽復起，古云暴風卒起，乍有乍無，今謂之暴風。暴風，主有卒暴事。鳴條擺樹，蕭蕭有聲，今謂之飄風。善惡依經旨。迅風觸塵蓬勃，古云獨麾蓬勃，今謂之勃風。迴旋羊角，古云扶搖羊角，今謂之回風。回風者，旋風也。回風卒起而圜轉扶搖，有如羊角，向上輪轉，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而上者，或平條長直，或磨地而起，總謂之迴風，亦專有占。古云清涼溫和，塵埃不起，今謂之和風。古云暗冥昏濁寒剋者，今總謂之霾曀。凡風和暢清悅，溫涼適時，埃塵不起，人情恬澹，是謂祥風。天色晦暝，雲氣昏濁，風聲寒慘，埃壒蓬勃，是謂災風。風勢紛錯交亂，乍起乍止，深藏難測，其聲聒耳，是謂小人魅惑風。風勢暴起，南北不定，離合氛埃，是謂上下不寧風。風勢冥冥，白日陰慘，黃霧四合，是謂政化未明風。風勢慼慼，南北雜亂，高下蓬勃，是謂大兵將至風。風勢凜烈，人懷戰慄，是謂刑罰慘刻風。風聲啾唧慘切，令人悲愴，爲大喪風。風聲歘歘，如火奔馳，乍起乍息，爲旱火風。連風冥晦，四日五日，人皆悲傷，爲大水殺人風。凡吉祥之風，日色清明，風勢和緩。從歲、月、日、時德上來，或乘王相而來，去地稍高，不揚塵沙，人心喜悅，是謂祥風。人君德令下施之應。凡凶災之風，日色白濁，天氣昏寒，風聲叫怒，飛沙捲塵，乘刑殺而至，當詳五音定八方，觀其起止占之。

占風例

《觀象玩占》、《黃帝占》曰：凡風之勁，皆不安之象也。若在山川、海濱、空穴之間，風所出處，皆不可占之，以爲常式。若在宮宅、城營之內，戰陣之所，風勢異常，揚沙走石，日光昏濁，則必占之。

凡鳴條以上，怒風起止，皆詳其五音，與歲、月、日、時刑德合冲墓殺，五行生克王相囚死，以言吉凶，仍以六情推之，萬不失一。凡年、月、日、時四殺五墓，風起，天色白濁，日氣昏寒，興兵動衆，逢之急整武備。凡惡風、黑風，三刑衝破墓殺風，當日有大雨。及三日內大雨者，其災皆散。一曰宮風當日雨，微風三日雨，羽風五日雨，商風七日雨，角風九日雨，但依日數得雨，皆解。凡風衮雨及風後降雨，皆雨氣也，不占。凡風從太歲上來，鳴條擺樹，而天色清爽，日光明盛，著體清涼溫和者，祥風也。天子有德令，法不私人，大臣畏慎，國昌民安之象。若風勢蓬勃，揚塵蔽天，著人寒慘，日白無光，兼刑帶殺，則爲國有暴令，月建爲大臣，日爲令長，時上來爲民。

凡風濕熱逼人，著地走石吹沙，鳴條落葉，爲囚風。以日辰占何國饑荒，人不安。風勢和緩，不揚塵土，氣色清溫，日光皎潔，則以日辰占何國歲美人安。凡風起歲月日時德上，鳴條落葉，及宮日宮時天門乾上發風，皆爲吉風。五音之日風起歲月日時刑上，黑色勃勃然，經刻冥冥，不見人形，是謂妖風。宮日爲君，以下四日爲大臣。其分不熟，民災。以日占國。凡風起三刑而鄰於德，不可分辨刑與德者，以風言之，德風鳴條索索，雖擺枝落葉，乍起乍止，而去地尺外，不動塵埃，不揚沙石，日光不變，是謂吉風，宜從吉占。刑風著地，吹塵漲天，轉石揚沙，蓬蓬勃勃，乍緊乍慢，日光昏暗，是謂凶風，宜從凶占。凡風起止日時方位，徵多爲火，羽多爲水，商多爲兵、爲粟貴，角多爲疾疫，宮多爲吉。須鳴條以上，拔木揚塵、吹沙走石、落葉擺樹，乃占。凡風發初遲後疾，其來遠；初急後

緩，其來近；動葉，十里；鳴條，百里；搖枝，二百里；落葉，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飛沙走石，千里；拔大木根，五千里。凡鳴條以上，皆百里風也。凡大風非常，滿三日三夜者，天下盡風也；二日二夜，半天下；一日一夜者，千里風也。

歲首風占

《史記・天官書》：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以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晡，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

《觀象玩占》《京房占》：正月朔日候八風：從乾來，有憂、兵；坎來，有大水；艮來，人疾疫，歲內有蟲蝗；震來，陽氣干，歲大旱，有喪；巽來，年內多風，傷五穀；離來，歲旱，大熱，多火災；坤來，有疾疫；兌來，有兵事。

《管窺輯要》：正朔之風，從乾來，少雨；震來，大水；巽來，民疫；離來，大旱；坤來，小旱；兌來，無災。《黃帝占》曰：歲旦天氣清和温潤，風不鳴條，若有雲逆日，具歲美，無疾疫。《沛公正占》曰：正月朔日，大風發屋、折木、揚沙、動石，其歲大惡。

八節風占

《觀象玩占》：立春正月節，其日晴明少雲，歲熟；陰，則旱，蟲傷禾豆。風從乾來，暴霜殺物，穀猝貴；坎來，冬大寒，胡兵内侵；艮來，五穀熟；震來，氣洩，物不成；巽來，多風，蟲；離來，旱傷物；坤來，春寒，六月水，人多愁，土功；兌來，旱霜，兵起。春分二月中，其日東方有青雲，歲熟；晴明，物不成。風從乾來，歲多寒，金鐵倍貴；坎來，豆菽不成，民饑疾；艮來，夏不熟，米貴一倍；震來，五穀成，亦無盜賊；巽來，蟲生，四月多暴寒；離來，五月先水後旱；坤來，小水，人多癘疾；兌來，春寒，八月國有憂，有兵。立夏日南方有赤雲，歲豐；晴明，則旱。風從乾來，其年凶饑，夏霜，麥不刈；坎來，多雨水，魚行人道；艮來，山崩地動，人疫；震來，雷不時，擊物；巽來，其年大熟；離來，夏旱，禾焦；坤來，萬物夭傷；兌來，蝗蟲大作。夏至日南方有赤氣，則熟；晴明，則旱。風從乾來，寒傷萬物；坎來，寒暑不時，夏月多寒；艮來，山水暴出；震來，八月人多疾；巽來，九月風，落草木；離來，五穀熟；坤來，六月雨水橫流；兌來，秋多雨霜。立秋日有白雲及小雨，則吉；晴明，物不成。風從乾來，甚寒，多雨；坎來，冬多雪，多陰寒；艮來，秋氣不和；震來，秋多雨雹，人不和，草木再榮；巽來，内兵猝起；離來，兵戎不利，多旱；坤來，五穀熟；兌來，兵起將行。秋分日西方有白雲，則善；晴明，物不成。風從乾來，人多相掠；坎來，多寒；艮來，十一月多陰寒；震來，人疫，再花不實；巽來，十月多風；離來，兵動國南七百里；坤來，土功興；兌來，五穀大收。立冬日晴明，小寒，人君吉，天下喜。風從乾來，君令行，天下安；坎來，冬雪殺走獸；艮來，地氣洩，人多病；震來，人不安，居多寒；巽來，冬温，明年五月大疫；坤來，水泛溢，魚鼈倍多；兌來，妖言爲幻，兵在山澤。冬至日有雲，雪寒，明年大豐；晴明，物不成。風從乾來，强國有憂，多寒；坎來，歲美，人安；艮來，正月多陰；震來，雷不發，大雨併；巽來，百蟲害物；離來，冬温，乳母多死，水旱不時，人疫；坤來，蟲傷苗，多水；兌來，明年秋多雨，兵起。立夏巽卦，王風從艮來，爲三逆，穀凶；立春艮卦，王風從坤來，爲二逆，兵起；立秋坤卦，王風從艮來，爲三逆，穀無實；立冬乾卦，王風從巽來，爲四逆，人去其鄉；秋分兌卦，王風從震來，爲五逆，帶刀入市；冬至坎卦，王風從離來，爲六逆，人民潰散；夏至離卦，王風從坎來，爲七逆，臣子爲亂；春分震卦，王風從兌來，爲八逆，殿上有刺客。已上八逆風，若帶刑殺，昏寒，日色白濁，大凶。

《乙巳》略例八節風占：立春艮兌巽，春分震坤乾，風去地尺餘，擺樹枝，小有聲，不動塵，黄白雲滿天，天氣晴明，是謂景風，應木之氣，則節令調和，忠良在位，萬物成熟，歲美國安；若夾小雨，則百果實。立夏巽兌艮，夏至離艮乾，風去地尺餘，樹枝小有聲，不動塵，天氣和暖，紫赤雲在日上下，或偏天，是謂祥風，應火之氣，則節令調和，君明臣賢，萬物阜成，民安國昌；若風先慢後急，揚沙吹塵，黑氣漲天，則萬物不成，人多病。立秋坤乾震，秋分兌巽艮，風去地尺餘，擺樹鳴條，不動塵，蒼白雲滿天，是謂和風，應金之氣，則時令調和，民物阜成，人主壽康，兵戎不興；若走石吹沙，先慢後急，日光沉没，天昏冥，來年春人不安。立冬乾震坤，冬至坎坤巽，風去地尺餘，颯颯不動塵，偏天白黑薄雲，氣色和平，是謂德風，應水之氣，則陰陽調和，萬物成熟，民安國昌，四夷效順；若走石揚沙，先慢後急，日色晦冥，明年麥損蟲生，五米不實。凡八節之日，風從三合六合及

天門上來，皆爲吉慶。

四時八方風占

《開元占・物理論》曰：風者，陰陽氣激發而起者也。猶人之內氣見，喜怒哀樂激起而發也。故春氣濡，其風温以和，喜風也；夏氣隆，其風熛以怒，怒風也；秋氣勁，其風清而貞，清風也；冬氣石，其風燥以烈，固風也。此四正之風也，又有四維之風：東北明庶風，庶物出幽入明也；東南融風，其道以長也；西南清和，百喜備成也；西北不周風，萬物潛藏也。此八風者，方土異氣徐疾不同。和平則順，逆則凶，非有使之者也。氣積自然，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折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天地之性，自然之體也。

《觀象玩占》：凡乾坤艮巽上風起，颯颯鳴條，拂樹落葉，夾雜微雨，或小有一二聲雷者，亦曰祥風，五穀成，天下安。凡四季月，風從乾坤艮巽上來，天子有德令。凡甲乙日風從坤來，丙丁日風從乾來，庚辛日風從艮來，壬癸日風從巽來，戊己日風從坤艮來，動葉鳴條，去地餘尺，不揚塵沙，風氣清和，日光明潔，民安國昌，五穀蕃熟。凡乾爲天門，風起蓬勃，乍緊乍慢，天色黄黑，爲火，爲旱，爲疫，爲米貴。又曰：風蓬勃鳴條，天色黄黑，王相徵，大旱，百果不成；王相角，疾疫；王相商，兵動，物貴；王相羽，蟲生，人饑；王相宫，君有德令，萬物成。巽爲地户，風起吹沙走石，有聲如雷，如牛吼，有大水。一日以上止，西南方人多疫，東南方人半疫，蟲虎傷害人；二日止，來年國有大水災。坤爲人門，風出，去地尺餘，不動塵沙，風氣清爽，日光明潔，徧天有黄赤雲氣，國有大慶。大抵坤上風吉多凶少。有非常之風，又當以五音、六情、刑德言之。艮爲鬼門，有風吹沙走石，有聲如千萬人呼，風氣昏黑，天色晦冥，民多疾病，牛馬疫死，五穀不成，應在來年。西南爲衝方，人多病死，鬼出人見之。凡戊己屬中宫，無刑衝，寄於乾坤艮巽，皆爲土位，主中國之君。若戊日風發於乾坤艮巽，在辰戌丑未之時，戊日爲陽，己日爲陰，其風又止於辰戌丑未之方，則爲天子有德令，天下安寧，歲美人樂。凡風常發坤方，其氣暄熱，主旱；常發艮方，其氣淒涼，主多陰雨。天門上發風，擺落木葉，而天氣晴明，日光輝盛者，天子有德令，天下臣民皆喜。北方坎風，名曰廣莫風，主冬至四十五日。《京房》曰：四時暴風起北方，主盜賊起，天下兵皆動，令人病濕帶下，不能起居。東北艮風，名曰條風，主立春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東北方，鬼行人道，多旱、疫，天下水，令人病洩變容。東方震風，名曰明庶風，主春分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東方，人流盜起相攻，天下旱，冥霜，歲饑，令人病變節，四肢不可動搖。東南巽風，名曰清明風，主立夏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東南方，人多病洩痢，乳婦暴病死。南方離風，名曰景風，主夏至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南方，有火災，來年旱，人多病熱生瘡，目盲。西南坤風，名曰涼風，主立秋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西南方，天下兵動，日月失色，令人食不入口，病腰脊骨膝肩背皆腫。西方兑風，名曰閶闔風，主秋分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西方，主秋旱霜，天下兵動，人多患瘡疥癰。西北方乾風，名曰不周風，主立冬四十五日。四時暴風起西北方，天下大饑，有盜賊相攻，人流亡，有神不起，日月失色，地動，人多病疽、疥癩、惡瘡、疾疫、死喪。右八方暴風，但風起其方，即依上(古)〔占〕。《京房》曰：八方風候及八卦風氣，春白夏黑，秋赤冬黄，皆爲下逆上，兵革動，各隨其部日辰占之。乾爲折風，一曰衝風；坎爲大剛風；艮爲凶風；震爲嬰兒風；巽爲弱風；離爲大弱風；坤爲陰謀風，一曰諫風；兑爲小弱風。已上八風，折木發屋，飛沙走石，三日不雨，則占。大凡風爲陽，雨爲陰。陽怒得陰則解，故風怒得雨而解。

四時干支風占

《觀象玩占》：凡春甲、夏丙、秋庚、冬壬、四季月戊爲四時天子風，若順時，於歲月日德上來，止於德合時方，其風鳴條、擺樹，不走沙石，天氣温和，日色明朗者，天子有德，天下治安，五穀豐熟，四夷聽順，國有大喜。凡春甲乙寅卯日，夏丙丁巳午日，秋庚辛申酉日，冬壬癸亥子日，有風鳴條，帶雨不驟，民安物成。凡春庚辛申酉日，夏壬癸亥子日，秋丙丁巳午日，冬戊己辰戌丑未日，風起擺樹、鳴條，或夾雨雪、揚沙塵，叫怒有聲，皆爲人民不安，萬物不成。凡春甲寅，夏甲午，秋甲申，冬甲子日，天門乾上有風，鳴條落葉，有赦，五穀大熟。凡子日風從午上來，午日風從子上來，甲日風從庚上來，庚日風從甲上來，壬日風從丙上來，皆爲衝破。甲乙日風從庚辛申酉上來，壬癸日風從辰戌丑未上來，皆爲刑克，其餘准此。其風暴怒勃亂，寒慘陰濁，皆爲大憂，五穀傷，人不安。凡春甲子，夏丙子，秋庚子，冬壬子，四季月戊子，謂之天甲子。春甲子日風雨，有赦；夏丙子日風雨，兵起，刑獄興；秋庚子日風雨，有威賞之令；冬壬子日風雨，當進賢人；四季戊子日風雨，歲熟國安，有赦令。凡風驟起吹沙、走石、拔木，半日、一日而止，當視太歲干支。若在刑衝上來，君怒欲行誅殺，不出三日米貴，有旱潦之災。在德及合上來，不出三日有德令。巫咸曰：諸甲日大風，丙日大風，有猝兵來國邊城；丁日大風，天傷物，人畜俱大風，粟貴，邊夷内侵；丙日大風，有猝兵來國邊城；丁日大風，天傷物，人畜俱

有疫，有旱；戊己日大風，土功興，食物貴；庚辛日大風，蟲生，人病，宜急防邊；壬癸日大風，北夷侵邊；子日大風，兵起水中；丑日大風，粟猝貴；寅日大風，黃赤氣四塞，有火災；卯日大風，蟲蝗大起；辰日大風，人民移堡居集，火將出行；巳日大風，有大旱；午日大風，邊防事急；未日大風，土功大作；申日大風，蕭蕭濡潤，大雨水災；戌日大風，胡兵大起；亥日大風，兵賊相攻，人民哭泣。已上不論五音六情，但風起鳴條以上，叫怒蓬勃，揚沙走石，折木發屋，吹塵漲天，日色昏沉，天氣寒慘，則依上占之。仍以久暫，言其災之大小。

五音風占

《觀象玩占》：宮日風從子午宮來，爲宮動宮，主人君出行，急風暴起，急出有急令，慢風慢出有喜令，以日干占，知遠近。宮日風從陽宮來，山陵崩壞，人君出行，地動，旱，有土功；風從陰宮來，地震裂，若后出行，又爲旱。一曰陽宮之日，風從子午宮來，君出行；陰宮之日，風從子午宮來，后出行。宮日風從子午宮來，時加子午，爲重宮，君欲行，大臣走，又爲風雨不調。宮日風從丑未寅申徵來，爲宮動徵，有火燭，有土功，寶物出，有兵。時加徵，爲重徵，有義兵行，有土功，有詔令，謂之義風。宮日風起卯酉羽來，爲宮動羽，且有大雨，不則大臣出走，若復爲旱，宮君羽臣，君怒臣走。時加羽，爲重羽，即有雨，五穀成。宮日風從辰戌商來，爲宮動商，有兵行，且有客兵來。時加辰戌，爲重商，有兵殃。宮日風從巳亥角來，爲宮動角，有兵戰，人主憂，客兵傷，有喪，從陽角來，邊兵戰，有喪。時加巳亥，爲重角，有喪伐。宮日大風從乾來，有暴雨，湧水。若風不揚塵，氣色和暢，日光明盛，不寒慘者，國有善令。艮來，水湧、地裂；巽來，蝗蟲生，害五穀；坤來，有土功，走獸爲害。已上時加宮，則占。徵日風從陽宮來，土功起，大旱，火災；風從陰宮來，有疾病。時加徵，爲重徵，有土功，火災起。徵日風從丑寅陽徵來，有火災，走獸爲人害。從王相來，大旱。風從未申陰徵來，六畜多死。時加丑寅未申，爲重徵，爲火事。徵日風從陽商來，有急兵，期七日若七十日；從陰商來，邊有急兵戰；一曰風從陽商來，輔臣强，大臣死，民有殃，以日占國。徵日風從陽羽來，四鄰有事，寶物出，陰盛於陽，且有雷電霜雹，諸侯大臣，多失火，四夷有兵；從陰羽來，寶物出，多震電，四夷有事。徵日風從陽角來，有兵，邊有急，亦爲有喪；從陰角來，邊有驚火，一曰邊兵起，春有喪。羽日風從陽宮來，人持財物聚，君有吏令，邊兵起，土功興，將受命，有集會，有寒雪雹；風從陰宮來，暴寒傷物，有水，有土功，兵集。羽日風從陽徵來，國有兵，有急令，臣有憂，闕梁塞，道路不通；從陰徵來，邊兵憂。羽日風從羽來，有白衣聚，有喪，大寒，雪雹，期五日若五十日，且有大雨。雨從南方來，國有憂，人多病；雨從北方來，賊聚水中，且有雪雹。陽羽日應，陰羽夜應。羽日風從商來，有兵圍城不戰，邊有急，闕梁不通，大雨，客軍不利；羽日風從角來，邊有兵圍城，城破，一曰兵不解。時加巳亥，爲重角，有圍城，有喪。商日風從陽宮來，有急兵；從陰宮來，兵起北方；商日風從徵來，國邑受令，兵行將在外，兵還不戰，臣受兵令而行，一曰有小旱。時加徵，爲重徵，有火，有大旱。商日風從羽來，大雨水，歲荒，國憂亂，有兵起東方。商日風從陽商來，有白衣聚衆，且有大雨，闕梁不通，大將出，忌外兵，邑有小寇，兵在西方；從陰商來，國有殃，粟貴，邑有兵，風怒，期七日、七十日，有急令，兵起。商日風從陽角上來，有猝兵，有急令；從陰角上來，有喪，土功作。角日風從陽宮來，兵從中起；從陰宮來，夫多口舌，疾病，亦爲夷人相奪。角日風從商來，有急兵，一曰臣不忠。角日風從陽角上來，邊兵起，有賊至，戰不勝，多死亡；從陰角來，有兵，有喪，一曰遠喪至。時加角，有喪，有邊兵戰，盜賊起，粟貴，民饑，野多死人。已上係古風占書及樂產本。李淳風刪其煩亂，著之於占，然陰陽五音所主，亦有不同，宜細詳之。

五音風聲占，李淳風曰：凡占風，必知風之情，曉風之聲。五音者，五行之聲。宮風聲如牛鳴窖中，隆隆如雷鼓響；徵風聲如奔馬，如炎火，如縛鼸駭走；羽風聲如擊濕鼓，如麋鹿鳴子，如水揚波，激氣相磋；商風聲如離羣羊，如叩鐘磬，如蜚羽之集，如鳴咽流水，鳴聲感人；角風聲如千人語琅琅然，令人悲哀，如人叫啾啾，如嘯，如呼，如雉登木。宮風發屋折木，有土功且有急令、盜賊、人饑；徵風發屋折木，有火災，或有妖言；羽風發屋折木，有急令，兵起，羅貴；角風發屋折木，有賊鬬戰，羅貴，有疫癘。已上係風聲占，與日辰五音不同，然亦須以日辰來方相參課之。

雜風占

《觀象玩占》：凡風頻從歲月德合上來，日色明盛，天氣清和，謂之祥風。其占爲用賢人，遠小人，天下偃兵，萬物阜。凡風聲聒耳不調，頻從三刑歲衝上來，謂之妖風。其占爲用小人，遠君子，旱潦不節，天下凶。凡風從歲月日時刑

衝上來，止於刑衝者，大臣憂，蝗蟲生，羅貴，有火災。以日占國。三辰八角風占：凡風從辱上來，有耻辱事；從殺上來，有相殺之人來過；從反上來，有反逆不順之事；從吉上來，有賢人君子相見，酒食宴樂；從抵上來，有非理，抵觸王貴人、相中人，休廢庶人，囚死罪人；從誕上來，有妄誕之人相欺紿；從忿上來，有非理忿爭之事；從爭上來，有姦人來，爭財物，宮宅之中。回風亦可用此占。《田家五行》：夏秋之交，大風反有海沙雲起，俗呼謂之風潮，古人名之曰颶風。言其具四方之風，故名颶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甚則拔木偃禾，壞房屋，決堤堰。其先必有如斷虹之狀者見，名曰颶母。航海之人見此，則又名破帆風。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諺云：西南轉西北，搓繩來絆屋。又云：半夜五更西天明，拔樹枝。又云：日晚風和，明朝再多。又云：惡風盡日沒。又云：日出三竿，不急便寬。大凡風，日出之時必略盡，謂之風讓日。大抵風自日內起者，必善；夜起者，必毒；日內息者，亦和；夜半息，必大凍。已上並言隆冬之風，諺云：風急雨落，人急客作。又云：東風急，備簑笠。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諺云：東北風，雨太公。言艮方風雨，卒難得晴。俗名曰牛筋風雨，指丑位故也。諺云：行得春風有夏雨。言有夏雨應時，可種田也，非謂水必大也。經驗。諺云：春風踏脚報。言易轉方，如人傳報不停脚也。一云：既吹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報荅也。二說俱應。諺云：西南早到，晏弗動草。言早有此風，向晚必靜。諺云：南風尾，北風頭。言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初起便大。春南夏北，有風必雨。冬天南風，三兩日必有雪。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五六《雲氣占》 風雨氣

《隋書・天文志》：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重大者，多雨。

《觀象玩占》：風雨氣如魚龍行，其色蒼潤，或黃氣蔽日昏慘，或如積土，或如累盆，黃色潤厚，朝東夕西，歷日或奄之，皆風雨之氣也。朝視日上有黑氣如霧壓日，日光旁射，其色慘淡黃白者，其日有風雨；晚日欲入有之，則其夜有風雨。白雲如舞往來，其處凄風送迎，大雪將下。

《田家五行》：雲行東，雨無蹤，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水沒犂；雲行南，雨潺潺，水漲潭；雲行北，雨便足，好曬穀。上風雖開，下風隘，無簑衣，莫出外。雲若砲車形起，主風起。諺云：西南陣，單過也落三寸。言雲陣起自西南來者，雨必多。尋常陰天，西南陣上，亦雨。諺云：太婆年八十八，弗曾見東南陣頭發。又云：千歲老人不曾見，東南陣頭雨沒子田。言雲起自東南來者，必無雨。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而後雨，終易晴。天河中有黑雲生，謂之河作堰，又謂之黑猪渡河。黑雲對起，一路相接亘天，謂之雨作橋。雨下闕，則又謂之合羅陣，皆主大雨立至，少頃必作。滿天陣，名通界雨，言廣闊普徧也。若是天陰之際，或作或止，忽有雨作橋，則必有挂帆雨脚，又是雨脚將斷之兆也，不可一例而取。凡雨陣雲疾如飛，或暴雨乍傾乍止，其中必有神龍隱見，《易》曰雲從龍是也。諺云：旱年只怕沿江排，水年只怕北江紅。一云：太湖晴上文。言亢旱之年望雨如望恩，纔是四方遠處雲生陣起，或自東引而西，自西而東，俗所謂排也。則此雨非但今日不至，必每日如之，即是久旱之兆也。此吳語也，故指北江爲太湖。若是晚霽，必兼西天，但晴無雨。諺云：西北赤，好曬麥。陰天卜晴，諺云：朝要頭頂穿，暮要四脚懸。又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諺云：魚鱗天，不雨也風顛。此言細細如魚鱗斑者。一云：老鯉斑雲障，曬殺老和尚。此言滿天雲大片如鱗，故云老鯉。往往試驗，各有準。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冬天近晚，忽有老鯉斑雲起，漸合成濃陰者，必無雨，名曰護大水。

《開元占》《東方朔傳》曰：凡占長吏、農耕，當視天。有黃雲來覆車，五穀大熟；烏雲，多水。

《觀象玩占》：黑雲氣南北陣，有大水。雲氣如日月暈，青白色，其國大水。雲如巨魚疾行中天，其色蒼黑，有大風、大水災。赤雲如牛無角，三日有大雨。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五七《虹霓占》 《詩・鄘風・蝃蝀篇》：蝃蝀在東。注：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朝隮於西，崇朝其雨。注：隮，升也。《周禮》十輝九曰隮，注以爲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隱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虹始見，孟冬之月虹藏不見。《開元占》《月令章句》曰：虹，蝃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常依陰晝見於日衝，雲無不見，大陰亦不見。《春秋緯》曰：虹蜺見，雨即晴，旱即雨。《觀象玩占》：虹蜺者，陰陽之交氣也。陰陽之氣和則爲雨露，怒則爲雷霆，淫則爲虹蜺，虹者，攻也。

四時虹蜺

《隋書・天文志》：凡霧四合，有虹各見其方，隨四時色吉，非時色凶。

《觀象玩占》：虹以立春四十六日內出正東貫震中，春多雨，夏多火災，秋多水、民流亡，冬多海賊。春分四十六日內出東南貫巽中，春大旱，災起。立夏四十六日內出正南貫離中，大旱災，麻不收。夏至四十六日內出西南貫坤中，有小水，蝗蟲爲害，魚不滋。立秋四十六日內出正西貫兌中，秋有水，有旱。秋分四十六日內出西北貫乾中，秋多水，虎食人畜，賊起。立冬四十六日內出正北貫坎中，冬少雨，春多水災。冬至四十六日內出東北貫艮中，春多旱，夏火災，粟貴。《京房占》曰：虹，春三月出西方，有青雲覆之，其夏多寒，人病癘，若溫；赤雲覆之，夏旱；黃雲覆之，夏小旱，五穀半收；白雲覆之，夏多大風，人疫；黑雲覆之，夏多大雨水。虹，夏三月出西方，有青雲覆之，秋多寒，民病癘；赤雲覆之，秋旱；黃雲覆之，禾大收；白雲覆之，秋多大風；黑雲覆之，秋多雨。虹，秋三月出西方，冬多寒，人病□若溫；赤雲覆之，冬大旱；黃雲覆之，冬米大賤；白雲覆之，冬多風；黑雲覆之，冬多雨。虹，冬三月出西方，青雲覆之，來年春多寒，人癘若溫；赤雲覆之，春旱；黃雲覆之，春雨調和；白雲覆之，春多狂風；黑雲覆之，春多雨水。虹出南方，無春夏秋冬，所見之處，風雨不時，不出三年大饑，百姓流亡不歸。虹出北方，無春夏秋冬，所見之處，陰陽不和，風雨時不時，冬溫夏寒，小民怨咨，五穀不成，其地大饑、大旱，三年哭泣相隨，一曰大旱二百八十日，民大疾疫。

虹蜺雜占

《開元占》：虹出橫至上反入直而不曲，不出三年大旱，民流亡。虹出直上行，所出之地大旱。石氏曰：虹頭在江河溪澗之內，軒轅之變也。見四維，即爲陰雨；見西方，即旱。不占國事、災咎。蒼白多則爲水，赤多則爲旱。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五八《雷電占》　《易・說卦傳》：雷以動之。動萬物者，莫疾乎雷。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煌煌震電，不寧不令。註：煌煌，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仲秋之月，雷始收聲。仲冬行冬令，收雷先行。仲冬行夏令，雷乃發聲。

《爾雅・釋天》：疾雷爲霆霓。

《史記・天官書》：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

《開元占》：河圖曰：陰陽相薄爲雷。《京房》曰：凡雷者，陰陽和合，震動萬物，使各戴其元而起。故雷以動之，聞百里，或聞七十里，或聞五十里，或聞二十里。

《觀象玩占》：雷於天地爲長子，主發生，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興利。

雷聲占

《開元占》：雷聲或殷殷輷輷，風雨微，皆陰陽和，利稼之雨。

《觀象玩占》：凡雷聲初發和雅，其歲善。雷聲激烈，歲惡，人災。《師曠占》：春雷始起，其聲拍拍格格霹靂者，雄雷，旱氣也；其聲音音依依不大震而易過。雷聲殷殷然嚮者，卒不者，雌雷，水氣也。

《田家五行》：凡雷聲響烈者，雨陣雖大而易過。雷聲殷殷然嚮者，卒不晴。雷初發聲微和者，歲內吉；猛烈者，凶。甲子日尤吉。

四方雷占

《開元占》：雷之發聲，於坎多水，於艮山崩，於震多風，於巽必大風起，於離大旱，於坤土功，兌兵起，於乾天象。

《觀象玩占》《京房占》：雷起乾，人多病，國安；起坎，多雨；起艮，禾好枲長，五穀賤；起震，穀暴貴，其歲豐，棺木貴；起巽，雨雹傷五穀，一曰，蟲生，霜早降；起離，夏旱；起坤，蟲傷穀；起兌，金鐵貴。《天鏡占》：春雷起於東方，五穀皆熟；夜雷，半熟。起南方，歲小旱；夜雷，大旱，穀倍貴，禾不成。起西方，穀半熟，多蟲，一曰其野有暴貴，馬牛大災；夜雷，五穀蟲災，民多病，一曰穀貴，大旱。起北方，海溢川湧，五穀不成；夜雷，百川皆溢。起西北方，牛馬疫，國有暴，驚民滿野；夜雷，赤地千里。

霆電占

《田家五行》：夏秋之間夜晴而見遠電，俗謂之熱閃。在南，主久晴；在

北，主便雨。諺云：南閃千年，北閃眼前。北閃，俗謂之北辰閃，主雨立至。諺云：北辰三夜，無雨大怪。言必有大風雨也。

雨占雹占附

《易・乾卦象傳》：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說卦傳》：雨以潤之。

《書・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

《詩・小雅・大田篇》：有渰萋萋，興雨祁祁。註：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

《禮記・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行秋令，則蚤風暴雨總至；行冬令，則水潦爲敗。仲春之月，始雨水。季春行夏令，時雨不降；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仲冬行秋令，則天時雨汁。注：雨汁者，水雪襍下也。

《爾雅・釋天》：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暴雨，謂之凍。小雨，謂之霢霂。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濟，謂之霽。

《開元占》、《元命包》曰：陰陽和爲雨。《釋名》曰：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稽覽圖》曰：降陰爲雨。降陰之雨，潤而不破塊。《老子》曰：驟雨不終日。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雨不破塊，潤菜津莖而已。陰陽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團攢聚合，其體稍重，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

《觀象玩占》：雨者，陰陽和，而天地氣交之所爲也。太清之世，十日一雨，雨不破塊。《京房》曰：太平之世，一歲三十六雨，是謂休徵時若之應。凡雨三日以上爲霖，久雨謂之霪。

四時雨占

《觀象玩占》：春甲寅、乙卯日雨，入地五寸，穀小貴。若不貴，至夏大貴。春甲申至己丑日雨，庚寅至癸巳日雨，皆爲穀大貴。春甲乙日俱不雨，民不耕。夏甲乙、丙丁日俱無雨，人不耕；甲申至己丑日雨，米大貴；庚寅至癸巳日風雨，米賤。春雨甲子，六十日旱；夏雨甲子、庚辰、辛巳日雨，蟲死，有雷亦然。冬壬寅、癸卯日雨，春穀大貴；甲申至己丑日雨，米大貴；庚寅至癸巳日風雨，米賤。春雨甲子，六十日旱；夏雨甲夏丙寅、丁卯日雨，秋穀貴一倍。夏三月內辰日雨，百蟲生；未日雨，蟲死。夏甲乙、丙丁日俱無雨，人不耕；甲申至己丑日雨，米大貴；庚寅至癸巳日風雨，米賤。春雨甲子，六十日旱；夏雨甲子，四十日旱；秋雨甲子，二十七日寒、雪。春雨甲申，五穀熟；夏雨甲申，五禾大美；秋雨甲申，六畜多死；冬雨甲申，人多病。春雨乙卯，夏糴貴；夏雨丁卯，秋糴貴；秋雨辛卯，冬糴貴；冬雨癸卯，來春糴貴。《黃帝占》：春不欲雨乙卯，夏不欲雨丁卯，秋不欲雨辛卯，冬不欲雨癸卯。以此四日占民安否，若其日雨，則疾疫起。立春日雨，傷五禾；立秋日雨，害五穀。凡雨作於四時旺相之日，草木得之，莫不榮茂；其死囚休廢之日，雖有雨，不能生物也。

十二月雨占

《觀象玩占》：正月一日有風雨，三月穀貴。一曰：正月一日風雨，其年惡；微風小雨，年小惡；風悲鳴疾作，災起。又曰：正月一日風雨，米貴，蠶傷。風雨從西方來，兵起。正月一日無風而雨，歲中下田麥成，禾黍小貴。正月晦日風雨，羅貴。二月一日風雨，穀貴，禾惡。二月晦日風雨，多疾病，死亡。三月一日雨，井泉空；二日雨，澤無魚；三日雨，水旱不時；四日雨，變易治；五日雨，溝瀆澇；六日雨，壞垣墻；七日雨，決隄防；八日雨，乘船行；九日雨，難可期。三月一日風雨，民疾病，百蟲生。其日雷雨，有旱。三月辰日雨，百蟲生；未日雨，蠶惡。三月十六日雨，桑柘賤。四月一日風雨，米貴，麥惡；二日、三日有雨，其年五穀熟；四日雨，五穀貴；五日、六日雨，宜早麥。四月晦日雨至五月朔，大饑，其年大水，麥惡，蝗生。五月一日風雨，米大貴，人食草木，一曰牛貴。五月上辰日有雨，蝗蟲發，一曰蟲隨雨下，食禾；巳日雨，同五月晦日風雨，米貴。六月一日有風雨，米貴。六月晦日風雨，來年春穀貴。七月一日大風雨，米貴，人多病疽者，一曰來春穀貴。七月七日大雨，羅倍貴；小雨，羅大賤。七月晦日風雨，穀貴。八月一日風雨，穀貴；其日陰雨，宜麥，布貴，麻子大貴。占至三日而止。其日時無雲，麥不實。八月九日有雨，牛貴一倍。八月晦日風雨，來年有水，有旱。九月一日風雨，來年春旱、夏水。九月晦日有風雨，有水，歲惡。十月一日有風雨，年內旱，來年夏多水，麻子貴，其歲惡。一曰：十月一日大雨，米大貴；小雨，小貴。十月晦日風雨，穀貴，人多死。十一月一日風雨，人多死。十一月晦日風雨，春旱，穀貴。十二月一日風雨，來年春旱，夏多雨，穀貴。晦日風雨，春旱。

候雨

《書・洪範》：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詩・小雅・漸漸之石篇》：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註：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於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開元占》：東方朔曰：凡諸甲日無雲，其旬不雨。常以甲日平明候雨：東方有蒼黑雲，甲乙日雨；南方有赤雲，丙丁日雨；西方有白雲，庚辛日雨；北方有黑雲，壬癸日雨。

《觀象玩占》：凡先雷後雨，其雨必小；先雨後雷者，雨必大也。《易候》：凡候雨，以朔晦、弦望雲氣四塞者，皆雨。東風，則當日雨。黑氣如牛虺者，有暴雨。黑氣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黑雲氣如浮船者，雨。蒼黑雲細如櫛綿蔽日月，五日內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有暴雨。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塞之雲，雨徵也。

《尚書大傳》：五岳之雲，觸石而出，皆不崇朝而雨。《京房》曰：諸六甲日有雲氣四合，皆當日雨。少雲少雨，多雲多雨，萬不失一。月離畢之陰，則雨。月離畢之陽，無雨。日旁有赤雲如冠珥，不有大風必有大雨。《東方朔占》：子日東風卯日雨，丑日東風辰日雨，寅日東風巳日雨，卯日東風午日雨，辰日東風未日雨，巳日東風申日雨，午日東風即日雨，未日東風申日雨，申日東風子日雨，酉日東風丑日雨，戌日東風寅日雨，亥日東風辰日雨。

《田家五行・論日》：日暈則雨。諺云：月暈主風，日暈主雨。日生耳主晴雨，諺云：南耳晴，北耳雨，日生雙耳，斷風截雨。若是長而下垂通地，則又名白日幢，主久雨。日出早主雨，出晏主晴。老農云：此特言久陰之餘，夜雨連旦，正當天明之際，雲忽一掃而捲，即日光出，所以言早，少刻必雨。立驗。言晏者，日出之後雲晏開也，必晴。亦甚準。蓋日之出入，自有定刻，實無早晏也。愚謂：但當云晴得早主雨，晏開主晴，不當言日出早晏也。諺云：烏雲接日，明朝不如今日。又云：日落雲沒，不雨定寒。《論月》：新月卜雨，諺云：月如偃瓦，不求自下。又，新月下有黑雲橫截，主來日雨。諺云：初三月下有橫雲，初四日裏雨傾盆。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風雨。諺云：廿五廿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廿五日謂之交月雨，主久陰。論星諺云：一個星，保夜晴。此言雨後天陰，但見一兩星，此夜必晴。諺云：明星照爛地，來朝依舊雨。言久雨正當黃昏，卒然雨住雲開，便見滿天星斗，則豈但明日有雨，夜當亦未必晴。論風：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俗呼謂之風潮，古人名之曰颶風，言其具四方之風，故名颶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又云：東風急，備蓑笠。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諺云：東北風，雨太公。言艮方風雨，卒難得晴。諺云：行得春風有夏雨。言有夏雨應時，可種田也，非謂水必大也。論雨諺云：雨打五更，日曬水坑。言五更忽有雨，日中必晴。甚驗。晏雨不晴。雨著水面上有浮泡，主卒未晴。諺云：一點雨似一個釘，落到明朝也不晴。一點雨似一個泡，落到明朝未得了。諺云：天下太平，夜雨日晴。言不妨農也。諺云：病人怕肚脹，雨落怕天亮。亦言久雨正當昏黑，忽自明亮，則是雨候也。雨夾雪，難得晴。諺云：快雨快晴。《道德經》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論雲占晴雨，諺云：雲行東，雨無蹤，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水沒犁。雲行南，雨潺潺，水漲潭。雲行北，雨便足，好曬穀。上風雖開，下風不散，主雨。諺云：上風皇，下風隘，無蓑衣，莫出外。諺云：西南陣，單過也落三寸。言雲起自西南者，雨必多。尋常陰天，西南陣上，亦必雨。又云：千歲老人不曾見，東南陣頭雨沒子田。言雲起自東南來者，絶無雨。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而後雨，終易晴。天河中有黑雲生，謂之河作堰，又謂之黑豬渡河；黑雲對起一路相接亘天，謂之女作橋；雨下闊，則又謂之合羅陣，皆主大雨立至，少頃必作。滿天陣，名通界雨，言廣闊普徧也。諺云：朝要頭頂穿，暮要四脚懸。又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諺云：魚鱗天，不雨也風顛。此言細細如魚鱗斑者。一云：老鯉斑雲障，曬殺老和尚。此言滿天雲大片如鱗者，故云老鯉。往往試驗，各有準。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冬天近晚，忽有老鯉斑雲起，漸合成濃陰者，必無雨，名曰護霜天。論霞諺云：朝霞暮霞，無水煎茶，主旱。此言久晴之霞也。諺云：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此皆言雨後乍晴之霞。暮霞若有火焰形而乾紅者，非但主晴，必有久旱之兆。朝霞雨後乍有，定雨無疑。乾紅，主晴。間有褐色，主雨。如滿天皆霞即退，主晴；不退，主雨。若霞帶褐色，西方又有濃陰以應之，雨當立至。論虹諺云：東虹晴，西虹雨。又云：對日虹，不到晝。言西虹也，主雨。論雷諺云：未雨先雷，船去步回。主無雨。又云：當頭雷無雨，卯前雷有雨。凡雷聲響烈者，雨陣雖大而易過；雷聲殷殷然響者，卒不晴。雪中有雷，主陰雨，百日方晴。東州人曰：一夜起雷，三日雨。言雷自夜起，必連陰。論電：夏秋之間，夜晴而見遠電，俗謂之熟閃。在南，主久晴；在北，主便雨。諺云：南閃千年，北閃

眼前。北閃，俗謂之北辰閃，主雨立至。論甲子諺云：春雨甲子，乘船入市。夏雨甲子，赤地千里。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一說：甲子春雨，主夏旱六十日；夏雨，主秋旱四十日。此說蓋取其久陰之後，必有久晴。甲子遇雙日，是雌甲子，雖雨不妨。諺云：雨打六壬頭，低田便罷休。一云，更須看甲寅日，若晴拘得過，不妨。諺云：壬子是哥哥，爭奈甲寅何。若得連晴爲上，不然二日內亦當以壬子爲主。一說：壬子雨，丁丑晴，則陰晴相半；二日俱晴，六十日內少雨；二日俱雨，主六十日內雨多。諺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我。言申日雨，尚庶幾；酉上雨，主久雨。諺云：久雨久晴，多看換甲。又云：甲日雨，乙日晴。乙日雨，直到庚。又云：久雨不晴，且看丙丁。又云：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又云：逢庚須變，過戊須晴。又云：久雨不晴，且看丙丁。又云：上火不落，下火滴汚。言丙丁日也。論山：遠山之色清朗明爽，主晴；嵐氣昏暗，主作雨。尋常不曾出雲小山，忽然雲起，主大雨。論水：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諺云：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水氣腥，主雨水驟至。論飛禽：鴉浴風，鵲浴雨，八八兒洗浴斷風雨。鳩鳴有還聲者，爲呼婦，主雨。論龍：龍下便雨，主晴。凡是黑龍下，主無雨，縱有亦不多；白龍下，雨必到水鄉。論鶴神：己酉日下地東北方，乙卯轉正東，庚申轉東南，丙寅轉正南，辛未轉西南，丁丑轉正西，壬午轉西北，戊子轉正北，癸巳上天，在天上之北，戊戌轉天上之南，甲辰轉天上之東，己酉復下，周而復始。上天下地之日，晴，主久晴；雨，主久雨。轉方稍輕。若大旱，雖轉方，天並不作變。諺云：荒年無六親，旱年無鶴神。

楊慎《古今諺》云：戊午己未甲子齊，便將七日定天機。七日有雨兩月泥，七日無雨兩月灰。又曰：甲寅乙卯晴，四十五日放光明。甲寅乙卯雨，四十五日看泥水。

候雨止

《觀象玩占》、《東方朔占》：甲子日雨，丙寅止。乙丑雨，丁卯止。丙寅雨，即日止。丁卯雨，夕止。戊辰雨，夜半止。己巳雨，立止。庚午日雨，辛未止。辛未日雨，戊寅止。壬寅日雨，即日止。癸酉日雨，甲戌止。甲戌日雨，即時止。乙亥日雨，即日止。丙子日雨，夕止。戊寅日雨，即時止。己卯日雨，立止。庚辰日雨，即止。辛巳日雨，癸未止。壬午日雨，即日止。癸未日雨，甲申止。甲申日雨，即止。乙酉日雨，丙戌止。丙戌日雨，夕止。丁亥日雨，庚寅止。己丑日雨，壬辰止。庚寅日雨，即時止。辛卯日雨，壬辰止。庚寅日雨，即時止。辛卯日雨，甲午止。壬辰日雨，即時止。癸巳日雨，丙申止。甲午日雨，即時止。乙未日雨，戊戌止。丙申日雨，庚戌止。丁酉日雨，辛亥止。己酉日雨，即時止。庚戌日雨，即時止。辛亥日雨，癸丑止。壬子日雨，癸丑止。癸丑日雨，即時止。甲寅日雨，即時止。乙卯日雨，丙辰止。丙辰日雨，丁巳止。丁巳日雨，即時止。戊午日雨，即時止。己未日雨，即時止。庚申日雨，甲子止。辛酉日雨，即時止。壬戌日雨，即時止。癸亥日雨，即時止。甲辰日雨，即時止。乙巳日雨，丙午止。丙午日雨，即時止。丁未日雨，即時止。戊申日雨，庚戌止。己酉日雨，辛亥止。庚戌日雨，即時止。辛亥日雨，癸丑止。壬子日雨，即時

傳》：冬雪盈尺，年豐之候。春雪不消，《天鏡》占曰：天下飢。《乙巳占》：正月雪三日內消，或至地即化者，歲成人安；七日不消，秋穀不成。二月雪，七日不消，百果不實。三月雪經日不消，秋禾不成，米貴三倍。

《田家五行》：下雪而不消，名曰等伴，主再有雪。久經日照而不消，亦是來年多水之兆也。

霰占

《詩小雅・頍弁篇》：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註：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博，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爾雅》：雨雪爲霄雪。邢昺疏：霓，氷雪雜下也，因名霄雪。霄，即消也。

《開元占》《說文》曰：霰，稷雪也，從雨散聲。《釋名》曰：霰，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霰。曾子曰：陰之專氣爲霰。

清・張永祚《天文正義》卷六〇《霧占蒙霾占附》

《禮記・月令》：仲冬行夏令，氛霧冥冥。鄭註：霜降之氣，散相亂也。

《爾雅》：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

《隋書・天文志》：霧色黃，小雨；黑，有暴水。黃言土功，或有大風。

《開元占》《元命包》曰：陰陽亂爲霧。莊子曰：騰水上溢，故爲霧。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霧不塞望。《京房易候》曰：丙丁有霧，旱；壬癸有霧，爲水。

《管窺輯要》：凡雨，而江湖上忽有霧復暗，其水不見。波濤高下，以霧爲准。霧高五尺，水汎五尺。霧高一丈，或至三丈、五丈。霧至處，水汎至也。

蒙占

《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霧。邢昺疏、郭云言：蒙昧。《洪範》云：曰霧。鄭註云：霧聲近蒙。《詩》：零雨其蒙。則霧是天氣下降，地氣不應。蒙闇也。

《隋書・天文志》：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

《觀象玩占》：蒙者，濛濛日不明也。又曰：在天爲蒙，在地爲霧。日月不見爲蒙，前後人不相見爲霧。蒙霧交錯，陰邪干正。凡大蒙連三日，羣猾起。

霾占

《詩・邶風・終風篇》：終風且霾。

《爾雅》：風而雨土爲霾。

《隋書・天文志》：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以上，或一日或一時，雨不霑衣而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大旱。

露占

《禮記・月令》：孟秋之月，白露降。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鶡冠子》：聖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林，則膏露下。

《瑞應圖》：甘露者，神露之精也。王者和風茂則降於草木，食之令人壽。露色濃甘者，謂之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於草木。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則甘露降於松栢。

《宋書・符瑞志》：栢受甘露，王者耆老見敬，則見。竹葦受甘露，王者尊賢愛老，不失細微，則見。

《開元占》《元命包》曰：陰陽散爲露。《蔡氏月令》曰：露者，陰液也，曙爲露。《論衡》曰：露，秋氣所生也。《五經通義》曰：和氣津凝爲露，從地出。

《觀象玩占》：露不降者，天氣不下施也，君不恤民之應，其占爲旱，亦爲其地有火災。

霜占

《易・坤卦》：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詩・小雅・正月篇》：正月繁霜。註：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也。

《禮記・月令》：孟春行冬令，霜降大摯。季秋之月，霜始降。孟冬行秋令，則雪霜不時。

《開元占》《考異郵》曰：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相代，以霜收殺。霜之爲言凶也，物以終也。《天鏡》曰：霜非時，而殺草；是時，而不殺。並爲蟲蝗，是謂大饑。

冰占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水始冰。仲冬之月，冰益壯。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行夏令，冰凍消釋。

清・張濤《津門雜記》卷上　歲時風俗

五月：十三日，相傳爲關公磨刀赴會之期，是日必雨。諺云：大旱不過五月十三。

夏至日，以東風爲水徵日。夏至東風搖，麥子水裏撈。

六月：初伏日食麪，飲綠豆湯。是日雨，爲旱兆。曰初伏澆，末伏燒。

十三日曰分龍兵，有勤龍、懶龍之分。是日雨，爲久雨之兆。不雨，爲久晴之兆。

二十日至二十八日爲諸神誕期，連日必雨。居人謂之連陰天。

七月：立秋日以雨，爲秋潦之兆，俗呼秋灑。不雨，爲秋晴之兆，俗呼秋弔。

八月朔日雨，爲旱兆。諺云：八月初一下二陣，旱到來年五月盡。

十月：二十五日，曰皮襖生日，俗云：是日晴，則一冬凌；是日陰，則一冬温。

清・游智開《樂亭縣誌》卷二　五月十三日，俗謂關帝誕辰。若有雨，名洗刀水。是月西南風甚，旬日麥必槁。六月六日熱，五穀收；冷，多雨。是月也懼霪雨傷稼，瀕河之區，恐藻水漲發。恒課晴。八月朔日雨，謂之苦雨，占菜味不嘉。諺云來歲主旱。

清・勞沅恩《直隸定州志》卷一《天文》　星野

《曲陽志》載：畢八星十七度，主邊兵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裔之尉也。甘氏云：畢主街巷陰雨，天之雨師也。張衡云：畢爲天馬，昴畢間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也，主伺候關梁。張衡云：主國界也。街南爲陽，北爲陰。附耳一星在畢下，天高之東南隅，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

清・何崧泰《遵化通志》卷一五《輿地志》　風俗

四月初一日曰麥生日，有雨，則歉收。《採訪册》。

四月以初旬雨占麥豐歉，諺云：一二麥脚黄，三四落把穰。五六泥中割，七八麥上場。又以三四日新月占風雨，諺云：月見張弓，少雨多風；月見仰瓦，不求自下。參《滦州志》。

八月十五日雲遮月，正月十五雪打鐙。《採訪册》。

諺云：一九二九，凍脚凍手；三九四九，凍煞豬狗；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開；八九雁來；九九無最漸；九九加一九，犁牛遍地走。《採訪册》。

清・盧君墓《涿縣志》卷二《禮俗》　歌謠

雨洒清明好年景。（注）言，清明有雨，則麥子得力，五穀得種，年豐歲稔，即兆於此。

清《申報》（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第三張）　天文臺預告風潮　○本埠

徐家匯天文臺測算本月十七、十八有極大風潮，較月初尤甚。

清・郝玉麟等《福建通志》卷六五《祥異》　萬曆四十五年六月，大雨。西北二溪水漲，城垣不淹者盈版，海澄等縣民居漂没，死者不可勝計。先數日，有鳥一足，狀如雞，舞於海澄之吾養山。識者云：商羊也。

康熙十七年，白氣二道見北方，十餘日乃滅。夏大水。

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同安晡時，海中氣蒸如霧，有斷虹飲海，日下赤雲夾擁南飛。一書生曰：天殆將颶乎。衆問何以知之。曰：吾讀蘇過《颶風賦》，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以南翔，與此符耳。俄而大風起，屋瓦盡落，巨木盡拔。

清・謝旻等《江西通志》卷一〇七《祥異》　七政歷分星諸占：月犯南斗，陳卓曰：風雨不時。月乘宿南斗，占曰：有風雨。歲星熒惑合於南斗，占曰：吳越飢旱。鎮星犯南斗，占曰：先水後旱。辰星犯南斗，《天文錄》曰：有水災。客星守南斗，占曰：大水。

宋孝武大明六年八月，月入南斗，魁中占曰：是吳越有憂，明年揚南大旱。

梁武帝天監元年八月壬寅，熒惑守南斗，占曰：羅貴，五穀不成，大旱，多火災，吳越有憂。是歲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

清・定祥、劉繹《吉安府志》卷二《地理志》　武山，一名新山。在縣西三十里，爲一縣主山。山上有泓泉，泉中有龜，龜出必雨。

大洪山，距縣三里，一名花斜嶺。上有硃墨池，逢旱，山鳴即雨。

清・李澄《增定廬山志》卷一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巔，或亘中領，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一四《地理十四》　寧鄉縣

石鼓山，在縣南五十里，一名聚山。上有巨石如鼓，又有懸崖瀑布，高數十仞。爲邑南巨鎮，每雲起必雨。《一統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一五《地理十五》 安化縣

靈龜洞，在縣東南四十里，一名龜蛇洞。《一統志》。有石屋。水瀉洞前，高三十餘丈，有水入石穴中，伏流十餘里，出洞口，瀦爲潭。中有石龜、石蛇，《明統志》。有石穴，水出常滿。中有一石，昂首類龜。歲旱禱雨擦背，作生龜氣，則雨。舊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一六《地理十六》 衡陽縣

雲麓峯，在縣北三十五里，高數百尋，土名石牛嶺，常有白雲起山腰，次日即雨。占之甚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一八《地理十八》 祁陽縣

溘浪灘，在縣東八十里。相傳潭底有巨鐘一，巨鍋一，有時而鳴。鍋鳴則旱，鐘鳴則雨。舊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二《地理二十二》 臨湘縣

藥姑山，在縣東九十里，最高峻。雲霧其巔，即雨。《一統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三《地理二十三》 武陵縣

風門山，在縣北三十里。《一統志》。山有石門，去地百餘丈。將欲風起，北門隱隱有黑氣上，須臾黑風競起。

桃源縣

萬陽山，在縣西百二十里，一名安陽山，又名蘇黃山。雲氣開合，可占晴雨。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四《地理二十四》 沅陵縣

柘溪洞，在縣東南九十里。上有風雨雪三穴，前有石池。相傳龍蟄其中，池水湧沸即雨。《一統志》。

瀘溪縣

風雷洞，在縣西三百五十里，懸巖千仞，二洞竝立，左風右雷。更有一洞，介乎其中，水泉翻浪而出。天每欲雨，則風雷發於二洞之中。《一統志》。

桑植縣

魚陽泉，在縣東南。泉盛主旱，泉消主雨。舊志。

黔陽縣

羅公山，在縣東南百六十里。四面險絶，山有鵂鶹，鳴即雨。

鳳凰廳

虎尾峯，在觀景山之麓，一峯突起，高出雲表，城中每以峯頂雲霧占陰晴。《辰州府志》。

華石洞，在廳南一里，洞口一石，晴久則石光如銀，三日必雨。俗呼靈洞。《辰州府志》。

永綏廳

西山，在廳西七十一里，排列如屏。晨起望之，山色光明，其日必晴。否則雨。

犀牛潭，在廳南三里。歲旱，以濁物投之，水輒騰沸，俄而大雨。舊志。

老虎灘，在廳東北。久晴將雨，灘聲夜作，響徹城市。舊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五《地理二十五》 郴州

五蓋山，在州東南六十里，高二十里，周迴百八十里。《一統志》。山有五峯，望之如蓋。鄉人每歲以雪占年。諺云：五蓋雪普，米賤於土；雪若不均，米貴如銀。《湘中記》。宋阮閱五蓋山詩：五山如雪色蒼蒼，隔斷蠻陬與瘴鄉。纔見山中冬有雪，郴人預説歲豐穰。吳致堯五蓋山詩：紫蓋修連延延，五峯似隨軒。何如惠我民，飛雪徧岡原。

宜章縣

寶雲山，在縣西七里，一名楊家墜。上有水自縣崖流下。將雨，則白若匹練。晴，則閃爍如虹蜺。俗名白水帶。《一統志》。

白水，在縣西北五里，寶雲山之左。自高流下，如瀑布，將雨則白，將晴則若虹蜺。州志。明鄧庠白水詩：滄浪閒詠濯纓歌，白水尋源興致多。虹影穿雲蟠地軸，瓊花噴雪落天河。飛流曉霽光涵月，入澗春深翠染波。浩浩終歸南海去，膏腴善養玉山禾。

興寧縣

石牛山，在縣東五十里，《一統志》。有石牛特異，土人望之，以占一冬寒燠。雪冒其頂，謂之雪過嶂，雪不復作矣。其巔有雁池，冬月温燠，雁嘗食息其中。《明統志》。

浦溪山，在縣南六十里，一名瑶岡嶺。山徑高險。頂有天鵝池，龍須帶，劉江仙祠在焉。常有雲霧冒其上，若雲廓霧清，則有雨。《明統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七《地理二十七》 澧州

關山，在州東十五里。《一統志》。澧陽有關山，《唐書・地理志》。山形盤踞十餘里，江水東奔，是山崛立水口，如關鎖，故名。《名勝志》。山有雲氣一縷，即雨。

安鄉縣

雲井，在黃山上，雲出則雨。舊志。

永定縣

麻峯山，在縣西南十五里，崇山之前，山多空竅，俗呼麻空山。嶔崎險怪，觸石生雲。土人占爲雨徵。舊志。

臨武縣

聖水洞，在縣西北十里。遇有流水從洞口湧出，三日後即有雨，過期不雨則爲旱。舊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末之一《雜志一》 傍湘之民，歲暮取江水一斗，歲日取江水一斗，較其輕重，則知其年水勢高下。云：重則水大，輕則水小。甚驗。《岳陽風土記》。

清・盧峻、成業囊《湖南考古略》卷二《地部一》

浦溪山，截然挺峙。上有瓦石片疊成小塔，風不能隕。爲人所散，旋復聚。常有雲霧□其上。若雲廓氣清，則有雨。

雲麓峰（衡陽），有白雲起山腰，次日即雨。山半有甘泉，四時不涸。吐霧峰，與山紫相連。山霧升騰，雖晴亦雨。

拓溪洞，上有風雨霧三穴，前有石池，龍蟄其中，湧沸即雨。

風雷洞（瀘溪）壁巖千仞，左風右雷，天將雨，風雷竝發。

清・盧峻、成業襄《湖南考古略》卷三《地部二》 烟雨池清泉，回雁峯下。天將雨，雲興其中。

雲井，安鄉黃山上，井中雲出，則雨。

清・盧峻、成業襄《湖南考古略》卷一二《物部》 江豚（湘陰），吹浪則有風雨，俗呼拜風豬。

清・呂肅高等《長沙府志》卷五《山川》 茶陵

茅岡天井，縣東二十里。有蟄龍白氣升騰即雨。

清・應先烈、陳楷禮《常德府志》卷四《山川考一》 桃源縣

龍志山高萬丈，居民常以雲氣開閉占雨晴。雩禱即應。

雲霧洞，縣西北五十里，雲見則雨，旱禱多應。龍志

毓德山，縣南六十里。毓德諸山，首尾百數十里，萬峰叢出，惟蘭家山爲高聳，秀甲一邑。山頂嘗有雲氣，以占晴雨。

清・應先烈、陳楷禮《常德叢談》卷一《天占驗》 正月十日，一雞、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元宵初日占百果；中日晚稻；末日早稻。

二月驚蟄雷鳴，主本月多雨，次月早，防農。又云：驚蟄聞雷，米似泥。

二月三日聽蛙聲，午前鳴，高田熟；午後鳴，低田熟。

四月立夏日，青氣見東南，吉；否則，歲多災。諺云：四月八日晴，魚兒上高坪。立夏、小滿日宜雨。諺云：立夏不下，高田放壩。小滿不滿，芒種不管。

五月夏至得雨，豐稔之候。諺云：夏至見青天，有雨在秋邊。

六月立秋在月晦，則早稻遲。諺云：六月秋，要到秋；七月秋，不到秋。

七月七夕以前河影沒，三日復見，則穀穰；七日復見，則穀貴。

八月秋分，一日不宜晴。中秋月明，則歲多災；則湖無魚。

九月自一日至九日，凡北風，則穀價賤。以日占月，如一日，則次年正月是也。重九無風，則湖有魚。

十月一日晴，則柴炭賤。

十一月冬至日，青雲見於北方，吉，應來歲豐稔；否則，主旱災。

十二月大小寒多風雪，損畜。

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雪飛千里。言皆不宜雨。此雖各處俚言，驗之多中。四時甲申大雨，穀價大貴；小雨，穀價小貴。上俱舊志歲時雜占。占來歲豐者，恒以臘雪爲驗。交春則否。《武陵舊事》。

清・張奇勳等《衡州府志》卷八《風土志》 節序

元旦是日占風之方向，以驗歲之登耗。北主稔，南主歉。又觀天色明暗。明多暘，暗多雨。

立春俗以牛顏色占歲水旱。黃主穀，黑主水，赤主旱，白主兵。

清明是日，農人始漬種。諺曰：二月清明莫在前，三月清明莫在後。蓋因時播種，早則春寒未除，後則秋遲也。

四月八日俗以是日晴，爲有年之兆。諺云：四月八日晴，擔秧種茅坪。四月八日雨，踏斷水車嘴。

□秋若是夜雨，則云來歲無元宵。諺曰：雲辨中秋月，雨打上元燈。

九日俗以是日晴雨，驗一冬之晴雨。

冬至俗以是月朔一、二、十一、二數日，占來年米價。風雨，則貴。晴明，則賤。然亦有驗者。

清・張天如等《永順府志》卷一〇 風俗

四山嵐霧冥濛，非近午不開，至夏秋間多病瘧痢，受嵐氣也。大抵霧起於子夜，至曉不散，其日必晴。起於辰巳，漸彌山谷，至晡必雨。

清・張官五、吴嗣仲《沅州府志》卷四《山川上》 芷江縣

早時，聞前内有金鼓聲，則爲將雨之徵。

洞天山，在縣東九十里，孤峯聳拔。侵曉雲氣横鋪，積東，則晴；積北，則雨。里人以此占驗，率不爽云。

犀牛塘山，在縣北五十五里，高峻，爲羣山冠。人跡罕到，頂平約數畝，中有方塘，水清濁不常。相傳，有犀牛出焉。山麓盡良田，旱年倍收。白雲在山，次日必雨。占驗蓋有不爽者。

清・張官五、吴嗣仲《沅州府志》卷五《山川下》 黔陽縣

羅公山，在縣東南一百六十五里，四面險絶。上有鵂鶹，鳴即雨。西北有地廣數百畝，歲大旱，此處獨稔，號曰熟坪。

寶貝峯，在縣南二十里，蒼圭挺秀，聳峙雲端，俯視諸山，率如壘瓦積沙，洵爲一方瑰異。每晨峯頂出雲，其日必雨。土人常以此占陰晴焉。

清・吕恩湛、宗績辰《永州府志》卷二上《名勝志》 零陵縣

舊《零陵志》云：西南有山，一峯孤立，望其雲氣，卜陰晴甚驗。

祁陽縣

杳湖之間，又有凝霧嶺。其山出水，徑元珠山入祁水。縣志惟云此山在紅霞山北三里，每逢歲旱，人覘霞起，則雨隨至，而不詳山之遠近。但按元珠山在杳湖以南十里，元珠之南五里有紅石山，四時産異蘭者，或即紅霞異名，因并疑。《一統志》所云武水之源即出凝霧，徑元珠之水，以杳湖凝霧相連成。

安東縣

又，縣西四十里有舜峯山，連峙者曰金字嶺，實一山也。其脈根於武岡、新寧二州縣來，層巒疊障，高接蒼冥。歲旱，邑人視其巔之雲，以爲雨候。

清・吕恩湛、宗績辰《永州府志》卷二下《名勝志》 寧遠縣

春陵山，又曰洛陽山。山巔有雲起，則雨。雨久雨晴，必先開霽。里人以此決晴雨，無不驗者。舊志。

清・何璘、黄宜中《直隸澧州志林》卷一〇 風俗

楚水。

熒惑犯歲星在翼，歲旱。

清・黄璘、黄宜中《直隸澧州志林》卷三《山川》 永定縣

麻峰山域西南十五里，崇山之前，山多空竅，俗呼麻空。嶔崎險怪，觸石生雲，土人占爲雨徵。

清・黄璘、黄宜中《直隸澧州志林》卷八《物産》 動類

蠛蠓生污壤之上，因雨布生，得陽而死。郭璞曰：蠛飛磕，則天風，春則天雨。言蠛蠓飛其旋如磨，則將風；如春一上一下，則將雨矣。

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黄黑色，甲下有翅能飛。樊光云：是糞中蟲，隨陰雨時出。□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

飛類

黄鸝一名鶯，即倉庚。《月令》仲夏之月，倉庚鳴，時置事方興，故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鶴似鶴，頂無丹，項無烏帶，長頭赤喙，翅尾黑，俗名黑□，巢大如車輪，卵如杯。《禽經》云：鶴生三子，一爲鶴，仰鳴則晴，俯鳴則陰。

清・黄維璨、鄧繹《武岡州志》卷二八《風俗志》 節序

正月一日爲元旦，是早占風之方向，以卜歲之豐凶：北主熟，南主歉。及天色明晦，以占歲之晴雨：明多晴，陰多雨。正月七日爲人日，占天陰晴，以驗一年之休咎，晴主休，陰主咎。四月八日爲佛誕日，占天晴雨，以驗將來旱溢。故諺語相傳：此日晴，蒔茅坪；此日雨，求木主。

清・齊翀《南澳志》卷八《風信》 天邊有斷虹，亦颱將至。止現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練尾者，曰屈練。出於北方，又甚於他方也。海水驟變，水面多穢如米糠及有海蛇浮遊於水面，亦颱將至。

颶風將作，地氣先變。每風静日朗之時，忽然白浪騰空，如鳴鼓殷雷聲聞數千里，謂之湧浪。又或海水變爲腥臊，則數日之内颶風必起。諺所謂海神未動，山神先動也。若地氣不鼓，即天風雖烈，海中波浪大而不翻，整而不碎。浪雖高大，整而不翻，則船從浪上過。若從水底翻上作浪而浪碎，則船不可爲矣。

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一日有風，應明年正月有大風。二日應二月，三月以至九月，俱按日相應。或一日之間，風作二次，則來年所應之月，颱風亦二次焉。多次，則亦皆如之。記而驗之，無不應者。

海上風有定信，如早東則晚西，早南則晚北。惟八月風無常信，故八月最難出海。

清・謝啟昆《廣西通志》卷九七《山川略四》 義寧縣

阿髻嶺，恩鄉去城東南三十五里，石壁高峭，雲氣冒其顛，即雨。

謝花峯，層巒奇矗，高出衆山，登其絶頂則祝融、九疑、覆釜諸峯隱然在目。諺云：謝花頂上雲陰陰，早風作怪農人嗔。謝花頂上明淨淨，三日即雨農人慶。歲旱，以此爲驗。李志。

岐山，在恩鄉大田西里許，山頂有泉，四時不涸。旱年霧起，則雨。州志。

清・謝啟昆《廣西通志》卷九八《山川略五》 羅城縣

中塞岩，縣西南二十里，深邃莫測，巖勢高峻。士人修石橋蜿蜒而上，深不可測。岩中産鴛鴦石，《一統志》。舊有雌雄二鐘，其聲相和。歲旱禱雨，輒應。李志。

懷遠縣

雲際山，縣北十里，甚高峻。上有翠玉、寒碧二泉。山頂出雲多，雨；雲淨，則晴。

象州

雷山，《一統志》作雷隱山。州東六十里，廣四十里。下有仙女池。《方輿紀要》。天欲雷雨，則此山先有雲霧。《風土志》。

清・謝啟昆《廣西通志》卷一〇〇《山川略七》 思恩府

琥珀嶺，府東四十里。山頂雲覆三朝，即雨。俱同上。

定羅土司

感土山，司東二十里，秀麗清幽，中有巖穴。《一統志》。若有風雨，頂先出雲氣。遇旱歲，人皆仰占。金志。

清・謝啟昆《廣西通志》卷一〇一《山川略八》 恭城縣

曬袍山，縣西南三里，雲出即雨。《一統志》。諺有：出門莫問天，但看曬袍山。殊驗。金志。

富川縣

興雲山，在靈石山北一里，以雲興而雨至也。《方輿紀要》。在縣北三里，巖前有龍湫，山頂有一石盤，寬三尺許，深尺許。中有一石如鶴。天將雨，石盤呈霧巖，内出雲，龍湫閃電。金志。

清・謝啟昆《廣西通志》卷一〇三《山川略十》 岑溪縣

大甕山，縣南十里，高聳峻峙，林木森秀。雲迷必雨。《一統志》。

清・謝啟昆《廣西通志》卷一〇五《山川略十二》 宣化縣

聖嶺山，縣西三十里，金志作五十里。峰巒秀聳。雲鎖其巔，則雨立至。《名勝志》。

石燕山，城東九十里，金志。山出石燕，天欲雨，則飛出。《名勝志》。

清・謝啟昆《廣西通志》卷一〇六《山川略十三》 土思州

公母山，州南一百二十里。金志作一百四十里。頂有兩峰，極高聳，如男女像，故名。石山有雲霧，則晴，皎潔，則雨。《一統志》。

奉議州

彩雲山，州後二里。山勢駘蕩，狀若流霞。見雲霧，輒雨。府志。

清・秀英、唐仁《慶遠府志》卷二《地理志・山川》 忻城土縣

京梅山，縣東六十里，思練堡古東區縣。西。山上玉峰雙峙，高入雲霄，周十餘里爲思練巨鎮。舊多梅樹，因名焉。天久旱，峯頭昏旦雲繞，三日内必雨。邑人莫雲卿登京梅山詩：一峯伏兮一峯起，千里奔騰勢未已。陡然巨嶂倚天開，雙峯争向丹霄指。異樹奇花萬萬重，滿山雪葉披瑶蕊。疑有姑射仙人在，誰知梅萼横山觜。陰陽界斷絶昏曉，蹲踞廻環十數里。一溪如帶繞其麓，興雲作雨真靈傀。偶登絶頂放雙眸，四望茫茫集悲喜。指點蓬萊未可攀，舉首紅輪近如咫。廻矚羅列四面山，或拱或揖或遥企。林壑澗泉一覽收，嘆至此山觀止矣。登高抒嘯賦白駒，想像幽人應在彼。振衣我欲御天風，雲間訪尋赤松子。

清・秀英、唐仁《慶遠府志》卷二《地理志・氣候》 慶遠境内俗占：或有赤蟻長半寸許，生翅羣飛，觸人面，撲燈火，主大水。春間田螺盛産，亦主水。春夏間，或大霧暝迷，咫尺莫辨人物，須臾爲風掀。而日色晴明，則主旱。或野草遍爲蟲蝕狀，如火燎及絲瓜藤逐節結核狀，如木癭，皆旱之兆。

按烟瘴乃山谷林箐之氣，與濕毒陰曰浸淫薰灼而成。在昔土曠人稀，草木

翁蔚，其癘較甚。今則深山蠻峒，皆爲楚、粵、黔、閩人所竄處，刊焚墾藝，材木濯濯，故瘴氣亦漸消亡。惟是土淺山高，氣常疎淺，雨氣至，則四山逼而寒凉；日氣至，則四山逼而炎熱。故氣候霎時更換。商寶意先生詩云：猛榛諸峒雜，冷熱一朝兼。洵不誣也。至其水從溪峒中流出，每瘦削而多虫毒，故飲之覺刮腸而多生癭瘤，河池那地人多患之。若風從山面撲來，其冷利襲人，最易感冒。此則不無地氣使然耳。

清・張育春、陳治昌《廉州府志》卷二《輿地二》 氣候

凡十月朔有霧，則明歲正月雨；初二有霧，則明歲二月雨。一日應一月，是日無霧，則明歲是月無雨。立春宜微寒，諺曰：春寒春暖，春暖春寒。蓋南中以春寒爲祥，其望春寒所以望春暖也。春，立春日也。一春之寒暖，以立春日卜之。立春又宜晴，諺曰：春晴一春晴，春陰一春陰。元日則宜微雨，宜北風，宜西北、東北風，不宜南風、東風。有微雨而北風，則寒。寒亦爲春暖之兆也。又春日權水，水重則雨多，輕則雨少。日直其月，至十二日而止，以測十二月之水旱。寒，故水重。水重者，雨多而年豐之兆也。舊志。

清・張育春、陳治昌《廉州府志》卷二《輿地二》 風潮

靈山博義練有那霧塘，以那暮山得名。山高數百丈，周遭亘數十里，常興雲霧。廉欽往來必經。每作颶，其山先旬日殷殷鳴。夜靜，聲愈遠。鳴大，則颶大；鳴小，則颶小；鳴或多日、少日，颶之久暫應之。山鳴，則海必吼。《易》曰山澤通氣，信然。附山居民言之歷歷。增輯。

清・王錦、吴光升《柳州府志》卷四《山川》 柳城縣

崑旗山，在南村堡後，峻拔如人拱立。久旱，山頂煙霧即雨。

象州

雷隱山，在城東六十里，下有仙女池。《風土記》云：天欲雨，則此山先有雲霧。

清・蘇士俊、何鰲《南寧府志》卷四《輿地志・山川》 宣化縣

聖嶺山，在城西五十里，峯巒秀拔。雲生則雨，甚驗。

鐃鈸山，在城西北四十五里，山下有龍潭流出大江，烈風大雨時作，俗傳龍歸祭祖。

石燕山，在城東九十里。俗傳上有石燕，天將雨，則飛。

隆安縣

逍遥山，在城東九十里，山極崇峻，春多雲霧。上有靈池，不溢不涸，間聞中有鼓樂聲，則年豐。土人以此卜歲。

清・曹搶彬《雅州府志》卷二《山川》 雅州府雅安縣附郭

周公山在治東。《寰宇記》：在縣東南，山勢屹然，有龍穴，又名蔡山。《琴餘偶綴》云：蔡山興雲吐霧，可卜晴雨。

龍洞溪在治東十里。馬志：洞内有龍爪鱗角形跡。人喧即雨，禱雨亦驗。

名山縣

甘露井在蒙頂上清峰，井内斗水，雨不盈，日旱不涸。後人蓋之以石。遊者虔禮，揭衣取水煮茶，則有異香。若擅自揭取，雖晴日，即時大雨云。

榮經縣

龍池在飛來石側。有泉凝爲水池，無盈涸。有龍神石像祀其上，傳爲神宅。歲旱，汲泉至縣祈禱，多得雨。

蘆山縣

始陽山在縣東十里，又名羅城山。縣亘如城，上有瀑布，可驗晴雨。

清溪縣

和尚山在縣東南一百里。與峨眉、瓦屋爲三乘山。其峰矗立，紆盤十餘曲方至其巔，晴日常有五色光現。

白崖山在縣西北十里，一名風穴。其旁有穴，間有氣出，騰空爲白雲，須臾風起，其聲如雷。

避瘴山在縣南九十里，近大渡河。山側有二洞：一空闊高燥，一有水流，名乾濕洞。有趺坐龜蛇之顯，皆崖石自生。每夏秋嵐瘴發時，飛鳥羣集其中，至立冬前后瘴已乃出，土人每以爲候，相隨避居此山。

風穴在白崖山。山有巨穴，四圍津潤如汗，間有氣騰如白雲，里人因以占風。窒穴則風少瘴多，開則風多瘴滅。

清・曹搶彬《雅州府志》卷二《形勝》 名山縣

石城臺閣石城塞在縣東二十里，一山尖起，四面峭壁，如臺閣狀。有石逕循腋而上，歷大石門、小石門，至頂平坦，如涉雲霄。上有泉，遇旱不竭。雲吐，則雨可立待。

蘆山縣

羅城朝瀑在治東羅城山頂，晴瀑則雨，雨瀑則晴。邑人朝望以定晴雨，萬無差錯。

清・田雯《黔書》下 竹米

黔人爲余言：往歲多旱，林竹頻生花結米，若粳糯色，微紅而味甘。民間

多采摘以爲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生。凡花，則必旱。蓋旱徵也。

清・王學伊《新修固原直隸州志》卷二　天河，在州東鄉，上有三石橋，橋輒因風而鳴。聲清亮，則主多雨；聲宏大，則主多風。土人以爲奇異，姑識之。

著録

三國蜀・諸葛亮撰、清・林松唐編《諸葛武侯白猿經風雨占圖説》　弁言

古之立言之士，所欲自傳其言者，亦惟以其言之足以經世，而與一己無預。故古人之言可取之以爲一己之言，誠以言苟有當於人心，有濟於人事，則必宜有以傳之。而一己之力或未能自傳其言，則更宜駕名於古之傳人，俾其言因之以增重，而自無不傳之慮。蓋其傳之之故，爲世道計，非爲一己之成名計，故名之在人，猶之在己，而意識之卓犖，益有以覘其文字之精深，則雖其言不必出之於古人，即謂爲實出於古人，要無不可。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理本自不爽，而於諸葛忠武《心書》，尤使余深信而無疑也。先是，余聞忠武曾著一書，徧論爲將用兵之法，其載於陶《南村》《説郛》者，稱爲《新書》。劉讓鏝之於木，則稱《心書》。余久求之而未得見也，意者其散佚而失耶。後知四部兵家類中存有其目，則已收歸天上，故人世無由見耶。及乙酉歲旅於三韓，偶於彼中友人齋頭見有是册，遂即借之，影抄副本，以自藏弆。既爲删其重文，補其脱字，而書於其後。曰此書五十篇，《三國》本傳所不載，其（非）之失傳非一日矣。今林君得之於海外，重刊行世，使武侯之微言奥旨晦而復顯，而斯世談兵家亦得因文考義，共識運籌決策之指歸，其所裨益，不已多乎。且余觀林君重刊此編之意，尤有深焉者存也。《易・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我中國近數十年採用西學，廣譯西書，製造一門至精極巧，然而猶是器也，非道也。猶是象也，非法也。遺其道與法，而襲其器與象，準之武穆運用在心之一言，終爲未盡。惟此《心書》五十編，運籌決策之法，無乎不備，亦無乎不究其極。讀者神而明之，藉以驅遣器械、駕馭舟車，將必有如昔人所謂青出于藍而深于藍，冰成于水而寒于水者。無他，吾能制而用之故也。林君之意，實在於是。況乎今日者，日本肆行無禮，圖我藩屬，抗我大兵，豕突狼奔，甘居戎首。此正我中國有志之士枕戈待旦、渡江擊楫之秋，則《心書》一編尤足爲當關棄繻者定其趨、前席借箸者益其智。運籌決策，舍此其誰與歸。爰揭大致，以質諸林君，并以告讀此編之人。光緒庚子秋七月上澣石鄉黄觀保謹書。

重刊諸葛武侯白猿經風雨占圖説弁言

武鄉侯《心書》有言曰：行兵之勢有三，首重天勢。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孛彗不殃，風氣調和。人能因天之時，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旨哉言乎。兩漢以下談天文者，代有其人。觀其所著之書，率皆穿鑿附會，荒渺不經。而求其明晰靈驗者，則莫如武鄉侯《白（狼）〔猿〕經風雨占》。四十種繪圖貼説，朗若列眉，惜刊本不經見，流傳絶少。余藏之行篋久矣，屢占齊效，不敢自秘。兹值海外用兵之會，運籌決策在在皆資壁畫，故特附刊於《心書》之後，俾水戰者先時避風，陸戰者先時避雨，未始非行軍者之一助也。嗟乎！傳稱武侯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吾嘗求之載籍，要皆湮没無傳，僅得此區區一卷，長留於天地之間，與日月星辰同昭，垂於不朽，豈非幸哉。竊願與世共珍寶之耳。光緒龍飛二十年，太歲在閼逢敦牂無射月，四明林松唐友梅甫自序。



歗火出師圖

太陽初升，有黑雲如雞頭，如旌旗，如龍蛇，如靈芝，主有大風。本日未申時大雨；如魚鱗，主有大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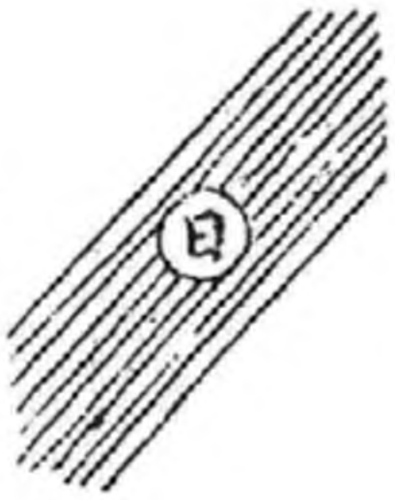
燄火伏氣圖

晨起，黑雲若此，名曰太陽晶伏氣，亦主未申時雷雨。自震巽方起者，主大風。



燄火帶煞圖

主來日未申時狂風、霹靂、驟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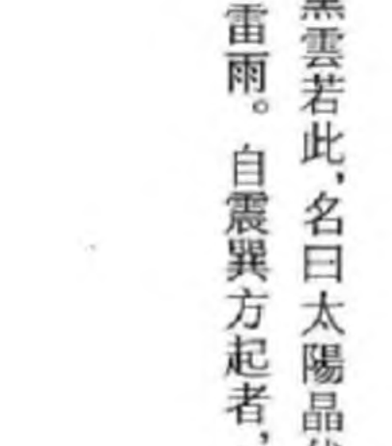
燄火帶虎圖

主第二日雷雨，在未申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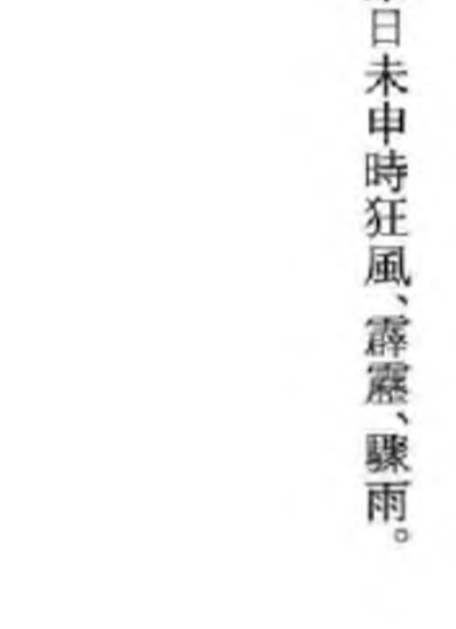
雨師倒海圖

主頃刻迅雷驟雨，如倒海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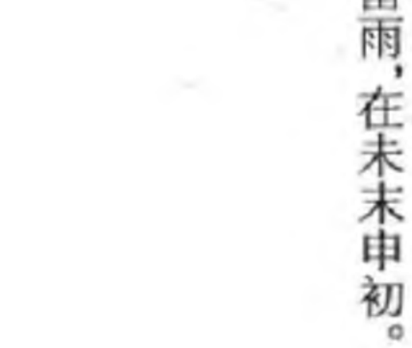
雨師化水圖

春月，主當時風雨。夏月，主未時雨。



燄火出令圖

主申酉時飛砂走石，烈風震雷，傾盆大雨。



燄火展旗圖

此名水府展旗，有陸地沉波之象。



燄火衝駕圖

巳午時雲，未申時雨；未申時雲，酉戌時雨。



徵鳥現跡圖

又名赤鼠，夏月巳午時見，此象主久旱。



赦火轄雨圖

主未時飛砂走石，拔樹味妖，霹靂驟雨之象。



赦火遺煞圖

主三日內雷雨大作。



都水出遊圖

名曰都水使者，當日雨象，天河中有濃雲更甚。

氣象預報總部・著錄



火鈴號令圖

又見名曰赤蛇，五六七月壬子至丁巳日內，此雲爲大旱之象。



獨雷太乙圖

主來日狂風大雨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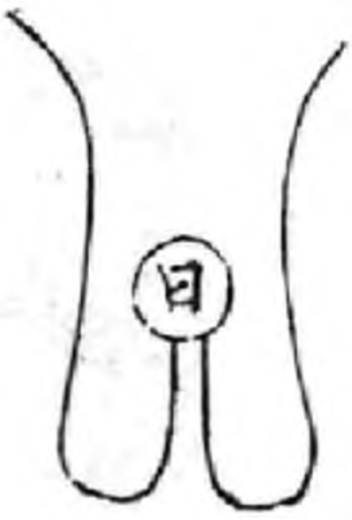
赦火纏舍圖

成日巽方，爲殺伐之象。



金虎出戰圖

夏雨段如布幔千丈，主大風大旱。如蔽日赤蛇，則主未申時雷雨；如掩日，并帶望秋見此雲氣，主未時狂風、霹靂、大雨。三月見此，下大雪。



燄火轉翅圖

卯起雲氣，申酉時大雨。



乾精大煞圖

黑雲如魚龍雙見，在巽方者，三日內雷雨大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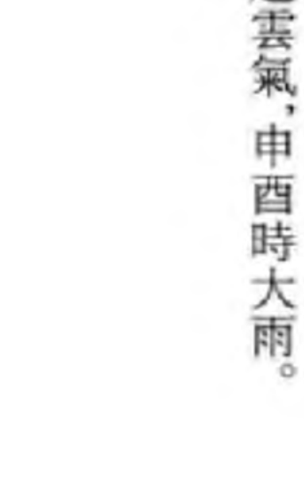
燄火轉陰圖

早晨起，主午刻雨；巳午起，主來日午刻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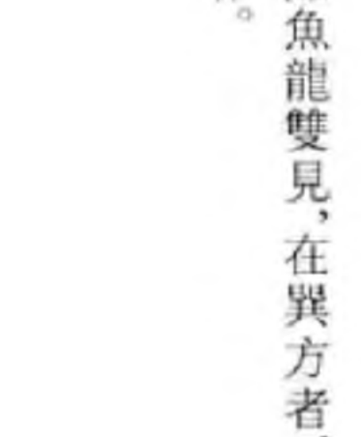
辛君出遊圖

黑雲如龍蛇蔽月，四野無雲，僅有太陰左右數片，主來日大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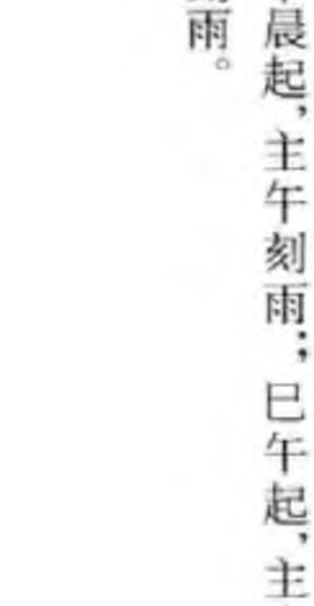
雨師會月圖

又爲驟雨使領水，入坎宮，亥子時迅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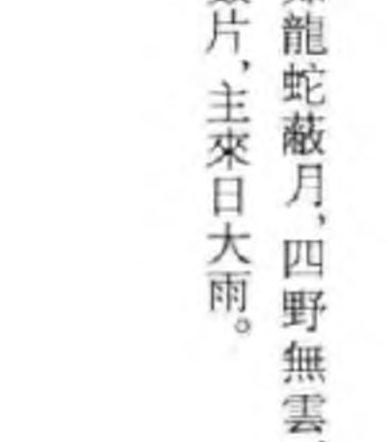
陰精蔽月圖

冬主雪，夏主蝗，秋主風，春主多雨。



雨師侵月圖

又名雨師灌天河取水，尅離宮之象，主三日後陰沉，四五日後大雨。



鼠形戰陰圖

三日後有霹靂，自乾坎方起。

使探陰精圖



寅午戌夜一更見此象，於申酉亥子日天陰樞機動，三日後雷雨大作。

雷霆大煞圖



如龍蛇自巽方入月，主明(月)〔日〕猛風、疾雨。

化陰出坎圖



化陽轉陰，五日後小雨。

蟾宮伏氣圖



自兑方而入月宮，主三日内大雨。

陰陽相戰圖



否極(泰)〔泰〕來之象，三日内有風雨。

五雷逢使圖



又曰五鬼、五炁，來日未申時狂風暴雨。

氣貫貪星圖

曰氣射巨禄文貪，皆主(米)〔未〕申時小雨。

陰陽七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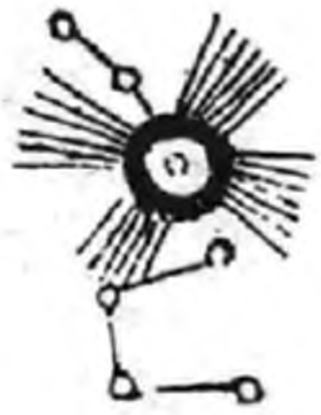


遍斗有雲，來日大雨。斗口無雲，主大旱。



使者朝斗圖

黑雲遍蔽，來日先風後雨。白氣入口，狂風刮地。



雨拄廉貞圖

如龍蛇、飛鳥、破絮，在廉貞星畔，三日內大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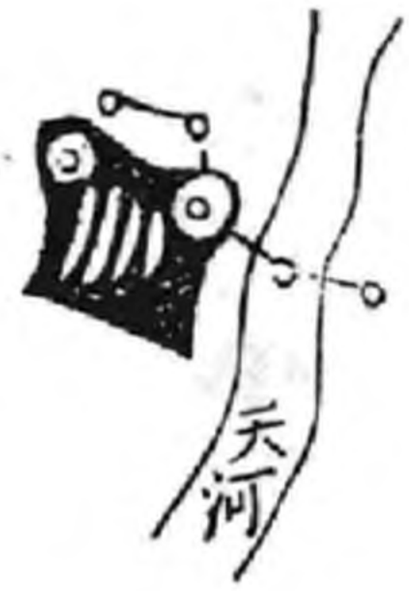
水司入使圖

二日後大雨。



天罡交斗圖

又爲天罡會太乙。斗(日)(口)有雲，當日雨；無，二日雨。



金星化水圖

二日內霖雨傾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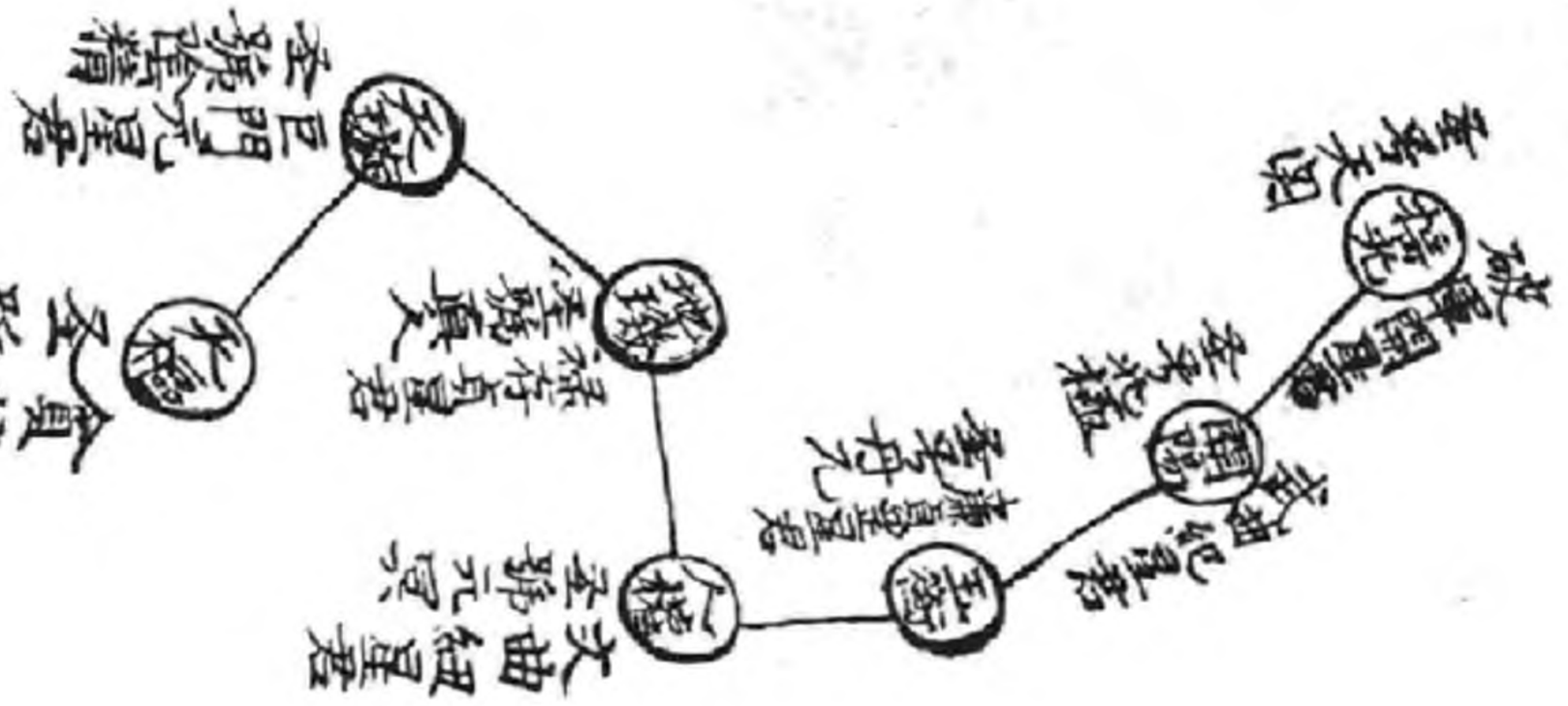
旱蝗先令圖

久旱蝗災之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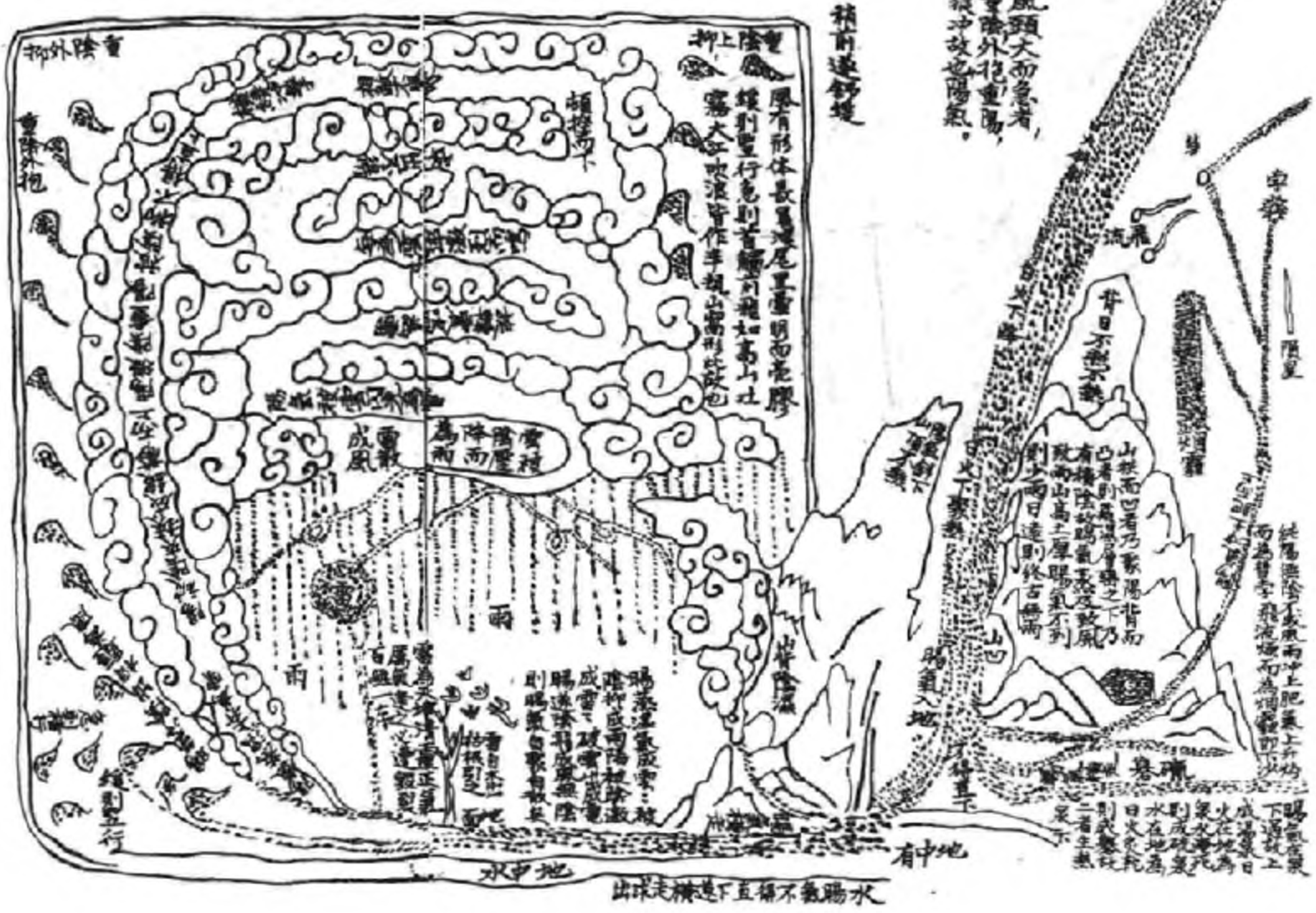


過河捲水圖

黑雲生波如陣馬、龍蛇，主來日申時平地。



斗象


日火下降暘氣上升圖
重陰外抱
風雨大而急者，重陰外抱重陽，銀冲故也陽氣。
暘氣入地
暘氣下通於上
成湯旱日火在地為水氣不升則成旱
暘氣温氤成雲，陰氣凝成雪，陰陽相摩成雷，陰陽激射成風，暘氣自散則晴
雨
雪
雷
風
地中有水
水暘氣不得互下遂橫走出

明・劉基繪《白猿風雨圖》

劉基曰：《白猿》三册，占候風、雲、雷、雨，應若影響。予始接而祝之，甚疑其妄。即叱之曰：是圖畫蛇添足，何怪誕若是邪。日往月來，天之恒徑。氣蒸雲佈，未有若是其妙也。猿曰：先生未嘗觀之，是以不知其妙。日月往來，乃水火之真精。一晝一夜，循環不已，寒暑生焉，萬物育焉。丹霞紫霧，祥雪飄瑞，言凶悔吝之機，未有不先著於天者，請勿疑焉。予曰：圖從何得？猿曰：我吸日月之精華，數千餘年，朝候東南，暮占西北，見夫日升月沉，斗杓盤運，星移雲繞，時日間非風即雨，誠不誣也。故畫此圖，藏之久矣。先生將大有爲也，故出而贈之，願先生異日扶真命聖主以大一統，萃群雄以度無疆。用之於征伐，識風雨可以展布，帶之於道途，明寒燠亦便以定行藏。然而，更有囑焉。匪類者切不可與觀，奉天者可與知天。不若是，不至洩天以干天者，鮮矣，恐天機未必若斯之影響者。先生其敬而受之，慎而藏之歟。予執是圖以占天候，恒不爽焉，始信物靈爲怪，人莫能及。謹爲序。至元庚申夏六月丙申青田劉基撰。



太陽

欻火舍，有黑雲如緞疋，或長千丈，東西夾日，主來日申時風雨大作。



都水使者下神霄，主本日午時有猛雨巨雷傷人，或主次日有雷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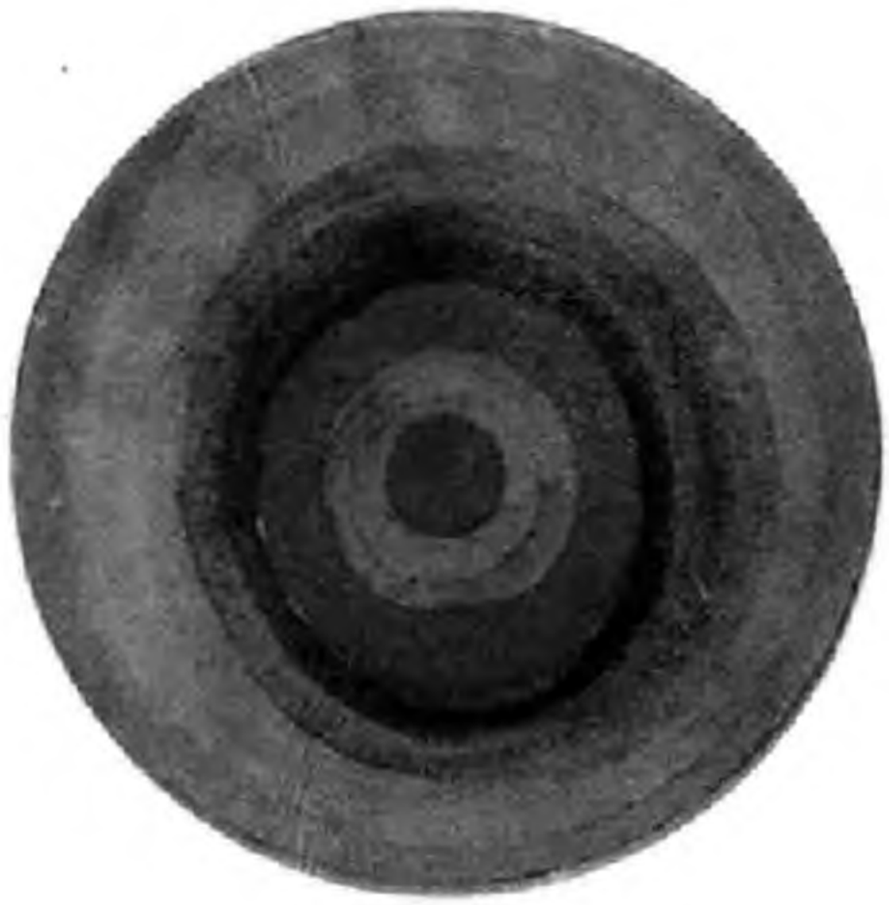
東西黑白雲來掩日，無風自長，兩邊會合，主夜子時有暴風猛雨。看無黑雲，乃無雨。孟夏時多有白雲。



雷霆挂榜，黑雲二層，每層上黄邊，主有一日大雷大雨。若夏月日出時有此雲在東南方，主本日本方午未時雨；若在正東，應在北方與西北方雷雨。若六七月間大雨時行此雲，一出雨即令方，所謂隔里不同天也。



金虎大煞會雨師，主當夜子時有大風猛雨。日出時有此雲氣，主本日午未時有猛雨大雷。若六七月間則按方道：雲在東南，即主本方雷雨；在正東，主北方與西北方雷雨。



日出有紅暈如車輪，無風自動，或東行或西行，遊移不定，主天降亢旱，有温疫、蝗蟲之厄，惟修德以根之。日臨之野，尤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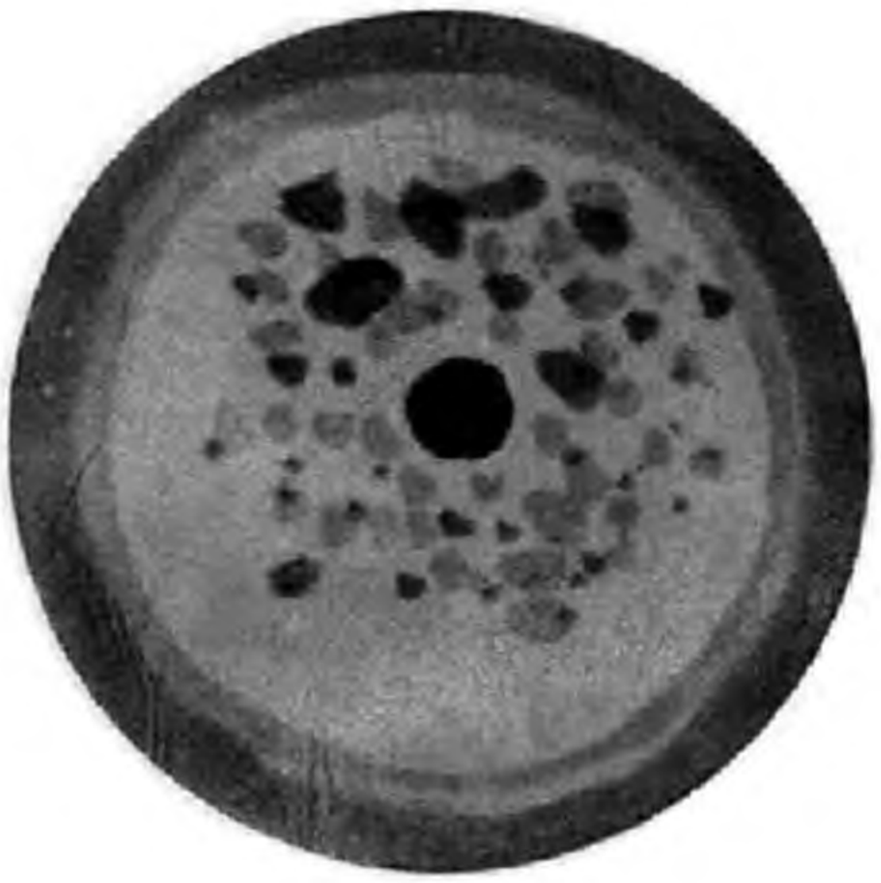
欵火與太乙交會，即日未申時有大雨、烈風、迅雷、飛砂走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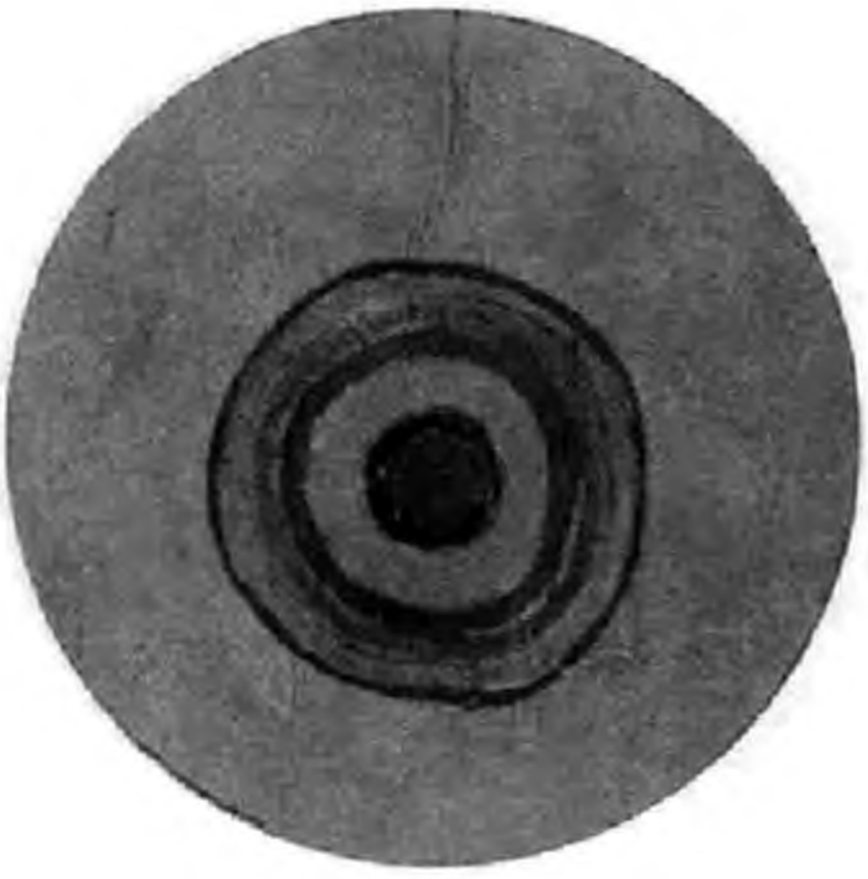
欻火會金虎大煞出遊，主本日未申時有大風大雨，霹靂誅人，天昏地暗，黑雲蔽日，多時難見。



雷霆發號，黑雲黃邊，又爲雷霆挂榜，黃石公雲：烏雲接日，雨則傾滴。



欻火駕雷車，惟春（後）〔夏〕秋三季有之。見之，即有雷雨。



金虎大煞到宮，春秋主雨，冬日主雪。



日入時見之，主次日有惡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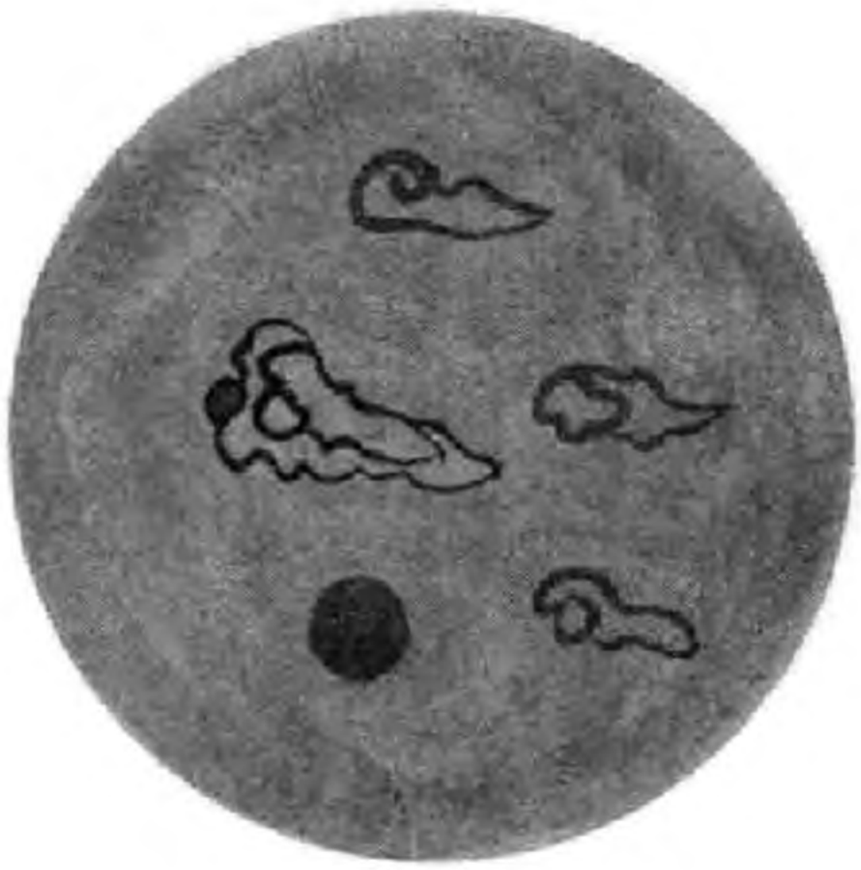
雨師開雙口，主有風雨。



日出時有淡白雲若魚鱗，主辰時有大風。



雲若魚鱗，主大風七日。



雨師會風伯，主三日內有大風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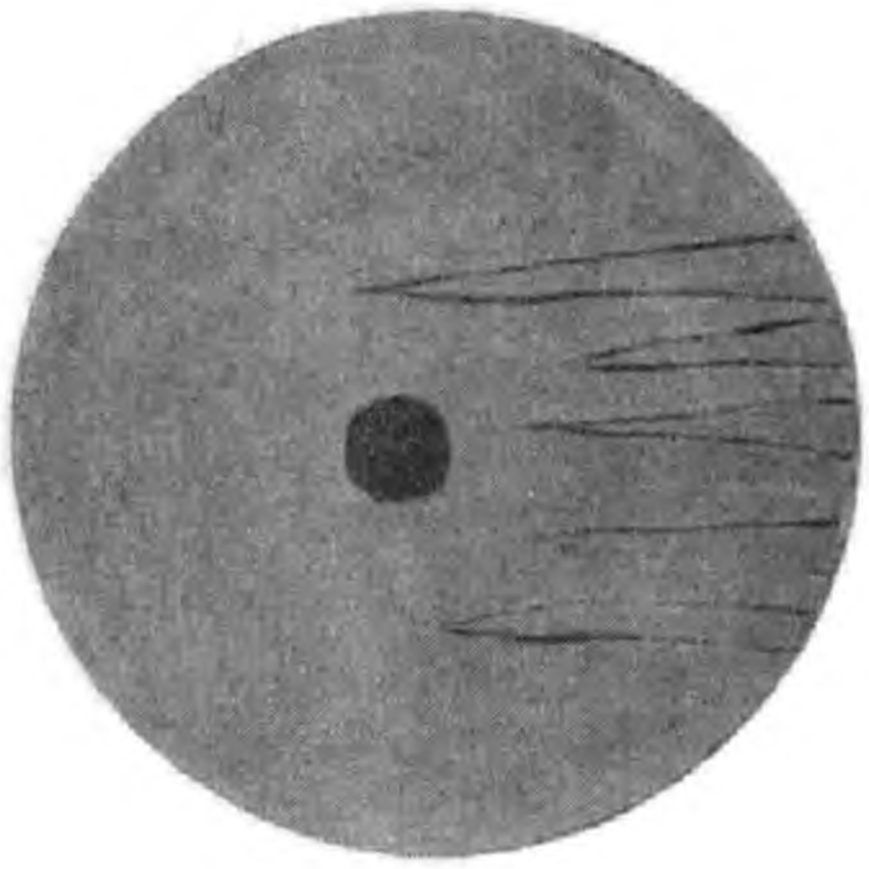
風都使者發號令，主當夜有極惡西北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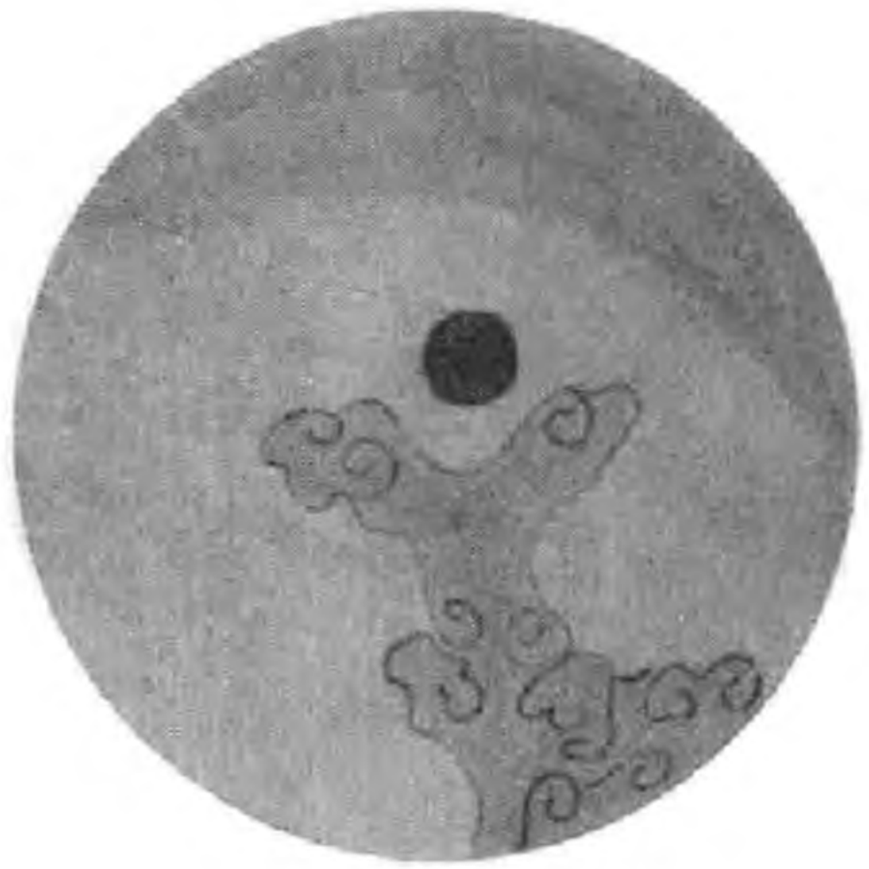
日入時見之，主子時風雷；日出時見之，主辰時雷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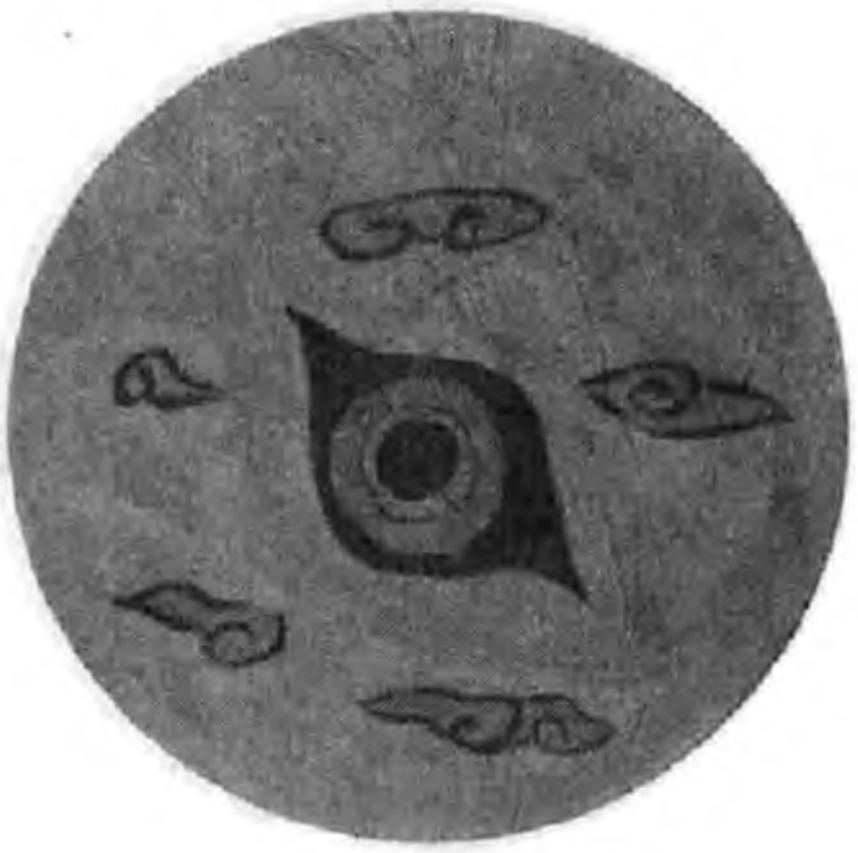
雷君會金虎大煞出宮，主次日風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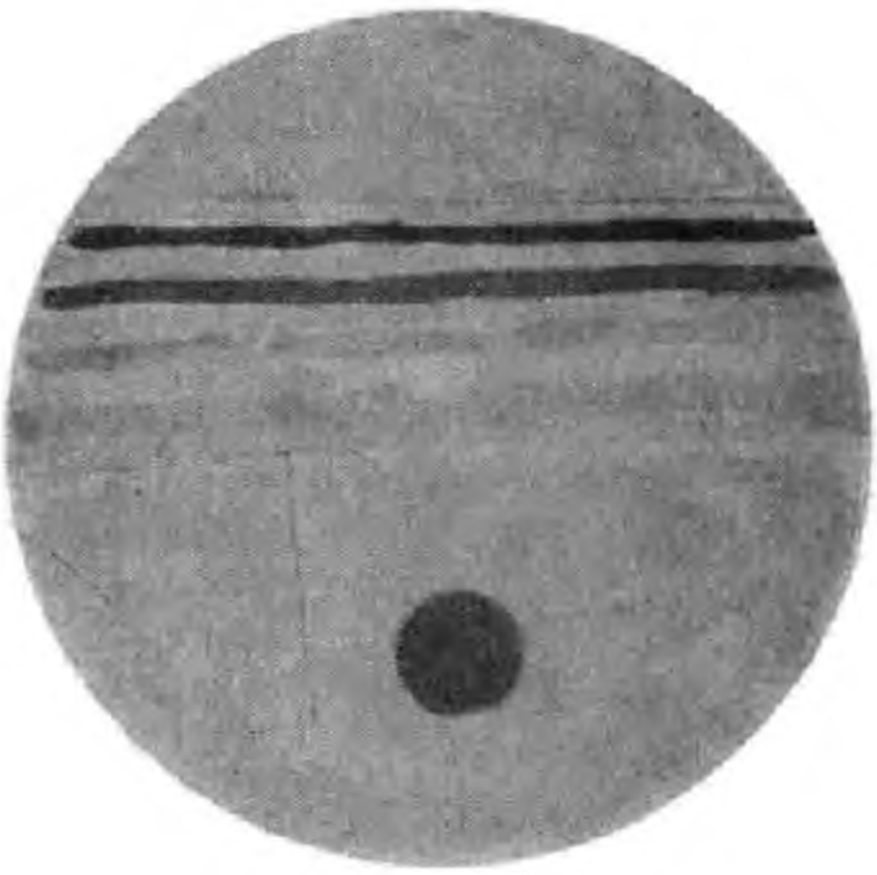
雷君出遊，主次日風雨。



五方鬱雷出遊，主次日有暴風雨。



都水使者朝天，主三月內有大風雨五彩。



歛火號令雷部諸煞聽命，主未申時有狂風猛雨。



雨師化水，日出時見之，主雷雨大作。



太乙金虎交會，主本日有大風雨。



鄧天君駕水火輪誅伐妖魔，主來日雷雨。



白雲如雙魚遊日上，冬月及春初見之，主雪，餘主雨。



日如黃金冬月見之，主雪；三四九月見之，主下黃沙。



青霞滿天，自東注西，次日風雨。日落時見之，主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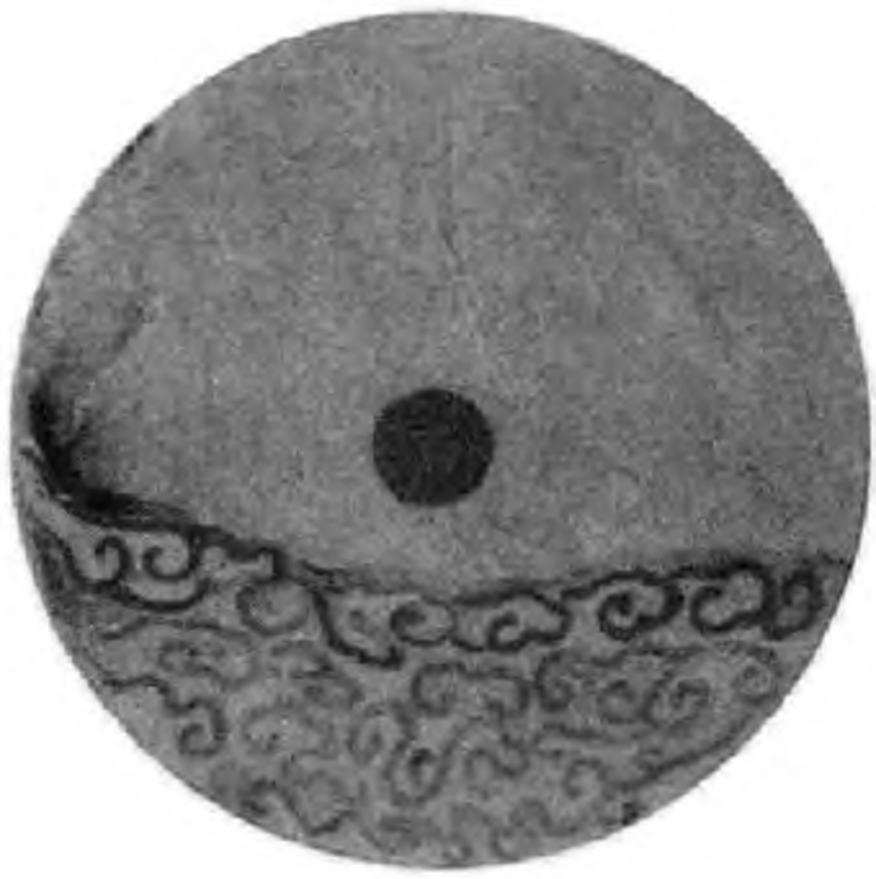
數火號會，主酉刻雷雨。



辛君煞神開門會水府出迴天下，有紅黃黑雲見之，俱有極惡西北風。日入時見之，主子時；日(入)出時見之，主申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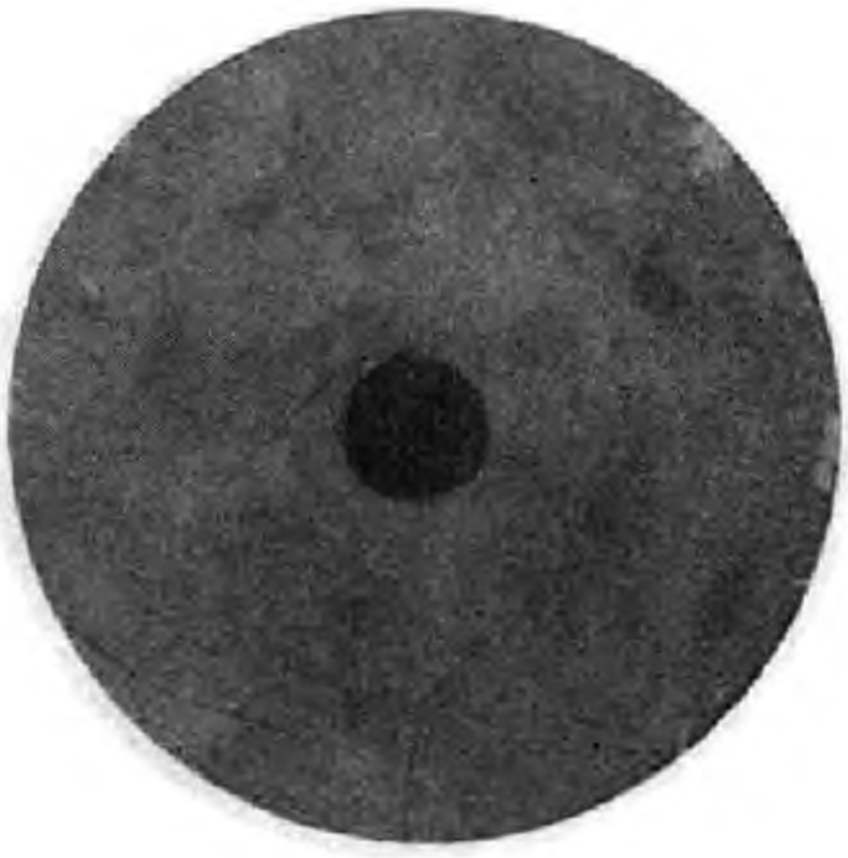
凡日有暈氣，青主大水，又主雨；黑主大風；赤主雷；白主兵；黄主吉。



歛火展翅，主水；日午時，震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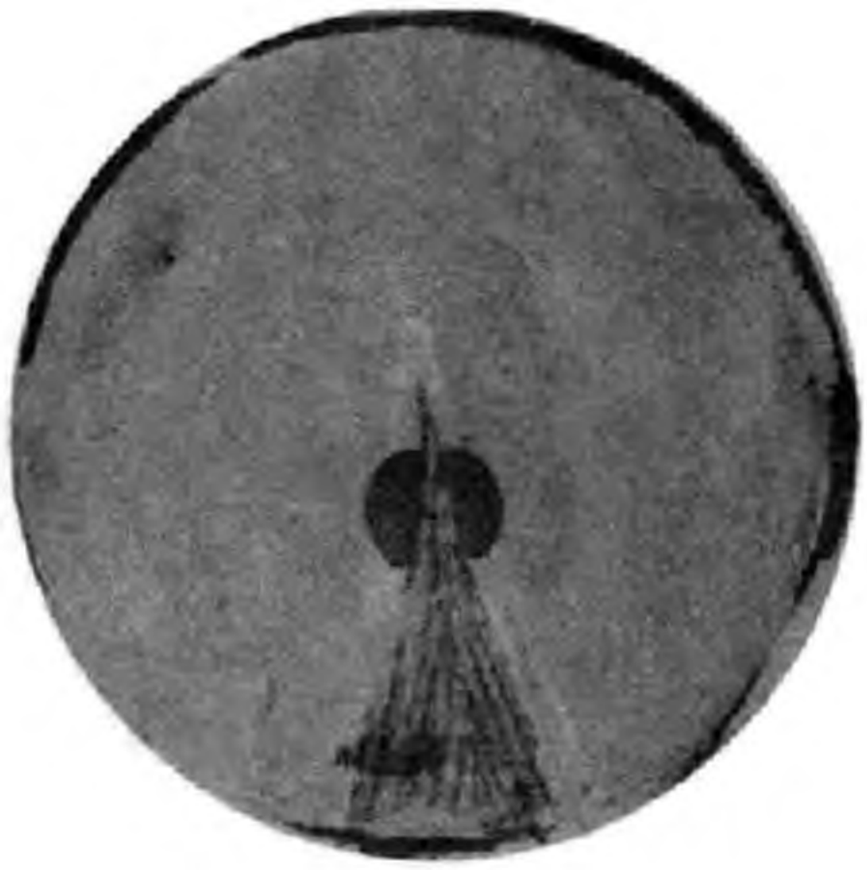
金烏現迹，又名赤鼠上天，五六月見之，主大旱。



赤雲滿天，夏秋主旱。



日暈黃光，其象大吉，一人有慶，萬邦咸寧，化成道吉，四夷來王。



黑氣貫日，主大雨，又主暴病。



白雲如水浪朦日滿天，主三日内風雨；冬月見之，三日内有雪。



風伯遊天，主三日大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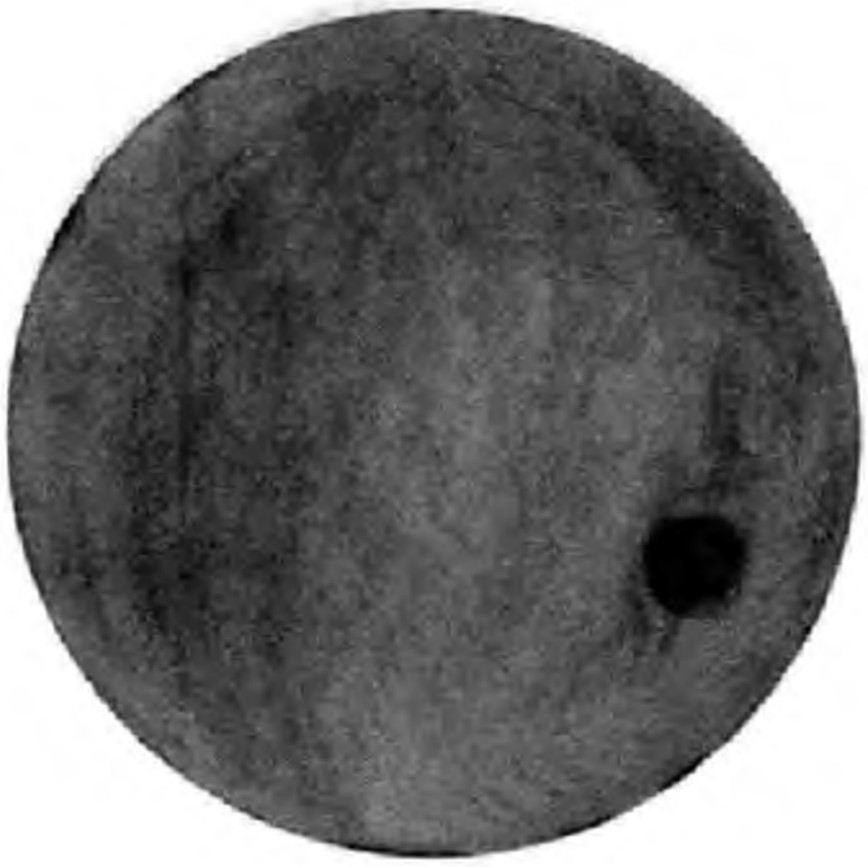
形如火龍橫天貫日，其象爲旱，日所臨之分野有火灾。若五六月壬子，主丁巳。久日見之，主亦旱千里。



日入時有黃白雲如炮石，在日上下往來，主次日辰時冰雹。



寒龍怪蛇起自江中，有白氣如練環蓋日上，主頃刻間冰雹傷物。



滿天白雲如鳳尾，主次日大風。



白雲如箭射日，主次日辰巳時大風。又黃石公雲：日未出之先，看東方出景之色，其歌曰：白光主旱紫爲霖，旁有濃之一月陰。氣貫陽光陽失色，雲凝不動雨將傾。看他碧色將寒凍，此訣須知值萬金。



日初出，上有五色雲霞，燦爛如錦，主本日午時猛雨兼迅雷。若日入時見之，並次日再見，主震雷傷人。





兩日並出，中原二帝。

水有雲如圓，主二省人災多相此樣。七星如圓，主天下水災。



黑(日)〔雲〕掩日，而日失光，主代興之兆。



三足金烏出遊之野日外，主天下大旱。所臨之野尤甚。



歊火出神宵，本日申時烈風、迅雷、盛雨。



歊火出司，主酉時大雨。



歙火會金虎，巳時出，午時入，夜申酉時狂風驟雨；若坤艮震坎方，皆主霹靂；若入兑方，則吉象也。



歙火遘金虎，巳午未時日傍生暈，主三日内雷雨大作。



辛天君同張使者出遊坎户，主本日申酉時雷雨大作；或日有赤色，應在次日。



日出時有赤雞紫鵝之刑，主本日未申時雪交作。



雙(奚)〔雞〕鬥日，戊午日至甲子，七日內無雨，夜則銀漢中無雲，主赤旱千里。黃石公雲：赤雲如(奚)〔雞〕觸日，主三月內兵起。



日出時，有一星從日中穿道而過，逆臣謀上。



白雲如練覆於月上，冬至雪，春主雨，夏秋亦主雨，又主蝗。



北斗

雷部使者會北斗，主次日雷雨。



都水使者領雷部五鬼出遊，主次日風雨。



斗口内有白雲，主次日風雨。



金君訪察人間善惡，主有三日大風雨。



金君出遊，冬月夜在亥子日，有大雪；秋，主旱。



火鴉朝天，主大旱。



紅雲蓋斗，主久旱，又主蝗。



太乙朝斗，又名遮斗，主當夜風雨。



都水使者會天罡，主一二日有風雨。



天罡煞神出遊，主三日内雷雨大作。



五雷出遊，主次日未申時雷雨大作。



黑雲入斗，乃張使者過河，主次日大雨。



天罡會太乙，主七日内有大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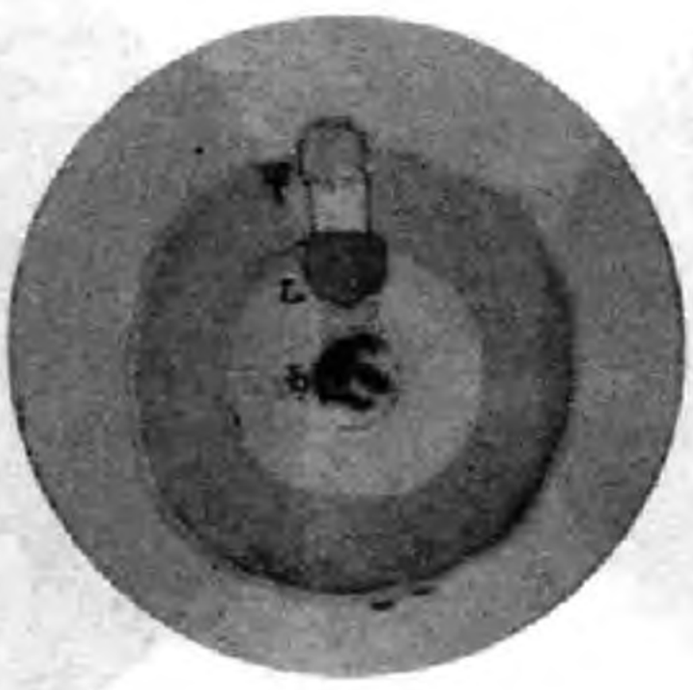
紅雲繞南斗，主久旱；赤，主蝗。



銀漢

黑雲如猪形入天河中，即時散去，名爲烏猪渡河，主次日大雨。若過河方散，便無雨矣。





日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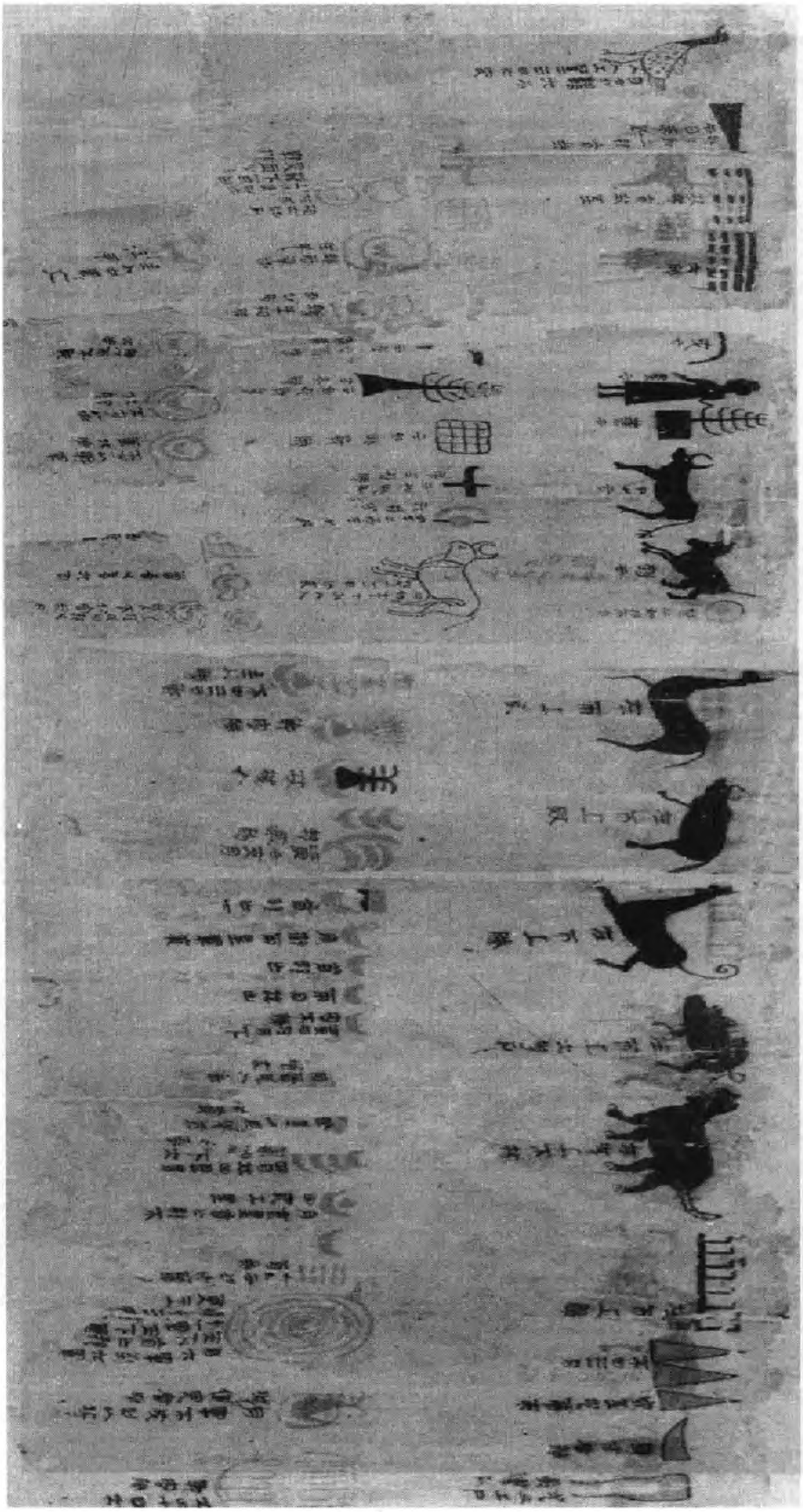


天河隔壩，主三日內（主）大雨。

日蝕者，非日失其光，乃月掩其光耳。月之在天，在日之下，朔時月輪正過日輪之下，南北同經，東西同緯，故掩其光，若有失之爾。如上圖：甲爲日，乙爲月，丙爲人居之地，月輪隔在其中，使日光不能照地，而人遂無由見日也。因知日蝕非各處皆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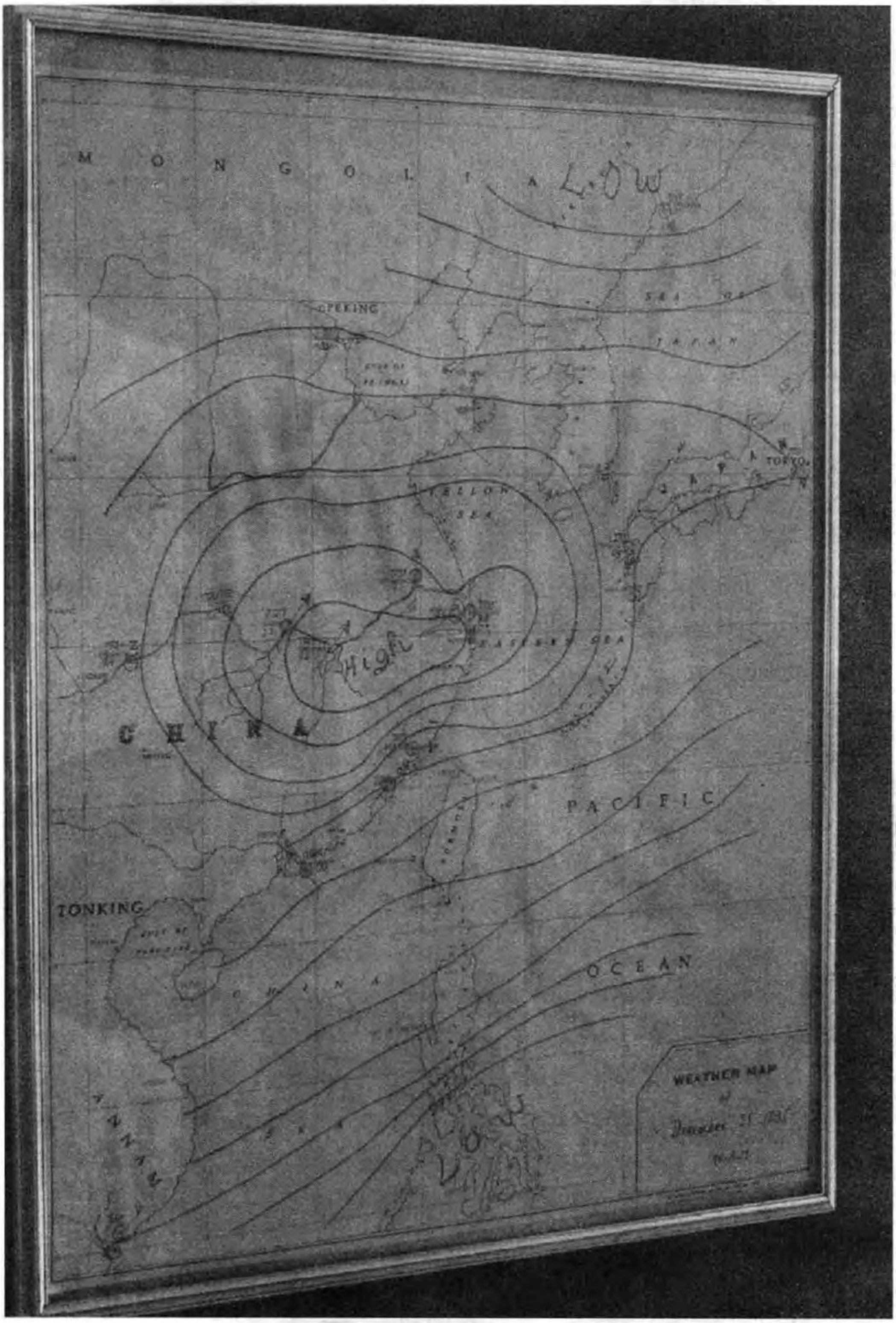
譬之甲爲日，乙爲月，居丁者正見月隔日，故全蝕。居戊看祇半隔，故半蝕。餘可類推。

圖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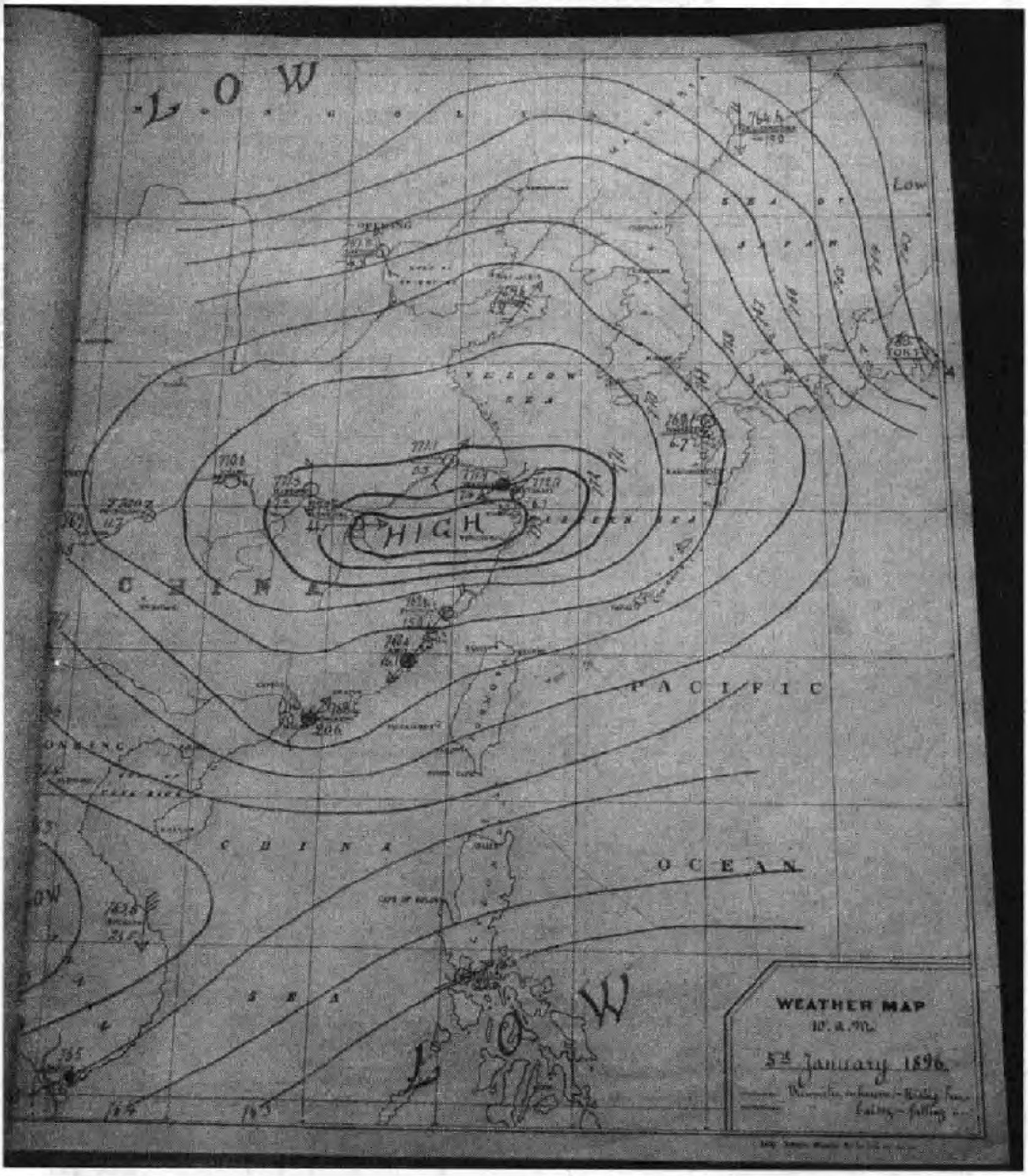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天文氣象雜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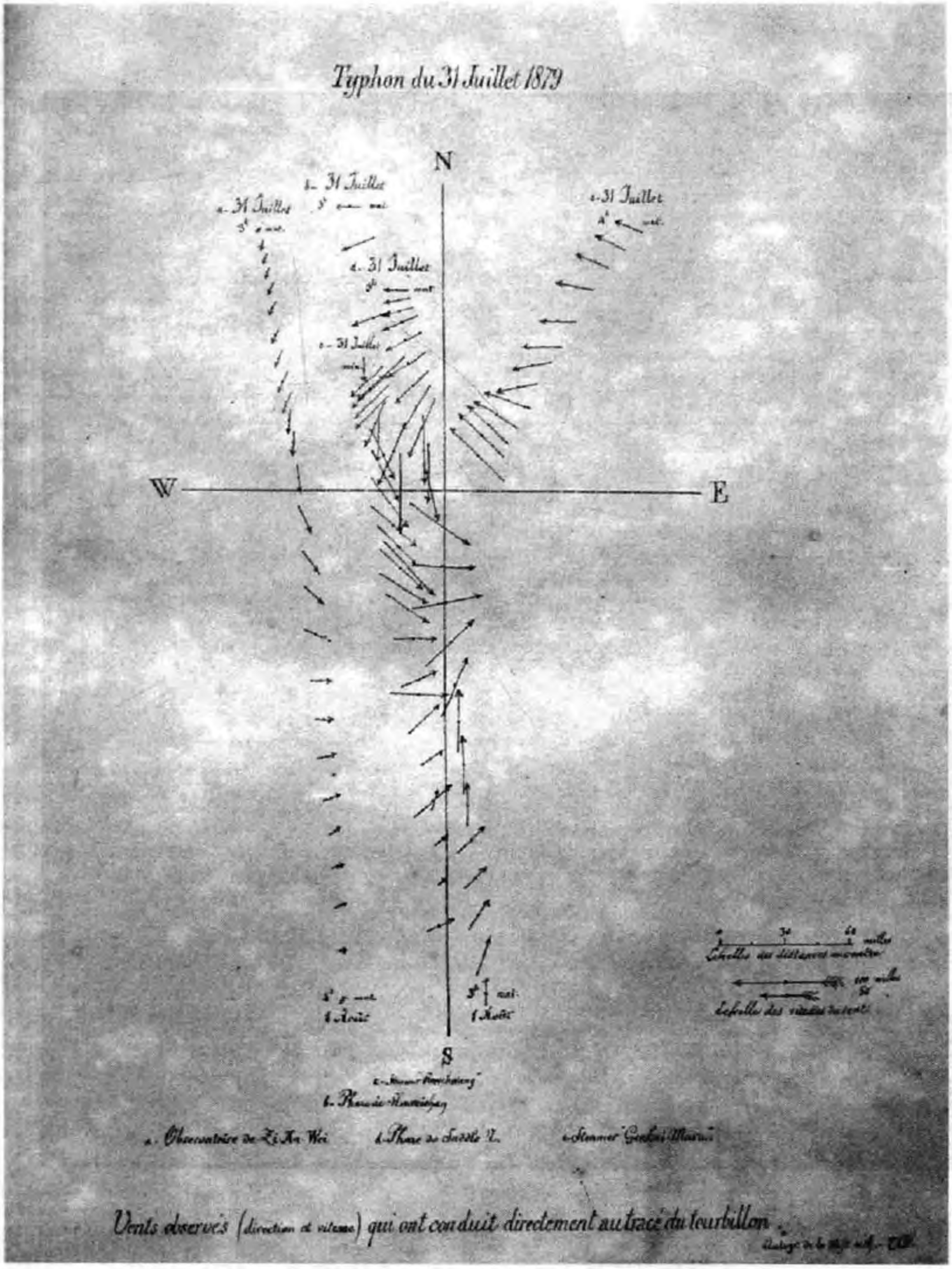
上海徐家匯觀象臺《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東亞天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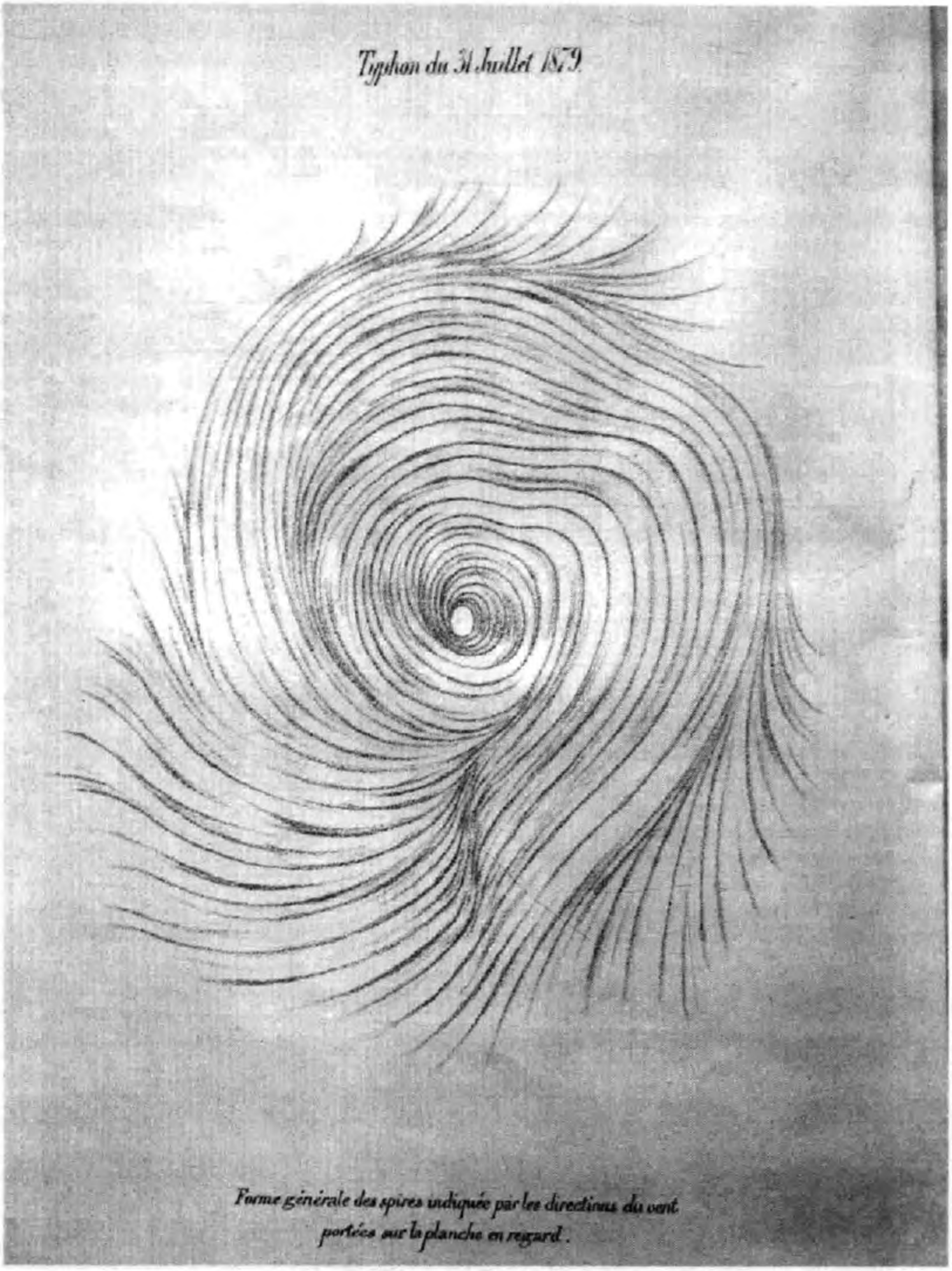
上海徐家匯觀象臺《一八九六年一月五日上午東亞天氣圖》



上海徐家匯觀象臺《一八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颱風垂直切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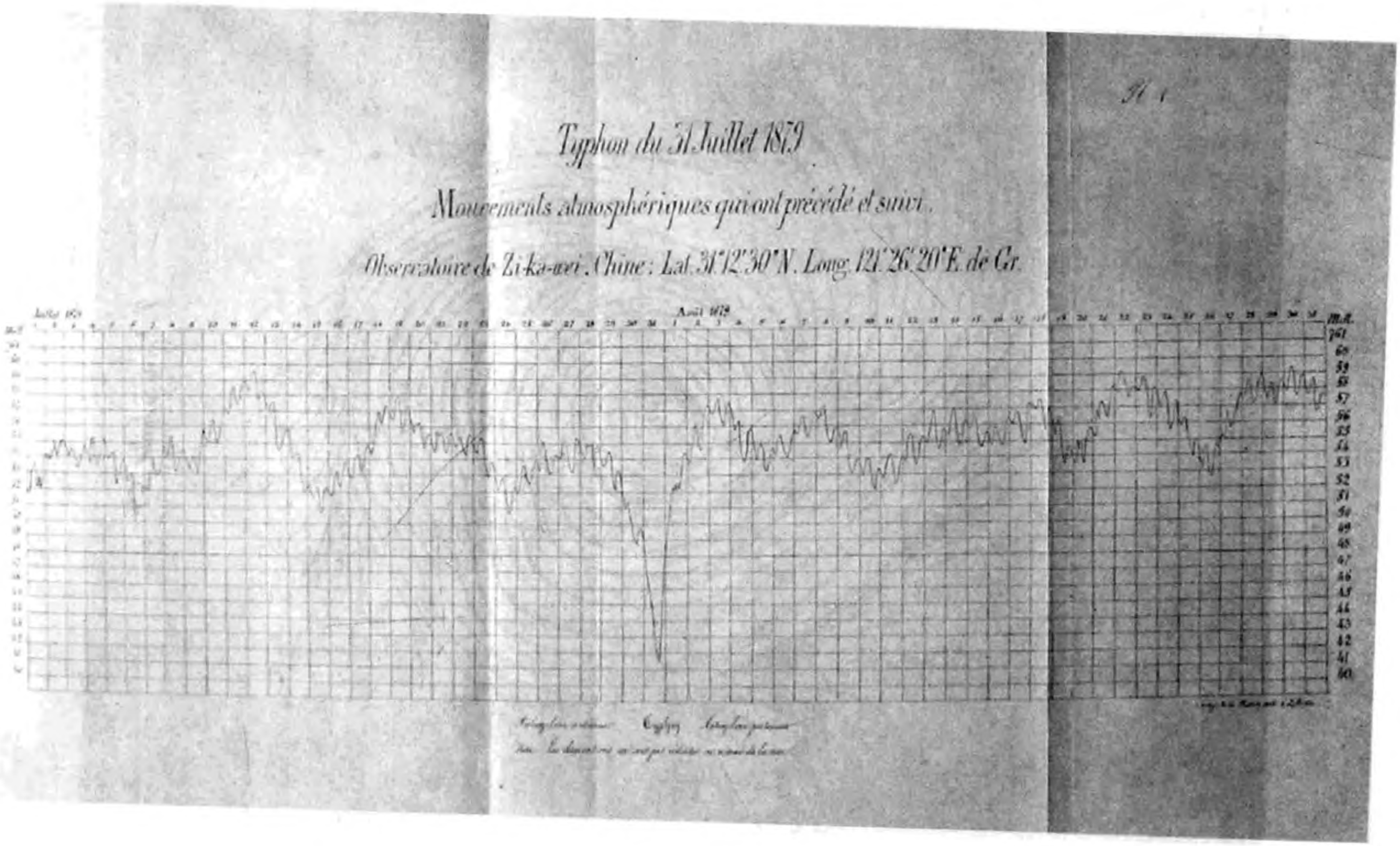


Vents observés (direction et vitesse) qui ont conduit directement au tracé du tourbill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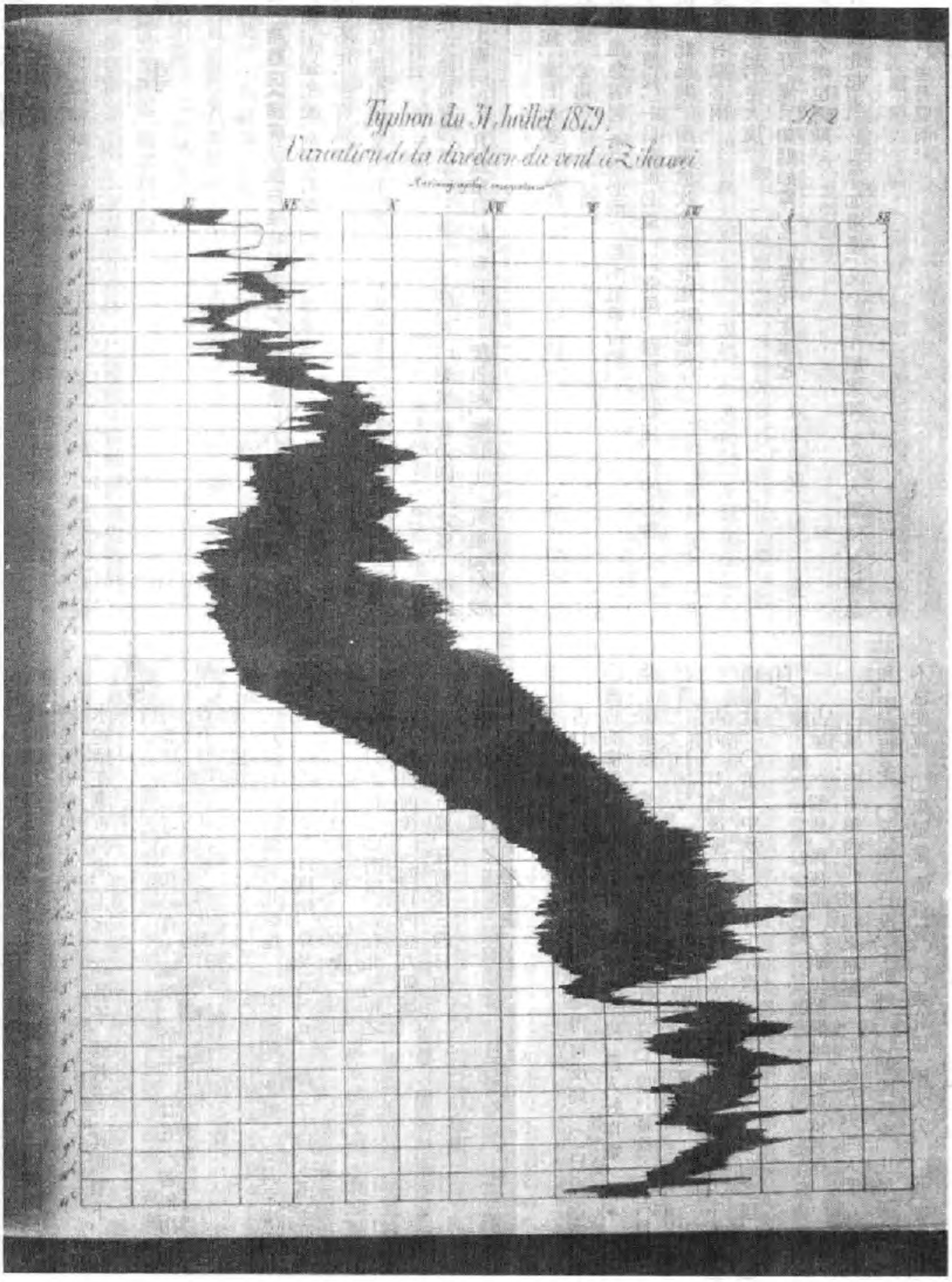


Forme générale des spires indiquée par les directions du vent portées sur la planche en regard.

上海徐家匯觀象臺《一八七九年七至八月氣壓時間剖面圖》



上海徐家匯觀象臺《一八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風向風速演變圖》



天氣諺語部

紀事

三國蜀・諸葛亮《諸葛武侯白猿經風雨占》行船觀日月星雲占風濤

日暈則雨，月暈生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來也。

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日沒臙脂紅，無雨也(又)〔有〕風。須看返照日沒之前，臙脂紅在日沒之後。記之記之。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颶風，此乃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颶同作。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凡風起早晚和，須防明日再多。

有暴惡之風，盡日而沒。

防夜起之風，必毒。

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起雨最難得晴。

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早有此風，向晚必靜。

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吹起便大。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雲若炮車形起，主大風。

雲起下散四野，滿目如烟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

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

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不急便寬。○東風急，備簑笠。○東北風，雨太公。○歲朝東北，五禾大熟。○歲早西北風，大雨妨農功。○麥秀風搖，稻秀雨澆。四月。○梅裡西南，時裡潭潭。夏至後半月，名三時：首三日爲頭時，次五日爲中時，后七日爲末時。○白棹南風易晴。

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

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

江猪亂起，主大風。

夜間聽九道遥烏叫，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四聲斷風雨。

鰕籠張得鯨魚，主風水。

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其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

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廿五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春有廿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楝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二月忌初二北風。三月忌清明北風。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爲始，算至五月，乃一百二十日，之内主此風。

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

七八月若有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内忌九朝風。

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内。

十一月冬至風。

十二月廿三、廿四掃塵風。

管窺集諺

占日　今夜日没烏云洞，明朝曬得背皮痛。○日没返照，晒得猫兒叫。○簷前插柳青，農人休望晴；簷前插柳焦，農人好作嬌。清明。○三月三日晴，桑上掛銀瓶。貴也。○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四。晴稳。○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日出早，雨零腦。日出宴，晒殺南來雁。○初三月下有横雲，初四日裏雨翻盆。○雲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月懸如弓，少雨多風。月仰如瓦，不求自下。

占星　二個星，保夜晴。○明星照爛地，明朝依舊雨。

占風　西南轉西北，搓繩來紐屋。○半夜五更西天明，拔樹枝。○日晚風和，明朝再多。○西南早日没，不動艸。○朝西暮東，正旱天公。○日出三竿，不急便寬。○東風急，備簑笠。○東北風，雨太公。○歲朝東北，五禾大熟。○歲早西北風，大雨妨農功。○麥秀風摇，稻秀雨澆。四月。○梅裡西南，時裡潭潭。夏至後半月，名三時：首三日爲頭時，次五日爲中時，后七日爲末時。○白棹南風

也。風雲起，旱魃精空歡喜。仰面看青天，頭巾落在麻圻裡。小暑。時裡西南，當日雨。

占虹俗呼乍燄。　對日燄，不到晝。西燄主雨。

占雷　未雨先雷，船去步回。○梅裡一聲雷，時中三日雨。○迎梅雨，送時雷，送了去，並勿回。○梅裏一聲雷，低田拆舍歸。○八月一聲雷，遍地都是賊。

占電俗呼閃。　南閃千年，北閃眼前。

占雨　雨打五更，日晒水坑。○一點雨一個釘，下到來朝也不晴。○亮一亮，下一丈。○雨住午，下無數。○夾雨夾雪，無休無歇。○雲行東，雨無踪。○雲行西，馬踐泥。雲行北，一場黑。○西南陣，單過也落三寸。○太婆八十八，不見東南陣頭發。○難拜年，易種田。○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雨打墓頭錢，今歲好豐年。○立夏不下，田家莫耙。○小滿不滿，芒種莫管。○四月初一見青天，高山平地任開田。四月初滿地塗，去了高田去種湖。○四月八晴料焯，高田好張釣。四月八烏滝濆，上下一齊熱。四月八日雨，魚兒岸下死。四月八日晴，魚兒上蒿林。附。○雨芒種頭，河魚淚流。雨芒種脚，魚捉不着。芒種端午前，處處有荒田。○雨打梅頭，無水飲牛。○迎梅一寸，送梅一尺。○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若開，黃梅便不來。○夏至未過，水袋未破。○夏至無雨，(確)(碗)裡無米。○夏至日個雨，一點值千金。○夏至端午前，坐了種田年。附。○端午晴干，農人喜歡。○夏末秋初一劑雨，賽過唐朝萬斛珠。○七月無洗車，八月無蓼花。○九日雨，禾成脯。○重九濕滝滝，穫草千錢束。○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

占雲　雲似砲車形，不雨定有風。○朝看頂穿，暮看四脚懸。卜晴。○朝看東北，晚看西北。○西北赤，好晒麥。○魚鱗天，不雨也風顛。○老鯉斑雲障，晒殺老和尚。○雲行東，雨無踪，車馬通。雲行西，馬踐泥，水没犁。雲行南，雨潺潺，水漲潭。雲行北，雨便足，好晒麥。

占霧　臘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

占霜　一夜春霜三日雨，三夜看霜九日晴。○霜淞如霧淞，窮漢備飯甕。

占歲　春己卯風，禾頭空；秋己卯風，水裡空；冬己卯風，闌裏空。○春壬子雨，人無食；夏壬子雨，牛無食；秋壬子雨，烏無食。

占春　社了分，米穀如錦墩。分了社，米貴徧天下。

氣象預報總部・天氣諺語部・紀事

占夏　黃梅寒，井底干。○有穀無穀，且看四月十六。宜雨。○晝暖夜寒，東海也干。梅。○夏至連端午，家家賣女兒。○夏至在月頭，邊吃邊愁。夏至在月中，耽閣糶米翁。○六月無蠅，新舊相登。○六月不熱，五谷不結。

占秋　三卯(三)庚，麥出低坑。三庚三卯，麥出拗巧。○分社同一日，低田盡叫屈。○秋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

占冬　除夜犬不吠，新年無疫癘。除夜惡犬號，來歲多賊盜。

明・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一一《農事・占候》　正月凡春雷和而反寒，必多雨。諺云：春寒多雨水。元宵前後必有料峭之風，謂之元宵風。凡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楝花風打末。上八日宜晴，此夜若雨，元宵如之。諺云：上八夜弗見參星，月半夜弗見紅燈。上元日晴，春水少。括云：上元無雨多春旱，清明無雨少黃梅，夏至無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雨水後陰，多主少水，高下大熱。諺云：正月罌坑好種田。

二月十二日夜宜晴，可折十二夜夜雨。二月最怕夜雨，若此夜晴，雖雨多，亦無所妨。越人陳元羲云：二月內得十二個夜晴，則一年雨晴調勻。更十二夜中又雨，爲水潦年歲矣。十夜以上雨，水鄉人盡叫苦。初四有水，謂之春水。初八日前後必有風雨。諺云：清明斷雪，穀雨斷霜。言天氣之常。東作既興，早起夜眠，春間最爲要緊。古語云：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

三月清明晒得楊柳枯，十隻糞缸九隻浮。清明無雨少黃梅。雨打紙錢頭，麻麥不見收；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清明午前晴，早蠶熟；午後晴，晚蠶熟。清明日喜晴。諺云：簷頭插柳青，農人休望晴；簷頭插柳焦，農人好作嬌。若清明寒食前後有水而渾，主高低田禾大熟，四時雨水調。穀雨日雨，主魚生。諺云：一點雨，一個魚。穀雨前一兩朝霜，主大旱。是日雨，則魚生，必主多雨，二麥紅腐，不可食用。月內有暴水，謂之桃花水，則多梅雨，無澇亦無乾；雪不消，則九月霜不降；雷多，歲稔；虹見，九月米貴。

四月以清和天氣爲正。必作寒數日，謂之麥秀寒，即《月令》麥秋至之後。夏至日風色，看交時最要緊，屢驗。月中看魚散子占水；黃梅時水邊草上看散子高低，以卜水增止。立夏日看日暈，有，則主水。諺云：一番暈，添一番湖塘。是夜雨，損麥。諺云：二麥不怕神共鬼，只怕四月八夜雨。大抵立夏後夜雨多，便損麥。蓋麥花夜吐，雨多花損，故麥粒浮秕也。月內日暖夜涼，主少水。諺云：日暖夜寒，東海也乾。虹見，米貴。

五月諺云：初一雨落井泉浮，初二雨落井泉枯，初三雨落連太湖。又云：一日值雨，人食百草。又云：一日晴，一年豐；一日雨，一年歉。立梅，芒種日是也，宜晴。陰陽家云：芒後逢壬立梅，至後逢壬梅斷。或云：芒種逢壬是立徵。按《風土記》云：夏至前、芒種後雨，爲黃梅雨。田家初插秧，謂之發黃梅，逢壬爲是。芒後半月內西南風，諺云：梅裏西南，時裏潭潭。但此風連吹兩日，雨立至。畏雷，諺云：梅裏雷，低田折舍回。言低田巨浸屋，無用也。甚驗。或云：聲多及震響，反旱。徃徃經試。才有雷，便有雨，遍插秧之患。大抵芒後半月，謂之禁雷天。又云：梅裏一聲雷，時中三日雨。立梅日早雨，謂之迎雪。螂螗蟬叫，稻生芒。六月有水，謂之賊水，言不當有也。小暑日晴雨，亦要梅雨。一云，主旱。諺云：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河底開坼。一云，看交時，最緊。六月初三日暑得雨，主秋旱，收乾稻。蘇秀人云：此日暑得雨，主水。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雜占》云：此日雨，卒未晴。試以二日比則西山及南海不斫篙竿。初三日雨，難稿稻。諺云：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較，近年纔是無雨，雖有黃梅，亦不多。不可不知也。重五日只宜薄陰，但欲晒零。六月初三一陣雨，夜夜風潮到立秋。小暑日雨，名黃梅顛倒轉，主水。東南得蓬癐，步結切。枯病也。便好大晴，主水；雨，主絲綿貴；大風雨，主田內無邊風及成塊白雲起，至半月舶棹風，主水退，兼旱。無南風，則無舶棹風，水卒不能帶；風，水多也。至後半月爲三時，頭時三日，中時五日，末時七日。時雨中時，退。諺云：舶棹風雲起，旱魃精空歡喜。仰面看青天，頭巾落在麻坼裏。東坡詩云：三時已斷黃梅雨，萬里初來舶棹風。正此日也。諺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老農云：三伏中稿稻，天氣又當下壅時，最要晴。晴則熟，故也。又云：六月蓋夾被，田裏無張屁。言涼冷則雨多，雨多則水大，沒田無疑矣。《月令》云：季夏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又云：伏裏西北風，臘裏船不通。主冬冰堅，秋稻秕。又云：六月無蠅，新舊相登，米價平。夏秋之交，稿稻還水後，喜雨。諺云：夏末秋初一劑雨，賽過唐朝一囤珠。言及時雨絶勝無價寶也。諺云：秋前生蟲，損了一莖，發一莖；秋後生蟲，損了一莖，無了一莖。螟螣賊是也。

七月秋，蒔到秋；六月秋，便罷休。朝立秋，涼颼颼；夜立秋，熱到頭。立秋日天晴，萬物少得成熟；小雨，吉；大雨，主傷禾。《齊民要術》云：晴，主歲稔。未詳孰是。有雷，損晚稻。諺云：秋霹靂，損晚穀。大抵秋後雷多，晚稻少收。非但忌此日。喜西南風，主田禾倍收。諺云：七月無洗車雨，主八月有蓼花。諺云：七月七無洗車，八月八無蓼花。

八月，早禾怕北風，晚禾怕南風。朔日晴，主冬旱，宜麥。一云：風雨宜麥，主布貴，麻子貴十倍。又云：凡朔要晴，唯此月要雨，好種麥。白露雨，爲苦雨。稻禾霑之，則白颯；蔬菜霑之，則味苦。諺云：白露日個雨，來一路，苦一路。又云：白露前是雨，白露後是鬼。其時之雨，片雲來便雨。有水旱如此相背之理，不准。後申其里人直赴于朝，訴諸史丞相，丞相怪問亦

稻花見日吐出陰雨，則收；正吐之時，暴雨忽來，卒不能收，遂致白頭之患。若連朝雨，反不爲災，不免擔閣吐秀，有皮殼厚之病。秋分要微雨，或陰天最妙，主來年高低田大熟。喜雨，諺云：麥秀風搖，稻秀雨澆。此言將秀得雨，則堂肚大，穀穗長；秀實之後雨，則米粒圓，見收數。畏旱，諺云：田怕秋乾，人怕老窮。秋熱損稻，旱則必熱。怕秋水撩稻，諺云：雨水淹没產，全收不見半。八月又作新凉，諺云：處暑後，十八盆湯。又云：立秋後，四十五日浴堂乾。中旬作熱，謂之潮熱。又名八月小春。十八日潮生日前後有水，謂之横港水。

九月初有雨，多謂之秋水。早稻嵐，晚稻嵐，落縵天。蓼花水浴，車嵐路雨。中氣前後起西北風，謂之霜降信；未風先雨，謂之料信雨。霜降前來信，易過，善；後來信了，信必嚴毒。此信乾濕，後信必如之。諺云：霜降了，布衲著得。言已有暴寒之色。重九日晴，則冬至、元日、上元、清明四日皆晴；雨，則皆雨。又主龜荒。括云：重陽無雨一冬晴。詳上元下。諺云：九日雨，米成脯。又云：重陽濕漉漉，穢草千錢束。

十月立冬晴，則一冬多晴；雨，則一冬多雨，亦多陰寒。諺云：賣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立冬日西北風，主來年旱，天熱。晴過寒，諺云：立冬晴過寒，弗要櫪柴積。又主有魚。雨，主無魚。諺云：一點雨，一個模魚鷂。冬前霜，多主來年旱；冬後，多晚禾好。十六日爲寒婆生日，晴，主冬暖。此説得之崇德舉人徐伯和，自江東石洞秩滿而歸，云：彼中客旅遠出，專看此日，若晴煖，則但隨身衣服而已，不必他備。言極有准也。月内有雷，主災疫。諺云：十月雷，人死用耙推。有霧，俗呼曰沫露，主來年水大，仍相去二百單五日水至。老農咸謂極驗。或云：要看霧著水面，則輕；離水面，則重。諺云：十月沫露，塘澄；十一月沫露，塘乾。冬初和暖，謂之十月小春，又謂之晒糯穀天。漸見天寒日短，必須夜作。諺云：十月無工，只有梳頭吃飯工。又云：河東西，好使犁；河射角，好夜作。立冬前後起南北風，謂之立冬信。月内風頻作，謂之十月五風信。諺云：冬至前後，鴻水不走。

十一月冬至，古語云：明正暗至。又諺云：晴乾冬至濕藻年。二説相反。諺曰：乾冬濕年，坐了種田。又云：閙熱冬至，冷淡年。蓋吴人尚冬欲晴故也。或云：冬至晴，年必雨。此説頗准。至後九九氣，諺云：一九二九，相喚弗出手。三九廿七，離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户。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八九七十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沈存中《筆談》云：是月中遇東南風，謂之歲露，有大毒。若飢，感其氣開，年著瘟病。又云：風色多與下年夏至相對。《農桑輯要》云：欲知來年五穀所宜，是日取諸種，各平量一升，布囊盛之，埋窖陰地，後五日發取量之，息多者，歲所宜也。月内雨雪多，主冬春米賤；有雷，主春米貴。冬至前米價長，後必賤；落，則反貴。諺云：冬至前米價長，貧兒受長養；冬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有霧，主來年旱。諺云：一日折過，十月内三日闕。風雨來，春少水。

十二月立春在殘年，主冬暖。諺云：兩春夾一冬，無被暖烘烘。至後第三戌爲臘。臘前三兩番雪，謂之臘前三白，大宜菜麥。諺云：若要麥，見三白。又云：臘雪是被，春雪是鬼。又主來年豐稔。諺云：一月見三白，田翁笑嚇嚇。又主殺蝗子。占風諺云：今夜東北，明年大熟。月内有霧，主來年有水；風雨，主來年六月、七月内横水。十二月裡霧，無水做酒庫。霧，主半月旱，准十月内五日霧。冰結後水落，主來年旱；冰結後水漲，名上水冰，主水；若緊厚，來年大水。十二月謂之大禁月，忽有一日稍暖，即是大寒之候。諺云：一日赤膊，三日龌龊。諺云：大寒須守火，無事不出門。又云：大寒無過丑寅，大熱無過未申。

論日　日暈則雨，諺云：月暈主風，日暈主雨。日脚占晴雨，諺云：朝又天，暮又地，主晴。反此則雨。日没後起清白光數道，下狹上闊，直起亘天，此特夏秋間有之，俗呼青白路，主來日酷熱。日生耳主晴雨，諺云：南耳晴，北耳雨，日生雙耳，斷風截雨。若是長而下垂通地，則又名白日幢，主久晴。日出早主雨，出晏主晴。老農云：此特言久陰之餘，夜雨連旦，正當天明之際，雲忽一掃而捲即光，日出，所以言早，少刻必雨。立驗。言晏者，日出之後，雲晏開也，必晴。亦甚准。蓋日之出入，自有定刻，實無早晏也。愚謂但當云晴得早主雨，晏開主晴，不當言日出早晏也。日外自雲障中起，主晴。諺云：日頭趠雲障，晒殺老和尚。日没返照，主晴，俗名爲日返塢。一云：日没臙脂紅，無雨也有風。玄扈先生曰：日返塢，明朝水没路；日打洞，明朝晒背痛。或問：二候相似而所主不同，何也？老農云：返照在日没之前，臙脂紅在日没之後。諺云：烏雲接日，明朝不如今日。又云：日落雲没，不雨定寒。又云：日落雲裡走，雨在半夜後。已上皆主雨。此言一朵烏雲漸起，而日正落其中者。諺云：日落烏雲半夜杷，明朝晒得背皮焦。此言半天元有黑雲，日落雲外，其雲夜必開散，明必甚

晴也。又云：今夜日沒烏雲洞，明朝晒得背皮痛。此言半天上雖有雲，及日沒下去都無雲而見，日狀如巖洞者也。已上皆主晴，甚驗。

論月　月暈主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來。

論旬中尅應　新月下有黑雲橫截，主來日雨。諺云：初三月下有橫雲，初四日裡雨傾盆。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風雨。諺云：廿五廿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廿五日謂之月交日，有雨主久陰。廿七日最宜晴。諺云：交月無過廿七晴。廿七廿八交月雨，初二初三勿肯晴。

論星　諺云：一個星，保夜晴。此言雨後天陰，但見一兩星，此夜必晴。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夏夜見星密，主熱。諺云：明星照爛地，來朝依舊雨。言久雨正當黃昏，卒然雨住雲開，便見滿天星斗，豈但明日有雨，當夜亦未必晴。黃昏上雲半夜消，黃昏消雲半夜澆。若半夜後雨止雲開，星月朗然，則必晴無疑。

論風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俗呼謂之風潮，古人名之曰颶風。言其具四方之風，故名颶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甚則拔木偃禾、壞房室、決堤堰。其先必有如斷虹之狀者見，名曰颶母。航海之人見此，則又名破帆風。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諺云：西南轉西北，搓繩來絆屋。又云：半夜五更西天明，拔樹枝。又云：日晚風和，明朝再多。又云：惡風盡日沒。又云：日出三竿，不急便寬。大凡風日出之時，必暑靜，謂之風讓日。大抵風自日內起者，必善；夜起者，必毒；日內息者，亦和；夜半息者，必大凍。已上並言隆冬之風。諺云：風急雨落，人急客作。又云：東風急，被簑笠。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諺云：東北風，雨大公。言艮方風雨，卒難得晴。俗名曰牛筋，風雨指丑位故也。諺云：行得春風有夏雨。言有夏雨應時，可種田也，非謂水必大也。經驗。諺云：春風踏腳報。言易轉方，如人轉報不停腳也。一云：既吹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答報也。二說俱應。諺云：西南早必陰雨之變。蓋亦氣候所到而然也。若高潔之弦，忽自寬，則因琴床潤濕故也。主陰雨之象。春初夏末，天氣暴暄，凡庭柱與板壁之類，溫潤如流汗，主有陣頭雨至。田舍火占水旱之事，燒生炭盆中，法並同。俱載十二月之內。颶母，船上人名曰破蓬掛。蓋言見此物，蓬必爲風所破矣。天氣濕熱鬱蒸，主有風。古語云：熱極則生風。語云：東南風跳擲，三日退一尺。

論雨　諺云：雨打五更，日晒水坑。言五更忽然雨，日中必晴。甚驗。晏雨不晴。雨著水面上有浮泡，主卒未晴。諺云：一點雨似一個釘，落到明朝也不晴；一點雨似一個泡，落到明朝未得了。諺云：天下太平，夜雨日晴。言不妨農也。諺云：上牽晝，下牽齋，下晝雨嚀嚀。諺云：病人怕肚脹，雨落怕天亮。亦言久雨正當昏黑，忽自明亮，則是雨候也。雨夾雪，難得晴。諺云：夾雨夾雪，無休無歇。諺云：快雨快晴。《道德經》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凡雨喜少惡多。凡久雨至午少止，謂之遺晝。在正午遣，或可晴；午前遣，則午後雨，不可勝。竈灰帶溫作塊，天將變，作雨兆。齋前風，晝後雨，並言難止。雨怕天亮。是天明時忽雨，此日不得晴也。若昏黑忽明亮，反是雨候，則何時晴耶。

論雲　雲行占晴雨。諺云：雲行東，雨無踪，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水沒犁；雲行南，雨潺潺，水漲潭；雲行北，雨便足，好晒穀。上風雖開，下風不散，主雨。諺云：上風皇，下風隘，無蓑衣，莫出外。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烟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諺云：西南陣，單過也落三寸。言雲陣起自西南來者，雨必多。尋常陰天，西南障上，亦雨。諺云：太婆年八十八，弗曾見東南陣頭發。又云：千歲老人不曾見，東南陣頭雨沒子田。言雲起自東南來者，絕無雨。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而後雨，終易晴。天河中有黑雲生，謂之河作堰，又謂之黑豬渡河。黑雲對起，一路相接亘天，謂之女作橋；雨下闊，則又謂之合羅陣。皆主大雨立至，少頃必作。滿天陣，名通界雨，言廣闊普徧也。若是天陰之際，或作或止，忽有雨作橋，則必有掛帆雨腳。又是雨腳將斷之兆也，不可一例而取。諺云：旱年只怕泌江跳，水年只怕北江紅。一云：太湖晴。上文言亢旱之年，望雨如望恩，纔是四方遠處雲生陣起，或自東引而西，自西而東，所謂泌江跳也。則此雨非但今日不至，必每日如之，即是久旱之兆也。潦年每至晚時，雨忽至，雲稍浮北，似霞非霞，紅光曜日，雨必隨作，當主夜夜如此，直至大暑而後已，謂之北江瑟絃索，調得極和，則天道必是。一望暑無纖毫，方能如是。若是調卒不齊，則

紅。此吳語也，故指北江爲太湖。若是晚霽，必兼西天，但晴無雨。諺云：西北赤，好晒麥。陰天卜晴，諺云：朝要天頂穿，暮要四脚懸。又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諺云：魚鱗天，不雨也風顛。此言細細如魚鱗斑者。一云：老鯉斑雲障，晒殺老和尚。此言滿天雲大片如鱗，故云老鯉。往往試驗，各有准。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冬天近晚，忽有老鯉斑雲起，漸合成濃陰者，必無雨。名曰護霜天。諺云：識每護霜天，不識每著子，一夜眠。

論霧　《莊子》云：騰水上溢爲霧。《爾雅》云：地氣上，天不應曰霧。凡重霧三日，主有風。諺云：三朝霧露起西風。若無風必主雨。又云：霧露不收即是雨。

論霞　諺云：朝霞暮霞，無水煎茶。主旱。此言久晴之霞也。諺云：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此皆言雨後乍晴之霞。暮霞若有火燄形而乾紅者，非但主晴，必主久旱之兆。朝霞雨後乍有，定雨無疑。或是晴天，隔夜雖無，今朝忽有，則要看顏色斷之。乾紅主晴，間有褐色主雨。滿天，謂之霞得過，主晴；霞不過，主雨。若西天有浮雲稍厚，雨當立至。

論虹　俗呼曰蠔，諺云：東蠔晴，西蠔雨。諺云：對日蠔，不到晝。主雨。言西蠔也。若蠔下便雨，還主晴。

論雷　諺云：未雨先雷，船去步來。主無雨。諺云：當頭雷無雨，卯前雷有雨。凡雷聲響烈者，雨陣雖大，而易過；雷聲殷殷然響者，卒不晴。雷初發聲微和者，歲內吉；猛烈者，凶。雪中有雷，主陰雨，百日方晴。東州人云：一夜起雷，三日雨。言雷自夜起，必連陰。

論電　夏秋之間，夜晴而見遠電，俗謂之熱閃。在南主久晴，在北主便雨。諺云：南閃一年，北閃眼前。北閃，俗謂之北辰閃，主雨立至。諺云：北辰三夜，無雨大怪。言，必有大風雨也。

論冰　冰後水長，名長水冰，主來年水；冰後水退，名退水冰，主旱。若冰堅可履，亦主水。

論霜　每年初下只一朝，謂之孤霜，主來年歉。連得兩朝以上，主熟。上有鎗芒者，吉；平者，凶；春多，主旱。毛頭霜，主明日風雨。

論雪　其詳在十二月下。齊而不消，名曰等伴，主再有雪；久經日照而不消，亦是來年多水之兆也。

論山　遠山之色清朗明爽，主晴；嵐氣昏暗，主作雨。起雲，主雨；收雲，主晴。尋常不曾出雲小山，忽然雲起，主大雨。久雨在半山之上，山水暴發一月，則主山崩，却非尋常之水。

論地　地面濕潤甚者，水珠出如流汗，主暴雨。若得西北風，解散無雨。石磉水流，亦然。四野鬱蒸，亦然。

論水　夏初水中生苔，主有暴水。諺云：水底起青苔，卒逢大水來。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諺云：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諺云：大水無過一周時。言天道久雨，山澤發洪，大水橫流，江河陡漲之易也。諺云：大旱不過周時雨，大水無非百日晴。言天道須是久晴，則水方能退也。故論潮者云：晴乾無大汛。合而言之，可見水漲之易，退之難也。如此凡東南風退水，西北反爾。此理蓋只是吳中大湖東南之常事。（往來）初冬大西北風，湖水泛起，吳江人家皆懼浸水中。風息復平，謂之翻湖水。纔是南風連吹半月、十日，便可退水三二尺，又不還漲。水邊經行，聞得水有香氣，主雨水驟至，極驗。或聞水腥氣，亦然。河內浸成包稻種，既沒復浮，主有水。

論草　草得氣之先者，皆有所驗。齊萊先生歲欲甘，葶藶先生歲欲苦，藕先生歲欲雨，蒺藜先生歲欲旱，蓬先生歲欲流水，藻先生歲欲惡，艾先生歲欲病，孟月占之。五穀草占稻色：草有五穗，近本莖爲旱色，腰末爲晚禾。隨其穗之美惡，以斷豐歉，未必極驗。但其草每年根根相似。茆蕩內春初，雨過菌生，俗呼爲雷蕈。多，則主旱；無，則主水。草屋久雨，菌生其上，朝出，晴；暮出，雨。諺云：朝出曬殺，暮出濯殺。看窠草，一名干戈，謂其有刺故也。蘆葦之屬，叢生于地，夏月暴熱之時，忽自枯死，主有水。諺云：頭苧生子，沒殺二苧；二苧生子，沒殺三苧。茭草，水草也。村人嘗剥其小白嘗之，以卜水旱：味甘甜，主水，已來亦未止；味餿氣，主旱，已來亦已定。

論花　梧桐花初生時，赤色主旱，白色主水。開結，主水。藕花謂之水花魁，開在夏至前，主水。野薔薇開在立夏前，主水。麥花晝夜，主水。扁豆、鳳仙花開在五月，主水。槐花開一遍，糯米長一遍價。

論木　《雜陰陽書》曰：禾生于稟或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或楊，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或荆。《師曠占術》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凡竹筍透林者，多有水。楊樹頭並水際根乾紅者，主水。此說恐每年如此，不甚應。

論潮　每半月逐日候潮時，有詩訣云：午未未申申，寅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半月一遭輪，夜潮相對起，仔細與君論。十三、二十七名曰水起，是爲大汛，各七日；二十、初五名曰下岸，是爲小汛，亦各七日。諺云：初一月半午時潮。又云：初五二十夜岸潮，天亮白遥遥。又云：下岬三潮登大汛。凡天道久晴，雖當大汛，水亦不長。諺云：晴乾無大汛，雨落無小汛。

論飛禽　諺云：鴉浴風，鵲浴雨，八哥兒洗浴斷風雨。鳩鳴有還聲者，謂之呼婦，主晴；無還聲者，謂之逐婦，主雨。鵲巢低，主水；高，主旱。俗傳，鵲意既預知水，則云：終不使我沒殺，故意愈低。既預知旱，則云：終不使我曬殺，故意愈高。《朝野僉載》云：鵲巢近地，其年大水。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諺云：烏肚雨，白肚風。赤老鴉含水叫旱，主雨；多人辛苦叫，晏晴；多人安閒，農作次第。夜間聽九逍遥烏叫卜風雨，諺云：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鸛鳥仰鳴，則晴；俯鳴，則雨。鵲噪早報晴明，曰乾鵲。冬寒天雀群飛，翅聲重，必有雨雪。鬼車鳥，北人呼爲九頭蟲，夜聽其聲出入，以卜晴雨：自北而南，謂之出窠，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窠，主晴。古詩云：月黑夜深聞鬼車。喫鴟叫，主晴，俗謂之賣蓑衣。鶺叫，諺云：朝鶺晴，暮鶺雨。夏秋間雨陣將至，忽有白鷺飛過，雨竟不至，名曰截雨。家雞上宿遲，主陰雨。燕巢做不乾淨，主田内草多。母雞肯負雞雛，謂之雞跎兒，主雨。喫井，水禽也。在夏至前叫，主旱。諺云：夏前喫井叫，有車個恰喫，無車個嘯。鶺鴒，一名淘河，鵝鸛之屬，其狀異常，每來必主大水近。至正庚寅五月十八日，方梅水漲，忽見此怪數十，自西而東，衆謂没田先兆。一老農云：不妨，夏至前來，曰犁湖；至後，曰犁途。以其嘴之形狀相似。湖，言水深；途，言水淺。今至後八日，此後雨脚斷，水退矣。雖然疑信不決，後果天晴，高下皆得成熟。若此至前、至後便分禍福兩端，可謂奇驗。占候者慎之。玄扈先生曰：凡異常禽鳥至，皆大水徵。

論走獸　獺窟近水，主旱；登岸，主水。有驗。園壁上野鼠爬泥，主有水，必到所爬處方止。鼠咬麥苗，主不見收。咬稻苗，亦然。倒在根下，主麨下米貴；銜在洞口，主困頭米貴。狗爬地，主陰雨。每眠灰堆高處，亦主雨。狗咬青草吃，主晴。狗向河邊吃水，主水退。鐵鼠其臭可惡，白日銜尾成行而出，主雨。猫兒吃青草，主雨。絲毛狗褪毛不盡，主梅水未止。

論龍　龍下便雨，主晴。凡見黑龍下，主無雨，縱有亦不多。白龍下，雨必多。水鄉諺云：黑龍護世界，白龍讓世界。龍下頻，生旱。諺云：多龍多旱。龍陣雨始自何一路，只多行此路，無處絶無。諺云：龍行熟路。

論魚　魚躍離水面，謂之秤水，主水。漲高多少，增水多少。凡鯉、鯽魚在四五月間得暴漲，必散子，散不盡水未止；盛散，水勢必定。夏至前後得黄鱔魚甚散子時，雨必（正）〔止〕。雖散不甚，水終未定。最緊。車溝内魚來攻水，逆上得鮎，主晴；得鯉，主水。諺云：鮎乾鯉濕。又云：鯽魚主水，鱔魚主晴。黑鯉魚脊翼長，接其尾，主旱。夏初食鯽魚，脊骨有曲，主水。漁者網得死鱖，謂之水惡，故魚著網即死也。口開，主水，立至易過；口閉，來遲，水旱不定。蝦籠中張得鱔魚，風水。夏至前田内晒死小魚，主水。口開，即至易過；閉，反是。

論雜蟲　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水蛇及白鰻入蝦籠中，皆主大風水作。春暮暴煖，屋木中出飛蟻，主風雨。平地蟻陣作，亦然。鱉探頭占晴雨，諺云：南望晴，北望雨。田角小螺兒，名曰鬼蝌。浮于水面，主有風雨。石蛤，蝦蟆之屬，叫得響亮成通，主晴。諺云：杜（恰）〔蛤〕叫三通，不用問家公。言報晚晴有准也。田雞噴水叫，主雨。蚱蜢、蜻蜓、黄蚩等蟲在小滿以前生者，主水。俗呼是魚口中食，謂其纔經風雨，俱死于水，故也。黄梅三時内蝦蟆尿曲，有雨。大曲大雨，小曲小雨。二蠶初出，變化得多，主水。蚯蚓，俗名曲蟮。朝出晴，暮出雨。夏至日蟹上岸，夏至後水到岸。

明・鞏珍《指南正法》　觀電法

春天電推雷。夏天左右隨。秋天電下發。冬電實其推。東電長江水。西電紅日隨。北電南風吹。南電雨如雷。

明・王逵《蠡海集・天文類》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張弓，少雨多風。蓋月有九行，月行八道，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於黄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過南，則爲陽道；道不中而過北，則爲陰道。行陽道，則旱；行陰道，則潦。月借日爲光，月生如仰瓦，則行陰道；如張弓，則行陽道也。明矣。

明・佚名《海道經》　占天門

朝看東南有黑雲推起，東風勢急，午前必有雨。暮看西北有黑雲，半夜必有風雨。

占雲門

早起天頂無雲，日出漸明。暮看西邊無雲，明日晴明。遊絲天外飛，

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雲，風雨霎時辰。風靜鬱蒸熱，雲雷必振烈。
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東南卯没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暗，
風雨辰時見。日出卯遇雲，無雨天必陰。雲隨風雨疾，風雨霎時息。
迎雲對風行，風雨轉時辰。日没黑雲接，風雨不可説。雲布滿山低，
連宵雨亂飛。雲從龍門起，颶風連急雨。西北黑雲生，雷雨必聲訇。
雲勢若魚鱗，來朝風不輕。雲鈎午後排，風色屬人情。夏雲鈎内出，
秋風鈎背來。曉雲東不慮，夜雨愁過西。雲陣兩雙尖，大颶連天惡。
惡雲半開閉，大颶隨風至，風息始静然。亂雲天頂絞，風雨來不少。
風送雨傾盆，雲過都暗了。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没起，
晴明便可許。

占風門

秋冬東南風，雨下不相逢。春夏西北風，下來雨不從。汛頭風不長，
汛後風雨毒。春夏東南風，不必問天公。秋冬西北風，天光晴可喜。
長夏風勢輕，舟船最可行。深秋風勢勁，風勢浪未静。夏風連夜傾，
不晝便晴明。雨過東風至，晚來越添巨。風雨潮相攻，颶長難將避。
初三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二十三，颶風君可畏。七八必有風，
汛頭有風至。春雪百二旬，有風君須記。一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
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一。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
傍船人難避。端午汛頭風，二九君還記。西北風大狂，回頭必亂地。
六月十二日彭祖忌，連天大已，須忌。七月上旬争秋風，穩泊河南莫開船。
八月半旬潮候時，風雨隨潮不可移。

占日門

烏雲接日，雨即傾滴。雲不日光，晴朗無妨。早聞日珥，狂風即起。
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午前日暈，風起北方。
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色不狂。早白暮赤，飛沙走石。
日没暗紅，無雨必風。朝日烘天，晴風必揚。朝日燭地，細雨必至。
暮光燭天，日光晴彩，久晴可待。日光早出，晴明必久。返照黄光，
明日風狂。午後雲遮，夜雨滂沱。

占虹門

虹下雨垂，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斷虹早掛，有風不泊。

占霧門

曉霧即收，晴天可求。霧收不起，細雨不止。
白虹下降，惡霧必散。

占電門

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
遠來無慮，遲則有危。電光亂明，無風雨晴。
閃爍星光，星下風狂。

占海門

嘍岵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至，三日無妨。
大海無慮，至近無妨。金銀偏海，風雨立待。
若近山岸，仔細思尋。烏蜉弄波，風雨必起。
水上鵝毛，風大難拋。東風可守，回南暫傲。

占潮門

月上潮漲，月没潮漲。大汛潮光，小汛月上。
西南水回，便是水落。北海之潮，終日滔滔。
萊州洋水，南北長落。北來是長，南退方覺。
最怕船密。大風緊急，繫定且守。船走難纜，紐定必凶。直至沙岸，
走花落矶，神鬼驚散。要知矶地，大洪泥硬。灘山一般，鐵矶可障。
海中泥濘，須拋木矶。黑水洋深，接繳數尋。成山開處，名羅鼓地。
磨斷棕毛，蔑繳可拋。成山鐵山，萬丈深泉。

明・陶宗儀《説郛》卷七四下漢・崔寔《農家諺》 二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白。

河射角，堪夜作，犁星没，水生骨。
麻黄種麥，麥黄種麻。夏至後，不没狗。
但雨多，没橐駝；五月及澤，父子不相借。
子欲富，黄金覆。
羸牛劣馬寒食下。
貸我東薔，償我白粱。
智如禹湯，不如常耕。
鋤頭三寸澤。

富何卒，耕水窟；貧何卒，耕水窟。

耕而不勞，不如作暴。

日没臙脂紅，無雨也有風。

乾星照濕土，明日依舊雨。

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雲行南，水漲潭；雲行北，好晒麥。

未雨先雷，船去步歸。

鴉浴風，鵲浴雨。

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雪飛千里。

上火不落，下火滴沍。

黄梅寒，井底乾。

稻秀雨澆，麥秀風搖。

雨打梅頭，無水飲牛。

黄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黄梅雨不來。又云：冬青花不落濕沙。

舶艑風雲起，旱魃深歡喜。

明・陶宗儀《説郛》卷七五下元・陸泳《吴下田家志》 三旬

上旬交月雨，謂朔日之雨也，主月内多雨。

風吹月建，主米陡貴。

初三月下有横，初四暗盆。

月交二十五日也，有雨則主久雨。

二十五、二十六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

春雨甲子，乘船入市；夏雨甲子，赤地千里；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又云：戊午元同甲子期，始終七日最稀奇。七日多晴兩月燥，七日多雨兩月泥。甲申主米暴貴，春主五穀不收，夏主傷田禾，秋主六畜死，冬主人多病。方言云：甲申猶可，乙酉怕殺人。

壬子日雨，主久陰。

方言：甲子日雨，乙酉晴。乙日雨，直到庚申雨，乙換。又云：甲子旬中無燥土，久雨、久晴且看換甲。

風吹鶴神口，米長千錢斗。纔逢發巳上天堂，巳酉還歸東北方。乙卯正東纔五日，庚申選上六朝藏。離位丙寅坤辛未，直西之日正當彊。壬午乾宫戊子坎，對衝其位定相妨。

土鬼直黑道，並詳剋擇類。

立春一日百草回芽，春煖花香穜子還鄉。但得五湖明月在，春來依舊百花香。大寒無過寅春寒，多雨水。五日寒食便下田，寒食過了無時節。娘養花蠶，郎種田。

清明斷雪，穀雨斷霜。

四月麥秀寒，五月温和煖。

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送。

田家忙併，無過蠶麥。

黄梅三時纔出門，簑衣箬帽必隨身。

大熱無過未申。

蜘蟟蟬叫，稻生芒。

朝立秋，暮颼颼。

處暑後十八盆湯，立秋後四十日浴湯乾。

八月初一鴈門開，懶婦催將刀尺裁。

九月重陽，菱母消洋。九月九生，衣出抖擻。霜降休節，百工奔金取寶月。

十月無工，只有梳頭吃飯工。

河射角，好夜作；犁星没，水生骨。

冬至前後，瀉水不走。

元・朱思本撰、明・羅洪先、胡松增補《廣輿圖・海運圖四占驗》 占天

朝看東南黑，勢急午前雨。暮看西北黑，半夜看風雨。

占雲

早起天頂無雲，日出漸明。暮看西邊無窮，明日晴明。遊絲天外飛，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雲，風雨霎時辰。風静蔚然熱，雲雷必振烈。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東南卯没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暗，風雨辰時見。日出卯遇雲，無雨必天陰。雲隨風雨疾，風雨霎時息。迎雲對風行，風雨轉時辰。日没黑雲接，風雨不可説。雲布滿山低，連霄雨亂飛。雲從龍門起，颶風連急雨。西北黑雲生，雷雨必聲訇。雲勢若魚鱗，來朝風不輕。雲鈎午後排，風色屬人猜。夏雲鈎内出，

秋風鉤背來。曉雲東不慮，夜雨愁過西。雨陣兩雙煎，大颶連天惡。
惡雲半開閉，大颶隨風至，風息始靜然。亂雲天頂絞，風雨來不少。
風送雨傾盆，雲過都晴了。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沒起，
晴明不可許。

占風

秋冬東南起，雨下不相逢。春夏西北風，夏來雨不從。訊頭風不長，
訊後風雨毒。春夏東南風，不必問天公。秋冬西北風，天光晴可喜。
長夏風勢輕，舟船最可行。深秋風勢動，風勢浪未靜。夏風連夜傾，
不晝便晴明。雨過東風至，晚來越添巨。風雨朝相攻，颶風難將避。
初三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二十三，颶風君可畏。七八必有風，
訊頭有風至。春雪百二旬，有風君須記。一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
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一。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
傍船人難避。端午訊頭風，二九君還記。西北風大狂，回南必亂地。
六月十一二，彭祖連天忌。七月上旬來，爭秋莫船開。八月半旬時，
隨潮不可移。

占月

烏雲接日，雨即傾滴。雲下日光，晴朗無妨。早間日珥，狂風即起。
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午前日暈，風起此方。
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色不狂。早白暮赤，飛沙走石。
日沒暗紅，無雨必風。朝日烘天，晴風必揚。朝日燭地，細雨必至。
暮光燭天，日光晴彩，久晴可待。日光早出，晴明來久。返照黃光，
明日風狂。午後雲遮，夜雨霧沱。

占虹

虹下雨垂，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斷虹早掛，有風不怕。

占霧

曉霧即收，晴天可求。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蒙，必起狂風。

占電

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辰閟電飛，大颶可期。
遠來無慮，遲則有危。電光亂明，無風雨晴。夏風電下來，秋風對電起。

閃爍星光，星下風狂。

占海

嵎岵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至，三日無妨。滿海荒浪，雨驟風狂。
大海無慮，至近無妨。金銀徧海，風雨立待。海乏沙塵，大颶難禁。
若近山岸，仔細思尋。烏鯖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
水上鷺毛，風大難拋。東風可守，回南暫傲。白蝦弄波，風起便和。

占潮

月上潮長，月沒潮漲。大訊潮光，小訊月上。水漲東北，東南旋復。
西南水回，便是水落。北海之潮，終日滔滔。高颶潮來，一日一遭。
萊州洋水，南北漲落。北來是長，南退方覺。揚子江內，糧舟之患，
最怕船密。大風緊急，擊定且守。船走難纜，紐定必凶。直至沙岸，
走花落矶，神鬼驚散。要知矶地，大洪泥硬。灘山一般，鐵矶可障。
海中泥寧，順拋木矶。黑水洋深，接繳數尋。成山開處，名羅鼓地。
磨斷宗毛，蔑繳可拋。成山鐵山，萬丈深泉。

明・楊慎《古今諺》卷一　諺語有文理

諺語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言冬至後寒風吹籬落，有聲如觱栗也。合于《莊子》萬竅怒號之說，而可以爲《豳風》一之日觱發之解矣。賈人之鐸，可以諧黃鍾；田夫之諺，而契周公之詩。信乎六律之音出于天籟，五性之文發於天章，有不待思索勉強者，此非自然之詩乎？余嘗戲集諺語爲古人詩詞中所引者數條，今附于此：○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羅景綸詩用之。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范石湖詩用之。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詩用之：照泥星出依然黑，爛熳庭花不肯休。碡車雲，東坡詩用之：今日江頭風勢惡，碡車雲起雨欲作。風花雲起，下散四野，如煙霧也。晁無咎詩用之：明日揚帆應復駛，蒸雲散亂作風花。日沒胭脂紅，無雨也有風。梅聖俞詩用之：日脚射空金鏤直，西望千山萬山赤；野老先知雨又風，明日望此重雲黑。東黧晴，西黧雨，則《詩》所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也。霜淞打雪淞，貧兒備飯甕，則東坡詩所謂：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也。日暈主雨，月暈主風，則梅聖俞所謂：月暈每多風，燈花先作喜；明日挂歸帆，春湖能幾里也。天河中有黑雲，謂之黑猪渡河，主雨，則蕭冰崖所謂：黑猪渡河天不風，蒼龍銜燭不敢紅也。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則杜工部所謂：禾頭生耳，禾穗黑也。他如雨灑上

元燈，雲掩中秋月。又，黃梅寒，井底乾。又云：河射角，好夜作。犂星没，水生骨。又云：春寒四十五，貧兒市上舞。貧兒且莫誇，且過桐子花。又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雨又來。又云：船艑風雲起，旱魃深歡喜。又云：商陸子熟，杜鵑不哭。皆爲唐宋詩人引用。若陸機《詩疏》引諺云：黃粟留，看我麥。又引蜻蜓鳴，婦女驚。《夏小正》註引：民月令》引農謠：三月昏，參星夕。杏葉盛，桑葉白。又云：杏子開花，可耕白沙。又，貸我東牆，償我白粱。先儒皆以解經，不但詩詞之資而已。詩詢芻蕘，舜察邇言，良有以哉。

《四民月令》引農謠

河射角，堪夜作。犂星没，水生骨。

麻黃種麥，麥黃種麻。夏至後，不没狗。言，種麻貴在夏至前。但雨多，没棄駝。

五月及擇，父子不相借。並言麻候

子欲富，黃金覆。言，耕之益也。子欲富，黃金覆。言，籽之益也。

富何卒，耕水窟；貧何卒，耕水窟。

贏牛劣馬，寒食下。

耕而不勞，不如作暴。

智如禹湯，不如常耕。

鋤頭三寸澤。言，耕之益也。

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雲行南，水漲潭；雲行北，好曬麥。

未雨先雷，船去步歸。

鴉浴風，鵲浴雨。

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飛雪千里。

上火不落，下火滴沍。言，丙丁也。沍音奇

稻秀雨澆，麥秀風搖。

雨打梅頭，無水飲牛。

船艑風雲起，旱魃深歡喜。

《春秋緯》引古語

月麗于畢，雨滂沱；月麗于箕，風揚沙。

吴諺、楚諺、蜀諺、滇諺

山擡風雨來，海嘯風雨多。

早霞紅丟丟，晌午而溜溜。晚了紅丟丟，早晨大日頭。樓梯天，晒破磚。

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晒殺鴈。

魚兒平水面，水來滄高岸。

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

蜻蜓高，穀子焦；蜻蜓低，一壩泥。

春寒四十五，窮漢出來舞。窮漢且莫誇，且過桐子花。

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雛頭吹篥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家家堆鹽虎；六九五十四，和尚不出寺；七九六十三，凍落耳朵弦；八九七十二，口中呬暖氣；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

戊午己未甲子齊，便將七日定天機。七日有雨兩月泥，七日無雨兩月灰。

甲寅乙卯晴，四十五日放光明。甲寅乙卯雨，四十五日看泥水。

三月三日晴，桑上掛銀瓶。三月三日雨，桑葉生苔蓍。壬辰裝擔子，癸巳上天堂。甲午乙未雨，茫茫荒年無六親。旱年無鶴神。

執破無雨，危成當灾。

霜松打露松，貧兒備飯瓮。

布穀鳴，小蒜成。秋霜足，蕓薹熟。

木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

明・廓璵《便民圖纂》卷六 雜占類

論日　日生暈，主雨。○日抱耳卜晴雨：南耳晴，北耳雨，日生雙耳，斷風絶雨。若耳長而下垂近地，又名日幢，主久晴。○夏秋間日没後起青白光數道衝天，主來日酷熱。○日返塢，曰返照，主晴。諺云：日没臙脂紅，無雨也有風。農云：返照在日没前，臙脂紅在日没後。○烏雲接日，主次日雨。若半天原有黑雲，日落雲外，其雲夜必散；或半天雖有雲，而日没下段無雲，狀如巖洞，皆主晴。

論月　月生暈主風，更看何方有缺，風從缺處來。○新月卜雨，諺云：月

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新月下有黑雲橫絶，主來日雨。諺云：初三月下有橫雲，初四日裏雨傾盆。

論星　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夏夜星密，主熱。○明星照爛地，來日雨不住。言久雨當昏黃時勿雨住雲開，見滿天星斗，不但明日有雨，當夜亦不晴；若半夜後雨止雲開，而星月朗然，則晴無疑。○諺云：一箇星，保夜晴。此言雨後天陰，但見一兩星，此夜必晴。

論風　夏秋間有大風拔木揚沙，謂之風潮；具四方之風，爲旋轉之狀，名曰颶風。有此，主霖霪大雨。如見斷虹之狀者，名曰颶母，航海之人甚惡畏焉。○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凡風自西南轉西北，則愈大；半夜及五更時起西風，亦然。諺云：日晚風和，明日愈多。大抵風自日內起者，必善；自夜起者，必毒；日內息者，亦和；夜半後息者，必大凍。此言隆冬。○風急雨下。諺云：東風急，備蓑笠。又云：風急雲起，愈急必雨。○牛筋風，主雨。以東北屬丑，故云。諺曰：東北風，雨太公。○凡風，春南夏北，並主雨。○冬天南風，三日主雪。

論雨　諺云：雨打五更，日中必晴。○晏雨不晴。○雨著水面有浮泡，主卒未晴。○凡久雨至午少止，謂之遣晝。在正午遣，或可晴；午前遣，則午後雨，不可勝言。○凡雨最怕天亮。以久雨正當昏黑，忽自明亮，則是雨候也。○凡雨驟，易晴。諺云：快雨快晴。老子云：驟雨不終日。○雨間雪，難得晴。諺云：夾雨夾雪，無休無歇。

論雲　雲行占晴雨，諺云：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雲行南，水漲潭；雲行北，好曬穀。○上風雲雖開，下風雲不散，主雨。○雲如砲車形，主大風起。○雲起下散四野如煙霧，名曰風花，主有風。○雲陣自西南來，雨必多。諺云：西南陣，便過落三十寸；雲起自東南來，必無雨；雲陣自西北起，黑如潑墨，又如眉梁陣，主大風，而後雨，終易晴。○天河中有黑雲生，謂之河作堰，又謂之黑猪渡河。一路對起相接亘天，謂之合羅陣，皆主大雨立至。若久陰之餘，或作或止，忽雲作橋，則必有掛帆雨，却又是雨脚將斷之兆。○凡雲陣行疾如飛，或暴雨乍傾乍止，其中必有神龍隱見。○凡旱年雲陣起，或自東引西，或自西而東，俗謂之沿江挑，非但今日無雨，必每日如之。久旱之兆也。潦年每至晚時，雨忽至，雲稍浮北，似霞非霞，紅光耀日，雨必隨作，當主夜夜如此，謂之北江紅，直至大暑而後已。吳人嘗試多驗。若是晚霽，必兼西北俱晴。諺云：西北赤，好曬麥。○雲起細細如魚鱗斑片，或大片如鱗，一云老鯉斑，皆主無雨。○陰雲天卜晴，諺云：朝要天項穿，暮要四脚懸。又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空則無雨。○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冬天近晚忽有老鯉斑雲起，名爲護霜天，雖漸合成濃陰，亦無雨。

論霧　《莊子》云：騰水上溢，爲霧。《爾雅》云：地氣上，天不應，曰霧。凡重霧三日，主有風。諺云：三朝霧露起西風。若無風，必主雨。又云：霧露不收，即是雨。

論霞　諺云：朝暮皆霞，無水煎茶。主旱。○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皆謂朝暮雨後乍晴之霞也。朝霞更看顏色斷之。若乾紅，主晴；間有褐色，主雨；滿天，謂之霞得過。若西天有浮雲稍重，雨立至。唐人詩云：朝霞晴作雨。是也。

論虹　虹，俗名蠻。諺云：東蠻晴，西蠻雨。○對日蠻，不到晝。指西蠻主何遠也。若蠻便雨，又主晴。詩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

論雷　諺云：未雨先雷，船去步歸。主無雨。○卯前鳴有雨。○凡雷聲響烈者，雨雖大，易過。如在水底響者，主不晴。○雷初發聲微和者，年內主吉；猛烈者，凶。值甲子日，尤吉。○雪中有雷，主百日陰雨。○雷自夜起，主連陰。或云：一夜起雷，三日雨。

論電　夏秋之間夜晴而見遠電，俗呼熱閃。在南，主晴；在北，主雨。諺云：南閃千年，北閃眼前。

論氷　氷後水長，主來年水；氷後水退，主來年旱。氷堅可履，亦主有水。

論霜　霜初下只一朝，謂之孤霜，主來歲歉；連得兩朝以上，主熟。上有鎗芒者，吉；平者，凶；主春旱。

論霰　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成，謂之霰。有霰，主有雪，蓋天將大雪，必先微温，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此之謂也。

論雪　凡雪日間不積受者，謂之羞明；若霽而不消者，謂之等伴，主再雪，亦主來年多水。

論地　地面濕潤甚者，水珠流出如汗，主暴雨。

論山　山色清爽，主晴；昏暗，主雨。若小山尋常無雲，忽然雲生，主大雨。

論水　夏初水底生苔，主有暴水。諺云：水底起青苔，卒風暴雨來。○水

際生靛青，主風雨。諺云：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水邊經行，聞水有香氣，主雨水驟至。極驗。○河內浸成包稻種，既沉復浮，主有水。

論草木　茅蕩內春初雨過菌生，俗呼雷驚菌，多，主旱；無，主水。○草屋久雨，菌生其上，朝生，晴；暮生，雨。○茭草一名蒹葭，鄉人剝其小白嘗之，以卜水旱：味甘主水，味餿主旱。○麥花晝放，主水。○匾豆、鳳仙五月開花，野薇立夏前開花，藕花夏至前開，並主水。○凡竹筍透林者，多主有水。○梧桐花初生時，色赤，主旱；色白，主水。

論鳥獸　諺云：鴉浴風，鵲浴雨，八歌兒洗浴斷風雨。○鳩鳴有還聲爲呼婦，主晴；無還聲爲逐婦，主雨。○鵲巢低，主水；高，主旱。○鵲噪早報晴，名曰乾噪。○海燕成羣而來，主風雨。○鸛鳴仰，則晴；俯，則雨。○鷓叫，朝主晴，暮主雨。○赤老鴉合水叫，雨則未晴，晴亦主雨。○鴉舅叫早，主雨；多人辛苦叫，晏主晴；多人，安閒。○鬼車鳥夜聽其聲，自北而南，謂之出窠，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窠，主晴。○夏秋間雨陣將至，忽有白鷺飛過，謂之截雨，雨竟不來。○吃鴟叫，主晴，俗謂賣蓑衣鳥。○家鷄上宿遲，主陰雨。○母鷄負雛，謂之鷄佗兒，主雨。○冬天雀羣飛，翅聲重，必有雨雪。○獺窟近水，主旱；登岸，主水。甚驗。○鼠咬麥苗，亦然。倒在根下，主麨下米貴；銜在洞口，主囤頭米貴。○圩塍上見野鼠爬泥，主有水，水必到此爬處方止。○鐵鼠白日內銜尾成行而出，主雨。○狗爬地及眠灰堆高處，並主陰雨。○絲毛狗褪毛不盡，主梅水多。○猫喫青喫青草，主晴；向河邊喫水，主水退。○猫喫青草，主雨。

論龍魚　龍下便雨，主晴。○凡黑龍下，縱雨不多；白龍下，雨水必甚。○龍下頻，主旱。諺云：多龍多旱。○龍陣雨，每從一路下。諺云：龍行熟路。○魚躍離水面，謂之秤水，主水。漲高多少，則水增多少。○凡鯉鯽魚在四五月間得暴漲，必散子。若散不甚，水勢未止；若散甚，水勢必定。夏至前後得黃鱔魚甚散子時，雨必止；雖散不甚，水終未定。○車溝內魚來攻水，逆上得鮎，主晴；得鯉，主水。諺云：鮎乾鯉濕。又鯽主水，鱔主晴。○黑鯉魚脊翼長，接其尾，主旱。○夏初食鯽魚，脊骨有曲，主水。○漁者網得死鱖，謂之水惡，故魚着網即死。口開，主水立至，易過；口閉，主水來遲，卒不定。○鰕籠中張得鱔魚，主有風水。

論雜蟲　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至其處；若回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水蛇及白鰻入鰕籠中，皆主大風、水作。○春暮暴暖，屋木中飛蟻出，主風雨；平地蟻陣作，亦然。○鼈探頭南望，晴；北望，雨。○鬼螺螄浮水面上，主有風雨。○石蛤，蝦蟇之屬，叫得響亮成通，主晴。○田雞噴水叫，主雨。○蚱蜢、蜻蜓、黃蚩等蟲，小滿以前生者，有水，俗呼魚口中食，謂其纔經風雨，俱死於水故也。○黃梅三時內，蝦蟇尿曲，有雨。大曲大雨，小曲小雨。○蚯蚓朝出，晴；暮出，雨。

論三旬　朔日晴，則五日內晴；若雨，謂之交月雨，主久陰雨；若先連綿雨者，主雨少。○風吹月建方位，主米貴。自建方來者，爲得其正，晴雨亦得其宜。○二十五日，謂之月交日，有雨，主久陰。○二十七日宜晴。諺云：交月無過二十七晴。又云：二十七、二十八交月雨，初三、初四莫行船。

論六甲　甲子，諺云：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主久陰雨；若連綿雨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雪飛千里。蓋甲子爲干支之首，猶歲旦爲節氣之先。歲旦和平，則一年亨利。甲子無雲，則兩月多晴。古人詩云：甲子無雲萬事宜。○甲子有雌雄，單日是雄，雙日是雌。若雙日值甲子，雖雨不妨。農家屢試，果驗。詩云：老尚誇雌甲，狂寧作散仙。則知古人元有雌雄之說。

壬子，諺云：春雨人無食，夏雨牛無食，秋雨魚無食，冬雨鳥無食。更須看甲寅日。若晴，謂之拘得過。又云：壬子是哥哥，爭奈甲寅何。一說，壬子雖雨，丁巳却晴，主陰晴相半；二日俱晴，則六十日內少雨。又云：壬子癸丑甲寅晴，四十五日滿天星，全憑丁巳作中人。累試有驗。

甲申，諺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我。吳地窓下最畏此二日雨。又，閩中見四時甲申日有雨，必閉糴，主米貴。若雨後有南風，主水退無雨。此老農經驗之言。

甲戊庚必變。諺云：久雨久晴，換甲爲真。大抵甲爲天干之首，故也。○甲午旬中無燥土。○甲雨乙拘。又云：甲不拘乙。○甲日雨，乙日晴；乙日雨，直到庚。○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逢庚須變，逢戊須晴。○庚申日晴，甲子日必晴。

上火不落，下火滴泡。言丙丁日也。或曰論納音。○久雨不晴，且看丙丁。

己亥、庚子、己巳、庚午四日，謂之木、主土、主雨。

論鶴神　己酉日下地東北方，乙卯日轉正東，庚申日轉東南，丙寅日轉正南，辛未日轉西南，丁丑日轉正西，壬午日轉西北，戊子日轉正北，癸巳日上天。

一曰在房。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在房內北，戊戌、己亥在房內中，庚子、辛丑、壬寅在房內南，癸卯日在房內西，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在房內東，戊申日在房內中，己酉復下，週而復始。諺云：纔逢癸巳上天堂，己酉還歸東北方。若上天下地之日晴，主久晴；雨，主久雨。轉方稍輕。值大旱之年，則又不應。諺云：荒年無六親，旱年無鶴神。

論潮汛　候潮，訣云：午午未未申，寅卯卯辰辰，亥亥亥子子，半月從頭數。○每月十三日、二十七日，名曰下岸，是爲小汛，亦各七日。○諺云：初一月半午時潮。又云：初五二十名曰下岸，是爲小汛，名曰水起，是爲大汛，各七日；初五日、二十日，下岸潮，天亮白遥遥。又云：下岸三潮登大汛。○凡天道久晴，雖大汛水，亦不長。諺云：晴乾無大汛，雨落無小汛。

明・張燮《東西洋考》卷九　占驗似可解似不可解，似有韻似又無韻。備波濤之望氣，非委巷而徵歌也。

朝看東南黑，勢急午前雨；暮看西北黑，半夜看風雨。右占天

天外飛遊絲，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雲，風雨霎時辰。風靜鬱蒸熱，雷雲必振烈。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東南卯没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遍，風雨辰時見。日出卯遇雲，無雨必天陰。雲隨風雨疾，風雨片時息。迎雲對風行，風雨轉時辰。日没黑雲接，風雨不可説。雲從龍門起，颶風連急雨。西北黑雲生，雷雨必聲甸。雲勢若魚鱗，來朝風不輕。雲鈎午後排，風色屬人猜。夏雲鈎内出，秋風鈎背來。亂雲天半遶，風雨來多少。風送雨傾盆，雲過都暗了。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没起，晴明未堪許。右占雲

風雨潮相攻，颶風難將避。初三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二十三，颶風君可畏。七八必有風，訊頭有風至。春雪百二旬，有風君須記。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四。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榜船人難避。端午訊頭風，二九君還記。西北風大狂，回南必亂地。六月十一二，彭祖連天忌。七月上旬來，爭秋莫船開。八月半旬時，隨潮不可移。右占風

烏雲接日，雨即傾滴。雲下日光，晴朗無妨。早間日珥，狂風即起。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

午前日暈，風起此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色不狂。日没暗紅，無雨必風。朝日燭地，細雨必至。朝日烘天，晴風必揚。返照黄光，明日風狂。午後雲過，夜雨霧霑。右占日虹下雨雷，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斷風早掛，有風不怕。曉霧即收，晴天可求。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蒙，必起狂風。右占霧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辰闕電飛，大颶可期。遠來無慮，遲則有危。電光亂明，無風雨晴。閃爍星光，星下風狂。右占電螻蛄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至，三日無妨。海乏沙塵，大颶難禁。若禁沙岸，仔細思尋。烏鯖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東風可守，回來暫傲。白蝦弄波，風起便和。右占海月上潮長，月没潮漲。大訊潮光，小訊月上。水漲東北，南東旋復。西南水回，便是水落。擊定且守，船走難纜。鈕定必函，直至沙岸。走花落矶，神鬼驚散。要知矶地，大洪泥硬。右占潮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二　田家四時占候諺語，有不可不知者，今録之。

日生雙耳，斷風絶雨。日落雲裏走，雨落半夜後。日没臙脂紅，無雨也有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一箇星，保夜晴。明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東風急，備蓑笠。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脚踹泥；雲行南，水平潭；雲行北，陣徒黑。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撐船入市；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牛羊凍死。春丙暘暘，無水撒秧；夏丙暘暘，乾死稻孃；秋丙暘暘，乾穀入倉；冬丙暘暘，無雪無霜。春己卯風，樹頭空；夏己卯風，禾頭空；秋己卯風，水裏空；冬己卯風，欄裏空。雨落五更，日曬水坑。天下太平，夜雨日晴。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久雨不晴，且看丙丁；久晴不雨，且看戊己。朝霞暮霞，無水煎茶。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蟲庚子叛。惟有壬子水滔滔，總在正月上旬看。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甲申晴，米價平。前月廿六七，後月看消息。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三月初

三雨，桑葉無人取；三月初三晴，桑上挂銀瓶。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四。稻秀雨澆，麥秀風搖。日暖夜寒，東海也乾。梅裏雷低，田被水埋。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河水乾坼。夏至有雷三伏冷，重陽無雨一冬晴。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送。六月無蒼蠅，新舊米相登。六月初三一陣雨，夜夜風潮到處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熱到頭。秋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九月十三晴，釘靴挂斷繩。十月初一陰，柴炭貴如金。賣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至前米價長，貧兒有處養；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臘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除夜犬不吠，新年無疫癘。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護氣。

明・楊慎《升菴集》卷二二《五言排律》 補范石湖占陰晴諺謠

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日早雨淋腦，日晏鴈曬翅。天道管難窺，農談綽有理。星占溼土時，諺云：乾星照溼土，明日依舊雨。月驗仰瓦比。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朔朔雞上籠，雞上栖早，主雨。趯趯魚秤水。魚跳出水，主水漲。雲起樓梯天，諺云：樓梯天，曬破磚。日沒燕脂紫。諺云：日沒燕脂紅，無雨也有風。電光分南北，陰霽在俄晷。諺云：南閃千年，北閃眼前。虹爲水樁兒，虹主晴，亦主雨。明而長者，主晴；短而暗者，俗呼水樁兒，主雨。霧是山巾子。諺云：山頭戴帽，平地滌硯。黑猪渡斜漢，夜視天河中有黑雲，謂之野猪渡天河，主雨。蕭氷崖詩：黑猪渡河天不風，蒼龍銜燭不敢紅。金烏抱雙珥。日抱耳，主雨。聒聒卜蛙鳴，疆疆占鵲喜。戴帽視泡文，雨點有泡，謂之戴帽，主雨。著裙看瓮底。瓮下有濕痕，曰水缸穿裙，主雨。釜星驗雜出，燈花結雙蘂。昕夕恒目擊，雨暘如掌指。方朔廢射覆，洛閎休曆紀。先哲有格言，林臥觀無始。

明・吴惟順等《兵鏡》卷一五 行船觀日月星雲以占風濤

日暈則雨，月暈則風，何方有闕，即此方有風雨。

日没臙脂紅，無雨也有風。須看返照日没之前，臙脂紅在日没之後。記之。

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曰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

凡風單日起，則單日止；雙日起，則雙日止。

凡風早起晚和，明日須防大風。

夜起之風必毒。

凡東風急，風急雲起，必雨，最難得晴。

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早有此風，向晚必靜。

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漸吹漸急，北風吹起便大。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

雲起下散四野，滿目如烟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

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

凡雨陣自西北起，必雲黑如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風後雨，易晴。

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

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

海猪亂起，主大風。

夜聽九道遥烏叫，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

蝦籠張得鯨魚，主風水。

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

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二十五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楝花風打末。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卷一八 行船觀日月星雲占風濤

日暈則雨，月暈主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來也。

日没臙脂紅，無雨也有風。須看返照日没之前，臙脂紅在日没之後。記之。

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颶風。此乃颶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颶同作。

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凡風起早晚和，須防明日再多。

有暴惡之風，盡日而没。

防夜起之風必毒。

凡東風急，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起雨最難得晴。

凡春風易於傳報。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早有此風，向晚必靜。

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吹起便大。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

雲起下散四野，滿目如煙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

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

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

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

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

海猪亂起，主大風。

夜間聽九道遥鳥叫，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

鰕籠張得鯨魚，主風、水。

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若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

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廿五六若無雨，初三四莫行船。

春有廿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楝花風打末。

清·黄鼎《管窺輯要》卷五八　雨晴備占

《乾坤秘録》曰：子日東風卯日雨，丑日東風辰日雨，寅日東風巳日雨，卯日東風午日雨，辰日東風未日雨，巳日東風申日雨，午日東風酉日雨，未日東風申日雨，申日東風子日雨，酉日東風丑日雨，戌日東風寅日雨。亥日東風辰日雨。

又曰：甲子日雨丙寅止，乙丑日雨丁卯止，丙寅日雨即日止，丁卯日雨夕止，戊辰日雨夜半止，己巳日雨立止，庚午日雨辛未止，辛未日雨戊寅止，壬申日雨即止，癸酉日雨甲戌止，甲戌日雨即止，乙亥日雨即日止，丙子日雨辛止，丁丑日雨夕止，戊寅日雨即止，庚辰日雨即止，辛巳日雨癸未止，壬午日雨即止，癸未日雨甲申止，甲申日雨即止，乙酉日雨丙戌止，丙戌日雨夕止，丁亥日雨即止，戊子日雨庚寅止，己丑日雨壬辰止，庚寅日雨即止，辛卯日雨癸巳止，壬辰日雨辛丑止，癸巳日雨甲午止，甲午日雨即止，乙未日雨丁酉止，丙申日雨夕止，丁酉日雨己亥止，戊戌日雨辛丑止，己亥日雨即止，庚子日雨甲辰止，辛丑日雨壬寅止，壬寅日雨即止，癸卯日雨即止，甲辰日雨即止，乙巳日雨丙午止，丙午日雨即止，丁未日雨即止，戊申日雨庚戌止，己酉日雨辛亥止，庚戌日雨即止，甲寅日雨即止，乙卯日雨丙辰止，丙辰日雨丁巳止，丁巳日雨即止，戊午日雨即止，己未日雨即止，庚申日雨甲子止，辛酉日雨即止，壬戌日雨即止，癸亥日雨即止。

又曰：子日雨立止，不止寅日止。丑日雨寅日止，不止卯日止。寅日雨立止，不止卯日止。卯日雨立止，不止巳日止。辰日雨立止，不止戌日止。巳日雨未日止，不止申日止。午日雨立止，不止至十日陰。未日雨申日止，不止戌日止。申日雨夕止，不止見日久陰。酉日雨立止，不止久陰。戌日雨立止，不止久陰。亥日雨立止，不止久陰。

二十八宿占風雨陰晴訣

日逢井鬼多風雨，若遇奎星天色晴。婁危陰雨天色冷，昴畢有風天色晴。

觜參雨過大風起，壁室多風天色晴。星張翼軫有大雨，角亢夜雨日還晴。

若遇柳星雲霧起，氐房心尾向前行。

春季

虚危室壁多風雨，若遇奎星天色晴。婁胃昴畢二宿天有雨，觜參二星天又陰。

觜參井鬼天見日，柳星張翼陰還晴。軫角二星天少雨，或起風雲傍嶺行。

亢宿大風起沙石，氐房心尾雨風聲。箕斗濛濛天少雨，牛女微微作雨聲。

夏季

虚危室壁天半陰，婁奎胃宿雨冥冥。昴畢二宿天有雨，觜參二星天又陰。

井鬼柳星晴或雨，張星翼軫又晴明。角亢二星太陽見，氐房二宿大雨風。

心尾依然宿作雨，箕斗牛女遇天晴。

秋季

虚尾室壁震雷驚，奎婁胃昴雨淋庭。畢觜參非晴又雨，鬼柳雲開客便行。

斗箕牛女必有雨，氐房心尾雨濛濛。張星翼軫天無雨，亢角二星風雨聲。

冬季

虚危室壁多風雨，若遇奎星天色晴。婁胃雨聲天冷凍，昴畢之期天又晴。

觜參二星坐時晴，井鬼二星天色黄。莫道柳星雲霧起，天寒風雨有嚴霜。

張翼風雨又見日，軫角夜雨日還晴。亢宿大風起沙石，氐房心尾雨風聲。箕斗二星天有雨，牛女陰凝天又晴。若然風雨天寒凍，三宵五陰不曾停。占卜晴陰真妙訣，仙賢秘密不虛名。掌上輪星天上應，若然垢穢損雙精。

清・黃鼎《管窺輯要》卷六二 占風歌

罡氣白黃，隄防風勢狂。早間日曬耳，狂風即時起。早白與春赤，飛砂及走石。午前日忽昏，北方人怒嗔。午後日昏暈，風起須當慎。日月忽後圓，風來不等閑。雲掩日不動，風勢如山重。反照色黃光，明朝風必狂。天道忽昏慘，狂風時下感。天色赤與黃，頃刻大風狂。黑雲片片生，眼底主狂風。黑紫雲如牛，狂風急似流。雲勢若魚鱗，來朝風不輕。黑雲半開閉，風雨。姚令威《叢話》。星光閃爍不定，主風。夏夜星密，來日熱。《農圃春秋》。星明滅不動，主雨。星墜，主風。《羣芳譜》。星自東向西移，東向南移，主大颶隨風至。雲起亂行急，風勢難當抵。狂風來不少，辰閑電光飛，大颶必可來日火災；東向北移，主境內有盜；西向東移，主三日內有風雨；西向南移，主期。連日雨朦朧，必定起狂風。星辰若晝見，頃刻狂風變。當年水旱、災傷；西向北移，主來日風雨；南向東移，主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五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冬雪；南向北移，主來日有霧；北向東移，主連日雨不斷；北向西移，主雨淹田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乃知俗禾；北向南移，主來日陰而不雨。《農圃六書》。說之誤。

日

清・吳鵠《卜歲恒言》卷一

日者，陽精也，又君象也。《羣芳譜》。人君德政皆備，則日色精明而揚光。《宋志》。聖君在上，則日光明，五色備具。《易緯》。日暈主雨。《農圃春秋》。暈黑，則穀傷、大水；暈青，則羅貴，多風；暈赤，則暑雨霹靂；暈黃，則風雨時，農田治。數見，則大安。《祥異賦》。日暈兩半相向，天下大風。《宋志》。日生耳，諺云：南耳晴，北耳雨，日生雙耳斷風雨。若生長耳而下垂至地，名曰日幢，主久雨。久雨當天明忽見日，仍有雨；久雨後天已明，徐徐雲開見日，是日必晴。諺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南來雁。日沒返照，主晴。諺云：日沒返照，曬得猫兒叫。日落胭脂紅，主風雨。諺云：日落胭脂紅，無雨也有風。返照在日沒前看脂紅，在日沒後看烏雲接日，主雨。諺云：日落雲裏走，雨在半夜後。日沒後起青白光數道，下狹上濶，直起亘天，俗云青白路，主來日酷熱。惟夏秋間有之。彙《羣芳譜》、《農圃春秋》。

月

月者，闕也，太陰之精也。陰不可抗陽，臣不可敵君。故于文闕者爲月，以其闕之時多也。《說文》。月赤，則天將旱。《隋書》。月望，而月中蟾蜍不見者，主大水。月旁有兩耳，十日有雨水。終歲無暈，天下偃兵。《宋志》。雲如人頭在月旁，白風，黑雨，大風將至。月暈重，圓暈而珥，時歲平康。《祥異賦》。月暈主風，風雨又見日，軫角夜雨日還晴。亢宿大風起沙石，氐房心尾雨風聲。箕斗二星天有雨，牛女陰凝天又晴。若然風雨天寒凍，三宵五陰不曾停。占卜晴陰真妙訣，仙賢秘密不虛名。掌上輪星天上應，若然垢穢損雙精。

五更西天明，折樹枝。又云：日晚風和，明朝再多。又云：東風連夜走，西風不過酉。北風雨頭喧，南風旺于午。春己卯風，樹頭空；夏己卯風，禾頭空；秋己卯風，水裏空；冬己卯風，欄裏空。彙《羣芳譜》、《五雜俎》、《農圃春秋》。

雲

雲，山川之氣也。《易》曰：天降時雨，山川發雲。陰重則色深黑而風，陰稍輕則色淺黑而雨，惟晴明則白雲遊颺，乃雲之本相。《羣芳譜》。常以二分二至觀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年。《隋書占》。雲陣起自西南者，雨必多。諺云：西南陣，單過也三寸。起自東南者，無雨。諺云：太婆八十八，不曾見東南陣頭發。雲自東北起，多風雨，風愈急，雨愈連綿。雲自西北起，必黑如潑墨，先大風而後雨，終易晴。又曰：雲行東，雨無踪；雲行西，水沒犁；雲行南，雨潺潺；雲行北，好曬穀。朝看東南，晚看西北。又曰：朝看天頂穿，暮看四脚懸，但晴則無雨。上風雲雖開，下風雲不散，主雨。諺云：魚鱗天，不雨也風顛。言滿天細紋雲起，如魚鱗也。又云：老鯉班雲障，曬殺老和尚。言滿天大片雲起，如鯉魚背上紋也。秋多雲而無風，不雨。《農事須知》。雲起如樓梯天，晒破磚。《切用格言》。冬天近晚忽有老鯉斑雲起，漸合成濃陰者，必無雨，名曰護霜天。《羣芳譜》。天河中有黑雲生，謂之野猪渡天河，主雨。昔蕭冰崖詩：黑猪渡河天不風，蒼龍銜燭不敢紅。《切用格言》。

霞

日與雲相射，則紅而成霞。○霞如長練，主人民安康。《農桑要覽》。諺云：朝霞暮霞，無水煎茶。此言久晴之霞也。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此言雨後乍晴之霞也。《農圃春秋》。暮霞有火焰形而乾紅者，主旱。朝霞雨後乍有，定雨無疑。若晴天，隔夜原無，今朝忽有，則當看顏色斷之：乾紅主晴，有褐色主雨。滿天，謂之霞得過，主晴；罩有，謂之霞不過，主雨。若西方有浮雲稍厚，雨當立至。霞如墨灑，來日午時大雨。霞如牛臥，來日辰時大雨。霞如蛇狀，主人民飢饉。《羣芳譜》。

雷

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淮南子》。霹靂者，天地之怒氣也。程正叔。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出地，雷出則萬物出。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入地，雷入則萬物入。雷之迅疾者爲霆，一名霹靂。《羣芳譜》。發雷喜甲子日，主歲熟。秋雷忌甲子日，主人多暑病、歲凶。《農桑要覽》。雷初發聲在北方者，其年有冰。雷從西方起，上田旱，下田熟。《師曠占》。雷自夜起，必至連陰。諺云：一夜起雷，三日雨。雷初發聲微和者，歲內平安；猛烈者，凶。雷聲猛烈者，雨雖大而易過；殷殷然者，反不易晴。卯前雷，主有雨。當頭雷，主無雨。諺云：未雨先雷，船去步回。言不雨也。雪中有雷，主陰雨百日。無雲而雷，主飢疫。雷初起其聲格格霹靂者，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不大霹靂者，雌雷，水氣也。

電

電，電光也，陰陽激射，有火生焉，其光爲電。又電爲陽光，陽微則光不見。仲春陽氣漸盛，以擊于陰，其光乃見，以故仲春始電。《羣芳譜》。在南主晴，在北主雨。諺云：南閃千年，北閃眼前。又云：北閃三夜，無雨大怪異。言必有風雨也。《田家雜占》。夏秋之夜晴而見電，謂之熱閃。農占。

雨

雨者，輔也。水從雲下，輔時以生養萬物也。《羣芳譜》。天下太平，夜雨日晴。言不妨農事也。太平之世，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矣。董仲舒。五更忽雨，日中必晴。諺云：雨打五更，日曬水坑，卒然有雨，不久必晴。《道德經》云：暴雨不終日。雨着水面上有浮泡，謂之水戴帽，主卒未晴。諺云：一點雨，一個釘，下到來朝也不晴。久雨雲黑，忽然明亮，主大雨。諺云：亮一亮，下一丈。又云：病人怕肚脹，雨落怕天亮。晏雨難晴，謂之黃昏雨。諺云：開門風，閉門雨。久雨若午後少住，或可望晴。久雨若午時乍晴有日色，午後雨必多。諺云：雨住午，下無數。雨同雪下，卒難得晴。諺云：夾雨夾雪，無休無歇。甲子日晴，主兩月多晴；雨，則久雨。《羣芳譜》。一云：甲子值雙日，多驗。雙日，謂之雌甲子，雖雨無妨。《歲時雜占》法。三季甲子皆宜晴，獨冬甲子宜雨。《瑣碎錄》。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赤尺古字通用。言爲雨阻，跬步若千里之難。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雪飛千里。四季壬子宜晴。此日名水生日，春雨人無食，夏雨牛無食，秋雨魚無食，冬雨鳥無食。又云：雨打六壬頭，低田只索休。一說：壬子是哥哥，爭奈甲寅何。更須看甲寅日，此日若晴，拘得過，則不妨。諺云：甲寅日雨，四十九日天不晴。一說：壬子雨，丁丑晴，則陰晴相半。二日俱雨，則六十日內少雨。二日俱晴，則六十日內不晴。凡久雨久晴皆看換甲。又云：甲日雨下乙日晴，乙日雨下十日陰。甲午旬中無燥土。逢庚必變，逢戊必晴。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農圃春秋》。久

雨不晴，但看丙丁。久晴不雨，且看戊己。又云：丙不藏日。是日雖陰雨，日晴，北耳雨，日生雙耳，斷風截雨。若是長而下垂通地，則又名白日幢，主久晴。必暑現也。《五雜俎》。壬子癸丑甲寅晴，木套釘靴掛斷繩。雨打丁巳頭，四十五日無日頭。《圖史》。

雹

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慘氣也。程子。陰包陽爲雹，陽包陰爲霰。雪六出而成花，雹三出而成寔，陰陽之辨也。陸農師《語録》。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主歲穀不豐。京房。雹乃陰陽不順之氣結成，亦有懶龍鱗甲之内寒凍生冰，爲雷所發飛走墮落，大者如斗升，小者如彈丸。又，蜥蜴含水亦能做雹。○人食雹，患疫疾大風顛邪之症。《五雷經》。春雹主豐年，夏雹小殺，秋雹禾遲熟，冬雹大臣死。《農桑要覽》。正月雹，大臣有暴死者，人多瘡痍。《月令通考》。元旦雹，主盜賊、瘡疥。五月雹，殺雞犬，婦人任事，民不安。《京房易占》。九月雹，不利牛馬。《月令通考》。

虹

日與雨交，倏然成質，天地之淫氣也。朱子。雄曰虹，雌曰霓。虹常雙見，鮮盛者雄，闇者雌。赤白色爲虹，青白色爲霓。清明後十日虹霓始見，小雪日虹藏不見。《春秋斗運樞》。虹俗名蠁。東蠁晴，西蠁雨。括云：東（西）〔出〕日頭西出雨，南見刀兵北太平。虹食雨，主晴；雨食虹，主雨。《農桑要覽》。雲合則雨，虹見則止。朱子。明而長者，主晴；短而暗者，主雨。《切用格言》。諺云：對日蠁，不到晝。主雨。言西蠁也。若蠁下便雨，返主晴。《田家雜占》。虹掛東，一場空；虹掛西，雨灑灑。《太玄經》。

清・鄂爾泰《授時通考》卷二《天時》 占驗總附

董仲舒雨雹對：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

《京房易候》：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

《春秋説題辭》：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

《論衡》：太平瑞應，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田家雜占》：天下太平，夜雨日晴。言不妨農也。以上總論風雨。

《農政全書》：日暈則雨，諺云：月暈主風，日暈主雨。日脚占晴雨，諺云：朝又天，暮又地，主晴。反此則雨。日没後起清白光數道，下狹上闊，直起亘天，此特夏秋間有之，俗呼清白路，主來日酷熱。日生耳，主晴雨，諺云：南耳晴，北耳雨，日生雙耳，斷風截雨。若是長而下垂通地，則又名白日幢，主久晴。日出早主雨，出晏主晴。老農云：此特言久陰之餘，夜雨連旦，正當天明之際，雲忽一掃而捲，即光日出，所以言早，少刻必雨。立驗。言晏者，日出之後，雲晏開也，必晴。亦甚準。蓋日之出入，自有定刻，實無早晏也。愚謂：但當云晴得早，主雨；晏開，主晴。不當言日出早晏也。諺云：日外有雲障中起，主晴。諺云：日頭遶雲障，曬殺老和尚。日没反照，主晴，俗名爲日返塢。一云：日没臙脂紅，無雨也有風。徐光啓曰：日返塢，明朝水没路；日打洞，明朝曬背痛。《或問》：二候相似，而所主不同，何也？老農云：日落雲没，不雨定寒。又云：日落雲裏走，雨在半夜後。此言，一朵烏雲漸起，而日正落其中者。諺云：日落烏雲半夜栀，明朝曬得背皮焦。此言，半天元有黑雲，日落雲外，其雲夜必開散，明必甚晴也。又云：今夜日没烏雲洞，明朝曬得背皮痛。此言，半天上雖有雲，及日没下去都無雲，而見日狀如巖洞者也。諺云：對日蠁，不到晝。主雨。言西蠁也。若蠁下便雨，返主晴。《田家雜占》。虹掛東，一場曬殺鴈。

《古今諺》：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

《吴下田家志》：壬子日雨，主久陰。

《田家雜占》諺云：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又云：久雨不晴，且看丙丁。

《浩然齋抄》俗諺云：逢庚雙變，遇甲即晴。蓋遇庚於雙日則變，遇甲於雙日則晴。多驗。已上論日

《詩小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傳畢掩也。月離陰星則雨疏，以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

《玉歷璇璣》：凡孟月七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之夜，皆當月暈，暈而不已，其下三日内有暴風甚雨。月初生色黑，有水；月滿色赤，爲旱。又月初生而偃，有水。月始生有黑雲貫月，名曰繳雲，不出三日暴雨。

《雜占》：每月朔，一日管上旬，二日管中旬，三日管下旬。月色青黑潤明，是旬有雨；若黄赤乾枯，則旬中無雨。

《師曠占》：候月知雨多少。八月一日、二日、三日月色赤黄者，其月多雨；月色青者，其月多雨。

《農政全書》：月暈主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來。新月下有黑雲橫截，主來日雨。諺云：初三月下有橫雲，初四日裏雨傾盆。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風雨。諺云：廿五廿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廿五日謂之月交日，有雨，主久陰。廿七廿八交月雨，初二初三勿肯晴。已上論月

《農家諺》：乾星照濕土，明日依舊雨。

《農政全書》諺云：一個星，保夜晴。此言，雨後天陰，但見一兩星，此夜必晴。星光閃爍不定，主有風。夏夜見星密，主熱。諺云：明星照爛地，來朝依舊雨。言，久雨正當黃昏，卒然雨住雲開，便見滿天星斗，豈但明日有雨，當夜亦未必晴。黃昏上雲半夜消，黃昏消雲半夜澆。若半夜後雨止雲開，星月朗然，則必晴無疑。已上論星

又，夏秋之間，大風及有海沙雲起，俗呼謂之風潮，古人名之曰颶風。言其具四方之風，故名颶風。有此風必有霖淫大雨同作，甚則拔木、偃禾、壞屋室、決堤堰。其先必有如斷虹之狀者見，名曰颶母。航海之人見此，則又名破帆風。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諺云：西南轉西北，搓繩來絆屋。又云：半夜五更西，天明拔樹枝。又云：日晚風和，明朝再多。又云：惡風盡日沒。又云：日出三竿，不急便寬。大凡風，日出之時必暑靜，謂之風讓日。大抵風自日內起者，必善；夜起者，必毒。日內息者，必和；夜半息者，必大凍。諺云：風急雨落，人急客作。又云：東風急，被蓑笠。風急雲起，愈急必雨。諺云：東北風，雨太公。言，艮方風雨卒，難得晴。俗名曰：牛筋風雨指丑位，故也。諺云：行得春風有夏雨。言，有夏雨應時，可種田也。非謂水必大也。經驗。諺云：西南早到，晏弗動草。言，早有此風，向晚必晴。諺云：南風尾，北風頭。言，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初起便大。春南夏北，有風必雨。冬天南風，三兩日必有雪。天氣濕熱鬱蒸，主有風。古語云：熱極則生風。語云：東南風跳擲，三日退一尺。

《陶朱公書》：青龍風急，大雨將來。朱雀風回，烈日晴燥。白虎風生，必有雨霧。玄武風急，雨水相隨。寅卯時爲青龍，巳午時爲朱雀，申酉時爲白虎，亥子時爲玄武。隨方起風，應乎雨晴。

《田家五行》：風自月建方來，爲得其正，萬物各得其所，晴雨各得其宜。又，風吹月建方位，主米貴。

《師曠占》：常以十月朔日占春糴貴賤。風從東來，春賤。逆此者貴。以正月朔占夏糴。風從南來西來者，秋皆賤。逆此者貴。以正月朔占秋糴。風從南來東來者，皆賤。逆此者貴。已上論風

《朝野僉載》：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

《吳下田家志》：戊午原同甲子期，始終七日最稀奇。七日多晴，兩月燥；七日多雨，兩月泥。甲申主米暴貴，春主五穀不收，夏主傷田禾，秋主六畜死，冬主人多病。諺云：甲申猶且可，乙酉怕殺我。

又，上旬交月雨，謂朔月之雨也，主月內多雨。

《田家雜占》：壬子日春雨，人無食；夏雨，牛無食；秋雨，魚無食；冬雨，鳥無食。

又，自正月至五月，五朔皆有大雨，主人饑、蝗起。

《易飛候》：凡候雨，以晦朔、弦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如斗、牛、魈，當暴雨；有異雲如水牛，不三日大雨；黑雲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雲如浮船，皆雨；北斗獨有雲，不五日大雨；四望青白雲，名曰天寒之雲，雨徵；倉黑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者，皆爲暴雨。

《金樓子》：旦雨，謂之月額。

《雜占》：江淮俗驗，每月初二、十六日雨，則月內多雨。

《田家五行》：二十七日最宜晴。諺云：交月無過廿七晴，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風雨。

《農政全書》諺云：雨打五更，日曬水坑。言，五更忽然雨，日中必晴。甚驗。晏雨不晴。雨著水面上有浮泡，主卒未晴。諺云：一點雨似一個釘，落到明朝也不晴；一點雨似一個泡，落到明朝未得了。諺云：上牽晝，下牽齋，下晝雨嚫嚫。諺云：雨落怕天亮。言，天明時忽雨，此日可晴；若久雨正當昏黑，忽自明亮，反是雨候也。雨夾雪，難得晴。諺云：夾雨夾雪，無休無歇。諺云：快雨快晴。

《道德經》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凡久雨至午少止，謂之遣晝。在正午遣，或可晴；午前遣，則午後雨，不可勝。雹灰帶溫作塊，天將變，作雨兆。齋前風，晝後雨，並言難止。已上論雨

《陶朱公書》：朝看東南有雲氣，隨太陽上下不遠者，此雲在日初出，應己午時；己午時隨太陽，則應未申時；未申時隨太陽，則應酉戌時，有雷雨。又，

太陽未出將晨之，先看東南黑雲如雞頭、如旗幟、如山峯、如陣鳥、如龍頭、如魚、如蛇、如靈芝、如牡丹，應當日未申時有雨；或紫黑雲貫穿、或在日上下者，並應當日雨。

《農政全書》：雲行占晴雨，諺云：雲行東，雨無蹤，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水没犁；雲行南，雨潺潺，水漲潭；雲行北，雨便足，好曬穀。上風雖開，下風不散，主雨。諺云：上風隘，無蓑衣，莫出外。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雲起下散四野滿日，如烟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諺云：西南陣單過也，落三寸。言，雲陣起自西南來者，雨必多；尋常陰天，西南障上，亦雨。諺云：太婆年八十八，弗曾見東南陣頭發。又云：千歲老人，不曾見東南陣頭雨没子田。言，雲起自東南來者，絶無雨。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而後雨，終易晴。天河中有黑雲生，謂之河作堰，又謂之黑豬渡河。墨雲對起，一路相接亘天，謂之雨作橋。雨下闊，則又謂之合羅陣，皆主大雨立至，少頃必作。滿天陣，名通界雨，言，廣闊普徧也。若是天陰之際，或作或止，忽有雨作橋，則必有掛帆雨脚，又是雨脚將斷之兆也。不可一例而取。諺云：旱年只怕沿江跳，水年只怕北江紅。一云：太湖晴。上文言，亢旱之年，望雨如望恩，纔見四方遠處雲生陣起，或自東引而西，自西而東，所謂沿江跳也。則此雨非但今日不至，必每日如之，即是久旱之兆也。潦年每至晚時，雨忽至，雲稍浮北，似霞非霞，紅光曜日，雨必隨作，當主夜夜如此，直至大暑而後已，謂之北江紅。此吴語也，故指北江爲太湖。若是晚霽必兼，西天但晴無雨。諺云：西北赤，好曬麥。陰天卜晴，諺云：朝要天頂穿，暮要四脚懸。又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諺云：魚鱗天，不雨也風顛。此言，細細如魚鱗斑者。一云：老鯉斑雲障，曬殺老和尚。此言，滿天雲大片如鱗，故云老鯉。往往試驗，各有準。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冬天近晚忽有老鯉斑雲起，漸合成濃陰者，必無雨，名曰護霜天。諺云：識每護霜天，不識每著子一夜眠。

《京房・風角要訣》候雨法有：黑雲如一疋布于日中，即日大雨；二疋，爲二日雨；三匹，爲三日雨。

《京房占》：六甲日雲四合，皆當日雨。雲多雨多，雲少雨少。又，六甲無雲，一旬少雨。

《師曠占》：常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羣羊者，即有雨至。

《陶朱公書》：拂曉看南方，黑雲最高，謂之雷信。明日巳午時至中天而止，應未申時。

《孔氏談苑》：大理少卿杜純之京東人，言：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言，雨後朝晴尚有雨，須得晚晴乃真晴。

《田家五行》諺云：朝霞暮霞，無水煎茶，主旱。此言，久晴之霞也。朝霞不出市，暮霞行千里。此皆言雨後乍晴之霞。暮霞若有火焰形而乾紅者，非但主晴，必主久旱之兆。朝霞雨後乍有，定雨無疑。或是晴天，隔夜雖無，今朝忽有，則要看顏色斷之。乾紅，主晴；間有褐色，主雨；滿天，謂之霞得過，主晴；霞不過，主雨。若西方有浮雲稍厚，雨當立止。

《雜占》：早看東南，暮看西北，空則無雨。雖有雲，而片色分明，亦晴。夜觀北斗魁罡之間有黑潤雲在畔，則當夜有雨。如北斗前有黄氣者，明日當風。若潤，則當夜或明日必大雨。

《古今諺》：早霞紅丟丟，向午雨瀏瀏；晚來紅丟丟，早辰大日頭。已上論雲霞

《農政全書》：莊子云：騰水上溢，爲霧。《爾雅》云：地氣上，天不應，曰霧。凡重霧三日，主有風。諺云：三朝霧露，起西風。若無風，必主雨。又云：霧露不收，即是雨。已上論霧

又諺云：東虹晴，西虹雨。諺云：對日虹不到晝，主雨。言，西虹也。若虹下便雨，還主晴。虹俗呼曰虹。已上論虹

又諺云：未雨先雷，船去步來，主無雨。諺云：當頭雷無雨，卯前雷有雨。凡雷聲響烈者，雨陣雖大，而易過；雷聲殷殷然響者，卒不晴。雷初發聲微和者，歲内吉；猛烈者，凶。雪中有雷，主陰雨，百日方晴。東州人云：一夜起雷三日雨。言，雷自夜起，必連陰。已上論雷

又，夏秋之間夜晴而見遠電，俗謂之熱閃。在南，主久晴；在北，主便雨。諺云：南閃半年，北閃眼前。北閃，俗謂之北辰閃，主雨立至。諺云：北閃三夜，無雨大怪。言，必有大風雨也。已上論電

又，冰後水長，名長水冰，主來年水；冰後水退，名退水冰，主旱。若冰堅可履，亦主水。已上論冰

又，每年初下只一朝，謂之孤霜，主來年歉；連得兩朝以上，主熱。上有鎗芒者，吉；平者，凶。春多主旱。毛頭霜，主明日風雨。雪霽不消，名曰等伴，主再有雪。久經日照而不消，亦是來年多水之兆也。已上論霜雪

又，夏初水中生苔，主有暴水。諺云：水底起青苔，卒逢大水來。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諺云：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諺云：大水無過一週時。言，天道久雨，山澤發洪，大水橫流，江河陡漲之易也。諺云：大旱不過週時雨，大水無非百日晴。言，天道須是久晴，則水方能退也。故論潮者云：晴乾無大汛。合而言之，可見水漲之易，退之難也。如此。凡東南風退水，西北反爾。此理蓋只是吳中太湖東南之常事。初冬大西北風，湖水泛起，吳江人家皆浸水中，風息復平，謂之翻湖水。纔是南風連吹半月十日，便可退水三二尺，又不還漲。水邊經行，聞得水有香氣，主雨水驟至，極驗。或聞水腥氣，亦然。河內浸成包稻種，既沒復浮，主有水。已上論水

又，草得氣之先者，皆有所驗。薺菜先生歲欲甘，葶藶先生歲欲苦，藕先生歲欲雨，蒺藜先生歲欲旱，蓬先生歲欲流水，藻先生歲欲惡，艾先生歲欲病。孟月占之。草屋久雨，菌生其上，朝出晴，暮出雨。諺云：多龍多旱。龍陣看窠草，一名干戈，謂其有刺，故也。蘆葦之屬，叢生於地，夏月暴熱之時忽自枯死，主有水。諺云：頭苧生子，沒殺二苧；二苧生子，旱殺二苧。茭草，水草也。村人嘗剥其小白嘗之，以卜水旱：味甘甜，主水已來，亦未止；味餿氣，主旱未來，亦已定。梧桐花初生時赤色，主旱；白色，主水。扁豆五月開花，主水。杞夏月開結，主水。藕花，謂之水花魁，開在夏至前，主水。野薔薇開在立夏前，主水。麥花晝放，主水。扁豆、鳳仙花開在五月，主水。槐花開一遍，糯米長一遍價。以上論草木

《農政全書》諺云：鴉浴風，鵲浴雨，八哥兒洗浴斷風雨。鳩鳴有還聲者，謂之呼婦，主晴；無還聲者，謂之逐婦，主雨。鵲巢低，主水；高，主旱。俗傳，鵲意既預知水，則云：終不使我沒殺，故意愈低；既預知旱，則云：終不使曬殺，故意愈高。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諺云：烏肚雨，白肚風。赤老鴉含水叫旱，主雨；多人辛苦叫晏，晴；多人安閒，農作次第。夜間聽九逍遥鳥叫卜風雨，諺云：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鸛鳥仰鳴則晴，俯鳴則雨。鵲噪旱，報晴，名曰乾鵲。冬寒天雀羣飛，翅聲重，必有雨雪。鬼車鳥，北人呼爲九頭蟲，夜聽其聲出入，以卜晴雨：自北而南謂之出窠，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窠，主晴。故詩云：月黑夜深聞鬼車。鷓叫，諺云：朝鷓晴，暮鷓雨。夏秋間雨陣將至，忽有白鷺飛過，雨竟不至，名曰截雨。家雞上宿遲，主陰雨。燕巢做不乾淨，主田內草多。母雞背負雞雛，謂之雞跎兒，主雨。喫井，水禽也，在夏至前叫，主旱。諺云：水底起青苔，卒逢大水來。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諺云：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諺云：大水無過一週時。無車個嚇。鵜鶘，一名淘河鵝，鸛之屬，其狀異常，每來必主大水。元至正庚寅言，天道久雨，山澤發洪，大水橫流，江河陡漲之易也。諺云：大旱不過週時雨，大水無非百日晴。言，天道須是久晴，則水方能退也。故論潮者云：晴乾無大汛。合而言之，可見水漲之易，退之難也。如此。凡東南風退水，西北反爾。此理蓋只是吳中太湖東南之常事。初冬大西北風，湖水泛起，吳江人家皆浸水中，風息復平，謂之翻湖水。纔是南風連吹半月十日，便可退水三二尺，又不還漲。水邊經行，聞得水有香氣，主雨水驟至，極驗。或聞水腥氣，亦然。河內浸成包稻種，既沒復浮，主有水。已上論水

又，草得氣之先者，皆有所驗。薺菜先生歲欲甘，葶藶先生歲欲苦，藕先生歲欲雨，蒺藜先生歲欲旱，蓬先生歲欲流水，藻先生歲欲惡，艾先生歲欲病。孟月占之。草屋久雨，菌生其上，朝出晴，暮出雨。諺云：多龍多旱。龍陣看窠草，一名干戈，謂其有刺，故也。蘆葦之屬，叢生於地，夏月暴熱之時忽自枯死，主有水。諺云：頭苧生子，沒殺二苧；二苧生子，旱殺二苧。茭草，水草也。村人嘗剥其小白嘗之，以卜水旱：味甘甜，主水已來，亦未止；味餿氣，主旱未來，亦已定。梧桐花初生時赤色，主旱；白色，主水。扁豆五月開花，主水。杞夏月開結，主水。藕花，謂之水花魁，開在夏至前，主水。野薔薇開在立夏前，主水。麥花晝放，主水。扁豆、鳳仙花開在五月，主水。槐花開一遍，糯米長一遍價。以上論草木

《農政全書》諺云：鴉浴風，鵲浴雨，八哥兒洗浴斷風雨。鳩鳴有還聲者，謂之呼婦，主晴；無還聲者，謂之逐婦，主雨。鵲巢低，主水；高，主旱。俗傳，鵲意既預知水，則云：終不使我沒殺，故意愈低；既預知旱，則云：終不使曬殺，故意愈高。海燕忽成羣而來，主風雨。諺云：烏肚雨，白肚風。赤老鴉含水叫旱，主雨；多人辛苦叫晏，晴；多人安閒，農作次第。夜間聽九逍遥鳥叫卜風雨，諺云：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鸛鳥仰鳴則晴，俯鳴則雨。鵲噪旱，報晴，名曰乾鵲。冬寒天雀羣飛，翅聲重，必有雨雪。鬼車鳥，北人呼爲九頭蟲，夜聽其聲出入，以卜晴雨：自北而南謂之出窠，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窠，主晴。故詩云：月黑夜深聞鬼車。鷓叫，諺云：朝鷓晴，暮鷓雨。夏秋間雨陣將至，忽有白鷺飛過，雨竟不至，名曰截雨。家雞上宿遲，主陰雨。燕巢做不乾淨，主田內草多。母雞背負雞雛，謂之雞跎兒，主雨。喫井，水禽也，在夏至前叫，主旱。諺云：水底起青苔，卒逢大水來。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諺云：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諺云：大水無過一週時。無車個嚇。鵜鶘，一名淘河鵝，鸛之屬，其狀異常，每來必主大水。元至正庚寅言，天道久雨，山澤發洪，大水橫流，江河陡漲之易也。諺云：大旱不過週時雨，大水無非百日晴。言，天道須是久晴，則水方能退也。故論潮者云：晴乾無大汛。合而言之，可見水漲之易，退之難也。如此。凡東南風退水，西北反爾。此理蓋只是吳中太湖東南之常事。初冬大西北風，湖水泛起，吳江人家皆浸水中，風息復平，謂之翻湖水。纔是南風連吹半月十日，便可退水三二尺，又不還漲。水邊經行，聞得水有香氣，主雨水驟至，極驗。或聞水腥氣，亦然。河內浸成包稻種，既沒復浮，主有水。已上論水

又，草得氣之先者，皆有所驗。薺菜先生歲欲甘，葶藶先生歲欲苦，藕先生歲欲雨，蒺藜先生歲欲旱，蓬先生歲欲流水，藻先生歲欲惡，艾先生歲欲病。孟月占之。草屋久雨，菌生其上，朝出晴，暮出雨。諺云：多龍多旱。龍陣看窠草，一名干戈，謂其有刺，故也。蘆葦之屬，叢生於地，夏月暴熱之時忽自枯死，主有水。諺云：頭苧生子，沒殺二苧；二苧生子，旱殺二苧。茭草，水草也。村人嘗剥其小白嘗之，以卜水旱：味甘甜，主水已來，亦未止；味餿氣，主旱未來，亦已定。梧桐花初生時赤色，主旱；白色，主水。扁豆五月開花，主水。杞夏月開結，主水。藕花，謂之水花魁，開在夏至前，主水。野薔薇開在立夏前，主水。麥花晝放，主水。扁豆、鳳仙花開在五月，主水。槐花開一遍，糯米長一遍價。以上論草木

又，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水蛇及白鰻入蝦籠中，皆主大風、水作。春暮暴煖，屋木中出飛蟻，主風雨。平地蟻陣作，亦然。驚探頭占晴雨，諺云：南望晴，北望雨。田角小螺兒，名曰鬼螄，浮于水面，主有風雨。石蛤，蝦蟆之屬，叫得響亮成通，主晴。諺云：杜蛤叫三通，不用問家公。言，報晚晴，有準也。田鷄噴水叫，主雨。蚱蜢、蜻蜓、黃蚤等蟲在小滿以前生者，主水。俗呼是魚口中食，謂其纔經風雨，俱死于水，故也。黃梅三時內，蝦蟆尿曲，有雨。大曲大雨，小曲小雨。二蠶初出，變化得多，主水。蚯蚓，俗名曲蟮，朝出晴，暮出雨。夏至日蟹上岸，夏至後水到岸。已上論蟲

清·郝懿行《寶訓八卷》卷一《雜說》 諺曰：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朝野僉載》。案本

書無此語，疑誤。〇甲子逢單日爲雄，雙日爲雌。雌甲子雖雨不害。又旦日雨謂之月額。又俗以五月二十日雨爲分龍雨。有大分龍雨，小分龍雨。

野諺曰：三暗一晴，雨必在晴；三晴一暗，雨必在暗。今驗之良然。

俗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感精符》。

俗云：高雷無雨。蘇軾暴雨詩：遊人脚底一聲雷。案雷有雌雄。《師曠》云：古有雄雷、雌雷之說。又五月二十日爲分龍日，《農政全書》云：五月二十日大分龍，無雨而有雷，謂之鎖雷門。竟見則旱。

閩俗諺云：液雨不流蘗，高田不要作。液雨，亦曰藥雨。百蟲飲此雨，則蠹。案《四時纂要》，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日爲出梅。得雨，乃宜耕耨。

諺曰：東虹晴，西虹雨。《詩》言：朝隮于西。朱子引《周禮》十煇注，以隮爲虹，是也。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其雨者，雨也。顧寧人《日知錄》云。

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家語》。

西北人諺曰：要宜麥，見三白。《僉載》：正月三白，田公笑赫赫。案俗云：元日有雪，則百穀豐。宋孝武帝，元日降雪，以爲嘉瑞。〇《唐書》：長壽二年元日大雪，姚壽曰：雪是五穀精，以其汁和種則穰。

清・徐鼒基《續廣博物志》卷一　天地

《兵畧》：朝看東南有黑雲推起，東風勢急，午前必有雨。暮看西北有黑雲推起，西風勢急，半夜必有雨。

《占雲歌括》云：天頂旱無雲，日將出漸明。暮看西無窮，明日更晴明。遊絲天外飛，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雲，風雨霎時辰。風靜鬱蒸熱，雲雷必振烈。東南雲過西，雨下不移時。東南卯没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暗，風雨辰時見。日出遇風雲，無雨天必陰。雲隨風轉時辰。日暮黑雲接，風雨不可説。雲隨風疾，風雨霎時息。迎雲對風行，風雨連急雨。西北黑雲生，雷雨必聲甸。雲從龍門起，颶風颶可期。遠來無慮，遲則有危。電光亂明，無風雨晴。閃爍星光，星下風狂。色屬人情。夏雲鈎内出，秋風鈎背來。雲鈎午後排，風《逐月風忌》：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二月忌初一北風，三月忌清明雨過東風至，晚來越添巨。風雨潮相攻，颶風將難避。初三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十二三，颶風君可畏。十八必有風，訊頭有風至。春雪百二旬，有風君須記。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一。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帶來潮傍，船人宜急避。端午訊頭風，二九君須記。西北風太狂，回南必亂地。

《占日歌括》：烏雲接日，雨即傾滴。雲下日光，晴朗無妨。早間日珥，狂風即起。申時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午前日暈，風起北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明處，風色不狂。日没暗紅，無雨必風。朝日烘天，晴風必揚。朝日燭地，細雨必至。暮光燭天，日光晴彩，久晴可待。日光早出，晴明必久。返照黃光，明日風狂。午後雲遮，夜雨霏霧。

《占虹歌括》：虹下雨垂，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斷虹早掛，有風不怕。

《占霧歌括》：曉霧即起，晴天可求。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濛，必起狂風。白虹下降，惡霧必散。

《四時占霧歌》：春霧雨，夏霧日，秋霧涼風，冬霧雪。

《占電歌括》：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辰瞰電飛，大颶可期。遠來無慮，遲則有危。電光亂明，無風雨晴。閃爍星光，星下風狂。

《逐月風忌》：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二月忌初一北風，三月忌清明北風，四月忌立夏風，五月忌夏至風，六月十二日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七月若有三日南風，必以北風報之。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忌九朝風，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内。十一月忌冬至風，十二月二十三四忌掃塵風。

《占潮歌括》：月上潮長，月没潮漲。大訊潮光，小訊月上。水漲東北，東南旋擾。西南水回，便是水落。

《占海歌括》：螻蛄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至，三日無妨。滿海荒浪，雨驟風狂。大海無慮，至近無妨。金銀遍海，風雨立待。海泛沙塵，大颶難禁。若近山岸，仔細思尋。烏鮪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水上鵝毛，風大難拋。東風可守，回南暫赦。白蝦弄波，風起便和。

清・徐鼒基《續廣博物志》卷三　占驗志占驗第三

鸛鳴於垤，豕涉於波，皆爲將雨之象。又，天將陰雨，則鳥不高飛，其翅夏風勢輕，舟船最可行。深秋風勢重，風動浪如湧。夏風連夜傾，不晝便晴明。

重也。

俗言：天將雨，鳩逐婦。云身有穢氣而逐之，不知晴亦喚也。王鳴鶴《登壇必究》言陰喚晴、晴喚陰，良確。

《禽經》：鸛俯鳴陰，仰鳴晴。

《雜俎》：鸛雀羣繞旋飛，謂之鸛井，必有風雨。

《會稽縣志》：雪姑冬月羣飛鳴，必有雪。

《雜俎》：水鳥晨鳴，必有雨。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四《乾象類四》 雨

占雨 《詩・小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註：月離于畢，將雨之驗。

《家語》：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埤雅》語曰：天將雨，鳩逐婦。《田家五行》：日暈則雨。《師曠占》：八月一日、二日、三日，月色青黃者，其月少雨；月色青者，其月多雨。《占鏡》：雨杼曰，饑輔鋪穢。《京房易飛候》：凡候雨，以晦朔、弦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暴有黑雲氣如船覆於日下，當雨。有日雷雨。暴有黑雲氣如水牛，不三日大雨。黑雲如羣羊奔，如飛烏，五日必雨。雲如浮船，皆雨。北斗獨有雲，不五日大雨。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寒之雲，雨徵。蒼黑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皆爲暴雨。《淮南子》：朱鬣浮於波上，必大雨。《東觀漢記》：蟻封穴户，大雨將至。《樂動聲儀》：焦明至，爲雨備。焦明，水鳥也。《瑣碎録》：月初生而仰，則月中多雨。晝雨，夜見星，則明日復雨。《朝野僉載》俚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田家五行》：甲子遇雙日，是雌甲子，雖雨不妨。《田家五行》：春壬子雨，人無食。夏壬子雨，牛無食。秋壬子雨，魚無食。冬壬子雨，鳥無食。一云：壬子雨，更須看甲寅日，若晴，謂之拗得過，則不妨。一説：壬子雨，丁丑晴，則陰晴相半；二日俱晴，六十日内少雨；二日俱雨，六十日内多雨。《楊慎外集》：雨時，農田治。數見之，大安。同上。

《觀象玩占》：日有赤暈兩重，主旱。又曰：赤暈再重，其地旱蝗，多盜。黃暈再重，歲灾、兵起。青暈再重，穀貴，時久旱。《蓴鄉贅筆》。

日暈兩半相向，天下大風。《宋志》。

暈兩珥有雲貫之，其分多疾。同上。

早間日珥，狂風即起；申後日珥，明日有雨。午前日暈，風起北方；午後日暈，風勢愈狂。早白暮赤，飛沙（赤）〔走〕石；日没暗紅，無雨無風；返照黃光，明日風狂。《測海録》。

日出生紅雲，日没黑雲接，有大風雨。同上。

日生耳，諺云：南耳晴，北耳雨，日生雙耳斷風雨。若長而下垂通地，名白日幢，主久晴。

日行失度出陽道，多旱風；出陰道，多陰雨。

日下黑氣如覆舡，立雨。

日始出及欲入黑雲貫之，不出三日有暴雨。《宋志》。

常以戊申日候日入時，日上有冠雲，不問大小，黑者，雨大；青者，雨小。《相雨書》。

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雁。《田家五行》。

烏雲接日，明朝不如今日。同上。

諺云：今夜日没烏雲洞，明朝曬得猫兒叫。

又云：日没返照，曬得猫兒叫。

日没胭脂紅，無雨也有風。《農政全書》。

日落胭脂紅，無雨亦有風；日落雲裏走，雨在半夜後。

朝日出，光黯淡，色蒼白者，雨徵也。日出時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徵也。密雲四佈，牛羊齕草如常者，不雨；若啖食匆遽，如求速飽，雨徵也。蠅蚋蚊蚤匆遽咂食，穴處之蟲羣出於外，雨徵也。日暈白，主晴；赤，主風；黑如鉛者，雨徵也。

公書》。

日初升有黑雲在上下，如飛鳥、花瓣狀，本日申未時有雨。《測海録》。

安居而日暈，多成風雨。《祥異賦》。

暈黑，則穀傷、大水。暈青，則羅貴、多風。暈赤，則暑雨、霹靂。暈黃，則風雨時，農田治。數見之，大安。同上。

月

月順軌道繇乎天街行于中道，人主益壽，民和歲豐，天下安寧；出陽道，則旱風；陰道，則陰雨。

君道福昌，則有黃芒或紫氣。

國有喜，則正月有偃月。《宋志》。

政太平，則月圓而多暉；政升平，則月清而明。

月若變青，爲飢；赤，爲旱；黑，爲水；黃，爲喜、爲德，皆以其宿分占之。

月望而月中蟾蜍不見者，其分大水、民流。

月赤，則天將旱。《隋書》。

月有圓光大如車輪者，來日大風，或三日後應之。《陶朱公書》。

大風將至，月暈重圓。《祥異賦》。

月暈，七日內有風雨。《宋志》。

終歲無暈，天下偃兵。同上。

月旁有兩珥，十日有雨水。同上。

暈而珥，時歲平康。《祥異賦》。

暈歲星，則主病、糴貴；暈辰星，則其下多水。同上。

月犯木，則其分飢荒、民流；月凌木，則多盜賊；水食月，則大水橫流。《宋志》。

月暈有風，看何方有缺，風從缺處來。

月暈上，難盪槳。月暈落，好扞箔。《樂清縣志》。

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有大喜。《荊州占》。

月光生毛，大水推濠。《農候雜占》。

新月落北，主年荒、米貴。諺云：月照後壁，人食狗食。《田家五行》。

新月下有雲橫截，主來日雨。諺云：初三月下有橫雲，初四日裹雨翻盆。

月如鉤，米價貴。月如衡，米價平。《天文秘苑》。

雲如人頭在月傍，白風，黑雨。《祥異賦》。

諺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初三月下有橫雲，初四暗盤有月交。二十五日有雨，則主久雨。《吳下田家志》。

畢星、雨師月離之，則雨。但離于陰，則雨；離于陽，則不雨。二如亭群芳譜

星

璇璣中星調，則風雨時。《考靈曜》。

攝提東向，天下無事；招搖光澤，天下安寧；天市明，則糴賤。《荊州紀》。

星光閃爍不定，主來日風；星明滅不動，主雨；夏月星密，來日熱。

星墜，主大風。

星自東流向西，來日有雨；北流向東，連日雨不斷；北流向南，主來日陰而無雨；西流向東，主二日內有風；西流向北，來日風雨大作；南流向東，主旱；北流向西，水淹田禾；南流向北，主霧；東流向南，主來日火；西流向南，當年水旱災傷；南流向西，秋霜冬雪；東流向北，七日內有人報盜賊。星春墜，歲不登；秋墜，大水。

星碎碎撒火而行，當年蝗蟲生。

星大而帶黑暈行，人民災厄。

星昏而行，江河泛漲。

異星如火，國有火災。《梁書》。

諺云：一個星，保夜晴。言久雨天陰，晚間但見一兩個星，此夜必晴。又云：明星照爛地，來朝依舊雨。言久雨正當黃昏，卒然雲開見星，豈但明日有雨，當夜亦未必晴。若夜半後雲開雨止，星月朗然，則又主晴無疑。

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春秋繹》。

月在箕、畢、軫、翼，起火之日也。孫子

熒惑，火星也。火星守天河及天河中星象稀少，皆主旱。辰星，水星也。漢泊，即天河，乃天之餘氣也。水星守天河及天河中星象煩多，皆主雨。《陶朱公書》。

斗

黃昏時看北斗上雲氣之有無，如烏雲偏掩北斗，主三日有雨。斗間或一二星被雲遮蔽，主五日內有雨。如斗中黑雲低而廣厚，主當時有雨。《陶朱公書》。

斗中有赤雲氣，主旱。諺云：赤雲蔽斗，明日大熱。如黃雲昏黑蔽斗，亦主多風之象。同上。

白雲遮北斗，明日天變，應未申時。斗下有白雲氣，皓色如水，明日大風。斗上下有雲如飛絮止，有大風。斗中有雲如魚鱗，明日變風雲。斗下黑雲湧上者，當夜風雨至。如斗口有紫色黑氣，三日後有雷雨；青色，應木日；赤色，應火日；黃色，應土日；白色，應金日；黑色，應水日。雲氣與霞彩亦同驗。斗下有電閃過斗及斗口者，當夜有雨。若閃不過斗，應在明日。黃雲貫斗，亦主來日

大雨。白雲氣不過三日內。黑雲貫斗，即日風雨，最驗。同上。

白氣掩北斗並日月廣密者，大風惡雨之象。每月初一日看北斗，間有白氣潤澤，主本月多風雨。每月交節氣日早晨有丹霞之氣，主節內風雨順時。同上。

夜占北斗，若有雲氣蒼潤，如魚龍鱗狀，主當日大雨。又北斗前方四星名魁，有黑雲掩於斗口，主當夜雨。北斗後斜三星名杓，第七星曰天罡，罡星前黃氣明潤，主來日雨。同上。

斗旁有氣，往往而黑，狀如禽獸，大如皮席，不出三日必雨。《天文要集》。

北斗中有雲，後五日雨。

風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砂雲起，俗謂之風潮，古名颶風，言具四方之風也。有此風，必有大雨，甚則拔木、偃禾、壞房屋、決堤堰。其先必有如斷虹之狀者見，名曰颶母，又名破帆風。

風單日起者，單日止；雙日起者，雙日止；日裏起者，善；夜間起者，毒；日內息者和冬月夜半息者，必大凍。

暴風不終日。

凡風終日至，晚必稍息。諺云：狂風不終朝。凡夜間大風，日出之時必暑靜，謂之風讓日。諺云：日出三竿，不急便寬。

諺云：西南轉西北，搓繩來絆屋。半夜五更西天明，拔樹枝。日晚風和，明朝再多。

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初起便大。諺云：南風尾，北風頭。又曰：西風頭，南風腳。蓋西風初起飄發，以漸而緩。南風初來甚緩，後則漸急，而雨隨之。

早起西南風至，晚必靜。諺云：西南早，日沒不動草。按近日西南風略急便作雨，每晚轉東南必晴。諺云：西南陣，單過也落三寸。起自東南，無雨。不拘四時，暴風起西方，主秋早霜。

諺云：朝西暮東，正旱天公。

風從月建方來，萬物得所，晴雨得宜；如對方來，主米貴。諺云：東風急，備簑笠。風急雲起，愈急必雨。

六月西南天皎潔，十二月西南天落雪。

春西風無雨，東則雨。夏北風乃雨。夏發東風，秋間生蟲。

雨後東北風，主雨多。諺云：東北風，雨太公。

夏天北風，主雨。冬天南風，主雪。諺云：冬南夏北，有風便雨。

春風多，秋雨必多。諺云：一場春風對一場秋雨。《田家五行》。

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董仲舒傳》。

春己卯風，樹頭空。夏己卯風，禾頭空。秋己卯風，水裏空。冬己卯風，欄裏空。

雲

喬雲見，主明君治世。慶雲見，主賢人文士。豐年之兆。

常以二分二至觀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年。

黃雲覆車，五穀大熟。

觀雲于子時、寅時，及各節正時，無雲大凶；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其從來避之。《隋書》。

雲掩日不動，天色黃復赤，皆主大風。《測海錄》。

暴有黑雲氣如船，發于日下，當即雨。《京房易飛候》。

雲籠日，雨不止。《田家五行》。

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群羊者，雨至矣。《師曠占》。

四方無雲，惟天河中有雲相連，如浴豕，三日必大雨。夜半天漢有黑氣相連，俗爲黑猪渡河，雨候也。《述異志》。

六甲日四方雲皆合者，即雨。

雲行東，雨無蹤，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水沒犁。雲行南，雨潺潺，水漲潭。雲行北，雨便足，好曬穀。《農政全書》。

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濺泥。雲往北，好曬麥。楊升庵《經說》。

雲向南與西行，則有雨；向北與東行，則無雨。試之絕驗。《農候雜占》。

雲起自西南，必多雨。諺云：西南陣，單過也落三寸。起自東南，無雨。

諺云：老翁活了八十八，不見東南陣頭發。雲自東北起，多風雨，風愈急，雨愈連綿。雲自西北起，必黑如潑墨，先大風而後雨，終易晴。

旱年若見遠處雲生，或自西引而東，或自東引而西，必主無雨。諺云：旱年只怕沿江跳。

雲起下散四野，滿目如煙如霧，名風花，主大風立至。諺云：雲似砲車雲，沒雨定有風。

諺云：魚鱗天，不雨也風顛。

老鯉斑雲障，曬殺老和尚。

陰天卜晴，諺云：朝看頂穿，暮要四脚懸。又云：朝看東南，晚看西北，西北但晴無雨。諺云：西北赤，好曬麥。

日落時，西北方雲起重叠數千層，如層巒複嶂，各各矗起，主大風、大水，應在七日之內。暈主雨，重亦然。《測海録》。

躍魚雲遊疾者，雨。

霞

霞五色明彩，月内天恩詔赦；如鋪錦，國中命相；如長練，人民安康。

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范石湖詩。

朝霞暮雨，晚霞晴。《農候雜占》。

朝霞紅丟丟，早晨大日頭。楊升庵《古今諺》。

朝霞暮霞，無水煎茶。主旱。

暮霞有光焰形而乾紅者，非但主晴，必主久旱。朝霞雨後乍有，定雨無疑。

若晴天，隔夜原無，朝來忽有，則當看顏色斷之。乾紅，主晴；間有褐色，主雨。

若西方有浮雲稍厚，雨當立至。霞如墨洒，來日午時大雨。霞如牛卧，來日辰時大雨。霞如蛇狀，主人民饑饉。

氣

赤氣覆日如血光者，大旱，民饑千里；如死蛇在日下，大饑疫。黑氣如龍在日上，風雨之候。《宋書》。

青氣如蛇貫日，主疫；黑，主雨。同上。

天氣蒸海，濕氣蒸騰，望遠氣模糊，將有雨。謝厚庵《仰觀録》。

天低氣昏，游氣迷漫，雲氣四塞者，雨徵也。同上。

曉看東方有五色氣如錦過西者，當日風雨；如雲霧氣至中天而止者，應三日後雨。日没時看五色氣自西而東者，亦然。《陶朱公書》。

虹

水虹，屈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山堂肆攷》。

虹，俗名鱟。東鱟晴，西鱟雨。括云：東出日頭西出雨，南見刀兵北太平。《農桑要覽》。

虹食雨，主晴。雨食虹，主雨。同上。

諺云：對日鱟，不到晝。主雨，言西鱟也。若鱟下便雨，反主晴。《田家雜占》。

虹掛東，一場空。虹掛西，雨淋淋。

紫霓圍日，其疾不割。《太玄經》。

虹下雨垂，晴明可期。斷虹早掛，有風不怕。《測海録》。

蝃蝀出自東，無雨必生風。《陶朱公書》。

正月、八月凡有虹見，主米麥貴。同上。

雷

雷初起，其聲格格靂靂者，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不大靂靂者，雌雷，水氣也。

雷初發聲微和，主季内吉；猛烈，多凶變。

初發聲在艮，曜賤；震，歲稔；巽、坤，主蝗；離，主旱；兑，主五金長價，五穀蟲灾，人病；乾，主大旱，民灾；坎，主水荒。一云：大吉。

雷初發在北方，歲吉。

雷從金門起，上田旱，下田熟。《師曠占》。一云：雷從金門起上旬者，田熟。

雷自夜起，必至連陰。諺云：一夜起雷，三日雨。

雷聲猛烈者，雨雖大，易過；若殷殷然沉嚮，卒未得晴。卯前雷，主有雨。打頭雷，主無雨。諺云：未雨先雷，船去步回。先雷後雨，其雨小。先雨後雷，其雨大。

雷鳴雪裏，主陰雨，百日不止。

發雷喜甲子日，主大熟。秋雷忌甲子日，主人多暑死，歲大凶。《農桑要覽》。

無雲而雷，饑疫大起。

電

電在南，主久晴；在北，主便雨。諺云：南閃半年，北閃眼前。北電，俗名北辰閃，主雨立至。諺云：北閃三夜，無雨大怪異。言必有大風雨也。《田家雜占》。

電光東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廣輿記》。

杭諺：南閃火門開，北閃雨就來。電北來，則南風起，南風來，則雨。《測海録》。

雨

卒然有雨，不久必晴。《道德經》云：暴雨不終日。

五鼓忽雨，日中必晴。諺云：雨打五更，日晒水坑。

雨着水面上有浮泡，主卒未晴。諺云：一點雨一個釘，下到來朝也不晴。

一點雨似一個泡，落到明朝未得了。

久雨雲黑忽然明亮，主大雨。諺云：亮一亮，下一丈。

久雨後，若午後少住，午後雨必多。諺云：雨住午，下無數。

久雨而暮忽雲綻日出，但西望黑雲在日上，當晴；若在日下，則未霽。《泊宅編》。

晏雨難晴，俗謂之黃昏雨。諺云：開門風，閉門雨。

久雨而亭午忽乍晴，若有日色，俗謂之啟晝，是日雨必甚。滇中人目爲天笑，亦以占雨。

雨同雪下，卒難得晴。諺云：雨來雪，無休歇。

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乘舩入市。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牛羊凍死。諺云：甲子日陰晴六十日。凡占以初甲子。

春雨甲子，乘舩入市。夏雨甲子，赤地千里。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物理小識》。

論：壬子日春雨，人無食；夏雨，牛無食；秋雨，魚無食；冬雨，鳥無食。又云：春雨壬子，秧爛蠶死。

雨下六壬頭，低田便可休。

一云：壬子雨更須看甲寅日，若晴，謂之拘得過，則不妨。一說：壬子雨丁丑晴，則陰陽相半；二日俱晴，六十日內少雨；二日俱雨，六十日內多雨。《田家五行》。

春雨乙卯，夏雨丁卯，秋雨辛卯，冬雨癸卯，皆爲不宜。此四日苦雨，主多疫。

春雨乙卯，夏雨丁卯，秋雨辛卯，冬雨癸卯，春羅貴。夏羅貴。秋羅貴。冬羅貴。《開元占經》引《黃帝要經》。

春甲申雨，主米貴。秋甲申雨，稻禾吐茅，亦主穀貴。《道山新聞》。

驟雨不終朝，迅雷不終日。又，望雨看天光，望雪看天黃。《月令廣義》。

凡雷雨作于巳午陰生之後，夜半止者，草木沾之榮茂；若作于子丑寅卯之時，至午而晴者，主有灾傷。

氣象預報總部・天氣諺語部・紀事

雪

凡雪，日間不積，謂之羞明；霽而不消，謂之等伴，主再有雪，又是來年多水之兆。《田家五行》。

雪至地三日內即化者，歲成民安；七日不消者，秋穀不成。同上。

雪經久日照不消，來年多水。《農桑要覽》。

臈雪是被，春雪是鬼。

冬雪年豐，春雪無。《傳家寶》。

雹

春雹吉，主豐年。夏雹，小豐。秋雹，禾遲熟。冬雹，大臣死。農桑要覽

雹凍傷穀。《禮記》。

當雨不雨，故反雹下。夏雹者，爲蝗蟲傷穀。《易緯》。

霜

每年初下只一朝，謂之孤霜，主來年歉；連得兩日以上，主熟；上有鋒芒者，吉；平者，凶。農政全書

春霜，主旱、人病。冬前霜多，早禾好。冬裏霜多，晚禾好。冬三月無霜，蟲不蟄，麥惡，來年蝗蟲害五穀，人灾疫，萬物不成。

霧

春霧花香夏霧熱，秋霧涼風冬霧雪。

大霧三日，必有甚雨。雨未降，不可冒行也。

霧三日濃，必起狂風。

寒燠

冬寒而數日，忽暖者，雪候也。冷而羣鳥飛者，亦雪候。《仰觀錄》。

四野蒸鬱及暴熱，主雨。

冬雨必暖，夏雨必涼。《西京雜記》。

山

遠山之色清朗，主晴；昏暗，主雨。

小山不出雲者，忽然雲起，主非常大雨。

水

水底生靛青，主有風雨。諺云：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農政全書》。

水底生苔，主有暴水。諺云：水底生青苔，卒逢暴水來。《田家雜占》。

水邊經行，聞得水有香氣，主雨水驟至。極驗。或聞得水腥氣，亦然。同上。

水氣腥，立時雨。

火

久陰天息燈，燈煤如炭紅，良久不過，明日喜晴。諺云：火流星，必定晴。《田家五行》。

久晴後火煤便滅，主來日雨。同上。

竈灰帶温作塊，天將變，作雨兆。《農政全書》。

花木

二十四番花信，一月兩番，陰陽寒暖，各隨其時，但先期一日有風雨微寒即是。梁元帝《纂要》。

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凡二十四候，每候五日。

一花之風信應：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棠棣，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楝花。過此則立夏矣。《花木雜考》。

杏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

杏多實不蟲，本年秋熟。一作來年秋禾善。

桐花初生時赤色，主旱；白色，主水。

麥花晝開，主水。此言南土忽晝麥開花，則主水也。

槐花開一遍，糯米長一遍價。

野薔薇開在立夏前，主水。

藕花開爲水花魁，開在夏至前，主水。

梅雨中冬青花開，主旱。蓋此花不落濕地，關係水旱。諺云：黄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若開，黄梅便不來。

芒種前蔰豆花開，主水。

鳳仙五月開花，主水。匾豆花同。

杞夏月開結，主水。

凡竹筍透林者，多有水。

草

茭草，水草也。村人刺其小白嘗之，甘甜，主水；餿氣，主旱。

頭苧生子，没殺二苧。二苧生子，旱殺三苧。《田家雜占》。

河内浸成包稻種，既没復浮，主有水。

薺菜先生歲欲甘，葶藶先生歲欲苦，藕先生歲欲荒，水藻先生歲欲惡，艾先生歲欲病。皆孟春占之。《農桑衣食撮要》。

菌

草屋久雨，菌生其上，可占風雨。朝出晴，暮出雨。

茆蕩内春初雨過菌生，俗呼爲雷蕈，多則主旱，小則主水。《農政全書》。

禽

鳩呼婦，晴；逐婦，雨。有還聲，謂之呼婦，無還聲，謂之逐婦。

鵲巢知風之所在。歲多風，則巢於下枝。

鵲巢低，主水；高，主旱。海燕成群來，主風雨。諺云：烏肚雨，白肚風。

鵲群飛翅聲重，必有雨雪。朝雀晴，暮雀雨。雀疑雀字之誤。

鸛鳥仰鳴則晴，俯鳴則雨。

夏秋間雨陣將至，忽有白鷺飛過，雨竟不至，名曰截雨。

焦明水鳥名。至，爲雨候。《動聲儀》。

鵲巢近地，其年大雨。吃鴟叫，主晴，俗謂賣蓑衣。

鴉浴風，鵲浴雨，八哥浴，斷風雨。

母雞背負雞雛，謂之雞駝兒，主雨。《禽經》。

雞上宿遲，主陰雨。

焚雞羽於空中，能致風。《淮南萬畢術》。

農人置雉尾於田中，天將晴，則尾直竪；雨，則尾下垂。《中和集》。

獸

獺窟近水，主旱；登岸，主水。有驗。

江豚見，雖極晴，亦風。

狗爬地，主陰雨。狗吃青草，主晴。猫吃青草，主雨。狗向河邊吃水，主水退。

鼠咬麥苗，主不見收；咬稻苗，亦然。

圈牲上野鼠爬沙，主大水，必到所爬之處乃止。

鱗介

魚浮水面，主雨。

魚躍離水面，謂之秤水。躍高幾寸，增水幾寸。

黑鯉魚脊翼長接其尾，主旱。

朱鷩浮於波上，必有大雨。

鷩探頭可占晴雨，諺云：南望晴，北望雨。

水蛇及白鰻入蝦籠中，皆主大風雨。一作：皆主大風水作。

田角小螺，名曰鬼螺螄，浮於水面，主有風雨。

蛇蟲

蚯蚓早出晴，暮出雨。

久雨之後，忽蚯蚓長鳴，主晴。諺云：蚯蚓唱歌，有雨不多。

蚱蜢、蜻蜓、黃亩等蟲，在小滿以前生者，主雨。

蜻蜓亂飛，主雨。

蠓飛磕雨。

蜘蛛添絲，晴；弔水，雨。

螢入檻，主水發。

蟻封穴户，大雨將至。

天將雨，螻蟻徙。

春暮暴暖，屋木中出飛蟻，主風雨。平地中蟻陣作，亦然。

干支

甲子日晴，主兩月内多晴；雨，則久雨妨農。尋常極驗，值單日多驗，雙日少驗。

世俗占候雨晴，惟甲子、壬子、甲申、甲寅四日最可憑。《農田餘話》。

甲日雨，乙日晴。乙日雨，直到庚。田家五行

甲雨乙拘。同上。

壬子日值滿，畢星中已有水氣，水氣之發動于卯辰，此必雨之應。

甲午旬中無燥土。《田家五行》。

甲申雨，主米暴貴；春主五穀不收，夏主傷田禾，秋主六畜死，冬主人多病。

方言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人。又，壬子雨，則久陰。

久雨不晴，且看丙丁。《田家五行》。

久晴視戊己，久雨視丙子。

二十八宿分占

角日晴夜雨，亢風起，箕、斗、牛、女微雨，虚、危風起夜晴，室、壁多雨，奎、婁晴，胃雨，昴、畢晴，觜、參風，井風，鬼陰，柳、星雲起，張、翼熱，軫日陰夜雨。以上春季占。

角、亢晴，氐、房、心、尾雨，箕、斗、牛、女晴，虚、危、室、壁半晴，奎、婁、胃雨，昴、畢晴，觜、參、井微雨，鬼、柳大雨，餘皆晴。以上夏季占。

角、亢大雨，氐、房、心、尾、箕、斗、牛、女微雨，虚、危、室、壁晴，奎、婁、胃、昴雨，畢、觜、參、井半陰半雨，鬼、柳陰雲，星、張、翼、軫晴。以上秋季占。

角、亢晴，氐、房、心、尾雨，箕、斗、牛、女暖，虚、危、室、壁陰，奎大雨，婁、胃、昴、畢、觜俱半晴，參、井有雨或陰，鬼、柳、心、張晴，翼、軫陰凍。以上冬季占。

補遺

日

日暈則雨。諺云：月暈主風，日暈主雨。《農政全書》。下同。

日脚占晴雨，諺云：朝又天，主晴。反此則雨。同上。

日外有雲障中起，主晴。諺云：日頭登雲障，曬殺老和尚。諺云：烏雲接日，明朝不如今日。又云：日落雲没，不雨定寒。又云：日落雲裏走，雨在半夜後。此言一朵烏雲漸起，而日正落其中者。

諺云：日落烏雲半夜栲，明朝曬得背皮焦。此言半天元有黑雲，日落雲外，其雲夜必開散，明必甚晴也。同上。

月

凡孟月七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之夜，皆當月暈，暈而不已，其下三日内有暴風甚雨。《玉曆璇璣》。下同。

月初生，色黑有水；月滿，色赤爲旱。又，月初生而偃，有水。月始生，有黑雲貫月，名曰繳云，不出三日暴雨。

每月朔一日，管上旬；二日，管中旬；三日，管下旬。月色青黑潤明，是旬有雨。若黃赤乾枯，則旬中無雨。《雜占》。

侯月初雨多少，八月一日、二日、三日，月色赤黃者，其月少雨。月色青者，

其月多雨。《師曠占》。

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風雨。諺云：廿五、廿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農政全書》。下同。

廿五日，謂之月交日，有雨主久陰。

廿七、廿八交月雨，初二、初三勿肯晴。

俗云：月而仰，水漸長。月而昃，水無滴。《七修類稿》。

風

大抵風自日內起者，必善；夜起者，必毒。日內息者，必和；夜半息者，必大凍。《農政全書》。

太平瑞應，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論衡》。

諺云：風急雨落，人急客作。《農政全書》。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語云：東南風跳擲，三日退一尺。

天氣濕熱鬱蒸，主有風。古語云：熱極則生風。

青龍風急，大雨將來。朱雀風回，烈日晴燥。白虎風生，必有雨霧。元武風急，雨水相隨。寅卯時爲青龍，巳午時爲朱雀，申酉時爲白虎，亥子時爲元武。隨方起風，應乎雨晴。《陶朱公書》。

雲

凡候雨，以晦朔、弦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如斗、牛、氐、亢當暴雨。有異雲如水牛，不三日大雨。黑雲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雲如浮船，皆雨。北斗獨有雲，不五日大雨。四望青白雲，名曰天寒之雲，雨徵。蒼黑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者，皆爲暴雨。《易飛候》。

朝看東南有雲氣，隨太陽上下不遠者，此雲在日初出，應巳午時；巳午時隨太陽，則應未申時；未申時隨太陽，則應酉戌時，有雷雨。《陶朱公書》。

雲上風雖開，下風不散，主雨。《農政全書》。下同。

諺云：上風皇，下風隘，無簑衣，莫出外。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而後雨，終易晴。

天河中有黑雲生，謂之河作堰，又謂之黑豬渡河；黑雲對起一路，相接亘天，謂之雨作橋；雨下潤，則又謂之合羅陣，皆主大雨立至，少頃必作。滿天陣，名通界雨，言廣濶普徧也。若是天陰之際，或作或止，忽有雨作橋，則必有挂帆雨脚，又是雨脚將斷之兆也。不可一例而取。候雨法，有黑雲如一疋布于日中，即日大雨；二匹，爲二日雨；三疋，爲三日雨。《京房風角要訣》。

六甲日雲四合，皆當日雨，雲多雨多，雲少雨少。又六甲無雲，一旬少雨。《京房占》。

拂曉看南方，黑雲最高，謂之雷信，明日巳午時至中天而止，應未申時。《陶朱公書》。

雷

雪中有雷，主陰雨，百日方晴。《農政全書》。

雨

天下太平，夜雨日晴。言不妨農也。《田家雜占》。

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京房易候》。

自正月至五月，五朔皆有大雨，主人饑、蝗起。《田家雜占》。

上旬交月雨，謂朔月之雨也，主月內多雨。《吳下田家志》。

江淮俗驗：每月初二、十六日雨，則月內多雨。《雜占》。

二十七日最宜晴，諺云：交月無過廿七晴。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風雨。《田家五行》。

晏雨不晴。《農政全書》。下同。

諺云：上牽晝，下牽齋，下晝雨嚌嚌。

諺云：雨落怕天亮。言天明時忽雨，此日可晴。若久雨正當昏黑忽然明亮，反是雨候也。

諺云：快雨快晴。《道德經》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凡久雨至午少止，謂之遣晝。在正午遣，或可晴；午前遣，則午後雨，不可勝。

齋前風，晝後雨，並言難止。

霜

毛頭霜，主明日風雨。《農政全書》。

霧

凡重霧三日，主有風。諺云：三朝霧露起西風。霧露不收即是雨。《農政全書》

山

山雲蒸，柱礎潤，地氣濕，皆將雨之候。《淮南子》。

水

諺云：大水無過一週時。言天道久雨，山澤發洪，大水橫流，江河陡漲之易也。《農政全書》。下同。

諺云：大旱不過週時雨，大水無非百日晴。言天道須是久晴，則水方能退也。故論潮者云：晴乾無大汛。合而言之，可見水漲之易、退之難也如此。

冰後水長，名長水冰，主來年水。冰後水退，名退水冰，主旱。若冰堅可履，亦主水。

凡東南風退水，西北反爾。此理蓋只是吳中太湖東南之常事。初冬大西北風，湖水泛起，吳江人家皆浸水中，風息復平，謂之翻湖水。纔是南風連吹半月、十日，便可退水三二尺，又不還漲。

火

竈突發烟，平遠望之，亭亭直上，晴之候也。蜿蜒而起，如欲上而不得者，雨徵也。

晚間燈草草點燒，如燒轉得速，主來日大晴，緩亦主晴。若點上即息，或略轉即滅，皆主陰雨。《家寶初集》。

木

木冰者，雨及木而凝冰，諺云木稼也。《洪範·五行傳》謂之木斤，主兵甲。范氏謂之木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七修類稿》。又諺云：木生稼，達官怕。同上。

草

看窠草，一名干戈，謂其有刺故也，蘆葦之屬，叢生於地。夏月暴熱之時，忽自枯死，主有水。諺云：頭苧生子，旱殺三苧。二苧生子，旱殺三苧。同上。

禽

俗候鳥飛翅重，天將雨。《酉陽雜俎》。

赤老鴉含水叫早，主雨；多人辛苦叫，晏晴；多人安閒，農作次第。《農政全書》。下同。

夜間聽九逍遥鳥叫卜風雨，諺云：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

鵲噪早，報晴，名曰乾鵲。

冬寒天雀羣飛，翅聲重，必有雨雪。

鬼車鳥，北人呼爲九頭蟲，夜聽其聲出入以卜晴雨：自北而南，謂之出窠，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窠，主晴。故詩云：月黑夜深聞鬼車。

鸕叫，諺云：朝鸕晴，暮鸕雨。

喫井，水禽也。在夏至前叫，主旱。諺云：一個嘯。當作笑。

鵜鶘，一名淘河鵝，鸛之屬，其狀異常，每來必主大水。元至正庚寅五月十八日，方梅水漲，忽見此怪數十自西而東，衆謂没田先兆。一老農云：不妨。夏至前來，曰犁湖，至後曰犁途。以其嘴之形狀相似。湖，言水深；途，言水淺。今至後八日，此後雨脚斷，水退矣。雖然疑信不決，後果天晴，高下皆得成熟。若此至前至後，便分禍福兩端，可謂奇驗。占候者慎之。

獸

猫兒喫草草，主雨。《農政全書》。下同。

鐵鼠其臭可惡，白日銜尾成行而出，主雨。

絲毛狗褪毛不盡，主梅水未止。

鱗介

龍下便雨，主晴。凡見黑龍下，主無雨，縱有亦不多。白龍下，雨必多。水鄉諺云：黑龍護世界，白龍讓世界。

龍下頻，主旱。諺云：多龍多旱。

龍陣雨始自何一路，只多行此路，無處絶無。

凡鯉鯽魚在四五月間得暴漲，必散子。散不盡，水未止。盛散，水勢必定。夏至前後得黄鰡魚甚散子時，雨必止。雖散不甚，水終未定，最緊。

車溝内魚來攻水逆上，得鮎，主晴；得鯉，主水。諺云：鯽魚主水，鰡魚主晴。

黑鯉魚脊翼長接其尾，主旱。

漁者網得死鱖，謂之水惡，故魚著網即死也。口開，主水立至，易過。口閉，來遲，水旱不定。

蛇蟲

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

石蛤，蝦蟆之屬，叫得響亮成通，主晴。諺云：杜蛤叫三通，不用問家公。

言報晚晴，有準也。

田鷄噴水叫，主雨。

黄梅三時内蝦蟆尿曲，有雨。大曲大雨，小曲小雨。

二蠶初出，變化得多，主水。

干支

俗諺云：逢庚雙變，遇甲即晴。蓋遇庚於雙日則變，遇甲於雙日則晴。多驗。《浩然齋抄》。

凡遇戊午、己未日，天必變雨；遇亢、壁二宿值日，則免。《眉公筆記》。

清・袁乃寬《武安縣志》卷九 諺語

風雨占驗類　八月十五雲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燈。俗以中秋節陰，來年元宵必雨。老陽倒笑，隔門潑尿。言主雨。紅剛剛老陽下大雨，一個小錢一斗米。言赤日下雨，歲必大稔。長蟲過路水缸浸，老天不下問艾根。艾根他説不知道，單聽背坡狢狲叫。言下雨，於此數者卜之可有驗。男跌陰，女跌晴，老婆跌倒曬死人。言此亦可以占陰晴。初一陰，初二下，初三下起没招架。言如此皆主大雨。早霧晴，晚霧雨。老陽倒笑，隔門潑尿。言主雨。紅剛剛老陽下大雨，一個小錢一斗米。言赤日下雨，歲必大稔。長蟲過路水缸浸，老天不下問艾根。艾根他説不知道，單聽背坡狢狲叫。言下雨，於此數者卜之可有驗。男跌陰，女跌晴，老婆跌倒曬死人。言此亦可以占陰晴。初一陰，初二下，初三下起没招架。言如此皆主大雨。早霧晴，晚霧下。視早晚出頭露氣，可卜是日陰晴。烏雲接駕，不久就下。日落時有黑雲接之，主雨。日落黑雲接，風雨不可説。與上同義。早霞不出門，晚霞曬死人。言早霞必雨，晚霞必晴。東虹忽雷西虹雨，南虹過來發大水，北虹見了賣兒女。言北絳見，主大歉。西虹卸不得牛。言必立時雨也。早霞晚笑，曬得神鬼嚎叫。言必晴也。有錢難買五天旱，六月連陰吃飽飯。端午前雨，主蟲災。六月雨，禾必茂也。大旱不過五月十三。言是日多雨。一耳陰，二耳晴，三耳過來動刀兵。言日三耳主亂。熱刮風，凉下雨。言天熱多風，凉必雨也。立春最好晴一天，農夫不用力耕田。言立春日晴，主豐稔。雨淋春甲子，刮風四十日。言春甲子日雨，主風。早看東南，晚看西北。早起東南有雲，晚西北有雲，多主雨。早看東南黑，風雨不敢説。義同上。初伏不見參，必定熱死人。言初伏參星不見，必主大熱。孤雷主旱一百天。八月初一下一陣，旱到來年五月盡。言八月初一下雨，必主大旱。立夏不下，旱到麥罷。言立夏不下，天必大旱。逢庚必變，遇甲必晴。言旱遇庚必陰，澇過甲必晴也。

清・于琨《常州府志》卷九《風俗》 吴中老農望歲，咸以俗諺驗天時，往往十不爽一。如云：歲朝烏漉禿，高低田稻一時熟。蓋元旦占候風雲，風自東南來，紅雲自西北起，則稔也。又云：百年難遇歲朝春。蓋元日立春，則稔也。又云：參星參在月背上，鯉魚跳在鏟櫃上。蓋秋分在社前，則穀賤；在社後，則穀貴也。又云：九月十三晴，釘靴掛斷繩。蓋九月晴，則冬無雨雪也。又云：若要麥，見三白。蓋臘内望雪三次也。又云：一寸雪，蝗蟲入泥深一尺。蓋雪能殺蝗也。

清・姜順蛟等《吴縣志》卷二四《風俗》 吴農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皆有口訣，謂之《田家五行》。元旦占候：風自東南來，歲大稔。東風，次之。東北，又次之。西，則歉。西北，有紅雲，則稔；白黑，則歉。諺云：歲朝烏漉禿，高低田道一齊熟。元旦立春最佳。諺云：百年難遇歲朝春。立春宜晴煖。諺云：春寒多雨水，春煖百花香。八日爲穀生日，俗呼上八。是夜參星過月西則旱，否則多水。諺云：參星參在月背上，鯉魚跳在鏟櫃上。又云：上八不見參星，下八不見紅燈。自元旦至十二日當一歲之月，以瓶汲水，日準其輕重，以卜水旱：重則是月多水，輕則旱。正月十五夜月明時，建木表於地，長一尺五寸，據表之長而中分之，爲七寸半。月影適及，爲豐。不及，則旱。過，則水。二月十二爲花朝，晴則百物成熟。諺云：有利無利，只看二月十二。今則謂花生日，晴則百菓熟。三月亦喜晴，麥乃有秋。諺云：三月溝底白，莎草變成麥。上巳日聽蛙聲占水旱：午前鳴者，高田熟。午後鳴者，低田熟。唐人詩：田家無五行，水旱聽蛙聲。四月八日夜雨，則傷小麥。十六日晴，則水；雨，則旱。惟陰雲爲佳。《盧志》云：芒種日爲入梅，梅後十五日爲入時。又云：芒種節氣爲梅雨，夏至中氣爲時雨。又《風土記》云：三月雨，爲迎梅。五月，爲送梅。遇雷電，爲斷梅。或又以芒種後逢壬日爲入霉。以五日遇壬，則梅高五尺。十二日遇壬，則梅高一丈二尺。度物之高下，過此則不蒸濕

也。雹天多雨，雨水極佳，蓄之甕中經年不變味。梅雨之際，必有大風，吳人謂之船趠風。以此風自海上來，海船禱海神而得之也。《埤雅》云：四五月間，梅欲黃落，蒸濕而雨，謂之梅雨，沾衣多腐爛。天寒，主旱。諺云：黃梅寒，井底乾。夏至日起，時分三節，共十五日。一日爲頭時，五日爲中時，七日爲末時。方霉而雨，主旱。時盡而雷，主澇。諺云：高田只怕迎梅雨，低田只怕送時雷。中時而雷，謂之腰報，亦主多雨，名倒黃霉。五月忌甲申、乙酉日雨，《道山紀聞》云：占米貴。秋甲子雨，則禾吐芽。《便民圖纂》云：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飛雪千里。又，五月朔旦爲旱禾本命日，忌雨。四月二十日爲小分龍，五月二十日爲大分龍。前此雨，必徧及。自分龍後，或及或不及，若有分之者。諺云：夏雨隔田晴。分龍次日雨，主豐稔。六月初不宜雨。初一井泉枯，初二井泉浮，初三連太湖。小暑日，若東南及成片白雲起，則有白掉風，主退水兼旱。東坡詩：三時已斷黃梅雨，萬里初來白掉風。三伏宜晴、宜熱。諺云：六月弗熱，五穀弗結。立秋日忌雷。諺云：秋孛鹿，損萬斛。秋後虹見，爲天收，雖稔，亦減分數。處暑日不宜雷。諺云：處暑一聲雷，依舊倒黃梅。八月廿四日爲稻生日，雨，則薥多腐。八月露下而雨，爲淋露雨。九月霜降而雲，爲護霜雲。秋分在社前，則田有收，而穀賤。秋分在社後，則無收，而穀貴。諺云：分後社，白米遍天下。社後分，白米象錦墩。九月九日晴，冬無雨雪。諺云：九月十三晴，釘靴掛斷繩。霜降日有霜，則米貴。諺云：霜降見霜，場米霸王。小雪日有雪，則米賤。十一月十七爲彌陀生日，東南風，則米貴；西北風，則米賤。諺云：風吹我背，無米也不貴。風吹我面，有米也不賤。冬至後逢第三戌，爲臘。臘前三番雪，爲三白，諺云：若要麥，見三白。主來歲豐，殺蝗蟲子。諺云：一寸雪，蝗蟲入地深一尺。連冬起九，春打六九頭。

清・左輔《合肥縣志》卷八 正月初六日風，則四時皆有風起，俗謂之六風子。二十日忌雨，諺云：正月二十陰，陰陰滴滴到清明。

四月十六宜陰雲，是晚月上須日落盡乃佳。諺云：熟不熟，只看四月十六。

四月有烏，如烏先雞而鳴，俗呼榨油郎。農家候其鳴，則有事於田間。

小滿日宜雨，諺云：小滿不滿，芒種不管。

五月二十、二十五，謂分龍日，無雨則主旱。

六月南風不可過大，諺云：五月南風發大水，六月南風井底乾。

立秋忌聞雷，諺云：一雷收萬頃。

八月初一日露重，爲次年有秋之兆。《埤雅》云：四五月間，梅欲黃落，蒸濕而雨，謂之梅雨，沾衣多腐爛。天寒，主旱。諺云：黃梅寒，井底乾。夏至日起，時分三節，共十五日。一日爲頭時，五日爲中時，七日爲末時。方霉而雨，主旱。時盡而雷，主澇。諺云：高田只怕迎梅雨，低田只怕送時雷。中時而雷，謂之腰報，亦主多雨，名倒黃霉。五月忌甲申、乙酉日雨，《道山紀聞》云：占米貴。秋甲子雨，則禾吐芽。《便民圖纂》云：春甲子雨，乘船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飛雪千里。又，五月朔旦爲旱禾本命日，忌雨。四月二十日爲小分龍，五月二十日爲大分龍。前此雨，必徧及。自分龍後，或及或不及，若有分之者。諺云：夏雨隔田晴。分龍次日雨，主豐稔。六月初不宜雨。初一井泉枯，初二井泉浮，初三連太湖。小暑日，若東南及成片白雲起，則有白掉風，主退水兼旱。東坡詩：三時已斷黃梅雨，萬里初來白掉風。三伏宜晴、宜熱。諺云：六月弗熱，五穀弗結。立秋日忌雷。諺云：秋孛鹿，損萬斛。秋後虹見，爲天收，雖稔，亦減分數。處暑日不宜雷。諺云：處暑一聲雷，依舊倒黃梅。八月廿四日爲稻生日，雨，則薥多腐。八月露下而雨，爲淋露雨。九月霜降而雲，爲護霜雲。秋分在社前，則田有收，而穀賤。秋分在社後，則無收，而穀貴。諺云：分後社，白米遍天下。社後分，白米象錦墩。九月九日晴，冬無雨雪。諺云：九月十三晴，釘靴掛斷繩。霜降日有霜，則米貴。諺云：霜降見霜，場米霸王。小雪日有雪，則米賤。十一月十七爲彌陀生日，東南風，則米貴；西北風，則米賤。諺云：風吹我背，無米也不貴。風吹我面，有米也不賤。冬至後逢第三戌，爲臘。臘前三番雪，爲三白，諺云：若要麥，見三白。主來歲豐，殺蝗蟲子。諺云：一寸雪，蝗蟲入地深一尺。連冬起九，春打六九頭。

清・左輔《合肥縣志》卷八 正月初六日風，則四時皆有風起，俗謂之六風子。二十日忌雨，諺云：正月二十陰，陰陰滴滴到清明。

四月十六宜陰雲，是晚月上須日落盡乃佳。諺云：熟不熟，只看四月十六。

四月有烏，如烏先雞而鳴，俗呼榨油郎。農家候其鳴，則有事於田間。

小滿日宜雨，諺云：小滿不滿，芒種不管。

五月二十、二十五，謂分龍日，無雨則主旱。

六月南風不可過大，諺云：五月南風發大水，六月南風井底乾。

掩中秋月，雨灑上元燈。

重九及十三皆宜雨，諺云：重陽無雨看十三，十三無雨一冬乾。

除夕煮飯，以淨紙鋪飯上，驗其四角、中央乾濕，以爲來年之兆。是夜四方皆宜黑。

清・賴同寀《五河縣志・風俗》 正月建寅古時，正月斗指寅，今已千餘年。以歲差不準，故但紀月之所建。

立春後宜晴暖，遇雨，則曰反春寒，氣不退，二麥遲熟而減收。

占候：黎明四方有黃氣，歲則大熟；白氣，主有警；青，主有蝗；赤，則主旱；黑，則主水。自元旦至初八日，或云至初十日。均宜晴。《北史・魏收傳》云：一雞，二犬，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九果，十蔬。又以正月上旬占子日，諺曰：一雞，二犬，三羊，四豬，五馬，六牛，七人，八穀，九果，十蔬。又以正月上旬占子日，諺曰：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蟲庚子亂，惟有壬子水連天，都在正月上旬看。

正月內不宜聞雷，雷則人畜、田禾俱有損，尤忌值元宵節。諺曰：雷聞正月節，二月雨不歇，三月見乾田，四月田開裂。屢驗。

二月建卯

初二日社古以戊日。宜雨。諺云：雨濕社公頭，二麥勝澆油。未交驚蟄，不宜聞雷，雷則是月多雨。不宜見雪。

占候：雪則夏有大水。送九日宜南風，諺云：南風送往北，三伏便不熱。北風送往南，時見雨滴滴。是月晴多雨少，則宜二麥。諺曰：曬透麥根，收有十分。春分日東方見青雲，亦必宜二麥。十二日爲花朝，宜種花草。俗曰百花生日。十九日觀音誕辰，其前後有風，曰觀音暴，船户漁人忌之。寒暖不調，主雨。諺曰：春寒多有雨，太暖又天陰。

三月建辰

占候：朔占蛙鳴，午前鳴，高田熟。午後鳴，低田熟。鳴不絕聲，則高下皆熟。最忌無聲。諺曰：田家無五行，水旱聽蛙聲。又曰：三月蝦蟆啞，農夫沒稻打。清明宜晴，柳枝宜焦。諺曰：清明柳葉焦，二麥著力挑。清明柳葉黃，忌黃萎。二麥不登場。穀雨宜陰，諺曰：清明要晴，穀雨要霖。又曰：要得年歲熟，先要春水足。

四月建巳

初八日爲浴佛日，即龍華會。宜雨。諺曰：四月初八雨灑灑，秧稻田內種脂麻。

占候：立夏日青氣見東南方，吉，宜小雨。小滿日忌雨，尤忌露霧。若露霧四塞，則二麥生痨而減收。有黃痨，則僅半收。有黑痨，則全灰矣。諺曰：立夏不下，停犁閣耙。又曰：小滿不滿，芒種不管。又曰：小滿下雨，麥穿鍼。爲麥皆空殼而無米也。

五月建午

朔日東風竟日，則糧價昂貴。南風，則先旱而後澇。是日宜晴，若雨則人多病。二十日爲分龍，後逢辰日爲回龍，均不宜有雨。

占候：夏至最忌西南風，諺曰：夏至日西南風，十八日定扳罾。屢驗。夏至值端陽，或值望，則年歲大熟。諺曰：夏至值端午，農人倉庚。夏至端陽前，農人閒半年。夏至端午後，農人喫酒肉。若在下旬，則人多疾病。諺曰：分龍、回龍，雨皆爲患。小雨小漫，大雨大漫。十三日關帝誕辰，前後數日有雨，曰磨刀雨；有風，曰關王暴，船户、漁人忌之。芒種後逢丙日，入霉。

六月建未

朔值小暑，主大水；值大暑，主人生疫。初三日，俗傳烏龍看母，宜小雨。初六日，俗謂曬龍衣，宜晴。是日曬衣服書畫，云不生蠹。小暑後逢未日，出霉。夏至後三庚，入伏。

占候：小暑南風，主旱。初三、八日忌大雨，雨則水漲。出霉後入伏，若未前庚後，此數日內爲炎天。日少，則主熱；多，則否。若庚前未後，則爲霉過頂。亦曰反霉，霉氣不退。諺曰：十日炎天熱不成，一日炎天熱殺人。霉若過頂霉再生，惟沒炎天寒暑平。

十九日觀音誕辰，前後數日有風，爲觀音暴，船户、漁人忌之。又有祖師暴、雷公暴、炎帝暴，皆在此前後，故忌之最甚。

七月建申

占候：立秋日，梧桐落一葉，忌雨，尤忌連陰。諺曰：秋雨又連陰，五穀少收成，田地不能耕。澇也。

八月建酉

占候：秋風日，宜小雨。中秋月明，則魚旺；暗，則來年元宵必雨。諺曰：雲霧中秋月，雨灑上元燈。屢驗。

九月建戌

十九日，亦觀音誕辰，戒風暴如前。霜早降，損晚禾、荍芋。

占候：自朔至重陽見北風，則穀賤。重陽宜雨，否則冬乾。諺曰：重陽無雨看十三，十三無雨一冬乾。

十月建亥

氣候温和，謂之小陽春。二十五日，俗謂寒婆婆生日。若西北風緊，黃昏始息，則一冬寒甚，霜雪爲多，否則冬暖。

占候：朔日最忌有雨，雨則主旱，晴則柴炭米價皆平。諺曰：十月初一下一陣，乾到來年五月盡。又曰：大旱連冬起，赤地及千里。

十一月建子

朔南風，主冬煖；北風，主冬寒。冬至後數九，九九八十一日，至明年春而送九。九內南風，主明夏旱。諺曰：九內南風伏內乾。

占候：冬至在上旬，主冬煖。諺曰：冬至在月頭，賣被也買牛。有青雲見北方，主來年大熟。雪屢見，主來年豐收，民無疾疫。

十二月建丑

二十三日見雪，謂之臘雪。

占候：小寒、大寒二日有風雪，損六畜。是月無雨雪，則來年大旱。初次雪宜見白，得雪三次，則來歲大熟。諺曰：大旱連冬起。又曰：初次雪見白，來年收二麥。又曰：一臘見三白，農夫笑哈哈。

總占

占晴雨

每月以丙丁日占晴，諺曰：丙不藏日，有雨亦現一刻。以執破日占雨，又以庚日占，諺曰：久晴望庚變，久雨望庚晴。又以甲日占，諺曰：後甲不是前甲字，前甲不管後甲事。凡甲子日俱不宜雨，諺曰：春甲子雨，秧黃麥萎。夏甲子雨，撐船入市。秋甲子雨，禾苗生耳。冬甲子雨，牛羊凍死。一季變也。冬甲子雨，牛羊凍死。一季有兩甲子者，以在前者驗。每月初三日俱不宜雨，諺曰：不怕初一初二陰，初三落雨十三晴。每月二十五日雨，謂之騎月雨，次月必多雨。諺曰：雨落二十五，後月無乾土。冬熱爲疫，夏寒爲饉，冬乾爲鬱攸火也，秋霖或生螟蟘，害稼爲災。風雨時，百物熟，民乃康。

占日月

日落作紅色，次日必雨。諺曰：日落燕脂紅，無雨也有風。日落爲黑雲掩蓋，亦雨。諺曰：烏雲接日，來朝不出。日暈，主大水。諺曰：日暈長江水。然或終歲不一見。日色爲風沙所暗，俗謂之霾。日出旁有雲氣，謂日曦耳，主雨。

新月光或四散如毛，俗謂月生毛，主多雨。諺曰：月色生毛，雨在來朝。新月兩尖值南北，俗謂月直卓。諺曰：月牙直著，米糧閣閣。謂價賤也。又曰：月如仰瓦，米糧長價。月如覆瓦，不求自下。謂多雨也。月暈，主有風雨。諺曰：月暈草頭風。暈圓，則雨；缺，則風。諺曰：開門則風，關門則雨。如東缺，則有東風。西缺，則有西風。

占雲霞

早霞主雨，雨而晚霞，必晴。諺曰：朝霞不出門，言雨。晚霞行千里。惟霄天晚霞，亦雨。諺曰：霄天倒照，淹倒鍋竈。謂多雨。

雲如魚鱗，亦雨徵也。黑雲主風。冬見黃雲，主雪。

占雰霧

地氣上升而天不應，則成霧。天氣下降而地不應，則成雰。即小雨也。此乃天地之氣不交應也。見後必小有旱潦。諺曰：霧重如雨，雨重如霧，旱煞河邊草滂。黎明而雨，謂之雞口雨。即雰也。諺云：雞鳴雨，不濕土。又曰：春霧多雨夏霧熱，秋霧凉風冬霧雪。霧重如雨，俗謂之濛淞。諺曰：雨前濛淞雨不大，雨後濛淞不得罷。謂仍有雨也。按：淞音鬆，《字林》：凍洛也。寒氣結水如珠，見晛乃消。曾鞏詩註，齊人謂之霧淞。諺曰：霜淞重露淞，窮漢置飯瓮。乃豐年之兆。《集韻》：淞，去聲。曾鞏齊州冬夜詩：香清一夜氈毹煖，月淡千門霧淞寒。又詠霧淞詩：園林初日淨無風，霧淞花開樹樹同。又，雪後霧重著雪，如毛之有穎，俗謂之凝，去聲。或曰即木介也。《漢書·五行志》：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註：介者，甲兵象也。又曰樹介。《晉書·天文志》：木，少陽。人將有害，陰氣脅木先寒，得雨而冰，曰樹介。註：介，兵象。又黃霧，亦兵象也。然不多見。著物皆黃色，且有硫磺氣。

占虹蜺霓

虹，即蝃蝀也。早見西方，必雨。《詩》所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夕見西方，必晴。即蝃蝀在東也。諺曰：東虹讀若損。日頭，西虹雨。單見曰虹，雙見曰霓，亦曰雌雄霓。雙見者，俗謂之旱龍，損禾稼。諺曰：一虹萬石糧。即《爾雅》云挈貳也。《釋名》：霓，齧也。其體斷絕，見於非時，此災氣也。傷害於物，如有所食齧也。

占雪霰、雹。

占雹

臘雪，應伏天之雨。春雪，主旱。諺曰：雪深一尺，麥收滿斛。春雪一次，有雨不至。冬雪六出，春雪則五出。或僅三出。

天雨雪，爲地之陽氣所散，則成霰，俗曰水雪。日稷雪，又曰瀼雪，見晛即消。雨雪，爲地之陰氣所凝，則成雹，俗謂之冷子。非時而雨雹，俗謂之龍過。惟夏日有之。

占物類

春掘田鼠穴，可知各穀之豐歉。穴內無穀不有，視其多者，即知其歉而貴；其少者，即知豐而賤。蓋鼠能前知而豫蓄隔歲之糧也。巢居知風，穴居知雨。故鵲巢低而多風，獺穴高而水大。鳶翔鳴而風，蟻封穴而雨。蟻移高處，則有大水；移低處，則將旱。大蟻、大蛇出穴，亦雨徵也。鳶喜風，鵲喜晴，故將風而鳶鳴，雨晴而鵲噪。鳩，雨則逐婦，晴則呼婦。鴉盤空，鵲藏食，則將有風雪。龍見魚躍，必有雨。蟻蠓羣飛，眷則有雨，謂上下飛也。磕則有風，左右旋也。布穀笑，有大水。冰上有狐跡，則冰可渡。蚯蚓，俗名屈鰷。鳴，雨將止。諺曰：蚯蚓唱歌，有雨不多。

清·懷蔭布等《泉州府志》卷二《氣候》 田家歲時占驗併風雨雜占附

元日喜晴，天陰東北風，主大熟。立春日同。又俗自元日順數至八日止，一日喜晴，天色晴明，則所屬之物蕃育，否則災。立春後下霜，不出三日便雨。天誕日有雨，凡遇神誕之日，多有雨。上元日朝占百果，午占晚禾，晚占早禾，皆欲晴明。諺云：雨打元宵燈，早禾一束稿。驚蟄前雷發聲，主多雨。諺云：未驚蟄先發雷，四十九日雲不開。三月三日聽龜聲，午前鳴，高田熟；午後鳴，低田熟。唐詩云：田家無五行，水旱聽龜聲。春天氣候其變最易，乍晴乍雨頃刻不同，如晨起晴，食頃即雨；晨起雨，食頃即晴。往往皆然。春天播種之時，遇北風，則禾爛根不生，多黃萎。春月天氣陰寒，主雨，愈煖雨愈不住。冬月天氣温煖，主雨，愈寒雨愈不住。冬雨暖。春雨在颶前，冬雨在颶後。春天欲雨，則東南海口雲密。諺云：春看山頭，冬看海口。立夏及小滿日俱宜雨。諺云：立夏不下，高田莫耙；小滿不滿，芒種莫管。凡四月初一至初四日俱喜晴，若雨，則早稻歉收。初五有雨，則主歲豐。諺云：七日雨，果子荒。言妨果也。八日雨，破池塘。言水漲也。九日雨，再起倉。言多穀也。是月二十六日宜北風。諺云：南風吹過北，有錢糴無穀。北風吹過南，無錢也去擔。芒種前

遇壬，謂之入梅，此時氣候融液蒸蒸，甑地汗出，几案潤生，無日不雨，衣服食品之物最易陳腐。至夏至後遇庚出梅方止。夏至在五月中，則穀賤。諺云：夏至在月頭，一喫一邊愁。夏至在月中，愁殺糶穀翁。是日又宜雨，爲秋熟之兆。

五月十三日，關帝誕，若雨，名關刀水，早稻多空，粒不實。

六月初三日有雨，則多雨。諺云：六月初三雨，七十二雲頭。小暑大暑皆不宜雨。諺云：小暑雨，餓死鼠；大暑雨，餓死牛。六月十二日常北風，農人最忌之。是日無風，則風不害稼。極準。是月多暴風，謂之風癡，如得雷鳴，則不患。諺云：一雷止三癡。夏閒久雨大水，須轉西南風晴明，若轉東南風晴明，不出數日依舊大水。夏夜星密，主熱。夜晴而見閃電，謂之熱閃。在南，主久晴；在北，主有雨。諺云：南閃千年，北閃眼前。夏秋閒久雨，若變東南風，即占大水。蓋東南風，則雨吹入諸縣，深山之中，無處滲洩，山水齊出，溪流暴漲，加以逆潮，則水淹入郡城。如遇潮退，溪漲歸海，即不患。夏秋閒夜靜不風，一天星斗閃爍搖動，明日必風。立秋若在六月終，則早禾反遲。諺云：六月立秋要到秋，七月立秋不到秋。

七夕多有微雨，俗謂之天孫淚。中秋月亮，主冬稻豐收。中秋陰雲不見月，次年元宵必雨。諺云：雲蔽中秋月，雨打元宵燈。重陽日不宜雨。諺云：重陽無雨一冬晴。霜降日下雨，冬稻白秕歉收；晴明，則結實有收。

九月驟寒，飛霜太早，謂之青霜，冬稻忌之。立冬日及十月朔日不雨，主一冬和暖。諺云：十月初一晴，柴炭土樣平。以後又宜雨。諺云：十月雨連連，高山也是田。是月二十六日若晴，則晴彌月。風亦然。冬至雨，除夕晴。冬至晴，除夕雨。諺云：乾冬至，濕年兜。冬至若在十一月上旬，歲暮寒。在中旬，冬及春皆和暖。在下旬，寒在春後。冬至前米價高，後必賤，低則反貴。諺云：冬至前米價長，貧兒受長養。冬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大寒小寒日雨雪，損牛羊。臘月念四日多有風，正月初四日多有雨，俗名送神風、迎神雨。冬月三日風，則三日下霜，又三日和暖。歷驗皆然。凡氣候當寒之時，或過於温暖，南風薰蒸，鬱而不達，地下生濕，人服單衣，則天時必變。立轉北風，大雨滂沱，頃刻化而爲寒。暑月若炎熱太甚，氣帶津汗，風寂不動，午後西北方雲起，雷雨交作，勢如傾盆。若久不雨，又無雷鳴，氣帶乾燥，風來如火燒肌，黄雲片片飛越，則必有暴風害稼、殺果、拔木、發屋，俗名風癡。物極則變，必然之理也。日暈主雨，月暈主風。月暈看何方有缺，則此方風來。若圓而無缺，亦主多雨。占書云：月暈若無門，半夜雨沈沈。然惟秋冬月暈多主風，春夏月暈則主雨。日將入有赤霞薄繞之，已而散爲日脚者，主風。雲細細滿天如魚鱗狀者，亦主風。日入後，起青白光數道，東西亘天，惟夏秋閒有之。俗呼青白路，主來日酷熱。日出早，主雨；晏，主晴。此言久雨之時，正當天明，雲忽一掃而捲，即日光出，所以言早，少刻必雨。言晏者，日出之後，雲漸漸開也，必晴。皆驗無差。久雨未晴，忽於當午見日，少頃雲即復布，其雨更甚。凡久雨晚後雲開，西邊返照爽朗，則來日必晴。清晨下雨，雨必不多。黄昏下雨，則雨連夜不停。五更雷鳴，亦主大雨。凡虹長半天，一頭掛南入海，主大水；兩頭俱在東北掛山，主食禾稼。中天有斷虹，無首尾，長一丈或數尺者，主大風雨，俗名破帆風。稻當開花時有虹見，或午閒遇西北風，夜閒閃電，主穀不實。又似雨非雨時下數點，皆主蟲。早稻將熟之時，宜烈日，不宜陰雨。或每日有西北雨，雨過日曬，禾亦易熟。冬稻將熟之時，有雨，則其穀愈實。諺云：春稻頭戴火，穩稻水淋尾。凡果實之類，與五穀相消長。荔支、楊梅太多，則是歲荒歉。諺云：山頂紅，地下空。凡晴天之時，日入後滿天紅霞如絲如縷，不作大片者，主明日陰雨。若成片，則晚霞主晴，朝霞主雨。鳴鳩有還聲者，謂之呼婦，主晴。無還聲者，謂之逐婦，主雨。家雞宿遲，主陰雨。母雞負雞，謂之雞馱兒，主雨。觀鵲巢以占一歲風之大小，獺窟以占水之高下。蝦蟇鳴，主雨。天將雨，則蟻出穴負土成封。海嘯，主風。礎潤，主雨。

清・高天爵等《建昌府志》卷一《分野》　歲時雜占

正月一雞、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凡晴爲吉。○元宵初日占百果，中日晚稻，末日早稻。二月驚蟄占：雷鳴于節氣之先，則多春雪。三月三日聽蛙聲：午前鳴，高田熟。午後鳴，低田熟。唐詩云：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四月八日宜晴，諺云：四月八日晴，魚兒上高坪。○立夏、小滿日宜雨，諺云：立夏不下，高田放罷。小滿不滿，芒種不管。五月端午占風，芒種占水。六月立秋在月晦，則早稻遲。諺云：六月秋要到秋，七月秋不到秋。七月七夕已前占河影：沒三日而復見，則穀賤；七日而復見，則穀貴。八月一日廣昌占霧，在山頂，則瘴癘止。村落霧若及河，則瘴癘入市鎮。中秋月光，則無魚。雲重，則知次年元宵多雨。故曰：雲籠中秋月，雨打上元燈。九月一日至九日，凡北風，則穀價賤。以日占月，如一日主次年正月是也。十月一日宜晴，諺云：十月初一晴，柴米炭樣平。此月宜多雨，諺云：十月雨連連，高山也是田。十一月　十二月　四季甲子春甲子雨，赤旱千里。夏甲子雨，撐船入市。秋甲子雨，禾生枯耳。冬甲子雨，飛雪千里。

四季甲申大雨，穀價大貴。小雨，穀價小貴。

清・席紹葆等《辰州府志》卷六《氣候》 歲時占驗

立春日宜晴暖，寒則主水。諺云：最喜立春晴一日，農夫不用力耕田。又云：立春宜晴，雨水宜雨。

正月九日清晨，占風雲之方向，以驗年歲登耗。風自北來，稔；南，主歉。西北有紅雲氣，則稔；白黑，則歉。又觀天色明暗：明，多暘；暗，多雨。又聽鳥聲：雀先叫，雞畜旺；鵲先噪，嚼畜旺。又狗先吠，則歲大稔。

元日雨，則歲熟。十四日占百果，十五日占晚禾，十六日占早稻，晴則熟。

二月諺云：驚蟄寒，秧打團；驚蟄暖，秧起坎。

三月諺云：清明要明，穀雨要雨。又云：春雪一百二十日後，必有大雨。

立夏、小滿日宜雨。諺云：立夏不下，高田放罷。小滿不滿，芒種不管。

四月有烏自呼其名曰布穀，農夫至是方犁田布種。初八日宜晴，諺云：四月八日晴，擔秧蒔茅坪。夜雨，則傷小麥。

五月初五日爲小端午，十五日爲大端午，二十日爲會龍，瀘溪作是日分龍。宜晴。二十五日爲分龍，宜雨。諺云：夏雨隔田塍。次日雨，主豐稔，人爭出穀。諺云：二十五六下一點，快去饒州買大碗。又云：熟不熟，但看五月二十六。

夏至諺云：夏至在月頭，邊吃邊愁；夏至在月中，邊吃邊鬆；夏至在月尾，禾熟米價起；夏至逢端陽，貧富少口糧。

小暑晴則小雪晴，小暑雨則小雪雨。又，小暑雨多鼠，大暑雨多虎。

六月六日雨，禾苗多生蟲。諺云：六月六日陰，牛草貴如金；六月六日晴，牛草要不贏。又云：六月下連陰，遍地是黃金。

七月七日看天河以去來久暫，占穀價貴賤，往往應驗。諺云：天河搭屋脊，家家有飯喫。

立秋日忌雷。秋後虹見爲天收，雖稔亦稍減。諺云：立秋漏，有薥豆。

處暑諺云：處暑若還天不雨，縱然結實也難留。又云：麥奔小滿，禾奔秋。

八月一日占霧，霧重則生疫。白露無雨，百日無霜，主蒼茂小麥熟。中秋宜月明。諺云：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

九月重九前多北風，則穀賤；多南風，則穀貴。十三日俗謂小重陽，宜晴。霜降日有霜，主穀貴。沅陵以十九日爲大重陽。

十月朔至十六日皆宜霜，俗謂之一斤霜，主來年豐稔；小雪，主穀賤。

立冬宜晴。

十一月以初一、十一、二十一，占次年穀價、肉價。諺云：風打戥秤，雨打升斗。

冬至宜晴。

十二月小寒晴，則來年早禾熟；大寒晴，則來年晚禾熟。上中旬晴，則歲除必雨。除夕有星，木棉茂盛；有風，來年竹筍多。

四季丙日占日，諺云：春丙陽陽，沒木做秧。夏丙陽陽，荒死禾娘。秋丙雨社日。諺云：春社無雨莫耕田，秋社無雨莫進園。

陽陽，曬穀進倉。冬丙陽陽，無雪無霜。

早晚占日，諺云：日頭出早，暴晴難保。日頭送夜，久雨作罷。日頭當中現，三日不見面。

占月諺云：月亮堂堂，火燒茅岡。月亮生毛，雨落明朝。又占暈，諺云：朝暈長江水，夜暈草頭枯。若夜暈有闕，俗謂之放水，亦主雨。

占星：星光閃灼，俗謂星睜眼，主雨。又云：星子稀，挖塘基；星子密，雨滴滴。

占風：五六月間禾苗吐花，風多害稼。七八月間禾苗起蟲，得北風三五夜，則蟲自死。冬天三日風，俗謂之炒雪。又狂風折，必大雨。諺云：春南夏北，要雨便得。又云：五月南風漲大水，六月南風井也乾。

占雨：春無三日晴，夏無三日雨。久雨逢庚晴，久晴逢庚雨。又，丙穿丁漏，諺云：飯前落雨，出門擔柴。飯後落雨，好打草鞋。又云：望雨莫望東邊雨，沒飯莫望郎合女。又云：十日雨連連，高山也是田。又言：六月雨，龍腦髓。

占雲：烏雲穿河，主雨。

占虹：虹見於南只半截，俗謂之絢船樁。諺云：東虹日頭西虹雨，虹在南方主大水。

占河漢：久晴後忽聞空中作風雨聲，俗聞天河翻，主雨。又，以天河去之久近，定旱潦，驗豐歉。諺云：六月去，打水價；七月去，打米價。

占雷：雷初發聲響甚，俗謂之炸不響，謂之恨。諺云：雷公恨，歲多病。

又云：正月雷打雪，二月雨不歇。三月耙乾田，四月秧起節。

占霜：入冬宜霜，穀雨斷霜。諺云：驚蟄日占寒暖，諺云：驚蟄寒，綿被不上床。驚蟄暖，棉衣到小滿。是月也，笋蕨登盤，農乃糞田，修車墻，童子入館。三月清明日，宜晴，諺云：清明要明，穀雨要雨。穀雨日下種，名穀雨秧。是月也，採桑摘茶，浸穀種，叱犢徧于郊。四月八日宜晴，立夏、小滿二日俱宜雨。諺云：立夏不下，高田且罷。小滿不滿，芒種不管。是月也，乍暖乍寒，梅黃麥熟，新秧出水，蠶事畢，始插。五月朔宜晴，農家以爲龍曬衣。以夏至占米價，諺云：夏至五月頭，便食又便愁。夏至五月終，躭擱糴米翁。又云：早禾出來拜。夏至二十六日後，有雨爲分龍雨。是月也，灰田往耘早禾，日俱宜雨。諺云：立夏不下，高田且罷。小滿不滿，芒種不管。是月也，乍暖乍寒，梅黃麥熟，新秧出水，蠶事畢，始插。五月朔宜晴，農家以爲龍曬衣。以夏至占米價，諺云：夏至五月頭，便食又便愁。夏至五月終，躭擱糴米翁。又云：早禾出來拜。夏至二十六日後，有雨爲分龍雨。是月也，灰田往耘早禾，胎人皆望雨。六月入伏日忌雨，爲漏伏。立秋日忌雨，爲漏秋。皆有礙收穫。凡春夏間將雨不宜雷，諺云：雷公先唱歌，有雨也不多。是月也，青黃不接，小穫，民乃嘗新麥，菽佐餐，田多露宿。七月七夕占天河隱見，定來歲米價：早現則貴，遲現則賤。杜詩：米價問天河。諺云：天河蓋屋脊，家家有飯吃。處暑後禾盡熟，諺云：處暑滿天黃。是月也，大穫，剝棗食瓜，始種豆。八月小，則多蔬菜。中秋雨，則次年燈節亦雨。諺云：中秋月不明，雨打上元燈。白露日宜種菜，諺云：處暑蕎麥，白露菜。又云：白露三朝，種禾亂穲。月內宜晴，若有雨、雷鳴，則多病。諺云：八月一露九晴光，人少疾病殃。是月也，收稻草，刈麻，撿綿花，紡車夜聞。九月一日至九日，以南北風占穀價，諺云：南風吹過北，有錢賣不得。北風吹過南，無錢叫來擔。重陽日晴，則冬無雨雪。諺云：重陽無雨看十三，十三無雨一冬乾。是月也，種禾熟，茶子落，擇日燒灰。十月一日宜晴，諺云：十月初一晴，柴炭灰樣平。自朔至望皆霜，占次年大熟；否則歉。是月也，小陽春，高粱折梗，冬蕎漸收。十一月不宜霜，諺云：仲冬月照霜，碓頭恐無糠。冬至在上旬，則冬寒；在中旬，則暖；在下旬，則次年三春皆寒。是月也，採薪，釀冬酒，畢婚姻，凍田。永人以望爲凍，此蓋培塿修隴之事，作凍恐誤。十二月宜雪，諺云：一雪蝗自空，二雪麥更充，三雪年大豐。除夕星光燦爛，主來歲木棉茂盛；若昏黑，主春夏多魚。是月也，湾池竭，河有魚圍油，果香，人皆獻歲。春冷，主雨；夏冷，主晴。蚯蚓鳴，溝水臭，主雨。夏夜有風，主旱。諺云：夜風悠悠，乾死泥鰍。蟻鬬，白雲如馬尾，皆主旱。虹，謂之杆，諺云：東杆日頭，西杆雨。黃如穀《營陽月令》：案虹有降音，土音又轉作杆耳。

寧遠：正月立春，陽氣早蒸，蒸風時動，桃李遍開。每霜晨寒不可禁，移花

春日喜晴，月內有雪，則忌雷。諺與東安署同。是月也，始剪韭，移花木，園囿築墻。二月社日下種，名社穀秧，爲早禾。是日宜雨。驚蟄日占寒暖，諺云：驚蟄寒，綿被不上床。驚蟄暖，棉衣到小滿。是月也，笋蕨登盤，農乃糞田，修車墻，童子入館。三月清明日，宜晴，諺云：清明要明，穀雨要雨。穀雨日下種，名穀雨秧。是月也，採桑摘茶，浸穀種，叱犢徧于郊。四月八日宜晴，立夏、小滿二日俱宜雨。諺云：立夏不下，高田且罷。小滿不滿，芒種不管。是月也，乍暖乍寒，梅黃麥熟，新秧出水，蠶事畢，始插。五月朔宜晴，農家以爲龍曬衣。以夏至占米價，諺云：夏至五月頭，便食又便愁。夏至五月終，躭擱糴米翁。又云：早禾出來拜。夏至二十六日後，有雨爲分龍雨。是月也，灰田往耘早禾，胎人皆望雨。六月入伏日忌雨，爲漏伏。立秋日忌雨，爲漏秋。皆有礙收穫。凡春夏間將雨不宜雷，諺云：雷公先唱歌，有雨也不多。是月也，青黃不接，小穫，民乃嘗新麥，菽佐餐，田多露宿。七月七夕占天河隱見，定來歲米價：早現則貴，遲現則賤。杜詩：米價問天河。諺云：天河蓋屋脊，家家有飯吃。處暑後禾盡熟，諺云：處暑滿天黃。是月也，大穫，剝棗食瓜，始種豆。八月小，則多蔬菜。中秋雨，則次年燈節亦雨。諺云：中秋月不明，雨打上元燈。白露日宜種菜，諺云：處暑蕎麥，白露菜。又云：白露三朝，種禾亂穲。月內宜晴，若有雨、雷鳴，則多病。諺云：八月一露九晴光，人少疾病殃。是月也，收稻草，刈麻，撿綿花，紡車夜聞。九月一日至九日，以南北風占穀價，諺云：南風吹過北，有錢賣不得。北風吹過南，無錢叫來擔。重陽日晴，則冬無雨雪。諺云：重陽無雨看十三，十三無雨一冬乾。是月也，種禾熟，茶子落，擇日燒灰。十月一日宜晴，諺云：十月初一晴，柴炭灰樣平。自朔至望皆霜，占次年大熟；否則歉。是月也，小陽春，高粱折梗，冬蕎漸收。十一月不宜霜，諺云：仲冬月照霜，碓頭恐無糠。冬至在上旬，則冬寒；在中旬，則暖；在下旬，則次年三春皆寒。是月也，採薪，釀冬酒，畢婚姻，凍田。永人以望爲凍，此蓋培塿修隴之事，作凍恐誤。十二月宜雪，諺云：一雪蝗自空，二雪麥更充，三雪年大豐。除夕星光燦爛，主來歲木棉茂盛；若昏黑，主春夏多魚。是月也，湾池竭，河有魚圍油，果香，人皆獻歲。春冷，主雨；夏冷，主晴。蚯蚓鳴，溝水臭，主雨。夏夜有風，主旱。諺云：夜風悠悠，乾死泥鰍。蟻鬬，白雲如馬尾，皆主旱。虹，謂之杆，諺云：東杆日頭，西杆雨。黃如穀《營陽月令》：案虹有降音，土音又轉作杆耳。

寧遠：正月立春，陽氣早蒸，蒸風時動，桃李遍開。每霜晨寒不可禁，移花

道州：正月燈節，末日農家占是早稻，諺云：雨打殘燈碗，早禾一把稈。立

清・吕恩湛、宗績辰《永州府志》卷五上《風俗志》 田家占驗

永州老農占歲，謂元旦天氣宜晴，其歲豐。是晨東北風，上歲；北風，中歲。西北風，麥菽成；西風，主兵；西南風，小旱；南風，大旱；東風，主水；東南風，主疾疫，歲惡蟲起。○春秋二社宜雨。諺云：春社無雨不種田，秋社無雨不種園。

祁陽農諺曰：四月八日晴，打鼓唱太平。四月八日雨，踏斷水車觜。○五月十三日，相傳爲白龍生日，宜晴。諺曰：五月十三雨一遭，曬得南山竹也焦。○中秋夜月明晦，占來歲元宵陰晴。又占是夜月明，秋冬及來春湖中魚少，謂魚趁力先溯流而上也。縣志。

東安雖接壤粵西，去嶺差遠，地氣冲和，寒暑得宜，夏至後盛暑，禾始堅實，所以俗有六月不熱，五穀不結之謠。縣志。

東安農諺云：立春晴一日，農夫不用力。○正月雷打雪，二月雨不歇。三月犁乾田，四月秧上節。○春犯甲子雨漣漣，夏犯甲子火燒天，秋犯甲子禾生耳，冬犯甲子莫種園。春丙陽陽，無水洗秧；夏丙陽陽，乾斷長江；秋丙陽陽，收禾上倉；冬丙陽陽，無雪無霜。○二月清明莫在前，三月清明莫在後。謂播穀種。○四月八晴，鰕公細魚上茅坪。○端陽有雨是豐年。○五月十三落一陣，宜晴，諺云：十月初一晴，柴炭灰樣平

接果，宜上旬多子。○又俗諺云：立春晴一日，農家有飯喫。○元日至七日，各有俗忌：元日忌掃除，七日禁開園門。○二月春社，預治蠶事，浸早穀種，播白苣、黃瓜、茄子諸種。晴，則和暖；雨雪，極寒。○社日諺云：不問年成熟不熟，解脫衣服喫社肉。二月朔日，古謂花朝，寧俗稱爲鳥生日。人家多製造米糍以祭鳥，恐禾熟日啄食也。二十日忌大風。○社日多下種，名社穀秧，爲早禾。○驚蟄日忌蛙，又忌蟻。俗皆遍灑石灰於門户。是日聞雷，諺云：驚蟄聞雷，五穀如泥。○清明日喜晴，謂清明要明也。清明宜在十六日後，忌在望前。是月不宜久雨，久則秋前必旱。○三月清明，穀芽方萌，布滿腴田，蓄水就燠，以生麥。喜風畏雨。九疑山中採茶、掘筍，以備饋遺。○三日，古爲上巳，俗忌蟻。猶俗尤忌是日，□居者名閉户不出，並禁造飲食。○穀雨日下種，名穀雨秧。是日喜雨。○麥正結子喜晴，諺曰：麥子不怕火燒天。○四月晴，則暖；雨，則冷。俗謂乍寒乍暖四月天。○八日溪流多漲，號四月八水。是日爲牛生日，不事犁耙。寧俗春秋二俗及清明、穀雨等日俱歇耕。○小滿日宜雨，遇晴日田水流盡，乃藕田。故當荒年，較他邑更甚。○五月五日水漲，號端陽水。水漲之日喜晴。諺曰：五月日頭洪水長，六月禾花滿洞開。○六月炎風大作，熱如坐甑。○六日多暴漲，號六月六水。又諺云：六月六日陰，稻草貴如金。○凡春夏間將雨，不宜雷。諺云：雷公先唱歌，有雨也不多。○立秋禾熟，不宜雨。俗云：粘禾不喫立秋水。○七月涼風蕩暑，地氣漸平，田有宿水。○七夕夜望天河，占來年米價：十一日至十四日河漢復見，年歲不佳。至十五日後復見，羣相慶。處暑時禾盡熟，諺云：處暑滿天黃。○處暑後皆種蕎，八九月常宜雨。俗云：蕎麥不怕連夜雨。○八月小，則多蔬菜。中秋夜宜晴，否則次年上元節有雨。雷鳴，則五穀不登。○朔日清晨向西北觀雲物，以陰黑爲吉，赤紅爲凶。○白露日宜種菜，俗云：蕎麥平露斷。○稻種有名西風糯者，是月皆成熟。○九月重陽晴，則冬無雨雪。寒露後夜稍寒，至是盡熟。又逢戊寅日，多雨。○寧俗造酒皆在重陽前後，時種禾熟，即晚稻。俗稱重陽酒也。○十月宜霜，否則次年荒歉。若雷鳴，則多病。○立冬日，喜晴。○十一月冬至在上旬，則冬寒；中，則暖；下，則次年正、二、三月極寒。○冬至後多嚴寒、霜，則晴；雪，必暴熱。○十二月宜霜雪。○除夕星光燦爛，主來歲木棉茂盛。夜昏黑，主春夏間多魚。○占虹，諺云：東虹去聲。日頭西虹雨，南虹刀兵北虹鬼。○占霞，諺云：早紅連夜雨，暮紅火燒天。○占月，諺云：月生毛，雨漕漕；月帶枷，曬殺草花。參新舊縣志。○李家鎮《春陵風俗書》。永明俗傳甲子不宜雨，諺云：四季甲子盼天晴。立春日宜晴，雨則三春多雨。諺云：立春下雨到清明。驚蟄日寒，則天氣變暖，暖則天氣多陰。立秋前一日雨，名漏秋，其秋必恒雨。諺云：立秋漏，三秋透。杜詩：鼓角漏天東。又：畸能補天漏。漏之□甚古。九月初九、十三日俱不宜雨，十三日尤忌，諺云：不怕重陽雨，只怕十三陰。十月雷鳴，歲無疾癘。諺云：十月雷鳴，三冬太平。十月初一日宜晴，雨則冬春恒雨。諺云：十月初一牛滾泥，滾到三春陽鳥啼。冬開晨霧主晴，春夏則否。諺云：冬霧晴，春霧雨。春霧重者，名黃沙。諺云：一日黃沙，三日雨。○春夏間有赤蟻，長半寸許，生翅而飛，時觸人面，或羣撲燈火，主大水。初昏或夜半將旦時，有星如桐子，光焰紅赤，吐芒曳尾，自半空飛下，所落之地，必有回祿之灾，俗謂之火殃，蓋熒惑之變也。禳之可無患。夏秋間大霧暝迷，咫尺莫辨人物，須臾爲風掀去，而日色晴明，則主旱。或野草遍爲蟲蝕，狀如火燎，或絲瓜藤逐節結核，狀如木瘿，皆旱兆。

江華：驚蟄畏雷，雷則其月多雨，次月必旱。○社宜春分後。○清明宜晴。○夏至雨，秋必大熟。○六月十二日無北風，則不害稼，而棉花有收。○八月小，則多蔬菜。○十月雷鳴，人多病。○小雪大雪日晴，則霜寒；陰則雪冷。○臘月不宜南風。○四季占風云：早晨東風連夜雨，晚夜東風連夜晴。

新田：立春後遇初破日，禁刀杵聲。雷初鳴，亦然。○雷鳴宜於立春之後，曰：好雷十八工。○二月一、二、三日止杵臼，□五穀，有山耗。驚蟄宜寒，否則稼損。○三月田家採木葉置田中肥田，多種棉花，種後二三日方雨，則草死而棉盛。○清明宜晴，俗云：清明晴，萬物成。造酒之家，多用清明水。又曰：清明要晴，穀雨要淋。○四月不宜多雨，多則麥不秀實。一、二、三日與四月八日更不宜雨，雨主旱。○五月朔日宜晴，又云：端陽有雨是豐年。○夏至節宜遇中旬。曰：夏至在中，邊吃邊愁。夏至在尾，邊嘆邊悔。○九月有戊寅，則多雨傷稼。○十月雷鳴，主人民多疾癘。月有嚴霜，次年雨水稀。諺曰：冬雷叫一升，鹽米貴如金。○十二月忌南風，占云：九裏南風伏裏旱。大寒、小寒有雨雪，次年小暑、大暑不乾。參黃應培縣誌、柳啟光《春谿間俗録》。

清・李鏡蓉等《道州志》卷一〇《風土》　占驗

正月元日，以風之方向占歲之登耗：北主稔，南主歉。又觀天色：明，多晴；暗，多雨。元宵未日占早稻，諺云：雨打殘燈晚，早禾一把稈。立春日喜晴，諺云：立春晴一日，農夫不用力。月内有雪，則忌雷。諺云：正月雷打雪，二月雨不歇。是月也，始剪韭，移花木，園圃築墻。二月社日下種，名社穀秧，爲早禾。是日宜雨。諺云：春社無雨莫種田，秋社無雨莫種園。驚蟄日占寒暖，諺云：驚蟄暖，綿衣到小滿。是月也，笋蕨登盤，農乃糞田，修車壩，童子入館。三月清明日宜晴，諺云：清明要明，穀雨要雨。又，二月清明莫在前，三月清明莫在後。穀雨日下種，名穀雨秧。是月也，採桑，摘茶，浸穀種，叱犢徧於郊。四月八日宜晴，諺云：四月八日雨，踏斷水車觜。立夏、小滿二日俱宜雨。諺云：立夏不下，高田且罷。小滿不滿，芒種不管。是月也，乍暖乍寒，梅黄麥熟，新秧出水，蠶事畢，始插田。五月朔日宜晴，農家以爲龍曬衣。以夏至占米價，諺云：夏至五月頭，便食又便愁。夏至五月終，就擱糴米翁。又云：早禾出來拜夏至。二十六日後有雨，穀種，叱犢徧於郊。四月八日宜晴，諺云：四月八日雨，踏斷水車觜。立夏、小滿二日俱宜雨。諺云：立夏不下，高田且罷。小滿不滿，芒種不管。是月也，乍暖乍寒，梅黄麥熟，新秧出水，蠶事畢，始插田。五月朔日宜晴，農家以爲龍曬衣。以夏至占米價，諺云：夏至五月頭，便食又便愁。夏至五月終，就擱糴米翁。又云：早禾出來拜夏至。二十六日後有雨，也不多。是月也，青黄不接，小穫，民乃嘗新麥，菽佐餐，田多露宿。七月七夕占天河隱見，定來歲米價：早現則貴，遲現則賤。杜甫詩：米價問天河，是也。諺云：天河蓋屋脊，家家有飯吃。處暑後禾盡熟，諺云：處暑滿田黄。是月也，大穫，剥棗食瓜，始種荳。八月小，則多蔬菜。中秋雨，則次年燈節亦雨。諺云：中秋月不明，雨打上元燈。白露日宜種菜，諺云：處暑蕎麥，白露菜。又云：白露三朝，種禾亂標。月内宜晴，若有雨、鳴雷，則多病。諺云：八月一露九晴光，人少疾病殃。是月也，收稻草，刈麻，撿綿花，訪車夜閙。九月一日至九日，以南北風占穀價，諺云：南風吹過北，有錢賣不得。北風吹過南，無錢叫來擔。重陽日晴，則冬無雨雪。諺云：重陽無雨看十三，十三無雨一冬乾。是月也，種禾熟，茶子落，擇日燒灰。十月一日宜晴，諺云：十月初一晴，柴炭灰樣平。自朔至望皆霜，占次年大熟：否則，歉。是月也，小陽春，高粱折梗，冬蕎漸收。十一月不宜霜，諺云：仲冬月照霜，碓頭恐無糠。冬至在上旬，則冬寒；在中旬，則暖；在下旬，則次年三春皆寒。是月也，採薪釀冬酒畢，婚嫁，凍田。十二月宜雪，諺云：一雪蝗自空，二雪麥更充，三雪年大豐。除夕星光燦爛，主來歲木棉茂盛；若昏黑，主春夏多雨。是月也，洿池竭，河有魚鼈，油果香，人皆獻歲。

凡四季甲子不宜雨。夏月河水泛溢，食之多瀉，謂之麥浪爛。八九月驟雨、驟寒，多虐病，謂之秋擺子。冬間晨霧，主晴；春夏，則否。諺云：冬霧晴，春霧雨。春霧重者，名黄沙。諺云：一日黄沙三日雨。春夏間有飛蟲觸人面，或羣撲燈火，主水。夜間有赤星大如斗，吐芒曳尾，自空飛下，所落之地必遭回禄，俗謂之火殃。白者謂之禍殃，蓋熒惑之變也。設綿蔴爲營而禳之，可無患。夏秋間大霧暝迷，須臾爲風掃去，日色晴明，則主旱。或野草遍爲蟲蝕狀，如火燎，或瓜藤結核如木癭，皆旱之兆。節録《近遊雜綴》。

春冷主雨，夏冷主晴。蚯蚓鳴，溝水臭，主雨。夏夜有風，主旱。諺云：夜風悠悠，乾死泥鰍。蟻鬬白雲如馬尾，皆主旱。虹，謂之杆，諺云：東杆日頭，西杆雨。

以上占驗，各條皆參考諸書，遍詢故老。雖村謡里諺，皆所不遺。而於農事尤加詳焉。亦以備課晴問雨之助云。

清・戴肇辰、史澄《廣州府志》卷九《輿地略一》 氣候

立春宜微寒，諺曰：春寒春暖，春暖春寒。蓋南中以春寒爲祥，其望春寒所以望春暖也。春，立春也。一春之寒暖，以立春卜之。立春又宜晴，諺曰：春晴一春晴，春陰一春陰。而元日則宜微雨，宜北風，宜西北、東北風，不宜南風、東風。有微雨而北風，則寒。寒，亦爲春暖之兆。又以是日權水，水重則雨多，水輕則雨少。日直其月，至十二日而止，以測十二月之水旱。寒故水重，水重者，多雨而年豐之兆也。《廣東新語》。

立春微雨，兆有年。諺曰：乾冬濕年，禾黍滿田。各府皆然，惟瓊州相反。曰：冬濕年乾，禾米滿倉。冬乾年濕，禾米少粒。朔日雨，主一月多雨。每月交二十五日雨，主次月有雨，曰隔月雨。春霧晴，秋霧雨，冬霧不寒，夏霧不暑。正月八日爲穀日，晴爲祥，雨爲災。三月十六爲黄姑浸種日，西南風，立大雨。三月二十三爲天后誕日，前後必有風雨。六月十二日，俗謂彭祖忌，必有大風，舟行忌之。四月八日雨多，則荔子多蛀而落。四月二十，俗曰小分龍。五月二十，俗曰大分龍。皆宜雨，不雨則歲歉。五月有三卯，占有年。通書占歲。

凡天晴，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點大而疏，是曰白撞雨，亦曰過雲，亦曰白雨。諺曰：下白雨，娶龍女。白雨者，炎熱之氣所蒸，夏閒爲多，其勢若暴，邵子所謂火雨也。嶺海炎方夏日火尤盛，故多白雨。六月火在天上，故先下

火雨，乃爲水雨而霧霏也。子瞻詩：夏畦流膏白雨翻。白雨，宜早稻。諺曰：早禾壯，須白撞。或曰：色微黃，且日且雨，是曰黃日雨，亦曰黃雨。其氣溽而蒸，禾最患之，故曰白雨宜禾，黃雨不宜禾。又早禾宜朝雨，晚禾宜夜雨。廣州夏雨恆多，宜早禾。其或東望濃雲有雷電而雨，西則否。或南望濃雲有雷電而雨，北則否。是曰分龍雨，亦禾之宜。《廣東新語》。

《嶺南録》云：梅雨後涼風一月，曰船掉風。船掉，白撞之轉音也。粵當五月時，晴天片雲雨頃刻至者，曰白撞。諺云：早禾望白撞，翻藁望偷淋。偷淋者，夜雨也。霜降日有風，則穎不實。諺曰：禾忌霜降風。寒露不宜雨，諺云：不忌霜降風，只怕寒露雨。冬有虹霞，北風即起，謂之攪霜風。郝通志。

廣州冬至不宜雨，諺曰：乾冬濕年，禾黍滿田。元日宜微雨，諺曰：年濕冬乾，農夫加餐。四月八日雨，十四日無雨，則穀多。五月朔宜雨，雨則井泉浮，年豐。初二日不宜雨，雨則井泉乾，年歉。五日亦不宜雨。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無雨。處暑無雨，則白露有雨。白露雨，謂之苦雨。禾沾之，白颺菓生蟲，蔬菜味苦。凡雨有甘苦，故《詩》曰：以祈甘雨。《左傳》曰：秋無苦雨。蓋春雨爲甘，秋雨爲苦。甘則生物，苦則殺物。《廣東新語》。

每年正月阮通志作五月。二十五、六、七日有雨，主豐。六月一日有雨，主旱。

據明陳獻章詩註、《南海縣志》參修。

明陳獻章五月二十六日雨詩：時雨時陽歌帝力，今年今雨卜年豐。路旁酒價知天道，何處醉鄉眠此翁。注：民謂二十五、六、七日有雨，主豐。六月一日不雨詩：牖眼陰晴晚未分，一年憂樂稍相尋。山林自慣清涼極，且放今朝到鑠金。注：民謂此日有雨，主旱。

清·朱椿年等《欽州志》卷一《輿地》 氣候

立春微雨，兆有年。諺曰：乾冬濕年，禾黍滿田。朔日雨，主一月多雨。每月交二十五日雨，主次月有雨，曰隔月雨。春霧晴，秋霧雨，冬霧不寒，夏霧不暑。正月八日爲穀日，晴爲祥，雨爲災。二月有三卯，占有年。三月十六日爲黃姑浸種日，西南風，主大雨。三月二十三爲天后誕日，前後必有風雨。四月八日雨多，則荔子多蛀而落。四月二十，俗曰小分龍，五月二十，俗曰大分龍。皆宜雨，不雨則歲歉。六月十二日，俗謂之彭祖忌，必有大風，舟行忌之。通書占歲

梅雨後涼風一月，曰船掉風。船掉者，白撞之轉音也。粵當五月時，晴天片雲，雨頃刻至者，曰白撞。諺云：早禾望白撞，翻藁望偷淋。偷淋者，夜雨也。

霜降日有風，則穎不實。諺曰：禾忌霜降風。寒露日不宜雨，諺曰：不忌霜降風，只怕寒露雨。郝通志

凡十月朔有霧，則明歲正月雨。初二有霧，則明歲二月雨。一日應一月，是日無霧，則明歲是月無雨。舊府志

立春宜微寒。諺曰：春寒春暖，春暖春寒。春，立春日也。一春之寒暖，以立春日卜之。立春又宜晴，諺曰：春晴一春晴，春陰一春陰。春日權水，水重則雨多，輕則雨少。日直一月至十二日而止，以測十二月之水旱。寒，故水重。水重者，雨多而年豐之兆也。

鵲巢占風：巢高風大，巢低風小。水氣腥，爲颶風之兆。斷虹，曰颶母。冬有虹霞，北風即起，謂之擔霜風。諺曰：朝三晚七，日午風回不半日，子夜翻風，日又日。郝通志

占驗

朝看東南黑，勢急午前雨。暮看西北黑，半夜看風雨。（占天）。天外飛遊絲，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雲，風雨霎時辰。風靜鬱蒸熱，雷雨必震烈。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東南卯沒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遍，風雨辰時見。日出卯遇雲，無雨必天陰。雲隨風雨疾，風雨片時息。迎雲對風行，風雨轉時辰。日沒黑雲接，風雨不可說。雲布滿山低，連宵雨亂飛。雲從龍門起，颶風連急雨。西北黑雲生，雷雨必聲訇。雲勢若魚鱗，來朝風不輕。雲鈎午後排，風色屬人猜。夏雲鈎內出，秋雲鈎背來。亂雲天半遶，風雨來多少。風送雨傾盆，雲過都暗了。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沒起，晴明未堪許。（占雲）。風雨潮相攻，颶風難將避。初三雖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二十三，颶風君可畏。七八必有風，訊頭有風至。春雪百二旬，有風君須記。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四。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傍船人難避。端午訊頭風，二九君還記。西北風大狂，回南必亂地。六月十一二，彭祖連天忌。七月上旬來，爭秋船莫開。八月半旬時，隨潮不可移。（占風）。烏雲接日，雨即傾滴。雲下日光，晴朗無妨。早間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午前日暈，風起北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色不狂。早白暮赤，飛沙走石。日沒暗紅，無雨必風。朝日烘天，晴風必揚。朝日燭地，細雨必至。返照黃光，明日風狂。午後雲過，夜雨滂沱。（占日）。虹下雨雷，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斷虹早掛，有風不怕。晚霧即收，晴

天可求。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蒙，必起狂風。（占霧）。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辰閧電飛，大颶可期。遠來無慮，遲則有危。電光亂明，無風雨晴。閃爍星光，星下風狂。（占電）。螻蛄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至，三日無妨。海乏沙塵，大颶難禁。若近沙岸，仔細思尋。烏鰭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東風可守，回來暫候。白蝦弄波，風起便和。（占風）。月上潮長，月没潮漲。大訊潮光，小訊月上。水漲東北，南東旋復。西南水回，便是水落。擊定且守，船走難纜。紐定必凶，直至沙岸。走花落釘，神鬼驚散。要知釘地，大洪泥磡。（占潮）

逐月定日惡風

正月初十、廿一日，乃大將軍降日，逢大殺。午後有風，無風則雨。二月初三、十七、廿七日，午後有大風雨。三月初九、十二、廿四日，有大風雨。四月初八、十九、廿三日午時，有大風雨。五月初十、十一、十九日申酉時，有大風雨。六月十九、廿七日卯辰時，有大風雨。七月初七、初九、十五、廿七日，有大風。八月初三、初八、十七、廿七日，有大風。九月十一、十五、十七、十九日，有惡風雨。十月十五、十八、十九、廿七日，府君朝上帝，卯時有大風雨。十一月初一、初三、十九日，有大風雨。七月初七、初九、十五、廿七日，有大風。十二月初二、初三、初五、初六、十二、廿八日，有大狂風。（已上俱東西洋考）

十一月念七日名爲普庵颶

十二月念四日名爲送神颶

清・齊翀《南澳志》卷八　海上占驗謠

占天：朝看東南有黑雲推起，東風勢急，午前必有雨；暮看西北有黑雲，半夜必有風雨。歌云：遊絲天外飛，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雲，風雨霎時辰。風静鬱蒸熱，雲雷必振烈。

占雲：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西風卯没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遍，風雨辰時見。日出卯遇雲，無雨天必陰。雲隨風雨疾，風雨霎時息。迎雲對風行，風雨霎時生。日暮黑雲接，風雨不可説。雲布滿山低，連宵雨亂飛。雲從龍頭起，颶風連急雨。西北連雲生，雷雨必生轟。雲勢若魚鱗，來朝風不輕。雲勾午後排，風色屬人猜。夏雲勾内出，秋風勾背來。曉雲東不慮，夜雨愁過西。兩陣雨雙剪，大颶惡連天。惡雲半開閉，大颶隨風至。亂雲天頂絞，風雨來不少。風送雨傾盆，雲過都暗了。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没起，晴明便可許。雲行砲車同，必主起大風。雲變魚鱗天，不雨亦風顛。

占風：秋冬東南風，雨下必相逢。春夏西北風，下來雨不從。汛頭風不長，汛後風始旺。春夏東南風，不必問天公。秋冬西北風，天光日色同。長夏南風輕，舟輕最可行。深秋風勢動，風息浪未静。夏風連夜傾，不晝便晴明。雨過東風至，晚天起添劇。風雨潮相從，颶風難迴避。初三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二十二，颶風君可畏。七八必有風，汛頭有風至。春雪有二旬，有風君須記。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一。二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防船人難避。端午汛頭風，二九君還記。西北風大狂，回南必亂地。六月十二日，彭祖連天忌。七月上旬争，秋風穩泊河，南人莫開船。八月半旬候，潮時風雨隨，潮汐不可移。

占日：烏雲接日，雨即傾滴。雲下日光，晴朗無妨。早間日珥，狂風即起。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午前日暈，風起此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色不狂。早白暮赤，飛沙走石。日没暗紅，無雨必風。朝日烘天，晴風必揚。朝日燭地，細雨必至。還照黄光，明日風狂。午後雲過，夜雨霧霓。

占虹：虹日雨電，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

占霧：斷風早掛，有風不怕。曉霧即收，晴天可求。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蒙，必起狂風。

占電：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無宿。辰閧電飛，大颶可期。遠來無慮，遲則有危。電光亂萌，無風雨晴。閃爍星光，星下風狂。

占海：螻蛄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雨，三日無妨。海泛沙塵，大颶難禁。若近沙岸，仔細思尋。烏鰭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東風可守，回來暫候。白蝦弄波，風起便和。

占潮：月上潮長，月没潮漲。大訊朝光，小訊月上。水潮東北，南東旋覆。西南水回，便是水落。繫定且守，船走難纜。紐定必凶，直至沙岸。走花落矴，神鬼驚散。要知矴地，大洪泥硬。

月暈主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來也。

夏秋之交，大風及有海沙雲起，謂之風潮，名曰颶風。此具四方之風，有此風，必有霖雨同作。

凡風單日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

凡風起早晚和，須防明日再多。
有暴惡之風，盡日而没。
防夜起之風，必毒。
凡東風，風急雲起，愈急必雨，雨最難晴。
凡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漸吹漸急，北風吹起便急。
春南夏北，有風必雨。
雲起下散四垂蔽日，如烟如霧，名曰風草，主風起。
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黑雲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後雨。雨急易晴。
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
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月盡無雨，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二十五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
月在箕畢翼軫四宿，風起之日也。

清・張育春、陳治昌《廉州府志》卷二《輿地二》 氣候

凡十月朔有霧，則明歲正月雨；初二有霧，則明歲二月雨。一日應一月，是日無霧，則明歲是月無雨。立春宜微寒，諺曰：春寒春暖，春暖春寒。蓋南中以春寒爲祥，其望春寒，所以望春暖也。春，立春日也。一春之寒暖，以立春日卜之。立春又宜晴，諺曰：春晴一春晴，春陰一春陰。元日則宜微雨，宜北風，宜西北、東北風，不宜南風、東風。有微雨而北風，則寒。寒亦爲春暖之兆也。又春日權水，水重則雨多；輕則雨少。日直其月，至十二日而止，以測十二月之水旱。寒，故水重。水重者，雨多而年豐之兆也。舊志

正月八日爲穀日，晴爲祥，雨爲災。三月十六日爲黄姑浸種日，西南風，主大雨。四月八日雨多，則荔子蛀而落。四月二十日，俗曰小分龍，五月二十日，大分龍。皆宜雨。不雨，則歲歉。二月有三卯，占有年通書占歲。《嶺南録》云：梅雨後凉風，一名曰舶棹風。舶棹者，白撞之轉音也。粤當四二月時，晴天片雲，雨頃刻至者，曰白撞。諺云：早禾望白撞，翻蕖望偷淋。偷淋者，夜雨也。霜降日有風，則穎不實。諺曰：禾忌霜降風。寒露日不宜雨，諺曰：不忌霜降風，只怕寒露雨。冬有紅霞，北風即起，謂之攬霜風。諺曰：朝三晚七，日午風回不半日，子夜翻風日又日。已上通志增輯

清・黄培傑《永寧州志》卷二《天文》 占驗

正月元日晴明，主歲豐。又，是月忌雷鳴、有雪。諺云：正月雷打雪，二月無休歇。三月無秧水，四月秧上節。
二月社日宜雨。諺云：春社無雨不種田。
三月七日宜雨。諺云：三月初七日，要雨不得雨。
四月初八宜晴。諺云：四月八日晴，魚兒上高坪。言雨水多也。
五月夏至占米貴賤，諺云：夏至五月頭，邊食又邊愁。夏至五月中，躭擱糴米翁。夏至五月尾，禾熟米價起。又，二十三日忌雨。諺云：要知乾不乾，但看五月二十三，雨大大乾，雨小小乾，不雨不乾。
六月以立秋之日占稻穀遲早，諺云：六月秋，要到秋；七月秋，不到秋。謂一歲之中，秋不宜早也。
七月初七日占河影，七日見，則穀貴。故云：天河蓋屋脊，家家有飯吃。
八月中秋夜，占次年元宵晴雨，諺云：中秋月不明，雨打上元燈。又，社日宜雨，諺云：秋社無雨不種園。
九月一日至九日，以南北風占次年穀米貴賤，如一日應次年正月，二日應次年二月之類。諺云：南風吹過北，有錢買不得；北風吹過南，無錢叫來擔。
十月初一日宜晴，諺云：十月初一晴，柴炭不須銀。又，自朔至望宜有霜，諺云：十月無霜，碓中無糠。
十一月不宜有霜，諺云：冬月月照霜，碓頭不得糠。
十二月宜大雪，諺云：一雪蝗子無踪，二雪來年大豐。
以上所占，出自田家舊語。語雖俚俗，而實有關於農事，故附録之。

清・舒其紳、嚴長明《西安府志》卷七四 拾遺志

甲子諺：春雨甲子，操舟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雪塵羊豕。
旬諺：壬子癸丑甲寅晴，五旬之中宵見星。又，戊午至甲子，七日行泥滓。
《李因篤集》：雲諺：雲之西，雨湧泉。雲之南，水傾罈。雲之東，佇立空。雲迤北，耕穫得。又，朝雲謡：朝雨雖雨，不雨老健。春寒秋暑。又雲謡：橫雲不雨縱雲雨，願爲東風吹送汝。又星諺：星瞬目，雨浸屋。又畢星諺：大瓶注小瓶，溢爲雲水聲，其下如建瓴。又元宵諺：風吹十五月，雨灑清明節。又

六月六日諺：六月六日雨，菜根遭蟲蛀。又中秋諺：八月十五雲遮月，來年元宵燈燒雪。

《臨潼志》：元日以甲乙爲豐，丙丁旱，戊己蟲、雨傷，庚辛兵，壬癸潦。占夏糴：風從南來、東來者，皆賤；逆此者，貴。又，立春雨，早風成早禾，晚風成晚禾。前八日晴，諸事皆吉。得辛日，小麥成。又，元宵日夜雨，寒食必雨。是夜燈結蕊，棉花成。又，二月十二日花神生日，晴，百花成。又，寒食後六十日內麥熟則實佳，遲則粃。又，四月朔，風從南來、西來者，秋糴賤；逆此者，貴。又，初伏頭雨，則旱。又，重陽有雨，冬有雪，來年豆成。又，十月朔，風從東來者，春糴賤；逆此者，貴。又，一九雪，九九皆有雪。

《臨潼志》：戊午至甲子，七日內必有雨，無則兩月旱。四時甲子日雨，皆不吉。月暈則風，日暈三日內雨。早霞雨，晚霞晴。水老鴉鳴，則雨。燕子閱水鴿鳴，不晴。虹見即晴。驪山出雲西行，多雨。西南望終南山雲漸白，大雨驟至。西北嵯峨山起雲，亦大雨。

著録

明・婁元禮《田家五行》 正月類

《雜占》云：凡元日值立春，主民大安。諺云：百年難遇歲朝春。有雷，主禾麥皆吉；有雪，主夏秋大旱。日出時有紅霞，主絲貴。喜晴惡雨，諺云：明正時至，吉。天微陰，東北風，主大熟。諺云：歲朝東北，五禾大熟。一云：五湖大熟。有一説或云有水，言五湖中以魚多爲熟故也。或云主極旱，言田雖低如五湖者亦得大熟也。愚按風自寅來，正得其宜，攷之歷年經驗，多是水旱勻調、高下皆熟之兆也。由此論之，當以五禾者爲是。俗指壬癸亥子之方謂之水門，其方風來主大水。諺云：歲日西北風，大水定妨農。西南風，主米貴。南風及東南風，皆主旱。【略】

立春風色、晴雨、雷雪，大率與元月同。種春田卜水旱，獨嘉興之崇德每故事。其地塘東高旱畏旱，宜水；塘西低下畏水，宜旱。故東西兩鄉之人，各備麥苗，於是日早至有司衙門前。比及未打春之前，東鄉人種東街，西鄉人種西街，各取先兆以斷水旱豐歉。連年借問，多有奇驗。看春牛占歲事：其釋色本按立春日之支干納音，各有定式。田家目以此占歲事，頗亦有驗。頭黄，主熟，又專主菜麥大熟；青，主春多瘟；赤，主春旱；黑，主春水；白，主春多風。身色，主上鄉；蹄色，主下鄉。四時占法，並同前。人事爭取泥上書大字云：立春之日，百事大吉。

凡一日陰，人料一升；二日陰，人料二升。此説恐誤。大抵新年只是得晴明、稍和暖爲上，以東方朔八日論之，其義可見矣。杜詩云：元日至八日，未有不陰時。蓋以此譏時事，初非贊美之辭。由此究之，誤傳無疑矣。或是上鄉專於畏旱之言，其理亦通。

東方朔以新年八日占八事休咎，晴爲祥，雨爲殃，曰一雞、二犬、三猪、四羊、五馬、六牛、七人、八穀也。

秤水，十二日以卜十二月之水旱：專取一瓦瓶，每朝取水秤，重則雨多，輕則雨少。初一管正月，初二管二月之類。

上正三節，初三日也。意謂尊歲首，故稱爲上。近聞鹽官一友人傅伯玉云，彼中呼爲夏正三，蓋夏時建寅正。此言有理。東北風，主水旱調；東南風，晴，主旱；西北風，主水。其日田家占水旱、豐歉；士庶卜家宅、名利；商賈問財貨出入，咸用此日。或龜或筮，取驗以爲最準。

穀日，即初八日，俗名上八日，宜晴。此夜若雨，元宵如之。諺云：上八夜弗見參星，月半夜弗見紅燈。量月影占水：當晚直立一丈竿於平地候月光，纔有影即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或船棚等柱上痕記，梅水必到所記而止。水鄉取影短爲吉。看參星，即俗呼七簇星也。星在月西約丈許以下，謂之參得過；以上，謂之太過，主大旱；在月東，謂之參不過，主水。

五子日斷歲事，詩括云：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蟲庚子叛，唯有壬子水滔滔，只在正月上旬看。

上旬內得辛日占水旱：三日以前主旱，七日之外主水，餘平。愚按六甲周流，天下一定之理，四海之廣，南北分野，水旱每有乘除，豈可拘而一槩取之，因攷豐年。已上二説，少有應驗，不若以晴雨論之者，多有準。蓋風雷晴雨，百里不同。以其地占之，應在其地，固可信也。如《禮記・月令》篇所載孟春秋令則

云其民大疫，仲春秋令、季秋夏令則云其國大水，孟夏冬令則云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孟秋春令、仲秋及仲冬夏令則云其國乃旱。此亦言氣候寒暑不正之變各國不同，故特云則其國之水旱、疾疫，即此義也。餘有六甲中得壬、得辰等日，以近旱者甚多，皆不甚準，所以不敢泛陳。

上元日晴，主一春少水。詩括云：上元無雨多春旱，清明無雨少黃梅，夏至無雲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予幼時僅聞有末句，忽一日家兄云有上文一句，曰：重午有風三伏熱。意謂特取對耳。後遇天台術士張寅谷者，值上元日喜晴，云：一春必旱。因扣之，乃誦此括，方知是有此對，然亦未能深信。又二年，有越上耆儒陳元茂者，因清明喜晴，忽誦此括，却云：夏至無雲三伏熱。攷之占法，此說有理，方釋此疑。無雲之說，詳見五月夏至下。採官藏，以麪作籠炊之餡內，徵水旱吉凶之讖，燈下分供各人取驗，以卜流年休咎。【略】

十六日謂之落燈夜，晴，主旱。至正丙申，此夕與魯得之晚到陳思儒者王子英處，說晴而東南風，此□甚喜。得叩之：此夕得晴，于水鄉相宜？答云：最喜東南風，謂之入門風。其年低田大熟。

二十日謂之秋收日，晴，主秋成。雨水後陰，多主少水，高下皆吉。諺云：正月罌坑好種田。

月內雷多，主人民不安；月蝕，主粟賤及盜賊多。

虹見，主七月穀貴。

二月類

朔日值驚蟄，主蝗；值春分，歲歉；風雨，主米貴。

初二日東作興，諺云：二月二，上工日。言田家凡雇傭作之人，俱用此日爲執役之始，故名上工。雨，主妨農。是朝見薄冰，主旱。

驚蟄前後有雷，俗謂之發蟄。起自北，主有水。雜占云：凡發聲初起艮，主米賤；震，主歲稔；巽及坤，主蝗蟲；離，主旱；兌，主五金長價；乾，主民災；坎，主水。

初八日，祠山張大帝誕辰。東南風，謂之上山旗，主水；西北風，謂之下山旗，主旱。相傳彼中值西北風，則旱，人皆泣。蓋其鄉俱係山田，畏旱故也。

十二日夜宜晴，可折十二夜雨。大抵二月怕夜雨。若得此夜晴，雖雨多，亦不妨。越人陳元茂云：二月得十二個夜雨，則一年雨晴調勻。更十日夜中又雨，則爲水潦年歲矣。

春分日占風：東主麥賤歲豐，西主麥貴，南主五月先水後旱，北主米貴一倍。前後一日內雷，主歲稔。

勸農日，即十五日。是日晴和，主豐；風雨，主歉。《荆楚歲時記》云：冬至後一百五日，必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吳人專尚此日墓祭，謂之掃松，又謂之上墳，多值寒食前清明二日，是其日必雨，甚準。《齊民要術》云：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或云射角好撐船，此說不驗。若言清明之雨，却合占法。

月內虹見，東，主秋米貴；西，主蠶貴。十夜以上雨，主水；霜多，主旱。如見，主秋成見收。此言得于曹景雲，蓋老農也。

三月類

朔日值清明，主草木榮；值穀雨，主年豐。木乙云：主年內多雷、大旱；風雨，主人災，百蟲生；雷，主五穀熟。

清明喜晴惡雨。諺云：簷頭插柳青，農人休望晴；簷頭插柳焦，農人好作嬌。又詩括云：清明無雨少黃梅。詳見正月上元下。

上巳，即初三日，聽蛙聲占水旱，諺云：上晝叫，上鄉熟；下晝叫，下鄉熟；終日叫，上下齊熟。又要聽其聲高下，參合取驗。諺云：田鷄叫得啞，低田好稻把；田鷄叫得響，田內好牽漿。唐詩云：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正此謂也。論晴雨卜蠶桑，諺云：三月初三晴，桑上掛銀瓶；三月初三雨，桑葉成苔脯。又云：雨打石頭班，桑葉錢價難。言蠶無準，葉條貴條賤也。雨在石上流，桑葉好餧牛。言蠶損，葉無用也。

黃姑浸種日，即十六日。西南風，主大旱。或云：上鄉人見此風，即懸百文錢於簷下，風力能動，則舉家失聲相弔。言風愈急愈旱。故有撩起已浸種穀之說。其應驗，謹切如此。

穀雨前得一雨，朝霜主大旱。東州穀雨日雨，則蠶生，必主多雨，二麥紅爛，不可食用。

月內有暴水，謂之桃花。有則多梅雨，無則亦無。有雪不消，則九月霜不降。雷多，歲稔。虹見，九月米貴。

四月類

朔日值立夏，主地動；值小滿，主凶災；大風雨，主大水，小則小水；晴，

主旱。老農咸謂此日最緊要。此日雨，主有重種兩禾之患。

立夏日看日暈，有則主水。諺云：一番暈添一番湖塘。

初八日看陰晴卜水旱，最宜密雲不雨。諺云：四月八晴料掉，高田好張釣；四月八晴寡寡，鮎魚到竈下；四月八烏漉禿，不論上下齊熟。有夜雨，損小麥。新麪必致碎燥，難爲打切。諺云：小麥不怕神共鬼，只怕四月八夜裏雨。

老農云：大抵立夏後夜雨多，便損麥。蓋麥花夜吐，雨多則損其花，故麥粒浮秕而薄收也。

十四日晴，主歲稔。諺云：有利無利，且看四月十四。東南風尤妙。一云：但欲晴，不問風色。此言富家放債者，專看此日。

十六日看月卜水旱：上旱、無雲、紅色，主大旱；遲而白色，主水；夜深，主大水；有雲，主草多；雲黑，主有蟹。每每試驗。諺云：有穀無穀，且看四月十六。又云：月上早，低田收好稻；月上遲，高田剩者稀。

小分龍日，即二十日。晴，分懶龍，主旱；雨，分健龍，主水。東南風分黑龍，主旱；正南風分赤龍，主大旱；西南風分黃龍，主上下大熟；西北風分白龍，主大水；東北風分青龍，主小水。

月內日裏要暖，夜裏要涼，主少水。諺云：日暖夜寒，東海也乾。老農云：大抵立夏後到夏至前，皆不要熱，熱則必主暴水。虹見，主米貴。有東南風退水，謂之烏兒信，宜麥。諺云：稻黍秀雨澆，麥秀風搖。杜詩云：晴風生麥浪。言景物之應候者也。

五月類

朔日值芒種，主六畜凶；值夏至，主冬米大貴；有大雨，主牛貴、人饑及來年春米貴。又云：天雨五朔，不出一年民大饑、蝗蟲起。諺云：初一雨落井泉浮，初二雨落井泉枯，初三雨落連大湖。又云：一日值雨，人食百草。又云：一日晴，一年豐；一日雨，一年歉。

立梅，芒種日是也。陰陽家或云：芒後逢壬立梅，至後逢壬梅斷。或云：芒後逢壬立黴。黴，爛上也。攷之田家，初插秧迎芒，謂之發黃梅。唐人詩云：水國芒種後，梅天風雨涼。其註按《風土記》云：夏至前、芒種後雨，爲黃梅雨。今江浙有此，當以俗說爲是無疑矣。最畏交節後半月內有西南風。諺云：梅裏西南，時裏潭潭。言梅裏有此風，時內必有霖霪之雨。排年試看，多是不待得到時裏方來，綿連吹兩日，則雨立至。又畏雷。諺云：梅裏雷，低田拆舍歸。言低田必致巨浸，其舍屋無用而拆歸也。甚驗。或是疆爲曲解自寬，謂聲多及響震反以爲旱兆。往往經試綿是。有雷便費力，輕亦有兩遍插秧之患。老農云：大抵芒種後半月內不宜雷，謂之禁雷天。諺云：梅裏一聲雷，時中三日雨。有迎梅雨一說，主旱。諺云：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河底開折。一說主水。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又《雜占》云：此日雨，卒未晴。試以二說比較，近年綿是無雨，雖有黃梅，亦不多。不可不知也。

重午日只喜薄陰，但欲曬得蓬艾便好。大晴，主水；雨，主絲綿貴。大風雨，主田內無邊帶。言風水多也。

夏至在月初頭，主水。諺云：夏至在端午前，又手種年田。言田沒人閑故也。此說全然不應。雨，謂之淋時雨，主久雨。最怕西南風。諺云：急風急沒，慢風慢沒。往往立驗。無雲，主三伏熱。括云：夏至無雲三伏熱。詳見正月上元下。言無雲則是皎潔之晴，無疑矣。《占法》中云：至日晴，主三伏晴，晴則必熱故也。占風：南風，大熟；西南，六月內水橫流；西，秋大雨；西北，傷百物；北，山水暴；東北，雨，主米貴；東，八月人病；東南，傷百果。後半月，謂之三時。首三日爲頭時，次五日爲中時，又次七日爲末時。時雨最怕在中時內前二日來，謂之中時頭，必大凶。若到得末時，縱有雨，亦善。諺云：夏至未過，水袋未破。諺云：時裏一日西南風，準過黃梅二日雨。又云：時裏西南，老龍奔潭。皆主旱，全不應。連年試看，纔有終日之西南風暑急，便作雨除。是每晚轉東南，必晴。此說却準。諺云：朝西暮東風，正是旱天公。

末時盡處得雷，謂之送時雷，主久晴。諺云：迎梅雨，送時雷，送去了，並弗回。諺云：黃梅天，日多幾番顛。

喫井，水禽也。在夏至前叫，主旱。諺云：喫井叫，有車個恰喫無車個笑。

鵜鶘，一名淘河，鵝鸛之屬，其狀異常，可畏之鳥，水準也，每來必主大水。甚驗。近至正庚寅五月十八日，正當梅水泛漲之時，嘗於□車之所督工，忽見此怪數十枚，自西而東。衆人見之，咸謂沒田之先兆。忽一老農云：不妨。因扣其所以，遂引古諺曰：夏至前來，謂之犁湖；夏至後來，謂之犁途。犁，謂其觜之形狀相似，模魚之勢又相似。湖，言水漲而深也。途，言水退而淺也。今則夏至已過八日，此後雨脚必斷，水必退矣。雖聞此說，其詳疑信尚不能決。自後果然天晴，水退，高下皆得成熟。愚按草木飛走之靈，初非通神，蓋其物感氣候之

變而使之，自然而然也。故其剋應，一似能預知陰陽水旱。吉凶消長之理，各有所係，無不立驗。若此，正以至前、至後之差，便分禍福兩端，可謂驗之神奇者也。其他間有不準者，亦恐有此等差錯之誤。人推測之有所未至，故不能一一取驗也。占候者慎勿以一途而取之。

大分龍，即二十日。占候與小分龍日同。

冬青花關係水旱，其發不落濕地。諺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便不來。

月內上半月，夏至前田內曬殺小魚兒，主水。口開，立至易過，口閉，反爾。虹見，主麥貴。有三卯，宜種稻。言，有應時之雨。《曆法統宗》云：五月三卯，種稻爲上。

六月類

朔日值大暑，主人多病；遇甲，主歲多饑；風雨，主米貴。初三日有雨，難稿稻。諺云：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六月初三一陣雨，夜夜風潮到立秋。

小暑日雨，名曰黃梅顛倒轉，主水。有東南風及成塊白雲起，主有半月白棹風，主退水兼主旱；無南風，則無白棹風，水卒不能退。諺云：白棹風雲起，旱魃精空歡喜。仰面看青天，頭巾落在麻坼裏。東坡詩云：三時已斷黃梅雨，萬里初來白棹風。白棹風當作趙棹風。正此日也。

初六日晴，主收乾稻；雨，謂之湛輒耳雨，主有秋水。諺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老農云：大抵三伏中，正是稿稻天氣，又當下壅之時，最要晴。晴則必熱，故也。所以又云：六月蓋夾被，田裏無張屁。言凉冷則雨必多，雨多則水大沒田無疑矣。《月令》云：季夏行秋令，則丘壑水潦，禾稼不熟。正此謂也。諺云：伏裏西北風，臘裏船不通。主冬冰堅，又秋稻秕。諺云：六月無蠅，新舊相登，米價平。

夏秋之交，稿稻還水後，喜雨。諺云：夏末秋初一劑雨，賽過唐朝一國珠。言此及時之雨，絶勝無價至寶。孟子所謂：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正此時也。

月內虹見，主麥貴；日蝕，主旱；有西南風，主生蟲損稻。秋前損根，可再抽苗；秋後損者，不復再抽矣。諺云：秋前生蟲，損一莖發一莖；秋後生蟲，損了一莖無了一莖。《詩》所謂螟蟘蝥賊，是也。

七月類

朔日值立秋與處暑，主人多疾；風雨，主人不安。

立秋日天晴，主萬物少得成熟；小雨，吉；大雨，主傷禾。《齊民要術》云：晴主歲稔。未詳孰是。有雷，損晚稻。諺云：秋露霪霪，損晚穀。老農云：大抵秋後雷多，晚稻必不見收，非但此日所忌。喜西南風，主田禾倍收。諺云：三日三石，四日四石。

七夕西南風，謂之金風，不要播匾，言無秕穀也。自後天河討米價，回快，米賤；回遲，米貴。此説恐只是因月明而不見，未嘗取驗。

中元日蕎扦，主日雨，謂之蕎扦做生日，主擦稻。

十六日雨，名洗鉢盂雨，主荒。言十方寺觀每年四月十五日結夏上堂，七月十五日解夏散堂，此日即雨，故名洗鉢盂。下年荒，必停堂也。

八月類

朔日晴，主連冬旱，宜姜；署得雨，宜麥。一云：風雨宜麥，主布貴及麻子貴十倍。又云：月月初一要晴，唯此月初一要雨，好種麥。

白露日屬火，謂丙寅丁卯之類，主蝗蟲多，難種菜。雨，謂之苦雨。蓋此時之雨，多是成路來。稻禾霑之，則白颯；蔬菜霑之，則味苦。諺云：白露日簡雨，來一路苦一路。又云：月月初一要晴，唯此月初一要雨，白露後是鬼。老農云：大抵此時前後之雨，多是青天皎日中片雲來處便雨，其時稻花俱已秀起，當知稻花見日方吐，陰雨則收，正當盛吐之時，暴雨忽至，卒不能收，被雨所傷，遂致白颯之患。聖人所謂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若是連陰之雨，則不爲灾；若久雨，則未免擔閣吐秀，必有皮穀厚之病。尤此亦稼穡艱難之一端，爲農者不可不察焉。

十一日卜來年水旱：侵晨或隔夜於水邊無風浪處作一有準水，則子至晚看，則没，主水；則露，主旱；平，亦主少水，又主當年好種麥，名曰橫港水，晴尤妙。

秋分日占風：離，凶；巽，有强風至；震，萬物不灾，穀貴；艮，多陰雨；坎，冬大寒；乾，人多相掠；兑，民安歲稔；坤，平。酉時西方有白雲起，如群羊者，是分氣至，年大稔；有黑雲相混雜者，兼宜麻豆，只要微雨，或作陰天最妙。宋人詩云：秋雲不雨長空陰，正其宜也。諺云：分了社，穀米徧天下；社了分，穀米如錦墩。分社同日，並田叫屈。二説有二。一云：徧天下，主秋水，言其秧出芽長，狼籍滿野，故名遍天下。如錦墩，主豐稔，言豐年多黍多稌，亦有

高廣，以其美觀，可以富哉，如錦墩也。叫屈，謂隔壁荒。一云：偏天下，主豐稔，言穀米多廣、偏地不勝之富庶也。如錦墩，主秋禾，言秋黃稻爛，不可作廣，如錦墩一般難得也。未詳孰是。然亦屢試二說，皆未經驗。或云並田叫屈之說甚驗。老農因笑而荅之曰：公特不察耳。隔壁荒，年年有，但樂歲中或有一田薄收者，歉年內亦間有好收者。究其所以，天時固是一暖，於中人有勤惰，地有肥饒，又有稻色不同，故雖並田高下之相似者，所收厚薄之不均，每歲之事，豈但分社同日之年好此？其人方始省悟。諺云：大富由天，小富由勤。正謂此也。後因閱《歲時廣記》則又云：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前，斗米換斗豆。越人云：社了分，穀米不出村；分了社，穀米如苔鮓。又皆專言米價貴賤，則此理尤其不通。愚按六甲循環，節令積趲，分社或前或後或同日，曆家自是定式。今人以此爲占候取驗，殊不知天下之水旱豐歉、米麥麻豆之貴賤，處處不同，且問當以何地取準爲是？由此推之，其謬可知矣，占者幸勿拘焉。喜雨諺云：麥秀風搖，稻秀雨澆。此言將秀之時得雨，則堂肚大，穀穗長；秀實之後得雨，則米粒圓，見收數。畏旱諺云：田怕秋旱，人怕老窮。秋熱損稻，旱則必熱。怕秋水撩稻，諺云：雨水滲沒產，全收不見半。

九月類

朔日值寒露，主寒温不時；值霜降，主多雨及來年饑荒；有風雨，主來年春旱、夏水、麻子多十倍。風自東來，半日不止，主米麥皆貴。

重陽日晴，則冬至、元日、上元、清明四日皆多晴；雨，則皆雨。又主蠶荒。詩括云：重陽濕漉漉，穰草千錢束。占風色卜來年豐歉：西北風，名范丹口裏風，吉。東北風，名曰石崇口裏風，凶；

月内有雷，主穀貴；虹見，主人災；霜不下，主年來三月多陰寒。

十月類

朔日值立冬，主有災異；晴，則一冬多晴；雨，則一冬多雨，亦多陰寒。諺云：寶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

立冬日西北風，主來年大熟；晴，主過寒。諺云：立冬日晴，過寒弗要慨柴積。又主有魚。雨，主無魚。諺云：一點雨一箇摸魚鶖。冬前霜多，主來年旱，禾善；冬後多，晚禾好。其日用升量米，米若綴在斗上，主來年春米陡貴。甚驗。

十六日謂之寒婆生日，晴，主冬暖。此說得之崇德舉人徐伯和自江東石洞秩滿而歸，傳云：彼中客旅遠出，專看此日，若晴則暖，但用隨身衣服而已，不必他備。言極準也。

月内虹見，主麻穀貴；月蝕，主魚鹽貴；有雷，主災疫。諺云：十月雷，人死耙兒推。有霧，俗呼曰涕露，主來年水大，仍相去二百單五日水至。老農咸謂極驗。或云：看要霧着水面則輕，離水面則重。諺云：平月裏涕露塘濫，十一月裏涕露塘乾。

十一月類

朔日值大雪與冬至，皆主凶災；有風雨，宜麥；西風，主賊起。

冬至古語云：明正暗至。諺云：晴乾冬至濕濛年。二說大端相反。仔細推之，後說初無相關吉凶，蓋吳人尚冬而欲晴，故有此言也。所以諺又云：鬧熱冬至冷淡年，則其意可見矣。或云：冬至雨，年必晴；冬至晴，年必雨。此説亦通，亦頗驗。觀雲，並須是子時至平旦占之，有準。青雲北起，歲熟、民安；赤雲，旱；黑雲，水；白雲，人災；黃雲，大熟；無雲，大凶。占風：南來穀貴，北來歲稔，東來乳母多死，西來禾熟。沈存中《筆談》云：東南風謂之歲露，有大毒，當謹避之。若受饑而感其氣者，開年看瘟病必重。又云：風色多與下年夏至日相對。《農桑輯要》云：欲知來歲五穀所宜，是日取諸粟等種，各平量一升，以布囊盛之，埋窖陰地，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

月内雨雪多，主冬春米賤；有雷，主春米貴。冬至前米價若長，以後必貴；落，則反貴。諺云：冬至前米價長，貧兒受長養；冬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有霧，主來年旱。諺云：一日所過十月内三日。又云：十一月沫露塘乾。《月令》云：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氣冥冥，雷乃發聲，亦此意也。晦日風霧，主春少水。

十二月類

朔日值大寒，主有虎出爲災；值小寒，主有祥瑞東風。半日不止，主六畜大災；風雨，主春旱。

立春在殘年内，主冬暖。諺云：兩春夾一冬，無被暖烘烘。至後逢第三戌爲臈，臈前後三兩番雪，謂之臈前三白，大宜菜麥。諺云：若要麥，見三白。又云：臈雪是被，春雪是鬼。又主來年豐稔。諺云：一月見三白，田翁笑嚇嚇。謝靈運《雪賦》云：盈尺則呈瑞於豐年。又主殺蝗蟲子，諺云：一寸雪入泥一

尺，一尺雪入泥一丈。《東坡詩》云：遣蝗入地應千尺。

二十四日謂之小年夜，田夫、牧豎，俟昏時，爭立竿燎火于野，名曰照田蠶。看火色占來年水旱：白，主水；紅，主旱；猛烈，主豐；萎衰，主歉。風亦取東北爲上。

除夜燒生盆爆竹看火色，大率與田蠶火同。占風，諺云：今夜東北，明年大熱。秤水：今夜取長流水秤，明朝易水秤之，比較重較，兩年之水，占法同前。

月內有霧，亦主來年水；有冷雨暴作，主來年六月七月內橫水。

明・袁元禮《田家五行》卷中　天文類

論日　日暈則雨。諺云：日沒後起青白光數道，下狹上闊，直起亘天，此特天，暮又地，主晴。反此則雨。日生耳，主晴雨，諺云：南耳晴，北耳雨，日生雙耳，斷風截雨。若是長而下垂近地，則又名曰日幢，主久晴。日出早，主雨；出晏，主晴。老農云：此特言久陰之餘，夜雨連旦，正當天明之際，雲忽一掃而捲即光，日出，所以言早，少刻必雨。立驗。言晏者，日出之後雲晏開也，必晴。亦甚準。蓋日之出入，自有定刻，實無早晏也。愚謂，但當云晴得早，主雨；晏開，主晴。不當言日出早晏也。占者悟此理。日外自雲障中起，主晴。諺云：日頭蹉雲障，曬殺老和尚。日沒返照，主晴，俗名爲日返墝。一云：日沒臙脂紅，無雨也有風。成問二候相似，而所主不同，何也？老農云：返照在日沒之前，臙脂紅在日沒之後，不可不知也。諺云：烏雲接日，明朝不如今日。又云：日落雲沒，不雨定寒。又云：日落雲裏走，雨在半夜後。已上皆主雨。此言，一朵烏雲漸起，而日正落其中者。諺云：日落烏雲半夜枵，明朝曬得背皮焦。此言半天元有黑雲，日落雲外，其雲夜必開散，明朝必甚晴也。又云：今夜日沒烏雲洞，明朝曬得背皮痛。此言，半天上雖有雲，及日沒下段都無雲而見日，狀如巖洞者也。已上皆主晴，甚驗。

論月　月暈主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新月卜雨，諺云：月如彎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又云：月仰仰，水漾漾，月子側，水無滴。新月落北，主米貴、荒。諺云：月照後壁，人食狗食。又云：作竊者易敗。果驗。

四月十六夜月詳見本條下。暈月影詳見正月下。新月之生明恐難卜晴雨，二至前後生明爲側，二分前後生明必平正然以日月符道偏正而然也。

論星　諺云：一箇星，保夜晴。此言雨後天陰，但見一雨星，此夜必晴。

論雲　雲行占晴雨，諺云：雲行東，雨無踪，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水没犁；雲行南，水潺潺，水漲潭；雲行北，雨便足，好曬穀。上風雖開，下風不散，主雨。諺云：上風皇，下風隘，無簑衣，莫出外。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雲起，下散四野，滿目如煙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諺云：西南陣，單過也，落三寸。言，雲陣起自西南來者，兩必多。尋常陰天，西南障上，亦雨。諺云：太婆年八十八，不曾見東南陣頭發。又云：千歲老人，不曾見東南陣頭雨没子田。言，雲起自東南來者，絶無雨。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發墜，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而後雨，終易晴。天河中有黑雲生，謂之河作堰，又謂之黑猪渡河。黑雲對起，一路相接亘天，謂之合羅陣，皆主大雨立至，少頃必作。漏天陣，名通界雨。言，廣闊普徧也。杜批詩云：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若是天陰之餘，或作或止，忽有雨作橋，則必有挂帆雨，却又是雨脚將斷之兆也，不可一例取之。凡雨陣雲疾如飛，或暴雨乍傾乍止，其中必有神龍隱見。《易》曰：雲從龍。諺云：旱年只怕沿江挑，水年只怕北江紅。一云：太湖晴。上文吉克旱之年，望雨如望恩。纔是四方遠處雲生陣起，或自東引而西、自西而東，俗所謂挑也，則此雨非但今日不至，必每日如之，即是久旱之兆也。孟子所謂若大旱之望雲，克正指此而喻事。下文言潦水之年，望晴尤甚，若望恩者。每到將晚之時，雨忽至，云稍浮，北向似霞非霞，紅光耀日，雨隨作，又必主夜夜如此，直至大水而後已。一事每年試驗，蓋此，吴語也。故指北江爲太湖。若是晚霽，必兼西天俱晴無雨。諺云：西北赤，好曬麥。陰天卜晴，諺云：朝要天頂穿，暮要四邊懸。又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諺云：魚鱗天，不雨也風顛。此言細細如魚鱗班者。一云：老鯉班雲障，曬殺老和尚。此言滿天雲，大片如鱗；故云老鯉。往往試驗，各有準。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宋詩云：秋雲不雨空陰。《易》曰：密雲不雨，傳謂陰先陽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也。冬天近曉，忽有老鯉班雲起，漸合成濃陰者，必無雨，名曰護霜天。諺云：識每護霜天，不識每着子一夜眠。海又云：即白棹風。雲詳見六月小暑條下。歲時占色，各見本條下。

論霞　諺云：朝霞暮霞，無水煎茶，主旱。此言久晴之霞也。諺云：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此皆言雨後乍晴之霞。暮霞若有火焰形而乾紅者，非但主晴，必主大旱之兆。朝霞雨後乍有，定雨無疑。或是晴天，隔夜雖無，今朝忽有，則要看顏色斷之。乾紅，主晴；間有褐色，主雨；滿天，謂之霞得過，主晴；霞不過，主雨。若西天有浮雲稍厚，雨當立至。唐人詩云：朝霞

晴作雨。

論虹　俗呼曰蠻。諺云：東蠻晴，西蠻雨。諺云：對日蠻，不到晝，主雨。言西蠻。若蠻下便雨，還主晴。《詩・蝃蝀篇》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文公傳》云：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四時喜忌，名載本月條下。

論雷　諺云：未雨先雷，船去步歸。主無雨。杜詩云：雷霆空霹，霧雲兩竟虚無。諺云：當頭雷無雨，卯前雷有雨。凡雷聲響烈者，雨陣雖大而易過；雷聲殷殷然響者，卒不晴。雷初發聲微和者，歲内吉；猛烈者，凶。值甲子日，尤吉。雪中有雷，主陰雨，百日方晴。東州人云：一夜起雷三日雨，言雷自夜起必連陰。各時喜忌，詳載本條。

論電　夏秋之間，夜晴而見遠電，俗謂之熱閃。在南主久晴，在北主便雨。諺云：南閃千年，北閃眼前。北閃，俗謂之北辰閃，主雨立至。諺云：北辰三夜，無雨大怪。言必有大風、大雨也。

論冰　冰後水長，名長水冰，主來年水。冰後水退，名退水冰，主旱。若冰堅可履，亦主水。

論霜　每年初下只一朝，謂之孤霜，主來年歉。連得兩朝以上，主熟。上有鎗芒者，吉；平者，凶；春多主旱。

論雪　其詳在十二月下。霽而不消，名曰待伴，主再有雪。久經日照而不消，亦是來年多水之兆也。

地理類

論山　遠山之色，清朗明爽，主晴；嵐氣昏暗，主作雨；起雲，主雨；收雲，主晴。尋常不曾出雲，小山忽然雲起，主大雨。久雨在半山之上，山水暴發。一月，則主山崩，却非尋常之水。

論地　地面濕潤甚者，水珠出如流汗，主暴雨作。若得西北風，鮮散無雨。石磉水流，亦然。杜詩云：礎潤休全濕，雲晴欲半回。四野鬱蒸，主雨。

論水　夏初水底生苔，主有暴水。諺云：水底起青苔，卒逢暴水來。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諺云：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諺云：大水無過一周時，言天道久雨，山澤發洪，大水横流，江河陡漲之易也。杜工部江漲詩云：下牀纔數尺，倚杖没中洲。諺云：大旱不過周時雨，大水無非百日晴。言天道須是久晴，則水方能退也。故論潮者云，晴乾無大汛。合而言之，可見水漲之易，

退之難也如此。凡東南風，退水；西北，反爾。此理蓋只是吳中太湖東南之常事。往年初冬，大西北風，湖水泛起，吳江人家皆俱浸水中。風息後平，謂之翻湖水。纔是南風連吹半月、十日，便可退水一二尺，又不還漲。或問此水自何而去？何處着得諸多水？又或者應云：風高日燥，自然天收地攝，非人所知。老農必住太湖，往來又縈迴曲折，潮汛之南，潼水處止，有松江一脉；湖之北通大江之路口口處不勝直，徑之北有水可通大江。尋常風短，不及流動，風轉即還；風頭若長，翻起湖水必高，故能乘風勢下奔，入江合流，而注諸海，所謂海納百川。太白詩云：奔流到海不復回，正謂此也。又諺云：東南風跳擲，三日退一尺。愚按《尚書·禹貢篇》：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註云：松江至吳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即今崑山婁家港也；東南流者，爲東江，即今嘉定張家浜口也。入海止此二處，如江陰等港，通江之水信然有之，不知何謂盡畧不言。以意度之，當以老農之説爲是。水邊經行，聞得水有香氣，主雨水驟至。極驗。嘗記每與前輩耆老同行溪畔聞此説。初意甚疑，但凡有此聞，屢試屢驗，不容不信。然所謂香氣殆不可曉，或謂水氣也，亦莫能辯之。蓋此雖小技，若有不傳之妙。果見狀如小魚，又如科斗之屬，且是游洋活潑潑地，稍遠爲清水而激，漸散不見。凡此有及一兩月，五月大水没田及太半。戊子正月忽復有此，及半月乃止，亦復春水頃漲。或謂水惡而有此，未詳此理如何也。河内浸成包稻種，既没復浮，主有水。

草木類

論草　五穀草占稻色：草有五穗，近本莖爲早色，腰末爲晚。禾隨其穗之美惡以斷豐歉，未必極驗。但其草每年根根相似，茆蕩内春初雨過菌生，俗呼爲雷菌，多則主旱，無則主水。草屋久雨菌生其上，朝出晴，暮出雨。諺云：朝出曬殺，暮出濯殺。看窠草，一名干戈，謂其有刺，故也。蘆葦之屬，叢生於地。夏月暴熱之時，忽自枯死，主有水。諺云：頭芋生子，没殺二芋；二芋生子，旱殺三芋。茭，水草也，一名蒹葭。村人嘗剥其小白嘗之，以卜水旱：味甘甜，主水已來，亦未止；味餿氣，主旱已來，亦已定也。

論花　梧桐花初生時，赤色，主旱；白色，主水。扁豆五月開花，主水。杞，夏月開結，主水；藕花，謂之水花魁，開在夏前，主水；冬青花群見五月額、野薇花開在夏前，主水；麥花晝放，主水。鳳仙花開在五月，主水；槐花開一邊，糯米漲一邊價。豐吉水旱：《四季草花雜古》云：薺菜先生歲欲甘，葶藶先生歲欲苦，藕先生歲欲雨，蒺藜先生歲欲旱，蓬先生歲欲流水，水藻先生歲欲惡，艾先生歲欲病。皆以孟春占之。系江南農事云。出師□□占中。

論木　凡竹笋透林者多，主有水。揚樹頭并水際根乾紅者，主水。此説恐每年如此，不甚應驗。弊居之西數里有一僧舍，名無盡庵，有一樹，名榆朴之類者，不知其名。一春如枯，夏月方萌，每年直待黄梅雨過，方始舒葉，葉既開，則水定，極準。一境農人專憑此以卜水候，不曾有悞。後有山丁過此，俾其别之，此人一見即云：謂之望水檀，其名正取此義也。此樹年深枯朽，他處再不復見。

鳥獸類

論飛禽　諺云：鴉浴風，鵲浴雨，八哥兒洗浴斷風雨。鳩鳴有還聲者，謂之呼婦，主晴；無還聲者，謂之逐婦，主雨。鵲巢低，主水；高，主旱。俗傳鵲意既預知水，則云，終不使我没殺，故意愈低；既預知旱，則云，不使曬殺，故意愈高。《朝野僉載》云：鵲巢近地，其年大水。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諺云：烏肚雨，白肚風。赤老鴉含水叫，雨則未晴，晴亦主雨。老鴉作此聲者，亦然。鴉舅叫旱，主雨；多人辛苦叫，晏晴。多人安閑，農作次第。夜間聽九逍遥鳥叫卜風雨，諺云：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鸛鳥仰鳴則晴，俯鳴則雨。鵲噪早報晴明，曰乾鵲。冬寒天雀群飛，翅聲重，必有雨雪。鬼車鳥，北人呼爲九頭蟲。夜聽其聲出入，以卜晴雨：自北而南，謂之出窠，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窠，主晴。古詩云：月黑夜深聞鬼車。喫鴠叫，主晴。俗謂之賣蓑衣。鶺叫，諺云：朝鶺晴，暮鶺雨。夏秋間雨陣將至，忽有白鷺飛過，雨竟不至，名曰截雨。家鷄上宿遲，主陰雨。燕巢做不乾净，主田内草多。母鷄背負雞雛，謂之雞佗兒，主雨。喫井、鵜鶘並載五月下。

論走獸　獺窟近水，主旱；登岸，主水。有驗。圂膝上野鼠爬泥，主有水，必到所爬處方止。鼠咬麥苗，主不見收。咬稻苗，亦然。倒在根下主雹下米貴；銜在洞口，主囤頭米貴。狗爬地，主陰雨；無眠、灰堆高處，亦主雨。狗喫青草，主晴。狗向河邊喫水，主水退。猫兒吃青草，主雨。鐵鼠其臭可惡，白日内銜尾成行而出，主雨。絲毛狗腿毛不盡，主梅水未止。

龍魚類

論龍　龍下便雨，主晴。凡見黑龍下，主無雨，縱有亦不多；白龍下，雨必多。水鄉諺云：黑龍護世界，白龍壞世界。龍下頻，主旱。諺云：多龍多旱。龍陣雨始自何，一路無陣，只是此路，無處絶無。諺云：龍行熟路。

論魚　魚躍離水面，謂之秤水，主水。漲高多少，水增多少。凡鯉、鯽魚在四五月間得暴漲，必散子，散不甚，水未止；盛散，水勢必定。夏至前後得黄鱔魚，甚散子時，雨必止；雖散不甚，水終未定，最緊。車溝内魚來攻水，逆上得鮎，主晴；得鯉，主水。諺云：鮎乾鯉濕。又鯽魚主水，鱔魚主晴。黑鯉魚脊翼長，接其尾，主旱。夏初食鯽魚，脊骨有曲，主水。漁者網得死鱖，謂之水惡，故魚著網即死也。口開，主水立至，易過；口閉，來遲，水卒不定。鰕籠中張得鱘魚，主有風水。

論雜蟲　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回頭望下，水即至，望上，稍慢。水蛇及白鰻入鰕籠中，皆主大風、水作。蜊□，水蟲也。沿至乾地高處，言水亦到其處。不甚驗。春暮暴暖，屋木中出飛蟻，主風雨；平地蟻陣作，亦然。鰲探頭占晴雨，諺云：南望晴，北望雨。蚌浮，主有水。不驗。田角小螺兒，名曰鬼蟹。浮於水面，主有風雨。杜蛤，蝦蟆之屬，叫得響亮成通，主晴。諺云：杜蛤叫三通，不用問家公。言，報晚晴，有準也。田鷄噴水叫，主雨。蚱蜢、蜻蜓、黄蚰等蟲，在小滿以前生者，主水，俗呼是魚口中食，謂其纔經風雨，俱死於水，故也。黄梅三時内，蝦蟆尿曲，有雨。大曲大雨，小曲小雨。蛙聲詳具上已。二蚓初出變化得多，主水。蚯蚓，俗名曲蟮，朝出晴，暮出雨。

明・婁元禮《田家五行》卷下　三旬類

論朔日　晴，主月内晴；雨，謂之交月雨，主久陰雨。若此先連綿有雨，反輕。風以月建方位，主米貴。自建方來爲得其正，萬物各得其所，晴雨亦得其宜。逐月喜忌，各見本條下。

論旬中剋應　新月下有黑雲横截，主來日雨。諺云：初三月下有横雲，初四日裏雨傾盆。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風雨。諺云：廿五廿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廿五日謂之月交日，有雨，主久陰，廿七日最宜晴。諺云：交月無過廿七晴。

六甲類

論甲子　諺云：春雨甲子，乘船入市。言平地可通舟楫也。夏雨甲子，赤地千里。一云赤、尺古字通用，言爲水阻，跬步若千里之艱也。一云：赤，荒也，如赤脚、赤蹲之赤，言千里内無有一物也。秋雨甲子，木頭生耳。木，一作禾。工部《秋雨歎》云：木頭生耳黍穗黑。註：按《朝野僉載》，云木作禾者，非。冬雨甲子，飛雪千里，牛羊凍死。凡甲子日晴，主兩月内多晴；雨，則久雨，妨農。尋常經驗，極準。愚按甲子乃天干地支之首，六甲之始也。猶歲之有元日，月之有朔旦，關係豈不重歟？故范石湖詩云：甲子無雲萬事宜。正此意也。言雲且不宜有，況雨乎？一説甲子春雨，主夏旱六十日；夏雨，主秋旱四十日。此説蓋取其久陰之後，必有久晴。諺云半年雨幕半年晴，亦此理也。言反常而不知本末，故也，兹不贅述。記得一年念其月日值甲子日雨，正以懷妨農之憂。忽有一老農云：喜得今日遇變日，是雌甲子，雖雨不妨。余因默笑而應之，曰：甲子亦有雌雄乎？彼□曰：誠然。余幼時嘗聞諸父老，而亦屢試取驗矣。自後果然無雨。愚意猶恐偶爾，因考《歲時雜占》注云：甲子值隻日，多驗；雙日，少驗。又古人詩云：老尚誇雌甲，狂寧作散仙。則方知古人元有雌雄之説矣。余又至正戊戌九月末旬，因事入吴，噫，豈可因人而廢言，便以爲齊東之語也。正當收獲之時，廿八日值甲子不勝之雨，竊謂雌甲子，恐不應。自後果然晴甚，大稱收獲，故又識此爲證。

論壬子　諺云：春雨人無食，夏雨牛無食，秋雨魚無食，冬雨鳥無食。又云：春雨壬子，秧爛籃死。又云：雨打六壬頭，低田便罷休。一云：更須看甲寅日，若晴拗得過，不妨。諺云：壬子是哥哥，争奈甲寅何。若得連晴爲上，不然二日内亦當以壬子日爲主。一説，壬子雨，丁巳晴，則陰晴相半。二日俱晴，六十日内少雨；二日俱雨，主六十日雨多。近聞此説，累試有驗。

論甲申　諺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我。言申日雨，尚庶幾；酉上雨，主久雨。一云：春甲申日，則主米暴貴。又云：閩中見四時甲申日雨，則富家閉糴，價必踴貴也。吴地窊下最畏此二日之雨，故特以怕殺二字表其可畏之甚者也。每每試驗，極準。獨有至正辛卯六月初，正當河水泛溢之際，初七日值甲申，八日乙酉，滿望二日天晴，少寬農懷。不料兩日連雨大作，真所謂雪上加霜之苦。田家憂色可掬，雖高田尚可指望，低田已爲棄物，不曉何謂。自初九日晴起，即南風退水，絶無雨來。雖至低之田，亦可槁稻皆得成熟。姑識此事，以俟識者推測云。

論甲戌庚必變　諺云：久雨久晴，多看換甲。又云：甲午旬中無燥土。

又云：甲雨乙霧。又云：甲日雨，己日晴；乙日雨，直到庚。又云：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又云：逢庚須轉，逢戊須晴。又云：久雨不晴，且看丙丁。又云：上火不落，下火滴劇。言，丙丁日也。或又云：論納音。又云：庚辛自拗，寅卯不同色。

論鶴神　己酉日下地東北方，乙卯轉正東，庚申轉東南，丙寅轉正南，辛未轉西南，丁丑轉正西，壬午轉西北，戊子轉正北；癸巳上天，在天上之北，戊戌日轉天上之南，甲辰轉天上之東，己酉復下，週而復始。括云：纔逢癸巳上天堂，乙酉還歸東北方。上天下地之日晴；雨，主久雨，轉方稍輕。若大旱年雖轉方，天並不作變。諺云：荒年無六親，旱年無鶴神。己亥、庚子、己巳、庚午謂之水主土，多是值雨。庚申日晴，甲子必晴。丁未日雨，殺百蟲。

氣候類

春雷和而反寒，必多雨。諺云：春寒多雨水。元宵前後，必有料峭之風，謂之元宵風。凡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楝花風打末。二月初有水，謂之春水。杜詩云：巴蜀雪消春水來。二月六日春水生。又詩云：二月八日張大帝生日，前後必有風雨，極準。俗號爲請客風，送客雨。正日謂之洗街雨，初十謂之洗厨雨。二月二上工，故諺云：河東西，好使犁。此時之雨，正是一犁春雨。杜詩云：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諺云：水成田，衣成人，無衣不成人，無水不成田。種田不稱水，田僅可種豆。王荆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緑遶。立春後五戊爲社，其日雖晴，亦必有微雨數點，謂社公不喫乾糧，果驗。唐詩云：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挾得醉翁歸。此田家老農至哉之樂也。寒食雨詳見二月類。

桃開前後有水，謂之桃花水。諺云：清明斷雪，穀雨斷霜。言天氣之常，東作既興，早起夜眠。春間最爲要緊，古語云：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夏四月清和天氣爲正。必作窠數日，謂之麥秀寒，即《月令》麥秋至之候。芒種後雨爲黄梅雨，夏至後爲時雨，此時天公陰晴易變。諺云：黄梅天，日多幾番顛。杜詩云：番手作雲覆手雨。黄梅天氣，走向老婆頭邊也，要擔了簑衣、箬帽去。夏至日最長。諺云：夏至日莫與人種秧，冬至夜莫與人打更。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二九，扇子弗離手。三九廿七，冰水甜如密。四九三十六，出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弗入寺。七九六十三，上床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基。六月有水，謂之賊水，言不當有也。風謂之白桿風，詳見六月小暑條下。秋稍凉，氣候之正，即《月令》凉風至之候。八月又作新凉，諺云：處暑後十八盆湯。又云：立秋後四十五日浴堂乾。中旬作熱，謂之潮熱，又名八月小春。十八日潮生日，前後有水，謂之横港水。九月初有雨，多謂之秋水。社日應候，田翁樂事，並與春社同，景物多差。唐詩云：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早稻嵐，晚稻嵐，落漫天，蓼花水，洗車嵐，路雨。中氣前後起西北風，謂之霜降信。有雨，謂之濕信；未風先雨，謂之料信雨。霜降前來信，前信易過，善；後來信了，信必嚴毒。此信乾濕，後信必如之。諺云：霜降了，布納著得。言已有暴寒之色。又云：暴寒難忍，暴熱難當。水到此必退，古語云：霜降水痕收。維時酒家開清，諺云：香橙螃蟹月。季秋刈獲之忙，俗諺諺云：奔金取寶月。仲冬初和暖，謂之十月小春，又謂之曬糯穀天。此時禾稼已登，正是農家爲沉醉佳處。詩云：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黄橘緑時。漸見天寒日短，必須夜作。諺云：十月無工，只有梳頭、喫飯工。又云：河東西，好使犁。河射角，好夜作。立冬前後起西北風，謂之立冬信。月内風頻作，謂之十月五風信。諺云：冬至前後，瀉水不走。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二九，相見弗出手。三九廿七，籬頭吹篳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户。六九五十四，貧兒争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八九七十二，貓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十二月，謂之大禁月，忽有一日稍暖，即是大寒之候。諺云：一日赤膊，三日龌龊。諺云：大寒須守火，無事不開門。又云：大寒無過丑寅，大熱無過未申。諺云：臘月廿四五，錐刀不入土。

論月　月初始生，前月大盡，初二晚見；前月小盡，初三晚見。諺云：大二小三。初五夜裏更生月，初八廿三上落半夜。十二夜裏天亮月，十三四天明月著地。十五十六正團圓，十七十八正蹉喧。十八九，坐可守。二十廿一，月上一更急。二十二三，月上半闌殘。廿五六，月上好煮粥。廿七八，日月東方一齊發。廿九畧有。上弦初七八，下弦廿二三。

論潮　每半月逐日候潮時，有詩訣云：午未未申申，寅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半月一遭輪，夜潮相對起，仔細與君論。十三廿七，名曰水起，是爲大汛，各七日。二十初五，名曰下岸，是爲小汛，亦各七日。諺云：初一月半午時潮。又云：初五二十下岸潮，天亮白遥。又云：下岸三潮登大汛。凡天道久晴，雖大汛，水亦不長。諺云：晴乾無大汛，雨落無小汛。

明・婁元禮《田家五行・拾遺》 五月二十日大分龍，無雨而有雷，謂之鎖龍門雷，主當地少雨。至正壬辰春末夏初，水至，既非桃花，又非黃梅，去而復來，進退不已。余家所種低田數多，正苦於插種過時，田中積水，車峻未有乾期，此日尚且勉强督工，喜晴固好，然(入)〔八〕風周旋，正不知吉凶如何。至申時，忽東南陣起，見掛帆雨，隨有雷三四聲。方且驚愕，忽見一老農拱手仰天，且連稱慚愧不已。因問其故，答云：今日無雨而有雷，謂之鎖龍門。復拱手相賀喜耀。或問此處無雨，他處却雨，如何？老農云：晴雨各以本地所致爲占候也。幼聞父老言，前宋時，平江府崑山縣作水災，隣縣常熟却稱旱。上司謂接境一般高下之地，豈有水旱如此相背之理，不准。後申具里人直赴于朝，訴諸史丞相，丞相怪問亦然。衆人因泣下而告曰：崑山日日雨，常熟只聞雷。丞相謂此有理，悉聽所陳。至今吳中相傳以爲古諺。又諺云：夏雨隔田晴。又云：夏雨分牛脊。又云：龍行熟路。正此謂也。其年果然晴多雨少，自此日至立秋，止雨兩番。秋八九月內值甲子，其日有雷，主人多暑死。重午日大雨，主田內無邊帶，謂有風水故也。七月有雨，名洗車雨，主八月有蓼花水。諺云：七月七無洗車，八月內無蓼花。梅花西南風急，則名曰哭雨風，主雨立至，易過。若微微之風最於應，在時裏方來，必大凶。時裏西南風微和，或每晚轉東，必是旱兆。纔是風急，仍舊作雨。夏至風色看交時，最要緊，屢驗。諺云：晴乾鼓響，雨落鐘鳴。唐詩云：寒城雨翳鐘。又云：不勞鐘鼓報新晴。颶母，船上人名曰破篷掛。蓋言見此物，篷必爲風所破矣。天氣濕熱鬱蒸，主有風。古語云：熱極則生風。語云：東南風跳擲，三日退一尺。六月初三日暑得雨，主秋旱，收乾稻。蘇秀人云：此日暑得雨，則西山及南海不斫籌竿。小暑日晴雨，亦要看交時，最緊。六月六日雨，謂之湛轆耳雨，言田中之水多也。大凡喜忌風雨，在得中爲准。假如此一時即占候喜何方風，得此風色爲正。微和，極應。若是顛狂大作，則反爲凶。又云：好此一時即忌何方風，遇此風微，最美。若得大作，反不爲灾。占雨亦然也。往往歷試甚驗，蓋亦過猶不及之理也。琴瑟弦索調得極和，則天道必是一望暑無纖毫方能如是。若是調卒不齊，則必陰雨之變，蓋亦氣候所到而然也。若高潔之弦忽自寬，則因琴床潤濕故也，主陰雨之象。春初夏末天氣暴喧，凡庭柱與校壁之類濕潤如流汗，主有陣頭雨至。田蠶、火占、水旱之事，燒生炭盆，占法並同，俱載十二月之類。竈灰帶濕作塊，天將變作雨兆。凡夜夢見已死之人，並是陰晦之象，天道不雨，則陰變也。凡鑄鐘若灰而成，則其地方在百里內稻無收。蓋鐘之爲物亦大，既成，則奪其造化之秀，故主災。

明・婁元禮《田家五行・東方朔探春曆記》 甲子日立春，高田豐稔，水懸岸一尺。春雨如錢，夏雨調勻，秋雨連綿，冬雨高懸。

丙子日立春，高鄉豐稔，水過岸一尺。春雨多風，夏雨平田，秋雨如玉，冬雨連綿。

戊子日立春，高鄉豐稔，水過岸一尺。別本云：水懸岸九寸。春水連梅，夏雨寸岸，秋風不厚，冬雪難期。

庚子日立春，低處熟，高鄉不熟，水懸岸七寸。別本懸岸七寸。春雨來遲，夏雨遇時，秋雨平岸，冬雨成池。

壬子日立春，高低熟，水平岸。春雨出鼠，夏雨漸來，秋雨無定，冬雨霖災。

乙丑日立春，低處稔熟，水懸岸一尺一寸。春雨雖勻，夏雨無晴，秋雨如金，冬雨沉沉

丁丑日立春，低鄉熟，高鄉豆好，水懸岸四尺。春雨不息，夏雨均勻，秋雨懸望，冬有乾風。

己丑日立春，低鄉熟，水懸岸四尺五寸。春雨風雹，夏雨遲遲，秋雨隔日，冬雨無期。

辛丑日立春，高低豐稔，水主平岸。春雨生蟲，夏雨少稀，秋雨霖滴，冬雨風濃。

癸丑日立春，高低皆熟，水主平岸。春雨連夏，夏雨多風，秋雨天晴，冬雨三春。

丙寅日立春，高低豐稔，水懸岸五寸。別本云：水懸岸四尺五寸。春雨晴陰，夏雨平傾，秋雨微微，冬雨連春。

戊寅日立春，低田豐稔，水懸岸四尺。春雨雪風，夏雨田乾，秋雨夏疾，冬雨懸懸。

庚寅日立春，高低熟，水懸一尺三寸。春雨風惡，夏雨雪雹，秋雨如春，冬又雨惡。

壬寅日立春，高低豐稔，水平岸。春雨到岸，夏雨相倍，秋水浩瀚，冬雪不時。

甲寅日立春，低處豐稔，水懸岸六尺。春雨多顛，夏雨乾田，秋雨滴瀝，冬雨高天。

丁卯日立春，高低熟，水懸岸五寸。別本云：水懸岸四尺五寸。春雨多風，夏雨無跡，秋雨晴復，冬雨高空。

己卯日立春，低鄉大熟，高處不熟，水懸岸八尺。別本水懸岸一尺。春雨如金，夏雨高天，秋雨苗損，冬雪滔滔。

辛卯日立春，高鄉熟，水過岸二寸。春雨連連，夏雨平田，秋雨傷時，冬旱可憐。

癸卯日立春，高處豐稔，水過岸一尺。別本懸岸一尺。春雨無時，夏雨低飛，秋雨無限，冬雨難期。

乙卯日立春，低處豐稔，水平岸。別本懸岸一尺。春雨多雪，夏雨連連，秋稔霖霖，冬雨雪傾。

戊辰日立春，高低豐稔，水平岸。春雨隔日，夏雨連綿，秋雨風雹，冬雨連連。

庚辰日立春，高低大熟，水懸岸九寸。春雨滴瀝，夏雨平岸，秋田又雨，冬水極濃。

壬辰日立春，高處好施工，水過岸一尺二寸。別本水懸岸一尺二寸。春雨有風，夏雨流傾，秋雨黃梅，冬雨風惡。

甲辰日立春，高低豐稔，水平平。春雨霖灘，夏雨相隨，秋雨不返，冬雨低微。

丙辰日立春，低鄉熟，水懸岸六尺，別本云：懸岸七尺。春雨如金，夏雨大作，秋雨風高，冬雨到年。

己巳日立春，低豐稔，高處旱，水懸岸四寸。別本懸岸四尺。春雨過岸，夏雨不多，秋雨多沒，冬雪雨多。

辛巳日立春，高處豐稔，水過岸六寸。別本云：水過岸六尺。春雨調勻，夏雨平傾，秋雨風作，冬雨沉沉。

癸巳日立春，高鄉好，水懸岸一尺。別本水懸岸五尺。春雨均勻，夏雨低岸，秋雨高天，冬雨微暖。

乙巳日立春，高鄉大熟，水平岸。別本水懸岸五尺。春雨不時，夏雨平池，秋雨湛溥，冬雪前知。

丁巳日立春，低鄉豐稔，水懸岸五尺。春雨不落，夏雨無多，秋雨無滴，冬雨生波。

庚午日立春，高處豐稔，水懸岸二寸。春雨平岸，夏雨傷苗，秋雨少吉，冬雨濃霜。

壬午日立春，高低盡熟，水懸岸五寸。春雨無數，夏雨傷田，秋風多雨，冬雪無形。

甲午日立春，高低豐稔，水平岸。春雨雪落，夏雨連梅，秋風小雨，冬雨雪疾。

丙午日立春，低田大熟，水懸岸三尺五寸。春雨人疫，夏雨微微，秋雨淋淋，冬雪難積。

戊午日立春，低處得熟，水懸岸五尺。春雨不多，夏雨平池，秋雨相連，冬雪寒多。

辛未日立春，高鄉少熟，水懸岸一尺二寸。春雨不至，夏雨顛風，秋雨過岸，冬雨懸懸。

癸未日立春，高低豐稔，水懸岸三寸。春雨累日，夏雨平勝，秋雨多疾，冬雪連春。

乙未日立春，低鄉豐稔，水懸岸一尺五寸。別本懸四寸。春雨調勻，夏雨損霖，秋雨雪雹，冬雨如秋。

丁未日立春，高下大熟，水平岸。春雨多病，夏雨浪滴，秋雨如梅，冬雨雪堆。

己未日立春，高低得熟，水懸岸五寸。別本懸岸五尺。春雨迢遙，夏雨連秋，秋雨微微，冬雨雪少。

壬申日立春，高鄉大熟，水懸岸五寸。春雨均勻，夏雨過田，秋雨暗傷，冬雨高天。

甲申日立春，高鄉豐稔，水平岸。春雨多疫，夏雨平田，秋雨平岸，冬雨乾寒。

丙申日立春，低處得熟，水懸岸四尺。春雨微微，夏雨風西，秋雨難保，冬雹雪電。

戊申日立春，高低豐稔，水平岸。春雨調霖，夏雨過梅，秋雨風水，冬雪成堆。

庚申日立春，低處熟，水懸岸四尺。別本水懸岸五尺。春雨中少，夏雨平流，秋雨微微，冬雨風急。

癸酉日立春，高低豐稔，水平岸。春雨多雷，夏雨平岸，秋雨透岸，冬雨高天。

乙酉日立春，低處熟，水懸岸四尺。春雨無風，夏雨天陰，秋雨平田，冬雨不息。

丁酉日立春，高低盡熟，水平岸，病多死人。別本懸岸二尺。春雨全無，夏雨過連，秋雨風惡，冬雨少微。

己酉日立春，高低大熟，水平岸。春雨無風，夏雨到梅，秋雨淋灘，冬雨依依。

辛酉日立春，低處得熟，水懸岸二尺。春晴少雨，夏雨調澤，秋雨平傾，冬雨雪多。

甲戌日立春，低處豐熟，水懸岸五尺。春雨高天，夏雨懸懸，秋雨蟲損，冬積雪團。

戊戌日立春，高低大熟，水懸岸一尺。春雨應時，夏雨高危，秋雨風惡，冬雨雪稀。

庚戌日立春，高低盡熟，水過岸一尺。別本懸岸四尺。春雨不風，夏雨濛濛，秋雨沾潤，冬雨無踪。

壬戌日立春，高鄉豐稔，水過岸。別本一作平岸。春雨不時，夏雨平田，秋雨不降，冬雨多連。

乙亥日立春，高鄉熟，水過岸一尺。春雨連夏，夏雨連秋，秋雨播岸，冬雨災憂。

丁亥日立春，高鄉熟，水過岸一尺。別本一作水平岸。春雨時作，夏雨風雹，秋雨連綿，冬雪泡凍。

己亥日立春，高處豐稔，水平岸。春雨人疾，夏雨淋淋，秋雨依依，冬雨雪雹。

辛亥日立春，高鄉豐稔，低處淹没，水平岸。春雨低微，夏雨過池，秋雨雪雹，冬雪此兒。

癸亥日立春，高低豐熟，水懸岸一尺。春雨均匀，夏雨低田，秋雨漸漸，冬煖高天。

明・婁元禮《田家五行・紀曆撮要》 正月

百年難遇歲朝春。歲朝東北，風大水害農功。八日穀旦，晴明宜穀。上八日不見參星，月半不見紅燈。

人料食一升；二日陰，人料食二升。風吹上元燈，雨打寒食墳。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蟲庚子叛，惟有壬子水滔滔，只在正月上旬看。一日雞，天氣晴，人安國泰，四夷來貢；二日狗，無風雨，即大熟；三日猪，晴明，君安；四日羊，春氣暖，臣順君命；五日馬，如晴明，四望無怨氣；六日牛，日月光明，即大熟；七日人，晴明，民安君臣和會；八日穀，夜見星辰，五穀豐熟。

二月

十夜以上雨，水鄉人盡叫苦。十二日晴徹，夜夜夜雨却不怕。雷初發聲在水門，其年有水。亥子方爲水門也。社日必有雨，諺云：社公不喫乾糧。立春後第五戊是社。

三月

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初三日田鷄上晝叫，上鄉熟；下晝叫，下鄉熟；終日叫，上下鄉俱熟。田鷄叫得啞，田裏收稻把；田鷄叫得啞，三青變作鮓；田鷄叫得響，田裏好牽漿。三月初三晴，桑葉掛銀瓶；雨打石頭斑，桑葉錢上遣；雨打石頭流，桑葉好喂牛。注云：此日黃姑浸種。清明曬得楊柳枯，十隻糞缸九隻浮。清明無雨少黃梅。雨打紙錢頭，麻麥不見收；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門前插柳青，農人休望晴；門前插柳焦，農人好作嬌。清明午前晴，早蠶熟；午後晴，晚蠶熟。三月初三日雨打石頭遍，桑葉三錢片。又云：三日尚可，四日殺我。言四日尤貴。穀雨日辰值甲辰，蠶麥相登，大喜忻。穀雨日辰值甲午，每箔絲綿得三斤。

四月

夜雨損小麥。諺云：小麥不怕神共鬼，只怕四月八夜雨。麥秀風搖，稻秀雨澆。有利無利，只看四月十二。此日宜晴，忌西南風吹百錢足動。若東南風吹動足百錢，十分好。有穀無穀，只看四月十六。四月十六日烏滬禿，不論高低一齊熟。十六日上旱，低田好種稻，水少。立夏日無暈無水，有暈主做湖塘。看魚散子占水：黃梅時水邊草樹上看散子高低，以卜水增止。四月二十八日小分龍，當雨不雨，謂之分嬾龍，少雨。日暖夜寒，東海也乾。佛生日晴，有果子。

五月

芒種逢壬，便立梅。初一日雨落，人喫百草。井泉枯；初三雨落，連太湖。重午日雨落，絲綿貴；重午日蓬乾，農人喜歡。

雨打梅頭，無水洗牛；雨打梅額，井底開拆。黃梅寒，井底乾。夏至未過，水袋未破。夏至要東南風，晴□□□□。梅裏一日西南，時裏三日潭潭；時裏一日西南，却准梅裏三日雨。迎梅一寸，送梅一尺。梅裏雷，低田拆舍歸。梅裏一聲雷，時中三日雨。黃梅天，日多幾番顛。夏至端午前，叉手種年田。迎梅雨，送時雷，送了去，永不回。冬青花已開，黃梅雨便來。冬青花未破，黃梅雨未過；冬青花不落乾地。夏至有雲三伏熱。夏至不要日暈。有暈，有水；無暈，無水。冬青花不落乾地。夏至前至前鴝鵒叫，有車箇再喫，無車箇笑。夏至日雨落，謂淋時雨。主久雨。夏至前蟹上岸，夏至後水到岸。時裏西南，老鯉奔潭。無雨。二十日大分龍，要晴。夏至日得雨，其年必豐。夏至日箇雨，一點值千金。朝西暮東風，正是旱天公。五月大，種瓜不過唾。夏至日西南急風急沒，慢風慢沒。五月小，種秧必須早。舶牌風雲起，旱魃精空歡喜。仰面看青天，頭巾落在麻拆裏。二十雨落二十一驟，拔了黃秧便種豆。夏至日莫與人種秧，冬至夜莫與人打更。小暑日雨落，黃梅顛倒轉。端午日雨，來年大熟。分龍之日，農家於是日早，以米飾盛灰藉之俗，至晚視之，若有雨點迹，則秋不熟，穀價高，人多閉糴。

六月

六月初一一劑雨，夜夜風潮到立秋。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六月不熱，五穀不結。六月蓋夾被，田裏不生米。六月西北風，主稻秕穀凶。六月無蒼蠅，新舊米相登。六月旦日值夏至，歲多飢饉餓。伏裏西北風，臘裏缸不通。主大水東。六月西風吹遍草，八月無風秕子稻。處暑雨不通，白露枉相逢。三伏中大熟，冬必多雨雪。蜘蟟蟬叫，稻生芒。夏末秋初一劑雨，賽過唐朝萬斛珠。陰陽書言從夏至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故謂之三伏。

七月

七月秋，蒔到秋；六月秋，便罷休。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熱到頭。暮颼颼作涼颼颼。立秋日要西南風，主稻禾倍收。三日三石，四日四石。立秋日天氣晴明，萬物多不成熟。七夕天河去探米價，回快米賤，回遲米貴。立秋日雷，名秋礫踣，損晚禾。亦云：秋雷霹靂，主晚稻秕。七月十五日簷竿生日，俗語十四日簷竿生日。七月十六雨，名洗鉢雨。

八月

八月初一日晴，連冬旱；雨，好種大小麥並薑。分社合日並田叫屈。分了社，穀米遍天下；社了分，穀米如錦墩。八月十一日無橫降雨，水起好種麥，來年水少。白露前是雨，白露後是鬼。白露日屬火，難種菜蔬。白露號天收，若有雨，則損穀，謂之苦雨。成露落，若稻遇之，則白殺；蔬菜遇之，則苦。社了分，穀米不出村；分了社，穀米如苔鮓。秋分在社前，升米換升錢；秋分在社後，升米換升豆。八日十一日作水，則子在水邊占來水旱；水不到，則子無水；水過，則子有水。田怕秋旱，人怕老窮。早禾怕北風，晚禾怕南風。立春、立秋後第五戊，爲社也。立秋四十，下水便是硬漢。三卯三庚，麥出低鄉；三庚二卯，麥出高鄉。

九月

重陽無雨一冬晴。重陽濕漉漉，穰草干錢束。主竈荒。重陽看風色，東北風，石崇口內風，萬物盡結實；西北風，范丹口內風，實是無教喫。

十月

十月無壬子，留寒待後春。初一日東北風，雨太公。十月雷，人死耙兒推。十月雷內霧，主來年五月內有水。二百單五日至。寶綿絮婆婆只看十月朝，無風無雨哭號咷。立冬日晴，主有魚。

十一月

冬至後三戌入臈。冬至風與夏至相對。冬至前米價長，貧兒受長養；冬至前米價落，貧兒轉消索。要知下年閏，且看冬至後幾日剩。清臺占法云：冬至後一日得壬，炎旱千里；二日得壬，小旱；三日得壬，平；四日得壬，五穀豐；五日得壬，少水；六日得壬，大水；七日得壬，河決流；八日得壬，海番騰；九日得壬，大熟；十日至十二日得壬，五穀不成。

十二月

兩春夾一冬，無被暖烘烘。臘雪是被，春雪是鬼。若要麥，見三白。十二月裏霧，無水做酒庫。霧主半月旱，准十月內五日霧。除夜犬不吠，新年無疫癘。冰結後水落，主來年旱；冰結後水漲，名上水冰，主水；若堅厚，來年大水。

雜占

春甲子雨，乘舡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甲子雨，飛雪千里。己亥、庚子、己巳、庚午，謂之木土，有雨。甲日雨下乙日晴，乙日雨下十日陰。庚辛相拗，寅卯不同色。久晴不雨，且看戊己；久雨不晴，且看丙丁。久晴逢茂雨，久雨望庚晴。壬子日雨，主竈荒。風急雨落，人急客作。上火

不落，下火滴劇。四季壬子要晴，此日有雨，名水生日，春人無食，夏牛無食，秋鳥無食，冬魚無食。又名小龍荒。東風急，備簑笠。荒年無六親，旱年無鶴神。太婆年八十八，不曾見東南陣頭發。明星照爛地，天亮必有雨。日沒臙脂紅，無雨必有風。月暈主風，日暈主雨。東爨晴，西爨雨。對日爨，不到晝。朝出曬殺，暮出沒殺。日頭趕雲障，曬殺老和尚。日生兩耳，斷風絶雨。日落西方雲，明朝雨紛紛。雨打五更，日曬水坑。朝看天頂穿，暮看四方懸。烏雲接日，明朝不如今日。日落雲裏走，雨落半夜後。乍啓晝沒啓齊，下晝雨嘖嘖。南耳晴，北耳雨。病人怕肚脹，雨落怕天亮。一箇星，保夜晴。朝看東南，晚看西北。三月桃花水，五月黄梅水，六月賊水，八月横降水。甲午旬中無燥土。未雨先雷，缸去步歸。當頭雷，無點雨。夾雨夾雪，無休無歇。日沒烏雲半夜囂，明朝曬得背皮焦。月照後壁，人喫狗食。西南陣，經過落三寸。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大老鴉含水，主未晴，亦主雨。晝陰，名哭水鳥。旱年只怕沿江跳，水年只怕太湖紅。河東西，好使犁；河射角，好夜作。春寒雨，夏寒晴。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脚踐泥；雲行南，水平潭；雲行北，好曬穀。冬壬寅、夏甲申有雨，米貴。月子側，水無滴；月子邵，水漾漾。一點雨似箇丁，落到明朝也不晴；一點雨似箇砲，落到明朝也不散。春寒秋熱，蘇杭兩浙。大寒無過丑寅，大熱無過未申。槐熟宜來年麥，棗熟當年禾。冬無雪，麥不結。鶴神上天過羊晴，下地過牛無雨晴。鶴神轉方食：春喫瘟廣夏喫水，秋喫稻禾冬喫米。

論月：初始生，前月大盡初二晚見，前月小盡初三晚見。諺云：大二小三，見月也。禾稼成雲之時，辰日雨生蟲，未日雨主蟲。深耕勤種，猶有天災。懶惰農人自安，何以爲生？農人以雪水浸種，穀倍收，仍不生蟲。十二月間不可使牛畊田，蓋天寒冷牛骨。跨此日，破此大有損。馬糞曬乾以壅田，則肥穀盛。黍稷稻粱禾麻菽粟，謂之八穀。杭米新熟者動氣，經再年者亦能發病。江南人多收火稻。凡種五穀，以長生旺日種者多實；尤惡死日種者，薄收；以忌日種者，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日爲佳。小豆忌卯，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麻忌寅，米、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凡九穀不避忌種，多傷敗也。凡種諸豆與油麻、大麻等，若不及時去草，必爲草所蠹籽耗，雖結實，亦不多。諺云：麻耘池，豆耘花。麻須初生時耘，尚可豐稔。菉豆宜地瘦，不宜肥。凡米囤上須用一尺厚磉糠蓋之，頻頻取出曬乾易之，米則不壞。貯麥必烈日曝乾。桑熱以蓼剉碎，再罨一宿，詰朝復曝，明朝復曝而蔵之，免出飛蛾。三川飢，有青衣童子曰：世人厭棄五穀，地司已收其神矣。可相率祈謝穀父、蠶母，當致豐稔。肥田法，菉豆爲上，小豆胡麻次之。皆以五月及六月概種之，七月八月耕殺之。春種穀，即一畝收十石，其力與蠶沙熱糞同矣。臘月種麥，來年必熟。凡種二麥，小忌戌，大忌子。麥屬陽，故宜乾。原稻屬陰，故宜水澤。小麥不過冬，大米不過年。種麥之法，土欲細碎，溝欲深，爬欲輕，撒欲匀。麥芒，穀也，金也。金而生，火旺而死。以來有穗者，從久，故謂之麥。刈麥時，必須於烈日中，收仍曝乾，其穗方可堆積。不然，一兩日蒸爛，盡化爲蛾。【略】桑葉生水而皺者，號曰金葉，非特蠶蠶不食，而木亦將就槁矣。先諶而後葉者，葉必少。午日不得鋤桑園。浙間值桑，斬其桑而裁之，謂之嫁桑。却以螺殼覆其頂，恐梅雨所浸損其皮故也。二年即盛。

氣候預測部

論說

漢・焦延壽《焦氏易林》卷一　乾之第一

睽　陽旱炎炎，傷害禾穀。穡人無食，耕夫歎息。

坤之第二

坤　不風不雨，白日皎皎。宜出驅馳，通利大道。

乾　谷風布氣，萬物出生。明庶長養，華葉茂盛。

需　霜降閉户，蟄虫隱處。不見日月，與死爲伍。小畜之解。

蒙之第四

兑　冬生不花，老女無家。霜冷蓬室，競爲枯株。

中孚　早凋被霜，花葉不長。非時爲灾，家受其殃。

需之第五

需　久旱三年，草木不生。粢盛空乏，無以供靈。

豫　冬無藏冰，春江不通。陰流爲賊，國被其殃。

咸　早霜晚雪，傷害禾麥。損功棄力，飢無所食。比之遯。

師之第七

明夷　螟蟲爲賊，害我五穀。簞笥空虚，家無所食。坤之革。

大壯　久旱水涸，枯槁無澤。虚修其德，未有所獲。

比之第八

需　黍稷醇醴，敬奉山宗。神嗜飲食，甘雨嘉降。黎庶蕃殖，獨蒙福祉，時灾不至。

遯　早霜晚雪，傷害禾麥。損功棄力，飢無所食。需之咸。

晉　昊天白日，照臨我國。萬民康樂，咸賴嘉福。

小畜之第九

蹇　秋花冬萼，數被嚴霜。甲兵當庭，萬物不生。雄火夜明，民擾大驚。

解　霜降閉户，蟄蟲隱處。不見日月，與死爲伍。坤之需。

泰之第十一

比　望驥不來，拘蹇爲憂。雨驚我心，風感我肌。

小畜　久客無牀，思歸我鄉。雷雨浸盈，道不得通。

噬嗑　固陰沍寒，常冰不温。凌人墮怠，雹火爲灾，電火爲蕃。

賁　夏麥麩麴，霜擊其芒。疾君敗國，使我夭傷。

困　振急絶理，恒暘不雨。物病焦乾，華實無有。

否之第十二

家人　俱爲天民，雲過吾西。風伯疾雨，與我無恩。

蹇　北陰司寒，堅冰不温。凌人情怠，大雹爲灾。

損　秋風牽手，相提笑語。伯歌季舞，燕樂以喜。

困　白日揚光，雷車避藏。雲雨不行，各自還鄉。

同人之第十三

蠱　龍隅求泉，置雲影從。河伯捧觴，跪進酒漿，流潦滂滂。

無妄　負車上山，力盡行難。烈風雨雪，遮過我前。中道復還，憂者得歡。

大過　春日載陽，福履齊長。四時不忒，與樂爲昌。

咸　秋冬夜行，照覽星辰。道理利通，終身無患。

謙之第十五

恒　久陰霖雨，塗行泥潦。商人休止，市空無有。

遯　桃鵠竊脂，來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寒心悚慄，常憂殆危。

革　鸛鳩徙來，西至平州。遭逢雷雹，損我葦蘆。家室饑寒，思吾故初。

漸　長夜短日，陰爲陽賊。萬物空枯，藏於北陸。

蠱之第十八

蒙　家在海隅，繞旋深流。王孫單行，無妄以趨。固陰沍寒，常冰不温。凌人惰怠，大雹爲害。

大畜　雲雷因積，大雨重疊。久不見日，使我心悒。

大過　旦雨夜行，早遍都城。更相覆傾，終無所成。三頭兩眼，不見其真。

蹇　執簧炤犧，爲風所吹。火滅無光，不見玄黄。

夬　秋季冬孟，寒露霜降。大陰在庭，庶物不生。雞鳴犬吠，家憂數驚。

未濟　固陰沍寒，常冰不温。凌人惰怠，大雹爲灾。

臨之第十九

明夷　春多育澤，夏潤優渥。稼穡成熟，畝獲百斛。

漢・焦延壽《焦氏易林》卷二　觀之第二十

大畜　喜怒不時，霜雪爲災。稼穡無功，后稷饑寒。

賁之第二十二

小畜　條風制氣，萬物出生。明庶長養，花葉壯盛。坤之乾。

否　東風啓户，黔啄翻舞。各樂其類，咸得生處。

隨　秋隼冬翔，數被嚴霜。雄犬夜鳴，家擾不寧。

觀　順風吹火，牽騎驥尾。易爲功力，因懼受福。

剥之第二十三

蠱　黍稷禾稻，垂畝方好。中旱不雨，傷風病槁。

復之第二十四

需　東風解凍，河川流通。西門子産，陞擢有功。

履　十五許室，柔順有德。霜降歸嫁，夫以爲合。先王日至，不利出域。

蠱　雨雪載塗，東行破車，旅人無家。

無妄　跨牛傷暑，不能成畝。草萊不墾，年歲無有。

恒　雨師駕駟，風伯吹雲。秦楚争強，施不得行。

遯　仲冬兼秋，鳥散飲憂。困於米食，數驚鸛鵰。

解　春桃萌生，萬物華榮。邦君所居，國樂無憂。

鼎　陰霧作慝，不見白日。邪徑迷通，使君亂惑。

漸　春生孚乳，羽毛成就。舉不失宜，君臣相好。盜走奔北，終無所悔。

無妄之第二十五

革　枯旱三年，草萊不生。粢盛空乏，無以供靈。

大畜之第二十六

困　雨雪三月，鳥獸饑乏。旅人失宜，利不可得。機言解患，以療篤難，危身復安。

坎之第二十九

解　寒露所凌，漸至堅冰。草木瘡瘍，花落葉亡。

漸　白雲如帶，往往來處。飛風送迎，大雹將下。擊我禾稼，僵死不起。

歸妹　南至之日，陽消不息。北風烈寒，萬物藏伏。

豐　火中仲夏，鴻雁解舍。體重難移，未能高舉。君子顯名，不失其譽。

離之第三十

蠱　早霜晚雪，傷害禾麥。損功棄力，饑無所食。

觀　陰蔽其陽，日暗不明。吾憂其國，求辟得黄，駒犢從行。

恒　東風解凍，和氣兆升，年歲豐登。

漢・焦延壽《焦氏易林》卷三　恒之第三十二

晉　積雪大寒，萬物不生。陰制庶士，時本寒貧。

困　雷車不藏，隱隱西行。霖雨三旬，流爲河江，使我憂凶。

大壯之第三十四

復　雷霆所擊，誅者五逆。劇滅無迹，有懼方息。

頤　霜降門户，螢蟲隱處。不見日月，與死爲伍。

坎　寒暑不當，軌度失常。一前一後，年歲鮮有。

晉之第三十五

比　黍稷禾稻，垂秀方造。中旱不雨，傷風病薁。旱一本作卓。

否　北風寒涼，雨雪盈冰。憂思不樂，哀悲傷心。

升　甘露温潤，衆來得願。樂易君子，不逢禍亂。

漸　雲孽蒸起，失其道理。傷害年穀，神君之精。

兑　東方孟春，垂水載盆。懼危不安，終身所歡。

渙　風吹塵起，十地無所。南國年傷，不可安處。

明夷之第三十六

同人　寒燠失時，陽旱爲災，雖耗無憂。

坎　陰積不已，雲作淫雨。傷害平陸，民無室屋。

家人之第三十七

晉　陰霧不清，濁政亂民。孟春季夏，水壞我居。

暌之第三十八

巽　積水不温，北陸苦寒。霜宿多風，君子傷心。

蹇之第三十九
臨　雷君出裝，隱隱西行。霖雨不止，流爲河江，南國憂凶。
解之第四十
頤　陽春枯槁，夏多水潦。霜雹俱作，傷我禾黍，年歲困苦。
遯　啓蟄始生，萬物美榮。福祉未成，市買無贏。
巽　發輗温陽，過雨宿房。宜時布和，無所不通。
渙　春草萌生，萬物敷榮。陰陽和暢，國樂無憂。
損之第四十一
訟　春粟夏棗，山鮮希有。斗千萬石，貴不可賤。否之漸。
泰　夏麥孱麴，霜擊其芒。疾君敗國，使年大傷。泰之賁。
否　秋隼冬翔，數被履霜。雄犬夜鳴，家憂不寧。
升　秋隼冬翔，數被嚴霜。甲兵庭堂，萬物不生。
節　陽春長日，萬物華實，樂有利福。一作春陽盛長，萬物成實，福利所鍾。
小過　澗旱不雨，澤竭無流。魚鼈乾口，皇天不憂。
未濟　陰住陽疾，水離其室。舟楫大作，傷其黍稷。民饑於食，亦病心腹。
益之第四十二
剥　蹤華顛，觀浮雲。風不搖，雨不薄。心安吉，患無咎。
大過　涸旱不雨，澤竭無流。魚鼈乾口，皇天不憂。
家人　麒麟鳳凰，善政得祥。陰陽和調，國無災殃。
蹇　丑戌亥子，饑饉所生。陰爲暴客，水絶我食。
損　桀跖惡人，使得不通。炎旱爲殃，年穀大傷。
夬之第四十三
大過　久陰霖雨，塗行泥潦。商人休止，市空無有。
恒　朽根朋樹，花葉落去。卒逢大焱，隨風僵僕。
明夷　夜長日短，陰爲陽賊。萬物空枯，藏於北陸。
漢・焦延壽《焦氏易林》卷四　姤之第四十四
萃之第四十五
明夷　癸危入厄，四時變易。春霜夏雪，物皆凋落。
革　霧露雪霜，日暗不明。陰孽爲疾，年穀大傷。

升之第四十六
隨　久陰霖雨，塗行泥潦。民人休止，市空無有。
困之第四十七
泰　陰雲四方，日在中央。人雖昏霧，我獨昭明。
否　薄爲災虐，大風吹却。欲上不得，復歸其宅。
解　陰淫寒疾，水流其室。舟楫大作，傷害黍稷。民饑於食，不無病厄。
節　秋隼冬翔，數被嚴霜。甲兵充庭，萬物不生。雞犬夜鳴，民大擾驚。
井之第四十八
巽　春陽生草，夏長條枝。萬物蕃滋，充實益有。
革之第四十九
睽　久陰霖雨，泥塗行潦。商人休止，市空無有。
鼎之第五十
觀　秋隼冬翔，數被嚴霜。甲兵充庭，萬物不生。雄犬夜鳴，民擾大驚。
蹇　陽春生長，萬物茂壯。垂秋布葉，君子比德。
震之第五十一
蹇　蟻封户穴，大雨將集。鵲數起鳴，牝雞歎室。相薨雄文，來到在道。
未濟　白日揚光，雷車避藏。雲雨不行，爲止其鄉。
艮之第五十二
謙　黍稷醇醲，敬奉山宗。神嗜飲食，甘雨嘉祥。庶物蕃茂，時無災咎，獨蒙福祉。
賁　春多膏澤，夏潤優渥。稼穡熟成，數獲百斛。師行以律，霸功不遠。
大過　和氣相薄，膏澤津液，生我嘉穀。
晉　陰生麋鹿，鼠舞鬼谷。靈龜陸處，一云：靈鼠陸處，鬼哭鼠舞。釜甑草土。
人知敗國，桀亂無緒。
漸之第五十三
同人　蝦蟇羣聚，從天請雨。雲雷連集，應時輒下，得其所願。大過之升。
中孚　牝馬鳴呴，求呼其潦。雲雨大會，流成河海。
歸妹之第五十四
鼎　夏麥麴糵，霜擊其芒。疾君敗國，使年夭傷。
豐之第五十五

離　旱霜晚雪，傷禾害麥。損功棄力，饑無可食。離之蠱。
未濟　喁喁嘉草，思降甘雨。景風升上，沾洽時澍，生我禾稼。
旅之第五十六
革　迹造惡人，使德不通。炎旱爲殃，年穀大傷。迹造作遷延。坤之大有。
中孚　長夜短日，陰爲陽賊。萬物空枯，藏於北陸夬之明夷，謙之漸。
巽之第五十七
履　霧露早霜，日暗不明。陰陽孽疾，年穀大傷。
同人　天旱水涸，枯槁無澤，未有所獲。
離　隱隱大雷，霧霈爲雨。有女癡狂，驚駭隣里。
睽　春陽生草，夏長條肆。萬物蕃滋，充實益有。井之巽。
豐　天陰霖雨，涂行泥潦。商人休止，市無所有。革之睽，升之困，夬之大過。
兌之第五十八
師　早霜晚雪，傷害禾麥。損功棄力，饑無所食。比之遯，豐之離，需之咸。
節之第六十
師　春多膏澤，夏潤優渥。稼穡成熟，畝獲百斛。臨之明夷。
小過之第六十二
解　夏麥麩麷，霜擊其芒。疾君敗國，使我誅傷。泰之賁。
既濟之第六十三
坤　陽春草生，萬物風興。君子所居，禍災不到。
未濟之第六十四
無妄　獨立山顛，求慶耕田。草木不闢，秋饑無年。
升　雲興蔽日，雨集草木，年茂歲熟。
井　天旱水涸，枯槁無澤。困於沙石，未有所獲。
鼎　龍渴求飲，雲黑景從。河伯捧醴，跪進酒漿，流潦滂滂。
震　雹梅零蒂，心思積憒，亂我雲氣。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九二《雜占》

紀事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九二《雜占》　正月

一日有風雨，三月穀貴。一曰：正月一日風雨，其年大惡。微風小雨，年小惡。風悲鳴，疾作，灾起。又曰：正月一日風雨，米貴蠶傷。風雨從四方來，兵起。正月一日無風而雨，歲中下田麥成，禾黍小貴。正月上旬雨卯，穀貴一倍；中旬雨卯，穀貴十倍。

正月晦日雨風兼至，糴貴、禾惡。

二月

一日風雨，穀貴禾惡。二日、七日、八日、九日當雨不雨，道中有餓死人。九日至十五日當雨不雨，兵起。十七、十八日當雨不雨，蟲冬不蟄。十九、二十日當雨不雨，三月大旱。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當雨不雨，有逆風從東來，損物。

二月晦日風雨，多疾病死亡。

三月

一日雨，井泉空。二日雨，澤無餘。三日雨，水旱不時。四日雨，變易治。五日雨，溝瀆滂。六日雨，壞垣牆。七日雨，決隄防。八日雨，乘船行。九日雨，難可期。三月一日風雨，民疾病，百蟲生，其日雷雨，有旱。三月一日至三日當雨不雨，秋多大霧，道有餓死人。七日當雨不雨，穀貴。九日至十五日不雨，兵在外者，罷。十八日至二十日當雨不雨，角蟲死，天下民有恐。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當雨不雨，冬蟲不蟄，民病。三月辰日雨，百蟲生；未日雨，百蟲死。三月三日小雨，蠶善；大雨蠶惡。三月十六日雨，桑柘賤。

春

甲寅、乙卯日雨，入地五寸，穀小貴。若不貴，至夏大貴。春甲申至己丑日雨，庚寅至癸巳日雨，皆爲穀大貴。春甲申雨，其年五穀熟。春甲乙日俱不雨，無雲而雨。抱朴子曰：主急恚怒，則無雲而雨。是謂雨血，將軍當揚兵講武以應之。雨大，軍中尤甚者，將軍敗死。《京房》曰：人君進，無德樹爲功，則民不耕。

四月

一日風雨，米貴麥惡，赤地千里。四月二日、三日有雨，其年五穀熟。四月四日至七日當雨不雨，蟄蟲冬出，民自恣，不安其處。十一日至十四日當雨不雨，兵起東北千里。雨，歲惡。十八日當雨不雨，大旱、冬温。二十一日當雨不雨，兵起東北千里。三十日當雨不雨，有大風傷屋。四月四日雨，五穀貴。五日六日雨，宜旱麥。四日至七日風，大豆熟。四月晦日雨，至五月朔大飢，其年大水，麥惡，蝗生。

五月

一日風雨，米大貴，人食草木，一曰牛貴。五月四日至七日當雨不雨，大旱，蟲生。十一日至十七日當雨不雨，西方千里外人疫病。二十日當雨不雨，草木枯死。二十三日當雨不雨，乳母多病。二十六日當雨不雨，大旱、風，至秋九月多雨。二十九日三十日當雨不雨，大暑熱。五月上辰日有雨，蝗蟲發，一曰蟲隨雨下食禾，已日雨同。

五月晦日風雨，米貴，不則在其衢。

六月

一日有風雨，米貴。六月三日、四日、六日當雨不雨，角蟲多死。四日至二十日當雨不雨，牛貴。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當雨不雨，下田水，人少食。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當雨不雨，合凍。二十七日當雨不雨，下田水，人飢。六月晦日風雨，來年春穀貴。

夏

甲乙丙丁日俱無雨，人不耕。甲申至己丑日雨，麥貴。夏甲申日雨，米大貴。夏丙寅、丁卯日雨，秋穀貴一倍。夏三月内辰日雨，百蟲生；未日雨，蟲死。夏甲子、庚辰、辛巳日雨，蟲死，有雷亦然。

七月

一日大風雨，米貴，人多疾疽者，一曰來春穀貴。七月七日大雨，糴倍貴；小雨，糴大賤。七月二十二日當雨不雨，有大水。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當雨不雨，大風害物。二十五日當雨不雨，兵起外國。七月晦日風雨，穀貴。

八月

一日風雨，穀貴；其日陰雨，宜麥，布貴，麻子大貴。占至三日而止，其日晴無雲，麥不實。八月一日當雨不雨，有大雷、風。二日至五日當雨不雨，秋大霜，民病。八日至十五日當雨不雨，多大寒。十九日當雨不雨，民多妖言。二十一日當雨不雨，牛貴二倍。二十六日當雨不雨，多大雷。八月晦日風雨，春穀大貴。甲申至己丑日雨，米大貴。庚寅至癸巳日風雨，米賤，收穀者折閱。

干支占雨

春雨甲子，六十日旱；夏雨甲子，四十日旱；秋雨甲子，四十日澇；冬雨甲子，二十七日寒、雪。

春雨甲申，五穀熟；夏雨甲申，五禾大美；秋雨甲申，六畜死；冬雨甲申，人多死。

春雨乙卯，夏羅貴；夏雨丁卯，秋羅貴；秋雨辛卯，冬羅貴；冬雨癸卯，來春羅貴。《黃帝占》曰：春不欲雨乙卯，夏不欲雨丁卯，秋不欲雨辛卯，冬不欲雨癸卯。以此四日占民安否，若其日雨，則疾疫起。

凡四時卯日雨，皆主穀價。雨一卯，斛百文；雨二卯，斛二百文，雨三卯，斛三百；雨四卯，斛金一斤。

正五九月殺在戌，三七十一月殺在未，四八十二月殺在辰。以此日雨，雨所建，賊犯之，期六十日。

凡壬戌、癸亥日雨，以乘甲子，旬乃止，賤人伐貴者。《京房占》曰：諸寅卯日，有小雨小急，大雨大急。丙午日雨，有圍城。戊午日雨，霖，三日止，其下大戰。乙卯日雨，旱，有兵起東方。丁卯雨，旱，有兵起南方。己卯雨，旱，有兵起中央。辛卯雨，旱，有兵起西方。癸卯雨，旱，有兵起北方。

立春
雨復五穀。
立秋
雨害五穀。
天鏡占
天雨三日以上不絕，陰謀興。《漢五行志》：文帝後三年，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以上不絕）其後，新垣平謀反。

凡雨作於四時旺相之日，草木得之，莫不榮茂；其死囚休廢之日，雖有雨，不能生物也。

凡泰和之世，雷雨必作於巳午陰生之後，至夜而止者，吉。若作於子丑寅卯至丙而晴者，爲亂爲兵，亡民失國。凡先風後雨爲順，先雨後風爲逆，雨止而風雷不止，雲霧不散者，國亂、人災。

凡先雷後雨，其雨必小；先雨後雷，雨必大也。

《易候》：凡占雨，以晦朔、弦望，雲氣四塞者，皆雨。東風，則當日雨。黑氣如牛饒者，有暴雨。黑氣如水牛，不出三日大雨。黑氣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黑雲氣如浮船，雨。蒼黑雲如櫛綿蔽日月，五日內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有暴雨。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塞之雲，雨之徵也。《尚書大傳》曰：五岳之雲，觸石而出，皆不崇朝而雨。

《京房》曰：諸六甲日無雲，一旬少雨。月離畢之陰，則雨；離畢之陽，無雨。日傍有赤雲如冠珥，不有大風，必有大雨。

東方朔占

子日東風，卯日雨。丑日東風，辰日雨。寅日東風，巳日雨。卯日東風，午日雨。辰日東風，未日雨。巳日東風，申日雨。午日東風，即日雨。未日東風，申日雨。申日東風，子日雨。酉日東風，丑日雨。戌日東風，寅日雨。亥日東風，辰日雨。

又曰：甲子日雨，丙寅止。乙丑雨，丁卯止。丙寅雨，即日止。丁卯雨，夕止。戊辰雨，夜半止，己巳雨，立止。庚午日雨，辛未止。辛未日雨，戊寅止。壬寅日雨，即日止。癸酉日雨，甲戌止，甲戌日雨，即止。己卯日雨，立止。庚辰日雨，即止。辛巳日雨，癸未止。壬午日雨，甲申止。甲申日雨，即止。乙酉日雨，丙戌止。丙戌日雨，夕止。丁亥日雨，即時止。戊子日雨，庚寅止。己丑日雨，壬辰止。庚寅日雨，即時止。辛卯日雨，即止。壬辰日雨，辛丑止。癸巳日雨，夕止。甲午日雨，即時止。乙未日雨，丁酉止。丙申日雨，夕止。丁酉日，己亥止。戊戌日，辛丑止。己亥日，即止。庚子日，壬辰止。辛丑日，壬寅止。壬寅日，即止。癸卯日，即時止。甲辰日，即止。乙巳日，丙午止。丙午日，即止。丁未日，即時止。戊申日，庚戌止。己酉日，辛亥止。庚戌日，即止。辛亥日，癸丑止。癸丑日，即時止。甲寅日，即止。乙卯日，丙辰止。丙辰雨，即時止。戊午日，即止。己未日，即止。庚申日，即止。辛酉日，即時止。壬戌日，即止。癸亥日，即時止。子日雨，立止，不止寅日止。丑日，丙寅日止，不止至卯止。寅日雨，即止，不止卯止。卯日，即止，不止巳止。辰日雨，巳止。巳日雨，未止，不止申止。午日雨，立止，不止至十日陰。未日雨，申止，不止戌止。申日雨，夕止見日，不見日久陰。酉日雨，立止，不止久陰。戌日雨，立止，不止久陰。亥日雨，立止，不止久陰。此其大槩也。

唐・韓鄂《四時纂要》卷一《春令》 正月

○晦朔占：朔旦晴明無雲而温，不風至暮，蠶善而米賤。若有疾風盛雨，折木發屋，揚沙走石，絲繭貴，蠶敗而穀不成。晦與旦風雨者百穀貴。朔日霧，歲飢。朔日雨水，猛獸見，狼如狗。朔日雷雨者，下田與麥善，禾黍小熟。朔日雨，

立春，民不安。〇歲首雜占，《月令占候圖》曰：自元日至八日占禽獸：一日爲雞，天晴氣朗，人安國泰，四夷來貢。二日爲狗，無風雨即大熟。三日爲猪，天氣明朗，君安。四日爲羊，氣色和暖，無災，臣順君命。五日爲馬，如晴明，天下豐稔。六日爲牛，日月光晴，歲大熟。七日爲人，從旦至暮，日色晴朗，夜見星辰，五穀豐熟。其日晴明，則民安國寧，君臣和會。八日爲穀，如晝晴夜見星辰，五穀豐熟。其日晴明，則所主之物蕃息；陰晦，則衰耗。〇月内雜占：是月一日值甲，米賤、人疫；值乙，米麥貴，人病死；值丙，四十日旱，人安；一云四月。值丁，絲繭六十日貴；值戊，栗麥魚鹽貴，又旱四十五日；值己，米貴，蠶凶，多風雨；值庚，金銅貴，穀熟，人多病；值辛，麻麥貴，穀熟；值壬，米麥賤，絹布、大豆貴；值癸，穀傷，人病，多雨。月内甲戌大風從東南來，折樹，稻熟；甲寅、庚寅風從西北來，□□貴，辛深即麥賤，午深即米貴。又常以冬至數至正月上午日，滿五十日人食，長一日，餘一月食；少一日，即少一月食。此有據。朔日温，正月糴賤。以十二日占十二月，取最風、最寒之日，爲最貴之月。若自一日至五日已來不風雨，調和無寒，穀賤。正月戊寅、己卯日小風，穀小貴；大風，大貴，在六十日上。卯日風從東北來，穀三倍貴；東來，一倍；西來，賤。月内有甲子，蠶善而菜貴。巳日温，麥善；丑日温，禾善；寅日温，稻善；卯日温，豆善。此月虹出，七月穀貴。月出，粟賤，人多災。〇立春雜占：常以入節日月中時，立一丈表竿度影，得一尺，大疫、大旱、大暑、大飢；二尺，赤地千里；三尺，大旱；四尺，小旱；五尺，下田熟；六尺，高下熟；七尺，善；八尺，溏；九尺及一丈，大水。若其日不見者，急聚五穀。甲申至己丑已來風雨，皆穀貴；庚寅至癸巳風雨，皆主糴折。皆日爲上。次立八尺表，日中時，影得一丈三尺七分半，宜大豆。凡春夏影短，爲旱；長，爲病，爲水。秋冬短，爲旱；長，爲水，霜雷，如度即吉。他節准此。其日陰者，前後十日同占。〇占月影：十五夜月中時，立七尺表，影得一丈、九尺、八尺，並溏而多雨；七尺，善；六尺，普善；五尺，下田吉，並有熟處；四尺，飢而蟲；三尺，旱；二尺，大旱；一尺，大病，大飢。又上下弦月色占之：青黑潤明，主旬有雨；黄赤，無其雨。餘月倣此。〇占雲氣：立春日艮卦用事。雞鳴丑時，艮上有黄雲氣，艮氣至也，宜大豆。艮氣不至，萬物不成，應在其衝。衝在七月。朔旦四面有黄雲氣，其歲大豐，四方普熟；有青雲氣雜黄雲氣，有蝗蟲；赤氣，大旱；黑氣，大水。又朔旦東方有青氣，春多雨，人民疫；白雲，八月凶；赤雲，春旱；黑雲，春多雨；黄雲，春多土功興。南方有赤雲，夏旱，穀貴；黑雲、青雲，夏多雨；白雲，夏凶；黄雲，夏土功興。西方占秋，北方占冬，並准此占之。又朔旦，日初出時，有赤雲如覆蔽日，蟲凶，緜帛貴。又四面並有赤雲，爲雞，天晴氣朗，人安國泰，四夷來貢。二日爲狗，無風雨即大熟。三日爲猪，天氣明朗，君安。四日爲羊，氣色和暖，無災，臣順君命。五日爲馬，如晴明，天下豐稔。六日爲牛，日月光晴，歲大熟。七日爲人，從旦至暮，日色晴朗，夜見星辰，五穀豐熟。其日晴明，則民安國寧，君臣和會。八日爲穀，如晝晴夜見星辰，五穀豐熟。其日晴明，則所主之物蕃息；陰晦，則衰耗。〇月内雜占：是月一日值甲，米賤、人疫；值乙，米麥貴，人病死；值丙，四十日旱，人安；一云四月。值丁，絲繭六十日貴；值戊，栗麥魚鹽貴，又旱四十五日；值己，米貴，蠶凶，多風雨；值庚，金銅貴，穀熟，人多病；值辛，麻麥貴，穀熟；值壬，米麥賤，絹布、大豆貴；值癸，穀傷，人病，多雨。月内甲戌大風從東南來，折樹，稻熟；甲寅、庚寅風從西北來，□□貴，辛深即麥賤，午深即米貴。又常以冬至數至正月上午日，滿五十日人食，長一日，餘一月食；少一日，即少一月食。此有據。朔日温，正月糴賤。以十二日占十二月，取最風、最寒之日，爲最貴之月。若自一日至五日已來不風雨，調和無寒，穀賤。正月戊寅、己卯日小風，穀小貴；大風，大貴，在六十日上。卯日風從東北來，穀三倍貴；東來，一倍；西來，賤。月内有甲子，蠶善而菜貴。巳日温，麥善；丑日温，禾善；寅日温，稻善；卯日温，豆善。此月虹出，七月穀貴。月出，粟賤，人多災。〇立春雜占：常以入節日月中時，立一丈表竿度影，得一尺，大疫、大旱、大暑、大飢；二尺，赤地千里；三尺，大旱；四尺，小旱；五尺，下田熟；六尺，高下熟；七尺，善；八尺，溏；九尺及一丈，大水。若其日不見者，急聚五穀。甲申至己丑已來風雨，皆穀貴；庚寅至癸巳風雨，皆主糴折。皆日爲上。次立八尺表，日中時，影得一丈三尺七分半，宜大豆。凡春夏影短，爲旱；長，爲病，爲水。秋冬短，爲旱；長，爲水，霜雷，如度即吉。他節准此。其日陰者，前後十日同占。〇占月影：十五夜月中時，立七尺表，影得一丈、九尺、八尺，並溏而多雨；七尺，善；六尺，普善；五尺，下田吉，並有熟處；四尺，飢而蟲；三尺，旱；二尺，大旱；一尺，大病，大飢。又上下弦月色占之：青黑潤明，主旬有雨；黄赤，無其雨。餘月倣此。〇占雲氣：立春日艮卦用事。雞鳴丑時，艮上有黄雲氣，艮氣至也，宜大豆。艮氣不至，萬物不成，應在其衝。衝在七月。朔旦四面有黄雲氣，其歲大豐，四方普熟；有青雲氣雜黄雲氣，有蝗蟲；赤氣，大旱；黑氣，大水。又朔旦東方有青氣，春多雨，人民疫；白雲，八月凶；赤雲，春旱；黑雲，春多雨；黄雲，春多土功興。南方有赤雲，夏旱，穀貴；黑雲、青雲，夏多雨；白雲，夏凶；黄雲，夏土功興。西方占秋，北方占冬，並准此占之。又朔旦，日初出時，有赤雲如覆蔽日，蟲凶，緜帛貴。又四面並有赤雲，爲雞，天晴氣朗，人安國泰，四夷來貢。二日爲狗，無風雨即大熟。三日爲猪，天氣明朗，君安。四日爲羊，氣色和暖，無災，臣順君命。五日爲馬，如晴明，天下豐稔。六日爲牛，日月光晴，歲大熟。七日爲人，從旦至暮，日色晴朗，夜見星辰，五穀豐熟。其日晴明，則民安國寧，君臣和會。八日爲穀，如晝晴夜見星辰，五穀豐熟。其日晴明，則所主之物蕃息；陰晦，則衰耗。〇月内雜占：是月一日值甲，米賤、人疫；值乙，米麥貴，人病死；值丙，四十日旱，人安；一云四月。值丁，絲繭六十日貴；值戊，栗麥魚鹽貴，又旱四十五日；值己，米貴，蠶凶，多風雨；值庚，金銅貴，穀熟，人多病；值辛，麻麥貴，穀熟；值壬，米麥賤，絹布、大豆貴；值癸，穀傷，人病，多雨。月内甲戌大風從東南來，折樹，稻熟；甲寅、庚寅風從西北來，□□貴，辛深即麥賤，午深即米貴。又常以冬至數至正月上午日，滿五十日人食，長一日，餘一月食；少一日，即少一月食。此有據。朔日温，正月糴賤。以十二日占十二月，取最風、最寒之日，爲最貴之月。若自一日至五日已來不風雨，調和無寒，穀賤。正月戊寅、己卯日小風，穀小貴；大風，大貴，在六十日上。卯日風從東北來，穀三倍貴；東來，一倍；西來，賤。月内有甲子，蠶善而菜貴。巳日温，麥善；丑日温，禾善；寅日温，稻善；卯日温，豆善。此月虹出，七月穀貴。月出，粟賤，人多災。〇立春雜占：常以入節日月中時，立一丈表竿度影，得一尺，大疫、大旱、大暑、大飢；二尺，赤地千里；三尺，大旱；四尺，小旱；五尺，下田熟；六尺，高下熟；七尺，善；八尺，溏；九尺及一丈，大水。若其日不見者，急聚五穀。甲申至己丑已來風雨，皆穀貴；庚寅至癸巳風雨，皆主糴折。皆日爲上。次立八尺表，日中時，影得一丈三尺七分半，宜大豆。凡春夏影短，爲旱；長，爲病，爲水。秋冬短，爲旱；長，爲水，霜雷，如度即吉。他節准此。其日陰者，前後十日同占。〇占月影：十五夜月中時，立七尺表，影得一丈、九尺、八尺，並溏而多雨；七尺，善；六尺，普善；五尺，下田吉，並有熟處；四尺，飢而蟲；三尺，旱；二尺，大旱；一尺，大病，大飢。又上下弦月色占之：青黑潤明，主旬有雨；黄赤，無其雨。餘月倣此。〇占雲氣：立春日艮卦用事。雞鳴丑時，艮上有黄雲氣，艮氣至也，宜大豆。艮氣不至，萬物不成，應在其衝。衝在七月。朔旦四面有黄雲氣，其歲大豐，四方普熟；有青雲氣雜黄雲氣，有蝗蟲；赤氣，大旱；黑氣，大水。又朔旦東方有青氣，春多雨，人民疫；白雲，八月凶；赤雲，春旱；黑雲，春多土功興。南方有赤雲，夏旱，穀貴；黑雲、青雲，夏多雨；白雲，夏凶；黄雲，夏土功興。西方占秋，北方占冬，並准此占之。又朔旦，日初出時，有赤雲如覆蔽日，蟲凶，緜帛貴。又四面並有赤雲，

○晦朔占：朔日雨，稻惡，糴貴。晦日雨，多疾病。○月内雜占：是月無三卯，稻爲上，早種之；有三卯，宜豆；無丙午，夏禾稼不長。是月虹見，八月穀貴。出西方，棺木貴。朔驚蟄，蝗蟲；朔春分，歲凶。○占雨：月内甲寅乙卯雨，甲申至己丑雨，庚寅至癸巳雨，雨三辰，雨三未，已上並同正月占。又春雨甲子，旱。皆以入地五寸爲侯。○占雷：凡雷聲初發和雅，歲善；聲擊烈驚異者，有災害。起艮，糴賤。起震，棺木貴，歲主豐。起巽，霜卒降，蝗蟲。起離，主旱。起坤，有蝗災。起兑，金鐵貴。起乾，民多疾。起坎，歲多雨。春甲子雷，五穀豐稔。○春分占：先立一丈表占影，已具正月。次立八尺表，日午時得影長七尺四寸五分，宜麥。或長短，已具正月中。其日陰，前後一日同占。○占氣：春分之日震卦用事。日出正東有雲氣，青色，震氣至也，宜麥，歲大善。若無青雲氣，震氣不至，年中小雷，萬物不實，人民熱疾。應在八月，謂其衝也。其日晴明，萬物不成。陰不見日，爲上。○占風：春分日西方有疾風來，小麥貴，貴在四十五日中；震風來，小麥賤，而年豐；兑風來，春寒，人疫；巽風來，蟲生，四月多暴風；乾風來，歲中多寒；離風來，五月先水後旱；坎風來，小水；艮風來，其年米貴一倍。春分以金，歲多風。

○仲春行夏令，則歲大旱，暖氣早來，蟲螟爲害。○行秋令，則有大水，寒氣揔至。○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

三月

○晦朔占：朔日風雨，民多病；晦雨，麥惡。朔日清明，竹木再榮。朔日穀雨，多雷震或旱，炎爍石。朔風從北來，申時不止，粟貴。○月内雜占：此月無三卯，宜種麻黍；有三卯，宜豆。虹出，九月穀貴，魚鹽中五倍；月蝕，糴貴，人飢。此月雷爲上歲，五穀熟。旦爲上歲，日中爲中歲，暮爲下歲。四日雷，五穀豐稔，則穀價、五穀以取賤月測之。若春最賤，貴在來年夏；冬最賤，貴在來秋。凡春貴，去年秋冬每斗利九者，是陽道之極，急糴之，必值賤。大法正月、二月合貴，不貴即三月四月必貴。三四月不貴，即五六月必貴。當貴不貴，即封倉待之，必大儉兆也。○占雨：春雨甲寅、乙卯，甲申至己丑雨，庚寅至癸巳雨，三雨辰，三雨未，並同正月占。甲子雨，同二月占。皆以入地五寸爲侯。○季春行夏令，則人多疾疫，時雨不降。○行秋令，則天多陰沉，淫雨早降。○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

唐・韓鄂《四時纂要》卷三《夏令》　四月

○晦朔占：朔日當熱而反有風雨者，米貴，人食草木。風起西北方，大荒，人相食。○《師曠占》：朔日風從南來、西來，糴賤；東來，則秋糴賤。風從東南來，黍善。從旦至夜半，大佳，五穀熟。風從西南來，至十日不止者，賣牛以宦音居，貯也。穀。朔日雲蒼白色者，麥善；青色，大蝗蟲，麥損半。風從東來，豆善。朔日風雨，麥惡，赤地千里。朔日立夏，地震。朔小滿，凶。晦朔大雨，大蝗。○月内雜占：此月凡辰雨，皆爲蝗蟲。庚辰辛巳雨，尤甚。大雨大蟲，小雨小蟲。二日雨，百草旱，五穀不成。三日雨，小旱。風從西來，麻善。四日雨，五穀貴。五日、六日雨，有旱處。四日至七日風者，大豆善。八日微雨，熟。俗云：八日雨班闌，高低盡可憐。此月自一日至十四日惡風者，皆不可種豆。此月虹見，穀貴；月蝕，人飢；有三卯，麻不成。○占雨：夏三月甲乙丙丁日無雨，民不耕。夏雨丙寅丁卯，秋糴貴一倍。又月内甲申至己丑雨者，麥大貴。庚寅至癸巳日雨者，麥大賤，貯麥者必折。夏三雨辰，蟲生；三雨未，蟲死。皆以入地五寸爲侯。甲申大雨，五穀大貴，急聚五穀。夏甲子庚辰辛巳雨，蝗蟲死。雷同占。○立夏雜占：立夏日立一丈表占影，法同正月。一尺五寸三分，宜秫。若天氣晴明，必旱。立夏以木，夏寒、民和，而令行。立夏以金，五穀成，夏多風。○占氣：立夏巽卦用事。以禺中巳時候東南方雲氣，如雞子，宜黍秫。東南有青氣見，即巽氣至也，年中大豐。巽氣不至，歲多大風發屋，應在十月。巽氣黃赤而厚者，秫黍尤善。皆以巳時候之。○占風：立夏日東南風來，謂之巽風，其年豐而民安；來，夏旱，木焦；坎來，大水，魚行人道；坤來，萬物妖傷；艮來，泉湧出而地動，人疫；兑來，蝗蟲，人不安；震來，雷電非時擊物。○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五月

○晦朔占：朔日當熱而反風雨者，大貴，人食草木。晦風雨，春糴貴。又云：天雨五朔，不出一年人民飢，人食草木，而蝗蟲。風從北來，人民相食，糴大貴。風從東來，半日不止，吉。朔夏至，米大貴。朔芒種、六畜哀鳴。○月内雜占：此月庚辰是金錢相求日，宜得人錢財，不宜出財。上辰雨，蝗蟲皆隨雨道食禾，其驗如神。巳日雨，亦蝗蟲，與四月庚辰同占。虹出，麥貴。此月無三卯，早種豆；有三卯，大小豆善。其餘占雷、占雨，並同四月。○夏至雜占：先立

一丈表，已見正月夏至日。次立八尺之表，得影一尺六寸，宜黍。夏至日以水，有妖；以金，大暑毒；以丙寅丁卯，粟貴。○占雲氣：夏至之日，離卦用事。日中時南方有赤雲氣如馬者，離氣至也，宜黍。離氣不至，日月無光，五穀不成，人病目痛，冬中無冰，應在十一月。○占風：夏至之日，風從離來，爲順風，其歲大熟。坎來，山水暴出。坤來，六月水橫流大道。兌來，秋多霖雨。震來，八月人多疾疫。乾來，傷萬物。巽來，九月風落萬物。若風雨從北來，穀大貴，貴在四十五日。又云：黍貴。若晴明無雲，旱。○仲夏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人殃於疫。○行冬令，則雹傷穀。

六月

○晦朔占：朔日風雨，糴貴；晦，同。朔日夏至，急糴，歲必大饑饉。朔日大暑，多死亡；朔日小暑，山崩河不流。○月內雜占：此月虹見，麻子貴；月蝕，旱。月內雷雨，同四月占。○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人多遷。○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鷙。

唐·韓鄂《四時纂要》卷四《秋令》 七月

晦朔占：朔日風雨，糴貴。晦，同。朔日立秋，多死亡。朔日處暑，民病疽癰。○月內雜占：此月虹見，稻貴；月蝕，牛馬貴。應在來年二月。此月無三卯，早種麥；有三卯，爲上。○占雷雨：七日大雨，糴倍貴；小雨，大貴。秋雨甲子，禾頭生耳。秋三月雨庚寅辛卯，粟大貴，不出一時。一時九十日。秋甲子雷，即是雷不藏，民暴死。○立秋日雜占：立秋之日立一丈表。注具正月。次立八尺表度影，四尺五寸二分，不宜粟。立秋天氣清明，萬物不成；有小雨，吉；大雨，傷五穀。立秋以火，不宜老人。雷風折木，淫多怪。○占氣：立秋日坤卦用事。日晡時西南有赤黃雲如群羊者，坤氣至，宜粟。坤氣不至，萬物不成，地多震，牛羊死。應在衝。衝在來年正月。○占風：立秋日風從艮來，穀貴，貴在四十五日中；從震來，歲多瘟疫，草木更榮；坤來，年豐；兌來，秋雨；巽來，凶；離來，秋旱、凶；乾來，乾乃旱，陰氣復還，五穀無實。○孟秋行春令，則其國大旱，大疫，大暑，大飢。二尺，赤地千里。三尺，大旱。四尺，小旱。五尺，暴寒；坎來，冬多陰雪。○孟秋行春令，則其國東方來，麥善；有長雲正黃如羊群，麥善；黑色，麥不成，皆空合；赤色，麥枯死。已上並占來年夏麥者也。○月內雜占：此月多雨，牛貴。虹出，春粟大貴，三月尤甚。月內雨與雷，事具七月門中。此月無三卯，不可種麥。○秋分雜占：秋分先立一丈表，注已具正月門中，次立八尺表度影：得七尺三寸七分，宜麻。此日以火，地動；以水，溫疫。此日晴明，萬物更生。若小雨、天陰，善。○占氣：秋分日兌卦用事。日入西方有白雲如羊者，謂之兌氣至，宜稻，年豐。有白黑氣渾厚者，麻善。兌氣不至，歲中多霜，人多疥疾。應在來年二月。○占風：秋分日風從震來，萬物不實，穀貴，貴在四十五日中；兌來，民安而歲稔；乾來，歲多風，人相掠；巽來，多風；坎來，冬酷寒；艮來，十二月多陰；離來，凶；坤來，土工興。○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旱死。

九月

○晦朔占：朔日風雨者，春旱、夏水，麻子貴十倍；二日雨，五倍。朔日風從東來，半日不止者，穀麥不收。朔寒露，寒溫不時。朔霜降，歲飢。○月內雜占：此月多雨，牛貴。此月月蝕，凶。此月上卯日風從北來，糴三倍貴，貴在來年三月、十月；東來，三倍貴；西來，賤。九月雷，穀大貴。其餘占雷同七月占。○季秋行春令，則暖風來至，人氣懈惰。○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人多鮅唬。○行冬令，則國多盜賊。

唐·韓鄂《四時纂要》卷五《冬令》 十月

○晦朔占：朔日風雨，春旱夏水，麻子貴十倍。二日雨，貴五倍。一云，來年麥善。晦日同。朔立冬，雨血，地生毛。朔小雪，凶。朔日風從東來，春糴賤。從西來，春糴貴。朔日風寒，正月米貴。朔大雨大貴，小雨小貴。○月內雜占：月內有三卯，豆賤；無三卯，大豆貴。月內虹出，麻貴；無，五月穀貴。月蝕，秋穀賤。○占雨：冬雨壬寅癸卯，春粟大貴。甲申至己丑巳來雨，糴貴。庚寅至癸巳雨，糴折。皆以入地五寸爲候。冬庚戌辛亥雷，即知來年正月米貴。○孟冬雜占：冬至日先立一丈表，得影一尺，大疫，大旱，大暑，大飢。二尺，赤地千里。三尺，大旱。四尺，小旱。五尺，冬夜同占。冬雨甲子，飛雪千里。○冬至雜占：冬至日先立一丈表，得影一下田熟。六尺，高下熟。七尺，善。八尺，潦。九尺、一丈，大水。若不見日爲上。○占影：次立八尺表度影，得丈三尺七分，宜麻。○占氣：立冬之日乾卦用事。人定時，西北有白氣如龍、如馬者，乾氣至也，宜麻。乾氣不至，大寒傷

萬物，人當大疫，應在來年四月。人定時，西北方有黑氣渾厚者，麻子貴。〇占風：立冬日風從西北來，小麥貴，貴在四十五日中。凡八節占，皆前後一日同占之。立冬日風從震來，冬雷凶。巽來，冬温，來年夏旱。坎來，冬雪殺走獸。離來，來年五月大疫。艮來，人多病，地氣洩。坤來，魚鹽大貴。兌來，凶。〇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人多流亡。〇行夏令，則霜雪不時。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〇行秋令，則霜雪不時。

十一月

〇晦朔占：朔日有風，麥善。風從西來，半日不止，賊起。晦日風雨，春旱。朔日冬至、朔日蝕、朔日大雪，並年飢，有疾，有災凶。〇月内雜占：月内有雲，米賤，賤在來秋或今冬。虹出，大豆善。〇占雨：冬雨壬寅癸卯，春穀大貴；甲申至己丑巳來雨，皆糴貴；庚寅癸巳風雨，皆糴折。皆以入地五寸爲候。〇冬至雜占：冬至日先立一丈表，得影一尺，大疫、大旱、大暑、大飢；二尺，赤地千里；三尺，大旱；四尺，小旱；五尺，中田熟；六尺，高下熟；七尺，善；八尺，滂；九尺及一丈，大水。若不見日，爲上。次立八尺表度影，得一丈三寸，宜小豆。〇占氣：冬至日坎卦用事。夜半時北方有黑氣者，坎氣至也，小豆賤。坎氣不至，夏大寒，而大水，應在來年五月。〇占雲：冬至日有青雲從北方來者，歲美人安；無雲，凶；赤雲，旱；黑雲，水；白雲，兵及疾；黄雲，土功興。子時候之。〇冬至後占：冬至後一日得壬，災旱千里；二日壬，小旱；三日壬，平常；四日壬，五穀豐熟；五日壬，小水；六日，大水；七日壬，河決；八日壬，海翻；九日壬，大熟；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壬，五穀不成。〇占風：冬至日風寒者，小豆賤；冰堅者，吉。不堅者，夏有雹。天氣晴明，物不成；多風寒，則年豐人安。冬至日風從離來，穀貴，貴在四十五日中，而小豆貴，前後一日同占；入節並同。坎來，人安、歲稔；震來，亂母多死，水旱不時，冬温人疫；艮來，正月多陰；坤來，蟲傷禾稼，人民不安其處；兌來，秋多雨，人大愁；巽來，蟲生傷物；乾來，夏多寒，冬至以水，温疫盛行；以土，雷聲如水流。凡入節占風雲日影遇陰晦，前後一日同占。〇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水泉減湯，人多疥癘。〇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聲發。〇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

十二月

〇晦朔占：朔晦風雨者，春旱。朔日風從西來，半日不止者，六類大疫。朔大寒，白兔見。〇月内雜占：虹見，黍貴。一云八月穀貴。月蝕，凶。雜占風，同十月占之。〇季冬行春令，則胎夭多傷，人多痼疾。〇行夏令，則水潦爲敗，時雪不降，冰凍消釋。〇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七《太祖紀七》 乾化二年二月癸丑，勑曰：今載春寒頗甚，雨澤仍愆，司天監占以夏秋必多霖潦，宜令所在郡縣告喻百姓，備淫雨之患。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八七四《咎徵部一》 四時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蝝氣早來，蟲螟爲害。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人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half嚘；行冬令，則國多寇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懈惰，師興不居。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宋・孔平仲《談苑》卷二 江南民言：正旦晴，萬物皆不成。元豐四年正

旦，九江郡天無片雲，風日明快，是年果旱。又曰：芒種雨，百姓苦。蓋芒種須晴明也。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乘船入市者，雨多也。又於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歲之豐凶，云：一日雨，百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日雨，騎木驢，言踏車取水，亦旱也。四日雨，餘有餘，言大熟也。禪師惠南嘗言：上元一夕晴，麻小熟；兩夕晴，麻中熟；三夕晴，麻大熟；若陰雨，麻不登。占亦如此，云絶有效驗。京東一講僧云：雲向南，雨潭潭；雲向西，雨没犁；雲向東，塵埃没。老翁言：雲向南與西行，則有雨；向北與東行，則無雨。云亦有效驗。大理少卿杜純云，京東人言：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言雨後朝晴尚有雨也；須晚晴，乃真晴耳。九江人畏下旬雨，云雨不肯止。劉師顔視月占旱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同州人謂雨沾足爲爛雨。

宋・羅願《爾雅翼》卷九《釋木》 檡

檡，河柳。郭璞以爲河旁赤莖小楊也。其皮正赤如絳，而葉細如絲，婀娜可愛。天之將雨，檡先起氣以應之，故一名雨師。而字從聖字，説曰：知雨而應與於天道，木性雖仁聖矣，猶未離夫木也。小木既聖矣，仁不足以名之，音靖，則赤之貞也。神降而爲赤，云檡。非獨能知雨，亦能負霜雪。大寒不彫，有異餘柳。蓋莊子以松柏獨受命於地，冬夏青，青比舜之。受命於天，檡之從聖。

桐

榮桐，木物之榮者多矣，獨桐名榮者。桐以三月華，蓋自春首，東風解凍，蟄蟲、魚獺、鴻鴈皆應陽而作，惟桃桐之作華乃在衆木之先，其榮可紀，故名桐爲榮也。《周書時訓》曰：清明之日，桐始華。桐不華，歲有大寒。蓋不華，則陽氣微。陽氣微，則寒可知已。又，《易緯》曰：桐枝濡毳而空中，難成易傷，須盛氣而後華。蓋以經言始華，有遲之之義。

棘

《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又曰吹彼棘薪。凱，南風也。八風以生殺萬物：東北曰條風，物至是而條鬯也。東曰明庶風，東方日所出，以明庶物也。東南曰清明風，宅東與南之交，故明且清也。南曰景風，明之極而有景也。西南曰涼風，暑至西南而薄也。西曰昌盍風，昌盍天之門，所以戒藏也。西北曰不周風，天傾西北，故其風不周徧也。北曰廣莫風，有北廣莫之野也。凱風既云自南，乃當景風。《白虎通》曰：景風至，棘造實。蓋吹彼棘心者，將以趣其造實。

貴。○值己，米貴、蠶傷，多風雨。○值庚，田熟。○值辛，麻麥貴，禾平。○值壬，絹布、豆貴，米麥平。○值癸，禾傷、人厄、多雨。○是日秤水，起至十二日止，以卜十二月水旱：每朝取水一瓦瓶秤之，重則雨多，輕則雨少。如初一管正月，初二管二月之類。○立春日，風色、晴雨、雷電大率與元日同。○上正三，即初三日，東北風，主水旱調；東南風，晴，主旱；西北風，主水。○五日後雨水多，主蠶不收，人多疫。○八日爲穀日，無風晴暖，主高田大熟。此夜若雨，元宵如之。○是日午立丈竿量日影，過丈竿，主年內大水，九尺同，八尺瘟，六尺、七尺雨水，四尺、五尺風損木，三尺蝗，一二尺旱、飢。○是夜量月影，立一丈竿於平地候月光，纔有影即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或船坊畫痕記之，梅水必到所記之處而止。水鄉取影短爲吉。○是夜看參星在月西，主大水，夏中一節晴；在東對月口，主高田半收；在南，大旱，高田無收；在北，主大惡風，人疫。有雲掩星月，主春多雨。○以五子日斷歲事，詩括云：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蟲庚子散，惟有壬子水滔滔，只在正月上旬看。○上旬內值甲乙日雨，主春雨多；丙丁、戊己日雨，主夏雨多；庚辛日雨，主秋雨多；壬癸日雨，主冬雨多。年內但逢是日便雨。○上元日晴，主一春少水。詩括云：上元無雨多春旱。○十六謂之落燈，夜晴主旱，宜於水鄉最喜。東南風謂之入門風，低田大熟。有雨，主低田沒。○二十日爲秋收日，晴，主秋成。○雨水後陰，多主水少，高下皆吉。○月內日食，人疫，夏旱。○月內有三子，葉少蠶多；無，則葉多蠶少。○有甲寅，米賤。主七月穀貴。○月內有三亥，主大水。在正月節氣內方准。○有三卯，早豆有收；無，則少收。○有三辰，主年豐。○上巳，即三日。陰雨，主異。諺云：土工日，宜雨；見薄冰，主旱。○八日，東南風，主水；西北風，主旱。○十二日爲花朝，晴，則百果實，夜尤宜晴。若雨，則四十日夜雨，而久陰也。諺云：十二晴徹，夜夜雨却不怕。○驚蟄日雷，在上旬，主春寒，黃梅水大；中旬，主禾傷；末旬，主蟲侵禾。初發聲在艮，主米賤；震，主歲稔；巽、坤，主蝗；離，主旱；兌，主五穀長價；乾，主民災；坎，主水。○春分日東風，主麥賤，歲豐；西風，主麥貴；南風，主五月先水後旱；北風，主米貴一倍。前後一日內雷，主歲稔。○十五日爲勸農日，晴明，主豐；風雨，主歉。○春社日晴明，主六畜大旺。○月內虹見東，主秋米貴；西，主蠶貴；霜多，主旱；月無光，有災異事。○乙卯、甲寅日雨，入地五寸，米小貴。若不貴，至夏大貴。甲子日雷，主大熟。○有三卯，宜豆；無，則早種禾。

三月　朔日值清明，主草木榮；穀雨，主年豐。○上巳，即三日。陰雨，主葉賤；天晴，主葉貴。諺云：三月初三晴，桑葉生苔薔；三月初三雨，桑葉生蚰蜒，掛銀瓶。○是日聽蛙聲卜水旱，諺云：上晝叫，上鄉熟；下晝叫，下鄉熟；終日叫，上下鄉齊熟；聲啞，水少；聲響，水大。唐詩云：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寒食，即清明前二日，具人專尚此日墓祭，謂之掃松。取介子推故事，其日多值風雨。諺云：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清明日，喜晴惡雨。諺云：簷前插柳青，農夫休望晴；門前插柳焦，農夫好作驕。午前晴，早蠶好；午後晴，晚蠶好。○是日雷電，主小麥貴；夜雨，主秧種多；東北風，桑葉末市貴；東南風，中市貴，末市賤；西南風，蠶多損葉，末市賤；西北風，中市貴。○若清明、寒食前後有水而渾，主高低田禾大熟，四時雨水調。○穀雨日雨，主魚生。諺云：一點雨，一箇魚。○十六日西南風，主大水，小則小水；九月，米、魚、鹽貴。○日食，米貴，人飢。○月內電多，歲稔。○虹見水，爲桃花水，主多梅雨。○有三卯，宜豆；無，則宜麻麥。

四月　朔日值立夏，主地動；小滿，主凶災；大風雨，主大水，小則小水；晴，主旱。老農咸謂此日最要緊。此日雨，主有重種田之患。○立夏日，日有量，主水；有風，主熱。是夜觀老人星，明朗，則一歲大熟；暗黑，則一歲不登；半明半滅，則半熟。○八日看陰晴卜水旱。諺云：四月八日晴炒掉，高田好張釣；四月八烏漉禿，不論上下一齊熟。是夜有雨，損小麥。蓋麥花夜吐，雨多則損其花，故麥粒浮粃薄收。○十四日晴，主歲稔，得東南風尤妙。諺云：有利無利，只看四月十四。○十六日看月上卜水旱，諺云：有穀無穀，且看四月十六。又云：月上早，低田收好稻；月上遲，高田剩者稀。若黃昏時日月對照，主夏秋旱。月上遲有白色，主大水；有雲，主草多；雲黑，主有蟹。○是夜月當午，立一丈竿量月影，若過竿，主雨水多沒田，夏旱，人飢；長九尺，主三時雨水；八尺，主六月雨水；七尺，主低田大熟，高田半收；五尺，主夏旱；四尺，主蝗；三尺，主人飢。○二十日爲小分龍日，晴主旱，雨主水。○月內寒，主旱。諺云：黃梅寒，井底乾。大抵立夏後到至前不宜熱，熱則有暴水。有東南風，謂之烏兒信。諺云：稻秀雨澆，麥秀風搖。○有三卯，宜麻；無，則麥不收。○虹見，主米貴。

五月　朔日值芒種，主六畜凶；夏至，主米大貴。諺云：初一雨落井泉

浮，初二雨落井泉枯，初三雨落連太湖。一日晴，一年豐；一日雨，一年歉。○五月五日晴，田稻好收成。諺云：端午逢乾，農夫喜歡。又主絲綿賤。是日值夏至，主米貴。諺云：夏至連端午，家家賣兒女。若值天陰日無光，稻有高低；若有霧露雨，主有大水；若曙色分時有雨，東來主人灾。若至七月七日有雨，則此灾解。若有大風，則蝗生，水果內生蟲。○芒種日宜晴。是日後逢壬爲立梅，前半月爲梅，後半月爲三時。立梅日有雨，主旱。諺云：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風土記》云：夏至前芒種後雨，爲黃梅雨，最畏半月內西南風。有一日西南風，主時裏三日雨。諺云：梅裏西南，時裏潭潭。又畏雷，諺云：梅裏雷，低田拆舍歸。大抵芒種後半月謂之禁雷天。又云：梅裏一聲雷，時中三日雨。○冬青花關係水旱，其花不落濕地。諺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便不來。○夏至日在月初，諺云：夏至端午前，坐了種年田。言雨水調也。有雨，謂之淋時雨，主久雨、年稔，怕西南風。諺云：急風急沒，慢風慢沒。立驗。無雲，主三伏熱。日暈，主有雨水。○至後半月，謂之三時。首三日爲頭時，次五日爲中時，又次七日爲末時。時雨最怕在中時前二日來，謂之中時頭，必大凶。若到得末時，縱有雨，亦善。○吃井，水禽也。在夏至前叫，主旱。○鵜鶘，一名淘河，湖泊中鷺鷥之屬，其狀異常，水恠也。每來必主大水，甚驗。諺云：夏至前來，謂之犁湖；夏至後來，謂之犁途。以其觜之形狀似犁。湖，言水漲；途，言水退也。占候者，勿泥一途而取之。○二十日爲大分龍日，占候與小分龍日同。○月內日食，主大旱、人飢。○月無光，有火灾。○虹見，有小水，主米麥貴。○有三卯，種稻爲上；無，則宜種早豆。

六月　朔日值大暑，主人灾；夏至，主荒；小暑，主山崩、河水溢；遇甲，主飢；風雨，主米貴。○三日有雨難稿稻。諺云：六月初三晴，竹篠盡枯零。○小暑日雨，名倒黃梅，主水。有東南風及成塊白雲，主有半月舶轄風，退水兼旱。諺云：舶艑風雲起，旱魃深歡喜。○初六日晴，主收乾稻；雨，謂之湛轄耳，主有秋水。○三伏中宜熱。諺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蓋適當稿稻天氣，又當下壅之時，晴則熱，熱則苗旺；涼則雨，雨則田沒。○伏裏西北風，臘裏船不通。主秋稻秕，冬冰堅。○六月無蠅，新舊相登。言米價平也。○夏秋之交，稿稻還水，最喜雨。○月內日食，主旱。

七月　朔日值立秋及處暑，主人多疾；風雨，主人不安。○立秋日大雨，主傷禾；有雷，主損晚稻；西南風，主禾倍收。○七夕有雨，小麥麻豆賤。○中元日雨，俗謂之魁邊生日，主撈稻。一日晴，一年豐；一日雨，一年歉。○五月五日晴，田稻好收成。諺云：端午逢乾，農夫喜歡。又主絲綿賤。是日值夏至，主米貴。諺云：夏至連端午，家家賣兒女。若值天陰日無光，稻有高低；若有霧露雨，主有大水；若曙色分時有雨，東來主人灾。若至七月七日有雨，則此灾解。若有大風，則蝗生，水果內生蟲。○芒種日宜晴。是日後逢壬爲立梅，前半月爲梅，後半月爲三時。立梅日有雨，主旱。諺云：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風土記》云：夏至前芒種後雨，爲黃梅雨，最畏半月內西南風。有一日西南風，主時裏三日雨。諺云：梅裏西南，時裏潭潭。又畏雷，諺云：梅裏雷，低田拆舍歸。大抵芒種後半月謂之禁雷天。又云：梅裏一聲雷，時中三日雨。○冬青花關係水旱，其花不落濕地。諺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便不來。○夏至日在月初，諺云：夏至端午前，坐了種年田。言雨水調也。有雨，謂之淋時雨，主久雨、年稔，怕西南風。諺云：急風急沒，慢風慢沒。立驗。無雲，主三伏熱。日暈，主有雨水。○至後半月，謂之三時。首三日爲頭時，次五日爲中時，又次七日爲末時。時雨最怕在中時前二日來，謂之中時頭，必大凶。若到得末時，縱有雨，亦善。○吃井，水禽也。在夏至前叫，主旱。○鵜鶘，一名淘河，湖泊中鷺鷥之屬，其狀異常，水恠也。每來必主大水，甚驗。諺云：夏至前來，謂之犁湖；夏至後來，謂之犁途。以其觜之形狀似犁。湖，言水漲；途，言水退也。占候者，勿泥一途而取之。○二十日爲大分龍日，占候與小分龍日同。○月內日食，主大旱、人飢。○月無光，有火灾。○虹見，有小水，主米麥貴。○有三卯，種稻爲上；無，則宜種早豆。

六月　朔日值大暑，主人灾；夏至，主荒；小暑，主山崩、河水溢；遇甲，主飢；風雨，主米貴。○三日有雨難稿稻。諺云：六月初三晴，竹篠盡枯零。○小暑日雨，名倒黃梅，主水。有東南風及成塊白雲，主有半月舶轄風，退水兼旱。諺云：舶艑風雲起，旱魃深歡喜。○初六日晴，主收乾稻；雨，謂之湛轄耳，主有秋水。○三伏中宜熱。諺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蓋適當稿稻天氣，又當下壅之時，晴則熱，熱則苗旺；涼則雨，雨則田沒。○伏裏西北風，臘裏船不通。主秋稻秕，冬冰堅。○六月無蠅，新舊相登。言米價平也。○夏秋之交，稿稻還水，最喜雨。○月內日食，主旱。

七月　朔日值立秋及處暑，主人多疾；風雨，主人不安。○立秋日大雨，主傷禾；有雷，主損晚稻；西南風，主禾倍收。○七夕有雨，小麥麻豆賤。○中元日雨，俗謂之魁邊生日，主撈稻。

魚鹽貴。〇晦日風雨，主春少雨。

十二月　朔日值大寒，主人災，虎爲患；小寒，主有祥瑞。東風半日不止，主六畜災；風雨，主春旱；夏雨，米貴。〇至後逢第三戌爲臘。臘前後三兩番雪，謂之歲前三白，大，宜菜麥。諺云：若要麥，見三白。主來年豐稔，又主殺蝗蟲子。〇月内上旬有雪，主來年黄梅内有雨水；中旬有雪，亦然。〇若酉日有雪，主冬連春六十日陰雨；若有霧，主來年早稻有傷。諺云：臘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有雷，主來年夏秋旱潦不均；若雷鳴雪裏，主陰雨，百日方晴。〇虹見，主八月穀貴。〇立春在殘年内，主冬暖。〇柳眼青，主來年夏秋米賤。〇除夜五更視北斗所主，占五穀美惡。其星明，則成熟；暗，則有損。貪狼，主蕎麥；巨門，主粟；禄存，主黍；文曲，主芝蔴；廉貞，主麥；武曲，主粳糯米；破軍，主赤豆；輔星，主大豆。

明・孫繫《古微書》卷一一　日食以甲子，夷狄兵起，一云，有兵敵强；乙丑食，大旱；丙寅食，久旱，多有徵，一云，旱蝗；丁卯，旱，有兵；戊辰，地震陰盛；己巳，火災；庚午，憂火、兵；一云，庚午食，後火燒宫，有兵；辛未，大水，一云水潦；壬申，水滅陽潰，陰欲翔，諸侯相攻；癸酉，淫雨數降，一云，連陰不解，淫雨毀山，有兵；甲戌，草木不滋，王命不行；乙亥，陽不明，冬無水，東國發兵；丙子，夏霜爲災；丁丑，三公有慶；戊寅，天下大風；己卯，多盜；庚辰，有兵、旱；辛巳，后妃有謀；壬午，久雨旬望；甲申，四月雨霜；乙酉，賢臣消退，君弱臣强，司馬將兵，反征其王；丙戌，多冤訟；丁亥，有謀爲逆，君臣無別。一云，匿謀滿玉堂；戊子，宫中有憂，一云，宫室内婬，雌必成雄；己丑，天下唱之，一云，下民憂；庚寅，將相憂，骨肉相賊，移有水，一云，將來誅，大水，多死傷；辛卯，臣伐其王；壬辰，江河決，久霧連陰；癸巳，權不一；甲午，蟲螟爲害；乙未，天下多邪氣，鬱鬱蒼蒼；丙申，諸侯叛，夷狄内侵，歲旱；丁酉，侯王侵；戊戌，有土殃，主后死，天下諒陰；己亥，小人用事；庚子，君有疑；辛丑，王疑臣，三公免；壬寅，大臣驕恣，天下苦兵；癸卯，外國伐王；甲辰，四騎脅，大水；乙巳，東國起兵；丙午，民多流亡；丁未，王者崩；戊申，地動，諸侯爭强；己酉，有相疑者；庚戌，臣下相侵；辛亥，有臣憂，子爲雄；壬子，妃后專恣，女謀王；癸丑，水潦爲敗；甲寅，雷電擊殺，骨肉相攻；乙卯，雷不行霜，不殺，草木不長，姦不入宫；丙辰，山水大出，夷狄内攘；丁巳，其下有聚兵，一云，敗兵；戊午，久旱傷穀；己未，王失其土；庚申，夷狄相侵；辛酉，奸邪欲謀妃主，一云女謀王；壬戌，君子繫；癸亥，王者憂疑，一云，大人崩。

天赤有大風，發屋折木，兵大起，行千里。

大霧三十日，羣猾起，上下承蒙，上少下多，故羣猾也。疾風拔木，讒臣恣，忠臣辱。

雲色沐沐不濁，賢人去位，小人得禄。

大雪甚厚，必有女王；天雪連月，陰將作威。宋注：雪爲陰，臣道也。

陽制於陰，故水爲雨。

虹出，后妃陰，脅王者。虹王色迭至，照于宫殿，有兵革之事。

清・張永祚《天象源委》卷八　占歲五穀豐歉百物盛衰

《天官書》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決八風，八風各與其衝對。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風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或從正月旦比數雨。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内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又云：冬至短極，縣土炭，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嚴乃有殃。此天象之著于上者也，若夫人事之當盡，所貴于因時制宜。

五星爲本年主星分吉凶取本年主星法見下

《會通》云：土星爲本年主星，天氣寒、雲，冬至尤甚，有非常之雪，多晦風水湧，水中盜起，不利舟行，人多冷病，老年之人。若畜物捐傷，多生毒蟲，五穀寒傷。

木星爲本年主星，年中平吉，謀事易成，人心平善，諸事與土星相反。

火星爲本年主星，天氣炎熱，火災，多熱風雷電，舟楫傷損，河乾井涸，人多熱痛，傷寒血症，百姓變亂，異國不和，人多强死，訟獄繁，盜賊起，用物、五穀、五果損傷。

金星爲本年主星，大槩同木星之性，所主人物皆善。以金星濕，性冲和，風氣善，水路易行，五穀皆吉。

水星爲本年主星，看同何星相合、相冲、相方，方必爲弦。同善則善，同惡則惡。水作主星，世上法度、風俗多變，天氣變在倏忽，多地震、雷電。在地平上，水多、河溢；在地平下，水涸、河乾。其行速，爲人多急性，寇盜興，海中不安，人

多病乾。

占歲法

朔望有金星在四角

《會通》云：朔望有金星在四角內，其日有雨。朔望太陰在四正柱，亦主水。

朔望主星到温宮

《會通》云：朔望主星到温宮之時，有雨。

水星在各宮及日光内并退行占

《會通》云：水星在白羊、戊。巨蟹、未。獅子、午。雙女巳。加熱，有木相合，更甚；在寶瓶、在西，亦同；在巨蟹、在北，有熱風。

水在白羊、在日光内、在東，天氣爽快養人。若水在此退行，即多病。

水在金牛、在日光内，大黑、亂風。在西養人，在東有濕。退行，天好，養人。

水在陰陽、在日光内，海中地内皆大風，在西，大風；在東，天晴。若退行，人心悶。

水在雙女、在日光内，有熱風。在西，乾；在東，濕，養人。退行，多妖言。

水在天秤、在日光内，有大風。在西，養人；在東，濕。退行，百姓亂。

水在天蝎、在日光内，在西，晴；在東，雨。退行，兵馬作亂。

水在人馬、在日光内，雨多。在西，甚濕；在東，養人。退行，山内多險巳。多有誤險待己者。

水在磨羯，大抵雨多。退行，爲人好漂海。

水在寶瓶、在日光内，下雪。在西，熱天、黑；在東，雨。退行，人有病。

水在雙魚、天黑有雨。在西，天氣好；在東，天晴，養人。退行，大臣有險厄。

清・張永祚《天象源委》卷九 占異旱澇疾疫兵戈盜賊

且夫陰陽之所係，大矣。庶徵，不外乎陰陽。陰陽貴于和，而不貴於毗。毗於陰，毗於陽，皆足以致災異。詳見占歲。【略】

旱澇

《會通》云：土星爲本年主星，風水湧。詳見占歲。

火星爲本年主星，天氣炎熱，火災多，熱風、雷電、河乾、井涸。詳見占歲。水星爲本年主星，看同何星相合、相冲、相方，在地平上，水多、河溢；在地平下，水涸、河乾。詳見占歲。

清・鄂爾泰《授時通考》卷三《天時》 春

《田家五行》：凡春宜和，而反寒，必多雨。諺云：春寒多雨水。又諺云：春風踏脚報。言易轉方，如人傳報不停脚也。一云：既吹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報答也。二説俱應。《師曠占》：春辰巳日雨，蝗蟲食禾稼。

《田家雜占》：春甲子日雨，主夏旱六十日；春甲申日雨，主米暴貴。

又，茆蕩内春初雨菌生，俗呼爲雷蕈，多則主旱；無則主水。

《風角書》：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以上，常從申上來，爲大赦，期六十日應。

正月立春　雨水

《禮記・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史記・天官書》：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

註：戎菽，胡豆也。爲，成也。

又，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

《正義》：正月旦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無災害也。

又，從正月旦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内，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

注：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月一日雨，正月水，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

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

《易說》：立春氣當至不至，則多疾癘。

《古史考》：元日太史占氣候，以知水旱、吉凶，隨分野書之。《陶朱公書》：元日有雷，禾麥皆吉；有雪，夏秋大旱；日出時有紅霞，主絲貴；天晴，爲上；西北風，主米貴。每月如之。諺云：歲朝東北，五禾大熟。壬癸、亥子之方，謂之水門，其方風來，主水。諺云：歲朝西北風，大雨定妨農。西南風，主米貴；東南及南風，皆主旱。

又，占桑葉貴賤，只看正月上旬。木在一日，則爲蠶食一葉，爲甚貴。木在九日，則爲蠶食九葉，爲甚賤。上元日晴，春水少。括云：上元無雨多春旱，清明無雨少黃梅，夏至無雲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元宵前後必有料峭之風，謂之元宵風。

《黃帝占》：正月二十日，爲秋收日時，主秋成，百穀蕃茂。

《師曠占》：立春雨，傷五禾。

又，正月甲戌日大風，東來折樹者，穀熟；甲寅日大風，西北來者，貴；庚寅日風，從西來者，皆貴。

《齊民要術》：欲識歲所宜，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埋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

《玉海》：祥符四年正月己丑，司天言：農丈人星見，主歲豐。

《物理論》：正月朔旦，四面有黃氣，其歲大豐。此黃帝用事，土氣黃均，四方並熟；有青氣雜黃，有蜈蟲；赤氣，大旱；黑氣，大水。正朔占：歲星上有青氣，宜桑；赤氣，宜豆；黃氣，宜稻。

又，正月望夜占陰陽：陽長即旱，陰長即水。立表以測其長短，審其水旱：表長二尺，月影長二尺以內，大旱；一尺五寸至三尺，小旱；三尺五寸至四尺，調適，高下皆熟；四尺五寸至五尺，小水；五尺五寸至六尺，大水。月影所極，則正面也。立表中正，乃得其定。

《羣芳譜》：元日值甲，穀賤；乙，穀貴；丙，四月旱；丁，絲綿貴；戊，米麥魚鹽貴；己，米貴、蠶傷、多風雨；庚，田熟；辛，米平、麥麻貴；壬，絹布、豆貴，米麥平；癸，主禾傷，多風雨。一說，元日值戊，主春旱四十五日。

又，三日得甲，爲上歲；四日，中歲；五日，下歲。月內有甲寅，米賤。

《占書》：一日得辛，旱；二日，小收；三四日，主水，麥半收；五六日，小旱；七日，收；八日，歲稔。一云，春旱不收。

《通書》：月內有三卯，宜豆；無，則早種禾。一云：一日得卯，十分收；二日，低田半收；三四日，大水；五日、六日，半收；七日、八日，春澇，全收。

《周益公日記》：正月內有三子，葉少，蠶多；無三子，則葉多，蠶少。有三卯，則早豆收；無，則少收。有三亥，主大水，一云，正月得三亥，湖田變成海。在正月節氣方準。

《便民書》：元日晴和無日色，主有年；日有暈，主小熟；有雷，主一方不寧；有電，人殃；霞氣，主蟲蝗，蠶少，婦人災，果蔬盛；有霜，主七月旱，禾苗吉；有霧，主桑貴而民疾；有雪，主夏旱，秋水。如未過立春而元日雪，主大有年。

《通考》：歲旦天氣晴朗，氣溫和，主民安國泰，五穀豐登，人少病，犧牲旺，寇盜息。

《類占》：正朔之日，天氣和潤，風不鳴條，兼有雲迎送出入者，歲美無疾。朔日晚至，連三日內無風雨而陰和不見日色者，主一歲大美。

《探春曆記》：甲子日立春，高鄉豐稔。水過岸一尺，春雨如錢，夏雨調勻，秋雨連綿，冬雨高懸。

《紀曆撮要》：八日(穀)夜見星辰，五穀豐登。

《研北雜志》：世謂正月三日，爲田本命，浙西人謂之夏正三。言，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稱水，以重爲上有年。極驗。

《朝野僉載》：正月三白，田公笑赫赫。西北人諺曰：要宜麥，見三白。

《臞仙神隱》：立春天陰無風，民安，蠶麥十倍；東風，吉，人民安，果穀盛。

《田家五行》：正月十六日喜西南風，爲入門風，主低田大熟。

又，春牛占歲事：頭黃，主熟，又專主菜麥大熟；青，主春多瘟；赤，主春旱；黑，主春水；白，主春多風；身色，主上鄉；脚色，主下鄉。

《農政全書》：上八日宜晴，此夜若雨，元宵如之。諺云：上八夜弗見參星，月半夜弗見紅燈。

又，雨水後陰，多主少水，高下大熟。諺云：正月窨坑好種田。

二月驚蟄　春分

《禮記・月令》：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暖氣早來，蟲螟爲害。

《陶朱公書》：二月朔日值驚蟄，主蝗蟲；值春分，主歲歉；風雨，主米貴。

又，二月初八日東南風，謂之上山旗，主水；西北風，謂之下山旗，主旱。

又，十五日爲勸農日，晴和，主年豐；風雨，主歲歉。

又，二月虹見在東，主秋米貴；在西，主蠶貴。驚蟄前後有雷，謂之發蟄雷，聲初起從乾方來，主人民災；坎方來，主水；艮方來，主米賤；震方來，主歲稔；巽方來，主蝗蟲；離方來，主旱；兌方來，主五金長價。詩曰：初二天晴東作興，初七八日看年成。花朝此夜晴明好，何處連綿夜雨傾。

《師曠占》：二月甲戌日，風從南來者，稻熟。二月乙卯日，不雨晴明，稻上場不熟。

《通考》：二月甲子日發雷，大熱。一云，大熟。

又，十六日乃黃姑浸種日，西南風，主大旱。高鄉人見此風，即懸百文錢於簷下，風力能動，則舉家失聲相告。風愈急，愈旱，又主桑葉貴。

《經世民事錄》：二月內有三卯，則宜豆；無，則旱，種禾。

《談薈》：二月二十日謂之小分龍日，晴，分嬾龍，主旱；雨，分健龍，主水。

《農政全書》：二月十二日夜宜晴，可折十二夜夜雨。二月最怕夜雨，若此夜晴，雖雨多亦無所妨。越人陳元義云：二月內得十二個夜晴，則一年雨晴調勻；更十二夜中又雨，爲水潦年歲矣。十夜以上雨，水鄉人盡叫苦。初四有水，謂之春水。初八日前後必有風雨，諺云：清明斷雪，穀雨斷霜。言天氣之常。

《四時占候》：二月朔日雨，稻惡糴貴；晦日雨，人多疾。

《萬寶全書》：春分日西風，麥貴；南風，先水後旱；北風，米貴。

三月清明　穀雨

《禮記・月令》：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陶朱公書》：朔日值清明，主草木榮茂；值穀雨，主年豐；風雨，主人災，百蟲生；有雷，主五穀熟。

《種樹書》：常以三月三日雨卜桑葉之貴賤，諺云：雨打石頭徧，桑葉三錢片。或曰，四日尤甚。杭人曰：三日尚可，四日殺我。言四日雨尤貴。

《田家五行》：清明午前晴，早蠶熟；午後晴，晚蠶熟。

又，三月初三晴，桑葉掛銀瓶。雨打石頭斑，桑葉錢上趠。雨打石頭流，桑葉好餧牛。

又，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

又，穀雨日辰值甲辰，蠶麥相登，大喜忻；穀雨日辰值甲午，每箔絲綿得三觔。清明無雨少黃梅。又，雨打紙錢頭，麻麥不見收；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門前插柳青，農人休望晴；門前插柳焦，農人好作嬌。

《嘉定縣志》：三月三上巳日聽蛙聲占水旱，諺云：田雞叫得啞，低田好稻把；田雞叫得響，低田好牽槳。唐詩：田家無五行，水旱聽蛙聲。是也。

《農政全書》：若清明、寒食前後有水而渾，主高低田禾大熟，四時雨水調。穀雨日雨，主魚生，諺云：一點雨，一個魚。穀雨前一雨朝霜，主大旱。是日雨，則魚生，必主多雨，二麥紅腐，不可食用。月內有暴水，謂之桃花水，則多梅雨，無澇亦無乾。雪不消，則九月霜不降。雷多，歲稔。虹見，九月米貴。

清・鄂爾泰《授時通考》卷四《天時》

四月立夏　小滿

《禮記・月令》：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羣芳譜》諺云：有穀無穀，且看四月十六。立一丈竿量月影，月當中時，影過竿，雨水多沒田，夏旱人饑；長九尺，主三時雨水；八尺、七尺，主雨水；六尺，低田大熟，高田半收；五尺，主夏旱；四尺，蝗；三尺，人饑。

《嘉定縣志》：四月初四爲稻生日，喜晴。

《談苑》：江南民於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歲之豐凶，云：一日雨，百泉枯，言旱也；一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日雨，騎木驢，言踏車取水，亦旱也；四日雨，餘有餘，言大熟也。

《農政全書》：四月以清和天氣正，必作寒數日，謂之麥秀寒。即《月令》麥秋至之候。夏至日，風色看交時，最要緊。屢驗。月中看魚散子，占水。黃梅時水邊草上看散子高低，以卜水增止。立夏日看日暈，有則主水。諺云：一番暈，添一番湖塘。是夜雨損麥，諺云：二麥不怕神共鬼，只怕四月八夜雨。大抵立夏後，夜雨多，便損麥。蓋麥花夜吐，雨多花損，故麥粒浮秕也。

五月芒種　夏至

《禮記・月令》：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穀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月令占候圖》：朔日夏至，并二日、三日至六日夏至，五穀熟；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夏至，不熟；二十五日、三十日夏至，時價平和；晦日夏至，五穀貴。

《便民圖纂》：五月宜熱，諺云：黃梅寒，井底乾。又，夜亦宜熱，諺云：晝暖夜寒，東海也乾。俱主旱。五月暴熱之時，看窠草忽自枯死，主有水。

老農俚語：上半月夏至前，田內曬殺小魚，主水。口開，水立至，易過；口閉，反是。

《田家五行》：朔日值芒種，六畜災；值夏至，冬米大貴。又，夏至在月初，主雨水調。諺云：夏至端午前，坐了種田年。又，五月十三連夜雨，來年早種白頭田。

《嘉定縣志》：五月朔旦，爲旱禾本命日，尤忌雨。

又，夏至日起時，時分三節，共十五日。初雨爲迎時，末雨爲送時。諺云：高田只怕迎時雨，低田只怕送三時。蓋初時雨，則旱；末時雨，則潦也。若中時而雷，謂之腰報，亦主多雨。諺云：中時腰報，沒低田。

《農政全書》諺云：初一雨落，井泉浮；初二雨落，井泉枯；初三雨落，連太湖。又云：一日值雨，人食百草。又云：一日晴，一年豐；一日雨，一年歉。

立梅，芒種日是也，宜晴。陰陽家云：芒後逢壬立梅，至後逢壬梅斷。或云：芒種逢壬是立徽。按《風土記》云：夏至前、芒種後雨，爲黃梅雨。田家初插秧，謂之發黃梅。逢壬爲是。芒後半月內西南風，諺云：梅裏西南，時裏潭潭。但此風連吹兩日，雨立至。畏雷，諺云：梅裏雷，低田拆舍回。言低田巨浸，屋無用也。甚驗。或云：聲多及震響，反旱。徃徃經試。才有雷，便有雨，遍插秧之患。大抵芒後半月，謂之禁雷天。又云：梅裏一聲雷，時中三日雨。立梅日早雨，謂之迎梅雨。一云，主旱。諺云：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河底開坼。一云，主水。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雜占》云：此日雨，卒未晴。試以二日比較，近年纔是無雨，雖有黃梅，亦不多，不可不知也。重五日只宜薄陰，但欲曬得蓬痛，步結切，枯病也。便好大晴，主水；雨，主絲綿貴；大風雨，主田內無邊帶，風水多也。至後半月爲三時，頭時三日，中時五日，末時七日。時雨中時，主大水。若末時，縱雨亦善。括云：夏至未過，水袋未破。諺云：時裏一日西南風，准過黃梅兩日雨。又云：時雨西南，老龍奔潭。皆主旱，全不應。晚轉東南必晴。諺云：朝西暮東風，正是旱天公。末時得雷，謂之送時，主久晴。諺云：迎梅雨，送時雷，送去了，便弗回。諺云：黃梅天，日幾番顛。冬青花占水旱，諺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雨不來。夏至端午前，又手種年田。夏至日雨落，謂淋時雨，主久雨。其年必豐。夏至有雲三伏熱。如吹西南風，急吹急没，慢吹慢没。端午日雨，來年大熟。分龍之日，農家於是日早，以米絺盛灰籍之紙，至晚視之，若有雨點迹，則秋不熟，穀價高，人多閉糴。五月二十日大分龍，無雨而有雷，謂之鎖雷門。《田家五行》曰：至正壬辰，春末夏初水至，既非桃花，亦非黃梅，去而復來，進退不已。余家所種低田數多，正苦於插種過時，田中積水，車浚未有乾期，此日尚且勉强督工，喜晴固好。然八風周旋，正不知吉凶如何。至申時忽東南陣起，見掛帆雨，隨有雷三四聲，方且驚愕。忽見一老農拱手仰天，且連稱慚愧不已。因問其故，答云：今日無雨而有雷，謂之鎖龍門。復拱手相賀喜躍。或問，此處無雨，他處却雨，如何？老農云：晴雨各以本境所致，爲占候也。幼聞父老言，前宋時，平江府崑山縣作水災，隣縣常熟却稱旱。上司謂：接境一般高下之地，豈有水旱如此相背之理？不准申。後其里人直赴於朝，訴諸史丞相。丞相怪問亦然。衆人因泣下而告曰：崑山日日雨，常熟只聞雷。丞相謂：有此理？悉聽所陳。至今吳中相傳，以爲古諺。又諺云：夏雨隔田晴。又云：龍行熟路。正謂此也。其年果熟，晴多雨少，自此日至立秋止，雨兩番。月內虹見，麥貴；有三卯，宜種稻，有應時雨。諺云：二十分龍廿一雨，破車閣在弄堂裏；二十分龍廿一聚，拔起黃秧便種豆。

六月小暑　大暑

《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欸，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陶朱公書》：伏裏西北風，主冬冰堅。諺云：伏裏西北風，臘裏船弗通。

虹見，主麥貴；日蝕，主旱；有霧，亦主旱。諺云：六月裏迷霧，要雨到白露。

西南風，主蟲損稻。朔日值大暑，人多疾；遇甲，歲多飢；風雨，主米貴；西北風，主七八月內水橫流。六月初八西北風，驚動海中龍。

《通考》：初六日晴，主收乾稻；雨，謂之湛轆耳，主有秋水。諺云：六月無蠅，新舊相登，米價平。

《四時占候》：六月雷不鳴，蝗蟲生，冬民不安。

《望氣經》：六月三日有霧，則歲大熟。

《田家五行》：月內有西南風，主生蟲損稻。秋前損根，可再抽苗；秋後損者，不復抽矣。諺云：秋前生蟲，損一莖，發一莖；秋後生蟲，損了一莖。

《農政全書》：六月初頭一劑雨，夜夜風潮到立秋。六月蓋夾被，田裏不生米。六月西風吹遍草，八月無風秕子稻。三伏中天熱，冬必多雨雪。螂螗蟬叫，稻生芒。六月有水，謂之賊水，言不當有也。小暑日晴雨，亦要看交時。最緊。六月初三日暑得雨，主秋旱，收乾稻。蘇秀人云：此日暑得雨，則西山及南海不斫籌竿。初三日雨，難槁稻。諺云：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小暑日雨，名黃梅顛倒轉，主水。東南風及成塊白雲起，至半月舶趠風，主水退兼旱。無南風，則無舶趠風，水卒不能退。諺云：舶趠風雲起，旱魃精空歡喜。仰面看青天，頭巾落在麻坼裏。東坡詩云：三時已斷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正此日也。諺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老農云：三伏中稿稻，天氣又當，下壅時最要晴，晴則熱，故也。

清·鄂爾泰《授時通考》卷五《天時》 秋

《史記·天官書》：辰星之色，秋青白而歲熟。

《春秋繁露》：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

《戎事類占》：秋甲子雷，歲凶；秋月暴雷，謂之天收百穀，虛耗不成。

《田家五行》：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七月立秋　處暑

《禮記·月令》：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易通卦驗》：離氣見立秋分，則歲大熟。

《月令占候圖》：立秋坤卦用事，晡時申，西南涼風至，黃雲如羣羊，宜粟穀；望西南坤上有黃雲氣，是正氣，立秋應節，萬物皆榮，豆穀熟。又立秋日午時豎竿影得四尺五寸二分半，五穀熟。

《望氣經》：七月三日有霧，歲熟。

《紀曆撮要》：立秋日天氣晴明，萬物多不成熟。

又，立秋日要西南風，主稻禾倍收，三日三石，四日四石。立秋日雷，名躃踖，損晚禾；亦名秋霹靂，主晚稻秕。

又，七夕天河去探米價，回快，米賤；回遲，米貴。

又，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熱到頭。

又，處暑雨不通，白露枉相逢。

《家塾事親》：七月雷大吼，有急令。

又，虹以立秋四十六日內出正西，貫兌中，秋則有水，有旱。

《田家五行》：七月朔日虹見，主年內米貴。

《嘉定縣志》：處暑有雨，則物成熟。諺云：處暑若還天不雨，總然結實也難收。

《萬寶全書》：立秋日，申時西南方有赤雲，宜粟。

《農政全書》七月秋，蒔到秋；六月秋，便罷休。諺云：七月七無洗車，八月八無蓼花。

又，立秋日小雨，吉；大雨，主傷禾。

又，七月有雨，名洗車雨，主八月有蓼花。諺云：三伏中稿稻，天氣又當，下壅時最

八月白露　秋分

《禮記·月令》：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京房易候》：虹八月出，西方粟貴。

《通攷》：朔日值白露，果穀不實；值秋分，主物價貴。

又，秋分諺云：分社同一日，低田盡叫屈；秋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

《楊升菴集》：蜀西南多雨，名曰漏天，杜子美詩鼓角漏天東是也。自秋分後遇壬，謂之入霤，吳下曰入液。

《談叢》：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蕎麥不實。兔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蕎麥得月而秀。

又，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下熟。角田，豆也。

《經鉏堂雜誌》：八月一日雁門開，懶婦催將刀尺裁。

《嘉定縣志》：秋分在社日前，則田有收，而穀賤；後，則無收，而穀貴。諺云：分後社，白米徧天下；社後分，白米如錦墩。

又，八月二十四日爲稻藁生日，雨，則雖得穀薁，必腐。

《農政全書》：秋分要微雨，或天陰最妙，主來年高低田大熟。喜雨，諺云：麥秀風搖，稻秀雨澆。此言將秀得雨，則堂肚大，穀穗長。秀實之後雨，則米粒圓，見收數。畏旱，諺云：田怕秋乾，人怕老窮。秋熱損稻，旱則必熱。怕秋水潦稻，諺云：雨水淹沒產，全收不見半。八月又作新涼，諺云：處暑後十

八盆湯。又云，立秋後，四十五日浴堂乾。十八日潮生日前後有水，謂之橫港水。

九月寒露　霜降

《禮記・月令》：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地土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師曠占》：粟米常以九月爲本，若貴賤不時，以最賤之日爲本。粟以秋得本，貴在來夏；以冬得本，貴在來秋。此收穀遠近之期也。

《戎事類占》：自一日至九日，以日占月。遇此日風，則此月穀貴。九月雷，主穀貴。

又，霜不下，則來年三月多陰寒，多雨，主米貴。

《文林廣記》：九月庚辰辛卯日雨，主冬穀貴一倍。

又，虹以九月出西方，大小豆貴。又，朔日虹見，麻貴、油貴。

《雜占》：朔日值寒露，主冬寒嚴凝；值霜降，主歲歉。

又，朔日風雨，主春旱夏雨，芝麻貴。又，朔日東風，半日不止，主米麥貴。

又，九月上卯日北風，來年三七月米大貴；東風，亦然；西北，平平。

又，十三日晴，則冬晴、柴賤。

《田家五行》：重九日晴，則冬至、元日、上元、清明四日皆晴；雨，則皆雨。諺云：重陽無雨一冬晴。又諺云：九日雨，米成脯。又云：重陽濕漉漉，穫草錢千束。

《四時占候》：九月雨大，宜收禾。又云：九月九日，是雨歸路日，有雨，來年熟。

《嘉定縣志》：九月十三爲稻蘿生日，宜晴。又云：十三晴，不如十四靈；十四晴，釘靴掛斷鼻頭繩。

《農政全書》：九月初有雨，多謂之秋水。中氣前後起西北風，謂之霜降信，有雨，謂之濕信；未風先雨，謂之料信雨；霜降前來信，易過，善；後來信，必嚴毒。此信乾濕，後信必如之。諺云：霜降了，布衲著得。言已有暴寒之色。

清・鄂爾泰《授時通考》卷六《天時》　冬

十月立冬　小雪

《禮記・月令》：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師曠占》：五穀貴賤，常以十月朔日占風：從東來，春賤；逆此者貴。

《家塾事親》：朔日值立冬，主災異；值小雪，有東風，春米賤；西風，春米貴。其日用斗量米，若綴在斗，來春陡貴。其驗。

又，十月有三卯，糴平；無，則穀貴。

《農政全書》：十月立冬晴，則一冬多晴；雨，則一冬多雨，亦多陰寒。諺云：寶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立冬日西北風，主來年旱，天熱。晴過寒，諺云：立冬晴過寒，弗要櫪柴積。又，主有魚。雨，主無魚。諺云：一點雨，一個模魚鴉。冬前霜多，主來年旱；冬後多，晚禾好。十六日爲寒婆生日，晴，主冬暖。此說得之崇德舉人徐伯和，自江東石洞秩滿而歸，云，彼中客旅遠出，專看此日，若晴暖，則但隨身衣服而已，不必他備。言，極有准也。月內有雷，主災疫；有霧，俗呼曰沫露，主來年水大，仍相去二百單五日水至。老農咸謂極驗。或云：要看霧著水面，則輕；離水面，則重。諺云：十月沫露，塘瀝；十一月沫露，塘乾。冬初和暖，謂之十月小春，又謂之曬糯穀天。漸見天寒日短，必須夜作。諺云：十月無工，只有梳頭吃飯工。又云：河東西，好使犁；河射角，好夜作。立冬前後起南北風，謂之立冬信。月內風頻作，謂之十月五風信。諺云：冬至前後，鴻水不走。

十一月大雪　冬至

《禮記・月令》：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四時纂要》：冬至數至元旦，五十日者，民食足。

《陶朱公書》：冬至日觀雲，須于子時至平旦觀之。若青雲北起，主歲稔、民安；赤雲，主旱；黑雲，主水；白雲，主人災；黃雲，大熟；無雲，主凶。

又，冬至日占風。若南風，主穀貴；北風，主歲稔；西風，主禾熟；若東南風，久有重霧，主水；西南風，主久陰。諺云：冬至西南百日陰，半晴半雨到清明。

《易通卦驗》：冬至日謹候見雲迎送，從其鄉來，歲美，民和。

《春秋感精符》：南至有雲迎日，年豐之象。

《尚書璇璣鈐》：冬至陰雲祁寒，有雲迎日者，來歲大美。

《京房易占》：虹以冬至四十六日內出東方，貫艮中，春多旱，夏多火災，

粟貴。

《玉海》：開元十一年十一月癸酉日長至，太史奏有雲迎日，祥風至，日有冠珥，太平之嘉應。

《紀曆撮要》：冬至前米價長，貧兒受長養；冬至前米價落，貧兒轉消索。

《清臺占法》：冬至後一日得壬，炎旱千里；二日得壬，小旱；三日得壬，平；四日得壬，五穀豐；五日得壬，少水；六日得壬，大水；七日得壬，河決流；八日得壬，海翻騰；九日得壬，大熟；十日至十二日得壬，五穀不成。

《農政全書》：十一月冬至，諺曰：乾冬濕年，坐了種田。又云：閙熱冬至冷淡年。蓋吳人尚冬至，欲晴故也。或云：冬至雨，年必晴；冬至晴，年必雨。此說頗准。

《嘉興縣志》：冬至晴，主來歲稔。

《嘉定縣志》：十一月十七爲彌陀生日，忌南風。相傳有偈云：南風吹我面，有米也不賤；北風吹我背，無米也不貴。極驗。

沈存中《筆談》：是月中遇東南風，謂之歲露，有大毒。若飢，感其氣開，年著瘟病。又云：風色多與下年夏至相對。

《農桑輯要》：欲知來年五穀所宜，是日取諸種各平量一升，布囊盛之埋窖陰地，後五日發取量之，息多者，歲所宜也。

十二月小寒　大寒

《禮記·月令》：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農桑輯要》：欲知來年五穀所宜，是日取諸種各平量一升，布囊盛之埋窖陰地，後五日發取量之，息多者，歲所宜也。

《陶朱公書》：朔日值大雪，或冬至，皆主有災；風雨，主麥好；西風，主盜賊起。

又，念四夜黃昏時候，鄉人束稻草於竿，點火在田間行走，名曰照田蠶，看火色卜水旱：色白，主水；色赤，主旱；猛烈，年豐；蔽黤，歲歉。取北風爲上。又，除夜燒盆爆竹，與照田蠶看火色同，是夜取安靜爲吉。

《通考》：十二月朔日值大寒，主有虎出爲災；值小寒，主有祥瑞。東風半日不止，主六畜大災；風，主春旱。

又，月內有霧，亦主來年有水；有冷雨暴作，主來年六七月內橫水。

又，常以歲除夜五更，視北斗占五穀善惡。其星明，則成熟；暗，則有損。

貪狼，主蕎麥；巨門，主粟；祿存，主黍；文昌，主芝蔴；廉貞，主麥；武曲，主粳糯；破軍，主赤豆；輔星，主大豆。

《雜占》：臘月柳眼青，主來年夏秋米賤；臘月雷鳴雪裡，主陰雨百日。

又，月內雷，主來年旱澇愆期。

《紀曆撮要》：冰結後水落，主來年旱；結後水漲，名上水冰，主水；若緊(後)〔厚〕，來年大水。

又，除夜東北風，五禾大熟。

《農政全書》：冬天南風三兩日，必有雪至。後第三戌爲臘，臘前三兩番雪，謂之臘前三白，大宜菜麥。諺云：臘雪是被，春雪是鬼。又，主來年豐稔。諺云：一月見三白，田翁笑嘀嘀。又，主殺蝗子。十二月，謂之大禁月，忽有一日稍暖，即是大寒之候。諺云：一日赤膊，三日齷齪。又云：大寒須守火，無事不出門。又云：大寒無過丑寅，大熱無過未申。十二月立春在殘年，主冬暖。諺云：兩春夾一冬，無被暖烘烘。

清·喻端士《時節氣候抄》卷一　四時占驗

董仲舒《雨雹對》：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京房易候》：太平之時十日一雨。《田家雜占》：天下太平，夜雨日晴。《論衡》、《太平瑞應》，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農政全書》：月暈主風日暈主雨。又，日生耳主晴雨，諺云：南言不妨農也。《農政全書》：月暈主風日暈主雨。又，日生耳主晴雨，諺云：南耳晴，北耳雨，日生雙耳，斷風截雨。若長而下垂通地，則名白日幢，主久晴。又，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又，久雨不晴，且看丙丁。古今諺：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雁。《玉歷璇璣》：凡孟月七日，仲月八日，季月九日之夜，皆當月暈。暈而不已下，三日內有暴風甚雨。月初生色黑，有水；月滿色赤，爲旱。月初生而偃，有水；月始生，有黑雲貫月，名曰繳雲，不出三日，暴雨。《雜占》：每月朔一日管上旬，二日管中旬，三日管下旬，月色青黑潤明，是旬有雨，若黃赤乾枯，則旬中無雨。《農政全書》：月暈主風，何方有闕，即此方風來。又二十五日謂之月交日，有雨，主久陰。《農家諺》：乾星照濕土，明日依舊雨。《農政全書》：凡風單口起，單日止；雙日起，雙日止。又諺云：東北風，雨太公。言艮方風雨卒難得晴。俗名曰：牛筋風雨，指丑位，故也。又：西南早，到晏弗動草。又：南風尾，北風頭。言南風愈吹愈急，北風初起便大。《陶朱公書》：青龍風急，大雨將來；朱雀風回，烈日晴燥；白虎風生，必有雨霧；元武風急，雨水相隨。寅卯時爲青龍，巳午時爲朱雀，申酉時爲白虎，亥子時爲元

武。《朝野僉載》：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牛羊凍死。《田家雜占》：王子日春雨，人無食；夏雨，牛無食；秋雨，魚無食；冬雨，鳥無食。《易飛候》：凡候雨，以晦朔、弦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如斗牛氣，當暴雨。有異雲如水牛，不三日，大雨。黑雲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雲如浮船，皆雨。北斗獨有雲，不五日大雨。四望青白雲，名曰天寒之雲，雨徵。蒼黑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者，並應當日雨。《農政全書》：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雲起下散四野，如烟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凡雨陣自西北起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眉梁陣，主先大風而後雨，終易晴。天河中有黑雲生，謂之河作堰，又謂之黑豬渡河。黑雲對起，一路相接亘天，謂之雨作橋。主大雨立至，少頃必作。滿天陣，名通界雨，言廣濶普徧也。若天陰之際，或作或止，忽有雨作橋，則必有掛帆雨脚，又是兩脚將斷之兆也。又諺云：魚鱗天，不雨也風顛。謂雲細如魚鱗斑者。又，老鯉斑雲障，曬殺老和尚。謂雲大片如鯉魚鱗。又，冬天近晚，老鯉斑雲起，漸合成濃陰者，名護霜天，無雨。《京房風角要訣》：候雨法：有黑雲如一匹布于日中，即日大雨；二匹爲二日雨；三匹爲三日雨。又占：六甲日雲四合，皆當日雨。又，六甲無雲，一旬少雨。《師曠占》：嘗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羣羊者，即有雨至。《陶朱公書》：拂曉看南方黑雲最高，謂之雷信，明日巳午時至中天而止，應未申時。《田家五行》：朝霞暮霞，無水煎茶，此言久晴之霞，主旱。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此皆言雨後乍晴之霞。暮霞有火焰，形而乾紅者，非但主晴，必主久旱。朝霞雨後乍有，定雨無疑。《難占》：早看東南，暮看西北，空則無雨；有雲而片，色分明亦晴。夜觀北斗，魁罡之間有黑潤雲在畔，當夜有雨。北斗前有黃氣者，明日當風；若潤，則當夜或明日必大雨。《農政全書》莊子：騰水上溢爲霧。凡重霧三日，主有風。諺云：三朝霧露起西風，若無風，必主雨。又諺云：霧露不收，即是雨。又諺云：東霽晴，西霽雨。又：對日霽不到晝，西霽也，主雨。若霽下便雨，還主晴。俗呼虹曰霽，音候。又諺云：未雨先雷，船去步回。又當頭雷無雨，卯前雷有雨。凡雷聲響烈者，雨陣大，而易過；雷聲殷殷然響者，卒不晴。雷初發聲微和者，歲內吉；猛烈者，凶。雪中雷，主陰雨，百日方晴。又東州人云：一夜起雷，三日雨，言雷自夜起，必連陰。又，夏秋之間夜晴而見遠電，俗謂之熱閃，在南主久晴，在北主便雨。諺云：南閃半年，北閃眼前。冰後水長，名長水冰，主來年水；冰後水退，名退水冰，主旱。霜，每年初下只一朝，謂之孤霜，主來年歉；連得兩朝以上，主熟；上有鎗芒者，吉；平者，凶；春多，主旱。毛頭霜，主明日風雨；雪霽不消，曰等伴，主再有雪；久經日照不消，亦是來年多水之兆也。夏初水中生苔，主有暴水。諺云：水底起青苔，卒逢大水來；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諺云：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凡東南風退水，西北風反是。水邊經行，聞水有香氣，主雨。水驟至，或聞水腥氣，亦然。浸稻種，既沒復浮，亦主水。又草得氣之先者，皆有所驗：薺菜先生歲欲甘，葶藶先生歲欲苦，藕先生歲欲雨，蒺藜先生歲欲旱，蓬先生歲欲流水，藻先生歲欲惡，艾先生歲欲病。孟月占之：梧桐花初生時，赤色主旱，白色主水。藕花謂之水花魁，開在夏至前，主水。麥花晝放，主水。《雜陰陽書》：禾生于稷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荊。《師曠占術》：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

每月占驗

正月 《史記天官書》：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戎菽、胡豆爲成也。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又從正月旦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數至十二日。日值其月，注：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以七升占十二日之內，過則不占。如自初一二日數至初八九，已有七升餘日，則不占也。《陶朱公書》：元日有雷，禾麥皆吉；有雪，夏秋大旱。日出時有紅霞，主絲貴，天晴爲上；西北風，主米貴，每月如之。諺云：歲朝東北，五禾大熟。壬癸亥子之方，謂之水門，其方風來，主水。諺云：歲朝西北風，大雨定妨農，西南風主米貴，東南及南風皆主旱。又，占桑葉貴賤，只看正月上旬：木在一日，則爲蠶食一葉，爲甚貴；木在九日，則爲蠶食九葉，爲甚賤。上元日晴，春水少；上元

無雨，多春旱；清明無雨，少黃梅；夏至無雲，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元宵前後必有料峭之風，謂之元宵風。又占正月二十日爲秋收日，晴，主秋成、百穀蕃茂。《師曠占》：立春雨傷五禾。又正月甲戌日大風，東來折樹者，穀熟；甲寅日大風，西北來者，貴；庚寅日風，從西來者，皆貴。《物理論》：正月朔旦，四面有黃氣，其歲大豐，此黃帝用事；土氣黃均，四方並熟；青氣雜黃，有螟蟲；赤氣，大旱；黑氣，大水。正朔占：歲星上有青氣，宜桑；赤氣，宜豆；黃氣，宜稻。又：正月望夜立表長二尺，以測月影長短，立表中正乃得其定：月影長二尺以內，大旱；二尺至三尺，小旱；三尺至四尺，調適，高下皆熟；四尺至五尺，小水；五尺至六尺，大水。《羣芳譜》：元日值甲，穀賤；乙，穀貴；丙，四月旱；丁，絲綿貴；戊，米麥魚鹽貴，蟲傷，多風雨；庚，田熟；辛，米平，麥麻貴；壬，絹布豆貴，米麥平；癸，主禾傷，多風雨。一說：元日值戊，主春旱四十五日。又三日得甲爲上歲，四日中歲，五日下歲。月內有甲寅，米賤。又占書：一日得辛，旱；二日，小收；三四日，主水，麥半收；五六日，小旱，七分收；八日，歲稔。一云：春旱不收。《通書》：月內有三卯，宜豆；無，則旱種禾。一日得卯，十分收；二日，低田半收；三四日，大水；五六日，半收；七日八日，春澇。周益公日記：正月內有三子，葉少蠶多；無三子，則葉多蠶少；有三卯，則旱豆收；無，則少收；有三亥，主大水。《便民書》：元日晴和無日色，主有年；日有暈，主小熟；有雷，人殃；霞氣，主蟲蝗，蠶少，婦人災，果蔬盛；有霜，主七月旱，禾苗吉；有霧，主桑貴，而民疾；有雪，主夏旱，秋水；未立春元日雪，主大有年。《探春歷記》：甲子日立春，高鄉豐稔。水過岸一尺，春雨如錢，夏雨調勻，秋雨連綿，冬雨高懸。《紀歷撮要》：八日穀夜見星辰，五穀豐登，臘仙神隱。立春天陰無風，民安，蠶麥十倍；東風，吉，人民安，果穀盛。《田家五行》：凡春宜和而反寒，必多雨。《田家雜占》：春甲子日雨，主夏旱六十日。春甲申日雨，主米暴貴。《師曠占》：春辰巳日雨，蝗蟲食禾稼。又，《田家五行》春牛占歲事：頭黃，主熟，又專主菜麥大熟；青，主春多瘟，赤，主春旱；黑，主春水；白，主春多風。身色主上鄉，脚色主下鄉。《農政全書》：上八日宜晴。又雨水後陰多少水，高下熟。

二月　《陶朱公書》：二月朔日值驚蟄，主蝗蟲；值春分，主歲歉；風雨，主米貴。二月初八日東南風，謂之上山旗，主水。西北風，謂之下山旗，主旱。十五日爲勸農日，晴和主年豐，風雨主歲歉。二月虹見在東，主秋米貴；在西，主蠶貴。驚蟄前後有雷，謂之發蟄雷。聲初起，從乾方來，主人民災；坎方來，主水；艮方來，主米賤；震方來，主歲稔；巽方來，主蝗蟲；離方來，主旱；兌方來，主五金長價。又諺云：初二天晴東作興，初七八日看年成，花朝此夜晴明好，何處連綿夜雨傾。《師曠占》：二月甲戌日風從南來者，稻熟。乙卯日不雨晴明，稻上場不熟。《通考》：三月甲子日發雷，大熱。一云大熟。十六日乃黃姑浸種日，西南風，主大旱。高鄉人見此風即懸百文錢於簷下，風力能動，則舉家失聲相告。風愈急愈旱，又主桑葉貴。《經世民事錄》：二月內有三卯，則宜豆；無，則旱。《談薈》：二月二十日謂之小分龍日，晴，分懶龍，主旱；雨，分健龍，主水。《農政全書》：二月十二日夜宜晴，可折十二夜夜雨。二月最怕夜雨，若此夜晴，雖雨多，亦無所妨。初四有水，謂之春水。《四時占候》：二月朔日雨，稻惡、糴貴；晦日雨，人多疾。《萬寶全書》：春分日西風，麥貴；南風，先水後旱；北風，米貴。

三月　《陶朱公書》：朔日值清明，主草木榮茂；值穀雨，主年豐；風雨，主人災，百蟲生；有雷，主五穀熟。《種樹書》：嘗以三月三日雨卜桑葉貴賤。諺云：雨打石頭徧，桑葉三錢片。四日尤甚。杭人曰：三日尚可，四日殺我。《田家五行》：清明午前晴，早蠶熟；午後晴，晚蠶熟。又，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又，穀雨日辰值甲辰，蠶麥相登，大喜欣；穀雨日辰值甲午，每箔絲綿得三觔。三月三上巳日，聽蛙聲占水旱。諺云：田雞叫得響，低田好牽槳。唐詩：田家無五行，水旱聽蛙聲。是也。《農政全書》：清明寒食前後有水而渾，主高低田禾大熟；四時雨水調。穀雨日雨，主魚生。諺云：一點雨，一個魚。穀雨前一兩朝霜，主大旱。月內有暴水，謂之桃花水，則多梅雨。雷多，歲稔。虹見，九月米貴。

四月　《羣芳譜》諺云：有穀無穀，且看四月十六。立一丈竿量月影，月當中時影過竿，雨水多沒田，夏旱人饑；長九尺，主三時雨水；八尺七尺，主雨水；六尺，低田大熟，高田半收；五尺，主夏旱；四尺，蝗；三尺，人饑。《嘉定縣志》：四月初四爲稻生日，喜晴。《談苑》：江南民於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歲之豐凶。云：一日雨，百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日雨，騎木驢。言踏車取水，亦旱也。四日雨，餘有餘。言大熟也。《農政全書》：四月以清和天氣爲正，必作寒數日，謂之麥秀寒。即《月令》：麥秋至之候。黃梅時水邊草上看魚散子高低，以卜水增止。立夏日看日暈，有則主水。是夜雨損

麥。諺云：二麥不怕神共鬼，只怕四月八夜雨大抵，立夏後夜雨多，便損麥。蓋麥花夜吐，雨多花損，故麥粒浮秕也。

五月　《月令占候圖》：朔日夏至，并二日、三日至六日夏至，五穀熟；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夏至，不熟；二十五日、三十日夏至，時價平和。又一云：晦日夏至，五穀貴。《便民圖纂》：五月宜熟。諺云：黃梅寒，井底乾。又，夜亦宜熱。諺云：晝暖夜寒，東海也乾，老農俚語：上半月夏至前，田內曬殺小魚，主水。口開，水立至，易過；口閉，反是。《田家五行》：朔日值芒種，六畜災；值夏至，冬米大貴。又，夏至在月初，主雨水調，諺云：夏至端午前，坐了種田年。《嘉定縣志》：五月朔旦，爲早禾本命日，尤忌雨。《農政全書》：一日晴，一年豐；一日雨，一年歉。立梅，芒種日是也，宜晴。陰陽家云：芒後逢壬立梅，至後逢壬梅斷。又諺云：梅裏雷，低田折舍回。言低田巨浸，屋無用也。或聲多及震響，反旱。大抵芒後半月謂之禁雷天。立梅日早雨，謂之迎梅雨，主旱。諺云：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河底開坼。一云：主水。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重午日只宜薄陰，大晴，主水；雨，主絲繭貴；大風雨，主田無邊帶；風，水多也。至後半月爲三時，頭時三日，中時五日，末時七日，時雨中時，主大水；末時，縱雨亦善。末時雷，謂之送時，主久晴。諺云：迎梅雨，送時雷，送去了，便弗回。冬青花占水旱，諺云：黃梅雨未過，冬青花未破，冬青花已開，黃梅雨不來。夏至日雨，年豐；有雲，三伏熱。五月二十日大分龍，無雨有雷，謂之鎖雷門。《田家五行》：晴雨各以本境所致爲占候，諺云：夏雨隔田晴。又云：夏雨分牛脊。月內虹見，麥貴。有三卯，宜種稻。又諺云：二十分龍廿一雨，破車閣在弄堂裏；二十分龍廿一雨，破車閣在弄堂裏；二十分龍廿一雨，破車閣在弄堂裏：一

六月　《陶朱公書》：伏裏西北風，主冬冰堅，諺云：伏裏西北風，臘裏船不通。虹見，主麥貴。日蝕，主旱。有霧，亦主旱。諺云：六月裏迷霧，要雨到白露。西南風，主蟲損稻。朔日值大暑，人多疾；遇甲，歲多饑；風雨，主米貴。西北風，主七八月內水橫流。六月初八西北風，驚動海中龍。《通考》：初六日晴，主收乾稻；雨，謂之湛轆耳，主有秋水。查車部無轆字，應是轆轤之訛。又諺云：六月無蠅，新舊相登，米價平。《四時占候》：六月雷不鳴，蝗蟲生，冬民不安。《望氣經》：六月三日有霧，則歲大熟。《田家五行》：月內有西南風，主生蟲損稻。秋前損根，可再抽苗；秋後損者，不復抽矣。諺云：秋前生蟲，損一莖發一莖；秋後生蟲，損了一莖無了一莖。《農政全書》：六月初頭一劑雨，

夜夜風潮到立秋。又，六月蓋夾被，田裏不生米。又，六月西風吹遍草，八月無風秕子稻。又，六月有水謂之賊水，言不當有也。六月初三日暑得雨，主秋旱，難槁稻。小暑日雨，名黃梅顛倒轉，主水。東南風及成塊白雲起，至半月舶趠風，主水退。無南風則無舶趠風，水卒不能退。趠竹角切。《東坡詩》：三時已斷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按：趠一音掉，敕教切，當從此。又諺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老農云：三伏中稿稻天氣。又，當下壅時最要晴。

七月　《戎事類占》：秋甲子雷，歲凶。秋月暴雷，謂之天收，百穀虛耗不成。《月令占候圖》：立秋坤卦用事，晡時申酉南涼風至，黃雲如羣羊，宜粟穀；望西南坤上有黃雲氣，是正氣，立秋應節，萬物皆榮，豆穀熟。又，立秋日午時豎竿影得四尺五寸二分半，五穀熟。《望氣經》：七月三日有霧，歲熟。《紀歷撮要》：立秋日天氣晴明，萬物多不成熟。立秋日要西南風，主稻禾倍收。三日三石，四日四石。立秋日雷，名躃踣，損晚禾，亦名秋霹靂，主晚稻秕。又，七夕天河去探米價，回快米賤，回遲米貴。又，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熱到頭。又，處暑雨不通，白露枉相逢。《家塾事親》：七月雷大吼，有急令。《田家五行》：七月朔日虹見，主年內米貴。《嘉定縣志》：處暑有雨，則物成熟。諺云：處暑若還天不雨，總然結實也難收。《萬寶全書》：立秋日申時西南方有赤雲，宜粟。《農政全書》：七月秋蒔到秋，六月秋便罷休。又，立秋日小雨，吉；大雨，傷禾。七月有雨，名洗車雨，主八月有蓼花。諺云：七月七無洗車，八月八無蓼花。

八月　《京房易候》：虹八月出西方，粟貴。《通考》：朔日值白露，果穀不實；值秋分，主物價貴。又秋分，諺云：分社同一日，低田盡叫屈。秋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楊升菴集》：自秋分後過壬，謂之入霜。吳下曰：入液。《談叢》：中秋無月，則角田下熟。角田，豆也。望月而孕，蚌望月而胎，蕎麥得月而秀。八月一日雨，則角田下熟。角田，豆也。《經鉏堂雜誌》：八月一日雁門開，懶婦催將刀尺裁。《嘉定縣志》：八月二十四日爲稻藥生日，雨，則雖得穀藥，必腐。《農政全書》：秋分要微雨，或天陰最妙，主來年高低田大熟。喜雨，諺云：麥秀風搖，稻秀雨澆。此言將秀得雨，則堂肚大，穀穗長，秀實之。後雨，則米粒圓，見收數。畏旱，諺云：田怕秋乾，人怕老窮。秋熱損稻，旱則必熱。怕秋水潦稻，諺云：雨水潦没產全收不見半，八月又作新涼。諺云：處暑後十八盆湯。又云：立秋後四十五日，浴堂乾。

十八日潮生日，前後有水，謂之橫港水。

九月　《戎事類占》：九月雷，主穀貴；霜不下，則來年三月多陰寒，多雨，主米貴。《文林廣記》：九月庚辰辛卯日雨，主冬穀貴一倍。虹以九月出西方，大小豆貴；朔日虹見，麻貴、油貴。《雜占》：朔日值寒露，主冬寒嚴凝；值霜降，主歲歉。朔日風雨，主春旱；夏雨，芝麻貴。朔日東風半日不止，主米麥貴。九月上卯日北風，來年三七月米大貴；東風，亦然；西北，平平。十三日晴，則冬晴、柴賤。《田家五行》：重九日晴，則冬至、元日、上元、清明四日皆晴；雨，則皆雨。諺云：重陽無雨一冬晴。又，九日雨，米成脯。又，重陽濕漉漉，穰草錢千束。《四時占候》：九月九日是雨歸路日。《嘉定縣志》：九月十三爲稻蘿生日，宜晴。《農政全書》：九月中氣前後起西北風，謂之霜降信，有雨，謂之濕信，未風先雨，謂之料信雨。

十月　《師曠占》：五穀貴賤，嘗以十月朔日占風：從東來，春賤。《家塾事親》：朔日值立冬，主災異；值小雪，有東風，春米賤；西風，春米貴。是日以斗量米，若綴在斗，來春陡貴。十月有三卯，羅平；無，則穀貴。《農政全書》：十月立冬晴，則一冬多晴；雨，則一冬多雨。諺云：賣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立冬日西北風，主來年旱；雨，主無魚。諺云：一點雨一箇摸魚。鵪鶉，音冬，好入水食魚，似鳧形小。冬前霜多，主來年旱；冬後多，晚禾好。十六日爲寒婆生日，晴主冬暖。月內有雷，主災疫；有霧，俗呼曰沫露，主來年水大。諺云：十月沫露塘瀝，十一月沫露塘乾。瀝音盤，涸也。冬初和暖，謂之小春。又天寒日短，必須夜作。諺云：河東西，好使犁河；射角，好夜作。立冬前後起南北風，謂之立冬信。

十一月　《四時纂要》：冬至數至元旦，五十日者，民足食。《陶朱公書》：冬至日觀雲，須于子時至平旦觀之，若青雲北起，主歲稔民安；赤雲主旱；黑雲主水，白雲主人災；黃雲大熟；無雲主凶。冬至日占風：南風主穀貴，北風主歲稔，西風主禾熟，若東南風久有重霧主水，西南風主久陰。諺云：冬至西南百日陰，半晴半雨到清明。《尚書璇璣鈐》：冬至陰雲祁寒，有雲迎日者，來歲大美。《京房易占》：虹以冬至四十六日內出東方，貫艮中，春多旱，夏多火災、粟貴。《清臺占法》：冬至後一日得壬，炎旱千里；二日得壬，小旱；三日得壬，平；四日得壬，五穀豐；五日得壬，少水；六日得壬，大水；七日得壬，河決流；八日得壬，海翻騰；九日得壬，大熟；十日至十二日得壬，五穀不成。《紀歷撮要》：冬至前米價長，貧兒受長養；冬至前米價落，貧兒轉消索。《農政全書》諺云：乾冬濕年，坐了種田。或云，冬至雨，年必晴；冬至晴，年必雨。沈存中《筆談》：是月中遇東南風，謂之歲露，有大毒，若饑感其氣，開年著瘟病。《農桑輯要》：欲知來年五穀所宜，是日取諸種各平量一升布囊盛之，埋窖陰地，後五日發取量之，息多者，歲所宜也。《玉海》：開元十一年十一月癸酉，日長至，太史奏有雲迎日，祥風至，日有冠珥，太平之嘉應。

十二月　《陶朱公書》：朔日值大雪，主有災；風雨，主麥好；西風，主盜賊起。念四夜初，鄉人束稻草於竿，點火在田間行走，名曰照田蠶，看火色卜水旱：色白主水，色赤主旱，猛烈年豐，蔵蕘歲歉。取北風爲上，除夜燒盆，爆竹與照田蠶看火色同。《通考》：朔日值大寒，主有虎出爲災；值小寒，主有祥瑞；東風半日不止，主六畜大災；風，主春旱。月內有霧，主來年有水；有冷雨暴作，主來年六七月內橫水。歲除夜五更視北斗占五穀善惡，星明，則成熟；暗，則有損；貪狼，主蕎麥；巨門，主粟；祿存，主黍；文昌，主芝蔴；廉貞，主麥；武曲，主粳糯；破軍，主赤豆；輔星，主大豆。雜占：臘月柳眼青，主來年夏秋米賤。臘月雷鳴雪裏，主陰雨百日。月內雷，主來年旱澇愆期。《紀歷撮要》：東北風，五禾大熟。《農政全書》：冬天南風三雨日，必有雪。至後第三戌爲臘，冰結後水落，主來年旱；結後水漲，名上水冰，主水；若緊後，來年大水。除夜臘前三兩番雪，謂之臘前三白，大宜菜麥。諺云：臘雪是被，春雪是鬼。十二月謂之大禁月，忽有一日稍暖，即是大寒之候。諺云：一日赤膊，三日龌龊。又云：大寒須守火，無事不出門。又云：大寒無過丑寅，大熱無過未申。立春在殘年，主冬暖。諺云：兩春夾一冬，無被暖烘烘。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二一《補遺》　歲令總占驗

愛居避風《國語》：海鳥曰爱，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灾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

五星同色《史記・天官書》：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

四始雲氣《隋書・天文志》：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重大者，多雨。

鵲巢知風《淮南子》：鵲巢知風之所起。注：歲多風，則鵲作巢卑。

獺穴知水《淮南子》：獺穴知水之高下。注：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爲穴。《本草綱目》：獺水居，食魚，能知水性爲穴，鄉人以占旱潦。如鵲巢，知風也。

鍾律劉歆《鍾律書》：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青白路《田家雜占》：日没後，起青白光數道，下狹上濶，直起亘天，此特夏秋之間有之，俗呼青白路。占：主來年酷熱。

以霧占水《雜占》：江淮以立春連三日看湖中霧氣高尺寸，則水亦至其處。如無霧，必旱。又以一九日占霧，定四月之水高下，二九日定五月，三九日定六月，四九日定七月，五九日定八月。每以首日看霧高幾尺寸、濃薄，以占其月有無及大小。極驗。

每月令占驗

候月知雨《師曠占》：候月知雨多少。八月一日、二日、三日，月色赤黄者，其月少雨；月色青者，其月多雨。

五卯日《師曠占》：常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羣羊者，即有雨至。

候雨《易飛候》：凡候雨，以晦朔、弦望雲漢四塞者，皆當雨；如斗牛虓，當暴雨；有異雲如水牛，不三日大雨；黑雲如羣羊奔，如飛鳥，五日必雨；雲如浮船，皆雨；北斗獨有雲，不五日大雨；四望見青白雲，名曰天寒之雲，雨徵；蒼黑雲細如杼軸蔽日月，五日必雨；雲如兩人提鼓持桴，皆爲暴雨。

雲如匹帛《京房風角要訣》：候雨法，有黑雲如一匹帛干日中，即日大雨；二匹，爲二日雨；三匹，爲三日雨。

山帶《廬山記》：廬山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

雙日占《浩然齋抄》：俗諺云：逢庚雙變，遇甲即晴。蓋逢庚於雙日，則變；遇甲於雙日，則晴。多驗。

月色占雨《雜占》：每月朔，一日管上旬，二日管中旬，三日管下旬。月色青黑潤明，是旬有雨；若黄赤乾枯，則旬中無雨。

春總占驗

春雷《師曠占》：春雷初起，其音格格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春之德風《吕氏春秋》：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食不生。

春風轉方《田家五行》諺云：春風踏脚報。言易轉方，如人傳報不停脚也。一云：既吹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報答也。一説俱應。

雷聲《田家雜占》：苑蕩内，春初雨菌生，俗呼爲雷聲，多則主旱，無則主水。

龍沙占歲《名勝志》：黄龍洲在延平府城東南張司空祠前，每春水後，土人視洲沙多寡，占歲豐歉。

正月令占驗

監德《史記・天官書》：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

五穀占《史記・天官書》：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

徵日風《後漢書・郎顗傳》：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注：陽嘉二年正月，又南方爲徵，故爲火及旱也。

霜占《傅雅》：正月有微霜，八月浮雲不歸。《通考》：正月霜下著物，見日不消，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五穀萬物不實，牛馬多疫。

氣占《物理論》：正月朔旦，四面有黄氣，其歲大豐，此黄帝用事；土氣黄均，四方竝熟；有青氣雜黄，有螟蟲；赤氣，大旱；黑氣，大水。正朔占：歲星上有青氣，宜桑；赤氣，宜豆；黄氣，宜稻。

陰陽占《物理論》：正月望夜占陰陽：陽長即旱，陰長即水。立表以測其長短，審其水旱：表長二尺，月影長二尺以内，大旱；二尺五寸至三尺，小旱；三尺五寸至四尺，調適，高下皆熟；四尺五寸至五尺，小水；五尺五寸至六尺，大水。月影所極，則正面也。立表中正，乃得其定。

落燈夜《陶朱公書》：十六日，謂之落燈。夜晴，主高低皆熟；東南風，水鄉好；西北風，主旱。

秤水占《陶朱公書》：正月上旬稱水，卜十二月之水旱：初一日管上旬，二日管中旬，三日管下旬。月色青黑潤明，水稱之，重則雨多，輕則雨少。初一日占正月，初二占二月，餘做此。

入門風《田家五行》：正月十六日，喜西南風，爲入門風，主低田大熟。

上八日《農政全書》：上八日宜晴，此夜若雨，元宵亦雨。諺云：上八夜弗見參星，月半夜弗見紅燈。

雪報《嘉定縣志》：立春後遇火日落雪，則後一百二十日必有疾風驟雨，謂之雪報。

上元霧《通考》正月上元霧，主水。

二月令占驗

降入《史記・天官書》：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

宜連霜《便民圖纂》：二月宜連霜，諺曰：一夜春霜三日雨，三夜春霜九日晴。

驚蟄雷《陶朱公書》：驚蟄前後有雷，謂之發蟄雷。聲初起從乾方來，主人民災；坎方來，主水；艮方來，主米賤；震方來，主歲稔；巽坤方來，主蝗蟲；離方來，主旱；兌方來，主五金長價。

社日雨《通考》：春社日雨，年豐、果少。

三月令占驗

青章《史記・天官書》：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

蠶占《齊民要術》《五行書》曰：欲知蠶善惡，常以三月三日天陰。如無日，不見雨，蠶大善。《田家五行》：清明午前晴，早蠶熟；午後晴，晚蠶熟。

桑葉貴《種樹書》：常以三月三日雨，卜桑葉之貴賤。諺云：雨打石頭偏，桑葉三錢片。或曰：四日尤甚。杭人曰：三日尚可，四日殺我。言四日雨，尤貴。《田家五行》：三月初三晴，桑葉掛銀瓶。雨打石頭斑，桑葉錢上提；雨打石頭流，桑葉好餧牛。

穀雨占《農政全書》：穀雨日雨，主多雨，二麥紅腐不可食用。又，主魚生。諺云：一點雨，一個魚。

卜蛙聲《嘉定縣志》：三月三上巳日，聽蛙聲占水旱，諺云：田雞叫得啞，低田好稻把；田雞叫得響，田內好秦藥。唐詩：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是也。

夏總占驗

辰星色《史記・天官書》：辰星之色，夏赤白，而歲熟；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

雲如車蓋《易飛候》：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火之氣，必暑，有暍者。

天牛蟲《酉陽雜俎》：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籬壁間，必雨。

木再花《酉陽雜俎》：木再花，夏有雹。

水檀《本草拾遺》：植似秦皮，其葉堪鳥飲樹，體細堪作斧柯。至夏有不生者，忽然葉開，當有大水。農人候之，以占水旱。號爲水檀。

杞花《田家五行》：杞花夏月開結，主水。

蘆葦枯《田家雜占》：蘆葦之屬，叢生於地，夏月暴熱之日，忽自枯死，主有水。

四月令占驗

占秋糶《齊民要術》、《師曠占》：五穀貴賤法，常以四月朔占秋糶。風從南來、西來者，秋皆賤。逆此者，貴。

初八日晴陰《周益公日記》：四月初八晴料峭，高田好張鈞；四月初八烏漉禿，不論上下一齊熟。《通考》：初八日看陰晴卜水旱，最宜密雲不雨。

日暖夜寒《田家五行》：月內日裏要暖，夜裏要凉，主少水。諺云：日暖夜寒，東海也乾。

野薔薇《田家五行》：野薔薇開在立夏前，主水。

魚骨曲《田家雜占》：夏初食鯽魚，看骨有曲，主水。

水底苔《田家雜占》：夏初水底生苔，主有暴水。諺云：水底起青苔，卒逢暴雨來。

量月影《通考》：十六夜月當午，立一丈竿量月影，若過竿，主雨水多、沒田、夏旱、人饑；長九尺，主三時雨水；八尺，主六月雨水；七尺，主低田大熟，高田半收；五尺，夏旱；四尺，主蝗；三尺，主人饑。

五月令占驗

雲大如蓋《易飛候》：五月有雲大如蓋十餘，此陽水之氣，必暑，有暍者。

夏至日占《月令占候圖》：朔日夏至，并二日、三日至六日夏至，五穀熟；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夏至，不熟；二十五日、三十日夏至，時價平和；晦日夏至，五穀貴。

赤雲如馬《占氣經》：夏至之日，離卦用事。日中時，南方有赤雲如馬者，離氣至也，宜黍。

雨落占《周益公日記》：五月諺：初一雨落井泉浮，初二雨落井泉枯，初三雨落連太湖。

黃鱔散子《田家雜占》：夏至前後，得黃鱔魚甚散子時，雨必止；雖散不甚，水終未定。

禁雷天《農政全書》：芒種後半月，謂之禁雷天。諺云：梅裏一聲雷，時中三日雨。

分龍日占《農政全書》：五月二十分龍之日，田家於是日早，以米篩盛灰，藉之紙，至晚視之，若有雨點迹，則秋不熟，穀價高，人多閉糴。

鎖雷門《農政全書》：五月二十日大分龍，無雨而有雷，謂之鎖雷門。

六月令占驗

歲星晝見《隋書・天文志》：梁武帝天監四年六月壬戌，歲星晝見，占曰：歲色黃潤，立竿影見，大熟。是歲大穰，米斛三十。

霧占《望氣經》：六月三日有霧，則歲大熟。

晴占《紀曆撮要》：六月初三晴，山篠盡枯零。

西北風占《陶朱公書》：六月初八西北風，驚動海中龍。

西南風占《田家五行》：月內有西南風，主生蟲、損稻。秋前損根，可再抽苗；秋後損者，不復抽矣。諺云：秋前生蟲，損一莖發一莖；秋後生蟲，損了一莖無了一莖。

雷占《四時占候》：六月雷不鳴，蝗蟲生，冬民不安。

湛鼈耳《通考》：初六晴，主收乾稻日；雨，謂之湛鼈耳，主有秋水。

秋總占驗

李再華《酉陽雜俎》：李再華，秋大霜。

雲陰占《田家五行》：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八月令占驗

候月知雨《師曠占》：候月知雨多少：八月一日、二日、三日，凡月色黃者，其月少雨；月色青者，其月多雨。

九月令占驗

九日晴雨《田家五行》：重九日晴，則冬至、元日、上元、清明四日皆晴；雨，則皆雨。諺云：重陽無雨一冬晴。又諺云：九日雨，米成脯。又云：重陽濛濕濕，穰草錢千束。《四時占候》：九月雨大宜收禾。又云：九月九日是雨歸路日，有雨，來年熟。

以日占月《戎事類占》：自一日至九日，以日占月：遇此日風，則此月穀賤。

上卯日風《雜占》：九月上卯日北風，主來年三、七月米大貴；東風，亦然；西北，平平。

晴占《雜占》：十三日晴，則冬晴，柴賤。《嘉定縣志》：九月十三日爲稻籬生日，宜晴。又云：十三晴不如十四靈，十四晴釘靴掛斷鼻頭繩。

虹占《文林廣記》：虹以九月出西方，大小豆貴。又朔日虹見，麻貴、油貴。

冬總占驗

夏秋霖雨《管子》：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

霧淞曾鞏《齊州冬夜詩》自序：齊寒甚，夜氣如霧，凝於木上，旦視如雪，日出飄滿階庭，尤爲可愛，齊人謂之霧淞。諺曰：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以爲豐年之兆。

麥宜雪《種樹書》：麥最宜雪。諺云：冬無雪，麥不結。

護霜天《農政全書》：冬天近晚，忽有老鯉斑雲起，漸合成濃陰者，必無雨，名曰護霜天。

南風作雪《農政全書》：冬天南風三兩日，必有雪。

十月令占驗

冬朝晴雨《農政全書》：十月立冬晴，則一冬多晴；雨，則一冬多雨，亦多陰寒。諺云：賣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

沫露《田家五行》：月內有霧，爲沫露，主來年水大，仍相去百單五日水至。須看霧著水面，則輕；離水面，則重。

十一月令占驗

虹出占《京房易占》：虹以冬至四十六日內出東北方，貫艮中，春多旱，夏多火災，粟貴。

三星入地《金臺記聞》：北人驗時，以天明三星入地爲河凍之候。正德丙寅冬至在十一月二十八日，都下寒最遲，而河亦遲凍。是月望日，與諸吉士早朝，共試觀之。黎明三星正入地，而河冰。亦適合云。

十二月令占驗

冰占《紀曆撮要》：冰結後水落，主來年旱；冰結後水漲，名上水冰，主水。若累厚，來年大水。

雪等伴《田家五行》：十二月下雪而不消，名曰等伴，主再有雪；久經日照而不消，亦是來年多水之兆。

火色占《陶朱公書》：念四夜黃昏時候，鄉人束稻草於竿，點火在田間行走，名曰照田蠶。看火色卜水旱：色白主水，色赤主旱，猛烈年豐，蔵龔歲歉。取北風爲上。又，除夜燒盆爆竹，與照田蠶看火色同。是夜取安靜爲吉。

臘前三白《陶朱公書》：臘前得兩三番雪，謂之臘前三白。諺云：若要麥，見三白。

晝夜時刻占驗

朝暮霞《孔氏談苑》：大理少卿杜純云：京東人言，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言雨後朝晴尚有雨，須得晚晴乃真晴也。《田家五行》諺云：朝霞暮霞，無水煎茶，主旱。此言久晴之霞也。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此皆言雨後乍晴之霞。暮霞若有火焰形而乾紅者，非但主晴，必主久旱之兆。朝霞雨後乍有，定雨無疑。或是晴天，隔夜雖無，今朝忽有，則要看顏色斷之：乾紅主晴，間有褐色主雨。滿天，謂之霞得過，主晴；霞不過，主雨。若西方有浮雲稍厚，雨當立止。

九道遥鳥《田家雜占》：夜間聽九道遥鳥叫卜風雨，諺云：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

太平晴雨《田家雜占》：天下太平，夜雨日晴。言不妨農也。

麥花晝放《田家雜占》：麥花晝啓，主水。

遺晝《農政全書》：凡久雨至午少止，謂之遺晝。在正午時遺，或可晴；午前遺，則午後雨，不可勝。

日出早晏《農政全書》：日出早，雨；日出晏，晴。老農云：此言久陰之餘，夜雨連旦，正當天明之際，雲忽一掃而捲，即日光出，所以言早，少刻必雨。言晏者，日出之後，雲晏開也，必晴。蓋日之出入自有定刻，實無早晏也。

日珥《廣輿圖》：早間日珥，狂風即起；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

春甲子雷，五穀豐登。

春寒多雨水。

正月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奸陽。魚不上冰，甲胄私藏。驚蟄之日，古雨水在驚蟄後，前漢末始易之，穀雨、清明亦然。說見盧抱經《逸周書注》。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雁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逸周書》。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禮記》。

是月日食，人流亡、多病，五穀貴，齊大饑，《黃帝占》。又主秦大旱。一云：人疫、夏旱。

日赤如血，大旱。

日上有黑雲，大旱。

月蝕，有災旱，人災多盜，齊大惡，米貴。一曰：秦地大旱。一云：粟賤。

正月東風，夏米平。甲日東風，蠶旺；南風，旱、米貴；西風，春夏米貴、桑貴；北風，澇；東北風，大熟；東南風，禾麥小熟；西北風，水、桑賤；西南風，春夏米貴，蠶不利。《群芳譜》。

上甲日，風從東方來，宜蠶；西方黃雲，歲惡。

正月，東方青雲，人病、多雨；赤雲，春旱；白雲，八月旱；黑雲，春多雨。南方赤雲，夏旱、米貴。

正月虹見，七月穀貴。一云：東見，主秋月米貴；西見，主蠶貴。霜多，旱。

正月雷鳴，爲失時，主疾疫、不收，應所發之方。一云：雷多，主人民不安。見電，人民多殃。元旦同。

上旬雨，穀貴一倍。中旬雨，穀貴十倍。甲乙日雨，春雨多；丙丁戊己，夏雨多；庚辛，秋雨多；壬癸，冬雨多。四時但遇此日，必雨。一曰：有風雨，三月穀貴。

春甲子雨，舊作赤地千里，謂第一甲子雨，大旱。或曰赤當作尺，謂行者苦雨，尺地若千里也。四季甲子日雨，皆主雨多。

初甲申至己丑，庚寅至癸巳雨，主糴貴。甲寅、乙卯雨，夏穀貴。上旬先得丙寅，夏雨多；戊寅，秋雨多；壬寅，冬雨多。雨卯，穀貴一倍。中旬雨卯，穀貴十倍。

正月雪至地，三日內即化，歲成、人安；七日不消，秋穀不成。

正月霜下着物，見日不消，五穀萬物不實，牛馬多疫死。着木凍損木枝，殺草木，是謂陰隆。

春霜，不出三日雨。《農候雜占》。

正月雹，大臣有暴死者，人多瘡瘍。《月令通考》。

得子歌云：甲子豐年丙子旱，戊子蝗蟲庚子亂，惟有壬子水滔滔，都在上旬十日看，上旬十日若無子，朝中大臣死一半。《群芳譜》。

甲子蟲災、桑穀貴，丙子旱，戊子收，庚子虎狼多，壬子綿貴。

三日得甲爲上歲，四日中歲，五日下歲。月內有甲寅，米賤。

一日得辛，旱；二日，小收；三四日，主水，麥半收；五六日，小旱，七分收；八日，歲稔。一云：春早不收。《占書》。

一日得辛，麥收十分；二日，禾、蠶收；三四日，田蠶全收；五六日，麻、粟、麥、蠶半收；七八日，旱，禾、麻、麥、粟少收，絲貴。《群芳譜》。

得寅：甲寅，穀、畜貴；丙寅，油、鹽貴；戊寅、壬寅，穀先貴後賤；庚寅，穀、畜貴。

得卯：有三卯，宜豆；無，則早種禾。一云：一日得卯，十分收；二日得卯，低田半收；三四日，大水；五六日，半收；七八日，春澇，全收。《通書》。

乙卯，荊楚米貴；己卯，燕趙米貴；丁卯，周秦米貴；辛卯，韓魏米貴；癸卯，宋魯豆貴。一作米貴。

得申：甲申，五穀收；丙申，穀損，蟲食菜；戊申，六畜灾；壬申，澇。

得酉：一日、二日，大豐；三日、四日，民安；五日至十日，中歲，民不安；十一、十二日，歲大熟。一云：乙酉荊楚吉，丁酉周秦吉，辛酉韓魏吉，癸酉齊魯吉，己酉燕趙吉。

月內有三子，葉少蠶多；無三子，則葉多蠶少。

有三亥，主大水。一云：正月得三亥，湖田變成海。在正月節氣內方準。詳《周益公日記》。

正月日暈：丙丁日，主旱；戊己日，大水，土工起；庚辛，兵；壬癸，江河

決溢。四月同。

元旦至十二日，每日取水一瓶秤之，一日主正月，二日主二月，其日水重，則其月雨多；輕，則少。《群芳譜》。

正月見三白，田公笑嚇嚇。《朝野僉載》。

一日鷄，天晴、人安、國泰。二日犬，晴，主大熟。三日猪，晴，主君安。四日羊，晴，主春暖、臣順。五日馬，晴明，四望無怨氣。六日牛，晴明，日月光明，大熟。七日人，晴明，民安、君臣和。八日穀，夜晴，五穀熟。所值之日晴暖，則安泰、蕃息；風雨寒慘，不吉。《東方朔占書》。

立春

晴明少雲，歲熟；陰，則蟲傷禾豆；暖，凍殺鳥雀卵。

立竿野中量日影，一尺，赤地千里；二尺，大飢、旱；三尺，旱；四尺、五尺，低田收；六尺，大收；七尺，次收；八尺，溏；九尺、一丈，大水。

天陰無風，民安，蠶麥百倍；東風，吉，人民安，果穀盛。《臞仙占》。

風從乾來，暴霜殺物，穀猝貴；坎來，多大寒；艮來，風雨調，五穀熟；震來，多暴雷，氣洩不成；巽來，多風、蟲，晴主旱；離來，旱傷萬物；坤來，冲方爲逆氣，主春寒，六月六水，民愁，土工興；兌來，旱霜、疾疫。又，西風爲虛邪風，中之必病，如夜半至，無害。

虹出正東貫震中，春多雨，夏火灾，秋多水、民流，冬多海寇。

雨傷五禾。

占土牛，頭黄，主熟，又專主菜麥大熟；青，春多瘟；赤，春旱；黑，春水；白，春多風；身，主上鄉；蹄，主下鄉。田家以此占，頗驗。

立春後遇火日雪，則後一百廿日有疾風驟雨，謂之雪報。

雨水

陰多，主水；少，高下並吉。

月蝕，粟賤，盜多。

虹見，主七月穀貴。

初一日

大風，主旱。無風，夏田不熟，禾黍小貴。微陰、東北風，主大熟。諺云：歲朝東北，五禾大熟。歷年經驗，多是水旱勻調，高下皆熟之兆。餘説皆譌。壬癸、亥子之方，謂之水門，其方風來，主大水。諺云：歲旦西北方，大水妨農功。西南風，主米貴。南風及東南，皆主旱。一曰：大風雨，其年大惡。小風雨，小惡。風悲鳴，多病。又云，米貴，多蠶傷。

一云：西北風，主米貴。又云，忌北風，主人民多病。

正旦決八風：從南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豆成，北方中歲，東北上歲，東方大水，東南疾疫。《漢天文志》。

正月一日平旦，漸漸風至，暮漸漸晴明，一有風，二有陽，三有陰雲，號三有，其年大熟，缺一不驗。《月令廣義》。

四方有雲，黄即爲熟，青爲蝗，赤爲旱，白爲兵。東井上有雲，歲澇，宜耕高田、山田。《便民書》。

雲蒼色，麥熟；青，蝗灾，麥半損。

日出時有紅霞，主絲貴。

霞，主蟲蝗、蠶少，果菜盛，婦女灾。紅色，絲貴。

四方有黄氣，大熟；白氣，凶；青氣，蝗蟲；赤氣，旱；黑氣，水。

雷鳴，一方不安，七月有霜。一云：有雷，禾麥皆吉。

雨，春旱，人食一升。二日雨，人食二升。以漸而增，五日雨，大熟。一云：一日值雨，人食百草。

一日晴，一年豐。一日雨，一年歉。

大雪，年豐、秋水；若未交立春，則麥穀蕃盛，人民、六畜俱安；若三次雪，宜麥。

元旦雨雪，吉。諺云：難拜年，易種田。

有雪，夏秋大旱。一云：夏旱、秋水。如未過立春而元日雪，主大有年。

有霜，主七月旱，禾苗好。

有霧，主人疫、歲饑、蠶廣、桑賤，又主大水。一云：主桑貴而民疾。

元旦值甲，穀賤、人疫；值乙，穀貴、民病；值丙，四月旱；值丁，絲綿貴；值戊，米、麥、魚、鹽貴；值己，米貴、蠶傷、多風雨；值庚，田熟、民病，金鐵貴；值辛，禾平，麥、麻貴；值壬，絹布、豆貴，米麥平；值癸，主禾傷、人民厄。《月令廣義》。一云：值癸，主禾傷，多風雨。

值甲寅，穀、畜貴；丙寅，油、鹽貴；戊寅、壬寅，穀先貴後賤；庚寅，穀、畜貴。如上旬先得丙寅，雨少，夏至雨多；戊寅，秋雨多；壬寅，冬雨多。此已録入正月條下，因元日所占相同，故重載。其卯申各占亦同。

初二日
晴，主大熟。
月暈，主土功。
初三日
月暈，所宿國小熟。
東北風，水旱調。東南風，晴，主旱。西北風，主水。
初四日
晴，主春暖、臣順。
初五日
雨，田大收，蠶不收。
有霧，傷穀、傷民。
初六日
晴，主大熟。
日月光明，大熟。諺云：熟不熟，但看年頭三個六。謂正月初六、十六、廿六三日。晴明，則主豐熟也。
初七日
風雨，多灾。
初八日
晴暖，宜穀，高田大熟。夜晴，五穀熟。
此夕雨，低田收。是日雨，元夜亦雨。
雲掩月，主春雨多。
初八爲上八日，宜晴，主收成。此夜若雨，元宵亦雨。諺云：上八夜勿見紅燈。《農政全書》。
參星，月半夜勿見紅燈。《農政全書》。
參星夜在月西，主大水，夏中一節晴；若在月東對月口，主高田半收；在南，大旱；在北，大惡風，人疫。
初八晚立一丈竿於下地看月，纔有光即量之，隨其短長移于水面，就橋坊柱或橋柱上記之，梅水必到所記之處。
揚州諺云：年八風，括到正月終。謂正月八日也。
初九日
主蠶。晴暖，則滋生。
初十日
月暈，主大旱。
初十日、二十日乃天將軍下降逢太后之日，午後三刻有風警。《月令廣義》。
十二日
爲花朝，晴，則百果實，夜尤宜晴。雨，則四十日夜雨，久陰。淮俗：初二、十六雨，每月多雨。
十五日
晴，主一春少雨，又宜百果。
豎一丈竿，候月。午影至七尺，大稔；六尺，小稔；九尺、一丈，主水；五尺，旱；三尺，大旱。
無雨，主春旱。又云：雨打上元燈，雲罩中秋月。又云：雨打上元燈，旱稻一束草。
又諺：風吹上元燈，雨打寒食墳。
又諺：上元無雨多春旱，清明無雨少黃梅。
上元雨灌，百物減半。
有霧，主水。
十六日
夜晴，主旱。惟水鄉宜之。
晴，高低皆熟。東南風，水鄉好。
最喜西南風，爲入門風，低田大熟。《通書》作東南風。
西北風，主旱。
雨，歲俱收。
十七日
是日爲秋收日，晴，主秋成，百果蕃茂。一作百穀蕃茂。
二十日
晴，主秋成，百果蕃茂。
晴，則雨少。如遇雨，則雨水必多。
二十一日
諺云：不怕正月二十陰，只怕二十一日晴。
二十三日

月暈，五穀不成。二十四日同。

二十五日

月暈，泉貴。一說：正月上旬一暈，樹木蟲；二暈，禾穀蟲；三暈，雷震物；四暈，民灾、歲惡；五暈，有灾變；七、八暈，路多死人。

三十日

風雨，糴貴、禾惡。

補遺

春

諺云：春風踏脚報。言易轉，如人傳報不停脚也。一云：既吹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報答也。二說俱應。《田家五行》。

春辰巳日雨，蝗蟲食禾稼。《師曠占》。

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以上，常從申上來，爲大赦期。六十日應。《風角書》。

立春

立春，氣當至不至，則多疾癘。《易說》。

甲子日立春，高鄉豐稔。水過旱一尺。春雨如錢，夏雨調匀，秋雨連綿，冬雨高懸。《探春曆記》。

正月

元日值戊，主春旱四十五日。

正月望夜占陰陽：陽長即旱，陰長即水。立表以測其長短，審其水旱。表長二尺，月影長二尺以內，大旱；二尺五寸至三尺，小旱；三尺五寸至四尺，調適，高下皆熟；四尺五寸至五尺，小水；五尺五寸至六尺，大水。月所極，則正面也。立表中正，乃得其定。《物理論》。

清・鄒存淦《田家占候集覽》卷三 二月

雨水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桃不始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諫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娠；雷不發聲，諸侯失民；不始電，君無威震。《逸周書》。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暖氣早來，蟲蜮爲害。

是月也，桃夭，棣棠華，薔薇登架，海棠嬌，梨花溶，木蘭競秀。

雷不鳴，五穀不成，小兒多灾。

虹見東方，秋米貴；見西，蠶、穀貴，民灾。

米貴。

二月甲子雨，旱；甲寅、乙卯雨，米貴。

霜，主旱。是月宜連霜。諺云：一夜春霜三日雨，三夜春霜九日晴。

月內三卯，有則宜豆，無則早種禾。農家每歲經驗。

驚蟄

驚蟄前後有雷，謂之發蟄雷。聲初起從乾方來，主人民灾；坎方來，主水；艮方來，主米賤；震方來，主歲稔；巽坤方來，主蝗；離方來，主旱；兌方來，主五金長價。一云：未蟄先雷，須見冰。《陶朱公書》。

驚蟄以前動雷，一月斷火灰。驚蟄日雷在上旬，主春寒，黃梅水大；在中旬，主禾傷；在末旬，主蟲侵禾。二月、三月不鳴，多盜。

一云：驚蟄聞雷，米如泥。又云：驚蟄先雷，須見水。

驚蟄不凍蟲，寒到五月中。《沅湘農談》。

春分

晴明燠熱，萬物不成。一云，晴主病。

青雲，歲豐。

震卦氣應明庶風至，風從乾來，歲多寒，金鐵貴，應四十五日民饑、多灾；坎來，米貴，豆菽不成，民多疾；艮來，穀不收，米倍貴，水暴出；震來，穀熟麥賤，人安年豐；巽來，蟲生，四月暴寒雨；離來，五月先水後旱；坤來，多水，人多癘疾；兌來，爲逆氣，春寒，八月憂兵，麥貴，凶。

春分前後一日內有雷，主歲稔。

雨，人有灾。諺云：春分無雨，病人稀。

春社立春後五戊爲春社。

晴明，六畜大旺。《黃帝占》。

雨，年豐果少。《歲時通攷》。一云：有雨，主五穀、果實少。

社在春分前，主歲豐；在春分後，主歲惡。諺云：社了分，米貴遍天下。

初一日

風雨，主米貴。一云，稻惡、糴貴、人災。

雷，則八月有霜。

值驚蟄，主蝗災；值春分，歲歉、米貴。

初二日

田家謂之上工日，宜晴。又云，宜雨，夜宜晴。否則，蠶柘貴。大抵二月怕夜雨。一云：雨，主妨農。

見冰，主旱。

初二天晴東作興，初七八日看年成，花朝此夜晴明好，何處連綿夜雨傾。《陶朱公書》。

初八日

是日爲張大帝生日，前後必有風雨，謂之請客風、送客雨。東南風，謂之上山旗，主水。西北風，謂之下山旗，主旱。逢壬，上天。

十二日

晴則百果實，怕夜雨。若此日雖雨多，亦無妨。陳元義云：二月得十二夜晴，一年晴雨調勻。

吳諺云：有利無利，但看二月十二。謂花朝日，晴則百果少實也。

十五日

爲勸農日，晴，主年豐。又爲花朝，晴，則百果實；風雨，主歉。如有夜雨，則有四十日夜雨。

十九日

晴，爲上；雨，則諸物少收。一云，穀菜百物少收。

三月

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駕，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駕，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亂色。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萍不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于桑，政教不中。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冬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禮記》。

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淮南子》。

是月也，白桐榮，茶蘼條達，牡丹始繁，麥吐華，楝花應候，楊入大水爲萍。

日蝕，大臣憂，其分大水出，有旱饑，絲、綿、布、米貴，楚地大凶。《黃帝占》。

月蝕，絲、綿、米貴，人饑。無光，主水災。

三月風不衰，九月霜不降。

三月雲甚潤厚，大暴雨將至。《隋書占》。

虹見，九月米貴，魚鹽貴，婦人吉。出西方，青雲覆之，其下多寒，人病癘苦瘟；赤雲覆，夏旱；黃雲覆，夏小旱，穀半收；白雲，夏多風，人疫；黑雲，夏多雨。

雷多，歲稔。電多，亦然。

三月一日至三日，當雨不雨，主秋多大霧，道有餓死人。七日當雨不雨，主穀貴。九日至十五日，當雨不雨，兵在外者罷。

甲寅、乙卯、甲申，至己丑、庚寅，至癸巳，三辰日雨，三未日雨，皆主米大貴。

辰日雨，百蟲生。更得未日雨，百蟲死。夏月同。有暴雨，名迎梅雨，又名桃花水，主梅雨多。

三月無雨，麥乃有秋。諺云：三月溝底白，莎草變成麥。《嘉定縣志》。

三月雪經日不消，秋禾不成，米貴三倍，人相食，大臣憂。三月戌不温，民多寒熱。月內有暴水，謂之桃花水，主多梅雨；無，則無。雪不消，則九月霜不降。有霜，主大旱。

月內三卯，有則宜豆，無則宜麻、麥。此農家經驗之言也。《農桑衣食撮要》。

三月有三卯，大豆好；無三卯，旱。《開元占經》。

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田家五行》。

寒食

寒食，係清明前一日。人家墓祭，謂之掃松，多值風雨。是日雨，主歲豐。

諺云：雨打墓頭錢，今歲好豐年。一云：雨打紙頭錢，麻麥不見收。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

寒食日雨，梅雨多。

清明

清明喜晴惡雨。諺曰：簷前插柳青，農人好作婚。又，午前晴，早蠶收。午後晴，晚蠶收。《月令通攷》。

糞缸九隻浮。《農政全書》。

詩括云：清明無雨少黃梅。

東北風，未市桑貴；東南風，中市貴，未市賤；西北風，中市貴。

雷，小麥貴。

清明有水而渾，主高低田大熟，雨水調。

清明斷雪，穀雨斷霜。《吳下田家志》。

穀雨

雨，主多魚。諺云：一點雨，一個魚。

前一兩日霜，主旱。是日雨，主雨多，二麥紅腐，不可食用。穀雨日辰值甲辰，蠶麥相登，大喜忻。穀雨日辰值甲午，每箔絲綿得三觔。《田家五行》。

初一日

風，民病，木多蟲。北風自早至午，米貴。

雷，多主旱。無雷，多盜。一云：有雷，主五穀熟。

雨，民疾疫，百蟲生。又云：井泉空，主旱。一云：主民病，木多蟲。雨猛，主旱。

值清明，草木茂。值穀雨，主年豐。

初二日

雨澤無餘。

初三日

晴，主桑貴。諺云：三月三日晴，桑上掛銀瓶。

陰不見日，主蠶大吉。《月令廣義》。

上巳有風，梨有蟲。

雷鳴，小麥貴。電，亦然。

杭諺云：三月初三雨，落至繭頭白。又諺云：雨在石上流，桑葉好喂牛。

又云：雨打石頭斑，桑葉錢上趁。

有霜三月冷。

上巳聽蛙聲，上晝叫，上鄉熟；下晝叫，下鄉熟；終日叫，上下齊熟；聲啞，低田熟；聲响，低田澇。

初四日

雨變，易治溝渠，主澇。

雷，歲熟。

初五日

陰，蠶吉。

五日寒食便下田。《吳下田家志・方言》

初六日

爲露白日，是日雨，則道路一白，即雨。一云：雨壞墻屋。

初七日

南風，歲歉。又云：主歲旱。

雨，決隄防。又，北風雨，主年豐。

初八日

雨，乘舡行。

初九日

雨，主連雨不止。

十一日

爲麥生日，喜晴。《嘉定縣志》。

十六日

南風，主旱，歉。

西南風，主大旱，風愈急則愈旱。是日爲黃姑浸種日，故南方上鄉人有撩起已浸稻種之説。又懸百文錢于簷下，風力能動，則舉家失聲相弔。

西南風，又主桑葉貴。諺云：三月十六皎皎晴，桑樹頭上揀人情。

廿七日

廿七、廿八兩日南風，主旱。諺云：廿七廿八吹得廟門開，螄螺蜌蜆哭哀哀。《崑新合志》。

三十日

雨，麥不熟。

補遺

二月

二月甲戌日，風從南來者，稻熟。乙卯日不雨晴明，稻上場不熟。《師曠占》。

二月甲子日發雷，大熱。一云：大熱。《通考》，下同。

十六日乃黃姑浸種日，西南風，主大旱。高鄉人見此風，即懸百文錢於簷下，風力能動，則舉家失聲相告。風愈急愈旱。又，主桑葉貴。

二月二十日，謂之小分龍日，晴，分嬾龍，主旱；雨，分健龍，主水。《談薈》。

廿八日爲老和尚過江，必有風暴。若吹南風，主旱。《清嘉録》。

二月晦日雨，人多疾。《四時占候》。

清明

若清明、寒食前後有水而渾，主高低田禾大熟，四時雨水調。《農政全書》。

三月

常以三月三日雨，卜桑葉之貴賤。諺云：雨打石頭偏，桑葉三錢片。或曰：四日尤甚。杭人曰：三日尚可，四日殺我。言四日雨，尤貴。《種樹書》。

上巳聽蛙聲占水旱，諺云：田鷄叫得啞，低田好稻把。田雞叫得響，低田好牽槳。唐詩：田家無五行，水旱聽蛙聲。是也。《嘉定縣志》。

十八日爲白龍生日，前後旬日陰晴不常。鄉民以是日雨卜白龍之歸，謂龍歸省母，則農有秋。《清嘉録》。

清・鄒存淦《田家占候集覽》卷四　夏

夏月暈，主風。

日没後起青白光數道，下狹上濶，直起亘天，俗呼青白路，主來日酷熱。惟夏秋間有之。《羣芳譜》。

夏不聞雷，人多病，五穀不成。甲子、庚辰、辛巳雷，蝗死。

夏秋間夜晴而見遠電，謂之熱閃。

夏多雨電，民饑。

夏日色黄，主雨。《隋書占》。

立夏到夏至熱，則有暴雨。

夏冰，歲饑、民流，五穀不成。

夏庚辰、辛巳雨，主蝗。大雨，蟲多。丙寅、丁卯雨，秋穀貴。庚寅至辛巳雨，麥平。壬子雨，牛無食。如甲寅晴，諺云：拗得過。

夏甲子雨，主秋旱四十日。夏壬子雨，牛食多腐。

夏季虹出西方，青雲覆之，秋冬寒，民病瘡；赤雲覆之，秋旱；黄雲覆之，秋多大風；黑雲覆之，秋多雨。

夏時水底生苔，主暴水。苔浮水面，立時大雨。諺云：水面生青靛，天公又作變。夏初食鯽，脊骨有曲，主水。

夏秋之交，稿稻還水喜雨，多歲稔。諺云：夏末秋初一劑雨，賽過唐朝萬斛珠。五月、六月可苗麥田。《四民月令》。

四月

立夏之日，螻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灾，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四月日蝕，天下旱、疫，牛無食，六畜死，宋大凶。《京房占》。

月蝕，大旱、穀荒、人饑。月無光，大旱。

虹見，米穀貴。

月内宜風雨頻，諺云：麥秀風搖，稻秀雨澆。

暴風起東南方，人病瀉痢，乳婦暴病死。

四月雷不鳴，十月蟲不蟄。

電，民不安，秋禾傷。

四月建巳，宜暑。巳不暑，民多瘴病，熱而眼黄。

四月麥秀寒，五月温和暖。《吴下田家志・方言》。

月内寒，主旱。諺云：黄梅寒，井底乾。又，月内日暖、夜寒，主少水。諺云：日暖夜寒，東海也乾。

四月夜涼，主少水。諺云：日暖夜中寒，東海水也乾。

月内有三卯，宜麻；無，則麥不收。

立夏

立夏日暈，主水；晴，主旱；大晴，其年必旱。《文林廣記》。

立夏晴，簑笠滿田臨。立夏雨，簑笠挂屋柱。《月令廣義》。

立夏巽卦氣應，清明風至，是日有風，主熱風。從乾來，爲逆氣，疾、凶、饑，夏有霜，麥不利；從坎來，多雨、地動、魚蝦賤，人疾疫；艮來，山崩、地動、人疫、損穀；震來，雷不時擊物，一云，糴貴；巽來，歲豐、民安；離來，夏旱、禾焦、人病，一云，米賤；坤來，人不安，萬物傷；兑來，蝗、兵起，六畜灾，大凶。

立夏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水之氣，必暑有暍者。其日南方有雲，歲豐。

虹出正南貫離中，火、旱、灾，麻不收；夏三月出西方，米貴；青雲覆之，秋

冬寒，民病癘；赤雲覆之，秋旱；黃雲，秋多風；黑雲，秋多雨。

立夏宜雨，諺云：立夏不雨，田家莫耙。若夜雨多，損麥及蠶。

小滿

小滿有雨，歲熟。諺云：小滿不滿，芒種莫管。

前後風雨，白蠟不收。

初一日

晴，歲豐。晴而燠，主旱。

日有暈，主水，主風，主熱。有重種兩禾之患。

大風雨，主大水。小風雨，主小水、歲惡、米貴。又云，主種重犯之患。諺云：四月初一見青天，高下平地任開田。四月初一滿地塗，丟了高山去種湖。此日最緊要。

四月朔，風從南來、西來者，秋糴賤。逆此者，貴。見《師曠占》。

西北風，主大荒。風雨，麥惡、米貴。

大雨，主蝗災。

值立夏，主地動。值小滿，主人災。一云，主歲凶。

初四日

是日至十四日風，主大風，禾貴。

雨，五穀貴。爲稻生日，喜晴。

初五日

雨，主水多。

是日至初八雨，宜早麥。

初八日

最宜密雲不雨。

晝雨，主豐熟，果實少。忌夜雨，諺云：小麥不怕人共鬼，只怕四月八夜雨。大抵北方麥晝花，忌晝雨。南方麥夜花，忌夜雨。又諺云：四月八晴料掉，高田好張釣。四月八烏漉瀆，上下一齊熟。又云：四月八日雨，魚兒岸下死。四月八日晴，魚兒上蒿林。

十二日

忌西風生，喜東南風。

宜晴，諺云：有利無利，俱看四月十二。《傳家寶》。

十三日

雨，麥不收。

十四日

晴，主歲稔。諺云：有利無利，只看四月十四。《月令通考》。

黃昏時，日月對照，主春秋旱。

東南風，吉。

十六日

是日雲黑，有蟹。

諺云：四月十六烏漉漉，不論高低一齊熟。又云：四月十六多雨點，鄉人只把脚來償。主水。

廣種雜撈漕。主旱。又云：四月十六雨飄飄，高鄉黃昏時，日月對照，主夏秋之交旱。月上遲，有白色，主大水。月上早，無雲，紅色，大旱；遲而白，主雨；夜深，主大水。一云：月上早，低田好收稻。月上遲，高田剩者稀。

諺云：有穀無穀，且看四月十六。立一丈竿量月影，月當中時，影過竿，雨水多沒田，夏旱、人饑；長九尺，主三時雨水；八尺、七尺，主雨水；六尺，低田大熟，高田半收；五尺，主夏旱；四尺，蝗；三尺，人饑。《羣芳譜》。

二十日

爲小分龍日。晴，分懶龍，主旱；雨，分健龍，主水。東南風，分黑龍，主旱；正南風，分赤龍，主大旱；西北風，分白龍，主大水；西南風，分黃龍，上下大熟。《四時占候》。

東南風，謂之烏兜信風，上下大熟。《田家五行》。

廿六日

諺云：熟不熟，但看四月二十六。

是日，忌雷聲。

廿八日

亦爲小分龍日，宜雨。如不雨，俗云：分嬾龍，主旱。

諺云：四月廿八小分龍，是日當雨惡乾風。

三十日

大雨，主蝗災。

補遺

江南民於四月一日至四日卜一歲之豐凶，云：一日雨，百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日雨，騎木驢，言踏車取水，亦旱也。四日雨，餘有餘，言大熟也。《談苑》。

四月中，看魚散子占水：黃梅時，水邊草上看散子高低，以卜水增止。《農政全書》。

清・鄒存淦《田家占候集覽》卷五 五月

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姦壅偪。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癘疾。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是月也，葵赤，紫薇葩，蒼蘅始馨，夜合交，榴花照眼，紫椹降于桑。

五月日蝕，大旱，大飢，人死，六畜貴，梁大凶。《乙巳占》。

月蝕，主旱，梁地惡，六畜貴，齊地蟲。

月無光，火災、旱。

仲夏長風扇暑，此節東南常有風，名黃雀風。《風土記》。

是月朔日至十日不雨、大風，主大旱；風雨，主米貴、人飢。風從北來，人相殘，米貴；東來，半日吉，終日米貴。

五月砲車雲起急，舟人避之，此風候也。東坡詩云：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暴作。

虹見，主小水，米、麥貴。

雷不鳴，五穀減半，大臣災。

是月上辰日雨，主蝗起，雨下食禾。大驗。上巳日雨，亦主蝗蟲。

五月尤忌甲申、乙酉日雨，則有大水。諺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我。《蘇州府志》。

雨雹，殺雞犬，婦人任事，民不安。《京房易占》。

是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九日，天帝朝玉皇，主有大風。又云：五日、十一日、十九日，天帝釋朝，玉皇逢九曜，申酉時惡風，忌行舟渡水。

五月宜熱，諺云：黃梅寒，井底乾。又，夜亦宜熱，諺云：晝暖夜寒，東海也乾。俱主旱。

五月暴熱之時，看窠草忽自枯死，主有水。《便民圖纂》。

五月不熱，十一月不凍。《博雅》。

有霧，主水。諺云：五月裏迷霧，行船勿要問路。

五月壬子破，大水穿山過。

五月無三卯，旱。一云：月內有三卯，宜稻及大小豆；無，則宜早豆。一作：有三卯，宜種稻。有應時雨。

十日得辰，早禾半收。十一日得辰，五穀不收。《月令廣義》。

上半月夏至前，田內晒殺小魚，主水。口開，水立至，易過；口閉，反是。老農俚語。

五月大，種瓜不下。五月小，種秧必須早。一云：五月小，瓜果吃不了。又云：五月小，水浸楊柳杪。

芒種

芒種晴明，主豐。午時量日影，不及四尺二寸二分，瓜不成。《東方朔占》。

芒種火燒天，夏至雨連綿。見古占年語

芒種一聲雷，時中三日雨。

芒種宜雨，雨宜遲。諺云：雨芒種頭，河魚淚流。雨芒種腳，魚捉不着。

芒種雨，百姓苦。《談苑》。

諺云：芒種端午前，處處有荒田。主無秧。

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進梅，前半月爲立梅，有雨，主旱。諺云：雨打梅頭，無水飲牛。一說主水。諺云：試以二說比之，梅雨大抵主旱，雖有雨，亦不多。《農占》。

一云：芒種逢壬立梅，夏至逢庚出梅。

芒種逢丙進黴，小暑得未出黴。《神樞經》。

按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南方，故閩粵萬物早熟，半月始及吳楚。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黴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擬，當易地而論。《風土記》。

夏至前芒種後雨，爲之黃梅雨，最長久，半月內驗。西南風以定雨候，有一日西南風，主時裏三日雨。諺云：梅裏西南，時裏潭潭。

西南風急，名曰哭雨風，主雨立至易過。若風微最毒，應在時裏。

江湘二浙，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潟、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雨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故自江以南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

老農云：芒種後半月內不宜雷，謂之禁雷天。諺云：梅裏一聲雷，時中三日雨。又諺云：迎梅雨，送時雷，送了去，並勿回。

夏至

夏至，日中赤氣出直，雜正氣出右，萬物半死；出左，赤地千里。《易卦通驗》。

夏至午時，南方赤氣，百穀豐。出右，萬物平；出左，赤地千里。

夏至日暈，主有水。《便民圖纂》。

午時量日影，不及一尺八寸，禾不成。《東方朔占》。

日月無光，五穀不成，人病。《歲時雜占》。

夏至日風從乾來，寒傷萬物；坎來，爲逆氣，寒暑不時，夏月冬寒，山水暴出；艮來，山水暴出，泉湧山崩，米貴；震來，八月人炎；巽來，九月風落草木，傷百果；離來，五穀熟；坤來，六月雨水橫流，諺云：急風急沒，漫風漫沒；兌來，秋多雨、霜寒。

夏至日西南風至，六月橫水，人殃。諺云：急風急沒，漫風漫沒。《月令廣義》。

夏至宜少陰，雨如水波，無則三伏熱。又青雲爲蟲，白雲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

諺云：夏至無雲三伏熱。又云：夏至有風三伏熱。

夏至後四十六日內虹出西南，貫坤中，有小水、蝗災、魚不滋。

夏至日雷，主久雨。

夏至日雨，謂之淋時雨，主雨調、歲稔。諺云：夏至無雨，碓裏無米。《月令廣義》。

一云：有雨，主久雨。《便民圖纂》。

夏至日雨，其年必豐。諺云：夏至日的雨，一點值千金。夏至前岸上有蠏，主大水。諺云：夏至前蠏上岸，夏至後水到岸。

一云：夏至日蠏上岸，夏至後水到岸。《農政全書》。

夏至日屬水，主妖；屬金，大暑毒；值甲寅、丁卯，粟貴。

夏至在月初，主雨水調。諺云：夏至端午前，坐了種田年。《田家五行》。

夏至逢朔日、晦日，並主五穀熟。二日、三日、六日、二十五日、三十日同，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主歲不熟。《月令占候圖》。

在初二三，主米麥貴。初五，米貴。諺云：夏至連端午，家家賣兒女。初七八，米麥平。二十，大飢。又上旬末，賤。中旬，大豐，米大賤。末旬，大歉，米大貴。《歲時記》。

又諺云：夏至在月頭，邊吃邊愁。夏至在月中，耽閣糶米翁。

夏至後半月，名三時。首三日爲頭時，次五日中時，後七日末時。風在中時前二日，大凶。諺云：時裏一日風，準黃梅三日雨。主旱。

時裏西南風微和，每晚轉東，主旱。纔風急，即雨。

時雨最怕在中時前二日來，謂之中時頭，必大凶。若到得末時，縱有雨，亦善。諺云：夏至未過，水袋未破。《四時占候》。

夏至後，一九至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喫茶如蜜汁。四九三十六，爭向路頭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灰墼。

初一日

晴，主年豐。爲早禾本命日，尤忌雨。

是日雨，主來年三月雨。一云：大飢、喫百草、米貴。又云：不出一年，民大飢、蝗起。又云：一日雨落井泉浮，二日雨落井泉枯，三日雨落連太湖。又云：一日晴，年豐；雨，主歉。

值芒種，主畜灾；值夏至，主冬米貴；大風雨，主牛貴、人飢，來年春米貴。

初二日

雨，主大旱。

初三日

雨，主水。

初五日

大晴，主水。又云，晴，主年豐；雨，主水大，絲貴。

諺云：端陽晒得蓬頭乾，十片高田九片浮。此端午晴主水之說也。

值夏至，天陰，日無光，穀不全收。又云：只喜薄陰，但欲晒得蓬艾，主豐。

諺云：端午晴乾，農人喜歡。大風雨，主田內無邊帶。言風水多也。一云：雨，來年大熟。

曙時有雨東來，人灾。七月七日有雨，即解。

霧，主大水。

十三日

爲白龍生日，當有風雨。一云：是日雨，則歲豐。

夏至日起時，時分三節，共十五日。初雨爲迎時，末雨爲送時。諺云：高五月十三雨滿，饒州好販大碗。《樂清縣志》。

五月十三連夜雨，來年早種白頭田。《田家五行》。

十五日

晴，主年豐，草木盛。

十六日

有雲，主草多。黑雲，主有蠅。

二十日

雲和，則歲熟。

爲大分龍日，占同小分龍。無雨而有雷，謂之鎖龍門。雷，主當地少雨。是日，農家早以米篩盛灰，藉之紙，至晚視之，若有雨點迹，則秋不熟，穀價高，人多閉糴。

諺云：二十分龍廿一聚，拔起黃秧便種豆。二十分龍廿一雨，水車閣在街堂裏。

廿一日

有雨，歲豐。無雨，主旱。

廿三日

有雨，爲之問龍雨。一百廿日晒龍衣，主旱。

廿五日

亦爲分龍日，大晴，則大旱。諺云：熟不熟，但看五月廿五六。又云：此日陰沉沉，穀子壓田塍。

廿六日

有雨，爲分龍雨。占同廿五日。

廿九日

楚俗以廿九、三十爲分龍，雨，則多水。

三十日

風雨來，春米貴。不雨，民病。

補遺

氣象預報總部・氣候預測部・紀事

夏至

夏至日，風色看交時，最要緊。屢驗。《農政全書》。

夏至日起時，時分三節，共十五日。初雨爲迎時，末雨爲送時。諺云：高田只怕迎時雨，低田只怕送三時。蓋初時雨則旱，末時雨則潦也。若中時而雷，謂之腰報，亦主多雨。諺云：中時腰報，沒低田。《嘉定縣志》。

末時得雷，謂之送時，主久晴。諺云：迎梅雨，送時雷，送去了，便弗回。《農政全書》。

清・鄒存淦《田家占候集覽》卷六 六月

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温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辟，急迫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是月也，萱草宜男，鳳仙來儀，菡萏百子，凌霄登，茉莉來賓，玉簪搔頭。

六月日蝕，六畜、五穀貴，主旱；沛大凶。《月令通攷》。

月蝕，主旱，六畜貴；沛國惡，魯有水災。

月無光，六畜大貴。

諺云：六月無風吹遍草，八月無風秕子稻。一作：六月西風吹遍草。

白雲橫斗下，東方生雲，皆主雨。

浮雲不布，十二月草不喪。

六月有黑氣，主雨。有水，謂之賊水，言不當有也。

虹見，米麻貴。一云，主麥貴。

六月雷不鳴，蝗生，冬民不安。

六月霧，主旱。諺云：六月裏迷霧，要雨直到白露。

一云：黑霧相連，主雨。西南風，主蟲損稻。

六月不熱，五穀不結。又云：六月蓋夾被，田裏不生米。《農政全書》。

熱極生風。

無蠅，主米價平。諺云：六月無蠅，新舊相登。

六月內逢甲乙、丙丁無雨，主旱；丙寅、丁卯有雨，主米貴。晦日風，亦主米貴。

小暑

小暑一聲雷，稻熟做黃梅。此杭州通行諺。稻熟，一作倒轉，頗驗。小暑日晴雨，亦要看交時，最緊。《農政全書》。

《談苑》云：小暑雨，名黃梅顛倒轉，主水。有東南風及成塊白雲，主退水，兼主旱；無，則水小暑雨，名黃梅雨，主水。有東南風及成塊白雲，主退水，兼主旱；無，則水不能卒退，又主有半月白棹風；無南風，則無白棹風，水卒不能退。諺云：白棹風雲起，旱魃精空歡喜。仰面看青天，頭巾落在麻圻裏。東坡詩云：三時已斷黃梅雨，萬里初來白棹風。

三伏

伏者，藏也。庚金伏於夏火之下，故曰伏。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該第五庚爲末伏，不知越之而立秋後初庚爲末伏。夫既秋矣，又何謂之伏耶？《史記》註以始皇置伏，又云穆公以是占之。馬遷尚疑其人，此亦恐久而傳訛也。《七修類稿》。

三伏西北風，主稻秕，冬冰堅。諺云：伏裏西北風，臘月船不通。三伏中天熱，冬必多雨雪。

三伏宜熱，諺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蓋當槁稻之時，又當下壅，晴熱則苗旺，涼雨則白沒。

初一日

風雨，穀貴。西南風，主蟲傷禾，秋前猶可再發，秋後則無望。西北風，主七八月內水橫流。

諺云：六月初一一劑雨，夜夜風潮到立秋。《農政全書》。

值小暑，主大水。值大暑，主大疫。

值大暑，民病。值夏至，大荒，宜備米穀。值小暑，山崩河溢。

初二同。

過甲，飢。

日蝕，主旱。

初三日

晴，主旱。諺云：六月初三日晴，山篠盡枯零。

雨，難稿稻。諺云：六月初三一陣雨，夜夜風潮到立秋。一作到處暑。又諺云：六月初三一個陣，早起芸田下晚困。

有霧，大熱，或云大熟。

初六日

晴，主收乾稻。雨，謂之湛轆耳，主有秋水。

六月六下雨，龍袍反晒四十天。

諺云：六月六日一個陣，七十二個趕狗陣。

六月六日雨，主蟲。清晨雨，蟲生圍畦。上午雨，蟲生山。《物理小識》。

初八日

六月初八西北風，驚動海中龍。《陶朱公書》。

三十日

風，米貴。南風，蟲災。

補遺

六月初三略得雨，主秋旱，收乾稻。蘇秀人云：此日略得雨，則西山及南海不斫籌竿。《農政全書》。

清・鄒存淦《田家占候集覽》卷七　秋

秋天雲興，若無風，則無雨。

早禾怕北風，晚禾怕南風。

秋虹見西方，青雲覆之，冬多寒，人病瘧，苦濕；赤雲，冬旱；黃雲，米賤；白雲，冬多風；黑雲，冬多雨。

秋雷忌甲子日，主歲凶。一云：甲子日雷，主七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農不登穀，暖氣爲災。

秋雨雪，大飢，民多死，人物相食。

田怕秋乾，人怕老窮。《月令廣義》。

七月

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農不登穀，暖氣爲災。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禮記》。

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淮南鴻烈解》。

是月也，桐報秋，木槿榮，紫薇映月，蓼紅，葵實，雞冠報曉。七月日無光，蟲灾歲凶。《家塾事親》。

日蝕，人流亡，大水壞城郭，繒帛貴，歲惡，秦國惡之。《庚辛占》。

月蝕，人灾，來年牛馬貴，楚地大旱。

日月失色，令人食不入口，腰脊股肩背皆腫。《家塾事親》。

雷大吼，有急令。

有三卯，田禾熟；無，則早種麥。一云：無三卯，宜晚麥。

立秋

晴，主萬物少成熟。一云，主歲稔。《田家五行》。

坤西南，主立秋。立秋坤，主涼風用事。

風從乾來，暴寒多雨；坎來，冬多雨雪、陰寒；艮來，爲逆氣，穀不熟，糴貴；震來，秋多暴雨，人不和，草木再榮；巽來，凶；離來，多旱；坤來，五穀熟，田禾倍收，無秕穀，三日三石，四日四石；兌來，秋多雨，霜重。

立秋日，西方有雲及小雨，吉。晡時西南黃雲如羣羊，坤氣至也，宜穀粟。赤黃氣不至，其年物不成。黑雲相雜，宜桑、麻、豆。如無此氣，則歲多霜，人民疾，應在來年二月。赤雲，來年旱。一云：申時西南方有赤雲，宜粟；如無，萬物不成，地震，牛羊死在來年正月。《萬寶全書》。

四十六日內虹出正西，貴兌中，秋有旱。《家塾事親》。

虹見西方，萬物皆貴。

有雷，損晚禾。大抵秋後雷多，晚田不收。一云：名秋霹靂，主晚稻秕。

雷雨折木，多怪異。

小雨，吉。大雨，傷穀。《田家五行》。

風涼，吉；熱，主來歲灾、旱、疫。

立秋在六月晦日，早稻遲。

己酉日立秋，多晴。

七月秋，熱則頭。六月秋，便罷休。

朝立秋，暮一作涼。颼颼。夜立秋，熱到頭。

處暑

處暑雨不通，白露枉用功。處暑根頭白，白露枉霖來。

又諺云：處暑若還天不雨，總然結實也無收。又云：處暑街頭潤，田主一半分。

初一日

風雨，人不安，米貴。南風，禾倍收。

虹見，年內米貴。大抵交秋後忌見虹，主田不收。

有雷，損晚禾。

值立秋，處暑人多疾。

初三日

有霧，主年豐。

初六日

有雨，謂之洗車雨。七日雨，則曰洒淚雨。

初七日

西南風，謂之金風，不要播匾。言無秕穀也。

有雨，吉。名洗車雨，麥、麻、豆賤。諺云：七月無洗車，八月無蓼花。

微雨，主五穀成實。

七夕以前占河影，沒三日而復見，則穀賤；七日復見，則穀貴。《占候書》。

初八日

得滿斗日，主秋成。

十五日

謂之篙竿生日，有雨，主撈水稻。有雷，謂之打折竿頭，撈不成。

十六日

諺云：月上早，好收稻。月上遲，秋雨徐。言多也。

雨，名洗缽盂雨，主來年荒。十方寺觀，每年四月十五日結夏上堂，七月十五日解夏散堂，此日即雨，故名洗缽盂，下年荒，必停堂也。《田家五行》。

三十日

風雨，主人多殃，生癰疽，宜麥，布貴，油、麻貴十倍。

七月補遺

二十日，俗傳棉花生日，忌雨。諺云：雨打七月念，棉花勿上店。《清嘉録》。

秋

辰星之色，秋青白而歲熟。《史記·天官書》。

秋月暴雷，謂之天收百穀，虛耗不成。《戎事類占》。

立秋

離氣見，立秋分，則歲大熟。《易卦通驗》。

立秋日午時豎竿，影得四尺五寸二分半，五穀熟。《月令占候圖》。

清・鄒存淦《田家占候集覽》卷八 八月

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群鳥養羞。鴻雁不來，遠人背畔。元鳥不歸，室家離散。群鳥不養羞，下臣驕慢。秋分之日，雷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户，民靡五日，蟄蟲培户。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户，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逸周書》。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灾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是月也，槐黄蘋笑，芝草奏功，桂香、秋葵高掇，金錢及第。

八月日食，人病瘡疥。

月食，飢，鄭大凶，魚鹽貴，人多病瘡癬。

八月中，早禾怕北風，晚禾怕南風。《農政全書》。

有黄雲，吉；無雲，麥不成；赤雲，麥枯死。

虹見，秋米平，來春米貴。一云：虹出西方，粟貴。

此月雷聲不宜有，諺云：八月一聲雷，遍地多是賊。

八月雨，謂之豆花雨。《荆楚歲時記》。

八月内雨多，米貴，牛貴。

八月雪多，疾病，有妖賊。

八月霧，切莫開倉庫。

八月浮雲不歸，二月雷不行。

八月大，無果實。《田家五行》。一云：月大盡，有水灾，少菜。

有三卯、三庚，低田麥、稻吉。三庚、二卯，麥出拗巧。

云：三卯三庚，麥出低坑。三庚二卯，麥出拗巧。

一云：三庚三卯，高鄉麥好。三卯二庚，麥出低鄉。

八月一日、二日、三日，以準來年正、二、三月之雨。凡月色黄者，其月少雨。月色青者，其月多雨。《農政全書》。

白露

白露晴，主收稻。屬火，蝗蟲多，難種菜。

雨，謂之苦雨，主萬物傷，損瓜果，菜生蟲。稻禾沾之，則味苦。諺云：白露前是雨，白露後是鬼。若雙日白露有雨，不損苗。惟單日有雨，則損苗。如連陰雨，則不爲害，此日名天收。

白露逢壬，便立詹。《月令廣義》云：八月初三至廿三，爲詹天雨。

一云：秋分後逢壬，謂之入霤。十日滿，謂之出霤，謂雨多也。十日内，謂之霤天。諺云：入霤有雨，出霤晴。《蜀語》。

秋分

晴，主不收。《月令通攷》。微雨或陰天，最妙，來年大熟。

風從乾來，主寇盜起，人相掠，來年多陰雨；坎來，多寒，高低俱收；艮來，五日内；巽來，十月多暴氣；離來，民灾，歲惡；坤來，土工興，民憂；兑來，五穀大熟。酉時，西方有白雲如群羊，是分氣，主大稔；有黑雲相雜，並宜麻豆；赤雲，主來年旱。

四十六日内虹見西北貫乾中，秋多水，虎食人畜，盜賊起。

秋分後多霜，人多病。

諺云：分社同一日，低田盡叫屈。

秋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月令通攷》。

又諺云：分後社，穀米遍天下。社後分，穀米上錦墩。得雨，則米粒圓滿多收。諺云：田怕秋旱，人怕老窮。旱必熱，熱必損稻。

秋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

雨，來年豐。一云：秋社無雨，莫種田園。《農政全書》。

初一日

晴，主連冬旱，宜蓋。各月朔宜晴，惟是月朔宜雨。略得雨，宜麥，大雨傷禾。一云：風雨宜麥，主布絹絲綿及麻子貴。多雨，牛貴。又云：朔日至三日陰雨，宜麥，主布貴，油麻少。又云：八月初一下一陣，旱到來年五月盡。

一云：雨角田下熟。角，田豆也。《談叢》。

值白露，主果穀不實。值秋分，主物價貴。

初二日

是日及初八、十七、十九、二十等日，歲星、惡星、月建交會，有惡風雨。

十一日

小晴，妙。

卜來年水旱：：侵晨或隔夜，于水邊無風浪處作一水，則子至晚看之，若没，主水；露，主旱；平，主小水，又主本年好種麥。名曰横港。

十二日

鹽生日，東北風爲醞潮。風，主有粗。有雨，亦粗。

雨，則鹽貴。

十三日

爲滷生日，雨，鹽貴。

十五日

晴，主來年高田成熟，低田水。《月令通攷》。

雨，主滂，又主來年低田熟。

夜月光，主多兔，少魚。無月，主來年燈時雨。諺云：雲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一云：無月，蚌無胎，蕎麥無實。

十六日

夜看月色，萬里無雲，來年大熟。一云：十六雲遮月，來年防水没。

廿四日

爲稻藁日，是日雨，雖得藁，亦腐。重九晴，則藁乾。《薊州府志》。

俗傳，八月廿四夜龍君生日，若雨，主柴荒、米貴。

九月

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菊有黄華。鴻雁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黄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黄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黄落，是爲愆陽。蟄蟲不咸俯，民多流亡。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是月也，菊有英，芭竹筍，芙蓉綻，山藥乳，橙橘登，老荷化爲衣。

九月日蝕，飢、疫，布帛貴，鹽貴，女工貴，韓大凶。《乙巳占》。

月蝕，韓國惡，趙分牛羊灾。

月無光，布帛貴，蟲灾。

九月上卯日北風，主來年三七月米大貴；東風，亦然；西北，平平。《田家雜占》。

虹出西方，大小豆貴。《文林廣記》。

雷鳴，穀大貴。

庚寅、一作庚辰。辛卯雨，冬穀貴。

電，不利牛馬。多雨，主米貴。雨大，宜收禾。

霜不下，三冬多陰寒。一云：主來年三月多陰寒。

九月物不凋，三月草木傷。《博雅》。

九月自一日至九日，以日占月，遇此日風，則此月穀賤。

寒露

寒露前後有雷電，主次年有水。

霜降

霜降日見霜，則清明日霜止，或前或後，日數皆同。田家出秧，必待霜止。甚驗。

霜初下只一朝，謂之孤霜，主來歲歉；連得兩朝以上，主歲熟。

霜降上有鋒芒，吉；平者，凶。

初一日

晴明，萬物不成。

風雨，來春旱，夏水，麻、米貴。

風自東來，半日不止，主米、麥貴。

諺云：八月初一難得雨，九月初一難得晴。晴明萬物不成一句，疑有誤。

虹見，麻貴，油貴。一云，人灾。

小雨，吉；大雨，傷禾。

值寒露，主冬寒嚴凝。一云：主寒暖不時。值霜降，多雨，來年歲稔。一云，多雨，來年飢荒。又云：值霜降，主歲歉。

明沈榜《宛署雜記》云：燕市賣韃人以九月朔日爲韃生日，供具祭之，以其陰晴卜一冬寒燠，極驗。

初二日

晴，主來年春雨多。

雨，主芝蔴貴。

初九日

晴，則冬至、元旦、上元、清明四日皆晴；雨，則皆雨。《田家五行》。

農諺：九月一日晴，不如九日明。九日明，又不如十三靈。

東北風，來年豐。西北風，來年歉。

一云：東北風，名石崇口裏風，主吉；西北風，名范丹口裏風，主凶。

是日，是雨歸路日，此日雨，大宜禾，又主來年熟。一云：主飢荒。諺云：

九日雨，禾成脯。又云：重九濕漉漉，穫草千錢束。一云：重陽無雨一冬乾。

或謂，無字當作霧，又謂當作戊。遇戊日，則一冬乾耳。又云：重陽無雨一冬

晴，但主柴薪貴。又諺云：重陽無雨看十三，十三無雨一冬乾。

十二日

晴，主民多疾病。

十三日

晴，則一冬晴。雨，則冬來雨雪多。

杭諺：九月十三晴，釘靴挂斷绳。晴，主冬晴，柴賤。《清白士集》。

十四日

諺云：十三晴不如十四靈，十四晴釘靴挂斷绳。

廿三日

晴，主人多病。

廿六日

晴，主米貴。

三十日

風雨，主有水，歲惡。

八月補遺

白露前後霧，主稻穗易實。諺云：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齊。《清嘉録》。

八月中旬作熱，謂之潮熱，又名八月小春。《田家五行》。

八月中氣前後起西北風，謂之霜信。未風先雨，謂之料信雨。《田家雜占》。

八月社前即可種麥，麥經兩社即倍收，而堅好。《農桑通訣》。

凡朔要晴，惟八月朔要雨，好種麥。《農政全書》。

八月一日雁門開，懶婦催將刀尺裁。《經鉏堂雜志》。

九月補遺

九月中氣前後起西北風，謂之霜降信。未風先雨，謂之料信雨。霜降前來信，易過，善；後來信，必嚴毒。此信乾濕，後信必如之。諺云：霜降了，布衲著得。言已有暴寒之色。《農政全書》。

清・鄒存淦《田家占候集覽》卷九　冬

冬月最忌乙酉風。《樂清縣志》。

冬天南風，主雪。《田家五行》。一云：南風三日，主雪。

冬雷，地必震，民飢，萬物不成。

冬雪盈尺，來年大豐。積雪，歲美人和。無雪，來年麥惡，五穀不成，蟲生人疫。

冬無雪，麥不結。《種樹書》。

冬三月虹出西方，青雲覆之，春雨調和；白雲覆之，春多狂風；黑雲覆之，春多雨水。

冬天近晚忽有老鯉斑雲起，漸合成濃陰者，必無雨，名曰護霜天。諺云：識每護霜天，不識每著子一夜眠。

水，冬不冰，爲饑，爲兵，有災疫。地不凍，其鄉人流亡。

十月

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是月也，蘆傳，冬菜蒔，木葉避霜，芳草斂，漢宮秋老，苧蘇護其根。

十月日食，冬旱，六畜貴，魚鹽貴，秦大凶，來秋穀貴。《黄帝占》。

月食，魚鹽貴，衛國惡，秋穀貴。

月無光，六畜貴。

十月内虹出東北方，其邑亡。《二如亭群芳譜》。

雷鳴，人民災，五穀薄。庚戌、辛亥日雷鳴，來年正月米貴，陰氣盛，田薄收。

十月雷鳴，所當之鄉，骸骨盈野，入夜尤甚。《田家五行》。

十月雷，人死用耙推。《農政全書》。又云：十月雷，路白雨來催。

十月雷，主疫。

十月雨連連，高山也是田。

壬寅、癸卯雨，春粟貴。諺云：雨來夾雪，無休歇。

十月中不寒，民多暴死。

有霧，爲沫露，主來年水大，相去二百單五日水至。須看霧着水面，則輕；離水面，則重。諺云：十月沫露塘灑，十一月沫露塘乾。《田家五行》。

癸巳霧，赤，爲兵；青，爲殃。

有三卯，糴平；無，則穀貴。

立冬

晴，主小寒，人吉。又諺云：立冬日晴，主冬煖，又主多魚。《月令通攷》。雨，主無魚。諺云：一點雨，一個模魚鴉。《農政全書》。

立冬日，先立一丈竿占影：得一尺，大疫，大旱，大暑，大飢；二尺，赤地千里；三尺，大旱；四尺、五尺，低田收；六尺，高低田熟；七尺，高田收；八尺，滂；九尺，大水；一丈，水入城郭。《家塾事親》。

風從乾來，天下安，年豐；坎來，多霜，殺走獸，人殃；艮來，地氣洩，人病；震來，人不安，深雪，酷寒；巽來，冬温，明年夏旱；離來，五月大疫；坤來，水泛溢，魚鹽倍貴；兑來，米貴，妖言爲灾。

立冬日東北風，爲關倉風，主來冬米貴。《田家五行》；西北風，主來年大熟。一云：主來年旱，天熱。

西北有白氣如龍馬，宜麻；如不至，大寒傷物，人疫。應在來年四月。《萬寶全書》。

立冬四十六日内虹出正北貫坎中，冬少雨，春多水災。

閩俗：立冬後十日爲入液，至小雪爲出液。液内得雨，爲液雨，即藥雨，百蟲飲此而蟄，來春二月雷鳴啟蟄。

小雪

東風，春米賤。西風，春米貴。

虹見西方，麻貴，五月穀貴。一出一倍，二出二倍，三出三倍，四出四倍，五出五倍，民流千里。凡十月内出，占皆同。

初一日

晴，則一冬多晴。雨，則一冬雨。

東南風，名閃倉風，主來年夏米貴。一云：十月初一西北風，糴了壩糠糴冬春。

風雨，來年夏旱，芝蔴貴，蔴不收。一云：年内旱，多陰寒。大雨，米大貴；小雨，小貴。

十月初一陰，柴炭貴如金。《玉芝堂談薈》。

諺云：賣絮婆婆看冬朝，無雨無風哭號咷。言冬暖也。

雷鳴，所當之處，骸骨盈野，夜尤甚。

凡十月朔有霧，則明歲正月雨。初二有霧，則明歲二月雨。《廣東新語》。

值立冬，主灾異。值小雪，有東風，春米賤；西風，春米貴。其日用斗量米，若綴在斗底，來春陡貴。甚驗。

初二日

有雨，主芝麻貴五倍。

初五日

俗以是日爲五風生日，鳴者，集而禱神，祈此日有風，終年風雨如期，謂之五風信，石成金，謂是初五日。《二如亭群芳譜》云：是十五日，未知孰是。

初七日

如晴，再看初十又晴，主來年大稔。

十三日

晴，主小兒多病。

十五日

晴，主冬暖。此日有風，終歲風雨如期，謂之五風信。

月食，魚貴

十六日

晴，主冬暖；一作主冬晴。雨，主寒。

廿三日

晴，米貴。

廿五日

宜雨，如不雨，主冬温無水，連年人多疾病。

廿八日

晴，主冬温不凍。

三十日

如有風雨，主穀貴五倍，民多疾病夭死。一云，占與朔同。

十一月

大雪之日，鵙鳥不鳴。又五日，荔挺生。鵙鳥猶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乘陽。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是月也，芸生，蕉紅，枇杷綴，金楓丹，巖桂馥，松柏後凋。

日食，人畜俱疫，魚鹽貴，糴貴，牛死，燕大凶。《乙巳占》。

月食，米貴，趙燕惡。月無光，魚鹽大貴。

十一月中遇東南風，謂之歲露，有大毒。若飢感其氣開，年著獲疾。《臺笠須知》。

初一、初三、十九、二十日，乃各天會合日，主有惡風。

庚寅至癸巳日風雨，糴貴。

虹見火色，吉。

雷，主來春米貴。

霧，主來年旱。

雨雪多，冬春米貴。一云米賤。又云：雪多，冬春穀賤。雪少，來年旱。

十一月寒不降，五月雷電。《博雅》。

一日得壬，主旱；二日，小旱；三日，赤旱；四日，五穀大熟；五日，小水；六日，大水；七日，河決；八日，海翻；九日，大熟；十日，少收；十一、十二日，五穀不成。《田家五行》。

冬至

冬至晴，萬物不成，又主年必雨。《便民圖纂》。

是日，日中竪八尺表，視其晷如度者，歲美、人和；不則，歲惡、人惑。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羣芳譜》。

冬至風寒，吉。風從乾來，明年夏旱；坎來，歲稔；艮來，正月多陰雨；震來，雷不止，大雨連行，乳母多死；巽來，百蟲寒物；離風名虛風、賤風，冬温，乳母多死，水旱不時，穀貴，人疫，避之吉，夜至無害；坤來，蟲傷禾，多水，民不安；兑來，明秋多雨。一云，禾熟。

冬至西南百日陰，半晴半雨到清明。《田家五行》。

冬至日，南風晝至者，民皆中於虛風，則多病。《京房易占》。

冬至後下巳日，風從巳方來，大赦。

東南風，名歲露。若飢而中其氣開，年瘟，謹避之。

冬至赤氣見，旱；黑，水；白，疾。

冬至四十六日內虹出東北方貫艮中，春多旱，夏多火災，粟貴。《京房易占》。

冬至日數至元旦五十日者，民食足。若不滿五十者，一日減一升。有餘日，益一升。最驗。《四時纂要》。

曆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謂之曆元，最難得。《羣芳譜》。

冬至在月頭，當了綿被買牛頭。冬至在月尾，賣了牛頭買綿被。《農政全書》。

古占書，以朔日冬至爲令辰。《羣芳譜》。

唐人冬至前一日謂除夜，所謂冬除也。《老學庵筆記》。

至前米價長，至後必賤；落，則反貴。

諺云：冬前米價長，窮人男女到好養。冬前米價落，窮人家越蕭索。

冬至見雲送迎，從下鄉來，歲美，民人和，不疾疫；無雲送迎，德薄，歲惡。

一云：南至有雲迎日，年豐之象。

青雲北起，歲熟，民安；赤，旱；黑，水；白，災；黃，大熟。無雲，凶。

冬至後：一九至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篳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户。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簷頭擔。八九七十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爬一齊出。

初一日

有風雨，宜麥。一云：西風、北風，主盜起。

大雪，主年荒，歲凶，民災。

值冬至，主年荒，歲凶。

初四日

晴，主大旱。

初八日
是日得壬，主海翻。《田家五行》。
十六日
如晴，主人民不安。
十七日
西北風，主米賤。
爲彌陀生日，忌南風。有偈云：南風吹我面，有米也不賤。北風吹我背，無米也不貴。極驗。《嘉定縣志》。
廿二日
無雨，主江海決，魚行人道。
廿九日
遇未日宜雨，如不雨，主民多病夭。凡富貴者，貧。
三十日
風雨，主來春少雨，穀貴五倍。
補遺立冬
十月立冬晴，則一冬多晴；雨，則一冬多雨，亦多陰寒。《農政全書》，下同。
立冬晴過寒，諺云：立冬晴過寒，勿要櫟柴積。又，主有魚。
冬前霜多，主來年旱；冬後多，晚禾好。
十月
五穀貴賤，常以十月朔日占。風從東來，春賤；逆此者，貴。《師曠占》。
冬至
冬至晴，主來歲稔。《嘉興縣志》。
冬至日觀雲，須于子時至平旦觀之。諺云：冬至後一日得壬，炎旱千里；二日得壬，五穀豐；五日得壬，少水；六日得壬，大水；七日得壬，河決流；八日得壬，海翻騰；九日得壬，大熟；十日至十一日得壬，五穀不成。《清臺占法》。

小寒之日，鴈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鴝。雁不北向，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鴝，國大水。大寒之日，鷄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是月也，梅蘤吐，山茶麗，水仙凌波，茗有花，瑞香郁烈，山矾鬯發。
日食，其下水災，夏麥不收，穀貴，牛多死，趙大凶。《黃帝占》。
月食，有大水，秦國惡。月無光，五穀貴。若九月至十二月皆無光，主五穀大貴。
月內冷風暴作，六七月橫水、米貴。
虹見，主黍穀貴。
雷，主來年旱澇不均。又云：雷鳴雪裏，陰雨百日。
有冷雨暴作，來年六七月橫水。
上酉日雨，主冬春連陰兩月。
大寒、小寒風雨，損畜。
月內萌類不見，六月五穀不實。
上旬、中旬有雪，來年梅水盛。上酉日雪，來年旱澇不勻。凡雪，日間不積，爲之羞；明霽而不消，爲之等伴，主再雪，又主來年多水。
霧，主來年早禾傷。諺云：臘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酉日尤驗。一云：
月內有霧，主來年有水。
重霧，三十日群猾起。《湘潭記》。
冰後水長，主來年水。冰後水退，主來年旱。若冰堅可渡，亦主水。
柳眼青，來年夏秋米賤。
冬至第三戌，爲臘。臘前得兩三番雪，謂之臘前三白。諺云：若要麥，見三白。又主凍殺蝗蟲子。又云：臘雪是被，春雪是鬼。又主來年豐稔。諺云：一月見三白，田翁笑嘻嘻。立春在殘年，主冬暖。諺云：兩春夾一冬，無被暖烘烘。《農政全書》。一云：兩春夾一冬，十個牛欄九個空。《月令廣義》。
一年兩頭春，餓殺經紀人。《傳家寶》。
立春在殘年，主冬暖。諺云：立春日煖，凍殺百鳥卵。《陶朱公書》。
初一日
風雨，來春旱。月內冷風暴作，六七月橫水、米貴。
東風半日不止，六畜灾。西風半日不止，主旱，六畜疫。值小寒，主白兔見

祥。值大寒，虎害人。

初三日

俗呼爲拘猫日，他月初三晴，則主半月之晴，獨此日宜雨。《天中記》。

廿四日

是日，田夫牧豎候昏時，争立竿燎火于野，名曰照田蠶。看火色占來年水旱：白，主水；紅，主旱；猛烈，主豐；衰微，主歉。東北風，吉。臘盡火光及燒粄盆爆竹看火色，大率與田蠶火同。

三十日

東南風，主來年水大。東北風，主來年大熟。諺云：今夜東北，來年大熟。一作主五禾大熟。

是日作粉窩十二枚，甑中蒸熱驗之，第一枚主正月，以次挨看，如有水，則其月有雨水。多則雨多，乾則無雨。閏月加一枚。

除夕取長流水秤輕重，元日又取水秤之，以較兩年之高下。

補遺

十二月

十二月，謂之大禁月。忽有一日稍暖，即是大寒之候。諺云：一日赤膊，三日齷齪。一作頭縮。《農政全書》，下同。

諺云：大寒須守火，無事不出門。又云：大寒無過丑寅，大熱無過未申。朔日值大雪或冬至，皆主有灾；風雨，主麥好；西風，主盜賊起。《陶朱公書》。

雜録

清・王學伊《新修固原直隸州志》卷六　晉朝

戴洋，字周流，長城人。善風角，解占候。豫州刺史祖逖病篤，遣人問壽於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果驗。以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也。

國朝

劉道士，軼其名。善祈雨，精遁甲。乾隆初遇旱，必延之入壇，能決雨至，時刻不爽，屢著奇應。時人爲之諺曰：劉道進壇廟，大雨如盆倒。

蘇宏珍，回教善士也，教中稱爲蘇巴巴。巴巴，係回經中語，猶儒書言至誠也。乾隆初，珍以天旱誦回經禱於黑泉，忽對衆曰：三日内必降甘霖也。果如其言。官吏以金酧之，珍曰：祈雨爲民耳，未敢言利。力却不受。今硝河風台山有遺蹟焉。

大脚雷師，不傳其名，北關關帝廟住持也。咸豐中自云已百歲，精黄白術，日食紅棗三枚，清水一盂，從不舉火，禱雨尤應。忽自言某日當化去。至期端坐而逝。時有遊於涇陽者，中途遇雷，雷授以鑰具曰：請歸以付吾徒。其人既至固，始知途遇之日即雷坐化之日也。至今奉祀者，輒以巨屨獻之，稱曰：大脚雷師。

氣候總部

綜合部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錄第二》 當周廣順三年，（胡嶠）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絶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温。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淀，地氣最温，契丹若大寒，則就温于此。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

又　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所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嫗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産。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瓜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韃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説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飣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温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五《曆志一》 至唐一行始專用大衍之策，則曆術又本於《易》矣。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

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之元爾。或以爲即夜半甲子朔冬至者，非也。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於月起，月行遲疾匪常，三端安得即合。故必須日月相合與至同日者，乃爲合朔冬至耳。

又　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八改。初曰《戊寅元曆》，曰《麟德甲子元曆》，曰《開元大衍曆》，曰《寶應五紀曆》，曰《長慶宣明曆》，曰《景福崇玄曆》而止矣。

高祖受禪，將治新曆，東都道士傅仁均善推步之學，太史令庾儉、丞傅弈薦之。詔仁均與儉等參議，合受命歲名爲《戊寅元曆》。乃列其大要，所可考驗者有七，曰：「唐以戊寅歲甲子日登極，曆元戊寅，日起甲子，如漢《太初》，一也。冬至五十餘年輒差一度，日短星昴，合于《堯典》，二也。魯僖公五年壬子冬至，合《春秋命曆序》，四也。月朔，入蝕限，合于《詩》，三也。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朔，月蝕常在望，五也。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虛六，符合陰陽之始，六也。立遲疾定朔，則月行晦不東見，朔不西朓，七也。」高祖詔司曆起二年用之，擢仁均員外散騎侍郎。

又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言耳。舉中宿，則餘星可知。仁均專守昴中，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月令》仲冬「昏東壁中」，明昴中非爲常準。若堯時星昴昏中，差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昏翼中，日應在東井。井極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極南，去人最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三大、三小，爲定朔望；一大、一小，爲平朔望。日月行有遲速，相及謂之合會。晦、朔無定，由時消息。若定大小皆在朔者，合會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於終，合會有時，則《甲辰元曆》爲通術矣。

又　宋祖沖之立歲差，隋張冑玄等因而脩之。雖差數不同，各明其意。孝通未曉，乃執南斗爲冬至常星。夫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書》云：「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又云：「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既有先後之差，是知定朔矣。《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又《春秋傳》曰：「不書朔，官失之也。」自後曆差，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爲散騎侍郎皮延宗等所抑。孝通之語，乃延宗舊說。治曆之本，必推上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七上《曆志三上》

日月厎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不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營室。吉曆距中九十一度，是日晨初，大火正中，故曰「農祥晨正，日月厎于天廟」也。於《易》象，升氣究而臨受之，自冬至後七日，乾精始復。及大寒，地統之中，陽洽於萬物根柢，而與萌芽俱升，木在地中之象，升氣已達，則當推而大之，故受之以臨。於消息，龍德在田，得地道之和澤，而動於地中，升陽憤盈，土氣震發，故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又先立春三日，而小過用事，陽好節止於內，動作于外，矯而過正，然後返求中焉。是以及于艮維，則山澤通氣，陽精闢户，甲坼之萌見，而莩穀之際離，故曰：「不震不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君子之道，必擬之而後言，豈億度而已哉！韋昭以爲日及天廟，在立春之初，非也。

《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周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於軌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然則當在建巳之初，周禮也。至春秋時，日已潛退五度，節前月却，猶在建辰。《月令》以爲五月者，《呂氏》以《顓頊曆》芒種亢中，則龍以立夏昏見，不知有歲差，故雩祭失時。然則唐禮當以建巳之初，農祥始見而雩。若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則龍角過中，爲不時矣。《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十六年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冬，城向，書時也。」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沖之以爲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傳》以爲得時。杜氏據晉曆，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爲大早。因曰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曆數同。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辭，非是。《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至大雪後營室乃中。而《春秋》九月書時，不已早乎。大雪，周之孟春，陽氣靜復，以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方於立春斷獄，所失多矣。

然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天興土功。

又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蝕。士文伯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新曆是歲二月甲辰朔入常，雨水後七日，在奎十度。周度爲降婁之始，則魯、衛之交也。自周初至是已退七度，故入雨水。七日方及降婁，雖日度潛移，而周禮未改，其配神主祭之宿，宜書於建國之初。淳風駁《戊寅曆》曰：「《漢志》降婁初在奎五度，今曆日蝕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食於兩次之交。」是又不然。議者曉十有二次之所由生，然後可以明其得失。且劉歆等所定辰次，非能有以覩陰陽之賾，而得於鬼神，各據當時中節星度耳。歆以《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降婁直東壁八度。李業興《正光曆》，冬至在牽牛前十二度，故降婁退至東壁三度。及祖沖之後，以爲日度漸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次，不復係於中節。淳風以冬至常在斗十三度，則當以東壁二度爲降婁之初，安得守漢曆以駁仁均耶？又《三統曆》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與《麟德》及《開元曆》同。然則入雨水後七日，亦入降婁七度，非魯、衛之交也。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蝕。史墨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開元曆》是歲十月辛亥朔，入常立冬。五日，日在尾十三度，於古距辰尾之初。《麟德曆》日在心三度於黃道，退直于房矣。

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開元曆》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麟德曆》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衝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自羲、和已來，火辰見伏，三覩厥變。然則丘明之記，欲令後之作者參求微象，以探仲尼之旨。是歲失閏寖久，季秋中氣後天三日，比及明年仲冬，又得一閏。寤仲尼之言，補正時曆，而十二月猶可以螽。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蝕。以《開元曆》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曆》正矣。《長曆》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一《天文志一》

昔者，堯命羲、和，出納日月，考星中以正四時。至舜，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已。雖二典質略，存其大法，亦由古者天人之際，推候占測，爲術猶簡。至於後世，其法漸密者，必積衆人之智，然後能極其精微哉。蓋自三代以來詳矣。詩人所記，婚禮、土功，必候天星。而《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逆順。至於《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察候，皆可推考，而獨無所謂璿璣玉衡者，豈其不用於三代耶？抑其法制遂亡，而不可復得耶？不然，二物者，莫知其爲何器也。至漢以後，表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略依古。而又作儀以候天地，而渾天、周髀、宣夜之說，至於星經、曆法，皆出於數術之學。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不書。

貞觀初，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不書。

貞觀初，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已。雖二典質略，存其大法，亦由古者天人之際，推候占測，爲術猶簡。至於後世，其法漸密者，必積衆人之智，然後能極其精微哉。蓋自三代以來詳矣。詩人所記，婚禮、土功，必候天星。而《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逆順。至於《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察候，皆可推考，而獨無所謂璿璣玉衡者，豈其不用於三代耶？抑其法制遂亡，而不可復得耶？不然，二物者，莫知其爲何器也。至漢以後，表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略依古。而又作儀以候天地，而渾天、周髀、宣夜之說，至於星經、曆法，皆出於數術之學。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不書。

貞觀初，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不書。

貞觀初，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不書。

貞觀初，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不書。

貞觀初，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不書。

貞觀初，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不書。

貞觀初，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落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太宗異其說，因詔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說，以著于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不書。

究陰陽朓朒，動合天運。簡而易從，可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於是玄宗嘉之，自爲之銘。

又詔一行與令瓚等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櫃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關鍥，交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藏於集賢院。

其黃道游儀，以古尺四分爲度。旋樞雙環，其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縱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旋儀也。南北科兩極，上下循規各三十四度。表裏畫周天度，其一面加之銀釘。使東西運轉，如渾天游旋。中旋樞軸，至兩極首內，孔徑大兩度半，長與旋環徑齊。玉衡望筒，長四尺五寸八分，廣一寸二分，厚一寸，孔徑六分。衡旋於軸中，旋運持正，用窺七曜及列星之闊狹。外方內圓，孔徑一度半，周日輪也。陽經雙環，表一天象合。虛北星舊圖入虛，今測在須女九度。危北星舊圖入危，今測在虛六度半。又奎誤距以西大星，故壁損二度，奎增二度；今復距西南大星，即奎、壁各得本度。畢，赤道十六度，黃道亦十六度。觜觿，赤道二度，黃道三度。二宿俱當黃道斜虛，畢尚與赤道度同，觜觿總二度，黃道損加一度，蓋其誤也。今測畢十七度半，觜觿半度。又柳中央四星爲朱鳥嗉，外二星爲翼，比距以翼而不距以膺，故張增二度半，七星減二度半；今復以膺爲距，則七星、張各得本度。

其他星：舊經，文昌二星在輿鬼，四星在東井。北斗樞在七星一度，琁在張二度，機在翼二度，權在翼八度，衡在軫八度，開陽在角七度，杓在亢四度。天關在黃道南四度，天尊、天樽在黃道北，天江、天高、狗國、外屏、雲雨、虛梁在黃道外，天困、土公吏在赤道外，上台在東井，中台在七星，建星在黃道北半度，天苑在昴、畢，王良在壁外，屏在觜觿，雷電在赤道外五度，霹靂在赤道外四度，八魁五星在壁，四星在營室，長垣在黃道北五度，羅堰在黃道北。

黃道，春分與赤道交於奎五度太；秋分交於軫十四度少；冬至在斗十度，去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十三度少，去赤道北二十四度。其赤道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黃道斜運，以明日月之行。乃立八節、九限，校二道差數，著之曆經。

蓋天之說，李淳風以爲天地中高而四隤，日月相隱蔽，以爲晝夜。繞北極常見者謂之上規，南極常隱者謂之下規，赤道橫絡者謂之中規。及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爲圖三十六，究九道之增損，而蓋天之狀見矣。

削篾爲度，徑一分，其厚半之，長與圖等，穴其正中，植鍼爲樞，令可環運。自中樞之外，均刻百四十七度。全度之末，旋爲外規。規外太半度，再旋爲重規。以均賦周天度分。又距極樞九十一度少半，旋爲赤道帶天之紘。距極三十五度旋爲內規。

乃步冬至日躔所在，以正辰次之中，以立宿距。按渾儀所測，甘、石、巫咸衆星明者，皆以篾，橫考入宿距，縱考去極度，而後圖之。其赤道外衆星疏密之狀，與仰視小殊者，由渾儀去南極漸近，其度益狹；而蓋圖漸遠，其度益廣使然。若考其去極入宿度數，移之於渾天則一也。又赤道內外，其廣狹不均，若就二至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以規度之，則二分所交不得其正；自二分黃赤道交，以規度之，則二至距極度數不得其正；當求赤道分至之中，均刻爲七十二限，據每黃道差數，以篾度量而識之，然後規爲黃道，則周天咸得其正矣。又考黃道二分二至之中，均刻爲七十二候，定陰陽曆二交所在，依月去黃道度，率差一候，亦以篾度量而識之，然後規爲月道，則周天咸得其正矣。

中晷之法。初，淳風造曆，定二十四氣中晷，與祖沖之短長頗異，然未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爲定數。其議曰：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爲「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內，是以半之，得地中，今潁川陽城是也。」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林邑九寸一分。交州去洛，水陸之路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乎。開元十二年，測交

州，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與元嘉所測略同。使者大相元太言：「交州望極，纔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迺渾天家以爲常没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之星則見。」又鐵勒、回紇在薛延陀之北，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其北又有骨利幹，居瀚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暝，夕腨羊髀纔熟而曙，蓋近日出没之所。太史監南宫説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溝，晷尺四寸四分。又南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晷差一寸餘。而舊説，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妄矣。

今以句股校陽城中晷，夏至尺四寸七分八釐，冬至丈二尺七寸一分半，定春秋分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視，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自滑臺表視之，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丈三尺，定春秋分五尺五寸六分。自浚儀表視之，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丈二尺八寸五分，定春秋分五尺五寸。自扶溝表視之，極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丈二尺五寸五分，定春秋分五尺三寸七分。上蔡武津表視之，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丈二尺三寸八分，定春秋分五尺二寸八分。其北極去地，雖秒分微有盈縮，難以目校，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極差一度。極之遠近異，則黄道軌景固隨而變矣。

自此爲率推之，比歲武陵晷，夏至七寸七分，冬至丈五寸三分，春秋分四尺三寸七半，以圖測之，定氣四尺四寸七分，按圖斜視，極高二十九度半，差陽城五度三分。蔚州橫野軍夏至二尺二寸九分，冬至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分六尺四寸四分半，以圖測之，定氣六尺六寸二分半。按圖斜視，極高四十度，差陽城五度三分。凡南北之差十度半，其徑三千六百八十里九十步。自陽城至武陵，千八百二十六里七十六步；自陽城至橫野，千八百六十一里二百十四步。夏至晷差尺五寸三分；自陽城至武陵，差七寸三分；自陽城至橫野，差八寸。冬至晷差五尺三寸六分，自陽城至武陵差二尺一寸八分；自陽城至橫野，差三尺一寸八分。率夏至與南方差少，冬至與北方差多。

季節與節氣部

題解

《周易》卷三《上經・噬嗑傳第三》（三國魏・王弼注） ䷗震下坤上《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陽氣始剥，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天行也，以天之行，反復不過七日復之不可遠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往則小人道消也。福。朋來无咎」。朋謂陽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象》曰：雷在地中，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无是其本矣。

《莊子》卷一〇《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莊子》卷一〇《雜篇・天下》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

《呂氏春秋》卷一四《孝行覽第二》（漢・高誘注） 義賞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

又 慎人一作順人

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衆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之謂也。

又 爲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能不爲窮達變其節也。

漢・班固《漢書》卷二一下《律曆志下》（唐・顏師古注）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夏爲十一月，商爲十二月，周爲正月。終於婺女七度。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於夏爲十二月，商爲正月，周爲二月。終於危十五度。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曰雨水，於夏爲正月，商爲二月，周爲三月。終於奎四度。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曰驚蟄。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爲二月，商爲三月，周爲四月。終於胃六度。

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曰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曰穀雨，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終於畢十一度。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於夏爲四月，商爲五月，周爲六月。終於井十五度。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於夏爲五月，商爲六月，周爲七月。終於柳八度。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於夏爲六月，商爲七月，周爲八月。終於張十七度。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於夏爲七月，商爲八月，周爲九月。終於軫十一度。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於夏爲八月，商爲九月，周爲十月。終於氐四度。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於夏爲九月，商爲十月，周爲十一月。終於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終於斗十一度。

宋・王應麟《小學紺珠》卷一　六物

歲歲星　時四時　日十日　月十二月　星二十八宿　辰十二辰　《左傳》伯瑕曰：六物不同。《詩》我辰安在箋云：辰謂六物之吉凶。

二至二分日景

夏至景尺五寸。日南陸躔東井景短多暑　冬至景丈三尺。日北陸躔牽牛景長多寒　春分秋分景七尺三寸六分。春分日西陸躔婁，景朝多陰，秋分日東陸躔角，景夕多風。周禮説

二極

北極去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當崙高之上又其南十一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朱文公書說

四時四氣

春爲青陽，發生生物　夏爲朱明，長嬴長物　秋爲白藏，收成收物　冬爲玄英。安寧藏物《爾雅》四氣和謂之玉燭，《呂氏春秋》春之德風，夏之德暑，秋之德雨，冬之德寒。

八節又曰八正

立春　春分震　立夏　夏至離　立秋　秋分兌　立冬　冬至坎《史記》律書八正之氣注云八節，《晉志》炎帝分八節，《左傳》少皞名官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立春立夏丹鳥氏司閉立秋、立冬。

十二月

正月泰　乾九三　寅温厚之氣始於此　二月大壯　乾九四　卯東　春作　三月夬　乾九五　辰　四月乾　乾上九　巳温厚之氣盛於此　五月姤　坤初六　午　一陰始生　六月遯　坤六二　未　七月否　坤六三　申　嚴凝之氣始於此　八月觀　坤六四　酉西　秋斂　九月剝　坤六五　戌　十月坤　坤上六　亥　十一月復　乾初九　子　一陽始生　北冬藏　十二月臨　乾九二　丑

二十四氣《史記》云二十四節

立春　雨水中　驚蟄　春分中　清明　穀雨中　立夏　小滿中　芒種　夏至中　小暑　大暑中　立秋　處暑中　白露　秋分中　寒露　霜降中　立冬　小雪中　大雪　冬至中　小寒　大寒中　《春秋》《禮記正義》　漢始以啓蟄正月中，雨水二月節，漢末《三統曆》改，《三統曆》穀雨三月節，清明節今曆改。

七十二候

冬至　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小寒　雁北鄉，鵲始巢，雉始雊。大寒　雞始乳，鷙鳥厲疾，水澤腹堅。立春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時則訓魚上負冰。雨水　獺祭魚，鴻雁來。《呂氏春秋》候雁北　草木萌動。驚蟄　桃始華。春分　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清明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穀雨　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立夏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小滿　苦菜秀，靡草死，小暑至。芒種　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夏至　鹿角解，蜩始鳴，半夏生。小暑　温風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大暑　腐草爲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立秋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處暑　鷹祭鳥，天地始肅，禾乃登。白露　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秋分　雷乃收聲，蟄蟲墐户，水始涸。寒露　鴻雁來賓，雀入水爲蛤，菊有黄華。霜降　豺祭獸，草木黄落，蟄蟲咸俯。立冬水始冰，地始凍，雉入水爲蜃。小雪　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成冬。大雪　鶡旦不鳴，虎始交，荔挺出。七十二候見於周公時訓，後魏始載于歷。《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取以爲《月令》其上則見于《夏小正》。《素問》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

三時

春　夏　秋《左傳》三時不害注。《穀梁傳》鼷民三時。《周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一時冬也。

五時四立

立春　立夏　大暑　立秋　立冬漢儀讀五時令。蔡邕曰：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三伏

伏者金氣伏藏之日，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庚日必伏。《後漢志》注：秦德公始爲伏祠。反支日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後漢王符《潛夫論》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注陰陽書反支日用月朔爲正。

六日

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淮南子》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文選》、陸倕《刻漏銘》：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注云云。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　至元甲午節氣之巧三十一年

正月初一日壬午立春，二月初二日癸未驚蟄，三月初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初四日甲申立夏，五月初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初六日乙酉小暑，七月初七日乙卯立秋，八月初八日乙酉白露，九月初九日丙辰寒露，係亥正初刻至初八日，至有四刻日之遲。十月初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小寒。

夷考百年以來

正月一日立春，二月二日驚蟄，三月三日清明，四月四日立夏，五月五日芒種，六月六日小暑，七月七日立秋，八月八日白露，九月九日寒露，十月十日立

冬，十一月十一日大雪，十二月十二日小寒。餘見未如此者，亦一奇事也。

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一《天地生植部一》 五行

《史記・曆書》曰：黃帝建立五行起五部，應劭曰：金木水火土也。孟康謂天有四時，分爲五行。

氣候

董巴議曰：昔伏犧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消息禍福以制吉凶。《禮記・月令》注曰：昔周公作時訓：定二十四氣，分七十二候，則氣候之起，始于太昊，而定于周公也。

伏日

歷忌釋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秋以金代火，而畏火，故至庚日必伏。故謂之伏日。顏師古曰：陰氣將起迫于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曰伏。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禦蠱。孟康云：六月伏日也。周無至此，乃有之年，表云初作伏也。

冬至

通曆曰：地皇氏以十一月爲冬至。高氏小史亦云。

臘日

《禮・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魏臺訪議》云：蒐田獵先，所得禽獸，謂之臘，疑特時祭之。名云爾然亦。伊耆氏之蜡也，始臘蜡本一夏后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初曰臘巳而爲嘉平，漢復曰臘也。周以來用孟冬至唐。貞觀十年始以季冬之寅，蜡祭百神。《開元禮》又用臘日。蓋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巳交，勞農大享五德之君，各以其終而臘。如水土終于辰，火終于戌，金終于丑，木終于未，是矣。宋朝王于火戌，故以戌臘而蜡，復別爲一祭，臘獨以爲時序之令。又《說文》云：冬至後三戌爲臘也。

曆

通曆曰：太昊始有甲曆。楊泉《物理論》曰：神農立曆日。漢《律曆志》曰：黃帝造曆。董巴曰：伏犧始作八卦，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曆。尸子曰：羲和造曆。《呂氏春秋》曰：容成作曆世本亦云。《黃帝內傳》曰：既斬蚩尤，乃命容成造曆，以司天也。

曆日

《物理論》曰：疇昔神農正節氣，審寒溫以爲早晚之期，故立曆日。

明・葉子奇《草木子》卷一《管窺篇》 每時計九十日，每節計四十五日，每氣一十五日，每候計五日，故候有七十二日。氣有二十四，節有八，時有四，各爲三百六十也。

又 歲也。然恒風不應而有休廢之氣，是則時政之失而廢天常也。於是而有風角之占焉。

清・宮夢仁《讀書紀數略》卷三《天部・歲時類》 四天《爾雅》

春爲蒼天，言其色蒼蒼，然生萬物也。夏爲昊天，言其氣皓旰也。秋爲旻天，言其情愍，萬物凋落也。冬爲上天。言其時無事位上臨下而已。

論說

《周易》卷七《繫辭上第七》（三國魏・王弼注）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其易之門户，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體。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天尊地卑之義既列，則涉乎萬物，貴賤之位明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剛動而柔，止也。動止得其常體，則剛柔之分著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象況日月星辰，形況山川草木也，懸象運轉以成昏明，山澤通氣，而雲行雨施，故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相切摩也，言陰陽之交感也。八卦相盪，盪音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

又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夫有必始於无，故大極生兩儀也。大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大極者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卦以象之。八卦定吉凶，八卦既立，則吉凶可定。吉凶生大業。既定吉凶，則廣大悉備。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位所以一天下之動，而濟萬物。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

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周易》卷八《繫辭下第八》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聖人之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包又作庖，白交反。王，于況反。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麗也。罔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也。魚麗於水，獸麗於山也。

又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宮室壯大於穴居，故制爲宮室，取諸大壯也。

又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精義，物理之微者也，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能乘天下之微，會而通其用也。

《管子》卷一《乘馬第五》（唐・房玄齡注） 立國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又 陰陽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成陰陽之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氣，此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不可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赤）〔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正官，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管子》卷三《幼官圖第九》 東方本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中卯，賜與。十二絶氣下，下爵賞。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藏不忍，行畋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静，形生理。合内空周外，强國爲圈，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静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又 南方本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絶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絶，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静，形生理。定府官，明名分，而審青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又 西方本圖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爨。藏恭敬，行搏鋭，坦氣修通，凡物開静，形生理。閒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又 北方本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大〕寒，至静。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飲于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静，形生理。器成於僇，教行於鈔，動静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别息，異出入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

《管子》卷一二《侈靡第三十五》 問曰：多賢可云？問多賢之理可言不。對曰：魚鼈之不食呿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不聽於天也。

又 對曰：夫運謀者，天地之虚滿也，合離也。言歷運之謀，崇替相，因若天地之有滿、虚、合、離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夏爲合，秋冬爲虚。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冬夏之變，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道之伐，無道亦猶是也。然有知强弱之所尤，然後應諸侯取交，尤殊絶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强殊絶於衆，然後應諸侯可以取天下之交。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以神禮事也。以神事鬼，謂依時而享鬼也。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不殺智運謀亦須威以成之，故雖用智運謀而雜衆刃焉。

曰雜襲輯也。其滿爲感，感則物應，故滿也。其虛爲亡，亡則物散，故虛也。滿虛之合，有時而爲實，滿時爲實也。時而爲動。虛時爲動散也。地陽時貸，地在陽時假貸，萬物精氣以長養也。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冬有極寒。是故王者謹於日至，謂冬夏至也，當知二至之寒熱也。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爲政令。知其寒熱之虛，爲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冬時既有肅殺其萌芽內發欲生也，然其時方寒合而未有，時可以決斷罰罪之事也。將合，可以禺其隨行以爲兵，禺謂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秋之時，寒涼方至，將凝合初見其禺，隨此時而行可以爲兵威也。分其多少以爲曲政。兵之所由，各有多少，隨其多少委曲爲政。請問形有時而變乎？謂歲年多吉凶之變可知。對曰：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焉是也，定於凶，則苦草生葶藶是也。從其宜，則酸鹹和焉，謂從四時之宜以酸鹹之味，和而食焉。若春多酸，冬多鹹是也。而形色定焉，以爲聲樂。酸色青，鹹色黑，青聲角黑聲羽言定色而生聲。夫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唯聖人不爲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視知歲之，豐荒也。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脩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設法以壞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豫。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須預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也。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爲沮。謂五行之時也，其時之氣不能必則爲沮敗也。

《管子》卷一四《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慆慆，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慆慆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既漫且慆，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而行之者曰明，曰聖也。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信之。謂能聽信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爲明也。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爲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天福也。使不能爲慆，既使不能，所以爲慆。慆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慆忘則動皆違理，故受天殃也。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勢而不謀，謀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恩，接人事，故下勞不謀上報其事也。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恃其功勞故肆直也。爲人上者驕。不恤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陽爲生成。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爲綀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合於秋冬。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之時，故爲星星，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蠢而生也。其氣曰風，陽動而陰寒爲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爲風，而發暢骨，亦木之類也。其德喜嬴，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長嬴爲發生之節也。時，其事：號令脩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敗梗塞者，則禱神以通道之。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正陽爲宗。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春預脩隄防。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梁也。脩溝瀆，甃屋行水，甃者，使之行水也，脩屋壞時，方溉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發生之氣。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也。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爲德也。星者掌發，爲風。掌主也，主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之，故雕落也。行秋政則霜，秋霜降時也。行夏政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之三時也。一政曰：論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也。三政曰：凍解脩溝瀆，復亡人。人之逃亡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之，使端平也。脩封疆，正千伯。千伯即阡陌也。五政曰：無殺麑天，毋蹇華絕芊。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死不絕之也。五政苟時，春雨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故爲日也。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物皆假大也。其氣曰陽，夏之氣也。陽生火與氣。陽爲鬱，熱歊蒸，故爲火氣也。其德施舍脩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逋罪脩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土俗之宜也。謹脩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恩賞以助之也。九暑乃至，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爲德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後，以土火之子，故也，而統於夏，所以與火同章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季與之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無不載無不生，故和而用均也。中正無私，位居中正無偏私。實輔四時，春嬴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上之四時皆土之所輔成也。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寒極而成歲，國昌民服。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歲之德也。日掌賞，賞爲暑。得賞則熱，熱故爲暑。歲掌和，和爲雨。和則陰陽交故爲雨。夏行春政則風，風主春故。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

故凋落也。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久墳瘞之處開通之也。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辟開也。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令人熱盛陽之氣。毋扱免，禁扱衽免袒者亦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漏之不欲，人惡盛陽之氣也。四政曰：求有德教而寄武，因教而習武也。作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興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是故日食，則脩德，月食則脩刑，彗星見則脩和，風與日爭明則脩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强。治積則昌，曇虐積則亡。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脩爲，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法道則成德也。德生正，德脩則理自正。正生事。正直則事幹。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鄉方也。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月三旬政異，故曰三政也。王事必理，以爲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之理，然後可以長久。不中者死，失理者亡。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令得其所。三政執輔。執月三之政輔行己德也。

《管子》卷一四《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爲夏至，陰生至六爲冬至。是故人有六多，陽至六爲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爲純陰之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衝天地也，衝猶陰陽多也。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制天，所以君長之也。地理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制地欲以生息也。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人稟天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統萬物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爲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已下可謂明天子。

又 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離絶也。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上陰陽天地之道，然後所行不失也。

又 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

爲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也。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爲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黄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黄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泉之類也。日至，睹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至，睹甲子用木行御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内御。謂内侍之官也。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以田數多少用陳粟給人使得務農。出國，衡於四境之内，發故粟以田數。故粟陳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也。順山林，禁民斬木，所以愛草木也。贖蠃蟲卵蒌。贖猶去也，卵鳧蒌茭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鬬無得不及時也，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苗當以土擁其本，不癘雛穀，癘殺也，雛隨母食者。不夭麑麌，毋傅速。麑鹿子也，言天傷之。亡傷蠃蜾。蠃蜾之嬰孩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瀆，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之即以充君之賞賜也。君子脩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出皮幣，命行人脩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風，草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日而畢。

《文子》卷上《九守》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爲一，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精氣爲人，粗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静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静漠者，神明之宅，虚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禀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胎，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毁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内而不失外。

《國語》卷一《周語上》（三國吴・韋昭注）　古者，太史順時覜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脉發。祥。日月厎于天廟，厎，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脉，理也。農書曰：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先立春日也。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留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結，更爲留病，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藉田者。司空除壇于藉，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王即齊宫，所齊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布，日夜同也。滯，蟄蟲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保，大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氾監衆官，不得掌事，故次司徒。大史八之，大史，掌逆官府之治。故次大師。宗伯九之，

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大史。王則大徇。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講習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嶽之後也。傳曰：我諸戎，四嶽之裔胄。言宣王不納諫務農，無以事神使民，以致弱敗之咎。

《國語》卷二《周語中》

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單子，襄公也。卿大夫稱子，於其私土稱公。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至，而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爲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教，謂月令之屬也。九月雨畢，十月水涸。草木解節而備藏，備，收藏也。月令，季秋農事畢收。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則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之。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梮，時儆，時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困倉也。待具也。畚，器名，土籠也。梮，舁土之器。具汝畚梮，將以築作也。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

《國語》卷三《周語下》

夫政象樂，樂從鮇，鮇從平。和，八音克諧也。平，細大不踰也。故可以平民。樂和即諧，政和即平也。聲以鮇樂，律以平聲，聲，五聲。以成八音而調樂也。賈侍中云：律，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大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所以平五聲也。金石以動之，鐘磬所以發動五聲也。絲竹以行之，弦管所以行之也。詩以道之，道己志也。《書》曰：詩言志。歌以詠之，詠，詠詩也。《書》曰：歌永言，聲依永。匏以宣之，宣，發揚也。瓦以贊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物，事也。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集，會也。聲應相保曰鮇，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今無射有大林，是不平也。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繫絲木以爲琴瑟也。越之匏竹，越匏竹以爲笙管也。越，謂爲之孔也。《樂記》曰：朱絃而疏越。節之鼓節其長短大小也。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正西曰兌，爲金，爲閶闔風，西北曰乾，爲石，爲不周。正北曰坎，爲革，爲廣莫。東北曰艮，爲匏，爲融風。正東曰震，爲竹，爲明庶。東南曰巽，爲木，爲清明。正南曰離，爲絲，爲景風。西南曰坤，爲瓦，爲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雹。散陽，陽不藏，冬無氷，李梅實之類。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鮇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射也。主，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金多也。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鮇也。聽聲越遠，非平也。

又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爲律，陰爲呂。六律：黃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林鐘、中呂、夾鐘、大呂、應鐘、南呂也。均者，均鐘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鐘者，度鐘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故曰：紀之以三，三，天、地、人也。古者紀聲合樂以舞天神，地祇、人鬼，故能人神以和。平之以六，平之以六律也。上章曰：律以平聲。成於十二，十二，律呂也。陰陽相扶助，律取妻，呂生子，上下相生之數備也。天之道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十一月曰黃鐘，《乾》初九也。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爲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鐘初九，六律之首，故以六律正色爲黃鐘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鐘，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爲宮。法云：九分之六得林鐘初六，六呂之首，陰之變，管長六寸。六月之律坤之始也。故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以初九爲黃鐘，黃，中之色也。鐘之言陽氣鍾聚於下也。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宣，徧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十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爲宮，含元處中，所以徧養六氣、九德之本。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正月曰大蔟，《乾》九二也。管長八寸。法云：九分之八。大蔟，言陽氣，大蔟達於上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贊，佐也。賈、唐云：大蔟正聲爲商，故爲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明堂月令曰：正月，蟄蟲始震。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潔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爲角，是月，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享

宴，可以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爲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酬，勸也。酢，報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疑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徧也。軌，道也。儀，法也。九月，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爲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間，六呂在陽律之間。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呂，陰律，所以侶間陽律，成其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者也。伏則不宣，散則不和。陰陽序次，風雨時至，所以生物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法云：三分之二，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爲八寸分寸之一百四。下生律，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鐘爲主。故曰元間，以陽爲首，不名其初，臣歸功於上之義也。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天氣始於黃鐘，萌而赤，地受之於大呂，牙而白，成黃鐘之功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二月曰夾鐘，《坤》六五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爲七寸分寸之千七十五，隙，間也。夾鐘助陽。鍾，聚也。細微也。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春爲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微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夾鐘出四時之微氣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月曰中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爲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陽氣起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用事，陰閉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正月。正月，正陽之月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曰林鐘。《坤》初六也。管長六寸，律長六寸。林，衆也。言萬物衆盛也。鍾，聚也。於正聲爲徵。展，審也。俾，使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僞詐，使之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大敬其職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八月曰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寸三分，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桑而不實，曰秀。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贊，佐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十月曰應鐘。《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言陰應陽用事，萬物鍾聚，百嘉具備，時務均利，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程度，無或詐僞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律呂不易，無姦物也。故以鐘爲節，節明其大者，以大平細。

《逸周書》卷六《周月解第五十一》（晉・孔晁注） 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曆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

《逸周書》卷六《時訓解第五十二》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幷陽，魚不上冰，甲冑私藏，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桃始不華，是謂陽否，倉庚不鳴，臣不關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闕)〔娠〕，雷不發聲，諸侯(闕)〔失〕民。不始電，君無威震。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萍不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不降于桑，政教不中。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陰息。鵙不始鳴，令奸壅偪，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解，兵戈不息，蜩不鳴，

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鷾鴳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温風不至，國無寬教。鷾鴳不居壁，急迫之暴，鷹不學習，不備戎盜。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立秋之日，爲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争。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鷹乃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闕)。農不登穀，暖氣爲災。白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鴻鴈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户。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户，(闕)(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爲害。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又五日，菊有黄華。鴻鴈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黄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黄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黄落，是爲愆陽，蟄蟲不咸俯，民多流亡。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大雪之日，鵙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鵙鳥不鳴，(闕)(國有訛言)虎不始交。(闕)(將帥不和)。荔挺不生，卿士專權。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小寒之日，鴈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雊。不北向，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雊，國大水。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逸周書》卷六《月令解第五十三》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雁北。天子居青陽左個，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旗，衣青衣，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乙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後妃率九嬪禦，乃禮天子所禦，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没雷三日，奮鐸一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被。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門桶，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必備。無作大事，以妨農功。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匆至，寇戎了征。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暖氣早來，蟲蝗爲害。

季春之(曰)(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昊，其神

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個，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洩，牙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堤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罼)弋，罝罘羅網，獸之藥，無出九門。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具挾曲蓋。後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其功。以其郊廟之服，無有敢墮。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于時，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繇牛騰馬，游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儺九門，磔攘于畢春氣。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螻蟈鳴，丘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個，乘硃輅，駕赤(騮)，載赤(旗)，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説。乃命樂師習禮樂，命司馬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禄，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伏於都。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農乃升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蓄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次罪，出輕系。蠶事既畢，後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行之是

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率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不)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硃輅，駕赤(騮)，載赤(旗)，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狡。是月也，命樂師修鞉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塤篪，飭鍾磬柷敔，命有司爲民氣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以雛尚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無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遊牝別其群，則繫騰駒，班馬正。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退嗜欲，定心志，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槿榮。是月也，無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台榭。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谷，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社，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螢。天子居明堂右個，乘硃輅，駕赤(騮)，載赤(旗)，衣硃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命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乃命虞人入材葦。是月也，命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爲民所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勿敢位詐，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盪於氣。無發令而幹時，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又美國疆，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谷實解落，國多風咳，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

中央土黃，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後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騮〕，載黃〔旗〕，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氣圜以掩。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門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天子居總章左個，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于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雋，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農乃升谷，天子尚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堤防，謹壅塞，以並未水潦，修宮室，坿牆垣，補城郭。是月也，無以封諸侯、立大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複還，五穀不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候雁來，玄鳥歸，群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輅，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幾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勗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禦佐疾，以通秋氣。以犬嘗麻，先祭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窌，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户，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齊門閭，修關鍵，慎管鑰，固封璽，備邊境，備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蒸，天無逆天數，必順其時，乃因其類，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溶劑，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複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個，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於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于民輕重之法，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旂旐，與受車，以紀整設於屏外，司徒循撲北向以誓之，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穴，皆〔土蓋〕其户。乃趣獄刑，無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鼻九室〕。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個，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奔。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蔔禋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子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坿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關鑰，固封璽，備邊境，備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蒸，天

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禦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洩，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複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鬥，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黄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鴠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沒暢月。是月也，命閹尹深宫令，審門閭可，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察。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首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陰陽之所定，芸所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途闕庭門閭，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

季冬之月，日在婺内，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日其間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勝。雁北鄉，鵲始巢，雉雞乳。天子居玄堂右個，成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掩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命司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檢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于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專于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頃大夫飭國典，困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大事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元同姓之邦，供寢廟之芻豢。命宰曆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斂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莊子》卷九《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紀第一・正月紀》（漢・高誘注）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宿。晉之分野。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爲鱗。鱗，魚屬也。律中太蔟，其數八。太蔟，陽律也。竹管音與太蔟聲和，太陰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蔟地而出，故曰律中太蔟。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數八。其味酸，其臭羶，春，東方木王。木味酸，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羶，木香羶也。其祀户，祭先脾。脾，土，先食所勝也。一説，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蟄，讀如詩文王之什。蟄伏之蟲始動生，出由户，故祀户也。脾屬土，陳俎豆，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勝土，蟄伏之蟲乘陽，始振動蘇生也。魚上冰，獺祭魚。魚，鯉鮒之屬也。應陽而動，上負冰。獺獭，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爲時候者。候雁北。天子居青陽左个，候時之雁，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圜，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个，猶隔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令於左个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麥屬金，羊屬土。是月也，金土以老，食所勝也。宗廟所用之器，皆疏鏤通達，以象陽氣之射出。是月也，以立春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立春之節多在是月也。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謁，告也。周禮太史掌國之六典，正歲

時以序事，故告天子以立春日也。盛德在木，正東方也。天子乃齋。論語曰：齋必變食，居必遷坐，自禋潔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無有不當。遒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典、六典。法，八法。日月五星，行度遲速，太史之職也，故命使司知之也。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忒，差也。星辰宿度，司知其度，以起牽牛之初爲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日，從甲至癸也。元，善也。祈，求也。上帝，天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元，善也。辰十二辰，從子至亥也。耒耜，耕器也。措，置也。保介，副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籍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是月也，泰卦用事，乾下坤上，天地和同，繁，衆。動，挺而生也。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飭，讀作勑。勑督田事，準定其功，農夫正直不疑惑也。

又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木，仁。金，殺。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數至，荒穢滋生，是以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春，陽。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爲敗，雪霜大摯，傷害五穀，春爲歲始，稼穡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

《呂氏春秋》卷二《仲春紀第二・二月紀》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魯之分野也。是月日躔此宿。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夾鍾，陰律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自冬氷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也。桃李之屬皆舒華也。蒼庚鳴，鷹化爲鳩。蒼庚，《爾雅》曰：商庚、鶮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離，幽、冀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鳴。鷹化爲鳩，啄正直，不鷙擊也。鳩，蓋布穀鳥。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說在孟春。

又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晝夜鈞也。冬陰閉固，陽伏於下，是月陽升，雷始發聲，震氣爲雷，激氣爲電。蟄蟲咸動，開户始出。蟄伏之蟲始動蘇，開蟄之户始出生。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鐸，木鈴也。金口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所以振告兆民，使知將雷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有不戒慎容止者，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躄通精狂癡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槩。是月也，耕者少舍。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傳曰：陰陽分方，震雷出滯，土地不備墾，辟在司寇之謂也。乃修闔扇，寢廟必備。無作大事，以妨農功。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皆爲盡類天物。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鑿，以祭廟，春薦韭卵。《詩》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此之謂也。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令，殺戮之令，故寒氣猥至，寇害之兵來伐其國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寒陰縮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故麥不成熟，民飢窮，故相劫掠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夏氣炎陽，而行其令，故大旱。火氣熱，故旱煖也。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蟲食稼心謂之螟。

《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第三・三月紀》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季春，夏之三月，胃，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牽牛，北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也。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洗，陽律也。姑，故。洗，新。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竹管音中姑洗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桐，梧桐也。是月生葉，故曰始華。虹始見，萍始生。虹，蝀蟆也。兗州謂之訂，詩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是也。萍，水藻。是月始生。

《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第三・圜道》

五曰：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上，君。下，臣。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雜猶匝，無所稽留，運不止也。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不能相爲，不能相兼。主執圜，臣處方，

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圜，天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精，日月之光明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藏，潛也。雲氣西行，云云然，云，遊也。周旋運布，膚寸而合，西行則雨也。冬夏不輟。輟，止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水從上流而東，不竭盡也。下至海，受而不滿溢也。小爲大，重爲輕，圜道也。小者泉之源也，流不止也，集於海，是爲大也。水濕而重，升作爲雲，是爲輕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無常處，言無爲而化，乃有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有處，有爲也。有爲別不能化，乃無處爲也。以言不刑蹇，圜道也。刑，法也。言無刑法，故蹇難也。天道正刑不法，故曰圜道也。

《呂氏春秋》卷四《孟夏紀第四・四月紀》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孟夏，夏之四月也。畢，西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宿，楚之分野。婺女，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鱗散而羽。律中仲呂，其數七。仲呂，陰律也。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類陽也，故曰仲呂，其數成功。五火第二，故曰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是月陰氣動於下，故陰類鳴，蚯蚓蝦蟇從土中出。王善生，苦菜秀。善或作瓜，孤甒也，是月乃生。《爾雅》云：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者也。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騮。順火德也。騂馬黑尾曰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皆赤，順火也。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銛，養壯狡。是月也，以立夏。春分後四十六日立夏，立夏多在是月。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太史，說在孟春。以盛德在火，火王南方也。天子乃齊。說在孟春。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南郊，七里之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還，從南郊還也。封侯，命以茅土。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之謂也。無不欣說，咸賴其所賜。乃命樂司，習合禮樂。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象陽長養物也。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所以順陽氣。是月也，天子始絺，絺，細葛也。《論語》曰：當暑袗絺綌，此之謂也。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伏于都。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爲天物也。農乃收麥。升獻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蓄百藥，糜草死。是月陽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糜草，蘼，亭歷之類。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月陽氣盛於上，及五月陰氣伏於下，故斷薄刑，決小罪，順殺氣也。輕繫，不及於刑者解出之。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之是令，行此之令也。旬，十日也。十日一雨，三旬三雨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孟夏盛陽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水生於金，故苦雨殺穀不滋茂也。四境之民，畏寇賊來，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冬寒固閉之令，故草木早枯，大水壞其城郭，孟時逆行之微也。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是月當繼長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啓蟄之令，故有蟲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暴疾之風應氣而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

《呂氏春秋》卷五《仲夏紀第五・五月紀》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夏之五月，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宿，衛之分野。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也。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竹管音中蕤賓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小暑，夏至後六月節也。螳蜋於是生。螳蜋一曰天馬，一曰鬽蚊，兗州謂之拒斧也。鵙始鳴，反舌無聲。鵙，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於上，《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反舌，伯舌也。能辯反其舌，變易其聲，效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承上微陰，伯趙起於下，後應陰，故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明堂，南向堂也。太廟，中央室也。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銛，養壯狡。壯狡，多力之士，養之慎陽施也。蓋所謂旱則資舟，夏則資皮，備之也。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師，樂官之長也。鞀鞞，所以節樂也。故修之。琴瑟管簫，所以宣音也。故均平之，管，一孔，似篴。簫，今之歌竹簫也。執干戚戈羽。干，楯。戚，斧。戈，戟，長六尺六寸。羽以爲翿，舞者執之以指麾也。春夏干戚，秋冬羽。調竽笙塤篪，竽，笙之大，古皆以匏爲。笙，三十六簧，笙，十七簧。塤，以土爲之，大如雁子，其上爲六孔，篪，以竹，大二寸，長尺二寸，七孔，一孔上伏，橫吹之。聲音上和，故言調。《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此之謂也。飭鐘磬柷敔。鐘，金。磬，石。柷，如漆桶，中有木椎，左右擊以節樂，敔，木虎，脊上有鉏鋙，以杖櫟之以正，樂以和成，故飭整之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名山大川，泉原所出，非一，故言百，能興雨者，皆祈祀之。雩，旱祭也。帝，五帝也。爲民祈雨，重之，故用盛樂，六代之樂也。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百辟，畿內之百縣大夫也。祀前世百君卿士功施於民者，雩祭之，求福助成穀實。農乃登黍。登，進。植黍熟，先進之。

又　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寒，冰凍，故雹霰傷害五穀也。冬陰，閉藏，多雹霰，道路陷壞，不通利也。暴害之兵橫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旺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也。百螣。動股之屬也。時起爲害，故五穀不時，國饑也。螣，讀近殆，兗州人爲蝗爲螣。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有霰曰果，無霰曰蓏，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曰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熟。非其時氣，故民疾疫。

《呂氏春秋》卷五《仲夏季第五・大樂》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兩儀，天地。出，生。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之常道。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不同，度有長短也。以盡其行度也。起牽牛至周于牽牛，故曰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冬寒，夏暑。冬至短，夏至長。春柔而秋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造，始也。太一，道也。陰陽，化成萬物者也。萌芽始震，凝滯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

又　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略】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災，害。終其壽，全其天，天，身。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爲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呂氏春秋》卷六《季夏紀第六・六月紀》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季夏，夏之六月也。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奎，西方宿，魯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林，衆。鍾，聚。陰律也。陽氣衰，陰氣起，萬物衆聚而成，竹管之音應林鍾也。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蟋蟀、蜻蛚。《爾雅》謂之蛬，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螢，蚓。秋節將至，故鷹順殺氣自習肄，爲將搏鷙也。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向南堂。右个，西頭室。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雉，其器高以觕。

又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虞人，常山材之官。行，察也。視山川，禁民不得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土功，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會也。舉動兵衆，息封疆也。大事，征伐也。於時不時，故曰搖動於氣。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無發令而干時之令，故曰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巡行堰畝修治之功，於此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禁戒之，云有天殃之罰。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濕重，又有時雨，燒薙，行水灌之，如以熱湯，可以成糞田疇，美土疆。疆，界畔。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爲旬，二日者，陰晦朔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風，而行其令，故穀實散落，民病風欬上氣也。民遷徙移家，春陽布散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丘，高。隰，下也。言高下有水潦，象金氣也。故殺禾稼，使不成熟也。金干火，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冬陰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鷹隼早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入城郭自保守也。

《呂氏春秋》卷七《孟秋紀第七・七月紀》　一曰：孟秋之月，長日至，四旬六日。孟秋，夏之七月。夏至後，日尚長，至四十六日立秋，晝夜等。故曰長日至四旬六日。日在翼，翼，南方宿，楚之分野。畢，西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斗中，旦畢中，則立秋。斗，北方宿，吳之分野。畢，西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裸者衣毛，蟲之屬，而虎爲之長，商，金也。其位在西方。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則，陽律也。竹管音與夷則和，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律中夷則。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其味辛，其臭腥，五行，金味辛，金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由門入，故祀門也。肝，木也。祭祀之肉用其勝，故先進肝。又曰：肝，金也。自用其藏也。涼風至，白露降，涼風，坤卦之風，爲損。降，下。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寒蟬得寒氣，故翼而鳴，時候應也。是月鷹鸇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於是時乃始行戮，刑罰順秋氣。

又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故在是月。謁，告也。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

又　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進也。先致寢廟，《孝經》曰：四時祭祀，不忘親也。命百官，始收斂。收斂，孟秋始內。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是月，月麗于畢，俾雨滂沱，故預完隄防，備水潦。修宮室，坿墻垣，補城郭。是月也，無

以封侯，立大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行之是令，而涼風至，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冬，水王，而行其令，故陰氣大勝。介蟲，鱗屬。冬，玄武，故介甲之蟲敗其穀也。金水相并，則戎兵來侵爲害。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枯旱也。是月涼風用事，而行春煖之令，而穀更生，故害而不成實也。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癘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金氣，火氣，寒熱相干不節，使民病癘疾，寒熱所生。

《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第八・八月紀》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仲秋，夏之八月。角，東方宿，韓、鄭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牽牛中，旦觜嶲中。牽牛，北方宿，越之分野。觜嶲，西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南呂，陰律。是月，陽氣內藏，陰氣將至，蟄蟲入蟄，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於孟秋。候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

又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曰都，無曰邑。穿竇窌，修困倉。穿水通竇，不欲地泥漏也。穿窌所以盛穀也。修治困倉，仲秋大內，穀當入也，圓曰困，方曰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有司，於周禮爲場人，場，協入也。蓄菜，乾苴之屬也。詩云亦有旨蓄，以御冬也，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罪，罰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户。是月秋分。分，等也。晝漏五十刻，夜漏五十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收，藏其聲不震也。將蟄之蟲，俯近其所蟄之户。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殺氣，陰氣，涸竭。日夜分，則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齊升角。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事無逆天數，必順其時，其時，天時。乃因其類。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故白露降三旬，成萬物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天陽亢燥，而行温仁之令，故雨不降。尚生育，故草木榮華。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曰民有大惶恐也。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夏氣盛陽，故炎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五穀復萌生也。於洪範五行爲恒燠之徵。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藏之雷先動，行未當行，故曰先也。

《呂氏春秋》卷九《季秋紀第九・九月紀》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季秋，夏之九月。房，東方宿，宋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柳，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故萬物隨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說在孟秋。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稍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來過周雒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傳曰爵入于海爲蛤，此之謂也。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豺，獸也，似狗而長毛，其色黃，於是月殺獸，四圍陳之，世所謂祭獸。戮者，殺也。

又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季秋畢內，故務入也。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爲天官。冢，大。宰，治也。主治萬事，故命之也。舉書五種之要，其交簿也。藏帝耤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天子耤田千畝，其所收穀也，故謂之帝耤之收，於倉受榮，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飭，正也。祇敬必正，不傾邪也。是月也，霜始降，秋分後十五日寒露，寒露後十五日霜降，故曰始也。則百工休。霜降天寒，朱漆不堅，故百工休，不復作器。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有司，於周禮爲司徒，司徒主衆，故命之使民入室也。《詩》云：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吹笙習禮樂，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笙笙籥，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之謂。

又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兵藏殃敗，民多勮窒。秋金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多霖雨。二氣相并，故大水也。火氣熱，故兵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勮窒，鼻不通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邊境之人不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爲鄰國所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民解墮也。木干金，故師旅並興，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呂氏春秋》卷一〇《孟冬紀第十・十月紀》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壬癸，水日。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號湯氏，死祀爲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皞氏之子曰修，爲玄冥師，死祀爲水神。其蟲介，其音羽，象冬閉固，皮漫胡也。羽，水也。位在北方。律中應鐘，其數六。應鐘，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鐘

和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鐘。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之若有若無者爲朽也。其祀行，祭先腎。行，門內地也。各守在內，故祀之。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也。祭祀之肉先進腎，腎水，自用其藏也。水始冰，地始凍，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五日立冬，水冰地凍也，故曰始也。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爲蜃。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

又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秋分四十六日而立冬，故多在是月也。謁告也。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盛德在水，王北方也。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

又　是月也，天子始裘。始猶先也。裘，温服。優尊者，故先服之。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天地閉，冰霜漸洌成冬也。令百官，謹蓋藏。

又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發泄，使民流亡，象陽布散。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温，故盛冬不寒，蟄伏之蟲復出也。於《洪範》五行豫，恒懊若之徵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金氣，干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雪，故曰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洪範五行急，恒寒若之徵也。

《呂氏春秋》卷一二《仲冬紀第十一・十一月紀》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吴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東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黄鐘，黄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黄鐘和也。律中黄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鵠始巢，鴈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漠也。鵠，陽鳥，順陽而動，是月始爲巢也。乳雉。《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乳卵也。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堂。右个，東頭室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大儺，逐盡陰氣爲陽導也。今人臘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鬼，此之謂也。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畢冬之氣也。出土牛，今之鄉縣，得立春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征猶飛也。厲，高也。言是月羣鳥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也。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也。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

澤復。復亦盛也。復或作複，凍重累也。堅命取冰，冰已入。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此之謂也。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竈，簡擇之也。命司農，計耦耕事，計，會也。耦，合也。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周禮》籥章：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舉春、秋，省文也，則冬、夏可知。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內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牲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也。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次，宿也。是月，日周於牽牛，故曰日窮于次也。月遇日相合爲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曰朔，故曰月窮于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曰星迴於天也。一說：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曰窮于次也。紀，道也。月窮于故宿，故曰窮於紀。星迴于天，謂二十八宿更見于南方，是月迴于牽牛，故曰星迴于天也。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夏以十三月爲正，夏數得天，言天時者皆從夏正也，故於是月十二月之數近終，歲將更始於正月也。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獨于農民無所役使也。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時令所宜宿而行之。

又　行之令是，此謂一終，三旬一日。行之令是，行是之令也。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爲二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爲妖災也。金爲兵革，故四境之民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温仁之令，氣不和調，故胎養夭傷。國多逆氣之由，故命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火氣炎陽，又多淋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火氣温，于時之徵也。

漢・劉安《淮南子》卷一四《詮言訓》　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温以致大熱，與大寒相逮也。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蒩蕭，樽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氷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二《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所合別也。冬至之後，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常相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絶。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嘗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少相溉濟也。多勝少者倍入。入者損一，而出者益二，天所起，一動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勢，以就同類，與之相報。故其氣相俠，而以變化相輸也。春秋之中，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生，中秋以殺。由此見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廢，其氣隨。故至春，少陽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太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火，火木相稱，雖不得以從金，亦以秋出於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倫、有經、有權。

《周髀算經》卷上之二（漢・趙君卿注）　陳子曰：復坐，吾語汝。于是榮方復坐而請陳子説之。曰夏至南萬六千里，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日中立竿測影。

又　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尺六寸。

又　日夏至南萬六千里，日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日中無影，以此觀之，從南至夏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日中無影，以此觀之，從極下亦然，則從極南至冬至之日中，二十三萬八千里。此夏至日道之徑也。從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北至極下亦然。凡徑，二十三萬八千里，從極北至其夜北亦然。凡徑四十七萬六千里，此冬至日道徑也。其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從春秋分之日中至至極下，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從極下北至其夜半亦然，凡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百七萬一千里，故曰月之道常緣宿，日道亦與宿正。南至夏至之日中，北至冬至之夜半，南至冬至之日中，北至夏至之夜半，亦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百七萬一千里。春分之日夜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故春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秋分之日夜分，以至春分之日夜分，極下常無日光。故春秋分之日夜分之時，日所照，適至極，陰陽之分等也。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生也，至晝夜長短之所極。春秋分者，陰陽之脩，晝夜之象。晝者陽，夜者陰。春分以至秋分，晝之象。秋分至春分，夜之象。故春秋分之日中，光之所照北極下，夜半日光之所照亦南至極，

此日夜分之時也。故曰日照四旁，各十六萬七千里。人所望見遠近，宜如日光所照。從周所望見，北過極六萬四千里。南過冬至之日三萬二千里。夏至之日中光，南過冬至之日中光四萬八千里。除冬至之日相去一十一萬九千里。

又　冬至之夜半日光，南不至人所見七千里。

又　夏至之日中與夜半日光九萬六千里，過極相接。冬至之日中與夜半日光，不相及十四萬二千里，不至極下七萬一千里。夏至之日，正東西望，直周東西日下至周五萬九千五百九十八里半。

又　冬至之日，正東西方不見日。

又　冬至夏至，觀律之數，聽鐘之音。冬至晝，夏至夜。

《周髀算經》卷上之三　故冬至日晷丈三尺五寸，夏至日晷尺六寸，冬至日晷長，夏至日晷短，日晷損益寸，差千里，故冬至夏至之日，南北遊十一萬九千里，四極徑八十一萬里，周二百四十三萬里，分爲度，度得六千六百五十二里二百九十三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三百二十七，此度之相去也。

《周髀算經》卷下之一　故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凡此四方者，天地四極四和。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然其陰陽所終，冬夏所極，皆若一也。天象象笠，地法覆槃。天離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上二萬里。

又　是故秋分以往到冬至，三之精微，以成其道遠。此天地陰陽之性自然也。欲知北極樞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遊所極。冬至夜半時，北遊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

又　正極之所遊，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

又　冬至之日，去夏至十一萬九千里，萬物盡死，夏至之日，去北極十一萬九千里，是以知極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春分秋分，日在中衡，春分以往，日益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夏至，秋分以往，日益南五萬九千五百里而冬至。

又　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夏長之類。此陽彰陰微，故萬物不死，五穀一歲再熟。

《周髀算經》卷下之二　凡八節二十四氣，氣損益九寸九分六分分之一，冬至夏至爲損益之始，術曰：置冬至晷，以夏至晷減之，餘爲實，以十二爲法，實如法得一，寸，不滿法者，十之，以法除之，得一，分。不滿法者，以法命之。

《周髀算經》卷下之三　冬至晝極短，日出辰而入申。陽照三，不覆九。東西相當，正南方。夏至晝極長，日出寅而入戌，陽照九，不覆三。

又　故冬至從坎陽在子，日出巽而入坤，見日光少，故曰寒。夏至從離陰在午，日出艮而入乾，見日光多，故曰暑。日月失度，而寒暑相姦。

又　故冬至之後，日右行，夏至之後，日左行、左者往，右者來。

漢・王充《論衡》卷一一《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陰氣晦冥，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

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乎。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日道短，去人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

又　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温，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温，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温。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磁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六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説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磁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以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隣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烏？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燋爛而死焉，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燋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爲有烏，月中何爲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筐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又《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烏，烏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烏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狀，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不知其爲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實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徙，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爲星，則謂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實，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爲雨。猶湛而泥露濡污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雨行也。或曰：《尚書》

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温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漢・王充《論衡》卷一七《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蓂、莆、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頒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黄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麒麟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

又 儒者言蓂莆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蓂形，摇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蓂，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蓂，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蓂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蓂以風之乎？厨中能自生蓂，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蓂，須手摇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蓂不鼓動。言蓂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須蓂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象生肉是，論之既虚，則蓂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

又 夫蓂，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實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蓂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

又 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宫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者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使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

又 《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著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説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説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説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章：泉一見一否曰濊。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祥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著於樹木，不著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著樹木，察所著之樹，不能茂於所不著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漢・班固《漢書》卷二六《天文志》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宫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虚實闊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闘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風祆，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又 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出蚤爲月食，晚爲彗星及天祆。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温，當温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與它星遇而鬬，天下大亂。出於房、心間，地動。

又 凡以宿星通下之變者，維星散，句星信，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紀星散者山崩，不即有喪。鼈、鼈星不居漢中，川有易者。辰星入五車，大水。熒惑入積水，水，兵起；入積薪，旱，兵起；守之，亦然。極後

有四星，名曰句星。斗杓後有三星，名曰維星。散者，不相從也。三淵，蓋五車之三柱也。天紀屬貫索。積薪在北戍西北。積水在北戍東北。

又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名監德，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曆》在營室、東壁。在卯曰單閼。二月出，《石氏》曰名降入，在婺女、虛、危。《甘氏》在虛、危。《太初》在奎、婁。失次，杓。有水災。《太初》在奎、婁。在辰曰執徐。三月出，《石氏》曰名青章，在營室、東壁。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胃、昴。在巳曰大荒落。四月出，《石氏》曰名路踵，在奎、婁。《甘氏》同。《太初》在參、罰。

在午曰敦牂。五月出，《石氏》曰名啓明，在胃、昴、畢。失次，杓，早旱，晚水。《甘氏》同。《太初》在東井、輿鬼。

又　在戌曰掩茂。九月出，《石氏》曰名天睢，在翼、軫。失次，杓，水。《甘氏》在七星、翼。《太初》在氐、房、心。

又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名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

又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冬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寸六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二寸。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故日進爲暑，退爲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爲寒暑。一曰，晷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

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

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以二至二分之星爲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勢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

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

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去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

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温。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温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日）〔月〕出房北，爲雨爲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

又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居三千里。雲氣有（戰）〔獸〕居上者，勝。

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以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

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

捎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絶遠者，戰。精白，其芒低者，戰勝；其前赤而印者，戰不勝。陳雲如立垣。杼雲類杼。柚雲搏而耑銳。杓雲如

繩者，居前竟天，其半半天。蜺雲者，類闕旗故。（銳）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占）〔合〕闕其道。

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

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泉，金寶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墜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畺田疇之整治，城郭室屋門户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産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慶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被甲而趨。

夫雷電、震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書者亡不司。

天開縣物，地動坼絶。山崩及陁，川塞谿坻；水澹地長，澤竭見象。城郭門閭，潤息桑枯；宫廟廊第，人民所次。謡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廢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産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謼，與人逢遺。訛言，誠然。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産氣始萌。朏明日，人衆卒歲，壹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而漢魏鮮集朏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叔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跌，爲（疾）〔稷〕；跌於晡，爲黍；晡至下晡，爲叔；下晡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深而多實；亡雲，有風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雲風，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孰五斗米頃，大敗。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雨雪，寒，歲惡。

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宫，則歲美，吉；商，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

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域千里内占，即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

漢・鄭玄《駁五經異義・六宗》 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説：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

人，郊天并祭之。《古尚書》說：賈逵等云：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按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祭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國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按，原本無此八字，今從《大宗伯疏》補入。

駁曰：按《大宗伯》疏作玄之閎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偏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飾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

《易緯通卦驗》卷上（漢·鄭玄注） 八卦以推七九之微，録圖准命，畧爲世題萌表試，故十二月十二日政，八風二十四氣，其相應之驗，猶影響之應人動作言語也。十二月者，正夏有小正，則王君明堂禮也。氣或爲節也。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正此之道，以日冬至日始，人主不出宮，商賈人衆不行者五日，兵革伏匿不起。冬至時，陽氣微，事欲静，以得其著定也。

又 故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規其晷之如度者，則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其歲惡，人民爲譌言，政令爲之不平。晷進則水，晷退則旱，【略】晷不如度數，則陰陽不和，舉錯不得，發號、出令、置官、立吏、使民、不得其時，則晷爲之進退，風雨寒暑爲之不時。【略】是故邪忒數至，度數不得，日月薄食，列星失其次，而水旱代昌，讒諛日進，忠臣日亡。萬物不成，諸神不享，終不變之，則殃禍日章。謹候日，冬至之日，見雲送迎，從下鄉來，歲美，人民和，不疾疫。無雲送迎，德薄，歲惡。故其雲青者飢，赤者旱，黑者水，白者爲兵，黄者有土功，諸從日炁送迎，此其徵也。歲惡之，後難之，故又以此驗之爾。是故人主動而得天地之道，則萬物之精盡矣。諸精微難知者，於是盡矣。言皆如此。

《易緯通卦驗》卷下 曰：凡易八卦之氣，驗應各如其法度，則陰陽和，六

律調，風雨時，五穀成熟，人民取昌，此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法。取昌，衆富之言。故設卦觀象以知有亡，夫八卦繆亂，則綱紀壞敗，日月星辰失其行，陰陽不和，四時易政。綱紀以喻數之大小，謂如八卦，主八卦是大也，爲之四氣則小。八卦氣不效，則災異炁臻，八卦氣應失常。臻，至也。八卦之氣不於時，見於他，是非其常，故異多至。夫八卦驗，常在不亡，以今八月八日，候諸卦炁，各以用事時氣，著明而見。八月八日，盡八日者，月弦日也。弦者，陰氣得正而平，此候氣在地屬陰，故八日弦時用事者，若乾立冬，坎主冬至之謂也。冬至四十五日，以次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復當卦之炁。進則先時，退則後時，皆八卦之效也。卦氣進則先時，謂見其時之前。乾炁見於冬至之分是也。退即後時，謂見於其時之後也。夫卦之效也，皆指時卦，當應他卦氣及至其災，各以其衝應之，此天所以示告於人者也。卦氣進則先時，謂見其時之前。乾炁見於冬至之分是也。退即後時謂見於其時之後也。乾西北也，主立冬。人定，白炁出直乾，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半死。氣出左，萬物傷。立冬之左，霜降之地。右，小雪之地。霜物未徧收，故其災物半死。小雪則殺物矣，故其災爲傷。乾氣不至，則立夏有寒，傷禾稼，萬物多死。人民疾疫，應在其衝。不至，不見氣，微不見而對受其災，至疾疫，乾氣重。乾炁見於冬至之分，則陽炁火盛，當藏不藏，蟄蟲冬行。乾爲君父，爲寒爲冰爲金爲玉，於是歲，則立夏蚤蟄，夏至寒。乾得坎之蹇，則夏雨雪水冰。冬至之分，大雪小寒之地，分屬於坎，乾氣見爲四陽相得。故爲火盛。當藏者，蟄蟲冬行，陽生出之夏，夏至即災行矣。爲君爲父，言或有偶爲金爲玉，實物將用也。立夏蚤蟄，災發將奇。乾炁退，傷萬物。謂見於秋分之分也。坎北方也，主冬至，夜半黑炁出直坎，此正炁也。氣出右，天下旱。氣出左，涌水出。冬至右，小寒之地。大小雪二炁方凝，其下難，故旱。小雪，水方盛，水行而出，涌之象也。坎炁不至，則夏至大寒，雨雪，湧泉出，歲多大水，應在其衝。亦寒不見對受其災。坎炁見立春之分，則水炁乘出，坎爲溝瀆，於是歲，多水災，江河決，山水涌出。立春之分，大寒驚蟄之地分，屬於艮。坎炁見焉，是謂水炁乘出，故歲多水災，江河決，溝瀆壞也。坎炁退則天下旱。謂見於立冬之分，霜降小雪，乾又爲冰皆凝，雨下難之象。艮東北也，主立春，雞鳴，黄炁出直艮，此正炁也。炁出右，萬物霜。炁出左，山崩，涌水出。立春之右，大寒之地。左，驚蟄之地也。萬物之生，而艮炁見於大寒之地，山崩，涌水則出也。艮炁不至，則立秋山陵多崩，萬物華實不成，五穀不入，應在其衝。微温，微不見，亦對受其災也矣。華實之成，本其生炁，虚命然。艮炁見於春分之分，則萬物不成。艮爲山，爲止，不止則炁過山崩。春分之分，雨水清明之地分，屬於震，艮炁見焉，

過而動，是以崩也。艮炁退，則數有雲霧霜。謂見於冬至之分，坎爲雲，雲之出必由山，艮炁退，則雲不興。雲霧霜者，其轉散所爲。震東方也，主春分。日出青炁出直震，此正炁也。炁出右，萬物半死。炁出左，蛟龍出。春分之右，雨水之地。左，清明之地。物未可盡生，故半死。辰爲龍，震炁前，故見蛟龍之類矣。震炁不至，則歲中少雷，萬物不實，人民疾熱，應在其衝。亦微温，微不見，對受其災也。炁當見不見，推而晚景，炁如於秋分，人則病。震炁見立夏之分，雷炁盛，萬物蒙而死，不實，龍蛇數見，不雲而雷，跌躁之炁，而異炁見焉。故風撥木。風者搖養萬物，今失其位，爲之風。又乾物失位，則不能戾之，人則病。異炁不至，則歲中多大風，發屋揚砂，禾稼盡，應在其衝。始暑萬物不見炁，炁以對受其災。異炁見夏至之分，則風，炁過折木。夏至之分，芒種小暑。異炁退則盲風至，萬物不成，濕傷人民。謂見於春分之地，盲風者，應八節而至也。離南方也，主夏至。日中，赤炁出直離，此正炁也。炁出右，萬物半死。炁出左，赤地千里。夏至之右，芒種之地。左，小暑之地。芒種之時，可稼澤地。離者燥物，而見於芒種之地，則澤稼獨生，陵陸死矣。赤地千里，言旱甚，且廣千里。穿井井乃得泉。離炁不至，則無日光，五穀不榮，人民病目痛，冬無冰，應在其衝。暑微不見，亦對受其災也。離炁退，爲日月，目痛，離炁失故也。榮光明類。離炁見於立秋之分，大暑處暑之地，離爲戈兵，失炁，故兵起也。離炁退，則其歲日無光，陰必害之，有臣有免者則已。冬三月，一卦不至，則夏雨雪，二卦不至，則水。三卦不至，則湧方也，主夏至。日中，赤炁出直離，此正炁也。炁出右，萬物半死。炁出左，赤地千里。夏至之右，芒種之地。左，小暑之地。芒種之時，可稼澤地。離者燥物，而見於芒種之地，則澤稼獨生，陵陸死矣。赤地千里，言旱甚，且廣千里。穿井井乃得泉。離炁不至，則無日光，五穀不榮，人民病目痛，冬無冰，應在其衝。暑微不見，亦對受其災也。離炁退，爲日月，目痛，離炁失故也。榮光明類。離炁見於立秋之分，大暑處暑之地，離爲戈兵，失炁，故兵起也。離炁退，則其歲日無光，陰必害之，有臣有免者則已。冬三月，一卦不至，則夏雨雪，二卦不至，則水。三卦不至，則湧薄食者。坤西南也，主立秋，晡時，黄炁出直坤，此正炁也。炁出右，萬物半死，炁出左，地動。立秋之右，大暑之地，左，處暑之地也。坤爲地，地主養物，而炁見大暑之地，旱，故物半死，地炁失位，則地動也。坤炁不至，則萬物不茂，地數震，牛羊多死，應在其衝。始陳微見，亦對受其災也。地爲牛爲羊。坤炁見於秋分之分，則其歲地動搖，江河水乍存乍亡。秋分之分，白露寒露之地。此災物其道靜。坤炁失位，故動搖。見於秋之得兑，毁折附決之炁，故小大之水或存或亡。坤炁退，則地分裂，水泉不泯。謂見於夏至之分，夏者離，主爲日，日中之晷。先王以土地建邦國，坤炁失位而見焉。故爲地分裂之異，地分裂，水放逸，勢自然也。兑西方也，主秋分，日白炁出直兑，此正炁也。炁出右，萬物不生。炁出左，則虎害人。秋分之右，白露之地。左，寒露之地。兑炁不至，則所生唯薺與麥，白露始殺，故使萬物不生。寒露殺炁漫盛，兑失位虎則爲害。兑炁不至，則歲中多霜，草木枯落，人民疥瘡，應在其衝。凉微不見，亦對受其災也。霜炁加於枝葉，故人爲疥瘡也。兑炁見於立冬之分，則萬物不成，虎狼爲災，在澤中。立冬之分，霜降小雪之地。虎狼，毛蟲屬金。兑炁退則澤枯，萬物不成。謂見於主秋之分，兑能失位而見於坤，坤爲地，故於澤則枯也。春三月，候卦炁者泰也，大壯也，夬也，皆九三上六，實炁決温不至者，君不明之徵也。故曰爲之臣有謀，期在其衝。上既著八卦炁之得失，此又重以消息之候，所以詳易道。天炁春三月，候卦炁者泰也，大壯也，夬也，皆九三上六，實炁決温不至者，君不明之徵也。故曰爲之變。白炁應之期，百日二旬。期本在衝，白炁應之。金診木，則更位。臣有誅者，則各降。在内謀者，姦也。覺故誅，謀已天各降之。夏三月，候卦炁比不至，則大風折木發屋，期百日二旬，地動應之，大風，期在其衝。夏三月，候卦炁者乾也。姤也，遘也，皆九三上九，實炁微，赤炁應之，有兵期三百二十日，此冬三月卦也。各以其衝爲兵期。春三月，一卦不至則秋蚤霜。二卦不至，則三公有憂在八月。夏三月，一卦不至，則秋草木早死。二卦不至，則冬無冰，人民病。三卦不至，則臣内殺，三公有纕紵之服，崩以三月爲期。秋三月，一卦不至，則中臣有用事者，春下霜。二卦不至，則霜著木，在二月。三卦不至，則臣專政，草木春落，臣有免者則已。冬三月，一卦不至，則夏雨雪，二卦不至，則水。三卦不至，則湧水出，人君之政所致之。故各以其卦用事候之，甲日見者青，乙日見者青白，丙日見者赤，丁日見者赤黑，戊日見者黄，已日見者青黄，庚日見者白，辛日見者赤白，壬日見者黑，癸日見者黄黑。各以其炁候之，其雲不應，以其事占吉凶，假令坎炁不至，艮而見，坎乘艮，山上有水之象也。其用事時日甲八也。其卦事，坎乘艮，其比類也。是章之事，與上相依。象似寫者得異家并存于此耳。又卦炁各有色，不用甲八，亦進於平錯也。餘下皆放之次類也。〇案冬三月一卦不至五句，應在秋三月臣有免者則已之下，原本錯簡在下陰應上陽一節之後，今改正。不順天地，君臣職廢，則乾坤應變，天爲不放，地爲不化，終而不改，則地動而五穀傷死，上及君位。不敬宗廟社稷，則震巽應變，飄風發屋折木，水浮梁，雷電殺人，此或出人暴應之也。不改。入山澤不順時卦，失山澤之禮，則艮不應變，期雲不出，則山崩。恩澤不下，災則澤涸，物枯槁不生。不順時卦，卦誤字也，當爲炁耳。【略】秋三月，候卦炁比不至，則君私外家，中不慎刑，臣不盡職，大旱而荒，期在其衝。秋三月，候卦炁者否也，觀也，剥也，皆六三上九，實炁決寒而不至，當君倒賞之徵，君之賞宜先遠，今私外家，是其倒也。臣不盡力於其職，私外家使之然。大旱時，有賞賜也。荒，虚也。歲不熟曰荒。青炁應之，期百日二旬。期本在衝，水沴之，則更位。冬三月候卦炁，比不至，則赤炁應之。期在

百二十日，内有兵，日食之災，期三百六旬也。冬三月，候卦炁者坤也，復也，臨也，皆六三上六。實炁微寒而不至者，君政恭緩之徵也。而火沴之，百三十日，内有兵，臣下欲試之兵也。聞有日食，則君災。兵遠，故期更遠也。三公有免者，期在其衝，則已無兵。日食之後，卦炁不至之徵，大臣之謀覺之，故即以無兵免，故咎除無兵。欲求其日期，陰與陰相應。不三之，三六十八，百八十。陽與陽相應。災異之期，爻得正，陽爲九，陰爲六。失正，陽爲七，陰爲八，得正者則期促，失正者則期遲，故上六者，三六，上九者也。下陰應上陽，七其陽，八其陰，以爲日數，下陽應上陰，九其陽，六其陰。此一陽一陰，期其變於純陰之數，異術也。七其陽，八其陰，九其陽，六其陰，此則各自乘并之，以爲日數。冬至廣莫風至，麋角解，鼓旦不鳴。四者，羣物炁至之應也。晷長丈三尺。陰炁去，陽雲出其，莖未如樹木之狀。二者，天炁應政之徵也。晷者所立八尺之表，長丈三尺，長之極，後有減矣。陽始也起，故陰炁去於天，不復見，而陽雲出箕焉。二十四炁，冬至芒種爲陽，其位在天漢之南。夏至大雪爲陰，其位在天漢之北，術候陽雲於陽位。而以夜候陰雲於陰位，而以晝夜則司之於星，晝則視於其位，而以其率爾雲之形貌，亦如説卦之後象也。冬至坎始用事，而主六炁。初六巽爻也，巽爲木，如樹木之狀，巽象。〇案古微書作冬至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注亦作陽雲出箕，其字應作箕。凡此陰陽之雲，天之雲，天之便炁也。坎震離兑爲之，每卦六爻，既通於四時，二十四炁，人之四支，二十四脉，亦存於期。形猶不從五行之狀。故其當至不至，則萬物大旱，大豆不爲，人足太陰脉盛，多病振寒。萬物藏炁，大旱，陰不足也。未當至而至，則人足太陰脉盛，多病暴逆，臚張心痛，大旱，應在夏至。衝受也，炁期在齊。小寒合凍，虎始交，祭，蚰垂首，曷旦入空，晷長丈二尺四分，倉陽，雲出平，南倉北黑。二者亦天應政之徵也。晷減於冬至九寸二分者率也，小寒於坎直九二，九二得寅炁，木也。爲南倉，從坎也。爲北黑，宿次當爲出尾，而言平，似誤者也。〇案《禮記》、《月令》孔穎達疏引作：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本疑脱豺獸二字。又《後漢書》注小寒晷長一丈一尺四分。《古微書》作倉陽雲出氏。俱與此文異。當至不至，則先小旱，後小水，人手太陰脉虚。人多病喉痺。陰炁不生，故小旱後，則并小水。坎九二，陽爻也，爲午。炁不至，故令脉虚。喉脾字誤也，當爲喉痺。時方陰，陰閉塞，人炁通者喉，喉病爲痺，手太陰脉起，手大指内側上貫，呪唾散鼻中。未當至而至，則人手太陰脉盛，人多熱，來年麻不爲。寒炁失而轉生熱，病多熱，麻以皮爲用，孚甲之類，藏失必傷，故禁種。大寒雪降，草木多生心，鵲始巢。三者，羣物應炁至之候，陰盛也。多生心，陽炁起也。晷長丈一尺八分，黑陽，雲出心，南黑北黄。大寒於坎直六三，六三得亥炁，水也，爲南黑。季冬土也，爲北黄。當至不至，則旱後水，麥不成，人足少陰脉虚，多病蹶逆，惕善驚。小寒炁不至，爲小旱小水。大寒不至，有加勢也。稼合養於炁，炁失即傷矣。坎六三，陰爻也。不至，故令人脉虚，虚則足煩炁逆，本舌爲病，此三平在震中，震爲驚恐也。足少陰脉，起於足，上繫。未當至而至，則人足少陰脉盛，人多病上炁嗌腫。嗌者，水穀所由通。今初未當來而來，上炁嗌腫受其病，以少陰盛也。應在大暑。災期在周。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冰解，楊柳榦。降，下也。雊鳴相呼也。柳青楊色也。榦讀如柘，楊梯，狀如女桑秀然也。晷長丈一尺二分，青陽雲出房，如積水。立春於坎直六四，六四巽爻得木炁，之雲如積水，似誤。〇案《後漢書·律歷志》注作晷長一丈一寸六分。當至不至，則兵起，來年麥不成，人足少陽脉虚，多病疫癘。立春木始王，炁不至，兵起者，金沴之也。大旱似多雷，麥立春麥也。春不至者，陽炁出，當小雨以釋之，炁失，故麥不成。來年羨字。坎六四，陰爻也，屬足也。炁不足故令足脉虚，立春不至者，寒得其節也。疫癘，寒赤病。此當與火同爲足少陰脉，言陽非。未當至而至，則人足少陽脉盛，人多病粟疾疫。粟，瘇腫也。春炁早成，麥盛而結，生此病焉。王炁早陰，則傷之。人疾疫者，受其害也。脉亦當爲足少陰矣。應在立秋。災期在道。〇案軒轅十二次，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立秋節，斗建在申。今楚分野。《禮記·月令》注高氏誘曰：孟秋之月，日在翼。翼，南方宿，楚之分野。則此處宜作楚，道字乃傳寫之訛也。雨水，凍冰釋，猛風至，獺祭魚，鴻鴈鳴，蝙蝠出。猛風動搖樹木有聲，倉庚鳴伏地，蝙蝠服翼。〇案馬氏、《繹史》引作獺祭魚，倉庚鳴。晷長九尺一寸六分，黄陽雲出亢，南黄北黑。雨水於坎直九五，九五辰在申，得坤炁，爲南黄，猶坎也。故北黑。當至不至，則旱，麥不爲，人足太陰脉盛，多水炁不至，則轉爲旱。旱故禁種。春坎九五陽爻於脉宜爲手太陽，云少陽似誤。心痛，坎也。手太陽脉，起爲手小指端上，頤下目内眥雨水，以後爲陽脉者。未當至而至，則人手少陽脉盛，人多病目。雨水，木炁也。其盛爲肝，肝候在目，木炁於目則勞，勞故病。言脉亦當爲於太陽也。應在處暑。災期在魏。驚蟄，雷，候應北。雷者，電之光。雷有光而未發聲。〇案《古微書》作驚蟄，大壯初九桃始華，不華，倉庫多火。與此文異。晷長八尺二寸，赤陽雲出翼，南赤北白。驚蟄於坎直上六，上六得巳炁，巳，火也。爲南赤，又得巽，炁故北白也。當至不至，則霧，稚禾不爲，人足太陽脉虚，人多疫病癘。驚蟄炁不至，是餘寒乘之也。後則推晷炁命，稚禾之熟在八月，其時蟄蟲則有害，故禁種之爾，坎上六陰爻屬足。炁不至，故命之脉虚，寒炁乘，病癘寒也。上六得巽之炁，爲白。又爲寡髮而白，是老人也。太陽脉起足小指端，至前兩板齒。〇案《後漢書》注作：稚禾不成老人多病噎。未當至而至，則人足太陰脉盛，多病癰疽腔腫。雷炁蚤至，動人肌膚，病癰疽者，肌膚不堪也。氣結生病也，足太陽脉起於下，其炁盛合腔腫。應在白露。災期在災。春分明庶風至，雷雨行，桃始花，日月同道。明庶，照達庶物之風，雷雨所以解釋孚甲。日月一分則

同道也。案《藝文類聚》引作：雷雨行，桃李華。《太平御覽》引作：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與此文異。晷長七尺二寸四分，正陽，雲出張，如積鵠。春分於震直初九，初九辰在子，震爻也。如積鵠之象。○案杜公瞻《編珠》引作春分雲如白鵠。《古微書》引作正陽雲出，如積白鵠。此本疑脱白字。當至不至，先旱後水，歲惡，重來不爲。人手太陽脉虚，人多病痺痛。未當至而至，人手太陽脉盛，人多病癘疥，身癢，應在秋分。災期周秦。○案《後漢書》注作先旱後水，歲惡米不成，多病耳癢。清明，雷鳴，雨下，清明風至，元鳥來。清明萬物雜新鮮孚甲，合之鮮鮮，清明明清潔之風也。元鳥隨炁和乃至。晷長六尺二寸八分，白陽雲出，南白北黄。清明震直六二，六二震在酉，得兑炁爲南白，互體有艮，故北黄也。當至不至，菽豆不爲，人足陽明脉虚，人多病疥虚，振寒洞泄。震於稼爲反生豆菽之類。未當至而至，人足陽明脉盛，人多病温，暴死。應在寒露。災在宋也。穀雨，田鼠化爲鴽。晷長五尺三寸二分，太陽雲出張上，如車蓋，不如薄。穀雨於震直六三，六三辰在辰，得乾，炁形似車蓋，震爲萑葦，故不如薄也。當至不至，水物稻等不爲，人足陽明脉虚，人多病癰疽，瘡振寒，霍亂。六三兌爻也。爲南黄，互體坎炁不至，故水澤之物不爲。癰疽，瘡振寒，霍亂，亦姤兌之病。未當至而至，人足陽明脉盛，人多病温，黑腫。凡陽以養少，陰以養老。應在霜降。災期在宋。立夏，清明風至而暑，鵠聲蜚，電見，早出龍升天。清明風，景清潔之風。鵠鳴聲蜚皆鳥獸應時候。龍，心星也。《詩》云：綢繆東薪，三星在天。亦謂此時也。○案徐堅《初學記》引作立夏清風至而暑，鵠鳴聲，博穀飛，電見。龍升天，《太平御覽》引作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與此文異。晷長四尺三寸六分，當陽，雲出觜，紫赤如珠。立春於震九四，九四辰在午也。午爲火，互體，坎炁相亂也。故紫赤色皆如珠也。當至不至則早，五穀大傷，牛畜病，人手陽明脉虚，多病寒熱，齒齲。盛陽之炁不至，則後爲旱。陽氣乘之，故五穀大傷也。四互體艮，艮在丑，故牛畜病也。陽炁不至，其衝更温，故人病寒熱也。齒齲者，陽生齲，於時爲害也。未當至而至，人手陽明脉盛，多病頭腫嗌，喉痺，應在立冬。災期在燕。小滿，雀子蜚，螻蛄鳴。於此更言雀子蜚者，鳴鳥類也。有先大人之。晷長三尺四寸，上陽霍七星，赤而饒。小滿於震直六五，六五辰在外，與震木同位。震木可曲可直，五六離爻，亦有互體，坎之爲輪也。饒，言其刑行四也。○案《古微書》：小滿，上陽，雲出七星。當至不至，多凶言，有大喪。先水後旱，人足太陽脉虚，人多病癘，少陽炁不至，人足少陽脉虚，多病癘，筋急痺痛。小滿太陽用事，其炁不至，故多凶言，大喪也。陰炁不退乘陽炁，故先水也。精陽發則旱也。人病筋急，寒暴暑炁轉相加。未當至而至，人足太陽脉盛，人多病衝炁腫。太陽炁旱至，過度爲病也。芒種，蚯蚓出。晷長二尺四分，長陽，雲集赤如蔓。芒種於震直上六，上六辰在巳，又得巽炁故集赤不純。巽又長故蔓之也。○案《後漢書》注作晷長二尺四寸四分，此本缺四寸二字。當至不至，多凶言，國有狂令。人足太陽脉虚，多病血痺。太陽用事，而巽不至，故多凶言。國有狂令也。痺者，炁不達爲病。未當至而至，人足太陽脉盛，多蹶眩，頭痛痺。太陽之炁也，過盛病也。應在大雪。災期在齊。夏至景風至，暑且濕，蟬鳴，螳螂生，鹿鮮角，木莖榮。景風，長大萬物之風也。蟬蜩，木莖，柳，櫬榮華。○案《太平御覽》引作夏至景風至，拜大將，封有功。與此文異。晷長四寸八分，少陰，雲出如水波崇崇。夏至離用事，位直初九辰子也。故水波崇崇，微輪轉出也。當至不至，邦有大殃，陰陽並傷，日月俱食，夏至炁不至，則衝炁乘之，故多大寒，令草木夏落也。口乾嗌痛，皆燥病，陰不潤陽謂之燥也。未當至而至，人手陽脉盛多，病肩痛。陰炁過多，以爲病也。應在冬至。災期在齊。少暑雲五色出，伯勞鳴，蝦蟇無聲。雲五色出，蓋衆雉。伯勞咀也。蝦蟇無聲，早出者不復鳴。晷長二尺四分，黑陰，雲出南黄北黑。小暑於離直六二，六二離爻也。爲南黄，互體巽，巽爲故北黑也。當至不至，前小水，後小旱，有兵。人足陽明脉虚，多病泄注腹痛。離炁不至，故小水，後小旱，有少兵，兵無少者，泄注腹痛，皆離炁不至之病也。未當至而至，人足陽明脉盛，多病胕腫。離炁早至，則後多傷性也。應在小寒。災期在齊。大暑雨濕，半夏生。半夏草名。晷長三尺四寸，陰雲出，南赤北倉。大暑於離直九三，九三辰在辰，得巽炁。離爲火，故南赤。巽木，故北倉。當至不至，外兵作，來年飢，人手少陽脉虚，多病筋痺胸痛。大暑之炁不至，後亦寒，暴害，九三互體兌，上直畢，畢爲故外兵作也。兌又爲剛鹵，當國不生物，大暑應在大寒，容地之萌，故來年飢，筋痺暑濕之疾，盛暑濕而炁不至，於人主筋痺之病也。未當至而至，人手少陽脉盛，多病寒熱，齒齲，腫痛胫痛惡炁。陰炁早至，亦爲此病。應在大寒。災期在燕。立秋涼風至，白露下，虎嘯，腐草爲蟁，蜻蛚鳴。涼風，風有寒炁。白露，露得寒炁始轉白。虎嘯始盛，秋炁有猛意。舊説腐草爲鳴，今言蟁，其物異名乎。蜻蛚，蟋蟀之名也。○案《太平御覽》引作：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鄰。又《文選》李善注引作立秋蜻蛚鳴。蛚字應作蛚。晷長四尺三寸六分，濁陰，雲出上如赤繒，列下黄奠。立秋於離直九四，辰在午，又互體巽，故上如赤繒。列，齊平也。立秋直坤黄色，故名黄奠也。當至不至，暴風爲災，年歲不入，人足少陽脉虚，人多病癘，少陽炁不至，人足太陽脉虚，人多病癘，少陽炁中寒，白芒芒。立秋之炁不至，後亦暴風爲災也。四互體巽，巽爲風災也。風有散物，故年不入也。立秋應立春，孚甲將解而更寒，故人病癘。陰乘陽，故少陽炁中寒也。白芒芒者，離以非時見也。人足者，例宜言手。未當至而至，人足少陽脉盛，多病咳嗽上炁，咽喉腫。立秋

則陰炁脅，陽炁未服，故咳嗽咽喉腫也。應在立春。災期亦在衛也。處暑雨水，寒蟬鳴。雨水，多雨。寒蟬，秋蟬。晷長五尺三寸二分，赤陰雲出，南黃北黑。處暑於離直六五，六五辰在卯，得震炁，震爲故南黃也。當至不至，國有淫令，四方兵起，人手太陰脉虛，多病脹，身熱，來年麥不爲。未當至而至，人手太陰脉盛，多病脹，身熱，不汗出。陰炁早至即寒炁盛，故病脹，身熱不汗。應在雨水。災期在鄭。白露雲炁五色，蜻蜓上堂，鷹祭鳥，燕子去室，鳥雌雄別。燕子去室，不復在於巢，習飛騰也。鳥雌雄別，生乳之炁上者。晷長六尺二寸八分，黃陰，雲出南黑北黃。白露於離直上九，上九艮爻也，故北黃，辰在戌，得乾炁君成，故南黑也。當至不至，六畜多傷，人足太陰脉虛，人多病痺疽泄。白露應在鷹蟄，陽炁大泄，萬物新出，而寒傷之，故痺疽也。陽炁發泄故也，故泄之。未當至而至，人足太陰脉盛，多病心脹閉痔瘕。陽炁未盡，强陰脅之爲病，人足，於例亦爲手也。應在鷹蟄。災在魯也。秋分風涼慘，雷始收，鷙鳥擊元，鳥歸，昌盍風至。收藏也。鷙鳥，鷹鸇之屬也。元鳥隨陽，故南歸也。昌盍：蓋藏物之風也。○案《太平御覽》引作秋分閭闔風至，鮮懸垂，琴瑟不張，與此文異。晷長七尺二寸四分，白，雲出南黃北白。秋分於兑直初九，初九震爻爲南黃黃猶兑，故北白。當至不至，草木復榮，人手少陽脉虛，多病温悲心痛。未當至而至，人手少陽脉盛，多病温悲心痛。强陰脅衰，故多病痟中熱也。應在清明。災在秦也。霜降，候雁南向，豺祭獸，霜大下，草未死。候雁南向，陽炁盡之候也。豺將食獸，必先祭也。草禾或爲草木。晷長八尺二寸，正陽，雲出如冠纓。寒露霜小下，陰微著也，秋草死，衆鳥暑來寒去。晷長九尺一寸六分，太陽，雲出上如羊，下如九二辰在寅，得艮炁形似冠纓者，艮象也。當至不至，來年穀不成，六畜鳥獸被殃，人足蹶陰脉虛，多病疵疼腰痛。九二坎爻也，爲脅炁不至，疵疼也。人足於例宜爲手也。不當至而至，人足蹶陰脉盛，多病痛痟中熱。强陰脅衰，故多病痟中熱也。應在清明。災在秦也。霜降，候雁南向，豺祭獸，霜大下，草未死。候雁南向，陽炁盡之候也。豺將食獸，必先祭也。草禾或爲草木。晷長九尺一寸六分，太陽，雲出上如羊，下如礧石。霜降於兑直六三，六三兑爻爲羊，又上直礧石之星，故上如羊下如礧石。當至不至，萬物大耗，來年多大風，人足蹶陰脉虛，多病腰痛。霜降炁不至則陽炁不伏，當死更生，故令物虛耗。六又互體巽，則暴發，來年即爲大風也。又挽屈萬物，故令人患其腰痛也。未當至而至，人足蹶陰脉盛，多病喉風腫。陰炁早至而脅陽也。又互體離，離巽火得風腫。應在穀雨。災期在趙。立冬不周風至，始冰，薺麥生，賓爵入水爲蛤。立冬應用事，陽炁生異，故不周風至。周達萬物之不及時者，時草死盡，惟薺麥生耳。賓爵入水爲蛤，亦物應時之變候。晷長丈一寸二分，陰，雲出接。立冬於兑直九四，九四辰在午，火性炎上，故接。○案《太平御覽》引作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則陰陽正，治道成，萬物得以育生。與此文異。當至不至，地炁不藏，立夏反寒，早旱晚水，萬物不成。人手少陽脉虛，多病温心煩。未當至而至，人手少陽脉盛，多病臂掌痛。陰脉在內，故炁早至爲病，令人掌及臂痛也。應在立夏。災期在魏。小雪陰寒，熊羆入穴，雉入水爲蜃。雉入水亦爲蜃蛤。晷長丈一尺八分，陰，雲出而黑。小雪於兑在九五，九五兑爻，得坎炁故黑。當至不至，來年五穀傷，蠶麥不爲，人心主脉虛，多病肘腋痛。未當至而至，人心主脉盛，人多病腹耳痛。九五坎爻，故耳病也。辰在申，炁得故腹痛。應在小滿。災期在魯。大雪魚負冰，雨雪。負冰上，近冰也。雨雪者，明不復雨水。晷長丈二尺四分，長雲出黑如介。大雪於兑直上六，上六辰在巳，得巽炁爲長，始分，或如介，未聞。當至不至，温炁泄，夏蝗，生大水，人手心主脉虛，多病癰疽水腫。未當至而至，人手心主脉盛，多病癰疽腫痛。盛陽之炁早至，結則爲癰疽，五疽水腫。未當至而至，人手心主脉盛，多病癰疽腫痛。盛陽之炁早至，結則爲癰疽，冬萬物孚甲，炁早至故多疽而痛。應在芒種。災期在衛。聖人仰取象於天，俯取法於地，以知陰陽精微所應。精微，晷及雲炁也。應者應人君政之進退。故曰者，衆陽之精也。天所以照四方，因以立定二十四炁。始於冬至，終於大雪，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分之一陰一陽，分之各得八十二日有奇，分爲普，得九十一日有奇，四正分而成八節，節四十五日二十一分，八節各三分，各得十五日七分，而爲一炁也。分滿三十二爲一日，令備，或爲復。言陰陽四時八節二十四炁，各如其分之日數，令備爲一歲，備足也。復，備同義，説者以爲疑字耳。言備或爲復，人自以爲法度焉。二十四炁其復合於晷，應其法皆先復之二日，左同右。

《周易乾鑿度》卷上（漢・鄭玄注） 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

《易緯乾元序制記》（漢・鄭玄注） 六卦不至，震水涌。其上三卦不效，後三卦又不效，於是陰乘其陽，故地震水涌也。寒氣不效，六卦不至，冬榮，實物不成。夏寒傷生，冬温傷成，日月不明，四時失序，萬物散去。六卦謂否、觀、剥、坤、復、臨，盛陰用事，而寒氣不效，萬物冬榮，實物不成，其衝必有大寒，傷生物者也。辟卦七十三日，日分之四，常風，亂先王之法度。常風。常風，每卦用事有暴風也。寒不時，所威不得其人。謂春夏有寒效也。秋不霜，行春令，緩刑罰。冬不冰，行秋令，免有罪，春凍不解。亦謂温效於秋初也。

又　卦始用事，象東風雨，象施于也。南風有罪也。北風至，熟無罪也。東北爲雨，西南爲正，東南爲温，西北爲寒。謂始用事也。用事：東北爲雨，西南爲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疏：釋曰：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度也。度土之深，深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與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日南則景短多暑者，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爲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今言日南景短多暑者，據中表之南表而言，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之事也。云日北者，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爲近北，是其景長多寒之事也。云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爲近東，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云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中表之西表而言，是地於日爲近西，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此經皆未得所求耳。解《洪範》之義，依《五行傳》，風屬中央，雨屬東方。今西方云多陰，東方云多風者，土爲木妻，木爲金妻，從妻所好。故月離於箕，風揚沙，月離於畢，俾滂沱。故此東方多風，西方多陰，陰即雨也。注釋曰：案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皆以土圭度之。是以冬官考工記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故鄭云：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云測猶度，不知廣深，故曰測者，廣深喻遠近。以經云測土深，故鄭云廣深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者，先鄭據經云日南，日北，日東，日西，皆以土圭測度之，先鄭又云：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云云，先鄭之意，日於地中而在南，故以南表爲近日，北表爲遠日，日出東方而西流，故以東表爲近日，西表爲遠日。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者，於晝漏半，東表日跌，中表景乃中。又云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者，亦於晝漏半，西表日未中，而中表景乃中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者，後鄭釋景長短之意。度景之法，冬至夏至，皆可爲之。皆據晝漏半者，以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也。云表陰陽者，東方西方是陰陽，故別云審其南北也。又云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云云，後鄭之義與先鄭不殊。更云是地於日爲近南已下者，先鄭云近日遠日，恐人以爲南方東方地高爲近日，北方西方地下爲遠日，有此地高下之嫌，故後鄭增成先鄭之義，云是地於日爲近北，於日爲近東，於日爲近西。取四方之表，皆去中表千里，而云是立表之處，其地於天下之日爲近南，爲近北，爲近東，爲近西也。云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者，此言對下經地中是陰陽風雨和會，爲得所求也。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者，案三光考靈耀云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下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則是半三萬里而萬五千里，與土圭等，是千里差一寸，筭法亦然。言此者，欲見經日南日北之等，皆去中表千里爲術，景長景短皆差一寸耳。知表皆高八尺而以晝漏半者，以其通卦驗云：冬日至，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是以知用八尺表，而以晝漏半度景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

又　卦始用事，象東風雨，象施于也。南風有罪也。北風至，熟無罪也。東北爲雨，西南爲正，東南爲温，西北爲寒。謂始用事也。用事：東北爲雨，西南爲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疏：釋曰：案《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度也。度土之深，深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與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日南則景短多暑者，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爲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今言日南景短多暑者，據中表之南表而言，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之事也。云日北者，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爲近北，是其景長多寒之事也。云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爲近東，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云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中表之南表而言，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尺四寸景，不滿尺五寸，不與土圭等，是其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景短多暑，不堪置都之事也。云日北者，據中表之北表而言，亦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是地於日爲近北，是其景長多寒之事也。云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中表之東表而言，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東表日已跌矣，是地於日爲近東，晝漏半已得夕景，故云景夕多風，云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中表之南表而言，是地於日爲近西，亦於晝漏半中表景得正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日西則景朝多陰。此經皆未得所求耳。解《洪範》之義，依《五行傳》，風屬中央，雨屬東方。今西方云多陰，東方云多風者，土爲木妻，木爲金妻，從妻所好。故月離於箕，風揚沙，月離於畢，俾滂沱。故此東方多風，西方多陰，陰即雨也。注釋曰：案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皆以土圭度之。是以冬官考工記云，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故鄭云：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云測猶度，不知廣深，故曰測者，廣深喻遠近。以經云測土深，故鄭云廣深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者，先鄭據經云日南，日北，日東，日西，皆以土圭測度之，先鄭又云：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云云，先鄭之意，日於地中而在南，故以南表爲近日，北表爲遠日，日出東方而西流，故以東表爲近日，西表爲遠日。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者，於晝漏半，東表日跌，中表景乃中。又云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者，亦於晝漏半，西表日未中，而中表景乃中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者，後鄭釋景長短之意。度景之法，冬至夏至，皆可爲之。皆據晝漏半者，以取日正午乃得其端直也。云表陰陽者，東方西方是陰陽，故別云審其南北也。又云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云云，後鄭之義與先鄭不殊。更云是地於日爲近南已下者，先鄭云近日遠日，恐人以爲南方東方地高爲近日，北方西方地下爲遠日，有此地高下之嫌，故後鄭增成先鄭之義，云是地於日爲近北，於日爲近東，於日爲近西。取四方之表，皆去中表千里，而云是立表之處，其地於天下之日爲近南，爲近北，爲近東，爲近西也。云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者，此言對下經地中是陰陽風雨和會，爲得所求也。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者，案三光考靈耀云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下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則是半三萬里而萬五千里，與土圭等，是千里差一寸，筭法亦然。言此者，欲見經日南日北之等，皆去中表千里爲術，景長景短皆差一寸耳。知表皆高八尺而以晝漏半者，以其通卦驗云：冬日至，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是以知用八尺表，而以晝漏半度景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

《周禮》卷一〇《地官・大司徒》（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賈公彥疏）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注：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故書求爲救，杜子春云：當爲求。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謂立表處大南，近日也。北謂立表處大北，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大西，遠日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爲近北也。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注：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疏：釋曰：上經置五表於四方，四表未得所求，今於中表夏日至亦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景尺有五寸，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於此地中之所，天地之所合也者，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天地配合，萬物乃生，故《樂記》云：天地訢合是也。四時之所交也者，即《尚書》所云：宅南交。孔云：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則秋與夏交，冬與秋交，春與冬交可知，故云四時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者，風雨所至會合人心，謂若《禮器》云：饗帝於郊，風雨寒暑時是也。陰陽之所和也者，謂若昭四年《左氏》申豐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是其陰陽和也。然則百物阜安者，總結上句所合已下。然猶如是。阜，盛也。如是四事得所，則百物盛安也。乃建王國焉者，建，立也。【略】注：釋曰：云景尺有五寸者，欲釋經景尺有五寸得地中之意。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者，景一寸差千里，故於地中尺五寸景，去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也。《王制》，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此云取象於日者，考靈耀文。言四游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東南游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地與星辰西北游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進退不過三萬里，故云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云：畿方千里，取象於日一寸爲正者，鄭注：《王制》云一寸爲正者，即是景一寸地千里，與《王制》注晷同一也。案《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鄭注《王制》云：象日月之大也。又案《考靈耀》曰：從上臨下八萬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户。天門無上，地户無下。又云：極廣長，南北二億三萬，二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又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廣雅》云：天圜，南北三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鄭司農云：顓川陽城地爲然者，顓川郡陽城縣是周公度景之處，古跡猶存，故云地爲然也。

《周禮》卷二〇《春官・司尊彝》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壺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疏：釋曰：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又是四時之間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略】《春秋》傳曰者，彼譏廢大行小。引之者，見告朔與朝廟別，謂若不郊，猶三望，與郊亦別也。云：雞彝、鳥彝相配皆爲鳥，則虎彝、雌彝相配皆爲獸，故《爾雅》雌在《釋獸》中。云：雌，禹屬。彼注：雌，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者，罍之字，於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爲刻畫山雲之形也。《異義》第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廷說：罍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亡目，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罍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惟有詩云：我姑酌彼金罍，古廷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若然，向來所說雞彝鳥彝等，皆有所出。其虎彝、雌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雌而已也。

《周禮》卷二〇《春官・典瑞》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注：疏：釋曰：祭日月，謂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天宗，日月星亦是也。其祭法埋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禱祈而祭，亦用此圭璧以禮神也。

又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注：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疏：釋曰：鄭云：以致四時日月者，度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又引《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依《通卦驗》，冬至，立八尺之表，晝漏半度之表，北得丈三尺景。又依《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其景至也。若不依此，或長或短，則爲不至也。云：以知其行得失也者，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若景不依道度，爲不至，是人君之行失，若景依道度，爲至，是人君之行得，故云知行得失。若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分秋分，於十五日而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分爲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同，景之至否，亦知行之得失也。云：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者，日景一寸，其地千里，則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五百里已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實不合有寸也。先鄭引《玉人職》而云：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者，所用惟置洛邑而求地中，自餘或致四時之景，或封諸侯所用，不必要求地中，而先鄭言求地中者，據大司徒而言耳。

《周禮》卷二二《春官・大司樂》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爲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皦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卵。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疏：釋曰：案《大司徒》五地之物，生動植俱有。此但言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而言也。注釋曰：云變猶更也者，《燕禮》云終，《尚書》云成，此云變。互文也。孔注《尚書》云：九奏而致不同者，凡樂曲成則終，變更也。終則更奏，各據終始而言。【略】案《大司徒》有五地，山林已下有原隰，今此經上已說川澤山林丘陵及墳衍訖，惟不言原隰，故此土祇中有平地者，故此土祇中有原隰可知也。又土祇中有平地者，案《大宰》九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後鄭以三農者，原隰及平地，以其生九穀，故知此土祇中非直有原隰，亦有平地之神也。若然，彼不言原隰而乃云土祇者，欲見原隰中有社稷。故鄭君《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祇，土祇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是社稱土祇，故鄭云土神也。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以其天神同六變致之，象者，有形象在天。物者，與羽贏等同稱物，故知有象在天四靈等也。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者，天則天神，地則土祇。故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也。云：非德至和則不至者，欲見介物已上，皆以樂和感之，未必由德。此天地四靈，非直須樂，要有德至和，乃致之也。云《禮運》已下者，欲見象物則彼四靈也。云：何謂四靈者，記人自問自答。案彼注：云：沴之言閃也。言魚鮪不閃，閃畏人也。猶狘，飛走之貌，二者皆對魚鮪不沴，不可於龜更言魚鮪，以龜知人情，故變言人情不失也。案《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贏物。此經則以羽物配川澤，贏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祇。與《大司徒》文不類者，彼以所宜而言，此據難致，易致而說，故文有錯綜不同也。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日月星，鄭以《月令》祈於天宗謂之蜡，則此天神亦是日月星辰，非大天神，以蜡祭所祭衆神，祭卑不可援尊，地神惟有土祇，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又《尚書》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九成乃致象物者，鄭以儀爲匹，謂止巢而孕乘匹，故九變乃致，此直據致其神，故與天神同六變也。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灋》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靈鼓、靈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靈鼓、靈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孤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也。疏：釋曰：此三者皆用一代之樂，類上皆是下神之樂。列之在下文者，以分樂而序之，據天地之次神，故陳彼天地以下之神，并蜡祭訖乃列，陳此三禘，恐與上離亂故也。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爲九成，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其餘《大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爲區別也。禮天神必於冬至，禮地祇必於夏至之日者，以天是陽，地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陽生陰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亦應取三陰爻生之月，萬物秀實之時也。言圜丘者，案《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地言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方

丘，象地方故也。宗廟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而言，至此宗廟無所對，謂祫祭也。但殷人祫於三時，周禮惟用孟秋之月爲之。則《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天用《雲門》，地用《咸池》，宗廟用《大韶》者，還依上分樂之次序，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爲差也。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人神象神生以九德爲政之具，故特異天地之神也。天地及宗廟，並言皆降：皆出、皆至者，以祭尊可以及卑，故《禮記》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神多，故云皆也。天神六變，地祇八變，人鬼九變者，上文四變已上，所致有先後者，動物據飛走遲疾，地神有孔竅大小，其土祇及天神有靈智，故據至德至和乃可以致，今此三者，六變已上，則據靈異而言。但靈異大者易感，小者難致，故天神六變，地祇八變，人鬼九變也。

《周禮》卷二六《春官・大史》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疏：釋曰：【略】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啓蟄節，春分中。三月清明節，穀雨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灣，中氣無入前月灣。中氣而則爲歲，朔氣而則爲年。假令十一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此即是中數曰歲。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月有大小，一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而。節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中氣在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四氣通閏分之，一氣得十五日，二十四氣分得三百六十度，仍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更分爲三十二，五度爲百六十。四分度之一者，又分爲八分，通前爲百六十八分。二十四氣分之，氣得七分。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七分。五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爲一日，餘三分推入後氣，即有十六日氣有，十五日七分者，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五十四日而已，自餘仍有十二日，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須置閏以補之，故云正之以閏。是以云若今時作曆日矣。云定四時以次序者，《堯典》以閏月定四時，解經中序，故云：定四時，以次序，云：授民時之事者，亦取《堯典》敬授民時，解經中事。《春秋傳》曰者，文公六年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彼讓文公不告閏朔，引之者，證閏歲年之事也。

《周禮》卷二二《春官・馮相氏》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按《通卦驗》云：夫八卦氣驗常不在望，以入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注云：入月八日不盡八日，陰氣得正而平。以此而言，明致月景亦用此日矣。若然，春分日在婁，其月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東井。故鄭并言月弦於牽牛，東井，不言圓望，義可知也。此以三月諸星復，本位言。若不在三月，則未到本位，大判皆以合昏星體在酉而言。以其二月春分，婁星昏在酉，秋分角星昏亦在酉，以是推之，皆可知。按《天文志》云：月有九行。云：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正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云云。然則用之，決房中。赤青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失節度而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此云九行，則通數黃道也。進入黃道南，則謂之赤道。進入黃道北，謂之黑道。東西自相對，春時月行黃道東，謂之青道，進入黃道西，謂之白道。秋時月在黃道西，謂之白道。進入黃道東，謂之青道。此皆不得其正，故曰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若在黃道，是其正，亦如日然。故《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又云：黃道占日，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按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謂與日同乘黃道？又，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爲外內。又按《天文志》云：春秋分，日在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四分者，謂晷表有差移，故不同也。若然，《通卦驗》云：春秋晷長七尺二寸四分，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注：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黄爲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疏：釋曰：物，色也。此五色之雲，以辨吉凶也。注釋云：水旱降豐荒者，水旱降爲荒，凶也。風雨降爲豐，吉也。云之祲象者，祲，謂日旁雲氣，以見五色之雲，則知吉凶也。注釋曰：鄭知：視日旁雲氣之色者，以其視祲職十者皆視日旁雲氣之色，此云祲象，故知所視五雲亦視日旁雲氣之色也。鄭知：水旱所下之國者，以其云降，明據日旁雲氣，則知當十二辰之分野所下之國有豐荒也。鄭以二至二分觀雲色者，即所引春秋者是。云青爲蟲已下，蓋據陰陽書得知。按僖五年《左氏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注云：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據八節而言也。先鄭引下文凡此五物者，欲見春秋與此相當故也。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注：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疏：釋曰：此一經欲見十二辰順律氣，以知妖祥之事。注釋曰：鄭知十二風是十二辰氣爲風者，師曠云歌北風，南風，皆據十二辰之氣爲風，故知風即氣也。【略】按：彼服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以南。云：命乖別審矣者，以南風弱，即知楚無功，是其命楚師乖離別審矣。按《考異郵》曰：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且變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相距，各四十五日。艮爲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坤爲涼風，兑爲閶闔風，乾爲不周風，坎爲廣莫風。按《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十二月大寒，小寒，皆不見風。至立春，條風。至雨水，猛風。至二月驚蟄，不見風。至春分，明庶風。至清明，雷鳴雨下，清明風。至玄鳥來，穀雨，不見風。立夏，清明風。至小滿，不見風。五月芒種，不見風。大暑，不見風。立秋，涼風。至處暑，不見風。白露，不見風。秋分，涼風。至寒露，霜降，皆不見風。立冬，不周風。至小雪，大雪，皆不見風。如是，無十二風，何云十二月皆有風乎？按《通卦驗》云：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皆不見風，惟有八以當八卦。八節云十二月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故清明節次云清明風，立夏復云清明風，是清明風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雨水猛風與條風俱在正月，則猛風非八卦之風亦不次之。

《周禮》卷四〇《冬官考工記・韗人》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注：啓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革。疏：釋曰：云：啓蟄，孟春之中也者，正月立春節，啓蟄中，故云中也。云：蟄蟲始聞雷聲而動者，蟄蟲啓户，由聞雷聲，是鼓所取象，故以此時冒之。按《月令・仲秋》云：雷乃始收。注：雷乃收，聲在地中，動内物。則此云：孟春始聞雷聲而動者，亦謂未出地時，故蟄蟲聞之而動。至二月，即雷乃發聲出地，蟄蟲啓户而出，故《月令・仲春》云：日夜分，雷乃發聲，蟄蟲咸動，啓户而出，是也。

《周禮》卷四二《冬官考工記・弓人》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注：三材，膠、絲、漆。鄭司農云：液讀爲釋。疏：釋曰：凡治弓材，各於其時。言秋合三材膠、漆、絲，則幹角、筋須三材乃合，則秋是作弓之時，故至冬寒而定體也。注釋曰：鄭知三材是膠、漆、絲者，以經既言幹，角及筋，六材之中惟少膠、漆、絲，故知三材謂此也。先鄭液讀爲釋者，釋是釋酒之釋，亦是漬液之義，故讀從之也。寒奠體，注：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内之檠中，定往來體。疏：注釋曰：檠，謂弓檠。至寒膠堅而牢，故内之檠中，定往來體，則六弓往體來體多少者是也。冰析灂。注：大寒中，下於檠中，復内之。疏：釋曰：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是氷盛之時，故以大寒解氷也。云：下於檠中，復内之者，謂復如上寒奠體内之於檠中相似。但上内爲定體而内，此爲析灂而内之，所爲有異，故別言也。冬析幹則易，注：理滑致，疏釋曰：自此以下，重釋上文各以其時之意。春液角則合，注：合讀爲洽。夏治筋則不煩，注：體既定，則後用時雖張不流移，謂不失往來之體也。冰析灂則審環，注：審猶定也。疏注釋曰：納之檠中，析其漆灂，其漆之灂環則定，後不鼓動，故冰析之也。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注：朞歲乃可用。疏注釋曰：通春被弦，則二年之事，而云一年者，據冰折灂已前爲一年，春被弦是用時，不數也。

《黄帝内經素問》卷三《六節藏象論篇第九》（唐・王冰注、宋・林億等校正） 黄帝問曰：余聞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爲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謂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者，所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帝曰：余已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爲九藏以應之也。帝曰：余已聞六六九九之會也，夫子言積氣盈閏，願聞何謂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也。帝曰：請遂聞之。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春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

無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帝曰：何謂所勝？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命其藏。帝曰：何以知其勝？岐伯曰：求其至也，皆歸始春，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所謂求其至者，氣至之時也。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帝曰：有不襲乎？岐伯曰：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帝曰：非常而變奈何？岐伯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

漢・徐岳《數術記遺》 成數算，春夏生養，秋收冬成。

算之法，位別須五色算一枚，其一算之，象頭各以黃色爲本，以生數也。餘色爲首，其五行各配土爲成數也。水玄生數一，成數六。火赤生數二，成數七。木青生數三，成數八。金白生數四，成數九。若以首向東及南爲生數，向西及北爲成數，假令有九億八千七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二十一者，則以白算首，向北爲九億。以青算首，向西爲八千。以赤算首，向北爲七百。以玄算首，向西爲六十。以黃算一枚，豎爲五萬。以白算首，向東爲四千。以青算首，向南爲三百，以赤算首，向東爲二十。以玄算首，向南爲一也。故首向東向南爲生數，向西向北爲成數。故云：春夏生養，秋收冬成也。

又 龜算，春夏秋成，遇冬則停。

爲算之法，位別一龜。龜之四面爲十二時，以龜首指寅爲一，指卯爲二，指辰爲三，指巳爲四，指午爲五，指未爲六，指申爲七，指酉爲八，指戌爲九，指亥爲十，龜頭指不以爲數。故云：遇冬則停也。

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七《帝王部・制作五十四》 曆象日月，敬授民時，聖人作曆，黃帝造曆。《續漢書》。立四時之制，《尸子》。著九六之文。《帝王世紀》。推三光，立八節，《春秋》。治五氣，設五量，《大戴禮》。合五緯，《春秋》。正六宗。《王子年》。

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五六《豐稔二十七》 君乘木王，嘉穀並生，《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則草木豐茂，嘉穀並生。君賢臣職，五穀豐滋。寒温節，則年熟。《晏子》云：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氷厥陽，氷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氷禮也。陰氷厥陽，氷厚五寸者，寒温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略】祭祝得宜，則五穀豐登。《禮稽命徵》云：天子祭祝天地宗廟六宗五岳得其宜，則五穀豐登。天雨甘草先生。歲在辛酉，乞漿得大熟，《京房易妖占》云。天雨甘草先生。歲欲豐，甘草大熟，《袁子正書》云。正月黃氣，其歲大熟。《物理論》云：正月朝四方，黃氣其歲大豐，酒。《袁子正書》云。正月黃氣，其歲大熟。補。冬至見雲，其鄉歲美。《易通卦驗》云：冬至之此黃帝用事，土氣均和，四方並熟。補。冬至見雲，其鄉歲美。《易通卦驗》云：冬至之日，見雲從其鄉來歲美不災疫也。銅雀再鳴五穀熟。魏文帝《歌詩》云：長安城西雙闕閑上有一雙銅雀，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容雞至則年穰。《南越志》云：高興縣多容雞，其形如雞，而五采，至則年穰。龍掘見境大豐，《南海記》云：程溪蒲口，有蒲母養龍，斷其尾，因名曰龍掘村。人見之，則境大豐也。井氷厚尺大有年。《續漢書》云：靈帝光和六年井中氷厚尺餘，大有年。米砂偏饒，其方豐穰。《王子記》云：新喻縣有水沸涌白砂如米，兩岸各數十斛，呼爲米砂。以之候歲，若一岸偏饒者，則其方之鄉豐饒也。黃雲覆車，五穀大熟。《東方朔別傳》云。高下皆熟，《鹽鐵論》云：周公時天下太平，丘陵高下皆熟。一縣遍熟，《益部耆舊傳》曰：趙瑤字元珪，爲閬內令，遭旱，率掾吏齋戒請雨，靈應，一縣遍熟。開江溉田，歲當豐熟。《風俗通》云：秦昭王使陳永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無復水旱之災，歲當豐熟。長我禾黍，《漢書》云：大始二年，趙申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註謂）〔注渭〕中，袤二百里，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于河所，池陽谷口，鄭谷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補。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呂氏春秋》云：魏襄王使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得興利，爲歌曰：鄴有令，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令生稻粱。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詩傳》曰：廩，所以藏齋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云：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補。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詩傳》云：露積庾萬萬曰億。箋云：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彼有遺秉，此有滯穗。《詩》云：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穡，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傳云：秉，把也。箋云：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補。穀石五錢。《漢書》云：宣帝即位，歲數豐稔，穀石至五錢。穀石數錢，《桓子新論》云：世俗咸曰漢文帝儉約脩道德躬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實殷富，穀石數十錢。米流出門。《梅陶書》云：古人就食于安里，今三州米流出門。粟敗不食。《漢書》云：武帝之初，國家無事，天下當饒，太倉之粟，腐敗不可食。

唐・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九三《候星善惡雲氣占》 元日祥瑞

漢・魏鮮《正月朔旦八風占》云：風南來，大旱。西來，有兵。西北來，有胡兵，胡豆成。北方來，爲中歲。東來，大水。東南來，人病，歲惡。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勝少，疾勝徐。自旦至食時，爲麥。食時至日昳，爲稷。昳至晡時，爲黍。晡時至下晡，爲菽。下晡至日沒，爲麻。風從北來，宜客。南來，爲主吉。西來，宜客。東來，宜主。西南來，有謀不成。東北來，主客俱不利。若風熱冷異常，或暴急昏濁，又當以八卦暴風占之。《京房占》：正月朔日候八風：從乾來，有憂兵。坎來，有大水。艮來，人疾疫，歲內有蟲蝗。震來，陽氣干，歲大旱，有喪。巽來，年內多風，傷五穀。離來，歲旱，大熱，多火災。坤來，有疾疫，道上多死人。兌來，有兵事。

八節日氣候

立春正月節，其日晴明少雲，歲熟。陰則旱，蟲傷禾豆。風從乾來，暴霜殺物，穀猝貴。坎來，冬大寒，胡兵內擾。艮來，五穀熟。震來，氣洩，物不成。巽來，多風、蟲。離來，旱傷物。坤來，春寒，六月水，人多愁土功。兌來，早霜，兵起。春分二月中，其日東方有青雲，歲熟。晴明，物不成。風從乾來，歲多寒，金鐵倍貴。坎來，豆菽不成，民飢病。艮來，五穀成，亦無盜賊。巽來，蟲生，四月多暴寒。離來，五月先水，後旱。坤來，小水，人多瘧疾。兌來，春寒，八月國有憂，有兵。立夏日，南方有赤雲，歲豐。清明，則旱。風從乾來，其年凶，飢，夏霜，麥不刈。坎來，多雨水，魚行人道。艮來，山崩地動，人疫。震來，雷不時，擊物。巽來，其年大熟。離來，夏旱，禾焦。坤來，萬物天傷。兌來，蝗蟲大作。夏至日，南方有赤氣，則熟。晴明，則旱。風從乾來，寒傷萬物。坎來，寒暑不時，夏日多寒。艮來，山水暴出。震來，八月人多疾。巽來，九月風落，草木。離來，五穀熟。坤來，六月雨水橫流。兌來，秋多雨霜。立秋日，有白雲及小雨，則吉。晴明，物不成。風從乾來，甚寒，多雨。坎來，冬多雪，多陰寒。艮來，秋氣不和。震來，秋多雨雹，人不和，草木再榮。巽來，內兵猝起。離來，兵戎不利，多旱。坤來，五穀熟。兌來，兵起，將行。秋分日，西方有白雲，則善。晴明，物不成。風從乾來，人多相掠。坎來，多寒。艮來，十二月多陰寒。震來，人疫，再花，不實。巽來，十月多風。離來，兵動國南七百里。坤來，土功興。兌來，五穀大收。立冬日，晴明，小寒，人君吉，天下喜。風從乾來，君令行，天下安。坎來，冬雪殺走獸。艮來，地氣洩，人多病。震來，人不安居，多寒。巽來，冬温，明年夏旱。離來，明年五月大疫。坤來，水泛溢，魚鹽倍多。兌來，妖言爲幻，兵在山澤。冬至日，有雲，雪寒，明年大豐。清明，物不成。風從乾來，强國有憂，多寒。坎來，歲美人，安。艮來，正月多陰。震來，雷不發，大雨併。巽來，百蟲害物。離來，冬温，乳母多死，水旱不時，人疫。坤來，蟲傷苗，多水。兌來，明年秋雨，兵起。立夏，巽卦，王風從乾來，爲八逆，殿上有刺客。

七十二候當候不候

正月

是月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陟負冰，獺祭魚，候雁北，草木萌動。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二月

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揔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暖氣早來，蟲螟爲害。

三月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

四月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五月

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蜩始鳴，半夏生。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飢。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六月

温風至，蟋蟀居壁，鷹始摯，腐草爲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

七月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天地始肅，禾乃登。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行夏令，則其國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八月

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雷始收聲，蟄蟲壞户，水始涸。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九月

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黄華，豺乃祭獸，草木黄落，蟄蟲咸俯。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散，民多鮅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十月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十一月

鶡鴠不鳴，虎始交，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

十二月

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征鳥厲疾，水澤腹堅。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鄰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痾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九《風》（《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清明風至，東南方風。春分明庶風至，東方風。立夏淸明風至，東南方風。夏至景風至，南方風。立秋涼風至，西南方風。秋分閶闔風至，西方風。立冬不周風至，西北方風。冬至廣莫風至，北方風。又《吕氏春秋》説八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注曰：亦曰融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薰風，南方曰巨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

《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

又曰：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

又曰：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澍雨，意中國有聖人乎。

《大戴禮》曰：正月時有浚風，浚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

又曰：合氷必於北風，解氷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禮稽命徵》曰：出號令，合民心，則祥風至。

《禮説》曰：風，萌也，養物成功，所以八風象八卦也。

《禮斗威儀》曰：人君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

《春秋考異郵》曰：八風殺生以節翱翔。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達生也，距猶起也。自冬至後四十五日而立春，此風應其方而來，生萬物。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迎惠。春分之後，言庶衆也，陽以施惠之恩德迎衆物而生之。四十五日清明風至，精芒挫收。立夏之後也。挫猶止也。時薺麥之屬秀出已備，故挫止其鋒芒，收之使成實。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强也，强以成之。夏至之候也。强言萬物强盛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者，寒以閒也。立秋之候也。閒，收也。言陰寒收成萬物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當寒天收也。秋收之候也。閶闔，盛也。時盛收物蓋藏之，閶或爲當。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立冬候也。未合化，言消息純，坤無陽也。《月令》曰：天地不通而閉塞成冬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滿也。冬至之候也。言冬物無見者，風精大滿美無偏。風之爲言萌也。其立字，蟲動於几中者爲風。蟲動於几中，言陽氣無不周也。明昆蟲之屬得陽乃生，遇陰則死，故風爲陰中之陽者也。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怒爲風。

《春秋繁露》曰：恩及金石則涼風出，王者與臣無禮，身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其音角，故應。

又《十洲記》曰：南海中有炎洲，洲上有風生獸，形似狗，青色，狀如狸。以鐵椎捶其頭數十下乃死。張口向風，須臾即起。

《風土記》曰：南中六月則有東南長風，風六月止，俗號黄雀長風。時海魚

變爲黃雀，因爲名也。

庾仲雍《湘州記》曰：零陵山有石鷰，遇風雨則飛，雨止還，化爲石。

《交州記》曰：風山在九真郡，風門在山頂，上常有風。

又：風母出九德縣，風母似猿，見人若慙而屈頸，若打殺之，得風還活。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七《四時》《釋名》曰：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不失期也。

《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禮》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無非教也。

《周禮》曰：典瑞掌玉器之藏，土圭以致日月四時。

《爾雅》曰：四時和爲玉燭。

又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汲冢周書》曰：凡時成歲，有春秋冬夏，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

《春秋繁露》曰：四時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夏者太陽之選，秋者少陰之選，冬者太陰之選。四時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至，君臣之義也。陰陽之理，聖人之法也。

《爾雅》曰：四時者，四方各一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

又曰：時，空也。司空，主也。各主一方物之生死。

京房《易妖占》曰：海燕自來，衆燕隨之，穀不登。失春政則蒼燕見于邑，民多流亡，失夏政則赤燕見于邑，失秋政則白燕見于邑，失冬政則黑燕見于邑，皆如春占。

《管子》曰：歲有四秋而分四時。故曰，農事即成，農夫賦其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

又曰：東方曰歲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南方曰熒惑，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

《淮南子》曰：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盈，孟秋始縮，盈，長也。縮，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播殖也，內八月收斂也。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安，急，十月寒肅。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施窮也。刑畢，陰殺盡也。

又曰：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四時者，天之吏也。

又曰：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

又曰：日迴而月周，時不與人游。

徐整《三五記》曰：歷北斗當崑崙，氣運注天下，春夏爲露，秋冬爲霜。

晉張華詩曰：四氣鱗次，寒暑環周。

晉陸機詩曰：年往信勁矣，時來諒急絃。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七《歲》《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年，進也，進而前也。祀，已也，新氣生，故氣已也。載，載生也。

《白虎通》曰：歲者，以紀氣物，據日爲歲，據月言年。載之爲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也。五帝言載，三王言年。

《世本》曰：后益作占歲。

《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洪範》曰：協用五紀，一曰歲。孔安國曰：所以紀四時也。

《禮》曰：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歲者，四時一終日一周天之名也。言前至孟春之月，日復在營室，月復見寅，昏復參中，旦復尾中，故日月更始也。

又《史記曰・天官書》：臘之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酒，發陽氣，故曰初歲。

《魏畧》曰：董遇好學，讀書常惜三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

又《易乾鑿度》曰：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歲用事。

《尚書大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後志曰：凡六氣相傷謂之沴。

又《淮南子》曰：見一葉之落，知歲之將暮。

《呂氏春秋》曰：天行不信，莫能成歲。

《師曠占》曰：黄帝問子野曰：吾欲知歲苦樂吾惡，可以知否？子野對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薺也。歲欲饑，苦草先生，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蔌藜也。歲欲溜，溜草先生，蓬也。歲欲疫，病草先生，艾也。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八《時序部三・春上》《説文》曰：春之爲言蠢也，萬物蠢然而生。

《釋名》曰：正月少陽建寅，寅者，演也。律中太蔟，律之爲言率也，所以率氣也。太者，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

又《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又《月令》曰：正月之節，日在虚，立春爲正月之節，謹按《春秋傳》曰：履端于始，謂節也。舉正于中，謂氣也。歸餘于終，謂閏也。既有閏，則立春進退不但在正月朔日，故不謂。孟春之月，但得立春，則是正月之節，可以行春令矣。昏昴中，曉心中，凡記昏昴曉心中，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觀時候以受人事也。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日未出二刻半爲曉也。斗建寅位之初，地有十二辰，斗柄杓常右旋指地位，故立春正月初之節，則斗建寅位之初。《書》云：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其日甲乙，《春秋傳》曰：天有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屬木，旺春，故云其日甲乙也。其帝太皞，其神勾芒，昔太皞氏以木德繼天而王，故爲春帝。高辛氏有天下，置五行之官木正月勾芒，故勾芒爲木神，佐太皞于春。律中太蔟。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魚上冰。昔在周公作詩訓，定二十四氣，辨七十二候，每候相去各五日，以明天時，將驗人事，言聖人奉順天時，則萬物及節候也。命有司祭風師。立春後五日，祭風師于國城東地。正月中氣，日在危，雨水爲正月中氣，凡中氣前後去節十五日，以明天時，舉正于中，此之謂也。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候鴈北。後五日，草木萌動。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吉也。謂上親祈穀，如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坐，以五方帝從祀于壇。《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之謂也。命樂正習舞，春秋尚舞，故命習之。禁止伐木，無廢無卵。無傷萌幼之類。掩骼埋胔。爲死氣逆生氣。骨枯曰：骼肉腐曰胔。

《釋名》曰：二月之夾鍾何？夾者孚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

《禮》曰：二月之節，日在營室，驚蟄爲二月之節。昏東參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律中夾鍾。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鶗鴂鳴。後五日，鷹化爲鳩。

省囹圄，去桎梏，上丁釋奠于國學，釋謂置也，置牲幣之奠于文宣王。上戊釋奠于太廟。亦用牲幣之奠。

又曰：二月中氣，日在奎，春分爲二月中氣。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春分之日，玄鳥至，雷乃發聲，祀朝日于東郊，春分日祭之。獻羔開冰，謂立春藏冰，在春分方温，故獻羔以祭司寒，而後開冰。《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先薦寢廟。祠高禖，昔高辛氏之代，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高辛，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祭馬祖。仲春祭馬祖于大澤。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始電。

又曰：三月之節，日在婁，清明爲三月之節。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律中姑洗。

又曰：清明之日，桐始華，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天子居青陽右个。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聘名士，禮賢者。

又曰：三月中氣，日在胃，穀雨爲三月中氣。昏張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命有司無伐桑柘，乃脩蠶器，擇吉日大合樂。大合樂者，吉行射禮。

又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供宗廟之服。

又曰：季春之月，天子乃爲麥祈實。鄭玄注曰：於含秀求其成也。

又曰：春生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

又《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

《穀梁傳》曰：魯桓公十有四年春正月，無冰。無冰，時燠也。

又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取獸于田。夏曰苗，因爲苗除害，故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論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爾雅》曰：春爲青陽，一曰發生。

又曰：春獵爲蒐。

又 京房《易占》曰：春當退貪殘，進柔良，卹孤幼，賑不足，求隱士，則萬物應節而生，隨氣而長，所謂春令也。

《尚書大傳》曰：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又曰：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物之出也。故春謂之東方也。

又《韓詩外傳》：簡子曰：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擇而後種。

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韓詩章句》曰：溱與洧，方渙渙兮。謂三月桃花水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此水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之故也。

《三禮義宗》曰：五行之官也，木正曰勾芒者，物始生皆勾屈而芒角，因用爲官名也。

又曰：祭六宗之禮，寒暑有往來之期，可退則祭禰却之命退，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命至。故春則送寒而迎暑，秋則送暑而迎寒。

又曰：東岳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東爲岱也。

又曰：天子諸侯宮寢之制，若春氣三月之中居正寢，退息之時常居東北之寢，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則居中寢，夏之三月則居東南之寢，秋之三月則居西南之寢，冬之三月則居西北之寢。此三時後，土王之日，亦各居中寢，以從時候。

又曰：古之學者，干戈之舞得從春夏，羽籥之職得入秋冬，四事之中有文有武，故得分之。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九《時序部四・春中》《莊子》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又曰：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則萌，區有壯，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又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夏種，形足以勞動，秋收冬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

又《尸子》曰：春風，瑞風也，一名景風，一名惠風。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寧。《爾雅》以爲四時之別名也。

又曰：春爲忠也，東方爲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榮華生，萬物遂，忠之至也。

又《淮南子》曰：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昊，其佐勾芒，執規而治春。《漢書》：魏相上書，太昊乘震，執規司春。

又曰：日，陽之主也，是故春則羣獸除。除冬毛，微墮也。

又曰：太陽治春，則欲行柔惠温良。

又曰：春爲規，規之言度也，轉而不復，圓而不垝，復，過也。垝，轉也。復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

又曰：孟春與孟秋合，孟春始盈，孟秋始縮。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

又曰：仲春始出，仲秋始内。

又曰：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至。

又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歙，不失其序。歙，讀曰翕。

又　又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將其雨也。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地氣下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户。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閉其寒，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春戴勝降于桑。

又曰：仲春之月，天子獻羔開氷。

又曰：仲春玄鳥至。玄鳥，燕也。

又　《臨海異物志》曰：鶗鴂，一名田鵑，春三月鳴，晝夜不止。音聲常自呼，俗言取梅子塗其口，兩邊皆赤，上天自言乞恩，須待梅子熟，鳴乃得止耳。

又曰：春風生露，甘育萬物。

《吕氏春秋》曰：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安不信，草木不茂。春風不信，百華不盛，果實不生。

又曰：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蔡邕曰：高禖，神明也。

又曰：仲春之月，先春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灾，耕者少舍。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〇《時序部五・春下》《説苑》曰：管仲曰：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吾道窮矣。

《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

京房《占》曰：春當退貪吏，進柔良，恤孤幼，賑不足，求隱士，萬物應節而生，隨氣而長，是爲春令。

《司馬法》曰：春不東征，秋不西伐，月食班師，所以省戰。謂春生成，秋不伐熟。夫兵陰象也，月食則陰戮，故息戰也。

《顔氏家訓》曰：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翫其華，秋取其實。講説文章，春之華也。修身利行，秋之實也。

徐子《中論》曰：夫名之繫于時也，猶物之繫于時也。生物者春也，吐華者夏也，布葉者秋也，收成者冬也。斯無爲而自成者，若强爲之，則傷其性矣。

《風俗通》曰：赤春，俗説赤春從人假貸，家皆自乏之時。謹按《詩》曰：春日載陽，有鳴鶴鶉。《月令》衣青衣，服蒼玉，又《爾雅》春曰春陽，凡三春時不得服赤也。今俚語曰：相斥角牛，原其所以言，不當角牛，春從人求索也。斥與赤同。

周生《烈》曰：仁如春風，惠如冬日。

《氾勝之書》曰：榆莢雨，高地强土可種木。

《投荒録》曰：南方春時晴霽即如夏，陰雨即如冬，不復有韶光麗景。若通四時言之，夏多而微有冬，春與秋不復辨矣。

陸機《要覽》曰：九花樹生南岳，雖經雪凝寒，花必開便落，時人謂之應春花。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〇《時序部五・立春》《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請于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還乃賞公卿大夫于朝，命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立春爲啓，立冬爲閉。

又曰：郯子對孔子曰：少皞摯爲鳥師而鳥名，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鵯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開元禮》曰：立春祀青帝于東郊，立春後五日，祀風師于國城東北。

《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宋均注曰：條風者，條達萬物之風也。

又《孝經緯》曰：周天七衡六間曰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後十五日，斗指甲爲驚蟄。後十五日，斗指乙爲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

《周書時訓解》曰：立春之日，東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氣姦陽。魚不上氷，甲胄私藏。雨水之日，獺不祭魚，國多寇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〇《時序部五・春分》《齊民月令》曰：春分不殺生，不弔疾。君子齋戒，衣袷衣，導引，不食生冷。

《白虎通》曰：明庶風，春分至，王者修封疆，理田疇。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一《時序部六・夏上》《爾雅》曰：夏爲朱明。孫炎曰：夏氣赤而光明。

又：夏爲昊天。

又：夏祭曰薦。薦上帝魚，初薄也。夏時百穀未登，可薦者薄也。

《釋名》曰：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下，陰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

《書》曰：夏暑雨，小民亦唯曰怨咨。

又《詩》曰：四月秀葽，五月鳴蜩。

又：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又　又：六月莎雞振羽。

又：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又：冬之夜夏之日。

《傳》曰：龍見而雩。

《禮》曰：四月之節，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吕。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盛德在火，迎夏于南郊，命樂正習盛樂。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挺重囚，出輕繫，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天子初衣暑服，無大田獵，以含桃先薦寢廟，蠶事既登；后妃獻繭，天子飲酎，用禮樂。

又：五月之節，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律中蕤賓。芒種之日，螳蜋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蟄蟲不振，陰氣姦陽。魚不上氷，甲胄私藏。雨水之日，獺不祭魚，國多寇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一《時序部六・夏上》《爾雅》曰：夏爲朱明。孫炎曰：夏氣赤而光明。

又：夏爲昊天。

又：夏祭曰薦。薦上帝魚，初薄也。夏時百穀未登，可薦者薄也。

《釋名》曰：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下，陰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

《書》曰：夏暑雨，小民亦唯曰怨咨。

又《詩》曰：四月秀葽，五月鳴蜩。

又：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又　又：六月莎雞振羽。

又：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又：冬之夜夏之日。

《傳》曰：龍見而雩。

《禮》曰：四月之節，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吕。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盛德在火，迎夏于南郊，命樂正習盛樂。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挺重囚，出輕繫，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天子初衣暑服，無大田獵，以含桃先薦寢廟，蠶事既登；后妃獻繭，天子飲酎，用禮樂。

又：五月之節，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律中蕤賓。芒種之日，螳蜋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蟄蟲不振，陰氣姦陽。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祀皇地祇于方丘。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薄滋味，無致和，節嗜慾，定心氣。無用火于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又：六月之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律中林鍾。小暑之日，温風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中氣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大暑之日，腐草爲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有斬伐。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宫，律中黄鐘之宫，其祀中霤，祭先心。

又《周禮》曰：薙氏，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

又：山虞以仲夏斬陰木。鄭衆曰：陰木，秋火生者。鄭玄曰：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也。

又：凌人掌冰，凌，冰室也。夏頒冰。暑氣盛，王以冰頒賜也。

又《尚書大傳》曰：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故曰南方夏。

又：主夏者大，火大，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乎天子，而下賦之民。

《三禮義宗》曰：夏，大也，謂萬物長大也。夏謂南者，南，任也。

又：火正曰祝融者，祝，甚也，融，明也。言夏時物氣甚明也。

又：南岳謂之霍，霍者，護也。言陽氣用事，盛夏之日，讓養萬物，故以爲稱。

又：六月小暑爲節者，此以相形爲名，形大暑，故謂之小暑。六月之初，暑氣熱未極，故以小爲名。大暑爲中者，自十一月一陽爻上，從地而出，至此之時，方始上徹，陽氣併出以上，大暑既極，故暑爲中。

又《易通統圖》曰：夏月日行東南赤道，曰南陸。

《尚書考靈曜》曰：火星爲夏，期專陽相同，精感符。

《詩含神霧》曰：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

《春秋繁露》曰：夏樂氣故養也。

《孝經説》曰：斗指午爲夏。

《鶡冠子》曰：斗柄南指，天下皆夏。

又《五行志》曰：秦始皇六年四月大寒，人多凍死，時嫪毐及大臣二十餘人車裂以徇而滅宗，放遷四十餘家于房陵。

又《食貨志》曰：晁錯曰：今農人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代薪樵，治官府，給役使，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

又《趙書》曰：汲桑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患不得清涼，斬扇者。軍中爲之謡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又《太公金匱》曰：紂常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盛夏之時，地務長養，今大霧覆施乃發民逐禽，以懸元元於野，君殘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妖言而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木。

《六韜》曰：武王伐殷，行遇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常六月雨雪，深丈餘，武王曰：大哉妖也。其一人曰：是非大妖也。殷國大妖三十七章，雨血，雨灰，雨石，盛夏雨雪，臣不謂妖災。武王踧然而問三十七章之妖。對曰：殷君好射人以倭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寡人之婦、孤人之子。上數事，皆三十七章之事。

又：夏不操扇，冬不服裘，天雨不張蓋，名曰禮將。

又：冬氷可拆，夏條可結。

《傅子》曰：夏令披裘，冬令披葛，雖有嚴令，終不從者，逆也。

《世説》曰：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方盛，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

又《括地圖》曰：天毒國最暑熱，夏草木皆乾。

《白虎通》曰：六月謂之林鍾，林者衆也，萬物成熟類衆多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二《時序部七・夏中》《莊子》曰：井魚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氷。

《文子》曰：政失于夏，熒惑逆行。夏政不失，則降時雨。

《列子》曰：鄭思文學琴于師襄，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鐘，霜雪交下，川池暴坪。

《管子》曰：夏日不煬，非愛火也。冬日不盥，非愛水也。爲不適于身，不便于體也。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爲傷本也。

又：南方，其時曰夏，夏氣陽，陽生火，其德施舍，是謂曰德。

又：春不收枯骨朽瘠，伐枯木而去之，則旱至矣。

《鄒子》曰：季夏取桑柘之火。

《尸子》曰：夏爲樂，南方爲夏，夏，與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

又《淮南子》曰：明庶風後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故聘問諸侯。

《抱朴子》曰：洪從祖仙翁，每大醉，夏輒入源泉底，一日許乃出。能閉氣胎息故耳。

又：謂夏必長而蒜麥枯，謂冬必凋而竹栢茂。曰盛陽宜暑，夏天未必無凉，日極陰宜寒，隆冬未必無暫温也。

又曰：世之豪士，暑夏之日，露首袒身，唯在樗蒲彈碁，不離綺紈之側也。

又曰：或問不熱之道，答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服玄冰之丸，或服飛霜之散。

《幽求子》曰：扇翼徹動，凉風夏生。

又《周書時訓》曰：六月節，温風至，温風不至，即時無寬教。蟋蟀居壁，若不居壁，恒急之暴。

又　又曰：六月中氣後五日，腐草化爲螢，若不化螢，即穀實鮮落。土潤溽暑，若不溽暑，即急應之罰。大雨時行，若不時行，即恩不及下。

又《素問》曰：岐伯曰：夏三月，此謂蕃季，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早起，毋厭於日，使志毋怒，使英華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冬至重病。

又《嶺表録異》云：枹木屐，輕如通草，夏月著之，隔卑濕地氣，如杉木。今廣州諸郡牧守，初到任，皆有枹履。

又曰：南中夏秋多惡風，彼人謂之颶，《南越志》云：風起則人心恐懼。或云：風四面具足，二義皆有理也。壞屋折樹，不足喻也，甚則吹屋瓦如飛蝶。或二三年不一風，或二年兩三風，亦繫簾帥政德之否臧者。然發則自午及酉，夜半必止，此乃飄風不終朝之義也。

又《投荒録》曰：嶺南方盛夏，率一日十餘陰十餘霽。雖大雨傾注，頃即赫日，已復驟雨。大凡嶺表夏之炎熱，甚於北土，宜州特熱又多蒸鬱，此爲甚惡，自三月至九月皆蒸熱。

梁元帝《纂要》曰：夏曰朱明，夏氣赤而光明。亦曰長贏。朱夏、炎夏、三夏、九夏。天曰昊天。言氣浩汗。風曰炎風。節曰炎節。草曰茂草、雜草。木曰蔚林，茂林，密樹，茂樹。孟夏亦曰維夏，首夏。季夏亦曰徂暑。徂，往也。言暑始往。

《四時纂要》曰：四月也，是謂乏月，冬穀既盡，宿麥未登，宜賑乏絶，救飢窮，九族不能自活者救之。無固蘊畜而忍人之貧，貪貨殖之宜，忘種福之利，君子弗取也。

陸機《纂要》曰：夏樹名連陰，夏雨名綿雨。

《攝生月令》曰：四月爲乾，生氣卯，死氣酉。是月也，萬物已成，天地化生。勿冒極熱，勿大汗後當風，勿暴露星宿，皆成惡病。

又　徐整《長曆》曰：北斗當崑崙，氣注天下，春夏爲露，秋冬爲霜。

又　焦贛《易林》曰：仲春孟夏，和氣所在，生我嘉福，國無殘賊。

又曰：六月種黍，歲晚不雨，秋不縮酒，神失其所。

趙自勉《造化權輿》云：潮者，陰陽之氣所激。五月無潮，陰氣微也。八月最大，則陰盛也。

陸機《要覽》曰：昔雨山有神人焉，逍遥於中岳，與左元放遊薊子訓所，坐欲起，子訓意欲留之，一日之中三雨。今呼五月三時雨亦爲留客雨。

桓譚《新論》曰：漢中逸人王仲都，夏大暑，使曝日坐，又環以十爐火，不言熱，而身不汗出。

《五行大義論》曰：未者昧也，陰氣已長，萬物稍衰，其體蔓昧於未，又時物向成，皆有氣味也。

又　《五行體性論》云：土在四時之中，處季夏之末，陽衰陰長，居位之中，總於四德，謂金木水火。積塵成實。氣則有間，有間故水火成實所能持也。故土以含散持實爲體，稼穡爲性。

又曰：土苞四德，故其體兼虚實也。

《論衡》曰：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星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

又：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鄉日而坐。其夏欲得寒，冬欲温也。或當風鼓翼，向日燃爐，然而天終不爲冬夏氣易者，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

又：陽燧取火，于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摩厲生光，仰以向日，則火來至，此取真火之道也。

又：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

刀劍銅鈎之屬，摩以向日，亦得火焉。

又：以夏進爐，以冬奏奏亦進也。扇，此無益人君，不遇灾患，幸矣。

又：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雨，雲雨興龍相應，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

又：夏蜻蜓蟋蟀也鳴，寒螿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啓蟄而蛇出，感陽氣也。

又　又：震雷者，乃太陽之微氣也。何以明之？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冬乃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激射爲毒，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

又　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雨濯枝盪川。註云：此節常有大雨，名濯枝。

又：梅熟時雨，謂之梅雨。

又：仲夏長風扇暑。注云：此節東南常有風至，俗名黃雀長風。

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銀山縣有風穴，穴口大數尺，名爲大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樵人有冬過者，置笠穴口，風吹之，經日還，涉長陽溪而得其笠。

又　《荆楚歲時記》曰：四月也，有鳥名穫穀，其名自呼，農人候此鳥，云犁耕岸。《爾雅》曰：鴳鳩鶡鶡。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穫穀，崔寔《正論》云：夏扈趍耕勤，即竊脂，玄鳥，鳴穫穀則其夏扈也。

又　《武昌記》曰：楚山東有小溪，盛夏時凜然，常有寒氣，故謂之寒溪。

《洽聞記》云：驩州安遠縣西北百六十里，有温山。其山冬夏常雨，山傍有水，冬夏常熱，至寒時，野獸依集水邊，取其暖氣。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三《時序部八・夏下》　《淮南子》曰：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氣濕。火勝，故冬至燥。八尺之表，影脩尺有五寸，影脩則陰氣勝，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

又　夏行春令則多風。春象木氣多風。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三《時序部八・立夏》　《禮記・月令》曰：四月之節，日在昴，立夏爲四月。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其日丙丁，立夏之日，螻蟈鳴。太史以先立夏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迎夏於南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慶賜遂行，無不欣悦。命相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贊猶揚也。遂猶達也。傑俊，謂才兼於人者。行爵出禄必當其位。無虚授也。

《易説》曰：立夏清明風至而暑，鶴鳴博穀飛，電見龍升天。

又　《三禮義宗》曰：四月立夏爲節，夏，大也，至此之時，物已長大，故以爲名。小滿爲中者，物之生長小得並滿，故以小滿爲名也。

《孝經緯》曰：穀雨後十五日，斗指辰東南維爲立夏，後十五日，斗指巳爲小滿。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黄。

《淮南子》曰：春分加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濟，止也。音中夾鍾，夾鍾，二月也。萬物去陰夾陽氣而生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滿，胃也。音中太蔟。太蔟，正月律也。蔟之言陰衰陽發，萬物蔟而生也。

《周書時訓》曰：立夏之日，螻蟈不鳴，水潦漂漫，蚯蚓不出，臣奪后命，王瓜不生，害於百姓。小滿之日，苦菜不秀，仁人潛伏，靡草未死，國從盜賊，若小暑不至，是謂陰匿。

劉元之《行軍月令》曰：立夏日得金，五穀不成，夏旱多風。得木，夏寒草生。得火，多妖言，兵戈起。得土，遠臣朝，國無政令。得水，上下相和順，天下安寧。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三《時序部八・夏至》　《周禮・地官》曰：夏至日影尺有五寸，鄭氏云：土圭之長也，尺有五寸。夏至立八尺表，其影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

又《春官・大司樂》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至日於地上圜丘奏之。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至日於澤中方丘奏之。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於宗廟奏之。雲和空桑，龍門山名。

又曰：宗伯以夏至致地祇物魅音妹，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禬除也。

又曰：柞氏，夏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至剥陰木而水之。薙氏掌殺草，夏至日而夷之。

《易通卦驗》曰：夏至景風生，蟬始鳴，螳螂生，鹿角解，木槿榮。又曰：夏至小暑，反舌無聲。又曰：鹿者，獸之陰也，貴臣之象，鹿應陰解角也。夏至太陽始屈，陰氣始昇，陰陽相向，君之象也。今失節不改，臣不承君之象，故爲貴臣作奸也。

又：離，南方也，夏至日中，赤氣出直離，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半死，氣出左，赤地千里。

《易稽覽圖》曰：夏至後三十日，極温。夏至景風至，蟬始鳴，螳螂生。

京房《易占》曰：夏至離王去聲，景風用事，人君當爵有德，封有功。

《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日，成天文。夏至日，成地理。

《春秋考異郵》曰：夏至井水躍。

《五經通義》曰：夏至，陰始動而未達，故寢兵鼓，不設政事，所以助微氣之養也。

《三禮義宗》曰：五月芒種爲節者，言時可以種有芒之穀，故以芒種爲名。夏至爲中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二以助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之北，故謂之至。

又《孝經説》曰：夏至之日，日在内衡。

又：斗指午爲夏至。

《續漢書·禮儀志》曰：

又《抱朴子》曰：魏武收左元放，左慈，字元放。桎梏之而自解，蓋或用夏至日霹靂機。

又：見潮來去或有早晚，輒言有參差，非也。水從天邊來，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再大再小也。夏至天高，故夏潮大也。冬時天卑，故潮水小也。

《范子》曰：《周髀》云：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

《淮南子》曰：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刑，始殺也。

又：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漏水。一説，水星正中，地漏，濕也。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濕。

又：夏至而流黄澤，石精氣，流黄，土之黄也。陰氣作於下，故流澤而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蟬始鳴，半夏生，蚊虹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黄口。五月微陰在下，未成殺也。駒犢黄口，肌血脆弱未成，故鷙鳥應陰，不食不搏也。

又：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故曰，夏至日，鹿角解。

又：夏至加十五日指丁，斗杓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庚，背陽之維，則夏節盡。

又　郦道元《水經注》曰：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前十夜伺之，魚浮水，赤色上照如火。

又《曆疏》曰：芒種，謂穀芽始出，故曰芒種。夏至之日，其日行天至於艮維東北角，言日行極於北，故曰夏至。

竺法真《羅山疏》曰：荔枝以冬青，夏至日子始赤，六七日可食。

秋也。緧迫萬物，使時成也。

《白虎通》曰：七月謂之夷則，夷者，傷也。則者，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

又：八月謂之南吕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

《説文》曰：天地反物爲秋，字從禾，燋省聲。

《易》曰：兑，正秋也，萬物之所説也。王弼注曰：秋萬物成，所悦也。

又《禮》曰：七月之節，日在翼，昏建星中，曉畢中，斗建申位之初，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性義，其事言，其祀門，祭先肝。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輅，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稻與魚，其器廉以深。太史先立秋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率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俊傑，專任有功，以正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又：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斗建申位之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修宫室，坯垣牆。

又：八月之節，日在角，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酉位之初，律中南吕。白露之日，鴻鴈來，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命樂正習吹。

又：八月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蟄蟲坯户，後五日，水始涸。是月也，祀夕月於西郊，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祭馬社。

又：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戌位之初，律中無射。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後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黄花。是月也，命有司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又：九月中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柳中，斗建戌位之中。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是月也，霜降始，則百功休。天子嘗稻，先薦寢廟，藏帝籍於中倉，祇敬必飭。是月也，乃伐薪爲炭。

又：秋斂冬藏，義也。

又《爾雅》曰：秋爲白藏。

又：秋曰收成。

又：秋爲旻天。李巡曰：萬物成熟皆有文章。郭璞云：旻，愍也。萬物凋可愍。

又《尚書大傳》曰：萬物非秋不收。

又《春秋感精符》曰：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

又《尚書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萬物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秋，收斂貌。

又《三禮義宗》曰：九月寒露爲節者，九月之時，露氣轉寒，故謂之寒露。霜降爲中，露變爲霜，故以爲霜降節。

又《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足以勞，秋收之足以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何以天下爲哉。入深山，莫知其處。

又《管子》曰：東方曰歲星，其時曰春，其氣曰風，風生木。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金。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

又　又曰：歲有四秋：春農事既畢，農夫賦耜鐵，此謂春之秋。夏至蠶繅之所作，此謂夏之秋。秋成五穀之所會，此謂秋之秋。冬營室中，女事紡績之所作，此謂冬之秋。

又《淮南子》曰：春氣發而百草生，得秋而萬物成實。

又《時則》曰：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盈，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播植也。內，八月收斂也。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炎。急，十月寒肅。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夏至北極，冬至南極。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施窮也。刑畢，陰殺盡也。

又《鶡冠子》曰：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尸子》曰：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

《商子》曰：螟蛉春生秋死，出而民失食。今一民耕而百人食，爲螟蛉也，大矣。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五《時序部十・秋下》　蔡邕《月令章句》曰：仲秋白露節，盲風至。秦人謂蓼風爲盲風。

又《論衡》曰：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彫傷而死，此言天時。夫物以春生夏榮，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

陸機《要覽》曰：秋樹名成，秋雨名愁。

又　梁元帝《纂要》曰：秋曰白藏，氣白而收藏萬物。亦曰收成，萬物成而收斂。亦曰三秋、九秋、素秋、商秋、高秋。天曰旻天。旻，愍也。愍萬物之彫。風曰商風、素風、淒風、高風、涼風、激風、悲風。景曰朗景、澄景、清景。時曰淒辰、霜辰。霜辰可施九月。節曰素節、商節。草曰衰草。木曰踈木。竹曰霜柯、霜筠。七月孟秋，亦曰初秋、首秋、上秋、肇秋、蘭秋。八月仲秋，亦曰仲秋，亦曰仲商。九月季秋，亦曰暮秋，末商、季商、杪秋，亦曰授衣。此時婦功畢，始授衣。

又《陰陽五行曆》曰：一時爲三月，一月爲一秋，三月爲三秋。又一日爲三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也。

又《乙巳占》曰：太白主秋。人君當秋之時，太白以施政則吉，逆則凶。秋時行冬令，則辰星之氣干於太白，黑色而有芒角，陰氣太勝，戎兵乃來，風灾數起，國多盜賊，邊境不寧。而地震坼國有大喪重獄。秋時行春令，歲星之氣干於太白，青色昧小則國旱，君有大憂，陽氣陵遲，五穀不實，秋雨不降，草木非時，生榮矣。秋時行夏令，則熒惑之氣干於太白，赤色而怒，國多火，寒熱不節，人多瘧疾，蟄蟲不藏矣。

又《天文録》曰：胃，昴，趙之分野。自胃七度止畢十二度，於辰在酉，大梁之疆也。八月之時，白露始降，萬物堅成而彊大，故曰大梁。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五《時序部十・立秋》　《易説》曰：坤，西南也，主立秋。

京房《易占》曰：立秋坤土，王涼風用事。

《易通卦驗》曰：立秋日涼風至，白露下。

《春秋考異郵》曰：立秋促織鳴，女工急促之。

《春秋元命苞》曰：瑤光星散爲鷹，立秋之日鷹鸇擊。

《三禮義宗》曰：七月立秋，秋之言湫言湫聚也。縮之意，陰意出地，始殺萬物，故以秋爲節名。

又《周書時訓》曰：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疾病。寒蟬不鳴，人臣力爭。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鴻雁不來，遠人背叛，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羞，臣下驕慢。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坯户，又五日水始涸。雷不收聲，諸侯淫汰。蟄蟲不坯，户民靡有賴。水不始涸，介蟲爲害。

又　陸機《要覽》曰：列子御風，常以立春歸乎八荒，立秋遊乎風穴。是風至，草木皆生，否則搖落，謂之離合風。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五《時序部十・秋分》《説文》曰：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

《易説》曰：秋分閶闔風至，雷始收聲，鷙鳥擊，玄鳥歸。

又《孝經説》曰：斗指酉爲秋分。又曰：秋分日在内衡。

《文子》曰：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化，乃能成和。此天地之氣和平，故萬物得生成故也。

又　又京房《易候占》曰：秋分而人君釋鐘鼓之懸。

孔安國《尚書注》曰：國虚玄武之中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

又《周書時訓》曰：秋分八月，雷乃收聲，不收聲即人民不安。蟄蟲坯户，不坯户，即邊方不寧。水始涸，水不始涸，即人多疾病。

《曆日疏》曰：秋分，八月之中氣也。秋分之時，日出于卯，入于酉，分天之中，陰陽氣等，晝五十刻，夜五十刻，一晝一夜，二氣也中分，故謂之秋分也。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六《時序部十一・冬上》《釋名》曰：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絶也。故《月令》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説文》曰：冬，四時盡也，字從夂，古終字。從𠂤。古氷字

又《禮月令》曰：十月之節，日在房。立冬爲十月節。昏虚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初。其日壬癸，壬癸屬水。主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昔顓頊氏以水繼天而王，故爲冬帝。水正曰玄冥，故玄冥爲水神，佐顓頊於冬。其蟲介，北方玄武，介蟲之長，凡有甲之類，皆屬於水，故曰其蟲介。介，甲也。其音羽，三分音去一，以生羽，數四十八，屬水，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烝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也。律中應鍾。十月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四寸七分。其味鹹，其臭朽，臭味鹹朽，皆屬於水。其祀行，祭先腎。冬陰氣充塞於外，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行謂道也，祭先腎者，謂陰在下，腎亦在下，凡祀之俎，先進腎。立冬之月，水始氷，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雉入大水爲蜃。食黍與鴈，冬味之宜。其器閎以奄。太史以先立冬三日謁于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迎冬北郊。迎冬爲祀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以顓頊配佐，以玄冥星三辰七宿從祀。可以築城郭，造宫室，穿竇窖，修困倉。謂改築城郭，創造宫室，修困倉以備積貯。天子始裘。謂初衣寒衣。

又曰：十月中氣，日在尾，小雪十月中氣。昏危中，曉翼中，斗建亥位之中。小雪之中，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謹關梁，塞蹊徑。蹊徑謂山澤禽獸道。

又曰：十一月之節，日在箕，大雪爲十一月之節。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初，律中黄鍾。十一月氣至，則黄鍾之律應。黄鍾者，律之始也。管長九寸，其日其音其數並同孟冬。大雪之日，鶡旦不鳴，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

又曰：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冬至爲十一月中氣。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位之中。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是月也，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命有司祭馬步，謂仲冬祭馬步於大澤，用剛日。伐木取竹箭。此時堅成，可伐取。

又曰：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小寒爲十二月之節。昏奎中，曉亢中，斗建丑位之初，律中大吕。十二月氣至，則大吕之律應。大吕者，蕤賓之生，三分益一，管長八寸四分，其日其音其數，並同孟冬。小寒之日，鴈北鄉，後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雉始雊。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角力，講武角力，校武士材力。所以備敢獵之禮也。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厲飾，謂衣戎服尚威武以獵。修祭禽之禮。謂所獵得禽獸以供蜡祭。

又曰：十二月中氣，日在婺女，大寒爲十二月中氣。昏婁中，曉氐中，斗建丑位之中。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征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天子親往嘗魚，時魚潔美。氷方勝，取而藏之。《春秋傳》曰：月在北陸而藏冰。計耦耕，修耒耜，寒氣過，農事將興。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近正月朔，則策牛人近後，

示其農晚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周官》建寅之月懸法於象魏，以示人四時之令皆以此爲準。故以建丑之月與公卿先飭之。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大儺爲歲終逐除陰疫，以送寒氣。故《周官》命方相氏率百隸索室驅疫以逐之。旁磔磔犬於門，春磔九門，冬禮大，故徧磔於十二門，明扶陽抑陰之義。犬屬金，冬金盡春興，春爲木，故殺金以助木氣也。

又曰：季冬之月，命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

又曰：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其農人，無有所使。

《爾雅》曰：冬爲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孫炎曰：冬天藏物，物伏於下，天清於上。

又曰：冬爲玄英。炁黑而清英。

又曰：冬爲安寧。四時之別名。《尸子》以爲太平祥風名。

又曰：冬獵爲狩。狩，守也。冬物畢成，圍守取，無簡擇。

《易通卦驗》曰：大雪，魚負氷。鄭玄曰：魚上近氷也。

《易統圖》曰：日東行北方黑道，曰北陸。

京房《易》曰：冬至坎王，廣莫風用事，人君決大刑，斷獄訟，繕宮殿。

《尚書大傳》曰：殷以季冬爲正月。

又曰：周以仲冬爲正月。

又曰：北方，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勝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吁荼氣出即温，呼吸氣入則寒。温則生，寒則殺也。故曰，呼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始終。

《尚書大傳》曰：冬者，昏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民時，此之謂也。

又《三禮義宗》曰：冬日壬癸者，壬，任也，癸，揆也，言萬物更任生於黄泉，皆有法度也。

又曰：十二月小寒爲節者，亦形於大寒，故謂之小，言時寒氣猶未是極也。十一月一陽爻初起，至此始徹，陽氣出地方大寒爲中者，上形於小，故謂之大。十一月一陽爻初起，至此始徹，陽氣出地方盡，寒氣併在上，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也。

又《春秋繁露》曰：冬氣衰，故藏。

又曰：木有變春凋冬榮，此徭役衆，賦斂重也。

《春秋考異郵》曰：冬風曰廣莫風。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七《時序部十二・冬下》《呂氏春秋》曰：冬旁磔，以送寒氣。大儺旁磔犬於門，春磔九門，冬禮大，故徧磔於十二門，明扶陽抑陰之義。犬屬金，冬金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成剛。地不成剛，則凍閉不開。天地四時，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人乎。

又　梁元帝《纂要》曰：冬曰玄英，亦曰安寧，亦曰玄冬，三冬，九冬。天曰上天，風曰寒風，勁風，嚴風，厲風，衰風，陰風。景曰冬景，寒景。時曰寒辰。節曰玄節。鳥曰寒鳥，寒禽。草曰寒卉，黄草。木曰寒木，寒柯，素木，寒條。

又曰：十月孟冬，亦曰上冬，亦曰陽月。此時純陰用事，嫌其無陽，故曰陽月。十二月季冬，亦曰暮冬，杪冬，餘月，暮節，暮歲。

《風俗通》曰：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天。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又《白虎通》曰：十月律謂之應鍾何？鍾者，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論衡》曰：陽氣動於下，而陰氣應之也。

又《鶡冠子》曰：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又《鄧析子》曰：爲君自當若冬日之陽，夏月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搤腕，手操鞭朴，而後爲治歟？

《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

《鄒子》曰：冬取槐檀之火。

《尹子》曰：冬爲信，北方爲冬，冬，終也。北，伏方也，故萬物冬皆伏，貴賤若一，美惡不惑，信之至也。

《傅子》曰：夏令披裘，冬令披葛，雖有嚴令，終不肯從者，逆時也。

又《荀卿子》曰：天不爲人惡寒而輟其冬。

《淮南子》曰：【略】閶闔風，四十五日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功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斷刑罰。冬象閉藏，不通關梁也。罰刑之疑者，於是順時而決之。

又　又曰：冬行春令泄，象春氣有散發泄也。行夏令旱，旱象陽炎。行秋令霧。秋氣陰，故霧亂。

又曰：太陰理秋，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剛，故修兵也。太陰理冬，則欲猛毅

剛强。純陽閉故，水澤氷，故剛强。

又曰：北方之極，有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暝也。有凍寒、積氷、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又　蔡邕《月令章句》曰：冬，終也，萬物於是終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農事畢，五穀既登，家備儲畜，乃順時令也。

《祠令》曰：季冬藏氷，仲春開氷，並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氷室。其開氷加以桃弧棘矢，設於神座。

又曰：七祀，祀行以冬。

漢・桓譚《新論》曰：太原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月，雖有疾病急緩，猶不敢犯，爲介子推故也。

又　《論衡》曰：夫雲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從上，則謂之天雨。冬日天寒，則雨凝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降集於地，明矣。

又　《曆義疏》曰：小寒，月之初氣也，陰氣小極，故曰小寒。大寒，月之中氣也，言十二月已半，陰氣大極，故曰大寒。

又　《齊民要術》曰：孟冬之月，天氣止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勞農以休息之。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八《時序部十三・立冬》　《禮記・月令》曰：孟冬之月，是月也，以立冬先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親率公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

《左傳》曰：仲尼問，郯子曰：丹鳥氏司閉者也。立秋來，立冬至。

《易通卦驗》曰：立冬，不周風至，水始氷，薺麥生，雀入水爲蛤。

京房《易占》曰：立冬乾王，不周風用事，人君當興邊兵，治城郭，行刑決罪。

《三禮義宗》曰：十月立冬爲節者，冬，終也，立冬之時，萬物終成爲節名。小雪爲中者，氣序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中。

《家語》曰：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於海，化爲蛤。

《符瑞圖》曰：八風，循通八方之風，應時而至也。立冬，北方廣莫風至。一名寒風。

《周書・時訓》曰：立冬十月節，水始氷。水若不氷，即國用匱乏。地始凍，地若不凍，即災咎之徵。野雉化爲蜃，若不爲蜃，即時多婬婦。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八《冬至》　《周禮》曰：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

又曰：薙氏掌殺草，春日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掌薙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乃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又《司徒職》曰：夏至日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萬物阜安，乃建王國，爲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也。

又　《易通卦驗》曰：冬至成天文。鄭玄註云：天文謂之三光，運照行天下，冬至而數訖，於是時也，祭而成之，所以報也。

又　《西域諸國志》曰：天竺國以十月二十六日爲冬至，冬至則麥秀。

《管子》曰：以冬至之日始，數四十六日，冬盡春始，教民鑽燧，謹蟄泄，所以壽人也。

又　《白虎通》曰：冬至陽始起，反大寒，何也？陰氣推而上，故大寒。

《玉燭寶典》云：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南極，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慶。

《神農書》曰：冬至陰陽合精，天地交讓，天爲不温，地爲不凍，君爲不朝，百官爲不親事。不可出遊，必有憂悔。

《符瑞圖》曰：冬至，東北方融風至。一名炎風。

又　《周書時訓》曰：大雪之日，鶡鳥猶鳴者，國有訛言。虎不交，將帥不和，荔挺不出，卿士專權。冬至之日，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冰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

《曆義疏》曰：大雪十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太陰之氣以大，水凝爲雪，故曰大雪。冬至十一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上干於陽，太陽之氣下極於地，寒氣已極，故曰冬至。氣當易之，是以王者閉關，商旅不行，以其陽氣乘踊，君壽益長，是以冬賀也。亦以日之行天，至於巽維東南角，極之於此，故曰冬至。

又：通曆數家算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訖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若連璧。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一《天文志一》 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紫艫、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却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鼈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内規相接。故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隊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坦絶漢抵營室，上帝離宫也，内接成周、河内，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沈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隊訾内接紫宫，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隣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夬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内列太微，爲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内，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巽維地也。

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攝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内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宫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隊訾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内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

又 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

宋・程顥、程頤《程氏經説》卷二 自上古之時，固已迎日推策矣。堯復考星，以正四時。其法明而易準。乃命羲和使敬順天時曆，以象日月星辰之行次，疏云、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四時節候，以班隨時之政，授人時也。又分命羲和二氏仲叔各主一時，分命羲仲居東方之官，主春時之政，嵎夷，東方之名，東方陽之所生出，歲所起也。故云暘谷，主敬導出日之政，猶春氣之生，舉歲首之事，平均次序，東作耕播之事，又察晝夜之中，鳥宿之見，以正仲春之候，使無差天時，當是時，民析散處田野耕作，鳥獸則交接孕育，上方察正其時，舉其時政，又言民物皆隨天時而然也。

羲氏主二時。又重命羲叔居南方之官，主夏時之政教，孔云：訛、化也。《釋文》言平序南方化育之事，凡順夏時所施政教也。厥民因謂春時播種在田，民因就居於野，收斂而後耕播也。

寅餞納日，西日入之方，秋，收成之時，敬隨時變，終歲之事。夷，平也。秋稼將熟，歲功將畢，民獲卒歲之食，心力平夷安舒也，弛澤好也。

北方曰朔方者，朔，初也。陽生於子，謂陽初始生之方也。幽都，幽陰之處也。上云朔方，止言北方也。故須復云曰幽都。居北方之官，主順隆陰之候，布冬時之政也。平，均也，在，察也，平察終卒而反始所當更易之事也。冬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之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如彼北方，終其陰而復始其陽。故云朔易，或以爲朔初也。平在其來歲初始變易之事耳。如此則不能包見其冬今歲之初也，或又以爲來歲更易之事，自是春官所職，此亦不然，古者功作之事，皆於冬月閒隙之際，如脩完室廬墻垣之類，非今歲之用，皆爲來歲計耳。皆是一歲之事既終，則復慮其始也。若畜種實，脩耒耜，備器用，不可俟來春農事既興，而春官遽爲之也。【略】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法至堯而精密詳具，故舉其法以勑羲和使職之。古之時分職，主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之官，主其時之政，在堯謂之四岳，於周乃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以星曆爲工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自乃命羲，和以下，言堯設官分職，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舉其大者，是察天道。正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養之道，此大本也。萬事無不本於此，天下之事無不順天時法陰陽者，律度量衡皆出於此。

又　庶績咸熙，黎民雍和，陰陽順序，風雨時若，無烈風雷雨之愆錯逆亂也。或曰：不止言風雨弗迷而云烈風，何也？既曰烈風矣，文曰弗迷，辭似不順，曰：謂無烈風雷雨之迷錯也。風，無時之物，故必言烈，乃見迷，若雷雨必順時，若當暘而降，冬發夏不震，則不必迅暴然後爲迷，所以獨風言烈也。

宋・程顥、程頤《程氏經說》卷三《豳七月》　周公爲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大火流下，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章也。一，一陽之月也，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同我婦子，我婦子同來致餉也。盡室從事耕作，農官至而喜之也。春日遲遲，采蘩祈祈，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再云春日遲遲。上已云春日載陽。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心之感，不由（缺一字）而由遲遲，故重言之。蘩之用，云生蠶。正義云，今亦用之，應是也。祈祈衆多，祈祈如雲。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蓋所以爲衣裝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八月萑葦，亦蠶備也。蠶月條桑，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言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斯，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以猗女桑，皆用斯斧，我朱孔陽，言染爲玄黃之色，我特致功於朱使鮮明，蓋所以供公上，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裳，獻豜於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其同，謂會聚共事也，纘，繼續之義，謂修肆也。後我稼既同，謂收聚也。斯螽、莎雞、蟋蟀，說者雖爲三物，然考詩意，恐是一物，隨時異名耳，動股始躍，振羽翅成穹窒。嗟我婦子，嘆其勤勞，歲事既終，又復爲改歲之事，歲暮入居室也。自六月食鬱及薁已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七月食瓜已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諸種皆入農事畢矣，故嘆我農夫之勤勞，又復執宮功也。上入，還入都邑之居也，乘屋，蓋治也，綯，所用蓋屋，鑿氷必在歲末，而藏之須待春至。故云：三之日納於凌陰，藏氷所以備暑，而開氷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氷。是其後用時也。朋酒斯饗，歲功既畢，朋聚以饗其樂，殺羔羊，謂盛禮。公堂，公爲衆人會集之所，鄉校是也。稱兕觥，祝觴之辭，民相與爲樂，祝以壽考也。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七八《隋紀二・高祖文皇帝上之下》開皇十七年　帝嘗乘怒，谷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河東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九六《唐紀十二・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中》貞觀十六年　八月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磧，七迹翻。掖，音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柰何廢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三《辨證一》　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五《樂律一》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懵然者爲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七《象數一》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建，呼召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華葉從根

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送。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乙。八月枝條堅剛，故曰天岡。九月木可爲枝幹，故曰太衝。十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爲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后。此説極無稽。據義理，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于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從魁。斗杓一星建方，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爲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焉。太乙者，太微垣所在，太乙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斗杓謂之剛，蒼龍第一星亦謂之亢，與斗剛相直。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户，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泝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時節即温，夏即暑，冬則寒。辛日以後，自如時令。此不出陰陽書，然每歲候之，亦時有准，莫知何謂。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宋・沈括《補筆談》卷上《補第八卷一件中》 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謂之入易。吴人謂之倒布。壬日氣候如本月，癸日差温類九月，甲日類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時節即温，夏即暑，冬則寒。辛日以後，自如時令。此不出陰陽書，然每歲候之，亦時有准，莫知何謂。

宋・沈括《補筆談》卷上《補第十卷後七件》 曆法見於經者，唯《堯典》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置閏之法，以堯時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閏之法，先聖王所遺也，固不當議。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後世者，如歲差之類，方出於近世，此固無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没謂之一日，月一虧盈謂之一月。以日月紀天，雖令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復與日會。歲十二會而尚有餘日。積三十二月，復餘一會，氣與朔漸相遠，中氣不在本月，名實相乖，加一月謂之閏。閏生於不得已，猶搆舍之用礎楔也。自此氣，朔交争，歲時年錯亂。四時失位，算數繁猥。凡積月以爲，四時以成歲，陰陽消長，萬物生殺變化之節，皆主於氣而已。但記月之盈虧，都不係歲事之慘舒。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烝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時已謂之春矣，而猶行肅殺之政，則朔在氣前者是也。徒謂之乙歲之春，而實甲歲之冬也。時尚謂之甲之冬矣。而已行發生之令，則朔在氣後者是也。徒謂之甲歲之冬，而實乙歲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爲實，

宋・李如篪《東園叢説》卷上《春秋説》 春秋行夏之時

夏正月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者，各用其月爲歲首也，建寅則稱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是建寅則稱正月也。建丑則稱十有二月也。《書》云：十有二月者，謂是歲首，稍變於夏商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建丑，則稱十有二月也，建子則稱一月。《書》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建子則稱一月也。一日之日粟烈，謂十一月十而謂之一月，其實十有一月也。《詩》稱：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謂十一月十二月至言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皆據夏正而言也。嗟我婦子曰爲改歲以見此月歲終，十一月歲首也，以是考之三王之歲首，惟夏正建寅稱正月，二代雖或建丑或建子，初不稱爲正月，秦漢間雖用亥月爲歲首，只稱冬十月亦不稱爲正月，孔子作《春秋》將立一王之法，以夏正得天，春秋之法行夏之時，蓋以周正紀事而以春王正月揭於其首，其實則冬十有一月也。不然豈得以十一月而强指爲春正月哉？只緣左氏不曉聖人垂法之意，遂斥言元年春王周正月，後儒因是相沿，遂云商用建丑爲正月，周用建子爲正月，使春秋行夏時立法貽後之意晦而不彰，左氏之失也。

宋・李如篪《東園叢説》卷上《三禮説》 月令

《堯典》仲夏之月，日永星火，謂心星昏中也。至《月令》仲夏之月，則昏亢中，《堯典》仲冬之月，日短星昴，謂昴星昏中也。至《月令》仲冬之月，則昏東壁中考之，《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率差半次，所以如此者，蓋緣日行遲緩，月行疾速，日之行，日行一度月之行，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就其中日之行又不能無毫釐之不及，故曆家率五十年而退一度。議者謂五十年爲太過，率七十五年而退一度，堯時冬至日在虚宿，故昴星昏中，至吕令二十餘歲合退三十餘度，

冬至日在南斗，故東壁昏中也，自漢而下，以迄於今中星之差，亦可得而推也。又《堯典》中星只以二十八宿爲言，至《月令》二十八宿之外又指弧建二宿以爲言，蓋由二十八宿之中井，度最多昏旦中，二星其度闊昏時井星已過西而其實皆在井度，中旦時斗星已過西而其實猶在斗度，中目之所覩見其星已西而指爲中星，則不能不惑弧在井度之內，旦而正中，故又取二星以正昏旦也。

宋・李如箎《東園叢說》卷中《天文曆數說》 四遊

先儒常有四遊之說，謂地居天中有升有降，或南或北，其說謂地在天之中，舊說如卵之黃者是也。自春分漸降，而又漸漸著南至夏至極南降而下一萬五千里，自夏至以後即漸升，而上又漸漸著北至冬至極北升而上亦一萬五千里，冬夏二至地或南或北，升降上下於三萬里之間，故冬至地升而上者萬五千里，又最著南，故日居於南而去天近，所以日晷最長，春秋二分地升降上下與南北皆居中適平，故日居於北而去天遠，所以日晷至短，夏至地降而下者萬五千里，又最著北，故日居於北而去天遠，所以日晷最長，春秋二分地升降上下與南北皆居中適平在三萬里之中，故日晷不長不短。其說見於鄭元，不知其說自誰始，亦大費思索矣。然非至當之論也，蓋緣先儒不詳，渾天之形覩日有南有北，去地有遠有近，而晷有長有短，故爲是說。殊不知地至靜之體安得有遷動轉移，而上下升降，南北徃來之理哉？蓋渾天之體，其形如卵，地居其中，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圍其外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一日運轉一周赤道帶天之紘，居南北二極之中，黃道斜運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在赤道內極北去赤道二十四度，在赤道外極南去赤道二十四度，日之行雖曰左旋而實循黃道。又有南有北，冬至則極南去赤道二十四度，與黃道同夏至則極北去赤道二十四度，與黃道同春秋二分則當赤道與黃道所交之中，南去冬至日之所在二十四度，北去夏至日之所在亦二十四度，二至二分，或南或北，進退往來於四十八度之間。緣天體北高而南下，南北二極相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而不隱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常隱而不見，北極出地而高，南極入地而下，天形北高而南下，則天之中，赤道之中分南北者，不在人頭之上，而近南稍下矣。猶是冬至日行至黃道極南之處，去地近而晷短，夏至日行至黃道極北之處，去地遠而晷長蓋，兩極居天之樞，一高一下，日循黃道運於其中，故冬至日行地下多，而地上少，夏至日行地下少，而地上多，此日晷長短之不齊耳。明乎渾天之象，則日月星辰之行與夫四序推遷之道，如示諸掌四遊之論無取焉爾。

宋・范浚《香溪集》卷七《月令論》 《月令》見今《戴記》。漢賈逵、馬融、蔡邕、魏王肅，皆以爲周公作。晉孔晁因曰：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而鄭康成、高誘等，以爲秦呂不韋時，集諸儒作。唐孔穎達因曰：不韋十二月紀，正與《月令》文同，而小異者，纔三數字耳。東晳則又以爲夏時之書，劉子玨。則又以爲秦諸儒，取聖王《月令》之事記之，牛里仁則又以爲雜有虞、夏、商、周之法，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全稱秦典。然竊考之，周三公不稱相，至六國時始稱相。而《月令・孟春》曰：命相布德和令。周有大司馬、無太尉，至秦官始有太尉，而《月令・孟夏》曰：命太尉贊桀俊。周有內宰無奄尹，而《仲冬》曰：命奄尹申宮令。周有酒人無酋人，而《仲冬》曰：命大酋秫稻必齊。周以建子爲正，而《季秋》曰：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周以上春釁龜，而《孟冬》曰：命太史釁龜，周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齊，而《孟春》曰：先立春三日，天子齊。又若《孟春》：言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仲冬》言：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之類，決非周公語也。則《月令》不出周公時明甚，然當呂不韋時，秦始皇未并天下，故尚稱王，而《月令》云天子，秦未改周政。而《月令》以孟冬爲歲首，不韋方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食客至三千人，家僮至萬人，而《月令・仲冬》云：罷官之無事者，凡此又疑不盡爲呂氏時書也。若以始皇既并天下，稱天子而秦人取不韋書增加之爲《月令》耶，則始皇既并天下，罷侯置守矣。而《月令・孟夏》曰：行賞封諸侯。始皇置三十六郡矣。而《季夏》曰：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始皇以十月朔爲正矣。而《季冬》曰：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始皇子弟爲匹夫矣。而《季冬》曰：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始皇更民名曰黔首矣。而《孟春》曰：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始皇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矣。而《孟春》曰：天子載青旗，衣青衣。凡此則又非始皇帝時書也。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既爲帝時書，則《月令》果何人作耶？予詳求其說，蓋以爲呂氏使其客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十二紀，初非出一手也。至漢淮南王安，與蘇飛、李尚，及諸儒大山、小山等著書，又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今見《淮南鴻烈解》，蓋亦諸儒爲之，而非出一手也。夫十二紀既非出一手，漢人取而附益之，又非出一手，已而禮家抄合於《禮記》，則《月令》豈一人之爲哉？意不韋賓客著所聞，或取虞、夏、商、周之遺典，或據時事以爲說，其後漢諸儒又增加之，故《月令》官名時事，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何以知《月令》雜用虞、夏、商、周

之制也？蓋鸞車，有虞氏之路也。而《孟春》曰：天子乘鸞路。周之大司寇，在夏爲大理，而《孟秋》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又凡《月令》，皆本夏時，多與《夏小正》合，而車旗衣服，皆取於商之制而有變焉。以此知其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何以知《月令》雜用漢制也？按前所論，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以爲周，則不當謂十月。以爲秦，則不當言諸侯。蓋淮南王安與諸儒著書，在文帝時，漢猶以冬十月爲歲首，而又有諸侯，故合諸侯與爲來歲受朔日文皆同，以此知其雜用漢制之説，惟稽之漢制，無齟齬不合者。當是漢儒增加不韋《季秋紀》中語，而漢人傳者，因以《鴻烈解》爲正；併易吕氏《季秋》本文，從《時則訓》，禮家又取以爲《月令》。故今三書季秋，合諸侯與爲來歲受朔日文皆同，以此知其雜用漢制也。何以知漢人取十二月紀，增加之也？按《周禮》秋獻龜，與凡取龜皆用秋時，實夏之秋耳。《月令・季夏》乃曰：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蓋作《月令》者，誤以秋獻龜，據周秋之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故妄於季夏言登龜。以其誤妄，知漢人增加之也。又按《時則訓》，孟春之月，招搖指寅，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服八風水，爨箕燧火，東方御女，青色，衣青衣，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左个，以出春令。凡此類皆吕氏書所無，則漢人增加亦多矣。豈惟季秋紀哉。鄭康成於鴻鴈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孔頴達謂《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蓋戴聖刪《大戴》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

宋・陳長方《步里客談》卷下　江淮春夏之交多雨，其俗謂之梅雨也。蓋夏至前後各半月。或疑西北不然。余謂東南澤國，春夏天地氣交，水氣上騰，遂多雨，於理有之。

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二　人言北方土地高燥，恐暑月亦蒸濕。何以言之？《月令》云：「是月也，土潤溽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想得春夏間天轉稍慢，故氣候緩散昏昏然，而南方爲尤甚。至秋冬，則天轉益急，故氣候清明，宇宙澄曠。所以説天高氣清，以其轉急而氣緊也。侗。

「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説，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説亦如此。

陸子静謂潮是子午月長，沈存中《續筆談》之説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一　《漢書》云：月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立秋，秋分行西方白道，曰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曰北陸。分則同道，至則相過。晦而見西方謂之朓，朔而見東方謂之朏，亦謂之側匿朓健行朏縮遲。

宋・王應麟《玉海》卷一二《律曆・時令》　炎帝分八節

《晉志》：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伏羲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

《家語》：黄帝治五氣，高辛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左傳》：少皞有分至啓閉之官。《史記》高陽載時以象天。《月令章句》：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剛所建，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宋志》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夔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夔玉以白繒。

黄帝迎日推策

《史記注》：策，數也。未來而推之，曰迎，黄帝得著以推筭曆數，於是逆知節氣日辰之將來，故曰推策迎日。

堯授人時　舜協時月正日

《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典》：協時月正日，注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正義周禮》太史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皆黄帝之臣，蓋自黄帝以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甲子一周。《宋志》高堂隆曰，尚書《傳》曰：舜定鍾石更四時改堯正。

夏四時書　小正

《禮運》孔子曰：欲觀夏道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本或作有夏小正。《正義》：夏四時之書，殷坤乾之説，並載前王損益陰陽盛衰，故觀此二書知二代。家語問禮篇同。《大戴禮第二卷夏小正第四十七》：正月：啓蟄，鴈北鄉，雉震呴，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囿有韭，時有俊風，寒日滌東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樹麥，王始裘，雀入于海爲蛤。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十有一月：王狩，陳

筋革，齊人不從，萬物不通，隕麋角。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蟄也。納卵蒜，虞人入梁，隕麋角。《史本紀》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索隱云大戴記篇名。《隋志》《夏小正》一卷》戴德撰。《唐志》《大衍曆日度議》曰：《夏小正》雖頗踈簡失傳，乃義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乖《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旦，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月令注》《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詩》：七月鴈，夏小正四月王萯秀，《爾雅注》引《夏小正》傳，《月令注》《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孟春農率均田，仲春丁亥萬用入學，季春妾子始蠶執養宮事，孟夏今《月令》曰：王萯生。《夏小正》曰：王萯秀。仲夏五月啓灌藍蓼，季夏鷹始摯，仲秋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謂丹良也，孟冬十一月王狩。《文選注》、《白虎通》，郭璞注《爾雅》、《通典》、《初學記》、《宋曆志》《大衍曆議》皆引《夏小正》，始於啓蟄，終於隕麋角。

又　《春秋正義》引：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北史》魏孝武釋奠國學，詔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左傳》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谷永傳》：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豳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三之日，夏正月也。《孔叢子》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春秋元命包》樂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月令正義》云：呂不韋在於秦世，秦以十月爲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正也。周禮雖以建子爲正，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史記》正月上日，正義云，鄭玄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故依堯。《周書》周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頌》疏：正朔三而改，夏以建寅爲正，則舜當以子，堯當以丑。朱子發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取以爲月令焉，其上則見於《夏小正》。《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於杞者也，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周建子而授民時巡狩烝享皆用夏正，故其書始於立春。《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于《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一書詳略雖異，其大要則同。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易通卦驗》易家傳先師之言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爲定，故子雲《太玄》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爲正月在玄枵，殷以爲正皆不得四時之正。後五行志注。傅崧卿序曰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八政和中閱關澹藏書，始得而讀之，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冰雪雨旱之節，草木稊秀榮秀之候，羽毛鱗贏蠕動之屬，蟄興粥伏，鄉遷陟降，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

又　夏令　時儆

《周語》單襄公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韋昭注教謂《月令》之屬。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辯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也。注：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時儆時所以儆告其民。

又　周時訓　周書月令

《汲冢周書序》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辨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周月解第五十一》、《時訓五十二》、《月令五十三》闕《周月解》曰：數起于一而成于十次，一爲首，其義則然。凡四時，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順天革命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政。《時訓解》自立春之日，東風解凍，至大寒又五日水澤腹堅，與記月令同。《月令正義》《初學記》引之。郎顗傳大壯用事於此六日之中，蟄當發聲。注：《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蟄乃發聲。《唐志》大衍卦候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之《時

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日度議引《時訓》爰始收潦，而《月令》亦云水涸。《論語》鑽燧改火。【略】《隋志》梁有月令七十二候一卷，《月令正義》曰：二十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七十二候。案通卦驗亦五日一候。《月令》一書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爲作於周公鄭玄、高誘、孔穎達，謂呂不韋所作，漢淮南王安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而禮家復有增加孔穎達，《正義》曰：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有四證。然《周書》先有月令，鄭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紀與此同也。李林甫注《月令》云：周公作《時訓》定二十四氣，辨七十二候。夏后《小正》、周公《時訓》皆《月令》之宗首。《管子》有四時五行篇，《淮南子》有時則訓。《唐會要》天寶五載正月二十三日詔曰：堯命四子所授，惟時周分六官，曾不繫月其《禮記月令》宜改爲時令，方周之時以馮相會天位保章辨地域，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萬民觀於月吉官屬觀於正歲。《月令》季冬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注：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周禮》以正月，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王者取法焉。章紀注。

漢陰陽五行時令

志五行三十一家，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李尋對諸侍中尚書近臣宜通知月令之意，設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爭之，以順時氣。

漢明堂月令　月令圖　四民月令　明堂陰陽録　月令章句　漢四時月令

《大戴禮・明堂篇》有曰：明堂月令。注：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淮南子》五帝三王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祭法》注引明堂月令，《禮記正義》曰：此於《別録》中屬《明堂陰陽記》。《隋牛弘傳》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東晳以爲夏時之書，弘明堂議又引《明堂陰陽録》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魏相傳》敞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云陰陽未和，咎在臣等。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魏相上言：春興兑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高帝詔議，天子所服，蕭何等請以，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願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或有風雨災變相輒奏言之。李尋對王者敬四時，嚴月令，今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藝文志》禮家明堂陰陽二十三篇。《通典》注云：月令本出於管子，呂不韋編爲《春秋》，戴聖集成《禮記》，並周制。太史公六家論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注謂月令。成紀陽朔二年春，詔曰：公卿大夫不信陰陽，所奏請多違時政，而望陰陽調和，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漢有四時令、五時令。記《月令正義》引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別，物有形可見，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鐘律。均聲可以章，故陳酸鹹之屬也。羣品以著五行，爲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者，聖人記事之次也。東風以下，效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明欽若昊天，然後奉天時也。【略】

唐四時纂要

鄂采諸家農書，紀風雲之候，録種殖之法，下及方書蓄産之事皆載。天禧中，頒其書於諸道，鄂自序曰：徧閱羣書，《爾雅》則言其土産，《月令》則序彼時宜，採氾勝種藝之書二卷，崔寔試穀之法《四民月令》一卷，韋氏《月録》傷於簡缺，《齊民要術》獘在迂踈。

又　《三禮義宗》歲者，依中氣一周，以爲一歲。年者，依日月十二會，以爲一年。中朔大小不齊，故有歲年之異。《宋志》魏高堂隆曰：黄帝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説，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

又　《後漢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注謂氣候及星辰昏旦皆夏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後魏正光曆有推七十二候術，因冬至後五日一候。李蕭著七十二候圖三卷。《月令正義》十二月之時候體例不一，而正月七月記時候，凡有五句自餘皆四句。二至二分之月，皆再記於時候，以二至陰陽之始終，二分陰陽之交會。方氏曰：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春秋後傳》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

又　天人之道雖殊象類之理，則一聖人將有爲有行也。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以之授民事而無不

順，以之因物性而無不適此。堯典若昊天以授時周官正歲年而序事。《後漢五行志》注《尚書大傳》云云，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胡氏春秋傳》曰：周人以建子爲歲首，而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月令正義》案吕不韋集諸儒士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爲《吕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

宋・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卷上《易》 治曆明時

漢上朱氏曰：乾始於坎而終於離，坤始於離而終於坎，乾終而坤革之地革天也。陽極生陰乃爲寒，坤終而乾革之天革地也。陰極生陽乃爲暑，天地相革，寒暑相成，是亦水火相息也。坎冬離夏，震春兑秋，四時也。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君子觀澤中有火，則知日月，坎離有交會之道，日火也，月水也。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而周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則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曆更端矣。牽牛者，星紀也，水之位也。日月交會于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曆更端者革也。昔者，黄帝迎日推策始作調，曆閱世十一曆年五千而更七曆，至漢造曆歲，在甲子乃十一月冬至甲子朔爲入曆之始，是時日月如合璧，復會于牽牛，距上元太初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蓋日月盈縮與天錯行積久閏差，君子必修治其曆，以明四時之正者，冬至日月必會于牽牛之一度，而弦望晦朔分至啓閉皆得其正矣。日月不會者，司曆之過也。嘗問曆於郭忠孝曰：古曆起於牽牛一度，沈括謂今宿於斗六度，謂之歲差，何也？曰：久則必差，差久必復於牽牛，牽牛一度者乃上元太初起曆之元也。天之動始於坎曆，艮與震而左行地之動始於離曆，坤與兑而右行是以日月會于牽牛，萬物成於艮，故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田氏曰：自乾至革其卦凡四十有九，太衍之用也，分而象兩天地革矣。揲之以四，四時成矣。是以至革，則治曆後世以大衍爲曆者，豈非得是歟。蔡氏曰：黄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黄道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黄道六度，黄道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二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少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矣。赤道紘帶天之中，日道月道斜交赤道之内外，其周圍長短與赤道無差，而日月每日行度亦無盈縮進退，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爲起算之法，以赤道度數而揆之，黄道則日行有盈縮焉，以赤道度數而揆之月道，則月行有進退焉，非日月之行真有盈縮進退也。

象閏當期

沙隨程氏曰：分而爲二掛，一曰象兩，象三，而不曰兩儀，三才者此據曆法言之。陽爲春夏，陰爲秋冬，所謂兩也。陽爲夏，陰爲冬，春秋爲陰陽之中。所謂三也，故揲之以四，然後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此十有八變之一也。指問曰：扐按曆法十九年七閏爲一章，其間五歲再閏者，二餘亦不滿六歲，故舉其大數曰五歲再閏。二十七章爲一會，三會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元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冬至甲子朔旦無餘分，此太元之曆法也。是謂天統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是謂地統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是謂人統云元二百四十三章也。漢上朱氏曰：得五與四四，則策數三十六，四九也，是爲乾之策，乾之象，老陽也。得九與八八，則策數二十四，四六也，是爲坤之策，坤之策老陰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策數皆二十八，四七也，是爲震坎艮之策少陽也。得九與四四，得五與四八策數皆三十二，四八也，是爲巽離兑之策少陰也。三十六合二十四，六十也，二十八合三十二亦六十也。乾之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六爻一百四十有四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具四時也。震坎艮之策，六爻一百六十有八巽離兑之策，六爻一百九十有二震坎艮巽離兑之策。凡三百有六十亦當朞之日舉乾坤，則六卦舉矣。劉牧謂經唯舉乾坤，老陽老陰三百六十之數，當期之日不更別舉他卦之爻而疑六日七分之義，此不以三隅反也。唐陸希聲謂易以年統月，以歲統旬，以日統時，凡言月者以一策當一月，一九之策三十有六，是爲三年，故曰：皆一九之策也。又曰：以年統月，一日十二時，七日八十四時，一九之策三十六，二六之策四十八，凡八十有四是爲七日、八十四時，故曰七日者一九二六之策也。又曰：以日統時，一朔之旬三十日，七二十八策，八三十二策，凡六十策半之爲三十，故曰：言旬者合七八之策，而半之以象，一朔之旬一閏三十日，再閏六十日，九三十六策，六二十四策，凡六十策。故曰：言歲者全之以象，再閏之日月有朔虚，故半之歲有中盈，故全之一月三旬，八月二十四旬，而老陰之策，二十有四，故曰八月之旬當極陰之策，二十有四，三歲爲一閏，一歲三百六十日，而二篇之爻三百八十有四，除三百六十日餘二十四日，故

曰閏之日，當二篇之爻八十有四，乾坤之策，當朞之日而少六日，故曰虛分包焉。二篇之爻三百八十四，爻多二十四日，故曰：盈分萃焉。其說本於《繫辭》坤乾之策當朞之日，然時有牴牾。龜山楊氏曰：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乾準之，今之曆書亦然，而先天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林氏曰：大哉易乎，本夫道德性情之妙，而放諸陰陽氣數之中，如復所謂七日臨，所謂八月蠱，所謂先甲後甲巽，所謂先庚後庚，又如十年三歲月幾望巳日乃孚，是皆陰陽氣數當然之變，又豈浮說遁辭所能得也？朞攷之大傳，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以當期之日。其所以酬酢萬變終，終而始，始者不出乎四時五行當期之數也。孟氏而下有焦贛氏，以一卦變爲六十四，積而至於四千九十六，凡一卦所主，六日震離坎兌寄直於分至之日。如曰：冬至則坎用事，次未濟、次蹇、次頤、次中孚、次復當期之數，循環爲變，此正子雲以太玄準易法也。然太玄以二首統九日，自中孚起牽牛一度，則於焦氏之法微有不合，其後孔穎達求之易緯，又以四正卦各主其一方，卦有六爻，爻主一氣，所謂二十四氣也。其餘卦六十爲爻者，三百六十六日七分，則以一卦主之，較以周天之度無有餘不足之分，三家之學是皆以卦氣言易者也。然當期之數所用不同如此。

十二月卦圖

朱氏曰：謂温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在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故今圖列文王八卦於內，而布十二卦於外，以見彼此位置迥然不同，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温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温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温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爲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邦，乃以夏時爲政，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坤、蹇、解卦之象，辭皆以東北爲陽方，西南爲陰方，然則謂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爲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巽爲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象辭小不同，但此自是一說，與他說如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爾。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强，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温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耳。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人之側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一氣，所謂二十四氣也。其餘卦六十爲爻者，三百六十六日七分，則以一卦主之，較以周天之度無有餘不足之分，三家之學是皆以卦氣言易者也。然當期之數所用不同如此。

十二月卦圖

朱氏曰：謂温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乾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在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在西北。故今圖列文王八卦於內，而布十二卦於外，以見彼此位置迥然不同，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温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温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温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

又　唐月令曰星

日中星鳥			日永星火			宵中星虛			日短星昴		
孟春	仲春	季春	孟夏	仲夏	季夏	孟秋	仲秋	季秋	孟冬	仲冬	季冬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日在斗，昏東壁，旦軫中。	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節，日在虛，昏昴中，晚心中，斗建寅初。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斗寅中。	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卯初。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卯中。	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斗辰初。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斗辰中。	節，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巳初。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巳中。	節，日在參，昏角，曉危中，斗午初。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午中。	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斗未初。中氣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未中。	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斗申初。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斗申中。	節，日在翼，昏南斗中，晚畢中，斗酉初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斗酉中。	節，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戌初。中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柳中，斗戌中。	節，日在房，昏虛中，曉張中，斗亥初。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斗亥中。	節，日在箕，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子初。中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子中。	節，日在南斗，昏奎中，曉亢中，斗丑初。中氣日在須女，昏婁中，曉氐中，斗丑中。

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夏氏曰：仲春之月，日在昴，入於西地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晝夜相等，故曰：日中又云星鳥者，蓋是時朱鳥亦見南方不言鶉火，而言星鳥舉四象也。仲夏之月，日在星，入於西地初昏之時，大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故謂之：日永星火，此舉十二次也。仲秋之月，日在心，入於酉地初昏之時，虛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故謂之宵中星虛。仲冬之月，日在虛，入於酉地初昏之時，昴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方是時也，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故謂之日短星昴，此舉二十八宿也。賈逵曰：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初星也。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蔡邕曰：顓帝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王孝通詁傅仁均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言耳。舉中宿，則餘星可知。仁均專守昴中，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月令》仲冬：昏東壁中，明昴中非爲常準，若堯時星昴昏中，日應在東井。井極北，去人最近，故差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昏翼中，日在柳。柳極南，去人最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仁均對曰：宋祖沖之立歲差，隋張胄玄等因而修之，雖差數不同，各明其意，孝通未曉，乃執南斗爲冬至常星。夫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大衍曆議曰：夏曆十二次立春日在東壁三度，於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顓頊曆》上元甲寅歲正

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於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湯作《殷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距後吕不韋得之，以爲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爲上元。《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角至箕爲蒼龍，凡七十五度斗至壁爲玄武，凡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奎至參爲白虎，凡八十度井至軫爲朱雀，凡百一十度總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正月會於亥其辰爲陬訾，二月會戌爲降婁，三月會酉爲大梁，四月會申爲實沈，五月會未爲鶉首，六月會午爲鶉火，七月會巳爲鶉尾，八月會辰爲壽星，九月會卯爲大火，十月會寅爲析木，十一月會丑爲星紀，十二月會子爲玄枵。

日永短

《正義》曰：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説。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今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陳氏曰：日之行也，斗建寅則出乙而漸北，斗建午則出艮而漸南，漸北則春既分而晝加長，漸南則秋既分而晝加短，長短不過百刻。蔡氏曰：天體北高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日分十二時者，歲月日時之定數，日分百刻者，古曆日分之用數。

又　璣衡

二十四氣本一氣也，以一歲言之則一氣耳。以四時言之則一氣分而爲四氣。以十二月言之則一氣分而爲六氣，故六陰六陽爲十二氣。又於六陰六陽之中每一氣分其初冬，則又裂而爲二十四氣。二十四氣之中每一氣有三應，故又分而爲三候，是爲七十二候。原其本始實一氣耳，自一而爲四，自四而爲十二，自十二而爲二十四，自二十四而爲七十二，皆一氣之節也。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即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建之辰即可知矣。

又　五辰

天、地、氣、數、合而成五行，復升爲五氣，五氣之精爲五辰，聖人正五事修五行，調五氣則五辰自然順軌。故曰：撫于五辰亦猶五行之精，凝於地而爲金銀鉛汞砂也。黄氏曰：五辰緯星，凡星皆出辰没戌，故五星爲五辰，十二舍經星亦爲十二辰。歲星司肅典致時雨，熒惑司哲典致時燠，太白司乂典致時暘，辰星司謀典致時寒，填星司聖典致時風，經星有常不變緯，星有伏、有息、有進、有退，與日相終始變，則不可準難齊惟聖人能安之，而以日星爲紀，日成月要歲會由是而出，故庶績凝焉。葉氏曰：五行散之在陰，以配日者謂之辰，别之居方以會日月者，亦謂之辰其實一也。王氏《運氣論》曰：五運六氣之説，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黄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且夫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五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中於六，巳居之。戊巳，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巳化土而居於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巳次之。此化氣之序也。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蓋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附於戌而在乾，巳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爲坤，其時爲長夏，以其處四時之中。《吕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

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絶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遽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温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曰行四周而爲二紀，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朞而爲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而爲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説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虚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爲太過。

又　冬夏風雨

蔡氏曰：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并黄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夏氏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蓋夏則陽用事，日當進而北晝，則進而長，陽勝則爲温暑，冬則陰用事，日當退而南，晝則退而短，陰勝則爲風寒，此皆行必循軌，故所以有冬夏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者，月行立春，東從青道，立秋西從白道，立冬北從黑道，立夏，南從赤道，箕東北宿畢，西南宿月。若失道妄行，東入箕則旱風，西入畢則陰雨，此月從星則以風雨也。

又　五行

《正義》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此其成數也。《繫辭》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謂此也。葉氏曰：夫五行周流於天地之間，未之有位也。言天之五數地之五數而謂之五位，必有奠方而正其居者，而學者莫能知吾獨以世言太一九宫者，論之此其説，雖出《乾鑿度》，學者所不道然而以五居中，列其一三七九爲四旁，二四六八爲四隅，則天地二五之數皆在特虚，其十而不見以土無正位，寄王於四方，與《月令》中央土獨不舉成數者同義，十雖不見，而九宫縱横錯綜數之皆得十，五則土之成數，蓋未嘗不具也，是在易則謂之五位。《洪範》則謂之九疇，兹其爲《洛書》者，歟易所先者五位故畧九疇，而不見《洪範》所用者九疇，故置五位而不言陰陽運而生五行，五行之大不可以正名，但見其周流不息者而已，故謂之行天之五行爲氣雨暘寒燠風是也，地之五行爲形金木水火土是也。朱氏曰：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氣而語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静陰也。曾氏曰：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瀦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因之於人也。或曲直之，或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而非土也，故言其於之稼穡而已。王氏曰：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无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水言潤則火燥土溽木敷金斂可知也，火言炎則水洌土蒸木温金清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鋭水平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爨治木金之爲器械可知也。馬氏曰：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金、木、土，五行相尅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尅也，以形。吴氏曰：土爰稼穡，穀在其中，自其治之有司，則謂之府以其通天下用之，則謂之行。

宋・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卷下《詩》

《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

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爲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曹氏曰：季夏昏正在於南方暑已極矣，過是而流，流則暑退，故七月流火也。至九月流盡而伏於戌，寒氣始勝。王氏曰：七月九月，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然則四月正陽也。秀夔言月何也？秀夔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胡氏曰：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至未然後得其中，至於申則流至於戌則伏傳言火見於辰，又以大火爲大辰，又以日月星爲三辰，豈非日月星辰，至於辰而畢見，故邪詩言定之方中。《左傳》言火星中而寒暑退，及《月令》所紀昏旦中，星非他取也，取其中於未耳。《詩》言：七月流火，豈非至申則流歟，傳言火伏於戌，豈非至戌則伏歟，餘星皆類此。然《堯典》特取其見於午者何哉，蓋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荅陽爲義也。

【略】

正月繁霜

曹氏曰：霜者，陰之凝也，正月建巳之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純陽用事不宜有霜，陽微而爲陰所勝，則霜爲之降，是以王者惡之。沈氏曰：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日有食之。二者，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蔡氏曰：陽包陰則爲雹坎，陰入陽則爲霜坎交離。交坎，陰包陽則爲雹坎，陰入陽則爲霜坎交離。

宋・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卷下《周禮》　十二風

易氏曰：三代不推曆，而曆未嘗不正，以曆起於律，而每月足以候其氣也。昔黃帝得嶰谷之管，而神瞽爲之制，十二律以此候十二月之氣，無非天地之中氣以此調十二風之占，何謂十有二風？艮爲條風，從大呂大蔟之律，震爲明庶風，從圜鍾之律，離爲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爲涼風，從函鍾夷則之律，兌爲閶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爲不周風，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爲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傳所謂《八風從律》，是已然特八風而已。每風行於兩月之間，各得四十五日有奇，如八卦之分直四時亦然，以十二月言之，亦曰十有二風，其法於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以爲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此所以察天地之和。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即治曆之道。王氏曰：十有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之位者也。蓋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八風本乎八卦，四維之風兼於其月，故艮爲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爲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爲涼風，而立秋亦曰涼風。乾爲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謂十二風。

宋・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卷下《禮記》　月令夏時

《正義》曰：案呂不韋集諸儒士著爲《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爲《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月令》云：爲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路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爲正，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正，故用之也。《周禮》雖以建子爲正，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通典》曰：按《月令》本出於《管子》，即周時人也。至秦呂不韋編爲《呂氏春秋》，漢戴聖又取集成《禮記》，證其根本，並周制。大衍曆議曰：《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迹，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乖《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林氏曰：小戴氏之書謂：孔子於杞得夏時焉。鄭氏以爲夏后氏四時之書也。今小戴氏《月令》則呂不韋所作也。其於季秋之月合百縣爲來歲受朔，蓋秦人以建亥爲正，故也。小戴知夏時出於夫子，而近取秦人所作爲何耶？世所傳《大戴禮》，而《夏小正》在焉，鄭氏注釋《月令》引《夏小正》，蓋不一而足也。欲以夏后氏之遺書發揮後來者耳，是

《夏小正》之書所爲近古不可誣也。今其書具存，其於春正月，則魚陟負冰，農緯厥耒。二月則有鳴倉庚，三月則田鼠化爲鴽。此於《月令》句讀或小有不合者，如所謂昴則見初昏，參則見浮游，又有所謂俊風寒日，擾黍蓄蘭，剥鱓鳴札，此其戛戛乎爲三代遺篇也。

又　氣候

《素問》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正義》曰：漢時以驚蟄爲正月中，《夏小正》正月啓蟄。雨水爲二月節，《月令》仲春始雨水。漢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是劉歆作《三統曆》時改之也。《三統曆》二月節穀雨、清明中，按《通卦驗》及今曆唯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餘皆同。漢上朱氏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吕不韋取以爲《月令》焉。其上則見於《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於杞者也。夏建，寅故其書始於正月，周建子而授民時，巡狩烝享皆用夏正，故其書始於立春。《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至於《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畧雖異，其大要則同，豈《時訓》因《小正》而加詳，歟《左氏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中謂中氣也。漢詔曰：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氣謂二十四氣也，則中氣其來尚矣，仲尼贊《易》時已有《時訓》，觀七月一篇則有取於《時訓》，可知《易通卦驗》易家傳先師之言，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爲定，故子雲《太玄》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太衍曆議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春秋正義》曰：《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於今踵而不改。吕氏曰：《月令》本於《吕氏春秋》，吕氏本於《夏小正》而小正之文乃曰魚陟負冰，上猶陟也。小戴去一負字，於文爲闕，《夏小正》正月雁北向，《吕氏春秋》、《淮南時則訓》皆曰：孟春之月，候鴈北，蓋鴈以北方爲居，自北而南則謂之來自南，而北則謂之北，正月非來南之時也。其誤可見，當從小正，吕覽淮南作鴻雁北爲允。《夏小正》正月鴈北鄉，九月遵鴻雁記，其來以九月歸，以正月如是而已，吕覽《月令》《時則訓》凡四見者，按高誘注吕覽云：八月少者其父母也，九月者其子也，推此則知季冬北鄉，亦其大者而正月則其小者也。

宋・王應麟《六經天文編》卷下《春秋》　六氣

葉氏曰：醫和以陰陽風雨晦明爲天之六氣。《素問》以寒暑燥濕風火陰陽之六氣，與洪範小異：陰之氣爲寒陽之氣、爲暑燠明之氣、爲暘暑之氣、爲暘濕之氣、爲雨要不逃乎。五行則亦洪範而已。吕氏曰：五六天地之數，《素問》書亦不出五六兩字，如六元六氣之類皆是，雖所用處有不同，而五六之數則一蓋陰陽互相交也。天之數是五，而今却是六，地之數六，而今却是五，正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八風

《正義》曰：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條風一名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兑音金，其風閶闔。沈氏曰：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兑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祝。敔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説未知孰是。陳氏曰：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其風廣莫。爲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震爲竹，故其音竹，其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兑爲金，故其音金，其風閶闔。乾爲玉，故其音石，其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蠶，火精也，故離音絲，其風景。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卷上《回回無閏月》　回回俗每歲無閏月，亦無大小盡相承。以每月歲首數三百六十日，則爲一年。乙酉歲以正月十二日爲歲首，大慶賀。可與此説非也。回回之曆，歲月但以見新月爲一月之首，每歲則以把齋滿日爲慶賀，謂之開齋節。如把正月，則一竝三年皆把正月。次月則退把十二月，又三年，周而復始，凡三十六年，則一周也，皆例退。凡把齋月，但見新月則把起，次月見新月則開齋，此非用古之禮，乃夷俗也，何足尚哉。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卷下《平分四時》　周歲十二月平分四時，余欲以二、三月爲春，四、五、六、七月爲夏，以八、九月爲秋，十、十一、十二并來年正月爲冬。何以言之？春生正月物未生，夏暑七月暑未退，秋涼九月與八月同，冬寒正月與十二月同，故也。此説但據寒温而言，非謂氣候也，亦自有理。余則欲以二、三、四月爲春，五、六、七月爲夏，以八、九、十月爲秋，十一、十二、來年正月

爲冬，如此始得寒温之正耳。

宋・高似孫《緯略》卷二《八風》 《易通卦驗》曰：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春秋考異郵》曰：八風殺生以節翱翔。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達生也。距猶起也。自冬至後四十五日而立春，東北風應其方而來，生萬物。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惠也。春分之後，庶衆也。陽以施惠之恩德迎衆物而生之。四十五日清明風至，精芒挫收。立夏之後，挫猶止也。時齊麥之屬秀出已備，故刺止其鋒芒，收之使成實。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强也，强以成之。夏至之候也。强言萬物强盛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者，寒以閉也。立秋之候也。閉，收也。言陰寒收成萬物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當寒大收也。秋分之候也。閶闔，盛也。時盛收物蓋藏之，閶闔或爲當。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化合也。立冬之候也。未化合，言消息純，坤無陽也。《月令》曰：天地不交而閉塞成冬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滿也。冬至之候也，言冬物無見者，風精大美滿無偏。風之爲言萌也。其立字，蟲動於凡中者爲風。蟲動於凡，言陽氣無不周也。明昆蟲之屬得陽乃生，遇陰則死，故風爲陰中之陽者也。《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東北方風。春分明庶風至，東方風。立夏清明風至，東南方風。夏至景風至，南方風。立秋涼風至，西南方風。秋分閶闔風至，西方風。立冬不周風至，西北方風。冬至廣莫風至，北方風。《呂氏春秋》曰：何謂八方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注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一曰明庶風。東南曰薰風，一曰清明風，《淮南子》作景風。南方曰巨風，一曰凱風。西南曰凄風，《淮南子》作涼風。西方曰飂風，一曰閶闔風。北方曰厲風，一曰不周風。北方曰寒風。一曰廣莫風。

宋・高似孫《緯略》卷六《冬至》 《孝經》説曰：斗指子爲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爲至。《曆義疏》曰：大雪十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太陰之氣以大，水凝爲雪，故曰大雪。冬至十一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生於太陽，太陽之氣下極於地，寒氣已極，故曰冬至。以其一陽復生，是以冬賀也。亦以日之行天，至於巽維東南角，極之於此，故曰冬至。

宋・高似孫《緯略》卷六《花信麥信》 徐鉉《歲時記》曰：三月花開，名花信風。《東皐雜録》曰：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番風信。《呂氏春秋》曰：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花不成。晏元獻公詩：春寒欲盡復未盡，二十四番花信風。崔德符詩亦曰：清明煙火尚闌珊，花信風來第幾番。徐師川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尹邇詩：曉雨催花信，春衣污酒痕。張潍詩：春容將變臘暖信，已驚花皆言花信也。皮日休詩：潮期暗動庭泉碧，梅信微浸地障紅。李昭玘詩：凍雲欲雪雁聲過，臘酒正香梅信來。則言梅信也。王履道詩：桃花春有信結子，徧昭陽則言桃信也。《國史補》曰：江淮船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烏信，五月有麥信。沈存中《筆談》石淙詩序曰：屏梅氣而蕩燠，清麥候而含涼者，麥信也。《筆談》又曰：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故國霜則白雁來。

宋・高似孫《緯略》卷一一《洛水無冰》 《春秋説題辭》曰：洛之爲言繹也，水繹繹光耀也。《述征記》曰：水底有礬石，故上無冰凍也。《易乾鑿度》曰：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温，先儒言洛居天地之中，其氣晏温，故曰温洛，蘇味道牛鳳及有和受圖温洛詩亦言，温洛唐驪山温泉亦以其下皆生礬石，故温也。李賀詩：華清源中礬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

元・高德基《平江記事》 吴俗以芒種節氣後，遇壬爲入梅，凡十五日。夏至中氣後，遇庚爲出梅。入時三時，亦十五日：前五日爲上時，中五日爲中時，後五日爲末時。入梅有雨爲梅雨，暑氣鬱蒸而雨沾，衣多腐爛。故三月雨爲迎梅，五月爲送梅。夏至前半月爲梅雨，後半月爲時雨。遇雷電謂之斷梅。入梅須防蒸濕，入時宜合醬、造醋之事。梅雨之際，必有大風連晝夜，踰旬而止，謂舶棹風。以此自海外來舶，船上禱而得之者，歲以爲常。鄉氓不知，訛此爲白草風。又曰拔草風云。

元・王禎《王氏農書》卷一《授時篇第一》 授時之説，始於《堯典》。自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仲月。以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東作之事起矣。以東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則厥民因，而南訛之事興矣。以西方虚星之中殷仲秋，則厥民夷，而西成之事舉矣。以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則厥民隩，而朔易之事定矣。然所謂曆象之法，猶未詳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説者以爲

天文器，後世言天之家，如洛下閎，鮮于妄人輩，述其遺制，營之度之，而作渾天儀。曆家推步，無越此器，然而未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如環之循，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時而種，則失之太早而不生。後時而藝，則失之太晚而不成。故曰：雖有智者，不能冬種而春收。《農書·天時之宜》篇云：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時至氣至，生理因之。今人雷同，以正月爲始春，四月爲始夏，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者，幸而已矣。此圖之作，以交立春節爲正月，交立夏節爲四月，交立秋節爲七月，交立冬節爲十月。農事早晚，各疏於每月之下，星辰干支，別爲圓圖，使可運轉。北斗旋於中，以爲準則。每歲立春，斗柄建於寅方，日月會於營室，東井昏見於午，建星辰正於南。由此以往，積十日而爲旬，積三旬而爲月，積三月而爲時，積四時而成歲。一歲之中，月建相次，周而復始。氣候推遷，與日曆相爲體用，所以授民時而節農事，即謂用天之道也。夫授時曆，每歲一新，授時圖常行不易。非曆無以起圖，非圖無以行曆，表裏相叅，轉運無停。渾天之儀，粲然具在是矣。然按月農時，特取天地南北之中氣，作標準，以示中道，非膠柱鼓瑟之謂。若夫遠近寒暖之漸殊，正閏常變之或異，又當推測晷度，斟酌先後。庶幾人與天合，物乘氣至，則生養之節不至差謬，此又圖之體用餘致也，不可不知。務農之家，當家置一本，考曆推圖，以定種藝，如指諸掌。故亦名曰：授時指掌活法之圖。

元·脱脱等《遼史》卷三二《營衛志中·行營》《周官》土圭之法：日東，景夕多風；日北，景長多寒。天地之間，風氣異宜，人生其間，各適其便。王者因三才而節制之。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爲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

元·陶宗儀《輟耕録》卷五《授時曆法》《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古云：但看九年兔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天不言干者，爲詩句所拘。然舉支以見干也，當推九年前曆。每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此干支，依後法數去。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假令初一日甲子，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即以戊申爲今月朔。小月天四地八耦。且如小月天干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己四數也。寅至酉，八數也。即以己酉爲今月朔見己卯，即月大也。月小分明只廿九。如月朔數至次月朔止廿九日，即月小也。節氣只憑九年曆，假若造甲午年曆，則看丙戌年節氣，則看前九年中是何節氣。天干三數地支七，假如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亥見己，七數也。熟記心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如逢子時交節氣，却用未時亦交也，中氣如之。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玄奥處。閏月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無中氣。何勞物外更他圖。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前九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箇半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轉四十八周。只九年中取，大小無差失。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年丙午日立春也，二十四氣准此。閏月無中氣，説與惺惺人。又一法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又《求節氣歌》曰：驚蟄五時二刻求，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周。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時至。立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日九時六，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此爲捷法君須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一月節，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零二時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其捷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是也。又《時刻約法歌》云：二十四氣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換初一，正三依舊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氣時刻云：其法不論何歲何月，但以日爲百數，時爲十數，刻爲零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於千上下數。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氣，則先下一千一

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亥時故也。如子一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共得一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知爲初二刻？蓋零一數初初刻，二數初一刻，三數初二刻，四數初三刻，五數正初刻，六數正一刻，七數正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數，乃是初二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一五二五，即前一千五百二十五也。此項數，節氣中氣皆以之加用。爲前正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算中氣則不除大小月。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辰時正三刻驚蟄也。餘倣此。十二時爲一日，如遇十三時以上，則退十二時爲一日。八刻爲一時，如遇九刻以上，則退八刻爲一時也。

明・李泰《四時氣候集解・序》 竊謂陰陽之推移，一氣易，則一氣至，歲時之代謝，一季往，則一季來，震於春，而萬物始生，離於夏，而萬物長養，萬物已成而兌於秋，萬物歸根而坎於冬，果可易言哉，是知四時氣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呂不韋取以爲《月令》焉。蘊造化之幾微著，候時之應，驗前人訓釋，又各異同考之《易經》，不得其詳，稽之《禮記》僅知其槩深可虞也。乃復於暇中，檢閱群藉，凡於事物該載明白，議論詳細者，悉録出之間，有未備足以己意，日積月累彙輯成編目之。曰：四時氣候集解，雖未能盡發其玄而於舊本，頗加詳焉，然不敢私祕，願與朋儕共之，其有搜採未盡剖，析未明者，尤竢夫博知君子附益於中，同成厥志，斯爲美矣。

明・李泰《四時氣候集解》卷一 東風解凍，凍非東風不能解，湛非東風不能溢，愚謂東風者，以時之方位言也。孟春之月，天氣下交於地，地氣上交於天，二氣和，同天地交泰，故東發散寒，乘之氣而冰泮矣。蟄蟲始振，《説文》云：蟄藏也。《爾雅》云：有足曰蟲，所謂昆蟲，雕蟲、鱗蟲是也。疏云：《説文》云：裸羽毛鱗介之，總名始初也，振動也，愚謂藏蟄之，蟲此時感陽中之氣，初動欲出蟄也。魚陟負冰，格，陟，我也。《物論》云：魚，鱗物之總名。其種□□□□□□□□□□□□□□□□□□□□小者爲□□鯇□鮀音沈□□□□□□□□□□□□鯉□□□鰱不可□□□□□□□□□□□□也。負者背荷也。孟子註云：負任在背也。冰者，寒盛水疑而成也。《禮記》註疏云：魚當盛寒之時，潛伏於冰下，逐其温暖，至正月陽氣既上，故魚遊於水而近於冰矣。愚謂立春、雨水，三陽開泰，東風解凍，冰將泮而魚上升背任□□。《淮南時訓》作魚上負冰上猶陟也。《月令》作魚□冰。雨水節。《釋名》云：雨從雲下也。邵氏云：陽得陰而爲雨，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得陽而後興。又云：園有桃，其實之殽大觀。《本草》云：桃品亦多，有白桃花，小於衆桃，山中一種正是《月令》中桃始華，但花多子少，不堪啗。惟堪取仁，《唐文選》謂：山桃發紅，蓼者，是也。《説文》云：始初也。《爾雅》云：華蕚也，與花同。《埤雅》作小桃華。倉庚鳴，《格物論》云：倉庚，陽鳥，陰氣在黄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進也。《歲時百

庚，黃鶯也。一名黃鸝，一名黎黃，一名鸎鶊，一名黃栗留，一名黃鳥，一名黃袍，一名商庚，一名楚雀，一名金衣公子。《埤雅》云：倉庚，桑椹熟時來，在桑間，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又曰：鳴在仲春，其羽鮮明，鳴將蠶生。又曰：倉庚知分，故陽氣分而鳴，可蠶之候也。《北山録》云：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蓋爲此也。《韓子》云：以鳥鳴春，陰陽運祚，推移時至，氣動不得不爾，故先王以候節，令倉庚鳴，是也。《夏小正》：作鳴倉庚。鷹化爲鳩，《格物論》云：鷹蒼鷹，鷙鳥也。金眼鈎背，鐵爪劒翮，善搏攫。《埤雅》云：鳩類不一種，曰：鵓鳩、鶻鳩、鵯鳩、鵖鳩、鶻鳩、班鳩、鴿鳩、荆鳩、楚鳩、鵖鳩、鵖鳩、鵖鳩、鵖鳩。又曰：班雀，亦名布穀。《大觀本草》云：鵖鳩似鵲，鵲鵲亦似鵲，但尾短，至春多聲。《東京賦》云：鵁鶄春鳴，此非鷹，所□者也。《王制》云：鳩化爲鷹，在七月秋時也。此言鷹。化爲鳩在二月春時也。亦以生育氣盛，故變爾。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爲鷹，故曰化。又曰：鷙蟲之日，鷹化爲鳩。《禮記句解》云：鷹以秋殺，仲春仁氣盛，故化爲鳩。又按《衍義》云：班鳩一名班鳩，是處有之春分，則化爲黃褐候，秋分則化爲班鳩，又名青□。春分節，春解見前，立春節下。《説文》云：分，別也，平也。《歲時百問》云：仲春四陽二陰，晝夜之氣中停，陰陽交分，故謂之春分。《天文志》云：天形南高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若張蓋，四邊垂下，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春日行地中無過不及，故晝夜中停。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日行中道爲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仲春日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其出没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晝夜均平，則爲春分。愚謂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十二時，一時八刻，一日百刻，此常數也。成周擊壺氏以百刻分晝夜，是以《通書》云：春分日出卯四刻，日入酉四刻，晝夜各五十刻，而晝夜平分，故曰春分。陽之中也，乃二月之中氣也。玄鳥至，《博物論》云：玄鳥，燕也。以其色玄，故曰玄鳥，一名乙鳥，一名鳦鵖，一曰天女，自呼曰鴅也。紫胸輕小者，越燕也，胸班聲大者，胡燕也。《月令》云：燕巢人堂宇而生乳，秋分歸，春分至，古者以其至之日祠高禖之神，以祈嗣也，劉昌《雜録》云：世言燕秋社，乃去渡海，仲春復來，昔年目京東関河岸崩，見蟄燕無數，又晉郡鑒爲兗州鎮鄒山，百姓飢饑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亦蟄爾。愚謂燕秋去乃入蟄，至春得驚蟄後，中氣乃出蟄，舊説以爲渡海者，恐未必全然也。雷乃發聲。《玉曆通政經》云：雷天之號令也，雷應其候，使屈者伸，蟄者出，天令之喜也。正月三陽在下，與三陰氣和而勢齊，陽不能盤薄於陰，雷不能作二月，四陽盛而不伏於二陰，陽與陰氣相薄，雷遂發聲，《易》云：震爲雷。又曰：鼓萬物者莫疾乎雷。《傳》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出則興利。《淮南子》云：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説文》云：雷之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也。《抱朴子》云：雷者，震之氣也。陽爲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爲雷。又曰：柔蓄而剛，動則激而成雷。雷自地升，故言柔剛地陰也，陰必資陽，故無陽則不能爲雷，陰得陽，然後發而成聲也。朱氏云：陽氣伏於陰氣之内，不得出則爆開而爲雷。程氏云：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仲春之月，陽氣方盛，故乃發而爲雷。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中，孟春動於地之上，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以雷有漸，故云：乃又曰，乃語辭也。《月令》云：雷乃發聲，蟄蟲咸動，啓户始出，言初罕其穴而出也。始電。《説文》云：始，初也。《玉曆通政經》云：陰圍陽，而陽中於陰，則成雷。邵氏云：有雷則有電。又曰：雷光也。雷生於石，雷生於火，有雷則有電。火生於石也。張氏云：雷者，離之氣也，陽爲重，陰所制，怒氣極激，而爲電，陰已不能制矣。仲春之月，陽氣方盛，陰不能制，故陽光閃爍而爲電。孔氏云：電是陽光，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升，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月令》云：雷發聲後五日，而始電。

三月　嘉月　脩病月　《月令》云：是月乃季春之月也。日在胃，其辰大梁，其月建辰，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清明節。《説文》云：清，静也。明，潔也。《歲時百問》云：萬物生長此時，皆清静明潔，故謂之清明。《歲時記》云：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寒食。《東京夢華録》云：寒食第三日即清明也，愚謂季春之月，風和日暖，景物明媚。《是以易緯》云：春分風曰明庶風。《爾雅》云：春晴而風曰光風。又考之卦象，晉乃三月之卦，彖云，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易傳》云：晉之爲卦，離上坤下，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乃光明盛大之意也。清明之説，非由是歟乃三月之節也。《通書》云：清明日出卯三刻，日入酉五刻，晝五十三刻，夜四十七刻。桐始華。《衍義》云：桐有四種，一曰白桐，可斷琴，葉三杈，開白花，不結子。一曰荏桐，早春先開淡紅花，狀如鼓子花。一曰岡桐，無花，體重。一曰梧桐，三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沾漬衣履，五六月結子，今人炒作果噉，能動風氣，此是《月令》清明之日桐始華也。《説文》云：始，初也。《爾雅》云：華，荂也，與花同。又《埤雅》云：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以其皮青，又號曰青。桐花净妍，雅極爲可愛，飛鳥喜巢其中。賈思勰云：桐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田鼠化爲鴽。《説文》云：鼠穴，蟲之總名也。《格物論》云：鼠善爲盜，族類不一，有家鼠、鼨鼠、鼫鼠、甘鼠、狐鼠、鼷鼠、獱鼠、鼩鼠、鼹鼠、□鼠、鼷鼠、天鼠，即伏翼也。火鼠、水鼠、竹鼠，又有禮鼠，見人交其足，而拱之是也。亦謂之拱鼠。《埤雅》云：鴽鵪鴒音庵之屬，此言田鼠化鴽者，即《大戴禮》謂：田鼠鼷鼠也。蓋言化者，亦謂田鼠化爲鴽。鴽又化爲田鼠也。《禮記句解》云：鼷鼠舊不著所出，州土，云在土中行者，今處處田塍間多有之。一名鼹鼠，郭璞土地中行者化爲鴽者是也，其形類鼠而肥多膏，色黑口鼻尖大，常穿地行，今青州呼爲鴾。母者田鼠所化也，旱歲則爲田害。《説文》云：鼹地中行鼠，伯勞所作也。陶隱居云：雀鷃是小鳥，如鶉之類，一名鴽。鄭玄註《禮記》：以鷃爲鴽。《大觀本草》云：鶉有雌雄，從卵生何言化生，其説甚容易，嘗於田野，屢得其卵，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旦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然一

物四名，當悉知之。嘗攷之《黃帝素問》云：鴽，鶉也。《楊文公談苑》曰：至道二年夏秋間，京師鬻鶉者，積於市門，皆以大車載而入，鶉纔且二文是時雨水絶無蛙聲，人有得於水次者，半爲鶉半爲蛙。《列子天瑞篇》曰：蛙變爲鶉，蓋物之變非一揆也，因併録之。虹始見。切《釋名》：虹，陽氣之動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玉曆通政經》云：雨餘之後，陰陽不正之氣以生虹蜺。盛雲不雨，陰受日氣，陽不伏陰而顯出以成虹蜺。虹蜺受日之陽氣而成，見則雨霽，日東則在西，日西則在東，乃知受日之陽氣而出也。□□□曰虹□曰□□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虹也，蜺爲繫，音怯。貳諸曰：蝃□在□莫之敢指。又曰：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音雌也。朱子云：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隨日所映，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蔡邕以爲虹，常依陰雲而出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三月陽盛，故虹始見。《説文》云：始，初也。《理學類編》云：虹蜺俗名曰旱，龍以爲此物見則雨止，故也。穀雨節。《説文》云：穀，五穀。又曰：穀，百穀之總名也。《歲時百問》云：季春之月，時雨始降，滋生百穀，故謂之穀雨。愚按《淮南子》云：春雨之灌萬物也，洋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不足，無物不生。又《釋名》云：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非穀雨之謂。谷乃三月之中氣也。《通義》云：穀雨日出卯一刻，日入酉七刻，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萍始生。世説楊花入水，化爲浮萍。《淮南子》云：萍樹根於水，天之性也。又曰：萍水草也。《圖經》云：水萍生雷澤池澤，今處處溪澗水中皆有之。陳藏器云：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闊寸許，葉下有一點，如水沫。又《釋名》云：以其鳴聲哇淫，故曰蛙也。《月令註》云：螻蟈聲怒，當夏氣之盛而鳴。《衍義》云：螻蛄亦名螻蟈，此蟲當立夏后至夜則鳴。《月令》謂之螻蟈鳴者，是也，其聲如蚯蚓，乃是今攷之。《圖經》云：螻蛄生東城平澤，今處處有之，穴地糞中而生，夜則出求食，人夜行忽見之，多殺之，言其爲鬼，所使也。此一名螘。又按《爾雅正義》：以爲螘是雄者，喜鳴善飛，雌者八刻，晝五十七刻，夜四十三刻。螻蟈鳴。《格物論》云：螻蟈，蛙之别名也。又曰：蝦蟆，皮上腹下有黑班點，脚短能跳，即夜鳴，腰細口大，皮蒼黧色者，是也。俗謂之田鷄。《埤雅》曰朱明，蓋夏氣赤而光明也。《孝經緯》云：斗指東南，維爲立夏。愚謂孟夏，乃正陽之月，陽德用事，和氣皆暢，萬物長養之時乃四月之節也。《通書》云：立夏日出卯，初刻日入酉，初刻，晝五十七刻，夜四十三刻。螻蟈鳴。《格物論》云：螻蟈，蛙之别名也。又曰：蝦蟆，皮上腹下有黑班點，脚短能跳，即夜鳴，腰細口大，皮蒼黧色者，是也。俗謂之田鷄。《埤雅》曰朱明，蓋夏氣赤而光明也。《孝經緯》云：斗指東南，維爲立夏。愚謂孟夏，乃正陽之月，陽德用事，和氣皆暢，萬物長養之時乃四月之節也。《通書》云：立夏日出卯，初刻日入酉，初刻，晝五十七刻，夜四十三刻。螻蟈鳴。《格物論》云：螻蟈，蛙之别名也。又曰：蝦蟆，德王，祝融顓頊之子爲火正也。立夏節。《説文》云：立，建也。《律曆志》云：夏，假也，大也，言萬物假大，乃宣平也。《易通統圖》云：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纂要》云：夏

孟夏之月也。日在畢，其辰實沈，其月建巳，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白虎通》云：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者，屬續其精爲烏，離爲鸛。《左傳》云：炎帝神農氏，以火

明・李泰《四時氣候集解》卷二　四月正陽月　圍余月　《月令》云：是月乃

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正謂此也。俗謂之蠶老發□者，以其聲相類也。愚謂桑樹高一二丈，緑葉柔條黑椹，處處有之出江南者樹小。《孟子》云：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可以衣帛。

右前六氣一十八候，皆春陽布發生之令也。

鴽。此時恒在桑間，言降者若自天而下也。《爾雅疏》云：自関而東謂之戴鴈，或謂之戴勝，自関而西謂之服鴟，或謂之舉鴟。《埤雅》云：鴽鴉戴鴈也。郭璞云：鴈即頭上勝也。今亦呼爲能勝。頭上有毛，花成勝，故曰戴勝也。三月飛在桑間，蓋蠶生之候也。《月令》所謂戴勝，降于桑是也。蔡邕《月令》云：戴勝降于桑，以動民事也。故《詩》云：女

二丈，緑葉柔條黑椹，處處有之出江南者樹小。《孟子》云：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可以衣帛。

右前六氣一十八候，皆春陽布發生之令也。

明・李泰《四時氣候集解》卷二　四月正陽月　圍余月　《月令》云：是月乃

孟夏之月也。日在畢，其辰實沈，其月建巳，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者，屬續其精爲烏，離爲鸛。《左傳》云：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王，祝融顓頊之子爲火正也。立夏節。《説文》云：立，建也。《律曆志》云：夏，假也，大也，言萬物假大，乃宣平也。《易通統圖》云：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陸。《纂要》云：夏

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正謂此也。俗謂之蠶老發□者，以其聲相類也。愚謂桑樹高一二丈，緑葉柔條黑椹，處處有之出江南者樹小。《孟子》云：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可以衣帛。

瓜，亦可釀酒，今攷《圖經本草》云：菝葜，江浙間多有之。苗莖感蔓長二三尺，有刺，其葉如冬青，烏藥葉，又似菱葉差，大秋生黃花，結黑子，如櫻桃大，其根作塊赤黃色，二、八月採根用，可以釀酒。又按《圖經》云：王瓜生魯地，平澤田野，及人家垣墻間葉似栝樓無文缺，有刺，如毛，四月生，五月開黃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細而多。《月令》云：四月王瓜生者，是也。亦名菟瓜。又按《衍義》云：王瓜體體如栝樓，其殼經一寸一種，長二寸，上微圓，下尖長，七八月間熟紅赤色，設中子如螳螂頭，今人謂之赤雹子。其根即王瓜也。又按陶隱居云：王瓜生，雜落間，亦有子熟時，赤如彈丸大，臨用乃掘取根。《禮記·月令》云：王瓜生，此之謂也。鄭玄《月令註》：爲草挈，即菱葵誤矣。朱氏云：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也。又攷《爾雅》黃菟瓜。註云：似土瓜，又云鉤藝。姑郭云：鉤瓤也。一名王瓜，實如瓟瓜，正赤，味苦，俗呼謂新羅葛。《月令》所謂王瓜即此及。考《大觀本草》云：此瓜結實累累，相連大如棗，皮黃肉白，苗葉與前王瓜都相似，但根狀不同，又呼爲老鴉瓜亦曰菟瓜，郭璞云：似王瓜而土瓜，自謂之蕵茹，又名鉤茹，蓋菟瓜，別是一種也。又云：芬菲亦謂之土瓜，自別爲一物也，詩所言采葑采菲者，非此土瓜也，大凡物有異類，同名甚多，不可不辨，因載之以止惑。小滿節。《說文》云：小，微也。滿，盈也。《歲時百問》云：孟夏之月，萬物生長，小得盈滿，故謂之小滿。乃四月之中氣也。《通書》云：小滿日出寅七刻，日入戌初刻。晝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苦菜秀。《爾雅》云：苦菜生於寒秋，經春曆冬至夏乃秀。即此是也。《顏氏家訓》曰：茶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詩云：誰謂荼苦蓋謂此也。《大觀本草》云：苦菜四方皆有，在北道則冬方凋斃，生南方則冬夏常青，此《月令》小滿節後所謂苦菜秀者是也，葉如苦苣，更峽綠色差淡折之白乳汁，出花與野菊相似，春夏秋皆旋開花。《說文》云：秀者，成也。朱氏曰：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也。愚又考之詩曰：薄言采芑。註云：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即今之苦賣也，因併及之。靡草死。《月令》註云：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陰類也，陽盛則死。四月乃正陽之月，至陰之草，不勝陽，故死也。然不見其指實爲某草，今按《圖經》云：葶藶生藁城平澤及田野，今陝西、河北州郡皆有之，曹州者尤勝，初春生苗，葉高六七寸，有似薺根，白枝，莖俱青，三月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小，如黍粒。微長黃色，立夏後採實，暴乾。《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許慎、鄭康成皆云：靡草，薺葶藶之屬是也。此草至夏則□死。《淮南子》云：薺水菜，冬至。《圖經》云：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故爲五穀之貴也。《說文》云：大曰麰小曰麥，秋八月蒔，種歷冬經春至夏乃熟。《月令註》云：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維夏於麥則秋矣，故云：麥秋至也。《白虎通》云：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蓋火剋金故也。《禮記註》疏云：麥者，接絕續乏之穀也。前年穀至夏時盡絕，今年穀夏時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絕續其乏也。

五月　暑月　厲皐月　《月令》云：是月乃仲夏之月也。日在東井，其辰鶉首，其月建午，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芒種節。《說文》云：芒，草端也。種，稼種也。《歲時百問》云：芒草之芒也。種類也。言有芒之穀，此時皆可稼種，故謂之芒種。愚謂播種百穀，務順其時，故《月令》云：季春之月，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故可稼種百穀，至此五月六陽剥盡一，陰始生稼種。至是而極矣。故諺曰：早田不過穀雨，晚田不過芒種，蓋謂此也。乃五月之節也。《通書》云：芒種日出寅七刻，日入戌一刻，晝六十刻，夜四十刻。螳蜋生。《月令》云：螳螂一名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爾雅》云：不過螳蠰，其子蜱蛸。疏云：不過一名唐蜋母也，其子一名卑肖，一名蟷焦，一名蜱肖，當裹卵也。方言云：燕趙之際謂之食虭，齊杞以東謂之馬谷，其子同名蜱肖也。《埤雅》云：螳蜋有斧蟲也，兖人謂之拒斧，捕蟬而食，執木葉以自蔽，蟬將去而未飛，爲之一前一却。《月令註》云：螳蜋生蓋是一陰始起，殺蟲應而生焉。又曰：此蟲之陰者，感一陰之氣而生也。孫炎《爾雅正義》云：螳蜋深秋乳子，至夏之初遁生，亦生百子如螽斯云。鵙始鳴。《格物論》云：鵙伯勞也。一名博勞，一名伯趙，似鵲鵙而大。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氣爲殘賊，伯勞賊害之，烏也，其聲鵙鵙，故名曰鵙。《月令》云：此禽之陰者，感一陰之氣而鳴也。郯子曰：少皞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又按孟子言，缺舌之人。朱氏註云：缺亦作鵙，博勞也。惡聲之鳥也。《釋鳥》云：鵙鴂，其飛也。聿言其飛不能翻翔。竦翅上下而已。今考之詩，七月鳴鵙，孔氏註云：鵙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鵙知至，故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因併及之。反舌無聲。《格物論》云：反舌，百舌也。蒼毛尖觜，形小於鴝鵒，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二三月間鳴至五月，無聲亦候鳥也。高誘云：此鳥能變易其聲，效百鳥之鳴，故謂百舌。《月令註》云：凡物皆禀陰陽之氣而成質，其陰類者宜陰時，其陽類者宜陽時，得時則興，背時則廢，蓋鵙始鳴爲得時也。反舌無聲，爲背時也，又曰：反舌感陽中而發，感一陰而無聲也。夏至節。立夏節下。《說文》云：至，極也。《月令》云：陽生於子，而日漸長至午，則極而長之，至極也。《歲時百問》云：仲夏之月，六陽剥盡，一陰始生，乃陰陽交會之時，故謂之夏至。《天文志》云：天形南高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若張蓋四邊，垂下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夏日行地中淺，故夜短晝長。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日行中道爲黃道，北至東井去極最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仲夏日行北至東井去極最近，故曰日北至而其出入，與地之寅戌相當，是以景短而晷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則爲夏至，愚謂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十二時，一時八刻，一日百刻，此常數也。成周挈壺氏，以百刻分晝夜，是以《通書》云：夏至日出寅七刻，日入戌一刻，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晝長而夜短，乃五月中氣也。鹿角解。《埤雅》《字統》云：鹿性警防，分背而食，

食則相呼，群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人物之害己，亦善走之畜也。《爾雅》云：鹿其跡速，蓋鹿善決驟，故其跡速也。舊說，鹿仙獸也。《月令》云：仲夏鹿角解，鹿以夏至陽角，而應陰也。又曰：鹿林獸也。熊氏曰：鹿陰類也，感陰而角解也。又曰：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今以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氣而解角，從陰退之象也。《淮南子》云：夏至而鹿角解，說者以爲鹿角者，挾陰之陽也，故應陰而隕角，蓋鹿肉食之燠者，以陽爲體也，以陰爲體者，以陰爲末也，角者末也，故鹿角應陰而隕也。《說文》云：解，脫也。蜩始鳴。《格物論》云：蜩，蟬也。兩翼，喙在腹下，或以爲無口，以旁鳴者，有數種，曰蟌、曰蜚、曰螿皆小蟬，又曰蜻皆大蟬也。又曰：蜓蚞，曰蠐螬，曰蜋，曰蠐，螗，曰茅蟬，又有曰蟪蛄，小小紫色，四五月鳴，又有曰寒螿，黑而傴僂，九十月鳴聲甚淒急，又有曰蛁蟟，色青，七月鳴，又有曰蟪母，似寒螿，而小，二月鳴，又有曰蜩螗，形大而黑，亦五月，今考蜩者一名蜋蜩，小蟬也。《夏小正》云：其蟬五采具此即，四五月間先諸蟬而鳴者，亦曰螗蜋也。《月令註》云：蟬亦陰類，以感陰生而始鳴。詩云：五月鳴蜩。王介甫云：蜩感陰氣而先鳴。郭璞云：蜩最大者，馬蟬也，愚謂馬蟬即前所謂蜩，螗形大而黑，雖鳴在五月，非應候之蟬也。郭說恐誤又按《圖經》云：蚱蟬者，陶隱居以爲啞蟬也。蘇恭以爲鳴蟬也。二說不同考之，字書解云：蚱者蟬聲也。《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五月始有此蟬鳴也。蘇說得之，今曰蜩者其實一也。《詩》云：鳴蜩嘒嘒，此蜩五月便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夭。《說文》云：始，初也。《月令》作蟬始鳴。半夏生。方氏曰：半夏，因居夏之半而生，故以爲名也。《圖經本草》云：半夏藥名，一曰地文，一曰水玉，一曰示姑，五月生，苗出齊州者，一莖，莖端生三葉，淺綠色，頗似竹葉，而光出江南者，葉似芍藥葉，根下相重生，上大下小，皮黃肉白，五月八月採根，以灰裹，二三月湯洗暴乾，醫家用之，消痰、開胃、止嘔吐。《月令註》云：陽氣上而陰物已生也。

六月　季月　則且月　《月令》云：是月乃季夏之月也，日在柳，其辰鶉火，其月建未，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小暑節。《說文》云：小，微也。暑，熱也。《歲時百問》云：是月極熱，月初猶小，故謂之小暑。愚按曆釋云：夏有三休，五月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蓋初伏夏氣雖炎蒸，而暑熱尚微，故曰小暑。乃六月之節也。《通書》云：小暑日出寅七刻，日入戌一刻，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溫風至。《風經》云：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六經天文編》云：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雖有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方氏云：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季夏故溫風始至也。《月令註》云：至，極也。朱氏云：溫風溫厚之極也。又曰：溫厚之風，至季夏而極也。《月令》作溫風始至。蟋蟀居壁。《埤雅》云：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促織，一名蛬蛚，一名蛩，一名投機。《爾雅疏》云：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機，里語曰：勞織鳴，懶婦驚是也。《月令註》云：蟋蟀生於土中，此時羽翼未成，不能遠飛，但居其穴之壁，至七月則能遠飛，而在野矣。詩云：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註云：九月在堂，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言靚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蓋爲處室之候。《說文》云：居，處也，壁，垣也。鷹始摯。《爾雅》云：鷹，鶻鳩。郭璞云：鶻當爲鵯。《左傳》郯子曰：少皞氏以鳥名官鵯，鳩氏司寇也。註云：鵯鳩，鷹也。驚故爲司寇，主盜賊也。《月令註》云：小暑節，陰氣漫長，故鷙鳥習學搏攫也。摯□搏也。擊也。《禮記註疏》云：季夏之月，二陰既起□□氣而有殺心，故能搏攫他禽所謂摯也。《說文》云：始，初也。《月令》作鷹乃學習。大暑節。《說文》云：大，極也，盛也，暑，熱也。《歲時百問》云：季夏濕熱之氣極盛，月半轉大，故謂之大暑。愚謂六月夏氣酷赫，蒸鬱炎焚，流金爍石，而暑極盛，故大暑。賦云：炎帝掌節祝融，司方維扶桑之高燎烈，九日之重光，非大暑之謂歟，乃六月之中氣也。《通書》云：大暑日出寅七刻，日入戌初刻，晝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腐草爲螢。腐草，朽爛草也。《格物論》云：螢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飛腹下有火，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熠燿。詩云：熠燿宵行，今西北多螢，大者如棗，行然生陰濕地，在大暑前後，得大火之氣而化。《爾雅疏》云：熒火一名即炤。《埤雅》云：螢而有光，正曰：宵行又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燐，一名明照，一名丹鳥，一名暉夜，一名丹夜，一名宵燭。《月令註》云：腐草得暑濕之氣，故變而爲螢。朱氏云：腐草爲螢，離明之極，故幽類化爲明類也。然不言化，而言爲者，蓋以草化爲螢，而螢不復化爲草，故也。上潤溽暑。《月令註》云：溽，濕也。《說文》云：暑，熱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濕暑也，又曰：土爲火蒸，故潤土既潤，則火反溽，故謂之溽暑也。大雨時行。《玉曆通政經》云：陰陽和，則雨。《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天地之氣，和而爲雨。傅曰：雨雲水之氣，蓋霧霑者，大雨也。霢霂者，小雨也。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久雨曰苦雨，時雨曰澍。一曰甘雨。《月令註》云：土氣蒸鬱爲濕暑，故大雨亦以之而時行，皆東井所主也。又曰：水潦盛昌故也。《禮記註疏》云：此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故大雨應時而行，不云降者，降只是下爾，欲言其通義，故云行，行猶通也。此時大雨通行也。

右前六氣一十八候，皆夏氣揚蕃秀之令也。

明・李泰《四時氣候集解》卷三　七月　涼月　窒相月　《月令》云：是月乃孟秋之月也。日在翼，其辰鶉尾，其月建申，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左傳》云：少皞金天氏，以金德王，蓐收少皞之子爲金正也。《白虎通》云：少皞者，少歛也。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立秋節。《說文》云：立，建也。秋，揪也。萬物此時揪歛成就也，故謂之立秋。《易通統圖》云：日行西方，白曰日。《西陸纂要》云：秋曰素節。《孝經緯》云：斗

指西南，維爲立秋。愚謂秋，亦謂成也。萬物當成結之時，攷《律曆志》云：秋爲陰中萬物以成，乃七月之節也。《通書》云：立秋日出卯初刻，日入酉八刻，晝五十七刻，夜四十三刻。涼風至。《說文》云：涼，薄也。寒也，風解見前小暑節。温風至，候下至，始至也。朱氏云：涼風至者，嚴凝之始也。方氏云：涼者未至，於寒特爲寒之漸爾。故於此月言涼風至。《六經天文編》云：陰生於午，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也。今考前小暑節言：温風至者，温厚之極也。此言涼風至者，嚴凝之始也。白露節。《玉曆通政經》云：四時夜中，天低則露降，蓋露出於天地之氣也。《大戴禮》云：露，陰陽之氣也。陰氣盛則凝爲霜雪，陽氣盛則散爲雨露。程子曰：露亦星月之氣，或云露是金之氣。《月令註》云：秋露曰白金之色也，亦曰玉露立秋節，白露下降應秋令也。《說文》云：降，下也。寒蟬鳴。《埤雅》云：寒蜩似蟬而小，青赤色，一名蜺，一名寒蟬。蔡邕《月令》云：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其生坼裂母背，故釋蟲云：翥醜蝽。蓋蟬善飛翥，故謂之翥醜。《論衡》云：蟬生於腹育，開背而出。《方言》云：黑而赤者，謂之蜺。又曰：嬋謂之寒蜩，寒蜩瘖蜩也。郭氏云：按《爾雅》以蜺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蟬鳴，則知寒蜩非瘖者也。寒蜩即今啞蟬，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蘧蒢。論云：秋風至，而寒蟬吟，正謂此也。《月令註》云：蟬感陰氣而鳴，得陰氣之正也。處暑節。《說文》云：處，止也，息也。暑，熱也。《歲時百問》云：孟秋濕熱之氣漸退，故謂之處暑。乃七月之中氣也。《通書》云：處暑日出卯一刻，日入酉七刻，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鷹乃祭鳥。鷹，蒼鷹也。解見前驚蟄節。《月令註》云：一歲爲黃鷹，二歲爲執鷹，三歲爲青鷹。《月令註》云：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必陳列以祭，似人之未食而祭其先代，或曰祭天。《月令註》云：秋者成物之時，飛者形小而成速，故孟秋而鷹祭鳥也。《說文》云：乃者，語辭也。祭者，享也，祀也。鳥，禽鳥也。又曰：禽之總名也。天地始肅。《易》曰：天玄而地黃，言天之色玄，地之色黃，陰陽二氣，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天形穹窿，地形磅礴，天，乾也，地，坤也。張氏曰：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旋轉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天健而動也，地順而靜也。《易本義》云：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也。《月令》云：天地始肅，言陽始舒，而陰始肅也。方氏曰：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朱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也。《說文》云：始，初也。肅，嚴也。禾乃登。禾黍稷之屬。《瑞應圖》云：嘉禾五穀之長，盛德之精也。許慎云：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曰禾。又曰：禾木王而生，金王而死，蓋以金剋木故也。方氏曰：春麥夏黍，秋稻皆穀也。陽爲出，故春主發散，陰爲入，故秋主收斂。於天之所以使人者，則有收斂之道。人之所以奉天者，則有收斂之時，故於秋月言禾乃登者，示民收斂以時也。《月令》作農乃登穀，天子嘗新，註謂穀熟而進君也。《說文》云：乃，語辭也。登，成也。

八月　桂月　壯月　《月令》云：是月乃仲秋之月也。日在角，其辰壽星，其月建酉，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白露節。白，西方之色，秋屬西方金也。露解見前立秋節。白露降壚下。《歲時百問》云：寒濕氣凝爲露，是月四陰之氣始肅寒氣未重，白露下降，以應秋令，故再言白露。愚謂：七月言白露降，七月乃建申之月，三陰之氣始肅寒氣未重，白露下降，以應秋令，是月建酉四陰之氣愈肅，寒氣漸嚴，白露降，而以正秋令，故再言白露，乃八月之節也。《通書》云：白露日出卯三刻，日入酉五刻，晝五十三刻，夜四十七刻。鴻鴈來。鴻鴈解，見前雨水節。候鴈北候下。《月令註》云：孟春曰鴻鴈來者，言自南而來北也。是以正月言候鴈北，此曰鴻鴈來者，言自北而來南也。鴈爲候鳥於斯可見矣。玄鳥歸。玄鳥，燕也。解見前春分節。玄鳥至候下。《月令註》云：仲春言玄鳥至，此言玄鳥歸，明春來而秋去也。《左傳》郯子云：少昊玄鳥氏司分，故春分至，而秋分歸也。方氏曰：玄鳥至，以陽屯，歸以陰中，愚謂燕亦蟄物，故得秋分陰中之氣，乃歸蟄而隱伏於幽僻之處，至次年春分驚蟄之後，得陽中之氣乃出來。□家堂宇以生乳，是知春秋分之鳥也。《說文》云：歸，返也，去也。群鳥養羞。群鳥，衆鳥也。《月令註》云：羞者，所美之食也。養者，言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秋分節。秋解見前立秋節下。《說文》云：分，別也，平也。《歲時百問》云：仲秋四陰二陽，晝夜之氣中停，陰陽交分，故謂之秋分。《天文志》云：天形南高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若張蓋四邊垂下，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秋日行地中，無過不及，故晝夜中停。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日行中道爲黃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仲秋日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其出沒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晝夜均平，則爲秋分。愚謂一年三百六十日二日十二時一時八刻，一日百刻此常數也。成周挈壺氏，以百刻分晝夜，是以《通書》云：秋分日出卯四刻，日入酉四刻，而晝夜平分，故曰秋分陰之中也，乃八月之中氣也。雷始收聲。雷解見前春分節。雷乃發聲，候下傳曰：雷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禮》曰：毋雷同，雷震百里謂之一同先王建國，取法於雷，雷者，陰中之陽也。《月令註》云：雷，陽聲也。發於陽中之時，故收於陰中之時也。《玉曆通政經》云：雷發於二月，入於八月，謂之應□。《說文》云：收，斂也，藏也。蟄蟲壞户。蟄蟲解見前立春節，蟄蟲始振，候下壞墐也，塗也，户穴户也。言藏伏之蟲，知寒將至，乃壞户也。《月令註》云：蟄蟲墐益其蟄穴之户，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又曰：壞户，以土闔户也，蟄蟲啓户於雷發聲之時，故壞户於雷收聲之時也。水始涸。《河圖》云：天一生水。《淮南子》云：積陰之氣爲水，文中子云：水之道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江河。《月令註》云：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漲秋冬氣返故涸，因其殺氣寖盛，陽氣日衰，故也。又曰：陰氣縮，故也。《國語》云：八九月間，天根見而水始涸。註云：天根星在亢氏之間，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說文》云：始，初也。涸，竭也。

九月　菊月　□玄月　《月令》云：是月乃季秋之月也。日在房，其辰大火，其月建戌，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寒露節。《說文》云：寒，冷也。露解見前立秋節。《歲時百問》云：前月陰氣猶微，露濃色白，此月陰氣轉盛，故謂之寒露。愚謂露本寒氣凝結而成，寒微則露薄，是以孟秋之月，寒氣始至，故陰陽之氣凝而成露，其色白而薄，故曰白露。至季秋之月，五陰之氣漸盛，則露凝而厚，其氣愈寒，故曰寒露。乃九月之節也。《通書》云：寒露日出卯五刻，日入酉三刻，晝四十七刻，夜五十三刻。鴻鴈來賓。鴻鴈解見前雨水節。候鴈北候下。《月令註》云：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如人之先登者爲主，從之以登者爲客也。高誘云：八月來者是其父母也，九月來者是其子也。愚謂：大曰鴻，小曰鴈，先來者，鴻也，主也。後來者，鴈也，賓也。父子之說未必然。雀入大水爲蛤。《格物論》云：雀，小鳥也。一名爵，一名黃雀，一名鷦鶹，一名桃蟲。按，雀賦云：頭如顆蒜，目如擘椒，雀蓋物之淫者也。《崔豹古今註》云：九月雀入水，否則多溼疾。蓋酒善使人溼疾，酒一升曰爵，故雀所以名爵，亦此義也。《埤雅》云：蛤蚧也，蚧乎乳。以秋易云，離爲蚌，羔蚌之形外剛內柔，而性又善麗故也。又按《大觀本草》云：蛙，其色青，腹細觜尖，後脚長，故善躍，大其聲則曰蛙。小其聲則曰蛤。《月令》所謂：雀入大水化爲蛤者也，大水，海水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爲蛤，故知大水爲海也。《埤雅》又曰：物有非爵爲蛤飛，物化爲潛物也。不言化者以雀化爲蛤，蛤不復化爲雀也。《月令註》云：物有非其類而化者，若蚌蛤無陰陽，牝牡須雀鴿以化，故蚌之久者能生珠，專一於陰也。《月令》：雀作爵。菊有黃華。《爾雅》云：蘜治蘬。疏云：郭云今之秋華菊。陶註云：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而食者爲真，一種莖青而作高艾，氣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非真也。又一名節華，一名日精，一名女節，一名女華，一名女莖，一名更生，一名周盈，一名傳延年，一名陰成。《衍義》云：菊，□也，有二十餘種，惟單葉花小而黃綠葉色深小而薄，應散而開者。《月令》所謂：菊有黃華者，是也。《月令註》云：菊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在金，金自有五色而黃爲貴，故菊色以黃爲正也。方氏曰：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菊言之者，以萬物華於陽，獨菊華於陰，故特言有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色，菊獨記其色者，以其華於陰中，其色應陰之盛也。《月令》：菊作鞠。霜降節。《釋名》云：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玉曆通政經》云：天氣下降，始爲重露濕物，緣風化爲寒，乃結而爲霜。《大戴禮》云：霜，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白虎通》云：露者，霜之始，寒則變而爲霜。《淮南子》云：秋三月青女乃出降以霜，青女霜神也。《月令》云：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矣。乃命有詞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註云：總，聚也。以陰氣聚而成寒也。其皆入室，以禦寒也，愚謂自八月陰氣始至，故云白露。及九月陰氣漸盛，故云霜降。《說文》云：小，微也。《釋名》云：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下也。《玉曆通政經》云：雪，本雨也，緣寒甚於空風結而成雪，雪爲陰之盛也。《論衡》云：雪雨之徵也。《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温則爲雨，寒則爲雪。《春秋元命包》云：陰陽凝而爲雪。《氾至此又墐户，其知候之蟲也，如此。

右前六氣一十八候，皆秋氣正收斂之令也。

明・李泰《四時氣候集解》卷四　十月　良月　極陽月　《月令》云：是月乃孟冬之月也，日在尾，其辰析木，其月建亥，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左傳》云：顓頊高陽氏，以水德王玄冥少昊之子，爲水正也。《白虎通》云：顓頊者，寒縮也，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立冬節。《說文》云：立，建也。冬，終也。《歲時百問》云：冬，終也。物終則藏閉塞成冬，故謂之立冬。《易通統圖》云：日行北方，黑道曰北陸。《纂要》云：冬曰玄英。《孝經緯》云：斗：指西北，維爲立冬。愚謂冬四時之末，盛陰在地，陽氣潛藏，未得用事，育噓萬物，但養其根荄而已，乃十月之節也。《通書》云：立冬日出卯八刻，日入酉初刻，晝四十三刻，夜五十七刻。水始氷。水解見前秋分節。水始涸候下。《說文》云：始，初也。氷，即水也。《淮南子》云：孟冬之月，純陰之氣，盛於時天寒，故水始氷。仲冬之月，氷溢壯，季冬之月，氷方盛，至立春而漸泮矣。又云：季秋霜降，孟冬水始氷，履霜堅氷至也。《易坤卦》：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風俗通》云：積氷曰凌，氷壯曰凍，氷流曰澌，氷解曰泮。《左傳》云：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地始凍。陰氣下凝爲地，地順而靜，此時盛德在水，陰氣浸盛，而陽氣漸微，故地凍也。方氏云：地凍者，蓋地氣閉，而陽不能熙故也。孟冬重陰之始，故地凍。《說文》云：始，初也。凍，寒也。雉入大水爲蜃。《爾雅》云：雉火畜也，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鷕。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鷮。長尾走且鳴曰鷩。雉黃色，鳴自呼曰鷸。雉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緑色鮮明曰鷩。雉長尾曰鸐。山雉，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雜雉鶉雉，今白鶉也。江東呼白鶉，亦名白雉。南方曰翟，東方曰鸐，北方曰鶡，西方曰鶤。《左傳》郯子云：少皞，丹鳥氏，司閉者也。註云：即鷩雉，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而化蜃也。書謂之華蟲。《大觀本草》云：雉，其飛若矢，一往而墮，故今人取其尾，置船車上，意欲如此快速也。漢吕后名雉，遂易其名，曰野鷄。《曲禮》云：祭宗廟雉曰疏趾，大水淮水也。《淮南子》云：雉入于淮爲蜃，故知大水爲淮也。蜃雜《兵書》云：渭水出氣如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緑色鮮明曰鷩。雉長尾曰鸐。山雉，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雜雉鶉雉，今白鶉也。江東呼白鶉，亦名白雉。南方曰翟，東方曰鸐，北方曰鶡，西方曰鶤。《左傳》郯子云：少皞，丹鳥氏，司閉者也。註云：即鷩雉，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而化蜃也。書謂之華蟲。《大觀本草》云：雉，其飛若矢，一往而墮，故今人取其尾，置船車上，意欲如此快速也。漢吕后名雉，遂易其名，曰野鷄。《曲禮》云：祭宗廟雉曰疏趾，大水淮水也。《淮南子》云：雉入于淮爲蜃，故知大水爲淮也。蜃雜《兵書》云：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背甲作紅色，噓氣成樓臺，望之丹碧隱然，如在烟霧，高鳥倦飛，就之以息，喜且至氣趣吸之而下，今俗謂之蜃樓。將雨即見。《史記》云：海旁蜃氣成樓臺。世云：得其脂和蠟爲燭，香聞百步，煙出其上皆成樓閣之狀。《筆談》云：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宫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之狀，謂之海市，或云蛟蜃之氣也。《月令註》云：蜃蛟屬此時化者亦飛，物化爲潛物也。此亦言爲而不言化者，蓋雉化爲蜃，蜃不復化爲雉也。《埤雅》云：雉與蛇交而生蜃，晉武庫中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蜕。《儀禮》云：士相見之贄，各執雉取其守介，不失節也。小雪節。《說文》云：小，微也。《釋名》云：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下也。《玉曆通政經》云：雪，本雨也，緣寒甚於空風結而成雪，雪爲陰之盛也。《論衡》云：雪雨之徵也。《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温則爲雨，寒則爲雪。《春秋元命包》云：陰陽凝而爲雪。《氾

勝之》云：雪，五穀之精也。朱氏曰：雪只是雨結成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爲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歲時百問》云：孟冬陰氣轉盛，霜露凝寒雨結成雪，此月猶小，故謂之小雪。乃十月之中氣也。《通書》云：小雪日出辰初刻，日入申八刻，晝四十一刻，夜五十九刻。虹藏不見。虹解見前清明節。虹始見，候下。《說文》云：陰陽氣交而成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者，亦言其氣之下伏爾。又曰：季春陰陽漸交，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乎辨，故虹藏不見。馬氏曰：陰陽交而成虹，此時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虹藏。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陽氣輕清而升上，地氣重濁而降下，天地不和之時也。《月令註》云：天氣不下交，故上騰。地氣不上交，故下降也。《禮記註疏》云：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三陰在下，則地氣下降，今十月乃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何也？易含萬象，言非一緊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若以爻象言，則七月爲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以氣候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七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氣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月令》作天氣上騰。閉塞而成冬。《月令》云：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註云：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矣。韻會云：冬，終也，四時之末也。蔡邕《月令》云：冬，終也，萬物於是終也。又按《月令》云：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乃更始。馬氏云：天地定位，而其氣升降於四時，交於南，而變於北，故夏曰南交，冬爲上天，爲是故也。夫往來不窮者道也。於是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各得其所，而不相變，故曰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閉則弗闢，塞則弗通，謂之窮可也。然窮則絶通之理，未嘗亡也。故寒暑往來，相推而未始有窮也。所謂天地不通者，時焉而已。

十一月　暢月　畢辜月　《月令》云：是月乃仲冬之月也，日在斗，其辰星紀，其月建子，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大雪節。《說文》云：大，極也，盛也。雪解見前小節下。《歲時百問》云：前月陰氣凝結猶微，此月轉大，故謂之大雪。乃十一月之節也。《通書》云：大雪日出辰一刻，日入申七刻，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鶡鴠不鳴《埤雅》云：鶡似雉而大，黃黑色，故其名曰褐，有毛角，專場健鬬，鬬死不却，蓋驁鳥之暴疏者，每所攫撮，應爪摧碎，古者，令武王冠之，實取□猛也。先儒謂武夫戴鶡是也。《大觀本草》云：鶡鴠食之，令人勇健，出上黨。魏武帝賦云：鶡鷄猛氣，其斗終無負，期於必死，今人以鶡爲冠，像此也。《禽經》云：鶡毅烏也。一名鵹鴠，一名倒掛。又曰：側掛，言其鳴，則以足上乘樹枝也。《月令註》云：鶡鴠夜鳴，求旦之鳥也。此時不鳴，亦氣之所感也。又曰：鶡鴠夜鳴而求旦，乃陰類而求陽者，故感一陽而不鳴也。《月令》鴠作旦。虎始交。《格物論》云：虎，山獸之君也。狀如貓而大如黃牛，魚章鈎爪鋸牙，舌大如掌，生倒刺，顎硬尖而光，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而脊及尾端皆有骨如乙字，長一二寸許，即其威也，橫行而妥尾，怒而吼也。聲如雷，百獸爲之震恐，風從而生。一名於菟，俗曰大蟲。《爾雅》云：虎竊尾謂之虪，貓魅、白虎、黑虎。《埤雅》云：虎能畫地卜食，蓋虎行以瓜坼地，觀奇耦而行，今人畫地，

泉，泉乃流而不竭，至冬天地閉塞而不能通，此月陽氣來復，泉脉亦因之而漸滋發，故曰水泉動。

十二月　余月　橘涂月

《月令》云：是月乃季冬之月也，日在婺女，其辰玄枵，其月建丑，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小寒節。《説文》云：小，微也。寒，冷也。《歲時百問》云：暮冬純陰之氣既盛，月初猶小，故謂之小寒。愚按前月冬至一陽雖來復，而陽氣方動不能勝陰，故寒氣尤盛而但微小，故曰小寒。乃十二月之節也。《通書》云：小寒日出辰一刻，日入申七刻，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鴈北鄉。鴈解見前雨水節。候鴈北候下，《説文》云：鄉，向也。又云居也。《月令註》云：鴈此時自南而趨北也，故《王荆公詩》云：鴻鴈無定棲，隨陽以南北。高誘云：季冬鴈北鄉，是其大者，而正月候鴈北，是其小者也。愚謂鴈知時之鳥，隨陽以南北，是以春北秋南，不失其時。自雨水節後，陽氣已升，乃自南而北，所謂候鴈北至白露節，寒氣漸至，乃自北而南，所謂鴻鴈來賓，則俱來矣，以及冬至以後一陽已生，陽氣漸回而鴈有北居之漸，故曰鴈北鄉。鵲始巢。《格物論》云：鵲一名飛駁，一名鴝鵒，善爲巢，其開户背太歲，其聲喳喳，然人聞其噪，則喜也。《爾雅》云：鵲醜其飛也。謏言其飛不能翱翔，竦翅上下而已。又云：鵲醜其掌縮。疏云：鵲類飛時，縮足於其腹下也。《稽聖賦》云：鵲好外反傳，云鵲違歲，子類從云，鵲鳴在上，蝻反不行，或云石得鵲髓則化。又云：鵲巢面歲。《淮南子》云：乾鵲知來而不知往，知來歲之風，則巢於下枝。《月令註》云：鵲知太歲所在，以來歲之氣兆故巢也。《説文》云：鳥在木上，曰巢也。雉雊。雉解見前立冬節，雉入大水爲蜃，候下。《説文》云：雉火畜也。感陽而有聲，故此時雊鳴，云雉雖非辰屬，而正是離禽，今按雉屬火，是爲火畜也。愚謂雉此時而雊者，感陽氣而鳴，求其雌，此之謂也。大寒節。《説文》云：大，極也，盛也。寒，冷也。《歲時百問》云：季冬四陰之氣寒甚，月半轉大，故謂之大寒。乃十二月之中氣也。《通書》云：大寒日出辰初刻，日入申八刻，晝四十一刻，夜五十九刻。鷄乳。《曲禮》云：鷄有丹白，烏□色，知時畜也。積陽火德之精也。故陽出而鳴，以類感也。《大觀本草》云：巽爲鷄鷄，鳴於五更者，日將至巽位，感動其氣而鳴也。《韓詩外傳》云：頭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敵在前敢鬬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有此五德也。《爾雅》云：鷄大者蜀，蜀子雛未成鷄健。《月令註》云：鷄，火畜也，麗於陽而有形，故此時乳。徐鍇云：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亦鳥以爪覆護其卵，愛之誠至也，今鷄孚卵二十日而化，皆如其期也。《物類相感志》云：鷄伏卵，忌磨，若聞磨聲之聲，則不生矣。韻會云：乳，育也。言鷄適育，養其雛也。周官云：工商執鷄，工商欲其知時，又上之所畜，故執鷄也。征鳥厲疾。《月令》云：征鳥鷹隼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鳥，厲疾者，猛厲而迅疾也。《禽經》云：鷹捕則角弭，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擊。《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李靖云：鷙鳥將擊，卑飛斂羽翼始行戮，因書此以喻征鳥，待時方厲疾也。《埤雅》作鷙鳥厲疾。水澤腹堅。《説文》云：水瀦曰澤，言聚而不流也。《孟子註》云：澤水所鍾也，鍾聚也。《月令》云：氷之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曰腹堅，腹猶内也。又曰：氷之堅，達於内也。愚按十一月冬至節，言水泉動，此十二月大寒節。言水澤腹堅，蓋水泉者，乃有源之活水，故一陽生即動，水澤者，乃停聚不流之水，故大寒至而凍益堅矣。

右前六氣一十八候，皆冬氣，正養藏之令也。

明・李泰《四時氣候集解・後序》　《月令》之疑，古今卒無定論，然以七十二候之文觀之，則亦《堯典》羲和察鳥獸孳尾希革毛毨氄毛之遺意，不害其爲《周書》也。故今曆家分載於十二月之下，蓋所以順陰陽、本四時、效氣物、立王政，取萬物屈伸，變見生育交接之大者，以驗其氣之寒温而教乎其民也。先儒雖屢辨之，終以其爲古書而莫之廢。然而候中所載昆蟲、鳥獸、草木之名，博雅之士尚或歉焉，而況於凡民乎？是以河南李先生嘗勒爲一家之書，爲之註釋，顯其爲書格物精到剖理明白，校之舊註，實爲詳密，無復遺憾，學者雖互相抄□捐貲，使鏤于梓。先生以爲抄謄之久，不無舛誤，又命門人許子貞再加正是，復命福爲序于後。嗚呼，以福之言，奚足以取信於人哉？特以先生嘉惠學者之意，與夫胡氏父子義舉之心，皆人所難能者，不可缺于書，若夫造化之樞機，鬼神之消息，福不足以知也，矧福又忝戚於廷璨，其好學尚義之篤而敢有所多美耶？姑書此以塞命。景泰六年龍集乙亥孟春吉日門人武畧將軍鳳陽姚福世昌書。

明・陶宗儀《説郛》卷四下《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爲著《月令》説也？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録並行，而記家記之，以畧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横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内有獫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同於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歷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爲本，敦辭托説，審求曆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互註，參伍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

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删省，蓋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説《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爲無説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説，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曆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疎濶廢弛，故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禖之事，乃造説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説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説，蓋書有轉誤，三家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曰門闈，何也？曰：閽尹者，内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闈，閽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閽尹所主，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爲非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栽築，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八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説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記》説，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背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在誰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蟲疾，命之曰逆。即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説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爲之説，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分爲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蟲疾，命之曰逆。即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絶，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鷄，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説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説，而米鹽精粹，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説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明・陶宗儀《説郛》卷五上《易稽覽圖》 太平時，陰陽和，風雨咸同，海内不偏，地有險易，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唯平均乃不鳴條，降陰爲雨。降陰之雨，潤而不破塊。

夏至後三十日，極温。夏至景風至，蟬始鳴，螳蜋生。
夏至之後三十日，極熱。
冬至之後三十日，極寒。
陰陽和合爲電輝。輝也，其光長。
日春行東方，青道，曰：東陸。
夏日月行東南，赤道，曰：南陸。
日者，陽德之母也。
天地開闢，五緯各在其方。至伏羲氏乃合，故歷以爲元。陰宅以日奇，陽宅
天有十二分，以日月之所躔也。
以月耦。陰宅先内男子當令奇，陽宅内女子當令耦，乃吉。陰宅内男子三人，陽
宅内女子二人。

明・陶宗儀《説郛》卷五下《五經通義》 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
事。又曰：冬至陽氣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徵，在下不可動泄，王者承天理，
故率天下静而不擾也。
夏至，陰始動而未達，故寢兵鼓，不設政事，所以助微氣之養也。
冬至陽動于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于下，推陽而上之，故大
熱于上，故《易》云：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外
宿遠人故寒，東井内宿近人故温也。
寒氣凝以爲霜，霜從地升也。

明・陶宗儀《説郛》卷六下《霜降休百工》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
令》詩云：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臣延濟曰：季秋涼風至，始授衣也。霜
降膠漆堅，可以爲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明曰：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則
百工休。注曰：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義，言歲將宴，授寒衣，停百工，
人民安，可以謀飲讌，餞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爲美，言霜降膠漆堅可爲器物，若
如此，則既興百工，是其勞苦，何歡讌之有且時方寒凜，非用膠漆之日，翻覆尋
繹，理無所通。

明・陶宗儀《説郛》卷一四下《月令》 《禮記》之月令者，今人咸依陸德明所
説，云是《吕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
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作是也。《吕紀》自采於《周書》，則不
得言《戴禮》取諸《吕紀》明矣。

明・陶宗儀《説郛》卷二〇下《豹隱紀談》 石湖居士戲用鄉語云：土俗以
二至後九日爲寒燠之候，故諺有：夏至未來莫道熱，冬至未來莫道寒之語。
又，《夏至後》一説云：一九至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喫茶如蜜汁。四
九三十六，爭向路頭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
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
擊。《冬至後》云：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篳篥。四九三
十六，夜眠如路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户。六九五十四，貧兒争意氣。七九
六十三，布衲兩脚颼颼。八九七十二，猫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范
公吴人，不免用鄉語。

明・陶宗儀《説郛》卷二七下《暇日記》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
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黄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
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

明・陶宗儀《説郛》卷六〇上 黄帝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也。

又 曆北斗，當崑崙，氣連注天下。春夏爲雨露，秋冬爲霜雪。

明・陶宗儀《説郛》卷七五上《吴下田家志》 三旬

立春一日，百草回芽，春煖花香，□子還鄉。但得五湖明月在，春來依舊百
花香。大寒無過寅，春寒多雨水，五日寒食便下田，寒食過了無時節，娘養花蠶
郎種田。

清明斷雪，穀雨斷霜。
四月麥秀寒，五月温和煖。
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送。
田家忙併無過蠶麥。
黄梅三時纔，出門簑衣箬帽必隨身。
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氷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
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頭尋
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擊。
大熱無過未申。
蜘蠋蟬叫稻生芒。
朝立秋，暮颼颼。
處暑後十八盆湯，立秋後四十日浴湯乾。

八月初一鴈門開，懶婦催將刀尺裁。

九月重陽，菱母消洋。九月九，生衣出抖擻。霜降休節，百工奔金取寶月。

十月無工，只有梳頭吃飯工。

河射角，好夜作，犁星没，水生骨。

冬至前後，瀉水不走。

一九二九，相喚弗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篳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户。六九五十四，貧兒争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十二，貍貓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犂鈀一齊出。一日脱膊，三日齷齪。

明・陶宗儀《説郛》卷一〇八下《水衡記》 凌解水，黄河正月水名。

桃花水，二月三月水名。

麥黄水，四月水名。

菰蔓水，五月菰延蔓，故以名。

磬山水，六月水名。

荻苗水，七月八月荻花，故以名。

登高水，九月水名。

復槽水，十月水落復，故道。

過凌水，十一月十二月水斷氷結。

明・唐順之《稗編》卷五一 時令論上（柳宗元）

《吕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説，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經術，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於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菜，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禄，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静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内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鮅嚘、瘧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竝興之異，女災、胎天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竝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所作，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將慮後代有昏昧放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説，以震動於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奥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於方册，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册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愕愕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衺。其有囂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知之何，又何册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争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説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二十四氣論(吳萊)

或問曆二十四氣之論予曰：是言氣之行有序也，而莫不有理存焉，俗有相承誤讀者穀雨如雨，我公田之雨，蓋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今讀爲上聲，非矣。芒種二字見《周禮》種之隴反芒當音亡，謂種之有芒者麥也，今讀芒爲忙種，去聲，非矣。處暑如既處之處處止也，謂暑氣將於此時止也，今讀作去聲，非矣。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丑之終，寅之始，則爲節。寅之半，則爲中。一年四立，即四時節氣。二分、二至，即四時中氣，九十日之氣往者過而來者續，故謂之立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夏冬不曰分而曰至，至有二義，子至巳六陽午至亥六陰，至者，介乎巳午亥子之間也。冬至亥，陰極，故曰至子。陽於此生，亦曰至。夏至巳，陽極，故曰至午。日影短至，長至亦然。且以上半年論之，七月中處暑，即如《豳風》首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於此年論之，十一月中冬至水泉凍，大寒水澤腹堅。今曰雨水者，先是爲露、霜雪，皆水氣凝結，以至於寒之極。春則水氣流行，而又爲暑之始也。況天一生水，人物之生皆始於水，春屬木，木生於水，今曆立春後繼以雨水，宜也。卦氣正月爲泰，天氣下降，當爲雨水，二月大壯，雷在天上，當爲驚蟄，今曆先雨水而後驚蟄，亦宜也。按《國語》四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此風屬巽，故曰驚蟄者，萬物出乎震，震爲雷也。清明者，萬物齊乎巽。巽，爲風也。巽曰潔，齊，故曰巽，風曰清明，清明有潔齊之義，律曆亦明潔之義。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脉動，今又雨其穀於水也。《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注：謂以水澤之地種穀，即穀雨之謂也。漢《律曆志》穀雨，注今作清明，以今觀之穀雨似遲半月，然風土有不同，人力有遲速，必至此，然後無不種之穀也。四月中小滿。先儒云：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而成一畫，故爲冬至。小滿後陰生亦然。夫四月乾之初謂之滿者，《姤初》贏豕，蹢躅，《坤初》履霜堅冰，贏喻其小，蹢躅喻其滿，霜喻其小，堅冰喻其滿。《易》言於一陰既生之後，曆言於一陰方萌之初，慮之深防之豫也。小雪後有大雪，此但有小滿無大滿，意可知矣。若三月中穀雨，五月中芒種，此二氣獨指穀麥言者，處暑農乃登穀，此曰穀雨，農家方種穀糞，今年之秋也。穀必原其生之始者，穀種於春，得木之氣成於秋，金克木也。麥必要其成之終者，麥種於秋，得金之氣，成於夏火克金也。木氣柔，故穀穎垂金氣剛，故麥穎昂，此陰陽自然之理也，無穀民何以仰食，無麥民何以續食，春秋大無麥禾則書之此也。六月節，小暑六月中，大暑不知者，以爲夏至後暑已盛，

不當又謂之小，殊不知《易》曰：寒往則暑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通上半年，皆可謂暑。通下半年，皆可謂寒。正月暑之始，六月暑之終，七月寒之始，十二月寒之終，而曰小暑，大暑者，不過上半年氣候之辭，爾陰陽沖和之氣，不頓息大暑，非驟至於大也。由小而馴至於大也。六月中暑之極，故爲大，然則未至於極，則猶爲小也。大小二字最可見造化消息進退之理矣，復以下半年論之，七月中處暑，即如《豳風》首七月，暑之終，寒之始，大火西流，暑氣於此乎處也。觀處暑二字，便自有《豳風》七月意思。八月中白露，九月節寒露，秋屬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寒者，露之氣。色先白而氣始寒，寒固有漸也。九月中霜降，露寒始結爲霜也。立冬後曰小雪、大雪，寒氣始於露，中於霜，終於雪，霜之前爲露，露由白而後寒，霜之後爲雪，雪由小而至大，皆有漸。至小寒大寒，亦猶《豳風》一之日鬻發，二之日栗烈，鬻發風寒，故十一月之餘爲小寒，栗烈氣寒，故十二月之終爲大寒。豳土寒早，故寒氣先要之此，不過總結下半年之氣候爾，合而言之，上半年主生，曰雨、曰雷、曰風，皆生之氣，下半年主成，曰露、曰霜、曰雪，皆成之氣。下半年言天時，不言農，言農莫急春夏也。先儒言：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立春、雨水後，寒氣漸變，至立夏則寒漸化爲暑矣。然曰小暑大暑，其化也，固有漸焉。立秋處暑後暑氣漸變，至立冬則暑，盡化爲寒矣。然曰：小寒、大寒，其化也，亦有漸焉。《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觀二十四氣可見矣。《大學》以《格物》致知爲第一義，此亦《格物》之一端然不特此也，調元氣化玉燭者，知之叅贊變理，豈無小補邪。

卦候論(章俊卿)

七十二候。一年二十四氣，一氣有三候，初中末是也。立春正月節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此立春之節氣之三候也。雨水，正月中也。獺祭魚、鴻鴈來、草木萌動，此雨水中氣之三候也。周二十四氣，則七十二候備矣，一行曰卦候，七十二候，原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第則同。自魏以來始載于曆，皆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昔一行譏李淳風專用《呂氏春秋》，今也有取乎《月令》七十二候之說，而分配以七十二卦，則《月令》未可全非也。卦止於六十四，而坎離震兌居四正，宮分主四時，此四卦，每卦六爻四六二十四，每卦當一氣，故此四卦分主四時，而不專主於一候也。其餘六十卦則五卦生六候者，中氣之末，節氣之初，共一卦主之，其餘四候各一卦也。如中氣初候卦爲公，中候卦爲辟，末候卦爲侯。至於節氣，初候卦亦爲侯，中候卦爲

大夫，末候卦則爲卿也。五卦主六候，六十卦主七十二候也。夫坎離震兑且不專主于一候，而乾坤二卦何以各主一候，邪蓋六十卦之中所謂辟者君也，君主十二月中炁也，子復、丑臨、寅泰、卯大壯、辰夬、巳乾、午姤、未遯、申否、酉觀、戌剥、亥坤，此十二卦主十二月中炁也。以十二卦分配十二月，孟氏章句也。乾六爻俱爲陽一，陽生于子而極于巳，爲六陽，故乾居巳位，坤六爻俱爲陰，一陰生于午而極于亥爲六陰，故坤居亥位也，一陽生爲復，二陽生爲臨，三陽爲泰，四陽爲夬，五陽爲乾，乾之所生凡五卦也。一陰生爲姤，二陰生爲遯，三陰爲否，四陰爲觀，五陰爲剥，六陰爲坤，坤之所生凡五卦也。乾坤雖分主乎一候而十二中炁皆乾坤之所生也，不特此也，六十卦可以配七十二候，一卦六爻，當一日六六三十六以之分配三百六十日可也。《京房》推六十四卦直日悉是道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天地類》 四時風

西方之風，《爾雅》釋其名而《埤雅》解其義矣；四時之風，未見有言之者。予以春之風自下而升上，紙鳶因之以起；夏之風横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也。

又 小滿芒種

小滿、芒種，已解之於後矣，又累因人問：二十四氣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何以有小滿而無大滿也？又見《簷曝偶談》解二氣，皆指麥言。然應答難於人，人而刊行於書，誤人大矣，因復辨之於此。夫寒暑以時令言，雪水以天地言，此以芒種易大滿者，因時物兼人事以立義也。蓋有芒之種穀，至此已長，人當效勤矣；節物至此時，小得盈滿意，故以芒種易大滿耳。若《偶談》謂天氣小滿而麥未熟，然則下候又何云麥秋至耶？又謂種之有芒者，麥也，然則穀非有芒者乎？又曰：稻過是而不可種矣，真亂説。顧子，予友也，惜遠不及面言。

又 三伏

伏者藏也，庚金伏于夏火之下，故曰伏。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該第五庚爲末伏，不知越之而立秋後初庚爲末伏，夫既秋矣，又何謂之伏耶？《史記》注以始皇置伏，又云穆公以是占之，馬遷尚疑其人，亦此恐久而傳訛也。

又 海水鹹苦

水味本淡，而海水鹹苦者，亢極而反之義。蓋氣生水，而水流至海，會萃而極矣，水極則反火，乃爲鹹苦；然過土煎熬爲鹽，但鹹矣，是藉土以制其太過耳。

又 曆書沿革

《禮記》疏云：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七十二候見於周公時訓，後魏始載於曆。國初曆，其式與今不同，有襲爵、受封、祭祀、祈福、求醫、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紀年由洪武元年以前書吴元年，溯上只書甲子平行，不用年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三《天地類》 節中氣候

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如醜之終，寅之始，則爲節；寅；寅之半，則爲中。五日爲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也。

又 氣候集解

夫七十二候，吕不韋載於《吕氏春秋》，漢儒入於《禮記・月令》，與六經同傳不朽。後魏載之於曆，欲民皆知以驗氣序，然其禽獸草木，多生北方。蓋以漢前之儒，皆江北者也，故江南老師宿儒，亦難盡識。況陳澔之注，多爲謬説；而康成、穎達，亦有訛處。予因是廣取諸家之説，並《説文》、《埤雅》諸書，而又詢之農牧，似得所歸，然後並將二十四氣釋之於稿，以俟博識者鑒焉。

立春，正月節。立，建始也；五行之氣，往者過，來者續，於此而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也；立夏、秋、冬同。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散，不曰春而曰東者，《吕氏春秋》曰：「東方屬木。」木，火母也，火氣温，故解凍。「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蟄藏之蟲，因氣至而皆蘇動之矣。鮑氏曰：「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而走也。」「魚陟負冰」；陟，升也；魚當盛寒，伏水底而逐暖，至正月陽氣至，則上游而近冰，故曰負。

雨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屬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後繼之雨水，且東風既解凍，則散而爲雨水矣。「獺祭魚」。獺一名水狗，賊魚者也；祭魚，取魚以祭天也；所謂豺獺之報本，歲始而魚上游，則獺初取以祭。徐氏曰：「獺祭圓鋪，圓者，水象也；豺祭方鋪，方者，金象也。」「候鴈北」（《月令》、《漢書》作鴻鴈北）。鴈，知時之鳥，熱歸塞北，寒來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陽氣既達，候雁自彭蠡而北矣。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交而爲泰，故草木萌生發動矣。

驚蟄，二月節。《夏小正》曰：「正月啓蟄。」言發蟄也，萬物出乎震，震爲雷，故曰驚蟄。是蟄蟲驚而出走矣。「桃始華」（《吕氏春秋》作桃李華）。桃，果名，花色紅，是月始開。「倉庚鳴」。庚，亦作鶮，黄鸝也，《詩》所謂「有鳴倉庚」是也。《章龜經》曰：「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詩》曰「黄鳥」，齊人謂之「搏黍」，又謂之「黄袍」，僧家謂之「金衣公子」，其色黧黑而黄，又名「鶩黄」。諺曰：「黄粟留黄鶯」，鶯兒皆一種也。「鷹化爲鳩」。鷹，蠖鳥也，鵴鵒之屬；鳩，即今之布穀。《章龜經》曰：「仲春之時，林木茂盛，又喙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饑，如癡而化，故名曰鳲鳩。」《王制》曰：「鳩化爲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爲鳩，春時也。以生育肅殺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耳。孔氏曰：「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複化爲鷹，如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當九十日之半，故謂之分，秋同義；夏冬不言分者，蓋天地間二氣而已。方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正陰陽適中，故書夜無長短云。玄鳥至，玄鳥，燕也。高誘曰：「春分而來，秋分而去也。」「雷乃發聲」。陰陽相薄爲雷，至此，四陽漸盛，猶有陰焉，則相薄乃發聲矣；乃者，《韻會》曰：「象氣出之難也。」注疏曰：「發，猶出也。」「始電」。電，陽光也；四陽盛長，值氣泄時而光生焉。故《曆解》曰：「凡聲，陽也；光，亦陽也。」《易》曰：「雷電合而章。」《公羊傳》又曰：「電者，雷光。」是也。徐氏曰：「雷陽，電陰。」非也。蓋盛夏無雷之時，電亦有之，可見矣。

清明，三月節。按《國語》曰：「時有八風」。曆獨指清明風爲三月節，此風屬巽故也；萬物齊乎巽，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桐始華」。桐，木名，有三種：華而不實者曰白桐，《爾雅》所謂「榮桐木」是也；皮青而結實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斷角」是也。生於山岡；子大而有油者曰油桐，《毛詩》所謂「梧桐不生山岡」者是也。今始華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閏年，每年一枝生十二葉，閏則生十三葉，與天地合氣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爲白桐也。「田鼠化爲鴽」。按《爾雅》注曰：「鼢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豆，謂之田鼠。」《本草》《素問》曰：「鴽，鶉也，似鴿而小。」今《説文》注鴽曰：「鴾母。」蓋青州呼鶉鶉爲鴾母。鮑氏云：「鴽，陰類；鴽，陽類；陽氣盛，故化爲鴽。」蓋陰爲陽所化也。「虹始見」。虹，虹蜺也。《詩》所謂「蝃蝀」，俗謂之蝀也。注疏曰：「是陰陽交會之氣。」故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焉。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則暈爲虹。朱子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陰陽不當交而交者，天地淫氣也。」虹爲雄，色赤白；蜺爲雌，色青白。然二字皆從蟲，《説文》曰：「似蝀蝀狀。」諸書又云：嘗見虹入溪飲水，其首如驢。恐天地間亦有此種物也，但虹氣似之，借名也。

穀雨，三月中。自雨水後，土膏脈動，今又雨其穀于水也。雨讀作去聲，如「雨我公田」之雨，蓋穀以此時播種，自上而下也。故《説文》云：雨本去聲。今風雨之雨在上聲，雨下之雨在去聲也。「萍始生」。萍，水草也，與水相萍，故曰萍；漂流隨風，故又曰漂。《曆解》曰：「萍，陰物，静以承陽也。」「鳴鳩拂其羽」。鳩，即鷹所化者，布穀也；拂，過擊也。《本草》云：「拂羽飛而翼拍，其身氣使然也。」蓋當三月之時，趨農急矣，鳩乃追逐而鳴，鼓羽直刺上飛，故俗稱布穀。「戴勝降于桑」。戴勝，一名戴鴟。《爾雅》注曰：「頭上有勝毛，此時恒在於桑。」蓋蠶將生之候矣；言降者，重之，若天而下，亦氣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節。立字解見春；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螻蟈鳴」。螻蟈，小蟲，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是也，一名螻蛄，一名碩鼠，一名蝼，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曰：「螻蟈鳴，丘螾寅出。」陰氣始而二物應之。《夏小正》「三月蝼則鳴」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飛不能過屋，緣不能窮木，泅不能渡穀，穴不能復身，走不能先人，故《説文》稱鼫爲五技之鼠。《古今注》又以螻名鼫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爲臭蟲。陸德明、鄭康成以爲蛙，皆非也。「蚯蚓出」。蚯蚓，即地龍也。《曆解》曰：「陰而屈者，乘陽而伸見也。」《王瓜生」。《圖經》云：王瓜處處有之，生平野、田宅及牆垣，葉似栝樓，烏藥，圓無丫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黄花，花下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一名落鵝瓜，今藥中所用也。《禮記》鄭玄注曰：「即萆挈。」《本草》作菝葜，陶隱居以辨其謬，謂菝葜自有本條，殊不知瓜亦自有本條。先儒當時如不檢書而謾言者，可笑。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物至於此，小得盈滿。「苦菜秀」。《埤雅》以荼爲苦菜。《毛詩》曰：「誰謂荼苦（荼即茶也，故韻今茶。註本作茶）？」是也。鮑氏曰：「感火之氣而苦味成。」《爾雅》曰：「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此苦菜宜言英也。蔡邕《月令》以謂苦賣菜。非。「靡草死」。鄭康成、鮑景翔皆云：靡草，葶藶之屬。《禮記》注曰：「草之枝葉而靡細者。」方氏曰：「凡物感陽

而生者，則强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麥秋至」。秋者，百穀成熟之時，此于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

芒種，五月節。謂有芒之種，穀可稼種矣。「螳螂生」。螳螂，草蟲也，飲風食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能捕蟬而食，故又名殺蟲；曰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曰斧蟲，以前二足如斧也；尚名不一，各隨其地而稱之；深秋生子于林木間，一殼百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藥中桑螵蛸是也。「鵙始鳴」，鵙，百勞也，《本草》作博勞。朱子《孟》注曰：「博勞，惡聲之鳥，蓋梟類也。」曹子建《惡鳥論》：百勞以五月鳴，其聲鵙鵙然，故以之立名，似俗稱濁温。故《埤雅》、《禽經》注云：百勞不能翱翔，直飛而已。《毛詩》曰：「七月鳴鵙。」蓋周七月，夏五月也。「反舌無聲」。諸書以爲百舌鳥，以其能反復其舌，故名。特注疏以爲蝦蟆。蓋蛙屬之舌尖向内，故名之。今辨其非者，以其此時正鳴，不知失考也。《易通卦驗》、《丹鉛餘録》俱即名爲蝦蟆，無聲，若以五月正鳴，殊不知初旬見形後，形亦藏矣。陳氏曰：螳螂、鵙皆陰類，感微陰而或生或鳴；反舌感陽而發，遇微陰而無聲也。

夏至，五月中。《韻會》曰：「夏，假也。至，極也。」萬物於此，皆假大而至極也。「鹿角解」。鹿形小，山獸也，屬陽，角支向前，與黄牛一同；麋，形大，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與水牛一同。夏至一陰生，感陰氣而鹿角解。解，角退落也；冬至一陽生，麋感陽氣而角解矣，是夏至陽之極，冬至陰之極也。「蜩始鳴」，蜩，蟬之大而黑色者，蜣螂脱殼而成，雄者能鳴，雌者無聲，今俗稱知了是也。按蟬乃總名，鳴于夏者曰蜩，即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者」是也。蓋蟪蛄夏蟬，故不知春秋；鳴於秋者曰寒蜩，即《楚辭》所謂寒蟬也。故《風土記》曰：蟪蛄鳴朝。寒蟬鳴夕。今秋初夕陽之際，小而緑色聲急疾者，俗稱都了是也。故《埤雅》各釋其義。然此物生於盛陽，感陰而鳴。「半夏生」。半夏，藥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

小暑，六月節。《説文》曰：「暑，熱也。」就熱之中，分爲大小：月初爲小，月中爲大。今則熱氣猶小也。「温風至」。至，極也。温熱之風，至此而極矣。「蟋蟀居壁」，一名蛩，一名蜻蛚，即今之促織也。《禮記》注曰：「生土中，此時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月則遠飛而在野矣。」蓋肅殺之氣，初生則在穴，感之深則在野而門。「鷹始摯」。摯，搏擊也。應氏曰：「殺氣未肅。」鷙猛之鳥，始習於擊，迎殺氣也。

大暑，六月中。解見小暑。「腐草爲螢」，曰丹良、曰丹鳥、曰夜光、曰宵燭，皆螢之别名。離明之極則幽。陰，至微之物亦化而爲明也。《毛詩》曰：「熠耀宵行」，另一種也，形如米蟲，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復原形，解見前。「土潤溽暑」。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爲濕暑，俗稱齷齪熱是也。「大雨時行」，前候濕暑之氣蒸鬱，今候則大雨時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節。立字解見春。秋，摯也，物於此而摯斂也。「涼風至」。西方淒清之風曰涼風，温變而涼氣始肅也。《周語》曰：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也。「白露降」。大雨之後，清涼風來，而天氣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色也。「寒蟬鳴」。寒蟬，《爾雅》曰：寒蜩，蟬小而青紫者。馬氏曰：「物生於暑者，其聲變之矣。」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暑氣至此而止矣。「鷹乃祭鳥」。鷹，義禽也，秋令屬金，五行爲義，金氣肅殺，鷹感其氣，始捕擊諸鳥，然必先祭之，猶人飲食，祭先代爲之者也；不擊有胎之禽，故謂之義。「天地始肅」。秋者，陰之始，故曰天地始肅。「禾乃登」。禾者，穀連槁秸之總名，又稻秫菰粱之屬，皆禾也，成熟曰登。

白露，八月節。秋屬金，金色白，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鴻雁來」。鴻大雁小，自北而來南也，不謂南鄉，非其居耳。詳見雨水節下。「玄鳥歸」。玄鳥解見前，此時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鳥，故曰歸。「群鳥養羞」。三人以上爲衆，三獸以上爲群，群者，衆也，《禮記》注曰：「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秋分，八月中。解見春分。「雷始收聲」。鮑氏曰：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入地則萬物隨入也。「蟄蟲壞户」。淘瓦之泥曰壞，細泥也，按《禮記》注曰：壞，益其蟄穴之户，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堇塞之也。水始涸。《禮記》注曰：「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寒露，九月節。露氣寒冷，將凝結也。「鴻雁來賓」，雁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通書》作來濱，濱，水際也，亦通。「雀入大水爲蛤」。雀，小鳥也，其類不一，此爲黄雀；大水，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爲蛤」。蓋寒風嚴肅，多入於海，變之爲蛤，此飛物化爲潛物也。蛤，蚌屬，此小者也。「菊有黄華」。草木皆華於陽，獨菊華於陰，故言有「桃桐之華」，皆不言色，而獨菊言者，其色正應季秋土旺之時也。

霜降，九月中。氣肅而凝，露結爲霜矣。《周語》曰：「駟見而隕霜。」豺祭獸。祭獸，以獸而祭天報本也，方鋪而祭秋金之義。「草木黃落」。色黃而搖落也。「蟄蟲咸俯」。咸，皆也；府，垂頭也；此時寒氣肅殺，蟲皆垂頭而不食矣。

立冬，十月節。立字解見前。冬，終也，萬物收藏也。「水始冰」。水面初疑，未至於堅也。「地始凍。土氣凝寒」，未至於坼。「雉入大水爲蜃」。雉，野雞；鄭康成、《淮南子》高誘俱注蜃爲大蛤，《玉篇》亦曰：蛤，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類乎？《禮記》之注曰：蛟屬。《埤雅》又以蚌蜃各釋，似非蛤類。然按《本草》車螯之條曰：「車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爲樓臺，又嘗聞海中蜃氣成樓堰。」《章龜經》曰：蜃大者如車輪，島嶼、月間吐氣成樓，與蛟龍同也。則知此爲蛤明矣。況《爾雅翼》引《周禮》諸家辯蜃爲蛤甚明。《禮記》之注，以謂雉由於蛇化之說，故以雉子爲蜃。《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腰下盡逆鱗，知之悉矣。然複疑之，一曰狀似螭龍，有耳有角，則亦聞而識之。不若《本草》、《章龜經》爲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晉語》曰：雉入於淮爲蜃。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爲寒氣所薄，故凝而爲雪；小者，未盛之辭。「虹藏不見」。《禮記》注曰：「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天地變而各正其位，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而時之所以爲冬也。

大雪，十一月節。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鶡鴠不鳴。《禽經》曰：鶡，毅鳥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鬥死方休。古人取爲勇士冠名可知矣。《漢書》音久亦然。《埤雅》云：「黃黑色，故名爲褐。」據此，本陽鳥，感六陰之極，不鳴矣。若郭璞《方言》，似雞，冬無毛，晝夜鳴，即寒號蟲。陳藏器與方氏亦曰，求旦之鳥，皆非也。夜既鳴，何謂不鳴耶？《丹鉛餘録》作「雁」，亦恐不然。《淮南子》作幹旦，《詩》注作渴旦。「虎，始交。」虎，猛獸，故《本草》曰：能辟惡魅。今感微陽，氣益甚也，故相與而交。「荔挺出」。荔，《本草》謂之蠡，實即馬薤也，鄭康成、蔡邕、高誘皆云馬薤，況《説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與《本草》同。但陳藏器注爲香草，附和者即以爲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於三月也。

冬至，十一月中，終藏之氣，至此而極也。「蚯蚓結」。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相結而如繩也。「麋角解」。説見鹿角解下。「水泉動」。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今一陽初生，故云耳。

小寒，十二月節。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則大矣。「雁北鄉」。鄉，嚮導之義，二陽之候，雁將避熱而回，今則鄉北飛之，至立春後皆歸矣，禽鳥得氣之先故也。「鵲始巢」。鵲，喜鵲也；巢之門，每向太歲，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爲巢，知所向也。「雉雊」，雉，文明之禽，陽鳥也；雊，雌雄之同鳴也，感於陽而後有聲。

大寒，十二月中。解前。「雞乳」。乳，育也。馬氏曰：雞，木畜，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也。「征鳥厲疾」。征，伐也，殺伐之鳥，乃鷹隼之屬，至此而猛厲迅疾也。「水澤腹堅」。陳氏曰：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内也。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五《天地類》　曆法

造曆之法，雖以氣盈朔虛，日月五星，推布挨算，然非至精至神之人不能也。故中星之定，自堯至今，亦差數度；氣化推移，天道玄遠，難一一知之耳。若夫授以成算，則中人可爲；若《輟耕録》所載之法，固爲要也，但中人之資，卒亦難解。今取其易知者，並予聞於靈台者，逐一書之于左，然後知起年、定閏、定立春二十四氣，特易易耳：定年歌：「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謂前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五日，即今年正月初一日也，共九十七個半月，計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轉四十八周。

定閏月歌：「要知來歲閏，先算冬至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遲。」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如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多八日，來年當閏八月；如十一月小，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定立春歌：「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甲子日子時立春，其刻數以後節氣法推之。

節氣歌：「節氣與中氣，但有半月隔；若要仔細推，兩時零五刻。」如正月甲子日子初初刻立春，則己卯日寅正一刻雨水。餘皆仿此。

又歌云：「要知明歲之春分，相沖對食。」謂前九年甲子日春分，甲食丙，子沖午，即丙午日春分。二十四氣亦仿此，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沖則子丑寅卯辰巳沖午未申酉戌亥。

又　潮候歌

浙江潮候，四季不同，今官府榜于亭，牛圖行於世，歌括載於書，皆止得於春秋二時者也。人皆不知，予特編成三歌，使渡江者庶無中流之歎耳。春秋晝歌

云：「午未未申，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春秋一般輪。」夏歌云：「午未未申，寅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夏日要分明。」冬歌云：「午未未申申，寅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冬日行。」然此於潮候之時，固一定也，而冬夏日之長短，又當意會而消息之。如夏時之晝：日未出前二刻半，天已明矣；晚則日已入後二刻半，天尚未暝，皆屬乎晝地。冬日反是。

又 易時

唐德宗因暮秋微寒，謂侍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袍，與時不同，欲遷一月。」群臣李吉甫等皆云：「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請降旨。」惟李程特以爲月令玄宗所定，恐不可易，遂止。元周公謹亦以正月未生，七月正暑，十月亦涼，欲遲一月以爲春夏秋冬，方合時宜。載之《癸辛雜誌》。予以德宗人君，第欲象時，隨語臣下；吉甫、公謹豈不學之士耶？苟遲一月以定四時，則飛灰落葉，何以合律？二十四氣真可如李賀所云旋相推矣。殊不知三代、始皇，建朔雖各不同，第以朝覲會同，凡事以此月爲首，春夏秋冬，可易之耶？《月令》呂不韋所定，李程特以爲玄宗，此則不可曉也，恐史傳不真故耳。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一《辯證類》 七十二候不同

嘗解七十二候於「天地類」矣，其文載于《管子》、《淮南子》、《夏小正》、《汲塚書》、《吕氏春秋》、《經傳通解》，與今曆互各小有不同，或文殊而事同，或意殊而理一，或因引解他事而訛一二字，未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吕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吕氏春秋》及曆迥有不同處，或古吕令果與今之不同耶？録之以備，博識參考。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吴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蟋蟀坯户下有景天華。

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八《辯證類》 梅雨

《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人莫適從。予意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觀杜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在四月矣。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覺晚春。」此子厚嶺外之作，則又知南粤之梅雨三月矣。東坡吴中詩曰：「三旬過久黄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又《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黲敗人衣服。」予嘗亦戲爲詩曰：「千里殊風百里俗，也知天地不同相；江南五月黄梅黲，人在魚鹽水鹵中。」是知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此。

夫時行不息，即天氣之運行也。積時而成日，積日而成月，積月而成歲，一日之間時分十二，一歲之間時分四季，舉天地之所覆載成形成象，其所以生生化化，天喬開落，孳息蟄啓，未有一物能違乎？天之時者，可以人而不順天時乎哉？先王治曆明時，敬授人時無非欽。若昊天茂對時，育萬物已耳。即一晝一夜而晦明異，一冬一夏而寒暑異，凡吾人之衣食起居饗晦宴息，雖欲違乎時焉，何可得也？且孔子德與天地並也。子思孟子稱之不過上律天時，孔子聖之時稽之謨訓曰：時習、時敏、時措、時出與時偕行後天而奉天時，莫非時中之道也。故《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雖然時一也，欲動靜不失其時盡人道，以奉若天道尚可於天之四時、五行、陰陽、節候，支干配屬而均莫之省也耶。



四時配屬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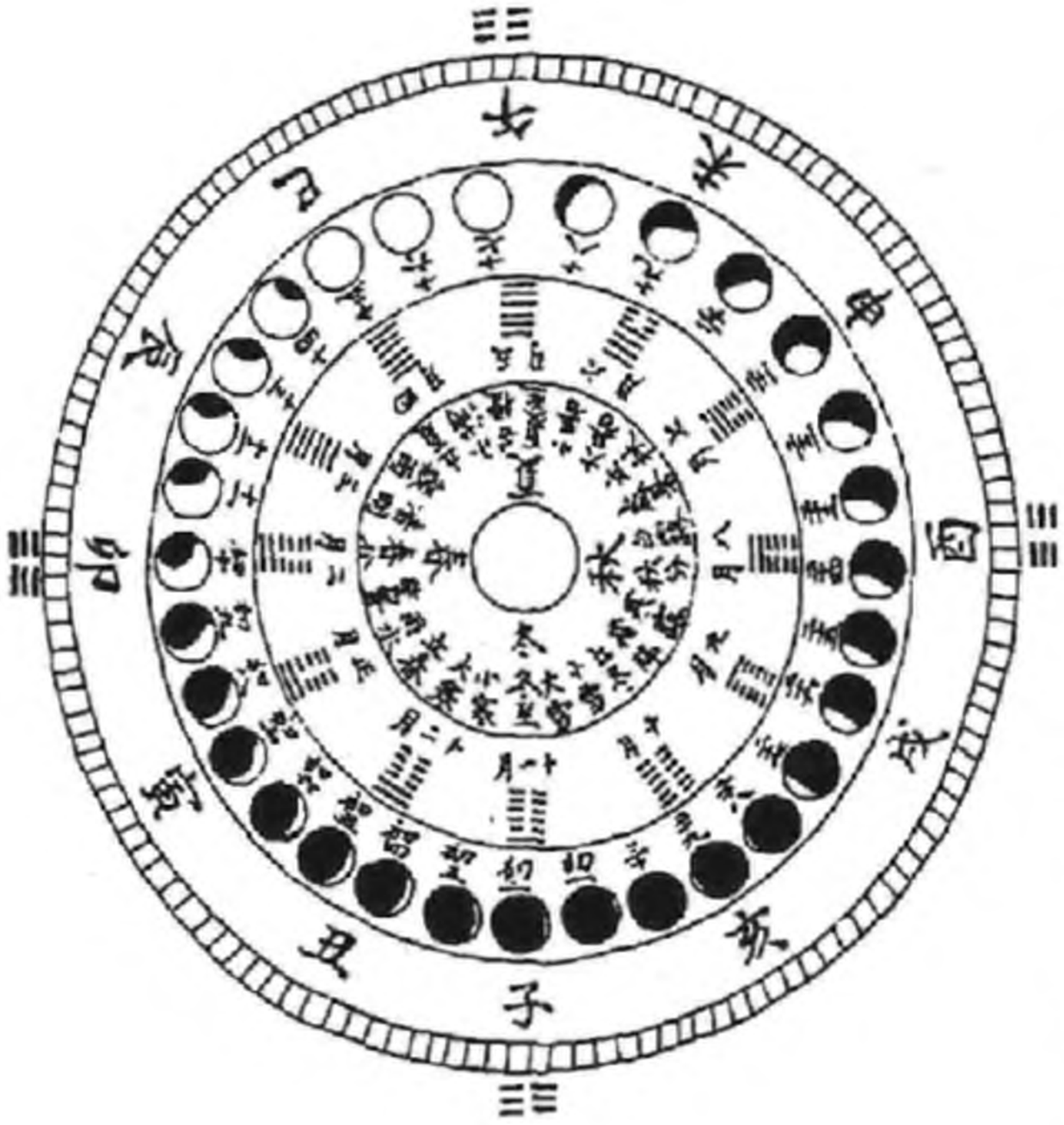
四時氣序

天地大矣不越乎，陰陽之變化陰陽神矣不越乎，時序之節宣。《論語》曰：天何言哉？《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是故善觀天者，觀之生氣，清明至小滿少陰君火主之謂之舒氣，芒種至大暑少陽相火主之謂之長氣，立秋至秋分太陰濕土主之謂之化氣，寒露至小雪陽明燥金主之謂之收氣，大雪至大寒太陽寒水主之謂之藏氣。而一氣運于甲戌，而五行、五音、五帝、五神以及四方、八卦，各有配屬，究其根源，惟一氣消息，虛盈自有温、涼、寒、暑之異，故謂四時異行，而分爲四氣，亦可土旺四季。謂五氣順布而四時行亦，可此所以天不言而教化，川流自爾物生之不測也。但木爲少陽屬春而氣温，火爲太陽屬夏而氣熱，金爲少陰屬秋而氣涼，水爲太陰屬冬而氣寒。然春雖温也，不能以遽温夏熱也，不能以遽熱秋之涼，冬之寒也，豈能遽涼而遽寒哉？春、夏、秋、冬各有定時，温、涼、寒、熱氣行有漸，而四氣流行又有陰陽，韶占之四變焉，何也？一歲之間非四氣無以管籥，四時非四變無以流通，八節四氣在子午、卯酉，而二分二至爲天，四正若四變則臨乎甲丙庚壬之宫，而戊己土氣則各旺于辰戌丑未，十有八日，故每歲時起立春而春已交矣。然春初尚仍冬政，其氣猶寒至二月驚蟄，朔氣值甲乃變其氣爲韶計三十日，其氣多陽天地之啓，氣所以變化也，既變之後則春分之温氣始得以生物矣。夏初尚仍春令其氣猶温至五月芒種，朔氣值丙乃變其氣爲陰計三十日，其氣多陰天地之合氣所以變化也。既變之後則夏至之暑氣始得以長物矣，秋初尚仍夏政其氣猶熱至八月白露，朔氣值庚乃變其氣爲占計三十日，其氣多陰天地之殄氣所以變化也。既變之後則秋分之涼氣始得成物矣，冬初尚仍秋令，其氣猶涼至十一月小雪，朔氣值壬乃變其氣爲陽計三十日，其氣多晴，天地之閉氣所以變化也。既變之後則冬至之寒氣始得藏物矣，况春夏屬陽，而一陽之氣已萌于冬至，而爲復秋冬屬陰，而一陰之氣已萌于夏至，而爲姤由復之一陽漸積至孟夏爲純陽之乾，故五月雖一陰漸萌于下，而純陽之氣則愈浮于地之上矣。惟陽氣上浮，所以末夏初秋時爲酷熱由姤之，陰漸積至孟冬爲純陰之坤，故十一月雖一陽漸萌于下，而純陰之氣則盡凝于地之上矣。惟陰氣上凝，所以冬末春初時爲嚴寒，可見四時雖以温涼寒暑而異名，一氣則隨陰陽消長而變化是天氣之時序，又各有其漸，非以四時而截然各分之也。然地有四方，果可以四時分屬之哉？不過以東方木氣、西方金氣、南方火氣、北方水氣，各以其時而應之爾。所以四氣不拘方隅者，以其乘中正之氣得天度之多而地之應亦均也。若夫四變則各有差殊，故謂江北無

論四時氣序

按庖犧氏則河圖，畫八卦，定五行，配四時，其數曰：一三五七九，陽也。二四六八十，陰也。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在北方播于冬。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在東方播於春。天之陽數生之，故冬春之月卦皆陽爻，自復始陽、推出陰，故寒。地之陰數成之，乃寒陰之氣也，故冬寒而後春漸暖，陰極生陽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在南方播於夏。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在西方播於秋。地之陰數生之，故夏秋之月卦皆陰爻，自姤始陰推出陽，故熱。天之陽數成之，乃熱陽之氣也，故夏熱而後秋漸涼陽極生陰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土爲萬物之母，尊居中以配天代天而生萬物，故不名時也。蓋五行生成之數皆含天五之數，故天一得五而六成天，三得五而八成地，二得五而七成地，四得五而九成天，五得五而十成，故土播於四時之間，旺於季月之末可見矣。得天生者屬陽，地生者屬陰，後天卦位是也。故冬至子之半而陽生，夏至午之半而陰生，以四時詳而言之，冬水生春木，春木生夏火，夏火生秋金，秋金生冬土，是以人之五臟腎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而心與肺金相聯象四時也。脾胃屬土居中，納水穀而腎肝心肺，皆資脾胃之氣象土播於四時之間，此人事合天時之造化也。按《月令》以季夏一歲中。屬中央土則四時無不在，故無定位寄居火金之間，火中生土，土中生金，是時酷暑火盛生土之氣也。曆法以夏至後三庚曰伏亦此也。伏者，金伏土之義。立秋金代火，金畏火尅，故曰伏。又以五子納音統十干五運化氣論之，丙辛化水，丙子水旺於北，丁壬化木，壬子木旺於東，戊癸化火，戊子火旺於南，甲己化土，甲子金

旺於西，乙庚化金，庚子土居中，庚子納土，甲乙化土，子居母腹，甲子納金，乙庚化金母無正位，合居兒家，從子之道也。此火中生土，土中生金，蓋五行質具於地，氣行於天。以質言則曰木火土金水，取四時運行之序也。以氣言則曰木火土金水，取天地生成之序也。其氣即一元之氣行於地中，地受天之氣行於四時之間發生萬物。今曆家以律吕候氣之法，晷刻不差，便是此氣從地中透出。吁，大哉聖人之作易也，與夫律吕候氣之法，以見天地之心造化流行如循環無窮也。



歲月日時

《書・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日月星辰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効如此休徵所感也。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

是圖由外以及內也，初一二層記十二時，積時以成日也。第三層因月之盈虧，以記三十日積日以成月也。第四層因十二卦以記十二月，積月以成歲也。第五層記四時二十四節氣，乃一歲之周而復始也，即一歲而千萬歲可知矣。夫一歲之日月起於一時之積，而天運實無一息之停，君子惜陰將以配天行健也。其可有廢時哉？

歲時總考

春

《前律曆志》曰：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乃運動，故爲規。《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觀斗所建命，其四時，孟春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勾芒，鄭玄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大皞宓羲也。勾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律中大蔟，倉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高誘註曰：萬物動生蔟地而出，故曰大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振，動也。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此皆記時候。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此陽氣蒸運可耕之候。《夏小正》曰：正月啓蟄，雉震呴，呴者，鳴也，震者，鼓其翼也。時有浚風，浚者，大也。南風。滌凍塗，滌者，變也。變而暖也。田鼠出，田鼠，嚙鼠也。嚙，鑷也反。農及雪澤，采芸，音魂芸，似耶蒿可食。柳稊，苦兮反稊者發孚也。梅、杏、杝斯桃則華。杝桃，山桃。《月令》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律中夾鍾，高誘曰：是月萬物去陰而生，故候管者中夾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倉庚，黃鸝也。鷹化爲鳩，玄鳥至，玄鳥，燕也。日夜分，雷始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夏小正》曰：二月祭鮪，鮪之至其時美，采芑，芑，音杞，菜也。降燕乃睇。降，下也。燕，一名玄鳥，齊人呼乙睇眄也。眄者，視可爲室。《淮南子》曰：二月之夕，女夷鼓歌，以司天和。女，夷神名。《月令》曰：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季，少也。季春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律中姑洗，高誘注曰：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氣發去，故就新。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蝒蠐謂之虹。萍，萍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洩勾者，畢出萌者盡達。屈而生者曰勾芒，而生者曰萌。《夏小正》曰：三月參則伏參星伏不見。殷，斛則鳴，殷，天螻也。《爾雅》注云：天螻螻蛄。頒冰。分冰以授大夫。拂桐芭，桐芭始生貌拂拂然。《周書時訓》曰：三月鳴鳩拂羽，戴勝降于桑。拂羽以羽相擊，戴勝促織維之，鳥一名戴鵀。鵀音時鴆反。《詩》云：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梁元帝《纂要》曰：春曰青陽，氣清而温陽。亦曰發生、芳

春、青春、陽春、三春、九春，天曰蒼天，萬物蒼蒼而下。風曰陽風、春風、暄風、柔風、惠風，景曰媚景、和景、韶景，時曰良時、嘉時、芳時，辰曰良辰、嘉辰、芳辰，節曰華節、芳節、良節、嘉節、淑節，草曰弱草、芳草、芳卉，木曰華木、華樹、芳林、芳樹，林曰茂林，鳥曰陽鳥、時鳥、陽禽、候鳥、時禽、好鳥、好禽。正月孟春，亦曰孟陽、孟陬、音鄒。上春、初春、開春、發春、獻春、首春、首歲、初歲、開歲、發歲、獻歲、肇歲、芳歲、華歲，二月仲春，亦曰仲陽，三月季春，亦曰暮春、末春、晚春。三春于卦總屬，震方屬東，音屬角，五行屬木。

夏　《前律曆志》曰：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鄭玄注曰：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其日丙丁，丙之言炳也，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正者。律中仲呂，高誘注曰：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故曰仲呂也。螻螂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螻蟈蛙也。王瓜蔣挈也。高誘曰：螻螂蝦蟆，蔣蒲結反。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靡草，薺亭歷之屬。《夏小正》曰：四月，昴則見。昴星名。《易通卦驗》曰：立夏清風至而暑，鵲鳴聲。博穀飛，電見，龍升天。龍心星名。《月令》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鄭玄注曰：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月。律中蕤賓，高誘曰：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小暑至，螗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螗蜋蟷蜩母也，鵙伯勞也，反舌百舌鳥。高誘曰：螗蜋代謂之天馬，一名蚚蜣蜣蜋，謂之巨斧，是月陰作於下，陽散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乃磔之棘上而始鳴也，反舌百舌也，變易其聲做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也。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槿榮。木槿，玉蕊也，名舜一名櫬。《夏小正》：五月參見，則琅蜩鳴，蜩蜩者，五彩具。初昏大火中。大火心星。《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也，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矣。鳥獸希革。時羽毛希少，改易革改也。《月令》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鄭玄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律中林鍾，温氣至蟋蟀居壁，按《爾雅》曰：蟋蟀蛬。劉邵注云：謂蜻蛚也。孫炎云：梁國謂之蛬。郭璞云：今促織也。蛬音義或作蛩方言蜻蛚楚謂之，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起一名蛬有名蜻蛚，幽州人謂之促織。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螢。《詩》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梁元帝《纂要》曰：夏曰朱明，氣赤而光明。亦曰長嬴、朱夏、炎夏、三夏、九夏。天曰昊天，言氣浩汗。風曰炎風。節曰炎節，草曰茂草、雜草，木曰蔚林、茂林、密樹、茂樹，孟夏亦曰維夏、首夏，季夏亦曰徂暑。三夏于卦，總屬離，方屬南，音屬徵，五行屬火。

一歲之中，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惟立秋金代火，金畏火。故庚日心伏，是庚金因火而伏也。其實季夏之月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土雖分屬四季而于季夏尤旺，故火生土，土生金，子藏母腹也。季夏中央屬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音屬宫，秦伏祠社祠后土也。

秋　《律曆志》曰：秋揫也，物揫斂乃成熟。《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鄭玄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其日庚辛，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也。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少昊，金天氏。蓐收，少昊氏之子曰該，爲金官。律中夷則，高誘曰：太陽力衰，太陰氣發，萬物凋傷，應法成性。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鄭玄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律中南呂，高誘曰：陽氣内藏陰，呂爲陽，事其成功。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陽者，不以中國爲歸，羞謂所養。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虫壞，裴户殺氣日衰水始涸，壞益也。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鄭玄曰：季秋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律中無射，季秋氣生，則無射之律應，高誘曰：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盛，而無射出見者也。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黄華，豺乃祭獸戮禽，來賓者，其客止未去大水海也，戮殺也。霜始降，草木黄落。《尚書》曰：霄中星虚以殷仲秋，宵，夜也，虚玄賦中星以秋分日見。鳥獸毛毨。《詩》曰：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又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淮南子》曰：七月百蟲蟄伏，青女乃出，高誘曰：青女乃青要玉女司霜雪者。以降霜露。《夏小正》曰：八月丹鳥羞，羞，進也。白鳥白鳥蛾蚋。辰則伏，辰房星。鴽爲鼠，九月内火，内收斂。梁元帝《纂要》曰：秋曰白藏，氣白而收藏萬物。亦曰收成，萬物成而收斂。亦曰三秋、九秋、素秋、素商、高商。天曰旻天，旻，愍也。愍萬物之凋零。風曰商風、素風、凄風、高風、涼風、激風、悲風，景曰朗景、澄景、清景，時曰凄辰、霜辰、霜可施九月。節曰素節、商節，草曰衰草，木曰疎木、衰林、霜柯、霜條。七月孟秋、首秋、上秋、肇秋、蘭秋，八月仲秋，亦曰暮秋、末秋、暮商、季商、杪秋、三秋，于卦總屬兑，方屬西，音屬商，五行屬金。

冬　《律曆志》曰：陽氣潛伏於下，于時爲冬。《禮記・月令》曰：孟冬之

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鄭玄曰：孟冬者，日月會于析木之精，而斗建亥之辰。其日壬癸。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北行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萬物懷妊於壬癸揆然萌芽。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昊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之神。律中應鍾。高陽曰：陰應於陽，轉成其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化爲蜃，虹藏不見。大水淮也，大蛤爲蜃。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鄭玄曰：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斗建子之辰。律中黃鍾。黃鍾者，律之始也。高誘曰：陽氣聚於下，陰氣盛於上，萌於黃泉下，故曰黃鍾。冰益壯，地始坼。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爭者，陰方盛陽欲起蕩謂物將萌芽者。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芸香草也，荔挺馬蒐也，水泉動潤上行也。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鄭玄注曰：季冬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律中大呂。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雊雉，鳴也。出土牛以送寒氣。出猶作也，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送猶畢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言日月星辰運行至此，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猶會也。《尚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中星。鳥獸氄毛。辱勇切。《毛詩》云：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蔡邕《月令章句》曰：冬，終也，萬物於是終也。梁元帝《纂要》曰：冬曰玄英，氣黑而青英。亦云安寧，亦曰玄冬、三冬、九冬，天曰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而臨下。風曰寒風、勁風、嚴風、厲風、衰風、陰風，景曰冬景、寒景，時曰寒時，節曰寒節，鳥曰寒鳥、寒禽，草曰寒卉、黃草，木曰寒木、寒柯、素木、寒條，十月孟冬亦曰上冬，亦曰陽月，此是純陰用事嫌其無陽，故曰陽月。十二月季冬亦曰暮冬、杪冬、除月、暮節、暮歲。窮稔窮紀三冬于卦總屬，坎方屬北，音屬羽，五行屬水。

時令總論

董子曰：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故北方之中內產陽，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內萌陰，而養始美於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生於和，成必和，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始終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至于中，中和者，天地之美德達道也，聖人之所保守也，陽氣起于北，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于南，至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終歲再合，此天地冬夏之所以爲節也，夫陰陽之合，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氷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於是。故能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天地之生，至於東方之中，而所生大成，養成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止於中，中之所爲，而就之和，故和者，天地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必歸之于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必止之于中，而所爲不過，是故陽之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陰之行，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盛而皆止于中，中者，天地之太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故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節者，天之制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莫美於中和，聖人內居其至以立中，嗜慾不滑神凝于一以守中外處其平，以達和動靜應候，喜怒度理以導，和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神之至也，政以此平令以此宣，故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留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此先王之所以若天也。天道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于盛，權用于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禮，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于天。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養盛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以暖而春生育？天喜志也，以清而秋殺戮，天怒志也，以疏陽而夏養長，天樂志也，以激陰而冬閉藏，天哀志也。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此之謂也。此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出陽爲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熏也，不能有育非粟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天而不省薰與粟孰多者，用必大戾力雖勞而不成，是故自正月至于十月而天之功，畢于是問陰陽各居幾何，薰與粟其用孰多據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用孰倍，故陽者歲之主也。德者君之宗也，陰者陽之助也，刑者德之輔也。從中春以至於秋氣温柔和調，乃季秋九月陰始多於陽，於是而出溧下霜而物固已皆成矣。故九者究也，天地之功究于是月也。十月而悉畢陰乃大出故天之成功，小陰與而大陰不與，霜加物而雪加空，空者竇地而已不及物也。此非親陽，而疎陰任德，而遠刑之明效，與天之志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爲助而非所用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四十六分四秒半，孛行二度十一分四十秒半，黃道周天之度併孛行數，即月行之數也。凡六十二年而七周天，月行最遲之處與之同躔矣。取上古甲子分爲一十二號，每號分十二月，而置閏於其下，閏在號前，那前一月萬曆五

年十二月朔日孛危十三度五星，雖各一其明也，雖各一其行度也。要之皆視日以爲隱伏遲疾，若羅計紫氣孛星，則皆隨乎月何也。羅計纏度其數併月行交終之，度月之盈縮視孛星所在與之同位，爲最遲與之同衝，爲最疾紫氣則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其平行之，度皆與日無異，是四餘皆助乎月者也。雖無形象光明可覩，而其魄之行于天者，亦萬古常存如月之晦時也。觀紫氣有時而見，謂之爲景星可類推矣。夫羅乃火之餘孛，乃水之餘，紫氣乃木之餘，金獨無餘氣焉，彼以月爲金精，故無餘或亦有見於斯歟。

七政四餘總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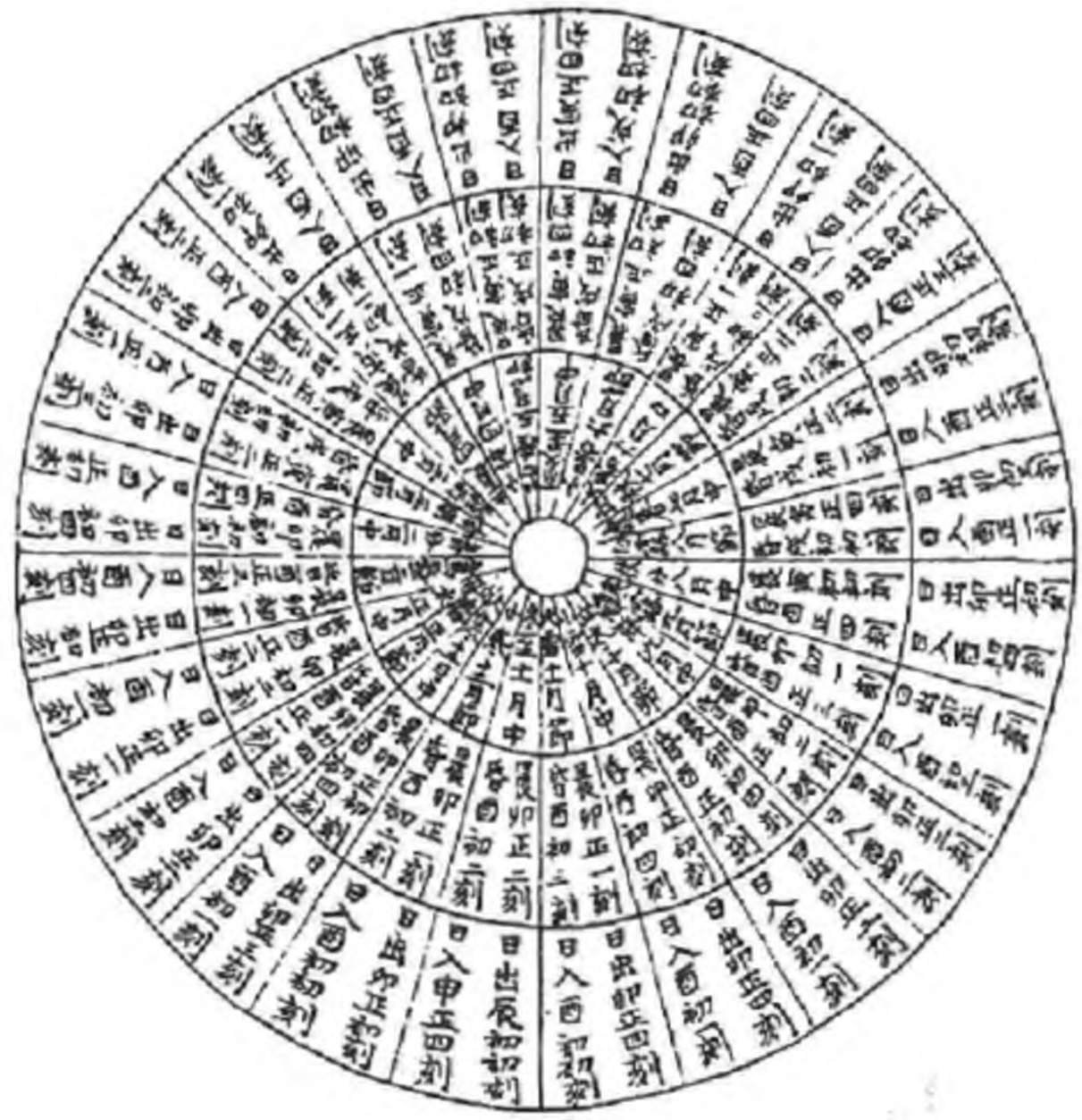
夫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紫炁、月孛、羅睺、計都謂之四餘，合七政四餘，謂之十一曜。凡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與夫四時之代序，陰陽之消長，何莫而非順天之數也。故四時同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故冬水氣也。齊味甘乘于水，而美者甘勝寒也。夏火氣也，芬味苦也，乘於火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言意以物示，故物與羣物不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之所以教人也，故齊以冬美芬，以夏成齊成告之，甘芬成告之，苦君子察物成而謹告戒，故春襲和陽夏居密陰，秋避殺氣，冬避重凜，就其和也。怒而反中，而自説以平喜則反，中而自攝以正憂則反，中而實之以精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是謂得天地泰，聖人所以自漸于天地之道也。

氣候總論

夫七十二候見於周公之《時訓》，吕不韋載於《吕氏春秋》，漢儒入于《禮記・月令》，其來遠矣。若載之於曆，則自後魏始耳。第其禽獸草木多出北方，蓋緣漢前諸儒皆産江北，故後之江南雖號宿儒老師，亦難盡通其名，義然多識參考求厥，其實則庶幾得之，斯亦吾儒格至之學所不廢乎。愚嘗因是而知天地氣序，推遷之妙矣。蓋一歲之間本，一氣之周，流耳一氣分而爲二則有陰陽，一倍而爲四則有四時三四一十二則又有十二月，十二倍而爲二十四則有二十四氣，復三其二十四而爲七十二則有七十二候。是七十二候者，吾得之于乾坤之策焉，乾之策三十六而兩之夫固七十二也。坤之策二十四而三之亦七十二也，計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六爻之策一百四十有四，通合乾坤之策而三百六十日之數盡矣。舉乎七十二候之全而三百六十日之歲周矣。然《曆書》之所計者，候也，而候之所應者，氣也，氣至而物感，則物感，而候變是故天地之氣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也。正月而東風解凍者，則天地收斂之氣散矣。七月而涼風至者，則天地發舒之氣散矣，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也。二月而雷始發聲者，陽之中也，八月而雷始收聲者，陰之中也。説萬物者，莫説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也。六月而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者，陰之濕陽之終也。十一月而水泉動，十二月而水澤腹堅者，陽之動，陰之終也，陰陽之氣交而爲虹，季春虹始見者，陽勝陰也，孟冬虹藏不見，陰勝陽也。陰陽之氣，鳥獸草木得之，爲先鷹主殺而秋擊，鼠主貪而夜出，而卯辰之月能化鳩鵲者，以辰卯者，陽之壯陰爲陽所化也。雀乳子而春集雉求雄而朝呴，而戌亥之月能爲蛤蜃者，以戌亥者，陰之極陽爲陰所化也。蟄蟲啓户者，雷發聲之時與陽俱出也，蟄蟲壞户者，雷收聲之時與陰俱入也。孟春而獺祭魚者，此時魚逐陽氣而上遊也。季秋而豺祭獸者，此時獸感陰氣而見殺也。春而鴻鴈北玄鳥至者，鴈自南而來北，燕自北而來南，秋乘其陽氣之所宜也。秋而鴻鴈來玄鳥歸者，鴈自北而來南，燕自南而來北，各乘其陰氣之所宜也。二月而倉庚鳴，四月而螻蟈鳴者，鳴以陽也。及五月一陰始生鵙一鳴而反舌則無聲矣。七月而寒蟬鳴者，鳴以陰也。及十一月一陽始生鶡鴠能鳴，而感陽則不鳴矣。四月而蚯蚓出者，陰之屈者，得陽而伸也。十一月而蚯蚓結者，陽雖生矣而陰尚屈也。夏至得一陰而麋角解者，麋陽獸也。冬至得一陽而麋角解者，麋陰獸也。草木正月而萌動者，陰陽氣交而爲泰也。九月而黄落者，陰長陽消而爲剥也。七月而寒蟬鳴者，鳴以陰也。及十一月一陽始生鶡鴠能鳴，而感陽則不鳴矣。四月而蚯蚓出者，陰之屈者，得陽而伸也。十一月而蚯蚓結者，陽雖生矣而陰尚屈也。夏至得一陰而麋角解者，麋陽獸也。冬至得一陽而麋角解者，麋陰獸也。草木正月而萌動者，陰陽氣交而爲泰也。九月而黄落者，陰長陽消而爲剥也。桃桐華於春者，應陽之盛也。黄菊華於秋者，應陰之盛也。四月而靡草死者，陰不勝於陽也。十一月而荔挺出者，陽初復於陰也，麥得陰之稗也，故金王而生火王而死，而麥秋在於四月也。禾得陽之稗也，故木旺而生金王而熟，而禾登在於七月也。至於腐草之爲螢，則植物之變，爲動物無情之變，爲有情豈非陽明之極而陰幽之物亦隨之以化哉？大抵陰陽二氣無形而默運於内，風、雨、露、雷、昆蟲、草木有形而改換于外，君子觸其景，而測其應，則可以寓對時育物之心，因其候而思其義，則可以悟陰陽貞勝之理。由是而知一歲之間七十二候，即二十四氣也，二十四氣即一十二月也，一十二月即四時也，四時即二氣也，二氣即一氣之周流也，而乾坤無餘策，曆書無餘術矣。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子居青陽左個，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



日月昏旦出入之圖

六百五十六

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暖氣早來，蟲螟爲害。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個，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勾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天子乃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是月也，乃合累牛

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時徵，律中仲吕，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個，乘朱路，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説。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禄，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税，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是月也，命樂師修鞉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簨，飭鐘磬柷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毋艾蘭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林，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飢。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天子居明堂右個，乘朱路，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黄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别貴賤等級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宫，律中黄鍾之宫，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黄騵，載黄旂，衣黄衣，服黄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個，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廟，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圄圉，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也，日長至，陰陽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宫室，培墻垣，補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

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困倉，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個，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個，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壞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徑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

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天子居玄堂右個，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痻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三《四時調攝牋》　高子曰：時之義大矣，天下之事未有外時以成者也，故聖人與四時合其序，而《月令》一書尤養生家之不可少者。余録四時陰陽運用之機，而配以五臟寒温順逆之義，因時系以方藥導引之功，該日載以合宜合忌之事。不務博而信怪誕不經之條，若服商陸見地藏之寶，掘富家土而禳，貧者得富，此類悉删去而不存，不尚簡而棄禦災防患之術，如《玉經八方》、祛瘟符籙、坐功圖像，類此竝增入而不置。隨時敘以逸事幽賞之條，和其性靈，悦其心志。人能順時調攝，神藥頻飡，勤以導引之功，慎以宜忌之要，無競無營，與時消息，則疾病可遠，壽命可延，誠日用不可去身，豈曰小補云耳？録成箋曰《四時調攝》。

春三月調攝總類

《尚書大傳》曰：東方爲春，春者，出也，萬物之所出也。《淮南子》曰：春爲規，規者，所以圜萬物也。規度不失，萬物乃理。《漢律志》曰：少陽，東也，東者，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故君子當審時氣，節宣調攝，以衛其生。

正月立春，木相。春分，木旺。立夏，木休。夏至，木廢。立秋，木死。立冬，木殁。冬至，木胎。言木孕於水之中矣。

歲時變嘗，災害之萌也，余特録其變應於疾病者，分列於四時，使遵生者懼害，預防慎攝自保，毋困於時變。其他水旱凶荒，兵革流移，余未之信也。不敢録。

正月朔，忌北風，主人民多病。忌大霧，主多瘟災。忌雨雹，主多瘡疥之疾。忌月内發電，主人民多殃。七日，忌風雨，主民災。忌行秋令，主多疫。

二月，忌東北雷，主病，西北多疫。春分忌晴，主病。

三月朔，忌風雨，主多病，忌行夏令，主多疫。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四《四時調攝牋下》　夏(四)(三)月調攝總類

《禮記》曰：南方曰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太玄經》曰：夏者，物之修長也。董仲舒曰：陽長居大夏，以生育萬物。《淮南子》曰：夏爲衡，衡以平物，使之均也。《漢律志》曰：南者，任也，陽烝于時任養萬物，故君子當因時節宣調攝，以衛其生。養旺立秋君休。

立夏，火相。夏至，火旺。立秋，火休。秋分，火廢。立冬，火囚。冬至，火死。立春，火殁。春分，火胎。言火孕於木之中矣。

臘仙月占主病

四月，立夏日，忌北風，主殁。

五月，夏至，忌東風，主病。行秋令，主多疫。

六月，行秋令，主多女災。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五《四時調攝牋》　秋三月調攝總類

《禮記》：西方曰秋，秋者，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也。《太玄經》曰：秋者，物皆成象而聚也。《管子》曰：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淮南子》曰：秋爲矩，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漢律志》曰：少陰者，西方也，西者，遷也，陰氣遷落，萬物殺斂，乃成熟也。當審時節宣調攝以衛其生。

立秋，金相。秋分，金旺。立冬，金休。冬至，金廢。立春，金囚。春分，金死。立夏，金殁。夏至，金胎。言金孕于火土之中也。

臘仙月占主疾

七月，甲子日忌雷，主多暴疾。晦日忌風，主多癰疽之疾。

八月，秋分後忌多霜，主病。

九月，忌行夏令，主多鼬嚙。

明・高濂《遵生八牋》卷六《四時調攝牋》 冬三月調攝總類

《禮記》曰：北方爲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管子》曰：陰氣畢下，萬物乃成。《律志》曰：北方，陰也，伏也，陽伏於下，於時爲冬。蔡邕曰：冬者，終也，萬物於是終也，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君子當審時節宣，調攝以衛其生。

立冬，水相。冬至，水旺。立春，水休。春分，水廢。立夏，水囚。夏至，水死。立秋，水殺。秋分，水胎。言水孕於金矣。

厭仙月占主疾

十月，立冬日忌北風，主殃六畜。

十一月，忌行夏令，主多疥癘之疾。

十二月，朔日忌西風，主六畜疫。忌行春令，主多痼疾。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二《天部二》 《月令》：七月天地始肅，禾乃登。若以閏、廣言之，肅則太早，而登已太晚也，故吾謂聖人約其中而言之也。

立秋有禮，名曰貙。劉《漢書注》謂之貙婁，楊子曰：不腰，臘也與哉？今人尚知有臘，而腰則不知久矣。

又 曆法：聖人不盡言。非不言也，改朔授時，天子事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聖人之心也。至顏淵問爲邦，首曰：行夏之時，而視朔南，至春秋每致意焉，亦有概乎其言之矣。然三代之曆，聖人所定，行之六七百年，其勢不容不差，後世通儒術士，竭其智數心思，考索推步，至無遺力，然行之不百年而已，不勝其踳駁也。三代治曆之法，它無可考，惟《周禮》，太史氏正歲年以序事，頒之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而保章氏掌天星不與焉。噫！何簡也！自秦而後，善治曆者，漢則鄧平、洛下閎、劉歆、蔡邕、劉洪，六朝則何承天、祖冲之，唐則劉孝孫、何妥、劉焯、李淳風、僧一行，周則王朴，宋則沈括，元則郭守敬而已。然而洛下閎《太初曆》，至章帝時僅百餘年，已云差失益遠，而《四分曆》拘於建武，行於末元，聚議定式，已逾七十餘年，而行不過百年，亦何益之有也？唐、宋諸家，人人自負，然唐三百年中而八改曆，宋三百年中而十六改曆，尚可謂之定法乎？宋蘇子容重脩渾儀，制作之精，皆出前古，至虜陷燕京，取其所制渾儀以去，乃其法，子孫亦不復傳矣。其謂精密，吾未敢信也。元郭守敬之曆，推測援引，纖悉無遺，國朝所用，皆其遺制，三四百年，僅差分杪，此即聖人不能無也，而議者何以求多爲哉？但今之曆官，但知守其法而不知窮其理，能知其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按方下藥，保其不殺人爾，不敢望其起死回生之功也。

李淳風最精占候，其造《麟德曆》，自謂應洛下閎後八百年之語，似極精且密矣。然至開元二年，僅四十年，而緯晷漸差，不亦近兒戲乎？一行《大衍曆》據《唐書》所載，反覆評論，二萬餘言，窮古今之變，天地之故。當時所謂貫三才，周萬物，窮術數，先鬼神，容成再出，不能添累黍之功，壽王重生，無以議分毫之失，宜乎千歲可俟矣。而至肅宗時，山人韓穎已言其誤，每節損益，又增二日，其故何也？王朴陰陽星緯，無不通曉，其治曆，削去近代符天流俗之學，自成一家，然劉羲叟議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故宋建隆之初，即廢不用矣。此三子者，皆精於天文，而治曆差謬如此，故《周禮》以治曆屬太史，爲天官之屬，占星屬保章，爲春官之屬，分而爲二，非無見也。今人但以占候稍失，而遽欲改曆法，亦過矣。

明・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二 南北方雨暘之異

南方近日之度，火土之氣時爲太陽暴照。如人身熱，則汗液也。北方遠日，又春夏多風，致火土之氣疏越，故雨恒少。閩中春月恒雨，夏月日出則酷暑，旋復有雨。如滿剌伽國，處赤道下，四時皆裸賴，日日有雨，以解蘊隆。可見暘爲雨之根也。

歲候

《越絶書》計倪對越王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羅有時，斂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從寅至未陽也。陰且盡之歲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發糴以收，野宅牛馬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次五倍，甲貨之户粱，乙貨黍，丙貨赤豆，丁貨稻、戊貨麥，己貨大豆，庚貨穬，辛貨菓，壬癸無貨。由此觀之其歲候之所自始乎，要亦盈虛消息之變也。潛草曰：四立分至占風方雨候雲氣，此中節之幾乎，量日月影非矣。雄雷早，雌雷水，亦以初幾言之，東風生蟲，西風殺蟲，稱自發科揚花後忌東風，若南與西不忌也。夏至後十日内有一日非風，則蟲盡去，然遲稻又惡北風，諺曰：禾畏東風，麥畏西，棉花畏北。栽忌東風釀厭，東風寒，則物堅也。芋喜東風，芋毒不擇也，美草則嬌，春，西風無雨，東則雨，夏，北風乃雨，夏發東風，秋間生蟲。清明喜晴，芒種宜遲雨，八月朔雨，角田下熟，丸月朔起占，來年穀南風米貴重九尤關，十月霧曰沫露，相去二百五日水至冬至，囊諸種窖之五十日取驗多寡，則知來歲所宜此氣幾也。中元雨曰魁籧，除夕元旦之秤水猶，

冬至土炭也。徵諸物者，梅少實則秋少杏花多，則宜豆，穀雨雨則多，魚上已則占蛙聲鵜鶘主水檀葉定候。鳳仙芒種前花野薇，立夏前花藕，夏至前花笋，透林鯽脊骨曲皆主水。顯諺曰：黃鸝口禁喬麥斗，夏中候黃口不鳴，則喬麥可廣種也。六月六日雨主蟲，清晨雨蟲生園畦，上午雨蟲生山。薛荔果贏，劈開滿者年豐，東坡曰：益智候禾。海南產益智，花實皆長穗，而分三節觀其上中下節，以候早中晚之豐凶。鄭所南曰：瓊花占歲猶之，師曠以朱生占草也。齊先生豐享蘼苦水藻惡蒺藜則旱，艾則病，蓬則流。宓山愚者曰：自杜臺卿廣《月令》而察物變紀種采者，二十四氣咸列程品要而言之分至八節，舉其緊耳實以物性之陰陽應地上之，寒暑以太陽緯度爲進退也。中通曰：冬春種植二分移接，清明浸稻種，白露後種麥菜，此八節之準也。如元日浴蠶連取柏露，二月采黃精、朮、百合、薤鴨卵，勿過清明。傅昉蟹譜二月初三蟄蚓出海，清明後種蠶社日治果木，驚蟄禁蟻，上庚納鼈繁，上已造麵母采何首烏，煉松脂寒食留飯口，乾四月采茈胡、狼薁、夏枯、烏頭、烏賊，過小滿小青梅，過小滿黃蠶，過小滿無絲葵，過小滿則長，芒種栽梔插榴杉，端午收竹神、水桃、柏葉、練莢、紅花術取鵲腦豕首血和雄黃，夏至取螻蛄，夜至者三伏造醬餌硫曝瓜菜種，六月六儲水，七夕采萍收角蒿，八月脫果包鶴膝采大黃，九日占風製朮種鴛粟，或曰中秋午種乃生，霜後取漆采桑葉，金櫻凡藥以秋收者多，十月壅椒種參耆，十一月種桑取熊膽，冬至薺生苗種附子，十二月伐木不蛙，四月、七月亦可臘雪，應百二十日之雨不特凍土殺蝻也。嶺南以霜多，亦占來豐臘收楝汁插柳，椐此但隨節紀之，亦可前後地視日度雨暘最切耳，壬丙定梅豈足拘乎？

明・孫穀《古微書》卷一一　盛陽之氣

爲雹。盛陰之氣，凝滯爲雪。陽氣薄而脅之，則合而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大節二十四，小節十二，功德分也。故一歲三十六雨。

按梁元帝《纂要》：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久雨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啓)雨。水曰潦雨。

清・方中履《古今釋疑》卷之一一三　寒暑

寒暑者，以日行遠近，而地氣因之，天固未嘗有寒暑也。蓋周天縱橫，皆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北極爲天樞，與南極相距，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赤道帶天體之紘，距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太陽躔路，名爲黃道，黃道斜絡於赤道，半出赤道內，半出赤道外，遠止二十三度半。冬至日躔黃道距北極一百一十五度有奇，在赤道外二十三度太強，是謂南陸。夏至日躔黃道，距北極六十七度有奇，在赤道內二十三度太強，是謂北陸。春秋二分，日躔距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乃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也。以中國地平論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則中國在赤道之北，故日行南陸則寒，日行北陸則暑，皆由地氣去日遠近故也。先中丞公曰：天下寒暑，日影五截，赤道下四時皆燠，二分立表，日中無影。一年兩春兩夏，兩秋兩冬，草木一歲再榮再枯，故自赤道南北，各二十三度半之域立表，每歲東西南北，日影俱到也。日行南北之下，其地每歲一極寒，一極暑，而正相反。履按廣東肇慶府，夏至日中，立表無影，正當北陸下也。肇慶而北，雖日行北陸，見日猶在南也。肇慶南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是爲南陸下。過此二界，則黃道之所不至，日不經天頂過矣，其地四時皆寒，周圍皆有日影，而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草木朝生暮殞。履按《周髀》曰。春分至秋分。日內近極，極下常有光，秋分至春分，日外遠極，極下常無光。趙君卿注曰：北辰之下，春分至秋分，六月見日爲晝，此後六月不見日爲夜。又按《隋志》言：北方有煮羊脾而天明者，正將近北極下之地也。故惟黃道，與南北二極之中間，冲和之氣鍾焉。自距赤道十九度，至四十二度，正當其處，此外皆偏氣矣。或曰：以地氣去日遠近，乃分寒暑，然矣。然夏至之日，日行最近，夏至之後，日行漸遠，宜五月時極熱，而六月大暑，何也？且六月日躔之遠近，與四月日躔之遠近，固無異也。何以四月又不甚熱？履按暑日，午後熱於午前，可以推矣。蓋日近地久則熱愈甚，日遠地久，則冷愈甚，故六月大暑，猶之十二月大寒也。

清・宮夢仁《讀書紀數略》卷三《天部・歲時類》　二至二分日景《周禮》馮相氏以土圭立表，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夏至景尺五寸，日南陸躔東井，景短多暑。冬至景丈三尺，日北陸躔牽牛，景長多寒，此長短之極，故言至也。春分、秋分景七尺三寸六分。春分日西陸躔婁而月，上弦於東井，下弦於牽牛，景朝多陰，秋分日東陸躔角而月，上弦於牽牛，下弦於東井，景夕多風，此長短之中，故言分也。

二至《淮南子》

夏日至陰乘陽，晝者，陽之分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冬日至陽乘陰。夜者，陰之分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

日至二山同上

冬至駿狼之山，南極山。夏至牛道之山。北極山。

四時一歲十二月分爲四時。

春、正月孟春，二月仲春，三月季春，爲三春屬木。夏、四月孟，五仲，六季，爲三夏屬火。

秋、七孟、八仲、九季，爲三秋屬金。冬。十孟、十一仲、十二季，爲三冬屬水。《尚書》五辰即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寄旺於四季也。

又　四時別號《爾雅》：四時和，爲通。正注《尸子》以爲太平祥風。

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寧。

四氣同上，四氣和、謂之玉燭。

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

四德《春秋繁露》

春德風，風不信，則花萼不茂，發生之德廢。夏德暑，暑不信，則草木不長，長贏之德廢。秋德雨，雨不信，則百穀不實，收成不德廢。冬德寒。寒不信，則水土不堅，安寧之德廢。

四選同上，四時者，天之四選。

春者少陽之選，秋者少陰之選，夏者太陽之選，冬者太陰之選。

四府《皇極經世書》：昊天四府，春、夏、秋、冬之謂也。

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

氣盛朔虛之數，朱子曰：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歲之常數也。

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

三時《左傳》三時不害注

春、夏、秋，又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一時謂冬也。

五時《漢儀》讀五時令。

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

八節《史律書》八正之氣。

立春、春分啓、立夏、夏至陽極陰生、立秋、秋分、閉立冬、冬至陰極陽生。

二十四氣十五日爲一氣，二氣爲一月，二十四氣爲一年。

立春正月節、雨水中、驚蟄二月節、春分中、清明三月節、穀雨中、立夏四月節、小滿中、芒種五月節、夏至中、小暑六月節、大暑中、立秋七月節、處暑中、白露八月節、秋分中、寒露九月節、霜降中、立冬十月節、小雪中、大雪十一月節、冬至中、小寒十二月節、大寒中。漢初：啓蟄正月中，雨水二月節，《三統曆》：穀雨三月節，清明三月中，後俱改。

七十二候五日爲一候，六候爲一月，七十二候爲一年。見《周公時訓》後魏始載於曆。《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取爲《月令》其上，則見於《夏小正》。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候鴈北，草木萌動、正月六候。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鴝鵒至，雷乃發聲，始電，十月六候。桐始華，田鼠化爲鴽，三月六候。蝼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虹始見，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三月六候。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蜩始鳴，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四月六候。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蜩始鳴，半夏生，五月六候。温風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土潤溽，大雨時行，六月六候。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天地始肅，禾乃登，七月六候。鴻鴈來，鴈鳥歸，羣鳥養羞，雷乃收聲，蟄蟲坯户，水始涸，八月六候。鴻鴈來賓，雀入水爲蛤，菊有黄華，豺祭獸，草木黄落，蟄蟲咸俯，九月六候。水始冰，地始凍，雉入水爲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成冬，十月六候。鶡旦不鳴，虎始交，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十一月六候。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征鳥厲疾，水澤腹堅。十二月六候。

清・梅文鼎《曆算全書》卷一《論夏時爲堯舜之道》　問：古有三正，而三王迭用之，則正朔原無定也，安在用太陰年用恒星年之爲非是乎？曰：古聖人之作曆也，以敬授民時而已。天之氣，始於春，盛於夏，斂於秋，伏藏於冬，而萬物之生長收藏因之，民事之耕耘收穫因之。故聖人作曆以授民時，而一切政務皆順時以出令，凡郊社禘嘗之禮，五祀之祭，蒐苗獮狩之節，行慶施惠，決獄治兵之典，朝聘之期，飲射讀法，勸耕省斂，土功之事，洪纖具舉，皆於是乎在。故天子以頒諸侯，諸侯受而藏諸，祖廟以每月告朔而行之，曆之重蓋如是也。而顧使其游移無定，何以示人遵守乎？如回，回曆則每二三年而其月不同，是春可爲夏，夏可爲冬也。如歐羅巴則每七十年而差一日，積之至久，四時亦可互爲矣，是故惟行夏之時，斯爲堯舜之道，大中至正而不可易也。然則又何以有三正，曰三正雖殊而以春爲民事之始則一也，故建丑者二陽之月也，建子者一陽之月也，先王之於民事也，必先時而戒事猶之，日出而作，而又曰鷄鳴而起，中夜以興云爾豈若每歲遷徙，如是其紛紛者，哉雖其各國之風，俗相沿而不自覺然，以數者相較而孰爲正大，孰爲煩碎則必有辨矣。

《論語》：行夏之時。古註云：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清・梅文鼎《曆算全書》卷六《長星見久應在何時》　問：曆法最難解者，未宫鬼金羊爲主，今未宫全係井度而鬼反在午室，火猪只十度在亥，而餘皆入戌，不知天運何年，西下諸宿移而天盤動，即歲差之法按：列宿移而天盤動，即歲差之法

也。周天列宿分十二宮，古今曆法各，各迥異要其大端之改易有三，自隋以前未用歲差，故天之十二宮，皆隨節氣而定，如冬至日躔度即爲丑，初之類一也，唐一行始，定用歲差分天，自爲歲，故冬至漸移，而宮度不變，以後曆家遵用之，所以明季言太陽過宮以雨水三朝過亥二也。若今西曆則未嘗不用歲差，而十二宮又復隨節氣而移三也。三者之法，未敢斷其孰優，然以平心論之，則一行似勝何以言之？蓋既用歲差，則節氣之躔度，年年不同，故帝堯冬至日在虛，而今在箕，已差五十餘度，若再積其差，冬至必且在尾，在心，在氐，房在角亢顧推步，實精而此等，尚在可酌不無俟，於後來之論定耳。先生於此深疑實，與鄙意相同至若十二生肖，及演禽之法，別有本末與曆家無涉，亦無與於星占可無深論。

清・嵇璜、劉墉等《續通志》卷九八《天文畧二》 七衡六間

春秋時鄒子述古少皞氏之官有司分、司至、司啓、司閉。分者，春分秋分。至者，冬至夏至。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是爲八節。下至周之列國，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其後，因而增詳一歲，分中氣、節氣，二十有四。《周髀算經》言：七衡周而六間，以當六月，故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衡復更，終冬至。故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歲一內極一外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此北極璇機四游，正北極璇機之中，正北天之中，日出左而入右，南北行，故冬至從坎陽在子，日出巽而入坤，夏至從離陰在午，日出艮而入乾，外衡冬至，內衡夏至，六氣復返，皆謂中氣。周髀所稱：正北極者左旋之樞，是爲赤道極。所稱北極璇機者，右旋之樞，是爲黃道極。赤道正，而黃道半在其內，半在其外，日之行是以有發斂。此寒暑相代易之故也。璇機距正北極如內外衡距赤道之數，正北極居中，璇機環繞之而成規。晝夜一周又過一度，均分此規爲十二宮。璇機夜半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中氣，中節氣之距，凡十五日有奇，璇機之環繞正北極也。與日行發斂相應，是故北游所極值，正北子位是爲建子，於時日值外衡而冬至，所謂冬至從坎陽在子是也。南游所極值，正南午位是爲建午，於時日值內衡而夏至，所謂夏至從離陰在午是也。璇機夜半所建，由子丑寅卯辰巳六宮以至於午，則日自北而發南，如是終古不變，故十二月建本於北極璇機。《宋書》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然則月建之義，以表璇機。《周髀》稱：從坎、從離，信而有徵也。準一歲二十四氣以設衡，日至其衡爲中氣，璇機夜半必建一宮之中，至其間爲節氣，璇機夜半必在兩宮之交。春正月建寅，其節氣曰立春，中氣曰啓蟄，後漢改爲雨水，日入次五衡。二月建卯，其節氣曰雨水，後漢改爲驚蟄，中氣曰春分，日入中衡。三月建辰，其節氣曰穀雨，後漢改爲清明，中氣曰清明，後漢改爲穀雨，日入次三衡。夏四月建巳，其節氣曰立夏，中氣曰小滿，日入次二衡。五月建午，其節氣曰芒種，中氣曰夏至，日抵內衡，而發南。六月建未，其節氣曰小暑，中氣曰大暑，日出次二衡。秋七月建申，其節氣曰立秋，中氣曰處暑，日出次三衡。八月建酉，其節氣曰白露，中氣曰秋分，日出中衡。九月建戌其節氣曰寒露，中氣曰霜降，日出次五衡。冬十月建亥，其節氣曰立冬，中氣曰小雪，日出次六衡。十有一月建子，其節氣曰大雪，中氣曰冬至，日抵外衡，而斂北。十有二月建丑，其節氣曰小寒，中氣曰大寒，日入次六衡。此一歲機衡相應之大較也。

又　日隨大氣左旋以成晝夜。其右旋則自南斂北，復自北發南，以成寒暑。左旋者晝夜之故也，右旋者寒暑之故也。黃道極亦隨大氣而左晝夜一周，又過一度，是赤道極居中，黃道極環繞，其外晝夜旋運而有移徙，故古人以璇機名之蓋同爲樞機。而有移徙不移徙之殊，璇以言乎其移徙也。日左旋晝夜一周，璇機左旋亦宜一周。所以又過一度者，日晝夜有右旋之一度，使日無此一度之減，則黃道極與日同一周矣。減日右旋一度，是黃道極左旋一周，而日未滿此一度，必於左旋補此一度之減，始成晝夜。故黃道極則過一度也。冬至夜半，璇機在正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是爲西游所極，此璇機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因晝夜過一度，積九十一日有奇，則春分夜半，實爲東游所極，如是而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北璇機之一歲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故周髀之文，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又錯舉冬至卯酉，則一晝夜必周四游，咸可知也。吳太常、姚信昕《天論》謂：冬至極低，夏至極起，亦有見於黃道極低在赤道極之下，則近黃道之星，應之而起，黃道極起，在赤道極之上，則近黃道之星，應之而低。《晉書天文志》：譏之不解

極，指黃極故耳。《隋書・天文志》曰：案《虞書》舜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馬季長創謂機衡爲渾天儀。鄭玄亦云：其轉運者爲機，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故。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機衡。此徒據漢所製渾儀，以可旋轉謂之機，其橫簫以視星辰者謂之衡。蔡邕云：懸機以象天而衡望之，轉機闚衡，以知星宿是也。與周髀所言，北極璇機七衡六間，指各不同唐虞機衡之制，周髀近之。古未有二十四氣，蓋準八節，爲之宜設五衡，內衡夏至，次二衡立夏，立秋中衡，春分秋分次四衡，立春立冬外衡，冬至日入次四衡爲春，入次二衡爲夏，出次二衡爲秋，出次四衡爲冬，而四時序矣。周末準十二中氣，故設七衡，衡之規法由來蓋遠矣。

臣等又案：《夏小正》啓蟄繫之正月，《春秋左氏傳》稱：凡祀啓蟄而郊。又：襄公七年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杜預釋例云：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杜氏不言雨水，而分啓蟄、驚蟄爲二。其《釋例》又云：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走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此杜氏以意區分，非當時所用。《漢志》：立春後次驚蟄。下注：今曰雨水，次雨水。下注：今曰驚蟄，次春分、次穀雨。下注：今曰清明，次清明。下注：今曰穀雨，蓋班固述劉歆原文於上，而以東漢時，改易其先後者注於下方。孔穎達謂：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非也。然《周髀算經》即以啓蟄繼雨水。而《逸周書》、《淮南子》、《易通卦驗》，皆先雨水後驚蟄，或周秦間別傳，與太初《三統異》，或東漢用四分後，不知者習於其時所用，以改古書。蔡邕《月令章句》復移驚蟄於雨水前。其作《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蔡氏但以釋經，至唐初傅仁，均李淳風之說，行則以之授時，開元後又改從東漢至今，因之王應麟云：改啓爲驚，蓋避景帝諱，此說足正杜預之失。顧炎武云：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二月間尚有雨雪，惟南方地煖，有正月雨水者，當依古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爲是。《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元年正月庚午，都下雨水，蓋以雨水爲異，此說可與《月令問答》相發明，二十四氣內二分二至，以日夜分南北，至定名分者，中分之適半也。至者，極也。《周禮》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國語》：處暑之既至。又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罝罘。陰霜而冬裘具。荀卿書：霜降逆女。《月令》：仲夏小暑至，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啓蟄。雨水、芒種、小暑、處暑、白露、霜降、大寒等名，各有所依，以立義特整齊之爲二十四，應起於周末耳。

臣等又案，十二月建自《逸周書》：以爲斗杓所指，漢人據之說經，劉宋祖沖之始辯其失，後儒多未考。《宋書》：猶信所習，聞近梅文鼎設問答辨，證極詳問，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議者以冬至既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今時正月不當，仍爲建寅曰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斗柄，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辰爲地支，寅卯辰列東，巳午未列南，申酉戌列西，亥子丑列北。《堯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此四時分配，四方而以春爲首之證也。既有四仲月以居，卯午酉子之四，正自各有，孟月季月以居四隅，仲春既正東爲卯月，其孟春必在東之北而爲寅月，何必待斗柄指寅乎。故曰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並祇以晝夜永短爲憑，以昏中之星爲斷，未嘗一言及於斗柄也。孔子去堯時，已及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矣。歲差之法，古雖未言然，而《月令》昏中之星，不同於《堯典》，則實測當時之星度也。《月令》兼言旦中，又舉其日躔所在，兼舉十二月而備言之，可謂詳矣。然未嘗一語，言斗柄建寅爲孟春。《史記・律書》以十律配十二月之所建地支，而疏其義兼八風二十八舍以爲之說，而並不言斗建。《天官書》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而非僅斗柄非止，初昏問說者，又以各月斗柄皆指其辰，惟閏月則斗柄指兩辰之間，由今以觀其說亦非歟。曰周天之度以十二分之，各得三十度奇，凡各月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之間矣。十二節氣，日皆指兩辰之間，又何以別其爲閏月乎？若夫閏月則止，有節氣無中氣，其節氣之日，固指兩辰之間矣。然惟此一日而已，其前半月後半月，竝非兩辰之間也。十二辰首尾鱗次，又何處設此三十度於兩辰間，以爲閏月三十日之所指乎？斗杓之星，距北極止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爲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杓之南，仰而觀之，斗杓與辰極竝在天頂之北，故古人言中星不言斗杓，蓋以此也。《淮南子》等書言：招搖東指而天下皆春，不過大槩言之，原非以此定月，古之人以星象授人時，若以歲差考之，則於今日竝相差一二旬矣，然而當其

時，各據其時之星象，爲之著令，所以使民易知也。而終未有言斗杓指何方？而作何事者則以其方位之難定也，十二月建之，非關斗柄明矣，是故斗柄雖因歲差，而所指不同，正月之建寅，不可易也。此論足以申明。《宋書》祖氏之說，今考《夏小正》舉斗柄者三，於正月云：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則寅月指子矣。於六月云：初昏斗柄正在上，則未有指午矣。於七月云：斗柄縣在其下，則旦是申月指子而旦也。與中星表候同一例，不以爲月建，祖氏、梅氏以歲差知月建，非因斗柄移辰，而不知北極璇機，冬至夜半恒指子，春分夜半恒指卯，夏至夜半恒指午，秋分夜半恒指酉，以四游所極推之，餘月則月建十有二，由璇機夜半所建，顯然且璇機所建，與日躔黃道，發南斂北相應，實爲氣之所本。祖氏謂：諒以氣之所本者，雖未能確言，其識卓矣。

清・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卷上 殺不辜，則國赤地。元注：赤地，旱也。令不收，則多淫雨。元注：干時之令不收納，則久雨爲災。

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元注：期，會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元注：雄爲虹，雌爲蜺也。虹者，雜色也。忌禁也。

又 何謂八風補曰：《河圖括地象》云：天有八氣，地有八風。《易緯》云：八節之風，謂之八風。《春秋攷異郵》云：八風殺生，以節翱翔。

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元注：艮卦之風，一名融爲笙也。補曰：《史記》律書云：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東北曰炎風。高誘曰：炎風艮氣所生，一曰融風。是條風，即炎風融與炎聲相轉，條者調也。調即融矣。《周語》云：先立春五日瞽，告有協風至，亦即此風也。《易通卦驗》云：立春條風至。宋均注云：條風者，條建萬物之風是也。樂說云：艮主立春，樂用塤此云笙者，服虔。《左氏傳》注：艮音匏其風，融匏即笙八風于遁甲爲八門條風當生門。

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元注：震卦之風也。爲管也。補曰：《律書》云：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之盡出也。《易通卦驗》云：春分明庶風至，有始覽云：東方曰滔風。高誘曰：震氣所生，一曰明庶風，是古名明庶風曰滔也。樂說云：震主春分，樂用鼓此云管者，服虔。云：震音竹其風明庶，竹即管明庶風當傷門。

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元注：巽卦之風也。爲柷也。補曰：《律書》云：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通卦驗》云：立夏清明風至，有始覽云：東方曰蕭風。高誘云：蕭風或作景風，異氣所生，一曰清明風是也。樂說：巽主立夏，樂用笙此云柷者，服虔。云：巽音木其風，清明木即柷清明風當杜門。

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元注：離卦之風也。爲絃也。補曰：《律書》云：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元注：夏至陰氣在下，陽盛于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

凉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元注，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

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元注：秋分殺氣國君懔愴，故去鐘磬縣垂之樂也。

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元注：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

備寇難也。

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元注：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刑罰疑者，于是順時而決之。補曰：文亦見《通卦驗》惟以爵有位爲辯大，將以閉關梁決刑罰爲誅，有罪斷大刑。

又　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補曰：《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匡之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元命包》云：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又《晉書》天文志云：鉤神口中一星曰，耀魄寶主御羣神執萬神圖，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內天帝之神也，主戰鬬知人吉凶者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之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之國也。然紫宮太一即耀魄寶，故《隋志》云：北極大星太一之坐也。義與《史記》合。

又　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濕，故炭重。補曰：《前漢書·天文志》云：冬至極短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于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而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麻記》候鐘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鐘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案《續志》炭作灰恐傳寫之誤。

又　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補曰：《漢書·天文志》云：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凉也。若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一曰暑長爲潦短爲旱。《易通卦驗》云：冬至之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鄭元注云：晷進謂長于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晷長，晷長者，則陰勝，故水，晷短于度者，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晷短，晷短者，陽勝是以旱。

清·錢塘《淮南天文訓補注》卷下　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濕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補曰：《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云：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濕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其說木用事有至于立春，火用事有至于立夏之文，以冬至木即用事，立春在其後四十五日，驚蟄前三日火即用事，立夏在後六十三日，故也。其小滿前六日火用事，立秋前九日金用事，霜降前九日水用事，各當王時，故不言，至于夏至及立秋、立冬也，是甲子明起冬至。而《素問·陰陽論類篇》云：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雷公對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王砅謂孟月春始，至謂立春之日也，則甲子又起立春。故《管子·五行篇》云：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暗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睹

至秋三月，元注：季秋之月。

地氣下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户，元注：殺氣。

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元注：青女天神，青皇女主霜雪也。

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其寒。元注：收斂其所藏而閉之。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案，禽獸莊刻本作禽鳥。元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

孟夏之月，以熟穀木，雄鳩長鳴，爲帝候歲。元注：雄鳩，蓋布穀也。

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補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天産作陰德，以地産作陽德，莊周亦言至陰肅肅，出乎天，至陽赫赫，赫出乎地。

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補曰：《天文志》引星備云：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

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補曰：太元云：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

又　主四月，補曰：十二律，主十二月，由于候氣。律者，述陽氣之管也，故所候皆爲陽氣。十一月，陽氣動于黄泉，入地中八寸十分一，故以黄鐘候之。十月，陽氣窮于地上，迫地面四寸十分二，故以應鐘候之。應鐘短于黄鐘三寸十分九，蓋月得冬至，則當以三寸十分九減本律三分，爲黄鐘氣應之限，中間四寸十分二，即陽氣從下而上之處也。而五月陰生之始，蕤賓短于黄鐘二寸十分四，長于應鐘減過之數一寸十分八，是陽氣之長其數二十四，陽氣之消，其數一十八，中間四十二，又即消長之總數也。陰氣消長之數如陽。其初陰上，陽下，與黄鐘應，經六月而陽長二十四，則陰至黄鐘之分，是時陽上陰下，與蕤賓應，經六月而陽消一十八，則陰至蕤賓之分矣。蓋陽氣初長時，陰氣適滿二十四，至消爲一十八，則陽滿二十四矣。陰氣初長時，陽氣適滿二十四，至消爲一十八，則陰滿二十四矣。應鐘氣應逾月而後黄鐘氣應，此應鐘之所以爲應鐘也。以十二律論之，黄鐘減五爲大吕，此陽氣之驟長也。自後每月減四，至中吕則減三，爲蕤賓，所長微矣。自蕤賓以後，月減三分，五月至應鐘盈月又減三，而陽氣復萌矣。蓋陰陽二氣，初長時皆驟長五分，未消時已暗消一分，故二至之月，俱至黄鐘、蕤賓之分也。應鐘倍律長于黄鐘三分，即減應鐘正律所得其義亦然，而自古無悟及者，何盈月之驗也。《吕覽》：黄鐘長三寸九分，減之即得黄鐘，猶減中吕三分而爲蕤賓，皆氣應歟或説黄鐘以後六律，候陽氣蕤賓以後六律，候陰氣此殊不然。《周易卦》：氣自下而上律氣亦然，蕤賓之月，陽氣自黄鐘而進正滿二十四分，而可謂之陰氣乎？律之用減？不用增，皆由陽氣之自下而上爲之也。故曰：述陽氣之管，且陽動陰静，灰之飛也。非其証乎？然則何以律有陰陽？曰律之陰陽從十二辰名之，在陽曰陽律，在陰曰陰律而已。

又　故三歲而一閏，一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案：莊刻本十二歲下無而字。元注：康，成也。案：康成也。莊刻本作盛也。又云：按《御覽》康作荒下。有注云：蔬不熟爲荒也。疑是許慎注，故義異。補曰：《史記・貨殖傳》云：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毁、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又曰：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越絶書》則云：計倪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又曰：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説本不殊而特以歲爲太陰。《天官書》直謂之太歲矣，意古人候歲特詳，故有太歲太陰二法也，惟南自用太陰。《越絶書》又言：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火之勢勝金，陰氣畜積大盛，火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畜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然則金不必皆穰，木不必皆饑，太陰在卯，穰即淮南後説也。

又　冬至後六中氣比坤，六爻律，夏至後六中氣比乾，六爻律，即二十四氣，反覆比十二律也。而自黄鐘至蕤賓七律，冬至後用半，夏至後用全耳，其冬至後音漸濁，夏至後音漸清之理，即前所云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也，何者？此冬至音比林鐘，前音比黄鐘，比林鐘：即凡黄鐘也，此小寒音比夷，則前音比應鐘，比夷則即比應鐘也。夷則清于林鐘，而黄鐘七律俱用半律，應鐘不較濁乎，由是推之，此芒種比蕤賓半爲最清，而前比大吕正爲最濁，淮南因清以知濁，故曰：音漸濁，夏至則此比黄鐘，前亦比黄鐘小暑，此比大吕前亦比大吕至大雪，則同比應鐘，故黄鐘七律俱用全律。故直曰：音漸清也，二者皆非隨月律之正法，是以同謂之變前二至俱比黄鐘，則此二至俱得比林鐘，是故小暑前比大吕，今比蕤賓猶小寒之比夷，則應鐘也。大暑前比太簇，今比中吕猶大寒之比南吕無射也。至于大雪則前比應鐘，今比夷，則而終夷，則至應鐘俱用倍律，則亦可云：音漸濁矣，此又因清以知濁也。【略】

候氣之律，以黄鐘蕤賓，應鐘爲三限，應鐘氣至盈月，得黄鐘，故減應鐘正律，或減應鐘倍律俱可爲黄鐘，此《淮南》云：黄鐘八十一，而《吕覽》謂黄鐘三寸九分也。論十二月氣至則冬至陽消之，極在上爲數一十八，陰長之極在下，爲數二十四，陰下陽動，夏至陰消之極在上，爲數一十八，陽長之極在下，爲數二十四，陽下陰動二十四者，子午相距之數也，爲南北之極，故長數居之其上，爲消數所居。長數五分時消數二十二，長數九分時消數二十一，長數十三分時消數二十，長數十七分時消數十九，長數二十一分時消數十八，長數二十四分時消數亦十九。





清・喻端士《時節氣候抄》卷一　四時總《爾雅》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時和謂之玉燭，春之氣和青而温陽，夏之氣和赤而光明，秋之氣和白而收藏，冬之氣和黑而清英。玉燭言人君德輝内朗和氣，外應温潤，光照也。又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此亦四時之别號也。四時之氣，各以其序則四時功成。

又　羣芳譜一歲共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大寒後十五日斗柄指艮爲立春，正月節，立始建也。春氣始至而建立也，一候東風解凍，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也。二候蟄蟲始振，蟄藏也，振動也，感三陽之氣而動也。三候魚陟負，冰上遊而近水也。立春後十五日斗柄指寅爲雨水，正月中，陽氣漸升，雲散爲水，如天雨也。一候獺祭魚，歲始而魚上則獺取以祭。二候候雁北，陽氣達而北也。三候草木萌動，天地交泰，故草木萌生，發動也。雨水後十五日斗柄指甲爲驚蟄，二月節，蟄蟲震驚而出也。一候桃始華。二候倉庚鳴，黃鸝也，倉清也，庚新也，感春陽清新之氣而初出，故鳴。三候鷹化爲鳩，即布穀也。仲春之時，鷹喙尚柔，不能捕鳥，瞪目忍饑，如痴而化，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春化鳩，秋化鷹，如田鼠之于鴽也。若腐草雉爵，皆不言化，不復本形者也。驚蟄後十五日，斗柄指卯爲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當春氣九十日之半也。一候元鳥至，燕也，春分來，秋分去。二候雷乃發聲，四陽漸盛，陰陽相薄，爲雷乃者，象氣出之難也。三候始電，電，陽光也，四陽盛長，氣洩而光生也，凡聲屬陽光，亦屬陽。春分後十五日，斗柄指乙爲清明，三月節，萬物至此皆潔齊而明白也。一候桐始華，桐有三種，華而不實曰白桐，亦曰花桐。《爾雅》謂之榮桐，至是始華也。二候田鼠化爲鴽、鵪也，鼠陰而鴽陽也。三候虹始見，虹日與雨交，天地之淫氣也。清明後十五日，斗柄指辰爲穀雨，三月中，雨爲天地之和氣，穀得雨而生也。一候萍始生，萍陰物靜以承陽也。二候鳴鳩拂，其羽飛而翼迫其聲也。三候戴勝降於桑，蠶候也。穀雨後十五日，斗柄指巽爲立夏，四月節，夏

大也，物至此皆假大也。一候螻蟈鳴，一名鼃鼠，一名鼓，陰氣始，故螻蟈應之。二候蚯蚓出，感六陰之極而不鳴。二候王瓜生，土瓜也。立夏後十五日，斗柄指巳爲小滿，四月中，物長至此皆盈滿也。一候苦菜秀，荼爲苦菜，感火氣而苦味成，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此苦菜宜言英。二候靡草死，草之枝葉靡細者，享塵之屬，凡物感陽生者，强而立感陰生者，柔而靡，靡草則陰至所生也，故不勝陽而死。三候麥秋至，麥以夏爲秋，感火氣而熟也。小滿後十五日，斗柄指丙爲芒種，五月節，言有芒之穀可播種也。一候螳螂生，螳螂飲風凉露感一陰之氣而生，至此時破殼而出。二候鵙始鳴，百勞也，惡聲之鳥梟類也，不能翱翔直飛而已。三候反舌無聲，《諸書》謂反舌爲百舌鳥，感陽而鳴，遇微陰而無聲也。芒種後十五日，斗柄指午爲夏至，五月中，萬物至此皆假大而極至也。一候鹿角解，夏至一陰生鹿，感陰氣故角解。二候蜩始鳴，《莊子》謂蟪蛄蟬也。三候半夏生，藥名，居夏之半而生也。夏至後十五日，斗柄指丁爲小暑，六月節，暑氣至此尚未極也。一候温風至，温熱之風至小暑而極，故曰至。二候鵙始鳴，百勞也，惡聲之鳥梟類也，不能翱翔直飛而已。三候荔挺生。大雪後十五日，斗柄指子爲冬至，十一月中，日南陰極而陽始生也。一候蚯蚓結，六陰寒極之時，蚯蚓交結如繩。二候麋角解，冬至一陽生麋，感陽氣故角解。三候水泉動，水者一陽所生一陽初生，故動也。冬至後十五日，斗柄指癸爲小寒，十二月節，時近小春，故寒氣猶小。一候雁北鄉，雁避熱而南今則北飛，禽鳥得氣之先故也。二候鵲始巢，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氣，鵲遂爲巢，知所向也。三候雉鴝雉陽鳥也，雌雄同鳴，感於陽，而有聲也。小寒後十五日，斗柄指丑爲大寒，十二月中，時已二陽，而寒威更甚者，閉塞不盛則發洩不盛，所以啓三陽之泰，此造化之微權也。一候雞乳，乳育也，雞木畜麗於陽，而有形，故乳二候征鳥厲疾，至此而猛厲迅疾也。三候水澤腹堅，冰微上下皆凝，故曰腹堅。一元默運，萬彙化生，四序循環，千古不易，極之而陽，九百六，不過此氣之推遷耳。

清・喻端士《時節氣候抄》卷六《四時咎徵》 孟春

行夏令《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注言：人君于孟春之月，而行孟夏之政令，則感召咎徵如此，又曰：此巳火之氣所泄。

行秋令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注：此申金之氣，所傷癸音標風之回轉，莠音有以生氣逆亂，故惡物乘之而茂。

行冬令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注：此亥水之氣，所淫摯音至傷拆也，百穀惟稷先種，故云首種。

仲春

行秋令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注：此酉金之氣，所傷。

行冬令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注：此子水之氣所淫。

行夏令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注：此午火之氣，所泄螟食苗心者。

季春

行冬令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注：此丑土之氣。所應肅者，枝葉減縮而急，大恐訛言驚動。

行夏令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注：此未土之氣，所應不收，謂無所成遂也。

孟夏

行秋令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注：此戌土之氣所應。

行秋令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注此申金之氣，所泄四鄙，四面邊

鄙之邑也，保與堡同，小城也。入而依以爲安也。

行冬令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注：此亥水之氣所傷。

行春令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此寅木之氣，所淫格至也。

仲夏

行冬令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注：此子水之氣所傷。

行春令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飢。注：此卯木之氣所淫，螣音特食苗葉之蟲。

行秋令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注：此酉金之氣所泄。

季夏

行春令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注：此辰土之氣，所應鮮音仙鮮落，未成熟而墮落，欬苦代反風欬，因風而致欬疾也。

行秋令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注：此戊土之氣，所應女災，姙孕多敗。

孟秋

行冬令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注：此丑土之氣，所應鷹隼，善擊必待秋焉，以感殺厲之氣。故蚤鷙于夏也，隼音笋。

行冬令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注：此亥水之氣，所泄敗穀，蟹食稻也。

行春令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注：此寅木之氣，所損寅中，箕星好風能散雲雨，故致旱。

行夏令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注：此巳火之氣所傷。

仲秋

行春令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注：此卯木之氣，所應。

行夏令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注：此午火之氣所傷。

行冬令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注：此子水之氣，所泄數音朔，收聲之雷，先期而動。

季秋

行夏令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鮅嘔。注：此未土之氣，所應冬藏實窖之藏，爲水所侵，鮅，音求。嘔，音帝。鮅者，氣窒于鼻，嘔者，聲發于口。

行冬令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注：此丑土之氣，所應裂坼也。

行春令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注：此辰土之氣，所應。解，音懈。不居不得止息也。

孟冬

行春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注：此子水之氣所傷。

行夏令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注：此巳火之氣，所損。

行秋令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注：此申金之氣，所淫。

仲冬

行夏令行夏令，則其國乃早，氛霧冥冥，雷乃發聲。注：此午火之氣，所克旱火氣乘之，應於來年氛霧，亦火氣之所蒸雷，陰不能固陽也。

行秋令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注：此酉金之氣，所淫。雨，去聲，汁，音執，雨雪雜下，曰：汁。

行春令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注：此卯木之氣，所泄。竭者，卯中大火之所生。

季冬

行秋令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人保。注：此戌土之氣，所應。介蟲爲兵之象。

行春令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注：此辰土之氣，所應。胎未生者，天方生者，固久不差。

行夏令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注：此未土之氣，所應。水潦火尊木之令也，消釋盛陽爍之。

又　閏月節序

移上元節《宋史・禮志》：政和六年正月七日，御筆今歲閏餘，候晚猶未春和，晷短氣寒，於宴集無舒緩之樂。上元節移於閏正月十四日爲始。

閏元宵張炎《閏元宵詞》：向人圓月轉分明，簫鼓又逢迎。風吹不定蛾兒鬧，繞玉梅，醉，奈今宵，別是光陰。簾底聽人笑語，莫教遲了梅青。

閏重三張雨《閏三月三日北山看花詩》：應笑黃楊厄閏時，後三仍復負芳期。老無劉猶戀香心。報道依然放夜，何妨歇曲行春。錦燈重見麗繁星，水影動梨雲。今朝準擬花前几簪花分，閑有陶潛止酒詩。穀雨林中先紫筍，鄱岡山口足黃鸝。韓湘自倩奴星去，袖得瑤臺第一枝。

閏七日王灣《閏月七日織女詩》：耿二曙河微，神仙此會稀。今年七月閏，應得兩回歸。李商隱《壬申閏秋題贈烏鵲詩》：繞樹無依月正高，鄰城新淚濺雲袍。幾年始得逢秋閏，

兩度填河莫告勞。

閏中秋吳文英《閏中秋詞》：丹桂花開第二番，東籬展却宴期寬。人間寶鏡離仍合，海上仙槎去復還。分不盡，半涼天。可憐閑剩此嬋娟。素娥未隔三秋夢，贏得今宵又倚闌。

閏九日《唐詩紀事》：景龍二年，閏九月九日，幸總持，登浮圖。李嶠詩：閏月開重九，真遊下大千。花寒仍爲菊，座晚更披蓮。刹鳳回雕輦，幡虹間綵旃。還將西梵曲，助入南薰絃。李乂詩：清蹕幸禪樓，前驅歷御溝。還疑九日豫，更想六年遊。聖藻輝纓絡，仙花綴冕旒。所欣延億載，寧止慶重秋。宋之問奉和聖製，閏九月九日登莊嚴總持，二寺閣詩：閏月再重陽，仙輿歷寶坊。帝歌雲稍白，御酒菊猶黃。風鐸喧行漏，天花拂舞行。豫遊多景福，梵宇日生光。

清・曹仁虎《七十二候考》 觀象授時，起於上古。自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少皞有分至啓閉之官，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堯有羲和之命，大約由四時分八節，出八節分二十四氣，由二十四氣分爲七十二候，立法蓋漸密也。候應之義，互見於《夏小正》諸書，尚未明分爲七十二候，《小正》於時令之書，最爲近古。《唐志》以爲羲和遺迹，其書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不必每月六候，每五日爲一候也。《易緯通卦驗》所記氣候，與《夏小正》互有同異。《月令疏》多引之，説者謂《通卦驗》氣候，比之《逸周書・時訓》，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其書雖分中氣，亦未嘗明定五日一候也。《吕氏春秋》有十二月紀，漢馬融取以入《小戴記》中，爲《月令》第六篇，其書以天時草木鳥獸蟲魚記每月之候，與《夏小正》略同。鄭康成，於孟春之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仲春之始雨水。《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始雨水爲驚蟄初候。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季春之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孟夏之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仲夏之小暑至，《時訓解》及各史志皆取爲候，《金史志》始以麥秋至易之。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季夏之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孟秋之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案：《月令・正義》謂：正月七月，記時候火，故有五句，餘皆四句，今考正月之五句，自爲五候，七月雖有五句，而鷹乃祭鳥，與用始行戮句，義本相連，仍爲四候。仲秋之盲風至，《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作暴風至，爲白露，次候。鴻雁來，元鳥歸，案：《正義》曰：元鳥歸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每月注云，皆記時候也。《正義》謂十二月時候，多少不同，多則五句，少則四句，無義例也。又于仲春之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二句義相連，《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分爲兩候，以蟄蟲咸動爲清明次候，蟄蟲啓户爲清明末候。仲夏之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木堇榮爲小暑末候。仲秋之雷始收聲，蟄蟲壞户，水始涸，仲冬之芸始生，《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芸始生爲冬至次候。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每月注云，又記時候也。《正義》謂：二至二分之月，皆再記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又于季春之鳴鳩拂其羽，爲穀雨次候，戴勝降于桑爲穀雨末候。仲秋之雷始收聲，蟄蟲壞户，水始涸，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戴勝降于桑爲立夏次候，而不及鳴鳩拂其羽。則注曰：蟄將生之候。《正義》謂季春亦記時候者，蟄之將生，故記蟄候也。此皆候之顯然可據者。至鄭氏于孟春之草木萌動，《時訓解》及各《史志》皆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無之。則注曰：可耕之候，于仲春之元鳥至，則注曰：媒氏之官以爲候。《正義》雖謂元鳥至不爲仲春之候，然鄭注明用候字。他若秋之蟄蟲咸府，《時訓解》及各《史志》皆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無之，季冬之征鳥厲疾，《時訓解》作可即孟春之草木萌動，仲春蟄蟲啓户，仲秋蟄蟲壞户之例推之。可即鷹乃學習之例推之。孟春之靡草死，麥秋至，可即王瓜生，苦菜秀之例推之。一月之中，少者四五候，多者七八候，少多無可增，多亦無可減，各隨每月節氣所感而應之。《正義》謂凡記時候，先言者氣候在前，後言者氣候在後。原不必定五日而應一候，再五日而又應一候也。《月令》氣候，多互見于《夏小正》及《通卦驗》中，其可考者，如《月令》孟春之東風解凍，即《夏小正》之時有俊風，滌凍塗。案《夏小正》時有俊風，戴傳謂俊者大也，大南風也。合冰必于南風，解冰必于南風，今考正月無南風應候之理，《史記・律書》謂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此俊字，當爲條字之訛，又案刊本作寒日滌凍塗，據《玉海》所引無寒日二字。《通卦驗》之條風至，冰解。案《通卦驗》：于立春日條風至，冰解，《月令疏》引之，謂凡記時候也。于雨水，復曰凍冰釋，猛風至，《月令疏》引之謂猛風即東風之甚也。據此足謂《夏小正》之正月啓蟄。案《月令》孟春之蟄蟲始振，即《夏小正》之正月啓蟄也。啓蟄本二十四氣之一，金氏履祥疑古者陽氣特盛，啓蟄獨早，《考月令》仲春尚有蟄蟲咸動，啓户乃出之文。《正義》謂正月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夏小正》此條，蓋合孟春之始振，仲春之啓户，記之。《月令》：孟春之魚上冰，《夏小正》作魚陟負冰。《通卦驗》作魚負冰。鳥仲冬候。《月令》：孟冬之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仲冬之冰益壯，地始坼。《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冰益壯爲大雪初候，地始坼爲大雪次候。鶡旦不鳴，虎始交，季冬之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每月注云，皆記時候也。《正義》謂十二月時候，多少不同，多則五句，少則四句，無義例也。又于仲春之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二句義相連，《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分爲兩候，以蟄蟲咸動爲清明次候，蟄蟲啓户爲清明末候。仲夏之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木堇榮爲小暑末候。仲秋之雷始收聲，蟄蟲壞户，水始涸，仲冬之芸始生，《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芸始生爲冬至次候。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每月注云，又記時候也。《正義》謂：二至二分之月，皆再記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又于季春之鳴鳩拂其羽，爲穀雨次候，戴勝降于桑爲穀雨末候。仲秋之雷始收聲，蟄蟲壞户，水始涸，仲冬之芸始生，《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戴勝降于桑爲立夏次候，而不及鳴鳩拂其羽。則注曰：蟄將生之候。《正義》謂季春亦記時候者，蟄之將生，故記蟄候也。此皆候之顯然可據者。至鄭氏于孟春之草木萌動，《時訓解》及各《史志》皆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無之。則注曰：可耕之候，于仲春之元鳥至，則注曰：媒氏之官以爲候。《正義》雖謂元鳥至不爲仲春之候，然鄭注明用候字。他若秋之蟄蟲咸府，《時訓解》及各《史志》皆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無之，季冬之征鳥厲疾，《時訓解》作可即孟春之草木萌動，仲春蟄蟲啓户，仲秋蟄蟲壞户之例推之。可即鷹乃學習之例推之。孟春之靡草死，麥秋至，可即王瓜生，苦菜秀之例推之。一月之中，少者四五候，多者七八候，少多無可增，多亦無可減，各隨每月節氣所感而應之。《正義》謂凡記時候，先言者氣候在前，後言者氣候在後。原不必定五日而應一候，再五日而又應一候也。《月令》氣候，多互見于《夏小正》及《通卦驗》中，其可考者，如《月令》孟春之東風解凍，即《夏小正》之時有俊風，滌凍塗。案《夏小正》時有俊風，戴傳謂俊者大也，大南風也。合冰必于南風，解冰必于南風，今考正月無南風應候之理，《史記・律書》謂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此俊字，當爲條字之訛，又案刊本作寒日滌凍塗，據《玉海》所引無寒日二字。《通卦驗》之條風至，冰解。案《通卦驗》：于立春日條風至，冰解，《月令疏》引之，謂凡記時候也。于雨水，復曰凍冰釋，猛風至，《月令疏》引之謂猛風即東風之甚也。據此足謂《夏小正》之正月啓蟄。案《月令》孟春之蟄蟲始振，即《夏小正》之正月啓蟄也。啓蟄本二十四氣之一，金氏履祥疑古者陽氣特盛，啓蟄獨早，《考月令》仲春尚有蟄蟲咸動，啓户乃出之文。《正義》謂正月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夏小正》此條，蓋合孟春之始振，仲春之啓户，記之。《月令》：孟春之魚上冰，《夏小正》作魚陟負冰。《通卦驗》作魚負冰。鳥仲冬候。《月令》：孟冬之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仲冬之冰益壯，地始坼。《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冰益壯爲大雪初候，地始坼爲大雪次候。鶡旦不鳴，虎始交，季冬之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每月注云，皆記時候也。《正義》謂十二月時候，多少不同，多則五句，少則四句，無義例也。又于仲春之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二句義相連，《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分爲兩候，以蟄蟲咸動爲清明次候，蟄蟲啓户爲清明末候。仲夏之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木堇榮爲小暑末候。仲秋之雷始收聲，蟄蟲壞户，水始涸，仲冬之芸始生，《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芸始生爲冬至次候。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每月注云，又記時候也。《正義》謂：二至二分之月，皆再記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又于季春之鳴鳩拂其羽，爲穀雨次候，戴勝降于桑爲穀雨末候。仲秋之雷始收聲，蟄蟲壞户，水始涸，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木堇榮爲小暑末候。仲秋之雷始收聲，蟄蟲壞户，水始涸，仲冬之芸始生，《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芸始生爲冬至次候。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每月注云，又記時候也。《正義》謂：二至二分之月，皆再記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又于季春之鳴鳩拂其羽，爲穀雨次候，戴勝降于桑爲穀雨末候。仲秋之雷始收聲，蟄蟲壞户，水始涸，仲冬之芸始生，《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惟《北魏志》、《隋志》以芸始生爲冬至次候。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每月注云，又記時候也。《正義》謂：二至二分之月，皆再記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又于季春之鳴鳩拂其羽，爲穀雨次候，戴勝降于桑爲穀雨末候。仲秋之雷始收聲，蟄蟲壞户，水始涸，

《夏小正》作獺祭獻魚。《月令》：孟春之鴻雁來，《通卦驗》作候雁北。爲仲春候。《月令》仲春之桃始華，即《夏小正》之梅杏杝桃則華。在正月。《通卦驗》作桃李華，爲仲春中氣。《月令》：仲春之倉庚鳴，《夏小正》作有鳴倉庚。《通卦驗》作鶬鶊鳴。爲孟春中氣。《月令》仲春之元鳥至，即《夏小正》之來降，燕乃睇。《通卦驗》作元鳥來，爲季春候。《月令》仲春之雷乃發聲。《通卦驗》一作雷。句有缺文，爲仲春候。一作雷鳴。爲季春候。《月令》：仲春之始電。《通卦驗》作電行。爲仲春中氣。一作雷鳴。爲季春候。《月令》：季春之桐始華，即《夏小正》之拂桐芭。《月令》：季春之田鼠化爲駕。《夏小正》、《通卦驗》俱同，《通卦驗》爲季春中氣。《月令》季春之鳴鳩拂其羽，《夏小正》作鳴鳩。《月令》：孟夏之螻蟈鳴，即《夏小正》之螻則鳴。在三月。《通卦驗》作螻蛄鳴，爲孟夏中氣。《月令》：孟夏之王瓜生，即《夏小正》之王萯秀。《月令》仲夏之螳螂生，《通卦驗》同。爲仲夏中氣。《月令》：仲夏之鵙始鳴。《夏小正》作鶪則鳴，《通卦驗》作伯勞鳴，爲季夏候。《月令》仲夏之反舌無聲，《通卦驗》作蝦蟇無聲，爲季夏中氣。《月令》季夏之蟋蟀居壁，《通卦驗》作蜻蛚鳴，爲孟秋候。《月令》：仲夏之鹿角解，《通卦驗》同，《月令》：仲夏之蟬始鳴。《夏小正》一作良蜩鳴，一作唐蜩鳴，《通卦驗》作蟬鳴。《月令》仲夏之半夏生，《通卦驗》同，爲季夏中氣。《月令》季夏之蟋蟀居壁，《通卦驗》作蜻蛚鳴，爲孟秋候。《月令》季夏之腐草爲螢，《通卦驗》作腐草爲嗌，鄭氏注曰：舊說腐草爲鳴，今言嗌其物異名乎，又說文蠲字，引明堂《月令》曰：腐草爲蠲，蓋蚖爲馬蠲，蠲爲馬蠲，皆螢火之別名也。曰鳴，曰嗌，於義未詳。《月令》季夏之大雨時行，即《夏小正》之時有霖雨。在七月。《通卦驗》之雨濕，《月令》孟秋之涼風至，《通卦驗》同。《月令》孟秋之白露降，《通卦驗》作白露下。《月令》孟秋之寒蟬鳴，《夏小正》《通卦驗》俱同。《通卦驗》爲孟秋中氣。《月令》孟秋之鷹乃祭鳥，《通卦驗》作鷹祭鳥。爲仲秋中氣。《月令》仲秋之鴻雁來，《夏小正》之陟鴻雁來，在九月。《月令》仲秋之元鳥歸，即《夏小正》之陟元鳥蟄，在九月。《通卦驗》一作燕子去室，爲仲秋候。一作元鳥歸。爲仲秋中氣。《月令》：仲秋之雷始收。《月令》季秋之爵入大水爲蛤，《夏小正》作雷乃始收。仲秋之蟄蟲壞户，《吕氏》作雷乃始收。仲秋之鴻雁來賓，《吕氏》作候雁。季秋之豺乃祭獸，《吕氏》作豺則祭獸。季秋之蟄蟲咸俯，《吕氏》作蟄蟲咸俯在穴。《月令》在内，《吕氏》作在穴。高誘注：俯伏藏於穴，墐塞其户也。是在穴。當連上句讀。孟冬之閉塞而成冬，《吕氏》作閉而成冬。高誘注：謂天地閉，冰霜凝烈成冬也。知本文但有閉字。季冬之雉雊雞乳，《吕氏》作乳雉雊。案《月令》雉雊雞乳，本兩候吕氏以乳字連雉言，止爲一候。季冬之水澤腹堅，《吕氏》作復堅。高誘注：復亦盛也，或作復。其餘字句皆與《月令》同。《淮南子》爲西漢時書其第五篇《時則訓》所載，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月令》無蘇字。魚上負冰，《月令》無

負字。獺祭魚，候雁北，《月令》作鴻雁來。仲春之月，始雨水，桃李始華，《月令》無李字。倉庚鳴，鷹化爲鳩，雷始發聲，《月令》作雷乃發聲。蟄蟲咸動蘇。《月令》無蘇字。季春之月，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鳴鳩奮其羽，《月令》作拂其羽。戴鵀降于桑。《月令》作戴勝。孟夏之月，螻蟈鳴，蚯蚓出，《月令》作蚓蚓。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仲夏之月，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季夏之月，凉風始至，《月令》作温風。蟋蟀居奧，《月令》作居壁。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蚓，《月令》作爲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孟秋之月，凉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天地始肅，農始升穀。《月令》作農乃登穀。仲秋之月，凉風至，《月令》作盲風。候雁來，《月令》作鴻雁來。元鳥歸，羣鳥養羞。案：高氏注：羣鳥翔。謂羣鳥試其羽翼而高翔也。又高氏注《吕氏春秋》《月令》作羣鳥養羞。謂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饌寒也。語意相同，與鄭氏注《月令》養羞各異。雷乃始收，《月令》作雷始收聲。蟄蟲培户，《月令》作壞户。水始涸。季秋之月，候雁來賓，《月令》作鴻雁來賓，案：鄭氏注《月令》謂來賓猶言客止未去，高氏注：《時則訓》謂雁以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于賓字皆指雁言至，鄭氏注《通卦驗》，謂賓傳入水爲蛤，高氏注：《吕氏春秋》謂賓爵者，老爵也。棲宿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爵，于賓字，又連下，謂指爵言，一人所注之書，自相互異如此，未詳就是。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黄華，豺乃祭獸戮禽，霜始降，草木黄落，蟄蟲咸俯。《月令》作咸俯。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鵙鴂不鳴，《月令》作鵙旦。虎始交，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月令》作蚓蚓。麋角解，水泉動。季冬之月，雁北鄉，鵲始巢，雉雊雞呼卵，《月令》作雞乳。與《月令》字句，雖小異，而叙次同，每月候應之多寡，仍無一定。是漢初尚未有五日一候之説也，惟《逸周書》、《時訓解》分五日一候，爲七十二候，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春分之日元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見，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螳螂生。又五日温風至，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月令》作農乃登穀，案《吕氏春秋》及《時則訓》亦作升穀。惟《逸周書》作禾乃登。唐以後史志皆用之。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户，同壞户。又五日，水始涸，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爲蛤，又五日，鞠有黄華，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黄落，又五日，蟄蟲咸俯，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大雪之日鶡鳥不鳴。《月令》作鶡旦不鳴，《唐書》及《宋金史志》，皆作鶡鳥。《元史志》始仍作鶡旦。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出，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月令》作雞乳。又五日，鷙鳥厲疾，《月令》作征鳥厲疾，《唐書》及《宋金史志》皆作《鷙鳥》。《元史志》，始仍作征鳥。又五日，水澤腹堅，《周書》序謂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後儒如王應麟等，皆疑爲東漢人僞託，非周公之舊，北魏始以七十二候頒爲時令。考《魏書志》《隋書志》同。所載冬至三候，虎始交，芸始生，荔挺出。小寒三候，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大寒三候，雁北向，鵲始巢，雉始雊。立春三候，雞始乳，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雨水三候，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驚蟄三候，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春分三候，鷹化爲鳩，元鳥至，雷始發聲。清明三候，電始見，〔蟄蟲咸動，〕蟄蟲啓户。穀雨三候，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立夏三候，萍始生，戴勝降桑，螻蟈鳴。小滿三候，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芒種三候，靡草死，小暑至，螳螂生。夏至三候，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小暑三候，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大暑三候，温風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立秋三候，腐草化爲螢，土潤溽暑，凉風至。處暑三候，白露降，寒蟬鳴，鷹祭鳥。白露三候，天地始肅，暴風至，即《月令》盲風至。鳴雁來。秋分三候，元鳥歸，羣鳥養羞，雷始收聲。寒露三候，蟄蟲附户，即《月令》蟄蟲壞户。殺氣浸盛，陽氣日衰。霜降三候，水始涸，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爲蛤。立冬三候，菊有黄華，豺祭獸，水始冰。小雪三候，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大雪三候，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自北魏後所行時令，皆因

之，唐初所用傅仁均之戊寅術，李淳風之麟德術，並以雨水爲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爲次候，與《時訓》、《月令》皆不符，故唐大衍術，議其不合經義，且其中如始雨水，蟄蟲咸動，蟄蟲啓户，木堇榮，暴風至，殺氣浸盛，陽氣日衰，冰益壯，地始坼，芸始生十候，皆唐宋以後所不用者，今所用之草木萌動，鳴鳩拂其羽，大雨時行，禾乃登，草木黄落，蟄蟲咸俯，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征鳥厲疾，水澤腹堅，十候，又皆《北魏志》、《隋志》所不用者，夫北魏書所載各候，既取之《月令》即宜每月取用六候，乃于正月取五候，二月取九候，三月取五候，四月取五候，五月取八候，六月取五候，七月取五候，八月取九候，九月取四候，十月取四候，十一月取九候，十二月取四候，既以參差，且其分配節氣，亦不能適均，如以電始見，蟄蟲咸動，蟄蟲啓户，爲清明之三候。而《月令》則在仲春之月，以雷乃發聲，始電爲一候。而《月令》則在季春之月，以靡草死爲始生，戴勝降于桑，爲立夏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孟夏之月，以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爲芒種初候。而《月令》則在孟夏之月，以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爲小暑之三候。而《月令》則在季夏之月，以腐草爲螢，土潤溽暑，爲立秋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仲夏之月，以鷹乃學習，爲白露初候。而《月令》則在孟秋之月，以蟄蟲附户，殺氣浸盛，陽氣日衰，爲寒露之三候，以水始涸，爲霜降初候。而《月令》則皆在仲秋之月，以菊有黄華，豺祭獸，爲立冬之初候、次候。而《月令》則在季秋之月，以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爲小寒之三候。而《月令》則在仲冬之月，以蟄蟲始此也。蟄蟲咸動，啓户始出，詞本相連，而分爲兩候，既於義無當，且既收蟄蟲啓户矣。何以獨遺蟄蟲墐户？既收藏勝降于桑矣。何以獨遺鳴鳩拂其羽？至于季秋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亦如季春之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祇屬泛論之辭。何以獨列爲兩候？此皆義有未協者也。若夫《唐書志》所載之七十二候，《宋史志》同。則係開元時一行所定之大衍術，自冬至初候，蚯蚓結起，至大雪末候，荔挺出止，不用魏隋相承之節候，而取之《周書時訓》，故大衍術以爲改從古義。然其中亦有未能盡免後人之議者，如孟冬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與孟春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本相對言之，季春之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季秋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皆同此例。又孟秋之天地始肅，亦相類。今乃獨收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至閉塞而成冬句，乃申足上騰下降之義，詞本相連，又別爲一候，義將安在？他若既收孟春之蟄蟲咸俯，而獨遺仲春之蟄蟲咸振，仲秋之蟄蟲壞户，季秋之蟄蟲咸俯，而獨遺仲春之蟄蟲咸動，既收季夏之温風至，孟秋之涼風至，而獨遺仲秋之盲風至，既收孟秋之禾乃登，而獨遺孟夏之登來，仲夏之登黍。既收孟冬之水始冰，地始凍，而獨遺仲冬之冰益壯，地始坼。既收仲夏之半夏生，而獨遺木堇榮。既收仲冬之荔挺出，而獨遺芸始生。皆有所未安，惟其次第，一以《周書時訓》爲準，故後世皆相承不改，《金史志》與《唐史》畧同，惟改小滿末候，小暑至爲麥秋至。《月令》麥秋至，在四月。小暑至，在五月。小滿爲四月之中氣，故易之。《元史志》復改立春末候，魚上冰爲魚陟負冰，小暑末候，鷹乃學習，爲鷹始摯，皆參取《夏小正》句。又改雨水次候，鴻雁來爲候雁北，則參取《吕氏春秋》及《通卦驗》、《淮南時則訓》句，至今並遵用之。我皇上道契撫辰，理彰格物，以鹿麋皆解角于夏，親加考證，改定仲冬爲麈角解，徵信萬禩，御製七十二候詩，包含元氣，統括羣言，如鷹鳸必無互化之理，豺獺寧知報本之誠，蝃虹藏於小雪，氣已稍遲，考雉雊於小寒，時猶太早，蜃蛤成於大水，原非親見之言，螻蟈鳴在夏初，自異能飛之類，每即物以正譌，必因題而紀實，皆由皇上本明天察地之識，具對時育物之懷，隨事敷言，悉賅至道，洵昭定論於禮經，而舉鴻功於時憲矣。

清・顧炎武《日知録》卷三〇《雨水》（清・黄汝成集釋）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而非雪也。今曆去此一句。嫌於雨水爲正月中氣也。鄭康成《月令》注曰：《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曆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曆》改驚蟄爲二月節也。然《淮南子》先雨水，後驚蟄。則漢初已有此説。原注《逸周書》周月解，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而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原注）今作振。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是則《三統》未嘗改雨水在驚蟄之前也，改之者《四分曆》耳，（梁氏曰）：古曆以驚蟄居雨水之前，穀雨居清明之前，自漢迄今，雨水先于驚蟄，清明先于穀雨。改《禮月令疏》謂劉歆更改氣名，洪容齋依春秋疏謂太初時改，二説皆非也。《漢志》歲術是依劉歆《三統曆》所載，節氣與古不殊，則氣名之改不但非始太初，并非始于子駿。蓋東漢章帝時用《四分曆》，乃改之司馬彪續志可證，故康成《月令》注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漢始亦以雨水爲二月節。《漢志》注云：今曰雨水，今曰驚蟄，今曰清明，今曰穀雨，鄭、班二公處于孝章改曆之後，特注以明之。獨蔡邕《月令問答》謂四分仍用三統，以驚蟄先雨水，不解何以岐異。記疏誤也。今二月間尚有雨雪，唯南方地煖，有正月雨水者。（原注）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元年正月庚午都下雨水蓋以雨水爲異。《左傳・桓五年》：啓蟄而郊。注：啓蟄，夏正建

寅之月。《夏小正》：正月啓蟄。（原注）王應麟曰：改啓爲驚，蓋避景帝諱。則當依古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爲是。（原注）《律曆志》又先穀雨，後清明。

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三〇《艮巽坤乾》　曆家天盤二十四時，有所謂艮、巽、坤、乾者，不知其所始。按《淮南子・天文訓》曰：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所謂報德之維，常羊之維，背陽之維，蹏通之維，即艮、巽、坤、乾也。後人省文，取卦名當之爾。

清・茆泮林《唐月令注》　正月之節，日在虛，立春爲正月之節，謹案《春秋傳》曰：履端於始，謂節也。舉正於中，謂氣也。歸餘於終，謂閏也。既有閏，則立春進退不恒在正月朔日，故不定爲孟春之月。但得立春，則是正月之節，可以行春令矣。《御覽》十八。昏昴中，曉心中，案張參《五經文字》，昏避廟諱，改从氏，今據改。又案旦改作曉者，避睿宗諱也。黃昏時，昴星正當午位，曉時心星正當午位，凡記昏昴曉心中，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觀時候以授人事也。日八後二刻半爲昏，日未出二刻半爲曉也。仝上，汲古閣校本歲華紀麗一引經，正月之節，缺之節二字，引注脫爲人君以下二語。斗建寅位之初，地十有二辰，斗柄杓常左旋指地位，故立春正月之節，則斗建寅位之初，《書》云：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此之謂矣。《御覽》仝上，案：璿璣之璣，依表文當改作樞，蓋群臣作表因明皇諱隆基，故諱嫌名也，今从御覽注。其日甲乙，《春秋傳》曰：天有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屬木，主春，故云其日甲乙。仝上，案唐諱丙注，丙當依下經文作景丁。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昔太皞氏以木德繼天而王，故爲春帝。高辛氏有天下，置五行之官木正曰句芒，故句芒爲木神，佐太皞於春。仝上，《事類賦》注引仝。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蔟。律者，候氣之管，以竹爲之，中猶應也。正月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蔟者林鍾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八寸，空徑三分，圍九分。仝上。其數八，其性仁，其事貌，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春陽氣祀户，順陽氣也。《事類賦》注。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氷。昔在周公作時訓，定二十四氣，辨七十二候，每候相去各五日，以明天時，將驗人事，言聖人奉順天時，則萬物及節候也。《御覽》仝上，《玉海》十二引唐注周公作時訓定二十四氣，辨七十二候。天子居青陽，左個乘青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案：《玉海》九十六言。唐注《月令》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太史以先立春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迎春爲祀青帝，靈威仰於東郊，以太皞配以句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白帖。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命太史司天曆，候日月星辰，宿離不貸，無失經紀，以初爲常。曆，推策也。候，占候也。宿二十八宿也。離，猶曆也。七曜爲經，二十八宿爲紀，初謂孟春歲首也。白帖。是月也，命有司祭風師。立春之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御覽》仝上、通典禮四。是月也，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之行，是察是稽，無失經紀，以初爲常。《周禮》鞮人上春，贊鞮，謂建寅之月。御覽七百二十五。正月中氣，日在危。雨水爲正月中氣，凡中氣前後去節十五日，《春秋傳》曰：舉正於中，此之謂也。《御覽》十八。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草木萌動，天子乃命有司，布農事，舍東郊，修封疆，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人，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端，正也，徑步道也，術車道也。白帖。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元，吉也。謂上辛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於圜北，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坐，以五方帝從祀於壇。《春秋傳》曰：啓蟄而郊，祈而後耕，此之謂矣。《御覽》仝上。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還反，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辰，亥也。謂郊後吉亥享先農於東郊，先農，神農也。《御覽》五百三十二。是月也，命樂正習舞。春夏尚舞，故命習之。《御覽》十八，《事類賦》注。乃修祭典，命祀岳鎮海瀆犧牲，無用牝。正月修祭典國，重祭，故歲首修之，無用牝爲傷生，生之類也。白帖。禁止伐木，爲盛德所在。《御覽》仝上。

又　妨農也，《御覽》一百九十三。掩骼埋胔。爲死氣逆生，氣枯骨曰：骼肉腐曰胔。《御覽》十八。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無變天之道，無絶地之理，無亂人之紀。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

有恐，行秋令則其人大疫，飄風暴雨揔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擊，首種不入。擊，傷也。《事類賦》注。

二月之節，日在營室。驚蟄爲二月之節。《御覽》十八。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律中夾鍾。二月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七寸四分。仝上。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又　二月中氣，日在奎。《御覽》十八。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春分之日，元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是月也，祀朝日於東郊。春分日祭之。仝上。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謂立春藏冰，在春分方温，故獻羔以祭司寒，而後開冰。《春秋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仝上。是月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分，平也，因春分晝夜平，則正之同亦平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錘曰權，稱上曰衡。《御覽》八百三十。

又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無作大事，以妨農事。興兵役之事，時將耕，慮妨農功。歲華紀麗一。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順陽養物也，蓄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御覽》仝上。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揔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人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三月之節，日在婁。清明爲三月之節。《御覽》仝上。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律中姑洗。三月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姑洗者，南吕所生也，三分益一，管長七寸一分。仝上。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

又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内。《御覽》仝上二十一。命有司巡行之。命有司巡行之中。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於桑。是月也，天子命有司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巡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無出國門。鳥獸孚乳，不可傷之無逆天時。歲華紀麗一。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愛蠶食也，有司謂主山林之官。《御覽》十八、八百二十五。《通典·禮六》，《紀麗》引愛蠶食也。

又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人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四月之節，日在昴。立夏爲四月之節。《御覽》二十三。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律中蕤賓。五月氣至，則蕤賓之律應，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三分。仝上。芒種之日，螳螂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令人無艾蘭其日景丁。景丁屬火，主夏，故云其日景丁。仝上二十一。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昔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繼天而王，故爲夏帝。火正曰：祝融爲火神，佐炎帝於夏。仝上。其蟲羽，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凡有羽之類，皆屬於火，故曰其蟲羽。仝上。其音徵，三分宫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以其徵一作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仝上。《通典·樂三》注引同無樂記云云。律中仲吕，四月氣至，則仲吕之律應，仲吕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六分。仝上。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天子居明堂左個，乘朱輅，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彘，其器高以粗。太史以先立夏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率公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慶賜遂行，無不欣説。迎夏爲祀，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以炎帝配以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白帖。命相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贊猶揚也，遂猶達也，傑俊謂才兼於人者。《御覽》二十三。行爵出禄，必當其位。無虚授也。仝上。是月也，命樂正習盛樂，大雩帝。雩者祭天祈雨之名，爲將大雩，先習盛樂，自鞀鞞至祝敔皆作。故曰盛樂。仝上。《御覽》十一引雩者，祭天祈雨之名，大雩爲用盛樂也。命有司禱祀山川，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以祈穀實。是月也，命樂正習盛樂，大雩帝。雩者祭天祈雨之名，爲將大雩，先習盛樂，自鞀鞞至祝敔皆作。故曰盛樂。仝上。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揔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人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三月之節，日在婁。清明爲三月之節。《御覽》仝上。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律中姑洗。三月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姑洗者，南吕所生也，三分益一，管長七寸一分。仝上。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

又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内。《御覽》仝上二十一。命有司巡行之。命有司巡行之中。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於桑。是月也，天子命有司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巡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無出國門。鳥獸孚乳，不可傷之無逆天時。《御覽》八百二十二。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愛蠶食也，有司謂主山林之官。《御覽》十八、八百二十五。《通典·禮六》，《紀麗》引愛蠶食也。

又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人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四月之節，日在昴。立夏爲四月之節。《御覽》二十三。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律中蕤賓。五月氣至，則蕤賓之律應，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三分。仝上。芒種之日，螳螂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令人無艾蘭其日景丁。景丁屬火，主夏，故云其日景丁。仝上二十一。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昔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繼天而王，故爲夏帝。火正曰：祝融爲火神，佐炎帝於夏。仝上。其蟲羽，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凡有羽之類，皆屬於火，故曰其蟲羽。仝上。其音徵，三分宫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以其徵一作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仝上。《通典·樂三》注引同無樂記云云。律中仲吕，四月氣至，則仲吕之律應，仲吕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六分。仝上。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天子居明堂左個，乘朱輅，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彘，其器高以粗。太史以先立夏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率公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慶賜遂行，無不欣説。迎夏爲祀，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以炎帝配以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白帖。命相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贊猶揚也，遂猶達也，傑俊謂才兼於人者。《御覽》二十三。行爵出禄，必當其位。無虚授也。仝上。是月也，命樂正習盛樂，大雩帝。雩者祭天祈雨之名，爲將大雩，先習盛樂，自鞀鞞至祝敔皆作。故曰盛樂。仝上。《御覽》十一引雩者，祭天祈雨之名，大雩爲用盛樂也。命有司禱祀山川，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以祈穀實。是月也，命樂正習盛樂，大雩帝。雩者祭天祈雨之名，爲將大雩，先習盛樂，自鞀鞞至祝敔皆作。故曰盛樂。仝上。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揔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人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三月之節，日在婁。清明爲三月之節。《御覽》仝上。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律中姑洗。三月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姑洗者，南吕所生也，三分益一，管長七寸一分。仝上。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

又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内。《御覽》仝上二十一。命有司巡行之。命有司巡行之中。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於桑。是月也，天子命有司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巡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無出國門。鳥獸孚乳，不可傷之無逆天時。《御覽》八百二十二。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愛蠶食也，有司謂主山林之官。《御覽》十八、八百二十五。《通典·禮六》，《紀麗》引愛蠶食也。

又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人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四月之節，日在昴。立夏爲四月之節。《御覽》二十三。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律中蕤賓。五月氣至，則蕤賓之律應，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三分。仝上。芒種之日，螳螂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令人無艾藍其日景丁。景丁屬火，主夏，故云其日景丁。仝上二十一。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昔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繼天而王，故爲夏帝。火正曰：祝融爲火神，佐炎帝於夏。仝上。其蟲羽，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凡有羽之類，皆屬於火，故曰其蟲羽。仝上。其音徵，三分宫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以其徵一作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仝上。《通典·樂三》注引同無樂記云云。律中仲吕，四月氣至，則仲吕之律應，仲吕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六分。仝上。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天子居明堂左個，乘朱輅，駕赤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彘，其器高以粗。太史以先立夏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率公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慶賜遂行，無不欣説。迎夏爲祀，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以炎帝配以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白帖。命相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贊猶揚也，遂猶達也，傑俊謂才兼於人者。《御覽》二十三。行爵出禄，必當其位。無虚授也。仝上。是月也，命樂正習盛樂，大雩帝。雩者祭天祈雨之名，爲將大雩，先習盛樂，自鞀鞞至祝敔皆作。故曰盛樂。仝上。《御覽》十一引雩者，祭天祈雨之名，大雩爲用盛樂也。命有司禱祀山川，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以祈穀實。是月也，命樂正習盛樂，大雩帝。雩者祭天祈雨之名，爲將大雩，先習盛樂，自鞀鞞至祝敔皆作。故曰盛樂。仝上。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揔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人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三月之節，日在婁。清明爲三月之節。《御覽》仝上。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律中姑洗。三月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姑洗者，南吕所生也，三分益一，管長七寸一分。仝上。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

又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内。《御覽》仝上二十一。命有司巡行之。命有司巡行之中。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於桑。是月也，天子命有司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巡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無出國門。鳥獸孚乳，不可傷之無逆天時。《御覽》八百二十二。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愛蠶食也，有司謂主山林之官。《御覽》十八、八百二十五。《通典·禮六》，《紀麗》引愛蠶食也。

又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人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四月之節，日在昴。立夏爲四月之節。《御覽》二十三。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律中蕤賓。五月氣至，則蕤賓之律應，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六寸三分。仝上。芒種之日，螳螂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令人無艾藍

以染，無燒灰。是月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順陽氣。《歲華紀麗》二。游牝別羣，則繫騰駒。恐相蹄齧。《御覽》仝上二十一。班馬政。馬政，謂掌十二閑養馬之政教。仝上。是月也，聚蓄百藥。因草木蕃廡之時，則採聚百藥。仝上。五月中氣，日在東井。夏至，爲五月中氣。仝上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是月也，祀皇地祇於方丘。夏至之日，祀皇地祇於方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坐以岳瀆等神從祀。仝上，五百二十四。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夏至之日，漏刻長陽氣，欲衰陰氣，欲興陽曰生，陰曰死，至之日相與分。《御覽》仝上二十一。

又　是月也，命有司，祭先牧。謂仲夏祭先牧於大澤，用剛日。《御覽》五百二十四八百三十三。是月也，無用火於南方。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御覽》仝上二十一。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是月暑氣方盛，可以登高望遠，順陽居上。仝上。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虛。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人殃於疫。

螣徒登反又音特螣神蛇。音訓俱出《五經文字》。仝上。六月之節，日在東井。小暑，爲六月之節。《御覽》仝上。昏氐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律中林鍾。六月氣至，則林鍾之律，應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六寸。仝上。小暑之日，溫風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天子居明堂右個。是月也，命有司染綵繡，黻文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六月中氣，日在柳。大暑，爲六月中氣。仝上。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大暑之日，腐草爲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乃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耕萊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此月大雨流水，潦蓄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耕稼也。《御覽》八百二十一。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有司入山行木，無有斬伐。爲其未堅成也。《御覽》二十一。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

又　其蟲倮，無毛羽鱗介之類。仝上。其音宮，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以其最大。《樂記》曰宮，亂則荒，其音驕。仝上。案：最大字下當有君之象也，四字疑脫，《通典・樂四》注：引同無《樂記》云云。律中黃鍾之宮。黃鍾主十一月土，在林鍾夷則之間，各有分主不可假借，故引黃鍾之清宮以爲土律，其管半黃鍾之管，長四寸五分，則黃鍾之清宮也，故季夏十八日已後，土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之也。仝上。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溜，祭先心。

又　七月之節，日在張。立秋，爲七月之節。《御覽》二十四。昏尾中，曉婁中，斗建申位之初。其日庚辛。庚辛屬金，金主秋，故云其日庚辛。仝上。五月中氣，日在東井。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昔少皞氏以金德繼天而王，故爲秋帝，金正曰蓐收，故蓐收爲金神，佐少皞於秋。仝上。其蟲毛，西方白虎毛蟲之長，凡有毛之類皆屬於金，故曰其蟲毛。仝上。案：唐諱虎注：白虎當依經文武始交改作武。其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宮壞。仝上。《通典・樂三》。律中夷則，七月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五寸六分。仝上。其數九。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舉其成數。仝上。其性義，其事言。《洪範五行傳》曰：西方金其性義，其事言，言曰從，從作乂，王者言從乂，和則神龜至。仝上。《事類賦》注。其味辛，其臭腥。凡臭味辛腥者，皆屬於金。《御覽》仝上。其祀門，祭先肝。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秋爲陰中於藏值肝，凡祀門爲俎，先進肝。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

又　七月中氣，日在張。處暑爲七月中氣，仝上。昏箕中，曉昴中，斗建申位之中。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是月也，築場圃，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是月也，命有司納材葦。蒲葦之屬，此時柔脆，可取作器物。《御覽》一千。修宮室，壞牆垣，補城郭。爲經夏雨損，立秋後修補。《御覽》仝上二十四。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其國火災，寒熱不節，人多瘧疾。

八月之節，日在翼。白露，爲八月之節。仝上。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酉位之初。律中南呂，八月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南呂者，太蔟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五寸三分。仝上。白露之日，鴻鷹來，後五日元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行猶賜也。仝上。是月也，命有司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是月也，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此難難陽氣，恐傷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故難以通秋氣，方欲助秋，故不磔犬。《御覽》仝上。五百三十《通典・禮卅八》，傷作陽。是月也，命樂正習吹上丁，釋奠於國學，天子乃率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春夏尚舞，秋冬尚吹，習之爲將釋奠。《御覽》仝上二十四。五百三十五《事類賦》注。是月也，命

有司上戊釋奠於太公廟。是月也，擇元日，命人社。蒼秋成也，元日謂近秋分前後戊日。《御覽》五百三十二，《歲華紀麗》三，引下七字。八月中氣，日在軫。秋分，爲八月中氣。《御覽》二十四。昏南斗中，曉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秋分之日，雷乃收聲，後五日螫蟲坯戶，後五日水始涸。是月也，祀夕月於西郊。秋分日祀之。仝上。是月也，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秋分日祭壽星於南郊，壽星南極老人星。仝上；《通典·禮四》。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因秋分晝夜平，則正之。《御覽》仝上。是月也，命有司祭馬社。謂中秋祭馬社於大澤，用剛日。仝上。天子嘗麻先薦寢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無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勸人種麥，無或失時。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九月之節，日在角。寒露，爲九月之節。仝上。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戌位之初。律中無射，九月氣至，則無射之律應，無射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四寸九分。仝上。寒露之日，鴻鷹來賓，後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黃華。

又　九月中氣，日在氐。小雪，爲十月中氣。《御覽》二十六。昏危中，曉翼中，斗建戌位之中。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謂膠漆之作停。仝上。乃命有司曰：寒氣揔至，人力不堪，其皆入室。霜降後，清風戒寒，所以令入室。《御覽》三十四。是月也，命有司具飭衣裳，文繡有恆，衣服有量，冠帶有常，必循其故。是月也，天子嘗稻先薦寢廟。稻初熟。《御覽》二十四。乃命有司，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於神，倉祇敬必飭。是月也，命有司，合秩芻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爲人祈福。秩芻，謂草稅也。《歲華紀麗》三。命樂正，習吹大響，帝於明堂。謂祀昊天於明堂，五方帝五官從祀。白帖。命有司嘗犧牲，告備於天子。是月也，趣人收斂務蓄菜。始爲御冬之備。《歲華紀麗》，三案，此依鄭注也，鄭注作始爲御冬之備。《古閣校本《歲華紀麗》，引經作人，從唐《月令》也。引注始爲下缺一字，依唐本當定作之備，汲人，他本徑填作民者非是。乃伐薪爲炭。伐必因殺氣。《御覽》仝上。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人多勦噱。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人氣解惰，師與不居。

十月之節，日在房。立冬，爲十月之節。《御覽》二十六。昏虛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初。其日壬癸。壬癸屬水主冬。仝上。

又　律中應鍾，十月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長四寸七分。仝上。其數六，其性智，其事聽。其味鹹，其臭朽。凡臭味鹹朽者，皆屬於水。仝上。其祀井，祭先賢。立冬之日，水始氷，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雞入大水爲蜃。天子居元堂左個，乘元輅，駕鐵驪，載元旂，衣元衣，服元玉，食黍與鷹，其器閎以掩。食黍與鷹，冬味之宜。仝上。太史以先立冬三日，謁於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冬於北郊，迎冬爲祀，黑帝汁光紀於北郊，以顓頊配坐，以元冥恆星三辰七宿從祀。仝上。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是月也，可以築城郭，造宮室，穿竇窖，修囷倉。謂改築城郭，創造宮室，修囷倉，以備積貯。仝上。是月也，天子始裘。謂初衣寒衣。仝上。是月也，祭神州地祇於北郊。謂立冬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太宗文武皇帝配坐。《御覽》五百二十四。是月也，命有司祭司寒於北郊。仝上。是月也，命有司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謂立冬後亥日，祭於國城西北。仝上，《通典·禮四》。

十月中氣，日在尾。小雪，爲十月中氣。《御覽》二十六。昏危中，曉翼中，斗建亥位之中。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命有司謹蓋藏，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蓋藏，謂府庫囷倉之類。《歲華紀麗》四。壞城郭，戒門閭，修鍵閉，備邊境，謹關梁，塞蹊徑。

又　是月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十月農事既畢，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詩曰：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指此。《歲華紀麗》四。案：此依鄭注也，《紀麗》用唐注，民當作人，今作民者，後人所改。

又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人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巽，爲風，立夏巽用事，故行夏令則多暴風，夏氣干時，方冬而温，蟲以寒蟄温，而復出。《御覽》二十六。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十一月之節，日在箕。大雪，爲十一月之節。《御覽》二十六。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初。律中黃鍾，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黃鍾者律之始也，管長九寸。仝上。大雪之日，鶡鳥不鳴，後五日武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天子居元堂太廟。命有司土事無作，無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人必疾疫，又隨以喪。是月也，命內宰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井泉。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冬至，爲十一月中氣。《御覽》仝上。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位之中。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又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禽獸有放逸者，取之不詰。禾在野，牛馬傷之人，有取者不罪，所以戒其主也。《歲華紀麗》四。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有司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命有司祭馬步。謂仲冬祭馬步，於大澤用剛日。《御覽》二十六。是月也，伐木取竹箭。此時堅成可伐取之。仝上，三百四十九，《歲華紀麗》四。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又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水泉咸竭，人多疥癘。

十二月之節，日在南斗。小寒，爲十二月之節。《御覽》仝上二十六。昏奎中，曉亢中，斗建丑位之初。律中大呂，十二月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大呂者，蕤賓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長八寸四分。仝上。小寒之日，鷹北鄉，後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雉始雊。天子居元堂右個。

又　十二月中氣，日在虛女。大寒，爲十二月中氣。昏婁中，曉氐中，斗建丑位之中。大寒之日，雞始乳，後五日鷙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是月也，命有司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時魚潔美，《御覽》二十六。氷方盛，命取而藏之。氷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氷既入令，有司告人出五穀之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興，修田器。《御覽》八百二十三，二十六引寒氣過農事將興。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則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平也。立春近正月望，則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御覽》二十六，引無首一語從白帖增。

又　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大儺爲歲終逐除陰疫，以送寒氣，故《周官》命方相氏率百隸，索室驅疫以逐之，旁謂王城四旁十二門也，磔謂磔犬於門也。春磔九門，冬禮大故，徧磔於十二門，所以扶陽抑陰之，義犬屬金，冬盡春興，春爲木，故殺金以助木氣。《御覽》二十六、五百三十。《通典・禮三十八》。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

清・茆泮林《唐月令注續補遺》　其數八木生數三，成數八。《尚書・洪範》曰：三曰木。《內經》王冰注，案與前編其數九引《御覽》注合竊，意此依鄭注成數八下當有但言，八者舉其成數字。《御覽》注：無末一語疑引書亦是原注。并補後倣此。

立春之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氷。次雨水氣，初五日，鴻鴈來，後五日，獺祭魚，次五日，草木萌動。

律中夾鍾。仲春之月，律中夾鍾，夷則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七寸五分。次仲春驚蟄之節，初五日，小桃華，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次春分氣，初五日，元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芍藥榮，後五日始電。律中姑洗。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南呂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七寸又二十分寸之一。次季春，清明之節，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爲鴽，牡丹華，後五日，虹始見。

次穀雨氣，初五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律中仲呂。孟夏之月，律中仲呂，無射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七分。其數七。火生數二，成數七。《尚書・洪範》曰：二曰火。立夏之節，初五日，螻蟈鳴，次五日，蚯蚓出，後五日，赤箭生。次小滿氣，初五日，吳葵華，次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次仲夏芒種之節，初五日，螗蜩生，次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次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木堇榮。律中蕤賓。仲呂之月，律中蕤賓，夷則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四分半。次季夏小暑之節，初五日，溫風至，次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次大暑氣，初五日，腐草化爲螢，次五日，土潤得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其數五。土數五。《尚書・洪範》曰：五曰土。

律中夷則。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大呂，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七分。其數九。金數四，成數九。《尚書・洪範》曰：四曰金。立秋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次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次仲秋白露之節，初五日，盲風至，鴻鴈來，次五日，元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

次秋分氣，初五日，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壞戶，景天華，後五日，水始涸。律中無射。季秋之月，律中無射，夾鍾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次季秋寒露之節，初五日，鴻鴈來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黃華。

次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律中應鍾。孟冬之月，律中應鍾姑洗，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四寸七分半。其數六。水生數一，成數六。《尚書・洪範》曰：一曰水。立冬之節，初五日，水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爲蜃。

次小雪氣，初五日，虹藏不見，次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

次仲冬大雪之節，初五日，冰益壯，地始坼，鶡鳥不鳴，次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芸始生，荔挺出。

次冬至氣，初五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次季冬小寒之節，初五日，鵲北鄉，次五日，鷙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是書栞板成，洋林復取《內經素問》，王冰注，校：譬同異刖紙録存以補，唐注之遺，凡經文及注，中小異者，皆備載之以俟，參攷併附辨經義雜記一條於後。

臧玉林《經義雜記》云：《素問》唐王砅，砅當作冰。注《月令》桃始華，作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吴葵華。半夏生，下有木槿榮。鴻雁來，上有盲風至。蟄蟲壞户，下有景天華。鶡鴠不鳴，上有冰益壯。地始坼，荔挺出，上有芸始生。此蓋後世之書，如崔寔《四民月令》，孫思邈《千金月令》之類，非《禮記》吕覽中本文也。學者，無爲所惑，泮林案《素問》注：半夏生，下有木槿榮。鴻雁來，上有盲風至。鶡鴠不鳴，上有冰益壯。地始坼，荔挺出，上有芸始生。皆《禮記月令》本文也，唯唐《月令》無。《月令》有鄭注，本有唐注，本攷《唐書·藝文志》，明皇御刊定《禮記月令》一卷，王冰注《素問》在肅宗時，正唐《月令》新頒之後，何得依用他書，竄改《素問》新校正？云木槿榮，今《月令》無此語，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附注唐《月令》合，而與他月依《禮記·月令》者不合，疑是舛，駁至小桃華，今仍作桃始華，赤箭生仍作王瓜生，吴葵華仍作苦菜秀，若芍藥榮牡丹華，景天華，今更不見此文，竊意《素問》注：引與《月令》不同者，當是明皇御定自依時令增改，而朱子《經傳通解》附注必是開成石經，更依《禮記》删定者也。《素問》注：半夏生，下有木槿榮。鴻雁來，上有盲風至。鶡鴠不鳴，上有冰益壯。地始坼，荔挺出，上有芸始生。則又後來校刻《素問》書者，增入未審故也，至小寒挩去，次五日鵲始巢，後五曰雉始雊，十二字又挩去次大寒，氣初五日雞始乳，十字合爲一條失去十二月中氣，尤是校者，脱誤《經義雜記》疑爲後世之書，蓋臧氏之於唐《月令》，固弗深攷云。

蓉鏡按王冰引《月令》原文，疑當是次季冬小寒之節，初五日鴈北鄉，次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雉始雊，大箸前編野雉始雊，以立冬例之，野雉疑當作野雞，立冬野雞，王冰作雉則此當亦然。次大寒氣，初五日雞始乳，次五日鷙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四十九字校棄者，蓋于小寒挩去次五日，鵲以下十二字大寒，挩去雞始乳，以上十字而誤合爲一耳，未知是否。

清·茆泮林《唐月令續考》卷一　孫愐《唐韻序》云：武德已來建置，及開元三十年並列注中，案《唐月令》其一也，如一東桐字，注引《月令》曰：清明之日，桐始華，十六蒸鷹字，注引《月令》曰：鷹化爲鳩，十八尤鼫字，注引《月令》曰：人多鼫嘘，五真吹字，注引《月令》曰：命樂正習，吹皆依明皇定本可見，又如三十諫鴈字《説文》本作鵤，《廣韻》以鴈爲正字，引《禮記》孟春之月，鴻雁來賓，蓉鏡案賓疑《廣雅》誤衍。雁同出《説文》一屋，菊字《説文》本作鞠，《廣韻》以菊爲正字，引《禮記》季秋之月，菊有黄華，引《禮記》鞠衣之鞠，作鞠，《唐月令》正是如此。四十禡褚字《説文》本作蠽，《廣韻》以褚爲正字，注云：冬時祭名，或作蠽尤與《五經文字》引《新月令》及《通典》，今取祭義從示之，説合其明證也。又如十二曷，曷下鶡下二十八翰，旦下不注曷旦，鶡旦、鶡下，鵪鴠下俱注鶡鴠。竊意當時新定亦是俱從鳥如鴻鴈字，今《禮記》桑本唯鴈字，鶡字尚存，其迹臧氏《雜記》引《素問》注作鶡鴠，今不見此本。《御覽》引《唐月令》作鶡鳥蓋開成石，經避唐諱去旦，改更攷《廣韻》出《玉篇》。《玉篇》唐上元元年，處士孫强增加顧野王本凡三十卷爲唐一代字書之冠，明皇《月令》改字褚从示鴈鶡字，从鳥俱出焉，則餘如倉庚之當，爲鶬鶊可以類推矣。況褚出張揖《廣雅》吕忱《字林》，鶡鴠出揚雄《方言》鶡鴠，或作渴鴠，出許慎《説文》，亦自原本漢魏乎？愚，故曰《唐月令》一書未可以不學議之也，爰復爲續攷之如此。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一《乾象類一·天》　候氣　孟康《漢書》注：冬至先三日，垂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續漢書》：取宜陽金門竹爲管，河内葭草爲灰，以候陽氣。《律曆志》：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户閉塗釁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如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管灰實其端，按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其灰散，其爲物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靈臺用竹律。《隋書》：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灰管相應，若符契焉。

清《亞細亞洲志》卷一　亞洲因有高山之故，一洲之中，有地相接近，而風俗物産互異者，其中最綿亘之大山，曰喜馬拉山。此山及其附屬之高原，長二千

哩，廣自一百哩，以至五百哩不等，位置在英天文臺東經六十五度至一百度，北緯二十八度至三十五度之間。此山爲世界中最高之聯山，其巔皆高出水雪界上。其最低之峯，亦高於海平一萬五六千尺。最高之峯，直高至二萬九千尺。其高達二萬尺者，猶爲中數，至此高度，植物已不能生，動物亦艱於得食，此天然關塞，直限山南北各種動物。不復交通，匪特阻人跡也。地方氣候之調和，全賴近地空氣之流動，而此山聳入雲際，且綿延數千里。山南北之空氣，幾全行隔絶，故氣候亦因而大異。沿山一帶，空氣層甚薄。其最高之峯，能阻全層空氣四分之三，不令流轉。空氣中所含水氣，復全被留在山南。而適中之山峰，猶阻空氣全層之半，水氣四分之三，不令踰山而北，水氣質重而性沈，愈高則水氣愈少，空氣中所含水氣，大半皆在近地九千尺以內，而喜馬拉山雖至低之峰，亦能留一半之水氣，四分之一之空氣，故不能互相更迭。雨水之多寡，因之而異，動植各物，即因之而不同矣。亞細亞一洲，幾爲此山分爲南北二平。吾人因得藉此。論定亞洲各國之形勢位置矣。

又　中國位置，間於西藏高原之東陲，及北太平洋之間，北界北緯四十度，南界北緯二十度，國中雖多山，然舍西境外，無甚高者，地富河流，户口繁盛，土地肥沃，種植精良，樹木亦繁多，氣候與歐洲南境相似，夏苦熱而冬苦寒，北方尤甚。

綜述

《管子》卷一《形執第二》（唐・房玄齡注）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興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令，令可行賤，而忘卑，卑可移。

《管子》卷一《乘馬第五》　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黄金百鎰爲一篋，其貨一穀籠爲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黄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續，繼也。預貯水也。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分之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分之三四。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于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仞，則屈每分有二仞，二尺去其三則餘有一丈八尺。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績曰：言地高，則難滂，故曰十仞見水不大潦，地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滂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汙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學以爲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爲，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

《管子》卷三《幼官第八》　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乘之故也。行秋政，雷。春陽，秋陰，陰乘陽，故雷。行夏政，閟。春，既陽夏又陽，陽氣猥并故掩閉也。十二，地氣發，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于時國異政家殊俗此，但齊獨行不及天下，且經秦焚書或爲煨燼無得而詳焉，闕之以待能者。十二，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同他皆倣此。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君，則順時節，布政。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服青味酸，聽角。治燥氣，春多風而旱，故治燥氣。用八數，八亦木成數也。飲於青后之井。東方井。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藏不忍，行毆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

又　夏行春政，風。春箕宿多風也。行冬政，落，寒氣肅殺，故凋落也。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雹，水寒所致。行秋政，水。秋畢宿多霖雨。十二，小鄙至，德。十

二，絶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絶，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成數七，火氣舉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故服赤味苦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徵而聽羽者，所以抑盛陽。治陽氣，用七數。七亦火之成數。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井也。以毛獸之火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奢縱，故所藏者省薄純素也。行篤厚，陽性寬和，故行篤厚。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物形既生自然修理而長育也。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秋行夏政，葉。盛陽氣乘之，故卉木更生葉。行冬政，耗。盛陰肅殺，故虛耗也。十二，期風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君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服白，味辛聽商。治濕氣，秋多霖雨，水故治濕。用九數，九亦金之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井。以介蟲之火爨。介蟲北方玄武用北方之火，故曰介蟲之火。藏恭敬，金性廉潔，故所藏者恭敬也。行搏銳，兌金性勁銳時方肅殺，故曰以勁銳搏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內外之異，故須間之也。修鄉閭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師征伐，故修什伍。量委積之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其養勿通。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周徧無得有私。此居於圖西方方外。冬行秋政，霧。秋多陰霧。行夏政，雷。盛陽乘盛陰，故雷也。行春政，烝泄。少陽乘陰，故烝泄也。十二，始寒，盡刑。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六，水氣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故服黑味鹹。聽徵聲，不聽羽而聽徵者亦所以抑盛陰也。治陰氣，不治則盛陰太過，太過則治陰氣也。用六數，六亦水之成數。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井也。以鱗獸之火爨。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方之火，故曰鱗獸之火。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故於刑殺之時，藏於慈厚，所以示其不忍也。行薄純，冬物朴素，故行省薄純儉。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僇，冬行刑之時，故成僇器也。教行於鈔。鈔末也，冬爲四時之末，歲之將終也。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記動靜，則行止可量。戒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有不同，故須別之。

《文子》卷上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舊。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爲，而不損沖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爲主。故聖人以道莅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

《逸周書》卷二《武稱解第六》（晉・孔晁注） 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寒衣爲敗其絲麻，冬夏寒暑盛衰欲度之。

《逸周書》卷二《大武解第八》 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此皆所用以敵之。凍謂發露其葆聚。

《逸周書》卷二《大明武解第九》 藝因伐用，是謂强轉，應天順時，時有寒暑，言時有難易也。風雨饑疾，民乃不處，移散不敗，農乃商賈，委以淫樂，賂以美女。謂扇動之使沉惑也。

《呂氏春秋》卷二五《似順論第五》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八《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

漢・京房《京氏易傳》卷上　䷀乾下乾上乾，居西北之分野，陰陽相戰之地。《易》云：戰于乾。乾爲陽，西北陰，陽入陰，二氣盛，必戰。天六位，地六氣，六象六包，四象分萬物，陰陽無差，升降有等。陰陽二十四候，律呂調矣。人事吉凶見乎其象，造化分乎有無。故云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六位純陽，陰象在中。陽中陰，陰中陽。陽爲君，陰爲臣。陽爲民，陰爲事。陽實陰虛，明暗之象，陰陽可知。

又　䷸巽下乾上姤，陰爻用事。金木互體，天下風行曰姤。姤，遇也。《易》曰：陰遇陽。一陰初生，陽氣猶盛，陰未爲敵。

又　九四諸侯，堅剛在上，陰氣處下。《易》云：繫于金柅。巽積陰入陽，辛壬降內外象。建庚午至乙亥，芒種小雪。積算起乙亥水至丙戌土，周而復始。災福之兆，生乎五行升降也。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在西居金位。井宿從位入辛丑。辛丑入土，元上臨母也。建午起坤宮初六爻。《易》云：履霜堅冰至。建亥，龍戰于野。戌亥是乾之位，乾伏本位，必戰。積陰之地猶盛，故戰。

又　內巽爲風，乾爲天，天下有風行，君子以號令告四方。巽，入也。風入於坤，皆動也。故知天下有風動其物也。天風氣象三十六候。三十六候，節氣降大風象。木入金爲始。金納木也。陰不能制於陽，附於金柅。易之柔道牽也。五行升降，以時消息，陰盪，降入遯。天山遯卦。

䷠艮下乾上遯，陰爻用事。陰盪陽遯，金土見象，山在天下爲遯。遯，退也。陰來陽退也。

又　建辛未至丙子，陰陽遯去，終而伏位。從六月至十一月也。積算起丙子至乙亥，周而復始。火土同宮，天與山遯。陽消陰長，無專於敗。繫云，能消息者，必專者敗。五星從位起太陰，鬼宿入位降丙辰。丙午臨元士。配於人事爲背爲手，艮爲背、手。於類爲狗，爲山、石。內外升降，陰陽分數二十八候。分陰陽進退。土入金爲緩，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山所，地高峻，逼通於天，是陰長陽消，降入否。陰逼陽去，入天地否卦。

䷋坤下乾上否，內象陰長，純用陰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二象分離，萬物不交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陰小人，陽君子。《易》云：否之匪人。與坤爲飛伏。三公居世，乙卯木，甲辰土。上九宗廟爲應。君子以儉時，小人爲災。乙卯泰來。建壬申至丁丑，陰氣浸長。七月立秋，至十二月大寒。積算起丁丑至丙子，周而復始。金丑土同宮，吉凶見矣。五星從位起歲星，木星入卦用事。柳宿從位降乙卯，乙卯臨三公。氣分氣候三十六。六六三十六，積算吉凶。陰陽升降，陽道消鑠，陰氣凝結。君臣父子各不迫及。陰盪陽來，道行矣。《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苞桑則叢桑也。天地清濁，陰薄音搏。陽消，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危難之世，勢不可久，五位既分，四時行矣。【略】

䷮坤下巽上觀，建癸酉至戊寅，陰陽交伏。秋分至立春。積算起戊寅至丁丑，周而復始。用金爲首。金土火互爲體。五星從位起熒惑。火星入卦，用事吉凶。星宿從位降辛未。星宿入諸侯宮，木星同位。土木分氣二十八。積算分配，六位吉凶，爻定數。陰陽升降，定吉凶成敗，取六四。【略】

䷳坤下艮上剝，天子治世，反應大夫，建甲戌至己卯。陰陽定候。寒露至春分。積算起己卯木至戊寅木，周而復始。吉凶之兆見于有象。純土配金用事，五星從位起鎮星。土星入卦。張宿從位降丙子。張宿入天子宮。金土分氣三十六。積算六位起吉凶，天地盈虛氣候。《易》象云：山附於地，剝，君子俟時，不可苟變，存身避害，與時消息。春夏始生，天氣盛大，秋冬嚴殺，天氣消滅。故當剝道已成。陰盛不可逆，陽息陰專，升降六爻，反爲游魂，盪入晉。積陰反入晉卦。

䷢坤下離上晉，諸侯居世，反應元士。建己卯至甲申，陰陽繼候。春分立秋。積算起甲申金至癸未土，周而復始。游魂取象，配於正位，吉凶同矣。五星從位起太白，卦配金星入用。翼宿從位降己酉金。翼宿北方入晉卦行事。二象分候二十八，運配金土積算。氣候無差於晷刻，吉凶列陳，象在其中矣。天地運轉，氣在其中矣。乾道變化，萬物通矣。乾分八卦至大有復卦。六爻交通，至於六卦，陰陽相資相返，相尅相生，至游魂復歸本位，爲大有。故曰火在天上，大有。爲歸魂。卦定吉凶，配人事五行，象乾爲指歸地。九八卦分爲八宮，每宮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定吉凶配人事，天地、山澤、草木、日月、昆蟲，包含氣候足矣。

䷍乾下離上大有。建戊寅至癸未。立春正月至大暑時也。積算起癸未土至壬午火，周而復始。吉凶與乾卦同用。五星從位起太陰。太陰水星入卦用事。軫宿從位降甲辰，二十八宿分軫星入大有卦，用事行度，吉凶可見。金土分象。三十六候，配陰陽升降，六位相盪，返復其道。復歸本位也。【略】

䷲震下震上震，分陰陽，交互用事，屬於木德，取象爲雷，出自東方。震有聲，故曰雷。雷能警於萬物，爲發生之始，故取東也。爲動之主，爲生之本，《易》繫云：帝出乎震。安爲動，主靜，爲躁君。與巽爲飛伏。庚戌土，辛卯木。宗廟處上六。陰爲陽之主，震動，動須由陰陽交互震動也。運數入丙子至辛巳，大雪至小滿。積算起辛巳至庚辰，土宮配吉凶，周而復始。吉凶配木官，以土用事。五星從位起歲星，木星入卦用事。角宿從位降庚戌土。庚戌入震用事，臨上六爻，庚戌土位爲元首。內外木土二象俱震。易曰，震驚百里。又云：畏鄰戒也。震爲雷聲，驚于百里，春發秋收，順天行也。取象定吉凶。取象爲陽，配爻屬陰，故曰陰陽交錯而爲震。氣候分數三十六，定吉凶於頃刻，毫釐之末，無不通也，無不備也。定陰陽數，考人之休咎，起于積算，終于六位也。陰陽交互，陽爲陰，陰爲陽，陰陽二氣溫而爲象。故初九三陰爲豫。入豫卦。

䷏坤下震上豫，卦配火水木，以爲陽用事。《易》云：利建侯行師。又云：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坤順，震動。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與坤爲飛伏。乙未土，庚子水。世立元士，爲地易，奉九四爲正，正建丁丑至壬午。大寒芒種。積算起壬午至辛巳，以六爻定吉凶，周而復始。火土算休咎。五星從位起歲星，木星入卦用事。五星從位起歲星，木起發惑，熒惑火星入卦用事。六宿從位降乙未土。六宿配乙未土。【略】

䷃坎下震上解，陰陽積氣，聚散以時。內險外動，必散。《易》云：解者，散也。解也，品彙甲拆，雷雨交作。震雷坎雨。積氣運動，天地剖判，成卦之義，在於九二，與坎爲飛伏。戊辰土，庚寅木。立大夫於世，爲人而六五降應，委權命於庶品。建戊寅至癸未。立春大暑。推吉凶於陰陽，定運數於歲時。積算起癸未至壬午，周而復始。土火入數起宮。五星從位起鎮星，鎮星土位。氐宿入戊辰。木下見水，動而險。陰陽會散，萬物通焉。升降屬陽盪陰，以陽爲尊。尊者高而卑者低。變六三爲九三，恒卦。分氣候定數，極位於三十六。金水入數，合卦成數，定日月時。變坎入巽，居內象。爲雷風運動，鼓吹萬物，謂之恒。入恒卦。

䷟巽下震上恒，久於其道，立於天地，雷與風行，陰陽相得，尊卑定矣。號令發而萬物生焉。萬物得其道也，生者道也。雷風行而四方齊也。齊者，整肅。與巽爲飛伏。辛酉金，庚辰土。三公治世，應於上六宗廟。宗廟爻。建己卯至甲申。春分立秋。金木起度數，積算起甲申至癸未，周而復始。金木入宮。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金星入卦用事。房宿從位降辛酉。房宿入卦，立秋用。上下二象見木，分陰陽於內外。內巽陰，外震陽。氣候分數三十八。金木入卦分節候。九三至於陽屯之位，不順所履，無定其位。恒者，常也。而九三以陽居位，立于陰陽交互之上，是知不久爲缺所然缺。【略】

䷭巽下坤上升。侯建庚辰至乙酉。清明秋分。積算起乙酉至甲申，周而復始。金水合木官見象，定吉凶。五星從位起太陰。太陰水星入卦取象。心宿入位降癸丑。心宿入卦配土位。土下見木，內外俱順。動陰陽而長，歲時、人事，配吉凶發乎動。占歲時人事吉凶之兆，見乎動。易繫云：吉凶悔吝生乎動。氣候配象數位三十六。分陰爻數，分陽爻數。自下升高，以至於極。【略】

䷯巽下坎上井。建辛巳至丙戌。小滿寒露。積算起丙戌至乙酉，周而復始。火土入卦起算數。五星從位起歲星。木星入卦，東方用事。尾宿從位降戊戌。尾宿配戊戌入卦宮。坎下見風，險於前，內外相資，益於君。井以德立，君正民信，德以其道也。賢人有位，君子不孤。傳曰，德不孤，必有鄰。六爻各處其務，反覆陰陽變化，各得其道也。氣候所象定數於二十八。爻配陰陽，分人事，吉凶具見矣。天地之數，分於人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吉凶之兆，定於陰陽。陰生陽消，陽生陰滅，二氣交互，萬物生焉。震至於井，陰陽代位，至極則反，與巽爲終。退復於本，故曰游魂爲大過。降入大過卦。

䷛巽下兌上大過。上建丙戌至辛卯。起元氣，從丙戌至辛卯爲卦建。建者，則所生之位。今立建起至辛卯，取陰陽至位，極處也。寒露至秋分。積算起辛卯至庚寅，周而復始。土木入卦用事。五星從位起熒惑。熒惑火星入卦。箕宿從位降丁亥。箕宿配丁亥水，合卦宮也。陰陽相盪，至極則反。反本及末，於游魂，分氣候三十六。六爻極陰陽之數三十六。五行分配，定吉凶於積算。陽入陰，陰陽交互，反歸於本，曰歸魂，降隨卦。入澤雷隨卦。

䷐震下兌上隨。建乙酉至庚寅。秋分立春。積算起庚寅至己丑，土木入卦氣算。周而復始。吉凶定於算數爲準。五星從位起鎮星。鎮星上，入卦用事。計都從位降度辰。計都配庚辰土，入卦分吉凶。氣候分數二十八。定數於六位。六位雖殊，吉凶象震，進退隨時，各處其位，無差晷刻。【略】

䷸巽下坎上坎。建起戊寅至癸未。大暑大雪。積算起癸未至壬午，周而復始。金水入卦本同宮，氣候起算時日歲月吉凶。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金星入水宮。牛宿從位降戊子，二十八宿從位，八卦周而復始。歲候運數三十六，配六位，分陰陽三百五十六餘日四分之一分，五行配運氣，吉凶見矣。內外俱坎，是重剛之位，易曰，坎，陷

也。坎水，能深陷于物，處坎之險，不可不習。故曰，習坎。便習之習，後可得履于險而不陷没者，不以剛履柔，不能成坎之道也。【略】

䷬兌下坎上節，建起甲申至己丑。爲本身節氣，立秋大寒。積算起己丑至戊子，周而復始。金水坎火運入卦，雜定吉凶。五星從位起太陰。太陰屬水，入卦用事。女宿從位降丁巳。配象入積算。金上見水，本位相資，二氣交争，失節則嗟。易云：不節若，則嗟若。分氣候二十八。積算起數二十八。【略】

又　建乙酉至庚寅。秋分立春。積算起庚寅至己丑，周而復始。土木配本宫䷳震下坎上屯，内外剛長，陰陽升降，動而險，凡爲物之始，皆出先難後易。今屯則陰陽交争，天地始分，萬物萌兆，在於動難，故曰屯。水在雷上，如雲雷交作，天地草昧，經綸之始，無出於此也。故《易》曰：屯如邅如，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屯難之際，盤桓不進之貌。

起積算。五星從位起歲星，木星入卦。虚宿從位降庚寅，虚宿入六二庚寅位。分氣候三十六。定吉凶之數。【略】

䷝離下坎上既，建丙戌至辛卯，寒露春分。卦氣分節氣，始丙戌受氣，至辛卯成正。象考六位，分剛柔，定吉凶。積算起辛卯至庚寅，周而復始。土木見運入卦。五星從位起熒惑。熒惑火星入卦。危宿從位降己亥。危宿入己亥。分氣候二十八。定六爻之類，考吉凶之兆。坎入兑，爲積陰，二象分，俱陰，上下反覆，卦變革。坎入革，六四盪之，入陽變體爲陰也。

䷰離下兑上革，建始丁亥至壬辰。小雪清明。水土配位。土水入卦。積算起壬辰至辛卯，周而復始。五星從位起鎮星。土星入卦。室宿從位降丁亥。二十八宿，室宿入卦革，丁亥土。分氣候三十六，其數起元首。分陰陽之象數，吉凶生矣。上金下火，金積水而爲器，器能盛納於物。火變生而爲熟。生熟稟氣於陰陽，革之於物，物亦化焉。五行類五色，五色類萬物，稟和氣氣即順，剛即逆，逆即反，反即敗。【略】

䷝離下震上豐。建生戊子至癸巳。大雪小滿。雷與火震動曰豐。宜日中，夏至積陰生豐，當正應，吉凶見矣。日中也。積算起癸巳至壬辰，周而復始。火土起算。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金星入卦。壁宿從位降庚申。壁宿入坎至豐，庚申入土。分氣候二十八。上木下火，氣稟純陽，陰生於内，陽氣雜，正性潰，亂極乃反，爲游魂，入積陰。震入坤也。陰陽升降，反歸於本，變體於有無，吉凶之兆，或見於有，或見於無。【略】

䷣離下坤上明夷，積陰盪陽，六位相傷。外順而隔於明，處暗不分。傷於正道，曰明夷。夷者傷也。五行升降，八卦相盪，變陽入純陰，春夏之秋冬也。陰道危，陽道安，故與震爲飛伏。癸巳土庚午火。【略】

又　建起六四癸巳至戊戌。游魂及六四爻數，起小滿至寒露。積算起戊戌至丁酉，周而復始。土金入卦起算數。五星從位起太陰，太陰水星入卦。奎宿從位降癸丑。奎宿入明夷，配六四癸丑土上。分氣候三十六。三十六數入卦，起算推吉凶。地有火，明於内，暗於外，當世出處，爲衆疑，之所及反傷於明。《易》曰：三日不食，金火入卦起算。五星從位起歲星，歲星木入卦。婁宿從位降戊午。婁宿入坎卦歸魂六三爻。分氣候二十八。起算入卦吉凶。地下有水，復本位。六五居陰處陽位，九二主人有言。陰陽進退，金水見火，氣不相合，六位相盪，四時運動。靜乃復本，故貞正，能爲衆之主，不潰於衆。【略】

䷳艮下艮上艮，庚寅至乙未。立春大暑。陰長陽極，升降六位，進退順時，消息盈虚。積算起庚寅至己丑，周而復始。木土入卦。五星從位起熒惑，熒惑火星入卦。胃宿從位降丙寅。胃宿入卦分位。分數位三十六。配位六卦，分吉凶。金木相敵，升降以時。【略】

䷳離下艮上賁。建始辛卯至丙申。春分立秋。積算起丙申至乙未，周而復始。金土入卦起算。五星從位起鎮星。鎮星入卦。昴宿從位降己卯。昴宿配賁卦初九，陽位起算。分氣候二十八，起六位五行，算吉凶。土火木分，陰陽相應爲敵，體上九，積陽素尚，全身遠害，貴其正道，起於潛至於用九。假乾初上爲喻也。陰陽升降，通變隨時，離入乾，將之大畜，次降六二中虚爲三連，入大畜卦。陰消陽長。

䷙乾下艮上大畜，陽長陰消，積氣凝盛，外止内健，二陰猶盛，成于畜義。易云，既雨，既處。畜消時行，陽未可進，取於下卦，全其健道，君子以時，順其吉凶。與乾爲飛伏。甲寅木，丙午火。建始壬辰至丁酉。清明秋分。積算起丁酉至丙申，周而復始。金土入卦，分吉凶起算。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金星入卦推吉凶。畢宿從位降甲寅。畢宿入大畜九二甲寅上。九二大夫應世，應六五，爲至尊，陰陽相應，以柔居尊，闕爲畜之主。分氣候二十八。極陰陽之數，定吉凶之兆。山下有乾，金土相資，陽進陰止，積雨潤下，畜道光也。【略】

䷨兑下艮上損，澤在山下，卑險於山，山高處上，損澤益山。成高之義，在於損下益上。乾九三變六三，陰柔益上九，臣奉六三。在臣之道，奉君立誠。《易》云：

君之義。與兌爲飛伏。丁丑土，丙申金。三公居世，宗廟爲應。六三上九。建始癸巳至戊戌，小滿寒露。積算起戊戌至丁酉，周而復始。土火入宮起積算。五星從位起太陰，太陰水星入卦用事。觜宿從位降丁丑。二十八宿配觜宿入損卦六三爻，起算歲月日時。土星入卦配吉凶，陰陽相盪位不居。土金入損卦起算，陰陽相生，六位變動不居也。六爻有吉凶，四時變更，不可執一以爲規。六爻吉凶隨時更變，或春或夏，或秋或冬，歲時運動。分氣候二十八。二十八起數算吉凶入卦。陰陽升降，次艮入離，見睽之象。損益六爻，剛長陰，次入火澤睽卦。

䷥兌下離上睽，火澤二象，氣運非合，陰消陽長，取象何比。惟陽是從，陰陽動靜，剛柔分焉。先睽後合，其消通也。文明上照，幽暗分矣。兌處下，爲積陰暗之象也。離在上，爲明照于下。《易》云：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往遇雨則吉，羣疑亡也。先疑，暗也。後說，明也。與離爲飛伏。己酉金丙戌土。諸侯立九四爲世，初元士爲應，建始甲午至己亥。芒種小雪。積算起己亥至戊戌。水土入卦。五星從位起歲星，歲木星入卦。參宿從位降己酉。二十八宿配參宿入卦己酉土。分氣候三十六。起數積算。【略】

䷀兌下乾上履。建始乙未至庚子。大暑大雪。積算起己亥至庚子。金水入卦配六位算吉凶。五星從位起熒惑，熒惑火星入卦。井宿從位降壬申。二十八宿入卦井宿入壬申。分氣候，金火入卦，起於極數二十八。二十八數起丙辰推吉凶。陽多陰少，宗少爲貴，得其所履則貴，失其所履則賤。【略】

䷸兌下巽上中孚。氣候相合，內外相敵。陰勝陽，陽勝陰，剛柔相薄，六爻反應，柔順相合，吉凶見矣。建始庚子至乙巳。大雪小滿。積算起乙巳至甲辰，周而復始。火土入卦起積算。五星從位起鎮星，鎮星土星。鬼宿從位降辛未。二十八宿配鬼宿入卦，推吉凶。分氣候三十六。配卦算吉凶之位。風與澤，二氣相合，巽而說，信及於物。【略】

䷧艮下巽上漸，建始己亥至甲辰。小雪清明。積算起甲辰至癸卯，周而復始。土木見運入卦算吉凶。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西方之卦定吉凶。柳宿從位降丙申。二十八宿柳宿入卦定吉凶。分氣候二十八。定數配吉凶入卦起算。上木下土，風入艮象，漸退之象也。

漢・京房《京氏易傳》卷中　䷖坤下坤上坤，初六起履霜，至於堅冰。陰雖柔順，氣亦堅剛，爲無邪氣也。建始甲午至己亥，芒種小滿。積算起己亥至戊戌，周而復始。純土用事，入積算，定吉凶。五星從位起太陰。太陰水星入卦。西南方之卦，鎮星入卦，配坤西南。星宿從位降癸酉金。二十八宿，八卦星宿降坤上六，癸酉金。分氣候三十六。起積爲數三十六。陰中有陽氣，積萬象，故曰，陰中陰。陰陽二氣，天地相接，人事吉凶，見乎其象，六位適變，八卦分焉。六位變動八卦顯著。【略】

䷲震下坤上復，建始乙未至庚子。大暑大雪見候，起坤六月至十一月，戊子爲正朔，見復之兆。積算起庚子至己亥。十月至十一月，年亦然。周而復始。土水見候，五星從位起歲星。歲星木星入復卦，合水土配吉凶。張宿從位降庚子。二十八宿分張宿入復卦庚子水上。分氣候二十八。積算起數二十八，定吉凶六爻。坤上震下，動而順，是陽來盪陰，陰柔反去，剛陽復位，君子進，小人退。【略】

䷒兌下坤上臨，建始丙申至辛丑。立秋大寒。七月積氣，至六月，吉凶隨爻考汙隆。旺則隆，衰則汙。積算起辛丑至庚子。積算起金土入卦，推休咎于六爻。五星從位起熒惑。熒惑火星入卦用事。翼宿從位在丁卯。二十八宿翼宿入卦九二爻木上。分氣候三十六。定陰陽之數起于三十六積算。坤下見兌，悅澤，臨，陽升陰降，入三陽乾象。入坤即泰卦。臨卦內象先陽長，逼陰成乾，爲泰象。外坤積陰，內兌亦爲陰，二陽合體，柔順之道，不可貞。【略】

䷊乾下坤上泰，建始丁酉至壬寅。秋分立春。積算起己亥至庚子。金土位上起積算吉凶。五星從位起鎮星。土星入卦起積算。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金星入卦。軫宿從位降壬申。二十八宿入卦軫宿入壬申。分氣候，金火入卦，起於極數二十八。積算起二十八數於甲辰位。地下有天，陽道浸長，不可極。極則否成。三陽務上，坤順而往，往而不已，否道至。存泰之義，在於六五，陰居陽位，能順於陽，陰陽相納，二氣相感，終於泰道。外卦純陰，陽來，剛柔成于震象，陰降陽升居乾上，成大壯。次降陰升陽，入雷天大壯卦。

䷡乾下震上大壯，建始戊戌至癸卯。寒露至春分。積算起壬寅至辛丑，周而復始。土木入卦起積算。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金星入卦。角宿從位降庚午。二十八宿入卦配角宿入大壯庚午九四爻上。分氣候三十六。積算起數庚午火，定吉凶。雷在天上，健而動。陽升陰降，陽來盪陰，吉凶隨爻，著于四時。【略】

䷪乾下兌上夬，建始己亥至甲辰。小雪清明。積算起甲辰至癸卯，周而復始。金木分乾兌入坤象。入坤宮起積算。五星從位起太陰。太陰水星入卦起算。亢宿從位降丁酉。二十八宿配亢宿入夬卦丁酉金上起。分氣候二十八。積算起宮二十八入卦，甲辰還丁酉金上定吉凶。易云，澤上於天，夬。揚于王庭，柔道消，消不可極，反於游魂。【略】

䷄乾下坎上需，雲上於天，凝於陰而待於陽，故曰需。需者待也。三陽務上，

而隔於六四，路之險也。外卦坎水爲險，亦陰稱血也。坤之反覆，適陽入陰。夬卦九四入需卦，成六四，陰之位也。陰陽交會，運動陰雨，積而凝滯，於陽通乃合也。羣陽務上，一陰報之，故凝滯雨乃合。與兌爲飛伏。戊申金，丁亥水。游魂立世，諸侯應。初九元士建始，甲辰至己酉。清明秋分。積算起己酉至戊申，周而復始。金土入乾坎。積算起宮定吉凶。五星從位起歲星。歲星木星入卦。氐宿從位降戊申。二十八宿降氐宿入坤宮游魂卦，六四戊申金，上起積算吉凶。分氣候三十六。定吉凶總三十六位起算。乾外見坎，健而進，險在前也。【略】

䷁坤下坎上比，建始癸卯至戊申。春分立秋。積算起戊申至丁未，周而復始。五星從位起癸惑。火星入卦。房宿從位降乙卯。二十八宿配房宿入坤歸魂乙卯木位上。分氣候二十八。積算起二十八數。陰道將復，以陽爲主，一陽居尊，羣陰宗之。六爻交分，吉凶定矣。地道之，義妻道同也。臣之附君，比道成也。歸魂復本，陰陽相成，萬物生也。【略】

䷸巽下巽上巽，陽中積陰而巽順。本乾象，陰來盪，成巽，巽者，順也。風從穴入於物，號令齊，順天地，明也。內外禀於一陰，順於天地，道也。聲聞於外，遠彰柔順，陰陽升降，柔依剛也。本於堅剛，陰來又柔，東南向明，齊肅陰陽。與震爲飛伏。辛卯木，庚戌土。宗廟居世，三公在應。上九，九三。建始辛丑至丙午。大寒芒種。積算起丙午至乙巳，周而復始。缺　火木與二十八宿分虛宿入巽上九辛卯木上。分氣候其數三十六。分三十六數入卦起算。陰氣起陽，陽順於陰，陰陽和柔，升降得位，剛柔分也。陰不可盈，晷刻傾也。初六適變，陽來陰退，健道行也。【略】

䷰乾下巽上小畜，易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之義，在於六四，三陽連進，於一危也。外巽體陰，畜道行也。巽之初六，陰盪陽氣，感積陰，不能固，退復本位，三連同往而不可見，成於畜義，外象明矣。一陰劣，不能固陽，是以往也。外巽積陰，能固陽道，成在上九，一爻之法也。《易》云：既雨既處也。與乾爲飛伏。甲子水，辛丑土。初九元士居世，六四諸侯在應。建始壬寅至丁未。立春大暑。積算起丁未至丙午，周而復始。木土入乾巽。入宮起算法。五星從位起太白。金星入卦起算吉凶。尾宿從位降甲子。二十八宿入卦分尾宿以小畜甲子水上起算。分氣候其數二十八。分二十八數起宮推算。【略】

䷤離下巽上家人，陰陽得位，居中履正，火上見風，家人之象。閑邪存誠，嗃嗃得中。互體見文明，家道明也。內平遇坎險，象家人難也。酌中之義，在於六二，與離爲飛伏。己丑土，辛亥水。建始癸卯至戊申。春分立秋。積算起戊申至丁未，金土入離巽。金土入卦同積算。大夫居世，應九五，立君位，五星從位起太陰。太陰北方入卦起宮推算。箕宿從位降己丑。二十八宿分箕宿入家人卦在己丑土上。分氣候其數三十六。三十六起數，家人卦推入積算休咎。火木分形，陰陽得位，內外相資，二氣相合。【略】

䷩震下巽上益，建始甲辰至己酉。清明秋分。積算起己酉至戊申，周而復始。土金入震巽。起積配風雷益卦起宮。五星從位起歲星。木星入卦。計宿從位降庚辰。二十八宿分計宿入風雷益六二庚辰上上。分氣候二十八。起二十八數積算吉凶，周而復始。陰陽二木合，金土配象，四時運轉，六位交分，休廢旺生，吉凶見乎動。【略】

䷘震下乾上無妄，建始乙巳至庚戌。小滿寒露。積算起庚戌至己酉，周而復始。火土入乾震。火土分乾震入無妄卦起積算。五星從位起癸惑。火星入卦定吉凶。牛宿從位降壬午。二十八宿分牛宿入無妄壬午火位上。分氣候三十六。三十六數起卦積算。上金下木，二象相衝，陰陽升降，健而動，內見一陽應，動剛，五行分配，吉凶半矣。二氣各争。【略】

䷐震下離上噬嗑，建始丙午至辛亥。芒種小雪。積算起辛亥至庚戌，周而復始。火土入離震。分火土二位入噬嗑卦起積算，爻推配星辰，歲月日時，進退吉凶。五星從位起鎮星。土星入卦。女宿從位降己未土。二十八宿分女宿入卦六五己未土也。分氣候二十八。從二十八位數起八卦，算吉凶。火居水上，陽中見陰，陽雜，氣渾而涵，吉凶適變，隨時見也。【略】

䷂震下艮上頤，建始辛亥至丙辰。小雪清明。積算起丙辰至乙卯，周而復始。土木入艮震。分土木二象入卦算吉凶。五星從位起太白。金星西方入八月卦，上衝。虛宿從位降丙戌土。二十八宿分虛宿入頤六四丙戌土上。分氣候三十六。起數二十八，推六爻吉凶之位。山下有雷，止而動，陰陽通變分氣候，內外剛而積中柔，升降游魂，下居六四位，特分，復歸於本。游魂返居六四入卦周始爻位遷次明矣。【略】

䷭巽下艮上蠱，建始庚戌至乙卯。寒露春分。積算起乙卯至庚寅，周而復始。土木入艮巽。土木分艮巽宮。五星從位起太陰。太陰水星入卦用。危宿從位降辛酉金。二十八宿危宿入巽歸魂山風蠱九三辛酉金位上。分氣候二十八。起積算數二十八，卦宮定吉凶。木上見土，風落山，貞幹於父事，陰陽復位，長幼分焉。八卦循環，始於巽，歸魂內象見還元。六爻進退，吉凶在於四時，積算起宮，從乎建始。卦用及身也。【略】

䷝離下離上離，建始戊申至癸丑。立秋至大寒。積算起癸丑至壬子。火取胎月至本月。周而復始。土水二象入離火位。土水二位入卦起算。五星從位起歲星。木星入火宮卦。室宿從位降己巳火。二十八宿分室宿入離宮上九己巳火上也。分氣候三十六。積算起數三十六，立位定吉凶。內外二象配於火土爲祥。土火入離爲祥。【略】

䷝艮下離上旅，陰中見陽，盪入陽中。陰陽二氣，交互見本象。【略】

又　建始己酉至甲寅。秋分立春。積算起甲寅至癸丑，周而復始。火土木入離艮。火木土入卦起積算。五星從位起熒惑。火星入卦見本象。壁宿從位降丙辰。二十八宿壁宿入旅卦初六丙辰土位上起算。分氣候三十六。分三十六數起卦推算。火土同宮，二氣合應，陰陽相對，吉凶分乎陰位。【略】

䷱巽下離上鼎，建始庚戌至甲寅，周而復始。分土木二象入離巽，配鼎卦。五星從位起鎮星。土星入火宮。奎宿從位降辛亥水。二十八宿分奎宿入鼎卦九二辛亥位上。分氣候三十六。起宮數三十六宮配卦算吉凶。火居木土，二氣交合，陰陽巽順，器具形存，金玉堅剛，配象陰陽，升降六位，遞相遷次，九三適變，以陽入陰，見乎坎險。鼎九三爻之義，陰成坎卦，外象內坎外離，二氣不交，見未濟卦。降入水火未濟卦。

䷾坎下離上未濟，建始辛亥至丙辰。小雪清明。積算起丙辰至丁卯，水土二象入離坎。分水土入卦。五星從位起太白。金星入離宮卦分六爻。婁宿從位降戊午火。二十八宿分婁宿入未濟九二戊午火位，土定吉凶入積算。分氣候二十八。積算二十八，數至吉凶處。水火二象，坎離相納，受性本異，立位見隔，睽于上下，吉凶生也。子午之位。【略】

䷜坎下艮上蒙，建始壬子至丁巳。大雪小滿。積算起丁巳至丙辰，周而復始。火土入艮坎。火土二象入卦同算。五星從位起太陰。水星北方入宮起算。胃宿從位降丙戌土。二十八宿分胃宿入蒙卦六四丙戌土上。分氣候三十六。起數二十八，從六位推算。山下見水，畜聚居中，分流萬派。六位不居，吉凶適變，水土分也。五行入卦算吉凶，逐四時，行因廢王，吉則王，凶則廢。陰陽進退，歲時物也。六五陽中積陰入巽，見陰中陽，二氣相盪，不可盈望，次降入風水渙卦。六五變入九五，陽中陰，入陽中陽，適變往于他宮，位不出本宮。

䷺坎下巽上渙，建始癸丑至戊午。大寒芒種。積算起戊午至丁巳，周而復始。火土入坎巽。火土二象入坎巽，配火宮渙卦起算。五星從位起歲星。木星入火宮，本象。卯宿從位降辛巳火位上。分氣候其數二十八。起算從二十八位，上推六爻，吉凶歲月日時爲候。【略】

䷧坎下兌上困，上下不應，陰陽不交，二氣不合。困卦上下無應，陰陽不交，六三陰，上六亦陰，無匹，入九五求陽，陽亦無納也。五行配六位，生悔吝，四時休王，金木交爭，萬物之情，在乎幾微。與坎爲飛伏。戊寅木，丁巳火。初六元士爲世，九四諸侯在應。建始丙辰至辛酉。清明秋分。積算起辛酉至庚申，周而復始。土金入坎兌。分土金入坎兌，配金宮起算。五星從位起太陰。水宿入兌卦起算。井宿從位降戊寅。二十八宿分井宿入困卦初六戊寅木。分氣候其數二十八。二十八起宮，入積算定吉凶。【略】

䷮坤下兌上萃，金火分氣候，土木入從羣陰，二氣悅而順。萃卦丁酉金，乙巳火，二象刑而合也。澤上於地，積陰成萃。《易》曰：萃者，聚也。吉凶生，陽氣合而悅。凡聚衆必慎防閑，假陽爲主，成萃之義，伏戎必豫備，衆聚去疑心。與坤爲飛伏。乙巳火，丁卯木。六二大夫居世，九五至尊見應。建始戊寅至癸未。立春大暑。積算起癸未至壬午，周而復始。土木入坤兌。分土木入兌宮起算。五星從位起熒惑。火星入金水宮推吉凶也。翼宿從位降乙巳。二十八宿分翼宿入萃六二位上。分氣候二十八。積算起二十八，數六爻，見吉凶。澤下見

坤，二氣順，木土入宮，有愛惡。木惡土愛也。陰陽升降，陽氣來止，於坤象互見艮。艮爲陽。兑象納艮，陰氣强，男下女。次降澤山咸卦。

䷞艮下兑上咸，建始戊午至癸亥。芒種小雪。積算起癸亥至壬戌，周而復始。火土入艮兑。分火土象入艮兑也。五星從位起熒惑。火星南方入金宫。柳宿從位降丙申。二十八宿分柳宿入咸九三丙申金爻上。分氣候三十六。積算起數，分三十六位起吉凶。【略】

䷃艮下坎上蹇，建始己未至甲子。大暑大寒。積算起甲子至癸亥，周而復始。土水入坎艮。水土二象入艮，配金宫起算。五星從位起鎮星。土星入金宫。星宿從位降戊申。二十八宿分星宿入蹇六四戊申金土。分氣候其數三十六。積算起數三十六，從六位五行。【略】

䷦艮下坤上謙，建始庚申至乙丑。立秋大寒。積算起乙丑至甲子，周而復始。金土入坤艮。金土二象入兑宫起算也。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金星入兑宫卦。張宿從位降癸亥。二十八宿分張宿入謙六五癸亥水上。分氣候二十八。積算起數二十八位。【略】

䷽艮下震上小過，建始乙丑至庚午。大寒芒種。積算起庚午至己巳，周而復始。土火入震艮。外土火二象入兑宫。五星從位起太陰。水星入卦游魂。翼宿從位降庚午。二十八宿分翼宿入兑宫游魂小過卦九四庚午火上。分氣候三十六。積算三十六，數六位吉凶。【略】

䷵兑下震上歸妹，建始甲子至己巳。大雪小滿。積算起己巳至戊辰，周而復始。水土入震兑。分水土二象入兑宫。五星從位起歲星。木星東方入兑宫歸魂。軫宿從位降丁丑土。二十八宿分軫宿入兑歸魂六二丁丑土上，分吉凶起算。分氣候三十八。積算起三十八，數六位，推五行，數吉凶。

䷻兑下震上歸妹，建始甲子至己巳。大雪小滿。積算起己巳至戊辰，周而復始。水土入震兑。分水土二象入兑宫。五星從位起歲星。木星東方入兑宫歸魂。軫宿從位降丁丑土。二十八宿分軫宿入兑歸魂六二丁丑土上，分吉凶起算。分氣候三十八。積算起三十八，數六位，推五行，數吉凶。

漢・京房《京氏易傳》卷下　八卦分陰陽，六位，五行，光明四通，變易立節。天地若不變易，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惟變所適，吉凶共列于位，進退明乎機要。易之變化，六文不可據，以隨時所占。《周禮・太卜》：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初爲陽，二爲陰，三爲陽，四爲陰，五爲陽，六爲陰，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二四六八十陰之數。陰主賤，陽主貴。陰從午，陽從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左右，凶吉，吉凶之道。子午分時，立春正月節在寅，坎卦初六，立秋同用。雨水正月，中在丑，巽卦初六，處暑同用。驚蟄二月，節在子，震卦初九，白露同用。春分二月，中在亥，兑卦九四，春秋分同用。清明三月，節在戌，艮卦六四，寒露同用。穀雨三月，中在酉，離卦九四，霜降同用。立夏四月，節在申，坎卦六四，立冬同用。小滿四月，中在未，巽卦六四，小雪同用。芒種五月，節在午，乾九四，大雪同用。夏至五月，中在己，兑宫初九，冬至同用。小暑六月，節在辰，艮宫初六，小寒同用。大暑六月，中在卯，離宫初九，大寒同用。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天地即父母也。福德爲寶爻，福德即子孫也。同氣爲專爻。兄弟爻也。龍德十一月，在子在坎卦左行，虎刑五月，午，在離卦右行。甲乙庚辛，天官，申酉地官。丙丁壬癸天官，亥子地官。戊巳甲乙天官，寅卯地官。壬癸戊巳天官，辰戌地官。靜爲悔，發爲貞。貞爲本，悔爲末。初爻上，二爻中，三爻下，三月之數以成。一月初爻三日，二爻三日，三爻三日，名九日。餘有一日，名曰閏餘。初爻十日爲上旬，二爻十日爲中旬，三爻十日爲下旬。三旬三十，積旬成月，積月成年，八八六十四卦，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八十四爻，成萬一千五百二十策。定氣候二十四，考五行於運命。人事，天道，日月，星辰局於指掌。吉凶見乎其位，繫云吉凶悔吝，生乎動。寅中有生火，亥中有生木，巳中有生金，亦云上生之位。申中有生水，丑中有死金，戌中有死火，未中有死木，辰中有死水。土兼於中，建子陽生，建午陰生，二氣相衝，吉凶明矣。

漢・蔡邕《蔡中郎集》卷三《月令問答》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暑，季夏節也。而令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禖之事，乃造説曰：更者，刻木牲，如廟有祧更。此説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説，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宫令，謹門閭。今曰門閣，何也？曰：閹尹内官也。主宫室。出入宫中，宫中之門曰閨，閹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閹尹

所主，知當作闉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傳》晉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爲六也。

問者曰：《令》於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爲非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謂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水昏正而栽築，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悖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早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專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分爲三事，後乃大水在枯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即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灾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絶，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水，菽爲金，麻爲火，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細碎，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

《周禮注疏》卷六《天官・掌次》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席。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謂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强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復帟。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疏釋曰：言朝日者，謂春分朝日。祀五帝者，謂四時迎氣。則張大次、小次者，次謂幄帳也，大幄，小幄。但幄在幕中，既有幄，明有帷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幄中設承塵。云重案者，案則牀也。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穩及皇邸，亦有可知。上穩案不言重席，亦有重席可知。互見爲義。云合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會同，亦張大次，已下故云亦如之。注釋曰：知朝日春分者，祭義云祭日於東門之外，故鄭約用春分也。云拜日於東門之外者，謂在東郊，覲禮文。云祀五帝於四郊者，案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此謂四時迎氣，案《月令》：立春於東郊，立夏於南郊，立秋於西郊，立冬於北郊，謂祭靈威仰之屬。云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謂接祭退俟之處者。此兩次設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壝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接祭者，與羣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帷，退俟之處。云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引此已下者，欲見王與臣接祭之時，須有小幄也。言孰能支之者，謂一日之間，雖有强力，誰能支持乎。云合諸侯於壇者，案司儀，合諸侯爲壇三成是也。云重帟，複帟者，謂兩重爲之。云重案，牀重席者，案司几筵，筵莚繅席，次席三重，此言重席，亦當有此三重，與重帟不同。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者，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竝依文耀鉤所說。

《周禮注疏》卷一二《地官・州長》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注：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疏釋曰：上云歲時，皆謂歲之四時，此云歲時，唯有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也。云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者，凡讀法，皆因節會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讀法，故云亦如之。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者，州長因春秋二時皆以禮會聚其民，而行射禮于州之序學中。言以禮者，亦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故云以禮也。注釋曰：此知序，州黨學者，案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爲序。若鄉則立庠，故《禮記・鄉飲酒義》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彼鄉大夫行賓賢能，非州長黨正所行，故知庠則鄉學也。云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者，凡禮射，皆須存其志意，故鄭即引《射義》曰：射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繹，陳也。言各陳己志者，謂若《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乃能中之是也。

又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

或爲聖，或爲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疏釋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遣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并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以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酋，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注釋曰：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者。但羽舞用白羽，帗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帗也。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連百物，則四方不止四望。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云旱暵之事謂雩也者，《春秋》所云雩者皆釋旱。又《祭法》云雩祭，祭水旱。故知旱暵謂雩祭也。云暵熱氣也者，以其旱時多熱氣，又此暵字以日爲形，以漢爲聲者，故知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象羽舞者，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爲首服，故以此皇爲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矣。云書或爲翌，或爲義者，禮本不同，故或爲翌，或爲義，皆不從之矣。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爲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制亦如帗舞。若然，帗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也。

三國魏・張揖《廣雅》卷九《釋天》 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仲。八月酉仲爲太初屬雄，九月戌仲號太始屬雌。清者爲精，濁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詩緯》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雄雌但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也。三未分別，號曰渾淪。

又 東北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又 格擇，旬始，倍譎，天狗，枉矢，氛祲，冠珥。

又 赤霄，濛澒，朝霞，正陽，渝隃陰，沆瀣，列缺，倒景。

又 立春、春分，東從青道二出黃道東，交於房二度中。立夏、夏至，南從赤道二出黃道南，交於七星四度中。立秋秋分，西從白道二出黃道西，交於〔胃〕十二度中。立冬、冬至，北從黑道二出黃道北，交於虛二度中。四季之月還從黃道。

又 正月不温，七月不涼，二月不風，八月雷不藏，三月風不衰，九月無降霜，四月雷不見，十月蟄蟲行，五月陽暑不蒸，十一月不合凍，六月浮雲不布，十二月草不喪，七月白露不降，正月有微霜，八月浮雲不歸，二月雷不行，九月物不凋，三月草木傷，十月流火不定，四月蚰蟲不育，十一月寒不降，五月雨雹，十二月萌類不見，六月五穀不實。

又 震、實暨、雷也。雲，運也。雨，渠也。晷、柱，景也。風師謂之飛廉，雨師謂之丱翳，雲師謂之豐隆。日御謂之望舒。青龍、天一、太陰，太歲也。

唐・徐堅《初學記》卷三《歲時部》 春第一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日在虛，昏昴中，曉心中。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觀斗所建，命其四時。孟春，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鄭玄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太皞，宓羲也。勾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律中太蔟。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高誘注曰：萬物動生，蔟地而出，故曰太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振，動也。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此皆記時候。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此陽氣蒸運，可耕之候。《夏小正》曰：正月啓蟄，雉震呴。呴者，鳴也。震者，鼓其翼也。時有浚風，浚者，大風，南風。滌凍塗，滌者，變也，變而暖也。田鼠出。田鼠，嚙鼠也。嚙儉簟反。農及雪，澤采芸，音蒭。芸似邪蒿，可食。柳稊，稊者，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月令》曰：仲春之月，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仲，中也。仲春之月，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季，少也。季春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律中姑洗，高誘注曰：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氣發，故去故就新。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蝘蜓謂之虹，萍，萍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洩，勾者畢出，萌者盡達。屈而生者曰勾，芒而直者曰萌。《夏小正》曰：三月參則伏，參星伏不見。鷹化爲鳩。鷹，鷙鳥，殺斛則鳴，鷇，《淮南子》曰：二月之夕，女夷鼓歌，以司天和。女夷，神名。《月令》曰：季春之月，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季，少也。季春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律中姑洗，杞。蓮也。降燕乃睇。降，下也。燕一名玄鳥，齊人呼乙。睇，眄也。眄者，視可爲室。玄鳥至，玄鳥，燕也。日夜分，雷始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夏小正》曰：二月祭鮪，鮪之至，其時美。采芑，芑音《周書・時訓》曰：三月鳴鳩拂羽，戴勝降于桑。拂羽，以羽相擊。戴勝，促織紝之鳥，天螻也。《爾雅》注云：天螻，螻蛄。頒冰，分冰以授大夫。拂桐芘。桐芘始生貌，拂拂然。一名戴鵀。鵀，音而鳩反。梁元帝《纂要》曰：春曰青陽，氣清而温陽。亦曰發生、芳春、青春，陽春、三春、九春。天曰蒼天。萬物蒼蒼而生。風曰陽風、春風、暄風、柔風、惠風。景曰媚景、和景、韶景。時曰良時、嘉時、芳時。辰曰良辰、嘉辰、芳辰。節曰華節、芳節、良節、嘉節、韶節、淑節。草曰弱草、芳草、芳芊。木曰華

木、華樹、芳林、芳樹。林曰茂林。鳥曰陽鳥、時鳥、陽禽、候鳥、時禽、好鳥、好禽。正月孟春，亦曰孟陽、孟陬、音鄒上春初春，開春、發春、獻春、首春、首歲，初歲、開歲、發歲、獻歲、肇歲、芳歲、華歲。二月仲春，亦曰仲陽。三月季春，亦曰暮春、末春、晚春。

又　夏第二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鄭玄注曰：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沉，而斗建巳之辰。其日丙丁，丙之言炳也，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正者。律中仲呂。高誘注曰：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故曰仲呂也。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螻蟈，蛙也。王瓜，瓜□掣也。高誘曰：螻蟈，蝦蟆也。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靡草，薺葶藶之屬。《夏小正》曰：四月昴則見。昴，星名。《易通卦驗》曰：立夏，清明風至，而暑鵲鳴，博穀飛，電見，龍升天。龍，心星名。《月令》曰：仲夏之月日在參，昏翼中，曉危中，鄭玄注曰：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律中蕤賓。高誘曰：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小暑至，螗蜩生，鵙始鳴，反舌無聲。螗蜩，螳蜋母也。鵙，伯勞也。反舌，百舌鳥。高誘曰：螗蜩代謂之天馬，一名齕疣，兗豫謂之巨斧。是月陰作於下，陽散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乃磔之棘上而始鳴也。反舌，百舌也，變易其聲，倣百鳥之鳴，故謂之百舌也。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槿榮。木槿，玉蕊也。名，蕣一名櫬。《夏小正》：五月參則見。蜮鳴，蜮蜩者，五彩具。初昏大火中。大火，心星。《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也。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也。鳥獸希革。時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月令》曰：季夏之月，日在東井，昏氏中，曉東壁中。鄭玄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律中林鍾，温風至，蟋蟀居壁。按《爾雅》曰：蟋蟀，蛬。劉劭注云：謂蜤蝑也。孫炎云：梁國謂之蛬。郭璞云：今促織也。蛬音義，或作蛩，方言蜻蜓。楚謂之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蜓，幽州人謂之促織。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螢。鷹學習謂攫搏。螢，飛蟲，螢火也。梁元帝《纂要》曰：夏曰朱明，氣赤而光明。亦曰長嬴、朱夏、炎夏、三夏、九夏。天曰昊天，言氣浩汗。風曰炎風。節曰炎節。草曰茂草、雜草。木曰蔚林、茂林、密樹、茂樹。孟夏亦曰維夏、首夏、季夏，亦曰徂暑。徂，往也，言暑始往。

又　秋第三

《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鄭玄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其日庚辛，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也。少昊，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律中夷則高誘曰：太陽力衰，太陰氣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仲秋之月，日在角，昏南斗中，曉畢中。鄭玄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律中南呂，高誘曰：陽氣内藏，陰呂於陽，任其成功。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育風，疾風也。玄鳥，鶬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陽者，不以中國爲居，羞謂所養。日夜分，雷乃始收，蟄蟲坏戺户，陽氣日衰，水始涸。坏，益也。季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鄭玄曰：季秋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律中無射，季秋氣生，則無射之律應。高誘曰：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盛，而無射出見者也。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黄華，豺乃祭獸，戮禽。來賓，言其客止未去。大水，海也。戮，殺也。霜始降，草木黄落。《尚書》曰：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宵，夜也。虚玄武中星，以秋分日見。鳥獸毛毨。毨，理也。毛更生整理也。蘇齊反，又星殄反。《淮南子》曰：七月，百蟲蟄伏，青女乃出，高誘曰：青女乃青要玉女，司霜雪者。以降霜雪。《夏小正》曰：八月，丹鳥羞，羞，進也。白鳥，白鳥，蚊蚋。辰則伏，辰，房星。

謂物將萌芽者。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芸，香草也。荔挺，馬薤也。水泉動，澗上行。季冬之月，日在南斗，昏奎中，曉氐亢中。鄭玄注曰：季冬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律中大呂，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雉雊鳴也。出土牛以送寒氣。出猶作也。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送猶畢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言日月星辰，運行至此，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猶會也。《尚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中星。鳥獸氄毛以自溫也。蔡邕《月令章句》曰：冬，終也。而青英。亦曰安寧，亦曰玄冬、三冬、九冬。天曰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而臨下。風曰寒風、勁風、嚴風、厲風、哀風、陰風。景曰冬景、寒景。時曰寒辰。節曰嚴節。鳥曰寒鳥、寒禽。草曰寒卉、黃草。木曰寒木、寒柯、素木、寒條。十月孟冬，亦曰上冬，亦曰陽月。此時純陰用事，嫌其無陽，故曰陽月。十二月季冬，亦曰暮冬、杪冬、除月、暮節、暮歲、窮稔、窮紀。

梁元帝《纂要》曰：一日曰正日，崔寔《四時月令》。又曰正元日，《書》又曰上日。《寶典》。年日曰初歲元祚，曹植。又曰椒花獻頌之年，中宗詔。又曰獻歲發春，宋玉。元日事曰磔雞放爵。上《宋書》，下裴玄。正月氣候曰天氣澄和，陶潛。又曰風物閑美，上。又曰熙春寒往。潘《閑居賦》上元事曰泛粥祠胥，上《續齊諧》。下《玉燭寶典》。正月星望曰鶉火中，古詩。二月曰仲春令月，張衡。又曰陽氣胎養之時，魯恭。又曰東風月仲之節。歐陽詹。三月曰日躔胃維，顏延年。又曰華節，金鑰。又曰月軌青陸，顏延年。又曰維暮之春。王融。三月末曰青春受謝，《楚辭》景差。又曰青春告謝。潘岳賦。上巳事曰祓灞禊洛，上漢武，下戴逵《七賢論》。又曰周禊鄭祓，上《周禮》，下《韓詩》。又曰清氣蕩暄濁，上十五。又曰暄氣初收，《七命》。又曰仲春令月，張衡。又曰陽氣胎養之時，魯恭。又曰東風月仲之節。歐陽詹。三月曰日躔胃維，顏延年。又曰維暮之春。王融。三月末曰青春受謝，《楚辭》景差。又曰青春告謝。潘岳賦。上巳事曰祓灞禊洛，上漢武，下戴逵《七賢論》。又曰周禊鄭祓，上《周禮》，下《韓詩》。又曰清氣蕩暄濁，上十五。又曰暄氣初收，《七命》。又曰仲春令月，張衡。又曰陽氣胎養之時，魯恭。又曰東風月仲之節。歐陽詹。三月曰日躔胃維，顏延年。又曰維暮之春。王融。三月末曰青春受謝，《楚辭》景差。又曰青春告謝。潘岳賦。上巳事曰祓灞禊洛，上漢武，下戴逵《七賢論》。又曰周禊鄭祓，上《周禮》，下《韓詩》。又曰清氣蕩暄濁，上十五。又曰暄氣初收，《七命》。

宋・任廣《書叙指南》卷一三　節令氣候上

正月曰一月，又曰端月，又曰孟陽。梁元帝《纂要》。一日曰初歲元祚，曹植。又曰椒花獻頌之年，中宗詔。又曰獻歲發春，宋玉。元日事曰磔雞放爵。上《宋書》，下裴玄。正月氣候曰天氣澄和，陶潛。又曰風物閑美，上。又曰熙春寒往。潘《閑居賦》上元事曰泛粥祠胥，上《續齊諧》。下《玉燭寶典》。正月星望曰鶉火中，古詩。二月曰仲春令月，張衡。又曰陽氣胎養之時，魯恭。又曰東風月仲之節。歐陽詹。三月曰日躔胃維，顏延年。又曰維暮之春。王融。三月末曰青春受謝，《楚辭》景差。又曰青春告謝。潘岳賦。上巳事曰祓灞禊洛，上漢武，下戴逵《七賢論》。又曰周禊鄭祓，上《周禮》，下《韓詩》。又曰清氣蕩暄濁，上十五。又曰暄氣初收，《七命》。又曰仲春令月，張衡。又曰陽氣胎養之時，魯恭。又曰東風月仲之節。歐陽詹。三月曰日躔胃維，顏延年。又曰維暮之春。王融。三月末曰青春受謝，《楚辭》景差。又曰青春告謝。潘岳賦。上巳事曰祓灞禊洛，上漢武，下戴逵《七賢論》。又曰周禊鄭祓，上《周禮》，下《韓詩》。又曰清氣蕩暄濁，上十五。又曰暄氣初收，《七命》。

節令氣候下

七月曰白商素節。《七命》。九月曰風物凄緊，上十一。又曰凄辰，《金鑰》。又曰末秋。上立秋曰秋節既立。《後紀》。秋之候曰金素。《選》十三。秋早曰金風未暮。歐陽詹。秋氣候曰西顥沆瀁。《前郊祀》十九章歌。秋曰商秋，何晏。又曰龍火西頹。《七命》。初秋涼曰凜秋暑退，潘岳。又曰飛霜迎節，上。又曰高風送秋，上。又曰夷則鳴秋，謝朓賦。又曰金涼佇運，任昉書。又曰涼颸奪炎熱，《選》十四。又曰清氣蕩暄濁，上十五。又曰暄氣初收，《七命》。又曰微風清扇，《選》十五。又曰涼風徹蒸暑，王仲宣。又曰涼風蕭瑟。禰正平。初秋曰秋未素。《選》十一。重陽曰暮節，《選・靈運詩》又曰菊蘂浮觴之日。中宗詔。九日事曰佩蘭餌菊，漢武宮人。又曰佩赤實。《金鑰》。○葉黃也。秋晚曰杪秋，《選》十三。秋夜曰秋夜方永，文七。秋冬之交曰背秋涉冬。《七發》。秋寒曰勁秋。《選》詩。秋初曰輕寒迎節，簡文《與蕭臨川書》。又曰秋節涼和，應璩《與韋曰將書》。秋景物曰月帳風帷，湯惠休詩。又曰霜階風隙。《金鑰》。已秋曰歲云秋矣。《左・僖》。十月曰上冬，《金鑰》。又曰良月，白《帖》。又曰孟節季。謝靈運《孝感賦》。十一月朔曰吉月之陽朔。馬融。十一月曰暢月。《月令》。十二月候曰窮陰殺節，《選・舞雩賦》又曰急景彫年，上又曰冬索，潘岳又曰玄律已窮，惠連《雪賦》又曰月窮于紀，《月令》。又曰歲季月除。湛方生七歎。冬至曰升辰，《春秋考異記》。又曰一陽換節。李商隱。臘日辰曰魏辰晉丑。候曰蕤賓紀序，魏文。又曰降婁中而旦。《左》襄。端午事曰浴蘭懸艾。上《大戴禮》，下《荊楚記》。五日厭禳曰朱索赤符。上《續漢書》，下《抱朴子》。六月曰季月煩暑，《南史》武陵王。暑熱曰溽暑伊鬱。《選・景福賦》。盛暑曰隆暑赫曦，《選》十三。又曰時景隆熾，上。又曰燻赫，夏候《湛雷賦》。又曰歊暑，左思《魏都》。又曰暑之燠燥。皇甫湜。伏日曰三伏之脩景，梁簡文啓。又曰閉日。《漢官舊儀》。仲夏以後，熱曰積陽。《選・士衡詩》微熱曰薄暑。上十三。仲夏日長曰羲和弭節。《楚辭》。夏末曰暑晏，《選》十三。又曰闌暑。上夏中曰夏月暑時。嚴助。病於暑曰癉暑。詩。初伏曰初伏啓新節。《選》十三。伏後熱曰三伏餘炎。梁簡文。避暑往涼處曰入凌兢。《甘泉賦》。夏日曰長日猛赤。孫樵。暑熱曰隆熱歊赫，韓文。又曰炎暉，何平叔《景福殿賦》。又曰炎溽，梁劉孝感。又曰燻燥熱暑。《七發》。將夏曰迎夏之陽。《好色賦》。納涼曰逐涼，陳徐陵。又曰追涼。《玉臺》後。夏末曰朱明夜謝。《昭明太子書》。夏秋間曰炎涼方改。陸景書。夏至候曰陰炭既重。簡文啓。夏之候曰融火。晉《庾闡賦》夏寒曰伏陰。《公羊》。

漸徂。上十。冬日候曰凄厲。瀕明。冬寒曰嚴氣斂升，《雪賦》。又曰風嚴且苛。《選》十四。太寒曰至寒凄滄，王褒。冬深曰盛冬日短。《前五行》。冬序曰寒冰凄然。向秀。冬晴暖曰冬日灑暉。唐張登。大寒曰寒烈，馮翼。又曰隆冬烈寒，《新序》。又曰猛寒。束晳《餅賦》。冬夜曰冬夜肅清。嵇康《琴賦》。漸冬深曰嚴寒向隆。陸景詩。冬深曰嚴冰在節。梁張纘啓。冬温曰愆陽。《左傳》。朔日曰上日。《書》。閏月曰歸餘。左九上八。○餘史作邪，亦音餘。夜半曰夜分。後清河王。節會曰四節之會。曹植。季月曰末垂。潘岳。○上朱明送。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六《天時部》 羣書要語：春爲青陽，萬物發生。《爾雅》。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迺動運。故爲規。《前・律曆志》。東方之神，太皞乘震執規司春。魏相傳，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十五日指甲爲驚蟄。後十五日指乙爲清明，後十五日指辰爲穀雨。周天玉衡六問。春日載陽，有鳴倉庚。《詩》。詩句：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顏延年。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選》。向陽花木易爲春。薛鱔。

古今事實

春省耕　春省耕而補不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春和議貸　前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或陷於死亡，其議所以賑貸之。

剪綵爲花　隋煬帝築西苑，宮木秋冬彫落，乃剪綵爲花葉，綴於條常若陽春。

宣詔花發　天授二年，臘則天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淩晨名花皆發。《卓異記》。

羯鼓催花　明皇時，春景明媚，帝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命取羯鼓，自製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發笑，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羯鼓録》。

探春鬬花　長安士女，春時鬬花，以奇多者爲勝，皆以千金市名花植於庭中，正月半乘車跨馬，適郊野中爲探春之宴。《天寶遺事》。

以帳蔽花　穆宗宮中花開，以重頂帳蒙蔽，置惜春御史之，號曰：括春。

號移春檻　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脚，挽以綵，紲所至自，隨號移春檻。《開元遺事》。

草青爲春　突厥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

氣候總部・季節與節氣部・綜述

油幕春遊　長安貴遊子弟，每至春時，遊宴供帳於園囿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天寶遺事》。

又　正月　羣書要語：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律中太簇，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是月也，以立春盛德在木，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善相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命樂正入學習舞，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麛毋卵，《月令》。攝提正于孟陬，《楚辭》。正月爲端月，《寶典》。正月爲孟陽，《纂要》。招搖東指，魏黎季明書。斗柄東指，天下皆春。《鶡冠子》。孟春之月，惟歲權輿，和風初暢，有穆其舒，魏文帝《登樓賦》。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獻進也《楚辭》三微月令，陽氣始施，萬物始動。《白虎通》。

又　立春　羣書要語：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必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月令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舞雲翹之舞。《後・祭祀志》

古今事實

葭飛灰　立春之日，以葭莩灰實律之端，氣至，則灰飛。《續漢書》。

出土牛　《月令》：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出猶作也。丑爲土牛，可牽止。送猶畢也。季冬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删定《月令》。立春前五日，並造土牛，耕夫、犁具於大門之外，是日黎明，有司爲壇，以祭先農。官吏各具綵仗，環擊牛者三，所以示勸耕之意。《夢華録》。

又　食生菜　東晉李鄂立春日命以蘆菔、芹芽爲菜盤相饋貺，撫遺唐立春日春餅、生菜號春盤。《四時寶鏡》。齊人《月令》，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坡詩：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黄韭試春盤。又云：蓼茸蒿筍試春盤。

又　人日多陰　都人劉克窮該典籍。嘗與客論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未知其二。四百年惟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取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爲雞，二日爲犬，三日爲豕，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八日爲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亂離，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西清詩話》。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七《天時部》 二月　羣書要語：仲春

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律中夾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高禖。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概。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月令》。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八《天時部》　三月　羣書要語：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律中姑洗，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乃爲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勾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躬桑，以勸蠶事，命百工毋或不良。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命國僻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月令》。三月榆莢舒。《氾勝之書》。

又　寒食　羣書要語：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荆楚歲時記》。斷火三日，謂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六日也。《歲時記》。江淮間寒食日家家折柳插門，同上齊人呼寒食爲冷節，又曰熟食，又曰禁煙。《杜詩注》。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五代後周序》。詩句：留餳和冷粥，出火煮新茶。白集杏酪漸香隣舍粥，榆煙欲變舊鑪灰。赫炎炎，云我無所。詩十日代出，流金爍石。楚詞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崔魯今朝一百五出户，雨初晴火冷餳稀。杏粥稠。坡萬井閭閻皆禁火，九原松柏《淮南子》。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水之氣，必暑有暍者，京房易飛候大旱金石流、自生煙。唐郭助人爲子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飛霜。《文苑英華》。粥香餳白杏花土山焦，莊子指冰室不能起暍子之熱，《抱朴子》。方大暑火烘爆實赤壤墜於爐，若天，李義山。楚鄉寒食橘花時。劉禹錫。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宫柳緑。元燎於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墜而不能自運。方千里《竹室記》。稹。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杜詩。佳辰强飲食猶寒。杜：杯盤餳粥春風冷，詩句：憶昔堯爲天，十日燒九州，六合烘爲窯。盧仝月蝕詩。金爍汞銀流，玉池館榆錢夜雨新。歐。杏粥猶堪食，榆羹已稍煎。韋應物。雨中寒食空齋冷。同上。

又　清明　羣書要語：清明桐始華，三月節。《六帖》。節過藏煙時當改火。白居易狀。爨氏季春出火。《周官》鑽燧改火。語。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周禮》。詩句：已著單衣猶禁火，海棠花下怯黄昏。王介甫。晴風吹柳絮，新火起厨煙。賈島。東風也作清明意，開遍來禽一樹花。簡齋。且將新火試新茶。東坡。

【略】

花信風　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候，謂之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凡二十四番，以爲寒絶。後唐人詩云：楝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黄時雨意濃。徐師川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又古詩云：早禾秧雨初晴後，苦楝花風吹日長。《東皋雜録》。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九《天時部》　夏夏熱附　羣書要語：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前律曆志》。夏曰朱明，亦曰長嬴。梁元帝《纂要》。長嬴即恢台也。炎帝，秉離執衡司夏。魏相傳。夏至一陰生，是陰動用而陽復於靜也。復卦疏。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仲舒策。日行南陸，謂之夏。《後天文志》。夏歌《朱明》。《漢書》。朱明盛長，敷輿萬物，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漢《郊祀歌》。立夏清風至暑，鵲鳴聲博。谷飛電見龍升天。龍星名。夏至景風至，蟬始鳴，螳螂生，易遯卦驗。收恢台之孟夏，注：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楚詞》。

夏熱《月令》土潤溽暑。注：溽，温暑也。説文旱既大甚，蘊隆蟲蟲。又：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詩十日代出，流金爍石。楚詞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淮南子》。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水之氣，必暑有暍者，京房易飛候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莊子指冰室不能起暍子之熱，《抱朴子》。方大暑火烘爆實赤壤墜於爐，若燎於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墜而不能自運。方千里《竹室記》。

詩句：憶昔堯爲天，十日燒九州，六合烘爲窯。盧仝月蝕詩。金爍汞銀流，玉爝丹砂焦。同上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杜贈柳少府。晝蠅食案繁，宵蚋肌血渥。韓納涼聯句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蒸炊。韓。安得赤脚踏層冰。杜。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張景陽。脱巾挂石壁，露頂灑松風。李白。弱紈猶覺重，纖絺尚少涼。劉孝威。重簟無冷氣，挾石似懷温。任昉。

古今事實

蔭暍人懷　武王蔭暍人於柳下，而天下懷。《淮南子》。又，武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世説》

入水避暑　洪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水底，八日乃出者，正以能閉氣胎息故耳。《抱朴子》。

暑中環火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逸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爲。對曰：

但能忍寒暑耳，因爲待詔，至夏大暑月，使暴坐。又環以十爐火，不熱而身汗不出。或問不熱之道，曰：服玄冰丸飛雪散，王仲都並用此方也。《抱朴子》。

河朔夏飲　袁紹在河朔，每至夏大飲，云避一時之暑，故號爲河朔飲。

高卧北牕　陶潛夏月高卧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以腹熨石　劉真長見王公，王公了不與語，時大熱，以腹熨石棋局。

涼棚避暑　長安富人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結爲涼棚設，坐具，召名姝間坐遞相爲避暑會。《開元遺事》。

不畏盛暑　呂正獻公居家：夏不排牕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大夫環寶字器之將赴官來，辭楊乃呂氏甥呂公於西牕下烈日中公裳對坐飲酒三杯，大夫汗流浹背，呂公凝然不動。

又　四月　羣書要語：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律中中呂，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又　詩句：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杜詩。麥天晨氣潤，槐日午陰清。趙師民。梅天一雨清。嚴維。石枕涼生菌閣虛，巳應梅潤入圖書。林逋。

又　五月　羣書要語：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律中蕤賓，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〇《天時部》　六月　羣書要語：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律中林鍾，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命婦官染采命虞人，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月令》。

又　秋　羣書要語：秋，揫也，物揫斂乃成熟。《律曆志》。秋爲白藏。《爾雅》。秋曰素商。《爾要》。西方金行之氣。《西羌傳》。少昊乘兑執矩司秋。《前魏相傳》。一葉落天下知秋。《淮南子》。秋歌西顥。《前禮樂志》。西顥沆瀁，秋氣肅殺，含秀垂頴，續舊不廢。《郊祀歌》。七月流火。《詩》。流火而清風戒寒。《國語》。秋陽以暴之。《藤文》上。壯士悲秋，感陰氣也。《韓詩》。兑正秋萬物之所説也。《説卦》。秋風蕭蕭，舒芳兮振條。《楚辭·九懷》。沆瀁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漼收而水清。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摇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同上。皇天平分四時兮，切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潦離被此梧楸。《楚辭》。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同上。雲既浄而天高，潦將收而水潔。虞世南賦。

又　古今事實

唱迴風曲　唐宫人麗娟善歌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洞冥記》。

製秋風曲　明皇製秋風高曲，每奏之，則清風徐來，夜葉交墜。《羯鼓録》。

思蓴鱸　晉張翰吴人入洛，見秋風起，思吴中菰菜，蓴羹、鱸魚膾。【略】

七月　羣書要語：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律中夷則，凉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又　詩句：是時新秋七月初，金神按節炎氣除。韓文。哲匠感蕭晨，注蕭秋晨言蕭索也。殷仲文。時秋積雨霽，清凉入郊墟。韓。金柔氣尚低，火老候愈濁。韓。開秋肇凉氣。《選》。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選》。秋風生桂枝。杜。凉風動萬里。杜。殘暑已傚裝，好風方來歸。山谷。

又　七夕　羣書要語：七月初七，其夜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河鼓、織女，二星神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有光曜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言之，頗有受其詐者。崔氏《四民月令》。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焦林大斗記》織女、天女孫也。《史記·天官書》。河鼓，謂之牽牛。《小雅》。黄姑，即河鼓也。《歲時記》。牽牛星，荆州呼爲河鼓，主關梁。織女星，即主瓜果，嘗見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荆楚歲時記》。七月六日有雨，謂之洗車雨，七日雨則曰灑淚雨。《歲時雜記》。烏鵲填河，而渡織女。《淮南子》。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一《天時部》　八月　羣書要語：仲秋之日，月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律中南吕，盲風至，鴻鴈來，元鳥歸，羣鳥養羞，乃命司服，具飭衣裳，乃命有司，斬殺必當。天子乃儺，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乃勸種麥。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户，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月令》。八月丹鳥羞白鳥，謂蚊蚋，

《夏小正》。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即鳴而相警。《風土記》。八月斷壺。《七月》。八月剝棗。同上。

詩句：八月秋高風怒號，杜西風慶殘暑。山谷。

又　九月　羣書要語：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律中無射，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享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月令》。九月肅霜。《七月》。九月築場圃。《詩》。九月授衣。《詩》。季秋獻功裘。天官九月曰暮商。《纂要》。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二《天時部》　冬冬寒附　羣書要語：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前律曆志》。冬爲玄英，《爾雅》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月令》陰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董仲舒策。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前律曆志》。

詩句：地爐不暖柴枝濕。杜荀鶴。破屋仰見星，窻風冷如鍛。歐集。長風入短袖，內手如懷冰。李白。倒身無著處，呵手不成温。唐詩。坐聞西床琴，凍折兩三絃。賈島重衾無暖氣，挾纊似懷冰。《文選》。兩耳凍幾脫。孔文仲。

古今事實

師人多寒　楚莊王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士皆如挾纊。《左》。

雨雪賑寒　雨雪，楚莊王披裘當户曰：我猶寒，彼百姓貧客甚矣，乃使巡國中，求百姓貧客之無居宿絶糧者賑之，國人大悦。《尸子》。

歲寒築臺　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者有焉，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斃，我若之何。公慙，罷役之凍餒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易》復卦。魏晉冬至受萬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二儀，亞於歲朝也。沈約《宋書》。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漢書》。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琯，每律各如之，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兩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律曆志》。惟二至乃候。

寒矣。公曰：善。命罷役。《呂氏春秋》

又　十月　羣書要語：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律中應鍾，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是月也，以立冬盛德在水。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坏城郭，固封疆，備邊境。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月令》。十月曰上冬，亦曰暢月。《纂要》。公父定叔，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也。莊十六年。十月納禾稼。《詩》。十月滌場。《詩》。冬日其暖如春，故謂之小春。《初學》。

又　十一月　羣書要語：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律中黃鍾，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命有司曰：土事毋作，謹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謹房室，必重閉。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鹿角解，水泉動，塗闕庭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月令》

又　冬至　羣書要語：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南至，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鐘，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玉燭寶典》。斗指子，爲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之至。《孝經說》。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疏：陽氣始於剥盡之後至，陽氣來復時凡經七日，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易》復卦。魏晉冬至受萬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二儀，亞於歲朝也。沈約《宋書》。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漢書》。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琯，每律各如之，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兩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律曆志》。

又　十二月驅儺附　羣書要語：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律中大呂，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紀星，回于天數

將幾終，歲且更始，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月令》。季春命國儺，季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月令》。驅儺前歲一日擊鼓驅疫癘之鬼，謂之害除，亦曰儺。《呂氏春秋》。

又　閏月　羣書要語：閏者，歲之餘。《漢·張純傳》注。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張純奏。閏月，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左傳》。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二　三月　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觴故事，起於晉時。唐朝錫宴曲江，傾都禊飲踏青，亦是此意。右軍王羲之《蘭亭序》云：暮春之初，修禊事。杜甫《麗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形容此景，至今令人愛慕。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三　四月　四月謂之初夏，氣序清和，晝長人倦，荷錢新漲，榴火將然，飛燕引雛，黄鶯求友，正宜凉亭水閣，圍碁投壺，吟詩詠曲，嘉賓勸酌，以賞一時之景。上旬之内，車駕詣景靈宫，行孟夏禮，駕過處，公私僦金，官放三日。第二日爲新暑初回。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四　六月　六月季夏，正當三伏炎暑之時，内殿朝參之際，命翰林司供給冰雪，賜禁衛殿直觀從，以解暑氣。

又　七月　七月秋孟，例於上旬内車駕詣景靈宫行孟享之禮，以秋陽正炎，上命宰執分詣。立秋日，太史局委官吏於禁廷内，以梧桐樹植於殿下，俟交秋時，太史官穿秉奏曰：秋來。其時梧葉應聲飛落一二片，以寓報秋意。都城内外，侵晨滿街叫賣楸葉，婦人女子及兒童輩爭買之，剪如花樣，插於鬢邊，以應時序。

宋·吳自牧《夢粱録》卷六　十月　十月孟冬，正小春之時，蓋因天氣融和，百花間有開一二朵者，似乎初春之意思，故曰：小春。月中雨，謂之液雨，百蟲飲此水而藏蟄，至來春驚蟄，雷始發聲之時，百蟲方出蟄。朔日，朝家賜宰執以下錦，名曰：授衣。且賜錦花色，依品從給賜。百官入朝起居，衣錦襖三日。士庶以十月節出郊掃松，祭祀墳塋。内庭車馬，差宗室南班往攢宫行朝陵禮。有司進煖爐炭。太廟享新，以告冬朔。諸大剎寺院，設開爐齋供貴家。新裝煖閣，低垂繡簾。老稚團圍，團淺斟低唱，以應開爐之序。

立冬　立冬日，朝廷差官祀神州地，祇天神太乙。十五日，水官解厄之日。宫觀士庶，設齋建醮，或解厄，或薦亡。立冬之後，如遇瑞雪應序，朝廷支給雪寒錢關會二十萬，以賜軍民。官放公私賃錢五七十，以示優恤。

又　十一月冬至　十一月冬至，正當小雪大雪氣候。大抵杭都風俗，舉行典禮，四方則之爲師，最是冬至歲節，士庶所重，如送饋節儀，及舉杯相慶，祭享宗，姻加於常節。士庶所重，如晨雞之際，太史觀雲氣以卜休祥，一陽後日晷漸長，比孟月則添一線之功。杜甫詩曰：愁日愁隨一線長，正謂此也。此日宰臣以下，行朝賀禮。士夫庶人，互相爲慶。太廟行薦黍之典，朝廷命宰執祀於圜丘。官放公私僦金三日。車駕詣攢宫朝享。

十二月　季冬之月，正居小寒，大寒時候。若此月雨雪連綿，以細民不易，朝廷賜關會，給散軍民賃錢，公私放免不徵。自冬至後戌日，數至第三戌，便是臘日，謂之君王臘。臘月内可鹽豬羊等肉，或作臘犯、法魚之類，過夏皆無損壞。

宋·杜道堅《文子纘義》卷八《自然篇》　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舊註：謂十二月轉輪無窮，終而復始，天之道也。

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舊註：五運相推，一王一衰。寒暑遞遷，進退有時。生殺有道，不失其宜。

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所不可，可在於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舊註：寒暑代謝，此天地之道也。禮教刑罰，聖人之法也。然寒暑雖酷，不可無也。時順即何傷，刑罰雖慘，不可廢也。理當即非害，見可即行，不可即止。

唐·白居易、宋·孔傳《白孔六帖》卷三　敘四時六

白：變通莫大乎四時。敬授人時。動二氣之和，以四時爲柄。廢時亂日，行夏之時，馮相氏辨四時之序，以日影知氣至否。天地革，而四時成。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司馬遷論陰陽家。天吏。《淮南子》：四時天之吏。讀時令。《晉禮志》曰：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讀五時令，服各隨五時色。帝御坐，尚書令已下就席訖，賜酒一巵。又魏明帝讀四時令，服黄之時，闕不讀。又晉咸和元年六月，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荀奕駁云云。又漢宣帝時，魏相奏請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之至，明言所知以和陰陽。如高祖時，令謁者趙堯舉春，李辭舉夏，倪陽舉秋，貢禹舉冬之類。宣帝從之。孔：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孫思邈同上。無形而運於下。《曆志》：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於上。置直學士，象四時。李適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天有五星，運而爲四時。許敬宗傳。代爲節序。吕向注《文選·秋興賦》：四時代爲節序。四序嬰我懷。杜甫詩。誰揮鞭策驅四運。李白《日出行》。四時各平分一氣，不可兼。韓文。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無日

休息。四時之間，無日休息，陸贄考。星中以正四時。《天文志》：昔者，堯命羲和，出納日月，考星中以正四時。星辰辨其分，張說《華山碑》：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人稟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四時之序，天地不能變，變之則霜露不均，水旱交錯。敬暀表。天地之運，必合乎四時。寒往則暑來，暑退則寒集。同上。

春七　立春　春分　正月　二月　三月附

白：其日甲乙，帝太皞，以木德王。神勾芒，木正。春爲青陽，爲發生。載陽、春日。遲遲。春日。性仁事貌，味酸臭羶，數八。食麥。與羊器疏以達牲無用牝，禁伐木，獻羶薧，王后率六宮之人獻羶薧之種於王。獻羶薧，舍菜。春入學舍菜合舞。風人，《管子》曰：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吾道窮矣。寅賓、出日。平秩，東作。登臺，如登春臺。徇路，木鐸。傷春，目極千里傷春心。司春，漢魏相曰：陰陽之分以日爲紀，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皞乘震執規司春。蟲鱗、音角、祀户、祭先脾，立春，立春盛德在木，迎春於東郊。條風至，並立春日。啓閉，立春、立秋，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立春早，則策牛人近前。立春晚，則人在後。所以示人之早晚。司啓，青鳥氏司啓者立春。立春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梁帝《纂要》：春爲青陽、芳春、青春、三春、九春，天曰蒼天，風曰陽風、柔風、惠風，景曰媚景、和景、韶景，時曰良時，辰曰良辰、嘉辰，節曰華節、良節、嘉節、韶節、淑節。草木，草曰弱草、芳草、芳卉，木曰文木、華樹、芳樹、陽林、茂林，鳥，陽鳥、時鳥、陽禽、候鳥時禽好鳥。春分，春分日，玄鳥至。日中星鳥。分至，春分、秋分，司分之官，少皞氏以玄鳥爲司分者，以春分來而秋分去，故爲司分也。祠高禖，玄鳥至日。同道，《傳》曰：分同道也。注云：日夜等，日月同道。日夜分，分平。正月日在虛，律中太簇，中氣，日在危。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太皞之月，其帝太皞。行慶施惠，下及兆人。迎春還。命太史司天歷候，祭風師。立春後五日也。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龜人上春釁龜。上春，建寅月。雨水之日，獺祭魚。中氣也，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草木萌動。布農事舍東郊，修封疆，端徑術，善相邱陵。云云元日祈穀，謂上辛祈穀郊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親耕，樂正習舞，修祭典，命祀嶽鎮海瀆無用牝，禁止伐木，無靡無卵，無聚大衆，無置城郭，爲妨農，掩骼埋胔，不可稱兵，注：稱兵必有天殃。無絶地之理，三之日于耜，正月也，始修耒耜，修土晚寒，農晚也。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孟陽，梁元《纂要》云：正月爲孟陽，亦爲孟春、孟陬、上春、初春、開春、發春，亦曰初歲、開歲、獻歲、肇歲、芳歲、華歲、首歲也。一月日在營室，律中夾鍾，仲月。中氣，日在胃，仲春，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春。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祭馬祖。用剛日，修閨扇，助通陽氣，驚蟄日，桃始華，二月節也。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養幼少，存諸孤。樂正習舞，謂將釋奠。上丁，釋奠於國學。命人社，春分前後戊日。春分之日，玄鳥至。二月中氣，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祀朝日，於東郊，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同度量，平權衡，謂晝夜平，則正之。祠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從。祭馬祖，無作大事，以妨農事。兵役之屬。四之日舉趾，周之四月，今二月人，皆舉足而耕。獻鳩，《周禮》羅氏仲春獻鳩於國老。鄭玄注云：春以鷹化爲鳩，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仲陽，梁元《纂要》：二月仲陽，亦曰仲春。亦曰中春。上戊釋奠於太公廟。三月日在婁，中氣日在胃，律中姑洗，日躔胃維，暮春者，春服既成，薦鞠衣，乘舟薦鮪，勾萌達，覆舟五反聘名士。禮賢者，修利隄防，導達溝瀆，修蠶器，審五庫之量，金革筋角之類，無或不良。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駒犢、舉書其數，大合樂，磔禳，以畢春氣，清明之日，桐始華。三月節也。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不可以內，時可宣出不宜收斂。布德行惠，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絶。穀雨之日，萍始生。中氣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罝罘羅餧獸之藥，無出國門。鳥獸孳乳不可傷之，傷之逆天時也。無伐桑柘，愛蠶食，享先蠶，而躬桑以勸蠶事。暮春，梁元《纂要》曰：三月暮春，亦曰季春、晚春、大春、餘春。孔幸黎園，李適爲學士；凡天子饗食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黎園並渭水禊除則賜細柳圈辟厲。講武，王方慶：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孟春不可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今孟春講武，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夏麥不登。願陛下不違時令，前及孟冬，以順天道。手制褒允。擲金錢爲戲，唐《開元遺事》云：内庭嬪妃每至春時於禁中結伴擲金錢爲戲。迎氣東郊，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正月丁丑迎氣于東郊。二月獻牙尺，《百官志》中尚署獻牙尺。布德和令，柳宗元《時令論》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候啓新風，陽開初蟄。《唐文粹》魏徵：祀青帝曲，候啓新風，陽開初蟄。吞花卧酒，《曲江春宴録》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花卧酒不可過時。問柳尋花到野亭，嚴中丞見過杜甫。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立春置惜春御史，唐玉塵集，穆宗每宫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綵花樹，唐《酉陽雜俎》：立春日，侍臣綵花樹。挂紅餳，《酉陽雜俎》：北朝婦人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爲幡，刻龍像銜之，或爲蝦蟇。有脚陽春，宋璟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出挂竿上，前引車馬。進春書以青繒爲幡，《酉陽雜俎》：北朝婦人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爲幡，刻龍像銜之，或爲蝦蟇。用剛日，修閨扇，助通陽氣，驚蟄日，桃始

《天寶遺事》。臘月寒盡温風發榮，劉禹錫《楚望賦》。觸類皆滋，陽春播澤，觸類皆滋。張九齡《龍池聖德頌序》。歲始，春者歲之始，劉賁制策。懸法象魏，文粹《含元殿賦》及乎獻歲元辰東風發春，懸法象魏，與人惟新。李華。萬木華發，文粹獨孤及郎邪溪遊序，仲春氣至萬木華發。觥濁醪而藉落英，文粹獨孤及仲春裴宅燕集序：與君觥濁醪而藉落英，不知年華之相親。風景融，韋蘇州春序風景融。百花師子，《曲江春宴録》：曲江貴家遊賞，則剪百花裝成師子，互相送遺師，有小連環，欲送則以蜀錦流蘇奉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留與醉人看。春之氣兮悦萬族，獨含嚥兮千里目。以鳥鳴春，韓文。護花金鈴，寧王每花時，綴金鈴於花下，以驚禽謂之護花金鈴。裙幄，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藉草而坐，解裙四圍遮遶如弈棊焉，故謂之裙幄。春滋乎堇荼，未嘗擇善，劉禹錫《天論》。川波岸柳，韓文感春：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廻。暄風暖景，同上，暄風暖景明年日。岸柳動兮渚花落，白居易《泛渭賦》：習習兮春風，岸柳動兮渚花落。春冉冉其將盡，予何爲乎不樂。披香殿，前花始紅，李白歌：披香殿前花始紅，流芳發色繡户中。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平原萋兮綺色，愛芳草兮如剪。李白《惜餘春賦》。景物明媚，《羯鼓録》帝當春曉景物明媚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取羯鼓擊之，自製一曲名《春光好》曲終桃杏皆折，笑謂侍臣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燕草如碧絲，李白《春思》：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緑枝。寒盡春生洛陽殿，杜甫。立春日親迎春于東郊，開元詔。雜花粧林草蓋地，白日坐上傾天維，蜂喧鳥咽留不得，紅蔓萬片從風吹。韓文。插花賞詩，見前。鬬花《天寶遺事》：長安士女春時鬬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爲勝，皆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脩春時之鬬。山明宿雨霽，風煖百卉舒。韋應物休沐詩。新黄含遠林，微緑生陳根。送豆盧詩。冥冥花正開，颺颺新燕乳。長安遇貧者。暄節，西郊新禽弄暄節。南亭草心緑，春塘泉脉動。南亭。上樓迎春，新春歸。李賀：《正月樂辭》：上樓迎春新春歸，暗黄着柳宫漏遲，薄薄淡蕩弄野姿。複宫深殿竹風起，三月。流水飄香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同上《三月樂辭》。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纓。韓文

夏八　立夏　夏至　四月　五月　六月附

白：其日丙丁，帝炎帝，神祝融，夏日可畏，朱明，夏爲南交，春與夏交之際。南訛，訛，化也。南方化育之事。暑雨，小人怨咨。長嬴，夏爲。南交之序，政失於夏。文子。其蟲羽，音徵，律中仲吕，數七，性禮，事視，味苦，臭焦，祀竈，祭先心。夏之日，食菽與彘，當暑司夏，魏相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其器，高以粗朱夏，梁元帝《纂要》曰：夏曰朱夏，亦曰長嬴、炎夏、三夏、九夏也。天曰昊天，風曰炎風，節曰炎節，亦曰暑節也。草木，草曰茂草、雜草，林曰蔚林、茂林，樹曰茂樹，維夏亦曰孟夏、首夏、初夏，甘瓜，朱李魏文《與吴質書》曰：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象德，范子與計然書曰：德取象於春夏。景曰畏景。立夏，立夏日螻蟈鳴，盛德在火，迎夏於南郊，立夏日。啓閉，啓，立夏也。司閉，丹鳥氏以立夏、立冬去。夏至，夏至日，鹿角解，日長至，陰陽爭，日永星火，陽極陰生，夏至日一陰生。分至，至，冬至也。司至，伯趙氏以夏至來冬至去，伯趙伯勞也。漢雜事，冬至陽事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事起，君道衰，故不賀。受鉤，《齊春秋》：何敬叔爲長城令清廉，夏節忽榜門受鉤，得米二千八百斗，代貧人輸租税。閉關，易曰：君子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影長。尺有五之中，《禮》云：夏至日在東井。四月日在昴，律中仲吕，維夏，四月維夏，清和首夏猶清和，正陽之月，匿未作，匿，隱也。未作氣未挺。祈雨師祈穀實，小暑至，挺重囚，挺，寬也。出輕繫繼長增高，無有壞壞。驅獸，無害五穀。飲酎，以礿嘗麥。溺金象，世説四月八日孫皓溺金象云，浴佛後陰病懺悔乃差。立夏日，螻蟈鳴，四月節也。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慶賜遂行，無不欣悦。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禄，必當其位。習盛樂大雩帝，自貂鞮至祝敔皆作曰盛樂。禱祝山川，古卿士有益於人者，以祈穀實。小滿之日，苦菜秀，中氣也，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妨蠶農也。無大田獵，驅獸類也，恐傷生類。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收蠶税，秀葽，幽詩。五月日在參，律中蕤賓，麥秋，五月鳴蜩，反舌無聲，關市無索，遊牝別羣，摯騰駒班馬政。祭先牧，芒種日螗娘生，五月節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聚蓄百藥，草木蕃時。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半夏生。祀黄地祇，於方丘岳瀆等神從祀夏至日。夏至日鹿角解，中氣也。後五日，半夏生。百官静，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晏，安也。陰，猶安也。無用火南方，害微陰也。可以居高明，斯螽動股，幽詩。掩身無躁，君子處必掩身無躁。六月日在東井，律中林鍾，徂暑，六月徂暑。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糞田疇入山行木。無有斬伐。暑退，火中寒暑乃退，謂季夏及季冬。小暑日温風至，六月節也。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染采，繡黼文章，必以法故，以給郊廟之服，以爲旗章。大暑日腐草爲螢，中氣也。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注云：土將用事，欲静。莎雞振羽，食鬱及薁。並廟詩鬱棣屬也，薁，蘡薁也。孔造牓天，陸浪累遷翰林學士：始，浪舉進士時，方還率，而六月牓出。至是，每盛暑，他學士轝戲曰：造牓天也。以譏浪進非其時，宴葡萄園，李適爲學士，凡天子饗會遊豫，惟宰相及學士得從夏宴葡萄園，賜朱櫻。上下歇絶，韓愈文：六月隆熱，上下歇絶。曉涼暮涼，樹如蓋。李賀：《四月》：曉涼暮涼樹如蓋，千山浪緑生雲外，依微香雨生氤氳，膩葉蟠花照曲門。景

熾氣燠，柳宗元文。五月獻綬帶，《百官志》中，尚署五月獻綬帶。薰風自南來，文宗嘗與柳公權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節嗜慾，柳宗元《時令論》。炎月，李德裕傳。迎涼草，唐蘇鶚杜陽編曰：李輔國家，夏則於堂中設迎涼草，其色類碧，而幹似枯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而未嘗凋落，盛夏掛之窓户間，則涼風自至。冰雪價等金璧，《止戈集》：長安冰雪至夏月價等金璧，白少傅詩名動於閭閻，每須冰雪，論筐，不復價價，日日如是。進扇，北朝婦人夏至日進扇。按轡木陰，元宗幸洛至繡嶺宮時，屬炎暑，上曰：姚崇多計令力士探迴，奏曰：崇方紓乘小驅按轡木陰上，乃命小驅頓忘繁溽出，《開元記》。晝蠅宵蚋，韓愈納涼聯句：晝蠅食案繁，宵蚋肌血渥。曦赫歊蒸，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熬，止水瀹沸。翔禽貼墮，呀咮垂翅。曦赫歊蒸，陽極反陰。劉禹錫《楚望賦》。鬱蒸之候，權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李白夏日登龍興閣序。解帶外堂，吕温《虢州三堂記》濯濯連簷解帶外堂。以雷鳴夏，韓文。結棚避暑，長安富人每至暑伏中，各於林亭内植畫柱，以錦結爲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姝間坐，邀請爲避暑會。人皆愛羨，《開元遺事》。緑筠尚含粉，圓荷始散芳，於焉灑煩抱，可以對華觴。韋應物避暑北池。鏡湖三百里，李白《子夜吴歌》：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喬樹落踈陰微風散煩燠，韋應物寄子西。清夏，養病愜清夏郊原敷卉木。長風始飄閣，疊雲纔吐嶺。立夏日。池荷初貼水，林花已掃園。同上。重門永日掩。清池夏雲生同上夏景端居即事。郊園夏雨歇閒院緑陰生。同上答端。井汲鉛華水，扇織鴛鴦文。李賀五月樂辭。夏至獻雷車，《百官志》中尚署。

秋九　立秋　秋分　七月　八月　九月附

白：其日庚辛，帝少皞，神蓐收，秋爲白藏歲云秋矣，悲哉，秋之爲氣。秋日凄凄，秋風嫋嫋。一葉落，知天下秋，金方戒序，白帝用事。其蟲毛，音商數七，性義事言，味辛，臭腥，祀門，祭先肺。食稻與魚，器廉以深，寅餞納日，平秩西成，獻龜魚，《周禮》重門永日掩。清池夏雲生同上夏景端居即事。郊園夏雨歇閒院緑陰生。同上答端。井汲鉛華水，扇織鴛鴦文。李賀五月樂辭。夏至獻雷車，《百官志》中尚署。

秋九　立秋　秋分　七月　八月　九月附

白：其日庚辛，帝少皞，神蓐收，秋爲白藏歲云秋矣，悲哉，秋之爲氣。秋日凄凄，秋風嫋嫋。一葉落，知天下秋，金方戒序，白帝用事。其蟲毛，音商數七，性義事言，味辛，臭腥，祀門，祭先肺。食稻與魚，器廉以深，寅餞納日，平秩西成，獻龜魚，《周禮》草木搖落，而變衰敗蘭，《文子》曰：叢蘭欲芳，秋風敗之。秋毫，離婁百步，見秋毫之末。素秋戒以白露，申之嚴霜。悲秋，騷皇天平分四時，竊獨悲此凜秋。司秋，魏相曰：西方之神，少昊乘兑執矩司秋。商風、清風，收成。梁元《纂要》曰：秋曰收成，亦曰白藏，亦曰三秋、九秋、素秋、高秋、商秋。天曰昊天，風曰商風、金風、素風、凄風、高風、凉風、激風、悲風。景曰朗景、澄景、清景、疎木、衰林、霜柯、霜條。肇秋，亦曰孟秋、初秋、上秋、早秋、首秋、蘭秋。西成之序，政失於秋。《文子》立秋，立秋日凉風至，盛德在金，迎秋於西郊，立秋日。署吏孫寶爲京兆尹，署侯文爲東都督郵。勑曰：漢儀，立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車，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薦鹿麛，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官，遣齋東帛賜武官武，官肆兵，習戰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肆孫吴之兵法六十四陣也。迎氣，司馬彪《續漢書》曰：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帛，施皂領緑中衣，迎氣西郊。秋分雷乃收聲，日夜分，司分。玄鳥歸。同道，《傳》曰：分同道也。注云：日夜等，故曰同道。七月日在張，律中夷，則流火。七月流火。天地始肅，禾乃登。繕圖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納材。葦坏墻垣，修宫室。立秋日凉風至，七月節也。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賞軍帥武人，乃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處暑曰，鷹乃祭鳥。中氣也。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築場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鳴鵙，鵙風晚寒，伯勞。七月始鳴。烹葵及菽，倉瓜，並豳詩。肇秋。見上注。八月日在翼，律中南吕。宵中星虚，迎寒，《周禮》仲秋擊土鼓吹豳詩以迎寒。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循行犧牲，視全具。乃儺，以達秋氣。習吹享壽星，於南郊。祭馬社，申嚴百刑。無或枉撓，斬殺必當。勸人種麥，白露日鴻鴈來，八月節。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案芻豢，贍肥腯，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五者備當。上丁，釋奠。於太公廟。擇元日，命人社。近秋分前後，戊日。秋分日，雷乃收聲。中氣也。後五日蟄蟲坏户，後五日水始涸。祀夕月，於西郊，秋分日。同律度量，平權衡，因晝夜平，則正之。天子嘗麻，先薦寢廟。八月載績，載玄載黄，爲公子裳。八月其穫，剥棗，斷壺，壺，瓠也。自載績以下並豳詩。仲商，梁元《纂要》亦曰仲秋、仲商。八月獻良裘，《周禮》司裘，氏掌大裘，以供王裘禮天之服。仲秋獻良裘。天子居總章，太廟，是月也，衰老授几杖。九月日在角，律中無射。授衣，九月授衣。九秋，霜降，九月肅霜，務納，百官貴賤無不務納，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伐蚊，取罌，登龜，取龜，咸俯，蟄蟲咸俯。神倉，有司舉五穀之要，藏帝籍於神倉，祗敬必飾。伐薪爲炭，玄月，九月，寒露日鴻鴈來賓。九月節也。後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黄花。申嚴號令，霜降日豺乃祭獸，中氣也。後五日草木黄落，後五日蟄蟲咸俯。百工休，膠漆之作停也。入室，命有司寒風撼至，人力不堪其皆入室。注云：霜降清風戒寒，所以令人入室。具飭衣裳，文繡有恒，衣服有量，冠帶有常，必循其故。嘗稻，先薦寢廟。舉五穀之要，農事備收。合秩芻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爲人祈福。習吹大享帝，於明堂注謂：祀昊天於明堂，五方帝、五官從祀。命有司嘗，嘗羣神也。趣人收斂，務蓄菜注始爲，禦冬之備。九月築場圃，圃詩也，圃土晚寒也。菽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並《豳》詩。季商梁帝《纂要》云：九月季秋，亦曰暮秋、末秋、暮商、季商、杪秋，亦曰授衣，亦曰玄月。獻功裘，見八月獻

衣裘，注。孔登慈恩浮圖，李適：凡天子饗會遊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季秋出畋欲改月，李程：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十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元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愛然止。搖落肅殺，韓皐曰：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衰乎。金風蕩佳節，李密詩。七月獻鉏針，《百官志》尚署，七月，獻鉏針。申嚴百刑，柳宗元《時令論》。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蔓起寒蛩之愁。松竹含韶，梧楸早脫。驚綺疏之晚吹，墮碧砌之涼月。禹錫秋聲，金籠蟋蟀，唐《開元遺事》每至秋時，妃妾以金籠閉蟋蟀，寘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秋風一披拂，牖前雨好樹，衆葉光蘧蘧，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韓愈《秋懷詩》。金柔火老，韓愈納凉聯句：金柔氣尚低，火老候愈濁。曲江蕭條秋風高，菱荷枯折隨風濤，杜甫《曲江》。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立秋後題。水雲秋景初，杜牧詩。風霜始嚴，鷹隼初擊。漢家授御史，多於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裴德融制。猿吟烏思，江山絶域，登臨已秋，猿吟烏思，草衰木墜。上高《尚書》狀。少陰之中，景物澄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躍于丹泉，上鏡下冰湔塵濯煙。劉禹錫《楚望賦》。廢井苔冷荒園露滋。《秋聲賦》。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李白古風。金飈掃林，景物蟲鳴秋，韓文。水木澄秋景，韋應物詩。長安一片月，李白《子夜吳歌》：長安一片月，萬户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秋顔入曉鑑，秋日鑷白，秋顔入曉鑑，壯髮凋危冠。我覺秋興逸，同上。《秋日魯郡》：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火西飛而獻秋，汀葭颯然，海草微落，同上，《送黄鍾之鄙陽序》。秋色何蒼然，海際俱澄鮮上。秋風高，南卓，羯鼓録，明皇製秋風高一曲，每奏之，則秋風徐來，夜葉交墜。秋天漠漠向曛黑，《杜詩》：秋天漠漠向曛黑，布衾多年冷如鐵。胡兵沙塞合，李白《秋思》：胡兵沙塞合，漢使玉關回。侵陽日沉玄，剥節風搜兖。秋雨聯句。翠嶺明華秋高天，澄遥滓。韋應物九日澧上。碧天如水。兮窅窅悠悠，百蟲迎暮兮，萬葉吟秋。劉禹錫《秋聲賦》。

冬十　立冬　冬至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附

白：其日壬癸，帝顓頊，神玄冥，蟲介，音羽數六，性智事聽，味鹹，臭朽，祀行，祭先腎。食黍與鴈。器閎以奄。冬爲玄英，沍寒，歲將暮時既昏。玄律窮，嚴氣升。烈烈冬日。閉塞而成冬。可愛，冬日可愛。日短星昴，謹蓋藏，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令習俗。三餘，董遇讀書，當以三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晴之餘。執權司冬，魏相曰：北方之神顓頊，乘坎以執權司冬。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向北牖也。穹窮窒塞也。墐塗也。庶人蓽户，爲此者備寒。入此室處，並豳詩。玄英，梁元帝《纂要》云：冬曰玄英，亦曰安寧，亦云玄冬，亦曰三冬。天曰上大。風曰寒風、嚴風、厲風、辰風。景曰冬景、寒景。時曰良時。鳥曰寒烏、寒禽，亦曰哀禽。草木，草曰寒草、寒卉。木曰寒木、寒柯、寒條。祈寒，歲云暮矣政失於冬，平秩朔易立冬，立冬日水始冰，盛德在水，迎冬於北郊，立冬日。啓閉，立秋、立冬。書雲物，司閉，丹鳥氏以立夏來，立冬去。冬至，冬至之日蚯蚓結，水泉動。日短至，陰陽爭，日短星昴，宵長晝短，陰極陽生，冬至一陽生。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書雲物爲備。履長，《玉燭寶典》曰：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極南影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當黄鍾律，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朝賀，《宋書》：朝賀享祀皆如元日之儀。又曰：魏晉冬至日，百寮稱賀，因大會，其儀亞於歲朝。漢雜事，見夏至門注。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易》曰：先王以至日。祀昊天上帝，見十一月注。進履韈，後魏北凉司徒崔浩《女儀》云：近古常以冬至進韈履於舅姑也。又崔寔《韈銘》有，建子之月勑養元之事。襪，《荆楚歲時記》曰：共工氏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爲人厲，畏赤豆。故作赤豆粥，以禳之。影長，影長一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影長尺有五寸，見上注。十月日在房，律中應鍾，地始凍，賞死事，恤孤寡，祭司寒，命有司祭司寒於玄堂北墉下，以羔開之。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備邊境，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陳器，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虚。吕温《虢州三堂記》。露滴高梧，同上，鳥驚寒沙，露滴高梧。祭器，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火齊必得，兼用六物，酒官監之，無有差貸。良月，十月也，就盈數也。十月之交，詩立冬日水始冰，十月節也。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野雞入大水化爲蜃。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築城郭，造宫室，穿竇窖，修困倉禮，天子始裘祀神州地，祇於北郊。注云：立冬日。小雪日虹藏不見，中氣也。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謹蓋藏，循行積聚，無有不斂，注：府庫倉囷有藏物。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十月農功畢，黨正屬人，飲酒正齒位。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便人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收水澤之賦。無令侵削兆人，以爲天子取怨于下，注：《川賦》、《魚鹽蛤澤賦》崔蒲。隕蘀，《豳詩》十月隕蘀，隕墜也，蘀落也。蟋蟀，入我床下詩。滌場，滌場也，場功畢入也，詩。穫稻，納禾稼，黍稷種穋，禾麻菽麥，並豳詩。上入執宫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注：十月定星將中急治室屋。儲畜，崔寔《注月令》曰：十月農人事畢，五穀既登家，家儲畜，乃順時令。祈年，《周禮》：天府掌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鄭注云：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問謂問龜也。孟冬，梁元《纂要》云：十

月孟冬，亦曰上冬，亦曰陽月也。注：此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曰陽月。十一月日在箕，律中黃鍾，一之日霽發，十一月也。內宰申宮令，審門閭。貴戚近習無有不禁。祈祀，大川名源井泉。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禽獸有放逸者，取之不詰，有能取蔬食田獵者，有司教導之。祭馬步日短，見上周官斬木之時，《豳詩》鑿冰之月。大雪日鶡鳥不鳴，十一月節也。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土事無作，無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且洩，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人必疾疫，又隨以喪。伐木取竹箭，此時堅成可取。君子處必掩身，無躁。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注：順時氣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注：先時權有建作者，天地閉藏萬物休，可以去之。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于貉，往搏貉自爲裘，狐狸獻尊者。十二月日在南斗，律中大呂，二之日栗烈，十二月。僕夫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有司撰撰北面而誓之。誓衆以軍法也。修祭禽之禮，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其農人，無有所使。注：役則志散失業。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小寒日鴈北鄉，十二月節也。後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野雞始雊。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注備田獵也。乃教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乃禘百神。於南郊爲來年祈福於天宗，天宗日月星辰之屬。大寒日雞始乳，中氣也。後五日鷙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命取而藏之。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注云：農事將興修田器也。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見立春注。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注：正月懸法象魏，故於此與公卿先飭之。制百縣，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人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咸獻，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宗廟、山林川澤之祀。注：人非神福不生。大習吹而罷，收秩柴薪。以供郊廟及百神之薪燎。獻豜，《豳詩》：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各私其豜，獻豜于公。鑿冰沖沖，《豳詩》。季冬，梁元《纂要》云：十二月爲季冬，亦曰暮冬、窮月，亦曰暮節、歲窮、稔窮。孔五大鳥集宮，竇建德冬至大會僚吏有五大鳥集其宮，羣鳥從之本傳。卦轉習坎，韓愈送無本詩：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山雪河冰，山雪河冰野蕭颯。杜詩。易開市，柳宗元《時令論》：誠使古之爲政者，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賤，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一陽巾，《雲仙散録》金門歲節曰：洛陽人家冬至，煎錫緑珠戴一陽巾。進履韈，《酉陽雜俎》：北朝婦人，常以冬至進履韈及鞾。煖香，寶雲溪有僧舍，盛冬若客至，不燃薪火，暖香一炷，滿堂如春。人歸，更收餘燼。出《雲林異景志》。草木萌黃如正月，長慶二年冬，少雪，水不冰凍，草木萌黃如正月。出《五行志》。時時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鴈俱來。劉禹錫《楚望賦》。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文粹》段文昌《平淮西碑》。不衣之俗亦垂繒帛，李周翰文選《雪賦》注。大雪盈尺，吕温《虢州三堂記》：同雲千里，大雪盈尺。以風鳴冬，韓文。冰霜辰，韋應物《送劉評事》況復歲云：暮凜凜冰霜辰。寒氣凜冽，李白《大獵賦》：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土囊烟陰火井冰閉，上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李白《子夜吴歌》。碧瓦初寒外，杜甫《冬日謁玄元廟》：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杖藜雪後臨丹壑，杜甫《冬日謁玄元廟》：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來朝散紫宸。星迴節，《廣記・玉谿編事》：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爲星迴節，是日登避風臺，命清平官賦詩，略曰：自我居震旦翊衛賴稷契。注：彼國謂詞臣曰清平官，天子曰震旦。寒月野無緑，寥寥天宇空。韋應物擬古。玉壺銀箭稍難傾，李賀《十月》：玉壺銀箭稍難傾，缸花夜笑凝幽明。珠帷怨卧不成眠，金鳳南衣着體寒。宫城團迴凜嚴光。《十一月》宫城團迴凜嚴光，白天碎碎墮瓊芳。御溝泉合如環素，火井温水在何處。上玄冥蔚强梁，杜甫：薄收困用事，玄冥蔚强梁。冬之日祀黑帝於北郊。唐六典。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杜甫

唐・白居易、宋・孔傳《白孔六帖》卷四　寒四

白：謀時寒若，《洪範》休徵。急恒寒若，咎徵。冬祁寒，小民怨嗟沍寒　嚴氣升，北户墐扉，寒往則暑來，祭司寒，孟冬地始坼，嚴凝之氣，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寒氣惣至，人力不堪，其皆入室。水澤腹堅，室處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言寒也。火見而清風戒寒，《國語》。冬日之陽，萬物歸之，言煖也。在陰時則慘，上奉於天，薄寒之中人，《楚辭》。師人多寒，撫勉之三軍之士，如挾纊。大寒之日，鴈北鄉，雞始乳。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冰厚六尺，冕錯曰：狐貉之地，積陰之處，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憚指，漠北苦寒之野，憚指者十有六七。皸瘃，士卒皸瘃。凌競，《甘泉賦》曰：馳閶闔入凌競凌競，寒凉處也。慘凜，下陰潛而慘凜，堯崩年，異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各私其豜，獻豜于公。鑿冰沖沖，《豳詩》。季冬，梁元《纂要》云：十二月爲季冬，亦曰暮冬、窮月，亦曰暮節、歲窮、稔窮。孔五大鳥集宮，竇建德冬至大會僚吏有五大鳥集其宮，羣鳥從之本傳。卦轉習坎，韓愈送無本詩：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山雪河冰，山雪河冰野蕭颯。杜詩。易開市，柳宗元《時令論》：誠使古之爲政者，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賤，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一陽巾，《雲仙散録》金門歲節曰：洛陽人家冬至，煎錫緑珠戴一陽巾。進履韈，《酉陽雜俎》：北朝婦人，常以冬至進履韈及鞾。煖香，寶雲溪有僧舍，盛冬若客至，不燃薪火，暖香一炷，滿堂如春。人歸，更收餘燼。出《雲林異景志》。草木萌黃如正月，長慶二年冬，少雪，水不冰凍，草木萌黃如正月。出《五行志》。時時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鴈俱來。劉禹錫《楚望賦》。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文粹》段文昌《平淮西碑》。不衣之俗亦垂繒帛，李周翰文選《雪賦》注。大雪盈尺，吕温《虢州三堂記》：同雲千里，大雪盈尺。以風鳴冬，韓文。冰霜辰，韋應物《送劉評事》況復歲云：暮凜凜冰霜辰。寒氣凜冽，李白《大獵賦》：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土囊烟陰火井冰閉，上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李白《子夜吴歌》。碧瓦初寒外，杜甫《冬日謁玄元廟》：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杖藜雪後臨丹壑，杜甫《冬日謁玄元廟》：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來朝散紫宸。星迴節，《廣記・玉谿編事》：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爲星迴節，是日登避風臺，命清平官賦詩，略曰：自我居震旦翊衛賴稷契。注：彼國謂詞臣曰清平官，天子曰震旦。寒月野無緑，寥寥天宇空。韋應物擬古。玉壺銀箭稍難傾，李賀《十月》：玉壺銀箭稍難傾，缸花夜笑凝幽明。珠帷怨卧不成眠，金鳳南衣着體寒。宫城團迴凜嚴光。《十一月》宫城團迴凜嚴光，白天碎碎墮瓊芳。御溝泉合如環素，火井温水在何處。上玄冥蔚强梁，杜甫：薄收困用事，玄冥蔚强梁。冬之日祀黑帝於北郊。唐六典。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杜甫

行》曰：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糜，粥也。噉指，漢高祖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婁煩，會大寒，士卒墮指十有二三。凍死，漢王莽鑄威斗日，大寒，人馬凍死。毒害，漢賈武上表曰：今日大寒過節，毒害烏獸，城旁竹栢皆爲傷死。桐不華，《周書》：清明日桐不華則歲有寒。黃竹詩，《穆天子傳》：雨雪有凍死人，天子作《黃竹詩》以愍之。涉水，戰國田單解裘衣，涉水老人也。鑿池，《呂氏春秋》：衛靈公寒鑿池王孫賈奏曰：君衣狐裘，而坐熊席，四隅有火，民衣穿不補，履缺不貣，君不寒，民寒矣。公善之。吹律，劉向別録：燕地寒谷，不生五穀，鄒子吹律召温風至人名黍谷。凍入地，《廣雅》：北方地苦寒冰厚一尺，凍入地一丈。稜稜霜氣，蕭蕭風威。孔肌革慘慄，毛髮蕭條。柳宗元貶永州司馬，雅善蕭俛貽書曰：忽遇址風，晨起薄寒中體，肌革慘慄，毛髮蕭條。連紙襖書爲裘褕，《史思明傳》東都再更亂時，方烈寒人，皆連紙襖書爲裘褕。烏質勒死，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彊，欵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久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裂膚，涼州都督楊敬述使官屬盧公等勒兵討，突厥會大寒裂膚，士卒不能張弓矢，乃敗。引避，錢徽拜左丞會宣墨麻，羣臣在庭，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立，久而仆。歲苦寒，李石傳文宗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却寒簾，杜陽編同昌公主，堂中設却寒簾，類琄瑁班，有紫色，云却寒烏骨所爲也。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鐮。韓愈《苦寒歌》。虎豹僵中穴，鮫螭死幽潛，同上。六龍冰脱髯，熒惑喪纏次。侵爐不覺暖，熾炭屢以添。探湯無所益，何況纘與纗。同上。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應折。同上，苦寒。拂霧盡成霰，着水復成冰。韋應物《詠寒》。楚江巫峽冰入懷，杜甫《前苦寒》：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上。哀哀歌苦寒，李白《冬夜》：哀哀歌苦寒，鬱鬱獨悄悵。硯寒金井水，簷動玉壺冰。杜甫詩。游揚日已西，肅穆寒初至。李後主。填窗塞户謹勿出，韓愈《苦寒歌》：填窗塞户謹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黑帝歸寒而激昂，杜甫享大廟賦。辟寒香，唐《杜陽編》：同昌公主七寶步輦，綴五色玉香囊，貯辟寒香。氣寒鼻莫覿，血凍指不拈。韓愈《苦寒》。

熱五

白：夏暑雨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言涼也。暑往，則寒來，夏日之日，可畏當暑袗絺綌。癉暑，詩曰：我心癉暑。蘊隆蟲蟲，旱熱之氣。炎風，畏景。火雲，赫日。流金爍石。徂暑，六月炎炎。滌滌，並旱熱氣。云我無所，言無所庇身。如惔如焚，惔燎也，言熱如火燒。憂心如熏，熏灼爛。雲漢之章，言旱熱。煎沙爛石，成湯旱七年如此。大暑，溽暑，六月土潤溽暑。暍者，《莊子》曰：暍者反凍於冷風。不熱，《抱朴子》曰：或問不熱之道。答曰：立夏或服玄冰，九飛雪散，六壬六甲之符。交扇，《世説》：郗嘉賓三伏日詣謝公，當風交扇，猶霑汗謝着，故衫而食熱粥。郗曰：非公幾不堪此。風雲鬱其如火，天地赫以爲爐。時燠，恒燠，禮于六宗，見寒門注。袁紹河朔飲，每至夏大飲，云以避一時之暑，故號河朔飲。壽麻，之國爰有大暑，不可以往。《山海經》云。耘，《管子》曰：善爲國者使寒耕而熱耘。祝融，《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方之界，主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神異經，北方層冰之下，土中有鼷鼠食冰草，木肉重萬斤，可作脯食，熱見風門。暑有暍，京房《易飛候》曰：有雲如大車蓋十餘，此陽水之氣，必暑，有暍者。身熱阪，《漢書·西域傳》曰：罽賓道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逆吐。忍暑孔三月苦熱，獨孤及疏曰：三月苦熱錯繆顛倒，疹熱大焉。熱風觸人，西域大流沙，多熱風，觸人及六畜皆迷仆。土熱多霖雨，胖柯無城郭，土熱多霖雨，稻粟再熟。暑濕暴露，兵氣熏蒸，白居易：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出討，兵老不決，居易上言，今暑濕暴露，兵氣熏蒸，雖不顧死，孰堪其苦？不勝其熱，五代郭崇韜莊宗患宫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宫，蔭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凉。莊宗默然。人皆苦炎熱，柳公權與文宗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欵翕炎蒸景，杜甫《熱詩》。探湯汲陰井，煬竈開重扉。柳宗元《苦熱詩》。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雲昇。杜甫《多病熱詩》。如坐深甑遭蒸炊，自從五月困漚著，如坐深甑遭蒸炊。韓愈《鄭羣贈簟》。龍沉牛喘，《納凉聯句》：龍沉劇煮鱗，牛喘甚焚角。單絺厭已，襓長箋倦還捉。辟暑犀，《杜陽編》：文宗延學士講易賜辟暑犀。暑氣多殘，《酉陽雜俎》。追暑，天后追暑三陽宫，訖秋未還。銅井炎鑪敲九天，赫如鑄鼎荆山前。李白答杜秀才。陶公攪燥呵赤電，回禄睢盱揚紫煙。同上。赤脚踏層冰，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杜甫《早秋苦熱詩》。黑帝歸寒而激昂，杜甫享大廟賦。辟寒汗踰水漿翻，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貽華陽柳少府》。乘陵炎雲，呼吸温風。景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温風。柳宗元《送苑論序》。炖堪與爲甌皶兮。熱雲漠而成霞。解宗賦。水國鬱蒸，六月南方吹白沙，吴牛喘月氣成霞。水國鬱蒸不可處時，炎道遠行無車送。《蕭十一》。暑火烘，房千里《竹室記》：方大暑火，烘爆，雷赤壤若堅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墜而不自運。如列千萬炬于室内。同上。赫赫熠熠，如列千萬炬于室内。冷蛇，段成式《酉陽雜俎》明皇以申王畏暑，賜之冷蛇，色白而不傷人，如冷雪玩之，不復有煩熱也。澄水帛，唐寶藏庫中，有澄水帛，亦自外國貢，以水蘸之則寒氣蕭瑟，暑月辟熱，則一堂寒思，挾纊細而似布明薄可鑒。云上得龍涎，

故消暑毒也。《杜陽編》。乘小駟木陰下，注：見前卷。六月隆熱，韓文。蔗漿歸厨金椀凍，杜詩。執熱乃沸鼎，同上。《大雨》：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縕袍。乞爲寒水玉；杜甫《熱詩》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想見陰宮雪，風門颯沓開，同上。炎赫衣流汗。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同上。嫩摇白羽，李白《夏日詩》：嫩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脱巾掛石壁，露頂灑松風。迎涼草。注：見前卷。

陰陽六　望氣附

白：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之謂道，五月陰陽交死生分，《月令》。冬夏不爭陰陽之和。三合，《穀梁傳》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得生之。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老子》。陰陽家流，出於羲和之官，敬授人時，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德刑，董仲舒曰：陽爲德，出居大夏，生育長養。陰爲刑，居大冬，積於空虚不用之地，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陰不堪陽，愆陽，冬暖。伏陰，夏寒。爲炭，《文選》：陰陽爲炭，萬物爲銅。相得，《禮》云：陰陽相得。望氣保章氏，以十二歲之相觀天下妖祥，以五雲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侵祥，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十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否。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一祲，侵陰陽氣相侵。二象，象如赤烏。三鐫，鐫日旁氣。四監，臨日。五闇，日月食。六瞢日月瞢瞢無光，七彌，白虹彌天。八叙，雲有次敘，如山川在日上。九隮，隮升氣虹也。十想。輝光。新垣平以望氣，見漢文時。孔天地莫大於陰陽，陳子昂上言：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主，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乖行，又：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治陰陽，又：昔黄帝合宫，有虞總章，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通陰陽，韋顗通陰陽。愆候，張廷珪開元初上疏，頃陰陽愆候，五穀失稔，關輔尤劇。陽而阜生陰而肅殺，劉禹錫《天論》。瀆即爲災，杜景佺：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爲災。草木黄落而復華瀆陰陽也。同上。陰陽相主、客，杜甫七月三日，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陰陽割昏曉，《望嶽》詩。混混沌沌陰陽之本，楊炯《渾天賦》。漢儒以月令措諸禮，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爲之備。柳宗元《時令論》。司天司地。楊炯《渾天賦》：昔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日，吴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

元・吴澄《月令纂言》　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古之王者，順陰陽運行之序，每月行事，各有不同，古制不存，無可考證。秦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吕氏春秋》，採摭古制，間雜秦法，以爲前十二篇之首章，漢淮南王劉安因之，作《時則訓》，記禮者又掇吕氏十二紀之首章合爲一篇，名曰《月令》。然先儒謂《小戴禮記》無此一篇，後漢馬融增入，蓋采合成篇，或在其前入戴記中，則自融始也。陳澔曰：《吕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

孟春之月此謂立春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草木萌動。陳氏曰：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

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鄭氏曰：日月會于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軌案中南也。人君南面，故以南方爲中，日月會于營室，參尾昏旦見于南，可知爲建寅之月也。疏曰：《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曆同，但一月之内有中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于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耳。唐《月令》曰：正月之節。澄按《月令》所記，日躔中星蓋，吕不韋時如此前此後，此俱各不同，今存孔疏所載二曆及唐《月令》以見日躔中星之不一定，大概七十餘年差一度，以今曆比之《月令》度數相去愈遠矣。能推歲差法，則能知之。陳氏曰：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也，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

其日甲乙。甲乙者，木干也。立春以後七十二日木王用事，故月日屬甲乙，天干有十，地支有十二日，月爲陽，而日者陽之陽也。故天干謂之十日星辰爲陰，而辰者陰之陰也。故地支謂之十二辰。陳氏曰：春于四時屬木，日之所係十干循環，獨言甲乙者，木之屬也，四時皆然。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鄭氏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孔氏曰：大皞句芒二人，生時木旺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之也。陳氏曰：迎青帝，則配以大皞，迎赤帝，則配以炎帝，配以大皞，則從以句芒，配以炎帝，則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類皆如是。蓋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乘之勢，而本之也。功則推其所職之事，而歸之也。陳澔曰：大皞、木德之君，句芒木官之臣，聖神繼天之極，生有功德于民，故後王于春祀之四時之帝與神皆此義。

其蟲鱗。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物之有鱗者，屬木，馬氏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爲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爲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爲毛，故秋則其蟲毛，元武水屬也，其類爲介，故冬則其蟲介。

其音角。鄭氏曰：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几聲尊卑，卧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逾宫細不遇羽。孔氏曰：不云其聲，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故云其音角。

律中大簇。鄭氏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或云竹爲之中猶應也。大簇者，林鍾之

所生，二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孟春氣盛，則大簇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孔氏曰：上從其日甲乙，下從其祀户，皆總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簇，惟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相連，必在於此處者，角是春時之音，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正月之時，候氣飛灰應於大簇之管。又計大簇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爲鐘名曰：大簇之鍾律，在於前鍾，生於後蔡氏以爲大簇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簇之鍾非也。陳氏曰：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益，則灰飛而管通，氣之應也。

其數八。鄭氏曰：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孔曰：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偶，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舉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爲功也。

其味酸，其臭羶。鄭曰：木之臭味也。孔曰：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木味酸者，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

其祀户，祭先脾。鄭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户內，陽也，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臭，祀户之禮，南面設主於户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孔曰：祭户之時，脾腎俱有。但先用脾，以祭爾，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夏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據牲之五臟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五行所主五臟，則不然。自孟春之月，至其自甲乙，天事略竟，先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昆昆蟲之別，物有形可是，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鐘律均聲可以章，故陳酸羶之屬。群品已著五行，爲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記事之次也。蔡邕獨斷曰：户者，人所出入司之有神，此神是陽氣在户之内，春陽氣出，故祀之祭先脾者，木克土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鄭氏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方氏曰：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風蓋舊散之，氣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於密者，躍而上矣，故蟄蟲始振，魚上冰。孔氏曰：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漢末劉歆作《三統歷》時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今歷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三統歷》三月節，穀雨清明中，餘皆同季冬雁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云：鴻雁來。陳氏曰：此記寅月之候來自南而北也。振動也。

天子居青陽左個，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氣疏以達。鄭氏曰：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個，太廟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倉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至，謂冠冕之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省字甲，屬木。羊，火畜也。時爲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陳鴻曰：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粗疏，直而通達也。孔氏曰：麥實孚甲堅合，屬木。穀五穀之長，屬有孚甲，屬木。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穀五穀之長，屬土。春時當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尤熱，水能克火，水能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以減其熱氣。秋氣既涼，又將向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項氏曰：參自苗至實，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兼自種，至實皆在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雞，穀專受土氣，故中央之月食穀與牛，皆土類也，黍魚受水氣，故冬三月食黍與彘皆水類也。孟秋嘗穀，仲秋嘗麻，季秋嘗稻，獨食犬與麻者，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者，食之也。春羊夏狗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褒取官事之宜，此所氣類分也。方氏曰：春木王之時，食麥與羊，是時之所生也。以麥火穀，而羊火畜也。夏火王之時而食雞者，是物之所生也，以雞木畜也。秋金王之時，而食麻堂水王之時，而食黍是時之所勝，以麻木穀而黍火谷也。夏食菽者，是物之所勝以菽水穀也。中央土則食稷與牛，秋食犬，冬食黍，是時物之類以稷土穀中土畜犬金畜豕水畜也，所生者所以相繼，所勝者所以相治，同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虧不戾，五藏之疾，不生焉。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蓋疏則散，達則當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長粗則大也。秋主刻制，故其器廉以深，蓋廉則制深則知也。冬主受藏，故其器閎以奄，蓋閎則受奄則藏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閎者，圜萬物由是以周旋，閎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出入于土者也。澄按所食穀之配，五行諸家說各不同，未明孰是，故兼存之，馬氏曰：王者，鄉明而治。故謂其堂曰：明堂而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先堂，又裂爲大廟左，右個以配十有二月爲大，金以配中央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以至路祀以金路，賓以象路，朝以革路，即戎以木路，田而此曰：春乘鸞路，夏乘朱路，中央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元路，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馬六種，凡事十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駕，朝祭毛之軍旅，物之而此曰：春駕倉龍，夏駕赤騵，中央駕黃騵，秋駕白露，冬駕鐵驪，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大常象天，大旂象春，大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象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道車則載旞，其遊車則載旌，而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元旂，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祀天帝以大裘，饗先王以衮，饗先公饗射以鷩，祀四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祀以絺，群小祀以元六服異章而元衣纁裳也。而此曰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摺，則大圭執，則鎮圭佩之，衝璜瑀璜皆白玉也。是旒弁之旒皆五采也，而此曰：春服倉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元玉，則此古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養心，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豕，

宜稷大宜是而此曰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豕，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圜多少，高下廣深，皆有度數，而義存乎其間。以義制器，則既有方矣，何可易哉？而此曰春疏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圜以閑，秋廉以深，冬閉以奄，則非古也。古者，周人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牲幣各放其色，豈後儒因是以曼衍而爲此說乎？或曰名不章得以是始作在制而不克用，□意先王所以順四時而奉天者，蓋有道矣，豈弊弊於車旂器服之間哉？陳澔曰：青陽在個。註云：太寢東堂北偏也。疏云：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北偏者，近北也。四面旁室謂之個，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個，東之北爲青陽左個，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右個，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左個，南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右個，北之中爲元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元堂右個，北之西即西之北爲元堂左個，中爲大廟太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右個，則青陽左個即元堂之右個，青湯右個即明堂之左個，明堂右個即總章左個，總章右個乃元堂左個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無也。軾按明堂九室，制如井田，正中一室爲太廟，太室東、南、西、北四中室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太廟，俱謂太廟者，以饗神於是也，其四隅四室爲左右個，個，介也。以副於中室之側也。青陽之右，又爲明堂之左，又爲元堂之右，餘倣此。正中太室夏季土王時居之，四時仲月居四方中室四隅四室，一年兩月居之，孟春所居之青陽左個，即季冬所居之元堂右個，東西南所各爲其南，先儒所論，大率如此。又吳文正謂：此記所爲居非言德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時四時所居，五處不同，禮經別無他文，惟天子省五小寢是燕居之處，月個所記或是取此。陳氏謂王大寢一在前，小寢五在後，大寢德政，小寢燕息也。五小寢一寢居中，四寢居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此說本孔氏《曲禮》疏，若以孔陳之說，釋《月令》天子各月之居，則古制事宜兩不背矣。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于朝。鄭氏曰：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迎春，祭倉帝於東郊之屯也。《王居明堂位》曰：出十五里迎歲，周近郊五十里，賞謂顯賜有功德者，朝大寢門外。孔氏曰：立春爲正月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言是月者，若事相連接，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他皆倣此。周注：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奉注簡省，故三日，散齊二日，致齊一日也。天以覆蓋生民爲德，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也。立春、立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不云諸侯，文不備也。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二是治朝，在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諸侯、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也，三是外朝，在燕門之外，皐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人處也，此云賞公卿、諸侯、大夫。孟夏云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孟秋云賞軍帥武人。孟冬云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慶賜遂行。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賞朝臣及諸侯。至夏陽氣尤盛，故慶賜轉廣。秋陰氣始凝，故賞軍帥及武人。至冬陰氣尤盛，故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方氏曰：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特順陽氣，故以賞爲主爾。秋冬非不賞，特順陰義，故以刑爲主爾。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爾。陳澔曰：迎春東郊，祭大皞句芒也。後倣推之。

又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爲泰和同，謂不乘異也，故草木萌發生動於其時，鄭氏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云：土上冒撅，陳根所拔，耕者急書，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四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相，視也。田事既飭，以下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准直謂封疆徑遂也。孔氏曰：天地之氣，即陰陽也，陽氣之升，從十一月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盡伏，五月一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盡伏，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蓋正月三陽生而成乾，在坤體之下，天居地下故也。七月三陰生而成坤，在乾體之下，上天下地，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天地隔塞，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純陰用事，六陽退盡也。春氣既和，王命群官分布檢校農事，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故令田畯舍園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國之東郊也。封疆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各有封疆界域部分職事也。術遂聲相近，遂廣深二尺，徑容牛馬，田畯舍於郊，令農夫皆修理地之遂有闊狹，皆先平均正直之，農乃不疑惑也。方氏曰：高謂之丘，平而可陵謂之陵，陂而不平者爲阪，水之所行者爲險，廣而平者爲原，下而濕者爲隰，非時修則不足以盡其利，故不可以不相。土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皂，川澤之宜膏是矣。五穀所殖者，所殖之土也，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是矣。既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中有二土者以此。馬氏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使農官澈而教道焉，自家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之謂親。故曰：以教道民，必躬親之。分地職，奠地守，使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田事既飭，而先定準直，與民由之，農之所以不惑也。

【略】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勢，首種不入。鄭氏曰：

行夏令，己之氣乘之也，草木蚤落，生日促也，國有恐以火訛相驚。行秋令，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回風爲焱，菜莠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行冬令，亥之氣乘之也，首種爲稷，孔氏曰：凡孟春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所以熟者，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遂也。如其不和，則遂相乘入，雨水不時，謂雨少不得應時已來乘寅，四月純陽用事，故雨少。巳爲火，寅爲天漢之津，火畏水終不采，俾訛言以火相恐，動爾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來寅，故人多大疫，寅爲風，申爲雨，兩相衝破風被逆，故爲焱風雨被逆，故爲暴雨，陸氏曰：草木早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亦早，總至同時也，藝莠蓬蒿秋草也，並興皆生也，不入非不熟也，熟而不入。澄曰：亥屬水亥氣，乘陰，故水潦爲敗，雪霜冬之盛陰，蟄與至同冬陰勝春陽，故雪霜大至，諸穀稷最先種，春寒傷其種，故不收成，入謂收成而入於倉也。

仲春之月此謂驚蟄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春分之日元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

日在奎，昏狐中，旦建星中。鄭氏曰：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在奧鬼南，建星在斗上。孔氏曰：《三統曆》：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元嘉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斗四度中。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弧中，建星中，獨非三十八宿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寬不知的，故舉弧星建星也。唐《月令》曰：二月之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二月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井中，斗建卯位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倉庚，鸝黃也。孔氏曰：漢初以雨水爲二月節，後改驚蟄爲二月節。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則散而爲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于是始雨水。馬氏曰：始雨水，則陰陽交而成和矣。澄按《詩》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二月昏姻之時也。又云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二月蠶將生之時也。陸氏曰：桃始華，始稱之也。鷹化爲鳩，陽氣蒸變，含血使鷙者能仁，候之暑者也。鷹好殺而擊，以秋鳥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鴝皆陰類也，卵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爲鳩，季春則田鼠化爲鴝。蓋陰爲陽所化，物理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爵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亥戌者陰之極也，故秋則雀入大水爲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爲蜃。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螢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爲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于鷹鳥言化，于腐草爵雉則直言爲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爲鳩，鳥之爲鴝，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爲動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爲而已。

又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鄭氏曰：發聲發猶出也，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孔氏曰：日夜分，謂晝夜各五十，刻據日出入爲限，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孟冬雷在地下，則雉鷹而雊，孟春動于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曰：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户謂穴也，蟲發所蟄之穴，蟄早者孟春乃出，則六傳啓蟄而郊是也，蟄晚者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生，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即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灾也。澄曰：先雷謂於雷未發聲之前，而振鐸以令使民咸知雷之將發聲也。心主於敬，剛雖驟閒威震不至失常，萬不戒慎于前，使心省所主娠婦將生子而不豫加警惕，以備則生子之，際忽值震驚一時，怖畏盛戒駭亂神氣害于產乳，因而喪生者有之，故曰：凶災。鄭註：所謂主戒婦人有娠者蓋如此，孔疏雖善乃君子敬身之道，或非本文之意，故今明之輒業不備當，從孔說謂所生之子形體性情不備也。

日夜分，則同慶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鄭氏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澄曰：鈞亦謂均平之也，非三十斤者鈞之鈞，同鈞角正，四字共一義角如角力之，角謂比較其大小也。度之廣長短者，有五分寸尺丈引也，量之量多寡者，有五龠合升斗斛也，衡之稱輕重者，省五銖兩斤鈞石也，衡之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也上曰量，下又曰年甬者，先總言其器後析言其名也。權者，衡之用衡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而無爲之用者也。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鄭氏曰：舍猶止也，曰蟄蟲啓户，耕者少間而治門户也。用木曰闔，用竹筆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大事兵後之屬。孔氏曰：廟在前是接種之處，寢在後衣厨所藏之處，廟制省東西廂有序，寢制唯室而已。馬氏曰：耕者少舍，乃修闔扇，亦啟其向之塞闢其户之墐者而已。寢廟畢備，則以其所以養人者，事神也。方氏曰：方春東作之時不可以久妨，故以少爲言焉，大事非若闔扇之，小事則於農事有所妨矣。故制之使毋，澄曰：闔扇人所居也，寢廟神所居也，脩闔扇而繼之以寢廟畢備，不敢勤於人而慢於神也。畢修者，無一不圖完之謂，然耕者皆庶人，不當有廟，或疑是大夫士家，因農事之少間而資其力以葺其家與？然當春爲此，雖功役省易，亦不知其合官制否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鄭氏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

通水曰池。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謂陂池田漉，毋竭川澤，毋漉陂池，主漁者言之也，毋焚山林，主田者言之也，凡此皆所以遂生物。

天子乃鮮蒸開冰，先薦寢廟。鮮當作獻，殺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陰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箕藏冰也，深山窮谷，涸陰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用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孔氏曰：畢賦者，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早盡賦與之。陸氏曰：《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蓋有寢者，薦于寢無寢者，薦于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于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者，豈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廟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方氏曰：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

又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冠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孰，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客。鄭氏曰：大水，寒氣，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畢，畢好雨，冠戎來征，金氣動畢，又爲退兵也，陽氣不勝，麥乃不孰，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民相掠陰姦衆也，國旱氣煖，午之氣乘之也。蟲螟暑氣，所生爲災害也。孔氏曰：寒氣天災也，寇戎人災也，陽氣不勝天災也，麥不孰地災也，民相掠人災也，大旱煖氣天災也，蟲螟爲害地災也。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爲害，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盛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乘之。麥以秋稼，至夏乃穡，仲春之時也，秋主收斂則入而內之時也，方春宜出時，故言不可以內，自布德行惠而下皆其事也。則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孰也。民多相掠，則以陽氣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氣乘之。發倉廩所以助貧窮振乏絕，乏絕未至于貧窮，故于貧窮曰賜，則予之也，於乏絕曰振，則貸之而已。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也，周天下以言聘禮之廣。古者，諸侯必行夏令，而陽克，故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蟲螟則煖氣所生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焉，則其爲害亦以類，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蝗，仲夏之行春令言勝，各以類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季春之月，此謂清明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虹始見，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於桑。澄曰：虹始見之，第三日至立夏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鄭氏曰：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也。孔氏曰：《元嘉曆》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井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唐《月令》曰：三月之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曉南斗中，斗建尸位之初，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鄭氏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

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修利則修而利之使無審道違，則道而違之使無壅閉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均，欲其毋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爲隱塞言窒虛而爲實，凡此皆預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鄭氏曰：爲鳥獸方季乳，傷之逆天時，獸罟曰罝罘，鳥獸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爾。天子九門者，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也。孔氏曰：畢所以掩兔以其似天上畢星，故謂之畢路門、皐門以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即羅網及毒藥所施，若路門內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是也，此等之物，田時常有季春之時，違近皆不得用，故云：毋出九門。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面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又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鄭氏曰：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以桑柘愛蠶食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衽之鳥，是時恒在桑，皆蠶將生之候也，曲，薄也，植，槌也，皆養蠶器也，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登成也，敕往蠶者，蠶卑將課功，以勸戒之。孔氏曰：鳴鳩鵴鳩一名，鶻鵃鵴九物反鵃音啁，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戴勝既鴿一名，戴鴈曲自閨而西謂之槌，外子女謂王外姓娚之女，內子女王之同姓子女。《周禮》之外，宗內宗是也。方氏曰：山虞主在野之事，故曰野虞。以致曲而織曰曲，以取宜而立曰植。籧席之粗者，筐品之方者，皆蠶具。省婦使者，不煩以他役，欲一意於蠶事。蠶事既登與年穀不登之登同義，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分繭所以使之緌，稱絲所以使之織，効其功之多少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敬之至也。

又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陰氣至此不止，寘將及人。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于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灾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方氏曰：難所以毆陰□，以狂夫爲之，狂疾陽有餘，足以勝陰愚故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必於九門，欲陰愚之出也。凡此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故曰以畢春氣，此之難難陰愚之作于秋也。春冬又難，仲秋又難，難陰愚之作于春也。仲秋之難，以陽氣之盛時，陰愚不能作故也。澄曰：難者，聚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

又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鄭氏曰：寒氣時發，草木皆肅，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大恐謂以水訛相驚，疾疫不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有暑，山林不收，高者暵于熱也。沈陰淫雨，戌之氣乘之也。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爲霖，兵革，陰氣勝也。孔氏曰：寒氣時發，天灾也，草木皆肅，地灾也，國有大恐，人灾也。寒氣來乘，水欲來至，季春是土，土能制水，故訛言相驚，水竟不至也。民多疾疫，人灾也，時雨不降，天灾也，山林不收，地灾也，沈陰淫雨，並天灾也，兵革，人灾也。方氏曰：冬之氣爲寒，故寒發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衰于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爲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則以高者，尤易被旱也。天多沈陰，則感少陽之氣，故也，陽爲腸而陰爲雨，故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孟夏之月，此謂立夏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

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鄭氏曰：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己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民軫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元嘉曆》：四月節，日在昴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唐《月令》曰：四月之節，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己位之初，四月中氣，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己位之中。

其日丙丁。丙丁者，火干也，立夏以後七十二日，火王用事，故其日屬丙丁。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鄭氏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庖民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

其蟲羽，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

其音徵，鄭氏曰：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孔氏曰：羽數最少，爲極清微，數次少焉徵清。

律中中呂，鄭氏曰：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

其數七，鄭氏曰：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六舉其成者。

其味苦，其臭焦，鄭氏曰：火之臭味也。

其祀竈，祭先肺。鄭氏曰：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之于竈，從熱類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禮。孔氏曰：唯云祭黍或無稷也，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鄭氏曰：螻蟈，蛙也。王瓜，草挈也。方氏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南方之果也，其色赤，感火之色而生。

苦菜南方之菜也。其味苦，化火之味而秀。馬氏曰：螻蟈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略】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鄭氏曰：長高謂草木盛，蕃庶也，起土功，發大衆，爲妨農蠶之事，壞墮伐大樹爲逆時氣也。孔氏曰：王者當勸民長養，繼續長養之道，勸民種植，增益高大之物。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增高者人也，人終，天地之功者也。欲其長，則勿壞，欲其高，則勿墮，起土功，發大衆，伐大樹，則壞墮之也。軾樂長高，謂隄防，已于季春脩利矣。至此又繼之增之，毋使壞墮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鄭氏曰：初服暑服。方氏曰：絺凉而可以禦暑褻温，而可以禦寒，孟夏暑之始也，故始絺孟冬，寒之始也，故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鄭氏曰：命野虞重敕之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命農勉作急趨于農。孔氏曰：五鄰爲鄙，五鄙爲縣，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是遂之屬。今云：鄉遂之屬，經有云遂屬舉，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鄭氏曰：爲傷蕃庶之氣也。方氏曰：四時之田，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也，故此言驅獸無害五穀。既曰驅獸，而又曰毋大，田獵者，以雖可田獵而不可大爲之也。若秋猕冬狩，則爲大矣。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鄭氏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方氏曰：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雞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胡氏曰：麥性蘊毒，故《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彘，宣其毒也，嘗穀必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方氏曰：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以繁蕪之時，所可採者多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柔而靡，靡草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于春，長于夏，而盛于秋，而麥獨成于夏，故是月言麥秋至，蓋於時爲夏，於麥爲秋也。刑主國言，罪主人言，薄者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正陽之月於陰事未宜，大有所施設也。陸氏曰：靡草死，麥秋至，而後斷薄刑決小罪，亦因時順氣，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麗于五罰之類。鄭氏曰：聚畜百藥，蕃蕪之時，毒氣盛也，靡草舊説云：薺苨，愚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于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似非出輕繫崇寬也。

又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灾，暴風來格，秀草不實。鄭氏曰：苦雨，五穀不滋，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四鄙入保，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草木早枯，長日促也，大水敗城郭，亥之氣乘之也，蝗蟲暴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灾者，寅月有啓蟄之氣行于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秀草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孔氏曰：苦雨數來，天灾。五穀不滋，地灾。四鄙入保，人灾。草木早枯，地灾。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灾。二句只一事，蝗蟲爲灾，秀草不實，地灾。暴風來格，天灾也。方氏曰：陰氣所召，故苦雨數來，苦者，極備而爲人之所苦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雨固足以滋五穀，無至於苦，則適以傷之，故不滋。鄙、邑之在外者，保城之在内者，人自外入内，象秋氣也。感肅殺之氣，故草木早枯，大水敗城郭，以冬德所在，故也。蝗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木盛之晴也，故行春令，則蟲之爲灾，特殘其末而已。春於方蒿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盛於末故也。

仲夏之月，此謂芒種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芒種之日，螳蜋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

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鄭氏曰：日月會于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元嘉曆》：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五度中。唐《月令》曰：五月之節，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參井之間，斗建午位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鄭氏曰：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鄭氏曰：螳蜋螵蛸母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均記時候也。孔氏曰：伯勞五月鳴，將寒之候，《詩》七月鳴鵙，幽地晚物候從其氣，反舌鳥春鳴，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方氏曰：暑極於季夏則未極之時尚爲小，故於此言，小暑螳蜋鵙皆陰類也，故感凝陰而生，感凝陰而鳴焉。反舌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語，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凝陰而無聲焉。馬氏曰：是月也，一陰生而慝作螳蜋生，則慝之見乎形者也，鵙始鳴，則慝之聞乎聲者也，反舌無聲，則以陽數而作者，以陰收而息。

又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薦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旁，自韎鞠至帨敬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前句龍，后稷之類也。雩之正，當以四月。孔氏曰：四月純陽用事，故制禮此月爲雩。將爲雩祭，故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之漸，重民也，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也。百辟卿士，身爲百辟，又

爲王朝卿士者。陳氏曰：禮有先其大而後其小者，異尊卑也，祫而後時祭、郊而後三望之類是也。先其小而後其大者，致敬文也。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吾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是也。二者禮雖殊，其所以爲導尊者則一。月令仲夏爲民祈祀山川百源，然後大雩帝，此致敬文之意也。大雩帝然後命百縣雩祀，此異尊卑之意也。方氏曰：此言大雩帝後，言大饗帝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于仲夏者，以陰生于年而物成之始也。報必于季秋者，以陽窮于成而歲功之終也。雩不皆于帝，唯雩于帝爲大雩，饗不皆于帝，唯饗于帝，爲大饗百辟即諸侯也。卿士即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于民者，死亦能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新穀實也。季春之祈實，爲麥而已至此又新客，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該之天子之雩及于上帝，百縣之雩心於百辟卿士言，祈穀實則雩帝之，所新又可知矣。馬氏曰：山川百源，氣之鐘也，百辟卿士有功烈于民而在祀典者，皆興祭焉，則所以爲民祈穀實者，靡神不臻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鄭氏曰：登，進也。此嘗雛也，而云嘗黍，不以牲主穀也，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孔氏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用薦之黍，非新成直取舊黍，孟秋農乃登穀。註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按《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獨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方氏曰：雛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謂之雛者，雞以雛爲美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爲美耳，於配之食則曰鷄者，日之所食爲常時之所嘗爲暫也。朱櫻受含陽之色，故以含言羞者以美物進也。

又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孔氏曰：此月夏至，盡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日長之極至也。死生分者，陰氣既起，故物半生半死，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也。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猶居也，陰既始萌，君子居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也，歌舞華麗之事，爲動陰靜，故止之。既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爲凝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從君子齊戒至無刑，皆清靜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晏陰之所成就。鄭氏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猶陰翳也，躁猶動也，聲謂樂也，進御見也，薄滋味，毋致和，爲其氣異，此時傷人也，節者欲，定心氣，凝陰扶精，不可散也，毋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聞晏安也。應氏曰：晏陰安靜之陰也，陰德安靜不可有所擾。方氏曰：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潔誠，居內退聽以待其定。仲冬不言毋躁者，暑爲躁寒爲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至聲色者，欲令視聽之專也，毋或進者，方解緩之時慮搖其精也，齊戒之時，爲厚滋味致五味而和之，則或昏憒其志意也，嗜欲發動，皆主于心節之所以定心，氣靜事毋刑，不欲動而有蕩也，刑雖陰事，無用刑則動而有爲矣，故晏息安養以定晏陰之所成，陽造始而爲蚤陰代終，而爲晏。故曰：晏陰陽始以生之陰，終以成之。故曰：所成列子，所謂晏陰之間，義同。澄曰：君子謂在上者，齊戒謂如祭祀前之齊戒，其居處必掩藏其身，而不與物接也，毋躁，躁又特指身中之一端，蓋躁動尤爲不掩身之甚者也。鄭氏所據者緯書，不足以設經文，朱子駁之是矣。止聲色，薄滋味，節者欲，此掩身之目也，聲色謂其聲音悅耳，而色美如燕趙之善歌舞。止之而不御幸毋令或進也，滋味謂有滋液調適而味美，滋如必有草木之滋焉之，滋薄之而不求詳，毋令致和也。人之所欲，男女飲食最大者欲，總上二者而女兼包其餘者欲之小者也，聲色滋味物也，欲而者之者我也，止色而不進，薄味而不和，所以節我之者，欲節者致者，所以定我之心氣也。人身之氣與天地通，而心爲之帥心定，則氣定能齊戒，掩身毋躁以定其心，斯能定其氣矣。定我之心，氣即是不擾亂天地之氣也。百官謂在下者，不但在上者當掩身，而在下者亦當靜事，靜事謂無所作爲也。毋刑，刑又特指事中之一端，蓋行刑尤爲不靜事之甚者也。晏《爾雅》云：栗也，凡內而掩身外而靜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桑陰，使漸至完成而無所虧傷。故曰：以定晏陰之所成，按鄭氏云：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也。朱子曰：止聲色，蓋亦處掩身毋躁之義，若以止樂言，則構矣《月令》之說，固多有未安而注，文以此爲非失其指矣。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鄭氏曰：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半夏者，蓋居夏之半而生，故因以爲名。堇言木堇，以別于堇草，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暮隕。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鄭氏曰：陽氣盛，又用火于其方，害微陰也。高明，謂樓觀，閣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居高明以下，皆順陽在上也。孔氏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有大殿，無室名曰榭。方氏曰：夏爲火王之時，南方火王之方於王之時，而又用于王之方，則其氣大盛，而害微陰之生，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或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人爲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臺榭之高亦必升，特不若山陵之尤高，故言處而已。高明言居，臺榭言處，互言之也。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鄭氏曰：陽爲雨，陰起協之，凝爲雹，子之氣乘之也，盜賊攻劫，亦雹之類。五穀晚熟，生日長，卯之氣乘之也。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在昴畢，爲天獄主殺，果實蚤成，生日短也，民疫，大陵之氣來爲害也。孔氏曰：雹凍天灾，暴兵人灾，百螣地灾，國饑人灾，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灾。民殃於疫，人灾也。又方氏曰：行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雹凍傷穀，道路不通，則冬爲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孰之時晚，螣食苗葉，春之炁盛於末，故蟲之爲害及葉而已。五穀晚孰，而又百螣時起，故其國乃饑，草木零落，果實早成，皆秋之炁候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炁，則相薄而

衆成疫。

季夏之月，此謂小暑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小暑之日，温風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爲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澄曰：鷹乃學習之第三日至立秋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鄭氏曰：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嘉曆》：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唐《月令》曰：六月之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六月中，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之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鄭氏曰：林鍾者，黄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

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方氏曰：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温風始至也，八風之氣生於八方，以應八節，今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温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又詳略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温風即景風，育風即閶闔風也；然景風至，以夏至而此於季夏言温風，始至者陽饒之意也。蟋蟀居壁，則羽翼未成，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床下順時而蟄也，陰浸長，故鷙鳥學習，攫搏也。孔氏曰：蟋蟀蟄也，今促織生于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二陰既起，鷹感陰起，乃有殺心，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爲螢，螢夜飛腹下如火，一名即照。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于擊，迎殺氣之微也。馬氏曰：腐草爲螢，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輔案：温風始至，至極也，盡也，無以復加也，《吕覽》温作涼。

又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鄭氏曰：樹木毋有斬伐，爲其未堅韌也，土將用事，氣欲静，故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不可也。大事謂興徭役以有爲，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者，言土以受大雨澤，安静養物爲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説》曰：地順受澤，謙虚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方氏曰：木之生也，方盛于夏，則衰于秋矣。虞人蓋山虞也，行巡之也，毋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故繼言毋舉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搖養氣矣。搖者，振而蕩之之謂去萬物作于春，而氣主生長于夏而主養，故謂之養氣發令而待謂預令之川事，而使民方所待也。以神農將持功于秋，發令而待，則妨神農之事也。神農者，農之神，夫興農功而相之于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于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神農將持其功也，爲舉大事以妨其功，則違神逆天而有天殃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鄭氏曰：潤溽，謂塗濕也，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菜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畜于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糞田疇，美土疆者，土潤溽，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疆，疆檗之地。孔氏曰：大雨欲其流，故云：行猶通被也，《周禮》雉人除四草，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其時大雨行于所燒田中，仍壅遏畜之，以漬燒薙，故云行水也。先芟後燒，又畜水浸漬，即草根爛死，是利于殺田中草也。日暴爛草，田中之水，水浸而沸，如以熱湯漬之，糞壅苗根，言爛草糞田可肥田也。疆檗磊塊難耕之地，此月止水漬之，乃壅糞之，可使田美也。方氏曰：土爲火所蒸，故潤既潤則水勝火，火溽焉。隆氏曰：疆如疆梁之疆，土疆言土之不可化也，糞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澄曰：田疇謂熟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疆謂難耕而其土磽确也。輔案土爲火蒸，故潤溽則不獨土也，凡金石木革之物，年不濡濕矣。火氣鬱蒸而爲溽，愈溽愈熱，愈熱愈溽，此大雨所以時行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鄭氏曰：穀實鮮落，國多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爲害，民遷徙，象風轉移物也。邱隰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在奎，奎爲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也。禾稼不熟，傷于水也，女災，含妊之類敗也。風寒丑之氣乘之也，鷹隼早鷙，得疾厲之氣也，四鄙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孔氏曰：穀實鮮少墮落，風多故也，地灾。風欬，天灾。遷徙，人灾。邱隰，水潦。禾稼不熟，地灾。以水氣多也，女灾、人灾，亦爲水傷含妊也。丑未屬巽，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行冬令，則多風寒，天灾。鷹隼早鷙，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灾。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黄而落也。丑氣遇盛，故實有所不勝，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欬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也。邱隰水潦，以金生水也曰邱隰，見高下皆稷其害，故禾稼不熟也，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遇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異乎隆冬之無風而寒矣，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善擊，必待秋焉，感疾厲之氣，故早鷙于夏，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陸氏曰：國多風欬，變民言國，國通于上若多疾，病多嗽疾多，勮嚏多疥癘則言民爲宜。

中央土。此謂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凡十八日也。歲三百六十日，以四時言，則九十日爲春，九十日爲夏，九十日爲秋，九十日爲冬。以五行言，立春至清明之第十二日終，凡

七十二日木王用事，立夏至小暑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火王用事，立秋至寒露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金王用事，立冬至小寒之第十二日終，凡七十二日水王用事，季秋寒露第十三日至霜降終，凡十八日，季冬小寒第十三日至大寒終，凡十八日，季春清明第十三日至穀雨終，凡十八日，及此小暑第十三日至大暑終，十八日，皆爲土王用事。然土雖分王于四季，而其正位則在火金之間，以其在一歲之中，故曰中央土也。孔氏曰：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雖分寄而位本在未，宜處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方氏曰：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土之位與其序適居中央，周人毛黃帝于南郊，迎土氣于季夏，亦以是用歷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此時也。

其日戊己。戊己者，土干也，四時之末，各十八日，土王用事，故其日屬戊己。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鄭氏曰：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爲土官。

其蟲倮，倮，人類也，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於木火金水也，故以蟲之倮者配土。孔氏曰：《大戴記》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

其音宮，鄭氏曰：聲始于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

律中黃鍾之宮。此句可削。孔氏曰：黃鍾，候氣之管也，本位在子，土無候氣之法，此是黃鍾之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非候氣也。賈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以土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土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氣也。澄按：若是言宮聲與土應，則上文其音宮一句盡之矣，何緣再出黃鍾律名？此句於義不通，故曰可削。

其數五，鄭氏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

其味甘，其臭香。鄭氏曰：土之臭味也。陸氏曰：香，牛膏也，於春言所生，於秋言所尅，於中央言其正，且木在上，燎之則焦。在下，浸之則朽。於夏言焦春在前也，於冬言朽春在後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均如祀户之禮。孔氏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但累土爲之，謂之複，言於地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曰：陶復陶穴，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霤之後，世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爲中霤也。《禮》云：浴于中霤，飯于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中霤所祭則土神也。《郊特牲》云：家主中霤，開牖象霤，故設主于廟室牖下，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言者，前祀户註已備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嚮也。澄按：夏祭先肺者，謂先祭肺而次祭心，又祭肝也，此先心者，謂先心次肺次肝也，秋先肝者，謂先肝次肺次心也，冬先腎者，謂先腎次脾又再祭脾也，春先脾者，謂先脾次腎又再祭腎也。五時之祭，所先不同，諸家以五行生尅求其義者，皆鑿惟曰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者，爲得。孔疏已載于春祭先脾之下，今借人身五藏上下之次，明之，肺最在上，心次之，亦在上，故候肺心二脉，皆在上部，脾在中，肝次之，亦在中，故候脾肝二脉，皆在中部，腎最在下，故候腎脈在下部。四時之位，則夏至日近北極，去地最高，肺之位象之，故夏祭先肺，夏至後日漸南，夏末比夏至之日稍下，心之位象之，故中央土王之時，祭先心也。秋分春分日在赤道，平分天地之半，而當其髀，脾肝之位象之，故春祭先脾，秋祭先肝也。冬至日近南極，最下腎之，位象之，故冬祭先腎。

又　孟秋之月，此謂立秋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

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鄭氏曰：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曆》：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唐《月令》曰：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斗建申位之初，七月中，炁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斗建申位之中。

其日庚辛。庚辛者，金干也，立秋以後七十二日，金王用事，故其日屬庚辛。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鄭氏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之子曰該，爲金官。

其蟲毛，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有虎之象，故凡動物之有毛者屬金。

其音商，鄭氏曰：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濟宮，臣之象也，秋炁和則商聲調。

律中夷則，鄭氏曰：夷則者，大吕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立至則夷，則之律應。

其數九，鄭氏曰：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辛，其臭腥。鄭氏曰：金之臭味也。

其祀門，祭先肝。鄭氏曰：秋陰炁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祭先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陸氏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温風，温涼言其炁。方氏曰：涼未至於寒也，特爲寒之微而已，春露則生，秋露則殺，白爲金之正故也。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炁，散無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

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

又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鄭氏曰：謁告也，迎秋者，祭白帝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又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氏曰：黍稷之薦，於是始孰。方氏曰：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於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孟秋之稻，皆穀也。心以穀言，稷者以其爲五穀之長也。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孔氏曰：按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記》文略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壞垣牆，補城郭。鄭氏曰：順秋氣收斂物也，八月宿在畢，畢好雨，完隄防，謹壅塞，以備八月也，脩宮室，壞墻垣，補城郭，象秋收斂物當藏也。方氏曰：秋主收斂人之奉天，則有收斂之事聚土而壅之，之謂壅升，土而壅之之謂塞，凡此所以備如潦也。胡氏曰：壞土塊，蟄蟲壞户，亦謂以土增蓋其穴，澄謂隄防，有闕壞處，則曰壅或填實，其虛處則曰塞，皆所以遏水之木也。謹謂常用心察視豫而戒備也，人之居內有宮室，外有墻垣，又外有城郭，爲人之障蔽，皆當脩之，壞之補之，謂或整治，其舊增益，其新象天地之闔塞也。

又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禀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鄭氏曰：陰氣大勝，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戎兵乃來，營室之氣爲害也。十月宿直營室，主武事，其國乃旱，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降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能生而不能成也，國多火災，巳之氣乘之也。瘧疾，寒熱所爲也。孔氏曰：陰氣大盛，天災，介蟲敗穀。蟹食稻也，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其國乃旱，陽曰氣復還，天災。五穀無實，地災也。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民多瘧疾，人災也。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大勝而主殺也。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元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敷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炁復還，故五穀無實也。火王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爲熱，然之然爲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瘧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虐也。

仲秋之月，此謂白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白露之日鴻雁來，後五日元鳥至，後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使收聲，後五日蟄蟲壞户，後五日水始涸。

日在角，昏牽井中，旦觜觿中。鄭氏曰：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八月節，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井二十一度中。《元嘉曆》：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唐《月令》曰：八月之即，日在翼，昏南斗中，晓畢中，斗建酉位之初，八月中氣，日在軫昏南斗中，晓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鄭氏曰：南吕者，大簇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吕之律應。

盲風至，鴻雁來，元鳥歸，羣鳥養羞。鄭氏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元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説曰：丹鳥，丹良也。白鳥蜀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謂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畧，群鳥，丹良，未聞孰是。孔氏曰：按《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鄭云：九月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爲珍，蓋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方氏曰：盲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閶户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以此元鳥歸者，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蓋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項氏曰：群鳥養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爲養羞如，雉鷄、雞，鳩雁鴈，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烹，仲秋行日，物以賜羣臣於古有證矣。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物爲一候也。鷹祭鳥於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二候不亦可乎？澄按：群鳥養羞義，終方説近是，蓋養羞猶《詩》言舊租養，謂不食而儲蓄之也，羣鳥於此月豫舊其所美之食以待冬寒無可取食之時而食之也。

又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圉倉。鄭曰：爲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圜曰竇，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灾。澄曰：築城郭，建都邑，以居民也。穿竇窖，脩圉倉，以藏物也。方氏曰：凡此皆斂藏之事，故於建酉閶户之月言之。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鄭氏曰：始爲禦冬之備。方氏曰：趣民，急趣之也。孟秋言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也。故趣之焉。《詩》言：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不特菜而已。澄曰：既言務畜菜，又言少積聚，言菜之外他物皆當積聚而蓄之，以備御冬也。

乃勸種麥，毋盛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鄭氏曰：麥，接絶續乏之穀，尤重之。孔氏曰：前年秋穀，至夏盡絶，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絶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絶，續其乏，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尤重故也。方氏曰：麥以秋種，至夏乃稷，以其年利之也，慮民惰而不種也，故特勸之，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時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石，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鄭氏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内物也。壞，益也。蟄蟲益户，謂稍小之也。涸，竭也。

《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此甫八月中氣，雨未至，而水竭，非也。孔氏曰：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十一月一陽初生，復卦用事，震下坤上，震爲動，坤爲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始，户謂穴也。蟄蟲以土增重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温，猶須出入，故壞之稍小，十月寒甚，乃閉之也。方氏曰：壞户與壞垣墻之壞同義，殺氣浸盛者，陽主生，陰主殺，言陰之亥物至此告酷也，浸言若水之浸日加雪也，陽氣日衰者，陽盛於夏至此而衰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仲春所謂鈞者，特主輕重之鈞而已，石甬四鈞之稱，以其尤重兩内實，故謂之石。澄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權中之二斗甬五量中之二也，平之正甬之皆同之也。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鄭氏曰：易關市，謂輕其税，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乏也，遂猶成也。大事謂與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乃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回獵；是以於中爲之戒焉。孔氏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税，不爲節礙，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此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上下豐足，百事皆成。於此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爲。方氏曰：入以爲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來商旅故貨財可得而納也。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爲出納各從其便。故曰：以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邈而在外，故言皆至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貢賦之，職備矣，此財所以不匱也，財蓋貨賄之總名時，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言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言遂其志之，所欲爲也。大事，爾以其特大也。菜仲秋言鴻雁來，來而系有心也，來而實則居停矣。傳曰：財用是，故百志成，凡物有數，皆出陽而入陰，所謂大數，不遇陰陽出入而已，人君舉大事不可逆，此大數，數之所運爲時，時之所從爲類，必順陰陽之時而無違，慎因陰陽之數而無變也，舉事如此，四時所同。

又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鄭氏曰：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在房心，心爲大火，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有恐，以火訛相驚也，國旱，蟲不蟄，穀復生，午之氣乘之也，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收雷先行，先猶蚤也，冬主閉，草木早死，寒氣盛也。孔氏曰：秋雨不降，天灾。卯大火之氣是積陽，故雨不降，草木生榮，地灾。國乃有恐，人灾也。仲秋至仲春火氣，但秋金能剋春木，及仲秋雨水又剋火，火竟不能爲害，但以訛僞言語相驚，其國乃旱，天灾，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灾也。風灾數起，收雷先行，天灾。草木蚤死，地灾也。方氏曰：國乃有恐，少陽之所動也，其國乃旱，陽亢故也，五穀復生，盛陽作之也，風灾數起，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先行，愈於陽也。雷風不節，故草木早死。

季秋之月，此謂寒露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後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黄葉，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後五日草木黄落，後五日蟄蟲咸俯，澄曰：菊有黄花之第三日至立冬前凡十八日土王用事。

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鄭氏曰：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成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虚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昏老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元嘉曆》：九月日在元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二度，昏爲十二度中，旦柳十一度中。唐《月令》：九月之節，日在角，昏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成位之初，九月中氣，日在氐昏，須女中，曉柳中，斗建成位之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鄭曰：無射，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分寸之一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

鴻雁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黄華，豺乃祭獸戮禽。鄭曰：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殺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孔氏曰：《國語》云雀入于海爲蛤，禽獸亦互文，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陸氏曰：來賓言，其寓中國女主賓入黄華以黄爲其祭，言獸以大者祭也。方氏曰：桃華於仲春，桐華于季春，皆不言有，獨於菊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菊華於陰，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菊言其色，而曰黄華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也。豺乃祭獸，戮禽者，爾以其特大也。菜仲秋言鴻雁來，來而系有心也，來而實則居停矣。

天子居總章右個，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鄭氏曰：總章右個，西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内，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鄭氏曰：申重也，内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孔氏曰：此月之時，勑命百官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務内，收斂其物，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間以逆時氣。陸氏曰：命百官的命也，言百官又言貴賤詳言之。方氏曰：號命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奉時氣以申之，爾夫藏冬事也，内以會之，則存乎秋，不先會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孟春言不可以内，孟秋言無不務内，孟春言發倉廩，孟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菜會順也，季秋天地閉藏，故順時令而内物。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鄭氏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税之簿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於神倉，重粢盛之委也，祇亦敬也。孔氏曰：帝藉者，供上帝之藉田也，藉借也借民力所活之田也，供神之物，故先行，愈於陽也。雷風不節，故草木早死。

曰：神倉。於此神倉之中，當敬而復敬，必使飭正。方氏曰：仲秋言趨民收斂，祇猶未備也，至此始言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要謂多少之總數猶司會之月要舉之將以制國用也。《詩》云：十月獲稻而此，孟秋言備收者，地官有早晚也，命冢宰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旬師之掌耕耨王藉，又隸於天友故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鄭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方曰：雨露生物霜成物，蓋秋則成物之功極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具人器，亦有成物之功，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不休乎，孟春之百工咸理。蓋創始之時，孟冬言工師效功，蓋成終之時，將效功於孟冬，則休之於孟秋，宜矣。然古者於霜降，固有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析幹寒奠醴之類是也，此記所言，亦其大致然爾。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鄭曰：總猶猥卒也。方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總，叙也，故曰寒氣總至。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皆入室。

又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鄭曰：伐木必因殺氣。方氏曰：黃者，土之色，百物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將反於土故黃，則落則反於土矣，伐薪爲炭，以禦冬寒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謹其戶，乃趨獄刑，毋留有罪，權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鄭曰：謹謂塗閉之，辟殺氣，殺氣已至，有罪者爲決之，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者，熊蹯之屬非常食，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孔氏曰：俯垂頭也，前月但藏而壞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鬱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塗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春夏陽氣寬施，許人主從時，雖彼人不應得祿，而王恩私與之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不可得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鄭氏曰：稻始熟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鮅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鄭氏曰：其國大水，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竟之象。大寒之時，地隆坼也。煖風來至，民氣解惰，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辰宿在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心也。孔氏曰：大水，天灾。冬藏殃敗，地灾。民多鮅嚏，人灾也。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灾。土地分裂，地灾也。煖風來至，天灾。民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灾也。方氏曰：水源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勝冬藏殃敗，金數窮而氣靈則爲鮅，氣行逆而發于聲，則鮅嚏皆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爲水，所勝故民受是疾也。盜賊皆至，陰之類也，國多盜賊，故邊竟不寧，土地分裂，則爲嚴凝之氣所折故也。《巽》爲風，而春之氣煖，故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氣煖知解緩，寒則縮束以煖風來至，故民氣解惰，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孟冬之月，此謂立冬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五日野雞入大水爲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至此始言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要謂多少之總數猶司會之月要舉之將以制國用也。

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鄭氏曰：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女之辰也。孔曰：《三統曆》十月節，日在辰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元嘉曆》：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唐《月令》：十月節，日在房，昏危中，曉張中，斗建亥位之初，十月中氣，日在尾，昏危中，曉翼中，斗建亥位之中。

其日壬癸。壬癸水干也，立冬後七十二日，水王用事，故其日屬壬癸。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黑精之君，水友之臣，古來着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元冥少皞氏之子曰：備曰熙爲水官。

其蟲介，北方斗牛女二危室里七宿，有龜蛇之象，龜蟲也，故凡動物之有介者，屬水。

其音羽，鄭氏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

律中應鍾，應鍾，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孟夏氣至則應鍾之律應。

其數六，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氣若有若無爲朽。

其祀行，祭先腎。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載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載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冬，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禮。孔氏曰：壇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廣五尺，輪四尺，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分祖道載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爲廣輪尺數同也。禮畢，乘車轢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轢爾，所以然者，兩輪相去八尺，今載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轢，主須南向，故人北面設之，其主，蓋以菩芻棘柏爲神主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方氏曰：冰即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凍，蓋地氣閉而陽不能熙也。孟冬者重陰之始也，故水始冰，地始凍。馬氏曰：雉火屬也，蜃水屬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故化虹以陰干陽，故見至是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

又　是月也，天子始裘。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馬氏曰：陰霜而冬裘具，故司表以仲秋獻表，以季秋獻功表，而并是天子始服矣。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户可閉閉之，牖牖可塞塞之。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辨而各正其位矣，冬曰上天，爲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道，閉塞前門之，閉穴之，塞以其不通，故閉

塞也。

又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方氏曰：巧即工之所成者，效興、效馬、效羊之效同義，益呈效之也。工所成器，以祭器爲主，按此以驗彼也。近取諸身而未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是謂度，遠取諸物而未有黍，多少之數所起也。是謂種，按之者，欲其制之長短中度，功之多少中程也。馬氏曰：君子不敢以其私褻問於其所尊敬，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度，其器之洪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之久近勤惰者有程功致其功之，至其用功無所不極也，然不可遇，則淫巧先王所禁也。

是月也，大飲烝。十月農功異，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個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是頌大飲之詩。孔氏曰：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此是天子之禮。《豳風》：躋彼公堂，乃諸侯之禮。《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嘗有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肴烝，故宣十六年《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嘗享，鄉嘗宴。馬氏曰：是月歲功既登，物之可薦者，象君子可以宴樂飲酒矣。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户、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孔氏曰：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祀此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伸冬大閱之獵也。方氏曰：祈來年所謂興耦歲也，此非歲終之時，而曰新來年者，以陽生於子，故謂建子之月爲來年也。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易》曰勞乎坎，蓋謂是矣。輯案：孟冬祈來年，可知《吕覽》所紀非改朔建亥之令也。方氏以子月爲來年未免牽强。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鄭氏曰：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田之禮，唯狩最備。馬氏曰：順陰義也，失之時陰極矣。講武以厲其威，習射御以考其藝，角力以視其才，皆陰事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盛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鄭氏曰：因盛德在水，收其稅。方氏曰：水虞即周之澤虞也，漁師即周之獻人也，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二官者，以其職也。仲秋言行罪無疑，無疑未至於無赦也，失時之罪小，取怨之罪大。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鄭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流亡，象蟄蟲動也，暴風不寒，蟄蟲出，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爲風，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起，土地侵削，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孔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流亡，人災也。暴風不寒，天灾。蟄蟲出，地灾也。雪霜不時，天灾。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灾也。方氏曰：孟春東風解凍，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民多流亡，以春主發散也。風固四時之所常有，暴則陽之所作，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于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孟冬非隆冬，故言方夫蟲以陰而蟄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時，寒氣遲也。小兵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攀斂之所致也。

仲冬之月，此謂大雪後三十日也，唐《月令》曰：大雪之日，鶡旦不鳴，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鄭氏曰：日月會于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孔氏曰：《三統曆》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辟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日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一度，旦亢七度中。《元嘉曆》：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氐九度中，日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在聖八度中，旦角七度中。唐《月令》曰：十一月之節，日在箕，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初，十一月中氣，日在南斗，昏東壁中，曉角中，斗建子之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元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黄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黄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黄鍾之律應。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鄭氏曰：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方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至此言地始坼凍，甚而土相坼，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鶡旦，夜鳴則陰類，鳴而求旦，則求陽，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故也。弗陰物而交，亦感陽生故也。

又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鄭氏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孔氏曰：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處謂之澤，旁無水處謂之藪，蔬食爲草木實者，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澄曰：農家耕百畝之田，畜雞豚狗彘以供其食，然皆人力所致得之良難今當農隙，而取野中所生草木禽獸以益其食，此不待用力而得之者，故官使虞人教之道之，以採取草木之實，獵取飛走之物，非農所素習故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

孝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寧，安也。方氏曰：此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澄：仲夏言毋躁，此言身欲寧，即無躁也。仲夏之者欲禁色與味二者，然色則全禁，故言止。止者，盡絶之也。盡絶之故，非但不得如常時進御，雖間或一時進御亦不可，故云毋或進，或謂間或也。味則不全禁，故云毋致和。致，極致也。此仲冬言色而不言味，蓋冬得聊略和調，但極致求詳和調則不可，故云毋致和。致，極致也。此仲冬言色而不言味，蓋冬寒之時，滋味自可如常，不必全蕩，色能賤生，戒之宜重，味能養生，戒之蓋輕也。安形性，即定心氣，事欲靜，即百養靜事也，身欲寧，即無躁也。仲夏之者欲禁色與味二者，然色則全禁，故言止。止者，盡絶之也。盡絶之故，非但不得如常時進御，雖間或一時進御亦不可，故云毋或進，或謂間或也。味則不全禁，故云毋致和。致，極致也。此仲冬言色而不言味，蓋冬寒之時，滋味自可如常，不必全蕩，色能賤生，戒之宜重，味能養生，戒之蓋輕也。安形性，即定心氣，事欲靜，即百養靜事也，身欲寧，此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澄：仲夏言毋躁，此言

寸，底謂來下蠶，前曲接耜者，耜以金鐵爲之，鎡令之勤類。《孟子》云：雖有鎡錤，云之屬，以田器非一也。顧氏曰：古未用牛耕，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方氏曰：冰之入也，爲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爲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澄曰：五種，五穀之種，稷黍粱稻菽也，出者就圃倉所藏處出之，於外以待，來春將種之也，計謀度也，脩整理也，具備辦也，謀度來年耦耕之事，而豫先整理備辦所以耕之具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曰：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悅，小人樂。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鄭氏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澄曰：言薪柴又言薪燎，燎即柴也。方氏曰：秩薪柴於歲終，命收之所以備來歲之用。

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几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鄭氏曰：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之。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孔氏曰：去年季冬日次于元枵，從此，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元枵，故云：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元枵，自此，月與日會于他辰，至此窮盡，還復會于元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于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几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度，未得三百六十六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几終。脩月令之人，爲國家戒令之法，謂此月既終，歲且更始，在上者當專一女農之事，毋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爲戒約之辭，凡月會之內，不云乃命，某友者，皆是禮家總禁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鄭氏曰：飭國典，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于夏殷也。孔氏曰：謂和飭正之，六典，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澄曰：國典者，經國之典，法常而一定者也，時令者，隨時之政令，變而從宜者也，論猶云集議國典有定，故飭正其舊而已。時令無常，故須商論所宜而行也。凡來歲所宜之事，一一商論於今，以待來歲行之，來歲之宜，謂時令也，而必先飭國典，何哉？蓋國典者，常法。時令雖各時所行不同，然無一不出於國典，故先飭國典，乃論時令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鄭氏曰：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多，而小者少。饗，獻也。孔氏曰：諸侯同正南面，尊王之政，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漫言諸侯，則同異姓俱然。社稷王之社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六卿王社士與之，故賦牲供王社稷也。

又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鄭氏曰：白露早降，介蟲爲妖，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丑爲蟹蟄，四鄙入保，畏辟寒象也，胎夭多傷，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也。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衆害莫大於此，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方氏曰：冬之序爲後於秋而言，早者以建亥月爲正言之，則冬爲先也，介蟲之性辨於物，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爲妖也，四鄙入保，蓋畏兵之象，秋爲金也，疾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瘥也。夫冬者歲之終，終春者歲之，始而行歲終之令，故命之曰逆，逆水潦盛昌蓋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則盛陽鑠之也。

柳子厚曰：《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爲《月令》，措諸《禮》以爲大法，然而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孟春脩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衆。季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桑，合牛馬。孟夏無起土功，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種麥。季秋休百工，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蓄菜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實窖，脩困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亦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行爵出祿，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脩法制，養衰老，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乎？又曰：返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瘡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多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醫史之語，非出于聖人者也。顧氏臨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又整頓一巡，非是尋常俱不理會，若有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時方行。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之論，則是平時日常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其言行春令則應若此，行夏令則應若彼，誠有拘處。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也，然採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未易可破。柳子厚論亦未安，若春行賞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明・宋濂等《元史》卷五四《曆志三》　推五行用事

各以四立之節，爲春木、夏火、秋金、冬水首用事日。以土王策減四季中氣，

各得其季土始用事日。

氣候

正月　立春，正月節。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陟負冰。雨水，正月中。獺祭魚，候鴈北，草木萌動。

二月　驚蟄，二月節。桃始華，倉鶊鳴，鷹化爲鳩。春分，二月中。玄鳥至，雷乃發聲，始電。

三月　清明，三月節。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穀雨，三月中。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四月　立夏，四月節。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小滿，四月中。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

五月　芒種，五月節。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夏至，五月中。鹿角解，蜩始鳴，半夏生。

六月　小暑，六月節。温風至，蟋蟀居壁，鷹始摯。大暑，六月中。腐草爲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七月　立秋，七月節。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處暑，七月中。鷹乃祭鳥，天地始肅，禾乃登。

八月　白露，八月節。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秋分，八月中。雷始收聲，蟄蟲壞户，水始涸。

九月　寒露，九月節。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黄華。霜降，九月中。豺乃祭獸，草木黄落，蟄蟲咸俯。

十月　立冬，十月節。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小雪，十月中。虹藏不見，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

十一月　大雪，十一月節。鶡鴠不鳴，虎始交，荔挺出。冬至，十一月中。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十二月　小寒，十二月節。鵲始巢，雉雊。大寒，十二月中。雞乳，征鳥厲疾，水澤腹堅。

明・宋濂等《元史》卷五六《曆志五》　求七十二候　置節氣大小餘，命之爲初候；以候策累加之，即得次候及末候也。

明・李日華《時物典彙》卷上　四時　四方各一時，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　春，蠢也，萬物蠢然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緧也，緧迫萬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四時和爲玉燭。

春　春爲青陽。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梁元帝《纂要》曰：春曰芳春、青春、陽春，風曰春風、暄風、惠風，景曰和景、韶景，時曰芳時，辰曰芳辰，節曰嘉節、淑節，草曰芳草、芳卉，木曰華樹、陽樹，林曰芳林，烏曰時烏、好烏，禽曰時禽、好禽。　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後，合乘車跨馬，供帳于園囿，或郊野中，爲探春之宴。　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值木檻中，下設輪脚，挽以綵組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蜀萬州正月七日，鄉市士女，渡江南蛾眉磧上，作雞子卜，擊小鼓，唱竹枝歌，二月二日携酒饌鼓樂，于郊外飲宴，至暮而歸，謂之迎富。　正月二十三日，爲天穿日，以紅縷係煎餅，擲屋上，謂之補天穿。　范蜀公居許下，作長嘯堂　前有茶醾架，每花時，宴客其下，有花墮酒中者，飲一大白，爲飛英會。　立春日，春餅生菜，號春盤。中宗以立春日宴別殿，内出剪采花，令學士賦之。　安定郡王立春日，作五辛盤，以黄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緑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也，乘八奥之輪，上詣天帝。　正月旦歲之始，時之始，日之始，月之始，故曰四始。　元日設白獸樽于殿上，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宜言者，則發此樽飲酒。　正會日，百僚增禄，賜緑醽酒，人二升，劉榛妻，元日獻《椒花頌》，元日百官已集，而宰相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　元日進椒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耐老，柏是仙藥。　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爲人，或縷金箔帖屏風上，亦戴之頭鬢。　膳部有節日食料，正月七日煎餅。　正月十五日，有登高會，隋時都邑百姓，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唐許三夜夜行其寺觀街巷，澄明如晝，山棚高百餘尺，神龍已後，復加嚴飾，士女無不夜遊。　睿宗二年，天福門外作登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綺，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望之如花樹，在東都，結創繒綵，爲燈樓二十間，高一百五十尺，懸珠玉金銀，微風一至，鏘然成韻，其燈爲龍鳳虎豹之狀。　都下上元日，造麪蠒以官位帖字，卜官位高下。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丈，豎之高山，上元，夜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目。　上元夜貴戚例有黄柑相遺，謂之傳相。　池陽風俗，以正月晦日爲窮九，掃除屋室塵穢，投水中，謂之送窮。　二月一日爲中和，德宗方置此節，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間遺，號爲獻生子。　二月二日曲江拾菜，遊觀甚盛。　二月八日爲芳春節，二月十五日爲花朝。

東京二十五日爲撲蝶會，曆官以立春後五戊爲社，社公社母不食舊水，故社日必雨，稱之社翁雨。　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謂之寒食。　中宗幸黎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以大麻繩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力弱爲輸。

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築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爲宴樂，帝呼爲半仙戲。

蜀人遇寒食日，採楊桐葉，細冬青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謂之楊桐飯。

是月上巳官民皆潔于東流水上，日祓禊。　秦昭王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捧木心劒，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祠。　永和九年，山陰蘭亭，修禊事，群賢畢至，少長咸集。　上巳錫宴曲江，都人于江頭禊飯，踐踏青草曰踏青。　唐制祓禊，賜侍臣細柳圈，云帶之，免蠆毒瘟疫。　池陽婦女，以薺花點油，灑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汕花卜。

夏　夏曰朱明，亦曰長贏。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蕃實。

夏曰朱夏、炎夏、九夏，天曰昊天，風曰炎風，節曰炎節，草曰茂草、雜草，木曰蔚林、茂林。　黑蛛珠，千年一生，燕昭王懷此珠，當盛暑，體自清涼，號消涼珠。

靈帝起裸遊館千間，引渠繞砌，乘船遊漾，使宮人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

唐高宗夏宴葡萄園，賜朱櫻。

彩帶，送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　李輔國，夏則于堂中設迎涼草，幹似楛竹，葉細如松，雖若乾枯，未嘗凋落，盛暑掛之，涼風自至。　王元寶有皮扇，暑月宴客，以扇至于座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云龍皮扇。　元載有紫龍髯拂，色如爛椹，刻水晶爲柄，置于堂中，蚊蚋不入，拂之有聲，雞犬驚逸。　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中有龍涎，能消暑毒。　成都四月十九日，士女泛舟，遊浣花溪，傾城皆出，綿繡夾道。　荆楚人以四月八日，諸寺設齋，以五色香水浴佛，作龍華會。　五月五日以五色綵絲繫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名長命縷。　漢令郡國，賜梟羹。　競渡傷屈原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　北朝婦人，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　開元宮中，端午造粉團角黍，貯金盤中，以小角造弓，架箭射之，中者得食。　六月六日，爲清暑之日，宋謂之天貺節。

鄭公嘏，三伏日率僚佐避暑于使君林，取大蓮葉盛酒，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名碧筒酒。　長安富家，至暑伏中，以錦結爲涼棚，設坐具召名妹，爲避暑會。

秋　秋爲白藏，亦曰收成。　秋三月此謂容成，天氣以急，地氣以明。　秋曰素秋、素商、高商，天曰旻天，風曰商風、素風、凄風、激風、悲風，景曰朗景、澄景、清景，辰曰霜辰，節曰素節、高節，草曰衰草，木曰疎木、霜柯、霜條。　七月爲蘭秋蘭月，八月曰仲商，九月曰授衣，曰玄月，秋雨曰愁。　明皇製秋風高曲，每至秋空，奏之，遠風徐來，庭葉墜下。　立秋三日，白郊畢，揚武斬牲于東門，以薦陵廟，名曰貙劉。　七月七日夜，灑掃于庭，施几筵，設酒菓，或云見天漢中正白氣，有耀五色，見者便拜，而乞富乞壽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頗有受其祚者。　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菓于中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爲得。　郭子儀從軍沙漠，七月七日夜見空中輧車綉幄，有一美女，自天而下，子儀拜祝云，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升天。　鄭采娘七夕夜，陳香筵，祈織女，是夕夢雲輿羽蓋，蔽空駐車，遺采娘金針，綴千紅雲，紫霞裙，器用具設，令男女分坐，食酒殽，須臾樂作，但見樂器，不見其人。

鍾陵西山，有遊帷觀，每至中秋，車馬喧闐十里若闤闠豪傑，多召名妹，善歌者，握臂踏歌，惟對答敏捷者勝。　重陽之日，必以肴酒登高眺遠，以暢秋志，酒必採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還。　茱萸爲辟邪翁，菊花爲延壽客，故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厄，上五色餻，飲菊酒，佩茱萸，令人長壽。　宋武帝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準。　明皇重九日，獵于沙死，有鴈飛，帝射中之，鴈帶箭去，益州道觀，有道士徐佐卿，寄寓，一日自外持一箭來曰：吾行山中，爲飛矢所傷，因掛箭于壁，書其月日，且云此後十年，箭主到此，付之，後明皇幸蜀，至此觀，乃見箭。　潤州崔林寺，杜鵑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周寶鎮浙西，一日謂殷七七日，重九將近可能開此花乎？七七乃前二日，崔林宿焉，及九日爛熳如春。

冬　冬爲玄英，亦曰安寧。　冬曰玄冬、三冬，風曰寒風、勁風、嚴風、厲風，景曰寒景，時曰寒辰，節曰嚴節，鳥曰寒鳥、寒禽，草曰寒卉，木曰寒木、寒柯、素木、寒條。　十月天氣和暖似春，故名曰小春。　仲冬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所事事，命曰暢月。　內庫有七寶研爐一所，曲盡其巧，每寒冬硯凍，置于爐上，硯凍自消，不勞置火。　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于坐側，以禦寒風呼爲妓圍。　楊國忠，以炭屑用蜜，捏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燃于爐中。李輔國，嚴凝之時，置鳳首木于大廈中，其木高一尺，而雕刻如鸞鳳形，酥煦之

氣，如二三月，故別名日常春木。

進士張無頗，遇袁大嬢，受藥，以煖金合盛之，曰：寒時但出此合，則一室暄熱，不假爐炭矣，金合乃廣利王官中之寶。

宋時東京十二月初八日，都城諸大寺，作浴佛會，并送七寶五味粥，謂之臘八粥。

十月十五爲下元。　太平興國五年，京城張燈，如上元之夕。　魏晉冬至日，受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于歲旦。　冬至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玄明天。　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　日月五星，冬至起牽牛，日月若懸璧。

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　天子大蠟八，伊耆氏始爲蠟，蠟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夏曰喜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蠟，總謂之臘。　陰子方者，當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故後人以臘日祀竈。　景龍三年，帝于苑中，召近臣賜臘，加口脂面脂，盛以碧鏤牙筒。　臘日賜銀令子駐顔膏。　歲除，家家具肴蔌，謂宿歲之儲，以迎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　隋主，每至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車，沉水香恨，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餘石。

律　律率也，聲之管也，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于是鑄金作鍾，以王十二月之聲，放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　五聲之本，生于黄鍾之律，九寸爲宫，或損或益，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吕，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黄鍾，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　吕以族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吕，三曰應鍾，四曰大吕，五曰夾鍾，六曰中吕，有三統之義焉。　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　吕生子。　天地之道也。　異類爲子母。　黄鍾生林鍾也。　同類爲夫婦。　黄鍾以大吕爲妻也，林鍾生太族。　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　甲巳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宫，辰謂子爲黄鍾，丑爲大吕，寅爲太族，卯爲夾鍾，辰爲姑洗，巳爲申吕，午爲蕤賓，未爲林鍾，申爲夷則，酉爲南吕，戌爲無射，亥爲應鍾，金門山竹爲管，河内葭莩爲灰，以著室中，隨十二辰理也，上與地平，以竹莩灰實律中。以羅穀覆律吕，氣至吹灰動穀。　黄帝吹律定姓，《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扇二十四。　埋地中。　以測二十四氣。　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與管灰相應。　管律之數，起于九，以九相乘，八十一以爲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黄鍾爲宫，太族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吕爲羽，還相爲宫，以生其氣焉。

曆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以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　落下閎，明曉天文，隱于落下，于地中轉渾天改《顓頊曆》，作《太初曆》，曰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百有餘年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朱浮言曆不正，宜改。　劉洪善筭，當世無偶，作《七曜術》。　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　隋文帝時，張冑玄。　直太史，參議律曆，時輩多出其下，改定新曆。　李淳風，增損劉悼《皇極曆》，作甲子元曆，名《麟德曆》。　開元中僧一行，精諸家曆法，言《麟德曆》行用既久，晷緯漸差，宰相張説，造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宿度可攷者皆令。

歲陽　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窮，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此辨以配日月之名也。　正月得甲則曰畢陬，二月得乙則曰橘如。

五行　天錫禹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　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　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　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　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協之五行則角爲木，商爲金，徵爲火，羽爲消，宫爲土。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一《天部一》　燕、齊之地，無日不風。　塵埃漲天，不

辨咫尺。江南人初至者，甚以爲苦，土人殊不屑意也。楚、蜀之地，則十日九雨。江干嶺側，行甚艱難。其風日晴朗者，一歲中不能三十日也。豈天地之氣，固有所偏耶？

江南每歲三四月，苦霪雨不止，百物黴腐，俗謂之梅雨，蓋當梅子青黃時也。自徐、淮而北，則春夏常旱，至六七月之交，愁霖不止，物始黴焉，俗亦謂之梅雨，蓋黴與梅同音也。又江南多霹靂，北方差少。

又 俗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雨。然雨非獨百里，有咫尺之地，晴雨迥別者。余一日與徐興公集法海寺，至暮而別。余西行數十步，即遇大雨如注，衣巾淋漓。興公東行，點滴而已。陳後山云：中秋，陰晴天下如一。此語未試，然亦恐不盡然也。

又 閩中無雪，然間十餘年，亦一有之，則稚子里兒。奔走狂喜，以爲未始見也。余憶萬曆乙酉二月初旬，天氣陡寒，家中集諸弟妹、搆火炙螾房嗽之，俄而雪花零落如絮，逾數刻，地下深幾六七寸，童兒爭聚爲烏獸，置盆中戲樂。故老云：數十年未之見也。至嶺南則絶無矣。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二年冬，大雪踰嶺，被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倉皇噬吠，狂走累日。此言當不誣也。

《山海經》曰：由首山、小威山、空桑山，皆冬夏有雪。今蜀峨眉山，夏有積雪，其中有雪蛆云。

《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

峨眉雖六月盛寒，未必有雪，惟至絶頂，望正西一片白茫茫然，不知其幾千里。土人云：此西域雪山也。有一年酷暑，西望不見白者，而巴江之水漲逾百倍，云是雪山水消耳。【略】

閩中亦有颶風，但一歲不一二發，發輒拔樹，掀瓦而止耳。惟嶺南瓊、崖之間，颶風三五年始一發，發則村落、屋瓦、林木，數百里如洗，舟楫漂蕩，盡成齏粉，其將至數日前，土人皆知而預避之，巨室皆以鐵楞木爲柱，銅鐵爲瓦，防其患也。此亦可謂之小業風矣。

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二《天部二》 天部二 徐幹《中論》曰：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生物者，春也。吐華者，夏也。布葉者，秋也。收成者，冬也。若强爲之，則傷其性矣。

春、夏、秋、冬之序，皆以斗柄所指定之：指東曰春，指南曰夏，指西曰秋，指北曰冬。今曆日某月建某者，即斗柄之所指也。斗居中央，而運四時，故爲君象也。

夏日長，冬日短者。日，夏行天中，出於正東，入於正西，徑天中而過，度數多也。冬行南隅，出於東南隅，入於西南隅，度數少也。日之不行東北西北者，天體欹而不足西北也。

又 二十四番花信風者，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過此則立夏矣。然亦舉其大意耳，其先後之序，固亦不能盡定也。【略】

田家忌迎梅雨。諺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然南方驗，而北方不爾也。

夏至後九九氣候，諺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八九七十二，貍耙一齊出。今京師諺又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篥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户。六九五十四，貧兒争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八九七十二，猫犬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三九四九，圍爐飲酒。五九六九，訪親探友。七九八九，沿河看柳。按此諺起於近代，宋以前未之聞也。其以九數，不知何故，今吴興人言道里遠近，必以九對，而不言十，亦可笑也。

暑宜乾也，而值六月，則土反潤溽。寒宜凍也，而值臘月，則水泉反動。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伏者何也？凡四時之相禪皆相生者也，而獨夏禪於秋，以火尅金，金所畏也，故謂之伏。然歲時伏臘，亦人强爲之名耳，豈金氣至是而真伏耶？《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蟲，則是西戎之俗所名，三代無之也，乃相承至今用之，何耶？然漢制至伏閉盡日，故東方朔謂伏日當蚤歸，是猶避蟲之意，今不復然，但曆家尚存其名耳。至於人家造作飲食，藥餌之類，動稱三伏，亦不知其解也。

凡物遇秋始熟，而獨麥以四月登，故稱麥秋。然吾閩中早稻皆以六月初熟，至嶺南則五月獲矣。南人不信北方有八月之雪，北方亦不信南方有五月之

稻也。

暑視寒爲不可耐，人言南中炎暑，然暑非有甚也，但多時耳。余在京師數年，每至五六月，其暑甚於南中，然一交秋，即有涼色。閩、廣從五月至八月，凡百餘日，皆暑，而秋初尤烈。但至日昃，必有涼風，非如燕京六月，徹夜煩熱也。

明・朱健《古今治平略》卷二二《曆法篇》 周漢曆法

曆數之起尚矣，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至黄帝創受河圖，始設靈臺，立天神地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吕，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總斯六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於是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曆。而是歲巳酉十一月朔旦，日南至而得實鼎焉。乃迎日推策積餘分以置閏，配甲子而作蔀，於是時惠而辰從，洎於少昊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實爲曆正。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之月爲曆元，是歲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鷄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惠，鳥獸萬物莫不惠和，是爲曆宗，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厥職，而閏餘乘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曆雖定數象爲不定之法，而必本於敬順析，因夷與，仁民之政，孳希琁氂，受物之政，無非順天者，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故其時日星爲紀，月以爲量，發斂得度熒調無方，天工用亮而庶績咸熙，年耆受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而璿機玉衡以齊七政，特爲首務，由是觀之。誠王者之所重也，嗣是夏正以正月，殷正以正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咸正曆紀，以應天道，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莫不受軌而敘事焉。周德既衰，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侯，或在夷狄，其機祥廢而莫統。於時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故春秋襄公一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以爲在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螢蟲之不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故子貢欲去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誠謹之也。且夫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經》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朔之月。所謂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此聖王之重閏，以閏所以正時而作事厚生者也，今閏不告朔棄時正矣。奚以爲民，故舉之者，傷治曆之法失也。厥後戰國並爭，在於强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斯念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述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至於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自爲獲水德之瑞，正以寸片色尚墨，豈不益謬哉。漢興曆凡王改初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頊曆》。然正朔服色，未能覩其真。而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元年，漢興百有二載，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上與倪寬等議曰。推傳序文，則今夏之時也，其以七年爲元年，於是詔卿、遂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乃以前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得本初星度，姓等奏不能爲筭，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曆》。乃選鄧平等及與民間治曆二十餘人，唐都、洛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黄鍾紀元氣之謂律。律者，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筭，如閎、平法，先籍半日，名陽曆。先朔月生，不籍名陰曆，朔而後月生。而以陽曆朝諸侯王羣臣便，議上。上使校曆官淳于陵渠覆校，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曆，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實始行夏時也。其後元鳳三年，太史丞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請與麻光等雜候於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十一家。盡六年，壽王課最疎，《太初曆》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萬治《太初曆》亦第一。壽王竟下吏，故曆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曆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渺，作《三統曆》。以説《春秋》，推法要密。其書曰：夫易《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

物以成。是以禮舉其中，樂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而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典曆始曰元。《傳》曰：元者，善之長也。三統之元氣，施育萬物，天地之大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原，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之所受以生者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終而復始，太極者中央元氣也。爲黃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爲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由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月必書王，《易》三極之統也。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効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以《易》窮則變之，數爲閉法，以參天九，兩地十，爲會數。以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爲朔、望之會，是爲會月。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得冬至，是爲章月。以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爲元歲。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斗端之綱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三統合於一元，而三代各據一統，三統常合，而迭爲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統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地統受之於丑初，人統受之於寅初。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與三統相錯。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而皇極建三德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也，水合於辰星，火令於營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填星。故曆三辰五星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八變而成卦，四營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引而伸之，五星會終，觸數而長之，歲與日月會，三會而與三統會，三統而復於太極，上元得一陽一陰，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至後漢，《太初曆》施行百餘年，而曆稍後天朔乃或在月晦，永平中詔曆官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舊曆楊岑課弦望，而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頗行。至元和，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以九道法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爲元，其後亶誦邊詔馮光等，言曆元互異，而議郎虞恭等，以爲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而後曆可從立也。四分曆中紀之元與天相應，不可復尚，宜如故便，而蔡邕亦以爲《太初曆》行百八十九歲，而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行度密於太初，是新元效於今日也。不宜改，於是四分行如故，然至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月先曆食者十六事，於是差矣，會稽尉劉洪悟以爲四分疏濶者，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於古，引於下則應於今。其爲之也，依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爲乾象，曆又創制日行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日，行黃道，於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於前法，轉爲精密。嗣是改曆者皆斟酌乾象洪術，遂爲後代推步之表，此漢曆之凡五改也。要而論之，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二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謂日行。北陸謂之東，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絲於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璇衡追日，以察發驗，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日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速遲順逆，晨夕生

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僻潛伏，而不以其情著，然後陰陽有分，寒暑有飾，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致思哉。

三國六朝曆法

三國時，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初韓翊以《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一千二百五爲斗分。其後陳羣等言，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分，所錯無幾。楊偉因改造《景初曆》，蓋二曆皆寫子模母，終不過洪之術也。晉初因景初改名《泰始曆》。杜預又著《春秋長曆》及論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曆》，以修《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唯得一食。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十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大抵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食者，有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恒數，故曆無有不先後也。始失於毫末，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易》所謂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今學者不循《經傳》日月、日食，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各據其學，以推春秋，何異於度已之迹，而欲削他人足哉？咸平中，李修、卜顯，依預論爲術，名《乾度曆》，表上之，時尚書史官，以《乾度》與《太始》參較，《乾度》殊勝。渡江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楊偉曆。穆帝永初中，王朔之又造通曆以甲子爲上元，其後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悟以爲古曆斗分强，不可施於今。《乾象》半分細，不可進於古，《景初》近之而日之所在，猶差四度，蓋日所在之度難知，漢世惟驗諸昏明中星，爲法已闊，於是即月食度分，以其衝知日度所在躔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用泰始，而餘曆不果施行。宋武帝初改泰始爲《永初曆》行之，至元嘉中，前曆令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何承天悟，以爲朔望弦贏縮不辨知也？於是即朔弦望皆承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舊曆在斗十七度，今測景所驗，乃當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多循用焉。然當其時祖冲之世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爲甲子元曆未上，而河西王牧犍亦遣使獻趙歐所撰《甲寅元曆》，亦未施用。梁天監中，冲之子暅疏言：先臣在晉。仰觀十二代曆，曆元不同，斗分、疏密隨異，當代用之，各執一法，而不能相通。譬之家異權度，即輕重不得不隨異也。夫斗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此，而一陽滋始萬物萌芽，此律曆之所起也，故命曰星紀，甄曜度及魯曆，南方有很狐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以周天二十八宿，惟斗井二宿爲度最多，故《月令》昏旦中，濁即狐建星，以爲的而斗分難詳。今以《元嘉曆測》冬至斗分，日月所在，覺差三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日，諸五星伏見尤舛，詔太史以暅所上曆，與舊曆對課，疎密冲之曆，皆密由是施行，又名大明曆焉。至大同十年，又詔太史虞民造大同新曆未及，用而遭侯景之亂，陳氏亦用祖冲之曆，蓋南朝之曆，曰永初，曰元嘉，曰甲寅、元曰甲子，元曰大同新曆。然甲寅元與大同不用，永初又復因晉四朝所用，惟元嘉甲子元一曆而已。北魏入中原，但得《景初曆》，世祖克渠渠，得趙歐《玄始曆》，時人以爲密，行之。大武時，崔浩爲五寅元曆未及施行，浩誅遂寢，久之世宗以亥始漫疎，命更造新曆。大頻小，食必在朔，證據甚明，每云何承天亦用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其法亦莫考也。及東魏興和元年，以《正光曆》漸差，命李業興更修，號《興光曆》，齊文宣受禪，宋景業援圖讖，作天造曆，逆以爲文宣受命之符，文宣悅而施行，後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上甲寅《元曆》，時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同知曆，並更創新法，又有趙道嚴準晷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其年諸曆家豫刻日食疏密，六月戊申朔，大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張孟嘉言食於申，鄭元偉、董峻言食於辰，宋景業言食於巳，至日食乃於卯辰之間，其言皆不能中，爭論未定，遂屬國亡。西魏入關，尚行《正光曆》，至周明帝武定元年，始造《周曆》，於是即月食度分，以其術然周、齊並時，而曆差一日，頗覩其謬，故正光廢而天和作矣。《天和曆》上於甄鸞，其後大象年間太史馬顯等，上《景寅元曆》，施行之。隋高祖輔周欲以符命曜天下，道士張賓知其意，自言曆星有代謝之證，乃更造《新曆》，名己巳元曆，其法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行於開皇之四年，賓曆既行，劉孝孫、劉焯張胄玄，並稱其失，議論鋒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令衆問日食事，胄玄所剋，前後裏時起分數，合於是令參定新術，而劉焯聞胄玄進用，又增損孝孫曆法名，《七曜

新術》奏之，與胄玄之法，頗乖爽，胄玄害之。焯遂罷，而胄玄曆施行焉。開皇二十年，帝命皇太子召集曆筭之士，焯復增修其書，名《皇極曆》，太子嘉之，未獲考驗，以官不稱意，稱疾歸。仁壽四年，焯言胄玄之曆，實竊焯曆前本，因斜駁其失，凡五百三十六條，胄玄復難以爲既定朔，不應復府歲月平率，若值三小，猶減三五爲十四，值三大，猶增三五爲十六，皆非三五之正。互難不決。焯又罷歸。大業四年，大史奏日食無效，召焯欲行其曆，會焯卒，事竟寢廢，蓋北朝之曆曰五寅，元曰玄，始曰正，光曰靈，憲此元魏之曆也。曰興，光曰天，保曰甲，寅元此東魏高齊之曆也。曰天和；曰景寅，元曰己，巳元曰皇極，此後周隋氏之曆也。言曆者不一，行之數十年輒復差，故南曆則以何承天爲宗，而北曆則依趙歐、祖冲之以爲據，是何故哉？天之高也，日月星辰之遠也，寒燠雨暘氣數之不齊。章蔀紀元，餘分之所積，以十百年計之，猶可運之掌，及其久也。有非智巧之所能計者，此曆久則必差，勢之所必至也。治曆明時之士，因其差之未遠，革而正之，無難也。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加詆毀，則非矣。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纏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則曆法從而變也。夫黃帝始調曆，顓帝爲曆宗，至漢則不能無疎審，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爲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爲推步之師表，而韓翊、楊偉咸遵其法，而不及其深妙，翊又復據其術，而背其言何也？不特此耳，齊宣悅宋景業讖緯之故，而改行《天保曆》，隋高祖喜張賓陳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曆》，是上之人所以改曆者，悅諛佞耳，初不爲敬天授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輒爲劉暉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爲張胄玄所容，是下之人所以造曆者，冒寵利耳，初不揆其法之是非也。摻是心以往，其奚以議曆爲哉，是以知天道遠，曆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曰日食不效，更考日度可也。其曰斗分有差，更定密率可也。其曰五星疏遠，更驗星躔可也。夫何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因其實而易其名，異其所入之門，同其所歸之極，如宋何《承天曆》。齊用之則爲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爲隋曆是也。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爲《七曜曆》，後又更爲《皇極曆》是也。一法而異用，一曆而數名，皆沿襲舊法而增損焉耳，曷足貴哉。

《圖書編》曰：曆不可以執一論也，曰象、曰氣曰數，均之不可缺也。嘗讀《堯典》，知古今之曆法定於斯焉。而善曆者，宜取法於斯焉。可也，何也，所謂象者，日月星辰之軌度是也。所謂氣者，春夏秋冬之寒暑是也。所謂數者，時刻分秒之有定筭是也。夫象本有迹之可據，氣則有序而可推，二者皆動物也。因其象與氣之運動，推遷而爲之數，以筭其分至啓閉之節候，則歲月日時無易，章蔀紀元不差，而曆無不善者矣。蓋自《堯典》觀之，所謂曆日月星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其星象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氣序之可推者乎。所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定四時成歲，非其數之可積者乎，且其宅嵎夷南交，宅西宅朔方，所以觀星象審氣序者，又必求之東西南北之四隅，而未嘗執一定數以爲曆也。明矣，凡謂曆者，果能占天象，順時序，一晷度之差吾志焉，一星辰之動吾志焉，夕夕而觀之，旦旦而求之，因其已往推其將來，而毫髮無遺筭者，一皆順其象與氣而明之，所謂因天以求令，不執一定之數，以必天之我驗也，夫何後來曆家，其初未始不驗，而久之必差，豈其數不精箸不密哉？由其不順天象之運動，不察氣序之變遷，徒欲執其定數以求之故耳，可見《堯典》乃萬世曆法之祖也。至《舜典》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觀天象察時序者，爲愈密矣，故後世渾天儀，亦祖璿璣之制，而隨時以變通，何也？曆象日月星辰不可變也。執堯時之中星，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於今，并廢其日月曆象星辰之法也，奚可哉。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不可變也。執舜時玉衡所指，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於今，并廢在璿璣玉衡之法也，奚可哉。但後之人非不觀天象，要非象之以治曆也。惟象有不令，則委罪於歲之不精者有之，而不能順乎天之象也，非不在璿璣，要非察之以授時也。惟察之有不合，則委罪於制之不巧者有之，而不能順天象以立衡也，此所以歲愈差曆愈不驗也。知欽若敬授之道者，顧如是哉，要之七政之遲速，四時之循環，久而必差者，天道之常也，立差以追其已往之變，因象以改夫見在之差，而隨時變通者，曆法之常也，故曰曆不可執一論也。

唐代曆法五代周附

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凡八改武德初，傅仁均所造曰《戊寅元曆》，行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詔崔善爲祖孝孫等考定之，至高宗時而疏，太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曆》，以獻其法，損益中晷術以考日，爲本爲木渾圖以測黃道，當時以爲密，詔與瞿曇羅所上《經緯曆》參行。至開元中日食復比不效，於是詔僧一行作新曆，曆成而一行卒，詔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爲《大衍曆》，術七篇，晷例一篇，曆議十篇，上之頒於有司，時善曆筭者，瞿曇譔怨不得預，與玄景等言：大

衍獨述天竺《九執曆》，而其法未盡，右司禦南宮説亦非之，詔令日官於靈臺課候大衍十得七八，麟德三四，九執總一二，而是非堅定，肅宗時用山人韓顯言更曆，節增二日爲《至德曆》，而不與天合。寶應元年，臺官郭獻之等更曆，曰五紀，考五星進退偶合，詔頒用。迄建中，又變曰正元，元和又變曰觀象，自是嗣世續緒，必更曆紀。穆宗長慶中又改曰宣明，然皆因大衍舊術於晷漏、交會，稍增損之，以爲名其制法，簡易合望，密近惟宣明庶幾焉，遂以遵用。至昭宗時，數亦浸差少詹事邊岡，與日官更造《崇玄曆》，岡用算巧，能馳聘反覆於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按之術興，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廢矣。雖籌策便易，然皆冥於本原，至其氣朔，發斂盈縮，朓朒定朔，弦望等術，皆大衍之舊餘，雖不同，亦殊途而一致者。蓋自太初至麟德，凡二十有三家矣，而一行所爲曆，其倚數立法皆本易大衍，而立術以應之，蓋以易轉曆，而唐曆莫善於大衍，盡七年較經史所書，氣朔日行宿度可考者，皆合而曆成，其本議曰，易大傳稱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故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故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大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爲五行之生數，自六以往爲五材之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數，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以一六爲爻位之統，五十爲大衍之毋，成數乘生數，其筭六百爲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筭亦六百，爲地中之積，合之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之用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爲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則復得二中之合也。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此大衍所以爲天地之樞，如環無端而爲律曆之大紀也。夫易象微於三四，而章於七八，卦有二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蓍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之間，由闢合之交，而在章微之積，則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爲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爲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爲二微之積四十，兼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有四，是謂刻法，而齊於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於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火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兼三十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有九之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於八人在天地中。閱盈虛之變，則閏餘之扐，而氣朔之所虛也。以終合通大衍之母，虧其地十，凡九百四十爲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斗分復初之朔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地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蔀法生。一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於是與封運大終，二百八十五之數令，則參伍二終之合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爲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爲月弦之撿，日之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三，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斂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朓朒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月行曰離，其遲進馴屆，行不中道，進退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爲速，不及中則爲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晷名舛而義令矣。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息。遊交曰交會，交而周曰交終。交終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曆，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爲進退，則水漏之所從也。其《中氣議》，以爲曆氣始於冬至，無所取之，取於晷景也。二分爲東西之中，二至爲南北之極。而晷景進退有至，不至者乃日行盈縮，使然不可强而叶也。蓋曆術在於常數，而不在於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今曲就其變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變行也，必不合矣。其《合朔議》，言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食也。《春秋》所書日食，參《左

傳》所記注，其下繫以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告不一，則其曆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令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日若二日，則原於定朔以得之。列國曆殊，則稽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曆其日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甚謬也。新歷本《春秋》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而損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爲經，若權衡相持，而千五百年之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各當其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謫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遜之中，則雖聖人然且不質，非籌歷之所能及矣。其十二卦議，本《孟氏章句》，孟氏者，易師孟喜也。其法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乃復初。坎、震、離、兌，於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而凝凋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於內，羣陰化而從之，極於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於八月，而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於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其《日度議》言：古曆日有常度，周天爲歲終，故繫星度於節氣。其誅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然而未盡合也。大都古歷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撰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縮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而審行焉。固其理也，《春秋》起蟄而郊，龍見而雩，以歲差推之，《周曆》立夏日在嘴觜二度。昏角一度中，則龍見。當在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已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月，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而雩，則龍角過中不時矣。故唐體當以建巳初農祥始見而雩。傳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冲之以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爲得時也。據《麟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大雪後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靜復，而以之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大興土功。其日蝕議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干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集言輯也。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於位，以常其明，陰含章示冲，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壓君，陽爲之食矣。且十月之交，於曆當蝕，而詩人悼之。何也？以爲古太平之世，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其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而不食。或在陽曆，陽盈陰微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休明之所由生也。故近古太儒劉歆、賈逵之倫，詎不知四序，分同道，至相過，則交而有食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也。黃初已來，治曆者始以密，率而課夫日食之疎密，是專於曆紀者也。使日食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之疎密，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亦何以占政教之休咎哉。故必稽古史虧食淺深，加時朓朒，數協者反覆求之，由曆數之中以參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以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令於曆，失行則合於占占。與地皆變，則宇宙雖廣，可一術以齊之矣。其誅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政。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所以示吉凶之象也。而又時有變行，改其常度與，人事相爲俯仰而神理從效焉。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騭於下民，而警悟乎世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則皆謂之歷舛。雖七曜循軌，或猶以謂天災。是以數象相蒙，而兩喪其實也。故較推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復相求。以初爲常，而以其獨異於常者爲占，舊法以二星相近爲失行，三星以上爲失甚。天竺曆以爲五曜之精，皆有所好惡。遇所好之星則趣之，遇所惡之星則捨之，捨之行遲。凡皆以精氣相感，故五星各立歲差，以究五精之運，而周二十八舍之變，其推法審要如此。五代初，用唐《崇玄曆》，而晉高祖時，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

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爲上元，用正月雨水爲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薦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爲上元，以雨水爲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續乃用以爲法，遂施於朝廷，賜號調元曆。行之五年，輒差而復用崇玄。周廣順中，博士王處訥，私撰《明玄曆》於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世宗即位，始留意於稽古，修舉廢墜之事，詔更造曆，而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曆，於是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著爲書四篇上之。世宗詔須用曰《欽天曆》，而朴曆自成一家言，其法總日躔差度，爲盈縮二曆。分月離遲疾爲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序之漸，以審朓朒，而朔望正。校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使日躔有常度，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月行如循環，而二曜協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測岳臺之中晷，辨二至之日夜，以刻躔離而晷漏精。推星行之順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出不能廢也。合而觀之，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曆》善，在五代則欽《天曆》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爲日法，《四分》則用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衍》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爲斗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衍》以七百七十九爲虛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增損又如此之異何耶？《太初》諸曆則日爲一法，度爲一法，至《大衍》又合日度爲一法。《太初》諸曆則餘分置於斗分，至《大衍》則餘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蓋以《大衍》起數者，自伏羲始，以《大衍》名曆者，自一行始，大衍者，演天地之數也。曆多以律起，而《大衍》獨以《易》起。其勾稽微渺，分積毫釐，有得于伏羲之遺畫，固非拘於數者。蓋積黍之法可行，而黍之大小則不可積。斷竹之制可倣，而孔之厚薄則不可均。按尺之說可驗，而尺之長短則不可證。又孰若以無形而御有形，以不物而制有物哉。此《大衍》起於《易》，所以爲精密歟，不然唐自《太初》至《麟德》，凡二十三家，何以獨稱美於《大衍》乎？然而《大衍》起筭，亦不專於《易》也。歲星得於虞喜，日食衝得於姜岌，定朔得於傅仁均，九道得於張子信，而演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又得於堯之甲子，此尤足以見其博通而不溺於術數也。善乎歐陽公之言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形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後多疏而不合，固其理哉。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故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自黃帝至魯凡七家，共用於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則弊變通以久，固有所待乎，且太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熹平而又差矣。唐高祖始用戊寅，至高宗之麟德則又變，逮明皇用《大衍曆》，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久傳也，未幾而復差，則爲五紀，爲正元，爲觀象，爲崇元，又何其紛紛耶。嘗因是而觀諸易矣，《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曆言者，蓋事之在天下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修者亦莫如曆。故善言曆者，當因天以求合，不爲合以驗天，不善言曆者，爲合以驗而已矣。善言曆者有三說，一曰氣，二曰象，三曰數。不善言曆者，數而已矣。蓋數可以類推，而氣與象運行而不息，奈何，預爲合以驗天，而執其一定以驗二者之常動，此漢唐以來治曆者無慮數十家，而皆始密而終疏者，豈非以此歟，雖然太初之曆，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篇。而終漢之曆號爲最詳，開元之曆本乎大衍，以四十九分爲筭，而終唐之世號爲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爲數則同乎。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而爲數則均乎。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爲紀，四百四十五爲斗分。韓翊造《黃初曆》，以四千四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漢之曆或八十一爲法，魯之曆或以九十爲筭，是非倚數之多門，而爲數則一乎。至若《太初曆》爲張壽王所詆，清臺課疎密，是非乃定。《大衍曆》爲瞿曇撰，南宮說所非，靈臺校薄，當否始決。《東漢曆》元爲馮逸、馮光所駁，熹平校議，得失遂分，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太初曆》是非既定，而朱浮以爲後天，四分儀式既備，而劉洪以爲與天疏闊，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爲疎。一行獨指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極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曆行既久而遞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較，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一，傅仁均遞遞相非，無窮已危，要之兩漢之曆，《太初歷》象其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大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非自有定論矣。

宋初承用《欽天曆》。建隆二年，以欽天時刻差謬，命有司重加研覈，而王處訥上新曆，號《應天曆》，此其曆法之始也。太平興國中，以應天置閏有差，詔吳昭素，徐皋董昭等各造新曆，而昭素法頗精密，賜號乾元，其後朔望復差。咸平四年，史序王熙元獻新曆，更名《儀天》，時趙昭逸請覆之，而不從，閱二歲果差，昭逸言其營惑度數稍謬，復推驗之，果如其說，久之星躔復失度。天聖中，司天監上新曆，賜名《崇天》。英宗初，有司言崇天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又以日食不效，詔周琮等各造新曆，以范鎮詳定，惟琮曆最密，乃用之，號《明天曆》，初石道言琮曆不可用，至熙寧中月食東方，與曆不叶，詔曆官雜候，時有言衛朴通曆法，召朴至，朴言其失在置元不當，詔其改造，朴因以已學爲之，視《明天曆》數減二刻，曆成行之，號《奉天曆》。九年奏天以日食不當，詔集曆家考驗，有司言失於後天，遂改作。元祐六年曆成，詔以觀天爲名，崇寧姚虞輔改曰占天，未幾蔡京，令虞輔改用帝受命之年，即位之日造曆，元用庚辰，日起己卯，曆成名以紀元，蓋朱自勝國迄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渡建炎三年，更造《統元曆》，元用甲子，日起甲子。蓋自古造曆多起，朔旦甲子夜半冬至，徵京用受命年月日之失也，然統元曆頒行雖久，有司不善用，暗用紀元法推算，而以統元爲名孝宗初，日食不驗，於是改造《乾道曆》，已又改爲《淳熙曆》。時孝宗務知曆法疎密，朝廷益重曆事。十二年，楊忠輔言《淳熙曆》簡陋，於天道不合，久之趙渙亦言《淳熙》法皆後天一辰，紹熙元年，頒新曆，名曰《會元》，至慶元四年，會元占候復差，日官草澤，互有異同，忠輔更之，名曰《統天》，然自淳熙以來，三曆皆出自劉孝榮一人之手，統天頒用之初，即已測日食不驗，因仍至開禧時，置問遂差一月，乃詔集草澤精算，造者嘗獻曆與造《統天曆》者皆延之，而開禧新曆議論始定。瓊韓侂胄當國，或謂非所急，無復敢言曆差者，而開禧曆附統天並行於世。淳祐四年韓祥更造新曆，賜名《會天》。咸淳六年以冬至至後爲閏不協，因更曆。七年頒行即《成天曆》也。蓋自南渡之初，迄德佑丙子，又百五十年，而曆復八改，嗟夫，使其立法吻合天道。則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奚必數數更法，以求牽合玄象哉，蓋必有任其責者矣。雖曰天步惟艱，古今通患，天運日行，左右既分，不能無忒。謂七十九年差一度，雖視古差密，亦近得其概耳。又況黃，赤道度有斜正，闊狹之殊，日月有盈縮朏朒、表裏之異。測北極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稱是。古今測驗，止於岳臺，而岳臺豈必天地之中？餘杭則東南，相距二千餘里，而華夏幅員東西萬里，則發斂晷刻豈能盡諧？只造曆者追求曆元，迥越曠古，抑不知二帝授時齊政之法，畢殫於是否乎？是亦儒者所當討論之大者，徒諉曰星翁曆生之貴可乎？大抵器久必弊，數久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計曆改憲，是曆之改必三百年之間可也。歷觀前世莫有及者，何其改之數也。漢之曆五變，而太初爲密，不百餘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餘分之不去，乃四分減之而非乾象增之，而亦非何也？猶有可言者，《太初》之造，馬遷實職之令以其曆，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自矛盾耶。唐曆十三變，而《大衍》最密不半《太初》之年，而差夬人皆歸咎於日法之不分，乃繼《大衍》者，惟擬圖寫分而不能易，又何也？抑有可言者，《大衍》之法後不能易，而王朴則斬然自立一家，雖失於徑急，而不緩亦難矣。其源流誰自，且曆之起，起於斗度，而疏密多寡，悉皆不齊。冬至之日曆之所生也，或以爲在斗，或以爲在牽牛，或以爲在女宿，何耶？曆之差，差於日食，而晉唐之間，凡日之有食若聚訟然，訖無中者，則晦朔之間，朓朒之微，孰從而正哉。宋之曆凡十餘變，而猶復以差聞，然則曆何時可定乎。要之天地之機，其妙而不可測者，在於眇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盈縮，亦有時而不可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焉。積之歲月，則曆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之無差，常因其差而正之，而曆家者，流往往各持其誰以相矛盾，至其議者，又從而以私意輕重之，此曆之所以數改，而無一定之說，良有由矣。先儒程氏有言：曆數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之作曆，言數百年當差一日，何承天差之遂立歲差法，而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歲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其言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等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嗚呼斯言固深，於曆者矣。元承用金曆，歲久寖疏，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懋、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曆家知曆數不知曆理，願得通天道，知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歷宜精，於是命衡領太史院，而是時守敬於曆象特精，諸歷事受成焉。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大衍》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彊宇比唐尤廣袤，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與大都天規環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偏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覈，宜可精。於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

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展既位，無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營，以圓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薪立運儀理導。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皆然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爲測驗，其致一也。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闚幾，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諸皆創以意爲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圓，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參驗當是時，監侯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坐正儀，令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察躔離近取晷景，微入刻抄，遠周寰海偏參，曆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守敬具疏言。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甲子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千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及魏黃初間始以日食課其疎密，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統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景驗氣。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之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之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張胄玄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術。劉焯造《七曜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及立推黃道月道。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部章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軌漏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七十二年，邊岡《崇玄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又六十三年，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又九十八年，周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今始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道交周。詔賜名曰《授時曆》，頒行天下。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無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營，以圓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薪皆比次篇類，整齊分秒。爲成書，皆視古加密而去諸曆法積筭，年月傅會之誤，則固順天道之自然而合也。其言曰，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一無所强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爲上元，爲曆本。所謂千歲之日，至者也。日至合而後曆可從定，諸曆因之以爲經制遠大衰序之法，轉相祖述，而世代遼邈，積數動踰億萬，後人厭其布筭繁多，乃剪截其數，增益日法以傅會之，因用改憲，而非久輒差，此歷代積年日法所爲互異也。夫七政運行，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要密，使宵旦之間，象數行度，毫忽微秒，一不可得遁，則近可驗遠，約可觀博，又何必舍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闊之術哉。今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法一本諸天行，秒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爲率，比之他曆積年日法推演附會，爲合以驗天者，庶幾得其自然，蓋自漢劉歆作《三統曆》，以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一十有一爲積年，以黃鍾八十一爲日法，行之一百八十餘年，而後天七十八刻，其法不行，迨及魏晉以迄唐宋，作者無慮數十家，皆有積年日法，而行之愈不能久，有百年而改者矣，有三四十年而改者矣，有一二年而即改者矣，是何也？天有不齊之運，而曆拘一定之法，不知順天以求合故也。元許衡、郭守敬之造《授時曆》也。一以考測爲主，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以至元辛巳歲前冬至日時分秒爲氣應，以冬至距朔之日爲閏應，而歷代所積年之法俱廢矣。以日爲百分，分爲百秒，而歷代所謂日法俱廢矣。今以其法推之以炭，寔如氣應，即來歲之冬至也。以歲寔加閏應，滿朔寔去之，即來歲之閏餘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何其密而備也，簡而明也。所謂順天以求人，而不爲合，以驗天者也，夫曆法之所以易於差忒者，以宿度之未真，以天運之不齊耳，何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四分之一，言其常數也，殊不知天運常有餘，而歲運常不足，二差甚微，人初不覺，晉虞喜以爲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進之而又不及。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折之近似矣。然天有自然之運，而以己意斷之可乎？故郭守敬始測景驗氣，減周歲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强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定爲歲差。夫古未有閏也，至堯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齊矣。古未

有歲差也，至虞喜諸人而後有歲差，歲差立，則七政之躔度明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天運之可驗者，莫顯於日月之交食而交，食之不爽，又係乎朔望之有定耳，何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殊不知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縮，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坐此也。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唐李淳風作甲子元辰始立定朔之法，淳風又以晦月頻見，乃以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謂之進朔，進之誠是也。然日躔有自然之度，而以己意附之可乎？故虛刻嘗曰：朔在會同，苟繆次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郭守敬祖用其說，一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朔，夫定朔立則交會之時，日不紊矣。交會准則天運之先後可驗矣。二者相因而不可失一者也，史謂其推驗之精，自古及今，無出其右。良不誣哉。

國朝曆法

明典　高皇帝首嚴欽若曆象之典，吳元年聞括蒼劉基名，聘至都禮遇之，以爲太史令，基于是率其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立欽天監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冬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上之凡曆註一上御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靈臺郎辯日月星辰之纏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辯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丞。上與群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等，以蔡書傳左旋之說對，上怒曰：是儒家說，渠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爲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即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十七年製觀星盤修。《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書成，賜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俾讀焉，是歲，博士元統言，臣聞一代之興必在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遠數盈，天數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奧難未易知，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算，以宣昭一代之制，書奏。報可。擢統爲監丞，道亨爲監正。十八年，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鷄鳴山，其《回回曆》觀星臺，因雨花臺之舊棲焉，令隔遠，毋交通。二十年選疇人年壯解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而監副李德芳言：《授時曆》，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日，即永久不可易也。今監統正所造曆，改不用消長之法，非是，統疏爭以爲推步於舊法無爽，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爲曆元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算如初，三十年革回回監正。　正統中造《己巳曆》頒行之而疎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典四百年，更三造曆。唐三百餘年，更七造曆。宋三百年，更七造曆。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曆，理數精極，古今曆無過之者，乃天生桀出之智，豫國家曆數無疆之用也。正德中，禮部主事鄭善夫，以歲中月食者三奉，命往觀象臺督監官驗候，以爲新舊法互有失得，願徵海內究心天文之學，及能爲算者使得盡心，更元定曆之事，其說主算，極於秒微以至於半秒分之所積無差，而後精。　嘉靖初，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曆明時，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每朔弦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夫曆數之典，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衆思，人無遺智，法無遺巧，期於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曆所以差，繇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於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十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算迕，恭惟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於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正曆，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伏揆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太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爲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律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爲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已。伏望許臣暫住朝參，督同中官正周濂及揀選疇人子弟諳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繞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候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測，差次錄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

曆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三者無一，蚤夜皇皇，罔知所措。伏乞勅禮部延訪有能知曆理如楊雄，精曆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僧之制。萬曆初，鄭世子載堉疏請改曆，曰：高皇帝革命之時，元曆未久，氣朔未差，故仍舊貫，不必改作，但討論潤色而已。今則積年既久，氣朔漸差，似應修治。《後漢志》所謂三百年斗曆改憲者，宜在此時。仰惟列聖御極以來，未嘗以曆爲年號，至我皇上，始以萬曆爲元。而九年辛巳歲，距至元辛巳正三百年，適當斗曆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而曆元應在是矣。繼述之盛舉，寧不有待於今日乎？前代人君，或有新曆告成，則改年號，以曆爲名以慶之，以爲福壽之徵，然此不過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聖上預以萬曆爲元，此乃先天而天弗違，固宜有曆以應之，爲聖壽萬歲之嘉徵，臣俟之久而未見焉。此愚臣日夜之所惓惓也，於是採衆説之所長，輯爲一書，名曰《律曆融通》，其學大旨出於許衡，而與衡曆不同。《後漢志》曰：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效則和，否則占。《晉志》曰：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夫黃鍾乃律曆本原，而舊曆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呂爻象爲首，此與舊曆不同，一也。堯時冬至日躔所在宿次，劉宋何承天以歲差及中星考之，應在須女十度左右。唐一行《大衍曆》議曰：劉炫推堯時日在虛危間，則夏至火已過中。虞劇推堯時日在斗牛間，則冬至昴尚未中。蓋堯時日在女虛間，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軌漏使然也。元人曆議亦云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曆》考之，乃在牛宿二度，是與虞劇同。《大統曆》考之，乃在危宿一度，是與劉炫同。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元年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説合，而與舊曆不同，二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授時曆》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大統曆》推之得壬辰，後《左傳》三日。新法推之與《左傳》合。此與舊曆不同，三也。《授時曆》以至元八年爲元，新法則以萬曆九年爲元，其餘各條，不同者多，詳見曆議新法。比諸《授時》庶幾青生于藍，而青于藍者。禮部覆爲曆名，沿襲既久，未敢輕議。至於歲差之法，當爲考正。然於何而正之所以求之者，大約有三：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曰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曰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考以衡管，測以臬表，驗以刻漏，斯亦倘得之矣。夫天體至廣，曆家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日月星辰之行次，又析一度爲百分，一分爲百秒，可謂密矣。然在天一度，應地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其在分秒又可推也。譬之輪轂，外廣而中漸以狹，至於輻輳之處，間不容髮矣。夫渾儀之體，徑僅數尺，外布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不及指許，安所置分秒哉。至於臬表之樹，不過數尺，刻漏之籌，不越數寸。以天之高且廣也，而以徑尺寸之物求之，欲其纖微不爽，不亦難乎？故方其差在分秒之間，無可驗者，至踰一度，乃可以管窺耳。此所以窮古今之智巧，不能盡其變歟？今之談曆者，或得其筭，而無測驗之具，即有具而置非其地，高下迥絶，則亦無准，宜非墨守者之所能自信也。即如世子言，以《大統》、《授時》二曆相較，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時差九刻，在亥子之間，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此可驗之於近也。設移而前，則生明在初二之昏矣。設移而後，則生明在初四之夕矣。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此以曆家雖有成法，猶以測驗爲准。爲今之計，宜令星曆之官再加詳推，以求歲差之故。亟爲更正。嘗聞前禮官鄭繼之有言：欲定歲差，宜定歲法於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於氣朔，盈虛一晝之際，定日月交食於半秒難分之所。斯其言似中曆家肯綮，要在得精思善筭，而又知曆理者，以職其事。誠博求之，不可謂世無其人。而其本又在我皇上秉欽若之誠，以建中和之極，光調玉燭，默運璇璣。正曆數以永《大統》之傳，是在今日，誠千載一時也。二十四年河南僉事邢雲路奏：窺天之器，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差後天九刻餘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半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庚戌。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丙子。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爲細故。且曆法疎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蓋日食入分以下，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固曆家所共知

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宜在陰曆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六秒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或值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蔣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也。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李應策言曰：國朝曆元，聖祖嘗論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撰之，洪武甲子，僅百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退當三度餘，奚俟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值書官失之。今日食後天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應應損一行造《大衍》改從大易策數而後知修曆不可有所拘。《易・大傳》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則之者，非止畫卦敘疇二事而已，至若律曆禮樂莫不皆然，蓋天地萬物無非陰陽，而圖書二者陰陽之妙盡矣。夫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然。而曆者禮之本也，律者樂之宗也。何以言之？夫曆之興也，測景於天，景有消長，因之以考分至。以序四時，而五禮本之，律之始也，候氣於地，氣有深淺，因之以辯清濁，以正五音，而六樂宗之，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故曰：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也。其間不容髮而相錯綜也。以河圖雒書言之，則河圖者禮也。雒書者樂也。《樂記》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其河圖之謂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其雒書之謂歟，故河圖員而左旋，其數則偶，所謂居陽而治陰也。十二辰以之雒書方而右轉，其數則奇，所謂居陰而治陽也，七曜以之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河圖之數五十五。視大衍而有餘。雒書之數四十五，視大衍而不足，合河圖與雒書，共得百數，若陰陽之交覩，牝牡之相銜，均而分之，得大衍之數者二，此天地自然之至理。故律曆倚之而起數語。其經則曆有十二辰，次律有十二官調，語其綿，則唐有七曜，律有七音，河圖曆也。故有三分損益之象，是以黃鍾之管九寸，則雒書而爲律元黃鍾之尺百分，則河圖而爲度，毋從黍之律。橫黍之度，長短分齊，交相契合，斯造化之妙。是知律者，曆之本也。其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故曰：律曆融通，此之謂也。

《圖書編》曰，曆法之難言也，久矣，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惟數可以明其理。是故理因數顯者也，數從理出者也。理數可相依而不可相離者也。治曆以正天時，因時以興民事，而帝王爲治之先務在是矣。何則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凡可推步而知者，亘古今而不變者也，且亦有盈縮朓朒之不齊焉。星辰有遲留，疾伏之不一焉，往來出入於二道之間者，雖竭天下之至巧，而不能盡者也，於天運有常之中，而參之以隨時變通之術。驗之以陰陽寒暑之氣，積之以絲秒毫忽之數。其於數曆也，庶幾乎，自黃帝命羲皇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象，大撓作甲子，而容成總其術曆，所自始也。少昊使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爲曆，正法所由傳也。顓頊命南正仲司天，北正黎司地，而建孟春爲元，是爲曆宗，帝堯使羲仲叔主春夏，和仲叔主秋冬，以閒月定四時，是爲曆紀，舜察璣衡，禹衍疇範，周官設馮相保章，古之帝王所以奉若天道者，其法雖不盡傳，其意固可得

而識矣，然古未有閏也，至堯命羲和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不忒矣。古未見歲差也，至晉虞喜諸人而後立差，差法立則七政之躔度不爽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古今改曆者，無慮數十家。由黃帝訖秦末凡六改，惟史官喪記。疇人子弟分散，春秋因魯曆而識置閏之差，秦曆無定法而置閏常在十月之後，是三代至秦已非黃帝之舊矣，由漢高祖訖漢末，凡五改張倉用《顓帝曆》，司馬遷作《太初曆》，劉歆作《三統曆》，李梵作《四分曆》，劉洪作《乾象曆》，可謂備矣。而惟太初爲善，蓋其說本於鍾律，以黃鍾八十一爲日法，復自前曆上元推之，得閼逢攝提格之歲，爲甲子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晦朔弦望不爽毫髮，當時一十七家之疏遠者悉罷矣，歸魏文帝訖隋末凡十三改歸，唐高訖周末凡十六改曾有《春秋長曆》，杜預之《長慶曆》，何承天之《元嘉新曆》，雀浩之《五寅元曆》，馬重積之《調元曆》，隋劉焯之《皇極曆》，唐高祖有傅仁均曆，高宗有李淳風曆，開元有一行《大衍曆》，代宗有寶應《五紀曆》，徐承嗣有建中《正元曆》，徐昂有元和《宣明曆》，穆宗時有長曆，昭宗時有景福《崇元曆》，周王朴有《欽天曆》，可謂備矣。而惟大衍爲最，蓋其說起於蓍策。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二中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益，漸差天度，擬合修改。太祖是以晦朔正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章部紀元皆合於易。而二十三家之曆，盡廢矣，歸宋其言矣，開創未遑也。正德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員外郎鄭繼之，月官周瀾，請太祖訖宋末凡三改，吳昭素衛朴之乾元《奉元曆》，吳處訥周琮之高皇帝承乾御極，膺曆授圖數歸天悟，聖本心孚，二統相符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譬必協于五驗交食以更曆元矣，武廟未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勸修德以應天，修省以承紀，占天有臺而璿璣之器存，造曆有官而羲和之職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一授時之數也，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啓閉，即少昊之所命也。春夏秋冬，即唐陶之所授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者，博士元統之議，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溢，漸差天度，擬合修改。太祖是臣先後之建，白豈無所見而云然哉，竊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曰立元，二曰測候，三曰察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曆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日，則元曆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大體不可測！知天之度，惟有璣衡一事，夫璣衡即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於交食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數，此其爲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曆之入有三：一曰專門之商，二曰聖經之儒，三曰精算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請攻正朔矣，而不能爲算也。乃鄭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彌精矣。而惟高允能辯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嘗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閎鄧平專門之商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算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行改曆之法，庶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準。

明・張岱《夜航船》卷一《天文部・時令》 節水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慼淩水。伏羲始立八節。

周公始定二十四節，以合二十四氣。

節氣　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春分二月中。清明三月節，穀雨三月中。立夏四月節，小滿四月中。芒種五月節，夏至五月中。小暑六月節，大暑六月中。立秋七月節，處暑七月中。白露八月節，秋分八月中。寒露九月節，霜降九月中。立冬十月節，小雪十月中。大雪十一月節，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節，大寒十二月中。

又　天時長短　每年小滿後，累日而進，積三十日爲夏至，而一陰生，天時漸短。小寒後累日而進，積三十日爲冬至，而一陽生，日晷初長。《周禮》注：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二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五寸。

又　寒歲燠年　東周懦弱，政失之舒，故衰周無寒歲。嬴氏凶殘，政失之急，故暴秦無燠年。

又　春〔立春〕　楚俗立春日，門貼宜春字，唐人立春日作春餅，生菜號春盤。

雨水　前此爲霜爲雪，水氣凝結。立春後，天氣下降，當爲雨水。

清明萬物齊於巽：巽，潔也，齊也。清明取潔齊之義。穀雨，言滋五穀之雨也。

又　夏　小滿　四月中小滿後陰，一日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晝，爲夏至。四月乾之終，謂之滿者，言陰氣自此而生發也。又孟夏萬物生長稍得盈滿，故云小滿。

黴黯一作霉黯。俗云：蚤間芒種晚間黴。又云：夏至落雨主重黴，小暑落雨主三黴。

夏至數九　一九和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飲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帶黃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

三伏　立春、立夏、立冬皆以相生而代。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蓋庚者金也。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秦繆公於是日進辟惡餅。

又　秋　處暑　處，上聲，止也，息也。謂暑氣將於此時止息之也。白露，秋屬金，白金色也。

中秋無月　俗云：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二者皆風景之事，故對舉言之，非連屬語，以卜上元之燈也。今人多誤。

又　冬　冬至數九　一九和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笆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户。六九五十四，笆頭抽嫩刺。七九六十三，破絮擔頭擔。八九七十二，黃狗相陽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

明・張岱《夜航船》卷一《天文部・曆律》　曆紀　少昊使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起，丹鳥氏司閉，顓頊受之，以孟春建寅爲元，始爲曆宗。堯使羲和仲叔主春夏，和仲叔主秋冬，以閏月正四時，始爲曆紀。

清・喻端士《時節氣候抄・序》　讀《農桑通訣》，推木璿璣玉衡，爲之圖說，所謂一年四時、八節、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其推移遷變，如環之循，如輪之轉，詳哉言之，謂務農之家，當家置一本，因攷之羣芳譜諸書，節抄氣候之驗於物者，作而嘆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攷諸物天道遠人道邇，在璣衡。齊七政上聖之事也。下此或能言其義，而不習於器。術者，推測求之，往往昧於道，聖人敬授人時所以稽諸天者，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其言甚簡，其次即驗之，人事曰：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寒暑出入，氣候易知也。又其次即驗諸物曰：鳥獸孳尾，鳥獸希革，鳥獸毛毨，鳥獸氄毛，此則愚夫愚婦皆可考而知也，蓋草野不識陰陽和寒暑，極之爲分至未有不知，元鳥至，鴻雁來之，爲春秋也。不識日躔實沈之，次析木之，次未有不知。麥秋至之，爲夏，水始冰之爲冬也，故後之人推廣授時之意，多考驗於鳥獸、草木、蟲魚之間，著爲《月令》，以爲山澤物產之異，四方氣候不齊，不得之於此，即可考之於彼此七十二候，所以詳驗於物也。至於勞農勸民，勞農休息，與夫處臺榭，民皆入室，則推析因夷隩之意，順時而布政也。或曰莫莢知時，鶴警露，何以不爲徵引曰：聖人之道，中庸而已，莫莢瑞草，如景星卿雲。鶴非燕，雁比不驗之於尋常所有之物，非所以牖民也。

清・喻端士《時節氣候抄・卷首》　月令源流　帝王因時布政之，大略仿於唐堯之命，羲和，故曰月者，天之運令者，君之政王者之政其道，莫大於因天嗣後夏有小正，商有王居明堂，禮周有《時訓》，有《月令》，至秦而有《呂氏春秋》，漢有《淮南時則訓》，唐亦有《唐月令》，遞相祖述。而損益更變之，今惟王居明堂，禮不存而諸書具在取以相質，則小正時訓文字。與此迥異，而《呂氏春秋》與此大同，則此取之《呂氏春秋》無可疑者，《淮南時則訓》取此而稍變之，唐《月令》則取

此而并案以鄭説更其前後，今取吕氏本文。及四書互相參考，以通其説云。

月令緣起　鼠璞《月令》之書，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隩，駿之，於人孳尾希革毛毵氄毛占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事終之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開國以時令爲先務，大概具見七月。

節序初置　物原伏羲初置元日，神農初置，臘節，軒轅初置二社，巫咸初置分陰陽之數，推列三光建分八節。《周髀算經》注：二至者，寒暑之極。二分者，陰陽之和。四立者，生長收藏之始。是爲八節。

正歲年　《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疏一年之内，有二十四氣，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人前月法，中氣無人前月法，中氣市則爲歲，朔氣市則爲年。

月卦陰陽　《農説》：諸陰謂自姤以至剥也。姤五月之卦也，剥九月之卦也。六月爲遯，七月爲否，八月爲觀。姤自乾中來，一陰始生，成位於夏至，至否而塞。塞而觀，觀而剥，十月復全乎坤矣。諸陽謂自復以至夬也，復十一月之卦也。夬三月之卦也。十二月爲臨，正月爲泰，二月爲大壯。復自坤中來。一陽始生，成位於冬至，至泰而開，開而壯，壯而夬，四月復全乎乾矣。

天地相革　《易》：天地革而四時成。漢上朱氏易解乾始於坎，而終於離，坤始於離，而終於坎，乾終而坤革之，地革天也，陽極生陰，乃爲寒坤終而乾革之天革地也，陰極生陽，乃爲暑，天地相革，寒暑相成，是亦水火相息也。

寒暑相推　《易》：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白虎通》：夏至陰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

歲三難音那　蔡邕《月令問答》：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背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也，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太陽過宫　《奇門歌》：立春在子雨水壬，驚蟄在亥乾春分，清明在戌穀雨辛，立夏在酉小滿庚，芒種在申夏至坤，小暑在未大暑丁，立秋在午處暑丙，白露在巳巽秋分，寒露在辰霜降乙，立冬小雪卯甲臨，大雪在寅冬至艮，小寒大寒丑癸尋。

太陽出没　《漏刻經》：正月出乙入庚方，二八出兔入鷄場，三七發甲入辛地，四六生寅入犬藏，五月生艮歸乾上，仲冬出巽入坤方，惟有十與十二月，出辰入申仔細詳。

占雲物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注：視日旁雲氣之色，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黄爲豐。

清・喻端士《時節氣候抄》卷二

春正月

立春　正月節氣，大寒後十五日。斗柄指艮爲立春。《月令》：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謁告也。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其壇位於當方之郊，爲兆位於中繫方壇，祭太皞句芒也。禮七獻舞當代之，樂德布爲令，令以行德和調也，行而適宜，使民各得其所也。《國語》：先時五日，瞽告以協風至，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曰融風。又：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農祥房星也，晨正立春之日，晨正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天廟營室也。《淮南子》：距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楊，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羣生。又：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註：立春之後，四海出雲，揚子陽氣蠢蠢於東，帝由羣雍物差，其容。註：立春節，帝出於東，陽氣用事，羣生雍容，在於地中，差次而出。《史記》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又：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漢書・禮樂志》：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又：羣生堪堪，惟春之祺。注：堪堪，豐厚之貌。嘫，徒覽切醰，上聲。《谷永傳》：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勑勸耕桑，毋奪農時。《後漢・明帝紀》詔曰：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又《章帝紀》勑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禮儀志》：立春之日，

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又，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又《祭祀志》：距冬至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車必有鸞，而春獨鸞路者，鸞鳳類色青也。《郎顗傳》：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道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温柔，遵其行令。《崔駰傳》：强起班春。注：班布春令。《晉書·禮志》：立春之日，皆青幡幘迎春於東郊。又《武帝紀》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隋書·樂志》：帝居在震，龍德司春，開元布澤，含和尚仁。《宋史·禮志》：立春賜春盤，奉内朝者，賜幡勝。《遼史·禮志》：立春婦人刻青，繪爲幟像龍銜之，或爲蟾蜍。書幟曰：宜春。王充《論衡》：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宗懍《荆楚歲時記》：立春之日，悉剪綵爲燕戴之，書宜春二字。武平一《景龍文館記》：正月八日立春，内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鑾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黄鶯未解林間囀，紅藥先從殿裏開。段成式《酉陽雜俎》：北朝人嘗以立春進春書。梁元帝《纂要》：孟春曰上春、初春、開春、發春、獻春、首春。傅休奕詩：嘉慶形三朝，美德揚初春。九章：開春發歲兮。楚辭：獻歲發春兮。陳叔達有《首春》詩，《董仲舒傳》：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謝承《後漢書》鄭宏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歲華紀麗》：詩人之黄鶯出谷，太守之白鹿行春。《夢華録》：立春前一日開封府進春牛入禁中鞭春，開封、祥符兩縣，置春牛於府前，至日絶早，府僚打春。

立春一候　東風解凍　凍結於冬，遇春風而解也，按《月令》，孟冬之月，地始凍與水始冰，異試帖以此命題。作者多誤解爲東風解冰。《管子》曰：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藝稷，此東風解凍真詮也，蓋東風春融，氣和陽動而土脉發也。

立春二候　蟄蟲始振　蟄，藏也，振動也，感，三陽之氣而動也。按：此與驚蟄異驚，是聞雷聲而動，啓户將出，振如夢者，方覺動之先機也。

立春三候　魚陟負冰　上游而近水也，水應作冰。按《月令》：魚上冰，上即陟也，水泉動，故淵魚上升，而遊水面，春冰薄若負在魚之背也。上字義晦負字極有意義。

雨水　正月中氣，立春後十五日斗柄指寅爲雨水，陽氣漸升，雲散爲水，如天雨也。按《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今正月節，先立春次雨水，雨去聲，韻會風雨之雨，上聲，雨下之雨去聲。

雨水一候　獺祭魚　歲始而魚上，則獺取以祭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埤雅》：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取鯉於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食，世謂之祭魚。

雨水二候　候雁北　陽氣達而北也。按《月令》：作鴻雁來，陳澔曰：來自南而北也，雁非中國之鳥。其至也，如客，故曰：來賓。茲其去也，不合曰來，候雁北，候者，《説文》所謂知時鳥也，北者，《夏小正》所謂雁北鄉，是也。

雨水三候　草木萌動　大地交泰，故草木萌生，發動也。《月令》：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註：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按《農書》所引《四民月令》上節去「正月地氣上騰」一句，末改「急菑强土黑壚之田」，句爲「耕者急發」攷王廣春可樂云：冰泮渙以微流，土冒橛而解剛，冒橛義終不明。後讀氾勝之論耕，春候地氣始通，椓橛木長尺二寸，埋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没橛，陳根可拔，其義始明。《焦氏易林》云：陽春草生，萬物風興。

又　春二月

驚蟄　二月節氣，雨水後十五日斗柄指甲爲驚蟄，蟄蟲震驚而出也。《月令》：蟄蟲咸動，啓户始出，疏户穴也。庾信詩：早雷驚蟄户，流雪長河源。《周禮·冬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註：啓蟄，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論衡》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龍星始出，故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宋史》：條風斯應，候歷維新，陽和啓蟄，品物皆春。《焦氏易林》：東風啓户，黔啄翻舞，各樂其類，咸得生處。

又　春分　二月中氣，驚蟄後十五日斗柄指卯爲春分，分者，半也。當春氣九十日之半也，《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節氣，析分也，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老弱分析也，孳音字乳化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月令》：是月也，日夜分，晝夜各五十刻，馬融曰：日夜分，據日出入。

春分一候　元鳥至　元鳥，燕也，春分來，秋分去。《月令》：是月也，元鳥

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爲祠禖祈嗣之候。高禖，先禖之神也，高者，尊之，之稱變媒言禖神之也，古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禋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又謂之郊禖后妃帥九嬪御者，往而侍奉，祭畢酌酒，以飲所御幸有娠者，顯神賜也。韣弓衣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爲祥，韣音讀禖，音梅。

春分二候　雷乃發聲　四陽漸盛，陰陽相薄，爲雷乃者，象氣出之難也，電陽光也，四陽盛，長氣洩而光生也。

春分三候　始電　凡聲屬陽光，亦屬陽。《月令》：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囚災，先三日以節氣言，在春分前三日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也。天子既禮所御於高禖，又奮木鐸以令娠婦誡，以嗣續所關綦重貴賤一也，陰陽值二分，則中，中則當葆其和，二至則極，極則當防其絶，雷電交作，尤陰陽昧雜，故不可不慎。《齊民要術》：春分中，雷乃發聲，先後各五日震別内外，亦奮木鐸，令兆民之意也，鐸達各切音度。《説文》鈴也，玉篇所以宣教令也。《釋名》：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書允征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傳》：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周禮・天官小宰》：徇以木鐸。注：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又，地官封人以金鐸，通鼓。《洪範五行傳》：雷以二月出震，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晉書》：雷以二月出，八月入。《齊書》：天二氣則成虹，蝀音帝。詩之出入，故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五行志》：雷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漢郎顗傳》：雷者，所以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王充《論衡》：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又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又，雷者，太陽之激氣也，正月陽動，故始雷，五月陽盛，故雷迅。秋冬陽衰，故雷潛。段成式《酉陽雜俎》：雷聲，兜率天作歌唄音，閻浮提作海潮音，長阿含經先于佛所，淨修梵行。生忉利天，使彼諸天，增益五福。李嶠《大雲寺碑》：諸天翼戴，上昇于兜率之宮，萬寓慕思下莅于閻浮之俗，法念經若持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兩舌惡口綺語得生兜，率天。《太平廣記》：心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宛委餘編》佛稱中國爲閻浮提。唄，音敗。《集韻》西域謂頌曰唄。法苑西方之有唄，猶東國之有讚。讚者，從文以結章。唄者，短偈以流頌。慎子：陽與陰夾持，則磨軋有光而爲電。葛洪《西京雜記》：太平之世，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略】

春三月

清明　三月節氣，春分後十五日斗柄指乙爲清明。萬物至此，皆潔齊而明白也。《漢書・律曆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曰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曰穀雨，于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淮南子》：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舊唐書・劉晏傳》：清明桃花已（以）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齊民要術》：三月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塗隙穴，蠶之性喜靜而惡喧，故宜靜室。喜暖而惡濕，故宜版室，室靜可以避人聲之喧鬧，室密可以避南風之。【略】

又　清明三候　虹始見　虹日與雨交，天地之淫氣。蓋雨者，陰陽之和，而日復以陽奸之，故謂之淫氣也，日與雨交倏，然成雨。雌者，長丈謂之霓，反能致雨。故曰大旱之望雲霓。又，莫虹則旱，若日出即虹則雨隨至。故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蓋陰陽之交，隨其所勝而雨，不雨，分也。《説文》：蝀螮也。《淮南子・説山訓》：天二氣則成虹，蝀音帝。詩作《蝃蝀》音東，又音凍。《爾雅》：蝃蝀謂之雩，俗名美人虹蜺，爲挈貳雌虹也，挈貳別名也，挈音結蜺，本作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从雨兒聲，玉篇雲色似龍也。《埤雅》：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雌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運斗樞，樞星爲虹霓。《河圖稽耀鉤》：鎮星散爲虹霓。《尸子》：虹霓爲析。《翳詩正義》：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則虹見東方。又，蜺音麑，倪結切。《前漢・天文志》：抱蚔垂蜺，釋名霓麑也，其體斷絶見於非時，此灾氣也，傷害於物，如有所食齧也。《南史・王筠傳》：沈約製郊居賦，示筠草，筠讀至雌霓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霓。蓋恐人讀平聲也。學林曰：范蜀公召試學士院，用彩霓作平聲。考試者，以范爲失韻。司馬光曰：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

穀雨　三月中氣，清明後十五日斗柄指辰爲穀雨。雨爲天地之和氣，穀得雨而生也。《淮南子》：穀雨，音比姑洗。王逢《宫中行樂詞》：穀雨親蠶近，花朝拾翠連。高啓詩：穀雨收茶早，梅天曬藥忙。

清・喻端士《時節氣候抄》卷三　夏四月

立夏　四月節氣。穀雨後十五日斗柄指巽爲立夏。《月令》：先立夏三日，

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立春，言諸侯。大夫，而此不言諸侯者，或在或否，故不同也，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賞指內臣，封指外臣，慶以禮錫君子賜以物，予小人說音悅。《後漢·祭祀志》注：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鞞，此迎迎(夏)之樂也。

又　小滿　四月中氣。立夏後十五日斗柄指巳爲小滿。物長至此，皆盈滿也。《淮南子》：小滿，音比太簇。《孝經緯》：小滿者，言物於此小得滿盈也。《嬾真子》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其說鑿。

又　夏五月

《論衡》之說非也，周之四月，雖夏之二月，然於星辰之躔次，百穀之成熟，未嘗不用夏時。四月維夏，七月流火，九月肅霜，皆周詩也。至於烹葵剝棗、授衣築場，無不以夏時紀月也。且《論衡》謂心尾以夏見心尾，則龍象，何其說之矛盾耶？《六典》：旱甚則修雩，則常雩之義也。秋分以後，雖旱不雩，此不時之所以書也，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蓋百縣，各有生、有功德於民歿，而祭於社者，不可指數，故以有益於民者，五字渾言之，或以爲句龍后稷非也，社稷祈報典禮昭著，尚待加以贊語耶。《春秋繁露》：大旱，雩帝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解大旱，陽滅陰也。拜請之而已大水陰滅陽也，故鳴鼓攻之，又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荊川稗編》：旱雩禁舉火，故雩以祈雨用皂衣，禁以祈晴用朱衣，禁爲命切音詠。《說文》設縣蓆爲罃，以祭也，蓆子悅切音、撮通蕞，又是月也。

又　芒種　五月節氣。小滿後十五日斗柄指丙爲芒種。言有芒之穀，可播種也。《淮南子》：芒種音比大呂。《嬾真子》録。《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註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始可收稻過是不可種也。《齊民要術》：芒種節後陽氣始虧，陰慝將萌，煖氣始盛，蟲蠹並興。

又　夏至　五月中氣，芒種後十五日斗柄指午爲夏至。萬物至此皆假大而極至也。《書·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傳》：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

又　夏六月

《易·說卦》致役乎坤，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月令》：季夏之月。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立春，言諸侯。大夫，而此不言諸侯者，或在或否，故不同也，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賞指內臣，封指外臣，慶以禮錫君子賜以物，予小人說音悅。《後漢·祭祀志》注：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鞞，此迎迎(夏)之樂也。

又　小暑　六月節氣，夏至後十五日斗柄指丁爲小暑。暑氣至此尚未極也，熱如煮物也。《易繫辭》：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按《月令》午月一候小暑至，漢以後始以小暑爲六月節氣，氣之差也。

小暑一候　溫風至　溫熱之風至，小暑而極，故曰至，朱氏曰：溫風溫厚之極。

又　大暑　六月中氣。小暑後十五日斗柄指未爲大暑。暑至此而盡洩。

清·喻端士《時節氣候抄》卷四　秋

《易·說卦》：說言乎兌。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兌，位西方萬物已足，皆油然欣暢自適。《釋名》：秋就也，言萬物成就也，又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

秋七月

又　立秋　七月節氣。大暑後十五日斗柄指坤爲立秋。《月令》：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帥所類反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詰者，問其罪，誅者，戮其人，殘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順服也。《漢書·魏相傳》：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後漢·禮儀志》：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又，立秋之日，京都百官皆衣白，施皁領緣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又《祭祀志》注：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晉書·禮志》：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階，任昉《述異記》：列禦寇，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至，即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後漢·劉聖公傳》：張印、廖湛等與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刼更始。注：貙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比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爲膢貙，丑于反音踰。《爾雅·釋獸》注：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貍，字林似貍而大，一云似虎而五爪，膢音婁。《漢武帝紀》膢五日。蘇林曰：膢，祭名也。《後漢·禮儀志》：貙劉之禮，祠先虞。《正字通》，按膢、劉字別義同。膢亦

讀留，劉亦讀閭。《李通傳》：材官都試騎士日。注：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是也。

立秋一候　涼風至　西方凄清之風，温變而肅也，韻會薄寒爲涼，涼本作涼。

立秋二候　白露降　大雨之後涼風來，天氣下降，茫茫而白，尚未凝珠也。《説文》：潤，澤也，从雨露聲。《釋名》：露，慮也，覆慮物也。《玉篇》：天之津液下所潤萬物也。《大戴禮》：陽氣勝，則散爲雨露。《五經通義》：和氣津凝爲露。

立秋三候　寒蟬鳴　初秋夕陽聲小而急疾者，是也。《夏小正傳》曰：寒蟬者，蜓蜩也，蟬，啞蟬也，青赤色與仲夏之蟬異種，前此瘖啞，此時得風露，乃鳴，蓋陰類也。瘖正韻於禽切，音音啞，幺下切，雅上聲。

處暑　七月中氣，立秋後十五日斗柄指申爲處暑。陰氣漸長，暑將伏而潛處也。

又　處暑三候　禾乃登　禾者，穀之連藁秸總名成熟曰登。《月令》：農乃登穀。注：專指稷而言也。

秋八月

《月令》：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註：仲秋日月會於壽星，斗建酉之辰也。

又　白露　八月節氣，處暑後十五日斗柄指庚爲白露。陰氣漸重，露凝而白也，按《月令》孟秋之候首，涼風至，次白露降，漢以後移白露爲八月節氣而申月，白露降，一候，未改内經，寒風曉暮，蒸熱相薄，草木凝烟濕化不流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又金鬱之發夜零白露，林莽聲悽。注：夜濡白露，曉聽風悽，乃秋金發徵也。《易通卦驗》：白露黄陰雲出。《齊民要術》崔寔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農政全書》：種麥八月白露節，後逢上戊爲上時，中戊爲中時，下戊爲下時。

又　秋分　八月中氣，白露後十五日斗柄指酉爲秋分。至此而陰陽適中，當秋之半也。《書・堯典》：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虚元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毨蘇與切，音詵正義，毛羽美悦之狀，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故國霜前白雁來，謂此。

秋分一候　雷始收聲　雷屬陽，八月陰中，故收聲入地，萬物隨以入也。《漢書・五行志》：于易雷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陽之害。《淮南子》：白露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

秋分二候　蟄蟲坯户　坯益其蟄穴之户，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坯音培。

秋分三候　水始涸　水春氣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按《月令》：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坯户，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漢以後取以爲秋分三候，坯以土封罅隙也，揚雄《解嘲》作坯與坏，同涸音鶴。

秋九月

寒露　九月節氣，秋分後十五日斗柄指辛爲寒露。氣漸肅露，寒而將凝也。《易通卦驗》：寒露正陰雲出，如冠纓。《國語》：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天根，亢氏之間也，本氏也，涸竭也，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十日陽氣盡，草木枝節皆理解。《三禮義宗》：寒露者，九月之時，露氣轉寒也。

又　霜降　九月中氣，寒露後十五日斗柄指戌爲霜降。氣愈肅露，凝爲霜也。按《月令》：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總至凝聚而至也。漢以後以爲九月中氣，詩《豳風》：九月授衣箋，九月霜降始寒，蠶績之功成，可以授衣矣。又：九月肅霜，《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易通卦驗》：霜降、太陽、雲上如羊下如礧石。《春秋繁露》：季秋九月，陰乃始多于陽，天、乃于是時出漂下霜。《三禮義宗》：九月霜降爲中露、變爲霜，故以爲霜降節，續本事。詩，北方白雁，似雁而小，秋深乃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故國霜前白雁來，謂此。

《易·說卦》：勞乎坎，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者，萬物歸藏於內，而休息安好，慰勞之卦，於時爲正，冬萬物之所歸也。【略】

立冬　十月節氣，霜降後十五日斗柄指乾爲立冬。《月令》：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死事爲國事而死也，孤寡即死事者之妻子不言，諸侯與夏同按仲春養幼少，存諸孤，順生氣之盛也。孟冬賞死事恤孤，孤寡感殺氣之盛也，賞與恤，分二義，蓋死事之子孫，不孤寡則賞之，其孤寡者則恤之，恤視賞其惠。又有加也。《三禮義宗》：十月立冬爲節者，冬終也，立冬之時，萬物終成，因爲節名。《史記·天官書》：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黑帝北方協光紀之帝也，冬萬物閉藏，爲之動，爲之開閉也。《漢書·魏相傳》：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後漢書·禮儀志》：立冬之日，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又《祭祀志》。注：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鑿。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又《崔駰傳》：陰事終，而水宿藏，立冬之後，水星伏藏，不見也。

立冬一候　水始冰　水面初凝，未至于堅。故曰始冰。

立冬二候　地始凍　土氣凝寒，未至於坼，故曰始凍。

立冬三候　雉入大水爲蜃　大水，淮也，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潛物也，晉武庫中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類書》言：雉與蛇交而生子，子必爲蜾不皆然也，然則雉之爲蜃理，或有之蜃時軫切，音腎大蛤也。《述異記》：黃雀秋化爲蛤，春復爲黃雀，五百年爲蜃蛤。按《本草》：蜃蛟之屬，其狀亦似蛇而大。

小雪　十月中氣，立冬後十五日斗柄指亥爲小雪。氣寒將雪矣。《三禮義宗》：十月小雪爲中者，氣序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中。《詩·小雅》：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傳，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疏，明年將豐，必有積雪爲宿澤也。

小雪一候　虹藏不見　虹，音洪。《說文》：蝀蝀。《淮南子》：天二氣則成虹，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

小雪二候　天氣上升，地氣下降，《羣芳譜》：分爲兩候，今遵《時憲書》合爲一候。

小雪三候　閉塞而成冬　按《月令》：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疑。漢以後摘取作小雪，二候、三候易騰爲升，又節去天地不通則閉塞也。

冬十一月

大雪　十一月節氣，小雪後十五日斗柄指壬爲大雪。《三禮義宗》：大雪爲節者，形於小雪，爲大雪時雪轉甚，故以大雪名節。

又　冬至　十一月中氣，大雪後十五日斗柄指子爲冬至。至者，極也。《書·堯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傳》：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避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月令》：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短至之極也，陰陽之爭，與夏至同諸生者，萬物之生機也，蕩者，動也，按《唐曆》：十一月之節，日在箕昏，營室中，曉軫中，斗建子位之中。《通書》：大雪日在尾八度，冬至日在箕六度。《今時憲書》：大雪日在尾二度，冬至日在箕二度。

又　冬至三候　水泉動　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言枯涸者，漸滋發也。按《月令》：十二月惟子午之月，皆再記其候者，詳於陰陽之萌也。漢以後有不盡用爲候者，如本月不記芸始生，是也，其摘取《月令》敘論之文爲候，如十月以天氣上升，地氣下降爲小雪，二候閉塞而成冬爲小雪，三候是也。

冬十二月

小寒　十二月節氣，冬至後十五日斗柄指癸爲小寒。《三禮義宗》：小寒爲節者，亦形於大寒，故謂之小言寒氣猶未極也。《易通卦驗》：小寒合凍，蒼陽雲出氏。

又　大寒　十二月中氣，小寒後十五日斗柄指丑爲大寒。時已二陽而寒，威更甚者，閉塞不盛，則發洩不盛，所以啓三陽之泰，此造化之微權也。《三禮義宗》：大寒爲中者，上形於小寒，故謂之大寒，十一月一陽初起，至此始徹陰氣出地，方盡寒氣併在上，寒氣之逆極，故謂之大寒。《易通卦驗》：大寒降雪，黑陽雲出心。《國語》：及寒擊藁，除田以待，時耕注藁，藁同寒，謂季冬大寒時也。《風俗通》：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

又　大寒三候　水澤腹堅　水徹上下皆凝，故曰腹堅，按《月令》：冰方盛，

水澤腹堅，命取冰，非記候也，取以爲大寒三候殆亦，漢魏以下歟。

傳記

漢・司馬遷《史記》卷二七《天官書》 五星色白圜，爲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水；黑圜，爲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

又 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

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夭天。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温，當温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兔過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

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櫂、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兔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

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

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

又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

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

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兌；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

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絶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互天，其半半天。其蟜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

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

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

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户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産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

（天）〔夫〕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

天開縣物，地動坼絶。山崩及徙，川塞谿坻；水澮（澤竭）地長，〔澤竭〕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槀）桑枯；宫廟邸第，人民所次。謡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庶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産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化言，誠然。

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産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無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

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宫，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

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域〕千里内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毁；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

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黄雲，惡。

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内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

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説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

紀事

《春秋左傳注疏》卷五〇《昭公二十一年》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注：物事也。對曰：二至、二分，注：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注：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正義》曰：日月之行，交則相食，自然之理。但日爲君象，月爲臣象，陰既侵陽，如臣掩君，聖人因之設教，制爲輕重。以夏之四月純陽之月，時陽極盛，陰氣未作，正當陽盛之時，不宜爲弱陰所侵，以爲大忌，此月日食災最重也。餘非陽盛之月，爲災稍輕。至於分至之月，日食即不爲災。又解不爲災之意，以二分晝夜等，似其同一道，二至長短極，並行則相過，以爲理必相侵，故言不爲災。劉炫云：此皆假其事，以爲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且《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爲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安在乎二分之食不爲災，足明此是先賢寓言，非實事也。注：《正義》曰：日之行天，一日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内也。半在日道，表從内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歷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常數也。交數滿則相過，非二至乃相過也。傳之所言以二分日夜等者，春分之時，

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然。故云：至相過，謂絶相縣殊也。此至惟冬至耳，言二至者，全句以成文，此皆假託以爲言也。以日者，天之大明，人君之象，不可虧損，故於正陽之月，其災爲重，於分至之月，其害爲輕，於餘月之食，其災爲水。假之以垂，訓非實事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注：陰侵陽，是陽不勝陰。《正義》曰：其他月，非分至之月則爲災。日食是陰侵陽，是陽不勝也。故日食常爲水災。莊二十三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則亦不是常爲水也。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而云：魯衛惡之。常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是賢聖假託日食以爲戒耳。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五《桓公八年》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注：薦尚韭卵。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夏曰礿，注：薦尚麥魚。始熟可礿。故曰礿。疏解云：欲言宗廟之祭，而文無所繫。欲言祭天，天無烝名，故執不知問。注：薦尚韭卵，又注：薦尚麥至曰礿。解云：《王制》云：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肫，稻以鴈。秋曰嘗，注：薦尚黍肫。嘗者，先嚌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曰烝。注：薦尚稻鴈。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無牲而祭謂之薦。

又 桓公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何以書？記異也。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者，温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

《國語》卷三《周語下》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四年。是歲，齊人城郟。穀、洛鬬，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鬬者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鬬者，兩水激，有似于鬬也。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大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大子也。晉聞古之長民者，長，猶君也。不墮山，墮，毀也。不崇藪，崇，高也。澤無水曰藪。不防川。防，障也。流曰川。不竇澤，澤，居水也。竇，決也。不爲此四者，爲其反天性。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物所生歸也。川，氣之導也。導，達也。易曰：山澤通氣。澤，水之鍾也。鍾，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爲川谷，以導其氣。疏，通也。陂唐污庫，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唐，堤也。美，謂滋潤。是故聚不陁崩，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陁。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齊語曰：陵爲之終。然則無夭，昏、札、癘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癘病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虞，度也。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地之性。昔共工棄此道也，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諸侯，爲高辛所滅。昭謂：爲高辛所滅，安得爲堯諸侯。又堯時共工，與此異也。虞于湛樂，虞，安也。湛，淫也。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堙，塞也。高，謂山陵。庫，謂池澤。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窮伯鯀，有虞，舜也。鯀，禹父。窮，鯀國。伯，爵也。堯時在位，而言有虞者，鯀之誅，舜之爲也。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播，放也。稱，舉也。舉遂共工之過者，謂鄣洪水。堯用殛之于羽山。殛，誅也。舜臣堯，殛鯀于羽山。羽山今在東海祝其縣南。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度，法也。釐改制量，釐，理也。量，度也。象物天地，取法天地之物象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比類百則，類，亦象也。儀之于民，儀，準也。準度之于羣生，度之，謂不淫心，稱遂共工之過者，謂鄣洪水。而度之于羣生，度之，謂不傷害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爲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從孫爲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高高，封崇九山也。下下，陂鄣九澤也。疏川，決江疏河也。道滯，鑿龍門，闢伊闕也。鍾水豐物，鍾，聚也。畜水潦，所以豐殖百物。封崇九山，封，大也。崇，高也。除其壅塞之害，通其水泉，使不墮壞，是謂封崇。凡此諸言九者，皆謂九州之中，山川藪澤。決汩九川，汩，通也。陂鄣九澤，障，防也。豐殖九藪，豐，茂也。殖，長也。汩越九原，越，揚也。宅居九隩，隩，内也。九州之内皆可宅居。合通四海。使之同軌。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霜雹。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火無灾燀，燀，炎起皃。天曰灾，人曰火。神無間行，間行，姦神淫厲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故無淫溢之心。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帥，循也。軌，道也。儀，法也。莫非嘉績，克厭帝心。帝，天也。皇天嘉之，祚以天之歸也。物所生歸也。川，氣之導也。導，達也。易曰：山澤通氣。澤，水之鍾也。鍾，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爲諺，封之於夏。謂其能以嘉社殷富生物也。社，福也。殷，盛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氏曰：

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萬物。姒，猶社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爲大也。昨四岳國，命爲侯伯，堯以四岳佐禹有功，封於吕。命爲侯伯，使長諸侯。賜姓曰姜，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氏曰有吕，以國爲氏。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股，膂也。豐，厚也。氏曰有吕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吕之爲言膂也。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二八《龜策列傳》 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即以籍燭此地，燭之火滅，即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處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蛟龍伏之。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并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

又　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

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

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柰何勿遣！」

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崇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

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

衛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又　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徵焉，身乃無災。」

又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

又　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

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小吉，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

命曰首仰足胷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胷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又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崇。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胷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胷。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胷內外自垂。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漢・班固《漢書》卷二一下《律曆志下》　《春秋》，釐公即位三十三年，子文

公興立。文公元年，距辛亥朔旦冬至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正小雪，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後五年，閏餘十，是歲亡閏，而置閏。閏，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又不告朔，故經曰「閏月不告朔」，言亡此月也。傳曰：「不告朔，非禮也。」

又　襄公二十八年距辛亥百一十歲，歲在星紀，經曰：「春無冰。」《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三十一年歲在娵訾。三十二年歲在降婁。

漢・班固《漢書》卷二二《禮樂志》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脂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列)〔烈〕騰八荒。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

華爗爗，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揄，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羽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陽波。徧臚驩，騰天歌。

《華爗爗》十五　朝隴首，覽西垠，靁電棄，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虐，熏鬻殛。闢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掩回幹，鬐長馳，騰雨師，洒路陂。流星隕，感惟風，籲歸雲，撫懷心。

《朝隴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漢・班固《漢書》卷二六《天文志》　元平元年正月庚子，日出時有黑雲，狀如(焱)〔焱〕風亂髮，轉出西北，東南行，轉而西，有頃亡。占曰：「有雲如衆風，是謂風師，法有大兵。」其後兵起烏孫，五將征匈奴。

二月甲申，晨有大星如月，有衆星隨而西行。乙酉，牂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大星如月，大臣之象，衆星隨之，衆皆隨從也。天文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此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臣運柄。牂雲爲亂君。」到其四月，昌邑王賀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將軍霍光白皇太后廢賀。

又　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讙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傳》曰：「言之不從，則有犬禍詩妖。」到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讙譁奔走，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厠，廣如一疋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占曰：「天子有陰病。」其三年十一月壬子，太皇太后詔曰：「皇帝寬仁孝順，奉承聖緒，靡有解怠，而久病未瘳。夙夜惟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春秋》大復古，其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如故。」

唐・張鷟《朝野僉載》卷一　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蝕盡黮啜。賊到并州，至十五日夜月蝕，盡賊並退。盡俗諺云：「蟬鳴蛁蟟喚，黍種饁糜斷。又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垂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鵲巢下地，其年大水。

長安四年十月，陰雨雪一百餘日不見星，正月誅逆賊張易之、昌宗等，則天廢。

《三輔黃圖》卷五《明堂》　周明堂，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天子布政之宮也。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后曰世室，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大戴禮》云：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窓四牖。《考工記》云：明堂五室，稱九室者，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三十六戶牖，取六甲之文，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窓即八牖也。四闥者象四時四方也，五室者象五行也。皆無明文，先儒以意釋之耳。《禮記・明堂位》曰：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又《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有明堂也，明矣。

漢明堂，在長安西南七里。《漢書》曰：武帝初即位，嚮儒術，以文學爲本，議立明堂於城南，以朝諸侯。應劭注云：漢武帝造明堂，王莽修飾令大。《漢書》武帝建元元年，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又《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帝，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東封，則祀太乙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是歲元豐五年也。本紀元豐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下，五年春三月，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

宋・王溥《五代會要》卷二九《黨項羌》 長興三年正月，以西路黨項部族劫掠使臣及外域進奉，命邠州節度使康福等率步騎七千往方渠鎮已來討其叛命者。其年二月，行營邠州節度使藥彥稠等奏誅黨項阿埋三族韋悉、褭勒、彊賴、埋厮骨尾、屈悉保等七族七百餘人，又率兵自牛兒族入白魚谷，追及背叛黨白馬、慮家六族，客户三族，獲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郎埋摩、侍御乞埋鬼悉遁等六人，兼黨類二千餘人，獲馬牛羊數千計。至晚，師還野次。其地無水，軍士方渴，俄有風雲自東而起，是夜初更降雪一尺，軍中以爲神助。上令告捷使史萬山宣諭軍中，所獲生牛羊等物，各令士卒自取，勿得收斂以進奉爲名。

宋・王溥《五代會要》卷三〇《牂牁蠻》 牂牁蠻，其地北去兗州一百五十里，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多霖雨，稻皆再熟，無徭役。唯征戰之時，乃相屯聚，刻木爲契。其法，劫盜者三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首領姓謝氏，唐室頻遣使朝貢。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四《時序部九・秋上》 鄧明德《南康記》曰：平固縣有湖，中有石鴈，浮在湖中，每至秋，石鴈飛鳴如候時也。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八《時序部十三・冬至》 《春秋左傳》曰：僖公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又 《洽聞記》曰：赤土國，直崖州南渡海，經雞籠島。冬至之日影在北，夏至之日影在南，開户皆向北。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録》 居誨記曰：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嘗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醎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

神龍二年十月，陳州李有華，鮮茂如春。

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桃杏華。

大和二年九月，徐州、滑州李有華，實可食。

會昌三年冬，沁源桃李華。

廣明元年冬，桃李華，山華皆發。

中和二年九月，太原諸山桃杏華，有實。

景福中，滄州城堅中冰有文，如畫，大樹華葉芬敷者。【略】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一二《王義方傳》 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七六《韓愈傳》 潮州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期程，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

又 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闢機闔闢，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無不從順。

又 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

又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一枝示宰相。萬木摇落而生華，陰陽釀也。《傳》曰：「天反時爲災。」又近常燠也。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三五《五行志二》 延載元年九月，内出梨華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一一《吐蕃傳上》 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産寡薄，烏海之陰，盛夏積雪，暑颯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廬帳。器用不當中國萬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彊也。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回鶻傳下》 顯慶五年，太宗時，又

有鞠，或曰祇，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爲衣，聚木作屋，尊卑共居。

又有俞折者，地差大，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鼠。

又有駮馬者，或曰弊剌，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彫。以馬耕田，馬色皆駮，因以名國云。北極於海，雖畜馬而不乘，資運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貌多似結骨，而語不相通。皆劗髮，樺皮帽。構木類井幹，覆樺爲室。各有小君長，不能相臣也。

又　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緑瞳，以黑髮爲不祥。

又　謂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磴以爲麨糜。穬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鬬者爲頭馬，有橐它、牛、羊，牛爲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黄羊、羬羝、鹿、黑尾，黑尾者似麞，尾大而黑。魚，有蔑者長七八尺，莫痕者無骨，口出頤下。鳥，鴈、鶩、烏鵲、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雨，俗必得鐵，號迦沙。」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一九《北狄傳》　室韋，契丹別種，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黄龍北，傍猞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其國無君長，惟大酋，皆號「莫賀咄」，攝筦其部而附于突厥。小或千户，大數千户，濱散川谷，逐水草而處，不税斂。每弋獵即相嘯聚，事畢去，不相臣制，故雖猛悍喜戰，而卒不能爲彊國。剡木爲犁，人挽以耕，田穫甚褊。其氣候多寒，夏霧雨，多霜霰。

又　每溽夏，西保貪勃、次對二山。山多草木鳥獸，然苦飛蚊，則巢居以避。

又　白山本臣高麗，居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隨水草，冬入處。以溺盥面，於夷狄最濁穢。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二〇《東夷傳》　長安元年，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其北莫知所窮。人依嶼散居，多沮澤，有魚鹽之利。地蚤寒，多霜雪，以木廣六寸、長七尺繫其上，以踐冰，逐走獸。土多狗，以皮爲裘。俗被髮，粟似莠而小，無蔬菽它穀。勝兵萬人。南與莫曳靺鞨鄰，東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貞觀十四年，其王遣子可也余莫貂皮更三譯來朝，授騎都尉，遣之。

龍朔初，有僧羅者，其王儒李都羅遣使入朝，國居新羅武州南島上，俗朴陋，衣大豕皮，夏居革屋，冬窟室。地生五穀，耕不知用牛，以鐵齒杷土。初附百濟，麟德中，酋長來朝，從帝至太山，後附新羅。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二一上《西域傳上》　東女亦曰蘇伐剌拏瞿咀羅，羌別種也，地寒宜麥，畜羊馬，出黄金。風俗大抵與天竺同。

又　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南抵白蘭，地數千里。地多寒，宜麥、菽、粟、蕪菁，出小馬、犛牛、銅、鐵、丹砂。有青海者，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嘗得波斯馬，牧于海，生驄駒，日步千里，故世稱「青海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

又　大亮俘名王二十，雜畜五萬，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圖倫磧，將託于闐，萬均督鋭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冰，馬秣雪。閲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破虜車重。兩軍會于大非川、破邏真谷。

又　自龜兹赢六百里，踰小沙磧，有跋禄迦，小國也，一曰呾墨，即漢姑墨國，横六百里，縱三百里。風俗文字與龜兹同，言語少異。出細氈褐。西三百里度石磧至淩山，葱嶺北原也，水東流，春夏山谷積雪。西北五百里至素葉水城，比國商胡雜居。素葉以西數十城，皆立君長，役屬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衣氈褐皮氈，以繒繚額。素葉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赢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陸，多泉池，因名之，突厥可汗歲避暑其中。羣鹿飾鈴鐶，可狎也。西赢百里至咀邏私城，亦比國商胡雜居。有小城，三百，本華人，爲突厥所掠，羣保此，尚華語。西南赢二百里至白水城，原隰膏腴。南五十里有笯赤建國，廣千里，地沃宜稼，多蒲陶。

又　中天竺土濕熱，稻歲四熟，禾之長者没橐它。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　有碎葉者，出安西西北千里所，得勃達嶺，南抵中國，北突騎施南鄙也，西南直葱嶺赢二千里。水南

流者經中國入于海，北流者經胡入于海。北三日行度雪海，春夏常雨雪。蹏勃達嶺北行贏千里，得細葉川。東曰熱海，地寒不凍；西有碎葉城，天寶七載，北庭節度使王正見伐安西，毀之。川長千里，有異姓突厥兵數萬，耕者皆擐甲，相掠爲奴婢。西屬怛邏斯城，石常分兵鎮之。自此抵西海矣。三月訖九月，未嘗雨，人以雪水溉田。

又　循縛芻水北有呾蜜種，亦自國，東西六百里所。又東踰四種，有鍍沙者，廣三百里，長五百里，東界骨咄，接葱嶺有十八種。南有揭職，稍大，幅員準千里，陵阜連屬，多菽麥，氣寒烈。

又　東北行二百里至河波羅水，水西南流，春夏涸凍。

又　西北即波剌斯，傳言廣萬里，王治蘇剌薩儻那城。土溫濕，引水爲田，人富饒。

又　東北大雪山，盛夏常凍，鑿冰乃可度。

又　東西千里，南北百里，春夏雨雪。

又　度磧行二百里，得尼壤城，在大澤中，地墊洳，蘆葭荒茂，行者鑿道趣城通于闐，而于闐以爲東關。又東行入大流沙，人行無跡，故往返輒迷，聚遺骸以識道。無水草，多熱風，觸人及六畜皆迷仆。

又　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那。居斯卑莫運山之旁，西北與護時健接，東南距罽賓，西南訶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人穴處。

又　簡失蜜，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它國無能攻伐。王治撥邏勿邏布邏城，西瀕彌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風。

又　俱位，或曰商彌。治阿賒颺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寒，有五穀、蒲陶、若榴、冬庵室。

又　重石爲都城，廣八十里，東門高二十丈，扣以黃金。盛暑引水上，流氣爲風。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二二上《南蠻傳上》　祁鮮山之西多瘴厲，地平，草冬不枯。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閱二旬而繭，織錦縑精緻。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南蠻傳下》　環王，本林邑也，一曰占不勞，亦曰占婆。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地東西三百里而贏，南北千里。西距真臘霧溫山，南抵奔浪陀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又有西屠夷，蓋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孽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其地冬温，多霧雨，産虎魄、猩猩獸、結遼鳥。以二月爲歲首，稻歲再熟，取檳榔瀋爲酒，椰葉爲席。

又　昆明東九百里，即牂柯國也。兵數出，侵地數千里。元和八年，上表請盡歸牂柯故地。開成元年，鬼主阿珮内屬。會昌中，封其别帥爲羅殿王，世襲爵。其後又封别帥爲滇王，皆牂柯蠻也。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也。無城郭，土熱多霖雨，稻粟再熟。

又　南平獠，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四千餘。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虱、蝮虵，人樓居，梯而上，名爲干欄。

宋・孔文仲等《清江三孔集》卷一五　渡江集序

元豐六年，余以信州從事，得罷歲暮入京師，自九江驛至安上門凡千六百里，自己亥至乙丑，凡二十七日時春冬之際，寒温交争，陰風怒號，霰雪横作，川草初苗，堤柳始芽，籃輿獨行，無朋友談笑之樂，郵舍孤寓，無子弟肩隨之助，或長沙遠水極目無人，或折椽敗壁卧見星斗，其荒寒閒寂，有常情不堪其憂者，顧左右前後無可告語，念非寄翰墨章句之間無以散，其湮鬱而寬其寂寥也。故其覽矚風物登涉山川弔往，念昔感今，懷古與道途之蟠，直險易氣象之風雨晦冥，皆發之于詩叙，而録之得六十篇以覽觀焉，是時余四十有三年矣。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六五《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説《易》者曰：乾，六陽之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乾之陽復矣。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細縕可以静而不動，可以裔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

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閉者，門户所由以闔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户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沖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宋・王鞏《甲申雜記》 老人多言曆日載幾龍治水，惟少爲雨多，以其龍數多即少雨也。又舊言雨暘有常數，春多即夏旱，夏旱即秋霖，皆大不然。崇寧四年歲次乙酉，凡十一龍治水，自春及夏及秋，皆大雨水。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〇四《晉紀二十六》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太元七年（壬午，西元三八二年）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樂，音洛。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渉氣易構，渉，音戾。五行之氣相克勝則爲渉氣。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虞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被，皮義翻。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一四《晉紀三十六》 安皇帝己義熙四年十一月，南燕汝水竭；「汝」，當作「女」。河凍皆合，而濄水不冰。《水經註》：濄水出營城東，西北流入時水。營城即臨淄城。時水通有濄水之名，亦謂之時濄水。時水東北入淄水，淄水又東北合濁水，濁水東北流逕廣固城西，濁水亦或通名之爲濄水。昔趙攻廣固，望氣者以爲濄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當陷，指是水也。濄，神陵翻。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濄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惡，烏路翻。近，其斬翻。超大悦，賜朝服一具。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唐紀十四》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貞觀十九年丙辰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七《象數一》 開元《大衍曆法》最爲精密，歷代用其朔法。至熙寧中考之，曆已後失五十餘刻，而前曆官皆不能知。《奉元曆》乃移其閏朔。熙寧十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曆改用子時。閏十二月改爲閏正月。四夷朝貢者用舊曆，比來欵塞，衆論謂氣至無顯驗可據。因此以摇新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暑景，與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長不同，則知天正之氣偏也。凡移五十餘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爲驗，論者乃屈。元會使人亦至，曆法遂定。

宋・葉夢得《避暑録話》卷上 今夏不雨四十日，自江左連湖外皆告旱。常歲五六月之間梅雨時，必有大風連晝夕，踰旬乃止，吴人謂之舶趠風，以爲風自海外來，禱于海神而得之，率以常。今歲特無有，故暑氣猶烈。六月二十日晚忽雨至夜中，明日又雨。其晚卧池上，河漢當空，梧竹颯然，遂有秋意。蓋前一日立秋，氣候不應如是速也。余比歲不作詩，舊喜誦前輩佳句，亦忘之，忽記劉原甫詩云：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雖復夏夜短，已覺秋氣多。若爲余言者。

宋・葉夢得《避暑録話》卷下 毒熱連二十日，泉旁林下，平日目爲勝處亦覺相薰灼。忽自訶曰：氷鑒火鼠，此本何物，習其所安，猶不知異，今此熱相初從何來，乃復浪爲苦樂耶？一念纔萌，顧堂室内外或陰或日，皆成清涼國土。戲以語羣兒，皆莫知答。翌日忽大雨，震電暴風驟至坐間，草木掀舞，池水震蕩，羣兒欣然皆以爲快，因問：遂若是涼耶？抑來日復有熱耶？來日復熱則汝之快者將又戚然矣。自吾之視羣兒固可笑，然吾行于世且半生，幾何不爲羣兒得無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

宋・莊綽《鷄肋編》卷上 世謂西北水善而風毒，故人多傷於賊風，水雖冷飲無患。東南則反是，縱細民在道路，亦必飲煎水，卧則以首外向。檐下籬壁，皆不泥隙。四時未嘗有烈風。又春多暴雨淋淫，秋則常苦旱暵。如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皆不施於浙江也。

又 浙西諺曰：「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厮啜，背地厮説。」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言其無常也。此言亦通東西爲然。九州以揚名地，本其水波輕揚爲目。《漢三王策》亦有五湖輕心之戒。大抵人性類其土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樸魯。荆揚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肝鬲可見於眉睫間。不爲風俗所移者，唯賢哲爲能耳。

又 俗謂寧州有三不可：斬、踧踖、曬豆。言地峻不可住也。河南亦有詩云：「憲州渾如枉死市，嵫嵐彷彿似陽間。」邠州有十拘，謂雪下炭賤，雨下水貴，出北門遊西湖等。

宋・莊綽《鷄肋編》卷中　西北春時率多大風而少雨，有亦霏微。故少陵謂，「潤物細無聲」。而東坡詩云：「春雨如暗塵，東風吹倒人。」韓持國亦有「輕雲薄霧，散作催花雨」之句。至秋則霜露苦雨，歲以爲常。二浙四時皆無巨風。春多大雷雨，霖霪不已。至夏爲「梅雨」，相繼爲「洗梅」。以五月二十日爲「分龍」，自此雨不周徧，猶北人呼「隔轍」也。迨秋，稻欲秀熟，田畦須水，乃反亢旱。余自南渡十數年間，未嘗見至秋不祈雨。此南北之異也。

宋・莊綽《鷄肋編》卷下　東坡居士云：「嶺南地煖，百卉造作無時。」南雄州在大庾嶺下纔數十里，與江南未相遠也，而氣候頓異。二月半梨花已謝，緑葉皆成陰矣。如石榴四時開花，橘已實仍藥，或發於大本之上，卻無枝葉，此尤可怪。然花發不數日輒謝，香氣亦薄，蓋其津脈漏泄者多也。故退之詩云：「二年流竄出嶺外，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怕洩，陽氣發亂無全功。浮花浪蘂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又其開發，先在西北枝，而北嚮常盛者，緣日行非南至之極，則猶在其北故爾。

宋・李石《續博物志》卷九　《晉書》曰：漢末，博士嫩煌侯瑾善内學。弱水出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在西海郡北。山有赤石，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則潤盡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掩之乃滅。其石如初，不敢輕近耳。

元・脱脱等《金史》卷二一《曆志上》　金有天下百餘年，曆惟一易。天會五年，司天楊級始造《大明曆》，十五年春正月朔，始頒行之。其法，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爲曆元，五千二百三十爲日法。然其所本，不能詳究，或曰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也。正隆戊寅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當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大明曆》，十一年曆成。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造《乙未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尚書省委禮部員外郎任忠傑與司天曆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校知微、履及見行曆之親疏，以知微曆爲親，遂用之。明昌初，司天又改進新曆，禮部郎中張行簡言：「請俟他日月食，覆校無差，然後用之。」事遂寢。是以終金之世，惟用知微曆，我朝初亦用之，後始改《授時曆》焉。今其書存乎太史，采而録之，以爲《曆志》。

元・脱脱等《宋史》卷六三《五行志二上・火上》　乾德二年冬，無雪。五年冬，無雪。開寶元年冬，京師無雪。二年冬，無雪。淳化二年冬，京師無冰。至道元年冬，無雪。二年冬，無雪。大中祥符二年，京師冬温，無冰。天聖五年，夏秋大暑，毒氣中人。嘉祐六年冬，京師無冰。治平四年冬，無雪。元豐八年冬，無雪。元祐元年冬，無雪。四年冬，京師無雪。五年冬，無冰雪。紹興五年五月，大燠四十餘日，草木焦槁，山石灼人，暍死者甚衆。三十一年冬，無雪。

乾道三年，冬温，少雪無冰。五年，冬温，無雪。六年，冬温，無雪冰。紹熙三年冬，潼川路不雨，氣燠如仲夏，日月皆赤，榮州尤甚。慶元元年冬，無雪。二年冬，無雪。四年冬，無雪。越歲，春燠而雷。六年，冬燠無雪，桃李華，蟲不蟄。

開禧三年冬，少雪。

嘉定元年，春燠如夏。六年冬，燠而雷，無冰，蟲不蟄。八年夏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行都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暍死者甚衆。九年冬，無雪。十三年冬，無冰雪。越歲，春暴燠，土燥泉竭。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第二　子霖在秦，欲游太白，李雪木曰：兄氣弱，不宜往。地高，寒冷侵人，且多雹。有片雲起，雹即落，有大如屋者。路見雲色異，即疾走匿山巖下以免，若行遲或不諳徑，多爲雹傷。故諺云：窮不游武當，富不登太白。

又　甲戌元宵前一日，于郴陽旅邸，北風陰雨，覺冷甚。蓋新春以來，無風不南，無日不晴。梅柳桃李，舊臘已如錦繡。昨風轉北，天即陰晦，寒氣偪人，如北方之冬室中，非火不足以禦寒。天之陰晴，由於風之南北，地之寒燠，由於天之陰晴，湖南大抵然也。飯後益冷，沽酒羣飲，人各二三杯而止，亦皆醺然矣。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第三　明弘治十六七年間，荆塗峽間，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潁之間，田廬没，商舶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大浪三四，

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諦，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神木。如是者又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於渦河中。己巳歲，渦河乾涸通騎，相傳又徙於潁水。後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墨談曰：此物或即巫支祁也。余聞洞庭湖中，近亦有巨木作怪。蓋木有生性，較飛潛之物，特未脫根於地耳，不如金石之冥頑也。木既經數百年之久，其得於天者既厚，而復脫根于地，又漂沒於水中，常得水土之滋，其爲怪也，不亦宜哉。

清・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卷七　頒夏時于邦國衛案，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黃叔琳曰：《竹書紀年》夏后氏帝禹元年正月頒小正，即是書顧問曰：案《竹書紀年》作頒夏時於邦國小正或夏時一端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鴈北鄉，雉震呴，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暘，囿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則華，緹縞、前編緹作褧。雞桴粥。二月：往耰黍，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堇，採蘩，昆小蟲抵蚳，來降燕，乃睇剥鱓，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三月：參則伏，主夫出火，此句舊本錯，簡在九月。攝桑，蚕楊羦羊，鷇則鳴前編蟄作蟄，音斛。頒冰，采識，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鴽，拂桐芭，鳴鳩。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蜮，王負莠，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鳩則鳴，時有養日，乃瓜，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啓灌藍蓼，鳩爲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煮梅，蓄蘭，菽糜，頒馬，將閑諸則。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鷹始摯。七月：秀葽莖，貍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莽秀，漢案户，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剥瓜，元校，剥棗，栗零，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鴽爲鼠，參中則旦。九月：内火，遰鴻鴈，陟元鳥蟄，熊、羆、貊、貉、鼬、鼿則穴，榮鞠樹麥，王始裘，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爲蛤。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向則旦。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十有二月：鳴鳶，勘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隕麋角，雞始乳。句見《乾鑿度》鄭氏注，舊本闕。

《路史・夏后氏紀》：革正朔，奠服色，以日至六十日爲正色，尚黑。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人事是重，故建首寅，而後冬夏正。

統箋案：《夏小正》序曰：孔子得夏時于杞，而鄭注《月令》文辭，大抵嚴約不類，秦漢以來，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其間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氷、雪、雨、旱之節，草木稊秀之候，羽毛鱗羸蠕動之屬，蟄興粥伏，鄉遷降陟，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唐志・大衍曆》議曰：《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説，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乖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多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縣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仁山金氏曰：八月參中則旦當作參見爾岐。張氏曰：金氏之説，本大衍議曰：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故曰當作參見不知。八月辰伏，自以昏時伏參中，自以平旦中，何得以昏時之伏，而例平旦之參，謂其始見乎。

清・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八　六年冬十二月，桃李華。

孫之騄曰：韓非子仲尼對魯哀公曰：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

統箋案：《漢書・五行傳》：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剥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

清・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卷四一　冬十二月，桃杏花。

孫之騄曰：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火盛水衰，故桃杏冬華，宋、衛、陳、鄭災，河水反赤，後六年而景王崩，王室亂。

衡案《洪範五行傳》云：於易異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即此類也。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一　災祥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五月初五日庚子，夏至。二十五日，初陰雨兼旬，天氣涼

如深秋，晝服夾衣，夜用綿被，是時病者甚衆。至秋，吾郡歉收異常。

又　曆法

有明一代之《大統曆》，其法本於元太史令郭守敬之《授時曆》。一歲二十四氣及每月日之出入，有時刻而無分晝夜，十二時共應九十六刻，以子、午二時獨多二刻，故分晝夜爲百刻。月之上旬，計日而無初字，值日之建、滿、平、收、開、成、除、危等列於二十八宿之上，至詳且悉也。迫後相沿日久，氣候不無漸差，以曆官拘守成法，無變通傍救之材耳。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八《四月日次》　三十日

限日《燕翼貽謀録》民間訴水旱，舊無限制，欺罔官吏無從覈實。淳化二年，詔訴水旱，宜以養老助生氣。《禮記》曰：正月鴻鴈來。來，歸也。北有鴈門，故曰歸鴈。〔玄鳥　黄鸝〕並見上玄乙，倉庚注。〔冰渙　雲滋〕王廣《春可樂》曰：孟春之月，冰泮渙以微流。李顒《悲四時》曰：悲陽澤之方宣，雲興滋於秀石，鷹鳴柯於崇山。〔杏花　葛葉〕崔寔《四民月令》曰：清明節，令蠶妾理蠶室。是月也，杏花盛。《吕氏春秋》曰：冬至後五旬七日，葛者百草之先生也，於是始耕。高誘注曰：葛蒲水草。〔華桂　柔桑〕《尸子》曰：春華秋英，其名曰桂。《毛詩》曰：春日載陽，爰求柔桑。〔蘭徑　柳衢〕《楚辭》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蘭皋被徑兮斯路漸。謝惠連《三日詩》曰：弱柳蔭脩衢。〔青蘋　緑芰〕枚乘《七發》曰：滌青蘋，遊清風。陶陽氣，蕩春心。夏侯湛《春可樂》曰：援若流之緑芰。〔菜　柳　天桃〕伍緝之《春芳詩》曰：桃柳發菜榮，丹緑粲郊邑。《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布德　論功〕《禮記》曰：立春之月，天子迎春於東郊，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大戴禮》曰：古者天子孟春論吏之德行功能。〔效功　論賞〕《禮記》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宗廟之服。《管子》曰：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帝藉　神禖〕《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躬耕帝藉。蔡邕曰：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借人力以成其功，故曰帝藉。《吕氏春秋》曰：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蔡邕曰：高禖，神名也。〔獻羔　祭鮪〕《禮記》曰：仲春之月，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大戴禮》曰：二月祭鮪，鮪者，魚之先至者。〔祈麥　薦韭〕《禮記》曰：季春之月，天子乃爲麥祈實。鄭玄注曰：於含秀求其成也。崔寔《四民月令》：二月祠太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徇鐸　載耜〕《尚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注曰：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所以振文教也。《禮記》曰：孟春之月，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禁火　啓冰〕《周禮》曰：司爟氏掌仲春以木鐸，以修火禁。蔡邕《月令章句》曰：仲春之月，天子獻羔開冰。〔條桑　採艾〕《毛詩》曰：蠶月條桑。鄭玄曰：條桑枝落其葉。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可採艾耳。〔花蓋　葉幄〕夏侯湛《春可

著録

唐・徐堅《初學記》卷三《歲時部》　春第一

事對〔蒼精青祇〕張協《雜詩》曰：太，皞啓東節，春郊禮青祇。蒼精見敘事注。〔參伏　祥正〕《大戴禮》曰：三月參則伏不見，國語曰：農祥晨正。唐固注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晨見南方，謂立春之日。〔穀雨　條風〕《孝經緯》曰：周天七衡六間曰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十五日指甲爲驚蟄，後十五日指乙爲清明，後十五日指辰爲穀雨。《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宋均注曰：條風者，條達萬物之風。〔遲日　和風〕《毛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鄭注曰：遲遲，舒緩也。陸士衡《樂府詩》曰：遲遲，舒緩也。陸士衡《樂府詩》曰：游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淑景　鮮雲〕李顒《悲四時詩》曰：舒朗景之淑鮮。鮮雲事已見《和風》注中〔九陽　三節〕傅玄《陽春賦》：生氣方盛，九陽奮發，又《樂府詩》曰：穆穆三春節，天氣暖且和。〔倉庚　玄乙〕《毛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注曰：倉庚，黄鸝也。蔡邕《月令章句》曰：季春玄鳥至。玄鳥，鷰也。《爾雅》曰：鷰，乙也。〔拂羽　揮鱗〕《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李顒《悲四時》曰：春日悲兮，魚揮鱗於巨川。〔鳴鵙　雊雉〕《臨海異物志》曰：鵙鳩，一名田鵙。三月鳴，晝夜不止。至當梅子熟，鳴乃得止。《大戴》曰：正月雉震雊雉，鳴也。震，鼓其翼。〔玄鳥　蒼龍〕《吕氏春秋》曰：仲春之月玄鳥至。《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個，乘青輅，駕蒼龍。〔降鴈　來鴻〕《大戴禮》：二月降鴈。降，下也。《禮記》：孟春之月，鴻鴈也。〔桑鴈　麥雉〕蔡邕《月令章句》曰：季春戴鴈降於桑。曹植《射雉賦》曰：暮春之月，宿麥盈野，野雉羣雊。〔化鳩　歸鴈〕《周禮》：羅氏仲春獻鳩，以養國老。鄭玄注曰：春鷹化爲鳩；變舊爲新，歸也。北有鴈門，故曰歸鴈。〔玄鶯　黄鸝〕並見上玄乙，倉庚注。〔冰渙　雲滋〕王廣《春可樂》曰：孟春之月，冰泮渙以微流。李顒《悲四時》曰：悲陽澤之方宣，雲興滋於秀石，鷹鳴柯於崇山。〔杏花　葛葉〕崔寔《四民月令》曰：清明節，令蠶妾理蠶室。是月也，杏花盛。《吕氏春秋》曰：冬至後五旬七日，葛者百草之先生也，於是始耕。高誘注曰：葛蒲水草。〔華桂　柔桑〕《尸子》曰：春華秋英，其名曰桂。《毛詩》曰：春日載陽，爰求柔桑。〔蘭徑　柳衢〕《楚辭》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蘭皋被徑兮斯路漸。謝惠連《三日詩》曰：弱柳蔭脩衢。〔青蘋　緑芰〕枚乘《七發》曰：滌青蘋，遊清風。陶陽氣，蕩春心。夏侯湛《春可樂》曰：援若流之緑芰。〔菜　柳　天桃〕伍緝之《春芳詩》曰：桃柳發菜榮，丹緑粲郊邑。《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布德　論功〕《禮記》曰：立春之月，天子迎春於東郊，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大戴禮》曰：古者天子孟春論吏之德行功能。〔效功　論賞〕《禮記》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宗廟之服。《管子》曰：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帝藉　神禖〕《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躬耕帝藉。蔡邕曰：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借人力以成其功，故曰帝藉。《吕氏春秋》曰：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蔡邕曰：高禖，神名也。〔獻羔　祭鮪〕《禮記》曰：仲春之月，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大戴禮》曰：二月祭鮪，鮪者，魚之先至者。〔祈麥　薦韭〕《禮記》曰：季春之月，天子乃爲麥祈實。鄭玄注曰：於含秀求其成也。崔寔《四民月令》：二月祠太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徇鐸　載耜〕《尚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注曰：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所以振文教也。《禮記》曰：孟春之月，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禁火　啓冰〕《周禮》曰：司爟氏掌仲春以木鐸，以修火禁。蔡邕《月令章句》曰：仲春之月，天子獻羔開冰。〔條桑　採艾〕《毛詩》曰：蠶月條桑。鄭玄曰：條桑枝落其葉。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可採艾耳。〔花蓋　葉幄〕夏侯湛《春可

樂》曰：春可樂兮，級雜花以爲蓋，集繁葉以飾裳。葉幄見下謝萬《春賦》。〔緑野　青遠〕謝靈運《入彭蠡口詩》曰：春晚緑野秀，崖高白雲屯。劉臻妻《獻春頌》曰：玄陸降坎，青逵升震。陰祇送冬，陽靈迎春。〔浴沂　禊洛〕《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禊文》曰：洋洋暮春，厥月除已，尊卑燬駭惟女與士，自求百福，在洛之涘。〔榆莢雨　桃花水〕《氾勝之書》曰：三月榆莢雨，高地强土可種禾。《韓詩章句》曰：溱與洧方渙渙兮，謂三月桃花水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此水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之故也。

又　夏第二

事對。〔龍見　鶉棲〕《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曰：大，蒼龍之中星也。《左傳》曰：龍見而雩。注云：龍見建巳之月，蒼龍七宿之體，昏見東方。張衡《應問》曰：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迈而黿鼉蟄。〔麥秋　梅雨〕《禮記》曰：孟夏麥秋至，斷薄刑。蔡邕《月令章句》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周處《風土記》曰：梅熟時雨，謂之梅雨。〔翔鵾　鳴蟬〕《禮記》仲夏之月，鵾始鳴。李顒《美夏篇》曰：唰唰林蝉鳴，翩翩鳴鵾翔。《易通卦驗》曰：夏至景風至，蟬始鳴，螗蜋生。〔槿榴　秀蕣〕《禮記》：仲夏木槿榮。《毛詩》曰：四月秀蕣。注云：不榮而實曰秀。蕣草也。〔草滋　木蔚〕曹植《古樂府・豔歌行》曰：夏節純和天清涼，百草滋殖舒蘭芳。傅玄述《夏賦》曰：四月維夏，運臻正陽。鹿角解於中野，草木蔚其條長。〔素榛　朱李〕左思《蜀都賦》曰：朱櫻春熟，素榛夏成。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冰。〔炎風　熾暑〕曹植《大暑賦》曰：土潤溽以歊蒸，時渙涒以酷烈。温風鬱其彫彫，譬炎火之陶燭。曹植《大暑賦》曰：炎帝掌節，祝融司方。維扶桑之高燎，熾九日之重光。〔朱轓　赤旗〕《禮記》：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個，乘朱輅。兵書曰：夏出兵，赤旗在前，執戟前行。〔象德　封功〕范子《計然》曰：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京房《易占》曰：夏至離王，景風用事。人君當爵有德，封有功。〔風觀　冰臺〕潘岳《關中記》曰：桂宮一名甘泉，又作迎風觀、寒露臺，以避暑。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於冰井臺藏冰，三伏之日，以冰賜大臣。〔祭黍　羞桃〕皇覽《逸禮》曰：夏則乘赤輅，駕赤騵，載赤旗，以迎夏於南郊，其祭先黍與雞。《禮記》曰：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均管　頒冰〕《禮記》曰：仲夏之月，命樂師修鞉鼓，均琴瑟管簫。《周禮》曰：凌人掌夏頒冰。注云：暑氣盛以冰頒賜。〔環罏　交扇〕桓譚《新論》曰：漢中送王仲都，至夏大暑日，使暴坐，又環以十罏火，不言熱而身不汗出。劉義慶《世説》曰：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熏赫，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嘯風　啾露〕王粲《大暑賦》曰：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其如湯。氣呼吸以怯短，汗雨下而霑裳。王度《扇上銘》曰：朱明赫曦光，啓牖來清風。服紿嘯雲露，體輿神自融。

又　秋第三

事對。〔火流　土王〕《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易説》曰：坤西南主立秋。京房《易占》曰：立秋坤王，涼風用事。《周易・集林》曰：坤，土也。〔露下　風高〕《易通卦驗》曰：立秋涼風至，白露下。江逌詩曰：高風催節變，凝霜督物化。〔蓼風　蔓露〕蔡邕《月令・章句》曰：仲秋白露節，盲風至。秦人謂蓼風，爲盲風，《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凝露　涼煙〕袁淑《秋晴賦》曰：曳悲泉之凝露，轉絶垠之嚴雲。鮑明遠《秋思賦》曰：秋木兮架浦，涼煙兮冒江。〔勁風　皦月〕潘岳《秋興賦》曰：庭樹蕨以洒落，動風戾而吹帷。湛方生《秋夜賦》曰：夜悠悠而難極，月皦皦而停光。〔收潦　滌氛〕《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沆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惨兮收潦而水清。袁淑《秋晴賦》曰：炎都褰埃，旻寓滌氛。〔涼風　凄日〕《禮記》曰：涼風至。《毛詩》曰：秋日凄凄，百卉具腓。〔長宵　短晷〕盧諶詩曰：凛凛素秋，日促宵長。潘岳《秋興賦》曰：何微陽之短晷，覺長夜之方永。〔金帝　玉女〕《禮記》曰：孟秋，其帝少皞。注云：少皞，金天氏《淮南子》曰：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曰：青女乃天神青要玉女，主霜雪。〔凝露　飛霜〕曹植《秋思賦》曰：四時更代兮秋氣悲，高雲静兮露凝衣。徐廣《秋賦》曰：于時招摇西建，天高氣清，飛霜凝洒，悴葉飄零。〔收温　滌暑〕湛方生《秋夜詞》曰：秋夜清白兮，播商氣以收温，扇凄風以革涼。李顒《悲四時》曰：秋日兮火流天而滌暑，風入林而疎條。〔珠露　金風〕李顒《感興賦》曰：風觸波而文動兮，露沾卉而珠凝。張協詩曰：金風扇素節，丹露啓陰期。〔白帝　青女〕《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注曰：蓐收，白帝之佐。《淮南子》曰：西方金也，其帝白帝，其佐蓐收。高誘注曰：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爲金官之長，死爲金神，主秋。《禮記》曰：仲秋之月，天子始祭以迎秋，先以薦寢廟。〔均管　頒冰〕《禮記》曰：仲夏之月，命樂師修鞉鼓，均琴瑟管簫。《周禮》曰：凌人掌夏頒冰。注云：暑氣盛以冰頒賜。〔環罏　交扇〕桓譚《新論》曰：漢中送王仲都，至夏大暑日，使暴坐，又環以十罏火，不言熱而身不汗出。劉義慶《世説》曰：郗嘉賓三伏之月詣謝公，炎暑熏赫，雖復當風交扇，猶沾汗流離。〔嘯風　啾露〕王粲《大暑賦》曰：仰庭槐而嘯風，風既至其如湯。氣呼吸以怯短，汗雨下而霑裳。王度《扇上銘》曰：朱明赫曦光，啓牖來清風。服紿嘯雲露，體輿神自融。

條〕謝惠連詩曰：團團滿葉露，淅淅振條風。何瑾《悲秋》曰：霜凝條兮璀璀，露霑葉兮泠泠。〔落英　隕葉〕蘇彦《秋夜長》曰：零葉紛其交華，落英飄以散芳。潘岳《秋興賦》曰：游氛朝興，槁葉夕隕。〔九法　五政〕《周禮》曰：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仲秋教理兵政。《管子》曰：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賽。一政曰無見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農，趍聚收。四政曰補缺塞坼，修垣墻，謹門閭。五政曰敬時，五穀之皆入也。〔逆寒　迎氣〕《周禮》曰：籥章掌仲秋擊土鼓，吹豳詩，以逆寒氣。司馬彪《續漢書》曰：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絳皂領，緣中衣，迎氣於西郊。〔獻裘　授几〕《周禮》曰：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仲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禮記》曰：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月帳　風帷〕湯惠休《白紵詩》曰：秋風嫋嫋入曲房，羅帳含月思心傷，風帷已上見動風注中。〔霜階　風隙〕夏侯湛《秋可哀賦》曰：秋夕兮遥長，哀心兮永傷。木蕭蕭以被風，階綿綿以受霜。謝靈運《七夕詩》曰：月弦光入户，秋首風遶隙。〔日凄凄　風冽冽〕《毛詩》曰：秋日凄凄。左思《雜詩》曰：秋風冽冽，白露爲霜。〔照帷月　盈幕風〕夏侯湛《秋可哀》曰：月翳翳以隱雲，星朧朧而没光，映前軒之疎幌，照後帷之閒房。宋孝武《秋詩》曰：蕭蕭風盈幕。〔振條風　傾枝露〕《楚詞》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孝武詩曰：泫泫露傾枝。〔警露鶴　含風蟬〕周處《風土記》曰：鳴鶴戒露，白鶴也。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即鳴而相警。謝惠連《懷秋詩》曰：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

又　冬第四

事對〔黄鍾　玄轡〕《禮記》曰：仲冬月律中黄鍾。李顒《感冬篇》曰：高陽攬玄轡，太皞御冬始。望舒游天策，曜靈協燕紀。〔北陸　南郊〕司馬彪《續漢書》曰：日在北陸謂之冬，沈約《宋書》曰：日月庚寅冬至，親祠圜丘於南郊。〔瓊雪　珠冰〕劉義恭《夜雪詩》曰：屯雲閉星月，飛瓊集庭樹。謝惠連《雪賦》：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割蚌出明珠。〔泉動　水沍〕《周書》曰：冬至後十五日，水泉動。不動，陰不承陽。劉楨《魯都賦》曰：伊歲之冬，雲氣清晞。水沍露凝，冰雪皚皚。〔愛日　嚴霜〕杜預注《左傳》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古詩》曰：寒冬十一月，晨起踐嚴霜。〔折冰　坼地〕《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條可結。《禮記》曰：仲冬之月地始坼。〔風切　雲嚴〕謝惠連《詠冬詩》曰：履霜冰彌堅，積寒風愈切。鮑照《冬詩》曰：嚴雲亂山起，白日欲還次。〔玄雲　素雪〕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衿。冬，素雪其霏。〔冰魚　霜鶴〕《易通卦驗》曰：大雪魚負冰。鄭玄曰：魚負冰，上近冰也。鮑照《冬詩》曰：眇眇負霜鶴，皎皎帶雲鴈。〔龍吹　鶴語〕《淮南子》曰：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許慎注云：不見日，故龍以目照之，蓋長千里。開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劉敬叔《異苑》曰：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於橋下，曰：今兹寒不減堯崩年，於是飛去。〔蟄鳥　潛鱗〕魏武帝《出夏門行》曰：孟冬十月，北風徘徊。蟄鳥潛藏，熊羆窟棲。王粲詩曰：冽冽冬日，肅肅祁寒。潛鱗在川，歸鴈載軒。〔桂榮　松茂〕《楚詞》曰：嘉南周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何邵《游仙詩》曰：青青陵上松，亭亭南山栢。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講武　論刑〕《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鄭玄注曰：爲仲冬大閱習之。《大戴禮》曰：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納稼　儲穀〕《毛詩》曰：十月納禾稼，黍稷稺稑，禾麻菽麥。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農事畢，五穀既登，家家儲蓄，乃順時令也。〔祈年　貞歲〕《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注云：天宗，日月星辰也。《周禮》曰：天府掌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美惡。鄭玄注曰：問事之正曰貞。問歲美惡，謂問於龜。〔戒閭　墐户〕《禮記》曰：孟冬，命有司循行積聚，坏城郭，戒門閭。《毛詩》曰：穹窒熏鼠，塞向墐户。注云：向北出牖。墐，塗也。〔鑿冰　爨燧〕《禮記》曰：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毛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注云：冰盛水腹，命徹取冰山林中。沖沖，鑿冰之音。二日，夏之十二月。《淮南子》曰：孟冬之月，招摇指亥，爨松燧火。〔熊席　狐裘〕《吕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言不寒。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四隅有火，所以不寒。〔冰澗　凍海〕陸士衡《樂府・苦寒行》曰：北游幽朔城，原野多險艱。俯入穹谷底，仰涉高山盤。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阮籍《大人先生歌》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凋松　傷竹〕《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謝承《後漢書》曰：竇武上表曰：今冬大寒過節，毒害鳥獸，爰及池魚，城傍松竹，皆爲傷絶。〔挾纊　賜綈〕《左傳》曰：楚莊王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而勉之，士皆如挾纊。《史記》曰：范雎相秦，魏須賈使秦。雎微行弊衣，間出而見。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綈袍以賜之。〔温席　叩冰〕干寶《搜神記》曰：羅威，字德行，少喪父，事母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温席，而後授其處。師覺《孝子傳》曰：王祥少有德行，失母，後母憎而譖之。祥孝彌謹，盛寒河冰，網罟不施。母欲得生魚，祥解褐叩冰求之。忽冰少開，有雙鯉出游，祥垂綸而獲之。于時人謂至孝所致也。〔歌赤鳳　冰可折〕祠白犬〕干寶《搜神記》曰：漢代十月十五日，以豚酒入靈女廟，擊筑奏上弦之曲，連臂踏地歌赤鳳來，巫俗也。崔寔《四民月令》曰：先後冬至各五日，買白犬養之，以供祖禰。〔木皮三寸　地凍一丈〕《尸子》曰：朔方之氣冰，厚六尺，木皮三寸。《漢書》龜錯上書曰：夫海胡貊之地，積陰之處，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注云：地寒故也。郭義恭《廣志》曰：北方地厚，寒冰厚三尺，地凍一丈。〔曾冰百丈　飛雪千里〕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有

曾冰萬里，厚百丈。《尸子》曰：朔方之寒，地凍厚六尺。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楚辭》曰：魂歸來北方不可止，曾冰峨峨，飛雪千里。王逸注：北極常寒。

宋・張虙《月令解》卷一　孟春之月，孟春者，斗建寅之辰也。《漢志》云：引達於寅，則寅引也。夏正爲正月。

日在營室，正月之中。《三統曆》云：日在室一度。《元嘉曆》云：日在室十四度。《疏》：謂《月令》據其大畧不細，與歷同日，與斗建常相合，寅與亥合，正月斗建寅，則日在亥室，星屬亥也。（案，此説由不知歲差，故以爲據其大畧，又泥於子與丑合，寅與亥合之説，皆非也。）營室二星。

昏參中，日尾中。每月必記昏旦中，星者人君南面而治。仰觀天文以授民事，故舉南方之中星爲候。《月令》中星，疏：亦謂據，大畧而言，不與歷正同，但一月之内有中者，即得載之。（案，此亦由不知歲差，故有是説。）中星一晝一夜，分天之半，參十星西方之宿，尾九星東方之宿，參與尾相望也。

其日甲乙，《左傳》云：天有十日以應五行，五行播於四時，故十日各有所屬，甲乙屬春。注：乙之言軋也。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疏云：日功之名。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據經惟曰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前漢魏相傳言：東方之神，太皞乘震執規司春者，而注疏以爲祀其帝又祀其神，有主必有配，皆以義起，禮耳後世因其言，則祀禮不復廢矣。然其帝其神名號亦自取義，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皞者廣大之意，木初生時句曲而有芒角，故曰句芒。

其蟲鱗，鱗亦謂之蟲，所謂鱗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注：鱗龍蛇之屬，有孚甲似木。

其音角，疏：謂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

律中大蔟，大蔟者，月建寅之律也。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實以葭灰，以羅縠覆之，置緹縵室中，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而吹，灰中者氣與律相當也。《國語》云：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漢志》云：蔟，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

其數八，金木水火得土五數，故爲成數八。

其味酸，其臭羶，在口者爲味，有形則有味，木曰曲，直而曲，直作酸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通於鼻者，爲臭，有氣則有臭，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

其祀户，祭先脾，凡五祀皆有功於人，故立祀以報之，又各從其類也。春祀户者，户在門之内，易節卦不出户庭，不出門庭，解者謂奇爻在前户之象，偶爻在前門之象，是奇者，爲户，偶者，爲門，春祀户，秋祀門，户祀其出，門祀其入，户在内於人爲尤近，當冬寒時塞向墐户，春氣和則人闢户矣，故祀其神，祭用牲之藏時各有所先，既非本屬又不可論，相生又不可論，相尅雖與古。《尚書》：文合又不可通，其義此蓋不過示有所先，耳當以人六脈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爲主，於是爲脾，爲肺，乃入左手爲心，爲肝，爲腎，此其次第非出於人之私也，故用牲之藏其所先者，亦依之而春夏、中央、秋冬之際，定矣。故春先脾。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此記正月時候也，冰凝則魚潛而下，冰釋則魚躍而上。獺祭魚者，以魚方可取，祭而後食，猶人食必祭也。天之生物，自有禀性之善者，特其偏耳。鴈隨陽者，禹貢謂之陽鳥，鴈之隨陽，居無定所，從中土視之，自北而南謂之來，自南而北亦謂之來，孟春之來，自南方而北也。

又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立春爲正月節，迎春於東郊者，人君後天而奉天時，當其氣至，則出郊以迎，所以導之也。太史禮官之屬，先三日謁之，將以致天子之齊也。盛德四時皆有德，或生或長，或斂或藏，是其德也。天地之大，德固難於形容，至其分而爲四時，則各有所在，故因其分而言其盛，則天地之德於萬物之生，木之德也。親帥羣臣迎之於東郊，所是著矣。春之盛德在木，木屬春也。凡見於萬物之生，木之德也。親帥羣臣迎之於東郊，所以重其至示敬也迎，迎其氣耳，非有神矣，或謂即太皞句芒，故迎而祭之。注：引文曜鉤謂靈威仰。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古者賞以春夏順時氣也。迎春之賞，蓋喜其氣之至。故行賞以飾喜，尤爲順時之大者，然是賞也，惟及於公卿、諸侯、大夫而已，未及兆民也。於是命之相臣，指居輔佐之任者，布德以助春之德，和令以和春之令，曰慶曰惠，又出乎賞之外，以行以施，及於兆民，慶賜則又總言上之所與，毋有不當，使當得者皆得所予，雖廣而無一妄予者，古人淳厚，安有欺罔之事邪。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周禮》大史之職掌六典，逆邦國之治，八法逆官府之治，則守典奉法是其職也。然頒歲年於官府都鄙頒朔於邦國皆大史職也。豈惟六典八法而已，日月星辰行於天者，大史司之宿。如《天文志》填星居宿，其國（案，《漢書・天文志》作填星所居國吉居宿，久國福厚此删改其文，國字下應脱一吉字。）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此删去天下二字。）是宿也，離，如月離於畢，是離也。大史司之，曰宿，曰離，皆無貸者，言占驗不差也。（案，《月令》乃言推步不差耳，非言占驗。）經紀謂日月星辰行天之，躔度初如曆法之元，孟子所謂故也，用是爲常此不可變者，治歷明時本貴乎革，若其法之初，則不可得而易。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案，藉田今本作籍非。）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元日或以爲吉日，或以爲善日，其説則同，然以書所稱元日，觀之則元日，乃正月朔旦也。吕氏創法則以元日行禮祈穀，躬耕本一事，其行禮則同一日，既曰元日，又曰元辰，元日即朔日，

元辰於是日，取其時也。十二支謂之辰，元日曰以則以朔日行之，無俟乎擇元辰曰擇，則於元日之中，取其辰之良者用之，故謂之擇也。《左傳》郊祀后稷，以勸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周制也。吕氏不遵此禮。《月令》：春祈穀，夏亦祈穀，祈穀禮畢，於是講躬耕之禮，耒耜田器也，措之參保，介之御間，參凡車上人皆可言參乘，保介注以爲衣甲之士，非也。《詩臣工》云：嗟嗟保介，介猶副也。諸侯來朝，介或九人、七人、五人，天子之保介，猶諸侯之保介也。則介豈謂衣甲，天子之車，安得有甲士，惟耒耜之器，非車上所能容，所以措之於左右之間。御間即謂天子所坐之處，帥公卿、諸侯、大夫，以身帥之也。躬耕者，祭統云，天子諸侯非莫耕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可以事神明。帝藉古說，謂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以藉爲借，或云耤蹈藉也。躬親履踐之義，皆不若應劭，以爲典籍，蓋干畝之田，必有籍以紀之。曰帝藉則與民之公田異矣。《周禮》：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則帝藉即王藉，帝藉之帝非指天也，曰三推五推九推，此則尊卑勞逸之辨也。人君惟知稼穡之艱難，親耕之禮，蓋體民也。耕藉而反，亦已勞矣。故飲之酒亦猶勞農也。然觀執爵之語，則非有盛禮，如平時即執爵，而酳意者持酒如勸賓之禮，大寢非燕之所，所以示禮之特名曰勞酒，此特爲耕罷而設御，如御食於君之御。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天地之氣，亦人之氣也。孟冬之月，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今也一陰一陽，和同無間，所謂天地交泰，故生草木萌動之。爲言亦猶人初受氣於胎元，襁之靜者自此動矣。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親躬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農事布於春，而斂於秋。農事之布，必王命之。不曰天子而曰王，不以天子之尊嚴臨下也。田非田畯之官，即謂凡有田者，舍於東郊，謂民畢出於廬舍也。觀此一節，即《周禮大司徒》之職，大司徒有脩目易曉。此乃總而論之，蓋自商鞅開阡陌之後，古制隳廢，大司徒之職，亦難復舊，今惟因其近似者行之。脩封疆，審端徑術，即制其畿疆，作其溝封，正其道塗，均其地域也。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即五地之物辨以土會十有二，土十有二壤辨以土，宜五物九等辨以土均，然後稼穡樹藝之所宜，畢見於此而始可以任地事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之，謂之疆。每歲脩之，使勿壞術，與遂同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審則詳視之，端則理正之，相如詩言，相其陰陽，古之勤民如此，至其教道之，方不徒形之空言，必躬親以率之民，烏得而不從，田事既飭，言治田之事，各有條理矣。亦有所先，各適其平謂之準，各得其正謂之直，民無惑心，則爭競之念自絶，先王經理天下，如一家然。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樂正者，樂官之長。學者，教育人才之地。《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則習舞非爲釋菜也。春陽既動，萬物出地，故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樂，以舞爲重，古人所致意，衆仲之對季札之觀，皆舞也。夫子與顏淵論韶舞，與賓牟賈論武王之舞，亦舞也。其屈伸俯仰，級兆疾舒，皆關於造化孟春之習，豈區區爲釋菜哉。且《月令》所言，自有次第，習舞之後，乃始習樂，習樂之後，乃大合樂，則習舞居先，見舞之爲重也。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重祭禮，故於歲始而省録之，曰山林川澤，則羣祀無不舉也。犧牲毋用牝，爲傷妊也。此山林川澤之禮然耳。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孟春，亦不用牝也。斧斤以時，入山林當草木萌動之時，固禁止之覆巢，則烏何以生育，孩蟲胎夭皆不可殺。獸曰麛，鳥曰卵，亦不用皆所以遂其生育之性。飛鳥或謂初飛之鳥。掩骼埋胔，或云掩之，或埋之，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兵主殺，以殺氣而逆生氣，所以有天殃。老氏曰：用兵不敢爲主而爲客，蓋不可從我始之謂也。湯之造攻自鳴條，用兵之義未嘗不然，況方春之始乎。

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日月東西相從不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是天道之順者，變之可乎，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是地理之順者，絶之可乎。五常設教之倫，五事敬用之範，是人紀之順者，亂之可乎。《月令》載此於孟春，亦春秋正王道之端之意，其示戒深矣。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行令或以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行令或以爲天之行令，或以爲君之行令，天令之不時，乃君令之所致，其實一也。行夏令則孟春之時似夏，雨水乃正月節。不時則非時而有也，草木以長養之蚤，故其落亦蚤，國時有恐非常，常恐也。有時或然，如驚雷震電之類。行秋令，則孟春之時似秋，春氣温秋，氣涼當温，而涼則爲疫，秋後多風多雨，徒長惡草耳。行冬令，則孟春之時似冬，春去冬未遠，冬之水潦，積陰所成，春尚有之，所以敗物，或時降霜，或時降雪，此皆冬之物也。摯猶至也。首種非止，一物首種，如今人言發頭布種之初也，不入謂不入土，蓋氣寒也。

宋・張虙《月令解》卷二　仲春之月，仲春者，斗建卯之辰也。《漢志》云：冒茆於卯，則卯冒也。顔師古曰：茆謂叢生，音莫保反，夏正爲二月。

日在奎，二月之中，《三統曆》云：日在婁四度，《元嘉曆》云：日在奎七度，日與斗建常相合，卯與戌合二月，斗建卯則日在戌，奎星屬戌也，奎十六星。

昏弧中，旦建星中，弧九星建在斗之上，弧與建相望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夾鍾者，月建卯之律也。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云：夾鍾出四隙之細。《漢志》云：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夾鍾又謂

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也。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此記二月時候也。漢初以雨水爲二月節，劉歆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雨水則不復冰矣。桃始華，春華之盛，莫如桃，倉庚黃鸝也。出于幽谷，遷于喬木，故鳴也。詩人取其嚶嚶之聲，當春之時物有化，此造物之一妙也。鷹與鳩迭相化。《月令》言鷹化爲鳩，王制言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鷹鷙而鳩，仁春陽育物，使鷙者能仁。《月令》書之鳩化爲鷹，變而之不仁矣。故月令不書。

又　是月也，安萌牙。（案，今本牙作芽，古本通用牙。）養幼少，存諸孤，皆所以助生氣也。萌芽指草木之類，萌動則始苗牙，則浸長矣。安之恐觸之而折也。幼少指人。《周禮大司徒》保息養萬民，一曰慈幼。注：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飧，後世遂有收養，委棄小兒者，至於幼而無父曰孤，則尤不可不存之，孤而不存則類絶矣，待人詳於待物。

擇元日，命民社。孟春以元日祈穀曰，以則不待擇，謂正月朔旦也。今命民社曰，擇元日與擇元辰，同郊待牲，言社日用甲，此之元日，蓋甲日也。甲爲日之始，猶朔旦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然必出天子之命。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囹圄禁人之所，則省而察之，恐入者被苦也。桎梏禁人之器，則去而除之。恐害人手足也。肆謂暴尸，掠謂箠楚則戒之，方天地作解之，時人應之爲解之事，皆所以順生氣然，非上之人得偏行之，故以命有司。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商頌》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故《史記·商本紀》因謂：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取吞之而生契，其言遂流於誕。孔穎達《詩》疏引：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元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元鳥，則詩疏之言可信，是知高禖之祀，自古有之矣。惟《月令》所言：高媒之祀，其禮爲重，天子親往，異乎常祀，祠用大牢幾過乎郊，昔孔子垂教，怪神之事置之不語，上下神祇之禱不取子路，故孔子於祭禮未嘗不謹，亦未嘗或流於誕經之所言，爲農有祈，爲兵有祈，與凡水旱有祈，皆正也。《周禮》：六祝、六祈、六辭、六號，非不多也。獨不見禖宮嘉祥之事，雖然精神所感，何幽不格念，感所通惚恍，有象高禖之祥，豈容億度。《禮記》之載，自有舊典，朝家之行又有成式，惟在上之人，確守之耳。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與仲秋同，無長短之差也。春則雷發聲，秋則雷收聲，雷不特發聲而已。電是陽光至此陽氣漸盛，其光乃見。春則蟄蟲啓户，秋則蟄蟲壞户，孟春蟄蟲始振，則振而已猶未出也，今則啓户而出矣。雷之發聲，陰陽家可以數推，故先雷三日，可以令兆民，玉藻言：疾風迅雷，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況聞其發聲之始乎，其有不戒容止，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無足怪也。古者愛民如愛子弟，木鐸所以振文教奮而警之，何其慮之深哉。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制器尚象，雖曰多端，然不出三者，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當日夜之分，天時適平，聖人因是稽器於人，以上承天之所爲，而下正其所爲，同律度量衡，自舜以來謹之矣。石出於衡，甬斗出於量，權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曰同，曰鈞，則致其謹，曰角，曰正，則致其審矣。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農之作也，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入而在舍，曰少舍，則暫焉而已。又乘其隙，而脩闔扇，注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似失之鑿，此之闔扇，不過當寒時塞向壁户，令脩之，則亦啓其向之塞，闢其户之壁而已。寢廟畢備，句當屬下，古人慮農事之或妨也。謂農之闔扇，可乘閒而脩之。若國之寢廟，既已畢，脩則不必作此大事，以妨農之事，蓋寢廟告成，無有虧闕不俟脩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竭澤而漁，古人所惡，況當春時哉。陂池儻漉而取之，亦竭矣。春蒐火弊，獻禽注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菜除陳草，此惟蒐時爲然耳，常時固有禁也，皆所以遂生物之性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注讀爲獻，或讀如字，繫牲曰：鮮用羔羊，爲火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方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所以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廟，以神道事之則有廟。《月令》凡薦新之類，皆曰寢廟，意者廟則四時有常祭，寢則以時物薦新，言寢廟與單言廟不同。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矣。至是又以上丁之日命樂正習舞，唯恐舞者之容節，有一或失也。鄭氏注：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則此之釋菜，正天子與羣臣入學之禮，天子與羣臣親往，視其習舞，無違禮矣。至仲丁始命樂正入學習樂，習樂則凡樂無所不習，不特舞樂，樂者，天地之和也。古人作樂，所以導和於天下，乃時之常事，非必有爲而然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孟春之時，犧牲不用牝而已，至是舉犧牲皆不用矣。若高禖之用，大牢開冰之用羔，此二者乃天子所行之事，每歲惟一舉不以常禮論也。以圭璧易犧牲，非但用圭璧，又用皮幣以更之。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孰，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蚤來，蟲螟爲害。行秋令，則仲春之時似秋，秋時多雨，所以爲大水。秋將入寒，所以寒氣總至，寇戎乘金氣也。行冬令，則仲春之時似冬，仲春之時，陽氣宜勝，今則不勝，麥爲寒氣所害，故不孰。民之相掠，由無麥也。行夏令，則仲春之時似夏，夏時多旱，煖氣未當來而來，蟲螟煖氣所生也。

古者愛民

辰，則辰振也。夏正爲三月。

日在胃，三月之中，《三統曆》云：日在胃九度。《元嘉曆》云：日在胃七度。《三統曆》云：日在胃九度。日與斗建常相合，辰與酉合，故三月斗建辰，則日在酉，胃星屬酉也。胃三星。

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之宿，以其數有七，謂之七星，二十八宿皆星也。獨謂南方之中星爲星者，以星爲陽之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故也。牽牛六星，北方之宿，七星與牽牛相望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姑洗者，月建辰之律也。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云：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漢志》云：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此記三月時候也。桐之爲木，見於詩，《定之方中》云：可中琴瑟，亦世有用之材，故取以紀時。鼠穴於地者，忽爲飛禽，此尤造物之神也。虹蝀蝀也，朝見於西，莫見於東，日之氣也。萍水草。

又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洩，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内。春之氣，固主生矣。至於季春，始爲盛陽，生於子，出於寅，及乎辰，則始發洩。由辰而前，句者非不出也。出之爲未畢，萌者非不達也。達之爲未盡，至於辰，乃畢乃盡焉。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

又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洩，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内。春之氣，以干正，天地之間有不正之氣，聖人於是有難之之法。《周禮・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難之法，所以逐不正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不可以邪干之。季春之難，謂之畢春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於是乎，難畢者，令春氣得以成功也。礫擲牲于九門之上，自方相氏時難之法廢，而後有礫攘九門，即上言九門謂之國，則總内外言之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季春之時似冬，冬之氣爲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謂枝葉無脩暢之意，國有大恐，又甚於國時有恐，以嚴寒可畏故也。季春之時似夏，則民多疾疫，温氣大勝也。陽亢爲旱，故雨不降，高者曠於熱，故山陵之物不收。季春之時似秋，則天氣沈陰，非春和時，秋有淫雨，春乃如之兵革之起，金氣之應也。

宋・張虙《月令解》卷四　孟夏之月，孟夏之月，孟夏者，斗建巳之辰。《漢志》云：己盛於巳，則己己也。（上音似，下音以。）夏正爲四月。

日在畢，四月之中。《三統曆》云：日在井初度。《元嘉曆》云：日在畢十五度，日與斗建常相合，巳與申合，故四月斗建巳，則日在申畢，星屬申也，畢八星。

昏翼中，旦婺女中。翼二十二星，南方之宿，婺女四星，北方之宿，翼與女正相望也。

其日丙丁，丙丁屬夏。注：丙之言炳也，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因以爲日名。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據經惟曰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魏相傳》言：南方之神炎

帝，乘離執衡司夏也。火性炎上，故曰：炎融者，火之明盛也。神必有祝，遂稱祝融。

其蟲羽，羽亦謂之蟲，所謂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注，象物從風鼓翼飛鳥之屬。

其音徵，疏謂：夏時調和樂，以徵爲主，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

律中中呂，中呂者，月建巳之律也。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周語》云：中呂宣中氣。《漢志》云：言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

其數七，火數二，得土五數，故爲成數七。

其味苦，其臭焦。火曰炎，上而炎，上作苦，焦言火，炎而不宜上。（按此句未詳。）蓋夏之氣爲然。

其祀竈，祭先肺。夏與冬爲對，人之生不在家則在路。夏祀竈，賴其養於家。冬祀行，資其庇於路，此夏之祀，所以主竈也。祭用牲之藏，當以人之六脈，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爲主，於是爲脾，爲肺，故夏先肺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此記四月時候也。螻螻蛄也，能鳴，蟈蛙也。《周禮》：蟈氏掌其禁，其鳴尤甚，蚯蚓亦能鳴，謂之歌女。此時始出地，未鳴也。王瓜，大瓜也。種最多，有大有小，此言其生，謂大種也。苦菜，（詩）謂之荼，今人亦多食，劉易喜食苦馬菜，爲狄青所治。

又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立夏，爲四月節。迎夏於南郊者，人君後天而奉天時，當其氣至，則出郊以迎，所以導之也。夏之盛德在火，火屬夏也。凡見於萬物之長，火之德也。親帥羣臣迎之南郊，所以重其至，示敬也。迎，迎其氣耳，非有神也。或謂即炎帝祝融，故迎而祭之。注引文耀鉤，謂赤熛怒。

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南郊迎氣，公卿、大夫與焉，而無諸侯，及還反，行賞，則有諸侯之封焉。上有慶賜，固人情之所欣說。然滿堂飲酒，一夫鄉隅而泣，亦足以爲慶賜之纍，故無不欣說，則善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季春大合樂，天子帥羣臣，親往視之，至是又習合焉。不特樂也，禮亦在其中。故曰：習合禮樂，不可一日廢。故以時習合之，非有所爲也。

命大尉，贊舛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夏曰：長此助長氣也。大尉，古司馬之官，以辨論官材爲職，棄俊，以才言必贊之，懼其或堙晦也。賢良，以德言必遂之，懼其有沮滯也。長謂日加益者，大謂由小學而造大學者，從而舉之。爵以馭貴，祿以馭富，無不各當其位，言於孟夏，皆所以助長氣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當夏之時，物無不長也。無不高也，勿使有壞，是繼也。勿使有墮，是增也。土功一起，築城鑿池，能無壞墮乎。大衆一發，車徒征行，能無壞墮乎。若伐大樹，則壞墮又甚矣，此所當戒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絺以郤暑，暑而絺，猶寒而裘也。此天下之常，惟天子所服，則尤以順時爲重也。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野虞位卑，故命之出行田原，曰爲天子者，見上之人留意於農，野虞之行，如天子親勸勞然，司徒位尊，故命之循行縣鄙，令農勉作，以趨時都者，國都也。人情所樂居，令其在田，而不在都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也。五穀正長，而獸或害之，何以有秋，蜡迎虎而祭，以其能食田豕，則養穀以驅獸，重其所當，重然終不敢大爲田獵，以傷蕃廡之氣也。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季春爲麥祈實，至是始熟，農遂登而獻之。麥火穀彘，水畜嘗麥，以水勝火，不使熱之過也。寢廟，祖廟也。祖廟，必有寢。《月令》：凡天子嘗新，必先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也。

是月也，聚畜百藥，《周禮》：醫師掌聚毒藥。注：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也。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以其蕃廡之時，所可採者爲多。

靡草死，麥秋至。《詩·小雅》：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注：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此正靡草之類，非專一物。俗諺有：夏枯草麥之言，秋蓋萬物成熟，爲秋麥至是熟。故曰：麥秋上已登麥矣。今復言麥秋至者，蓋登麥農以新爲獻耳。如今農夫獻新論麥秋，則今始至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刑以秋冬，今當夏時，所斷者薄刑，所決者小罪，輕繫。如漢時獄逾冬免死，若輕者令皆出之。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周禮·內宰》：后妃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則蠶于蠶室者，內外命婦也。后妃因內外蠶事之畢，以其繭獻于天子，當季春蠶事之興也。天子蒸鞠衣以求福，今蠶既畢，后獻繭于天子，以告功成禮也。注：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非也，繭稅謂收所養之繭稅，此與帝藉之收不同，帝藉之收，盡收之也。此曰乃收繭稅，既曰稅，則惟稅之而已，不盡收也。帝藉供粢，盛所用廣，若給郊廟之服，服不必常易新也。以桑爲均，其多寡則隨桑之多寡，貴賤長幼如一，什一則皆什一，什二則皆什二也。此一節不可從注疏之說。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疏，引詩爲此，春酒至此始成，與漢嘗酎異，觀注疏之言，則此飲酎，非在廟也。嘗酎之意，載於《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見於嘗酎與執燔焉，則酎在廟也。至漢則高廟酎，惠帝廟酎，酎禮行于宗廟，若《月令》所言，則無在廟之禮。《月令》：凡先薦寢廟，皆天產之物，麥稻鮪含桃，如飲酎直曰，天子飲酎用禮樂，用禮樂則飲酎之禮，在當時爲最盛，此疏所以言，與漢嘗酎異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行秋令，則孟夏之時似秋，秋雨傷稼，謂之苦雨。此雨數來，穀何以養，鄙界上邑，小城曰保，入保慮饑也。行冬令，則孟夏之時似冬，草木未寒而枯，冬德屬水，水尤爲盛，故大水敗城郭也。行春令，則孟夏之時似春，蝗蟲以温氣而生，夏宜熱而温，故蝗生也。暴風卒然之風，春多有之夏。行春令，故有此風，草當春則生，今非時，故秀而不實也。

宋・張虙《月令解》卷五　仲夏之月，仲夏者，斗建午之辰。《漢志》云：　鶉布于午，則午鶉也。夏正爲五月。

日在東井，五月之中，《三統曆》云：　日在東井十八度。日與斗建常相合，午與未合，故五月斗建午，則日在未，井星屬未也，井八星。

昏亢中，旦危中，亢四星東方之宿，危三星北方之宿，時日長夜短，昏旦不相望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蕤賓者，月建午之律也。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云：　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漢志》云：　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小暑，爲六月節。今月建午而言，小暑至者，詩言七月流火，火流則暑退，暑退於孟秋，則極盛於季夏，當五月小暑爲六月節者，此見暑至之漸也。螳蜋，《方言》云：　譚魯以南，謂之螳蜋，三河之域，謂之螳娘。燕趙之際，謂之食肹，齊杞以東，謂之馬穀。

又　養壯佼。是月也，命樂師脩鞉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笛簧，飭鐘磬柷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先命有司祈祀者，於是始講雩。《禮》曰：　大雩則雩帝也。用盛禮則祀之也。不特天子舉是禮於上，又以命百縣百辟卿士有益于民，如句龍后稷等。《月令》言：　縣即天子之縣内諸侯也。夫雩將以求雨也，今乃以祈穀實，蓋祈雨正爲穀也。以祈穀實，猶爲麥祈實，無非爲民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月令》書：　登麥登稻之後，天子必以牲嘗之，而薦寢廟，惟此月書登黍，則獨以異文登者，謂農以新獻於上非正熟時。《説文》謂：　黍以暑得名，今小暑至，農遂登黍，方慤謂：　非秬黍特其種類之早者，雛鳥之始生，以始生之鳥，嘗新登之黍，亦相宜也。至於薦之寢廟，又不直致而羞以含桃焉。含桃，注謂：　櫻桃。漢，叔孫通語：　惠帝取櫻桃獻宗廟，諸果獻，由此興通不過，謂時新之物，當先薦宗廟耳。未必識《月令》所書之意，觀《家語》載：　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子以桃雪黍，古人以桃雪黍，自有深意。（案《家語》乃云：　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公曰：　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其事於含桃絶不相涉。）孔子獨知《月令》于薦黍之時，加以含桃。方慤云：　含桃實雖小，而類桃，故亦謂之桃。不然《月令》薦新非一事，何獨此加以含桃邪。（案解：　内亦以《月令》爲呂不韋書，不得云孔子獨知《月令》矣，其下所云，殊無意義應有脱誤。）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藍以染青，故青出於藍，夏染之爲最美也。聖人恐其取之多，非所以助物長，故戒之。《周禮》染人注：　凡染當及盛暑熱潤，則是月用藍以染，正得其宜。既戒人無艾藍矣。又令毋燒灰暴布，此二事亦爲染發也。《考工記》：　鬳氏湅帛，以欐爲灰，言以欐木之灰，漸釋其帛，則灰爲染之用矣。布爲人之服，去地尺曰暴。（案，尺字原書作天，今改正。據《考工記》云：　去世尺暴之非，去地尺曰：　暴也，語亦舛誤。）書暴諸日，則布亦必暴矣。燒灰暴布，則耗傷陽氣，不欲張而用之也。

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門閭毋閉，欲陽氣之宣也。《周禮》設司關司市之職，非欲罔民之利也。上之人不窮民隱，則貨賄倍出矣。重囚與輕繫不同，輕繫可出，重囚則寬益其食，恐以瘐死傷，助長氣也。

游牝別羣，則執騰駒，班馬政。季春游牝於牧，至是則別羣，春合累牛騰馬，至是則執騰駒，皆防物之性，恐其傷生也。馬政莫重於《周禮》大司馬掌邦政，夫掌天下之政，而以司馬名，則其重可知。至於趨馬巫馬之簡治，校人庾人之乘阜，圉師牧師之牧養，無非政也。班即頒也，《左傳》有班馬之聲，與此班之義不同。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此章與仲冬對文，夏日長至，冬日短至，至之言極也。陰陽爭者，夏則陰方來而與陽遇，冬則陽方來而與陰遇，未各止其所，故爭也。天地造化，陰陽消長，著于《易》者，何嘗有爭，此亦以人所料度言之耳。夏言死生分，冬曰諸生蕩，惟言生而不言死，蓋自生而死，如草木昆蟲之類，有生于春夏而死于秋冬者，顯然可見，故言死生分。自死而生，則起于萌孽之微，初無可見之跡，故言諸生蕩然，此則論時令而然，若君子所以治身，則冬夏若異而實同。蓋人之一身，嘗欲至誠滌慮，退藏於密，此道固無分於冬夏，夏則戒以毋躁，與冬之欲寧異者，暑爲躁，寒爲寧，聲色人所欲，止之毋使之進，滋味人所欲，薄之毋使致和，耆欲則節之，心氣則欲定，凡爾百官雖曰趨事，又貴静事，毋刑則不尚殺戮，凡此以微陰，方生而未定，故定之者，君子也。君子定其所成。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又記時候也。重紀時候者，先紀時候，以明應節，後言時候，以應分至，所應不同，故重紀之也。麋鹿之生，皆能解角，猶蛟龍之蜕骨也。而其時則不同，鹿山獸所謂鹿走山林是也。麋澤獸所謂澤中之麋是也。山高而澤卑，鹿受高燥之氣多，必資陰氣，麋受卑濕之氣多，必資陽氣。所以鹿感陰而解角，麋感陽而解角。解言生新而解舊也。蟬以仲夏鳴，若寒蟬則以孟秋鳴，蟬與寒蟬異種也。半夏生仲夏，居夏之半，而是藥生於此時，故因以爲名木堇朝榮而暮隕。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此四語當反覆之。其曰可以者，則惟仲夏爲宜也。蓋高明可居也，或以生疾，所以仲夏爲宜。眺望可遠也，或困目力，所以仲夏爲宜。山陵可升也，或有嵐瘴，所以仲夏爲宜。臺榭可處也，或有高寒，所以仲夏爲宜。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行冬令，則仲夏之時似冬，冬有雹凍，今其時似冬，則有傷穀之害，道路不通，夏而寒故也。行春令，則仲夏之時似春，夏去春未遠，一氣之差，則穀遂晚熟。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爲害，蝗起傷穀，宜其饑也。行秋令，則仲夏之時似秋，此是寒早也。草木于夏而零落，果實于夏而早成，氣序不調，民宜疫也。

宋・張虙《月令解》卷六　季夏之月，季夏者，斗建未之辰也。《漢志》云：昧蕤于未則未昧也。夏正爲六月。

日在柳，六月之中。《三統曆》云：日在張三度。《元嘉曆》云：日在柳十二度。日與斗建常相合，未與午合，故六月斗建未，則日在午柳星屬午也，柳八星。

昏火中，旦奎中。火，心星也。火三星，東方之宿，奎十六星，西方之宿，火與奎正相望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林鍾者，月建未之律也。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云：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漢志》云：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棘盛也。

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皆記時候也。孟春言東風，孟秋言涼風，此風應時也。而夏之温風，乃言於夏末者，蓋温風至，則陽氣極也。蟋蟀以羽翼未成而居壁，鷹學習，學搏擊也。腐草爲螢，木之腐也。蟲生草之腐也。爲飛螢。

又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木生於春，長於夏，至夏末垂則盛矣。虞蓋山虞也，行木循而行之也。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材也。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此皆大事也。不可興而興，不可合而合，不可起而起，不可動而動之皆所以搖養氣也。養氣萬物作于春，而氣主生長于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土將用事，氣欲静也。不可搖之，發令謂將有征役也。發之過早，而使民踦足，而待其不妨民事乎。神農之事，即指民事也。土神稱神農，若先嗇之類，此季夏也。而言土，知土用事也。水潦盛昌，土至此潤溽而易雨，持功猶言用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用事，而人乃舉大事以妨之，違盛逆天，而天災適當之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注：潤溽，謂塗溼也。潤溽乃雨之證，故大雨時行曰時，行則非常有。所謂凍雨者，田家因之，或燒或薙，謂治草也。所以行水，是水既行，則草無不死。如彼熱湯復以所除之草，糞其田畴，美其土疆，疆即《周禮》疆埜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孰，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行春令，則季夏之時似春，當春之時萬物初榮，至夏季穀垂成矣。今行春令，氣不足以成之，所以鮮落非衰而落也，風欬肺受春風而欬，民之遷徙，亦以春主發散，人情亦然。行秋令，則季夏之時似秋，水潦以金生水，故也，稼不孰以水爲害也。行冬令，則季夏之時似冬，因風而寒，故曰風寒，冬時如此，鷹隼未陰而先擊。注：謂得疾厲之氣，孟夏行秋令，季夏行冬令，皆四鄙入保，皆有所畏而然。

中央土，四時五行，固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輕虚，所以麗天物質凝，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以配四時，布于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也。故九十日之間，戊己之日，各有九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火金之間，故在此陳之也。周人兆黄帝於南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是爾歷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其時也。横渠張載云：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離兑之間，離爲夏，爲火，兑爲秋，爲金，則坤爲土，在中央宜也。又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則土自當在火金之間也。

其日戊己，戊己屬中央，注：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因以爲日名。

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據經惟曰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魏相傳言：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也。黄者中之色也，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

其蟲倮，倮，亦謂之蟲。注：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

其音宫，疏：謂宫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

律中黄鍾之宫，春夏秋冬各有律以候氣，季夏十八日，土之氣至，則黄鍾之律應，黄鍾全律其應，在十一月，若季夏土氣至，則黄鍾之宫聲應耳，黄鍾五聲與其最尊一聲應，中者氣與律聲相當也。疏：謂土寄王，四季無候氣之管，取黄鍾宫聲以應土耳非也，管即律也，無管何以言律中耶。

其數五，五者土之正數。

其味甘，其臭香，甘者，味之本也，香者，臭之本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中霤，一室之主，居中而奠四隅，《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故中央祀中霤，祭用牲之藏，當以人六脈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爲主，於是爲

脾，爲肺，乃入左手爲心，故中央先心也。

宋・張虙《月令解》卷七　孟秋之月，孟秋者，斗建申之辰也。《漢志》云：申堅於申，則申堅也。夏正爲七月。

日在翼，七月之中。《三統曆》云：日在翼十五度。《元嘉曆》云：日在翼十度，日與斗建常相合，申與巳合，故七月斗建申，則日在巳翼，猶在巳也，翼二十二星。

昏建星中，旦畢中。建非二十八宿，由建星在斗，上斗二十六度，其度既寬，不知何日的至斗之中，故舉星也。畢八星建與畢相望也。

其日庚辛，庚辛屬秋。注：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因以爲日名。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據經惟言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魏相傳言：西方之神少皞，乘兌執矩司秋也，元氣廣大，謂之皞，春爲大皞，秋爲少皞，蓐收者，秋時物摧，辱而收斂。

其蟲毛，毛亦謂之蟲，所謂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注：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

其音商，疏：謂秋時調和樂，以商爲主，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

律中夷則，夷則者，月建申之律也。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周語》云：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漢志》云：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

其數九，金數四得土五數，故爲成數九。

其味辛，其臭腥，金曰：從革，而從革作辛，凡辛腥者，皆屬金。

其祀門，祭先肝。春祀户，秋祀門，奇曰户，偶曰門。户祀其出，塞向壍户，至春而出也。門祀其入實藏告成，至秋而入藏也。故祀其神，祭用牲之藏，當以人六脈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爲主，於是爲脾爲肺，乃入左手爲心，爲肝，故秋先肝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此記七月時候也。涼未至於寒，故秋爲涼風，若北風其涼則寒矣。露四時皆有之，惟白露則氣肅，白露爲霜是也。蟬至秋則無聲，非寒蟬何以能鳴，秋鷹祭鳥，與獺祭魚、豺祭獸小異，雖均是示有先之意，惟鷹祭時，鳥猶生也，祭後始殺之，故云：始用行戮，今鷹夜擒小鳥以溫爪，曉則縱之，則鷹誠有不直殺之理。【略】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元日祈穀，雩祈穀務農，重穀也。穀之種類多曰五穀，曰九穀，凡人資以養者，皆穀也。若仲秋所登之穀，天子以新而嘗，則嘉種之尤嘉者，可爲百穀之長，故惟以穀名之。登麥登黍時之所嘗皆新也，而惟於穀獨言新者，以此種熟時始可言新穀之升也。以饋嘗麥，以雞嘗黍，凡所嘗皆有配也。而嘗穀無之者，見穀之爲寶，非他物所能配也。至於寢廟之薦，其事亦異，魚如鮪必薦，果如含桃必薦，意非不誠也，嘗穀、嘗黍無不先薦，禮非不嚴，至於嘗新而薦，則事歿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一飲食不敢先嘗，此天子之孝也，亦天下人心所同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宫室，坏垣墻，補城郭。經言收斂，非止爲時物也。向之疏達者，今脩以補矣。事事物物皆以應斂之義，曰隄防曰壅塞，或全或謹，此爲水潦之備而已，若宫室則當脩，垣墻則當壞，城郭則當補，此又治國之常，經不可緩者，治國猶治家也。藩籬衰敗，則盜得以生心，棟宇傾敧，則人得以肆侮，國體所繫，非止於禦災捍患而已也。

又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行冬令，則孟秋之時似冬，當陰生之時而重陰，固勝矣。穀熟有年而介蟲敗之，爲災非小，戎兵之來，亦陰類也。行春令，則孟秋之時似春，其國乃旱，秋無苦雨；可也，旱則不可也，秋而苦旱，是陽已往而復還，陽氣復還，宜萬物之所喜，而反不能成實，則出之非時，非徒無益已。行夏令，則孟秋之時似夏，陽愈盛矣。陽盛則爲火。《周禮》：秋時有癘寒疾，矧又行夏令乎。

宋・張虙《月令解》卷八　仲秋之月，仲秋者，斗建酉之辰也。《漢志》云：留孰於酉，則酉留也。夏正爲八月。

日在角，八月之中。《三統曆》云：日在軫十五度，日與斗建常相合，酉與辰合，故八月斗建酉，則日在辰，角屬辰也。角二星。

昏牽牛中，旦觜觿中。牽牛六星，北方之初宿，觜觿三星，西方之末宿，牛與觜亦相望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南吕者，斗建酉之律也。仲秋氣至，則南吕之律應。《周語》云：南吕者，贊陽秀物。《漢志》云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

盲風至，鴻鴈來，元鳥歸，羣鳥養羞。此記八月時候也。疾風來至，秋寖深矣。《月令》以草木蟲鳥紀時候，惟鴈則三時有之，春也，秋也，冬也。以鴈之知時，尤爲可驗。孟春言鴻鴈來，仲秋言鴻鴈來，鴈之隨陽，初無常，所南北皆其居也。孟春之來自南來也，仲秋之來自北來也。元鳥，燕也。與鴈不同，春至而秋歸，歸其所也。羣鳥養羞，羞，謂所食也。養而蓄之，以備冬藏，以是知先時而備物，猶能之人靈於物，可不知有先具邪。

又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季夏養犧牲，蓋授充人而芻人，至此命宰祝又循行之，以物至此形成而不變也。視其全具知所以養之者皆可用，案其芻豢知所以食之者皆已至，然後求之五者，五者之分當依疏說，蓋欲求之於牲也。瞻肥瘠，瞻肥腯與否也，察物色，察騂黝之別也，必比類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異其色是比也。大皞配東，亦用青，其類也，量小大，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

謂羔豚之屬視長短者，天地之牛角握之屬也，惟一一皆中度，斯謂備當，一有不合，非備當也。古者聖王奉其祭祀，敬之至則無一事不敬，故不憚其委曲；誠之極則無一物不誠，故不嫌其反覆，施之於神，神其有不饗乎？後世視肹蠁爲茫昧，付幽深於不可測，鹵莽之患，生而怠慢之，念起宜乎神之不格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聖人有以順陰陽之氣，深慮天邪之得以干正，天地之間有不正之氣。注：陰慝不嘗，言陰謂之邪慝可也。難之法固所以逐不正也。季春之難，所以畢春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於是乎難。曰畢者，令春氣得以成功也。故在季春仲秋之難，所以達秋氣時，當仲秋正萬寶告成之時，有不正者干之，則氣必抑塞，於是乎難。曰達者，令秋氣得以行也。故在仲秋夏則不難當夏之時，陽氣極盛，邪氣自銷，不待乎難，至冬則又大難矣。難則磔牲，唯秋則不磔，蓋達秋氣則有輔相裁成之意，惟天子能之，亦不假有所磔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以犬嘗麻，以金勝木也。《月令》凡言嘗取義亦不同，或勝之，或生之，或合之，先薦寢廟，麻始熟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困倉。孟秋嘗補城郭，至是則築之。城郭所以衛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其所設也。孟秋民未可役，有破壞姑補之，是月則可築矣，城郭築則都邑建矣。竇窖所以藏粟，穿謂鑿土爲之脩，則理其舊也。爲國有常經，不可一朝廢，凡此皆斂藏之，事順而行之宜矣。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孟秋嘗命百官收斂矣，至是令有司以之趣民，古者視國如家，視民如子，惟恐不得其所也。菜不熟曰饉，《詩》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多積聚則不特菜而已。既戒之積其所已有，又勸之殖其所未有，麥者接乏之穀也，於民尤切，麥備四時之氣，當秋而種，洎夏而熟。一或失時，將無以濟，穀之所不及，以失時而得罪，亦猶令惰農有刑也，夫聖人之愛民甚矣，豈肯輕以刑加之，至失時之罪懲之不少恕，此固所以愛之也。後世民自爲生，上之人反因其有而取之，一或犯禁小者鞭扑，大者黥劓，與古人用刑之意殊矣。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户，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亦以此時而一其制，舜覲羣后於四嶽，同律度量衡，此聖人急先務也。仲春雷出地奮故發聲，仲秋雷已潛藏故收聲，雷無聲則百蟄皆藏，猶人之壞户也。殺氣，秋之正氣，至是浸盛猶未爲極，然陰氣浸盛，則陽氣日衰，一日霜降水涸，天地間肅肅乎嚴矣。至於度量權衡，鈞石

則如賓，言來而得，所如賓之授館也。造物之妙，或變或化，難以理詰。爵入大水爲蛤，既非可以形求，又非可以色求，所可得而言者，當春發生，則鷹化爲鳩，鼠化爲鴽，其化者亦不自知，其化此春時也。當秋冬之時，爵之爲蛤，雉之爲蜃。非化也，入大水爲之，此由得水而然也。草木彫零，鞠始茂盛，物皆黃而落，鞠獨黃而華，此其異也。豺之性貪而忍，祭獸知有先矣。以獸爲未足，又用禽而戮之，凡此用物，以紀時也。

又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國之號令，何嘗不嚴，至是又申之，使無懈惰，皆所以順時也。前乎此命百官始收斂，今則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蓋人之品有貴賤，其具天地之性則無貴賤，當天地嚴肅之時，務自收斂，豈惟貴者當然，賤者亦當然，季春言不可以內，至季秋則言無不務內，皆因時也。天地之氣，有發亦有藏，人豈能自異於天地，藏則不復宣出矣。會猶參也，以是而觀人之一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頃刻之中，或呼或吸，皆有陰陽，一日之中或作或息，必順晝夜，則一歲之中或出或內，豈能離春秋之舒慘乎。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仲秋趣民收斂，猶未備也。至是始備收，言無一物之不收也。冢宰於此時，可以舉五穀之要，要如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要多寡之總數也。冢宰將以制國用，不舉其要，國用何由而制，然此特舉其要而已。漢文帝問宰相，一歲錢穀出入之數幾何？周勃辭以不知，是失舉要之職。陳平辭以有主者，又失舉要之義。唐至以宰相領度支領鹽鐵，失之益遠矣。帝藉者藉田所種之穀以供粢盛也。倉謂神倉，重粢盛之，所委不敢待以常用，曰祇曰敬，而又飭之，無或忽也。古人事神之道寧過乎，恭毋失之忽。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工居四民之中，亦居六職之中，國之器用所資也。霜降則休。注：謂寒而膠漆之，作不復堅好，此未盡古人之意，蓋當休老勞農之時，凡終歲勤動者無不休矣。百工之役，使之少息，此亦聖人順時之政也。夫積陰成寒，其氣總至，歲時之所同也。民生畏寒，入此室處，亦其情之所同也，又何待上之人諄命之而後知所避哉！聖人之於民不啻父母之視其子，有害必使之遠，惟恐或罹其害也。有災必使之去，惟恐或陷於災也。痒癢疾痛甚於在己，民未嘗以力之不堪告於上也，而上之人探其情言之，爲是恩勤之教，嗚呼仁哉。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上丁，上旬之丁，丁取文明之盛習吹，則以是月將大饗也。春習舞，秋習吹。注謂春夏重舞，秋冬重吹，諸解則謂，各舉其一，相備之辭，竊謂舞之爲藝，其級兆疾舒之。節當春習之熟矣。惟有聲者，隔而不習，則聲必澁。古詩所謂久不吹之，澁欲無所，以仲春之月，上丁，樂正習舞矣。至仲丁又命習樂。注：習樂者，習歌與八音，豈非有聲者不可遽已邪，然則饗帝之前，俾之習吹，正爲此耳。矧秋屬金，金有聲者，亦因其時，大饗帝者，言徧祭五帝也。嘗者，宗廟之秋祭也。以秋祭之犧牲，告備于天子，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仲秋視全具，至此又告備，古人於祭祀，誠蒐如此，不厭其煩也。嘗與烝秋冬祭，名不當別求義秋而嘗。則《月令》季秋有嘗犧牲之文，冬而烝則《月令》孟冬有大飲烝之文。周之嘗以仲此言於季者，彼取時之仲，此取時之盛，飲烝則烝，祭畢而飲也。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疏云：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是則畿外諸侯以在遠，故合之縣內諸侯則徑施制焉，皆欲令受正朔也。秦以建亥爲正，故於九月言來歲之禮，百縣在畿內，取民之法一定此。鄭氏言《周禮》畿內用貢法，是也。諸侯則如《周禮》邦國用助法，所以上之人從而制之。輕重之法，諸侯所取乎下者，貢賦之法，諸侯所共乎上者。遠近所宜，則若《周禮》，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土地所宜，則若《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揚州貢金三品之類，以此爲度，昭然可考，夫人君享四海九州之奉，豈爲一己之私哉，蓋以給宗廟之事爲主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而一曰祀貢，則天下之用，未嘗先於祀事者。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撙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彼以中秋而此以季秋，中秋則以順時氣，季秋則以農隙也。夫田獵之教非觀美也，正所以習武備也。馬政有國之急務，如《周禮》趣馬巫馬之簡治，校人庾人之乘阜，圉師牧師之牧養，莫不有政焉。平時講之熟矣，至田獵之時，又從而班之。《周禮·夏官司馬》，則凡馬職皆屬夏官，故仲夏班馬政，所以順天時也。今季秋又班馬政，則以田獵故也。僕掌車馭，掌馬咸駕，以馬駕車也。旌旐所以爲表識，授之以級，自上而下，不可亂行，此整設也。屏外則天子師田，張幕有幕，故亦屏，司徒設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誓，以犯田法之罰，撙扑于帶，以示有事于教，無事于刑，北面則又以教兵，本主殺也。飾戎服之飾也，從而厲之，所以振揚其威武，親執弓挾矢以獵，以萬乘之尊而從事于弓矢，以天光之穆穆而周旋於馳逐之樂，則武事日以張，軍容日以壯，此田獵之禮，古人之所重，非若後世視爲觀美也。主祠典祭祀者，得禽則以祠四方之神。《周禮》：秋致禽以祀祊。鄭康成云：祊當爲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炭以禦寒，人所資非不急也，必待草木黃落之後始取之。物既歸根，用亦隨宜，斧斤以時入山林，此亦王政之一也。蟄蟲知避殺氣，使其首向內嚮，知坏户而已，今又墐其户坏益也，謂稍小之也，墐塗閉之，蟲知畏殺氣，如此人靈於物，可不謹所避哉。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趣之爲言督之也，爲政無取於督，趣爲獄刑則惡乎。淹滯不惡乎，督趣自入秋來，孟則嚴斷刑，仲則申嚴，百刑至季，則趣獄刑無一時不爲刑慮。古人以刑爲重事，諄諄於告戒之。問易曰：山上有火旅，先王以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旅爲不處，而聖人以不留獄象之信矣。桎梏之苦，箠楚之痛，望而畏之，

此豈可留也。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皆從而收之，亦以順天時也。夫祿秩之不當，無時不可收，豈獨嚴於秋令。天下猶一家耳，一家之內凡所給予，豈無倖得者，豈無過受者，予之於前而收之，於後予之，於平日而收之，於秋此亦政也。供養之物，亦猶是也。《月令》之所食多取乎時之生剋，內則之所食，多取乎時之肥美不宜，則慮其反爲己害，尤嚴於秋也。大抵三秋之政，雖條畫有不同，然其大指惟務於嚴肅，不欲其弛玩而無度，惟務於收斂，不欲其散漫而無統，聖人因時而出政，不如是，則幾於逆天。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即《周禮》稻人掌稼下地所生者，至是始熟，故薦之。穀之種最多，惟稻之熟最晚，薦新於孟秋之月，薦晚於季秋之月，或蚤或晚，無不薦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蝗蟲爲敗，其國乾涸，陸生蟄蟲，又大水敗其城郭。行夏令，則爲大水然其害猶未即見，而殃敗乃成於冬，大水所積也。鼽嚏之疾，亦水氣所成歟，盜賊陰類也，秋盡則爲冬令，今未盡而行冬令，所謂重陰盜賊之起亦時使然，四境之不安，土地之分裂，皆生於盜賊之多也。秋氣肅殺而行春令，則風爲煖風，民失摯斂之義，則有懈惰之情，師興不居，師興則勞民矣。又遷徙無常民愈勞也，此皆非時之災也。

孟冬之月，孟冬者，斗建亥之辰也。《漢志》云：該閡於亥，則亥該也。夏正爲十月。

日在尾，十月之中。《三統曆》云：日在箕七度。《元嘉曆》云：日在尾十二度，日與斗建常相合，亥與寅合，故十月斗建亥，則日在尾，尾屬寅也。尾九星。

昏危中日，七星中。危三星北方之宿，七星南方之宿，危與七星相望。其日壬癸，壬癸屬冬。注：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因以爲曰名。

其帝顓頊，其神元冥，據經惟言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前漢魏相傳言：北方之神，顓帝乘坎，執權司冬者，顓之爲言專也。陰盛則靜，而專頊之爲言正也。冬氣升而其位正，故帝曰：顓頊春爲蒼天，知冬爲元南爲明，方知冬爲冥，故神曰元冥。

其蟲介，介亦謂之蟲，所謂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注：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

其音羽，疏：謂冬時調和，樂以羽爲主，羽聚也。聚藏宇覆之也。

律中應鍾，應鍾者，月建亥之律也。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周語》云：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漢志》云：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

其數六，水數一得土五數，故爲成數六。

其味鹹，其臭朽，水潤下作鹹，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

其祀行，祭先腎。冬與夏爲對人之生不在家則在路，夏祀竈賴其養於家，冬祀行資其庇於路，然行祀於冬者，冬歲之終，役車其休，故冬祀行也。祭用牲之藏時，各有所先，惟冬先腎爲本屬，若春夏秋與中央，皆非本屬，當以人六脈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爲主，於是爲脾爲肺，乃入左手，爲心、爲肝、爲腎，故冬先腎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此紀十月時候也。水流物也，至是成冰，陰氣凝沍也。地堅物也，至是合凍，亦陰氣凝沍也，造物之妙，或變或化，難以理詰，雉入大水爲蜃，既非可以形求，又非可以色求，所可得而言者，當春發生則鷹化爲鳩，鼠化爲鴽，其化者亦不自知，此春時也。當秋冬之時，爵之爲蛤，雉之爲蜃，非化也，入大水爲之，此由得水而然也。虹，天地之淫氣，見於春乘陽也，藏於冬伏陰也。天地之間，無非氣也。其曰溫厚，嚴凝之氣此正也，或爲愆，或爲厲，或爲淫，皆非正也。

又　是月也，天子始裘，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至是而天子始服矣。天子所服衣，以順時爲重也。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天地交泰，故春言和同，天地不交否，故冬言閉塞，和同之時，天下皆知，春之爲春，不必告詔也。閉塞之時，天下雖知之，而或有不謹者，所以命有司也。人苟知閉塞之義，則事事物物皆不敢肆矣。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蓋藏之當謹，凡爾百官莫不皆然。仲秋嘗以積聚趣民矣，至是司徒循行之無有不斂，猶恐有遺利也。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薄之度，貴賤之等級。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有國之常制，坏之欲其厚固也。有城郭則有門閭，故從而戒之，有門閭則有鍵閉，又從而修之，有鍵閉則必有管籥，又從而謹之，外而爲封疆欲其固，又外而爲邊境欲其備，下至於要害之，當完關梁之宜謹蹊徑之，當塞無不致意，此九者皆已著舉於秋，至此總而命之，則四海九州之廣，無有關漏之處，至於喪紀之事，此亦閉藏之具，故順時飭正之，其衣裳棺槨邱壟，又因而辨之耳，或謂喪紀人之終事，以歲之終飭人之終事，又謂天地升降，辨衣裳之時，雖死猶謹，曾子易簀似之，此皆失之鑿也。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霜降而百工休，休則無作矣，故可以效功也。君子不敢以私褻，同其所尊敬，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凡器有度，有程皆從而案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柳宗元深病之，以爲舍此時則可以爲之乎，是不然，當季春命工師審量之日，因其作以此戒之。孟冬命工師效功之日，因其成又以此戒之，功致者，功之至者也。功不至，則器易壞矣。誠則盡心於所造，不敢滅裂者，情則有不盡之處，而功不至者，物勒其名久之常存，則誠可考矣。功或不當，必治其罪，則情可窮矣。古之人雖一器物其不苟也，如此。

是月也，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皆當十月農工之畢，故舉勞農之事，而其事不一也。烝宗廟之冬祭也。《月令》有嘗犧牲之言，有大飲烝之言，烝嘗乃宗廟，秋冬祭名嘗犧牲，是以嘗祭之犧牲告備也。飲烝，烝不可以爲升，蓋烝祭畢而飲，故曰飲烝，言飲此烝也。大則非常飲烝，祭最盛飲酒亦盛也。天宗曰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祈年，則詩所謂以興嗣歲也。祈年之禮大而簡，故不以牲，言公社及門閭，則大割以祠之，大割大殺羣牲也。先祖五祀則曰臘，臘謂以獵得之肉祭之，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別而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要之皆是勞農，以休息之也。古者君民一體，其借民之力，固欲其趨時，無怠其愛民之力，又欲其順時少休，雖然聖人之治天下，不使民一日有怠心，故曰爲政日新，夫以息老勞農之日，宜可以少休矣。而講肄武事不容少弛，射御維精，必使習而熟之，力有小大，使相角而自見，故民心但覺其有事而無弛慢者。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魚至冬而美，故取魚以冬，取魚則有賦，故水泉池澤之賦，命二官收之，亦其職也。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爲之，屬禁非爲賦設也，後世澤之蓄蒲，舟鮫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守之嚴則征之，嚴民始失利矣。今《月令》戒其侵削，或取怨于下，若此者行罪無赦，蓋亦恐有司苛取，以病民乎。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行春令，則孟冬之時似春，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民之流亡，亦以發散故也。行夏令，則孟冬之時似夏，夏風多暴，陽氣所作，風而不寒，蟄者亦不得其藏也。行秋令，則孟冬之時似秋，秋令則寒氣遲，故雪霜皆不時降，小兵非大軍旅，時起金氣勝也。土地侵削，擊斂所致也。

宋・張虙《月令解》卷一一

仲冬之月，仲冬者，斗建子之律也。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云：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漢志》云：萌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

日在斗，十一月之中。《三統曆》云：日在斗初度。《元嘉曆》云：日在斗十四度，日與斗建常相合，子與丑合，故十一月斗建子，則日在斗，斗屬丑也。南斗六星，冬至之日，日在斗，此歷家所占，以定四時也。《漢志》以仲冬之初在斗十二度，後世歲差之法，以爲七十五年差一度，若爾則日之在斗，積久而差，殆將入箕矣。或謂黃道歲差，常不過推盪於星紀三十度之間，故郡雍立差法。惟於日月交會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只於此處差了歷上當通理。程頤以此法冠絕古今。

昏東辟中，旦軫中，辟六星北方之宿，軫四星南方之宿，辟與軫相望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黃鍾者，月建子之律也。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周語》云：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漢志》云：萌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

冰益壯，地始坼，鵙旦不鳴，虎始交。此紀十一月時候也。冰益壯，則水之冰者愈壯，其寒氣增於地上矣。地始坼，則地之凍者，以陽微升而坼其暖氣，生於地下矣。鵙旦求旦之鳥，至是不鳴，與虎之交，皆以陽生也。

又　飭死事，孟冬嘗賞死事矣，至仲冬又飭之，皆所以順天時也。人爲國事而死，先王之所不忍，故從而賞之，然國之爲國，不免用人於死地，所以飭之欲其有死志也。此所以人忘其死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觀此一節，聖人奉若天時，知閉塞而成冬，故凡發撤掩蓋等事，一一禁之，以固而閉。言固而且閉，惟恐沮泄地氣，有以發天地之房也，蟄則死矣，民必疾疫，疫而繼以喪，民亦死矣。然聖人之心，謂在天有時不可以不順，而一氣潛萌於無形，又不可不審也。夫當黃鍾動，而萬物潛起，則天地之房，固自隱然萌動，其氣未嘗不暢，非閉塞所可遏，於是命之以名，其名謂何曰暢月，言其氣之舒暢也。他月未嘗，特立一名也。此見天地之氣，於閉塞之中，而有調達之理，於謹固之中而有發生之意命之，以名豈苟云乎哉。

又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此章之意，惟欲民知所愛，務自收斂以爲冬備其有積聚之不收藏，馬牛畜獸之放佚，此游惰之民也。不幸爲人所取，上未嘗詰之，惡有遊惰也。其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於山林藪澤者，此勤力之民也。野虞於此又教而道之，喜其勤力也。或有侵盜之者，罪之不赦，彼游惰之民，爲人所取，上未嘗加問，此勤力之民，爲人侵奪，上爲之罪，其人或置而不詰，或罪之而不赦，上之人所以示民，好惡者如此。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此章與仲夏對文，夏日長至，冬日短至，至之言極也。夏言死生分冬，惟言諸生蕩，言生而不言死，蓋自生而死，如草木昆蟲之類，有生於春夏，而死於秋冬者，顯然可見，故言死生分自死而生，則起於萌孽之微，初無可見之跡，故惟言諸生蕩，蕩謂物動將萌芽也。夏則戒以毋躁，冬以身欲寧，繼之皆欲其靜也。至於聲色，不徒止之而直欲去之，耆慾不徒節之而直欲禁之，外則養其形而毋勞，內則養其性而毋悖。凡事一歸於靜，又重於日長至之時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爭而未定，故待之也。《月令》一篇，聖人所以順陰陽之序，相天地之宜，上焉爲國家計，下焉爲民生計，至纖至產，無遺

恨矣。惟未見其所以脩身養心之要，蓋至於二至之時，見極其齊戒之，誠聲色不邇者，慾不萌，一遵其至靜而無所爲，然後知聖人脩身養心之要，誠不苟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又記時候也。以物紀候。《月令》皆然。惟仲冬則以微陽生於地下，凡物之生於地下者尤驗。注，以芸爲香草，以荔挺爲馬蘭，方慤引王氏以荔挺亦爲香草，蓋楚辭有薜荔亦香草，緣木而生也。蚯蚓在穴，氣動則交也。孟冬水始冰，至仲冬而冰益壯，陰氣凝涸也。微陽既生，則凝涸者動矣。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木大竹小，大者言伐，小者取之而已。箭又竹之小者。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罷無用之官，去無用之器，有塗者，有築者，無非收斂，固護不使汗漫之意。《月令》自入秋來，凡所動作施爲無非示收斂之義，至冬又從而閉藏矣。今於仲月之末，反覆之總括之無他以一陽既生物，皆嚮榮氣，不可少泄，正雷在地中復后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之時，惟持養之深，則其銳無挫保護之，堅則其鋒不折，助天地之閉藏，乃所以助天地之發達也。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行夏令，則仲冬之時似夏，患旱與仲秋同，氛霧則旱氣使然，雷聲遂先期而發。行秋令，則仲冬之時似秋，雨汁者水雪雜下，以雪雜水，如物之有汁，謂之雨汁，瓜瓠至秋而堅，至冬而成，今或不成，則民無濟涉之具。孟月行秋令，則有小兵，仲月行秋令，則有大兵，皆金氣勝也。行春令，則仲冬之時似春，蝗蟲之災與孟夏同，水泉之竭，陰氣弱也。疥癘虛，陽作之也。

宋・張虙《月令解》卷一二　季冬之月，季冬者，斗建丑之辰也。《漢志》云：紐牙於丑，則丑紐也。夏正爲十二月。

日在婺女，十二月之中。《三統曆》云：日在危初度。《元嘉曆》云：日在女十度。日與斗建常相合，丑與子合，十二月斗建丑，則日在女，女亦屬丑也。女四星。

昏婁中，旦氐中，婁三星西方之宿，氐四星東方之宿，婁與氐相望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大呂者，月建丑之律也。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國語》云：大呂助陽宣氣。《漢志》云：呂，旅也。言陰氣大旅助黃鍾，宣氣牙物也。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此紀十二月之時候也。鴈將北矣，不曰歸，而曰鄉以北，非鴈所居也。

又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難者，所以驅不正之氣，邪氣既已難矣，若寒氣則非不正之氣也，故有以送之。《東漢志》：季冬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又於立春之日立青旛，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至後世，惟存立春之制而無季冬之制矣。

征鳥厲疾，征鳥注：以爲鷹隼，似失之拘，征鳥猶言過鳥也。以寒氣之極，凡飛禽之類，爲寒所逼，無雲飛之意行於空中者，皆猛厲迅疾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冬寒魚不行，乃性定而充肥。應鏞云：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敬，不敢輕也。藥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饗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致敬於天與親也。然非必食而嘗之，特展視而告全具耳。秋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見其孝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水始冰，水則冰矣。而未壯冰益壯，冰則壯矣。而未盛至是，則無處不冰，水澤腹堅，則其堅達於水之腹，冰以入，入凌室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計謀之也。耕必資耒耜，農所舊有，故脩之。田器泛指鎡錤之類，故具之。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季春大合樂，固有吹矣。季秋又習吹，至是大合吹而罷樂，所以導和氣，至是大合而罷，皆所以畢一歲之事。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四監，郊各有監，以受其入也。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十二月之辰在丑，曰星紀。蓋月當建丑，日月星辰之行，至此月皆周於故處，既會之後，於是又分行焉。至次年建丑之月，複會如初，周而復始，次舍也。紀會也。日曰窮，日盡於此。月曰窮，月盡於此。星曰回，非一星故也。數於此而一終，數未正終，其謂之終，蓋幾而近之也。以去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然數之終，乃歲之始時，當更始事，事物物悉爲變，改農事爲尤重專者，欲其一意於耕稼之事，徭役之則志散而失業，尤上之所當戒也。

又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行秋令，則季冬之時似秋，白露降於秋者，冬行秋令，則白露降，丑爲鼈蟹，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爲妖，四鄙入保，畏兵之象，以秋爲金故也。行春令，則季冬之時似春，春則句者出萌者達。今冬行春令，則生氣蚤至不充，其性所以多傷，生不充性，疾久不差，時運之逆，莫大于此。行夏令，則季冬之時似夏，水潦盛昌，夏之時也。冬行夏令，則水潦至於敗國，冬者雪之時，謂之時雪，時雪不降，而冰凍消釋，盛陽爍之也。

宋・傅崧卿《夏小正戴氏傳》卷一　春正月：啓蟄，鴈北鄉，雉震呴，闕本脱呴字。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暢，闕本作暢舊，注音，鬯。案，暢不生也。圃有見韭，時有俊風，

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獸祭魚，《戴禮》作獺祭魚，以《傳》考之當作獺獸祭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柳稊，梅、杏、杝桃則華。闕本杝作栘，非是栘，音移木名也。緹縈，雞桴粥。粥舊注音育。

傳，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鷹北鄉。先言鷹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鷹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鷹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戴禮》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遵鴻鴈，遵音遶，案唐韻迢遵去也，避也。先言遵而後言鴻鴈也。舊注而一作如。見遵而後數之，則鴻鴈也。闕本數作如，今以上文正其誤，與《大戴》合。何不謂之南鄉也？《戴禮》何不謂南鄉。曰：非其居也，故不謂之南鄉。《大戴》無之字。記鴻鴈之遵，而舊注一作如。不記其何鄉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遵必者也。《戴禮》無下必字。雉震眴。震也者，鳴也。眴也者，鼓其翼也。闕本雉震，雉震也者，鳴也。《大戴禮》雉震，眴震，眴震也者，鳴也，今依《大戴禮》增眴字，下震二字蓋衍文宜刪。正月必雷，雷不必聞，闕本聞作同。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眴，相識以雷。闕本何必謂之雷，則震眴相識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闕本作見君子之亦有束也。初歲祭耒始用暢。闕本作暢，舊注音鬯。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初者，始也，《大戴禮》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其月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囿有見韭。囿也者，園之蕪也。《大戴禮》囿也，園之蕪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闕本俊也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闕本合冰作合水。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闕本收作殺。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舊注：滌一作條。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也者，《大戴》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獸祭魚。《大戴》作獺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闕本善作美。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大戴》及闕本作謂之獸，何上文考之當也，舊注一作謂之祭獸，一作謂之獸祭。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爲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采芸。舊注云：似邪白可食。爲廟采也。闕本一爲廟采也。鞠則見。鞠也者，何也？《大戴》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也，闕本無鞠字。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舊注一作斗。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闕本稊者發孚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闕本杝作栘。緹縈。緹縈也者，莎隨也。闕本縈也者，莎隨緹縈也者，莎也。舊注緹莎隨莎草也。《爾雅》縈侯莎。《大戴禮》隨也，以下文及正文考之，當作緹者，莎隨也。縈也者，舊注縈一作闕，《大戴》作緹。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縈，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大戴》以著名也。雞桴粥。粥也者，闕本無下粥字。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粥，養也。舊注音育嫗卿。案記嫗伏嫗音於具伏，音扶又。二月：往耰黍，闕本黍作柔。禪，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闕本綏作緌。丁亥萬用入學，祭酺，榮堇，菜蘩，昆小蟲抵蚳，來降闕本小蟲，傳自昆簡誤列於五月以下，脫承爰梅之下。燕，乃睇，剥鱓，大戴鱓作口。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傳，二月：往耰黍，闕本黍作柔。禪，禪也。初俊羔助厥母粥。音育。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羊羔闕本作羊，蓋舊注蓋一作羔。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有麥祭，《大戴》夏作憂。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之爲生也闕本不足善樂喜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羊牛舊注一本作羔羊。腹時也。綏多女士。闕本綏，作緌。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者，太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祭酺。祭不必記，記酺何也？酺之至有時，美物也。酺者，魚之先至者也。闕本脫之字。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堇，菜也。《大戴》菜也作菜色。采蘩《大戴》采作菜。蘩，由胡。由胡者，繁母也。皆豆實也，故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猶魂《大戴》猶作由。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大戴》脫至字。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爲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闕本作莫能見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爲室者也。《大戴》作也者。百鳥皆曰巢，突穴取與之室，闕本作取與室。何也？操泥而就家，人人內也。闕本作就家入人內也。剥鱓。以爲鼓也。闕本鱓作口。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闕本倉庚商庚也，脫者字。前庚者，長股也。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

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大戴》小正序也作小其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爲豆實。闕本自也，皆豆實也，以下脱，簡在五月承，又言之時何也，之後也。

三月：參則伏，攝桑，婺揚，舊注婺一作苑。鞫羊，螢則鳴，頒冰，采識，妾子始鸞，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鴽，拂桐芭，鳴鳩。

傳，三月：參則伏。伏者，非亡之辭也。《大戴禮》亡作忘。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攝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婺舊注一作苑揚。揚則花舊注，一作范而後記之。鞫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鞫鞫然，舊注鞫鞫一作□鞫。記變爾。或曰：鞫，抵也。螢則鳴。螢，天螻也。頒冰。頒冰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闕本以接授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大戴》草作早。妾、子始鸞。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大戴禮》作言自卑事者，始無也。字以義權之當，云言事自卑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祈麥實。麥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鴽。越，于也。記是事恒有小旱。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桐芭之時也。舊注：一本拂也者，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闕本自鳩言，始相命，以下脱簡在二月傳承由胡者，繁母今以《大戴禮》正其誤。

宋・傅崧卿《夏小正戴氏傳》卷二　夏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囿有見杏，鳴鴽，王萯莠，取荼，莠蘼，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傳，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正，蓋大正所取法也。鳴札。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囿有見杏。囿者，山之燕者也。鳴鴽。鴽，鳴也。或曰：屈造之屬也。王萯莠。取荼。荼也者，以爲君薦蔣也。闕本無以字。莠幽：越有大旱記時爾。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闕本作始執駒。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鳩則鳴，時有養日，乃衣瓜，舊注一作乃衣衣。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啓灌藍蓼，鳩爲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或曰：種黍、菽、糜，以心中爲節。傳：因大火中而及之，非，《小正》文。煑梅，蓄蘭，頒馬。

傳，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舊注一作牧星也，故盡其辭也。浮游有殷。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有見也。鳩則鳴。《大戴禮》闕本鳩作□，以下文考之當作鳩。鳩者，伯鵴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時有養日。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之也。《大戴禮》日之作曰之舊，注其記曰有養日云也。乃衣瓜。瓜者，急瓜之辭也。瓜者，始食瓜也。舊注，一本乃衣瓜乃衣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戴禮》入作人，闕本無也字。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也者，聚生者也。《戴禮》灌也者，作灌者。記時也。鳩爲鷹。唐蜩鳴。唐蜩鳴者，匽也。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煑梅。爲豆實也。蓄蘭。爲沐浴也。菽、糜。以在纏經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短閔而記之。闕本自是食短，以下至則法也。脱簡在三月拂拂然也。鳴之後。頒馬。分大夫卿之駒也。《戴禮》脱大字。將閒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六月：初昏斗柄闕本曰注柄，一作杓。正在上，煑桃，鷹始摯。

傳，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煑桃。桃也者，栘桃也。栘桃也者，山桃也。煑以爲豆實也。《大戴禮》拖作栘。案《爾雅》椵栘，郭璞注云：白椵也，樹似白楊，而古今字書有栘而無栘，釋云木名，亦無有訓山桃者。《爾雅》椵桃，山桃，音斯。《唐韻》亦云，此書云栘桃也者，山桃也，栘當作椵，蓋傳寫之訛。鷹始摯。而言之，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摯云。《大戴》作故摯云。

宋・傅崧卿《夏小正戴氏傳》卷三　秋

七月：蓫蕍葦，狸子肇肆，湟潦生苹，爽死，苹莠，《爾雅》：苹藾蕭又曰萍萍，其大者蘋，又曰笋馬帚，據此則上苹當作萍，下苹當作荓，傳同。漢案户，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

傳，七月：莠蕍葦。未莠則不爲蕍葦，莠然後爲蕍葦，故先言莠。狸子肇。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其或曰：其字疑衍。湟潦生苹。湟，潦生苹也者。《大戴禮》無湟潦生苹者五字。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舊注潦一作澇。潦而後有苹草也。《大戴禮》潦而後有苹草也，苹作萃。爽死。爽也者，猶疏也。苹莠。苹也者，馬帚也。漢案户。漢也者，河也。《大戴禮》無者河也

三字。案户漢也者，直户也，言正南舊注南或作爲大戴禮作爲。北也。寒蟬鳴蟬。鳴也者，蜩螗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聚也。荼，藿葦之莠也。《大戴禮》無也字。爲蔣楮之也。藿未莠爲荻，葦未莠爲蘆。《大戴禮》莠皆作秀。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剥瓜，玄校，剥棗，棗零，《大戴禮》：棗作栗。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鴽爲鼠，參中則旦。

傳，八月：剥瓜。剥瓜也者，《大戴禮》無剥瓜也者四字。畜瓜之時也。玄校。玄也者，黑也。《大戴禮》玄作立。校也者，若緣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剥棗。剥也者，取也。棗零。《大戴》棗作栗。零也者，降。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剥也。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謂蜀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闕本無也字。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者，《大戴禮》無者字。謂星也。伏也者，《大戴禮》作伏見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大戴禮》作鹿人，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善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戴禮》作或曰：人，人從。大者於外，小者放於内率之也。《大戴禮》無放字。鴽爲鼠。參中則旦。

九月：内火，遰鴻鴈，主夫出火，夫當作火，傳揚同。陟玄鳥蟄，熊、羆、豹、貉、貙、鼬、鼿則穴，《大戴禮》貉作口，穴作大。榮鞠樹麥，或曰樹麥，傳文。王始裘，雀入于海爲蛤。

傳，九月：内火。内火也者，大火也者，心也。遰鴻鴈。遰，往也。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陟玄鳥蟄。陟，升也。闕本升作并蓋誤。玄鳥也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熊、羆、豹、貉、貙、鼬、鼿則穴，若蟄而。《大戴禮》貉作口，穴作大。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宋・傅崧卿《夏小正戴氏傳》卷四　冬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傳，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初昏南門見。《大戴禮》脱見字。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大戴禮》作黑烏浴者，何也？烏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今從闕本。時有養夜者，養長也。《大戴禮》云：時有養者，長也，今從闕本。若日之長也。云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盧也。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麝人不從，隕麋角。

傳，十有一月：《大戴禮》脱有字。王狩。王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麝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萬物不通。隕麋角。隕，墮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大戴禮》云：記時，時焉，爾衍一字。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蒜，虞人入梁，隕麋角。

傳，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何也？重其養者也。其弋也。玄駒賁。駒也者，蟻也。闕本玄駒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罣者也。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故記之也。

宋・王堯臣《崇文總目》卷八　曆數類：以下原卷四十一。共四十七部，計二百二十九卷。《建隆應天曆》六卷，闕《太平乾元曆》九卷，闕《咸平儀天曆》十六卷，闕《渾儀法要》十卷，《晷例》一卷，《開元大衍曆》三十卷，闕《寶應五紀曆經》二卷，闕《建中正元曆》一卷，闕《長慶宣明曆》三十四卷，闕《長慶宣明曆要略》一卷，闕《宣明曆捷超例要晷》一卷，闕《景福崇元曆》四十一卷，闕《天福調元曆》二十卷，闕《廣順明元曆》一卷，闕《顯德欽天曆》十五卷，闕《武成永昌曆》三卷，闕《正象曆經》一卷，闕《保大齊政曆》十九卷，《大衍通元鑑新曆》三卷，闕《新修曆經》三卷，闕《大唐長曆》一卷，闕《應寶曆經》三卷，闕《都利聿斯經》二卷，闕《新修聿斯四門經》一卷，闕《聿斯經》二卷，闕《七曜符天人元曆》三卷，闕《曹公小曆》一卷，闕《符天九曜通元立成法》二卷，闕《青蘿曆》一卷，《青霄玉鑑》三卷，闕《秤星經》一卷，《符天行宫》一卷，闕《難逃論》一卷，《氣神經》三卷，闕《七曜氣神曆代帝紀》五卷，闕《氣神鈐曆》一卷，闕《氣神隨日用局圖》一卷，闕《七神七曜》一卷，《占課禽宿情性訣》一卷，闕《七曜氣神歌訣》一卷。闕

五行類：五行上共四十二部，計五百四卷，以下原卷四十二。《乾坤寶典》四百十七卷，闕《廣古今五行記》三十卷，闕《樵子五行志》五卷，《蓬瀛書》三卷，闕

《含文嘉》三卷，闕《三鑑》三卷，闕《黄帝朔書》一卷，闕《月令圖》一卷，《四民福禄論》三卷，《年鑑》一卷，《黄帝四序堪輿經》一卷，闕《太史堪輿曆》一卷，闕《黄石公備氣三元神龜經》一卷，闕《上象陰陽星圖》一卷，闕《五符圖》一卷，闕《天上九星修造吉凶二宅圖經》一卷，《上象陰陽星圖》一卷，闕《陰陽二宅心鑑》一卷，闕《陰陽二宅相占》一卷，闕《陰陽二宅歌》一卷，《陰陽實録》一卷，闕《勝金曆要訣》一卷，闕《龍紀聖異曆》一卷，闕《廣濟陰陽百忌曆》一卷，闕《天寶曆》一卷，闕《唐七聖曆》一卷，闕《五行家通國用圖録》一卷，闕《明時要覽録》一卷，《師曠擇日法》一卷，闕《横推曆》一卷，闕《選日擇要曆》四卷，闕《選日陰陽月鑑》一卷，闕《廣聖曆》一卷，《白虎通五經訣》一卷，闕《西天陰符紫微七政論》一卷，闕《婚書》一卷，闕謹按：鄭樵《通志》云：婚書極多，《崇文》祇有一卷而已。《壇經》一卷，《怪書》一卷，闕《郊子占烏經》二卷。闕五行中共七十三部，計一百八十五卷，以下原卷四十三。《太一王佐秘珠》一時紀陰陽二遞立成曆》二卷，闕《太一金鑑式》十卷，《天寶太一靈應式記》五卷，闕《太一鑑》五卷，闕《太一元鑑》五卷，闕《太一雜集筭草》一卷，闕《太一集》十卷，闕《太一太一樞會賦》一卷，闕《新修中樞秘頌太一明鑑》五卷。闕。謹按《永樂大典》明鑑下有法字。《太一細行草》二卷，闕《太一飛烏十精曆》一卷，《太一神樞長曆》一卷，闕《太一歌》五卷，闕，不著姓氏，以太一爲雜術。《太歌秘歌》一卷，闕，不著名氏，以太一事目爲歌詩。《新修九宫》一卷，闕《三元飛化九宫法》一卷，闕《三元經》一卷，《中祛惑遁甲經》三卷，《遁甲十八局》一卷，《陰陽二遁萬一訣》四卷，《遁甲搜元經》一卷，闕《遁甲符寶萬歲經國曆》一卷，《三元遁甲》一卷，《天一遁甲陰局鈐圖》一卷，闕《遁甲專征賦》一卷，《天一遁甲兵機舉要歌》一卷，闕《遁甲玉女返閉局法》一卷，《元女遁甲秘訣》一卷，闕《金匱經》三卷，《神樞靈轄》十卷，《連珠明鑒式經》十卷，闕《絳囊經》一卷，闕《六壬六十四卦名》一卷，闕《六壬軍帳賦》一卷，闕《六壬戰勝歌》一卷，闕《玉闕歌》一歌，《六壬詩》一卷，闕《景祐太一福應集要》十卷，《景祐遁甲符應經》三卷，《景祐六壬神定經》十卷，《景祐三式目録》一卷，闕謹按：《郡齋讀書志》曰：《常陽經》一卷，《崇文目》題曰《黄帝式用》，蓋六壬占卜術也。五行下共五十部，計一百四十五卷，以下原卷四十四。《乾坤寶典葬書》三十卷，闕《大唐地理政經》十卷，闕《葬範》三卷，《地理三寶經》九卷，闕《地理六壬六甲八仙經》八卷，闕《五婚合諸家風水地理》一卷，闕《推葬呼曆》一卷，闕《五音山前訣》一卷，闕《照幽記》一卷，闕《周易枯易經》一卷，闕《周易括地林》一卷，闕《地鑑》三卷，闕《老子地鑑訣秘術》三卷，闕《考平三命訣》一卷，闕《三命訣》三卷，闕《六壬鑑經》三卷，《人元秘術》三卷，闕《推計命禄厄運詩一百首》一卷，闕《三命通元論》三卷，闕《推太歲行年吉凶厄》一卷，闕《竹論經》三卷，《五行九中歌》一卷，闕《穆護詞》一卷，《三命大行年入局韜鈐》三卷，闕《司馬先生三十六禽歌》一卷，闕《五命珞琭賦》一卷，《風石三命》一卷，闕《洪範碎金訓字》一卷，闕《行年五鬼轉運九宫法》一卷，闕《新集禄命書》一卷，闕《禄命人元經》二卷，闕《相書》七卷，闕《人論龜鑑》三卷，《孤市子卿相法》三卷，闕《麻子經》一卷，《肉眼通神論》三卷，《月波洞中記》一卷，《元靈子相法》一卷，《顯光師相法》一卷，闕《相禄歌》一卷，闕《元靈子相法》一卷，《柳隨風占氣色歌》一卷，《一十七家集衆相書》一卷，《占氣色要訣圖》一卷，闕《袁天綱要訣》三卷，闕《六神相押字法》一卷，《相笏經》一卷，陳混掌撰。《黄帝神光經》一卷，闕《相笏經》三卷，闕不著撰人名氏《占燈經》一卷，謹按郡齋讀書後志占燈法一卷，李淳風撰崇文總目有之。《夢書》四卷，闕《夢雋》一卷，闕《淮南子術》一卷。

藝文

唐・徐堅《初學記》卷三《歲時部》 春第一

賦：〔晉傅玄《陽春賦》〕乾坤絪縕，沖氣穆清。幽蟄既動，萬物樂生，依依楊柳，翩翩浮萍，桃之夭夭，灼灼其榮。繁華燁而曜野兮，煒分葩而揚英。鵲營巢於高樹兮，鷹銜泥於廣庭。覩戴勝之止桑兮，聆布穀之晨鳴。樂仁化之普宴兮，異鷹隼之變形。〔晉謝萬《春遊

賦》〕青陽司候，勾芒御辰。陳條灌以摧枯，初莖蔚其曜新。冪豐葉而爲幄，靡翠草而成。裯於是遠嘯良儔，近命嘉賓，奏羽觴而交獻，羅絲竹以並陳。詠新服之璀璨，想舞雩之遺塵。撫鳴琴而懷古，登脩臺而樂春。爾乃碧幟增遂，灌木結陰，輕雲晻曖以幕岫，和風清泠而啓衿。〔晉湛方生《懷春賦》〕鴻飄翮於歸風，鶯銜泥而來征，鷁鳥感仁而革性，鵲鳩乘化而變聲。時禽之哢音，信關關以嚶嚶。悲陽鴻之赴朔，憐春鶯之入楹。天晻曖而流雲，日陰翳而淪精。風淑穆而吹蘭，雨濛濛而洗莖。草承澤而擢秀，花順氣而飛馨。〔梁簡文帝《晚春賦》〕徐餘春於北閣，籍高讌於南陂。水節空而照底，風入樹而香枝，嗟時序之迴斡，歎物候之推移。〔宋劉義恭《感春賦》〕聽望初篁之傍嶺，愛新荷之發池。石憑波而倒植，林隱日而橫垂，見遊魚之戲藻，聽驚鳥之鳴雌。樹臨流而影動，嵐薄暮而雲披，既浪激而沙游，亦苔生而徑危。〔梁孝元帝《春賦》〕洛陽小苑之西，長安大道之東，苔染池而盡綠，桃含山而併紅。露滋枝而重葉，網縈花而曳風。〔隋庾信《春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新年烏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河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出麗華之金屋，下飛鸞之蘭宮。叙朶多而訝重，醫鬢高而畏風。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中。吹簫弄玉之臺，鳴珮凌波之水。移戚里而家富，入新豐而酒美。苔始綠而藏魚，麥纔青而覆雉。〔隋蕭愨《春賦》〕落花無限數，飛鳥排花度。禁苑至饒風，吹花春滿路。嵓前片石迴如樓，水裏連沙聚作洲。二月鶯聲纔欲斷，三月春風已復流。分流繞小渡，壅水還相注。山頭望水雲，水底看山樹。舞餘香尚在，歌盡聲猶住。麥壟一驚鼃，菱潭兩飛鷺。詩：〔唐太宗《首春詩》〕寒隨窮律變，春逐鳥聲開。初風飄帶柳，曉雪間花梅。碧林青舊竹，綠沼翠新苔。芝田初鴈去，綺樹未鶯來。〔南齊虞羲《春郊詩》〕風遲蝶弄蕪，景麗鳥和春。樵歌喧壑暮，魚艖亂江晨。山中芳杜若，；依依獨思人。〔南齊王儉《春夕詩》〕露華方照歲，雲彩復經春。虛閨稍疊草，幽帳日凝塵。〔又《春詩》〕蘭生已匝苑，萍開欲半池。輕風搖雜蔔，細雨亂叢枝。〔又曰〕風光承露照，霧色點蘭暉。青黃結翠藻，黃鳥弄春飛。〔梁簡文帝《春日想上林詩》〕春風本自奇，楊柳最相宜。柳條恒著地，楊花好上吹。處處春心動，常惜光陰移。〔又《晚春詩》〕紫蘭葉初滿，黃鶯哢不稀。石蹲還似獸，蘿長更加衣。水曲文魚聚，林暝鴉烏飛。渚浦變新節，嵓桐長舊圍。風花落未已，山窗開夜扉。〔梁孝元帝《春日詩》〕新鶯隱葉囀，新燕向窗飛。柳絮時依酒，梅花乍入衣。玉珂逐風度，金鞍照日暉。無令春色晚，獨望行人歸。〔又《望春詩》〕葉濃知柳密，花盡覺梅疎。蘭生未可握，蒲小不堪書。〔梁沈約《傷春詩》〕弱草半抽黃，輕條未全綠。年芳被禁籞，煙華繞曾曲。寒苔卷復舒，冬泉斷方續。早花散凝金，初露泫成玉。〔又《初春詩》〕扶道覓陽春，相將共攜手。草色猶自非，林中都未有。無事逐梅花，空教信楊柳。且復歸去來，含情寄杯酒。〔梁鮑泉《奉和湘東王春日詩》〕新鶯始新歸，新蝶復新飛。新月麗新暉。新光新氣早，新望新盈抱。新水新綠浮，新禽新聰好。新景自新還，新葉復新馨。新枝雖可結，新愁詎解顏。新思獨氛氳，新知不可聞。新扇如新月，新蓋學新雲。新落連珠淚，新點石榴裙。〔梁閒人蒨《春日詩》〕高臺動春色，清池映日華。綠葵向光轉，翠柳逐風斜。林有鳴心鳥，園多奪目花。相與咸知節，歎子獨離家。〔周庾信《咏春詩》〕昨夜鳥聲春，驚鳴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折花人。〔周宗懍《春望詩》〕日暮春臺傍，徙倚愛餘光。都尉新移棗，司空始種楊。一枝猶桂馥，十步有蘭香。望望無萱草，忘憂竟不忘。〔又《早春詩》〕昨暝春風起，今朝春氣來。鶯鳴一兩轉，花樹數重開。散粉成初蝶，剪綵作新梅。遊客傷千里，無暇上高臺。〔陳張正見《春初賦得池應教詩》〕遥天收密雨，高閣映奔曦。雪盡青山路，冰銷渌水池。春光落雲葉，花影發晴枝。琴樽奉終宴，風月豈云疲。〔隋煬帝《晚春詩》〕洛陽春稍晚，四望滿春輝。楊葉行將暗，桃花落未稀。窺簷鷰爭入，穿林鳥亂飛。唯當關塞者，濃露方沾衣。〔隋楊休之《春日詩》〕遲遲暮春日，藹藹春光上。柔露洗金盤，輕絲綴珠網。漸看階莖蔓，稍覺池蓮長，蝴蝶映花飛，楚雀緑條響。〔隋蕭愨《春晚庭望詩》〕春庭聊縱望，樓臺自相隱。臨梅落晚花，池竹開初筍。泉鳴知水急，雲來覺山近。不愁花不飛，到畏花飛盡。〔隋江總《春詩》〕水苔宜溜色，山櫻助落暉。浴鳥沉還戲，飄花度不歸。〔陳叔達《春首詩》〕雪花聯玉樹，冰彩散瑶池。翔禽遥出没，積翠遠參差。〔又《早春桂林殿應詔詩》〕金鋪照春色，玉律動年華。朱樓雲似蓋，丹桂雪如花。水岸銜堦轉，風條出柳斜。輕輿臨太液，湛露酌流霞。〔虞世南《春夜詩》〕春苑月徘徊，竹堂侵夜開。驚烏排林度，風花隔水來。〔楊師道《春朝閒步詩》〕休沐乘閒豫，清晨步北林。池塘藉芳草，蘭芷襲幽衿。露中分曉日，花裏弄春禽。野逕香恒滿，山階筍屢侵。何須命輕蓋，桃李自成陰。〔上官儀《奉和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曉樹流鶯滿，春堤芳草積。風色翻露文，雪花上空碧。花蝶來未已，山光曖將夕。〔元萬頃《奉和春日池臺詩》〕日影飛花殿，風文積草池。鳳樓通夜敞，虬輦望春移。〔又《奉和春日詩》〕花輕蝶亂仙人杏，葉密鶯喧帝女桑。飛雲閣上春應至，明月樓中夜未央。〔又曰〕鳳輦迎風乘紫閣，鸞車避日轉彤閨。中塘促管淹春望，後殿清歌開夜扉。

又　夏第二

賦：〔後漢繁欽《暑賦》〕景暑方往，時惟六月。林鍾紀度，祝融司節。大火鬬光，炎風酷烈。沉陽騰射，滯暑散越。區寓鬱烟，物焦人渴。煌煌野火，熾薄中原。翕翕盛熱，蒸我層軒。温風潨涌，動静增煩。〔晉夏侯湛《大暑賦》〕惟青春之謝兮，接朱明之季月。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於是大吕統律，祝融紀節。蒸澤外熙，太陰内閉。若乃三伏相仍，徂暑彤彤，上無纖雲，下無微風。〔隋盧思道《納涼賦》〕祝融司方，朱明届序，氣乃初伏，節惟徂暑。積歊蒸於簾櫳，流煩溽於園冀。陽風潨其長扇，火雲赫而四舉。爾乃警六御，按三

條，擊鼉鼓，吟鳳簫。雲車錯轂，麟馬齊鑣。入雲宮之巖嶂，登仙觀之岩巒。引雄風於洞穴，承清露於丹霄。動飄飄於翠帳，散霏微於綺寮。詩：〔唐太宗《初夏詩》〕一朝春夏改，隔夜鳥花遷。陰陽深淺葉，曉夕重輕烟。晴鬟猶響殿，橫絲正網天。佩高蘭影接，綬細草文連。碧鱗驚棹側，玄鶴舞簷前。何必汾陽處，始復有山泉。〔又《賦得夏首啓節詩》〕北闕三春暮，南薰九夏初。黃鶯弄朝變，翠林花落餘。瀑流還響谷，猿啼自應虛。早荷尚心卷，長楊就影舒。此時歡不極，調軫坐相娛。〔齊謝朓《夏日詩》〕麥候始清和，涼雨銷炎燠。紅蓮搖弱荇，丹藤繞新竹。〔梁簡文帝《和湘東王首夏詩》〕冷風雜細雨，垂雲助麥涼。竹木俱蔥翠，花蝶兩飛翔。鶯泥銜復落，鵾吟歇更揚。卧石藤爲蘀，山橋樹作梁。欲待華池上，明月吐清光。〔梁蕭子範《夏夜獨坐詩》〕節序遇徂炎，茲宵在三伏。憑軒佇涼氣，中筵倦煩燠。寂寞對空牖，清疎臨夜竹。蟲音亂階草，螢光繞庭木。簾月度斜輝，風花起餘馥。〔梁徐悱《夏詩》〕炎光歌中宇，清氣入房櫳。晚荷猶卷緑，疎蓮久落紅。〔梁徐摛《夏詩》〕夏景厭房櫳，促席翫花叢。荷陰斜合翠，蓮影對分紅。此時避炎熱，清樽獨未空。〔隋庚信《夏日應令詩》〕朱簾捲麗日，翠幕蔽重陽。五月炎氣蒸，三時刻漏長。麥隨風裏熟，梅逐雨中黃。開冰帶井水，和粉雜生香。衫含蕉葉氣，扇動竹花涼。早菱生軟角，初蓮開細房。願陪仙鶴舉，洛浦聽笙簧。〔隋李德林《夏日詩》〕夏景多煩燠，山水暫追涼。桐枝覆玉檻，荷葉滿銀塘。輕扇搖明月，珍簟拂流黃。壺盛仙客酒，瓶貯帝臺漿。才人下銅雀，侍妓出明光。歌聲越齊市，舞曲冠平陽。微風動羅帶，薄汗染紅粧。共欣陪宴賞，千秋樂未央。〔隋薛道衡《梅夏應教詩》〕長廊連紫殿，細雨應黃梅。浮雲半空上，清吹隔池來。集鳳桐花散，騰鼉蓮葉開。幸逢爲善樂，頻降濟時才。〔又《夏晚詩》〕流火稍西傾，夕影遍曾城。高天澄遠色，秋氣入蟬聲。〔隋魏彦琛《初夏應詔詩》〕難度芳春節，物色尚餘華。出簾飛小鷰，映户落殘花。舞衫飄細穀，歌扇掩輕紗。蘭房本宜夜，不畏日光斜。〔楊師道《和夏日晚景應詔詩》〕華路夾垂楊，離宮通建章。日落橫峯影，雲歸起夕涼。彫軒動流吹，羽蓋息迴塘。薤草生還緑，殘花疎尚香。青崗類姑射，碧澗似汾陽。幸屬無爲日，歡娛方未央。

又　秋第三

賦：〔漢繁欽《秋思賦》〕何晏秋之惜惜，處閒夜而懷愁。風清涼以激志兮，樹動葉而鼓條。雲朝臨于西汜兮，遂憒薄於丹丘。潛白日之玄陰兮，翳朗月於重幽。零雨濛其迅疾，黃潦汩以橫流。〔晉潘岳《秋興賦》〕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華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嗟夏茂而秋落。善哉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有羈旅之愴。臨川感激而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百感之疚心，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鴈，隰有翔隼。遊氛朝興，槁葉夕隕。於時屏輕箑，釋纖絺，籍莞簟，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而彌高，日悠揚而寖微。知秋陽之短景，覺良夜之方永。月瞳朧以含光，露淒清而凝冷。熠燿粲於墻闕兮，蟋蟀鳴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望流火之餘景。云云。〔晉曹毗《秋興賦》〕素秋啓節，清風激暑。葉零玉階，柯委勁楚。離禽嚶嚶而晨鳴，輕雜翩翩以微舉。夕露頹潤於蘭庭，秋蟲屬響乎廊宇。〔齊褚彦回《秋傷賦》〕雲紛紛而夾轉兮，樹蔌黃而隕落。瞻孤游之流鴻兮，觀雲間之舞鶴。景曖曖而向頹兮，時冉冉而將薄。獨悲愁而悽慘兮，歛輕裾以歸幕。〔虞世南《秋賦》〕觀四時之代序，對三秋之爽節。雲既淨而天高，潦將收而水潔。凝珠露之凄冷，鏡青山之悅澈。鶱運幕而巢空，鴈驚羣而行絶。于斯時也，登綺閣，臨飛觀。開霧縠之疎幌，褰輕綃之碧幔。映金波之皎潔，明玉繩之粲爛。看夜鵲之繞枝，望牽牛之隔漢。蓮尚香於江浦，草猶青於河畔。詩：〔唐太宗《度秋詩》〕玉露出，洞庭波漸起。桂白發幽巖，菊黃開瀰涘。運流方可歎，含毫屬微理。〔又《初秋夜坐詩》〕斜廊連綺閣，初月照宵帷。塞冷鴻飛疾，園秋蟬噪遲。露結林疎葉，寒輕菊吐滋。愁心逢此節，長歎獨含悲。〔又《秋日詩》〕爽氣澄蘭沼，秋風動桂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叢金。日岫高低影，雲空點綴陰。蓬瀛不可望，泉石且娛心。〔又〕曰：菊散金風起，荷疎玉露圓。將秋數行鴈，離夏幾林蟬。雲凝愁半嶺，露碎顫高天。還似成都望，直見蛾眉前。〔又《秋日翠微宮詩》〕秋光凝翠嶺，涼吹肅離宮。荷疎一蓋缺，樹冷半帷空。側陣移鴻影，圓花釘菊叢。據懷俗塵外，高眺白雲中。〔又《遼東山夜臨秋詩》〕煙生遥岸隱，月落半崖陰。連山驚鳥亂，隔岫斷猿吟。〔又《山閣晚秋詩》〕山亭秋已滿，巖牖涼風度。疎蘭尚染烟，殘菊猶承露。古石衣新苔，新巢封古樹。歷覽情無極，愁尺輪光暮。〔晉左思《雜詩》〕秋風何冽冽，白露爲朝霜。柔條朝夕勁，緑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皎皎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嘽嘽晨鴈翔。〔謝惠連《秋詩》〕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寥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宋南平王《劉鑠歌》〕曰：晏天清且高，秋氣發初涼。白露下微津，明月流素光。凝烟汎城闕，凄風入軒房。〔宋鮑照《秋日詩》〕枯桑葉易落，疲客心易驚。今兹亦何早，已聞絡緯鳴。肅肅簟上寒，凄凄帳裏清。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榮。白楊方蕭瑟，長歎從此生。〔宋湯惠《休歌》〕曰：秋風嫋嫋入曲房，羅帳含月思心傷。蟋蟀夜鳴斷人腸，長夜思君心飛揚。他人相思君相忘，錦衾瑶席徒爲芳。〔梁文帝《初秋詩》〕秋風忽嫋嫋，向夕引涼歸。卷幌通河色，開窻望月暉。晚花欄下照，疎螢簷上飛。直置猶如此，何況送將歸。〔又〕曰：盲風度函谷，墜露下芳枝。緑潭倒雲氣，青山銜月規。花心風上轉，葉影樹中移。外遊獨千里，夕歎共誰知。〔梁范雲《贈竣公道人詩》〕秋蓬飄秋甸，寒藻汎寒池。風條振風響，霜葉斷霜枝。幸及清江滿，無使明月虧。月虧君不來，相期竟何時。〔梁沈約《秋夜詩》〕月落宵向分，繁烟鬱氛氳。暗暗螢入霧，離離鴈出雲。巴童暗理瑟，漢女夜縫裙。新知樂如是，久要詎相聞。〔梁鮑泉《秋詩》〕曰：露色已

成霜，梧楸欲半黃。鶯去簷恒靜，蓮寒池不香。旅情常自苦，秋夜漸應長。〔周弘讓《立秋詩》〕曰：茲晨戒流火，商颷早已驚。雲天改夏色，木葉動秋聲。〔陳張正見《和衡陽王秋夜詩》〕睢苑涼風舉，章臺雲氣收。螢光連燭動，月影帶河流。緑綺朱絃汎，黃花素蟻浮。高軒揚麗藻，即事賦新秋。〔隋煬帝《悲秋詩》曰〕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復來。露濃山氣冷，風急蟬聲哀。鳥擊初移樹，魚寒欲隱苔。斷鴈時通日，殘雲尚作雷。〔隋楊休之《秋詩》〕曰：日照前窻竹，露濕後園薇。夜蟲扶砌響，輕蛾遶燭飛。〔隋〔周〕庾信《晚秋詩》〕凄清臨晚景，疎索望寒塘。濕庭凝墜露，搏風卷落槐。日氣斜還冷，雲峯晚更羅。可憐數行鴈，點點遠空排。〔又《和初秋詩》〕落星初伏火，秋霜正動鍾。北閣連橫漢，南空映擊龍。祥鸞栖竹實，靈蔡上芙蓉。自有南風曲，還來吹九重。〔隋蕭愨《和初秋西園應教詩》〕池亭三伏後，林館九秋前。清冷澗泉石，散漫雜風烟。藥開千葉影，榴豔百枝然。約嶺停飛旆，凌波動畫船。〔又《和司徒鎧曹陽辟强秋晚詩》〕葉疎知樹落，香盡覺荷衰。山戴良多思，田園聊復歸。〔又《秋日詩》〕秋天擬文學，秋水擅莊蒙。草濕蒹葭露，波卷洞庭風。便坐翻木葉，長坂歇蘭叢。簷喧猶有鵲，陂静未來鴻。蟬唱聞疑斷，池清似映空。〔袁朗《秋日應詔詩》〕玉樹涼風舉，金塘細草萎。葉落商颷觀，鴻歸明月池。迎寒桂酒熟，含露菊花垂。一奉章臺宴，千秋長願斯。〔楊師道《初秋夜坐應詔詩》〕玉琯涼初應，金壺夜漸闌。倉池流稍潔，仙掌露方團。鴈聲風處斷，樹影月中寒。爽氣長空净，高吟覺思寬。〔上官儀《奉和山夜臨秋詩》〕殿帳清炎氣，輦道含秋陰。凄風移漢筑，流水入虞琴。雲飛送斷鴈，月上净疎林。滴瀝露枝響，空濛烟壑深。〔又《和顯川公秋夜詩》〕沉寥空色遠，葉黃凄序變。洞浦落遵鴻，長颷送巢鳶。千秋流夕景，百籟含宵喚。峻雉聆金柝，層臺切銀箭。〔劉禕之《九城宮秋初應制詩》〕帝圖疏金闕，仙臺駐玉鑾。野分鳴鶯岫，路接寶雞壇。林樹千霜積，山宮四序寒。蟬急知秋早，鴈疎覺夏闌。怡神紫氣外，凝睇白雲端。舞海詞波發，空驚游聖難。

又　冬第四

賦：〔晉傅玄《大寒賦》〕五行倏而驚兮，四節終而電逝。諒暑往而寒來，十二月而成歲。日月會於析木兮，重陰悽而增肅。在中冬之大寒兮，迅季旬而逾蹙。彩虹藏於虛廓兮，鱗介潛而長伏。若乃天地凜冽，數極氣否，嚴霜夜結，悲風晝起，飛雪山積，蕭條萬里。百川咽而不流兮，冰凍合於四海。扶木憔悴於暘谷，若華零落於濛汜。〔晉陸士衡《感時賦》〕悲夫冬之爲氣，何慘凜以蕭索？天悠悠而彌高，霧鬱鬱而四幕。夜綿邈而難終，日晚晚而易落。敷曾雲之蔽薈，墜零雪之揮霍。寒冽冽而寖興，風謖謖而妄作。鳴枯條之冷冷，飛落葉之漠漠。山崆巃以含悴，川矮蛇而抱涸。望八極以瞻，游普宇宙而寥廓。伊天時之方慘，曷萬物之能歡。魚微微以求偶，獸岳岳而相攢。猿長嘯於林峰，鳥高飛於雲端。〔晉陸

七月六日苦炎熱，此與天曆三年調玉燭又別。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況乃秋後轉多蠅。本屬無稽筆縱至此。東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趙曰，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蝎者，螫蟲。中原有之，南中無有。韓退之謫南方，及其歸也，有詩曰：照壁喜見蝎。則每以得歸爲念，故喜。蝎，許竭切，一作長愁夜來皆是蝎。洙曰《薄書》期會，字見《漢書》。夢弼曰：東方朔《神異經》云：北方有層冰萬里。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鶴曰：按史是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舊史云：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亭祭祈雨。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夢弼曰：夏日出艮正東北也，中街黃道之所經也。趙曰：《楚辭》：陽杲杲其朱光。夢弼曰：萬人尚流冗，冗，散也。光武詔曰：流冗道路，朕甚愍之。和帝遣使分行貧民，舉實流冗。洙曰：當祿山反首，陷河北諸郡，祿山爲范陽節度使幽州，薊門即范陽郡，是其節制之地也。師曰：太宗貞觀初，輔相得房，杜王魏之賢，以致太平公蓋傷，今思古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立秋後題鶴曰：按公傳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飢，棄官去客秦州，是詩欲棄官時作也。

○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之秦州以後所作。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短語名言何事拘形役。

雨鶴曰：按史是年春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自春無雷，六月始雷。

行雲遞崇高，飛雨藹而至。古意精語潺潺石間溜，汩汩松上駛。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燋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

宋・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卷一三

前苦寒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杜田正謬《西京雜記》漢元封二年，大雪深數尺，野中鳥獸皆化，牛馬蹉蹜如蝟鼊，明遠出自薊北，行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牛馬縮如蝟，角弓不可張。秦城老翁荊揚客，師云：杜陵秦地公自謂也。慣習炎蒸歲絺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漢時雪五尺，令一文加言之也。馬牛寒縮爲異，況虎豹哀號，又堪記矣。白羽言扇。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烏足恐斷，羲和送將安所歸。趙云：雪在山尚少，在地則多，南浦縮水涸少也。楚地多熱，四時麻衣，以雪爲訝也。無晶輝則雪下之，天知此也。《淮南子》：日中有踆烏。注，踆，趾也。謂三足烏，羲和日御，以雪寒足斷則羲和馭日車失其所歸矣。師云：樂杜云南浦蟄龍凍。

又　後苦寒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應折。師云：古詩崑崙香雲際天，關煙氣昏。杜田補遺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說者以江漢爲南紀，非南紀，乃分野，名廣。《天文志》：東循嶺微達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趙云：自江漢以南皆謂南紀，非特江漢巫廬二山名，蓋夔州巫山，江州廬山皆在南紀。郭景純《江賦》巫廬鬼崒而比嶠。南國謂炎方，故瘴不絕。《前漢・藝文志》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神異經》：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圍三千里，周圍如削，銅柱下有回屋辟方百丈。所謂天關，豈天柱乎。《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觸不周之山，天柱折也。玄猿口禁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裂。趙云：司馬相如《上林賦》玄猿素雌。陸機《苦寒行》玄猿臨岸嘆。張平子《西京賦》挂白鵠，聯飛龍。若實有玄猿白鵠之事。鄘道元《水經注》：鄧芝射玄猿，玄猿自拔矢，卷木葉塞射瘡。芝嘆曰：傷物之性，吾其死矣。鄧德明《南康記》：盧耽仕州爲治中，少學仙術，善解飛騰，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元會，至晚不及朝列，化爲白鵠，至閣前翱翔欲下，威儀以帚掃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史記・日者傳》噤口不能言，古樂府《飛烏行》：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後漢・馮異傳》：始垂翅回谿然奮冀滹池，老子地無以寧將恐裂。

晚來江門失大木，猛風中夜吹白屋。天兵斷斬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師

云：《春秋括地圖》：地有四柱三千六百軸也。不爾苦寒何太酷。巴東之峽生凌澌，彼蒼迴斡人得知。趙云：青海戎言吐蕃木。《玄虛・海賦》又似地軸，挺拔而爭回。言告寒之，故以天兵斬盡吐蕃殺氣所致也。荆州人歌：巳東之峽巫山長，猿鳴三聲淚霑裳。詩：彼蒼者天言寒氣酷甚天，亦爲之回轉斡旋。

又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峽中每嵐瘴起如塵埃翳天。崖沉谷没白皚皚，江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旬若霧開，《舞鶴賦》嚴嚴若霧。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六龍日御也。照我衰顔忽落地，口雖吟詠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黄金臺。燕昭築黄金臺，以禮郭隗。鮑照豈伊白璧賜，特起黄金臺。泊乎吾生何飄零，支離委絶同死灰。支離言不爲時所用也，莊子：支離疏又心固可使如死灰。趙云師民膾本改舊本高堂作高唐，是。蓋夔州所作，宜使巫山之高唐也。日從西來天晚而後見，日故也。六龍所以駕日車。《淮南子》謂之六螭。

又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清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楊風直。江濤簸岸黄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師云《鮑照詩》蒼兕號空林。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夔州，古夔子國。杜陵，子美故里。趙云合沓《洞簫賦》薄索合沓注重沓也。昨日今日，《韓詩外傳》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孤城樹羽則白帝城上屯戍之旗，太公誓師曰蒼兕云云。

宋・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卷二一

梅雨《杜補遺》：周處《風土記》云：夏至前雨，名黄梅雨，沾衣服皆敗點。又《埤雅》云：今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黄落，則水潤土潟，柱礎皆汗，蒸鬱成雨，其霖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汗，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趙云川中雖亦有此雨，而土人未識其名，今公因見有此梅雨而著之。

南京西浦道，玄宗幸蜀改成都，置尹，視二京，號爲南京。杜正謬肅宗至德二年，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非玄宗置。趙云公詩不妄作多記實，以詔天下後世，庶乎傳而可傳，且南京西浦道之句，本是言成都，西浦道公欲著見成都改爲南京，用在詩句中，如進艇，首句云：南京久客耕南畝也。《説文》云：浦，水濱也。西浦蓋江水西邊之浦溆如望云云，南浦清江萬里橋是已蓋謂之浦上，則公所居正在此矣，豈非所謂西浦乎。一本作犀浦，蓋惑於今日成都屬縣之郫有犀浦鋪，殊不思下有長江之句，則犀浦道無江，又有茅茨易濕之句，則指言所居，又有高龍喜盤温之句，則言終日所見之江，如此豈是犀浦乎。四月熟黄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隨煬帝江都夏詩：梅黄雨細麥秋横，楓樹蕭蕭江水平。趙云句有長江字，乃所以見西浦者，長江之浦也。

宋玉《九辯》云：江水湛湛兮，上有楓。細雨乃所謂梅雨也。《楚詞》云：容容兮雨冥冥。陳張正見詩云：細雨濯梅林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茅茨，以茅覆屋也。庾信《小園賦》：穿漏兮茨茨。趙云上句乃所以指言其所居茅茨，字起干堯土堦三尺，茅茨不剪，其在常人言之。則如《羅含別傳》云：桓宣武以爲別駕，以官廨寺喧擾，非靜默所處，乃子城西池小州上，立茅茨之屋，見已疎字漏字則上漏下濕之義。《列子》曰：虹蜺也，雲霧也，皆天之積氣也。而于陰重言之，則衛瓘言、樂廣云：每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而覩青天。《易》云：密雲不雨，茅茨以疎，而易濕已爲可傷，而雲霧尚密，則雨意未已，其爲況如何也。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鮑子歌》曰：蛟龍騁兮方遠遊。郭璞《江賦》：盤渦谷轉波濤山頹。趙云，人以雨而憂屋漏，蛟龍得雨而喜，則爲異於人矣。公所居之上，有百花潭，則宜有蛟龍矣。《高唐賦》云：盤岸巉屼則岸亦盤矣，故言與岸回也。公於夔州有詩云：盤渦驚浴底，心性蓋龍之藏驚之浴以盤渦爲樂也。

宋・黄希《補注杜詩》卷一

秋雨歎三首天寶十三載作。　洙曰：此詩刺時之暴虐，故取詩北風其涼意。補注，鶴曰：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六旬不止，帝憂楊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五行志》云：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又云：以苦雨潦罷陳希烈相韋見素，此詩當是其年作。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顔色鮮。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

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再吟　闌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辯，濁涇清渭何當分。木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又吟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鍬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鴈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

宋・黄希《補注杜詩》卷二三

春夜喜雨上元二年作。　補注：鶴曰：詩云花重錦官城，則是成都詩梁權道亦編，在寶應元年，然是年春旱當是上元二年作。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經濕處，花重錦官城。

唐・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二〇

早冬

十月江南天氣好，可憐冬景似春華。霜輕未殺萋萋草，日暖初乾漠漠沙。老柘葉黄如嫩樹，寒櫻枝白是狂花。此時却羨閒人醉，五馬無由入酒家。

唐・王棨《麟角集》

涼風至賦以律變新秋，蕭然遂起爲韻。

龍火西流，涼風報秋。届肅殺而金方氣勁，奪赫曦而朱夏威收。五夜潛生，聞桂枝而騷屑。千門溥至，覺玉宇以颼颼。於時北斗杓移，西郊禮畢。蓐收行

少昊之令，夷則代林鐘之律。颯爾斯風，生乎是日。俄而撤鬱蒸，揚慘慄。減庭草以芳靡，掠林梢而聲疾。繇是漸瀝晴景，浸淫暮天。起蘋葉而有准，應葭灰而愈悽。無近無遠，凄然凜然。倏搖曳於紅梁，潛催歸鴈。乍離披於碧樹，漸息鳴蟬。然後掃蕩千山，蕭條萬里。飄爽氣以極目，厲秋聲而盈耳。恨添壯士，朝晴而易水寒生。愁殺騷人，落日而洞庭波起。但遠戍煙薄，遥村杵頻。磨玉蟾而月色初瑩，泛瑶瑟而商絃乍新。虚檻清泠，頗愜開襟之子。衡門凄緊，偏驚無褐之人。北牖閒眠，西園夜宴。紅蕖將碧蕙香減，珍簟與纖絺色變。張翰庭前暗度，正憶鱸魚。班姬帳下爰來，已悲紈扇。故得苦霧晨卷，蒸雲晝銷。望裏而林端嫋嫋，夢餘而窗外蕭蕭。悄絲管於上宫，陳娥翠斂。颱簷楹於華省，潘鬢霜凋。既而冷遍中原，陰生兗位。幾人離避暑之所，何處軫悲秋之思。雖令蛩響東壁，鴻辭邊地。又安得能吹賦客而促征車，自是功名之未遂。

唐・王棨《麟角集・附録》 寒雨滴空堦

罪罪飄永夜，滴滴落寒堦。自有路岐恨，那堪離別懷。簷前聲乍碎，枕畔夢全乖。遠與巖泉雜，微將漏水諧。天涯思舊友，江上憶閒齋。坐到空庭晚，殘雲帶石崖。

山明松雪

高樹當軒曉，長松帶雪明。景疑殘月在，林似野雲横。密葉緣多亞，修條被壓傾。曙空連嶂白，寒氣到簷清。影雜青牛重，光迷皓鶴驚。披衣凝望久，無限剡溪情。

宋・吴淑《事類賦》卷四《歲時部》 春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翫柔風兮韶景，睠芳節兮嘉時。勾芒兮太皞乘震兮執規。遒人遵路以狥鐸，太師奉職而陳詩。時將釁鼂。或以命樂正而習舞，或以勑獄吏而決辭。爾其舉正於中，履端於始。瞻青旂之在御，見斗杓之東指。農祥晨正，土膏脈起。望三素之雲，飲八風之水。既布令於五時，復傷心於千里。風已解凍，魚方上冰。戴勝降桑而翔集，王睢鼓翼以嚶鳴。若夫，孔門浴沂之詠，老氏登臺之樂。知盛德之在木，見平秩於東作。雨潤榆莢，雲飛白鶴。既薦鮪以乘舟，亦先雷而奮鐸。若乃佩蒼璧，施土牛，其祀户，其兵矛。至若採樹初頒，含桃始薦。舉此青旛，戴之綵燕。淳神水以釀酒，用桃花而醮面。亦復歌豳詩，舞雲翹。后妃之禘嵏初獻，東宫之琴瑟方調。亦云候屬青陽，氣漸東陸。食以蓬餌，飲之漿粥。進彼柔良，去其桎梏。復聞青鳥司啓，玄鳥司分。萬物孚甲之際，精華結紐之辰。可以論爵賞之序，可以留寬大之恩。東郊方見於朝日，靈臺靡忘於書雲。既而，日已載陽，時惟獻歲。必埋禜而掩骼，亦行慶而施惠。祭馬祖而祀高禖，薦鞠衣而修蠶器。元日祈穀，東郊迎氣。女夷鼓歌，士人乘未。若乃三朔三元，時惟正始。進椒花以獻壽，酌白獸以言事。設五木之湯，列五辛之味。戴憙重席而譚經，江夏舉衣而告瑞。畫雞葦索以皆陳，柏酒桃湯而具備。放邯鄲之鳩，獻凋胡之米。或懸羊而磔雞，或獻琛而執贄。斯謂上日，四時肇啓，至其元日，命社以祈農祥。伊句龍之所主，在水土而允臧。漢祖治榆而事著，陳平分肉而道光。實以陰而主殺，豈伐樹以斯亡。亦以封土達氣，報本返始。或爲羣姓而立，或以百家共置。爾其寒食之節，禁火藏烟，鬬雞蹋鞠，佐以鞦韆。桐華始秀，榆火將然。古有司烜之禁，俗有介推之言。故周舉之書已布，而魏武之令方傳。又有暮春之首，布和之辰，臨流高會，禊飲斯陳。過平陽之第，臨薄洛之津。集彼張裴，翫茲洧溱。復有蕙肴輕泛，犢車見尋。周公之城洛邑，秦昭之受水心。或執蘭而容與，或暴藥以沉吟。天淵則壇名積石，華林則隄號千金。叢花繞練以凝望，流鶯滿枝而轉音，斯並著於時令，故存之於翰林。

夏

夏，大也，養萬物，令長大者也。若乃節號朱明，時爲長贏。祝融作輔，炎帝持衡。含桃先薦，反舌無聲。或見三星之在户，或以五彩而避兵。苦菜秀而靡草死，丘蚓出而王瓜生。若夫四月維夏，五月徂暑。或聞蟋蟀之居壁，或見莎雞之振羽。獵西土而陳議，濫泗淵而斷罟。天毒則草木皆乾，朱提則飛禽不度。嘉賓詣謝安而交扇，王公見真長而吴語。或以節嗜欲而止聲色，或以教車甲而觀才武。顧此溽暑，誠爲任方。吴猛不敵於蚊蚋，子平每避於清涼。越王念吴而握火，陸機在洛而思鄉。戀嵇康之鍛竈，翫武子螢囊；念師文之飛雪，憶鄒衍之降霜。若夫宗伯之禬凶荒，周穆之游瀙澤。已見班馬，復聞鳴鵙。炎既鑠於棗杏，兵亦先於劍戟。爾其長風扇暑，茂樹連陰。輕箑薦而纖絺御，甘瓜浮而朱李沉。葛洪之見仙翁，每乘醉而入水；延陵之逢高士，豈披裘而取金。當此南訛，時惟龍見。天子飲酎，后妃獻繭。蜀相嘗見於渡瀘，禮將不聞於操扇。復聞浚井改水，當風鼓箎。孫登容與於草裳，羊茂逍遥於版榻。及夫腐草爲螢，朱索連葷。柞氏之刊陽木，羊欣之衣練裙。亦聞肅氏居巢，賈生賦鵩。當清和之首夏，見恢台之化育。凌人頒冰，山虞斬木。或以服玄冰之丸，或以聽秋霜之曲。至於平叔流汗，仲都暴日。駿秀蓐之應候，識蕤賓之中律。獸既希革，物皆

華實。知離氣之初來，見陽蟲之乍出。既而衣暑服，戴赤旂。冷則飲明義之井，寒則涉樊山之溪。清露滴崑崙之氣，夏扈趣耕稼之期。若乃南郊迎氣，方丘祀地。知盛德之在火，見斗柄之指巳。於是惠賢良，施爵位，挺重囚，行慶賜。既升龜而伐蛟，亦補腎而助肺。南宮御女之繁奏，北窓羲皇之傲睨。若能角黍應時令之制，綵絲通問遺之情。縈朱索以飾户，帶靈符而辟兵。鴝鵒之舌初剪，蟾蜍之角俄生。葙龜義著，鑄鏡功精。蹋百草以遐騖，棹飛鳧而迅征。蓄蘭爲沐，縛艾成形。投汨羅而楝葉斯在，祠蒼梧而童舞方呈。世偉曹娥之節，俗傳介子之名。田文以高户獲舉，胡廣以流罍復生。彼鎮惡之與紀邁，王鳳之於信明；並兹辰之誕育，咸垂世而揚名。若夫火行畏金，伏於庚日。曼倩之割賜肉，張氏之祠黄石。羊酪既云其供費，巴蜀亦聞其自擇。稔含因熱以思風，程曉閉門而避客。玄謨之井方開，秦穆之祠始益。河朔有避暑之飲，鄴下有頒冰之錫。遵湯餅於時俗，薦麥瓜於宗祏。斯皆夏令之所施，故紀之以備遺逸也。

宋・吴淑《事類賦》卷五《歲時部二》 秋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溽暑闌而清商至，鴻雁來而玄鳥歸。月下清吟，賞袁宏之自適；吴中歸思，伏張翰之知機。爾其縮内在時，貙膋是祭。其事言其性義。藏帝藉於神倉，命樂正而習吹。敕司爟而行火令，歌豳詩以迎寒氣。白露斯零，寒蟬則鳴。絡緯悲啼，蟋蟀宵征。於是行肅殺，務收成。既決獄而斷刑，亦選將而厲兵。爾其天地始肅，鷹隼方擊。青女降霜，司裘率職。見一葉而可知，觀萬物之成實。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嘗乘兑而執矩，推巽廢而離休。見斗杓之西指，識大火之斯流。若其取柞楢之火，樹槐柘之木。壽星既見於南極，日駈亦行於西陸。羣鳥由其養羞，司矢以之獻箙。詔司馬而治兵，命轅軒而採俗。若夫寅餞納日，盛德在金。吟嘯成羣，感李陵於塞上；應接不暇，勞子敬於山陰。可以修城郭，可以謹門閭。漢徹淋池之神物，穆滿羽陵之蠹書。望高丘之雲，潛通吉夢；會雕房之奕，自叶祥符。及夫草木黄落，蟄蟲坯户。見神龍之潛淵，識採囊之盛露。至若金氣方勁，清風戒寒。嚴霜舉侯文之職，飛蟬集朱异之冠。露始滋於園菊，風已敗於叢蘭。則有鷹祭鳥而無差，豺祭獸而靡失。西宫之鐘既撞，蕭丘之火自息。露凝冷以凄清，蟬含風而蕭瑟。若夫蒹葭蒼蒼，白露爲霜。菊有黄華，雲見羣羊。木葉微脱，緑草芸黄。肅清景於素節，循時令於白藏。若乃雲漢靈匹，見於七夕。阮巷矜綈錦之衣，魏宫愴琉璃之筆。或張雲錦之帷，或履玄瓊之舄。道武則參合分祥，漢帝則猗蘭告吉。層城嬉戲，開襟縫

適。西母則青鳥傍侍，竇后則神光照室。亦有針穿七孔，燈燃九微。命五龍之駕，臨百子之池。登舜山而騁望，待玄圃以裁詩。晉宣曝書而迫遽，郝隆曬腹而透迤。陶安騎龍而遐騖，子喬乘鶴而難追。若其重陽，令辰時惟九日。落孟嘉之帽，傳長房之術。白衣王弘之遺，黄菊魏文之錫。登高飇而爲樂，指戲馬而爰出。三陽則山簡登臨，九井則仲文遊陟。耽靈運之吟思，諷謝瞻之詩筆。晉則執經以明道，齊則講武以應祥。斯九日之盛集，見前賢之軌迹。

冬

冬，終也，萬物於是而終者也。若夫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履此玄英，感兹陽月。知盛德之在水，慨窮陰之殺節。若乃地氣下降，天氣上騰，水澤腹堅，閉塞而成。既習射而角力，亦聽獄而論刑。爾其磬擊北宫，禮成長樂。方乘坎而執權，見冰凝而木落。魏則季冬而平夷，唐則孟冬而礄確，燧竈必修，槐檀斯改。日馭行北，斗杓指亥。無祈寒而怨咨，蓋呼吸而藏内，善卷方衣於皮毛，孝子更驚於梅柰。或求董而流連，或泣竹而悲慨。至於應北陸而藏冰，當南至而書雲。循薩氏之去草，美顔斐之致薪。孝武嘗被於單衣，西華猶衣於練裙。至有問來歲之吉凶，獻羣臣之夢寐。詔司寇而獻民數，命司空而論地事。歲既暮而時既昏，月窮紀而日窮次。延年流血於決獄，温舒頓足於用事。盛吉書法以垂泣，虞經斷囚而流涕。此時令之攸遵，而循酷之異致，至若守關梁而塞蹊徑，謹蓋藏而閉門閭。凌人斬冰，天子嘗魚。趙衰之賢同愛日，和叔之職在幽都。農既云其事畢，學方勤於歲餘。笑田夫之負暄，美掾吏之送徒。歎黄香之無袴，偉王祥之得魚。營窟攸居，旨蓄以禦。以黄鍾爲天統，謂良月爲盈數。苦志而越王抱冰，勵俗而隱之披絮。若乃周正在候，履長伊始。閉蘆灰而潛應黄鍾，獲寶鼎而自當天紀，融風布序，亞歲迎祥。立以八神，成以三光。或以安形性而去聲色，或以繕宫室而修囷倉。日軌巽維，風行廣莫。動被水泉，解兹麋角。或以合八能之士，或以從五日之樂。君道方長，天地交讓。斯長至之令旦，故時訓之攸尚，復有嘉平之節。祭本伊耆，索饗有戴紀之記，問賀有徐氏之儀。鳴楚鼓以逐疫，出土牛而應時。蓋一日之澤，而百神是祠，故其新故交接。星回歲終，或游於魯觀，或祈彼天宗，於是先以大儺。次之小歲。吹豳詩以愉樂，覽魏臺之訪議。慕范喬之寬恕，識五倫之悲涕。長文有江源之政，何鳳有建安之治。景興慕子魚之德，魯公旌母師之禮。斯清祀之嘉辰，而前賢之遺美也。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〇《時序部五・春下》 《楚辭》曰：獻歲發春

兮，汩吾南征。

又曰：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又曰：開春發歲兮，承陽施惠養百姓兮。

又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又曰：青春受謝白日昭。

崔駰《臨洛觀春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桃之夭夭，楊柳依依。

張衡《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景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睢鼓翼，鶬鶊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遥，聊以娛情。

湛方生《惜春賦》曰：夫凋榮之興感，由色象之在鏡。事隨化而遷迴，心無主而虛映。盼秋林而情悲，遊春澤而心令。孰云知其所以，乘天感而叩性。

《古樂府詩》曰：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

張衡《歌》曰：浩浩陽春發，楊柳何依依。百鳥自南歸，翱翔萃我枝。

李充《春遊賦》曰：蓋適性莫暢乎遊，而時和莫踰乎春。

陸機《樂府詩》曰：遊春芳草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拂鳴鳩，喈喈鶬鶊吟。

王廣《春可樂》曰：春可樂兮，樂孟春之初陽，野芳赫而暉緑，山翠蒨以發蒼。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二《時序部七・夏中》《楚辭》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三《時序部八・夏下》傅玄《述夏》曰：四月維夏，運臻正陽，和氣穆而扇物，麥含露而飛芒，鳳凰升而王萯秀，王，萯草名。龍辰中而螢火翔。

魏文帝詩曰：夏時饒温和，避暑就清涼。北坐高閣下，延賓作名倡。嘉殽重疊來，珍果在一傍。棊局縱横陳，博奕合雙楊。功出更平聲勝負，歡美樂人觴。從朝至日夕，安知夏節長。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四《時序部九・秋上》《詩》曰：秋日凄凄，百卉具腓。

又焦贛《易林》曰：秋風生哀，花落悲心。

又《毛詩傳》曰：壯士悲秋，感陰氣也。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五《時序部十・秋下》漢李陵《與蘇武書》曰：窮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

《楚辭》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湖水波而樹葉落矣。【略】

又：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漻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曠浪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鴈嗈嗈而南遊，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略】

又：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兮。【略】

魏曹植《秋思賦》曰：四節更王兮秋氣悲，遥思悄悦兮若有遺。雲高氣静兮露凝衣，野草變色莖葉稀，鳴蜩抱木鴈南飛。西風悽惋朝夕臻，扇箑屏棄絺綌捐。

晉潘岳《秋興賦》曰：嗟秋月之可哀兮，良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遊氛朝興，槁葉夕殞。於時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袂衣，庭樹槭以洒落，勁風戾而吹幃。蟬嘒嘒以寒吟兮，雁雝雝而南飛。天晃朗而彌高，日悠揚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良夜之方永。月曈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燿燦於階闥兮，蟋蟀鳴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

王智期《懷秋賦》曰：哀時來之慘凄，悼秋風之可悲。古樂府歌詩曰：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胡地多颷風，樹木何修修。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魏應璩雜詩曰：秋日苦促短，遥夜邈綿綿，貧士感此時，慷慨不能眠。

晉陸機《爲顧彦先作詩》曰：肅肅素秋節，湛湛濃露凝。太陽夙夜降，少陰忽東升。

又：《悼亡詩》曰：皦皦牕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氣升，始覺夏衾單。

晉張載詩曰：靈象運天機，日月如激電。和風兼夜戒，微霜凄舊院。嘉禾殞蘭圃，芳草悴芝畹。嚶嚶南翔鴈，翩翩辭歸燕。玉肌隨爪素，噓氣應口見。斂襟思輕衣，出入忘華扇。覩物識時移，顧已知節變。

晉孫綽詩曰：蕭瑟仲秋月，颸戾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詠興長謠。踈林積涼氣，虛岫結凝霄。零露洒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茵悲先落，攀松羨後彫。

宋劉鑠詩曰：昊天清且高，秋風發初涼。白露下微津，明月流素光。凝烟泛城闕，凄風入軒房。朱葉先零落，緑草就芸黄。織羅還笥篋，輕紈改衣裳。

宋江逌詩曰：祝融鮮炎轡，蓐收起涼駕。長林悲素秋，茂草思朱夏。鳴鴈肅雲嶺，蟋蟀吟深榭。寒蟬向夕號，驚颸激中夜。感物憎人懷，悽然無忻暇。

宋謝惠連《懷秋詩》曰：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嘹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曖幽幔。

又：《擣衣詩》曰：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蟬啼。夕陰結暮空，霄月皓中閨。美人式常服，端飾相招攜。簪高砧響發，楹長杵聲衰。

宋湯惠休《白紵舞歌詩》曰：秋風嫋嫋入曲房，羅帳含月思心傷。蟋蟀夜鳴斷人腸，長夜思君心飛揚。他人相思君相忘，錦衾瑶席爲誰芳。

又：《八變歌》曰：北風秋初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崦嵫來。

宋鮑照答湯惠休曰：枯桑葉易零，疲客心易驚。今兹亦何早，已聞絡緯鳴。回風滅且起，卷蓬息復怔。愴愴簟上寒，凄凄帳裏清。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榮。百物方蕭瑟，長嘆從此興。

又：《和王護軍秋夕詩》曰：散滿秋雲遠，蕭蕭霜月寒。驚風西北起，孤鴈夜往還。金氣方勁殺，陽氣微且殫。泉涸甘井竭，節後芳草殘。

何瑾《悲秋夜》曰：欣莫欣兮春日，悲莫悲兮秋夜。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六《時序部十一・冬上》《書》曰：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詩》曰：我有旨蓄，亦以禦冬。

又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又曰：十月納禾稼，黍稷稙稑，禾麻菽麥。

又曰：二之日，鑿冰沖沖。

又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又曰：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植其鷺羽。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植其鷺羽。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七《時序部十二・冬下》　晉陸機《感時賦》

宋・宋祁《景文集》卷二　零雨被秋草賦送刁繹從事宰青城

撫萬化之孳敛兮，憑八極而延佇。既悲秋之變衰兮，復迫天之陰雨。溯閶闔之長道，攬沆瀣之平楚。于時際海籠日，窮天寫霧。雲引暝以夕屯，風含悽而曉赴。乍滅岫以亡巒，或蔽林而失樹。陂漫漫以蒙紫，川汪汪而蕩素。然後散漫虛落，空濛阡陌。慘江蘺之馥銷，泫疎麻之寒滴。紛灌莽以蔽虧，邈亭皐而舒直。荆榛塞望，蘭茝無色。水寂寥以收潦，壤塗泥而反宅。坌百感之外至，注一情而中惻爾。乃客子被酒，投袂四顧。畏簡書之期會，問征夫以前路。雙鳧之鳥兮有容，一鹿之車兮在御。結斗城之深戀，捐鉤梯以徑度。周道倭遲，我心西悲，種層陰以慘切，惜此會之騷離，踐霰霖之有蕩，憫柯葉之相違。難莫難于遠道，樂莫樂于新知。寧念東山有歎婦之句，淮南有王孫之詞。

宋・宋祁《景文集》卷七　風雨

昨夜東風急，疎牖薦雨入。溪南梅正花，狼藉隨塵沙。皓皓多易汙，不得同春葩。春葩能有幾，紛紛入桃李。時哉小興衰，人生猶物理。明發簉沈聲，烏雀喧新晴。老農脱襏襫，一犁原上耕。

宋・宋祁《景文集》卷一八　喜雨

陰霞襲曉混層暉，雨勢連天泱泱垂。潑火正投寒食日，催耕併及杏花時。波生客浦揚舲遠，潤逼宵撾作擪遲。把酒命賓聊一笑，吾農喜罷及吾私。

宋・文同《丹淵集》卷八　殘秋郊外

蕭蕭風色弄寒威，見盡郊原向晚暉。昨夜星霜和月落，滿林紅葉隔煙飛。已嗟北渚蓮初老，更惜東籬菊漸稀。休感歲華傷節物，眼前罇酒重相違。

尋春

馬行如疾輪，十里去尋春。盎盎日光麗，鮮鮮雲色新。樓臺出花木，道路夾松筠。欲買前村酒，陶然作醉人。

宋・文同《丹淵集》卷九　步月

掩卷下中庭，月色浩如水。秋氣涼滿襟，松陰密鋪地。百蟲催夜去，一鴈領寒起。靜念忘世紛，誰回此佳味。

秋日晚晴呈同院

秋風淅淅吹碧虛，白雲鱗鱗如臥魚。共君今夜賞明月，興來誰欲騎蟾蜍。

郡學鑰宿

長栢高栖蔭廣庭，夜涼人靜夢魂清。不知山月幾時落，每到曉鐘聞雨聲。

宋・文同《丹淵集》卷一〇　闢碧亭

雨餘山景鮮，風定水光好。晴陽破宿霧，秀色濃可掃。平時一樽酒，野客共傾倒。朝暮山水間，年華不知老。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一九　春風

一馬春風北首燕，却疑身得舊山川。陽浮樹外滄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煙。日借嫩黄初著柳，雨催新緑稍歸田。回頭不見辛夷發，始覺看花是去年。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二三　酬微之梅暑新句

江梅落盡雨昏昏，去馬來牛漫不分。當此沈陰無白日，豈知炎旱有彤雲。琴絃欲緩何妨促，畫蠹微生故可熏。回首涼秋知未遠，會須重曝阮郎裩。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二七　春風

春風過柳緑如繰，晴日烝紅出小桃。池暖水香魚出處，一環清浪湧亭皐。

初夏即事

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幾幾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緑陰幽草勝花時。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三〇　暮春

北山吹雨送殘春，南澗朝來緑映人。昨日杏花渾不見，故應隨水到江濱。

雨晴

晴明山鳥百般催，不待桃花一半開。雨後緑陰空繞舍，摠將春色付莓苔。

禁中春寒

青一作浮煙漠漠雨紛紛，水殿西廊北苑門。已著單衣猶禁火，海棠花下怯黄昏。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三三　暮春

無限殘紅著地飛，谿頭煙樹翠相圍。楊花獨得東風意，相逐晴空去不歸。

宋・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三四　秋日

莫言草木未知秋，今日風雲已自愁。獨傍黄塵騎一馬，行看蕭索聽颼颼。

初晴

一抹明霞黯淡紅，瓦溝已見雪花融。前山未放曉寒散，猶鎖白雲三兩峯。

宋・孔武仲《清江三孔集》卷一〇　雪後

萬里屯雲一夜收，天街累日未通牛。峩峩正覺嚴冰起，瀲瀲還同澗水流。色變荒郊迎日媚，氣蒸黄壤逼春浮。農家不用藏乾麪，相與新年飽麥麰。

早春

密雨霏霏欲結霖，洒開青帝發生心。風吹嫩草迸微緑，雷碾長空破積陰。

啼烏隨陽聲自得，臥龍思海意尤深。更看三月桃花浪，蓋鬣凌雲在尺尋。

秋夕感懷

秋空雨過一掀簾，萬象森森夜氣嚴。皓露滴人珠滿袖，金風吹月鑑開奩。荒階蟋蟀動相感，大海虬龍方退潛。物理窮通何足歎，試開圖闔問洪纖。

宋・孔武仲《清江三孔集》卷二二　子夜四時歌

春　二月春色來，三月春色老，東風收花去，滿地留芳草。

夏　火雲堆長空，赤日沸岩瀑，芙蓉已焦死，不減簣簣綠。

秋　慘淡秋雲高，蕭瑟西風起，坐感歲華遷，悲歌淚如水。

冬　風凄薄愁雲，雨冷成飛雪，莫作苦寒吟，行行桃李月。

初夏　初夏新雨餘，蕭然風轉北。芭蕉索索鳴，庭户有秋色。清寒思挾纊，向暑襟絺綌。陰陽孰主張，變態只頃刻。幽軒暮支頤，佳趣生静默。雲氣薄南山，坐令蒼翠隔。

宋・孔武仲《清江三孔集》卷二四　立春

春風不擇地，亦到海邊城。裊裊衣冠會，喧喧鼓吹迎。爲牛一何苦，舉世盡相爭。旅客心偏静，停杯想耦耕。

春雪

纔喜春風昨夜歸，凌晨又見雪飄衣。綴林似借梅花落，撲地争先柳絮飛。寒氣却迴侵暖律，陰雲徐上蔽晴暉。近來四序皆無主，欲向東皇問是非。

正月十四夜

都人行正樂，天氣忽微陰。盡恐明朝雪，如何此夕心。輪蹄迷道遠，鼓吹亂更深。我獨甘幽静，青燈照苦吟。

宋・王令《廣陵集》卷五　長風

長風吹百草，勢力亦隨塵。地長風易休，草力復隨起。長風隨令歸，風去何時來。百草安正繁，蘭生爾何哉。

東風

東風來幾日，窮巷不見春。不知得花由，只見插花人。東風能幾時，聽爾多歡欣。徒恐春風歸，汝我同悲辛。

宋・王令《廣陵集》卷一三　春晚雨後

東風柔弱事春權，劇雨無端轉愴然。不惜好花都委地，却令遠草直平天。龍蛇久蟄應思奮，蛙蝈一本作蠙乘時已自先。綠柳由來却堪笑，葉眉愁劇遂長眠。

和合春雪

莫嘆年來雪句遲，雪遲詩句更依微。風來海國鹽波涸，春入仙田玉氣肥。雛鶴暖嬌搖羽脱，老龍枯癢退鱗飛。天工人代如端的，安得吾能及九畿。

宋・沈遼《雲巢編》卷一　陰潯

楚梅半已熟，苦雨含悽愴。不嫌茅屋疎，頓喜方池漲。洞庭納七澤，萬里相搖漾。凝陰有餘潤，霧霈極浩蕩。古稱卑濕地，久痗累丁壯。況我憔悴人，那能保無恙。蓮下雙鳧嬉，竹裏陰泉響。幸無世慮迫，聊且安俯仰。

宋・沈遼《雲巢編》卷二　次酬韻李正甫對雪

苦寒冽冽日夜增，朔風軒軒勢相凌。遥山頑碧空峻嶒，高堂閒坐擁敝繒。欲釂一杯意已仍，浩歌黄竹但伏膺。愁雲漫漫方四騰，海氣上薄初不勝。雪霰雜下風作稜，漸著弱柳頭鬅鬙。半積軒砌發幽層，枯樹兀兀愁飢鷹。紛然不已失溝塍，一飲一斗心易矜。試步薄氷猶戰兢，圓圭方璧降復登。憶昔前年正嚴凝，攝事大蜡清晨興。平生看雪實未曾，健僕駿馬半醉乘。或前或後望交朋，不辨明河與玉澠。烈火萬炬氣不蒸，被面惟有凍與氷。歸來心目如水澄，喜看道旁剡竹燈。豐年爲瑞古有稱，凍死何暇談鄒滕。欲邀君飲恨不能，相酬莫問準與繩。

宋・程顥、程頤《二程文集》卷一　春雪

二月將臨尾，羣陰久退潛。祇知桃李艷，何復雪霜嫌？密霰仍先集，飄霙忽散霑。帶風成料峭，和雨作廉纖。江漢初彌望，珠璣亦間兼。片痕才著瓦，斜勢漸穿簾。鳥化遼城鶴，途鋪越女縑。落英時鬬舞，飛絮或同黏。直把瓊瑶比，誰疑鵲驚揜？透肌雖共利，洒面亦爭銛。寒怯閒閨賞，光凝伴月覘。價增樵市炭，興入酒家簾。駐足銀粧履，昂頭玉裹髯。如何欺煦律，重復困窮閻？薪乏經朝備，衣因恃暖拈。擷芳游女恨，憂歲老農占。惜竹頻敲葉，愁花旋覆苫。失權悲太皞，助虐有飛廉。驟降初疑勇，旋消亦訝謙。朔雲雖借便，水后可無厭。縱任陰靈巧，難令木氣殲。寒威徒自奮，春氣亦時添。積勢方平壠，漸流已墜簷。暗空猶沓沓，近地即佔佔。遠水難遮面，高峰不裹尖。著墻聊畫粉，蓋地豈成鹽？紈扇驚塵�final，崑崗認火炎。端來薦融釋，空復助迦漸。積潤終滋嫩，驚雷亦震淹。東君莫惆悵，杲日待重瞻。

早寒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書簾。乍須火暖親爐獸，初覺冰澌結硯蟾。

敗葉卷風輕蔌蔌，遠峰經曉靜尖尖。出門未要貂狐燠，且著輕裘次第添。

新晴野步

青帝方成萬物春，如何淫雨害芳晨？乞求共指雲間日，悔恨輕嫌陌上塵。

消盡風威猶料峭，放開山色已嶙峋。燕遊莫道王孫樂，亦有羲皇更上人。

陰曀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我心閒。鳥聲人意融和候，草色花芳杳靄間。

水底斷霞光出岸，雲頭斜日影銜山。緣情若論詩家興，却恐騷人合厚顏。

和家君早寒之什

滿地清霜結曉寒，平明飛霰洒柴關。乍憑酒力温肌骨，陡覺風威著面顏。

閭里相呼泥北户，牛羊收牧下前山。急須趁日藏薪炭，凍後高枝不易攀。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一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

岐陽九月天微雪，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廬深。

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問西琛。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二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谿小酌至晚

南谿得雪真無價，走馬來看及未消。獨自披榛尋履迹，最先犯曉過朱橋。

誰憐破屋眠無處，坐覺村飢語不囂。惟有暮鴉知客意，驚飛千片落寒條。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四 秋懷二首

苦熱念西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凄凜，又作徂年悲。蟋蟀鳴我牀，黃葉投我幃。牕前有棲鸝，夜嘯如狐狸。露冷梧葉脱，孤眠無安枝。熠燿亦求偶，高屋飛相追。定知無幾見，迫此清霜期。物化逝不留，我興爲嗟咨。便當勤秉燭，爲樂戒暮遲。

海風東南來，吹盡三日雨。空階有餘滴，似與幽人語。念我平生歡，寂寞守環堵。壺漿慰作勞，裹飯救寒苦。今年秋應熟，過從飽雞黍。嗟我獨何求，萬里涉江浦。居貧豈無食，自不安畎畝。念此坐達晨，殘燈翳復吐。

吉祥寺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無信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

述古聞之明日即來坐上復用前韻同賦

仙衣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五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百重堆案掣身閒，一葉秋聲對榻眠。牀下雪霜侵户月，枕中琴筑落堦泉。

崎嶇世味嘗應遍，寂寞山棲老漸便。惟有憫農心尚在，起占雲漢更茫然。

癸丑春分後雪

雪入春分省見稀，半開桃杏不勝威。應慚落地梅花識，却作漫天柳絮飛。

不分東君專節物，故將新巧發陰機。從今造物尤難料，更暖須留御臘衣。

雪後至臨平與柳子玉同至僧舍見陳尉列

落帆古戍下，積雪高如丘。强邀詩老出，踈髯散颼颼。僧房有宿火，手足漸和柔。靜士素寡言，相對自忘憂。銅鑪擺煙穗，石鼎浮霜漚。我行雖有程，坐穩且復留。大哉天地間，此生得浮遊。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八 雪夜獨宿柏仙菴

晚雨纖纖變玉霙，小菴高卧有餘清。夢驚忽有穿窓片，夜静惟聞瀉竹聲。

稍壓冬温聊得健，未濡秋旱若爲耕。天公用意真難會，又作春風爛漫晴。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一一 舶趠風并引吴中梅雨既過，颯然清風彌旬。歲歲如此，湖人謂之舶趠風。是時海舶初回，云此風自海上與舶俱至云爾。

三旬已過梅黃雨，萬里初來舶趠風。幾處縈回度山曲，一時清駛滿江東。

驚飄簸箕先秋葉，喚醒昏昏嗜睡翁。欲作蘭臺快哉賦，却嫌分別問雌雄。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一二 四時詞

春雲陰陰雪欲落，東風和冷驚羅幕。漸看遠水緑生漪，未放小桃紅入萼。

佳人瘦盡雪膚肌，眉斂春愁知爲誰。深院無人剪刀響，應將白紵作春衣。

垂柳陰陰日初永，蔗漿酪粉金盤冷。簾額低垂紫燕忙，蜜脾已滿黃蜂静。

高樓睡起翠眉顰，枕破斜紅未肯匀。玉腕半擡雲碧袖，樓前知有斷腸人。

新愁舊恨眉生緑，粉汗餘香在簟竹。象牀素手熨寒衣，爍爍風燈動華屋。

夜香燒罷掩重扃，香霧空濛月滿庭。抱琴轉軸無人見，門外空聞裂帛聲。

霜葉蕭蕭鳴屋角，黃昏斗覺羅衾薄。夜風摇動鎮帷犀，酒醒夢回聞雪落。

起來呵手畫雙鴉，醉臉輕勻襯眼霞。真態香生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

寒食雨二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雨月秋蕭瑟。卧聞海棠花，泥汙臙脂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塗窮，死灰吹不起。

宋・蘇軾《東坡全集》卷一九　西塞風雨

斜風細雨到來時，我本無家何處歸。仰看雲天真簡笠，旋收江海入蓑衣。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卷六　《田園四時》　春

氣生微暖。隴頭殘雪已全銷，麥苗漸見青青滿。土脈膏疏日舒緩，鋤犁但覺膝畦短。桑葉生陰布穀鳴，可使流光容易晚。

細風吹盡桑黃紫，綠暗柔條添旖旎。晚來逐伴望林梢，三星便欲當辰巳。

節過清明未云遠，碎髮新蠶已盈紙。遲日融融暖有餘，早晚應須候眠起。

夏原閑

秋　萬頃秋來雲葉黃，瓜田起盡築新場。茅簷昨夜微霜下，天高氣爽風日強。明星未上腰鐮去，歸路不辭乘月光。隴頭薄暮片雲起，明日晴陰未可量。

階頭露草珠盈縷，門前促織分明語。日午簾帷氣已清，香肌暗喜消殘暑。

蚊蚋無聲燈火冷，已將紈扇歸巾褚。更長便合促鳴機，月白何妨弄砧杵。

冬　田家歲事霜飛後，五種收成十分有。徵輸早了吏不來，柴荊晝掩閒雞狗。兒童飽暖歡呼走，堂上樽罍湛春酒。力耕歲晚足餘歡，五陵裘馬真遊手。

朔風吹水成冰堅，風壯氷堅白於練。霰雪還隨密雨來，轉眼紛紛滿溝埏。

陳根凍爛還爲土，土落田中肥一半。霜鐮去手即須耕，敢望東風待冰泮。

粉蠟梅梢妝蓓蕾，雪晴烏鵲聲零碎。蘭堂晝暖浴蠶天，百果流芳噴寒水。

春事望春須準擬，臨風不惜呵纖指。寒日頻添繡線長，百五光陰已無幾。

宋・王珪《華陽集》卷一　秋風

獵桂來鍾嶺，皴椒度漢宮。雲飛汾水濶，葉下洞庭空。海國檣帆壯，邊城鼓角雄。誰知洛陽客，歸意在江東。

依韻和王宣徽春雨

春入東郊雨，油然協氣通。曉漸猶未破，歲事已知豐。鞏鳳翔仙霧，臺烏轉瑞風。是日東風應候野農徒鼓舞，何以謝天功。

和聖俞春雪

二月猶逢雪，春寒一倍加。雲重應阻雁，風橫祇愁花。碧水離思斷，瓊樓醉倚斜。誰知下帷苦，未曉已聞鴉。

喜雪

大野重陰合，危樓遠望迷。風兼萬籟響，天與四溟低。病樹先春發，驚烏未曉啼。好同伊水客，香阜訪靈棲。

宋・王珪《華陽集》卷二　和元參政喜雪

千里同雲向夕繁，風迎嘉雪臘前翻。紫壇轉仗回馳道，玉律驚灰入奉元。

半夜桂花飄碧海，先春柳絮撲朱門。萬方已有豐年號，不惜當筵醉御樽。

和石昌言舍人酬王景彝學士雪霽有懷

寒霙飛斷九門深，日上扶桑海氣沈。初見雲端浮紫闕，忽驚塵外列瑤林。

芝封詔墨春生潤，綺結官錢夕帶陰。官職聲名君自有，何妨更絕郢中吟。

宋・王珪《華陽集》卷三　秋雨

秋容浩蕩夕雲高，旻寓蕭然絕一毫。漢塞草平嘶牧馬，越溪風急送歸舠。

天衢夜失清蟾魄，海國寒飛白鷺濤。誰共危樓凌爽氣，左持樽酒右持螯。

和聖俞春雨

雲飛寒影欲千層，暝雨兼風斷復增。羃羃池臺空鎌樹，蕭蕭簾幕更飄燈。

歸將春晚花應笑，老入年來酒易凌。溝水東西人悵望，錦書雖襞爲誰憑。

宋・趙德麟《侯鯖錄》卷一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事出家。有《潤州》詩云：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宋・趙德麟《侯鯖錄》卷二　黃子思云：余嘗守官咸陽，縣廨之後，臨渭河汀嶼中，連歲秋，有孤鴈來棲于葭葦中，今歲冬深，不復至矣。或已在繒弋，或去而之他，皆不可知也。感而爲詩，題亭壁云：天寒霜落鴈來棲，歲晚川空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沾衣。

宋・毛滂《東堂集》卷一　擬秋興賦并序

僕少多難，初無宦情，不知委曲以向物，七年荷鍤灌園，追蹤丈人，自惟遭世清平，朝廷有道，君子在治，貧賤恥矣。妻孥糠豆，日覺不贍。前得郡掾曹，故自勉以行，時去先廬而將南，泊郊寺而逢秋，舍館高，明山水秀，合夕颸入簾，曉涼侵榻，爬搔隱几，星髮垂肫，昔潘安仁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寓直散騎省，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僕少潘安仁八歲，時異事殊而其志不同，顧頭獨蚤白耳，今茲遠畏日之煩敵，接蕭辰之清厲，追數節物之變，摹寫田家之樂，驅除肺肝之鬱滯，作擬秋興賦，以自見。

羲和策轡於丹衢兮，雲岫崿而迢遞。御絺紵以交箑兮，膚漫灑而汗渥，企西風之來斯，中悶然以求濯，允天吏之周旋，夏獨使人而心癉，冬凌競而沍結景。慘慄而窮短，悵修夜之悠永，眷布帛之餘煖，至春則氣回於和，物蠢而舉，風穆穆

而披離，雲娟娟而容與，弱草紛以無名，希蘭芷而並茠，軒微禽之啁啾，滋乘居而匹處，被生生之大德，咸棲騖而自怙，凜乎清哉，旻天之窿穹，蒼無痕而廓寥，森松栢之勁氣，傷凡木而先彫，邈鷹鵰之蕭爽，橫空闊而飄飄，伊鳥雀之奔迫，拆頭顱於霜骹，鴈嗈嗈而懷歸，燕索索而辭巢，掃欃滌滯兮，惟秋之有力。古之人亦何爲愴恨以悲，而無聊田家之樂兮，秋日歸吾田而經吾籬垣，稻已實而穲稏，菊含英而敷腴，鷄肥酒熟，薄稅既輸，芋栗堆盤，葵菹充厨。紛舉酌以交勸，翻既醉而相扶。僕時有江南之役，足將行而屢却，絶城市之迫塞，得紺園之虚泊。溪山迎前，竹栢森若。晝則諸峯無雲，軒昂磊落，雨斷晚虹，山氣綽約，翠色潤活，飛上簾箔，方潦收而水清，露下而蘋，老鷗落圓，沙烟抱踈蓼。僕方登臺而四望，知天遠而無所至極。庶幾躍九萬而升暘谷兮，挾日車以効余力。蹇淹留乎昆吾，耿中正以照此下國。意悠悠兮，隨雲烟而泮奐，目瞭瞭兮，見飛翮之出没。既而曜靈晼晚，崦嵫陸離。蟬既咽而涔急，葉已脱而復吹。燈炯炯而出簾，螢的的而投帷。夜參半而不寐，滄傻蹇而有懷。彼娥娥之佳人，居華陰之雲崖，敬持南金以交驩。又參差而願乖，睇蒼茫而莫致，秖奄奄而霧霾。吁嗟兮，僕將行乎四方汀濘，不可以浮舟；而世無騶騄，又將家以休兮。醫薈不可以爲柱，豆萁不可以爲梁，逝將去茲而棲遲兮，步滋蘭之畹而襲此，蕙纕飾以崑崙之璧兮。又申以東海之夜光，擷朝菌而不饑兮，仰沆瀣而内涼，攬浮雲之輪囷，坐鵬翮而相羊，驚白髮之侵凌，省余年其未央，詎星星之見髭，或種種而未長，獨引吭以思晨，中耿介而激昂，將策足以升高，則階何爲而可致，將引手以汲深，則綆何爲而可索，又將必得僊芝爲傭，舍常何爲客耶。誠人力之可爲，將天理之不亮，參苓桂芝則病者必畜，賢良俊乂而治世所訪。彼豐城之夜氣干，斗牛而直上，顧延平之未歸，蓋已驚人之觀望。爲珪璋者，必知其非石亦徘徊而待價，鼓刀者意在鼎俎，操築者卒成此大厦，豈知神奇之不爲臭腐。茲又豈可以久假譬風雨寒暑之序焉。蓋紛相轉以榮謝，何必求服而驟進，貪餧而妄食。將潛淵泉而濯鱗，將憑風雲而開翼，忽來去之。難把盡秋毫於帝德，噫嘻僕其南征哉，無東方之滑稽兮；將不可以自薦，彼封侯廟食兮孰敢誰何！彼投筆而起者，不幾於狷也。拂外物之儻來，詎趙孟之能賤。亂曰：風露既降，凄以清兮。壯懷擗摽，撫以驚兮。氣橫□矇，浮雲平兮。赤心易感，白髮生兮。蕭然夜榻，一影并兮。天潢洗月，相對平兮。孤吟聆響，無人聲兮。踈，颺過竹，翻簾旌兮。

宋・毛滂《東堂集》卷二一　秋雨杜門久之，比晴一出前村，歸聞陸令見過，奉

寄一首

子桑閉門十日雨，何人裹飯相勞苦。忽窺晴色入踈簾，徑向孤村尋老圃。不知雙鳧念雲水，欲下雀羅風送起。未容倒屣見王孫，豈是揚鎚嫚公子。長安秋雨乃復來，山陰夜雪仍空回。他時乘興幸告我，請掃門前紅葉堆。

謝人分寄密雲大小團

密雲不雨西郊黑，小龍蜿蜒出朝夕。中有濯枝三日霖，可洗流金千里赤。大龍雨足意貌閒，萬里澤流纔一息。無心自爲百穀仰，變化風雲聊戲劇。一杯洗心未足言，看灌滄溟太空濕。大月已圓當久照，小月未滿哉生魄。雨龍出此雲月間，背負青天擁霄碧。豈惟大旱有雲霓，解作豐年雪花白。黄綾袋子天上來，本是閩山早春色。金盤珠露猶混封，瓊房玉芝記相識。朱門日上三槐梢，大官初頒萬錢食。松風忽響第一泉，乳花徐開練波立。我公胷中冰雪明，不受一塵乘間入。寧煩多飲氣自清，乞餘賤客猶能及。此客羈賤亦喜茶，老葉唯知煎若遲。藜羹粟飯每稱是，九天雲腴詎應得。舊聞作匙用黄金，擊拂要須金有力。家貧點茶秖匕筋，可是鬬茶還鬬墨。東歸得此希世珍，真同被褐而懷璧。筆牀茶竈下三江，欲寄殘年向泉石。砂鉼煮湯青竹林，會有玉川來作客。

東風辭原注代人作生日

凍雲不凝層冰活，阿香推車上空闊。龍蛇夢驚鱗甲暖，霰雪影斷清光奪。玉帝手持發生機，馳召東風俾迴斡。東風駕言正月頭，先驅持律吹九州。勢苦嗟萬物回顔色。何但桃李著榮華，未遺兔葵并燕麥。萬物之命懸東風，誰云蘭臺敢争雄。披襟受之不容易，羣公不有歸我公。我公人英國尚父，代天與天通肺腑。夔龍士苴直唾棄，有作自令物鼓舞。爲時生公豈非天，身任重大寧偶然。氣壓千官山不動，德行四海春無邊。東風功成看萬彙，雨露涵濡寧惜費。我公經綸亦如春，惠養元元作元氣。萬口祝公如一辭，願公顔朱髮常黝。那知東風共無邊，年年會與青春期。

宋・毛滂《東堂集》卷四　春詞

日催紅靸鞢，雪放緑蒙茸。莫向東郊去，王春在九重。雲母春冰薄，罳罘曉氣暾。尚垂宵旰意，加惠及元元。雪盡牙籤暖，芸生竹簡香。夜分猶樂此，定喜

日舒長。精華初結紐，璧水再逢春。杞梓扶疎見，君王自作新。雲避南山曉，天回北斗春。榮光生八彩，壽色兩麟峋。君恩破寒色，天笑覺春回。先暖延和柳，曾無羯鼓催。瑞日暉暉上，非煙冉冉收。晴川蠶可浴，翠澈荇初流。栢酒勤稱壽，椒塗蚤却寒。靜無遊樂事，殊闕濯龍歡。曉光開繡幄，晴色上金除。初進春衣窄，猶應澣濯餘。庶草將蕃廡，羣陰自退消。遲遲杏梁日，長照紫宸朝。八風調養力，九地發生深。共被年豐賜，誰知日昃心。睨睆黃鸝出，參差紫燕飛。君仁罄爵闕，惠及羽毛微。粉壁椒花馥，瑶釵彩燕翬。東風呼喚得，隨意作春妍。日養千花氣，風和百和香。君王自仁壽，栢葉更稱觴。寶歷垂無極，璿璣轉未央。繡楹膏露潤，玉殿紫芝香。穆穆清光外，蔥蔥佳氣中。雲天看斗柄，寰海受和風。玉甃蘭封磨，瑶池柳養金。宸章先造化，摛藻自春林。

夏夜

毒暑彌三伏，微凉起二更。月窗風竹亂，煙渚露荷傾。

春詞

春逐東風行地上，德隨和氣散寰區。聖人中正觀天下，道本無言教已孚。冰銷玉液鳧鷖喜，日暖宜春草木長。忠厚家風傳八葉，太平光景接三王。好生恰對發生時，寬大恩流渙汗飛。雷雨解成僵枿動，蓼蕭詩就遠人歸。天光地氣與年新，不覺人間一物陳。初令雷霆端有信，舊餘霰雪敢無垠。仙桃欲拂朝真臉，禁柳忙催望幸眉。不會君王春思別，杏花菖葉在農時。冰開御水龍鱗細，日照宮梅麝炷烘。欲看人間花灼灼，不妨葛藟共春風。誕敷文德金鈴振，盡納熙河玉律諧。御柳宮梅動春意，朝來黃鳥亦喈喈。玉殿重簾捲水晶，椒花栢葉聖人清。千春萬歲承明主，長聽雲韶歌管聲。

雪纔盈尺雲陰解，風不鳴條雨塊完。春力急催冬事退，君王寬政不恒寒。君心與物爲春久，喚得春風破臘回。天近自應通信息，梅花不用犯寒來。春色年年染御溝，鴨頭輕綠弄花柔。今年春到崑崙上，九折委蛇舞翠蚪。截肪初見昭華玉，刀出昆吾寶籀開。天助君王敷大喜，安排春色探先來。御溝梅柳寒猶噤，芳草池塘暖尚微。玉色怡融何事喜，一年苔綠遍圜扉。

宮漏遲遲不受催，出花光景漸徘徊。萬方日日春臺上，不道東風恰始來。雕雲燎馥沉香暖，綵勝風翻玉燕寒。天上春光來咫尺，瓊花瑶草徧闌干。瑣窻朱户無寒到，長似春光日日來。自是蠡斯載風什，可煩簫磬祀高禖。醞面桃花有意開，光風轉蕙日徘徊。昭陽天近知春早，玉琯東風破雪來。

日射觚稜氣鬱葱，露華猶冷玉芙蓉。瑣窻朱户春光暖，珠藥瓊花無數重。臘寒辟易沉香火，春意侵尋玉琯灰。陰德承天專靜厚，發生有助到根荄。風來太液冰先泮，日照延和柳未知。翠輦不緣花事出，行看荇帶綠參差。

春曉

東皐紛綺水潺潺，翠拂官橋柳欲眠。出谷黃鶯終好在，辭風紅樹稍蕭然。餘醪春曉與誰芳，自是新來雨露香。燕子見巢終軟媚，楊花滿路尚顛忙。爐香燼冷夾衣寒，雨過園林翠作團。剩得風光何處著，紅薔薇搭小欄干。池塘綠浄了無塵，造化裁餘十日春。月樹清深語鵳鴣，幾時歸去亦謾人。

宋・許景衡《橫塘集》卷二　冬至日雪

烈風鼓青冥，陰雲布崢嶸。不待珠霰集，忽驚玉花傾。一陽動黃宮，萬物如有萌。豐年頌上瑞，我獨欣發生。永夜不能寐，耿耿書窻明。

宋・王庭珪《盧溪文集》卷一五　和李彦文春雪

聞道江城雪似沙，東風吹動曉寒加。輕飄瓦屋鱗鱗密，亂颭檣竿櫛櫛斜。著地正憐新種竹，漫天故壓未開花。君應對此方乘興，飲似長虹吸海涯。

宋・王庭珪《盧溪文集》卷一六　報恩寺避暑

風枝不動午雲蒸，古寺嵯峨倚石層。百丈虛廊蔭華棟，半簾疎雨斷飛蠅。病餘已怯金罇酒，捧立仍無玉盌冰。奈此人間諸熱惱，一杯清茗屬高僧。

乙亥立春夜雨平旦大雪

青帝重扃夜半開，先驅雷雨下天來。千門萬户春風入，小院高樓樂事回。但喜新年逢瑞雪，不知平地有瑶臺。杜陵遠客多愁思，忽憶兩京初發梅。

宋・王庭珪《盧溪文集》卷一七　和劉喬卿雪詩紫極真人吹簫雪降則止

柴門忽啓玉爲關，疑是新移海上山。野寺僧居銀窟裏，廣寒宮在月明間。老農擊鼓迎豐歲，紫極吹簫近帝寰。臘後東風將解凍，已看峯頂露孱顔。

宋・李綱《梁谿集》卷二　秋色賦并序

潘岳賦秋興，劉禹錫、歐陽永叔賦秋聲，玉局賦秋陽，予來閩中七八月之交，霖雨乍晴，始見秋色，因援毫以賦之，以秋色名篇。其辭曰：宿雨初霽，大火西流，涼生暑退，物華始秋。李子與客登凝翠之閣，遊泛碧之齋，覽谿山之勝，槩嗟草木之變衰，天高氣清，迥無纖埃，月出夜涼，孤光滿懷，李子慨然顧謂客曰：此古之所謂秋色也。客曰：願先生賦之。李子曰：唯唯。少陰用事，金王火囚，天地始肅，萬物以收，故其見於氣者，寂寞憭慄，汴寥蕭瑟，薄寒中人，愴怳悽惻，

託物賦象，是爲秋色。悲哉，秋之爲色也。漠兮無形，肅兮無聲，非赤非白，非黃非青，爽氣無朕，潛來滿盈，窅窅悠悠，奪人目精，爾乃桂影扶疎，氷輪皎潔，澹然如水，皓然如雪，風露凄凉，星河明滅，冷浸空庭，蛩螿韻咽，此秋色之在月也。夜氣既除，清晴晝宣，掃去氛祲，靜無雲煙，萬里凝碧，穹隆虛圓，蒼茫杳靄，不可殫言，此秋色之在天也。蒲柳先衰，梧桐早脫，飄零委落，色瘁香歇，惟蘭菊之芬芳，與松筠之茂密，露冷風高，不改其節，此秋色之在草木也。水落石出，境寂雲閒，清波如席，遠峯如鬟，煙林映帶，浦嶼迴環，優哉游哉，吾方自適於其間，此秋色之在溪山也。客曰：美則美矣，願先生少進之。李子曰：陰陽相摩，日星爭驚。孰主張是春與秋兮，代序彼春之色，一氣藏兮，下騰上降，品物昌兮，韶光駘蕩，百卉芳兮，譬猶美女耀新粧兮，被服纖麗繡襦裳兮，溫然可親，象姬姜兮，彼秋之色，一氣清兮。天地肇歛，萬寶成兮，風霜高潔，兆嚴凝兮，譬猶烈女，懷幽貞兮，鉛華不御，體端誠兮，肅然可敬，有典刑兮。春之色近乎令，而秋之色近乎介，是以君子惟秋是貴，或感其聲，或悲其氣，鋪張比興，曲盡其態，從而賦之。於是乎在客曰：美則美矣，願先生少進之，李子曰：秋，金氣也。天地之所以肅殺也。其猶介胄之士，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者耶。秋義氣也，天地之所以閉固也。其猶節槩之士，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者耶。秋日烈烈，其朝廷之士，骨鯁之臣，正色以率下者耶。秋霜言，言其忠義之士，社稷之臣，厲色以赴難者耶。灑然蕭然，猶山林高蹈之士，恬澹寂寞，有無求之色也。睟然儼然，猶盛德之士，正容悟物，有不可親疎之色也。若夫，廣大清明，不言而令行，無爲而物成，則若黼座當陽，顒顒昂昂，朝廷，正而天下治，刑政脩而中國强，所謂天子穆穆而凄然，似秋者其幾是歟。客曰：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請辭而退。

宋・李綱《梁谿集》卷八　春雨

春晚雨聲碎，天深雲影低。蕭蕭度遠岫，脉脉漲前溪。芳潤歸花蕾，清寒作燕泥。池塘夢生草，碧色已凄迷。

春意

春鳥窺綠窻，踏落庭前花。美人爲之笑，鬢脚風中斜。不惜花踏殘，只愁鳥驚去。姹姬背人飛，林深無覓處。

春雪

怪底春來煖太深，忽驚雪片墮層陰。廉纖帶雨初猶薄，散漫隨風遽不禁。光炫峯巒皆玉色，寒侵花木欲灰心。沙陽逐客家何在，擁鼻凄凉但越吟。

東君也解惜芳容，故把氷花密密封。素素響寒窻外竹，亭亭戴白嶺頭松。只驚滿眼飄風絮，不覺瀕谿卧玉龍。身在天涯歸未得，澆愁直欲倒千鍾。

宋・李綱《梁谿集》卷九　梅雨

小麥青青梅正黃，連山霧雨濕溪鄉。輕絲嫋嫋搖空界，重滴涓涓響暮廊。結集鬱蒸來海嶠，驅排愁恨到禪房。寓軒居士心如鐵，默坐惟聞茉莉香。

宋・李綱《梁谿集》卷一一　秋雨

颯然風雨作新凉，卧聽簷聲氣韻長。驅掃炎蒸逐流火，招邀秋月到虛堂。日邊夢斷甘飄泊，澤國音稀墮渺茫。猶喜北牕燈可近，簡編爲釋九迴腸。

宋・王之道《相山集》卷五　次韻孫與宗秋懷

秋山赫赫明丹楓，秋天隱隱分玄鴻。不知眼界濶多少，九華突兀撑晴空。嗟予老病百事懶，誰能强勉追兒童。讀書既苦齒多豁，屬文益覺心如蓬。年來衰甚更齟齬，乘舟賣麵皆遭風。茫茫有類墮雲海，躊躇四顧迷西東。感君賦秋肯寄我，開緘反覆歌三終。如痿忽起盲忽視，角力未易分雌雄。寒鄉冰雪正凝沍，暖回愛日何烘烘。驚濤巨浸浩無際，安流利涉輸艨艟。華門圭竇僅容膝，規模敢擬阿房宮。生平未慣新斧鑿，斲削便許從共工。偉哉歐梅兩黃鵠，逃名詩酒俱稱翁。余生顧後八十載，賢愚雖異襟期同。知君尚友取前哲，言之聊復輸丹衷。何爲規規事騷雅，乃欲索我章句中。春容大軸爛錦繡，令人一覩情融融。清新嫵麗似鮑謝，豈徒奥學稱淹通。人能平地覆一簣，不輟會致邱山崇。披雲俛仰三百日，相逢底事常忽忽。去年江上識君處，鑿冰初見陽冲冲。分攜不覺秋又晚，向來旱氣方蘊隆。君如鎮西我澠水，我往無事還何功。而君被檄試多士，攷覈曲盡權衡公。作詩惡用求好語，好語正自添詩窮。有時嗣響姑趁韻，茲意祇欲安微躬。爭如閉門絶慶弔，著書遠繼吾家充。靜言培壞亦何罪，不遑正坐睠衡嵩。茅齋雨過風露肅，青燈夜諷賡秋蟲。更闌耿耿不成寐，卧聽江城鳴畫筒。

宋・王之道《相山集》卷七　和沈次韓秋日雨後督子厚報

江檻連朝雨，山齋昨夜凉。不知新稻熟，深怪晚炊香。得句君應喜，聞風我漫狂。繡溪行樂處，雲水幾千章。

宋・王之道《相山集》卷八　秋日即事三首

晚來何所喜，急雨洗新秋。幸遂登高賦，應容遇勝留。藕花明遠近，鷗鳥任沉浮。不用揮紈扇，何妨醉玉舟。

今日知何日，西風正得秋。天心方祚漢，人物合師留。才畧煩威敵，聲名賴鎮浮。不妨臨賦樂，汎汎有楊舟。

俛仰黃花集，澄清九月秋。預愁新任迫，難爲故人留。風去山光合，江迴水氣浮。何當脱羈絆，同辦五湖舟。

宋・王之道《相山集》卷九　春日書懷

野桃經雨爛争華，似促畦丁種早瓜。不見少年閒信馬，空憐寒士出無車。泥融近水芹抽葉，地暖依墻薺放花。偶憶惠連春草句，夜來覓夢到天涯。

高文知已動天庭，昨日春雷下六丁。濟旱會施惟肖雨，舉賢先應少微星。行趨北闕形神健，坐對東風醉夢醒。連日暖烟隨處好，吴山應勝越山青。

立春小酌呈諸兄

共喜春隨曉色來，東郊歡踴賽牛迴。破寒青轉蕪菁葉，抵日紅抽芍藥荄。歲換未勞驚我壯，酒封聊復爲君開。上林不負遷喬約，百蟄同驚此夜雷。

和伯父仲球立春即事二首

怪得青腰稍霽威，却應緹室報飛灰。摇風柳帶緣氷重，破凍溪流與岸迴。羣盜傳聞湖外去，愁雲準擬歲前開。玉盤絲菜今蕭索，賴有詩筒日往來。

對雪酬春付酒杯，兵餘真似復然灰。路通千里傳書去，人喜三軍破賊迴。梅萼封檀香未徹，湖聲撞玉凍初開。踈籬敗屋休輿歎，幸事羣兇不再來。

和張彦智對雪

雪山何處見翬鬒，壓盡江南瘴與嵐。待伴可堪風作黨，交光應喜月成三。濯巾漉酒供杯勺，涉筆聯詩尚笑談。柳絮自今輕謝句，使君才氣擅東南。

上巳日阻雨和王冲之韻

祓除聊復對江亭，樽酒相從一笑傾。那得此時仍此樂，況逢難弟與難兄。潺潺暮雨簷間溜，滑滑春泥柳外聲。好在海棠紅閣淚，向人悽愴益多情。

和竇又勇秋日見訪阻雨見贈

風雨蕭蕭暮不休，頓添寒色送窮秋。已荒深院菊猶在，欲去短亭人强留。千里書遲空嘆鵲，四隣砧亂混鳴鳩。相逢基戰宜終日，卧稻從他爛不收。

和張文紀詠雪二首

萬境沉沉夜氣嚴，廣寒初下水晶簾。三杯强沃澆腸酒，一捻聊分暖硯鹽。已恨梅梢遭挫折，可堪風物爲般添。才高柳絮雖難到，此語於今亦惡拈。

朝來經閣課楞嚴，撩亂飛花競撲簾。似是青腰誇黑帝，故教姑射混無鹽。地爐無奈貂裘薄，斗酒難供座客添。詩債惱人眠不得，夜寒殘管亦須拈。

再和董令升雪二首

春雪初融作燕泥，梅花零落杏花齊。遥山掃翠雲初斂，芳草鋪青路欲迷。別恨每憂兒輩覺，老懷終爲世情低。新詩價重連城壁，敢比靈犀獨駭鷄。

欲下閒庭不踢泥，但驚飛絮與堦齊。一枝誤失禽棲穩，三窟遥應兔迹迷。填塞澗溪還地厚，壅培山阜覺天低。寒光照應東窗白，咿喔應先報曉雞。

追和東坡嚴車二雪詩

公詩有意拂簾纖，令似歐陽韻更嚴。犬子亦應慚賦縞，癡兒端合愧詩鹽。飛綿勃窣争平壑，凍筍槎牙欲墮簷。胡避只今何處是，玉屏森映一峯尖。

雪滿江城酒不賒，閉門那患出無車。未容踏凍尋梅萼，應喜臨風見柳花。炭重烏銀争曉市，蔬挑翠羽荷隣家。何人正下紅蓮幔，大嚼蒸羊手更義。

宋・王之道《相山集》卷一〇　春日次韻張叔元

遲日輕風過雨天，草青南陌欲生烟。江湖節物登王鮪，村落歸心起杜鵑。已辦尋芳游野寺，何當修禊泛溪船。路逢少婦携籠去，爲説蠶兒向雨眠。

宋・王之道《相山集》卷一一　次韻周子嘉詠雪

勢凌風力鬬清嚴，徹骨尤非老病堪。凍蠁夜回千首北，寒梅朝放一枝南。扁舟底事方行役，販履何人正立談。江上别來勞夢寐，相寬猶喜見詩三。

詠雪

白榆風起匝天來，透隙穿簾醉眼開。氷合玉田耕不得，夜寒殘管亦須拈。

望歲比同傷再潦，逢年今共快三冬。根行萬國將宜麥，香動千林獨放梅。閒把銀杯評柳絮，始知謝女亦非才。

和彦時兄臘雪六首

不耕何敢嘆無囷，多謝先生早見傾。那得此時仍此樂，況逢難弟與難兄。光凝夜旦千山曉，勢合高卑萬壑平。坐想袁安門未掃，洛陽誰復念孤惸。

一洗乾坤不動塵，瑶臺銀闕鬬清新。齊腰欲究安心法，乘興當爲訪戴人。曄曄寒江歸釣艇，丁丁虚谷動樵斤。二詩遠比幽蘭勝，擊節懸知衆所賓。

敢以簞瓢傲廩囷，撇醅聊復笑還傾。爲言空腹朝搜句，不覺寒牕夜集霙。澤泱寰區成地富，光生蓬蓽見天平。預占有歲從今始，廊廟何憂不及惸。

瑶林交映出風塵，便覺寒門氣象新。莫訝窗前羣噪鵲，須憐江上有歸人。拋甎已喜來荆璞，斲堊無勞運郢斤。坐擁紅金饒大嚼，一時高會幕中賓。

厭聞飢雀噪空囷，猶喜茅齋未遽傾。屑玉豈勞青女送，飛花聊混白雲霙。

預占歲稔矜祥舊，不擇貧家荷施平。早晚林梢掛寒日，爲迴和氣慰饑惸。

舉首西風漫障塵，清無纖翳六花新。謝庭擬似吟飛絮，洛浦飄飄見麗人。

漏箭不知樓外曉，觥籌先發坐中春。兔園盛集應難繼，空想當時主與賓。

宋・王之道《相山集》卷一二　春雪

一夜春寒夢寐清，柳梢梅萼顏關情。山川千里玉爲路，樓觀半天雲滿城。

徑醉已從醽酒去，稍晴當辦出郊行。東君底事偏芳草，剗盡依然上砌生。

立春日雪和趙端質韻

春寒有信不踰期，肯爲衰顏獨見欺。白雪已輸梅鬪早，緑樽尤與火相宜。

擷來野蔌和萱草，分得江魚貫柳枝。刺史憂民民共樂，賽牛歸去競褰帷。

次韻何子應大卿喜雪武昌作

雲氣浮江不見邊，擁爐吟雪思飄然。風將急霰先鳴瓦，水剪寒花忽際天。

才澁敢陪梁苑客，興來從泛剡溪船。將軍乘夜平淮蔡，翻笑元和十二年。

題四祖山瀑泉亭

予紹興二十七年秋七月丁卯，至山中登瀑泉亭，徧閱先賢留題佳句，追和主客楊次公韻。

雲影曈曨雨弄晴，山頭小立聽溪聲。不驚赤日雷霆吼，但怪青天雪雹鳴。

氣逼衣裳秋暑薄，光搖林藪午風輕。法身清淨元無垢，何用臨流更濯纓。

贈五祖山淨老

欲知祖意路堂堂，滿目湖山自放光。林湧亂雲迎馬足，峯迴荒磴上羊腸。

心花肯逐春同老，法雨何妨歲用康。

追和韓退之雪韻

一時符衆望，七尺駭童謠。人喜豐穰兆，吾知瘴癘銷。戲看還撲面，閒試欲齊腰。墮絮紛辭萼，飛花半惹條。松篁低到地，溪澗合平橋。月牖潛爭入，風簾靜自搖。紅金延坐夜，緑蟻送行朝。暗上歌茵隰，輕隨舞袖飄。千林翻魯縞，萬里藉鮫綃。燈市堪行樂，何妨酒價饒。

春雪和袁望回三首

殘歲連人日，同雲暗海涯。晨開才曛晃，暮集復交加。野色鋪霜縞，秋光散玉葩。老夫僵不掃，稚子走爭拿。皎潔欺梅萼，嚴凝禁草芽。餓彪迷舊穴，驚鴈失圓沙。有客方誇酒，何人欲鬪茶。南山歌禹甸，西國想毗耶。美日烏薪熟，園風翠幙遮。豈知春霽好，萬物動芳華。

誰謂過殘臘，餘寒遂有涯。雪來風益橫，氷着雨還加。萬里隋堤絮，千山庾嶺葩。袁門晨尚閉，剡艇夜應拿。百穀猶含土，羣芳敢放芽。嬌紅還玉茗，新緑借金沙。力勝榴花酒，功高雀舌茶。人心愁甚矣，天意欲何耶。好放朝陽出，休從宿霧遮。青腰誠念我，明日變霜華。

稜稜威正肅，浩浩意無涯。雨息風還怒，霜餘雪更加。毬毬還席地，蒼蔔競分葩。虎餓豺狼搏，烏窮鳥雀拿。木氷鳴玉佩，簾溜軋蘆芽。鶴集疑驚露，羊羣憶卧沙。晚餐甘當肉，卯酒薄勝茶。發盈尺其多矣，踰旬果是耶。日車行自駕，雲障欲何遮。坐想傳柑飲，千官從翠華。

和袁望回春雪

白雪嫌春晚，縱横布玉霙。柳花隨處發，瑶砌逐門成。旌別寒松茂，摧殘凍芋萌。飄飄無限思，料峭有餘清。舞袂朝猶濕，吟窗夜自明。色疑侵兩鬢，光欲眩雙睛。曛晃千林曉，潺湲萬壑晴。江梅含故態，山鳥美新聲。雅興詩情愜，應憐病骨輕。澆腸一杯酒，風力鬪崢嶸。

對雪和子蕙用歐陽子韻

散漫來天際，高吟正倚門。遠山雲母合，芳樹柳花繁。匝地銀無價，冰湖鑑有痕。何人穿敝履，有客擁高軒。訪戴從東棹，游梁快北轅。鼎寒香屢撥，杯冷酒重温。風力千林吼，雲容萬騎屯。食餘鹽虎卧，坐久炭貌蹲。觀舞更三疊，論文罄一樽。清芬難揜覆，端的屬梅園。

宋・王之望《漢濱集》卷一　七夕

西風吹繁暑，夜氣初宜秋。所居稍虚豁，得以消我憂。獨眠堂中央，一榻無衾裯。開軒敞南北，涼颸入脩脩。是日七月七，三星已西流。殘雲不成雨，縹緲當空浮。雲行忽中斷，月彩爛不收。影落庭樹間，枝葉如雕鏤。草根有小蟲，微吟作啾啾。豈復厭喧聒，更覺窗户幽。我欲終今夕，飛蚊不相謀。喧我復齧我，驅去嗟無由。但當我自屏，豈與汝輩仇。閉門歸下帷，蝶夢尋莊周。

宋・胡寅《斐然集》卷二一　和諸友春雪

螢蟲恰好雷聲發，更聽陽春歌白雪。仙葩亂墜絮繽紛，奇韻相高山嶮絶。筆尖不爲風力退，酒面肯作氷澌冽。千林萬木絢華滋，玉李銀桃幾時結。不將瑶草充大藥，獨愛浮筠凜高節。天公憫世緇塵土，故使萬穢蒙一潔。涵濡之力啓豐登，后稷資爲天下烈。手寒固已懶搏玩，齒病那敢夸嚼齧。清歡悵然懷舊賞，白戰漫爾踵前哲。却欣淑氣掃餘寒，杲日當天不勞揭。

宋・釋文珦《潛山集》卷五 北風行

北風凜凜生邪寒，陰雲萬里何漫漫，羣木盡槁葉盡丹。日月迅駛猶飛湍，人間光景亦易殫。離家不如在家安，胡爲夫君乃遊般。自古共嗟行路難，摧輪折軸良可嘆。客中憂緒常萬端，何嘗對面同歌歡。願得此身生羽翰，與君相逐同鴛鸞。有懷未遂寧容寬，耿耿不寐遥夜闌。孤鴻求匹聲嘶酸，使我感物摧心肝。

寒風

寒風蕭蕭吹我衣，迎晨入山采蘼薇。魍魎窺人猛虎嘯，草間多露猶未晞。歷盡窮崖與陰谷，終朝采之不盈掬。憂心殷殷日將暮，手持空筐返茅屋。賊臣惡子厭輕肥，志士幽人常苦饑。古來萬代共如此，樂天知命復何悲。

宋・釋文珦《潛山集》卷七 西風

西風落葉間，孤客有餘閒。寒水皆歸壑，秋雲不離山。鵲翻枯草去，鴉帶夕陽還。幽趣何人共，柴門祇自關。

宋・釋文珦《潛山集》卷一二 客舍春日久雨

自入春來日日陰，客愁春恨兩難禁。不知門外東風信，看見池塘春水深。

宋・王十朋《梅溪集前集》卷九《和韓詩》 和秋懷十一首

丁卯季冬赴省試臨安，至明年莫春側翅東歸，既至會稽復還太學時，方首夏草木敷榮，良苗懷新，游目原隰，興物助欣，至閏八月告歸復尋，故道雲水已空，園林初落，悽然感觸，不能自已，是月十有七日，言息其廬定省之暇親戚鄉里日相過，從有詩酒之樂，超然無復，得失之在懷也，清夜兀坐，短檠自照，誦韓退之秋懷詩十有一章，欣若有晤，因追其韻，太山北斗，我實慕之，白雪陽春，和以巴詞云：

孟夏游會稽，禾稼方蕤蕤。南風翼新苗，生意殊未已。重來覺非久，相去百日耳。黄雲萬頃空，蘋末凉風起。園林亦摇落，觸目成疑似。人生過隙駒，朱顔何足恃。胡爲向迷塗，奔走不停軌。得失無榮辱，歸來實堪喜。

草木無利名，時來自榮悴。人生異草木，百念起心地。困窮斯感傷，利達或驕恣。一朝同物化，榮辱兩何異。有酒且行樂，不必富與貴。

直道疾伊優，壯懷增靡曼。海上豕方牧，夜中牛屢飯。半生營一名，偃蹇未如願。青銅忽自照，白髮已堪歎。斥鷃適蓬蒿，大鵬摶九萬。物情貴得所，奚用求自獻。富貴似可喜，貧賤亦何怨。

秋雨浸成潦，秋霜漸爲凌。老樹喑寒蟬，腥盤集痴蠅。天涯有歸客，面目吁可憎。吟餘自捫腹，肝膽空稜稜。臨淵不羨魚，籬頭掛寒罾。數傳茅屋下，養此百不能。

秋懷蟲共悲，秋夜鶴同警。輝輝玉繩低，耿耿銀漢永。静思鳧舄喬，遐慕蠐螬盤猛。途遠慵著鞭，井深艱下綆。烏倦當知還，馬失亦云幸。窮通委天命，塵慮可深屏。

客路厭繁暑，歸懷愜新景。枕冷夢自清，夜明窗更冏。聊棲明月枝，勝逐西風梗。支床甘自息，伏櫪倦思騁。惟有問目心，拳拳慕回請。

窗几生新凉，燈火照初暗。省已有昨非，探懷無宿憾。古書恣掀翻，古意薄窺瞰。心將遊寂寞，語復攻苦淡。實歉名忌浮，才疎得懲濫。守志懼不堅，入道恐成暫。性柳戒戕賊，心猿思繫纜。有友頻琢磨，無官自校勘。澹然學揚雄，不恨儲無甔。

賢關藹多士，頭角争軒軒。中有倦遊客，虚名厭馳犇。學爲忠與孝，思踐陽城言。高秋賦歸去，戲舞庭闈前。東園柿栗熟，採摘供盤飧。兄弟各賦詩，集作棣萼編。甲乙二孺子，日誦言半千。學語三歲時，笑味生甜酸。欣然動我懷，長夜不成眠。歸來有此樂，亦可終殘年。

吾廬有脩竹，滴翠凝不乾。天風一吹拂，終夜鳴琅玕。黄楊亦嘉樹，一甕何團團。日暮飛禽歸，啾然欲求安。嗟予欲何爲，屢涉吴江瀾。一名竟未就，舉彈空飛丸。對竹賞佳樹，聊繫予征鞍。

商飈起何處，古樹生秋聲。肅肅夜氣寂，悠悠月華明。兀兀念前古，孜孜殫寸誠。默默守孤陋，兢兢防滿盈。興至役詩匠，愁來驅酒兵。自適布衣願，未覺青衫榮。長鬚與赤脚，亦足供使令。

鮮鮮霜中菊，誰云晚不好。開日即重陽，雖晚亦同蚤。對景便須醉，浮生苦難保。胡爲楚大夫，不飲致枯槁。何如醉鄉人，雖醉亦有道。

宋・王十朋《梅溪集後集》卷一三 前輩有滿城風雨近重陽句而不成篇，九月六日遇雨，因爲足之，招同官分韻：滿城風雨近重陽，準擬登高尚渺茫。會見明朝天氣好，不教孤負菊花黄。又用前句作七絶：

重陽無數日，風雨登臨緩。會見天氣佳，黄花插須滿。老對黄花節，遥臨白帝城。空齋聽蕭瑟，點點是鄉情。江山悲木落，身世嘆飄蓬。未會登山客，先吹墮帽風。巫峽有雄風，菊天多細雨。知我欲登高，先期洗塵土。竹葉悲杜陵，秋雲吟柳惲。家鄉雁蕩遥，節物龍山近。灰飛季秋管，雲暗巫山峯。我欲廓氛曀，試呼黎與重。節近愁陰雨，雲披見太陽。殷勤呼酒伴，爛漫醉秋光。

宋・范純仁《范忠宣集》卷一　秋風吹汝水賦時作襄城宰汝州太守席上賦

歲作噩之窮秋兮，策羸驂而獨征。嗟旅懷之羈憤兮，感時律之崢嶸。遵汝流之縈紆兮，背嵩峯之翠橫，號霜風之憭慄兮，肅天地而淒清。獵葭葦于晚岸兮，雜紅翠之搖旌。脱林實於沙際兮，浮瑣碎之秀瑩，激回流之平迴兮，蹙綃文之細輕。涵夕照之演漾兮，蕩澄潭之空明，促東逝之滔滔兮，方感慨於余行。縻王事以去留兮，蹟未安而遽更。佩主人之眷勤兮，服友生之意誠。何會合之難久兮，特離憂之易并，儻丘園之可服兮，將就濯其塵纓。臻聖賢以相期兮，惟道義之是營。苟没身以無愧兮，亦奚事於成名。

宋・王炎《雙溪類藁》卷二　夏日雨過

雲潤日杲杲，渠溜泉泠泠。羣山曉過雨，一沐千髻青。岸巾納微凉，庭户留餘清。喬木俯佳色，野卉含幽馨。昔來挽枯條，今來見欣榮。榮枯亦何有，對此難爲情。長年心事多，撫髀只自驚。冰炭交中腸，吾生安得寧。好風吹我裳，頗覺耳目醒。暇日可少憩，安用心營營。高卧緑陰底，玄蟬相對鳴。

春雨

喚雨蒼鳩罷，山高雲更隮。泥深妨著屨，水足有扶犁。索酒無同飲，哦詩只自題。小窗回午夢，鄰舍一聲雞。

雨晴出田間

去年龜兆生田皐，今年龍骨挂屋敖。烏牛告休卧籬落，夫耕婦饁亦既勞。穉稗不生白水滿，荷鋤出見禾苗高。屈指何時築場圃，割雞炊黍觴新醪。人言饑饉有豐稔，一笑破除心鬱陶。

宋・王炎《雙溪類藁》卷四　和林寶文喜雨

山椒靄靄暮雲徂，一雨翻盆物盡蘇。父老相逢笑相語，今年和氣舊時無。

豐年謡五首

滿箔春蠶得繭絲，家家機杼換新衣。五風十雨天時好，又見西郊稻秫肥。

縱横南陌接東阡，婦餉夫耕望有年。前此丁黄飢欲死，今年米賤不論錢。

洞丁猺户盡歸耕，篁竹無人弄寸兵。要識二天恩德廣，黄雲千里見秋成。

睡鴨陂塘水慢流，離離禾稼滿平疇。共言官府催科緩，飽飯渾家百不憂。

稻如馬尾覆溝塍，桑柘陰中雞犬鳴。收穫登場便無事，輸租人不入州城。

宋・王炎《雙溪類藁》卷八　和項廣文喜雨

雨師雲將莫論功，天意元因聖德通。不但水生苗厭厭，也應土潤黍芃芃。

田間老稚交相語，秋後倉箱定不空。絳帳先生妙言語，請歌嘉定比元豐。

春日苦雨

桃花開時苦多雨，花似啼粧悄無語。桃花謝時雨更多，奈此輕紅委地何。明年花似今年好，明年人勝今年老。是誰留得長少年，對此不須空懊惱。雙飛燕子營新巢，舍後舍前穠緑交。長鬚但爲釀麴米，春色尚餘紅藥梢。

宋・林季仲《竹軒雜著》卷一　秋熱次高仲貽韻

乘時火初流，執熱病未脱。踏氷思少蘁，坐甑哀苟活。雲意斷淫淫，雨聲閧滴滴。安用天官爲，不悟秋序奪。巫阽暴何辜，夸父僵且渴。煴山將焚燒，翻海欲灑潑。蛟龍遁寂寞，蠅蚋恣喧聒。瘴鳶時墮水，涸魚暫濡沫。斯焉禾不登，往矣穗奚掇。衆心禱不昧，羣望走莫遏。殷勤聞雷行，閃閃驚電抹。嘉樹疑益翻，脱葉逾帚捋。汲井憶羸餅，承雷争羅鉢。新涼來不斷，濁水去如割。未論渗氣銷，陡覺煩襟豁。遂回望電眼，免蹙憂稼頰。一飽茲可營，百慮何勞劉。明公軫慈仁，此道歸包括。世事有反覆，愁腸屢迴斡。栖栖同里甿，閔閔憂旱魃。賦詩輸悃悾，盈軸辦嗟咄。句圓珠走盤，意定弦在筈。千仞徒仰高，一葦敢杭闊。韜疵知含洪，策蹇終騶虞。

坐我甑釜中，逾月不得脱。勞生亦何聊，喘喘竟少活。駕言往空谷，卧聽驚瀨潎。遭逢褦襶子，此事又中奪。天公不我憐，定爲化鄧渴。一夜翻河漢，散作珠璣潑，簷垂素練直，栢枕鳴聒聒。更饒牖户間，蕭瑟濺飛沫。老火謝餘暉，削跡去如掇。乃知造化心，潛通本無遏。繁暑移清涼，變化在一抹。田父有喜言，饞得龐穗捋。却憶灌溉時，搰搰抱甕鉢。王者仁如天，寸物惡傷割。獨愛夏日長，晷度何不豁。向隅泣一夫，滿堂蹙其頰。餘涼止殿閣，蕪垢直可劉。我願均此施，遠邇歸囊括。措意膚寸間，六合可旋斡。寧容凶逆儔，肆虐爲旱魃。掣電備麾旗，鞭雷供叱咄。號令挾風行，聲飛齊萬筈。煙塵悉蕩攘，再見天地闊。孰與長畏人，朝夕懷鼈虩。

癡暑如癡人，吝權不肯脱。凉風戒七月，尚貪朝夕活。雲雷動地來，一夜雨聲潎。老火無晶光，奔迸氣褫奪。我思疏仲翁，千載猶飢渴。父子腰金黄，照眼光潑潑。車馬趨其門，市井等謹聒。從容相與言，身名如聚沫。功成不還鄉，患至將誰掇。相隨出關去，浩然不可遏。挽飲東都門，頹顔酒微抹。迎逆走兒童，争取霜髯捋。歌呼接日夜，彈筑雜擊鉢。時時問餘金，趣賚供醼割。落落丈人行，器度自軒豁。子孫汝何知，徒蹙求田頰。邇來官途險，憑誰爲鏟劉。冥行罥

荆棘，進退俱有括。胡不觀四時，寒暑遞推斡。强聒不知幾，斥逐齊早魃。得失何恠事，書空漫咄咄。要須慎其初，毋輕弦去筈。我本一散翁，涉世多迂闊。何如二大夫，安枕無貔虓。

宋・姜特立《梅山續藁》卷八 立春前有雪

春前一寸雪，春後一犁金。萬里烟瘴息，九農和氣深。

宋・喻良能《香山集》卷六 雨餘

雨餘平野緑，耕種滿東皐。處處鞭黄犢，家家賣孟勞。筠盤餽糠粔籹，瓦盌薦溪毛。所願甘霖足，梁間掛桔槔。

宋・喻良能《香山集》卷八 春水

磐湖春水夜來生，曉起雷聲逗雨聲。去馬來牛心莫辨，鸕鷀鸂鶒眼俱明。飄零花片有底急，摇曳柳絲如許輕。旬月烟村半風雨，榆錢好爲買春晴。

曉行霜重如雪

霜重寒威一夜加，曉來人迹板橋斜。已看白鴈來千里，想見青州滿百花。何處菊枝猶復耐，故園菊味定堪嘉。慈顔正念征裘薄，歸去萱堂笑語譁。

宋・喻良能《香山集》卷一三 春雨

晚風吹雨過西疇，惻惻輕寒似早秋。燕乳鳩鳴春又老，可堪芳草喚人愁。

雨過窗虚夜氣清，草間何處亂蛙鳴。休論公地兼私地，且聽蘿根呷呷聲。

春陰不斷怒鳩聲，日日溪雲帶雨行。試挂西窗看霽色，一川煙草畫難成。

宋・喻良能《香山集》卷一四 三月六日清明節道中

清明時候雨初足，白花滿山明似玉。十里春風睡眼中，小桃飄盡餘新緑。

宋・喻良能《香山集》卷一五 雨後聞蛙

雨過窗虚夜氣清，草間何處亂蛙鳴。休論公地兼私地，且聽蘿根呷呷聲。

宋・喻良能《香山集》卷一六 喜雪次侯宰韻

凍筆難成授簡章，寒光先到讀書堂。蜂臣飛急衝殘絮，蟻子行忙礙落英。

春晚

春及瓜期夏景生，鳴蟬漸欲替啼鶯。穿簾雙燕復雙燕，把酒一杯還一杯。

喜雨

九重午刻命精禱，四海中宵同出雲。溽暑已隨飛雨散，清聲還並曉風聞。

宋・方勺《泊宅編》卷一 朱行中自右史帶假龍出典數郡，年纔踰壯。守東海隅。田夫占北極，明日雨平鋪。

和澧州喜雨韻

秋色在何許，浮嵐疊翠間。江清雙鳥渡，天濶片雲閑。雅量肩文舉，新詩壓子山。更深聽遠溜，哦詠答潺潺。

宋・杜範《清獻集》卷三 新秋二首

少昊行秋正疾驅，灑然凉色已侵膚。翠空碧水涵高下，淡靄蒼煙半有無。

風露已經生慘戚，菰蒲且欲慰斯須。誰將霜竹横雲外，似有悲聲與恨俱。

一葉階前落淺黄，已知秋色渡長江。百骸假合寧長健，萬慮叢生未肯降。

荒草露寒飛蝶盡，暮山煙帶白鷗雙。倚欄獨立渾無語，時把殘篇對小窻。

春雨甲子而潤澤不違時夏已更秋方慮乾涸一夕沛然優渥矣喜而寫情

甲子謠言未足聽，沛然甘澤以時行。平田不藉開渠水，野老誰思逐婦聲。黃倒積雲承露重，青翻長浪簸風輕。賤夫一飽誠爲幸，更祝傾河灑甲兵。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媼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絶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七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湓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煜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爲新奇，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春今且住爲佳耳，雨不能晴將奈何。紅紫只催人老大，蒼浪莫怨命蹉跎。貧中政自難留客，賴有詩情尚不磨。

宋・方岳《秋崖集》卷一二　感風謝客

閤閤官蛙鳴，鮈鮈老牛喘。政坐一朝喧，作此十日診。天公信難料，氣候隨手轉。吾貧了目前，遽脫春衣典。寧知昨夜雪，縮若蠶作蟹。坐令鼻流沫，客邪閉關犍。畏風甚防秋，畏酒甚把淺。呼童語之故，有客姑謝遣。使吾早自覺，安得訛謬舛。乃知天下事，以謹失者鮮。

燕來巢

吾貧自無家，客户寄村疃。權離月三間，荒寒天不管。燕亦何所聞，乃於我乎館。豈以菊未莎，而有竹可歟。不叩富兒門，寧爲老夫伴。此意殊可人，然亦但吾懶。所須半丸泥，不費一秉稈。云胡及風薰，相宅無乃緩。勉哉爾翁姥，坐席寧暇暖。主人當賀成，落以晴雲盌。

次韻久雨

老我不解事，束書別溪堂。寧知十日雨，換此兩鬢霜。苔滑蝡爭席，雲蒸蝸篆梁。移床夜避濕，仰見天隙光。長安亦何好，肯墮聲利場。人情愛吾廬，對此良自傷。蚤知一官誤，悔不三逕藏。沙觜竹萬箇，屋頭木千章。晴當相與屐，雨亦可以觴。毋令龜龜曹，張王喧我傍。

明日雨再用韻

竹君頗介特，高節凌秋霜。朝來雨聲寒，意色俱凄凉。此豈子敗盟，而不能相忘。秋色雨亦佳，遣我冥搜忙。離騷日在眼，捃摭方濫觴。安得靈運屐，共窺

宋・方岳《秋崖集》卷八　立春

花柳胚胎午夜風，一尊聊與破紅封。醉餘安用淄澠口，妙處元無涇渭胷。紙帳不知寒浩蕩，銀幡自愛雪鬖鬆。小樓認得春來處，晴靄蒼茫南北峯。

宋・方岳《秋崖集》卷九　月夜

人間執熱難爲睡，起聽松風际月明。天淨略無雲一點，夜深已是鶴三更。自經秋後可曾雨，纔入山來如許清。能得幾多殘暑在，草根何處不蛩聲。

次韻梁倅中秋日雨

天公不吝常時月，每到中秋苦作難。醽醁又孤今夕醉，梧桐仍是去年寒。萍花風老鱸魚夢，蘆葉雨宜鷗鷺看。我欲與公天柱去，月明多處倚闌干。

宋・方岳《秋崖集》卷一一　晚春

倦眼忽驚三月暮，杜鵑啼處緑陰多。春今且住爲佳耳，雨不能晴將奈何。紅紫只催人老大，蒼浪莫怨命蹉跎。貧中政自難留客，賴有詩情尚不磨。

宋・方岳《秋崖集》卷一二　感風謝客

閤閤官蛙鳴，鮈鮈老牛喘。政坐一朝喧，作此十日診。天公信難料，氣候隨手轉。吾貧了目前，遽脫春衣典。寧知昨夜雪，縮若蠶作蟹。坐令鼻流沫，客邪閉關犍。畏風甚防秋，畏酒甚把淺。呼童語之故，有客姑謝遣。使吾早自覺，安得訛謬舛。乃知天下事，以謹失者鮮。

燕來巢

吾貧自無家，客户寄村疃。權離月三間，荒寒天不管。燕亦何所聞，乃於我乎館。豈以菊未莎，而有竹可歟。不叩富兒門，寧爲老夫伴。此意殊可人，然亦但吾懶。所須半丸泥，不費一秉稈。云胡及風薰，相宅無乃緩。勉哉爾翁姥，坐席寧暇暖。主人當賀成，落以晴雲盌。

次韻久雨

老我不解事，束書別溪堂。寧知十日雨，換此兩鬢霜。苔滑蝡爭席，雲蒸蝸篆梁。移床夜避濕，仰見天隙光。長安亦何好，肯墮聲利場。人情愛吾廬，對此良自傷。蚤知一官誤，悔不三逕藏。沙觜竹萬箇，屋頭木千章。晴當相與屐，雨亦可以觴。毋令龜龜曹，張王喧我傍。

明日雨再用韻

竹君頗介特，高節凌秋霜。朝來雨聲寒，意色俱凄凉。此豈子敗盟，而不能相忘。秋色雨亦佳，遣我冥搜忙。離騷日在眼，捃摭方濫觴。安得靈運屐，共窺

公幹牆。涉世三折肱，悲秋九迴腸。脱巾漉浮蛆，醉卧六尺床。竹意亦自持，儼立何堂堂。會當有良夜，披户延寒光。

宋・方岳《秋崖集》卷一三　感春

春風來無邊，草木含華滋。道旁有枯荄，昨夜方蔵蘗。陽和本根在，芽甲生光輝。造化亦何心，榮悴各有時。

社日雨

今兹淫春霖，曾不避甲子。荷鉏做秧田，寧欠三寸水。社戊占豐登，不以此故已。徑起殼觫公，鳴簑共于耜。

社酒

春風潑醅甕，夜雨鳴糟牀。相呼薦蠲潔，洗盞方敢嘗。不辭酩酊紅，所願穲稏黄。家家飯牛肥，歲歲浮蛆香。

溪行

春風何時來，柳色已如此。山中不知年，或告以于耜。鳴簑起飯牛，青青渺煙水。獨有頭上霜，春風不吾以。

九日新種梅花開

木葉緑未脱，菊叢黄始華。泛萸幾何日，尚覺陶巾斜。寒梅殊不情，矜秋吐奇葩。霜鬚半含蕾，春洪新茁芽。記初手鋤月，垂楊已藏鴉。了無盤錯根，但有枯槎牙。真同棄之耳，生意詎可涯。歲行不能半，孤秀則汝嘉。眷言抱幽獨，乃亦紛競耶。妨處在歲寒，奚取俗眼夸。盍守虬龍姿，毋汙蜂蝶譁。雪霜政凌厲，春自不我遐。

宋・方岳《秋崖集》卷一四　清明

何哉清明乃爾愁，雨聲中間花事休。一春留春不肯住，況無酒與春相酬。牆頭筍已吹成竹，奪我齋廚蒼玉束。滿牀書卷爲不平，亦怨秋崖長負腹。

春暮

人生會有百年極，春事略無三日晴。豈惟坐隔海棠醉，亦未曾逐楊花行。緑樹陰陰遽如許，黄鳥飛飛寂無語。先生欲作送春詩，似此一春那用爾。

宋・方岳《秋崖集》卷一五　次韻題秋崖

秋崖何嘗與人絶，渠自胸中欠風月。齊雲落星吾所無，草木深幽終是別。桂花正開山氣清，人間無路争崢嶸。虚皇借與廣寒住，夜半擬進秋風行。芙蓉作城花露惹，一片月明天上下。風前把杯和月吞，嚼出新詩不供寫。醉倒寧知酒户傾，滿身樹影蛟蛇蟠。羣儜挽我便歸去，雲海翻濤毛髮寒。

元日立春

糟牀夜壓真珠紅，摩挲醉面迎春風。春來春去無終極，能費幾筋蔓菁菘。既無長繩可以繫白日，又無大藥可以玄雙蓬。何怪乎玉雪可憐之孺子，忽頹然風霜不貸之衰翁。百年長短一丘貉，曾不芥蒂崔嵬胸。若夫塞翁失馬，楚人亡弓，此事細甚焦螟同。使吾冠冕佩玉於廟廊之上，吾不見其爲泰。使吾披裘帶索於嵌巖之下，亦不見其爲窮。諸賢自作世俗眼，此老日飲亡何中。春秋獲麟夫子没，本草不自醫神農。著書萬古知何用，況復起草明光宫。我今併欲焚老硯，一簑鳴雨東皐東。

次韻徐宰三雪

春其幾何到端木，三信東風銀粟粟。眼驚天地有奇事，喜不自持詩陸續。爾時茅屋亦堪畫，有竹寧甘食無肉。多年裋褐夜不暖，紫鳳天吴共伸縮。袖中書册字蠅頭，略借瑶階明月燭。忍飢未慣願歲豐，口雖不言以心祝。一生懶作貸米書，自汲溪水煮溪蕨。荷鋤久欲眠秋雲，飛翰誰驚落春瀑。人言安用管城子，家本田家一犁足。分吾此雪謝老天，高吟信手三千牘。蟄雷之腹庶其飽，殺氣猶纏當肅穆。彼姝者子羔酒融，夜寒斗帳金花蹙。何如石鼎鳴澗松，風味之高未渠恧。先生堅卧袁安廬，正坐不能甘鹿鹿。纔晴便欲出畦麥，止可掛書騎健犢。脱蓑許過宓賤堂，金杯亦眩淵明菊。清談吾獨爲詩耳，卷軸今如春筍束。我所思兮孤鳳翔，欲往從之老鶴禿。

合紙屏爲小閣畫卧袁訪戴其上名之曰聽雪各與長句

空山十日雪塞門，天荒地老無行人。蘆花敗絮不堪着，山石夜裂蒼皮皴。奇寒中人僵鼠鼪，樵汲路迷瓶粟既。駕風萬鶴危欲仙，此腹久無煙火氣。家家暖入紅麒麟，誰肯問訊推柴荆。洛陽令亦可人者，惜哉史不書其名。此公要亦非知我，志士從前例寒餓。倘令開口向凡兒，寧忍春雷曲肱卧。

其二

颼颼颼颼風落木，淅淅瀝瀝聲撼竹。乾坤不夜起開闔，一港玻璃四山玉。我所思兮渺中洲，幽懷欲寫誰與酬。世間餘子不足語，乘興徑上漁翁舟。未到山陰竟回棹，歘去驟來何草草。神交如必面相朋，逸韻高情一如掃。寧可一生無此人，不可一日無此君。襟期何必戴安道，玉立寒青自不羣。

次韻徐宰雪句

雪花飛盡江頭蘆，秋崖有屋窗未糊。嗅梅自可了孤寂，燃竹相與留須臾。傳觀玉帝整嚴衛，雜沓環佩紛前驅。夢隨姑射扣瑤陛，身入閬闕排銀鋪。明毫一色寶階淨，端木六出瓊林孤。緑章封事見名姓，白霓仙子軒眉鬚。乃知天喜愛民尹，分此雪與耕田夫。山川盡入古圖畫，園林已作春規模。逢船誰可載書共，松醪未擬炊書沽。金僕姑寒憶戰士，玉玲瓏煖無歌姝。煮茶安用碧跳脫，眠裘自勝紅氍毹。盟鷗久與説心腹，買犢大欠耕膏腴。頻年歲入少生計，何日詔下蠲田租。甑塵但憂脱粟飯，甌滑未議羹蓴鱸。羣公豈堪立仗馬，賤子只跨尋詩驢。第令吾民不知餒，如彼蔡人何足誅。衝寒索米徙者衆，啼饑載道攜其孥。邊烽有警事方爾，民瘼未軫天地無。轅門誰曳丈二組，羽書夜下尺一符。少遲獸猼渤海盜，當復蟻浮高陽徒。平淮有碑倘須刻，筆墨可但唐宗儒。

春暮

人生會有百年極，春事略無三日晴。豈惟坐隔海棠醉，亦未曾逐楊花行。緑樹陰陰遽如許，黄鳥飛飛寂無語。先生欲作送春詩，似此一春那用爾。

宋・宋伯仁《西塍集》 久雨

暗數春來雨，曾無兩日晴。樹連山莫辨，橋與水俱平。閉户惟便懶，逢人且問耕。海棠花落盡，顛悴幾流鶯。

春雪不止

春來雪意愈遲留，又學飛綿過小樓。暖逐東風雖易化，猛如前月未容休。鶯花消息孤詩課，蠶麥生涯累客愁。莫道遠人多凍殺，王師亦有在邊頭。

秋風

秋風卷秋葉，秋思滿秋天。骨立山如削，聲低雁欲眠。客愁無暇日，農事喜豐年。説著鱸蓴事，歸心滿釣船。

宋・王邁《臞軒集》卷一六 夏雨

彌旬不雨懶龍乖，乾我茅齋一畝苔。火徼亭亭當午立，雷車隱隱半天來。催詩笑我孤吟苦，憂國愁眉八字開。池水甫能添幾許，兒童已報可浮杯。案此詩見李伯璵文翰類選今補入

暮春即事

雲頭紅上三竿日，烟際青來數點峯。桑柘熟時鳩喚雨，麥花黄後燕翻風。

宋・王栢《魯齋集》卷三 和易曇春雪韻

臘前雷，春半雪。顛倒失其時，相去踰一月。一月不争多，燠寒異厥罰。垤户當堅凝，陽氣乃舒發。草木既萌動，龍蛇起窟穴。萬物欣向榮，獐風夜狂悖。曉鷄噤不鳴，但見崒間白。戰慄起推户，瓊瑶已幾尺。陋巷書生釜不烟，關河甲士氷到骨。俯仰天地間，芽甲盡摧折。萬境寂無聲，群動亦僵裂。當其懷煦煦，蠢蠢競懽悦。

春雪兩絶

開歲晴天亦太慳，六花日日舞簷端。渾然一色無分別，也把梅花作雪看。

無端雨雪恣癡頑，弱甚東君太失權。一白但爲羣醜幸，雪消羣醜只依然。

宋・戴昺《東野農歌集》卷三 驛風雨達曙

孤負重陽菊，愁懷不肯寬。郵亭一夜雨，客枕五更寒。脚健從渠老，心低到處安。獨行誰可語，時把古詩看。

納凉即事

炎蒸欣傍晚，掃地坐寬凉。入竹風逾冷，生荷水亦香。蟻行緣食几，螢照落書牀。聽得農人語，今年稻穗長。

次韻屏翁新秋

檢點新秋事，天公賜已豐。秋床梧葉雨，曉袂竹林風。閱世心先老，傷時酒易中。誰將和戰議，細與問元戎。

次屏翁冬日韻

曉起衝寒出，霜明日未晞。麥豐來歲本，梅漏早春機。水涸魚深隱，蜜成蜂倦飛。静中參物理，一一見精微。

次韻君玉弟春事

海棠紅未了，又近牡丹時。送日多忙事，酴春欠好詩。暖風吹麥早，晴晷轉花遲。不盡清遊興，重爲上巳期。

次韻晚春二首

一襟塵欲滿，刮眼得新詩。風絮遺春恨，烟花隔歲期。筍抽蟲半蝕，櫻熟鳥先窺。光景渾如此，心閑即好時。

田園深有趣，已分隱柴扃。老去情多感，春來夢少靈。游絲捲晴日，飛絮入空庭。預識今年好，啼鵑枕上聽。

春晚即事

春郊農務急，野岸水痕高。蒲渚鳴姑惡，桑林囀伯勞。整櫚扶芍藥，搴網護櫻桃。不改窮居樂，何妨見二毛。

次韻屏翁初夏會芳小集
一觴還一詠，竟日醉難成。坐石驚雲濕，臨池愛水平。密林宜午蔭，啼鳥尚春聲。更有櫻桃約，明朝且願晴。

夏初郊行
晴雨天難測，寒暄氣未齊。連村多綠樹，終日囀黃鸝。田水銜塍斷，山雲着地低。偶隨農叟語，不覺過橋西。

秋晚
西風澄曉氣，凝觀愜幽情。草潤蛩聲滑，松涼鶴夢清。吟懷更水靜，病思得秋輕。忽憶登高近，循籬看菊英。

宋・戴昺《東野農歌集》卷四　秋暮出關即事
俗塵汩汩負清遊，重出城來已暮秋。水洗柳根欹斷岸，霜摧蘆葉擁荒洲。鄉音不到愁來雁，野性無拘羨去鷗。可惜一堤明月好，隔關難作夜深留。

秋日獨倚東樓
重陽過了秋逾爽，自豁樓窗眺晚西。野外倒涵天影動，海雲平壓雁行低。興來頻放深杯飲，吟到須還大字題。近喜書房添一寶，陶泓買得古端溪。

四月節景
茶歌纔了又田歌，節物真成一息過。蒼竹招風涼意足，碧梧留雨夜聲多。瓜緣茅屋抽長蔓，藕過蔬畦出矮荷。最喜白鷗相狎久，對人自在浴清波。

因續貂
風衮瑤花撲面寒，沾泥點點鹿文斑。要呈臘瑞闢梅好，肯讓春容傍柳還。萬户鬧添沽酒市，兩山窮聳索詩肩。使君寬得憂民念，麥隴青青一望間。

宋・戴昺《東野農歌集》卷五　竹林避暑
自抱桃笙過竹林，濃陰一片直千金。清眠盡晚無人喚，時有風鳴石上琴。

夏晝小雨
小牀簟展琉璃，窗外新篁一尺圍。正午雲橋疎雨過，冬青花上蜜蜂歸。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六《天時部・古今文集》　雜著
春夜宴桃李園序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古詩
春寒效李長吉體歐陽永叔
東風吹雲海天黑，饑龍凍雲雨不滴。嗔雷隱隱愁煙白，宿露無光瑶草寂。東皇染花滿春國，天爲花迷惜春色。呼雲鏁月恐紅蕊，幾日春陰養花魄。悠悠遠絮縈空擲，愁思纖春挽不得。高樓去天無幾尺，遠岫參差亂屏碧。

江南春寄平仲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艸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

律詩
染雲王介甫
染雲爲柳葉，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有歲華。

早春作杜甫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應未已，四海尚風塵。

賞春羅鄴
芳草和煙暖更青，侯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東風不順情。

春高蟾
明月斷魂清靄靄，緑蕪歸思路迢迢。人生莫遣頭如雪，縱有春風亦不銷。

春晝偶書寇平仲
白晝偶成芳艸夢，起來幽興有新詩。風簾不動黃鸝語，坐見庭花日影移。

夜直王介甫
金爐香燼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

春風王介甫
春風過柳緑如縷，晴日蒸紅出小桃。池暖水香魚没處，一環清浪湧亭皋。

春日蘇子瞻
鳴鳩乳燕寂無聲，日射西牕潑眼明。午醉醒來無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

偶成程伯淳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春日方幹

年去年來似有期，日高添睡是春時。雖將細雨催蘆笋，却用東風染柳絲。
重霧已應吞海色，輕霜猶自挫花枝。此時野客因花醉，醉卧花間應不知。

郊行即事程伯淳

芳原緑野恣行時，春入遥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陌，困臨流水坐苔磯。
莫辭盞酒十分勸，只恐風花一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略】

正月樂辭李賀

上樓迎春新春歸，暗黄着柳宫漏遲。薄薄淡靄弄野姿，寒緑幽風生短絲。
錦床曉卧玉肌冷，露臉未開對朝暝。官街柳帶不堪折，早晚菖蒲勝綰結。

律詩

立春曹松

春日一杯酒，便吟春日詩。木梢寒未覺，地脈暖先知。鳥轉星沉後，山分雪薄時。寧無剪花手，贈與最芳枝。

玉燭傳佳節，陽和應此辰。土牛呈歲稔，綵燕表年春。臘盡星回次，寒餘月建寅。梅花將柳色，偏思越鄉人。

立春杜甫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
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竟紙一題詩。

古詩

郡中送春盤楊廷秀

餅如繭紙不可風，菜如縹茸劣可縫。韭芽捲黄苣舒紫，蘆菔削冰寒脱齒。
卧沙壓玉割紅香，部署五珍訪詩腸。野人未見新歷日，忽得春盤還太息。新年五十奈老何，

人日杜甫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冰雪驚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疎久，無勞比素絲。

人日立春侯彭老

朝來煮菜往鞭牛，已覺江邊雪意休。習習東風收雨脚，暄暄曉日綻雲頭。
尊前未放梅花老，鬢上先看柳帶柔。及取春花時一醉，莫教沉瘦更清秋。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八《天時部・古今文集》 雜著

氣候總部・季節與節氣部・藝文

惜餘春賦李白

天之何爲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水蕩漾兮碧色，蘭葳蕤兮紅芳。
試登高而望遠，極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青楓而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飄揚。飄揚兮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草色，愛芳草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爲恨而不淺。漢之曲兮江之潭，把瑶草兮思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南。惟無極兮心氳氳，目眇眇兮憂紛紛。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陽雲。春再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流速，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無逾疾。恨不得掛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相親，去南越兮往西秦。見遊絲之横路，網春輝以留人。沉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君兮興咨嗟，横涕淚兮怨春華。遥寄影於明月，送夫君於天涯。

古詩

三月樂辭李賀

東方風來滿眼春，花城柳暗愁殺人。後宫深殿竹風起，新翠舞衿淨如水。
光風轉蕙百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軍裝宫妓掃蛾淺，摇摇錦旗夾城暖。曲水漂香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九《天時部・古今文集》 雜著

病暑賦歐陽永叔

吾將東走乎泰山兮，履崔嵬之高峰。蔭白雲之摇曳兮，聽石溜之玲瓏。松林仰不見白日，陰壑慘慘多悲風。邈哉不可坐致兮，安得仙人之術解化如飛蓬？吾將西登乎崑崙兮，出於九州之外。覽星辰之浮没，視日月之隱蔽。披閶闔之清風，飲黄河之百洑。羽翰不可以插余之兩腋兮，畏舉身而下墜。既欲汎乎南溟兮，瘴毒流膏而銷骨。何異避喧之趍市兮，又如惡影之就日。又欲臨乎北荒兮，飛雪層冰之所聚。鬼方窮髮無人迹兮，乃龍蛇之雜處。四方上下皆不得以往兮，顧此大熱吾不知夫所逃。萬物並生於天地，豈余身之獨遭？任寒暑之自然兮，成歲功而不勞。唯衰病之不堪兮，譬燎枯而灼焦。矧室廬之湫卑兮，甚鼈蝸之跼蹜。飛蚊幸予之露坐兮，壁蝎伺余之入屋。賴有客之哀余兮，贈端石與蒻竹。得飽食以安寢兮，瑩枕冰而簟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兮，乃聖賢之高躅。惟冥心以息慮兮，庶可忘於煩酷。【略】

古詩

苦熱何遜

昔聞草木焦，今覩沙石爛，噎噎風逾靜，曈曈日漸旰，習靜悶衣襟，讀書煩几案，卧思清露液，坐待高星燦，蝙蝠户中飛，蟻蠓窗間亂，實無河朔飲，空有臨淄汗，遺金自不拾，惡木寧無幹，願以三伏辰，催促九秋換。

和蔡仲謀苦熱梅聖俞

大熱曝萬物，萬物不可逃。燥者欲出火，液者欲流膏。飛鳥厭其羽，走獸厭其毛。人亦畏絺綌，況乃服冠袍。廣厦雖云託，呼風不動毫。未知林泉間，何以異我曹。蠅蚊更晝夜，膚體困爬搔。四序苟迭代，會有秋氣高。

暑日題道旁樹王穀

火輪迸焰燒長空，浮埃撲面愁濛濛。羸童走馬喘不進，忽逢碧樹含清風。清風留我移時住，滿地濃陰懶前去。却嘆人無及物功，不似團團道旁樹。

苦熱行僧鸞

燭龍銜火飛天地，平陸無風海波沸。彤雲疊掛奇峰長，焰焰流光燕凝翠。烟島搏鵬翬雙翅，羲和赫怒强總轡。飲流夸父斃長途，始見當中印王字。明明夜西朝又東，古來有道仍再中。扶桑老葉蔽不得，輝華直上凌蒼空。萬人揮汗翻成雨，口燥喉乾隘塵土。西郊雲色晝冥冥，如何不救生靈苦。何山怪木藏蛟龍，縮鱗卷鬣爲乖慵。不發滂澤注天下，欲使風雲何所從。旱苗原上枯成焰，嶽靈徒祝無神驗。豪家簾外喚清風，水紋明角鋪長簟。玉扇畫堂凝夜秋，歌艷繞梁催莫愁。陽烏落盡酒不醒，扶上西園當月樓。廢田喝死非吾屬，庫有黄金倉有粟。

苦熱行王穀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旗焰焰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萬國如在洪爐中。五嶽翠乾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發，爲我掃却天下熱。

苦熱行梅聖俞

六龍銜火燒寰宇，魏王冰井如湯煮。松枝桂葉凝若癡，喘殺溪頭嘯風虎。北溟融却萬丈冰，千斤凍鼠忙如蒸。我聞胡土長飛雪，此時日暵地皮裂。仙芝瑶草不敢茁，湘川竹焦琅玕折。西郊雲好雨不垂，堆青疊碧徒爾爲。

律詩

熱杜甫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虚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爲寒氷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夏意蘇子美

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花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停午，夢覺流鶯啼一聲。

興國樓上作王介甫

松篁不動翠相重，日射流塵四散空。地上行人愁暍死，那知高處有清風。

午熱登多稼亭楊廷秀

矮屋炎天不可居，高亭爽氣亦元無。小風不被蟬餐却，令有些涼到老夫。

御風不必問雌雄，只有炎風最不中。却是竹君殊解事，炎風疏道作清風。

劉駙馬水亭避暑劉禹錫

千竿竹翠數蓮紅，水閣虚涼玉簟空。琥珀盞烘疑漏酒，水精簾瑩更通風。

賜冰滿椀沉朱實，法饌盈盤覆碧籠。盡日逍遥却煩暑，再三珍重主人翁。

途中盛暑丁公言

山木無陰驛路長，海風吹熱透蕉裳。渴思西漢金莖露，困憶南朝石步廊。

江上竹竿輸散誕，林間冠褐負清涼。下程欲選披襟處，滿眼赭桐兼佛桑。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〇《天時部・古今文集》 雜著

秋興賦并序潘岳

晉某年余春秋三十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游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厠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以秋興命篇。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華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以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鴈，隰有翔隼。遊氛朝興，槁葉夕隕。於是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撼以灑落，動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而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曈朦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燿燿於階闥，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歲時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班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騁。耕東皋之沃壤，輸黍稷之餘税。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秋聲賦并序劉禹錫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絶。然皆得時行道之餘興，猶有光陰之嘆，況伊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窅窅悠悠。百蟲迎暮兮，萬葉吟秋。欲辭林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多蔓趣寒蛩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早脱。驚綺疏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鴈叫兮音書絶。非竹非絲，合自然之宫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苔冷，荒園露滋。草蒼蒼兮人寂寂，樹摵摵兮蟲咿咿。則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凉葉之初墮。異宋玉之悲傷，覺潘郎之幺麽。嗟乎，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盼天籟而神驚。力將痗兮足受紲，猶奮迅於秋聲。

秋聲賦歐陽永叔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而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凄凄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緑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悦。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脱。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摇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

秋陽賦蘇子瞻

爲趙令畤作，故云不土之里無言之詩。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

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草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游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待帷幄，暑至於温，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流也，雲蒸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罔没，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蛭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吴，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塗交通，墻壁頹穿。面垢落墜之塗，目眩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鸛鶴鳴於户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鍾其鏗。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于扶桑。曾未轉眄，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病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温非其慈。且今之炎者，昔之濕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矛？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鄰户，出不御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古詩

秋風辭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作此文，中子曰：秋風樂極而哀來，其悔心之萌乎，辭曰：

秋風起兮白露飛，草木黄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横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秋風三疊寄秦少游邢居實

朱文公云：居實爲此詩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豈可量哉。

曾慥云：觀其詩大槩氣索，如秋風三疊殆類鬼詩，其能久乎！

秋風夕起兮白露爲霜，草木憔悴兮竊獨悲此衆芳。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美一人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無車兮涉水無

航，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淅淅兮雲溟溟，鴈臬書號兮蟋蟀夜鳴。歲月徂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轉反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爲情，長歌激烈兮涕泣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怦。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山逶迤兮溪谷寂寥。登高望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空原無人兮四顧蕭條。猿狖與伍兮麋鹿爲曹浮，雲千里兮歸路遥，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懷秋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辛苦心，矧復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寒風蟬，寥戾雲度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曖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夷險難豫謀，倚伏昧長筭。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玩。實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頹〕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金石終銷毀，丹青暫雕煥。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

秋熱王介甫

眉山李壁注：元豐末，公居金陵秦淮小宅，甚熱，中折松枝架欄禦暑，因有此作。公以前宰相奉祠，居處之陋如此，今之崇飾第宅者，視此得無愧乎？

火騰爲虐不可摧，屋窄無所逃吾骸。織蘆編竹繼欄宇，架以杉櫟之條枚。豈惟寘至得清坐，因有餘地蘇陪臺。徵陽陵秋更暴橫，煽我欲作昆明灰。金流玉爍何足恠，鳥焚魚爛爲可哀。憶我少年亦值此，翛然但以書自埋。老衰奄奄氣易奪，撫卷豈復能低回。西風忽送中夜濕，六合一氣窑新開。簾窓幕户便防冷，且恐霰雪相隨來。

早秋苦熱杜甫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飡還不能。每愁中夜自足蝎，況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氷。

秋懷何正平

霜禽驚呼山麓音，霜風急吹溪上林。羲和攬轡不可緩，夏后苦身驚寸陰。浪飛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黄。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一共觴。欲問小馮今横河明明月皎皎，連山蒼蒼水深深。哀鴻萬里繞雲陣，遊子不眠中夜心。

律詩

秋夜杜甫

竹凉侵卧内，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飛螢自照水，宿鳥競

重陽日雨

重陽日常有疎風冷雨，康伯可在翰苑日，嘗重九遇雨，奉敕撰詞，伯可口占望江南一闋進云：重陽日，陰雨四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水平臍。

直浸到東離。茱萸胖，菊蘂濕滋滋。音齎落帽孟嘉尋翁笠，休官陶令覓蓑衣。兩個一身泥。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二《天時部・古今文集》 古詩

前苦寒行杜甫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荆楚客，慣習炎蒸歲絺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

又杜甫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皎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烏足恐斷，羲和迭送將安歸。

苦寒韓愈

四時各平分，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顛頊固不廉。太昊弛綱維，畏避但守謙。遂令黃泉下，萌芽夭勾尖。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飈攪宇宙，銼刃甚割砭。日月雖云尊，不能活烏蟾。羲和送日出，恇怯煩窺覘。炎帝持祝融，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光何由霑。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鐮。氣寒鼻莫覿，血凍指不拈。濁醪沸入喉，口角如銜箝。將持匕箸食，觸指如排籤。侵鑪不覺暖，熾炭屢以添。探湯無所益，何況纊與縑。虎豹僵穴中，蛟螭死幽潛。熒惑喪躔次，六龍冰脫髯。芒碭大包內，生意恐盡殲。啾啾窗間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射死，却得親魚焚。鸞皇苟不存，爾固不在占。其餘蠢動儔，俱死誰思嫌。伊我稱最靈，不能安寢苫。悲哀徼憤歎，五臟難安恬。中宵倚墻立，淫淚何漸漸。天子哀無辜，惠我下顧瞻。褒旒去耳纊，調和進梅鹽。賢能日登御，黜彼傲與儉。生風吹死氣，豁達如褰簾。懸乳零落墮，晨光入前簾。雪霜頓消釋，土脈膏且粘。豈徒蘭蕙榮，華及艾與蒹。日蓂行鑠鑠，風條遠隨。終然灘瀨減，暫喜息蛟螭。

宋・胡次焱《梅巖文集》卷一 雪梅賦

氣候總部・季節與節氣部・藝文

草遭雪而萎，木遇雪而折，雪其酷哉。梅挺然立雪貌澤香烈，雪雖酷，不能加于梅也。孟子曰：威武不能屈，于梅有焉。庚申冬十二月，對雪觀梅有慨于衷。嗚呼，人不能卓然，特立至橫逆之，來作兒女態其視梅，得無恧乎！乃爲之賦。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豈獨松栢歟？羌對雪天之牢落，益知梅花之崛奇，且夫太陽遊晦，老陰竊機凜，氣候之慘慄黯，繁雲其四垂，冷雨雰雰而冰木，酸風刺刺而裂膚，俄而馮夷剪水兮，初瓊瑰之盈裾，天女散花兮，紛玖瑶之載塗。意者戰罷玉龍，敗鱗鋪耶？遊殘粉蝶，墮翅吹耶？風約柳絮，高復低耶？雨落梨花，密以疎耶？皚皚練練，幾麻衣耶？浮浮淡淡，萬玉妃耶？糝瓊糜于九垓，爛銀屑于萬廬。拂拭糞土之墻，掩蓋腥穢之渠。瓦礫飾而圭璧，塊壤覆而璠璵。混天地高卑之分，失晝夜晦明之宜。禽鳥噤其無聲，滄木槁而草腓。于時有梅，毅然丈夫，香愈冷而有韻，貌愈澤而不枯，枝彌壓而彌彊，花彌勁而彌舒。蓋西山伯夷之清而陋巷顔子之癯，故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豈獨松栢歟！思昔者春陽之載熙也，崇桃媚臉，纖李膩肌，日烘麗質，露浥華滋，公子王孫，挈榼提壺，輪蹄雜遝，絃歌咽鳴。此一時也，瞠老梅之在側，繁幹蘇而枝蘿，過者不顧，遊者回車。迨夫錦棚逃暑，薰風透絺，桃堆盤而脂潤，李沈水而珠纍，此一時也，雖梅實之可取，奈衆口之參差，競喜甘而樂脆，以微酸而見嗤。乃若商聲入律，萬物披離，向之崇桃纖李固已華落色衰矣，而山巔水涯之孤根，亦復葉禿而枝羸，梅亦何以自別于桃李兮。譬顔跖同堯服而舜趨，孰辯其爲賢爲愚。今者沍寒積雪，桃弊李疲，惟梅花皤其彊項，夐突兀于園池，巽二不能狎其健骨，滕六不敢侮其幽姿，視前日之艷色穠華，何止灰滅煙飛也哉。然則非梅無以當雪之凌厲，非雪無以見梅之貞清，其信也夫。吾聞雪陰慘也，陰則爲寒、爲凍、爲慘、爲威，有條者憔悴，有葉者萎萎，有實者摧剥，有莖者陵遲，蓋天地之殺氣，爲品彙之入機。而梅陽物也，黄鍾初動，梅聖得知陽和，其所先得陽剛，其所素持能獨立萬物之表，挺不爲殺氣所敵，惟陽足以制陰，義易夫豈我誣？是故天下皆寒，不能寒梅之枝。天下皆凍，不能凍梅之蘂。爾慘自慘，梅獨愉愉。爾威自威，梅獨怡怡。瞻言雪霰之酷烈，匪于梅花而獨私，故物亦視其所以自立者如何耳，豈在外者所得而轉移？若脆草之與弱木，一遇雪則枯骨而爛皮，曾不求其在我者將移咎于孰誰？嗟乎，俘六國、吞天下，其暴也何如，而相如一匹夫爾，乃睨視大庭，叱咤而睢盱，秦亦無得而加諸。蹙秦滅楚，其烈也

何其，蕞爾一魯，不敵秦楚明矣，而守節不屈，漢爲之斂師，卒亦不敢肆其屠。李陵蘇武，同遇匈奴，李將兵而驍勇，蘇奉使而羈孤。勇者卒降，羈者卒歸。何匈奴能脅甚壯之李，而不能脅惸然之蘇？漢庭三傑，比肩高祖，仕同主而生同時，何蕭何下獄，韓信誅夷，而張良以功名終始，獨無瑕疵？不寧惟是，莊公、管蔡欲害叔段，卒相爲瘉，管蔡欲害姬旦，莫肆皆人兄也，叔段、姬旦皆人弟也。莊公之詭譎。王莽之勢，足以挾子雲之美新諛辭，而郭蔣好遯不污，雖莽之勢亦何施？桓温之勢，足以致坦之之流汗沾衣，而謝安從容就席，雖温之勢亦奚爲？祿山僭横，甄濟處之自如，黄巢殘酷，表聖藐之若無。方册所載，此類孔多，大抵于顛沛之際，可觀所立，而自立既固，雖行乎患難而有餘。彼不能自立也，至摧敗挫折，有兒女色，可憐而可悲，是皆自取之也，豈獨人之非此？吾對雪觀梅，起敬起慕，爵以元酒，申以孔詞，再拜，而言曰：昔知梅于暇豫，結以爲友，今知梅于患難，請以爲師。然彼雪者，挾重陰之氣，肆轜轢于根株，雖孤標之不挫，而雪則乘時逞霸，何用心兮嶮巇，願上請于帝，以迄天誅。梅巖曰：貧賤憂戚乃玉女之良規，商鼎和羹有所屈者，有所期請，釋楚以爲外懼，不亦可乎。對曰：諾。犯而不較者德之盛，疾之已甚者亂之基。降大任者先空乏，全性命者忍須臾。先生之言，我維行之。既而蒼狗罷噎，金烏騰輝，枝上之雪倏已銷鑠而流澌矣。

宋・文天祥《文山集》卷二一　雨雪

秋色金臺路，殷勤半馬蹄。因風隨作雪，有雨便成泥。過眼驚新夢，傷心憶舊題。江雲愁萬疊，遺恨鷓鴣啼。

冬晴

北國天寒少，南方地氣來。年光如箭去，世事正輪迴。可怪新祈雪，相思久別梅。夜闌燈坐暗，獨自撥殘灰。

宋・林景熙《霽山文集》卷一　賦梅一花得使字

玄冥雨霜葉槁地，誰爲乾坤挽仁氣。苔枝老醜春力微，綃出蛟宫剪初試。芳信不消三兩點，已壓春風二十四。百花頭上頭更高，空谷天寒弄幽致。太素忽開渾沌苞，陽奇首洩河圖秘。山林骨格知無雙，氷雪精神真寡二。道人紙帳卧江月，却愛獨清同此意。淺波照影自相耦，憶向孤山作春事。斜陽凍蝶愁未知，海上先鋒青鳥使。

宋・林景熙《霽山文集》卷三　初夏

春歸不知處，溪棟日初長。舊簽題詩扇，疎簾讀易香。田蛙占水旱，海燕語興亡。復恐閒愁起，聽泉過石梁。

久雨

閉門荒草合，宿雨掩春華。西海無回日，東風幾落花。霧冥猿自嘯，蕩冷雁猶家。誰是補天手，空懷鍊石媧。

枯樹

凋悴緣何事，青青憶舊叢。有枝撐夜月，無葉起秋風。暑路行人惜，寒巢宿鳥空。倘留心不死，噓拂待春工。

立春郊行次唐玉潛越州人

道人清事飯溪蔬，無酒閒愁已破除。五夜雪聲梅角底，一春烟景竹節初。園林芳信醒愁蝶，田野豐年入夢魚。氷下流泉清老耳，東風先已到郊居。

雪後

開簾殘酒醒，雪意尚垂垂。夜色沉奎久，春容變柳遲。寒塘鷗自聚，荒歲鶴同饑。便欲誅茅隱，何山有紫芝。

宋・衛宗武《秋聲集》卷一　春懷

伊耆司化權，與物何落落。不見陽和敷，但聞風雨惡。柔緑尚含滋，水紅慳破萼。動植久陵暴，至仁同橐籥。可使令行冬，寒威肆餘虐。便須轉機栝，曜靈俾灼爍。芬芳千萬林，薰爲紅紫幄。庶俾競春徒，薄有登臺樂。

乾坤日以闢，生意日以隘。春風一披拂，萬族競蘇快。肖翹與蠕動，靡不忻坼解。慶澤流光華，垂榮到菅蒯。山木豈自寇，孰翦而孰拜。根幹儻有遺，滋萌乃復在。蒼籙溥至仁，何類不昭泰。人爲物之靈，元化忍獨外。氣運何日回，歲月易征邁。

時來桃李妍，春風乃知已。時去桃李萎，春華俱夢寐。芳菲氣不齊，一一理猶是。何如松與栢，無榮亦無悴。浮生寄旅亭，萬事若流水。富貴等空花，滅没無足紀。身前苟遺臭，身後烏可洗。我願爲松栢，不願爲桃李。長保千歲姿，盤根澗阿底。

春雨

青皇初布令，大塊已流濕。霏霏散沖融，一一成膏液。駸尋夜漏分，掀揚風箭疾。孤燈月明眼，漸覺簷花密。滴瀝聲既洪，淋浪勢方集。清響迸源泉，美澤徧原隰。甘腴滋田毛，浸灌融地脉。蓋將兆稌黍，豈但秀薺麥。溪山鱗甲長，卉木攢新碧。化工悦萬族，生意浩無極。苟惟本根在，孰不芽且坼。未春雨非土，

見者自凄惻。既春雨非玉，聞者何悅懌。未能齊慘舒，吾亦爲物役。英英梅粉露，點點桃紅入。更喜釀芳菲，催花居第一。

立春出郊風急有作

意行出郊坰，迎春二之日。不聞條風鳴，但見朔風急。朔風何太嚴，厲物無洪纖。豈方尚發育，豈汝當行權。試與東皇說，燠寒宜按節。一氣鼓至和，要令無天閼。立春前數日尚覺晴和，至立春乃更凜冽。我老值途窮，荷鍤今爲農。但願五時若，鼓腹歌豳風。

次韻春

水行苦嚴厲，萬彙喜得春。解雷久忽震，蟄戶奮者殷。根芽沐膏雨，暘暉復熹晨。淑氣盎原埜，鼎鼎來芳辰。小車度花陰，遊芳浮麴塵。少年爭競春，外誘何紛紛。老矣闕其華，寄賢而葆真。多吟以爲富，猶恐道益貧。

熙陽藏蓋壞，麗景日以新。姬姹花媚晝，嚶嚶鳥鳴晨。紛華易消歇，非久淪沙塵。舉世競芳菲，湎若嗜飲醇。豈知有至味，澹然嚌道真。試問金谷夫，何如簞瓢人。

物華來冉冉，天氣宜溫溫。浪浪但鳴雨，浩浩常浮雲。誰知潤澤中，厥有豐美存。一朝日出杲，絢爛旗紫。羣川原徧塗，抹紛若粉黛。陳芳菲出枯，槁何異富易。貧難并惟樂，事昔人嘗有云。

方寸負奇偉，自足排外紛。樂哉曾子履，翛然淵明巾。利欲伐其性，智識由是昏。盛麗悅其目，夢幻何足云。不如覿文字，日月從轉輪。飲芳而咀華，四時無非春。薈薈市朝客，孰識此味真。

春山

青山四時好，春至尤盛麗。潤澤散冲融，華滋出枯悴。雲根鱗甲動，風柯羽旄曳。羣芳間點染，一碧互經緯。組繡列障陳，繢畫崇屏倚。嵬昂如帝尊，黼黻儼衣被。我老得餘暇，時來領勝事。穿雲度舟楫，披霧縱屐履。涓泉幽響生，鳴鳥繁聲脆。天然成妙奏，人籟惡可擬。息游返靖廬，紛華以靜對。獨坐勘古書，冥觀參物理。光景猶駒馳，色象亦蟬蛻。至人善觀山，夫豈悅浮靡。懿此靜秀姿，萬古挹清致。

己卯雨後春興呈吟友

一氣散冲融，生意溢羣動。膏澤溜涓涓，物華來總總。孤芳擅魁元，衆卉遂賓從。丹碧互鮮妍，低昂相錯綜。茵鋪五茸稠，旆接千林聳。爲媒想雉驕，求友悅鶯哢。絲蠶富桑畴，餅餌馨麥隴。耕犁雨既肥，荷鍤雲成湧。花間車可乘，果下馬宜鞚。駸尋光景流，瀟洒日月送。悅情書一編，舒憂琴四弄。九仞功徒勞，三逕步莫縱。空羨蘭亭遊，惟存草池夢。郊原初駘蕩，風塵息頒洞。良辰悵易逾，雅志浩難控。春吟料滿囊，春釀香浮瓮。春水玉交流，春山翠如涌。樂事勿復論，幽尋猶可共。王謝何人斯，吾將繼芳踵。

秋懷

秋空日澄霽，秋氣日蕭瑟。塞馬健嘶風，候蟲悲弔夕。卉木斂華滋，天地失顏色。來鴻謀稻粱，飛隼快搏擊。人境頓凄凉，物情亦悽惻。憂愁豈無端，感歎繼韓筆。

凉颸翦菡萏，萬山縮鱗甲。水鏡滓不留，千尺見毛髮。凄風日以高，物華寖朘削。機杼軋晨霜，砧杵搗寒月。孤嘆不成寐，耿耿至明發。何處一聲秋，停雲吹欲裂。

往事挽不回，新愁推不去。秋葉既辭柯，滋榮春復吐。榆年逝如流，顏色寧反古。展書聖賢對，援琴兒女語。撫時耿予懷，聊以釋百慮。餘生欲何爲，將隨草木腐。

衰質蒲柳如，日夕就枯槁。往夢桃李春，其能幾日好。志業亦無成，飄零逐衰草。浮榮豈足懷，妄念猶風掃。陳言亦刊落，損學而促道。誓當與世違，山林以終老。

秋至山愈奇，獨不入凡目。翳薈既掃除，清峭如削玉。剥落千林空，中有歲寒木。雪霜自凝沍，柯葉不改緑。猶夫古君子，凜不可榮辱。貞心以自持，烏肯混流俗。

浩浩秋水生，江河若放溜。翳滓一洗清，山川愈明秀。惟夫沮洳區，朝滿夕已垢。蔬滌曾幾何，起穢復自臭。何異賤丈夫，逐利日貿貿。委志合羣污，氣類不改舊。

秋山

屋隅一握地，歲久寖蕪穢。茲晨命僕夫，疏剔淨無翳。洞目增秋明，彌襟挹凉氣。春葩已辭榮，柯葉猶蔽芾。晚芳粲黄金，新篁間幽桂。欲幻小池亭，西風幾凄厲。只今欠一死，肯作百年計。

秋山

秋山抱奇姿，不肯事嫵媚。猶夫塵外士，飄然有仙氣。霜風肅宇宙，林壑去留翳。皮毛剥落盡，玉骨乃挺異。獨存歲寒枝，虬髯倚天翠。我來一事無，兀兀

惟坐對。挾策詠聖涯，援琴奏流水。方寸如太虛，物類無點綴。但欠淵明菊，得酒莫與醉。賴有坡仙竹，無肉可忘味。老懷藉陶寫，俗好非所嗜。平生愛山癖，每見如久契。勿云丘垤如，泰華所眇視。吾心與境融，小大無異致。行行陟其巔，天地特一指。忽動九辨悲，清愁飛海外。

宋・衛宗武《秋聲集》卷三　春雨

幾朝霢霂不破塊，通夕浪浪勢乃滂。竹下森然辟角露，桑間沃若繭絲香。田毛沾潤初含穗，土脉流膏欲布秧。多謝化工成歲事，從春節節爲人忙。

一自春來二月强，連宵甘霆澤斯滂。潤留根蒂梅桃實，清及萌芽黍稷香。雀舌纖纖抽茗葉，羊羣戢戢長松秧。農桑從此無虛日，織婦耕夫處處忙。

一自蒼精渙號揚，如酥小雨釀春忙。霏霏透入根荄脉，點點染成桃杏粧。澤徧高深俱及物，氣融枯槁亦生香。老夫那復問芳訊，但願三時協雨暘。

喜晴

梅雨成霖味已甘，淋灘更久恐難堪。風雷幾晝起平陸，星斗一宵移下潭。萬畛針芒青曳曳，千山鱗羽緑毿毿。老夫晴雨不關念，心醉青編維日酣。

雨收宇宙喜清明，社舞村歌沸鼓鉦。竹下蛛絲粘葉穩，柳間蝶粉綴綿輕。班班遠岫髻鬟列，灩灩平川衣帶横。候轉清和景尤勝，翠林幽哢聽倉庚。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九　歲杪雨雪連日悶題六絶

春前舊雪連新雪，雨後春寒帶臘寒。殘日送年能幾許，一番風雨歲將闌。

樹頭雪過梅猶在，地上春回柳未知。舊歲新年渾似夢，凍雲寒雨不勝悲。

春回九地初頒歷，人傍千門復看儺。盡是漢家無事日，白頭扶杖意如何。

去年代馬渡淮流，江北江南處處愁。破敵只今猶遣將，富民何日定封侯。

鞭牛迎得春來了，爆竹催將歲欲徂。莫把流年作悲喜，人間萬事有乘除。

大雪今宵一尺餘，王春明日歲云初。豐年已識天公意，上瑞仍煩太史書。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一四　春寒

寒意苦未解，春陰連晝霾。文書堆午枕，風雨閉寒齋。花落空驚眼，愁多欲滿懷。客情須一醉，安得酒如淮。

春日小詩三首

亂離回首又春風，江上人家一半空。燕子多情依舊舞，桃花無語可憐紅。

烏鳶啣紙欲成窠，寒食羈愁不奈多。夢到鹿門親上冢，花前老淚欲懸河。

兵戈無地可窺臨，風物依然惱客心。未有鶯時春欲盡，已無花處緑成陰。

明・楊慎《升菴集》卷一三《古樂府》　冬晴三首

冬晴連月歲欲闌，北屋修影迴南巒，行人喜舞農人歡，負耒杖策各自返，過涉不愁溪水寒。

又

岸梅春動江不波，玉顔粲粲回鍊柯，橘洲霜晚繁香多，吁嗟二物堪贈遠，如此萬里關山何。

又

岷山白日多光輝，清江澈霧雪霰稀，魚龍不蟄鴻雁飛，塞上將軍未解甲，城南思婦夜縫衣。

阻風曲鑵子磯作三首

峭石驚磯横浦口，朔風半夜蛟龍吼。一枕波濤萬里心，江水客愁誰淺深。

行人夜唱江南曲巴，歙楚些遥相續聲。聲怨暝復愁更，訴盡離情天未明。

啼猿峽口江流遠，回鴈峯前沙磧晚。水驛梅花開未開，緘情千里寄陽臺。

明・楊慎《升菴集》卷一六《五言古詩》　感秋

江漢流無極，浮雲去靡依。類此遠遊子，乘障戍邊圻。故鄉三千里，山川隔音徽。日夕桑括栖，涼秋熠耀飛。離索星霜改，端憂節序違。處者怨不詹，行人嘆式微。焉得排雲翼，遥隨征鴻歸。

明・楊慎《升菴集》卷一七《五言古詩》　秋日雜詩二首

秋霖溢城闕，后土何時乾。周行無軌轍，出入阻且艱。長安有一士，蓽門晝長關。開徑理蓬蒿，荒我蕙與蘭。蕙蘭日將歇，蓬蒿不可删。仰首向浮雲，慨然增永嘆。

又

羲和運天晷，候蟲和歲陰。昔爲莎鷄羽，今爲蟋蟀吟。感彼蕭條節，動此棲遲心。旅人在異鄉，相思夢同衾。登臨一以眺，但見丘與岑。清泠含廣澤，悲商印遥林。結軫還歸來，當軒撫鳴琴。幽蘭久不奏，誰哉知此音。

明・楊慎《升菴集》卷一九《五言律詩》　梅天郊晚

連日黄梅雨，黿聲積漸多。豐年無赤地，平墅似銀河。園葵涼生葉，堤櫙水没柯。半村斜照裡，收釣曬漁蓑。

寒食見梨花

寒食村藏寺，晴光水見沙。老僧閒貝葉，邀客看梨花。塵外氷壺瑩，風前玉

樹斜。洗粧猶待雨，春態倚雲霞。

寒霄月色

明月流寒影，低櫳復轉廊。雪霜流澹白，參昴伴昏黃。野徑多樵笛，江村有釣航。不教烏鵲定，直待燭龍光。

寒夕

璧月寒生暈，銀河凍欲氷。簷花穿霧凇，窗紙戰風稜。桂火噓難焰，蘭膏坐自凝。新梅如姹女，粧束待晨興。霧凇，木氷也。著樹玲瓏如花，諺云：霜凇打霧凇，貧兒備飯甕。

送朱參政良矩還金華

仙人無白髮，何事早歸山。東海文鰩逝，南雲倦鳥還。竹林同晉逸，芝嶺異商顏。明月和清夢，隨君度雪關。

村曉

水寺霜鍾起，山樓曉堞迷。長庚配殘月，斜漢界晴霓。犬吠聲如豹，蠅喧聽似雞。老懷渾不寐，遙夕又新題。

元宵雪

娥月隱春城，仙雲飄六銙。花隨四照出，光與九枝爭。白戰橫詩槊，清愁倩酒兵。何須訪姑射，人世即瑤京。

長安遇雪

日下長安近，天涯晏歲逢。凍雲千畝竹，寒雪五陵松。橋遠迷玄壩，山明見紫峯。行行遊獵者，爭信客無悰。

春雪寄內

春陰鬱未開，春雪犯寒來。點綴過花徑，飄揚度玉臺。望迷河畔草，歌落隴頭梅。併起因風興，還思道韞才。

明・楊慎《升菴集》卷二〇《五言排律》 早秋野眺寄所遲客

蟋蟀鳴歲晏，爽鳩起涼氛。斜川有名飲，中林無雜羣。輕輪逐水曲，空舲艤江濱。烟杪散靈籟，寒漪聚渌文。浦思滯淫客，洲望夷猶君。夢想期華月，徘徊生碧雲。小山桂將結，幽谷蘭當芬。馨香坐消歌，跫音詎相聞。

至後雪

白雪晃玄陰，清都帶玉岑。原鱗春盎盎，宮雉曉沉沉。朔氣龍沙遠，寒光鴈渚深。色裁班女扇，聲入楚妃琴。黃竹當停奏，幽蘭且罷吟。瑤華如可贈，持此慰離心。

禁直春寒

太乙祠燈罷，甘泉蔦鬯回。青陽孟月啟，華晷上春催。溫樹花全斂，曲池氷不開。通天明星館，迎風寒露臺。清冷異塵境，霄霓隔蓬萊。玉女闚窓下，金徒抱箭來。網户排雲掩，瑶墀映雪皚。中郎五日直，內史三宵陪。鄭綿猶重御，越羅當未裁。欲分青藜火，共舉渌醽杯。

明・楊慎《升菴集》卷二一《五言排律》 孟夏苦雨不絶

積雪千家靜，停雲八表昏。青苔封甲子，白水漏乾坤。祇益黔巫瘴，虛沾屏翳恩。愁零詩欲繼，繁露術空存。潮汐宵通井，津梁曉隔門。何時集車馬，明月對琴樽。

明・楊慎《升菴集》卷二一《五言排律》 首夏郊觀得者字

端居臨囂塵，良辰睠林野。聯翩接華裾，邂逅命金馬。玉堂凌炎歊，琪園敞瀟洒。丹葩駐餘春，清陰澄首夏。烟絲困欲扶，風絮情猶惹。羽翼凉颸浮，塵尾玄韻瀉。山陰茅宇期，水曲蘭亭舉。青雲與何高，白雪和彌寡。列子風馭還，襄童日車下。回首汗漫游，愧爾悠然者。

夏日登毘盧閣

赫曦改東陸，鮮颸轉南薰。炎歊深城府，清泠阻江濆。隱几倦文竹，紬書厭香芸。眷言承明侶，肅此塵外羣。仙梯駕虹出，梵閣排霞分。攀楹低白日，對檻俯朱雲。圓方鵠舉見，參差鸞歌聞。意樹鳴天籟，禪枝繞烟芬。斜景斂平靄，飛雨洒高雯。金罍引清酌，玉塵生凉氛。興謠吐雲藻，搖筆揮風斤。香留荀令榻，書染羊欣帬。奇賞真四美，同詠慙五君。

南館對雪

玄霜有端木，玉葉凌雲栽。人間驚未見，天上還先開。斜飄凉風館，平覆露寒臺。牆陰明紫界，城隅淨丹埃。象廊光掩暎，鶯掖舞徘徊。飛霙繞霤積，霰忽成堆。三素綦邊瑩，六花衣上來。東閣觀梅興，南宮視草才。熏爐馥朝襟，仙醞盈春罍。書停柱下筆，歌待郢中催。

賦得流風迴雪

春雲籠半晴，春雪太多情。神颸起玄朔，仙霙飄紫清。軒墀颸以偏，房櫳曖有聲。宛轉逗香徑，玲瓏穿綺楹。稍訝銅池淨，俄看釦砌平。沾梅粉膩動，染柳翠稊驚。絃歌隨綽約，巾舞鬬輕盈。借問凌波浦，何如不夜城。

明・楊慎《升菴集》卷二三《七言古詩》 海風行

下關臨蒼海，點蒼之衝有石梁曰：天橋口。歲恒風烈，偃樹走石，人馬辟易，予夕憩客郵，聞吼聲傍枕，發眴尤雄，明適過之，纖蘿不動，乃賦以志之。

蒼山峽束滄江口，天梁中貫晴雷吼。中有不斷之長風，衝波動林沙石走。咫尺顛崖迴不分，征馬長嘶客低首。我行其野歲仲春，春寒野陰雲物屯。病骨凌兢坐自蹐，欲去未到先愁人。山靈相假若有神，纖蘿不動停颷塵。烏鳥聲樂旅顏破，僕夫笑語龐眉伸。飄思往昔闌臺直，披襟曾奮雌雄筆。金門玉堂遠別來，景差唐勒長相憶。飄蓬落羽向南荒，憔悴榮華寧有常。不學回風悲屈子，江邊愁結芰荷裳。

明・楊慎《升菴集》卷二六《七言律詩》 夏雨不絕柬張蜀望張名峩

南滇六月朱夏凉，疊疊雲嵐浮曉光。林花含笑遠天静，江草喚愁終日長。闌風伏雨淹客路，回谷深谿非我鄉。城隅隔手不相見，車馬經過淋潦妨。王褒《金馬碧雞頌》：回谷深谿非土之鄉。

明・楊慎《升菴集》卷二七《七言律詩》 春齋有懷寺中同館諸君

瀛洲烟霧玉堤陰，華盖星辰接翰林。風動氷澌環御水，月明暗雪帶仙岑。上陽樹色知春近，長樂鍾聲覺夜深。爲問賛公房裏客，曇花貝葉對誰吟。

明・楊慎《升菴集》卷三二《五言絶句》 春二首

海風吹海樹，十日閉門中。坐惜繁華過，墻頭數落紅。

其二

行樂三春好，春來轉劇愁。鄉心悲遠望，莫上最高樓。

春日過山家

山床壓春酒，滴作澗泉聲。與君終日醉，松風吹復醒。

雨後見月

雨氣斂青靄，月華揚彩曇。戲魚蓮葉北，驚鵲樹枝南。

明・楊慎《升菴集》卷三四《七言絶句》 雨中漫興柬泓山中溪洱皐四首

風裊芭蕉羽扇斜，雲峯苔壁對簷牙。滿城連日黄梅雨，開遍金釵石斛花。

又

簟紋如水帳如烟，凉氣先秋到枕邊。蚊脚蠅頭跡如掃，右軍贏得静佳眠。

又

青山繞屋水周堂，枕底潺湲夢裏凉。階下濯纓憐孺子，吾廬應即是滄浪。

又

雨聲蕭寺喜留賓，窓竹簷花更可人。莫道相如徒四壁，壺中猶有錦江春。

夏夕

湘水魚鱗冷簟文，博山蟲篆罷鑪薰。開窗對影延新月，坐愛金波洗火雲。

竹枝詞九首

夔州府城白帝西，家家樓閣層層梯。冬雪下來不到地，春水生時與樹齊。日照峯頭紫霧開，雪消江面緑波來。魚復浦邊晒網去，麝香山上打柴回。江頭秋色換春風，江上楓林青又紅。下水上風來往慣，一年長在馬船中。最高峯頂有人家，冬種蔓菁春采茶。長笑江頭來往客，冷風寒雨宿天涯。青江白石女郎神，門外往來祈賽頻。風颱青旗香雨歇，山江花開瑶草春。紅粧女伴碧江濆，蓪草花簪茜草裙。西舍東隣同夜燭，吹笙打鼓賽朝雲。神女峯前江水深，襄王此地幾沉吟。蕣花温玉朝朝態，翠壁丹楓夜夜心。上峽舟航風浪多，送郎行去爲郎歌。白鹽紅錦多多載，危石高灘穩穩過。無義灘頭風浪收，黄雲開處見黄牛。白波一道青峯裏，聽盡猿聲是峽州。

明・楊慎《升菴集》卷三五《七言絶句》 氷雪封途馬蹄踏之鏗然有聲

積雪層氷路百盤，銀盃逐馬玉鳴鑾。老狂不怕玄冬冷，呵手揮毫興未闌。

四月二日雨中撥悶

零雨崇朝不下樓，開窓烟外見漁舟。今年四月寒猶在，坐擁紅爐送酒籌。

明・楊慎《升菴集》卷四〇《六言四句至八句》 秋晚

婢喜蠅僵霧帳，兒誇蝸篆風楹。片雲片雨送暑，殘日殘霞閃晴。

明・陶宗儀《南邨詩集》卷一 酷暑謡庚辰六月十日至廿三日酷暑可畏

火雲崒嵂火龍劣，火星熒煌火光泄。田疇龜坼土鱗皴，海波鼎沸泉脈竭。直疑天地作紅爐，黄金可銷石可裂。年年三伏暑固隆，未有今番如此熱。兀坐渾如墮甑中，又類餘醒共羈絏。支惰放肆倦舉舒，舌呿莫持嬾言説。霑賜誰能玉井氷，消煩欲踏蓬婆雪。農夫農婦有死者，道上行人多病暍。邊庭將士其奈何，鍊甲銅盔汗流血。願祈甘雨洗炎歊，普爲民心蠲蘊結。

明・陶宗儀《南邨詩集》卷三 雨窗會飲分韻得雞字

南畝躬畊水一犁，夜來風雨正凄迷。華筵盛集書相拉，白絹斜封手自題。賓客不分牀上下，杯盤盡出玉東西。太平深野宜歡樂，還憶都門曉聽雞。

迎春餞臘此辰兼，暢飲何愁酒價添。春菜青青敷甲拆，枯荄短短綻包尖。
銀旛鬧巧應須賜，玉燭調和不用占。晴日煖風春信早，千紅萬紫競穠纖。

臘月廿七日雪

立春三日雪花稠，作陣隨風卒未休。屋宇高低銀蓋覆，郊原遠近玉雕鎪。
將軍好問平吳策，高士誰乘訪戴舟。九萬車夫多凍餒，定應未到濟寧州。

志喜

洪武庚午五月至六月，彌月不雨。松江命方士陸雲澗建法壇，仙鶴觀禱焉。余所居長泖上，去城北三十餘里，地勢高亢，河流涸，禾稼悴，民惶惶，無所措。十四日未申之交，雷電以風急雨隨至，十八日又雨，潮汐復大作，涸者溢，悴者榮，因以志喜，問城中人，雖涓滴無有也。
翹首甘霖久不霑，火雲赤日勢如恢。桔槔聲斷川流竭，穉稻苗枯暑氣炎。
迅電掣霆誅厲魃，蒼龍飲海抉飛廉。四郊滿慰三農意，從此豐年可預占。

臘月癸亥立春喜晴三首

一冬霪雨動彌旬，今日初晴值立春。八表蕩除陰慘盡，萬民瞻睹太陽新。
土牛綵仗寒猶迤，蔬甲雕盤綠未勻。林下老翁增壽紀，宮花不上小烏巾。

雪林行旅

積雪寒凝晝不消，璚林琪樹聳孤標。辛盤切出絲絲細，花勝簪來朵朵新。
松閣看雲

長松落落遠塵寰，重閣陰陰奠碧山。盡日跏趺自怡悅，禪心已共白雲閒。

庚午十二月十八日雪

滿載寒花玉氣浮，野航一箇小於鷗。曉來試上城頭望，碧海金山兩白鷗。

辛未八月廿三日大風雨口號

大風怒吼雨如麻，入得更深勢轉加。曉起忽聞墻外語，今年只損木綿花。

辛未子月廿三日

朔風顛號樹木枯，層冰積雪凍模糊。三冬酷冷無今日，獸炭頻燒醉玉壺。

癸酉五日六日陰七日雨

兩日寒陰人日雨，不堪吼地北方癡。馬牛畊戰人供億，百穀豐凶未可知。

穀日雨

寒風翦翦雨冥冥，水白雲黃菜麥青。聽得老農墻外語，今年不得看參倉舍
切星。

九日雨

終日霖霪不肯晴，晚來片片雪花零。竹爐熾火驅寒氣，缸面分醅入夜餅。

雜録

《孟子注疏》卷八下《離婁章句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注：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注：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注：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也，可立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注：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

漢・班固《白虎通義》卷上《德論上》 五祀

祭五祀所以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户。户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户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内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任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户，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秋言：其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其祀中霤，祭先心。春祀户，祭所以時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爲中官。其日戊巳，戊者，茂也。巳，抑屈起。其音宫，宫者，中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黄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黄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大吕何？大，大也。吕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吕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大蔟何？太，亦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吕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之爲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略】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爲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吕。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强也。時爲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爲鳥，離爲鸞。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吕。衰于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爲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强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討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黄鍾。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吕。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爲中官。其日戊巳，戊者，茂也。巳，抑屈起。其音宫，宫者，中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黄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黄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大吕何？大，大也。吕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吕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大蔟何？太，亦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吕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之爲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略】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爲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吕。壯盛於午，午物滿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丙者，其物炳明。丁者，强也。時爲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爲鳥，離爲鸞。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吕。衰于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聲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爲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强也。其帝少皞，少皞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討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於子，子者，孳也，律中黄鍾。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吕。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爲中官。其日戊巳，戊者，茂也。巳，抑屈起。其音宫，宫者，中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黄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黄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謂之大吕何？大，大也。吕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吕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大蔟何？太，亦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吕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

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齊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已。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略】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温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内，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木自主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説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沉。五行皆同義。天子所以内明而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内昧何？明天人欲相嚮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肯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讎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略】

誅伐

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故孝經謂曰：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

漢・班固《白虎通義》卷下《德論下》 封禪

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平路感。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鴛鳥舞，騏驎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蓂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黄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略】

三正

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黄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黄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卜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略】

四時

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朞也。陰陽消息之朞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爲上天。《爾雅》曰：一説春爲蒼天等是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曰爲歲。《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者晦，知據月斷爲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爲載，三王言年，皆謂闕閏。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

漢・王逸《楚辭章句》卷三《天問章句第三》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暖，温也。言地之氣，何所有冬温而夏寒者乎。焉有石林，何獸能言？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語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焉有虬龍，負熊以遊？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言寧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戲者乎。雄虺九首，儵忽焉在？虺，蛇别名也。儵忽，電光也。言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皆何所在乎。何所不死，長人何守？《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封禺之山也。【略】滭號起雨，何以興之？滭，滭。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屬何以興之乎。

漢・王逸《楚辭章句》卷八《九辯章句第八》 皇天平分四時兮，何直春生而秋

殺也。竊獨悲此凜秋。微霜淒愴，寒慄列也。白露既下百草兮，萬物羣生，將被害也。奄離披此梧楸。病傷茂木，又芟刈也。去白日之昭昭兮。違離天明而淹沒也。襲長夜之悠悠。永處冥冥而覆蔽也。離芳藹之方壯兮，去己盛美之光容也。余萎約而悲愁。身體疲病而憂窮也。秋既先戒之以白露兮，君不改德而嚴令也。冬又申之以嚴霜。刑罰劇峻而重深也。收恢貟之孟夏兮。上無仁恩以養民也。夫天制四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閒下僞，用法殘虐，則忠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之樹，興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略】皇天淫溢而秋霖兮，久雨連日，澤深厚也。后土何時而得漧。山阜潏澤，草木茂也。塊獨守此無澤兮，不蒙恩施，獨枯槁也。仰浮雲而永歎。愬天語神，我何咎也。【略】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君政嚴急而刑罰峻也。心尚幸其弗濟。異過不成，得免脫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威怒益盛，刑酷烈也。乃知遭命之將至。卒遇誅戮，身顛沛也。【略】靚杪秋之遥夜兮，盛陰修夜，日難曉也。心繚悷而有哀。思念糾戾，腸折摧也。春秋逴逴而日高兮，年齒已老，將晚暮也。然惆悵而自悲。功名不立，自矜哀也。四時遞來而卒歲兮，冬夏更運，去若頹也。陰陽不可與儷偕。寒往暑來，難追逐也。白日晚晚其將入兮，年時欲暮，才力衰也。明月銷鑠而減毀。形容減少，顏色虧也。【略】願皓日之顯行兮，思望聖君之聘請也。日以喻君。《詩》云：杲杲出日。雲濛濛而蔽之。羣小專恣，掩君明也。竊不自聊而願忠兮。意欲竭死，不顧生也。

漢・王符《潛夫論》卷七《夢列》 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

又 故先有差忒者，謂之精。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乍吉乍凶，善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

又 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也。

漢・王符《潛夫論》卷八《德化》 氣隕之日，有晝晦，宵有大風，飛車拔樹，僨電爲氷，温泉成湯，麟龍鸞鳳蝘蜓蝗莫非氣之所爲也。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

漢・王符《潛夫論》卷八《五德志》 見白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其相四肘，身號湯，世號殷，致太平。後衰，乃生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以爲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説，方以胥靡築於傅巖。升以爲太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怠也，則勑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脩余，無棄。故能中興，稱號高宗。及帝辛而亡，天下謂之紂。武王封微子於宋，封箕子於朝鮮，子姓分氏，殷、時、來、宋、功、蕭、空同、北段，皆湯後也。

三國魏・鄭小同《鄭志》卷上 孫皓問：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七月言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何？答曰：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較遲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豳土晚寒，故可夏正月納冰。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温，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案，詩七月正義，周禮凌人正義，與冢宰序官正義，竝節引此條，大略相同。惟豳土晚寒，序官正義作豳土寒。攷七月毛傳亦有豳土晚寒之文。陸德明釋文云：晚節而氣寒，孔穎達又引鄭志答張逸云晚温亦晚寒。則晚字非可節去。其爲傳寫脱落無疑。此本未録，載答張逸原文，并附識以備攷。

《孔子家語》卷八《辯樂解》 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曩厲之動，不在于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温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得其時阜盛也。

晉・張華《博物志》卷一《五方人民》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

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

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

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

中央四析，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

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

東南之人食水産，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産者，鼈蚌螺蛤以爲珍味，不覺其腥也。食陸畜者，狸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膻也。

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陵氣犯，叢林氣躁，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産好人。

居無近絶溪，羣冢狐蠱之所近，此則死氣陰匿之處也。山居之民多癭腫疾，癭由於飲泉之不流者。今荆南諸山郡東多此疾腫。由於踐土之無鹵者，今江外諸山縣偏多此病也。

物産

地性含水土山泉者，引地氣也。山有沙者生金，有穀者生玉，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爲車馬，中芝爲人形，下芝爲六畜。土山多雲，鐵山多石。五土所宜，黄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晉・張華《博物志》卷六《人名攷》 昔彼高陽，是生伯鯀，職典水土，取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晉・張華《博物志》卷六《地理攷》 始皇陵在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七里，今在陰盤縣界。北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十萬人積年之功，其功力或隱不見，如驪山水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又此土無石，於渭北諸山，運取大石故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爲不流。千人唱，萬人鉤，今陵餘石大如覆土屋，其餘功力皆如此類。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九《清水》 又逕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姿。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一四《鮑邱水》 水出伏凌山，山高峻，巖鄣寒深，陰崖積雪，凝冰夏結。事同《離騷》峨峨之詠，故世人因以名山也。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二《潁水》 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注，嵑流相承，爲二十八浦也。暘旱輟津，案，暘近刻作陽。而石潭不耗，道路遊憩者，惟得餐飲而已，無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憚之。

又 漢濟北戴封，字平仲，爲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七《夷水》 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輒取。水源東北之風井山，迴曲有異勢，穴口大如盆。袁山松云：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余往觀之，其時四月中，去穴數丈，須臾寒飄卒至，六月中，尤不可當。往人有冬過者，置笠穴中，風吸之。經月還步楊溪，得其笠，則知潛通矣。其水重源顯發，北流注於夷水。此水清泠，甚於大溪，縱暑伏之辰，尚無能澡其津流也。縣北十餘里，有神穴，平居無水，時有渴者，誠啓請乞，輒得水。或戲求者，水終不出。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潛龍，每至大旱，平樂左近村居，輦草穢著穴中。龍怒，須臾水出，蕩其草穢，傍側之田，皆得澆灌。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竅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牀，案，近刻訛作林。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別分，隨偃而輸，不得過越，不偃而輸，輒凶。往觀者去時特平，暨處自然恭肅矣。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九《廬江水》 《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吴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漿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爲猛設玉膏。猛弟子竊一實，欲以來示世人，梁即化如指，猛使送實還，手牽弟子，令閉眼相引而過。其山川明淨，風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逸。

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 春分日。民並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烏，先雞而鳴，架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爲候。

又 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錫大麥粥。

按：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介子推三月五日，爲火所焚，國人哀之。每歲暮春，爲不舉火，謂之禁煙。犯之則雨雹傷田。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七《貨殖第六十二》 范蠡曰：計然云：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

唐・韓鄂《四時纂要・秋令》卷四《八月》 出行日秋不西行。自白露後十八日，爲往亡寅，爲歸忌，又子爲往亡及土公，又十八日十三日五日辛亥日癸卯，爲天羅並不可遠行、嫁娶，凶。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六一《唐書・劉訓傳》 荆渚地氣卑濕，漸及霖潦，糧運不繼，人多疾疫。訓本無將略，人咸苦之。

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二〇《周書・恭帝紀》 史臣曰：夫四序之氣，寒往則暑來；五行之數，金銷則火盛。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録第一》 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

宋・李鳳《師友談記》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説，反復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

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故時令論立説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爲鑒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曰行春令則云云者，人君之政令，非天之時氣也。故此之時，必當行其本時之令以順之。若逆之，則五行相克之氣，隨類來應。如人五臟相勝，則有受克之處，其不和之氣，自來爲病也。今人見時之氣寒燠非候，曰行某令行某令者，非也。鷹在元祐三年省試，策問有魏相時令者，鷹之所對，大略與太史公之説同。但其卒曰：王者應天以實不以文，故人和而天地之和應之，不必法其繁文末節，但時和歲豐，家給人足，則便爲太平之實。若求夫朱草生、鳳凰至等瑞，皆漢代君臣不務本，而區區尚有虚文也。漢之好復古者，無若王莽，而劉歆又以儒術緣飾之，奏祥瑞、作頌聲者甚衆，無益於治，可救其亂乎。詞多不能詳，姑記其大槩。昔既不倣，何必道乎。

宋・羅泌《路史》卷四《前紀四・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爲皇次屈。渠頭四乳，駕六蜚麏《太平廣記》作飛麏。出地郭，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古初之人，卉服蔽體。次民氏没，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撩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閬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治三百有五十載。

宋・羅泌《路史》卷五《前紀五・因提紀》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届，而無四時昏晝之辨。有聖人者，游于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彝然火出。聖人感之，廣土自有不見日月之處，予嘗論深山四時早晚與平原之不同，非若佛書所謂夜摩天之類。《拾遺記》云：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聖人游于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于南垂，觀此燧木，有鳥類鶺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羲氏之前，蓋火山國也。《山海經》言：火山之國，雖經霖雨，其火常然，即今武周連渾府之遥火山也。故代劉雄勇爲火山軍，亦猶梧州火山之火。于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别五木以改火。詳《發揮》。上古之人，茹毛而啖血，食果蓏蛤蠃，膻腐餲漫，内傷榮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炳，以熟臊勝，以燔黍、捭豚，然後人無腥腊之疾。人民益夥，羽皮之茹有不給于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號遂人氏，或曰燧人。順而不一，于是窮火之用，而爲之政。春季以出，樵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爲之紀，謂木器液。于是范金合土爲釜，重作炷高甌甑成物化物，而火之功用洽矣。季春心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納火。故《尸子》云：遂人察辰心而出火，亦見中論夫心見于辰，則火大壯，故季春禁火有辨見發揮。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教人以漁，雒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天皇輔有三名，故皇帝象天文以制官。賈公彦謂伏羲之前雖有三名，未必其立官位，至黄帝時名位乃具爾。

宋・羅泌《路史》卷六《前紀六・禪通紀》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略】是爲皇栢。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以爲之表。昔者黄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螘，黄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黄，其事則土。及禹之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刃，先生于水，湯曰：金水勝。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相召，箕踞而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炎，則有以取之矣。伏羲、高辛俱感巨跡，神農、唐堯俱感赤龍，黄帝、有虞咸因大虹，少昊、伯禹咸繇流星。與夫摇光貫月，而臑顓湯若，有同于券論者，殆叵信邪？抑又取之劉季斷蛇而遂感赤龍，叔達繼水而復驚靈跡，顧豈有司之者哉？往哲遺疑，然物之來固可得而知也。

宋・羅泌《路史》卷九《前紀九・禪通紀》 朱襄氏

有巢氏没，數閱世而朱襄氏立。于是，多風、翳陰閟曷，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黄落，盛夏而痞痿。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令曰來陰。

宋・羅泌《路史》卷四三《餘論六》 星次説

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蔡邕《月令章句》以節氣當國分，及皇甫謐作《帝王紀》復以月律配入辰次，言之而事益支矣。按蔡邕之説，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以至元枵，小寒大寒居之爲齊之分若謐之説，星紀之次於辰爲申，謂之赤奮若於律，黄鍾斗建在子，吴越分野以至析木於辰爲寅，謂之攝提格。於律，應鍾斗建在亥，燕之分野此班鄭之説也。鄭氏律説黄鍾子之氣，十一月建而辰在星紀，應鍾亥之氣，十月所建而辰在析木。班固歷志娵訾之初危十六度爲立春，中營室十四度爲驚蟄，元枵之初婺女八度小寒中，而危初爲大寒，二子蓋原乎此夫星紀東北，而吴越實東南降婁，娵訾戌亥之位，而魯位實在東北齊表，東海而星且北秦處西垂而次，乃南故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爲説。

宋・羅泌《路史》卷四五《餘論八》　南風之詩

步隲疏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所云：南風之薰，生長之音也。舜好生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懽心，故天下治。鄭氏謂：南風者，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於己也。詩之南風，亦言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之生長如萬物得南風，而生者康成，以爲其辭未聞，而聖證論引尸子、家語，以難之能安，乃以爲凱風之詩，其説異矣。按，《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及誦其書。至往于田，號天怨慕之語。帝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朕舍天下二千八百年矣，秦漢典籍泯其帝圖，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怨已之不合于父母，何軻之不知？答傳聖人之意，顧如是乎？籲而不已，拊琴而歌之。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弦。蕩蕩之化兮由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歌訖鼓琴爲南風詠，發聲稱妙，故南風之德大矣。琴書雲舜鼓琴，黄河清其亦見之聲乎。

宋・莊綽《鷄肋編》卷中　靖康初，人又以《千字文》爲戲曰：彼則寒來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時趙明誠妻李氏清照亦作詩以詆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又云：南遊尚覺吴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後世皆當爲口實矣！

宋・王楙《野客叢書》卷二　經書因誤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遷就爲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謂資讀爲至，齊、梁之語，聲之誤也。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天。至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案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寫咨爲資，而下文又脱一咨字，遂曲爲之説，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曰：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索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之八索，徐邈以爲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宋・王楙《野客叢談》卷五　麥秋

《緗素雜記》載：宋子京有《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詩》曰：農扈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取秋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黄朝英引《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之語，以謂麥秋之説，其來舊矣。僕謂此説，朝英蓋不讀《月令》之過也。《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靡草死，麥秋至。麥秋之説，已見此書，何待引《北史》所載邪？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爲麥秋。此説見蔡邕《月令章句》。

宋・洪邁《容齋隨筆・續筆》卷一三　雨水清明

歷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於太初始正之云。

宋・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四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爲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六，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緑。是以用之。

宋・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一二　治曆明時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魏晉而降，凡及禪代者，必據以爲説。案漢轅固與黄生争論湯、武於景帝前，但評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爲證。卦之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其義了不相涉，偃孫頗留意歷學，云按唐一行《大衍曆・日度議》曰：《顓帝曆》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湯作《殷曆》，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爲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歷也。至於三統之建，夏以寅爲歲首，得人統。殷以丑，爲得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爲得天統。此謂明時也。其革命之説，劉歆作《三統曆》及《譜》，引《革・彖》湯、武革命，又曰：治曆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書》曰：先其革命。顔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蓋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況《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爲曆甚明。考其上句，尤極顯白，然諸儒贊《易》，皆不及此，王弼亦無一言。

宋・俞文豹《吹劍録外集》　堯定四時，既以中星，又以鳥獸毛色驗之。《月令》及七月詩占候節氣皆然，蓋天象隱而難窺，物理顯而易見，近來有曆差之説，

余嘗驗之，今到晦日定是五更殘月方出，至朔日則未昏黃新月已生，又其定日月蝕日分及所蝕分數則一毫不差，何也？嘗因是思之授時重事也，然自昔帝王皆付之曆家，雖周孔大聖不敢與能今場屋輒，以天文星歷爲策，問徐節孝於天文，造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多何必天文。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一　春

《孔子家語》曰：春者，四時之首也。《尚書大傳》曰：春，出也，萬物之所出也。《禮記》：鄉飲酒曰東方，曰春，春之爲言蠢也。《淮南子》曰：春爲規，規者，所以圜萬物也，規度不失，生氣乃理。《前漢・律曆志》曰：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也。《月令》曰：春三月，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肝。

孟春月

《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律中太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孝經緯》：周天玉衡六問曰，大寒後十五日斗指艮爲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爲雨水。

劉歆《三統曆》曰：立春爲正月節，雨水爲正月中氣，雨水者，言雪散爲雨水也。

《周書・時訓》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雁來，後五日草木萌動。

《白虎通・德論》曰：正月律謂之太蔟，何太亦，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

《晉樂志》曰：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途也。

《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啓蟄，雉震呴。時有俊風，滌凍途，田鼠出，農及雪澤，采芸，柳稊、梅、杏、杝桃則華。

《春秋》：隱公元年王正月。注云：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

《玉燭寶典》曰：正月爲端月。

梁元帝《纂要》曰：正月曰孟陽、孟陬、上春、開春、發春、獻春、首春、首歲、獻歲、發歲、初歲、肇歲、芳歲、華歲。

《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仲春月

《月令》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律中夾鍾，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玄鳥至，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户始出。

《孝經緯》曰：雨水後十五日斗指甲爲驚蟄，後十五日斗指卯爲春分。

《三統曆》曰：驚蟄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驚蟄者，蟄蟲驚而奔出也。

《周書・時訓》曰：驚蟄之日，桃始華，後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春分之日玄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

《白虎通・德論》曰：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

《晉樂志》曰：二月之辰名爲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也。

《夏小正》曰：二月祭鮪，榮堇采繁來，降燕乃睇。

《淮南子》曰：二月之夕，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注云：女夷，春夏長養之神也。江淹文云：太皞駁節，女夷司景。

《纂要》曰：二月曰仲陽，又曰令月。張衡《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

《月令》曰：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暖氣早來，蟲螟爲害。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

季春月

《月令》曰：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律中姑洗，桐始華，田鼠化爲駕。虹始見，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

《孝經緯》曰：春分後十五日斗指乙爲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爲穀雨。

《三統曆》曰：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清明者，謂物生清淨明潔。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

《周書・時訓》曰：清明之日桐始華，後五日田鼠化爲駕，後五日虹始見。穀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鳴鳩拂羽，後五日戴勝降於桑。

《白虎通・德論》曰：三月律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

《晉樂志》曰：三月之辰名爲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

《夏小正》曰：三月參則伏，穀則鳴，頒冰拂桐葩。

《詩》曰：豳月條桑，豳月三月也。吳民載《詩》云：條風著野方豳月，〔高樹〕移陰又麥秋。唐《百家詩》云：豳月桑葉青、鶯時柳花白。

《纂要》曰：三月曰暮春、末春、晚春。

《月令》曰：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花信風

《東皐雜録》：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候，謂之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凡二十四番以爲寒，絶也。後唐人詩云：楝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黄時雨意濃。徐師川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又古詩云：早禾秧雨初晴後，苦楝花風吹日長。

條達風

《易通卦驗》：立春條風至，宋均注云：條者，條達萬物之風也。唐太宗《詩》云：條風開獻節，灰律動初陽。

榆莢雨

《氾勝書》：三月榆莢雨，高地强土可以種禾。

杏花雨

《提要録》：杏花開時，正值清明前後，必有雨也，謂之杏花雨。古詩云：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又云：楊柳杏花風雨外，不知佳句落誰家。晏元獻公詞云：紅杏開時，一霎清明雨。趙德麟詞云：紅杏枝頭花幾許，啼痕止恨清明雨。

凌解水

《水衡記》：黄河水，正月名凌解水。

桃花水

《水衡記》黄河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又顔師古《漢書音義》云：《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漲泮，衆流盛長，故謂之桃花水。老杜詩云：春岸桃花水。又曰：三月桃花浪。注曰：峽以三月桃花發時，春水生謂之桃花水下清明路。

又　看菖葉

《吕氏春秋》：冬至後五旬七日菖葉生，蓋菖者，百草之先生也，於是始耕。又云：菖始生於是耕。儲光羲詩云：蒲葉日以長，杏花日以滋。農人要看此，貴不違天時。

種辰瓜

《齊民要術》：二月辰日最宜種瓜。山谷詩云：夏栽醉竹餘千個，春糞辰瓜滿百區。

栽雜木

《氾勝書》：栽樹正月爲上時，二月爲中時，三月爲下時。然棗雞口槐、兔目桑、蝦蟇眼榆、負瘤散，其餘雜木鼠耳蚤趄各有時，凡種栽并插皆用此等形象。

又　驗歲草

黄帝問師曠曰：吾欲苦樂，善心可知否。對曰：歲欲甘，甘草先生，薺是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是也。歲欲旱，旱草先生，蓬蒿是也。歲欲雨，雨草先生，藕是也。歲欲流，流草先生，蓬是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病，病草先生，艾是也。皆以孟春占之。

占雨霧

《占書》：正月朔雨春旱，人食一升二日雨，人食二升三日雨，人食三升四日雨，人食四升五日雨，主大熟，五日内霧，穀傷民饑，元日霧歲必饑。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　夏

《禮記・鄉飲酒》曰：南方曰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太玄經》曰：夏者，物之修長也。董仲舒策曰：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淮南子》曰：夏爲衡，衡者，所以平萬物也。《前漢・律曆志》曰：太陽者，南方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月令》曰：夏三月，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孟夏月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律中中吕，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麥秋至。《孝經緯》曰：穀雨後十五日斗指

巽爲立夏，後十五日斗指巳爲小滿。

《三統曆》曰：立夏爲四月節，小滿爲四月中氣，小滿者，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

《周書・時訓》曰：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麥秋至。

《白虎通・德論》曰：四月律謂之中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

《晉志》云：呂者，助也。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

《晉樂志》曰：四月之辰，謂之己，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

《夏小正》曰：四月昴則見。

《詩七月》曰：四月秀葽。注云：不榮而實曰秀葽，草也。

《西京雜記》曰：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又曰：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

《纂要》曰：四月曰首夏、維夏。

《文選注》：鄭玄曰四月爲除月。

《月令》曰：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仲夏月

《月令》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孝經緯》曰：小滿後十五日斗指丙爲芒種，後十五日斗指午爲夏至。

《三統曆》曰：芒種爲五月節，夏至爲五月中氣。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種也。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後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蟬始鳴，後五日半夏生。

《白虎通・德論》曰：五月律謂之蕤賓何？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

《晉樂志》曰：五月之辰謂之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

《夏小正》曰：五月參則見，良蜩鳴，初昏大火中。注云：大火心星名也。又曰：五月斯螽動股。注云：蜩，螗也，斯螽，蚣蝑也。

吳《子夜四時歌》曰：鬱蒸仲暑月。

東坡詩云：飛龍御月作秋涼。注云：謂五月也。

《月令》曰：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季夏月

《月令》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林鍾，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孝經緯》曰：夏至後十五日斗指丁爲小暑，後十五日斗指未爲大暑。

《三統曆》曰：小暑爲六月節，大暑爲六月中氣，小暑大暑者，就極熱之中，分爲小大，月初爲小，月半爲大。

《周書・時訓》曰：小暑之日，温風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爲螢，後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

《白虎通・德論》曰：六月律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多。

《晉樂志》曰：六月之辰謂之未，未者味也，謂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

《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

《詩七月》曰：六月莎雞振羽，又曰：六月食鬱及薁。注云：鬱棣屬薁蔓也。

《纂要》曰：六月曰徂暑。

《月令》曰：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黄梅雨

《風土記》：夏至雨名黄梅雨，霑衣服皆敗黴。《四時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又閩人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日爲出梅。農人以得梅雨乃宜耕稼，故諺云：雨不梅無米炊。《瑣碎録》又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前半月爲梅雨，後半月爲時雨，遇雷雹謂之斷梅。數説未知孰是。又陳氏手記云：梅雨水洗瘡疥滅瘢痕，入醬令易熟，沾衣便腐，漸垢如灰汁，有異他水。江淮以南地氣卑濕，五月上旬連下旬尤甚，梅雨壞衣當以梅葉湯洗之，餘並不脱。杜甫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歐陽公詩云：春寒欲盡黄梅雨。東坡詩云：不趁青梅嘗煮酒，要看細雨濕黄梅。又云：佳節連梅雨。又云：怕見黄梅雨細時。嚴維詩云：梅天一雨清。

送梅雨

《埤雅》：今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柱礎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林逋詩云：石枕涼生菌閣虛，已應梅潤入圖書。

濯枝雨

《風土記》：仲夏雨濯枝盪川。注云：此節常有大雨，名曰濯枝雨。

留客雨

陸機《要覽》：昔羽山有神人焉，逍遥於中嶽。與左元放共遊薊子訓所，坐欲起，子訓欲留之，一日之中三雨。今呼五月三雨亦爲留客雨。

香雨

李賀《四月詞》：依微香雨青氛氳，膩葉蟠花照曲門。

暴涷雨

《爾雅》：暴雨謂之涷雨。郭璞《注》云：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離騷經》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洗塵。

海颶風

《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未至時，雞犬爲之不鳴。《國史補》云：南海有颶風，四面而至，倒屋拔木，每數年一作。鄭熊《番禺雜記》云：颶風將發，有微風細雨，先緩後急，謂之鍊風。又有石尤風，亦颶之類。韓文公詩云：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又云：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又云：峽山逢颶風，雷電助撞捽。

落梅風

《風俗通》：五月有落梅風，江南以爲信風。李白詩云：天長信風吹，日出宿霧散。

黃雀風

《風土記》：南中六月則有東南長風，止時海魚化爲黃雀，故俗名黃雀風。

麥黃水

《水衡記》：黃河水四月名麥黃水。

山礬水

《水衡記》：黃河水六月名山礬水。

麥熟秋

《月令章句》：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山谷詩云：生物趨功日夜流，園林纔夏麥先秋。趙師民詩云：麥秋晨氣潤，槐夏午陰涼。

分龍節

《圖經》：池州俗以五月二十九三十日爲分龍節，雨則多大水。閩人以夏至後爲分龍雨，各有方。

占蝗旱

《四時纂要》：四月辰雨皆爲蝗蟲，大雨大蟲，小雨小蟲，二日雨百艸旱，五穀不成。三日雨小旱，風從西來麻吉。四日雨五穀貴，五日六日雨有旱處，四日至七日風者大豆吉，八日微雨熟俗雲，八日雨斑闌高低盡可憐，此月自一日至十四日惡風者皆不可種豆。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三　秋

《禮記・鄉飲酒》曰：西方曰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太玄經》曰：秋者，物皆成象而聚也。《管子》曰：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説文》曰：秋禾穀熟也。《淮南子》曰：秋爲矩，矩者，所以方萬物也。《前漢・律曆志》曰：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秋鑿也，物鑿斂，乃成熟。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月令》曰：秋三月，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脾。

孟秋月

《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律中夷則，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天地始肅，農乃登穀。

《孝經緯》曰：大暑後十五日斗指坤爲立秋，後十五日斗指申爲處暑。

《三統曆》曰：立秋爲七月節，處暑爲七月中氣，處暑者，謂暑將退，伏而潛處也。

《周書・時訓》曰：立秋之日，涼風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蜩鳴。涼風不至，國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欬病，寒蜩不鳴，人臣力争。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後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農乃登穀。

《白虎通・德論》曰：七月律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破刑法也。歐陽公《秋聲賦》云：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至老而傷悲。夷，戮也。物既盛而當戮。

《晉樂志》曰：七月之辰謂爲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

《夏小正》曰：七月，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詩七月》曰：七月流火，又曰七月鳴鵙，又曰七月烹葵及菽，又曰七月食瓜。注云：流，下也。火，大火也。李白詩云：火落金風高。謝靈運詩云：火逝首秋節七命云龍火西頹。

《提要録》曰：七月爲蘭月。

《纂要》曰：七月曰首秋、上秋、蘭秋、肇秋。

《月令》曰：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仲秋月

《月令》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律中南呂，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羣鳥養羞，日夜分，雷乃收聲，蟄蟲壞户，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孝經緯》曰：處暑後十五日斗指庚爲白露，後十五日斗指酉爲秋分。

《三統曆》曰：白露爲八月節，秋分爲八月中氣，白露者，陰氣漸重，露濃色白。

《周書・時訓》曰：白露之日，鴻雁來，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鴻雁不來，遠人背叛玄，鳥不歸，室家離散，羣鳥不羞，臣下驕慢。秋分之日，雷乃始收，後五日蟄蟲壞户，後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諸雨淫汰，蟄蟲不壞！民靡有賴。水不始涸，介蟲爲害。

《白虎通・德論》曰：八月律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呂者拒也，言陽氣尚有任生齊麥也，故陰氣拒之也。

《晉樂志》曰：八月之辰謂爲酉。酉者綪也，謂時物皆綪縮也。

《夏小正》曰：八月辰則伏，丹鳥羞白鳥。白鳥，蚊蚋也。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丹鳥，腐草化之。羞，進也，謂食蚊蚋也。

《詩・七月》曰：八月萑葦，又曰八月載績，又曰八月其穫，又曰八月剥棗，又曰八月斷壺。注云：蒹爲萑，葭爲葦，載績者，絲事畢而麻事起也，其穫者，禾可穫也，剥擊也，壺瓠也。

《提要録》曰：八月爲桂月。

《纂要》曰：八月曰仲商。

《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月

《月令》曰：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律中無射，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黄華，豺乃祭獸，戮禽，草木黄落，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户。

《孝經緯》曰：秋分後十五日斗指辛爲寒露，後十五日斗指戌爲霜降。

《三統曆》曰：寒露爲九月節，霜降爲九月中氣，寒露者，言露氣寒，將欲凝結。

《周書・時訓》曰：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後五日雀入大水，後五日菊有黄華。霜降之日，豺祭獸，後五日草木黄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户。

《白虎通・德論》曰：九月之管名無射。射者出也，言時陽氣上升，萬物收藏無復出也。

《晉樂志》曰：九月之辰謂爲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滅也。

《夏小正》曰：九月内火。注云：大火心星也。

《詩・七月》曰：九月授衣，又曰九月叔苴，又曰九月滌場圃，又曰九月肅霜。注云：叔，拾也。苴，麻子也。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

《國語》曰：至於元月。注云：九月爲元。范蠡曰：王姑待至於元月。漢《韓明府修孔子廟器表碑》曰：永壽二年，霜月之靈，説者疑是九月。

《提要録》曰：九月爲菊月。

《纂要》曰：九月曰暮秋、末秋、暮商、季商、杪秋，亦曰霜辰，亦曰授衣。

《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懈惰，師興不居。

仙掌露

前漢《班固傳》武帝建章宫承露盤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銅柱也。《神農本草》云：繁露水是秋露繁濃時也，作盤以收之，煎令稠，可食之，延年不飢。漢武帝時東方朔得玄露、青黄二露，各盛五合，帝賜羣臣，老者皆少、病者皆除。東方朔曰：日初出處、露皆如糖可食。後武帝立金莖，作仙人掌承露盤，取雲表之露，服食以求仙。《文選》子堅《西都賦》云：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張平子《西京賦》云：承雲表之清露。

青女霜

《淮南子》：秋三月也。氣不藏，百蟲蟄，青女出，以降霜雪。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霜雪也。杜甫詩云：姮娥携青女，一笑粲萬瓦。李商隱詩云：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娟。吕夷簡詩云：花愁青女再飛霜。

蓼花風

《月令章句》：仲秋白霜節，盲風至。鄭玄云：疾風也，秦人謂之蓼花風。

梁文帝《初秋》詩云：盲風度函谷，墜露下芳枝。

裂葉風

《洞宴記》：裂葉風，乃八月風也。

離合風

陸機《要覽》：列子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於八荒，立秋日遊于風穴。風至，則草木皆生，去則草木搖落，謂之離合風。

鯉魚風

《提要録》：鯉魚風乃九月風也。李賀詩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又古詞云：瑞霞成綺映脩艖，棹輕鯉魚風起。

黄雀雨

《提要録》九月雨爲黄雀雨，羅鄂州詞：云九月江南秋色，黄雀雨，鯉魚風。

豆花雨

《荆楚歲時記》：豆花雨，乃八月雨也。

荻苗水

《水衡記》：黄河水七八月名荻苗水，荻花正開也。

登高水

《水衡記》：黄河水，九月名登高水。

一葉落

《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韓文公詩云：淮南悲葉落，令我亦傷秋。唐人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韋蘇州詩云：新秋一葉飛。

草木衰

《文選》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摇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漠兮收潦而水清。李白詩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陳簡齋詩云：宋玉有文悲落木。

警鶴鳴

《風土記》：鳴鶴戒露，白鶴也。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即鳴而相警。東坡詩云：由來警露鶴。

石雁飛

《南康記》：平固縣覆笥山上有湖，中有石雁浮在湖上，每至秋飛鳴如候時也。

鱖魚肥

《海録碎事》：楝木華而石音至，秋風起而鱖魚肥。

蟋蟀吟

《天寶遺事》：每秋時宫中妃妾皆以小金籠閉蟋蟀，寘枕函畔，夜聽其聲，民間爭倣之。

親燈火

昌黎文韓退之《送子阿符讀書城南》詩云：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卷四　冬

《禮記・鄉飲酒》曰：北方曰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管子》曰：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成。《尸子》曰：冬爲信。《淮南子》曰：冬爲權，權者，所以權萬物也，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前漢《律曆志》曰：大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又《月令》曰：冬三月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其數玄，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孟冬月

《禮記・月令》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律中應鍾，水始氷，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孝經緯》曰：霜降後十五日斗指乾爲立冬，後十五日斗指亥爲小雪。

《三統曆》曰：立冬爲十月節，小雪爲十月中氣，小雪大雪者，以霜雨凝結而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

《周書・時訓》曰：立冬之日水始氷，後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小

雪之日，虹藏不見，後五日閉塞而成冬。

《白虎通・德論》曰：十月律謂之應鐘何？鐘，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

《晉樂志》曰：十月之辰謂爲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

《夏小正》曰：十月黑鳥浴黑。鳥，烏也，浴也者，謂飛乍上乍下也。

《詩・七月》：十月隕蘀。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又曰：十月穫稻。

又曰：十月納禾稼。又曰：十月滌場。

《左傳》莊公十六年，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西京雜記》曰：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

又曰：四月陽雖用事，而陽獨不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

歐陽公詞云：十月小春，梅蘂綻。

《纂要》曰：十月曰上冬。

《月令》曰：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霜雪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月

《月令》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黃鍾，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芒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孝經緯》曰：小雪後十五日斗指壬爲大雪，後十五日斗指子爲冬至。

《三統曆》曰：大雪爲十一月節，冬至爲十一月中氣。

《周書・時訓》曰：大雪之日鶡鳥不鳴，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冬至之日蚯蚓結，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白虎通・德論》曰：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黃中和之色也，鍾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

《晉樂志》曰：十一月之辰謂之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也。

《夏小正》曰：十一月王狩言王狩之時也，冬獵爲狩。

《呂氏春秋》曰：仲冬命之曰暢。月注云：暢充也。

《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季冬月

《月令》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呂，雁北鄉，鵲始巢，雉鴝雞乳，征鳥厲疾，冰方盛，水澤腹堅，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孝經緯》曰：冬至後十五日斗指癸爲小寒，後十五日斗指丑爲大寒。

《三統曆》曰：小寒爲十二月節，大寒爲十二月中氣，小寒大寒者，十二月極寒之時，相對爲大小，月初寒爲小，月半寒爲大。

《周書・時訓》曰：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雁不北鄉，民不懷生，鵲不始巢，國不安寧，雉不始雊，國乃大水，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白虎通・德論》曰：十二月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

《晉樂志》曰：十二月之辰謂之丑。丑者紐也，言終始之際，故以紐結爲名也。

《夏小正》曰：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蟻也，賁者走于地中也。《纂要》曰：十二月曰暮冬，亦曰杪冬、涂月、暮節、暮歲、窮稔、窮紀。

《月令》曰：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

一色雲

《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同謂雲陰與天同爲一色也。故詩云：上天同雲，雨雪雰雰。

一丈凍

郭義恭《廣志》：北方地寒，氷厚三尺，地凍一丈。

千里雪

《楚詞》：層氷峨峨，飛雪千里。王逸注云：北極常寒也。東坡詩云：峨眉山西雪千里。謝燮《雨雪曲》云：峨峨六尺氷，飄飄千里雪。

千年氷

《杜陽編》：順宗即位年，拘彌國貢常堅氷，云其國有大凝山，其中有氷，千年不釋。及齎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赫日，終不消。嚼之與中國氷凍無異。又《神異經》云：北方有層氷萬里，厚百丈。又《尸子》曰：朔方之寒，氷厚六尺，

北極左右有不釋之氷。又漢《五行志》云：元和間琅邪井，氷厚丈餘。

紺碧霜

《拾遺記》：廣延國霜色紺碧。又云：嶲州霜紺色。《漢武帝内傳》曰：仙家上藥有玄霜、紺雪。

入液雨

《瑣碎録》：閩俗立冬後逢壬日，謂之入液，至小雪出液，得雨謂之液雨，無雨則主來年旱。諺云：液雨初生小院寒。

復槽水

《水衡記》：黄河水十月名復槽水，落復故道也。

蹙凌水

《水衡記》：黄河水十一月十二月名蹙凌水，氷斷後結蹙起成層也。

寶硯爐

《天寶遺事》：内庫有七寶研爐一所，曲盡其巧。每冬寒研凍，置于爐上，硯凍自消，不勞置火，帝常用之。

暖玉鞍

《天寶遺事》：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此鞍在座下如有温火之氣。

煖金盒

裴鉶《傳奇》：進士張無頗遇袁天罡女，袁大嬢授藥，以煖金盒盛之。曰：寒時但出此盒，則一室暄煖，不假爐炭矣。金盒乃廣利王宫中之寶。

元・脱脱等《宋史》卷七四《律曆志七・明天曆》 《崇天曆》行之至于嘉祐之末，英宗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棟、主簿周應祥周安世馬傑、靈臺郎楊得言作新曆，三年而成。琮言：舊曆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司天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遵更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考定是非，上推《尚書》辰弗集于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曆之所候，而易簡、道、遵等所學疏闊，不可用，新書爲密。遂賜名《明天曆》，詔翰林學士王珪序之，而琮亦爲義略冠其首。

又 六十四卦：十二月卦出於孟氏，七十二候原於《周書》。後宋景業因劉洪傳卦，李淳風據舊曆元圖，皆未覩陰陽之蹟。至開元中，浮屠一行考揚子雲《太玄經》，錯綜其數，索隱周公三統，糾正時訓，參其變通，著在爻象，非深達《易》象，孰能造於此乎！今之所修，循一行舊義，至於周策分率，隨數遷變。夫六十卦直常度全次之交者，諸侯卦也；竟六日三千四百八、十六秒而大夫受之；次，九卿受之；次，三公受之；次，天子受之。五六相錯，復協常月之次。凡九三應上九，則天微然以静；六三應上六，則地鬱然而定。九三應上六即温，六三應上九即寒。上爻陽者風，陰者雨。各視所直之爻，察不刊之象，而知五等與君辟之得失、過與不及焉。七十二候，李業興以來，迄于《麟德》，凡七家曆，皆以雞始乳爲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爲次候，其餘以次承之。

明・楊慎《升菴集》卷四一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温也。

《星經説》

明・楊慎《升菴集》卷四二 好風好雨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土也。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金克東木，以木爲妻，風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宫好燠，南宫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妻乎？滿堂哄然，真可笑也。

明・楊慎《升菴集》卷四四 月令

吕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氷注《素問》，亦引吕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吕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吴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螳蜋壞户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凉風至而鶴鳴，閶闔風至而蜻蜓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録於此。

又 水澤腹堅《月令》十二月候。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

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乙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劉繼莊傳》 蓋繼莊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者，囊括浩博，學者驟見，而或未能通也。其論向來方輿之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場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氣節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攷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以次第而求矣。

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三 野語云，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爲寒食之類也。嘗聞判太史局鄧宗文曰：豈特此爲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若小盡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假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看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算，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然此亦曆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余歎舊曆乃爲此等歌括之所限，其疏漏不合天行可知，然亦不可不知也。

又 于天地之故，概乎未之有聞也。余意于疆域之前，別添數條，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製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食之分秒，五星之淩犯占驗，皆可推求。以簡平儀正切線表爲一則，諸方之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湖南桃李，十二月已爛漫，無論梅矣。若吳下梅則開于驚蟄，桃李放于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也。今曆本亦載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也。今之中原，已與《月令》不合，則古今曆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攷其氣候，取其確者一候中，不妨多存幾句，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余在衡久，見北風起，地即潮濕，變而爲雨，百不失一。詢之土人，云自來如此。始悟風水相逆而成雨。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須北風也。然則諸方山之背向，水之分合，支流何向，川流何向，皆當案志而求。彙爲一則。則風土之背正剛柔，暨陰晴燥濕之徵，又可次第而求之矣。

清・董含《三岡識略》卷一〇 冬行春令

自孟冬至臘盡，雨雪俱無，天氣暖如仲春。予紀以詩云：雨雪全無氣更温，蕭疎三徑長苔痕。預支鶴舫尋山寺，蚤放蜂衙上輦門。吏急頻年空杼軸，歲荒留客減雞豚。朝來銀鹿驚相報，溪畔寒梅返舊魂。

清・胡天游《春秋夏正》卷一 《淮南子》曰：仲春之月，令民社，雷始發聲，則春判時也，以是時蟄蟲蘇出，故月令毋焚山林，如以二月爲夏十一月，昆蟲方蟄，奚山林之禁，田事且蚤，又奚社與祈者爲。

清・胡天游《春秋夏正》卷二 經書十一月，傳言九月非與經違，自僖五年失閏後，初不之正，傳故別採他策，以示記事之實也。卜于八月，戰于九月，落實取材，正九月候矣。晉戎馬還滭而止，時水猶未盡涸。《國語》：天根見而水涸。韋昭注：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寒露節居仲秋末，與霜降接，入于九月。是時歲候遲，故九月初時，尚有雨水，收潦未盡，而戎馬還滭矣。杜謂周九月夏之七月，夫七月孟秋何取材落實之有，抑亦昧經傳所書之異而未嘗思之。

又 杜注：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按經無四月之文，書夏者，統一時言之，杜强以爲二月。且野無青草，非蔬物之謂，況蔬物雖具，寧足禦寇。野無青草者，時方夏旱，且上春正月時齊人侵我，公追之至酅，是師旅之後，仍有師旅，芻糧將匱，故齊人舉此言之。豈如預説哉。

又 《月令》：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雨水未涸，故平原積沮泥濘，多淖易陷。襄十年夏，晉荀偃、士匄伐偪陽，久于偪陽，荀偃、士匄請于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明彼與此皆正夏月也。

又 傳：昭公十二年冬，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雨雪。王皮冠，秦復

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言冬，言雨雪。學者宜明之。

又　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李淳風《麟德曆》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衝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西方，向令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夏時，火三月昏見，五月昏中，六月西流，八月而伏，九月火朝出東方，還至三月復昏見。春秋之季，火五月始昏見，季夏始中，七月而流，九月遲伏，于時火已不爲五月之中星，而房中矣，乃歲差之自然者。

又　悟仲尼之言，置閏補正時歷，而十二月猶可以蠶。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以開元曆考之，此月日蝕。日蝕之前，又增置一閏。魯曆正矣。一行所言，恐亦未足爲信。其所造曆，未三十餘年輒誤。推來若此，數往可知。且其說云大雪周之孟春，陽氣靜復，以繕城隍，治宮室，是爲發天地之房。則尚泥於三統而終勿覺耳。

又　春秋三統論上

案《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君牙》之篇云：夏暑雨，冬祁寒。假周必以二三月爲夏，八九月爲冬，祁寒暑雨，夫何以云。《金縢》：秋，禾大熟。顯在書者，明周、夏時月之合。一也。《天官·小宰》：正歲帥治官觀法，徇以木鐸，道人之典，上同允征。顯乎《周官》者，明周、夏時月之合。二也。孔子曰：方春三時，動作百物，司徒典之。方秋三月，收斂以時，司寇司之。著乎《大戴·千乘篇》。明周夏時月之合。三也。立春東風解凍，立秋涼風至，《時訓》之解，上符《小正》。春三月山林不斧斤，以成草木。夏三月川澤不網罟，以長魚鼈。周公所作，與其稱禹之禁，以告武王，明周、夏時月之合。四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注：冠子取婦之時也。《儀禮·士冠》：初不筮月。既有常月，故不煩筮，明周、夏時月之合。五也。于號文公之諫干畋，于仲山父之諫料民，于單襄公之論陳亡，于楚觀射父之言祭祀，求諸《國語》。明周、夏時月之合。六也。又《竹書》云：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凡其所紀，咸是夏正，以明周、夏時月之合。七也。且管子、莊周、荀卿、屈原、辛釿、范蠡，皆周人矣。管子之言鴻雁，春北秋南，不失時者。夏正之正月九月也。管子之言日至七十日而陰凍釋，夏正正月，所謂寒日滌凍塗者也。莊子以爲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范蠡以爲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故春者夏之父也。語具《越絕書》。文子辛釿。以爲豺未祭獸，罝不得通于野，獺未祭魚，網不得入于水，是又夏之令也。天不爲人之寒也而輟其冬，荀卿之言夏之冬也，滔滔孟夏，草木莽莽。屈原之言夏之夏也。總觀厥成，明周、夏時月之合。八也。昔者禹敍九疇，周公象《易》，二者之中，並包歲歷。夫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洪範》五行三之木也。離南方之卦，即其二之火也。兌爲正秋，則四之金。坎居正北。則一之方。震兌卯酉爲春秋門，金木所出入也。坎子離午，陰陽極正，水火以消息也。相比相乘，歲運不僭，聖人明時，並符天地。周雖變夏，不得獨異。易言七日來復，八月有凶，凡此日月，初非改憲，明周夏時月之合。九也。且殷事無徵者矣，然《詩序》稱文王有昆夷、玁狁之難，以天子命，命將遣戍，而《采薇》作。其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所稱天子，紂其是矣。周于此時，猶奉殷正。《竹書》：紂三十三年，命西伯專征伐。明年冬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六年春，周伐昆夷。一與序合，而詩所謂，咸同夏正，此足明殷當時，實亦未嘗改月。然則周月無改，皎然可知。十也。至于禮之所載，豳詩諸篇，共所曉解，不假更陳。抑若求諸左氏，披別周時。審知從夏，未可悉舉。學者無能推明，務膠習說，忘其闇僿，宜惑滋甚也。今難者曰：聖術制古，將非尋常之度，舌典雄給，不在引擊之衆，子及《國語》。試用州鳩之語，窮子所稱，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使周不改紂十一月爲正月，何云二月乎。

又　且春秋所書，日食南至，水旱雨雪，麥禾螽蝝，次紀時月。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一《歲令總》

冬布夏練《晉書》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皁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帳。

讀五時令《晉書禮志》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嘗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巵。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三《春總》　雨天三昧《清異録》：閩昶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陀經云雨天曼陀羅華，此景近似。今日觀化工之雨天三昧，宜召六宮設三昧宴。

春宴雨《書漫録》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容。范質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不沾醉。

吹花擘柳《遯齋閒覽》河朔春時多大風，飛塵撼木數日，一作二三日方止，以訪左右。對曰：不得是風，且無年，名曰：吹花擘柳風草木，百穀皆藉之。

又　雨水

木榮月山歌雨水之時，木始榮。

獺祭《月令廣義》：雨水日，獺祭魚，是日獺不祭魚，國多寇賊。

又　仲春

野鸐成鼸《南史》天監十一年二月新昌濟陽二郡野鸐成鼸。

孔雀來翔《華陽國志》雲南郡出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

淨土樹《一統志》西安府鄠縣有淨土樹，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慰此覆其塿土，中生茲樹，二月開花，如桃花。

頭綱玉芽《北苑茶録》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前興役浹日乃成飛騎疾馳，不出，仲春已至京師，遂號爲頭綱玉芽。

又　驚蟄

冒鼓《周禮・冬官・韗人》：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絶蟲蟻《千金月令》：驚蟄日取石灰糝門限外，可絶蟲蟻。

開焙《北苑別録》驚蟄節，萬物始萌，每歲常以前三日開焙。

春分

司分《左傳》：元鳥氏，司分者也。

辰星效奎婁《淮南子》：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

入田候《荆楚歲時記》：春分日，民竝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烏，先雞而鳴架架格格，民間聞此鳥則入田，以爲候。

黄褐侯《嘉祐本草》斑鳩，是處有之。春分化爲黄褐侯，黄褐侯，青鶻也。

又　清明

治蠶室《齊民要術》：三月清明節，令蠶妾治蠶室塗隙穴。

穀田中時《齊民要術》：穀田三月上旬及清明節，桃始華，爲中時。

又　穀雨　斷霜雪《周益公日記》：清雨斷雪，穀雨斷霜。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七　冰山《開天遺事》：楊國忠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成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思挾纊者。

五色瓜《種植書》甜瓜有緑、有黄，小暑後方熟，即邵平所種五色子母瓜也。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一一《秋總》　雲舟《漢書》：成帝秋月與飛燕遊太液池，沙棠木爲舟，以雲母飾於鷁首，名曰雲舟。

又　寒露　天根見《國語》：天根見而水涸，注：天根亢氏之閒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

正陰雲《易通卦驗》：寒露正陰雲出如冠纓。

霜降

草花落《史記・李斯傳》：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

仙人棗《洛陽伽藍記》：景陽山南百菓園有仙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一日西王母棗。

麻生八相《紀異録》：鄭班與李愚同爲學士，鄭閣上麻生，李日承旨入相矣，霜降成實乃白麻也，是夜制出拜相，蓋拜相用白麻也。

護霜雲《嘉定縣志》：九月霜降而雲，爲護霜雲。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七《臆論》　人身一小天地

人稟天地之氣以爲生，故人身似一小天地，陰陽五行，四時八節，一身之中，皆能運會。始生至十五六，春也。十五六至三十餘，夏也。三十至四十餘，秋也。五十六十則全是冬景矣。改二十歲以前，病一番，則長成一番，若四十歲以後，病一番，則衰老一番。猶之春時，雨一番，暖一番，秋時，雨一番涼一番也。

清・錢泳《履園叢話》卷二四《雜記下》　唐竹莊

吴門唐竹莊名景煌，本富家子，因家事中落，爲人販買人蔘，往返瀋陽者凡數次，而好爲詩，著有《出關詩草》。《出塞》云：驅車出邊塞，天地何茫茫。四顧不見人，千里塵沙黄。横視一氣中，山海交青蒼。北風裂地來，沙礫皆飛揚。嚴陽盛寒氣，白日無晶光。堅冰不可渡，駑馬停仿徨。區區衣食事，驅我適遠方。白雲自南來，浩然思故鄉。

圖表

漢・鄭康成《易緯稽覽圖》卷下　中孚純坎公—初六　冬至十一月中，廣漠風。

解純震—　初九　春分二月中，明庶風。
咸純離—　初九　夏至五月中，凱風。按《乾元序制記》作景風。
貴純兌—　初九　秋分八月中，閶闔風。
屯侯—　九二　小寒十二月節。
豫——　六二　清明三月節。
鼎——　六二　小暑六月節。
歸妹——　九二　寒露九月節。
升公——　六三　大寒十二月中，日在坎。
革——　六三　穀雨三月中，日在震。
履——　九三　大暑六月中，日在離。
困——　六三　霜降九月中，日在兌。
小過侯——　六四　立春正月節，條風。
旅——　九四　立夏四月節。按：此下當脫温風二字。
恒——　九四　立秋七月節，涼風。
艮——　九四　立冬十月節。按：此下當脫不周風三字。
漸公——　九五　雨水正月節。
小畜——　六五　小滿四月中。
損——　六五　處暑七月中。
大過——　九五　小雪十月中。
需侯——　上六　驚蟄三月節。
大有——　上六　芒種五月節。
巽——　上九　白露八月節。
未濟——　上六　大雪十月節。

按：以上以四正卦爻配二十四氣，其説亦見於《乾元序制記》，當是《易緯》本文。

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

易緯《是類謀》，以此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正歲，三歲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乾象以中孚當十一月，六十中氣後十五日准兩卦，强可得十二月，餘少三日當取十二月卦日也。右各以六日於決次乃不可簡取其孤，如此非是驗也。以易緯推之無勞，更算二十四氣以成五日七分，正五日准四分之一，未消息即爲善矣。

八百諸侯正月　侯三月　侯五月　侯七月　侯九月　侯十一月

小過立春　豫清明　大有芒種　恒立秋　歸妹寒露　未濟大雪

䷽初六　一日　六二　六日　䷟初六

䷚九三　十一日　九四　十六日　䷧六三

䷧六五　二十一日　上六　二十六日　䷮上六

二十七大夫蒙正月　大夫訟三月　大夫家人五月

大夫節七月　大夫无妄九月　大夫蹇十一月

初六　二日　九二　七日　䷰初六

䷓六三　十二日　六四　十七日　䷵六三

䷤六五　二十二日　上九　二十七日　䷾上九

九卿益正月　九卿蠱三月　九卿井五月

九卿同人七月　九卿明夷九月　九卿頤十一月

䷀初九　三日　六二　八日　䷪六二

䷍六三　十三日　九四　十八日　䷭九四

䷗九五　二十三日　上九　二十八日　䷖上九

三公漸正月　三公革三月　三公咸五月

三公損七月　三公困九月　三公中孚十一月

䷐初六　四日　六二　九日　䷼六二

䷢九三　十四日　六四　十九日　䷺六四

䷣九五　二十四日　上九　二十九日　䷿上九

天子泰正月　天子夬三月　天子姤五月
天子否七月　天子剝九月　天子復十一月
初九　五日　九二　十日
九三　十五日　六四　二十日
六五　二十五日　上六　三十日
右是六陽月三十卦直事日依氣定日主一爻
八百諸侯二月　侯四月　侯六月　侯八月　侯十月　侯十二月
需鴈塾　旅立夏　鼎小暑　巽白露　艮立冬　屯小寒
初九　一日　九二　六日
九三　十一日　六四　十六日
九五　二十一日　上六　二十六日
二十七大夫隨二月　大夫師四月　大夫豐六月
大夫萃八月　大夫既濟十月　大夫謙十二月
初九　二日　九二　七日
九三　十二日　六四　十七日
九五　二十二日　上六　二十七日
九卿晉二月　九卿比四月　九卿渙六月
九卿大畜八月　九卿噬嗑十月　九卿賁十二月
初六　三日　六二　八日
六三　十三日　九四　十八日
六五　二十三日　上九　二十八日
三公解二月　三公小畜四月　三公履六月
三公賁八月　三公大過十月　三公升十二月
初六　四日　九二　九日
六三　十四日　九四
六五　二十四日　上九
天子大壯二月　天子乾四月　天子遯六月
天子觀八月　天子坤十月　天子臨十二月
初九　五日　九二
九三　十五日　九四
六五　二十五日　上六

按：上文各卦圖，俱取五德，首一卦六爻依日配之，以例其餘。原本多有脱落、錯誤，今各依本卦補入，至策數亦有脱者。未敢妄補，姑仍其舊。

應已上盡卦爻日，並上一同。

右是六陰月三十卦，直事日，依氣定，日主一爻。

候六甲子日中寒暑風雨，記其日占發時方來，萬不失一。幽冀起坎初六候之。兗鄭坎六四候之。青齊震初九候之。徐魯震九四候之。揚吳越離初九候之。涼益衛兑初九候之。并雍秦兗九四候之。推四正寒不侵公者夷兵，若和氣者解。入方伯寒氣凶，和吉。風盛雨者坐刑殺霧將死，若有和氣王相，三十日當診，妖氣爲賊盜。

右是六陰卦月三十卦直事日，依氣定，日主一爻。

艮遊魂，《中孚》云：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孚，信也。兩陰在内，亦以五以中和之氣候之。兩陰猶民于君在上矣。臣在下候，行中正之道，政教信於民，故謂之中孚。兩陰者，三辰在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爲小，名言豚。四辰在丑，爲鱉，鱉，魚之微者。爻爲正變，以其大節言魚三體。兑爲澤，四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如水，水以水度浸澤所養，故吉。牙體是震，震爲木，二爻巽爲風，木在水上而風行之，濟大川，象君能濟於難也。

二十四氣	日所在	黃道去極	晷景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旦中星
冬至	斗二十一度八分退二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强退一
小寒	女二度七分進一	百一十三强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八分	五十四二分	婁六半强退一	氐七少弱退二
大寒	虛五度十四分進二	百一十大弱	丈一尺	四十六八分	五十三八分	胃十一半强退一	心半退三
立春	危十度二十一分進二	百六少强	九尺六寸	四十八六分	五十一四分	畢五少弱退三	尾七半弱退三
雨水	室八度二十八分進三	百一强	七尺九寸五分	五十八分	四十九二分	參六半弱退四	箕大弱退三
驚蟄	壁八度三分進一	九十五强	六尺五寸	五十三三分	四十六七分	井十七少弱退三	斗少退二
春分	奎十四度十分	八十九强	五尺二寸五分	五十五八分	四十四二分	鬼四	斗十一弱退二
清明	胃一度十七分退一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五分	五十八三分	四十一七分	星四大進一	斗二十一半退二
穀雨	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	七十七大强	三尺二寸	六十五分	三十九五分	張十七進一	牛六半
立夏	畢六度三十一分退三	七十三少弱	二尺五寸二分	六十二四分	三十七六分	翼十七大進二	女十少進一
小滿	參四度六分退四	六十九大弱	尺九寸八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	角大弱	危大弱進二
芒種	井十度十三分退三	六十七少弱	尺六寸八分	六十四九分	三十五一分	亢五大退一	危十四强進二
夏至	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三	六十七强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氐十二少弱退二	室十二少弱進三
小暑	柳三度二十七分	六十七大强	尺七寸	六十四七分	三十五三分	尾一大强退三	奎二大强
大暑	星四度二分進一	七十	二尺	六十三八分	三十六二分	尾十五半弱退三	婁三大退一
立秋	張十二度九分進一	七十三半强	二尺五寸五分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七分	箕九大强退三	胃九大弱退一
處暑	翼九度十六分進二	七十八半强	三尺三寸三分	六十二分	三十九八分	斗十少退二	畢三大退三
白露	軫六度二十三分進一	八十四少强	四尺三寸五分	五十七八分	四十二二分	斗二十一强退二	參五半弱退四
秋分	角四度三十分	九十半强	五尺五寸	五十五二分	四十四八分	牛五少	井十六少强退三
寒露	亢八度五分退一	九十六大强	六尺八寸五分	五十二六分	四十七四分	女七大進一	鬼三少强
霜降	氐十四度十二分退二	百二少强	八尺四寸	五十三分	四十九七分	虛六大進二	星三大强進一
立冬	尾四度十九分退三	百七少强	丈	四十八二分	五十一八分	危八强進二	張十五大强進一
小雪	箕一度二十六分退三	百一十一弱	丈一尺四寸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室三半强進三	翼十五大强進二
大雪	斗六度一分退二	百一十三大强	丈二尺五寸六分	四十五五分	五十四五分	壁半强進一	軫十五弱進一

南朝梁・沈約《宋書》卷一三《律曆志下》推二十四氣術：置入紀年算外，以餘數乘之，滿度法三百四爲積沒，不盡爲小餘。六旬去積沒，不盡爲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雨水日也。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六十六，小分十一，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度法從大餘之，得立春。

推閏月法：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一，數從正月起，閏所

在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立春正月節　限數一百九十四　間數一百九十
驚蟄二月節　限數一百七十七　間數一百七十二
清明三月節　限數一百五十八　間數一百五十四
立夏四月節　限數一百四十二　間數一百三十九
芒種五月節　限數一百三十三　間數一百三十二
小暑六月節　限數一百三十三　間數一百三十四
立秋七月節　限數一百四十二　間數一百四十五

二十四氣　日所在度

雨水　室一太强
驚蟄　壁一强
春分　奎七少强
清明　婁六半
穀雨　胃九太弱
立夏　昴十一弱
小滿　畢十五少弱
芒種　井三半弱
夏至　井十八
小暑　鬼一弱
大暑　柳十二弱
立秋　張五半强
處暑　翼二半
白露　翼十七太弱
秋分　軫十五

雨水正月中　限數一百八十六　間數一百八十二
春分二月中　限數一百六十七　間數一百六十二
穀雨三月中　限數一百四十九　間數一百四十五
小滿四月中　限數一百三十二　間數一百三十四
夏至五月中　限數一百二十一　間數一百二十二
大暑六月中　限數一百三十六　間數一百三十九
處暑七月中　限數一百三十三　間數一百四十四

日中晷影　晝漏刻

八尺二寸二分　五十五分
六尺七寸二分　五十二九分
五尺三寸九分　五十五五分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三尺二寸五分　六十三分
二尺五寸　六十二三分
一尺九寸七分　六十三九分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分
一尺五寸　六十五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分
一尺九寸七分　六十三九分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二三分
一尺五寸　六十三分
一尺九寸七分　六十四半
二尺五寸　女三少
三尺二寸五分　虛二弱
四尺二寸五分　危七弱
五尺三寸九分　室五少强

白露八月節　限數一百五十七　間數一百六十二
寒露九月節　限數一百七十七　間數一百八十二
立冬十月節　限數一百九十四　間數一百九十七
大雪十一月節　限數二百五　間數二百六
小寒十二月節　限數二百五　間數二百三

秋分八月中　限數一百六十七　間數一百七十二
霜降九月中　限數一百七十七　間數一百八十六
小雪十月中　限數一百九十四　間數二百
冬至十一月中　限數二百七　間數二百六
大寒十二月中　限數二百　間數一百九十七

推没滅術：因雨水積，以没餘乘之，滿没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如前，所求年爲雨水前没日也。求次没，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一百九十六，滿没法從大餘，命如前，雨水後没日也。雨水前没多在故歲，常有五没，官以没正之，一年常有五没或六没。小餘盡爲滅日也。雨水小餘三十九以還，雨水六旬後乃有。【略】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

四十九五分　觜一少强　尾十一强
四十七一分　井九半强　箕四少弱
四十四五分　井二十九半强　斗四弱
四十二　柳十二太　斗十四半
三十九七分　張十　女三少
三十七七分　翼十太弱　虛二弱
三十六一分　軫十弱　危七弱
三十五二分　角十太弱　室五少强
三十五　氐五少弱　壁六太弱
三十五二分　房四太弱　奎十二太弱
三十六一分　尾八太弱　胃二太弱
三十七七分　箕三　昴七太弱
三十九七分　斗三半　畢十六半弱
四十二　斗十四半弱　井九少强
四十四五分　斗二十五少强
四十七一分　牛六太弱
四十九五分　女二太弱

寒露	六尺七寸二分	五十二九分	亢一少	牛八半强	井二十九弱
霜降	八尺二寸八分	五十五分	氐七半	女十一半弱	柳十一半强
立冬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心二半弱	危二弱	張八太弱
小雪	一丈一尺三寸四分	四十六七分	尾十二太强	危十三半强	翼八太强
大雪	一丈二尺四寸八分	四十五六分	箕十	室九半强	軫八少强
冬至	一丈三尺	四十五	斗十四强	壁八太强	角七少强
小寒	一丈二尺四寸八分	四十五六分	牛三半强	奎十五少	亢九
大寒	一丈一尺三寸四分	四十六七分	女十半强	胃四半强	氐十三太强
立春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危四	昴九少	心四强

二十四氣	日中影	夜漏刻	晝漏刻	昏中星度	明中星度
冬至	一丈三尺	五十五	四十五	八十二行分二十一	二百八十三行分八
小寒	一丈二尺四寸三	五十四分	四十五六	八十四	二百八十二六
大寒	一丈一尺二寸	五十三三分	四十六七	八十六一	二百八十五
立春	九尺八寸	五十一六分	四十八四	八十九三	二百七十七三
雨水	八尺一寸七分	四十九五分	五十五	九十三	二百七十三六
驚蟄	六尺六寸七分	四十七一分	五十二九	九十七九	二百六十八二十
春分	五尺三寸七分	四十四五分	五十五五	百二三	二百六十四三
清明	四尺二寸五分	四十一九分	六十八一	百六二十一	二百五十九八
穀雨	三尺二寸六分	三十九六分	六十四	百一十一三	二百五十五三
立夏	二尺五寸三分	三十七六分	六十二四	百一十四十八	二百五十一十一
小滿	一尺九寸九分	三十六一分	六十三九	百一十七十二	二百四十八十七
芒種	一尺六寸九分	三十五二分	六十四八	百一十九四	二百四十七二
夏至	一尺五寸	三十五	六十五	百一十九十二	二百四十六十七
小暑	一尺六寸九分	三十五二分	六十四八	百一十九四	二百四十七二
大暑	一尺九寸九分	三十六一分	六十三九	百一十七十二	二百四十八十七
立秋	二尺五寸三分	三十七六分	六十二四	百一十四十八	二百五十一十一
處暑	三尺二寸六分	三十九六分	六十四	百一十一三	二百五十五三
白露	四尺二寸五分	四十一九分	五十八一	百六二十一	二百五十九八
秋分	五尺三寸七分	四十四五分	五十五五	百二三	二百六十四三

寒露　六尺六寸七分
霜降　八尺一寸七分
立冬　九尺八寸
小雪　一丈一尺二寸
大雪　一丈二尺四寸三分

北齊・魏收《魏書》卷一〇七上《律曆志上》 推二十四氣術第二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入紀年以來，算外，以餘數乘之爲實。以蔀法除之，所得爲積没，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積没，不盡爲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冬至日。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一千三百二十四、小分一，小分滿氣法二十四，從小餘一；小餘滿蔀法，從大餘一；大餘滿六十，去之，命如上，即次氣日。

推閏術曰：以閏餘減章歲五百五，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一百八十六，得一月；餘半法已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閏月月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爲正。

冬至十一月中　小寒十二月節　大寒十二月中　立春正月節　雨水正月中　驚蟄二月節　春分二月中　清明三月節　穀雨三月中　立夏四月節　小滿四月中　芒種五月節　夏至五月中　小暑六月節　大暑六月中　立秋七月節　處暑七月中　白露八月節　秋分八月中　寒露九月節　霜降九月中　立冬十月節　小雪十月中　大雪十一月節

又　推七十二候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虎始交日，加大餘五、小餘四百四十一、小分八、微分一，微分滿三從小分，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命以紀，算外，所候日。

冬至　虎始交　芸始生　荔挺出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大寒　雁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立春　鷄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雨水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雁來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五十二九　四十七分
五十五　四十九分
四十八四　五十一分
四十六七　五十三分
四十五六　五十四分

九十七九　二百六十八二十
九十三　二百七十三六
八十九三　二百七十七三
八十六一　二百八十五
八十四　二百八十二六

春分　鷹化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清明　電始見　螳蜋生　蚯蚓出
穀雨　桐始花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於桑　蝼蝈鳴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螳蜋生
夏至　鵙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槿榮
大暑　温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立秋　腐草化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雁來
秋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雷始收聲
寒露　螻蟲附户　殺氣浸盛　陽氣始衰
霜降　水始涸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化爲蛤
立冬　菊有黄華　豺祭獸　水始冰
小雪　地始凍　雉入大水化爲蜃　虹藏不見
大雪　冰益壯　地始坼　鵙旦不鳴

術曰：因冬至虎始交後，五日一候。

又　推閏又法術曰：以歲中乘閏餘，如章閏得一，盈章中六千七百四十四，數起冬至，算外，中氣終閏月也。盈中氣在朔若二日，即前月閏。

冬至十一月中　小寒十二月節　大寒十二月中　立春正月節
雨水正月中　驚蟄二月節　春分二月中　清明三月節
穀雨三月中　立夏四月節　小滿四月中　芒種五月節

夏至五月中　小暑六月節　大暑六月中　立秋七月節
處暑七月中　白露八月節　秋分八月中　寒露九月節
霜降九月中　立冬十月節　小雪十月中　大雪十一月節

又　推七十二候術曰：因冬至大小餘即虎始交日，加大餘五、小餘一千二百二十八、微分一，微分滿三從小分，小分滿小分法從小餘，小餘滿蔀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命以紀，算外，依次候日。

冬至	虎始交	芸始生	荔挺生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大寒	雁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立春	鷄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雨水	魚上負冰	獺祭魚	鴻雁來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春分	鷹化爲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啓户
穀雨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桑	螻蟈鳴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螗蜋生

恒氣，各爲平候日。餘亦以所入先後數爲氣餘，所曆之日皆以先加、後減，隨計其日，通準其餘，每滿其平，以加氣日而命之，即得次候日。亦算其次，每相加命，又得末候及次氣日。

夏至	鵙鵙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槿榮
大暑	温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立秋	腐草化爲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雁來
秋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雷始收聲
寒露	蟄蟲附户	殺氣浸盛	陽氣日衰
霜降	水始涸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化爲蛤
立冬	菊有黄華	豺祭獸	水始冰
小雪	地始凍	雉入大水爲蜃	虹藏不見
大雪	冰益壯	地始坼	鶡旦不鳴

唐・魏徵等《隋書》卷一八《律曆志下》　求候日：定氣即初候日也。三除

氣	初候	次候	末候
冬至（夜五十九刻八十六分）	虎始交	芸始生	荔挺出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大寒	雁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立春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雨水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雁來
驚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春分	鷹化爲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啓户
穀雨	桐始華	田鼠爲鴽	虹始見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桑	螻蟈鳴

夜半漏

二十七刻分四十（二）〔三〕	昏去中星
二十七刻二十六	八十二度轉分四十七
二十六刻七十六	八十三度十六
二十五刻（八十六）〔九十八〕半	八十五度六
二十四刻九十六半	八十七度四十九
二十三刻七十七半	九十一度（四十八）〔三十六〕
二十二刻五十	九十六度三
二十一刻二十二半	一百度三十七半
二十刻三半	百五度二十一
十九刻一半	百九度三十九
	百一十三度二十五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十八刻二十三	百十六度十九	日行所在度	日中晷影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													
芒種	蘼草死	小暑至	螳蜋生	十七刻六十九	百一十八度十八	斗二十一少	丈三尺	五十四分	奎六弱	亢二少强													
夏至夜四十刻十四分	鵙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十七刻五十七	百一十八度四十	女二少	丈二尺三寸	五十四分	婁六半强	氐七强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堇榮	十七刻六十九	百一十八度十八	虛五半弱	丈一尺	五十三分	胃十一太强	心半													
大暑	温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十八刻二十三	百一十六度十九	危十太弱	九尺六寸	五十一分	畢五少弱	尾七半弱													
立秋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十九刻一半	百一十三度二十五	室八太强	七尺九寸五分	四十九分	參六半弱	箕半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二十刻三(半)	百九度三十九	壁八强	六尺五寸	四十八分	井十七少弱	斗初少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雁來	二十一刻二十(三)(二)半	百五度二十一	奎十四少强	五尺二寸五分	四十六分	鬼四	斗十一弱													
秋分	玄鳥歸	鷹養羞	雷始收聲	二十二刻五十	百度二十一	胃一半	四尺一寸五分	四十四分	星四太	斗二十一半													
寒露	蟄蟲附户	殺氣盛	陽氣始衰	二十三刻七十七半	九十六度三	昴二太	三尺二寸	四十二分	張十七	牛六半													
霜降	水始涸	鴻雁來賓	雀入水爲蛤	二十四刻九十六半	九十三度三十六	畢七少弱	二尺五寸二分	四十分	翼十七太	女十少弱													
立冬	菊有黄華	豺祭獸	水始氷	二十五刻九十八半	八十七度(三)(四)十九	觜一半	尺九寸八分	三十九分	角太弱	危太弱													
小雪	地始凍	雉入水爲蜃	虹藏不見	二十六刻(九)(七)十六	八十五度六	參四少弱	尺六寸八分	三十五分	亢五太	危十四强													
大雪	冰益壯	地始坼	曷旦鳴	二十七刻二十六	八十三度十六	井十半弱		三十分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一八《律曆志下》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所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略】

夏至五月中　六十七强　井二十五半强　尺五寸
小暑六月節　六十七太强　柳三太强　尺七寸
大暑六月中　七十　星四强　二尺
立秋七月節　七十三半强　張十二少　二尺五寸五分
處暑七月中　七十八半强　翼九半　三尺三寸三分
白露八月節　八十四少强　軫六太　四尺三寸五分
秋分八月中　九十半强　角五弱　五尺五寸
寒露九月節　九十六太强　亢八半弱　六尺八寸五分
霜降九月中　百二少强　氐十四少强　八尺四寸
立冬十月節　百七少强　尾四半强　丈
小雪十月中　百一十一弱　箕一太强　丈一尺四寸
大雪十一月節　百一十三太强　斗六　丈二尺五寸六分

右中節二十四氣，如術求之，得冬至十一月中也。加之得次月節，加節得其月中。中星以日所在爲正，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得一爲少；不盡少，三之，如法爲强；所得以減其節氣昏明中星各定。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三二《曆志一》

二十四氣	日出	日入	晝夜漏半
冬至	辰二十四分之二十	申七刻十二分	二十七刻十二分
小寒同大雪	辰十三分	申七刻十九分	二十七刻五分
大寒同小雪	卯八刻七分	酉入一分	二十六刻十五分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三三《曆志二》 檢律候氣日術

	律名	日中影	陟降率
中氣			
冬至	黃鍾	一丈二尺七寸五分	陟四寸一分
小寒		一丈二尺二寸八分	陟三尺一寸三分
大寒	大呂	一丈一尺一寸五分	陟一尺五寸二分
立春		九尺六寸二分	陟一尺五寸五分
啓蟄	太簇	八尺七寸	陟一尺五寸三分
雨水		六尺五寸四分	陟二尺二寸一分
春分	夾鍾	五尺三寸三分	陟一尺九分

	初候	次候	末候	一更	一籌
中氣					
冬至	虎始交	芒始生	荔挺出	十一刻	二刻四分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十刻二十一分	二刻四分
大寒	雁北鄉	鵲始巢	雉始雊	十刻十五分	二刻二分
立春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啓蟄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雁來		
雨水	始雨水	桃始花	倉庚鳴		
春分	鷹化爲鳩	玄鳥至	雷始發聲		

穀明			四尺三寸四分	陟九寸四分	始雷	蟄蟲咸動	虹始見	益七百二十二	息七百二十二	盈胸積	先五十四
穀雨	姑洗		三尺三寸	陟八寸一分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蝃蝀鳴	益六百七十六	息一千三百四十	盈初	先四十六
立夏			三尺四寸九分	陟五寸一分	萍始生	戴勝降于桑	苦菜秀	益五百一十四	息一千八百五十四	盈五十	先三十八
小滿	中呂		一尺九寸八分	陟三寸四分	蚯蚓出	王瓜生	螳螂生	益五百一十八	息二千二百六十八	盈一百四	先三十八
芒種			一尺六寸四分	陟一寸五分	靡草死	小暑至	鹿角解	益六百一十八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盈一百	先四十六
夏至	蕤賓		一尺四寸九分	降一寸五分	鵙始鳴	反舌無聲	木槿榮	益七百二十二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盈二百二十二	先五十四
小暑			一尺六寸四分	降三寸四分	蟬始鳴	半夏生	鷹乃學習	益七百二十二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盈二百二十二	先五十四
大暑	林鍾		一尺九寸八分	降五寸一分	温風至	蟋蟀居壁	涼風至	益七百二十二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盈二百二十二	先五十四
立秋			二尺四寸九分	降八寸一分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鷹祭鳥	益六百一十八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盈一百	先四十六
處暑	夷則		三尺三分	降九寸四分	白露降	寒蟬鳴	鴻雁來	益七百二十二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盈二百二十二	先五十四
白露			四尺三寸四分	降一尺九分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雷始收聲	益七百二十二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盈二百二十二	先五十四
秋分	南呂		五尺三寸三分	降一尺二寸一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陽氣始衰	益六百一十八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盈一百	先四十六
寒露			六尺五寸四分	降一尺五寸三分	蟄蟲坏户	陰氣方盛	雀入水爲蛤	益五百一十四	息二千二百六十八	盈一百	先三十八
霜降	無射		八尺七分	降一尺五寸五分	水始涸	鴻雁來賓	水始冰	益五百一十八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盈一百	先三十八
立冬			九尺六寸二分	降一尺五寸三分	菊有黄花	豺祭獸	虹藏不見	益六百一十八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盈一百	先四十六
小雪	應鍾		一丈一尺一寸五分	降一尺一寸三分	地始凍	野雞入水爲蜃	鶡鳥不鳴	益七百二十二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盈二百二十二	先五十四
大雪			一丈二寸八分	降四寸七分	冰益壯	地始坼		益七百二十二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盈二百二十二	先五十四

又

氣月中節								益七百二十二	息七百二十二	盈胸積	先後率
冬至：子月中								益六百七十六	息一千三百四十	盈初	先五十四
小寒：丑月節								益五百一十四	息一千八百五十四	盈五十	先四十六
大寒：丑月中								益五百一十八	息二千二百六十八	盈一百四	先三十八
立春：寅月節								益六百一十八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盈一百	先三十八
啓蟄：寅月中								益七百二十二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盈二百二十二	先四十六
雨水：卯月節								益七百二十二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盈二百二十二	先五十四
春分：卯月中								益七百二十二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盈二百二十二	先五十四
清明：辰月節								益六百一十八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盈一百	後四十八
穀雨：辰月中								益五百一十四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盈一百	後三十八
立夏：巳月節								益五百一十八	息一千八百五十四	盈一百	後三十八
小滿：巳月中								益六百一十八	息一千三百三十	盈一百三十六	後四十六

芒種：午月節　損七百七十分二十二秒　後五十四
夏至：午月中　益七百二十二　先五十四
小暑：未月節　益六百一十八　先四十六
大暑：未月中　益五百一十四　先三十八
立秋：申月節　益五百一十四　先三十八
處暑：申月中　益六百一十八　先四十六
白露：酉月節　益七百二十二　先五十四
秋分：酉月中　損七百二十二　後五十四
寒露：戌月節　損六百一十八　後四十六
霜降：戌月中　損五百一十四　後三十八
立冬：亥月節　損五百一十四　後三十八
小雪：亥月中　損六百一十八　後四十六
大雪：子月節　損七百二十二　後五十四

又

定氣　晨前刻　息七百二十二
冬至　三十刻　消初
小寒　二十九刻五十四分　消七百二十二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三四《曆志三》

昏去中度　定氣日度及分　黃道去極度　屈伸率
八十二度二分　斗十二度　一百一十五度三分　伸一三分
八十三度　牛二度一千三百四十分　一百一十三度一分　伸三七分

恒氣月中節四正卦	初候	次候	末候	始卦	中卦	發斂差
冬至十一月中坎初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公中孚	辟復	朒
小寒十二月節坎九二	雁北鄉	鵲始巢	野雞始	侯屯外卦	大夫謙	益十六
大寒十二月中坎六三	雞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	公升	辟臨	朒
立春正月節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侯小過外卦	大夫蒙	益十六
雨水正月中坎九五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	公漸	辟泰	朒
驚蟄二月節坎上六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	侯需外卦	大夫隨	
春分二月中震初九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公解	辟大壯	
清明三月節震六二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侯豫外卦	大夫訟	
穀雨三月中震六三	萍始生	鳴鳩拂羽	戴勝降	公革	辟夬	
立夏四月節震九四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侯旅外卦	大夫師	

終卦	發斂差
侯屯內卦	朒
卿暌	益十六
侯小過內卦	朒
卿益	益十六
侯需內卦	朒
卿晉	
侯　豫內卦	
卿蠱	
侯旅內卦	
卿比	

小滿四月中震六五
芒種五月節震上六
夏至五月中離初九

宋・歐陽修《新五代史考》氣候圖

冬至 十一月中	虹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小寒 十二月節	鵲始巢	雉始雊	
大寒 十二月中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立春 正月節	蟄蟲始振	魚上冰	
雨水 正月中	鴻鴈來	草木萌動	
驚蟄 二月節	倉庚鳴	鷹化爲鳩	
春分 二月中	雷乃發聲	始電	
清明 三月節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穀雨 三月中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 四月節	虹蚓出	王瓜生	
小滿 四月中	靡草死	小暑至	
芒種 五月節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 五月中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 六月節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暑 六月中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 七月節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 七月中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 八月節	玄鳥歸	羣鳥養羞	
秋分 八月中	蟄蟲坯户	水始涸	
寒露 九月節	雀入水爲蛤	菊有黄華	
霜降 九月中	草木黄落	蟄蟲咸俯	
立冬 十月節	地始凍	雉入水爲蜃	
小雪 十月中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大雪 十一月節	虎始交	荔挺出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二六《曆志二》 進綱十六。秋分後。退紀十七。春分後。

中節	躔差率	消息總	公小畜	辟乾
冬至	益七百二十二	息初	侯大有內卦	大夫家人
小寒	益六百一十八	息七百二十二	卿井	辟姤
大寒	益五百一十四	息千三百四十	侯鼎內卦	
立春	益五百一十四	息千八百五十四		
啓蟄	益六百一十八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雨水	益七百二十二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春分	損七百二十二	息三千七百八		
清明	損六百一十八	息二千九百八十六		
穀雨	損五百一十四	息二千三百六十八		
立夏	損五百一十四	息千八百五十四		
小滿	損六百一十八	息千三百四十		
芒種	損七百二十二	息七百二十二		

中節	先後率	盈朒積
冬至	先五十四	盈初
小寒	先四十六	盈五十四
大寒	先三十八	盈百
立春	先三十八	盈百三十八
啓蟄	先四十六	盈百七十六
雨水	先五十四	盈二百二十二
春分	後五十四	盈二百七十六
清明	後四十六	盈二百二十二
穀雨	後三十八	盈百七十六
立夏	後三十八	盈百三十八
小滿	後四十六	盈百
芒種	後五十四	盈五十四

宋・歐陽修《新唐書》卷二八上《曆志四上》 辰刻八，分二十四。刻分法七十二。

定氣	晨前刻
冬至	三十刻
小寒	二十九刻五十四分
大寒	二十九刻十八分
立春	二十八刻三十三分
啓蟄	二十七刻三十分
雨水	二十六刻十八分
春分	二十五刻
清明	二十三刻五十四分
穀雨	二十二刻四十二分
立夏	二十一刻三十九分
小滿	二十刻五十四分
芒種	二十刻十八分

黃道去極度	百一十五度三分	百一十三度一分	百一十度七分	百七度九分	百二度九分	九十七度三分	九十一度三分	八十五度三分	七十九度七分	七十四度七分	七十度九分	六十八度五分
屈伸率	伸一三分	伸三七分	伸六一分	伸九四分	伸十七分半	伸十一八分	伸十二二分半	伸十一八分	伸十七分半	伸九四分	伸六一分	伸三七分
發斂差	益十六	益十六	益二十二	益九	益七	益三	損三	損七	損九	損二十二	損十六	損十六

常氣	月中節四正卦
初候	丘蚓結
次候	麋角解
末候	水泉動
始卦	公中孚
中卦	辟復
終卦	侯屯內

冬至十一月中坎初六	
小寒十二月節坎九二	鴈北鄉	鵲始巢	雉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鴻鴈來	草木萌動
大寒十二月中坎六三	雞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立春正月節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鷹化爲鳩
雨水正月中坎九五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鷹化爲鳩	倉庚鳴	鷹化爲鳩	天氣下降
驚蟄二月節坎上六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天氣下降	桐始華	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

冬至十一月中坎初六	
小寒十二月節坎九二	丘蚓結	雁北鄉	鵲始巢	雉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鴻雁來
大寒十二月中坎六三	麋角解	鷙鳥厲疾	雉始乳	水澤腹堅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雁來
立春正月節坎六四	水泉動	蟄蟲始振	東風解凍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雨水正月中坎九五	公中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鷹化爲鳩	桃始華	鷹化爲鳩	天氣下降
驚蟄二月節坎上六	辟復	桃始華	鷹化爲鳩	天氣下降	倉庚鳴	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
春分二月中坎六五	侯屯內	倉庚鳴	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	鷹化爲鳩	地氣上騰	雷乃發聲
清明三月節坎初六	丘蚓結	桃始華	桐始華	地氣上騰	天氣下降	雷乃發聲	始電
穀雨三月中坎六三	麋角解	天氣下降	倉庚鳴	雷乃發聲	桐始華	始電	蓼蟲不去
立夏四月節坎九二	水泉動	地氣上騰	天氣下降	始電	倉庚鳴	蓼蟲不去	蠶入蟻
小滿四月中坎六四	公中孚	雷乃發聲	地氣上騰	蓼蟲不去	天氣下降	蠶入蟻	靡草死
芒種五月節坎九五	辟復	始電	雷乃發聲	蠶入蟻	地氣上騰	靡草死	麥秋至
夏至五月中坎上六	侯屯內	蓼蟲不去	始電	靡草死	雷乃發聲	麥秋至	天地相交
小暑六月節坤六五	丘蚓結	蠶入蟻	蓼蟲不去	麥秋至	始電	天地相交	禾乃登
大暑六月中坤六四	麋角解	靡草死	蠶入蟻	天地相交	蓼蟲不去	禾乃登	溫風至
立秋七月節坤九三	水泉動	麥秋至	靡草死	禾乃登	蠶入蟻	溫風至	蟋蟀居壁
處暑七月中坤六二	公中孚	天地相交	麥秋至	溫風至	靡草死	蟋蟀居壁	鷹乃祭鳥
白露八月節坤初六	辟復	禾乃登	天地相交	蟋蟀居壁	麥秋至	鷹乃祭鳥	天地始肅
秋分八月中坤六五	侯屯內	溫風至	禾乃登	鷹乃祭鳥	天地相交	天地始肅	禾乃登
寒露九月節坤上六	丘蚓結	蟋蟀居壁	溫風至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禾乃登	雀入大水爲蛤
霜降九月中坤六五	麋角解	鷹乃祭鳥	蟋蟀居壁	禾乃登	溫風至	雀入大水爲蛤	菊有黃華
立冬十月節坤六四	水泉動	天地始肅	鷹乃祭鳥	雀入大水爲蛤	蟋蟀居壁	菊有黃華	水始冰
小雪十月中坤九三	公中孚	禾乃登	天地始肅	菊有黃華	鷹乃祭鳥	水始冰	地始凍
大雪十一月節坤六二	辟復	雀入大水爲蛤	禾乃登	水始冰	天地始肅	地始凍	雉入大水爲蜃
冬至十一月中坤初六	侯屯內	菊有黃華	雀入大水爲蛤	地始凍	禾乃登	雉入大水爲蜃	虎乃交
小寒十二月節坎九二	丘蚓結	雁北鄉	鵲始巢	雉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鴻雁來
大寒十二月中坎六三	麋角解	鷙鳥厲疾	雉始乳	水澤腹堅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雁來
立春正月節坎六四	水泉動	蟄蟲始振	東風解凍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雨水正月中坎九五	公中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鷹化爲鳩	桃始華	鷹化爲鳩	天氣下降
驚蟄二月節坎上六	辟復	桃始華	鷹化爲鳩	天氣下降	倉庚鳴	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
春分二月中坎六五	侯屯內	倉庚鳴	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	鷹化爲鳩	地氣上騰	雷乃發聲
清明三月節坎初六	丘蚓結	桃始華	桐始華	地氣上騰	天氣下降	雷乃發聲	始電
穀雨三月中坎六三	麋角解	天氣下降	倉庚鳴	雷乃發聲	桐始華	始電	蓼蟲不去
立夏四月節坎九二	水泉動	地氣上騰	天氣下降	始電	倉庚鳴	蓼蟲不去	蠶入蟻
小滿四月中坎六四	公中孚	雷乃發聲	地氣上騰	蓼蟲不去	天氣下降	蠶入蟻	靡草死
芒種五月節坎九五	辟復	始電	雷乃發聲	蠶入蟻	地氣上騰	靡草死	麥秋至
夏至五月中坎上六	侯屯內	蓼蟲不去	始電	靡草死	雷乃發聲	麥秋至	天地相交
小暑六月節坤六五	丘蚓結	蠶入蟻	蓼蟲不去	麥秋至	始電	天地相交	禾乃登
大暑六月中坤六四	麋角解	靡草死	蠶入蟻	天地相交	蓼蟲不去	禾乃登	溫風至
立秋七月節坤九三	水泉動	麥秋至	靡草死	禾乃登	蠶入蟻	溫風至	蟋蟀居壁
處暑七月中坤六二	公中孚	天地相交	麥秋至	溫風至	靡草死	蟋蟀居壁	鷹乃祭鳥
白露八月節坤初六	辟復	禾乃登	天地相交	蟋蟀居壁	麥秋至	鷹乃祭鳥	天地始肅
秋分八月中坤六五	侯屯內	溫風至	禾乃登	鷹乃祭鳥	天地相交	天地始肅	禾乃登
寒露九月節坤上六	丘蚓結	蟋蟀居壁	溫風至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禾乃登	雀入大水爲蛤
霜降九月中坤六五	麋角解	鷹乃祭鳥	蟋蟀居壁	禾乃登	溫風至	雀入大水爲蛤	菊有黃華
立冬十月節坤六四	水泉動	天地始肅	鷹乃祭鳥	雀入大水爲蛤	蟋蟀居壁	菊有黃華	水始冰
小雪十月中坤九三	公中孚	禾乃登	天地始肅	菊有黃華	鷹乃祭鳥	水始冰	地始凍
大雪十一月節坤六二	辟復	雀入大水爲蛤	禾乃登	水始冰	天地始肅	地始凍	雉入大水爲蜃
冬至十一月中坤初六	侯屯內	菊有黃華	雀入大水爲蛤	地始凍	禾乃登	雉入大水爲蜃	虎乃交

常氣月中節四正卦	初候	次候	末候	始卦	中卦	終卦
春分二月中震初九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公 解	辟 大壯	侯豫內
清明三月節震六二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侯 豫外	大夫 訟	卿 蠱
穀雨三月中震六三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公 革	辟 史	侯 旅內
立夏四月節震九四	螻蟈鳴	丘蚓出	王瓜生	侯 旅外	大夫 師	卿 比
小滿四月中震六五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公 小畜	辟 乾	侯大有內
芒種五月節震上六	螳蜋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侯 大有外	大夫 家人	卿 井
夏至五月中離初九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公 咸	辟 姤	侯 鼎內
小暑六月節離六二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大雨時行	侯 鼎外	辟 遯	侯 恒內
大暑六月中離九三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寒蟬鳴	侯 恒外	大夫 豐	卿 渙
立秋七月節離九四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侯 恒外	大夫 節	卿 同人
處暑七月中離六五	鷹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公 損	辟 否	侯 巽內
白露八月節離上九	鴻鴈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侯 巽外	大夫 萃	卿 大畜
秋分八月中兌初九	雷乃收聲	蟄蟲培戶	水始涸	公 賁	辟 觀	侯 歸妹內
寒露九月節兌九二	鴻鴈來賓	雀入大水爲蛤	菊有黃華	侯 歸妹外	大夫 無妄	卿 明夷
霜降九月中兌六三	豺乃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公 困	辟 剝	侯 艮內
立冬十月節兌九四	水始冰	地始凍	野雞入水爲蜃	侯 艮外	大夫 既濟	卿 噬嗑
小雪十月中兌九五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閉塞而成冬	公 大過	辟 坤	侯 未濟內
大雪十一月節兌上六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荔挺生	侯 未濟外	大夫 蹇	卿 頤

（續 表）

各以通法約其月閏衰，爲日，得中氣去經朔日算。求卦、候者，各以天、地之策，累加減之。凡發斂加時，各置其小餘，以六爻乘之，如辰法而一，爲半辰之數。不盡者，三約爲分。分滿刻法爲刻。若令滿象積爲刻者，即置不盡之數，十之，十九而一，爲分。命辰起子半算外。

宋・楊甲《六經圖》卷八 節者，言至此氣度之時節氣一變，故謂之節。中者，謂一次之中氣更有變，故謂之中。日月之行十五度三十二分度之七氣一變，故成一氣之名，二十四變，故有二十四氣之目也。



二十四氣圖

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一歲，一歲有二十四氣爲七十二候，皆律吕統之記。所謂大樂與天地同和，故百物不失謂此也。

陽生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而東，冬至在牽牛中，春分在婁，夏至在井，秋分在角。正月在營室，二月奎，三月胃，四月畢，五月井，六月柳，七月翼，八月角，九月房，十月尾，十一月斗，十二月女，則奎井角以三仲月言之也，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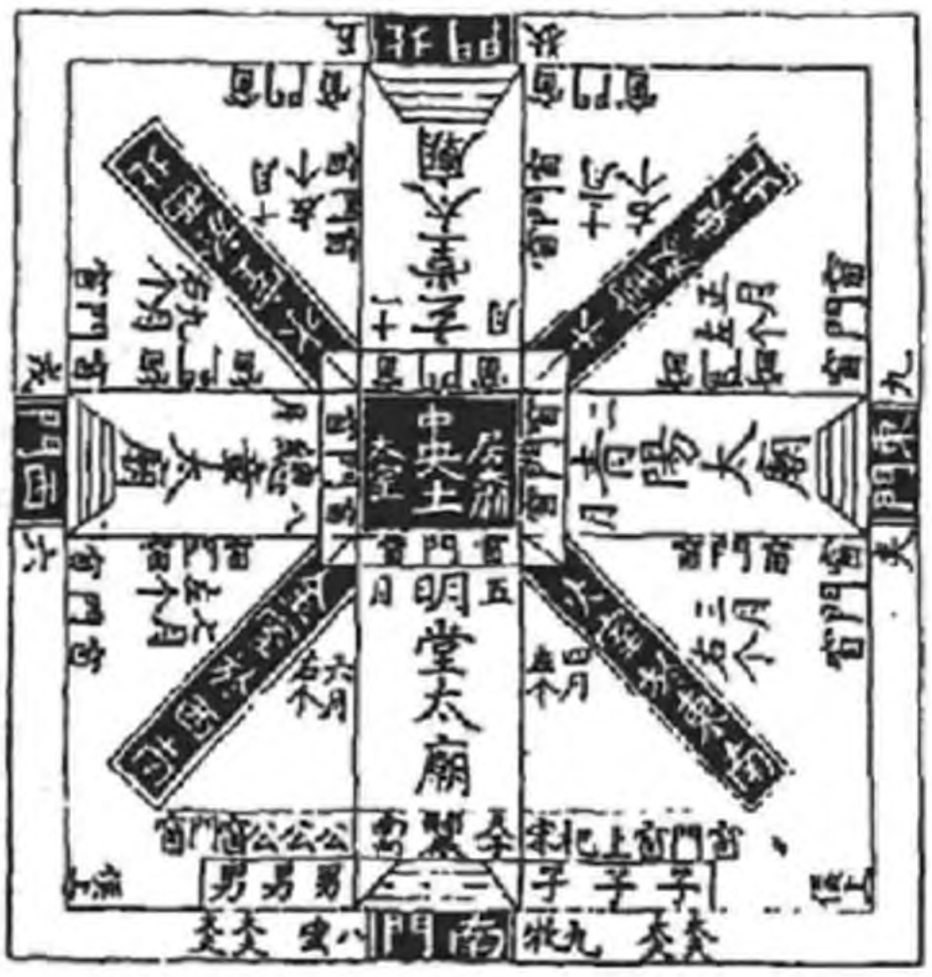
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玄堂左个，仲冬居玄堂太廟，季冬居玄堂右个。



月令中星圖



七十二候圖



月令明堂圖



十二律還相爲宮圖

埋律方位



月令十二律管候氣圖

各如方位排列入地地面有深淺以木按節之



氣候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管，內庫外高，各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實其端，案歷而候之。氣至則一律飛灰，其爲氣所動者灰散，其人及風所動者灰聚。地有疎密，不能無差忒，故以木案試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其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爲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又《隋志》論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管，皆使上齊，入地有深淺，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鍾一管達之，故黃鍾爲之應。正月距地面八寸止，自太蔟以上皆達，黃鍾、大呂皆已虛，



月令仲秋昏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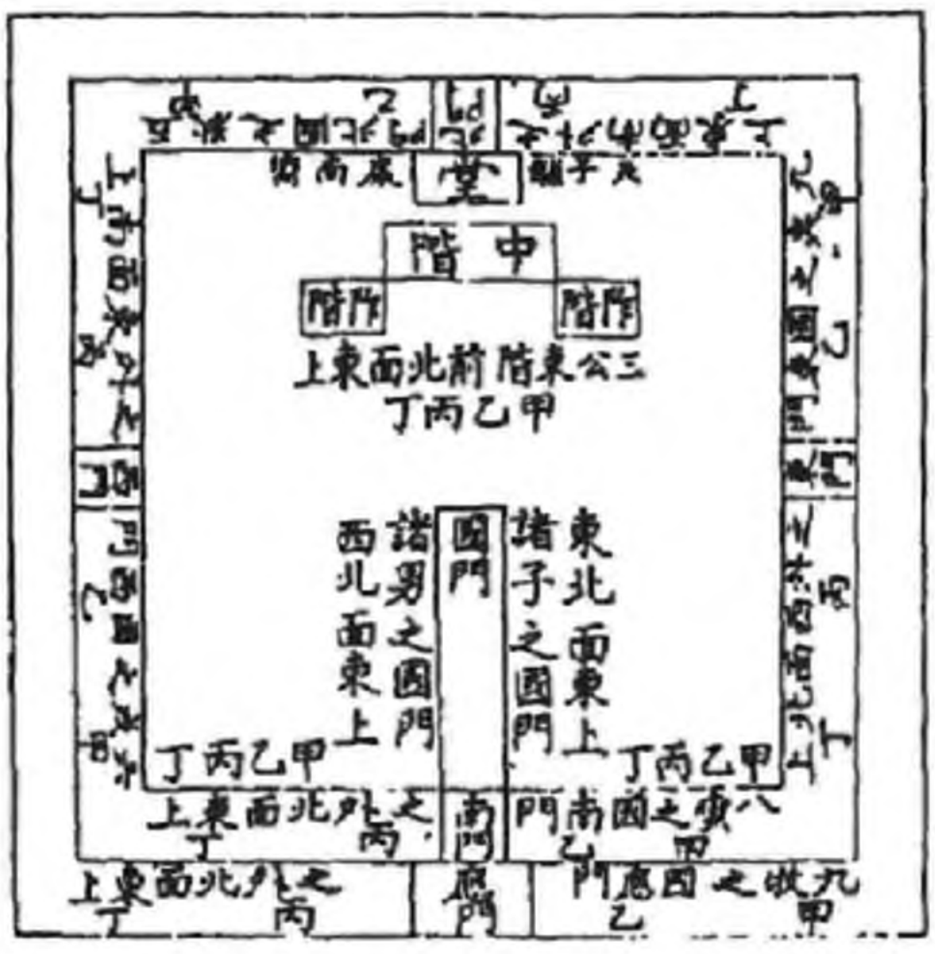
月令所屬圖



月令仲冬昏星



月令仲春昏星



周公明堂圖



月令仲夏昏星

仲春盛德在木，故所主皆木屬。仲夏盛德在火，故所主皆火屬。仲秋盛德在金，故所主皆金屬。仲冬盛德在水，故所主皆水屬。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日月會于降婁。戌之位也。疏云：日在奎婁而入于酉地，即奎婁加酉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日月會于鶉首，未之位也。疏云：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東井加酉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日月會于壽星，辰之位也。疏云：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即角亢加酉則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日月會于星紀、丑之位也。疏云：仲冬日在斗牛而入于酉地，即斗牛加酉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昴畢在巳觜參在辰。

明堂在國之陽，三里外，七里內，丙巳之地，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東西凡五室南北亦然，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階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四廟九室共十三位，此周公明堂定制也。

元・脱脱等《金史》卷二一《曆志上》二十四氣卦候

恒氣月中節四正卦	初候	次候	末候	始卦	中卦	終卦
冬至十一月中，《坎》初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辟《復》	公《中孚》	侯《屯》內
小寒十二月節，《坎》九二。	雁北鄉	鵲始巢	野雞始雊	大夫《謙》	侯《屯》外	卿《睽》
大寒十二月中，《坎》六三。	雞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辟《臨》	公《升》	侯《小過》內
立春正月節，《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大夫《蒙》	侯《小過》外	卿《益》
雨水正月中，《坎》九五。	獺祭魚	鴻雁來	草木萌動	辟《泰》	公《漸》	侯《需》內
驚蟄二月節，《坎》上六。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大夫《隨》	侯《需》外	卿《晉》
春分二月中，《震》初九。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辟《大壯》	公《解》	侯《豫》內
清明三月節，《震》六二。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大夫《訟》	侯《豫》外	卿《蠱》
穀雨三月中，《震》六三。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辟《夬》	公《革》	侯《旅》內
立夏四月節，《震》九四。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大夫《師》	侯《旅》外	卿《比》
小滿四月中，《震》六五。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辟《乾》	公《小畜》	侯《大有》內
芒種五月節，《震》上六。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大夫《家人》	侯《大有》外	卿《井》
夏至五月中，《離》初九。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辟《姤》	公《咸》	侯《鼎》內

（續 表）

恒氣月中節四正卦	初候	次候	末候	始卦	中卦	終卦
小暑六月節，《離》六二。	温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侯《鼎》外	大夫《豐》	卿《渙》
大暑六月中，《離》九三。	腐草化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公《履》	辟《遁》	侯《恒》內
立秋七月節，《離》九四。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侯《恒》外	大夫《節》	卿《同人》
處暑七月中，《離》六五。	鷹乃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公《損》	辟《否》	侯《巽》內
白露八月節，《離》上九。	鴻雁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侯《巽》外	大夫《萃》	卿《大畜》
秋分八月中，《兌》初九。	雷乃收聲	蟄蟲坯户	水始涸	公《賁》	辟《觀》	侯《歸妹》內
寒露九月節，《兌》九二。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化爲蛤	菊有黄華	侯《歸妹》外	大夫《無妄》	卿《明夷》
霜降九月中，《兌》六三。	豺乃祭獸	草木黄落	蟄蟲咸俯	公《困》	辟《剥》	侯《艮》內
立冬十月節，《兌》九四。	水始氷	地始凍	雉入水化爲蜃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十月中，《兌》九五。	虹藏不見	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閉塞而成冬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十一月節，《兌》上六。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

元・脱脱等《宋史》卷六八《律曆志一・應天乾元儀天曆》 求發斂候策：五、小餘七百二十八、秒二，母二十四。《乾元》候數五、小餘一百一十四、秒十二，秒母七十二。《儀天》候率五、小餘七百三十五、秒二十五，秒母三十六。卦策：六、小餘八百七十四、秒六。《乾元》卦位六、小餘二百五十七，秒母六十。《僕天》卦率六、小餘八百八十三、秒二十。

土王策：十二、小餘一千七百四十八、秒一十二。《乾元》策三、小餘一百二十八半，秒母一百一十。《儀天》土王率三、小餘四百四十、秒五，秒母同上。

辰數：八百三十三半。《乾元》辰法二百四十五，辰率千五百二十。

刻法：一百。《乾元》一百四十七。《儀天》刻三百。

求七十二候：各因諸氣大、小餘秒命之，即初候日也；各以候策加之，得次候日；又加之，得末候日。二曆同法。

求六十四卦：各置諸中氣大、小餘秒命之，即公卦用事日；以卦策加之，得次卦用事日；又加之，得終卦用事日。十有二節之初，皆諸侯外卦用事日。二曆同法。

求五行用事：各因四立大、小餘秒命之，即春木、夏火、秋金、冬水首用事日；以土王策加四季之節大、小餘秒，命從甲子，算外，即其用土王用事日。《乾元》以土王策減四季中氣大、小餘。《儀天》以土王率加四季大、小餘。

求二十四氣加時辰刻：《乾元》謂之辰刻。《儀天》謂之求時。各置小餘，以辰數除之爲時數，不滿，百收爲刻分，命起子正，算外，即所在。《乾元》時數同，其不盡，以五因之，以刻法除爲刻分。《儀天》以三因小餘，以辰率除之爲時數，不盡者，滿刻率除爲刻，餘爲分。

常氣	月中節四正卦																						
冬至	十一月中 次初六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雉始雊	始卦	公中孚	辟復	侯屯內	末卦	卿大畜	侯巽內	卿同人	侯恒內	卿渙	侯鼎內	卿井	侯大有內	卿比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小寒	十二月節 坎九二	鴈北鄉	鵲始巢	雉始雊	雞始乳	中卦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末卦	卿睽	侯鼎內	卿井	侯大有內	卿比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豫內	卿觀	侯比內	卿剝
大寒	十二月中 坎六三	雞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雞始乳	初候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中卦	大夫謙	侯屯內	卿睽	侯鼎內	卿井	侯大有內	卿比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觀	侯比內	卿剝
立春	正月節 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草木萌動	末候	公漸	辟泰	侯小過外	初候	大夫蒙	侯屯外	大夫謙	侯鼎內	卿睽	侯豫內	卿觀	侯比內	卿剝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雨水	正月中 坎九五	獺祭魚	鴻鴈來	鴈北鄉	鷹化爲鳩	始卦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外	中候	大夫師	侯旅外	大夫訟	侯豫內	卿觀	侯比內	卿剝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小過內	卿睽
驚蟄	二月節 坎上六	桃始華	倉庚鳴	鵲始巢	鷹化爲鳩	中卦	公革	辟夬	侯豫外	始卦	公革	侯旅外	公訟	侯豫內	卿觀	侯比內	卿剝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小過內	卿睽
春分	二月中 震初九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始電	末卦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外	始卦	公解	侯需外	公漸	侯小過外	卿睽	侯鼎內	卿井	侯大有內	卿比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清明	三月節 震六二	桐始華	田鼠化駕	虹始見	戴勝降桑	始卦	公革	辟夬	侯豫外	中卦	大夫師	侯旅外	大夫訟	侯豫內	卿觀	侯比內	卿剝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小過內	卿睽
穀雨	三月中 震六三	萍始生	鳴鳩拂羽	戴勝降桑	王瓜生	中卦	公革	辟夬	侯豫外	始卦	公革	侯旅外	公訟	侯豫內	卿觀	侯比內	卿剝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小過內	卿睽
立夏	四月節 震九四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暑至	末卦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外	始卦	公小畜	侯旅外	公師	侯豫內	卿觀	侯比內	卿剝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小過內	卿睽
小滿	四月中 震六五	苦菜秀	靡草死	小暑至	反舌無聲	初候	公小畜	辟乾	侯大有外	中候	大夫家人	侯鼎外	大夫訟	侯豫內	卿觀	侯比內	卿剝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小過內	卿睽
芒種	五月節 震上六	螗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半夏生	中候	公咸	辟姤	侯鼎外	初候	大夫豐	侯鼎內	大夫訟	侯豫內	卿觀	侯比內	卿剝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小過內	卿睽
夏至	五月中 離初九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鷹乃學習	末候	公咸	辟姤	侯鼎外	中候	大夫豐	侯鼎內	大夫訟	侯豫內	卿觀	侯比內	卿剝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小過內	卿睽
小暑	六月節 離六二	温風至	蟋蟀居壁	大雨時行	鷹乃學習	始卦	公履	辟遯	侯恒外	末候	大夫節	侯恒內	大夫家人	侯鼎內	卿井	侯大有內	卿比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小過內	卿睽
大暑	六月中 離九三	土潤溽暑	鷹始鷙	寒蟬鳴	禾乃登	中卦	公履	辟遯	侯恒外	始卦	公履	侯恒內	公咸	侯鼎內	卿井	侯大有內	卿比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小過內	卿睽
立秋	七月節 離九四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鷹乃祭鳥	末卦	公損	辟否	侯巽外	始卦	公損	侯巽內	公咸	侯鼎內	卿井	侯大有內	卿比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小過內	卿睽
處暑	七月中 離六五	鷹乃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天地同和	初候	公損	辟否	侯巽外	中候	大夫節	侯巽內	公咸	侯鼎內	卿井	侯大有內	卿比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小過內	卿睽
白露	八月節 離上九	鴻鴈來	玄鳥歸	羣鳥養羞	雀入大水爲蛤	中候	公益	辟萃	侯巽外	初候	大夫節	侯巽內	公咸	侯鼎內	卿井	侯大有內	卿比	侯旅內	卿晉	侯需內	卿益	侯小過內	卿睽

明・宋濂等《元史》卷五六《曆志五》 求二十四氣卦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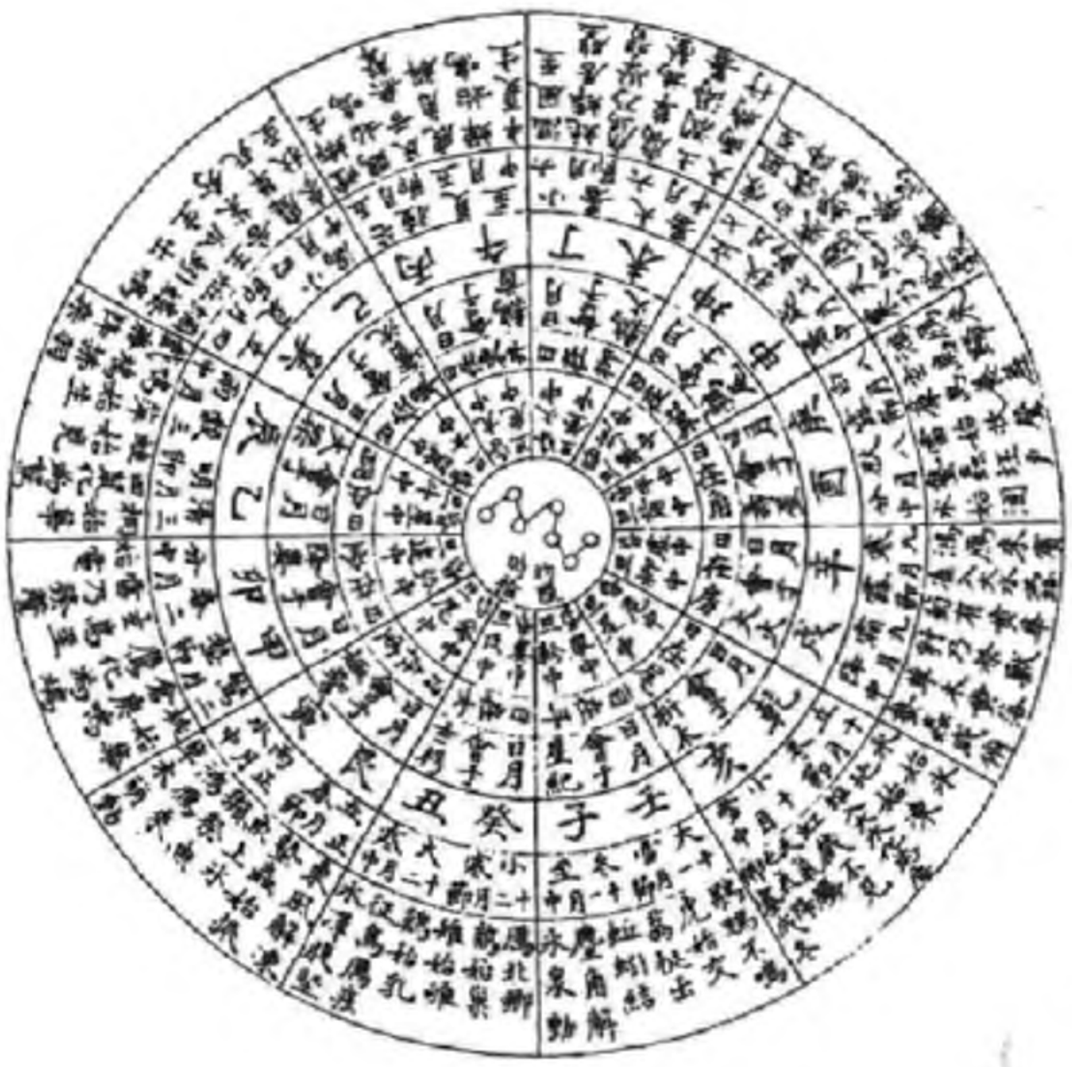
常氣	月中節四正卦					
秋分	八月中 兌初九	初候	雷乃收聲	中候	蟄蟲壞戶	末候	水始涸	始卦	公賁	中卦	辟觀	末卦	侯歸妹內
寒露	九月節 兌九二		鴻鴈來賓		雀入水爲蛤		菊有黃花		侯歸妹外		大夫無妄		卿明夷
霜降	九月中 兌六三		豺乃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公困		辟剝		侯艮內
立冬	十月節 兌九四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大水爲蜃		侯艮外		大夫既濟		卿噬嗑
小雪	十月中 兌九三		虹藏不見		天氣上騰 地氣下降		閉塞成冬		公大過		辟坤		侯未濟內
大雪	十一月節 兌上六		鶡鳥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侯未濟外		大夫蹇		卿頤二層同

恒氣	月中節四正卦					
冬至	十一月中 坎初六	初候	蚯蚓結	次候	麋角解	末候	水泉動	始卦	公中孚	中卦	辟復	末卦	侯屯內
小寒	十二月節 坎九二		鴈北鄉		鵲始巢		野鷄始鳴		侯屯外		大夫謙		卿睽
大寒	十二月中 坎六三		鷄始乳		鷙鳥厲疾		水澤腹堅		公升		辟臨		侯小過內
立春	正月節 坎六四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上冰		侯小過外		大夫蒙		卿益
雨水	正月中 坎九五		獺祭魚		鴻鴈來		草木萌動		公漸		辟泰		侯需內
驚蟄	二月節 坎上六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侯需外		大夫隨		卿晉
春分	二月中 震初九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電		公解		辟大壯		侯豫內
清明	三月節 震六二		桐始華		田鼠化爲鴽		虹始見		侯豫外		大夫訟		卿蠱
穀雨	三月中 震六三		萍始生		鳴鳩拂其羽		戴勝降于桑		公革		辟夬		侯旅內

（續表）

恒氣月中節四正卦	大雪 十一月節 兌上六	小雪 十月中 兌九五	立冬 十月節 兌九四	霜降 九月中 兌六三	寒露 九月節 兌九二	秋分 八月中 兌初九	白露 八月節 離上九	處暑 七月中 離六五	立秋 七月節 離九四	大暑 六月中 離九三	小暑 六月節 離六二	夏至 五月中 離初九	芒種 五月節 震上六	小滿 四月中 震六五	立夏 四月節 震九四
初候	鶡鳥不鳴	虹藏不見	水始冰	豺乃祭獸	鴻鴈來賓	雷乃收聲	鴻鴈來	鷹乃祭鳥	涼風至	腐草化爲螢	温風至	鹿角解	螳螂生	苦菜秀	蝼蝈鳴
次候	虎始交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地始凍	草木黄落	雀入大水化爲蛤	蟄蟲坯户	玄鳥歸	天地始肅	白露降	土潤溽暑	蟋蟀居壁	蜩始鳴	鵙始鳴	靡草死	蚯蚓出
末候	荔挺出	閉塞成冬	野鷄入水化爲蜃	蟄蟲咸俯	菊有黄花	水始涸	羣鳥養羞	禾乃登	寒蟬鳴	大雨時行	鷹乃學習	半夏生	反舌無聲	小暑至	王瓜生
始卦	侯未濟外	公大過	侯艮外	公困	侯歸妹外	公賁	侯巽外	公損	侯恒外	公履	侯鼎外	公咸	侯大有外	公小畜	侯旅外
中卦	大夫蹇	辟坤	大夫既濟	辟剥	大夫無妄	辟觀	大夫萃	辟否	大夫節	辟遯	大夫豐	辟姤	大夫家人	辟乾	大夫師
終卦	卿頤	侯未濟内	卿噬嗑	侯艮内	卿明夷	侯歸妹内	卿大畜	侯巽内	卿同人	侯恒内	卿渙	侯鼎内	卿井	侯大有内	卿比

（續表）



日月交會時節氣候總圖

天地一元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季元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而爲五日，日分而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而爲七十二候，則天地之貞、觀日月之貞，明寒暑之代謝，生物之終始，又孰有外焉者乎，惟逐月審察日月之交會，及昏旦之中，星則歲月日時舉不能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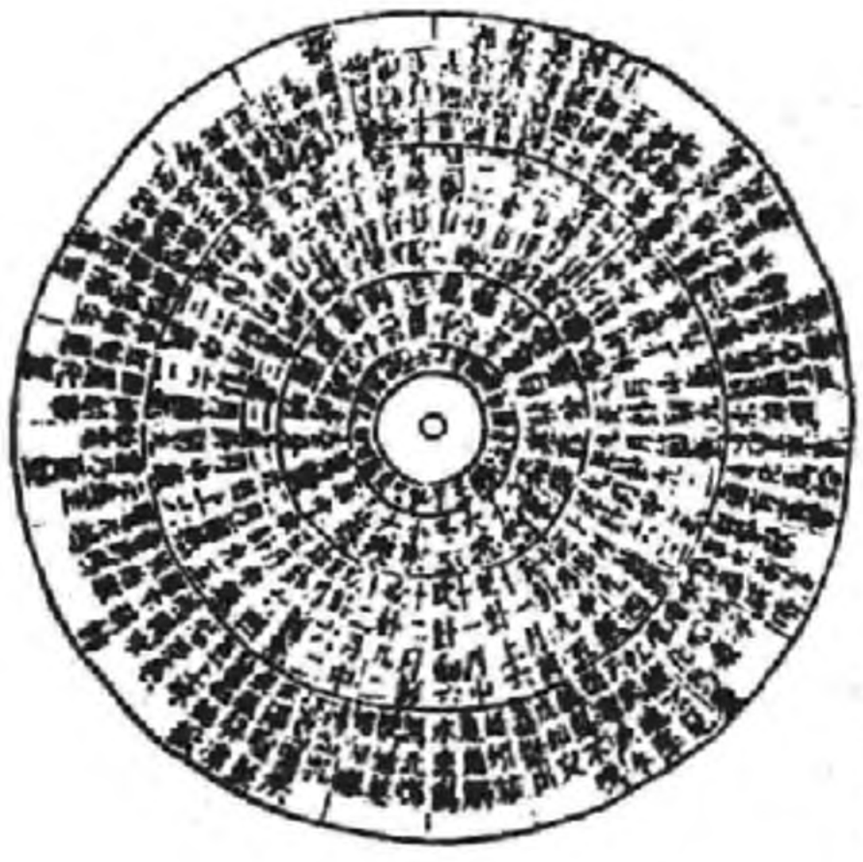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圖說》

《禮記・月令》注云：仲春之月，盛德在木，故所主皆木屬也。仲夏之月，盛德在火，故所主皆火屬也。仲秋之月，盛德在金，故所主皆金屬也。仲冬之月，盛德在水，故所主皆水屬也。惟土居中央，而分旺四時，故所主皆土屬也。

《尚書正義》曰：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



月令主屬大全圖



氣候循環易見圖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月令》所載：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本萬世所通行者。然二十四氣本一氣也，以歲言之則一氣耳，以四時言之則一氣分爲四氣，以十二月言之，則一氣分而爲六氣，故六陰六陽爲十二氣。又於六陰六陽之中每一歲分爲初終，則又裂而爲二十四氣，二十四氣之中每一氣有三應，故又分而爲三候，是爲七十二候耳，自一而爲四，自四而爲十二，自十二而爲二十四，自二十四而爲七十二。皆一氣之節也。但其所載昏旦中，星不專指二十八宿蓋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如斗井度多則星體廣不可確定故耳，觀此則曆家豈可拘於一定之法哉。

每時計九十日，每節計四十五日，每氣一十五日，每候計五日，故候有七十二，日氣有二十四，節有八，時有四，各有三百六十日。

氣候總部・季節與節氣部・圖表


北極
北極
北極

夏指未，孟秋指申，仲秋指酉，季秋指戌，孟冬指亥，仲冬指子，季冬指丑。《漢志》云：閏月無中氣，斗斜指兩辰之間。《晉志》云：北斗者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輔星傳乎闔陽，所以佐斗而成功者也。

《堯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注云：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是謂日月之會，是謂辰月。令注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日經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速一日經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更行二十九度半，方與日相會也。



日月次舍交會圖



陰陽變合消長圖

《太元經》：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於十月。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觀此則乾坤消息可見矣。陽生於子而終於巳，故乾爲四月之卦，陰生於午而終於亥，故坤爲十月之卦。蓋陰不極，則陽不生，故先坤而後復陽；不極則陰，不萌胡先，乾而後姤，餘皆以意推之，則陰陽消長之理，又可見矣。

梁元帝《纂要》：春曰青陽，氣青溫陽。亦云發生、芳春、青春、陽春、三春、九春，天曰蒼天，萬物蒼蒼而生。風曰陽風、春風、暄風、柔風、惠風，景曰媚景、和景、韶景，時曰良時、嘉時、芳時，辰曰良辰、嘉辰、芳辰，節曰華節、芳節、嘉節、良節、韶節、淑節，草曰弱草、芳草、芳卉，木曰華木、華樹、芳樹、陽樹，林曰茂林、芳林，鳥曰陽鳥，時鳥、候鳥、好鳥，禽曰陽禽、時禽、好禽。



春季氣數悉備圖



夏季氣數悉備圖

梁元帝《纂要》：夏曰朱明，氣赤而光明。亦云長嬴，朱夏、炎夏、三夏、九夏，天曰昊天，言氣浩汗。風曰炎風，節曰炎節，草曰茂草、雜草，木曰蔚林、茂林、密樹、茂樹。



秋季氣數悉備圖



冬季氣數悉備圖

梁元帝《纂要》：秋曰白藏，氣白而藏萬物。亦云收成，萬物成而皆收斂。三秋、九秋、素秋、素商、高商，天曰旻天，旻，愍也，愍物之彫零。風曰商風、素風、凄風、高風、凉風、悲風、激風、清風，景曰朗景、澄景、清景，時曰凄辰、霜辰，節曰素節、商節，草曰衰草，木曰踈木，衰林、霜柯、霜條。

梁元帝《纂要》：冬曰元英，氣黑而青英。亦云安寧、元冬、三冬、九冬，天曰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風曰寒風、勁風、嚴風、哀風、陰風，景曰冬景、寒景，時曰寒辰，節曰嚴節，鳥曰寒鳥、寒禽，草曰寒卉、黄草，木曰寒木、寒柯、素木、寒條。

《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元默，在癸曰昭陽。


《爾雅》十幹歲陽圖

《爾雅》十二歲名圖


《爾雅》十幹月陽圖


《爾雅》十二月名圖

《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推此周而復始可知也。

《爾雅疏》釋：此乃辯以日配月之名也，設若正月得甲曰畢陬，二月得乙曰橘如，三月得丙曰修嬉，四月得丁曰圉余，五月得戊曰厲皋，六月得己曰則且，七月得庚曰窒相，八月得辛曰塞壯，九月得壬曰終元，十月得癸曰極陽，十一月得甲曰畢辜，十二月得乙曰橘涂，則周而復始，抑又可知也。

《容齋隨筆》：大史公曆書以閼逢爲焉，逢旃蒙爲端蒙，柔兆爲游兆，彊圉爲彊梧，著雍爲徒維，屠維爲祝犁，上章爲商橫，重光爲昭陽，元默爲橫艾，昭陽爲尚章，大荒落爲大芒，落協洽爲叶洽，涒灘爲赤奮，若作噩爲作鄂，閹茂爲淹茂，大淵獻與困敦更互，赤奮若乃爲汩漠，此年久傳説不必深辯。

物候部

題解

宋・羅願《爾雅翼》卷九《釋木》 楝

楝木高丈餘，葉密如槐而尖，三四月開花，紅紫色、芬香滿庭。其實如小鈴，至熟則黃，俗謂之苦楝子，亦曰金鈴子，可以練，故名楝。《淮南子》記十二月之木，正月其木楊，許叔重以爲陽於春爲先。二月其木杏，杏有竅在中，象陰布散在上。三月李。四月桃李，桃有核，與杏同，顧先後熟爾。五月榆。六月梓，其説未聞。七月其木棟，棟實秋熟故也。八月其木柘，亦未聞。九月槐，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十月檀，檀陰木也。十一月棗，取其赤心也。十二月櫟，可以爲車轂，木不出火，唯櫟爲然，亦應陰氣也，然則古以楝實應七月之氣。《管子》五位之土種楝，又鳳皇非梧桐不棲，非楝實不食。

宋・羅願《爾雅翼》卷一〇《釋木》 梅

梅先春而華，其實亦早，故《摽有梅》爲昏嫁之候，古者以梅實薦饋食之籩，所謂乾葅是也。《蜀志》曰：蜀名梅爲葅，大如鴈子，然籩人八籩而棗、栗桃、乾葅、榛實，僅五物，故鄭氏解引内則桃諸梅諸以爲證疏者，從而廣之曰葅爲乾梅，則桃爲濕桃，又桃諸是乾者，桃有乾濕，梅亦應有乾濕，以足八籩之數，其實既酸，故以爲和《商書》所謂爾惟鹽梅。《左氏傳》曰：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禮記》則獸用梅而已。《詩義疏》曰：梅暴乾爲臘羹臛齏中，又可含以香口。梅既爲臘，故又稱乾臘。《山海經》曰：雲山之上，其實乾臘也。《管子》五沃之土，其梅其杏，其桃其李，今江南梅熟之時，輒有細雨連日不絶，衣物皆裛，謂之梅雨。《説苑》曰：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夏小正》曰：正月梅杏杝桃則華，五月煑梅爲豆實。

宋・羅願《爾雅翼》卷一五《釋鳥》 燕

燕有兩種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於門楣上，謂之紫燕，亦謂之漢燕、胡燕。比越燕而大臆前，白質黑章，其聲亦大，巢懸於大屋兩椳間，其長有容匹素者，謂之蛇燕。古皆謂之玄鳥，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自呼，其字乙，卬首下曲，與甲乙之字少異而音不同，其尾岐分，故物或取象燕尾，尤爲光澤，故《漢書》曰：燕燕尾涎涎，美好之貌也。以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其來主爲孚乳蕃滋。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五《釋蟲二》 莎雞

莎雞振羽作聲，其狀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鳴時又正當絡絲之候，故《豳詩》云：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也。寒則漸近。

蟋蟀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一名蛬，一名蜻蛚，一名促織，以夏生秋始鳴。《周書》：小暑之日温風至，又五日而蟋蟀居壁。《易通卦驗》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趨婦女織績女工之象，今失節不居壁，似女事不成，有淫佚之行，因夜爲姦，故爲門户夜開。《淮南》則云：蟋蟀居奥，奥者西南隅也。比寒則漸近人。《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白露下，蜻蛚上堂。《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又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至十月入牀下，皆謂蟋蟀也。言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而説者解蟋蟀居壁，引《詩》七月在野，以爲不合，然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歲晚則同爾，好吟於土石塼甓之下，尤好鬬，勝輒矜鳴，其聲如急織，故幽州謂之促織，又其鳴時正織之候。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六《釋蟲三》 螻

螻，小蟲，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謂之土狗，一名螻蛄，一名碩鼠，一名蝼亦，一名螬蛄，以孟夏鳴，應陰之蟲，其出入與蚓同時。《淮南子》：孟夏之月，螻蟈鳴，丘蚓出。蓋四月陰氣始動于下，故二物應之而鳴。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七《釋蟲》 蜩

蜩蜋、蜩螗、蜩舍，人云皆蟬。《方言》：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蜺，寒蜩。郭璞曰：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赤。引《月令》寒蟬鳴，與詩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二月鳴者，名寧母似寒蜩。

宋・羅願《爾雅翼》卷二八《釋魚》 鯉

鯉者，魚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孟春之月，就應而動，上負冰，獺於是時取而四面陳之，謂之祭魚。故《淮南子・時則訓》：孟春之月，魚上負冰，獺祭魚。

鯊

鯊魚狹而小，嘗張口吹沙，故曰吹沙，非特吹沙，亦止食細沙。郭氏所謂吹沙，小魚者是也，其味甚美，大者不過二斤，然不若小者之佳。毛氏解魚麗于罶，鰋鯊之義曰：太平然後，微物衆多，則鯊是物之微者。孔氏《正義》乃曰：此寡婦笱而得鰋鯊之，大魚是衆多也。蓋鯊雖小魚在笱中爲大耳，今人呼爲重脣，脣厚特甚，有若毳鼻，故以爲名。今江南小谿中，每春鯊至甚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下，自是以後，時亦有之，然亦罕矣。來春復來，大抵正月輒至，魚之最先至者，次則鯉，至次則鱖，至桃花水至而鱖肥，則三月矣，此魚生流水之中，非畜於人。

論說

《周禮注疏》卷三七《秋官・柞氏》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注林，人所養者。山足曰麓。疏注釋曰：此柞氏與薙氏治地，皆擬後年乃種田。但下有薙氏除草，此柞氏攻木，兼云草者，以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故云草也。云林，人所養者，若林衡所掌者，未必人所養，此乃人所攻治，以擬種殖，故知此林麓人所養治者也。漆林之征，亦此類也。山足曰麓，《爾雅》文。林麓，謂麓上有林者也。此掌攻，與下文爲目也。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陰木而水之。注：刊剥互言耳，皆謂斫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爲陽木，生山北爲陰木。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疏釋曰：夏日至，謂五月夏至之日爲之也。令艮之有守，止其所也。人能止其所而思不出其位，則所守始終不渝，斯無愧於後彫之訓，苟惟時行不行，時止不止，乖其成始成終之大義，失其爲堅多節之本性，則如蒲柳之質耳，聖門何取焉，是知遊聖人之門，有願學之志者，必能體兼山之象，於止而知所止，則其爲學之效，斯如松柏之茂，日新而又新矣。

明・牛衷《增修埤雅廣要》卷三《天道門歲時類》

春

春之爲文從艸，屯日，蠢也，萬物始新，屯生而蠢興也，日在營室昏參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勾芒，盛德在木，日行東陸，其蟲鱗，其音角，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氷，獺祭魚，鴻鴈來，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同，萬彙昭蘇。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

於東郊，還反，嘗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夏

夏之爲言大也，明也，萬物至此盛大而光明也。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盛德在火，日行南陸，其蟲羽，其音徵，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於南郊，還反，行賞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懽悅。

中央

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盛德中央，其位次金火之間，其行至未申之際，其蟲倮，其音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食，以居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而其正位，實在未宜處，季夏之末，金火之間，不然則火金相見，必相克，則不能成歲功矣。

秋

秋之爲言愁也，萬物其氣淒側而愁也。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盛德在金，其行西陸，其蟲毛，其音商，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凉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命將選士以征不義。

冬

冬之爲言終也，萬物藏，而四時盡也。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盛德在水，其行北陸，其蟲介，其音羽，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水始氷、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三伏

按：三伏之節，起於秦德公前。《郊祀志》：秦文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必伏，歷忌曰：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三伏皆庚日。伏之爲言伺也，藏也，隱也，金乍見火而遯，土旺隱而伏藏，伺其時之至也。故季夏之末，孟秋之始，適當一歲之中，陰陽家謂土王用事。

明·牛衷《增修埤雅廣要》卷三《節候類》 起候

以十一月中蚯蚓結起候者，用冬至甲子上元曆始也，以東風解凍起候者，本人正爲重用五代馬重績新曆，日月雨水爲氣首也。

正月

東風解凍者，春風發散寒凍之氣也，蟄蟲始振者，初始振動而未出，至二月乃大驚。魚上氷者，當盛寒時，伏水下，逐其温暖。至正月陽氣上，始遊水上而近於氷。獺祭魚者，此時魚肥美，先祭而後食也。鴻鴈來者，大鴻小鴈，自外來於中國，將北反其居，通卦驗云：立春雉雊雞乳，雨水降，條風至。條風，東風也。猛風，風之甚也。動搖草木有聲，故曰草木萌動。是爲可耕之候。

二月

桃始華，應驚蟄候，又五日，而倉庚鳴鸝黃。又曰：黃栗留。又曰：鶡黃。商庚楚雀，齊人謂搏黍，今曰布穀，與搏黍聲相近，鳴鳩、鵠鵴皆其號也。鷹化爲鳩，至秋時則鳩化鷹。玄，鳥燕也。又曰：乙鳥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所以商簡狄吞而生契。陽在陰內不得出，奮擊之而雷發。其陽聲電者，陽之光。陽在陰外有所麗，故閃爍而爲電。又曰：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皆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三月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鴽，鵪也。一云：牟無鼠，陰類，陰氣盛，故化爲鴽。陽氣盛，則鴽復化鼠。虹，蝃蝀也。雄蜺謂明盛者，雌晛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勝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萍，浮萍也，又曰：蘋曰藻，水草也。鳴鳩拂其羽，鸇將生之候，飛且翼相擊，趁農急也。鵴鳩，又曰鶻鵴，似山鵲而小，青黑色，尾短，多聲，故曰鳴鳩。戴勝降于桑者，織紝之鳥，一名鴽鳩，降桑以示婦當務本也。內宰云：仲春率命婦躬桑浴種蠶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四月

螻蟈鳴，蛙也。《周禮·蟈氏》注云：蝦蟆當夏氣之盛而鳴聲怒。蚯蚓陰陽物，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生色赤，感火之氣而生。苦菜秀，感火之氣而苦味成。靡草，葶藶之屬，以其枝葉細，故云靡草。六陽之月至陰之草，不勝陽而死。

五月

螳蜋生。又曰蠐螬，一名不蟄。其子名螵蛸，燕趙曰食驪，齊杞東曰馬穀鵙。始鳴七月，將寒之候也。幽地晚寒，五月則鳴。反舌、百舌也，今曰蝦蟆。其舌本著口側，末向內，靡信云曾取屠視之，其舌反向，後鄭不然，乃知反舌春始

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或蝦蟆舌性自然，不必以爲反舌也。鹿陰類，感陰氣而角解，今醫家用鹿茸補陰是也。蟬亦陰類，感而鳴。半夏生，藥名也。陰極陽生。

六月

温風始至，温厚之氣至季夏而極也。蟋蟀，蛬也。亦名促織。生土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故居壁。七月則遠飛互野。鷹感二陰之氣，乃有殺心，學習擊搏之事。焦問云：仲秋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自有真鷹可習。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爲螢。不言化者，螢不復爲腐草矣。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七月

涼風至，寒候也。白露降，金色也。寒蟬鳴，得陰氣之正。寒蜩又曰寒螿，似蟬而小，青赤鷹殺鳥，不敢先嘗，示民報本也。又示不有武功，天地始肅，禾乃登。

八月

鴻鴈來，孟春言自外而內，此又言自北而來南。玄鳥歸，爲仲秋之候。春至秋歸，歸蟄藏本處。羣鳥養羞。羞食之，美養之，以備冬藏。蟄蟲啓户於雷發聲之時，故坯户於當收聲之時。坯户者，户穴也。增益穴四畔，使通明處稍小，以時尚温猶須出，十月寒甚方閉之。雷二月陽中發聲，八月陰中收聲。陰縮，故水始涸也。《國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八月宿，直昴畢主雨。天根氐房之間，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本末相去，二十一日餘。

九月

鴻鴈來賓，云仲秋來者爲主，季秋來者爲賓。又云：仲秋來則過去，季秋來則客止。未去雀，入大水，化爲蛤，飛化爲潛也。菊有黄華，獨記其色，以其華應陰之盛。愚謂：五陰不能剥一陽，故吐其美爲華，狖祭于天，然後戮禽而食。孟秋，鷹祭鳥，飛者形小，其成爲速。季秋，豺祭獸，戮獸走者形大，其成爲遲。草木黄落，反本也。蟄蟲咸俯，皆垂頭向下，以隨陽氣之在内也。

十月

水始氷。季秋，霜降至此始氷，履霜堅氷至也。凍水氷則地凍可知。雉入大水爲蜃，大蛤曰蜃，飛化爲潛也。虹藏不見，季春陽勝陰，故虹始見。孟冬陰勝陽，故虹藏不見。天氣上騰，五月一陰生，至十月六陰俱升，六月已謝。天體在上，陽歸虚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在下用事。故云：下降也。閉塞而成冬者，陽氣下藏地中，陰氣閉固而成冬也。

十一月

鶡鴠不鳴者，蓋鳥之後鳴求旦，乃陰類而求陽，故感一陽而不鳴。虎始交者，亦陰類感一陰而交也。荔挺出荔，香草感陽而香。馬爺也。蚯蚓結者，蚯蚓出穴，屈首下向。陽氣動，欲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麋角解者，鹿陽獸，夏至得一陰而解角。麋陰獸，冬至得一陽而解角。水泉動者坎，天一之陽所生也。

十二月

鴈北鄉者，自南而趍北。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鵲始巢者，鵲知歲所在，以來歲之氣兆，故巢也。早者十一月。《詩緯》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雊者，火畜也。感陽有聲，故雊。雞乳者，雞木畜也。麗於陽而有形，故乳在立春節，以立春在此月也。征鳥厲疾者，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疾捷，言猛也。水澤腹堅者，氷堅達内，謂腹厚實。在玄枵女虚危之次。出土牛者，出作也。月建丑爲土，龍克水作土牛，以送寒氣，使陽氣不爲來歲之害也。按七十二候，各有其氣。觸景興思，可以寓感時動物之歎矣。

二十四氣者，孔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驚蟄節，春分中。三穀雨節，清明中。四立夏節，小滿中。五芒種節，夏至中。六小暑節，大暑中。七立秋節，處暑中。八白露節，秋分中。九寒露節，霜降中。十立冬節，小雪中。十一大雪節，冬至中。十二小寒節，大寒中。雨水者，雪散而爲雨，水自上而下曰雨。北風凍之而爲雪，東風解之而爲水，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出，穀雨者雨以生百穀，清明物生清淨明潔，小滿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芒種有芒之穀可稼種，小暑就極熱之中分爲大小，月初爲小，半爲大，處暑將退伏潛處，白露陰氣漸重，露凝色白，寒露氣寒將欲凝結，小雪大雪，十月初小，十一月轉大，小寒大寒，十二月初寒爲小，月半寒爲大。

清・宫夢仁《讀書紀數略》卷三《天部・歲時類》

一氣別爲四

春爲陽始，陽始温，温生物。夏爲陽極，陽極熱，熱長物。秋爲陰始，陰始涼，涼收物。冬爲陰極，陰極寒，寒殺物。

清・喻端士《時節氣候抄・卷首》 二十四番風花信

《花木襍考》：自小寒至穀雨，二十四番風花信，每候先期一日有風雨微寒，即是每候五日一花之風信應。

小寒一候梅花。陸璣所釋有條有梅，自是栟木似豫章者。《書・說命》若作和羹，汝惟鹽梅。邊實乾蔕似杏實酸者也，栟即楠蔕，音老。《說文》乾梅之屬。《周禮・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薸、榛實，酸本作酢，今酢爲醋酢字。《捫蝨新語》：北人不識梅，蓋梅至北方則變而成杏。《龍城錄》：趙師雄遷羅浮，日暮于松林酒肆旁見一美人，淡粧素服出迎，與語，芳香襲人，因與扣酒家共飲，師雄醉寢，起視在大梅花樹下，月落參橫，惆悵而已。

小寒二候山茶。花有數種，寶珠花簇如珠。最勝海榴茶花，蒂青。石榴茶，中有碎花。鄧國茶，花如杜鵑花。宮粉茶、串珠茶皆粉紅色。又有一捻紅、千葉紅、千葉白或云亦有黃色者。《本草》山茶產南方，藥頗似茶而厚硬，有稜，深冬開花。花治吐血，可代鬱金子治婦人髮脫。《周禮・冬官・考工記》相膠注：脂膏腯敗。腯，黏也。今人頭髮積有脂膏者，謂之腯腯之翼。

小寒三候水仙。《本草》：水仙宜卑濕處，不可缺水，故名水仙。金盞銀臺花之狀也。《圖繪寶鑑》：王迪簡，趙人，善畫水仙。

大寒一候瑞香。《廬山記》一比丘晝寢盤石上，夢中聞花香酷烈，及覺，求得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謂爲花中祥瑞，遂名瑞香。《花木記》雜花八十二品首瑞香，花次黃瑞香花。《益部方物略記》：瑞香花出青城山中，花率秋開，四出，類桃花，然數十跗共爲一花，繁密若纓，先後相繼，蜀人號豐瑞花，按此得花之狀。《續廬山記》：紫而香烈，則花之香與色也，然今養花者，謂百花最忌瑞香，則謂之瑞者，祝其不爲害也，益部氣候不同，故花開獨早耶。

大寒二候蘭花。《說文》香草也。陸佃云：蘭草爲蘭，蘭不祥也。《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左傳・宣三年》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之蘭乎？《爾雅翼》：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蕙。《離騷》：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王貫學《蘭譜》：獨頭蘭色綠，一花大如鷹爪，幹高二寸，入臘方蕙馥可愛，建浙間謂之獻歲。黃山谷間草蘭偶有一幹一花者，餘皆建蘭，殆蕙類也。

大寒三候山礬。《韻語陽秋》：江南野中有小白花，高數尺，春間極香，土人呼爲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荊公欲作傳而陋其名，予謂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耳。嘗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又水仙花詩：含香體素欲傾城，礬是弟梅是兄。

立春一候迎春。一名金腰帶，叢生，高數尺。有一丈者，方莖，厚葉如初生小椒葉而無齒，面青背淡，對節生小枝，一枝三葉。春前有花如瑞香花，黃生。按此則《學圃雜疏》謂：宋人名玉蘭，爲迎春者謂也。

立春二候櫻桃。一名楔，一名荊，一名英桃，一名鸎桃，一名含桃，一名朱桃，一名牛桃，一名麥桃。黃者爲蠳桃，深紅者爲朱櫻，其木多陰不甚高，春初開白花，繁英如雪。香如蜜葉，圓有尖及細齒結子，一枝數十顆，圓如珊瑚，極大如彈丸，小時青及熟，色鮮瑩深紅者爲朱櫻，紫色皮內有細黃點者爲紫櫻。

立春三候望春。辛夷也，夷英也。苞初生似黃而味辛，苞小時似桃，故曰侯桃。苞長半寸而尖銳，故曰木筆。花發最早，故名望春也。花有紅紫二色，又有鮮紅似杜鵑者，俗稱紅石蕊，是也。

雨水一候菜花。溫庭筠《宿灃曲僧舍》詩：沃田桑景晚，平野菜花春。韓維《洛城雜詩》：上東門外春三月，桑葉陰陰覆菜花。

雨水二候杏花。一名甜梅，根最淺，以大石壓之則花盛子牢，擣言。唐進士杏花園初會謂之探花宴，擇少俊二人爲探花使。《神仙傳》董奉居廬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典術》杏者，東方歲星之精也。

雨水三候李花。《管子》三沃之土，其木宜梅李。樹之枝幹如桃，葉綠而多花，小而繁色白。

驚蟄一候桃花。《典術》：桃五木之精，仙木也。《易通卦驗》：驚蟄大壯，初九桃始華。

驚蟄二候棠棣。《詩》作常棣。《爾雅・釋木》常棣之華，白綠也。夫移雀梅、車下李、奧李皆唐棣別名，今多誤謂棠棣。《羣芳譜》釋棠棣皆唐棣也。蔡子作人嘗如常棣，灼然光發。

驚蟄三候薔薇。薔薇叢生，莖青多刺，一名買笑。漢武帝與麗娟看花時，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娟奉黃金百斤，爲買笑錢。薔薇名買笑，自麗娟始也。梁元帝：竹木堂中多種薔薇，以長格按其上，其下有十間花屋，枝葉交映，芬芳襲人。

春分一候海棠。有四種，貼梗，叢生，花如胭脂。垂絲，樹生，柔枝長蒂，花色淺紅。又枝梗略堅，花稍紅者，名西府。有生子如木瓜者，名木瓜海棠。盛于蜀，而秦次之，其株翛然出塵，俯視衆芳，有超群絕類之勢，而其花甚豐，其葉甚茂，其枝甚柔，望之綽約如處女。《閱耕餘錄》：昌州花獨香，其木合抱，號海棠香國，太守于郡治前建香霏閣，蜀嘉定州海棠亦有香。

春分二候梨花。《爾雅・釋木》：梨山，檎在山名檎，人植之曰梨。樹似杏葉，亦似杏微，厚大而硬，色青，光膩，老則班點，白花如雪，六出，出音綴。《洛陽記》：梨花時人多攜酒樹下，曰爲梨花洗粧。

春分三候木蘭。樹似楠，高五六丈，枝葉扶踈，葉似菌，桂厚大無脊，有三道縵紋，皮似板桂，有縵橫紋，花似辛夷，內白外紫。《述異記》：木蘭洲在潯陽江中，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嵐齋錄》張搏刺蕪州，堂前植木蘭花，盛時宴客，陸龜蒙後至，張連酌浮白徑醉，強索筆題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頹然醉倒，揮命他客續之，皆莫詳其意。既

而巖蒙稍醒，援筆卒其章曰：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爲絶唱。按《古今詩話》以爲義山《吴都文粹》木蘭堂在郡治後，亦引《嵐齋録》，則義山客長安事後人附會也。

清明一候桐花。桐有三種，華而不實曰白桐，亦曰花桐，《爾雅》謂之榎桐，至是始華也。按，桐有四種。白桐、青桐、荏桐、岡桐。盖木之陰者，陰爲陽所散，故白乳盡乃華其實者謂之梧。《書・禹貢》：嶧陽孤桐，嶧山特生之桐，中琴瑟。《詩・鄘風》：椅桐梓漆。《草木疏》分青、白、赤三種。《陳翥桐譜》列六種：紫桐、白桐、青桐、刺桐、赬桐、梧桐。《詩疏》白桐華黄紫色，宜琴瑟知月之正閏立秋，一葉落者梧桐也。

清明二候麥花。白居易詩：陰繁棠布葉，岐秀麥分花。

清明三候柳花。白居易《別楊柳枝詩》：誰能更學兒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

穀雨一候牡丹。《酉陽雜俎》：牡丹花，隋末文士集中無歌詩。《種植法》七十餘卷中，不説牡丹。《群芳譜》：牡丹一名木芍藥，秦漢以前無考，自謝康樂始言永嘉水際竹間多牡丹，而北齊楊子華牡丹畫，則花之從來舊矣。唐開元中，始盛於長安，逮宋惟洛陽花爲天下冠。洛陽之花以姚魏爲冠。姚黄未出，魏花第一。魏花未出，左花第一。左花之前，惟有蘇家紅、林家紅之類。花皆單葉，惟洛陽者千葉，故名洛陽花。自洛陽花盛，而諸花詘矣。姚黄出姚氏，歲不過數朵。禁院黄，姚黄别品，閑淡高秀。慶雲黄，花葉重複，郁然輪囷。牛黄出牛氏，比姚黄差小。瑪瑙盤，赤黄色，五瓣，高二三尺，葉短蹙。黄氣毬，淡黄檀心，花葉圓正，間背相承，敷腴可愛。御衣黄，色似葵。淡鵝黄，初開微黄如新鵝兒乎頭，後漸白，不甚大。魏花肉紅，畧有粉梢，出魏丞相仁溥家。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花可謂王，魏乃后也。花粉白中有紅暈，狀如酡顔者有白花，起樓者高標，逸韻自是風塵外物。左花，千葉紫花，出左氏家，葉密齊如截。又有萼緑華，一名佛頭青，又一捻紅。舊傳貴妃匀面，餘脂印花上，來歲花開，上有指印，帝命今名。《牡丹譜》花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出越州，出洛陽者，爲天下第一。

穀雨二候荼蘼。蘼一作酴、蔍，一種色黄似酒，故又作酴釄。

穀雨三候楝花。花紅紫色，花風信楝花最後，過此則立夏矣。

綜述

清・茆泮林《唐月令注續補遺》立春之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

次雨水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鴻鴈來，後五日草木萌動。

律中夾鍾

仲春之月，律中夾鍾，夷則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七寸五分。

次仲春驚蟄之節，初五日小桃華，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

次春分氣初五日元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芍藥榮，後五日始電。

律中姑洗

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南吕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七寸又二十分寸之一。

次季春清明之節，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爲鴽，牡丹華，後五日虹始見。

次穀雨氣初五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

律中仲吕

孟夏之月，律中仲吕无射，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七分。

其數七。

火生數二成數七《尚書》洪範曰：二曰火。

立夏之節，初五日螻蟈鳴，次五日蚯蚓出，後五日赤箭生。

次小滿氣初五日吴葵華，次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

次仲夏芒種之節，初五日螗螂生，次五日鵙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

次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木堇榮。

次季夏小暑之節，初五日温風至，次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

次大暑氣初五日腐草化爲螢，次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

其數五。

土數五，《尚書・洪範》曰：五曰土。

律中夷則

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大吕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七分。

其數九。

金數四，成數九。《尚書・洪範》曰：四曰金。

立秋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

次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

次仲秋白露之節，初五日盲風至，鴻鴈來，次五日元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

次秋分氣初五日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壞户，景天華，後五日水始涸。
律中無射。
季秋之月，律中無射，夾鍾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
次季秋寒露之節，初五日鴻鴈來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黄華。
次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黄落，後五日蟄蟲咸俯。
律中應鍾。
孟冬之月，律中應鍾，姑洗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四寸七分半。
其數六。
水生數一，成數六，《尚書》洪範曰：一曰水。
立冬之節，初五日水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爲蜃。
次小雪氣初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
次仲冬大雪之節，初五日冰益壯，地始坼，鶡鳥不鳴。次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芸始生，荔挺出。
次冬至氣初五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
次季冬小寒之節，初五日鵲始巢，次五日雉雊，後五日水澤腹堅。

雜録

晉・張華《博物志》卷三《異草木》 海上有草焉，名薤。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俗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

堯時有屈軼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又名指佞草。

右詹山草，帝女所化。其葉鬱茂，其華黄，實如豆，服者媚于人。

止些山多竹，長千仞，鳳食其實，去九疑萬八千里。

江南諸山郡中大樹斷倒者，經春夏生菌，謂之椹。食之有味，而每毒殺人云此物往往自生毒，或云蛇所著之物。楓樹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飲土漿即愈。

晉・張華《博物志》卷四《物性》 鸐雉長毛，雨雪，惜其尾，栖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聞魏景初中時人所説。

晉・張華《博物志》卷四《藥物》 烏頭、天雄、附子，一物，春秋冬夏採各異也。

又 陳葵子微火炒，令爆咤，散著熟地，遍蹋之，朝種暮生，遠不過經宿耳。

陳葵子秋種覆蓋，令經冬不死，春有子也。周日用曰：愚聞熟地植生菜蘭，將石流黄節于其上，以盆覆之，即時可待。又以變白牡丹爲五色，皆須沃其根，以紫草汁則變紫，紅花汁則變紅，並未試，于理可爲。此出《爾雅》注。

燒馬蹄羊角成灰，春夏散着濕地，生羅勒。

晉・張華《博物志》卷八《史補》 太姒夢見商之庭産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于闕間，梓化爲松栢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不享于殷，自發之生于今十年，夷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蝗滿埜，命之在周，其信然乎。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三《江水》 縣有官橘，官荔枝園，夏至則熟。

南朝梁・宗懔《荆楚歲時記》 四月有鳥名獲穀，其名自呼，農人候此鳥則犁杷上岸。按：《爾雅》云：鳲鳩，鵴鞠。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獲穀。崔寔《正論》云：夏扈趍耕鋤，即竊脂玄鳥鳴。獲穀則其夏扈也。

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鳥獸》 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

又 鷓鴣出南方，鳴常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時夜飛，

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晉・崔豹《古今注》卷下《草木》 水楊，蒲楊也。枝勁細，闕任失用。又有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也。

《三輔黃圖》卷二《漢宮》 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成，再鳴五穀熟。按：銅雀，即銅鳳凰也。楊震《關輔古語》云：長安民俗謂鳳凰闕爲貞女樓。司馬相如賦云：豫章貞女樹，長千仞，大連抱，冬夏常青，未嘗凋落，若有貞節故以爲名。

《三輔黃圖》卷四《池沼》 《三輔故事》又曰：池中有豫章臺及石鯨，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一説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皆以桂爲殿柱，風來自香。又曰：池中有龍首船，常令宮女泛舟池中，張鳳蓋，綉鳳爲飾。建華旗，作櫂歌。櫂歌發歌也。又曰：櫂歌謳，舟人歌也。

又 太液池，在長安故城西，建章宮北，未央宮西南。太液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關輔記》云：建章宮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漢書》曰：建章宮北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起三山，以象瀛洲、蓬萊、方丈，刻金石爲魚龍、奇禽、異獸之屬。瀛洲，一名鳳洲。亦曰環洲。有樹名影木，月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食之輕骨。上有枝葉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鑾之觀，飾以瓌玉，直上於雲中。有青瑶瓦，覆之以雲紈之素，刻碧玉爲烏，以水精爲月，青瑶爲蟾兔。於地下爲機捩，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有香風泠然而至，有草名芸苗，狀如蒼蒲，食葉則醉，食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緋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斛，仙人以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蓬萊山，亦名防丘，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滃然從北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向明以開户牖，及霧歌滅，户皆向北。有浮雲之幹，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砂礫，細如粉，柔風至，葉幹翻起，拂細砂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風吹竹葉，聲如鍾。方丈之山，一名巒雉東方龍場，方千里，瑶玉爲林，雲色皆紫。上有通霞臺，西王母常遊於其上，常有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三山統名崑丘，亦曰神山，上有不死之藥，食之輕舉。武帝信仙道，取少君欒大妄誕之語多起樓觀，故池中立三山，以象蓬萊、瀛洲、方丈。

宋・朱勝非《紺珠集》卷一〇《物類相感志》 楓人

嶺南多楓，遇雨雷則癭，長或三五尺如人狀，謂之楓人。

金銀汗

凡山石盛夏必汗，出赤黄者，金汗。白而騂者，銀汗。

香雨

員嶠爛石，燒之煙爲香雲，徧空則下香雨。

陰陽石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則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

琴瑟幕

唐懿宗以賜公主，紋如碧絲貫真珠，雖暴雨不濡。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七《時序部・冬下》 六月生，春夏紫，秋白、冬黑。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雜誌一》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是也。

宋・邵伯温《聞見録》卷一九 康節先公先天之學，伯温不肖，不敢稱贊，平居於人事，襪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惨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先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異哉。故康節先公嘗有詩曰：流鶯啼處春猶在，杜宇來時春已非。又曰：幾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其旨深矣。伯温後聞熙州有唐碑，本朝未下時，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爲漢有耶？因焚之，蓋敵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以信先君之説。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 《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始知前輩雖畫史亦不苟。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亦未知也。

又 世謂燕子秋分即去之海上，海上有燕子國，如小説所謂烏衣國者。是大不然。往往入於深岩穴枯木中，向寒不復出，泥塗其身，毛羽皆脱。至春暖，即生羽飛去。晉郤鑒爲兗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終無叛者，此可見矣。元微之云：有鳥有鳥名燕子，口中未省無泥滓。春風吹送廊廡間，秋社吹將嵌孔

裏。亦其據也。

又　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瑣紅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李嶠云：大庾天寒少，南枝獨早芳。張方注云：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南唐馮延巳詞云：北枝梅蘁犯霜開。則南北枝事，其來遠矣。

又　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子，故東坡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盧橘、枇杷一物也。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云：《伊尹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上林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熟則黃，不應云盧。《初學記》張勃《吳録》曰：建安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絶美。繼云《上林賦》盧橘夏熟。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云盧橘。又載郭璞注《上林賦》：盧橘夏熟。蜀中有給客橙，即此橘也。考二事，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耳。惠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未詳。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一　花信風

三月花開時，風名花信風，初而泛觀則似謂此風來報花之消息耳。按《吕氏春秋》曰：春之得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徐鉉《歲時記》春日。

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四　春風不度玉門關

唐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飲于旗亭，有伶人唱兩詞，皆昌齡詞也。昌齡夸其同游，遂書壁以記曰：二絶句矣。渙之指雙鬟令唱曰：脱是吾詩，子等當拜牀下。鬟唱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辭也。渙撫歔二子。東坡詩曰：固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豈采其意耶？然點換精巧，踰渙之矣。王渙之語出薛用弱《集異記》，在諸家雜説中。

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下　氷蛆飛駝

西域雪山有萬古不消之雪，冬夏皆然。中有蟲如蠶，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郭祐之云：冰蛆今杭州路達嚕噶齊約菴穆爾嘗爲使臣至其處，親見之。又賽尚書嘗官於雲南，亦有。毛曾帶得數條來，亦嘗見之，其大如指。

又　北地賞柳

焦達卿云：韃靼地面極寒，並無花木，草長不過尺，至四月方青，至八月爲雪虐矣。僅有一處開混堂，得四時陽氣，和暖能種柳一株，土人以爲異卉，春時競至觀之。

又　石庭苔梅

宜興縣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餘里皆古梅、苔蘚，蒼翠宛如虬龍，皆數百年物也。有小梅僅半寸許，叢生苔間，然著花極晚。詢之土人，云：梅之早者皆嫩樹，故得春最早。樹老則得春漸遲，亦猶人之氣血衰旺老少之異也。此説前所未聞，梅間有小溪，流水横貫交午，橋下多小石，圓浄可愛。時有産花鳥及人物者，近世以來則有騎而笠者，蓋天地之氣亦隨時而賦形，尤可異也。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一《歲令總》　物候附

麋鹿角解《禮》曰：冬至而麋角解，日夏至而鹿角解。

滎泉《爾雅》：夏有水，冬無水滎，流言山上汗下，夏有停泉，至冬竭涸者名滎。

一歲三華《爾雅》茵芝也。注：一歲三華瑞草。

水月令《宋史・河渠志》：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州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艾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黄水。五月人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菱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凌凌水。

超山井《山海經》：超山其陽有井，冬有水而夏竭。

枯茂涼温《尸子》謂：夏必長而蒜麥枯，謂冬必彫而竹栢茂。日盛陽宜暑，夏天未必無涼。日極陰宜寒，隆冬未必無暫温也。

温庶涼廡《吴子》：夫馬必安其處所，冬則温庶，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

鳩候歲《淮南子》：雄鳩長鳴，爲帝候歲。

如何樹《神異經》：南方大荒有樹，名如何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

又　霜林桃《拾遺記》：恒山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於霜林園，園皆植寒果，積冰之節，百果方盛。

芸薇菜《拾遺記》：咸寧四年，立芳蔬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芸薇，味辛，其根爛漫，春夏葉密，秋藥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

黄雀溝《水經注》：其水東北至内黄澤，右入蕩水，亦謂之黄雀溝。是水秋夏則泛，春冬則耗。

鄭公泉《水經注》：鄭公泉，泉方數丈，冬温夏涼。漢大尉鄭宏宿居潭側，因以名泉。

山陰二谿《水經注》：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谿，東谿冬暖夏冷，西谿冬冷夏暖，二谿

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谿，而温涼不雜，蓋《山海經》所謂若水也。

丙穴嘉魚《水經注》：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

含日泣露劉勰《新論》：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憾也，故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泣露如泣。

木精《述異記》：千年木精化爲青牛。

蛤雀化《述異記》：淮水中黄雀至秋化爲蛤，春復爲黄雀。

長春樹《述異記》：燕昭王種長春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爲長春樹。

交讓樹《述異記》：黄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云：此交讓樹也。

應龍《述異記》：水鳽五百年化爲蛟，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年爲角龍，千年爲應龍。

思惟樹《嵩山記》：嵩寺中忽有思惟樹，即貝多也。有人坐貝多樹下思惟，因以名焉，俗云伎兒鳥。春來則種禾，秋去則種麥，人常以爲農候。

漢道士從外國來，將子於山西脚下種，極高大，今有四樹一年三花。

伎兒鳥《元和志》兩當縣尚婆川中有鳥羣飛，二月從北向南，八月從南還北，音如簫管，

靈壽花《酉陽雜俎》：韋絢云：湖南有靈壽花，數蒂簇開，視日如槿，紅色。春秋皆發，非作枝者。

鹿角懷璚《埤雅》：鹿乃仙獸，自能樂性，六十年必懷璚於角下，斑痕紫色，行則有涎不復急走，故曰鹿帶玉而角斑。

佛甲草《圖經本草》：佛甲草生筠州，名附石，向陽而生，似馬齒莧而細小且長，有花黄色，不結實，四季皆有。

仙人掌草《圖經本草》：仙人掌草生合州、筠州，多於石上貼壁而生，如人掌形，故以名之，葉細而長，春生至冬，猶有四時採之。

象膽隨四時《圖經本草》徐鉉云：象膽隨四時，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後左足，冬後右足也，淳化中一象春斃，太宗命取膽，不獲，問鉉，以此對，果得於前左足。

百果同榮《左思蜀都賦》：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

陽葉陰條《七命》陽葉春青，陰條秋緑。

桂風蘿月孔稚圭《北山移文》：秋桂遺風，春蘿擢月。

冬燠夏寒王屮《頭陀寺碑文》：桂深冬燠，松疎夏寒。

鴟鴞。

促織鳴《促織志》促織鳴蓋呼其候焉。當三伏鳴者，聲躁以急，如曰伏天伏天，入秋而涼，鳴則淒短，如曰秋涼。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二《每月令》 物候附

朝菌《莊子》：朝菌不知晦朔。注：朝菌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

羣陰化《吕氏春秋》：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虚，羣陰虧。月形於天，而羣陰化於淵。

蠶化蟬蜕《淮南子》：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脱。

朱草《大戴禮記》：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

《路史》：朱草者，百草之精，狀如小桑，栽子長三四尺，枝莖如珊瑚，生名山石巖之下，刺之如血，其葉生落隨月晦朔，亦如蓂莢之類耳。

蓂莢《帝王世紀》：堯時，階前蓂莢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若月小則餘一莢，厭而不落。

協氣晦望郭璞《蚌贊》：萬物變蜕，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懷璠，與月盈虧，協氣晦望。

稻月一熟《開天傳信記》憲婁登在環王南，俗與訶陵同。種稻，月一熟。

浙江濤《元和志》浙江濤，每日晝夜再至，常以月十日、二十五日最小月，三日、十八日極大，則水漸漲不過數尺，大則濤湧高至數丈。

蚺蛇膽《酉陽雜俎》：蚺蛇長十丈，常吞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腴甚美，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蘆塘魚《録異記》：耒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中有大魚，常至五日一奮躍出水，大可三圍，其狀異常，每出水上岸，小魚奔逸隨水上岸，不可勝計。

菠薐《種樹書》：菠薐過月朔乃生，今月初一初二種，與二十七八日間種者，皆過來月初一乃生，驗之信然。菠薐國菜名。

竹筍《埤雅》筍從旬，旬内爲筍，旬外爲竹。今俗呼竹爲姤母草，言筍旬有六日而齊母。

又　海潮《西溪叢話》會稽碑論海潮云：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虚於上下弦，息於輝朒。《臨安志》：海潮每晝夜再至，卯酉之月爲陰陽之交氣，以交而盛，故潮獨大於餘月，朔望之後爲陰陽之變，氣以變而盛，故潮獨大於餘日。《寰宇記》瓊管志云：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

係月之盛衰，亦甚異也。

月泉《林泉隨筆》：婺州之屬邑曰浦江，其地有泉，名曰月泉，其水晦日則涸，月生明則漸溉出，未望則長，既望則滿也。

象膽隨月《本草綱目》象具十二生肖，肉各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在諸肉間。

獺肝應月《本草綱目》諸畜肝數皆定，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則十二葉。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四　物候附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三《春總》　報春鳥《顧渚山記》：顧渚山中有鳥似鴝鵒而小，蒼黃色，每至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爲報春鳥。

蟄蟲始振《禮記》：蟄蟲始振。疏：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之初始振動，正二月乃大驚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夏小正》：正月啟蟄。傳言始發蟄也。

魚上冰《禮記》：魚上冰。疏：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溫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遊於水土近於冰。《夏小正》魚陟負冰。傳：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廣義注》：魚冬則氣在腴，故降春則氣在背故升。

獺祭魚《禮記》：獺祭魚，注：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淮南子》注：獺祭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也。《埤雅》：獺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魚。

鴻雁來《禮記》：鴻雁來，注：雁自南來，將北反其居。《淮南子》注：雁從彭蠡來，北過周、雒，至漢中孕卵穀也。《夏小正》：雁北鄉。

草木萌動《禮記》：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穀始《管子》：正月之朝，穀始也。

菖始生《呂氏春秋》：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

百草權輿《大戴禮記》：虞夏之應正建於孟春，於是冰泮發蟄，百草權輿。

田鼠出《夏小正》：田鼠出，傳：田鼠者嗛鼠也。《爾雅》疏：嗛是，頰裏藏食之名。

雉震呴《夏小正》：雉震呴。傳：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魏文帝《樂府》：野雉羣呴。

囿有見韭《夏小正》：囿有見韭。傳：囿也者園之蒸也，《圖經本草》：韭一種而久生，故謂之韭，一歲三四割，其根不傷，至冬壅培之，先春復生。

鷹則爲鳩《夏小正》：鷹則爲鳩，傳：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梅、杏、杝桃則華《夏小正》：梅、杏、杝桃則華。傳：杝桃山桃也。

散榆莢《齊民要術》：耕地作壠，散榆莢榆生共草俱長，未須料理，明年正月附地芟殺，放火燒之，亦任生長，勿使長近。又至明年正月剔去惡者，其一株止有七八根生者，悉皆砍去，唯留一根麤直好者。

迎春《草花譜》：迎春春首開花，故名。於花放時移栽，土肥則茂，糞牲水灌之則花蕃。

盧都子《本草綱目》：盧都子樹高六七尺，其葉微似棠梨，春前生花朵，如丁香蒂極細倒垂，正月乃敷白花。

信水《續文獻通考》：黃河自立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五　物候附

嘉時《詩草蟲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嘉時謂嘉善之時，仲春之月也。

萬歲樹《詩》隰有杻，疏：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葵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

桃始華《禮記》：桃始華，《易通卦驗》：驚蟄大壯，初九，候桃始華。

倉庚鳴《禮記》：倉庚鳴，注：倉庚，鸝黃也。《爾雅翼》：倉庚黃鳥而黑章，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流、離幽，冀謂之黃鳥，一名黃鸝留，或謂之黃栗流，一名黃鸝，二月而鳴。

鷹化爲鳩《禮記》：鷹化爲鳩，注：鳩，搏穀也。《爾雅》注：今之布穀也。《晉書・孔羣傳》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

蟄蟲啟户《禮記》：蟄蟲咸動，啟户始出，疏：户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啟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末皆動。《家語》：啟蟄不殺，注：春分雷發，蟄蟲啟户，咸出於此時不殺生也。

燕乃睇《夏小正》：來降燕乃睇，傳：燕乙也，降者下也，睇者眄也，視可爲室者也。

樹杏《淮南子》：二月其樹杏，注：杏有核在中，陰在內，陽在外也。

禾生《説文》：春分而禾生。

芍藥榮《埤雅》：芍藥榮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鶯蟄之節後二十有五日。芍藥榮，是也。

桐花鳳《益部方物畧起》：桐花鳳二月桃花始開，是鳥翱翔其間，丹碧成文，纖嘴長尾，仰露以飲，至花落輒去，蜀人珍之，故號爲鳳，或爲人捕置樊間，飲以密漿，哺以炊粟，可以

閱歲。

躑躅花《嶺南異物志》：南中花多紅赤，亦彼之方色也，唯躑躅爲勝，嶺北時有，不如南之繁多也。山谷間悉生，二月發時照耀如火，月餘不歇。

一百五《洛陽牡丹記》：一百五者，多葉白花，凡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

竹菇《荆溪疏》：竹茹蕈也，小如錢，赤如丹砂，生以二月山中，所在皆有之。

海鰍生育《海槎餘録》：海鰍乃水族之極大者，梧川山界有海灣，上下五百里，横截海面，當二月之交，海鰍來此生育，隱隱輕雲覆其上，風日晴暖，則有小海鰍浮水面，隨波蕩漾而來。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六《三月日次》 物候附

桐始華《禮記》：桐始華，《吕氏春秋》注：梧桐是月生葉，故曰桐始華。《夏小正》：拂桐芭，傳：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萍始生《禮記》：萍始生。《詩疏廣要》：蘋，今水上浮萍也，大者謂蘋，小者曰萍，季春始生。

戴勝降桑《禮記》：戴勝降于桑，注：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埤雅》：戴勝一名戴鳥，頭上有花毛成勝，故曰戴勝。三月飛在桑間，蓋蠶生之候。《本草綱目》：鳴鳩戴勝也，三月即鳲，今俗謂之鴣梨，農人以爲候，五更轍鳴，曰架架格格，至曙乃止，方言曰：鳴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鴟，似誤，蓋鳴鳩布穀也，按今男事興而布穀鳴，女功興而戴勝鳴，則鳴鳩與戴勝異。

鳴鳩拂羽《禮記》：鳴鳩拂其羽，注：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夏小正》：鳴鳩，傳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田鼠化鴽《禮記》：田鼠化爲鴽，注：鴽鵪母鶉歆之屬。《夏小正》：田鼠化爲鴽，傳：鴽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鸛鶴巢《禮記》：鸛鶴巢，注：鸛鶴，水鳥，大如白鶴，長喙，巢高木，或在人家。

牡丹華《素問》：清明次五日，牡丹華。

其樹李《淮南子》：三月其樹李，注：李有核在中，陰在内，陽在外也。

桃花水《韓詩章句》：溱與洧方渙渙兮，謂三月桃花水不時也。

榆莢《春秋元命苞》：三月榆莢落，《氾勝之書》：三月榆莢舒。

農時物生《説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

蚓蠶《永嘉記》：蚓珍三月，既續出蛾取卵，七八日便剖卵蠶生，多養之是爲蚓蠶。

杏花桑葉《四民月令》：三月昏參星夕杏花盛，桑葉尸。

鯉化龍《三秦記》：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黄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矣。

澤雉啼《禽經》：澤雉啼而麥齊，注：雉如商庚季春之月始鳴，麥平隴也。

海鷗《南越志》：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與生卵，頗知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漁人及渡海者皆以此爲候。

一百五《洛陽牡丹記》：一百五者，多葉白花，凡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七 物候附

夏翟《書經》：羽畎夏翟，《禽經》：五采備曰翬，亦曰夏翟，注：雉尾至夏則光鮮也。

倉庚羽《詩經》：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埤雅》：倉庚鳴於仲春，其羽之鮮明在夏。

赬桐《南方草木狀》：赬桐花嶺南處處有，自初夏生，至秋蓋草也。如桐其花，連枝萼皆，深紅之極者。

石雁飛翔《南康記》：覆笥山平湖中，有石鴈浮在水，每至炎氣代序則飛翔，若知感候。

江蘺《名醫别録》：蘼蕪一名，江蘺芎藭苗也，生雍州川澤及冤句，四月五月采葉暴乾。

鶻停放入籠《酉陽雜俎》：鶻五月上旬停放，六月上旬拔毛入籠。

食膠蟲《酉陽雜俎》：食膠蟲夏月食松膠，前脚傅之，後脚齕之，約之尻中。

三白草《酉陽雜俎》：三白草，此草初生不白，入夏葉端方白，農人候之，蒔田三葉，白苗畢秀矣，其葉似薯蕷。

蚊母鳥《國史補》：江東有蚊母鳥，亦謂之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於叢薄間，湖州尤甚。《嶺表録異》：蚊母鳥形如鷁，嘴大而長，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爲扇，可辟蚊。

鬱金香《政和本草》：鬱金香，爲百草之英，花如紅藍，四月五月採花即香也。

小金鈴《菊譜》：小金鈴一名夏菊花，如金鈴，而極小無大本，夏中開。

含笑花《捫蝨新語》：含笑花有大小，小含笑香尤酷烈，有四時花，惟夏中最盛。

糠鳩《本草綱目》：鳩有白鳩、緑鳩，今夏月出一種糠鳩，微帶紅色，小而成羣，好食桑葚及半夏苗。

石液《清涼山志》：東臺頂古有怪石，夏流液，夜有光。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八《四月日次》 物候附

萬物布散《周易集解》：風以散之荀爽曰：謂建巳之月，萬物上達，布散田野。

螻蟈鳴《禮記》：螻蟈鳴。注：螻蟈，蛙也。《釋文》：螻螻姑蟈，蛙也，即蝦蟇也。《淮南子》注：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類應而鳴也。

蚯蚓出《禮記》：蚯蚓出。《淮南子》：邱螾出，注：邱螾蠢蠕也。

王瓜生《禮記》：王瓜生，注：王瓜，草挈也，今《月令》云王黃生，《夏小正》云王黃秀，《呂氏春秋》王善生。《淮南子》注：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

苦菜秀《禮記》：苦菜秀。《淮南子》注：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易通卦驗》：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

麥秋《禮記》：麥秋至。集說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

草木長《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注：滔滔盛陽，貌言孟夏，四月純陽用事，煦成萬物，草木之類，莫不莽莽盛茂。

布穀《淮南子》：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爲帝候歲。注：雄鳩，蓋布穀也。《荊楚歲時記》：四月有鳥名穫穀，其名自呼，農人候此鳥則犁耙上岸。

光明絲《埤雅廣要》：橫州之地，楓始生葉有蟲食之，其形似蠶，四月間熟，亦如蠶之將絲，州人擘取其絲，光明如琴絃。

薺麥枯董仲舒《雨雹對》：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

南居李《風土記》：南居細李四月先熟。

枇杷《風土記》：枇杷葉似栗子，似藥，四月熟。《廣志》：枇杷冬花實黃，大如雞子，小者如杏，味甜酢，四月熟，出南安犍爲宜都。《唐太宗帖》：使至得所進枇杷，子良深慰悅，嘉果珍味獨冠時新。

荔枝《異物志》：荔枝多汁味甘絶口，又小酸可飽食，不可使厭生時大如雞子，其膚光澤乾則焦小，四月始熟。《荔枝譜》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枇杷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嶺表録異》：梧州西有火山産荔枝，四月子丹。以其地熱，故曰火山。

黃精《圖經本草》：黃精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對莖，梗柔脆，頗似桃枝，本黃末赤，四月開細青白花，如小豆花狀，子白如黍根，如嫩生薑黃色。

瑞桐《輿地紀勝》：泉州城初築時環郡皆植刺桐，號桐城。初夏開花，極鮮紅，如葉先萌芽，花後發，則其年五穀豐登，故謂之瑞桐。

梧桐花《本草衍義》：梧桐四月開嫩黃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緑，墜地成油，沾漬衣履。

紫藤《本草拾遺》：紫藤四月生紫花可愛，長安人亦種之庭也。

吳葵華《神隱》：小滿初候吳葵華。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九《五月日次》 物候附

舜華《詩經》：顏如舜華。疏：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椵，朝生暮落，五月始華，《禮記》：木堇榮，注：木堇王蒸也。

斯螽動股《詩經》：五月斯螽動股。傳：斯螽，蚣蝑也，陸璣《詩疏》：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似玳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

鳴蜩《詩經》：五月鳴蜩。傳：蜩螗也。《爾雅》：蜩蜋蜩。鄭注：此即四五月間，小蟬有文彩先諸蟬而鳴者。《禮記》：蟬始鳴。《夏小正》：良蜩鳴，傳：良蜩也者五采具。又唐蜩鳴，傳：唐蜩鳴者匽也。《格物論》：蜩蟬形大而黑，亦五月鳴。

螳蜋生《禮記》：螳蜋生。注：螳蜋，蠦蜻母也。《四時氣候》：此蟲之陰者，感一陰之氣而生也。

鵙始鳴《禮記》：鵙始鳴，注：鵙搏勞也。疏：詩云：七月鳴。鳴篾云：百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夏小正》：鴂則鳴，傳：鴂者，百鶹也，鳴者相命也，《易通卦驗》：夏至小暑伯勞鳴，搏勞性好單棲，其飛，其聲嗅嗅，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高誘《淮南子》注：鵙百勞鳥也，五月陰氣生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殺蛇於木。

反舌無聲《禮記》：反舌無聲。注，反舌百舌鳥。疏，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易通卦驗》：仲夏之月，反舌無聲，反舌有聲，佞人在側。高誘《淮南子》注：反舌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反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

鹿角解《禮記》：鹿角解。高誘《淮南子》注：夏至鹿角解，墮也。《四時氣候》：鹿陰類也，感陰而角解也。

半夏生《禮記》：半夏生。注：半夏藥草。《圖經本草》：半夏一曰地文，一曰水玉，五月生苗。《四時氣候》：半夏因居夏之半而生，故以爲名也。

樹榆《淮南子》：五月其樹榆。

青草槐《白陽雜俎》：龍陽縣禪牛山南有青草，槐叢生高尺餘，花若金燈，仲夏發花。

金星草《嘉祐本草》：金星草喜生背陰，石上淨處及竹箐中少日色處，或生大木下及背陰古瓦屋上，葉長一二尺，背生黃星點子，兩兩相對，色如金，因得金星之名，其根盤屈如竹，根而細折之有筋，五月采之風乾用。

麥爭場《曲洧舊聞》：秦西北人呼爲麥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號爲麥爭場。

夏萬鈴《菊譜》：夏萬鈴出鄜州，開以五月，紫色細鈴，生於雙紋大葉之上。

留求子《羣芳譜》：使君子一名留求子，其莖作藤，繞樹而上，葉青如五加葉，五月開，五瓣花，一簇二二十朵，初淡紅，久乃深紅色，輕虛如海棠，作架植之蔓延若錦。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一〇《四月日次》 物候附

莎雞振羽《詩經》：六月莎雞振羽，疏：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古今注》：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俗云：絡緯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今人謂之絡絲娘，蓋其鳴時又正當絡絲之候。

黍稷華《詩經》：黍稷方華，疏：時黍稷。方欲生華，六月之中也。

蟋蟀居壁《禮記》：蟋蟀居壁，疏，蟋蟀居壁者，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按《爾雅・釋蟲》云：蟋蟀，蛬也。

鷹學習《禮記》：鷹乃學習。註，鷹學習謂擾擊也。疏，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

腐草爲螢《禮記》：腐草爲螢。註，螢飛蟲，螢火也。疏，腐草此時得暑濕之氣，故爲螢。按《釋蟲》云：螢火即照。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照。

猛火油《昨夢錄》：猛火油出高麗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即爲火，惟真琉璃可有之，入水藻荇俱盡。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一一《秋總》 物候附

海榎《益部方物畧記》：海榎不皮而幹葉叢於杪，至秋乃實，似棟子，理緻幹堅，風雨不能撼云。

半邊蓮《本草綱目》：半邊蓮，小草也，生陰濕墜壍邊，就地細便引蔓節節而生細葉，秋開小花，淡紅紫色，止有半邊，如蓮花狀，故名。

拒霜《本草綱目》：木芙蓉，八九月始開，故名拒霜。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一二《七月日次》 物候附

鳴鵙《詩經》：七月鳴鵙，疏，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鵙始鳴，是中國正氣五月則鳴，今幽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鵙始鳴也。

蟋蟀在野《詩經》：七月在野，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疏，蟋蟀之蟲，六月居壁中，至七月則在田野之中，《京房易妖占》：七月建申爲夷則，蟋蟀鳴。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一三《八月日次》 物候附

曼陀羅花《本草綱目》：《法華經》言天雨曼陀羅花，後人因以名花。曼陀羅，梵言，雜色也，緑莖碧葉，葉如茄葉，八月開白花，凡六瓣，狀如牽牛花而大。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一四《九月日次》 物候附

桑落《詩經》：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箋謂：其時季秋也。

拒霜花《綿繡萬花谷》：拒霜花樹叢生葉大，而其花甚紅，九月霜降時開，故名拒霜。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一五《冬總》 物候附

靈草《後漢書・班固傳》：靈草冬榮，神木叢生。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一六《十月日次》 物候附

冰凍《禮記》：水始冰，地始凍。

清・秦嘉謨《月令粹編》卷二〇 物候附

六時水《録異記》：六時水在青城山宗元觀有二里，對觀有峭厓，高五百餘丈，厓上授道壇昔寧真君與軒轅帝傳道之所，每日六時厓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絶。《方輿勝覽》：常道觀南有六時水，云六時灑水以代晷漏，陰時即飄然而灑，陽時則無，吕汲公詩：巖巒萬古照，泉漏六時飛。京鏜詩：八千里隔東西境，十二時分晝夜皐。

區域氣候部

論說

天津市

清・張燾《津門雜記》卷中　時令

天津氣候，非冬即夏，所求春秋佳日絶少，二三月間猶寒氣不減，一如隆冬。每至首夏清和，今日體著重綿，明日手則揮扇，其立見炎凉如此。且有乾風吹揚塵土，其勢甚狂，幾幾乎無日無之，人目盡瞇，禾苗枯萎，所以常苦旱荒。夏秋之交，雨勢稍大，又防冲決，濕蒸炎熱異常。中秋節後，人猶袒背以行，無幾日又行冬令，朔風驟起，木葉盡脱，便覺寒威徹骨，溪水結冰矣。居人非卧暖炕，擁煤爐，不足以過冬。

清《東亞各港口志・第一篇・第八章・第五節》　氣候

氣候極爲惡劣，雨少風多，寒暑俱甚。夏季自五月至八月，暑氣酷烈。計寒暑表過於一百二十度，恰如熱帶氣候也。冬季自十一月至二月，寒冷特甚，河水爲冰十五英尺，舟楫不通，世稱之爲封河云。貨物每年於此，俱載小船或氷車，輸運氷上，俟來年春季氷消，乃行開河也。

清・徐珂《清稗類鈔・第一册・氣候類》　大沽口氣候

大沽口冬季約有三閱月之冰凍。四月至七月午後四時，潮漲高九尺至十尺。八月晨十時，潮漲高七尺。口外沙線起落無定，最大汽船不能進口，潮漲，則較次者可至塘沽。

河北省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宣化氣候之異

宣化去京師數百里耳，而氣候截然不同，以居庸關爲之隔也。自岔道至南口，中間所謂關溝，祇四十五里，而關北、關南幾若别有天地。光緒乙酉五月下旬，有人入都，在宣化，衣則夾也；過居庸，衣則棉也；出南口而炎蒸漸盛，入都門而搖扇有餘暑矣。迨八月下旬，則寒風凜烈，木葉亂飛，已似冬初光景。曉起登輿，竟有非此不可之勢。前人詩云：「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誠非故作奇語。蓋可以三秋如此推之三春也。

秦皇島氣候

秦皇島夏季熱度，最高當華氏表八十六度；冬，最低在零度下平均四十餘度。

清・王炯《灤州志》卷八　正月，準《禮・月令》氣候同。立春晚，過上元節後乃解，仍雨雪迎春，梅皆有花，乃唐花也。與氣候無涉，惟及第花開，在交中氣之後，韭之早者，皆覆以草薦，雖天氣漸暖，而地氣未通，夜必有霜。

又　二月，準《禮・月令》氣候有同有不同，蓋灤境此月内桃李無花，杏至清明乃花，桃又在杏後。倉庚至初夏始鳴，以之驗二月氣候均與《月令》不同，農樹麥，麥有大麥、小麥二種，均於驚蟄凍半解時種之，較秋種者晚熟十日而功力倍省。接換樹木，凡此果均於春分前接之，結實倍大。氷開後河鮮鬻於市海鮮繼之。

又　三月，準《禮・月令》氣候有不同者，如螻蟈孟夏之月始鳴，灤境於穀雨時即鳴，餘略同。過中氣後始雷，俗謂頭雷，計滿百日河水即當盛漲，竈子聞雷即出，形小如蟻飼。

又　四月，準《禮・月令》氣候略同，惟麥秋不能依候，境内之麥如秋種者，夏至日乃熟。春種者，又遲十日乃熟，麥秋當在五月。

又　五月，準《禮・月令》氣候略同。繭絲鬻於市，初一日婦女翦紙作壺盧黏於門，並插桃符其上，婦女作繭虎繫五色絲爲首飾。初五日門窗皆插艾，飲雄黄酒，戚友或以角黍相饋遺，傭作輟功。是日偏涼，汀有小聖廟會婦女游觀者，俱以舟非競渡也，釵光衫影滉漾水中，沿岸則急管繁絃俳優演劇，旁列市肆，其熱如蒸，幾不知何處爲清涼世界。惟松翠間有傑閣參差，嵌於崖隙即偏涼虚閣也，好事者多於此行厨置酒歡呼爲樂，流連竟日始歸。凡廟會以是月偏涼，汀爲最。

六月，準《禮・月令》氣候相同。農鋤稼穡去草，葉均已含秀吐穎，治田略暇

始與家人嘗麥，童稚牧牛馬於陂陀，婦女勤紡織備寒衣焉。糜有早熟者，黍必交，處暑節候乃熟。

又　七月，準《禮・月令》氣候略同。惟白露必仲秋交中氣後乃降，處暑後棉見朵。棉花破殼而下垂，俗謂之見朵。五穀於黍爲早熟。以種日至收日計之，相去甚近也。刈黍者，必置酒食以餉傭作，謂之開鐮。初七日傳爲織女渡河，女子設瓜果祀織女星以乞巧。十五日採麻穀以祀其先並祭於墓，俗以中元節爲目連救母日也。過處暑十日穀即熟，女之新嫁住母家者，是月送歸夫家，謂之送六月。

八月，準《禮・月令》氣候相同。納稼登場，農事至此爲甚亟。初一日農家炊黍以祀風神，祈簸揚得風力也。十五日爲中秋節，農停工作，具酒食歡飲，故家以月餅饋戚友，備瓜果賞月，比鄰攜酒相徵逐，每至夜分乃罷。舊志謂婦始紡績。田婦固無時不紡績也，非獨中秋爲然。

九月，準《禮・月令》氣候相同。初九日謂之重陽節，文人墨客多攜酒登高賦詩暢飲以爲樂。十七日俗以爲財神誕日，商賈咸賽神爲會，響爆竹如雷，田功始畢，農家散其傭作，醵蓄藏蔬以禦冬焉。

十月，準《禮・月令》氣候相同。鄉里小兒至是始入塾者，謂之冬學，初一日俗又有黍子頂瓦出之說。三四葉則間之，留苗寸餘，雙單相間。俗云：稠糜忽爲下元節，詣墓焚紙錁冥衣，謂之送寒衣。是月多嫁娶。

十一月，準《禮・月令》氣候略同。惟芸始生《時訓解》及各史志皆不取爲候，濼境值風霜凜冽之時，雖山圈水暖處皆草不萌芽，氣候不同也。冬至日作餺飩爲食，取天開於子，混沌初分，人食之可益聰明。農乃作窟室，以桑枝爲筐筥，編蓧爲箄爲帚，劈槀碎硫爲火具，老稚篝燈撿棉而去，其梗以爲田家急務，即于茅索綯意也。

十二月，準《禮・月令》氣候相同。

山西省

清・祁俊藻《馬首農言・地勢氣候》　壽陽縣居太行之頸項，山脈西北自甯武、忻州來，至縣東北境，枝分右出，融爲縣治。正幹引而南，山之東爲桃水所導源。又引而東南，由平定州至樂平之西陡泉嶺，則洞過水導源處也。全境之水，惟東界南北芹泉東流爲桃水，而歸滹沱，餘皆匯趨城南，合洞過以西注於汾。縣志

環壽皆山，獨黃嶺一峽受西北風，故氣特寒。韓文公《題壽陽驛》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及到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至今有冷壽陽之諺。穀雨後始布種，秋分後即隕霜，農事艱難，倍於他邑。太安、平舒兩村尤寒，以地窪近河故也。

又　種植

小豆種法與黑豆同，所異者，黑豆先種原後種隰，小豆先種隰後種原。犁較黑豆宜深，所謂：小豆犁淺，不如不點。苗小時，以手間之。原，苗相距宜五寸。隰，雖一尺亦可。立秋則鋤，鋤喜陰雨，俗有：乾鋤穀苗溼鋤豆，細雨淋淋鋤小豆之說。至大小豌豆，扁豆，與種春麥同時，皆係夏田。紅豆不拘遲早，鋤忌午日。菉豆與種小豆同時，宜午鋤。若鋤遇陰雨，多生旱蟲。

黍有穄黍，與種穀同時。穄黍外，又有大、小黑黍，大、小紅黍之別。大者先種後熟，其粒大，耐風。小者後種先熟，不耐風。於去年穀田、黑豆田，芒種時種之，先耕一次，宜深。種時再耕，宜淺，雖一寸亦可，下子畝六、七合。耙二次，先以木板拖之，恐其沒紋，初出土，葉如鼠耳，若遇雨，泥水貫其心則死，謂之沒紋。後復砘之。地喜勻和，忌土塊。俗云：黍種湯。未出土時，雨亦不妨，俗又有黍子頂瓦出之說。三四葉則間之，留苗寸餘，雙單相間。俗云：稠糜忽闌黍，黑豆地中卧下狗。鋤亦不必深，驗老嫩如驗穀法。

清・汪嗣聖《朔州志》卷二　節氣

大梁初胃七度，清明中昴八度，穀雨終於畢十一度，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度，小滿終於井十五度。見《山西通志》

按朔州在山西北五百里雁門關外，北西南三面皆山，節氣較遲，霜降最早比之右玉、左雲、平魯、少覺和暖，而與關南節氣實不同也。《舊志》載，春末猶寒，秋初即霜，冬極冷，田成一季，信然。

春

立春後必有大風，天尚寒冷，驚蟄後東風解凍，春分後候雁北，雷乃發聲，農事方動。種二麥及登豆，清明後冰消草木甲拆，杏花開，穀雨後種穀。

夏

立夏後天氣和暖，苦菜秀，種糜黍，小滿後種黑豆及瓜，芒種後漸熱，種小糜穀，夏至後王瓜生，種蕎麥，小暑後牟麥熟人服紗葛，大暑後收麥豆。

秋

立秋後天氣微凉，處暑後百穀秀齊，白露後漸凉，山有微霜，偏食瓜果，秋分

後鴻雁來，雷始收聲，蕎麥、糜黍、穀、豆皆熟，寒露後漸冷，草木黃落，霜降後水始冰，服裘醃菜。

冬

立冬後天氣寒，地始凍，農工甫畢，大雪後冰極盛，水澤腹堅，冬至後極冷，小寒後凍膚龜指，咳唾成冰。

清・楊篤等《五台新志》卷一　氣候新纂

五臺北高南下，故北寒南暖，最暖者爲大小南路，大南路在滹沱兩岸，氣候與定襄、忻州、崞縣相若。自東治鎮迤東北，地形漸高，至縣治左近，則氣候漸寒，較大南路差兩旬。愈北愈寒，極北至五臺山，則四月冰方全解，七月山頭即見雪，氣候較大南路差五旬。大南路柳絮漫天，桃杏已成陰結子，五臺山柳條乃初變黃色也。小南路之下峪，地形尤低，山崿向陽，故較大南路尤暖。然縣城迤東迤北，得雨較易，土性疏衍，雨及寸即可布種，大南路則得雨最艱，恒苦旱乾，土厚而堅，雨非三寸不能布種。若遇雨足之年，則收穫優於北路，然患人滿，豐年亦資北路之粟。

內蒙古自治區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內蒙氣候

內蒙地處高原，距海面自二千尺至六千尺不等，帶山環繞東南，瀚海橫亘西北，水源缺乏，地氣薄弱。早晚甚寒，正午驟熱，正午與早晚有相差四十度者。平時西北風爲多，孟秋即下雪，白露前後。入冬井水亦凍，季春尚以雪充飲料，六月亦有下雪時也。

遼寧省

清・金毓《阜新縣志》卷五　氣候

全境氣候稍有差別，以華氏表驗之，縣治南部每歲立春後由十二度至三十二、三度，春分後由三十三、四度至六十七、八度，夏至後由六十九度至八十七、八度，立秋後由七十四、五度至五十二、三度，秋分後由五十一、二度至二十九度，自立冬後由二十九度至九度許，或五、六度不等，其炎夏最高溫度不過九十三、四度，嚴冬最低溫度至冰點下三、四度爲止，其縣治北部較南部每令氣候各低一度左右。

清《臺安縣志》　氣候

本縣氣候較諸遼省南部各縣寒暑變化稍爲劇烈。考二十四節之平均溫度：立春二十四度，雨水三十度，驚蟄四十一度，春分四十九度，清明五十七度，雨(水)六十一度，立夏六十四度，小滿六十八度，芒種七十五度，夏至八十三度，小暑八十六度，大暑九十度，立秋八十四度，處暑七十八度，白露七十三度，秋分六十五度，寒露五十六度，霜降四十度，立冬二十八度，小雪十七度，大雪十度，冬至十二度，小寒十五度，大寒二十度。要之一年之中最高溫度爲九十四、五度，最低溫度爲七、八度。以上均按華氏寒暑表計算。每歲二三月之交，雪止冰泮，三月至五月漸形溫暖，五月至七月中爲暑氣最盛時期，七月半至九月杪爲秋涼，十月至翌年二月爲寒氣最盛時期。又本境因地勢平曠、土多沙質，每種仲春至盛夏恒起颶風，每作至四五日不息，卷沙挾土，猛烈異常，爲害於人，殊非淺鮮。夏秋之交，霪雨連綿，且有浸潦之虞。

清・楊金庚《海城縣志》　氣候

全境氣候無甚差別，寒暑進度亦無急劇之變易。驗華氏表，每歲立春后，夏季七十度至九十度，冬季三十度或二十度不等。東境地高，距海較遠，晴多雨少。城西四五十里，濱河下，暑雨秋霖，常患潮濕。

農時

耕種時期：　大約在清明節前后。東部地暖，播種常早；西部土寒，播種常遲。

收獲時期：　大約在白露、秋分之間，東部較西部常早二旬以來。

降雨時期：　全境無甚差異。如清明、穀雨、五月十三，七月十三。皆俗呼雨節，然不過破而已。大雨時行，惟暑伏前后，綿亘約月餘，甚則爲灾。遼河左右居民尤以爲慮，故山農與澤農其希望常相左也。

降雪時期：　常在冬、臘兩月之間，與來春耕種大有利益。俗云瑞雪兆丰年，指此。

害

陰雨、暴風、嚴霜最爲害，蟲鳥亦能爲害，而絕大之障害尤莫如牧羊。蓋羊口有一種酸臭，突入柞林，將嫩叶食盡，甚有害於柞樹之生育。故各村場地方，

皆以爲禁。至害蟲，則紅摻合豆粉，散布樹下以驅之。鳥害則以鳥檢震驚之，或傷稻人之法恐嚇之。惟防雨之法，向來無人研究。

河深

遼河，附近營口四五丈，附近三岔河二三丈，其間可通小汽船。三岔河通江口之間，水深平均三四尺，惟通民船而已。渾河在三岔河、奉天間，平時水最淺。三岔河、北大溝間三四尺，北大溝、長灘間二尺餘，長灘、奉天間，平時不通舟楫，增水時可通五六十石民船。

太子河在邊陽、三岔河之間，深淺不一。舉水淺時言之，蕭姬廟、小河口間四五尺，小河口、小北河間三四尺，小北河、遼陽間二尺餘。

河水增減時期

解冰期：例年在二月下旬，約至三月初旬民船始能開運。

結冰期：例年在立冬小雪間，但上流地方常在十月中旬，下游地方常在十一月下旬。

吉林省

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三 吉林多雨，蓋其地多山，重嵐釀溼，密霧蒸陰，晴暄和朗之天，歲不得多見也。伯都訥多風，常以三四月起，大木拔折，屋瓦飛空，砰轟若千軍萬馬之奔，洶湧若拔地掀天之浪，令人神懾心悸，四月以後則止。三姓多雪，雪時無花無片，如四兩、半斤之絮團，漫天而降，深及丈或七八尺常事也。故其地諺曰：吉林雨，三姓雪，伯都訥風。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長春氣候

長春即寬城子，其熱度冬夏均較奉天低五六度。冬至前後封河，二月杪三月初開凍。九十月至三月爲雪期，時或下雨。山水最大時在五六月，漲落甚速。

洮南氣候

洮南在長春西北，冬日寒甚，夏日午間之熱，乃或甚於關內。故其地種藝雖晚，而收穫反較關內爲早。雨澤極稀。

黑龍江省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寧古塔氣候

寧古塔四時皆如冬，北斗在北，較內地微高。日出較早。七月露，露冷而白，如米汁。流露之數日即霜，霜則百卉皆萎。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即凍，至來年三月方釋。五六月如內地二三月，亦復有欲裸裎之時，日昃須入户矣。春多風，風烈，常十餘日不能出户。入夏多雹，雹下則黍苗殞。

黑龍江氣候

黑龍江四時皆寒，五月始脱裘。六月晝熱十數日，與京師略同，夜仍不能卻重衾，七月則衣棉矣。立冬後，朔氣砭肌骨，立户外呼呼之頃，鬚眉俱冰。出必時以掌温耳鼻，少懈則鼻準死，耳輪作裂竹聲，痛如割。宣統朝則漸暖，不似前此江水之七月即冰也。

上海市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上海大雪

江南地暖，上海居海濱，東鄰日出處，氣候尤和。每歲雪時，大小皆以寸計。咸豐辛酉十二月二十七、八等日，大雪至三晝夜，深至四五尺，港斷行舟，路絶人跡，老屋茅舍率多壓倒。時粵寇分股取川南，歇浦以東皆爲兵窟，爲雪所阻，遂踞巢不出。於是難民乘機逃者數十萬，其被擄者日服役，夜閉置樓上。時以雪地無聲，可免傷損，皆從牕中跳遁，因而得脱者又不知凡幾。

安徽省

清・石瑶燦《續石埭縣志》卷二 氣候

天道每三十年而一更，自乙卯以來，歷七十載之久，氣候寧無變易。近日栽種禾麥總以早爲貴，先時者獲堅好，遲種者多瘠薄，故邇日農夫于耕耘之事，踴躍爭先，不比曩時之可以稍緩也。至石邑水災，往日偶一見之，今不過十年間，水滂見告較從前爲更多，由此觀之或亦氣候之少變也。

清・姚子莊《石埭縣志》卷二《風土志》 氣候

按氣候西北多寒，東南多暑，惟中原與曆相協，埭棘池在中原千餘里，陰陽之所會，四時之所和，風雨之所交者，頗正不爽。立春天霽日和，挾纊者輒汗流，少陰雨即寒，二月間，猶間有雪，五月始暑，恒苦愁霖，或一日之內數易陰晴，土人謂之霉天，書畫衣器之類潤而易敝。六七月暑劇如灼，八月終始減。立秋後一雨即涼氣襲人，冬多雪，四季間有暴風霾霧，春夏之交寒暄不節，易致感冒，夏秋炎涼失和，多成疠痢，善攝生者，每慎起居。

清・段中律《青陽縣志》卷二《風土志》 氣候

天下西北多寒，東南多暑，惟中原與曆多協，青屬池去中原千里許，氣候近正。立春天霽日和，稍陰即寒，二月猶間有雪。諺云：桃花雪墜地即融。五月始暑，六七月苦鬱蒸，立秋後一雨即涼爽，四季間有暴風霾霧，善攝生者，當隨時節宣云。

九華山氣清白似雲非雲，似烟非烟，似霧非霧，猝焉而起如平水焉，出諸嶺之半青峰，在其上蒼翠如初，若波濤之洶湧者，良久乃散，謂之雲海。四時多雨，不苦旱，旱亦不踰四十日。

多雲多霧，霧則瀰漫山澤，非里道之所可紀也，曰霧海。

氣多寒山之幽谷，陰厓氷雪不化，非獨天臺爲然，四月間猶有飛霰，將十月必雪。

福建省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閩中冰雪

冰雪爲閩中所罕見，官場習慣，歲暮新正，必衣紫貂及各色狐皮，閩中實不需此。故有用銀鼠石鼠爲衣，以天馬皮出鋒者，亦異狀也。達官貴人新正賀歲，有强御貂裘者，無不汗流浹背矣。

清・李拔《福寧府志》卷一《星野》 月令

《閩書》：氣候恒燠。閩地晴則冬暖，雨則夏寒。太守李拔有詩云：暑雨長溪日，深秋氣候同。潮聲淡宕裡，山色有無中。

閩中無雪。拔按：郡地未嘗無雪，但較北地差少耳。《萬曆州萬〔志〕》云：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閩廣志》亦有此兩語，總以東西濕熱，乍燠乍寒，變態無常也。長溪閩地而鄰于浙，氣候與福州相似，其有不同者，如春初時氣寒有雪，發生較遲，陰霾多雨，夏則苦旱，田土枯焦，一炬可憫。然洋田喜雨，山田喜晴，此盛彼衰，收獲不齊。秋月霪霖溪流，汛溢山嵐海瘴，尤盛於夏秋之交。濕熱薰蒸，米穀衣服每致霉爛，人多寒熱瘡疾，秋熱更烈，雨則暴冷，難以調攝，癉痢之病，十常八九。霜降以後始覺清涼，小陽以前花有非時而開者，忽然春寒人思挾纊，忽而冬煖人思臨風。多着衣，少貪涼，節飲食，慎起居，此調養之善法也。

湖南省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永綏氣候

永綏僻處萬山，罕見人跡，氣候與內地迥殊，每值黑霧濛濃，對面不相見。且春夏霪雨連綿，秋冬霜雪早降。時下冰凌，屋溜凍結，自簷至地，其大如椽，謂之冰柱，苗人以木杵撞開，始能出入。城外雖稍平曠，然亦寒居十七，熱居其三，春多寒，仲夏猶時挾纊。立秋日晴，則後二十四日大熱，甚於三伏；是日雨，則涼暖不常。諺云：秋風十八暴。言雨多也。中秋前後，即衣薄絮，雪深尺許，則沍凍。冬雨，則轟雷。四境山多田少，漢與苗各因山之所宜，占四時之候，以爲種植，故所收多雜糧。沿邊一帶，人烟稠密，其節序寒燠，稍爲適宜。

廣東省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廣州氣候

廣州天氣，寒燠不時，蓋地近温帶。冬令不見霜雪，嚴寒驟暖耳。十二月間，晨起僅可單衣，午後忽轉北風，即驟涼矣。六月間，遇西江水漲，或陰雨連朝，則又驟涼矣。每見地方官迎春時，身衣裘，而乃汗出如漿。元旦賀年，竟有持扇者。山陰俞壽羽鶴齡有詩云：昨宵炎熱汗沾巾，今日風寒手欲皴。裘葛四時都在篋，無衣難作嶺南人。光緒壬辰十一月二十八日忽下雪，次日嚴寒，簷口亦有冰條，木棉樹枯槁，數年始復活。聞道光間亦然。自壬辰以後，則屢有集霰之年，無復如咸、同間之和煦矣。

清・鈕琇《觚賸》卷七《粵觚上》 廣東月令

正月　蜃氣成樓　水仙來賓　荷錢浮於水　一麥黃　木葉微脫

二月　蔗初芽　蕨拳輸粉　魚苗生　蜆降於霧　木綿吐英

三月　林若芳　石蜐揚葩　江鷗避風　孔雀之尾開金　檳榔包坼

四月　佛桑紅綻　高榕蔭日　仙掌立　鯊入山麓化爲虎　樹蘭綴珠

五月　荔支丹　菩提舒葉　椰含漿　羣蟻朝其祖　鈎割鳴年
六月　白雨足　西潦至　芭蕉子垂　苦瓜入饌　早禾乃登
七月　秧針重碧　龍眼熟　蝴蝶營繭　素馨結爲燈　薅田浮
八月　颶母息影　茶徙蠅於樹　紙鳶翻風　黃柑分指　河魨乘潮而上
九月　紅薯登　白欖落　嘉魚出於峽　南燭迎社　香門開
十月　耕牛放閒　八蠶之功畢　嶺梅芳　橘柚錫貢　銀河夜見
十一月　桃李花　鷓鴣蔽葉　黃雀復爲魚　巖蜂聚糧　瑞香霏雪
十二月　蚊不絶吟　池塘竭　稚筍出　風蘭賀春　舊雷有聲

天之節候，見於地之物産，故《月令》一篇，載自《禮經》，後人遂著於授時之曆。余宦遊所至，其風土大略相同，唯粵中則不特與朔方絶異，即較之江淮，亦甚懸殊，爰采屈翁山《新語》，參以耳目見聞，戲爲《廣東月令》，乃知炎陬譎詭，固不止於再稻八蠶已也。

清・齊翀《南澳志》卷八《風信》　風信

清明以後，地氣自南而北，則以南風爲常風，霜降以後地氣自北而南則以北風爲常風，若反其常，則颱颶將作不可行舟。

南風壯而順，北風烈而嚴。南風駕船，非颱颶之時，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俗稱爲九降風，間或有颱，則驟至如春颶。船在洋中遇颶猶可爲遇，颱不可當矣。

過洋以四月、七月、十月爲穩，蓋四月少颶日，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陽春候，天氣多晴順也，最忌六月、九月，以六月多颱，九月多九降也。

十月以後北風常作，然颱颶無定期，舟人視風隙以來往，五六七八月應屬南風，颱將發則北風先至，轉而東南，又轉而南，又轉而西南，颱颶俱多帶雨，九降則無雨而風。

有東風先至，轉而北而西，而南者，又有西風先至，轉而北而東而南者，俗謂之回南，回南風勢最爲猛烈，然一回南則風息矣。又有倏而東，倏而西，倏而南，倏而北者，倏東倏西倏南倏北之風往往連綿數日，雖得南風亦不止。又有火颱，凡颶颱皆雨，火颱獨於雨中挾火而飛，或大如車輪，或小如丸彈，昏黑之中空中布滿，疑鬼疑神，令人心膽俱裂，其風尤爲狂猛，有泊港海船吹入平地十餘里者，土人最畏火颱。

五六七月間風雨俱至，即俗所謂西北雨風。時雨也，舟人視天色有點黑，則收帆嚴舵以待之，瞬息之間，風雨驟至，隨刻即止，若預待少遲，則收帆不及，而或至覆舟焉。

廣西壯族自治區

明・林富《廣西通志》卷一《圖經》　故梧當五嶺三江之會，二廣于此襟喉，馬迹其形勝，大抵鎮以桂嶺，絡以三江，東北楚也。其氣清淑，故其民秀而文，西南貊也，田州太平皆近雲南交界，故曰貊。其氣瘴癘，故其民悍而質。北益多寒，故霜雪降焉；南益多暑，故蒸濕生焉。地因其宜，天運其施，君子之政惟時也。

又　遷江縣上林縣其地雖連桂林，然風氣乃與中州異，曾鞏《送李材叔知柳州序》：談者謂南越偏且遠，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不欲久居。多暖少寒，有霜無雪，惟土薄地綿，故寒暑之氣不正，陽恒泄陰恒盛，陽氣泄，故冬多暖，陰氣盛，春多寒氣，既不正而相搏，加以山林迴複草茅障翳，於是瘴發而癘作矣。猺獠日侵而莫誰何，豈非以旬宣罕至之故邪。

又　興業縣其氣候雖疆域遼邈，然不甚相縣，縣山勢迫蹙，往往重巒環鎖如坐甑中，衆水繚繞合流而東，得以宣泄其湮鬱，故春夏多雨，江常泛漲。六七月之交炎暑酷甚，積雨蒸鬱，瘴氣間作，窮冬乃有微霜，盤水或凝薄冰，俄頃即渙，而雪則罕見。寒暑每眡晴雨，冬可揮扇而夏或襲裘，嶺表炎荒大抵然也。

又　平南縣雖山水奇秀，映帶城郭，連數百里勢如游龍，然蠻溪獠峒近際其境，鴆虺叢焉，加以草木蔚薈，蒸嵐成瘴，無時無之。春曰青草，夏曰黃梅，六七月曰新禾，八九月曰黃茅。土人以黃茅瘴尤毒，五代成爲嶺南節度使，或曰：嶺南黃茅瘴，願相公保重。以諺云：嶺南黃茅瘴，不死成和尚，故也。惟平南江山夷曠，瘴毒稍清，縣郡達於南寧，益少寒多暑，一日之間氣候每殊。宋使曹亨伯詩云：冬來行部駕軺車，一日之間氣候殊。朝服駝裘暮揮扇，未應嵐瘴得全無。

清・郝浴等《廣西通志》卷四　氣候

晁錯曰：揚越之地，少陰多陽。李侍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陽氣

常泄，地卑故陰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不雪，一歲之暑熱過中，人居其間，氣多上壅，膚多汗出，腠理不密，蓋陽不反本而然。陰氣盛，故晨氣多霧，春夏雨霪，一歲之間蒸濕過半，盛夏連雨，即復凄寒，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濕，肢體重倦，多脚氣等疾，蓋陰常盛而然。陰陽之氣既偏而相搏，故一日之內氣候屢變。諺曰：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冬。又曰：亟脫亟着，勝似服藥。氣故使然耳。大抵人身之氣通於天地，天氣極北寒勝，極南熱勝，五嶺以南號曰炎方，乃其高岡疊嶂左右環合，故鬱而爲嵐。惟全州近湖湘，窮冬多雪，氣候似中州，而桂林次之，子美謂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良不誣也。左右兩江以介昭梧郡居平曠者，猶或差勝，若城依岩谷，或近卑濕，崎嶇迫阨，間有近午方見日色者，至若蠻溪獠峒，草木蔚薈，虺蛇出沒，江水有毒，瘴氣易染，春三月青草瘴，四五月黃茅瘴，又曰桂花瘴、菊花瘴，商旅氓隸觸熱征行，與夫飲食起居不節者，每爲所中。調攝之功宜加處焉。夫病之中人，每乘氣虛而入，元氣盛則邪氣無由而侵，猶君子盛則小人無自而進，此養生第一義也，蓋不獨瘴鄉然矣。

清・金鉷等《廣西通志》卷二一　揚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其性能暑。《漢書》

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陽氣常泄，地卑故陰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鮮雪，一歲之中暑熱過半，人居其間氣多上壅膚多汗出，腠理不密，蓋陽不反本而然。陰氣盛，故晨昏多霧，春夏雨霪，一歲之間蒸濕恒多，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濕肢、體重、倦成、脚氣等疾，蓋陰常盛而然。陰陽之氣，既偏而搏，故一日之內氣候屢變。諺曰：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冬，歲使然也。大抵天地之氣，極北寒勝，極南熱勝。五嶺以南，號曰炎方，其高岡疊嶂，左右環合，故鬱而爲嵐，惟全州地近湖湘，窮冬多雪，氣候似中州，而桂林次之，杜子美謂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良不誣也。左右兩江以及昭梧諸郡居平曠者，猶或差勝，若城依巖谷，或地近卑濕，崎嶇阨塞，有近午方見日者。至若蠻溪獠峒，草木蔚薈，虺蛇出沒，江水有毒，瘴氣易侵，商旅氓隸，觸熱征行，與夫飲食起居不節者，每爲所中。調攝之功宜加謹焉。《李西美攝生論》

粵中五穀無味百花不香，以其氣泄而鮮專凝也。《大戴禮》：陰陽之氣，亂則爲霧。嶺南多霧，蓋由陰陽不和，蒸於莽箐之區，雜以蟲蛇之氣，是生瘴癘。生長此方者猶可相習，而仕宦羈遊，凡於暄涼晴雨之交，飲食起居之際，調攝倍宜周矣。陸賈《南行記》

桂林府

二廣惟桂林無瘴，自是而南皆瘴鄉。《桂海虞衡志》

桂林一日之間具四時之氣，遷謫者惡之，號四時節。陶穀清異録

桂林雖無瘴，而苦霪雨，自春徂冬，十僅一霽，故地濕而物易腐，屋棟皆爲蟻蛀。夏秋酷暑多蚊蚋，尤不可耐，甚於閩廣。四山多霧，初至者每苦腹漲如蠱然，嚼檳榔乃漸消。《百粵風土記》

土疎陽泄，久晴易熱，雖盛夏隆冬景象輒變。《桂林府志》

南州多無霜雪，草木皆不改柯易葉，獨桂林歲歲得雪，或臘中三白，然終不及北州之多。靈川、興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送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案此説今亦不然，永福在府治西南百里，三冬仍有霰雪，并至封條積地者。參《舊志》

永福地多濕熱，氣候不齊，遇晴輒煖，一雨輒涼，又夜多寒而日常煖，故一歲之中卧必擁襆被，雖盛夏亦然。三冬近亦見雪，積地封條，主來歲豐稔。嵐霧瀰蒸，俗有青草黃茅之瘴，觸之者投以苦辛之劑即愈，昔人猶謂爲清淑之境云。《永福縣志》

全州居湖湘南，地據高爽，沙清水駛節候與江浙類。昔人所謂風土和平，同中州清淑者也。霜雪時降，瘴癘不作，號樂土云。《全州志》

灌邑氣候雖近省，其寒暑晷有不時者，二三月尚有氷霜，四月尚涼，六月始暑，七月極炎，冬晴即暖，陰雪始寒，夏月雨多河溢，食之多瀉，謂之麥根爛。八九月驟熱驟寒，多瘧，謂之小陽春。《灌陽舊志》

平樂府

平樂爲楚南境，氣候恒燠，地介五嶺之間，峰巒迴合，山林水石之氣，時溢爲霧，四望曠邈，咫尺莫辨。深山叠嶂爲盛，城郭爲輕，行旅勞役之人，尤易侵染。《平樂府志》

平樂風氣多熱少寒，草樹秋杪而不凋，花卉冬初而見艷。《縣志》

四時晴霽便熱，或有風雨，俄頃便寒，調護稍失，百病易生。《恭城縣志》

富川氣候近衡湘，與諸縣大殊，四時多風，其聲甚烈，隆冬有雪，草木盡凋。《平樂府志》

春三月有青草瘴，四五月有黃梅瘴，六七月有新禾瘴，八九月有黃茅瘴，又

有桂花瘴、菊花瘴之名，大抵皆乘虛而入，故元氣盛則邪氣不能侵，此養生第一義也。

昭平界梧川之間，屹巒環峙，灘水湍流，叢薄密嵐，煙瘴霧雨，倏而寒霽倏而燠，一日可更裘葛焉。而秋末冬初，其氣乾燥，瘴癘又甚。《昭平縣志》

永安四山擁蔽，氣不舒暢，比於鄰壤瘴霧尤厲。《永安州志》

梧州府

梧州氣候與中州異，峰巒環峙，三江合流，融結鬱燠。春夏之交霪雨彌旬，地多燠少寒，三冬不見雪，山高林茂，煙鬱嵐蒸，故陰晴之分，一日數變。《藤縣志》

南方地暖無氷雪，或數十年一見，近年梧屬霜雪頗重，逾於往時。《岑溪縣志》

岑地多暖，昆蟲少，蟄草木不甚零落，桃李先梅而綻，三夏固暑而經秋更熱，謂之蒸秋。《梧州志》

西粵多山而懷集尤在萬山之中，偏方土淺，陽煥之氣易升，山峻地卑，陰濕之凝更重，煖生常早，寒肅常遲，一日之間，氣候易變，而疾病橫生。《懷集縣志》

潯州府

潯州四時常花，三冬無雪，夏不熱而秋熱，冬不寒而春寒，三伏或至披裘，殘臘間亦揮扇。《潯州府志》

草木蓊勃，虺蛇出沒，日蒸水氣積而爲瘴，城廂平坦之地則少，鄉陬巖谷之處則多，甚於春夏而冬則無之。《舊志》

多暑少寒，有霜無雪，或數年一見，間有颶風折木發屋，至二三日止，臘月多微雨，朔風嚴凝，久之忽霽，名曰迴南。連雨之後必有晚照倒射，明旦重霧四塞，日出反遲。《貴縣志》

南寧府

南寧古邕管兩江合流，環城暮冬，氣候暖若三春，樹葉多不落，桃李亂開，蝮蛇出土不蟄，日晴驟熱則溫霧如湯濺人衣，故號炎鄉。《南寧舊志》

四山開朗，江流遶城，嵐氣發洩不爲瘴癘。《新寧州志》

地劇炎荒，山多陰曀，物生常早。《隆安縣志》

太平府

太平爲粵西極邊，地愈卑土愈薄，濕煥尤甚。《太平府志》

地卑土薄，春夏霪雨，冬無霜雪。《崇善縣志》

左州氣候乍寒乍熱，最難調攝。李詮《養生篇》

地近交阯，山多嵐瘴，春夏水漲，有蟲蛇草木之毒，易於傷人。《養和州志》

永康爲粵西極邊所在，深山密箐，氣候多垂，四時不和，陰陽失正，人居其間，四肢沉倦，百病俱生，甚於他處。《永康州志》

鎮安府

寒暑無常，陰晴不一，夏秋之際，地生嵐瘴。節《思恩府志》

奉議罕見霜雪，山深嵐翳，草木不枯。節《志》

歸順山高陰重，少暑多寒，穀實頗遲。《歸順州志》

都康四時瘴霧不分，冬夏遇雨則寒。節《府志》

柳州府

柳州地近桂林，號無瘴，且山水清曠，風氣與中州不甚異。《舊志》

雒容與桂永接壤，土疎陽泄，故氣候易暖多陰。《雒容縣志》

懷遠在柳州西北，氣候常寒，較他縣暑異，柳無雪而懷則有雪，多崇山峻嶺。邃谷寒生，即盛夏亦無溽暑，春秋二分居必挾纊，故五穀不再熟。亦有青草黃茅之瘴，每晨黑霧蔽日，清涼逼人，急當避忌。《懷遠縣志》

融在柳州上游，氣候與湖湘不殊。《融縣志》

慶遠府

慶遠介龍城西，四時皆等，暮春中夏時亦有寒涼，如秋冬者，大約陰雨蠻風霾蔽日照之故，若其馭當空即已，令人煩燥。晝方裸赤，入夜仍須挾纊，自朝至暮，寒燠數更，故諺曰：急脫急著，勝似服藥云。《慶遠府志》

宜山附郭天河距郡非遥，暖既無殊，冷亦不異，氣候尚爲差勝。《府志》

河池地居萬山，風多暈人，天饒雨霧，冬無氷雪，時常陰晦，四季皆瘴。《舊志》

荔波錯壤黔省，雍正十年因改隸都勻。寒燠非時，雨暘無候，溪蒸毒，熠山吐嵐氛，有桃桂枯嶺等瘴。《舊志》

析城附郡東南分理者，至而輒斃，水上尤可詫異。永定、永順原屬宜山境土，大概不甚相遠。《慶遠舊志》

東蘭南丹郡地俱係蠻溪獠，崗深箐密布，草木蓊翳，巖依穴處類皆鱗蛇蝮，雨過萬壑交衝沫，淫毒蟄再加上霧下潦，烈暑燒空，商旅氓隸，若貪涼飲令即爲所中，他病半熱半寒，率由陽虛陰逼，醫必温中固下以定二氣之分，誤用祛發百不一生。又曰慶遠春三月暖氣薰蒸，人多袒裼科跣儼如內地，入伏景象，夏三月暑熱雖侵，反無十分酷烈，因春時蘊隆已泄故也。秋三月肅殺之氣不甚，林端無異暮春，冬三月煦燠如常，罕見霜雪，若風雨連朝，陰氣迫而成寒轉甚冬時。《舊志》

思恩府

恒燠少寒多陰，晦無霜雪，青草黃茅瘴癘時作，府治平衍，四山開暢，爲患猶鮮，武緣近屬山水多有清曠處，候差無別，其餘土俗村墟，皆層巒叠嶂，晨昏嵐霧，日中始辨，陰晴寒暑不和，四時如一，但逢陰雨，雖夏亦秋，偶值晴暄，雖冬猶夏。《思恩府志》

又舊城古零二土司、何旺堡地高山陰，多寒少暑，五穀發生最遲，田州百色鄰距廣南暑盛秋中嵐氣特厲，熱霧昏茅，行旅輒畏之。《節府志》

賓州無大江以洩水氣，民居皆沮洳卑濕，層巒蒸霧，雨甚即寒，入冬猶熱，嶺以南常候也。《舊志》參《方輿勝覽》

泗城府

萬山叢箐，嵐霧迷漫，雖天晴必巳午二時始見日色。《節府志》

西隆寒暑不時，瘴癘獨甚。居民多住山頂，嵐霧在下，陰翳之氣稍可避。《州志》

直隸鬱林州

平原廣野，山清水深，春夏多雨，冬寒無雪，又一歲之間暑熱過半，陰氣盛，故晨夕嵐霧。《鬱林州志》

論曰：粵西自桂林外，昔稱瘴鄉，大率土廣民稀故也，今則休恬安養，生齒蕃盛，邨落錯居，寒暑應候，近郡皆同中土，惟泗城、西隆、西林、東蘭、歸順等地林崗深密處，嵐霧所蒸，尚覺稍有瘴氣。然讀梅、昭州五瘴之説則知身固有瘴而逆氣成疾，固非荒遠爲害矣。何況風動日暄，四氣協而陰陽和，又駸駸乎有轉移斯闢者歟。

清・吴醇仁《平樂府志》卷四《氣候》 氣候

梅摯瘴解曰：瘴氣者，出山嵐風水之毒，與艸莽渗氣鬱勃蕪蒸而成寒，與熱同作或但熱不寒發渴，有時全似痎瘧，而南人百病不問症候，通命曰瘴，妄投藥石，速禍者衆，凡此者，其疾似瘴，非真瘴也即瘧耳。炎方地脉疏而氣泄，愆陽弗收人爲常燠所曠，膚理脉絡不密，山木草莽之氣感而相薄，故易成疾。又地氣雖常燠，天氣乃無常，不問四時晴霽便熱，或有風雨俄頃便寒，將護稍失，百病橫生，此又在水土氣候之外。一歲無時無瘴，春三月青草瘴，夏四月黄梅瘴，六七月新禾瘴，八九月黄茅瘴，又曰桂花瘴、菊花瘴，土人以黄茅尤毒，荒野岡阜無他艸木，惟茅生之葉端焦黄時暑鬱，然人行茅間，爲氣所炊，昏眩煩渴，身熱頭疼，且數十里無木陰可息，又無井泉，過潢汙陂濁不得已必杯飲，暮夜無逆旅野次風雨中，幸至州縣，又無醫藥，嘗以委頓他瘴大率類此。

又 平樂爲楚南境，氣候恒燠，地介五嶺之間，峰巒迴合，山林水石之氣，時溢爲霧，四望霏靡，咫尺莫辨，是名曰嵐。深山叠嶂爲盛，城郭爲輕，行旅勞役之人易染，貴人静女率多無恙，但能慎起居、禁嗜欲、裔精氣、養空虚，雖以昭州爲中原可矣。

曾士楊曰：昭州，春夏之交，霪雨彌旬，潦漲時發棟礎常若汗流，衣器皆生白醭，三伏炎熇尤甚，一歲中五瘴迭作，人中之，暴則生瘴熱霍亂，緩亦生痎瘧、瘡脹、脚氣、脾泄諸症。

李西美曰：昭州晨昏嵐霧，春夏雨霪，人多中濕病鬱，蓋陰氣偏勝故也。善攝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審候調劑爲是，若謂急脱急着，勝似服藥，又謂嚼檳榔飲醇酒皆可禦瘴，猶非篤論矣。

又曰：或行役勞苦，不耐煩蒸，驟減衣襟，貪納風凉，往往邪中腠理，所宜深戒。

平樂府風氣多熱少寒，草樹秋杪而不凋，花卉冬初而見艷。

清《平樂府志》卷三一 氣候

恭城四時晴雲便熱，或有風雨俄頃便寒，將護稍失，百病橫生。省志

昭平界梧平之間，屹巉巇峙，灘水湍流，叢薄密箐，嵐烟霧雨，倏而寒霽，倏而燠，一日可更裘葛焉。昭之殺氣雖殘而白骨猶見於林莽，秋末冬初其氣乾燥，瘴癘尤甚，前志所云昭平又劇者是也。

富川氣候近衡岳，與昭賀大殊，寒暑最正，四時多風，其聲烈甚，隆冬有雪，草木凋。

麥嶺地與興安相並，氣候恒燠，峰巒迴合，山林石之氣時溢爲霧，四望罨靡，咫尺莫辨，深山叠嶂爲盛，城郭爲輕，行旅勞役之人，尤易侵染。省志

賀與富川氣候相類，昔時春秋雨水多，則有青草黃茅之瘴，今民居稠密，瘴氣全消，水土亦善。省志

荔浦春三月有青草瘴，四五月有黃梅瘴，六七月有新禾瘴，八九月有黃茅瘴，又有桂花瘴、菊花瘴之名，大抵皆乘虛而入，故元氣盛，則邪氣不能侵，此養生第一義也。《荔浦志》

修仁水土和平無烟瘴。省志

永安四山擁蔽，氣不舒暢，比於鄰壤，瘴霧尤甚。《省志》昭州與湖南靜江接境，士夫指以爲大法場，言殺人之多也，若深廣之地，如橫邕欽貴其瘴殆與昭等，獨不知小法場之名在何州，嘗謂瘴重之州，率水土毒爾，非天時也。昭州有恭城，江水並城而出，其色黯慘，江石皆黑，橫邕欽貴皆無石井，唯飲江水，有一泉巧土泉非石泉也，而地產毒藥，其類不一，安得無水毒乎。瘴疾之作，亦有運氣，如中州之疫，然大概水毒之地必深廣。廣東以新州爲大法場，英州爲小法場，因併存之。

清・何天祥《慶元府志》卷一　氣候

播五行於四時，寒暑往來天下宜無異也。胡粵西獨有四時皆夏，一雨成秋之諺，地岐南北天殊炎涼，固不獨慶遠一郡爾矣。調攝之方，視中土固少殊焉。志氣候。

府介龍城西，四季皆等暮春，中夏時亦有寒冬者，大約陰雨蠻風日照之故。若其義即已令人煩燥，晝方裸赤，入夜仍需挾纊綿裯，至暮寒燠數更，語云：急脫急着，勝似服藥。或衛不堅，即難免於淹悶，是不可不倍加節制之耳。

春三月暖氣薰蒸，人多袒裸科跣，儼與內地入伏象相同。

夏三月暑熱雖侵，反無酷烈，因春時蘊隆已故也。

秋三月肅殺之氣，不甚及人體林端無異，暮春中夏。

冬三月煦燠如常，雪霜亦不多見，林葉常青，間有生華結實者，惟風雨連朝，陰氣迫而成冷，反若時令不正致此寒威。

附郭天河及永定、永順、忻城各土屬俱距郡匪遥，暖既無殊冷亦不異，氣候尚爲差勝。

思恩地居高山，風多暈人，饒雨霧少冰雪，時常陰晦。三月有青草瘴，四五月有黃梅瘴，六七月有新禾瘴，九十月有黃茅瘴，四時風景似覺少異。

南丹那地俱係蠻，豬獠崗深箐密布，草木蓊翳，巖依處類皆鱗蟒蛇蝮，雨過熱，忽有風雨頃刻，便寒雖衣重裘，將護稍失，百疾橫生，此又在水土氣候之外。萬壑交衝，沫涅毒螫再加上霧下潦烈暑燒空，商旅氓隸戴日逼征，若貪涼飲吸即

瘴

瘴者，山嵐風水之毒與草莽渗氣鬱勃薰蒸而成也，其中人寒熱間作，或但熱不寒，發渴有時全似痎瘧，而南人百疾不問，證候通命曰：瘴妄投藥石以速禍者甚衆，凡如瘧狀者乃真瘴也，即瘧爾病者，此多是行旅苦辛及兵隸僮僕與夫飲食起居失節，草莽之氣北州何無之，而南州獨病者，炎之地脉疏而氣洩，慾陽弗收，有自古無霜雪處，大冬不狹纊或揮扇不已，人爲常燠所暵，膚理脉絡不密，山水草莽之氣感而受薄，故易成疾。又地氣雖常燠，天氣四無常，不問四時晴霽便

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月青草瘴，夏月黃梅瘴，六七月白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尤毒，所謂燕茅者，極南郊野皆墳衍荒岡，無他草木，惟茅生際天，菜端焦黃時，秋暑鬱之中若釜甑，人行茅間爲氣所炊昏眩，煩渴身熱頭痛，且數十百里無一木陰可息，又無井泉。

又　嶺南既號炎方，而又瀕海，地卑故陰濕之氣常盛，二者相薄，此寒熱之疾所由作也。陽氣泄故四時放花，冬無霜雪，一歲之間暑熱過半，窮臘久晴或至搖扇，人居其間氣多上壅，膚多汗出，腠理不密，蓋陽不及而然。陰陽盛，故晨多霧昏，春夏雨淫，一歲之間蒸濕過半，三伏之內反不甚熱，盛夏連陰即復淒寒，或可重裘，飲食、衣服藥物之類往往生醭，人居其間類多中濕，肢體重倦又多脚氣之疾，蓋陰常偏勝而然。陰陽之氣既偏而相薄，故一日之內氣候屢變，晝則多燠，夜則多寒，天晴則煖，陰雨則寒，人之氣與天地通，天地之氣既爾，則居其間者，宜其多寒熱疾也。

又　回頭瘴說

舊傳出嶺有回頭瘴，大者概與在廣東而發瘴及方入廣而不伏水土者不異，蓋，南方陽氣常泄，陰氣常盛，二氣相傳，四時悉有寒熱之氣，寒則凜冽暴風，熱則炎躁鬱蒸，鬱蒸暴風之候多由得雨而解，此天地之寒熱也。人之一氣與天地同，居其間者宜其得寒熱之疾，寒則慘慼戰慄，熱則怫鬱煩燥，煩燥戰慄後多由得汗而解，此廣瘴之寒熱也。今所謂回頭瘴及方入廣而不伏水土者，亦不過陰陽相傳。作是寒熱而又甚焉者，蓋此中天氣夏多陰雨，晝雖熙然，夜實冷甚，居其間者，或至重裘，冬則風多轉南，冬人氣昏竟無雪霜，晅燠可知，居其間者，或至搖扇，秋乃熱，春乃寒，此所以與外方天氣大不侔也。今回頭者乃先染廣中之氣，復感外方之氣，冷熱相忤，寒膽不調，遂作陰陽相搏之疾。又地之氣疾深淺，亦自不同，有自深廣而來桂林者，有自桂林而入深廣者，亦多受瘴疾王由冷熱不調而得之。以秋言之，深廣天氣固尚鬱熱絺，至桂林便覺凄凉，往來其間者所以難調攝也，須度時之寒温量元氣之厚薄，審燥濕之宜資藥力之助，乃若回頭瘴，並不伏水土者，服藥當以四時天氣斟酌之，且如出領於冬孟者，時則廣尚多晅，而少寒或轉北風間有暴冷。

又　嶺表十説吴興章傑述

嶠南每以盛暑毒爲患者蓋，一歲之間暑月過半，彼人難避而易犯起居飲食稍失節度，則爲暑毒所中其暑。

又　寒暑之候不常，尤難於調攝。

海南省

明・戴熙等《萬曆瓊州志》卷三　氣候州縣同

地居炎方，多熱少寒，秋冬雷。舊志：水土無他惡，《方輿志》：瓊與中州絶異，素無霜雪，冬不凍寒，草木不凋，四時花果。舊志：水土無他惡，惟黎峒中有瘴氣，鄉人入其地，即成寒熱。附：李西美《廣南攝生方論》云：嶺南瀕海地沉，燠陽之氣常泄，陰濕之氣常盛，陽氣常泄，故四時常花，三冬無雪，一歲之間，暑熱過半，陰氣盛，故辰夕殞昏，春夏雨淫。一歲之間，蒸濕過半，一日之内，氣候屢變，晝則多燠，夜則多寒，天晴則燠，陰雨則寒，此寒熱瘴厲所繫作也。然瓊内以坦不蓄嵐蒸，外以海洩其荒氣，風候較他郡頗善，大抵其熱以炎蒸，其寒以風雨，其生常早，其肅常遲。天以陽施，□以温感，是謂炎蒸其常也，故曰四時皆似夏，風噓而喻。雖夏亦寒，其暫也，故曰一雨便成冬。其生常早，如正月桃華，二月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然生而不力，氣常渲泄也，其肅常遲，如九月禾乃登，十月水始涸，蟄蟲壞户，草木黄落之類，然肅而不嚴，氣不收斂也。

風候州縣同

周歲皆東風，秋夏颶風。《投荒雜録》云：南方諸郡皆有颶風，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按：瓊夏秋間颶風或一歲累發，或累歲一發，或起東北而轉西，或起西北而轉東，皆必對時回南，大作而後息。將起之前，海鳥預夜群驚，飛鳴投黎山，樹葉皆向南作翻轉之狀，或海吼聲大震，或天脚有云如半虹，俗稱破蓬，即《嶺表録》謂之颶母，或暄時即大作，暴雨挾之，撼聲如雷，拔木飛瓦。居民皆矮屋避之，人不能行立，牛馬不不敢出屋，或風雨中有火飛騰，回南又最大傷，損萬物。

又　漲海

海溢俗呼海翻，颶風起，西北挾雨，海水須臾高溢十餘丈，漫屋淹田，即無大雨，江水漲溢則田疇，積鹹連年失耕，沿海苦之。

又　崖州地雖遥遠，水土頗善。《宋史》氣候不正，春常若旱，涉夏方雨，樵牧漁獵與黎獠錯雜，出入必持弓矢，婦女不事蠶桑止織吉貝。《翰墨全書》家自耕植田無傭佃士多業，儒人重廉耻。《鄭廷鵠志》。

四川省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成都氣候

古人謂成都常夜雨，又稱漏天，皆言雨水之多也。今則氣候温和，寒熱適度，晴雨亦均，惟春秋冬三季多陰雨耳。若晴，正月可夾衣，二月可單衣，三月則必冷，俗謂之凍桐子花。四月中旬可棉衣，五月或不熱，三伏日之熱亦不至華氏寒暑表百度。而七月上半月同，八月初亦有熱至九十度以外者。九月初則多陰雨，俗稱瀉九皇，可衣夾棉或呢絨。十月初可衣小毛，無大雪及大冰雹，而降雪時期，恒在交春之時。

川邊氣候

大相嶺以南多風，輒日中起，至夜中息。雅州氣候與内地略同。清溪較寒，盛夏猶着夾衣。大渡河一帶頗熱，越巂、瀘沽、西昌等處無盛暑。會理州四時和暖，無盛寒亦無盛暑。沙江一帶，自三月起即異常炎熱，然一雨便成秋也。

貴州省

明・郭子章《黔記》卷一五《藝文志下》 氣候圖

貴州總兵懷柔伯施瓚撰。瓚雅好《玄學》，命工繪七十二氣候爲圖時，王伯安先生謫龍場驛丞，瓚請爲序。序曰：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爲十二會。會分爲三十運，運分爲十二世，世分爲三十年，年分爲十二月，月分爲二氣，氣分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于月者也。氣，證于氣者也。候，證于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蟲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攷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暴雨之愆，地無昆蟲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氷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蜮蜚雨，螽蝝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鸜鵒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于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走龍場，屬守仁敘，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

氣候

廳境山重嶺複鮮平壤，山多大山，嶺多峻嶺，能興雲吐霧，故多雲多雨霧多陰，故多陰多雨。《通志》載俗諺天無三日晴之説，《舊志》謂廳境歲約二百日飛霄雨，軍興以來氣候頓改，黔垣多晴鮮雨，廳境歲不過百日雨而已。陰則寒，雨則寒，故多寒。近滇故多風，多西風，多春夏風，風師喜晴，故多晴風，大晴大風，小晴小風，風過處百物滋生，青葱異久晴久風，未有晴而無風者，自西而東，自卯而酉皆風，風過處百物滋生，青葱異常，此長養風也。故廳民喜風，諺云：雨師喜點，風師喜滇，茲土蓋兼之矣。陰雨鮮風，冬鮮風，故無大寒，憂無酷暑，三伏服春服單袷，惟所宜雨三日則著綿，無服紗葛者，九月風謂之青空風，主饑，故九月不宜風，包穀初苞遇大風雨則倒，雨數日則霉黑不可食，故忌大風，忌久雨，七月禾花生，宜雨。夜雨浸其中則敗，故宜晝不宜夜，春夏多雹，冬有霜有雪，十月霜主豐年。

南里多暖，故種穫較早。北里多寒，故種穫較遲。南里包穀成熟在五六月，北里包穀成熟在八九月，舉其一可知其餘矣。平夷里地高多大風，多山、多瘠土，故多貧民。樂民里多平疇，多沃土，故民多温飽、多樂，實與名稱，錫以嘉名宜哉。鐵索橋毛口河萬山夾岸，一水中流，春多暖，夏多熱，冬無霜雪，故農事尤早，六營皆大山峻嶺，無平壤，雲霧陰雨多于四里，霜雪亦較大，故農事尤遲。

早秧在春分前，收穫在白露後，有遲至霜降者，視播種時節爲差。舊志謂：四月播種，五月分秧，近歲氣候較催，故多早二三月，北天時之別也。種穫遲，故歲止一熟，鮮餘蓄稻穀，多紅米，味與他處白米同，貧富皆食之，白米粗硬，故鮮有種者，此土宜之別也。有糯米而不甚佳，種穫與紅米同時，此地氣之別也。有晚米潔白如雪，味香而性軟，製糕良，他處所無，然不可多得，豪貴者食之，價與糯米同，種穫亦與糯米同時，別其名曰晚，非真晚也。農家多鹵莽，鮮灰、鮮糞、鮮深耕易耨，近歲多栽罌粟，尤鮮力穡，故收成多薄。薄上農夫反，是故畝多數斗，然不多有，此人力之別也。

清・陳昌言《水城廳採訪册》卷一　氣候

水城雖僻在偏隅，而縱橫亘三百里，其間雨暘寒燠，固地氣使然，然平秩平在以授人時，極備極無以徵主德，可視爲邇嬉之常耶。

聖天子贊化調元固合，僻壤遐陬咸登衽席，而作息有常，起居有節，於以百穀成羣生豫則皆守土責也。

水城地分五里，曰永順，曰常平，曰崇信，曰時豐，曰歲稔。永順里附城，常平里在城西北，崇信里在城東北，地勢高多寒。《省志》云：山高氣寒，雾霧朦朧，四時皆然。又云：五六月無酷暑，箐林樹木經冬不凋者是也。《府志》引《元和郡縣志》云：窮年密霧，樹木皆衣毛深厚。又云：山陵崇比，川谷陷深，陰涸寒沍，故天恒雨雹，地饒奇阻，而民多産女，皆坤氣積陰所致者是也。每歲立春月餘，桃杏始葩，夏多雨，雨即寒，恒衣綿。秋多陰，冬多積雪，田功則二月動犁，三月播種，四月播禾，八九月納稼，而田無膏腴土，多磽确，故收穫恒遲。《黔南識畧》曰：黔稱漏天，威寧尤甚，水城西北固皆連威寧界也，時豐里在城東南，歲稔里在城西南，地勢稍卑多煖，然山嵐鬱蒸，夏亦多雨，晴則酷熱，河外地爲尤甚，收穫較早，並可種綿，花若秋秒多陰雨，則花不熟。

清・瞿鴻錫等《平越直隸州志》卷一　氣候

平越氣候，《通志》謂：四面皆本省郡縣，氣候無異，耕種收獲先後亦不大殊，然詳加攷驗，平越之寒則較省城少輕，暑則較省城略重，三屬縣亦微有异同。議録《通志》於前而各屬分別詳載，夫四時之序，地固不能違天，而燥濕寒燠，天亦有因地而异者，民間趨事赴工與夫調攝節宣之宜，所繫亦非細故，是烏可以不講也。

《通志》曰：黔地窳而土瘠，氣渗而候愆，不可以中州例也。翁安傅玉書《述聞》，按曰：土瘠候愆，則誠然，然氣實多平，數百年中雖久爾未聞沉溺連州，久旱未聞赤地千里，較中州之凶荒，百元二三，安得以爲氣渗耶。且凶年甚少，即有之雨朱穀之價僅與中州平歲等。特民貧者多，又無巨富足以濟之，故易見荒歉耳。嵐氣上蒸，膚寸之云即能致雨，故有漏天之號，山高箐深，虧蔽日月，一日之間乍寒乍暖，百里之内此燠彼凉。田功三月始犁，四月播種，五月插禾，九十月納稼，東作稍遲則苗不茂。傅氏按云：他處更不可遲。夏初無雨，則收必歉。傅氏按云：他省且不止於歉。入秋有大風，則秀不實，謂之青空。傅氏按云：暑極而風謂之火風，此一事實氣之渗，然蝗之害，則比他省爲少。農民歲入，除正供外，恒不敷食，所賴山坡曠土，種燕麥、蕎麥，水旱稗之類，以佐饔飧。故民鮮隔歲之蓄，其亦氣候使然歟。傅氏按云：此皆土瘠山多，四少之，故非氣候之害也。貴陽北近蜀，南近粤，冬不祁寒，夏無盛暑，四時多雨少晴，雨則寒，晴則暖，夏則晝熱夜凉，田功之興遲於中土。傅氏按云：中土之開、果之熟、百蔬之成則差早。平越四面皆本省郡縣，氣候無异，耕種收獲先後亦不大殊。

州境近處無崇山複嶺，夏鮮酷暑，冬鮮嚴寒，自平播以來幾三百年久，在光天化日之中，且境内無鉅澤大川，不但瘴厲不生，亦且卑濕可免，惟地勢高於楚蜀，不知其幾由旬，故九九以後，寒尚不消，甚至立夏逾旬，棉衣猶著故里，諺有云：清明斷雪。又云：吃了端午糉，纔把寒衣送，是也。且亦無論夏秋，雨則生凉，故又有貴州無六月，一雨便成秋之謡，亦氣候爲之也。然宜雨多於晴，則年必豐稔。六七月間，當田禾啓秀，揚華練漿結實之時，尤宜時時得雨，若晴至半月，或凉露太早，則不能成實。揚花時，尤忌午風，露與風皆久晴所爲，則農人便殷云霓之望田之高者，且甚憂之矣。蓋黔中之田，率在邊阜，遠於江湖，又從無坡塘之備，間有溪堰，十不二三，惟仰天漿以資溉潤，故盛夏遥潦數澤之國苦之，而黔民非所病也。惟至處暑不宜陰風，苦雨習習連旬則米粒空癟，土人謂之秋風亦致歉收也，種植之期則以清明播種爲早秧，穀雨播者次之。稻以油粘穀爲種之最佳者，土人稱穀之粘，不粘者大與古人相反，説見後傅氏《桑梓述聞》。穀有紅、白、大、小、早晏數種，嘉種以上田種之，約三十餘日可以分秧栽插，後一百十許日即可收獲，中田而種次者，布種約四十餘日始可分秧，至一百二十許日始可收獲，瘠田則又次之，近時農家又以稻種自有早遲之别，分别田之足水，不足水者，種之。蓋雨露雖同而得氣之先者，亦必有資於種類也。大小諸麥皆秋末布種，夏中收獲，而老麥之收較早半月有餘，種莜按春秋二季，一年兩收兩種，以甜莜爲佳，布種

約六十日即可成熟，大約春分前後播種，小滿收獲，處暑前後下種，霜降後即可收獲，紅稗三月布種，如田功然，載秧即栽稗，獲稻畢亦即獲稗也，比來山土多種包穀，早者二月布種，六月即可成熟，較之高粱、小米、豆可早月餘，小民當二三月青黃不接之時，麥未登場，農功既缺日食又乏工貲，布種一遲，收成便晚，田家苦累莫甚斯時，今收麥之後復登包穀，有此接濟民困，可少紓矣。至若春二三月，天鬱日烈，則常有雹，患雹後寒氣四流，最能損秧，亦渗氣使然，近則氣候和平，少有此患矣。州所轄瓮安、餘慶、湄潭三縣，瓮餘近在百里內外，氣候一切大略相同，湄潭雖隔絶江外，然與遵義最近，又介在思南、石阡之間，其天地山川之氣亦稱平和，與州境不甚懸殊也。三縣惟瓮安、傅竹，莊氏所著《桑梓述聞》，文雅浩而詳，故多採録，亦因是以攷見各屬焉。

瓮安、坿郭及草塘里寒暑稍平，乾溪里次之，地頗平廣也。牛里寒早，荆里藍家關寒較甚，地高也。瓮里多暑，近烏江處恒不見雪，地下而水聚也，故荆牛里種獲遲，瓮里差早，相去可三候，然雖六月不甚熱，十二月不甚寒，故風疾十四，寒疾十三，濕疾十二，暑疾十一。

立春、雨水間可以種樹，移根宜雨水前，種子宜雨水後乘雨，莢堅厚者種差早，入山伐灰者速畢其事，驚蟄雷動，土易圻，不可以穴處也。

驚蟄、春分間尚可種樹，春分後樹長三尺大，於五寸圍者不可移，伐積者釈之家，以備終歲。餘則夏秋間售之，值可增，種早黍、春收自立春至此皆耘麥，餘力乃治田。

清明、穀雨可以播穀，凡稻及旱稻粘不粘者皆然。必正月寒，春分後漸温，乃可以清明時播，若先不漸温而清明驟熱，或春分即驟温皆宜姑待之，恐温後反寒也，俗謂閃春。是月皆治田以待播，勿過立夏，赴生氣也，可以種黍、種粱、種菽及包穀，旱稗，故喜雨。

立夏而立苗，猶種黍與菽及水稗，小滿獲大麥、米麥，是月畏多雨病麥也。苗穎亦喜晴和，然不可以無雨，乘雨則田畢，治勿遲，犁宿草之根蘊崇而水之可以助糞。原注：《月令》季夏雜草行水，以美土疆，謂中土以平田種黍者也。

芒種、夏至間，苗畢立，過此則根未定而氣迫之，長精液不足，故鮮實。種晚菽，獲早黍、小麥、燕麥及春莜麥已熟，不畏雨，惟需晴以獲，苗漸壯非數數雨不足以養也。

夏至、小暑間，必三耘。雨則反草入之泥，根無著土不使生也。晴則洩而曬之，曰曬水。皆欲草腐以佐糞也。然高田不輕洩，後雨不可必也。

小暑、大暑皆宜大雨，溪小易涸，土窳易燥。而苗壯不可失養也。然下田必預隄防慮冲決也，獲黍粱與菽，原注：皆三月種者。百日穀原注：謂秈穀之最早者。及包穀，復種晚黍治穀斗。

立秋、處暑宜一雨三晴，暖則穀易熟也，獲早穀餘黍餘粱，獲菽及早稗種，秋莜農宿於田，防竊穀也。晴則粟而貯之，別儲其稭以食牛，穀收稍間則收茅於山以助爨。

白露獲晚穀、餘菽，秋分獲稻，獲旱稻，及水稗，是月喜晴畏雨。

白露戒寒則穀實。

寒露稻畢獲，復收其稭。穫晚黍其別種曰秋苽。霜降黍畢獲，喜晴如雨則治土種麥。

立冬獲秋莜，納庶穀畢，治土以種麥，喜雨晴俱，如春麥種入土，得生氣也。種勿遲，欲其生稍定，耐冰雪也。小雪猶種以其生值冬至也。

大雪、冬至宜雪一而晴三，欲雪融氣温如春之雨，利麥生也。冬至陽在土中，麥漸長，先此不種則其長也。值寒而詘，小寒、大寒宜寒。陽氣如萌，欲斂而固之，爲來年發育地也。田艱水者，預犁而瀦，以備春旱，謂之過冬，自小雪及此，入山伐灰。

以上皆主種稻，次及他穀，至諸麻諸豆，若蔬非民食所必需，故未之詳也。以上皆《桑梓述聞》。

餘慶去平越州境僅百里，氣候無甚殊异，播種亦略相同，其壤地與黄平、施秉、石阡相接，故其氣甚平而無瘴厲。惡渗之害，惟四面崇山復嶺，深溪密箐，多雨多寒，故土人首衣即盛夏，亦恒不去。獨居近烏江者，氣較平和，亦地之高下使然也。

湄潭介遵義、思南、石阡三府間，與蜀爲近，氣候平和。雖寒不嚴，雖暑不酷，山澤間悉就開墾，亦無瘴毒之氣，田功二月始犁，恒於清明節播種，或以穀雨四月插秧，若遲至蒲節，不因天旱必係惰農，納稼每在中秋節前，山坡上土多石少，氣候無殊，平地可以種莜麥、包穀、黄豆、洋芋之屬。

坿諺語占驗

諺云：立春晴，農不辛。雨水雨，無荒土。驚蟄熱，生螟賊。春分寒，麥後難。清明要明，穀雨要雨。立夏不下，犁耙高挂。小滿不滿，芒種不管。入夏雨

連連，焦心爛麥天。夏至栽秧米顆稀，秧老田肥不怕遲。六月不漏水，勞力難敷嘴。雨順秋，小米收。處暑晴，早穀成。白露清且涼，晚穀盡登場，秋分三日米焦黃。九月不起霜，濕米難上倉。小春太冷麥空忙。雪一出、雨一犂、雪一寸、雨一溪，今歲不寒來歲饑，雪滿天冰在田，燒灰煮酒卜豐年。《桑梓述聞》

正月，元日晴明主歲豐，是月忌雷鳴有雪。諺云：正月雷打雪，二月雨不歇，三月無秧水，四月秧上節。正月地氣初萌，雷鳴則宣洩太過，雪爲陰陽之凝，遇雷則陰陽相搏，出地而奮，氣候太早，故至四月多致缺雨，不能力田分秧，秧乃上節也。月中有雪爲瑞雪，立春晴明主歲豐。諺云：但得立春晴一日，農夫不用力耕田。

二月，社日宜雨。諺云：春社無雨不種田。《提要録》云：社公社母不食舊水，故社日必有雨，謂之社公雨。陸龜蒙詩：幾點社公雨，一番花信風。得雨非特以慶豐年，而麥亦早登，胥於是日，課之月內，若逢三卯，則園圃蕃滋，鶯蟄宜雷，春分宜雨。按諺又有云：驚蟄聞雪米似泥，春分有雨病人稀。

三月，清明宜晴明，以應春氣，又是日聽蛙鳴以卜旱，潦聲大主水，聲小主旱，初七日宜雨。諺云：三月初七日，要雨不得雨。俗又有清明斷雪，穀雨斷霜之諺。謂雨當其時，雪霜非其候也。考二十四番花信風，皆所以驗氣候，當花未開之前，必寒數日，謂之凍花，微雨醞釀，清寒徹骨，至花開則晴，每歲皆然。不凍則花之開，每遲而氣候不催，至海棠花、楝子花開時始課以風耳。

四月，初一日宜晴。諺云：四月初一見青天，高山平地可種田。初八日宜晴。諺云：四月八日晴，魚兒上高坪。謂主雨多爲豐年也。立夏日宜雨，宜東風。小滿日宜雨，晴則多旱。

五月，端節宜晴，主年豐。芒種鳴雷，主年豐。五月夏至占米貴賤。諺云：夏至逢端陽，掃盡萬年倉。夏至五月中，躭擱糴米翁。夏至五月尾，禾熟米價起。十六日有雨謂之分龍雨。

六月，大暑、小暑宜炎熱，百谷始結實，初六日忌雨。諺云：雨濕老龍甲，要曬廿四天。謂此日有雨以後多晴，田中乏水也。又諺云：六月秋，減半收。七月秋，般般收。以立秋在六月不宜也。

七月，立秋日有雨謂之倒秋，倒秋則年豐。無雨謂之不倒秋，收成多歉。按，湖南長沙諺則曰：穿秋漏伏鍋中焙穀，謂立秋日雨爲穿秋、入伏日雨爲漏伏，主多雨無晴天收獲也。與黔人諺異。初七日占天河彤，七日見天河則穀賤，不見則穀貴。諺云：天河蓋屋脊，家家有飯吃，處暑日宜晴。

八月，白露日晴主有收，遇雨則謂之苦雨，多傷稼，秋分日忌雷鳴。諺云：只恐此日雷電發，冬來米價貴如何。中秋夜占，次年元宵晴雨。諺云：中秋月不明，雨打上元燈。秋社日宜雨。諺云：秋社無雨不種園。

九月，重陽日宜晴，十三日亦宜晴。諺云：最愛十三晴一日，棉花冬暖無人稱。然兩日皆晴則冬少雨雪。諺又云：重陽無雨看十三，十三無雨一冬干。

十月，初一日宜晴。諺云：十月初一晴，紫炭不須銀。又自朔至望宜有霜。諺云：十月無霜，碓里無糠。立冬日忌逢壬，逢壬則米歲田禾少收。立冬日晴，占來年春雨多。十六日俗謂之寒婆生日，晴則一冬多暖。

十一月，冬至日晴，年中多晴。冬至是雨，年中多雨。冬至日取諸穀豆等種，各量一升以布袋盛之，埋於陰地，五十日後取出以驗地氣，所宜有長至二升者，有不滿一升者。照其長者之種，次年播種則獲倍蓰之收，此農家驗種祕法。但所埋之地與所播之地，土色相同則驗，其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則土脉之有異耳，即如同一驗種，在此則長，在彼則縮，本年則長，次年則縮。亦足以見氣候之變遷，當隨時以置宜耳。按此月不宜多霜。諺云：冬月月照霜，碓頭不宜糠。冬至日天陰不晴不雨，謂之長養元氣。諺云：冬至天陰無日色，來年同唱太平歌。

十二月，宜雪。諺云：一雪蝗子無趴，二雪來年大豐。又以月內之上旬、中旬、下旬有雪卜，來年黃梅雨之應。按，是月雪多則來年多雨，且麥最宜至，所謂水澤腹堅者，黔中則氣候多温，雖冰雪連旬，河水亦鮮有凍耳。以上《安順府志》。

按，以冬時霜雪占來歲雨澤，惟黃平東多苗民，每遇一次霜雪，輒以一百二十天候之其應驗，如響無爽者。

清・傅玉書《桑梓述聞》卷一　氣候附

《通志》：黔地窳而土瘠，氣沴而候愆，不可以中州例也。按：土瘠候愆則誠然，然氣實多平，數百年中雖久雨未聞沈溺連州，久旱未聞赤地千里，較中州之凶荒百無二三，安得以爲氣沴耶，且凶年甚少。嵐氣上蒸，膚寸之雲即能致雨，故有漏天之號。山高箐深，虧蔽日月，一日之間，乍寒乍暖。百里之內，此燠彼涼。田功三月始犂，四月播種，五月播禾，九十月納稼。東作稍遲則苗不茂，他處更不可遲。夏初無雨則收必歉，他省且不止於歉。入秋有大風則秀不實，謂之青空。暑極而風，謂之

火風。此一事實氣之診，然蝗蟲之害，則比他省爲少。農民歲入，除正供外，恒不敷食，所賴山坡曠土，種燕麥、菽麥、水旱稗之類，以佐饔飧，故民鮮隔歲之蓄，其亦氣候使然歟。此皆土瘠，山多，田少之故。民閒疾苦，司牧者誠所當知，然非氣候之害也。貴陽北近蜀、南近粵，冬不祁寒，夏無盛暑，四時多雨少晴，雨則寒，晴則暖，夏則晝熱夜涼。田功之興，遲於中土，中土麥黍多，粳稻少，未可與黔較，但遲於吳楚耳。至華之開果之熟，百蔬之成則差早，平越四面皆本省郡縣，氣候無異，耕種收穫先後亦不六殊。

春温、夏暑、秋涼、冬寒，天下所同也。而參差不齊，則地氣之異也。中土正月猶薄寒，七月猶盛熱，三月漸熱，十月漸寒，黔中春分後，立冬前，晴則熱，雨則寒。故有清明斷雪之語，甚或立夏半月猶衣裘襲福，立秋後即裝綿者，其熱之速者，山多地狹，日氣易薄，人也然。寒多者，山多風，亦多謂，土囊之口也。

又　立春、雨水間，可以種樹，移根宜雨水前，春未深不虞，生氣之蕩也。種子宜雨水後，言深易生也，乘雨尤善。筴堅厚者種差早，欲其萌動值雨水也。入山伐煤者連旱其事，驚蟄雷動土易坼，不可以穴處也。然尚多爲之至三月，則田功急矣甚矣民之勞也。

驚蟄春分間，尚可種樹，春分後樹長三尺大於五寸圍者不可移，伐煤者積之家以備終歲，餘則夏秋間售之值可增，種早黍春莜，自立春至此皆耘麥，餘力乃治田。

清明、穀雨，可以播穀，凡稻及旱稻，黏不黏者皆然。必正月寒春分後以漸温，乃可以清明時播，若先不漸温後反寒也，俗謂閃春。是月皆治田以待播，毋過立夏赴生氣，也可以種黍、種粱、種菽及包穀、旱稗，故喜雨。

之夏而止苗，猶種黍與菽及水稗，小滿穫大麥，米麥。是月畏多雨疾麥也，苗稗亦喜晴和，然不可以無雨，乘雨則田畢治，毋遲犁宿草之根蘊，崇而水之可以助糞。《月令》季夏殺草行水，以美土疆，謂寧土以平田，種黍者也。

芒種、夏至閒苗畢立過此，則根未定而氣迫之，長精液不足，故鮮實，種晚菽穫早黍小麥燕麥及春莜麥已熟，不畏雨，惟需晴，以穫苗漸壯，非數數雨不足養也。

夏至小暑閒，必三耘雨則反草入之，泥根毋著土不使生也，晴則洩，而曬之曰曬水，皆欲草腐以佐糞也，然高田不輕洩後雨不可必也。

小暑大暑皆宜大雨，溪小易涸，土竅易燥，而苗壯不可失養也，故雨不可必，則立夏以來慎瀦水以備之，然下田必預隄防慮沖決也。穫黍與菽，皆三月種者百日穀，所謂秈穀之最早者。及包穀復種，晚黍治穀斗。

立秋處暑，宜一雨三晴，暖則穀易熟也，穫早穀餘黍餘粱穫菽及旱稗種，秋莜農宿于田防竊穀也。晴則粟而貯之，別儲其稭以食牛穀收稍閒，則收茅于山以佐烹飪。

白露穫晚穀，餘菽。秋分穫稻，穫旱稻及水稗，是月喜晴畏雨。

白露戒寒則穀實，潤其膏，斂其液也。

寒露稻畢穫復收，其稭穫晚黍，其別種曰秋菰，霜降黍畢穫，喜晴如雨則治土種麥。

立冬穫秋莜納庶穀畢，治土以種麥，喜雨晴俱如春，麥種入土得生氣也，種毋遲欲其生稍定，耐冰雪也。小雪猶種麥，以其生值冬至也。

大雪、冬至，宜雪。一而晴三，欲雪融氣温如春之雨，利麥生也。冬至陽在土中，麥漸長，先此不種，則其長也，值寒而詘，小寒大寒宜寒，陽氣始萌，欲斂而固之，爲來年發高地也。田艱水者預犁而瀦，以備春旱，謂之過冬，自小雪及此入山伐煤。煤土之黑而膏者，用以代薪價廉而用利。

諺云：立春晴，農不辛。雨水雨，無荒土。驚蟄熱，生蜈賊。春分寒，麥後難。清明要明，穀雨要雨。立夏不下，犁耙高掛。小滿不滿，芒種不管。入夏雨連連，焦心爛麥天。夏至栽秧米顆稀，秧老田肥不怕遲。六月不長水，勞力難敷嘴。雨順秋，小米收。處暑晴，早穀成。白露清且涼，晚穀共登場。秋分三日木魚黃，九月不起霜，涇米難上倉。小春太冷麥空忙，雪一出，雨一犁，雪一寸，水一溪。今歲不寒來歲饑。雪滿天，冰在田；燒煤煮酒卜豐年。

清・周作楫等《貴陽府志》卷四〇　氣候

貴陽之地，北屬延江，南及赤水即盤江，今名水江。東盡沅源，西越濛水，極高自二十七度餘，退至二十五度，偏西自九度至十度外，南幹宛延，於廣順、貴筑、貴陽、定番、貴定之間，居高山之脊，故寒。然近南服宜暑，寒暑相適，氣候反平，冬無祁寒，夏無酷暑，南幹以北無瘴病，羅斛最南，居赤水之上，間有瘴。關州、修文最北，有寒疫，然不多也。於中國爲西南，即經所云：日西則景朝多雨之地，故恒陰曀足雨澤，山高溪深，尠平地，故其諺曰：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地高故候稍晚。其經流如滴澄、南明甕城、濛水之屬皆陷下，兩岸皆峻壁，少渠

堰之利，水澤悉資天雨，故農時五日不雨，則雩祈之祀行。其祁雨之異，有以虎頭投潭中，應時即澍者。澗谷之中，日月虧蔽，有伏陰，故多雹，地直坤維，故多女，好巫鬼，皆陰氣盛也。此其氣候之可知者，而見於載籍者，約有數事，不出於是矣。《華陽國志》云：牂柯上值天井，故多水潦。康熙《貴州通志》云：黔處萬山叢谷中，地窳而氣慘，土瘠而候愆，穀多秕，果多蟲，不可以中州例也。又曰：大抵黔地，氣候不齊，一日之間乍寒乍暖，百里之內，此燠彼涼，稍一不慎，易生疾疹，又山高溪深，不苦旱而苦潦，東作稍遲，則苗不茂，入秋有大風雨，則禾不實，謂之青空，若夏初無雨，則苗旱。又云：貴陽北近蜀，南近粵，多雨少晴，故有漏天之說。雨則寒，晴乃溫，田功之興，三月始犁，四月播種，五月插禾，九十月納稼，悉以佐正此也。所賴以生者，夏則穬麥，冬則水稗，旱稗之屬，早即無收。又云：貴陽風氣和平，土壤磽瘠，冬不祁寒，夏無盛暑。乾隆《貴州通志》云：黔地窳而土瘠，氣慘而候愆，不可以中州例也，嵐氣上蒸，膚寸之雲，即能致雨，故有漏天之號。山高箐深，虧蔽日月，一日之間，乍寒乍暖，百里之內，此燠彼涼，田功三月始犁，四月播種，五月插禾，九十月納稼，東作稍遲，則苗不茂，夏初無雨，則收必歉，入秋有大風，則秀而不實，謂之青空。農民歲入，除正供外，恒不敷食，所賴山坡曠土，雜種穬麥，莜麥、水稗、旱稗之屬，以佐饔飧，故民鮮隔歲之蓄，其亦氣候使然歟。又曰：貴陽北近蜀，南近粵，冬不祁寒，夏無盛暑，四時多雨少晴，雨則寒，晴則暖，夏則晝熱夜涼，田功之興，遲於中土，至華之開，果之熟，百蔬之成，則比中土差早。《黔中風土記》云：貴陽地北近蜀，南近粵，四時多雨少晴，雨則寒，晴則暖，夏則晝熱夜涼，無嚴寒酷暑邇來，氣候較正，比於中土。《開州志》云：開州在貴陽極北，山高嵐重，十日九陰，飛霧濛濛，中人成疾，盛夏必服夾衣，冬寒積霰堅冰經旬不解，此則黔中極寒之地也。又曰：開州地苦寒，播種插禾納稼較他處尤後旬日，安化蕭琯《貴陽氣候月令》云：正月雨水，桐椽咸實，是月也，宿麥抽莖，蠶豆競花。二月春分之後，遇雨水田犁，梯田耳爰治乾田，雨甚，瀦水以防竭，是月也，二麥含苞，種粱，點春蕎，播早粟。《黔中風土記》曰：貴陽之田，有水源浸溢，終年不竭者，謂之溢田。濱河之區，編竹爲輪，用以戽水者，謂之水車田，平原築堤，可資蓄洩者，謂之塘。田地居崖下，溪澗可以引灌者，謂之冷水田。積水成池，旱則放開者，謂之井田。山高水之專恃雨澤者，謂之乾田，又稱望天田。坡陀層遞者，謂之梯子田。斜長蛇曲者，謂之腰帶田。蕭琯曰：點亦種地。三月清明，始撒稻穀，雨後培塍貯水以待蒔，是月也，麥成穗，蠶豆、豌豆實，蕎麥茁，種稗。四月立夏，蒔稻，是月也，大麥登，蕎初實，五月芒種，穀蔬畢種，是月也。種黃豆、菉豆、小豆、刈蕎、穫小麥，六月盛暑，衣□□，是月也，稗怒生，稻如胎，七月晝暑夜涼，雨則晝涼。是月也，刈早稻，點秋莜，八月白露，晚稻實，是月也，諸稻登，刈早稗，九月寒露，諸稻畢登，粟黃垂穗，豆其枯紅稗茀稗實，農乃鎛田，以疏土氣。是月也，刈粟菽粱，摘稗種二麥暨冬蔬。十月始裘，是月也，種蠶豆、豌豆。十一月農始休，是月也，蠶豆、豌豆苗。十二月寒，重晴則暖，是月也，雪融麥出，此又古近諸書之言氣候者也。

清・周作楫等《貴陽府志・餘編》卷一一《文徵十一》 氣候圖序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氣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蟲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郅治之世，天無疾風潦雨之愆，而地無昆蟲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蜚蜚雨、螽蟓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冰則書，鸜鵒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叙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劒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爲贊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

幽賾，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爲之叙而不辭也。

雲南省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雲貴天氣

雲南多晴多風，貴州多陰多雨。

雲南之瘴

土司地方之氣候，大抵不良，平原之地，尤劣於山嶺。如臨安府屬之十五猛，普洱府屬之十版納，鎮邊廳屬之孟連、上下猛、允猛、角董，順寧府屬之耿馬、猛猛，永昌府屬之孟定、潞江、灣甸、登魯埂掌，騰衝府屬之芒市、遮放、猛卯、隴川，皆係著名煙瘴，入夏以後，内地之人莫不視爲畏途。

清・岑毓英等《雲南通志》卷二《天文志二》 氣候

氣候之殊因乎地而其象則皆繫乎天。景短多暑，景長多寒，景夕多風，景朝多陰，《周官》大司徒藉以正日景，求地中，而知陰陽和風雨會也。滇處西南陬，其地寒暑皆少，四時如春，載在典籍者，班班可考。今詳舉各書及舊志牖而紀之，以資考鏡，且以俾司民者共知節宣之有道云。

雲南全省

《括地志》：滇地山叢水狹，風烈土浮，冬春恒暘，夏秋多雨，終年少冰雪，四時卉木繁青。

郭義恭《廣志》：建甯郡，其氣平，冬不極寒，夏不極暑，盛夏如五月，盛冬如九月，天下之異地，海内惟有此。

《宋史・西南夷列傳》：土熱多霖雨，稻粟皆再熟。

馮時可《滇行記畧》：雲南最爲善地，六月如中秋，不用挾扇衣葛，嚴冬雖雪滿山原，而寒不侵膚，不用圍爐服裘，地氣高爽無霪溼，日月與星較中州倍大，望後至二十月猶滿，花木多異種，温泉隨處皆有，四季如春，日炙如夏，稍陰如秋，一雨如冬。

《桂海雜志》：雲南多無霜雪，草木皆不改柯易葉。

許纘曾《滇行紀程》：自平彝而上，過滇南省城，歷大理、永昌、騰越，地益高，氣益熱，四時草木不凋，花果皆先期，一兩月，或兩三月，至期復有之，如桃、李，秋冬吐蕚，臘月開花實並見，及春爛漫如故，諸草皆然，然邊城屬邑，瘴癘傷人，未嘗不因氣熱之故，有舒無斂也。余九月抵任，具詞致告關廟，見廟中蜀葵與木槿並開，以爲甚異，及至館舍，則薔薇木香，錦葵等花俱發。是月抵省後，則建蘭水仙、茉莉及紅梅、桃、李同時爛然，萬里之外，物候之奇，觸目警心，類如斯矣。

《滇行紀程續鈔》：馮時可《滇南紀事》云：滇中日月星辰，視他處較大。余至此見太白一星，光芒輪廓果覺有異，又夜觀北斗，訝其甚低，今考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度，江南北極出地三十二度，雲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則北斗之低也宜矣。地高則風勁，故曰：貴州無日不雨，雲南無日不風，風多揚沙拔木，然風每從西南來，尚未解其故。謹識之，以問識者。

《滇史》：雲南較各省地勢高，日出入多在卯酉二時凡節。

舊《雲南通志》：滇南地列坤隅，得土沖氣，省會之區，地勢開闊，四時協序，氣候尤和，環拱之澂武楚姚諸郡無祁寒溽暑，大暑相同。兩迤逈隔，寒熱各殊，北鄙風高，故麗江大寒，有長年不消之雪，南維地下，故元江大熱，有一歲兩穫之禾。普洱、鎮沅時有炎蒸瘴癘，鶴慶、永北亦多飛雪嚴霜，至迤東之曲靖、東川、昭通，較省會爲寒，開化、臨安、廣南、廣西較省會爲熱，迤西之順甯蒙化景東則微熱，大理、永昌則微寒，雖有不齊，非甚懸絶。諺云：四時多似夏，一雨便成冬。可因是以知其概云。

雲南府

舊《雲南通志》：岡巒環繞，川澤渟泓，溝瀆通流，原田廣衍。風雖高而不烈，節雖變而長温，所屬州縣約畧皆同。

《雲南府志》：山川舒曠，形勢高清，無積寒，無鬱暑，雖各屬之遠近高低，其候畧有不一，然地處適中，不溼不燥，和平之氣，大概相同。兩迤不及也。昆明縣地瀕大川，平原廣衍，冬不祁寒，夏無溽暑，四時之氣，和平如一，雖雨雪凝寒，晴明旋復暄燠。富民縣四圍俱山，較省微熱，以有平河浩瀚，雖暑亦爽，無鬱蒸之氣。宜良縣地平山遠，寒暄得宜。羅次縣山高水温寒燠，各因其候而不甚。晉甯州平原廣野，氣候温和，但冬令較省微寒，以州地偪臨，滇海水氣乘風畧覺侵人耳。呈貢縣四時氣候如昆明，而差涼，近滇海也。安甯州離省不遠，時令均同，雖有湯池，烟霧之氣，亦第覺其温暖宜人耳。禄豐縣去省畧遠，地勢畧高，春夏和平，獨秋冬閒微有涼氣。昆陽州居滇池西南，春暖秋涼，氣候彷彿省會，獨所屬法古甸，山深樹密，夏秋多熱。易門縣地多高山深谷，氣候與省畧不相同，

每夏秋之間，暑氣甚於他處，然無嵐瘴侵人。嵩明州湖山開豁，四季温和，絶無嚴寒酷暑。《宜良縣志》：原田廣衍，川澤滌洄。巒翠朝光，江烟晚照，風雖高而不烈，節雖變而常温，寒暄得時序之和，稻麥較鄰方爲早。《晉甯州志》：省會氣候尤和，少有祁寒酷暑，晉陽相距九十里，四時氣候相若，惟西北濱海地曠，每遇北風，寒氣少甚於省治。《呈貢縣志》：氣候温和，四時無大寒暑。《安甯州志》：滇南地屬坤方，得土沖氣，州居省之西山，環川逼氣，所蒸鬱者，候亦如焉。時雨暫注，亦可披裘，快雪時晴，即堪袗絺，花木後凋之概多與松栢埒，但亦有以漸而變者。向也寒飆越日，方詠堆鹽，今則夕月揚輝，朝看粉繪矣。向也日行南陸，猶覺清和，今則大火西流，依然爍石矣。董子曰：陰陽之氣漸人如魚漸水，淡淡而不知，其信耶。至若秋冬暄晴之日，晨霧作霰，彌漫世界如銀海，歷時而後解，楊升菴以爲此地之所獨，其亦山川所出之異之一斑哉。《禄豐縣志》：五代時，禄邑草木葱蔚，天氣炎熱多瘴。

本朝人烟漸稠，山明土熟，冬不過寒，夏不過暑，與省會畧同。九十月晴，五六月雨，四時皆有菜果花木，七月食新穀。《易門縣志》：易門地勢較省城稍下，亦較省微温，每夏秋之交，暑氣甚於鄰邑，而一邑之中，氣候亦小異，良鄉如豈咱、大銅廠、底泥等處居高阜，五六月間，微雨即寒，西鄉如老吾甸末定鄉，如太和川，盛夏最熱，但無嵐瘴侵人。《嵩明州志》：東距曲靖，西屬雲南約俱百里，平原廣衍無祁寒酷暑，然較雲南爲稍寒，曲靖爲稍燠，此氣候之微異也。

大理府

舊《雲南通志》：蒼山積雪盛夏難消，洱海長風，春冬更烈，地高氣涼，近郡皆然，惟賓川彌渡，則勢就平夷，烟村稠密，炎熱倍甚，物産較多。《趙州志》：坤母介未申，得土中氣，故氣和平，不寒不暑，朱鳥主炎，白虎主肅也。州境地高山逼，風氣多寒，彌渡山高地低，風氣多熱，然無瘴，舊有四時皆春，一雨成冬之謡。《雲南縣志》：縣境川原坦夷，地高山曠，冬春風烈，較鄰境則寒涼，而盛夏初秋炎暑，無異東作西成之候，視鄰境爲少遲，洱雲兩川相類，徐喬二旬較燠云。《甯川州志》：春冬多晴，夏秋多雨，四時温和，冬不裘，夏不葛，惟羅川一帶夏秋炎熱，時作瘴癘，地氣較殊。

臨安府

舊《雲南通志》：四序恒温，不裘不葛，至河底沿江則炎熱如蒸，夏秋有瘴，雖屬郡治，氣候大殊。《石屏州志》：石屏居滇極南，風氣與省會異，冬少霜雪，木葉不凋，晴即暖，雨即涼，即一日閒而氣候屢變。惟五郎溝一帶，逼近河底，炎熱異常，暑日往者輒病，城南及諸村寨雖寒燠靡定，喜無嵐瘴，地可久居。又春寒酷暑

廣南府

舊《雲南通志》：地少霜雪，山多嵐霧，三時瘴癘，至冬始消，氣候頗類元江。《廣南府志》：府境土浮而水薄，寒暑無常，陰晴靡定，即一晝一夜之間，其寒暑亦倏忽頓易。凡客遊宦處者，飲食起居，倍難調攝。風土節令，各郡畧同，惟廣南列於烟瘴之地，則以寒暑不常，山水異性故也。近城數十里，猶易調攝，若皈朝剥隘板蚌等地，尤悶熱，春夏有青草瘴，秋深有黄茅瘴，直至霜降後乃消，初起時有形如蝦蟆，人遇之，急伏地合口可免，聞其氣香如糯飯，即罹其毒。大抵勞苦飢寒，本體原虚，故邪氣易入。

順甯府

舊《雲南通志》：寒燠不齊，沿江多熱，平壤則和，水温土厚，五穀易成，所屬雲州，則地氣炎蒸，時有嵐瘴。《順甯府志》：順郡氣候，郊原近郭，與沿江深箐不同，人烟茂密，平壤之地，春無烈風，冬無積雪，高山邃谷，荒僻窮林，竟有冰雪，經春不消者。統論寒燠，常如晚春暮秋之間，遇陰雨則冷。初夏少熱，五六七月轉多時雨，早晚可御棉衣，然不致祁寒酷熱，大畧與永昌同，近江所在有嵐瘴。雲州去郡城不過百里，氣候迥別，季春漸熱，五六月暑氣煩蒸，一雨一晴，則瘴生山水閒。如楊升庵詩云：五月草交頭，元謀不可遊。此於雲州亦近之矣。《滇史》：雲州深山盤水，地氣炎蒸。

曲靖府

常璩《華陽國志》：興古郡特有瘴氣。酈道元《水經注》：貴古縣水廣百餘步，深十丈，有瘴氣。舊《雲南通志》：土曠風多，霜繁霧重，氣候微寒，穀宜晚稻。《霑益州志》：陸涼風氣和平，無甚嚴寒酷暑，即當夏令，稍陰雨便清涼，春秋多《陸涼州志》：陸涼風氣和平，無甚嚴寒酷暑，即當夏令，稍陰雨便清涼，春秋多風，隆冬少雪，大都陽燥之氣多，陰溼之氣少，四時花開不斷。《馬龍州志》：曲靖較之各郡已覺微寒，馬龍遠近四十里閒，較之府屬，其寒又有加焉。蓋水土瘠駁，而氣候清涼，故物産所生亦少所宜。《羅平州志》：羅平山高地最卑溼，春初多大風，夏秋多陰雨，五六月常雨雹，晴則暖，陰則寒，一日之閒氣候屢變，冬不裘，夏不葛，四時之序，寒暑迭更。《尋甸州志》：四時無大寒暑，近郭爲然，三月閒，山瘴漸發，盛於中夏，殺於季秋。驟雨之後，烟氣五色亘天，行旅居民，觸之即病，禽瘴死畜，蟲瘴死人，是誠天地之憾。《水經注》所謂木邦車里之閒，稍入山村則九月已寒，經冬積雪。《平彝縣志》：平彝邊黔氣候，與黔近似，多雨，春夏風高，視滇微輕，暑如五月，寒如十月，雖有薄暑微炎，見雨輒涼，嚴霜密雪，一霽即温。《宣威州志》：宣威僻處萬山中，壤接黔疆，故其氣候大畧與黔之

大理無異。《永昌府志》：天下地脈發源於崑崙，而從西北分支者則始於滇，滇之地最高，故多風。永郡又在滇之極西，其地益高，然夏秋嘗多雨，地氣潮溼，九月後乃微乾，大都平原之內，氣候和平，無大寒暑，雖隆冬亦無大雪，穀菽之收成，蔬菜之生植，三處皆同也。獨龍陵最寒，騰越稍寒，永昌之施甸，上江諸處則甚暖，稻熟最早，此其異耳。若高黎貢山，其下氣暖如蒸，山頂行人則六月可以披裘，一山之間不同如此，尤其異者。凡兩江之間，與土司之內，皆有瘴，上江之瘴尤甚，大抵山太高，水太深，則山澤之氣不通，鬱蒸而爲瘴，此非天道之殊，地氣使然也。《騰越州志》：騰越處雲南之極西，炎徼之地，山川盤亘，終歲節序如春，盛夏披裘，過分水嶺而北多瘴，入黃果樹而南漸熱，十八練古勇明光小田等處，冬寒頗甚，餘均和暖，州境宜稻不宜麥，南甸干崖隴川盞達猛卯，均有瘴氣，惟户臘二撒氣候和平，杉木籠山，邦中山高爽，其大概如此，山嵐烟瘴，無處無之，山澤之氣不通，陰陽變態亦異，風雨雲雷皆從地起，氣上升而陰霾薄之。烈日暄之，時有五色斑斕之狀，又蛇龍之窟，托處深山，山泉湧出，掬而飲之，即腹痛膨脹，時有發狂者。又一日之間雲開，即日照鬱蒸，雨過即風入涼快，要在開化在省東南，接壤交趾，沿河一帶時有瘴癘。

東川府

舊《雲南通志》：四序寒而多風，夏月積雨即類初冬，至碧谷壩小江可可江邊則又大熱有瘴。謹案，東川無可可江邊，想係阿木可租江邊之誤，俟考。《東川府志》：近城川原氣候微寒，四境氣候各異，豐谷巧家小江極熱，夏秋閒溼熱相蒸多瘴癘者，家海野馬川涼山諸處，高峻嚴寒，七月即霜，四月常雪，大罨地形低下者偏於熱，地勢高仰者偏於寒，自建城後居民漸積，氣候亦漸和暖云。

昭通府

舊《雲南通志》：風氣之寒較甚，東川灌溉不乏流泉，而種植最防霜霰，穀宜晚稻，多藝蕎麥。《鎮雄州志》：氣候之寒暄因地勢而有異，州治近烏山之麓，四圍岡阜環拱，寒暑差爲沖和，各里高卑不一，寒熱頗殊，州西之彝良，土曠風高，雨淫霧重，氣頗栗烈，種惟蕎麥，比之芒部，四時偏寒多風，積雨則直無夏，廣直晚稻惟晴有收，下東下西下北，嶂巒沓繞，田土較腴，暖風醉人，炎氣蒸物，故羅海一歲有先登之穀，戈魁終年著單袷之衣，其南里上東中東終年和平，雲開日麗，雨過風清，引泉灌田，不虞旱潦，夏不須葛，冬不須裘，至於山嵐烟瘴，所轄皆無。

景東直隸廳

舊《雲南通志》：地僻林深，氣頗温燠，霜雪希有，草木不凋。《景東府志》：春夏雨多，秋冬霜少，榴開二月，稻熟三庚，江甸乍寒，有寅起卯收之霧，猛統微瘴，見縈青暈赤之虹，裘葛一日而更，雷電先時而或震。《景東廳志》：景郡枕蒙樂，面哀牢，瀾滄環於後，銀江繞於前，四時寒暑，較之省城他郡均有異焉。

蒙化直隸廳

舊《雲南通志》：土厚、風和、霜雪少，侵種植易茂，但泉源不廣，灌溉難周，穀惟蕎麥易熟。《蒙化府志》：山原夷坦，山谷幽深，氣暖風和，民醇士樸。

永北直隸廳

舊《雲南通志》：壤接吐蕃，地高風冷，三冬多雪，盛夏始温，順州、永甯，氣候暑似。《永北府志》：夏不甚熱，至秋即寒，禾稻栽遲者多不能收，盛夏積雨數日，亦可衣裘。北近永甯菠蘿，地方寒冷尤甚，禾稻不生，至金沙江則漸熱，產穀較早。

廣西直隸州

舊《雲南通志》：山曠多風，氣燠少雪，花木長茂，禾黍並登。《廣西府志》：府治在滇東南隅，風氣和平，無大寒暑，春多風，雖盛夏，雨即清涼，值大霜雪始嚴寒，一霽斯燠，故四時花果不斷。五嶆地在府境大江外，地凹少風，初春即如炎夏，雖嚴冬無大寒，四時草木不枯，氣候較府爲熱。師宗氣候多寒，冬則大寒，多下雾雨，下則終日昏閉不開，四山俱漫，冬臘月大凍，簷冰尺許，春多狂風，夏日寒暖不時，十三嶆寒暑爲甚，四月至九月多瘴癘，氣候於州較熱。彌勒四圍山曠，春夏多風，氣候較近地少寒，較府治爲暖，搆甸壩夾谷平川氣候獨暑，十八寨與州同。邱北平原多風，氣候與府齊東北馬者，竜鄉以外接師宗境較寒，其架哈臘革龍小江口一帶，接彌勒境較暑。

武定直隸州

舊《雲南通志》：氣候之和，差類首郡，惟所屬元謀縣炎熱有瘴，與府頓殊。《武定府志》：四時平和，無嚴寒甚暑，百姓有四時無寒暑，一雨便成冬之謡。

雖在臘月，山中多不謝之花。元謀縣多暑有瘴癘，楊升庵詩有：三月春草青，元謀不可行。五月草交頭，元謀不可遊之句。雖先生自道其無聊之詞，而元謀之偏於暑，亦可知矣。祿勸去府僅十五里，氣候相同，祿屬撒甸及沿江一帶居長林豐草之中，當烏竜風雪之厲，氣候頗寒，觀夷民田多種稗，地多種蕎可見。《元謀縣志》：迺占天時，氣候不同，秋末霖雨，春杪大風，夏則冽寒，冬則和融，午燠夜涼，四季相蒙。《續祿勸縣志》：寒燠不齊，江居恒燠，八月鬼箭交頭則瘴起，山居恒寒無瘴，七八月間烏蒙風起吹雪，盈數百里間殺嘉禾。

元江直隸州

鎮沅直隸州

舊《雲南通志》：地多瘴癘，沿江炎熱，雖屆隆冬，猶如春月，離城高處，即覺微涼，一郡之中，氣候頓別，地宜耕種，一歲再收。《新平縣志》：四時温和，夏不葛，冬不裘，晴霽炎燠，雨後微寒，山中多不謝之花，草木不黄落，常有瘴癘。

清・何懷道等《開化府志》卷一 氣候

舊《雲南通志》：初春即熱，隆冬不寒，山嵐瘴癘亦時有之。《恩樂縣志》：《滇志》曰：滇地較各省爲高，日之出入皆在卯酉，比京師遲一刻，按曆可知。其氣候和温，四時無大寒暑。郭義恭《廣志》曰：建寧郡其氣平，冬不極寒，夏不極暑，盛夏如三月，盛冬如九月，天下之異地，海内惟有此。按《月令》記，五氣之中位宜在西南，如此豈當土行之方戊巳之域乎？開化在省東南，接壤交阯，沿河一帶時有瘴癘，《通志》謂春夏多炎，隆冬少雪，較元江差覺，和平信然。

清・楊若椿等《安寧州志》卷三《山川》 氣候附

滇南地屬坤方，得土沖氣，州居省之西，山環川盪，氣所蒸鬱者，候亦如焉。時雨暫注，亦可披裘，快雪時晴即堪祁絺，花木後凋之概多與松栢埒，但亦有以漸而變者，向也寒颸越日，方韵堆鹽，今則夕月揚輝，朝春粉繪矣。向也日行南陸猶覺清和，今則大火西流依然爍石矣，董子曰：陰陽之氣漸人如魚漸水，淡淡而不知，其信耶。至若秋冬暄晴之日，晨霧作霧，瀰漫世界如銀海，歷時而後解，楊升庵以爲此地之所獨，其亦山川所出之異之一班。

清・鈕方圖等《鄧川州志》卷一《天文志》 氣候

春冬多晴多風，夏秋多雨，四時無大寒暑，故裘葛可無需，惟羊塘一里，炎熱多瘴，地氣較殊。

論曰：氣候之寒暑，視乎日軌之遠近，何也？蓋黄道斜交於赤道者也，春分而後，日行漸北，其軌則晨斜北而午漸南，秋分而後，行漸南，其軌則晨斜南而午漸北，是行北陸正熱時，滇適際其漸南而熱減，行南陸正寒時，滇又際其漸北而寒亦減，此四時所以無大寒暑也。鄧雖滇一隅，其氣候因地而異也。姚居僻壤，自有不同於諸郡者矣。

《雲南通志》：四時和平，寒暄不極，雲開日暖，雨過風涼。《姚安府志》：冬春多風，夏秋多雨，夏不大暑，冬不大寒，夏日不大長，冬日不大短，隆冬霜雪頗少，盛夏雨水頗多。

論曰：《滇候記》序云：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日月之陰，徑寸而移，雨暘之地，隔隴而分，姚處西南極鄙，四時節氣，自與中土攸殊，又況温暑所蒸，釀爲瘴雨毒草之氣，醞爲山嵐，宜乎丞相渡瀘水有深入不毛之嗟，景山宿金江興煙瘴拍天之詠也。

清・李毓蘭等《鎮南州志》卷之一《天文略》 氣候

寒暑往來，陰陽之氣一耳，而山川隔閡，氣候因以不齊，故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昔人所言，信而可徵，此郡邑志書所以必載氣候也。鎮南介在楚姚蒙景之間，崇山廣谷，北高南下，水土既殊，氣候自與他邑不同，謹依舊志編録，以備天文志之一云爾。

冬無嚴寒，夏無酷暑。一晴即暖，冬棉而熱。一雨即寒，夏葛而慄。春多風，冬少雪，夏秋之間多雨，麥少雨而亦收，稻晚種而亦熟，四時温和，於斯可驗。

劉階州舊志。

東北地勢高朗，四時和煦，無大寒大暑，西境多山氣較寒，南方阿雄一帶，禮社江水所經，冬春不寒，夏秋大暑，有煙瘴。

清・任中宣等《新興州志》卷一 星野氣候災祥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蓋秉陽而垂日星，秉陰而竅山川，可參考也。滇次鶉首星屬井鬼，唐氏班氏之論已定，棋隣會城分野可知，至四時無嚴寒烈暑，羣遊於和風霽日中，其間景星慶雲以呈祥，水旱以紀異，故並及之作星

野誌。

氣候

《通志》曰：滇地較各省爲高，日之出入皆在卯酉，比京師遲一刻，按曆可知其氣候温和，四時無大寒暑，迤東則雲南澂江相近。

郭義恭《廣志》曰：建寧郡其氣平，冬不極寒，夏不極暑，盛夏如五月，盛冬如九月，天下之異地，海内惟有此。按《月令》記，五氣之中位宜在西南，如此豈當土行之方戊己之域乎。

州屬建寧，在滇池之南，澂江之西，地微窪氣，較會城稍温，晴則煖，雨則涼，四時與他郡縣災祥。

清・周鍰《賓川州志》卷二 氣候

地道融則爲水，結則爲山，蒙泉静深，融之内有結也。山澤通氣，結之内有融也。山之脉絡，水之貫通，固相爲表裏，天下山川之氣，始乎坤，終乎艮，觀江河之流，必由東北入海可知也。山川俱發源於崑崙，滇在西南爲上游，其地高於中土三百餘里，日之出入，比京師每差一刻有奇，故其氣候温和，無大寒燠，夏暑雨即涼，冬陰雨霜雪亦寒，霽即温，惟烈風則四時不絶，賓川水少土燥，其熱爲獨盛農事，東作西成較早，花事亦早于它處，臘月草亦青，蓋地高則燥，其理固然，無足異也。

清・管學宣《石屏州志》卷一《天文志》 氣候

天有四時，冬寒夏燠其常也。若乃節序相同，氣候不一，風土使然耳。石屏居滇極南，風氣與省會異，冬少霜雪，木葉不凋，晴即煖，雨即寒，即一日間，而氣候屢變，有四時皆有夏，一雨便成冬之謡，惟五郎溝一帶，逼近河底，炎熱異常，暑日往者輒病，城南及諸村寨，雖寒燠靡定，喜無嵐瘴，地可久居。

舊志載：城東南隅有瘴人目，爲小河底城墜間，密蜂花葉甚茂，臭亦烈，人中其臭即病，今無。

春初天晴，忽雷雨甚暴，少頃即霽，謂之暴風雨，或風雷無雨，謂之乾暴風，約有七十二暴風，又春初多風可望雨，有行下春風望夏雨之諺。

氣候附

寒暑天之運行，亦由地異，彌城四圍山曠多風，氣候較寒，搆甸壩夾谷，平川氣候較暑，十八寨與州城同。

清・吴光漢等《鎮雄州志》卷一《星野》 氣候附

氣候總部・區域氣候部・論説

氣候之寒暄，因地勢而有異，州治近烏山之麓，四圍岡阜環拱，寒暑差爲沖和，各里高卑不一，寒熱頗殊。州西之彝良，土曠風高，雨淫霧重，氣頗栗烈，種惟莜麥，北之芒部，四時偏寒，多風積雨，則直無夏，廣植晚稻，惟晴有收，下東下西下北，嶂巒沓繞，田土較腴，煖風醉人，炎氣蒸物，故羅海一歲有先登之穀，戈魁終年着單袷之衣，其南里上東中東，終年和平，雲開日麗，雨過風清，引泉灌田，不虞旱潦，夏不須葛，冬不須裘，至於山嵐烟瘴，所轄皆無。

清・許日藻等《馬龍州志》卷一《天文》 氣候

《通志》曰：曲靖府厥土曠平，微寒少熱，春夏風高，秋冬霜密，華葩長妍，穀宜晚稻。

《楚辭・天問》云：何所冬煖，何所夏寒？固知天地陰陽之變化，其不齊也如此。又考《山海經》、《神異經》、《風土記》、《歲時記》，諸書所載，土候迥殊，又難更僕數矣。滇中四序沖和，無大寒暑狀，曲靖較之各郡已覺微寒，而馬龍遠近四十里間，較之府屬，其寒又有加焉。蓋水土瘠駁，而氣候清涼，故物産所生，亦少所宜。

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一二 雜志

范氏《虞衡》，於雜志述雪風水瘴，而及於俗字捲伴，兹因其體，叙滇之雪、風、雲、雨、雷、霰、冰雹，訖於地震，瘴氣終焉。

雪。滇山最多，不似閩粤兩廣，故麗江雪山，雪因凍凝結成白石，雪皆不化，其勢則然，至於蒼山，且□六月之雪，而烏蒙山七八月即下雪，吹落於禄勸之撒甸，故其地種穀多不實，因藝稗，稗亦往往不得收。凡高山絶澗，多有怪物居之，以爲害於民，其出入也，常挾以冰雹，傷人禾稼，其氣凜烈陰燥，使大地亦受其制，無由以回春。蓋山谷積陰，陰怪乘之故也。而惟畏聲，凡聲陽也，陽能破陰，鄒子次律漆谷之春可回，大水圍城，列陣鼓噪而水退，錢塘射弩而潮平，燒石投澗，瓦缶齊鳴，而怪物徙或死，其害可去，此即《周禮》投罔象駈土鼓之遺意。若於其處建大寺廟，鑄大鍾磬，以曉暮撞播，則怪物不能安，而純陰可以散，蕃廡可以期，此亦調變之微權，故記之。

風。滇南多大風，凡大風之起，自十一月至三四月，往往屋瓦皆飛，故例得用筒瓦如粤東，但粤濱海，海風之大有然，滇距海遥，何以風大亦同粤，蓋滇處極高，高則多風，諺云：雲南高在天頂上，故滇之多風，猶黔之多雨，地氣使然。滇風之惡，古人稱爲堁風，蓋其盛怒，土囊憑陵高城，駭溷濁，揚腐餘，總以堀堁揚

塵，應人雌風，名之曰堁風，此非長養之風，而敗壞之風。其風中人，是生百病，唇眇目瞶，往往而然，故自此之起，即少雨澤，垂半年風息，而雨水始通，四月尾，五月初，雨水行，又半年，故滇南一歲，半在風中，半在雨中，氣候良爲不正。凡怪風之起，必有物以憑之而作虐於民，古人射大風於青邱，亦調變之微意，故四時和謂玉燭，爲其氣之調也，通正謂景風，爲其風之順也，甘雨時降，萬物以滋，舉由此矣，周公之作《時訓》《月令》，凡發號施令，必以其時，逆之則有災渗之應。《尚書》則有《洪範》五行傳，以攸叙彝倫，《周禮》以天地四時名官，猶此義也。官失其守，政失其平，相習以爲固然而不之怪，身爲儒吏，任封疆，率先所屬以調變之，冷風小和，瓢風大和，無災歷歲矣。鄒子客處一吹而能盛召以至於今，況封疆大吏哉。

雲。按滇南獨以雲南稱，爲彩雲現於南中，今雲南縣是也。後以雲南統金滇，故字綵曰小雲南以別之，且直稱爲洱海縣，不言雲南，而雲南實以彩雲名，故左思賦蜀都，爲言彩雲之所自起也，曰於前則跨躡犍牂，枕轕交趾，經塗所亘，五千餘里，岡巒糾紛，觸石吐雲，鬱茲藹以翠微，崛巍巍以峨峨，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而爲霞，玩其詞意，似彩雲之出，由滇南山川氣發而有，然不足爲瑞應。前明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及明年二月，彩雲先後見鄧川，而非良時也。嘉靖二年，新興雲州俱五色雲現，而澂江蒙化大水，騰越旱，十二、十三等年，彩雲見河陽永昌，二十三年、二十八年楚雄哀牢俱告五色雲現，三十八年見順寧，四十八年見永平，隆慶四年，河陽、江川五色霞光見，萬曆元年，雲南縣彩雲見，十二年，慶雲見騰越，十四年，五色雲見曲靖，十六年，見騰越，十八年，見蒙化。二十四年，見臨安。二十六年，見雲龍。三十七年，見晉寧。明年見鶴慶，然祥一而災百，一難敵百理，勢有然，何能怙彩雲以自憑。況瘴氣之起，亦現五色雲，且聞香氣必掩鼻伏而俟其過，始得免於中，倘貪色而溺其香，未有不爲所中者。子居滇久，見滇雲薄淡如鱗片，日光映之如霞，滇人輒相輒報以爲彩雲，何彩雲之易見哉。

雨。於滇最不均，半年晴而半年雨，故滇農下秧以二月，秧針盈寸，即決水而乾之，雖閱日久不起節，四月尾五月初，雨大下，分秧栽之可豐收，即六月初通雨猶可，及過是則無爲矣，此滇農候雨蓄秧之法也。江鄉秧過四十日則起節，不可栽，由不知槁而蓄之以待雨耳。滇人祈雨甚可笑，務爲劇錢飲噉以作樂，迎神像於街，□之大小神像畢出，街衢閣隘，不得行，幾於舉國若狂，大吏不之禁也。錢盡即散，而街上空矣。

雷。滇雷之巧不可思議，始聞於乾隆己巳，後見於乾隆庚戌，按張君雜記起旱蛟云：己巳正月二十日戌刻，省城風雨電雷，霹靂一震，大小官署從外至內，中門洞開，雖重幃疊障，燈火俱息，民居亦然。關鍵俱折若截薪，廨舍盡傾，火藥局陷爲深阱，局貯鎗刀，屈曲飛散，拋挂數里外，箭插遠近街衢瓦縫中，砲重千百斤，悉飛城外各田間。察使公署，化爲瓦礫，與康熙中楚北失火藥局情形相似，但雷雨微異，時以起旱蛟奏，若飭賠。此率陳摺雲亦嘗言之，乾隆庚戌五月後，予自黑井病回省，六月廿六爲予生辰，明日雷雨大作，省上哄傳雷擊五福樓，樓爲劉公竹軒撫滇時所建，居署後，上有三層，劉去而某入處之，幾如半間堂，凡謀啖噬嚙食必坐於此，且顧所蓄其嬪卧於上，慎密如此，以爲無他虞，會某北覲，而雷同得之，霹靂大震，從樓頂直下，入所藏巨櫃，黄物退白，白物盡黑，珠寶山積盡微黑，乃出領付外修補，人因知之。爛陶親見爲予説，卒亦無他，某回，居數年始去。此亦起旱蛟之類也，附記之。

冰雹。滇南最多，大或如卵，細亦如棗，滇多龍池龍穴，龍起，天暴風雨，冰雹其常也。兒童爭拾之以含於口，久之始化，謂能消默。嘉靖二年，省城遇冬有霜。且結薄冰，兒童取冰段爲鉦而鎮於幣，或起大風，天作欲雪狀，平地無雪，曉起則四山皆白大雪也。山民收雪，擔入於市叫賣雪，男嫗争持盌買之。

滇南氣候，四時皆似秋爽，最可讀書，一雨寒生，即欲挾纊，古人稱廣東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滇南四時皆是秋，一雨便成冬，予皆閱歷之。

時憲進，滇南太陽出入，四季皆以卯酉，故夏夜不獨短，冬夜不獨長。

西藏自治區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西藏氣候

西藏天氣凝寒，地氣瘠薄，千山雪壓，六月霜飛。五穀不生，惟青稞、豌豆、荍麥之產者，僅藏東巴塘彈丸地耳。

甘肅省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甘肅氣候

石多田少，五穀難成，有粟

甘肅氣候，夏日微熱，冬嚴寒，頗具大陸之性。

又 金川雪牆 光緒甲辰八月，李心衡至金川，見控卡一路積雪不斷，四望皓如玉山。初甚驚訝，後聞陳遊戎大剛言：歷夏日秋陽，照爍漸消，此特至薄時也。若自嚴冬至二三月，密雪層積，高及數丈，壓房屋且不見，乃驚人耳。」李曰：「駐防汛兵，何以得活耶？疑其言似欺人者。陳曰：不然，他日子自知之。後李過懋功，時正月中旬也，初至山巔，一望無垠，輿馬逕度，若不知有城牆卡房也者。夫役等從他途就塘兵烤火，炊茶熟，請小憩。扶掖循路逕曲折入，如行小巷。坐塘房中，見房前雪高倍於屋，巉削似照牆。蓋汛兵日加鋤掃，開闢一線路，始得安作息，通行旅也。夾路雪牆，天光透澈，如琉璃屏障。門闢在望，往來行人不絕，惟輿馬不能過，直須屋上行耳。

青海省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西寧一晝夜備四氣

西寧氣候，冬日最冷時可至攝氏寒暑表零下二十度，夏日極熱時，華氏表不及九十度，常衣夾衣，甚或衣棉衣。青海沿邊一帶，每至夏秋，一晝夜而四氣皆備，晨衣棉，及午而易袷衣，午餘仍衣絮，入夜則可披羔裘。某君至柴達木，適在暑夏涼秋時，氣候忽變，其熱度高於西寧。夏時乾燥異常，日中蒸氣如釜，木葉自萎。貼麵餅於牆，曝而能熟，臨時可取食，隔宿則堅硬如石。牛羊肉不曝自乾，可醃爲熟脯。午後必衣紗葛，沙中熱至不能插足，不就林蔭，易致疾病。牲畜道斃者，一宿即臭爛，故毒癘特甚。往往百里無甘泉，必攜革囊木桶，盛清水，調麵煮茶，有餘，分飲馬匹。然七月即雪，雪至必裘，晨起即融。秋日溫度常較海東爲高，土人云：嚴冬始有積雪。極寒時，河水亦積堅冰，至來春方釋。夏多雹，冰塊大如桃，百卉爲之殞。或有黑霜厚積如氈，則草木皆枯矣。大戈壁在其北部合黎山之南，當青海、安西之交，東自英額池起，西至柴達伊吉河止，南自布隆吉河起，北至邊界止，東西二百八十里，南北百六十里，面積四萬四千方里。其地質爲最細之沙，中含沙粒，小沙陀高低不一，沙之深雖不逮大漠，而過客鮮有度此者。戈壁之南無大山屏障，常遇暴風，發時塵埃蔽天，晝爲之昏。飛沙盤旋空中，高數十丈，沙邱沙淖一日數移。每遇風日晴和，沙浪閃爍，則成五色紋，早晚常有雲氣，結爲漠市，城郭宮室、人馬雞犬，歷歷可數。馬頭漸近，則一片荒沙耳，其奇幻與海市蜃樓正同。

又 雪嶺之寒

青海有雪嶺，其地有漢番僦居焉，天寒不能支，相率遷避。土垣頹圮，不可息處，過客率插帳而居。曉風凜冽，晝日蕭森。夜深，霜花簇簇有聲，無敢揭帳，揭則手腫不可握。涕沫凌封髭鬚，耳鼻麻木，指不敢捻，先用溫水巾覆之，再近圍爐。行人以毡裹首，露二睛，俗名毡胄，戴之立雪中，兩頤猶冷如冰。古人所云積雪沒脛，堅冰在鬚，猶未盡其狀也。有時風吹帳倒，則爇薪於上風以禦寒威，而後舉手，否則墮指裂膚，且凍死矣。

青海小島氣候

青海有小島，六月即雨雪，山之巔常年不消，然又不甚苦寒，夏有裸裎之時。四時多風，風必烈，拔木滾石。近岸至變爲平地，風起聞怪聲，山崩地裂，皆枯樹摧折之聲也。然山中又不甚苦風，以樹木層層遮蔽故耳。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清・徐珂《清稗類鈔・氣候類》 伊犂炎熱

道光以前，伊犂天氣炎熱，焦鑠千里，人皆避入窖中，至夜始出。

綜述

遼寧省

清・彭世祺《岫岩縣志》 氣候

全境氣候無大差別，亦無酷寒、酷暑之劇變。以華氏表驗之，每歲立春後，由十三度升至三十五度；春分後，由三十五度升至五十三度；立夏後，由五十三度升至七十度；夏至後，由七十一度升至九十一度，由九十一度降至立秋七十三度，降至五十五度；秋分後，由五十五度降至三十度；立冬後，由三十度降

至十度或六七度不等。然夏日，最高熱度不過九十七度；冬日，最低寒度至冰點下七八度爲止。晴雨適中，旱潦平允，言其常耳。

清・趙宇航《撫順縣志略》 氣候

全境氣候以華氏表驗之，每歲立春後四十三度至三十三四度，春分後由三十四五度至五十三四度，立夏後由五十五六度至七十度，夏至後由七十一二度至九十度，立秋後由七十四五度至五十三四度，秋分後由五十四五度至三十一二度，立冬後由三十度至十度，或五六度不等，然最高溫度不過九十七八度，最低溫度不過至冰點下五六度爲止。每歲立冬後降雪，水始冰至，大雪河水堅結，越歲驚蟄河水乃泮，夏正三四月溫和，五月至七月盛暑，七月半至九月杪漸涼，十月至來年二月多寒。寒時即五十日，春夏秋三季皆不過六七十日耳。

清・王恕《彰武縣志》卷一《疆域》 氣候

本縣氣候較諸遼省南部各縣寒暑變化稍爲劇烈，考二十四節之平均溫度：立春二十四度，雨水三十度，驚蟄四十一度，春分四十九度，清明五十七度，雨〔水〕六十一度，立夏六十四度，小滿六十八度，芒種七十五度，夏至八十三度，小暑八十六度，大暑九十度，立秋八十四度，白露七十三度，秋分六十五度，寒露五十六度，霜降四十度，立冬二十八度，小雪十七度，大雪十度，冬至十二度，小寒十五度，大寒二十度。約之一年之中最高溫度爲九十四五度，最底溫度爲七八度。以上均按華氏寒暑表計算。每歲二三月之交雪止冰泮，三月至五月漸形溫暖，五月至七月即爲暑氣最盛時期，七月半至九月秒爲秋涼，十月至翌年二月爲寒氣最盛時期。又本境因地勢高曠土、多沙質，每歲仲春至盛夏恒起颶風，輒至四五日不息，卷沙挾石猛烈異常、爲害於人殊非淺鮮，夏秋之交霪雨連綿，尤有浸滂之虞。

浙江省

清・孫同元《永嘉聞見録》卷下 温州在浙省，地氣較他郡和暖。桃梅夫容等花開俱較省中早，一月至蟄蟄二三月間即聞翼鳴之聲，十月下旬，階下鳴猶未已，皆由地氣和暖之故。惟冷暖無常，夏日風雨稍多，寢衣即需綿夾。冬或久晴，裘帛亦可不用。三伏中，午未二時較熱，早晚多風，即有涼意。余署本在山麓，北窗面山，盛夏晝卧胡牀，跂足看雲，真足傲羲皇上人也。

福建省

清・曾日瑛等《汀州府志》卷六 氣候附

郡距江廣稷嶺重崗，舊傳爲山都所居。《輿地紀勝》云造治初砍大樹千餘，其樹皆山都所居有三種，下曰猪都，中曰人都，其高者爲烏都，即如人形而卑小，男婦自爲配偶，猪都皆身如猪，烏都人首能言，聞其聲不見其形。人都或時見形，當伐木時有術者周元大能禹步爲厭術，以左合赤索圍木而砍之，樹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執而煑之於籠内。率多嵐瘴，故燥溼雜揉，寒燠靡常。大都恒燠鮮寒，冰雪罕見，禾稼再熟。民度臘少衣絮者，或一日暄涼頓别，所云日中常有四時天是也。二八月爲甚。每歲正月即多陰雨，春夏之交霉雨蒸鬱，琴書衣珮溼潤易斑，時復大雨，溪河暴漲，爲田園陂壩害，時或終風不雨，或苦雨彌旬，或日中驟雨驟止。七八月亦多陰雨。重陽以後各以其風雨占冬及來歲所宜。其風有應時發者。春曰花信，夏曰吹荷花，秋曰凍木犀，冬曰黑風凍。若風雨不叶，候多損禾稼。而種山畬者，不嫌雨多。此通郡之氣候也。然閩地最下古稱炎方，汀居閩上游，遠溯九龍至郡城。最高地氣稍寒，至三月始蒸溽。可服葛上永二縣居郡下流，地近潮漳，氣益煖，故多産青菓、柑橘之類，若郡邑各在萬山之中，秋後嵐氣尤盛，雖朝食時猶霏煙蔽空，草樹盡溟濛色，或有微霜，朝涼晝燠。候多不正，行旅患之。此氣候之大凡也。

清・懷蔭布等《泉州府志》卷二 氣候

致治之道勤民爲先，勤民之事測候爲急。《月令》所紀，順時應物較然可稽，然氣候布於天，而實因乎地，《周禮》職方辨地之高下，燥濕，以播六穀之宜。於是作訛成易，依其序而不紊，封圻攸分，氣亦隨之。泉爲南方海國，禾稻兩收，霜雪罕覯，大都寒少而燠多，乃均兹一郡而風雨之應咫尺難同，田野間每即其方隅，以自爲占驗，而應各不爽。唯在爲政者，順五邑之氣而調四時之愆。以上副聖天子欽若敬授至意，斯布澤施惠裕如矣。作氣候志。

唐歐陽詹《二公亭記》：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氣時迴，濕雲多來。

韓偓《登南臺》詩：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卻聞雷。按，臺在清源山。

《宋郡志》：冬無冰雪，或不御棉。

《圖經》：其地少寒，故曰温陵。

《遯齋閒覽》：泉州瀕海，七八月多大風，俗云癡風，亦云颶風。

其來風雨俱作，飛瓦拔木，甚者再宿遒止。食頃有風自南來，勢力尤甚，名爲報風。

陳宓《惠民藥局記》：安溪氣候多燠，春夏之交，雨淖則河魚腹疾。旱則瘴痞作焉。又詩曰：藍水秋來八九月，芒花山瘴一時發。

朱子安溪詩：嵐陰常至午，陽景猶氛翳。

明《隆慶府志》：氣候流行於天，四時不忒然，或因地勢高下而爲宣鬱，故西北多寒，東南多熱。吾閩在東南隅，氣候熱多於寒，故有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之說。泉之氣候與興漳同，晉江氣候與南安、惠安、同安同，安溪地頗高，其熱畧減。大抵泉之氣候，多由山嵐鬱蒸，故春温煩燠，夏暑不清，秋鮮涼風，冬無冰雪。土田恒煖，而禾稻兩收，桃李冬華，而木葉鮮脱。八九月閒民多患瘧，緣此二月山嵐尤盛，故也。萬曆志同。

《惠安縣志》：山高氣聚蓄久鬱不散，則成瘴毒，甚暑月亦夜寒，地氣使然也。

按泉郡負海之國，五屬之中，晉惠同三邑最爲濱海，欲知泉郡之氣候者，又當以海爲言，夫四時之中惟盛夏及秋初始有南風，其餘則皆東北風吹扇不停。春冬二候必天時極其和暖乃不鳴條，否則自晝至夜怒號不絶，居人習以爲常，亦無所厭。蓋風者海氣之所鼓盪也。古云：濱海多風是矣，若夫三伏之時，雖烈日炎蒸，而流金爍石恒在於交秋之後，臘月之際雖嚴風栗烈，而擁爐御絮乃在於春雨之初晴明，久而天氣自温，隆冬亦爾雨澤綿而天氣乍冷。炎夏猶然，且土田煖，故穀收再熟之稻，花木榮，故樹多不彫之葉。十月小春桃李舒萼，九夏驟雨，溝澮皆盈。或有時春初至而南風薰，臘未盡而雌雷作。此通郡氣候也。而五縣之中亦畧有異者，晉江爲首邑都會之區，連山亘其西北，大海浸其東南，氣候最爲温暖，一冬不見冰雪，有時畧隕微霜，亦不殺草。四月以後，梅雨鬱蒸甎礎皆濕。春冬時作颶風，風必有雨，但春則挾雨而兼風，冬則先風而後雨，亦有乾風而竟不雨者。瀕海鄉村煙嵐絶無，而風貫四時無日休息，頃刻之閒塵沙堆滿几上，勢比郡城尤有倍焉。田常苦旱，雨多尤滂，故豐歉各居其半。春種在穀雨前後，而小暑刈之，秋種在交秋後，而立冬刈之，地煖故田事略早耳。

南安去郡城五里，氣候與晉邑大畧相似。風雨亦多不殊，但去海稍遠，風勢畧減。近山多有煙嵐之氣，夏月晝雖把扇，入夜露涼暑氣頓息。深村在岑阿之中，頗覺寒冷，有時嚴凍或凝薄冰，見曦而融。禾稻播種刈穫視晉邑遲一氣，不憂旱亦不患滂，大約豐多而歉少也。

惠安亦西北連山，而東南瀕海，氣候温暖與晉邑同。春冬颶風其勢相等，若夏秋閒陰雲湧起，大帽山前後鬱結迴旋久而不散，則必有暴風，吹雨，立至，俄頃即止不能遠及。東北風亦三時長有，通衢孔道時時飛沙揚塵。南北行人艱於逆旅。田多磽确仍復憂旱，豐歉之年耕穫之候，視晉邑亦無以異也。

安溪在梁郡之西，重岡疊嶂離海已遠，故風亦不及，必颶風甚猛之時乃能害稼，但亦十減其七。氣候雖燠，而迫夜則寒，暑月晝雖苦熱，夜半或蓋單被。深山窮谷之中，距郡有五六日至者，冬月高峯或下霰雪，氣又增寒，煙嵐霾霧尤重。秋月人多患瘧，耕穫視晉邑遲一氣有餘，平田一年再收，山田止一熟而已。水泉多而田足灌溉，故亦無甚旱乾之患也。

同安係泉之南界，與霞漳接壤。地愈南則氣愈煖，海多於山，故東北風亦三時不絶，颶風所發之勢不下於晉邑，降及諸島如厦門金門之屬，則冬月或連旬負暄，宛如春氣，春月或服單夾衣，乘風納涼。草木華實，四時不改。冰雪絶無，而海霧時或昏霾，耕穫視晉邑尤早，陽和之氣轉盛故也。

清・傅爾泰等《延平府志》卷四四　氣候

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物之有異，與亦氣爲之感也。蓋四序之舒歛翕張，悉隨於五方風土，延郡之於，省會雖位居坎兑，而合天下觀之，仍處乎離，離爲火，火炎上，其氣多發揚，而特錯雜於深山幽谷間，又微有異焉。夫九州寒暑之不齊，即神聖不能轉移於其際，而或伏或愆，則有變理陰陽者，在志氣候。

延平之氣候，昔人輒謂恒燠少寒，此豈定論哉。按地與建寧爲隣，故其氣亦頗相似，而與福、興、泉、漳迥然不同。自水口以平無雪，而此地則常常有之。城郭或經寸，山巖或經尺，隆冬之候，雖孟嘗狐白，蘇季黑貂，重裘可御，則燠中有寒也。然有濃霜，而草木或萎或不萎；有厚雪，而陂塘有冰有不冰，則寒中有燠也。冬寒則春必暖，冬暖則春必寒，春夏有連月不晴之候，秋冬有數月不雨之天。至於花卉之繁，梅開不必在臘月、正月，桃開不必在二月、三月。所謂二十四番花信風者，幾紛紜錯互而不可憑。且安石榴至中秋而尚花，木芙蓉當仲夏而已艷，蘭桂則四時俱開。其沿溪之地及曠野平原氣疏以越尚無瘴氛，一入重岡複嶺中，似雲非雲，似霧非霧，遊客居民觸之即作數日，惡甚者致成瘴癘。清晨宜啖薑飲酒，暮夜宜遠處深居，此乃衛生之要道也。大抵其水性原浮，況山多則泉衆，故兩助之而溪即漲，易成水灾。其街巷多窄矧，地高則風燥，故木憑之

而火，即生，輒多火患。然雨水過多之年，爲害於村墟、廬舍、城郭之間者十之七，爲害於田畝者十之三。蓋山田較多於野田，旱則有池灌溉，雨則注而不留，不又遠勝於瀕海諸邦之上乎。《尤溪舊志》謂：三日雨，高原皆海國。三日晴，汗邪盡乾封。此言有未可盡信者。至云四時常近夏，一雨便成秋。此閩粵兩省大概而論之氣候，非延平一郡之氣候也。昨日祈晴今日雨，太空亦苦難調停。此延平古時之氣候，非延平近日之氣候也。識者當必有以辨之。

又　風俗

延平山川清明挺秀，恒燠少寒，地多陰阻，累石爲田，引泉注之。

清・彭衍堂等《龍岩州志》卷七《風俗志》　氣候

嚴及平寧二邑介於汀漳泉延之間，舊雖屬隸於漳，而氣候實兼汀延二郡與漳郡殊。地雖當炎，而山多陰靄。故一日之間氣候不齊，當晝多熱，晨夕多涼。一歲之內寒暑靡定，夏多恒陰，冬服弗除冬或恒暘，春衣可□。其生物也，桃李冬花，稻再實。平寧歲不再登。荔枝、龍眼少遂，霜雪多也。苧三收。六七月間風雨時作，或震雷雨雹。八九月間嵐瘴爲虐。嚴屬四塞皆山，陽氣既鬱而不散，則爲雷，爲雹，陰氣始肅，薄擊不和，則嵐瘴爲虐。

清・鄭一崧《永春州志》卷七《風土志・氣候》　天運四時寒燠均也，而地有平原、高嶺，則氣候不齊。永固四序皆春，木葉不脱，然乍暖乍寒或一日數易衣，而高寒密箐中，終歲擁重綿者有之，況夫剛柔燥濕之氣蒸爲風。【略】

氣候

《永春州舊邑志》：四時多燠，惟東北高寒，伏日或擁重被，西北崇山，清明雪積，東南梅雨，如在甑中。嵐瘴獨盛，重者點點如遊塵飛沙，犯之，衣巾俱濕，或晨起山村盡失，五六月猶爾，故善攝生者，恒晏起以禦之。秋間木樨花開，則人多病瘧，然無惡瘴風毒之疾。

《德化縣志》：邑介叢山，地高而寒，巖谷間陽曦罕照，嵐氣鬱深，凌晨彌甚。每值陰雨，霾霧霏霏迷離竟日。春夏之交，梅雨連旬，盛暑時西北諸里有被不撤絮者。八九月間，人多瘴癘，十室九卧，鮮知醫藥，亦不爲害焉。又云：氣候視州治每遲二十日，村民罕用通書，惟觀樹芽聽鳥聲以定播種之期。

《大田縣縣志》：邑在萬山中，外薄炎海，内阻豫越，其氣恒燠。時當正月百花盡放，首夏即暑氣蒸人，如同三伏，草木經歲不凋萎。又重峯疊障，蘊鬱多嵐。

江西省

清・謝旻《江西通志》卷一《星野》　風氣和平，無瘴氛毒厲之虞，無大水旱，蝗不至，故歲常順成。人足衣食，惟切連閩嶠山谷四合，磅礴鬱積之氣涌洩奮溢，陰潤恒多，温冷不常，歲春三月多雨，寒氣至二月漸退，晨霧則晴，晴則煖，雨則寒，綿衣單袂早晚異宜，清明時多疾風暴雨，四月梅雨，蒸溽俗稱爛梅天，亦作霉，地磚石礎皆潤，五月多雨，川谷驟漲，俗呼端午水，夏至後九日中必有驟雨，或連日雨，俗呼夏九節至，是始可御絺綌，六月炎烈少雨，七月熱益燥，八月猶熱，或連雨陰晦，亦復蒸濕，稱木樨霉。十三日至二十三日俗稱詹天家或謂蒹葭之誤，近九月始涼，亦多風雨，十月多晴，氣煖如春，《爾雅》疏云：十月曰陽月，俗稱小陽春，可種花木，間有霜，三冬積數霜至一旬餘，或二旬民喜，預卜有年。十一月、十二月，或雪或薄冰，益喜。自五月盡至十月早晚諸稻隨時登收。一歲間附郭早稻或再收，茶或三收，苧或四收，牡丹、芍藥開放先中州一月，菊後一月冬或久晴，桃梨花開不爲異，大抵煖多寒少，氣洩鮮凝，故人禀殊薄云。宋李覯論旰江氣候。

星野有遠近，則四時之氣有遲速，武寧處豫章西北，四山盤結，勢趨彭蠡，氣候較江南平原爲異，歲多風，春東風雨，夏北風雨，秋西風雨，冬東風則雪，夏蛟出則雹，四月後梅雨鬱蒸，尚宜重綿，五六月驟雨時行，秋初熱尤甚，多防旱。八九月嵐氣多，人易患瘧，冬冰不堅，諸種宜豫，秋社下麥，春社下稼，麥遲則凌寒，稼遲則苦旱，亦地多高亢使然也。俗傳春盡有黄丹瘴則損麥，夏盡有乾風起則損稼，日出而雨則生蝨，春秋二仲多陰翳，謂之弄寒弄暖。馮其世論武寧氣候。

按：南昌省會所在，舊志不言氣候，寧邑所志，風雨寒煖大略相似，故録之。袁近楚，信近浙，饒九近江南，風氣大同小異，而五老康王夏可挾纊，桑落封郭旱乃豐收，所謂廣谷大川異制也。南贛介粵嶺之北，恒燠少雪，地氣所囿，天氣從之轉移，視省曾蓋懸絶矣。

環郡風巒不甚，開展地逼揚越天氣近之，雨暘寒燠之類較之，中土不倫，每歲正月雨水以後，陰霾日多，晴霽日少，俗云：春無三日晴。季春雨輒雷電，時有烈風，三四月暴雨時作，亦以晴雨占歲。俗云：清明、穀雨、小滿、芒種，四月八日，五月五日分晴雨，占歲稔儉。夏至後少雨，俗云：夏雨不過籬。冬深陰雨霰霙斷而復續，

雲封山巔，旬日不解，此一歲雨暘之大槩也。大庾三縣同崇義，陰雨稍異。芒種以後日迫於暑，四月蒸鬱爲甚，三伏炎酷，入秋彌烈。八九月間多霧霾，曉起山峰莫辨，霜降立冬之交天氣始肅，十月微有霜，三冬不甚寒，雪霰歲或一二作，池水有凝凍者，得日隨解。若瘴癘則城郭爲少，山谷有之。俗傳。二三月謂之青草瘴，五六月謂之黃茅瘴，九十月謂之新米瘴。立冬後漸止，大都氣候不齊，未至如嶺外常暄，然而和煦偏多，輕絹單衣冬不盡藏也。陳奕禧志南安氣候。

以中州言之，贛在東南，以江右言之，贛在正南，故贛地常燠。嶺南之人呼過雲雨爲天笑，六月多有，故又曰火雨。贛人亦呼過雲雨，言其不能久也，而所謂天笑，必霪雨乍止，若將有晴乃爲天笑，天笑則不晴。諺曰：天笑人愁，春冬及初夏往往有之。立夏逢庚入梅，芒種逢壬出梅，與閩俗同。秋霜遲，冬冰薄，雪霜不過一二日，土人謂霜盛曰雪熟，雪盛曰雪熟，以爲豐年之兆也。《通雅》小春月三雨則百蟲飲而藏蟄。贛近粵，晴煖則蜂虺常出，《月令》季冬雁北鄉贛則在二月。《月令》：二月桃始華，贛不待二月。《月令》小暑至，螳蜋生，贛季春即有之。《月令》八月乃勸種麥，贛以九月，獨《夏小正》正月梅杏桃則華，九月樹麥，此其與《月令》不同，而與贛同也。地無周時之風，或發於凌晨，迫昏而止。或發於午後，來朝而止，少止復發，亦于鳴旬日，但無子亥周編者，故鮮嚴寒而冰不壯。張尚瑗志贛州氣候。

記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則風土氣候亦臨民出治者，之所宜亟知也，故特附於星野之後，據所可徵者，列數條而全省所轄袤廣千餘里，彼此遠近雖殊，大約可推而得焉。

清·陳蘭森《南昌府志》卷二《疆域》 其氣候：春月東風多雨，二月寒氣漸退，晨霧則晴，晴則暖，雨則寒，清明前浸穀種，多疾風暴雨。穀雨後郭公鳴，夏月西風多雨，四月梅雨蒸溽，地磚石礎皆潤雨，久宜重綿，五月多雨，川谷驟漲，夏前後九日常有驟雨，或連日雨，俗呼至前雨爲上九交，至後雨爲下九交，極宜禾。夏至七日後宜栽晚稻，六月炎烈少雨，秋前宜種豆，秋初南風多雨，熱益燥，處暑宜種蕎麥，八月猶熱，或連雨陰晦，亦復蒸濕稱木樨霉。白露宜種菜，九月始涼，亦多風雨，宜種油菜，冬月東風多雪，十月氣暖如春，間有霜，積數日霜，民喜豫卜豐年，小雪前後宜種麥，十一月、十二月或雪或薄冰，民益喜。自五月盡至十月，早晚諸稻隨時收登，附郭及平原早田稻或歲再收，牡丹芍藥開放先中州

一月，菊後一月，冬或久晴，桃李梨開花不爲異，大抵暖多寒少，氣洩鮮凝，故人稟殊薄，府屬各州縣氣候畧同。惟南邑原隰多，而山林少，氣候較爲平和。豐城於郡爲水鄉，氣多濕蒸然，東北多水，西南復多山，寒温不常，物候遲早稍異。三月三日前後多狂風凍雨，俗傳爲劍風。桐菊花開後他處半月，山鄉栽穫後水鄉亦半月。武寧寧州山川盤結，林木蓊鬱，四時皆有嵐氣，春秋爲甚，寒極則大雪，巖谷間或深數尺積數十日不消，至於山雲，有斷續之占，灘聲有靜躁之異，中秋無月則漁家喜。仲夏朔陰則農夫憂，亦采風者所宜悉也。

清·黃鳴珂《南安府志》卷二《疆域·附氣候》 其氣候則雨暘寒燠之候，較之中土不倫，每歲正月雨水以後陰霾日多，晴霽日少。俗云：春無三日晴。季春雨輒雷電，時有烈風，三四月暴雨時作，亦以晴雨占歲。俗云：清明、穀雨、小滿、芒種四月八日、五月五日分晴雨占歲稔儉。夏至後少雨。俗云：夏雨不過籬。冬深陰雨霏霏，斷而復續，雲封山巔旬日不解，此一歲雨暘之大概也。大庾三縣同崇義，陰雨稍異。芒種以後，日迫於暑，四月蒸鬱爲甚，三伏炎酷，入秋彌烈。俗云：秋老虎。八九月間多霧霾，曉起山峯莫辨，霜降立冬之交，天氣始肅，十月微有霜。三冬不甚寒，雪霰歲或一二作，池水有凝凍者，得日隨解。若瘴癘則城郭爲少，山谷有之。俗傳：二三月謂之青草瘴，五六月謂之黃茅瘴，九十月謂之新米瘴。立冬後瘴癘漸止，大都氣候不齊，未至如嶺外常暄，然和煦偏多，輕絹布衣，冬不盡藏也。

清·劉丙等《寧都直隸州志》卷一《星野志·氣候》 明萬曆壬辰志曰，陽都隸贛上游，氣候畧與中土不同，每歲正月既望，晴霽日少，陰霾日多，入夏天氣鬱蒸，暴雨時作，溪流泛漲，間有傷及田廬，盛夏雷震雨簇，雖隔二三里陰晴互異，炎歊酷暑，至秋彌烈，迫白露霜降之交，風氣漸肅，深冬陰雨連綿，雪霰或作，按，贛郡謝志云：三冬不甚寒，雪霰間一二作，是以郡城爲主，諸屬邑則從畧耳，若祈雨言之，陽都在贛之北，雪霰歲作乃其常候，乾隆辛酉志改爲雪霰間作，凝寒亦少，則奉合府志失其實矣。大都地近炎荒，寒暑稍偏。云：按炎荒□年無雪，初不爲異，陽都一冬無雪，則詫爲異事矣。宋李覯論旰江氣候云：三冬□數霜至一旬餘或二旬，民喜預卜有年，或雪或薄冰益喜旰江亦切連閩嶠，其氣候頗與陽都相類，宜參合觀之。

《瑞金縣志》曰：正月陰霾日多，晴霽日少，寒威凜冽，比冬尤甚，或連日晴爽，則暄暖異常，朝披單袷，夕御重裘，嶺南諺云：急脫急著，勝如服藥。此殆近之二三月間寒仍未減。諺云：清明穀雨凍殺猛虎，浸種以春社爲期，插秧以清

明後爲期，最遲不過穀雨。瑞金氣候與陽都大致相同，陽都插秧在穀雨前後，最遲不過立夏，是□稍異。大麥、油菜多於三月後收成，四月天氣鬱蒸，礎石皆潤，大雨時行，溪流泛漲。五月端午前數日多雨，名劃船水，立夏至芒種曰梅天，物易霉變，曰入霉出霉，六月早稻登場，晚禾佈種，七月大稻收成，戎菽方芽，立秋暑氣尤烈，俗呼秋老虎。八月秋風始扇，木葉漸落，九月秋氣方深，豆莢可茹，十月水潦，降木油入市，晚稻成登，是月多暖，俗呼小陽春。十一月霜霰始，零薄雪歲不過一二日，池塘出澗凌薄，見日則消，十二月梅始華，若隔年立春，則桃李盡放，爛然滿目。四時寒暖俱視雨暘爲進退，溪水發源多從石穴流出，其性寒，故人多嗜薑，每食必具，深山窮谷時有瘴氣染人至者，必慎節飲食，庶保無患也。

按，《夏小正》、《禮記》、《月令》志氣候之書也，夫地氣必本，天氣古之言天者，但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今考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南海瓊州北極出地一十九度，安可執《月令》、《夏小正》之文，以概海内之氣候乎。贛郡張志謂嶺北氣候得閩廣南楚十之七，得江右十之三，是殆不可以概陽都，陽都毗連撫建，石城在州之東，瑞金於州爲東南，皆在贛郡之北，其氣候類贛者半，類撫建者，亦半也。如郡志言：榕畏寒，樟畏暑，雩都以南有榕無樟，陽都石城則有樟無榕，豈非地近撫建，寒氣較贛郡爲多，暑氣較贛郡爲少，氣之漸人滄不可見物性感之，遂截然有南北之分乎。陽都新穀皆六月登場，與撫建畧同，下鄉有五月二十八日嘗新者，是爲最早。贛志載民閒以五月十八日嘗新，遲亦在下浣，陽都之最早，乃贛州之最遲，此亦南北地氣以漸而變之驗也。所以然者，贛州緯度二十六，陽都緯度二十七，建昌緯度二十八，就南北而言，陽都蓋在贛州建昌之中耳。瑞金志氣候頗詳，既備録之，石城志謂舊志有氣候一篇，多摭拾《大戴記》中語，又以偶然之異，爲氣候之殊，不足傳信，故芟之。芟之誠是，但并門類，去之亦太過矣。

又按，贛郡謝志曰：瘴氣多在山谷，信豐、安遠、龍南、石城時有之，竊謂石城與旰之廣昌接壤，旰志言風氣和平，無瘴氛毒厲之虞，不應石城邊有山瘴，詢之父老皆言古昔相傳，並無瘴氣之説，張志亦但言定南、龍南、安遠、長寧多有山瘴，而不及石城，足知謝志誤載，瑞金則前後府志俱不言有瘴氣，而邑志謂山谷時有之，乍至者必慎節飲食，庶保無患。要與府志所謂人遇之則毒入心脾，至不可藥者，迥然不同，大抵城郭中人乍至深山窮谷，水土不服，自足致病，目爲瘴氣，乃邑志言之太過耳。

又按，中國輿地皆在赤道之北，並無近南陸之處，謝志謂地近炎嶠，去北陸遠，去南陸近，張志非之引州人邱成和南北陸遠近辨以證之。見藝文其説是矣，若細考之，則各處節氣早晚當以地圖經度爲據。

清・賴勛等《定南廳志》卷一《星野・氣候》 正二月寒暖不常，草木之華種植之節，一視立春早晚。三四月天氣蒸鬱，溪流漲泛。五月小滿節後日迫於熱。六月早禾登。七八月天氣彌烈，俗名翻伏。白露後逢巳日，俗名進詹家，後巳日出詹家，數日風寒砭人肌骨。九月晚禾登，遲則十月小春常暖，桃李舒萼。十一月霜霰始，零薄雪歲不過一二日，池塘出澗凌薄，見日則消，十二月梅始華，若隔年立春，則桃李盡放，爛然滿目。四時寒暖俱視雨暘爲進退，溪水發源多從石穴流出，其性寒，故人多嗜薑，每食必具，深山窮谷時有瘴氣染人至者，必慎節飲食，庶保無患也。

論曰：嶺南得陽氣之偏，地氣炎蒸。定南與嶺南接壤，地脉通而天氣隨之，故氣候大都相似，四時花，三冬微雪，晨或霧昏一日，間寒燠不常，春夏之交陰霾多，而晴霽少，衣生白醭，雖盛夏不若北方之熱，隆冬不若北方之寒，深山長谷夏秋微有瘴癘，似煙非煙，似霧非霧，中之者多成瘧及腹痛水瀉等疾。然無甚大害，能調劑服食，順時而節宣之，客氣亦無自而染也。朱志

明・薑天錫《嘉靖贛州府志》卷一《天文・氣候》 贛據江西上游，所隸十邑阻山帶川，地勢稍偏，天氣隨之燥濕，寒燠之候，較之中土不倫，每歲正月既望陰霾日多，晴霽日少，三四月天氣鬱蒸，礎石皆潤，暴雨時作，溪流泛漲，甚至灌城，節屆夏至間有雷震雲簇雨不移時，雖隔二三里亦異，冬深陰雨霙霰，斷而復續，雲封山巔，或旬日不解，大凡芒種之前，綿衣袷服唯視雨暘爲節，芒種以後則日迫於熱矣，炎歊煩毒，多在三伏之天，而入秋彌烈，迫白露霜降之交，風氣漸肅，雪霰歲一二作，盆盎貯水及池湖凝薄冰，見日即融，地近炎荒，寒暑不得其正，深山長谷時有嵐氣，中之者輒成瘧疾。

清・定祥《吉安府志》卷一《地理志・氣候》 吉安府於江西地處上游，入春地氣蒸濕，景物和煦，驚蟄微凍，春仲即暖，三月種稻，時亦涼冷數日，俗云：栽禾寒。四月多雨，俗云：黄梅雨，山谷煙嵐侵人，物易霉變，且南薰交扇日趨炎燠。初秋餘暑未退，熱氣轉增。早稻多夏收，晚稻遲至九月間，其餘雜糧皆應候成熟，八月望後秋風颯爽，至九月間，則涼颸振槁，霜候漸逼。初冬届寒或降瑞雪。十一二月濃陰，即雨或兼旬甚風苦雪。近時寒少暖多，人不挾纊而温，至龍泉、萬安、永寧，山高谷邃間生瘴癘。《廬志》。

廬陵縣附郭，風雨和會適中，與吉水、永豐約略相同。

蓮花廳界連南楚，晴雨不常，晴則天高氣爽，雨則霧霧雲蒸，雖有山嵐，實無

烟瘴，其風鬱，故多暑，其山深，故多寒，其區域去粵甌稍遠，故暑不如其久，去幽薊最遠，故寒不如其祁。《蓮花廳志》。

泰和縣小卯出耕，寒颸漸退，方秋而穫，溽暑初收迅雷疾電灑，四月之梅雨，連陰積霧潤，秋中之豆花，花木偶發於小春，沆瀣遲結乎，霜降十月雨百蟲藏蟄，八月麥羣鴈來賓，雪熟應豐年之兆，天笑如霪雨之來，冰不壯於嚴寒，風嘗涼於盛暑，蓋星土實繫斗野，氣候稍同中州云。《泰和志》。

龍泉縣四境崇岡疊嶂，村落夷奧間隔，故四時雨暘寒燠之氣，各有不同。每歲正月雨水以後陰霾日多，晴霽日少，俗云：春無三日晴。二月綿衣爽襖早晚不去，三月春雨輒雷電，清明時多疾風暴雨，俗云：王小姑祀祖。四月梅雨蒸溽，俗稱爛梅天。地磚石礎皆潮濕，夏至後少雨或驟雨，俗云：夏雨不過籬。五月大雨川谷滔漲，俗呼爲端午水。六月炎熱，七月熱益燥，三伏炎酷，入秋彌烈，八月猶熱或連日陰晦大雨水，俗云：入月飲花雨。九月始涼，間多霧霾，晚起山峰莫辨，亦多風雨，十月多晴，氣暖如春，俗稱小陽春，可種花木。間有霜，十一二月或雪或薄冰，無烟瘴，其風鬱故多暑，其山深故多寒，其區域去粵甌稍遠，故暑不如其久，去幽薊最遠，故寒不如其祁。《蓮花廳新志》

泰和縣小卯出耕，寒颸漸退，方秋而穫，溽暑初收，迅雷疾電，灑四月之梅雨，連陰積霧，潤秋中之豆花，花木偶發於小春，沆瀣遲結乎霜降。十月雨，百蟲藏蟄，八月麥羣鴈來賓，雪熟應豐年之兆，天笑知霪雨之來，冰不壯於嚴寒，風嘗涼於盛暑，蓋星土實繫斗野，氣候稍同中州云。《泰和新志》

龍泉縣四境崇岡疊嶂，村落夷奧間隔，故四時雨暘寒燠之氣各有不同。每歲正月，雨水以後陰霾日多，晴霽日少。俗云：春無三日晴。二月綿衣夾襖早晚不去。三月春雨輒雷電，清明時多疾風暴雨。俗云：王小姑祀祖。四月梅雨蒸溽。俗稱爛梅天。地磚石礎皆潮濕。夏至後少雨，或驟雨。俗云：夏雨不過籬。五月大雨川谷滔漲。俗呼爲端午水。六月炎熱。七月熱益燥。三伏炎酷。入秋彌烈。八月猶熱，或連日陰晦大雨水。俗云：八月斂花雨。九月始涼，間多霧霾，晚起山峰莫辨，亦多風雨。十月多晴，氣暖如春。俗稱小陽春，可種花木。間有霜。十一二月，或雪或薄冰，池水有凝凍者，日出隨解。四時嵐瘴山谷多有之。俗傳二月三月謂之青草瘴，五月六月謂之黃茆瘴，九月十月謂之新米瘴。立冬後漸止。大都氣候不齊。五月盡至十月。早晚諸稻隨時登收。附郭稻或再收茶，或三收苧，或四收。八九月嵐氣多，人易患瘧或云黃丹。氣布則損麥，夏盡有乾風，起則損稼。雨中見日則生蟲。《龍泉新志》

永新縣土疎氣泄，久晴易熱，雖盛夏、隆冬氣候輒變。境內無大水旱，蝗蝻會蓋懸絕矣。

按此二則未及吉安，然查疆界毗連楚之長沙、衡州，與袁州相近，吉安、廬陵舊志不言氣候，大槩於江西爲適中。

吉安府於江西地處上游，入春地氣蒸濕，景物和煦，驚蟄微凍，春仲即暖。三月種稻，時亦涼冷數日，俗云栽禾寒。四月多雨，俗云黃梅雨，山谷煙嵐侵人，物易霉變，且南薰交扇，日趨炎燠，初秋餘暑未退，熱氣轉增，早稻多夏收，晚稻遲至九月間，其餘雜糧皆應候成熟，八月望後秋風颯爽，至九月間則涼颸振槁，霜候漸逼。初冬屆寒或降瑞雪，十一二月濃陰即雨，或兼旬，甚風苦雪，近時寒少暖多，人不挾纊而温，至龍泉、萬安、永寧，山高谷邃間生瘴癘。新志增

廬陵縣附郭，風雨和會適中，與吉水泰和約畧相同。

蓮花廳，界連南楚，晴雨不常，晴則天高氣爽，雨則霧靄雲蒸，雖有山嵐，實

不至。年穀多順成。民樂其業無甚富，亦無甚貧。春夏霧霾，峰巒四合經旬或不展。芒種後日迫於暑。多蚊蚋。將雨蒸鬱不可耐。五月溪漲，俗呼端午水。又有磨刀水、洗街水之說，然亦多應秋熱益燥，八月陰晦常如春，稱桂花天。九月始涼，恒雨，稱九皇天，以人家多祀北斗也。十月微霜長至後雪或數見，有冰不堅，得日隨解，處萬山中喜無瘴癘氣。《桂軒雜録》

萬安縣南鄉山連贛郡，曉霧如雨，每當三四五月，八九十月，瘴癘四塞，民早行宜酒，夜卧宜衣。否則瘧疾難解，土人每驗，八月一日遇北風則喜無瘴，南風則瘴不免矣。《萬安舊志》

廳邑所轄氣候多同，故盧陵、吉水、安福、永豐、永寧五志皆署，無一及氣候者，今據所有編載數則至江鄉本無瘴癘，今龍泉、萬安兩志獨以邑處崇山地近贛州仍稱有瘴，蓋山谷箐林嵐霧襲人，秋多中瘧，亦所不免。又按《永寧志》稱：嘉靖四十年辛酉瘴死數千人，村落爲之蕭索，順治七年庚寅邑大饑，瘴癘交攻可知瘴氣，固間有之土著之民，尤不可不慎起居之節云。

清・邵子彝《建昌府志》卷一《地理志・星野》 氣候附

風氣和平，無瘴氛毒厲之虞，無大水旱，蝗蝗不至，故歲常順，成人足衣食，惟切連閩嶠山谷四合，磅礴鬱積之氣，湧洩奮溢，陰潤恒多，温冷不常，歲春三月多雨，寒氣至二月漸退，晨霧則晴，晴則煖，雨則寒，綿衣單袂早晚異宜。清明時多疾風暴雨，四月梅雨蒸溽，俗稱爛霉天。亦作霉。地磚石礎皆潤，五月多雨，川谷驟漲，俗呼端午水。夏至後九日，中必有驟雨，或連日雨，俗呼夏九郎，至是始可御絺綌。六月炎烈少雨，七月熱益燥，八月猶熱，或連雨陰晦，亦復蒸濕，稱木樨霉。十三日至二十三日俗稱詹家天，或謂蒹葭之誤，近九月始涼，亦多風雨，十月多晴，氣煖如春。《爾雅疏》云：十月曰陽月，俗稱小陽春，可種花木，間有霜，三冬積數霜至一旬餘，或二旬民喜預卜有年，十一月十二月或雪，或薄冰益喜，自五月盡至十月，早晚諸稻隨時登收，一歲間閑郭早稻，或再收茶，或三收苧，或四收牡丹，芍藥開放先中州一月，菊後一月，冬或久晴桃李花開不爲異，大抵煖多寒少，氣洩鮮凝，故人禀殊薄云。李覯論旰江氣候。

星野既殊氣候斯異幽薊之寒，甌粵之燠，洛邑陰陽之和，自古記之矣。邑山高而原深，其風鬱，故多暑。其地陰，故多寒。其區域去甌粵稍遠，故暑不如其久。去幽薊最遠，故寒不如其祁。春正月寒猶烈，上元後民即東作，二月漸煖，或寒則雨始漬種，三月寒退，多風雨，麥乃有秋。夏四月漸暑，梅雨不常，陰晴蒸

鬱，石礎皆濕。五月暑漸盛，多大水，禾始穗。六月暑甚，早禾熟。七月如六月，八月漸涼，兼葭小雨時作，涘旬乃止，晚禾始穗，九月暑退，晚禾熟。始霜多晴霽，民間出貿易，冬十月漸寒，間多雨，十一月寒甚始雪，十二月如十一月。南城《萬曆志》。

湖南省

清・席紹葆等《辰州府志》卷六《附氣候》 氣候

郡届湖南之西，由長沙以迄桃源，水多地平，由桃源而入辰州。凡三廳四邑率山多地寡。氣候較桃源爲稍遲。三廳苗地，又較郡邑涼暖爲差殊。永綏則尤甚，岡巒叢疊嵐霧侵蒸。奇寒之苦，甚於北方。春冬咳唾成冰。雖盛夏，早晚必衣夾衣。一歲熱不過數日。蠅蚋鳥雀之屬近始間有之。秋深方食夏菜，春深草木始萌。山民苗族向火之日爲多。至廳邑城市雖稍平曠。然亦寒得十之七，熱僅居其三，春常霪雨，寒甚於冬。五月中猶時挾纊。立秋日晴，則後二十四日大熱甚於三伏。是日雨，則涼暖不常。諺云：秋風十八暴，言雨多也。中秋前後即衣薄絮，雪深尺許則沍凍，冬驟雨則轟雷。晴則臘月常温。四山中田不多，有民與苗，各因山之所宜。占四時之候，以爲收種較他境或稍異。獲於田者寡。故所收多雜糧。由辰州而上，如沅州永順諸郡，其風氣寒暖又與辰殊。云正月間蜂蝶出遊，二三月霜雪滋至，四五月陰雨濛霧時，似瘴氣。九十月爽日勁風便如中州。四季種蒔，連年採葛，夏或氈帽裹頭，冬或草腰赤足。三月桂、五月菊、冬月牡丹開會不爲異。《沅陵縣志》。

清・應先烈等《常德府志》卷三 氣候

郡中氣候，和會適中，四縣署同，桃源界萬山，稍爲涼冷。

《武陵舊事》：武陵景物和煦，風氣淳古，然處洞庭上遊，地屬卑濕，三四月種稻時，每風雨亦涼冷如冬，四五月多雨，俗云：夜寒不是漲，永即是天乾。南薰交扇日趨炎燠，初秋餘暑未退，熱氣轉增，早稻多初收，晚稻遲。至九月後，涼颸振槁，霜候漸逼，□□有餘熱，俗云：包三來九。初冬届寒或降瑞雪，十一二月甚風大雪，占歲者以冬雪爲驗，年内有大雪冰凍，則來歲豐。

清・黄宅中等《寶慶府志》末卷上《庶談》 雨暘寒燠之氣，較之中土不倫，正二月陰霾日多，晴霽日少，未雨水。時有雷電，亦有烈風。三月暴雨時作。四

月梅雨蒸溽，俗稱爛梅天，地磚石礎皆潤溼。五月多雨，山谷驟漲。俗稱端午水，夏至後少雨。六月炎烈、缺雨、晴多。七月立秋彌烈。八月或連雨蒸溼，亦復陰晦，九月始涼，然間多霧霾，晚起山峰莫辨。霜降、立冬之交，天氣始肅。十月微霜。十一月、十二月不甚寒，惟偶遇雪霰，其寒入骨，大都風氣雖無瘴，厲氛毒之，虞而山谷四合，磅礴鬱積之氣，涌洩奮溢，故氣候不齊，寒暖實無定也。地無周時之風，或發於凌晨，迨昏而止，或發於午後，來朝而止。少止復發，亦於喁旬日，但無子亥周徧者，故寒不久而冰不壯，與省會略殊矣。蓋環郡峰巒不甚開展，溪水瀉溜無少停蓄，氣候之不一，理有自然也。

清・呂恩湛等《永州府志》卷五上《風俗志》 氣候總紀

永郡地界，兩粵北去衡岳四百里，南去九疑三百里，中開一區形勢坦曠、風氣宣朗。春或多雨，而至夏則疎，夏或過炎，而至秋不殺。諺云：三時皆成夏，一雨便如秋。言其地濕而多熱，八屬之氣候大抵相同也。至如江華錦田等處，則層岡峻嶺，巨壑深淵，虎兕蛇蟒毒螫不一，生青長養，鼓煽薰蒸，遂爲風霧，爲煙瘴。七八月之間人多病瘧故俗有：錦田蟲，江華風，永明雨之謠。土人亦習以爲常，行旅殊苦之。秋冬起必晏卧必蚤，非日高霧淨，不輕出户庭，大都燥濕相搏，爲林莽所壅閼，似與嶺南同，然嶺南偏燥，而濕尤少也。舊志。

祁陽端午後衣葛，重陽後衣棉。四時之氣不如其候。舊縣志。

東安山。氣鬱塞，其婦女頷下多生氣疱，若贅疣然。《湘儀聞見偶記》。

道州，居正南之地，毗連兩粵，得春最早，草木易於蕃蔚，雪無盈尺，冰不累寸。時有霖雨。即大旱亦不踰月。陰雨鬱蒸，衣服皆生白蠁，屋棟嘗爲蟻蛀。夏月遇雨輒涼，冬月遇晴輒暖。語云：四時皆夏，一雨成秋，其大較如此。

清・蔣琦溥等《乾州廳志》卷五《風俗》 氣候附

乾州四境之內，氣候不齊，大抵自鎮溪所而南氣候常早，自鎮溪所而東、而西、而北氣候常遲。春多霪雨，而直至仲夏方住。夏苦炎熱，入秋更甚。往往六七月間多旱。八九月復多雨。冬常濕煖，非大雪繽紛，朔風大作，挾纊已足，不必衣裘。然雨多雪少。冬月雷鳴，不以爲怪。而春間時作薄寒。端陽後方可衣葛。至陽孟等寨，雖盛夏早晚必着袂衣，蚊蚋亦少，此地烟嵐瘴霧瀰漫，如小雨咫尺不辨鬚眉，樹杪常作點滴，已刻方收。霉氣薰蒸，屋內皆濕。雖桃架之衣，糊壁之紙，常作五色斑斕，苔毛長至二分許。桃李正月即放花，小春始見微霜。四時皆熱，而人多生寒疾，蓋地氣卑濕，霧多風少，且以冬宜寒反煖，則陰中之陽

新田夏日炎氣過盛，懼害田疇，且鬱成嵐瘴氣，人民多疾宜擇平曠避之。○七月七日浴於水輒生花瘡。○三秋瘴露嵐風，更忌夜行晏宿。節縣志。

零陵故老相傳，四十年以前，盛雪壓廬，嚴霜裂地，往往兼旬累日始消。今則雪下隨融，霜降不肅，覺風氣略有轉移云。蔣湲撰縣志。

案：道光辛巳正月，郡大雪，平地積數尺。惟冬雪往往不大。冬日怵燠，若今戊子冬燠燥，尤甚。歲與春日無異。春卉之華於秋冬，則目所常見，不爲怪也。

清・黃維瓚等《武岡州志》卷五四《拾遺志》 雨暘寒燠之氣，較之中土不倫，正二月陰霾日多晴霽日少赤。雨水時有雷電，亦有烈風。三月暴雨時作。四月梅雨蒸溼，俗稱爛梅天。地磚、石礎皆潤溼。五月多雨，山谷驟漲，俗稱端午水。夏至後少雨。六月炎烈缺雨時多。七月立秋彌烈。八月或連雨蒸溼，亦復陰晦。九月始涼，然間多霧霾。曉起山峯莫辨。霜降、立冬之交，天氣始肅。十月微霜。十一月、十二月不甚寒，惟偶遇雪霰，其寒入骨。大都風氣。雖無瘴氛毒之虞。而山谷四合磅礴鬱積之氣，涌洩奮溢，故氣候不齊，寒暖實無定也。地無周時之風，或發於凌晨，迨昏而止。或發於午後，來朝而止。少且復發，亦於喁旬日，但無子亥周徧者。故寒不久，而冰不壯。與省會略殊矣。蓋環郡峯巒□□開展，溪水瀉溜無少停蓄。氣候之不一。理有自然也。

清・李鏡蓉等《道州府志》卷一〇《風土》 氣候

州居正南之地，毗連兩粵，得春最早，草木易於蕃蔚。雪不盈尺，冰無累寸。時有霖雨。即大旱亦不踰月。陰雨鬱蒸，衣服皆生白蠁，屋棟嘗爲蟻蛀。夏月遇雨輒涼，冬月遇晴輒暖。語云：四時皆夏，一雨成秋，其大較如此。

清・蔣琦溥等《乾州廳志》卷五《風俗》 氣候附

乾州四境之內，氣候不齊，大抵自鎮溪所而南氣候常早，自鎮溪所而東、而西、而北氣候常遲。春多霪雨，而直至仲夏方住。夏苦炎熱，入秋更甚。往往六七月間多旱。八九月復多雨。冬常濕煖，非大雪繽紛，朔風大作，挾纊已足，不必衣裘。然雨多雪少。冬月雷鳴，不以爲怪。而春間時作薄寒。端陽後方可衣葛。至陽孟等寨，雖盛夏早晚必着袂衣，蚊蚋亦少，此地烟嵐瘴霧瀰漫，如小雨咫尺不辨鬚眉，樹杪常作點滴，已刻方收。霉氣薰蒸，屋內皆濕。雖桃架之衣，糊壁之紙，常作五色斑斕，苔毛長至二分許。桃李正月即放花，小春始見微霜。四時皆熱，而人多生寒疾，蓋地氣卑濕，霧多風少，且以冬宜寒反煖，則陰中之陽

氣不固。夏時陰雨反涼，則陽中之陰邪易侵，故陽不下降，陰不上升，多上熱下寒之疾也。舊志。

按，自苗平以後，氣候稍異。前此四山樹木陰森，故烟嵐霧瘴最甚。今則斫伐無存，天空野闊，轉覺熇陽逼人，而入夏雨澤常少，每歲有旱暵。憂蚊螭亦多螫人，則今昔之相殊也。

清・董鴻勛等《古丈坪廳志》卷一〇《民族下》 氣候

春氣温和，正二月著棉，三月著夾。夏不甚暑，三伏無酷熱，秋氣清明，百種成實。雨暘多調和之歲。冬不甚寒，皮棉皆可禦冬，常年冬以雪，春以雨，占歲之豐稔，地居温帶百種皆宜。而又無嚴寒、大暑，真中原之奧區也。苗山四時氣候，與民寨相異，常有霧氣漫瀰，卓午始稍開朗。當濛翳之時，人畜對面不相見，寸趾難移。春夏如遇淫雨連綿，兼旬累月，常泥渣難行。雨氣雨霽，蒸濕之氣侵人肌骨。其泉爲山洞岩漿，性極寒冽，飲之敗胃。馮伏波所云：嗟哉，武陵兮多毒淫，是也。秋冬霜雪早降，窮谷幽宕數月不化。自開廳以來，苗人蒸蒸向化，陰雨漸開，冰棟漸無。鳥鵲來棲。非復舊觀矣。

清・董鴻勛等《永綏廳志》卷一《天文門二》 氣候

永綏辟處萬山，人跡罕到，當未經開闢以前，四時氣候與内地迥殊。每值黑霉濛翳，對面亦不相見。且春夏霪雨連綿，秋冬霜雪早降。時下冰凌屋溜凍結，自蒼至地，其大如椽謂之冰柱。苗人用木杆撞開方能出入，至廳城附近，雖稍平曠，然亦寒。居十七熱，居其三，春多寒，仲夏猶時挾纊。立春日晴，則後二十四日大熱，甚於三伏。是日雨，則涼煖不常。諺云秋風十八暴言雨多也。中秋前後，即衣薄絮，雪深尺許，則沍凍。冬雨則轟雷時，則臘月常温。四境山多，田少，民與苗各因山之所宜古四時之候，以爲種植，故所收多雜糧，今沿邊一帶，人烟稠密，其節序寒燠，較八九里稍爲適宜，作氣候志。

正月立春日宜晴，田家以是日驗一歲豐歉。雨水節分栽樹木花果移植杆插無所不宜。廳境多植桐，桐即宋陳翥桐譜所稱蒿桐。《本草》謂之荏桐，先花後葉，花亦娟娟結實，如鷄卵，大面圓，去其殼壓仁爲油，資以代燭居人，以是月種其子，山谷間。

二月晨霧則晴，寒則雨。驚蟄日聞雷則百事宜。雷聲洪大，主除疾疫，社後種瓜藤菜果，氣旺易蕃殖。

三月清明日浸稻種，是日宜晴，穀雨前摘茶爲雨前茶，茶極稀間有種於籬落田塍間者，爲炸油之茶，較多葉不可食，此月宜兩月杪種包穀。

四月楳雨，亦呼霉雨，立夏日宜兩農乃登麥。

五月前多雨，山谿之水種於河，河多漲，漫然亦不爲病，芒種節凡可積者皆宜布積，至夏至而地氣乾燥，不可下子矣。

二十日爲會龍日，二十三日爲分龍日，不宜雨，夏至後雨不厭多。

六月炎熱殊甚，農人芟草汗涔澤下，小暑大暑兩節均宜雨，或天氣陰沉，歲則大熱，是月早包穀可以成實，山人賴以接秋。

七月爲三伏日，夏火秋金，金爲大尅，其熱彌甚，故夏至後遇三庚日爲三伏，所謂秋老伏也。立秋後熱始漸減，豐乃登穀，霧分早晚，早穀秋後十日可收，晚穀收成在處暑後，早則穀實，元氣未足多不能脫，處暑種蕎麥，居民統謂之蕎。按，文法居民上有脱句。

八月白露節，蕎麥茂，秋分後天氣漸涼，可種菜。

九月重陽日宜雨寒露後早晚多涼，霜降後次日有霜，夜則甚寒，月杪種大小麥。

十月名小陽春，立冬即可炙爐，田家燒榾柮，以禦寒，小雪前後北風凜冽，鄉村滌場畢謹户居多。

十一月大雪節宜雪，微特三白兆麥，且藉以驗，次年五六兩月雨得雪，則來歲豐稔，遇甚雪時平地深數尺，崇山之頂，或積月始清，冬至早梅開。

十二月小寒大寒應節，多嚴寒，遇晴日正午氣稍温。

以上原文

連成師範生彭玉書所呈《永綏氣候》，雖少、支離，然比他人較有頭緒，天有歲差，學術亦因時變，今記之以見一端其説。曰：永綏地輿，亦北温帶一禺分子附地球之公轉，隨日光之向背，寒温暑表應與全省同度，氣候如一，乃地處疆域，海風不至，陸風恒若，雨露霜雪宜其少降，無漠北游牧之憂，有亞東耕穫之樂，乃素以農業爲生，其故何歟？永綏地踞山叢，重巒環抱，雖無寒熱二流調和其間，有崇林爲大地媒妁交換瓦斯，有山帶爲阻障風道，水素凝結，考之蒙古沙漠沙浪横捲，終年無雨盡之也。故四時調和，爲全省冠，至若隨時布種，隨時收穫，詢之田家姑陳如左。下分四季，乃抄前原文，而節截其詞，尚不及原文完備，故不録。

又李生文祥言曰，湖南處温帶之中，永綏尤居和平氣候之上，城郭内外地勢

稍平，無大增減，若夫崇山峻嶺幽澗，當四九月寒居十之七八，暑居十之二三，平地曠野當四九月暑居十七八，寒居十之二三。

批其後曰：永綏之稱邊者，不過以與川黔交界而言，實則中原腹地，自滇藏視之，則其爲腹內也，至矣。以西北沙漠比之，實爲不倫，至以連山崇林爲交換瓦斯之證，則沅湘西南山關比比皆然，尤非永綏所獨，故其論似親切體驗而出實，則多影響之說。錄此一二，以見世變。李文祥言雖質而尚實，余居永綏而信也。

廣東省

清・楊文駿等《德慶州志》卷三《地理志》 氣候

嶺南瀕海，地卑土薄，陽燠之氣常盛，二者相搏，寒熱之疾所由作也。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不雪，一歲之間，暑熱過半，窮臘久晴，或至搖扇，夏月連陰即復淒寒，蓋陰陽偏盛，故一日之內，氣候屢變。諺曰：急脫急著，勝如服藥，其生常早，如冬月桃花，正月蠷蟈鳴，蚯蚓出之類，然生而不力，氣常宣洩也。其肅常遲，如十月禾乃登，水始涸之類，然肅而不嚴，氣不收斂也。四時虹見，夏秋間有颶風，冬間有紅霞起，謂之攪霜，有霜無雪，或見則爲瑞草，茅障翳始，有瘴氣，其候始於三月，止於九月。商旅氓隸觸暑徂征與夫飲食不節、不善攝養者，每爲所中，然亦不至如唐宋所云也。譚志引《南粵志》舊志同。近郭及村落夷曠處皆無瘴，惟山林蓊翳，如德慶、封川、開建、新恩有之。《府志》。立春晴，兆豐年。諺云：立春晴一日，農夫不用力。元旦雨，主月內多雨，人日雨主人多病。諺云：人日晴明，今歲好。初八穀日晴，主豐年，春甲子日雨，主旱。驚蟄聞雷，主旱。諺云：雷打驚蟄節，千里泥坼裂。清明雨，主潦。四月八日風雨果實不成，夏甲子日雨主水，五月多白撞雨，俗謂之旺雨，宜早稻。諺云：早禾望白撞。夏至前後分龍日，有雨主豐，無雨主旱。六月十二日俗謂彭祖忌，必有暴風。大暑宜熱，暑雨驟過，陰陽交薄，感觸其氣，每易生疾。立秋宜雨。諺云：立秋有雨，秋秋有。秋甲子日雨多傷稼，處暑雨少結實，中秋夜有月，來歲棉花盛收，秋夜雨宜晚稼，諺云：晚造望秋涼。九月三九日號三陽，宜晴，諺云：三陽無雨一冬晴。寒露月風雨秀而少實，十月朔晴，來歲元旦亦晴，大雪有霜來歲早禾豐收，冬至宜晴暖冬，甲子日雨主寒冷。諺云：冬甲子雨牛羊凍死。十二月不宜熱，熱則正月傷畜，春寒冬暖皆主雨。諺云：春寒雨至，冬暖雨流。

孟春之月，東風八律南雁迴翔，桃李華，二麥黃，柔桑可采，崔田耕，農器乃修。仲春之月，雷始鳴，虹始見，水田耙鹵，陂圳通蛙鼓噪，秧針出水，農夫糞其田，鷗鵠伏卵。季春之月，溫風至，大雨時行，梅子黃，魚花至。西江自沿頭沙至悅城水口，皆張罟取魚苗，俗曰魚花。啼鳥催耕，蠶事興農，功畢作。孟夏之月，梅雨淋榕，蔭翳田始耘，塘始漁，俗以四月八日始用罾取塘魚。野蕨入水爲粉。俗取蕨根搗以澄粉。仲夏之月，白旻雨西潦，至火米熟，山崔之先熟者。赤撒登，水田之赤糜先熟者。席艸可刈，荔支丹，晚禾播種，棉有黃花。季夏之月，早造熟，俗以穀熟曰一造。大米。桐子沽，橄欖落。季秋之月，涼風來，草雨墜，乍雨新寒日墜草雨。木樨瘴發，嘉魚出水，山崔闢，茶子落，水碓發聲。孟冬之月，小陽生，露珠湛，農始棉香，杭綴玉橘柚，懸金百穀用成鶉乃學習。仲冬之月，長夜寒，朝霜白菜菔成脯，冬耕畢蒔，凡種大小麥、油菜之屬，曰冬耕。甘藷可食，牛放塑。收成後畜牧不復看守曰放塑。季冬之月，雨霰至田，功畢蔗寮開糖，霜結，油菜始花，早蘭賀春，青陽漸舒，草木萌動。以上《采訪冊》。

清・王植《羅定州志》卷一《輿地》 氣候附

羅陽巖嵐蔽疊，氣少寒而多熱，然雨暘忽更炎涼頓易，一日之間積陰則驟寒，閒霽則驟熱，一歲之內溽暑偶或披裘，隆冬倏可揮扇。諺云：日中常有四時天。東坡詩云：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冬。此十郡之氣候類同，不特三屬爲然也。但山谷之中，林壑陰翳，霪風毒霾常傍午不消，所謂瘴癘之氣。又四時風色不定，忽而狂颶振撼，掀瓦拆木，江沸浪騰，謂之颶風。有雲暗如黛雨，急如雹，西北暴至轉盼變生謂之石尤所，冬間天有紅霞，中夜慘栗揚埃振槁謂之攪霜風。識焚之術，狂風當防，暑雨宜避，寧饑毋飽，寧煖毋寒，□□地接西壤氣脉相感，當西東頓漲，則百里之□□相侵，即夏月夜卧宜加衾裯，入其境、履其地者宜慎防之。

東安

東邑暑同羅定，惟其層巒疊障，雲氣常蒸，當開闢之初，瘴霧嵐煙，日高未散，觸之鮮有不病者。其後風氣漸開，煙氛日消，惟秋冬之際，人多病瘧，亦因飲

食不節，寒暑不調所致。攝養之術，惟謹於昏夜起居，朝衣毋除，夜飯毋飽，斯膝理常密，邪氣不侵。

西寧

寧邑亦與州同，但縣治之地，叢岡疊嶂，鬱渗成嵐，以故長多瘧病。蓋陽澳之氣常洩，陰濕之氣常盛，二者相搏，則一日之間氣候屢變。諺曰：急脫急著，勝如服藥。言不時也。

清・吳盛藻等《雷州府志》卷之二 氣候

嶺南炎方氣候與中州別，近山多燥，近海多濕，雷山勢夷衍，無嵐瘴患，惟近挹洋海土卑而薄，霜雪之嚴，遠不能加乃洪濤震蕩，濕氣上蒸，晴則甚熱，陰則轉涼，一歲間暑熱過半，入秋爲甚，隆冬值晴或至搖扇，春夏多淫雨，晨起積霧四塞，三伏時偶值陰翳便覺淒然，衣服圖籍易生蟲蠹白醭。舊志謂：陽氣常泄，陰氣湧溢迭勝而相薄，陽氣泄故人膝踝多汗，陰氣溢故人多體倦、脚氣之病，此濕熱交侵所致也。三縣氣候俱同，而徐聞最逼海。諺傳：嶺外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秋，於雷爲尤信。

風候

海郡多風，而雷爲甚，其變而大者爲颶風。颶者，具也，具四方之風而颺，忽莫測也，發在夏秋間，將發時或濤聲倏吼，或海烏交翔，或天脚暈若半虹，俗呼曰破篷，不數日則輪風震地，萬籟驚號，更挾以雷雨，則勢彌暴，拔木揚沙，壞垣破屋，牛馬縮栗，行人顛仆，是爲鐵颶。又颶之來潮輒乘之雷，地卑迫海，無山谷之限，所恃宋元來堤岸，然久則善崩，潮衝輒潰，浮空杳漭，禾稼盡傷，潮味鹹，一歲罹害，越三歲乃可種也。颶之止亦有候，起東北轉西，或起西北轉東，俱回南乃息，否則踰月必再作，尋常作必對厥時，日作次日止，夜作次夜止，有一歲再三作者，有三四歲不作者。聖人在上，海不揚波，吾爲雷祝之矣。

清・齊翀《南澳志》卷一〇《氣候》 氣候

氣候本乎天而實因於地，所謂五方之剛柔，燥濕不齊，民生其間異俗也，審其氣，辨其候與民宜之則陰陽和而無疵癘天札之疾。夫井蛙不可語於海者，狃於地也，夏虫不可語於水者，篤於時也，南北不同，氣候自異，故君子貴通方焉。志氣候。

南澳氣候與漳潮同，陽多而陰少，舒早而肅遲，四時常花，三冬無雪，春夏忽極涼，秋冬忽極燠，此四時之氣候也，晴則煖，雨則寒，晝而煖，夜而寒，一日之內忽燠忽寒，此一日之氣候也。四面環海，浥潤溟溢，霉濕鬱積，鹹氣蒸人，倚山而居，嶺壑盤鬱，烟嵐四塞，停午不開，此山海之氣候也。欲雨則山霧空濛，沾衣欲濕，雖暑亦天風凜慄，吹面多寒，最易霑者濕，最難避者風，土著之民咸首纏帕以避風，足穿屐以避濕。

《周禮》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朱子曰：今海邊漳泉諸郡極多風，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南澳在漳潮之交，居大海之中，風較漳泉更劇，而其風又峻利善入，故居民多以帕纏其首避風也。而四面環海，卑濕之氣上蒸而爲暑，其暑最酷，所謂溽暑也，又三伏之日，暑氣迫人，侵曉更甚，與他處異。又方暑而陟然風生，則毛骨爲之悚然。故調攝爲難官斯土者，惟有慎起居節飲食，謹嗜慾而已。

清・戴肇辰等《廣州府志》卷九《輿地略一》 氣候

揚粵之地，少陰多陽，方盛夏率一日十餘霽，雖陰十餘霽，雖大雨傾注，頃即赫日已復驟雨，故夏之炎熱甚於北土，方春時晴霽即如夏，陰雨即如冬，不復有韶光麗景。若通四時言之，夏多而微有冬，春秋不復辨矣。據《漢書》、《太平御覽》參修。

陽燠之氣常泄，陰溼之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不雪，窮臘久晴，或至搖扇，陰氣盛故晨夕霧昏，春夏雨溼，三伏之內反不甚熱，夏則連陰即復淒寒。比年雖無霜雪，而凜烈慘悽之氣，在冬末春初殊甚。北人至止多有衣重裘，坐卧火炕者。據《黃通志》、《郭通志》、《廣東新語》參修。

南海人言海風四面而至，名曰颶風，颶風將至，則多虹蜺，名曰颶母。李肇國《史補》。

颶莫盛於瓊，出廉次之，廣又次之。《廣東新語》。

南海歲有舊風，亦曰風舊，蓋颶風也，其起也，自東北者，必自北而西、自西北者，必自北而東，而俱至南乃息，謂之回南，亦曰落西，又曰蕩西，凡二晝夜乃也，必對時日作次日止，夜作次夜止，諺又曰：朝三暮七，盡不過日。其來息，亦曰風癡，若不回南則踰月復作。諺曰：颶母不迴南，再來不待三。其來不久，或數時，或一日夜。其柔者久，或二三夜，有一歲數作者，有三四歲不作者，凡歲有一鬼打節，則有一颶，有二鬼打節，則有二颶鬼，鬼宿打節，或立春、立夏等節逢鬼宿也，又有石尤風，兆與颶風同，但颶風起止俗謂對時石尤則晝異也，他如海氣腥亦暴風之兆，又凡六月有北風必作颶。諺曰：六月無閒北，北風爲正風，舊東風爲左風，舊冬則又有北暴。據《張府志》、《廣東新語》參修。

《南越志》云：熙安閒多颶風，颶者，具四方風也。虞世南《北堂書鈔》。

夏日暴雨東北風起，揚沙走石，曰青凍此風之異者也，其常則南風爲多，季冬先春，而至曰送年，南北風時發曰北暴，以時占也，潮長風起，湖平風止，以水占也，故春至夏，夏熱逾秋，土石温溼，衣生白醭，大抵其熱以炎蒸，其寒以風雨，天以陽施地，以溼感是謂炎蒸，其常也，故曰：四時皆似夏，風噓雨噏雖夏亦寒，其暫也，故曰：一雨便成冬。又云：四時俱是夏，一雨便成秋。又云：嶺南萬户皆春色。《黄通志》。

廣州風候大抵三冬多煖，至春初乃有數日極寒，冬閒寒不過二三日，復煖者，嶺南之常寒乃其變。《廣東新語》。

又《廣志》曰：南方地氣暑熱，一歲田三熟，冬種春熟，春種夏熟，秋種冬熟。徐堅《初學記》。

《月令》：正月厯氣成樓，水仙來賓，荷錢浮于水，二麥黄，木葉微脱。二月蔗初芽，蕨拳輪粉，魚苗出，蜆降於露，木棉吐英。三月杜若芳，石蛙揚葩，江鷗避風，孔雀之尾開金，檳榔包圻。四月佛桑紅綻，高榕蔭曰，仙掌立，鯊入山麓化爲虎，樹蘭綴珠。五月荔枝丹，菩提舒葉，椰含漿，羣蟻朝其祖，鈎割鳴年。六月白雨足，西潦至，芭蕉子垂，苦瓜入饌，早禾乃登。七月秧針重碧，龍眼熟，蝴蝶營繭，素馨結爲燈，蓧田浮。八月颶母息影，茶徙蠅於樹，紙鳶翻風，黄相分指，河魨乘湖而上。九月紅薯登，白欖落，嘉魚出於峽，南燭迎社，香門開。十月耕牛放閒，八蠶之功畢，嶺梅芳，橘柚錫貢，銀河夜見。十一月桃李花，鷓鴣蔽葉，黄雀復爲魚，巖蜂聚糧，瑞香霏雪。十二月蚊不絶吟，池塘竭，稚筍出，風蘭賀春，舊雷有聲。《鈕琇臬觚》。

《廣東月令》：《通志》云：春正月桃李花盛，柔桑可採，二麥黄老，圃種薑剪韭田功既興。二月雷發聲，虹蜺見，魚苗生，蜆降于霧，木棉橘柚華，是月也，農功畢作。三月温風至，梅子熟，檳榔苞坼，催耕鳴田，蛙鼓吹。夏四月榴花明，榕成蔭，紫菱照水，樹蘭綴珠，白雨以時至。五月朱荔熟，椰含漿，蟬大噪，鈎割鳴，年早禾登場。六月白雨足西潦至，颶母乘潮，芭蕉垂，荔枝早熟，是月也，新穀既登，亟播晚種。秋七月秧針碧薙，田浮蝴蝶，營繭，是月也，暑始酷，爍石流金。八月木芙蓉花梨栗熟，芋可剥，秈始穫，河豚乘潮至。九月木樨瘴發，紅蕉登白欖落，嘉魚出于峽，大秈始穫，菊有黄華。冬十月嶺梅開，八蠶功畢，橘柚垂實，潮田盡登，是月霜始下，氣乃寒。十一月桃始華，冬筍出楓，漸丹鷓鴣，蔽葉，山花時茂，畬田布種，是月也，農斂穀、屯囷，涸塘以漁。十二月水仙來賓，梅乃大放，風蘭賀春，出陽漸暢，草木萌動。據《金通志》、《張府志》修。

清・余保純等《直隸南雄州志》卷九　氣候

太康《地理志》：揚州太陽漸位，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

韓愈詩：冬寒不嚴地恒洩。

蘇軾記：嶺南氣候不常，菊花開時即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又云：四時俱是夏，一雨便成秋。又云：嶺南萬户皆春色。

正月天時雨雪，桃始華，蟄蟲始振。

二月雷發聲，虹蜺見，田工既興，惰窳者不敢康居，俗呼懶人傍社。

三月寒食至大水，魚上灘，鯉、鯽、鮠鰽、青魚之類，俱沿河逆流而上，設鯉排迎之，一入不得出，大者數十觔。霖雨零疾，雷震催耕鳴，麥始登，梅子熟。

四月黄梅雨，乍晴乍雨。黄瓜熟，蓊菜茂。

五月蚤稻登場，桃李實，菱可摘蓮，則盡吐。竹醉後即有新米，謂弔犁蚤，稍遲謂百日早，此穀既升，雨時有水，又將田蒔禾，謂蒔翻利，無則否。蓋大早禾至，五月中鐮刈遲，稻至季秋方穫，早禾田或種菽蘇，或種蕎麥不等，遲或種油菜。

六月瓜再熟，新穀既升亟播晚種。

七月暑始酷，俗云：秋老虎。芋可掘。

八月夜薄寒，欖柚黄剥棗栗白菓。

九月白露降，百穀成熟。

十月霜始下，農事畢。收，草木黄落，取材乘屋。俗云：下元後諸方神煞退藏。

十一月北風寒，芥菜出冬，筍生。

十二月霜雪降，池始冰，嶺梅花放。

按《舊志》載：氣候謂四時常花，三冬少雪，窮冬久晴，或至揮扇，陰濕常盛，又謂獻豜磔牛，猶穿單夾之衣，是乃濱海之氣，非雄州之景也，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北方之節常早，南方之節常遲，故其熱至秋，而甚其寒，至春而嚴，陰陽之氣北爲陰，而南爲陽，故熱較甚於北，而寒則輕于北，其大較然也。郡守陸公有云地據上游去天差，近土高則燥風肅而清。諺有云：無雪不過年，其與海濱之氣不差別乎，惟其然，故粤爲財貨之藪，而南雄大相遠焉，雄隸兩邑保昌，居東北始興居西南，雖相去不遠，保昌則稍寒，始興則稍燠。諺云：百里不同天，是耶非耶。

譚莊懿公有曰：瘴癘惟二八月有之，春曰青草，秋曰黄茅，而今亦無有也。

第北地夏秋之間雨多，春夏雨少，雄郡則春夏之間多患潦，夏秋之間每患乾，故諺云：秋零一夜雨，引出萬車金，蓋貴之也。地土瘠而物產微，其所望于調玉燭也，深矣。以上舊志。

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瑣紅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李嶠云：大庾天寒早，南枝獨早芳。張方詩云：大庾嶺頭梅，南枝落北枝開，南唐馮延巳詞云：北枝梅蕊犯寒開，則南北枝事其來遠矣。朱翌猗《覺寮雜記》。

舊志載章得象詩曰：青草瘴深盧橘熟，黃梅雨歇荔枝紅。陸圻詩曰：便對輕寒難詠雪，但逢霖雨即悲秋。又曰：塵飛不捲三冬葉，風暖先開十月花。俱謂嶺南陽燠之區，多暖少寒，故瘴癘時發也。然海濱之地，信有之而非所論於保始二邑也。《始興志》，以上續增。

清・申良翰等《香山縣志》卷一《氣候》 氣候

香之風氣與廣郡同，蓋炎蒸嘗熱，風雨暫寒，其生嘗早，其肅嘗遲，何者偏方，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瀕海地卑，故陰濕之氣常盛，陰陽之氣既偏而相搏，故一日之內氣候屢變，晝則多燠，夜則稍寒，一歲之間暑熱過半，窮臘久晴，或至搖扇，夏月連陰，復生淒寒，地使然也。《漢書》曰：楊粵之民，其湊理疏，其性耐暑者此也。物生其間，冬春之交，桃李已花，微霜或降，物亦蕃茂，然生而不力，氣嘗宣泄，肅而不嚴，氣不收斂，故也。若夫夏月暑雨天昏如夕，東北疾風揚沙走石，名曰青凍。天黑無雨，西北風駛，其聲如雹，一日而止，名曰赤游。天容澹澹，日光漸現，無雨而風，旋起旋變，名曰狂龍。夏秋之交，日光明滅，四風挾雨，不雷不電，名曰颶母。作則伐木發屋，人無寧處，損稼敗舟，其禍彌酷，然或一歲一見，或屢歲一見。颶風之起也，先東而北，其止也，回南蕩西，必四風齊歷，晝夜而息，此則廣郡所同然也。吾故論其氣候，而附述月令生物農事於後，以備考焉。

孟春之月，東風徐來，桃李盛花，柳眼微青，生菜秀，柔桑可采，老圃種薑剪韭。仲春之月，農播早穀，燕子時至，木綿橘柚以次花。早蠶抽絲，雷發聲，螻蟈鳴，蚯蚓出，秧針微綠。季春之月，南風至，解褐衣，袷梅李與枇杷子熟，催耕鳴蛙，鼓噪農夫急蒔。孟夏之月，黃梅雨，榴花明，紫菱出水，早荔可食。仲夏之月，荔子丹，芒菓熟，花下割藕，早穀登場。穀名拋犂望自種至熟，凡一百日。季夏之月，姜薦新，龍眼熟，蘋波解殼，是月也，新穀全穫，農種晚稻。孟秋之月，桐子結實，香櫞橄欖皆登，晝燠夜涼。仲秋之月，芙蓉開，桂芬馥，梨栗熟，月下剝柚，解芋秋秸始穫。季秋之月，菊盛開，蘋花繡渚，農收大秸。孟冬之月，蔗甜橙黃，橘綠晚稻全登，是月也，氣乍寒乍燠，衣急脫急著。仲冬之月，微霜下，丹楓不落，山花時放，是月也，農練穀屯困，涸塘以漁。季冬之月，朔風栗烈，梅花盛放，玉蘭解，芥葛可食，上農舉鋤，爲開歲計，南風微至，青陽漸暢。

廣西壯族自治區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四《風土門》 廣右風氣

南人有言曰：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此語盡南方之風氣矣。桂林氣候，與江浙頗相類，過桂林城南數十里，則便大異，杜子美謂宜人獨桂林得之矣。欽陽雨則寒氣淅淅襲人，晴則溫氣勃勃蒸人，陰濕晦冥，一日數變，得頃刻明快，又復陰合。冬月久晴，不離葛衣紈扇。夏月苦雨，急須襲被重裘。大抵早溫、晝熱、晚涼、夜寒，一日而四時之氣備。九月梅花盛開，臘夜已食青梅，初春百卉蔭密，楓槐榆柳，四時常青。草木雖大，易以蠹腐。五穀濕而不甘，六畜淡而無味，水泉腥而黯慘，蔬茹瘦而苦硬。人生其間，率皆半羸而不耐苦作，生齒不蕃，土曠人稀，皆風氣使然也。北人至其地，莫若少食而頻餐，多衣而屢更，惟酒與色不可嗜也。如是則庶免乎瘴，然而腑臟日與惡弱水土接，毒氣浸淫，終當一疾，但有淺深耳，久則與之俱化。

雪雹

杜子美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蓋桂林嘗有雪，稍南則無之。他州土人皆莫知雪爲何形。欽之父老云，數十年前，冬常有雪，歲乃大災。蓋南方地氣常燠，草木柔脆，一或有雪，則萬木殲死，明歲土膏不興，春不發生，正爲災雪，非瑞雪也。若春夏有雹，歲乃大熟。蓋春夏熱氣，能抑之反得和平，而百物倍收，非若中土春夏遇雹而陽氣微也。天地之間，氣異乃爾。

瘴地

嶺外毒瘴，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海北之廉、雷、化，雖曰深廣，而瘴乃稍輕。昭州與湖南靜江接境，士夫指以爲大法場，言殺人之多也。若深廣之地，如橫、邕、欽、貴，其瘴殆與昭等，獨不知小法場之名在何州。嘗謂瘴重之州，率水土毒爾，非天時也。昭州有恭城，江水並城而出，其色黯慘，江石皆黑。

橫、邕、欽、貴皆無石井，唯欽江水有一泉，乃土泉非石泉也。而地產毒藥，其類不一，安得無水毒乎？瘴疾之作，亦有運氣如中州之疫。然大槩水毒之地必深廣。廣東以新州爲大法場，英州爲小法場，因併存之。

清・謝啓昆等《廣西通志》卷八四《輿地五》 分野氣候

嶺表山川盤鬱，氣聚不易疎洩，故多嵐霧作瘴，人感之多病，臌脹成蠱，俗傳有睟百蟲爲蠱以毒人。蓋濕熱之地，毒蟲生之，非第嶺表之家性慘害也。劉恂《嶺表録異》。

嶺表所重之節，臘一伏二冬三年四。同上。

草子即寒熱時疫，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痛體不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錐刺唇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實無加損于病，必服藥乃愈。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二廣唯桂林無瘴，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渗氣鬱勃蒸薰之所爲也，其中人如瘧狀，治法雖多，當以附子爲急須不換金，正氣散爲通用。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爲尤毒。

又 瘴起時望之有氣一道，上衝如柱，少頃散漫，下似黄霧，空中如彈丸，漸大如車輪四下擲人，中之者爲痞悶，爲瘋癌，爲汗死，人若伏地從其自擲，則無恙。鄺露《赤雅》。

廣東南海有颶風，西路稍北州縣悉無之，獨桂林多風，秋冬大甚，拔木飛瓦，晝夜不息，俗傳朝作一日止，暮七日，夜半則彌旬。桂林去海猶千餘里，非颶也。土人自不知其説，余試論之，桂林地勢視長沙、番禺，在千丈之上，高而多風。理固然也。俱同上。

又 南人有言曰：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此語盡南方之風氣矣。桂林氣候與江浙頗相類，過桂林城南數十里則便大異，杜子美謂宜人獨桂林，得之矣。欽陰雨則塞氣漸漸襲人，晴則温氣勃勃蒸人，陰濕晦冥一日數變，復頃刻明快又復陰合，冬月久晴不離葛衣紈扇，夏月苦雨急須襲被重裘，大抵早温、晝熱、晚涼、夜寒，一日而四時之氣備。九月梅花盛開，臘夜已食青梅，初春百卉蔭密，楓槐榆柳四時常青，草木雖大易以蠹腐，五穀漬而不甘，六畜淡而無味，水泉腥而黯慘，蔬茹瘦而苦硬，人生其間率皆半羸而不耐作苦，生齒不蕃，土曠人稀，皆風氣使然也。北人至其地，莫若少食而頻餐，多衣而屢更，惟酒與色不可嗜也，如是則庶免乎瘴。然而臍臟日與惡劣水土接，毒氣浸淫，終當有疾，但有淺深耳，久則與之俱化。周去非《嶺外代答》。

杜子美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蓋桂林營有雪，稍南則無之，他州土人皆莫知雪爲何形，欽之父老云數十年前冬嘗有雪，歲乃大災，蓋南方地氣常燠，草木柔脆，一或有雪，則萬木殲死，明歲土膏不興，春不發生，正爲災雪，非瑞雪也，若春夏有雹，歲乃大熟，蓋春夏熱氣能抑之，反得和平而百物倍收，非若中土，春夏遇雹而陽氣微也，天地之間氣異乃爾。

嶺外毒瘴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海北之廉，雷化雖曰深廣，而瘴乃稍輕，昭州與湖南静江接境，士夫指以爲大法場，言殺人之多也，若深廣之地如橫邕欽貴，其瘴殆與昭等，獨不知小法場之名在何州。嘗謂瘴重之州率水土毒爾，非天時也。

又 南方凡病皆謂之瘴，其實似中州傷寒，蓋天氣鬱蒸，陽多宣洩，冬不閉藏，草木水泉皆稟惡氣，人生其間日受其毒，元氣不固發爲瘴疾，輕者寒熱往來正類痁瘧，謂之冷瘴。重者純熱無寒，更重者蘊熱沈沈，無晝無夜，如卧灰火，謂之熱瘴。最重者一病則失音，莫知所以然，謂之瘂瘴。

又 瘴起時望之有氣一道，上衝如柱，少頃散漫，下似黄霧，空中如彈丸，漸成，而青草、黄茅最毒烈，春夏之交草長而青，秋冬之交草衰而黄，二時氣候不常，蘊隆重衿，臘月揮扇，咄嗟呼吸，冬夏便分，且桑中衛女、上宫陳娥偷香竊笑，其不死者幸而免。

炎方土脈疎地氣外泄，人爲常燠所爍，膚理不密，兩疎相感，草木之氣通焉，上腕鬱悶虚煩，下體凝冷吐之不可，下之不可，用藥最難。

又 杜詩云：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以風高無瘴也。下至平樂、梧州及左右江瘴氣彌盛，早起氤氳咫尺不相見，非至巳不見山也，其瘴春曰青草，夏曰黄梅，秋曰新禾，冬曰黄茅，又有曰桂花、菊花者，四時不絶，而春冬尤甚。唐人諺云：青草黄茅瘴，不死成和尚。滇閩皆有瘴，然春盡乃發，秋高而止，未聞貫四時也。然特宜煖，不宜寒，寒則多病。閔教粤述。

李待制曰：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陽氣常泄，地卑故陰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鮮雪，一歲之中暑熱過半，人居其間氣多上壅，膚多汗出，腠理不密，蓋陽不返本，而然陰氣盛，故晨昏多霧，春夏雨霪，一歲之間蒸濕恒多，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濕肢體重倦成脚氣等疾。蓋陰常盛而然陰陽之氣，既偏而相

搏，故一日之內氣候屢遷。諺曰：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冬。又曰：急脫急著，勝如服藥。同上。

天氣炎蒸，地氣卑濕，結爲瘴癘，爲害不小，有形者如雲霞，如濃霧。無形者或腥風四射，或異香襲人。若曉行不飲酒，觸之疾必發，夏月爍膏流金，揮汗如雨，終不敢解衣，當風夜卧扃門户，惟謹多焚蒼术雄黄庶幾可免，最畏瘧疾或頭痛寒熱，俗稱瘧痲尋常醫藥不能效也。俱同上。

又　大抵天地之氣，極北塞勝，極南熱勝，五嶺以南號曰炎方，其高岡疊嶂，左右環合，故鬱而爲嵐，惟全州地近湖湘，窮冬多雪，氣候似中州，而桂林次之。杜子美謂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良，不誣也。左右兩江以及昭梧諸郡居平曠者，猶或差勝，若城依嵓谷，或地近卑濕，崎嶇阨塞，有近午方見日者。至若蠻溪獠峒，草木蔚薈，虺蛇出没，江水有毒，瘴氣易侵，商旅氓隸觸熱征行，與夫飲食起居不節者，每爲所中。調攝之功，宜加謹焉。李志引李西美《攝生論》。

粤無冰，其民罕知有合冰解凍之説，歲有微霉則百物蕃盛，冰生於霜，粤無冰以無霜也。故語曰：嶺南無地著秋霜，即有微霜輒以爲雪，或有微雪，即以爲冰，人至白首有冰雪不辨者。大抵嶺南地暖，陰氣不凝，故霜雪獨少，或極寒亦有微霰，然未至地已復爲雨矣。李《志》。

粤中五穀無味，百花不香，以其氣泄而鮮專凝也。《大戴禮》：陰陽之氣，亂則爲霧，嶺南多霧，蓋由陰陽不和，蒸於莽箐之區，雜以蟲蛇之氣，是生瘴癘生長。此方者猶可相習，而仕宦羈游，風於暄涼晴雨之交，飲食起居之際調，攝倍宜周矣。

襲茂良詩：日中常有四時天，言一日所經氣候頓殊，蓋層巒四塞，川谷異限有不可一律齊者，而晝熱晚涼夜寒則不甚相遠也。俱同上。

桂林府

桂林一日之間具四時之氣，遷謫者惡之，號四時節。陶毅清《異纂》。

桂林雖無瘴，而若霪雨自春徂冬十僅一霽，故地濕而物易腐，屋棟皆爲蟻蛀，夏秋酷暑多蚊蚋尤不可耐，甚於閩廣，四山多霧，初至者，每若腹漲如鼉然，嚼檳榔乃漸消。謝肇淛《粤風土記》。

土疎陽泄，久晴易熱，雖盛夏隆冬，景象輒變。金《志》。

南州草木皆不改柯易葉，猶桂林歲歲得雪，或臘中中三白，然終不及北州之多，朔雪至嚴關輒止大盛，則度桂林城下不復南矣。《臨桂縣志》。

唐杜甫寄楊五桂州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閉此，寬相憶爲那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除自頭岭

唐、戎昱桂州口號：畫角三聲動客愁，曉霜如雪覆江樓。誰道桂林風景暖，到來重暑皂貂裘。

唐白居易《送嚴大夫赴桂州》詩：地壓坤方重，官兼憲府雄。桂林無瘴氣，柏署有清風。山水衙門外，旌旗艣艓中。大夫應絶席，詩酒與誰同。

唐李商隱《桂林路中》詩：地暖無秋色，江晴有暮暉。空餘蟬嘒嘒，猶向客依依。村小大相護，沙平僧獨歸。欲成西北望，又見鷓鴣飛。

宋賈鑄《調調桂林從叔》詩：江到三湘盡，山圍八桂深。龍蛇寒不蟄，霧露晝多陰。迢處馳梅信，殷勤訪竹林。淮有風土美，留滯亦何心。

宋李綱《桂林道中》詩：時危遠謫墮南蠻，猶在乾坤覆載間。瘴雨嵐烟殊氣候，玉簪羅帶巧溪山。桄榔葉暗傷心碧，踯躅花開滿目斑。惟有月華依舊好，清輝應與照雲鬟。

宋孫覿《次桂州》詩：過嶺逢人問象州，瘴烟如海蹴天浮。三閭逐客何時到，八桂宜人且少休。

宋范成大詩：桂林獨宜人，無瘴古所傳。北客守炎宫，恃此以泰然。又：喜雪示桂人，詩：臘雪同雲嶺外稀，南人北客盡冬衣。從今老杜詩猶信，梅片飛時雪也飛。

明顧璘《春雪歌四》首：桂嶺長年冬鬱蒸，湘江今歲積春水。北人飲酒歌黄竹，愁殺桃花與葛藤。二月雪花飛楚關，渾如李白對燕山。祇愁曉日融成濕，詎惜飛花買賞斑。四野荒雲接地齊，雪花如掌下寒溪。招邀白鷺翩翩舞，孤負黄鸝恰恰啼。繞過千峰玉作臺，連林素纈盡粧梅。同誰跨馬腰弓箭，山日盤旋射鹿來。

興安無瘴苦霪雨，縣西南境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興安縣志》。

風氣清淑境少瀦水，不禁亢旱。《靈川縣志》

層巒四塞，川谷異限，陰陽相薄，瘴疫間生。《陽朔縣志》。東南接連萬山、新雨，初霽雲海蕩漾，氣候寒燠不常，偶失調攝疾遂乘之。《永寧州志》。

地多濕熱，一雨輒涼，入夜多寒，故一歲之中卧必擁襆被，雖盛夏亦然，三冬近亦見雪，積地封條，主歲豐稔嵐霧瀹蒸，有青草黄茅之瘴，觸之者投以苦辛之劑，即愈昔人猶謂爲清淑之境云。永福縣志

四時氣候冷熱不常，自春徂夏陰雨連旬，秋常亢旱，秋後四十日暑熱尤酷，冬多苦雨，時或雨雪亦不甚寒。《義寧縣志》。

全州氣候中和，惟西延地勢最高，山嵐之氣蒸邁天表，巳時以前陽氣少現，一日之內氣候不齊。《全州志》。

宋陶弼《過清湘》詩：嶺開蠻壤斷，此地下湘川。綠水文如染，丹楓色欲然。瘴消還愛酒，兵解尚憂邊。故里誰相訪，孤帆出晚烟。

明孫一元《贈別顧華玉謫全州》詩：桂嶺經行處，泉聲日夜琴。飛蛇晴掛樹，毒霧晝沈山。去國鳴孤棹，傳詩到百蠻。柳侯讀書處，遺像沉湘開。

灌陽氣候，雖近府其寒暑畧有不時者，二三月尚有冰霜，四月尚涼，六月始暑，七月極炎，冬晴即暖，陰雪始寒，夏月雨多河溢，食之多瀉，謂之麥根爛。八九月驟熱驟寒，多瘧，謂之小陽春。《灌陽縣志》。

柳州府

柳州地近桂林，號無瘴，且山水清曠，風氣與中州不甚異。《柳州府志》。

唐柳宗元《嶺南郊行》詩：瘴江南去入雪船，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颶母偏驚嶺客船。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

馬平大江環繞，地氣疏豁，故無瘴癘，寒少熱多，風景屢變，故冬月晴和，時覺燥熱，夏日陰雨，亦復清涼。《府志》。

雒容與永福接壤，土疎陽泄，故氣候易暖多陰。《雒容縣志》。

國朝金虞《雒容道中》詩：神女江邊路，春禽盡日啼。幾枝紅躑躅，倒影碧玻瓈。嵐氣侵衣暖，雲光拂岫低。輕帆自容與，客思轉淒迷。

羅城本融水縣舊隸融州，其氣候相同。同上。

柳城距府六十里，氣候常寒，冬有積雪，五穀不再熟，亦有青草黃茅之瘴，每晨黑霧蔽日，冷氣逼人。《懷遠縣志》。

懷遠在柳州西北，崇山峻嶺，氣候相同。《懷遠縣志》。

融在柳州上游，候與湖湘不殊。《融縣志》。

山水清曠似郡城氣候，易暖多陰，夏無酷暑，冬無沍寒，春秋則涼暖不時，大約連朝陰雨則夏亦加衣，赤日行空則冬可用扇，山林水石之氣易于蒸鬱，早晚遇有黑霧冷氣急宜避忌，若貪涼飲冷多爲所中。《象州志》。【略】

慶遠府

慶遠介龍城西，四時皆等，暮春中夏時亦有寒涼，如秋冬者大約晝方裸赤，夜仍挾纊朝暮寒燠數更。故諺曰：急脫急著，勝似服藥。《慶遠府志》。

春三月暖氣薰蒸，人多袒裼科跣，如內地伏暑景象，夏秋氣温，冬三月煦燠如常，罕見霜雪，若風雨連陰而寒轉甚。《李志》。

宜山雖邊地，尚無烟瘴，水土亦不甚劣。《宜山縣册》。

天河距郡匪遥，暖冷亦不異，氣候尚爲差勝。《府志》。

氣候總部・區域氣候部・綜述

河池居萬山中，多風多雨，霧冬無冰雪，四季皆瘴。《河池州志》。

思恩縣氣候與河池同。《府志》。

東蘭南丹那地俱蠻溪獠，崗深箐密布，草木蓊翳，嵐依穴處類皆鱗蟒蛇蝮，雨過萬壑交衝，沫淫毒螫加以上霧下潦，烈暑燎空，人若貪涼飲冷即爲所中，他病半熱半寒率由陽虛陰逼，醫必温中固下，以定二氣之分，誤用祛發百不一生。

忻城水土尤惡，永定、永順不甚相遠。俱同上

思恩府

恒燠少寒，瘴癘時作，府治平衍爲患猶鮮，武緣治山水多有清曠處氣候差別，其餘材墟皆層巒叠嶂，晨昏嵐霧，日中始辨陰晴寒暑不和，四時如一，但逢陰雨，雖夏亦秋，偶值晴暄，雖冬猶夏。《思恩府志》。

百色地處極邊，四時皆瘴，春夏之交鬱熱蒸蒸，至七八九月新禾、黃茅諸瘴繼作，風色峭厲，烟霧常昏，水土最劣。《百色廳册》。

賓州無大江以洩水氣，民居皆沮洳卑濕，層巒蒸霧，雨甚即寒，入冬猶熱。《賓州志》。

遷江氣候稍清，與武緣同。《武緣縣册》。

上林素稱瘴地，城市畧輕。《上林縣册》。

陽萬水土惡劣，上林稍輕。《土司册》。

舊城古零二土司何旺堡地高山陰，多寒少暑，五穀發生最遲，田州、百色鄰近廣南，秋中暑盛嵐瘴特厲，行旅畏之。《府志》。

泗城府

凌雲附郭萬山叢箐，嵐霧迷漫，雖天晴必巳午二時始見日色。《泗城府志》。

西隆寒暑不時，瘴癘獨甚，居民多在山頂，以避嵐霧陰翳之氣。《西隆州志》。

西林氣候與西隆畧同。《府志》。

平樂府

平樂介五嶺之間，氣候恒燠，峯巒迴合，山林水石之氣時溢爲霧，四望罨靄，咫尺莫辨，深山叠嶂爲盛，城郭爲輕，行旅勞役之人尤易侵染。《平樂府志》。

麥嶺地與興安相並，四時風高，冬有霜雪，烟瘴輕，水土平。《麥嶺廳册》。

平樂風氣多熱少寒，草樹秋杪而不凋，花卉冬初而敷艷。《平樂縣志》。

明謝少南府江詩二首：堪驚節候與時違，短晷猶能駐暖暉。臘月菜花爭自發，冬天江燕赤羣飛。蠻烟不雨似雲濃，白日隆陽慘澹中。炎氣薰人冬亦暖，不知何地候春風。

恭城四時晴霽便熱，或有風雨俄頃便寒，調護稍失，百病易生。《恭城縣志》。

富川氣候近衡湘，與諸縣大殊，四時多風，其聲甚烈，隆冬有雪，草木蓋凋。《府志》。

賀與富川氣候相類，昔時春秋雨水多則有青草黃茅之瘴，今民居稠密，瘴氣全消，水土亦善。《賀縣册》。

荔浦春三月有青草瘴，四五月有黃梅瘴，六七月有新禾瘴，八九月有黃茅瘴，又有桂花瘴、菊花瘴之名，大抵皆乘虛而入，故元氣盛則邪氣不能侵，此養生第一義也。《荔浦縣志》。

修仁水土和平，無烟瘴。《修仁縣册》。

昭平岧嶢環峙灘水湍流，叢薄密箐易蒸嵐瘴。雨寒霽燠，一日可更裘葛，秋末冬初其氣乾燥，瘴癘又甚。《金志》。

明袁袠《昭潯見雪》詩：五嶺傳無雪，三冬喜見花。霰暄窗竹響，絮捲朔風斜。臘已亂梅萼，春先報柳芽。誰憐偃卧者，猶自滯天涯。

永安四山擁蔽，氣不舒暢，比於鄰壤，瘴霧尤厲。《金志》。

梧州府

梧州僻在邊南，古稱瘴地，大率土廣民稀，草木蔚薈，則虺蛇出没其間，嵐霧之所蒸，毒氣之所釀，積而爲瘴。今生齒蕃盛，村落錯居，寒暑應候，漸異曩時。《梧州府志》。

梧州月令：孟春之月，桃李花柔，桑可采，二麥黃，木葉微脱，田功既興，鶺鴒是月也，農功畢作，蟋蟀鳴，王瓜生。季春之月，温風至，梅子熟，檳榔苞，坼催耕鳴，田蛙鼓吹，蒹葭飛絮，鷓鴣啼。孟夏之月佛桑紅綻，高榕蔭日樹蘭綴珠，白雨以時至，蛤蚧鳴，蠶化爲蛾。仲夏之月荔枝丹，菩提舒葉，椰含漿，翠蟻朝其祖，鉤割鳴，早禾登，元鳥再乳。季夏之月，白雨足西潦降，芭蕉子垂，若瓜入饌新，穀既登，亟播晚種，涼風猝至。孟秋之月，秧針重碧，蓊田浮，龍眼熟，是月也，暑始酷燥，石流金桐始黃。仲秋之月，木芙蓉花，梨栗熟，紙鳶翻風，黃柑分指黏始穫，秋筍出魚，秧化爲鳥。季秋之月，木樨瘴發，紅蓼登白，欖落嘉魚出於穴，菊有黃華，木槿榮。孟冬之月，耕牛放閒，八蠶之功畢嶺梅芳，橘柚錫貢，銀河夜見，是月也，霜始，下氣乃寒，燒薙殺草。仲冬之月，桃始華，鷃鴒蔽葉，山花時茂，是月也，農斂穀屯囷，涸塘以漁，鴻雁來。季冬之月，水仙來賓，蚊不絶吟，池塘竭稚，筍出風闌賀，春雷月聲，霰時集鯉魚至。同上

蒼梧接壤，南海暑熱，其常雨過凄然，山谷之氣，乘陰濕中人，善攝生者，寧暖毋涼。《蒼梧縣志》。

唐曹唐《南遊》詩：興盡南遊卒未迴，水工舟子不須催。正思碧樹關心句，難放紅螺蘸甲懷。漲海潮生陰火滅，蒼梧風暖瘴雲開。蘆花寂寂月如練，何處笛聲江上來。

明袁袠《蒼梧作》：氣候南荒異，蒼梧濕更饒。山雲晴忽雨，江霧夜連朝。病與炎俱劇，愁隨瘴不消。故鄉那可望，桂嶺已迢迢。

藤多燠少寒，冬不見雪，山高林茂，烟鬱嵐蒸，故陰晴之分一日數變。《藤縣志》。

容春夏淫雨彌旬，漲潦時發，三伏炎歊特甚，隆冬或有微霜。《容縣志》。

岑溪昆蟲少蟄，草木不甚零落，桃李先梅而綻，秋暑更熱，謂之蒸秋。《府志》。

南方地暖無冰雪，或數十年一見，近年霜雪頗重，逾于往時。《岑溪縣志》。

西粤多山，懷集尤在萬山中，偏方土淺，陽燠之氣易升，山峻地卑陰濕之凝更重，暖生常早，寒肅常遲，一日之間氣候易變，而疾病横生。《懷集縣志》。

潯州府

草木蓊勃，虺蛇出没，日蒸水氣積而爲瘴，城廂平坦之地則少，鄉陬巖谷之處則多，甚於春夏，冬則無之。《郁谷通志》。

冬夏氣温，春寒秋熱。《潯州府志》。

朱曹亭伯《潯州行部》詩：冬來行部駕軺車，一日之間氣候殊。朝服駝裘暮揮扇，未應嵐瘴得全無。

明潘恩《立春日至潯州見桃花》詩：去春燕地猶冰雪，今日潯江已見桃。物候獨嗟中土異，天涯那惜此身勞。風披紅雨沾行蓋，路入芳叢映客袍。更喜羣生逢道泰，不妨人事日蕭騷。

桂平寒暖得中，霜雪稀零，林葉弗換，粟少發河漸弗堅，北人宦遊旅寓者，不畏隆冬而畏溽暑。《桂平縣志》。

平南春夏之交蒸濕氣盛，水石自流，涼氣侵人易生痰咳，蚊蚋視他處獨盛，三秋燠熱，俗呼曰秋老虎。《府志》。

貴有霜無雪，或數年一見，間有颶風折木發屋，至二三日乃止。臘月多微雨，朔風嚴凝久之忽霽，名曰迴南。連雨之後，必有晚照倒射，明旦重霧，四塞日出反遲。《貴縣志》。

武宣地高，故氣候稍涼，隆冬間有微雪，繞城山水逼狹，每積雨霧氣鬱蒸，或山色濛凝，俗謂濛沙瘴。《府志》。

南寧府

原隰平曠，兩江環流，暮冬氣候暖，若三春桃李亂開，蝮蛇不蟄，日晴驟熱，則温霧如湯濺人衣。謹案，南寧一府氣候俱據府志。

明湯顯祖《送袁生謁南寧郡守》詩：白髮孤遊銅柱西，瘴來江影似虹霓。千山落月無人語，榕樹蕭蕭倒挂啼。

宣化地勢爽塏，瘴癘絶少，春初至小滿天氣和煦，芒種後漸熱，三伏歊蒸則盛，至霜降氣始肅，冬不甚寒。

新寧處南徼之末，三冬冰雪罕見，四季木葉常青，自春徂冬陰多晴少，蒸濕强半。

隆安僻在郡西北，四五六月嵐瘴爲癘，人多熱疾，五穀歲止一收，間有霜霰。

橫治地勢開朗，氣候與郡城無異，惟四鄉嵐霧鬱蒸，寒燠相搏，瘴癘時或有之。

明潘希曾《橫州道中見日光讖喜》詩：蒼梧南來一千里，扁舟泰幔窮山水。蠻烟瘴雨動泱旬，長晝冥冥無午已。僕夫泥塗簑作衣，青蕉裹飯不療饑。蕭條行李潤生醭，寂寞炊竈寒無輝。愁予兀坐蓬窗下，忽覩陽光射雲罅。千林生色嵐霧開，須臾變幻疑昏夜。人言此方風土乘，冬雨苦久晴頗佳。乍晴不堪還乍熱，鬱蒸厲氣生陰厓。我望青天再下拜，太陽高照元無外。蕞爾退荒特可憐，覆盆何礙乾坤大。

永淳地勢平曠，無崇山幽壑密箐叢林，其氣候差善，惟晨多霧氣，隆冬無雪。

上思居西南之極邊，東南則層巒疊嶂，嶂瘴氣易生，西北則曠野平疇，炎風時播。

歸德地處炎荒山谷，陰霾嵐瘴常有。

果化陰晴無常，乍寒乍熱，夏秋之際地生嵐瘴。

忠山高水小土，燥氣偏，未春花發，將秋草枯，乍雨乍晴，暑多寒少，瘴癘瘟疫之氣，山魈野魁之祟，人多受侵觸。

遷隆極邊之區，山荒土薄，歲常暑熱，夏秋嵐瘴更盛，草木蓊鬱，蛇蟲出没，觸毒尤莫可解。

太平府

太平爲粤西極邊，地愈卑，土愈薄，濕燠尤甚。《金志》。

氣候與中土迥異，四五六月濕熱之氣几榻間如風霧蕭蕭，秋無清涼之氣，冬天亦煦燠，深山密箐蟲蛇草木之毒鬱蒸成瘴，溪壑間如絲如縷如霧如雲，或香酸，或飯氣焦臭，皆瘴也。郡城烟火相望，瘴氣稍減，各土司惟冬春可居。《太平府志》。

叠嶂連岡，荆茅叢雜，山氣逼鬱，地近日南，四時皆熱，時或陰霧，四塞厲風透肌，瘴雨蠻烟晦明倏異。《太平府册》。

龍州四時皆如春，夏晴熱雨涼，溪水飲之易生疾病，夏秋瘴甚，春冬稍和。《龍州廳册》。

明林弼龍州詩二首：龍州入夏多風雨，山路無時一尺泥。今日開門喜晴霽，洞雲片片度前溪。林塘幽窈隔桑村，風磴崎嶇接石門，雨過茅茨忘赤日，雲深篁桂易黄昏。

崇善地卑土薄，四時皆燠，春夏霪雨，一日之内氣候屢變，晝熱夜寒，易發瘴毒。《崇善縣志》。

左州氣候乍寒乍熱，最難調攝。《金志》。

養利地近交趾，山多嵐瘴，春夏水漲有蟲蛇草木之毒傷人。《養利州志》。養利在萬山中多嵐霧，澗水寒削，春夏飲之有脹瀉嘔吐之患，寒暑不時，冷風襲人與黄茅鬱熱皆爲瘴癘。《養利州册》。

永康粤西極邊，深山密箐，氣候多乖，四時不和，陰陽失正，人居其間，四肢沈倦，百病俱生，時有嵐瘴，水多寒削。《永康州志》。

寧明周環土司及交趾境嵐瘴之地，水能瀉人。《寧明州册》。

太平各土司皆烟瘴之地。《府册》。

鎮安府

寒暑無常，陰晴不一，夏秋之際地生嵐瘴。《鎮安府志》。

奉議罕見霜雪，山深嵐翳，草木不枯。同上

歸順山高陰重，少暑多寒，穀實頗遲。《歸順州志》。

都康四時瘴燠，遇雨則寒。《府志》。

直隸鬱林州

平原廣野山清水深，春夏多雨，冬寒無雪，州屬四縣氣候暑同。《鬱林州志》。

明王問《鬱林州》詩：舊屬蒼梧郡，今通南海軍。嶺中風轉惡，嶺外氣全分。怪蟒呼人姓，陰蛟吐瘴雲。夷歌起樵牧，幾度隔虛聞。

陸川月令：正月柳懷胎，茶芽坼，荔枝吐葉，土膏動，農治耕具。二月草木

青，蘆葉茂，春分早種竹筍盛，寒蟬鳴，元鳥至。三月楊梅熟，人著單衣，農種薑芋，杜鵑啼。四月桃李盛，早稻秀，晚種播，初暑大雨時若。五月荔枝熟，早稻實，荷芰茂，霪雨時行。六月溽暑早稻登場，插晚禾，農事忙。七月圓眼熟，黃花菜茂，暑氣逼人，諺云：爭秋熟。八月元鳥至，暑氣未除，八白禾熟，梨栗登。九月籬菊黃，朝夕薄霧，晚稻始穫，鴻雁來，荷芰盡退。十月單衣間著，相紅橘黃，芥菜盛，農事畢。十一月有薄霜，晴則暖，陰則寒，木落草枯，雖寒無雪，桃李間開。十二月桃李盛開，雨多則竹筍萌芽，農犂霜田。《陸川縣志》。

粵西自桂林外昔稱瘴鄉，大率土廣民稀故也，今則休恬安養，生齒蕃盛，寒暑應候，近郡皆同。中土惟泗城、西隆、西林、東蘭歸順林，崗深密處，嵐霧所蒸，尚有瘴氣，然讀梅昭州五瘴之說，則知身固有瘴而逆氣成疾，固非荒遠爲害矣，何況風動日暄，四氣協而陰陽和，又駸駸乎有轉移斯闢者歟。《金志》。

明・林希元《欽州志》卷一 氣候

欽州

五嶺以南，界在炎方，厥欽又在極南之地，其地少寒多熱，夏秋之交煩暑尤甚，隆冬無雪，草木鮮凋，或時暄曀，人必揮扇，當暑遇雨或作盛涼。故諺曰：四時全似夏，一雨便成秋。宮室衣服，圖籍輒壞，蟲蠹北人至此，必患瘡毒，於是可以觀地氣矣。山嵐瘴氣最重，尤盛於春夏之間，春曰青草，秋曰黃茅，人至是月多疾病，夏秋之交颶風間作，作必奮震怒號，擊海飛濤，發屋拔木，百菓禾稼必爲所傷，此邊方之氣，殊別於中土也。

靈山氣候同欽州第遠海，颶風少耳。

元按：人出痘瘡，多在兒童時，欽與靈山人至六七十猶痘瘡，此風氣之異也。

清・朱椿年等《欽州志》卷一 氣候

欽瀕海地卑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陰濕之氣常盛，陽泄則四時常花，三冬不雪，一歲之間暑熱過半，窮臘久晴，或至搖扇，故人氣多上壅，膚多汗出，腠理不密。陰盛故晨夕霧昏，春夏雨淫，夏連陰雨，即復淒寒，衣服器用皆生白膜，人多中濕閒發流毒，陰陽之氣偏而相搏，故一日之內氣候屢更，晝則多燠，夜則多寒，土著之人尚多有病，中原之人至者或觸暑感寒，飲食不節，即成霍亂痢疾之症，謂之不服水土。甚有傷於饑飽，腹痛欲絕，俗謂之急沙，急以鹽擦背腹手足，炒鹽一合沃以清本，令飲之，大吐而愈，半日後甚饑，方與飲食，切戒米飲，飲即不治矣。所謂青草三月黃茅九月諸瘴觸之必病，要亦不善攝生者自取之，諺曰：急脫急着，勝似服藥，是固衛生者所宜知也。舊志

嶺南瘴氣寒熱所感，邪氣多在營衛皮肉之間，欲去皮膚毛孔瘴氣，根本非常山不可。《本草綱目》

又 《南越志》：四時風候，乖異風之暴者，謂之颶風，又有石尤風，觸人皆感逆氣成病症，行見雲腳疏謂之颶風，路舟人徙舟避之，又夏月暴雨，東北風起，揚沙走石，曰青凍，此皆風之異者也，其常則南風爲多，季冬先春而至，曰送年，南北風時發，曰北暴，諺云：朝下三，晚下七，夜半下風無過日。又曰：朝北晚南，夜半東以時占也，潮起風起，潮平風止，以水占也，故春寒至夏，夏熱逾秋，土石溫濕，衣生白醭，大抵其熱以炎蒸，其寒以風雨，其生常早，其肅常遲，天以陽施地，以濕感是謂炎蒸，其常也。故曰：四時皆是夏，風噓雨噏雖夏亦寒，其暫也，故曰一雨便成秋，其生常早，如正月桃花，二月蠔蠣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之類，每歲微霜或降物必蕃蕪，隆寒見冰，人輒謂之雪，或以爲祥瑞云。黃通志

清・顏嗣徽《歸順直隸州志》卷三《風俗志》 氣候

考州境漢屬牂牁郡，與滇南接壤，其氣候亦大略相似，夏無大暑，冬無祁寒，四時冷暖均勻，四境皆山，且多洞壑，易於興雲致雨，地近南交，間有雪霰，絕少棉雪，冰雹稀見，間亦有之。盛夏早晚皆著袷衣，紗葛罕服，隆冬亦不需重裘，薄裘即足溫體。夏多雨水，秋頗亢燥，掘地丈餘即泉，户皆有井，溼氣最盛時有瘍子病證，疫癘瀉痢等疾，居民頸多匏癭，亦偶中蠱毒，飲水必以河水爲佳，食鹽必須漉盡渣滓，飯食忌傷飽，麪食忌貪多，則養身之要旨也。

清・沈世楓《鎮安府志》卷一 氣候

鎮安一府漢土九屬水土氣息均非平善，中土人居之殊難調適，其間州縣相去百餘里，或數十里，氣候微有不同，姑述其概，俾仕宦商旅來此土者覽而知慎焉。

鎮安府《通志》稱：寒暑無常，陰晴不一，夏秋之際，地生嵐瘴，今府屬即非夏秋瘴亦時有，惟炎熱之氣稍減耳。

天保縣附郭山深箐密，氣候多乖，春極寒，夏不暑，五六月間時着夾衣，七八月間偶數日溽暑，大約地氣濕熱蒸，人非炎燠也，夏秋兩季室廬常生霉苔，冬不大寒，無雪，惟陰凝侵人肌裏，甚難調攝。水性冽而削，居此者多中虛，四時均易感冒，或晴雨偶愆即疾疫流染。土民三月播種，五月插秧，八九月收穫，其旱稻

雜蒔於山嶺間，土人名曰種畬，收穫隨時俱有。

歸順州雖山高陰重，然較天保稍開爽，春温夏暑，秋有微涼，冬無冰雪，遇旱潦不免疾疫耳，耕耘收穫早晚略與天保同。

奉議州地處河干，四時常暖，春温夏暑，秋仲尚熱，九月終微涼，秋杪多感寒熱之症，冬罕霜雪，草木不枯，河水自滇之土富州來，居百色下游，性亦寒削，耕耘收穫較天保、歸順差早一二旬。

湖潤寨，氣候與歸順略同，毗連下雷，地方間有種早禾者。

向武土州山高霧重，多寒少暑，春夏耕耘，九十月間始行收穫。

都康土州瘴霧最重，四時皆然，遇雨則寒，天晴即熱，收穫亦遲。

上映土州多深山密林，春夏嵐煙四塞，瘴癘時行，耕穫頗遲與向武同。

下雷土州地處極邊，深林密箐，瘴癘時有，五六月尤甚，歲時恒暑，惟陰雨則寒，稻分二種，十一月插秧，六月登場爲早禾，五月插秧，九月刈穫爲晚禾。

小鎮安土司崇山密箐，水土惡劣，寒暑不時，夏秋瘴癘尤甚，夏曰黄瓜瘴，秋曰新米瘴，土民多患瘧痢，四月耕種，九月收穫，山僻氣冷，有遲至十月始登禾稼者。

天氣炎蒸，地氣卑濕，結爲瘴癘，爲害不小，有形者如雲霞如濃霧，無形者或腥風四射，或香氣襲人，若曉行不飲酒觸之疾必發，夏月爍膏流金，揮汗如雨，終不可解衣當風夜臥，扃門户惟謹，多焚蒼术、雄黄可免最畏瘧疾，或頭痛寒熱俗稱瘧痲，尋常醫藥未易見効。《粤西偶記》。

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黄梅瘴，秋曰新禾瘴，冬曰黄茅瘴，又有桂花瘴，菊花瘴，鴨虫瘴，黄蜂瘴，四時不絶，而春夏尤甚。《粤述》。

清·梁年等《鎮安府志》卷八　氣候

嶺表山川盤鬱，氣聚不易疎泄，故多嵐霧作瘴，人感之多病，臚脹成蠱，俗傳有萃百蟲爲蠱以毒人，蓋溼熱之地，毒蟲生之，非第嶺表之家性慘害也。劉恂《嶺表録異》。

又　南人有言曰：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此語盡南方之風氣矣。周去非《嶺外代答》。

春夏有雹，歲乃大熟，蓋春夏熱氣能抑之，反得和平而百物倍收，非若中土，春夏遇雹而陽氣微也，天地之間氣異乃爾。

又　杜詩云：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以風高無瘴也，下至平樂、梧州及都康土州四時瘴燠，遇雨則寒，收穫亦遲。

上映土州山深林密，嵐煙四塞，瘴癘時行，耕穫頗遲，與向武同。俱同上

左右江瘴氣彌盛，早起氤氳，咫尺不相見，非至巳不見山也。其瘴，春曰青草，夏曰黄梅，秋曰新禾，冬曰黄茅瘴，又有桂花瘴，菊花瘴，鴨虫瘴，黄蜂瘴，四時不絶而春夏尤甚。《粤述》。

清·梁年等《鎮安府志》卷八　氣候

鎮安漢土九屬水土氣息均非平善，中土人居之殊難調適，其間州縣相去百餘里，或數十里，氣候微有不同，仕宦商旅來此土者，當知所慎焉。《舊志》。

寒暑無常，陰晴不一，夏秋之際地生嵐瘴，今府屬非夏秋亦有瘴，惟炎熱之解渴，伏暑至重，因而感疾，或飲食不節偶成此症。

鎮安漢土九屬水土氣息均非平善，中土人居之殊難調適，其間州縣相去百餘里，或數十里，氣候微有不同，仕宦商旅來此土者，當知所慎焉。《舊志》。

寒暑無常，陰晴不一，夏秋之際地生嵐瘴，今府屬非夏秋亦有瘴，惟炎熱之氣稍減耳。

天保縣山深箐密，氣候多乖，春極寒，夏不暑，五六月間時著夾衣，七八月間偶數日溽暑，大約地氣溼熱蒸人，非炎燠也，夏秋兩季几榻常生霉苔，冬不甚寒，無雪，惟陰凝之氣侵入肌理甚難調攝，水性冽而削居，此者多中虚，四時均易感冒，或晴雨偶愆，即病疫流染，士民三月播種，五月插秧，八九月收穫，其早稻雜蒔於山嶺間，土人名曰種畬，隨時收穫。

奉議州地處河干，四時常暖，秋仲尚熱，九月稍涼，秋杪多寒熱之症，冬罕霜雪，草木不枯，河水自土富州來居百色下游，性亦寒削，耕耘收穫較天保歸順差早。

向武土州山高霧重，多寒少暑，春夏耕耘，九十月間始收穫。

都康土州四時瘴燠，遇雨則寒，收穫亦遲。

上映土州山深林密，嵐煙四塞，瘴癘時行，耕穫頗遲，與向武同。俱同上

清・馮德林等《玉林州志》卷四　氣候

鬱林地多平曠，有山不深，有林不密，雖屬邊疆，絶無瘴癘之氣，春夏多雨，冬寒無雪，一歲之間暑熱過半，其氣候與中州異，三冬晴霽，間亦攜扇，九夏陰雨或至披裘。草木恒花不甚零落，當夏固暑入秋更酷，春夏多發霧，潮溼墻壁，柱礎常自潤滴，故地溼而物易腐，棟宇多生白蟻，書籍衣服易至霉蠹，四時多蚊蚋，尤不可耐，諺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此語盡之矣。

李西美《攝生論》曰：嶺南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陽氣常泄，地卑故陰氣常盛，陽氣泄，四時常花，三冬鮮雪，一歲之中暑熱過半，人居其間，氣多上壅，膚多汗出，腠理不密，蓋陽不返本，而然陰氣盛，晨昏多霧，春夏雨霪，一歲之間蒸溼恒多，書籍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溼肢體重傷，成脚氣等症，蓋陰常盛使然，調攝之功宜加謹焉。

月令

嶺南有月令二篇，一見《粤東通志》，一見鈕琇《觚賸》，省志有《陸川月令》，今取三篇參攷，增删爲《鬱林月令》。

孟春之月，梨始華，茶芽坼，柳懷胎，荔枝吐蕊，小麥黄，冬禾熟，土膏動，農治耕具。

仲春之月，蔗初芽，蠶始生，桑可采，魚苗生草，木賽青蠅蚋拂，其羽蛙部鼓吹。

季春之月，楊梅熟，菸草秀，温風至，布穀鳴，鷓鴣分，山田功畢，作秧鍼刺水。

孟夏之月，大雨時行，早稻秀，梅子黄，佛桑紅，綻高榕蔭，日蛤蚹鳴。

仲夏之月，荔枝丹，早稻實，元鳥再乳，苦瓜入饌，甘藷初生，蚊雷聚，榴花吐焰。

季夏之月，溽暑農事忙，早稻悉登，晚秧隨插，龍眼垂珠，膏菽落，花生茂，藕薦新。

孟秋之月，酷暑大火，西流香杭，秀竹筍叢生，蟋蟀吟。

仲秋之月，新芋香梨栗熟，白欖落，木樨香聞，涼風至，芙蓉三醉。

季秋之月，晚稻始穫，籬菊綻黄，紙鳶翻風蔗流甘。

孟冬之月，柑橙紅，橘柚黄，秋穀入廩，八蠟功畢，霜始，寒徒杠成，蚊不絶吟。

仲冬之月，遇晴暖，凝陰寒，木葉微脱，梅吐華，白菘結成葩。

季冬之月，涸塘以漁，桃李賀春，水仙含芽，山茶舒錦，寒山釀雪。

清・李佑元《慶元府志》卷二　氣候

慶遠府介龍城西，四季皆等，暮春中夏時亦有寒涼如秋，冬者大約陰雨，蠻風霾蔽日照之故，若其義馭當空，即已命人煩燥，晝方裸赤，入夜仍需抉纊，自朝至暮寒燠數更。語云：急脱急著，勝於服藥。一或稍縱，榮衛不堅，即難免於沉疴，是不可不加慎也。

春三月暖氣薰蒸，人多袒裸科跣，儼如内地伏暑景象，夏三月暑熱難侵，反無十分酷烈，因春時蘊隆已泄故也。

秋三月肅殺之氣不甚，嚴林端無異春夏。

冬三月照燠如常，罕見雪霜，林葉常青，間有生華結實者，惟風雨連綿，乃特寒冷。

清・英秀等《慶遠府志》卷二《氣候》　氣候

慶遠府介龍城西，四季皆等，暮春中夏時亦有寒涼，如秋冬者大約陰雨蠻風霾蔽，日照之故，若其義馭當空即已令人煩燥，晝方裸赤，入夜仍需抉纊，自朝至暮寒燠數更，語云：急脱急着，勝於服藥。一或少縱榮衛不堅即難免於沉疴是不可不加慎也。

春三月暖氣薰蒸，人多袒裸科跣，儼與内地伏暑景象，夏三月暑熱雖侵，反無十分酷烈，因春時蘊隆已泄，故也。

秋三月肅殺之氣，不甚嚴林端無異春夏。

冬三月煦燠如常，罕見雪霜，林葉常青，間有生華，結實者惟風雨連綿乃特寒冷。

宜山地稍平曠，水土不甚惡劣。

天河及永定、永順、忻城各土屬俱距郡匪遥暖，既無殊冷，亦不異氣候差勝。

河池、思恩地居萬山，風多暈人，饒雨霧，少冰雪，時常陰晦。

東蘭南丹、那地俱係蠻豁獠峒，深箐密布，草木蓊翳，巖依穴處，類皆鱗蟒蛇蝮。雨過萬壑交衝，沫淫毒螫加以上霧下潦、烈暑燒空，商旅氓隸，戴日遄征，若貪涼飲冷即爲所中。

又　慶遠境内，俗占或有赤蟻，長半寸許生超羣，飛觸人面撲燈火主，大水春間田螺盛産，亦主冰，初昏或半夜將旦時有星大如桐子，色赤吐芒，自半空曳尾墜地，必有回禄炙，俗謂之火殃，蓋癸惑之變也，初昏時西南有星色，白吐芒，謂之賊星，俗曰偷牛星，凡所見之，歲峒蠻必叛，蓋檢槍蚩尤之變也，境内陰暝彌月小雨霏微，日月無光，氣象愁慘，皆兵象也，不逾時即有峒蠻之亂，春夏間或大霧暝迷咫尺莫辨人物，須臾爲風，掀而日色晴明，則主旱或野草遍爲蟲蝕，狀如火燎，及綵衣藤逐節結，核狀如木癭皆旱之兆。

按，烟瘴乃山谷林箐之氣，與濕毒陰曀浸淫薰灼而成，在昔土曠人稀，草木蓊蔚，其癘較甚。今則深山蠻峒皆爲楚粤黔間人所竄處，刊焚墾藝，材木濯濯，故瘴氣亦漸消亡。惟是土淺山高，氣常疎洩，兩氣至則四山逼而寒涼，日氣至則四山逼而炎熱，故氣候霎時更換，商寶意先生詩云：　猛榛諸峒雜，冷熱一朝兼，旦不開，累朝皆以此地爲惡，纍臣霆客至焉，今冬無愆，夏無伏，已無陰陽之患洵不誣也。至其水從溪峒中流出，每瘦削而多虫毒，故飲之覺刮腸，而多生癭瘤，河池那地人多患之。若風從山西撲來，其冷利襲人最易感冒，此則不無地氣使然耳。

清・張墉春等《廉州府志》卷二　氣候附

廉郡瀕海，地卑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陰濕之氣常伸，陽泄故四時皆花，三冬不雪，一歲間暑熱過半，臘月久晴或至搖扇，人氣多上壅汗出，腠理不密，夏時多飲涼冽，至秋冬必發痎瘧，陰盛故晨夕昏霧，春夏霪雨，即復淒寒，衣服器用皆生白膜，人中濕氣間發流毒，面目手足倏爾作瘡，癢而不痛，又時或走移，俗謂走馬胎，藥攻不效，惟於男左女右手尺澤穴，以艾灸之即消，然飲酒輒復作，蓋酒能行氣也。陰陽之氣，偏而相搏，一日之内，氣候屢更，晝則多燠，夜則多寒。廉在宋徙今治而山川平衍，氣稍舒洩，瘴癘頗輕，靈山次之，欽州又次之，土著人習而安焉，尚不自覺，鮮有患者。中州人至此，或以道里險遠，觸熱感寒，飲食不節，衣服不調，而霍亂疙瘩吐瀉之疾，一歌即發。商旅氓隸，日夜遄往，傷於饑飽，或腹痛欲絶，俗謂之急沙症。

又　廣西及高廉等府，山嵐蔚蒸氣成瘴，如坐甑中頃間裘扇，並用晴雨叠更。春爲青草瘴，夏爲黄梅瘴，夏秋之間爲新水瘴，中秋爲黄茅瘴。

又　廉郡合欽靈三屬山谷深邃之地，香花瘴爲甚，當木櫂開時，山嵐氣隨之而發，行者聞有異香，如桂菊氤氳，愛其香而以鼻呼吸之，則其毒灌入心脾，不可藥矣。惟府州杲志其地平舒，府城欽州城俱近大海，風潮蕩滌，偏渗之氣易散，故諸瘴尚少。《見聞録》。

又　廉郡舊稱瘴癘地，以深谷密林，人煙稀疎，陰陽之氣不舒，加之蛇蝮毒虫怪鳥異獸遺穢，林谷一經淫雨，流溢溪澗，山嵐暴氣，又復乘之，遂生諸瘴。中其瘴者多鼓脹以斃，今則林疏澗豁，天光下臨，人煙稠密，幽林日開，合靈久無瘴患，欽州亦寡，惟王光十萬暨四崗接壤交趾界山川未闢，時或有之，然善衛生者，遊其境亦未聞中瘴者。增輯

明・謝君惠等《梧州府志》卷二　氣候

陳熙韶曰：杜少陵詩曰：五嶺皆炎熱。諺曰：四時長似夏，一雨便成冬。又曰：急脱急着勝服藥。大都南荒火宅暑熱其常，雨過凄然，則山谷之氣乘陰雨而中人，余生長南海，吏隱梧山，六百里而遥，風氣已覺頡殊，況瘴霧蠻烟或昏旦不開，累朝皆以此地爲惡，纍臣霆客至焉，今冬無愆，夏無伏，已無陰陽之患矣，順時布令，風氣效靈，豈守土之政得乎。

清・吴九齡《梧州府志》卷之三　氣候

梧郡氣候與中州異，峯巒環峙，三江合流，融結鬱燠，春夏之交霪雨彌旬，漲潦時發，三伏炎熇特甚，隆冬或有微霜，大抵炎荒燠多寒少，陽氣常泄，陰氣不收，生物早而不力，人感之每患瘧疾，蓋一日之内氣候屢變。諺曰：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冬。又曰：急脱急着，勝是服藥。人或饑飽失宜，起居不慎行役勞苦不耐，煩蒸驟去，衣襟輕飲涼水者，多爲所中。《舊志》。

晁錯曰：揚越之地，少陰多陽。

《漢書》曰：揚越之民，其腠理疎，其性耐暑。

李西美《攝生論》曰：嶺南地卑土薄，土薄故陽氣常泄，地卑故陰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鮮雪，一歲之中暑熱過半，人居其間氣多上壅，膚多汗出，腠理不密，蓋陽不返本而然，陰氣盛故晨昏多霧，春夏雨霪，一歲之間蒸濕恒多，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濕，肢體重倦，成脚氣等疾，蓋陰常盛而然，調攝之功宜加

謹焉。

陸賈《南衍記》曰：粵中五穀無味，百花不香，以其氣泄而無專凝也，《大戴禮》：陰陽之氣，亂則爲霧，嶺南多霧，蓋由陰陽不和，蒸於莽箐之區，雜以蟲蛇之氣，是生瘴癘，生長此方者，猶可相習，而仕宦羈遊，凡於暄涼晴雨之交，飲食起居之際，調攝倍宜周矣。

三冬晴霽常至揮扇，九夏陰雨亦覺微寒，郡屬大都相類。《舊志》。

《蒼梧志》曰：粵西氣候與中州異，梧郡與桂平又小異，一歲之中，五瘴迭作，有青草、黃梅、新禾、嵐霧、黃茅之名，若人感之，暴則生瘴熱霍亂，緩則生痎瘧痞疾、脚氣脾泄諸症。

《藤縣志》曰：南地多燠少寒，三冬不見雪，山高林茂，烟鬱嵐蒸，故陰晴之分一日數變。

舊府志曰：岑地多暖，昆虫少蟄，草木不甚零落，桃李先梅而綻，三夏固暑而經秋更熱，謂之蒸秋。

《岑溪志》曰：南方地暖無冰雪，或數十年一見，近年霜雪頗重，逾於往時。

《懷集志》曰：西粵多山，而懷集尤在萬山之中，偏方土淺，陽燠之氣易升山峻地卑，陰濕之凝更重，暖生常早，寒肅常遲，一日之間，氣候易變而疾病橫生。

附《月令攷》，嶺南有月令二篇，一見《粵東通志》，一見鈕琇《觚賸》，梧毘連東省，其氣候畧相似，去其小異者十之二，取其大同者十之八，合二篇而參録之，即以爲梧江月令可也，并畧附所見，以補其餘。

孟春之月，桃李花柔，桑可採，二麥黃，木葉微脱，田功既興，鴈祭魚，蒼蠅拂其羽。

仲春之月，蔗初芽，蕨拳舒粉魚苗生，蜆降於霧，木棉吐英，是月也，農功畢作，蟋蟀鳴，黃瓜生。

季春之月，温風至，梅子熟，檳榔苞，坼催耕鳴，田蛙鼓吹，蒹葭飛絮，鷓鴣啼。

孟夏之月，佛桑紅綻，高榕蔭日，樹蘭綴珠，白雨以時至，蠐螬鳴，蠶化爲螢。

仲夏之月，荔枝丹，菩提舒葉，椰含漿，羣蟻朝其祖，鈎割鳴，早禾登，元鳥再乳。

季夏之月，白雨足西潦降，芭蕉子垂，苦瓜入饌，新穀既登，亟播晚種，涼風猝至。

孟秋之月，秧針重碧，蓊田浮，龍眼熟，是月也，暑始酷，爍石流金，桐始黃。

仲秋之月，木芙蓉花梨栗熟，紙鳶翻風，黃柑分指，黏始穫。秋筍出魚，秧化爲鳥。

季秋之月，木樨瘴發，紅蓼登白，欖落嘉，魚出於穴，菊有黃華，木槿榮。

按：嶺南氣候不常，草木常青，四時皆花，惟桐至立秋而隕，菊至重陽而華，與中州無異，余於梧歷驗之，不爽也。

孟冬之月，耕牛放閒，蠶之功畢，嶺梅芳，橘柚錫貢銀河夜見，是月也，霜始下，氣乃寒，燒薙殺草。

仲冬之月，桃始華，鷓鴣鳴，蔽葉，山花時茂，是月也，農斂穀屯囷，涸塘以漁，鴻雁來。

季冬之月，水仙來賓，蚊不絶吟，池塘竭，稚筍出，風蘭賀春，舊雷有聲，霰時集鱣魚至。

按：氣候之殊，判乎方隅，亦隨乎時代天地之氣，極北寒勝，極南暑勝，梧郡僻在邊南號爲炎方，古稱瘴地，氣候異，於中州亦固其所然，大率由於土廣民稀所致，土廣則草木蔚薈民稀，則虺蛇出没，其間嵐霧之所蒸毒，氣之所釀積，而爲瘴宜也，今則生齒蕃盛，邨落錯，居，寒暑應候，漸異曩時。

清・陳達等《思明府志》卷一 氣候

思明地邊於西南，夏甚暑，冬薄寒，春秋晴明，日烈似夏，陰雨風寒似冬，日午雖炎熱而暮夜涼爽，隆冬雖寒冷而野草不衰，三四月有青草瘴，八九月有黃茅瘴，大抵山澤，蟲蛇毒氣薰蒸所致，中州人氏仕宦至此，一遇炎熱解衣乘涼，暮夜失蓋，爲瘴癘所中，多致疾病，來官斯土者，宜謹調攝之方。出《思明府舊志》。

清・吴光升等《柳州府志》卷一 氣候

柳州地近桂林，山水清曠，風氣與中州不甚異。

馬平大江環繞，地氣疏豁，故無瘴癘，寒少熱多，風景屢變，故冬月晴和，時覺燥熱，夏日陰雨亦復清涼。

雒容與桂林之永福接壤，按《永福縣志》云：地多濕熱，氣候不齊，遇晴輒暖，一雨輒涼，又夜多寒而日常暖，故一歲之中卧必擁被，雖盛夏亦然，三冬近亦見雪，積地封條，主來歲豐稔。

柳城距府六十里，氣候相同。

融在柳州上游，氣候與湖湘不殊，按《清湘志》云：地據高爽，沙水清駛，節

候與江浙類，昔人所謂風土和平，同中州清淑者也霜雪時降，瘴癘不作，號稱樂土。

羅城本融水縣舊隸融州，其氣候亦畧似。

懷遠在柳州西北，氣候常寒，柳無雪而懷則有雪，多崇山峻嶺，邃谷寒生，即盛夏亦無溽暑，春秋二分居必挾纊，故五穀不再熟。

象州山水清曠，似郡城氣候，易暖多陰，夏無酷暑，冬無沍寒，春秋則涼暖不時，大約連朝陰雨則夏亦加衣，赤日行空則冬可用扇，朝暮寒燠數更，攝生者宜汗不宜趨爽，凡山林水石之氣易於蒸鬱，如早晚遇有黑霧冷氣，急宜避忌，若貪涼飲冷多爲所中。

來賓地接馬平，山水平衍，五穀易茂，與柳城俱爲產穀之區，氣候亦同。

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陽氣常泄，地卑故陰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鮮雪，一歲之中暑熱過半，人居其間氣多上壅，膚多汗出，腠理不密，蓋陽不反本而然。陰氣盛，故晨昏多霧，春夏雨霪，一歲之間，蒸濕恒多，衣服皆生白醭，人多中濕，肢體重倦，成脚氣等疾，蓋陰常盛而然。陰陽之氣既偏而相搏，故一日之內氣候屢變。諺云：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冬，歲使然也。大抵天地之氣，極北寒勝，極南熱勝，五嶺以南號曰炎方，左右兩江地居平曠者，猶或差勝，若城依岩谷，或近卑濕崎嶇阨塞，有近午方見日者，至若蠻溪獠峒，草木蔚薈，虺蛇出没，江水有毒瘴，氣易侵，春三月青草瘴，四五月黃梅瘴，六七月新禾瘴，八九月黃茅瘴，又有桂花瘴，商旅氓隸觸熱，征行與夫飲食起居不節者，每爲所中調攝之功，宜加謹焉，夫病之中人每乘氣虛而入，元氣盛則邪氣無，由而侵猶君子盛則小人無，自而進此養生第一，義也。蓋小獨瘴鄉然也。李西美《攝生論》。

按《桂海虞衡志》云：二廣惟桂林無瘴，自是而南皆瘴鄉，《通志》則云：寒暑應候近郡皆同，中土惟泗城、西隆等處稍有瘴氣，均非定論，夫山巒之氣鬱而爲嵐，所在多有，桂林何曾無瘴，唐人詩云：桂嶺瘴來雲似墨，其明證也。柳州一郡初至之人不服水土，視其所稟厚薄以爲久暫，正二月間春雨驟漲，清晨即汲江水，食之多致腹疾，每日間遇南風則暖，北風則寒，或陰晴屢換，則寒暖屢易，又日多暖而夜多寒，一歲之中卧必擁被，雖盛夏亦然。暑夜最忌露坐，熱極切莫當風稍，知調攝則外感自不能入，即如泗城、西隆等處，要惟清心寡慾，自可祈天永命。若以患得患失之人處之，鮮有不爲所中者。故觀梅昭州五瘴之説，可無咎乎地靈之有偏也。

清・甘汝來《太平府志》卷一　氣候

太平僻處炎荒，氣候與中土迥異，正二月間天氣晴暖，土人即袒裼科跣，二月內竟有與中土伏天相似者，四五六月濕熱之氣炎炎熇熇，房帷几案間儼如嵐霧蒸蒸，逼人不可嚮通，秋月溽暑更甚，絶無清涼之氣，冬天亦煦燠居多，從無霜雪，草木乾枯解凋，惟風雨連朝，積陰成寒，則不拘時令。諺曰：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冬，信然。余謂氣之寒燠視乎日之遠近，日近則燠，日遠則寒，理固然也。冬月日行南陸粵西，與日較近，常考夏至時，京師晝長六刻餘分，夜短六刻餘分，冬至時粵西而晝長六刻餘分，夜短六刻餘分，此則近遠之明徵矣，太平距桂林千有餘里，爲粵西極南之地，東月無日更近，宜其窮臘之際，少寒而多燠也，屢試可知，太平所屬多深山密青，其間蟲蛇草木之毒，鬱結薰蒸遂成瘴癘，而三月青草瘴，四五月黃梅瘴，六七月新禾障，八九月黃茅瘴，又有桂花瘴，蘭花瘴，郡城人烟稠密，視他處爲稍減，惟三結兩茗上下石思陵鎮遠等州至八月天氣酷熱，水土惡毒，誠非人所能居矣。

太平一日之間具四時之氣，亦由陰陽不悞，時令不正故也。諺曰：亟脱亟著，勝似服藥，此雖俗談，實爲此方要緊之訣。麗江由陀阯流入內地，春夏大雨時行，萬山中孔雀蝎蛇各毒物，沫溜積糞沖入江水，大毒，中者輒死，此時宜飲井水是爲衛生之謹要。

明・方瀚等《南寧府志》卷一　氣候

南寧隸四外四邑，皆阻山帶川，地勢各偏，唯郡治開明朗爽，每歲正月雨水候多雨，三四月驟雨時作，溪潦盈溢，夏至候稍止，冬陰晴不常，或雲封山巔雨即隨至，此一年雨暘之大槩也。若春初至芒種前天氣和煦，祫服視雨暘爲節，芒種後漸熱，炎蒸煩毒多在三伏之天，至霜降風氣始肅，冬不甚寒，大抵地近炎荒而寒暑因之。若瘴癘則郡郭絶無，與上思、武緣、隆安、果化、歸德諸州邑殆有間矣。

宣化縣附府

橫州地兼鬱合城總荆揚，凡嶺海邊南之地，而陽氣常勝，唯嵐霧鬱蒸，寒燠相搏，四鄉間瘴癘時或有之，城郭平夷開朗其患罕見。

上思州居西南之極，金火交際而炎風時播，故東南嶺原多高燥，西北多平曠，一年之氣亦無大別，而寒燠因雨暘爲之。諺云：四時常似夏，一雨便成秋，

今爲通藩之實録也。

武緣縣去濱海炎奥之地，暑爲近西，故陽氣常泄，桃李冬花，有霜無雪，間見一歲者米雪非六出之奇，昌熱居多，或天晴則燠，至陰雨便寒，故瘴癘多而人病癘，村落中枕籍，山溪尤甚，邑中土壤平曠，氣得舒泄頗少其患。

隆安縣僻在南寧之西，地雖炎荒，山多陰藹，故常兼四時氣候。四五六月嵐瘴爲癘，人多熱病，立夏後始得耕種，凡五穀類歲止一收，霜雪間有，唯冰未嘗見。

永淳縣與橫州同。

果化、歸德二州，居西北之極，氣候與思恩、田州府相將，大抵溪峒間密邇南交，草木薈蔚，烟嵐薰蒸，蛇蟲蘊毒而恒燠恒寒，變化靡定，故四時多有瘴癘，中土來居者輒生疾疫。

按，嶺表以南，地卑土薄，陽燠之氣常泄，陰濕之氣常盛，二者相搏寒熱之疾，所由以作。在人則飲食衣葛調攝節宜之而已，然土俗惟事巫鬼，不尚醫藥，往往有病可治，而復不治，良可哀也。南寧郡城壞地開朗，瘴癘絶少，雖北人僑寓亦安其土，橫州、永淳次之，武緣、隆安又次之，上思、果化、歸德、通號瘴鄉張閭戎選方之書，李璆瘴癘之論，與夫嶺南衛生方居，此土者不可不知也。

清・金先聲《南寧府志》 附氣候

按，嶺表以南地卑土薄，陽燠之氣常泄，陰濕之氣常盛，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不雪，一歲之間暑熱過半，隆冬或至揮扇，陰氣盛故晨夕重霧，春夏淫霖，一歲之間蒸濕過半，盛夏或可重裘，蓋陰陽之氣，既偏乍寒暴熱皆視雨暘爲候，所以有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秋之語。則夫調燮陰陽節宣氣化俾風雨，以時寒暑以序，不能無望於旋乾轉坤之君子焉，志氣候。

南寧隸三州三邑，皆阻山帶川，地勢各偏，唯郡治開明朗塏，每歲正月雨水候多雨，三四月驟雨時作，溪潦盈溢，夏至候稍止，冬候陰晴不常，或雲封山巔，雨即旋至，此一年雨暘之大槩也，若春初至芒種前天氣和煦袷服視雨暘爲節，芒種候漸熱，炎蒸煩毒多在三伏之天，至霜降風氣始肅，冬不甚寒，大抵地近炎荒，而寒暑因之瘴癘多有，唯郡廓獨無外州邑，則有間矣。

橫州地兼鬱合域總荆楊，凡嶺海邊南之地，而陽氣常勝。唯嵐霧郁蒸，寒燠相搏，四鄉間瘴癘時或有之。

上思州居西南之極，金火交際而炎風時播，東南嶺原多高燥，西北多平曠，一年之氣亦無大別，而寒燠因雨暘爲之，故其地多嵐瘴云。

新寧州處南炎之末，時令不常，嵐瘴多有，三冬並無冰雪，四季木葉青葱，自春徂冬陰多暘少，蒸濕强半，夏雨即涼，尋熱即暑，冬暘即暖，尋風即寒，一日之間而四時俱備，未可以節序，涼燠定焉。

隆安縣僻在南寧之西，地雖炎荒，山多陰藹，故常兼四時氣候，四五六月嵐瘴爲癘，人多熱疾，立夏後始得耕種，凡五穀類歲止一收，霜雪間有，唯冰未嘗見。

清・蘇士俊等《南寧府志》卷三 氣候

南寧府原隰平曠，兩江合流環城，暮冬氣候暖若三春，樹葉多不落，桃李亂開，蝮蛇不蟄，日晴驟熱，則温霧如湯鬱人衣，故號炎鄉。《通志》。

揚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其性能暑。《漢書》。

南方地卑而土薄，土薄故陽氣常泄，地卑故陰氣常盛而然。陰陽之氣既偏而搏，故一人多中濕，肢體重倦，成脚氣等疾，蓋陰氣常盛而然。陰陽之氣既偏而搏，故一日之内氣候屢變。諺曰：四時皆似夏，一雨便成冬。大抵天地之氣，極北寒勝，極南熱勝，五嶺以南號曰炎方，其高岡疊障，左右環合，烟霧壅蔽，鬱而爲嵐，草木蔚薈，蛇虺出没，日蒸水氣積而爲瘴，左右兩江郡居平曠者，猶可若城，依巖谷或地近卑溼，崎嶇阨塞，有近午方見日者，江水有毒瘴，氣易侵商旅，氓隸觸熱征行與夫飲食起居不節者，每爲所中調攝之功宜加謹焉。李西美《攝生論》。

《大戴禮》：陰陽之氣亂則爲霧，嶺南多霧，蓋由陰陽不和蒸於莽菁之區，雜以蟲蛇之氣，是生瘴癘生長此方者，猶可相習，而仕宦羈遊，凡於暄涼晴雨之交，飲食起居之際，調攝倍宜周密。節陸賈《南行記》。

南州多無霜雪，草木皆不改柯易葉。《舊通志》。

粤西正二月間天氣晴暖，土人即袒裼科跣，三四月内間有與中土伏天相似者，五六月濕熱之氣觸蒸逼人，秋月溽暑猶盛，尚無清涼之氣，冬天亦煦燠，蓋氣之寒，暖視乎日之遠近，日近則暖，日遠則寒，冬月日行南陸，粤西與日更近，宜其窮，臘之際少寒而多燠也，惟風雨連朝，積陰成寒，則不拘時令矣。參《太平府志》。

粤西惟桂林有霜，有雪，氣候與中州同，杜子美所謂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

林是也，邕去桂千餘里所屬介邊之區，大都暑多寒少，晴則熱，雨則寒，一日之中氣候倏易，故諺曰：急脫急著，勝似服藥。至其深山密箐之間，蟲蛇草木之毒，鬱結熏蒸，遂成瘴癘，又巖洞溪壑間，其氣如絲如縷，如霧如雲，聞之或香，或酸或如稷米飯之氣，或有焦臭之味者，皆瘴也。二三月曰青草瘴，四五月曰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黄茅瘴，又曰桂花瘴，菊花瘴，土著之人習而不覺，至仕宦商旅驟至，其地一中，其毒即成疾病，藥石無所施，要知病之中人，必乘氣虚而入，元氣勝則邪氣無，由而侵惟，慎起居，毋早行，毋晝寢，毋深夜露坐，節飲食而不傷饑飽，謹嗜好而無縱淫慾，調攝得宜則精神内固，雖有瘴氣不能侵害矣。《永淳縣志》參《太平府志》。

邕雖少瘴，而苦霪雨，故地濕而物易腐，屋棟皆爲蟻蛀，夏秋酷暑多蚊蚋，四山多霧，初至者每苦腹脹，嚼榔椰可漸消。《百粤風土記》。

又 《永淳志》述：古節録，炎方多熱少寒，其氣柔弱，非仁人君子不得而壽然，則居斯土者，可不慎淫慾，節飲食謹寒暑，以保其生哉，易之離言畜牝牛吉畜者，何貴乎陽之聚也，粤中之陽多散善，調攝者亦貴乎，有以聚之而已矣，暑時多飲涼冽，至秋冬必發痎瘧，春夏雨霪人受壓溼多脚氣等疾。

又 宣化縣附郭地勢爽塏，瘴癘絶少，春初至小滿天氣和煦，芒種後漸熱，三伏鬱蒸，則盛至霜降氣始肅，冬不甚寒，每歲大概雨水後多雨，三四月暴雨時作，夏至後稍止，冬日陰晴不常，雲封山嶺，雨即旋至。參舊志稿

隆安縣僻在郡西北，四五六月嵐瘴爲虐人，多熱疾，立夏後始播種五穀，歲止一收，霜霰間有，冰雪全無。《舊志稿》。

地據炎荒，山多陰曀，物生常早。《通志》。

横州城郭四望開朗，氣候與郡城無異，惟四鄉嵐霧鬱蒸，寒燠相搏，瘴癘時或有之。《舊志稿》。

永淳縣地勢平曠，無崇山幽壑密箐叢林，其氣候差善，惟晨多霧氣，隆冬無雪。節《舊志稿》。

新寧州處南炎之末，嵐瘴時有，三冬冰雪罕見，四季木葉常青，自春徂冬陰多晴少，蒸濕强半，夏雨即涼，俄晴即暑，冬暘即暖，尋風即寒，一日之間而四時備焉，未可以節序定涼燠也。《舊志稿》參《州志稿》。

上思州居西南之極，邊州之東南，則層巒疊嶂，瘴氣易生，西北則曠野平疇，炎風時播，因雨暘爲涼燠，可謂炎荒之區矣。參《舊志稿》。

忠州土州山高水小，土燥氣偏，未逢春，花木先發，一經秋草葉即枯乍雨乍晴，暑多寒少，瘴癘瘟疫之侵，山魈野魅之觸，近雖稍平不能盡絶。參《土用册》。

歸德土州地處炎荒，山谷陰霾嵐瘴常有。節《土州册》。

果化土州陰晴無常，乍寒乍熱，夏秋之際地生嵐瘴。節《舊志稿》。

遷隆崗介極邊之區，山荒土薄，一歲之間暑熱過半，五六七月嵐瘴更盛，熱病甚多，兼之草木蓊鬱，蛇蟲出没，觸毒尤莫可解。節《崗册》。

清·陳如金等《百色廳志》卷三　氣候

嶺表山川盤鬱，氣聚不易疎洩，故多嵐霧作瘴，人感之多病，臚脹成蠱，俗傳有睟百蟲爲蠱以毒人，蓋溼熱之地毒蟲生之，非第嶺表之家性慘害也。劉恂《嶺表録異》。

粤無冰，其民罕知有合冰解凍之説，歲有微霜，則百物蕃盛，冰生於霜，粤無冰以無霜也，故語曰：嶺南無地著秋霜。即有微霜，輒以爲雪；或有微雪，即以爲冰，人至白首有冰雪不辨者，大抵嶺南地暖陰氣不凝，故霜雪獨少，或極寒亦有微霰，然未至地已復爲雨矣。《通志》

百色地處極邊，四時皆瘴，春夏之交鬱熱薰蒸，至七八九月新禾、黄茅諸瘴繼作，風色峭厲，烟霧常昏，水土最劣。

田州、百色鄰近廣南，秋中暑盛，嵐瘴特厲，行旅畏之。

陽萬水土惡劣，上林稍輕。俱同上。

百色風氣與邕桂殊，蓋炎蒸常熱，風雨暫寒，其肅多遲，其生獨早，一日之内氣候變更，一歲之間寒熱錯雜，窮臘久晴，或至揮汗，長夏連雨輒畏科頭，地使然也。《漢書》曰：揚粤之民，其腠理疎，其性耐暑者，此也。物生其間，冬春之交桃李已花，微霜或降物亦蕃茂然生而不力，氣常宣泄，肅而不嚴，氣不收斂，故也。《採訪册》。

百色地恒，苦風恩隆尤甚，夏月暑雨天昏如夕，東北疾風揚沙走石，此一候也。天黑無雨，西北風駛其聲如雹，竟日而止，又一候也。夏秋之交，日光明滅，四風挾雨，不雷不電，以無雨而風，旋起旋變，又一候也。天容澹澹，日光漸現，視濱海，颶風不少，異作則伐木發屋，人難安宿，損稼敗舟，其禍彌酷，然或屢歲一見，或數十稔一見，蓋非常之變云。

春盡夏初，人多袒裼科跣，如内地伏暑，景象冬三月煦燠如常，罕見霜霰，若風雨連陰其寒轉甚。

恩陽深山密箐，氣候多乖，四時不和，陰陽失正，上林下旺，並溪崗深，邃草木蓊翳，巖依穴處，類皆鱗蟒蛇蝮，雨過萬壑交衝，沫淫毒螫加以上霧下燎，烈暑燎空，人若貪涼，飲冷即爲所中。俱同上。

四川省

清・涂長發等《眉州屬志》卷一　氣候

地下濕，春夏多雨，秋冬少霜雪，冬無苦寒，夏無酷暑，其地近成都，故氣候亦畧相似，得四時之和也。桃李春初華，牡丹仲春即放，梅二月實，稻仲春播種，六七月熟，八月則盡登場，其餘荏菽麻麥等類皆較他處先成。

貴州省

清・鄂爾泰等《貴州通志》卷一《天文・氣候》　氣候

黔地窪而土瘠，氣滲而候愆，不可以中州例也。嵐氣上蒸，膚寸之雲即能致雨，故有漏天之號。山高箐深，虧蔽日月，一日之間，乍寒乍暖。百里之內，此燠彼涼。田功三月始犁，四月播種，五月插禾，九十月納稼，東作稍遲，則苗不茂。夏初無雨，則收必歉。入秋有大風，則秀不實，謂之青空。農民歲入，除正供外，恒不敷食，所賴山坡曠土，雜種燕麥、蕎麥，水稗、旱稗之屬，以佐饔飧，故民鮮隔歲之蓄，其亦氣候使然歟。

貴陽北近蜀，南近粵，冬不祁寒，夏無盛暑，四時多雨少晴，雨則寒，晴則暖。夏則晝熱夜涼。田功之興，遲於中土，至華之開，菓之熟，百蔬之成，則比中土差早。

安順東接貴陽，氣候畧同，無嚴寒酷暑，樹藝之期亦復相近。

平越四面皆距本省地界，氣候無異，其耕種收穫先後亦不大殊。

都匀東南近粵，嵐瘴差甚，夏秋間商旅疑畏不行，霜降後乃無患，今亦不甚忌，其耕穫則比他郡較早。

鎮遠、思州、銅仁、黎平俱近楚，寒亦祁寒，暑亦酷暑，與中州同。

大定三面距蜀，一面接滇，山高氣寒，雲霧朦朧，四時皆然。五六月無酷暑，箐林樹木，經冬不凋，土寒地瘠，畢節以西，種惟宜莜，而稻穀鮮登。

南籠，南近粵，西近滇，氣候熱多而寒少，每春夏之交，陰雨初霽，嵐氣熏蒸，中人如瘧，有頭疼、胸懣、脾瀉諸症，其樹藝則與安順同。

石阡、思南、遵義俱近蜀，氣候平和，寒燠不爽，雨暘恒調。《水經注》謂：牂牁夜郎之間，山無瘴毒。即此等處也。

清・佚名《貴州地理志》卷四　氣候

貴州多瘴氣，常山霧溷漫，日午天始清朗，客居者易染疾，又多雨，有天無三日晴之諺。盤江一帶瘴氣尤重，古州夏令炎熱異常，溽暑如坐甑中，冬寒亦須裘，霰雪雷電有時并行，亦有瘴。八九月名桂花瘴。

清・紹元等《鎮寧州志》卷一　氣候

鎮寧去安郡僅六十餘里，平原相接，氣候與郡城同。播種季節視得雨爲先後，其所屬各枝氣候亦無大異。惟陰雨間有霧，俗名罩子，侵晨入夜皆有然，然甚薄，不致如永寧州之厚。所轄地與安順郎岱、永寧、普定、安平、清鎮，及貴陽府之廣順、定番、貴築，大定府之平遠、黔西、畢壤相接，其氣候之早遲，播種之先後，恒視其所近各屬之地以爲率。如郎洞枝之吳官堡、斗篷等聯接永寧之扒子寨，即爲炎地。餘類此。

附《黔書》治瘴療法

《黔書》曰：瘴氣自鎮寧以上，凡地之近粵者皆有。每於春夏之交，微雨初歇，斜日如晛，丹碧彌漫，非虹非霞，氣如蒸秋，則瘴起也。遭之，即伏地，或嚼檳榔，或含土，庶幾可免。否則立病如痎瘧，久則黃疸脹腹，或逾年，或二三年莫之救矣。必得黃花根治之，黃花生水澤間長尺餘，葉如蓼花，開兩瓣，根可取魚，亦可倒蠱，土人多識之，大抵瘴氣生於山嵐水澤不正之氣也，氣必乘虛而入，中於口鼻而遂追於膏肓，夫固有以致之也。東坡云：吾惟鍊氣寡欲可以無痛。又答，參寥書云，北方何嘗不疒，何必瘴癘三復，斯言可謂遠矣。鎮寧所屬之火烘落架今改屬歸化，素苦瘴近用火器驚之則解散，遂習以爲常。亦漸不能困人。地氣固有時而變歟。按此時山林間墾，瘴癘全消。存治瘴之方，以見今昔地氣之懸殊也。

清・胡章《清江志》卷一《天文志》　氣候

西北苦寒，東南苦熱，地氣使然。黔雖僻處，而氣候轉多適中之處，雖酷暑，不過晌午揮扇，早晚則仍夾綿也，雖沍寒，而重裘。熒火之時，少冰堅凇桂無有也。志氣候。

田工，二月動犁，三月播種，東作較楚稍遲，其各屯軍皆種粳穀秫秔之類也。四月望後，方可栽秧，諸苗則種糯。五月栽插，方完稻穀。九月內可以盡刈，諸苗之禾，則須十月。其收時以手摘，謂之摘禾。以索縛之，或謂之把，或謂之編。屋後皆竪木架，層挂之，俟乾乃入倉。春夏雨多，旱時甚少，交秋後即無大雨。先年兵燹之後，地蕪山荒，軍苗歲入無幾，今則荒蕪者漸開，而山坡曠野雜種粟，稗、芑、粱、黍、菽、包穀，以佐日用，已成樂土矣。

春夏間雖霖雨浹旬，而無潮濕氣，其植物之經冬不凋者頗多，春間之花，有至秋杪而尚開者，有一開之花，而歲兩開者，其蚊雖冬臘月，遇晴暖則復飛出，嚶嚶有聲，大者可寸餘，似蝶，非如他處之蚊，生於夏而斃於冬也，其螢亦然。冬初尚飛揚庭苑，熠燿然，光可如掌撲而視之，圓經皆可六七分，大約皆如蚊之冬伏而春出，越歲而遂以漸大也。

初闢時，多有山嵐氣，人觸之亦能爲厲，今則生齒繁集，烟火聯絡，各營各堡之操練鎗炮之聲、火藥之氣，震盪而薰解之，山行舟行俱無恐矣。水極峻利，以烹各物最易爛，余寓京師十餘載各處之水，惟玉泉山，其水量以盂秤之，較他水獨重，又嘗至峨嵋聖水寺，有泉，即純陽希夷所題福壽及神水等字處，其水入腹，即漉漉作聲，甘冽已疾，性固然也。

清《思南府續志》卷之一　氣候

國家聖，聖相承七政，齊八風，平二氣，燮和雨，暘時若。思南雖邊壤，屢豐告慶，大有頻書，此誠大化所潛孚，乃致天時之順序也。顧望杏瞻蒲，農功畢舉，取材落實，田事方閑，地之高下，寒燠迥殊，則人之耕耘後先互異，官斯土者，將因時與地以布課農之政焉。志氣候。

舊志：思南介楚蜀之間，風氣視二省畧同，惟冬不大寒，爲少異。

舊志：思南僻在西南隅，氣候差正，寒燠不爽，雨暘以時，《水經注》：牂柯、夜郎之間，山居平和而無瘴毒。

正月，立春日宜晴，晴則農事易舉。雨水前膏桐實、橡實、漆芽均可種植，桃李花木扦插咸宜。

二月，驚蟄雷鳴，主除疫氣，春分前後耘二麥，犁水田，是月也，薺菜登於繩蠶上箔。

三月，清明節前後，浸稻種，布種於田，三日後放水曬以日俾乘暖氣上苗乃復灌之。穀雨前後，山間梯田趁雨翻犁，取淤泥培田塍，俾水不洩，種王蜀黍，居人謂之包穀。薯蕷於土，以取芽，豌豆登盤蠶豆出。

清・徐鈇等《松桃廳志》卷之一　氣候

松桃山多田少，居民耕種以食，無大儲積，全賴雨暘。時若百穀順成，庶幾自給，通志載：銅仁近楚，寒亦初寒，暑亦酷暑，與中州同。府志載：一日之間，晴雨不同，即寒暑頓易，郡多山田，雖陰雨連綿，赴瀉不至於潦，惟久晴非所宜，松桃所轄無異也。大抵黔稱天漏。以其地多磽瘠，不耐亢燠，造物者特資之雨

澤，俾九穀滋生暢，茂以迄成實，細民乃得遂其生，誠蒼蒼仁愛之心也。民食以稻爲主，自稻而外，百穀畧備。近今於山之陂陀處，多種包穀，山之平衍處，廣栽紅薯，貧民資以佐食，舉恃時雨浸潤，樹則桐茶，可以炸油，亦通商焉。三、四、五月間向不缺雨，六、七、八月待澤孔殷，自設廳而後幾四十年，大有頻書屢豐告慶。皇仁廣被，膏普遐陬，生其間者，鑿井耕田，順帝之則，民氣和而天休迓，誠哉萬年有道之長矣。志氣候。

正月，立春日宜晴，田家以是日驗一歲之豐歉。雨水節分栽樹木花果，移植扦插無所不宜。松鬣多種桐，桐即宋陳翥《桐譜》所稱膏桐者，是《本草》謂之茬桐，先花後葉，花亦娟媚，結實如雞卵，大而圓。去其殼壓仁爲油，資以代燭，居人以是月種其子山谷間。

二月，晨霧則晴，寒則雨，驚蟄日聞雷則百事宜，雷聲洪大主除疾疫，社後種瓜蔬菜果，地氣旺，易蕃殖。

三月，清明日浸稻種，是日宜晴，穀雨前摘茶爲雨前茶，茶極稀，間有種於籬落田塍間者，惟炸油之茶，較多葉不可食，此月宜雨，月杪種包穀。

四月，梅雨，亦謂之霉雨。立夏日宜雨，是月也，農乃登麥。

五月前多雨，山谿之水匯於河，河多漲漫，然亦不爲病，芒種節凡可種者皆宜布種，至夏至而地氣乾燥，不可下子矣。廿日爲會龍日，廿三日爲分龍日，不宜雨，夏至後雨不厭多。

六月，炎熱殊甚，農人芟草汗涔涔下，小暑、大暑兩節均宜雨或天氣陰沉，歲則大熟，是月早包穀可以成實，山人賴以接秋。

七月，爲三伏日，夏火秋金，金爲火尅，其熱彌甚，故夏至後遇三庚日爲三伏，所謂秋老伏也。立秋後熱始漸減，農乃登穀，穀分早晚，早穀秋後十日可收，晚穀收成在處暑後，早則穀實，元氣未足，多不能脫，處暑種蕎麥，黔地統謂之蕎。

八月，白露節，蕎麥茂，秋分後天氣漸涼，可種菜。

九月，重陽日宜雨，寒露後早晚多涼，霜降後如次日有霜，夜則甚寒，衣必裝綿乃敵寒氣，月杪種大小麥。

十月，名小陽春，立冬即可炙爐，田家燒榾柮以禦寒，小雪前後，北風凜冽，鄉村滌場已畢，墐户居多。

十一月，大雪節宜雪，微特二白兆麥，且藉以驗次年五、六兩月雨水，得雪則來歲豐稔。遇甚雪時，平地有深至數尺者，崇山之頂或積月始行消釋，冬至早梅開。

十二月，小寒、大寒應節多嚴寒，遇晴日，正午氣稍温煦。

清・黄培傑《永寧州志》卷二　氣候

永寧山高箐深，一日之間忽晴忽霧，數十里之内此燠彼涼，州城地勢最高，故最寒多霧雨，雖六月，紗葛鮮用，田工種收遲。沙營、頂營、六保、阿果坡、貢關嶺頗温，種收較州城畧早。自紙山中哨至募役司，自北口至大水溝與沙營諸處等，盤江兩山陡夾，地恒炎熱，歷來無雪，間有雪即成炎異。如海椒樹經冬不凋，次年春即有新椒，然炎而無瘴，沿江而下爲募役三甲，由花江至洛盤，微有瘴，種收畧蚤，募役二甲四甲下募役與六馬接壤，四甲沿河種收最早，郎公等處多以仲春布種，季夏收穫。二甲多旱地，種收最遲，六馬惟洛瀉箐稍涼，同於江外餘俱熱，種收亦早，產棉花利最厚，居民多種之，素苦瘴，每夏秋間，微雨初歇，斜日欲晛，丹碧彌漫，非虹非霞，氣如蒸秣，遠聞糯香則瘴起也。其地少井，澗溪之水多惡以之烹魚，一炊即爛，風由山箐中來，多毒氣，生長其地者無虞，外間人至或渴而飲水，或熱而乘風，鮮不受症，綜計闔州田畝，惟北口繁花塘四甲，即公等處得水利，田最上，其餘多山坡，旱地宜種雜糧，大抵東作稍遲，則苗不茂，夏初無雨則收必歉，入秋有大風或有寒露則秀不實，謂之青空。田功，穀雨播種，小滿插秧，小暑耘禾，處暑結實，寒露收割。其有先後亦不過一兩旬之間耳。若夫雜糧，春分前後播蕎，小滿收穫。秋分前後種秋蕎，小雪收穫。燕麥九月播種，五月收穫。大麥、小麥種穫畧早一個月。紅稗三月下種，五月栽秧，八月收穫。高粱、包穀、米亦然，黄豆、小豆較紅稗畧遲一月，此又闔州氣候之不甚懸殊者也。

謝庭薰曰：康熙時林州早華皖云，永寧州地窮窿無極，去天不遠，州城在山頂，雲霧中濃陰成雨，終古不晴，秋月重裘，奇寒徹骨。今則稍變，往往晴明，然霧尚稠，當其霧時，東至安龍鋪，西至梅子關，或連日大霧，或一日而忽晴忽霧，故種收遲。他如盤江諸炎地，古稱瘴鄉者，近歌樂土矣。惟六馬瘴癘猶未盡净。《黔書》云：鍊氣寡欲瘴自無，因而入不幸中之，則伏地含土，嚼檳榔，餌黄花根，黄花生水澤間，長尺餘，葉如蓼花，開兩瓣，根可取魚，亦可倒蠱，又云攻瘴須火藥。

清・張鍨等《興義府志》卷五《地理志》　氣候

郡之氣候，捧鉢册亨，在郡之南，濱江界粤，地氣熱而多瘴。安南、普安、在

郡之北，山峻而氣寒，興義縣界滇，氣候亦熱，府城及貞豐新城，介乎其中，寒煖適中，此氣候之大畧也，志氣候。

興義府全境氣候

全境氣候，雨即寒，晴即熱，濱紅水江，捧鮓册亨羅凹徽老等處，地氣熱而多瘴。

《通志》云：南近粵，西近滇，氣候熱多寒少，每春夏之交，陰雨初霽，嵐氣薰蒸，中人如瘧，有頭疼胸懣脾瀉諸症。

舊志云：嵐氣上蒸，膚寸之雲，即能致雨，山高箐深，虧蔽日月，一日之間，乍寒乍暖，百里之內，此燠彼涼。

按《滇行紀程》云：南無日不風，貴州無日不雨，又諺云：滇多風，黔多雨，粵多瘴，興義地界滇粵，故多雨而更多風多瘴。又諺云：一雨即寒，晴即熱，不論春夏與秋冬，良然。又冬末春初，雷即發聲，亦氣候之異者。

興義府親轄境氣候

視轄境氣候，夏無酷暑，冬少祁寒。

舊志云：親轄之地，縱橫百有餘里，山倚碧空，無綿亘之勢，地環翠麓，有疏通之形，故日暄風和，瘴癘潛消，盛夏無酷暑，嚴冬少祁寒，田功，則三月始犁，四月播種，五月插禾，八九月納稼，因氣候小異，而田功不同如此，至云：嵐氣薰蒸，中人如瘧，間亦有之，則又在乎人事之調攝矣。

興義縣氣候

興義縣，捧鮓三江一帶，地氣熱而多瘴，氣候絕似滇南。

《識略》云：地係煙瘴，其附近粵之三江一帶，地氣炎熱。

按興義縣，地界滇南，常多風，捧鮓之三江口一帶，極熱卉木先開後凋，氣候絕似滇南，田功較早，三月播種，七八月納稼，與貞豐之册亨同。

普安縣氣候

普安縣，山峻氣寒，新城稍暖。

舊志云：普安縣，介普安州之東，按今州改爲廳。氣候似州之西北。

按，普安山峻氣寒，田功稍遲，新城，地稍平夷，寒暖適中。

安南縣氣候

安南縣，山高氣寒，而盤江一帶，極熱多瘴。

舊志云：山高氣寒，故田功稍後，而盤江一帶，如毛口鐵索橋，夏秋之間，熱氣酷蒸，懣人如瘧，一縣之中，氣候不齊如此。

《識略》云：安南天氣，四時如秋。一歲之中，陰雨過半，盤江鐵索橋，與永寧州夾江爲界，其間巖壁扼束，林箐深阻，江流紆回隱見，廣不過里許，至沙麓津，則上下皆迫狹，鬱蒸瘴癘。

《紀略》云：毛口渡，鐵索橋，夏秋酷熱，倍於他處，然其沴濕之氣，蒸懣駁雜，于禾稻總不相宜。

《滇黔紀程》云：語云冷頂站，熱盤江，行至安南討火向，八十里間，寒熱三變，天地之間，至此獨異，境近粵西，多瘴，行旅須慎，中者急覓黃花根，取汁服之，即愈。

按，盤江一帶，蒸鬱異常，蔬果先嘗，亦有瘴氣。

貞豐州氣候

貞豐州，氣候頗熱，王母册亨諸處，尤多瘴癘。

舊志云：紅江一帶，如王母長壩，瘴氣甚毒，州城及册亨次之，氣較熱，冬少甚寒，三月播種，四月插禾，七八月納稼，田功獨早，緣濱西粵故也。

《通志》云：州之册亨等處，有瘴，多雨少雪，近頗得雪。

《識略》云：貞豐爲煙瘴苗疆，東北珉球地方，山勢就坦，煙瘴稍輕，爲州治。又云：貞豐，地素苦瘴，三四月尤甚，黃茅際天，炎熱鬱蒸，氣彌漫於山澤間，遭之立病。諺言：避瘴之法有四，勿起早，勿食飽，勿脫襖，勿洗澡也。册亨，有坡鄧山，四時瘴霧，人不可陟。

《紀略》云：貞豐，沿江一帶，土平而煖。

按，貞豐地稍平夷，恒聞風嘯，册亨地多炎瘴，草木先春，甘蔗成林，木棉辣椒茄實之屬，經冬不凋。

又按，全郡南境，近粵多瘴。考《黔書》云：瘴氣，近粵者即有，每於春夏之初，微雨初歇，斜日欲晛，丹碧瀰漫，非虹非霞，氣如蒸沫，則瘴起也。遭之急伏地，或嚼檳榔，或含土，庶幾可免，否則立病，如痎瘧，久則黃疸脹腹，或逾年，或二三年，莫之救矣，必得黃花根治之，黃花生水澤間，長尺餘，葉如蓼花，開兩瓣，根可取魚，亦可倒蟲，土人多識之，大抵瘴生于嵐，山澤不正之氣也，氣必乘虛而入，中于口鼻，而遂匿乎膏肓，夫固有以致之也，東坡云：吾惟鍊氣寡欲，可以無病，又答參寥。書云：北方何嘗不病，何必瘴氣，三復斯言，可謂遠矣。又云：瘴用火器驚之，即解散，漸不能困人。

清・李其昌《南籠府志》卷一　氣候

南籠南近粵，西近滇。氣候熱多而寒少，每春夏之交，陰雨初霽，嵐氣薰蒸，中人如瘧，有頭疼、胸懣、脾瀉諸症。見《通志》。

南籠二州二縣氣候亦自不同，蓋地窵、土瘠、氣滲、候愆，嵐氣上蒸，膚寸之雲即能致雨。又復山高箐深，虧蔽日月，一日之間乍寒乍暖，百里之內彼燠此涼，固不可以中州例，亦不可以他府例也。

普安州西北鄰滇，南則鄰粵，鄰粵之氣候即異於鄰滇之地，西北寒燠不較甚，故田功之播，種納稼稍遲，南如捧鮓、三江口較熱，冬少甚寒，多瘴癘之氣，其播種納稼獨早。普安縣介州之東，氣候似州之西北，田功亦屬相同。

永豐州割廣西泗城府、西隆州江北之地，隸於南籠紅江一帶，如王母長壩，瘴癘之氣甚毒，州城及册亨次之，氣較熱，冬少甚寒，故候隨氣異，三月播種，四月插禾，七八月納稼，田功獨早，與捧鮓、三江口相同，緣濱西粵故也。

安南縣在郡城之北，普安之東，山高氣寒，故播種、納稼、田功之稍後於郡縣，而盤江一帶，如毛口、鐵鎖橋，夏秋之間，熱氣酷蒸，懣人如瘧，是一縣之中其氣候不齊如此。

南籠親轄之地，縱橫百有餘里居於二州之中，西北遠接普安，東南近連永豐，山倚碧空，迥無綿亘之勢，地環翠麓，大有疏通之形，故曰：暄風解瘴，癘亦覺潛，消盛夏，無酷暑，嚴冬亦少祁寒，田功則三月始犁，四月播種，五月插禾，八九月納稼。因氣候之小異，而田功與二州有同、不同如此，至云嵐氣薰蒸，中人如瘧，間亦有之，則又在乎人事之調服矣。

清・俞渭等《黎平府志》卷一　氣候

府境東接楚壤，南連粵域，而西北則界於黔疆，雖地處邊隅，久覩光天化日，縱山多陰翳，絕無瘴雨蠻煙，但天氣之煖寒，歲功之遲速，即四境之內亦有不同，其接楚者，由郡城東至潭溪，平茶四鄉，東南至中潮，下尹、洪州，東北至新化、歐陽亮寨、湖耳、錦屏是也。地勢稍坦，氣候亦和，冬無大寒，夏無盛暑。服田伊始，正值瞻榆望杏之期，納稼何時，多在食瓜斷壺之候，詳推二十四節，天時與人事相符，統計三百六旬，僻壤與中州無異，特是久晴久雨固易爲災，倘逢暴熱暴寒亦足爲厲。其連粵者，西山福祿蔡江是也，氣多炎熱，陰晴不時，雖鮮瘴癘，然當二至之候，寒暑無常，兼以嵐氣薰蒸，最易成瘧，田功之興，三月犁田，四月播種，五月插禾，九月納稼，其歲功較遲。界於黔者，羅里、曹滴、赤溪是也。山高箐深，虧蔽日月，一日之間，乍寒乍暖，百里之內，此燠彼涼，東作稍遲，西成亦晚。六月少雨，則收必歉，入秋有風，則秀不實，謂之青空。農民歲入，除正供外恒不敷，食所賴山坡曠土，雜種菽麥莜粟，以佐饔飧，故民無隔歲之蓄，其亦氣候使然，與開泰縣地方，與府錯處氣候同。

古州西接都匀，南連西粵，地勢平衍，氣候寒少熱多，故節屆三冬雪霰比郡城較少，時逢三夏，炎熱比郡城有加，至若耕耘收穫以及花之開、菓之熟、百蔬之成皆比郡城差早。

永從縣東北與湖南接壤，山高箐深，膚寸之雲即能致雨。故四時多雨少晴，雨則寒，晴則煖，其氣候與郡城無異。惟下江、丙妹、沿河一帶，西接古州，南界粵境，冬不祈寒，夏則酷暑，其氣候略殊，至於樹藝之期，收成之候，離縣城近者較早，離縣城遠者較遲。

清・劉岱等《獨山州志》卷二　氣候

地窵而土瘠，氣疹而候愆，黔地類然獨山巒嶂開拓，氣候温和，冬無祁寒，夏無酷暑，雖炎天鬱蒸，人少袒裸科跣，隆冬大雪，亦可不裘禦。諺云：四季皆是夏，一雨便成冬。獨山稍有異焉，至向所紀，時有嵐瘴，商旅却行者，今則雨暘時若估客輻輳矣蓋。

聖天子參贊化育疹戾，潛消雖遐，陬僻壤皆得耀乎高明也。志氣候。

田功：二月動犁，三月播種，四月插禾，八月納稼，東作稍遲則苗不茂，夏初無雨則收必歉，入秋日午，禾正楊花，一有大風則秀不實，所屬四司二舍，多係乾田，最宜多雨，惟下司後屯寨、暮樵寨、白嚴寨三處地勢窪下，忌多雨，喜晴。先是山坡曠土鋤種者少，令則燕麥、旱稗諸雜稑幕。山徧野蓋、户口日繁則生計日廣，五穀之生，較他州爲甚焉。通州風氣相似，視匀郡微寒，而栽插稍遲，惟三脚屯有大河一道，天時近湖南内地，每歲七八月即已收穫，民慶有秋，至於雜糧，若春蕎，則立春播種，霜降收穫。秋蕎，立秋播種，霜降播種，芒種收穫。大麥同。稗子，穀雨播種，夏至插土，秋分收穫。高粱、小米節候與稗子同。黄豆，小暑播種，霜降收穫，而三脚亦較蚤。

論曰：先生春夏贊陽氣，秋冬順陰氣，故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獨山，古稱烟瘴之地，近者，土地人民日闢日多，生旺之氣勝則毒霧之氣消，於黔境爲樂國矣。惟三脚屯氣候微熱，然不可以云瘴鄉也。其西南界粵南丹境，風景自別，彼當青草黄梅時，防瘧癘。插秧遲至六月，獨山則和風淑氣，疹戾潛消，其栽插

逾芒種即不實，氣候之不齊，亦天之所以限黔粵也。

安郡氣候，雖與省城略同，然詳考之省城寒暑較重，而安郡略輕，各屬亦互有異同，謹録《通志》於前，而分屬詳載，以備參稽志氣候。

《通志》氣候

《通志》曰：黔地窪而土瘠，氣渗而候愆，不可以中州例也，嵐氣上蒸，膚寸之雲，即能致雨，故有漏天之號，山高箐深，虧蔽日月，一日之間，乍寒乍暖，百里之内，此燠彼涼。田功三月始犁，四月播種，五月插禾，九十月納稼。東作稍遲，則苗不茂，夏初無雨，則收必歉。入秋有大風，則月不實，謂之青空，農民歲入，除正供外，恒不敷食，所賴山坡曠土，雜種燕麥、荍麥、水稗、旱稗之屬，以佐饔飧，故民鮮隔歲之蓄，其亦氣候使然歟。

安順東接貴陽，氣候略同，無嚴寒酷暑，樹藝之期，亦復相近。見舊志。

安順氣候

安郡地勢平衍，夏鮮酷暑，冬鮮嚴寒，多細雨連日，大風揚塵。無叢山復嶺，故瘴癘不作。無大澤深川，故卑濕無患，地氣蒸而爲潮。墻屋雖潤，而什物之徽變者少。遇陰雨連旬，窗壁皆濕。霽日一出，潤氣旋消。惟雨則生涼，所謂貴州無寒暑，遇雨便成冬者，亦氣候使然也。然宜雨多晴少，則爲豐年。六七月間，當田禾發秀吐華鍊漿結實之時，尤宜得雨晴多則害稼。忌寒露太早，則不能成實。揚花時，尤忌午風，露以風。皆久晴之所致也。舊傳穀雨播種，小滿插秧，小暑耘禾，處暑結實，寒露收穫。諺所謂清明早蓄，穀雨早秧是也。近十數年來，氣候既催，而人工亦奮，以春分爲早秧，清明次之，穀雨又次之。以油粘穀爲種之最佳者，穀有紅白大小數種，詳物産志，油粘穀得氣最早，以上田種之，約四十日可以分秧栽插，栽後一百二十餘日即可收割。其中田而種又次者，布種約五十日始可收割，膏田則又次之。蓋雨露雖同，而得氣之先者，亦必有資於種類也。麥以小麥爲上，米麥次之，米麥俗名老麥，麥種類甚多，皆秋末布種，夏秋收穫，而老麥之收，較早一月。地工之蓄，按春秋二季，一年兩收兩種，以甜蓄爲上，布種五十餘日即可成熟。然氣候之宜。亦有今昔稍異者，舊稱春分前後播種，小雪收穫。近年則地氣舒達，春季之蓄如前。秋季之早者，大暑後下種，寒露後即可收穫，亦可知氣候之變易矣。紅稗三月布種，如田功然，栽秧即栽稗，穫稻畢，亦即穫稗也。近年山土多種包穀，早者二月布種，六月即可收成。較之高粱小米豆，可早月餘。安郡諺語，謂六月七月爲青黄不接，今青黄不接在二三月矣。蓋以前山土未闢所恃者，田禾之成熟而已，六七月未熟，故謂之青黄不接。比年多種包穀，貧民可以接濟，惟二三月麥未登時，播種乏資，人功復缺布種既遲，收穫益晚，農之爲累者，正此時矣。蓋凡物之資生於地，得其氣之先者，恒暢茂而豐實。安郡地氣發越，較之五十年前，其氣候已大有異矣。信乎天道運行，其氣之應節，以候占之。而實於物之舒斂者，驗其氣之盈縮也。至若二三等月，烈日騰蒸，則常有雹患，雹後則寒氣四達，最能傷禾，亦渗氣使然。比年則氣候和平，此患久絶矣。五六月陰雨連旬，則行秋令。而田禾不茂，以當夏而氣不舒，故收成多歉。他如久雨忽晴，則地氣如烟霧之蒸，久晴忽雨，則氣亦繽紛四出，非瘴也，乃燥濕之氣。乘風相薄，不可觸之耳。舊州一帶多煤山，地氣較温，與羊武汎壩羊汎等，其氣候畧同，至正東之巖孔普馬墨瓦等處，皆與郡同，惟猛浪河邊一帶，暑多寒少耳，其稱炎地寒地瘴癘等説，分詳於各屬云。

郎岱氣候

郎岱少暑多寒，亦每多大風，六枝大巖脚及崇正里之黑塘等處，地勢既高，故氣候亦多風多寒。黑塘與水城兩路口接壤，播種之節稍遲。惟毛口驛爲羣山所夾，中環一水，其地氣上騰，蓄而不宣，故多酷熱。永寧之盤江，素稱炎地，而此地之氣候，有其過之，蓋以日光所照，即山之陰，山之陽，其冷暖亦各有異。雨露所墜，即山之頂，山之足，其燥濕亦顯有分，至冰雪則鮮有之矣，故地氣催而耕穫早，昔傳有瘴，今則孔道出其間，陰陽和而氛渗消矣。

歸化氣候

歸化四面皆山，夏多炎暑，冬鮮冰雪，其地氣温暖，羣草雖至冬月不凋不枯，畜馬之家，經年皆飼以青草，瓜菓之成熟，較郡中每早月餘，郡中新市者，皆自廳屬之花山等處販市而來，至郡中瓜菓新熟時，則彼處已黄落矣，此氣候寒熱之明證也。北面與郡治接壤，耕種之節畧同，東近羅斛，西近永寧、六馬，南近貞豐，皆素稱炎地，火烘去城僅十五里，入夏以來，草木暢茂，地氣蒸騰，烈日當空，其熱如火，時有氣出岡巒叢樹之間，如擁嵐如散霞，微雨斜飄，長風送遠，如炊甑之氣，撲入人面，此即瘴也。土居之民，當此之時，亦多瘠黄，商賈則鮮有至者焉。由火烘至羅賴，氣候皆同，至播東，則氣候稍平，故有熱火烘冷播東之諺，謂其氣候之稍平，實皆炎地也。大瞥之地。亦多類此。曩者於彼建城，以其多瘴，故改

建於石頭汎，即今廳治城焉。蓋所稱炎地者，多崇山疊嶂，峭壁夾巖，無井泉以洩地氣。大河之水，爲山澗所歸，非此無以取汲，故水亦多毒，以烹魚肉，頃刻而爛。昔山地未闢，多芭茅草。春夏長時，高七八尺，周遍嶺谷，六七月花開之時，亦有香氣，嗅之則成疾。今則地土盡種包穀，而遷居者衆，烟火既盛，足以消瘴癘之災，芭茅盡除，而稻粱咸登，同歌樂土矣。

鎮寧氣候

鎮寧去安郡僅六十餘里，平原相接，氣候與郡城同。播種之節，視得雨爲先後，其所屬各枝，氣候亦無大異。惟陰雨時間有霧，俗名罩子，侵辰入夜皆有，然甚薄，不至如永寧之重。所轄地與安順、郎岱、歸化、永寧、普定、安平、清鎮及貴陽之廣順、定番、貴築，大定之平遠、黔西、緒壤相錯，其氣候之早遲，播種之後先，恒視其所近各屬之地以爲率，如郎洞枝之吴官堡斗蓬寨等處，接永寧之扒子寨，即爲炎地也。餘類此。

永寧氣候

永寧州城，居高山之上，羣峯四圍，俗名頂站，多寒多雨，雖六月沙葛鮮用，而霧氣尤重，侵晨霧起，望之如絮，模糊一片，上下相連，十數步外，行人對面不能見也。晴天之霧則易開，雨天之霧則至午不散。按《爾雅》，地氣發而天不應，則爲霧。《説文》：霧爲陰冒陽。本於地而行於天。《釋名》曰：霧，冒也，氣蒙冒覆物，聖王之世，則爲祥瑞。永寧山高箐深，故地氣使然，間雜有細縷微點，如沙然，颺颺撲面，亦謂之沙。蓋郡治七屬，惟永寧地多寒，附郭之地，一日之間忽晴忽雨。數十里内，此燠彼涼。田工較郡治稍遲，沙營、頂營、六保、阿果、坡貢、關嶺。較州治略早，其氣候與郡同。惟盤江兩山陡夾，素號炎熱，歷來無雪，有雪則害稼成災。如海椒樹經冬不凋，次年春月，即有新椒，其地氣之暖可知矣。然炎而無瘴，花江、洛盤、六馬等處，每夏秋間，丹碧彌漫，氣如蒸秣，遠聞糯香，即瘴起也。外人至此，飲水乘風，則易生疾。蓋與郎岱之毛口，歸化之火烘歌，斜日欲睨，丹碧彌漫，非虹非霞，氣如蒸秣，則瘴起也。遭之，急伏地，或嚼柃榔，或含土，庶幾可免，否則立病。如痎瘧，久則黄膽脹腹或逾年，或二三年，莫之救矣。必得黄花根治之，黄花生水澤間，長尺餘，葉如蓼，花開兩瓣，根可取魚，亦可倒蟲，土人多識之。大抵瘴生於嵐，山澤不正之氣也，氣必乘虚而入，中於口鼻，而遂匿乎膏肓，天固有以致之也。東坡云：吾惟鍊氣寡欲，可以無病，又答參寥書云：北方何嘗不病，何必瘴癘三復斯言，可謂達矣。鎮寧所轄之火烘落架，今改屬歸化。素苦瘴，近用火器驚之，即解散，遂習以爲常，亦漸不能困人，地氣固有時而變歟。

按，此時山林開墾，瘴癘全消，存治瘴之方，正以見今昔地氣之殊懸也。

普定氣候

普定，附郭之地，其氣候皆與郡同，定南爲舊所地，耕穫之期，其先後亦不甚懸殊也。所轄之五苑枝、白石巖枝、樹隴枝、叮噹枝、桐運枝皆在縣之正南，距縣既遠，多暑少寒，亦稱炎熱。其氣候亦早，蓋五枝之地，與歸化、永寧接壤。崇山峻嶺，迥異郡治，樹藝之宜，耕穫之候，亦與歸化永寧之炎地無異也。而發發之風，則寒熱皆隨其時，所在多有耳。

安平氣候

安平，地多平曠，氣候和平，然晴久則冬亦暖，雨久則夏亦寒，此又天時之變，暫而不常者也。西堡地接威寧，山高氣寒，兼多陰霧，東作較遲，秋成亦晚。馬場、豬場、土牛、平寨、波拉、那穹、柴家壩，地濱沙家大河，耕穫甚早。柔西、岩脚、革止、桐寨、補泥、翁浪、木威各處，思臘河流繞其旁，地勢較低，而氣亦較暖。其餘播種之節，均與郡同。

清鎮氣候

清鎮，暑不酷而氣較烈，寒不甚而候多涼。播種之節，亦與郡同。所轄地如鴨池河，去黔西州五十里，黔西氣候皆寒，鴨池河濱河則暖，登山則寒，即地之高下，而寒暖異焉。然無瘴氣，即鷄昌河、滴澄河，沿河氣候，皆屬温和，其與貴築接壤之區，氣候亦與省會相近。

附諺語占驗

正月

元日晴明主歲豐是月忌雷鳴，有雪。諺云：正月雷打雪，二月無休歇，三月無秧水，四月秧上節按按。正月於卦爲泰於律，爲太簇，隸兩水，日躋娵訾之

次，爲正月中氣，地氣初萌，雷鳴則宜洩太過。雪爲陰陽之凝，遇雷則陰陽相薄，出地而奮氣候太早，故至四月多致缺雨，不能犁田分秧，秧乃過節也。月中有雪，謂之瑞雪，於麥最宜。立春晴一日，農夫不用力耕田。按，每遇立春前一日，迎春東郊，若遇晴明，農人皆慶，則立春之宜晴，亦和氣之應節。所謂農祥晨正，土膏脉起者也。

一月

社日宜雨，諺云：春社無雨不種田。按，《潛確類書》，立春後第五戊日爲春社。立秋後第五戊日爲秋社。《提要録》云：社公社母，不食舊水，故社日必有雨，謂之社公雨。陸龜蒙詩：幾點社公雨，一番花信風，以月令而論，春事方興，故祀社以祈農祥方壇報本，其典至重。安郡田家，於社日以鷄脉祀田祖，亦枌榆之遺風也。得雨非特以慶豐年，而麥亦早登，胥於是日課之。棠梨花開社酒濃，欣看醉人之歸矣。按，是月，於卦爲大壯，於律爲夾鐘，隸春分，日躔降婁之次，月内，若逢三卯，則園圃蕃滋，驚蟄宜雷，春分宜雨，近年早秧，則以此日下種矣。

三月

清明，宜晴明，以應春氣。又是日聽蛙鳴以卜旱潦，聲大主水，聲小主旱。初七日宜雨。諺云：三月初七日，要雨不得雨。按，是月，於卦爲夬，於律爲姑洗，隸穀雨，日躔大梁之次，則春氣暢達。故俗語又有清明斷雪，穀雨斷霜之諺。謂大雨將行，霜雪非其候也。安郡四鄉，及安平所屬，近多種茶。其嫩芽如雀舌者，於穀雨前採之。而播種則以穀雨節爲遲矣。又考二十四番花信風，皆所以驗氣候，本郡惟花未開之前，必寒數日，謂之凍梨花、凍桃花。微雨醞釀，清寒徹骨，至花開則晴，每歲皆然。不凍，則花之開每遲，而氣候不催，至海棠花棟子花開時，始課以風耳。郡俗清明多以楊柳葉簪髮，亦有以之插門者，然不如端午蒲艾之盛耳。

四月

初一日宜晴。諺云：四月初一見青天，高山平地可種田。初八日宜晴。諺云：四月八日晴，魚兒上高坪。謂晴則主雨多，爲豐年也。立夏日宜雨，宜東風，是月中，若日逢甲子，忌雷鳴，鳴則蝗蟲害稼。小滿宜雨，晴則多旱。按，是月，於卦爲乾，於律爲仲呂，隸小滿，日躔實沈之次，時爲長嬴。安郡至此，登小麥，東笛聚笠，王瓜之生，亦在是月。然氣候稍遲，不能如禮所云，立夏之日螻蟈鳴，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可按日而考也。安郡瓜果之期，炎地則早，寒地則遲，此篇據其中和之地以爲衡。然考之月令禮經，亦不能皆合，此足見氣候以時地爲轉移，拘泥舊説者，正多謬戾耳。

五月

端節宜晴，主年豐。芒種鳴雷，主年豐。五月夏至，占米貴賤。諺云：夏至逢端陽，埽盡萬年倉。夏至五月中，躭擱糴米翁。夏至五月尾，禾熟米價起。夏至日，起西北風者，瓜菓少成。十六日有雨，謂之分龍雨。按，是月，於卦爲姤，於律爲蕤賓。隸夏至，日躔鶉首之次長風扇暑萬彙滋榮，安郡當五月而氣候尚平，無酷暑之慮，惟諸炎地，則有異耳。

六月

大暑、小暑宜炎熱，百穀始結實。初六日忌雨。諺云：雨濕老龍甲，要曬廿四天，謂此日有雨，以後多晴，田中乏水也。又諺云：六月秋，減半收七月秋，般般收。若立秋在六月，亦不宜也。按，是月，於卦爲遯，於律爲林鐘。隸大暑，日躔鶉火之次，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至孟秋以金代火，金畏火至庚日必伏三伏之日，安郡暑氣雖重，而腐草之螢，與土潤溽暑之占。其氣候皆暑遲，故無須冰之，飲而暑亦能調云。

七月

立秋日有雨，謂之倒秋、倒秋則年豐。無雨，謂之不倒秋，收成多歉。初七日占天河影，七日見天河，則穀賤，不見則穀貴。諺云：天河蓋屋脊，家家有飯吃。處暑日宜晴。按，是月，於卦爲否，於律爲夷則。隸處暑，日躔鶉尾之次，雖大火西流，而商颺之應節者，至八月而秋氣始肅，故郡治七月涼幾猶少也，惟遇陰雨連旬，則氣候迥別。附，天河探米價以定來年貴賤説，天河之影，終古如斯，豈有去來而爲下民占米價乎。然農家以是占之，間有驗者，蓋懸象在天，其隱顯晦明，固無心也。而即所值之隱見晦明以課之，言雖淺俗，殆亦有數與機之相合者歟。

八月

白露日晴，主有收。遇雨則謂之苦雨，多傷稼。秋分日忌雷鳴。諺云：只恐此日雷電發，冬來米價貴如何。中秋夜，占次年元宵晴雨。諺云：中秋月不明，雨打上元燈。秋社日宜雨諺云：秋社無雨不種園。按，是月，於卦爲觀，於律爲南呂。隸秋分，日躔壽星之次。金氣方勁，百穀得露而成實，天氣晴明，西

成乃無滯穗。

九月

重陽日宜晴。十三日亦宜晴。諺云：最愛十三晴一日，棉花冬暖無人秤。然兩日皆晴，則冬少雨雪。諺又云：重陽無雨看十三，十三無雨一冬乾。按，是月，於卦爲剝，於律爲無射。隸霜降，日躔大火之次，小麥菜子等，皆於月內下種，而縮肉在時，農功之早者，已於是月滌場矣。

十月

初一日宜晴。諺云：十月初一晴，柴炭不須銀。又自朔至望宜有霜。諺云：十月無霜，碓中無糠。立冬之日忌逢壬，逢壬則來歲田禾少收。立冬日晴，占來年春雨多。十六日，俗謂之寒婆生日，晴則一冬多暖。按，是月，於卦爲坤，於律爲應鐘。隸小雪，日躔析木之次。禮曰：小雪之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水始冰，地始凍。安順則氣候温和，十月鮮有冰雪，然不能執禮經以爲定也。

十一月

冬至日晴，年中多雨。冬至日雨，年中多晴。農家冬至日，取諸穀豆等種，各量一升，以布袋盛之，埋於陰地，五十日後取出，以驗地氣所宜有長至二升者，有不滿一升者，照其長者之種次年播種則獲倍蓰之收。此農家驗種秘法，但所埋之地，與所播之地，土色相同則驗。其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則土脉之有異耳，即如同一驗種，在此則長，在彼則縮，亦足以見氣候之變遷，當隨時以置宜耳。按，是月，於卦爲復，於律爲黄鐘。隸冬至，日躔星紀之次，郡地當此月，不宜多霜。諺云：冬月月照霜，碓頭不宜糠。冬至日天陰，不晴不雨，謂之長養元氣。諺云：冬至天陰無日色，來年同唱太平歌。

十二月

宜雪。諺云：一雪蝗子無蹤，二雪來年大豐。又以月内之上旬、中旬、下旬有雪，卜來年黄梅雨之應。按，是月，於卦爲臨，於律爲大吕，隸大寒，日躔元枵之次，雪多則來年多雨，且麥最宜。至所謂水澤腹堅者，郡屬則氣候多温，雖冰雪連旬，河水亦鮮有凍耳。

以上諺語占驗，據永寧、安平志乘所載。復爲詳考近年氣候歌謡缺者補之，不驗者删之。參互禮經各書，以證明之至貴州節氣。時憲書所載，最爲詳備，其先後之刻，較之京師，有子初初刻，稽至丑正二三刻者，即此以見氣候之連行。本於天，而亦因乎地矣。寒暑之分，其以時地爲變遷者，固無容疑矣。

雲南省

清・鄂爾泰等《雲南通志》卷二《星野》 雲南全省　滇南地列坤隅，得土沖氣，省會之區，地勢開濶，四時協序，氣候尤和，環拱之澈，武楚姚諸郡無祁寒溽暑，大畧相同，兩迤迢隔，寒熱各殊，北鄙風高，故麗江大寒，有長年不消之雪，南維地下，故元江大熱，有一歲兩穫之禾。普洱鎮沅時有炎蒸瘴癘，鶴慶永北亦多飛雪嚴霜，至迤東之曲靖、東川、昭通較省會爲寒，開化、臨安、廣南、廣西較省會爲熱，迤西之順寧、蒙化、景東則微熱，大理、永昌則微寒，雖有不齊，非甚懸絶。諺云：四時多似夏，一雨便成冬。可因是以知其概云。

雲南府

岡巒環繞，川澤渟泓，溝瀆通流，原田廣衍，風雖高而不烈，節雖變而長温，所屬州縣約畧皆同。

曲靖府

土曠風多，霜繁霧重，氣候微寒，穀宜晚稻。

臨安府

四序恒温，不裘不葛，至河底沿江則炎熱如蒸，夏秋有瘴，雖屬郡治，氣候大殊。

澂江府

地鄰省會，土厚川平，氣候温和，無大寒暑。

武定府

氣候之和差類首郡，惟所屬元謀縣炎熱有瘴，與府頓殊。

廣西府

山曠多風，氣燠少雪，花木長茂，禾黍並登。

廣南府

地少雪霜，山多嵐霧，三時瘴癘，至冬始消，氣候頗類元江。

元江府

地多瘴癘，沿江炎熱，雖屆隆冬，猶如春月，離城高處，即覺微凉，一郡之中，氣候頓别，地宜耕種，一歲再收。

開化府

春夏多炎，隆冬無雪，較元江差覺平和。

鎮沅府

初春即熱，隆冬不寒，山嵐瘴癘，亦時有之。

東川府

四序寒而多風，夏月積雨即類初冬，至碧谷壩小江可可，江邊則又大熱有瘴。

昭通府

風氣之寒較甚，東川灌溉不乏流泉，而種植最防霜霰，穀宜晚稻，多藝芨葬。

普洱府

地處炎荒，山多溽暑，雪霜罕見，嵐瘴時侵。

大理府

蒼山積雪，盛夏難消，洱海長風，春冬更烈，地高氣凉，近郡皆然，惟賓川彌渡則勢就平夷，煙村稠密炎熱倍甚，物產較多。

楚雄府

山高野曠，土厚風和，四氣同功，最宜穀麥，惟西北微寒，東南微熱，又稍異焉。

姚安府

四氣和平，寒暄不極，雲開日暖，雨過風凉，然土氣瘠薄，六穀之餘，不滋他產。

永昌府

山川曠遠，原隰寬平，氣候温和，土宜禾稻，至風高雨凉，與大理無異。

鶴慶府

山高多雪，氣肅風寒，一雨即冬，盛夏無暑，厥土稍薄，物產無多。

順寧府

寒燠不齊，沿江多熱，平壤則和，水温土厚，五穀易成，所屬雲州則地氣炎蒸，時有嵐瘴。

永北府

壤接吐番，地高風冷，三冬多雪，盛夏始温，順州永寧氣候畧似。

麗江府

地近吐番，多寒少熱，夏猶積雪，不產禾稻，頗有邊塞之氣。

蒙化府

土厚風和，霜雪少侵，種植易茂，但泉源不廣，灌溉難周，穀惟芨葬易熟。

景東府

地僻林深，氣頗温燠，霜雪希有，草木不凋。

清・張毓碧等《雲南府志》卷二《地理志六・氣候》 雲南府　山川舒曠，形勢高清，無積寒，無鬱暑，雖各屬之遠近高低，其候畧有不一，然地處適中，不濕不燥，和平之氣，大概相同，兩迤不及也。

昆明縣

地瀕大川，平原廣衍，冬不祀寒，夏無溽暑，四時之氣，和平如一，雖雨雪凝寒，晴明旋復暄燠。

富民縣

四圍俱山，較省微熱，以有平河浩瀚，雖暑亦爽，無鬱蒸之氣。

宜良縣

地平山遠，寒暄得宜。

羅次縣

山高水温，寒燠各因，其候而不甚。

晉寧州

平原廣野，氣候温和，但冬令較省微寒，以州地偪臨滇海，水氣乘風畧覺侵人耳。

呈貢縣

四時氣候如昆明，而差凉近滇海也。

安寧州

離省不遠，時令均同，雖有湯池煙霧之氣，亦弟覺其温煖宜人耳。

祿豐縣

去省畧遠，地勢畧高，春夏和平，獨秋冬間微有凉氣。

昆陽州

州居滇池西南，春煖秋凉，氣候彷彿省會，獨所屬法古甸，山深樹密，夏秋多熱。

易門縣

地多高山深谷，氣候與省畧不相同，每夏秋之間，暑氣甚於他處，然無嵐瘴

侵人。

嵩明州

湖山開豁，四季温和，經無嚴寒酷暑。

清・祝宏等《建水州志》卷一《星野・氣候》 滇地近崑崙，較他省最高，建又在滇之南，向陽背陰，無嚴寒酷暑，夏可不葛，冬可不裘，明修撰楊慎詩云：天氣渾如三月裏，花枝不斷四時春。氣候約畧可見，惟河底一帶，夏秋間濕熱相蒸，多瘴癘，漢人不敢輕入，而去州頗遠，今皇風普被，萬國來同，車書之輻輳，又非異氣所能阻矣。

清・何愚《廣南府志》卷一《星野・氣候附》 地少霜雪，山多嵐霧，三時瘴癘，至冬始消，氣候頗類元江。《通志》。

府境土浮而水薄，寒暑無常，陰晴靡定，即一晝一夜之間，其寒燠亦倏忽頓易，凡客遊宦處者，飲食起居倍難調攝。《志畧》。

風土節令，各郡畧同，惟廣南列於烟瘴之地，則以寒暑不常，山水異性故也。近城數十里猶易調攝，若皈朝、剥隘、板蚌等地尤悶熱，春夏有青草瘴，秋深有黄茅瘴，直至霜降後乃消，初起時有形如蝦蟆，人過之急伏地，合口可免聞，其氣香如糯飯，即懼其毒，大抵因七情六慾勞苦饑寒，本體原虚，故邪氣易入。初輯《郡志》。

清・李熙齡《澂江府志》卷二《星野・氣候》

澂江府　河陽縣附郭　滇地較各省爲高，日之出入皆在卯酉，比京師每遲一刻，按歷可知其氣候温和，四時無大寒暑，迤東則雲澂相近，而澂尤煖於雲，寒亦次之，雖盛暑極熱，一雨即涼，霜雪嚴寒一霽即温，故常有四時皆春，一雨成冬之謡。又明修撰楊升庵先生詩云：天氣渾如三月裏，花枝不斷四時春。亦可以驗氣候之温和矣。又《通志》載：澂江川平土膏，氣序温和，與省會無殊，甚得其概。

江川縣

四時無大寒暑，晴則煖，雨則涼，接壤河陽新興，氣候皆同。

新興州

州在滇池之南，澂江之西，地微窪，氣較省城稍温，晴則煖，雨則涼，四時與他郡縣同。

路南州

冬夏無大寒暑，四時氣序温和。

清・劉盛堂《雲南地志上・天氣》 雲南寒暖適中，燥溼得宜，且天高氣清，昔人遊滇者，至謂日月亦較他省爲明，然氣候視山川一府之地且互異，固不可一概論也。合全省言之，則由省自楚雄以西，如永北大理、麗江、永昌愈上愈寒，惟蒙化、景東、順甯霜雪少見，由省自臨安以南，如開化、廣南、普洱、鎮沅愈低愈熱，而元江鎮邊尤甚。省東如曲靖、東川、昭通比省寒而遜其暖，昭通北風尤冷，至澂江、廣西州、武定則寒暖燥溼與省會無異。

清・管棆《姚州志》卷之一《氣候》 冬春多風，夏秋多雨，冬不大寒，夏不大暑，冬日不大短，夏日不大長，隆冬霜雪頗少，盛夏雨澤頗多。

清・劉沛霖等《宣威州志》卷一《氣候》 宣威僻處萬山中，壤接黔疆，故其氣候大約與黔之威寧相近而稍暖，然較之曲靖則已凉矣。山寒水冷殖惟蕎麥，而稻穀間有之，當長夏盛暑，一雨便冬。諺云：四時擁獸炭，五月着羊裘，又如王瓜生於季夏，桃實熟於仲秋，亦可覘邊地之多寒矣。

東南爲永安順德二里界，平彝稍暖，八月可以登禾，東北爲浴恩遵化二里近，威寧山最多田少。

西北爲沛澤，西南爲加惠二里，西界東川，北界威寧。

清・屠述濂《鎮雄州志》卷一《星野・氣候》 氣候之寒暄，因地勢而有異，州治近高山之麓，四圍岡阜環拱，寒暑差爲中和，各里高卑不一，寒熱頗殊，州西東南爲永安順德二里界，平彝稍暖，八月可以登禾，東北爲浴恩遵化二里近，威寧山最多田少。

西北爲沛澤，西南爲加惠二里，西界東川，北界威寧。

清・周綵等《廣西府志》卷二《星野・氣候》 府治在滇東南隅，風氣和平，無大寒暑，春多風，雖盛夏雨即清涼。多風少雪，值大霜雪始嚴寒，一霽斯燠，故四時花果不斷，五嵇地在府境大江外，地凹少風，初春即如炎夏，雖嚴冬無大寒，四時草木不枯，氣候較府爲熱。

師宗氣候多寒，冬則大寒，多下霏雨，下則終日昏閉不開，四山俱漫，冬臘月大凍，簷冰尺許，春多狂風，夏日寒暖不時，十三嵇寒暑爲甚，四月至九月多瘴癘，氣候於州較熱。

彌勒四圍山曠，春夏多風，氣候較近，地少寒，較府治爲暖，搆甸壩夾谷，平川氣候獨暑，十八寨與州同。

邱北平原多風，州治氣候與府齊，東北馬者竜鄉以外接師宗境較寒，其架哈、臘革龍、小江口一帶，接彌勒境氣候較暑。

清・方桂等《東川府志》卷二《星野・氣候》 東川居滇尾，向稱較會城爲寒，乃今者荒僻，日開太和翔洽氣候亦有與俱轉者，故附識之。

《地域志》：滇地山叢，水狹、風烈、土浮，春恒燠，夏秋多雨，少冰雪，四時卉木繁青。

《通志》：東川較省會爲寒，四序多風，夏月積雨即類，初冬至壁谷壩、小江可柯江邊，則又大熱，有瘴。

趙淳志：底四序寒多燠少，風大，惟壁谷壩小江可柯江邊大熱，有癘，出產稍多。

崔乃鏞舊志：東川去省城五百里，近城川原氣候微寒，四境氣候各異，壁谷巧家小江極熱，夏秋間濕熱相蒸，多瘴癘者，家海、野馬川、涼山諸處，高峻嚴寒，七月即霜，四月常雪，大暑地形低下者，偏於熱。地勢高仰者，偏於寒。自雍正十年建城後，設局鼓鑄，四方負販者，絡繹不絕，城中居民漸積，氣候亦漸和暖。云志稿巧家南沿江米糧壩一帶，春温、夏和、秋炎蒸，多瘴癘，冬微凉。東凉山一帶，層山峻嶺，四季盛寒，待補巡檢司之集義鄉夏秋甚熱，冬春微寒。壁谷壩夾兩山之間多瘴，寧静里盛寒，清寧里盛熱。會澤縣之敦仁鄉各村寨微熱，微寒。野豬冲酷熱，黑土基盛寒，輸誠里氣候微凉，則補巡檢司之崇禮鄉温和，向化里法戛五竜普車河等處酷熱，餘輕寒，輕熱，與那姑同者海春温，夏秋微熱，冬盛寒。所屬之尚德鄉春微和，夏秋炎熱，冬盛寒，忠順里春温，夏秋微熱，冬盛寒，豐樂里夏秋熱，春冬凉。

清・郭懷禮等《武定直隸州志》卷一《氣候》 四時平和，無寒無暑，百姓有四時無寒暑，一雨便成冬之謡，雖在臘月，山中多不卸之花。禄勸去州僅十五里，氣候相同，禄屬撒甸及沿江一帶，居長林豐草之中，當冬令風雪之時，氣候頗寒，其間，彝民田多種稗，地多種蕎。

元謀縣多暑，有瘴癘。楊升庵詩有：三月春草青，元謀不可行。五月草交頭，元謀不可遊之句。雖先生自道其無聊之詞，而元謀之偏於暑，亦可知矣。

清・劉毓珂《永昌府志》卷二《天文志・氣候》 古者《月令》名篇，歲時著記，蓋方有炎朔之殊，氣有冷暖之異，言天時者，不能不兼詳氣候也。滇省氣候與外省不同，永昌氣候又與他郡不同，至於高山不同於平地，邊境不同於城鄉，一郡之中寒暑頓殊，晴雨迥別，兼且數里之隔，在此則爲和平，在彼則爲烟瘴，一山之上，巔頂極爲寒冷，根腳極其炎熱，今皆詳爲載記，俾知時者，有所考鏡焉。志氣候。

天下地脈，發源於崑崙，而從西北支分者，則始於滇，滇之地最高，故多風，永郡又在滇之極西，其地益高，然夏秋多雨，地氣潮濕，九月後乃微乾，大都平原之内，氣候和平，無大寒熱，雖隆冬亦無大雪，故諺云：四季無寒暑，一雨便成冬也。

保山縣所屬氣候大暑相同，惟西北高山之上，較平地稍冷，如楊柳壩西河老營周册北冲及河灣一帶，與雪山相近者，冬月多寒，惟蒲縹羅明與潞江相近處多熱，至潞江壩則尤爲熱甚，且沿江上下皆有瘴毒，至於施甸由旺一帶，往往一山之内，其頂最冷，山腰則與城市同，山腳又炎熱甚於城市，大凡氣暖之地，稻熟亦最早，如東南角枯柯河附近處，地氣炎熱，且河邊時有瘴氣，蓋凡有瘴處，皆甚於夏秋二季，至時則草皆交頭，往來行旅，即不敢住宿其處。

龍陵廳其地最寒，且夏秋間多陰雨，所轄土司，如潞江芒市遮放皆極炎熱，而多瘴癘，其穀菽之收成，蔬菜之生植，與保山等處亦大暑相同。

騰越廳較保山地益高，氣亦稍寒，穀熟之遲早，大暑相等，惟不多產豆麥，爲稍異耳，若高黎貢山其下氣暖如蒸，至山頂行人則六月可以披裘，一山之間不同如此，其尤異者，兩江之間，凡土司所轄之處，皆有瘴癘，大抵山太高，水太深，則山澤之處，不通鬱而爲瘴。此非天道之殊，實地氣使然也。

永平縣氣候和平，與府城不相差別，其穀菽生植亦無多異，惟四面多崇山峻嶺，雲合即雨，夏秋間不甚暑熱，境内亦並無煙瘴諸毒。

清・黄德巽等《羅平州志》卷一《氣候》 羅平山高地最卑濕，春初多大風，夏秋多陰雨，五六月常雨雹，晴則暖，陰則寒，一日之間氣候屢變，冬不裘，夏不葛，四時之序，寒暑迭更。

清・陳燕等《滇益州志》卷一《星野・氣候》 土曠風多，霜繁霧重，氣候微寒，穀宜晚稻。又諺云：四時多似夏，一雨便成冬。可因是以知其概云。《通志》。去州百里，曰卡郎山高田濶，氣較嚴寒，秋末間雨雪焉。《舊志》。

案《括地志》云：滇地山崇水狹，風烈土浮，冬春恒暘，夏秋多雨，霑如之然。

《通志》云：穀宜晚稻，晚稻者，秋熟之稻也。布種於清明，分秧於芒種，道光前，民間栽種，竟有遲至夏至後，而亦有秋，今則按節而不宜稍遲者，寒生較早故也。

清・項聯晉等《雲南縣志》卷一《天文志・氣候》《通志》：縣境川原坦夷，地高山曠，冬春風烈，較隣境則寒凉，而盛夏初秋，炎暑無異，東作西成之候，視隣境爲少遲，城雲兩川相類，米蕎二旬較燠云。

舊志、《括地志》云：山叢水狹，風烈土浮，冬春恒暘，夏秋多雨，終年少冰雪，四時卉木繁青，楊升菴有：天氣渾如三月裏，風花不斷四時春。之句。諺云：四時皆春，一雨成冬。

陝西省

清・吴忠詰等《綏德州直隸州志》卷一《氣候》　春夏晚，秋冬早，北較榆林，西南較延安稍煖，東南較汾州平陽冷。

綏德僻處西北地近沙漠，二月而氷未盡泮，三月而花乃初開，麥成在夏至之後。霜見或秋分以前，盛暑不廢繭棉，嚴寒必資土室，此其大較也。若細驗之，則州之東鄉與西川雖相連一土，而禾苗收獲，每以凉熱稍易，亦覺氣候不齊，然則分種辨宜量度早晚，農人之事蓋可忽乎哉。

甘肅省

清・張彦篤《洮州廳志》卷一《星野》　歲占立春微雨，兆有年凡朔日雨主一月多雨，每月交二十五日雨，主次月有雨。曰：隔月雨，春霧晴，秋霧雨，冬霧不寒，夏霧不暑，正月八日爲穀日，晴爲祥，雨爲災，正月有三卯占有年。

月令

正月立春、雨水，日在營室，噣則見雁北向，東風解凍，蟄蟲始震，草木萌動，命農重整耕具，以待東作。

二月驚蟄、春分，日在奎，始雨水，元鳥至，倉庚鳴，土乃。脉發，雷始發聲，咸播百穀。

三月清明、穀雨，日在胃，參則伏，虹始見，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生氣方盛，勾萌畢達。

四月立夏、小滿，日在畢，昴則見，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麥秋至，命農勉作。

五月芒種、夏至，日在東井，參則見，初昏大火中，蜩始鳴，反舌無聲，稻人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六月小暑、大暑，日在柳，初昏斗柄正在上，温風至，腐草爲螢，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殺草，資田疇土疆。

七月立秋、處暑，日在翼，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天地始肅，百穀結實。

八月白露、秋風，日在角，辰則伏，鴻雁來，元鳥歸，蟄蟲坏户，雷始收聲，登場納稼，懽歌有秋。

九月寒露、霜降，日在房，霜始降，菊有黄華，草木黄落，蟄蟲咸伏，寒氣總至，民乃入室。

十月立冬、小雪，日在尾，初昏南門，見水始冰，地始凍。

十一月大雪、冬至，日在斗，冰益壯，地始折，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水泉動。

十二月小寒、大寒，日在婺女，雁北向，鵲始巢，雉雊雞乳，征鳥萬疾，水澤腹堅。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歲，且更始此十二月氣候之大較也。

謹按《舜典》，舉四仲月昏中之星，定作訛成易之時，《夏小正》從而廣之以紀候，春秋時張趯單子申豐之論皆信而有徵。《漢志》：立春後次驚蟄下，注，今曰雨水，次雨水。下注，今曰驚蟄，次春分，次穀雨。下注，今曰穀雨，蓋班固述劉歆原文於上。【略】

按洮州地屬邊陲，氣候過凉，每歲除三伏外，寒多熱少，故絺綌葛布之屬，無所用之，土人往往終歲披裘，秋夏之交多疾風雹雨，其來甚驟，莫可預防，禾稼遇之，則摧折無餘，農人深以爲患，所出穀類無異種，播種者僅青禾、麥豆、燕麥之種，大略清明前後種，青禾一百二十日成熟，小麥一百四十日成熟，燕麥與青禾同時種，小豆立夏節種，芥子芒種節後種，冬麥白芥子九十日熟，燕麥一百日熟，惟冬麥三百三十日始熟，一歲農事至九十月後方能告竣，過此則寒風颯颯，徧地裂冰不能復言田功矣。

青海省

清・康敷鎔《青海記・氣候》 青海因地勢崇高，四周又圍以山脈，完全爲大陸氣候，少暑多寒，且寒暑變遷甚劇，夏日午熱而早晚仍寒，冬夏兩季多烈風，因冬季寒冷，空氣密集，形成最高氣壓，風勢遂烈，春季空氣漸疏，至夏季改變低氣壓之際，風力絶猛，沙石飛舞，晝晦日冥，即爲黑颱，雨量極少，夏季始有，冬季絶無，六月多雨雹，惟因境内地勢高低不一，各地氣候亦因之而殊異，西甯附近黄河上流及海東一帶氣候温和，寒暑適中，雨量亦較多。柴達木一帶夏季非常乾燥，其熱甚於江南，秋季温度常較海東爲高，嚴冬始有積雪，十一月方始結冰，來春即釋，夏多雨雹，其大如卵，或有黑霜，厚積如氈，草木皆枯，黄河上源及西部一帶，四月仍有積雪不消，河流多被冰封，五月始釋，秋季空氣乾燥，七月即雪，時時亦沙礫飛揚，黄塵蔽天，嚴冬墮指裂膚，即在六月盛暑早晚仍須衣，東南谷及玉樹一帶因據横斷山脈之北端，得由滇康引入南海之水氣，夏季降雨稍多，惟亦多冰雹。

寧夏回族自治區

清・王學伊《新修固原州志》卷二《天文志・氣候》 固原居萬山中，天氣高寒，時當春仲河崖尚結堅冰，令遇秋中林木已多落葉，至夏猶被褐，冬必氈裘，居斯土者，視爲固然，若農家者，流佈種麥豆，率於春分之後清明之前徧植蘘蕷，又在立夏之初小滿之際，所有氣候較平涼，則寒甚，近年亦有試種冬麥者，惟願十雨五風，收如崇如墉之效使吾民永慶豐年耳。

清・陳日新《平原縣志》卷二《歲時》 風雨雪霜冰雹 陰陽所毗，氣候不齊，隴東苦寒，平遠其最化工布濩實異，他邦宰斯土者當思有以調燮之志歲時。

氣候

平遠地極高寒，受春氣最遲，受秋氣獨早，當盛夏亦如東南各省，四月清和時無所謂酷熱，而毛居士井居萬山中，隆冬尤爲凜列，故諺云：天下冷莫於毛居士，井然山谷間，當驟雨方霽，雖盛夏時尤凍殭駝馬匪獨人也，其沍陰之凝結有如此者。

風雨雪霜冰雹

縣境近上郡常苦旱，稼穡多不暢茂，往往於五七月降黑霜，尤傷稼，冰雹間亦爲災，自冬徂春冰堅地裂，終日大風揚沙。

傳記

四川省

清・劉有儀、吴棫《廣安州志》卷六 夢雨亭碑記王昂 吾侯汪公視篆水之五年，乃正德己卯歲也。夏四月，雨澤愆期，民艱栽種，侯憂悸攖心，自謂躬承上命，來牧兹土，三四年間豐稔，百需攸濟，維時雨澤不降，民將何賴，虔心默祝，不安寢食久之。是夜，恍惚間夢大雨如注，喜不成寐，及起視，殊不雨，坐以待旦，躬率寮采及士大夫庶民，潔誠捧香，遍禱羣廟，果得大雨如夢，秋乃成。公私仰給，無任忭慰。同官及郡中大夫士有欲勒之貞珉，以彰顯其德者，侯止之，遂寢。自號夢雨子，以記之。至冬入覲獻績，會宗人都諫二公，乃告以故，各持詩回任。庚辰初夏，適渝二守戈公，公務至州，又侯年契也，會飲酒酣離席，舉爵謂予曰：維寧夢雨異事也，既自有記，都諫公又各有詩以彰厥美，不敏必有以和之，先生可獨無序，以引其端乎。余諾之，云當得良太史大書，特書不一，書以傳永久爲宜。余何人而敢任此，然受侯愛深，何敢辭，夫人有欲爲之事而不克遂，則每感於夢，寤之間而真若有得焉。其故何哉，蓋欲爲者在己之所當盡，此勉然之事人也。夢焉而真，若有得者，意外之不可必此或然之數，天也，我儀圖之欲，興治者，高宗之本心也。而夢説以輔相者，一自然之感應耳，使高宗素無興治之心，何以得説於版築間哉，欲行道者，宣父之本志也。而夢周公以師資者，一自然之感應耳，使宣父素無行道之心，何以見周公於夢寐間哉，望雨以澤民者，吾侯之本心也，而夢雨以蘇歲旱者，亦自然之感應耳，使吾侯素無澤民之心，何以夢雨於恍惚間哉。嘻，古今此天地，則古今此人心，所以感召於夢寐而皆有符者，其

事異，其理同也。高宗宣父與吾侯設無是心，則彼此不相關涉，安必其夢說得說，夢周見周，夢雨有雨，而各遂其所欲耶。余緣省親並守制家中七稔矣。見公莅政宅心也。宏苞苴賄賂，無罅隙可入，決獄也。明隱情慝狀，無毫髮可欺，御下也。正而附耳屏，語不容於左右，事上也。敬而依阿諛浥，不見於作，爲吏化其德，人受其恩，六事舉，百廢興，巡撫兩司咸以能稱，行將大拜端可必矣。今觀夢雨記，始推憂旱之由，致旱之故，末任其咎，引以自責，修省之言，皆激切懇到，卓與詩人憂旱之心，桑林禱雨之意，同一誠也。嗚乎，是足以及豚魚，孚草木，貫金石，而況天道之至聰至明，有不應之者乎，夢雨得雨，有自來矣。二守田公幕賓韓公謀搆亭於秀屏山之陽，侯謂亭不必名，仍稱夢雨子可也。吁誤矣，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吾侯夢雨以名其亭，夫奚不宜，敬書夢雨亭三字以匾之，侯諱城字維寧，號寧齋，世系新安人，以《易經》登雲南宏治辛卯鄉第，任今官，其祖封侯職，冢嗣大錫襲之，茲不贅。

紀事

天津市

清《直報・第八號・一八九五年二月四日》 履冰宜慎

客冬津郡天氣和煦，雖三九亦無大冷，玉河上下西河雖皆結冰殊不堅實，葉冰槎者橫衝直撞每肇禍端，昨有友人自靜海來爲言，河中層冰較往年厚不及半，所乘冰槎動輒踏險幾至險遭不測，囑爲登報普告乘冰槎及履冰而渡者慎益加慎，是亦衛生之一道也。

清《直報・第十號・一八九五年二月六日》 冰嬉宜慎

往屆冬令封凍之際，各河皆封，獨三岔河口中間一段水色晶瑩，俗謂之陷河，不可何所取義，去冬天氣較和，該處更有春江水暖之概，四外則一望冰淩冰槎絡繹，昨有童子五六人，各用竹片兩塊，踏淤足下，另用柳枝爲撐桿，在冰上往來馳騁，驟樂不可言，詎一童用力過猛如飛而駛，竟撐入陷河之內衆往援救，已查無蹤影，不知誰氏子，因戲斃命可不戒哉。

清《直報・第十二號・一八九五年二月八日》 冰床宜禁

津郡自封凍後，行人來往喜乘冰槎較車馬既速且逸，惟交春令，則萬不可坐，緣冰得陽氣而酥，若稍不經意，易於塌陷爲害不淺，昨南管門外有四人同坐一冰床行至橋下，冰忽塌落，幸該處水淺，雖四人衣履盡濕，尚不致葬入冰窖，所顧有保衛生民之責者嚴禁之可也。

清《直報・第二十號・一八九五年二月十八日》 析津氣候

本埠天氣自入新年逐漸融合，河冰多半消化，二十、二十一、二等日雨雪紛紛，北風爲吼，寒氣砭人肌骨，無異三冬海河一帶逢灣處，複又凍合俗稱河反凍，歲大有未稔，果驗否近日風止雲收天清日朗，爲新歲第一佳日，市肆之熙來攘往者絡繹於途，雖有風鶴之聲，尚無礙於農商本業也。

清《直報・第一〇五號・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都門氣候

近畿地面天氣昌潦不□，麥苗雖保無虞，而大田斷難望我稼如雲之慶，此故人心惶惶之一端也，且以天氣炎涼不定，都中人十屢患瘟疫等症，操岐黃術者彼延此接，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值此天心無厭亂之期，人□乏神苴之策，安得和風甘雨解慍阜財重觀休明之印象。

清《直報・第一一九號・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三日》 都門氣候

京師自入夏以來，天氣覺旱，麥苗雖未枯槁，而芃芃之象已失所望，是以南來之米北來之糧日增其價，兼之瘟疫漸次流行，茅簷蓽屋之中皆以米珠薪桂爲憂，既貧而再不善調攝者更有朝不保暮之患。嗚乎，不雨之害一至於斯哉。幸五月十七日渥沛甘霖，麥苗立見蓬勃，田野到處青蔥，豐年有兆矣，民心安慰矣。不第此也，糧價跌落，疫癘潛消，使歉收之歲將轉而爲大有之年矣，貧病之家將相受安樂之福矣，凡此皆知時之好雨有以至之也。自是厥後，日放晴曦，或寒或暖。今早薄雲護日，清風爽人，大可吟傍花□柳詩作拾□踏青之樂。正擬承興而往，忽被雨雹間阻，鐘鳴十二下黑雲四起，雷聲轟隆，然自南北少頃雨師稅駕，兩點鐘雨過天晴。雖不及深透，而廉纖滴瀝頗足祛時邪而洗塵惡，惜雨中帶雹，咸以爲美中不足。且雹粒大如胡桃，麥禾未悉有無傷損耳。三點鐘時日光微露，未幾而淡雲又合。窺測天公之意，一似欲雨而尚需醞釀者，如所料則既霑既

足之詩又將爲斯民詠之矣。

清《直報・第一五一號・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日》 伏漲汎期

自四月中旬雨澤稀少，南北運永定子牙諸河水日漸消，沿河一帶各村灌園汲水之處頗形費力，昨一雨後各河水皆漸漲或一二尺、三四尺不等，據村民聲稱，渾水灌園田益肥美，倘自此不至大漲，則秋成可盼矣。

清《直報・第三七九號・一八九六年四月十七日》 寒暑不時

京師自今春以來屢次得雪，已登前報，又於二月二十八日夜間黃昏後，淺雲密佈，春雨連綿，歷兩日之久滴瀝不休，至三十日清晨又見屋瓦鋪銀如粉，裝如玉，砌厚約三寸有餘，至三月初一日天曙少頃，晴晞微露，即漸消蝠，現在節近穀雨，而春寒料峭凜凜逼人，幾似冬景居人圍爐密室，稱爲春寒已極，氣候不正，刻下都中染患瘟疫者比比皆是，作睡客者亦復不少，於是藥店材料又加利市三倍矣。

清《直報・第一二號・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寒暑風雨誌

記曰：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疾言天時也。又曰：教者，民之寒暑。事者，民之風雨，言人事也。天人感應之際，其理博而微，其形簡而明，其幾要而約，決以兩言時，與不時而已矣。其時也，則然不得其不時也，則無不失而形，爲理所生，猶之跡爲履所印，有是理即成，是形有是履即印，是跡此其中有人在焉。即有幾在焉，以人律天，有天在焉，即有氣在焉，寒暑由氣而成，風雨由寒暑而得，以天例人則事，成於教奚，以異是竊，嘗即寒暑風雨而驗諸天，天氣也陽也，類爲暑而，亦有寒地質也，陰也類爲寒，而亦有暑陽近於上，故本乎地者親下而實生於天，寒暑之生於天成於地，其驗也，暑氣上騰，乘陽爲風則無形，遇陰則寒，下降爲雨則有迹，反其本也。由是言之，寒暑風雨，陰陽之二氣而已。陰陽合，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二也互根而爲一。一則神，神則動，維其時，寒暑無失時，即風雨無失節，疾於何有反是則病矣。今自三月以來，至於今綜計氣候，由都城而論類，爲多雨少晴，震霖如酥，薊門麥秋大有可盼，三月十六日北風大作，頓放晴霽，糧價亦漸就平和，當不止三農慰望也。惟時疫漸作，傳染不休，喜之中不無憂懼，京東遵化一帶，三月下旬夜間忽冷，晨起池水薄冰，園蔬半爲凍傷，勾萌甲拆間，遍結霜華，其氣之肅，無殊稱後，雲津所屬地多瀕海，東風之寒其常也，非變也。惟昨接江湖閩粵諸省採訪報云：甯波上月二十八日天氣驟熱，鬱悶不堪，日之方中，其熱尤甚，炎似三伏，下午雲漠漠，雷師餘，大雨傾盆，狂風繼作，人皆披絮，宜昌近日晝夜多雨，甚至晨夕無歇時，場麥園蔬無不被損，江水之漲汛，接桃花汎，汎然來其莫能禦，汪右所屬，去秋歉收處，又以今春雪重，油菜、豆麥皆災，浣省則春分以前晴多雨少，井爲涸塘爲乾，暮春之初，晝夜滂沱，幾至半月始瞻晴，霽既望之，次又復大雨，自朝迄暮如瀉銀河，立夏前微漏曦陽出洪水，奔騰而下，江水湍湧，飛廉更怒吼，肆驕如暴貴者得權逼勢，乍寒乍熱，令人難當，鎮汀二三月陰雨連朝，江潮大漲，招招舟子，咸有戒心。二十四日雨師甫命駕而回，二麥均已損壞矣。杭州產茶之鄉，亦因雨水遇多，天時寒冷，出貨不旺，荆沙間積雨久困，動輒經旬已屢有所聞也。

清《直報・第一〇八九號・一八九八年六月三十日》 幽州氣候

京師自夏至以來，每日炎威特甚。幾致爍石流金，初八九等日赤傘高張，行人莫不揮汗如雨，初十日清晨陰雲密布，於未申之交雷聲隆隆，得有急雨雜以冰雹，至日暮時雨師返駕，夜間天氣驟寒，非棉被不能煖體，十一日黎明雨師復至，居人晨起盡易絺綌，而衣單夾天時之不正，如是攝生者可不慎哉。

清《大公報・第二一八九號・一九〇八年八月十八日》 秋收有望

京津河間等處自中伏至今月餘未得甘霖，田苗亢旱，農民大失所望，忽於二十日下午五點餘鐘陰雲密布，大雨傾盆，至次日七句鐘始止，秋季田禾大有豐收之象也。

遼寧省

清《臺安縣志・遼河冷家口開浚碱河碑記》 北鎮進士，李維楨子棟

遼河官堤之設，蓋仿於有清康熙。自咸豐末年，西岸由冷家口門潰決，循雙臺子潮溝分流入海，而下流之水遂殺其十之四，亘數年不爲害。同治十二年，春旱斷流，又誤爲土人堙塞。縣是，屢有潰溢，久苦胥淪。光緒二十年，江蘇嚴君作霖來奉賑灾，出巨貲爲障水費。將軍依公堯山飭當事者補築之。此七月，水漲，新舊堤盡圮。河之決于東者十六段，決于西者十九段。依帥以省南汜海濫爲灾，諮于衆，謀所以宣泄之道。北鎮舉人劉君春建議，以爲遼河累歲向上浚，水之就下逾迅，而三岔河并未加寬，上流之屢決，勢所必至，旋潰旋堵，即旋堵決，終不可以持久。莫若循冷口故道，別浚碱河，析之入海。依帥韙之，邀同知

馬君俊顯會勘，而以劉君董工作。計工之所施，東西亘三十裏。劉君乃仿元郭太史之法，以勾股測地繪圖，命中役就河心取土，拋岸成堤。北堤需土計十二萬方，又培南岸舊堤，需土八萬方。其程功每丈取土二十方，每方工資二、三分不等，凡需銀一萬四千兩。越一歲工竣，瀕河各厥功偉矣！古之治水者順其性，鯀堙禹浚，利害相懸。若劉君者排補苴堵　之議，而暢其尾閭，此豈但規近利者誤以堵塞爲得策也。臚其巔末，勒之石，并列被澤各區首事者於碑陰，後之人知創始者艱難，尚其守而勿替焉。北鎮李維楨記。

吉林省

清・長順等《吉林通志》卷一二二《志餘下》　吉林太陽出入時刻大抵春分六日後，視京師出漸早，入漸遲，此晝之所以長於京師也，秋分六日後視京師出漸遲，入漸早，此晝之所以短於京師也。至一歲節氣視黑龍江時刻漸早，視奉天時刻漸遲，如道光元年新正二日立春，吉林巳正初刻十四分，黑龍江巳正一刻一分，奉天巳正初刻一分，觀此可以驗天時矣。《吉林外紀・八》。

吉林通省琿春獨暖，地近海隅，日出早，見得陽氣之先也。伯都訥半屬沙漠，四時多風，春風尤甚，或竟日不息，軍民不燃竈火鑪釁爲食，三姓最北至寒，其餘各城風景相同，琿春之暖，亦不似内地酷熱，當風交扇猶然雨汗淋漓也，不過稍暖於諸城而已。同上

松花江每歲十月堅冰，可行重車，然雖極寒，向陽處終有冰孔，立春後冰孔乃全實，故刨蔑人於正月内方沿冰用爬犁，送米入山，至清明節前後冰泮，但二月清明則冰解反在節前，三月清明則冰解反在後，歷驗不爽，其理殊不可解。同上

黑龍江省

清・西清《黑龍江外記》卷一　土人言：黑龍江地處極高，去天較近，故夜深不甚昏暗，壹似日在地中，返照者，康熙三十一年駕幸，瀛臺尚書庫勒納請曰：聞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

聖祖諭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所以如此。天語信昭然亙古矣。

黑龍江太陽出入時刻大抵春分六日後，視京師、盛京、吉林出漸早而入漸遲，晝之所以漸長，夜之所以漸短也。秋分六日後，視京師、盛京、吉林時入漸早，晝之所以漸短，夜之所以漸長也。至於一歲節氣，視京師、盛京、吉林時刻皆遲，如嘉慶十五年庚午元日立春，京師酉初三刻九分，盛京酉初一刻十分，盛京酉初三刻九分，吉林酉正初刻七分，黑龍江則酉正初刻九分也。而伯都訥在黑龍江西南，酉初三刻十四分立春，雅克薩在黑龍江西北，酉初一刻九分立春，亦較黑龍江爲早，所以然者不敢臆説，就時序所載記其大略如此。

出關東行漸遠益高，所過岡阜既上輒平坦，有軌途法庫門，又東岡起愈平，無崎跋低下勢，土人謂之上天，邊子可以驗地形矣，地高則天逾近，測量家惟依北極高度爲準，日月出，輪較大，色亦深赤，夜見斗杓横屋角，星點亦大手若可捫。四時之氣多風，四月猶霏雪霰，夏日偶晴或南風作必雨，不雨則江口，蓋與安嶺一帶陰山中雪不常，或冰斷融入谿澗所致。然連雨，服綿衣夜不輟衾，盛暑開墝炕，冬日唾抵地輒如淩節節斷，廄馬冰塞鼻如毬，鷄犬不進炕多凍死，不過較暖于黑龍江呼大者如盤，七月已霜，八月則無不雪，所謂高處不勝寒，可以驗天時矣。

境内呼蘭獨暖，黑龍江呼倫貝爾至寒，齊齊哈爾昔亦有凍墮耳鼻事，今殊不然，豈中土人聚地氣亦稍遷歟。惟雷至四月始聞，伏天多雨雹，倫貝爾而已。

清・吴振臣《寧古塔紀略》卷一　當我父初到時，其地苦寒，自春初至三月，終日夜大風，如雷鳴電激，塵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鵝飛下便不能復飛起，不數日即有濃霜。八月中即下大雪，九月中河盡凍，十月地裂盈尺，雪纔到地即成堅冰，雖向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襲裘，久居則重裘可禦寒矣。至三月終凍始解，草木尚未萌芽，近來漢官到後，日向和暖，大異曩時，滿洲人云：此暖是蠻子帶來，可見天意垂憫流人，回此陽和也。

又　世祖皇帝念甯古苦寒，特開此恩例，凡流人至者，或生理耕種，各就本人所長，而我父惟知讀書，别無所曉，幸同社諸公皆至大位，時時寄與周濟乃不窘乏。甯古去京四千餘里，冬則冰雪載道，其深丈餘，其寒令人不能受，夏則有哈湯之險數百里，俱是泥淖，其深不測，邊人呼水在草中，如淖者曰紅銹水，人依草墩而行，畧一轉側，人馬俱陷。

又　立刻往烏喇地方，此時天寒地凍，雪深四尺，又無牛車帳房，賴孫許兩家協力相助，乃得起行，初六日黎明登車，山草盡爲雪撹艱苦萬狀，一車所載不過三百斤，人口復坐其上，除被褥之外，一物不能多帶，行至百里，人牛俱乏，又賴湖州錢方叔復借一牛車，沈華及吳御始免步行之苦，至第三日將軍復命飛騎追回，倘再行兩日至烏雞林，雪深幾丈，人牛必皆凍死矣。

清・吳振臣《龍江述略》卷一　今俄人以輪舶往來幾十年矣，然地處極寒，八九月開江即結冰，歷日既壯，厚過等身至次年三月始漸開泮。

又　按黑龍江省南境寬坦無山，自奉天出法庫門後，日行平阜漸起漸高，無俯瞰低下勢風沙閒起，亦不至如西域大漠，惟三四月閒積雪春融，水潦縱橫，處處有哈湯閒之，六七月江漲時亦然，商民於此，兩時輒止不行。

上海市

清《申報・一八七七年七月十七日》　滬江氣候

昨日爲天貺節，正夏至後第三庚入伏之期，而氣候則涼，似初秋，御絺綌而身若無物兼之北風甚烈，細雨連綿，人咸謂爲作風潮之象，田中禾稼傷損堪虞然尤恐，近處又有蛟水爲災也。況乎寒燠失時，必致瘟瘧交作，撫時感事心竊憂之。

清《申報・一八七七年七月三十日》　季夏行秋令

本埠入伏以來，雖閒有炎氛究未酷熱，十六日以後竟徐度涼颸，可屏輕羅小扇，同晚臥龍鬚席上，非挾纊而無温，十八日晨火繖當空，方擬尋消夏，灣以逭暑矣，而夏日之日竟似趙衰尤爲可異，十八日午後細雨廉纖，輕寒惻惻入夜，又聞鴛鴦瓦上淅瀝有聲，秋士悲秋之況已先秋十日而爲之，其何以堪昨午天又晴明，寒暑針稍升至七十餘度，然北窗靜坐猶可御單衣也，甯波來信亦稱連日涼爽，大似仲秋光景，鄉諺云：六月不熱，五穀不結，信如是竊，爲胼手胝足者危矣。

清《申報・一八七七年八月初四日》　南沙情景

浦東自入夏後風雨頻，仍涼燠不定，十七八夜間竟有禦薄棉者，并聞十七日黎明鴛瓦上微有霜華，鄉人半皆目覩，田禾雖尚暢茂惜，苗而不秀，又半爲風雨摧殘，棉花田中野草叢生，芟夷莫盡花蕊交和零落深，恐難卜有秋惟晚，棉放花較遲，或富有望耳蝗孽前見過境，幸未停翅，近則海濱盧葦中漸有孳生，故城中已設法收買，計每日所獲尚屬無多安得，田祖有神取而畀之炎火乎。

氣候總部・區域氣候部・紀事

浙江省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八《天時部・古今文集・雜著》　蘭亭序（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静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

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録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宋・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五二《香遠樓》　清暑堂記記曰：京師東南，千里入吴越，杭於吴爲一大都會，其地傾而屬海，又多陂池，以故苦濕。方春夏時，梅雨蒸鬱，礎甓皆汗，披纖衣，覆大厦，猶鼻息奄奄不得曠快，非有高明之居，曷以禦之，於是清暑之堂作焉。

又　慶元六年冬燠無雪，桃李華，蟲不蟄。

清・李衛《浙江通志》卷一九〇《祥異下》　《紹興府志》：嘉靖十四年，新昌縣竹生穗，結實如小麥，民採食之。

又　《續文獻通》：考隆慶五年三月，杭州栗樹生桃。

清・曹秉仁《寧波府志》卷三六《祥異》　至正二十一年明州松結實大者盈尺，奉化州嘉公生瑞麥秀。

福建省

清・郝玉麟等《福建通志》卷六五《祥異》　宏治末年，龍溪文山大楓樹産異花，花如蘭葉如桂，香聞數里，凡四十日乃謝。

又　嘉慶九年，漳浦饑，其春麥熟，山竹生實如米，採得數百石，饑民賴之。

又　康熙三十三年秋，漳浦縣西南郊晚稻方插，即吐穗結實，有一秆二米者，八都尤盛。

又　淳祐六年，順昌進瑞禾一本三十九穗。

又　至正元年，順昌進嘉禾一莖五穗。

又　泰昌元年，禾一莖三穗，是年大有年。

又　建中二年，建陽孝子劉常廬墓産芝二莖，形如鷄冠紫色，扣之作金石聲。

又　至和五年，崇安進嘉禾一本九十莖。

又　政和四年八月，郡境竹生米數十萬石。

清・郭柏蒼《閩産録異》卷一　穆宗隆慶五年三月，杭州栗樹生桃。《續文獻通考》。九月西溪栗樹又生林檎三枚。《錢塘縣志》。

清・馬如龍《杭州府志》卷一　真宗咸平二年春三月，杭州箭竹生米如稻。

清・宋源瀚《湖州府志》卷四四《祥異》　大清順治十三年，冬暖李杏重花，百舌復鳴。

又　槐順治甲午年忽萎，閱六年己亥春復榮。

又　康熙四年十二月，德清古祥寺大紅牡丹一本發花數莖。

又　康熙二十二年，大寒忽暑蒸。《南潯志》

清・李堂《湖州府志》卷三八《祥異》　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大風，吴興偏甚，樹葉皆赤。《文獻通考》。

清・黄宗羲《浙江通志》卷二《祥異》　建炎二年五月霖雨，夏寒。

又　景定元年，建陽嘉禾生一本五穗，詔改建陽爲嘉禾縣。

又　正統五年，政和縣民范奴田産嘉禾異畝同穎，一莖二穗、三穗、四穗者凡十餘本。

又　順治五年四月，建甌二縣竹生米，次年大饑。

又　宋大中祥符五年，寧德支提山石上産芝十五本。

又　宏治元年，福安三十都田禾一莖三穗，多至五六穗。

又　崇禎八年，壽寧竹生米形如小麥。九年遍山竹皆生米，時大旱。米貴。閩邑競採食之。

又　正德十三年，南安縣麥一莖兩穗，同安縣粟一莖五穗。

又　太和二年，福建進瑞粟一莖六穗。

又　大中二年七月，福建觀察使殷儼進瑞粟十莖，莖五六穗。

又　紹興二十年四月，飛鰲臺東南産芝如嬰兒拳，旬日其大盈尺，小者亦數寸，初生色如塗金，旬日如凝脂，又如渥丹後變如紫暈，金又軍治大廳有五色雀，集榕木上芝産後圃麥秀兩岐。

又　正德十三年，南安縣麥一莖兩穗，同安縣粟一莖五穗。

又　乾興元年，麥一本五穗。

又　皇祐四年九月，南平進瑞禾一本雙莖十二穗，元豐元年五月木連理

元祐初，順昌進瑞粟一本十二穗　六年順昌瑞粟一本三十九穗

元符元年，南平瑞禾一莖九穗，順昌瑞禾一莖十二穗。

又　萬曆二十年，連城饑，姑田里竹生米數萬，斛民賴以生。

又　萬曆四十一年冬，府署産靈芝九本。

清・徐景熹等《福州府志》卷七四《祥異》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懷安縣龍眼樹上紫芝連理。《正德府志》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荔枝樹上生連理芝二本。《萬曆府志》

大中祥符四年，古田縣僧舍竹一本上分三莖。舊《福建通志》

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候官縣山上生芝草五十四本，閩縣聖泉者生芝草十本。正德府志

大中祥符七年四月，獻芝草二本。《正德府志》

清・李拔《福寧府志》卷四三《祥異》　宏治元年，福安三十都田禾三穗多至四五叢。

江西省

清・沈恩華《南康縣志》卷一三《祥異》　康熙九年秋九月，王在鎬花園内存有海榴一枝七花，並蒂圍大如球。

又　四十八年己丑，縣廨内有丹榴華萼叢生團結開放，大如拳，艷若火毬，閱月不凋。四十九年庚寅六月，縣署中開盆蓮一枝雙蒂，其花左九瓣，蓮菂十七粒，右十瓣，蓮菂二十粒，俱應奇偶之數云。

清・錫德《饒州府志》卷三一《祥異》　同治四年秋九月餘，干桃李梅皆花。

湖北省

明・徐學模《湖廣總志・災祥》 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村竹生實如麥。穆宗長慶四年夏六月襄州竹有實。開成四年六月襄州竹成實如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月江陵稻再熟。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潭州嘉禾生一莖十穗。二年江陵公安縣民獲稽生稻四百斛。天禧元年邵陽竹生穗如米。民饑食之。五年四月襄州營田務麥自生者四頃餘。明道元年十月安州稻再熟。孝宗弘治八年七月應山李華。九年新化竹生穗。如米民以代食。武宗正德元年華容楓開花如蓮〇南漳產瑞麥一莖五穗或七穗。武宗正德八年秋應城桂花忽變紅。九月，祁陽柑樹重花結實至明年四月可食。正德十年十一月祁陽梨冬華。十一年，安陸桃李冬華。十二年七月施州僵樹自立。龍馬村柿樹爲大風拔仆，三年忽有聲如雷自起，復生枝葉。嘉靖十八年冬十月桃華。嘉靖四十一年城步張千户家桂葉盡落，忽開梅花。穆宗隆慶三年十二月麻城桃梨華。

清・徐國相等《湖廣通志》卷之第三《祥異》 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村竹生實如麥。天禧元年邵陽竹生穗如米民饑取食之。天禧五年四月襄陽縣民田穀稽生成實，襄州營田務麥自生者四頃餘。康熙八年冬蟄虹見蛙鳴，桃李花，催春鳥鳴。

清・裴天錫等《湖廣武昌府志》卷之三《災異》 哲宗元祐七年鄂州嘉禾一本一枝兩穗，三本三枝三穗。嘉定元年冬燠如夏。崇禎十三年十一月蒲圻桃李盡華。康熙八年蛙鳴桃李華催春鳥啼。

又 世祖至元十一年冬咸寧桃季華。崇禎十三年十一月蒲圻桃季盡華。

清・魯之裕《湖北下荆南道志》卷之一《祥異》 正德元年南漳產瑞麥一莖五穗或七穗。嘉靖十九年冬十月桃華。三十八年七月竹盡華。

清・陶士契等《漢陽府志》卷之三《五行志》 熹宗天啓四年十月桃李華。

清・吴熊光等《湖北通志》卷四六《祥異》 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二十年癸未夏六月嘉禾一莖九穗生上庸。開成四年己未襄陽山竹結實，其米可食。景德三年庚戌春二月江陵、公安、民田獲稽生稻，四百斛《文獻通考》。四年秋八月荆州秬黍自生。《通鑑長編》。天禧五年，襄州營田務麥自生芝者四頃餘。景祐元年甲戌冬十月孝感、應城二縣稻再熟。哲宗元祐七年壬申鄂州均州瑞禾生，鄂州禾一枝兩穗，三本三枝兩穗均州秀兩歧。政和五年乙未秋八月蘄州獻芝草一萬一千六百枝，内一枝紫色九幹。《文獻通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夏五月隨州野蠶成繭綿亘數百里民取爲纊。《元史・五行志》。弘治十六年秋九月安陸桃李華。《明史・五行志》。正德十一年冬十二月鍾祥桃李華。《舊通志》。崇禎十六年宜都竹盡花實如麥。《縣志》。

清・吴熊光等《湖北通志》卷四七《祥異二》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甲申，荆襄野麥自生，不耕而穫民賴安。人謂太平之象。《舊通志》康熙十九年，漢川陽臺山産芝數十本。《舊通志》雍正二年，宜都瑞麥生麥穗三歧。《縣志》雍正十三年，彝陵竹生實於夾中如麥，土人競採食之。《府志》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丙辰，荆門生瑞麥於州屬長三里。《州志》乾隆十一年丙寅，荆州麥倍收。《江陵縣志》十二年丁卯，荆州大稔。《府志》

清・吴葆儀等《鄖陽志》卷八《皴紀志・祥異》 寧宗慶元六年，竹山生瑞麥一莖五穗，一莖兩歧。《縣志》嘉慶元年五月，郡城議修城隍廟適漢水漲，有巨木百餘漂下郡人撈獲，足敷修造秋鄖房竹保大熟。十月竹山桃李華。二十四年竹實。二十八年秋，鄖縣竹實土，人捋之有盈斗者。九月竹山牡丹桃李華，竹實。咸豐元年冬十月，鄖縣桃李華。同治三年十月，房縣桃桐皆華。

清・王正常等《鄖陽志》卷九《祥異》 乾隆五十一年夏五月，麥大熟。

清・恩聯等《襄陽府志・餘志・祥異》 天啓五年癸酉夏四月，襄州襄陽縣民田穀稽生成實，《文獻通考》襄州營田務麥自生者四頃餘。武宗正德元年丙寅春二月，南漳麥秀五穗七穗。順治元年甲申，荆襄野麥自生，不耕而獲，民賴以安。嘉慶二十二年冬十月，宜城木果重華重實。道光九年冬十月，宜城桃李華且實。十年冬十月，襄陽桃李秀。同治元年冬十月，桃杏華。五年丙寅，襄陽麥穗雙岐。光緒四年冬，桃李華，樹生毛，遍地出龍爪花。

清・劉國光等《德安府志》卷二〇《雜志・祥異》 景祐元年甲戌冬，應城縣稻再熟。《通志》元豐二年己未，安州禾異畝同穗。三年，安州麥一本三穗至五穗，凡十四莖。三年庚申，安州芝草生二十九本，其一連理。《宋史・五行志》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隨州野蠶成繭亙數百里民取爲纊。《隨州志》英宗正統八年癸亥，應城學宫桂花黄色變紅。咸豐十一年仲冬行，春令蠶豆開花，大麥

清・葛振元等《沔陽州志》卷一《天文志・祥異》 康熙六年冬十二月二十日，雨赤、雪、雷震。乾隆七年冬十月，桃花大放。光緒二年冬十一月，桃花盛放。三年冬十月，大雷電，桃花盛放。

清・英啓等《黃州府志》卷四〇《雜志・祥異》 道光五年十一月，桃華且實。

清・陳光亨等《興國州志》卷三一《時事志・祥異》 順治二年乙酉正月朔，暴熱如夏。

清・聶光鑾《宣昌府志》卷一《天文・祥異》 國朝順治元年，荆襄諸屬野麥自生。《通志》雍正十二年，峽中竹實如麥，土人競採食之。乾隆二十七年六月，絳雪堂重植紅梨既枯復生。

清・恩榮等《荆門直隸州志》卷一《祥異》 天啓五年十月，桃李花。崇禎十六年癸未，竹盡開花。

湖南省

清・徐國相等《湖廣通志》卷第三《祥異》 穆宗長慶四年夏六月，襄州竹有實。文宗太和四年閏月，月暈軫。景德四年十一月，石首文廟桂芝草生。○江陵公安縣民獲稺生稻。四百斛○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安鄉謝山芝草生。大禧元年，邵陽竹生穗如米。五年四月，寧陽縣民田穀櫓生成實，襄州營田務麥自生者四頃餘。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首之一《詔諭一》 雍正元年，諭禮部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必經由洞庭湖，湖水浩瀚無涯，波濤不測，六七月間風浪尤險，間有覆溺之患，朕心深爲惻然，或致士子畏避險遠裹足不前，又非朕廣有人材之意。雍正四年又如前歲夏間，近畿雨澤稍愆。朕在宫中默禱減膳修省虔誠叩懇，不數日而甘霖大沛，禾稼有秋，此皆近年以來，朕親行親驗之事。至於去年夏秋之間，時常陰雨。朕在宫中但覺雨水稍多，不知其大爲民患，而李維鈞並不將畿輔被潦實情具奏，是以朕竟不聞知，未曾早爲虔禱殫竭誠心以挽。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首之二《詔諭二》 乾隆二十二年諭曰：據蔣炳奏稱，湖南省各州縣應買穀約十萬石，本年早中晚三禾豐稔，買補甚易，請仍照乾隆二十年以前原定章程總以見銀收買，不得按田按糧先行發價，致有滋擾等語。該省秋成豐稔穀價平賤。自當及時采買足額，即於應補額穀之外，酌量廣爲購備數十萬石，以裕儲蓄，尤屬多多益善。但不得因官買數多，轉致市價騰踊，有妨民食。該撫宜察看情形，隨時隨地妥協辦理。乾隆二十五年諭曰：據馮鈐奏，湖南通省五月中，雖節次得雨、總未深透等語。今歲，各省雨水均調，秋成均可望豐稔。湖南係水鄉，缺雨之年頗少。今時際仲夏，甘霖未能霑足，朕心深爲厪念，該撫此奏拜發後距今將及一月，不知續得透雨否？其山田高阜之處，不致有礙否？

乾隆五十九年，今春因中外臣工懇請，舉行慶典，適以上冬雪澤未獲優霑，春閒又復缺雨，業經降旨，宣諭令將明年慶典停止舉行。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四三《祥異一》 哀帝建平三年丁巳，零陵僵樹三月復起。《五行志》零陵有樹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復起立，故處。光武帝建武十年甲午十二月，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十二年丙申八月，水見東方翼分。《後漢書・天文志》

又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九月，澧州嘉禾一莖十穗。《五行志》岳州進三脊茅。《本紀》三年庚戌六月，邵州芝草生，十一月安鄉縣，芝草生。

又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五月，道州舜祠旁生芝二十二本，八月桂陽監民何文勝田粟一本二穗，十一月武岡民何文化園異竹生。

又 嘉定三年庚午，安化縣產竹一莖三幹。

又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冬十月，城步桂開梅花。

又 神宗萬曆五年丁丑，臨武竹華。

又 崇禎十一年秋，寶慶產靈芝，八月梅華，瓶桂更放蕊葉。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四四《祥異二》 乾隆十六年辛未，湘潭旱，石榴再花。

又 道光三年癸未，新化木連理夏衡陽城中夏氏園棗樹生栗。

又 咸豐二年，安化郡陽麥穗兩歧，邵陽產靈芝三本，十月甯鄉桃李華。

又 四年十一月，嘉禾桂華，桃李梨實清泉，桃李華。

又 十年，安化產瑞竹一莖二幹。十一年十二月，臨湘大雪平地西五尺，甯鄉桃李冬實，邵陽桃實。

又 同治元年，新化麥三穗，桑植禾雙穗。

又 同治三年十月永定梨華。十一月城步桃李華。【略】四年十月，衡陽桃

李華，桐實。五年，清泉桃李華實，甯鄉牡丹華。八年十二月，武岡火桃李華。九年十一月，武岡竹生同本二幹。

又　光緒二年，糧道署内生嘉禾五莖，結實甚茂。

清・席紹葆等《辰州府志》卷六《禨祥》　咸平三年八月辰州公田禾生莖三穗者。四年十月叙浦縣民戴昌蘊牛生二犢。

清・汪學灝等《桂陽直隸州志》卷二一《天文》　咸豐四年冬十一月，桂華桃李黎實恒奥也。

清・張天如《永順府志》卷一〇《風俗》　春暖寒夏日燥，秋初炎蒸，端陽後衣單葛，重陽後衣薄絮，冬常温，雖栗烈積雪不至盈尺，夏多疾風栗雨，或折木發屋，天陰即冷，日出即煖，《沅陵志》謂夏或裹頭，冬或赤足，苗地尤甚是也。

又　地脉頗鬆，樹藝易活，花菓結實亦蕃，有春花而夏復開，秋實而冬不落者。

清・安佩蓮等《直隸澧州志》卷一九《祥異志》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澧州産嘉禾一莖十穗。三年庚戌，安鄉謝山芝草生二十二本，狀如珊瑚。

廣東省

清・鈕琇《觚賸》卷七《粤觚上》　惠士陳言

康熙四十一年，莆田彭公古愚巡撫粤東，時逢春旱，有惠州拔貢生盧毓華者，借蘊隆之隱憂，指謬悠而婉諷，揣斯衆感，伏籲嚴鈐。其詞曰：陳爲密雲錮雨向日問天事。竊惟憲台，遇隆聖天子之知，得君何厚；官拜大中丞之職，受任匪輕。耳目寄自九重，視聽必無雍蔽；撫綏加諸百粤，恫燎應未懸殊。夫蒞茲土者，宋有包孝肅，正獨勝邪；生是鄉者，明有海忠介，剛能無欲。緬二賢之清範，實我公之前規。況草木知名，久企祥雲過嶺；而父老觀化，彌殷甘雨隨車。何意三春出作之時，尚違十郡來蘇之願，始覺説癡説夢，無非附影附聲。空傳活佛者千家，楊枝不滴水；漫道福星兮一路，屋無餘光。詎仁澤之已枯，乃和風之未動，惟有摇摇佞草，環生棨戟之間；止餘汩汩貪泉，曲注庭闈之内。於是憑社之狐，媚思競獻；吠雞之犬，諂欲争行。域射潛飛，中含沙而誰恤；鯨吞迭告，置漏網于弗聞。以致魚泣釜中，未見揚湯止沸；猿啼樹裡，更逢縱火燒林。非止同室操戈，亦等鄉鄰緩視；耆盍思孺子入井，奚堪秦越殊觀。甚則剥膚之籲，靡申，慘捐生而刎頸；戴盆之冤莫雪，甘就死而投淵。負十四載之桑名，僅凝香於臥閣；委三千人之訟牒，同落絮於空庭。如謂採訪宜真，何處無潰川之口；如謂譖言多妄，遍省非載鬼之車。不然干謁阻于故人，豈熱語遂鎔冷鐵；不然投金溺於暮客，豈外鑠立化堅冰。或者恐逆鱗之禍烈，而公則魚水之契方深；或者疑晚歲之氣衰，而公則姜桂之性未泯。倏矣歲將改，持弩猶是藏機；胡然期已及瓜，解懸不辭袖手。倘一日者，元龜協蔔，召對楓宸，丹鳳銜綸，敕還荔浦。何武去後之思，嗟靡及矣；寇恂請借之舉，將何補耶？某也蛙沉井底，仍擬窺天；蠡測海隅，輒思就日。昔者涑水作相，直言曾恕坡公；今而陽城曠官，持論或容韓子。雖勺水無多，未可代驅旱魃；而靈源猶在，何妨仰濟神龍。敢削牘以陳辭，謹伏轅而待命。

木中少女

維楊汪舟次奉使硫球，甫出海，見溪木丈許，鐵鏽兩頭。取而剖視，中有一女裸臥，縝發冰肌，以右手掩面，左手蔽其醜，爾微笑，隨淩波以去，而狂風旋作。蓋風之有少女者，殆謂是乎？

四川省

宋・范成大《吴船録》卷下　庚戌，發泥培。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路。大抵自西川至東川，風土已不同，至峽路益陋矣。恭爲州乃在一大盤石上，盛夏無水土氣，毒熱如爐炭燔灼，山水皆有瘴，而水氣尤毒。人喜生癭，婦人尤多。自此至秭歸皆然。承平時謂之川峽，自不同年而語。軍興，置大師司，始總名四川。然法令科條，猶稱川峽。泊舟小憩報恩寺，熱亦不可逃。生平不堪暑，未有如此日者。

又　巫峽山最嘉處，不間陰晴，常多雲氣，映帶飄拂，不可繪畫，余兩過其下，所見皆然。

又　岳陽通洞庭處，波浪連天，有風即不可行，故客舟多避之。

清・釋昌言《華銀山志》卷一四《靈異志》　華銀山祖師殿舊雷神殿也，初奉雷神像，每春夏交，神嘗降靈，始則殷殷轟轟，繼乃霹靂大震，如鐵丸數斛，從空拋擲，瓦上砰砰有聲，人皆悚栗，疑瓦碎無遺矣。轉瞬有斗大赤團，繞地旋舞，火光四裂，避弗及者，雖撞身無損。約片時，霹靂復作，瓦上之聲如前，聲止遍視，

瓦皆完好，遠近皆謂雷神掃殿。以神嘗降靈，人多驚畏，乃于殿之正座像元帝，移雷神侍側。迄今四十餘載，寂然無響。惟嘉慶七年七月二十日午刻，復降靈一次如前。

華銀山絶頂，供普賢大士像，每歲二月二十一日，大士誕辰，前一夕，山之四面有燈光，由山麓乍落乍起，魚貫而上，不可數計，人以爲萬燈朝佛。

華銀山普賢殿，建在絶頂，高而多風，每發若濤奔雷轟，鬼神怒叱之聲，聞者毛發皆悚，而殿内燈燭，從無滅者，人咸異之。

清《理番廳志》卷一 嘉慶元年九月，内奉上諭，湖南省自勦捕苗匪以來，征調各兵打仗俱爲出力，屢次加恩普賞錢糧鹽菜銀兩，茲聞該處山深箐密，晴雨寒燠不時，兵丁等染受瘴癘，致有疾疫。

貴州省

清・胡章《清江志》卷一《機祥》 一清江自乾隆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連年大稔，一切水田山地種無不熟，熟無不豐，民苗歡欣，盜賊寢息，盈寧之象，實爲從前所未有。

清・林溥《古州雜記》 乾隆三年，古州天時炎燠異常，春末夏初即熱不可耐，三伏溽暑，如在飯甑中，几席均皆灼手，必過霜降，始漸涼爽，重九尚服絺綌，冬時亦間有冰雪，冬至後陰寒，亦須重裘。冬臘月雷即發聲，閃電交加，了不爲異。雷電之後，繼以雪霰，率以爲常。瘴氣四時皆有，八九月尤盛。人中瘴毒，輒病太陽痛，發熱不止，眩暈嘔吐，誤服發散涼劑，多致不起，惟飲酒微醺，取汗即愈。早晚酌飲醇酒數杯，可以辟瘴。

清・周作楫等《貴陽府志・餘編》卷三《文徵三》 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候也。甯風旱，弭菽兵，遠皋疾，三者皆禳也。今歲秋冬之交，宜寒而猶燠熱，時令不正，瘟疫流行，省會兵民，兩罹回禄。十月朔日，尚有奔雷，懼政刑之失節，有干天和，水火疫癘之。

又 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周禮以槱燎，祭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櫰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升烟，所以報陽也，今郡縣有風雲雷雨壇，則寒暑風雨之祭可舉也。

又 八蜡乃通，故豐年幽頌爲孟冬，八蜡之詩，今歲秋頗收稔，則蜡禮宜復也。今擬於東門外，風雲雷雨壇祭寒暑風雨之神，詩歌信南山之二章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於西門外山川社稷壇祭方社八蜡之神，詩歌甫田之二章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於火神廟祭詩歌大田之二章，於城隍廟祭詩歌，豐年載芟良耜之三章。

清・管棆《姚州志》卷四《災祥》 康熙元年夏秋，風調雨順，高低盡熟，人樂豐年。

雲南省

清・劉沛霖等《宣威州志》卷五《祥異》 道光七年冬至後六日，春風動，大寒節，桃李華。十二年五六月寒，禾稼不茂，谷半稔。十五年歲大饑，州牧熊守謙發常平倉賑貸之，全活無算，三伏寒，是歲忽生鼠，小如指，倉箱有隙，即入作穴生子，至今不絶。

青海省

清・昇允等《甘肅新通志》卷首之三 道光二年九月，西甯地方正值大雪封山。

清・豫師《青海奏畫》卷一一 西寧地方山高土厚，每當春夏之時，雨澤往往苦少，奴才抵任後以青海爲西疆，衆流滙歸總司水部之神夙昭靈，顯率同官民遥望青海，虔誠禱祝輒，見雲氣自西南起甘霖大沛，數年以來每遇亢旱，屢禱屢應，歲得豐稔，因查西寧郡城向無海神廟宇，奴才遂經捐廉，在於城西負郭建修海神廟一座，内供青海之神，牌位以爲官民禱雨之所伏思，郡城既建有青海神廟，必得由地方官歲時致祭，方足以答神庥，除每歲秋間，奴才遵照部頒典禮前赴，察漢托洛亥地方敬謹致祭外。

寧夏回族自治區

清・鄭元吉《續修中衛縣志》卷九《藝文》 河源記元潘昂霄

河源在吐蕃朵甘思，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氷，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六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既又四五日程至地名濶即及濶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窮峻水亦散漫，獸有氂牛、野馬、狼狗、羬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入河，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吐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磧石州，即禹貢磧石云。

改建馮城溝環洞碑記黃恩錫

余自碾邑調任中衛，丙子夏始蒞視事越，初秋山雨水漲，白馬灘以衝塌紅柳，溝環洞飛槽三十七丈餘，具報又馮城溝環洞亦遭衝決僅存故址。

香山三蓬記劉震元生員香山人

切定鼎近民，始計牛隻報墾，從此穴居室處漸成村落，遂有七十二水頭之名焉。其山地土性宜麥豆菽麻燕麥之類，間有種蘗穀者，所收殊薄，此外無他樹植，多旱少雨，鮮泉流可資灌溉，俗諺云：三年小旱，五年大旱，非誕言也。每荒旱則山民乏食，惟官儲是賴。【略】已聞往昔康熙中歲大荒，絶粒食，山民之苟有子遺者。皆恃三蓬爲活，今自己卯至庚辰災旱幾同於昔良。

藝文

天津市

清・張燾《津門雜記》卷中　清明日大風樹君梅成棟

百花寒未吐，孤負此清明。窗黑風將至，雲黃雨不成。冬衣綿又著，春墓掃難行。薄酒陳家祭，聊伸寠子情。

又　香吟楊光儀

東風料峭互陰晴，春草池塘生未生。鶯燕無聲人意懶，圍爐煮酒過清明。

苦熱前人

飲水如探湯，倚壁如負曝。舉足地如然，脫巾髮如沐。羽扇寧無風，氣熱益煩瀑。腕痛不生涼，少歇汗盈掬。當門坐小犬，舌瞻喘而伏。炎日可一窗，疑焚柴萬束。

苦寒前人

地爐不暖狐裘薄，環對妻孥坐深閣。筆僵試寫苦寒詩，硯瓦當窗冰凍坼。風吹短晷懸冷光，丹烏瑟縮海底藏。布衾如鐵耐清夜，有客橋頭凌曉霜。

河北省

清・李世寅《承德府志》　巡歷塞北雜詠四首其四

塞北風多露氣涼，慢城坐廳漏聲長，只今六月渾無暑，

遼寧省

清・金毓《阜新縣志》卷五　有感而作其一傅育宸

大旱蒼天忽作霖，無言已快萬家心。自然趨勢民婦主，無定潮流幻古今。富貴落花三徑雨，功名寒谷九秋林。熱來欲覓清涼地，不息重重惡木陰。

感秋風

一年一度易秋風，幾易秋風少變翁。莫謂秋風權草木，刁殘人類亦相同。

家居秋夜遇雨

秋雨秋風秋夜長，騷人帶酒倚南窗。孤燈掩映三更冷，夾被清單四體涼。沿水連滴驚睡夢，寒恐苦叫惹愁腸。我醒人寐無聊賴，解悶全憑幾卷黃。

寶山縣遇雨前人

一肩行李扁江南，晝夜賓士我自甘。裘敝休嫌鞋已破，滿天風雨聖恩覃。

高歌夜半雪壓廬

快意高歌起，先生夜讀書。韋編相對坐，大雪壓蓬廬。色映梅花瘦，吟同柳

絮餘。黃攤千卷足，白戰一天虛。籌待雞人報，音諧鶴唳初。茶爐煎活火，逸趣樂如何。

清・哈達清格《塔子溝紀略》 東山霽雪塔溝東山插天，自秋暮至春，積雪未消，遇晴日，望之若玉屏。

瞳瞳曉日照蓬萊，雪后嵯峨天宇開。霄漢遥生白玉島，平郊近擁水晶臺。下層粉黛渾如畫，方丈光芒不近埃。爲向峨嵋看積雪，何如此際好徘徊。

清・李翰穎《岫岩志略》 登大孤山觀海邑侯章朝敕

石磴盤行到上方，公余憑眺極蒼茫。雲容釀雪千峰冷，風力催潮萬馬忙。仙境恍疑蓬島近，故園遥望水天長。招携賴有良朋樂，佳句紛投錦滿囊。

登大孤山絶頂許文運

石笋凌空插碧霄，巍巍佛寺倚山椒。河隨岸由盤雄鎮，峰逼瀾回恕晚潮。怪石亂撑樵徑險，慈航穩渡客帆遥。消閑欲覓禪林静，不耐紛呶市井器。

山經地志有遺文，此山《通志》所載，不可考。如此孤峰迥不群。凍解猶餘山背雪，天寒早著嶺頭雲。園林北繞人烟密，河水南流地界分。河爲岫、鳳凰城分界處。來往紛紛營利客，其中可有孟嘗君？

清・繆闓紱《千華山志》 象山晴雪

自獅口鐘聲鐘室前東望，隔澗一峰，名曰卧象。岩色灰褐，巨耳覆眼，長鼻下拄，儼然如生。季值隆冬，快雪時晴山如玉簇，樹以銀妝，舉目四矚，一白無際，清光大來，相彼巨象卧雪堆中，益形逼肖。

遼陽院中感雨《全遼志》

雲暗千山北，雨連太水西。江鳴增舊漲，壤滑擁新泥。盤浴蛟龍喜，高飛燕雀迷。轉添鄉思亂，别恨不堪題。按：黄裳遺馮律天《千山游記》書後云：千山者，奇峭插天，青障壁立，共九百九十九峰，以其近千故名千山。

秋夜宿千山祖越寺《全遼志》

寺景逢秋霽，鐘聲静夕氛。山青初斷雨，壑暝半屯云。松里千花塔，碑間雙樹文。懸泉尤可愛，徹夜耳中聞。客興探幽境，山容靄暮氛。螺峰高并斗，鶴樹直侵云。坐待松蘿月，間聽貝葉文。乃知阿育教，妙司戒聲聞。

千山遇雪《遼東志》

撩亂雪花撲面飛，寂寥千岫鳥聲稀。自憐駿骨乘危磴，堪怪漁人失釣磯。山静謾勞持綉斧，云深應許褰氈幃。行行暫住香巖寺，笑共梅花一振衣。

看山出云作

山靈太好奇，作劇使人快。技癢不自藏，出雲騁靈怪。岩谷齊萌芽，厥勢殊未艾，其初甚紆徐，此不侵彼界。直上忽横馳，搏擊乃一會。化一夏爲方，空中弄狡獪。爲樓爲舟車，如旗如幢蓋。象閑虎□□，蛟螭雜龜貝。萬領裁天衣，一條亘山帶。有物即效形，恍惚無定態。偉哉萬變圖，俗手難摹繪。是時苦久旱，兆民活無賴。風從西北來，甘澍忽滂沛。雲猶在山中，雨已在山外。雨歇雲亦還，□太虚了無。

西閣對雨

禪林一夜雨瀟瀟，曉起推窗冷意饒。亂水氣噴廬阜瀑，萬松聲瀉海門潮。風雲浩浩渾無盡，鸞鶴冥冥未可招。清絶紅根塵不染，右蘭千外□芭蕉。

曉寒

一夕長林葉盡飛，風聲肅肅帶霜威。冷禽號澗日初上，狂客愛山家不歸。呼遣僮澆新酒盞，檢看妻寄舊棉衣。道人比我閑尤甚，赤脚科頭看翠微。

山雨

山雨淋浪夜到明，千巖萬壑氣同清。寒燈古寺吟詩客，一夕秋心白發生。

夏日與張鈍初冒雨入千山，晚宿龍泉寺丙辰，見《九梅村詩集》，下同

雨氣□千山，雲陰十數里。入山雲益深，向夕雨未止。汽車覺寒生肌，衣薄頓如紙。路昏不可辨，相顧怖心起。樹深暝無人，水急聲在耳。磴道滑馬蹄，車輪迸石齒。過橋迷所向，幸遇道人指。叩關詣龍泉，燈火磬聲里。老僧解應客，掃榻息行李。熾火燎衣濕，炊粳供齊美。同來勝地□，慰勞轉心喜。松濤羅瀑聲，徹夜喧窗几！

明日雨猶未霽，先睹龍泉勝概，得詩二章

晨起理吟笻，濛濛雨未霽。開窗望前山，林壑散雲氣。忽然没衆峰，倏而墜平地。旋起横山腰，變幻頃刻異。石潤餘妍□，草木濯新翠。龍泉景十六，處處饒鮮媚。翻笑米顛翁，畫筆尚未至。乃嘆造物工，天然自點綴。我方阻興□，忽得此佳致。知我遠來倦，天欲息勞瘁。滿山烟雨奇，特爲游人賜。

雨稀聲漸微，殘滴尚如霰。開門雲壓山，茶笠涉禪口。過廊觀瀑泉，奔濤怒如箭。□流到僧厨，拱炊香稻飯。下山噴漱□（山門外即卧象峰，石面刻漱二字，大二尺餘，泉瀉直衛於山麓。出峽飛匹練。立久寒生衣，急詣毗□殿。流覽昔人書，深刻峭石面（殿後峭壁上刻吐符應生四字，明人書）。徑轉向孤亭，震谷

濤聲健。（衣云亭）

歸途遇雨

鞭嵐翠看山歸，萬壑烟蒸樹影微。逆雨打頭棕笠，馬蹄爭共濕雲飛。

曉起看雲

漠漠如烟遮塔影，霏霏似絮壓峰頭。僧歸野寺衣微濕，人望深林樹已收。我輩今朝原有幸，青雲浴里豁雙眸。

晨後賞雨

薄潤忽添千嶂翠，口滋翻助百花新。幾經畔口跳珠滿，更向松梢滴頻。似助游人探勝境，先施渥澤滌輕塵。

象山晴雪

皚皚寒雪壓蓬蒿，雪點松涼靜不濤。好是藏經樓閣外，白斜雲散象山高。

花朝雪後，探祖越寺、無量觀諸名勝

雪霽日卓午，步出龍泉口。同人喜花朝，碎踏口瑤走。樓基起天半，祖越一峰陡。獨鎮群岳書，摩崖大于斗。只緣他族逼，勢成畫地守。僅僅尺土存，何口馬頭山逼面，霜凝谷口樹黏鬚。射熊何慮先升木，待兔焉勞更守株。起起羽林南渡後。證以陳夢雷游千山記，寺基爲無量占去十分八九。老僧恰有情，鼎煎茶味厚。松風吹塔棱，不覺坐談久。

策杖寺門東，雪堆石磴淺。路逢太極石，摩挲剔蒼蘚。三字認倒縣，筆鋒極開展。上有翻身年，日月記無舛石刻道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翻身十二字。想見造化工，大力爲舒卷。雷電風雨宵，誰言石不轉。婁老僧言翻身之夕，大風雷雨！東北路漸高，陡覺襟袖冷。天風吹雪濤，山門蔭松影。飄飄小蓬萊，樓殿何幽靜。依稀入茅山，惝恍遇葛嶺。道人知我狂，引登後山頂。洞幽住羅漢，道祖坐與并。仙佛本一家，何用界畦町。臨風發狂言，青山已解領。

卧石歷坦途，緩步業林下。峰巒各森蔚，幽賞何如者。咄咄振衣岡，相見何暮也。前游略未及此。大筆如椽飛，浙人向程寫。氣勢幻龍蛇，剛勁亦瀟口。坐蓮菴苔冥砌，那堪枯坐聞啼雁。

安徽省

清・吳飛九《宣城縣志》卷二一六《藝文》 早春田行

風雪雙羊路，梅花溪上村。烏呼知水煖，雲濕覺山昏。婦子來陂下，囊壺置樹根。予非陶靖節，老去愛田園。

吉林省

清・長順《吉林通志》卷六 秋蒐雜紀詩

歲長九月有青蕪，共道長年似此無。盛京早寒，今歲過閏猶暖，誠異事也。霧斂馬頭山逼面，霜凝谷口樹黏鬚。射熊何慮先升木，待兔焉勞更守株。起起羽林羣命中，詼談却笑紀昌弧。

浙江省

清・李師沆《鳳台縣志》卷二三《藝文志》 春陰

料峭餘寒在，春陰二月天。閉門三日雨，流水一溪烟。着屐尋山徑，烹茶試野泉。新詩高詠罷，竹榻伴雲眠。

清・廖光珩《青陽縣志》卷一〇《藝文》 九華多雨柯遲

十日九日猿嘯雨，半日不雨半飛霧。萬壑溪聲來几榻，使人蕭瑟悲秋暮。秋暮雲寒古寺鐘，岩深颯沓饒松風。呼童煮茗從新澗，閒開書帙煙欲汛。雲掩

福建省

清・汪麗日等《邵武府續志》卷九《藝文》 七臺山二首。馮可參

梵閣通霄漢，浮雲積樹端。雪風吹玉粒，海日湧金丸。不異三山景，翻疑六月寒。頻來殊未厭，擬作畫圖看。峯遠疑無樹，到來別有天。蘿陰清烈日，石髮漱飛泉。捲幔秋河近，開窻曉月懸。夜深風雨急，又道鉢能旋。

喜雨

千畝芸芸望有秋，存誠端爲衆生求。林鳴陰烏風連樹，澗隱晴霓水上漚。香稻含膏滋晚媚，浴禽喜雨帶聲幽。生成本屬天工力，靜對花苔已無愁。濛濛花雨遍遥岑，聲斷山雲出碧林。夜噴珠泉抽嫩緑，晨來鳴鶴遠清香。桑田荷笠遲崗焚，石竇流聲披玉琴。忻需神功霪繡陌，萬箱此夕曉天心。

江西省

清・李成謀等《石鐘山志》卷一五《詩録》 元日登鐘山坐六十本梅花寄舫

偶咏蕭玉春

天涯游宦寄浮生，年去年來送復迎。甕釀舊酣婪尾酒，簫聲新賣膠牙餳。初迎元日占晨氣，更喜新春放曉晴。六十本梅花早發，折歸官閣動詩情。

鐘山玩春雪用東坡聚星堂雪詩韻蕭玉春

峭寒陣陣風吟葉，冬雪未融春又雪。簷前依舊舞飛花，勾惹詩情呼妙絶。好山笑口凍難開，勁竹瘦腰伸復折。玉龍捲海翻銀濤，净挽天河看洗滅。逾年戰鬬力猶酣，紛紛鱗甲雲中掣。寒沍陰凝見晛消，奈何比屋冰仍纘。羲馭剛迎暖未回，借律吹陽吾不屑。所幸豐年已先兆，東作西成爭轉瞥。柴桑有田但恐蕪，我無負郭向誰説。歌傳郢調和聲稀，石鐘鳴異錚錚鐵。

清・毛德琦《廬山志》卷二 朱多炡訪仙亭詩

客訪遺基歲月華，仙人何處弄煙霞。山中甲子無春夏，四月纔開二月花。

清・毛德琦《廬山志》卷四 白居易宿簡寂觀詩

巖白雲尚屯，林紅葉初隕。秋光引閒步，不知身遠近。夕投靈洞宿，卧覺塵機泯。名利心既忘，市朝夢亦盡。暫來尚如此，況乃終身隱。何以療夜饑，一匙雲母粉。

釋若虚簡寂觀詩

古松古柏巖壁間，猿攀鶴巢古枝折。五月有霜六月寒，時見山翁來取雪。

湖北省

清・恩聯等《襄陽府志》卷一八《金石志》 襄陽四時景歌碣天順四年御製

賜襄王瞻墉，同治五年於民家菜圃中得之，今置鹿門書院，存春景歌：襄陽見説佳山水，形勝由來詩奇美。漢水迢迢天際來，峴山突兀雲中起。天然景致生光輝，況逢四海承平時。一旦陽和回宇宙，無端淑氣靄郊圻。江山富貴春光好，景物熙熙民皞皞。氣通泉脈潤菑田，暖九燒痕生緑草。三陽交泰際芳辰，天時物候俱可人。習家池水凍已解，鹿門煙樹色皆新。倏然又届中和節，桃李花開梅正結。大隄隄土風日妍，陣陣風光泛香雪。清明上巳景更濃，鶯啼燕舞韶華中。漢濱士女競游衍，應知被化同周風。此時此景兩臻美，天下名邦皆莫及。分茅胙土豈尋常，爲翰爲藩賴宗室。顧惟叔父宗之英，卓爾不羣和且平。對時撫景爲育物，仁心兩地同流行。幾回南顧重魁首，料得高懷望北斗。適情細膾槎頭鯿，洽歡滿泛宜城酒。山川信美人更賢，賢者樂此誠宜然。千乘封疆佳麗地，況當紅紫豔陽天。河閒禮樂東平善，高誼清風今再見。方寸恒教生意存，等閒識得東風面。特作長歌寫所懷，因風寄遠信悠哉。眷言藩府臻多慶，永鎮坤維壽域開。夏景歌：顥穹宰物敷元化，四運居然來化謝。韶華結局斗旋杓，轉盼流光涉長夏。夏日舒長未易過，魯陽何用頻揮戈。縱知化國民多逸，羣主長養須南訛。江漢古來稱重鎮，藩封況復當名郡。山川映帶總環奇，草木霑濡盡芳潤。無窮風景峴山亭，亭前數點峰巒青。新葉滿林驚緑暗，驕陽入亘延朱明。鶯老枝頭慵不語，紫陌將雛燕初乳。浩蕩時來舶艑風，廉纖已結梅肥雨。麥浪低翻荷蓋舒，秧鍬遍插盈新畬。白水分流經天漢，青松駕壑臨長渠。祝融鞭箠火龍吼，焰焰晴空疑災手。解愠何當理舜絃，蔭暍還思道旁柳。柳陰高處鳴元蟬，葵榴向日花欲然。北窗一忱羲皇上，金猊火冷銷殘煙。賢王此日多清賞，臺樹虚明隔塵鞅。瑶台瑩澈水晶簾，冰簟静涵雲母帳。逍遥轉覺心神怡，高閣沈沈晝漏遲。滿貯寒瓜薦蒼玉，細分雪藕飛銀絲。有時宴處思端默，一念爲民更憂國。坐移槐影過空庭，日斜猶未離重席。天南天北遥相望，驂龍根不隨騰驤。□□

還壽等高嶽，千年海宇同無疆。秋景歌：化穫默運催寒燠，急景相仍如轉穀。乍見者中大火流，羲輪忽已馳西陸。清商應律金肖柔，白帝司衡連葮收。朝來一酉洗殘暑，碧口淡淡雲悠悠。漢南此日風光好，井梧落葉驚秋早。地臨赤社更增崇，峴首裁裁接晴昊。瀕氣浮空漸次寥，青蘋渡口起祥飆。閱歲松杉猶蓊鬱，望秋蒲柳先蕭條。飛螢草際留疏影，華月騰輝心耿耿。廣庭清露滴高槐，積苧生涼湘簟冷。渚蓮紅褪啼殘妝，巖頭桂子飄天香。九月菊繁微冒雨，一林風老暗經霜。多清最是梁閒燕，欲別空巢更留戀。萬山深處列層屏，一水浄來施匹練。放船釣取槎頭鱖，賸沽白酒甯論錢。□老相從謾傾倒，酒酣擊壤歌豐年。

年豈萬頃登禾黍，夜静千家響砧杵。川原縈繞驌驦橋，厦屋帡幪冠蓋里。懷哉叔父天一方，感時無奈憐秋光。紫宸朝下獨凝竚，聯翩雁陣晴南翔。欲寄新吟憑雁足，風緊雲横還斷續。便應遣使報平安，四牡騑騑去何速。驅馳孔道當回旋，遥想心居魏闕邊。永保皇圖垂鞏固。冬景歌：江空木落天氣凝，四時迭運功已成。深宫燕息懷遠道，忽念南土襄陽城。襄陽四序景皆美，每到冬來益奇偉。碧玉堆戒峴首山，清泉注作檀溪水。木落寒潭露淺沙，千林葉落骨槎芽。茫茫遠漠飛寒雁，渺渺平田噪晚鴉。元藏屈候純陰月，橘緑橙黄好時節。城市千歲愛日暄，樓臺萬瓦新霜結。一陽生處萭葭飛灰，雪花散亂梅花開。鹿門山下行吟客，冒雨尋香日幾迴。歲律崢嶸日云暮，土牛不出寒不去。漢水東流風北吹，神女弄珠波上渡。月窮於紀星回天，不周風動物蠢然。已迎猫虎勞農事，還上封寺，勁風終夜震撼户牖，僧云：四時長然，雖盛夏亦擁衾，當晝無汗，豈所謂調鷹犬獵平原。平原廣澤幾百里，車馬無聲羽旄美。邦民遥望舉忻忻，與民同樂非爲已。賢王此際務且康，心與萬物同斂藏。静觀物理體元化，掩身齋戒安罡風者乎。其高可想，翌日黎明披貉裘，登望日臺觀日出，如火輪湧起水底，遲回摇曳，漸上高漢，奇莫能狀。凡此皆以晴霽得。盡其勝，至二十九日出方廣，歸坡中途而雨。是後遂陰晦雪霰連集矣。或曰使此行前後二三日皆若此不獲遂亦，可謂甚幸矣哉。夫五岳名山也，歷人甚衆相傳爲故事者，特鮮將難其稱然乎。泰山以孔子小天下傳。特出孟子寓言固非其實嵩山傳。漢武三呼萬歲之事，頗涉虚誕亦著爲典蓋。孔子大聖漢武天王也，其尊大實重于岳苟有寄託，則交賴以爲勝，故傳不朽，何必事有無哉，若衡山所傳。乃韓昌黎開雲，朱張霽雪二事，其實亦偶然語耳。今書林藝圃詩詞欣豔張爲七十二峯之藻色，言必舉之，不亦係乎其人哉！　璘今日之遊，較諸三公之跡，若猶有奇焉。

遊衡岳後記顧璘

湘東郡臨江湖，大抵卑濕，脩短疵癘，未遑天常，而云家有重腿之人，鄉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邊嶺瘴，大抵炎熱寒暑晦明，未衍時序，而云秋有嫩曦之日，冬無凜烈之氣，傳者之差也。

又　五嶺南指，三湘北流。滄浪，邊遥峋嶁。湘山之下，青青衆草，有蕙有蘭，在江之島。烟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棄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衆木，有栝有松，在巖之麓。風雷凄凄，柯葉沃沃，不榱不揉，老朽空谷。

清・朱袞等《衡嶽志》卷六　遊衡岳前記明顧璘

嘉靖丁酉，姑蘇顧璘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建節撫楚維十有一月巡方問俗自長沙赴衡期，謁南岳屬雨雪沍寒彌旬弗解，至安仁始見日，入衡乃霽，照若春半念七日厥明，同按察司副使姜君儀謁奠于廟，訖乘筍輿由中嶺登山過集賢峯麓，望胡文定書院不及謁訪，鄭侯宅皆無知者沿絡絲潭逶迤，以上水聲溧然盈耳，左右望天柱紫蓋，諸峰揭在雲表，諸律屹崚嶒如他方名山者，支分疊出，不可指數，即所謂七十二峰也，問從行道士多莫舉其名，從者持旌戟前後列行續一如行蟻。漸陟霄漢，人不自覺，午至半山亭，飯問所謂祝融峯者，尚不可望，再歷側刀峯益峻絶爽，徑多竹頭積雪披壓，撥塞履危几幾陟降乃，見祝融兩尖猶未，即至盤旋半厓度飛來船石觀宋徽壽岳大書，再經觀音岩，則龍從窠嵓奇峭之狀，蓋山之勝處在是也，晡時至絶頂，見石上唐宋人刻名甚多，畧知李義山陳從古數公餘不悉記踏雪等，太陽泉凍結不流，下循石壁題名，過倉仙橋立懸厓小飲而退宿上封寺，勁風終夜震撼户牖，僧云：四時長然，雖盛夏亦擁衾，當晝無汗，豈所謂罡風者乎。其高可想，翌日黎明披貉裘，登望日臺觀日出，如火輪湧起水底，遲回摇曳，漸上高漢，奇莫能狀。盡其勝，至二十九日出方廣，歸坡中途而雨。是後遂陰晦雪霰連集矣。或曰使此行前後二三日皆若此不獲遂亦，可謂甚幸矣哉。夫五岳名山也，歷人甚衆相傳爲故事者，特鮮將難其稱然乎。泰山以孔子小天下傳。特出孟子寓言固非其實嵩山傳。漢武三呼萬歲之事，頗涉虚誕亦著爲典蓋。孔子大聖漢武天王也，其尊大實重于岳苟有寄託，則交賴以爲勝，故傳不朽，何必事有無哉，若衡山所傳。乃韓昌黎開雲，朱張霽雪二事，其實亦偶然語耳。今書林藝圃詩詞欣豔張爲七十二峯之藻色，言必舉之，不亦係乎其人哉！　璘今日之遊，較諸三公之跡，若猶有奇焉。

湖南省

清・徐國相等《湖廣通志》卷七四《藝文三十一》　漢蔡邕九疑山碑銘

巖巖九疑，峻極於天，觸石膚合，興播烟雲，時風嘉雨，浸潤下民。

又　唐張謂長沙風土碑銘

夫登山者貴知其情，不在勢也。衡岳之遊，不至祝融不足以知其高，不至方廣不足以知其邃。余初至岳下，道士指天柱石廩紫蓋，芙蓉四峯，導予望之，仰面極睞，排漢磴日若云，可望而不可登危乎，高哉。既歷香爐道間則四峯之椒皆與身等，方詫步履在空外。及坐半山亭，乃下指諸頂疑前舊見，非是也。至登祝融之巔，俯睞四極，蒼然一色，山川雜陳，瑣細莫辨，風自遠來，其力甚勁，俟與地上，絶殊比曉，觀日出海，體象洞見。近若彊中，東餘遊氛。浩湧無際，限以扶桑，其外尚遠，乃嘆寰宇，所周僅當天地之中，耳再尋天柱諸峯，皆培塿正垤隤乎其在地矣，記曰，祝融去地二萬丈，豈其然乎。然靈巖怪石僧寮佛宇，深者僅託澗阿林坳之間，可一覩而窮未足，言遂明日，乃下西嶺歷南臺出諸峯，至平地。廻望蒼鬱，始若不可量，復陟其嶺，入山尋方廣之道，峰廻澗折徑盡，復通高下連嶂，陰晴異壑，有溪迢迢，夾厓而出，觸石澎湃，聲自遠至中，多蒼浦水艸青被石上，兩厓喬木挺生陰若迴房日照弗入，積雪縞地間。有山茶雜生，含蕚未吐在午達昏，上下坡陁，幾二十里許，其狀如一入寺復，極幽與高山壁立，類城廓狀，有宋徽金書榜曰天下名山，懸正殿額假榻閒，房夜靜泉，溜益喧聒寺，僧云：自此入西南山，益深水益清幾不可窮矣，夫然後知衡山之遂，乃若此也。

清・朱袞等《衡嶽志》卷七　岳竹陳子昂

龍種生南岳，孤翠鬱亭亭。峯嶺上崇崒，烟雨下冥冥。夜聞鼯鼠叫，晝聒泉壑聲。春風正淡蕩，白露已清冷。哀響激金奏，密色滋玉英。歲寒霜雪苦，含彩獨青青。豈不厭凝冽，羞比春木榮。春木有榮歌，此節無凋零。始願與金石，終古保堅貞。不意伶倫子，吹之學鳳鳴。遂偶雲和師，張樂近天庭。妙曲方千變，簫韶亦九成。信蒙彫琢美，常願事仙靈。驅馳翠虬駕，伊鬱紫鸞笙。結交嬴壟女，吟弄昇天行。攜手登白日，遠遊戲赤城。低昂玄鶴舞，斷續彩雲生。永隨衆仙去，三年遊玉京。

登南岳王偁

維舟湘水上，始覩祝融峰。何人尊炎服，植此金芙蓉。下窺俯南極，仰攀接層穹，昂昂五峯尊，同立元氣中。陰時變氣候，衆壑應寡同，緑蘿石磊磊，噴壑泉濛濛。遥澗洞庭雪，五月飛凉風。伊昔禮明禋，望秩猶三公。靈湫出雲雨，有禱無不通。離明舞朱雀，星紀專化工。而我企冥漠，覽眺殊未窮。火黎記昔冢，圯剥今無蹤。營正秘真圖，孤魂竟誰從。浮雲鳥道没，白日長天空。惟應吊虞舜，一嘯蒼梧東。

祝融絶頂石羅洪先

雲路轉高寒，秋空入大觀，石從銀漢取，樹傍白榆看。忘語天休問，齋心露可餐。不因遊象外，那解出塵難。

衡岳山居寄鄧觀察張博無名粵東人

秋晚山氣佳，開簾望天宇。白雲飛尚溼，紅日低未舉。蕭蕭岩下風，颯颯松上雨。萬籟既已寂，中情無所取。千撚金炎艸，笑指青鸞舞。但覺遠紅塵，何知非紫府。我聞古曠士，吏隱惟茲土。莫言上頭居，不是南岳主。

望月臺孫應鰲

望月臺古雲霧棲，圓圖秀發祝融西。人間朗魄已落盡，此地清允猶未低。我聞佳境特凝眺，霧散雲開歛幽妙。虚明夜色蕩初晴，錯落霽華浮曉照，曉照亭亭月漸中。南山桂發映寒叢，碧流水壑陰平布，素展星河影乍空。春風微微琪艸茁，縹緲湘霊來鼓瑟。望而不見起長嘆，欲賦青峯轉愁失。浮杯几席洞庭涯，海外三山不可期。坐惜凋年憐急景，惟應明月最相知。

祝融峯宋黄庭堅

萬丈祝融插紫霄，路當窮處駕僊橋。上觀碧落星辰近，下睨紅塵世界遥。螺簇山低青靄靄，線拖水遠緑迢迢。當門老檜枝難長，絶頂寒松葉不凋。纔到秋初霜已降，每逢春盡雪方消。偎崖老衲針常把，度夏禪僧扇懶搖。龍向池邊施雨澤，鳥於窻外奏簫韶，遊人未必嘗居此，暫借禪房宿一宵。

半山亭朱景玄

中峯上翠微，牕曉早霞飛。幾引登山屐，春風踏雪歸。

寄山中肆業諸友蔡承植

結夏入孤巒，風高六月寒。報君雲路近，不必訪陳摶。

岳頂楊鶴修齡武陵人

谷静千嵓曉。雲深六月寒。清凉正國土，直作雪山看。

從衡山走衡陽舟中望岳白鼎胤銘石江夏癸卯孝廉

雨餘初夏氣，未減暮春時。放眼看山色，峰高雲更奇。

登南岳沈愷副使

獨挾僊峯跨紫鸞，飄然逸恩振雲翰。烟消紫蓋千山出，人在清虚六月寒。梵磬有時空外落，曇花飛雨静中看。塵心到此渾無着，天地高深一倚欄。

登祝融朱維京

霜落瀟湘萬木丹，長空無礙海天寬。乾坤日月雙輪轉，吴楚山河一鏡看。湘瑟似聞雲裏出，仙壇偏向月中寒。高唫鄒律能回煖，無柰陽春屬和難。

清・吕肅高等《長沙府志》卷四七《藝文・五律》 對雪杜甫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間叶，帶雨不成花。金錯囊垂罄，銀壺酒易賒。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雅。

北風杜甫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鴈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清・吕肅高等《長沙府志》卷四八《藝文・七律》 洞庭玩月韓偓

洞庭湖上清秋月，月皎湖寬萬頃霜。玉椀深沈潭底白，金杯細碎浪頭光。寒驚鳥鵲離巢噪，冷射蛟螭換窟藏。更憶瑶臺逢此夜，水晶宫殿挹瓊漿。

清・張奇勛等《衡州府志》卷二〇《記》 遊雁峰及花藥二山記王在晉，字明初，黎陽人，楚學使，歷官經畧兵部尚書。

萬曆戊申冬杪，予以較閱駐衡州，陰雨彌月，臘殘見雪天始霽，而余筆研亦已暇矣。乃與觀察甘使君蘇宇約，踰雪爲雁峰之遊。雁峰距衡州城剛半里，城南即迴雁門也。舊傳雁不度衡陽故名。迴雁今郴桂間亦有雁，但不如洞庭張樂之野。爲雁行羣集耳。峰不甚高，兩折直上嶺脊平夷，雁峰寺距其巔，立山門遥望，衡陽城如帶，萬家午爨，氣氤氳成雲，積雪初晴，露華映空，晶瑩瀲灩。峰巒環拱，蒸湘淼茫，天光下接水光，上浮大壑，中雲絮吹薄如突烟萬道。南岳崔嵬，矗起凌霄。白花點綴。如瓊樓玉案高下參差。美潔鮮妍。又似芙蓉萬朵，沁影秋波，時或寒風拂拂，凍玉霏霏。錯落梅香，襭冷依微。蝶粉粘眉，因憶回風吹散。五峰雪往往飛花落洞庭之句。眼前景似與太白相爲屬和。予不復掇，拾唐人剩吻。第念予家、東海望不可見。年來行徑支離。迴翔于雁飛不到之地。牛羊日夕胡不遄下巒土懷鄉之思。勃勃感奮，酒罷歸來，夜不成寐。纔帖枕栩栩家山不知清夢之迢遞也，會星沙李使君有問，即以是言寄之。人在天涯諒不殊此意，況耳詰朝郡迎春，入甘使君招予偕賞。衡人頗好麗劇裝賭勝，結綵鬬靡。如大江以南賽神社會睹此益感勞。人三載不信，江南有春。助雁聲而益之呶矣。又次日習儀花藥山山距城里許舊有羽客煉藥，五色禽時集牡丹樹下，名藍宏敞軒。豁物力甚巨，山門外團圓山差。少烟霞樹色，使君向子惜無吴中人收拾去，所恨毛卿墨客不能繪寫見長，恐爲山靈睡去耳，出寺天纔曙，聊旋館憩息遲午。爲石鼓之遊。

清・安佩蓮等《直隸澧州志》卷二四《藝文志五》 鯨湖秋月吴申

鯨湖澧之東，一碧湛如鏡。長空夜無雲，凉月墜纖影。清波漾金輝，老鬼濕秋頴。湖上有漁莊，幽趣愜兹景。

清・安佩蓮等《直隸澧州志》卷二五《藝文志六》 秋懷段洪古

野澗平收瘴水香，雨林恰似鄭公卿。湘雲未許寒風捲，落葉從他零露傷。夜静猿聲添客淚，朝聞鴈字引詩狂。生涯不共秋光老，濁酒丹經一釣航。

清・黄應培等《鳳凰廳志》卷之二〇《藝文二》 戀爰作別小有園詩王家賓

山色空濛氣乍凉，濕生石硯蘊幽香。竹風梧影皆清絶，浣出詩腸是冷腸。

夏木陰陰雲意稠，軒窗四達暑全收。緑陰滿地日開午，一鳥不鳴山更幽。

寒窗陣陣木樨風，金粟香濃散碧空。一任清風凋花卉，森森獨秀是榮冬。

露氣濛濛净夜氛，一團秋色已平分。凉颸吹動碧桐影，半是蟾光半是雲。

廣西壯族自治區

清・甘汝來《太平府志》卷之一 思明州

風吹蠻雨滴芭蕉，杵臼敲殘夜寂寥。習得孤燈牀榻畔，思明州裏過元霄。

毒蟲含弩滿汀沙，荒草深眠十丈蛇。遥望天邊紅似火，瘴雲飛落木棉花。

刺竹叢叢苦筍生，山禽無數不知名。元宵已似春深後，龍眠花開蛤蚧鳴。

龍州林弼

龍州入夏多風雨，山路無時一尺泥。今日開門喜晴霽，洞雲片片度前溪。

山蕉木柰野葡萄，佛指香圓人面桃。更有波羅甜似蜜，冰盤初薦尺餘高。

明・方渝等《南寧府志》 送幼海還南寧

江亭出餞欵江漘，别珓初傳晝雨垂。耳畔風雷常不定，眼前雲物轉多恣。

萬林霽色標丹實，絶壁雲文漾碧滋。嘉會天涯誠不易，后期每及荔枝時。

明・陳璉《桂林郡志》 桂嶺晴嵐

青山山氣薄日色，似霧非霧雲非雲。我疑玉煙吹不斷，化作老桂香氤氳。

仙人振衣千仞岡，對花酌酒傳瓊觴。一觴一詠聲鏗鏘，吐出字字天華香。

上廣西

客愁一點上眉端，人去樓空獨倚欄。雲掩晴嵐翻作雨，水逢暗石激成湍。金錢易化黃蝴蝶，花語雜收黑牡丹。向晚重簾休盡捲，歸來燕子□□寒。

海南省

明・戴熺等《萬曆瓊州志》卷一一　海南村老歌邢宥

海南村老非真村，家能識字里能文，讀書大意破孟論，險夷巧拙知區分，得錢只欲買書讀，不置田廬與子孫，祝融司天霜不殺，四時雨露皆和温，禾收兩熟雜粳糯，倉積橦稭多茹雲，木奴大者十數種，半花半實充林園，族屬姻婭無遠邇，歲時蠶榼通温存，水行乘舟陸乘馬，巾服雍容禮義敦，況有童僕可將命，幸無徭役相勞煩，采釣芳鮮隨意出，海中爲樂難具論，養高花下酒一樽，無事足不躡公門，心有餘寧形亦逸，海南村老真非村。

又　送海南故將軍虞集

海上風來五月秋，晚涼應上木蘭舟。金盤丹荔生南國，玉碗清氷出北州。狂客醉時花作陣，美人歌罷月如鉤。期門舊識將軍面，從獵還披翠羽裘。

又　登錦城散花樓李白

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牕夾繡户，珠箔懸瓊鉤。飛梯緑雲中，極目散我憂。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

明・馮任《成都府志》卷三一《藝文志》　上皇西巡南京李白

水緑天青不起塵，風光和暖勝三秦。萬國煙花隨玉輦，西來添作錦江春。

又　蜀中鄭谷

夜多無雨曉煙生，草色嵐光日月新。蒙頂茶畦千點露，浣花牋紙一溪春。揚雄宅在惟喬木，杜甫臺荒絶舊鄰。卻共海堂花有約，數年留滯不歸人。

又　登錦城散花樓李白

日照錦城頭，朝光散花樓。金牕夾繡户，珠箔懸瓊鉤。飛梯緑雲中，極目散我憂。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

明・馮任《成都府志》卷三二《藝文志》　夏日江濱亭小飲前人

飛檻枕溪光，歡言客偏觴。暫雲消樹影，驟雨發荷香。辛白橙壟熟，庖刀膾縷長。蘋風如有意，盈衽借浮涼。

明・馮任《成都府志》卷三三《藝文志》　遊昭覺寺范鎮

炎蒸無處避，此地忽如寒。松砌行無際，石房禪自安。鴛鴦秋沼漲，蝙蝠晚庭寬。登眺見田舍，衡茅半不完。

明・馮任《成都府志》卷三四《藝文志》　梅雨前人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疎易溼，雲霧密

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

伏日會江濱池

長空赤日真可畏，三庚遇火氣伏藏。温風渙涊鬱不開，流背汗洽思清涼。江濱祠前有流水，灌注蓄泄爲池塘。沉沉隆慶壓平岸，好樹蔭亞芙蕖香。登舟命酒賓朋集，逃暑大飲宜滿觴。絲竹聒耳非自樂，肆望觀者如堵牆。吾儕未能免俗累，近日頗困炎景長。今晨縱遊不覺暮，形爲外役暑亦忘。豈如高齋滌百慮，危坐自造道遥鄉。

次韻和季長學士正月二十八日出郊見寄之什宋祁

雅俗傳祠日，州人以二十八日祠保壽侯及唐杜丞相悰於崇真堂。年華重晏晨。初陽滄江霧，小雨破街塵。是日雨而不渫，遊人皆集。客蓋浮輕吹，齋刀儼後陳。林芳催兔目，原色換龍鱗。壤路歌聲雜，禊倡舞疊新。持杯徧酬客，惟欠眼中人。

開西園

春風寒食節，夜雨晝晴天。日氣薰花色，韶光徧錦川。臨流飛鑿落，倚樹立鞦韆。檻外遊人滿，林間飲帳鮮。衆音方雜遝，餘景更留連。座客無辭醉，芳菲又一年。

明・馮任《成都府志》卷四九《藝文志》 泛舟百花潭阻漲前人

緣江一夜動長風，曉起冥冥帶雨雄。漁父疑傾星宿海，鮫人欲採水晶宮。才需斗酒徵黄鶴，興倚樓船駕碧虹。試問少陵千載後，滄浪把釣許誰同。

中園潘紹伊

東風仍作凍，溪色暮昏昏。細雨濕江路，孤花明遠邨。馬去銜飛絮，鳧來散浪痕。漁翁何所往，空棹繫柴門。

清・王泰雲等《嘉慶成都縣志》卷四《藝文》 浄衆寺松溪詩

松因溪得名，溪吹答松聲。繚繞能穿寺，幽奇不在城。寒煙齋後散，春雨夜中平。染岸蒼苔古，翹沙白鳥明。澄分僧影瘦，光徹客心清。帶溜侵雲響，和鐘聲石鳴。淡烹新茗爽，暖泛落花輕。此景吟難盡，憑君畫入京。

清・李玉宣《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一六《詩歌》 蜀都賦晉左思

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緑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以猗猗。

又 成都府杜甫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一作從東來。遊子日一作去。日長。層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銅壺閣望月陸游

銅壺閣上看明月，身在千尋白銀闕。十年肺渴今夕平，皓然胸次堆冰雪。恨無仙掌出雲表，更取墜露和玉屑。夜闌三歎下危梯，明日人間火雲熱。

晚登子城陸游

江頭作雪雲未成，北風吹雲如有督。驅車出門何所詣，一放吾目登高城。城中繁雄十萬户，朱門甲第何崢嶸。錦機玉工不知數，深夜窮巷聞吹笙。國家自從失河北，煙塵漠漠暗兩京。胡行如鬼南至海，寸地尺天皆苦兵。老吴將軍獨護蜀，坐使井絡無櫜鞬。名都壯邑數千里，至今不聞戎馬聲。安危自古有倚仗，相持默默非敵情。棘門灞上勿兒戲，犬羊豈憚渝齊盟。

過笮橋道中龍祠小留陸游

江邊龍祠何年作，白浪花中插朱閣。朝暾漸上宿霧收，春氣已動晨霜薄。我來倚闌一恨然，蘆花滿空如柳綿。安得身爲雙白鷺，飛上灘頭卻飛去。

清・李玉宣《同治重修成都縣志》卷一一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杜甫

幕府秋風日夜清，滄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落，階面青苔老更生。況復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成都雜詠陶澍

曉雨初從石筍過，少城珠翠湧嵯峨。居民尚説開明氏，七寶樓前瑟瑟多。

白雪抽將繭上絲，青衣零落古王祠。而今祇有金容石，尚篆蠶叢起國碑。

飛鳧拍拍雨如絲，寒食東風料峭時。好向玉淪江上望，遊船多唱嫩鵝兒。

李餘《寒食》詩：水漲鞍拍嫩鵝兒。餘，成都人。

清・曹掄彬《雅安府志》卷一六《詩歌》 瑞雪行曹掄彬

人言今歲雪，必作來歲雨。此事不可知，此言傳于古。昨夜空中雪片飛，千家山郭盡銀暉。畫閣人歸香暗冷，絲橋人跡踏來稀。盡日同雲布滿天，霏霏玉屑遍江阡。著樹增梅花影燦，傍堤舞柳絮絲牽。捲起珠簾看甲第，平原高低迷石砌。清光掩映少纖塵，素矢臣心與彼契。【略】

石筍張啓秀

石筍與天參，濛濛宿霧龕。喝雲走山鬼，行雨出龍潭。日月盤根轉，風雷入

地含。漏天須底柱，永奠蜀西南。

雅安苦雨二首劉星槎常州廩生

涔涔雅雨繁，霪滯暗朝昏，秧馬衝泥跡，蝸牛上檻痕。雲濃山翠失，泉急澗聲喧。溪漲長橋圮，行人幾斷魂。鉄索橋水漲冲斷橋柱。滂滂天涯雨，兼旬無了期。

風鴛藏近渚，山鳥集深枝，積砌看成沼，疏烟散作絲。那堪留客住，滴故院蕭蕭。

風雨年來又，放春花掩映。一燈林裏幾，疑天上仙家。

百站驛遇雨曹掄彬

昨霄月離畢宿，今朝雨致滂沱，百站雲山青色，千畦麥穗絲波。那堪行役愁緒，且喜田畯懽歌。處處犂雲鋤雨，村村人醉春和。但得民安物阜，何方官道披蓑。將來宦業如何，清風兩袖嫌多。

貴州省

清・周作楫等《貴陽府志・餘編》卷一三《文徵十三》 南山觀稼

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蔬，種蒨須土埴。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蟘。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力。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即是參贊功。毋爲輕稼穡。

龍塲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聞舊侶，幾從洞口夢烟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菱荷。

陸廣曉發

初日曈曈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迴驛路，青巖缺處見人家。遍尋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城裏夕陽城外雪，相將十里異陰晴。也知造物曾向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柏府樓臺啣倒景，茅茨松竹瀉寒聲。布衾莫謾愁僵臥，積素還多達曙明。

元日新天喜晴

白日臨元歲，新雲放曉晴。城窺冰壑迥，樓射雪峯明。客鯉何時到，賓鴻昨夜驚。離心似芳草，處處逐春生。

清・周作楫等《貴陽府志・餘編》卷一五《文徵十五》 早春田園吳中蕃

氣候總部・區域氣候部・藝文

遲來親稼穡，頗識暑寒情。百物匱于後，天地無能爭。東林自欲曙，羣動乃多驚。已飯閭雙扉，緩步逐牛行。牛既羨草短，予亦快風輕。徵暄醒雪氣，泉心汩汩生。一道淨練光，去作溝隧聲。聽之遂忘疲，日與桑烟平。候至物難靜，高人亦未聞。晨疏畝畝道，夕飲犢牛還。即事賴區區，庶免終歲黯。置身在天地，苟食誠胡顏。昨者經前陂，枝頭色已殷。沈魚上新浪，青鏡飛白鷳。顧維物我懷，幽興未嘗慳。長歌散遥慮，孤雲方在山。種豆豆不治，鉏瓜瓜不成。老農欲徙此，卜視向神明。神理昔微茫，終古昧其誠。去去大道傍，不知何者傖。語低而氣綏，自命爲儒生。嘉言偶時命，兼收實與名。此事不謂無，而非我所榮。却歸理畚鍤，坐聽倉鷇鳴。日入牛未歸，隔籬問童牧。得非昨夜饑，致令今不復。亦在前山隈，或恐虎豹逐。爾豈不知求，吾何愛一犢。失牛終歲啼，失童終身獨。不應天地心，生人賤於畜。

七月十三夜與徐僧廬飲勸影臺賦得山月吳中蕃

樓月令人矜，江月令人廣。池月令人深，闇月令人爽。花月令人思，樹月令人惘。惟有山間月，能生人慨慷。而況值夏終，涼意漸已長。本石共作烟，烟來山忽往。烟非刀所使，月實烟所養。月低山復高，山反居月上。山月誰後先，今古難爲想。以身置此間，爾我不能兩。

清・周作楫等《貴陽府志・餘編》卷一六《文徵十六》 黔農歎潘馴

前日苦雨今苦旱，低田色喜高田怨。桔槔揹揹不敢休，一滴如膏忍滋漫。自從烽火生四郊，雖無禾稼亦徵苗。安得五日一風十日雨，人含其哺腹可鼓。

秋日村行潘馴

清秋氣蕭瑟，澤畔共行吟。憫恨十年事，低回此日心。溪寒晴易雨，嵐重晝長陰。漁父休相問，滄浪意已深。

郊原即事周鍾瑄

郊原颯颯薰風發，舉頭見日光四達。扶犁老農力田問，鎑婦不畏青泥滑。鎑飽何曾酒肉俱，豆羹麥飯園中蔬。科頭對食其一飽，鼓腹何必知黃虞。沿溪行望逼山麓，四面鳥聲催布穀。雨餘洗出衆山青，風過平鋪千頃緑。

尋春登樓覆山最高處唐璥

尋春偶及山溪隈，草木徧地辭枯荄。梅花將謝李花發，寒風忽變和風摧。畫圖振衣更陟峯絶頂，決眥自有雲成堆。須臾上界放皎日，炤耀大地無纖埃。已覺身離滿幅展萬丈，葡萄盈甕傾千杯。吹笙鼓簧鳥唱和，鞭鸞笞鳳仙追陪。

帝座近，便慮眼見神山開。此生行止如寄耳，半世紛擾胡爲哉。徐邈中聖未失計，靈運着屐非常才。我今頭白當轉黑，刀圭不乞人相哀。

清・周作楫等《貴陽府志・餘編》卷一七《文徵十七》　曉讀書齋洪亮吉

天無一日晴，地覺四時暖。持此養丹心，滃然春氣滿。

水月寺小坐國梁

出郭散春日，曠然洗愁心。灘風兼樹響，巖翠窗庭陰。飛絮鳥邊度，落花簾外深。靜觀妙無喻，清磬下高岑。水月招提境，虹橋芳杜洲。此間蘊真意，象外得天游。佛火熏花馥，慈雲護洞幽。巖陰方釀雨，歸路聽鳴鳩。

清・周作楫等《貴陽府志・餘編》卷一八《文徵十八》　黔中謠送姜犀亭之楚雄李天英

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我歌黔中謠，送君度板橋。板橋西指威州路，紅葉如花滿村樹。回頭一望金馬關，暮雲寒雨知何處。

署園即事喬用遷

黔中無平壤，到處皆萃崖。奇特雲霄矗，秀氣時凝結。文筆與筆架，記載難備述。開軒恣遥矚，歷歷容拄笏。茲何卷石聚，肖形一角割。罕覯在目前，用意非突兀。緊維吏事紛，悉皆成不律。率爾官書治，毫釐千里失。勿徒矜五色，遂謂能事畢。憶昨官冀州，惟苦居無竹。今茲來南天，森然隨處足。雜沓人徑裏，瓦礫時迫促。旦旦戒勿伐，始覺生意簇。解籜不移時，倏已青霄矗。伊余胷無成，所愛有專屬。非以供嘯詠，非爲卻暑酷。心虚是我師，勁直勵衷曲。萬竈人烟集，市聲日喧闐。有時微雨至，聲幾爲所壅。穉子勸移蕉，蕭蕭響使送。位置語園丁，擇地窻前種。勿以翠旗罩，搖曳矜耀衆。勿輕爲鹿覆，貽笑夢中夢。緑天甘澤霈，屐響聽隔巷。俯視點滴餘，已滿蒼苔空。園中有叢菊，棄置榛莽裏。枝幹自枒杈，荒徑任邐迤。小雨新晴後，盎盆急料理。培之以沃土，灌溉自茲始。憑欄時一笑，謂彼隱君子。士當未遇時，養望柴桑里。欣欣日向榮，豈以不材委。草野登廊廟，樹立原在已。及茲未花辰，風露滋其美。高會近重陽，有人正徙倚。

長至補和鹿崖前輩靈山禱雨詩羅繞典

黔南古漏天，蛙黽生坡陀。一旱民輒病，土瘠秋無和。今年六月中，赤日橫空摩。望雨竟不雨，倒瀉枯銀河。同舟濟無策，蒿目愁烟苕。禋屹黔靈山，絶頂天風和。罪罟自天降，神或憐其苛。藺足往拜倒，崖嵎香花蘿。爲告蟻蠢臣，禄米空消磨。官曠民無罪，民困官莫何。萬一恕官愚，尚許蘇民痾。靈旗破空捲，墨雲堆嵗峩。一雨萬山緑，生機廻剎那。山靈力廣大，鬼物供揭呵。此事付一瞥，雪爪飛鴻拖。悠悠秋復冬，過耳望滂沱。今晨讀公詩，巨手防頹波。諄諄軫彫敝，吉人辭豈多。脂膏太倉粟，汗血中田蓑。豁若醍醐傾，直灌佛頂螺。公言我維則，我斧公其柯。願補北里曲，一續南薰歌。重登喜雨亭，起舞同婆娑。

賀藕耕中丞將以元旦禱雪，龍祠同用東坡禱雨，張龍公得雪飲聚星堂詩韻

壬寅除夕吴振棫

十月黔山微脱葉，龍公先試頭番雪。冬深氣暖放老晴，蠻霧昏嵐掃俱絶。山耕確確龜圻深，圃汲勞勞鹿盧折。驟聞雨急土膏融，喜抵雪深牛跡滅。中丞望歲尚精禱，戊夜琅然閣鈴掣。但願麥葬酹陳茨，肯戀屠蘇迷醉纈。會看喜氣入新桃，萬户千門糝瓊屑。何須古潭問蜕骨，呼吸感通直一瞥。百穀時熟民樂康，歲朝吉語人争説。亟爲傳告山中人，好趁場期買犁鐵。

中行

清・常恩等《安順府志》卷五三《藝文・詩上》　盤江驛阻雨寄門人汪維徐

天連益部長多雨，路出盤江況毒淫。春早蟄龍蒸赤水，夜深山鬼嘯青林。已憐道遠妻孥累，更恐年衰瘴癘侵。吹笛袁生應好在，懷予堪和武溪吟。

甘肅省

清・張彦篤《洮州廳志》卷一五《藝文》　叠山横雪

積雪盈邊徼，遥巒限叠州。寒光晴射日，老氣遠横秋。東去江含白，西傾嶺帶浮。化工開粉本，羅列逼瓊棲。

雪横疊山

叠山南望白無邊，雪積遥峯遠接天。儘可爲霖能濟旱，春風吹化是何年。

洮州四時詞

春風寒戀硯水凍，毳幕日高抱清夢。草木涵元不吐芽，修士階頭擁書誦。

轆轤轉井汲冰泉，啞咽烏鴉繞屋煙。岸柳含晴將綻録，雪花猶自舞觴前。夏日柔和生氣發，紛紛耒耜隨羅襪。杏顋桃腮滿閨門，麥啄舒青晃石髮。羊裘初卸犍犏肥，的礫螢光點露衣。百穀揚花新釀熟，小歌盈道上田歸。秋氣清浮萬峯緣，立履車轔鏘索促。原上黄雲繞架飛，隙蟲牛鐸音相續。軋軋碓聲城鼓嘈，清

絶鶴唳霜天遥。辛苦漸休官税畢，餘贏有貸製新袍。冬天四望瀰漫白，攜榼竭來慰別隔。酡顔紅透獸炭温，萬斛洮珠漱石脈。繅車綫柱績春寒，雙髻兒童門踘丸。擊鼓送牛祈歲稔，簪花齊出迓農官。

明・邦彦《肅州新志・地理》 塞上曲李開先

虎旅紛紛列虎牙，龍廷漠漠走龍沙。未交八月先飛雪，已盡三春不見花。

肅州八景明戴弁

南山積雪

酒泉城外碧雲端，萬叠笑容雪未乾。素影欲迷銀漢迴，晴光不逐暖風殘。氣吞沙漠千山遠，勢壓番戎六月寒。公館日長清似水，幾回吟望倚欄干。

北陌平沙

北上高樓接大荒，塞原如掌思茫茫。朔風怒捲黄如霧，夜月輕籠淡似霜。弱水西流青海遠，將臺南去黑山長。遠人遥指斜陽外，蔓草含烟古戰場。

金塔凌虚

不省何年締構功，一峯突兀白雲中。高臨北極天光迥，低壓南山地勢雄。風送鈴聲來碧落，雨收虹影入晴空。何當平地丹梯上，盡日徘徊興莫窮。

玉關來遠

聖代文明遍九垓，河山設險玉門開。月明虜使間雞度，雪霽番王貢馬來。泛泛仙槎浮瀚海，翩翩驛騎上金臺。幸逢四海爲家日，獨坐藩垣愧乏才。

戍樓曉角

碧天如水滿城霜，五更初收戍角長。入塞數聲胡北遁，殘星幾點雁南翔。梅花葉落開關蚤，楊柳風清指曙凉。客枕獨憐驚夜夢，五雲深處侍君王。

僧寺晚鐘

何處鐘聲動酒泉，上方臺殿月娟娟。靈簷霜滿僧吟梵，孤館燈殘客未眠。寥亮已傳青塞外，飄飄還過白雲邊。幾回聽罷生鄉思，洛下柴扉掩暮烟。

嘉峪晴煙

烟籠嘉峪碧岧嶢，影拂崑崙萬里遥。暖氣常浮春不老，寒光欲散雪初消。雨收遠岫和雲濕，風度疎林帶霧飄。最是晚來閑望處，夕陽天外鎖山腰。

清河夜月

一水西來天際流，冷涵桂魄夜悠悠。山河有影魚龍曉，風露無聲鴻雁秋。楊柳灘頭漁下釣，芙蓉花外客登樓。一時假我仙槎便，直上銀河看斗牛。

青海省

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三五《藝文志・賦》 昆侖山賦明黄諫

其陰則堅冰厚凝，鏡見人形，風氣凛冽，寒不可勝。其陽則瀑布飛流，聲震雷霆，群猿下飲，接臂流肱。

西平賦明李素御史

雪山望望若銀屏，風洞殷殷如春雷，森若列戟，布若張帷。【略】其水則冷泉汩汩，暖泉溶溶，湟水奔湟，宗水朝宗，瀦而爲海，會而爲潨，爲沼爲沚，爲漢，爲洚，發源有本，匯澤無窮。生我百谷，慰我三農。石横截兮，瞽堡恃之爲峻；水穴出兮，溝渠以之流通。奚命溪翁，沂流指壑，嘖雪轟雷，可警可愕。有萬籟之幽，無孤舟之泊。莫疆場兮利國家，爲湯池兮壯城郭。或鯤鯨兮變幻，或珠玉兮錯落，冰堅丈許兮秋（疑）〔凝〕，潦漲百川兮冬涸。三伏無暑兮人間廣寒，四顧清凉兮邊無塵漠。

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之四〇《藝文・詩》 入塞曲五首并序

戊子秋，余治兵湟中，以保蕃創（夷）〔虜〕，（夷）〔虜〕既遁，當事謂起釁罷余。余言虜必憑陵，我實啓之。爲賦入塞曲以見意。

雪嶺黄河不解春，征裘猶帶舊風塵。誰知戈戟年來事，贏得綸竿塞下身。

二月邊頭不見花，匆匆歸騎擁清笳。不知定遠成何事？才到秦關即是家。

長風吹動大刀頭，明月黄雲滿戍樓。試看請纓關塞客，太平原不重封侯。

又 塞下曲石櫃兵備按察使

春色龍蒞四望青，遠山壓雪玉爲屏。東風幾度千崖静，絶島羌聲咏治平。

風軟芳郊淑媚天，杏紅飛雨雜青烟。枝頭款款啼春鳥，似與征夫奏凱還。

又 塞上雜咏

山際炎雲似夏，林端驟雨俄秋。居者惟氈與褐，羈人乍葛復裘。

蕃寺椎牛佞佛，羌人屠馬祭天。五月陰峰尚雪，三春荒戍空烟。

（元）〔玄〕兔城南月出，黄羊川底草肥。别壘狼烽忽舉，遠山獵騎初歸。

又 湟中仲春大風楊文乾，東昌太守

小齋獨坐意凉凉，何事春風怒欲狂。傍卷青蛉雲亂舞，上凌碧落日無光。想應虎嘯山林震，可但龍吟海勢忙。讀罷漢高雄句后，壯懷直欲比中郎。

又　早春風前獨酌有作二首楊汝梧西寧太守

月令致新春，惟秦爲最早。款睇河以西，白首天山老。亦在嬴提封，胡爲獨枯槁？　湟中昔趙侯，遺澤遍行潦。以此溉田禾，余波委荒草。春意無可尋，隴頭向誰好。颯颸風東來，塵沙忽狂掃。即有探春花，搖落肯相保。攤書擁濁醪，且復自傾倒。

生意天所同，地力有遲早。三秦古雄區，或謂坤維老。東南居下窪，吹噓振科槁。若乃黃河流，水堅結寒潦。野火燒荒原，千里無寸草。豈不愛花妍，但矜顏色好。繁紅落空階，彼薾何人掃？　華滋有專功，麥莊乃長保。雪消春水來，星源瀉如倒。

又　湟中牛疫頗甚早春大雪其患當止喜叠大風獨酌原韻

冬來苦無雪，農事及春早。牛病遍四鄉，況復半羸老。舐犢何嗚哀，死者相藉藁。良由結塞多，終鮮降水潦。五山忽翻飛，原田壓茭草。子母乘坤靈，濕濕雙耳好。豈獨凡卉蘇，浸氛爲驅掃。我車維我牛，其疾爰可保。把盞謝飛瓊，一杯爲卿倒。

又　庭前玫瑰試蕊感賦長歌一首

昨日起風今日陰，釀花釀雨殊沈沈。一春九十日過半，芳信杳然愁不禁。紅稀緑斷雪猶白，偶然一聲聞鳥音。朝來巡檐看庭樹，蓓蕾顆顆萌芽侵。呼童澆水助滋長，向榮獨此分天心。我思家鄉百卉發，兩湖堤柳拖黃金。其余桃李好顏色，出墻入院雙鳴禽。珠簾畫舫蕩游女，旗亭寺壁題佳吟。我亦當年酒人是，醉中衫袖常灑淋。如何夢斷山水趣，一官猿鶴遭撈擒。揭來邊塞劇戎馬，祁連古翠空扑襟。落花時節花始放，梨杏而外都蕭森。豈無草木橘成枳，如人不言寒且瘖。今來湟中復如此，雙柑斗酒何從斟？　馬蹄蹀躞正驕怒，空群西去方駸駸。踏泥渡水逐諸賊，血染征袍各淺深。露布入關獻奇捷，放牛牧馬歸桃林。我當乞取故園暇，六橋三竺恣游尋。風前羯鼓譜新調，花下坐茵眠作衾。狂歌倒著白接䍦，兒童拍手花滿簪。

又　樂都山村

巨石斜橫碧水涯，石邊松下有人家。春風不早來空谷，四月深山見杏花。

又　步觀察松門楊公登川口雲林閣看梨花原韻徐志丙碾伯令

河水洋洋逝不休，尋芳何必在芳洲。東風一夜無人見，春滿梨花枝上頭。

清・劉承偉等《西寧府續志》卷一〇《志餘》　青海賦以環海周圍七百余里爲韵

張林焱　皋蘭翰林

水積千尋，波熬億載，觀者未及窮其奇，而若曠覽乎滄瀛，遠游乎寰海。其西則紫山霧繞，赤水烟浮；其南則鹽池出素，鐵嶺横秋；其東則灘成牛井，川涌鹽劉；其北則有水皆黑，無沙不流。

又　問渡而須冰合，未秋而已雪飛。

又　暮春之初過拉計山五絶李煥章

翡翠鋪高山，乍涌一峰雪。策馬瓊瑶間，人境兩清絶。　山北寒凝冰，山南暖化雪。崎嶇下山阿，回頭嘆陡絶。

清・朱亨行等《鹽茶廳志備遺・藝文》　龍崗夕照

海國陰多怯晚涼，東林偏喜得餘光。雲容霞彩嘗千叠，川媚山輝自一方。

西山積雪

漫漫朔雪作春陰，肅肅寒威逼錦衾。莫訝東風鎖不盡，都緣積翠力能任。

牛羊路杳千峯合，星月光聯一杵深。坐捲書幃看未足，擬從高閣醉披襟。

雜録

河北省

明・張才《保定郡志》卷一二　龍跡山在郡城西北九十里，屬易州，石上有仙人，龍跡内有深谷，四時出風，雖盛暑而寒氣襲人。

又　洪崖山在郡治西北一百里，屬易州，山勢高峻壁立，萬仞氷雪不消，四圍空谷懸崖可觀可羨，誠羽流遊宴之所，古老相傳，昔張果老煉丹於此，丹竈石床古蹟尚存，故八景有洪崖積雪云。

清・游智開《樂亭縣志》卷一　疆域

百里稠居實已林林，但沙地多風霾，窪地多淫浸，是在保障者加之意焉。

山西省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四《雜誌》 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過中條，西不過席張鋪，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不水，蓋大滷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風，雖不及鹽南之厲，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緣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葱。其來素矣。

宋・莊綽《鷄肋編》卷下 陶隱居注《本艸》云：大寒凝海而酒不冰，明其性熱，獨冠羣物。余官原州時，官庫慶錦堂酒取數絶少，醇旨最於一路，而怪其成冰。及見司馬温公《苦寒行》，云：并州從來號慘烈，今日乃信非虚名。誰言醇醪能獨立，壺腹迸裂無由傾。則塞上之寒，隱居生於東南，蓋未之見耳。

内蒙古自治區

清・徐世昌《東三省政略》卷一一《氣候》 額爾古訥河口在京師偏東五度，有奇北緯五十三度三十分有奇，南距熱帶四十度有奇，加以興安嶺横亘南北，深山幽谷，不啻雪窖冰天，寒度較京師實增數倍，至三月間猶冰雪堅凝，且多烈風，居此者，仍著皮衣。四月草始萌芽，間復降雪，去年四月初旬，忽降大雪，厚至三四尺，各蒙旗牲畜多爲凍斃，五月間始如京師暮春天氣，至六月則驟然溽暑，當午炎熱與京師無異，蚊蝱蚋，人畜苦之，惟朝暮則凉如深秋，一日之間氣候不齊，故邊地居民雖三伏亦備綿衣。山陰之地掘至五尺餘即凍，陰嶺冰雪有經年不化者。七月則凉風襲人，漸見早霜。八月則草木黄落，甚至降雪。九月即見大雪，水結薄冰。十月河冰已堅，暢行無阻，自是以往，雖晴日往往霏雪，窗冰凝結，終日不消，室内須置大火爐，滿貯柴炭，方可禦寒，出則寒風割面，鬚眉皆冰。行路者身衣重裘，且有皮帽手套皮襪等物，仍難恃以無恐。去年二月有朱某者隨設治委員前往吉拉林，途次受凍，將脚指爛斷，聞去冬兵復有將指凍損者，墮指裂膚之苦，古人言之，今日見之矣。夏至晝極長，日出寅初三刻十三分五十四秒，日入戌正初刻一分六秒，晝長六十四刻二分十二秒，夜長三十一刻十二分四十八秒，夜長六十四刻二分十二秒，昔人有云：漠北之野，夏至前後日入煮羊筋，未熟即天曙。唐書載薛延陀地夜不甚暗猶可博奕，今六月間調查沿邊之時，雖子夜無燈，尚能辨字，足證前言非妄，但初曉時則滿河烟霧，相距丈餘即不能覩物，日出後始烟消霧散，天晴則然，天陰則否。

謹按：沿邊氣候雖寒，然自四月至七月則草木暢茂，發育甚速，俄人耕種二麥皆可收穫，於農事固無妨也。

遼寧省

清・楊鐘、施鴻《遼陽州志》 舊志

其地沙磧肥磽不齊，早寒，七月隕霜，清明前後種麥、黍、高粱，風氣凜洌，草木開發較遲，而結實頗繁。

清・哈達清格《塔子溝紀略》 氣候

邊地風高，寒多暑少。立夏以後，猶有凍冰之日。白露以前，即係霜降之時。月當鐘夏而遇烈日，便可脱裘易葛。節届初秋，而值陰雨，必須去葛易裘。諺云：皮襖直接單紗，信非妄語。此當年之事，近來較之京師，冷熱不甚縣殊，雨雪亦無偏勝。夏葛、冬裘、春單、秋絮，四時不爽。唯九月内，草木較内地先萎耳。

吉林省

清・吴禄貞《延吉邊務報告》第三章《延吉廳之地理》 延吉境内山脈略考

長白之名實始於金代，國語稱果勒敏珊延阿林。果勒敏者，長也。珊延者，白也。阿林者，山也。俗亦稱爲白頭山，蓋以山頂四時積雪，故名長白山。拔海一萬尺乃至一萬二千尺，山頂五峯並峙，中央有湖，周圍約三十餘里，稱爲天池，亦稱闕門潭。山頂爲輕石石炭岩，樹木不生，山腹全係土質，森林密茂不見天日，然傾斜平緩登降不難，俗稱白山派子。惟每年八月至翌年四月爲大雪封山之期，行人絶迹。

黑龍江省

清・西清《黑龍江外記》卷一　四時之氣多風，四月猶霏雪霰，夏日偶曀，或南風作必雨，不雨則江漲，蓋興安嶺一帶陰山中雪不常，或冰澌融入谿澗所致。惟雷至四月始聞，伏天多雨雹，大者如碗，七月已霜，八月則無不雪，所謂高處不勝寒，可以驗天時矣。

境內呼蘭獨暖，黑龍江呼倫貝爾至寒，齊齊哈爾昔亦有凍墮耳鼻事，今殊不然，豈中土人聚，地氣亦稍遷歟！　然連雨服綿衣，夜不輟衾，盛署間燒炕，冬日唾抵地輒如凌節節斷，廄馬冰塞鼻如毬，鷄犬不進炕多凍死，不過較暖於黑龍江呼倫貝爾而已。

又　欲冰前數日，先有薄冰，片片順流而下，曰冰牌。黑龍江復有所謂老羌牌者，自俄羅斯淌來，往往有人畜行跡見於上，冰既壯，嫩江厚等身，黑龍江過之，以此驗其地尤寒，所謂積陰之處，冰厚六尺，晁錯論不誣。

清・林傳甲《黑龍江鄉土志》卷一　第二課氣候

黑龍江爲廿二省之一，在大清國東北境，春日不暖，四月草始綠，八月見霜，九月積雪，冬令冰堅如鐵。

又　第三課洪水

五千年前，天降洪水，平地如大海，漸落漸低，逐成江河黑龍江，匯合衆流爲塞外巨川。

清・方式濟《龍沙紀略》卷一《時令》　四時皆寒，五月始脫裘，六月晝熱十數日，與京師略同。夜仍不能卻重衾，七月則衣棉矣。立冬後朔氣砭肌骨，立户外呼吸頃鬚眉俱冰，出必勤以掌温耳鼻，少懈則鼻準死，耳輪作裂竹聲，痛如割。土人曰：近頗稍煖，十年前，七月江即冰，不復知有暑也。默爾根山城寒益烈，臥炕必爲通夜之火，更設大爐然薪於側，焰甫盡則寒氣入室，臥者驚而起矣，數益薪，始及旦。春夏多風，四月下旬草始芽，閒亦早茁，而漠風乍寒輒復槁，牧馬届五月乃能飽齧也。雪有遲早，卜魁常在八九月，艾渾八月，默爾根七月，雪不必雲也。晴日亦飛霰，或皎月無翳，晨起而節逕已封，旭光杲杲，雪未已也。雪化，簷無垂澌，偶懸三五寸，群以兹下豐歲。積雪在地，氣煖則潛消，而無流溢，視所積日益耗，而其墳然向日者，仍堅凝如故也。冬月，窗壁掛冰皆滿，疏懵閑如飾晶玉。午後窗暝不能作字，火炙之與紙俱落，春暖乃自消。蓋鑄竈噓氣所積也，空室則否。秋分之後，微霜已降，著花滅色，名爲甜霜。更十餘日，一霜而百卉皆盡，如出湯釜，是名苦霜。九月，地皮裂，望後月上時與中土異，日落月隨上也。甘二三，如中土十八九時。南風則雨，不雨亦陰晦，北風晴。

清・顏公權《牡丹江風土誌》卷一　氣候春初極寒，三春晝夜風霧彌天，每至立秋後有白鴈下池不能飛起，不數日即下濃霜，草木鹹枯，八月大雪，九月河凍，十月嚴寒，地層龜裂，行旅不慎則陷輪蹄，至翌年春末凍始解，至康熙雍正時，乃轉變，據《滿洲通誌》云：於光緒二十一年有俄人素耶亞金報告，雲一十一月下句列氏表〇度以上，冬至降至〇下十度，至十二月嚴寒，實測結業。在（下三十度）日出日入，康熙時南懷仁測定冬至日出辰初二刻十二分，日入申正一刻〇三分，立春日出辰初〇八分，日入戌初二刻十二分，今據昭和十年開拓團調查統計，五月三十日最終之降雪，八月三十日最早之初霜，氣温攝氏十二度，九月五度，十月二度七，十一月零下十五度。春季三四五月風烈，八月風穩，最熱七月二三度九，最寒一月零二〇度四分，較前氣候大暖。又因牡丹江爲盆地，與哈爾濱均稱無風地帶。

清・方拱乾《寧古塔志》卷一《天時》　北斗在北，較中華微高，月出較早，四時皆如冬，七月露，露冷而白如米汁，流露之數日即霜，霜則百卉皆萎，八月雪其常也。一雪地即凍，至來年三月方釋，五六月如中華二三月，亦復有欲裸裎時日尻則須入户矣，居三年惟雨日奇寒，己亥十月初七庚子十二月十七久住者，亦詫爲未嘗有余，不過如長安極凜冽時耳，春多風，風烈下餘日不出户，入夏多雹，雹下則黍苗殞。

浙江省

清・史致馴《定海廳志》卷一五《風俗》　揆日辨方，定海在海之東，偏天時地氣較郡城差蚤。康熙志。入夏常涼，雖當三伏，無燥金焦石之暑。入冬常温，故飛雪不積，薄冰旋解。康熙志。

又　花信風起春寒多有之，四月黄霉之候，地雖蒸濕，不似南土之久。康熙志。

清・趙裔昌《蒙城縣志》卷一　淮土多平陸，厥流漸衍，涯涘鮮隄防，原濕無

（講）〔溝〕會，畜洩如遂，人治地法，雨三日則沛澤，極目洿窪，泥淖不可耕耘，稍亢暘又爲焦土，多歉而少稔，地勢然也。

福建省

清・郝玉麟等《福建通志》卷九《風俗》 風俗之殊厥與政通，陰陽寒暑之所布，藥山川燥濕之所融，結五土異宜。此繫於天者也。上導之則爲風，下被之則爲俗，此從乎人者也。閩地燠多寒少。氣候中和，上而建劒之溪湍，下而泉莆之潮漲蒸爲風氣。

清・楊廷璋等《福建續志》卷九〇《雜記二》 蔡密學知福州日，令諸邑道傍皆植松，自大義渡夾道達於泉漳，人稱頌之，云夾道松，夾道松。問誰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萬古搖清風。《三山志》。

清・徐景熹等《福州府志》卷二四《風俗》 氣候

《三山志》：燠不爲瘴，寒不至沍。《閩書》：氣候恒燠。唐高適送鄭侍御謫閩中詩：南天瘴癘和。韓偓詩：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却聞雷。元薩都剌詩：三山一夜雨，四月滿城秋。明黃景昉詩：莫愁良夜杵聲稀，海國秋深尚葛衣。謝在杭：閩中無雪，然閒十餘年亦一有之。憶萬曆乙酉二月初旬，雪花零落如絮，逾數刻，地下幾六七寸，故老云數十年未之有也。按，閩地素和燠，草木四時不凋，桃李冬花接孟春如一序，蟄蟲遇晴暄率蠢蠢然動，古所謂炎方也。然今至朔風凜冽，霜威裂膚，重裘擁爐，猶齒齕手戰作苦寒色，短褐不完，之子有至僵絶者。邇來無歲無雪，但不積耳。而旗鼓一峯凝寒不化，遥望若玉山，然或仲夏霪雨積旬，人皆負纊，豈地氣之遷移使然耶。

各縣

《古田志》：重岡複嶺，嵐陰至午乃霽，田歲一薅。

江西省

清・賴勛等《定南廳志》卷七《藝文上》 乃知安遠者，萬頃山岡一線田而已矣。改四方未旱，獨受旱災，山高逕狹，炎氣如爐，苗嘗蒸壞，驟雨即成水患，名曰倒嶺，沃土尺寸隨波逐流，夫田少土磽。

清・盧崧等《吉安府志》卷一《山川志・龍泉山》 西龍山在縣西二十里，山頂背石有風穴。昔有異僧，暑中至民間求飲，弗與，僧拂衣去，以杖觸石，罅風大作，俗呼西龍風霜，夜怒號尤甚，陰雨則息。有樵者以土石塞其穴，風自山下潭中出。

清・許應鑅《撫州府志》卷七《地理・津梁》 始自元冬訖於朱夏，我歌且謠或聞而詫，當其律轉元陰，刑凝白埜，凋風喈虐，寒霜没踝，公徒倦乎，斧柯没人窮乎，禓裸乃至，梅凍初澌，桃漲方寫，積潦横流，奔泉直瀉，見衝霖之駭岸，驟驚風之震瓦，徒扼腕於波濤，諒難加乎枻棹，惟大夫之格，天和陰陽而集嘏釐，集沙而不揚水，歸墟而就下，氷雪屯乎帝車，風雨調乎國社，去春潦與夏霖，符會昌於璧馬，稽唐宋之舊編，積錙銖於商賈。

清・李滢《增定廬山志》卷一四《藝文》 若用兩壯士挾山轎則可代步，然屢涉溪流，春夏漲溢亦未易進也。今日予皆徒行，幸天氣晴和，歸路方有微雨，回至山月軒，道士喬大和猶未飯，且言嘗有雪，覆谷中，不知也。去觀五里至荆林寺，是爲山北江州境，大風，人不能立。晡時至侯溪市，入圓通崇勝禪院，古有侯氏，故以名溪，長老不在，首座祖勝，潼州人，可與語，同過旻古佛塔謁西堂修誼故人，惟納之兄也。東塔廣福院相去二里寒甚，不可往，步至磨院，風益甚，或云寺前山中有風穴，故多風。

又 東西二林歷歷在眼，而江州屋壁已可辨，有九十九峰櫛比，磬折如城垛，然王韶觀文葬其下，此登眺最佳處也。稍前至佛手巖，雪花滿樹，菴門尚閉，乃知昨日大雪，今日驟霽，望南山雪氣猶未散，賦小詩云：十月頑陰不見山，山中一夜雪封菴。伊予的有尋仙分，日照北山雲在南。聞每歲自九月便有雪，至三四月乃稍去，巖石空洞不止容百人，下有泉水道徹云巖上，立峰如指，故號佛手。

清・李成謀等《石鐘山志》卷五《遊覽》 夏寅字時正，《通志》載字正夫。華亭人，江西提學，序云：予至湖口，訪所謂石鐘山者，頗得其情狀，時冬暮水枯，去舊痕二三尺許，石皆巉峭空洞，漁人往來深入其中，仰視如高屋，下崖差小舟過中流，則響應如人抵掌聲咳於靈谷淵坑者。春夏水生風波相激，則長鳴如鼓鐘不絶也。酈元謂下有深潭者，亦無李渤謬妄，宜蘇陋之。而子瞻景鐘無射之説，予亦不能明其何見也。

又 奏在案：今率同按察司祁國祥，饒九道、龔嵘，於本月初二日抵湖口縣，周閱地形湖邑，背山面江，左右有兩鐘山，巉巖夾峙，直插江中，此地設關，則

商船勢必停泊候驗。而泊船處所止有虹橋一港，逼在鐘山腳下，夏秋水漲，僅容小船一二百隻，及冬春水涸，不得不沿江灣泊，一遇江風陡作，不無撞岸觸石之虞，此商船候驗停泊之險也。且水涸之時，湖廣與江南上下之船到關報稅，不能直捷徑行，必由梅家洲觜轉行十有餘里，來若風順則去必風逆，上下挽駕艱難萬狀。及至水漲，則湖水江流交匯於虹橋港口之前，兩水衝激洶湧異常，少有微風即蹈不測，此又商船出入港口之險也。

清・邵子彝《建昌府志》卷二《建置志・陂塘》　旰據江省上游，夾山谷而下，水勢易漲易涸。春多潦而夏多旱，相其流泉是亦民事之不可緩也。昔唐游茂洪宰南豐作奠水法，迄今頌之弗衰，然則盡力溝洫，以備旱潦，其有裨於民事詎淺鮮哉。

清・毛德琦《廬山志》卷三　於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花，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絶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清・毛德琦《廬山志》卷四　三將軍洞之東，爲觀音巖。〔桑疏〕觀音巖在耶舍塔南，巖有風火，常有大風自穴出，敗民田禾。或冶鐵爲觀音像以鎮之，相傳動像則其風大作。云又一風洞在耶舍塔西土名胡韜嶺，下有僧室，其洞在崖上側出，投之以石，俱吐弗納，每西風起，先數日洞中如雷聲，及風發木拔禾偃，洞旁無一草一礫，真風穴也。

清・毛德琦《廬山志》卷一四《藝文》　王韶觀文葬其下，此登眺最佳處也。稍前至佛手巖，雪花滿樹，菴門尚閉，乃知昨日大雪，今日驟霽，望南山雪氣猶未散，賦小詩云：十月頑陰不見山，山中一夜雪封菴。伊予的有尋仙分，日照北山雲在南。聞每歲自九月便有雪，至三四月乃稍去。

湖南省

明・胡漢等《郴州志》卷六　郴縣

摺嶺在縣北三十里，即黄岑籠也，兩峯對峙，又名臘嶺，路盤陟而上，山南北晴、霽、雨、雪，氣候頗殊。嘉靖丙申，知縣胡勃鑿山通道。漏天山在縣北九十里，萬山環聚，以多雨少晴而名。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一三《地理十三・山川一》　善化縣湘江中有四洲，曰橘洲、曰直洲、曰誓洲、曰泉洲。夏月水泛，惟此不没。上多美橘，故名。《方輿勝覽》。洲在長沙西南江中，時有大水，洲渚皆没，此洲獨存。《寰宇記》。洲在湘江中南北與州城等。老杜詩所謂，橘洲田土仍膏腴者也。《南遷録》。諺云：昭潭無底橘洲浮。《明統志》唐釋齊己游橘洲詩：春日上芳洲，經春蘭杜幽。此時尋橘岸，昨日在城樓。鷺立青楓杪，沙沈白浪頭。漁家好生計，篘底繫扁舟。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一四《地理十四・山川二》　甯鄉縣

嵇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一名嵇崗山，周迴八九十里，壁立千仞。可望數百里外，上有田數畝。又有仰天湖，大旱不涸。相傳唐嵇真人修鍊於此。《一統志》，明趙貞吉嵇崗山詩：横笛數聲飛太清，杖頭到處即青冥。三山海上無人住，誰會門前倒淨瓶。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一八《地理十八・山川六》　祁陽縣

望岡池在縣北六十里，可半畝許。《一統志》池多芰荷，清泉常溢，亢旱不竭。《舊志》

又　溢泉在縣東北七十里，冬温可浴。《一統志》

寒泉在縣西南，《一統志》唐元結寒泉銘并序：湘江西峯平陽江口，泉出於石穴峯，上有老木壽藤垂蔭泉上，近泉堪戚，維大舟惜其蒙蔽不可得見，踟躕行循其水本無名稱也。爲其當暑大寒，故命曰：寒泉，銘曰：於戲，寒泉瀛瀛江渚堪救，渴，暍人不之知，時當大暑，江流若湯能清心，腸誰謂仁，惠不在兹水，舟楫尚存，爲利未已。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一九《地理十九・山川七》　道州

坦溪在州北宜陽鄉。灌田數十頃。大旱水反溢。大滂水更清。舊志

又　江華縣

冬冷山，在縣南百二十里，接廣西賀縣界，高聳陰寒，故名。《一統志》

又　暖谷在縣南五里。《一統志》谷在寒亭旁，盛寒入谷，其氣温然。《方輿勝覽》。宋蔣之奇暖谷銘并序，永泰中元次山爲道州，刺史嘗巡行江華登縣南之亭，愛其水石之勝，當暑而寒，遂命之曰寒亭，而爲之記刻石在焉，治半四年十月余陪公儀至其上，見旁有暖谷者方盛寒入之，而氣温如挾纊熾炭不若也，余甚愛之，問其所以名之者，縣宰吾族叔祖是可銘也，乃爲銘曰惟時有寒，寒不在夏，夏而寒者，兹亭之下惟氣有暖，暖不在冬，冬而暖者，兹谷之中物理之常不以爲異，惟其反之是以爲貴，兹亭並谷寒暑相配，寒暑千秋，陰陽反異，名自天得待人而彰，我勒此銘萬古不忘。蔣謀暖谷詩邑南山水秀且清，天地壞冶陶精靈有唐刺史，昔行縣訪得洞穴名寒亭，屈指於今幾百載，磨崖字字何縱横相隨，棧道倚空險，來者無不毛髮驚我，來三載迷簿牘有時一到瀉，餘情娱賓烹茶遽回，首孰知亭，側藏巖扃，成紀同僚，到

官始居，然心匠多經營，乃知物理會有數緊，天通寒因人成鳩，工奄榮忽累日曠然疏達開光明，初疑二帝鑿渾沌，虛空之上羅日星又若希夷，擘華嶽暖谷之響，蟲雷霆大巖既闢子巖出巖中之景奇，且冥門外春風刮人面，其中安處温如烝，纍垂石乳如刻，削周環峭壁，無斧愼舊梯，既去小人險新徑，知易君子平臨流，地廣又方丈壘石，經牢爲軒檻嗟吁，土石仙山古無情，一旦逢時榮方許出震，成大器鼎新基構清寰流，我願天下無凍餒，有如此谷安生民，不須吹律而律暖，千古宜以此爲名。又暖谷前客有林泉，趣尋幽翦薜蘿半山無石礙，此景得春多隔岸，桃花塢臨，溪竹箭波，茲因是山隱鶴馭幾時過。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一〇《地理二十・山川八》 龍井在州南五里，相傳源通廣西旁有一竇，衍流溉田千餘頃，《一統志》。土阜突起，中虛莫測，深靜混混冬暖夏寒。歲旱取水禱之即雨《舊志》。

又 城步縣

赤木嶺在縣東五十里。多楓，經霜如繪。

又 鵝飛嶺在縣西北八里，其峯甚秀，常有疾風甚雨。《一統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一《地理二十一・山川九》 巴陵縣

相思山在縣東百三十里，上有仙人搗藥池，及四面石，相近有風雨，山雲起輒有風雨。《一統志》。

又 君山在縣西南洞庭湖中，一名湘山，亦稱洞庭山。《一統志》。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閒出入，必以飄風暴雨。《山海經》。始皇二十八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問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

又 虎洞在縣西南君山上《一統志》。君山虎洞石穴夏秋水漲即没，春冬水落即露，朝廷嘗遣使投龍於此，歲旱邦人往往祈禱焉。《岳陽風土記》。

又 斗子湖在縣東南，柳陰夾岸，荷香清暑，號小西湖。《舊志》。

洞庭湖在縣西南宋儒以爲禹貢九江也，爲湖南衆水之匯，巴陵居其東，華容及澧州之安鄉二縣居其北，常德府之龍陽縣居其西南，沅江縣居其南，長沙府之湘陰縣居其東南，每夏秋水漲，周圍八百餘里，其沿邊則有青草湖、翁湖、赤沙湖、黄驛湖、安南湖、大通湖並合爲洞庭。至冬夏水落，衆湖俱涸，則退爲洲汊溝港。《一統志》。【略】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遏，住湘江讓而溢爲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則此山復居於陸，惟一川湘水而已。【略】湖上舟行雖泝流，而遇順風加之人力，自旦及暮可二百里。岳陽西到華容、過大穴、漊汴湖、一日程，又西到澧江及鼎州，江口皆通大穴、漊赤沙三日程。南至沅江過赤鼻山湖，四日程。又東至湘江、過磊石青草湖，兩日程。夏秋水漲，其道如此，冬春水落，往往淺澀，江道回曲，或遠或近，雖無風濤之患而常靠閣。《岳陽風土記》。禹貢九江，即今之洞庭也。

又 東山在廳東北六十里，上有寺環以溪，溪中有井，冬夏不盈不涸。《辰州府志》。

楊柳洞在廳南三十六里，有泉冬温夏涼。《辰州府志》。

又 九江沅資湘最大。皆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爲之改色。《明統志》。入湖九水惟湘沅源最遠，故每歲視二水大小爲湖面廣陿，而消長，遲速則又視江漢爲歸。若荆湘江漲湖將不雨而溢。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三《地理二十三・山川十一》 桃源縣

洞庭夾在縣東北百二十里洞庭湖濱，舟楫泊此候風，水大則由洪沾洲，水小則由夾入湖。《一統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四《地理二十四・山川十二》 龍山縣

洛塔山在縣北七十里《一統志》。山上有天然井，冬夏不涸。《舊志》。

又 跳魚洞，在縣西南，果利河水底，每春水泛溢，逢陽日則千魚逆流而上，跳躍洞中，土人於岸邊設網捕之。《舊志》。

黔陽縣

羅公山山西北有地，平廣數百畝，歲大旱，此處獨稔，號曰熟平。《明統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五《地理二十五・山川十三》 宜章縣

漏天山在縣西南百二十里。《一統志》。萬山環合，多雨少晴，故名。《明統志》。縣東有漏天山。《明史・地理志》

又 興寧縣

雲蓋山在縣南一里，圓聳如覆鐘，石壁嶔崎，古木森蔭，下臨江流，《一統志》。常有雲氣籠蓋其上，因以爲名。

又 婆婆巖在縣北十里，巖腹宏坦如堂，盛夏不暑。《一統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六・山川十四》 靖州

鴻陵山在州東四十里。《一統志》。自金紫嶺迤而南，峻拔千雲，冬春雪凝玉立天表。《湖廣通志》。

又　會同縣

甘泉井在縣東北十里，夏秋味洌，冬春氣温，可以愈疾。《舊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十七《地理二十七・山川十五》　安福縣

熱水溪在添平所東，熱氣勃湧，遇冬尤熱，下流入澈水。《一統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二十八《地理二十八・山川十六》　臨武縣

西山，氣嚴凝，春猶積雪。《縣志》。

又　羅城山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山勢環繞如城，山腰有小洞，名風洞。《一統志》。

又　温湯池在縣東五十里，石山連峙，池在半山，水如沸湯。池旁有石田數畝，四時可種，山頂一池尤熱《一統志》池在山半，水如沸，初視不可近，久漸可浴，近池幽草，經冬不萎，前有一石，如屏，山頂一池，乃其源也，寰宇記所謂臨武有焦石即此。《舊志》。

又　香泉在縣南三里，冬則温熱。《舊志》。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六〇《食貨六・物産一》　益陽縣西山多銀木。《湘中記》。杉庵在嶽麓山，晉陶侃種杉結庵。後庵廢杉存，古鬱可愛。《湖廣志》。嶽麓，有六朝松。劉長卿麓山寺詩、所謂松老問誰栽也，又有朱子樟，相傳爲朱子手植，又有青楓峽，夏午緑陰，霜辰紅葉，皆勝景也。《三長物齋長説》。

又　拒霜花樹，叢生、葉大而岐，花甚紅。九月霜降時開，故名。即木芙蓉也。

又　泉陵縣有焦山，山上多橘。《湘川記》府屬俱出柑橘。祁陽出柚，橙永明出佛頭柑、佛手柑、密陀柑。《湖廣通志》。金橘出營道者爲天下冠。《説郛》。藕以永州司馬塘出者爲尤勝，甘嫩無滓，中有九孔，雪之無絲，司馬謂子厚豈，其詩文峭潔遺韻流傳，雖植物亦自不同邪。《瀟湘聽雨録》。零陵出一種團慈姑，根小如蒜，其花即金燈也。《日華本草》。永以南産百合，甚甘嫩以之澄粉，潔白如雪，但市者多僞。近入貢，由官署監製者絶佳。《瀟湘聽雨録》。都梁縣有山，山上有水，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香。《荆州記》。九疑舜原峯上多紫蘭。《太平御覽》江華産洄溪蘭。《一統志》。零陵山谷木蘭生焉。《名醫別録》。零陵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貢之以縮酒。

清・李瀚章等《湖南通志》卷六一《食貨七・物産二》　洞庭之山，其木多柑黎橘櫾。《山海經》。洞庭之陰，有大橘樹，鄉人謂之社橘。李朝威《柳毅傳》。洞庭湖多柑橘。《雲麓漫鈔》。南方橘柚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不甚收，惟洞庭霜雖多，亦無所損，詢之土人云：洞庭皆水，水氣上騰，力能解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歲收不耗，正爲此耳。《文昌雜録》。洞庭以種橘爲業者，其利與農畝等。《研北雜志》洞庭柑皮細而味美，比他柑韻稍不及熟，最早歲至春色如丹，鄉人謂種自洞庭來，故得名。《橘録》。洞庭山出柑，皮細味美，其熟最早。

又　方竹出澧州，西游川鐵冶辰山之陽，其筍莖方二寸，近來彼地人多爲臺卓，衣架等。其筍硬，不堪食，其竹節平，其性堅、其心實。

又　屈原九歌，沅有芷兮，醴有蘭。醴亦作澧。澧州有蘭江，因此爲名。洪興祖《楚辭注》。離騷曰紉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緑葉兮紫莖，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黄，在秋則紫。然春黄不及秋紫之芬馥。

清・盧峻等《湖南考古略》卷二　桐柏山一名西山武溪水出此，山勢險峻，春猶積雪。

石牛山興寧，有石類牛，雪昌其頂謂之雪過障。有雁，池冬月温煖，雁常食宿其中。

又　羅公山黔陽昔羅公隱此得道，西北有池廣數百畝成大旱，此處獨稔，名氣坪。

清・盧峻等《湖南考古略》卷三《地》　甘泉祁陽，味極甘冽，宋鄒浩有銘又知時泉。夏至則盈，秋分則涸。

温泉一在州西，一在永興，一在興寧，左右有田數十畝，常以十二月下種，三月穀熟，温水所致，歲可三登，其餘波散流入耒。蕪泉蕪來時則生，蕪去時則涸。旁有流杯池明何，孟春有記。

清・朱袞等《衡嶽志》卷一《山水》　南岳記，雲南岳周廻八百里，廻鴈爲首，岳麓爲足，杜荀鶴詩云：猿到夜深啼，岳麓鴈知春，信別衡陽。

又　永和峰在岳山右，四時融和如春煖。故名。上有永和臺，舊傳有寺樓二基。

清・朱袞等《衡嶽志》卷二《物産》　夫瑶艸青精，紫芝珠樹，採大藥者侈談之，然而山川之靈，煙霞之氣，故不爲塵土生也。南嶽爲注生之區，而得氣長，季見諸品物，松以萬年稱，竹以千年稱，火棗交梨奚讓焉。志産物

萬年松出祝融峯，懸崖上本草類，高者三四寸許，凌冬不凋，連根拔之，收中筒中歷數十年，取而植之，蒼翠如故，又拔而收之，再經歲月，復植亦復如是。

千年竹出水簾洞石上，葉似竹，高者二寸，凌寒不凋，上人拔取之，經歲月再植沙土中，

其色鬱然。

方竹出蓮花峯，遠節皆刺，密布如乳發，然不甚兼峭，今少出。

清・呂肅高等《長沙府志》卷五《山川志》 茶陵州

雲陽山州西十里，週回七十里，自麓至巔曲折，高四十五里，上有七十一峯二洞，府仙人窟宅百靈閟真洞草，高三十丈，一本千枝，枝生萬葉，百年一開繹劫草有雙石柱，柱傍怪松，百尺竹萬竿，徑數口口口，澗一尋多，鸞鳳棲止，有雲英洞。

又 長沙縣

黑麋峯，縣北十里，雲霧長封。翠光四滴仙靈之窟宅也。

又 瀏陽縣

蘆洞嶺，縣東七十里，北抵皆之，平江西連巖山，南接寶蓋，高千丈徑，路一十八灣，峯嶺插雲霧中，日晨乃見。

又 石柱峯，縣北一百里，尖削如柱，壁立萬仞，風高氣冷，草木不生。

又 醴陵縣

白雲山，縣東四十里，山勢屹峻，雲氣常覆其巔。

清・饒佺《衡州府志》卷六《山川》 衡陽縣

丹源井在縣西一百二十五里，平田湧出水香冽，冬温可浣，盛夏立井旁，寒氣襲人。

太平井在慕化彰福村右，泉甘而香，遇旱益溢湧。

清・張奇勛等《衡州府志》卷八《風土志・節序》 志節序以紀時也，夫杏花菖葉，田間之曆，祈穀蔫新，天子之令。農事可不勤乎，民依可不念乎，味蘧難歌，勞苦義在唐風之蟋蟀與邠詩之七月矣。若云家鷄野鵠，猶且知時，而況于人。則猶公明測候之説耳。《周士儀》。

清・應先烈等《常德府志》卷四《山川考一》 武陵縣

陽山府北三十里，一名梁山，一名太陽山，一名梁山，《方輿勝覽》：梁山名陽山，唐天寶六年改名，漢梁松廟食於此，故名。《寰宇記》朗州物産太陽之草，名黄精，食之長生。按，山一名太陽，疑出於此。《水經注》澹水出漢壽縣西楊山，按，楊陽疑音同之訛。《武陵圖經》陽山之女雲夢之神，嘗以夏首秋分獻魚山上，望湖如鏡，望江如環。舊事：陽山久雨，新晴山腰時有白氣成人物之形，倏忽往來，或如白羊，三三五五，蓋山市之類。《舊志》陽山高聳雄峙，爲常德巨鎮，賈奇曰：浮山左發一麥，麥光石脈，山經雞紫山於蔡家冲鍾靈凹過峽逆結此山。山頂有泉，四時不涸。常有雲氣，可以占雨晴。山後飛泉瀑布，雷吼電奔，古木千章，游者忘暑。支峯漫壑，羅列四十餘里，不以數計。

清・陳楷禮《常德叢談》卷一 每歲正月雨水以後陰多晴少，俗云春無三日晴，二三月綿裘，早晚不去，清明時多疾風暴雨。四月梅雨，蒸溽。地磚口口皆潮濕，芒種後日迫於暑多蚊蛟將雨萎蒸不可耐，多蚤虱，俗云乾蚊虫濕蛇蚤。五月大雨，溪漲。俗呼磨刀水，川谷消漲，青尉疏云，月明五夜愁，天旱雨落，三朝怕水淹，蓋自古然也。六月炎熱。七月熱益燥，三伏炎酷，入秋彌烈。八月猶熱，或連日陰晦，大雨水。九月始凉間多霧霾。十月多晴，俗稱小陽春，間有霜。十一二月或雪或薄冰，池水凝凍。俗云不冷不熱五穀不結，蓋祁寒暑雨天之道也。同上。

清・蔡世英等《洞庭湖志》卷五《兵防》 氣候

《岳州府志》：三月先燠，十月後寒。湖中却不然。雖盛夏酷暑，北風至則氣肅然，夜分允甚。至有擁棉者。故諺云：江湖無六月。

清・吕思淇等《永州府志》卷二下《名勝志・江華》 江華縣

循馬窜山而南抵蔣家山，距城五里許，有峭壁突兀，古木盤蟉者，暖谷也。在寒亭旁，盛寒入谷，其氣温然，雖挾纊熾炭不若。《方輿勝覽》。寒亭本〔唐〕元結瞿令問所構。

清・陳運溶《湘城訪古録》卷一一《山》 青風峽 《嶽麓志》云：在麓山寺前雙峰相夾，中有平壤，縱横十餘丈，當溽暑時，清風徐至，人多憩休，故以此得名。《續嶽麓志》云：麓山寺前皆古楓，入林口，石路如梯，蟫蜒數十級，《湖南方物志》云：青楓峽夏午緑陰霜，晨紅葉勝境也。

清・陳運溶《湘城遺事記》卷八《方物》 芝草 《明史・五行志》云：明正統三年、成化元年，長沙文廟芝草生。

黄芽菘 《湖南通志》云：黄芽菘種來安肅，惟長沙能種之，一歲即變種，善化同城便不能種。

鰣魚 《瀟湘聽雨録》云：湘江鰣魚開網之期，必於五月杪六月初方有。不過小孤之言，殆非實也，然上及衡州而止。

清・黄應培等《鳳凰廳志》卷三《山川》 瀘泥山廳南三十里，不分水滂長年滋潤。楊柳洞廳南三十六里，風清泉潔，冬温夏凉，人多憩息。

清・黄應培等《鳳凰廳志》卷之七《風俗》 節序：立春先一日，廳官率同城僚屬迎春東郊，祀勾芒，出土牛，散花結綵，名扮故事，鼓吹喧闐迎入官署，次遊

各街市，先期有沅陵縣民持春皷遶村歌擊，曰打春，至是日隨綏仗往來，歌唱曰：迎新春以土牛色占水旱疾疫，以勾芒帽鞋占春之遲早及晴雨寒暖。立春日廳官鞭土牛謂之打春，以小土牛送紳士，謂之送春。

又 氣候：暮春猶寒，初夏潮濕之氣鬱蒸墻壁，服物器用往往潛生白醭，倉困發熱，米穀易霉。六月盛夏始燥熱。入秋猶炎蒸，冬不甚寒，水每不凍，凍亦不堅，雨雪之時，恒聞□□□，□□之丙日，出即蒸，陰雨即冷，此其也。

清・黃應培等《鳳凰廳志》卷一八《物產》 高下燥濕，長養殊方春夏秋冬榮枯異候，九苞五彩識中國之珍禽，雙穗兩收表太平之嘉瑞。

廣東省

清・李來章等《連陽八排風土記》卷三《風俗》 氣候 《舊志》云：四時之候，寒暑不齊，匝日之間，涼燠頓異，隆冬桃李猶華，盛夏衣不去綿。諺云：不食黃茅粽，寒衣不敢送。又云：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韓昌黎云：窮冬或搖扇，盛署或重裘。昔人之言，信已。每當八九月寒暑相搏，晨起嵐氣蔽天，薄午方散，俗謂禾黃瘴。一名黃茅瘴，是時有蜂色黃鳴飛成隊，人謂黃蜂瘴。又木樨開時，嵐氣隨香而入，俗謂香花瘴，大抵宜咀薑飲酒，勿飽食，勿晝眠，若或不謹，便易成疾，旅寓者尤不可不知也。若猺人則全不畏此，誠異事哉。

清・陳張翼等《南海縣志》 氣候 揚越之地，少陰多陽，春末秋杪，炎如夏令，又燠濕之氣，交氳互搏，一日之內氣候屢變，炎蒸則熱，風雨即寒。諺曰：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脫急著，勝如服藥。言不時也，壤地坦曠，山川平遠，氣舒洩無瘴厲，歲常五六月颶風，或石尤作則拔木殺稼，水陸不寧，五舟害爲甚，餘則薰風解慍，季冬先春而至，曰送年。冬月間有北暴，朝三晚七，晝不過一，其候也。

廣西壯族自治區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雜志

嶠南風土之異，宜録以備博聞，而不可以部居，謂之雜志。

雪 南州多無雪霜，草木皆不改柯易葉。獨桂林歲歲得雪，或臘中三白，然終不及北州之多。靈川興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

風 廣東海旁有颶風，西路稍北州縣悉無之。獨桂林多風，秋冬大甚，拔木飛瓦，晝夜不息，俗傳：朝作一日止，暮七日，夜半則彌旬。去海猶千餘里，非颶也。土人自不知其説，余試論之。桂林地勢視長沙悉禹，在千丈之上，高而多風，理固然也。

瘴 二廣惟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渗氣，鬱勃蒸熏之所爲也。其中人如癘狀，治法雖多，常以附子爲急須，不換金正氣散爲通用。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爲尤毒。

又 志蠻

黎 海南四郡島上蠻島直雷州，由徐聞渡，半日至。島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旁，號黎人山，極高，常在霧露中，黎人自鮮識之。久晴海氛清廓時，或見翠尖浮半空云。蠻皆椎髻跣足，插銀銅錫釵。婦人加銅環耳墜垂肩，女及笄即黥頰，爲細花紋，謂之繡面。女既黥，集親客相慶賀，惟婢獲則不繡面，四郡之人多黎姓，蓋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

明・林富《廣西通志》卷一二《山川》 覆釜山在州西八十餘里，山有七十二峯，高險峻絶，凌摩霄漢，絶頂皆石，圓如覆釜，因名。顧璘詩：天低石角雲長擁，風掠岩腰樹半摧。秋氣忽寒高準避，午陰將合老龍回。

三華山在州南門外，有三尖形如華蓋。張鎮詩：曙鴉飛盡踈鍾鳴，江雲帶霧籠曉晴。群山濛迷總一色，隱隱但見中峯青。數家衡茆在叢薄，時撫幽篁望城郭。賣薪買米人未歸，且拂茶爐燒墜蘀。○黃暉詩：金翎拍海山鳥鳴，寒光拂曙天欲晴。淚濛瑞靄洒霏翠，仰視不見華峯青。須臾捲慢山林薄，傍柳縈花繞城郭。南山玄豹藏。

明・林富《廣西通志》卷一三《山川》 扶嵐山在縣西五里，四時嵐氣，氤氳若扶摇于霄漢之中。

明・林富《廣西通志》卷五〇《外志》 左州在太平府東一百里。氣候：山高土曠，地遠人稀，草莽稠密，瘴癘之作，頗減於他處。

又 養利州在太平府城北一百四十里。氣候：寒暑暄燠，氣候不齊，山谿聯絡，嵐時作瘴。

又 崇善縣

氣候環縣皆山，烟霧蒸濕暄燠之氣，與府大同小異。

又 永康縣

氣候山高土曠，草木稠密，煙瘴較邑頗少。

明・蘇俊《廣西通志》卷四 上林縣

大明山在縣西十里蜿蜒疊聳，中有五峯插霄漢，四時雲霧隱現。

清・郝浴等《廣西通志》卷四 賀縣

瑞雲山在縣西十里，舊名幽山，元祐四年郡守鄧闢見此山，四時雲氣氤氳，易今名。甑山在縣四十里，唐李郃出刺是州山有彩烟不散，易名瑞雲。

又 昭平縣

群仙聚會，山在昭平里，山巔有平石似棋枰，時而雲烟擁罩，風雨冥濛，若有仙人坐奕，故俗呼仙聚。

清・謝啓昆等《廣西通志》卷九六《山川三》 永福縣

蛟龍巖在縣東六七里，巖近大江石窟，湍有深潭相傳，有蛟龍騰伏於內，烟霧常興。登雲山縣西十五里，常有雲覆其上。李《志》高數千丈，重岡疊巘，雲霧常興於上。《一統志》冬月天寒雨雪，衆山未雪，而此山先白可兆年豐，山最高盡日力始登其巔，風氣嚴洌，雖暑亦寒。金《志》

清・謝啓昆等《廣西通志》卷九七《山川四》 灌陽縣

三峯山，縣南二十里，秀削芙蓉，最宜烟雨。李志明龍澄詩：濛濛烟雨蔽三峯，迷樹漫空翠且重。風起雲開飛散處，依然秀削玉芙蓉。

清・謝啓昆等《廣西通志》卷九八《山川五》 羅城縣

中塞岩，縣西南二十里，深邃莫測，巖勢高峻，土人修石橋蜿蜒而上，深不可測，岩中産鴛鴦石。《一統志》舊有雌雄二鐘，其聲相和，歲旱禱雨輒應。李《志》冰玉山，縣西北四十里，色瑩如玉，其上高寒，四時常冰。《一統志》

清・謝啓昆等《廣西通志》卷一一〇《山川八》 西林縣

豈苗嶺，縣西北八十里，層巒峭壁，行半日始抵，其巔高處一石穴出泉，居民賴以汲飲。《一統志》俯覽羣峯，皆如小阜烟霧，常蔽片雲即雨。金《志》

清・郝玉麟等《廣東通志》卷五一《風俗》 瓊州府

瓊厓周歲皆東風。《方輿志》

又 草經冬而不枯，花非春而亦放。

清・褚興周《潯州府志》卷六《紀地》 氣候

潯州四時常花，三冬無雪，夏不熱而秋熱，冬不寒而春寒，三伏或至披裘，殘臘間亦揮扇。

海南省

明・戴熺等《萬曆瓊州志》卷三 占曆。正月元日喜晴，俗語：冬濕年乾禾米滿倉。一月三朝雷禁，不敢工作以祈豐年。三月三雨天蠶損秧，四月八乾虫盛苗傷，瑞午以雨測田，不雨傷高田，早雨傷低田，惟晚雨宜。芒種以星候種，種蒔值猪尾枷犂尾蓐星出，則秧死。五六西風早禾正宜，七七夜雨禾穜卷耳登場，以雨暘知歲祭竈以鷄骨占年，冬至忌晴喜雨，冬乾年温，禾米莫粒。歲除占暗觀明，天色明宜白芒禾，昏黑宜黑芒禾。他如虹霓占旱，颶毋占風，海熱占荒，霜冷占麥，五色雀占旱，潦益智實占灾，祥應驗不差，紀載難盡。

四川省

清・王泰雲等《嘉慶成都縣志》卷五 歲久，故道迷漫，遂絶。以故氣象枯燥，而草木亦少滋澤。

又 大雨滂沛之際，水歸塍間，中逵無所積，其堅緻鞏固可垂之百年而不敝。

清・曹掄彬《雅安府志》卷二《山川》 雪山爐北八十里，終歲積雪不化。餘山層疊夷人不識，無從考名。

清・曹掄彬《雅安府志》卷五《風俗》 名山縣

名山無三日不雨，即不雨亦十日九陰，以見太陽爲僅事，然四序平和，無大寒大暑。《風土記》。

清溪縣

地瘠，民貧俗淳訟少，石多土少，三冬無雨，四季帷風。其俗尚鬼夷獠相雜，猓雜爲傜背駝營生。布帛貴而苦耐霜雪，氣候冷而更多嵐瘴。

清・曹掄彬《雅安府志》卷五《水利》 九澤九川神禹之疏淪既備，一溝一洫小民之灌溉攸關。是以李冰有離堆之鑿，文翁有湔江之穿。其爲蜀謀者，幾經拮据矣。雅郡山多田少，其間河渠堰壩，尤當究心，豈曰黎風雅雨固無煩鰓鰓至

計乎。傳曰：雨者，水氣，倘水道缺焉，將水日滯，土日蒸，山澤之氣不通，烏得無水旱之憂也。志水利。

清・曹掄彬《雅安府志》卷五《節序》 七月立秋，宜晝諺云：睁眼秋，收又收，閉眼秋，丟又丟。又云：立秋一日水冷三絲。

清・曹掄彬《雅安府志》卷一一《土司》 氣候

春夏温和，秋冬嚴寒，七八月即降霜雪。

清・曹掄彬《雅安府志》卷一二《西域》 正朔遵時憲　春爲首，元旦爲一歲之始，四時氣多暑，惟秋分經冬至、春分鮮嚴寒，頗似中華二八月也。日月明晦，雷電振作，較中華無異。少晴霽，多陰雨，夜亦有露，秋終有薄雪，不厚積。秋末、春初、冬俱有薄雪，冰雹平時稀見，但軍行之時，隨路水圍山獵，則雷雨冰雹頓至不旋，踵平時間作，活佛咒祝即止，然亦有不應者。

清・釋昌言《華銀山志》卷二《圖考志》 華銀積雪

峰高多寒，每歲八九月輒雨雪，春盡猶然，經年不化。

清・釋昌言《華銀山志》卷一七《詞翰志》 華銀山小記鄰水知縣陳觀光

華銀山，介巴、合、鄰、岳四州邑間，即普賢成道處，爲南干龍分支腰結。蓋自棧道而南，由保郡趨廣安州，至廣、鄰交界之大埡口，其過峽處也。由是而東，綿亘三十余里，高峰聳峙，爲凌雲嶺，土人呼爲楠木頂。即鄰城玉屏山主頂。又西北四十里爲海寶山，土人呼爲高登山。形勢孤尖壁立。又西北百里，三峰鼎峙，即華銀也。其最高峰，土人呼爲寶鼎，常有雲護，非至晴不能望見，攀躋而上，風力道勁，六月亦寒。每年八月積雪，四月始消。上有宋、明古刹，其最高處，覆以鐵瓦，釘以固之，恐其隨風飛去也。自是而西，龍伏不見，穿渝江夏起而南下矣。

清《理番廳志》卷四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風雨電每隔日有之，盛夏節氣如中國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冷多瘴，令人氣急不甚爲災害。

又 雜谷梭磨，春遲霜早，豆麥至八月始穫，無花果署似松州，近雪山地形高也。大金川隆冬暖如春，可種秫黍，松潘廳疊溪之西，積雪經年不消，亦名雪山。

土廣人稀，三冬米雪封塗，六月不暑，每逢天晴午後狂風大作，戌酉始止，因此稻禾不能吐華秀實，所產包穀蕎麥收割甚少。

清・楊迦懌等《茂州志》卷四《雜記》 國朝署州牧朱杼繩州即事　氣候繩州迥不侔，蕭然炎暑似深秋。堂臨九頂千年雪，郭繞三溪萬里流。高卧北窻驚簟冷，樽開河朔畏風遒。玉壺一片冰，常在，贏得清凉傲五侯。

貴州省

清・何福祥《歸順直屬州志・風俗志》 氣候

考州境漢屬牂牁郡，與滇南接壤，其氣候亦大略相似，夏無大暑，冬無祁寒，四時冷暖均勻。四境皆山，且多洞壑，易於興雲致雨。地近南交，間有雪、霰，絶少棉雪，冰雹稀見，間亦有之。盛夏早晚皆著袷衣，紗葛罕服。隆冬亦不需重裘，薄裘即足温體。夏多雨水，秋頗亢燥，掘地丈餘即泉，户皆有井。溼氣最盛時，有瘍子病證疫癘瀉痢等疾，居民頸多匏癭，亦偶中蠱毒。飲水必以河水爲佳，食鹽必須漉盡渣滓，飯食忌傷飽，麪食忌貪多，則養身之要旨也。

清・田雯《黔書》卷下 旱

黔中柱礎潤，則旱。大潤水痕出，則七八日不雨，山上野燒四起，草木黄枯似北方十月時。一雨則草木茁生，三日青葱如故。氣候之不同如此。昔所云礎潤而雨，未可以概黔矣。

清・張澍《續黔書》卷五 多雨

《史記・正義》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自小而大之也。楊用脩云：黔人謂雨爲清露，自多而少之也。余辛卯之嘉平月入黔境，即霪霖，自玉屏至貴陽，凡十程，僅得一日晴，故有漏天之號。《山海經》曰：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郭氏注：龍水物以類相感。余竊謂牂柯分野上當天井，是多雨潦，非必如隨歗之所云也。

附《愁霖賦》

蘇利回驂，焦明舞翅，蠟爾雲垂，孑流霧織。苦雨連旬，陽烏引避。人不堪憂，天何徑醉。中庭桴渡，炊竈烟霾。昔耶上壁，勝遇翔階，百廛泥滑，千井罍排，門無縶馬，户絶吟鞋，茹愁獨臥，散漫傷懷。若夫關山綿互，久理征鞭，雞聲店裏，人影橋邊，寒颸震蕩，怪鳥盤鴐。衣沾骨冷，髮沐涕縣。沈陰斷地，積水連天。長塗躑躅，故國茫然。別有儒生，御旅詞客。郵亭短垣，傾圮敗瓦。飄零囊無，長物案有。餘螢檢書，泣鶴讀曲。淋鈴草元，寂寂梧坐。冥冥裹糧，無友飽德。自馨於時，石決花蕊林。於葉結澗，浴青鬗浪浮，赤鼈鳩婦不來。桐魚宜戔，后土難乾，屏號尚泄，假蓋誰憐，墊巾可折。三日佳晴，諺云：天無三日晴也。云胡不悦，爲之歎

曰，銅鼓山前岁，甕蓬水漩澴，八番秧苗爛，六額蠟幕黏，牛肩拭泥血龜，鼻解銅環。雨師從此去，爲我洗愁顏。借得穆王笛，吹徹此荒蠻。

又　余於壬戌十月初四日，過見之爾時，細雨溟沐。

清・李雲龍等《平遠州志》卷一　風氣附

五方氣候不齊，視乎地之所處以爲區別，平遠山高林密，每多宿霧，山嵐、水冷、地空，穀稻鮮實，但盛夏不畏酷暑，隆冬不苦祁寒，瘴癘無聞，猶屬和平之地。平遠播種宜早，遲則秋間冷雨過多，禾苗易損。

占候附

正月元宵無月，應夏初麥無收。

正二月霜雪過多，應秋成時冷風寒雨，禾苗不實。

十月雷鳴，應來歲人物多疫。

十月無霜，應來歲播種水少。

十一月霜多雪少，應來歲水田不利。

十二月霜雪全無，應來歲五六月無雨。

其餘節氣與他省同。

清・李雲龍等《平遠州志》卷四　大塊之氣凝之而山，融之而川。山川，天地之竅也。平遠在萬山之中，水四馳下第，昔爲狉獉之所居，鱗介之所遊，故雖有秀崖奇壑，亦荒蔓於蠻烟瘴雨中耳。一隸版圖，即爲炳靈合精之地，於以興雪雨，毓精英，固非徒巖硐泉石供遊覽之娛已也。

又　懸霧山，州東五十里，四壁懸崖，路通一線。山頂敞平，闊可百畝，舊有蓮池，泉水澄碧，晨夕生霧，知府邱業建寺於上。

又　西嶺，州西十五里，名曰穿硐，留雲高百餘丈，形似覆鐘，硐口時有雲氣初積雪早見，亦勝景也。

又　大穿硐，州東三里，名曰穿硐，留雲高百餘丈，形似覆鐘，硐口時有雲氣溽暑，盛夏涼風侵人，遊人至此冷，然有天外之想。

又　教化箐，州西南三十里，濱橫約五十里，茂林深樹，至春積雪不化。

又　比古橋，州南七十里，通安順大道，舊爲木橋，春夏水漲輒漂没行人，公文每爲阻滯，今富士、兵民公建石橋。

又　西山早雪，州西十五里，每冬初積雪早見。

清・年法堯《定番州志》卷六《風俗》　民不喜爭，士皆彬雅，風氣和平。土壤磽瘠，冬不祁寒，夏不盛暑。《郭子章記》

又　氣候

北接省，南鄰粵。雨則寒，晴乃温。地無煙瘴，冬問即事田功，立夏後，十月播種，早則禾枯不成，芒種後十日始播禾，白露後即收穫，大約自播種時計之，早稻百二十日，晚稻百三十日。即二麥、麻菽亦少，水稗之屬全無，人不知種，土亦不宜，夏無酷暑，冬無嚴寒，風氣和平。

清・趙宜霑等《正安州志》卷一《氣候》　正安州，山箐之區，奥突之所，夏凉冬暖，氣候不齊。

袁治舊記

按，省志：黔中地窳而土瘠，氣沴而候愆，不可以巾州例也。唯正安毗連蜀境，氣候和平，寒暖不爽，雨暘恒調。《水經注》謂牂牁、夜郎之間，山無瘴毒，即此處也。

清・朱百穀等《正安新志》卷一《氣候》　正安州，山箐之區，奥突之所，夏凉冬暖，氣候不齊。

袁治舊記

正安毗連蜀境，氣候和平，寒暖不爽，雨暘恒調。《水經注》謂牂牁、夜郎之間，山無瘴毒，即此。《趙志》。内史氏曰：余牧正安，驗果穀華實，較東北早一月，正月雷發聲，高山積雪，至三月乃化，低下之地二十餘年始一見冰，氣候之不齊如此。

清・黄培傑《永寧州志》卷三《地理》　安籠箐山，在城東募役司北，山巒相接，林木蓊鬱，周四十里，舊人滇路經其中，險阻難行，秋冬多霧，昏曉不辨。

又　響水崖，在貢之南，由洞而出，雪花一片，雲浪千重，奔流而下，丙志一帶，田畝均沾灌溉。

又　蜂洞，在城西南沙營舊司，山巔洞深曲，有水上爲懸巖，有蜜蜂房大如車輪，每春夏則來，霜降前後則去，可卜一歲之豐儉，如霜降十日五日前早去，則一歲全荒。僅先後一半日，則半熟。或後十日五日去，則大稔。

清・王粵麟《普安州志》卷之五《山水》　丹霞山，在城南三十里，孤峯接漢，時有霞氣作鸞鶴形，誠仙境也。上有玄真觀，每歲三月雷雹交作。

又　黑山，在城西七十里，巒秀如美人髻髮，有箐時飛箐雨，又時有雲氣，觸石而起，中有龍潭，禱雨輒應。

三十里箐入南籠府間道昔長三十里，今長十餘里，箐口狹若微行，然蔭以茂

樹，枝柯交加，杳不見陽，寒氣砭人肌骨，百鳥翩翻，羣獸駱駿，中產芝菌蒲筍之屬。

清・金臺等《廣順州志》卷一 夫白雲障，其左保合環，其右天台列，其前天馬倚，其後重岡疊阜，山廣箐深，此州之形勝實貴陽之輔車，諸苗叢集中要地也。且其地界蜀粵，冬不祁寒，夏無盛暑，多雨少晴，田功之興雖遲於中土，而果實之熟，百蔬之成則較中土爲甚早。

清・馮光宿《黔西州志》卷一《氣候》 夏無酷暑，冬不嚴寒，晴雨莫定，涼熱靡常，播種收成無殊他郡。

清・周作楫等《貴陽府志》卷六《文徵六》 賓陽堂記 其弊其噎，其日惟霧。其晌其霧，其日惟雨。勿忤其晌，倏焉以霧。勿謂終弊，或時其噎。噎其光矣，其光熙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熟知我悲。

雲南省

清・許纘曾《龍威秘書》第七節《滇行紀程》 氣候

自平彝而上，過滇南省城，歷大理、永昌、騰越，地益高，氣益熱。四時草木不凋，花果皆先期一兩月，或兩三月，至期復有之，如桃李秋冬吐蕚，臘月間花實並見，及春爛熳如故，諸草皆然。然邊城屬邑，瘴癘傷人，未嘗不因氣熱之故，有舒無歛也。余九月抵任，具詞致告關廟，見廟中蜀葵與木樨並開，以爲甚異，及至館舍，則薔薇木香錦葵等花俱發。是月抵省後，則建蘭、水仙、茉莉及紅梅、桃、李同時爛然，萬里之外，物候之奇，觸目驚心，類如斯矣。

清・王定柱《滇語備忘錄》 滇居中國南界之脊，出楚入黔，出黔入滇，日以趍高，不知其高，如千里則以北斗出地三十六度爲推算之主，故南極入地三十六度者，赤道離天頂亦三十六度，而晝夜之長短，節氣之早遲，朦影之多寡，均無不可考而知焉。如欲知蘭州府皋蘭縣夏至節氣刻分，則視地平綫交於夏至綫爲寅正三刻〇一分，推至午正初刻得二十八刻一十四分加一倍，得五十七刻一十三分，即午正初刻至日入地平上晝分之數下餘三十八刻〇二分，即地平下夜分之數也。諸節氣皆然，他州縣倣此，謹將省城鄰近地方日出日入諸節氣時刻，晝夜長短，朦影刻分，開列於左，以備觀覽。

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十四分，日入申正三刻〇一分，晝三十八刻〇二分，夜五十七刻十三分，朦影六刻〇九分，比京師少〇四分。

滇以水西江得名，滇人士好譽其水，凡小河皆名江，小湖皆名海也。海以昆池、葉榆爲大，觀舟航之利，其體而微，不能致遠，故滇常苦瘠。鄂西林相國帥滇時，役萬夫西通金沙江，東通八達河，功皆不就，所費百餘萬，方伯張公允隨曰：公爲百姓計，非以自膏潤，即令糜帑盡，某自任之，不以累公也。其後方伯遂繼西林相國開府十餘年，賢聲亦署相埒云。

滇山土疏，遇霪潦則石如馬、如象、如困、如屋，隨溜注江河訇激。

陝西省

清・劉瑛《佛坪廳志》卷二《雜記》 境內，夏無酷暑，冬極嚴寒，三四月積冰甫消，至八月又霏霏下雪，低山種包穀，高處只宜洋芋，苦莜莜芋收七月，包穀收八月。倘秋雨連綿則數種無收矣。

光緒三四年夏旱，山外俱無收。而山中包穀、洋芋、苦莜皆成熟。以地氣陰森，不畏旱，常苦雨也。諺曰：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信夫。

清・高珣等《葭州志》卷上《天文》 氣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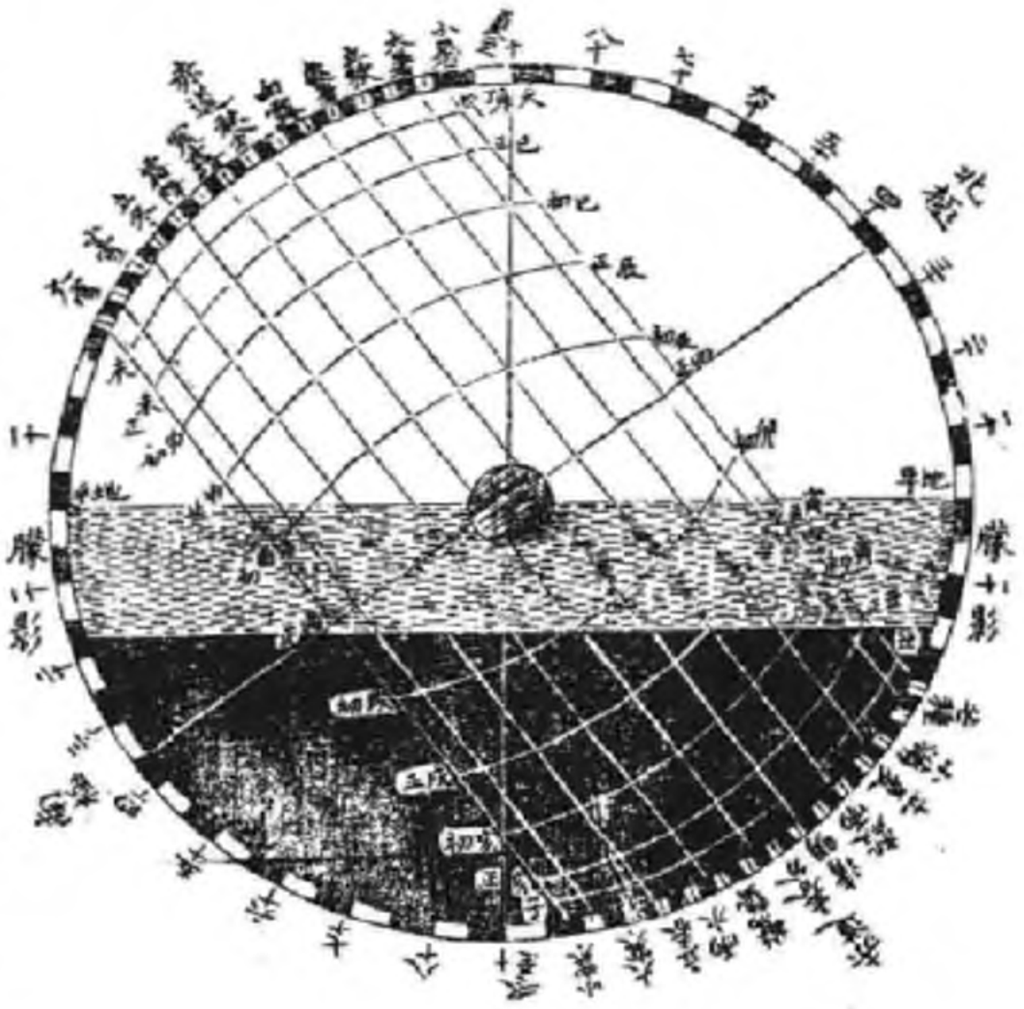
分野既殊，則氣候亦異，葭地北臨沙漠，風氣最寒，即如麥麥，必抵初伏乃能成。蔓菜菓之熟比他處亦遲，且落霜多，不踰寒露，故禾易被災。

甘肅省

清・昇允等《甘肅新通志》卷一《天文志・圖說》 甘肅天頂定節氣時刻圖說參會圖天圖說

圖以省會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爲推算之主，故南極入地三十六度者，赤道離天頂亦三十六度，而晝夜之長短，節氣之早遲，朦影之多寡，均無不可考而知焉。如欲知蘭州府皋蘭縣夏至節氣刻分，則視地平綫交於夏至綫爲寅正三刻〇一分，推至午正初刻得二十八刻一十四分加一倍，得五十七刻一十三分，即午正初刻至日入地平上晝分之數下餘三十八刻〇二分，即地平下夜分之數也。諸節氣皆然，他州縣倣此，謹將省城鄰近地方日出日入諸節氣時刻，晝夜長短，朦影刻分，開列於左，以備觀覽。

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十四分，日入申正三刻〇一分，晝三十八刻〇二分，夜五十七刻十三分，朦影六刻〇九分，比京師少〇四分。



驚蟄、寒露日出卯正一刻〇二分，日入酉初二刻十三分，晝四十五刻十一分，夜五十刻〇四分，朦影六刻〇一分，比京師少〇三分。

春分、秋分日出卯正初刻〇，日入酉正初刻〇，晝四十八刻〇，夜四十八刻〇，朦影六刻〇，比京師少〇五分。

清明、白露日出卯初一刻十三分，日入酉正一刻〇二分，晝五十〇刻〇四分，夜四十五刻十一分，朦影六刻〇四分，比京師少〇六分。

穀雨、處暑日出卯初一刻十一分，日入酉正二刻〇四分，晝五十二刻〇八分，夜四十三刻〇七分，朦影六刻〇八分，比京師少〇六分。

立夏、立秋日出卯初初刻十〇分，日入酉正三刻〇五分，晝五十四刻十〇分，夜四十一刻〇五分，朦影六刻十二分，比京師少〇八分。

小滿、大暑日出寅正三刻十三分，日入戌初初刻〇二分，晝五十六刻〇四分，夜三十九刻十一分，朦影七刻〇四分，比京師少十一分。

芒種、小暑日出寅正三刻〇四分，日入戌初初刻十一分，晝五十七刻〇七分，夜三十八刻〇八分，朦影七刻〇八分，比京師少一刻〇三分。

夏至日出寅正三刻〇一分，日入戌初初刻十四分，晝五十七刻十三分，夜三十八刻〇二分，朦影七刻〇九分，比京師少一刻〇三分。

清・曾誠《敦煌縣志》卷二《地理》 鳴沙山

《元和志》：鳴沙山，一名神沙山，在沙州城南七里，其山積沙爲之。峰巒危峭，踰於山石，四面皆沙壠，背如刀刃，人登之即鳴。隨足頹落經宿風吹，輒復還如舊。有一泉水，名曰沙井，綿歷古今，沙填不滿，水極甘美。《舊唐志》：又名沙角山，天氣晴朗時，沙鳴聞於城内。又五代晉《高居誨記》云：在瓜州南十里，冬夏殷殷有聲如雷。《禹貢》所謂流沙也。今按：山在城南，積沙而成。黨河經其陽，由山之西北流；東麓有千佛洞，山下有月牙泉。

流沙

《後周書》：鄯善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將至，惟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擁蔽口鼻。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致危殆。顔師古曰：流沙在敦煌西八十里。明《一統志》：流沙磧在玉門關外，有三斷，山石極大，世謂之三龍山。

青海省

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五《地理・山川》 碾伯縣

南山　在縣南六十里。與寧邑南山相連，延長數百里，各番族耕牧其間。冬夏積雪不消，聳出萬山之上，儼若銀屏。又謂之雪山，俗稱南山積雪，爲十二景之一也。

又　三川　在縣治東南二百三十里。東通皋蘭，西連積石，南臨黄河，北依古鄯。碾邑節氣早於寧邑，而三川早於縣城，故杏花先開。十二景之一，所謂三川杏雨者是也。

又　瞿曇河　在縣南四十里。從南雪山流出，蓋冰雪冬積，炎天消溶。至夏，兼之雨水地泉，故長流無斷，北注于湟水。

冰溝　在縣東北九十里老鴉城北。兩山壁立，鳥道中通，赴皋蘭大路必由之徑。泉水出山陰，冬夏不涸，常凝爲冰。

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八《地理・風俗》 西寧縣　外戎内華，山阻地險。俗尚佛教，人習射獵。夏秋少暑，冬春多寒。毳皮爲衣，酥湩煎茶。以皮馬爲禮，畜養爲業。力農務學，不殊内地。舊《志》

又　大通衛乾隆二十六年改設縣治　人有漢、土、番、回之殊俗，以耕植孳牧爲

業。五月凍解，八月田熟。用褐爲衣，以土爲屋。崇尚黄教，不耻白丁。邇來子弟亦漸知讀書，頗新舊染。

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二一《武備・西藏》 推日月之蝕，亦毫髮不爽。四時氣多温和，夏亦暑。雖秋分後經冬至春分，鮮嚴寒，頗似中華二、八月也。日月明晦，雷電震作，較中華無異。少晴霽，多陰雨，夜亦有露。秋終有薄霜，雪不厚積，秋末春初，各處有薄雪、冰雹，平時稀見。但行軍之時，隨路水圈山獵，則雷雨冰雹頓至不旋踵。平時間作，達賴剌麻咒祝即止，然亦有不應者。

清・楊應琚《西寧府新志》卷三五《藝文志・記》 增修巴暖三川堡寨山城記

明李復初御史

談兵御戎，術亦多矣。我皇明既定河朔，恢拓諸鎮，列戍屯兵，戰守并用，得上策矣。聖天子軫念三邊重地，簡命都御史松石劉公，以左司馬督軍務。公練兵畜士，除器繕城，兵威大震，夷〔虜〕衆驚遁，烽火偃然。三邊既靖，乃念西寧素號内地，而巴暖三川延袤二百余里，又内附河、蘭，西距大小山按：此山字或峽之誤，北阻大通河。每歲雪消水漲，山澗河流，任意耕牧，散處荒野。

又 碾邑巴燕戎請設官開田議

使吐蕃經見紀略唐劉元鼎

湟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地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夷曰悶摩黎山。

河源記元潘昂霄

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昆侖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昆侖，行二十六日程。

清・劉承偉《西寧府續志》卷一《地理志》 新設丹噶爾廳

北極山—在城東北里許。七峰排峙，狀如列星。山間朝暮常有五色雲氣，廟宇輝煌，相爲掩映。

松峨山—在城東南三里。一峰突起，上挺孤松，五色金蛾，飛舞松間，望之翔翔欲仙，令人起遐逸之思。

南屏山—在城南四十里。群峰聳峙，峭壁之中，有經歲不消之積雪。雨過月明，自遠望之，如玉屏焉。

又 達板山—在城西南五十里。山峰峻峭，登臨絶頂，雲霧自足下起。俯瞰青海，仰摩碧霄，爲一邑之巨觀焉。

鳳凰山—在城南十里。

藥水泉—在城南三十里。紺潔清凉，嚴寒不冰。

陽坡泉—在城正北三里。水温味甘，飲之能治胃疾。

陰坡泉—在城東南五里。泉自半山流出，雖炎暑，常凝爲冰。

生雲泉—在城北五里。居民遇旱，禱之。

熱水泉—在城西百里。飲之能治腿疾。

神泉—在城西南三十余步。遇旱禱之。

寧夏回族自治區

清・鄭元吉《續修中衛縣志》卷八《地理考・山川》 龍潭泉

《舊志》載：縣西二十里，其水夏則瀦畜，冬不凝冰，一名暖泉，禱雨有應。

圖表

廣東省

清・楊文駿等《德慶州志》卷三《地理志》 晷度表

地度準天，方向不迷，近惟《熱河志》表列晷度，兹外或頗缺如故城然疑撫古用疚端豁地緯居近短至而經，則偏西八綫析竿俾晝驗夜考焉，陵谷雖遷，經緯斯在，都列四表，以諗方來。至修省占天，即物觀候，理至賾而至彰也，撫遺説附於

後，州城緯度北極出地二十三度一十分四十秒，案，《通志・府志》並作二十三度十五　分，今據實測。經度距京師偏西四度五十四分，距府城偏西四十一分。

表一　七十二候日午正太陽高度及立表卧表景長〇設表五尺

節候	日躔	宮	十度	冬至日	蚯蚓結	〇	宮	初	十度	冬至後五日	丑	雁北鄉	一	小寒日	丑	水泉動	一	冬至後十日	丑	鵲角斛	〇	冬至後五日	五	小寒後十日	丑	小寒後五日	丑	鵲始巢	二	小寒後十日	丑	雉雊	二	小寒後十日	丑	鵲始巢	二	雉雊	二	節候
實高	半徑	視高	視半	上邊視高	立表平景	下邊視高	卧表倒景	日躔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丈尺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宮
四五	六	四五	四五	四五	〇四	四五	〇〇〇〇〇五	寅
四〇	四〇	一六	五七	四〇	八三	二四	〇七	大雪後十日
四六	四〇	一七	五七	四〇	六九	二三	八九	初
五一	五一	一六	〇七	五一	九七	三五	九二	十度
四四	四四	一六	四五	四四	〇四	四四	〇〇〇〇〇四	宮
五六	四四	一八	一一	五三	〇四	三五	八八	〇
四四	四四	一六	一一	五三	一七	二八	七四	二
四四	四四	一六	一一	五四	五五	三六	四二	五
四三	四三	一八	四四	五四	〇五	四三	〇〇〇〇〇四	寅
四三	四三	一八	三一	五四	〇五	四三	〇〇〇〇〇四	大雪後五日
二八	二七	一六	四四	二七	二二	一一	六九	二
四四	四四	一六	〇一	四四	一七	二八	七四	虎始交
五六	五〇	一八	〇八	五〇	三七	三二	〇八	〇
四四	四四	一六	〇七	四四	〇五	四三	〇〇〇〇〇四	寅
四四	四四	一六	四五	四四	〇四	四四	〇〇〇〇〇四	小雪後十日
五九	五三	一八	一一	五三	〇四	三五	八八	五
四四	四五	一六	二九	二二	〇九	五六	八一	鵲旦不鳴
四六	四〇	一七	五七	四〇	六九	二三	八九	寅
四〇	四〇	一六	五七	四五	八三	二四	〇七	大雪日
四五	四五	一八	四五	四五	〇四	四五	〇〇〇〇〇五	〇
五二	四六	一七	〇三	四六	六四	二九	一七	寅
日躔	實高	宮	十度	冬至日	蚯蚓結	〇	宮	初	十度	冬至後五日	丑	雁北鄉	一	小寒日	丑	水泉動	一	冬至後十日	丑	鵲角斛	〇	冬至後五日	五	小寒後十日	丑	小寒後五日	丑	鵲始巢	二	小寒後十日	丑	雉雊	二	小寒後十日	丑	鵲始巢	二	雉雊	二	日躔
節候	半徑	視高	視半	上邊視高	立表平景	下邊視高	卧表倒景	節候
五	五二	四〇	四五	五一	九七	三五	二三	寅
二	八三	二四	四五	五七	〇七	〇〇〇〇〇五	一七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
丑	四五	四〇	四五	五三	一八	一一	二九	二	四五	四五	一六	〇七	四五	四四	一八	〇八	〇〇〇〇〇四	五	四四	四四	一六	一一	四四	四三	一八	一一	五四	五五	三六	四二	五	四三	四三	一八	四四	四三	四三	三一	五四	〇五	四三	〇〇〇〇〇四	寅
五	四四	六	六	四四	〇五	四三	〇〇〇〇〇四	大雪後五日
〇	五六	一七	一二	四三	二二	一一	六九	二
五	四四	六	六	四四	〇五	四三	〇〇〇〇〇四	寅
二	一二	一六	一二	四四	一七	二八	七四	虎始交
〇	五〇	一八	〇八	五〇	三七	三二	〇八	〇
寅	四四	一八	〇八	四四	〇五	四三	〇〇〇〇〇四	寅
丑	四四	一六	〇七	五一	九七	三五	九二	一	四四	四四	六	六	四四	四四	一六	〇七	四五	四四	一六	〇七	五一	九七	三五	九二	一	閉塞而成冬
寅	四五	一六	〇七	五一	九七	三五	九二	小雪後十日
五	四五	一八	一一	五三	一七	二八	七四	五	四四	四四	一六	一一	四四	四三	一八	一一	五四	五五	三六	四二	五	四三	四三	一八	四四	四三	四三	三一	五四	〇五	四三	〇〇〇〇〇四	寅
寅	四五	一八	一一	五三	一七	二八	七四	大雪後五日
〇	五六	一七	一二	四三	二二	一一	六九	二
一	八一	一六	二九	二二	〇九	五六	八一	鵲旦不鳴
寅	四四	一六	四五	四四	〇四	四四	〇〇〇〇〇四	寅
〇	五〇	一八	〇八	五〇	三七	三二	〇八	〇
二	七四	一六	〇一	四四	一七	二八	七四	虎始交
寅	四四	一六	〇七	五一	九七	三五	九二	寅
五	四五	一八	一一	五三	〇四	三五	八八	小雪後十日
寅	四五	一七	五七	四〇	〇四	四五	〇〇〇〇〇五	小

節候	日躔	實高	半徑	視高	視半徑	上邊視高	立表平景	下邊視高	卧表倒景	節候	日躔
大寒日	子	四六	六	四六		四六	〇四	四六	〇〇〇〇五	小雪日	寅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〇千百十丈尺		宮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度
雞乳	〇	三九		三九	一六	五五	六七	二三	二四	虹藏不見	〇
	初	四六		四〇	一六	五六	三六	二四	八六		初
大寒後五日	子	四七	六	四七		四八	〇四	四七	〇〇〇〇五	立冬後十日	卯
	五	五〇		四九	一五	五九	一五	二九	一二	雉入大水爲蜃	二
大寒後十日	子	四九	五	四九	一五	四九	四九	三一	四六	立冬後五日	卯
	〇	四七		四四	一五	五九	四四	二九	一二		五
征鳥厲疾	〇	四七		四七	一六	〇三	四七	四八	四六	地始凍	二
	子	四七	六	四七		四八	四八	四八	〇〇〇〇五	立冬後十日	卯
大寒後五日	初	四六		四〇	一六	五六	二四	一六	八六		初
	〇	三九		三九	一六	五五	二四	一七	七一	水始冰	〇
雞乳	〇	三九		三九	一六	五五	二三	一七	七一		二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立冬日	卯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〇千百十丈尺		宮
大寒日	子	四六	六	四六		四六	〇四	四六	〇〇〇〇五	小雪日	寅
節候	日躔	實高	半徑	視高	視半徑	上邊視高	立表平景	下邊視高	卧表倒景	節候	日躔

（續表）

東風解凍	一	二八	一六	二八	一六	四四	〇八	二八	一六	雉入大水爲蜃	二
	子	五〇	五	五〇	一四	五〇	一二	二九	一二		五
立春日	子	五〇	五	五〇	一四	五〇	一二	二九	一二	立冬後五日	卯
	〇	二四		一九	一四	三三	四二	二九	〇五		〇
水澤腹堅	一	〇四		〇四	一六	二〇		二九	一七	地始凍	二
	子	四九	五	四九		四九	〇四	四八	七一	立冬後五日	卯
	五	五〇		四四	一五	五九	四四	四八	〇〇〇〇五		五
大寒後十日	子	四九	五	四九		四九	〇四	四八	〇〇〇〇五	雉入大水爲蜃	二
	〇	四七		四七	一六	五三	四七	四八	四六	立冬後十日	卯
征鳥厲疾	〇	四七		四七	一六	五三	四七	四八	四六		初
	子	四七	六	四七		四八	四八	四八	〇〇〇〇五	虹藏不見	〇
大寒後五日	初	四六		四〇	一六	五六	二四	一六	八六		十度
	〇	三九		三九	一六	五五	二四	一七	七一	水始冰	〇
雞乳	〇	三九		三九	一六	五五	二三	一七	七一		二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立冬日	卯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〇千百十丈尺		宮
大寒日	子	四六	六	四六		四六	〇四	四六	〇〇〇〇五	小雪日	寅
節候	日躔	實高	半徑	視高	視半徑	上邊視高	立表平景	下邊視高	卧表倒景	節候	日躔

東風解凍	一	二八	一六	二八	一六	四四	〇八	二八	一六	雉入大水爲蜃	二
	子	五〇	五	五〇	一四	五〇	一二	二九	一二		五
立春日	子	五〇	五	五〇	一四	五〇	一二	二九	一二	立冬後五日	卯
	〇	二四		一九	一四	三三	四二	二九	〇五		〇
水澤腹堅	一	〇四		〇四	一六	二〇		二九	一七	地始凍	二
	子	四九	五	四九		四九	〇四	四八	七一	立冬後五日	卯
	五	五〇		四四	一五	五九	四四	四八	〇〇〇〇五		五
大寒後十日	子	四九	五	四九		四九	〇四	四八	〇〇〇〇五	雉入大水爲蜃	二
	〇	四七		四七	一六	五三	四七	四八	四六	立冬後十日	卯
征鳥厲疾	〇	四七		四七	一六	五三	四七	四八	四六		初
	子	四七	六	四七		四八	四八	四八	〇〇〇〇五	虹藏不見	〇
大寒後五日	初	四六		四〇	一六	五六	二四	一六	八六		十度
	〇	三九		三九	一六	五五	二四	一七	七一	水始冰	〇
雞乳	〇	三九		三九	一六	五五	二三	一七	七一		二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立冬日	卯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〇千百十丈尺		宮
大寒日	子	四六	六	四六		四六	〇四	四六	〇〇〇〇五	小雪日	寅
節候	日躔	實高	半徑	視高	視半徑	上邊視高	立表平景	下邊視高	卧表倒景	節候	日躔

節候	日躔	實高	半徑	視高	視半徑	上邊視高	立表平景	下邊視高	卧表倒景	節候	日躔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宮
雨水日	亥	五五	五	五五		五五	○三	五五	○○○○○七	卯	十度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獺祭魚	○	二○		二○	一六	三六	四二	○四	一六	○	初
雨水後五日	亥	五七	四	五七		五七	○三	五六	○○○○○七	辰	辰
	初	四三		三八	一○	四八	一八	二八	○○	初	
候雁北	○	○八		○八	一六	二四	一九	五二	六六	二	二
	五	二五		二一	○九	三○	六六	一二	一二	五	五
雨水後十日	亥	五八	四	五八		五九	○二	五八	○○○○○八	辰	辰
草木萌動	一	五九		五九	一六	一六	九七	四三	二三	寒露後五日	寒露後五日
	○	五九		五五	○八	五五	二六	四七	三一	雀入大水爲蛤	雀入大水爲蛤
驚蟄日	亥	六○	四	六○	一六	五九	○二	五八	○○○○○八	辰	辰
桃始華	一	五四		五四	一六	五四	七五	三八	八八	鴻雁來賓	鴻雁來賓
	五	三八		三四	○六	四○	一二	二八	八四	寒露日	寒露日
驚蟄後五日	亥	六二	四	六二		六三	○二	六二	○○○○○九	辰	辰
倉庚鳴	二	五一		五一	一六	五七	三五	三五	六四	水始涸	水始涸
	○	三五		三一	○五	三六	三七	二六	二○		
驚蟄後十日	亥	六四	四	六四		六五	○二	六四	○○○○一○	辰	辰
鷹化爲鳩	二	五○		五○	一六	○六	三二	三三	五一	蟄蟲壞户	蟄蟲壞户

（續表）

節候																				
日躔	實高	半徑	視高	視半	上邊視高	立表平景	下邊視高	卧表倒景	日躔	節候										
戌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宮	十度	
五	〇五		〇一	〇四	〇五	〇八	五七	四〇	五									五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度	十分十秒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宮	十度	
戌	六六	三	六六		六七	〇二	六六	〇〇〇〇一一	戌	六六	三	六六		六七	〇二	六六	〇〇〇〇一一	戌	六六	
五	〇五		〇一	〇四	〇五	〇八	五七	四〇	五									五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度	十分十秒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宮	十度	
戌	六六	三	六六		六七	〇二	六六	〇〇〇〇一一	戌	六六	三	六六		六七	〇二	六六	〇〇〇〇一一	戌	六六	
初	二〇		二〇	〇一	二〇	〇九	六〇	〇〇〇〇一〇	初	二〇		二〇	〇一	二〇	〇九	六〇	〇〇〇〇一〇	初	二〇	
元鳥至	四九		四九	一六	四九	一二	四九	〇〇〇〇一二	元鳥至	四九		四九	一六	四九	一二	四九	〇〇〇〇一二	元鳥至	四九	
春分日	六六	三	六六		六七	〇二	六六	〇〇〇〇一一	春分日	六六	三	六六		六七	〇二	六六	〇〇〇〇一一	春分日	六六	
戌	六八	三	六八		六九	〇二	六八	〇〇〇〇一二	戌	六八	三	六八		六九	〇二	六八	〇〇〇〇一二	戌	六八	
春分後五日	二〇		二〇	〇一	二〇	〇九	六〇	〇〇〇〇一〇	春分後五日	二〇		二〇	〇一	二〇	〇九	六〇	〇〇〇〇一〇	春分後五日	二〇	
雷乃發聲	四八		四八	一六	四八	一一	四八	〇〇〇〇一一	雷乃發聲	四八		四八	一六	四八	一一	四八	〇〇〇〇一一	雷乃發聲	四八	
五	三五		三五	〇一	三五	〇八	五八	〇〇〇〇一〇	五	三五		三五	〇一	三五	〇八	五八	〇〇〇〇一〇	五	三五	
春分後十日	七〇	三	七〇		七一	〇二	七〇	〇〇〇〇一〇	春分後十日	七〇	三	七〇		七一	〇二	七〇	〇〇〇〇一〇	春分後十日	七〇	
戌	七一	三	七一		七二	〇二	七一	〇〇〇〇一一	戌	七一	三	七一		七二	〇二	七一	〇〇〇〇一一	戌	七一	
始電	四七		四七	一六	四七	一一	四七	〇〇〇〇一一	始電	四七		四七	一六	四七	一一	四七	〇〇〇〇一一	始電	四七	
一	〇三		〇三	〇一	〇三	〇八	五八	〇〇〇〇一〇	一	〇三		〇三	〇一	〇三	〇八	五八	〇〇〇〇一〇	一	〇三	
清明日	七二	三	七二		七二	〇二	七二	〇〇〇〇一一	清明日	七二	三	七二		七二	〇二	七二	〇〇〇〇一一	清明日	七二	
戌	七二	三	七二		七三	〇二	七二	〇〇〇〇一一	戌	七二	三	七二		七三	〇二	七二	〇〇〇〇一一	戌	七二	
桐始華	四四		四四	一五	四四	一〇	四四	〇〇〇〇一〇	桐始華	四四		四四	一五	四四	一〇	四四	〇〇〇〇一〇	桐始華	四四	
一	〇四		〇四	一六	〇四	一一	四七	〇〇〇〇一一	一	〇四		〇四	一六	〇四	一一	四七	〇〇〇〇一一	一	〇四	
	〇二		〇二	〇〇	〇二	〇七	五七	〇〇〇〇〇九		〇二		〇二	〇〇	〇二	〇七	五七	〇〇〇〇〇九		〇二	
五	四一		四一	一五	四一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五	四一		四一	一五	四一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五	四一	
清明日	七二	三	七二		七三	〇二	七二	〇〇〇〇一一	清明日	七二	三	七二		七三	〇二	七二	〇〇〇〇一一	清明日	七二	
戌	七四	二	七四		七四	〇二	七四	〇〇〇〇一一	戌	七四	二	七四		七四	〇二	七四	〇〇〇〇一一	戌	七四	
清明後五日	七四		七四	一五	七四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清明後五日	七四		七四	一五	七四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清明後五日	七四	
一	〇五		〇五	一六	〇五	一一	四七	〇〇〇〇一一	一	〇五		〇五	一六	〇五	一一	四七	〇〇〇〇一一	一	〇五	
	〇二		〇二	〇〇	〇二	〇七	五七	〇〇〇〇〇九		〇二		〇二	〇〇	〇二	〇七	五七	〇〇〇〇〇九		〇二	
五	四二		四二	一五	四二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五	四二		四二	一五	四二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五	四二	
清明後十日	七六	二	七六		七六	〇二	七六	〇〇〇〇一一	清明後十日	七六	二	七六		七六	〇二	七六	〇〇〇〇一一	清明後十日	七六	
戌	七六	二	七六		七六	〇二	七六	〇〇〇〇一一	戌	七六	二	七六		七六	〇二	七六	〇〇〇〇一一	戌	七六	
	〇一		〇一	〇〇	〇一	〇七	五七	〇〇〇〇〇九		〇一		〇一	〇〇	〇一	〇七	五七	〇〇〇〇〇九		〇一	
〇	四一		四一	一五	四一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〇	四一		四一	一五	四一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〇	四一	
田鼠化爲駕	三八		三八	一五	三八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田鼠化爲駕	三八		三八	一五	三八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田鼠化爲駕	三八	
二	三八		三八	一五	三八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二	三八		三八	一五	三八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二	三八	
清明後五日	七四		七四	一五	七四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清明後五日	七四		七四	一五	七四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清明後五日	七四	
一	〇五		〇五	一六	〇五	一一	四七	〇〇〇〇一一	一	〇五		〇五	一六	〇五	一一	四七	〇〇〇〇一一	一	〇五	
	〇二		〇二	〇〇	〇二	〇七	五七	〇〇〇〇〇九		〇二		〇二	〇〇	〇二	〇七	五七	〇〇〇〇〇九		〇二	
五	四二		四二	一五	四二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五	四二		四二	一五	四二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五	四二	
	〇一		〇一	〇〇	〇一	〇七	五七	〇〇〇〇〇九		〇一		〇一	〇〇	〇一	〇七	五七	〇〇〇〇〇九		〇一	
〇	四一		四一	一五	四一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〇	四一		四一	一五	四一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〇	四一	
田鼠化爲駕	三八		三八	一五	三八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田鼠化爲駕	三八		三八	一五	三八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田鼠化爲駕	三八	
二	三八		三八	一五	三八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二	三八		三八	一五	三八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二	三八	
清明後五日	七四		七四	一五	七四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清明後五日	七四		七四	一五	七四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清明後五日	七四	
一	〇五		〇五	一六	〇五	一一	四七	〇〇〇〇一一	一	〇五		〇五	一六	〇五	一一	四七	〇〇〇〇一一	一	〇五	
	〇二		〇二	〇〇	〇二	〇七	五七	〇〇〇〇〇九		〇二		〇二	〇〇	〇二	〇七	五七	〇〇〇〇〇九		〇二	
五	四二		四二	一五	四二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五	四二		四二	一五	四二	一〇	四一	〇〇〇〇一〇	五	四二	
清明後十日	七六	二	七六		七六	〇二	七六	〇〇〇〇一一	清明後十日	七六	二	七六		七六	〇二	七六	〇〇〇〇一一	清明後十日	七六	
戌	七六	二	七六		七六	〇二	七六	〇〇〇〇一一	戌	七六	二	七六		七六	〇二	七六	〇〇〇〇一一	戌	七六

節候	日躔	實高	半徑	視高	視半徑	上邊視高	立表平景	下邊視高	卧表倒景	節候	日躔
虹始見	二	三〇	一五	三〇	一五	四六	一七	四一	九一	天地始肅	〇
穀雨日	酉	七八	二	七八	一七	七八	〇一	七八	〇〇〇二三	處暑日	巳
	五	一五		一三	五六	〇九	五五	一七	九一		五
萍始生	〇	一七		一七	一五	三三	一七	〇二	五九	鷹乃祭鳥	〇
	初	五七		五五	五四	四九	一四	〇一	一一		初
穀雨後五日	酉	八〇	一二	八〇	一五	八〇	〇〇	七九	〇〇〇二七	寒蟬鳴	二
鳴鳩拂其羽	〇	〇〇		〇〇	一五	一六	七六	四五	六五	立秋後十日	午
	五	五九		五七	五三	五〇	六八	〇四	三四	立秋後五日	午
穀雨後十日	酉	八一	二	八一	一五	八一	〇〇	八一	〇〇〇三二		五
戴勝降于桑	一	三八		三八	一五	五四	七一	二二	九七	立秋日	午
	〇	三五		三三	五二	二〇	一一	四一	五五	涼風至	一
立夏日	酉	八三	一	八三		八三	〇〇	八二	〇〇〇四一	白露降	二
螻蟈鳴	一	〇九		〇九	一五	二五	五四	五四	一四	立秋後五日	午
	五	五六		五五	五一	二五	五七	五四	八七		五
立夏後五日	酉	八四	一	八四		八四	〇〇	八四	〇〇〇〇五〇	大暑後十日	午
蚯蚓出	二	三四		三四	一五	五〇	四五	一八	一五	大雨時行	一
	〇	一六		一五	五〇	〇五	二〇	二五	五一		〇

（續表）

節候	日躔	實高	半徑	視高	視半	上邊視高	立表平景	下邊視高	卧表倒景
賜始鳴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芒種後五日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螳螂生	宮	十度	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芒種日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麥秋至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小滿後十日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五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靡草死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小滿後五日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初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苦菜秀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小滿日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五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王瓜生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立夏後十日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土潤溽暑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大暑後五日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大暑日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腐草爲螢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小暑後十日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初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鷹始摯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小暑後五日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五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螻蟈居壁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小暑日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温風至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夏至後十日	十度	十分十秒	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十分十秒	寸分釐毫
半夏生	宮	十度	差角	十度	徑	十度	丈尺	十度	○千百十丈尺

（續表）

表二一　十二月中氣日逐時太陽上邊視高度太陽平景方位及偏度景長〇設表五分其景長僅當前表平景百分之一

節候	日躔	宮		十度		芒種後十日	反舌無聲		夏至日	鹿角解	
實高	十度	差角	秒	十分十秒	四四	九〇	一〇	四〇	九〇	一六	二〇
半徑											
視高	十度			十分十秒	四四	九〇	一〇	四〇	九〇	一六	二〇
視半徑	十分	徑		十分十秒	四六		一五	四六		一五	四六
上邊視高	十度			十分十秒	二九	九〇	二六	二六	九〇	三二	〇六
立表平景	丈尺			寸分釐毫	三八	〇〇	〇三	八四	〇〇	〇四	六六
下邊視高	十度			十分十秒	五八	八九	五四	五四	九〇	〇〇	三四
卧表倒景	〇千百十丈尺			寸分釐毫	九六	〇〇三三七一	二七	四四	〇三〇九四七	三二	九三
日躔	宮			十度		未	〇	五	未	〇	初
節候						夏至後五日	鋼始鳴		夏至日	鹿角解	

中氣		十一月			十二月	中氣大	寒日
時正初刻		辰申			辰申	巳未	午
太陽上邊視高		十度十分十秒	一五三八二七	三四三〇五四	一七二八四四	三七五九〇一	四六五五六
太陽方位			正東西偏南	正南偏東西	正東西偏南	正南偏東西	正南
太陽平景偏度		十度十分十秒					
平景方位			正西東偏北	正北偏西東	正西東偏北	正北偏西東	正北
立表平景	寸分釐毫		一七八六	〇七〇七	一五八八	〇六四〇	〇四六七
中氣		十一月		中氣冬		氣小	雪日
時正初刻		辰申		巳未		巳未	午
太陽上邊視高		十度十分十秒	一五三八二七	三五一六五六	一七二八四四	三七五九〇一	四三三八三二
太陽方位			正東西偏南	正南偏東西	正東西偏南	正南偏東西	正南
太陽平景偏度		十度十分十秒					
平景方位			正西東偏北	正北偏西東	正西東偏北	正北偏西東	正北
立表平景	寸分釐毫		一七八六	〇七〇七	一五八八	〇六四〇	〇四六七
中氣		十一月		中氣冬		氣小	雪日

（續表）

中氣		正月中	氣雨水	日	二月中	氣春分	日	三月	中氣	穀雨	日	四月	中氣	小滿	日	五月	中氣	夏至	日
時正初刻		辰申	巳未	午	辰申	巳未	午	卯酉	辰申	巳未	午	卯酉	辰申	巳未	午	卯酉	辰申	巳未	午
太陽上邊視高	十度十分十秒	二二〇七〇九	四四五一〇二	五五三六四八	二七三八〇八	五三〇一五四	六七〇五一九	〇四四五四八	三二一三七	五九二五一五	七八三三四九	〇八〇四〇五	三四四九二〇	六二一五二七	八七一四四一	〇九一七〇〇	三五三六一三	六二一四六〇一	九〇三二〇六
太陽方位	十度十分十秒	正東西偏南	正南偏東西	正南	正東西偏南	正東西偏南	正南	正東西偏北	正東西偏南	正東西偏南	正南	正東西偏北	正東西偏南	正東西偏北	正南	正東西偏北	正東西偏北	正東西偏北	正北
太陽平景偏度	十度十分十秒	二三五二五四	四三二七〇二	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四九五六	三四一六五七	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三四二〇	〇〇四〇二六	一七〇八二〇	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三八五六	〇九一三四〇	〇〇二三〇六	〇〇〇〇〇〇	二四四二四	一三〇七三八	〇六三六二二	〇〇〇〇〇〇
平景方位		正西東偏北	正北偏西東	正北	正西東偏北	正南偏東西	正北	正西東偏南	正西東偏北	正西東偏北	正北	正西東偏南	正西東偏南	正西東偏北	正北	正西東偏南	正西東偏南	正西東偏南	正南
立表平景	寸分釐毫	一二三〇	〇五〇三	〇三四二	〇九五五	〇三七六	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	〇七九三	〇二九五	〇一〇一	〇〇二四	三〇五九	〇六九八	〇二五七	〇〇〇五			
中氣		九月中	氣霜	降日	八月中	氣秋	分日	七月	中氣	處暑	日	六月	中氣	大暑	日	五月	中氣	夏至	日

（續表）

表三　七十二候日日出日入時刻晝夜刻朦景刻

節候	日出		日入		晝夜		朦景	
	時初正	刻十分十秒	時初正	刻十分十秒	刻十分十秒	十刻十分十秒	刻十分	
冬至上候	卯正	二一二四九	酉初	一〇二一一	四二〇四二二	五三一〇三八	五〇九	冬至上候
冬至中候	卯正	二一二三七	酉初	一〇二一三	四二〇四四六	五三一〇一四	五〇九	大雪下候
冬至下候	卯正	二一二〇二	酉初	一〇二五八	四二〇五五六	五三〇九〇四	五〇九	大雪中候
小寒上候	卯正	二一一〇五	酉初	一〇三五五	四二〇七五〇	五三〇七一〇	五〇九	大雪上候
小寒中寒	卯正	二一〇九四五	酉初	一〇四一五	四二一〇三〇	五三〇四三〇	五〇九	小雪下候
小寒下候	卯正	二一〇八〇七	酉初	一〇五五三	四二一三四六	五三〇一一四	五〇八	小雪中候
大寒上候	卯正	二一〇六一〇	酉初	一〇八五〇	四三〇二四〇	五二一一二二〇	五〇八	小雪上候
大寒中候	卯正	二一〇三五八	酉初	一一一〇二	四三〇七〇四	五二一〇七五六	五〇七	立冬下候
大寒下候	卯正	二一〇一二〇	酉初	一一三三〇	四三一二〇〇	五二一〇三〇〇	五〇六	立冬中候
立春上候	卯正	一一三五三	酉初	一一〇一〇七	四四〇二一四	五一一二四六	五〇六	立冬上候
立春中候	卯正	一一一〇一	酉初	二一〇三五九	四四〇七五八	五一〇七〇二	五〇五	霜降下候
立春下候	卯正	一〇八〇三	酉初	二一〇六五七	四四一三五四	五一〇一〇六	五〇五	霜降中候
雨水上候	卯正	一〇四五七	酉初	二一一〇〇三	四五〇五〇六	五〇〇九五四	五〇四	霜降上候
雨水中候	卯正	一〇一四五	酉初	二一一三一五	四五一一三〇	五〇〇三三〇	五〇四	寒露下候
雨水下候	卯正	初一三二九	酉初	三〇一三一	四六〇三〇二	四九一一五八	五〇四	寒露中候
驚蟄上候	卯正	初一〇一〇	酉初	三〇四五〇	四六〇九四〇	四九〇五二〇	五〇三	寒露上候
驚蟄中候	卯正	初〇六四八	酉初	三〇八一二	四七〇一二四	四八一三三六	五〇三	秋分下候

節候日出		驚蟄下候	春分上候	春分中候	春分下候	清明上候	清明中候	清明下候	穀雨上候	穀雨中候	穀雨下候	立夏上候	立夏中候	立夏下候	小滿上候	小滿中候	小滿下候	芒種上候
	時初正	卯正	卯正	卯初	卯初	卯初	卯初	卯初	卯初	卯初	卯初	卯初	卯初	卯初	卯初	卯初	卯初	卯初
	刻十分十秒	初〇三二四	初〇〇〇〇	三一一三六	三〇八一二	三〇四五〇	三〇一三一	二一三一五	二一〇〇三	二〇六五七	二〇三五九	二〇一〇七	一一三三〇	一一〇二	一〇八五〇	一〇五五三	一〇四一五	一〇三五五
日入	時初正	酉初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刻十分十秒	三一一三六	初〇〇〇〇	初〇三二四	初〇六四八	初一〇一〇	初一三二九	一〇一四五	一〇四五七	一〇八〇三	一〇六五四	一〇三五八	一〇一三〇	一〇六一〇	一〇七五六	一〇九四五	二一一〇五	
晝夜	時初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刻十分十秒	四七〇八一二	四八〇〇〇〇	四八〇六四八	四八一三二六	四九〇五二〇	四九一一五八	五〇〇三一〇	五〇〇九五四	五一〇一〇六	五一〇七〇二	五一一二四六	五一一三〇	五二一〇七五六	五二一〇三〇〇	五三〇一一四	五三〇四三〇	五三〇七一〇
	時初正	酉初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酉正
	刻十分十秒	十刻十分十秒	十刻十分十秒	四八〇六四八	四七〇八二二	四六〇九四〇	四六〇三〇二	四五一一三〇	四五〇五〇六	四四一三五四	四四〇七五八	四四〇二一四	四三一二〇〇	四三〇七〇四	四三〇二四〇	四二一三四六	四二一〇三〇	四二〇七五〇
朦景	節候	五〇三	五〇四	五〇五	五〇六	五〇七	五〇八	五〇九	五一〇	五一一	五一二	五一三	五一四	六〇〇				
刻十分		秋分中候	白露下候	白露白候	白露上候	處暑下候	處暑中候	處暑上候	立秋下候	立秋中候	立秋上候	大暑下候	大暑中候	大暑上候	小暑下候	小暑中候	小暑上候	

（續表）

表四　七十二候日昏旦更點時刻中星東西偏度

節候	日出		日入		晝夜		朦影	
	時初正	刻十分十秒	時初正	刻十分十秒	十刻十分十秒	十刻十分十秒	刻十分	
芒種中候	卯初	一〇二五八	酉正	二一二〇二	五三〇九〇四	四二〇五五六	六〇一	夏至下候
芒種下候	卯初	一〇二二三	酉正	二一二三七	五三一〇一四	四二〇四四六	六〇一	夏至中候
夏至上候	卯初	一〇二一一	酉正	二一二四九	五三一〇三八	四二〇四二二	六〇一	夏至上候

五更丑正二〇七		
北河第三星 鬼宿第一星	偏西 東	九二九 二一二
攢點寅正一一三		
軒轅第十四星 軒轅第十二星	偏西 東	一一六 一三三
平旦卯初一〇四		
翼宿第一星 西上相	偏西 東	一〇〇 二二三

新測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七分，用正弧三角法先求七十二候，距緯一率半徑，二率大距，正弦三率，每候積日之度，正弦求得四率，檢正弦得各候距緯地半徑差角至小爲零，至大爲八秒五七七六，以至大數通微遞加遞減，求得天頂至地平差角，太陽面視半徑至小一十五分四十六秒，至大一十六分一十八秒，以至大數通微比例得均數，遞減遞加得各候視半徑置九十度減出地度求春分後、秋分前加距緯度，秋分後春分前減距緯度，得各候午正實高度。求春秋分，但減出地度。置實高度減地半徑差得視高度，置視高度加視半徑得上邊視高，減視半徑得下邊視高，以上邊視高檢餘切得平景以下邊視高度，檢正切得倒景，如是求得表一。求各中氣，太陽午正前後高度，先求卯酉正弦爲加減數，赤道內外等距，兩中氣有距緯度以內，距緯加出地之赤道高，減地差角得前正弦以外距緯，減出地之赤道，高減地差角得後正弦，併兩正弦半之爲併半弦以減前正弦爲卯酉正弦，以併半弦乘距午餘弦，春分前秋分後減卯酉正弦，春分後秋分前加卯酉正弦，檢度加視半徑，減地差角得各中氣，午正前後上邊視高，以春秋分午正視高正弦乘距午餘弦得各時高度，正弦檢度加視半徑減地差角得春秋分，午正前後上邊視高用斜弧三角法，三邊求角用對數，兩腰正弦相加爲一率，腰較與對弧一相加一相減折半，檢正弦相加爲二率，倍半徑爲三率，求得四率折半。檢正弦度倍之得角，減半周或減象限得平景偏度，以四十五度爲隅率，得太陽平景方位。以上邊視高檢餘切得平景，如是求得表二。一率半徑，二率北極出地正切，三率各候距緯正切求得四率，檢正弦得度化時，以加減四十八刻爲日出入時，進退之爲晝夜，刻用斜弧三角法，三邊求角，用對數得四率折半，檢正弦度倍之得角化時減半，晝刻得朦景，刻如是求得表三。黃赤距經冬至日躔丑宮初度，用正比例先求象限，距經數一率，每日距緯餘弦二率，每日之度餘弦三率，半徑求得四率，檢餘弦得象限，距經置九十度，將距經數從末位逐日遞減，得日躔赤經宮度。日入後加朦景得初昏，日出前減朦景得平旦，日入後加八刻得起更，日出前減九刻得攢點，所餘刻五分之得更漏，旋中星儀以日躔加入地後某時，初正刻分檢恒星赤經表，審某星屬天頂宮若干度，將時刻分化天度，減星入宮度，得偏西度，置星入宮度減時刻分所化天度，得偏東度，如是求得表四。

陝西省

清・張聰賢等《長安縣志》卷五《晷度表》

（續表）

節候	朦景	
芒種中候	六〇一	夏至下候
芒種下候	六〇一	夏至中候
夏至上候	六〇一	夏至上候

冬至	小寒	大寒	立春	雨水	驚蟄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處暑	白露	秋分
三十二度十五分	三十三度六分	三十五度三十三分	三十九度二十二分	四十四度十四分	四十九度四十九分	五十五度四十四分	六十一度三十九分	六十七度十四分	七十二度六分	七十五度五十五分	七十八度二十二分	七十九度十三分	七十八度二十分	七十五度五十五分	七十二度六分	六十七度十四分	六十一度三十九分	五十五度四十四分
辰初初刻九分	辰初初刻六分	卯正三刻十三分	卯正三刻一分	卯正二刻二分	卯正一刻一分	卯正初刻	卯初二刻十四分	卯初一刻十三分	卯初初刻十四分	卯初初刻二分	寅正三刻九分	寅正三刻六分	寅正三刻一分	卯初初刻二分	卯初初刻十四分	寅初一刻十三分	卯初二刻十四分	卯正初刻
申正三刻六分	申正三刻九分	酉初初刻二分	酉初初刻十四分	酉初一刻十三分	酉初二刻十四分	酉正初刻	酉正一刻一分	酉正二刻二分	酉正三刻一分	酉正三刻十三分	戌初初刻六分	戌初初刻九分	戌正三刻十三分	酉正三刻十三分	酉正二刻六分	酉正一刻十三分	酉正一刻一分	酉正初刻
三十八刻十二分	三十九刻三分	四十刻四分	四十一刻十三分	四十三刻十一分	四十五刻十三分	四十八刻	五十刻二分	五十二刻四分	五十四刻三分	五十五刻十一分	五十六刻十二分	五十七刻三分	五十六刻十二分	五十五刻十一分	五十四刻二分	五十二刻四分	五十刻二分	四十八刻
五十七刻三分	五十六刻十二分	五十五刻十一分	五十四刻二分	五十二刻四分	五十刻二分	四十八刻	四十五刻十三分	四十三刻十一分	四十一刻十三分	四十刻四分	三十九刻三分	三十八刻十二分	三十九刻三分	四十刻四分	四十一刻十三分	四十三刻十一分	四十五刻十三分	四十八刻
酉正一刻十分	酉正一刻十三分	酉正二刻六分	酉正三刻	酉正三刻四分	戌初初刻三分	戌初一刻十三分	戌初三刻一分	戌正初刻六分	戌正一刻十分	戌正二刻十一分	戌正三刻九分	戌正三刻十四分	戌正三刻九分	戌正二刻十一分	戌正一刻十分	戌初初刻六分	戌初三刻一分	戌初一刻
卯初二刻五分	卯初二刻二分	卯初一刻九分	卯初一刻	卯初初刻三分	寅正三刻四分	寅正二刻二分	寅正初刻十四分	寅初三刻九分	寅初二刻五分	寅初一刻四分	寅初初刻六分	寅初初刻一分	寅初初刻六分	寅初一刻四分	寅初二刻五分	寅初三刻九分	寅正初刻十四分	寅正二刻

甘肅省

漢《地節元年曆譜簡册・地節元年曆譜》

	正月	閏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日	庚子	己巳	己亥春分	戊辰建	戊戌	戊辰	丁酉	丁卯	丙申	丙寅	乙未	乙丑	甲午
二日	辛丑	庚午	庚子	己巳	己亥	己巳	戊戌	戊辰	丁酉建	丁卯	丙申	丙寅	乙未
三日	壬寅建	辛未	辛丑	庚午	庚子	庚午建夏至	己亥	己巳	戊戌	戊辰	丁酉	丁卯	丙申
四日	癸卯	壬申	壬寅	辛未	辛丑	辛未	庚子初伏	庚午后伏	己亥	己巳	戊戌	戊辰	丁酉
五日	甲辰	癸酉	癸卯建	壬申	壬寅	壬申	辛丑	辛未	庚子	庚午	己亥建	己巳	戊戌
六日	乙巳	甲戌	甲辰	癸酉	癸卯	癸酉	壬寅	壬申建	辛丑秋分	辛未	庚子	庚午	己亥
七日	丙午	乙亥	乙巳	甲戌	甲辰	甲戌	癸卯	癸酉	壬寅平明時	壬申	辛丑	辛未	庚子
八日	丁未	丙子	丙午	乙亥	乙巳建	乙亥	甲辰	甲戌	癸卯	癸酉	壬寅	壬申	辛丑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四十九度四十九分	四十四度十四分	三十九度二十二分	三十五度三十三分	三十三度六分
卯正	一刻一分	二刻二分	三刻一分	三刻十二分	初初刻六分
酉初	二刻十四分	一刻十三分	初初刻十四分	二刻四分	申正三刻九分
酉正	四十五刻十三分	四十三刻十一分	四十一刻十三分	四十刻四分	三十九刻三分
戌初	二刻二分	三刻十三分	四刻二分	五刻十一分	五十六刻十二分
戌正	初初刻十一分	初初刻十二分	初正三刻	二刻六分	一刻十三分
亥初	寅正三刻四分	卯初初刻三分	卯初一刻	卯初一刻九分	卯初二刻二分

（續表）

	正月	閏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九日	戊申	丁丑	丁未	丙子	丙午	丙子	乙巳	乙亥	甲辰	甲戌建	癸卯	癸酉冬至	壬寅
十日	己酉	戊寅	戊申餔時	丁丑	丁未	丁丑	丙午	丙子	乙巳	乙亥	甲辰食時	甲戌	癸卯
十一日	庚戌	己卯	己酉	戊寅	戊申	戊寅	丁未建	丁丑	丙午	丙子	乙巳	乙亥	甲辰
十二日	辛亥	庚辰	庚戌	己卯	己酉	己卯	戊申	戊寅	丁未	丁丑	丙午	丙子建	乙巳
十三日	壬子	辛巳	辛亥	庚辰建	庚戌黃昏	庚辰	己酉	己卯	戊申	戊寅	丁未	丁丑	丙午日中
十四日	癸丑立春	壬午	壬子	辛巳	辛亥	辛巳	庚戌	庚辰	己酉建	己卯日出時	戊申	戊寅	丁未
十五日	甲寅建	癸未	癸丑	壬午	壬子	壬午建	辛亥	辛巳	庚戌	庚辰	己酉	己卯	戊申
十六日	乙卯	甲申	甲寅	癸未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辛亥	辛巳	庚戌	庚辰建	己酉
十七日	丙辰	乙酉	乙卯建	甲申立夏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辛亥	辛巳隅中	庚戌腊
十八日	丁巳	丙戌	丙辰	乙酉日入時	乙卯	乙酉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壬午	辛亥
十九日	戊午	丁亥	丁巳	丙戌	丙辰	丙戌	乙卯	乙酉	甲寅	甲申	癸丑	癸未	壬子
廿日	己未	戊子	戊午	丁亥	丁巳建	丁亥	丙辰立秋	丙戌	乙卯	乙酉	甲寅	甲申	癸丑建
廿一日	庚申	乙丑	己未	戊子	戊午	戊子	丁巳	丁亥	丙辰	丙戌建	乙卯	乙酉	甲寅
廿二日	辛酉	庚寅	庚申	己丑	己未	己丑	戊午	戊子	丁巳	丁亥立冬	丙辰	丙戌	乙卯
廿三日	壬戌	辛卯	辛酉	庚寅	庚申	庚寅	己未建	己丑	戊午	戊子	丁巳	丁亥	丙辰
廿四日	癸亥	壬辰	壬戌	辛卯	辛酉	辛卯	庚申中伏	庚寅	己未	己丑	戊午	戊子建	丁巳
廿五日	甲子	癸巳	癸亥	壬辰建	壬戌	壬辰	辛酉	辛卯	庚申	庚寅	己未	己丑	戊午

（續表）

	正月	閏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廿六日	乙丑	甲午	甲子	癸巳	癸亥	癸巳	壬戌	壬辰	辛酉建	辛卯	庚申	庚寅	己未
廿七日	丙寅建	乙未	乙丑	甲午	甲子	甲午建	癸亥	癸巳	壬戌	壬辰	辛酉	辛卯	庚申
廿八日	丁卯	丙申	丙寅	乙未	乙丑	乙未	甲子	甲午	癸亥	癸巳	壬戌	壬辰	辛酉
廿九日	戊辰	丁酉	丁卯建	丙申	丙寅	丙申	乙丑	乙未	甲子	甲午	癸亥建	癸巳	壬戌
卅日		戊戌		丁酉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續表）